

전근대 수원 자료집(8)

일성록(원문)

2015. 3. 6

일러두기

1. 수록 지역

행정 구역상 현재의 수원은 역사 전통과 유리된 구획이기 때문에, 본 자료집에서는 수원의 역사 자료를 집성하기 위하여 ‘수원 문화권’ 개념을 설정하여 현 행정 구역상 화성, 오산, 남양 지역까지 포함하였다.

2. 수록 범위

- (1) 본 자료집은 서울대학교 규장각한국학연구원에서 서비스하고 있는 일성록(<http://e-kyujanggak.snu.ac.kr>)의 원문을 기반으로 검색한 결과물이다.
- (2) 수록 범위는 1752년(영조 28)부터 1910년까지 ‘수원 문화권’과 관련된 내용을 대상으로 한 것이다.

3. 수록 방식

- (1) 본서에 수록된 『일성록』 원문은 분류하기 어려워 연대순으로 편집하였다.
- (2) ‘수원 문화권’과 관련된 주요 어휘와 구절에 밑줄을 긋고 굵게 표시하여 원문의 내용을 이해하는데 참고할 수 있게 하였다.
- (3) ‘수원 문화권’과의 관련성이 먼 내용은 생략한 뒤 ‘(…)’ 표시하였다.
- (4) 『일성록』의 원문에 도삭된 부분은 ‘[]’로 표기하였다.

목 차

I. 수원(水原)

(1) 정조	1
(2) 순조	354
(3) 헌종	663
(4) 철종	744
(5) 고종	819

II. 남양(南陽)

(1) 정조	948
(2) 순조	993
(3) 헌종	1060
(4) 철종	1075
(5) 고종	1094

I. 수원(水原)

(1) 정조

▣ 秋曹以衛外擊錚人原情履啓

▣ 該曹啓言取考擊錚罪人原情則密陽居幼學朴明五 水原居金逸尙 公山居田耕雲 南陽居朴必三竝山訟稱冤事也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稟處允之又啓言德山居申漢福京兆徵債稱冤事也請令本府詳查決處教以誠如所訴事極駭怪自卿曹嚴覈以聞又啓言永興居民林泰昌等本邑耳牟還作錢以納事也係是民瘼令本道從長釐革之意請分付允之又啓言西江居金召史爲其夫朴尙必以綾州稅船事橫罹死罪乞令查決事也請原情置之允之又啓言沔川居幼學李善寅渠寡妹淫賊事爲治罪云矣事係褻慢原情勿施 善寅猥越之罪自臣曹請考律科治允之又啓言西江居金召史爲其夫張遂民謫居寧海特令放釋云矣定配不過四五年而上言防啓未及數月衛外呼籲若是極爲痛駭請原情勿施教以欲伸此女之訴無以謝嶺東海氓之冤事屬爲夫雖不嚴處原情依草記勿施又啓言西部居金召史爲其母以橫罪囚捕廳更請嚴查俾免橫死云矣事屬鄙瑣原情勿施自臣曹請考律勘處允之教以無識女子不必淡責參酌放送又啓言延曙居張存元渠父孝彥以馬賚私買事罪至徒配以身代配云矣代配之請其習切惡原情請置之允之教以編配足懲猥濫張孝彥放送又啓言靈光居林弘信渠母及弟弘喆被刺於林萬昌兄弟遂以殞命請成獄復讎云矣若如原情辭緣則弘喆母子之被刺傷斃兩人倖命竟不成獄揆以事理全不近似其所稱冤亦難準信分付該道道臣詳查狀聞後請稟處允之又啓言四川居良女沈召史爲其夫李益龍乞令解配事也事係四件而原情勿施其罪自臣曹請考律勘處教以伊時發配委折發問于該監司從後稟處擊錚女人放送又啓言西部居童蒙 李快孫爲其父景漢被定配乞令放送事也縱子連籲極爲痛惡原情請勿施允之 <일성록, 정조6년(1782) 5월 23일(기미)>

▣ 考下華城儒生應製試券

▣ 教曰今十一月二十一日水原府內儒生應製賦二下幼學尹統 金星緯比較三上幼學李基孝 柳宗澥各食物米五斗三中幼學金鍾華食物米四斗三下一幼學李厚德三下幼學沈東潤 尹聲烈各食物米三斗草三下幼學洪樂謨 閔昌億 鄭鈺 趙雲圭各紫黑帽一立次上幼學李仁尙 俞仲煥各紫帽一立表三中幼學沈日魯生員趙萬大比較次上進士尹惲幼學曹鴻振各紫帽一立賜給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1월 21일(을사)>

▣ 命關西會付折米一萬石劃給華城以資城役及幸行時所用

▣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華城城役雖已姑停用下物力之未及區處者不可不趁今變通請以關西會付折米一萬石劃給使之從便取用從之教以五千石補用於城役五千石劃給該府以爲明年幸行時所用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1월 24일(무신)>

▣ 執義 柳雲羽上疏賜批

▣ 疏略曰凡廷臣之爭執者一則義理之關而秉彝之天也二則引君當道納于無過也玩愒之久承順成套有當封進而不納者不可停而停者人心潰裂非細故也(刀削)滌場之前特下綸音懷保撫安繼以蠲免小大民人孰不雷歡而惟此都下皆仰食于國家不耕穫者也而士夫家貧一世通患朝官中人吏隸年久落仕鰥寡孤獨煢孑無告坊坊有之而仕宦貢廩各有所業獨士夫之子弟以業文武爲田地所望者科甲無他走作是以舊家大族之孫啼飢呼寒常年告窳爲生堪人所不堪況今年沿水皆不登熟城中富家之田例在通

漕之地故所入什之一二待以舉火者難得波及則貧人假貸之路絕矣輦轂之下必多翳桑之餓特令廟堂早講救活之策凡都民食祿受料布外依外邑分糶法或米或錢無息貸下自歲首至四月月三按籍分給至秋冬收捧四窮及中人吏隸之無依者依發賣例捧錢分給太學養士滿百之制古法也而明年卽篤慶之辰四方多士爲觀國于于而至若以滿百不許人則施食棲遑無卿而去特詢廟堂限明年滿百外許食以廣養士之化詰盜之令不爲無助於荒政而外方討捕之侵害良善有不可勝言請令廟堂嚴飭外方掌盜之官操切討捕將卒只捉目下發覺勿論既往姦賊又勿縱賊漢與討捕使爲偃鬼以致除暴之實效華城停役綸音德意洋溢而赴役之民豈盡華城之人必多他邑之民所受雇錢日日喫盡今遽縱去則既不得耕耘又無披掛各歸其家飢寒必至請令本府詳察情勢從長處之目今荒政之要在官得人得人之要在取廉又在節用節用之要在崇儉此聖王逸於得人不加賦而足用也批以朝官中人吏隸食祿受料外依外邑分糶例貸下米錢事四民無依之類捧錢給米事意非不美似不可輕議矣明年太學生到記勿拘百數事此是先朝受教定式則爾何曰未之行焉乎然若於觀光之時有人多額少之弊則間或有闕挾不必更爲定式矣討捕事依施尾陳事亦令廟堂議于守臣措處爾其勿辭察職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1월 24일(무신)>

강 命壯勇外營步軍及左判親軍衛入防進定事令備局元節目中改付標啓下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依壯勇營關辭步軍入防進定於至月初一日左列親軍衛入防進定於正月十六日之意請令備局元節目中改付標啓下以爲舉行之地教以依狀請施行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1월 26일(경술)>

강 召見大臣備堂及兩南暗行御史 徐有聞于春塘臺 兩南暗行御史 徐有聞以別單書啓

목 (…)振威縣監 吳在斗抄戶捧糶一一親執奸吏斂手小民稱便水原判官 鄭東協綜明鍊達一直不懈誠力所及一州恢恢果川縣監 金履裕惻惻之治勤勵是尙抄戶捧糶有譽無毀以上京畿沿路各邑 (…)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1월 27일(신해)>

강 左議政 金履素啓言卽見兩南暗行御史 徐有聞書啓其一蔚山牧所屬冬背串牧場民弊事也距本牧爲二百里而一任牧吏之侵虛則居民之受困可知此則令司僕寺嚴飭牧官一一查出釐正宜矣從之

목 命全州判官 沈鈐 河東府使 李喜大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問嚴勘成昌縣監 金成鎮亦爲罷黜令該府拿問處之古阜前郡守 金載華令該府拿問處之樂安郡守 李性重待牧府大處弊邑窠卽爲差送三邑守令之代今日政另擇下送晉州牧使 李德鉉麥秋後令該府草記拿問

목 吏曹判書 李致中 參判 沈煥之 參議 韓晚裕啓言兩南暗行御史 徐有聞書啓全州判官 沈鈐救荒恤窮初不留意抄戶之政專委吏手累發官隸村閭騷火稅之濫執楮價之倍徵檢災之行載妓往來禁酒之令邑豪專利爲辭河東府使 李喜大威不能束下明不能戢奸民狀之替題簽丁之納賂軍保錢之該吏除出歸之私橐爲辭此等不治守令如此災年不可置之字牧之任竝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問嚴勘成昌縣監 金成鎮土豪奸吏作爲表裏官長俯首聽命民人之遷徙相續土豪之勢焰日增爲辭亦爲罷黜令該府拿問處之晉州牧使 李德鉉鍊熟太過事多抑揚麵槩之禁弊生微贖爲辭古阜前郡守 金載華災年糶政一委座首簸揚之穀還充吏逋刑杖失當衙客干政爲辭雖已遞職今不可置令該府拿問處之興陽縣監 朴宗正 臨陂縣令 李趾光 金堤郡守 成範鎮 務安前 縣監 韓泰裕 羅州牧使 趙時淳 樂安郡守 李性重 谷城前縣監 李春輔 任實縣監 洪履簡 順天府使 金翰東 南原府使 宋守淵 長城府使 李學永 星州牧使 成種仁 開寧縣監 金喆淳三士嘉縣監 洪樂教 陝川郡守 黃運初 黃澗縣監鄭殷祥文義縣令 洪大顯 清州牧使 安廷鐸 天安郡守 尹厚東 振威縣令 吳在斗 水原判官 鄭東協 果川縣監 金履

裕或有所褒而別無優異之績或有所貶而且無顯著之疵請竝置之從之教以其中樂安郡守 李性重可謂純褒且聞於繡衣所奏谷城 興陽之民到今稱之如許優異之治績合施勸弊之政待牧府大處弊邑窠卽爲差送三邑守令之代今日政另擇下送而全州之數遞姑勿論咸昌之彈壓尤可擇拔例擬入晉州牧使 李德鉉拿處更觀冬春治績且待賑事告竣麥秋後令該府草記拿問可也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1월 27일(신해)>

賓啓賜批 領議政 洪樂性 領府事 **蔡濟恭** 左議政 金履素 判府事 金憲 右議政 李秉模 判府事 李命植 行司直 鄭昌順 判敦寧 李澧 知事 李敏輔 行司直 洪櫨 趙瑑 知事 邊得讓 左參贊 洪秀輔 延豐君李坤 行副護軍 趙圭鎮 知敦寧 李聖圭 戶曹判書 沈頤之 行副司直 趙宗鉉 兵曹判書 具庠 右參贊 金尙集 行副司直 鄭存中 知事 韓光燾 行副司直 徐有防 李秉鼎 權■ 尹師國 李得臣 金載瓚 丁範祖 李敬懋 吏曹判書 李致中 禮曹判書 閔鍾顯 大司憲 具廩 工曹判書 徐鼎修 刑曹判書 李在學 漢城判尹 李時秀 行副護軍 申喲 崔東岳 李明運 漢城左尹 徐邁修 同知 呂善亨 戶曹參判 曹允亨 **水原留守 趙心泰** 行副司直 徐有大 蔡廷夏 朴師沃 姜游 尹弘烈 蔡弘履 申大升 同知 李邦榮 吏曹參判 黃昇源 兵曹參判 柳誼 禮曹參判 李集斗 刑曹參判 趙鎮寬 工曹參判 金履禧 漢城右尹 李鼎運 大司成 李家煥 開城留守 李冕膺 行副司直 俞彥修 同敦寧 權之彥 行副司直 李祖承 李鎮復 洪周萬 崔夢岳 洪聖淵 李祖源 宋鎡 金恒柱 洪明浩 趙尙鎮 金魯永 閔台赫 白師謹 鄭煥猷 林耆喆 申光履 洪義榮 鄭益祚 徐命全 申大顯 李漢豐 趙武範 行副護軍 具世勣 邊慶遇 李性默 吳載熙 田文顯 吳載徽 尹得達 鄭觀來 吳毅常 訓練都正柳 孝源 行副司直 尹在明 吏曹參議 韓晚裕 戶曹參議 洪樂恒 禮曹參議 金履翼 兵曹參議 徐配修 參知 閔昌赫 刑曹參議 鄭致淳 工曹參議 李義綱 大司諫 朴宗來

목 해당 없음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6일(기미)>

강 考下**華城**儒生十二月朔應製及臘等較藝試券與各朔居首人施賞有差

목 以擬漢新豐父老謝鷄犬各識其家表上皇來遊賦新豐猶故豐詩爲**華城**儒生今十二月朔應製題以其中非爾力賦爲臘等較藝題命史官齋奉下往試取以來親考訖教曰今十二月朔**水原府**內儒生應製詩三上幼學鄭世豐歲饌米一石黃粧曆一件白曆一件中曆一件賦三下一生員趙萬大三下幼學閔膺圭草三下幼學閔昌億 林勉喆詩草三下幼學洪天浩 尹衍相嚴戴進士尹愔各歲饌米五斗黃粧曆一件中曆一件表次上生員李弘謙歲饌米八斗黃粧曆一件白曆一件賦灰上幼學鄭鉦 朴宗珪 申光任 金大遠詩次上幼學洪始滢各歲饌米三斗白曆一件表草次上進士任希季幼學任鼎常 任百謙 任益常 沈日魯 李魯兢賦草次上幼學黃明漢 趙雲圭 李基靖 李龍鎮 沈東潤 沈晉浩 金星緯 尹聲烈 尹統生員崔之聖幼學柳潑 柳聖儀 李基孝 俞仲煥 李宅新 金鍾華具 允豐 洪樂謨 申勣 林忠鎮詩草次上幼學任百豐 李仁尙 李師淳 李思白 尹鍾河 李厚德 金若水 童蒙 李兌煥幼學曹錫周 任百觀 洪履翼各歲饌米二斗白曆一件賜給○教曰**水原府**內儒生臘等較藝賦三中一生員李弘謙給大科初試二分三中二幼學沈日魯給小科初試二分三下一幼學柳聖儀三下黃明漢 尹統生員崔之聖草三下幼學洪始滢次上幼學李師淳 李龍鎮以上皆有初試矣賞典勿論二儒雖無初試等低亦爲勿論○教曰**水原府**內儒生各朔居首以臘等更試次未及頒賞人二月朔居首幼學黃明漢七月朔賦居首幼學李龍鎮詩居首幼學洪始滢八月朔詩居首生員李弘謙賦居首幼學柳聖儀九月朔賦居首生員崔之聖詩居首幼學李師淳十一月朔賦居首幼學尹統更試賦居首幼學沈日魯各朱書百選一件賜給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8일(신유)>

賓啓賜批 領議政 洪樂性 領府事 **蔡濟恭** 左議政 金履素 判府事 金憲 右議政 李秉模 判府事 李命植 行司直 鄭昌順 洪櫨 趙琬 判敦寧 李澧 知事 李敏輔 邊得讓 左參贊 洪秀輔 延豐君 李坤行副護軍趙圭鎮 知敦寧 李聖圭 戶曹判書 沈頤之 行副司直 趙宗鉉 鄭存中 徐有防 李秉鼎 權玠 尹師國 李得臣 金載瓚 丁範祖 兵曹判書 具庠 右參贊 金尙集 知事 韓光綦 吏曹判書 李致中 禮曹判書 閔鍾顯 工曹判書 徐鼎修 刑曹判書 李在學 漢城判尹 李時秀 行副護軍 李明運 崔東岳 李仁康 左尹 徐邁修 同知 呂善亨 李邦榮 戶曹參判 曹允亨 **水原府留守 趙心泰** 吏曹參判 黃昇源 兵曹參判 柳誼 禮曹參判 李集斗 刑曹參判 趙鎮寬 工曹參判 金履禧 右尹 李鼎運 大司成 李家煥 開城府留守 李冕膺 行副司直 徐有大 金翊休 徐命全 姜游 尹弘烈 蔡弘履 申大升 徐有臣 洪周萬 崔夢巖 洪聖淵 李祖源 宋鎭 李鎮復 洪明浩 李祖承 金魯永 閔台嫻 白師謹 鄭煥猷 林著喆 申光履 沈晉賢 鄭益祚 申大顯 李漢豐 趙武範 副提學 趙尙鎮 行副護軍 具世勳 李性默 田文顯 吳載徽 尹得達 鄭觀采 吳毅常 訓練都正 柳孝源 吏曹參議 韓晚裕 戶曹參議 洪樂恒 禮曹參議 金履翼 兵曹參議 閔昌嫻 刑曹參議 鄭致淳 工曹參議 李義綱

賓廳啓言**景慕宮**尊號已定賀儀載舉盛德益闡於裕後聖孝克彰於光前環海忭聳頌聲洋溢此時殿宮稱慶之禮尤不可緩也初六日賓啓之批既伏承更將群情入奏殿宮之教其翌日又伏承遲待數日之教臣嚴不敢煩聒退伏而顙候今已再經宿而慈旨彌謙俞音猶靳下情不勝悶鬱之至當此千載難逢之會重舉先庚已行之禮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也惟我殿宮豈不體諒於斯而特軫民庶艱食之憂有此沖挹過謙之教甚盛德也雖然今之民庶尙能洗腆用酒以喜父母之慶其或不能者亦必缺歎焉此彝情之所同然肆惟我殿宮實爲民庶之母也凡厥臣民猶是殿宮之子值此天休滋至慶運無疆之日臣民之心忭祝惟均如其父母之慶也綢儀載舉則群工蹈舞於朝民庶忭躍於野矣盛禮寢行則不特臣等彼八域之黎民赤子亦皆抑鬱而落莫如有所失矣此理昭然不可誣也伏況從前諸路賙賑之時亦不廢宴賀應行之禮先朝之已例卽然豈非莫重莫大之盛禮綢典有不可以或闕而遽寢也歟雖以我殿宮撝謙之至苟得念及於舉國臣庶之失望缺歎則亦必體念而感動降屈而曲循矣竊伏念殿宮八千春秋海屋同籌自今伊始於萬斯年無非慶歲而慶日雖使歲勒嵩而日上壽可也特是來年異於他年是年是禮最合情文禮所以以時爲大者此也伏望聖上怡愉承歡務積誠意導達臣民企祝之情勉回殿宮謙挹之衷一依昨年所下傳教涓吉舉行俾綢儀亟成群情獲伸批以連日仰承姑未得諾下情豈勝泄鬱更將群請又欲入奏卿等姑爲退去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9일(임술)>

賓啓賜批慈殿慈宮上號命擇吉舉行牌招大臣及應參諸臣卽爲議號來月二十一日慈殿慈宮詣**景慕宮**儀節問于大臣以問中宮殿行禮依續五禮儀廟見儀磨鍊差出來春慈宮**園幸**時整理堂上 領府事 **蔡濟恭** 左議政 金履素 判府事 金憲 右議政 李秉模 判府事 李命植 行司直 鄭昌順 判敦寧 李澧 知事 李敏輔 行司直 洪櫨 趙琬 知事 邊得讓 左參贊 洪秀輔 延豐君 李坤 行副護軍 趙奎鎮 知敦寧 李聖圭 戶曹判書 沈頤之 行副司直 趙宗鉉 兵曹判書 具庠 右參贊 金尙集 知事 韓光綦 行副司直 鄭存中 徐有防 李秉鼎 權玠 尹師國 李得臣 金載瓚 李敬懋 丁範祖 吏曹判書 李致中 禮曹判書 閔鍾顯 工曹判書 徐鼎修 刑曹判書 李在學 漢城判尹 李時秀 行副護軍 李明運 李仁康 崔東兵漢城左尹 徐邁修 同知 呂善亨 戶曹參判 曹允亨 **水原留守 趙心泰** 行副司直 徐有大 金翊休 徐命全 姜游 尹弘烈 蔡弘履 申大升 同知 李邦榮 吏曹參判 黃昇源 兵曹參判 柳誼 禮曹參判 李集斗 刑曹參判 趙鎮寬 工曹參判 金履禧 漢城右尹 李鼎運 大司成 李家煥 開城留守 李冕膺 行司直 徐有臣 同敦寧 權之彥 副提學 趙尙鎮 行副司直 崔夢巖 洪聖淵 李祖源 宋鎭 李鎮復 洪明浩 李祖承 金魯永 閔台嫻 白師謹 鄭煥猷 林著喆 申光履 兪晉賢 鄭益祚 申大顯 李漢豐 行副護軍 具世勳 李性默 田文顯 吳載徽 尹得達 鄭觀采 吳毅常 訓練都正 柳孝源 吏曹參議 韓晚裕 戶曹參議 洪樂恒 禮曹參議 金履翼 兵曹參議 閔昌嫻 刑曹參議 鄭致淳 工曹參議 李

義綱

목 해당 없음.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10일(계해)>

강 召見加上尊號都監都提調 提調都廳整理堂上及時原任大臣吏禮判于便殿

목 予曰明年園幸時經費無煩於各司皆從整理廳需供凡節務從精約而在予千載一時莫大之慶也必先留意措備然後可以稱用卿等出與水原留守爛商可也又曰明年領相司馬回榜之年也事甚稀貴爲卿欣喜樂性曰臣幸沾壽考之化復回登庠之年而獲覩朝家吉慶之無疆歡祝之餘尤切與榮之忱矣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10일(계해)>

강 命明春園幸時文武科庭試依庚戌例爲之衿川 儒生一體許赴

목 禮曹判書 閔鍾顯啓言明春園幸時依定例設科等節當爲稟定而庚戌年設文武科庭試卽日放榜今番亦依此爲之乎從之又啓言庚戌年則水原 廣州 果川三邑原居儒生許赴而今番則衿川儒生亦當許赴故仰達矣教以一體許赴可也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19일(임신)>

강 命順天監牧官 成國民守令京職中懸注差擬水原監牧官 李鼎吉限明秋仍任興陽監牧官 朴萬億限明年歲前仍任

목 司僕啓言昨年因本寺提調陳達牧官之總數準納馬政蕃息屢考居最之人原牧則守令察訪京復職兼牧則實職軍門各其相當窠卽爲懸註差擬事依故相臣筵奏例出舉條定式矣順天監牧官 成國民凡係牧弊已多矯矯每年稅納輒準高總況今年順天雖曰之次牧場未兌最歎而不擾牧民約已準納者幾滿常年之總且以馬政言之盡心檢察亦多加報依定式守令京職中卽爲懸註差擬之意分付吏曹 水原監牧官 李鼎吉前後修學有足可稱當此災年總數無減奉公之誠殊甚嘉尙今雖瓜滿特爲限明秋仍任興陽監牧官 朴萬億以尤甚地方乃能優報稅總竭誠報效亦極可嘉而瓜期在於明年九月一體限歲前仍任以爲獎勵之地允之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20일(계유)>

강 命水原附近邑三賑穀中米皮限三千石移劃本府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本府今年歉荒挽近所罕被災頗甚朝夕近止者亦當議賑則所入穀物預先經紀然後可以濟活依壬癸已例參互米皮限五千石許劃而本府元無三賑穀之推移者以附近邑所在備荒帖價常賑等穀參量移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在前設賑時則本府有營賑等穀名色故猶可以自本府劃給而今則皆屬軍餉今此移轉之請勢所卽然而道內穀簿無以準請區劃若得米皮三千石則庶可排比請分付道臣附近邑三賑穀中限此數酌量磨鍊仍令往復該府使之從便轉輸允之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24일(정축)>

강 命京畿營賑穀一萬石常賑穀五千石依畿伯狀請許劃水原三千石亦於此數中移劃

목 備邊司啓言京畿監司 徐龍輔狀啓以爲道內尤甚十邑六鎮賑口多寡雖不可先期硬定而粗有所科量者所入賑穀營賑穀一萬石常賑穀五千石特許劃給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十六邑鎮皆非物衆地大之處所入賑穀自可科量而水原府賑資亦當出於道內穀簿無知道臣竝此入量與否而今以萬五千假令排比於十六邑鎮及水原府則可以綽有餘裕請依所請準劃水原府三千石使之此數中移劃允之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24일(정축)>

78 備局以湖南慰諭使 徐榮輔書啓諸條回啓

79 備邊司啓言即見全羅道康津等六邑慰諭使 徐榮輔書啓則其一康津 南塘浦所在兵營外倉穀三千餘石還分於縣內一面居民難支之事也一戶所受幾過數十餘石則侵隣徵族之弊不言可想雖以營屬沾漑之資尙未罄單縣內一面則計戶量穀從略均依以其餘數付之本官移送附近邑倉仍分於附近面里色落條則以價折定自本官輸送該營則沾漑如前民弊可祛而遠外利害有難直決令道臣從長釐正郎爲報來爲宜其一兵營附城二千戶外餘戶并屬本官事也當此民人百計避役之時見其居在城底爲永勿簽丁則其所投托勢所必至書啓中所謂他面將空者不是過語二千戶則依前屬之兵營其餘則屬之本官依他民簽丁果爲兩便之道而其所分屬之際必多紛紜之端亦令道臣爛熳往復於闔邑定其成規形止報來爲宜其一兵營進上價米限三百石以新儲置劃給俾除還米改春之弊事也康津此弊曾入於繡啓自該廳每年以二百餘石新米劃給儲置至今遵行則今此還米劃給之說萬萬可訝必有中間換色之致爲先嚴關查問後置之而新劃一款置之爲宜其一珍島牧官所在場內面卽海南地而距官九十里三村面卽珍島地而距珍島越海百餘里距海南不過十里而三村面珍島外倉便同等棄以此兩面從便近互爲換付并與軍保換屬以爲邑牧俱便事也其所論列實合便宜而土地分合亦關重政令道臣詳探事情論理狀聞後稟處爲宜其一長興 來德等島官結稅錢自壬子定式與營邸進上價米相換而六邑進上限秋停免則屯稅之與進上價米相換者合有關狹屯稅錢限明秋折半停退事也島民被災比陸尤甚則島民所被之惠宜家一視之政依所請許施爲宜其一興陽丁未條上納穀到靈巖致敗船人囚於穀主官其後因赦放送而到今沙格不知存沒令道臣待春查實如有可徵處徵捧無則蕩減事也臬載今至多年穀物尙無究竟事極可駭令道臣親執查實徵捧與蕩減間具意見狀聞後稟處爲宜其一興陽縣庚戌條稅穀偷食船主李德起尙在逃躲分付捕廳及刑曹掩捕還囚如數徵出事也亟令捕廳 刑曹還囚徵出爲宜其一海南 興陽 寶城等邑戶惠廳納敗船米令道臣親執查實以久拯劣定式例待年豐徵捧永永拔本事也拯劣米之區別久近以錢三兩或二兩徵捧果有已例分付道臣區別年條定其分數修成冊報戶惠廳以爲待年豐按此徵捧永爲拔本之地爲宜其一興陽縣癸丑條稅太自典牲署劃得外受從民願太一石價二兩五錢代待秋成米一石并耗備納矣自華城質得於貢人而以穀上納雖在年豐民弊滋甚依官錢什二例二兩五錢本邑加五錢合三兩收捧上道道內綾州等數邑亦有此名色穀物一體施行事也慰諭使既探民情而有此歸奏依此施行之意分付該府及該道爲宜其一濟州三邑守令及使客往來時康津 海南 靈巖三邑分定都會各一年輪回舉行而使客每於古達島候風故雖非本邑都會之年島民受弊此後則靈巖都會之年依前從古達島候風康津都會之年從南塘浦候風海南都會之年從館頭浦候風依此定式事也海路便順則各從都會之年自其邑浦口候風實爲便好依此定式之意分付道臣而候風所之或便或否亦不可不更爲詳探以此意一體分付如有一分未審之端則使之具由報來更爲稟處爲宜其一濟州移轉穀入送時各其都會官候風處所設置祭壇待穀船畢到卜日行祭發船事也神之格思如水在地以理以勢所論甚當此後則依此舉行為宜其一珍島郡馬島倉移設於南桃鎮旁近本郡境內連陸處水久革弊事也各邑諸島未嘗設倉此島之獨設非無所以而今於法久之後反爲島弊至於此極分付道臣從長移設後報來爲宜其一莞島年例所納營邑黃漆限十年除減俾有黃木長養之實效事也今因營邑誅求乃以所產之地反有難繼之憂寧不寒心乎營邑所納一并限十年權減雖於十年之後以其間長養之如何及嚴立科條之如何論報本司然後始許復舊爲宜其一莞島 右水營所納柴炭水爲革罷劃付數千石米或五千石年取耗給代哥舒木一依松政卜定事也紋木椶板既非本鎮所產以錢代納便同勒定云爾則限以十年恐無義意永罷或減數間使之指一定式後論報爐冶把圍之法一切嚴防隨現重繩碇索櫓木竝以間年卜定定式施行爲且其一近來倉庫之虛留誠一痼弊右水營今方極力克補云分付道臣定給期限遣裨反閱事也公貨郡移之飭前後何如而各該闕之無一謹守固極可駭至於 右水使之到任許久尙未盡克云者尤可寒心身爲帥臣豈可犯手於校卒給代之資乎嚴飭道臣刻期克薄以其形止星火報來既已登徹之後不可置之該帥臣罷職以勵他闕爲宜其一明年戰

船改造以明秋或再明年三南最歉處一體施行事也戰船改造大關戎政比諸籍法亦有緩急有難擅議置之爲宜其一莞島風落大松近二百株許給本島地方康津 海南 靈巖等三邑浦村當戶使渠自造船隻自官量助物力質遷穀物以紓民食及種子麥秋或秋成後竝與松價無邊徵捧事也抹荒之政莫善於質遷今此風落松造船之論儘有意見特爲許給從便拮据後造船之爲幾隻質遷之實效有無亦令枚報而此等之事說時易而做時難邑鎮之無所染指民情之眞箇樂赴有未可料竝以此嚴飭俾無反招民言之弊爲宜其一沿海諸邑及濟州甘諸廣種事也諸種之始米也議者或以爲此若成俗穀賤如土而今見書啓辭意則樹藝之漸不如初專由於營邑之求索云審如是也誠不可使聞於隣國爲先分付兩南道臣及濟州自官侵索之弊自今痛革多種而多收者減其烟役俾知所勸一成俗之後自當不令而行遍於國中姑先以此興勸爲宜其一加里浦僉使 陳德履 鉢浦萬戶 安德恒或捐廩築城或鑿濠便民求禮縣監 洪浩源一新城堞無不改觀合有褒獎事也二鎮將一邑守之誠心奉公極爲可嘉即令該曹分等稟處鉢浦戰船亦令道帥臣具由狀聞後回泊於新鑿之濠爲宜其一李恒子孫之在於泰仁者採訪錄用事也年前該縣之以無論報極爲可駭令道臣採該其祀孫登聞以爲錄用之地爲宜其一康津學生張之翰妻吳氏旌褒事也節行若是卓異即令該曹稟處其一長興進士魏伯珪 益山士人李得一別加收用事也魏伯珪博通經傳善周宗族令人欽歎而年至七十泯而不章此誠有司之過也竝與李得一令該曹獎用何如允之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25일(무인)>

 頒賜御定朱書百選千諸臣

 敎曰御定朱書百選 白綿紙二百十件內內入四十四件頒賜次內入八件西庫百件水原二十件五處史庫各一件內閣一件外奎章閣一件外閣一件成均館一件原任提學 領府事 蔡濟恭 奉朝賀 金鍾秀 原任直提學 判府事 金憲 左議政 李秉模 原任提學 鄭民始 提學 沈煥之 檢校直提學 徐有防 金載瓚 鄭大容 原任直提學 徐浩修 徐鼎修 徐龍輔 原任直閣 金勉柱 鄭東浚 尹行恁 金祖淳 檢校直閣 李晚秀 徐榮輔 南公轍 原任待敎 沈象奎 徐有渠 李存秀故賓客 趙明鼎家前桂坊韓 用和校正禮曹參議 韓晚裕 兵曹佐郎 崔光泰前佐郎 李始源監印檢書官 朴齊家 成海應各一件天銀紙九十五件內內入十五件頒賜次內入八件西庫三十五件水原十件檢書官 徐理修 柳得恭 李薰模 李集箕 朴宗善 李旭秀應製儒生十八人者役柳明杓 閣吏 劉相祐各一件賜給完白紙四十二件內內入二十件頒賜次內入二件西庫二十件不剪紙二十五件內西庫十五件水原十件質白紙一百六十五件內內入六十件頒賜次內入十五件西庫八十件水原十件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25일(무인)>

 僉知 權裕陳疏賜批

 疏略曰臣特一疏遜之賤品耳名編朝籍出入禁林殆近三十年所進不能補匱而拾遺退不能矯世而拔俗憂時髮白愛君心丹中夜流涕繼之而痛哭者具久矣殿下以今日朝廷爲何等朝廷也以今日習俗爲何等習俗也朝廷日漸陵夷習俗日漸詿謬肇自涓滴竟至滔天三綱淪矣九法斁矣國不得爲國人不得爲人臣未知孰主張是至此之極哉臣且置越俎之嫌不避膏鈇之誅願得一言而苑惟聖明少垂察焉恭惟我殿下以神武英明之姿天縱日新之學際千一之昌期御九五之寶位德必期堯舜 孔孟治必欲唐虞三代猗歟一初之政卓乎百王之冠掃氛翳而義理昭明煥黼黻而聲名洋溢人皆想望蔚然有太平之象矣迺茲十五六載以來世道益陷民志逾惑潛銷暗削東顏西仆今至於莫可收拾之境者蔽一言曰貴近之罪也惟我殿下痛威倖之顯權戒宦妾之知名至于庚子大處分而磊落光明可以有辭於千秋萬世於是乎一二貴近不得不出而上之所以貴而近之者非他也只欲靖世道而一民志也彼貴近者反效威倖之前套又無宦妾之小忠卽一市井無賴壞倫忘義之伍也專事陰陽手段徒長勢利膜子飢飽係於一是欣戚由於單辭役心於升沈之際喪性於得失之間慾源張腹疑山起胷賂門之大開而青蚨夜飛奸竇之早穿而蒼蠅日營言言而

慢弄天威事事而假借朝令恩遇逾隆而不思報答之方地處逾密而敢懷背馳之圖周旋咫尺翕翕若親暱放倒拘檢汲汲如顛狂植黨結要都是籍賣鼓吻掀髯無非怨懟以若千古所未見之恩遇千古所未聞之地處有若千古所未聞所未見窮凶極惡之情節殿下其未知耶抑知而不之禁耶未知則有損於則哲之明也知而不禁則有欠於廓揮之乾斷也臣請攷血而陳之惡逆者天下之所共憤也故小戎之婦女猶知湔羞之勇無衣之詩人亦解同仇之義今也則不然外若聲討而逞狐媚之態內實傳襲而斷顛逐之念或曰某也官太侈也故聖心不怡而其罪至於苑或曰某也勢所歸也故聖心見忤而其辟至於逆或曰某也好言議養名望故聖心不能無疑而輒欲除而去之其實非惡逆也一人先倡萬口和應春明車馬至登卷誓青瑣冠珮如視戕斧此吳翼煥所謂將取姑與而翼煥特言之於文字此輩則轉相告戒而秘之故言之者在乎人鬼之關而秘之者榮寵自如彼翼煥從何而得聞聖心之如此乃爲此說耶渠亦有耳耳之及聞非不孟浪一聞再聞漸染訛誤至於自書以納則彼轉相告戒者豈非翼煥之根抵乎以習俗而變怪如此以朝廷而刑政如此此其罪固已上通于天而懸法私門說爲禁條細如牛毛密如蠶絲人之工於謀身而善於步世者皆從旁蹊由逕鑢刺出沒殆若渠率升壇而軍校齊聽發放至於問井匹庶泯然一色雖舉其大綱而言之曰苞苴當匿也上徹則厭之曰往還當廢也上聞則忌之曰彼此之親習不可露也上知則必間之曰朋儕之讌遊不可謀也上聽則必惡之曰經用之耗損而不敢言也曰政今之顛倒而不敢道也曰壯營說施之不敢張口也曰華城經始之不敢遊嘴也遂至夜闌提燈行止閃忽胸目而語搖手而止使成一副當妙訣自近及遠由淺入深絲綸一下而窺覷成風筵席一罷而揣摩多歧罪斥者謂之恩造獎用者謂之遐外甲所當着而註脚在乙東所歸宿而指點在西一年二年遍及涯角當面背面判若楚越凡係君上動靜云爲靡不指無爲有弄假成直世界入於泡花人心溺於迷藏中外聽聞惟貴近是信貴近伎倆惟譸張是事譸張漸熾而聽聞漸惑有難之者曰上教丁寧如彼而君言其不然者何也聖意分明如此而君言其未保者何也云爾則乃曰某人之言也某人豈不知之乎所謂某人卽貴近也當是之時有憂歎而至於緘默者有憤慨而發於色辭者輒皆以爲聖德之累胡至於此至以殿下辭教之懇惻規模之宏遠一歸之於不誠無實之科訛言起於起處凶誣誣出逾奇滓穢於太清玷污於白璧其將以此載之野史書之國乘後人之視今時果何如也以我殿下之初心試於玉樓清夜穆然省察而點檢則必有所惕然警動恍然回悟者矣顧殿下欽明文思大堯之性也溫恭允塞大舜之姿也克儉克勤禹績允熙不邇不殖湯德乃新惟精惟一念終始典于學符有商之高宗祇之威之懷保我小民法有周之文王白旄黃鉞一怒而安之者武王不獨專美于前而公然一二貴近調戲官家無所顧畏承佐而宣揚固難責於此輩構捏而掎摭有何負於渠曹世道至此而壞了民志至此而索然殿下每以治不從欲中朝發歎而此輩之罪不正則今日朝廷無奈何矣此輩之誣莫卞則今日習俗不可爲矣容置此輩而未忍加諸法則殿下雖欲爲漢唐中主而亦不可得矣此輩不損毫髮而欲治亂逆者不幾近於遺大而察小乎噫澤璵字簡之凶言凶心未有甚於此輩則眞所謂九萬竄而堅卒無事者不幸近之夫所謂貴近者誰爲窩主也臣不欲指斥其名而臺閣論思之地亦豈無奮起而聲罪者耶臣雖無似惟有斷斷憂愛之誠消磨不得玆敢披瀝危腔仰瀆崇嚴伏願聖上炳消長之幾念存亡之分仍思聖誣之不可不辨世道之不可不靖民志之不可不壹亟降鈇鉞以新一代之耳目臣雖作糜粉爲世所僂萬萬無所恨矣臣初擬今日朝參時出位極論迨聞朝參之退期未忍孤衷之按住其情可謂憾矣批以何代無貴近而御之有道臣主俱榮萬一反於是則不及漢唐中王之世遠甚使爾有此言卽予反省處爾以疏逃之縱能及貴近二字良用韙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11일(갑오)>

강 命停水原府春操

목 該留守狀請春操令廟堂稟旨分付教以停操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18일(신축)>

강 召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4일(정미)>

강 命園幸時華城境上延候軍兵以外營步軍五哨磨鍊親軍衛爲之先驅馬隊別軍官爲外使攔後斥候伏兵以隨駕軍中出用營鄉軍二哨出待津頭城丁軍以城內外數里所居者出用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日子雖未推擇園幸今既命下外營步軍當依節目延候於境上矣昨年則以三哨磨鍊故外牆環衛等節未免苟簡請今番則以五哨團束待令而依昨年例以先廂隨駕從之又啓言親軍衛及別軍官昨年則以揀選之屬耳只令札駐於府內洞口而今則馬政略就穀律請親軍衛屬之先驅馬隊別軍官作爲外使攔後從之又啓言境內斥候伏兵請以隨駕餘軍磨鍊出用教以隨駕哨內出用又啓言營鄉軍每於園幸時領待於津頭而或二哨一哨臨時稟旨矣今番則以幾哨磨鍊乎教以今番則入番一哨外二哨出用可也又啓言城役雖云未畢南北門樓今既新建平地城堞亦已完就大駕詣本府時城丁軍之城堞上擺列迎接等節當依例舉行而城操夜操既在大駕詣府後第四日若令自初日聚待則多日留滯在所軫念請只於詣府日聚會邑底及附近面里所在軍若干名北城上延接舉行而旗幟之如門角旗及堞長旗各城將領從信地排插等候正操時則前一日聚待從之教以入府日則只城內及城外數里內所居者出用可也又啓言軍兵去就關係不輕依京軍門軍數單子例請以別單臨時修啓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4일(정미)>

강 命華城文武科時學子錄名考籍等事令各該邑舉行武科初試以來月旬前擇吉以啓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文武科設行事自禮曹已爲定奪行會矣四邑儒生及武學子錄名考籍等事請一依庚戌例自各其邑爲之之意往復道臣舉行從之又啓言武初試前期設場然後以無窘束之患故仰達矣教以武科初試來月初旬前各日令該曹擇吉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4일(정미)>

강 命華城武科初試時衿川武士一體許赴本府判官爲參試

목 兵曹判書 金載瓚啓言華城武科初試以來月旬前推擇事命下矣今番則華城 廣州 果川三邑外衿川儒生既命許赴武士則何以爲之教以一體許赴又啓言庚戌年則武科初試試官以本府府使及廣州府尹爲之而參試官則以訓鍊正 畿內 察訪差下今番亦依此舉行乎教以今番則既有判官令判官參試又啓言庚戌年則初試額數一從其入格試取矣今番則何以爲之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4일(정미)>

강 命水原等四邑武科初試以二月初三日爲之

목 兵曹以水原 廣州 果川 衿川等四邑武科初試來二月初三日初十日推擇啓請何日定行教以初三日爲之即爲分付京畿監司 水原留守處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5일(무신)>

강 命以水原附近邑常賑耗穀劃給該府俾充支放不足之數

목 左議政 金履素啓言水原留守 趙心泰所報以爲昨年各樣還穀因朝令停退以其新捧元數取耗較諸一年放下之數則其中租條不足二百五石零龍珠寺還穀昨年停退米耗不足爲二十四石零太耗不足爲十二石零俱係支放之需某樣穀中如數給代爲辭既是支放之需則不可不給代請分付道臣以附近邑常賑耗中限此數劃給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6일(기유)>

강 命華城城役糧質置京中者以該府近邑田稅換用

목 戶曹判書 沈頤之啓言華城城役役糧質置於京中而該留守 趙心泰以轉輸之難要與華城近邑田稅相換以用此是京外俱便之事且有昨年已例許施似好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6일(기유)>

강 命以二月初十日設華城武科初試兵曹以初試規矩啓

목 敎曰華城武科初試吉日以來二月初十日爲之事分付○兵曹啓言水原 廣州 果川 衿川四邑武士武科初試時規矩柳葉箭五矢百二十步一巡二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7일(경술)>

강 兵曹以水原等四邑武科初試節目啓

목 節目一規矩柳葉箭五矢百二十步一巡二中試取一柳葉箭 貫革長六尺六寸廣四尺六寸貫長廣各三分之一用營造尺依例兩處排設以私箭試取一柳葉箭以八錢重許試箭鏃尖細者一切禁斷一入門官六員以四邑出身中伶俐解事者擇定印信則以水原 印信推移使用一所用紙地筆墨及雜物令水原府進排一拾箭軍士四十名亦令水原府擇定一舉子錄名自二月初三日至初試開場日定限收捧一皂隸羅將驛日守公私賤之冒赴者依法典科罪保舉主則論以科場用情之律一水原 廣州 果川 衿川原居人之入籍者外如或冒錄赴舉現發者則依事目論罪一差備官十員以水原 廣州 果川 衿川出身及前朝官極擇差定如或不足量宜加定一代射現露與受者變名再射者竝依法典科罪一舉子等錄名時各其戶口入門官處考還試射時持來憑準俾無冒錄之弊如有冒赴者則當身及入門官竝依事目科罪一應爲赴舉人令四邑年歲容貌疤記竝錄於都目成冊中自試所以爲憑準之地各其所居邑分秩成冊該邑舉子中別擇有名稱者差定首舉子與色掌舉子使之率領且令着署於成冊末端該邑舉子試射時各其首舉子與色掌舉子眼同看檢如有代射冒赴之人則一一指告若不指告則首舉子與色掌舉子竝以科場用情律施行一雖四邑案付軍官若不入籍於該邑則亦勿許赴一舉子錄名單子紙邊容貌疤記書呈以爲憑考之地一舉子入格者則四邑所上帳籍一一考準如有不入籍之人則卽爲拔去依事目科罪一舉子等試射時佩持常時所佩筒箇切勿用左筒箇敎以依所啓施行初試捧單後每邑實數本府及三邑都數後錄狀聞事預爲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9일(임자)>

강 判下園幸時軍令仍命日子臨時更稟後推擇

목 整理所啓言園幸時軍令出宮茅一日露梁晝停衿川宿所茅二日沙斤川晝停水原宿所茅三日園所展拜還詣水原宿所茅四日進饌茅五日設文武科茅六日沙斤川晝停衿川宿所茅七日露梁晝停當日還宮以此磨鍊之意請分付兵曹允之敎以日子臨時更稟後分付禮曹推擇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일(계축)>

강 命華城進饌日本府老人饋酒四民給米預令留守成冊報整理所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進饌日本府老人朝官年七十士庶年八十以上及乙卯生人鎮南樓前路設樂饋酒事既承筵敎矣自該府預爲抄出修成冊報本所事請分付允之敎以伊日分遣給米於本府地方四民邑底及園底居生者聚會城內通衢遣承旨分給事亦令留守知悉預爲抄出與老人實數枚舉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일(계축)>

강 整理所以園幸時本所堂郎排站分管啓

【목】 整理所啓言 園幸時本所堂郎當爲分站舉行矣露梁站則郎廳金龍淳 衿川站則郎廳洪大營 沙斤站則郎廳李潞秀園所站則郎廳具膺前期定送堂上則雖不前期出往亦宜分站舉行堂上徐龍輔 露梁站李時秀 衿川站徐有防沙斤站尹行恁 水原站徐有大園所站句檢舉行教以雖以行路言之駕前後及衛內外諸事分掌檢察其中堂上徐龍輔 尹行恁年富力強俱兼數事其餘各管一務預加商度以爲臨時鍊熟之地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일(계축)>

【강】 命華城進饌時協律郎以啓螺宣傳官代行鼓樂以壯勇營軍樂代用整理堂上一員前期下往與留守肄習儀節參班內外賓及隨駕宮人女伶等衣資馬貫盤纏軍兵犒饋物力竝自整理所頒給

【목】 整理所啓言大駕到水原府進饌依筵教定奪儀節參互進饌膳錄令禮曹稟旨磨鍊而協律郎則啓螺宣傳官代行舉麾則以金鼓旗代行鼓樂則以壯勇內外營軍樂代用一依幸行時設科唱榜例舉行事請分付允之又啓言進饌習儀時請本所堂上一員前期下往與留守眼同肄習允之又啓言華城進饌日參班內外賓衣資馬貫外賓盤纏依筵教請自本所磨鍊上下允之教以進不進依先朝親蠶時例預爲捧入又啓言惠慶官隨駕宮人掖屬宮屬女伶等衣資馬貫盤纏依筵教請自本所磨鍊上下又啓言華城進饌日隨駕軍兵犒饋城操翌日參操軍兵乾犒饋事既承筵教矣容入物力當自本所上下請以此預爲分付於水原留守處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일(계축)>

【강】 命華城城操夜操日子令承旨臨時稟旨節次令兵曹及壯勇內外營啓下

【목】 整理所啓言 園幸時華城城操夜操日子請令承旨臨時稟旨分付而節次則請令兵曹及壯勇內外營磨鍊啓下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일(계축)>

【강】 命華城文武科舉子捧單準二式試紙用大好紙放榜時致詞令承文院繕寫禮郎齋去試官以隨駕官備擬放榜時醴酒瓶盞等諸節自本府備待

【목】 整理所啓言今此華城文武科試取時舉子捧單當以三式爲準而庚戌試取時挾戶居生之類雖未滿三式既有許赴之例今番何以爲之教以今番則慶科也已酉以後姑未準三式以一式爲準事分付留守處又啓言華城文科試取時試紙請依定例以戶曹 大好紙出給市民使之取用允之又啓言文武科放榜時致詞令承文院繕寫禮曹郎官齋去事分付而所人物力請自本所上下允之又啓言文武科試官依定例隨駕官中令政院備擬受點而文武官員數臨時稟旨事請一體分付放榜時賜蓋賜花賜牌賜服依例舉行賜酒時醴酒黃杏瓶盞抄奴中服及天童與服色自本府待令事亦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일(계축)>

【강】 判下 園幸時各營門隨駕留營留陣軍兵節次于整理所

【목】 整理所啓言今番 園幸訓練都監當爲隨駕而定例中馬兵二哨步軍三哨駕前別抄駕後禁軍各五十人別隊馬兵五十名隨駕挾輦軍八十名餘軍五十名爲之前排以十二雙舉行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今番則本府環衛步軍都數既過十哨訓局則步軍二哨馬軍二哨隨駕而別隊馬兵則除之用於塘馬事分付又啓言 園幸出宮時自京至江頭先後廂當以留陣軍兵中除出隨駕矣今番則馬步軍幾番幾哨請令兵曹稟旨磨鍊而留陣大將隨駕到津頭落後入來間留營大將或中軍代領留營時則中軍率留營軍及留陣營餘軍留陣而待留陣大將入來率本營軍兵退去留營矣今亦依此舉行而禁軍一百人挾輦軍一百名以留營軍中除出侍衛事請分付御前前排禁衛營待令曾有定式而昨年則禁營隨駕故令訓局舉行矣今番依前

以禁衛營待令事亦請一體分付允之教以留陣中訓局步軍五哨馬軍二哨留陣大將率領隨駕到津頭還來間留陣則令中軍代領又啓言惠慶宮詣顯隆園時前後廂軍兵預先稟定然後可以舉行以幾哨磨鍊而與城內動駕時事體自別宜有挾輦陪扈之節請令該曹稟旨舉行教以先後廂軍兵挾輦軍兵當以隨駕軍兵仍用以此分付又啓言園幸時留陣留營營門當爲知委而取考該曹謄錄則在前訓局隨駕時禁衛營留陣御營廳留營矣今番適值兩營鄉軍停番之時訓局隨駕外步軍幾哨權屬禁營留陣事請令該曹稟旨磨鍊教以訓局馬步餘軍全屬禁營留陣又啓言園幸時弘化門外守總兩營留陣依例爲之與置之間當爲知委而取考該曹謄錄則連爲置之再昨年則留營禁衛營中軍率鄉軍一哨朝房留駐昨年則守禦使率訓局留營軍一哨朝房留駐晝則檢飭各門夜則巡察宮牆今亦依此例留陣置之守總兩使及何營中軍朝房留駐事請令該曹稟旨磨鍊教以都監中軍率餘軍一哨通化門外朝房留駐又啓言園幸時隨駕馬步軍當爲稟旨分付而取考該曹謄錄則在前園幸時三營輪回隨駕而再昨年御營廳隨駕昨年禁衛營隨駕今番則訓局當次請以此分付壯勇營鄉軍三哨將官率領先詣露梁行宮牆外環衛而動駕後仍爲後廂壯勇衛左右列挾輦軍尾局鱗次作行而晝停所宿所園所洞口外從便留駐善騎別將率善騎隊一哨及本陣旗鼓前排先詣津頭越邊從便札駐大駕渡涉時迎接等事依例舉行浚出駐信地一哨該將率領壯勇衛尾局相連作行到津頭與先詣善騎隊合併札駐壯勇營京軍二哨先詣津頭大駕渡涉浚大將并與善騎隊二哨合併率領壯勇衛尾局鱗次侍衛事請一體分付允之又啓言園幸時壯勇外使率親軍衛二百人別軍官一百人步軍五哨自眞木亭爲先廂而訓局先廂軍兵則兩傍排立待駕過仍爲浚廂環衛作門等事依例舉行事請分付大駕詣園所時先浚廂請令兵曹臨時稟旨允之教以入城門時隨駕大將有率旗鼓迎接之命大將則前進留待迎接信地先廂軍兵權屬於浚廂事分付又啓言大駕入華城時壯勇內外使及隨駕營大將各具器服率旗鼓前排跪迎於城門外仍爲前導而城上軍兵各其將領信地迎接事請分付允之又啓言園幸時露梁鎮別將率領左右牙兵蔓川近處札駐抵迎大駕過地方浚壯勇營陣尾局鱗次作行到津頭從便留駐回鑾時津頭廣闊處抵迎過地方罷歸拜峯鎮別將率牙兵二旗留待本鎮還宮浚撤罷事請並令壯勇營稟旨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일(계축)>

㉔ 慈宮詣華城進饌時致詞命政院臨時稟旨牌拓文任製進後槐院繕寫禮郎齋去

㉕ 從整理堂上徐龍輔啓請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5일(정사)>

㉔ 命華城所在園軍親軍衛壯勇內營步軍等無籍或單式之類許赴今番武科初試

㉕ 整理所啓言今番水原武科初試捧單準壬子乙卯兩式而本府地方所在園軍及親軍衛壯勇內營步軍等以其另擇身手根派之致不問入籍與否移接久近通瀝填充云無籍或單式入籍之類自當見拔於捧單而每朔試射既因特教定式並許赴試今番應試似無異同須有指一知委然後可以舉行教以一體許赴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7일(기미)>

㉔ 命華城所在園軍親軍衛壯勇內營步軍等無籍或單式之類許赴今番武科初試

㉕ 整理所啓言今番水原武科初試捧單準壬子乙卯兩式而本府地方所在園軍及親軍衛壯勇內營步軍等以其另擇身手根派之致不問入籍與否移接久近通瀝填充云無籍或單式入籍之類自當見拔於捧單而每朔試射既因特教定式並許赴試今番應試似無異同須有指一知委然後可以舉行教以一體許赴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7일(기미)>

강 以整理所用餘錢購華城北城外民田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府新築北城外起墾設屯約播百斛之經界量定給價價本則整理所用餘條關東穀多邑作錢條區劃事既承筵教曠土新墾處外民田則勢將春耕前給價而早稻播種又當在今月晦間若待用後區劃則必有後時之歎本所物力似有用餘依下教本所錢一萬兩先爲輸送該府關東作錢一萬兩亦卽輸送之意請分付該廳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7일(기미)>

강 命右議政 蔡濟恭與整理堂上詣華城肄進饌儀仍檢進饌時諸節

목 敎曰華城進饌習儀整理堂上一員下去爲之事自該所草記許施矣右相既管總理城役之任臨時同爲下去同視雖以進饌一事言之司饗院則例有都提舉進宴廳凡事大臣自可檢飭而整理所體貌莫重豈比於進宴廳乎大臣一人當有句管詣華城府後舉行之事令城役總理大臣兼察事分付整理內外使仍將此意使整理郎廳傳諭于右議政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8일(경신)>

강 兵曹 壯勇營以華城城操夜操程式啓

목 兵曹 壯勇營啓言華城城操夜操程式依下教臣煥之臣有大同爲磨鍊書入○駕詣華城行宮色承旨稟何日行城操禮前一日壯勇外使稟請軍令懸之轅門期日旗鼓擺列于行宮門外 宣傳官跪啓稟掌一號呼喇叭手舉行各將領聽候于行宮門外城丁軍執器登城宣傳官跪啓稟掌二號呼喇叭手舉行 兵曹判書跪啓稟掌號笛聚官哨聽發放 宣傳官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聚官哨號令呼號笛手舉行各將領俱到階下分左右相向立定宣傳官跪啓稟鳴金號笛止呼鉦手舉行各將領以次參現城將兩跪一揖雉總哨官兩跪兩揖每班趨入牢子大喝退還階下原地兵曹判書跪啓稟聽發放命起應退 兵曹判書傳云官哨過來各齊應一聲轉身向上宣傳官跪啓稟跪鼓呼鼓手舉行官哨俱跪兵曹判書發放曰官哨聽着應同城共命應人各守禦應毋得喧嘩應毋得擅動應躲奸違令應軍法不饒應各班挨次報叩頭命起應退官哨相向立定兵曹判書傳云應援將過來各齊應一聲轉身向上宣傳官跪啓稟跪鼓呼鼓手舉行應援將俱跪兵曹判書發放曰應援將聽着應賊衆伺隙應一擁衝突應臨機應援應專賴爾力應遲延誤事應軍法不饒應如前叩頭命起應退 兵曹判書跪啓稟官哨下地方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二下大吹打呼鉦手舉行量其時鳴金三下吹打止左通禮跪啓請中嚴宣傳官跪啓稟掌三號左通禮跪啓請外辦駕出行宮門外色承旨稟旗鼓在前請駐蹕宣傳官奉藍白信箭跪啓稟放信砲三聲呼教鍊官舉行仍跪啓稟鳴金二下大吹打呼鉦手舉行駕到將臺作門外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呼鉦手舉行外使於臺下放砲吹天鷲聲各兵吶喊共三次止金 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二下大吹打呼鉦手舉行四面城將一體吹打外使跪迎候過卽隨行聽候于轅門外駕將至將臺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呼鉦手舉行四面城將亦吹打止仍跪啓稟鳴鑼邊旗幟分立左右呼鑼手舉行鳴金止駕登壇 黃門旗手叉桿作門小開門兵曹判書跪啓稟小開門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小開門吹打呼鉦手舉行仍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呼鉦手舉行 兵曹判書先行參現兩跪一揖次宣傳官 兩跪兩揖次軍牢巡視手吹鼓手等分班叩頭命起應退升壇兵曹判書跪啓稟放升壇砲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升壇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呼鉦手鳴金二下大吹打牢子大喝三聲牢子一人進跪大呼開門旗手應聲揮旗而退 宣傳官跪啓稟鳴金三下吹打止呼鉦手舉行升旗兵曹判書跪啓稟升旗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升旗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呼鑼鼓手播鼓鳴鑼共三通車起大白旗各面城將一體應砲播鼓鳴鑼升方色大旗鳴金鑼鼓止各面一體鳴金鑼鼓止外使由轅門趨入參現兩跪一揖仍留臺上色承旨稟宰樞執鼓 宣傳官呼訓鍊正傳云宰樞執鼓訓鍊正應聲播鼓發伏路兵曹判書跪啓稟發伏路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發伏路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呼鉦手鳴金邊各面一體應

砲鳴金邊發伏路每面十名各領三眼銃起火等器出城分伏每伏一名相去一里閉城門兵曹判書跪啓稟閉城門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閉城門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鳴金二下大吹打鳴金止仍跪啓稟吶喊號令呼教信砲鍊官放一聲吹天鷲聲吶喊共三次鳴金止兵曹判書跪啓稟放肅靜砲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肅靜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立肅靜牌豎豹尾旗宣傳官跪啓稟休息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 鳴鑼 各面一體應砲鳴鑼 鳴金止一面操該面伏路放砲舉起火報警本面城將亦放砲舉起火如數兵曹判書跪啓稟某面操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某面操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如數仍跪啓稟起立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吹呼囉各兵起立鳴金止立該方色大旗播鼓吹天鷲聲點旗該面遊兵吶喊飛趨應援該面報賊到百步內自主號令狼機鳥銃輪放又報賊至五十步內射手齊發宣傳官跪啓稟播鼓鳴鑼 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即播鼓鳴鑼該面報賊到城下城上打石報賊已敗退鳴金鑼鼓止又報賊已遠遁回巢宣傳官跪啓稟鳴金鑼鼓止呼鉦手舉行仍跪啓稟遊兵回信地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立該面旗向內點鳴金二下大吹打該面一體應砲吹打遊兵各回信地鳴金吹打止該面一體吹打止 宣傳官跪啓稟休息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 鳴鑼 該面一體應砲鳴鑼 鳴金止兵曹判書跪啓稟某面操畢命起應退一面操畢又操一面四面齊操四面伏路一時放砲舉起火報警各面城將亦放砲舉起火如數兵曹判書跪啓稟四面齊操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四面操號令號教鍊官放信砲一聲流水撞鍾鍾以金代仍跪啓稟起立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吹呼囉各兵起立鳴金止立四面旗播鼓吹天鷲聲點旗四面遊兵吶喊飛趨應援各面報賊到百步內自主號令狼機鳥銃輪放又報賊至五十步內射手齊發宣傳官跪啓稟播鼓鳴鑼 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即播鼓鳴鑼各面報賊到城下城上打石報賊已敗退鳴金鑼鼓止又報賊已遠遁回巢宣傳官跪啓稟鳴金鑼鼓止呼鉦手舉行仍跪啓稟遊兵回信地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立四面旗向內點鳴金二下大吹打各面一體應砲吹打遊兵各回信地鳴金吹打止各面一體吹打止收伏路兵曹判書跪啓稟開城門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開城門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鳴金二下大吹打鳴金止兵曹判書跪啓稟收伏路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收伏路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掌喇叭各面一體應砲掌喇叭收伏路鳴金止下城兵曹判書跪啓稟下城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下城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鳴金二下大吹打各面一體應砲吹打鳴金止宣傳官跪啓稟休息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 鳴鑼 各面一體應砲鳴鑼 鳴金止落旗兵曹判書跪啓稟落旗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落旗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一聲 鳴鑼播鼓共三通落旗鳴金止各面一體應砲鑼鼓三通落旗若仍行夜操則不稟落旗夜操候夜兵曹判書跪啓稟起操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掌一號呼喇叭手舉行各兵登城兵曹判書跪啓稟發伏路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發伏路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 鳴金邊發伏路各面一體鳴金邊鳴金止宣傳官跪啓稟掌二號呼喇叭手舉行各官到齊發放節次一依書操例宣傳官跪啓稟掌三號呼喇叭手舉行閉城門兵曹判書跪啓稟閉城門命起應退 宣傳官跪啓稟閉城門號令呼教鍊官放信砲三聲鳴金大吹打閉城門鳴金止宣傳官跪啓稟吶喊號令呼教鍊官放砲吹天鷲聲吶喊共三次鳴金止書操時若不稟落旗則號令同書操例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9일(신유)>

강 考下水原府治儒生應製券入格儒武并施賞有差

목 以隨分占取作自家境界爲賦題觀浮圖說答正夫爲詩題試正月朔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爲賦題上書歐陽內翰賀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爲詩題試二月朔下送水原賦命諸儒生應製留守 **趙心泰**收券上送至是考下教曰去正月朔水原府內儒生應製詩二下一幼學嚴**■**新印朱書百選一件二下二幼學鄭世豐 別壯紙一卷筆三枝墨一笏賦二下生員李弘謙 別壯紙一卷壯紙一卷筆三枝墨一笏詩二上幼學李師淳賦三上幼學鄭鈺各別壯紙一卷筆二枝墨一笏賦三中幼學閔昌億草三中幼學林勉詰 趙雲圭各壯紙一卷筆二枝墨一笏詩三下幼學尹衍相通德郎申大奎幼學洪始澄進士尹愔幼學金若水嚴戴賊草三下幼學金鍾華 黃明漢各壯紙一卷詩草次上幼學洪天浩 李基靖 李思白 李厚德 俞仲煥 嚴栽賦

草次上生員崔之聖 趙萬大幼學沈日魯各筆二枝墨一笏賜給又教曰今二月朔水原府內儒生應製賦二下幼學柳聖儀詩二下生員李弘謙各食物米一石賦一中幼學李魯兢詩三中通德郎申大奎各食物米五斗賦草三下幼學尹珩詩草三下幼學李思白 李基靖進士尹惲幼學尹衍相 李厚德各食物米三斗賦草次上幼學柳宗灝 閔膺圭生員崔之聖幼學林勉喆 洪樂謨 曹鴻振 朴周陽詩草次上幼學曹錫周 俞仲煥 任禹常 李師淳各食物米二斗賜給又教曰去正月朔水原府內武士試射柳葉箭貫二中邊一中親軍衛閑良李燾貫一中邊二中親軍衛閑良崔一光 鄭碩賢邢昌虎壯勇軍金宗祿邊三中守護軍 崔以大 壯勇軍車一江韓四枝今番初試時更試柳葉箭一巡如得二中直赴殿試如未得中勿施貫一中邊二中鄉武士出身徐仁喆筒筒一部貫二中壯勇軍皮守唐弓一張貫一中邊一中折衝嚴思勛等九人各木一匹邊二中哨官出身申大健等二十二人各米二斗賜給騎蔦三中親軍衛閑良李殷常 騎蔦勸獎之時能得三中今番初試時更試一次如得二中直赴殿試如未得中勿施二中親軍衛閑良閔正熾等布一匹賜給又教曰今二月朔水原府內武士試射時柳葉箭貫二中邊一中親軍衛閑良朴師級貫一中邊二中閑良李宜亨 李朝漢今番初試時更試柳葉箭一巡如得二中直赴殿試如未得中勿施邊三中別軍官出身金哲臣親軍衛直赴尹行默各木一匹三升一匹貫一中邊一中別軍官出身趙得和等四人各木一匹邊二中教鍊官嘉善崔致驥等十人各米二斗賜給又教曰今二月朔水原府內武士試射時六兩一矢一百二十四步二矢一百三十四步三矢一百三十一步別軍官出身柳錫裕一矢一百十七步二矢一百二十步三矢一百二十六步親軍衛閑良金若采今番初試時更試鐵箭三矢一百二十步俱入直赴殿試未越勿施一矢一百二十七步二矢一百二十步三矢一百二十一步別軍官出身俞漢宗 筒筒一部一矢一百十三步二矢一百十九步三百一百十九步別軍官出身金哲臣一矢一百十四步二矢一百二十一步三矢一百十四步親軍衛直赴金彝鍾一矢一百二十步二矢一百十三步三矢一百十步別軍官出身李萬實一矢一百十四步二矢一百十三步三矢一百十四步折衝崔海大各木一疋一矢一百八步二矢一百十七步三矢一百十六步親軍衛閑良李殷常一矢一百十二步二矢一百十四步三矢一百十五步閑良張福得一矢一百十三步二矢一百十步三矢一百十五步出身曹千澤一矢一百十步二矢一百十二步三矢一百十四步出身趙亨錫各米二斗一矢一百十三步二矢一百八步三矢一百十四步哨官出身申大健一矢一百十二步二矢一百八步三矢一百十步閑良李宜亨一矢一百五步二矢一百十步三矢一百十步閑良文載益一矢一百步二矢一百十四步三矢一百九步閑良金在弼一矢一百四步二矢一百二步三矢一百四步親軍衛閑良鄭學臣各箭竹三十箇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9일(신유)>

강 園幸時沙斤川站設布帳命以華城所在者取用

목 整理所啓言今此園幸時各站設布帳自三軍門分管舉行事草記蒙允矣其中沙斤川站距京稍遠運輸爲弊華城所在布帳數既有裕地亦便近請令當站所管營門運來以用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0일(임술)>

강 命華城養老宴儀節令春秋館堂上考出以啓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府慈宮進饌日依癸巳年例養老宴當日設行於鎮南樓事既承筵教矣隨駕官中應參人待隨駕單子啓下當自本所別單書入而本府朝官士庶耆老以境內朝官年七十以上士庶年八十以上預爲抄出修成冊上送本所入啓事請分付本府宴禮時合行儀節請令該曹照例磨鍊允之教以儀節就考先朝癸巳年近例各年進宴翌日例宴謄錄及文獻備考 寶鑑 中廟朝實錄磨鍊以啓後分付該曹成出節目及儀注春秋館堂上即令政院牌招考出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1일(계해)>

강 命右議政 蔡濟恭撰進華城府養老宴樂章

목 因整理所啓稟有是命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1일(계해)>

강 命華城府慈宮進饌時耆老大臣竝令先詣參班在外大臣依舊例敦召

목 整理所啓言今番華城府慈宮進饌時舉行儀節取考各年進宴膳錄則有在外大臣處遣近侍敦召之例矣進饌與進宴有異陪從百官當爲進參而大臣體重何以爲之教以進饌果與進宴有異陪從亦與受點有異而大臣體重留都外雖耆老大臣先站參班事自本所知委政府 樞府留都大臣稟告一款亦爲草記待批下自政院舉行在外大臣處依舊例敦召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1일(계해)>

강 命華城武科時留守 趙心泰子壻弟姪令副試官試取

목 敎曰水原新邑設施時留守 趙心泰子壻弟姪雖非築室許令應試於文武學矣今番亦果依此爲之乎至於武科初試當有相避令副試官試取事卽令整理所及兵曹知悉行會該府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1일(계해)>

강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武科初試時本府及廣州等四邑舉子捧單數爰開場形止馳啓命凡係園幸文書膳報整理所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本府武科初試時本府及廣州 果川 衿川等邑赴試舉子捧單數爰開錄于左初十日爲始臣與廣州府尹 徐美修本府判官 鄭東協開場試取○水原捧單二千七百九十五人廣州捧單一千五百十二人果川捧單二百八十一人衿川捧單二百七十六人敎曰此後凡係園幸文書膳報整理所事令該所行會畿伯及留守處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1일(계해)>

강 命南陽與華城接界處操弓之類別爲試取八邑植木校吏軍人等許赴武科初試其中連爲赴役者除初試

목 敎曰南陽地與本府鳩浦接界處運輸之際必多勞民該里操弓之類初試畢場後別爲捧單柳葉箭一巡試取貫二中以上修正榜目上送則當分等付殿試及初試矣八邑植木校吏軍人等亦令許赴於初試而規矩則依初試規矩試取其中連爲赴役者除初試依鳩浦民例爲之事卽令整理所兵曹知悉行會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1일(계해)>

강 命華城府進饌時補階排設令本府及排設房舉行紙花等屬自整理所磨鍊舉行床排物力亦自本所辦送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進饌處所壯南軒設行而補階排設等事請令本府及排設房舉行又啓言進宴時紙花紙勸花花裙例自內資寺 禮賓寺 工曹進排而今此進饌時所入請自本所磨鍊舉行又啓言進饌時大殿惠慶宮床排味數內外賓應參諸臣以下床排味數令本府舉行容入物力請自本所上下竝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2일(갑자)>

강 命華城府進饌時整理堂上中權差司饗提調 陪從官進止錄事書吏置之入庭外賓以整理所等員役分排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進饌時大殿進止本所堂上中權差司饗提調進饌與進宴有異正二品以上進止錄事

從二品以下進止書吏請竝以本府員役舉行允之教以與進宴有異陪從百官則不過宣饌而已進止錄事書吏置之令本府書吏從便進止而入庭外賓以整理所員役內閣 政院 壯營 兵曹結束色及本府書吏預爲分排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2일(갑자)>

강 命華城府陪宴老人之曾經實職人付軍銜隨駕大臣諸臣中七十八十歲及六十一歲人竝參班贊笏儀節依實錄五禮儀磨鍊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府養老宴時陪宴老人文蔭武曾經實職而時無職名人請付軍職允之教以分付本府預爲後錄狀聞以爲付軍職之地而本府老人六十一歲人既許參班隨駕大臣諸臣中七十八十人及六十一歲人亦爲參班事知委而群老將入贊儀唱爲群老興予當起迎群老四拜亦以鞠躬拜再至興平身贊笏竝依實錄及五禮儀所載儀節磨鍊以寓尊年敬老之意事本所該曹知悉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2일(갑자)>

강 命華城府進饌時廣州等三邑差員守令竝許進參

목 整理所啓言先朝癸巳進宴時廣州府尹 楊州牧使 高陽郡守因特教入參矣今番華城進饌時廣州府尹 衿川縣監 果川縣監當以差員待令請使之進參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2일(갑자)>

강 命華城府進饌時女伶以惠民署醫女及工曹 尙方針婢中推移下送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府進饌時呈才女伶各道選上竝置之以示省約之意事既承筵教矣以本府女伶從略分排而多有不足之數請就內醫院 惠民署醫女工曹 尙方針婢中推移下送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2일(갑자)>

강 命華城府進饌習儀時內侍 承史置之

목 因整理所啓請教以不緊甚矣置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2일(갑자)>

강 命華城府進饌時爵卓差備以各站進去整理所郎官中差出

목 該所啓請隨駕官中差出爵卓差備四員有是命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2일(갑자)>

강 陪慈宮還詣奉壽堂

목 予改具軍服乘馬慈宮御駕轎至齋室前路益運請百官插羽予曰從前園幸時自出宮曰百官依例插羽自華城行宮詣園所時除插羽而今番則別茶禮自內行之若慈殿慈宮親享景慕宮親享之例既無齋令則百官之除插羽何也益運曰殿下詣園所時御黻袍故百官不敢插羽矣予曰不用齋則不必如此此後非親祭則依前插羽之意分付禮都監予由萬年堤出洞口外進發教曰自園所洞口至崇禮門捧上言由迢觀橋迢瞻峴 大皇橋 甕峯 星橋至下柳川命設布帳於路左設幕次於布帳之內予陪慈駕少駐整理使 徐有防等進米飲予手捧以進于慈宮宣飯於隨駕閣臣 承史還乘馬陪慈駕由上柳川 梅橋 八達門 左翊門 中陽門詣奉壽堂陪慈宮入長樂堂予命益運 仁浩書上言判付教曰 六曹長官皆在陪扈之班使之明日回啓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2일(갑자)>

강 整理所以本所堂上更爲分站檢舉啓

목 整理所啓言本所堂上行司直沈顧之園所站檢舉行副司直 徐有大華城府進饌時檢舉事更爲分排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4일(병인)>

강 飭華城府四民廣抄飢民添付者該府判官親執舉行仍命總理大臣廉察能否如或從忽隨現嚴懲應入穀總以內下錢磨鍊草記

목 敎曰今番園幸時詣華城府進饌日本府地方四民別給糧米饑民別設一巡已有下敎四民則廣抄饑民則添付而自今星火舉行然後可以精細無遺漏之弊近聞該府地方官舉行未免從忽極爲駭然若知朝令之嚴畏焉敢不爲遍踏坊曲替使下輩弄奸乎所當嚴處幸行在近始爲十分參酌令整理所卽爲星火行會自明日令判官親執舉行仍令總理大臣知悉別般廉察更以從忽之端現發則大臣既是總理 判官又兼從事大臣先詣日開坐客舍拿人嚴棍以懲不勤之習四民糧米饑口賑式亦令總理大臣比京四民給米鄉饑口例賑之格式稍加磨鍊論理草記稟旨應入穀總當以內下錢爲之此意亦令知悉磨鍊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5일(정묘)>

강 命園所齋室修理後門改建行宮諸處塗襖從略爲之此後行宮修補等事別劃物力於外使俾貯置舉行

목 敎曰園所齋室當爲慈宮詣園後小次塗襖鋪陳勿拘定例年限修理事 戶判知悉仍令整理所卽爲行會而詣園上時齋室後門狹窄此則令本府從速改建事卽爲行會○敎曰華城行宮福內堂 壯南軒得中亭 隱若軒鋪陳及塗襖與外使往復今番則皆從略爲之事戶判知悉仍又行會本府此後則不但鋪陳塗襖行宮修補等事別劃物力於整理外使以爲貯置舉行之地如是然後整理之名實相副亦令今番整理堂上傳此意於總理大臣使之商量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5일(정묘)>

강 命華城進饌時參班內賓衣次馬貴盤纏卽爲上下

목 整理所以進饌時內外賓進不進別單啓有是命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5일(정묘)>

강 重推壯勇內外使仍命水原番上軍再明日本營試取榜目啓下後下送本府付之原榜

목 敎曰水原武科初試畢試已有日特以八邑別試姑在榜目未修整之中矣今日因言端聞之壯勇內外使事豈成說乎水原番上之類公然見漏於應試而內使不提奏外使無狀稟於焉之間初試已過渠輩上下寺不及名以科場斑駁若此今欲以此問之而內使之家在於阿那遙遙詢問行會未及於明日開場之前其委折令整理家近堂上查問外使處而當該內外使一并爲先從重推考今則下送赴試雖令縮地兼程豈可趁期乎再明日內使開坐本營上番軍各試小布一巡柳葉箭一巡布取二中柳取一中又以一中之類更試柳葉箭一巡二中以上直赴殿試以其榜目待啓下下送本府付之原榜事分付試官令該營使之受點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5일(정묘)>

강 命華城府葺宮修城之資自廟堂區劃穀物分置八道號曰華城行宮整理修城餉穀約以幾萬石爲式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行宮修補物力別劃貯置事有商量草記之命矣本府及園所齋室塗襖鋪陳自戶曹定年限磨鍊下送本府所當不過登每方席膠末而已此後行宮修補物力本所當爲劃給而若給錢貨使之取殖或作穀以置則以債以還俱有弊端恐不可輕議每當隨毀隨補之時量其容入取用於隣近邑常賑耗條事請定式施行敎以常賑耗取用卽一前例板太欠新奇本府以行宮兼保障之體重葺宮修城之資須有別

般制置可以需用自廟堂從長區劃穀物分置八道稱號曰華城行宮整理修城餉穀約以幾萬石爲式要不出加於此數縮則仍分多則發賣以當一隅以補營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6일(무진)>

강 命園幸時華城進饌日饑口分賑元式外加給四民賜來待該判官定數報來自整理所酌量磨鍊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府四民糧米饑口賑式有磨鍊草記之命矣溯考已行之例則八路賑式元無異同今若以今年異於他年今巡別於恒巡特爲加數磨鍊則男壯米五升元式之外外加給一升俾準六升其下男老女壯老男女弱一竝各加一升元式四升者爲五升三升者爲四升粥米元式米三合各加二合則在饑民別是施惠以此磨鍊恐好其餘四民賜米先朝乙酉丙戌己丑壬辰癸巳乙未未有特行之例而或給五斗或給三斗六年所賜其例不同蓋因臨時下教而然矣京中則戶數雖多四民無食者不必家家有之又因伊時下教多在不時故五部抄入其數不至太夥然人各五斗亦不至甚難而今此華城所抄以幅員之廣戶總之多當此歉歲無以糊口之時無知氓庶稱爲四民者有難預度其幾許況有昨日廣抄之教則其數之爲幾百幾千難以知之請稍待該判官親行坊曲完定厥數星火報來然後量其多寡所賜米斗自本所酌量磨鍊俾得適中之地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6일(무진)>

강 命華城府文武科直赴殿試會試人等依庚戌年例許赴

목 整理所啓言庚戌年華城文武科放榜時本府直赴殿試之人一體許赴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依例許赴又啓言取考庚戌謄錄則因京畿監司 徐有防所啓各邑效勞校卒中直赴會試十一人以會試例有許赴之事昨年以後本府校卒直赴會試之類合爲十六人云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依庚戌年例爲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6일(무진)>

강 命園幸時出還宮日子更以八日磨鍊

목 整理所啓言園幸時出還宮日子以七日磨鍊啓下矣華城城操今已命下而進饌設科皆有排定日子無以推移舉行其勢不得不加排一日出還宮日子更以八日磨鍊請以此知委於華城留守及隨駕各營各司本所舉行亦爲加磨鍊一日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6일(무진)>

강 命華城武科初試衿川 果川兩邑入格十一人更以殿試規矩試取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鳩浦民人植木校吏等試取後入格榜日上送事馳啓教以儒生試券亦於紙頭各書邑名則數千武士之掛單者雖一邑若有闕榜豈試取之本意乎初試之衿川四人果川七人其能入格於殿試未可必兩邑入格人卿其更爲試取而規矩則以殿試規矩爲之若不入格更試小布一巡以其入格矢數狀聞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6일(무진)>

강 命華城上番軍試射待晴爲之

목 承旨 蔡弘遠以訓練院 華城上番軍試射時進去下直啓教以雨勢若此待晴微稟進去○教曰雨勢如此試射待晴爲之事該郎發牌傳諭于命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7일(기사)>

강 命衿川 果川武科初試入格人更試時以前承旨 李儒敬差假承旨眼同開場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衿川 果川兩邑武科初試八格人更爲試取事有旨祇受馳啓教以殿試規矩已爲下送乎該房問于該曹與節目使之卽爲下送而係是殿試不可只以試官爲之前承旨李儒敬時在水原 假承旨差下使之眼同開場畢試後減下事該房知悉以此意三懸鈴回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7일(기사)>

【강】 整理所進華城府進饌及養老宴儀註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8일(경오)>

【강】 前佐郎 李宇炯上疏賜批

【목】 疏略曰預防之道在乎蓄積蓄積在乎生穀生穀之本在乎興水利而川低野高不可築淤而灌溉者惟有車制可以杼水我國不知以車戽水之法咫尺之地有水滔滔終不得灌溉蓋以車戽水昉於桔槔至于東漢始有翻車之制趙宋以後其法盛行觀乎灌溉圖譜等編可知昔我世宗大王命作此器蓋其所試在乎土性浮疏處而不能載水未及見效文宗大王以兩西多沮洳之地可作水田下教于該道道臣以考制度造車試道內之意諄諄言之我東車說之所由來厥惟久矣孝宗大王嘗於燕瀋見以車灌畦之法用力寡而見功多令匠造十具將以頒賜八路兩都自下不能奉行今其器藏于地部逮英宗大王庚申特用故相臣 兪拓基戶曹判書金始炯言將以爲東方萬世之利或謂此非鄉民所能行而沮之先正臣宋時烈亦上劄陳曰實體我寧考粒民之志廷議不一其事遂寢蓋有流水處龍尾車可用而龍骨次之有止水處恒升車可用而其餘玉衡高轉之屬亦非一端也隨岸勢之高下從便爲之不用入力以水力自轉不必鄭國鑿涇史起引漳而斥鹵之壤可使生稻是謂事半于古而功倍之矣必自丈餘之地而先試之使人莫不聞風效則看樣造成則不數歲而其制大行地無遺利民蒙其澤伏願廣詢京外博求其人庀材造器以爲一國通行之制焉批以水車之制其利可勝言哉古人以興水利爲利用厚生之大政鄭鑿史引亦豈有別術去冬綸音中水原山城外開墾曠土於約播百包之地導光教水根以溉之者亦出於興水利況於川低野高難用桔槔惟車制戽水之是便然才不見用莫今時若而爾能開口言之許令度支之臣面詰於爾又使巧思者造出試之咸以爲便則可爲生民一大蒙利之端以此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8일(경오)>

【강】 命園幸時壯勇內外使先詣華城跪迎導駕

【목】 整理所啓言今此園幸時大駕到眞木亭 壯勇內外使先詣華城北門外當爲跪迎前導而兵曹啓下節目中不爲磨鍊改付標啓下之意請分付兵曹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9일(신미)>

【강】 淸■郡主 淸瑤郡主辭衣次盤纏命勿爲輸送

【목】 整理所啓言今此園幸參班內賓衣次盤纏磨鍊輸送淸■郡主房淸瑤郡主房以爲當此千載難逢之會陪駕華城獲參盛禮誠萬萬慶幸衣次盤纏已有措備恩賜之下不敢領受云何以爲之教以然則勿爲輸送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9일(신미)>

【강】 內下錢五千兩于華城賜四民米給饑民糧仍命待進饌日分給四民于鎮南樓前翌日又遣近侍于四處分饋

【목】 教曰華城行宮進饌時四民賜米饑民給糧之舉出於仰體慈意俾知慈恩也敕正理所需雖不煩費於經用就此劃給亦非本意內下錢五千兩下送于華城府以爲以此優饋厚飼之地事令整理所知悉分付○整

理所啓言今此園幸時華城府四民遣近侍給米事命下矣日子以何日爲之而處所當爲四處云近侍進去一款請令政院稟旨舉行教以進饌日爲之鎮南樓前分饋其外四處翌日遣近侍分饋近侍則令該房臨時稟旨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命隨駕壯勇衛禁軍等華城進饌散果散花時待信箭入參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進饌時壯勇衛駕前別抄駕後禁軍隨駕禁軍當以侍衛入參矣散果散花依例舉行而臨時待信箭入參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命華城府赴學儒生券頭各書邑名

목 從整理所啓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仍留華城府今年田稅以補本府經用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府凡百經用今年尤有不足之患本府今年田稅條米太仍留取用之意請分付本府及該曹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命華城府進饌時仕前銜應參人從百官班隨駕

목 整理所啓言今番華城進饌時別單啓下應參諸人無論時任前銜一體隨駕於百官班列事請分付允之教以如有罷削人員竝敍用○別單參班內賓敦寧直長 金在三妻恭人李氏敦寧奉事 洪赫妻恭人鄭氏故判書 趙曦妻貞夫人洪氏同敦寧 洪龍漢妻貞夫人宋氏故參判 洪樂仁妻貞夫人閔氏同敦寧 洪樂信妻貞夫人李氏同敦寧 洪樂任妻貞夫人鄭氏幼學沈能定妻孺人洪氏司僕僉正 趙鎮奎妻淑人洪氏幼學俞杞柱妻孺人洪氏幼學李鍾翼妻孺人洪氏行副司直 洪義榮 妻貞夫人沈氏幼學洪世榮妻孺人金氏故府尹 朴相喆妻貞夫人金氏外賓光恩副尉金箕性 司僕主簿 金在昌 敦寧直長 金在三 敦寧直長 鄭漪 敦寧主簿 閔致成 敦寧奉事 洪赫 同敦寧 洪駿漢 洪龍漢 洪樂信 洪樂任 敦寧都正 洪樂倫幼學洪樂受 洪樂宣 洪樂寬 洪樂有 副司果 洪守榮前縣令 洪就榮前別提 洪後榮幼學洪緒榮 洪徹榮 洪緯榮 洪紀榮 洪載周折衝洪樂佐業武洪樂佑業儒洪樂侗 洪樂爾 領議政 洪樂性 行副司直 洪義榮 副司果 洪大榮幼學洪世榮直赴洪爽周幼學 洪善浩前縣監 洪樂正幼學洪樂敬 洪樂興 洪樂濂令洪樂綏 參奉 洪樂直幼學洪樂范 洪樂獻進士洪樂膺 引儀 洪鐸輔前參判 趙鎮寬幼學趙萬永 趙原永 趙寅永 韓元履 洪起燮 沈能定令元在明 司僕僉正 趙鎮奎前監役朴綱壽幼學朴齊七 宋恒來 俞杞柱 李鍾翼進士李道永 校理 李義甲幼學李義斗 李義平 李義準 濟用判官 金龍淳 參奉 金明淳幼學李英麟 宋一啓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徐俊輔前參奉 朴齊一前察訪 任遠前引儀任薺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整理所以華城府養老宴應參人書啓

목 別單前僉知 李爽祚前縣監 金養直 嚴思允前牧使 曹允彬前兵使 李鴻運前守門將權僉前五衛將 崔尙厚前僉使 安允禧等八人朝官年七十以上嘉善柳漢周等二百七人士庶年八十以上前縣令 趙光存 朝官年六十一歲業武元命錫等一百六十八人士庶年六十一歲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命華城府去六月別試射時砲居首入直赴殿試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府去六月別試射時城役監董牌將匠手因特教竝令許赴而其時射居首人獲蒙直赴殿試之恩而砲居首人只受布木之賞不無向隅之歎而事係恩典何以爲之教以一體直赴殿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命昨年以後華城府校卒直赴會試之類待衿川等兩邑試射同爲試取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因整理所草記昨年以後本府校卒直赴會試十六人依庚戌年例爲之事有命矣庚戌年則以己酉效勞校卒試射二中以上自畿營修啓時入格三入直赴殿試六十歲以上初試人格九人竝蒙賜第之特恩而昨年以後初試之類不過每朔試射參榜者既與庚戌年效勞校卒及年老武舉有異恐不可援以爲例矣從之教以此類兩邑試射日同爲試取入格人與兩邑入格者同付榜尾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召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命昨年以後華城府校卒直赴會試之類待衿川等兩邑試射同爲試取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因整理所草記昨年以後本府校卒直赴會試十六人依庚戌年例爲之事有命矣庚戌年則以己酉效勞校卒試射二中以上自畿營修啓時入格三入直赴殿試六十歲以上初試人格九人竝蒙賜第之特恩而昨年以後初試之類不過每朔試射參榜者既與庚戌年效勞校卒及年老武舉有異恐不可援以爲例矣從之教以此類兩邑試射日同爲試取入格人與兩邑入格者同付榜尾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0일(임신)>

강 考下太學居齋生及泮村赴會儒生應製試券施賞有差仍命嶺南居首儒生李志淳出六調用關西儒生康錫模令泮長面試年過七十者待會圍別坐試取如果合作付之額外

목 前一日詣景慕宮齋宿命太學居齋生及泮村赴會儒生應製以及壯試爲亭長爲賦題遣史官 頒題收券親考訖教曰昨於齋所粵瞻泮水密邇入矚赴會居泮儒生之頒題試取出於爲遠人之意入格者凡七十人畿爲五人華城爲一人松都爲二人沁都爲一人兩湖爲二十人嶺南爲二十人關東 關西爲十人海西爲三人北關爲八人册子紙筆墨依榜日書下分等遣史官施賞於明倫堂庭其中嶺南幼學李志淳以三上爲諸道居首聞是先正文純之後云令該曹今日口傳除職之次三上關西幼學康錫模可謂實才令泮長招致面前別試以其試券捧入年過七十者依昨年例亦令監試官 別坐試取如果合作特付額外草記事分付○行大司成 李晩秀啓言應製儒生李志淳初仕調用事命下而志淳見任濟用監奉事何以爲之乎教以出六調用使之口傳擬入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2일(갑술)>

강 命華城文武科及城操夜操殿座時刻竝以軍令舉行寶劍臨時受點

목 從整理所啓請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2일(갑술)>

강 命鳩浦民一中五人竝付華城武科初試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抄報鳩浦民邊一中五人於整理所該所以聞教以竝付初試皆於殿試日使之許赴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2일(갑술)>

강 敍前參判 趙鎮寬

목 承旨 李益運啓言華城進饌時應參諸人中罷削人敍用事命下矣前參判 趙鎮寬當以外賓參班而方在奪告身不入於收敍之中故仰達矣教以蕩滌敍用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2일(갑술)>

강 命壯勇營 華城上番軍試射入格人竝直赴殿試與下番鄉軍直赴者皆付華城殿試榜尾

목 整理所壯勇營啓言華城上番壯勇營鄉軍各試柳華箭小布一巡入格人更試柳葉箭邊二中以上者別單書入教以一竝直赴殿試與下番鄉軍直赴殿試者皆付今番華城殿試榜尾以此意行會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4일(병자)>

강 行慈宮駕轎習儀于後苑

목 前一日整理使 司僕寺 提調率其屬整備諸具是日司僕寺進駕轎於萬八門時至慈宮乘轎於迎春軒前庭予以軍服步從至延生門外乘馬整理所司僕寺堂郎承史閣臣兵曹判書 總府堂上隨駕別軍職 宣傳官具隨駕服色各於本班陪從先詣內人侍衛內人出宮前東列延生門外以次作行路由明光門 青陽門 命承史侍衛乘馬初由上山路作路依節目還由中山路至玉流泉洞口降轎以步輿人龍山亭小次是日予親陪駕轎之後路稍欹側迂轉如清虛亭峴館峴上下山路輒下馬進轎傍問候至龍山亭進慈宮午膳盤羞茶飲予皆親審奉進後出御小次宣饌于隨駕諸臣及軍校史卒子曰今年園幸將多日勞動駕轎又與輦輿有異故所以有親陪習儀之舉內苑山路不比園幸道路之坦夷而今日陪奉慈候康寧日氣又如如是清朗可卜八日行幸之太平萬安予心欣喜何可容喻整理使 沈頤之等曰莫非聖孝所格臣等不勝頌祝萬萬予曰進饌凡具之設整理所董察重其事也令華城府辦備因其地也儀節則只遵國典樂歌則自有恒習而饌品亦必勿求遠方珍異之物勿用俗習奢靡之味只以古禮所在時食所宜備用然後事體方尊各站之禁私獻者予意有在此非予意即慈意也又曰宴樂異法樂國制皆以雅俗交奏況予意必欲事事簡便只以壯勇內外營軍樂振作而協律郎以啓螺宣傳官代行舉麾以金鼓旗代用依行幸時設科唱榜例行之樂器諸具亦以樂院華城所藏參互修補以用進宴有呈才女伶各道選上之例而貽弊不些大非省約之本意只就內醫院 惠民署 工曹 尙方元定應役者選擇若干名與華城女伶參半排定而其中通贊贊唱代致詞執事尤關儀節宜極擇謹慎練熟者亦必先期肄習俾無臨時錯亂之患樂工女伶服色只宜整齊鮮潔不必求太華麗也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絜槩之道也況是年是地乎養老宴雖不得盡如古禮當於進饌翌日依先朝癸巳年例設行年齒則以朝官七十士庶八十以上爲準而六十一歲人以尊高年之義竝許參宴隨駕官中應參老人自整理所別單啓下華城老人自本府搜訪以聞又曰園幸諸務皆從節省體慈意也而今年慶禮重在進饌饌案器品則必令物腆而儀豐以副予節慶識喜之誠至於予所供御則不可與進饌案比毋過十許器只宜備侍食之禮也仍下內藏犀爵一副于整理所曰詩云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爵雖小卽內府舊物可以代兕觥設于壽酒亭也還內時至由太極亭前路至宜春門詣慈殿差備小頃還由觀德亭前路由萬八門還內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5일(정축)>

강 命華城四民加賜米一斗待園幸親頒行宮外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四民賜米式例待該判官釐正牒報更爲磨鍊稟定事前已草記矣卽接華城留守 趙

心泰所報成冊則境內四民都合一千二十七口內付賑爲四百三十五口所餘爲五百九十二口矣先朝京四民賜米時斗數之或多或寡歲或不同而最高之式無過五斗以孤爲名者減給三斗蓋以其年齒不過居十歲左右而然也既有稍加磨鍊之教而向日賑式亦以各加一升稟旨蒙允則今於四民亦不可異同比前每人各加一斗五斗者爲六斗三斗者爲四斗則在四民別是無前惠澤且內下之錢其數既優雖以此爲式飢民與四民之所當分者必優有餘依此式例舉行之意分付**華城留守**恐合事宜其餘賑式既已定奪知委不必架疊今此賜米與別巡賑飢所入石數之爲幾許使本府秩秩區別牒報之意請更分付允之教以鐘鼓管籥之聲猶欲與衆樂之況欲敷施慈恩於進饌之時乎所以特下內帑錢別爲措置者此意也嚴飭守臣精備穀物以待而行宮門外觀勢當親臨矣其餘四處則承旨當進去以隨駕承宣難以分往假承旨二員臨時稟旨則當差下與隨駕承旨待下教分詣而假承旨則以軍職本班進去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8일(경진)>

㉔ 命**水原府**所管畿路穀簿都會所移定他邑豐德府禁御軍所受江都留餉令道伯往復守臣爛商處置衍慶寺所納內司物種量宜減給

㉕ 左議政 俞彥鎬啓言頃因京畿御史 洪樂游書啓**水原** 豐德弊瘼條件令道臣一一釐正後狀聞之意覆奏行會即見京畿前監司 徐龍輔狀啓則以爲**水原府**陞爲分司之後穀簿都會所之仍管專出於爲府吏沾漑之地而其所掣礙實爲多端以他長官邑移定舉行豐德禁御軍所受江都留餉則春受秋納越海往來最爲切骨之痛兩營餉還多許俵給俾除疊受之弊衍慶寺凋弊之狀誠如繡啓所論矯揉之方尤宜軫念官隸供給之弊已令本邑嚴飭痛禁而內需司所納麻鞋細繩粘米栗糖等屬在本司不過無用之微物在本寺實爲難支之病瘼量宜蠲減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華城**陞府之後京畿穀簿都會所宜即移定于他邑而尙今還就爲弊多端即速變通在所不已分付道臣穀簿都會官定送他長官豐德府禁御軍之江都米受食誠爲偏苦之弊邑牒道啓皆請變通然江都之設置禁御兩倉分糴于屬邑散在之當該軍兵者不但豐德一邑而一年再次越海艱苦之弊亦必同然分付道臣往復于江都守臣爛商處置後狀聞施行恐合事宜衍慶寺僧屬難支之弊年年益甚繡啓道狀一辭陳請官隸作弊既自本邑痛禁而內需司納四件物種需用無繫爲弊甚大請依狀請量宜減給之意分付內需司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8일(경진)>

㉖ 兵曹以**水原府**春等都試入格人等依節目直赴啓

㉗ 該曹啓言觀此**水原府留守 趙心泰**狀啓則本營左右列**親軍衛**今春等都試時右列**親軍衛**閑良金星岳居首閑良具允鼎居二令該曹依節目稟處爲請矣今此居首閑良金星岳似當依節目直赴殿試居二閑良具允鼎亦當直赴會試請上裁教以依回啓施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29일(신사)>

㉘ 會試未入格年七十以上應製儒生施賞有差仍推兩所試官

㉙ 敎曰今番會試年七十以上儒生之未入格者至於十餘人之多云招致泮中待題下應製入格者給紙筆墨雖未入格竝與入格者皆令該廳給回糧下送事分付○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爲賦題命史官試取以來親考訖敎曰年七十以上儒生應製試券無非名作年雖老而筆不老眞如命題之意居首二中文義幼學李淹紙五巷筆五枝墨五笏之次二下一慶山幼學徐道貫以明年八十之人一氣成篇又亦適壯紙五巷筆四枝墨四笏二下**華城**幼學俞鉉復 茂長幼學孫禧 交河幼學崔寬 茂長幼學李敬重 明川幼學金夢振 長興幼學丁時燁各紙四巷筆三枝墨三笏賜給今此八券箇箇可眼兩場魁作不啻風斯下矣老者之抱玉固可惜也主司之遺珠極可駭然兩所上試官從重推考其餘諸試官亦爲推考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30일(임오)>

강 召見時原任大臣于誠正閣 左議政 俞彥鎬 領敦寧 金履素 判府事 金憲 李秉模 右議政 **蔡濟恭**

목 承候來待矣○**濟恭**曰日前上苑習儀至盛舉也臣未及知不得進參矣予曰領相亦不知乎領相知之而欲以可僕進參未果矣予曰伊日卿等若入來誠好矣**濟恭**曰**華城幸行**時瞻羽士女必將填路至於老弱不無相躡之慮蓋湖嶺以南亦多扶携以來者云矣予曰然則不但蹂躡之爲慮新創邑閭亦患寄食之艱矣予曰門額之千五萬八是新扁者卿果見之乎**濟恭**曰今爲慈宮輦路門扁之以此新揭盡善盡美無以加此臣於入來時仰瞻欽誦矣予曰幸行時城內雜人勿禁則易撓禁之則自遠至者亦多失望何以爲好**濟恭**曰前案之一守文星無禁雜人其外則使不得踰入好矣予曰聞閭閻婦女或有輻眩之病云故日前後苑調馬時奉慈宮一依幸行之儀苑路往來亦稍遠而慈宮氣候少無損節誠萬幸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일(계미)>

강 命金養直冠帶常仕

목 敎曰**華城**養老宴時應參老人中金養直有罪名云冠帶常仕許令參班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일(계미)>

강 命初九日陪慈宮詣**顯隆園**展謁十六日還宮

목 敎曰園行日子待領相回榜後爲之曾有下教矣初九日陪慈宮詣**顯隆園**展謁至**華城行宮**進饌于慈宮仍行養老宴次詣聖廟拜于先聖還至行宮設科取人翌日祭將臺親閱城操夜操犒餉將士當於十六日還宮令整理所知委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일(계미)>

강 推**華城**留守 **趙心泰**

목 敎曰嚴飭何如而近因戶曹貢軍事貽弊不少至入於摘奸書啓中聞是**華城**進饌時請得京司者外邑人吏校隸率來一款猶以爲不緊況貢軍乎勿爲下送凡事務欲精約今貢人之貽弊若此則他餘本府之舉行張大可知該留守爲先推考如是下敎之後雖一事半事稍涉煩絮決不以大禮之當前有所寬恕以此意令整理所星火措辭嚴飭各邑人吏如未率來處竝除之事分付各站進去整理郎率去貢軍亦有此等之弊一體勿爲帶去事嚴飭各站郎廳及各邑守令舉行之貽弊與否**華城**舉行之張大與否明日分遣繡衣 宣傳官多歧探察犯者隨現重勘斷不饒貸亦以此意令廟堂知委整理所及隨駕各營各司畿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일(계미)>

강 命**華城**謁聖時以展拜禮磨鍊承史 朝服行禮百官以隨駕服色參班赴學諸生亦令參班

목 竝因整理所啓稟有是命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일(계미)>

강 命**華城**各項行禮日子詣行宮後稟旨

목 因整理所啓稟敎以出還宮宿所晝停所軍令先爲書入其禮各項行禮日子詣行宮後稟旨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일(계미)>

강 命**華城**進饌時參宴諸臣中時帶陵官人竝令今日政京司相換

목 因整理所啓稟有是命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2일(갑신)>

강 命園幸時植木八邑守令守內祇迎龍仁等邑總爲華城協守將官

목 整理所啓言今此園幸時京畿植木八邑守令與他邑宰有異率其官隸各於植木守內祇迎後隨到華城府進饌日仍爲參班之意請分付畿營教以各於植木字內禁飭雜人而帶來官隸則俾皆省約華城入府日亦以八邑守令各定字內觀光人雖不嚴禁至於畫墁之弊各別照察事分付因此思之龍仁等邑守令之勿屬守總爲華城協守地方之將官爲好尙無定式此一款與留守相議舉動前以其意見論理狀聞事令總理大臣知悉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3일(을유)>

강 頒新印乙卯司馬榜

목 敎曰新印乙卯司馬榜壯紙二十正件內入西庫五處吏庫內外閣玉堂 春坊南官西樓承政院成均館外奎章閣 華城行官回榜領相原榜生進一百九十七人華城恩謝生進二人特赴生進四人七十以上老人更試額外生進七人各頒一件白紙件十件內入回榜四館 綾恩君回榜文武科司馬 李弘稷 池日輝 權挺 宣榜官 李秉鼎整理總理大臣 右議政整理堂上沈頤之 徐有防 李時秀 徐有大 徐龍輔 尹行恁 郎廳洪守榮 洪大榮 具膺 李潞秀 金龍淳時原任大臣時任閣臣監印閣臣會試試官整理所公事出納別入直承旨 翰林昔榜人子檢書官 朴齊家各頒一件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4일(병술)>

강 命華城聖廟祇拜之由初八日令留守虔告

목 敎曰華城聖廟之祇拜卽初行之禮也將行禮之由遣官虔告於禮則然今初八日曉頭令留守祭於聖廟而正位牛一羊一豕一三豆二簋鉶及飯饌各一色爵一幣一亦有香祝十哲位豆簋爵各一兩廡東儒各位亦如之亦各有祝令整理所本府留守及太常提舉 大司成知悉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5일(정사)>

강 命奉朝賀 金鍾秀敦召

목 政院因整理廳草記華城進饌時在外大臣敦召事命下矣奉朝賀 金鍾秀時在京畿廣州地請遣史官敦召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6일(무자)>

강 御千五門受大小科回榜新榜生進謝恩

목 具翼善冠 袞龍袍乘輿出陞座回榜諸臣親呈單子與新榜諸生入就位行四拜禮訖頒新印榜目○予曰庭宇不曠鼓樂陳于門外予曰鼓樂雖陳于外協律郎亦隨以出此豈成儀乎凡係節次亦關紀律承旨各別嚴飭予曰館所官員及書吏入來整齊生進班次予曰多士所瞻之地該司舉行萬萬駭然事過後抄奴一竝發牌嚴囚久而後放予曰生進後四拜後入侍節次自然遲久回榜老人早先還第事分付通禮院予曰領相進前予曰昨日事可以圖其儀而見之向日筵教中亦有此語矣洪樂性曰雖非畫圖之相傳昨日所下御詩已爲一世之榮耀矣予曰水原何當下去樂性曰將以明日先往矣予曰洪義榮隨去乎樂性曰義榮當隨駕矣予曰只於還官時隨駕而明日卿之下去時同往焉予曰李弘稷今爲一品當除何官且既經臺侍春坊則中間之見斥何故樂性曰聯婚多誤矣予曰曾亦以臺官彈劾人者多矣其庶子曾亦登科今安往乎樂性曰池日輝之孫海運既有承傳旨吏曹無當窠云問其家世亦足爲參奉矣予曰從近爲之意分付該曹予曰權挺是果誰也樂性曰一名云矣兵判 沈煥之曰弘稷足爲判敦寧矣樂性曰問其子調用似爲合宜矣予曰

今之回榜與常年有異當有合施之典矣予曰回榜老人不必後四拜直爲出去予曰承旨二人分立左右而生進各五人以次進前承旨問其姓名與入格之何文以奏可也次至李雲植予曰年爲幾何雲植曰今年爲十九矣予曰舉爾顏誠佳哉次至柳聖儀予曰此是華城儒也仍問其世族聖儀曰故參判洧之曾孫也予曰新榜白牌露出黃籤而只其否者問其姓名也次至李義斗予曰舉爾顏大勝於乃兄義甲矣次至曹鳴振李晚秀曰此儒生兩試也予曰舉爾顏已知之矣次至李儒晃予曰此是李貞運之子乎舉爾顏賦幾何儒晃曰賦三首矣次至柳玉鳴予曰白哲其貌不負其名矣李益運曰以交之故不得遊街云矣予曰爾父之罪誠不輕既使之放榜後捧傳旨則傳旨未捧之前如常遊街次至金曹淵予曰爾有顯族乎曹淵曰校理金銑是臣之堂叔也煥之曰此是延興府院君之奉祀孫也予曰然乎前年金銑之登科也致祭于爾家乎曹淵曰前年祇受致祭矣次至李源誠予曰是誰之族源誠曰李碩載之五寸侄也予曰與李洪載爲幾寸親源誠曰已爲十五寸矣次至李志淵予曰爾是屢見抄於應製者乎志淵曰然矣予曰年爲幾何志淵曰年今爲三十矣益運曰鹵簿陳列自有定規而今日殿座陽徽扇侍衛不遵班次常時不能檢飭之失不可無警兵判沈煥之請推考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7일(기축)>

강 召見承旨 俞漢寧于重熙堂

목 敎曰右副承旨入侍○予曰抄奴果已囚禁耶漢寧曰俄已出牌捉囚矣予曰多日囚禁以爲嚴懲予曰昨送史官于金奉朝賀矣其已還來耶漢寧曰昨夕還來而聞奉朝賀有足疾似難進詣華城云矣予曰史官既還何不卽奏漢寧曰昨夕以此意卽言于左承旨以爲稟奏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7일(기축)>

강 許施總理使 蔡濟恭 龍仁等呂作爲屬邑之請

목 華城府 總理使 蔡濟恭以本府接壤龍仁 安山 振威作爲屬邑以成守城之規軍物之斟酌損益謹俟成命次第成節目舉行事馳啓敎以依狀請施行卿與廟堂之臣成節目具別單論理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7일(기축)>

강 御千五門受大小科回榜新榜生進謝恩

목 具翼善冠 袞龍袍乘輿出陞座回榜諸臣親呈單子與新榜諸生入就位行四拜禮訖頒新印榜目○予曰庭宇不曠鼓樂陳于門外予曰鼓樂雖陳于外協律郎亦隨以出此豈成儀乎凡係節次亦關紀律承旨各別嚴飭予曰館所官員及書吏入來整齊生進班次予曰多士所瞻之地該司舉行萬萬駭然事過後抄奴一竝發牌嚴囚久而後放予曰生進後四拜後入侍節次自然遲久回榜老人早先還第事分付通禮院予曰領相進前予曰昨日事可以圖其儀而見之向日筵敎中亦有此語矣洪樂性曰雖非畫圖之相傳昨日所下御詩已爲一世之榮耀矣予曰水原何當下去樂性曰將以明日先往矣予曰洪義榮隨去乎樂性曰義榮當隨駕矣予曰只於還官時隨駕而明日卿之下去時同往焉予曰李弘稷今爲一品當除何官且既經臺侍春坊則中間之見斥何故樂性曰聯婚多誤矣予曰曾亦以臺官彈劾人者多矣其庶子曾亦登科今安往乎樂性曰池日輝之孫海運既有承傳旨吏曹無當窠云問其家世亦足爲參奉矣予曰從近爲之意分付該曹予曰權挺是果誰也樂性曰一名云矣兵判沈煥之曰弘稷足爲判敦寧矣樂性曰問其子調用似爲合宜矣予曰今之回榜與常年有異當有合施之典矣予曰回榜老人不必後四拜直爲出去予曰承旨二人分立左右而生進各五人以次進前承旨問其姓名與入格之何文以奏可也次至李雲植予曰年爲幾何雲植曰今年爲十九矣予曰舉爾顏誠佳哉次至柳聖儀予曰此是華城儒也仍問其世族聖儀曰故參判洧之曾孫也予曰新榜白牌露出黃籤而只其否者問其姓名也次至李義斗予曰舉爾顏大勝於乃兄義甲矣次至曹鳴振李晚秀曰此儒生兩試也予曰舉爾顏已知之矣次至李儒晃予曰此是李貞運之子乎舉爾顏賦幾何儒晃曰

賦三首矣次至柳玉鳴予曰白哲其貌不負其名矣李益運日以交之故不得遊街云矣予曰爾父之罪誠不輕既使之放榜後捧傳旨則傳旨未捧之前如常遊街次至金曹淵予曰爾有顯族乎曹淵曰校理 金銑是臣之堂叔也煥之曰此是延興府院君之奉祀孫也予曰然乎前年金銑之登科也致祭于爾家乎曹淵曰前年祇受致祭矣次至李源誠予曰是誰之族源誠曰李碩載之五寸侄也予曰與李洪載爲幾寸親源誠曰已爲十五寸矣次至李志淵予曰爾是屢見抄於應製者乎志淵曰然矣予曰年爲幾何志淵曰年今爲三十矣益運曰鹵簿陳列自有定規而今日殿座陽繖扇侍衛不遵班次常時不能檢飭之失不可無警兵判 沈煥之請推考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7일(기축)>

강 命各站舉行與水刺饌案各別嚴飭

목 敕曰各站舉行獨多違令濫率之弊而三令五申之意姑不下教當該郎廳當隨現大駕到行宮後拿致帳殿嚴棍二十度卽其地充軍斷不可已饌品則切勿高排舉措則切勿張大從人則切勿濫率之意更令整理所嚴關分付各站郎廳水原站則都相及郎廳判官處一體知委最煩弊者留守內衙舉行駕到後先爲親審各站水刺間水刺封進時亦當親審已有下教若於親審之時有一毫侈大過濫之節而萬一現發則留守之外不飭之都相亦難免不飭之失各別措辭錄出下送饌案床亦勿高排之意各別嚴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7일(기축)>

강 命水原 始興 御史以洪秉臣差下史官分遣鷺梁 肆覲坪亦爲摘奸

목 敕曰水原府 始興縣 御史以兵曹佐郎 洪秉臣差下凡事貽弊之端一一採察駕至行宮日復命○又敕曰史官二員分遣鷺梁 肆覲坪行宮亦爲暗行摘奸以來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8일(경인)>

강 行藥院入診于誠正閣 提調 沈煥之 副提調 金勉柱

목 煥之曰醫官待令入診何如予曰只本廳首醫一人進前首醫金孝儉進伏予曰醫官番次誰也孝儉曰柳光翼等二人矣予曰丁希泰 李敬培則王大妃殿湯劑製進時以別入直舉行予曰慈殿湯劑自今日製入而人蔘一錢重則何如孝儉曰一錢重恰好矣予教勉柱曰安邊年事何如勉柱曰不至大歎入於之次邑矣予曰比於三南則猶勝耶勉柱曰勝於三南之荒政矣予教煥之曰 奉朝賀病狀何如或以書札往復詳知而華城之行果難爲云耶煥之曰書札則其間未得往復而似聞華城之行謹當進詣云矣予曰提調先退來待監印所予曰醫官周命新進前予曰慈殿湯劑依前方進御何如命新曰六君子湯依本方進御實好矣予曰慈候近有失音之症候本方中何以加減命新曰人蔘則減五分桂枝亦少減似好矣予曰桂枝七分吉更加入好矣命新曰湯劑製入自何日爲始乎予曰自今日爲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8일(경인)>

강 命出宮前侍衛先令詣閣舉行諸節十分詳審

목 顯隆園舉動入侍時敕曰出宮前當先往拜慈殿卿等留待侍衛先令詣閣班次亦爲整齊一應諸事隨處檢飭俾無出宮時雜還之弊○仍乘馬詣壽靜殿少頃還御迎春軒命兵房承旨進前敕曰動駕時舉行諸節專在於軍士房事事董飭罔或少忽教尹行恁曰今陪慈宮詣華城道路則殆近百里日子則恰過八日慶忤之中予心洞洞不敢少弛凡在各站水刺房埃點火進饌排設令 吳毅常 李海愚等分排看檢百官班次軍兵作隊其餘諸節令徐英輔 李東善等分排看檢十分詳審毋或放心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9일(신묘)>

㉔ 陪慈宮詣顯隆園

㉔ 御袞龍帖裏乘馬慈宮御駕轎兩郡主雙轎在後由迎春門出敦化門至崇禮門教曰儀仗則至江頭落後還宮時又於江頭待令鼓吹則自龍驤 鳳翥亭至眞水亭 壯勇內營待令自眞水亭至華城外營待令又教曰都民夾路觀光者申飭金吾慎勿禁止前路鄉民必多如是而或出欣瞻之意或出望幸之心亦勿禁止也慈駕御駕乘舟橋至紅箭門 舟橋大將李漢豐領率大旗幟作門祇迎予下馬詣慈駕前問候還乘馬將進發有一小艇載三兩人橫流而過予教李益運曰群黎百姓欣瞻羽旄漫山蔽野喧聒雜沓固知出於秉彝故雖令勿禁舟橋咫尺之地馬敢操舟戛過大關紀綱舟橋大將記過渡舟橋詣鳳翥亭予下馬隨慈駕入內沈頤之率郎廳金龍淳進慈宮午膳予一一親審以進少頃沈煥之進軍令予具軍服慈宮御駕轎進發由萬安峴蕃大坊坪文星洞前路予下馬詣慈宮前問候教行恁先詣始興縣檢飭諸事仍教曰予當先詣行宮親審慈宮所御房埃之如何侍衛及百官依前陪從於慈駕只兵房承旨 史官一人隨後仍先詣始興縣門降馬入始興堂周審詣廚房視膳還乘馬出縣門外幕次教曰令本營排立塘馬慈宮駕轎前路次次知入慈駕到縣門外予鞠躬平身仍上馬隨詣始興堂頤之等率郎廳洪大榮進慈宮夕膳予手捧以進一如鷺梁行宮少頃出御幕次教曰日氣清和慈候萬康不勝慶幸今日京外之民人觀光者如堵如牆民情大可見也徐有防曰扶老携幼爭瞻羽旄咸仰聖人之孝不勝蹈舞之誠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9일(신묘)>

㉔ 夫子影幀命遣宗伯替行酌獻禮

㉔ 教曰吾夫子影幀之妥建華城夫豈偶然率彼多士祇謁校宮而恭瞻祠宇益不禁江漢秋陽之思明日駕到華城日遣宗伯替行酌獻禮事分付該曹祭物已有筵教於畿伯而祭官則以典籍 孔胤恒爲大祝 內膳寺官孔胤東 壯勇哨官 孔述祖爲齋祝使之受香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9일(신묘)>

㉔ 命愍懷墓 文貞公 姜碩期貞敬夫人申氏墓延齡君墓禔嬪墓讓寧大君墓厚寧君墓秀泉青妃 咸川君墓昌原君德津君墓忠賢書院金幹墓梅谷書院 明阜書院 青海伯祠宇李阜墓致祭

㉔ 教曰祇拜于園陪我慈宮日候暄暢起居康寧中心喜幸何可容喻尋常駕過之地猶有興感示意之舉況是年是行乎取路始興繫自今番瞻彼象設予懷無已十五日遣承旨行祭于愍懷墓 獻官諸執事用寒食祭官 文貞公 姜碩期 貞敬夫人申氏墓同在一局仍令此獻官同日致祭敦宗象賢有國先務肅祖之嬪御列祖之宗英子所親親讓寧延齡之地處尤當別異牲繫入囑倍增我思越若道學節義勲業經術之名垂竹帛望隆朝野者若祠若墓亦宜一體酌侑始興地方延齡君墓禔嬪墓遣宗臣明日致祭讓寧大君墓與厚寧君墓遣承旨明日致祭秀泉青妃 咸川君墓昌原君墓德津君墓遣入侍史官明日致祭姜太師徐掌令 李文忠竝享之忠賢書院遣閣臣亦於明日致祭果川行宮近處故贊善 金幹墓遣禮郎駕過後致祭華城地方先正宋文正獨享之梅谷書院及文孝公 趙翼 文簡公 趙復陽故副學 趙持謙三世竝享之明阜書院遣承旨致祭于駕到日青海伯襄烈公 李之蘭祠宇隨駕將官亞將中爲獻官再明日致祭八達山主人李阜墓再明日遣亞卿致祭祭文竝撰下令該曹畿營知委書下御製又教曰愍懷墓及文正公 姜碩期貞敬夫人申氏墓致祭官 行副司直 權坪進去而既是寒食祭獻官祭文香祝奉留于始興客舍使守言承旨通于權坪來此陪進讓寧大君墓厚寧君墓兵曹參知 丁若鏞以假承旨進去延齡君墓禔嬪墓安春君彬進去青妃君墓史官 徐俊輔進去秀泉君 咸川君墓史官 柳遠鳴進去昌原君 德津君墓史官 黃基天進去忠賢書院都承旨 李祖源進去故參贊 金幹墓禮曹正郎 白慶楷進去青海伯李之蘭廟都監中軍 尹得達進去八達處士李阜墓宰臣趙鎮寬進去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9일(신묘)>

㉔ 陪慈宮自始興詣華城行宮

㉔ 慈宮御駕轎進發予具軍服隨後由大博山前坪安陽橋長山隅清川坪予下馬詣慈駕前問候訖教曰整理使 尹行恁先詣盡停所整飭行宮諸事予將先詣肆觀坪畫停所兵房承旨及史官一人隨駕由院洞入詣行宮凝鑾軒周審房埃少頃出御門外墓次令塘馬飛報慈駕前路慈駕至抵迎如前儀隨入行宮整理使 徐有防 沈頤之 李時秀 徐龍輔 尹行恁與郎廳李潞秀進慈宮午膳予親視膳奉進訖予曰雖有雨勢行宮草創淺露陪奉慈宮有難經宿且百官三軍之露處沾濕在所當念此距華城不滿一舍今日可以前進侍衛軍兵斯速食代兵判 沈煥之進軍令予御雨具隨慈駕進發至彌勒峴雨甚路滑予下馬隨慈駕親扶駕轎至峴底還乘馬由槐木亭橋詣眞木亭外營親軍夾路迎駕總理大臣 蔡濟恭率女伶鼓吹細樂祇迎于路左命於路次設布帳 內設幕次予下馬奉慈駕少駐問候訖命整理使進米飲茶盤予手奉進于慈宮轎內還乘馬陪慈駕進發鼓吹女伶前導未及長安門數里許命整理使 尹行恁先詣華城行宮整飭諸事教兵曹判書沈煥之曰卿御前大巾軍也駕到華城城門當有入軍門節次亦當請駐蹕先詣諸將臣迎接所可也設幕次于路左予具甲冑還乘馬到作門外兵判 沈煥之跪啓稟旗鼓在前請駐蹕予入長安門由鍾街至行宮奉壽堂隨慈駕入長樂堂整理使 徐有大 沈頤之 徐有防 李時秀 徐龍輔 尹行恁進慈宮夕膳予親審奉進○命壯勇外使 趙心泰入侍教曰城府新創嘉卿董飭之功欲言其勞則言不可既將取其盡善中未盡處加以責勉可乎○予御維興宅顧謂侍臣今日之雨軍兵沾濕雖可悶念然而予獨以爲雨亦不妨蓋此行至盛舉也是禮大儀節也事事不必求十分圓滿昨日和燠既幸矣來日之慶禮將多矣自肆觀行宮距此華城不過數十里之遠乍雨旋晴以清蹕路庸何傷乎況田事將始畦塍霑潤豈非農夫之慶耶李益運曰秋麥始安冰後之根春牟將催社前之種土脈之膏融此正其時今慈之雨不驟不徐上以爲清道下以爲闊物融成滿城和氣有若待清蹕者然誠亦幸矣予曰皆言軍裝之比帖裏甚便好而陪駕諸臣或着軍服或着帖裏非但有斑駁之嫌園幸既無元定節候軍服之單紗涼褙隨時改造則除弊之意無或爲添弊之端耶益運曰緞紗之隨時準備非但有入奢之慮陵行隨駕亦用軍服則猶可爲除弊而只用於園行帖裏自如則添一服色亦不無掣礙矣予曰誠然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0일(임진)>

㉔ 召見華城御史 洪秉臣

㉔ 予曰各營各衙門果皆一遵定例無或違越掖屬軍兵輩果不作拏地方官亦無役民之事否秉臣曰非但已有定例前後飭教極其中複內以各司外以本府無敢違越釐路軍民實不知供給奔走之勞而但或不無一二犯禁者矣予曰出學條以爲嚴處之地也秉臣曰初八日司僕巨達金奉泰卜馱中捉得大小饌盒壯勇營伺候軍金明麟所負饌物大匱一件初九日所捉在右列別監鵪子湯一大鼎初十日所捉武藝別監左右番預送差人屠牛多備湯煮其所犯科極爲痛駭故仰達矣予曰今番雖異於常時所犯亦非大段其爲駭痛不可尋常決罪而止不能檢飭之頭目還宮後各別嚴治犯者亦爲照律重治仍教曰聞汝善於禁喧無或放過俾有終始可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0일(임진)>

㉔ 命再明日詣園所行禮排定日子略如闊狹儒生入場于華觀爲之文武放榜洛南軒爲之

㉔ 李晚秀曰慈宮連日勞動區區下情不勝悚悶俄者藥院都提調 洪樂性送言於臣以明日則駕住行宮再明日展省情禮事勢俱甚便愜軍令分排亦無掣礙之意使臣輔聞矣予曰慈宮連三日勞樣果是悚悶且先行謁聖不害於情禮不礙於排日當下教矣仍教曰今日穩奉慈駕來至華城而多日勞穡甚爲悚悶今聞藥院都提舉亦以此意令入侍承宣提稟大臣之言果然再明日當詣園所行禮然則排定日子略加闊狹然後可以舉行明日先爲謁聖既行謁聖則設科取人亦當在明日以此分付又教曰明日儒生入場于華觀爲之武所設場及文武科放榜以洛南軒爲之又教曰承旨輪回定更守直於奉壽堂侍衛則依前權退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0일(임진)>

장 詣華城聖廟展拜

목 具軍服乘馬以出敎承旨 李肇源曰爾爲試所承旨先詣于華觀儒生則先令入場試官行禮及懸題待回鑾爲之謁聖時參班儒生則依太學謁聖時執事儒生例行禮後仍令隨駕入場由中陽門 左翊門 八達門至鄉校門外下馬入明倫堂大次儒生入就位百官以隨駕服色成班於聖廟門外予改具冕服以出四拜行禮訖詣廟內奉審予曰內以太學外以鄉校聖廟一也棟宇則如是樸陋丹青則如是漫漶以至椅子床卓鋪陳醴盒之類俱不成樣其在重聖廟尊事體之道不可不及今修理矣大司成 李晚秀曰城府草創事多未遑凡百之若是疏忽庸或無怪而至慈聖廟所重自別況親謁鄉校事係稀有修改之政不容少緩矣予降自東階顧謂參班儒生曰今番庭試爾等皆是應赴之類乎抑或有入籍而未準式或有他邑儒生之遠來參班者乎李益運曰入庭者合爲三十六人而其中二人居在龍仁其餘則俱在本府而以築室年淺未準三式不得赴學云矣予曰在庭者無論此境他境有籍無籍竝捧學案許赴而封內書以聖廟執事儒生出廟門外予顧謂李晚秀等曰園幸之日廷紳皆言軍服之便好而今見承史之具朝服非爲觀美威儀濟濟其在觀瞻絕勝於軍裝結束因御明倫堂敎曰今日祇謁聖廟行禮此地此舉竝用長久之計而日前告由之遍及殿內兩廡從祀示人知所先後也創行之禮合有拔例之道入庭執事儒生爲三十餘人而皆非應試於今科者許令赴場前導太學京守僕洪五蕃以入學時守僕又爲前導令整理所從優施賞鄉守僕及員役亦令施賞後草記昔謁聖鄉校賜經籍奴婢田結于校宮令番仰述新印四書三經令內閣安寶下送臧獲令 廟堂取考庚申故事分付該曹磨鍊盡給後亦爲草記敎文廟守僕洪五蕃曰汝以予入學時守僕今又隨來華城舉行於攝享之日前導于謁聖之時宜有別般酬勞之典而胥吏資級無過崇政法意然也汝今正憲姑徐一資以待元子入學之時先施米布之賞汝其知之改具軍服出鄉校門外乘馬敎李益運曰聞本府鄉校舊有奴婢田結而主管無人今皆散失廟貌之樸陋校屬之難保專由於此先朝庚申幸松京謁聖廟賜而臧獲奴婢此亦可以仰述處也依庚申已例無論田土奴婢問議于大臣令度支商量畫給之意言于有司堂上由八達門 左翊門 中陽門還詣洛南軒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1일(계사)>

장 御洛南軒行文武庭試別試仍行科次放榜 讀券官 左議政 俞彥鎬 行司直 沈頤之 兵曹判書 沈煥之 行司直 李秉鼎 行副司直 趙鎮寬 吏曹判書 尹著東 刑曹判書 李在學 工曹判書 李家煥 對讀官 行副司直 蔡弘遠 兵曹參知 丁若鏞 行副司直 任希存 檢校待敎 徐有渠 副修撰 崔獻重 兵曹正郎 洪樂游 副司果 李義甲 校書正守 趙萬元 承文副正守 曹錫中 考官 判府事 李秉模 戶曹判書 李時秀 行副護軍 李儒敬 行司直 徐有大 參考官 行副司直 李儒慶 副校理 徐有聞 宣傳官 李商一 李儒燁

목 具戎服陞座文武試官及應射人入就位四拜訖 左承旨 李晚秀曰趙萬元則蒙點對讀官而在京未及下來故敢達矣予曰置之彥鎬曰惠慶宮氣候何如予曰一向康寧萬萬欣幸予命煥之秉鼎書御題曰謹上千千歲壽賦敎彥鎬曰此致詞語也知此善作之意曉諭於應試儒生試官持此題詣于華觀捧券以來限以午時懸題傳敎節次令試所承旨依例舉行紙頭書邑號依整理使草記爲之○兵曹設試射諸具以待李益運跪啓稟失數射員呼名予曰武舉子之入格者本府吏校奪取其弓矢云分付留守一一推給如有犯者直爲結縛待令于轅門外○敎曰午時已過限前試券卽爲收入因爲覆帳紙頭既令各書邑名收券時以四邑試券區別作軸又敎曰讀券官 閔鍾顯有頃代行副司直 趙鎮寬爲之又敎曰未肅拜弘文提學許遞又敎曰行副護軍 李儒敬 行副司直 洪仁浩 假承旨差下予曰限前試券幾何李晚秀曰四百餘張敎曰今榜取五人仍敎曰華城二人廣州 始興 果川各一人秉鼎曰始興試券合爲八張賜第於不滿一軸之券事甚何如且無合作置之勿論恐好矣予曰既命四邑赴舉各其紙頭亦令書邑名四邑之中一邑闕榜則必有向

隅之歎亦非一視之意且非信令之道就其中擇其稍勝一券亦何不可教吳泰曾曰令已圻榜書片榜令院隸呼入進退徐有防曰先考帳籍準三式無疑然後呼入似好矣予曰崔之聖 柳聖儀曾已屢捷於本府應製可知其準籍翰林出去先爲塗墨進退其餘三人則畿伯與各其地方官考籍以奏廣州府尹 徐美修 始興縣令 洪景厚 果川縣監 金履裕未及待令予曰三邑儒籍只令色吏領待而地方官則初不待令屢次飭教之下尙不知去處安有如許紀綱一竝記過待令少頃又教曰記過命下之後亦不卽來待尤爲駭然竝即拿入而廣尹則奪符之際又將遲滯使之親納密符美修升殿納符而手旗捲而不展予曰卷插手旗尤萬萬駭然更爲記過李益運請拿入三邑守令予曰拿入予曰地方官之持籍待令自是已例只使吏輩替行者失職固已多矣又於飭教之下不卽待令節節駭然徐美修則卷插手旗尤係失儀可謂罪上添罪事當重勘而當此無前之盛禮以同慶之意姑爲參酌此後凡百舉行十分操心無或更犯罪過仍命拿出美修升殿受符而退有防曰臣詳細考籍則始興縣入格儒生申百祿本非始興築室之人而帳籍之中刀擦姓名兩式皆然僞籍無疑況於錄名時赴舉單子自其本縣再呈再退則渠之冒法赴舉極其駭痛爲先拔去何如予曰士習可駭年前本府及南城試射時以無籍入格而見拔者已例斑斑此亦依前拔去試券更考始興券擇取一人坼名考籍後呼入予曰考籍不甚難事而如是遲滯何但責地方官教曰京畿監司 徐有防從重推考秉鼎曰八券之中取以賜第已涉苟艱今拔其所餘者七何以擇合作乎予曰既已分排於一府三邑取其中僅可者一人付諸榜末好矣更考券坼名考籍後吳泰曾就階前進退塗墨訖命文武科放榜文取崔之聖等五人武取金寬等五十六人放榜官唱文武科第一名以次唱名訖新恩皆入就位四拜晚秀取文科紅牌函授吏曹正郎 益運取武科紅牌函授兵曹正郎文武舉人跪分賜紅牌公服賜酒賜肴賜花賜蓋賜舞童如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1일(계사)>

강 整理所以聖廟行禮時太學守僕校奴等施賞啓

목 整理所啓言華城府聖廟行禮時太學京守僕洪五蕃木一疋布一疋鄉守僕崔德天等二名各木一疋校奴七名各布一疋施賞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1일(계사)>

강 命華城城役堅碑紀實整理使以下施賞

목 敎曰華城城役之決意築斯其費不煩於經用昨冬以後亦欲姑徐而鳩財復始者皆自以爲秤稱中出來而今行見南北城樓 水閣 將臺等處翬飛輪奐雉譙崢嶸豈特三輔關防之重稍待事功之告竣堅碑紀其實列書董功諸人姓名以爲萬年不朽之資大抵所見勝於所料況今茲之行自有府重先施論賞之舉更以手熟者仍責其成可期聳瞻息肩之道總理使 右議政 蔡濟恭 大豹皮一令賜給監董堂上華城留守 趙心泰自己西七年奔走殫竭其勞則近所罕有特爲加資都廳李儒敬先給內下甲冑一令策應都廳水原判官 鄭東協準職除授別監董 禿城中軍金焜 闕師瓜近人改差擬其代漆谷府使 李邦運前府使 曹翰振金海府使 金處漢隨其履歷依承傳宣傳官陞敍例調用前郡守 趙雲祥前五衛將 李泰協 黃基定陞敍前縣監 申百祿令該營爲先親軍衛將作闕啓下前縣監 丁遇泰守令調用監董裨將水使 李杓然既在闕帥 熟馬一匹賜給前府使 金樂淳陞敍前府使 徐有建前縣監 尹芮基皆經三品五衛將作窠下批前郡守 洪采疇甕城之制我國初有而造甕堅緻且況年近七十人亦純實堂上宣傳官擬入看役將官申遲 金百彬與馬一匹賜給金赫內下帳弓一張賜給其餘將校員役工匠等依別單判下分等施賞而賞格則取用於戶惠廳整理所勿管還宮日待令以爲頒賞之地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2일(갑오)>

강 御華城將臺親閱城操夜操

목 予曰服飾衣章大關朝廷儀威雖在末官庶僚各具器服無違儀文況大官乎竝令甲冑如例招致錄事分

付又教曰前承旨 李儒敬 假承旨差下今日城操舉行軍士房之事兵曹參知 丁若鏞 假承旨差下仍命守宮○予具甲冑出御洛南軒前一日壯勇外使 趙心泰稟請軍令懸之轅門時至予出行宮門由藏春閣前路到將臺登壇黃門旗手又桿作門 沈煥之跪啓稟小開門鳴金三下吹打止兵曹判書先行參現宣傳官跪啓稟升壇號令放信砲鳴金大吹打開門煥之跪啓稟升旗宣傳官啓稟升旗號令播鼓鳴鑼起大白旗各面城將一體應砲外使由轅門趨入參現予曰仍留臺上予曰大臣以下入侍予曰諸大臣皆老矣筋力爲難除參現入侍可也樂性 彥鎬 濟恭 秉謨進前樂性等曰連日勞動聖體若何予曰予則一樣而卿等以年老大臣連日勞樣殊可念也樂性等曰惠慶宮氣候何如予曰一向康寧萬幸樂性曰隨駕諸臣之當具器服既在五禮儀而臣等專味儀文屢煩下教至有甲冑內下之舉臣等萬萬惶悚矣領敦則以器服之未備不敢入來矣予曰一大臣之未具甲冑庸何傷乎領敦則以戎服入侍履素進前予曰聞領相先詣華城之翌日巡城云然否濟恭曰數昨風日之中能遍周一城筋力可謂康旺矣予曰聞右相亦於向日大風登將臺終日云筋力之尙旺豈可獨讓於領相乎樂性曰臣之行過此地者不啻屢遭而猶不知爲如此保障之地今見形便之周遭功役之經始始知爲天作之高山有待於今日也城池雖曰平地其拱抱之勢隱然有四塞之固不高不低攻守皆便政當三南之要衝儼爲三輔之控扼則城府之設捨此奚適而四百年曠置曾不思設施者寔由我朝昇平之久而偃修之致也今我殿下允文允武居安思危迺營迺築迺城迺池因其地利眞所謂萬歲永賴之基也予曰當初因寢園所重之地積費商量乃有此經始而若不得地利形便則亦豈可輕先設施若是之張大乎凡事每患人無力量豈有有志而不成者乎雖然工役甚鉅方略至難且我國之人不習城郭之制而如是速就亦非予始料之所及也濟恭曰凡慈工役惟斷乃成區劃經始無不親授臣實贊歎欽仰之萬萬然能得其人然後可以擔荷大事今此外使終始董役不疾不徐殆若身操版鍤而不憚其勞城堞之堅固雉樓之突兀亦可見悉心殫竭矣予曰卿之總理之勞亦云多矣濟恭曰臣何嘗校勞於其間而只有愚衷之憧憧矣予曰卿嘗以古人之論華城形局者言於筵席而予未記得矣濟恭曰以仙人舞袖形玉女彈琴案自古稱傳而坐此俯臨則隱然若老仙之張袖美人之橫琴矣城府之制今幾周備而閭井尙不得櫛比利貨尙不得泉流王都壯麗之規姑難責成於數三年經始之餘是甚可悶予曰以當初所料若是就緒亦云幸矣成邑成都尙有一年三年之序從今以往利用厚生之道次第漸備則繼至輻湊之民不患其不多矣彥鎬曰新造草創間架雖不闕大茅茨雖欠華美星羅碁布萬落均排一城四面幾無空地市井人烟儼成一大都會移邑未滿十年公廩民舍之如是成就豈其易乎煥之跪啓稟發伏路兵宣傳官啓稟號令放信砲每面十名各領三眼銃起大等器出城分伏錚手鳴金各面一體應砲發伏路予謂儒敬曰行宮密邇砲聲不可高信砲代以三穴令銃手放砲於城西北隅煥之啓稟閉城門宣傳啓稟閉城門號令放信砲鳴金吹打吶喊吹天鵝聲放肅靜砲各面一體應砲予登穹臺周覽訖教曰城制如是然後方可謂備矣連堞橫築莫見其底設有迫城之賊何以調察間置雉城壓之相望則十夫守之可敵城下百千之衆矣聞此城制樣晉州城似之而未保其能如是盡美矣甕城則又我國初有之制但未知燔燔能堅緻否也心泰曰燔造之際適值寒節雖不得十分堅固亦不至軟脆易碎矣予進御將臺命宣飯于大臣閣臣 承史侍衛命晚秀書下御製詩曰拱護斯爲重經營不費勞城從平地迥樓倚遠天高萬堞規模壯三軍意氣豪大風歌一奏紅日在鱗袍令陪從諸臣賡進予曰城操斯速舉行東面伏路放砲舉起大報警下面城將亦放砲舉起火宣傳官啓稟東面操號令放信砲立該方色大旗播鼓吹天鵝聲點旗東西游兵吶喊飛趨應援東西報賊到百步內自主號令狼機鳥銃輪放又報賊至五十步射手齊發宣傳官啓稟播鼓鳴鑼放信砲東西報賊到城下城上打石報賊已敗退又報賊遁回巢南面操北面操如上儀三面齊操亦如上儀夜操一依晝操儀宣傳官啓稟演炬號令放信砲舉起火三枝燃炬四柄各面一體應砲舉起火燃炬宣傳官啓稟點炬號令放砲各面一體應砲點炬吶喊共三次又啓稟仆炬號令放砲各面一體應砲仆炬煥之啓稟落旗又啓稟懸燈各堞一時懸燈城內人家門上各懸燈一盞宣傳官稟休息號令放信砲鳴鑼各面一體應砲煥之稟起更發播撞鍾以金代之宣傳官稟定更放信砲吹天鵝聲打更鼓一次擲鳴各面一體擲鳴相映一遍周而復始二更儀如一更宣傳官稟走火大號令走火畢吶喊三次如前守更至五更時 宣傳官稟落燈放信砲鑼鼓三通各面一體落燈煥之啓稟開城門鳴金大吹

打開城門煥之稟收伏路又稟下城各兵下城宣傳官稟掌一號鳴金邊旗幟分立三行又稟掌二號予乘馬還詣洛南軒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2일(갑오)>

강 與宴領議政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奉觴長樂之堂置酒洛南之軒敬斟北斗拜獻南山翌又徠爾群老于階于庭飽以慈德今夕以永下既進華封之祝上豈惜箕疇之錫乎老人領議政 洪樂性以下年七十以上及六十一歲人各賜帛一匹仍予黃紬以佐鳩杖之繫本府與宴者各加一資漢高之於豐沛 光武之於南陽猶以湯沐邑特賜之復國史書之傳以爲美事矧茲華城爲地鑾蹕之所駐臨珠邱之所奉安陪我慈宮而至夾路觀者堵牆如也瞻旄之喜就日之誠處處衢謠萬口同辭若在于今不別施惠澤將何以大慰是地父老子弟前此已給復外園底居民特加二年城內外居民加一年及人之老先此四者先王推恩之仁政也今行以其時則流虹回甲之年陽春布惠之序慈候康寧緝儀順成榮光所被山川增輝於是乎仰體慈心誕敷洪恩耆老已惠養矣文武已試閱矣惟彼衣鶉形鵠者獨阻於同樂均歡之中則豈所以對揚天休之意明日御新豐樓頒米于四民賑民分命承宣就道里稍遠坊曲發廩以饋之此時之饘斯稟斯填壑而爲擊壤秋毫皆慈宮之賜民雖不識不知豈不欣然相告舍洪恩而頌慈德南山北斗之祝亦如予今日之心乎因此思之仁政在乎推之而已孟子所謂舉斯心加諸彼者是已今以華城一府推之一道可知一道而推之七道兩都可知矣今茲施惠只及於華城一府而不及八道兩都只行於今年一年而不行千年萬年是豈曰推之云乎整理所之設古豈有之哉誠欲祛煩而省弊錙銖不籍於經用上馬而內府供給中馬而從官盤纏下馬而軍馬輿徒之糗糧芻豆皆令整理所辦出此所以十萬緡錢之另行拮據者也以若數爰較若策應猶慮夫不足而鑾輿將旋水衡有贏與其歸之大農爲數月之用曷若覃施諸路稱此數作爲穀物名之曰乙卯整理穀分置三百州縣計年取剩衍而至幾萬萬包俾邦內黎庶咸被慈覆藏之無盡傳之悠久又以是穀耕之種之收之獲之以公以私如京如坻則推之義大矣哉愛親莫尚於順志順志莫尚於廣恩咨爾有司之臣知予至意明聽恪遵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3일(을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尹著東 兵曹判書 沈煥之進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加資憲下批兵批以金燁爲全羅左水使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3일(을미)>

강 命水原中軍 金燁仍任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陞爲外營之後無論馬步正軍與保軍變通存減不一其端今纔釐正而姑未就緒若付之生手將無以收拾定制前中軍金燁請今姑仍任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4일(병신)>

강 御洛南軒行養老宴

목 具戎服乘馬還至洛南軒下馬陞座○敎曰知申 卽群老中一人下去參班隨駕老人領議政等十五人華城老人李奭祚等三百八十四人與宴○敎曰予當爲群老與設坐榻於幄次之前以示尊年之意領議政 洪樂性 右議政 蔡濟恭 領敦寧 金履素 判府事 李命植 判敦寧 李敏輔 守禦使 沈頤之 都承旨 李祖源 大司諫 徐有臣 戶曹參判 曹允亨以次扶杖陞殿予爲興立於榻上還陞座分頒黃巾使群老繫杖顯樂作整理使 尹行恁啓言宴床一坐欲獻慈宮而等待矣予曰好矣卽爲進入執事散花予曰厖眉皓首濟濟登筵黃耆紹背于于盈庭此日此席眞個壽域昨日雖皆簪花今日參班者宜添一花以識不常有之盛會也○敎曰本府築室老人之以無藉不得與宴者幾人令留守招入仗外雖於觀光之中如有老人不問遠

邇多少來者勿拒分饋酒食群老皆起舞呼千歲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4일(병신)>

㉔ 御訪花隨柳亭

㉔ 具軍服乘馬自洛南軒至亭下馬步上層梯予曰我東城制無論京外不過周遭繚垣而止元無甕城雉堞之制而今此華城城池也譙樓也砲樓也位置縝密鑿鑿中窾強覓疵類小無如何若非外使誠心做去不過周歲之頃工役之幾盡就緒安能乃爾雖以昨日城操言之本府軍伍既非組練之卒不過臨時充定者而城丁軍舉火應砲親軍衛之坐作進退俱能依樣如非主將之得其人則倉卒之間豈或如是予嘉乃績終始無怠俾即奏工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4일(병신)>

㉔ 總理大臣 蔡濟恭以下施賞有差

㉔ 敎曰值千載難逢之會舉國朝初行之禮百僚稱觴群老獻年行幸八日鑾蹕萬安邦家之慶孰大於是予以此時欣幸之心凡在慈宮陪扈之屬雖一官一隸之微皆欲償其勞而同其慶況整理諸臣乎又況整理所之設不煩經費積有措置事務之管攝百司奉行之首尾數朔體貌之重尤非例兼整理使之比而即吏校卒舉皆殫竭奔走各效其誠亦莫非慈德所暨則予所以對揚酬獎何循常典總理大臣 議政府右議政 蔡濟恭 廐馬一匹面給整理使 行司直 沈頤之 京畿監司 徐有防 戶曹判書 李時秀 行副司直 徐有大 徐龍輔 尹行恁各熟馬一匹面給都廳 副司果 洪守榮 園所站郎廳令具膺已經州牧更除外職始興站郎廳 副司果 洪大榮 肆觀站郎廳 副司果 李潞秀 鷺梁站郎廳 判官 金龍淳並陞敘華城府行宮進饌時饌卓檢學堂上京畿監司 徐有防 戶曹判書 李時秀 水原府留守 趙心泰 行副司直 徐有大進揮巾堂上行副司直 徐龍輔進花堂上行副司直 尹行恁 掌樂提調 沈頤之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進爵(…)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6일(무술)>

㉔ 命總理大臣 蔡濟恭與留守 趙心泰諭華城民人加年給復頒給老人加資宮敎此後行幸路程彌勒峴下添入遲遲臺本府水刺所用酌量加劃之道以聞

㉔ 敎曰今番華城民人加年給復及老人加資宮敎卿於還朝前與留守相議即爲曉諭或頒給而園底城內城外民人則卿與留守眼同以傳敎本意一一曉諭每於省園之路還到彌勒峴停轡遠瞻久而不能發自不覺下騎彷徨今幸見峴上環席地而臺者命其臺曰遲遲此後幸行路程彌勒峴之下添入遲遲臺三字令本府及整理所知悉卿亦知此意本府水刺所用雖有整理所會減許多舉行必多有局且之事卿於上來時酌量加劃之道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6일(무술)>

㉔ 總理大臣 蔡濟恭以下施賞有差

㉔ 敎曰值千載難逢之會舉國朝初行之禮百僚稱觴群老獻年行幸八日鑾蹕萬安邦家之慶孰大於是予以此時欣幸之心凡在慈宮陪扈之屬雖一官一隸之微皆欲償其勞而同其慶況整理諸臣乎又況整理所之設不煩經費積有措置事務之管攝百司奉行之首尾數朔體貌之重尤非例兼整理使之比而即吏校卒舉皆殫竭奔走各效其誠亦莫非慈德所暨則予所以對揚酬獎何循常典總理大臣 議政府右議政 蔡濟恭 廐馬一匹面給整理使 行司直 沈頤之 京畿監司 徐有防 戶曹判書 李時秀 行副司直 徐有大 徐龍輔 尹行恁各熟馬一匹面給都廳 副司果 洪守榮 園所站郎廳令具膺已經州牧更除外職始興站郎廳 副司果 洪大榮 肆觀站郎廳 副司果 李潞秀 鷺梁站郎廳 判官 金龍淳並陞敘華城府行宮進饌時饌卓檢學堂上京畿監司 徐有防 戶曹判書 李時秀 水原府留守 趙心泰 行副司直 徐有大進揮巾

堂上行副司直 徐龍輔進花堂上行副司直 尹行恁 掌樂提調 沈頤之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進爵宰臣議政府領議政 洪樂性 光恩副尉金箕性各厩馬一匹面給致詞對舉承旨 李晚秀 李益運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贊儀 趙明師加資引儀 崔珽 金東覽守令除授許嘯 趙德敷陞六女伶典樂樂工熟手等依別卑判下分等施賞司僕寺提調 李時秀半熟馬一疋賜給內乘 吳毅常 具絳各兒馬一疋賜給僉知 趙鎮奎外職陞敍判官 韓大裕 府使待窠調用馬醫司僕以下吏隸牽馬陪等依別卑判下施賞整理所策應監官前五衛將 卞世義 行副護軍 洪樂佐守令除授將校員役軍兵等亦依別卑判下施賞事分付其中加資下批皆令今日政官牌招開政舉行又教曰今番賞典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又教曰今番慈宮動駕時肆觀坪晝停所地方官廣州府尹 徐美修半熟馬一匹面給待令校吏自整理所施賞京畿監司 徐有防大豹皮一令賜給驛人馬次知察訪 李應曄守令待窠調用又教曰舟橋如砥奉慈宮行幸而駕水之功倍於駕水時豈可無別般延賞之舉舟橋堂上徐龍輔豹皮一令賜給都廳 李鴻運 闕帥待窠差遣鷺梁別將 金重玉加資監官領將邊將或軍門次次調用事分付又教曰慈宮陪駕內人及中官掖屬等依判下分等施賞事分付整理所○別單整理所校卒教鍊官折衝王道源 鄭道寬閑良成鳳文別武士前萬戶 姜漢範賞加教鍊官折衝金鎮喆出身呂鉉長閑良崔道興別武士出身林福起等三人閑良韓大彥牢子二十名巡令手三十二名燈籠軍十二名卜直六名兩具直二名教以既於瑞葱臺試射所當勿論而大比較時軍兵則一中以上別爲抄出將校則令該營各給木一疋嘉義崔祥麟帖加成給整理所牌將資憲金德尙賞加嘉善尹得莘邊將待窠卽爲調用整理所員役都廳書吏 張雲翼 金允文 鷺梁站書吏 尹仁桓 始興站書吏 李厚根帖加都廳書吏 柳元榮等四人鷺梁站書吏 池元達 始興站書吏 李聖珪等三人肆觀站書吏 崔道植等二人園所站書吏 尹龍得等二人書寫趙彥植庫直三名使令五名文書直四名使喚軍九名待令書吏李尙濂等二人軍士一名教以以上令各該立役衙門分等從優施賞後草記熟手邊首問名帖加其餘熟手分等施賞別隨駕將官吳毅常 駕後內賓老人次知○點火次知○慈宮水刺間次知○先詣檢飭 李海愚 慈宮水刺次知○先詣檢飭○內賓次知○進饌時排設諸事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徐英輔 班次檢飭○內賓出入檢飭 李哲 慈宮衣櫛籠次知○先詣檢飭 全大重 雜物次知○內人馬及卜馱檢飭○長樂堂挹守檢飭○內人次知○女伶鼓樂次知各兒馬一匹賜給李光益 水刺次知○駕後笠板軍服板次知 李熾 水刺次知○駕後笠板軍服板次知 趙岐 進止次知○進饌時排設諸事○駕前班次檢飭各半熟馬一匹賜給李東善 駕前班次檢飭 姜世重 卜馱出納次知 李溶 福內堂挹守 卞尙圭 維與宅中門挹守 李觀誠 維與宅北門把守 李昇普 維與宅北門把守各上弦弓一張賜給植木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陞敍調用前僉使張世執邊將待窠調用陪駕內人尙宮三人各紬一疋木一疋賜給侍女十人各紬一疋賜給下內人十二人兩宮內人合六人各木一疋賜給陪駕別監二十人各木一疋賜給中官七人各內下弓矢一部賜給挾侍中官二人各半熟馬帖一隻賜給入番內官二人各內下弦弓一張賜給隨駕司謁 李德鳳等四人唐別監八人各木二疋賜給中禁二人各木布各一疋賜給排設房照羅赤二人木一疋賜給書房色照羅赤一人布一疋賜給衛內排設房軍士四名傳命廳軍士二名各木一疋賜給駕轎隨駕司僕內外寺 馬醫司僕一人木布各一疋賜給書吏二人內一人木二疋一人木一疋賜給理馬二名養馬二名各木一疋賜給輦直一名梢軍八名空梢軍四名兩具直一名駕轎五雙牽夫十名左牽驛子五名驛子十名各木一疋隨駕司僕內外寺員役馬醫司僕一人米三斗書吏十八人內一人木二疋十七人各米三斗理馬六名養馬十七名輦直一名各米二斗牽馬陪十一名內一名米一石木一疋十名各米三斗諸員十三名巨達十二名內寺牽夫四十五名外寺牽夫一百三十二名驛子三十八名雙轎右牽驛子十二名貢軍八十二名郎廳所率四名各米二斗賜給竝內下華城饌案床熟設排床差備裨將崔孝閔令該衙門高品付料羅東旭等二人最勞令留守從便收用鄭重周 議藥同參待窠調用韓命喆賞加監官李道文等四人各紬一疋書吏羅殷述等二人帖加朴之大等三十人各木二疋賜給水刺盤果熟設排床差備裨將趙鳳陽等四人各紬一疋賜給前判官 李邦億前窠待窠仍任書吏羅萬倫等三人庫直一名各木布各一疋賜給華城進饌時樂工執事典樂金應三朴輔元帖加養老宴先唱典樂 柳敬潤等二人各白木一疋木一疋布一疋賜給臚栗 孫鳳郁等十六人大琴 崔五章

等七人洞簫 黃得重等二人唐笛 林喜昌等三人稽琴 洪三得等八人杖鼓 金三得等五人教坊鼓 吳大孫等四人各木二疋布一疋賜給華城進饌時內營兒細樂手曹都也之等六人木二疋布一疋賜給華城進饌時女伶京妓德愛等十六名鄉妓桂蟾等十五名鄉童妓福惠等二名各白木一疋木一疋布一疋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6일(무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尹著東進

목 以韓晚裕爲禮曹參議 洪守榮爲安邊府使○敎曰安邊府使 洪守榮何時不可爲仍任前職園令任希厚此人承傳豈可踰日擬其代仍於其窠用牧使履歷○以洪景厚爲長興府使○再政以俞彥鎔爲益山郡守 金思義爲始興縣令 李潞秀爲盈德縣令○三政以李應曄爲全義縣監 金龍淳爲江西縣令○四政以李尙謙爲鍾城府使李師濂爲寧越府使 具膺爲星州牧使 李星會爲龜城府使 金東覽爲龍安縣監 鄭東協爲雲峯縣監 李鎮復爲江陵府使 任希厚爲安邊府使 金在淳爲順興府使 李文道爲熙川郡守 添書也 丁遇泰爲稷山縣監 洪樂佐爲陽德縣監 添書也 洪大榮爲水原判官○五政以李恒演 洪樂正爲顯隆園令 金聖和爲長淵縣監 崔珽爲文義縣令 趙鎮奎爲清道郡守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7일(기해)>

강 加資前縣監 申百祿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前縣監 申百祿差下親軍衛右別將係是堂下請令該曹加資下批敎曰今日政下批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7일(기해)>

강 判下上言一百二十七度于各該司

목 水原族親衛 李忠烈等上言以爲以義安大君嫡傳之孫淪沒鄉曲本府官吏輩不有朝家飭教之重同堂十五人沒入於閑丁之侵責而徵納番錢不遺餘力乞令該府竝爲依事日永爲頃役俾令公族支保事得蒙天恩敎以所訴雖似猥越既聞之不可任置況所重自別卿其詳查如果然矣軍政雖乏填代雖難一位頃給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9일(신축)>

강 命整理所編摩儀軌活印以進仍命總理大臣蔡濟恭撰進序文

목 整理所郎廳以總理大臣意啓言整理所既已撤罷儀軌不可不詳細錄成以備百世文獻請堂上沈頤之郎廳洪守榮差下使之舉行敎以既與例設之都監稍異則不必用儀軌格式事則義起禮則緣情亦當有一部徵信之書以示後人儀軌而兼類聚之體哀成活印以進而史庫內閣 弘文館 戶禮兵曹各營門華城 畿營 廣州 果川 始興各藏一件本所堂郎華城留守入直承史各頒一件堂上中行司直 沈頤之既已啓下行副司直 徐龍輔 尹行恁 承旨 李晚秀與之編次而工曹判書 李家煥與檢書官中頗諳編書者二人亦爲差定使之眼同爲之勿以儀軌廳稱號令內閣主管序文則卿其撰進而册名從後稟旨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9일(신축)>

강 判下上言一百二十七度于各該司

목 (…)禮曹啓言 (…)華城南里喪人李昌祿上言以爲渠父李龍鎮築室華城蒙被天恩癸丑年臘等較藝獲承監試會試直赴之命則今年監試會試試士之日依上敎以恩賜製進然後錄名於元榜之末一體放榜祇受白牌而不幸渠父今年正月身故未參恩賜會試故姓名獨漏於榜中白牌不得蒙受伏乞命賜白牌俾參榜眼敎以分付該曹榜日付標白牌追給不察之該堂從重推考 (…)華城又啓言鎮岑幼學金正

淵上言以爲華城府設行鄉飲鄉射鄉約事有此陳籲云鄉飲及鄉射之禮既是五禮儀所載則惟在守臣之以時修舉至於鄉約則雖是美規而古今異宜近世先正之論亦以爲未可輕議請置之允之 (…)
漢城府啓言 (…)
又啓言華城幼學金鼎柱上言以爲本府李石男 安大得等偷葬其母於渠之累代先塋脣前押沖之處謀避官令永無掘移之意伏乞卽速掘移云石男等偷葬若係當禁之地則鼎柱稱冤不是異事請分付道臣從公決處允之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9일(신축)>

강 改差水原判官 洪大榮以洪元變代之口傳也

목 吏曹以大榮與狀營都提調 洪樂性相避啓請改差教以口傳各別擇差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20일(임인)>

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疏辭新資賜批

목 批以築斯鑿斯壯觀聳瞻而樂赴爭趨成之不日者卿之功也卿其勿辭行公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6일(정사)>

강 命水原把總與內營哨官輪回遷轉之式載錄官案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以中司把總未差之代以前僉使 金懋差下馳啓教以既有與內營哨官輪回遷轉之定式官案依他例載錄事分付兵曹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8일(기미)>

강 考下華城儒生三月朔應製更試試券施賞有差

목 先是水原府內儒生三月朔應製以遲遲臺爲詩賦題捧券親考幼學朴宗珪爲賦次中生員趙萬大爲次下幼學任百豐爲詩次中應製諸券皆無合作以訪花隨柳亭爲詩賦題命一竝更試至是御芙蓉亭賞花釣魚水原留守捧券以進賦則親考詩則命諸大臣分考訖賦三中幼學李魯兢點心米五斗次上幼學朴宗珪等三人草次上幼學鄭珪等三人各點心米三斗詩三下一幼學任鼎常點心米五斗三下幼學尹衍相草三下幼學任百豐各點心米四斗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0(신유)>

강 飭水原留守 趙心泰三更前還任

목 該留守以離營上京馳聞教以此非臆逆而何水操動駕何以上來乎然則依右相例宣傳官持標信把門然後在本府乎似此諛俗不覺髮豎身爲武將如許習氣何處學得乎以此傳教星火分付卽刻越江三更前若不還任卽其本府勿限年充軍以懲漸染者之弊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8일(기사)>

강 右議政 蔡濟恭請對不許

목 濟恭自華城上來請對教政院曰酬應難矣以何事請對乎遣史官問之假注書 趙台榮以問于右議政蔡濟恭則向日內閣進箋時欲爲仰達而未果今自水原上來有所仰陳者茲敢請對之意回奏教以似非緊急之事退去事更爲傳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9일(경오)>

강 以整理穀分俵于八道三都

【呂】三都八道乙卯整理穀設置節目曰整理所區劃錢十萬三千六十一兩內幸行時各項用下爲六萬三千六十一兩華城設屯物力爲一萬兩耽羅賑資爲一萬兩時在爲二萬兩謹奉聖教就其數分排於八道三都使之派分列邑換作穀物以乙卯整理穀稱號京畿二千兩湖 西湖 南關西各三千二百兩嶺南四千兩華城 關東 海西 關北各一千兩松沁兩都各二百兩自本所定校吏次次把驛下送一各該道臣較量邑治大小均排作穀後邑名石數使之開錄狀聞句管則備局有司堂上爲之逐年糶雜並耗會錄每歲末以實數狀聞三都亦令依此舉行一設施此穀分置三百州縣出於廣敷慈恩咸被民庶以至億萬斯年藏之無盡傳之悠久之聖意則其所重不可比論於儲置餉還等穀物斂散之除或售吏奸歲儉之時混置停減則該守令比還穀虧欠律加等論勘不飭之道臣亦爲論罪其中虛實自備局發遣郎廳這這摘奸俾無一分疎虞之弊一整理穀所重何如則逐年糶雜耗上生耗穀與歲增慮或生弊限七年準四萬石永作原穀後每年所殖耗條則華城留守既兼整理使以此劃給俾作行宮整理之用一整理穀不可與各衙門穀相混一倉之內別峙一庫揭標識之給還之時曉諭別分使婦孺之賤咸知升斗之微皆出慈恩而耕穫之除亦知此穀之異於他穀一未盡條件追後磨鍊○水原府頒下錢一千兩作租七百六十九石三斗五升分俵各倉山倉租一百四十四石社倉租一百四十五石設倉租一百十八石海倉租四十一石雙倉租一百一石司倉租二百二十石三斗五升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4일(을해)>

【㉔】命華城還穀留庫中三分二依該留守狀請加分辰資八百石亦以附近邑穀劃送

【呂】備邊司啓言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本府穀薄自來不數昨年停退數甚夥然除却應留以其餘數分排還戶實有不足之慮見今所餘不過支來月初巡留庫米租太各三分二加分賑穀劃下三千石內所餘不滿有包不可不變通賑穀八百石以附近邑某樣穀中亦許添劃事并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值此災荒之時無論還賑穀少民多無以排比其勢固然留庫加分依請許施賑資分付於京畿道臣 華城附近邑中量其留庫實數限八百石使之劃送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5일(병자)>

【㉔】命華城北城外起墾之費以關東穀多處爲先劃給不足之數從後更稟

【呂】教曰華城北城外起墾之費不關於城役則城役之費有難取用綸音中亦言其闢土之利益必欲爲之之事關東穀多處狀請作錢條爲先劃給之意令總理大臣知悉分付該廳劃送若有不足之數從後更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25일(정미)>

【㉔】訓局 禁御營以華城城役所各該營案付匠手等施賞啓

【呂】訓鍊都監啓言依華城城役工匠施賞別單判下本局軍兵中各色匠手一等高寬等十四名各木二四布一四二等李世大等十名各木一四布一四三等高興寬等二十七名各木一四施賞○禁衛營啓言本營案付一等石手方順太等二人各木二四布一四二等木手李光佑木一四布一四三等木手李三珍木鞋匠鄭光彥等二人蓋匠李根成雕刻匠朴文輝各木一四施賞○御營廳啓言本廳案付一等治匠李萬碩等二人木手金福尙等二人車匠崔得龍各木二四布一四二等治匠金興甲石手金重哲瓦甃匠萬有得火器匠權廷允等二人各木一四布一四三等石手朴福尙瓦甃匠魯成哲木鞋匠陳萬元泥匠崔守江等二人各木一四施賞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25일(정미)>

【㉔】命華城城役時匠手施賞綿品各別擇給在卿工匠亦以精實穀擇給如有還役并爲蕩滌僧軍依此蠲役

【呂】備邊司啓言依別單判下華城城役時各色匠手中各司案付匠人令各該司分三等施賞閑散匠手三百

八十八名內一等石手趙世柱等十八名木手閔百祿等十七名冶匠韓允得等九名瓦甃匠徐得世等五名車匠李重白等五名各木二匹布一匹二等石手金龍金等五名木手申福芑等二十五名冶匠林德仁等四名瓦甃匠李奉化等六名鑄匠金已仁等十二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三等石手金已得等十一名木手鄭順得等一百二十八名雕刻匠朴就元等三十一名木鞋匠李枝馨等十七名磨泥匠沈小良泥匠朴同伊等三名冶匠金成福等二十七名瓦甃匠李興孫等三十四名蓋匠崔得春等三名盡工金必光等三名假漆匠金允瑞等二十三名各木一匹分付戶曹一一領給○戶曹啓言華城城役時各色閑散匠手分等施賞而其中訓鍊都監瓦甃匠黃允九車匠 薛大得 守禦廳石手朴漢弼 李澤保車匠朴已赫 禁衛營雕刻匠朴文輝 內需司石手趙世柱 白龍世等八名已入於各該營該司施賞成冊中故并卽查拔各色受賞匠人輩或未及上來或不卽待令故來現者先爲領給其餘則使各其頭目更爲知委待其來現隨卽出給教以豈爲渠輩寔爲所重綿品各別擇給而追到匠手這這須給後草記卿工之在諸道者穀品亦爲各別擇給萬一不謹現發於來頭更爲使役之時當該守令難免重勘卿其別關嚴飭道伯仍又直關各該地方官處俾有嚴飭之實效鄉工中如有還穀未收及軍役或雜役一并蕩滌僧軍則依此鑄役事亦爲分付此批答載之整理所儀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26일(무신)>

강 壯營及守總兩營以華城二役時工匠施賞啓

목 本營啓言石手一等朴福澤木二匹布一匹木鞋匠三等崔泰起木一匹施賞木手邊首 韓千碩帖加成給賞格不爲舉論○守禦廳啓言本廳車匠一等朴基赫木手金鐵良石手朴漢弼各木二匹布一匹二等安光福泥匠安五男各木一匹布一匹蓋匠三等趙泰得等二人泥匠李占福石手崔成大各木一匹施賞○總戎廳啓言三等木手安成大蓋匠洪世大等三人冶匠李完福各木一匹施賞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26일(무신)>

강 因持平 崔時淳上疏命遣備郎諫時任諸大臣

목 時淳陳疏略曰聖誣之卞與不卞係於聲討之緩急民志之壹與不壹關於治道之污隆聖誣不卞而聲討其可緩乎民志不壹而治道其可隆乎奸賊之千罪萬惡已發於前後臺臣之啓則臣不必架疊而若其聖誣之尙今莫卞民志之尙今不壹寔有由於根柢未拔窩窟猶存而然也雖以鄭景淳事言之指使妖賊主張凶論國言喧傳而末乃同時自斃尤爲斷案則堂疏一出之後尙今不發於臺啓者其可曰聲討之嚴乎此則景淳之爲根柢而根柢尙未拔也且以 鄭昌順事言之旣入於宰臣權裕之疏而彼賊之腹心爲世所稱暗地之綱繆無人不知則臺言之只請削職其亦失於太輕也此則昌順之爲窩窟而窩窟尙未破也臣謂鄭景淳則施以懲勵之典鄭昌順則施以屏裔之典斷不可已也其他方伯連帥之賄交賂行支屬親黨之蛇結蚓蟠指不勝屈而聖明則一向庇覆有不足於乾斷之明臺閣則一味玩愒有不孚於必討之誠如是而聖誣其何以快卞民志其何以歸壹伏願殿下深軫遠圖大行威罰使黨惡者得以懲服浮言者得以感化實爲世途之幸也且華城 幸行之前固非群下力爭之時又有殿下明諭之教而及夫鑾輿穩旋慶禮順成始馬有賓對之命則爲今日三司者惟恐■蹶之或後沫飲之不暇以聽我殿下洞諭之磊落光明而乃反巧避之成套彌縫之爲計無一人承牌而登筵剖心而瀝血者何其顧瞻之至此愛惜之如彼也此可見權倖之猶今布列餘炤之尙此熾張臣謂今月十九日次對違牌諸臺一并施以刊削之典亦不可已也教曰有崔時淳輩朝廷無時可靜臺閣何日可尊乎其疏所論生死兩重臣俱無毫分指的之端若此則何以爲此最所駭然而大關國綱者故重臣鄭景淳擬律也已故之人不可加以法外之律且況施以嚴覈之律云者此何說也使之還給則今所改呈之疏尤倍於初疏施以懲勵之典云云又何謂也其爲辱朝廷而累臺閣厥罪不輕朝象如許臺體如許而未見一人之出謀發慮於扶正矯改言念世道寒心寒心意謂趁今淬勵則庶或責其石火電光之效矣着之於近日自覺太慚歲初齋殿次對也雖以一番明諭警告於有位面說於大臣而徒歸言教之訟然則明諭警告一款當已之爲可乎以此意令備郎傳于時任諸大臣韓弘之與疾討賊王承宗之斂手削地亦由於

朝廷之舉措得宜今日朝廷則一舉足一措手無非不得其宜甚至堂堂臺閣之上名以告君之辭其所爲說近於弄劇何責鄉曲一時淳乎然顧其職則臺閣矣其朝廷當如何乎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27일(기유)>

㉔ **華城**幼學朴周陽等上疏請建高麗忠臣**李臯**書院賜批

㉕ 疏略曰高麗忠臣故翰林學士 **李臯**以集賢殿提學當麗末政衰退居**水原府光教山**之南麓**塔山** 恭讓王遣中使問所樂何事臯盛稱溪山之勝有四通**八達**無壅蔽之語蓋寓諷意也我太祖大王元年屢有召命臯辭以此山爲首陽固守不起又下京畿按廉使之命終不應太祖大王遂命圖書所居覽而嘉之因名曰**八達山**蓋宅在山之東北頂礎砌垣塙猶見遺趾之宛在井泉釣臺尙留學士之傳稱臯嘗逍遙東北川上以忘世念仍名忘川遂以自號晚又移居於山之東南數里每勸隣里爲善名其里曰勸善里居家孝養出於天性遭憂居廬行朝夕祭聞有匙箸聲出於床卓感痛之極不輟血泣一日失明鄉黨稱其至孝世宗朝以石碑特旌其閭曰高麗孝子翰林學士 **李臯**之碑景宗朝癸卯年間耕田遺基得碑之餘片移置于墓所蓋入我朝不仕者世稱八學士而**李臯**家華中只傳臯與趙狷 李集三學士而已蓋趙狷隱居於**光教山**之北清溪山李集隱居於清溪山之下通機里三人之所居相近故時或騎牛往來臯之子吏曹參判審亦著忠孝其友人寄詩曰父子稱夫子如公字古今蓋當世公議皆以夫子推之其行誼純篤於此可知當時竝名同棲之兩人建祠脩享極其崇奉而臯獨不與實有乖於我聖上片善不遺一節必錄之盛德法駕之臨幸若將有契於屢百載之後聖恩特絕於曠感侑祭至遣以近臣臣等之榮聳感頌容有其極茲敢相率呼籲伏乞特許建院之請俾伸一方尚賢之誠批以疏辭下該曹稟處禮曹啓言**李臯**之當麗末而退守林泉際聖世而固辭徵辟**八達山**名聖祖肇錫一邦人士至今欽歎因其遺趾許建一祠恐合於褒忠獎節之典今此疏語以趙狷祠宇之特許賜額願以爲例者可見公議而彼則只是賜額此則事係新創有不敢直請許施請上裁教以尋其基而建臺訪其墓而致侑一府之瞻矚有所百世之曠典克舉恩榮無憾褒獎備至何必越法立祠然後始可謂之崇德象賢乎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8일(기묘)>

㉔ **整理儀軌廳**以本所用餘錢二萬兩分送三都八道作乙卯**整理穀**啓命京畿監司 徐有防 戶曹判書李時秀 禮曹判書 閔鍾顯加差整理儀軌編輯堂上抄啓文臣 曹錫中 黃基天啓下膽錄郎廳命前縣監金弘道付軍衙加乎郡守 柳得恭 稷山縣監 丁遇泰上來看役

㉕ **整理儀軌廳**啓言依下教本所用餘錢四萬兩內一萬兩爲**華城**設屯一萬兩爲耽羅賑資二萬兩分送三都八道俾作乙卯**整理穀**而分派數爻舉行條件成節目書入請待啓下知委各該道守臣處○節目一整理所區劃錢十萬三千六十一兩內幸行則各項用下爲六萬三千六十一兩**華城**設屯物力爲一萬兩耽羅賑資爲一萬兩時在爲二萬兩謹奉聖教就其數分排於八道三都使之派分列邑換作穀物以乙卯**整理穀**稱號京畿二千兩湖西 湖南 關西各三千二百兩嶺南四千兩**華城** 關東 海西 關北各一千兩松沁兩都各二百兩自本所定校吏次次把驛下送一各該道臣較量邑治大小均排作穀後邑名石數使之開錄狀聞而句管則備局有司堂上爲之逐年糶糴竝耗會錄每歲歲末以實數狀聞三都亦令依此舉行一設施此穀分置三百州縣出於廣敷慈恩咸被民庶以至億萬斯年藏之無盡傳之悠久之聖意則其所重不可比論於儲置餉還等穀物斂散之際或售吏奸歲儉之時混置停減則該守令比還穀虧欠律加等論勘不飭之道臣亦爲論罪其中虛實自備局發遣郎廳時時摘奸俾無一分疏虞之弊一**整理穀**所重何如則逐年糶糶耗上生耗穀與歲增慮或生弊限七年準四萬石永作原穀後每年所殖耗條則**華城留守**既兼整理使以此劃給俾作行宮整理之用一**整理穀**不可與各衙門穀相混一倉之內別峙一庫揭標識之給還之時曉諭別分使婦孺之賤咸知升斗之微皆出慈恩而耕穫之際亦知此穀之異於他穀允之教以分編校正之際堂上多多益善整理堂上中畿伯 戶判一體差下儀節編次禮判最所熟諳亦爲差下抄啓文臣中曹錫中 黃基天曾亦

效勞謄錄郎廳啓下專管寫校之役前縣監 金弘道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冠帶常仕加平郡守 柳得恭 稷山縣監 丁遇泰亦令上來看役進書以四月十三日爲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28일(경술)>

㉔ 命龍虎營 禁御兩營首校竝除汰嚴棍以華城城役牌將等差其代仍命三營將臣越俸一等整理儀軌堂上華城留守竝推考

㉕ 敎曰城役牌將從自願令各該營門收用後別單事成命已久該留守尙無登聞者爲先自儀軌所取考判下文蹟一一遍問各營有闕而充差者無窠而未充者秩秩區別草記事分付○整理儀軌廳啓言城役牌將依傳敎取考別單判下後收用與否問于各該營則龍虎營前萬戶 宋仁宅禁軍金義淳前禁軍末洞 禁衛營別武士 金重攔前別軍官洪大升 御營廳別武士 朴孝源 孫興雲前敎鍊官 片匡輝 旗牌官 黃致淵俱無見窠姑未收用云訓鍊都監敎鍊官 金亨璘 金啓澤從自願待鐵峴別將 安州屯監差送時收用而閑良吳泰運姑無見窠不得收用云總戎廳敎鍊官 申曠有從厚收用之命故侍屯監劃出時差送云嘉善李道文則判付內令留守從便收用後別單事有命故方關問該留守敎以訓局 總廳則舉行固當若是而龍虎營禁御兩營事極爲駭然雖難一竝加出豈可全然勿論乎三營首校爲先除汰其代先爲充差首校等過齋後日本所捉來嚴棍草記若知所重豈敢若此三營將臣越俸一等雖以本所言之下敎之前若能往復提飭豈煩飭敎乎卿等及留守亦爲推考此後充差之類令各該營這這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3일(갑인)>

㉔ 命整理儀軌堂上徐龍輔 尹行恁重推兼帶備局有司之任竝減下其代前堂沈頤之仍察徐有隣還差戶曹判書 李時秀越俸一等儀軌編印若未及於來月進書之限總理大臣隨現論勘仍命承旨 李肇源禁推院吏科治還送華城 沁都整理錢祇受狀啓

㉕ 江華留守 權櫟以整理錢二百兩祇受馳啓敎以昨於華留祇受狀本欲爲下敎而未果矣今人精力雖不及古人若欲事事務要周詳豈犯後輩多闕略之聖訓乎公文自有公文之體則伊日行會雖因倥偬啓下之節目初不後錄其他傳敎字司多不照檢以致政院之處處付籤該堂事豈不駭然乎雖以近日儀軌抄役觀之一委下吏皆不致察昨日諸堂入侍至煩飭敎今番諸事下位兩堂多專輒而怠忽已若此此皆職務太煩而然編役汗青尙遠所謂除本任相妨莫甚古人之七年籌副屢遞屢仍況今人何可一直行公乎儀軌堂上徐龍輔 尹行恁爲先各別從重推考兼帶有司之任竝減下其代前堂沈頤之仍察行司直 徐有隣亦爲還差且以戶判言之正宣十分着意而諉之下僚及其弟若是而何時編次何時印出乎今者編書爲所重予猶不敢暇逸則諸堂乃敢息偃乎儀軌堂上李時秀越俸一等如是下敎之後若有不謹未及於來月進書之限總理大臣隨現直爲論勘事發牌謄錄郎廳傳諭因此聞之校正堂上謄錄郎廳之差下草記批答不出朝紙人無知者云當該承旨查出禁推院吏令攸司嚴加科治此狀啓與昨下華留狀啓還下送更令儀軌廳行會後修啓事題送書日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3일(갑인)>

㉔ 開城留守 李冕膺以華城赴役匠手施賞馳啓命畫工一人更爲推尋分給

㉕ 該留守狀啓以爲華城城役所赴役本府石手五十九名泥匠五十二名畫工一名依備關後錄分等施賞而謹以關內辭意一一臆諭後一等石手四十三名各大米一石五斗二等石手十名各大米一石三等石手六名泥匠五十二名各大米九斗合大米一百二石二斗以會付條擇給其軍役及雜役亦竝蕩減而其中或有身役於他邑者則移文該道俾卽蠲減須給穀數及蠲減數爰修成冊上送該曹至於畫工丁千福元無自臣營起送事故搜訪不得姑未施賞敎以分付儀軌廳載錄而其中畫工一名問于該府更爲推尋京鄉間分給後草記狀聞事亦念儀軌廳知悉知委近如京畿而尙無皂白卿獨先爲舉行消詳狀聞奉公之誠極爲可

嘉此意回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3일(갑인)>

강 罷儀軌堂上李時秀 徐龍輔 尹行恁 兵曹判書 沈煥之 禁衛大將 金持默 御營大將 李漢豐 禁軍別將 柳孝源職

목 領議政 洪樂性啓言華城城役所重果何如況進饌事體尤何等重大則其在對揚奉行之道固宜殫竭誠力靡不容極而昨因儀軌廳草記之多致遺漏各營門之不卽舉行致煩提飭以至徹宵酬應揆以國綱萬萬駭然請儀軌堂上李時秀 徐龍輔 尹行恁 兵曹判書 沈煥之 禁衛大將 金持默 御營大將 李漢豐 竝施罷職之典從之敎以事關城後所重何如勞在進饌所重尤何如則當初舉行之不能分明其後草記之乃敢取捨已非常情之所敢出無論如此如彼予所盡誠而竭力惟在爲所重則爲今日臣子者一毫泛忽其可曰識道理乎大抵愛親者不敢慢於人敬親者不敢惡於人於敵以下尙且如此況職在卿大夫之列而出入密邇者隨處怠慢觸事玩愒百隸雖若此若知一分觀感之義則其敢征邁至此乎儀軌堂上等罷職固輕矣旣難鎮長枳錮則勢將如是而已姑且依爲之者此也莫曰易地則皆然凡事只從面前舉行論其臧否則禁御事豈不無狀揆以常理寧有故爲犯科然而近來習俗迫隘日甚兩卽舉措亦由於不得濶挾而然事君如此何顏歸見其先祖乎年前致祭與豎碑到今尤悔李漢豐 金持默聞此敎其敢不走尋先龍之下縮伏數愆乎兵判事可謂節節駭然再昨事纔勘昨午事又出昨午飭敎之後又發昨夜做錯此蓋官太驟職太高無管太多舉行太疏之致而龍虎營凡事別將皆主之么麼禁軍口傳亦不能登時奉行別將之獨漏豈成說三將譴罷旣徒之別將同施其罪○ 承旨 洪義榮以禁御將及扈使不可無總察之人啓稟敎以兩營則都提調總察從事官發牌聽傳敎總戎使則守禦使無察而昨夜政院之錯傳大非尊其年使之休息之意又何必牌招堂下首將官發牌聽傳敎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4일(을묘)>

강 命禁軍宋仁宅通計前仕

목 兵曹啓言本曹行首敎鍊官 文載奎除汰代華城城後牌將禁軍金義淳填差前萬戶 宋仁宅旣是前禁族爲先給官馬口傳以入前禁軍朱洞從自願右邊捕盜部將才已備望受默矣敎以宋仁宅如有前仕通計可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4일(을묘)>

강 整理儀軌廳以華城城役牌將李道文等區處事關問該留守以聞

목 整理儀軌廳啓言華城城役牌將李道文及饌案床差備裨將黃道彥 羅東旭何以區處與否關問華城府矣卽接該留守 趙心泰所報則以爲各從其願李道文移牒御營廳姑無收用之回報黃道彥文移總戎廳則以待窠收用回移而羅東旭旣無所願姑不得區處云故以此報辭問於御營廳 總戎廳則李道文 黃道彥竝加設敎鍊官已爲差定矣李道文 黃道彥旣付京廳如是區處則羅東旭不可以無所願仍以置之卽爲甄用之意請更申飭於該留守處允之敎以李邦億之軍器寺 鄭重周之議藥同參爲不爲問不爲提及本所舉行之稽忽愈往愈甚何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5일(병진)>

강 命右捕將 李儒敬往華城府哀輯城役事實以來

목 敎曰今番編書時華城諸條之哀輯者城役都廳下去然後可以告完右捕將 李儒敬除辭朝下往來間仍佩事分付左邊大將兼察牌招聽傳敎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5일(병진)>

㉔ 還送黃海監司 李泰永 華城城役工匠施賞事狀本

㉕ 該監司狀啓以爲戶曹關內因本曹草記華城城役時各邑匠手分等施賞事有命一等米一石五斗二等米一石三等米九斗自本邑各各頒給工匠輩或有未收之還穀當納之軍役及雜役一竝蕩減海州一等石手李成得二等石手孫三才 朴成云 金五成 韓福起 金瓦通三等石手金岳金 金海奉 金聖三 金春三文干三 吳成律 黃益貴 白川一等石手韓老味 白北實 鳳山一等石手金鳳儀 金海守 朴加郎金三等石手崔鶴令 李命位 金太位 張莫東 兔山一等石手李老味 黃州一等石手 李宗保 崔國鎮 白同伊二等石手金哲山 韓命哲三等石手吳廷大 瑞興一等木手異宗學一等石手崔謀奉二等石手李元大三等石手金於仁老味 新溪一等石手文元世 白龍云一等石手崔德守三等石手李云明 平山一等石手崔大老味 金鳳彬 安岳一等石手宋日奉二等石手金呂元三等石手金武金 載寧二等石手趙秋石三等石手吳虛無金等處以戶曹句管會付小米依關辭分等施賞擇其穀品準其斗斛招致官庭使之一一面給渠等或有未收之還穀當納之身布竝即蕩減之意措辭關飭於各該邑頒給穀名蠲減數爰待其齊報登聞計料教以兩西雖異三南少米不及大米而京關亦無小米分給之語則莫重城役不知體貌之尊嚴其所舉行若是泛忽道伯事萬駭然似已分給有難更爲與奪此等狀啓不欲掛眼還下送不知所重之道臣處於旬宣之地行承流之任不亦難乎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5일(병진)>

㉖ 詣毓祥宮 延祐宮展拜仍詣宣禧宮行酌獻禮登洗心臺賞花耦射

㉗ 具翼善冠 袞袍乘輿出協陽門降輿乘輦出敦化門詣毓祥宮宮門外降輦乘輿詣齋室門外降輿詣版位行禮仍詣奉安閣行禮奉審由挾門詣延祐宮行禮訖乘輿詣宣禧宮入齋室親押香祝百官整班後就版位再拜仍行酌獻禮 大祝 副司果 徐有渠 還御心留舍改具便服召見閣臣 承史 雲劍 總管予謂都總管 李敏輔曰每歲此幸必與卿等同登洗心臺辛亥春予詩有坐間多皓髮來歲又今樽之句翌年此會予又有會心東洛老無■又詩樽之句皆指卿也今日之遊亦當使卿專管矣仍乘便輿出本宮北門命諸臣中年過六十者皆賜鳩杖俾便登陟遂從玉流泉迤過數十武至洗心臺張幄陞座召見領議政 洪樂性 右議政 蔡濟恭予謂樂性等曰每年此時之必臨此臺非爲選勝看花也蓋有微意存焉每欲一諭而未果矣此臺之址卽是宣禧宮牆外故曾於景慕宮初建時卜地開基至於定礎予每於拜宮之時周覽基址輒不禁哽愴久之近年以來每於此行輒一登臨亦出於托思志驚之義予豈爲暇豫而然哉此事卿等想不待予言而知之矣昔乙卯邦慶後故重臣靈城君與諸卿宰會弼雲臺以伸觀祝而伊時靈城之詩有每年長醉太平杯之句雲臺卽此臺相望處卿等或有聞知者乎濟恭曰每歲臨幸之必於此臺稟出於因地寓慕之孝思臣等豈無所仰認者而今承下教尤不勝欽頌萬萬矣乙卯宴會曾所聞知而靈城之詩氣格圓好可謂太平之音也予曰今年卽是千載難逢之慶年也卿等修述故事匹美前人賁飾今日之太平亦好矣必於今月內選日來會於此地則是年是遊亦豈不稀貴耶樂性曰臣等值此慶年凡在賁飾之方必思所以靡不用極而今又伏奉下教敢不對揚予曰此後十年甲子卽景慕宮重脩之年也其時慈宮之詣園所展拜卽是情禮之不可已予於今番陪慈駕還宮後水刺所用器皿之屬姑爲留置本府此亦予意存焉卿等不可不知濟恭曰臣則雖微下教在華城時伏見器皿之留置有所仰認者此後十年甲子之慈宮行幸於情於禮質聖無疑矣予曰十年後卿等復爲陪駕則豈不稀異今以卿等筋力觀之皆可無慮矣予命抄啓文臣 金近淳凡臺底洞內朝官儒生竝令知委來待俾無一人遺漏仍宣飯於諸臣訖命承旨 李晚秀書小序及七言小詩序曰臺以洗心名托思而志舊也事詳宮園展省錄 歲輒一臨以爲課此舉豈爲偷閒旁人詎職予心疇昔乙卯靈城詩句有云君歌我嘯上雲臺李白桃紅萬樹開如此風光如此樂每年長醉太平杯是歲是臺誦其詩想其事哽咽無以爲心所祈祝而欣慶者還自長樂奉壽之筵頌騰千歲萬歲茲步靈城韻命諸臣賡載詩曰春日遲遲上北臺此行非是趙花開新詩更續觀華曲萬歲長斟萬壽杯 彌勒峴爲華城初界每歲省園還道至峴上瞻望久之

未便言族府之人環石而臺其地今行見之名其臺曰遲遲起句及之慈宮幸華城進饌日樂章有觀華曲下句亦及之書訖使抄啓文臣 洪仁浩 丁若鏞 曹錫中 黃基天各贍一本傳於諸大臣俾廣和以進在筵諸臣及臺底儒生與文蔭亦皆廣進 領議政 洪樂性 左議政 俞彥鎬 右議政 蔡濟恭 領敦寧 金履素 判府事 金憲 李秉模儀軌堂上守禦使 沈頤之 京畿監司 徐有防 禮曹判書 閔鍾顯 戶曹判書 李時秀 工曹判書 李家煥 總戎使 徐龍輔 右承旨 李晚秀 行副司直 尹行恁 內閣提學 沈煥之 檢校直閣南公轍 檢校待教 徐有渠 都承旨 李祖源左承旨洪義榮 左副承旨 蔡弘遠 右副承旨 李聲源 同副承旨 李海愚 檢閱 吳泰曾 假注書 具得魯 別雲劍 行司直 徐有隣 實劍 都總管 李敏輔校正文臣前參判 李益運 洪仁浩前承旨 洪義浩 李相璜 金熙朝 丁若鏞 謄錄郎廳 修撰 嚴者前 修撰 金近淳 副司果 權峻 副司正 徐俊輔 曹錫中 李勉昇 柳遠鳴 姜浚欽 黃基天 文兼 徐有聞 檢書官 朴齊家 柳得恭 李旭秀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7일(무오)>

강 命華城養老宴入參人中以籍式未準未加資者一體加資

목 右議政 蔡濟恭啓言華城養老宴時參宴諸人皆蒙一例加資之息而其中本府境內居住九人及邑底築室一人之有前銜者以其年準而得參於宴以其籍式之未準而不得參於加資者有之云當此飾喜廣慶之日恐或有向隅之歎故敢達教以一體加資口傳下批教旨今日內成送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7일(무오)>

강 命前府使 李完秀加資

목 華城城役時效勞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7일(무오)>

강 命水原把總與內營哨官輪回遷轉之式載錄官案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以中司把總未差之代以前僉使 金嫻差下馳啓教以既有與內營哨官輪回遷轉之定式官案依他例載錄事分付兵曹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8일(기미)>

강 行賞花釣魚宴于內苑

목 是日將修花釣之會內閣列錄當參人以聞 (…)
洪仁浩 蔡弘遠 黃基天 徐有本 李儒尙 沈承奎 金魯賢各獲二魚每一得魚輒奏樂一曲既又放生于池中諸臣簇立池南而觀之緬想蘇軾鱗介羽毛同詠聖澤之設爲一解頤時華城儒生三月朔應製試券適至予在芙蓉亭小樓親考分其軸于諸大臣使之考進日既曠宣飯于諸臣諸生予曰昨年是遊夜以繼之有樓上韻丹中韻岸邊韻今日亦當如之遂待月放丹于太液池載之以歌笛酒肴諸臣諸生或乘丹溯洄或下坐嶼中樓上岸邊亦廣張紗燈露氣曝流帆翠漾顯燈光之倒在水面者錯落如列星船中善歌者曼聲歌漁夫之詞與笙笛相互答予凭欄而觀之逐拈五言近體詩曰留與諸君飲居然月上竿莫如今夜好同此太平歡花暈千重樹燈張九曲欄金吾仍放夜和氣遍長安命樓上諸臣廣進舟中人嶼中人亦各拈韻賦詩更漏向深命諸臣出又命是夜弛禁由青陽門 萬八門還內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0일(신유)>

강 考下華城儒生三月朔應製更試試券施賞有差

목 先是水原府內儒生三月朔應製以遲遲臺爲詩賦題捧券親考幼學朴宗珪爲賦次中生員趙萬大爲次

下幼學任百豐爲詩次中應製諸券皆無合作以訪花隨柳亭爲詩賦題命一竝更試至是御芙蓉亭賞花釣魚水原留守捧券以進賦則親考詩則命諸大臣分考訖賦三中幼學李魯兢點心米五斗次上幼學朴宗珩等三人草次上幼學鄭珩等三人各點心米三斗詩三下一幼學任鼎常點心米五斗三下幼學尹衍相草三下幼學任百豐各點心米四斗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0일(신유)>

강 濟州牧使 李禹鉉以羅州等邑船運穀到泊馳啓飭接濟之改

목 該牧使狀啓以爲前比初運之穀偏及於抄付之類雖於再運之後猶未免減式之患故民勢日蹙莫可救藥今此一萬石加割之命特下於島民絕望之際自夫有旨宣諭之日鵲衣鵲形舉皆歡欣蹈舞臣亦藉手有恃一邊督運一邊籌量餘穀排此巡限而磨鍊則三運穀入來之前似可繼饋故自今月中巡前之未付者計口竝付前之減式者從優加式民情比之向來可謂顯勝羅州牧皮麩二千石務安縣租三百石寶城郡租八百石興德縣租二百五十石光陽縣租五百石樂安郡租九百石所載船次第穩泊又狀啓以爲左水營租三百石皮麩二百石靈光郡皮麩五百石樂安郡租三百石所載船穩泊又狀啓以爲南平縣皮麩二百石靈光郡皮麩五百石穩泊敎以一念縣縣者至今往來於耽羅矣觀此狀本之一時登聞者次第開緘看着時喜最是整理穀特給有旨宣諭緣由封發之巧湊於華城進饌之日者是豈人力之所可容爲有若神助然者尤爲萬萬奇喜況二萬五千包穀物幾皆利運今則排比優優濟活綽綽減式者準式未付者加付一島生靈咸被慈恩共沐慈德予心之歡欣慶忭與有辛焉者其可以絲綸容諭其萬一平此後接濟之勤慢惟係於牧守益加彈誠使飢者飽病者蘇環海一區家家有鼓腹之喜事更令整理儀軌廳 總理大臣別加嚴飭該牧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0일(신유)>

강 飭黃海監司 徐邁修辭朝

목 前黃海監司 李泰永以華城城役工匠等處更以大米分給惶恐待罪馳啓敎以勿待罪事回諭新除海伯尙未出肅省部勸農俱係民事不可緩一兩日內辭朝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1일(임술)>

강 命右議政 蔡濟恭下去華城董飭考簿及墾土之役

목 敎曰儀軌編摩自有所重而因卿在京考簿舉行每多遲滯墾土播植亦係城餉之大關此時總理之任不可許久在京一兩日內下去董飭事遣備郎傳諭于總理大臣 右議政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5일(병인)>

강 右議政 蔡濟恭請對不許

목 濟恭自華城上來請對敎政院曰酬應難矣以何事請對乎遣史官問之假注書 趙台榮以問于右議政 蔡濟恭則向日內閣進箋時欲爲仰達而未果今自水原上來有所仰陳者茲敢請對之意回奏敎以似非緊急之事退去事更爲傳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19일(경오)>

강 戶曹以華城城役時匠手十二人搜覓頒賞啓

목 該曹啓言華城城役時閑散各色匠手施賞中未及待令者待來現出給事草記有未到十二名更加搜覓頒給後以聞之命矣木手十名治匠二名石手一名往復本府隨其來現一一頒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4일(을해)>

㉔ 以整理穀分俵于八道三都

㉕ 三都八道乙卯整理穀設置節目曰整理所區劃錢十萬三千六十一兩內幸行時各項用下爲六萬三千六十一兩華城設屯物力爲一萬兩耽羅賑資爲一萬兩時在爲二萬兩謹奉聖教就其數分排於八道三都使之派分列邑換作穀物以乙卯整理穀稱號京畿二千兩湖 西湖 南關西各三千二百兩嶺南四千兩華城 關東 海西 關北各一千兩松沁兩都各二百兩自本所定校吏次次把驛下送一各該道臣較量邑治大小均排作穀後邑名石數使之開錄狀聞句管則備局有司堂上爲之逐年糶雜並耗會錄每歲末以實數狀聞三都亦令依此舉行一設施此穀分置三百州縣出於廣敷慈恩咸被民庶以至億萬斯年藏之無盡傳之悠久之聖意則其所重不可比論於儲置餉還等穀物斂散之除或售吏奸歲儉之時混置停減則該守令比還穀虧欠律加等論勘不飭之道臣亦爲論罪其中虛實自備局發遣郎廳這這摘奸俾無一分疎虞之弊一整理穀所重何如則逐年糶雜耗上生耗穀與歲增慮或生弊限七年準四萬石永作原穀後每年所殖耗條則華城留守既兼整理使以此劃給俾作行宮整理之用一整理穀不可與各衙門穀相混一倉之內別峙一庫揭標識之給還之時曉諭別分使婦孺之賤咸知升斗之微皆出慈恩而耕穫之除亦知此穀之異於他穀一未盡條件追後磨鍊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4일(을해)>

㉔ 命華城還穀留庫中三分二依該留守狀請加分辰資八百石亦以附近邑穀劃送

㉕ 備邊司啓言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本府穀薄自來不數昨年停退數甚夥然除却應留以其餘數分排還戶實有不足之慮見今所餘不過支來月初巡留庫米租太各三分二加分賑穀劃下三千石內所餘不滿有包不可不變通賑穀八百石以附近邑某樣穀中亦許添劃事并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值此災荒之時無論還賑穀少民多無以排比其勢固然留庫加分依請許施賑資分付於京畿道臣 華城附近邑中量其留庫實數限八百石使之劃送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5일(병자)>

㉔ 華城幼學朴周陽等上疏請建高麗忠臣李臯書院賜批

㉕ 疏略曰高麗忠臣故翰林學士 李臯以集賢殿提學當麗末政衰退居水原府光教山之南麓塔山 恭讓王遣中使問所樂何事臯盛稱溪山之勝有四通八達無壅蔽之語蓋寓諷意也我太祖大王元年屢有召命臯辭以此山爲首陽固守不起又下京畿按廉使之命終不應太祖大王遂命圖畫所居覽而嘉之因名曰八達山蓋宅在山之東北頂礎砌垣塙猶見遺趾之宛在井泉釣臺尙留學士之傳稱臯嘗逍遙東北川上以忘世念仍名忘川遂以自號晚又移居於山之東南數里每勸隣里爲善名其里曰勸善里居家孝養出於天性遭憂居廬行朝夕祭聞有匙箸聲出於床卓感痛之極不輟血泣一日失明鄉黨稱其至孝世宗朝以石碑特旌其閭曰高麗孝子翰林學士 李臯之碑景宗朝癸卯年間耕田遺基得碑之餘片移置于墓所蓋入我朝不仕者世稱八學士而李臯家華中只傳臯與趙狷 李集三學士而已蓋趙狷隱居於光教山之北清溪山李集隱居於清溪山之下遁機里三人之所居相近故時或騎牛往來臯之子吏曹參判審亦著忠孝其友人寄詩曰父子稱夫子如公字古今蓋當世公議皆以夫子推之其行誼純篤於此可知當時並名同棲之兩人建祠脩享極其崇奉而臯獨不與實有乖於我聖上片善不遺一節必錄之盛德法駕之臨幸若將有契於屢百載之後聖恩特絕於曠感侑祭至遣以近臣等之榮聳感頌容有其極茲敢相率呼籲伏乞特許建院之請俾伸一方尚賢之誠批以疏辭下該曹稟禮禮曹啓言李臯之當麗末而退守林泉際聖世而固辭徵辟八達山名聖祖肇錫一邦人士至今欽歎因其遺趾許建一祠恐合於褒忠獎節之典今此疏語以趙狷祠宇之特許賜額願以爲例者可見公議而彼則只是賜額此則事係新創有不敢直請許施請上裁教以尋其基而建臺訪其墓而致侑一府之瞻矚有所百世之曠典克舉恩榮無憾褒獎備至何必越法立祠然後始可謂之崇德象賢乎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8일(기묘)>

강 設置華城直路撥站仍給壯營錢一萬兩太僕馬十五疋

목 稟事閣臣 徐龍輔啓言臣於待罪畿藩時自京營站至華城一依西道例置撥傳命事伏承筵教矣臣與新使及各其守宰往復爛商既定道里且占基址其所分站立馬之節不容少緩所入財力限一萬兩措辦然後方可設施請令廟堂趁卽區劃使之舉行從之教以係是爲華城行宮設置之舉則自有所重且爲驛馬之弊則雖用經費亦可而華城凡事既不煩經用此亦豈可異同乎壯勇內營錢萬兩劃給以爲趁今設置之地又啓言設撥之初自官預爲備給馬疋而其後則亦當依西路例以每月儲置錢中隨頃改主矣目今設站不遠馬疋當爲備給而臣曾聞太僕前提舉言則平薪牧場馬之分送於南陽等諸處者其數不啻夥然云母論平薪分送馬與本牧元在馬另擇其健實能走者限十五疋取用而若或長於馱載短於能走則與太僕左右綱卜馬中已經馴養者換用實爲彼此兩便之道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9일(경진)>

강 召見史官 尹致永于重熙堂仍命申禁寧邊 定平採金之弊

목 史官 尹致永所懷以爲臣於歸路定平民人等遮路控訴者處處皆然故探其委折則河臺洞採金已過數十年至於近年以來金有盡而採無已不擇田圃墳墓審脈掘礦殆無餘地或自本府禁飭則差人輩持上司上營之關威喝官隸脅制村民故該洞原籍近百戶舉將散而之他且採金之人皆是募得無產流落之輩輒過數百其所寄食寄宿不出於近村民舍其爲貽害不特河臺一洞云矣教以採金之弊可勝言哉人皆以爲藏寶不用有非富國之計予則每以爲不然者令行而俗美空曠處掘取而民納其稅官用所納則豈不爲兩便而今乃反是所謂設店卽一奸寶此所以年前嚴禁者也才聞寧邊之弊於筵臣矣定平又如此戶判若能十分審慎必知其無疑然後差送差人則此弊何從而出卽令廟堂分付兩道道臣作弊差人無論華城裨將戶曹計士各別嚴治逐送後狀聞此果筵稟下送之事乎此一款亦爲查實筵稟則該堂該留守推考不爲筵稟則後重推考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2일(임오)>

강 命咸興 永興養老宴朝官七十以上士庶八十以上參宴六十一歲人無論朝官士庶皆令參宴依華城例爲之

목 禮曹判書 閔鍾顯啓言咸興 永興以同是豐沛特設養老之宴以饋之年歲職名追後狀聞有命矣兩邑參宴人年歲以何爲限乎教以朝官則年七十以上士庶則年八十以上參宴至於六十一歲人則無論朝官士庶皆令參宴一依華城例爲之之意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7일(정해)>

강 命華城撥將自畿營差出報兵曹啓下殿最瓜限依西路舉行

목 京畿監司 徐有防啓言自京營至華城設撥傳命有命矣撥將今方自臣營差出而報兵曹啓下及殿最瓜限等事一依西路撥將例定式施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7일(정해)>

강 命銓曹散政待邊將窠出以華城役所牌將承傳者盡數差送後舉論他人

목 右議政 蔡濟恭啓言華城役所牌將輩之經年效勞於畚鍤之間亦云至矣向日賞典得蒙邊將除授之承傳者殆過十餘人而但聞渠輩皆以爲政曹奉行萬無其望此不過爲日後政色吏一封休紙而已同是役所之人而或陞好爵或得空紙安得不冤鬱云論以事情其言之如此亦無甚怪臣意則萃城酬勞與他有別

都政則專是允勤收用之政雖難暇及於承傳諸人若於散政則毋論遲速待邊將窠出北路至薄不願窠外次次以華城承傳計其役日多少盡數差送後始爲舉論他人之意分付銓曹則群情庶可欣躍至若不願加資而願得軍門斗料者或已經衛將而只得空闕衛將承傳者臣當詳問而更陳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9일(기축)>

강 召見壯勇營前前提調 徐有隣儀軌堂上李家煥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2일(임진)>

강 召見總理大臣 右議政 蔡濟恭 壯勇營前前提調 徐有隣 京畿監司 徐有防 華城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予曰俄者所下草記批旨卿等見之否徐有隣等曰見之矣予曰何以區處則爲好耶有隣等曰整理穀今將分布八路而三甲等諸邑勿爲舉論恐好矣予曰列邑守宰毋或憑籍而貽弊於小民耶有隣等曰分處列邑則穀包李自數少似無憑籍之端矣蔡濟恭曰臣待罪華城時則儒生之築室居生一番戶籍者皆許應製矣自李命植居留之後若無三式年戶籍則并不許之於應製故儒生輩不勝抑菴云矣予曰築室居生之人則并許應製事分付留守可也濟恭曰顧今華城城役餘既不多自朝家不煩經費有完築之道矣八路軍丁使之赴役而自廟堂分付道伯以爲防給民役之地則事甚便好矣予曰此則事面如何矣若令防役云則當令以公穀會減今乃不然使之自當則豈不苟且乎濟恭曰雖令道伯自當列邑之稍勝者亦當助給然則自當之數似甚不多事面亦無如何之慮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3일(계사)>

강 備局以華城行宮整理修城穀分置八道啓命葺宮修城之費較量分排著爲式

목 備局啓言因整理所草記華城行宮修補物力自廟堂區劃穀物分置八道事命下矣行宮修補物力在所當設而幸行時鋪陳塗襍等事既不付諸度支則定例所載當自本府舉行外此城堞之修繕營樣之補給皆從此出則區劃穀物雖不可過多亦不可太略就本司句管穀中以正穀一萬石皮穀二萬石爲準隨其土產與穀總酌量磨鍊名曰華城行宮整理修城穀嶺南大米三千石租五千石牟一千五百石湖南大米三千石租二千石牟四千石湖西大米二百五十石牟三千石關西大米一百石小米二千石牟七百石海西大米一百石小米一千石租一千石京畿大米一百石牟一千八百石關東大米一百石小米一百五十石牟五百石北關小米二百石粟五百石分排而若其糶糴取耗之方發賣寓用之道請令行宮整理使往復本司成出節目以爲永久遵行之地允之教以在行宮係是繁務在修城亦屬大政決不可依條磨鍊草率分排以致眩於舉行行宮整理物力劃給幾許城堞公廩修補物力之幾許略綽較量爲先定一規模以爲依此遵行之地而回鑾已久今始草記近來事皆如此今番節目則須勿如彼稽滯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3일(계사)>

강 召見編輯諸臣及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重熙堂

목 予曰華城軍制節目分排修正乎徐有隣曰與華城留守相議定例矣予教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分司何以爲之乎心泰曰以水原爲前司以坡州 高陽 始興 果川 安山爲左司振威陽城 龍仁 廣州爲右司長湍楊州 加平 砥平 楊根爲後司如是分排定例矣予曰節目詳爲定式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4일(갑오)>

강 召見編輯諸臣及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重熙堂

【**목**】 予曰華城軍制節目分排修正乎徐有隣曰與華城留守相議定例矣予教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分司何以爲之乎心泰曰以水原爲前司以坡州 高陽 始興 果川 安山爲左司振威陽城 龍仁 廣州爲右司長湍楊州 加平 砥平 楊根爲後司如是分排定例矣予曰節目詳爲定式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4일(갑오)>

【**조**】 備局進華城行宮整理修城穀糶需用節目賜批仍命印藏各處

【**목**】 節目以爲華城之設置留後又兼整理使者將以任行宮之葺理責城池之修繕而所需財力尙未措置名實不副事體未安顧今棟宇奏功樓櫓就完之後尤宜及時講究俾作億萬年鞏固悠久之圖而竊伏念華城凡事之不煩經費聖意有在幾百間營建累千步鑿築曾無纖毫之取資於大農而以至幸行時供億儒武試賞格亦皆別爲蓄貯隨時入用則乃於葺理修繕之一事反致因循於有司之辦備牽連於隣邑之倉廩者甚非所以仰體之道謹稟睿裁劃得三萬石穀物分置八路州縣取耗作錢設庫典守以爲需用之地而若其穀物糶糴錢貨拮據等條件別成節目永久遵行一正穀一萬石皮穀二萬石以備局句管劃出均排於八路而六鎮 三甲外隨其州縣大小差等分置以爲斂散取耗發賣需用之地一此穀不但有所重且其需用皆有定數不可以豐歉有所盈縮雖值災歲切勿舉論於停減之中而準捧形止每歲末修報備邊司文移華城府一發賣之際差人往來自有弊端此穀則勿送本府校吏令各其道監營主管舉行而列邑則隨其發賣從便輸送於監營磨鍊駄價都聚運納於華城府一今此設置所關至重作錢上來之後別峙一庫嚴其典守務從稱當節其需用以防滲洩之弊期有蓄貯之效而其用遺在數爰每於歲末校舉修成冊報于備局 及內營一行官所御器用什物及塗襪鋪陳屏帳等屬無論大小從前戶曹舉行者竝爲停止自本府量其容入專當措備而新備及改備年限一從定例施行俾無違越之弊一諸船物種自有貢價時直之不同參量折衷推移定價各隨年限久近預先經紀措備俾無臨時窘束之弊一行官葺理城堞修補等事隨其頃處狀聞或筵稟待回下舉行雖微細事毋敢擅便亦無敢違越年限而工役之費該留守親執句檢務從節略毋或有過濫之弊一一年應入酌量磨鍊三千兩屬之行宮物力二千兩屬之城役物力當其葺理修繕之際觀其彼此不足互相推移毋或有偏用之患一作錢元數既有每歲恒定諸種措備且多間年舉行則其所用下自有剩餘此則計數除置消詳入錄於歲末成冊一園所丁字閣碑閣修理及紅箭門內外公廨依前自筦千庫舉行亦勿混用於修理物力一每十年行宮大修理別劃整理物力舉行本庫物力勿爲取用仍爲全數會錄一物種價直修補年限作爲定規別成冊子頒之本府以爲永久遵行毋敢違越之地一行宮修理及城役修補時監董編裨及校吏工匠姓名詳細錄置以爲日後考勤慢勸懲之地教以此節目同爲印出分藏各處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5일(을미)>

【**조**】 判下華城撥站節目于備局命本營節目畿營節目合錄一冊分藏三處仍飭水原各項節目亦爲斯速印出分藏

【**목**】 備局啓言華城之自奉園寢歲一展謁已有定制而顧以我聖上日瞻月觀之思憧憧孺慕視如尺地上自芬苾之薦享下逮樹木之栽植必令趁卽登聞毋或動踰時日苟不置郵而遞傳易致命令之稽滯旣建行宮又置城池陞之爲二品留後儼然成一大關防與內營互相表裏比兩都反復尊重而儒武之試取軍兵之入防民情之苦樂公務之緩急種種啓牒之疾馳往還殆乎無日無之則事體所在有難責之於京之邸吏鄉之府隸故不得不使沿路驛騎替當其役而間或有疲不勝之時此所以奉承明命爛加商確排站立馬設將置卒如西撥之爲者也容入物力以萬兩爲基址而出自內營不煩經費尤以仰聖意之隨處經紀靡不用極也合行事例有壯營及畿營節目而自備局亦不可無定式謹爲條列于左使之永久遵行之地一自京營至華城爲七十五里而以撥路里數言之比西撥稍闊故每站或以二十里或以十五里定爲一站則其間排比合爲五處而自京站至始興 新村站爲二十里自新村站至果川 安養站爲二十里自安養站至廣州肆觀站爲十五里自肆觀站至華城官門站爲二十里矣擺撥站數依此施行一今此五站撥所專爲華城設置而華

城去來時急啓下公事外京而各司外而營邑俱不得擅便付撥則撥馬使役視西路稍歇馬匹則比西撥減二匹每站各立二匹一各站撥將卒則依西撥例自畿營照管舉行而每站各置一將三卒而撥將差代之節自畿營移文兵曹以爲啓下差出之地而京營站則既有本撥將使之兼差舉行此外新村站始興將校 安養站 畿營將校肆觀站廣州有料將校華城站本府有料將校差定限五年準爪交遞一撥所一應需用等事既有內下錢一萬兩以錢以穀間自畿營泛便殖利以爲逐年接濟之地而假令一年利條以錢計之當爲二千兩以此排比取用閏朔料條亦於此中磨鍊一撥將卒朔料及馬料當依西撥例磨鍊而新村 安養兩站外京營肆觀華城三站撥將則俱以有料將校兼差舉行故參量原料之有無厚薄京營 華城兩站撥將則每朔添料錢各三兩肆觀站添料錢五兩新村 安養兩站則每朔料米各六斗錢各五兩式分數磨鍊而五站撥馬則一依西撥例每匹每朔十一兩式逐朔上下此外紙地草價自畿營酌略磨鍊上下一京外付撥等事及撥將殿最之節一依壯勇營啓下節目施行而外此些少舉行間事令畿營亦爲成出節目以爲永久遵行之地教以此節目及壯營節目畿營節目合錄一冊分藏本司本府該營而水原各項節目印出分藏已有成命尙不舉行從速爲之之意分付監印所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6일(병신)>

召見左議政 俞彥鎬 右議政 蔡濟恭 領府事 金憲編輯堂上徐有隣 沈頤之 趙鎮寬 尹行恁 水原留守 趙心泰 北兵使 李源于齋室

予曰咸興 永興卽我邦肇基之地而今番盛禮卽本道初有之舉也是年是禮齋宿是宮予懷愴感當如何彥鎬等曰此實我東方莫大之慶而香祝陪往之後日氣連爲清和臣等不勝欣忭矣予曰嶺伯報瓜各別擇差然後嶺民可蘇也彥鎬等曰當議於首揆另擇矣予曰李源非爲渠也卽念其先也向於兵使之除人或謂其酒失害及一方云而予則曰貽害於一方孰若有功於八方提督之功果何如古所謂無德不酬是也濟恭曰近年斷飲云而身手亦好矣教李源曰今日特除爲爾先也善爲之勿近酒可也源曰臣當竭力思所以圖報萬一矣教鎮寬曰所編冊子果已留意否 鎮寬曰未及入思矣予曰從速爲之可也予曰今日應製無非佳作多士之成就極可嘉尙有隣曰無非聖上作成之化也仍命史官 吳泰曾領御饌往泮宮頒多士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7일(정유)>

命華城留守 趙心泰辦給工曹參判 李奭祚屋子每朔給米限百歲爲例仍命京畿監司 徐有防備給奭祚下鄉時轎馬盛陳威儀

教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本府人工曹參判 李奭祚八十一登科八十三位躋宰列此是梁灝以後始聞者況其精力康旺筆翰如飛觀於承宣時登筵尤所稱賞近聞鄉居數間屋不掩風雨且艱食欲仍留京第云老宰臣之出入班行非不可喜但京師則耆舊諸人布列朝端此宰臣去留無甚關係至於本府則耆宰只有此人可謂一府之壽星豈不稀貴乎卿其辦給瓦屋之可以安身者繕修塗梢等節并皆擔當爲之物力則以城役所所用者上下每朔一包米自外帑庫輸送限百歲以爲例○教京畿監司 徐有防曰外使處所下傳令一通後錄下送卿其祇受後工曹參判 李奭祚下鄉時備給轎馬盛陳威儀以爲歸詫鄉里之地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7일(정유)>

命水原府內武士去三月朔試射入格者施賞有差

柳葉箭秩別軍官出身李東述等二人邊三中各木布一疋知穀官嘉義金恒一等四人貫一中邊一中各箭竹五十介扇一柄閑良李朝漢等二人各扇二柄騎芻秩別軍官出身金喆臣等三人各 箭竹六十介扇一柄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7일(정유)>

강 命水原府內武士當朔試射入格者施賞有差

목 柳葉箭秩閑良李朝漢邊五中臘等更試三分以上入格則賜第二分以下筒箇一部木布一疋未入格則筒箇一部帽子一立知穀官嘉義金恒一貫一中邊三中筒箇一部扇一柄閑良鄭碩賢等二人貫一中邊二中以上各筒箇一部出身曹千澤邊三中木布一疋知穀官折衝具載禧等二人貫一中邊一中各箭竹五十介扇一柄知穀官折衝黃宗福等六人邊二中各扇一柄騎芻秩閑良 晉學喆二中箭竹六十箇扇一柄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7일(정유)>

강 命抱川縣監 丁遇泰 水原近處守令中相換

목 敎曰城役近雖停止自多相關抱川縣監 丁遇泰 水原近處守令中相換仍令除朝辭赴任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8일(무술)>

강 頒新印正始文程

목 先是以意豁如也爲詩賦題以擬漢群臣賀意豁如也爲表題試抄啓文臣又以前賦題命泮儒應製既親考令內閣印頒三上以上作于入格文臣儒生至是活印以進賜名正始文程書凡三編傳敎疏批之屬於文體者及應製榜目爲第一編文臣儒生試券分爲二三編敎以新印正始文程毛面紙三件粉唐紙三件京造紙七件白紙五十件內入毛面紙二件粉唐紙二件京造紙三件白紙十件西庫內閣 白紙二件政院 弘文館 春秋館四處史庫成均館四學禮曹外奎章閣 外閣 水原鄉校外帑庫八道書院時原任閣臣二十三員新舊選抄啓文臣九十八員監印堂上李家煥應製入格儒生七十人檢書官三員各白紙一件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8일(무술)>

강 以李儒敬差假承旨捧進華城儒生應製試券

목 敎曰華城儒生今朔應製明當設行捧券間前承旨 李儒敬 假承旨差下考下後減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19일(기해)>

강 考下水原府內儒生試券施賞有差

목 以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爲詩賦題下送水原府 假承旨 李儒敬捧券以進親考訖敎曰今四月朔水原府內儒生試取時詩三上幼學 鄭世豐點心米一石三中生員李弘謙點心米十斗次上幼學嚴栽草次上幼學洪始澄賦次上一幼學朴宗珪次上幼學尹統 李基孝生員沈日魯草次上幼學柳宗漸生員黃明漢各扇子一柄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20일(경자)>

강 召見時原任大臣俞彥鎬 蔡濟恭 金憲還宮

목 予曰今日日氣甚好誠甚萬幸矣彥鎬等曰今日之清朗實爲幸甚矣予曰見今辰時已屆而本宮禮成卽是辰時故不敢遽爾還駕矣彥鎬曰向承下敎凡所施惠之道往復有司以爲沿路則舊還特許蕩減永興則與他有異宜施別般之道云臣意亦無他見矣予曰沿路民邑之弊似甚夥然矣濟恭曰別星之行今爲屢次驛站人馬亦似疲弊矣予曰凡百施賞之方卿以筵敎詳細問于李判府使之趁廿六日還到事自畿營卽爲傳撥可也予曰趙岱事查啓今既上來當何以決處濟恭曰故相柳成龍下往箕營 箕伯 李元翼果爲拿入故相吳命恒行過水原府使 宋眞明亦爲拿入未知此時密符何以處置而到今平常之時則恐不可援用此例矣予曰若無密符一事則趙岱自當在落科矣濟恭曰誠如聖敎矣待永興本宮第一室位版造成時過乘輿出宮門至觀旂橋命齋任中未差者以能講能製人從速差出入弘化門 明政門 永清門還內命翌日間安勿爲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21일(신축)>

湖西暗行御史 朴鍾淳進書啓別單

先是遣御史 朴鍾淳廉察湖西數邑及沿路各邑封書曰守令治績在歉年莫先於賑政賑政另飭何年不然而今年賑政意在同慶抄戶之無濫無漏穀品之精不精斗升之準不準鹽醬饘粥之失味不失味皆在探察之中而賑政雖善勒令勸分者懸法象魏此亦一體按廉又或專意於賑而不致誠於勸農種糧不贍田疇多曠則大非所以盡力溝洫之道入境審視不容少忽繡衣應行條件非不纖悉而此兩條係是目下急務着意知悉外此政治能否條列以聞柱邑錄在下方柱邑忠州 平澤 鍾淳至是復命書啓以爲忠州牧使金履銓非無恤民之心亦存傷廉之戒柔不束下任或匪人抄飢之政委諸鄉監而失之太寬呼冤者多設賑之際或未躬檢則粥皆稀淡醬亦減損麥嶺尙遠而糶分漸減方農民食尤患艱匱蓋其衰年吏事太欠剛核孔道劇邑難責剴理平澤縣監 成鼎柱柔善雖欠威斷恬約亦其治規抄飢則寧失於濫分賑則務從其厚民無捐瘠之患咸頌字保之惠以本邑雇馬廳財力之漸就耗縮昨年還分中除出租二百石殖利添補仍以分給樣排定於民戶待秋徵俸雖出於從民所願自歸於貸用還穀揆以法意不可無罪以上柱邑 稷山縣監趙重鎮未赴任前縣監 李尙謙賑濟則殫誠倉廩則新建不以已遞或有所忽鎭川縣監 李鍾淑柔懦雖或爲病政治姑無顯疵分糶稱平防役有譽陰城縣監 李昌熙捐出薄廩竭力賑濟十室之邑一夫無飢以上本道沿路邑 振威縣令 吳在斗名雖損於治郡謗實由於束吏水原判官 洪元燮除拜之初民皆想望而莅任未久姑無毀譽廣州府尹 徐美修詳明自是本色周恤亦多譽聲果川縣監 金履裕謗言或由於任怨周通亦優於制治以上他道沿路邑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22일(임인)>

湖西暗行御史 金義淳復命

(…) 振威縣令 吳在斗則接濟得宜分還亦精剛嚴故威於東濕勤勵故優於做治一水原判官 洪元燮則莅既未久治非可論而惟其簡雅之操剴理之才已苑吏民之想望一廣州府尹 徐美修則儒雅爲治清簡自持不煩事爲之跡自得懷保之要一果川縣監 金履裕則孔路爲政隨處殫誠律已嚴故吏莫售奸慮事周故政無不舉以上京畿沿路守令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25일(을사)>

命藍浦縣監 申在德 瑞山郡守 吳應常拿問繡啓諸條令道臣行查啓聞後勘律平澤縣監 成鼎柱道臣狀聞後拿處

吏曹啓言觀此忠清道 暗行御史 金義淳書啓以爲藍浦縣監 申在德則本境不至大饑民情如逢一敵決牒扶抑係於刀筆斷訟立落關於貨寶抄饑則一委監色惟視賄遺斂災則托以補賑竟無其實監盆官貿無異白徵海民難支怨聲流播甚至李班山之百金反案金姓校之半年滯牢染指之謗雖不索言揭街之謠寧欲塞耳爲辭瑞山郡守 吳應常則制事尙威而吏奸不戢做治太疏而民隱莫察賑事則抄饑存拔吏緣爲奸以錢取舍至有官門哀號糶政則移轉錢餘剩五百餘兩藉以船運浮價而難免疑謗之來辛亥條拯劣米以錢代捧合一千一百餘兩而上納之期遲晚停退之令已下則事當卽地還給而付之該色歸於料販秋實米太春復發賣云其中拯劣米事則昨年因該道臣往復廟堂已經筵稟使之取用貿穀發賣雖似殊常恐不可全然歸罪而莫體朝家之分憂竟致賑事之愆誤行私之跡不法之事可謂無一善狀置之重典少無所惜方值畢賑之日該道狀聞中必當詳細論列藍浦縣監 申在德 瑞山郡守 吳應常竝令該府拿問嚴飭道臣依繡啓諸條一一行查更爲啓聞後勘律海美縣監 韓聖養則今此論列以褒貶則毀少而譽多以事狀則前慢而後善揆以將功折罪之義宜置諸勿論之科泰安郡守 韓永達則治本剛核賑多措劃穀精而粥味甚適種優而田疇無曠濟飢之善苑有隣訟爲辭宜有褒嘉之典而以法從之臣分憂外邑善治善賑自是職分

內事今姑置之其外本道沿路德山縣監 金直休 洪州牧使 柳誼 結城縣監 洪秉益 保寧縣監 李汝忠 大興郡守 柳烓 禮山縣監 洪百淳 新昌縣監 李惟稱 牙山縣監 沈養之 京畿沿路振威縣令 吳在斗 **水原判官** 洪元燮 廣州府尹 徐美修 果川縣監 金履裕或純襃而無疵或少貶而多譽而過路探察太略并置之其中平澤縣監 成鼎柱則曰廉曰勤賑政傳誦與日前本道暗行御史 朴鍾淳書啓臧否懸殊既有拿處之命亦知委道臣指一狀聞後令該曹稟處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26일(병오)>

㉔ 湖西關東暗行御史 韓致應 湖南 暗行御史 李義甲復命命吏曹判書 尹著東吏文一本印給京各司及諸道營閣仍命槐院 譯院吏文製述漢學殿講文臣如式抄啓

㉕ (…)
全羅監司 李書九寬嚴得中及瓜如一深得按道之體連值歉荒之歲備盡調濟之策冬春救賑自備錢穀數俱過萬而均分列邑俾賑饑口行部之時嚴飭守宰監賑之際曉諭民人實惠所及頌聲載播羅州營將 具綱 監牧兼管之時雖招些少之謗軍額修舉之政別無顯著之毀而緝捕譏訕頗稱嚴明長城府使 洪景厚莅纔屬耳民方拭目稍實之邑既不設賑疵譽之間姑無所聞青嚴察訪 宋宅朋孔路馬政亦自修舉井邑縣監 任希默 安詳之治斗邑晏如而賑政頗精民譽方蔚飢民之迫付二百口不報巡營而自備私賑泰仁縣監 趙恒鎮剛明爲治奸猾知戢邑是私賑而廣抄厚饋飢氓咸頌金溝縣令 趙鎮大官閒政平吏民俱便而抄飢救急終始優厚全州判官 尹光垂意銳求治而處事或疏務欲簡訟而聽理頗滯而親執賑案存拔克詳躬行倉舍誠勤備至參禮察訪 安邁權郵卒稱惠賑口多頌礪山府使 李漸運寬平之治雖欠剛克謹拙之規至誠奉公親執抄飢餼穀設粥質太沈醬優厚分給捐出需米以補賑資恩津縣監 尹行進殘局孰手綜明做去歉歲賑政聲譽頗多尼城縣監 李顯默斗邑事簡居官如家抄飢付賑實效多著公州判官 沈公著營下劇邑治本詳明賑政克竣飢口賴活天安郡守 尹厚東周便之規撫摩得宜甫訖賑事民頌不衰稷山縣監 趙重鎮姑未赴任前縣監 李尙謙捐廩補賑民蒙實惠多有去後之思成歡察訪 李尙友馬政既修郵卒皆頌振威縣令 吳載斗兩載爲治一味綜詳惠政頗多民恐或失 **水原判官** 洪元燮新到重地毀譽無聞始興縣令 金思義綜核之規初政可觀以上沿路營鎮邑驛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4월 28일(무신)>

㉔ 定壯勇內外營哨官遷轉之式

㉕ 整理儀軌廳啓言因華城留守 趙心泰所啓外營哨官宣職遷轉事批旨有論理草記之命矣外營哨官之以宣部守三薦差出實出於重事面獎軍 校之意今若與內營哨官宣職遷轉窠相間輪回 在官方別無掣礙之端在渠輩尤爲慰悅之道而內外營事體差有間焉內營哨官兩都日連次遷 轉外營哨官間二都日一次遷轉事更爲定式似爲合宜而事係官制變通臣等不敢擅便請更令該曹論理稟處允之教以內營哨官則六品遷轉外營則亦當依此爲之乎內外自別勞逸懸殊不 可只以每政間政區別而已鄉哨官以初仕遷轉 宣薦則雖宣傳官直擬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5월 22일(임신)>

㉔ 壯勇營進鄉軍追抄定節目命待十年後舉行

㉕ 節目曰壯勇營之設置鄉軍於畿甸諸邑寔出於軫念京軍偏苦之弊徵番與隨駕均其勞逸之聖念奧自戊申暨乎癸丑先從砥平至于水原斟酌損益先成十五哨三司之制而其餘十哨之尙欠團迄今遷就者職由於良丁之別爲搜括易致繹騷而然耳軍兵雖曰貴精不務多而既定之制有不容一任其闕額故就禁衛鄉軍一百二十五哨每哨除出正軍及官資保各若干名劃屬本營仍又遴選正軍一千二百七十名作爲十哨蓋此鄉軍在外則拱護仙寢在內則捍衛王京事體所在尤爲自別管領綱紀師律則然無論漢南漢北舊隊新伍均排前後左右從附近魚鱗作哨竝京軍中司以準五司之制一以嚴規度一以便節制若其抄定

使用之例作爲事目條列于左一禁營鄉軍之散在六道者爲一百二十五哨每哨正軍十名竝與官保一名資保一名除出劃付一劃付軍數正軍爲一千二百五十名官保爲一千二百五十名資保爲一千二百五十名合爲三千七百五十名而今此劃付既爲所重而禁營鄉軍散在六道則將無以合聚團束正軍則漢南果川一哨始興一哨廣州二哨龍仁一哨陽城一哨振威一哨安山一哨漢北則楊州一哨長湍一哨分排磨鍊以各其邑所在納布良軍擇其有根着膂力年少身長者通融相換從附近魚鱗作哨一司哨團束既完養兵在所先務保軍則依前收布以備正軍支放之資一新軍舊軍統以計之已成一營五司之制司哨不可不從便釐正華城所在五哨屬之前司廣州 龍仁 振威 陽城所在五哨屬之左司京軍五哨屬之中司始興 果川 安山 高陽 坡州所在五哨屬之右司楊根 加平 砥平 楊州 長湍所在五哨屬之後司環連控抱俾得以呼吸相通輔車相須之地一正軍每哨以一百二十七名磨鍊則十哨都數合爲一千二百七十名此則雖因魚鱗之法不得不從便作哨餘在保軍二千四百八十名仍於所在邑收捧身布而依訓局砲保例各該邑守令必於十月內具陳省畢上納發送時先期牒報一遵定式無敢違越一各其邑所在納布良軍通融相換之意雖已概論於上款而司選哨哨選旗旗選隊隊選兵自是兵家要訣旨意甚嚴若於團束之際或有苟充之端該邑守令之以法勘治一依本營節目施行各哨軍兵之有頗者隨闕填充續成冊牒報俾無隊伍疏虞之弊一前後司把總二員前後司哨官各五員依已例差出前司五哨既在華城則把總一員哨官五員亦遵本營節目辭意以華城策定制一把總 哨官既已差出則每司別武士四人標下軍三十名填充之規一如他司哨施行而書牌各一名標下軍中擇其可堪者定出使用前司標下軍亦依本營節目以水原所在軍抄定○壯勇營啓言本營鄉軍追抄定節目才已啓下而禁衛營上番鄉軍中每番一哨限十年移送華城築城所以助工役則今此正軍保軍之除出劃付編伍收布自多掣礙之端請待其準限後舉行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5월 25일(을해)>

㉔ 備局進華城協守軍制節目

㉔ 節目曰有城池必有協守蓋以聲援之犄角控禦之合力故也南北二漢 松沁兩都已例可考而今茲華城行宮已就崇墉載完親勞三軍之操鍊儼成萬全之關防而傍近協守之制尙今闕焉甚非所以重保障撤桑土之義本府接境龍仁 安山 振威三邑其近則牛鳴其勢則犬牙官長兵民來往慣熟節制之便當事面之團圓無過於此以右三邑守令定爲協守將又以各其境所在守總兩營束伍軍定爲垛卒俾作緩急之時竝力防禦之地合行事例撰成節目條列于左一龍仁縣令定爲東城協守哨官 振威縣令定爲南城協守哨官 安山郡守定爲西城協守哨官一三邑既定協守屬邑則哨官差出傳令卽爲成送使之來現而三邑守令新到之後待其到任狀來到成送傳令以爲投刺之地依京軍門投刺例天翼佩劍楹外爲之事著爲定式一協守軍卒則龍仁所在守禦廳束伍五哨振威所在守禦廳束伍三哨安山所在總戎廳束伍四哨盡數移付華城定爲垛夫若當出用之時着戰笠軍服佩刀從信地登城一協守哨官既是聞警赴城之將則號令專一然後可責效力如龍仁縣令兼帶禁營鄉軍把總移劃他邑之意知委該營若於緩急之時雖無左契之徵信必以傳令令旗徵召俾知專制之嚴重一三邑束伍專屬垛夫此與尋常城丁軍大有異焉成出軍案一件留上一件反還而隨闕填代這這付標俾無擁虛簿之弊一軍門節次挨次爲重三邑守令既帶協守哨官俱有各面信地操鍊之時承接等節一遵該面城將號令無或有臨機僨誤之弊一不拘大小士夫軍民人等計垛分守自是兵家約束則三邑成籍束伍外近城軍民之聞警入保在所不已雖於平時行操附近男丁限里領付俾解信地以爲緩急得力之地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5월 25일(을해)>

㉔ 壯勇營進鄉軍追抄定節目命待十年後舉行

㉔ 節目曰壯勇營之設置鄉軍於畿甸諸邑寔出於軫念京軍偏苦之弊徵番與隨駕均其勞逸之聖念奧自戊申暨乎癸丑先從砥平至于水原斟酌損益先成十五哨三司之制而其餘十哨之尙欠團束迄今遷就者

職由於良丁之別爲搜括易致繹騷而然耳軍兵雖曰貴精不務多而既定之制有不容一任其闕額故就禁衛鄉軍一百二十五哨每哨除出正軍及官資保各若干名劃屬本營仍又遴選正軍一千二百七十名作爲十哨蓋此鄉軍在外則拱護仙寢在內則捍衛王京事體所在尤爲自別管領綱紀師律則然無論漢南漢北舊隊新伍均排前後左右從附近魚鱗作哨並京軍中司以準五司之制一以嚴規度一以便節制若其抄定使用之例作爲事目條列于左一禁營鄉軍之散在六道者爲一百二十五哨每哨正軍十名並與官保一名資保一名除出劃付一劃付軍數正軍爲一千二百五十名官保爲一千二百五十名資保爲一千二百五十名合爲三千七百五十名而今此劃付既爲所重而禁營鄉軍散在六道則將無以合聚團束正軍則漢南果川一哨始興一哨廣州二哨龍仁一哨陽城一哨振威一哨安山一哨漢北則楊州一哨長湍一哨分排磨鍊以各其邑所在納布良軍擇其有根着膂力年少身長者通融相換從附近魚鱗作哨一司哨團束既完養兵在所先務保軍則依前收布以備正軍支放之資一新軍舊軍統以計之已成一營五司之制司哨不可不從便釐正華城所在五哨屬之前司廣州 龍仁 振威 陽城所在五哨屬之左司京軍五哨屬之中司始興 果川 安山 高陽 坡州所在五哨屬之右司楊根 加平 砥平 楊州 長湍所在五哨屬之後司環連連抱俾得以呼吸相通輔車相須之地一正軍每哨以一百二十七名磨鍊則十哨都數合爲一千二百七十名此則雖因魚鱗之法不得不從便作哨餘在保軍二千四百八十名仍於所在邑收捧身布而依訓局砲保例各該邑守令必於十月內具陳省畢上納發送時先期牒報一遵定式無敢違越一各其邑所在納布良軍通融相換之意雖已概論於上款而司選哨哨選旗旗選隊隊選兵自是兵家要訣旨意甚嚴若於團束之際或有苟充之端該邑守令之以法勘治一依本營節目施行各哨軍兵之有頗者隨闕填充續續成冊牒報俾無隊伍疏虞之弊一前後司把總二員前後司哨官各五員依已例差出前司五哨既在華城則把總一員哨官五員亦遵本營節目辭意以華城窠定制一把總 哨官既已差出則每司別武士四人標下軍三十名填充之規一如他司哨施行而書牌各一名標下軍中擇其可堪者定出使用前司標下軍亦依本營節目以水原所在軍抄定○壯勇營啓言本營鄉軍追抄定節目才已啓下而禁衛營上番鄉軍中每番一哨限十年移送華城築城所以助工役則今此正軍保軍之除出劃付編伍收布自多掣礙之端請待其準限後舉行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5월 25일(을해)>

28 工曹參判 李奭祚上疏仍進輯說內外篇四冊賜批嘉獎特擢知中樞仍命內閣謄出疏與批與冊子藏之華城府

29 疏略曰臣百無一能八十窮居頃於壬子應製也爲觀盛舉而入場遽蒙格外之典特賜直赴瑞物之褒御餐之頒俱出尋常自是以來隆渥荐降殿試日泮御之付放榜日諫官之除實國朝罕有之事而駕前喝導挾扶前行惶隕罔極神心悅惚銘恩次骨圖報無路而旋陞恩資仍叨水部至於今年值邦家莫大之慶臣猥以病蟄之蹤得與於華城之宴仍侈疋帛鳩杖之賜而又蒙晉秩之命數日之內恩除三降榮及幽明光生門戶登筵之日便番眷渥非獨朝紳之所未有求之千古絕罕其例而繼伏承賜宅之命繼廩之教嗚呼殿下何所取而眷念撫愛之終始委曲至於此極也顧臣褻耄既無以仰報天恩之萬一則惟當速歸故鄉偃息於所賜之屋與村夫野老聚首歌頌以誇耀聖恩而尚今延淹者以所撰冊子之未及刪定故耳嗚呼殿下每許臣以文識而文識二字初豈近似於臣身者耶第以才鈍命蹇老於場屋伎倆所使抄出射策之套語彙分類別自成一帙而只爲巾衍之私藏初非有意於當世千萬匪意遽承筵席之俯詢仍降獻御之恩教臣自承此教以來塗改增削靡朝靡夕而老眸既昏衰精未全惟仗一孫以言傳意使之以文述言規畫荒蕪凡例草率本不合於乙覽而臣既不能殫竭奔走於執事之列以陳其力又將辭官告歸逖違天陞則區區效誠之道惟有文字而已惟殿下恕而察焉書凡四卷而內篇首敦誠者誠爲萬化之本也外篇首養賢才者爲國家致治之本也結之以推誠者以明夫誠之爲徹始徹終之大本也夫誠固無方所沒把捉而卽上天本然之理亦人事當然之道苟循其理而行其道誠在其中豈可徒以勤孜爲誠也哉顧今文飾詐僞之風日甚一日矯此之道不過曰誠而已亦猶僿之當矯以質野之當矯以文耳苟自端本之地誠心勉率則何患不丕變也且凡致治之

道在於得賢得賢之道在於養賢才故詩曰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之寧蓋由於多士之濟濟而多士之濟濟亦由於文王之作人則作成人才其非有國之所可先者耶外此諸條亦莫非指陳時弊妄擬矯揉而既不敢自以爲是亦何敢望其必施惟明鄉約一款二帝三王所以致治之教也鄉約明則賢才有作成之所賢才作成而後國家可賴而理矣故三代聖王必懋於塾庠學校之教而維持人心之道培植綱常之具明名分敦風化之教皆自此出焉則其爲關重於世道也有如是矣苟使廷臣之有學術經綸者採用其萬一則其於爲治未必無助也臣宜卽告歸而又值流虹之月縟儀將舉朝野忭舞將竣數十日與嵩呼之末班覩獻壽之盛舉然後仍尋鄉路而第臣所歸之地卽華城而亦臣生長之地也夫華城府治揜三南之咽喉爲京都之捍禦故自昔爲都護府以重其節制矣今則仙寢密邇體貌自別既陞爲分司矣又經始城池矣募入民戶矣給民復而築官屯矣凡所以鞏基裕民之道靡不用極而但城役既始告竣無期監董諸臣徑爲陞遷許大工役付之生手事甚不可宜有定科以行賞罰待其完役然後陞除則人皆習於爲役而工可易就矣且其裕食之道不過曰商賈也農作也而今本府所通之路只有湖南西右道故貨物不通商賈病焉今若廢大歧峴路使不得由行而廣開小歧峴路直向華城抵京則所枉不過二十里耳三南土產既由此往來則物貨旅店自然繁盛爲漢南之大都會矣且若移設駒興長足東荷三驛於本府至近處合爲一郵使察訪來館則非但民戶之漸滋驛屬田畝并皆移買公田既多農民自當有藉手之地苟如是則商賈既通農作亦富而人民自當有裕矣但既聚士民不可無教擇置教官及坊里之長使之勸課而勿爲專課程文必以性命義理經傳訓詁討論講磨則不多年內教化浹洽賢才作成豈不盛哉若其詳具載於臣所撰冊子中養賢才定鄉制之下伏願垂察焉批以卿所進輯說內外篇四冊首尾拳拳者卽一誠字而內篇之修己治人質經鑑史外篇之人才官方民產軍政鄉制時措風教法度無非爲學做治之要道實用受言藏之細加紬繹欲答老臣之誠意至於維持人心扶植世道之方莫過於敦俗重倫欲明五常先遜五品故曰勅我五典五惇哉擬於春初另下一論申復鄉約遺意修明先王舊章而荏苒至今鄭重咨且者苦心雖在於障百川而回例瀾治不從欲十爲八九徒言之無窮莫如反諸身清化源以求夫不言喻之桴鼓捷應卿疏際及於此時深感意見之摯第欲一問當否於筵席之間矣鄉年今八十有三而鉛槧宿業猶復娓娓兀兀乃於告退之日陳此萬言良哉特擢知中樞以示乞言齎言之意附陳華城條件當詢廟堂措處○教曰工曹參判 李奭祚有特擢知事之命如無見窠加設啓下華城還下去時給驕馬一依前下文跡施行而所進疏與批與冊子令內閣謄出一本下送藏于本府靈壽閣肅拜還鄉前爲之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일(경진)>

備局以知事 李奭祚疏中華城事宜四條回啓

備局啓言取見知事 李奭祚疏本則論及華城事宜者凡有四段其一監董諸臣勿爲徑許陞遷待完役以行賞罰也城池重役之付之生手其所爲慮誠甚得宜前已陞遷者今雖不可收還嗣後則完畢之前切勿陞除待告成始行酬勞之典恐爲得宜其一廢大歧峴路廣開小歧峴路直向華城抵京也大歧峴卽由嶺南抵京師之大路也此必自麗朝所開者故越峴以後百里之間有龍仁邑店如魯院店險川店板橋店新院店沙坪店而其中板橋 新院兩店狹路村幕兩邊排櫛有若小邑治蓋其生理專以嶺南人來往爲恃今若廢大歧之路則上項六七店舍廢棄而已許多店人之流離失所姑無論在朝家一視之政豈宜有偏厚偏薄之嫌乎況雖使來往嶺南者咸湊華城過去留宿之際不過有益於店人而止物貨之因此繁盛未見其必然也此段恐不可輕議其一駒興 長足 東荷三驛合爲一郵移設華城至近處使察訪來館也以外面言之雖似便好細考其中有決然行不得者今若使三驛移設於距本所四五十里之間則馬位畚其可往來農作乎抑將斥賣移買乎往來農作非所可論如欲移買則國初設始之際先以各邑中最膏腴畚除作馬位今至四百年驛戶之能不逃散職由於此華城土地比龍仁 廣州本稱瘠簿上上腴畚何處得來以作馬位乎且凡物欲賣則價必賤欲買則價必貴賤賣貴買此豈在上者之所可分付者乎至於察訪來館京驛郵官之以畿營雇馬廳爲任所者制法本意本自不淺今欲創開察訪來館之例則此必大費物力有若置一縣之例然後方可議

到此豈可成之事乎其一士民不可無教擇置教官及坊里之長以性命義理經傳訓誥討論講磨也其意非不美矣但念近日百弊皆從文具中出來以見在之童蒙教官言之作文具者不知其幾多年所特以存羊之義置之而已祖宗朝通都大邑設置教官訓導非止一處而今皆革罷無一存者豈不以其弊而無其益乎今欲創設教官一窠則不特官制變通有難經議此與教童蒙有異其將聚三十四五六十頒白儒生之移居新邑者率皆依樣師弟名色曰天曰人曰性曰命猝地講論而有所補益於身心乎且其教官每每得來儒賢然後始可以不至見笑此亦恐爲難必之事大抵今世無一事但文具有事隨事祛文則庶幾治化自成何必復事乎文哉八路之小學勸課實是先朝務本之政也近來全然弛廢自各邑雖有考講文簿之上于禮部者聞皆無實事而只於紙上書粗略等牒而已今宜申飭八路專以小學爲教而營邑親自教導毋或廢墜若華城則依其所請各置坊曲之長專以小學爲作成之方則此諸創置教官之徒增弊端無補化源不亦大有勝乎四條之中可採者採之可置者置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3일(임오)>

강 命政院詳考華城府符制後守總兩營移來之三邑兵符啓稟下送

목 兵曹啓言觀此守禦使 沈頤之 總戎使 徐龍輔狀啓則守禦廳屬龍仁東伍軍五哨振威東伍軍三哨總戎廳屬安山東伍軍四哨移付華城府定爲塚夫三邑守令定爲協守哨官事已自備局節目啓下矣該邑兵符左隻不可留置本廳請令兵曹稟旨分付矣守總兩營所上各該邑兵符左隻當爲移上於華城府而兵符體重請令政院稟旨舉行教以所當下送華城使之句管而本府符制令該房詳細考閱然後三邑兵符亦爲啓稟下送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3일(임오)>

강 命華城府移屬三邑兵符待留守上來傳之

목 因政院啓稟有是命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4일(계미)>

강 定總戎廳二部四司各四哨之制

목 總戎使 徐龍輔啓言本廳前營南陽東伍二十哨本以左右部左右司各五哨爲例而安山四哨亦入其中今於本郡東伍移屬華城府之後一司五哨之內減此四哨只存一哨者不成軍制就其餘存十六哨之中通融磨鍊南陽東伍十哨內八哨屬之左部左右司餘二哨及果川二哨屬之右部左司始興三哨及陽川一哨屬之右司以爲二部四司各四哨之制恐合事宜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7일(병술)>

강 召見禮判 閔鍾顯于重熙堂

목 予曰進饌笏記盡爲出草乎鍾顯曰才已出草而姑未及正書矣予曰內入儀注或有漏誤處更爲釐正以入可也進饌時差備女官當爲幾人乎鍾顯曰似當爲二十五人而見今元數不足難於分排矣予曰然則發關華城府以爲上送分排之地可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0일(기축)>

강 命以十八日臨弘化門賜米飢民

목 敎曰慶辰在邇欲示祝慶之忱豈有過於同慶乎況已施於華城民人者豈可不爲於京中乎十八日當於進致詞箋文表裏於慈宮進饌禮成後臨弘化門賜米飢民今番抄戶中最貧殘之戶宣惠廳都提舉 三公嚴飭各坊尊位抄報賑廳令賑堂及京兆尹率領待令事知委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5일(갑오)>

㉔ 召見壯勇營都提調以下進饌所來待諸臣于便殿 都提調 洪樂性 提調 宣惠堂上李命植大將徐有大 華城留守 趙心泰 整理堂上沈頤之 徐有防 李時秀 徐龍輔 尹行任 儀軌堂上徐有隣 李家煥 李晚秀 禮曹判書 閔鍾顯 整理郎廳 洪守榮 具膺 金龍淳 李潞秀 洪大榮 儀軌郎廳 李始源 金近淳

㉕ 都提調 洪樂性曰自逢今年何日非慶辰而十八日今隔兩宵臣等之歡所慶祝不可以言語形容仰達矣教曰日日趨企在於此日卿等之歡忭如此況予心乎樂性曰臣等之所祈祝卽誕舉宴禮賁餼千一之慶而未蒙俞音群情抑鬱矣教曰以予小子愛日之忱逢此日行此禮豈或虛徐而慈心謙挹未獲勉回養親莫先於養志前已屢諭今番則只欲進數器小酌凡係儀文比華城進饌益從省約而整理所既經今春舉行故使其時諸堂分掌諸務實出於體慈志揚慈德之意也繼自今於千於萬無非稱觴獻壽之日也何必以今日之未行宴禮爲欠事耶又教曰再明進饌別無張大之舉而亦當有諸具排設儀節肄習補階使之今日預設卿等看檢舉行諸臣承命設補階於延禧堂之東西庭東庭長六間廣五間西庭長四間廣五間慈宮進饌排設在延禧堂正堂內予行禮版位在東階上外賓參宴在版位後中宮殿行禮版位在西階上內賓參宴在版位左右設朱簾於堂之東西楹及補階三面教曰此堂之庭廡間架雖頗狹窄而此是慈宮常御之所今番凡事務從節省故必欲於此堂行禮矣華城則只隨駕外賓入參矣今番則在京戚臣等無論遠近皆許參班以寓廣慶同忭之意座次分排時從便設席俾得容旋也補階既畢宣饌于諸臣仍以酒肉時果分饋吏隸工匠教曰今番進饌凡事整理諸堂主管者爲其熟習於今春而本營自多相關之事故提調亦令同參但今番參班諸臣及儒生軍校等倍多於華城時饌品熟設必須各所分掌可無眩於舉行之端卿等預爲分定處所前期整備自進饌所各所堂郎分排書入樂性以進饌所堂郎員役分排書進予謂惠堂李命植曰再明日飢民賜米自賑廳舉行而昔在先朝多有臨門賜米之例考出前例先爲草記可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6일(을미)>

㉔ 召見壯勇營都提調以下進饌所來待諸臣于便殿 都提調 洪樂性 提調 李命植大將徐有大 華城留守 趙心泰 整理堂上沈頤之 徐有防 李時秀 徐龍輔 尹行恁 儀軌堂上徐有隣 李家煥 李晚秀 禮曹判書 閔鍾顯 整理郎廳 洪守榮 具膺 金龍淳 李潞秀 洪大榮 儀軌郎廳 李始源 金近淳

㉕ 予命進饌堂郎排設于延禧堂如儀延禧堂正堂溫堦下排綵花席二張付地衣二浮上排黃花席二張付地衣二浮綵花席登每二坐滿花方席一座 戶曹待令 蓮平床一座上排綵花龍紋單席一件紫的紬褥一件十長生屏風一座 排設房待令 眞綵中屏一座內下南挾房下排綵花席一張半付地衣二浮上排黃花席一張半付地衣二浮大廳不排馬蹄紋十三張半付地衣一浮上排綵花席十張付地衣一浮綵花席登每一坐滿花方席一座東退馬蹄紋席三張半及半半張付地衣一浮六張付地衣一浮南退馬蹄紋席五張半付地衣一浮西退馬蹄紋席四張半付地衣一浮踏掌馬蹄紋席一座 戶曹待令香座兒一雙香串之一雙書房色待令炷香一雙 內局待令 壽酒亭二座一設於東楹之內予稱觴之所一設於西楹之內中宮殿稱觴之所亭是燔朱紅高足床覆以床巾紅質綠領皆用輕光紬又設紅鼎紬單袱皆三幅油紙各一張都策應所待令 玉盞一雙銀臺鍍金內下 銀瓶二坐左右面鍍金象金烏玉兔銀盃二坐內外面及銀臺并鍍金 戶曹待令 燔朱紅高足床一座致詞箋文表裏同排床巾一件紅質綠領皆用鼎紬紅鼎紬四幅單袱一件 尙衣院待令揮巾一件外拱紫的生輕光紬內拱草綠生輕光紬四幅長四尺都策應所待令揮巾鍮鈔盤一立內下補階上設遮日 下設地衣東補階所排馬蹄紋方席一百五十立西補階所排馬蹄紋單席二十立 排設房待令酒卓二一設於東補階爲外賓宣醞之所一設於西補階爲內賓宣醞之所卓上各排油紙 紅輕光紬床巾 紅鼎紬三幅單袱 戶曹待令各置鐵質鍍銀瓶一座銀五呈盃具銀臺一座 尙衣院待令排設訖有隣等奏曰堂內間架或難於容旋先以饌案量其廣狹則可無臨時窘束矣教曰今番罰數既從約豈或難於容

排而卿等之言既如此第試之可也諸臣入排案卓敎曰果恰好矣予謂承旨 趙鎮寬曰今當慶辰內賓齊會情話燕喜怡悅慈心而卿之老母屬最尊年最高既參於華城進饌今又入來精力康旺步履如常慈心尤以爲喜卿當以外賓參班而又除承旨者使之舉行於進饌凡事卿與洪義榮分掌外賓舉案異姓外賓卿主之同姓外賓洪義榮主之進不進今日內修正以入明日班次亦爲分掌檢飭又敎曰誕日例有當殿問安而明日則既行進箋進致詞之禮於慈宮不必更爲問安只於行禮後行各殿問安元子誕日問安則當宮及各殿宮依例爲之又敎諸臣曰明日進致詞後入參百官當宜饌而二品自有定班其餘三品以下班則必須有看檢整齊之人然後可不錯雜假承旨多數差下以爲分掌舉行之地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7일(병신)>

㉔ 御明政殿親傳致詞箋文表裏詣內殿行親上禮

㉕ (….) 生員安鼎尹製水原留守 趙心泰箋文曰進七爵於華邑歲星既周獻萬壽於椒塗月日又屆沙麓舊甲海籌添辰恭惟孝康慈禧貞宣徽穆惠嬪邸下配貳極尊爲文王母龍袞舞彩致千乘養志之誠鶴髮含飴錫一日生聖之慶迨寶曆六旬有一猗岡祝千歲呼三伏念心泰才慙壯南心懸拱北彤庭跡廁幸際曠前之鴻休琅函手擎粗伸由中之驚忭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8일(정유)>

㉖ 進饌于慈宮

㉗ 前一日尙寢設位于內殿慈宮座南向予座於慈宮座之東西向中宮座於慈宮座之西東向設小次於東西階上隨地之宜內外命婦侍位於慈宮座南近西俱北向又設儀賓戚臣侍位於前楹簾外左右北上相向是日尙寢設予拜位於殿東庭階上近東北向中殿拜位於殿西庭階上近西北向西庭在內東庭在外儀賓戚臣拜位於予版位之後實職在東軍衛及儒生在西內外命婦拜位於中殿版位之後內命婦在東外命婦在西又設內外命婦及儀賓戚臣外位於東西庭中司贊 典賓位於簾內典言 典贊在南差退贊唱女執事位於殿外東階上近西北向尙食設壽酒亭二於堂內東西又設酒亭二於楹外一於東楹外一於西楹外并隨地之宜設命婦及儀賓戚臣酒卓於階上東西內外命婦各具禮服集到廂外前二刻典賓引命婦及內賓就外位前主簿 金在昌妻令人李氏敦寧主簿 金在三妻恭人李氏前主簿 閔致成妻令人鄭氏敦寧奉事洪赫妻恭人鄭氏敦寧直長 鄭漪妻恭人金氏行副司直 金頤柱妻貞夫人尹氏故府尹 朴相喆妻貞夫人金氏行副司直 洪龍漢妻貞夫人宋氏故參判 洪樂仁妻貞夫人閔氏同敦寧 洪樂信妻貞夫人李氏同敦寧 洪樂任妻貞夫人鄭氏壯勇營從事官 洪守榮妻淑人徐氏前縣令 洪就榮妻令人宋氏前別提 洪後榮妻令人宋氏幼學洪載周妻孺人申氏清道郡守 趙鎮奎妻淑人洪氏行副司直 洪義榮妻貞夫人沈氏幼學洪世榮妻孺人金氏判敦寧 徐有隣妻貞敬夫人宋氏女執事引儀賓戚臣同姓外賓同敦寧 洪駿漢洪龍漢 洪樂信 洪樂任 敦寧都正 洪樂倫幼學洪樂受 洪樂宣 洪樂寬 洪樂有 壯勇營從事官 洪守榮前縣令 洪就榮前別提 洪後榮幼學洪緒榮 洪徹榮 洪緯榮 洪紀榮 洪載榮 陽德縣監 洪樂佐 知穀官 洪樂佑業儒洪 樂侗 洪樂僞 領議政 洪樂性 行副司直 洪義榮 副正 洪大榮幼學洪世榮 假注書 洪奭周幼學洪善浩 行司直 洪良浩 行副司直 洪明浩令洪樂正幼學洪樂猷 洪樂興 宜寧縣監 洪樂綏 假監役 洪樂眞幼學洪樂范 洪樂健 洪樂秀 洪樂獻進士洪樂膺幼學洪樂濂 參議 洪樂恒幼學洪樂衍 假注書 洪樂浚前校理 洪樂游幼學洪樂鎮 洪必榮 洪學榮 洪晉榮 洪普榮 洪在榮 洪有榮 洪遇榮 洪運榮 洪著榮 洪耆榮 洪祖榮 洪錫榮前府使 洪喜榮 假注書 洪命周 行司直 洪秀輔行副司直 洪仁浩 洪義浩 察訪 洪鐸輔 洪樂汶 童蒙 魯大寶 大祐 大肯 大世 周長源 深源 聖源快人吉周者周異姓外賓光恩副尉金箕性 判書 金頤柱 承旨 趙鎮寬 參判 金魯永 兵使 吳載熙幼學李宜重 李致重進士李道永 江西縣令 金龍淳 敎官 金明淳 安峽縣監 元在明令金魯敬 金相夔主簿 沈公權前參奉 朴齊一前主簿 金在昌 直長 金在三 鄭漪前主簿 閔致成 奉事 洪赫幼學金觀

喜 監役 朴綱壽 假注書 徐俊輔 校理 李義甲進士李義斗幼學李義平 李義準 李義升 李義肇 李英麟 李義獻令李義教幼學李 義悅床一啓進士李輪祥 金相任前察訪 任遠 引儀 任薊業儒李好永幼學金錫喜 宋致來 俞杞柱 李鍾翼 尹鍾大 李憲琦 朴弘壽 趙學謙 趙學廉 趙基恒 趙基復 趙萬永 趙原永 趙寅永 韓元履 洪起燮 李憲一 李憲圭 李憲五 朴齊七 童蒙 沈墨碩 金曾極 金錫簪 金無等 俞獅 俞鹿 朝官服黑團領儒生服青衿入就外位前一刻中殿具翟衣加首飾尙宮前導以出入小次予具翼善冠 袞龍袍女執事前導以出入小次慈宮具翟衣加首飾尙宮前導以出陞座典賓引內外命婦女執事引儀賓戚臣各入就拜位尙宮導中殿出次詣拜位北向立女執事導予出次詣拜位北向立女執事司贊 贊唱予再拜跪中殿再拜跪內外命婦儀賓戚臣同下皆如之俟尙食進揮巾饌案而興女執事分東西北向立唱老萊衣章章曰我有老萊衣萬年慶韶光宮鷄人報曉籌上堂偕元良商是日回瑞甲滿國齊祝岡角調味瓊液瀝佐肴蟠桃園徵一酌一酌復一酌一酌萬年三萬年羽唱訖女執事導予至楹外女官承引詣殿東壽酒亭北向立尙食酌壽酒第一爵跪進于予予受爵詣慈宮座前跪授尙食尙食傳捧置于座前予俯伏興出至楹外仍詣拜位跪女執事進座前北向跪代致詞曰國王某恭過乾隆六十年六月十八日孝康慈禧貞宣徽穆惠嬪邸下華宮餘祝花甲深尊歡承壽母功隆詒孫同我嘉賓拜獻千千謹上千千歲壽讀訖女執事導予至楹外女官承引就慈宮座前跪尙儀跪白宣旨仍西向跪宣旨曰與殿下同慶慈宮舉爵尙食進受虛爵復於酒亭予還復位尙宮導中殿詣殿西壽酒亭北向立尙食酌壽酒第二爵跪進中殿受爵詣慈宮座前跪授尙食尙食傳捧置于座前中殿俯伏興仍就拜位跪典言進座前北向跪代致詞讀訖尙宮導中殿詣慈宮座前跪尙儀跪白宣旨女執事臨階西向立宣旨曰與王妃同慶慈宮舉爵尙食進受虛爵復於酒亭中殿還復位子三叩頭三呼嵩再拜中殿內外命婦儀賓戚臣皆同女執事導予至楹外女官承引就簾內西向坐尙宮導中殿就簾內東向坐尙食分進揮巾饌案進酒杯女官引命婦班首詣壽酒亭東北向立凡進爵予離位鞠躬進訖還復位中殿內外命婦儀賓戚臣皆同尙食酌壽酒第三爵授命婦班首命婦班首受爵詣慈宮座前跪授尙食尙食傳捧置于座前命婦班首出就拜位跪典言進座前跪代致詞尙儀進座前跪白宣旨臨階西向立宣旨曰敬舉命婦之觴慈宮舉觴尙食進受虛爵復於酒亭命婦班首興典賓引內外命婦各就位女執事引儀賓戚臣班首詣壽酒亭東女執事止楹外北向立女官酌壽酒第四爵授儀賓戚臣班首儀賓戚臣班首受爵詣慈宮座前跪授女官女官傳捧置于座前儀賓戚臣班首出就拜位跪女執事進座前北向跪代致詞尙儀進座前跪白宣旨女執事臨階西向立宣旨曰敬舉卿等之觴慈宮舉爵尙食進受虛爵復於酒亭女執事引儀賓戚臣班首就坐女官各進內外命婦饌卓女執事各供儀賓戚臣饌卓行酒 酒既遍自第五爵以下命婦及儀賓戚臣中稟承慈旨以次進爵如上儀女執事分立於階上東西唱萬年章曰三萬年又億萬年年年此日長此筵宮一願宗國如磐石再願子孫如軒文商情話仍燕喜衆賓來如雲角灑灑太和釀秩秩無聲樂徵慈德享天心子孫受多福羽唱訖尙食分詣各殿座前撤案典膳撤內外命婦卓女執事撤儀賓戚臣卓典贊唱可起典賓引內外命婦女執事引儀賓戚臣降各就拜位尙宮導予就拜位尙宮導中殿就拜位予再拜中殿再拜禮畢女執事導予出尙宮導中宮出女官及女執事引內外命婦儀賓戚臣出每進爵進饌皆用樂鄉唐交奏進爵行禮時元子進詣簾內進爵隨詣拜位再拜拜位在版位之後稍南拜跪呼嵩儼然中節教曰是日是慶卽千載難逢之盛會也惟予飾喜稱慶之心賀儀宴禮何所不舉而慈心謙抑順志爲大故不敢爲張大之舉而邀我賓戚略設杯酌以爲共伸祝華之誠卿等須各醉飽以賁予今日之慶又教曰今日宣饌稀有之慶也與宴諸賓不醉無歸而各裹餘饌歸遺家人可也又教曰諸賓中未曾進見於慈宮之人皆詣簾外各奏姓名秀輔等以次進奏職姓名予教善浩曰爾是慈宮七寸親而年過六十未霑一命云初仕調用事分付銓曹爾其知之教弘壽曰爾之曾祖故重臣乃是昔乙卯生而爾之生日聞在今日事亦不偶初仕調用事亦令分付銓曹矣教曰慈宮同姓至親及異姓近寸人以次進見於簾內可也午後進饌堂郎整備晝茶啖饌品以進命內外賓中近戚諸人入參教曰進饌既異於進宴晝饌又異於進饌而今日歸喜之道不可無管籥之助歡依今春華城進饌時例以本營細樂入奏於進案時可也○都策應所設於壯營別庫都提調領議政 洪樂性 提調判中樞府事 李命植 都廳副司果 洪守榮監官卞世義 陽德縣監 洪樂佐

掌之將校**壯勇衛** 李珍國 崔碩良 張安 金光福員役**壯勇營書吏** 尹翊運 高有謙 畿營吏韓壽一 **壯勇營**庫直金億年等二名旗手李壽贊等十九名都房子張貴金使令朴快得文書直尙得等二名使喚軍世得等十名書員梁德敏等二名庫直車必元使令金鐵得使喚軍根大等三名都廳設于千五門南行閣堂上行司直 沈頤之 京畿監司 徐有防 戶曹判書 李時秀 行副司直 徐有大 徐龍輔 敦寧都正 尹行恁 都廳直閣 李始源 繕工副正 洪大榮掌之員役戶曹書吏 尹仁桓 李聖珏 內閣書吏 朴允默 **壯勇營書吏** 金景濂 宣惠廳 書寫趙彥植**壯勇營**旗手朴道文等二名戶曹使喚軍再福等二名進饌所設于蓮府堂上判中樞府事 李命植 **水原留守** 趙心泰 行副司直 徐有大 敦寧都正 尹行恁 都廳副司果 洪守榮郎廳副司果 金近淳 江西縣令 金龍淳將官前兵使 吳毅常 坡州牧使 徐英輔掌之將校**壯勇營知穀官** 李海昇 金昌仁 洪樂佑員役**壯勇營書吏** 孫後成 朴興修 黃度章 書寫 元敬身庫直李奎文等二名使令朴松得等四名旗手朴仁興等十名文書直弼興私庫直興石使喚軍春三等二十四名進饌床八十二品 白雪只 蜜雪只 石耳雪只 辛甘菜雪只 荏子雪只合一器高一尺二寸蜜粘雪只 雜果粘雪只 盒餅荏子粘雪只合一器荏子切餅一器五色切餅 蒸餅 散餅合一器七色造岳五色花煎石耳包各色山糝雜果糕 當歸葉煎 菊葉煎合三器五色水團一器麥水團一器浪花一器 水麪一器藥飯一器薑餅一器高九寸藥果一器高一尺二寸饅頭果一器高一尺二寸茶食果一器高一尺二寸松花茶食一器高九寸黑荏子茶食一器高九寸雜糖茶食一器高九寸黃栗橡實茶食一器高九寸辛甘菜茶食一器高九寸紅葛粉茶食一器高九寸紅義手一器高一尺二寸白義手一器高一尺二寸五色強精一器高九寸三色梅花強精一器高九寸三色蓼花一器高一尺人蔘糖玉春糖御菓子一器高六寸八寶糖一器高六寸砂糖一器高七寸五花糖一器高六寸橘餅閩薑一器高七寸各色糖一器高六寸各色正果四器高五寸梨熟一器高六寸水正果一器水霜花一器林檎一器高九寸查果一器高九寸李實一器高九寸六月桃一器高九寸紫桃一器高九寸福盆子一器高六寸青葡萄一器高九寸西果一器高一尺眞瓜一器高一尺生梨一器高九寸松柏子一器高六寸實胡桃一器高六寸蒸黃栗一器高六寸蒸大棗一器高六寸各色切肉一器高一尺二寸片肉一器高九寸鷄煎蛤煎一器高八寸生鮮煎一器高八寸胖煎一器高八寸肝煎 一器高八寸全鰻 海蔘 紅蛤炒一器高六寸各色花陽炙一器高六寸魚菜一器高六寸引鰻膾一器生鰻膾一器生鰻熟一器雜湯一器七雞湯一器生雉湯一器胖胞湯一器千葉湯一器足湯一器鱔鰻湯一器豬肉湯一器各色饅頭一器家獐蒸一器鮑魚蒸一器軟雞蒸一器芻非蒸一器白清一器芥子一器醋醬一器燒酒三鏤雕刻心紅邊黑大圓盤一雕刻架中挾盤五大水波蓮一中水波蓮四小水波蓮九三色牡丹三月桂二四桂二紅桃三枝建花二十四紅桃別建花二十三紅桃別間花十五晝別味四十器 白雪只蜜雪只石耳雪只 辛甘菜雪只荏子雪只 蜜粘雪只 盒餅荏子粘雪只各色造岳山糝雜果糕 當歸葉煎 菊葉煎合一器高八寸五分藥飯一器餅匙一器水麪一器饅頭果一器高八寸五分三色軟絲果一器高九寸三色梅花強精一器高九寸雜糖茶食一器高六寸棗卵一器高六寸各色倭糖一器高五寸各色唐糖一器高五寸李實一器高六寸林檎一器高七寸六月桃一器高七寸福盆子一器高四寸西果一器眞瓜一器高五寸桃煎一器高四寸福盆子膏一器高四寸各色正果一器高四寸水正果一器梨熟一器高五寸水霜花一器各色切肉一器高八寸五分片肉一器高六寸各色煎油魚一器高六寸魚膾一器生鰻膾一器高四寸熟鰻炒一器高六寸軟猪炙一器軟雉炙一器家獐蒸一器鮑魚白熟一器軟雞蒸一器蔘鰻熟一器高六寸錦中湯一器醋雞湯一器白清一器芥子一器醋醬一器燒酒一鏤雕刻心紅邊黑大圓盤一雕刻架中挾盤三挾盤一大水波蓮一中水波蓮一三色牡丹三月桂一四桂一紅桃三枝建花五紅桃別建花十紅桃別間花四十器一床 白雪只蜜雪只 右耳雪只 辛甘菜雪只 荏子雪只 蜜粘雪只 盒餅荏子粘雪只各色造岳各色花煎山糝雜果糕當歸葉煎 菊葉煎合一器高八寸五色水團一器水麪一器藥果一器高八寸藥飯一器饅頭果一器高八寸三色茶食一器高六寸三色梅花強精一器高八寸各色糖一器高六寸砂糖 橘餅一器高六寸六月桃 楂果一器高七寸林檎一器高七寸紫桃一器高七寸眞瓜一器高七寸西果一器松柏子 一器高五寸實胡桃一器高五寸蒸大棗一器高五寸各色正果一器高四寸福盆子一器高四寸各色實果片一器高四寸水

正果一器水霜花一器各色切肉一器高八寸片肉一器高五寸各色煎油魚一器高五寸花陽炙一器高四寸
寸蓼鮓熟一器高三寸魚菜一器高三寸生鮓膾一器高四寸兩色千葉膾一器高四寸家獐蒸一器軟雞蒸
一器七雞湯一器雜湯一器鮓鮓湯一器各色魚饅頭一器白清一器芥子一器醋醬一器燒酒一鐺柒大圓
盤一柒中挾盤一大水波蓮一中水波蓮一三色牡丹三月桂一四桂一紅桃三枝建花五紅桃別建花十紅
桃別間花五二十器二床 白雪只 蜜雪只 石耳雪只 辛甘菜雪只 荏子雪只 蜜粘雪只 雜果粘雪只
盒餅荏子粘雪只各色造岳各色花煎山糝雜果糕 當歸葉煎 菊葉煎合一器高八寸五色水團一器藥飯
一器餅匙一器藥果一器高八寸各色茶食一器高六寸楂果 六月桃一器高六寸水正果一器切肉一器高
八寸片肉一器高六寸各色煎油魚一器高六寸花陽炙一器高四寸魚菜一器高三寸生鮓膾 一器高六寸
家獐蒸一器雜湯一器七雞湯一器白清一器芥子一器醋醬一器燒酒一鐺柒大圓盤一大水波蓮一中水
波蓮一三色牡丹三月桂一四桂一紅桃三枝建花五紅桃別建花三紅桃別間花四十八器六床 白雪只
蜜雪只 石耳雪只 辛甘菜雪只 荏子雪只 蜜粘雪只 雜果粘雪只 盒餅荏子粘雪只各色造岳各色花
煎山糝雜果糕 當歸葉煎 菊葉煎合一器高六寸五色水團一器藥果一器高六寸三色茶食一器高四寸
林檎一器高四寸六月桃一器高四寸西果一器正果一器水正果一器切肉一器高六寸片肉一器高四寸
煎油魚一器高四寸花陽炙一器高三寸魚菜一器高二寸七雞湯一器白清一器芥子一器醋醬一器燒酒
二鐺紅柒中圓盤一中水波蓮一月桂一四桂一紅桃別建花五紅桃別間花三內外賓床熟設所設於保定
門北月廊堂上判敦寧 徐有隣 敦寧都正 尹行恁將官前承旨 李晉秀 別軍職 李哲訓練院正趙岐掌
之將校壯勇營知穀官 徐繼修 秦洞 秦東運 呂從周 教鍊官 金命遇員役壯勇營書吏 朴東植 書寫
金城庫直朴信興旗手朴再平等十九名使令李得千等二名文書直福實私庫直同伊 戶曹使喚軍點孫等
二十三名汲水軍十二名十五器二百十五床 白雪只 荏子雪只 石耳雪只 蜜雪只 蜜粘雪只各色造岳
石耳團子 蒸餅合一器藥果一器水團一器三色蓼花一器切肉一器片肉一器煎油魚一器花陽炙一器完
子湯一器魚菜一器水正果一器西果一器實果一器清一器醋醬一器燒酒合爲五十四鐺紅桃三枝建花
一紅桃別建花三紅桃間花一十三器二十床 白雪只 荏子雪只 石耳雪只 蜜雪只 蜜粘雪只各色造岳
石耳團子 蒸餅合一器水團一器三色蓼花一器片肉一器煎油魚一器花陽炙一器完子湯一器魚菜一器
水正果一器西果一器實果一器清一器醋醬一器紅桃三枝建花一紅桃別建花三紅桃間花一十器五十
床 白雪只 荏子雪只 石耳雪只 蜜雪只 蜜粘雪只 各色造岳石耳團子合一器小麥麪一器三色蓼花
一器片肉一器完子湯一器水正果一器眞瓜一器實果一器清一器醋醬一器紅桃別建花二紅桃間花一
晝別味十器七十床 小麥麪一器水霜花一器魚菜一器乾魚肉一器煎油魚一器完子湯一器水正果一器
正果一器西果一器醋醬一器紅桃別建花一紅桃間花一二品以上及三司饋于明政殿東廊侍從堂上堂
下饋于明政殿北廊假承旨 李亨元監之文臣堂上堂下時仕前銜饋于光政門內假承旨 鄭尙愚 蔡弘遠
監之堂上以下文蔭武及雜職乙卯生人饋于永清門內假承旨 李儒慶監之武臣邊禦以下及堂上堂下時
仕前銜饋于明政門外道北假承旨 金熙朝 李羽晉 監之雜職時仕前銜饋于禁清橋邊假承旨 李肇源
申獻朝監之閣臣 承史則宣饌於延禧堂門外而抄啓文臣亦與焉假承旨則宣饌於交泰門外進箋儒生令
大司成 李晚秀監饋于明倫堂前庭壯勇營將官員役鍼藥畫師弓人矢人扈衛別將 局別將 禁軍將 華
城將校各軍門將官及親耕老人禁軍局出身駕前駕後扈衛軍官把門甲士漢旅 忠翊 忠贊 忠壯衛有廳
軍官武藝廳各門入直把總 哨官軍卒各其將領分饋闕內各司吏隸自壯勇營各饋餅文蔭武參班諸臣東
班左議政 俞彥鎬 右議政 蔡濟恭 領敦寧府事 金履素左 參贊 趙琬 右參贊 李聖圭 吏曹判書 尹
蕃東 兵曹判書 沈煥之 刑曹判書 李得臣 漢城判尹 李在學 吏曹參判 黃昇源 戶曹參判 曹允亨
禮曹參判 申光履 兵曹參判 宋鎔 刑曹參判 徐有臣 工曹參判 李奭祚 左尹 洪仁浩 右尹 權裕
同敦寧 權之彥 吏曹參議 朴宗甲 戶曹參議 洪樂恒 禮曹參議 韓用龜 兵曹參議 閔昌燦 參知 崔
守魯 刑曹參議 金載翼 工曹參議 黃樟 昌城尉黃仁點 青城尉沈能健 綾城尉具敏和 光恩副尉金
箕性 大司憲 尹師國 執義 李遇濟 掌令 趙彥哲 持平 洪時溥 尹之鉉 大司諫 朴宗來 獻納 韓致

應 正言 李重蓮 知敦寧 金持默 敦寧都正 安錫任 安春君煥 鶴林君燦 安昌君燦 西清君燦 西春君燦 廣陵君燦 綾息君具允明 鰲恩君李敬一 錦恩君朴宗主 完川君李明奎 東恩君申大觀 應教尹光普 校理 崔獻重 韓用鐸 副校理 金義淳 修撰 洪秀晚 張至顯 副修撰 申大尹 趙德潤 吏曹正郎 李運行 崔履亨 佐郎 尹在陽 姜世鷹 禮曹正郎 鄭重祿 朴聞遠 佐郎 金裕己 朴鼎元 方易兵曹正郎 鄭最成 閔師宣 李翊模 佐郎 沈彥漢 李敬心 沈鑒 趙萬元 戶曹正郎 尹光心金履鎬 佐郎申宋倫載 李象鼎 刑曹正郎 金綱采 韓弘裕 黃俊彥 佐郎 尹最遠 權太應 工曹正郎 徐潞修 李根 佐郎 李承默 南溟學 忠勳都事 李義述 漢城判官 盧■ 主簿 韓百源 鄭致愚 北部令 徐謙淳 都事 尹載禧 尙瑞直長 柳肅之 副直長 閔致謙 義盈主簿 張佃 奉事 孟賢大 宗簿正 魚錫齡 主簿 朴命球 直長 尹秤 奉常寺正 柳師模 僉正 崔鳳諧 判官 李元八 主簿 張相五 蔡一祥 直長 洪宅夏 奉事 李以澹 掌苑別提 朴顯範 鄭宗柱 奉事 李彭老 中部令 尹可基 奉事 洪秉容 典牲直長 尹光浚 副奉事 金順行 敦寧判官 徐日輔 東水庫別檢 李在翼 長興奉事 崔奎品 內膳直長 孔允東 奉事 俞漢寬 司導奉事 李英紹 南部令 李義教 都事 金鋼 永禧殿參奉 尹覺基 軍資正 吳泰彥 主簿 朴宗海 直長 韓昇裕 奉事 李尙弼 廣興守 曹命峻 主簿 金箕憲 朴彬源 奉事 李鎮熙 司饗主簿 李箕元 李藎模 李顯祿 直長 沈師民 鄭冕綏 奉事 尹鑑 鄭時儉 李春英 造紙別提 李元膺 金載夏 禮賓主簿 尹鉉東 直長 尹淑基 參奉 黃井彥 高萬說 社稷令 柳相文 黃道源 軍器正 元啓弘 僉正 李邦億 宋堯熙判官朴宗鎬 張鎔 金兌琦 直長 李得仁 副奉事 裴贊游 參奉 金應彪 承文判校 吳錫齡 校檢 朴能源 博士 洪宅夏 李瑛 正字 李志容 權知副正字 申星模 尹永儀 權伏 南惠寬 洪時濟 韓永建 洪樂安 李聖淵 洪百震 金秉淵 李時鍊 韓耆裕 李允謙 韓致重 朴宗京 金銓 任俊常 李游夏 李泳夏 尹亨烈 任百億 鄭淳民 趙象基 柳聖儀 宋應奎 申在祿 東部令 李得養 都事 金仁柱 濟用主簿 吳在臣 奉事 沈延秀 副奉事 安命遠 尙衣僉正 李命運 主簿 李長演 直長 韓允鎮 平市令 安弘迪 直長 朴正奎 靖陵直長 尹應鉉 司僕寺僉正 沈原之 判官 韓大裕 主簿 魚在沼 西部都事 李■ 成均館司成 曹允遂 司藝 鄭必忠 白師坤 直講 尹益烈 李燾 安任權 金龍見 典籍 鄭履綏 朱重翁 文燦奎 尹昌離 李錫堉 承慶恒 李宗直 孔胤恒 李錫心 金履權 鄭重祿 金璞 崔之聖 博士 柳楨 金和燮 洪宅柱 學正 鄭宗顯 學錄 康就昇 柳心煥 劉愔 學諭 許鎬 瓦署別提 秦瀟 金兌惶 通禮院贊儀 南公著 引儀 崔慶鎮 任翹 成殷柱 嚴思勉 兼引儀 許嘯 張思恭 韓範敏 吳俊常 崔日運 南會英 假引儀 金樂敏 李永薰 趙德敷 鄭煥恭 金信行 典獄署參奉 李應鼎 李喜明 宗廟署令 鄭昌期 直長 李祕亨 副奉事 金魯正 典設別提 李繼祐 金寬 別檢 南正和 校書判校 睦祖永 校理 金洪運 義禁府都事 李周斌 李元臣 南陽履 申翼顯 趙學敏 鄭持容 蘇洙中 金圭容 司宰主簿 成國民 直長 李顯正 奉事 朴宗龜 西水庫別提 王道恒 別檢 李豐林 內資直長 李宗煥 奉事 慎師浚 司圃別提 尹在益 李萬羽 直長 李喆祚 景慕宮令 李潢 金在明 掌樂僉正 鄭謙煥 主簿 金世根 許默 繕工主簿 尹之衡 監役 尹心約 徐有昌 金熙澤 奉事 李命存 尹煜 假監役 洪樂貞 李義祿 權中執 司憲府監察 朴宗羽 趙時衡 安必濟 林淵浩 南達孫 韓錫仁 李仁榮 廉隅人 具興遠 活人別提 李寬福 朴齊坤 觀象監正 池日賓 李廷馥 典醫監正 鄭敬存 教授 朴烓 直長 崔光鐸 參奉 張媛 司譯院正 李景弼 主簿 鄭仁儉 教授 玄啓楨 崔致健 奉事 金壽輝 參奉 韓相瑀 訓導 韓廷益 惠民主簿 李晉謙 教授 金應九 參奉 李桓 簿學教授 李思說 訓導 崔必厚 寫字官前僉使 安福臣前僉使 李命藝 內司典需 金泰煒 典會 金必彥 典穀柳 仁榮西班牙領中樞府事 金憲 判中樞府事 李秉模 行司直 李敏輔 鄭好仁 知事 邊得讓 韓光緊 李祖源 尹謐 行副司直 徐浩修 具庠 具虞 金尙集 李致中 權口 金頤柱 都總管 鄭存中 知訓練 李敬懋 行副司直 李邦一 行司直 趙圭鎮 兼都正 李明運 都總管 崔東岳 同知 呂善亨 盧允中 李邦榮 俞彥修 金翊休 李鎮翼 蔡廷夏 金履翼 姜游 鄭煥猷 李義弼 蔡弘履 李普溫 閔台燦 李鼎運 李祖承 李益運 金履禧 林道浩 趙武範 柳匡國 尹在明 韓光近 李太亨 鄭東

慎 總管 鄭益祚 洪聖淵 白師謹 姜彝正 權恢 開城留守 李冕膺 副司直 徐有本 李漢豐 行副司直 柳鎮恒 申大謙 任崧 訓鍊都正 柳孝源 行副司直 李儒敬 李仁康 尹得達 元厚鎮 吳載徽 吳載熙 具世勤 申噉 田文顯 鄭觀采 崔朝岳 李性默 彥春君金麟瑞 行副司直 尹弼秉 李東馨 吳載紹 李枰 俞漢謨 韓宗纘 尹行元 尹東晚 李喆模 李昌會 李思祚 李昌漢 李之英 李義綱 徐滢修 李師濂 朴聖泰 尹得孚 李祉永 李相璜 丁若鏞 權坪 李敬五 任希遠 梁周翊 朴準源 李文會 朴基正 李義鳳 金孝達 李庚運 李殷模 柳匡天 成種仁李 東稷 宋民載 沈鏗 柳憲周 趙恪 吳泰賢 任希存 成德雨 李廷顯 許啞 廣州府尹 徐美修 行副司直 許忒 李章漢 洪仁默 李鴻運 李潤慶 李潤國 李壽鵬 柳文植 尹範行 李光燮 李恒林 李延弼 金明遇 南志默 李東植 李文燦 李文喆 具敍五 李殷福 任屹 李燁 曹命楫 **水原中軍** 金煥 副護軍 李宗胤 李邦城 內禁將 申大僕 徐潤載 副護軍 閔光升 金瑑 柳鎮琬 具明遠 申大坤 李潤春 李長喆 趙宅鎮 李夏保 李義星 李章運 趙榮儉 申暹 李顯宅 柳仁喆 李彥忠 洪龍健 朴應浩 崔孝達 魚道采 吳應常 吳璟 具綜 鄭汝坤 金命赫 趙雲祥 成玉 盧尙樞 李翼純 柳鎮茂 鄭潤弼 金處升 具八柱 金處坤 李澄萬 李迪 李達觀 金燦 丁好南 徐有龍 閔致協 安翼濟 曹允彬 張重吉 徐曠 吳文常 金命峻 徐有鳳 崔慶臣 尹範衡 副護軍 李長益 尹守範 金燾 李尙直 林泰遠 鄭信達 具塙 柳大源 宋載瑞 崔雲羽 邊德淳 兼司僕將 李彥煥 趙雲衢 羽林將 尹衡東 柳晦源 忠翊將 李厚坤 沈趾賢 許鎬 忠壯將 權尙鎮 金世徵 趙光鑽 扈衛別將 南履五 朴塗 柳鎮茂 僉知李 萬運 睦萬中 尹喆東 金履規 五衛將 朴齊家 洪聖禧 沈基泰 尹行頤 李文協 嚴思勛 權聖鎮 申洞 金弘喆 徐有建 金源 副司果 尹序東 李景溟 李錫夏 徐有鍊 高宅謙 李升運 洪樂淵 崔烜 尹在醇 朴瑞源 柳雲羽 申禹相 崔重圭 徐有沂 李羽達 姜錫龜 鄭景祚 李基恒 柳頤玄 金孝眞 沈銖 洪克浩 金熙采 沈奎魯 曹允遂 安策 尹魯東 鄭來百 鄭毅祚 鄭觀輝 池德斌 金復元 朴柱遇 任長源 南必錫 金星甲 尹持範 俞鉉章 趙彥喆 李儒修 李鎮宅 洪受浩 韓興裕 鄭弼祚 李聖輪 趙章漢 申大龜 丁志元 姜文會 李奭濟 吳翰源 李益洙 李心傳 宋祥濂 韓致應 金履喬 徐有聞 洪樂游 李義甲 姜儐 朴吉源 南履翼 林漢浩 金銑 鄭晚錫 姜克成 李光鉉 李東宇 閔慶世 李尙寯 愼性眞 金憬 尹之鉉 洪秉臣 安廷善 宋文述 朴宗謙 林景鎮 申龜朝 洪樂敏 申光岳 李瑞朝 李東冕 申澈 鄭魯榮 朴著壽 金孝秀 沈鑿 抄啓文臣 崔光泰 申鳳朝 金近淳 權峻 曹錫中 李勉昇 柳台佐 柳遠鳴 金熙洛 尹致永 具得魯 宋冕載 申絢 姜浚欽 黃基天 李東萬 金熙周 李英發 金處巖 別軍職 李周燦 金燾 趙雲行 徐英輔 李哲 李晉秀 田義顯 趙岐 李孝承 張夢說 柳相亮 王道常 李石求前同知 李性淳 朴師沃 金鼎鎮 朴恒源 吳命久前僉知 徐命珪 宣惠郎廳 徐簡修 宋厚淵 鄭東閔 洪善養 林秉遠前牧使 李趾采 朴宗厚 趙長鎮 鄭東愚 俞漢敦 尹耆東前府使 鄭日煥 李廷仁 趙瑗 李敏亨 李復燮 沈禧 俞漢緯 金基厚前僉正 朴澈源 俞漢純前判官 李禾 尹行儼 李厚源 俞漢雋 金宗範 沈鈺前令朴左源 李宜耆 李仁燮 金愚 權彝性前郡守 李東迪 洪留浩 朴知源 曹允精 尹光孚 金在鎮 柳秉均 鄭存玉 徐直修 成光默 洪彝浩 李英遠 李種徽 宋時淵 李台峻前縣監 俞靖柱 南省老 李斗源 徐有容 朴宗敬 李普衍 徐重修 閔光暹 成肯柱 閔斗燦 吳晉秀 洪景斗 趙基泓 尹星基 趙雲綱 林最遠 李良會 李晚祥 朴喆源 朴英源 金履運 李厚老 李義福 李玆 趙用鎮 朴宗福 金載恒 尹哲東 崔燾 朴龍源 中樞經歷 白海鎮 都事 趙敬日 都總經歷 俞彥商 韓祐增 柳命源 金儀祥 安思烈 李源龍 都事 崔命健 黃相轅 李潤文 李宗祥 李東秘 朴廷宅 宣傳官 尹範敍 尹養儉 李東善 鄭周誠 梁垓 洪采疇柳 成達 李成德 李商一 朴明勳 申善應 柳相斗 李儒燁 申惠周 李克孝 柳相穆 金植 李景德 鄭來升 趙濟民 趙達洙 柳得源 李應會 李貞坤 李亨謙 李鼎會 部將 權宅衡 金坪 金時顯 咸熙一 李鎮國 洪允行 印宗瑞 閔植 金憲柱 慶櫛 柳煒 申大恒 尹致章 權思萬 宋大昇 白光儀 鄭宅柱 金春衡 曹慶信 宋文鶴 徐益修 金光喜 金最行 黃潤銓 權珪守門將皮載棋 金光郁 閔崙 沈學祖 林日尙 李明東 李寅建 尙得容 元道英 卞尙圭 康國愼 康熙文 姜箕煥 尹

心輝 劉宗巖 李益臣 金聖祐 李秉德 金光春 李德純 申榮祖 金宇觀 朴基成 訓練副正 沈鏞 李敏植 僉正 李光燁 尹相 李彬 劉泰說 尹範喆 金慶喆 判官 元永厚 柳啓源 安虞 李東燦 柳相默 金禮欽 陳邦一 南弼壽 主簿 李萬吾 金永勉 閔百吉 洪禹九 金宗鈺 李衡民 崔錫元 金翊烈 張世統 辛有燦 姜昌欽 金成鉉 金世禎 金思喆 李宅懋 李景佐 武兼 崔宗燦 尹行源 金尙裕 安思默 趙珣 黃仁燁 白師祖 金重鼎 金錫彬 洪達三 金鎮五 權翊 閔百勳 李憲述 李彥豐 柳可源 金福祥 金麗行 金尙澤 金坊 李光達 朴東秀 金聲贊 朴致煥 崔聖甲 姜廷一 李宗蕃 金鍾翥 李英大 申虎文 金商岳 白鳳義 尹弘心 尹彥喆 李喆洙 鄭治臣 李柱 閔行源 崔炳運 孔學周 李厚聖 鄭日憲 金若礪 李國世 李基岳 金致赫 張漢壽 趙■ 朴顯億 承文院製述官 李彥五 南播秀 吏文學官 李英章 **壯勇營將官** 把總 吳毅常 申鴻周 善騎將 趙■ 哨官 金處純 李膺福 姜彙喆 白東修 朴萬榮 李溶 李栻 孔述祖 趙■ 訓練都監將官 把總 金樂洙 趙光德 南宮理 李旭祥 柳弘源 元永龜 金翰周 哨官 李邦祐 申協 李儒祥 李聖濂 宋履成 申大益 禹拓夏 金鼎燦 洪章煥 洪範源 李徽祚 李彥煥 金德基 柳煥輔 李榮培 沈錫 沈公協 李運祥 禁衛營將官 千總 朴宗和 騎士將 閔修益 把總 尹範會 李明會 成彥霖 朴祥煥 朴滢 御營廳將官 騎士將 徐命託 蔡顯一 把總 權友仁 李在淵 申處文 柳光命 李默運 哨官 鄭■ 李光玄 印時彥 金萬鼎 李德胤 姜碩璜 丁麟泰 陳澤文 崔鳳興 金鼎猷 河龍珠 李命源 鄭弘哲 崔秀岡 李休 鄭行儉 尹汝昇 鄭臣弼 金泰協 乙卯生參班人金履素 沈頤之 李祖源 鄭煥猷 徐有臣 林道浩 鄭履玉 鄭東愼 韓光近 李太亨 金聖準 崔鎮夏 柳憲周 崔守魯 沈鏗 李大永 趙光存 韓大裕 徐直修 申大羽 金履運 朴龍源 洪大默 林樂喆 金載翼 金東覽 崔珽 洪鐸輔 尹之衡 李應白 崔挺祥 尹履■ 李潤慶 李明奎 申大僕 林泰遠 李澄萬 蔡顯一 金敬身 洪允行 沈鳳淳 大學進箋儒生進士朴宗維 李廷植 趙經鎮 李潤祐 李永翼 徐洪修 李永錫 李寵億 趙良鎮 許明 李儒亨 金亨澤 金聖球 金用默 柳最完 具駿遠 李麒峻 柳玉鳴 柳石鳴 柳俣 朴弼源 趙尙兼 姜大鎮 俞孟柱 金明淳 李禮曾 沈錄 沈玉賢 李章垕 李膺禧 李■ 趙時簡 黃勉喆 李師淳 金煥奎 洪寅泳 洪秀俊 魚用升 尹景儀 李需光 金致均 俞漢寔 金文欽 李舒 安錫良 具康 李後秀 李鎔 俞聃柱 崔壽亨 李翼 尹守正 俞漢敏 李毅采 尹義植 尹孝植 李星源 尹浣 趙鎮坤 金厚淵 徐有鎮 朴喜進 崔錫良 宋暹 柳秉均 南巖老 金啓溫 沈湜 洪善容 朴宗龜 許僂 韓永益 尹致猷 沈尙泰 洪錫休 徐鐸修 李華延 朴敦考 黃德正 姜世望 金慶運 梁性默 洪樂玄 鄭弼東 李殷儒 禹錫謨 安光宇 丁若鍊 洪益聞 許綜 尹載僖 金秀臣 李基善 李誠儉 許坪 崔英弼 李在安 李鍾直 權質 李壽淵 金重曄 李東翼 李是銑 沈性浩 李鎮華 朴長喙 申秉 尹穰 徐稷修 鄭東益 趙學駿 李鼎圭 李寅協 權馥 李得祚 李大遠 金重淳 李田秀 沈來永 陸允中 尹克謙 崔在鉉 柳瀟 申秉權 李在東 柳諫 申錫考 魚錫白 閔令儒 李鍾夏 鄭奎采 李尙愚 李澤 李溶 南播秀 崔鴻晉 金垕 權燁 鄭弘祖 沈述祖 朴錕 李一羽 權大觀 韓敬素 柳諶 李海魯 柳輅 權□ 韓致瀾 申紹陽 朴民淳 洪範龜 李璜源 吳彥先 韓光善 徐有行 宋萬載 鄭謙容 柳光鎮 任弘常 吳彥載 韓錫祐 林昌鎮 朴尙榮 尹衡鎮 朴大崙 洪益敍 南履鼎 閔命燦 李漢明 李貞遠 韓用謙 南學中 李儒壽 金震光 金鎮白 安尙默 韓啓重 尹象基 李敬喆 趙榮昇 洪始杰 洪秉善 金載駿 李榮 沈誠之 徐有悖 鄭璞 申頤朝 徐有稷 李宋鎮 李習淵 李楨彬 李義實 洪頤萬 孟欽圭 李謙中 李基弘 鄭信龜 朴宗臣 李源成 李英紹 鄭得中 金胄淵 吳亨俊 李重植 盧錫圭 李潤衡 趙毅淳 張志憲 朴道敏 李儒晃 金魯應 李義彬 金獻行 李東煥 姜■ 金玘 姜彝天 孟任大 閔種吉 李敬會 任希復 李日煒 沈厚鎮 朴呂壽 沈榮鎮 朴昌壽 沈允之 林秉遠 李漢德 李漢崇 趙宅謙 金世淳 李峻祐 趙漢達 朴道采 蔡義重 朴耕 權應錫 李鼎基 陸祖文 俞漢綺 尹愔 蔡一揆 申惠淵 丁載祿 朴大和 金履祚 林翰儒 李鎮■ 李英源 韓公弼 玄承祚 趙匡修 蔡弘一 李心永 崔楨勳 李教明 柳侏 成海運 任得常 李顯文 宋文顯 李光顯 韓象洪 李韶九 鄭芝春 成致商 李秉浚 韓羽奎 徐興輔 李玄始 李審度 南履默 朴鼎休 鄭東晚 孟賢大 徐英修 李

頤 金道曾 李德運 李躋賢 李拱 柳聖源 柳聖淵 權口 朴宗球 李晉默 姜顯永 金相任 元在明 吳永欽 尹永輝 徐冕輔 尹致野 金世淵 李永甲 金碩鉉 蔡弘臣 趙道宇 韓度裕 朴盈源 宋鼎夏 俞文煥 李義用 趙學春 李大圭 李卿尹 安周彬 宋碩寬 朴東載 李晚祥 洪達榮 沈繼之 黃叫漢 李壽薰 吳琰 蔡顯國 曹錫履 韓喆裕 南鼎寬 韓性謙 李靖模 嚴喆 李煒 申儀衡 崔鏞 林星鎮 金象鉉 尹光烈 尹時東 李益■ 李輪祥 李應鼎 李喜明 朴大圭 李祉亨 李命瑀 張猷煥 李志淵生員鄭遂龜 鄭遂麒 鄭可默 金命淵 趙鎮順 權定仁 朴義和 徐有望 安光集 李復心 李寅默 吳學謙 李集玉 盧宅鎮 李永老 柳說 安鼎尹 李世述 洪祐淵 安景祺 金箕應 韓萬述 孫礪韓 兢裕 趙鉅 尹喆中 李景憲 尹華鎮 沈徽永 申用淵 金冕鎮 洪準源 尹覺基 李挺俊 金鎮 崔照 李啓遠 金泰鍾 權思永 具厚永 金鏞 李勉休 李在修 鄭潯 林萬遠 林德鎮 李秉奎 申應會 睦仁圭 睦黃中 崔燾 鄭淞 全一欽 沈英錫 黃錫弼 李在璣 卞赫祚 金啓河 俞宅贊 權丕應 洪仁榮 洪晚榮 趙觀基 柳■ 韓錫朝 李國苻 李國著 李遠揆 李龍淵 李集麟 俞台柱 沈洛 李升培 沈鏞 沈鉢 沈■ 尹鼎烈 金履良 金相穆 李鳳采 趙亨達 尹會東 李復性 尹秤 尹仁植 李義贊 李鉅 徐有齡 李厚延 柳仁榮 韓用性 尹勉純 鄭祖榮 洪鼎簡 李惟命 權中敏 李普澈 李錫祐 鄭祐榮 李翼舜 黃■ 任壽益 辛景愈 李之牧 安榮 鄭柵 南益裕 金義鎮 李載寬 洪植榮 徐兢修 李東普 俞益柱 李裕錫 尹在復 尹舜欽 鄭夏容 俞晦根 宋文晦 朴齊一 尹善大 高克明 鄭漢容 申洸河 卞宗鎮 李豐休 金鏞 安榮 李翼榮 李勉重 李相齡 申在明 沈華潤 金師範 李潮 崔弘岳 李樂延 崔弘岱 李弘秀 申翊漢 吳鼎煥 趙遠慶 李寅炯 趙冕鎮 金圭南 泰善 閔師膺 趙晉和 趙民和 李正魯 許霽 洪樂膺 李儒恭 朴弘源 趙雲綱 李最源 尹得達金 宛燦 朴文紀 尹命炫 李光輔 鄭南九 李宗明 李得賢 徐任輔 許綱 鄭贊 李箕采 禹升謨 尹光鼎 李義德 李是鍵 趙彥一 朴聲漢 柳範之 元道純 尹璿東 吳慶元 尹哲東 洪志燮 尹致民 沈樂源 李秉源 鄭日泰 丁德奎 南德新 宋道鼎 李光憲 朴宗珩 沈暉 閔致福 徐有教 趙鎮翼 閔章顯 李重庚 朴善浩 李命熙 金會淵 金相溫 趙鎮默 李海慶 金宗鍊 許綸 李趾景 李彥熙 林沔浩 金祖淵 李奎鎮 黃昇源 李永晉 申漢圖 申百祿 李重燁 朴璨文 許澮 金鎰 李顯周 姜忠永 車雲翼 李東延幼學李尙輩 崔文國 孫翼邦 李信源 李集運 李興遂 安益謙 柳■ 金忠元 柳季麟 宋天主 趙完鎮 南駿聲 徐迥輔 洪默淵 尹鼎烈 李顯慶 趙在益 張謙 李學蔡 李承烈 尹致赫 俞漢宅 沈樂游 朴允榮 吳微常 鄭趾榮 鄭履周 權喆 沈能潤 趙德履 白俊赫 李圭夏 俞理煥 李基誠 洪栢榮 韓用鉉 嚴著 李日葵 李壽根 俞洽 金世忠 朴宗履 沈能愚 李英咸 李汲 權中泰 林翰鎮 朴宗協 柳錫 柳運承 李惟采 李相禹 康麟祥 金鍾文 李輝淵 文養心 鄭敬熙 李忱 姜鳳臣 朴慶著 朴思彥 文尙彬 文瑞龍 尹禧 文在中 吳允璞 咸舉賢 任文白 李寧載 韓宅裕 韓夢奎 林義鎮 孫錫祚 金龍彥 金載鳴 金履平 李明鎬 金履實 金履初 金若淳 蔡中永 姜良會 蔡黎永 李晉中 李義宗 李秉淳 閔毅顯 姜鎬 金魯淵 鄭在文 鄭在仁 金禹錫 金胄錫 鄭在忠 曹錫正 曹錫倫 林順浩 朴文浩 朴氣浩 李義寧 金吉遠 金喆遠 李勛 朴洵 洪義甲 洪仁甲 金徹淳 李應淵 權中倫 權中敏 朴濟顯 朴宗薰 金鎰 洪能浩 尹致鼎 朴鍾岳 崔斗顯 南進和 沈能達 金基胥 崔弘憲 沈能稷 金最根 沈鉅 沈魯賢 趙台銓 朴日煥 趙胤鎮 宋儒載 李昌會 崔大榮 李宗億 南恒老 曹鳴振 姜文會 李愚在 金一淳 李根祐 林升運 權瑞應 權大應 安光翼 安光禧 李龍秀 李鳳秀 徐鳳輔 尹顯大 洪起燮 沈佶 南養來 南復來 李秉浩 閔永赫 李魯集 金培淳 李粹淵 金邁淳 朴履祐 金銘 金在元 金魯鍾 徐一輔 南徹中 尹範烈 嚴思延 黃鍾一 李昌憲 李鼎憲 俞肯柱 俞漢教 金可淳 南履吉 李礪 沈後永 尹命鉉 李奎淵 洪秉一 洪世榮 李仁采 李元八 李觀九 李憲永 尹昇東 尹致慶 朴宗儀 魚用任 李義平 趙守仁 丁載達 鄭世禎 安光潤 崔履重 朴潞壽 姜元會 李鶴秀 鄭世祐 韓應一 閔景淹 徐寅輔 趙材良 申在實 尹濡 尹瀟 趙大采 趙世永 趙澈永 辛澈 李遠模 洪時榮 南喆寬 南秉寬 洪樂秀 魚在寬 元有永 金鏐 金鏗 朴宗倫 尙東奎 朴基弘 趙秉謙 嚴奎 李如淵 李厚五 李厚中 徐有輯 韓用協 黃基宇 徐有榮 沈

觀賢 朴齊圭 李厚夔 成老默 俞平柱 申錫熙 李處權 吳敏常 韓公裕 韓用琦 金魯鎬 俞紳煥 李奎淵 李仁緒 金履常 張顯翼 洪樂畊 李晦淵 朴宗復 朴宗翰 尹行五 姜應一 尹守衡 尹永喆 崔光憲 徐公輔 金定根 尹致正 李義年 李義準 李義升 金聲國 李永祐 朝廷床熟設所設於壯勇衛廳堂上戶曹判書 李時秀郎廳盈德縣令 李潞秀將官黃海兵使 李海愚 別軍職 申鴻周掌之將校壯勇營知穀官 李完基 教鍊官 王道源 史廷煥 金宗燁 皮聖麟 李源培別武士韓大彥 李重燁員役壯勇營書吏 孫宗大 白弘翼 備邊司書吏 金允文 戶曹書吏 崔道桓 盧守一 壯勇營庫直李光默等二名旗手金鼎泰等十名總戎廳使令崔聖順 戶曹使喚軍三十名汲水軍四名十五器十五床 白雪只 荏子雪只 石耳雪只 蜜雪只 蜜粘雪雪只各色造岳雜果糕蒸餅合一器藥果一器水團一器三色蓼花一器切肉一器片肉一器煎油魚一器花陽炙一器完子湯一器魚菜一器水正果一器西果一器實果一器清一器醋醬一器紅桃三枝建花一紅桃別建花二紅桃間花二十三器二百五床 白雪只 荏子雪只 石耳雪只 蜜雪只 蜜粘雪只各色造岳雜果糕蒸餅合一器藥果一器三色蓼花一器水團一器切肉一器煎油魚一器花陽炙一器完子湯一器魚菜一器水正果一器西果一器實果一器清一器醋醬一器燒酒合爲六十四鎰紅桃三枝建花一紅桃別建花二紅桃間花二九器一百床 白雪只荏子雪器石耳雪只各色造岳蒸餅荏子引切餅合一器三色蓼花一器片肉一器完子湯一器水正果一器味食一器實果一器清一器醋醬一器紅桃間花三八器一百三十床 白雪只 荏子雪只 石耳雪只各色岳蒸餅荏子引切餅合一器三造色蓼花一器片肉一器完子湯一器味食一器西果一器眞瓜一器清一器醋醬一器燒酒合爲十五鎰紅桃間花三侍衛以下百官床熟設所設於弓房堂上京畿監司 徐有防郎廳星州牧使 具膺將官定州牧使 金燦 宣傳官 李東善出身吳應常掌之將校壯勇營知穀官 李彥懋 千圭錫 教鍊官 鄭道寬 成鳳文前教鍊官 徐命漸員役壯勇營書吏 鄭暉信 宣惠廳書吏 朴禧復 戶曹書 金致德 河敬魯庫直李珪祥 壯勇營旗手金得哲等五名宣惠廳使令徐廷遇 戶曹使喚軍成大等六名壯勇營學床軍三十名汲水軍十二名兼床六十床 白雪只 青太雪只 石耳雪只松古造岳黃造岳甘苔造岳蒸餅合一器藥果一器味食一器切肉一器西果一器眞瓜一器燒酒合爲九十鎰紅桃建花一紅桃間花二儒生將校賜饌所設於別庫書吏房堂上大司成李晚秀將官宣傳官 鄭周誠 金鎮鼎前府使 朴宗和前郡守 金燦掌之將校壯勇營知穀官 金宗煥 成元柱 教鍊官 金鰲福員役壯勇營書吏 韓相圭 廉在性 宣惠廳 書吏李厚根庫直金聲振 壯勇營使令李有福 戶曹使喚軍廣喆等四名○儒生八百人各餅一箇大口一尾都給眞瓜四百箇蜜水二十銅爐口扈衛別將一員局別將一員禁軍番將六員各餅二箇眞瓜一箇切肉一器蜜水一器本營知穀官二十一員別付料一員鍼藥畫寫四員統長除本仕十二員教鍊官二十一員兩鎮別將二員別武士三十四人付料武士十五人治所牌將二人華城將校二人龍虎營將校十八人訓局將校十一人禁衛營將校三人御營廳將校三人守禦廳將校三人總戎廳將校三人畿營將校一人親耕老人三人各餅一箇眞瓜一箇都給切肉一器蜜水一銅爐口壯勇衛一百二人弓天人四人各餅一箇眞瓜一箇都給切肉一器蜜水四銅爐口禁軍五百三十一人局出身一百十四人駕前五十人扈衛軍官三十人把門甲士五十二人漢旅三十三人忠翊將三人忠壯衛四人忠贊衛二人有廳軍官二十人各餅一箇眞瓜一箇武藝廳一百五十九人各餅一箇眞瓜一箇都給大口四十尾蜜水六銅爐口女伶七十名各餅一箇眞瓜一箇都給切肉二器蜜水二銅爐口軍兵各色下人分饋所設於集禮門番所堂上行司直 沈頤之 行副司直 徐龍輔將官前郡守 尹頤東 李膺福掌之將校壯勇營知穀官 金商鎮 教鍊官 金命淋 守禦廳教鍊官 金鎮喆 總戎廳教鍊官 崔道興員役壯勇營書吏 金命聃 吳得麟 守禦廳使令柳枝生 戶曹使喚軍世興等四名○金虎門入直把總一員哨官一員弘化門入直把總一員哨官二員挾贊把總一員哨官一員各白餅二箇蜜水一器大口一片眞瓜一箇本營書吏十六人待令書吏四人書寫三人各廳書員七名庫直十三名大廳直一名壯勇衛書記二名各哨色書牌三十六名外營書吏一人畿營句管營吏一人監印所書吏二人儀軌廳書吏十人書寫三人政院書吏二十人內閣書吏十五人玉堂書吏十人藝文館書吏六人兵曹書吏三十人尙衣院書吏十人藥房書員十人司饗院書吏十五人總府書吏十人藏書閣書吏三人司僕書吏五人奇別書吏五人各白餅二箇眞瓜

一箇每二十人蜜水一銅爐口本營帳幕軍四十七名各白餅二箇大口一片眞瓜一箇本營牢子八十四名巡令手八十二名吹鼓手十八名細樂手三十名大旗手二十六名塘報手九名燈籠軍二十二名牙兵十四名都提調陪旗手十名提調陪旗手七名大將所陪旗手二十名從事官陪旗手三名集禮門入直軍二十名槍劍軍六十名直房入直善騎隊二十名哨官十員外營入直軍三十名北倉入直軍五名內外聽令軍十六名善騎隊旗隊總二十四名陪旗手旗隊總十三名四所吹手旗隊總十一名善騎將標下軍旗隊總二名步軍旗隊總三十六名各白餅一箇甌餅一片大口一片眞瓜一箇本營伺候軍七十五名各白餅一箇引切餅一箇大口一片眞瓜一箇拜峯鎮軍二名鷺梁鎮軍二名本營都邊首二名都房子三名劑藥軍一名各所使令四十一名驅從四名茶母三名雨裝直三名文書直十二名房子軍士六十一名各所別陪十四名工匠牙兵二十五名外使別陪四名外營從事官別陪二名各白餅一箇大口一片眞瓜一箇蓮府下人十八名待令藥房下人四名內閣下人四十三名政院下人六十九名玉堂下人十名藝文館下人十名監印所巡牢三名使令二名房直二名儀軌廳使令四名軍士二名兵曹下人二十名近仗軍士三十五名藏書閣軍士一名禁漏書員七名時童二名軍士四名內廐驅從六名各引切餅一箇甌餅一片眞瓜一箇 金虎門入直軍一百五十名挾輦軍一百四名弘化門入直軍一百二十九名各門騎兵七十四名內吹七十名司僕下人八十二名總府使令二十名大廳直一名軍士二名各引切餅一箇眞瓜一箇別軍職廳書員一名使令七名軍士一名各甌餅二片堂上十員帶隸五十名四所衛將所書員四名使令五名軍士四十名房直四名部將廳書員二名使令二名房直二名武兼廳書員二名房直四名守門將廳書員二名房直八名局出身廳書員三名使令一名房直一名皇壇守僕三人軍士二名騎兵二名香室守僕三人軍士一名騎兵二名漢旅廳書員二名軍士一名禁軍廳書員九名旗手三十名忠衛廳書員一名軍士二名扈衛廳書員一名使令二名房直一名忠壯衛廳書員一名軍士一名忠翊衛廳書員一名軍士一名尙瑞院書員二名使令二名軍士二名尙衣院使令五名軍士二名藥房庫直二名水工五名軍士十名司饗院庫直二名使令五名軍士五名典設司書員十名庫直一名使令一名軍士二名典涓司軍士二名排設房庫直三名軍士十九名武藝廳軍士六名待令弓房軍士一名儀仗軍一百七十名扈輦隊一百九十名樂工四十二名都總府騎兵四名本營善騎隊卜直二名巡牢卜直二名汲水鄉軍四名外營旗手九名各甌餅一片眞瓜一箇闕內入來下人八十五名各白餅一箇眞瓜一箇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8일(정유)>

㉔ 命京外講鄉飲酒禮仍令吏兵曹書入有罪名者徒流中可合疏放者依點下施行京貢人舊遺在二千石市民徭役二朔泮人贖錢限十日蕩滌華城 畿甸 三南昨年停退身貢保米布錢竝蕩減兩都四道舊還最近一年條代給

㉕ 敎曰日月歲重回甲子稀有之大慶也親年之躋乎此餘歡賁喜子職固然洗腆用酒庶人之事也肆筵設席速諸父諸舅卿大夫之事也施于有政與百姓同樂后王之事也予小子荷皇天祖宗之佑值國朝肇逢之會粵自歲首至于今六七個月何月非舞蹈之日何日非頌祝之時鏤玉編金揚慈徽也觀華呼嵩祈慈壽也千箱萬庾穀遍島陸廣慈惠也群老四民人得醉飽表慈德也然予齊天無彊之願恒懷惟日不足之心矧於誕彌之辰何豐亨豫大之暇顧而先朝丁卯之未得於仁元聖母者今難得之於慈宮賀未備儀樂不具奏只與外內賓戚恭進小饌歌老菜之章稱萬年之觴此亦出於仰體我慈宮留有餘未盡之至意而事不涉於張皇政有屬於普博者其可不行之於今日乎爰自參班之臣工拜箋之章甫下逮軍兵隸徒而使之飲此日之酒知此日之樂文蔭武六十一歲人入庭者略寓虞庠養老之義別設各棣予念京師貧士窮民向隅望哺予其臨門賜米南陔白華卽孝子愛親之作而鄉人飲酒必用此樂蓋取諸勸之孝而廣其愛也鄉飲之禮廢而民俗漸渝州閭膠序之間邈然觀感篤厚之風予不能爲三代治何責乎承佐之臣而天降彝衷無古今遐邇其豈無反瀉回淳之道乎玄酒之淡而自有妙理大樂之希而所禋正聲古人所謂一日禮行四方風動者未必不在於茲矣其令京外長民之官講習修明其申誠之辭續當頒示有罪名者令吏兵曹書入徒流中可合

疏放者亦依點下施行滌逋蠲徭春初有之予方欲饒歡賁喜何憚煩復京則貢人舊遺在二千石市民徭役二朔洋人贖錢限十日蕩滌外則華城 畿甸 三南昨年停退之身貢保米布錢一竝蕩減其餘兩都四道則以舊還最近一年條代減此乃揚慈徽也祈慈壽也廣慈惠也表慈德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8일(정유)>

進饌所大臣以下施賞有差

敕曰慈宮周甲誕辰進致詞箋文表裏時禮房承旨 趙鎮寬對舉行都承旨 黃昇源 通禮 許啞 李周顯加資贊儀 南公著 引儀 崔慶鎮 任薺陞敘其餘臺下典儀 引儀 承文院 濟用監官員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今日進饌雖不煩有司今春華城進饌時堂郎皆令分管舉行堂上半熟馬一匹賜給大臣則熟馬一匹賜給郎廳兒馬一匹賜給其餘依別單判下分等施賞禮房舉行行都承旨 趙尚鎮加資又敕曰今番賞典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別單都策應所都提調領議政 洪樂性 熟馬一疋賜給提調判中樞府事 李命植 半熟馬一疋賜給都廳副司直 洪守榮監官嘉善卞世義 陽德縣監 洪樂佐各兒馬一疋賜給壯勇衛 李珍國等二人門出入檢飭各木一疋賜給旗手五名各米三斗賜給壯勇衛 張安等二人貿易次知各木一疋賜給旗手十四名各米三斗賜給書吏尹翊運等二人營吏韓壽一庫直二名各其所管處施賞都房子一名使令一名文書直二名使喚軍十名各米二斗賜給書員梁德敏等二人庫直一名使令一名使喚軍三名木米賜給進饌所都廳堂上行司直 沈頤之 京畿監司 徐有防 戶曹判書 李時秀 行副司直 徐有大 徐龍輔 敦寧都正 尹行恁各半熟馬一疋賜給都廳直閣 李始源 繕工副正 洪大榮各兒馬一疋賜給書吏尹仁桓等四人書寫 趙彥植各其營門衙門施賞尹仁桓加給旗手二名各米三斗賜給使喚軍二名各米二斗賜給進饌所堂上判中樞府事 李命植 水原府留守 趙心泰行副司直徐有大 敦寧都正 尹行恁各半熟馬一疋賜給都廳副司果 洪守榮郎廳副司果 金近淳 江西縣令 金龍淳將官前兵使 吳毅常 坡州牧使 徐英輔各兒馬一疋賜給壯勇營知叵官 李海昇加資金昌仁賞加洪樂佑邊將除授旗手十名各木一疋賜給書吏孫後成等三人書寫 元敬身庫直二名自本營從優施賞使令四名各木一疋賜給文書直一名私庫直一名使喚軍二十四名各米三斗賜給熟手十三名七日赴役各木二疋十二名六日赴役各木布各一疋四名五日赴役一名四日赴役各木一疋米二斗五名二日赴役各木一疋賜給內外賓床熟設所堂上判敦寧府事 徐有隣 敦寧都正 尹行恁各熟馬一疋賜給將官前承旨 李晉秀 別軍職 李哲 訓練院正 趙岐各兒馬一疋賜給壯勇營知叵官 徐繼修等四人各木一疋賜給教鍊官 金命遇 華城未及施賞賞加旗手十九名各米三斗賜給書吏朴東植 書寫 金城庫直一名使令二名文書直一名私庫直一名汲水軍十二名使喚軍二十三名熟手十一名九日赴役十一名八日赴役二名六日赴役二名五日赴役一名三日赴役七名二日赴役二名一日赴役竝依策應所例進饌時外賓次知堂上承政院行左承旨 趙鎮寬已加資勿論儀節次知堂上禮曹判書 閔鍾顯 行副司直 徐龍輔各半熟馬一疋賜給禮曹書吏 安一得 木布各一疋賜給通禮院書員 陳興基木二疋米三斗賜給各所排設補階次知將校壯勇營知叵官 張光郁木一疋賜給帳幕軍四十四名各米二斗賜給致詞箋文肄習次知堂上行司直 沈頤之 禮曹判書 閔鍾顯各半熟馬一疋賜給朝廷床熟設所堂上戶曹判書 李時秀一熟馬一疋賜給郎廳盈德縣監 李潞秀將官黃海兵使 李海愚 別軍職 申鴻周各兒馬一疋賜給壯勇營知叵官 李完基 教鍊官 王道源等五人別武士韓大彥等二人旗手十名書吏孫宗大等五人庫直二名使令一名竝依他所例熟手二十四名九日赴役各木布各一疋一名五日赴役八名四日赴役各木一疋賜給二名二日赴役各米三斗賜給使喚軍三十名汲水軍四名各米三斗侍衛百官床熟設所堂上京畿監司 徐有防 半熟馬一疋賜給郎廳星州牧使具膺將官定州牧使 金燦 宣傳官 李東善出身吳應常各兒馬一匹賜給壯勇營知叵官 李彥懋等二人教鍊官 鄭道寬等二人前教鍊官 徐命漸旗手五名書吏鄭璟信等四人庫直一名使令一名使喚軍六名竝依他所例舉床軍三十名汲水軍十二名各米二斗賜給熟手七名六日赴役各木一匹米二斗賜給儒生將校賜饌所堂上大司成 李晚秀 半熟馬一匹賜給將官宣傳官 鄭周誠 金鎮鼎前府使 朴宗和前郡守

金嶽各兒馬一匹賜給壯勇營知穀官 金宗煥等二人教鍊官 金鰲福旗手四名書吏趙相圭 等三人庫直一名使令一名使喚軍四名竝依他所例熟手二名四日赴役三名三日赴役各米三斗賜給儀仗檢飭所堂上工曹判書 李家煥 半熟馬一匹賜給別武士姜漢範等二人書吏尹龍得等二人旗手一名使喚軍一名竝依他所例軍兵及下人饋饌所堂上行司直 沈頤之 行副司直 徐龍輔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將官前郡守尹頤東 李膺福各兒馬一匹賜給壯勇營知穀官 金商鎮 教鍊官 金命淑等三人旗手五名書吏金命聘等二人使令一名使喚軍四名竝依他所例冰丁所將校壯勇營知穀官 劉瓊 壯勇衛 陸重秀等三人旗手四名竝依他所例內庭行禮時儀仗差備女伶愛友等九名各紬一匹賜給敬娘等七名各木一匹賜給親上致詞箋文表裏時差備女伶蓮蟾等六名各紬一匹賜給彩丹等六名各木一匹賜給進饌行禮時差備女伶巫山玉等三名各紬一匹賜給常娥等三名各木一匹賜給饌卓差備女伶春月等十三名各木一匹賜給進饌時執拍典樂 朴輔完木一匹賜給唐笛 劉明漢 洞簫 金五章 臍栗 孫奉郁等五名大琴 崔五章等五名奚琴洪 三得等二名杖鼓 曹宗彬等二名教坊鼓 尹宗哲等三名各木一匹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18일(정유)>

㉔ 行司直 沈頤之等伏闕求對命佩符之臣竝記過待令其餘勿許接跡於禁局

㉕ 政院啓言行司直 沈頤之 漢城判尹 金持默 知訓練院事 李敬懋前大司憲 尹師國 戶曹判書 李時秀 水原留守 趙心泰 行副司直 徐有大 行副護軍 柳孝源 吏曹參議 朴宗甲疏籲路阻筵對無望日已向夕轉益崩迫進伏闕門之外冒萬死相率求對矣教以見振綱矯俗之端然後出場朝者下教信之當如金石馬敢求對至於闕門異於閤門尤馬敢爲此無於法之舉乎戶判 吏議前都憲外皆是佩符之臣一併記過待令其餘分付兵曹更不敢接跡於禁局之外事嚴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2일(신축)>

㉔ 命水原園底及府內武士當朔試射入格者施賞有差

㉕ 柳葉箭入格親軍衛閑良李大永邊四中鄉武士出身崔時大等四人貫一中邊二中上送則試取後施賞別軍官出身金光一等三人貫一中邊一中各木布一疋別軍官出身金德恒等六人邊二中各木一疋 外帑庫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2일(신축)>

㉔ 承旨 李肇源以時原任大臣一齊下鄉書啓分遣偕來承旨仍命四所衛將假承旨差下分察各房餘二房曹司衛將權察飭畿伯各務差使員星火發送

㉕ 書啓以爲時原任大臣聯名陳章轉尋鄉路領議政 洪樂性往廣州地左議政 俞彥鎬往安城地右議政 蔡濟恭往水原地領敦寧 金履素往驪州地領府事 金憲往龍仁地判府事 李秉模往陰竹地臣所當隨往首相所去處而不敢擅便教以古有是否殊覺瞿然金吾而城外城外而江干江干而縣獄雖聞之時原任諸大臣之從座目一併下鄉揆以事勢可謂行不得處而大臣老成之智慮必有深量而然予則但當修敬禮之故事而已矣傳諭及偕來承旨分排領議政下往廣州地則都承旨進去左議政下往安城地則左承旨進去右議政下往水原地則右承旨進去領敦寧下往驪州地則左副承旨進去領府事下往龍仁地則右副承旨進去判府事下往陰竹地則同副承旨進去若此則銀臺空院出納無所係是無於例之事勢將義起而充其任四所入直衛將招來假承旨差下分察各房不足二房則曹司衛將招致權察近日自上處分急於方便之致所下絲綸或忽典嚴一提學疏中殆若王言之戲爲陳勉之語者深以爲可六大臣之一時尋鄉亦或不近於戲乎且況陽川 金浦 通津之民近聞廢農怨咨云而此際又添六邑之民弊節節可悶矣然禮不可廢各務差使員星火分定發送後狀聞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4일(계묘)>

강 政院以賓廳頃稟啓命當該備卽嚴棍十度充軍該吏嚴杖定配

목 政院啓言備邊司郎廳來言今日賓廳日次而領議政 洪樂性在廣州地左議政 俞彥鎬在安城地右議政 蔡濟恭在水原地不得來會云矣教以廣州雖近其餘爲百里百餘里則其間執未及到彼焉敢以在何邑來告頃稟乎當該備郎令兵判嚴棍十度充軍該吏令攸司嚴杖定配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5일(갑진)>

강 承旨 黃昇源等以時原任大臣處傳諭後附奏馳啓

목 承旨 黃昇源狀啓以爲臣謹奉聖旨馳往傳諭于廣州地領議政 洪樂性所住處則以爲臣冒死陳章徑尋鄉路惟鈇鉞是俟不意承宣半夜辱臨於荒江弊廬傳宣聖批及傳教辭旨截嚴罔非臣子所不敢承聞者萬萬震剝方寸迷亂實欲鑽地而不可得也況緣臣等行止之顛倒六仙竝出銀臺一空事未前有尤添臣萬死難贖之罪惟願過被嚴誅云矣臣既承偕來之命姑爲仍留○承旨 申光履狀啓以爲臣敬奉聖批及傳教馳往傳諭于廣州地左議政 俞彥鎬所住處則以爲臣冒犯擅行之罪惟俟嚴勘之命不自意承宣踵臨路次傳宣疏批與傳教罔非臣子所不敢聞者奉讀未竟驚惶戰慄五內失守不省所措蓋臣此行祇爲臣職之不能盡尺守之不欲喪要以是爲一分自處之義而已豈或全昧分義而然哉聖教之下益不勝震懾而區區微執迷不知變只自伏地隕越願俟鈇鉞之誅云大臣方轉向安城臣仍爲隨往○承旨 李羽晉狀啓以爲臣敬奉聖諭馳往傳諭于始興縣內右議政 蔡濟恭所住處則以爲臣上而事君下而持身無往非負國無事非不忠至今日而以大匡而積不匡之罪目見國勢岌岌不能效一半分撐拄之策畢竟忍捨京輦走歸鄉里自外而見殆若全拋宗國之憂而其心之戀結彷徨惟有神祇知之昨宿始興縣底擬待天明前進毒暑所中暴泄夜發喘喘一縷如絕未絕宛轉旅店不知何以作計銀臺近臣祇傳昨下批旨及別諭一度只有汗淚交迸況縷縷聖旨談笑之間斧鉞森嚴陽春之中霜雪凜冽臣之負國不忠之罪不待他求而昭揭於十行之中臣雖昏嚚一息尙爾未泯則猶不至全昧義分豈不欲急詣金吾仰請金木之誅而顧此醜穢之狀實無寸進之勢卽其所住待命於縣獄之門尤萬萬死罪至於承宣偕來不特恩例之不敢承當外邑之弊在所當念亦乞卽命還歸云矣臣既承偕來之命姑爲仍留臣於昨夕由果川路朝到水原境則聞大臣方在始興邑轉往該邑始爲傳諭以致封啓之遲滯不勝惶恐教以朝聞卿行之獨淹中路審於去就豈勝感歎聞有慎節極用慮念批旨及別諭豈獲已也予之知卿也深固知本意之隨衆黽勉而難以區別一例傳宣卿何以此深引致有胥命縣獄之舉乎湫濕穢汚決非元老大臣晷刻暫留之地安心勿待命俟少間起程而復路固大幸還第尤凝企至於命召之傳授初以尋鄉之行爲無例而問於在外大臣矣卿今住在一舍之頃亦以胥命附奏此則自有應行之例今遣史官還傳卿須知悉事偕來承旨更爲傳諭○承旨 成種仁狀啓以爲臣敬奉聖批及傳教馳往傳諭于廣州地領府事 金憲所到處則以爲臣一渡清渭終南漸遠步步回瞻祇益耿耿不意深夜承宣傳宣批旨又伏奉傳教下者臣驚惶震懾益知不忠之罪上通于天矣螻蟻賤臣之去就行止只出於自全微諒之義致煩不敢聞之聖教至於如此此又臣之死罪也況此承宣偕來之命差員定送之教尤豈死罪臣所敢當者乎臣求死不得惟願亟收成命以尊朝廷仍治臣擅行之罪而已云大臣今方轉向連山地臣仍爲隨往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5일(갑진)>

강 考下水原府內儒生應製試券仍命入格儒武施賞有差

목 先是以三萬年又億萬年年此日長此筵爲賦題下送水原府試諸儒生該留守 趙心泰捧券上送二十二日考下教曰今六月朔水原府內儒生試取時賦三下生員李弘謙直赴會試次上一生員曹鴻振 八子百選一件次上幼學申光任生員趙萬大幼學尹統 柳激 李基靖 趙雲圭 柳宗濟 任百選 鄭世豐通德郎申大奎幼學鄭基 洪樂謨 朴宗喆 閔應圭生員朴師永幼學金最遠 任天白 權中敷生員黃明漢幼

學尹勉欽 金若水 閔昌億 鄭鈺 尹衍相 洪天浩 李徽祚 洪始滢 金星柳各食物米二斗扇子一柄賜給○先是該留守以府內武士六月朔試射別單馳聞親軍衛閑良李大永 柳葉箭邊四中鄉武士出身崔時大親軍衛閑良李文植 壯勇軍李德仁 金仁祿 柳葉箭貫一中邊二中命入格人上送試取後施賞至是臨丹楓亭試柳葉箭 金仁祿邊三中直赴殿試李德仁邊二中直赴會試李大永邊一中崔時大 李文植並不中各筒箇一部綿布一匹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5(갑진)>

강 諸道以舊還蕩減穀數馳啓

목 水原府丙午條舊還蕩減各穀二千六百三十三石九斗一合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9일(무신)>

강 勘放時囚趙尙鎮 俞漢寓 韓師貞 李亨圭配鄭彥衡于平山府命華城城役時彥衡自備者計減於會付錢穀華城留守 趙心泰 湖南前道臣 李書九有司堂上沈頤之 李時秀竝推考仍命張集紹姑放關問關東道臣後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尙州前牧使 趙尙鎮 比安縣監 俞漢寓原情以爲昨年咸昌縣殺獄覆檢事文移見請而渠等俱以實病未得馳進云請待判下照律允之又啓言金海府使 金處漢原情以爲輕囚滯獄大同督捧事昨秋本邑雖爲慘歉而三稅自是實結所出民宜趁納而荐歉之餘民俗淪薄大小公納頑拒成習故就其中最甚玩愒之類或治或囚待納卽放而如是之際自致旬望滯獄此實事勢之萬不獲已祀閣之門無鎖鑰庭沒蕪草位版書題不敬事飭教之後壇閣始創營建之初門無鎖鑰位版書題至爲不敬而渠不能卽地修舉未免循襲前謬庭草間間鋤除而亦未免蕪盛莫非矇不覺察之罪云請待判下照律允之又啓言橫城前縣監 張集紹原情以爲風落木作板事昨年黃腸松木爲大風所折拔大小合爲一百三十七株而總是屋椽之材故面稟道臣使附近民人剪斷埋置初非私自擅便至於作板云云屋椽之材初無可論於作板此皆民人所共參見大抵邑民鄭 忠欽還穀逋負積有年所渠於到任之後爬櫛督徵矣積有怨毒誣訴營門前道伯洞悉誣陷之由忠欽使之刑配而此不過事屬自己故略施刑杖矣新道伯莅任之初更逞宿憾構捏至此火粟收稅事一自折受明禮宮之後居民全不起耕導掌無一收稅自本宮付本縣酌定六百金而元上納爲四百八十兩二十兩則除給馱價剩餘只爲一百兩而貢蔘商營主人及京主人處例給役價爲九十兩十兩則持都路費補給而載在呂例冊子染指之目實爲曖昧守禦軍侵徵事昨年本廳因屯牙兵金順才所告發關行會勿爲侵徵故渠不勝驚駭該色及順才處查問則所告內內奴宣頭案磨勘適當是年元數上納外內需司雜費無路辦出面內民人中欲免軍役者願納二十兩以爲磨勘之資則頗免身役自是流規順才願納之後順才頭目忘其免役借順才之名呈于本廳沮戲願納云故渠以軍政莫重順才所納使之勿捧以此意枚報本廳及巡營則其無侵徵之狀一按可辨云請待判下照律教以與道狀節節相左此囚姑放關問道臣後議處又啓言韓師貞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春川府徒三年定配金處漢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放送何如允之教以如有功議各減一等韓師貞何足責定配分揀又啓言鄭彥衡功減一等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平山府徒三年定配何如允之教以渠供中有需用浩多之語需用必是公用浩多可知科外昨冬慰諭使之還也以城役所用樓材之斫取片鐵之打造該師費鉅負債爲言故以前此申飭至嚴則何以貽弊令廟堂往復守臣使之從實會減矣其間如已區劃豈有是乎該守臣其時道臣及有司堂上從重推考渠之自備者一一計減會付錢穀後狀聞事更令廟堂分付華城留守及湖南道臣又啓言趙尙鎮 俞漢寓各杖六十收贖奪告身一等放送何如允之教以如有功議各減一等又啓言李亨圭議減一等告身盡行追奪鎮川縣徒二年半定配又五年禁錮何如允之教以渠輩何足責定配則勿論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9일(무신)>

28 飭水原留守 趙心泰過期未婚者申加搜訪

40 該留守以本府境內過期未婚人一人助給米一石馳啓教以本府幅員之廣而過期未婚者豈止一人乎申加搜訪勸婚事回諭止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1일(경술)>

28 命水原府將士支放推移所用大同米中六百二十二石以身保米蕩減條給代七百七十七石以錢代留

40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昨年本府各樣身保米停退或代錢厥數夥然將士支放無以排用甲寅條捧留大同米一千四百石姑先推移支放後以錢代留之意狀請蒙充矣今則身保米停退并入於蕩減之中其所充報之道便同無麪不托大同米六百二十二石零以蕩減條給代其餘七百七十七石零請依初狀請以錢代留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2일(신해)>

28 命禁衛營兼把總以陽智縣監移定

40 左議政 俞彥鎬啓言龍仁縣令乃是禁衛營兼把總而今番華城守城節目中以協守將啓下矣禁衛營兼把總則以陽智縣監移定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2일(신해)>

28 命京畿道臣每月終以華城撥站形止開錄成冊具別單以聞

40 教曰華城新設撥路爲所重也既異於西路之邊報往來而已則新設之初當有一定之式以防違越之弊每月終監司以其各站形止開錄成冊具別單以聞事令廟堂分付畿伯及華留處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6일(을묘)>

28 命南北漢及畿湖 兩西 關東水陸等操竝停止官鎮聚點另飭舉行

40 左議政 俞彥鎬啓言守禦使 沈頤之 總戎使 徐龍輔 京畿前監司 徐有防 水原留守 趙心泰 江華留守 金履翼 京畿水使 鄭昌順 永宗防禦使 曹翰振 平安監司 金載瓚 平安兵使 申應周 黃海前兵使 徐有秉 忠清兵使 鄭學畊 江原監司 李秉鼎 忠清水使 柳心源等今秋水陸操取稟狀啓請令廟堂稟旨分付而勸別武鄉騎士武學都試及校生考講災傷覆審依例設行爲辭矣詰戎重政許久停廢雖甚可悶京畿 湖西 關西則纔經設賑海西 關東則亦未兌款此時擾民在所當恤畿湖 兩西 關東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巡歷巡點并停止至於海西 關東各樣都試災傷覆試校生考講依例設行在前停操之時官鎮門聚點多有設行之例另飭舉行俾有實效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9일(무오)>

28 江原監司 李秉鼎以華城役所林木一千八十株出浦馳啓命嚴禁妨農貽弊之端差人作弊亦爲察戢

40 該監司狀啓以爲頃因華城城役所關道內金城 狼川 楊口等地昨年斫置未流下材木八百七十七株元數外以體小不合退却材二百十三株一體結筏待水漲流下之意翻關知委於各該邑矣狼川縣監安廷善牒呈內本縣昨年未流下體木三株長松木一百一株大椽木一百五十六株退材木八十九株金城縣昨年未流下體木一百十八株大椽木四十七株椽木四百四十二株退材木九十一株楊口縣退材木三十三株合一千八十株都聚本縣南江分作十四筏沙工洪成太等二十七名領率今月初五日發送而楊口縣昨年未流下大樑木五株春舌木五株自山底姑未流下云教以出浦與運船之際若有一毫妨農與貽弊之端卿其嚴禁差人又或憑藉作弊亦爲察戢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11일(경신)>

㉔ 備邊司以華城城役物力直劃貸來還執數爰啓

㉕ 備局啓言華城城役物力直劃貸來還報數爰秩區別別單書入待啓下依此舉行之意請知委於華城本府及京外各該衙門允之○別單直劃秩二萬兩平安兵營二萬五千兩關西小米作錢一萬六千兩本府記簿二萬四千兩各道乙卯加分耗條八千石代錢二萬兩嶺營別備二萬兩箕營別備一萬五千兩完營別備以上十三萬兩貸來秩二十五萬兩壯勇營三十萬兩役廳四萬兩御營廳四萬兩均禁衛營以上六十三萬兩都以上十六萬兩還報秩 壯勇營二十五萬兩內五萬兩嶺營南倉別備錢自乙卯甲子至每年五千兩式限十年七千兩禁衛營乙卯半年停番錢六萬三千兩禁衛營停番錢自丙辰壬戌至每年九千兩式限七年四百兩禁衛營癸亥停番錢七千兩御廳乙卯半年停番錢五萬六千兩御營廳停番錢自丙辰癸亥至每年七千兩式限八年五千兩統營年例別備錢自乙卯甲子至每年五百兩式限十年一萬八千兩四營門月課米代錢自丙辰庚申至每年三千六百兩式限五年一萬兩惠廳別下庫錢自乙卯甲子至每年一千兩式限十年五千兩戶曹作紙色錢自乙卯甲子至每年五百兩式限十年一萬兩箕營乙卯條別備錢一萬二千六百兩箕營年例別備錢自丙辰甲子至每年一千四百兩式限九年六千兩各道乙卯加分耗條二千石代錢○均役廳三十萬兩內十萬兩完營償債穀代錢限八年七萬七千四百兩箕營年例別備錢自丙辰甲子至每年八千六百兩式限九年三萬五千兩禁衛營停番錢自丙辰壬戌至每年五千兩式限七年一萬三千六百兩禁衛營癸亥條停番錢七萬兩御營廳停番錢自丙辰乙丑至每年七千兩式限十年四千兩御營廳丙寅條停番錢○禁衛營四萬兩內一萬四千兩該營甲寅條停番錢已報一萬四千兩御營廳停番錢自甲子乙丑至每年七千兩式限二年四千兩御營廳丙寅條停番錢八千兩御營廳丁卯條停番錢○御營廳四萬兩內一萬四千兩該營甲寅條停番錢已報一萬二千兩該營停番錢自丙寅丁卯至每年六千兩式限二年一萬四千兩該營戊辰條停番錢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15일(갑자)>

㉔ 命原州東四面園所香炭火稅減總之數華城公用中計除復舊間以筦千庫所在園租條給代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因江原監司 李秉鼎狀啓原州東四面園所香炭火稅減總給代事有論理狀聞之命減總數爰詳細停當以報之意行移該道矣江原監司回移內前稅中一百兩流民還集菑畬漸闢間成節目減給云故謹考園所所上癸丑改總例則其所上下中香炭價爲數不多而外此名色不過是園官分兒條及諸班下人等沾溉之需無論官員下隸分兒或沾溉者較諸排朔公下本自不同流民還接間姑減其納與其永蠲稅亦有異焉不必給代園官分兒條中姑減其數待復總依定例施行恐涉便當教以陵園香炭豈皆用於香爐所用乎自有沾溉之派及俾重守護之節則園官條豈可計減乎公用中計除復舊間以筦千庫所在園租條中給代卿其知悉事回諭仍令壯勇內營知悉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21일(병오)>

㉔ 全羅監司 徐鼎修以前水使 鄭彥衡 華城城役自當雜費米木錢區劃會減馳啓命卜定諸處名以自備弊歸公私者竝查出會減

㉕ 該監司狀啓以爲前水使 鄭彥衡 華城城役時槐雜木斫運與鐵葉打造雜費自備之數從實查報之意嚴飭該水營矣即接該水使 李栢然所報以爲其時鐵葉三百片價錢五百七十兩及自本營上營浦口至船運雜費米四石錢十三兩則自巡營已爲措劃至於槐雜木運納時騎船監官一人色吏二人沙格五十六名等衣糧所入米七十二石十四斗錢一百七十四兩木一同六疋斫木時耳匠路資錢八兩九錢四分曳下浦口時運價錢二百五兩四錢劈鍊時耳匠料米四石十三斗給代錢九十九兩九錢合米七十七石十二斗錢四百八十八兩二錢四分木一同六疋前水使謂以自備不爲報減以本營公穀公錢推移用下已於昨冬書數充上云故一依該營所報區劃報給後會減數爰修成冊上送備邊司教以該闕若此則他闕必有此弊總

理大臣知悉問于該留守詳知卜定諸處如有名以自備弊歸公私者一竝查出依此例會減後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7월 23일(임신)>

副總管 權恢疏陳華城七策賜批

疏略曰顧令目下方張之急務實惟華城經濟之策也敢將一二狂瞽之見條列成錄登諸冊子名之曰華城七策華城是臣往來家鄉之路故其於地界民情曾所詳悉無異土人且西而雲山等諸洞南而密陽之兩處俱是目習而耳熟者故不顧煩瑣之嫌敢干瀆撓之誅伏願下詢于廟堂及總理使守臣博求長策○華城七策一曰守城器械預講備完之榮兵器中最緊者莫如火炮火炮之具又專係藥丸不煩公家之經用不費本府之財力足可有就辦之道蓋二南 畿甸 關東五路各鎮俱有藥丸措辦之需朝家於各鎮逐年以軍布三十六疋定式割給使之措辦一年所用火藥三十六斤鉛丸二千餘箇以爲操習之需及不虞之備其法意若是緊重而各鎮吏卒恣意偷弄畢竟有名無實丙寅年間自朝家深軫此弊以其各鎮所給之布移作京貢依各邑月課藥丸例自京造送矣後因奸民輩爭訟無故停罷其在重邊備之道誠爲可惜今若以各鎮藥丸價會減之軍布依丙寅例作貢而屬之華城招募貢人使之築室設庫於府城東門內空虛之地造藥製丸而本府地勢控扼通三南大路使各鎮每於鎮卒上京之便具公牒受去事甚便好且令貢人食其餘利而歲納幾許斤火藥幾許箇鉛丸於本府以爲軍需則可以爲不虞之備又況創置藥丸庫於府城內恒爲造成而儲置則脫有事變之日不待加造點火而用之不渴且城內民戶亦自有殷盛之效矣此於朝家無絲毫之費而本營需用不勞措辦各鎮軍器自就完實此是萬全之長策也若於作貢之日以米布參半輸納之難爲弊則俱以純錢代捧輸納尤甚方便二曰各處閑地設屯廣儲之策今此華城便是新創之營而府內地方既無閑曠設屯之所則固當廣設於各道各邑及時開墾以爲公私兩利之道以臣之耳目所睹記平安道熙川有大號洞 孟山有頭尾洞 雲山有月隱川等三四處閑曠之地土甚腴沃可合耕墾元非嶺扼相妨處而年久陳廢樹木成林故民人輩不可私自斫伐而起墾當此人齒日繁片土如金之時公然拋置可墾之沃壤只作無益之閑陳誠爲可惜以臣愚見宜付之華城許令耕墾俾作營屯實合廣儲峙之方此則臣待罪西郵時曾有所稔聞而詳知者也慶尙道密陽地有古曳載藥兩封山此實山下民人輩難保之痼弊也蓋此兩處之設爲封山今不過爲五十年而距浦口絕遠且其所養之木皆是臃腫雜木一無所用於公家船材而以其徒有封山之名故水營校卒無端出沒於山下民家如農器耒耜之具屋廬修葺之材孰爲奇貨專事誅求小不充滿其壑慾則構陷犯禁之科拿致營下必也傾家敗產而後乃已梁山石莊封山視此兩山距海稍近而以松無可用之材民受難支之弊中年革罷民以安堵況今兩封山之無一益有百弊比諸石莊不啻幾倍宜自朝家詳探其形便利害依年前石莊例革罷後以其斫伐之木起墾之地并屬華城以補經用亦合裕財餉之道矣此非臣等閑傳聞者也曾於待罪南郵時實有耳聞目擊其爲弊之端每欲一次仰達者故敢此條陳焉因此兩封山之事又有不可不趁今釐正者蓋各處沿海封山與量外田土本有定界而松子隨風吹落逐年漸生於山下元田昔之量內沃田今爲量外閑陳民人輩悶其松種之延茂如或妄斫一枝輒陷罔測之重科故坐失良庄流散窮巧者到底皆然此非獨爲渠輩矜惻而已在朝家重民食之道恐不當一任拋置何況以松田較諸生穀之土宜有輕重之相懸此宜一從封山時定界尺量立標而自來量付元田則并許斫伐耕墾以其所斫之木新起之稅并屬華城俾爲經用則朝家所定之封山依舊自在而華城財餉自底豐裕矣三曰更許採金以補城役之策日今華城營築之遲速專係財力之有無此尤及今籌劃者也國內金穴無處不有而最多於黃平兩道及北路故民間之潛採其來已久矣去年秋間自華城筵稟行關設店採取以補財用此於公家元無一文之費而將有許多之益矣因北路設店之有弊自朝家更令禁採蓋北路金穴專在永興而永興卽本宮所在重地也其於掘土採取之除恐不無斷傷地脈之慮其所禁斷實合重事體之道而至於西關之慈山 寧邊等邑則既無所重又無毫絲爲弊之端而方其設店之初歉歲貧民實多賴活者矣道臣因北關禁店之令無故撤罷北路之永興外如西路諸邑之有金處宜更許採而謂以設店故不無閑雜無賴全集之弊蓋銀銅則掘坎穿岡人力既多設爐吹鍊輸用亦多故自不無遠近全集之端而至於採金則不過居民輩掘

土陶沙足可採取者也勿爲設店而只令熟諳金脈備知土俗者俾管採取隨採隨稅上以補公家之經用下以免民人之犯科實合公私兩便之道四曰收布漕以補軍需之策嶺南漕倉之設非舊制也蓋自中年創設以後無毫絲之益而有許多之弊一則各邑民夫輸納之爲弊也在前漕倉未設之時則田夫只自輸納於本邑倉所而京江船人各往該邑裝運上京矣一自漕倉設後晉州 昌原 密陽等三倉各分元定屬邑而屬邑田夫各爲輸納於該漕故道里遙遠或至數日程輸納一石來往浮費每至數三斗此爲貧民無窮之痼弊也一則所謂漕軍皆是陸民未慣水路不習行船如安興 江華之險項急湍未能穩過每有致敗之患且其沙格輩皆是鄉民故每於裝發之時受其船價與剩穀除置家中空手上船許久海程之糧皆從稅穀中偷食故欠縮和水之弊皆由此也一則各船船主之差出皆有元定厚價已成例規爲船主者既費厚價而圖得故事售奸謀利符同沙格以和水幻米爲能事且其剩米人情雜費初不載來及其輸納京倉之際故致元數之欠縮謂以生事於本邑而嚇喝監色或出債彌縫而還徵民間或告急該邑而收斂民間并皆自京中質米充納故田夫有再徵之冤都下有穀貴之歎此實漕倉之爲弊也一則漕船每隻并計船主沙格爲十六名故通計六十隻船主沙格則其數爲九百六十名而又與每名兩奉足合以計之則都數殆近三千名以此漕倉之故而朝家坐失近三千之丁壯軍已非得計且此許多之漕卒專以一次船運時所得穀物爲資生而不思務本食力之道此固閑遊空食之弊源也向右諸條若無漕倉則已苟有漕倉則俱是難醫之痼弊也今若永革漕倉運納之規以其船隻依前移付江民而別擇江民中有根着富實者定爲船主使之自往運納則元定船價之外朝家宜無升合之所費且江民皆是慣住湖邊備諳行船之妙多年來往於海程者故凡遇險濤惡湍隱嶼淺港俱有審勢穩涉之方假使京船與漕船或有致敗相當既敗者已矣幸而不敗則京船沙格之家屬皆在京江其於裝運時所受船價及剩米必當如數載來矣上納時欠縮之弊決不如漕船之爲甚且該邑田夫運納漕倉之弊再徵補縮之患自歸寢息矣此其嶺南漕軍與江上船人之利害懸殊者也又以其船隻一次運納之後移泊喬桐 江華及華城地界以爲緩急之用又或有當秋園幸之時則以此船隻屬之舟橋而勿用江上私船使之任載其秋卜則此實公私兩便之道也又以近三千漕卒移作納布之軍逐年收布屬之華城以補軍需則朝家無寸布尺木之費而華城則坐得每年五六百同布木矣此事利害識者之議已久而嶺南之更移京船恐涉右袒江民之嫌未有發此議者而此則私也其在爲華城措置之道恐不當如是矣五曰革罷牧場創置屯田之策華城之牧場在府界西南海口論其地勢實爲畿湖水路之交會而所謂牧官自來殘薄殆不成樣素稱不願窠土地之腴沃爲一府諸面之最而只放如干牧馬拋作水草之陳場今若移其牧馬於大阜 平薪等附近牧場而永罷牧官以其地爲本營屯田創置別將以爲府校久勤窠則非但有補於營中財餉亦可爲府校激勸之道矣江華 開城皆有府校久勤自辟之窠而獨於華城尙無定窠見今府校之得差各道邊將者不爲不多而此則特出於聖朝酬勞之恩而非元定當差之窠也此宜趁今變通一從江華 開城例創置別將於此地以爲府校元定久勤窠者也且若置以鎮將與花梁 平薪相爲輔車之勢則必將有賴於來頭緩急之日矣既置鎮將則俾管海程每於三南稅船過府界時乘船護送亦將有合於重海運之道矣以此府界中最腴之地作爲屯田則逐年所收之有補軍需殆不知爲幾何矣六曰隣邑近面從便移劃之策華城地勢處在三南之孔道要衝自爲防營時號稱外都監土馬之衆甲於畿甸列邑簽丁之難得自古已然而見今陞留之後諸般名額益繁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而只從府界素在人戶中辦出許之軍總廣州兩面雖云劃付兩面民戶都不滿二百而世族班戶殆居其半軍丁之苟艱難充固其勢也故編伍有疊役之冤班族有混侵之患閭閻之間往往有轉移他境之類在今招集撫摩之日其所制治矯揉之方宜無所不用其極宜就其傍近各邑一從地勢之便宜劃屬其附近面里以裕其民戶然後疊役橫侵之弊自可次第釐革矣夫地界民戶軍籍田賦自有當初之分劃定制則到今割彼補此之際非無妨礙難便之端而本府之所重自別又是新創外營則其在便宜制置之道固不當以些少弊端爲嫌雖以已例言之京畿之陰竹不過以叢爾斗邑無所繁重於朝家而只爲呂樣之殘薄難支曾以畿湖數面割以付之則今於爲華城措劃之方恐不可以如干掣礙之爲弊不思所以永久全完之策七曰華城軍兵便宜制置之策我國兵制騎不如步雖以訓局言之緩急之可恃者莫如砲手況於守城之地尤可緊要者步卒也華城地勢據在孔路要衝屹屹崇墉今既營築

則來頭守禦之策正是趁今講磨者也大抵本府軍總素多諸般名額而俱無緩急之可惜者今若刪去冗雜精抄其壯健則足可以備得五千步卒以此五千步卒逐年冬三朔輪回立番於營下一如目今別隊軍之爲也而教之以坐作進退之節放射擊刺之術則方來朝家所可恃賴者決不下於都監五千兵馬矣然都監則廣費許多經用養得此數而在今華城則倣之以兵農相寓之制至於三冬使之立番而不過立番時計給其糧資又於三年之間一次給之以衣資則足可以成就精鍊之卒蓋其制置之策惟在錢穀布木之措辦此所以各處屯田之不可不多方創置者也至於布木則嶺漕移屬江民之後以其漕卒定爲收布之軍足可以逐年收得五六十同之數矣若其籌度之詳備節制之便宜惟在有司之臣酌量通變之如何批以七段方略豈無可以採用之條件許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4일(임오)>

간 戶曹以年分事日啓

목 該曹啓言今年農形若以諸路成就區別優劣則湖南穡事甲於諸道得雨最先高處畢移營邑狀辭無一災名關西北及海西 關東四道皆以田穀爲務到處成熟均稱大有北關兩邑之霜雖似差早而北地霜候例早於東南諸道不至爲災水田雖曰稍遜於旱田既得趁期播耘且免大段傷損亦不失爲登稔之年嶺南又爲其次以畝多之故略有災頃亦無全棄比湖南之農則微有不及而較數歲之中則可謂大登畿甸之視兩南 兩西東北諸處未免差降一等而初無可稱之災名只緣畿農多晚秧之故沿野若而邑未移之數頗多於常年外此田畝無不大熟至於湖西一路春夏雨澤之慳閔沿峽未移之夥多方當同豐之歲實有獨後之歎而若令霜候益退晚移皆實則就此補彼亦庶相當水原府則處於畿湖之間故農形之所成亦間於畿湖僅遵比年給災之規十分商度分排磨鍊京畿甲寅元總四萬四千三百九十二結內給災一千二百結實結四萬三千一百九十二結水原府甲寅元總六千二百八十三結內給災一百結實結六千一百八十三結忠清道甲寅元總十二萬六千九百三十三結內給災二千五百結實結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三結全羅道甲寅元總二十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二結內給災七百結實結二十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二結慶尙道甲寅元總二十萬七千八百七十一結內給災一千五百結實結二十萬六千三百七十一結黃海道甲寅元總七萬三千四百三十八結內給災五百結實結七萬二千九百三十八結江原道甲寅元總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二結內給災二百結實結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二結兩界則曾無比年給災之規依例比總而平安道比癸丑咸鏡道比丁未今此磨鍊溯考十年事日差多於庚戌略減於癸丑各項應行等節一依年前事日逐段查實磨勘時枚舉狀聞之意請八道及水原府 開城府 江華府嚴飭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12일(경인)>

간 命均廳督捧原錢於韓尙贊勿論其利條

목 領議政 洪樂性啓言向來均廳錢二萬餘兩出給韓尙贊處有殖利補用於華城城役之舉而聞渠藉重於此都執貨柄爲弊不些云堂堂公家所需何可令此類取息補用自歸苟且之地乎請分付均廳原錢使之不日督捧利條則勿爲學論俾存事面教曰今則物役皆區處且與右相相議後有此奏云爾則在右相亦無所見參差之端依爲之當初右相之爲此豈或不能深思而然乎出於爲公彌綸之苦心而所謂韓哥之藉此都執云云萬萬可駭然則廟堂任渠作弊而然乎事關華城雖不嚴處更或假稱憑藉之弊隨現嚴治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14일(임진)>

간 命華城將臺門樓效勞承傳人相當初仕窠無遺差擬

목 右議政 蔡濟恭啓言俄於赴闕之際有一武弁遮訴以爲渠輩以華城將臺門樓效勞之人特奉調用承傳而他人則幾皆甄用渠輩數人尙在落莫之中今明還歸故土云故問其名則卽副薦鄭德昌而如渠者又有數人云矣近日人多窠銓曹之不得遍及容或無怪而華城承傳與他自別使 兵判招問錄置此後相當

初仕窠出此類首先差擬無有遺漏然後始及他弁恐爲得宜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18일(병신)>

㉔ 命加設五衛將三窠以華城幸行時前銜加資人擬入

㉕ 右議政 蔡濟恭啓言華城幸行時推恩加資人中爲前朝官者近六七人而尙未得實職之銜來訴者多臣意則分付華城留營前銜推恩人名數錄上政曹亦爲起送然後加設五衛將數窠待其肅謝次遞改以爲無遺錄用之地則尤爲國家廣慶之道矣教以五衛將三窠加設此類擬入待肅謝後減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18일(병신)>

㉔ 命廣州府鎮管利川等七邑屬之驪州其餘諸邑還屬原定討捕營仍命廣州中軍依禿城 大興 江華例掌治兵治盜龍仁等邑之曾爲華城協守將者更屬各鎮便否令廟堂指一以聞廣州防營之代置之

㉕ 京畿監司 徐有防啓言廣州今已分司該府鎮管 利川 竹山 楊根 砥平 果川 陽智 陰竹等七邑依庚午年例還屬驪州至於討捕使 楊州近又設置恐不必移定他邑今姑置之而第此楊州 討捕營新設之時各鎮營所管諸邑量其道里遠近有所移屬者今則管下諸邑固宜還屬於原定討捕之營抱川 永平 加平 楊根 砥平 利川 龍仁等七邑屬之楊州鎮營坡州 豐德 高陽 交河 喬桐 積城 麻田 漣川 朔寧等九邑屬之長湍鎮營通津 富平 仁川安山金浦 陽川 振威 始興 果川等九邑屬之南陽鎮營以爲依前管轄恐爲便好矣從之教以其前出鎮時有營將名色故衙門多而民弊鉅今番則只依禿城 大興 江華例中軍掌治兵兼掌治盜則無營將之名而有討捕之實討捕營之移送與否非所可論龍仁等邑之曾爲華城協守將者今不必更爲分屬於各鎮營管下乎此一款亦令廟堂問于曾經華留及守使人指一草記又啓言道內曾有四防營而水原 廣州今已竝作分司矣年前水原分司時防營初定於南陽而旋即中止今番之廣州防營之代亦當依此置之而事係官方請令該曹稟處教以別設防營近於時屈舉羸大抵防營無用莫甚何必稟處置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19일(정유)>

㉔ 判下壯勇營試射別單仍命初試之類竝付今番初試初日水原武士恩賜初試者皆於兩所初日先爲試取

㉕ 壯勇營以本營秋等試射時柳葉箭優等人及外營親軍衛更試入格人別單書入別單柳葉箭入格壯勇衛資憲安彰績貫一中邊三中邊將除授折衝金得成邊四中加資出身浪世熙邊四中邊將除授金彥楫貫一中邊二中熟馬帖一隻賜給資憲王道吉等五人邊三中各半熟馬帖一隻賜給差備官出身河潤弼貫一中邊二中邊將除授親軍衛試射優等更試時鐵箭 柳葉箭入格閑良李源會初次鐵箭一矢二矢一百四十一矢三矢一百四十三步再次一矢一百四十步二矢一百三十九步三矢一百三十五步閑良李學賢初次鐵箭一矢二矢一百三十步三矢一百三十二步再次鐵箭一矢一百三十八步二矢一百三十六步三矢一百三十一矢竝直赴殿試徐命鐸初次柳葉箭貫一中邊二中再次柳葉箭邊一中直赴會試出身鄭宗福初次柳葉箭邊三中再次柳葉箭邊一中邊將除授閑良李明漢初次柳葉箭邊三中再次柳葉箭邊一中直赴會試教以初試之類竝付今番初試初日此外水原武士恩賜初試者皆於兩所初日先爲試取事分付兵曹仍令外使知悉嚴飭等待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22일(경자)>

㉔ 命華城武士恩賜初試者殿試日應試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頃因壯勇外營親軍衛試射入格別單有水原武士恩賜初試者今番初試先爲試取之命矣殿試及會試時赴試人等開錄馳啓教以昨聞兵判言更思其時文科初試事欲爲下教時

錯認武科之亦然而有此下教矣初試之類當於殿試日應試此意知悉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26일(갑진)>

강 御春塘臺行九日製仍命諸生應製

목 具翼善冠 袞龍袍乘輿出永清門 明政門入青陽門詣春塘臺陞座試官率儒生行禮訖以與黃金四萬斤爲賦題命試券紙頭京儒書京字鄉儒各書八道四都命假承旨 韓用龜等分掌各道類聚收券又以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爲賦題功成慶善宮爲上梁文題與客復遊赤壁之下爲詩題押韻下夜靜海濤三萬里爲七言二十韻排律題押韻濤限以明日午時命京鄉儒生應製仍教曰鄉儒依近例當令各該道施賞呈券于泮宮所在史官處各卽還鄉九日製考券訖教曰九日製居首廣州府進士尹永輝直赴殿試京進士金明淳等京畿生員俞益柱等華城府生員李弘謙等廣州府進士南履默等開城府幼學馬漵 江華府幼學尹彝鉉 忠清道幼學李昇延等慶尙道進士金龍翰等全羅道進士李鉅等黃海道幼學張晉華等平安道幼學崔漢夔等江原道幼學金秉灝等咸鏡道進士朴師燮等合一百人竝直赴今番慶科會試仍命永輝進退於帳殿賜饌于承史閣臣 試官及侍衛諸臣禮畢乘輿出青陽門由明政門 永清門還內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29일(정미)>

강 考下京鄉儒生應製試券施賞有差

목 京鄉儒生收券訖京爲六百十一張京畿爲一千一百八十三張忠清道爲一千三百十八張全羅道爲七百八十七張慶尙道爲七百八十張江原道爲三百三十張黃海道爲一千五十七張平安道爲一千四十一張咸鏡道爲二百三十六張開城府爲六十張江華府爲三十六張華城府爲一百六十八張廣州府爲八十九張親考以下教曰京鄉儒生應製都居首賦二中京進士崔壽亨上樑文居首二下平壤幼學金器之七言二十韻排律居首二下振威幼學林再達詩居首三上一京生員金會淵各紙五卷賜給賦之次二中二始興進士具康名雖居二不下魁作紙四卷賜給其餘京鄉入格儒生等分等施賞而京儒則明日待令鄉儒則各令道臣咸聚營下道遠處付之地方官依下諭施賞後饋以酒肉狀聞之意令內閣分付諸道道伯及居留之臣○京入格八十人內二中一人二下一人三上四人三中十四人三下二十八人次上四十人京畿入格二百十三人內二中一人二下二人三上四人三中三人三下七十一人次上一百三十二人忠清道入格二百人內三上一人三中三人三下四十二人次上一百五十四人全羅道入格一百八十二人內三中二人三下二十九人次上一百五十一人濟州入格四人內三中一人三下三人慶尙道入格二百二十五人內三上四人三中五人三下三十七人次上一百七十九人江原道入格九十三人內三上三人三中三人三下十一人次上七十六人黃海道入格一百九人內三中一人三下三十八人次上七十人平安道入格一百九十五人內二下一人三中四人三下二十四人次上一百六十六人咸鏡道入格四十九人內三中二人三下十八人次上二十九人開城府入格八人內三下二人次上六人江華入格六人內三下一人次上五人華城入格十一人內三中一人三下四人次上六人廣州入格十七人內三中一人三下七人次上九人總計京外一千四百人二人賜紙三卷三人賜紙二卷筆二枝墨一笏三人賜紙一卷筆三枝墨二笏三人賜紙一卷筆二枝墨一笏次上人賜紙一卷京居首加賜大典通編一件八道各取居首加賜朱書百選一件四都各取居首加賜正音通釋一件排律三下入格童蒙 睦可貞加賜大學一件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1일(기유)>

강 遞承旨 李晉秀以李儒敬代之前望也

목 教曰左副承旨許遞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又教曰新除授承旨 李儒敬時在華城城役所殿試趁期乘駟上來事下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2일(경술)>

㉔ 備局以廣州府留守兼南漢 守禦使設置節目啓命吏隸等勿爲減下與校卒分屬兵曹及各軍門各司仍命守廳堂上堂下將官等亦令各軍門區處

㉕ 節目曰朝家之設置南漢山城蓋出於爲保障備緩急之意則爲山城守臣者自當居山城之公廨治山城之戎務行宮隨處葺理城郭以時修補鍊卒伍峙糧餉繕器械何莫非職分內事而通計前後守禦使之出鎮凡爲二次或八年或十年旋又移還在京遙領巡審且罕一應事爲舉皆拋棄行宮城堞任其傾圮糧餉器械任其朽壞卒伍之虛額殆不成樣而曾無簽點訓習之舉已萬萬疏虞而京營本無軍制只以八百標下處在五營前列策應則財力徒歸尾閭保率侵徵則畿民偏受困苦名曰守禦而便作於內於外無實無用之一牙門合有變通厥惟久矣自上深軫汰冗足食之策諭之以甘載心籌垂之以十行絲綸罷去京廳出居山城特踐初元大哉之言既又以來頭之乍出乍入爲慮則指彼王府勾石示此象魏懸法從今以往保障增重緩急可恃而翬革如飛雉堞改觀漢倉之紅腐充積楚國之鐵劍長利士有超乘之勇而民有息肩之樂一舉措而百廢俱興此豈非安不忘危行之無弊之良法美制乎罷京廳出山城合行事件考之已例參以新規成出節目條列于左以爲永久遵用之地一京廳革罷廳舍及朝房竝以永爲發賣一守臣以廣州府留守稱號以正二品以上自廟堂擬薦受點瓜限則依三都例定以二周年一京畿監司例兼留守依三都例施行一使號則以兼南漢守禦使稱號依水原整理使 松都管理使 沁都鎮撫使例自兵曹下批一留守 依三都例備局堂上例兼一兵符則以廣州府書填密符則依三都例受點頒給一印信則一顆以廣州府留守印開篆一顆以南漢守禦使印開篆自禮曹造給一地方官則以判官稱號仍兼南漢守禦營從事官以文蔭五品以上自吏曹差出瓜限則依經歷例定以三十朔邑治判官主掌則物案地大不可以郡縣比論考履歷聲績各別擇差一判官 兼從事官 印信則以廣州府判官印開篆通用自禮曹造給一中軍則以廣州留守營中軍稱號以曾經邊禦以上自兵曹另擇差出印信則以廣州府中軍印開篆通用自禮曹造給一京廳中軍一員左右別將各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哨官八員一竝減下一京廳軍官三員加出軍官一員教鍊官八員山城入任窠一員合十三員內山城窠一員還屬山城其餘既不隨往山城一竝減下一京標下合爲五百七十九名而在前出鎮時牌頭伺候旗手燈籠手細樂手卜馬軍工匠牙兵等屬舉皆隨往山城以其餘軍分屬三軍門矣今番則牌頭以下諸般軍卒竝用山城所屬則京廳標下便屬無用其中無料者一竝減下有料者一百六十二名則一竝量宜分屬於三軍門及龍虎營 總戎廳各其本料付食使役待窠陞實而未陞實之前雖一窠如有捨此違越之事有所現發則該大將自備局草記論勘一京廳員役書吏以下十六人庫直以下二十一名在前出鎮時或隨往或減下而今番則既無隨往之事一竝減下一京廳既已革罷軍物器械等諸種一竝輸送於山城一京廳支放條米二千二百十三石二斗錢七千六百一十兩九錢各屯卜定皮穀六百石零內米一百三十五石牙兵四百五十名革罷需米除米一百二十石零多少年各不同以各屯京稅依前移送戶曹米一千石錢三千兩均廳捧留其餘米九百五十八石二斗錢四千六百一十兩九錢則皮穀雜種竝以移劃山城以爲各項所需排朔支用之地而其中一千五百兩則以行宮城堞軍器修補次別貯一庫用遺在每歲末勾管本司以防尾閭之泄一關西 海西一年輪回添餉小米五百石則依前劃給一本府既設留守地望自別府內各陵寢春秋奉審及宜安大君墓每年一次看審不必使道臣爲之此後竝令留守舉行一幸行時畿營分辦竝爲減除只境內陵寢幸行時一應諸事竝自本府舉行一進上生蠐生鮒魚活免藥材等屬待京司知委竝自本府直納一留守因公幹往來時品馬入把一流罪以下自斷一事係公幹文移知委而各道各邑慢不舉行者官吏啓聞論勘一廣州府尹既已革罷所帶防禦使亦爲革罷討捕使則既有楊州討捕使不必疊設一體革罷境內戢盜令中軍舉行前營將依前移送利川府一留營別將城機別將一竝革罷一只中軍赴任遞歸時及官門聚點摘奸時給馬一軍官四員自望啓下料布依府尹時例磨鍊檢律一員依三都例差出料布亦依軍官例磨鍊一京廳將官雖已減下其中左右部別將及把總 哨官既是領率屯牙兵之任則不可以京窠之減下仍以革去左右部別將以境內有資歷人差出狀聞把總 哨官以宣部守有薦原居出身差出而牙兵既已減額把總一窠哨官二窠永爲革罷一軍兵無論束伍及屯軍鑄其名數既出於貴精之意而

五營將司哨之制亦多變革依今番釐正實總別單啓下一減額軍兵則仰體軫畿民之德意付之畿營凡係虛伍逐一釐正後餘數則依餘奴貢例名以餘丁自本司別爲句管而如有虛實相蒙惠未下究之弊有所現發則當該守令拿問定罪不飭道臣亦爲論責一合操輪操巡點及馬兵都試等節一依庚午出鎮時例舉行一殿最則依三都例直爲磨勘修啓一所屬邑鎮管則依庚午例移送于呂州一水原移來錢穀磨勘都會所則移送楊州牧一本府所在餉穀捧未捧自當依前狀聞而其餘京司各該衙門穀物則自留守營直爲磨勘於各該衙門一本府陞補依三都例留守主試設行而製述二人考講一人定額一留營事體與他自別而客使接對亦云不輕支勅等節依前舉行仍以勅需穀會減一往來使星之接待等節府尹時猶有啓下節目恪遵舉行則況出鎮之後尤宜申嚴凡諸等事一依啓下節目施行而奉命大臣閣臣 通信正使 兼留守本城奉命御史外竝除茶啖只以飯供五器爲之至於延逢六角亦依此例舉行其外使星只指路羅將一雙定送而不由山城直過外站者依前以各其驛站只以飯供舉行如或有勒令出待之弊留守狀聞請勘肆觀站則雖大臣行出站一款永勿舉論一赦文祇受時留守有故則判官替行箋文陪進則判官有故自本府移文畿營近邑守令察訪中定送差員一本府下吏依三都例書吏稱號一上貳衙分供節目令該留守參互癸亥庚午已例成出節目報備局永久遵行教以吏隸等勿爲減下節目改付標與校卒分屬兵曹及各軍門各司後別單草記待窠這卽陞實盡充後令各其營各其司亦卽草記如是區處之後雖一校一卒一吏一隸曾隸於京廳者切勿移屬外府餘丁句管一款付之畿營而此亦當有指一知委然後可以有其實效矣○教曰守禦廳堂上堂下將官等皆令各軍門區處無窠則戶料窠因其料加設待窠陞實其餘待窠次次收用後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11일(기미)>

장 頒慈宮周甲志喜廣載軸

목 先是命內閣臣印進御極以後廣載詩先以慈宮華城進饌時御製先後唱樂章七言四律及諸臣廣韻將臺閣武時御製五律諸臣廣韻洛南軒養老時御製七絕及諸臣廣韻慈宮周甲誕辰進饌時御製先後唱樂章五言四律諸臣廣韻編成一冊以生字印進至是工告訖教以新印慈宮周甲誕辰廣載軸華城 奉壽堂進饌廣載軸將臺閣武廣載軸洛南軒養老廣載軸合編狀紙三十件內入一件整理總理大臣 議政府右議政原任奎章閣提學 蔡濟恭 整理使 行司直 掌樂提調 沈頤之 整理使原任奎章閣直提學 京畿觀察使 徐有防 整理使 戶曹判書 司僕提調 李時秀 整理使 壯勇內使 徐有大 整理使原任奎章閣直提學 尙衣提調 徐龍輔 整理使原任奎章閣直閣 行副司直 備局副提調 尹行恁行宮整理使 壯勇外使 趙心泰外賓議政府領議政 洪樂性 行副司直 洪駿漢 洪龍漢 都總府都總管 洪樂信 洪樂任 敦寧府都正 洪樂倫 整理郎廳 壯勇內營 從事官前牧使 洪守榮初仕承傳人幼學洪善浩 行司直 洪秀輔慕堂奉祀孫前府使 洪喜榮 光恩副尉金箕性 行副司直 金頤柱 閣臣原任奎章閣提學 議政府左議政 俞彥鎬原任奎章閣提學致仕奉朝賀 金鍾秀原任奎章閣直提學領中樞府使 金憲原任奎章閣直提學 判中樞府事 李秉模 奎章閣提學 兵曹判書 沈煥之 奎章閣直提學 行承政院左承旨兼成均館大司成 李晚秀 奎章閣檢校 直閣 南公轍 奎章閣檢校 待教 徐有渠大臣領敦寧府事 金履素各一件白紙三百三十件內入二十一件西庫三件內閣 政院 玉堂 太學 外閣外奎章閣 五處史庫各一件整理郎廳 星州牧使 具膺 整理郎廳 盈德縣令 李潞秀外賓前主簿 金在昌 敦寧府直長 金在三 鄭潯敦寧府主簿 閔致成 敦寧府奉事 洪赫 繕工監假監役 洪樂宣 洪樂受幼學洪樂寬 洪樂有 行副司直 金魯永 景慕宮令 金魯敬幼學金觀喜前參奉 朴齊一 整理儀軌堂上行承政院左承旨 趙鎮寬幼學趙萬永 趙寅永 韓元履 洪起燮 沈能定 童蒙 洪長源 洪深源 洪聖源 安峽縣監 元在明幼學趙健永 尹鍾大前監役朴綱壽幼學宋致來前別提 洪後榮幼學洪徹榮 李鍾翼前縣令 洪就榮 童蒙 洪魯大 洪寶大 洪佑大幼學洪載周 俞杞周 童蒙 俞獅幼學洪緒榮 洪緯榮 洪紀榮 童蒙 洪肯大 陽德縣監 洪樂佐 司果 洪樂佑 行承政院都承旨 洪義榮 整理郎廳 繕工監副正 洪大榮幼學洪世榮副司正 洪爽周 童蒙 洪耆周 洪吉周 洪世周 行司直 洪良浩 行副司直 洪明浩 宜寧縣監 洪樂綏

繕工監假監役 洪樂眞幼學洪樂范 洪樂健 洪樂秀 洪樂獻進士洪樂膺幼學洪必榮 洪學榮洪樂濂洪
著榮 洪樂衍 戶曹參議 洪樂恒 行副司直 洪義浩 副司正 洪命周幼學李命重 李宣重 李致重生員
李道永 慶尙道觀察使 李泰永 整理郎廳 江西縣令 金龍淳 童蒙教官 金明淳 童蒙 金錫簪幼學李
英麟 李憲琦 趙基恒 趙基復 副司正 徐俊輔幼學宋一啓前主簿 沈公權 行副司直 李義直幼學李
義正 李義獻 獻陵令 李義教 惠陵令 金相燕幼學李義悅 朴弘壽進士金相任 召村察訪 洪鐸輔業
儒李好永前察訪任遠通禮院引儀 任薊幼學金錫喜 趙學謙 趙學廉前兵使 吳載熙 進士李輪祥幼學
洪樂鎮閣臣原任奎章閣提學 鄭民始原任奎章閣直提學 徐浩修 奎章閣檢校直提學 平安道觀察使
金載璜原任奎章閣直提學 全羅道觀察使 徐鼎修原任奎章閣直提學 鄭大容 奎章閣檢校 直閣 金
勉柱 奎章閣檢校 直閣 寧邊府使 徐榮輔原任奎章閣直閣 金祖淳 奎章閣直閣 李始源 原任奎章
閣待教 沈象奎 李存秀參班朝臣行承政院都承旨 李祖源 黃昇源 行承政院左承旨 林濟遠 行承政
院右承旨 李益運 承政院左副承旨 李勉兢 承政院右副承旨 俞漢寧 承政院同副承旨 李肇源 假
承旨 **城役都廳** 李儒敬 假承旨 李亨元 申獻朝 李羽晉 金啓洛 蔡弘遠 鄭尙愚 承政院注書 趙台
榮 假注書 柳遠鳴 李勉昇 兼春秋 金良倜 藝文館檢閱 吳泰曾 弘文館應教 尹光普 弘文館校理
韓用鐸 弘文館副校理 徐有聞 嚴耆 金義淳 弘文館修撰 張志顯 弘文館副修撰 崔獻重 申大尹
趙德潤 別雲劍 行司直 金持默 鄭好仁 行副司直 具庠 都總府都總管 李敏輔 安昌君爆 安春君
彬 鄭存中 都總府副總管 申光履 鄭益祚 權恢 兵曹參議閔昌燦 丁若鏞 兵曹正郎 洪秉臣 鄭最
成 李安默 閔師宣 李敬心 李翊模 兵曹佐郎 沈鑒 沈達漢 五衛將 沈基泰 尹行頤 **壯勇營**提調
行判中樞府事 李命植 行吏曹判書 尹著東 整理儀軌堂上行禮曹判書 閔鍾顯 刑曹判書 李在學
李得臣 工曹判書 李家煥 綾恩君 具允明 判敦寧府事 徐有隣 議政府左參贊 趙瑗 行司直 邊得
讓 藝文館提學 李秉鼎先廂隨駕訓練大將 李敬懋 行副司直 李聖圭 議政府右參贊 金尙集 行副
司直 申思運 韓先繁 李致中 具虞 知中樞府事 尹謐 司憲府大司憲李祖承 李義弼 行司諫院大司
諫 徐有臣 戶曹參判 曹允亨 行副司直 李鎮翼 洪周萬 崔夢岳 同知中樞府事 呂善亨 蔡廷夏 行
副司直 李邦榮 金翊休 鄭煥猷 趙尙鎮 蔡弘履 李普溫 工曹參判 閔台燦 行副司直 李鼎運 洪聖
淵 宋煥 金履禧 白師謹 禮曹參判 李敬一 同知中樞府事 俞彥備 姜垣 同知敦寧府事 權之彥 同
知中樞府事 盧允中 行副司直 趙武載 柳匡國 姜彝正 江華留守 金履翼 楊州牧使 韓光近 同知
中樞府事 林道浩 鄭履玉 鄭東愼 行副司直 權裕 李東馨 朴宗甲 吳載紹李杵禮曹參議 尹行元
行副司直 李太亨 尹東晚 李喆模 李昌漢 尹弼秉 徐澄修 李義綱 李師濂 朴聖泰 李敬五 俞漢謨
刑曹參議 金載翼 行副司直 李文會 朴基正 金孝建 朴宗來 洪彥喆 李庚運 李殷模 柳匡天 成種
仁 李東稷 宋民載 尹得孚 李祉永 李相璜 崔守魯 權坪 吳泰賢 成德雨 許啞 李儒慶 任希存 行
副護軍 申禹相 抄啓文臣 司僕寺正 知製教 崔光泰 副司果 申鳳朝 金近淳 權峻 兵曹佐郎 趙萬
元 副司果 申絢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曹錫中 黃基天 宋冕載 姜浚欽 李東萬 副司正 金熙周 李
英發 金處巖 整理郎廳 **水原判官**兼**壯勇外營**從事官 **城役都廳**時任晉州牧使 鄭東協 **水原判官**兼
壯勇外營從事官 **城役都廳** 洪元燮 奉常寺正 柳師模 通禮院左通禮 李周顯 吏曹正郎 崔履亨 禮
曹正郎 白慶楷 工曹正郎 安經心 司憲府監察 韓錫仁 成均館典籍 孔胤恒 戶曹佐郎 林秉遠 司
僕寺判官 韓大裕 義禁府都事 李光德 申翼顯 尙瑞院副直長 閔致謙 內膳直長 孔允東 檢書官
五衛將 朴齊家 檢書官 李薰模 李旭秀 植木守令 廣州府尹 徐美修 **南陽府使** 李翼晉 安山郡守
趙重 膽始興縣令 洪景厚 振威縣令 吳在斗 果川縣監 金履裕 陽城縣監 鄭柱 龍仁縣監 徐理修
各一件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15일(계해)>

28 命華城公都會試官以時原任閣臣及文任列書受點

【목】 禮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則昨年本府公都會自禮曹擇日下送分三日試取捧券上送于內閣考券出榜今年公都會何以爲之令該曹稟處爲辭矣本府公都會試取吉日令日官洪處中推擇則今月二十七日爲吉云請以此日設場依昨年例捧券上送于內閣允之又啓言昨年水原公都會事收議批旨內此後留守如今番時則時原任閣臣及文任中令禮曹稟旨差出考試事命下矣今番本府公都會考試時時原任閣臣及文任列書入啓受點舉行乎此是定式後初行之事何以爲之教以書入受點又啓言時原任閣臣及文任書入而請待受點啓下內閣或政院臨時稟旨牌招舉行教以令內閣牌招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16일(갑자)>

【강】 命廣州箋文依華城例直送畿營同時封進

【목】 廣州判官 李始源啓言本府箋文陪進時判官有他公幹則以畿內守令察訪中定差員封進事節目雖已啓下而第松沁兩都則留守上京參班時箋文送于禮曹 華城則無論留守上來與未上來直送畿營以爲同時封進今亦依華城例施行節目中改付標似爲便好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18일(병인)>

【강】 命華城公都會試官以時原任閣臣及文任列書受點

【목】 禮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則昨年本府公都會自禮曹擇日下送分三日試取捧券上送于內閣考券出榜今年公都會何以爲之令該曹稟處爲辭矣本府公都會試取吉日令日官洪處中推擇則今月二十七日爲吉云請以此日設場依昨年例捧券上送于內閣允之又啓言昨年水原公都會事收議批旨內此後留守如今番時則時原任閣臣及文任中令禮曹稟旨差出考試事命下矣今番本府公都會考試時時原任閣臣及文任列書入啓受點舉行乎此是定式後初行之事何以爲之教以書入受點又啓言時原任閣臣及文任書入而請待受點啓下內閣或政院臨時稟旨牌招舉行教以令內閣牌招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16일(갑자)>

【강】 命水原府武士去八月朔試射及當朔試射入格者施賞有差

【목】 去八月朔試射柳葉箭秩出身曹千澤邊四中筒筒一部帽子一立旗牌官出身張胤佐等二人邊三中各弓一張帽子一立別軍官出身金哲臣等三人貫一中邊一中各米三斗騎蔣秩別武士出身房在明三中木一疋布一疋折衝崔海大等二人二中各木一疋外帑庫○今九月朔試射柳葉箭秩鄉武士出身金再鍾邊四中筒筒一部帽子一立別武士出身房在明邊三中弓一張帽子一立出身金星岳貫二中米三斗扇子一柄折衝崔海大等六人貫一中邊一中各米三斗騎蔣秩別軍官出身尹炯東等二人二中各木一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19일(정묘)>

【강】 召見備局有司堂上徐有隣 戶曹判書 李時秀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誠正閣

【목】 予曰前判書 李柱國曾孫宣薦事傳教卿等見之否近來弊習誠極可駭寧有以李柱國之近未見用枳其曾孫之事乎心泰曰此弊果甚駭然矣予曰古規宣傳官例兼內禁衛卿其知之乎心泰曰曾有是例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23일(신미)>

【강】 命華城公都會試官 蔡濟恭待明朝命招出題下送

【목】 內閣啓請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24일(임신)>

【강】 加割水原災結八百八十四結零尤甚戶昨年停退條仍停之次戶折半仍停新還亦令代捧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年分狀啓則以爲本府穡事要之穴農之優於免歉而若其被災各面雖謂之慘荒未爲過語所執之災竝流來舊頃合爲九百八十四結七十七負零該曹劃下一百結外八百八十四結七十七負五束特令準劃昨年停退各穀六千二百七十七石零中限三分一仍停昨年代捧者仍前代捧停退之餘數當捧者竝以相當穀準折代捧新還餉數萬包米租本色責約實有難辦之慮限五分一亦許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介於畿湖之間參以畿湖農形則本府年事概可推知一府災結之多近千結終涉過當而本府所重有在前後軫恤軍民之聖念迥異於他道他邑又況今年濱海未移之災乃是實狀加請災結準數劃給畝旣失農則昨年停退之以本色一時竝督誠有難辦之慮畿湖停退之分數仍停旣出特恩則本府亦宜有一視之澤昨年停退限三分一仍停昨年代捧仍前代捧停退餘數當捧者準折代捧事竝依請許施至於新還不但事體之稍別係是嗣歲種糧之資守臣雖以民情爲言代捧一款有難處許請依本色準數徵捧之意分付允之教以其中尤甚戶昨年停退條仍停之次戶折半仍停使之專意於新還新還代捧亦爲依請許施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9일(병술)>

【강】 命水原留守 趙心泰明日來待

【목】 政院啓言水原留守 趙心泰依下教來待矣教以今日則酬應甚煩使之明日來待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12일(기축)>

【강】 判下擊錚原情十八度于各該司命南玉伸冤事依施金聖鐸罪名分揀李世豐 丁景達放送李之權嚴飭更勿煩籲許復原情勿施以待處分李榮族派令御將 李漢豐詳查以聞朴聖輝令戶判 李時秀決給

【목】 刑曹啓言 (…)華城幼學李亨會田土見失事也非但本府之所已決處敢以四件外煩瑣之事肆然登聞者民習痛駭原情勿施考律重繩何如○後錄 (…)華城幼學李亨會原情以爲渠卽德興大院君八代孫冬至副使 李亨元之庶十寸故參判 李亨達之庶十二寸渠之傳來田土在於華城而其中防禦畝四石四斗落只壬寅渠之內從鄭如愚居間以兩賭地例權賣於渠之嫡六寸故判府事 鄭弘淳生時而捧價一千兩年年以三十石給賭地而此是權賣故不給本文記只以田案典當其後丙午渠又以二石畝依前賭地例捧價五百三十兩權賣於鄭東教矣今年四月鄭東教贍出典當田案永賣於華城府而渠之曾所已賣於民人等處四石十六斗落只亦在於田案中鄭東教使韓光瑞率官吏一邊尺量四石十六斗落處一邊招致民人等取其文券贍其字號卜數以渠永賣於鄭東教樣暗作文券竝與渠權賣二石落以一千八百兩捧價放賣於華城府則民人等公然見失故呈訴於華城官家以渠謂之重複放賣嚴杖二十度以四百五十兩備納之意納俸音若使渠真有重複放賣之事則二石落本文記何在於渠處而四石十六斗落只本文記何在於民人等處乎且況背頃之法背頃於本文記而鄭東教暗生奸計田案中以渠放賣於東教樣逐庫背頃仍爲欺賣於官府豈有若是無據之事乎渠之傳來田土不捧準價公然見失於鄭東教以至公家之畝末由還退況渠家計蕩敗無一錢辦備之勢雖死杖下四百五十金何處得來乞令分揀俾蒙生成之澤竝允之教以西部朴召史金召史則今年大赦何可遺漏李世豐 丁景達竝放送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12일(기축)>

【강】 召見奉朝賀 洪秀輔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春塘臺

【목】 秀輔率二子進伏予曰卿有二子而一至宰列一至緋玉今又年至休退可謂稀世之福矣秀輔對曰臣特蒙錫福之洪恩得有今日之榮幸不勝感祝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13일(경인)>

【강】 命華城協守哨官改號協守將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華城附近安山 龍仁 振威 三邑守令定爲東南西城協守哨官已爲節目啓下而但三邑守令各領五哨或三四哨軍兵則以一哨官總領都管有違軍制反涉掣礙請協守哨官以協守將改號付標於原節目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13일(경인)>

【강】 命禮賓參奉 黃井彦除本仕專意燔燬之役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禮賓參奉 黃井彦以燔燬之役方留華城董飭舉行矣所帶之職自有事務不無相妨之端今姑除其本仕使之專意竣役恐合事宜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13일(경인)>

【강】 以直赴一窠加給總廳依前試取別驍士

【목】 敎曰聞總帥言該廳別驍士等都試直赴額數比前減一爲渠輩抑菀之端云此雖微事豈可以一窠之分屬華城爲渠輩向隅之歎乎特以直赴一窠加給總廳以爲依前試取之地事分付該廳及兵曹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15일(임진)>

【강】 命嶺南舊還收捧姑爲安徐統營穀昨年停退條仍停與收捧依三南諸邑例舉行關東舊還準數收捧

【목】 有司堂上李時秀啓言諸道分等狀啓今既齊到舊還當爲分排知委矣關西 海西及北關三道則已因分等狀啓分數行會湖南 湖西兩道則竝蒙停退之恩京畿則分等狀啓中以各年舊還不可舉論爲辭特旨許施亦當在停退之中四都中松都則初無舊還各色華城 廣州 江華則各年舊還各有多寡而三都皆是畿甸之地畿甸諸邑既不舉論則三都宜無異同舊還竝勿論只以昨年停退條收捧而華城則尤甚之次戶分數仍停既有特旨判下廣州 江華昨年停退條竝依畿伯狀請分數收捧嶺南各年舊還合爲十一萬餘石而昨年停退當捧條爲四十三萬餘石昨年停退條雖與舊還稍異當捧之數既如是夥然則各年舊還有難一時竝督舊還分排姑爲安徐統營還穀散在三南諸邑三南舊還既不分排則統營舊還亦宜一例施行而統營昨年停退條之在於三南者仍停與收捧各依該道該邑例舉行至於關東一路則舊還都數不過爲四千四百餘石而既無昨年停退又值今秋登稔此則準數收捧之意竝爲分付似好正當捧糴之時不可不趁卽分排行會大臣之意如此故敢此仰達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20일(정유)>

【강】 命京畿列邑捧公都會初抄試券上送令監司 沈頤之考試再試亦依昨年例試取于營下

【목】 京畿監司 沈頤之啓言昨年本道公都會特軫試邑之弊別下有旨各其守令聚該邑舉子於官庭以其下送之題捧券上送于巡營自巡營送于內閣大邑取三人中邑取二人小邑取一人其中貧儒給糧上送令都事都試於新營捧券入送依華城公都會例令原任直提學 徐有防考試講則亦依華城以製述爲之而此無定例之事今年則何以舉行乎教以道內之每年設監試初試卽諸道所無之弊而可東可西之事不必續續更張從後措一定式亦可至於今年則秋務凡事前伯皆措置卿亦優間初抄使列邑捧券上送卿考試而再試則亦依昨年例營下試取試官則卿爲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25일(임인)>

【강】 御便殿受靈槐臺碑印本禮曹判書 具允明等施賞有差仍頒碑本于諸臣

【목】 敎曰溫宮靈槐臺碑印本今日上來禮房承旨與閣臣具儀伏鼓吹由萬八門陪進則當親受令該房知悉又敎曰今年得聞溫宮三槐古蹟建閣豎碑若有所待予所起感而興愴當作何懷力役告成印本親受盛蹟之登聞在於詣水原宿次之時豈不奇異乎況董工之勞不少地方官郡守下緯鎮關西邊地如有準瓜人作

窠今日政口傳差送道伯 李亨元 熟馬一匹面給時道伯 柳炯 半熟馬一匹賜給昔年駐蹕時道伯卽綾恩而今日以禮判出肅綾恩君具允明家衣資食物令該曹輸送昔年地方官贈參判 龍恩君尹琰也承教手植三槐其子閣臣 尹行恁今又奉教書陰記大鹿皮一令賜給看役嘉善李應器邊將待窠卽爲調用營裨前郡守 尹■因其窠復職營校京寫字官工匠等依判下令該曹該道施賞又教曰靈槐臺碑印本三十件十件內入二件宙合樓一件奉謨堂一件華城行宮一件園所齋室一件景慕宮齋室二件西庫一件外奎章閣一件內閣四件京史庫 赤裳山城 太白 五臺山一件尊經閣一件御筆前面北漆監董閣臣 李晚秀一件碑陰書進閣臣 尹行恁一件庚辰溫幸時本道觀察使 綾恩君具允明一件建閣紀蹟道臣 李亨元一件地方官下緯鎮處竝安寶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27일(갑진)>

강 飭壯勇營凡屬水原留守府文書必稱外使

목 壯勇營啓言來丙辰月當本營左司屬京畿一番前哨水原軍兵來十二月三十日京中逢點依節目準二朔立番之意請本府留守處預爲知委久之教以不稱外使曰以本府留守者寧有如許道理此是兵曹草記乎備局草記乎既有內外營則兵曹 備局猶不可然況本營乎此似外使未出之謬例而不卽釐正亦不成說此後外營文書更稱留守不言外使則難免重勘以此惕念舉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1일(무신)>

강 飭水原府搜訪遺棄兒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遺棄兒一口給料馳啓教以以本府幅員之大遺棄豈止一名況值深冬嚴飭面里各別搜訪若或遺漏混發於摘奸之時該守臣難免重勘以此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2일(기유)>

강 命時囚金鎰等每日製詩三首過十日捧供鄭進明等每日製詩二首過五日捧供

목 義禁府啓言時囚金鎰原情以爲去月十二日間父病危重蒼黃下鄉左右扶將不忍離捨未卽來待云李章堍原情以爲八耄老父病狀添就故暫往救護未及上來云南宮惺原情以爲出身以後連爲待令歸見老母之心不能自抑去月暫爲下去而身病猝劇未及上來云許珩原情以爲去月二十四日卽亡父祭日渠當登科之年暫爲下鄉過祭後卽爲來待計料而伏承嚴旨云鄭日泰原情以爲家有七耄老父歸覲之思按住不得暫爲下鄉而未及待令云鎰等泛稱遲晚請竝刑推得情又啓言時囚鄭進明原情以爲老父在延安地覲親事下去未及上來云沈厚鎮原情以爲久未榮墳私情切迫往華城府榮掃父母祠版在報恩地故仍爲轉往未及待令致有置對之命云進明等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命竝勿施鎰 章堍 珩惺 日泰等嚴囚西間禁府以鎰等嚴囚啓教以所供節節無狀渠既不告下往敢生僥倖之望爲此施惡之說所爲尤萬萬駭痛卿其每日出題三首過十日後捧供其餘同罪諸囚每日出題二首過五日捧供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3일(경술)>

강 華城屯田成

목 先是甲寅以華城城役事下綸音于董工諸臣尾及北城外屯田事曰城之有後托猶木之蟠根屋之築址不可不堅且厚也明矣容待來春地脈融解之除若於北城外咫尺斥鹵之壤相其淺深鑿得一丈或半丈量定約播百斛之經界然後收其土粘付城身俾容五馬兩軌卽其地橫縱東南之畝深耕而易耨則瘠可使肥磽可使沃而贏得如鄭經史鄴之幾千頃負郭良田不出一二年將見荷鍤成雲決渠降雨之美而方其役也雇直不以日而以負立表計遠近而差等則强者優取百錢弱者足庇一身此豈特府民往南北東西之不適有居傭保資生者皆可以聞風爭趨而或窖或肆爲酒爲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亦矜寡之利夫如是則城則

尊萬世不拔之基民則獲萬家如膏之地倉則貯萬人足食之糧一舉而衆美具豈不誠休且美哉仍劃下設屯錢于本府留守前後劃下者總二萬貫至是留守 **趙心泰**別單以爲本城**長安門**外北坪新設屯田臣祇受劃下錢設施經紀或買得或新墾兩項畝庫準爲百石落開梁灌溉築堰儲水使之大興土功而舊畝沃瘠相錯新畝墾闢稍晚新舊畝所出不過二十斗全石七百六十六石故買得價錢新墾物力打作數爻種稅應下屯屬料條開梁築堰等財力並秩秩區別修正成冊上送**內營**明年則先自校吏軍卒官隸量其形勢斟酌多少分授畝庫使之耕作俾知稼穡之利期有食實之效而其中貧不自力者懶不能振起者勸諭誨飭使其稍勝者略倣井田助法兩人作耦毋或怠忽以爲一分沾溉之道今年打作租則何以區處乎不敢擅便別單以聞○成冊區劃錢二萬兩內一萬一百五十九兩九錢舊畝六十七石九斗六升落價下一千八百九十一兩五錢新畝三十三石九斗九升落價下二百六十三兩三錢開梁四千三百步所入物力價下五千七百二兩五錢一分築堰一百九十步所入物力價下五百十九兩五錢九分種租一百一石五升價下一百二十六兩五錢九分董役監色牌將等料下在錢一千三百三十六兩六錢一分○乙卯秋舊畝打作租六百二十九石新畝打作租一百三十七石合租七百六十六石內一百一石五升明春種子下四十七石四斗舊畝結卜價下十六石十四斗監官一員色吏一人舍音一名監考二名料下五石董役監官一員水監一人下在租五百九十六石一斗五升教以曾有筵教屬之**外營**俾作城餉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7일(갑인)>

강 召見京畿監司 金文淳 廣州留守 徐有隣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17일(갑자)>

강 命**華城**僧倉還上雖值歉荒勿許停退元總減縮之數以本府捧留大同米充報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龍珠寺**還上設置既係爲僧徒取耗給料之需則所關不輕而自年前創出停退之規數年之間元數之見縮至爲二百四十五石零若此不已畢竟支放之狼狽將無可言茲今以後僧倉還上則雖值歉荒勿許停退既往減縮者請以本府捧留大同米如數充報以準當初元總濫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17일(갑자)>

강 命**華城協守將**安山 振威 龍仁三邑守令令本府考績**外營將校**以下亦自今冬考勤慢一體修啓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城附近安山 振威 龍仁三邑守令以東南西城協守將定以屬邑兵符右隻亦爲留上於本府則當臘月考績殿最恐合於尊事面重師律之義故仰達而**內營將校**及馬步軍兵旗隊總有勤慢褒貶之例則**外營**不可異同知穀宮教鍊官 旗牌官別武士及**親軍衛**正領步軍旗隊總請今年冬等爲始勤慢單子一體修啓濫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17일(갑자)>

강 命**華城協守將**安山 振威 龍仁三邑守令令本府考績**外營將校**以下亦自今冬考勤慢一體修啓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城附近安山 振威 龍仁三邑守令以東南西城協守將定以屬邑兵符右隻亦爲留上於本府則當臘月考績殿最恐合於尊事面重師律之義故仰達而**內營將校**及馬步軍兵旗隊總有勤慢褒貶之例則**外營**不可異同知穀宮教鍊官 旗牌官別武士及**親軍衛**正領步軍旗隊總請今年冬等爲始勤慢單子一體修啓濫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17일(갑자)>

강 命廣州減額馬兵二哨屬之**華城府** 始興等四邑良丁三哨勿論某衙門所屬一體換定於本府令各地

方官團束課習仍命自內營出錢二萬兩買土設屯以裕兵食

呂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內營鄉軍之設置於華城 者專爲園幸時扈駕之重而行伍單弱軍容未備向者雖以五司之制成出節目而城役所劃付禁營鄉軍停番條未了當之前不可率爾擬議其所成就亦未知的在何年矣見今守禦廳革罷京營出鎮南城而馬步軍制略加釐正煞有餘數之除置者若或不早區處許久因循則漸就耗縮易致無實趁此時先自廣州取其減額馬兵二哨泛肆觀行宮附近而魚鱗團束又若始興果川係是輦路地方安山 龍仁近作華城屬邑亦於此四邑不拘某色良丁一體換定限三哨作隊園幸時隨駕環衛等節泛便出用恐合重所重之道廣留畿伯今適入侍請下詢處之教以廣州減額馬兵之移作始興等四邑良丁之換定果無爲弊之端乎各陳所見廣州留守 徐有隣曰華城近邑鄉軍之不可不加設臣亦與聞於節目之時矣既有所重則誠難許久遲待且雖以廣州減額馬兵言之畢竟苦役充定勢不得免則及今移作鄉軍以之扈駕以之拔身如華城之爲自有渠輩之聞見必當樂赴之不暇揆以事理小無爲弊之端矣京畿監司 金文淳曰雖以華城及楊砥 高坡等已例言之民皆樂赴實無爲弊之端及今抄定恐合事宜矣**心泰**曰諸議既如是純同及令團束在所不已而程道則以輦路所經處四十里爲準至於換定軍給代之節廣州減額二哨不必舉論而四邑三哨則待其換定如數給代於相換衙門爲宜至於軍制則五哨既選其旗隊則亦當先定其把哨將領以充一司之制而十哨未準數之前不必汲汲設置今姑以二哨付之左司三哨付之右司各其地方官定爲兼哨官平日團束之政每月課習之方專管舉行則恐合權宜之道且寓農養兵自是要道右司鄉軍成效已著自內營拮据二萬兩錢每哨各給四千緡付之各其邑買土設屯以裕兵食爲目下先務故竝此仰達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17일(갑자)>

강 命廣州中軍留住京城

呂 廣州留守 徐有隣啓言頃聞通判之言中軍事有令留守稟處之命今適登筵敢此仰達本府之陞留出鎮蓋出於重保障之意而一城內三衙門自不無爲弊之端就其中擇其在京遙制者則中軍是已今若依畿營中軍例使之留住京城操練殿最等節以時來參則官方軍制俱似無妨曾經元戎今適入侍請下詢處之教以華留亦陳所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曰一營軍政境內戢盜俱是中軍職掌爲任不輕而一城內三衙門之爲弊果如留守所奏不可不變通則依京畿中軍例使之留住京城有時往來恐合方便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17일(갑자)>

강 命顯隆園底及水原府內武士試射入格者施賞有差

呂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去四月十八日祇受傳令後錄內騎蔞入格秩親軍衛閑良金鎬 申秀鼎以上三中臘等更試騎蔞如得二中稟旨直赴會試如得一中筒箇一部未入格木布各一匹賜給柳葉箭入格秩府內武士閑良李朝漢邊五中臘等更試三分以上入格則賜第二分以下筒箇一部木布各一匹未入格則筒箇一部帽子一立賜給今此十二月等試取時一體試取計料又狀啓以爲園底及府內武士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朔試射畢試各修榜日上送臘等更試騎蔞入格秩親軍衛閑良金鎬未入格申秀鼎遭故不應射謹依四月等榜目判付金鎬則木布各一匹賜給柳葉箭入格秩武士閑良李朝漢則臘等更試亦未入格故筒箇一部帽子一立皆以外帑庫所在者一一頒給教以朔射賞格依後錄分給而園底武士則以本府下往內營將校金明遇 羅東旭中一人齎送往龍珠寺招致分給後形止使之私通於內營其餘武士等卿依後錄頒賞舉行後形止付撥以聞又教以臘等更試之類既有雖未入格亦爲施賞之命申秀鼎不可以不應試勿論一體施賞○十二月朔園底武士試射柳葉箭入格壯勇軍金昌元等二人貫一中各帽子二立曆書三件別軍官出身金老元等十三人邊一中各帽子一立曆書一件小布入格壯勇軍李彥三中教以今番則新抄定隣邑簞觀次拔例直赴會試而居在園底故處分與府內三四中隔等此意曉諭鄉武士出身崔時大等十五人二中各帽子二立曆書二件賜給十月朔府內武士試射柳葉箭入格閑良朴枝亨貫一中邊二中直

赴會試別破陣吳仁圭等四人邊三中各筒簡一部曆書一件賜給閑良張漢柱等五人邊二中各米二斗曆書一件騎蒭入格閑良鄭碩賢二中木一匹布一匹曆書一件賜給十一月朔水原府內武士試射柳葉箭入格哨官出身柳聖台邊四中邊將除授閑良朴致亨貫二中邊一中教以前朔既直赴會試今朔又爲三中五分極爲可嘉直赴殿試折衝崔海大等二人貫一中邊一中各米三斗曆書一件賜給折衝崔漢燮等六人邊二中各米二斗曆書一件賜給十二月朔府內武士試射柳葉箭 入格壯勇軍李曄貫一中邊二中教以近來隣邑軍兵抄定其在聳觀之道宜有激勸直赴殿試卿其給樂遊街鄉武士姜興雲等二人邊三中各筒簡一部曆書一件賜給壯勇軍黃喆敏等二人貫一中邊一中各木布一匹曆書一件賜給折衝崔漢燮等十四人各木一匹曆書一件賜給閑良徐雲榮等五人各帽子二立曆書一件賜給知穀官正憲 崔道義等二十四人邊一中各帽子一立曆書一件賜給小布入格閑良文載益等二人四中各筒簡一部木一匹曆書一件賜給知穀官正憲 崔道義等八人三中各木一匹曆書一件賜給折衝崔海大等十七人各帽子二立曆書一件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11일(무자)>

강 司僕寺以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別單啓

목 別單京畿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前任張忠顯時任李源培 所管三牧場甲寅籍付馬五百六十一匹今生馬九十九匹合六百六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九匹故失馬六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八十二匹內壯雌馬三百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十一匹今生馬九十九匹加報八匹 長峯兼監牧官 長峯島萬戶 羅太乙所管一牧場甲寅籍付馬三十九匹今生馬五匹合四十四匹內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十二匹內壯雌馬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匹今生馬五匹加報一匹 南陽監牧官 金達瑞所管五牧場甲寅籍付馬三百三十九匹平薪移來馬二百五十三匹加現馬三匹今生馬九十一匹合六百八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六匹故失馬一百五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四十四匹內壯雌馬二百七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二匹今生馬九十一匹加報九匹 仁川兼監牧官永宗僉使 前任曹翰振時任吳載衡 所管二牧場甲寅籍付馬一百五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合一百八十八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九匹內壯雌馬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七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加報二匹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鼎吉所管二牧場甲寅籍付馬一百三十四匹平薪移來馬六十四匹今生馬三十三匹合二百二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匹故失馬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五匹內壯雌馬一百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六匹今生馬三十三匹不足三匹○忠清道瑞山罷牧三牧場所放馬五百三十八匹內南陽牧場移送馬二百五十三匹水原牧場移送馬六十四匹故失馬二百二十五匹除實在無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16일(계사)>

강 湖西暗行御史 鄭晚錫進書啓命吏兵判牌招回啓

목 (…)
振威縣令 吳在斗心有所溺政故不勤濫觴濫杖民興謗讟徵族徵隣邑有流亡水原判官 洪元燮地是處劇事多占便捧糶一委於首鄉而斛濫幾過一斗運材專任於該邑而馬貫只給半價始興縣令 金思義勤於聽訟嚴以束吏捧糶既精繕橋自備道塗所聽譽聲頗多良才察訪 全佐天既無顯疵亦闕赫譽以上他道沿路守令察訪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22일(기해)>

강 命溫宮靈槐臺直李世泰令道臣陞差相當窠以爲世業湯直朴貴業等帖加成給

목 忠清監司 柳炯狀啓以爲溫宮靈槐臺碑役時各處所在校吏工匠及差役人等處頒施嘗典齋給加資

臺直等一竝免役後報來之意行會矣列邑舉行形止今纔齊報故頒給加資及施賞數爰開坐于後其中木手都邊首洪山 權才興以閑散本無身役從其願差出本邑座首石手都邊首藍浦 尹時文以金井驛吏昨年春因華城赴役功勞已爲免賤且於年前納粟嘉善靈槐臺直李世泰昔年奉教種樹人李漢文之子而以湯直渠家自前竝無身役又有昔年舉行湯直朴貴業 金時老末 李世重 柳漢位 柳漢道等五人至今生存而渠等自少至老守護溫宮竝與子孫皆無身役上項石手尹時文既蒙免賤且已加資故該邑將任相當窠隨其願差出臺直湯直等雖無身役其他諸般雜役一切勿侵拔例存恤之意更加關飭○加資教旨頒給秩成造將校閑良金聲赫通政碑石浮出將校嘉善李寅祥嘉義畫僧都邊首 雙水等四名刻手都邊首 李元興靈槐臺直李世泰通政米木布頒給秩成造色吏貢生鄭念始木二匹碑石浮出色吏貢生金彥高木布各一匹籠臺加簷等浮石將校 方好成木二匹色吏律生康重寬木一匹石手姜太才等十六名木手申福興等十二名各大米三斗木一匹引鉅匠李日善等四名燔髹匠崔大永等二名冶匠金致德等二名蓋瓦匠崔春興泥匠都邊首 李興才等四名各大米二斗木一匹領役差使韓玉彬木一匹大闕直金時泰首湯直柳東成各米三斗教曰靈槐臺直李世泰聞是昔年奉教種樹人之子云令道臣陞差相當窠以爲世業之地昔年湯直舉行之朴貴業 金時老末 李世重 柳漢位 柳漢道等帖加成給竝令內閣與官教卽爲行會道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26일(계유)>

㉔ 命廣州肆觀站撥將褒貶自該府舉行

목 京畿監司 金文淳啓言廣州肆觀站撥將今秋冬等褒貶既已分司之後依華城例自該府舉行恐合事宜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4일(신사)>

㉔ 命忠清前監司 柳炯罷職海美前縣監 韓聖養 大興前郡守 柳烜 德山前縣監 金直休 振威縣令 吳在斗拿問敢勘唐津縣監 徐有升待畢羅拿問洪州前牧使 鄭東愈 溫陽郡守 卞緯鎮事竝令道臣嚴查以聞天安郡守 尹厚東事亦爲糾察狀聞平澤縣監 成鼎柱 新昌縣監 李惟稱 瑞山郡守 俞岳柱 **水原判官** 洪元燮竝推考

목 吏曹判書 沈煥之啓言此湖西暗行御史 鄭晚錫書啓也海美前縣監 韓聖養 唐津縣監 徐有升 大興前郡守 柳烜 洪州前牧使 鄭東愈 德山前縣監 金直休 振威縣令 吳在斗論其罪狀雖有輕重之別或係賓饗不法或係懈弛不謹請竝令該府拿問嚴勘禮山前縣監 洪百淳雖多不法之事今已遭故遞職請姑置之從之教以此時易倖甚重難雖拿來離官亦甚難處徐有升則所犯既與入已有異如祀典替行行檢踰日及勸分租還給中間不察委折待畢捧羅設賑爲否問停當然後拿來嚴問而畿邑守令則卽爲拿問至於鄭東愈意謂精明繡啓若此其所犯之如何及或爲斂怨所致與否令新道伯別歧廉探嚴查狀聞後以爲拿問勘處之地又啓言天安郡守 尹厚東 稷山縣監 趙重鎮論其所犯不可仍置請爲先罷黜教以儉結之見欺固有罪矣繡衣已爲一一徵出分給民間云苟非大不法此時守令之遞易亦甚重難更以繡啓條件令新道伯別加糾察如有一毫利已妨公之端據實狀聞當分等嚴處矣又啓言平澤縣監 成鼎柱 新昌縣監 李惟稱 瑞山郡守 俞岳柱**水原判官** 洪元燮論其罪狀竝宜罷拿而當此窮歲捧羅之際守令遞易大關民弊請姑先推考從之又啓言溫陽郡守 卞緯鎮其罪狀俱係不法請令道伯各別嚴查狀聞後稟處從之又啓言忠清前監司 柳炯合有勘處之道而道臣體重以此等微細之事直爲請罪有欠事面請今姑置之教以罷職又啓言本道性邑守令中大興郡守 鄭文在 沔川郡守 尹寅國 德山縣監 林淳浩 禮山縣監 朴宗羽 牙山縣監 沈養之沿路守令察訪 洪州牧使 柳誼 金井前察訪 丁若鏞 成歡察訪 李尙友他道沿路守令察訪 始興縣令 金思義 良才察訪 金佑天或有褒語或有貶辭而別無優異之蹟亦無顯著之疵請并勿論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22일(기해)>

78 廣州留守 徐有隣狀陳城餉軍政等釐弊諸條竝從之

79 該留守狀啓以爲臣待罪本府未滿三朔許多事勢未及周察而難以見聞所及者言之殆乎毛髮皆病實非過語適當收米番米催科之際城餉邑餉督捧之時軍民之無所告訴倉廩之莫可收拾略有領會者保障重地可恤者軍民可恃者倉廩而衆瘼叢集至於此極今若一任拋棄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令此出鎮之舉出於安民峙餉之盛意則其所對揚宣先斯二者而至於大更張大設施非但才固不逮抑亦事貴有漸故初不敢議到若其復舊制革謬例以爲小變小蓋之道者則不容少緩頃日登筵時伏承下詢舉概陳達而退又伏見傳教下者條列狀聞之命既嚴且摯此是南漢一府民安餉峙之一大機會則有不敢以情踪之危蹙一向泯默者茲敢登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一守禦廳 京畿 湖西 關東所在部牙兵屯牙兵七千餘名內今番減額爲四百五十名前已作錢爲三百餘名其餘六千二百餘名皆以良六斗奴三斗以米收納者爲一千四百八十石而六斗之納幾準十二斗三斗之納幾準六斗實爲軍民切骨之冤合有變通厥惟久矣以其京廳支放之以米上下因循至今今於出鎮之後一千石除留均廳一百二十石以各屯田稅移送戶曹三百六十石零仍作臣營排朔自上曲軫矜憐之狀特許均廳除留條之以錢代納則臣營排朔之些少得失有不足較計兩色牙兵收米竝令以每斗四錢代錢來納雜費色落亦以米捧時新定式折價磨鍊收捧俾蒙朝家保恤之澤一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攸訓而況於出鎮之後以使民二字爲峙餉之本筵飭傳教不啻嚴明懇至如欲及此時矯弊則莫若使應役軍民得以紓力平時有奠安之樂緩急效捍禦之誠本府一邑軍丁合爲一萬二千餘人其中納米錢者爲七千三百餘人又其中以各項軍官名色納米六斗者爲四千八百餘人諸般軍役之最若者必稱訓局砲保而今此納米六斗者其所加納雖不如牙兵收米之太無限節而以米則加納殆近二斗以錢則豐歲已過二兩五六錢如值歉歲恰滿三兩四五錢如此身役實是他道他邑所罕有名曰軍官將以責夫守城堞冒矢石之勞而俾受一生困若者在民情則矜側在軍制則疏虞且同是廣州之民同應廣州之役而間多有三斗納者既無良奴之別又無貧富之殊而彼則三斗此則六斗已極斑駁況原初懸番之制人各三斗者事例有足考據而中間收捧變爲六斗者乎今雖欲一依牙兵例許以作錢少除其若而一城之內校吏軍卒莫不仰食於官以此米條賴以資生則亦不可遽議勢將以米如前捧上而有所不忍如右所陳且其收捧之時虛名疊役隣徵族徵亦不知其數抑爲保障衆心成城之意果安在哉臣取考各樣軍簿及納米冊子就其納米六斗者減爲三斗既減折半則役既歇矣領將旗總隊長減半者外各樣雜項不許如前除減今番罷額束伍一哨半及馬兵餘數中減其虛伍取其實數亦作三斗軍保竝與原納三斗者而通融磨鍊則支放合米二千一百六十石零內不足爲六百七十石零今若以華城移送校吏科條二百石松倉移轉耗條三百二十石原餉耗條一百二十石營庫耗條三十石給代磨鍊則不至於大加更張而庶可使一府軍民涵泳恩波鼓舞和氣若其收捧等節自臣營別成節目以爲永久遵行之地移轉耗條原餉耗條營庫耗條則臣營自當舉行而華城校吏料耗條則臣營不敢擅便此一款分付華城及畿營以華城附近邑穀簿中推移充給夫成本府軍民浹骨之澤一本府軍丁毋論納米與束伍皆是赴操之額也係關緩急所重何如而逃老捧疤之政不於官庭而出送各面一將校周流簽定來納成冊故存拔隨意幻弄多端圖免之弊疊役之患無所不至束伍聚點之時虛名闕額姑捨毋論番米收捧之際呈訴稱冤極其紛紜而臨時釐正既無其路則於是乎隣族之徵四起若其指徵無處者領將所任輩亦皆代納至於傾家破產之境軍制既乖民隱且切此而襲謬不之變通則末流之弊將至於兵無實伍民不安堵而雖時行操鍊精捧番米虛疊混淆之弊依舊自在而不得收其效蒙其澤矣此後則逃老捧疤之政依他道他邑例令地方官親執舉行出送將校替行簽定之弊一切革罷一還餉分留之法或爲二留一分或爲半分半留而除非盡分條則隨其留庫之多少定數分給自是通行之例而本府則凡係支放之需番米不足則必以餉耗取用此外又有戶曹會錄條各樣給代條之以餉耗取用者合爲一千八百七十六石零而猶有三十八石之不足故不問留庫之多寡惟以耗條之準不準爲限難以今年言之城餉分給折來爲一萬八千七百六十石零而又添勅庫穀一千七百餘石則合爲二萬石零此外又有營庫城機邑餉及移轉倉之盡分條稂倉之半分條數不下萬有餘石統以計之恰過

三萬而留庫則竝計稔倉不過爲一萬二千石零則分留法意恐不當如是其在峙糧餉紓民力之道宜有量減分數之舉故相臣 趙璿爲府尹時以一萬五千石定限分給之意狀請蒙久依此施行恐無不可而前後支放之取用耗條或經筵稟或因狀聞皆出萬不獲已則支放耗條一千八百七十餘石原穀分給一萬八千七百餘石便同恒例加減不得而近又加之以勅庫穀千餘石故一萬五千石定式行之不多年旋又變通加數或因民勢或緣給代間多狀請加分至有二萬一二千石分給之時雖以古例言之庚午出鎮後四留一分時以二萬石分給著爲定式蓋以本府戶既滿萬雖知其多分之爲弊而亦不可遽然減削也今若酌古參今定以一萬九千石分給每於歲末春初參量年事之豐歉民戶之高下一切以此數之內推移分給若非大無之年毋敢輕請加分事嚴明定式今年所捧舊還折米三千餘石數爰自當入於留庫中而此後則凡係每年添餉條毋論多少限幾年竝屬留庫條則十萬十二萬之復古姑難料度而自百至千自千至萬幾何不至於時積京坻乎毋論原軍餉邑軍餉皆有支放支放條一款或置屯於諸處而收稅或貿穀於他邑而取耗從長變通之前不可遽議於減數分給其中勅穀係是新設之庫而每年滋長不無貽弊之端本府明年勅需所入考之前例不下數千兩雖留此千餘石取耗畢竟取用於他邑耗條不言可知支勅別無關緊而峙餉之道既有添益分還之政亦足減數上項勅庫米已發賣五百石外一千二百四十石零付之城餉代錢四千九百六十兩輸送畿營使之質置於穀少處如例斂散若當支勅時隨所入移文取用於畿營以爲兩便之政一城餉雖或釐正分給之規若不痛革謬習則其弊自在也還餉分給之規或以戶分或以該分邑各不同而本府則名雖戶分紊亂極矣有勢之戶稍實之民舉皆不受無依之戶至貧之民替受其若而土豪奸氓乘間闖發與面里任互相符同或僅得不受之戶或假作虛名之戶甚至於數十戶之多而惟以當受多食當納頑拒爲主方其催糴之時隣徵族徵之不足面徵里徵之相繼而軍餉體重不得不捧則或發差或移文越境推徵便成已例此非但毒遍一府亦可謂害及隣邑臣方嚴飭於本府判官自歲飯爲始逐戶查櫛如例釐正而或有當入而見漏不當疊受而借戶冒受者竝依大典通編戶籍漏戶虛戶條土族勿限年定配平民充軍公私賤島配之律施行而朝官枚舉狀聞班戶以下土豪奸氓自臣營依照例勘一峙餉之道分給數爰先爲酌定然後年年添餉竝以留庫條施行期於衍至千萬之意已有所論列流伊添入之數或多或寡年各不同至於每年田稅條隨歲豐歉多則五百餘石少則四百餘石無年不添入而一番添入之後混入其中殆無區別今年爲始留庫條下別錄其數爰俾知每年田稅條添餉之爲幾許石戶曹前後貸去未推來之數尙爲一萬五千餘石以今戶曹事勢本色之如數推來有難遽議從當以外方所在戶曹句管穀中漸次推來如再昨年之爲條列狀請計科第是屯牙兵收米中以各屯田稅自臣營移送戶曹者每年假令爲一百二十石內外以多則不報以少則必取已涉無義本府稔倉所用戶曹穀今無留貯每年取來軍餉耗三百石繼用於戶曹穀所入各項上下戶曹穀之上下軍餉耗之取用尤可謂太不襯當而全然責出於戶曹其勢亦云末由數雖些少以戶曹穀支戶曹用事理當然亦足爲貸去穀物次次報償之道自今年爲始屯田稅移送條直下稔倉以爲補用之地一留庫虧欠十五石以上論罪有差載在通編至於那移虛錄律名尤重而本府各庫支用之以軍餉貸下者每年一千二百餘石而待秋成新捧後還報蓋設始之初經取當年之耗仍成貸下之規稔倉又有八百餘石貸去者此則年復年加下無路報償轉至此數雖曰事勢之不得不然而虧欠姑拾那移虛錄孰大於此乎訴考年條不知創自何時則有難追理得失而目下掾弊之責莫如就留庫條或添餉條中除出幾許石報償其貸下之數永塞其生弊之源仍令各庫捧當年所捧用當年所用收殺之後雖一包穀毋得擅自那移稔倉所用加減無常如有萬不獲已加用之事則狀聞請得別爲區劃軍餉留庫條毋敢擅自移動使餉穀實留更無如前虧欠之弊一在前添餉時毋論關西添餉條各等別備條皆以每石四兩出給於京外校吏員役貢市人及閑散人等處以每年幾石流伊捧上井間分錄或至七八年少不下三四年而才過一二年之後便歸消融仍以指徵無處懸錄於重犯者訴考五六十年殆不知其數而雖以數年來分授者言之當捧之限自今年冬至癸亥者亦爲三千餘石此若不卽收殺因循置之則不出數年亦當同歸於指徵無處之科事事駭痛莫此爲甚今就排年分給條中查得其逢授虛實參考其年條遠近以米可捧者以米捧上以錢可捧者以錢捧上京營校吏軍卒多有移屬各衙門各軍門者負債諸人又多有散在京外者今若一一進來人人文移則將

不勝紛紜校吏軍卒今雖移屬本是守禦廳下屬閑散各人亦是守禦廳債人則推治督捧與京營無異添餉餘錢條收殺間勿爲進來勿爲文移直爲捉來或囚或棍定日督捧畢捧上後依前用進來文移之法添餉錢條虧欠貸下各人處收殺之節亦依此例施行事自備局關甘分付於京外衙門軍門一添餉條之批年出給者錢米間趁卽收殺之意已有所論列揆以事勢決無以米多納之理若然則錢條必多於米條惟此錢條既已以錢收捧又復排年出給則無異於以水和水錢還雖有朝禁本府自有前例守總一般而總廳錢分無歲無之若於米太中從其市直貴賤量其數爰多少米則一石價四兩太則一石價二兩依定式互相折定或一巡或二巡或米太則仍留代錢分給則當此錢荒之時亦足爲民間緊切之用明年則未知秋農之如何而目下太直不過二兩內外留庫太分給條中限幾石量宜仍留其代以錢分給待秋成畝登則以米準折代捧田熟則以太仍爲捧上而數爰多寡臨時酌定狀聞後舉行計料此後則添餉條排歲出給校吏閑散之謬例永爲革罷添入時具由狀聞以錢分俵之意一體定式施行教以諸條論列詳細的確不負特界之意自此城內吏校足以息肩境中士民亦可紓眉今番出鎮之舉到今益覺不容已納米者納錢六斗爲三斗其爲實惠豈比於蕩還而蠲逋乎人和可期何等幸甚茲依狀請施行事卽爲行會而節目及入啓成冊中添書釐正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25일(임인)>

㉔ 召見吏曹判書 沈煥之 兵曹判書 李得臣 參判 徐有大 京畿監司 金文淳 水原留守 趙心泰 廣州留守 徐有隣 開城留守 李冕膺于便殿

㉕ 없음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28일(을사)>

㉔ 命水原留守 趙心泰仍任

㉕ 領議政 洪樂性啓言水原留守 趙心泰瓜期已滿當以差代而本府城役尚未告完難付生手請姑仍任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3일(경술)>

㉔ 命水原武科回榜人崔尙厚依他例口傳下批上來時給馬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本府前縣監 崔尙厚今年武科回榜緣由馳啓教以今日內令該曹依他例口傳下批上來時給馬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3일(경술)>

㉔ 壯勇營以鄉軍加設後節目啓

㉕ 節目本營左右司鄉軍之設置於畿邑者專爲園幸時扈駕之重而行伍單弱軍容未滿加設鄉軍二司以準京外五司之制難已成節目而今此加設前後二司則禁營鄉軍停番條未了當之前不可率爾擬議見今守禦廳出鎮後軍制釐正時略有餘數以此廣州 龍仁 安山 始興 果川等邑所在良丁限五哨先爲給代換定而把哨將領不必汲汲設置各其地方官定爲兼哨官亦以寓農養兵之意買土設屯以裕兵食合行事件參五左右司例條列于左以爲遵行之地一今此加設鄉軍五哨安山抄定半哨合七百名內龍仁一哨爲前哨廣州二哨爲左中哨始興一哨爲右哨果川一哨爲後哨以準一司之制而軍額則依左右司例每哨以一百二十七名爲定安山六十五名則既未準哨竝兼哨官姑爲屬之外使以爲內營餘零之用一廣州二哨則以本府所在守禦廳減額馬兵二哨換定團束給代一款勿爲舉論一龍仁 始興 果川三哨則以該邑所在良丁抄定給代則各邑所在守禦廳減額牙兵等諸邑軍八百名身錢收捧給代一安山半哨軍亦以該邑所在良丁抄定待禁營停番十年限滿加定四哨半以準一司之制給代則依龍仁 始興 果川三哨軍例一體磨鍊一待年軍五十五名依左右司例每哨十名依元軍例抄定日後闕額次次填充一守禦廳之出鎮軍

丁之減額釐正賣出蘇弊之盛意減額軍之本役毋論納米六斗三斗納錢二兩四錢一兩二錢特以一兩二錢之最歇役定式收捧被抄軍各衙門所納者竝以二兩三錢從厚磨鍊給代一守禦廳減額牙兵及京標下保合八百名身錢每名以一兩二錢磨鍊則合爲九百六十兩龍仁 始興 果川 安山等四邑所抄元軍及待年軍合四百八十一名內一百四十二名以閑丁計除其餘三百三十九名竝以二兩三錢給代實給代錢爲七百七十九兩七錢餘錢一百八十兩三錢則依右司高陽餘丁保例餘丁所在邑自畿營收捧合錄於吹大旗手保每年至月內成陳省上納一京外五司尙未抄定司名有難硬定將領及標下軍不必汲汲設置今此加設五哨內前左中三哨權屬左司右後二哨權屬右司哨官則以各其地方官定爲兼哨官而廣州只有判官一員常時則兼察兩哨舉動時領軍則假哨官一員以前銜哨官及額外壯勇衛中稟旨差出一今此五哨哨官以地方官兼領差帖自內營成給投刺等節依他哨官例爲之一徵番則五哨既已分屬左右司屬之左司者與左司軍輪回屬之右司者與右司軍輪回上番而領軍哨官則無軍哨官中臨時稟旨差出一加設五哨今已團束此後有闕之代必以良丁中有根著好身手者監色頭目眼同抄擇手本本官卽地代定以爲轉報付標之地而代定之際不能審慎或以私賤苟充有所現發則監色頭目別加嚴處當該地方官隨現論勘一今此五邑抄定軍中校院生亦有從願被抄者固當以無役施行而此與閑丁似有間焉依左右司已例一體磨鍊給代各自該邑就此填代曉諭軍民咸知朝家軫念之至意一五哨資保代錢依左右司已依每年元軍則各二兩下馬軍則各四兩磨鍊待其上番自本營上下而卜馬每匹加給二保代錢四兩及官添價錢十兩以爲添補立馬之地而官錢十兩則次次傳受上番軍糧料每名每朔米九斗一體上下一上番時卜馬官添價及元資保加資保錢以各該邑屯稅條作錢中前期上下使之立馬而屯稅如未及收捧則以其樣錢推移出給報本營會減一每年農歇時各該頭目率隊下軍或射或放別加肄習而夏三朔外春秋冬則必遵月課務期成就待年軍竝一體肄習而月課時饒氣次外或有橫斂之弊當該頭目嚴治除汰一上番軍鳥銃 環刀外軍服及各樣小軍物若依禁御 兩營例使之自備則不但服色各自不同臨時難辦勢所必至故依左右司例磨鍊則每名軍服號衣戰帶象毛軍物木岱南飛筒耳藥筒丸囊各種小軍物價合爲十兩四錢一分一哨都合一千二百四兩四錢一分通計五哨則爲六千二十二兩五分先自本營依此措備就其資保中計年充報則在渠輩不啻紓其力而幸莫大焉初年每名資保錢二兩內除一兩第二年四兩內除三兩第三年六兩內除五兩則三年收捧之數合爲五千七百十五兩其不足條三百七兩五分亦自本營從便拮据回番爲始元資保錢六兩內各除三兩以補軍服改備之需而旗書及卜馬軍全減隊長半減一凡有雜項代定之時新入禮錢二兩重來一兩付標次一兩本邑色吏五錢畿營色吏三錢本司教師二錢廣州則七錢依水原例無畿營吏例給依左右司例收捧上番時書記紙筆債兩朔七兩新接告事私習基址告事次各一兩草都案紙次一錢五分沈菜時役軍饒氣次每名各二分大比較時告事次二兩本邑月課時試記紙次每次一錢頭目軍以本哨事京營及官門往來路資每日一錢 京營毋過五日官門毋過三日就此中取用而此外如有一分錢憑藉橫斂之弊則該頭目依律重治當該不飭之守令亦爲從重論勘一今此鄉軍等烟役之蠲減上番時前三朔發關前一日領付等事竝依左右司例舉行一鄉軍下番時器械服色之收納藏置上番時照數出給等事依左右司例舉行器械中只鳥銃每隊二柄逢授下送以爲常加肄習之地而限以十年內破傷者使渠修補限後則自本營改備而毋論限前限後若有闕失之弊則當該軍兵處隨卽徵上一園幸時隨駕之數閱武時徵召之節待本營關舉行間年大比較時試射放依左右司例舉行一軍案自各該邑成出二件一件該邑上一件報畿營依右司例自畿營修正都案磨勘於本營而廣州則依水原例直爲磨勘於本營每式年改都案亦依此舉行一五哨軍接濟之需以守禦廳出鎮後惠廳除留米一千石錢三千兩每年移來取用而米則依惠廳本價每石六兩代錢取用一軍在五邑各給錢四千緡設置屯田年年收稅以備接濟之需而買土物力自內營從便拮据一鄉軍監色必以有風力可合人自該邑各別擇差常時舉行及上番時領付等事使之專意句檢屯田凡事亦爲兼管舉行而若有一毫不謹之弊則差汰之節本官自斷處置一今此節目一統各自該邑謄書作冊逢授旗書以爲常日熟習俾各曉暢而冊子傳掌等事一依左右司例舉行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7일(갑인)>

강 判下兵曹園幸時軍兵取稟草記

목 兵曹啓言在前園幸時三營輪回隨駕而再昨年禁衛營隨駕昨年訓局隨駕矣今番則御營廳當次而壯勇營鄉軍三哨連爲後廂矣今亦依此磨鍊乎教以意謂今番之訓局當次以將臣之年老爲難之今聞御營當次云可幸今番則特除別隨駕訓將率訓局軍便意留都御將 都領 訓局馬兵一哨該營鄉軍二哨隨駕事分付後廂則壯勇 營鄉軍二哨訓局步軍中精抄一哨屬之壯勇營陣事分付又啓言在前園幸出還宮時留陣則留營大將或中軍率留陣營餘軍及留營軍兵留陣而待留陣大將入來率留營軍兵退去留營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今番則訓將率本局軍留營出還宮時隨駕總戎使率訓局步軍六哨馬軍二哨爲之渡涉後當以閣職隨駕先後廂軍兵該營中軍代領領付之都監陣後退去待還宮時又待信箭領率出來事分付又啓言在前園幸時弘化門外留陣連爲置之癸丑年則留營禁衛中軍率鄉軍一哨朝房留駐昨年則前總戎使率訓局餘軍一哨朝房留駐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前訓練大將 徐有大率訓局步軍一哨弘化門外朝房從便駐接捕將皆隨駕左廳時訓將兼察右廳前訓將兼察事臨時聽傳教又啓言在前園幸時御營廳隨駕則訓局留陣禁衛營留營而既承訓將率本局軍留營之命矣禁衛營當爲留陣而在前留陣營鄉軍停番之時有訓局步軍幾哨權屬之例今番則以幾哨權屬乎教以訓將留營卽留陣之謂也禁將則但當率京標下留營以此^{□□□}啓言昨年園幸時壯勇外使率親軍衛二百人別軍官一百人及步軍五哨自眞木亭爲先廂而回轡時亦爲先廂到眞木亭落後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此爲之而先廂御將則依昨年例到眞木亭爲後廂事分付又啓言在前園幸時善騎隊一哨本陣旗鼓前排別將率領先詣津頭從便札駐大駕渡涉時迎接舉行後出駐信地一哨該將率領自闕外侍衛壯勇營京軍二哨先詣津頭竝與善騎隊二哨大將率領隨駕矣今番亦依此磨鍊乎教以依此爲之又啓言在前園幸時別隊馬兵依定例隨駕昨年則除之而用於塘馬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令訓將知悉別擇稍實厚著之人用於塘馬又啓言昨年園幸自華城詣園所時前後廂軍兵臨時稟旨舉行壯勇內外使及隨駕營大將各率旗鼓長安門外跪迎後仍爲前導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只內外使迎接事分付又啓言昨年園幸出宮時前排依定式禁衛營待令禁軍一百人挾輦軍一百名依前例留營軍中除出侍衛前後廂以留陣步軍五哨馬軍二哨隨駕而到津頭落後入來還宮時出來侍衛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隨駕營及軍兵已下教矣禁軍挾輦軍依此爲之又啓言園幸時隨駕軍兵中先詣津頭軍兵等請依前例當日曉頭或前一日出去之意分付教以前一日出去津頭事申明分付又啓言在前園幸時部字內伏兵除之只說斥候而果川 始興 廣州 水原境內斥候伏兵總戎廳廣州 水原各隨地方舉行傳語軍只部字內排立矣今亦依此舉行乎教以依此爲之計日給料依昨年飭教著意舉行之意京畿監司 華城 廣州留守等處申明嚴飭俾無現發於摘奸之弊又啓言在前園幸時舟師大將所領軍物有大小之別矣今番則以何軍物舉行乎教以以小軍物排列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8일(을묘)>

강 命水原回榜老人崔尙厚勿爲上來駕臨日肅謝

목 教曰水原回榜老人勿爲上來駕臨日肅謝遊街事令兵曹星火行會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9일(병진)>

강 命京畿及三南 兩西水陸操合操巡操巡歷巡點竝姑停止北關之合操巡操南關之習操聚點關東之合操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仍飭各道官鎖門聚點形止亦爲狀聞

목 右議政 尹著東啓言總戎使 徐龍輔 水原留守 趙心泰 江華留守 金履翼 開城留守 李冕膺 廣州留守 徐有隣前統禦使 鄭昌順 永宗防禦使 吳載衡 慶尙左兵使 李潤謙 忠清兵使 金明遇 黃海兵使 李海愚 平安兵使 申應周 江原監司 李秉鼎前南兵使 李格前北兵使 李源春操取稟狀啓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及巡歷巡點聚點何以爲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詰

戎重政停廢可悶而昨年京畿 嶺南 湖南諸道年事未免穴農湖西則又當荐歉民勢姑未蘇完兩西則勅行又當前此時軍兵裹糧遠赴之弊在所當念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及巡歷巡點竝姑停止停操之年官鎮門聚點自是應行之事各別申飭舉行俾有實效至於東北兩道則昨秋穡事俱爲豐登北關之合操巡操南關之習操及不行操處聚點關東之合操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行操處巡點不必疊行已有年前特教此則停止事竝爲分付未及狀請之處一體停操之意知委而卽見兵曹草記則以爲此後諸道官鎮門聚點時形止一體狀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聚點卽詰戎之一政而戎政所關事體甚重此後則官鎮門聚點形止一體狀聞之意請定式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10일(정사)>

강 備邊司進廣州府設置添入節目

목 節目一本府排朔條部牙兵屯牙兵收米竝令以每斗四錢代錢來納雜費色落亦以米捧時新定式折價磨鍊收捧一本府各項軍官納米六斗者爲四千八百餘人竝減爲三斗領將旗總總將減半者外各樣雜項不許如前除減今番罷額束伍一哨半及馬兵餘數中減其虛伍取其實數亦作三斗軍保竝與原納三斗者而通融磨鍊則支放不足爲六百七十石零以華城移送校吏料條二百石松倉移轉耗條三百二十石原餉耗條一百二十石營庫耗條三十石磨鍊給代華城料條則華城附近邑穀簿中推移充給一本府軍丁捧庖之政依他道他邑例令地方官親執舉行出送將校替行簽定之弊一切革罷一本府還餉各倉分給統計爲三萬餘石而留庫則不過爲一萬二千石零分留法意不當如是自今定以一萬九千石分給每於歲末春初參量年事之豐歉民戶之高下一切以此數之內推移分給若非大無之年無敢輕請加分事嚴明定式今年所捧舊還折米三千餘石自當入於留庫中每年添餉條毋論多少限幾年竝屬留庫條一本府勅穀係是新設之庫每年滋長不無貽弊之端已發賣五百石外一千二百四十石零付之城餉代錢四千九百六十兩輸送畿營使之質置於穀少處如例斂散若當支勅時隨所入移文取用於畿營一城餉雖釐正分給之際若不痛革謬習則其弊自在自今爲始逐戶查櫛如例釐正而或有當入而見漏不當疊受而借戶冒受者竝依大典通編戶籍漏戶虛戶條土族勿限年定配平民充軍公私賤島配之律施行而朝官枚舉狀聞班戶以下土豪奸氓自本府依例照勘一每年添餉條及田稅條多寡不同而混入其中殆無區別自今爲始留庫條下別錄數爰俾知每年田稅添餉之爲幾許石一本府各庫支用之以軍餉貸下者每年一千二百餘石稔倉又有八百餘石貸去者就留庫條或添餉條中除出幾許石報償其貸下之數永塞其生弊之源仍令各庫捧當年所捧用當年所用雖一包毋得擅自那移稔倉所用如有萬不獲已加用之事狀請區劃一本府關西添餉各於別備條皆以每石四兩出給於京外校吏員役貢市人及閑散人等處不卽收殺仍歸於指徵無處考其年條查其虛實負債諸人散在京外者勿爲文移直爲捉來定日督捧其中以錢收捧者依總廳例米一石價四兩太一石價二兩式代錢分給待秋成以米太收捧此後則添餉條出給校吏閑散之謬例永爲革罷添入時具由狀聞以錢分俵之意定式施行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11일(을묘)>

강 賑廳以濟州人回糧分給啓

목 賑廳啓言濟州進上領來人十三名內上來十人及華城府病留人三名等處回糧米各三斗式依例分給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12일(기미)>

강 命以鄭晚錫 呂駿永爲御史摘奸園幸時各站諸務

목 敕曰兵曹佐郎 鄭晚錫 正郎 呂駿永園幸各站定例諸務摘奸御史差下始興 廣州 水原等地分掌往來審察若有一毫違令越例之事各該衙門堂上隨駕營門將臣該地方留守監司以下狀聞論罪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13일(경신)>

강 兵曹以園幸時晝停宿所稟定

목 兵曹啓言今此園幸時晝停宿所預先稟定然後節目可以磨鍊教以第一日華城宿所第二日拜園還詣華城宿所第三日華城宿所第四日還宮磨鍊節目而還宮日子之差先一日皆因臨時特教爲之節目則依此排日修入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13일(경신)>

강 命以三明日詣華城翌日拜園親祭時祭文依近例置之陪從官盤纏出給時宣傳官 禁漏官等見漏之類竝令定例堂上看詳釐正

목 敎曰三明日出官宿華城行宮翌曉拜園行祭抵暮還至華城又翌日宿華城翌朝還宮令該曹知悉展拜之日是何日也親祭時祭文近於儀文依近例置之亦令該房知悉又敎曰園幸時陪從官盤纏特給此亦爲所重之意如宣傳官醫官禁漏官等獨未免見漏云而自渠廳使之擔當者事體亦不必爲然此外如此之類令定例堂上看詳稟處釐正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17일(갑자)>

강 兵曹進園幸時軍令

목 正月二十日出官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行宮晝停所四十里二十一日園所展謁親祭自華城行宮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二十二日御將臺試閱試射行宮宿所二十三日始興縣行宮晝停龍驤鳳翥亭歷臨還宮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17일(갑자)>

강 駕次華城行宮

목 予具軍服乘駕輜出萬八門 保定門 崇智門 集禮門 建陽門 肅章門 進善門 敦化門至崇禮門外降輜乘馬前詣至舟橋 宣傳官跪啓稟乘船砲駕乘舟橋 宣傳官跪啓稟行船砲開金大吹打各營皆放砲舉起火吹打以應之由龍鳳飛亭前路至文星洞前路路傍有築石而臺者臺之左右植以雙檜予下馬盤桓久之謂承旨曰此予昨年陪慈駕小憩處也至始興縣降馬入行宮晝停少頃乘馬進發過果川南上面村里又有築石而臺者予降馬御臺上命承旨招問村中父老築臺者誰對以昨年停鑾之所故村民築臺以識之予問弊瘼對以無有予命承旨招問京畿營吏沿路築臺諸處居民中如有舊還未納者數爰多寡詳錄以入至安陽撥站予降馬歷臨新建撥所宣饌于閣臣 承史謂諸臣曰計程遠近此亦足爲晝停所矣定例堂上徐龍輔曰村店不過十餘戶陪從百官無以容接稍待完聚可議晝停矣少頃予乘馬進發至眞木亭 左議政蔡濟恭迎謁路傍予命承旨 勞之至交龜亭降馬暫臨亭上亭可十餘楹四面周以短垣卽昨年新建也前臨大池池中泛以采舫坪野遼闊田疇錯互年前傳敎中北城外斥鹵之壤相其淺深鑿得一丈或半丈量定約播百斛之經界設爲屯田者卽指此也召見右議政 尹著東予謂著東曰灌溉之利不已博乎自鑿斯池未過一年前坪所收已爲千餘包云矣仍賜亭名曰迎華謂每歲華人迎翠華於此也野曰觀吉取降觀于桑卜云其吉之義也坪曰大有渠曰萬石皆祈年也命留守伐石以識其名遂乘馬進發由長安門入行宮降馬御奉壽堂陸座華城留守以下將官及隨駕將官以下參現如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0일(정묘)>

강 召見右議政 尹著東園幸定例堂上李時秀 徐龍輔 尹行恁及京畿監司 金文淳 廣州留守 徐有隣 華城留守 趙心泰 判官 洪元燮于維與宅

목 予曰畿營所劃下還租耗條每石一兩五錢定價云而較諸詳定之價增價三錢蓋聞畿內穀價比他道稍

貴故一兩五錢初非濫重云而朝家則當以詳定爲準今將除減三錢毋論吏民爲惠則大矣朝家所失何足惜哉著東等曰聖教及此孰不欽仰而第此穀專爲園幸時需用則耗條減價恐有經用不贍之慮不可無從他區處之道矣予曰日前爲湖西諸邑還穀之不數京納錢六萬兩有所劃給使之添還而耗條則姑無區劃處此亦與有司諸堂商議區處也予又曰凡於園幸時不煩經費卽予苦心而從官盤纏每自戶惠廳上下者恰爲二千數百兩此亦宜有從他區劃之道卿等商確稟處也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0일(정묘)>

㉔ 命華城保米軍十三哨新增納米者以錢代捧著爲令式仍鑄本府面里辛亥任子舊還餉及園底城內居民今年還耗始興 果川 廣州輦路築臺處居民積逋亦令勿徵

㉕ 教曰是年何年今日又何日拜園餘慕無處可伸親心爲心之道豈有過於懷保與字恤況一視之政兵民無間而今行見軍容入防步軍坐作進退之閑熟無異於內營團鍊之兵益知貴精之明證而廿六哨爲十三哨汰者皆充保米軍賦煩役苦實所矜憫且係新增納米者乎此類分付守臣以錢代捧以爲式本府面里最久條舊還餉爲辛亥壬子兩年云而不過數千包如欲通同示意則惟於此一條闊狹亦令守臣勿徵右兩件猶屬外村兵民之弊而園底之民城內之戶拱護也保障也人和爲先此類當年還耗特爲除給名雖城外如南里北里之新接民戶當在均施之中而厥數亦甚零星云給代於需用付之廟堂措處昨年奉慈駕來臨華城也路出始果廣三邑以晝停里數之稍間進小膳不設行殿卽順慈心之軫民弊而駐駕之處民皆築臺以表之民情可感招問渠等以未納之積逋幾許斗斗升升不足爲惠而尙有勝於默然看過道守臣依筵教勿督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1일(무진)>

㉖ 周諗局內還詣行宮

㉗ 具軍服乘馬以出教諸臣曰山路崎嶇步從似難人馬駢踏恐損樹木閣臣 承旨之能從者從不能從者往待城隍山前路也閣臣 尹行恁 金祖淳 承旨 李肇源 蔡弘遠 史官 金履永 吳泰曾從植木差員曹允植 張世紈等亦從由御井側歷龜巖過舊鄉校嶺至古西門招村居民人教承旨曰此皆舊邑內民也予意自別遂命頒以扇曆帽子仍命世紈等以白旗繞山重定火巢區界登洪範山見山下小庵傍有數三人家命頒扇曆年老者加給帽子逶迤過方湍洞又頒扇曆帽子於村民歷金唐巖水田村登鳳珠山水原留守 趙心泰 廣州留守 徐有隣 京畿監司 金文淳 水原判官 洪元燮 果川縣監 金履裕 安山郡守 趙重瞻 振威縣令 吳在斗 始興縣令 金思義 陽城縣監 鄭柱 龍仁縣令 丁遇泰等皆已先詣待令予謂各邑守令等曰此卽園所案山而往往有土皮脫落至於沙汰處所見極爲悚悶役處步數既過二千二百餘步今不必預限以年數亦不必預定其方略爾等各自分掌各盡其才期於林木鬱鬱土脈堅凝也予當於今日親自董審其補築之役而役處既如是浩大不得不以予之所當親爲之事付之於汝等汝等須體予意盡心爲之是日周諗局內外計其程里可焉六十餘里日且向曛而予尙未進早膳諸臣迭請予曰弭中之氣橫亘不下欲御而不得御矣少頃乘馬進發由龍珠寺前路詣城隍山小菴後麓設席而坐始進晚膳宣飯于陪從諸臣訖登城隍山設帟幕陞座周覽移時乘馬由水鐵村前路至下柳川時已昏黑命除植炬以行炬代之入八達門 新豐樓還行宮更漏已報三更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1일(무진)>

㉘ 召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 廣州留守 徐有隣 京畿監司 金文淳于維與宅

㉙ 予謂諸臣曰今此城堞諸務庶幾就緒而民戶之凋殘則依舊樣子是可悶也蓋廣州則地多石确雖欲屯田治農其道末由至於茲土則大墅數百里寧無治田裕食之策而民皆惰窳全無務本力穡之風革民俗而保人和之方卿等須深思熟講也予又曰遲遲臺既爲駐蹕之所則石築與標刻稍加修治爲宜而此後官用

文簿亦以遲遲峴稱之可也仍宣醢宣饌于諸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2일(기사)>

강 創置華城烽臺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斥候烽燧自是關防緊要而本府處在漢南要衝行宮事勢尤爲自別以海以陸無一報警言念所重萬萬疏虞顧今城役次第告完樓譙已設把守則趁此時創置烽臺在所急務以城中東將臺主峯最占形便眺望通暢上設一烽以爲東接陸烽西應海烽之地則庶可以緩急有恃東邊陸烽則在於龍仁縣 石城山四十里之地無慮相準而至若海烽則本府與天臺殆過百里難以直接中間便於瞭察處又設間烽然後海陸消息可以連梯而接應兩處新設間烽每臺以一將三卒磨鍊料條已自臣營從便拮据容俟築臺擬即舉行而烽臺創始事面不輕敢此仰達從之教以添入於節目一體印出之意令定例堂上知悉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2일(기사)>

강 命華城海邊宜松處限以三十里定爲宜松山分界立標嚴加禁養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松政所關本自不輕而一切蕩然居常憂悶以本府境內言之如雙阜七面大津近處五面素稱宜松間多蔚密民不畏法卒致童濯揆以法意誠極寒心臣意則自海邊限以三十里定爲宜松山分界立標申明科條嚴加禁斷則不出十年可責蒼鬱且私家邱木禁養之處雖爲其山主者俾不得冒禁擅斫然後法令可申實效可期請以此意成節目舉行從之教以若不別般嚴飭何以食效與定例堂上相議別成節目一體印置以爲後考之地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2일(기사)>

강 命華城龍珠寺還上停退太一百十五石以附近邑所在準數給代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龍珠寺還上停退米條給代事已爲仰請蒙允而至於太條一百十五石本府無相當推移者此則請往復畿營以附近邑所在淮數給代以爲支放僧徒之地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2일(기사)>

강 命華城城役所牌將古今島僉使 徐有春 所斤僉使 李彥植令該水使給由上送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所監董之時在外任者纔承內移之命矣牌將中亦有方帶邊將者若當國役曾有給由往來之例古今島僉使 徐有春所斤僉使 李彥植給由上送之意請出舉條分付各該水使處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2일(기사)>

강 賜壯勇外使 趙心泰 內廐馬匹內使金持默 豹皮一令禿城中軍金煒 熟馬一匹試閱時執操執事將校及走火舉行別破陣等亦令內外營施賞仍以別破陣益加勸課之意飭諭廣州留守

목 敎曰華城東將臺試閱入軍門也節度之整嚴豈比於棘門灞上不覺按轡緩驅尋常較閱猶施上駟之錫況於新立壁壘有足聳觀若此嘉乃之典寧或踰日壯勇外使 趙心泰 內廐馬一匹賜給內使金持默矍鑠是帥一巡二中內下豹皮一令賜給禿城山城中軍金煒其勞甚鉅爲先熟馬一匹特爲賜給執操執事將校及走火舉行別破陣等令內外營施賞後草記仍命持默 心泰親受賞典于前庭○走火舉行別破陣李福得等五名木布各一匹黃大卿等十五名各木一匹賜給執操執事 知穀官 全恒一木布各一匹李彥寬等二人木一匹賜給○敎曰保障重地爲其蘇弊特命出鎮而觀於今日走火舉行益知其緩急可恃南漢別破陣待令之類令該守臣別爲施賞狀聞此後益加勸課事下諭于廣州留守○廣州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南漢

別破陣教師陳昌漢等二名各木一疋布一疋餘軍金養浩等二名各木一疋賜給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2일(기사)>

㉔ 命以外帑庫錢穀加給一日盤纏于隨駕各營各司

㉕ **壯勇營**啓言依下敎隨駕各營將官將校員役軍兵及各司堂郎吏隸二時糧饌加磨鍊後錄請以**華城**始興所在外帑庫米錢會減之意分付後**華城**站本營兼都提調一員大將一員以上各馬太二升合四升印甲馬四疋各太二升合八升雇價錢五錢合二兩從事官一員馬太二升別將一員把總二員善騎將二員以上各糧米二升合一斗饌價錢一錢五分合七錢五分馬太二升合一斗甲馬五疋各太二升合一斗雇價錢五錢合二兩五錢善騎假將一員哨官四員攔後哨官一員作門哨官一員以上各糧米二升合一斗四升饌價錢一錢五分合一兩五分馬太二升合一斗四升柴馬草次知哨官一員糧饌價錢二錢七分馬太二升別隨駕將官十員各馬太二升合二斗知穀官十五員各糧米二升合三斗醬藿代錢四分合六錢馬太二升合三斗知穀官三員各馬太二升合六升統長二員除本仕牌將六員以上各馬太二升合一斗六升都提調軍官一員教鍊官十七員別武士二十三人以上各糧米二升合八斗二升醬藿代錢四分合一兩六錢四分馬太二升合八斗二升**壯勇衛**八十四人各糧米二升合一石一斗八升浮費條錢一錢二分合十兩八分醬藿代錢四分合三兩三錢六分馬太二升合一石一斗八升雇軍八名各雇價錢五錢合四兩房子四名各浮費條錢四分合一錢六分付料武士十二人各糧米二升合二斗四升醬藿代錢四分合四錢八分左哨善騎隊一百十五名右哨善騎隊一百十五名以上各糧米二升合三石一斗浮費條錢八分合十八兩四錢醬藿代錢四分合九兩二錢馬太二升合三石一斗牢子六十五名巡令手六十三名大旗手五十一名塘報手三十四名燈籠軍四十四名帳幕軍三十名牙兵三十六名兼都提調陪旗手三十名從事官陪旗手十名別將所吹手三十八名左司吹手三十五名善騎將標下軍十六名中司前哨軍一名中哨軍二名將官廳書員二名**壯勇衛**廳書記二名工匠牙兵二十五名伺候軍六十五名都提調軍官伺候軍一名以上各糧米二升合七石五斗浮費條錢四分合二十二兩醬藿代錢四分合二十二兩吹鼓手七十名各糧米二升合十四斗浮費條錢四分合二兩八錢醬藿代錢四分合二兩八錢吹鼓手五十九名各馬貫錢一兩合五十九兩左司中哨軍一百二十七名各糧米二升合一石十斗四升浮費條錢四分合五兩八分醬藿代錢四分合五兩八分卜馬九疋各太二升合一斗八升馬粥價錢四分合三錢六分各哨色卜馬軍三十三名各糧米二升合六斗六升浮費條錢四分合一兩三錢二分醬藿代錢四分合一兩三錢二分馬太二升合六斗六升馬粥價錢四分合一兩三錢二分輜重卜馬軍四十名各糧米二升合八斗醬藿代錢四分合一兩六錢雇價錢九錢合三十六兩太二升合八斗鷺梁鎮鄉吹手三十名各糧米二升合六斗浮費條錢四分合一兩二錢醬藿代錢四分合一兩二錢馬貫錢一兩合三十兩各廳雇馬三十五匹各馬貫錢一兩合三十五兩書吏十六人書寫二人待令書吏二人藥房書員一名治所庫直一名都邊首一名以上各糧饌價錢一錢八分合四兩一錢四分馬貫錢一兩合二十三兩庫直二名各馬貫錢一兩合二兩內閣書吏二人弓人一人失人一人朝報書吏一人待令下人十二名使令十五名文書直九名劑藥軍一名私庫直一名驅從三名雨裝直二名茶母三名依幕直一名別庫使喚軍十名治所軍士七名役人六名以上各糧饌價錢一錢八分合十四兩二錢二分以上米十六石八斗八升太六石九斗六升錢三百二十五兩九錢三分龍虎營 別將一員盤纏一兩禁軍九十人將校十人以上糧米各二升合一石五斗龍標旗奉持八人事知四人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三兩六錢內吹六名軍兵九十二名以上糧米各二升合一石四斗六升捕校三人捕卒四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一兩四錢書吏一人房直二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九錢軍器庫直一名私卜直一百三十八名以上糧米各二升合一石十二斗八升騎卜馬一百六十二疋太各二升合二石二斗四升以上米四石七斗四升太二石二斗四升錢六兩九錢訓練都監將官二員將校十員馬兵一百十九名軍兵一百六十八名私卜直四十名以上糧米各二升合四石七斗八升騎卜馬一百七十疋喂養太各二升合二石四斗武藝廳一百十人糧資各一錢八分合三十九兩六錢塘馬兵三十名糧資馬料竝各五錢合十五兩以上米四石七斗八升太二石四斗錢五十四

兩六錢禁衛營將校二人書吏一人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六錢軍兵四名私卜直三名以上糧米各二升合一斗四升騎卜馬三疋喂養太各二升合六升以上米一斗四升太六升錢六錢御營廳將官六員別抄四十人將校二十二人書吏三人京標下一百七十四名鄉軍一百九十六名以上糧米各二升合五石十三斗二升私卜直八十九名糧米各二升合一石二斗八升帶隸五名糧資各二錢合一兩騎卜馬一百四十五疋喂養太各二升合一石十四斗以上米七石一斗太一石十四斗錢一兩總戎廳將校二人書吏二人軍兵十一名帶隸六名以上糧米各三升合六斗三升饌價各一錢五分合三兩一錢五分將校馬夫二名糧米各三升合六升饌價各一錢合二錢卜馬軍三名卜馬三疋糧米喂養太價竝各三錢七分合一兩一錢一分騎馬二疋喂養太各三升合六升稷各三升合六升代太三升以上米六斗九升太六升稷六升代太三升錢四兩四錢六分議政府大臣二員盤纏各二兩衣籠馬貫各二兩合八兩錄事三員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二兩合六兩九錢書吏四人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一兩合五兩二錢權頭一名帶隸十四名待令使令一名軍士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五兩一錢色驅二名糧資各三錢六分合七錢二分以上錢二十五兩九錢二分宗親府堂上一員盤纏二兩馬料六錢合二兩六錢錄事一員糧資三錢馬貫二兩合二兩三錢書吏一人糧資三錢馬貫一兩合一兩三錢書吏二人糧資三錢合六錢權頭一名使令四名驅從二名茶母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二兩四錢以上錢九兩三錢儀賓府堂上一員盤纏二兩書吏二人使令四名軍士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一兩四錢以上錢三兩四錢內閣帶隸二十九名糧資各三錢合八兩七錢備邊司郎廳一員盤纏一兩書吏二人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一兩合二兩六錢使令三名軍士二名炊飯軍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一兩八錢以上錢五兩四錢義禁府都事二員盤纏各一兩合二兩書吏一人羅將十六名驅從一名依幕直一名負持軍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四兩以上錢六兩吏曹郎廳一員盤纏一兩馬料二錢合一兩二錢帶隸二名糧資各三錢合六錢堂上帶隸三名糧資各三錢合九錢政色書吏一人書寫一人政廳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一兩合三兩九錢奇別書吏一人祭享色書吏一人官案負持軍一名考功司使令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一兩二錢以上錢七兩八錢戶曹堂上一員盤纏一兩郎廳一員盤纏一兩馬料六錢合二兩六錢帶隸六名糧資各三錢合一兩八錢書吏三人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一兩合三兩九錢奇別書吏一人使令一名官使喚二名文書直一名印信直一名炊飯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二兩一錢以上錢十兩四錢禮曹堂上一員郎廳一員以上盤纏各一兩馬料各六錢合三兩二錢隨廳書吏一人糧資三錢馬貫一兩合一兩三錢帶隸六名依幕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二兩一錢以上錢六兩六錢兵曹堂上二員郎廳二員以上盤纏各一兩合四兩各色執吏書吏六人隨廳書吏一人以上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一兩合九兩一錢帶隸十一名皮帛直三名水工二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四兩八錢結束色書吏五人省記色書吏一人奇別書吏一人扈輦隊次知書吏一人政廳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一兩合十一兩七錢近仗軍士十六名卜直一名軍士一名官案直一名禁喧四名炊飯直四名衛將所書員一人使令一名內閣移差使令三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九兩六錢都總府郎廳一員宣傳官十五員以上盤纏各一兩合十六兩內吹六名糧資各三錢合一兩八錢別軍職廳書員一人陪隸四名軍士三名以上糧資各一錢合二兩四錢事知兼司僕一員馬貫木一疋代錢二兩各差備驛馬十五疋各馬太六升合九斗田米三升合四斗五升代太租六升合九斗蠶差備二人步從二十七名書者二名燈籠軍十二名陽徹扇差備十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十六兩二錢以上錢七十七兩六錢太十三斗五升租九斗刑曹堂上一員郎廳一員以上盤纏各一兩合二兩律官一員書吏二人以上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一兩合三兩九錢奇別書吏一人帶隸八名文書直一名印信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三兩三錢以上錢九兩二錢工曹郎廳一員盤纏一兩帶隸二名糧資各三錢合六錢以上錢一兩六錢承政院承旨四員史官二員以上盤纏各一兩馬料各六錢合九兩六錢書吏六人正書奇別書吏一人帶隸二十名衛內使令五名傳命使令五名依幕軍士一名炊飯直一名水工一名軍士三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八兩六錢以上錢十八兩二錢司憲府執義一員監察一員以上盤纏各一兩合二兩禮都監書吏一人掌務書吏一人書寫一人奇別書吏一人帶隸五名啓草板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二兩以上錢四兩司諫院大司諫一員盤纏一兩掌務書吏一人書寫一人奇別書吏一人色掌喝導一名帶隸二名啓草板軍士

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一兩四錢以上錢二兩四錢弘文館應教一員盤纏一兩書吏二人帶隸四名水工一名軍士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一兩六錢以上錢二兩六錢藝文館 史官二員盤纏各一兩合二兩書吏一人使令一名錄硯直一名水工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八錢以上錢二兩八錢都總府堂上一員盤纏一兩馬料六錢合一兩六錢郎廳一員盤纏一兩書吏一人糧資二錢馬貫五錢合七錢使令二名糧資各二錢合四錢戶曹帶隸四名糧資各三錢合一兩二錢以上錢四兩九錢司僕寺內乘一員僉正一員以上盤纏各一兩合二兩員役二百八十名糧資各三錢合八十四兩各色馬一百二十四疋合太三石四斗九升田米一石二斗八合租三石七斗二升折草三十三石十四斗柴七駄以上錢八十六兩三錢太三石十三斗七升租四石一斗田米一石六斗二升二合十斗本色十二斗二升二合代太折草三十三石十四斗柴七駄內醫院侍衛官四員掌務官一員以上盤纏各一兩合五兩書員四人水工八名軍士二十名炊飯軍三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七兩童便軍二名糧資各二錢馬貫各二兩合四兩四錢以上錢十六兩四錢通禮院 左通禮一員贊儀一員引儀二員以上盤纏各一兩合四兩書員一人使令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四錢以上錢四兩四錢掖庭署御軍服持去軍六名方席持去軍三名排設負持軍三名照羅赤三名司謁 司鑰所率六名祔直五名留直二名炊飯軍四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六兩四錢忠義廳 陽徽扇差備五員糧資各三錢馬貫各一兩合六兩五錢諭書差備一員糧資三錢書員一人軍士二名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九錢以上錢七兩七錢禁漏廳奏時官一員糧資一兩書員二人炊飯軍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八錢以上錢一兩八錢尙瑞院副直長一員盤纏一兩使令一名糧資二錢以上錢一兩二錢定例廳書吏二人馬貫各一兩合二兩使喚軍二名糧資各三錢合六錢以上錢二兩六錢京畿監營 觀察使一員盤纏一兩裨將一員糧資五錢教鍊官三員營吏六人知印一人以上糧資各三錢合三兩隨率四名巡牢八名陪行旗手二名書字的二名燈籠手二名政院待令旗手一名燭直一名各色餘軍四名伺候軍五名各樣雨具直私卜直二十一名日傘奉持十二名以上糧資各二錢五分合十五兩五錢驛馬夫七名印甲馬軍四名驛卜馬軍十四名喂養色吏三人炊飯軍三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六兩二錢各色馬三十五疋喂養價各三錢合十兩五錢待令馬差使員一員盤纏五錢隨率一名糧資二錢五分馬夫一名糧資二錢馬一疋喂養價三錢以上錢三十七兩九錢五分都以上米三十三石三斗三升太十七石四斗六升田米一石二斗八合租四石一斗二升稷六升代太三升錢七百六十四兩六錢六分柴七駄折草三十四石二斗肆觀站本營牢子十七名各糧米二升合三斗四升饌價錢六分合一兩二分巡令手十九名各糧米二升合三斗八升饌價錢六分合一兩一錢四分牙兵十二名各糧米二升合二斗四升饌價錢六分合七錢二分以上米九斗六升錢二兩八錢八分訓練都監將官一員將校一員軍兵五十二名以上糧米各二升合十斗八升饌價各六分合三兩二錢四分騎卜馬六疋喂養太各二升合一斗二升粥草價各八分合四錢八分塘馬兵四名糧資馬料竝各五錢合二兩以上米十斗八升太一斗二升錢五兩七錢二分都以上米一石五斗四升太一斗二升錢八兩六錢始興站本營監官一員別付料一員以上各馬太二升合四升別武士三人各糧米二升合六升醬藿代錢四分合一錢二分馬太二升合六升別武士一人糧米二升醬藿代錢四分牢子六名巡令手四名吹鼓手五名大旗手一名塘報手十二名帳幕軍十名牙兵十二名中司吹手三十四名以上各糧米二升合一石一斗八升浮費條錢四分合三兩三錢六分醬藿代錢四分合三兩三錢六分左司前哨軍一百二十五名中司前哨軍一百二十三名中哨軍一百二十二名以上各糧米二升合四石十三斗八升浮費條錢四分合十四兩七錢六分醬藿代錢四分合十四兩七錢六分卜馬二十八疋各太二升合五斗六升馬粥價錢四分合一兩一錢二分各哨色卜馬軍十五名各糧米二升合三斗浮費條錢四分合六錢醬藿代錢四分合六錢馬太二升合三斗馬粥價錢四分合六錢左司前哨軍中司前哨軍訓局付陣軍饒氣次錢八兩書吏一人藥房書員一名以上各糧饌價錢一錢八分合三錢六分馬貫錢一兩合二兩庫直三名各馬貫錢一兩合三兩使令九名文書直二名私庫直一名別庫使喚軍三名治所使喚軍六名房子一名軍士一名役人五名以上糧饌價一錢八分合五兩四分訓局哨官一員糧米二升饌價錢一錢五分馬太二升差官二人各糧米二升合四升醬藿代錢四分合八分軍兵一百三十一名各糧米二升合一石十一斗二升浮費條錢四分合五兩二錢四分醬藿代錢四分合五兩二錢四分

卜馬十疋各太二升合二斗馬粥價錢四分合四錢以上米八石一斗二升太十一斗八升錢六十八兩八錢三分訓練都監軍兵四十二名各糧米二升合八斗四升塘馬兵二十一名各糧資馬料竝五錢合十兩五錢馬太二升合四斗二升以上米八斗四升太四斗二升錢十兩五錢吏曹書吏三人糧資各二錢馬貫各一兩合三兩六錢炊飯軍一名印信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四錢以上錢四兩戶曹書吏一人糧資二錢馬貫一兩合一兩二錢使喚軍一名糧資二錢以上錢一兩四錢承政院衛內使令五名傳命使令三名帶隸三名驅從一名水工三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三兩司僕寺副駕轎馬牽夫四名書吏一人養馬一名梢軍驛子八名郎廳帶隸二名騎馬牽夫一名書吏騎馬牽夫一名巨達一名卜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四兩副駕轎馬四疋各太二升合一斗六升田米一升合八升租三升合二斗四升郎廳騎馬一疋書吏騎馬一疋以上各太二升合八升田米七合合二升八合租二升合八升以上錢四兩太二斗四升田米一斗八合租三斗二升內醫院水工三名軍士五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一兩四錢內班院各色掌二名糧資各二錢合四錢通禮院引儀一員盤纏一兩書吏二人使令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六錢以上錢一兩六錢宣傳官廳內吹一名糧資二錢香室守僕一人房直一名以上糧資各二錢合四錢禁漏廳書員二人糧資各二錢合四錢都以上米八石九斗六升太一石三斗四升田米一斗八合租三斗二升錢九十六兩一錢三分三站都以上米四十三石三斗三升太十八石九斗二升田米一石三斗六合六斗九升四合本色十一斗二升二合代太租四石四斗四升稷六升代太三升錢八百六十九兩三錢九分柴七駄折草三十四石二斗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3일(경오)>

召見左議政 **蔡濟恭** **華城判官** 洪元燮于**維興宅**

予謂**濟恭**曰欲去而心違關雨而更留一日予心如有得矣**濟恭**曰幸因知時之雨仍遂惜別之情殆非偶然矣予命尹善道子孫之居左府底者本府判官悉數率入儒生尹持哲前典籍 尹持範各奏姓名訖命退予謂承旨曰予閱軍兵之多日露處而今又滯留一日其令本府備饋飯飧而飯之精糲予欲親察飯成後一器進監也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3일(경오)>

命**華城府**入防軍試放時假承旨 李儒敬進去檢飭頒賞後與試官聯名馳啓

敎曰今日入防軍試放時試官外使**外營**從事官 別將及哨官二員爲之假承旨 李儒敬進去檢飭試取入格人頒賞後修正榜目聯名狀啓○隨駕將官柳葉箭入格哨官出身李喆貫一中邊一中弓一張箭一浮**親軍衛**左將前府使 申暹邊二中弓一張帽子一立哨官出身柳聖台等二人邊一中各帽子一立隨駕將校柳葉箭入格別軍官出身韓世學貫一中邊一中弓一張箭一浮宋道載等十三人邊一中各帽子一立隨駕軍兵砲放入格右哨入防軍玄升福等五人貫一中邊一中木布各一疋前哨入防軍安成秋等八人邊二中各木一疋帽子一立前哨入防軍卓介不等六人貫一中各木一疋前哨入防軍陳三才等六十九人邊一中各布一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4일(신미)>

由**華城行宮**進發御**遲遲臺**下御製詩一篇命隨駕留都諸臣賡韻

卯正初刻具軍服乘馬以出左議政 **蔡濟恭** 右議政 尹著東進前問候予曰關雨留一日少慰予瞻依之思而仰念殿宮企待行又不敢緩古人所謂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正予今日懷事也出**左翊門** **新豐樓**由左右軍營前路出**長安門**過**大有坪**至**萬石渠**駐蹕予謂承旨曰昔我往矣載馳載驅今我來思行道遲遲有誰會予心乎予又曰爾等聞**空石山**事乎無石之地生出無量堅石盡爲築城之需而石爲之空則山名空石默有前定不已奇乎過如意垆**眞木亭**觀**吉野**至**遲遲峴**設帟幕于臺上下馬陞座口拈五言律一篇且以小序弁之命閣臣書之序曰廿日何日來省象設履茲濡露孺慕彌切還次**華城**關雨停蹕夷猶適願坐且明

發歷駐遲遲之臺行行路轉而陟岵之思耿耿如結瞻望久之志感以一律詩曰晨昏不盡慕此日又華城震霖寢園雨徘徊齋殿情若爲三夜宿猶有七分成矯首遲遲路梧雲望裏生又命書小識于詩後曰昔年溫幸時駕過本府而服色例用軍服伊時有影幀草本而色淪不敢移模近來園幸服色之用軍服者亦此意而圖寫御眞藏于園所齋殿以寓瞻依之思第三句及之仍教諸臣曰庚辰溫幸御軍服在於儀注摸寫一本亦以其時服色而每以未及移模耿耿于中己酉以後園幸必用軍服蓋出於追述之意而年前摸御眞二本一則以謁廟時服色藏于閣宮 望廟樓一則以軍服藏之園所齋殿以寓一分瞻依之思今行值昔年誕日遲遲不發之際一雨又如會事更駐一日事亦不偶然每年輦路必御是臺徘徊增感而今行尤有異焉茲成一律以志感第三句猶有七分成者卽實際語也隨駕諸臣留都百官一體賡進而只押城字餘三句隨意拈進仍命承旨 林濟遠詳錄筵說一通輪示賡韻諸臣而隨駕官皆令於駕到始興後賡進留都百官則還宮後賡進隨駕原任內閣提學 左議政 蔡濟恭 右議政 尹著東 提學 沈煥之 原任直提學 徐龍輔 直提學 李晚秀 原任直閣 尹行恁 南公轍 金祖淳 直閣 李始源 檢校待教 徐有渠 檢書官 李功懋 承政院承旨 趙鎮寬 林濟遠 李益運 李肇源 注書 趙台榮 假注書 金履永 檢閱 吳泰曾 兼春秋 金良倜 應教 李明淵 別雲劍 光恩副尉金箕性 戶曹判書 李時秀 兵曹判書 李得臣 參知 鄭尙愚 正郎 李翊模 呂駿永 佐郎 李重蓮 都總府 副總管 曹允亨 壯勇大將 金持默 從事官 洪守榮 把總 申鴻周 鄭學畊 哨官 徐俊輔善騎左將李東善右將朴宗和 行副護軍 李光益 司直 李熾 別軍職 任聖說 張夢說堂上宣傳官 李勉兢 訓鍊大將 李柱國 御營大將 李漢豐 安昌君燦 禮曹判書 具庠 刑曹判書 李在學 工曹判書 沈頤之 大司諫 徐美修 執義 李龜雲 吏曹正郎 李運行 戶曹正郎 尹光心 禮曹佐郎 宋應望 刑曹佐郎 權禔 工曹正郎 安經心 禁府都事 申夔相 孟賢大 司僕僉正 沈原之 判官 韓大裕 通禮院左通禮 李秉喆 贊儀 朴宗海 引儀 崔慶鎮 李繼祐 兼引儀 鄭煥恭 司憲府監察 李秉烈 水原留守 趙心泰 京畿監司 金文淳 廣州留守 徐有隣 開城留守 李冕膺 始興縣令 金思義 安城郡守 曹允植○華城朝官僉知中樞府事 趙光存前校理 沈奎魯 司諫院正言 趙萬元前正言 尹相範 李瑞朝 副司果 趙秀民 穆陵別檢 權倚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柳聖儀 許諫 閔榮祖 李潤恒前正郎 李福休前直長 任厚常前縣監 金相儼前監察 崔之聖○植木各邑水原判官 洪元燮 廣州判官 金履鎬 南陽府使 田義顯 安山郡守 趙重瞻 振威縣令 吳在斗 龍仁縣監 丁遇泰 果川縣監 金履裕 陽城縣監 鄭柱○守宮內閣 檢校直提學 徐浩修 檢校直閣 金勉柱 檢書官 柳得恭 徐理修 成海應 李旭秀 李光葵 承政院承旨 申耆 假承旨 李庚運 假注書 鄭敬翰 兼春秋 馬思人 藥房提調 鄭存中 兵曹參議 李羽晉 正郎 鄭寂成 守宮大將 鄭好仁 從事官 朴鍾淳 都總府總管 權■ 李祖源 洪聖淵 李太亨 五衛將 李萬運 梁周翊 司僕正 崔光泰 司饗奉事 李敬簡 尙衣僉正 李命暹 主簿 李顯正 別提 安命遠 尙瑞直長 趙學敏 典設別檢 南正和 部將 南志復(…) ○追賡領敦寧俞彥鎬 奉朝賀 金鍾秀 乘馬進發至肆觀坪降馬入行宮少憩宣饌于閣臣 承史少頃乘馬進發至安陽撥所降馬入撥舍少憩宣饌于諸臣少頃乘馬進發予謂閣臣等曰各自占便無一人近前者寧有如許道理仍命諸閣臣當竝拿處勿令隨駕尋命分揀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4일(신미)>

㉔ 命水原留守 趙心泰園所外南山補土時九邑民人赴役二日依植木例計日給糧查拔殘獨等當拔之戶仍飭水原府 廣州府 畿營以始役完役日子陸續登開役所凡事植木差員專當看檢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臣正月二十八日與植木九邑守令本府判官 洪元燮 廣州判官 金履鎬 南陽府使 田義顯 安山郡守 趙重瞻 安城郡守植木差使員 曹允植 龍仁縣令 丁遇泰 振威縣令 吳在斗 果川縣監 金履裕 陽城縣監 鄭柱及植木差使員 張世紈等會同于外南山 鳳鳥峯下尺量其沙汰處山脊內外橫廣爲二千五百六十步自 鳳鳥峯之南至上南山西脊下端屬之水原 果川 安山 南陽等四邑自鳳鳥峯之東至中南山南邊下麓厲之廣州 安城 陽城 振威 龍仁等五邑而隨其民丁多寡定

其經界大小大略自五百步次遞減至于二百一十步限界立標此其分授之假令而論其役處長短錯雜難易懸殊恐不可以役丁多少步數遠近硬定其工役之均齊及其實役時淺深闊狹從便相議期於完築之意各該守令處爛加商確至於率丁赴役今既涓吉開土而近日風寒尙峭擬待來月初旬前後土脈融解次第始役之意一體約束教曰近日風寒卿等又爲予代勞矣卿等之勞姑置之九邑民人之勞力何可一刻弛心依筵教役二日先從附近面出用計日給糧依植木例而殘獨戶及應在當拔之戶亦皆查拔期於竭誠對揚之意本府留守及廣州留守 京畿監司處下諭始役完役日子本府主管登聞而廣留畿伯亦當隨續陳聞此意竝令知悉役所凡事植木差員專當看檢事一體下諭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일(정축)>

㉔ 推承旨 金啓洛

㉔ 吏曹啓言因監察茶時啓辭有以洪元燮事問于該曹草記之命矣正月二十七日政前掌令 洪彦燮自臣曹首擬於掌憲至蒙恩點而水原判官洪 元燮元無舉擬於臺望教以當該誤書之承旨推考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2일(무인)>

㉔ 命園幸時畿營之以質租耗作錢策應於華城及沿路各站者一依詳定價施行每年輸送華城錢仍置畿營俾作始興 果川 安養肆覲等站鋪陳塗梢襖措備之需

㉔ 定例堂上尹行恁啓言每年園幸時百官軍兵之特給盤纏植炬折草之亦許會減寔出於不煩經費靡不用極之聖意粵自壬子以後畿營舉行之諸般策應於華城及沿路各站者別爲質租取耗作錢以爲支用之資而當初作錢之詳定外加捧已非朝家之令式且應下條之不足不啻夥然云辛亥以後三千石割給畿營雖出於將此補彼之意揆以別般經紀量出爲人不令一毫貽弊於營邑吏民之義終有所未安從令以後作錢取用一依詳定價施行事分付畿營而華城輸送每年二千餘兩仍置畿營俾作始興 果川 安養肆覲各站鋪陳塗梢依年限措備之需華城所用今方從他區割而今年則既經幸行亦已上下姑令依前舉行質租取耗作錢用下等節自備局句管而每歲末修成冊一報備局一報壯營以爲憑考之地事一體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4일(경진)>

㉔ 命園幸時所用各樣燭華城則令本府進排遲遲峴以北則自排設房待令其價本與燈籠軍盤纏竝自外整理所上下

㉔ 定例堂上尹行恁啓言園幸時每日殿座燭十六雙行路燭八雙燈籠燭十二雙燈燭房二雙 義盈庫貢人輸往進排親祭時望燎燭一隻一體待令矣自今番行幸特軫貢人運輸之弊殿座行路燭都給排設司鑰燈籠燭都給燈籠軍燈燭房各處燭自京先爲進排望燎燭則付之京守僕貢人則勿令待令大抵園幸時諸般用下既不一煩經費則獨於燭一事雖除供給之勞尙存進排之名者恐有違於蠲弊之聖念臣意則明年園幸爲始華城所用各樣燭令華城精造進排燈籠一體措備價本則自外整理所會減而出還宮時遲遲峴以北所用各樣燭則自排設房措備待令其價本與燈籠軍盤纏則亦自外整理所前期磨鍊上下事定式施行何如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4일(경진)>

㉔ 命昨年華城進饌時器皿及用餘紬帛藏置內用庫園幸時水刺盤果及賜饋犒餉自外別庫舉行仍命以外帑庫之事關別廚者移送外別庫

㉔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外別庫節目伏奉下教才已撰出而庫儲庫用名色自別體段懸殊則不無掣礙者方擬提稟之際今伏承庫名區別之命事面從此團圓昨年進饌時所御器皿及用餘細帛等屬各從其類分上於內用庫之日用庫月椿廩無盡藏不盈帑宣合所重園幸時水刺盤果及賜饋犒餉自外別庫專當舉

行一依內別庫之例則名實庶可相副且以外帑庫言之既設外別庫之後前日條件中事關別廚者竝其需用財力而移送外別庫恐似得宜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4일(경진)>

강 命以湖西買粟耗作錢劃付於華城府俾作園幸時諸盤支用之資取其餘數以補行宮各處修理之需
목 定例堂上尹行恁啓言園幸時華城府諸盤所用二千餘兩既已仍留畿營隨駕百官以下盤纏糧料各樣燭價竝二千餘兩亦使外整理所上下則兩條都數四千餘兩不可不及今措處而湖西適有爲民買粟之舉聞其數爰歲可得耗條作錢六千兩以此永爲劃付於本府俾作四千餘兩支用之資其餘千餘兩則逐年會錄以補行宮各處大修理時不足之需極爲便當請下詢廟堂處之教以行宮入侍已與右相酬酢依此爲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4일(경진)>

강 召見諸承旨及下直守令邊將加資肅拜入韓宗復等于誠正閣

목 諸承旨持公事入侍也○予謂宗復曰爾誰之族屬也宗復曰別無族屬之可達者矣予曰在何處而經何衙乎宗復曰臣居水原而方屬於禁旅矣予曰久勤何如而五衛將減下則還屬禁軍乎宗復曰久勤則只隔五人而經五衛將則例不得還屬矣予曰以禁軍爲五衛將者竝還屬通計前仕之意分付別將可也教李宗賓曰曾經何衙宗賓曰以寫字官經五衛將矣予曰以何官陪從乎宗賓曰其時以畿營裨將陪從矣教玄翊光曰年今幾何翊光曰七十七歲矣予曰爾之子孫有軍門入屬者乎翊光曰第四子爲一番騎士兩孫爲禁軍矣予曰子與孫爲幾人翊光曰四男二女而內外孫爲十六矣予曰今番加資除職非爲爾也爲所重也爾知之乎翊光曰臣敢不仰認乎教鄭光一曰爾則何年登科而卽爲越薦乎光一曰壬辰登科卽除邊將故無薦矣予曰其時以何官隨駕乎光一曰以禁軍隨駕矣予曰禁軍幾番隨駕乎光一曰一番陪從矣教李世豐曰登科於何年而年今幾何世豐曰庚午溫幸時隨駕及第而今年七十二歲矣予曰爾誰之子孫乎世豐曰烏昌君五代孫矣予曰一名乎世豐曰雖非一名貧窮無依臣父娶妻於中人故家世仍寒微矣予曰溫幸再次陪從尤貴矣教柳星郁曰登第及年歲族屬竝詳奏星郁曰丁丑登科年今六十六而無他族屬矣予曰汝亦以禁軍隨駕乎星郁曰然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4일(경진)>

강 命華城所用焰硝自平安兵營限五年煮取上送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外營武備什物中火藥極爲零星就外方柴產處煮硝以來之意曾有所仰達者趁此春節宜卽設施而非但城役之尙未告完煮硝之又爲竝舉自相掣礙尙未廣加排置善爲煮取則徒歸糜費難責實效近聞平安兵營種種煮硝硝品甚猛云蓋營下火砲輩習熟煮法且以柴路甚廣不甚煩費之致自今年爲始每歲二千斤限五年煮取上送而略綽其硝價假令則不過爲五六百兩此則該營別備錢中從便取用之意出舉條行會於平安兵使處何如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4일(경진)>

강 命園幸時排設各種及行宮修理之需不拘價本多寡年限內外一從伊時所見啓聞乃行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留守旣兼整理使今年又設外整理所矣自修城整理穀物區劃之後分峙各道取耗作錢歲入之數略綽爲五千兩而二千屬之修城三千屬之整理凡係需用無論巨細除非筵筯或狀聞不敢擅用之意成出節目條件申嚴爲其任事之臣者恐不敢違越而園幸時排設各種及行宮修理所入自定例所參互貢價時價區別年限遠近今方追節目入啓而此旣爲所重倣用度支定例則何敢妄陳淺見而但細加商量則價本年限或不無窒礙者臣意則不拘價本多寡年限內外一從伊時所見參量事情啓聞乃行恐合事宜請以此出舉條添入節目末端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4일(경진)>

㉔ 命園所外南山 補莎處役丁令九邑守令各樣錢中先爲推移雇用二日雇價不拘遠近面里待秋取用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今番園所外南山外麓補莎之役關係莫重而不有三日用民之制特用二日日給糧米又許從附近次出用謹當依下教舉行而第伏念役處多寡日子遲速有不敢預度則先用近面不及遠面或不無斑駁之慮臣意則令九邑守令各樣錢中先爲推移雇用壯健役丁若其三日雇價則依身庸古制不拘遠近面里略綽磨鍊待秋取用於民既除往來之勞於役必有著實之效以此分付恐合事宜教以與畿伯往復停當依此分付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4일(경진)>

㉔ 判下備局草記命園所火巢外南山鋪莎之役已令先用畿內十邑民丁城役役民事自在肯施之中此意知悉

㉕ 先是因右議政 李秉模所啓華城城役依例役民事有日備局博詢草記之命矣至是判下草記○備局啓言依下教詢問于大臣諸宰則領中樞府事 蔡濟恭以爲國有大役必也使民不特非衆力役不可完亦所以使民知向上趨事之義也臣於向日筵中以華城城役之不可不用民爲陳者此豈出於只恤經費而然乎但念築城始役之初先以用民爲節目頒示諸道次第調赴則民亦以爲當然無論遠近必當子來之不暇而今則始役恰爲半年自朝家雇民以用有耳者莫不聽聞乃於將爲一年之際復以用民頒令使遠道之民齎糧赴役則安知不睨睨相顧而驚乎臣意則使民固是不可已之政而若以是遍及於遠道則雖使列邑守令一齊剛明詳覈戶丁嚴戢吏奸爲丁夫者其往來資糧留連費用固應不些況守令未必皆剛明戶丁之存拔吏奸之舞弄未必皆鉤察則資糧費用之外爲弊之濫觴又將爲幾許也念之及此遠道丁夫似難一例徵赴惟畿內一路與華城爲同道以道里言之其最遠者亦不過費二日乃至斯可以用之然其中殘獨戶似不可不別施顧念若然則國體與民惠庶不至偏廢請上裁判中樞府事 金憲以爲華城城役乃是舉國大同之役則同是國民而或役或否恐有欠於一視平均之政以臣愚見兩界外六道之民不可不同役而道里之遠近既殊則兩南地遠處往來之勞資糧之費不啻倍蓰較諸近道有偏若偏歇之嘆恐莫如量其立役日數定其雇價多少而收捧雇立則庶爲民國兩便之道而第自朝家直以此出令則其在事體亦涉如何若令道臣邑宰詳察民情近者以身立役遠者替以雇價一從民願而許施則庶無苦歇顯殊之患矣至於立役日數則臣既未詳其城役形止前頭人力之多寡無以懸度有不敢臆說而六道民戶概舉其大數則爲一百二十餘萬除其上番軍及鰥寡孤獨則似不下百萬以此總數量其役處定其日數必令役與民相當則恐合便宜若其雇價之裁酌奸竇之防塞惟在有司之臣惕念奉行俾無毫分濫觴之弊云禮曹判書 鄭昌順以爲今此華城築斯之役寢園衛護之所京城藩蔽之地事體嚴重無異京城而基址之當爲幾里雉堞之當爲幾步臣既不得躬董其事身履其地則今不可懸度臆料比諸都城則似不過四五分之一役丁所入亦不出四五萬人雖以近道民人亦可爲之若以近民之獨勞爲難則略倣都城築城時例調用役丁而道有遠近民有多寡如西北邊塞等地亦不當舉論此在董事之臣量遠近計多寡徵發調用而一依古人用民無過三日之法意則取其中道遠地方不可赴役之民從願收布移給役民亦當爲均勞之道此則只是節目間事惟在任事諸臣量度而行之請上裁行司直 洪良浩以爲華城之役既爲保民衛國而況有所重在焉則不使民知實非上下相須之義也聖教所諭恩竭愛克者誠爲至當至於難慎之盛意群下孰不仰體而觀乎緇徒與平民相率願赴則民情大可見衆心不可遏也大臣據理之請實出謀國之經法夫豈有異議而至於分排諸道一節必須十分商度謹稽國初都城之役八路之民通融調赴而今茲之役比諸都城亦有輕重大小之別先自京城公卿之家五部之民分排調赴次及本邑與隣邑百里之內量其廣袤計其遠近某方幾步屬諸某邑幾戶計日責成而此非一二年內所可告竣者必待早春初秋農事未興鉏役才畢之時以寬民力若其日限則用古制三日之法百里之內如或不足則次及二百里惟視役事之久近程途之遠邇鱗次調赴則庶得均役之道可免

妨農之患矣此在掌事之臣酌量而稟裁云行司直 鄭民始以爲國有大役必用民力自古而然大臣筵奏毋容更議第當酌量役處之大小分排丁夫之多寡而此非遙度臆料可以的當使主事之臣先爲磨鍊容入之數而自廟堂商確分定實合事宜云判敦寧府事 金持默以爲民赴國役猶子趨父事今此華城城役係是莫重莫大之事則其在事體道理庶民赴役斷不可已矣內而五部外而京畿 湖西 海西之民每戶各出一名二日赴役久合事宜云左參贊 洪秀輔以爲今此華城築斯之役所以衛園寢而備保障則其關係何等尊重其役費何等浩大而我聖上必欲雇用丁夫不煩一毫民力一國臣庶孰不仰體聖意之攸在也哉第念國有巨役而民則晏如殊非先王用民力之大法而亦非可繼之道也大臣筵奏誠爲正當之論其所斷行無容他議而第八路有遠近之別萬民有殘盛之異其間節目方略惟在深思爛商期無貽害於小民然後方可舉而措之矣竊聞國初築城時調用三南 西北關東民丁總幾十萬京畿與北路則或以邦畿之內異於外服或以絕遠之地往來有弊竝在勿論中今若依倣舊制六道之地限以十日程而使役民直來役處實役幾日則不踰一朔可以還頓況農家役車之休優爲一朔此時出丁不至妨民矣然而軍丁調送之節若委官屬之手則邑官長未必人人綜核倘或爲下輩操縱射利之資則其弊難防臣意則必令各邑按籍考出除單丁外家有二丁者必出其一而成冊點簿切勿使官下人主張必令其面里頭日無隱詳查後各里頭日仍爲領來之牌頭自相統率嚴其紀律一如團束什伍之制而往還糧費亦令平均措備以來及到役處直爲按錄逢點于看役將領而訖工後任渠自還庶爲防弊之道至於某道幾名某邑幾人難以硬定而自有帳籍存焉爲官者親執考準則庶無隱漏之患惟以實數之幾許自營本府修公文上送而已如是定法則民無拘束吏無幻弄而赴役之際各盡其力云戶曹判書 沈頤之以爲國有事民必奔趨乃是民國相須之義而有國有民之常經也華城城役經始已半年使臣庶尚不知國家有莫重莫大之役我聖上至意所在臣等孰不欽仰感服而第念凡民有事隣里相助亦是閭巷美風則今此國役何等重大何等關係而不用一民輒皆雇傭使斯民只知國恩之挾髓不知親上之大義者在國已非以時使民之意而在民亦豈不有愧於文王子來之民乎此實國人之所共言而朝紳之所竊歎者也大臣筵達出於尊國體化民俗之道使民一款臣無容更議而臣謹按掌故家所錄太祖丙子春築都城時徵西北面安州以南役夫十一萬九千丁正月始役二月晦停役秋又徵慶尙 全羅 江原三道役夫七萬九千丁八月始役九月畢役世宗辛丑都城多頽圯發諸道丁夫三十餘萬改築之云概以此較量雉堞多少商度事功淹速所入民丁領略分排先自京師除小殘戶家出一丁自近而遠以及諸道而日數多少隨其道里遠近量宜排定自百里之內限以七百里每百里遞減一日則遐邇相當勞逸亦均而諸路邊圉之民自免徵役矣云兵曹判書 具庠以爲華城築城此乃不可已之重役也役無容但已則民安得不用大臣筵奏既已詳盡而又必博詢若是反復者有以仰我聖上爲民難愼之盛意而古語曰以道使民則民不勞以時使民則民不傷且用民之制防於盛周載於大典當此役助用其力揆之古禮而有疑乎參之國典而不合乎可謂道矣亦云時矣如是而過於愛恤猶復難愼則豈非無稽而反欠失中乎用民力之爲當然固無容可議而竊考大典通編田八結出一夫歲不過役六日路遠六日以上準減翌年役此卽金石之典也田結之數載於各道之案按而行之則如燭照數計可無遺漏架疊之患而西北勿論恐合事宜云行副司直 徐有防以爲用民力歲三日周禮所載而我國遵行之非但築都城時已例可按而知各道有城堞處亦莫不然則況茲華城城役之所重自別者乎一國之大何患無財力而不用當用之民力計日雇丁冀完大役終未免苟簡之歸前後大臣之筵奏寔出於據禮經正事面之意依大臣議施行而京而五部外而西北外六道戶出一丁定日赴役恐合事宜云刑曹判書 李得臣以爲今此華城城役卽莫重莫大之事也國有大役調用民丁古法則然大臣役民之請卽不易之論也且朝家雖不欲調用民丁爲民丁者亦豈無願赴之誠乎至若軍丁之當用幾名每名之當役幾日以臣謏淺雖不敢硬定臆對而以國初都城築役論之雖曰調用二十萬民丁而一丁赴役幾近五六十日則通計其數恰爲一千餘萬名之役矣華城役處比都城爲四分一則軍丁容入亦當四分減三且始役六朔其間募用不知爲幾萬名又況城役已多有區劃措置者則用民之數尤當有量減之道矣八道民戶幾至一百六七十萬除却殘獨無率丁戶每戶出一丁每一丁赴二日役則足以當已上容入之數矣內自五部外而京畿 忠清 黃海 江原 全羅 慶尙 平安 咸鏡諸道一例調

用而咸鏡之關北 平安之清北 慶尙之東萊等凡係邊關重地勿爲舉論其餘調用次第先自五部次及京畿自近而遠以此排比恐合事宜云行副司直 李敬懋以爲凡有國役不撓一民者已成御極後定制如傷若保之盛德至誠孰不欽仰感祝而第今華城築斯之役其所重之自別不但爲控禦畿湖間咽喉之計而已當此至重莫大之役禁遏遐通一體之民情使不得子來而與榮有非使民以時之經訓而況以我東方生不知兵之民心乃反俾不知國有大役者恐無是理內而五部并計班戶外而關西之清南各邑關北之三甲 長津外南關各邑其外六道精抄實戶各出一丁三日赴役爲宜云吏曹判書 金載瓚以爲古聖王愛民之德固至矣而國有役必役民特使之以時耳今此華城城役國之大役也若使雇民赴役不用一夫則不但有違於三日役民之義歷考國朝典例何嘗有雇民築城之時哉依大臣言分調民丁使之應役而西北兩道外六道及都下五部民丁量宜調發使之齊赴實合事宜云行副司直 徐有大以爲國家大役用以民力古例即然而今此華城莫重之役經始半載尙未議到於使民一事者是豈遵古規重事面之意哉大抵役民一道自有日限則不至如雇使之類恒日在役心力俱疲之歎必當有子來樂赴事半功倍之效而第其民丁之赴役先自內而五部外而近道分排磨鍊互相遞赴至若遠道則姑觀役處次第使用恐合便宜大臣筵奏實是守經之論臣亦無容更議云行副司直 李漢豐以爲今此華城城役之不煩民力孰不仰聖意之攸在而凡使民之政役於當役之時而不役於不當役之時耳在昔文王築臺以民力爲之成王宅洛庶民丕作而民忘其勞樂於赴事者豈由於役於當役之致矣日今華城之役卽國家莫重莫大之役也環八域含生秉彝之民莫不欲趨事赴功期完大役而始役已久迄未聞役一夫使一民者恐有違於大聖人悅以使民之意也臣意則役丁容入酌量分排於八路而咸鏡之北道外定其遠近差等磨鍊俾卽趨役恐合事宜云前參議 尹行恁以爲數十年來民不知國有役矣及聞華城之肇役有欲子來而趨工者民情於斯亦可見矣況此役所重何如而尙無一丁之許赴恐非先王旬用之制大臣所奏誠爲得體先令京兆知委五部從實戶出丁以爲赴役之地自畿而湖自關東而至海西一體均排許赴而觀其事力之如何外此諸道鱗次取用爲宜云矣臣樂性以爲僚相所奏既得經法諸臣獻議且無異辭雖使臣力陳竭論亦不外此朝家之靳許者不欲以爲城役而勞民力也臣等之迭奏者誠欲以顧國體而答群情也曷嘗有國有大役而不用民力之時乎民丁之使用與否今不必更事煩請只當量其道里之遠近民時之閑劇以爲入役之地矣此等莫重之役尤宜先自都民始以作四方之標準且都下之民既無農時之可言則三四月七八月俱無所妨至於諸道則當先自近道爲始以京畿 兩都忠清 江原 黃海等道先令赴役而其餘四道亦當次第使用以此意分付華城留守及京兆堂上諸道道臣兩都留守處以爲相議從長調用赴役之時則以九十月正二月爲定似無妨農之慮可合用民之道勿論京外只除無率丁單獨殘戶外班賤大小戶各出一丁應役三日之意亦爲定例預先知委俾知朝家愛民使民之盛德至意期有子來樂赴之美實合事宜請上裁教以如此莫重之役不爲役民反非視民如子之意然七十萬金以內營所在先下其代以八道番上之軍量數除番以充之雖謂之並役軍民亦可蚩蚩者當知子趨父事之常義而園所火巢外南山鋪莎之役今年已令先用畿內十邑民丁今則僉議自在肯施之中此意知悉可也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7일(계미)>

강 召見定例堂上尹行恁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8일(갑신)>

강 召見領議政 洪樂性 左議政 蔡濟恭 右議政 尹蕃東 上使沈頤之 副使 朴宗甲于齋殿

목 樂性等承候也○予曰咨文中方物事卿等果領會其文勢耶有方言之不通處作兩分呈四字泛看以爲分作兩件各呈於兩處矣更聞承文提調言老譯輩皆以兩分爲句蓋彼中常用語而如我國所稱方物一起二起之云也更爲取見則其下又有三分句語卿等以爲如何看濟恭等曰文勢果是以兩分爲句而上所稱

無用二字其意連續於下段矣予曰然則今番謝恩方物當爲一起乎著東曰今番則謝恩自別當備二起而呈別咨於 禮部更待禮部知委爲好矣予曰今行爲二起則節行時方物當不更備以去耶著東曰似當然矣予謂樂性曰元子小學第二卷昨日盡讀有小饌故招左承旨分饋矣其果往傳乎樂性曰果承聞而不勝慶祝矣歲初下教今年當就外傳臣等將觀盛舉方切顯企矣予曰姑待春和而且難其人卿等舉其所知可也著東曰古者八歲始入小學而七歲已讀小學二卷睿學可謂天縱矣予曰明倫篇徧履著纂等語猝難知解而無不諦釋其形容亦可謂夙就矣讀小學未必能行小學之事而天未曙而起三更後始就眠此則性所然也樂性曰稟氣陽剛自爾能然矣頤之曰譯員額數再昨年爲十三人今行當入十六人然人包既小則多人入去亦甚不繁今行人員從其省約似好矣予曰大臣之意何如著東曰聞老譯之言今行亦依再昨年例以十三入送無妨矣予曰依此爲之頤之曰八包一事誠甚悶然合有變通之道矣予曰自今年公用則灣商豈不自當云耶著東曰此亦有與前差異者銀價前則爲三兩三錢今過四兩灣商呈于備局如前還給松商或京馬主故臣招問諸譯官皆以爲銀貨既騰踊不可不稍高其價云矣濟恭曰臣意以爲灣商之請不可許也蓋銀價隨時高下則一定高價後不得復低況自今年帽稅及後市竝許其殖利備納四萬兩錢則在渠輩其利亦博而今必欲銀價之更高者其意專在於四萬兩中多削出貿銀條也立法之初不可專信渠輩言此政所謂秦之求無已也予曰取銀之道不可不講此則有司之臣不得辭其責矣濟恭曰銀則天下之通貨也錢則國中之行貨也譯官輩自前以錢換用公用之銀銀則易盡而所換之錢未必復爲銀子故自古稱宣川銀爲最上每年使行譯官輩必欲換出而臣於待罪箕營時絕不許給矣其後聞之無一分留者我國事多從變通中壞了臣則以爲雖當銀貨匱乏時公藏之銀貨決不可推移用之矣著東曰至於今番使行所用之銀猝難變通聞松留爲迎勅貿儲銀子爲四千兩皆以四兩錢貿置而勅行既不出來則此不過留儲今番所用之銀以其本價貿用則勢將兩便矣予謂頤之曰退議於大臣從長爲之可也予謂濟恭曰卿之華城詩再昨年今年兩軸中各步其二韻待卿今日登筵有此書贈矣濟恭奉讀跪謝曰自古人臣之得此於君父凡幾人矣臣當奉歸子子孫孫作爲傳家之寶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9일(을유)>

㉔ 召見華城留守 趙心泰 廣州留守 徐有隣于便殿

㉕ 廣州留守 徐有隣曰園所案山植松事九邑分管舉行而始興獨漏民情聞甚抑鬱云矣予曰民情豈以見漏爲鬱乎此必呂倅之言也有隣曰秉彝之心凡民所同則諸邑之中獨不赴役其所鬱缺人情固然矣予曰當從便量處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0일(병술)>

㉔ 命江都銀木等公貨推移華城行宮事議大臣處之

㉕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行宮各庫今歲次第就緒節目亦已啓下而所貯物種無路拮据臣意則沁都別庫戶南庫留在財貨稍有餘裕就此中銀子一萬兩木綿一百同及乾魚醢屬推移分上恐合事宜而公貨去來事面不輕請下詢大臣處之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0일(병술)>

㉔ 命華城預貿貢木還償均廳貸錢木代錢六萬一千八百兩以禁御兩營停番條及箕營區劃條當報均廳者限年移劃於役所

㉕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昨年爲匠募輩朔下衣資有貢木六百十八同限五年預貿以置者而城役將以今年內畢築爲期顧今日下財力萬萬苟艱以木條還爲作錢然後可以需用矣今有一事從便變通者年前自均廳貸來之錢以此六百十八同木以爲從庫中還報之地而木代錢六萬一千八百兩以禁御兩營停番條及箕營區劃條之當爲還報於均廳者準此數限年移劃於役所則在均廳不過以錢換木而自庫中捧留

極涉便易在役所其所爲用不啻切緊工役亦將賴以就緒請以此出舉條知委均聽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0일(병술)>

㉔ 命華城所在壯勇內營卿武士差出外營守堞軍官以隨行月日定其勤苦計仕轉遷

㉕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所在內營卿武士等向伏奉筵教以園幸時城上把守將派定舉行而既是內營所關卿武士則未及定奪之前有難擅便差任請自今爲始差出外營守堞軍官成給傳令受其投刺之後因爲錄案以守堞軍官隨行月日定其勤苦次第以爲計仕遷轉之地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0일(병술)>

㉔ 命外營從事官隨其事爲以軍色餉色從事官稱號

㉕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外營之事體規度一般於內營而有軍有餉外內亦同則從事之不稱軍色餉色名實不副請外營兼從事官自今隨其事爲以軍色餉色從事官稱號事載之節目中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0일(병술)>

㉔ 整理所進節目

㉕ 外整理所節目整理之名昉于度支蓋於幸行經宿之地判度支先期進詣凡係行殿房櫳簾簾帳幄几案之屬整而齊之理而新之制法之意良亦敬且謹矣粵自遷園之後華城幸行信宿回鑾歲以爲常而又或三四宿五六宿焉其所整理之方實爲幸行之最始也命度支勿拘恒用定例先以諸般物種劃送本府措置接駕而使之苟美苟完毋侈毋大既又教曰是亦經費非予本意乃別爲經紀歲乙卯以備局句管穀移作整理穀先置正穀一萬包各穀二萬包于八路越明年丙辰湖西穀告罄特賜六萬緡錢以贍之有司以是穀之出於爲民適在是時請移作整理穀許之此整理穀設施之前後來歷也壯勇外營既兼行宮整理使則整理之責專在外營而甲寅以前徒擁虛號雖於財力區劃之後規模未立方所靡定是年春上奉慈駕幸華城上自御廚內用供給之需下逮百官軍兵吏隸盤纏犒餉之費凡爲十萬緡有奇而絲毫不煩於經費自內營句管命官而蒞之名之曰整理所以掌其出入仍教曰予之拜園歲固爲常而奉慈駕之幸定以十年一度自今至億萬年凡所以供給支計之資視此爲例於是乎雖愚夫愚婦一聞整理所之名莫不知其奉慈駕之行極一國之養而財不出於大農也今茲行宮整理之絲毫不煩於經用與整理所同十年一度一年一度雖有疏數之分而億萬年用而爲例又同此亦宜以整理所錫名內而既置整理所外而又置整理所者固可見內外交相頌之義而內不稱內整理所外必稱外整理所者一外字只以標內外之界也聖上於每年園幸以出天之孝展履露之慕軍國貯積何物之不可用又況修理巨役度支不會則細節之些少需用有不足恤而惟且視以九仞之一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凡係園幸時百官軍兵吏隸盤纏犒餉之費一遵去年整理所已例計日頒給橋梁柴炬草之自畿營用園幸賃租者分而貳之華城地方皆屬本所大而旗幟小而燭籠莫不於此而辦焉外此膳品器皿布帛楮管書籍弓矢之屬亦皆別設帑庫以待用焉自己酉至于今八年之間不大聲色不取征賦而樓櫓告完棟宇奏功推以及於幸行諸具充盈裕藏扈駕之人仰食於官沿邑之臣祇迎於路而已京而百司五營不知費外而列郡衆民不知勞此豈非大聖人默運功化侔天地之博厚悠久者乎合行條列各從其類開錄于左以爲億萬年永久遵行之地一今此華城之役置外整理所既爲所重各實相副行宮所御器用什物及塗襦屏帳鋪陳等屬無論大小從前戶曹措備者自今爲始竝自本所專當舉行一本所舉行條件既有啓下式例一按施行毋敢違越而整理使舉條有曰園幸時排設各種行宮修理所入自定例所參互貢價時價區別年限遠近今方修式例入啓矣此既爲所重倣用度支定例則何敢妄陳淺見而但細加商量則價本年限或不無窒礙之端不拘價本多寡年限內外一從伊時所見參量事情啓聞乃行云云者誠有意見而亦既蒙久則恐不可膠守式例致有當改不改不當改而改之之弊右項舉條辭緣亦爲參互施行一行宮所關事體何如而雖絲毫之微猶且不煩經用專責本所則園幸時外內營軍糧犒餉及各司盤纏

之需不可因循已例自明年爲始一從實數亦自本所上下而無論自裹與受去多寡不均終無一定之例揆以事面殊涉未安況自本所通同上下之後決不可互相參差隨駕大小官員每日幾許將校軍兵吏隸每日幾許秩秩區別磨鍊定式付之節目末端以爲按例遵行之地而內閣則閣臣有飯供員役自本閣給糧掖庭署則司謁司鑰以軍契上下別監中禁以防役錢上下忠義廳則以內帑錢特給本廳俾年年取殖以爲行幸時盤纏之資則此與經費有異勿爲磨鍊各營既有爲園幸別貯上下不損恒用者則不必自本所混同上下此亦付之各其營依前以別貯條上下之地一御前所用大小旗幟形名及巡牢吹大旗手所着軍服號衣戰巾紅氍毹並自本所措備而新備改備修改年限及所入價本秩秩區別具式例載之末端以爲照按舉行之地一整理穀則正穀一萬石皮穀二萬石乙卯春自備局區劃分排八路取耗作錢而耗價假令當爲五千兩二千兩付之修城所以爲別成節目之地至於原穀雖值歉荒切勿舉論於停減之中準捧形止每歲末修報備邊司與本所耗條作錢時自本府勿送校吏令各其道臣主管舉行列邑則隨其發賣從便輸送于監營監營磨鍊駄價都聚運納于華城之意曾已稟行會以此載之節目永久遵行丙辰年湖西作穀添還耗條米二千石價錢六千兩已因定例堂上舉條劃付本所原穀之無敢停減耗條之作錢輸送一依整理穀例施行而句管一款稟旨舉行湖南左水營休番木十同亦爲劃付使之逐年輸納本所一本所稅入乙卯區劃整理穀耗價三千兩丙辰湖西買米耗價六千兩湖南左水營休番木十同統以計之洽爲一萬兩每年園幸時軍糧犒餉盤纏上下橋梁柴炬炭所入御前所用大小旗幟物力行宮各項整理條件並假令綽略磨鍊則洽爲一萬一千餘兩量入爲出不足夥然而軍糧犒餉盤纏柴炬炭每年依式例上下者外上自行宮整理所用俱有定限假令非一年內盡爲措備者則次次改備或新備之際每年所入財力自當有贏而無縮遺在實數消詳入錄各別典守毋或虧欠而修改時隨其頃處據實狀聞待回下舉行以示雖在微細之事毋敢擅便之意工役之費留守親執句管務從節略毋或有過濫之弊一軍糧盤纏之價既儲峙於本所待園幸令下自本所依式例實數輸送內營內營餉色句管令從事官一一頒給後草記事謹依下教定式舉行一諸道整理穀耗作錢湖西添還穀耗作錢湖南左水營休番木並令以歲前來納以爲園幸時需用之資而如或過限則初次自本所發關催促再次直爲狀聞論勘之意發關知委俾無違越愆期之弊一園所各處修理等節依前自堯千庫舉行勿令混下於本所物力一每十年行宮大修理物力則別爲區劃舉行本所財力切勿取用一凡係補葺修理易致有名而無實無論役之巨細看役監色工匠姓名別爲錄置以爲日後考勤慢處置之地一行宮各項式例軍糧犒餉盤纏式例橋梁柴炬炭節目條件浩汗有難混載於原節目中以其式例節目付之末端俾作憑考之地一庫名既重歲入不此二事務繁猥典守之難慎非他庫之比監色則無論鄉品將校各別擇差色吏則內庫色吏曾經中有履歷勤幹者一體擇差庫直亦不計官隸民人監色懸保差出軍士亦擇根着差定使喚而監官一員色吏二人庫直一名軍士一名定窠料布一依內帑庫例施行一外內營之設施規度既若是嚴重縝密其所相須相關幾乎呼吸直通然後可以尊事面而通事情內營亦置句管監色各一人大小事爲互相以文蹟往復期於隨處相資之地而既已句管則不可無沾漑之舉料布則視本所原監色料布折半磨鍊上下一今下傳教內外營在近百里之地凡有命令除非專關知委何以聞之此後政院備局相關之道令外使酌量定式添付事日中依各軍門例差出待令書吏使之舉行而朔下則米九斗錢二兩白紙三束式自本所會減上下一園幸時紗籠貢燭亦係經費則不可不釐正而華城地方自外整理所舉行然後可以一定規例燭籠所入青紅紗並鐵籠杆竹從時價買得造成燭則亦依排設房雙數式例自本所造成待令燭籠軍則御前巡牢一體觀其身手擇其根着原軍六名頭目二名餘軍二名並各別抄擇充定成都案出用出用時糧米則軍兵軍糧式例計日上一每年園幸時結束雜種之會減於畿營者自本所從實入會減○外整理所各種價本年限式例一年一次改備秩陶所羅三坐每坐貢價無時價三錢式九錢陶東海五坐每坐貢價無時價一錢式五錢已上別貢貢價無時價一兩四錢二年一次改備秩地衣契白紋席一百八十六張每張別貢貢價八錢式一百四十八兩八錢時價五錢式九十三兩行擔二部每部別貢貢價四錢五分式九錢時價四錢式八錢柳箕一部別貢貢價七錢五分時價五錢青木七疋十七尺每疋別貢貢價二兩八錢式二十兩九錢六分時價二兩五錢式十八兩七錢二分細繩十二兩五錢每斤別貢貢價一兩式七錢八

分時價八錢式六錢二分已上別買貢價一百七十二兩一錢九分時價一百十三兩六錢四分隨毀修補秩
洛南軒 奉壽堂 長樂堂維與宅福內堂內射亭合六處白綿紙九十七卷二張每卷別買貢價二兩八錢式
二百七十一兩八錢八分時價三兩式一百九十四兩二錢 楮注紙二十二卷五張每卷別買貢價一兩三錢
三分式二十九兩五錢九分時價一兩二錢式二十六兩七錢烟窓紙九卷十四張半每卷別買貢價四兩八
錢式四十六兩六錢八分時價二兩式十九兩四錢五分 草注紙十八卷七張每卷別買貢價五兩三錢四分
式九十七兩九錢九分時價四兩式七十三兩四錢青菱花一卷十四張每卷別買貢價十四兩二錢四分
式二十四兩二錢一分時價六兩式十兩二錢各張油茈一百四十張二十四張內下**長樂堂**溫堞所排日後更
待內下改排次一百十六張每張別買貢價六錢式六十九兩六錢時價一兩式一百十六兩藍菱花五卷每
卷別買貢價八兩二錢四分式四十一兩二錢時價五兩式二十五兩 厚白紙八卷二張每卷別買貢價一兩
式八兩一錢時價八錢式六兩四錢八分六油茈四番三張每番別買貢價六兩式二十七兩時價三兩式十
三兩五錢 油紙八卷每卷別買貢價二兩四錢式十九兩二錢時價一兩四錢式十一兩二錢 倭菱花十一
卷十七張每卷貢價無時價一錢六分式一兩九錢黃染楮注紙五卷九張每卷別買貢價一兩六錢六分
九兩四分時價一兩六錢式八兩七錢二分漆黃五合每升別買貢價三錢式一錢五分時價無 玉色扇子紙
八卷十七張每卷別買貢價一兩六錢式十四兩一錢六分時價一兩式八兩八錢五分阿膠十五斤每斤別
買貢價五錢三分式七兩九錢五分時價三錢式四兩五錢 法油一斗二升每斗別買貢價五兩式六兩時價
三兩式三兩六錢黃丹三兩六錢每斤別買貢價二兩式四錢五分時價一兩式二錢三分 白礬三兩六錢每
斤別買貢價三兩四錢式七錢六分時價一兩式二錢三分真粉五兩每斤別買貢價二兩式六錢二分時價
一兩六錢式五錢松烟五斤每斤別買貢價一兩六分式五兩三錢時價六錢式三兩已上別買貢價六百七
十九兩八錢八分時價五百二十七兩六錢六分**內射亭**白綿紙十一卷五張每卷別買貢價二兩八錢式三
十一兩五錢七分時價二兩式二十二兩五錢五分 楮注紙六卷五張每卷別買貢價一兩三錢三分式八兩
三錢一分時價錢一兩二錢式七兩五錢烟窓紙一卷別買貢價四兩八錢時價二兩 厚白紙六卷每卷別買
貢價一兩式六兩時價八錢式四兩八錢 草注紙二卷六張每卷別買貢價五兩三錢四分式十二錢八分
時價四兩式九兩二錢二黃染楮注紙十八張每卷別買貢價一兩六錢六分式一兩三錢九分時價一兩六
錢式一兩四錢四分各張油茈十八張每張別買貢價六錢式十兩八錢時價一兩式十八兩青菱花四張半每
卷別買貢價十四兩二錢四分式三兩二錢時價六兩式一兩三錢五分六油茈二番一張每番別買貢價六
兩式十三兩時價三兩式六兩五錢 油紙一卷四張每卷別買貢價二兩四錢式二兩八錢八分時價一兩四
錢式一兩六錢六分松烟一斤別買貢價一兩六分時價六分阿膠二斤每斤別買貢價五錢三分式一兩六
分時價三錢式六錢 法油二升五合 每斗別買貢價五兩式一兩二錢五分時價三兩式七錢五分黃丹七
錢五分每斤別買貢價二兩式九分時價一兩式四分 白礬七錢五分每斤別買貢價三兩四錢式一錢五分
時價一兩式四分真粉一兩五分每斤別買貢價二兩式一錢三分時價一兩六錢式一錢五分已上別買貢
價九十七兩九錢七分時價七十七兩二錢三年一次改備秩木火爐一坐貢價無時價一兩五錢耳鐸一坐
貢價無時價二錢水釜六坐每坐貢價無時價八錢式四兩八錢水壺缸二坐每坐貢價無時價五錢式一兩
擔桶二部每部別買貢價七錢式一兩四錢時價一兩五錢式三兩行閣以下諸處厚白紙五十卷六張每卷
別買貢價一兩式五十兩三錢時價八錢式四十兩二錢四分 楮注紙二十五卷半張每卷別買貢價一兩三
錢三分式三十三兩二錢八分時價一兩二錢式三十兩三分 白休紙四十九卷十四張每卷別買貢價二錢
六分式十二兩九錢二分時價一錢五分式七兩四錢五分六油茈二十四番五張每番別買貢價六兩式一
百四十九兩時價三兩式七十四兩五錢各張油茈八張每張別買貢價六錢式四兩八錢時價一兩式八兩
油紙一卷八張半每卷別買貢價五兩三錢三分式七兩五錢七分時價一兩四錢式二兩青菱花半張每
卷別買貢價十四兩二錢四分式一錢八分時價六兩式七分 草注紙一卷十九張每卷別買貢價五兩三錢
四分式十兩四錢一分時價六兩式十一兩七錢 綿紬十四尺每疋別買貢價八兩式三兩二錢時價六兩式
二兩四錢 白布一疋十一尺每疋別買貢價二兩四錢式三兩一錢四分時價二兩式二兩六錢三分膠末十

四斗每斗別買貢價四錢式五兩六錢時價同 已上別買貢價二百八十一兩八錢時價一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四年一次改備秩別紋席二百三十二張四紋每張別買貢價一兩六錢式三百七十二兩時價八錢式一百八十六兩藍木八疋十三尺每疋別買貢價二兩八錢式二十三兩四錢四分時價二兩五錢式二十兩九錢三分 白紋席二百五張及半半張每張別買貢價八錢式一百六十四兩二錢時價六錢式一百二十三兩一錢五分青木七疋九尺三亦每疋別買貢價二兩七錢式十九兩六錢時價二兩三錢式十六兩二錢細繩七斤十四兩四錢一分每斤別買貢價一兩式七兩九錢時價八錢式六兩三錢二分彩花登每一坐別買貢價六兩時價四兩 彩花席二張半每張別買貢價七兩式十七兩五錢時價一兩八錢式四兩五錢龍紋席二張每張別買貢價二十兩式四十兩時價十兩式二十兩蓮花方席二次每次別買貢價六兩六錢六分式十三兩三錢二分時價五兩五錢式十一兩 滿花方席一坐別買貢價二兩五錢時價同紫的鼎紬十二尺六寸每疋別買貢價十四兩六錢式五兩二錢五分時價十兩式三兩六錢 紫的吐紬三十九尺五寸每疋別買貢價三十兩式二十三兩七錢時價十七兩五錢式十三兩八錢二分 紅鼎紬八尺每疋別買貢價九兩四分式二兩六分時價十兩式二兩三錢六分紅麻絲四錢三分每斤別買貢價一兩二錢八分式四分時價一兩式三分 楮注紙八張每卷別買貢價一兩六錢式六錢四分時價一兩二錢式四錢八分樟皮一張別買貢價一兩三錢三分時價一兩熟麻一兩每斤別買貢價四錢式三分時價同生苧四錢每斤別買貢價八錢六分式二分時價七錢式二分別紋方席三十立每立別買貢價一兩六錢式四十八兩時價八錢式二十四兩彩花面席一坐別買貢價七兩時價二兩五錢床巾二件每件別買貢價六兩式十二兩時價同滿花案息二坐每坐貢價無時價三兩式六兩彩花登每五坐每坐貢價無時價六兩式三十兩已上別買貢價七百六十六兩五錢三分時價四百九十兩八錢四分五年一次改備秩白布一同四十四疋十五尺每疋別買貢價二兩八分式一百九十六兩四錢一分時價二兩式一百八十八兩八錢六分 油苧紙二十張每張別買貢價九錢三分式十八兩六錢時價五錢式十兩生牛皮半張每張別買貢價五兩一錢式二兩五錢五分時價二兩式一兩 三甲所三十九長衣半每長衣別買貢價一兩五分式四十一兩四錢七分時價四錢式十五兩八錢生苧六兩每斤別買貢價八錢六分式三錢二分時價七錢式二錢六分麻絲三斤三兩八錢七分每斤別買貢價一兩二錢八分式四兩二錢七分時價八錢式二兩六錢七分 法油一升別買貢價五錢時價三錢 紫的紬頭巾五件所入綿紬六尺每疋別買貢價十四兩六錢一分式二兩五錢時價十兩式一兩七錢 白木四十疋二十六尺每八疋別買貢價二兩一錢式八十五兩五錢六分時價同 黃蜜二兩每斤別買貢價一兩八錢式二錢二分時價一兩二錢式一錢五分 紫的紬衣五件所入綿紬四疋二十尺每疋別買貢價十四兩六錢一分式六十七兩四分時價十兩式四十五兩七錢一分青木三疋三十一尺每疋別買貢價二兩八錢式十兩八錢八分時價二兩五錢式九兩七錢一分 長木七箇每箇貢價無時價一兩五錢式十兩五錢鴉青木十三疋十六尺一寸每疋別買貢價四兩六錢二分式六十二兩一錢八分時價三兩五錢式四十七兩一錢一分○門帳所入丙辰舉動時傳教內置之小束苧六十八長衣每長衣別買貢價六兩式四百八兩時價二兩式一百三十六兩已上別買貢價九百兩五錢時價五百五十三兩三錢四分七年一次改備秩木燭臺三雙每雙貢價無時價一兩式三兩木柱十四箇每箇貢價無時價四兩七錢式六十五兩八錢已上別買貢價無時價六十八兩八錢十年一次隨毀改備秩黑三升三百一十一尺每尺別買貢價一錢五分式四十六兩六錢五分時價同鴉青苧絲一兩每斤別買貢價二兩一錢三分式一錢七分時價一兩八錢式一錢一分藍禾花紬一百五十二尺九寸五分每尺貢價無時價四錢五分式六十八兩八錢二分藍真絲一兩貢價無時價一兩 交龍旗豎立桶一箇貢價無時價三兩標旗豎立桶一箇貢價無時價三兩轟豎立桶一箇貢價無時價三兩二層拱床一坐貢價無時價一兩五錢 日傘 平床一坐貢價無時價四百二十兩招搖旗機一雙貢價無時價十六兩 高足床五坐每坐貢價無時價二兩五錢式十二兩五錢 五峯山屏風一坐貢價無時價一百七十兩已上別買貢價四十六兩八錢二分時價七百四十五兩五錢八分十五年一次改備秩大屏風一坐貢價無時價二十五兩 中屏風一坐貢價無時價二十兩已上別買貢價無時價四十五兩三十年一次改備秩龍床一坐別買貢價四十九兩五錢時價無寶床一坐貢價無時價二十兩安寶床一坐貢價無時價三兩

爐烟床一雙別買貢價二十兩時價十五兩香佐兒一雙別買貢價十二兩三錢五分時價十兩交椅一坐別買貢價七十二兩六錢七分時價無書案一坐貢價無時價五錢已上別買貢價一百五十四兩五錢二分時價四十八兩五錢年久破傷則改備秩中隔板一部貢價無時價一兩五錢木櫟匙五竹每竹貢價無時價一兩式五兩大食鼎二坐蓋具每坐貢價無時價五兩式十兩中食鼎二坐蓋具每坐貢價無時價四兩式八兩湯鼎一坐蓋具貢價無時價三兩火鼎一坐貢價無時價三兩刀𠂔二坐每坐貢價無時價七錢式一兩四錢鑰匙十五箇每箇貢價無時價七錢式十兩五錢鑄湯器十五立每立貢價無時價七錢式十兩五錢鑄甫兒十五立 每立貢價無時價六錢式九兩爐口蓋具一坐貢價無時價二兩鑄鍾子十五立每立貢價無時價四錢式六兩銅𠂔大也一坐貢價無時價十三兩雙金二部每部貢價無時價四兩式八兩灸金二部每部貢價無時價一兩二錢式二兩四錢錄盒一坐貢價無時價十二兩錄涼盆一坐貢價無時價八兩 錄東海二坐每坐貢價無時價十三兩式二十六兩錄周𠂔一柄貢價無時價一兩八錢錄煮二柄每柄貢價無時價七錢式一兩四錢鑄沙用蓋具二坐每坐貢價無時價七兩式十四兩鑄周鉢十五立每立貢價無時價八錢式十二兩鐵環石六塊每塊貢價無時價五兩式三十兩 香爐二坐每坐別買貢價十五兩式三十兩時價十兩式二十兩大圓環排具八箇每箇貢八錢式價無時價六兩四錢鑄小燭臺二雙每雙別買貢價十六兩式三十二兩時價八兩式十六兩香串之一雙貢價無時價一兩六錢 香盒二坐每坐別買貢價一兩八錢式三兩六錢時價一兩五錢式三兩燈籠三雙每雙別買貢價十八兩式五十四兩時價十二兩式三十六兩鑄大燭臺二雙每雙別買貢價三十五兩式七十兩時價二十八兩式五十六兩已上別買貢價一百八十九兩六錢時價三百三十七兩五錢隨毀改備秩木瓢子二箇每箇別買貢價三錢式六錢時價二錢五分式五錢軟瓢子三箇每箇別買貢價三錢式九錢時價八分式二錢四分鈞乃一箇別買貢價一錢時價二分草省二箇每箇別買貢價一錢式二錢時價三分式六分 馬尾篩一部別買貢價四錢時價三錢五分 竹篩一部別買貢價三錢二分時價二錢刀子三柄每柄貢價無時價二錢式六錢強礪石一塊貢價無時價二錢紅氈一浮貢價無時實四兩四錢條所九良衣每良衣別買貢價一兩五分式九兩四錢五分時價三錢式二兩七錢槌皮所二十良衣每良衣別買貢價八分式一兩六錢時價四分式八錢 雨傘一柄貢價無時價一兩紫的鼎紬三十一尺五寸每疋別買貢價十四兩六錢式十三兩一錢四分時價十兩式九兩紅本一疋十一尺二寸每疋別買貢價三兩一錢式四兩四錢二分時價二兩五錢式三兩三錢屏風二坐每坐貢價無時價十兩式二十兩紅雲紋緞七十五尺每尺別買貢賈二兩八錢式二百十兩時價二兩五錢式一百八十七兩五錢黑漆中盤十立每立貢價無時價三兩式三十兩鼓五部 每部貢價無時價九兩式四十五兩錚五坐每坐貢價無時價三兩六錢式十八兩已上別買貢價二百四十一兩一錢三分時價三百二十三兩八錢七分舉動時待令秩黃筆二柄每柄貢實無時價四錢式八錢大筆一柄貢價無時價一兩六錢中筆一柄貢價無一兩時價二錢抄筆一柄貢價無時價四錢燈油一升貢價無時價三錢龍脂五柄每柄貢價無時價四錢式二兩四兩燭十八雙每雙別買貢價九錢式十六兩二錢時價六錢式十兩八錢○殿座燭八雙燈龍燭八雙一日經夜磨鍊三兩燭八雙每雙別買貢價六錢八分式五兩四錢四分時價四錢五分式三兩六錢○行路燭一日經夜磨鍊油紙三卷每卷別買貢價二兩四錢式七兩二錢時價一兩四錢式四兩二錢 白綿紙十卷每卷別買貢價二兩八錢式二十八兩時價二兩式二十兩○油紙 白綿紙雖依前例待令而隨其用下實數會減已上別買貢價五十六兩八錢四分時價四十四兩九錢三年一次改造秩紅令旗 十雙每雙貢價無時價二十兩四錢二分式二百四兩二錢四年一次改造秩大緞大旗幟三十八面每面貢價無時價二十兩三錢八分式七百七十四兩五錢九分都已上別買貢價三千五百八十七兩七錢八分時價四千五百五十二兩一錢四分○橋梁節目每年園辛時輦路橋梁自畿營依東西郊例以傍近居民定爲楔人受價造成者概出於省費祛弊之意而行之五六年楔人已有不便之議其所董飭之方終不及於自官熙管遲速以近務從便宜自今爲始付之整理所以爲從便設施之地柴草則仍付貢人依前舉行只以橋梁合行事件條列于左一園辛時所設橋梁事過後卽爲撤去載之節目而香路所重比他自別不得不又自本府設橋其撤其設楔弊雖除民弊自如此豈自朝家一視之義乎及今凡百整理之時宜自橋梁正其事面境內橋梁自本所舉行而間數折價年限

久近參量改磨鍊一自楔造橋時以其即撤之故楔人輩爲其省費新材之極尖細者舊本之屢經潦者苟充造成終涉未安大抵造橋之法棟材必取真本之最大最堅者限以半丈餘穿沙深植又橫支棟又錯牙交則雖使注潦急瀾觸激衝齧決無拔根頽倒之理然則新造之限定以三年其在慎重之道經潦經冬之橋不加不略加新葺園辛臨時橫結本間間改備空石把子去舊新鋪價本則新設初年以全價上下翌年五分一上下再翌年以四分一上下三翌年分數計減上下一設橋時所入空石依作楔時例自畿營分定輸送而馱價一從楔例自本所上下一橋梁付之本所專爲省弊則質材輸材之際若使價本從中消瀦而又貽民弊則此豈創設立法之意乎判官之例兼一路差使員載在節目且是本境內則仰念所重隨處躬檢使橋梁極其完固使閭里不至受弊然後可以永久每替留守亦爲一體察飭俾無一分疏漏大段生梗之弊○橋梁間數折價年限式例如意橋五間每間初次全受價二十五兩式合一百二十五兩二次五分一受價每間五兩式合二十五兩三次四分一受價每間六兩二錢五分式合三十一兩二錢五分四次全受價中減五分一合一百兩上下梅橋十二間每間初次全數價二十五兩式合三百兩二次五分一受價每間五兩式合錢六十兩三次四分一受價每間六兩二錢五分式合七十五兩四次全受價中減五分一合二百四十兩上下大皇橋十三間每間初次全受價二十五兩式合三百二十五兩二次五分一受價每間五兩式合六十五兩三次四分一受價每間六兩二錢五分式合八十一兩二錢五分四次全受價中減五分一合二百四十五兩上下以上初次全受價合七百五十兩二次五分一受價合一百五十兩三次四分一受價合一百七十七兩四次全受價中減五分一合五百八十五兩前日畿營節目中橋梁爲梅橋大皇橋兩處而四年上下價一千八百七十五兩今番外整理所節目中橋梁爲如意橋梅橋大皇橋三處而四年上下價一千六百七十二兩五錢比前減二百二兩五錢○外內營隨駕將官將校員役軍兵一日盤纏磨鍊式例外營親軍衛別將一員親軍衛將二員把總一員哨官五員陪行哨官一員以上各糧米二升饌價一錢五分馬太二升教鍊官十五員旗牌官六員別武士五人以上各糧米二升馬太二升親軍衛二百人別軍官七十五人以上各糧米二升饌價八分馬太二升牆內把守將六員城上把守將二十四員以上各糧米二升饌價八分軍一百二十九名步軍五哨六百名各色標下三百六名從事官標下十二名以上各糧米二升饌價四分以上米十八石七斗六升太四石二斗二升錢六十七兩六錢六分內營都提調一員提調一員大將一員從事官一員以上各馬太二升善騎別將一員把總三員善騎將二員哨官十三員以上各糧米二升饌價一錢五分馬太二升柴馬草次知哨官一員糧饌價二錢七分馬太二升別隨駕將官十員監官四員額外知穀官二員額外教鍊官六員藥房一員鍼醫一員畫員一員寫字官一員以上各馬太二升知穀官十六員教鍊官二十員別武士二十七人以上各糧米二升馬太二升武士十二人各糧米二升壯勇衛九十二人各糧米二升浮費條錢一錢二分馬太二升雇軍八名各雇價五錢房子四名各浮費條四分書吏十六人書寫三人庫直七名待令書吏二人書員四人工匠牌頭一名以上各糧饌價二錢五分馬貫一兩弓矢人二人朝報書吏一人以上各糧饌價二錢五分器械色庫直一名糧饌價二錢五分馬貫五錢劑藥軍一名各所使令二十六名文書直十二名私庫直三名驅從四名房子一名各所軍士十名使喚軍二十五名茶母二名雨裝直二名役人十五名以上各糧饌價二錢五分善騎隊二百三十名各糧米二升浮費條八分馬太二升各色標下軍六百八十七名京軍二哨二百二十八名鄉軍二哨二百三十六名以上各糧米二升浮費條四分各哨色卜馬軍八十四名各糧米二升浮費條八分馬太二升何候軍六十六名各糧米二升浮費條四分輜重卜馬軍四十名各糧米二升工匠牙兵二十五名各糧米二升浮費四分鷺梁津鄉吹手三十名各糧米二升浮費條四分馬貫一兩各所印甲馬十四匹各太二升牽夫雇價五錢吹鼓手五十八名各馬貫一兩各所雇馬三十五匹各馬貫一兩柴馬草次知哨官一員二日糧饌價每日二錢七分何候軍一名二日糧饌價每日二錢武士二人一日糧饌價各二錢七分馬貫都給二兩六錢何候軍二名一日糧饌價各二錢軍糧次如知穀官一員二日糧錢價每日二錢七分庫直一名何候軍一名軍士一名以上二日糧饌價每日各二錢壯勇衛掌設條六十兩輜重卜馬軍四十名一日雇價太各二升錢各九錢津頭待令鄉軍一百二十七名糧米一石十斗四升柴饌價一兩六錢二分以上米二十五石十二斗八升太七石九斗錢三百九十四兩六錢六分都以上米四十四石五斗四升太十一

石一斗二升錢四百六十二兩三錢二分○外帑庫節目內帑之設非古也則外帑又何必設而設之於華城有以也惟我聖上御極以後內帑財貨節用畜力置補民庫凡有水旱出以賑之是名雖內帑實則大農也至於華城外帑尤有別焉蓋園幸之一年一度寔出於聖上不置之孝而凡係儒武軍兵勸課之方靡不用極錢穀木綿竹箭之屬別爲措備思與人共而又以百包米分置始興縣仍令各其官分掌其出納取之以公用之無私使宮府一體之義竝行於內帑外帑其亦盛矣哉合行條件開錄于左一外帑庫一在水原府一在始興縣水原則大同米三百石船價加升色條四十四石賑廳停退條關西小米七百石作錢詳定價二千一百兩嶺南射軍木五同湖南箭所一百浮每年自本庫捧上以爲需用之地一本庫許多策應不無不贍之慮每年關西小米五百石持爲劃給本府鄉軍色所管耗條五百石詳定外餘剩條一體劃給以爲補用之地園幸時諸般用下一從實入會減一每朔儒武課試間年大比較時賞格及各樣賞格以本庫所在各種依磨鍊上下一本庫既有每年應捧條則定其期限然後可無延拖稽滯之患劃屬大同米則以每年四月爲限關西錢則以六月爲限射軍木則以歲末爲限前竹則以八月爲限如有過限處則初次自本府關促再次報內營嚴飭俾無違越愆期之弊一大同米每於新捧時竝前在合計一年所用會錄舊米若有所餘則自本府與儲置相換以爲改色之地一本庫事體與他自別每於各樣捧下時外使親執舉行俾無監色輩幻弄之弊若有無時摘奸現發虧欠之事則當該監色嚴刑遠配一本庫所在各樣物種隨其捧下這這修成冊報內營以爲憑考之地每歲末用遺在都成冊亦爲修報一本庫監色科布衣資則監官一人每朔料米八斗春秋衣資錢各四兩書吏三人每朔料米各十二斗筆債錢各二兩春秋衣資錢各四兩軍士一名每朔朔下錢二兩式出給若值有閏之年則閏朔竝計一關西小米七百石作錢時餘剩條中每石五錢式合三百五十兩除出別錄監色筆債軍士朔下加磨鍊出給一剩錢三百五十兩監色以下筆債朔下一年都合一百六十四兩除在錢一百八十六兩每年除留一關西小米作錢以常年言之必加三兩五錢之數如值大豐登之歲亦不無減縮元數之慮剩條三百五十兩當無出處如此之時則監色以下衣資筆債朔下等條以常年除留中推移出給一本庫錢名色各異有詳定價會錄條有剩錢會錄條每於用下之際區別會減俾無混淆之弊一本庫物種中米錢以下各種出給之祭不無久縮依各司已例縮條磨鍊會減米則每石五升錢則一兩一分丹木 白礬每斤各五錢箭竹每一百箇二箇式磨鍊每於年終抄出用下數區別會減一本庫員役居接之所不可無柴油次磨鍊依本府各廳已例以每朔代錢一兩五錢出給一外別庫今既設置上自御供下至飯饋而付之該庫則本庫所用雜物種一竝移送一本庫事體自別監官色庫軍士等屬皆以有根着之類各別擇差使之典守替易之時列書各庫分掌報于內營以爲修正案之地一未盡條件迫于磨鍊○內用庫節目內用庫之設置華城蓋所以軫經費而恤貢弊也凡有陵園辛行人各執其物以應供億者巨細多少動踰千萬自上爲是之慮不煩有司另加經理作爲一庫總名曰內用而一庫之中又分爲五庫曰筦千又曰日用廩曰月椿帑曰不盈藏曰無盡園所所需御用諸種各從其類而別財異號其義則俯而就之仰以則之或取諸義經或取諸周雅而雜出於宋史蘇賦者亦在採用之中將見此庫之悠久無疆如升如恒留其餘而用不竭也椅歛盛哉合行節目條列于左一筦千庫則專爲園所一應需用而設御眞奉安閣亦出於其中則當此御用各庫照例釐正之時標而出置諸御用庫之上亶合事宜謹奉下教依此施行開閉之惟命封銷之惟謹繙閱之稟旨乃行亦當用御用庫程式而園所需用各項都下之外有日下焉有朔下焉外此而又有器皿鋪陳不時修改之舉春秋兩次待奉命王人而始爲開閉恐是行不得之政此庫規模一依前節目遵行事付之左方而既已移付於御用庫之上則以月終成冊磨勘於內營提調輕重倒置揆以道理宜有變通此後則開閉用下等節整理使親報舉行封銷書臣謹封每月終會計修送內營以爲自內營粘目入啓之地每歲京都數成冊具別單上聞以重事面一日用庫則紙地筆墨扇子彝鼎几案胡椒 丹木之屬係是日用之不可闕者以此推類藏之于此一不盈帑則不求盈而自盈乃所以恒有餘無不足也緞帛布綿取之以節用之以約庫之雖設而物不期盈有似乎車攻詩之蒐攸以禮庖大不盈粍若海錯諸種之備待不時之需者既貯之又改之只當其

數不問其贏亦相倣似以此推類藏之于此一上項各庫事體與他自別開閉惟命封鎖惟謹而第其出納多少隨時不同則不可以目今見在之數硬定入錄於節目之中此一款別成會案以資憑考一內用庫係是行宮所在御用所管則其在尊事體之義外使恐不可任自開閉依沁都別庫中使或別軍職每年奉命摘奸之例必於春之三月秋之八月過冬後解凍之時經潦後生凜之節外使具由稟旨待內營將官承命下來眼同看番後有無頗形止別單以聞一各庫物種目下見存照數分藏者外祇當恭俟內下次次入貯至於海錯乾魚等屬一依沁都別庫例排年改色一監色庫子不可不差出監官則以將校中謹慎畏法者各別擇差外帑庫兼管舉行色吏則以筦千庫色吏仍差庫子軍士則俱以有根着者監色處懸保差出朔下料布及兩等衣資則依外帑例施行一未盡條件追後磨鍊○筦千庫節目惟我顯隆園奉于華城邑治圖局之周遶凡為幾里人家之當移者土地之當陳者自上持命給倍價至有最近園所處三間屋五畝田四五千文之資焉此惠澤之及於遷徙之民者也至若火巢之定界也又命有司謹就龍虎拱護處種植松檟不合種植者許民耕墾而劃給園屬者居其半仍以其餘付之園官及地方官歲收其稅別貯一庫名曰筦千庫供園所之用祭享器皿植木物力奉安閣修理之資齋室鋪陳之需園屬收斂給代條莫不從茲而出一以紓園軍之力一以除經用之費稅則從輕比常規十減五六然又豐而無增歛而有蠲惠澤又及於農民有如是矣傳之悠久者宜著令式合行事件成出條例按而行之俾毋取違越椅歟盛哉蓋茲園所即昔年溫辛時歷駐鑾蹕進父老于庭俯詢稼穡之地也山川草木至今被顧眄之榮而維天維祖宗默垂眷佑灑水之移奉卜吉于此以啓億萬年無疆之基則是乎體昔年恤民隱軫民食之德意乃於火巢之內相土之宜原隰溝塍之間許之以耕懇每當春夏之交農謠四起莫不歌咏我顯隆園及人之澤暨我聖上繼述之德而及夫黃雲滿畦役車其休則因其地而輕其稅以取用於園所所用使京外有司無奔走供給之勞而過百園軍亦蒙其惠聖人之作為實仰其出尋常萬萬矣謹紀事實附見內用庫因以節目條列于左一本庫監色則以內用庫監色使之兼管舉行一園所火巢內買得田畝事體自別田八十六結八十三員五束畝八十六結三十四員五束一依結數免稅一賭地則畝分八等上之中每斗落租十二斗上之下每斗落租十一斗中之上每斗落租十斗中之中每斗落租九斗中之下每斗落租八斗下之上每斗落租七斗下之中每斗落租五斗下之下每斗落租四斗田分七等上之下每斗落太二斗五升中之上每斗落太二斗二升中之中每斗落太二斗中之下每斗落太一斗七升下之上每斗落太一斗五升下之中每斗落太一斗二升下之下每斗落太一斗式捧上而附近居民等處從多少分給使之耕食依式例納稅一田畝賭地依式例自外營專管收捧而賭地及半稅條限至月區別畢捧後修成冊報于內營或直歉歲災頗之時則本官親執摘奸從實執災俾無虛實相蒙之弊一田畝量案一件精書具狀聞入啓一件外營上一件內營上一件園所上以爲互相憑考之地一植木監官一書員一庫直一各田四十五斗落畝一十斗落京來守護軍一田四十五斗落畝十八斗落守護軍四十一各田三十五斗落畝二十五斗落隨廳二內山直四所任守護軍二各田四十斗落畝十五斗落守護軍四十一各田三十斗落畝十五斗落外山直所任三各田二十斗落長番二各田十五斗落式分給使之無稅耕食聊賴應役之地一外山直七十名亦於賭地畝中各七斗落式分給耕食而賭地租則各隨其等半減捧上以爲一分聊賴之地一田畝各有分掌員役及守護軍輩所受土地則怠於力穡任他蕪穢一經潦漲在在潰缺而乃敢續續互換以至貽患於民人所受之土地量案年年相混公田每每瘠鹵事之痛駭莫此爲甚且民畝水道憑藉園屬惟意橫奪以致失農呼冤之境者尤涉無狀此後則外使與園官各別嚴飭俾勿犯科量案中如有作人之不得不換給處這這付標以爲啓下之地而每年臘月依此定式付標上送于丙營成貽下送俾無如前幻弄之弊如是之後或有私自換給者不分多少摘發重勘毋或饒貸一賭地租太開春後從市直作錢而作錢數爰修成冊報于內營以爲會錄之地一本庫各樣用下這這修成冊報于內營以爲會錄之地一園所祭享所用器皿中自本府鑄銅造各項物種隨其毀傷稟旨修改一各年都下物種一遵器用定例所載一年都下價錢十兩二錢六分二年都下價錢三十九兩一錢三年都下價錢三十七兩二錢八分五年都下價錢四十八兩六錢十年都下價錢一百十三兩三錢考其年限及定例會減一盥洗位床二坐香櫥一部香櫃一部眞祝硯匣石具一坐典祝廳二層櫥一部糴機一坐造泡高槽舉乙板具一部等物種雖載於器用定例中不爲

舉論於各年都下秩自本庫隨毀隨改事定式施行一原州所納香炭價六百兩內五百兩自本州上納一百兩待流民還接間自本庫姑爲給代一每年植木物力隨其所入園官及外使稟旨磨鍊出給一植木時民丁則給雇價使役園隸及僧徒則從其實後計日給糧雇價則每名每日錢二錢五分給糧則每日米二升出給一奉安閣內外如有有頃處修改物力隨所入出給大修理時所入物力一體會減一奉安閣溫堦五日一次點火木每次一丹代錢二錢式每朔六次合錢一兩二錢出給一奉安閣排設諸具奉審時諸具移還安時自本府隨毀隨補所入物力會減一奉安閣兼書員每朔所用白紙一束價二錢黃筆一柄價一錢具墨一丁價一錢出給一奉安閣別監四人每人所者紅衣次白苧布四十尺價錢六兩頭巾次紫的綿紬一尺五寸價錢五錢紅花一斤價錢二兩五味子十兩價錢一兩合三十八兩磨鍊出給五年一次改備三年一次改梁而梁價每人每次各三兩合十二兩出給一奉安閣衛將直所每年茵席二立代錢一兩每朔柴油債錢二兩式出給一奉安閣凡干一年用下之取用於本庫財力者自本府每年臘月內條列修啓上送內閣至若奉安閣修改物力則其所容入難以預度每年以五十石租假令磨鍊若不足則稟旨後加數取用如有餘則還錄而還錄數爰消詳竝舉修啓等節則一依膳錄施行一御眞奉安閣禁火監價錢十二兩式曾自畿營出給者從今爲始與丁字閣禁火鹽竝自本庫出給一一年六次祭享時合番官員及使喚守護軍二十五名員後七人每次二日支供收斂條都合錢三十兩米三石九斗給代出給忌辰祭享時則以三日磨鍊園幸時合番令一員奴子一名馬一疋前期五日每日一兩式合錢五兩員後六人前期三日每日每名二錢式合三兩六錢山直四名隨廳二名所任軍丁三名前期三日每日一兩式合二兩七錢上項都合錢十一兩三錢磨鍊出給一園官依他陵寢例巡山時乘藍輿事已爲定式而藍輿軍則勿爲責立於園軍及僧徒自本庫一年軍價五十兩式的定劃給於園官一園所柿栗封進時馬賁每駄以一兩六錢五分自本庫會減一齋室公須所用釜鼎器皿鑰匙等隨毀隨補時收斂錢一年二十兩給代出給不必逐年出給初次出給之後間三年出給一拜席所用草席以本色收斂每年三兩式給代出給一園官一朔兩次替番料海次五錢式每朔合一兩以園租作錢中出給一兩官員番下番往來時衣籠馬二匹三年一次收斂賁價四十兩給代出給一使喚山直四名雇價一年一次每名九兩式收斂合三十六兩給代出給一園官入直時親屬與知舊間率往事特教定式園官客一人糧饌價每日三錢式磨鍊自本庫出給一齋室鋪陳尚未磨鍊歸屬無處每年登每二立方席二立案息二坐茵席二立式磨鍊出給登每每立價錢二兩五錢方席每立價錢一兩三錢案息每坐價錢七錢茵席每立價錢五錢合錢十兩逐年都下一局內右橋坤申地修築物力隨所入出給一植木時合番令一員奴子一名馬一匹支供亦依園幸例每日一兩式以園租給代員役以下竝勿論一未盡條件追後磨鍊○外別庫節目凡有幸行上自水刺盤果下至賜饋飯供京外官員率其屬輸待于行在所其物則百其費則萬國典所載從右然矣而至於園幸則以其不煩經費也故別設一庫以貯各項支用之需不曰別庫而曰外別庫者內營亦有別庫而各項支用不煩經費倣而用其例仍以內外別其稱號蓋右者膳夫掌王膳籩豆樽俎脩鱸爪菜之屬莫不從陰陽奇偶之數戴記周禮可按而復也賢君若辟於是乎兢兢罔敢或忽逮至于後世不思二簋之訓反藉百饗之文羅八珍而登四海如澠之譏若流之諺指不勝縷惟我聖上取頤之象用節之義玉食之恒日再舉樸不過五六味不求珍奇饌米常溢於府庫魚鮮遍頒於班聯近而臣僚遠而黎庶莫不聞見而欽服乃於華城園幸特遴巡狩用犢以少爲貴之禮凡係器皿饌品皆定一副規度爲之尺以齊其長短高低爲之器以壹其大小多寡價則從厚物則斥異推以至於從臣之飯供率屬之餼廩莫不有不易之程式毫釐之差譴何隨之守臣奔走承命奉行惟謹此豈非大聖人崇儉祛侈之德可以爲法於天下而行之億萬年無弊者乎謹述其事書之于定例之上俾作遵用之資合行事件開錄于左一每年園幸時水刺盤果自本庫專當舉行則所入物力當爲區劃外帑庫每年支供條關西小米一千石作錢二千兩丙辰爲始自本庫捧上前遺在錢七千九百二十九兩四錢自外帑庫一禮移送以爲需用之地一千石作錢詳定外餘剩條自本府句管一本庫需用既係御供事體自別依沁都 南北漢別庫例御供米限二百石別爲儲峙不必別般區劃本府捧留大同中每年二百石式除留以爲每歲改色之地一水刺饌品盤果器數一依定例尺度毋敢違越盤果則以小盤果舉行若值設科之年則以大盤果舉行一水刺盤果品數磨鍊自有定例雖有隨節換用者每

次舉行後依進宴膳錄例實入各種進排雜物消詳列錄踏印留置於別廚以爲按例遵行之地一待令還酒藥果賜饋煖爐亦依定例自本庫舉行一水刺盤果煖爐每次所入依定例會減一閣臣及本營提調以下別隨駕將官飯供器數依定例舉行所入物力從實入會減一水刺盤果所入盤器皿及各種祿屬一依定例修補改備物力自本庫會減限內如或有破傷闕失之弊則當該監色庫子等勘罪徵出以社作奸之弊內營庫子則出用時照數逢授舉行後依數傳授而若有破傷闕失者則亦依該庫例施行一水刺盤果煖爐所入柴炭壯作價依定例自本庫會減閣臣以下飯供所入柴炭以外整理所年例分辦者移來取用一每年園幸時水刺盤果雖自本府舉行事體至重自內營別定幹事人前期下送使之眼同舉行閣臣以下飯供亦不可專委於本庫色庫輩看檢之人亦自內營臨時稟旨定送一水刺盤果熟設處所依前以別廚舉行待令各差備監色則自本府分排定送監色以下軍人等成出小名成冊各佩外營常標俾無閑雜人混入之弊一朔例封進則每朔以中藥果一百立大脯十貼還燒酒十五鎰自本庫依準折舉行日子則以每朔初十日爲定封裹雜物馱運馬貫領納色吏馬貫路資竝依定式出給一本庫各樣用下極其浩汗而每歲應捧不過支供條而已設置無弊永久收效終莫如屯田價錢自外帑庫從便區劃已爲買得今年爲始自本庫收稅以爲添補需用之地一每年屯穀作錢當捧多則千餘兩少不下七八百兩物種之如油清真末棗栗柿梨乾沈魚醢等屬酌量磨鍊從市價買置隨其用下待新捧卽爲充數備置以待不時之需而未及用下物種從便改色俾無陳棄之弊一既儲米糲及各種則不可不沈醬自今年先沈四十石而限三年加沈二十石準一百石後每年折半留庫折半則自本府從便改色之意定式施行燠造鹽瓮自本庫送市價買用一本庫新創而物種凡百殆不成樣言念所重誠非細憂沁都別庫乾魚醢等種數甚夥然就此中量宜移劃一閣臣以下飯供所八醬菜自本營措備下去事面苟簡爲弊不些醬則以本庫所沈者取用後從實入會減用下之數年年加沈無減元數至於沈菜則本府既有屯田所收菁菜每年限五瓮沈菜以此取用所入鹽價亦自本庫會減一本庫舉行之各樣定例及準折不可以節目中枚舉秩秩區別別具式例付之節目末端一本庫監色庫子不可不定置監官一人書吏二人庫子二名軍士二名依外帑庫例必以有根著可合人抄擇差定每年輪回換差外帑庫雜物既付本庫色吏亦爲移付一監色料布則監官一人每朔料米八斗春秋衣資錢各四兩書吏三人料米每朔各十二斗筆債錢各二兩春秋衣資錢各四兩庫子二名每朔料米各九斗春秋衣資錢各二兩軍士二名每朔朔下錢各二兩式自本庫磨鍊出給若值有閏之年則閏朔竝計一本庫事體至爲重大外內互相勾檢然後可無疏漏之端內別庫監色使之管攝以爲隨事相關相須之地一監官色庫輩掌任既有所重使役亦甚浩繁不可無酬勞之道且有方來期望然後尤當殫誠恪勤無弊隨行則待其限滿以相當最優窠遷轉永爲定式毋或遺越一本庫錢穀各種給縮之規依式例會減一本庫磨勘每年歲末成出二件一件內營磨勘一件外營上每年園幸後用下數爻登時修正該監色上來磨勘後錄水刺盤果次數定例大駕詣本府當日小盤果一次夕水刺一次夜茶一次煖爐隨時待令大駕詣園所日粥水刺一次朝水刺一次大駕詣園所後小盤果一次夕水刺一次大駕還詣本府後小盤果一次夕水刺一次夜茶一次煖爐隨時待令大駕還宮日粥水刺一次朝水刺一次水刺盤果器數定例大盤果四十三器只設科年舉行 藥果一器高一尺價二十兩尺用鑰尺以下倣此各色冰絲果一器高一尺價八兩 饅頭果一器高七寸價十三兩 茶食果一器高七寸價十四兩各色蓼花果一器高七寸價十一兩各色茶食一器高七寸價十四兩各色強精高七寸價十三兩各色正果 高五寸價十一兩花菜水正果一器價二兩栗卵棗卵一器高六寸價十二兩 生梨一器三十箇價十兩 柚子一器五十箇價十二兩 石榴一器五十箇價十五兩蹲柿一器高七寸具栢子價十二兩紅柿一器五十箇價四兩 柑子一器七十箇價三十價 實胡桃一器高六寸價三兩 生栗一器高六寸價三兩魚煎油花一器高八寸價二十六兩 肝煎油花一器高八寸價十四兩 生雉煎油花一器高八寸價十八兩全雉首一器七首價五兩 片肉一器高七寸價十一兩 海蔘蒸一器高六寸價十一兩 全鰻熟一器高五寸價十八兩兒猪蒸一器高四寸價九兩各色花陽灸一器高五寸價六兩足餅一器高五寸價四兩熟卵一器高五寸價一兩 完子湯一器價四兩胖熟一器 價二兩 生雉熟一器價二兩各色饅頭一器價二兩魚饅頭一器高四寸價二兩各色餅一器高九寸價十五兩白麪一器價一兩 藥飯一器價三兩肉膾一器高四寸價

二兩悅口子湯一器價六兩截肉一器高八寸價三十一兩餅清一器醋醬一器芥子一器合價四百兩小盤果二十器夜茶同餅一器高六寸價七兩 藥飯一器價三兩麪一器價一兩各色油密果一器高七寸價十兩各色強精一器高五寸價七兩各色茶食一器高五寸價八兩 正果一器高三寸價九兩 水正果一器價一兩各色果品三器高各三寸價十二兩果品不可不以全顆用之者難以寸數硬定以箇數磨鍊而各色隨時換用品數寸數毋敢違越紅柿一器二十五箇生梨一器十七箇柑子一器五十箇柚子一器二十五箇石榴一器三十箇三色竝器則柚子十箇柑子二十箇石榴十箇栗卵棗卵一器蹲柿栢子 生栗 大棗 實胡桃合一器栢子 生栗 大棗胡桃中以二品隨時換用而蹲柿則勿爲換色各色魚肉品西器價三十兩各色隨時換用而器數寸數毋敢違越片肉一器高四寸生雉煎油一器高四寸肝煎油一器高四寸海蔘蒸全鰻熟合一器高三寸魚饅頭一器高三寸全雉首一器三首各色花陽灸一器高九寸各色湯一器價六兩悅口子湯一器價六兩餅清一器醋醬一器芥子一器合價一百兩 油蜜果強精茶食丙辰因特教除減水刺床器數饌品器用鑰小櫟挾盤魚肉器亦用沙中櫟無高濫之慮故寸數不爲則酌定飯一器豆水飯磨豆飯亦爲待令羹一器每物二器價四兩佐飯一器價二兩醢一器價一兩灸一器價三兩菜一器沈菜一器淡沈菜一器 清醬一器以上大盤各色魚肉品三器價四兩各色湯二器價四兩各色灸一器價三兩悅口子湯一器價五兩以上挾盤母論大盤挾盤如醋醬水醬芥子等屬隨品進用次合二十六兩大盤每物一器挾盤魚肉一器各色湯一器丙辰因特教除減煖爐肉一器價五兩各色實果一器價五兩花菜水正果一器價二兩各色正果一器價二兩麪一器價一兩合價十五兩賜饋煖爐肉大鐔盤五價四十七兩各色實果五器價二十八兩花菜水正果 價五兩麪五涼盆價五兩合價八十五兩柴炭盤果每次壯作三十束每束一錢式三兩炭十石每石八錢式八兩夜茶每次壯作二十五束每束一錢式二兩五錢炭八石每召八錢式六兩四錢水刺每次壯作二十束每束一錢式二兩炭五石每石八錢式四兩粥水刺每次壯作十五束每束一錢式一兩五錢炭三石每石八錢式二兩四錢煖爐每次炭十石每石八錢式八兩合價三十七兩八錢水刺盤果器皿定例水刺鑰盤床六件飯器六坐一坐具蓋二斤二兩圓經三寸一坐具蓋重二斤三兩圓經三寸一坐具蓋重二斤四兩圓經三寸六分一坐具蓋二斤四兩圓經三寸六分一坐具蓋重一斤十五兩圓經三寸一分一坐具蓋重二斤六兩圓經三寸羹器六坐一坐具蓋重一斤八兩圓經二寸六分一坐具蓋一斤六兩圓經二寸六分一坐具蓋重一斤十兩圓經二寸九分一坐具蓋重一斤八兩圓經二寸九分一坐具蓋重一斤十兩圓經二寸六分一坐具蓋重一斤十三兩圓經二寸六分大櫟十一坐二坐具蓋各重二斤八兩五錢圓經三寸五分二坐具蓋各重二斤七兩五錢圓經三寸五分二坐具蓋各重二斤五兩圓經三寸五分二坐具蓋各重二斤五兩圓經三寸五分二坐具蓋各重二斤四兩圓經三寸八分一坐具蓋重二斤四兩圓經三寸八分每物器十二坐每坐具蓋重一斤四兩圓經二寸五分櫟匙四十二坐七坐具蓋各重一斤五兩圓經三寸七坐具蓋各重一斤八兩圓經三寸七坐具蓋重一斤四兩圓經四寸七坐具蓋各重一斤六兩圓經二寸八分七坐具蓋重一斤三兩圓經二寸七分七坐具蓋各重一斤七兩圓經二寸九分甫兒六坐一坐具蓋重一斤四兩五錢圓經二寸二分一坐具蓋重一斤三兩圓經二寸一分一坐具蓋重一斤二兩圓經二寸五分一坐具蓋重一斤三兩圓經二寸四分一坐具蓋重一斤六兩圓經二寸三分一坐具蓋重一斤三兩圓經二寸三分鍾子十八坐三坐具蓋各重九兩圓經一寸四分三坐具蓋各重七兩圓經一寸四分三坐具蓋各重八兩圓經一寸七分三坐具蓋各重七兩圓經一寸七分三坐具蓋各重九兩圓經一寸七分三坐具蓋各重九兩五錢圓經一寸七分以上隨毀改備大盤果床砂別大圓櫟二十八立圓經五寸每立價七錢中圓櫟四立圓經四寸每立價五錢砂鉢八立鑰蓋兒具砂鉢圓經三寸八分每立價五錢鑰蓋兒圓經四寸重十一兩甫兒三立圓經三寸每立價一錢五分小盤果床砂大圓櫟一立圓經五寸每立價七錢中圓櫟十一立圓經四寸每立價五錢砂鉢五立鑰蓋兒具砂鉢圓經三寸八分每立價五錢鑰蓋兒圓經四寸重十兩五錢甫兒三立圓經三寸每立價一錢五分以上每年國幸後六分一蕩減新質充補次黑眞漆大圓盤二立大盤果盤圓經一尺八寸每立價八兩十五年一次改漆改漆價每立七錢黑眞漆中圓盤六立小盤果盤四立大盤果挾盤二立圓經一尺三寸每立價五兩黑眞漆雲足小盤八立水刺盤四立圓經一尺四寸四立九寸八分每立價三兩以上

間六年改備間一年改漆改漆價中圓盤每立六錢小盤每立四錢別藥果式眞末每一斗黃清四升若用造清則黃清二升造清二升造果五百立以上油清各三升五合千立以上各三升爲準 眞油四升實栢子五合胡椒二夕桂皮二夕若用造清則除之炭五斗造果所出式眞末每一斗大藥果三十立每立方一寸七分厚五分中藥果五十立每立方一寸三分厚四分小藥果一百立每立方八分厚三分代錢磨鍊式大藥果每立價一錢五分若用造清則一錢中藥果每立價一錢若用造清則七分小藥果每立價七分若用造清則四分還酒式白米每一斗曲子六升柴三束砂糖半半圓還酒所出式白米每斗還酒二鎔常酒三鎔代錢磨鍊式還酒每鎔價四錢常酒每鎔價二錢五分朔膳式中藥果一百立還酒十五鎔準折上同大脯十貼每貼黃肉五斤每斤價錢三錢每條長八寸廣二寸厚一分封裹雜費式橫一坐一百立容入價錢一兩匠人工錢及漆價竝 油紙五張價錢一兩紅中繩五十把價錢一兩草席三立價錢四錢五分瓶三箇每箇容入五鎔價錢各五錢五分 載運馬匹貫錢一兩五錢領納書吏馬貫路資錢二兩閣臣以下飯供式閣臣八員提調一員大將一員從事官一員每員各盤每盤飯一器羹一器 價一錢五分以上倣此灸一器 生雉半隻間用雞灸價四錢 甘醬一器良醬一器沈菜一器以上以本府沈醬沈菜取用以下倣此別隨駕將官十五員每員各盤每盤飯一器羹一器甘醬一器沈菜一器閣屬官十三員每員飯一器羹一器甘醬沈菜都只伊二盤 檢書官一員別盤監官五員別付料二員飯羹都只伊統將二員除本仕牌將八員飯羹上同 藥房 鍼醫畫員寫字官各一員飯羹上同唐別監八人中禁二人飯羹上同以上從隨駕實數各種折價式白清每升價一兩二錢黃清每升價八錢眞荏每斗價八錢黑荏每斗價一兩五錢水荏每斗價五錢眞末每斗價七錢木末每斗價八錢萊末 每斗價二兩五錢生票每斗價七錢 大棗 每斗價一兩五錢紅柿每貼價三兩乾柿每貼價二兩 蹲柿 每貼價三兩 生梨 每貼價十五兩皮胡桃每斗價五錢皮栢子 每斗價二兩 石榴 每箇價二錢 柚子 每箇價一錢五分 柑子 每箇價二錢 黃栗 每斗價三兩 銀杏 每斗價六錢 山查 每斗價一兩芡粥每斗價五錢 五味子 每升價三錢 木瓜 每箇價一錢山藥每丹價七錢梔子每百箇價三錢松花每斗價二兩五錢 榛子 每升價三錢 葡萄 每松伊價一兩 芝草 每斤價七錢臘脂每碗價一錢 胡椒 每斤價二兩 大全鰔 每貼價二十兩 中全鰔 每貼價十五兩小全鰔 每貼價五兩 紅蛤 每斗價四兩 海蔘 每貼價三兩 生鰔 每箇一錢價 熟全鰔 每箇價一錢 大文魚 每尾價一兩六錢廣魚每尾價六錢黃大口 每尾價三錢五分半乾大口 每尾價三錢五分乾大口 每尾價二錢乾民魚 每尾價九錢 石魚 每束價三錢洪魚每尾價四錢烏賦魚每貼價五錢 青魚 每級價五錢沙魚每尾價七錢 北魚 每級價三錢搥鰔每貼價三錢 銀口魚 每箇價一錢大蝦每級價六錢鱸魚每箇價二錢大蛤每箇價五分芋蛤每升價五分皂藿每丹價三錢 海衣 每貼價三錢海帶每立價三分 生雉 每首價一兩陳鷄每首價四錢軟鷄每首價二錢鷄卵 每百箇價一兩二錢鶉鳥每首價七分 秀魚 每尾價一兩 鮒魚 每尾價八錢金鱗魚每尾價七錢訥魚 每尾價六錢生蠍每箇價五分江瑤珠隨時折價引鰔隨時折價花鰔隨時折價不鹽民魚 隨時折價細蝦醢每升價三錢交沈醢每升價四錢 大口卵醢 每升價五錢 石花醢 每升價三錢 甘冬醢 每升價三錢油每升價五錢 生鰔醢 每升價一兩 紅蛤醢 每升價一兩 石卵醢 每升價五錢 牙甘醢 每升價四錢蝦卵每升價三兩魚卵每部價六錢 明卵 每升價五錢 鯁卵 每部價一兩松卵每部價五錢米蝦隨時折價魴魚每尾價一兩五錢松魚每尾價七錢 鯁魚 每尾價一兩五錢白魚每箇價一分落蹄每箇價四分黃石魚 每箇價五分竹蛤每升價四錢加里个每升價二錢海胖隨時折價石花每升價一錢白米每斗價六錢 粘米 每斗價七錢 赤豆 每斗價六錢黑豆每斗價六錢 萊豆 每斗價六錢 黃豆 每斗價二錢 青梁米 每斗價六錢 黃梁米 每斗價六錢黃肉各種每斤價二錢五分豬肉各種每斤價三錢各色糖屬隨時折價菁根每箇價三分生蔥每注之價五錢苾菜每丹價一錢 水芹 每同價一兩香艾每斤價五分水艾每斤價五分松皮每三片價一分朴古之每注之價二分青苔每束價五錢 吉更 每束價二錢高非每級價六分 古沙里 每級價六分青瓜每箇價三分 芥子 每升價二錢 生薑 每斗價二兩 藁古 每斗價四兩 石茸 每斗價五錢乾飯每斗價二兩細乾飯每斗價三兩芥芽隨時折價蒜每本價一分川椒每升價二錢松茸每級價一兩 竹筍 隨時折價薑筍隨時折價 古芡朴 每升價五分郎伊每升價五分小老長每升價五分

苜蓿每升價五分土蓮每升價二錢 菉豆菜每升價五分青根筍每升價五分太芽每升價五分辛甘菜隨時折價蓮根隨時折價冬瓜每箇價四錢 乾薑末 隨時折價煎藥隨時折價白糖每斤價二錢五分桂皮每兩價一錢五分當歸葉隨時折價香蔬隨時折價山芥隨時折價薑粉隨時折價青泡每片價二分太泡每片價一分汁醬隨時折價水醬隨時折價若椒醬隨時折價青局醬隨時折價眞醋每升價二錢白糲每沙里價二分鹽每升價二分五色紙每卷價三兩 壯紙 每卷價三兩壯油紙 每卷價四兩 白紙 每束價二錢白油紙每卷價三錢紅中繩每把價一分中繩每三把價一分紅細繩每二把價一分細繩每六把價一分麻絲每五分重價一分苧絲每三分重價一分 箭竹 每二箇價一分行擔每部大五三錢錢中小二錢草席每立價一錢五分茵席每立細四錢草三錢給縮式米每石五升錢每兩一分火藥每斤一兩箭竹一百箇二箇豆錫熟銅水鐵礪砂朱紅丹木象毛唐絲鄉絲各每斤五錢正鐵鉛鐵各每斤六錢正筋每斤一兩五錢魚膠阿膠各每斤一兩○外別庫米錢以下會錄各種米二百石捧留大米中割來錢一萬九百二十九兩四錢三千兩丙辰供條關西小米一千石價七千九百二十九兩四錢外帑庫支供錢遺在條移來 鑰盤床六件鑰錚盤十坐鑰盆五坐鑰涼盆十三坐鑰盒十坐豆錫錚盤二坐鑰前大也二坐鑰大也二坐鑰湯水大也一坐銅大也三坐鑰養嗽器一坐鑰飛露桶一坐鑰周弓三箇鑰煮七箇豆錫火爐二坐鑰周鉢四竹鑄周鉢十一竹鑰匙十一丹豆錫燭桶四箇有足漆大盤八坐有足漆大挾盤二坐有足漆小挾盤二坐黑漆中平盤八竹黑漆圓盤六坐鴉青苧布二幅半袂四件鴉責布三幅袂四件紫的綿細縷緋大甲袂四件紫的綿紬 縷緋小甲袂三十四件紅木三幅甲袂四件苧布篩水機二件食鼎三十五坐內六坐乙卯八月初四日畿營來燐鐵二坐銅爐口六坐鐵爐口四坐煎鐵五坐大鑄火爐一坐煖爐火爐一坐橫子四坐灸金九部鑷金九部釜子五坐豆毛一坐茶極四坐案極五坐刀刀四坐隅極四坐架子十坐冰絲果機一坐杌盤十立大水甕十二坐白沙罇二雙沙磁碗六立沙大貼一竹沙湯器六竹五立沙櫟匙二竹七立沙甫兒六竹沙鍾子七竹一立木櫟匙六竹木瓢子六箇木火爐二坐木周弓九箇三層饌櫬一坐黑漆高足床二坐二層凳床二坐馬尾篩三部竹篩三部陶東海十二坐陶小羅六坐方文里六箇陶火爐六坐齒瓢子九箇軟瓢子十五箇擔桶六部竹箸六十雙草省九箇助乃九箇柳箕三部一隻柳箕三箇強礪石三塊掌革一坐漆木燭臺十一坐木甲帳十四浮木尺一箇大稱一部斗一坐升一坐以上自外帑庫移來御供各色盤器皿大大沙櫟匙五立大沙櫟匙三十立中大沙櫟匙五十立小大沙櫟匙二十立大沙鉢十立中沙鉢二十立具蓋小沙鉢二十立具蓋大沙湯器十箇具蓋中沙湯器二十箇具蓋小沙湯器二十箇具蓋甫兒二十箇具蓋鍾子五十箇盤床大櫟匙二十立盤床中櫟匙三十立盤床小櫟匙五十立盤床湯器十立盒三坐大罇一雙中罇一雙小罇一雙鑰小食器十五坐鑰湯器十五坐鑰盞二十箇鑰沙鉢蓋十二箇鑰盒大中小七坐鑰涼盆大中五坐鑰半瓶斗里五坐鑰錚盤大小十坐鑰大也三坐鑰酒煎子中小五坐鑰煮二十箇鑰局只五箇鑰周弓三箇鑰中匙二十箇鑰箸二十雙鑰常匙二十箇銅沙用十坐銅大酒煎子二坐大圓盤一立中圓盤一立小圓盤十立宴床所用器皿大櫟匙一百立中櫟匙四百立小櫟匙六百立沙鉢一百立大湯器五十箇中湯器一百箇鍾子三百箇碗二十立大鼎二坐中鼎二坐小鼎五坐具蓋無足燐鐵二坐有足燐鐵二坐研具卵二坐爐口五坐鑷者三箇鑷金大中小五箇刀子五箇栢執舉五箇大灸金五箇中灸金五箇小灸金三箇火箸五雙鐵隅路三坐具椎鐵工伊三箇大銅鑷金二箇中銅鑷金二箇小銅鑷金二箇薑極二箇餅刀三柄中刀五柄大刀五柄剪刀三柄煖爐十坐內一坐無爐九坐具爐大甌三坐中甌三坐小甌三坐陶東海五十箇所羅五十箇方古里五十箇砂磁碗二十箇砂瓶二十箇砂缸二十箇陶缸二十箇烏之缸十箇案板十坐刀刀三十坐木臼三坐隅板三十坐桌子十坐高足床五坐木火爐十坐大橫子三坐架子四十坐擔桶十坐木坐燭籠十坐周弓二十箇斗之五坐木燭臺二十坐木光明臺二十坐斗一坐升一坐木燭臺二十坐小桶二十坐齒瓢子五箇木瓢子十箇八隅朴二十箇油機二坐茶食板二坐竹篩十部細竹篩三部柳箕五箇助乃五箇篩橋十箇草省十箇軟瓢子三十箇杌盤三十立大雨傘五柄小兩傘五柄甌本五箇以上自本府別廚移付鑰燈檠三坐鑰盞具木燈檠三坐以上丙辰自內營下來○別剩庫節目本營之別剩庫蓋爲揀軍民切骨之弊而設也營門之措處莫善於訓局而各項浮費諸般收斂軍民之積困久矣官設保軍庫預下奉足錢出入其殖以揀其弊軍校至今賴

之今茲本營設施在於訓局之上而若令許多軍校新入浮費鎮日收歛不之預先防給或至傾家破產且幸行時裹糧私習時饒氣一任其些少料未中出來而坐於貧窮婚不以時者亦莫得以恤之則揆以事面不但止於矜側其所拯濟之道宜無所不用其極而此非原料應不之物則恒式中上下不可輕議雖欲倣訓局之例取殖分排本營非給債衙門則尤不可效噸於是乎就本營句管各道大小米耗條作錢中除出詳定外餘剩折長補短歲以為常別貯一庫名曰別剩俾作需用之資若其令式則參互保軍庫事例捨薄從厚使一營軍民不知疾苦而先占安樂隊伍無顧領之愁室家占咸恒之喜無訓局殖債之舉而有訓局保軍之惠我聖上愛恤軍民之德意出尋常萬萬而損有餘補不足之處得其當有非在下者所可贊辭者合行條件列于左以為永久遵用之地一本營所管各道穀物作錢詳定外餘剩條年各不同多寡不一本庫之設置專為一營將卒料布恒式外別般救弊祛瘼之資則許多名色其所用下不啻浩汗以每年剩條從實數劃付本庫以為依式例需用之地以此剩條不無不贍之慮本營句管關西小米二千石作錢條亦為劃付一將官將校員役新入浮費之過濫馬步軍兵各項收歛之無節曾於各營痼弊尋常痛駭趁此本營創設之初嚴立科條預加防禁使實惠遍為下究一各廳公用條及馬步各哨色防役條為各項條件中最大最繁者而名號多端弊尤易售謹以所下傳教內辭意揭板于各廳以為永久遵行毋敢違越之地一掃雪柴油雇價條善騎隊私習時饒氣次員役排朔條卜馬軍馬鐵彥赤條春秋幸行時壯勇衛掌設條各項馬貫條軍兵浮費條將官以下糧饌價等條件或為常時糜費之資或係公故例用之需則毋論巨細一切防給諸般名色恐難一一混載於原節目中磨鍊式例一案施行一軍兵之過時未葬者既自餉色定式助給則過期未婚之類宜軫一視之澤依式例磨鍊上下本庫既無歲入之木綿限二同以別庫所在每年移來取用○別剩庫式例歲入本營句管各道耗作錢詳定外餘剩條九千三百八兩二錢四分 關西元穀十九萬五千六百五十八石嶺南五萬石海西一萬八千七百五十石 詳定價會錄條六千兩 關西小米作錢條中二千石詳定價每石三兩移屬兼內吹馬貫條一百五十五兩 禁衛營兼內吹三十名馬貫及卜馬一匹雇價春秋幸行時每次三十一兩一日磨鍊

園幸時九十三兩三日磨鍊隨其日子多寡不一各庫員役排朔條四千一百六十四兩員役排朔次各庫情米作錢條別庫書吏七百兩餉色書吏一千兩鄉軍色書吏三百七十五兩軍需色書吏二百三十九兩庫直一千五百兩私庫直六百六十兩文書直一百九十兩合錢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七兩二錢四分別庫移來木二同助婚需次每年移來放下各廳公用條哨官廳監官廳教鍊官廳壯勇衛廳各二百四十兩善騎隊將廳六十兩知穀官廳三百六十兩別武士廳二百兩軍色書吏一百二十兩合錢一千七百兩馬步各哨色防役條堂上所書牌八色書牌各三十六兩善騎隊三哨書牌二十四兩九錢步軍五哨書牌二十五兩八錢牢子九十兩巡令手八十六兩吹鼓手一百二十兩細樂手五十六兩大旗手四十六兩塘報手六十一兩燈籠軍牙兵各三十六兩帳幕軍四十二兩餉色陪旗手八兩別將所吹手四司吹手各十八兩善騎將左中右標下各六兩從事官陪旗手四兩善騎隊三哨各五十九兩步軍五哨各五十六兩合錢一千二百七十二兩七錢掃雪柴油雇價條**外營**掃雪除草價五十兩五錢知穀官廳柴油債二十一兩六錢自九月至二月每朔二兩一錢自三月至八月每朔一兩五錢 知穀官廳軍士雇價四十八兩每朔四兩合錢一百二十兩一錢善騎隊私習饒氣債條左哨一百二十兩每朔十兩中右哨各三十六兩每哨每朔各三兩合錢一百九十二兩員役排朔條餉色書吏一千五百兩三人每朔各四十一兩臘月加八兩別庫書吏八百二十八兩二人每朔各三十七兩臘月加六兩鄉軍色書吏三百七十五兩一人每朔二十一兩臘月加二兩軍需色書吏一千十七兩三人每朔各二十八兩臘月加三兩軍色書吏二千三百兩首吏每朔二十八兩臘月加十四兩其餘六人每朔各二十六兩臘月加十三兩書寫五百五十兩三人每朔各十四兩臘月加十七兩三錢三分庫直一千八百兩餉色別庫各二名鄉軍色軍需色各一名每朔各二十五兩私庫直一百六十兩二名每朔各六兩臘月加八兩餉色文書直四百七十五兩餉色五名惠廳窠二名除別庫二名每朔各七兩臘月加十一兩軍色文書直五十兩五名六臘月兩朔每朔各五兩合錢九千五十三兩卜馬彥赤布及馬鐵價條春秋彥赤布代八十七兩五錢牢子巡令手吹鼓手大旗手各五疋塘報手燈籠軍各二疋帳幕軍七疋牙兵三疋別將標下二疋五司各一疋前司**水原**除中司五哨每哨九疋每疋春秋各十二尺代每疋一兩五錢馬鐵價八十五兩卜

馬八十五匹每等各二錢五分壯勇衛掌設條及各項馬貫條行幸時壯勇衛掌設條一百二十兩 春秋陵幸時每次六十兩經宿則加三十兩二日經宿則加六十兩吹鼓手馬貫二百兩 春秋陵幸時每次一百兩經宿則加一兩二日經宿則加二兩從隨駕實數上下甲馬牽夫貫八兩春秋陵幸每次四兩別將一員把總五員一員水原寨除善騎將三員甲馬牽夫八名每日各五錢經宿則加五錢二日經宿則加一兩員役馬貫七十兩春秋陵幸時每次三十五兩書吏十六人書寫三人庫直六名藥房書員二入劑藥軍二名冶所書員二人庫直二名工匠牙兵一名都邊首待令書吏一人每日各一兩經宿則加一兩二日經宿則加二兩柴馬草次知武士馬貫三兩 春秋陵幸時每次陵所站一兩晝停站五錢合錢四百一兩將官以下員役糧饌條六十一兩二錢六分春秋陵幸時每次三十兩六錢三分別將一員把總四員善騎隊將三員哨官五員各饌價一錢五分柴馬草次知哨官一員武士三入糧饌價各二錢七分伺候軍四名各二錢檢書官 閣吏本營員役合一百三十四員人名各二錢馬步各哨色軍浮費條三十三兩四錢四分春秋陵幸時每次十六兩七錢二分馬軍三哨每哨一兩五錢步軍三哨每哨一兩半子九十一名巡令手九十二名吹鼓手九十五名大旗手一百名塘報手七十五名員役九名除燈籠軍四十五名帳幕軍五十名牙兵五十七名都提調陪旗手三十名餉色陪旗手二十名大將所陪旗手二十名從事官陪旗手十名別將所標下四十名善騎將標下十八名四司標下一百二十名工匠牙兵二十六名伺候軍四十名柴價一分合錢九十四兩七錢本庫監官以下員役排朔條四百四十兩本庫監官一人每朔各二十五兩書吏二人春秋各二十五兩庫直一名春秋各二十兩補縮條及例下條四百二十兩監官一人例下條六十兩書吏二人各五十兩庫直一名三十兩畿營校吏四人各四十兩庫直補縮條七十兩合八百六十兩軍兵助婚需錢一百五十兩木一同十疋軍兵中過期未婚之類一年假令爲三十名每名各錢五兩木二疋式○整理儀軌廳園幸時燈契節目燈之代炬其效有三費比炬減十之七八一也炬則速藝而燈則耐明二也一夫可將十餘燈非炬之用一炬一夫三也閤宮動駕時已於左右統契驗之而每年園幸驚梁以南之尙用植炬甚非所以省煩務實之意合有變通厥惟久矣今番幸行爲始取倣左右統契已例自本營差出次知將校勾檢造成分置於驚梁 以南各站若其所入物力及排立步數典守節次作契並力雇軍給價等舉行條件開錄于左以爲永久遵之地一自驚梁至華城輦路里爲七十五里步爲二萬七千三十步每十五步一燈或依植炬例磨鍊排立則燈都數爲三千六百四箇一次則並爲新備下送于驚契始興 安養肆觀華城等五站一驚梁 始興 安養肆觀華城五站附近居民中必以有根着有風力者各限五六人擇定契人以爲常時典守臨時策應之地一雇軍價自驚梁至晝停站則出宮時一日半及一夜每名雇價各七錢式磨鍊還宮時並爲舉行則依此計減還宮時若不設燈則追磨鍊三錢則還爲收聚而收聚條新受價上下時照數計除一每站軍價則明年園幸所用今年先爲上下使之限歲前從便殖利利條則契人沾溉本錢則準數捧留以爲臨時雇價之用明年以後過園幸即時上下一依今年之例歲以爲常毋或變改若其雇軍價之因人家遠近些少出入付之契人量宜闊狹而贏餘則並屬契人亦自地方官另擇校吏中謹慎者各一人許令同契與原契人一體舉行一燈樣則一遵統內制樣以鼓燈施行燭用肉燭而重必準每柄二兩五錢重燈則已爲分授燭則臨時該次知量數領去一一面給於契人處後各契人次次分給於雇軍各站中不用燈處燭則一一還收而每年燭數必以七千二百八柄爲準俾無窘束之弊一燈竹亦依燈數措備分授於各契人以爲一體藏置臨時出用之地年久朽傷無以支用則每箇價錢五分式磨鍊出送畿營及華城 廣州兩府照數覓充一燈修改則以間一年定限該次知摘奸修補不謹典守無緣破傷者該契頭目所任各別治罪懲礪後始許修補一各燈見先廂至明燭候後廂過落燈而滓燭則各其契人一一收納於本營次知以爲憑考之地舉行之際雇軍等不聽契人指揮或有破傷闕失之弊則別加查實嚴治微出一各站分授之燈公廨或庫舍間從其廣闊處推移藏置安養站如難容置則自本官量宜造給一雇軍價殖利則許令契人專當舉行必擇富實人出給趁限收殺其中如有頑拒不納之類告于官家嚴治督捧不謹分給致有隣族之侵者該契頭目嚴治替徵收錢期限以每歲末爲定原契人及監色差汰等節自本官舉行姓名成册使之直報本營一雇軍則以三燈一名定式而不過往來於三燈相距之間守竹看燭則不必成給掌標至於契入身着軍服長時往來於十里或數十里之間不可無掌標自定例所待契人姓名成册修

報成給掌標園幸後卽爲還收一節目一統騰出九件分送於畿營 華城 廣州及各五站一件留上本營後錄燈一箇新造壯紙二張九破一片價一錢六分竹價四分着油糊價竝五分燭串只價三分板價一分鐵環價二分迭次中索麻絲價竝二分工錢七分合錢四錢燈一箇修改價錢二錢五分式合九百一兩間三年修改燭七千二百八柄出還宮時竝價錢六百十二兩六錢八分每柄價錢八分五里式燈竹三千六百四箇不爲定限朽傷則改備價錢一百八十兩二錢每箇價錢五分式自鷺梁至始興官門八千六百四十步二十四里左右邊燈一千一百五十二箇內六百箇 鷺梁契人五百五十二箇 始興契人自始興至安養站五千四百步十四里左右邊燈六百七十二箇內三百箇 始興契人三百七十二箇 果川契人自安養至肆觀站六千一百五十步十七里三十步左右邊燈八百二十箇內三百箇 果川契人五百二十箇 廣州契人自肆觀至華城府七千二百步二十里左右邊燈九百六十箇全屬水原契入合二萬七千三十步七十五里三十步燈三千六百四箇內十五步一燈式左右邊并六百箇 鷺梁契人八百五十二箇 始興契人六百七十二箇 果川契人五百二十箇 廣州契人九百六十箇 水原契人軍一千二百一名內三燈一名式二百名鷺梁 每名雇價一兩式合錢二百兩二百八十四名始興 每名雇價一兩式合錢二百八十四兩二百二十四名果川 每名雇價一兩式合錢二百七十三兩三百二十名水原 每名雇價一兩式合錢三百二十兩合雇價錢一千二百一兩錢八百四十兩七錢出宮時雇價每名七錢式三百六十兩三錢還宮時雇價每名三錢式以上初年應下錢三千四百三十五兩四錢八分第二年應下錢一千八百十三兩六錢八分第三年應下錢二千七百十四兩六錢八分第四年應下錢與第二年同第五年以後應下錢上同出宮時自鷺梁至華城輦路各站燈燭并軍價至始興官門軍價三百三十八兩八錢燭價九十七兩九錢二分合錢四百三十六兩七錢二分至安養站軍價四百九十五兩六錢燭價一百五十五兩四分合錢五百八十兩六錢四分至肆觀站軍價六百十六兩七錢燭價二百二十四兩七錢四分合錢八百四十一兩四錢四分至華城府軍價八百四十兩七錢燭價三百六兩三錢四分合錢一千一百四十七兩四分回鑾時自華城至鷺梁磨鍊至肆觀站軍價九十六兩燭價八十一兩六錢合錢一百七十七兩六錢至安養站軍價一百七十七兩九錢燭價一百五十一兩三錢合錢三百九十九兩二錢至始興官門軍價二百四十五兩一錢燭價二百八兩四錢二分合錢四百五十三兩五錢二分至鷺梁軍價三百六十兩三錢燭價三百六兩三錢四分合錢六百六十六兩六錢四分以上出宮時自鷺梁至華城合錢一千一百四十七兩四分回鑾時自華城至鷺梁合錢六百六十六兩六錢四分出宮時若不舉行則回鑾時竝軍價以七錢上下次出還宮時計錢一千八百十三兩六錢八分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1일(정해)>

均廳以華城留守 趙心泰所請錢木相換事不得許施啓

該廳啓言以城役所財力之苟艱預買木六百十八同與還報均廳 禁御兩營停番條及箕營區劃條錢六萬一千八百兩相換需用事華城留守 趙心泰陳達蒙允矣若以一匹木相換二兩錢非但有違於均廳買木之價均廳所儲米木稍似有裕錢邊極甚不足目下所在僅爲十萬兩京而別使行員役盤纏所給八千兩及其他應下與各衙門所納蕩減給代數甚夥然雖有漸次上納之錢實多難繼之慮外而湖西劃給六萬兩湖南許貸一萬五千兩或以穀物作錢或使待秋還納今年內收捧似無其路城役所筵稟貸去外貿取雜物於各道各邑者亦以本廳上納錢推移取用殆近萬兩各道加分耗作錢上來還報次先爲貸用亦爲二萬四千兩統計京外許多所用洽爲十二萬兩之多因此而京儲匱竭外入大縮目今本廳萬無繼用之望殆同無糧之不托六萬一千八百兩之錢相換以送其勢末由不得許施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3일(기축)>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外補築形止及募軍數爰植木株數馳啓

該監司狀啓以爲卽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自今十一日至十三日連爲董役後募軍數爰補築形止植木株數竝區別修報茲以後錄馳啓後十一日水原募軍二百五十名自鳳鳥峯南第一麓東邊

第二麓西邊補土長四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二百七株廣州募軍二百名初境一巷補土長四十步廣二十五步植松三千二百株南陽募軍一百十名初境一巷補土長十步廣五十步植松六百株安城募軍九十名初境補土長二十八步廣三十步植松二百五十株安山募軍一百名初境補土長四十一步廣四十六步植松三百四十株振威募軍九十七名初境一巷補土長十三步廣七十步植松三百六十株龍仁募軍九十六名初境一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十步果川募軍五十名自初境一巷至第二巷補土長五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九百二十四株陽城募軍九十二名初境一巷補土長六十步廣二十八步十二日水原募軍二百人十名自第二麓西邊補土長四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二千一百株廣州募軍二百名一巷補土長六十步廣十二步植松一千八百株南陽募軍二百四十五名第二巷補土長五步廣五十步植松五百五十株安城募軍一百五十名長谷一巷補土長十九步廣二十步植松一千七百株安山募軍一百二十名一巷補土長五十二步廣四十七步植松九百二十二株振威募軍一百二十名一巷補土長十五步廣六十步植松七百二十株龍仁募軍一百名二巷補土長三十五步廣八步植松五百株果川募軍一百四十名第二巷補土長十二步廣二十步植松一千五百八株陽城募軍一百十六名第二巷補土長二十步廣十五步植松九百十株十三日水原募軍二百九十四名鳳鳥峯第三麓補土長九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二千九百三十株廣州募軍二百名僧軍一百名第三巷補土長七十步廣十步植松三千八百株南陽募軍二百九十三名第三巷補土長十五步廣三十步植松五百二十株安城募軍一百六十八名自二巷至三巷補土長二十步廣四十步植松一千五百株安山募軍一百六十七名三巷補土長七十三步廣十二步植松一千五百株振威募軍二百十二名長谷第三巷補土長二十三步廣五十步植松一千三百五十五株龍仁募軍一百三十四名自射亭洞三巷補土長四十六步廣八步植松一千三百四十二株果川募軍一百四十名第四巷補土長五十步廣十五步植松八百株陽城募軍一百六十七名第三巷補土長十二步廣八步植松一千五百株都合募軍四千四百三十一名植松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八株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16일(임진)>

㉔ 諭水原留守 趙心泰分給園底府內武士試射及親軍衛朔試射賞格直赴殿試者除殿試付榜末直赴會試者即令起送親試入格後同爲唱第

㉕ 去十七日水原府行外營親軍衛乙卯十一月試射柳葉箭秩左列親軍衛出身李光三邊三中木布各一匹賜給外帑庫閑良李完得邊三中直赴會試上來後更試付今榜次鐵箭秩左列親軍衛嘉善全允台一矢一百四十六步二矢一百三十九步三矢一百三十四步熟馬帖一隻賜給右列親軍衛閑良曹光振一矢一百二十二步二矢一百三十六步三矢一百三十四步左列親軍衛閑良鄭東龍一矢二矢一百三十二步三矢一百三十五步右列親軍衛閑良朴致達一矢一百三十步二矢一百三十五步三矢一百三十四步閑良孔師德一矢一百三十二步二矢一百三十一步三矢一百三十五步竝直赴會試上來後更試付今榜次致達加給筒箇一部外營親軍衛乙卯十二月朔試射柳葉箭秩左列親軍衛閑良金孝三貫一中邊二中直赴殿試除殿試付今榜次右列親軍衛閑良崔聖贊邊三中直赴會試上來後更試付今榜次左列親騎衛閑良文載益等三人貫一中邊一中各木一匹賜給左列親軍衛出身崔弼光等十六人邊二中騎葛秩左列親軍衛折衝金鳳益等四人二中各米二斗扇一柄賜給米木扇外帑庫外營親軍衛正月朔試射柳葉箭秩左列親軍衛閑良李德恒邊四中右列親軍衛閑良朴致達貫一中邊二中竝直赴殿試除殿試付今榜次致達加賜筒箇一部左列親軍衛閑良崔齊等 金鍊甲鄭東龍等三人邊三中竝直赴會試上來後更試付今榜次閑良金東益等三人貫一中邊一中各木一匹賜給左列親軍衛出身金春福等十二人邊二中騎葛秩左列親軍衛折衝金鳳益等五人二中各米二斗扇一柄賜給米木扇外帑庫鐵箭秩左列親軍衛嘉善全允台一矢一百三十四步二矢一百三十步三矢一百三十八步熟馬帖一隻賜給右列親軍衛閑良李長年一矢一百三十四步二矢一百三十一步三矢一百三十六步左列親軍衛閑良鄭東龍一矢一百三十五步二矢一百三十二步三矢一百三十一步直赴會試上來後更試付今榜次十九日行園底武士正月朔試射小布秩別

軍官出身金喜元四中筒筒一部閑良崔光根 金大孫守護軍金彥柱等三人三中直赴會試上來後更試付今榜次別軍官出身李辰茂等九人二中各米二斗扇一柄賜給外帑庫府內武士正月朔試射柳葉箭秩壯勇軍金弘潤邊三中筒筒一部賜給外帑庫外營親軍衛二月朔試射鞭葛秩左列親軍衛嘉善全允台等二十一人六中各木一匹賜給左列親軍衛出身申龍大等八人五中各布一匹賜給左列親軍衛前主簿 李光春四中米二斗賜給小布秩右列親軍衛閑良具允鼎四中直赴會試上來後更試付今榜次左列親軍衛出身柳光曄等七人三中各木一匹賜給左列親軍衛出身洪昌郁等三十人二中各箭竹一百箇左列親軍衛出身林春成等六十五人一中各箭竹五十箇米木布箭竹外帑庫教曰園底武士府內武士試射及親軍衛朔試射賞格依後錄分給而今日殿試已爲設場直赴殿試之類除殿試當付榜末直赴會試之類卽爲起送則當追後親試入格者亦付榜末同爲唱第此意卿其知悉依後錄舉行而直赴帖自政院與有旨成送卿其祇受事下諭于水原留守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20일(병신)>

㉔ 命水原外營親軍衛都試第一第二人竝直赴殿試付之今別試榜末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外營左右列親軍衛春等都試依定式試取居首居二居三人姓名矢數後錄修啓右列親軍衛閑良朴師級 鐵箭一矢一百十二步二矢一百六步三矢一百十步柳葉箭邊二中鞭葛二中鳥銃邊三中蔡敏恭 鐵箭一矢一百二步二矢一百步三矢一百十一步柳葉箭貫一中邊三中鞭葛一中鳥銃邊一中具允鼎 鐵箭一矢一百十二步二矢一百三十二步三矢一百二十八步柳葉箭邊三中騎葛一中鞭葛二中教以今行多日露處勞役既多且其軍容漸至鍊熟極爲可嘉第一第二名特竝直赴殿試付之榜末卽令畿伯撥馬知委外使處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21일(정유)>

㉔ 召見入格儒生于永清門

㉕ 予謂金秀臣曰幾年應製而今番不以恩賜初試觀會試何也秀臣曰適以母病未及上來不得出帖而然矣予謂金碑曰居何地碑曰在南原矣予曰試題當以魏公爲主而誤認以晉公亦能高占科場得失本自如此矣予謂李弘謙曰固知爾之能文矣華城應製屢次居魁已如其能文而今果得捷矣近聞華城儒士纔次科第便移其居豈有如此士習乎爾則永爲奠居傳之子孫可也弘謙曰本爲永居計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21일(정유)>

㉔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植木形止馳啓

㉕ 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外補土處自十四日至十七日連爲董役後募軍數爰補土步數植木株數區別修報而十五日則因雨停役十八日則自丑時始雨至辰時終不開霽亦不付役云補土植木募軍數爰竝後錄馳啓十四日水原募軍二百四十七名鳳鳥峯南第一麓西邊補土長三十步廣二十步植松二千二百二株廣州募軍二百名鳳鳥峯西邊第三巷左脊補土長二十五步廣八步植松三千七百五十株南陽募軍二百二十七名上南山北邊朝陽谷第三巷補土長十五步廣三十步植松四百一十一株安城募軍一百三十二名上南山東邊第四巷補土長二十二步廣五十步植松八百株安山募軍一百六十七名上南山南邊第三巷右脊補土長二十步廣四十步植松一千三十株振威募軍一百十五名上南山東邊第四巷補土長十七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一千五百三十二株龍仁募軍五十五名寺洞東邊第一巷補土長三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一千二百十二株果川募軍九十七名鳥谷第五巷補土長二十五步廣二十步植松八百二十株陽城募軍八十三名中南山外麓第三巷石脊補土長九步廣十一步植松三百八十三株十六日水原募軍二百五十九名鳳鳥峯南一麓陽谷峴西邊二麓器皿洞東邊補土各長十五步廣十步植松三千三百株廣州募軍二百二十名初境甲谷一脊補土長六十步廣十二步植松二千三百

株南陽募軍二百十三名朝陽谷中境第四巷補土長八步廣三十五步植松五百八十株安城募軍一百十二名上南山東邊第一麓四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四十步植松一千八百六十四株安山募軍八十七名上南山外面南邊第二麓一巷半補土長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二百十株振威募軍一百三十四名中南山外麓第五巷補土長十五步廣四十步植松二千二百五十株龍仁募軍七十五名射亭谷第二麓補土長二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一千六百五十株果川募軍一百六名鳳鳥峯北邊第五巷補土長三十四步廣十五步植松一千六百六十七株陽城募軍七十二名中南山第三巷補土長七步廣十五步植松八百四十株十七日水原募軍二百九名 鳳鳥峯南第一麓陽谷峴西邊補土長四十五步廣五十步植松一千九百八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二十名初境甲谷一處補土長六十步廣八步植松三千二百株南陽募軍二百四十三名中境朝陽谷第六巷補土長三十五步廣四十七步植松一千八百十株安城募軍一百十二名上南山東邊第一麓四巷左脊補土長二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一千四百二十株安山募軍一百四十七名上南山外面南邊第三麓一巷半補土長五步廣六十八步植松一千二百十二株振威募軍一百六十七名上南山東邊第二麓二巷補土長十七步廣四十三步植松三千七百十二株龍仁募軍三百四十名柿木峙第二麓補土長二十七步廣五十步植松八千二百八十株果川募軍三百五十名鳥谷第五巷補土長五十步廣四十步植松四千三百六十三株陽城募軍六十二名中南山外麓寺洞第四巷補土長七步廣十三步植松六百三十株都合募軍四千四百五十一名植松五萬三千四百八林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21일(정유)>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植木形止馳啓

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十八日因雨停役自十九日至二十一日連爲董役後募軍數爰補土步數植木株數區別修報而始與分授城隍山北麓植木慶則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合三日植木株數募軍數爰一體牒報故一一後錄馳啓十九日水原募軍二百五十九名北漢僧軍一百二十八名鳳鳥峯 南陽谷峴第二麓器皿洞補土長七十一步廣七十步植松三千四百三十四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初境器皿洞二慶補土長七十步廣二十八步植松四千二百株南陽募軍二百四十一名朝陽谷第七巷補土長八十步廣五十三步植松三千一百三十三株安城募軍一百十七名上南山東邊第一麓四巷至五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四十步植松一千八百十株安山募軍二百八名上南山西邊第一麓二巷半補土長三步廣九十七步植松三千六百七十株振威募軍一百四十九名中南山第三巷至四巷補土長十五步廣六十步植松二千八百五十株龍仁募軍一百九十六名自柿木峙第三麓至五麓補土長四十步廣二十八步植松五千一百三十二株果川募軍二百九十三名鳳鳥峯西邊鳥谷第三巷補土長三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三千八百六十株陽城募軍九十八名中南山外麓寺洞第四巷補土長八步廣二十步植松一千一百株二十日水原募軍三百二名北漢僧軍一百三十七名自鳳鳥峯南第一麓至二麓器皿洞補土長四十步廣三十五步植松六千三百二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初境器皿洞二處補土長九十步廣六十五步植松八千六百株南陽募軍一百八十四名朝陽谷第九巷十巷補土長七十一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二千八百六十一株安城募軍一百二十一名上南山東邊第一麓五巷補土長三十五步廣五十步植松三千七百二十株安山募軍二百七十一名上南山外西邊第一麓中端補土長一步廣一百二十三步植松三千八百二十七株振威募軍一百三十五名中南山外麓第七巷補土長二十一步廣五十步植松二千五百三十株龍仁募軍二百三十名柿木峙第六麓補土長四十五步廣三十三步植松六千一百五十六株果川募軍三百五十六名水原分授器皿洞下第三巷補土長五十步廣三十五步植松六千一百三株陽城募軍一百十四名中南山外麓射亭洞第一巷補土長九步廣二十五步植松一千七百五十株二十一日水原募軍二百九十七名北漢僧軍一百三十二名鳳鳥峯 陽谷峴至器皿洞上下端補土長二十九步廣十六步植松五千八百四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初境器皿洞補土長一百二十步廣十五步植松一萬一千五百株南陽募軍一百九十八名初境西麓第一巷二巷補土長二十一步廣四十三步植松三千四百二十五株安城募軍一百

十名上南山南邊第一麓一巷二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四十步植松三千六百株安山募軍二百五十名上南山外第一麓二巷半補土長一步廣一百十三步植松三千八百四十株振威募軍一百十七名中南山外麓第八巷九巷補土長二十七步廣五十五步植松二千二百十二株龍仁募軍二百三十名柿木峙五麓補土長六十步廣三十步植松四千六百十八株果川募軍二百六十四名水原分授器皿洞下第三巷補土長三十步廣二十步植松七千五百十五株陽城募軍百三十四名中南山外麓寺洞第五巷補土長四十三步廣十八步植松二千四百三十株都合募軍六千一百三十三名植松十一萬六千三十六株始興分授城隍山北麓植木處十六日募軍一百名所植松木一千五百九十株檜木三株十七日募軍一百四十二名所植松木二千四株十九日募軍二百二十九名所植松木二千七百七十七株合募軍四百七十一名所植松木六千三百七十一株檜木三株又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振威 龍仁兩邑分授慶今二十二日畢役而安山所授役處最多汰缺有難及期植木故其西邊終境一百步今日爲始移付于振威 龍仁兩邑使之合力董役云緣由馳啓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23일(기해)>

㉔ 命壯勇外營鄉武士試射放優等人特付別試殿試榜本營大將金持默推考

㉕ 壯勇營啓言本營鄉武士試射放時各技優等人別單書入別單閑良劉浩一 鳥銃貫一中邊二中比較柳葉箭邊二中皮仁玉 鳥銃貫一中邊二中教以直赴殿試付今榜而紅牌安寶今日爲之又教曰若非水原武士則豈有追付榜目之特教乎草記中不言內外營水原 華城而只稱鄉武士軍色舉行萬萬駭然卿則推考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24일(경자)>

㉔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植木形止馳啓

㉕ 該監司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外補土役事陽城所授處今二十三日畢役云緣由馳啓又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自今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連爲董役後募軍數爰補土步數植木株數區別修報而果川及安城所授役處又於今二十四日畢役云三日付役補土植木募軍數並後錄馳啓二十二日水原募軍二百六十三名北漢僧軍五十一名鳳鳥峯 器皿洞二處補土長三十步廣二十步植松四千五百二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中境寺洞二處補土長八十五步廣十二步植松一萬二千六百株南陽募軍二百五十六名初境西麓第三巷四巷補土長十五步廣五十三步植松五千一百二十二株安城募軍一百五十四名自上南山第二麓三麓四巷至七巷補土長八步廣四十七步植松三千四百五十七株安山募軍二百四十六名上南山第二麓上端一巷半補土長一步廣九十七步植松三千七百四十五株振威募軍一百四十七名中南山外麓第十巷十一巷十二巷補土長三十八步廣七十步植松三千七百二十株畢役龍仁募軍一百七十名自幘基谷 決斷峙補土長三十步廣五十步植松六千九百七十五株畢役果川募軍三百九十一名自水原終境至果川初境第四巷補土長四十步廣二十步植松五千四百八十九株陽城募軍一百八名中南山外麓寺洞第五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十五步植松一千二百五十株二十三日水原募軍三百五十九名鳳鳥峯西麓南麓補土長四十步廣十七步植松五千七百十六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清溪寺僧軍十七名中境寺洞二處補土長九十五步廣十五步植松一萬五千八百株南陽募軍二百三十五名初境西麓第五巷六巷補土長十五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五千二十三株安城募軍一百三十一名自上南山第四麓五麓七巷至十二巷補土長十一步廣二十步植松四千八百四十八株安山募軍二百四十七名上南山外面西邊第三麓二巷半補土長一步廣八十三步植松四千八百七十六株振威募軍一百六十五名安山界移付役處補土長二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二千七百七十株龍仁募軍二百九十名決斷峙 安山界移付役處補土長二十八步廣三十步植松六千七百六十六株果川 募軍二百九十八名初境下端補土長一百二十步廣五步植松三千八百六十一株陽城募軍一百

八名中南山外麓下端補土長十五步廣二十步植松九百七十株畢役二十四日水原募軍三百六十六名北漢僧軍八十三名鳳鳥峯南麓西麓補土長六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九千四百四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清溪寺僧軍十七名中境寺洞二處補土長九十五步廣二十步植松一萬一千四百八十株南陽募軍二百三十七名初境西麓七岡八岡補土長十五步廣五十三步植松五千四十株安城募軍一百五十七名上南山邊下端補土長七步廣九十五步植松六千三百八十八株畢安山募軍二百四十二名上南山外面西邊第四麓二巷土長一步半廣一百十五步植松五千五百三十一株振威募軍一百八十五名安山界移付役處補土長二十二步廣五十四步植松三千七百九十八株龍仁募軍一百三十名安山界移付役處補土長十二步廣十五步植松八千三百八十五株果川募軍二百九十八名初境下端補土長十三步廣三十步植松二千六百三十株畢役都合募軍六千一百一名植松十五萬一百二十株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26일(임인)>

㉔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形止馳啓

㉕ 該監司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外補土役事南陽所授役處今二十五日畢役自下南山至石串下山南山北內外汰落處趁此時補土完役在所不已陽城 振威 龍仁 安城等四邑纔已次第告畢今二十七日爲始以此四邑移付董役又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安山所授役處今二十六日畢役陽城 振威 龍仁 安城等四地今日爲始始役於下南山 安城則昨夕因華城府甘結移付於宅溪下處雨勢至今日卯時終不開霽故竝與未畢水原 廣州兩邑而姑爲停役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27일(계묘)>

㉔ 命珍島前郡守 崔尙耆勿爲拿來李春輔分揀放送

㉕ 義禁府啓言全羅監司 徐鼎修狀啓珍島郡還上與大同儲置虛留丙午以後當該郡守 曹翰振 尹■尹弘儉 具絳 崔尙耆 李春輔等罪狀令攸司稟處事啓下矣尹■ 具絳 李春輔今方待命拿囚而曹翰振下去華城地崔尙耆前以他罪定配於興陽縣呂島鎮請竝拿來尹弘儉已爲身故云勿論允之教以崔尙耆雖拿來當還發配所勿爲拿來李春輔容有可恕分揀放送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28일(갑진)>

㉔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植木形止馳啓

㉕ 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外補土處自今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連爲董役後三日付役形止區別修報故補土步數植木株數募軍數竝後錄馳啓二十五日水原募軍五百五十九名鳳鳥峯西麓南麓補土長九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一萬二千六百三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終境寺洞二處補土長一百二十步廣二十步植松一萬六千二百株南陽募軍五十一名初境西麓第九岡補土長三步廣二十步植松一百八十株畢役安山募軍一百九十名上南山西邊第五麓一巷半補土長二步廣一百六十七步植松六千一百八十五株振威 募軍一百九十名安山界移付役處自上南山西外麓第三脊至六脊補土長十八步廣四十步植松四千二百五十株畢役龍仁募軍八十名安山界移付役處上南山西麓補土長十步廣八十八步植松四千五百六十株畢役二十六日水原募軍六百七十六名自鳳鳥峯南麓第一麓二麓至西麓補土長一百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五千四百五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寺洞三處補土長一百二十步廣二十二步植松五千六百八十株安山募軍一百六十一名上南山外面西邊第五麓下端一巷半補土長一步半廣三十八步植松二千三百八十二株畢役二十八日水原募軍五百三十二名鳳鳥峯西麓補土長一百五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七千六百三十二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寺洞間間補土被莎植松三百四十株南陽募軍一百三十五名禦侮峴植松二千七百五十株安城募軍八十二名匠人募軍五十四名宅溪第二巷補土振威募軍六十八名鷹鳥峯初境第一巷及火巢防川補土長五步廣三十步

植松八百六十株龍仁募軍八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 植松五千四百十四株陽城募軍三十名鳳鳥峯 振威終境補土長十步廣十二步植松二百二十株都合募軍三千六百四十三名植松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株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2월 30일(병오)>

召見定例堂上李時秀 李晩秀 尹行恁 廣州留守 徐有隣 水原留守 趙心泰及吏曹判書 沈煥之參判 黃昇源 兵曹判書 具麋于便殿

時秀等持節目來待也○予謂心泰曰植木之役何間當了畢乎心泰曰列邑分掌亦不煩民庶可不日告訖矣予謂煥之曰今番兩相家承傳實出爲所重之意銓曹之不欲奉行實非仰體之道斯速舉行可也煥之曰聖意所在臣豈不仰認而隄防一壞義理漸晦自此有蕩然莫可收拾之慮聖教雖如此終不敢奉承矣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1일(정미)>

命南漢山城還穀中錢條移俵於楊州等十六邑

備局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徐有隣狀啓則以爲城內還餉各廳各戶都受例受折米多則九千石小則七千石之數一并加俵於外村故一戶折米比前所加大中爲二石餘小殘爲一石餘此不變通民將難支原軍餉邑軍餉之糶糴於山城者不宜擅動而從前移轉去來條折米三千石及徵逋作入條數千石中折米四五千石爲限以穀見在者仍留山城以錢收捧者依總廳支放穀取耗條散給各邑之例分俵於本營東伍牙兵所在楊州等十三邑及牙兵所在龍仁等三邑平時則取耗支放緩急則作饋糧糶糧之需而姑待屯田稍廣稅額漸饒屯穀取而支放耗穀取而添餉事一體定式山城輸納一款竝除之果川則糶糴於本府肆覲倉龍仁則糶糴於本府水原倉其餘十四邑則糶糴於各其邑倉分俵數爰與本道道臣往復商確量宜舉行合行條件成節目遵行計料而雖值停減之年升合無得舉論未捧勘罪等節亦依原軍餉例定式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南漢之軍餉儲侍盡在山城之內而民少穀多糶糴之際疾苦爲甚至有沿江設倉移轉近邑之議矣今則年年減縮分捧定式而加俵外村者一戶所受大中爲二石小殘爲一石云爾則退計十數年前所減損殆爲十之一二揆以城餉儲留之策雖極寒心其於殘民責納之弊不啻輕歇豐寡有時利害相參然猶以還民難支之慮有此各邑分峙之請該守臣出鎮以後便作菑牧之任而專心民事非在京遙制時只爲謹守筦鑰之政而已故也東伍所在十三邑及牙兵所在三邑以還穀中錢條捧留者分數移俵皆於各其邑倉糶糶取耗而果川 龍仁則以附近民戶分納於本府之肆覲水原兩倉者俱可謂變通得宜彼此兩便竝依狀請施行與本道道臣往復商量知委舉行雖值歉歲依軍餉例無得入於停減之意條列成節目報本司以爲永久遵行之地事一體分付于該守臣與京畿道臣 處何如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1일(정미)>

皇壇 祭官四十三人皇朝贈寧遠伯 忠烈公李如松後孫三人總兵李如梅後孫四人池河守備黃功後孫六人按察使 王楫後孫四十三人庠生 馮三仕後孫二人庠生裴三生後孫三人吏部侍郎 鄭文謙後孫六人宗人府儀賓 陳鳳儀後孫一人贈參議 康世爵後孫四人兵部尙書 田應揚後孫七人贈參判 施文用後孫一人庠生王文祥後孫二人庠生楊福吉後孫一人忠良人贈領議政 忠武公金應河後孫九人贈參判 金雲後孫二人贈左議政 忠壯公南以興後孫四十三人贈左贊成 壯烈公李希建後孫二人贈吏曹判書 忠愍公宋圖南後孫二十四人贈吏曹判書 忠毅公崔夢亮後孫五人贈領議政 忠正公洪翼漢後孫三人贈領議政 忠貞公尹集後孫十人贈領議政 忠烈公吳達濟後孫四人贈領議政 文忠公金尙容後孫五十人贈左議政 忠肅公李尙吉後孫十一人贈吏曹判書 義烈公洪命亨後孫九人贈左參贊 忠穆公李時稷後孫一人贈左參贊 忠憲公尹烜後孫七十人贈吏曹判書 忠顯公李惇五後孫二十人贈吏曹判書 忠烈公權順長後孫三人贈領議政 忠正公金益兼後孫十四人贈戶曹參判 忠愍公閔垕後孫三人贈戶曹

參判 李惇叙後孫十七人贈兵曹參議 黃善身後孫一人贈兵曹參議 姜興業後孫一人贈兵曹參議 具元一後孫三人兵曹佐郎 李士珪後孫十人贈吏曹判書 忠肅公趙廷翼後孫九人贈左贊成 忠烈公洪命耆後孫十七人贈領議政 忠壯公李義培後孫二十六人贈兵曹判書 忠莊公許完後孫十三人慶尙右兵使 忠壯公閔楳後孫四人贈吏曹判書 忠愍公金弘翼後孫十二人贈漢城判尹 申誠立後孫六人贈左贊成 愍肅公金瑋後孫四人贈星州牧使 李士龍後孫三人贈軍器正 張厚健後孫三人參判 洪瑑後孫一人贈領議政 文正公金尙憲後孫四十五人贈領議政 文正公尹煌後孫一百二十九人綾原大君貞孝公備後孫三十一人贈吏曹判書 文忠公曹漢英後孫四十一人贈領議政 忠貞公金德誠後孫四十三人贈吏曹判書 貞僖公任有後孫七人贈左贊成 忠簡公俞梔後孫十八人贈吏曹判書 忠景公金壽翼後孫十六人贈副提學 蔡聖龜後孫四人贈參判 完昌君李虎國後孫五人贈吏曹判書 李命雄後孫三人贈左贊成 忠烈公黃一皓後孫十五人贈左贊成 忠愍公林慶業後孫四人贈領議政 文正公宋時烈後孫十四人贈吏曹判書 孝義公申曼後孫二人贈領議政 忠武公李舜臣後孫二十三人贈領議政 忠章公李屹後孫六人承史 閣臣以下諸臣一百十三人凡一千五十七人賡頌以進

【목】(…)
○忠良人金應河五代孫幼學亨遇 良遇六代孫幼學魯宗 魯謙閑良魯觀 魯綱七代孫閑良文基幼學德基 孝基(…)
趙廷翼玄孫華城府留守 心泰幼學運泰五代孫副護軍 岱前郡守 岬業 儒將六代孫幼學彝錫前副正 恩錫額外壯勇衛 文錫閑良鳳錫 洪命耆六代孫幼學秉一 秉倫前察訪 秉壽業儒秉完七代孫華城府判官 元燮幼學百燮 夏燮 仁燮 萬燮 義燮 心燮 性燮 道燮八代孫幼學圭 勝圭 穉圭 喜圭 (…)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3월 2일(무신)>

【강】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及各處補土形止馳啓

【목】該監司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各處補土役事廣州所接處今二十九日午時畢役故仍爲移付始役於古西門西池水原所授處亦於二十九日畢役後移付彦發峴 鷹峯峴 南陽則禦侮峴 果川則古西門西池草峰下安山則臥牛峴竝各分授付役云緣由馳啓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3일(기유)>

【강】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及各處補土形止馳啓

【목】該監司狀啓以爲園所外南山及各處補土事水原 廣州 安城 果川四邑竝皆撤還之由纔已馳啓而卽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自今初二日至初四日董役形止區別修報故三日付役募軍植木數爰後錄馳啓後初二日水原募軍四百十五名下南山東邊八處補土被莎植松二萬一百株廣州募軍一百五十名臥牛峴補築植松三千三百三十株南陽募軍一百八十七名自洪範山至天馬山補土植松三千一百三十二株 安城募軍四十七名匠人募軍五十名買土軍十八名宅溪二巷三巷下邊補築長二十六步上下闊各九步安山募軍三十七名古西門外臥牛峴植松一千三百七十七株振威募軍一百三十名鷹峯峴補土植松四千九百七十株畢役撤還龍仁募軍八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五千八百五十七株果川募軍四百三十名草峯植松五千九百二十二株雜木五百二十株陽城募軍一百二十五名鷹峯峴 石串峙植松八千六百四十五株初三日水原募軍三百八十四名下南山東南邊九處補土被莎植松一萬八千五十株廣州募軍一百五十名臥牛峴補土植松一千四百十株雜木六百三十株南陽募軍七十八名自禦侮峴至洪範山 天馬山補土植松二百十三株未畢役撤還安城募軍六十四名匠人募軍五十名買土軍四十名宅溪第一巷補土長二十七步上闊九步下闊九步深一丈安山募軍八十九名古而門外臥牛峴植松二千九十五株畢役撤還龍仁募軍八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四千九百九十株畢役撤還果川募軍十名草峯植雜木二百十株陽城募軍五十三名鷹峯峴 石串峙植松三百二十株畢役撤還初四日水原募軍四百二十九名下南山東南邊中南山南北上下端補土植松一萬四千二百株廣州募軍三百名臥牛峴補

築植松六千七百三十株雜木一千四百八十五株畢役撤還安城募軍二百七名匠人募軍六十名買土軍三十八名宅溪第一巷二巷三巷補土長五十三步上下闊各九步果川募軍四百五十三名草峯補土植松三千六百十三株雜木一百四十株畢役撤還都合募軍四千一百一十一名所植松木十萬四千九百五十四株雜木二千九百八十五株始興所授鷹峯峴目初二日至初三日募軍二百九十五名植松五千三百八十八株畢役撤還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6일(임자)>

【강】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及各處補土植松形止馳啓

【목】該監司狀啓以爲卽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自去月二十九日至今月初一日九邑付役形止區別修報續接始興縣令 金思義所報則本縣所授城隍山植木處自去月二十日至今月初一日付役募軍植松都數牒報而今方連爲董役九邑募軍植松數及始興募軍植木數及竝開錄馳啓二月二十九日水原募軍四百五十名鳳鳥峯西麓間間補土被莎植松三萬一千四百五十株畢役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終境寺洞間間補土被莎植松二千三百六十株同日右西門外移付募軍二百五十名臥牛峴火巢補築植松七千六百五十株南陽募軍二百五十名禦侮峴北麓金堂巖後植松五千八百十三株安城募軍四十五名匠人募軍四十五名宅溪第二巷補土長七步上闊九步下闊九步深二丈安山募軍一百二十三名自古西門外路下至臥牛峴植松二千二百六十五株振威募軍一百八十八名鷹峯峴東至二巷三巷補土長六十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三千七百四十株龍仁募軍九十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七千二十六株果川募軍一百六十九名自西池村邊至草峰植松三千九百九十三株陽城募軍一百十五名鷹峯峴 石串峙第一巷二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三千五百株三十日水原募軍三百九十八名項强洞南脊補土植松一萬三百二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古西門外初境臥牛峴火巢補築植松八千一百六十五株南陽募軍二百五十八名自禦侮峴至洪範山補土植松五千七百三十二株安城募軍四十五名匠人募軍四十五名宅溪第二巷補土長十步上闊九步下闊九步深一丈安山募軍一百七十九名自古西門外下至臥牛峴植松六千三百七十株振威募軍一百九十三名鷹峯峴東至第四巷五巷補土長六十三步廣一百五十步植松四千五百十二株龍仁募軍八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八千二百七十三株果川募軍一百五十名西池村至草峯植松三千五百五十株陽城募軍一百二十五名鷹峯峴 石串峙植松五千六百四十株三月初一日水原募軍三百七十七名項强洞南脊八處補土被莎植松二萬一千株畢役廣州募軍一百五十名臥牛峴補築植松六千四百三十株南陽募軍二百二十三名禦侮峴西麓至洪範山南麓植松四千一百一十二株安城募軍七十七名匠人募軍五十名買土軍三十七名宅溪第三巷補土長九步闊七步深一丈安山募軍二百三十九名古西門外臥牛峴植松七千二百二十九株振威募軍一百三十三名鷹峯峴第六巷至九巷補土長六十步廣一百五十步植松四千一百五十五株龍仁募軍九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六千一百六十四株果川募軍二百九十八名西池村至草峯植松四千八百三十九株雜木一千一百二十株陽城募軍一百二十五名鷹峯峴 石串峙植松八千四百五十株都合募軍五千二百五十九名植松十八萬二千六百九十八株雜木一千一百二十株始興所授城隍山自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初一日募軍二千三十名植松二萬六千九百三十七株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17일(계해)>

【강】召見定例堂上李時秀 徐龍輔 李晚秀 尹行恁 廣州留守 徐有隣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予謂心泰曰外營節目果已成就乎心泰曰軍餉色節目撰成一通文字而外帑庫以下節目則俱非軍餉色所管故不爲載錄矣有隣曰雖非軍餉所管既是園辛所需外營所管則依內營別剩庫等例附之節目下方似好矣予命依有隣言爲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4일(경오)>

㉘ 園所外南山補土及植木董役守令以下施賞有差仍命此後植木以定例堂上與內營提調勾管舉行著爲式

㉙ 敕曰園所外南山役處期以十年者告完於三十日內此皆列邑諸倅誠心董役之效豈不嘉尚地方官水原判官 洪元燮準職除授南陽府使 田義顯 廣州判官 金履鎬 安城郡守 曹允植 安山郡守 趙重瞻 龍仁縣令 丁遇泰 振威縣令 吳在斗 始興縣令 金思義 果川縣監 金履裕 陽城縣監 鄭柱竝陞敘其餘裨鄉校吏以下依判下分等舉行而今番渠輩效勞倍於年例植木宜有別般施賞之舉豈比壬子已例乎各邑校吏分三等一等帖加二三等自各該邑米綿分等施賞而應受人後錄狀聞事下諭于本府留守又敕曰年年播植歲以爲課而今年則除却十邑所植近百萬株園令差員等所監植又近數十萬株橡實播種亦然都數爲七百餘石其在爲所重醺其勞之道不可無記念之舉令李根曾有陞敘承傳今番則右職調用令金履銓 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以該邑看役論賞勿論加德僉使 張世紈加資奉安閣衛將 金孝元賞加南陽人折衝金守昌八年赴役其勞無比同知加設口傳擬入其餘牌將校吏員役使喚軍人等令兵曹內營各該營依判下分等施賞後草記或狀聞事分付因此而有定式者播植係是年年爲之之事而似此舉行主管無所定例堂上與內營提學勾管舉行事亦爲分付○別單園令率守護軍五十名案山直七十名自二月十一日始役三十日畢役植松木六萬二千八百八十二株經界自草峯上左右葛峴後至星皇山北麓上端中端南麓下端栗木二千八百六株自齋室東牆後至谷村上下柳木三百六十三株星皇山植木初終境環植播種三月初四日始役初九日畢役各陵輸來橡實三百五十一石十四斗上林橡實二十石六斗齋室橡實二十五石龍珠寺橡實七石合四百四石五斗華城松子六石安邊松子八斗天城松子五斗金仁厚松子一斗合六石十四斗稷二石經界自草峯 古西門 星皇山南麓北麓東麓植木處園軍募軍僧軍播植內下楓實二斗齋室近處龍虎內邊播植安邊 栢子八斗齋室東牆外注秧星州 栢子十斗華城注秧令李根園幸時已有陞敘右職調用令金履銓陞敘監植衛將金孝元賞加巡山監官崔俊起等四人各木布各一匹員役金元浹等六人各木布各一匹本營知穀官嘉善崔命喆等四人各木布各一匹南陽人折衝金壽昌帖加守護軍五十名各布一匹米一斗案山直七十名各木一匹米一斗差使員 加德僉使 張世紈植松三萬四百八十二株經界自星皇山主峯左右至北麓上端檜木一百五十六株柳木三百四十二株松木一百六十五株自迦觀橋左右至迦瞻峴監植本營知穀官折衝千圭錫等三人各木布各一匹總戎廳教鍊官折衝申嘯自該營施賞植木監官嘉善盧大喆木布各一匹舉行書吏朴東仁自外營考例施賞本營軍士池泰寬等十二人各木二匹安天得等七人陞一斗訓練都監軍士權福燁等四人自各該營考例施賞加德及唱奴元男木布各一匹僧軍植松木三萬五千八百三十五株經界自大皇橋初頭至水鐵店後麓中端柳木一百三十四株植松初終境本寺青龍內邊監植壯勇衛嘉善金百鍊木布各一匹御營廳將校嘉善金龜鼎自該營施賞總攝僧正憲 哲學等二人各木一匹胡椒五升僧嘉義 豐一等三人各木一匹胡椒二升僧軍七十九名各米一斗錢一兩鷺梁別將 黃壽海率本鎮牙兵植松四萬五千一百六十二株雜木一千五百株經界自星皇山東麓上端至水鐵店後麓別將 黃壽海木一匹監植御營廳別武士折衝安德恒木布各一匹本鎮牌將旗牌官 安時興等二人各木一匹書記張師漢等六人各布一匹植木軍一百十六名各米二斗都合植松十七萬四千五百二十六株栗木二千八百六株柳木八百三十九株雜木一千五百株檜木一百五十六株橡實四百四石五斗松子六石十四斗栢子一石三斗楓實二斗稷二石米八十三石三斗六升錢二百五十六兩五錢四分○龍仁縣初次分受境界自中南山後麓下端至陽城初境二月十一日始役二十三日畢役合十三日內二日雨下停役實役十一日上端闊四百十五步中端闊三百九十四步下端闊三百七十三步初境長二百五十五步終境長九十五步周回一千一百三十八步募軍一千六百五十六名編結一百五十六層再次分受上南山西麓安山界二月二十三日始役二十五日畢役實役三日上端闊一百十五步中端闊九十八步下端闊一百十步初境長六十五步終境長八十五步周回三百七十五步募軍三百四十名編結一百二十九層三次分受下南山 石串峙二月二十八日始役三月初三日畢役實役六日上端闊一

百七十二步中端闊二百九十八步下端闊三百八十七步初境長二百二十一步終境長一百八十一步周回九百六十一步募軍五百二十五名編結六十七層以上三處合募軍二千五百二十一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六百三十兩二錢五分米三十三石九斗二升編結三百五十二層抹木二千五十八介空石一千一百七十五立松枝二百六十六同松枝價錢二十三兩九錢四分植松九萬四千四百五十二株內質松六萬二千六百三十四株價錢四百三十三兩七錢播種橡實二十三石錢一千八十七兩八錢九分米三十三石九斗二升都監官嘉善崔龍福單付同知○陽城縣初次分受境界自中南山後麓龍仁終境至中峯振威初境二月十一日始役二十三日畢役合十三日內二日兩下停役實役十一日上端闊六十步中端闊二百四十步下端闊三百步初境長一百五步終境長一百二十步周回五百八十五步募軍一千一百五十四名編結九十一層再次分受自下南山 鷹峯下端至東邊火巢二月二十八日始役三月初三日畢役實役六日上端闊三百五十步中端闊四百六十步下端闊二百六十步初境長一百八十步終境長一百五十步周回九百四十步募軍五百七十三名編結一百四十五層以上二處合募軍一千七百二十七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四百三十一兩七錢五分米二十三石四升編結二百三十六層抹木一千八百七十八介空石一千二百三十立松枝三百三十同松枝價錢二十五兩九錢植松三萬八千五百三十六株內質松三萬四千四百十三株價錢二百七十五兩三錢播種橡實十七石錢七百三十二兩九錢五分米二十三石四升○振威縣初次分受境界自中南山 陽城終境至上南山 下端安城初境二月十一日始役二十二日畢役合十二日內二日兩下停役實役十日上端闊一百步中端闊一百十步下端闊八十步初境長二百步終境長八十步周回四百六十步募軍一千三百九十二名編結二百十三層再次分受上南山 西麓安山界二月二十三日始役二十五日畢役實役三日上端闊五十七步中端闊六十步下端闊四十三步初境長二百十五步終境長二百三十步周回五百四十五步募軍五百四十五名編結九十四層三次分受自下南山 東麓水原 界至鷹峯峴下端陽城界二月二十八日始役三月初二日畢役實役五日上端闊一百五十步中端闊二百七十步下端闊三百步初境長三百二十步終境長三百步周回一千七十七步募軍七百十二名編結一百七十九層以上三處合募軍二千六百四十九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六百六十二兩二錢五分米三十五石四斗八升編結四百八十六層抹木二千五百二十四介空石一千五百三十立松枝一百九十同松枝價錢十九兩植松五萬五百二十八株內質松一萬二千二百株價錢八十五兩播種橡實二十八石價錢七百六十六兩二錢五分米三十五石四斗八升色吏柳東茂 張秀弼納軍五十名一日供饋秀弼與柳東茂積年效勞甚多空闕衛將單付追榮後減下○水原府 初次分受境界自鳳鳥峯 東南廣州終境周匝西北至果川初境二月二十一日始役二十九日畢役合九日內二日兩下停役實役十七日上端闊三百七十八步中端闊五百九十五步下端闊八百八十一步初境長四百三步終境長二百二十七步周回一千八百八十九步募軍五千八百八十四名播種官隸軍一百八名北漢自願僧軍四百七名編結六百三十六層莎草二十四萬七千張再次分授諸處二月三十日始役三月初七日畢役實役八日自中南山 上峯龍仁界東至南山 峴被莎植松五處北邊第一處長三十一步廣十五步第三處長六十三步廣四十四步編結五層南邊一處長二十二步廣十一步峴東舊路一處長三十步廣十五步自南山 峴內麓中端補土被莎植松三處東谷長九十六步廣九步深三丈半編結二十四層中谷長四十三步廣八步深二丈半編結十一層西谷長四十步廣九步深三丈編結二十一層自下南山 上峯過觀音洞火巢東至發峴補土被莎植松合七處南邊第一處長六十五步廣四十八步深一丈半編結二十層第二處長三十二步廣三十步第三處長五十六步廣九步編結八層第四處長三十五步廣十七步編結三層第五處長一百二十步廣七十八步深二丈半編結十五層火巢標石南邊一處長二步廣十步編結一層發峴上一處長一百十步廣十八步編結十一層自發峴北過文是郎下端還至下南山 內邊補土被莎植松合五處峴上東北第一處長一百十步廣五十步深一丈半編結十六層第二處長一百步廣八十步深二丈編結五十層第三處長一百二十步廣四十三步深九尺編結六層第四處長六十三步廣四十三步編結五層南山 內一處長六十三步廣九步編結三層自發峴過項強洞東至鷹峯 振威界北至石串 龍仁界補土被莎植松合

十二處南邊第一處長一百二十五步廣六十步深二丈編結四十五層第二處長九十五步廣八十步深一丈編結三十八層第三處長六十步廣五十九步深九尺編結十層北邊第一處長十步廣一百二十步第二處長二十八步廣二十步編結九層第三處長六十五步廣一百二十步編結五十一層東邊第一處長三十步廣二十步第二處長七十步廣一百四十步深一丈半編結三十五層第三處長三十步廣二十五步第四處長七十五步廣一百三十步深一丈編結二十五層空曠植松第一處長一百八十步廣十步第二處長一百九十五步廣十五步募軍三千八百五十四名編結四百十八層莎草十九萬八千六百張星皇山補土處被莎募軍六百八十二名莎草六千一百張以上三處合募軍一萬四百二十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二千六百五兩米一百三十八石十四斗官隸僧軍五百六十三名每名每日米二升式合米七石七斗六升編結一千五十四層抹木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介內五千五百介都所分授用下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介實用價錢二百四十六兩四錢空石四千七百八十立松枝一千五百九十六同松枝價錢一百二十七兩六錢八分植松十九萬一千一百八十二株內分松六萬八千六十株實松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一株錢七百六十八兩二錢四分播種橡實六十五石草種四石莎草四十五萬一千七百張價錢三千七百四十七兩三錢二分米一百四十六石六斗六升裨將前縣監折衝金輔明相當職除授前判官 金箕昶 五衛將調用前郎廳洪仁燮加資看役閑良金尙澤前五衛將 李命燭賞加都所監官嘉義金泰端邊將除授自願看役李元榮待闕服卽除邊將事分付補土牌將嘉善金千鎰等十一人閑良小布一巡得中者給初試二中直赴會試三中直赴殿試不中者及出身堂上以下人各簡介一部賜給都所書吏徐允中等十四人首吏一人帖加其餘與使喚軍兵外營施賞與帖加人姓名狀間○安城郡初次分授境界自上南山下端 振威終境至外南山 廣州初境二月十一日始役二十四日畢役合十四日內二日雨下停役實役十二日上端闊三百三十步中端闊二百二十七步下端闊一百五十步初境長二百三十三步終境長一百五十步周回八百六十三步募軍二千二百四十名編結一千八層再次分受宅溪補土二月二十八日始役三月初九日畢役實役十二日第一處長二十七步上端闊九步半下端闊十九步深五丈第二處長十七步上端闊九步下端闊九步深四丈第三處長九步闊九步深二丈第四處長十八步闊二十六步深四丈第五處長二十一步半上端闊十二步下端闊二十一步深四丈合長九十二步半闊一百十四步半深十九丈募軍二千三百六十八名匠人軍四百名廛人軍四百名舟橋所軍二百六十名以上二處合募軍四千六百八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一千一百五十二兩米六十一石六斗六升匠人廛人軍八百名每名每日米二升式合米一石十斗編結一千八層抹木七千五百二介空石四千五百三十七立松枝九百四同四束松枝價錢七十五兩八錢九分植松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七株播種橡實三十二石錢一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九分米七十二石一斗六升都監官座首幼學尹商輔年年效勞極爲嘉尙僉知令該曹口傳擬入待下批追榮依華城 李命赫例爲之事分付將校嘉善安鎮福效勞最著於去年國辛時治道所重自別鎮福單付同知使之追榮文載糾 金光學一體效勞竝帖加張簫 李世觀與京居人李德寬 孫聖玉 車鳳儀今番替當外曾有效勞已至多年空闕衛將加設單付追榮後減下○廣州府初次分受境界自外南山上端安城終境周匝鳳鳥峯至東麓南接水原初境二月初十日始役二十八日畢役合十九日內二日下雨停役實役十七日上端闊二百七十五步中端闊五百四十步下端闊六百六十步初境長一百五十三步終境長三百六十一步周回一千四百四十九步募軍三千九百四十名僧軍二百三十四名編結一千一百二十四層再次分受自峨嵋山下端至西池村邊植木臥牛峴新定火巢防川補築長八百步二月二十九日始役三月初四日畢役實役六日募軍一千二百五十名以上二處合募軍五千一百九十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一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米六十九石三斗僧軍二百三十四名每名每日米二升式合米三石一斗八升編結一千一百二十四層抹木七千八百十八介內三千四百十八介價錢一百三十九兩空石二千八百三十五立松枝一千一百二十五同松枝價錢九十三兩八錢植松十四萬六百四十五株內實松九萬八千六百五十五株價錢九百二十八兩四錢九分植雜木二千一百十五株播種橡實三十五石錢二千四百五十八兩七錢九分米七十二石四斗八升裨將嘉善徐有祁令該營收用出身鄭德昌既有承傳斯速收用都監官司

果 李彥行係是閑良賞加○果川縣初次分受境界自鳳鳥峯西麓水原終境至北麓安山初境二月十一日始役二十四日畢役合十四日內二日雨下停役實役十二日上端闊二百十六步中端闊二百七步下端闊一百五十九步初境長二百四步終境長六十八步周回六百四十七步募軍二千八百八十三名編結三百五十一層再次分受草峯南邊加定火巢防川補築植木二月二十九日始役三月初四日畢役實役六日募軍一千五百十名以上二處合募軍四千三百九十三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一千九十八兩二錢五分米五十八石八斗六升編結三百五十一層抹木二千八百九十六介空石一千二百八十八立松枝二百十四同松枝價錢十五兩一錢七分植松六萬七百三十七株內質松九千一株價錢八十九兩一錢植雜木五千一百十株播種橡實七石皮稷六石錢一千二百二兩五錢二分米五十八石八斗六升都監官前五衛將 姜守性 北道陵役效勞既多相當職差送○安山郡初次分受境界自上南山西麓果川終境至龍仁加分受界二月十一日始役二十六日畢役合十六日內二日雨下停役實役十四日上端闊一百五十步中端闊二百七十步下端闊四百五十八步初境長二百二十八步終境長二百十步周回一千四十六步募軍二千二百七十三名編結二百六十八層再次分受自古西門至峨嵋嶺植木二月二十九日始役三月初三日畢役實役五日募軍六百六十七名以上二處合募軍二千九百四十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七百三十五兩米三十九石三斗編結二百六十八層抹木二千一百八十一介空石一千三百六十立松枝四百同松枝價錢三十六兩植松五萬八千九百五十六株內質松一萬一百二十八株價錢八十兩播種橡實十二石皮稷四石錢八百五十一兩米三十九石三斗都監官通政金世郁單付僉知○南陽府初次分受境界自上南山西北外麓振威加分受界至下端終境二月十一日始役二十五日畢役合十五日內二日雨下停役實役十三日上端闊一百十步中端闊一百三步下端闊三百二十一步初境長二百八十三步終境長二百十步周回九百二十四步募軍一千七百八十三名編結三百七十一層再火分受自上南山禦侮峴至古西門 洪範山 天馬峯等處補土植木二月二十八日始役三月初四日畢役實役七日募軍一千九十八名編結一百七十一層以上二處合募軍二千八百八十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七百二十兩二錢五分米三十八石六斗二升賞格錢十兩八錢七分編結五百四十二層抹木三千五百二十七介空石二千一百八十六立松枝三百二十七同松枝價錢二十九兩四錢三分植松五萬七百八十一抹內質松二千四百六十四株價錢二十四兩四錢出身王修自願植松三千株播種橡實二十三石錢七百八十四兩九錢五分米三十八石六斗二升座首通政洪允德望僉知○始興縣星皇山補土古西門土城西麓鷹峯 露積峯東麓等處植木二月十六日始役三月初三日畢役實役十五日半募軍二千五百六十三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六百二十一兩五錢五分米三十三石一斗六升內一百六十名半日雇價上下抹木三百八十二介松枝二十五束松枝價錢二錢五分植松四萬二十四株內質松六千九十三株價錢六十兩九錢三分以上錢六百八十二兩七錢三分米三十三石一斗六升都以上募軍三萬九千八百九十二名內一百六十名半日雇價上下合雇價錢九千九百五十三兩八錢賞格錢十兩八錢七分糧米五百三十石十二斗四升匠人廩人官隸僧軍一千五百九十七名糧米二十一石四斗四升編結五千四百九十三層抹木五萬五百八十六介內質用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八介價錢三百八十五兩四錢空石二萬九百八立松枝五千三百五十二同二十九束松枝價錢四百四十七兩六分植松七十五萬七千一百十八株內質松三十四萬四千九百二十九株價錢二千七百四十五兩一錢六分王修自願植松三千株植雜木七千二百二十五株播種橡實二百四十二石皮稷十石草種四石莎草四十五萬一千七百張錢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兩二錢九分米五百五十二石一斗八升○外南山補土植木軍丁替當人嘉善張世弘居咸從折衝崔宅正居京嘉善金振九居載寧 金頤晏居京以上四人各軍四千名五衛將作窠擬入嘉善李泰益居松都軍二千名李永曄居全州 閔以顯居振威 李養暉居義州 朴重信居全州 李華蕃居京崔恒柱居全州 金處仁居義城 金鳳翼居京金鼎居金化 韓光祚居松都 申奎夏居陰竹 金鎮澤居平壤 廉景允居金化 崔昌大居安城金貴亨居全州 方允謙居安城 金樂澄居松都 李仁默居稷山 金時弘居南陽前僉使 李東源居丹陽以上二十人各軍一千二百名空闕衛將次次收用追榮後減下東源

效勞亦多忠壯將作窠擬入嘉善趙和璧居公州 李德純 金元大 崔重煥居京羅致綸居水原 李岳齡居京李雲江居金化 崔敬瞻居鐵山 高德考居水原 崔宅謙居京崔世載居廣州 鄭允恒居安城以上十二人各軍一千名空闕衛將加設單付追榮後減下前縣監 李宗魯居京出身咸汝績居東萊閑良韓後良居平壤以上三人各軍四百名賞加雇馬軍林致成居龍仁閑良尹得臣居安城 禁衛軍金五興居龍仁以上三人各軍二百四十名免役帖加御營軍金桂甲軍官金義弼居安山官奴民永奴仁玉居安城以上四人各軍二百名桂甲 義弼帖加民永 仁玉免役嘉善林驗芑通政林光世 林遇春 申道洽 林福尙 林判謙 金仁成 林士澄 崔泰興 洪得明 金福得居南陽 咸德重 咸春興 李漢福 車德民 李彥忠居安城 朴尙殷 朴漢源居鎮川 金敬弼居全州 朴起得居陽城 金逢哲居全州 柳復文 李景儀居京折衝文 世亨 李春興居安山 金漢一 金始一居金化前哨官 李景春 烽臺監官 宋允福居龍仁 展力副尉 片得載居安山幼學李慶吾居始興閑良李德中 金聖雲 朴三順居龍仁 金千起 崔五得居陽城 朴時采居公州 柳學允居振威 朴俊源居鎮川 金發福 金世澄 印景希 趙福善 趙大元 趙德希 金永大 白京順 曹允澤 趙完興居安城 梁宗源居報恩 孫聖漣 朴成彬居京具允福居松都 韓厚相 朴俊植 鄭德重 李以佛 金驗尙 金三澄 平順泰 李貴金 李世寬 朴克儀 金有福 李致道 朴存福 張春福居安山 林德千 申俊文 林業奉 崔宗福 金春芳 申厚浚 林福之 林黑孫 金昌輝 林承奉 申厚發 金判同 林三得 金守得 權得均 金允山 申有土居南陽 郭興大居果川 文星燁 文星輝 姜信任 金儀得居始興雇馬軍李彥植 禁衛軍李尙芑標下軍高沙邑土里居龍仁以上九十二人各軍一百二十名竝帖加閑良鄭得元居京以上一人軍一百名帖加嘉善時五衛將 張挺居 平壤軍一千二百名令兵判招見後道內可合處收用前禁衛哨官 李鎮忠居陽城軍一千一百五十四名以全春君家人曾爲宣薦本邑軍丁專當渠父看役云登科已近三十年令兵判招見身手草記都以上軍七萬五千七百五十四名出身王修居南陽植松三千株加資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4일(경오)>

강 召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5일(신미)>

강 命平薪僉使定爲平薪屯牙兵把總擇鎮校中勤幹者差定哨官自外營成給傳令依三邑協守將例考績褒貶三場稅米以本鎮兵船定沙格僉使領納于內營仍命屯稅米去年條取耗者永付外營軍器色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平薪鎮罷牧設屯之後保軍三百五十名以左中右三哨定爲屯軍仍作寓農之兵其所節制宜早講定而第伏念該鎮既是湖西舟師之任則雖不可專屬外營以一司三哨之制僉使 平薪屯牙兵把總定號而哨官則鎮校中勤幹可堪者差出自外營成給傳令以爲緩急領赴之地而無論把總 哨官依三邑協守將例考績褒貶恐合事宜而且三場收稅米以結總略綽磨鍊除雜頗當爲七百餘石屯軍身米亦爲一百四十石而係是內營上納者則軍需所關事面不輕自今年爲始依當初節日以本鎮兵船定沙格載運僉使領納之意請定式施行從之又啓言平薪屯稅米去年條作錢作穀名以外內營兼濟穀散置本府及附近畿邑自今春還分取耗而外營武庫素乏財力新備或修補者無路措施誠非細憂耗條自今年爲始永付軍器色以爲需用之意請出舉條定式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5일(신미)>

강 命龍珠寺僧一從食料數爰成置軍案春秋暇日招聚營下肄習金鼓進退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龍珠寺定置僧統總轄南北漢總攝專制八路寺刹者寔出於供護仙寢之重而且僧徒之食料者爲數不些則一任拋置尙無定制終非制置本意自今爲始一從食料數爰成置軍案而亦於春秋暇日招聚營下肄習金鼓進退俾知方向仍試砲射略施賞格亶合團束激勸之方請以此出舉條定

式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5일(신미)>

㉔ 命外營軍器所用加時木卜定於嶺湖兩南統水營 箭竹 樺皮就備局所捧中取用落幅紙區劃於三南試所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軍器所用旗桿槍柄及火箭打造杵所入加時木無非緊要而此非市肆間貿用者加時木中旗桿水五十箇槍柄木五十箇鳥銃家木一百箇火箭杵木三十箇自明年卜定於嶺湖兩南統水營所產處以爲稅船便添載上送之地從之又啓言箭竹 樺皮武庫物種中爲用亦緊箭竹則備邊司所捧中湖南竹一百浮湖西竹五十浮每年移送之意出舉條定式樺皮 備局所捧中加數卜定年年限五十同箭竹請一體移送從之又啓言外營以新設之故雨備油茈等屬專不成樣火箭打造所入不些而無路繼用大比設科之時落幅紙嶺南左右道各三十軸湖南左右道各二十軸湖西左右道各二十軸自試所劃送各其道監營自監營從便輸納于外營之意出舉條定式以爲永久遵行之地從之教以在前則落幅紙爲等閒之物凡有請得取用甚易近來則不然云豈非京試官 都事羞恥事乎廟堂之上送如許則本府輸送安知不亦然乎每道各定軸數取用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5일(신미)>

㉔ 設紙所于華城以行宮修理財力一千兩預下浮出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行宮修理自外整理所舉行事才以節目啓下而修理所入紙地非所立辦者故紙所業已創設募取僧徒已試紙役矣外整理所修理財力年例應捧三千兩中請一千兩姑先預下以爲浮出整理紙留儲庫中及時需用之地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5일(신미)>

㉔ 命寶城鳳甲寺許屬於外帑庫所納紙價一百五十兩付之紙所酌定各色紙卷數浮納外帑庫定僧統造給印信寺屬昆陽多率寺僧統亦爲造印以給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外帑庫不可無屬寺寶城 鳳甲寺從其所願許屬之意依龍珠寺屬寺例自備局行關知委於該道監營以爲成節目永久遵行之地而所納紙價錢一百五十兩付之紙所各色紙酌定卷數使之浮納於外帑庫恐合事宜而既爲屬寺之後當有僧統舉行者考據長興寶林寺已例造給印信寺屬昆陽多率寺僧統亦一體造印以給之意請出舉條知委禮曹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5일(신미)>

㉔ 命遣別軍職與江華留守曝曬內武庫軍器後輸送于華城行宮 華城親軍衛所着甲冑令該留守造給所入物力衣年前統營例令廟堂行會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行宮既置外帑外別外整理內用等庫所重比他自別則內軍器物種亦當次第備置而其將何以經紀武庫庫舍今方營建於維與宅北邊而至於軍器物種以財力之無路拮据姑未造備言念所重萬萬悚悶故敢此仰達教以沁都內武庫有別置之軍物而丙申以後亦多別造輸置者就此取用無所不可甲冑一百部鳥銃三百部環刀二百柄各色弓一千張長箭二千部片箭一千部筒兒一千箇箭竹六百浮筒筒二百部輸送于華城而年例曝曬久未爲之從近遣別軍職與守臣眼同曝曬後輸送物件別定差員從便船運事分付沁留至於親軍衛二百人所着甲冑百餘件猶不足依年前統營例卿其造成所人物力亦依統營例令廟堂卽爲行會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3월 25일(신미)>

강 召見大臣備堂于誠正閣

목 予曰今日之延見卿等實出於求助之意昨夜所下傳教卿對皆見之乎今此虹貫之異可見天心之仁愛眷顧有若諄諄而命者然此正側身反省轉移奮發之機也惟其御極後初見也故一倍凜惕考之舊例則院啓陳勉或有或無其例不一而其在恐懼修省之道不可以臨殿詢咨之反涉文具而廢之故待朝求衣思聞昌言日今治規之委靡朝象之泮渙不待虹日之災而有識之憂固已凜然而寒心矣大抵今春乖候予所創見節屆和暢寒若冬沍且花者所以發宣天機而一春無花亦甚乖常苟求其故莫非否德反省之端卿等各陳消弭之方無負臨殿求助之意也(…)司諫 吳鼎源曰昨日雲觀虹貫之報實是御極以後初有之災異也純陰之節荐雷之災非曰無之而仁天之警告未有若今番之諄復丁寧乃者聖心舊發大亨攝行之命三日減膳之教辭旨藹然於絲綸之間臣不勝攢頌欽歎之至臣誠愚昧不識其爲某事之應而災祥之間天人孚感之妙實不可誣殷宗之桑穀宋景之熒惑莫不以側修之德能致其消弭之休矧惟我殿下之盛德洪休顧何難於反災爲祥而今之致異亦豈無其休乎雖以項日頒赦時處分言之兩凶賊罪名之割下實是無前之過舉也兩賊之爲臣民血讎爲宗社劇逆此實婦孺之罔不怒神人之所共殛金石可泐而兩賊之凶案不可去有非赦典之所可擬議而施措如是尙何望天心之底豫災異之不臻乎臣以爲兩賊罪名割下之處分特命還寢宜矣予曰臺臣所奏係是涉禁不可循例賜批矣予曰俄者臺臣所達舉條中華城城役姑停之言誠貴矣華城城役固有所重而如此大事烏可得無異同之言也記昔趙豐原之築全州城也任怨爲之人言靡所不有而先朝委任而責成之故完府城門至以明見爲扁云矣再昨年林濟遠能言之今又有此臺臣之言予所嘉之者此也仍教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如有可停處停止好矣予曰邪學之轉熾由於正學之不明予所禁止靡不用極而人其人火其書卽攻異端之要道也豈可一以大辟從事乎若有敦倫悖常之類則從現發已施大辟年前之事是也今臺臣之言如此近來果何如云耶履素等曰臣等雖未詳知而以愚民之轉相滋蔓多有深憂遠慮者矣正言 申龜朝曰今日登筵諸臣皆請開言路而言路之不開直由於設禁(刀削)臣於昨春以後每見處分顛倒辭教過中隄防由是而不嚴亂賊由是而不懼(刀削)以手叩地聲淚俱發予曰涉禁之語何敢無難陳奏乎舉措駭然矣應教 李明淵曰臣於偵誤之地實欲終緘其口而咫尺威顏不敢含默殿下於政令施措閑習太過手段漸滑凡有所欲爲必遂乃已書云克艱厥后克艱之道恐不當若是矣予曰予安得所欲必遂乎明淵曰甚至逆賊天地之所不容而亦或有惟意傳生又從以嚴設禁令使群下不得容喙此非所以所欲必遂乎予曰此皆予不得已也豈予樂爲者乎明淵曰禁令中大義理關頭殿下雖或誘之於不得已而其餘小小之事亦皆設禁是亦有何不得已之故耶予曰是皆予苦心所在也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3월 26일(임신)>

강 司諫 吳鼎源請停華城城役後命可停處姑停

목 鼎源所懷以爲近來穡事荐歉民生之困悴國用之蕩竭殆無餘地目下憂悶無過於此華城大役屢經年歲尙未告訖我聖上爲所重經遠之謨臣雖愚迷豈不仰體而第伏念國中大役實爲耗財用端民力之一端況今天心不豫昨冬以來旣無三白之兆三春日候又多乖沴之象無花之可推無麥誠如聖教近聞兩南 牟麥雖有差勝之漸畿湖 秋牟已判大歉云臣以爲華城土木之役姑爲停止以待牟麥登場秋農得稔更始未晚伏願下詢廟堂姑令停止以爲儲國用以備不虞紓民力以專農桑似爲得宜矣批以言甚是矣要之今秋可以告成云而以其有所重人莫敢言爾能有懷無隱其令董事之臣知此意可停處姑停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3월 26일(임신)>

강 命李魯春蕩滌俾與俱收之列

목 敎曰李魯春事日前頒赦歲抄欲爲詢問於卿而卿自郊館迎勅所入來伊日賓筵已至日昃恩慙未果提及矣當初處分豈特渠前章後疏之判異乎句語之間語多不擇且思之伊時有傾奪之漸故果爲嚴處而不卽收斂亦出於爲世道之意近年以來浮於魯春倍蓰者無不蕩滌渠獨不生不滅刑政未免顛錯莫云疏釋

之近於兩截如彼處分若是疏釋皆各有斟量欲令魯春免鬼爲人卿意何如右議政 尹著東曰李魯春事無論前後是非之如何本是年少未經事之過也方當聖世殆無一物之棄而十三年廢竈尙在人鬼未分之中唐臣陸贄所謂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有違王者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者誠至言也今者聖教及此臣實爲之感謝欽頌何敢有異議乎教曰魯春蕩滌俾與俱收之列○吏曹判書 沈煥之曰故知事 李潐卽李魯春之祖也其自剄一節合有褒揚之典而尙今未施今因言端敢此仰達矣予曰此等處大義理所闕既不到精微處則有難遽議矣予曰趙廷翼 尹衡志卓異之忠節可徵國史而尙未馳贈誠爲朝家之欠典故日前以趙廷翼贈諡尹衡志贈職事有所傳教矣仍教水原留守 趙心泰曰趙廷翼爲卿之祖乎心泰曰然矣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4일(기묘)>

강 召見諸閣臣及知中樞 李敏輔 廣州留守 徐有隣 京畿監司 金文淳 戶曹判書 李時秀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教曰來待諸臣入侍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8일(계미)>

강 遞禁軍別將 李儒敬以吳載徽代之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城役都廳 李儒敬除拜禁軍別將職係宿衛去就不輕而當此指期董督之際都廳之暫時曠務實有大役愆期之慮請令該曹稟旨變通教以都廳 李儒敬 禁軍別將之任今姑改差仍令差代卿其知悉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12일(정해)>

강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園所植木時校卒以下施賞及看役將校等試射馳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今春園所植木時及星皇山補土時舉行校卒員役僧徒等賞格依判下一一頒給植木監官 盧大喆 四山監官 崔俊起等四人書員金元浹守僕金在勤等四人庫直崔武鉉以上各木布各一匹守護軍五十名各布一匹米一斗案山直七十名各木一匹米一斗書吏朴東仁本府房掌厚窠待窠塡差天城萬戶 車亨遠米五斗前僉使 金仁厚米二斗僧徒等頒賞秩總攝僧喆學等二名各木一疋胡椒五升牌將僧豐一等八名各木一疋胡椒二升炊飯僧等煥等三名僧軍七十九名各米一斗錢一兩振威自願赴役父老分等頒賞秩一等申聖元米五斗二等朴聖弼等三名各米四斗三等崔致慶等四名各米三斗安城郡落漏校吏卒頒賞秩將校咸在賢等二人色吏李千孫等三人隨率金行一奴完大各米四斗星皇山補土人頒賞秩書吏朴東仁木布各一疋總攝僧喆學三升三疋胡椒三升前總攝僧獅駟三升二疋胡椒三升牌將僧道潛等七名各三升一疋胡椒二升炊飯僧等煥等三名各木一疋扇子一柄僧軍七十九名各米二斗扇子一柄以上米二十八石四斗錢八十二兩木九十五疋內十四疋本色頒給八十一疋代錢每疋二兩頒給布六十二疋以上外帑庫三升十二疋胡椒四斗六升扇子八十二柄以上內下○水原府 看役將校小布一巡得中人別單閑良金永秀 孫秀恒 趙忠國以上一中依別單判下竝直赴初試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14일(기축)>

강 召見定例堂上李時秀 京畿監司 金文淳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予謂心泰曰城役今至何境心泰曰未尋不過一千六百步九月間可以畢役矣予曰既設紙所宜廣置楮田矣心泰曰土性最宜種楮云自明年始種爲計矣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16일(신묘)>

강 命壯勇外營所屬安山等三邑以別左中右三司把總定號兼帶協守將竝參場城操仍自壯勇外營磨勘把總貶目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外營所屬安山 龍仁 振威三邑束伍軍雖以協守城丁磨鍊載之節目昨年已啓下而束伍軍兵之場操城操竝參自是南漢軍制且與閑雜兼役之類有異外營亦依是例三邑守令以別左中右三司把總定號兼帶協守將而龍仁五哨爲別左司振威三哨爲別中司安山四哨爲別右司以場則參操以城則協守俾成節制之兵以責得力之道恐合機宜而既以束伍團束則不可無哨官各司一從其哨數該邑前銜朝官或出身中差出哨官報于臣營以爲成給傳令之地六臘褒貶把總一體磨勘貶目啓聞施行係是重軍政之道請以此舉條備局原節目中改付標啓下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16일(신묘)>

강 命壯勇外營馬步軍兵大比較時各技沒技及六兩一百五十步以上別單修啓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軍中勸懲賞罰是耳外營軍制草創財力不敷分等試藝間年比較粹難創行而春秋賞資除其應下假令另加擲節則約以數年可備千緡錢以此庶可塗抹於馬步軍兵大比較賞格矣至於各技沒技及六兩一百五十步以上之類自臣營有不敢擅便依各軍門中甸例別單修啓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16일(신묘)>

강 命畿營人之見漏於補土賞典者令該曹分等區處

목 京畿監司 金文淳啓言水原留守以今春補土役處軍丁替當人事有所提稟者臣因此言端亦有所仰達者矣臣營亦有自願替當者二十人皆已分排赴役於列邑役所而伊時臣適在巡路未及錄送其姓名以致見漏於別單獨未蒙賞典竝依原別單例令該曹分等區處似好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16일(신묘)>

강 召見華城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4월 23일(무술)>

강 黃海水虞候 趙錫晦疏陳時務二十條賜批

목 疏略曰粵在肅廟朝乙卯春正月白虹貫日丁丑二十三年冬十一月白虹貫日壬辰三十八年春三月白虹又貫日虹貫之變層生疊見於五紀之間可謂無前之災而惟我肅考不以災爲災欽天敬畏悔過自責國有豫泰之休民無捐瘠之患然則災異非國家之患而修省者乃聖人之憂也伏願殿下仰體肅廟朝盛意則自有弭揅之道矣臣謹以切於時政民隱之關係者排列二十條 (…) 其十三曰停土木傳曰使民以時記曰用力歲不過三日噫王者使民之道雖在豐稔之歲不奪農時計日用力則矧今數年以來民食不裕國用告罄土木之役恐非其時而華城大役閱月經歲尙未就完雖以我殿下有所重爲此不得已之舉而第伏念役臣則耗財時奪則妨農賤臣於此非不知仰體大聖人經遠之謨而亦不無用悶天越民弘濟之策伏願殿下深留聖意俯詢廟堂姑令停止城役以待時和歲豐焉 (…)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4월 23일(무술)>

강 華城幼學禹夏永上疏陳時務十三條賜批

목 疏略曰今我殿下遇災修省渙發詢薨之聖教警惕之誠求助之旨藹然於十行絲綸爰咨宰輔至于黎庶俾各條陳其素蘊恩綸所頒跋覽咸聳莫不欲效秒芒而替日月念臣一身猶是聖朝陶甄中物既有平日之所輯錄則終不敢泯默略爲抄刪哀成冊子安效應旨之具惟聖明垂察焉自古災異之見深遠難測而蓋出

於仁愛之天心垂象示警要使一世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意也故殷道之復興實由於桑穀雖雉則安知近日層疊之災不爲聖朝轉而祥之大機會乎夫召災之端固非一事一政所以召則弭災之方亦非一事一政所可弭也今若以某事某政爲召災之端而以某事某政爲弭災之方傳會膚淺之見強以爲說則適足以欠誠敬而致屑越臣不敢爲此也大抵不可測者天意也所可盡者人事也而殷湯之六事宋景之三言以我殿下對越之聖心必有所默禱躬行於減膳之日矣無容群下之陳勉而臣愚死罪竊以爲萬化之本在於人主一心上操舍之間治忽如影響洪惟我祖宗朝傳授心法卽堯舜之心法也祖宗朝傳授治謨卽堯舜之治謨也故前乎百代之上而生於康衢者於身親見後乎百代之下而生於吾東者亦於身親見重熙累洽式至于今殿下以堯舜之姿踐祖宗之位堯舜之心法授受於祖宗堯舜之治謨授受於祖宗殿下亦今日之堯舜也心法治謨已具於殿下方寸之間一念憂勤躋兆黎於春臺廿載化育囿八方於壽域第昇平既久上下狃安惟修惟和或有董威之不足乃逸乃豫或欠庶績之咸熙倘使伯益 皐陶復生於今日朝廷則一堂都俞亦豈無責難陳戒之辭而大小含默徒事忼惴紀綱解弛惟爲姑息以殿下克明之峻德民未時雍以殿下若保之聖念澤未下究殿下之貌瘦於宵旰而八域不肥殿下之心勞於作興而百度罔功駸駸然日至於恬嬉悠泛此正大加驚惕亟軫修明之時也故仁天示之以災有若耳提而面命此殿下所以一心寅畏惕然求助於臣庶者也於戲殿下所居之位天位也殿下所理之政天工也天是在上之天而殿下卽在下之天也乾元體元其理一也易曰天行健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殿下於萬幾之中益勉以自強不息之工用天之道運天之化於仁施之以雨露於威奮之以雷霆於邪正燭之以日月於明良契之以風雲凡於政教措施之間如天之無私如天之成物一日二日配天而悠久無所間斷而恒存兢業之戒亦以庶官之無曠董飭群下使位著宰輔者各盡彌綸之主見職在邇班者俱陳啓沃之方內而微官庶僚外而方伯守宰殫誠率職莫不以振刷勵翼爲贊襄之道使一夫無所不獲而齊禱八方皆得安業而樂生則示警之天心必將不日而底豫淫虹可化爲慶雲無花可期以有秋矣苟求其要則惟在殿下心上操存而已雖然文質之損益琴瑟之更張各有隨時而制宜者則惟今之國計民事亦不無一二之可以摘革施措者故臣以蒙昧之見上以冒猥越下以任譏笑敢竭傾葵之素性妄效進藁之微忱瀆擾之罪惟鈇鉞是竢而惟願我聖上特賜澄省竝列於群策畢陳之中惕然修明斷然作興以致災轉爲祥乖反爲和所陳諸條別有冊子批以爾所陳十有三條皆關民國之實用爾必是抱才莫達之人也務本條中各道各邑置農官申明警民編頒諭之舊制云云許令廟堂指陳便否 水車之制近有壯營多數造置者但費用甚鉅遍頒列邑恐似難便經界之政爾言得宜待年事之稍熟次次勸飭必有其效種桑一款欲效安州相公桑故事先從華城而始之近年守臣之所報聞歲以萬株爲課第欲觀來頭蠶功化俗條中小學講事莫曰陳談卽予苦心其爲化民成俗之一助豈有大於此者卽令宗伯之臣將爾疏語兼就恒式以便而易行之條件論列稟啓俾卽頒示京外禁奢之爲目下急務何待爾言而知之飲食之費甚於衣服況油蜜果禁今自有金石之典而紀綱不立其所蕩然無異於衣章然徒法不能自行則出禁發差撓民而已漸摩丕變之方每與大臣有司之臣筵席講究者另當留神通編法條之屬於禁令刑法者抄頒中外爾言有理令法曹之官草記稟處空名帖發賣近有新禁除非通一道設賑依舊例勿許爾或未聞乎爾之經綸亦有意見令廟堂稟處用人條中兩銓可以採用者卽令條列回啓科弊之釐正卽初元勤諮之第一義而牽補至今蓋有商量者存軍制及關防諸條付之廟堂頒於本司坐起日問于武將稟處糴稅條發策廣詢大臣亦有建白者欲待舉行之如何本府條付之守臣具意見狀聞耽羅條禁盜條令廟堂草記防奸條除却許多條令莫先於修明五家統之制使居者無被盜之患而非理好訟之習自當不期禁而自禁餘三條中二條未必然置之火炮藏藥事令該庫提學看詳覆奏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4월 25일(경자)>

㉔ 備局以將仕郎 愼信幼學禹夏永疏辭回啓

㉕ 備局啓言觀此愼信疏本則其一都城東南築雉城建敵樓事也其所爲說非無所據而經始之初必有裁

量久遠之制亦難遽改非但役鉅費廣時詘舉贏而已請置之其一仁川設防營事也本府之界既設永宗防營喬桐之地又置三道統禦都城江都互相控制則不必更設且一府之內疊設防營非所可議請置之其一水陸軍相換移定不緊鎮堡竝省合大使有廩祿而無得斂徵於軍卒事也水陸軍換定頃回將臣疏陳關問諸道待其報來當爲稟處而至於鎮堡合竝當初布置戍邊以報賊警大小雖殊各有形便則今以廩料之薄徵斂之弊不可遽議合竝而鎮將之無得防軍收布自是六事中一條亦不必別立令甲請更令兵水帥臣嚴加察飭其一郡縣中有城處重修無城處新築殘邑則竝小合大後築城事也八路州郡各設城堡以爲禦暴之具誠合鞏圉之策而以今列郡之邑勢民力初非可以議到者請置之其一江倉移設城內事也倉在江頭船泊倉前揆以緩急之慮雖似疏虞其在轉輸之道實爲便宜若欲移設於城內則二價之加磨鍊必將害歸於稅民且江民失利亦非障衛都城之意請置之其一南漢山城糶糴時令民皆持一塊石他山城一例申飭事也保障之地積置石塊非但爲築城之緊需亦爲備儲軍器中一事近來守城之臣皆不留心於此等至易之事以致舊規之廢弛者誠甚駭然請先自南北漢使之積糶分付於京外守臣嚴飭舉行其一軍制一依古制頭目人等唆剝之習禁止事也隊屬於里哨屬於面雖曰便於練習諸色軍伍未必皆在於同里同面查換移亮之際擾民必多固不可論而若其各班頭目誅求唆剝之習實爲鄉民難支之弊請嚴飭道帥臣這這察飭期於矯革其一鄉邑校生軍官等名目各定額數俾無濫雜之弊春秋講校生以小學講軍官以兵學居下者汰入軍籍若忠義郎廳等假銜一切禁斷事也近來軍政黃白疊役之弊專由於圖頃之名日滋繁充代之閑丁漸縮故也京而宗簿郎廳 勳府翊衛外而校生院生把總 千總一得帖文之後遂作免軍役之左契免者既多充者偏苦朝家申飭前後非一而道帥臣及守令漫不致察一任痼弊事之寒心莫甚於此請自今以後校院生將官一依定額春秋捧講等事亦遵舊典宗簿郎廳 勳府翊衛等帖文嚴飭該司無得如前過濫亦自各該邑查其真假勿許施行之意分付諸道教以依回啓施行其中積置石塊於城底不但南城爲然京城各門亦皆鳩置去去來來之人莫不手熟目慣挽近以來字內營門不能致察亦未免拋置然忽地申明徒歸撓民先從兩漢申飭嚴禁頭目軍誅求隊下軍之弊不待定制自是一律兵水使習陣也誅求者先斬後啓聞載在本司謄錄今不必只以察飭之意雍容行會徒損事面此一款置之又啓言 水原幼學禹夏永疏本耽羅條則島陸事情羅鋪換質皆有依據可以採用其中一萬包米二萬包租待登熟質儲使島民載物產轉敗納錢本價受穀云云尤緊要中款此則待羅里鋪改節目時參互定規爲計貢馬說弊四苦役難支之端又各鑿鑿有據然馬貢以預先喂養事已有舉條之頒下者四役則前後守臣或遵朝令或從民願次次省減今則似不至於蕩產徵隣族之境云此兩條請姑置之以觀來頭禁盜條則以衣服器皿什物之保舉賣買爲撓弊之關振者驟看雖似迂遠其實頗有妙理苟能禁緝之有效何拘些少之爲弊至於牛馬之錄其毛角形色造給紙牌使於賣買時傳掌者無論京外尤爲防奸之要道故相既收效於按道朝家又頒法於諸路則今者所請便是修明舊制也然遽爾頒行不無初頭紛鬧之慮請爲先關問於諸道道臣待回牒更爲稟處統戶之規號牌之法自是金石之典載在通編之書京外有司之臣自當申明舉行每每提飭反有煩屑騷擾之慮言固可據而今不必別有施行請此一款姑爲安徐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4월 26일(신축)>

ㄱ 六曹長以下進清白吏薦

ㄴ 故判尹 李宜晚故判書 李夏源故參判 尹光毅 判府事 尹塾薦故軍資正 朴師伯故軍資正 李謙鎮 判義禁 鄭好仁薦故領議政 鄭滌故領議政 李宜顯故判書 李台重 上護軍 沈頤之薦故判尹 李宜晚故右尹 韓德弼故承旨 林光弼 大護軍 李得臣薦故判書 吳道一故同敦寧 朴師任故統制使 金永綬 右參贊 李致中薦故判府事 趙觀彬故領議政 徐志修故領議政 金煜 大護軍 李秉鼎薦故判書 鄭亨復故兵使 李邦佐 上護軍 李柱國薦故兵使 崔命柱故兵使 安允福 大護軍 李敬懋薦故水使 許品故兵使 崔命柱 水原留守 趙心泰薦故參判 鄭彥儒故監司 鄭玉故參議 金汴光 護軍 蔡弘履薦故判書 李秉常故判書 趙觀彬故參判 尹心衡 護軍 徐龍輔薦故兵使 李邦佐故府使 安商楫 護

軍 徐有大薦故判書 李台重故統制使 金永綬 護軍 李漢豐薦故領議政 徐志修前左議政 金鍾秀故執義 朴致隆 吏曹判書 沈煥之薦故領議政 李宗城故兵曹判書 尹趾仁故金堤郡守 朴銑 戶曹判書 李時秀薦故監司 金載顯故監司 金相稷故判書 權懋 禮曹判書 閔鍾顯薦故參判 曹命教故統制使 趙倣 兵曹判書 具虞薦故承旨 林光弼故正朴師伯 刑曹判書李祖源薦故領議政 金煜故兵使 李邦佐 工曹判書 申思運薦故判敦寧 洪萬朝故承旨 李善行故參判 鄭彥忠 判尹 權灝薦故判書 尹容故兵使 李邦佐 戶曹參判 曹允亨薦故領議政 李宜顯故判書 趙觀彬故判書 權懋 禮曹參判 李祖承薦故參判 李濟正故朴師伯 兵曹參判 李敬一薦故領議政 李宜顯故判書 趙觀彬 刑曹參判 李晁緒薦故判書 嚴緝故監司 宋廷奎故大司諫 崔成大 工曹參判 金翊休薦故參判 李濟故判書 尹容左尹 曹允大薦故延陵君李萬元故府尹 李衡祥故奉朝賀 李光溥 右尹 尹弼秉薦故副提學 李秉泰故判官 俞肅基 戶曹參議 洪樂恒薦故府使 李東標故府尹鄭幹故牧使 高裕 禮曹參議 李鼎德薦故領議政 徐志修 奉朝賀 金鍾秀 刑曹參議 李喆模薦故奉朝賀 李秉常故知事 申慶普 工曹參議 徐郁修薦故左尹 韓德弼故朴師伯 咸鏡監司 趙宗鉉薦故領議政 徐志修故判敦寧 鄭亨復故副提學 李秉泰 前平安監司 金載瓚薦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5월 0일(>

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請禁軍別將 李儒敬亟許變通命還送狀本

목 心泰以城役都廳前兵使 李儒敬除拜禁軍別將令該曹亟許變通馳啓教以大臣既有出舉條者狀啓還下送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5월 12일(병진)>

강 改差禁軍別將 李儒敬

목 右議政 尹著東啓言新除授禁軍別將 李儒敬方監董華城城役姑難上來察任而該營多有舉行之事請姑改差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5월 15일(병진)>

강 令武庫印煮硝方廣其方於中外

목 右議政 尹著東啓言我國煮硝之法本自疏略所費廣而得硝少搗以爲藥藥力不猛天陰則濕遇潦則消必添新再擣之後用之肅廟戊寅年間故相臣 南九萬建白以譯官 金指南北京往來時所傳得煮硝新方令武庫刊布中外比前法功役甚省而得硝幾倍硝品燥猛雖置之地窖而十年經霖絕無潤濕之患土取路上柴蕪薪草而仍用其灰此其爲簡便可尙之一端也但其京外頒行者遂寢閣而無繼煮者板本亦毀失不傳良可惜也若於華城軍器備置之時以此方煮取而廣儲之則似好仍又申飭頒布則內而京軍門外而營闕列邑必有隨力煮取之處其爲效益豈但止於一時省費而已乎臣熟知其必可行而常慨此法之寢而不用今因言端敢此仰達教以肅廟朝印頒煮硝方實爲永久遵行之金石成憲予亦奉置此册于丱上卿言適又若此政合予意大抵我國人昧於煮硝之法貿來於中國如弓角一自完豐府院君諸人編書纂方關西人成根覓納煮法之後雖始略知其制而品猶不精至副使 閔就道使譯官 金指南購求於燕肆歷累歲累送而又至故相南九萬 提舉武庫而功效大著一以用一年草而山木不濯一以取土於大路而人家不侵一以蕪柴用其灰而又省土之三分一以是昔年大加稱獎別有賞典於指南卿之此奏卽修明之一端依卿所奏出舉條分付俾有實效令武庫印頒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5월 15일(병진)>

강 命惠廳月課米一千石依定式輸送總戎廳

【목】 總戎使 徐有大啓言本廳支放條華城需米一千石壬子除減以惠廳月課米一千石排比給代而月課物力以兩西小米勿爲添餉作錢取用事已自廟堂草記定式則此米在本廳爲歲人應下之需惠廳謂有年前引等預下終始防塞既自給代之後作爲當送之物則給代與月課名色各異且本廳一朔料條爲二百八十石零而自惠廳終若不送則軍校接濟他無變通將有目前停料之患烏在其定式給代之意乎請下詢大臣處之詢于大臣右議政 尹著東曰惠廳既有引等責償之物則該堂之執言持難不是異事然總廳之年年取用便成應例非此則又無以排朔放下參以彼此緩急之勢宜有相須共濟之義分付該廳姑許輸送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5월 15일(병진)>

【장】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壯勇外營別軍官春等都試設行馳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外營別軍官今春等都試臣於本月二十五日開場試取後居首一人得中數爻姓名竝爲馳啓左列別軍官出身尹勉鎭 鐵箭一矢一百七步二矢一百九步三矢一百六步柳葉箭邊二中片箭貫一中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5월 26일(경오)>

【장】 還給太僕草記于二提舉 李時秀仍下飭教

【목】 該寺啓言今月初二日外寺南廐馬一匹往待於始興邑內事命下而不爲待令於始興越站進往於華城府云事極驚駭查問委折則伊日內乘奉下教傳于書吏朴載儉處書吏使牽馬陪朴興大 出往分付時誤以始興爲華城致此違錯云當該吏隸今方移送秋曹嚴刑定配奉傳下教之際不能致慎致詳亦不可無罪當該內乘 吳毅常請令該府拿問重勘前後飭教何等申嚴而慢忽成習至有此大段錯誤莫非臣等常時不能檢飭之罪震懷萬萬恭候重誅教以司僕舉行例皆嚴急嚴如律令急於置郵近來則官怠吏頑瞽不知畏此蓋古則司僕所屬畏中官掖隸甚於豺狼凡有命令喘喘猶恐或緩厥輩操縱之習嚴禁而反生別弊至有今番莫重奉審之行前夜擺立之馬匹敢於翌暮僅始牽往云者設寺以後所未聞之事然而官員不知提舉不聞致煩責教然後有此草記一提舉則大臣體重除拜屬耳而二提則向下飭諭何等截嚴曾未幾何司屬之犯科若此而不爲嚴勘其餘內乘與下人等何足責然同是提舉則一勘一否大臣之心必以爲不安又未免勿問此草記還給於二提舉處提舉勿論則下人亦可刑配乎流來該寺法例任其毀壞何也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6월 5일(기묘)>

【장】 命迎春軒東西溫堦房席點下者及行禮時半幕次一件直下

【목】 戶曹以迎春軒東西溫堦別紋地衣等所入別單啓各蓮花方席一件坐褥一件上排席一件下排席一件點下教以排設房直下丙申以後未嘗輕許而昨今年排設自華城進饌時不爲上下渠輩豈有滲漉之洩及乎東西溫堦房席上下排之點下者直下而行禮時半幕次一件亦爲直下此是爲所重之持恩此後焉敢授例以此知悉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6월 12일(병술)>

【장】 命黃海監司 徐邁修推考信川郡守 鄭述仁拿處華城新買土築筒將校更加嚴杖照律定配

【목】 該監司狀啓以信川郡 華城新買畚看役將校 禹德進移文捉來嚴杖究問一邊發遣營裨使之探索舊汙民情及禹校行惡委折以來一邊關飭該郡守 鄭述仁使之親審開汙利害形止以報矣卽以該郡所報參互諸人供招則蓋一道川水介於南北兩垆之間而南垆之華城新買畚距川稍遠在前引水舊道地形平夷水勢甚緩今此禹德進乃於明禮宮畚中水門之下下水門之上橫鑿大浦分受上流之水因高注下勢若建瓴而注入南垆則北垆引水之因此減殺理所固然舊畚之被害民人之稱冤不是異事詳看圖形較其利害

新開水道不可仍置使許多石落舊畝坐受其害故其上流新掘處還爲填塞依前以舊水道疏鑿灌溉使南北垌畝均被水利之意關飭於地方官使民明知禹校之中間作弊非華城之本意禹德進則不念朝家軫民弊之飭教但出目前專水利之妄計者已極無狀鉗制垌民使不得訴冤雖一民恣行棍答禁其注水以致民怨者萬萬駭妄仍囚營獄以俟處分教以當初行查之成命一則事關華城不欲貽一民弊一則非但宮簡政爲民畝爲邑倖者不能禁斷於該校憑藉行惡之時爲道臣者不爲詳查於宮房作人外蒙利之諸民人營邑事其可曰克盡其職乎么麼差人恣意作弊而聞華城二字則營邑不欲開口可否於其間朝家本意苦心之不然該倖雖或不知該伯其可泛忽縱云未及聞知未知亦罪該道臣推考該守令該府拿問處之此後無論此道他道名以華城所管之事一有爲弊而不卽轉聞不早枚報者道臣守令難免嚴勘此非一時飭責之教更當考察諸道對揚勤慢除尋常各別嚴飭行會俾有實效所謂該監則雖無大段行惡之事云而三度答棍亦非行惡而何令道伯更加嚴杖照律定配舉行後與水桶本行查事詳細狀聞俾勿隱諱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6월 25일(기해)>

강 時原任大臣請對不許

목 昨夜奉朝賀 金鍾秀送長書一通于內閣使之膽出數三本輪示諸閣臣其書曰鍾秀病伏垂死之中近聞湖南 湖西之傳說驚心痛骨如不欲生爲人臣子者豈忍以亘千古所無之凶言筆之於書傳之於世乎又若以此一直泯嘿則惟我聖躬之誣無路伸辨故敢因此重彼輕之義茲以遍告于諸君子近自湖南一種兇論播傳湖西敢以五條罔極之誣隱然歸之於不敢言之地其一曰秦之築城其二曰漢之賣官其三曰隋之奢侈其四曰唐之女謁其五卽典禮間事而又曰奉朝賀金某以此五件事方欲治疏互作蜚語殆同家傳而戶喻噫嘻痛矣此何等變故也此何等凶逆也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未有若此之甚者也其凶肚逆腸與乙丙諸逆近日後賊互相表裏思之及此不覺骨顫而膽掉賤臣未死之前聖誣莫辨則生爲負國之人死作不瞑之鬼茲敢泣血辨明幸望諸君子亦以平日所聞所觀益明其所不明焉華城一府卽爲仙寢之拱護畿輔之關防則經之營之築斯鑿斯實出於我聖上宏規遠謨而雇丁赴役農民少不相妨畜財排用度支毫無所損至若擇人除官愼惜名器聖意可以卓越百王凡於銓望擬入之時必先下詢其爲人之如何履歷之如何地望之如何鄭重難愼硃筆屢點又如尚儉之德卽我列聖朝家法而今我聖上尤致意於謹持先訓此諸臣之所常欽服者也寢室數椽不施金碧帳綠青木席用草茵御服屢澣而裁縫或綻常膳漸減而滋味不具此豈但賤臣之所知也抑亦廷臣之所共聞所共覩者也第四條云云倡說不道指無爲有奸謀凶計專在於疑亂聽聞其心所在吁亦兇矣惟彼四君果是何如主也而以我殿下之聖德大度受誣至於此極誓不與此賊共戴一天直欲食肉寢皮而已至若典禮間事我聖上所執之義理至精至微處變得正有非群下所敢仰度其萬一者則但當奉行贊揚之如不及而已若有一分秉彝之心豈忍有是非可否於其間也哉人心世道雖曰陷溺亦豈料聖明之世有此前古所未聞之凶言耶主張訛惑必有窩窟雖欲卽地請討姑未探其根因而第其言出自湖南 湖南之伯庶可有窮覈之方惟願諸君子雷照此紙深思打破窩窟之道使聖誣得以夬伸義理得以大明俾免人不得爲人之地千萬幸甚是日諸大臣入來請對予命承旨傳于領相曰朝廷本自無事何爲請對日熱如此卽爲還第領敦寧亦使與領相同爲還第又命諸閣臣勿爲入來已入來者卽爲退去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7월 2일(을사)>

강 命華城城役告完間統制使 李儒敬仍察都廳之任

목 敎曰城役近以日熱姑停告完在於今朔來朔之間此時都廳之任不可付之生手新除統制使之姑留仍察事令總理大臣卽爲知委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7월 7일(경술)>

강 命總理大臣 蔡濟恭令華城留守 趙心泰依前察任

【목】 敎曰功役行將告成觀於海關狀啓亦覺弛心尺寸之朽在所當恕依前察任之意令總理大臣分付華城留守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7월 12일(을유)>

【강】 勘放金吾時囚趙觀鎮 鄭述仁

【목】 義禁府啓言密陽府使 趙觀鎮原情以爲漕船之中路冒禁許多添載雖在裝發過境之後當初若能嚴束豈有添載之事罪在溺識萬殞難贖云請刑推得情敎以考律勘放後草記又啓言信川郡守 鄭述仁原情以爲華城府畝新掘水道時董役該校不無貽弊之事附近民畝亦有被害之處而矇未覺察不得禁斷自顧罪犯萬殞猶輕云請刑推得情敎以付過放送又以趙觀鎮杖八十收贖奪啓告身三等放送啓敎以如有功議各減一等又啓言趙觀鎮功議各減一等杖六十收贖奪告身一等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7월 12일(을유)>

【강】 召見大臣備堂于熙政堂

【목】 敎曰籌坐間已來會再明日次對進定於今日○右議政 尹著東曰判府事 李命植疏請諸條向筵覆奏姑未啓下而其中略有釐正處常賑報耗縮專由於給代一事今欲盡爲推還則京外事勢亦有行不得處自今定式給代名色永爲防塞成節目遵行之意添入於舉條矣著東曰華城留守因紙所設置事請得兵曹休紙枚報備局矣予曰此事予嘗欲痛革矣各司休紙亦一文獻近來久遠文簿之無徵實由於休紙之發賣今番常賑廳文書亦全無可考豈不萬萬寒心乎向筵亦有下敎戶曹則能有久遠文書之藏置者耶戶判 李時秀曰今方查出類聚矣予曰所謂兵曹休紙即何樣文書著東曰軍案居多而新案成冊後舊案每歸無用矣予曰戶兵曹文書與閑漫文跡尤異雖似無用典守不失則日後安知無考徵之事自今嚴立科條無得擅自發賣之意戶兵曹一體遵守可也予曰備局事誠悶然各道乾犒饋卽辛丑定式之事而日前使問籌吏則不知爲對所謂事知書吏者應役不滿十年本司亦無老鍊之吏每事輒稱不知豈不駭然予曰日前張至顯事素知其爲人故處分止此而欲待今筵一諭卿等矣其疏所論不過請勘騎堂門將雖似小事關係則甚大渠則以騎堂事謂有後弊而予則以爲此而不嚴處則後弊不可勝言三代以上揖讓盃酒之間不令而嚴不言而信倫綱明矣風俗淳矣何等盛際無容議爲而孟子猶慮夫世變之無窮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大易亦曰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可見聖人之謹於微而辨之早也國之所以爲國以其有法紀也有此堵限卽人鬼關頭雖以今番事言之旣曰設禁則騎堂之奉法遵令自是當然之識以其奉法遵令而及以爲罪則安用法令爲哉存天下之大防立人紀於萬世政在此等處決不可以只請薄勘泛然看過也大抵禁令一事予亦出於不得已而昨年設一禁令今年立一禁令誠不可使聞於隣國垂示於來後而苟使治能從欲人皆率敎則亦豈無收還之時乎今番禁令雖無文跡之頒示者至以懸首之律分付門將則設禁之嚴可謂較重矣騎曹堂郎事向師律何敢冒犯乎設如渠言騎曹堂郎不信命令不畏法禁則其流之害必至於莽操懿溫接跡而起人莫敢誰何從古誅亂賊而明義理非爲時君世主也卽天下萬世民彝物則之所維持者也衰識有闕則牽裾折檻固無所不可而今乃請勘奉法之人若是斷斷果使命令則尼而不行奉法者從而罪之則一部經國大典火之亦可也年前專輒二字固非好語而以今國綱俗習此弊不防則將不知至於何境豈非凜然心寒處乎今日三司諸宰不論至顯之犯科以何顏登筵席乎予則以爲至顯設鞫然後王法可行大臣諸宰各陳所見可也著東曰國有法禁昭揚象魏一有犯者其罪何如而今番事則臣等亦未及詳知禁令之已下在外三司似或未得聞知但以門將之阻撓有此騎堂之請勘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7월 13일(병진)>

【강】 命禿城中軍依北漢管城將例稱號當否總理大臣與外使相議草記

【목】 因水原留守 趙心泰今春夏等禿城中軍褒貶啓本教曰本府今爲壯勇外營而內營外營營制既無中軍則以前日防營時本府中軍之稱號名實不副若以本府之猶有收米束伍軍謂不可祛其中營之稱云爾則亦甚不然禿城中軍無關於本府以此以彼合有釐正之舉依北漢管城將例稱號爲可乎抑有何別般稱號乎令總理大臣與外使相議指一草記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7월 16일(기미)>

【강】 命華城城操自明年設行大操輪操略倣南漢成節目修啓

【목】 右議政 尹著東啓言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外營馬步軍兵今年秋操依定式設行而各營邑場操後仍行城操自是應行之例境內城丁軍按華城操式設行操鍊俾知信地恐是不可已者南漢山城亦有大操輪操之規本城大操輪操亦略倣是制成節目修啓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城役告完操鍊爲當務請竝依狀請施行從之教以城役則可以完役於操期之前而自明年行操好矣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7월 20일(계해)>

【강】 召見大臣備堂及藥院提調 沈頤之 副提調 李冕膺于熙政堂

【목】 藥院請診也○予謂右議政 尹著東曰向以喬桐狀啓事問於備局吏而所答模糊全不成說且事在十年內外而無一知之者吏胥之全不擇莫如今日矣予曰昨以兵批初仕窠事才有處分而判堂新自關北來何以詳知專由於該吏之誤認舉條之啓下初不載錄於闕記故也日前動駕時使之招問自太廟至景慕宮其間甚遠而尚不待令該曹事誠駭然矣著東曰臣亦昨日聞之矣自政院招問該吏而一軍色書吏適待令非渠所掌故致此誤對方以定配磨鍊矣予曰此莫非政色吏所掌軍色吏何以知之使之分揀而以政色吏移當其罪也予又曰今番大政果何如云耶著東曰政目臣姑未及詳閱而似不無做錯故俄以軍器正事陳達而筵退後更爲取見如有不善處則當隨事陳達矣予曰做錯未知如何而昨日初度呈辭入啓後又爲小都目矣尙端副直長及社稷 令二窠皆不出代故次次遷轉而初仕又出二窠矣守門將報仕朔數遲速曾令廟堂稟處而所謂兵曹節目全不成樣伊時禁將所奏亦皆漏落節目當還給使之更爲修正而今番取見其實仕懸註者則多是十二三朔此皆臘月都政時十五朔之有餘而廿四朔之不足者也亦欲如今番例皆令區處以白徒爲備郎者亦以十五朔出六則如是區處無所不可矣予又曰統制使何間可以赴任云耶著東曰城役雖告完自多渠之所掌文書則恐難從近辭朝矣予教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城役告完當在來月旬間云若非當暑停役則幾或告完於此月之內也心泰曰然矣體城之役來月無慮告畢而至於女城工匠少而役處難故皆云今冬前難以告完然又踰今冬萬不成說故必欲於九月內盡爲之爲計矣至於文書若以儀軌謄錄樣成出則可費時月而只以錢穀工役用下之大總爲之則亦可於九月內爲之矣召見敦寧都正 徐日輔教曰昨日特資出於念舊之意予之視爾者如先朝之待金九■諸人此亦仰體處也貌亦豐好可以無官不做矣常聞宮中傳來之言聖母夜輒禱天先願國家有慶次爲本宅願生名人一年三百六十日如一日予之生年適在聖母周甲若不偶然且其本宅如徐龍輔之生在於丁丑二月十五日亦云異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7월 20일(계해)>

【강】 司僕寺以濟州各樣貢馬別單啓

【목】 別單先運進上歲貢馬二百匹內十五匹華城親軍衛分給八匹到江頭病留一匹到中路故失○後運各樣進上馬八十八匹內年例進上馬八匹誕日進上馬二十四冬至進上馬二十四正朝進上馬二十四內一匹到中路故失凶咎馬十四駕駘馬十四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7월 27일(경오)>

【강】 御春塘臺頒賜濟州貢馬

【목】 司僕寺 濟州出來先後運內外頒賜馬二百八十八匹內各宮房八匹原任大臣一匹時原任閣臣二十匹承史九匹兵曹判書一匹將臣四匹壯勇營都提調以下十五匹水原留守一匹城役都廳一匹內乘 別軍職 承傳宣傳官十四匹將官七匹閣屬官二十一匹別看役四匹醫官六匹武藝廳六匹內閣吏隸一匹內外寺吏隸二匹內官十二匹傳命司謁一匹待令別監一匹司謁一匹差備 別監一匹衛內下人一匹古風一匹各處頒賜三十六匹水原屯民等處十七匹後苑放牧十三匹華城軍馬十五匹壯勇營留養五匹下本寺四十三匹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7월 27일(경오)>

【강】 召見戶曹判書 李時秀 華城留守 趙心泰于齋殿

【목】 予問心泰曰城役何時可以告完心泰曰體城則今月旬前可以告完而女牆九月內可以告功矣予曰告完之後不可不爲落成宴而至於犒饋之節則若待落成之後遠地匠手之許久等待不可不念體城畢役後更稟卽爲之好矣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者古人所以備不虞之道也華城卽三南要衝之地而雖已築城城外之虛疏一也至於北邊尤爲虛疏若設置察訪於北門外則稍可成樣而此非但有係變通亦必有財力然後可以設施姑待徐議而至於城內種桑近果申飭否農桑之業其利一也此不可不念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1일(계유)>

【강】 命罷荏子島牧場許民耕墾移其馬於道內諸牧場新墾稅入屬之華城府內用庫令本府摘奸仍飭該道臣以其實數狀聞

【목】 戶曹判書 李時秀啓言荏子島移牧許墾便否自臣曹關問于全羅監司 徐鼎修處矣道臣查報以爲本島因百餘匹病馬全島失業移牧一事民情所同辛亥年因內司所報移馬於押海島屬土於宣禧宮事自備局發關呂鎭所報一辭稱便而特因馬匹移送他牧場之所不願故至今在未決之中樂願之民情有不可遏閒曠之土地荒廢可惜難以些少移馬之弊終寢許墾之議目今本牧馬匹其數無多從略分排於附近各場勿令多數添牧則在諸牧場亦無移疾生弊之慮云本島及本島所屬靈光 咸平兩邑界珍下山田畝時起二百結零可墾處近三百結竝爲修成冊報來矣今此道臣所報與內司啓目辭意別無異同一島瘠瘠合有變通今年本道諸邑分養馬多以場馬充送餘在者不過百餘匹以此分排移送於道內諸牧場則一場所送多不滿十四似無大段爲弊之端該寺一年稅納其數不甚夥然雖欲準數給代無甚難處依平薪已例從當有從便區處之道自今年爲始荏子島牧場革罷移其場馬許令耕墾土地所出之稅當依內司啓目施行而華城內用庫所重尤別本島稅入一竝屬之華城內用庫自華城別定幹事人下往本島時起田畝更爲詳細打量每結稅總採探民願酌量定數自該道監營別定褊裨與該鎭僉使眼同舉行御覽成冊修正上送事分付于該寺該道及華城府似宜矣教以既屬華城下送摘奸與該僉使眼同舉行亦令 道臣着意察飭以其實數狀聞事分付該道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1일(계유)>

【강】 命壯勇外營甲冑營造所入借用軍器寺舊件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外營親騎衛所着甲冑今方始役而近聞軍器寺多有舊件破冑破葉之積置者厥數不些云就此中破冑一百六十五箇破葉一百五十部所入與本寺提調相議姑先貸用後待其修補時準數還報恐合方便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1일(계유)>

【강】 命華城城役不足財力貸用關西木一百五十同嶺南南倉錢一萬兩海西監營記簿別備錢五千兩關西木則以錢代納

【右議政 尹著東啓言】華城城役九月內當告竣仍行落成之宴矣聞留守 趙心泰言則目下財力不無不足之慮云關西木四百同即今年二月自備局行關使之措備以待者一百五十同姑先取用嶺南監營南倉錢一萬兩海西監營記簿別備錢五千兩竝爲貸取而關西木則數爻既多升尺未必皆準聞其事情願以錢代云役處用下錢又勝於木此則從其願以錢代納之意分付南倉錢則與惠廳貿米條相換取用事甚便當請以此知委施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3일(을해)>

【頒賜御定奎章全韻于中外命公私押韻準此義例仍禁御諱諱稱字音中間竝諱之習

【敕曰御定奎章全韻 內閣印出進呈內外閣 玉堂 藏書閣 尊經閣 政院 禮曹起居注室五處史庫四學分藏而時原任大臣閣臣卿宰侍從各邑鄉校賜額書院分頒我東韻書之彙以三韻別置入聲有非韻本四聲之義而不押增韻與入聲亦不曉通韻叶音之格魯莽莫甚所以博據廣證命編是書者也此後公私押韻準此韻書義例式令事分付京外掌試之司即予苦心在於矯俗正習是書之編豈特專爲諧音比聲政欲一洗謠僞之陋近年印本書冊御諱之刪割所見甚駭然屢勸飭教不即復古甚至諱稱字音中間竝諱之因循而無非可以矯正之端自今似此習俗一切嚴禁韻書今日爲始行用事亦令內閣知悉○我東韻書之最先出者即三韻通考遵行已久爲操觚者之章程但其取字狹少訓註疏略已非該括博約之書又以四聲爲三韻名實殊舛金濟謙成孝基雖加增補亦不過稍廣舊文而已崔世珍之通解朴性源之通釋其於音切頗致詳備而乃若字挾註略彙以三韻別置入聲有失韻本四聲之義一也此蓋我東科詩不押入聲故因襲陋規便別入聲一韻於三韻之外冗贅無歸屬之科其紕繆可嗤有如是不足以爲學官之令式藝苑之範則予嘗留意是正命檢書官 李德懋取諸家韻書博據廣證詮次一部全韻以平上去入比類諧音增爲四格編字次第倣古韻書字母爲次之法以諺書翻切按序排定其文又增於增補其解特詳於諸家而其一字之諸韻互見者同字而音義各殊者華音東音之逐字異讀者標以傍識之匡以圈加之諺註以分析之一字互見四聲者平聲標○上聲標●去聲標■入聲標●一字互見他韻者註部首字加匡一韻而字同音異者註以諺音加匡東音則同而華音母義異者標以小圈訓別義而書華音加匡華音則遵正音之字母叶通解之諺翻東音則辨以七音律以字母各字之下以諺書分註華東亦各加匡又取吳氏韻補楊氏古音邵氏韻略若干叶音按韻抄附寧略無濫蓋謹之也至於通韻之辨有若聚訟而證之古樂府杜韓詩最有可據以次附于各韻之下比成書又命閣臣 李晚秀 尹行恁 徐榮輔 南公轍前承旨 李家煥 李書九 外閣校理 成大中 檢書官 柳得恭 朴齊家校其譌謬甲寅冬下內閣命家煥與德懋弟功懋及其子光蔡重爲校對繕寫大小兩本鈐之梓至乙卯八月功告完藏其板于內閣至是印布中外○四都八道鄉校秩水原府 開城府 江華府 廣州府 京畿 三十四官 忠清道 五十四官 全羅道 五十六官 慶尙道 七十一官 黃海道 二十三官 江原道 二十六官 咸鏡道 二十四官 平安道 四十二官合三百三十四官各白紙大本一件○賜額書院秩水原府 梅谷書院 明阜書院 開城府 崧陽書院 崇節書院 五冠書院 花谷書院 道山書院 表節祠 江華府 忠烈祠 廣州府 龜巖書院 壽谷書院 顯節祠 京畿 楊州 道峯書院 石室書院 清節祠 旌節祠○驪州 沂川書院 孤山書院 大老祠○坡州 坡山書院紫雲書院豐溪祠○長端 臨江書院○豐德 龜巖書院○仁川 鶴山書院○南陽 龍栢祠 安谷祠○金浦 牛渚書院○安城 道基書院○文河 新谷書院○高陽 文峯書院○麻田 湄江書院○加平 潛谷書院○龍仁 忠烈書院 深谷書院○永平 玉屏書院○砥平 雲溪書院○抱川 花山書院 龍淵書院○始興 忠賢書院○果川 愍節書院 鷺江書院 四忠書院○陽城 德峯書院○漣川 臨漳書院 忠清道 清州 莘巷書院 華陽書院 表忠祠○忠州 八峯書院 雲谷書院 樓巖書院 忠烈祠○公州 忠賢書院 滄江書院○洪州 魯恩書院 惠學書院○清風 鳳崗書院 黃江書院○韓山 文獻書院○沃川 表忠祠○丹陽 丹巖書院○舒川 建巖書院○林川 七山書院○瑞山 聖巖書院○文義 魯峯書院 黔潭書院○報恩 象賢書院○懷德 崇賢書院○扶餘 浮山書院 義烈祠○鎭川 百源書院 芝山書院○鴻山 清逸書院 彰烈書院○保寧 花巖書院

院○連山 遯巖書院○木川 道東書院○燕歧 鳳巖書院○平澤 褒義祠○尼城 魯崗書院○禮山 德岑書院○黃澗 寒泉書院○牙山 顯忠祠 全羅道 全州 華山書院○羅州 景賢書院 月井書院 潘溪書院 旌烈祠○綾州 竹樹書院 褒忠祠○光州 月峯書院 褒忠祠 義烈祠○濟州 橘林書院 三姓祠○順天 玉川書院 忠愍祠 旌忠祠○南原 寧川書院 露峯書院 忠烈祠 愍忠祠○長城 華巖書院○潭陽 義巖書院○礪山 竹林書院○長興 淵谷書院 江城書院 忠烈祠○實城 龍山書院 大溪書院 旌忠祠○錦山 星谷書院 從容祠○靈巖 鹿洞書院 忠節祠○古阜 旌忠祠○益山 華山書院○臨陂 鳳巖書院○龍潭 三川書院○昌平 松江書院○泰仁 南阜書院 武城書院○興陽 雙忠祠○谷城 陽德祠○茂長 忠賢祠○務安 松林書院○南平 蓬山書院○同福 道源書院○井邑 考巖書院 慶尙道 慶州 西岳書院 玉山書院 崇烈祠○安東 虎溪書院 三溪書院 周溪書院 西礪祠○星州 川谷書院 檜淵書院 忠節祠○晉州 德川書院 新塘書院 殷烈祠 忠愍祠 彰烈祠○尙州 道南書院 興巖書院 白玉洞書院○順興 紹修書院○大邱 研經書院 洛濱書院 表忠祠○密陽 禮林書院 表忠祠○善山 金烏書院尙義書院 洛峯書院○仁同 吳山書院 東洛書院○金海 新山書院○東萊 安樂書院○蔚山 鷗江書院○青松 屏巖書院○咸陽 濫溪書院 滄洲書院○永川 臨臯書院 道岑書院○清道 紫溪書院○榮川 伊山書院 龜山精舍○咸安 西山書院○陝川 伊淵書院 華巖書院○醴泉 鼎山書院○梁山 松潭書院○義城 冰溪書院○固城 忠烈祠○南海忠烈祠○宜寧 德谷書院○禮安 易東書院 陶山書院○安義 龍門書院 黃巖祠○延日 烏川書院○居昌 道山書院 浣溪書院 褒忠祠○眞寶 鳳覽書院○三嘉 龍巖書院○漆原 德淵書院○丹城 道泉書院○玄風 道東書院 禮淵書院○山淸 西溪書院○英陽 英山書院○開寧 德林書院○泗川 龜溪書院○奉化 文巖書院○昌寧 冠山書院 江原道 江陵 松潭書院○原州 七峯書院 陶川書院 忠烈祠○春川 文巖書院○鐵原 褒忠祠○寧越彰節祠○金化 忠烈祠 黃海道 海州 紹賢書院 文憲書院 淸聖廟○黃州 白鹿洞書院○延安 飛鳳書院 顯忠祠○平山 三太師鐵像祠 東陽書院 九峯書院○長淵龍巖書院○瑞興 花谷書院○白川 文會書院○信川 正源書院○安岳 鷲峯書院○遂安 龍溪書院○載寧 景賢書院○鳳山 文井書院○金川 愍忠祠○文化 鳳岡書院 程溪書院○松禾 道東書院○長連 鳳陽書院 咸鏡道 咸興 文會書院 雲田書院○永興 興賢書院○吉州 溟川書院○安邊 玉洞書院○北青 老德書院○鍾城 鍾山書院○鏡城 彰烈祠○德源 龍津書院○會寧 顯忠祠 平安道 平壤 仁賢書院 龍谷書院 忠武祠 武烈祠○義州 顯忠祠 紀忠祠○寧邊 藥峯書院○安州 淸川祠 忠愍祠○定州 鳳鳴書院 新安書院○江界 景賢書院○成川 鶴翎書院 雙忠祠○慈山 義烈祠○昌城 忠烈祠○宣川 義烈祠○龜城 旌功祠○熙川 象賢書院○碧潼 九峯書院○永柔 三忠祠○順安 星山書院○龍岡 鰲山書院○江西 鶴洞書院 合二百六十二處各白紙大本一件○各司上四都八道營上秩內閣 嶺壯紙大本六件白紙小本三件 藏書閣 嶺壯紙大本六件小本三件 弘文館 嶺壯紙大本三件完壯紙小本三件 成均館 嶺壯紙大本一件卷冊紙大本一件完壯紙小本一件 外奎章閣 卷冊紙大本一件小本一件 外閣 嶺壯紙大本一件卷冊紙小本一件科試件嶺壯紙大本三件四學各嶺壯紙大本一件卷冊紙小本一件 五處史庫 各嶺壯紙大本二件完壯紙小本一件 政院 卷冊紙大本一件白紙小本一件 起居注室 卷冊紙大本一件白紙小本一件 禮曹 卷冊紙大本二件 **水原府** 卷冊紙大本二件 開城府 江華府 廣州府 各卷冊紙大本一件 京畿 關東 海西監營 各卷冊紙大本一件 嶺南 湖南 湖西 關北 關西監營 各卷冊紙大本一件白紙小本一件合嶺壯紙大本三十四件小本三件完壯紙小本九件卷冊紙大本十九件小本六件白紙小本十件 (…)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8월 11일(계미)>

간 戶曹以今年諸道竝不給災啓推戶曹判書 李時秀仍命啓目付標行會給六道兩都災結二千八百結
목 戶曹啓言今年農形各穀均熟諸路純同給災一款竝不舉論諸道實結以乙卯元總磨勘京畿元總四萬

一千五百三十三結水原府元總六千三百二十七結廣州府元總二千八百十八結忠清道元總十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八結全羅道元總二十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二結慶尙道元總二十萬八千八十一結黃海道元總七萬三千四百二十六結江原道元總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五結咸鏡道元總六萬五千九百五十七結平安道比甲辰參酌磨鍊元總八萬五千七百八結各項應行節目一依年前後錄磨勘時枚舉狀聞之意八道及華城府 開城府 江華府 廣州府請嚴飭分付允之教以今年農形幸免災損今日甘雨又獲於近日東風之餘有秋之望心竊獨喜而八路三百六十州旱田水田之汚邪籌簍無彼無此何可一一取必且況庚戌之豐尚有倭結今年年分之只準原總不給一負一束有非損上益下之政卿則推考啓日付標啓下後行會諸道○京畿乙卯元總下給災四百結實結四萬一千一百三十三結水原元總下給災二十結實結六千三百七結廣州元總下給災十結實結二千八百八結忠清道乙卯元總下給災六百結實結十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八結全羅道乙卯元總下給災七百結實結二十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二結慶尙道乙卯元總下給災八百結實結二十萬七千二百八十一結黃海道乙卯元總下給災二百結實結七萬三千二百二十六結江原道乙卯元總下給災七十結實結一萬一千四百五十五結改付標啓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8월 13일(을유)>

강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城役監董匠募入等餅酒分饋馳啓命大犒饋以今月二十二日舉行

목 心泰狀啓以爲今月十二日辰時成貼傳令內火巢內外民冢近處植木逼近者向於駕過時見之駐馬除拔而後安知無此等弊端乎從近當別遣摘奸民冢近處植木有勤慢爲弊處當該不卽拔去之植木監官四山監官等拿致內營嚴棍五十度濟州牧充軍以此下教書付本府上貳衙及齋所園底民家頭目人家戶俾無未及聞知而抵重罪之弊宜當者傳令一度一時到付同日成貼傳令內今番秋夕園所獻官 閣臣 徐龍輔進去復命日城役監董以下匠募等聚會通廣處卿與獻官 閣臣眼同饋餅酒形止狀聞宜當者及後錄內犒饋時外使當爲檢飭園所勿爲進去犒饋日大張軍樂俾各醉飽事傳令一度一時到付傳令內城役今將告成體城畢役後大犒饋次日子指一啓聞待奉命下去眼同分饋宜當者傳令一度並於當日未時量臣在本營祇受謹依傳令內辭意火巢內外民冢近處植木有勤慢爲弊處卽爲拔去事書付本府上貳衙及齋所園底民家頭目人家戶俾各知悉舉行各處所付傳令自臣營割卽騰頒計料閣臣復命日城役監董以下匠募等饋餅酒計料體城畢役後大犒饋日子以今月二十二日舉行未知何如教以二十二日爲之所入物力內營舉行承旨當奉命下往分饋而犒饋熟設等事內營官吏下去檢飭以此知悉○ 心泰別單以爲城役監董以下匠募等酒餅分饋事傳令祇受之由已爲馳啓臣於當日與奉命原任直提學 徐龍輔大張軍樂眼同分饋後監董以下匠募實數後錄以聞 監董牌將八十員員役三十四人各色工匠八百四名擔募一千二百三十名以上二千一百四十八員人名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8월 15일(정해)>

강 命華城城役告成日遣承旨 金祖淳犒饋工匠仍命監董堂上以下來月念前後復命

목 敎曰華城城役聞於今月十九日告成其日遣承旨犒饋後石工勞問各令卽爲還歸監董堂上以下待其整頓工役及修正文簿使之來月念前後入來復命事分付以來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17일(기축)>

강 召見承旨 金祖淳于重熙堂

목 以華城奉使辭陞也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18일(경인)>

강 命華城城役工匠等犒饋後一一勞問仍命京鄉匠手等各其案付衙門各其道守臣分等施賞

【목】敎曰華城城役告完工匠之經歲使役其勞甚鉅奉命承旨犒饋後一一招致勞問外方匠手則回糧米錢別爲加給仍令各其道伯守臣待其回還依昨年先放匠手例施賞後狀聞事令整理儀軌廳措辭行會京工令監董堂上區別報來後待其上來各令案付衙門分等施賞草記事分付竝令總理大臣知悉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18일(경인)>

【장】備邊司以水原府體城畢築啓

【목】備局啓言即接華城城役監董堂上趙心泰所報則體城四千四百五步今月十八日畢築矣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8월 19일(신묘)>

【장】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城役監董堂上以下犒饋節次及匠手等施賞事有旨祇受馳啓

【목】心泰別單以爲本月十七日罷漏後成貼傳令內承旨奉命犒饋節次依書下後錄舉行後以爲例宜當者及後錄內犒饋前一日設奉命承旨宣敎位於東將臺東壁西向又設宣醞位於案之東先設宣醞卓一於臺上北壁二於階間左右設城役監董堂上都廳郎廳將官位於階上每等異位重行將校等於門內庭中重行俱北向東上員役工匠等門外通廣處各從名色橫列重行其日應受犒饋堂上以下各具戎服 將校員役軍服工匠應役服色齊到信地整待列軍樂於將臺左右階下奉命承旨由正門入詣宣敎位西向立先時執事者本府將校及抄奴等以酒壺列置於臺上及階間又以五呈杯具拈置之壺傍城役監董堂上以下趨入就位北向立奉命承旨 稱有敎監董堂上以下皆跪奉命承旨宣敎曰敬勞卿等宣訖還就宣敎位樂作監董堂上以下俯伏興四拜樂止凡拜禮時樂作樂止下倣此 承旨跪堂上以下皆跪執事者率其屬分設犒饋餅肉諸品於承旨及堂上以下之前樂作承旨起身至宣醞卓前西向立執事者引堂上都廳郎廳將官等由西階升至楹外分等重行北向立執事者酌酒以杯進于承旨 承旨舉杯堂上以下一人式進至卓前北向俯伏受飲訖將校工匠等各於隊伍受飲以階間酒卓所在者執事者分饋之以次降復位樂止承旨還至宣敎位跪堂上以下皆跪樂作俟饋訖樂止奉命承旨仍於本位起立堂上以下三叩頭山呼俯伏興四拜而退奉命承旨由正門出監董堂上都廳郎廳等還至將臺前每等異位北上東向立訖執事者引奉命承旨至臺前西向立堂上進前揖承旨答揖俱設席下同執事者引承旨由東階至臺上北向立堂上由西階而陞堂上東壁西向承旨及堂上跪執事者以饌盤置于承旨之前酒行一巡撤盤承旨與堂上相揖而罷由東階東門而出即日登途復命事傳令一度臣於當日巳時量在本營祇受依傳令後錄內辭意舉行計料又別單以爲本月十八日申時成貼傳令內依今下傳敎與承旨一一曉諭舉行而米各三斗錢各二兩自城役所上下外方匠手居住姓名即爲修成冊報于整理儀軌廳京居匠手則區別使役日子多少分等竝與案付衙門懸注修報宜當者傳令一度臣於當日戌時量在本營祇受一時祇受傳敎傳敎見十八日此傳敎承旨及監董堂上見之依此舉行次臣謹依傳令及傳敎內辭意舉行計料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8월 19일(신묘)>

【장】承旨 金祖淳 華城留守 趙心泰以城役監董都廳以下勞問宣醞外方石工慰諭後糧資米錢給送馳啓

【목】祖淳狀啓以爲臣祇承聖敎本月十八日馳到水原府十九日進詣東將臺城役監董堂上都廳郎廳將官及將校員役工匠等勞問宣醞犒饋等節一依內頒儀式舉行十八日所下監董堂上趙心泰處傳令及傳敎當日二更量臣一體祇見犒饋畢後外方石工之當爲解送者一一招致謹以傳敎內辭意面面慰諭後糧資米錢亦依傳令中數爰與監董堂上眼同分給俾各還歸渠輩以經年赴役之匠大役順成舉皆無恙蒙此優異之恩莫不蹈舞攢祝臣則今方復路○心泰狀啓以爲臣與奉命承旨 金祖淳進詣東將臺聚會城役都廳郎廳以下將官將校匠募等謹依頒下儀式一一犒饋後領受實數後錄以聞當日解送各道石手等亦依十八日祇受傳令及所下傳敎眼同承旨別下錢米面前分給自役所計其程途遠近盤纏之資從優磨鍊加給

石工等居住姓名及上下米錢修成冊報于整理儀軌廳 監董堂上一員都廳一員郎廳一員監董十四員監官四員別看役一員京牌將二十員府牌將七十五員畫員九員以上一百二十六員每員肉九兩五合餅三箇酒二椀湯一器蒸太四合京書吏三人府書吏三十九人石手一百八十四名冶匠十八名車匠三名泥匠一百五十三名木手一百六十名蓋匠二名假漆匠五名髹匠二十四名軍器所工匠七十八名屏風匠三名以上六百二十八名每人名肉九兩五合餅三箇酒二椀湯一器蒸太四合石手助力一百六十九名冶匠助役四十八名車夫七十一名擔軍一百八十二名以上四百七十名每名肉七兩四合餅三箇酒一椀湯一器蒸太三合牛直二十八名募軍一千四百五十名以上一千四百七十八名每名肉六兩五合餅二箇酒一椀湯一器蒸太二合都以上二千七百二員人名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8월 20일(임진)>

강 召見水原府城役犒饋奉命承旨 金祖淳于重熙堂命水原府城役外方匠手之先爲下去者自該邑施賞今番犒饋用餘物力屬之本府外帑庫仍命良才察訪以有履歷人差出俾管北城外公廨民舍經理之役

목 奉命承旨 金祖淳啓言臣謹依聖教進詣華城城役監董以下將校員役匠募等犒饋設行仍又勞問外方石手七十名則亦依筵教卽日使之解送別下糧資及賞格臣於面前一一分給而畢役前各道石手之先爲下去者未蒙一視之澤整理儀軌廳行會時此類自該道知委各該所在邑一體施賞恐合事宜犒饋所用區劃物力七百兩中所剩爲一百兩云守臣要令臣還朝後筵稟區處故仰達矣教以先送匠手之一體施賞事果好卽令整理儀軌廳以此知委而今番犒饋用餘物力屬之外帑庫會錄又教以北城外郵官公廨驛村基地聞已經理云幾許就緒云耶祖淳曰良才驛爲本府直路所管而公廨民舍幾皆量定基地須有主人可以專管舉行云矣教以已欲指一下教矣畿伯使之來待良才時任察訪遞付京職其代政官牌招開政有履歷人差出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8월 21일(계사)>

강 召見良才察訪 李五鎭于便殿改良才道爲迎華道

목 予教五鎭曰爾既往審驛地圖形以來乎五鎭曰臣遍爲看審則驛舍基址果爲恰好措置之方與留守爛商散在之驛民二十餘戶爲先曉諭使之入居而仍爲圖形以來矣予曰設施之初規模凡百不可草率苟且而止或設屯收稅或買穀作還亦皆從優經紀郵官之排朔驛卒之接濟必使綽有餘裕然後人皆樂赴官亦成樣始可期久遠之效二萬兩錢已有措置者爾與留守相議以此財力善爲拮據可也五鎭言中軍所管之入居錢似當移置於華城予曰宥官之無益者莫如畿營中軍五哨牙兵安用中軍爲哉況於郵官之事有何干涉而有此侵官之弊徒作耗費之端爲先革罷中軍以其財力移用於新驛之措劃實爲合宜華城凡事廣留既與聞爾其退傳此意使之十分商量以待後日登對詢問也○教曰良才郵館既定於華城北門外則站名與地方相左郵館稱號亦當隨以改之良才道察訪以迎華道察訪令該曹啓下亦令造給印信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29일(신축)>

강 召見諸承旨及藥院提調 沈頤之 副提調 黃昇源 領敦寧 金履素 禮曹判書 閔鍾顯 開城留守 趙鎭寬于 誠正閣仍命齊陵守僕陵軍等令守臣分等施賞

목 諸承旨持公事入侍藥院請診履素等齊陵陵役監董後復命也○予曰齊陵陵役順成已極喜幸而伊日雨勢達夜不止故予甚悶慮矣今聞始役時天氣晴朗若有助焉果於一日內速成尤豈不奇幸乎履素曰工役旣成陵寢孔安此莫非我聖上孝思之致也予曰本陵封築在開國年歲最久故其於修改之際不能弛慮矣今幸如意告成方位亦皆均正可占永久之休自此予可以安寢矣雖以所費言之比諸當初所料不過爲十分之一所入則小而所成則大此則本府專管之效也自今以後凡係本陵舉行之事一以委本府如顯隆園之凡有修改之役自華城專當舉行之例則來頭責成之功必勝於前矣禮判退與戶判往復右相另給財

力以爲需用之地好矣鍾顯曰若委任本府則役力不必多入而凡事亦皆精緻矣予曰驪州兩陵修改亦依此例爲之似好亦須商量也鍾顯曰驪州則本邑財力似難給矣予曰衍慶寺重修後今果一新否本寺在於陵寢至近與他有別凡百各別顧念好矣履素曰臣躬往本寺招僧問瘼則別無他弊云矣予曰驪州 神勒寺自是勝國遺刹至登輿地勝覽則其勝概可知寺塔之頽毀僧徒之弊瘼亦不可不念須與畿伯相議以爲復舊之方可也○教曰今番本陵石物修改卽先朝丙辰年欲爲之志事適於舊甲重回之年有此修改若有待焉豈無識意修改時舉行之守僕陵軍等令守臣分等施賞衍慶寺僧亦爲量給米斗後狀聞事下諭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30일(임인)>

강 命華城都試居首李大永直赴殿試

목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則本營左右列親軍衛今秋等都試時閑良李大永居首令該曹稟處矣請依節目李大永直赴殿試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30일(임인)>

강 召見廣州留守 徐有隣 水原留守 趙心泰 原任直提學 徐龍輔 直提學 李晚秀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2일(갑진)>

강 召見園幸定例堂上李時秀 徐龍輔 李晚秀 尹行恁 舟橋堂上沈頤之 禮曹判書 閔鍾顯 兵曹判書 鄭好仁 廣州留守 徐有隣 京畿監司 李冕膺于便殿

목 教曰幸行諸務句管諸堂使之來待仍命入侍元子方侍坐予謂好仁曰卿初見元子乎好仁曰臣於六月慶禮時仰瞻元子宮行禮矣予謂元子曰年老崇品卿幸方登筵拜之可也仍教諸臣答拜頤之曰今年暑熱挽近所無而仰瞻睿容一樣豐潤下情萬萬慶幸矣予謂冕膺曰聞陵幸道路比前狹窄頗甚云民習雖甚可駭到今猝難廣拓修治之際各別申飭於列邑有隣曰金浦境有彭介橋造橋之節卽速舉行然後可無窘束之慮矣予曰橋役頗鉅乎有隣曰役處甚鉅云矣行恁曰今番幸行時各務差員亦與園幸例似有異矣予曰今番則當有橋梁差使員而其外差員中汗漫名色一從省略也行恁曰道路頗遠爲日稍久從官隨卒一導園幸例則不無太簡之慮似當有關挾自金浦至安山時章標外略干名許令帶去入華城境以後則一導定例不許濫率爲好矣予曰依此爲之至若盤果則各司各營若有杞者無論大官小官決不饒貸矣予謂冕膺曰聞彭介橋卽石橋也先朝甲寅年幸行時以駕輜越過故有添堦矣今番則欲以玉輜渡過添堦之役除之好矣冕膺曰此非大段用力之事不足惜費而其在十分慎重之道不可無添堦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6일(무신)>

강 命陵幸時晝停所及宿所竝依站舉行出還宮時除外方植炬橋梁修治園幸應定外道路亦以園幸騰錄參互用之分辦舉行用最少例皆用儲置米以除民弊

목 禮曹判書 閔鍾顯啓言章陵展謁行祭後還路詣顯隆園展拜行祭事命下矣節目當爲磨鍊而二十五日龍驤鳳翥亭少駐陽川縣晝停所金浦郡宿所二十六日富平府晝停所安山郡宿所竝依站舉行而自安山詣顯隆園時晝停所則請待華城守臣審察後更爲磨鍊從之教以兵曹軍令則待華留別單啓下書入外方植炬則出還宮竝置之橋梁則園幸應定道路自當用園幸定例其外畿伯既承筵教以園幸騰錄參互用之雖於分辦舉行用最少例用民力者皆用儲置米若有一毫貽弊之端差使員及地方官別樣重勘以此嚴飭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6일(무신)>

㉔ 命內吹近仗軍士考喧羅卒等量宜加定各司隨率自京至安山站勿拘掌標從便帶去入華城境後毋敢違越定例

㉕ 定例堂上李時秀啓言今番隨駕官有一依園幸例磨鍊之命而係是陵幸道里稍遠如內吹近仗軍士考喧羅卒等不可不量宜加定各司隨率亦宜有關狹之道自京至安山使之勿拘掌標從便帶去入華城境以後一依定例掌標外雖一隸一卒毋敢違越事請預爲嚴飭于各司各營從之教以安山以前各站雖依所奏關狹而卿等量給名數俾勿亂雜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6일(무신)>

㉔ 命章陵幸行時斥候伏兵十里內以留營軍門舉行十里外以總戎廳 廣州府 水原府舉行仍命將士名數及從約之節一依園幸定例爲之

㉕ 兵曹判書 鄭好仁啓言二去甲寅年章陵幸行時十里內斥候伏兵訓局舉行今春園幸時留營營門舉行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從之又啓言二去甲寅年章陵幸行時十里外斥候伏兵總戎廳 鎮撫營舉行今春園幸時總戎廳 廣州府 水原府舉行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從之教以將士名數及從約之節勿用前例一依園幸定例爲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6일(무신)>

㉔ 命壯勇外使 趙心泰 安山宿所與中路間待下教待令別將權領軍兵聚待園所近處待外使到信地率領環衛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每年園幸時本府初境遲遲峴至率領馬步軍出待隨駕則當於初境三十里地金光橋出待而安山郡既是臣營屬邑與本府境無異里數亦不過五十里恐不可以前後出待於境上爲例今番則馬步軍一齊聚待於安山郡官門未知何如既伏承具意見狀聞之命略附淺見教以外使則安山郡宿站與中路間待下教待令以爲從便先詣之地軍兵則別將權領園所近處聚待外使到信地率領環衛作門事分付內使使即行會仍令兵曹知悉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7일(기유)>

㉔ 戶兵曹及各營門以華城城役石手工匠等施賞啓

㉕ 戶曹以石手一等金德辰等九名各木二匹布一匹二等崔興宅等十六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三等李得奉等十五名各木一匹分等施賞其餘五十八名更爲搜訪追後須給啓○兵曹以石手崔昌福等二名各木一匹布一匹施賞啓○訓練都監以工匠中一等金九鉉等二名各木二匹布二匹二等張昌明等三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三等李世興等八名各木一匹分等施賞啓○禁衛營以石手一等朴完碩等三名各木二匹布一匹三等都成中等三名各木一匹分等施賞啓○御營廳以石手二等朴福尙木一匹布一匹三等金仲喆木一匹分等施賞啓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7일(기유)>

㉔ 命華城斥候伏兵徵發事令壯勇內使稟旨成送受教傳令于外使著爲式

㉕ 兵曹判書 鄭好仁啓言華城斥候伏兵勿爲請出標信兵符調發解送事曾有定式矣安山既屬華城則斥候伏兵當自華城除標信舉行以此意分付從之教以安山雖屬華城軍兵徵發豈無標信前此華城所管之除標信難免不審而本營內外使既無發兵符此後本曹啓日以令內營稟旨知委於外使使之徵發措語而內使枚舉稟旨成送受教傳令事著以爲例載之本營節目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8일(경술)>

㉔ 兵曹進章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令

㉔ 九月二十五日出宮鷺梁行宮 龍驤鳳翥亭少駐陽川縣行宮晝停所自闕門三十里陵所展謁親祭自陽川縣行宮晝停所三十里金浦郡行宮宿所自陵所五里二十六日富平府行宮晝停所自金浦郡行宮宿所二十里安山郡行宮宿所自富平府行宮晝停所四十里二十七日鷗浦少駐自安山郡行宮宿所二十五里園所展謁親祭宿所自鶴浦二十五里以上一百八十五里二十八日華城府行宮宿所自園所二十里二十九日始興縣行宮晝停所自華城府行宮宿所四十里還宮自始興縣行宮晝停所二十三里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9일(신해)>

㉔ 命園所宿所站設布帳及軍兵環衛依甲寅例爲之

㉔ 敎曰園所爲宿所站設布帳及軍兵環衛依甲寅年例爲之事令兵曹知悉仍令華城留守 京畿監司知悉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9일(신해)>

㉔ 召見備局有司堂上沈頤之 李時秀 兵曹判書鄭好仁京畿監司 李冕膺于便殿命兵曹郎廳 呂駿永等廉察今番幸行時沿路民弊及陪從諸臣騶率盤果之犯科者

㉔ 予謂冕膺曰鷺梁越邊則聞甲寅年幸行時舊路足可以作路云卿亦聞知否冕膺曰輦路欲用甲寅舊路當由回農後峴而峴路非但狹小此外無傍邊可治之路雖以萬安峴作路不至大段迂回矣卽聞始興縣監之言則鐵浦間津若爲舟橋則比諸造橋甚爲便穩亦可省力云矣予命以舟橋造成而華留下去時亦同往躬審形止冕膺言 陽川班戶外民戶未滿百餘戶以此殘邑實難繕治輦路請依甲寅年幸行時例近境隣邑之民赴役治道予曰陽金之民每歲貽弊又豈可使之勞役竝用雇軍可也聞安山倅則捨却道伯巡審之路創出六十里新路奔走役民使同鑿山通道是豈成說乎然無論如此如彼舊路之於新路遠近便否何如云耶冕膺曰新舊路遠近爭以十里而新路則無嶺峴舊路則比新路稍近十里而其間有踰嶺處平衍雖不及舊路道臣巡審之必由舊路者蓋爲愍懷墓奉審故也予曰予之欲遵巡路者欲觀勢歷拜於墓所墓所洞口略略治道可也冕膺言墓官齋室亦當修補予曰齋室必不成樣此時繕治甚好矣予謂駿永及鄭晚錫曰今春園幸爾等既以繡衣廉察守令舉行之勤慢民弊之有無及入華城境內後各司各營之章標外濫率及盤果犯科等事另加廉察小者出道懲治吏隸大者狀聞論勘守宰而沿路諸倅多有生疏之人或以修治道路繕葺公廨等事使役殘民以致繹騷則使之雇軍使役之本意果安在哉此等處各別詳探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0일(임자)>

㉔ 召見華城城役監董堂上趙心泰 都廳 李儒敬于便殿

㉔ 予謂心泰 儒敬曰經始三載工役告訖予心喜悅容有既乎卿等今皆復命役處果無未盡處耶心泰曰蓋甃塗灰及修掃等節未及了畢而塗灰鍊正則數日內當告竣修掃則動駕前優當爲之矣予曰後托之役亦皆善爲否心泰曰後托則役處非一二處故雖未能盡意爲之而大體則善成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0일(임자)>

㉔ 施華城城役賞典有差

㉔ 敎曰昨今年賞典令整理儀軌堂上分類作一册子藏于備局及本府而政院日記 內閣 日省錄以此册子全謄○乙卯閏二月十二日城役賞典傳敎見乙卯閏二月十二日○賞賜秩總理大臣 右議政 蔡濟恭 內下大虎皮一令都廳 行副護軍 李儒敬內下甲冑一領裨將監董 全羅右水使 李栢然既除闕帥 半熟馬一匹將領監董前府使 申遲 金百彬以上兒馬一匹金嶺內下帳弓一張○加資秩監董堂上水原府留守 趙心泰 正憲○賞加秩都所京監官兼得中亭看役前主簿 李海昇各所京牌將嘉善韓尙禧前五衛將

折衝徐有春 長水別將折衝金 國麗 副司果 禹德逸閑良金百鍊 崔鳳麟 府牌將折衝朴宗秀 李光春 白峙僉使折衝洪命淵 副司果 具載禧 李彥寬出身李敬培直赴趙啓祚閑良朴宗翰 黃宗福 李弼國 嚴喆武 崔琬彬○帖加秩各所京牌將嘉義曹懿修折衝崔昌彥○內職調用秩策應都廳水原府判官 鄭東協三品職調用別監董 金海府使 金處漢既有三和改差時仍用履歷之教依承傳宣傳官例陞敘漆谷府使 李邦運依右例陞敘 穩城府使 前郡守 趙雲祥陞敘 朔州府使 前縣監 申百祿 親軍衛將差下前宣傳官 崔命健復職調用 都總都事 裨將監董前 府使 徐有建前縣監 尹芮基以上五衛將擬入將領監董前郡守 洪采疇堂上宣傳官今日政差擬各所京牌將嘉善金重麗 空闕衛將收用折衝申洞 五衛將作窠調用副司果 金弘喆 五衛將作窠擬入出身鄭德昌 俞彥志以上相當職承傳閑良金啓重既爲別看役邊將何時不可巡將爲先差下府牌將嘉善李得弘 李光賢以上空闕衛將單付嘉善曹命巨折衝嚴思勛出身洪命龍 朴宗林以上相當窠調用承傳出身尹滢相當職待窠調用折衝李命赫 空闕衛將今日政單付嘉義朴震晃 全恒一嘉善徐大喆金 光瑞 崔致驥前五衛將折衝金樂咸前萬戶折衝林俊昌折衝吳興大 李昌興以上空闕衛將次次收用○外職調用秩前監董禿城中軍 金煒 闕帥今日政調用 全羅左水使 前府使 曹翰振 防禦使今日政調用 永宗僉使 前五衛將 李泰協 黃基正以上邊地窠今日政調用 泰協 白翎僉使 基正群出僉使前五衛將 朴廷吉相當窠今日政調用 全羅中軍 前縣監 丁遇泰守令調用 稷山縣監 裨將監董前府使 金樂淳 防禦使今日政調用 吉州牧使 京監官前別將嘉義李元榮嘉義權致明折衝崔潤益以上邊將今日政調用 元榮 西生僉使 致明 荏子島僉使 潤益 清城僉使 策應兼監官前 僉使折衝張泳各所京牌將嘉善李彥植 吉命福以上邊將承傳嘉善金祥鯉 北道邊將今日政調用 潼關僉使 副司果 李義載出身金啓宅 白相甲閑良金震■以上邊將承傳府牌將嘉義金之澤已酉年別看役承傳三人中獨漏邊將今日政調用 晴川別將 閑良尹懋周邊將今日政調用 助泥萬戶嘉義李渭嘉善趙寬玉 李廷殷出身羅太乙以上邊將承傳○軍門收用秩各所京牌將嘉善李道文令留守從便收用後別單從自願御營廳教鍊官 前五衛將 申矚令該營從厚收用 總戎廳屯監差定折衝金義淳龍虎營教鍊官填差 折衝孫興雲 御營廳 汪濟屯別將差定 副護軍 朱洞 從自願捕盜部將 副司果 金亨璘 訓局 鐵峴屯別將差定閑良金啓澤 訓局 安州屯監官差定閑良金重潤 禁衛營教鍊官陞差以上令該營收用閑良朴孝源令該營陞差 御營廳教鍊官陞差前萬戶 宋仁宅令軍門調用禁軍給馬口傳前仕通計 副司果 片匡輝 御營廳教鍊官加設差定 副司果 黃致淵 御營廳別武士復屬閑良洪大升禁衛營別軍官復屬以上令該營前仕復屬府牌將閑良吳泰運令訓局收用 訓局別武士差定○試射後別施賞秩三等府牌將嘉善黃致郁嘉義文世駿嘉善安仁文折衝嚴述武 洪允祥 林茂昌前萬戶 洪允禎出身房再明閑良全致祥 洪履審 嚴敬喆 崔光淳以上兒馬帖代木二疋布二疋正憲崔道義折衝李翊濟前別將 張胤祚出身白光信閑良林光國 金在信 崔繼恒 朴興福 金漢龍以上各內下筒筒一部雜役牌將嘉善李德寬 安允集 全信恒折衝崔好純閑良曹懋 柳光春 姜遇周以上各弓一張長前一部折衝金哲信 副司果 丁志泰出身鄭德光 李東述 權得經 朴枝蕃閑良朴致健 李東植 全仁秀 尹京春以上各木一疋布一疋嘉義李章郁嘉善金天鎰折衝宋德秀 金光秀 宋雲得 安道亨 崔瑞龍 全允泰出身李義協 申大健 韓世學 秦尙訥 李福秀 金在喆閑良崔潤起 林秀昌 李喜善 李鎮溫 李春得以上各木一疋折衝俞擎柱 柳瑞新出身洪允迪閑良李萬亨 俞漢芳 李永祐 李宜圭以上各布一疋○員役工匠秩一等都所京書吏金聖復 鄭東植 金載豐 朴思淳 林致雨 府書吏 李完秀 徐夢天 朴宗福 金亨樺 裴仁懋策應所府書吏 朴在寅 李淑喆 崔仁基 全光瑜 羅文彩 池一璜 宋命郁各所府書吏 趙寬成 李文懋 羅文璧 羅殷述 李完得 安就大 林得甲 全宗孝 池允江 朴宗淳 嚴德述 京策應所庫直趙元鎮以上各木二疋各所使喚府旗手閔春得 表介金 林再得 鄭千得 徐斗三二等各所府書吏 金光璧 宋之興 朴文興 黃仁甲 文業龍 洪命仁 金善寬 李仁福 洪允甲 羅就五以上各木一疋米二斗各所使喚府旗手金今山 李甫音金 金三福 朴永得 馬思文 李聖伊 金點金 李興淳 朴老郎老味 朴昌大 鄭大福府捕卒金三伊 金順金 金貴老味 金啓宗 李在千 高厚江 金大福 洪命福 李世根 趙萬成

文德淳 張天重 梁福伊三等各所府書吏 黃得鶴 金鳳得 崔青岡 羅文喆 金若訥 文業得 李文培
以上各木一疋京文書直孫成得 成漢國府文書直尹漢東 金判老味京使令金奉文 金二男 安福男 府
使喚旗手金範金 金啓寬 金好分 韓五十同 李業同 安同元以上各布一疋京捕卒崔芑伊 金起仁 金
黃雲伊 朴其五同治所使喚軍柳成植策應所府使喚軍金昌信 秦七龍以上各米三斗一等石手京邊首
韓時雄 金尙得 崔有土里 金重鎰 都完碩 崔貴得 金次奉 金時大 金重世 宋道恒 柳輔漢 黃碩起
鄉邊首金栢伊 李福已 申德辰 金命保 李聖得木手京邊首楊世得韓千碩孫三得 丁福龍 李貴才 朴
快得 宋尙得鄉邊首僧宏洽 尹思範泥匠京邊首權玉治匠京邊首李萬碩瓦甃匠京邊首徐奉天 徐奉世
徐得世 金光孫 趙重男 沈世得 黃允九鄉邊首崔三得 李得實 千昌龍以上帖加京石手正絃趙世柱
等十三名色掌姜二金等六名凡手金明漢等八十七名木手正絃金福尙等十三名色掌金良伊等五名凡
手金厚昌等六名泥匠色掌金命喆等七名凡手李福尙等十二名治匠韓允得等十名車匠李重白等十名
以上各木二疋布一疋府泥匠姜千世 等七名治匠崔長千等三名鄉石手正絃高雲起等六名色掌高福仁
等四名京畿石手廉守海等六十名泥匠金光澤 忠清道石手高春山等九名黃海道石手金鳳儀等十四名
木手異宗學江原道石手金汝林 全羅道石手金千寬等二名以上各米一石五斗二等京石手吳天得等二
十四名木手李世大等三十名泥匠崔太厚等十九名治匠林德仁等五名鑄匠權廷允等二十名瓦甃匠吳
太雲等八名以上各木一匹布一匹府木手裴道興等五名治匠黃龍大等三名鑄匠都允甲等十二名京畿
石手尹七先等三十四名黃海道石手金喆山等十一名忠清道石手河一善等十二名木手徐永修 江原道
石手金長金等七名以上米一石三等京石手金振郁等三十八名木手鄭順得等一百四十二名雕刻匠朴
就源等三十二名木鞋匠崔太起等三十二名磨造匠沈成福等二名泥匠朴平渭等一百十五名治匠金成
福等二十七名瓦甃匠李興孫等四十五名蓋匠李興得等二十六名畫工嚴致郁等五名假漆匠金允瑞等
二十六名以上各木一匹府雕刻匠方以直等二名治匠李信福等十名畫工僧敬還等七名假漆匠金景文
等三名京畿石手金二秋等三十五名木手韓有得等三十六名泥匠金三芑等五十二名畫工僧演泓等二
十九名忠清道石手金順得等十一名木手羅福尙等三名泥匠文老味 黃海道石手崔鶴齡等十六名平安
道石手李光采等三十九名江原道木手僧就章等十四名慶尙道木手僧快仁等八名以上各米九斗○效
勞員役別施賞秩一等京書吏金聖復 鄭東植 金載豐 朴思淳 林致雨以上各木二疋庫直趙元鎮木一
疋布一疋使喚府旗手閔春得等五名二等使喚府旗手金今山等十一名以上各木一疋米二斗捕卒金三
伊等十三名三等京文書直孫成得等二名府文書直尹漢東等二名京使令金奉文等三名使喚府旗手金
範金等六名京捕卒崔芑伊等四名以上木一疋治所府使喚軍柳成植策應所府使喚軍金昌新等二名以
上各米五斗試射本府書吏 朴在寅 李淑喆以上各免賤帖成給李完秀帖加徐夢天 羅就五 以上貫邊
一中 裴仁嫻 李文培 以上邊二中以上竝直赴會試金亨釋 趙寬成羅文璧以上貫一中 朴宗福 崔仁
基 羅文彩 宋命郁 林得甲 李完得 安就大 池允江 嚴德述 金光璧 朴文興 文業龍 金善寬 李仁
福 洪允甲 黃得學 金鳳得 崔青岡 以上邊一中以上各木一疋米三斗金光瑜 池一璜 李文嫻 羅殷
述 全宗孝 朴宗淳 宋之興 黃仁甲 洪命仁 羅文喆 金若訥 文業得以上不中賞各米二斗○別單總
數總理大臣一員監董堂上一員都廳二員監董十四員裨將監董四員監官五員牌將一百三十五員京三
十五府一百書吏三十八人京四府三十四庫直一名京文書直四名京二府二使令三名京使喚軍二十五
名捕卒十七名以上府各色工匠一千二百六十四名內石手四百四十八名京一百八十京畿一百四十六
忠清道三十二黃海道四十一江原道八全羅道二平安道三十九木手二百七十三名京二百三府五京畿
三十八忠清道四黃海道一江原道十四慶尙道八泥匠二百十五名京一百五十四府七京畿五十三忠清
道一治匠五十九名京四十三府十六鑄匠三十二名京二十府十二雕刻匠三十四名京三十二府二畫工
四十一名京五府七京畿二十九假漆匠二十九名京二十六府三瓦甃匠六十三名車匠十名木鞋匠三十
二名磨造匠二名蓋匠二十六名以上京○賞典總數大虎皮一令甲冑一領帳弓一張 以上內下 半熟馬
帖一兒馬帖二加資一賞加十九帖加四十四闊帥調用一防禦使二邊地二三品職調用一復職調用一相

當職調用八陞敍三堂上宣傳官一親軍衛將一五衛將四巡將一空闕衛將十三守令一邊將六邊將承傳十一軍門收用十四筒箇九部弓六張長箭七浮免賤帖二直赴會試四木二十三同十九疋外帑庫四同三十五疋京十八同三十四疋布六同三十疋外帑庫一同五疋京五同二十五疋米四百三十九斗外帑庫十二石五斗府四十六石八斗京畿二百二十二石八斗忠清道三十四石黃海道四十石九斗江原道十六石十一斗全羅道二石十斗平安道二十三石六斗慶尙道四石十二斗○是日教曰經營三載之間周遭萬塚之堞告厥成功若有神助監董諸臣今日皆復命可以論賞酬勞而總理大臣及監董堂上都廳昨春陪慈駕臨華城也先施賞典物雖不稱勞近於豐受竝勿論其後新差與初當及昨日淺者已令別爲書啓矣策應都廳水原府判官 洪元燮既經牧使且有承傳而內三品尙不收用其在重其事之道又豈可虛徐乎今日政內準職調用雜物策應都廳中軍金煥其勞甚鉅不但策應之勞差待立規陞授兵闕監董及第金處漢曾有依承傳宣傳官例陞敍之承傳而聞有罪名蕩滌前僉使 丁好南外職甄用前兵使 曹學臣罪名分揀前府使 金燦 趙雲祥前五衛將 尹芮基前營將金箕升 縣令 丁遇泰竝陞敍前都事 崔命健 訓練副正待窠調用繕工奉事 黃井彥六品遷轉其餘監董依判下馬帖分等施賞別看役及看役裨將牌將員役工匠等亦依別單判下分等施賞可以下批者竝令今日政下批又教曰今番城役功勞石工居諸工之右賞格之外當有別賞京邊首朴尙吉 金興世 江華邊首車芑仁老味 開城府邊首高福仁 江原道邊首 金永大 忠清道邊首姜岳只 全羅道邊首金成孫 慶尙道邊首徐貴三 黃海道邊首韓福起 平安道邊首李廷彬等帖加成給整理儀軌廳各填邑名直送該邑○內職調用秩策應都廳水原府判官 洪元燮今日政內三品準職調用 掌樂正 將領監董前都事 崔命健 訓練副正待窠調用訓副 繕工監奉事 黃井彥六品遷轉 引儀裨將看役前同知 李性淵會計監官裨將前同知資憲金明遇以上五衛將 京牌將前五衛將折衝申洞遠人效勞既多實同知今日政作窠擬入出身尹彥邦都監哨官加設差下待窠陞實哨官出身申大健待哨官準瓜以六品職調用折衝崔鳳麟 空闕衛將作窠擬入府牌將前五衛將嘉善曹命巨 騎士將加設差下待窠陞實 禁衛營騎士將 前五衛將折衝金樂成加資同知加設擬入別軍官出身李瀟守門將待窠調用親軍衛出身洪命龍昨年承傳尙不收用守門將加設擬入待窠陞實別武士閑良金在信 空闕衛將作窠擬入知穀官前僉使嘉善金太瑞今春補土亦有效勞空闕衛將作窠擬入前五衛將 嚴思勛復職調用 忠翊將○外職調用秩雜物策應都廳本府中軍金煥差待立規陞授兵闕監董前僉使 丁好南外職甄用 長湍府使 前營將金箕昇 遂安郡守 龍仁縣令 丁遇泰 平海郡守 前府使 金燦 永宗僉使 趙雲祥 惠山僉使 前五衛將 尹芮基 城津僉使 以上陞敍裨將監董前五衛將嘉善李宗範 西林僉使 前郡守 徐宅聖 江原中軍 前縣監折衝金輔明 江華中軍 以上各道中軍雜物策應監官別武士嘉義李渭昨年承傳尙不收用勤勞最著實仕近千日善地邊將今日政差送 加里浦僉使 都所外監知穀官前僉使嘉善黃致郁功勞無異於李渭邊將今日政差送 西生僉使 京牌將別看役折衝金啓重 兵曹堂上軍官嘉善朴宗秀 月串僉使 以上邊將待窠除授伐木牌將禁軍嘉善金重麗係是次勞邊將迨後收用雜役牌將訓練都監別武士嘉善申龍瑞雖是次勞園幸立塘亦有效勞邊將迨後調用出身盧福尙邊將待窠多調用府牌將中營軍官嘉善李廷殷昨年承傳尙不收用勤勞最著實仕近千日邊將今日政差送 寧城僉使 旗牌官嘉義朴震晃 豆毛浦萬戶 別武士折衝吳興大 開雲浦萬戶 親軍衛正嘉善李光賢 許沙僉使 以上邊將今日政差送折衝李敬培勞役仕日合置一等邊將今日政差送 善積僉使 折衝崔琬彬勤勞亦著邊將今日政差送 安義僉使 ○罪名分揀秩監董前兵使 曹學臣罪名分揀 別軍職 及第金處漢曾有依承傳宣傳官例陞敍之承傳罪名蕩滌○加資秩京牌將御營廳教鍊官閑良朴孝源 司果 黃致淵 片匡輝前僉正 黃昌猷 訓練都監教鍊官出身金啓宅前中軍折衝朴廷吉出身趙嶮 李時元 千大雲以上加資○賞加秩都所內監裨將閑良具錫夏京策應監官前僉使嘉善韓命喆京牌將前郡守 朴文綱前萬戶 張鉉折衝洪仁燮前僉使折衝金致擎 府牌將折衝趙啓祚徐致三 李德祚 親軍衛正折衝嚴述武出身曹彥振 旗牌官出身洪允迪閑良金漢龍 崔潤起 知穀官閑良洪履審前萬戶 洪允禎以上賞加○帖加秩京牌將訓練都監別武士閑良吳太雲 府牌將別武士閑良柳光春閑良曹燦 姜永祿以上帖加○軍門收用秩京牌將御營

廳教鍊官嘉善李道文 楊花津別將待窠差擬折衝車繼運 御營廳別武士復屬 訓練都監教鍊官折衝金百鍊 鐵峴屯別將待窠差送以上令該營收用前萬戶 宋仁宅令軍門收用 禁衛營教鍊官加設差定前司果 李時輔令御營付料 御營廳教鍊官加設差定質灰牌將訓練都監教鍊官折衝禹德逸令本營收用 安州屯監官待窠差送雜役牌將前禁軍金景喆還屬禁旅禁軍復屬待令捕校閑良朴弘延令該廳收用府牌將折衝朴宗幹令守臣收用教鍊官閑良嚴敬喆 旗牌官折衝李昌興閑良崔一晃 文秀采前別將 張胤佐別武士閑良尹鎮默以上令本府收用○賞賜秩監董前水使 李柏然前牧使 金樂淳以上熟馬一匹前府使 李邦運 徐有建京牌將蒜山僉使嘉善徐有春以上半熟馬一匹所斤僉使嘉善李彥植待令捕校前萬戶 朴弘德以上各內下筒箇一部質炭牌將嘉善李世福內下木二疋布一疋府牌將教鍊官前僉使嘉善金仁厚折衝黃宗福閑良安文欽 李益弘別武士折衝嚴喆武鄉武士出身金光日 旗牌官閑良李東植雇馬庫監官嘉善趙得卿禁盜軍官折衝李弼國出身曹順宅折衝李光春出身白光信以上竝內下筒箇一部木三疋雜役牌將龍媒僉使正憲崔道義前五衛將折衝李命嫻 知穀官嘉義文世駿 全恒一 徐大喆折衝李彥寬 旗牌官折衝崔好純 洪允祥 崔瑞龍出身徐仁喆 池繼殷 金仁祿閑良安思欽 林秀昌別武士折衝 俞漢邦出身李萬齡閑良李宜圭 孫秀恒 金永壽 嚴赫武 守堞軍官前守門將崔大雄 別軍官出身柳錫裕 韓世學禁盜軍官嘉善金光瑞出身沈益喆閑良朴興福 許得福 崔啓恒 全希福 軍器監官嘉善李弼載折衝具載禧 李東嫻 林光國前萬戶 李春殷出身李福秀閑良朴昌演 崔光純 朴震弘 金重成以上各內下筒箇一部木二疋○員役工匠秩一等京書吏鄭東植 金載豐 朴思淳 林致雨以上令各該所屬營門從後收用以上四人丙辰正月先已帖加庫直趙元鎮帖加府書吏 崔仁基 裴仁赫 宋明郁 李完秀 朴尙文 朴宗福 朴文興 李文培 金光寅以上令本府從後收用二等各所府書吏 朴在寅 李淑喆 徐夢千 洪命淳 金亨釋 安命欽 金鳳得 林得甲以上各木三疋三等各所府書吏 林秀千 洪允甲 李仁福 金若訥 金孝達 李煥一 朴光純 黃仁甲 金善寬 全宗孝 池允江 崔應辰以上各木二疋書寫朴仁秀 金英壽 金必昌 京都所使令林遇春 金奉文 金二男文書直孫成得 成漢國等府使喚軍金判老味 尹漢東 高得仁 李辰國 成業龍 李甫音 金安夫億同 李業東 金奉學 金範金 李同伊 閔春得 林永得劉 德世 金啓宗 趙萬成 金三伊 朱貴金 金今山 李萬淑 許太位 李命喆 金好分 鄭大福 金雪奉 千興世 金仁喆 吳三伊 金貴老味 車春得 金順得 崔春成 韓占福 文德純 朴一山 徐斗三 盧允得 朴昌大 崔今福 金奉得 崔道成班八良嚴思直 金寬得 朴春光 盧得贊 金有福 林再得 嚴太純 金再得 鄭德興京捕卒黃猗麟金 金月金以上各木一疋布一疋府使喚秦七龍 金昌新 柳聖植以上各米八斗一等石手京邊首朴尙吉 崔興世鄉邊首車於仁老味 江華 高福仁 開城府 金永大 安峽 姜岳只 清州 金成孫 全州 徐貴三 大邱 韓福起 海州 李廷彬 郭山 以上各米一石五斗又帖加木手京邊首權成文 孫東顯 金成仁 李光祿 閔百祿鄉邊首金致漢 韓辰郁 以上水原 泥匠京邊首金明喆 朴道成 尹東柱鄉邊首金尙得 水原 李三伊 開城府 治匠鄉邊首崔長天 水原 瓦甃匠京邊首李龍海 吳太運 黃允昌 禹有得 黃尙臣 徐道希 姜希大 李興孫車匠京邊首李重栢木鞋匠京邊首崔太起蓋匠京邊首李興得以上帖加一等京石手金九鉉等五十名木手崔碧松等十五名泥匠吳敬老治匠金成雲等二名瓦甃匠韓弘圭等三十名車匠朴起赫畫工嚴致郁以上各木二疋布一疋府石手朴三得等二名木手黃得中等十名泥匠劉巖回等二名治匠鄭福興等六名瓦甃匠金八月金等二名江華府石手曹光彩等九名開城府石手高福尙等九名廣州府木手金光弼 京畿石手金日芑等九名忠清道石手李再先等三名黃海道石手咸處京等二名平安道石手張昌世 慶尙道石手僧癸元以上各米一石五斗二等京石手崔興宅等四十二名木手朴枝根等十五名泥匠金仁喆等二十三名治匠申大喆等四名瓦甃匠盧成喆等三十六名車匠李德辰蓋匠金龍得屏風匠俞昌起 朴排匠 安德起以上各木一疋布一疋府石手李興喆等二名木手韓光辰等五名泥匠黃龍等五名治匠金再得等四名瓦甃匠李好直 江華府石手桂龍得等六名開城府石手金米老味等二十一名廣州府石手宋福男 京畿石手金奉元等七名瓦甃匠張好成 忠清道石手朴順芑等二名黃海道石手姜奉采等二名灰匠高七世 江原道石手趙廷民等二名以上各米一石

三等京石手金啓福等六十四名木手安仁得等八十二名泥匠金大成等九十九名冶匠鄭大儀等二十七名瓦甃匠蘇萬大等四十八名車匠朴得孫等七名木鞋匠申長壽等七名蓋匠金鼎祐等十五名假漆匠尹興福等二十二名大引鉅匠金世輝等三十名小引鉅匠徐成孫等十六名歧鉅匠李成大等十二名𣵵鉅匠韓千興等九名船匠金仁得等二名以上各木一疋府石手李興孫等四名木手劉光澤等十六名泥匠南德奉等五名冶匠高在瞻等五名瓦甃匠安福伊木鞋匠金漢起雕刻匠金漢日畫工僧敬還等七名假漆匠金景文等九名船匠申光福等六名歧鉅匠朴茂松等八名𣵵鉅匠邢以正小引鉅匠姜芑夢等三名浮械匠韓大福等二名江華府石手朴千福等十六名開城府石手金必軍等二十四名泥匠車苐福等四十八名廣州府木手尹點芑等三名瓦甃匠李太根𣵵鉅匠李北世等二名小引鉅匠尹性辰 京畿石手尹德辰等二十七名木手文道三等五名雕刻匠張鵬漢等二名畫工僧敦清等二名歧鉅匠金龍雲等二名江原道石手劉成玉等十二名忠清道石手申芑伊等三十四名黃海道 石手白東伊等五十九名全羅道石手金千寬等四十名慶尙道石手鄭德奉等二十一名平安道石手沈儀尙等三十五名以上各米九斗○別單總數策應都廳二員監董十五員裨將看役四員監官五員牌將一百十八員京三十三府八十五書吏三十三人京四府二十九 書寫三人府庫直一名文書直一名使令三名捕卒二名以上京使喚軍五十四名府各色工匠一千二百二十四名內石手五百十七名京一百五十七府八開城府五十五江華府三十二廣州府一京畿四十四忠清道四十黃海道六十四江原道十五全羅道四十一慶尙道二十三平安道三十七木手一百五十九名京一百十七府三十三廣州府四京畿五泥匠一百八十八名京一百二十六府十三開城府四十九冶匠四十八名京三十二府十六瓦甃匠一百二十八名京一百二十二府四廣州府一京畿一木鞋匠九名京八府一畫工十名京一府七京畿二假漆匠三十一名京二十二府九車匠十名蓋匠十七名屏風匠一名朴排匠一名大引鉅匠三十名以上京小引鉅匠二十名京十六府三廣州府一歧鉅匠二十九名京十二府八京畿九𣵵鉅匠十二名京九府一廣州府二雕刻匠三名府一京畿二船匠八名 京畿二府六灰匠二名 黃海道浮械匠二名府○賞典總數待立規陞授兵闕一防禦使一邊地二中軍二內三品準職一訓練副正一六品遷轉一五衛將二騎士將一同知二空闕衛將三守門將二哨官一哨官準瓜後六品調用一守令三邊將十邊將待窠調用四復職調用一罪名分揀二該營收用二十八牌將十五書吏十三加資九賞加十六帖加三十九牌將四員役一工匠邊首三十四 熟馬帖二半熟馬帖三筒箇五十三部內下木十九同三十八疋內內下二同十六疋京十五同十四疋府二同八疋布五同三十五疋內內下一疋京四同二十四疋府一同十疋米四百一石三斗內府九十五石十斗開城府七十七石八斗江華府二十八石十四斗廣州府六石八斗京畿四十七石九斗忠清道二十七石十一斗黃海道四十二石六斗江原道十石八斗全羅道二十五石五斗慶尙道十五石四斗平安道二十三石十斗○附犒饋甲寅九月十六日犒饋內營監官卞世義 知穀官 千圭錫下去監饋堂上一員都廳二員以上各白餅四箇熟肉二斤酒一盃監董十七員監官五員京二府三牌將八十八員京二十九府五十九書吏三十二人京三府二十九使喚軍五十名木手二百九十三名石手助役并七百七十三名冶匠助役并一百三十名蓋匠二十名泥匠六十四名假漆匠六名瓦甃匠九十九名浮械匠十四名車匠五名車夫七十一名牛直二十一名募軍一千五百六十七名擔石軍四百九十七名募馬夫八十六名以上各白餅二箇熟肉一斤酒一盃已上人總三千八百四十一餅米二十五石九斗一升餅每箇米五合下皆倣此酒米六石六斗二合五夕每盃米二合五夕合米三十二石一升二合五夕外帑庫上下麴子三石三斗一合價錢二十八兩八錢酒每盃麴一合二夕五釐○每斗價錢六錢半二十四隻價錢四百六十五兩三錢五分合錢四百九十四兩一錢五分外帑庫上下乙卯閏二月十三日犒饋大駕詣本府時監董十員監官五員京二府三牌將一百四十一員京二十九府一百十二書吏六十六人京五府六十一使喚軍六十二名石手二百七十一名木手一百七十名冶匠六名蓋匠三名泥匠十五名假漆匠十六名瓦甃匠四十名磨造匠三名火器匠二十名浮械匠二名畫工二十三名車夫二十七名牛直二名募軍九十五名擔石軍二十七名以上各白餅二箇湯一器大口魚一片已上人總一千四餅米六石三斗六升大口魚一百尾湯所入并入價錢十八兩湯所入眞末一斗價錢五錢良醬六斗二升四合價錢六兩二錢四分泡太六斗二

升四合以上并以內營監貿米條中上下乙卯十月十九日犒饋監董堂上都廳監饋監董五員監官六員京四府二牌將五十六員 京十一府四十五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餅三箇熟肉一斤酒一盃書吏十四人京四府十使喚軍二十名石手助役并七百七名木手六十九名冶匠助役并九十二名泥匠五十二名假漆匠七名瓦甃匠三十五名浮械匠三名車匠五名車夫五十一名牛直九名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餅二箇酒一盃募軍一千名擔石軍一百三十名以上各羹一器餅二箇酒一盃已上人總二千二百六十一飯米八石十四斗一升餅酒及雜種等價錢一百八十三兩七錢一分以上城役所上下丙辰正月二十一日犒饋大駕詣本府時監董十二員監官六員京四府二牌將四十七員京十一府三十六以上各酒一椀大口魚半尾書吏十六人京三府十三使喚軍十九名石手助役並五百三十三名木手一百三名冶匠助役並八十二名泥匠八十九名瓦甃匠八十四名假漆匠五名屏風匠四名浮械匠三名畫工二名車匠八名車夫一百四名牛直三十九名擔石軍二百一十一名以上各酒一椀大口魚一片已上人總一千三百六十七酒及大口魚價錢一百三十八兩一錢城役所上下丙辰四月十九日犒饋 承旨 金祖淳下去頒給監董十員監官四員牌將六十三員書吏十八人以上各飯米一升葦魚三箇蘇魚三箇各色工匠七百九十一名車夫六十六名以上飯米一升葦魚二箇蘇魚二箇已上人總九百五十一飯米六石五斗一升外帑庫上下葦魚一百級蘇魚一百級以上內下丙辰四月二十四日犒饋內營統長 崔泰福下去頒給監董十一員監官四員牌將六十五員以上各飯米一升箭魚二箇葦魚十八箇書吏十七人各飯米一升葦魚十四箇各色工匠頭目三十四名各飯米一升箭魚一箇葦魚十七箇各色工匠一千一百九名各飯米一升葦魚十六箇已上人總一千二百四十飯米八石四斗外帑庫上下箭魚二百尾葦魚一千級以上內下丙辰六月初四日犒饋 別軍職 徐英輔下去監饋堂上一員都廳二員監董十員監官六員京四府二牌將六十四員京二十五府三十九書吏十七人京三府十四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魚醢三箇石手助役并三百九十六名木手五十三名冶匠助役并六十名泥匠三十五名蓋匠一名瓦甃匠五十名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魚醢二箇已上人總六百九十五飯米四石七斗五升羹所入價錢十九兩魚醢及雜種價錢十七兩三錢以上外帑庫上下丙辰七月十五日犒饋 別軍職 金燦下去監饋監董五員監官四員牌將六十三員京二十五府三十八書吏十九人京二府十七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魚醢三箇石手助役并三百五十二名木手八十名冶匠助役并五十六名泥匠五十四名瓦甃匠三十名假漆匠四名引鉅匠十二名蓋匠二名軍器工匠一百三名使喚軍二名車匠三名車夫六十四名募軍八百八十九名擔石軍二百一十一名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魚醢二箇已上人總一千九百五十三飯米十三石三升羹所入肉價錢二十五兩魚醢及雜物價錢二十一兩四錢三分以上外帑庫上下丙辰七月二十九日犒饋 別軍職 徐英輔下去監饋監董七員監官五員京三府二牌將七十二員京二十五府四十七書吏十九人京一府十八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魚醢三箇石手助役并三百五十名木手一百二十一名冶匠助役并六十六名泥匠五十七名蓋匠二名瓦甃匠三十名假漆匠三名畫工一名軍器工匠八十七名車匠三名車夫六十四名牛直二十八名募軍九百六十八名擔石軍一百九十五名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魚醢二箇已上人總二千七十二飯米十三石十二斗二升羹所入肉價錢四十七兩五錢魚醢及雜物價錢二十四兩五錢以上外帑庫上下丙辰八月初十日犒饋 別軍職 鄭學畊下去監饋監董五員監官六員京四府二牌將六十九員京二十一府四十八畫員九員書吏二十三人京二府二十一以上各飯一器肉羹一器魚醢三箇石手一百六名木手一百二十六名冶匠十八名泥匠一百三十九名蓋匠二名車匠三名瓦甃匠二十四名假漆匠四名屏風匠三名軍器工匠八十八名以上各飯一器羹一器魚醢二箇石手助役一百七十二名冶匠助役四十八名車夫五十七名牛直二十四名募軍一千一百三十六名擔石軍一百八十二名以上各飯一器雜羹一器魚醢二箇已上人總二千三百十四飯米十五石六斗四升羹所入價錢四十七兩七錢魚醢及雜物價錢三十四兩三錢以上外帑庫上下丙辰八月十五日犒饋奉命承旨 金祖淳監饋監董五員監官八員京四府四牌將七十員京二十一府四十九畫員九員書吏二十五人京二府二十三以上各白餅三箇北魚二條酒一椀各色工匠八百四名募軍一千四十八名擔石軍一百八十二名以上各白餅二箇北魚一條酒一椀已上人總二千一百四十八餅米十九石十二斗九升六合北魚及酒價錢一百八兩

三錢以上城役所上下丙辰八月十七日犒饋內營知穀官 金昌仁下去監饋監董九員監官六員京四府二別看役一員牌將六十九員京二十二府四十七書吏二十六人石手助役并一百四十名木手一百一十一名冶匠助役并三十七名泥匠一百五十四名蓋匠四名瓦甃匠二十一名假漆匠四名屏風匠三名軍器工匠九十三名車匠三名車夫七十一名牛直十四名募軍一千十七名擔石軍一百三十名以上各餅一箇已上人總一千九百十三餅米六石五斗七升外帑庫上下別賞格優等匠手分等施賞以爲勸獎錢四十二兩七錢九分十七日頒給布三四帽子十七立扇子四十二柄以上十八日頒給竝外帑庫上下丙辰八月十九日大犒饋 承旨 金祖淳下去監饋堂上一員都廳二員監董十四員監官四員牌將九十五員畫員九員書吏四十二人石手一百八十四名木手一百十六名冶匠十八名泥匠一百五十三名蓋匠三名車匠三名瓦甃匠二十三名假漆匠五名屏風匠三名軍器工匠七十八名以上各餅三箇肉九兩湯一器酒二碗蒸太四合石手助役一百六十九名冶匠助役四十八名車夫七十一名擔石軍一百八十二名以上各餅三箇肉七兩湯一器酒一器蒸太三合牛直二十八名募軍一千四百五十名以上各餅二箇肉六兩湯一器酒一碗蒸太二合已上人總二千七百二餅米二十一石二斗三升代錢八十四兩六錢太四石十三斗八升二合代錢七兩三錢八分猪十首代錢六十四兩五錢酒價及湯所入雜物價錢二百五兩二錢二分以上外帑庫上下肉價及各樣雜物價錢三百三十三兩三錢二分城役所上下○別下糧資秣外方石工還送時別下外方石手僧啓元 居梁山 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四兩五錢咸處京居遂安 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三兩五錢李元大居瑞興 朴順芑 居浦藍 以上各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三兩金榮大 居安峽 趙廷敏 居狼川 羅五同居尼城 以上各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二兩五錢李長金 居原州 李在善 居德山 卞福芑 居唐津 姜岳只 李得喆 鄭得只 金巴金 以上居清州 以上各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二兩金汝出 居喬桐 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一兩五錢高福仁 河得已 梁大春 玄介男 趙千學 趙好命 崔大老味 林成海 林太根 白小得 張岳東洪彭樂韓小奉 韓五男 朴福芑 高福尙 高福漢 高已特 申宗謙 全南贊 林五金 金米老味 李無應述 以上居開城府 車於仁老味 李世得 金德萬 金善得 韓敏郁 朴海善 金成芑 徐日國 徐命迪 李福已 曹光彩 桂龍得 朴允大 金時雄 陳景信 車龍得 趙德順 以上居江華府 以上各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一兩崔末不 居長湍 劉大俊 居陰竹 以上各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八錢崔福太鄭守大 鄭德純 金景光 朴今芑 尹弘臣 金一芑 以上居楊州 崔奉世 居驪州 以上各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七錢尹德辰 居高陽 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六錢諸成福居果川 金奉元 居振威 申德辰 孫忠立 以上居龍仁 以上各錢二兩米三斗路資錢二錢已上石手七十名米十四石錢二百二十五兩六錢以上城役所上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0일(임자)>

㉔ 命壯勇外營軍自園所近處聚待信地爲先廂御營先廂軍行後廂尾局回鑾時先詣待候於眞木亭 仍命別隊馬兵依近例勿爲磨鍊陽川 富平晝停時先廂軍兵還爲作門後廂軍兵路上留駐鷗浦少駐時除出先廂一哨作門其餘先後廂亦令路上留駐

㉕ 兵曹判書 鄭好仁啓言壯勇外營軍兵別將權領園所近處聚待外使到信地率領環衛作門事有命矣依今春例自聚待信地爲先廂御營廳先廂軍兵則落後作行於後廂尾局而自華城回鑾時則先詣待候於眞木亭仍爲先廂乎從之又啓言別隊馬兵節目中當爲磨鍊而昨年今春園幸時連因下教置之故不敢循例舉行爰教以依近例置之又啓言陽川 富平晝停時請依近例先廂軍兵則還爲作門後廂軍兵則路上留駐鷗浦少駐時亦依近例先廂軍一哨除出作門其餘先後廂軍兵竝令路上留駐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0일(임자)>

㉖ 命館閣諸臣分撰華城宮閣樓亭諸處上梁文

㉗ 華城紀蹟碑上之十三年己酉遷奉我顯隆園于水原府之花山移其邑治於柳川越翌年庚戌元子誕降

國人胥悅越五年癸丑上幸水原命陞留府以尊體貌置行宮以寓瞻依又議築府城蓋園寢在江之南而宮府在園之北其拱護捍衛之方不得不有斯役也於是規撫制作皆出聖旨籌略經紀悉遵睿斷有司者即不過奉令承教而已上教若曰是役也非爲畿湖要衝之地非爲五千兵馬之衆也一則爲仙寢也一則爲行宮也當以悅民心寬民力爲務或有近於病民者雖工役不日成之非予本意也又曰凡事先立其大要築城之要莫如形便定其基址勿圓勿方勿爲觀美務在乎因利而乘勢董役之要莫如便運利輸講古人引重起重之遺式舉而行之鳩財之要厥有措劃自可支計勿煩經費勿令捐助制樣之要上簷下磴隨地分排遠倣中國之法近取故相之論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於此可以見冠百王之孝子庶民之仁周萬物之智也自甲寅春役始至丙辰秋工訖首尾凡三十有四朔而中輟爲六朔實工役僅二十有八朔噫經營三載之間周遭萬堞之堞告厥成功若有神助有以仰我聖上神機妙運之出尋常萬萬也城之周凡四千四百五步總爲十二里城之體橫長綏仄類方春柳葉狀蓋取地名之爲柳川城之名曰華城以園在花山取花與華相通亦寓華人祝聖之意皆奉聖教者也城之門有四北曰長安南曰八達東曰蒼龍西曰華西 長安 八達之門即我聖上歲謁仙寢之輦路距漢陽城七十里也有山穹然而高爲城之鎮者曰八達之山山之頂有將臺登其上也遠邇峯巒環衛若衆星之拱北辰從山而下歷蒼龍之門復緣山而上又有將臺其餘曰空心墩曰角巾臺曰華陽樓曰鋪樓曰角樓曰暗門曰甬道曰甕城曰甕城曰弩臺竝因其勢而築之曰訪花隨柳之亭古所謂龍頭之上而龍淵在其北此其城府之大略也財用爲八十萬餘金人夫爲七十餘萬丁而此皆出自私帑另行區劃雇軍赴役不煩調發至若舉重之器游衡之車利運之制也設屯而耕鑿壕而守經遠之謨也冬而賜衣夏而頒劑愛人之至也歲或失稔特命停役憂民之深也嗚呼聖王之爲政也莫先於節用而愛人然而凡有興作必藉財力民趨勞役國費經用即有國有民以來哲君誼辟之所已行而爲不易之常典也惟我殿下睿智如天財用則積費經營丁夫則悉使雇貫國無一毫之費民免三日之役因時制宜遠取近圖興地利於不關奠金湯於不拔此實三代之盛所未有而於今創觀者也而況是役也慮一令之或拂民志懼一事之或妨民力者實體我昔年愛恤元元勿踐輦路禾黍之盛德也則雖彼蚩蚩蠢愚之氓亦豈不感泣於無窮也哉衆丁齊力群工爭趨遂使屹屹崇墉包絡延綿維億萬年地久天長以拱護于仙寢捍衛于行宮而爲京師之翼蔽儼然成畿輔之一大鎮於是乎一舉而四美具焉豈不偉哉豈不休哉嗚呼肅肅行宮象設孔邇奉御眞而寓聖慕此誠大聖人無窮之孝實出於見于羹之意也百世之下想當有感殿下之孝而悲殿下之心者況如垂死賤臣前後受知與天無極者乎噫奉朝賀 金鍾秀製進○得中亭上梁文伏以襟帶按三輔之固駐龍旗於拜園弧矢利四方之威抗豹侯於射圃爰起如翬之華構肇錫中鵠之嘉名睠茲隋城之雄州實是畿甸之重鎮兵馬擁五千之衆儼若諸軍門規模舟車扼三南之衝屹然大都會保障況自園寢妥奉之日尤見山河拱衛之形騫矯如螭龍之弄珠地鍾造化之奧多茸若蓮花之吐萼天作聖人之藏惟我主上殿下慕切羹牆感深霜露抗舟梁於清漢一帶成康莊之塗張幄殿於新州百里視門庭之近移日瞻之鑾仗觀月遊之衣冠金粟基長發之祥佳哉鬱鬱蔥蔥之氣玉瓚奉吉鑄之亭優然陶陶遂遂之誠於是徙閭井而鑄賦登俊髦而試才藝粉樹新影散鷄犬而知家桂枝清香集龍虎而宣榜爾乃停蹕於講武之館樹草於肄射之場山川鬱乎相繆眇良將擊劍之地風雲爛其交會起明王聽輦之思于時御史進玉弔之弓司馬奉金僕之箭彎成月滿舍白羽於參連飛似星流中紅心於一發萬目齊注爭稱矢道之同科七札皆穿但聞鼓聲之連起周還中節工師奏騶虞之歌德行可觀大夫按瞿相之制仍設主皮之射更試臣鵠之才濟濟冠紳恭遵讓一尺之禮赳赳韎韐悉趨備三耦之班序賢簡能儼有折衝樽俎之志挽強命中爭奮宣威沙漠之風咸仰君臣相悅之休斯爲文武并用之術已而鳴金收鎬舉旌行觴三軍之歡聲雷騰自倍超乘之勇萬姓之喜色春溢爭先如堵之觀是謂聖又多能允宜亭以志喜即地建閣翼然飛薨指事命名煥焉寶墨采椽不斷倣古制於澤宮隆棟合規應玄象於營室川原曠爽遙觀古西門之輪蹄廨宇環聯常傳壯南軒之鼓角虬虎起蟠拏之勢奎壁爭輝草木被昭回之光星雲動色銀鈎增九鼎之重金矢壯六師之威海晏山晴千里之疆域不聳風和日永萬品之惠澤旁流鸞輿載旋御六龍之雅雅風吹前導見百獸之踴躍敢擬七德之歌恭獻六偉之頌兒郎偉拋樑東龍袍 玉帶御彤弓黃間七縱無虛發弦外遙聞瑟瑟風兒郎偉拋樑西三軍環立共流睇紅旗一舉呼

千歲中的非高亦不低兒郎偉拋樑南佳氣花山積翠嵐回望仙園莽蒼裏數聲清磬自珠菴兒郎偉拋樑北三南大路人如織元春初下勸農綸扶杖歡聲動八域兒郎偉拋樑上祥雲影裏開仙仗臨軒試藝蒐奇才拊髀中朝思猛將兒郎偉拋樑下朱欄俯瞰茫茫野清晨畫角起三聲御柳東風嘶萬馬伏願上樑之後璇題炫日畫棟齊雲喬山之松柏長青百靈呵護箕封之烟塵永熄八方和寧千秋名亭瞻雲漢之有爛三春麗景望翠華之常臨吏曹判書 洪良浩製進○長安門上梁文周建采甸而作翰屏漢置園邑而供灑掃蓋奉先思孝必重衛仙寢而謹明禋強幹弱枝所以隆上都而禦外侮肆於桑梓之郡屹此虹蜺之門惟茲華城大都護州實是箕邦右扶風地負海臨漠跨王京百里之疆控嶺扼湖據孔道四達之會美哉國有山河之寶果然天設聖人之藏神龍弄頷下之珠鍾山之體勢壯麗金蓮吐鬚中之萼春陵之佳氣鬱蔥迨青烏卜我崇岡而玄龜食茲新邑西瀘東澗相地理而占基舊沛新豐順民情而奠業山川不改其判長瞻衣冠之遊雞犬各識其家儼成粉榆之社於是重宸推月觀之禮吉日定歲省之儀玉璫親將不盡攀栢之慕弓劍孔邇常寓見牆之誠山城遺氓尚誦庚歲停鑾之教月岳高釋曾傳癸岡卓錫之符士女襁趨奚煩茂陵豪傑之戶閭井櫛比半是洛陽卿相之園苟不築城而鑿池則何容民而畜衆正圭測景逗金輿而升虛包山絡川飛玉斧而定界卿從庶從之允協已驗賢都尉忱誠人謀鬼謀之與能暗契故處土經畫爾乃命太史而諏日勅司空而商功斷雲根於孰知之山異哉地獻萬顆拔蚪棟於安眠之島倏爾風送千章豐隆運斤呼邪之聲動地列缺扇炭鼓輔之燄烘霄先定子午之方遂闢乾坤之戶隨斗柄而正位玉衡下垂按明堂而成圖玄武左啓上起二層之閣高出浮雲下通十字之街闊容方軌法象履洛書之一範圍損都城之三彎回若上弦之弓儼有威四方之勢橫長類垂柳之葉宛是繫萬馬之場夫里開百堵之塵其繩則直阡陌設三條之路如砥斯平民募帑金猶惜用三日之力濠因溪水自成環七里之形於焉蒐卒乘而峙糗糧因之陞衙門而尊體貌倣松沁兩都之制官稱居留兼壯勇外使之名秩竝將相臨淄之車轂相擊人皆飯稻而羹魚鄠杜之桑麻交加士多挾彈而走馬旣生齒之益盛故育才之有方臨軒進縫掖之群濟濟鹿鳴之髦俊張帳試決拾之藝赳赳免置之干城東瞻李學士之遺庄咸勵忠國之志北眺金節度之故壘競起敵愾之心豈惟河東股肱之州抑爲晉陽保障之鎮喬山之松柏密邇護芬苾於千年湖畿之舟車相交扼咽喉於一面張雲幄於翠巘俯瞰撲地之烟花按鳳笙於麗譙長送朝天之冠蓋寇平仲之飲博邊塵不驚杜少陵之倚樓北宸遙望茲成八達之頌聊助六偉之歌兒郎偉拋樑東八達山高四望同玉女彈琴何處降祥雲擎出日輪紅兒郎偉拋樑西風帆無盡海雲低柳川一帶春如畫桑柘濃陰布穀啼兒郎偉拋樑南天作仙園灝氣涵萬歲珠丘光照地老龍閒弄臥深潭兒郎偉拋樑北連天大道如繩直丹綸遙自日邊來冰繭猶霑香案墨兒郎偉拋樑上華山冠岳森相向親軍百隊像魚麗畫角城頭迎玉仗兒郎偉拋樑下日光照耀魚鱗瓦鋤歌謠樂昇平好看黃雲盈四野伏願上樑之後鳥革不鶩魚鱗增重龜巖鳳岳遙應井絡之祥光花岑柳溪常帶金粟之瑞氣大提學 洪良浩撰并書○八達門上梁文設重防於新邑有屹崇墉度宏規於層樓相對華構豈徒四方觀上都之美實出九重奉先寢之誠惟茲華城一區從古畿甸雄鎮京師不百里而近天設形便關防處三道之交地屬控禦六千衆兵馬是總猶傳外都監之稱九十坊民物孔殷不讓右扶風之重粵自珠丘之移奉倍覺桑鄉之敬恭扈弓劍於萬年非復都護府舊治戒羽旄於每歲遂侈股肱郡新規某水某丘藹乎漢帝移豐之孝載疆載理猗歟周王作洛之圖棟宇孔安於焉停蹕輻輳相屬遂至成都錢穀甲兵之無不有焉士農工賈之必於斯也當街列肆雜然齊市之磨肩獻賦談經洋乎魯絃之盈耳生齒漸庶重之乃積乃倉事面益尊曷不斯築斯鑿南隣北陌宜盡奠接之方大都名城自有捍衛之所爰體大易蓄衆之象聿追古人撤桑之謨駐鑾輿而胥原土圭定界授虎符而董事春鋤赴工雲根效無盡之藏地豈愛寶簪鼓奏弗勝之響人自越風輿徒效勤儉鬼神之借力工技殫巧倏虹蜺之成形北門之樓纔完南城之棟已屹根闌叶度子午之方位不差事功趁期乙丙之聖念稍弛材取安島穩見舟車之日輸路通喬山悅陪衣冠之月出土女闐而歡欣相告行旅簇而觀瞻頓新金城湯池長護無疆之業翠薨丹桷永奠不拔之基眺望極稻魚之鄉別是勝概包絡多鍾鼎之宅樂此新居雖保釐肩於兩都獨威重首於八路苟不備壕塹之制俾民生處休則何隆園寢之儀於聖心有忝功費實出內帑亶由喊德之宣昭力役不奪農時咸謂先休之覆燾敢效郎偉之頌用侑匠氏之勞兒郎偉拋樑東龍淵曉旭先紅盛得

祥和一城年年順雨調風兒郎偉拋樑西八達山高與齊上田耕牛來去中亭畫鵠平低兒郎偉拋樑南柳川春水如藍珠丘象設孔邇佳氣日夕來參兒郎偉拋樑北紅雲直指京國父老歡迎翠華封人請祝聖德兒郎偉拋樑上屹然畿甸保障衆心久已成城衢謠互答樵唱兒郎偉拋樑下豐歲黃雲滿野文教三舍絃歌軍容百隊弓馬伏願上樑之後地靈潛扶天休滋至山河表裏控大邦而有光楹桷穹崇垂永世而維固判中樞府事 李命植製進○西將臺上梁文千里所止惟民和會新大邑三軍不可奪帥迢遞臨高臺今此孰敢侮予其所托重者將曰惟華城地勢實爲青丘關防山河效靈宛是臨安龍鳳之舞父老掩泣如聞嶺嶺笙鶴之聲大邦維屏直北之城闕匪遠重門以待三南之舟車竝臻漠然山高而水清金將軍之毅魄如在久矣天慳而地秘柳處士之隻眠若新猗我聖明克恢遠略雲委霧集湧出撲地之間閭風揮日舒絡繹自天之綸綍三里城七里之郭創神機於迨天未陰一夫當萬夫莫開綿國祚於如川方至於是捐帑金而千軍曲踊斲山石而萬顆爭來龍淵送涼役丁收成雨之汗鷗浦息浪海若獻干雲之材千堞崢嶸與國勢而竝峙萬杵騰躍攬衆心而共成所貴安不忘危何以守之得要如呼小兒拜寧或漢太祖與同借問大將誰宜令霍嫫姚在此奧瞻山八達其上可坐長千夫之雄楊峙之迥壁蒼茫馬去牛來之歷歷可辨莎屯之邃樾葱蒨魚麗鳥翼之隱隱如排石城晴峰報平安於每夜南漢雄鎮作犄角於千年四達爲康五達爲莊盡入指點之際前軍曰茅後軍曰殿不出掌握之中古來先據山者有功豈可不擇將而與敵花山峯峯恍若蓮花臺削成柳川澄澹尙想細柳營制置乃於烟嵐高處遂築旗鼓崇臺翠蕤紅旂盪日星而相照雲龍風虎振光耀而交迴制外居中仗鈇鉞而顧眄登高望遠倚金壇而周旋生門死門豹韜之奇變莫測六伐七伐麟閣之丹青有期白羽扇揮不聞喧於建牙吹角青繩路直相告欣於聽簫瞻旄風前之草木知名山中之藜藿不採屬大事當一面朝廷之倚毗何如得猛士守四方王國之安危斯係夫奚但唐奉先灑掃抑亦爲周洛邑保釐於焉棟宇之屹然益復聲威之儼若丹梯縹緲不勞仗劍而登華構崑崙且安運籌之坐山礮險高表裏全體之無不諳溝堞深崇傍曲纖毫之皆可悉村官賈勇逞技藝於軍前象旅同心湊精神於臺上仙寢咫尺長瞻佳氣之無時無行宮暮朝每指祥雲之起處起恭疏軍旅之學助舉兒郎之呼兒郎偉拋樑東春營朝日鼓聲雄健兒參謁誇身手意氣腰間五石弓兒郎偉拋樑西浮天滄海失端倪鯨鯢不敢春吹浪永夜樓船木間低兒郎偉拋樑南禿城山木暮雲參曾經鶴駕從容處民到于今涕淚含兒郎偉拋樑北不雨何虹橋影直城頭不盡饒笳聲認是轅門戰勝曲兒郎偉拋樑上兵氣鎖爲化日朗雲裏仙人舞袖閒抱琴玉女嬌相向兒郎偉拋樑下輕裘緩帶多閒暇令嚴街路少人行明月懸空擊析罷伏願上樑之後彩壁壘勢增金湯東西都之鎮坤維碧嵩清洛南北軍之應天象玄武鉤陳武庫連延皆從出韓之強弓勁弩仁政旁達可以撻秦之堅甲利兵陰閉陽開聽元戎五申三令河清海晏奉明主萬歲千秋右議政 蔡濟恭製進○東將臺上梁文星羅三百郡州最效華城新府雲屯六千兵馬傑然元帥高壇出日之隅維天有設夫將者萬夫之長臺者四方而高周建十連帥之官干城所以捍衛漢授上將軍之印金壇卽其權輿苟能托重而制權壁壘旌旗精彩之皆變於焉發號而施令天地風雲奇正之所由前水澤右山陵古之法也徹桑土備陰雨詩不云乎恭惟我聖上聖神文武之姿堯舜 曾閔之孝岡陵之頌泰磐之勢惟億萬年無疆休霜露之感羹牆之思蓋二十載如一日及夫眞龍啓千齡之秘神龜叶三德之占軒丘之弓劍既安水益清山益秀景寢之象設有儼松之茂竹之苞雖籩豆有司之存恒勤憧憧聖念顧鑒蹕每歲之幸輒覺遲遲吾行於是瞻言桑梓之鄉作我湯沐之郡上棟下宇翬飛鳥革之煥然一新沛水豐山鷄鳴犬吠之達于四境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不煩茂陵之徙豪下馬管民上馬管軍爰陞東都之留後兵不受五營之節制別是畫戟轅門地則處三路之交衝詎無金甕鐵壁有官府必有城郭有城郭必有臺隍遂乃列粉堞於兩柳川邊聳丹雘於八達山上斷自宸策規制略倣於晉陽捐出帑藏工役不勞於虞部龍蟠虎踞儼然環金城而繞湯池地關天開可以樹高牙而建大纛協守將之羽翼三輔左右之犄角既成親軍衛之貔貅千群春秋之蒐獮是講奧瞻梅香之舊洞素稱粉社之勝區左石城右廣陵平臨几案遠伽岑近母岳羅列兒孫千歲回地靈符旃蒙之慶八入門闕天星分析木之躔黃帝尉繚之書何必據北山者勝青龍福德之象所貴從東方而來偉哉衆心之成城屹然千尺之纍土風揮日霍突兀層霄之薨鬼運神輸崔嵬他山之石北門之銷鑰增重句陳太乙之拱紫宸西臺之旗鼓相當岱宗華岳之分赤縣河清海晏顧何事於用兵

地利人和亦有待於命將維此輪焉奐焉之美蓋因築斯鑿斯之功八牕玲瓏披襟空中之閣三軍靜肅注目勿字之旗金埒開舞馬之場是禮也過君表逐水曲朱甍簡射鵠之耦其節則騶虞播狸首章進鼓退金皆應子壁輕裘緩帶好是中軍至若更上飛樓一層試向高臺四望春陵之佳氣接地衣冠月遊長安之大道如天蓬萊雲近海航山梯之會阜門應門男欣女悅之謠南里北里龍淵起縹緲之桺千葉芙蓉虹渚駕蜿蜒之梁一道河漢三捷偉績權忠壯之高峰百代清風崔文昌之故址周覽天府之固亶出聖孝之推宮室之麗民物之殷蓋欲永命于新邑城池既完士馬既鍊亦必比隆於上都萬樹之桃李成蹊既臺又沼千畝之禾稼如砥寓兵於農從此翼翼水城重於九鼎大呂豈直煌煌金鉞足以千里折衝肆演當一面之謨恭陳助六偉之頌兒郎偉拋樑東蛟龍尾角五雲中春營笳鼓無兵氣方朔星臨箕水宮兒郎偉拋樑西武庫清霜肅八倪小女風生金虎嘯環壇點點參旗齊兒郎偉拋樑南碧洛均排丹鳥三歲歲花尊長樂壽壽星來照瑞光涵兒郎偉拋樑北萬古玄龜天正色四十五珠列羽林師門獨掌元戎職兒郎偉拋樑上九重八柱風雲盪紫微帝座三垣中最是前星光彩旺兒郎偉拋樑下三千大界銀璜野自南自北自東西總入吾王大庇厦伏願上樑之後作鎮東國壽齊南山授斧登壇將有不可犯之氣投石超乘士皆樂爲用之材府中之車馬若流朱旛翠蓋兵前之草木動色虎略龍韜羽旄天回細柳之介冑有禮刁斗夜靜甘泉之烽火報安周文之爲靈臺不以民力帝堯之觀華封請祝聖人直提學 李晚秀製進○城神祠 上梁文伏以聖人財成天地之宜惟土功之是度明神降監馨香之德則廟貌之攸崇文樑載騰尻輪若轉惟茲華之爲城據漢三輔備周二京蓋漢南 湖右之要衝不可已者藩蔽若行宮外營之建置亦豈少於範圍地是萬年珠丘之傍天設百里金湯之勢山川拱護鬱佳氣於五陵關防虛徐凝壯圖於重鎗奧厥龜食之叶吉已收人和及夫雲根之呈奇實賴神助陰雨桑梓之豫寓卿士庶民之咸從肆於攝提載陽工役始集起自華虹之渚迄于蒼龍之陬三寒暑而百雉斯張一城塹而八達是翼宮室之大甲兵之富如霧如雲倉廩攸峙子第攸興實墉實壑夫惟如是而無物未或聞焉故知情狀之爲神莫不寧也城莫大乎天下豈徒稱及河喬嶽禮不編於祀中反未若于竈戶門以我九重懷柔之聖心爰舉先王報施之明典若曰城則奠不拔之業神則垂不測之功築斯鑿斯豈惟一二臣攸同之美壽我福我寔茲億萬載無疆之基咨爾有司之臣其卜日建宇命曰城神祠時節祭用牲幣於是相宅西南枕岡中正近侍敦匠於奔走留後按圖而拮據剪幽翳而納高明三級兩序之秩秩儉山藻而侈粉牘旅楹曼桺之間閒木石委輸成不日於揭妥樓櫓環拱倚爲主而重輕明宮齋廬儼黃木之祀廣利饒歌貝青象朱旗之祭雖尤義起之品節既修靈長之福履攸降鎮泰山磐石之固濯王功於豐垣囿春臺壽域之祥亨天心於洛邑重關金析待暴客而言言吉日駢剛成揚靈而剡剡是謂殷禮之肇稱詎無梁頌之好音遂贊呼邪用冀盼蠻兒郎偉拋樑東門對龜川浴日紅神日與烽誰似雪平安夜報雜宮兒郎偉拋樑西背後青山日馭低元帥有臺神亦止雲間睥睨簇旗齊兒郎偉拋樑南山樓粉堞角聲酣知應輻輳阜門道禎瑞芸芸萬姓覃兒郎偉拋樑北長安鐵鎖千尋直年年呵護翠華前只許封人工請祝兒郎偉拋樑上牽牛正指回神仗麗譙羅似學星辰報警昭芒同四放兒郎偉拋樑下膏雨條風觀彼野保障終須黍稷多吾知神力同吾社伏願上梁之後四郊無壘八門迎生天南斗而地康衢太平萬歲土山西而馬冀北第一名都水原判官 洪元燮製進以上甲寅撰進○洛南軒上梁文幹地軸於沛中爰移舊府撫天緯於洛上特開新軒周邑錫名漢宮取義竊以華城經始之地實爲仙寢拱衛之鄉廓襟帶於山高水清世稱黃圖之三輔壯體勢於龍盤鳳舞天作蒼梧之珠丘綠樹挾豐市之樓臺宛然舟車之大都會白雲護喬岵之劍鳥若爲羹墻之所寓懷肆拓行宮之傍仍創高軒之制龜食澗甸之墨啓休運於午坐子向之基燕賀郢匠之斤按宏規於七櫟三階之厦諸峰之插天蒼翠環以畫圖大野之劃地田疇平若几案涵碧玉於釣魚之沼半庭荷香堆黃金於射鵠之臺百步柳色猗聖圖倣漢高故事迴華扁揭洛南嘉名翠薨接奉壽之堂騰頌什於日月綺筵開養老之宴踏歌曲於風雲諸將之劍履徐越肅簾陞九級之古禮新豐之里閭環拱壯山河萬世之洪基每淹鑾輿之宿留蓋緣寢園之臨邛攀御氣於松柏悅瞻衣冠之月遊緬聖思於露霜祇薦籩豆之歲事設禮羅於翰墨之會麟鳳盡入彀中修戎政於金鼓之場熊虎亦在麾下矧南宮置酒之席恒推鐵券紀黃河之恩若東都頌瑞之庭益恢石鼓鐫車攻之烈殆若造物者有相奚但經費之不煩大厦奏不日之功嘉乃子來之民庶雄都奠永年之業洛爾寅協之臣工

勝地廓廖久矣神慳而鬼秘華簷突兀忽焉鳥革而翬飛萬堞之粉堞排雲繞階庭而逶迤三字之金榜迴日護棟宇而崢嶸聊將華封之詞敢獻張老之頌兒郎偉拋樑東春樹華陽似舊豐百里麗譙仍地勢萬家鷄犬運神功兒郎偉拋樑西奉壽堂高翠瓦齊金母送栽池上樹露紅千顚壓枝低兒郎偉拋樑南近瞻丁閣繞松杉萬年佳氣紅雲盪列岫仍環碧玉簪兒郎偉拋樑北八域笙歌昭代饒匝地烟花接禁局滿天星斗歸宸極兒郎偉拋樑上瑞日方昇滄海盪九宇雲開黃道高鯨鯢奪魄龍乘浪兒郎偉拋樑下我稼如雲鋪大野萬廩常盈紫洞中鬪雞走馬迎春社伏願上樑之後龜疇出洛鳳曆紀軒頌南山於周詩殿宮膺長春之慶斟北斗於漢酒衢市傳大風之休內閣提學 沈煥之製進○蒼龍門上梁文伏以園陵固有神奉衣冠於原廟王公以守國拱襟帶於重關問是城東之門特爲漢南之勝念茲華府封我珠邱黃雞啓期地關靈區之運青烏告瑞天與聖人之藏卜云吉於龍盤兆又叶於龜契水若增清山若增麗一方之風氣肇開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境之民物漸盛蓋軫仙鄉之拱護故勤園邑之經營玉札披圖金科設範內則設狀勇外則兼整理穆然遠覽之宏規下不用民力上不煩大農猗歟獨運之睿斷雲根劈巨靈之斧若有造物者相之星緯耀營室之躔可期不日而成也於焉因河爲池踐華爲郭所以五版而堵百雉而城一曰分數二曰材料三曰壕塹四曰築基寓聖智於籌略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來其皇潤屈群策於指揮必待樓櫓之雄方見銷鑰之壯引重致遠甲穀辰轄之制初頒正位辨方子城午樓之役伊始雒陽經緯之度正仰宋祖之開諸岱宗巡狩之儀宜備虞皇之闢四乃點析木之次遂對扶桑之墟挹八達而西瞻上近蒼陸開一面而東制前臨龍城將以鞏金湯之形于是駕虹霓之勢櫟楸楠之并溱洧送鷗浦之帆藻稅棟桷之載新雲連蛟淵之閣鐵關高聳比長安三輔之尊金榜初懸應攝提七宿之號守之則固名焉在茲蕩蕩乎不得攀固地險之足恃蒼蒼者其正色蓋天用之莫如三采六等之輝時回孟春之駕九章五色之繪夢符前夜之祥先得日於晨門光襯鰲海之瑞彩朝飛雲於畫棟影蘸虹渚之清波衆心以成一遊爲度樹中天之華闕美哉山河寢景崗之旅楹牀焉霜露顧宸慕必敬桑梓而邑社迺名粉榆漢移五陵之豪蓋爲金粟之密邇周旁三門之路長願璇寢之瞻依乙卯至于洛師捧觴長樂之酒君子保其家室載絃斯干之詩色取三八之左青德配九五之天御清宵朗月拱南樓之登臨雅歌投壺倚北門之外禦肆將萬年之頌恭助六偉之詞兒郎偉拋樑東仰看前星繞宸宮奉壽堂深春似海千丙辰九月年慶會記旃蒙兒郎偉拋樑西鱗蕤一曲耀紅題紆回楚色迎華驛得意花陰散碧蹄兒郎偉拋樑南拂陌柔桑趁養蠶九月幽郊聞社鼓朱陽新綉映花籃兒郎偉拋樑北遲遲輦路青繩直華山小兩駐鳴鑾宿夜賡歌攀御墨兒郎偉拋樑上天門曙色雞人唱新城制置由宸謨摸得花心柳葉樣兒郎偉拋樑下飛廉奔走昆吾冶添來九幅方輿圖畫鋪煙墩入影寫伏願上樑之後歸周馬於華陽奠義馭於暘谷乾爲戶闢坤爲戶闔往來不窮謂之通耕者於野仕者於朝行旅皆欲出其道原任直閣 尹行恁製進○長樂堂上梁文伏從閣道六星是別宮之象奠皇居於苞竹茂松天保九如爲善禱之辭永邦籙於升日恒月熙然與百姓樂展也基萬年長恭惟主上殿下以終身孺慕之誠有卑宮菲賑之德深究六經 四書之旨曠百載而傳堯舜心仰觀日瞻月觀之門以千乘而躬曾閔行會極而平平蕩蕩庭衢八荒臨下而赫赫明明日月四表二十載深仁厚澤囿民生於化域春臺萬億年無疆惟休翬邦基於泰山盤石猗歟孝思不置嵬乎大德難名固知以安樂而祚延咸期享休寧而世永迺者移珠邱而卜青烏之兆踐華城而叶墨龜之祥孝悌感神明天與千載一遇之宅風雲護儲胥地占五達四通之墟五陵之佳氣葱蔥爰倣置邑之舉萬堞之高墉屹屹遂成陪京之規肆於漢帝之移豐乃有周王之圖洛遲遲曰吾行也奈山川之難忘優優如有見焉惟桑梓之亦敬衣冠月遊之地豈跬步之欲離羽旄歲省之儀每聖心之不悅城邑設置蓋爲仙寢衛護之圖官府創修亦寓重宸瞻依之思永作湯沐之邑大慰神人之心於是相宅於光教山南興功於 奉壽堂後天慳地秘久待孝義之治日吉辰良始開仁壽之域月斧奏技斷海東瑤華之枝虹樑聳空架楚南冥靈之樹於焉見輪奐突兀之美可以占綿遠長久之休洛南之軒相連閭闔開九天之象老來之堂旁達簾櫳含五星之光工費悉出帑金民自樂赴調度無煩經用役不時踰時當華棟之初成幸見慈宮之先御地不偶爾情固宜然值乙年花甲之重回慶古今而罕有想庚歲翠華之曾過事前後而若符需雲登月殿之中盤薦三千年結子之實春暉駐星軒之上樂侑九五福曰壽之觴考卜維王方成豐垣之翰燕喜壽母先膺魯宮之祥惟此祈永命之新宮并舉

曠一有之縟禮朱總五路濯清漢而揚靈黃龍大星連寶婺而增曜龍舞鳳翥對花山而東迷鳥革翬飛近華岳而北拱信宿輦過之日豈亶爲於每年一遊密邇象設之崗將永休於千秋萬歲從茲添靈長之運庶幾盡愉樂之方不日成經營西南其戶自天祐吉利君子攸芋沛里粉榆長見父老之欣迓洛陽花木樂有公卿之列居分司典守之官有整理行宮之使句陳擁衛之列編壯勇外營之兵遂揭長樂華扁是庸迓續景命隆上都而拱園寢克奠不拔之基介景福而如岡陵永錫難老之頌樂府傳萊衣之曲留後期於十春宮楣帖華祝之詞迓純嘏於萬壽配天地悠久之德頌堯簠上下之安黃髮台背之維祺長有其樂金膏玉燭之至治誕膺天休八達之山氣英英繞棟宇而永鞏萬石之渠流浩浩影觚稜而長留敢效斯干之章用替兒郎之唱兒郎偉拋樑東瑞靄扶桑出日紅鸕鷀聯班趁曉漏晴薰赤羽帶條風兒郎偉拋樑西仙陵咫尺霽雲低明禋歲歲來清蹕春畫行宮綵仗齊兒郎偉拋樑南移豐新化與天參景龍觀闢通和氣遙控壽星瑞色含兒郎偉拋樑北終南白岳雲間矗長安門外遲遲臺群老扶筇各獻祝兒郎偉拋樑上穆穆高穹垂景貺紫極星文歸旺躔天垣地理皆昭曠兒郎偉拋樑下瓊筵歌曲風兼雅後天不老凋三光仙露金莖薦玉斝伏願上樑之後聖壽天齊新福川至山河扶綉戶都是春於三十六宮乾坤繞漢宮次第開於千門萬戶常逢千清河之會共獻三呼嵩之誠奎閣提學 鄭民始製進○新豐樓上梁文伏以城府近蒼梧之野聖慕皇皇門巷宛翠榆之村高樓翼翼天回宮輦地開社筵蓋茲華府經始之圖實惟聖人追遠之孝卜萬年儲祥之兆山川拱月遊之儀寓千乘致養之心城邑創歲觀之所歲月寢邈於綵駕顧睿慕將何少仲營府密邇於珠邱而聖情靡不用極肆以見於牆之思乃有作于宮之休鑾蹕頻回地符堯帝之觀華庭宇有殖義取周王之宅岨美哉第三闌穹崇蔚然控一府體勢挹佳氣於龍翔鳳舞來萃八達崇岑創宏規於鳥革翬飛迺臨兩界要路塗輻輳蓋取象於雷天黃鼓高懸爰警象於昏曉制度則六楹八八翼突兀乎九衢十衝奧西歲告名樓賁成惟卯春奉慈宮臨幸仙宸展濡露之思羽旄遲徊宮憲繫愛日之輝羊酒敖讌念茲樓豈爲夏豫猗此地實猶漢豐中陽之門旁開萊衣問曉長樂之觴恭獻粉社迎春慈惠廣推士女飽賜酺之德春詔渙發父老頌給復之仁雖向日鎮南之稱略摸枕湖之勢顧我后準東之孝惟切比沛之心遂命改樓扁曰新豐一營猗猗儼成關防之表裏千家鷄犬宛分巷陌之東西仙園之松柏入望優如見也名都之樓臺對峙穆將愉分管領一城風煙照臨三島日月千堞告功於兩歲造物者殆若相之百堵不煩於一民拱護之有所重矣誦詩人恭敬之語地是維梓與桑追前哲玩賞之情亭有訪花隨柳恭將善禱之悃敢陳助舉之詞兒郎偉拋樑東蒼龍門闢日輪紅樓前認是溫泉路動植猶看渥澤中兒郎偉拋樑南簾角分明極宿含美酒十千仍大酺滿城歌祝慈恩覃兒郎偉拋樑西高閣參差粉堞齊盧巷王壚何處是兩行榆柳五雲低兒郎偉拋樑北觀坪一路思何極里兒和習老萊章被以花絲垂萬億兒郎偉拋樑上玉瓚升霏朱瑟唱基厚源深衍吉祥大東一城承靈貺兒郎偉拋樑下縹緲朱欄控遠野回看萬安橋底川滔滔日與沛流瀉伏願上樑之後棟桷生輝巷里增廓風雲長護於園樹則篤其禎山河環擁於樓壕永經茲土原任提學 右議政 尹著東製進○奉壽堂上梁文伏以華之爲治象龍蟠鳳翥天與帝王之州堂所以成應鶴瑞龜徵地叶聖人之祝徠汝耆耆偕我樂康恭惟主上殿下鞏磐遠猷錫類隆養以精一傳撫重熙運上下神人之所共依歸開千五門駐萬八春寢膳起居之靡不順適猗慈齡方躋於寶甲而聖念益切於介眉週六旬而添海屋之籌理可徵於必得稽九疇而推大衍之策願更摯於無疆瞻茲八達凝鑒之鄉美哉萬年稱兕之所瑞靄繞新豐之樹幸慈駕之陪過仙伏擁長樂之花倍宸情之忻忭桑梓之父老爭集此日瞻寶婺之光杵舂之氣像方輿是地宜天保之頌控湖服而壯畿輔依然禁城之繁華錯山膚而登海珍煥乎法筵之物采遂回壯南軒之制爰拓親上壽之堂援北杓而拖楣雲日增彩採南山而作棟池臺改觀莖露仙漿淋漓霄漢翠萱丹英藻繪軒墀絲管被萊衣之新翻邑里傳華封之舊號保佑命又申命肆皇天降祥自今年長此年萬子孫無數奉東朝而歌星海何處非其承歡奏南陵而譙粉榆尤有光於餽慶杯心映醉桃之色飲來可以頤眞勝額射扶桑之暉觀者爲之興孝恭陳嘉頌助舉修樑兒郎偉拋樑東文星一帶繞如虹天香散作花千桂長照蓬萊壽酒紅兒郎偉拋樑西帥旗高與白雲齊將士春寒皆挾纈中陽門外賜宮綈兒郎偉拋樑南寢園杉檜鬱鬱孫枝子葉交相蔭培本神功造化參兒郎偉拋樑北青繩御路通京國封人浚乙重瞻旄知爾幸生仁壽域兒郎偉拋樑上太和元氣如醇釀收入宮盤再拜擎含飴聖母

康而旺兒郎偉拋樑下黃雲一色漫漫野整理穀嘉惟秬秠八方率育播之雅伏願上樑之浚譬日月之升恒法乾坤之悠久重葦複榭可但松則茂竹則苞九爵三嵩永俾熾而昌耆而艾第祿與景命而滋至如式如期寶籌暨聖壽而深尊時萬時億原任提學 判府事 李秉模製進○角巾臺上樑文三龜協兆新邑奠食墨之野百雉騰賀高臺跨偃虹之門功既告成時若有待竊惟華城天作之地寔爲仙寢月遊之鄉物阜民殷遙管數十州節制山萃水複宛似八百國會同若古漢扶風遺規關防壯三輔之勢迨茲周灤水移奉神祇護萬年之岡翠華空山尙想鶴馭之曾過香火靈殿長瞻龍旂之親承惟此城邑之移占蓋倣湯沐之別設神壽默運工不煩於水衡地利允臧功實遇於土國關鍵設險不啻七里之郭五里之城井閭肇基居然三年成都二年成邑瞻喬山之松柏鳳翥鸞停儼古社之粉榆鷄鳴犬吠乃就新城之上特置小樓于東在義和陽谷之方度以土集取安石東山之義名曰角巾粉堞遶抱月之形山容左峙麗譙拱連雲之勢野色前臨用處則大纛高牙暇日則輕裘緩帶歌管絳勝率多南陽之富豪弓馬爭能半是茂陵之遊俠八達之光氣蔥鬱繞仙園而長留一鎮之體勢崇嚴衛上都而益鞏奚但保障之增重抑亦流峙之改觀有蔚乎其深焉廣陵諸峯之林壑其豁然而平者柳川九曲之桑麻帆船隱映於簾櫳平攬一幅織穀雲煙起滅於朝暮遙挹千朵芙蓉疇野蒼茫從古稱生穀之土郵亭錯莫至今說駐軍之墟始知大邑名都之中必有月榭風楹之勝創下宇上棟之制飾繁華於觀瞻處五路三劇之衝溱輪蹄於都會南樓翫月識雅量於登臨北門留觴增國威於談笑虹霓載屹旣殫般倕之才燕雀交飛宜申張老之祝兒郎偉拋樑東天設金湯氣勢雄堂上平臨滄海闊扶桑先見日輪紅兒郎偉拋樑西太平笙管鬧芳堤春城却似新豐路鷄犬千家翠柳齊兒郎偉拋樑南象設崇岡瑞氣涵萬世靈符藏吉地驪龍擎出火珠三兒郎偉拋樑北洛陽城闕瞻宸極濛濛細雨柳榆陰半和農謳歌聖德兒郎偉拋樑上花峯春色引仙仗東風吹到天香來知是雲車貯鬱兒郎偉拋樑下臺高欲挽銀河瀉漢南士女樂昇平一關風謠登二雅伏願上樑之後鎖鑰彌固樓臺不蹇園樹有降露之祥佇見衍百祿之運臺隍迎出日之瑞舉祝光四表之休前弘文館提學 金載瓚製進○訪花隨柳亭上樑文伏以龍蟠虎踞崇墉壯鎖鑰之形鳥革羣飛層譙應璇璣之次擅一方之佳麗樂萬世之昇平賡茲華城鎮我赤縣漢馮翊之爲左輔近接神京明鳳陽之置重兵祇陪仙寢天造地設待聖世而叶靈丙辰九月山結川融眷至德而與宅爰作金湯之固庸新版築之功峻堞連雲增漢南之氣色雄關插地控湖右之要衝離宮按太微之垣九重金闕寶界閭風之苑十二玉樓成則在於衆心工不煩於民力惟彼雉城一面乃在龍淵上頭萬朵芙蓉群峰獻舞飛之勢千行楊柳長川展罨畫之光建孤標於丹雘獨占全府之形勝俯圓鏡於碧沼特開別區之風烟遂命梓人載創華構修棟亘渚竝綵虹而連蜷高檻捫星共粉帶而迤邐紅霞掩映春樹擁萬人之家翠浪縈紆烟條拂十里之路層楹疊榭盛繁華於名都淡雲輕風樂遊衍於佳節回宸矚而流峙動色揭美號而花木含榮雕窓洞開韶光駐化國之日鸞輿時度御氣通上苑之春城郭江山即聖人寓慕之地樓臺草樹慰父老望幸之情屬舉修樑恭伸善頌拋樑東一字春山似畫中行殿常疑開黼座扶桑瑞色曉先紅拋樑西垂虹橋外護金堤人人解說留都樂月下笙歌萬戶齊拋樑南喬岑縹緲暮雲含羽林千騎朝園日翠柏霏微露下甘拋樑北綠樹中間馳道直上有迢迢駐蹕臺春風一簇旌旗色拋樑上瓊樓玉宇遙丙辰九月相望星中有柳月中花天上人間應一樣拋樑下平田水白浮秧馬知時好雨占豐年秋後黃雲盈四野伏願上樑之後春光不老地靈陰扶珠邱萬年長浮鬱蔥之佳氣金城千里永奠盤泰之宏基嫩柳天桃盡作靈春之樹黃童白叟共樂康衢之民佳興無窮太平有象承政院左承旨 李書九製進○華陽樓上樑文伏以壯規模於屏翰畿左雄府啟輪奐於棟宇城上高樓保障無虞治平有象奧若華城崇重之制恭惟聖人深遠之猷密邇寢園寵視自同湯沐控制湖嶺形便仍是關防所以創建城闕樓臺爲之貴歸山川物色比周洛邑體貌別於松都 沁都若漢沛宮行幸每以正月二月於是虎踞龍蟠之增氣勢羣飛鳥革之生輝光地秘天慳若有待於今日神輸鬼斷告厥成於三基乃若西臺餘支南維高處粉堞耀日可見八門範圍畫棟翔空全輪一面形勝花山之佳氣蔥鬱蒼翠入瞻柳川之野色微茫風烟滿矚惟聖朝九五弗祿千一昌辰上際下蟠聲明物采之爲盛東漸西被薰腴功澤之難名大哉莫尙乎右文猗歟比隆於前聖肆將華陽二字之扁特揭麗譙百尺之楣雖是義經取豫之謨俾待暴於擊析厥惟周書歸馬之義示爲武於止戈于以戢八千甲兵之威像三五笙鏞之治營門笳鼓曉夜

昇平之音村閭簫歌時節豐稔之樂黃道開處仰日馭之駐暉翠華來時識天顏之有喜奉明旨而踟躕恭陳
兒郎之詞揚休命而周章請效封人之祝兒郎偉拋樑東城頭日出霽雲紅龍淵流水平鋪去七對門垂十丈
虹兒郎偉拋樑西層層雲堞翠微低君王夜閱戎臺甲萬炬千燈簇簇齊兒郎偉拋樑南鳳岫範轡望裏參八達門
前平似砥車航瀛嶠路通三兒郎偉拋樑北五雲多處瞻宸極晴川歷歷長安道楊柳春旗同一色兒郎
偉拋樑上天文奎壁光昭朗洛南雲日捧瑤皇鶴髮群仙來善養兒郎偉拋樑下烟火萬家分里社朋酒公堂
稱壽觥願將幽俗鳴風雅伏願上樑之後金湯永鞏丹碧采新簷角風微宇宙之語燕相賀欄頭月隱埤垓之
樓烏不驚壽域春臺熙熙也群黎百姓堯天舜日巍巍乎我后萬年奉朝賀 徐有臣製進○福內堂上梁文伏
以迺左右築室有儼斯都辨內外爲宮聿受多福捷若桴應視此楣扁睠茲華城一區卽我畿甸重地金湯拱
天作之勢久矣鬼秘而神慳殊邱瞻月遊之鄉美哉龍飛而鳳翥三輔之制置是倣奚但增重於關防貳京之
體勢自尊蓋爲拱護於園寢斯軫九重之營度爰有每歲之臨巡物色殆同於漢豐爭仰清蹕之戾止地名允
符於堯華幾勤民俗之觀于居然成聚而成都非無城地之克壯於焉信處而信宿宜有宮室之是營逮夫行
殿之漸修爰謀內堂之竝構取上棟下宇之義安用壯麗之規適冬溫夏清之宜別是深嚴之所軒連奉壽之
顯敞寓萬年稱觴之誠門近長樂之宏華備三朝承歡之地規度則略倣乎燕寢經始則概因乎府衙曙色初
啓於緇簾政屬萱春之輝映清香長凝於文几佇見萊衣之周旋仰惟經營之聖心靡極不用庸備輪奐之美
制所處而安猗歟誠意之所孚展也舉措之咸得懷永圖於萬世之久夫豈觀瞻爲哉作大邑於數年之間殆
若造物相也役不煩於民力說而爭趨舉無違於天時淵乎獨運方華構之肇創遂蒞祿之來同得於外而生
於中可見感召之理數乎彼而斂乎此益驗嚮用之宜同義易之考祥其旋元吉若周雅之千祿自求不回是
知福履之綏將宣由表裏之沕合迓新休而綺構增鬱蔥之色揭華額而寶墨動璀璨之光乃敷營平之謠言
庸替張老之善頌兒郎偉拋樑東簾鉤初旭正騰紅參差樓閣如圖畫平眺烟花一色同兒郎偉拋樑西八達山
高黛色齊要識岐周綿寶曆卽看民庶共扶携兒郎偉拋樑南花岳峩峩聳翠嵐雨露年年宸駕戒松杉無
數與雲參兒郎偉拋樑北清漢終南一路直御氣遙通慈慶堂至尊晨夕怡愉色兒郎偉拋樑上輝輝壽曜天
中朗雲韶迭奏侑瓊觴會待青春移彩仗兒郎偉拋樑下千家共井復聯瓦新承惠澤遷如歸總是安生樂業
者伏願上樑之後神明斯扶吉祥攸萃既富既庶叶地利人和之休曰壽曰康符月恒日升之祝匪直一時之
臨御自此諸福之畢臻禮曹判書 閔鍾顯製進○講武堂上梁文伏以于茲萬年永天休鞏金湯於新邑不可
一日忘武備明組練於廣場羣革生輝虎旅增氣蓋聞漢馮翊北軍之衛郡則重於股肱宋興國西郊之堂士
各試於距踊于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匪直爲崇閎瑰麗之觀顧茲華城珠邱月遊之鄉鑾蹕歲臨之地山從八達
飛龍舞鳳之萃于斯地秘千年靈烏神龜之叶其吉氣佳哉鬱鬱山益高而水益清吾行也遲遲露既濡而
霜既降遂乃如豐之舊載觀于華猗歟北瞻嶽而東瞻河幾勤乙丙之念居然千家井而萬家邑與自己庚以
來舟車所集貨財所通卽是湖嶺松沁諸路之儷湊宮室爲先倉庫爲次以至塵市閭閻百堵之皆興蓋移民
移邑之資皆從經費外別畫凡一堂一字之設無非孝思中是推爰稽鳳陽衛之建牙所以永護仙寢亦奧龍
武軍之駐輦欲其克壯王畿遂因防禦舊營設爲壯勇外衛節制相須於表裏新揀十三哨親軍卒伍素稱於
精強曾是五千兵獨鎮壁壘精彩常山之首尾互連原野飛騰朔方之身手最健迺者鐵甕之載屹隱然鎖鑰
之增嚴偉哉因衆心而成十里之板築過訖煥乎若列星之繞千堞之樓櫓聳瞻際茲關防之既完於焉訓練
之有所占壇場之高敞射放步驟之恢乎其容起軒構之崔嵬將領部曲之秩然以序洛南之御氣上襯密邇
建鳳旗之門漢北之將臺旁通平臨施免置之野所貴簡閱之有素豈以昇平而或疏冬狩秋獮夏苗春蒐周
司馬之講事中權左尊前茅後勁楚廣車之行師簡精勇三千餘兵試擊刺十八般藝目旌旗而耳金鼓肅號
令於五中右鞭弭而左囊鞬整部伍於萬甲駿蹄星驚總是範三驅獲雉之良鵠帳雲張率皆挽五石射生之
手時則年豐民樂海晏河清貝冑朱綬爛乎師干之試虹樑彩棟蔚爲觀美之資暇日登臨晉都督之輕裘緩
帶方春遊豫漢車駕之按轡徐行惟築斯壑斯之功奚但爲綢繆陰雨顧輪焉興焉之美抑可以藻繪山川肆
將頌常武之餘音庸成助兒郎之新什兒郎偉拋樑東麗譙賓日出瞳瞳浮天滄海無兵氣每夜平安燧火紅
兒郎偉拋樑西鐃歌唱罷暮雲低卽今聖代兵農寓解甲歸來日把犁兒郎偉拋樑南秀碧蓮岑瑞色含歲歲

元春朝寢路萬株新柳長毵毵兒郎偉拋樑北日下長安在咫尺百姓皆知親上誠衆星錯落拱宸北兒郎偉拋樑上佳氣璇丘長入望於萬斯年樂太平洋洋陟降垂靈貺兒郎偉拋樑下華虹門下衆流瀉將軍何必奏屯田自足良疇千頃野伏願上樑之後卒乘彌勵堂宇增高五中發矢三中放丸遠邁漢都亭之肄習十萬蒼頭六萬奮擊不翅齊臨淄之富強地利人和奠億年天作之固將謀士勇奏百里日關之功大護軍 李秉鼎製進○景龍觀上梁文伏以名都奠萬世之基平泰有象華構擅一府之勝紀觀以龍地是西京左馮天開明堂右介顧惟華城一域素稱箕封大州邦甸峙都會之鄉鷄狗之聲相聞山川鍾磅礴之氣龍鳳之勢交騰惟巨鎮關阨之形美哉王公之設險若大地文明之兆久矣造化之儲祥乃者園寢移奉之初遂爲洛郊保釐之重梧雲閣穆清之像繞瑞彩於崇崗梓鄉推敬恭之規尊大體於留府遲回蹕路易慰見堯牆之思密邇珠丘每軫移漢豐之念猗歟宮府之肇創居然城墉之維崇丹楹儼齋殿之儀列以華省掖暑粉堞配神京之盛屹乎譙樓女牆間井改觀門對鍾鳴鼎食商旅居貨街分槐市柳坊內帑之贏儲悉捐不煩三日之力外營之規制始備只在八年之間城池金湯是爲保障山河錦繡遂成大都肆當鑾輿之歲回爰觀朝宮之時御像紫籙深嚴之地位居中央瞻寶座肅穆之容扁曰長樂允矣匹美於漢殿繼以四關於虞門日照罽毼鴻臚之齊引天臨闔闔闔雀扇之徐開繡闥寓關闔之機乾坤在此金榜思標揭之道比觀伊何魏象之宏制載揚景龍之嘉號肇錫金扉敞達式倣貞觀帝美規璇額焜焜蓋取太皞氏休瑞玄文列布於驪背象聖人受命之符異彩環擁於羣飛溯上世紀官之制仙寢護月遊之禮仰孝思於瞻依詞臣頌河清之祥拊熙運於昭朗按崇垣而燕翼貽厥御層觀而龍德正中裸圭恭禋雲日爛祥和之候奎壁流彩草木被昭回之光天伏纔迴於朱欄長隨簇地冠冕義輪初昇於畫棟俯瞰滿城烟花詩詠徹桑壯一方扞禦之策地符觀華獻萬歲請祝之辭敢贊隆棟之休庸陳侑匠之什兒郎偉拋樑東蒼龍門對朝宮春浮榆柳交翠日暖旌旗颺紅兒郎偉拋樑西佳氣長浮遠堤恍若伏羲親見龍淵喚起風驪兒郎偉拋樑南松柏喬山翠含工祝朱紘玉瓚侍臣碧鏤銀函兒郎偉拋樑北瑣闥遙連紫極詞賦蓬萊唱名先占日下雲色兒郎偉拋樑上門向層城有伉至治馨香允升溥溥甘露天貺兒郎偉拋樑下桑麻晝蔭盈野萬世橋底泉流遙向柳川日瀉伏願上樑之後城府增臺棟宇生輝地若有待於今辰喜象設之孔邇天其永命于新邑占鴻基之益綿承政院 都承旨 黃昇源製進○迎華館上梁文伏以粉堞亘蜺關防壯三輔之勢華人望翠棟宇控八蠻之塗似是馬曹瞻我旄羽惟茲華府創行宮之舉寔出聖后奉寢園之誠相陰陽而護龍盤卜神慳鬼秘之兆壯樓櫓而拱象設推日瞻月觀之思孝思攸孚周高山之天作陟降如在漢新豐之地移錢穀豐峙軍制修明屹保障於畿甸市陌分列城市周匝四壯麗於京師第此漢南雄都差少城北人戶外營之規畫漸備縱有臺隍之連雲後野之空曠尙多未見閭閻之撲地顧民居若爲成聚伊道周實合置郵使車星馳最關馬政之接應郵戶雲集可占鳩居之經營遂命居留臣相基乃以良才道移驛傍立巖而築址允叶坤北之貞向文城而構軒宛對天馬之狀離城門百許武稍稍村落之自成立館宇五十間翼翼棟桷之高起官居諸驛中首意非偶於新移路出六飛前頭錫維何於嘉號試看朱欄高處恭瞻翠華來時仙寢起濡露之思清蹕載邇郵亭叶就日之惻彩仗徐回駿騎風馳隨岳牧而觀耿輦路天近先父老而觀儀佳名旣扁於塘亭華額亦宜於郵舍遂特賜名曰迎華館地符堯皇之觀華和封祝而伸誠野闢衛后之稅桑偕倌人而效職汧西之畜漸殖地利莫如冀北之群不空天顏有喜小塘供日哦之興雄州添霧列之形蓋城邑崇飾之圖專出聖慕故郵館措置之美悉經睿裁荷挈家人戴鴻恩於百口坪臨大有獻牧夢於萬箱御蹕蹕之風繫道路聳視迢縹緲之日馭軒宇生輝恭將齊人聞籥之誠要贊邱匠隆棟之吉兒郎偉拋樑東光教山光瑞靄籠望幸年年誠未已峯頭日出每擎紅兒郎偉拋樑西長林大野翠高低恭知聖德傳郵速柳外牽來霧鬣齊兒郎偉拋樑南滿山松柏白雲參居民尙說溫泉路一望山河舊澤涵兒郎偉拋樑北畫棟迢迢拱紫極羽衛葳蕤肆觀坪天臨尺五欣欣色兒郎偉拋樑上雉堞神功若有相一府規模今告成小官猶助北門壯兒郎偉拋樑下春雨桑陰綠滿野夢罷三清白日遲池塘閒浴在垆馬伏願上樑之後驛里比櫛馬群屯雲抱邠民爭歸之誠密邇行殿之瑞彩咏魯人斯臧之什奔走屬車之清塵京畿監司 李冕膺製進○迎華亭上梁文伏以湖開而天下平形勝所以關時運亭成而歲物樂澤利所以宣上恩以若名區二美之俱樑歌且殿別有新扁三復之旨華頌是德顧茲華之義大矣哉惟其實而用如何耳若山

曰華而鍾靈毓吉仙寢乃安於萬年若城曰華而繚白縈青王畿有待於今日烟花八百攢瓊霄而衛珠丘綺羅三千列麗譙而控紫籞天伏移館曰于華觀御墨題堂亦以華請橋門屹流虹之渚山樓耀歸馬之陽至若斯亭之錫名寔在初界之交會三路之冠蓋南下皇皇者于役之原五雲之蓬萊北瞻渺渺分倚斗之望及夫重宸愛春雨之感吉日回歲觀之期簡卒乘省從官儀同問寢仍田塍宿掃除路慣和鑾舊要山川帶雨露而增色新豐父老見羽旄而相欣於焉翠華之迎允合紅亭之飾然聖衷取爲已有而乃名則獲予心遲遲峴不遲遲來時異於去日簇簇山華簇簇遠瞻忽其近前車駕于茲而色康弓劍在彼而神過是上下交相迎也由前後不亦宜乎蓋此突兀然起華薨非侈觀於道左適因泓淨之開特地自迴臨於岸南其洞則芰荷距長安北三里而堠其野則秔稻在大有西萬石曰渠粉堞後羅紆如珠絡翠巘前疊爛若雲屏曾是荒墟徒涉之川亦皆下地塗泥之土西瀟東澗孰知顯晦之有時去馬來牛空見水草之不關一朝靈龜食邑長虹偃堤際日月之光華若旖蒙肇開庶物發天地之慳秘殆造化陰遣巨靈有城郭必有人民非土穀而曷養開阡陌以開斥鹵卽膏澤之無窮楚叔敖之起芍陂千鍾雲萬家雨秦鄭國之鑿涇口一石水數斗泥況茲寓兵於農倣漢屯之遺法教民以耦收周井之良規掘鑿之溉壅之悉資聖策大本也先務也咸仰睿知謂遷戶迄未成都惟負郭乃可制產不煩經費不侵興作捐帑貨二百萬錢勿遺地利勿助苗長得水田三十九頃權輿乎足華民之食潤色夫改華邦之觀於是四顧綺紛俄然一面鏡碧荷香桂子旣衆芳之披襟鳴雨鯉風詎無底於觀稼如意橋之駐車馬皆思憩休整理使之交印符亦合結構遂營五架八楹之制不嫌郵亭野館之同龍淵讓風光一頭龜川退水利三舍松桷如天雖非厦屋之榱桷蘭獎繫洲足爲榮觀之羽翼宴而有滁太守之樂朝暮四時過者爲衢老人之歌作息百歲城中蠶箔翳桑柘之村陰社裏秧車走楊柳之官道朱華與繡翼交水景暖波晴黃雲和白露爲霜稻穫魚物爾乃倉箱旣積夫里攸同歲曆降祥野占三白輿情望幸門開五康駟飛交而知呼吸天通鳳銜過而覩恩渥日霽仁政自經界始旣奠林蔥聖慕由羹墻來如遇昕夕是以停蹕焉必於此名亭焉匪以他瞻松柏之蒼蒼孰非藹不匱之思喜龍鳳之飛舞猗歟迓長發之休股肱湯沐之與榮物惟天寶草木鳥獸之咸若華爲元符敢述封人三祝之辭庸助都料六偉之響兒郎偉拋樑東春臺瑞日瞳矐出泉峰堅吐紫布野犁鋤帶紅兒郎偉拋樑西彎環半月長堤噴珠尾閭千斛搗玉良田萬畦兒郎偉拋樑南花岑遠出晴嵐王心式恭桑梓帝力何有農蠶兒郎偉拋樑北輦前大路繩直介冑千隊跪迎壺漿百里加額兒郎偉拋樑上聖德齊天昭曠幸茲生作華氓豐年壽考嘉祝兒郎偉拋樑下湖自波無風也明月前船後船芙蓉萬朶千朶伏願上樑之後堤埒崇阜塵清屬車銀鑣體泉去作人間之甘雨南山北斗長獻馬之上瓊戶

水原判官 洪元變製進○華虹門上梁文伏以雲漢倬彼章一天而昭回虹流注茲標特地而高起誕膺古瑞載揭新扁蓋伏聞成王作二京之治式遵寧考遺志左思撰三都之賦備述昭代宏規天津擅古今繁華詞傳二十四明月地運有晦顯遲速歲待千五百昌辰猗與我華城昔稱漢京藩屏今作晉陽城闕園陵之松梓密邇瞻衣冠之月遊嶺湖之道途底平通舟車之日湊發琬琰於公石地名先符拔祚械於達山天心可見同靈臺之經始日數萬子來之民奉長樂之杯觴歲八千甲圻之果乃於華胥之渚爰立虹橋之門鳳舞龍飛引茗水於天目蛟盤虎踞通秦淮於石頭隆隆近北辰之居門列千峰華岳滔滔爲南國之紀川浮一道虹光肩長安而對達樓宛是宋鎖鑰斯壯挾華亭而臨柳激依然周阜應有仇時則日馭臨而玉女明星備洒掃於黃道華蓋指而青蜺紫蜃交凌亂於玄波門闢萬年之基伏玄龜於柱下橋成半月之勢見青龍於水中灌稻田而黃雲穰穰鉅野盈囑蘸芳隄而緣波潑潑霏澤同流是門也象極道而直連去天室而無遠光嶽之雲霞相接曳神霓而飲河花嶺之日月高懸雜人烟而撲地受萬谷之涓滴仍成巨陂淪千里之波瀾終歸大海是謂山明水麗神仙之府地秘天慳呈露之時俯瞰則內外營狝狝分鋪不翅若北豫南豫遠眺則上下村雞犬各識頗有似舊豐新豐臨前川而咏歸得訪花隨柳之氣象陟斯樓而頽仰與天光雲影而徘徊茲因呼邪敢效贊偉兒郎偉拋樑東千秋萬歲華南宮偃龍橋下清冷水元氣長流不霽虹兒郎偉拋樑西瞻望喬陵佳氣齊一樹梧桐花發夕九苞祥鳳爰來棲兒郎偉拋樑南群飛鷗鷺滿清潭游德川魚亦識君恩重爭陟春波香餌含兒郎偉拋樑北如天大道連京國星羅四百域中州萬象芸芸咸會極兒郎偉拋樑上珠囊金鏡宣鴻朗虹梁百尺命維新大流承景祝兒郎偉拋樑下百川浩浩歸南野奔波日夜注虹門萬井烟花洗白打伏願上樑

之後彤車白馬法神堯觀華之儀于麟斯螽承少昊繞虹之慶開雲扉而納百福瓜瓞綿綿酌靈泉而添萬籌流波滾滾于斯時也景星增彩薰琴御風勅天宸章颺百工而賡載滿城輿誦播八域而和余門以永存川亦不息判中樞府事尹塾製進○**華西門**上梁文伏以設百堵而護仙寢拱衆星於北辰立四門而象明堂關總章之右个美哉西城鎖鑰屹然南國藩維惟其築斯鑿斯之遠略宏圖已經一二臣備述至若經之營之之至誠達孝宜從內**外營**詳陳奧自御極初展園之時已決**拜峯山**遷奉之議環封之佳氣蔥鬱非乏漢灞陵安安失道之故流縱橫竊恐周灤水衝齧按輿地而密遣臺史遍踏幾百里畿湖對皇天而恭俟靈庥積費十數年日月適此時營牙之肇創而衆人端倪之莫窺其制也唐府宋廂托心腹而處肘腋謹述乎太祖光廟號壯勇而練鞞鈴開屯田則寓兵於農尊衙門則置將曰使瞻彼和壘爭說軍容之一新宅是鎬京誰識睿度之先定猗歟自天申之千年福地卜在太歲酉之七月仲旬眞龍抱珠宛道師傳鉢之訣元龜食墨叶聖人葬衣之丘鬼秘神慳若有待也日吉辰良庶無憾乎苟不置城闕井閭隆上都於兩漢三輔則何以襟帶控引衛崇岡於萬歲千秋肆就敬桑梓之鄉仍作蔭粉榆之社測土圭於楚室聽鼓鼓於周原徙邑治而負**八達**之山魚鱗櫛比之織織俾保釐而司三軍之命虎符金節之煌煌路接蒼梧陟降孔邇營開細柳名實不虛精彩倍增可驗由中而著外文武位用何妨弛逸而張勞地分京鄉莫曰號令之各主職貴體貌特許位次之獨尊時糗糧繕甲兵固所同也供灑掃掌整理反不重歟是知立**內營**規模宣出作外使基址取之三易先後天之體用互資比諸五音金玉聲之條理不紊始也落落難合安排布置之默運多年今焉節相符洪纖巨細之各得其所顧臣隣傾蠡測管殆似不識不知雖婦孺披雲觀天咸曰乃神乃聖蓋是舉既合天理伊衆務必順物情拓兩營之範圍煥然壁壘旗鼓寄一城之拱護峙乃郊遂榦楨百雉毋過倣箕都父師之制三日不用止靈臺子來之民鬱林石徂徠松地不受寶郢風斤公輸墨人皆效能纔經癸甲乙璇杓之轉移已見東南北綺樓之突兀賓門關四禮爲貴者以多舉隅反三義不可乎闕一乃於說以兌之地爰講取諸豫之功星宵中殷以仲秋卽義宅平秩成之所帝小皞金爲盛德亦萬物各就實之方閭闔迎風呼來戾天之隼山澤通氣噓成駕雲之虹耀軒弧於洛南浮玉效責奉堯樽於長樂蟠桃佐肴高臺俯臨山出仗鉞之將爽氣時入野多拄笏之賢作新邑而奠基體勢頡頑於東洛望美人而取義稱號折衷於西華威不啻於負嵎自成藜採之衛雲亦靈於在水相對禹鑿之門環之以星羅鉤陳象設永固時則值塵清樂浪魚鱗不驚巷連康衢迎翠華而祝聖田臨雍壤納黃雲而騰謠象用亨於周王實受其福法洞開於宋祖政如我心於焉合表裏而倣觀泐然若造化之無跡村局不擾兵團五司倉鏑自如郭連七里向不使立經陳紀建標隼於京師那能如合土範金鑄樣子於外府八方拭目皆仰聖壽之出常百爲從心莫非孝思之推類龍大將虎大將楚廣相須古西門今西門漢豐不改合爲單營離爲兩局奚啻若鳥翼車輪華於麗譙高於齊雲著處是翬飛矢棘是所謂若獲神助大可見不拔洪基載學修樑恭陳善頌兒郎偉拋樑東噓來蒼陸太和風高樓迥對扶桑日花木先春造化功兒郎偉拋樑西山接岐梧鳳在棲聞說重溟波似鏡乘風無恙萬帆齊兒郎偉拋樑南群巒拱揖似朝參年年薦苾心香上園樹休徵瑞露甘兒郎偉拋樑北是日鑾輿從紫極百隊狔狔內**外營**前茅後殿來如織兒郎偉拋樑上慈駕天臨千乘養三月花風秩秩筵餘恩及老頒鳩杖兒郎偉拋樑下屹屹崇墉環大野萬戶千門次第開土農軍伍工商者伏願上樑之後國勢如泰衆心成城喬山松杉長帶萬古之雨露轅門旌纛交輝二營之風雲司直徐有隣製進○老來堂上梁文佳氣護象設而葱鬱儼月遊衣冠之儀華構抗翬飛而峒嶢寓歲時霜露之感惟楚宮測景營之制卽虞帝終身慕之誠恭惟我聖上治法三王孝源百行精禋穆穆闕宮之制度增新聖懷憧憧寶冊之揄揚盡美宮門寓見墻之慕非無月朔之觀瞻仙寢隔宿春之程若爲松柏之密邇睽茲**八達**新府實近萬年幽宮周遭設百雉千甍之基宏規倣漢陵邑鋪置形勝據飛龍舞鳳之勢秘訣發麗道釋精神繕戎備而時軍儲奚但國南畿保障之寄奉寢薦而凝鑾蹕蓋爲歲一遊臨御之鄉迺相行宮後一區特起宴居時別榭鑿開天慳地秘之境陰陽方位之森羅輸來鬼設神施之功棟宇丹雘之巍煥政化已臻熙皞莅萬機而澹泊棲心制作不取高明壯九重而易安容膝奉壽之彩服供戲春光常溢於金疊長樂之璇楣交輝福宿永繞於黼座矧茲弓劍之瞻望匪遠優然笙鶴之縹緲如聆井幹之輦路分明悅趁問寢之曉洞門之宰樹隱約庶替居廬之誠乘輿爲之依遲宸旒於焉凝佇紅亭柳碧沼荷之左右映帶物華匪心龍珠巒玉女峯之高

下環圍天意有待淑氣鍾扶輿而霞蔚堂基占億萬載安翠華隨歲籥而天回玉候享八千春康吉繫聖念每軫於悠久而華扁特揭以老來當寶齡富有之辰尙欲常常而至逮大耋倦勤之際尤切惓惓於斯黃道垂斗極之輝聳觀瞻於處處白叟騰華封之祝望行辛於年年停雲蹕而百神助懽御月檻而八彩動色嶽色川容之流峙與弗祿而無疆林花野鳥之笑歌迓和氣而相悅地勢得原廟之重寓聖慕於晚暮之齡樓額侈新豐之名藹宸眷於湯沐之邑敢頌千乘君至行庸奏六偉辭新聲兒郎偉拋樑東龍旌旖旎曙光紅太陽元在宸襟內流照金輪八域同兒郎偉拋樑南一練川明萬柳參捲箔遙瞻華嶽色珠丘深處霽雲合兒郎偉拋樑西元戎臺迥白雲齊寶區總囿懷綏化波伏重溟不起鯢兒郎偉拋樑北群流會處滙爲澤深知聖學資編簡探索功參疏導力兒郎偉拋樑上雲鄉邈矣玄霄曠心齊自與神明會不待祠宮薦鬱鬱兒郎偉拋樑下莽蒼溝塍是大野竟日遲遲臺上坐宸情不與清川瀉伏願上樑之後元氣承懷祥光繞棟虹橋亘漢魚龍護鹵簿而駿奔鳳輦乘春雲日媚羽旄而駘蕩聖德與春秋俱邵宸遊閱天地無窮大護軍 丁範祖製進以上丙辰撰進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10일(임자)>

㉔ 召見京畿監司 李冕膺 華城留守 趙心泰 城役都廳 李儒敬于重熙堂

㉕ 予曰金浦郡守事甚駭然矣冕膺曰該倖事不勝驚駭而聞其事實本邑民丁除班戶外不過爲三百餘戶云事勢則然矣雖不得已用民力當詳細度量務爲無弊而至於輕發一境以致繹騷甚不成說此莫非臣之不能董飭而然也予曰幸行時治道以田夫使役容或可也動一邑而爲之今所初聞雖役民丁役價則給之云耶冕膺曰此則似當給之矣冕膺曰聞砥平倖言則金浦地橋梁修葺甚難有所謂曲橋者長可十二把廣爲一間許橋形甚狹少於其兩邊加造挾梯然後可爲輦路而物力亦不多入云矣予曰考政院日記甲寅年幸行時亦爲挾梯矣此橋則可以步輦過去云乎冕膺曰雖曰平衍以步輦過去似或難矣予曰甲寅年亦以步輦爲定矣伊時內乘忘未舉行過橋後始乃提稟矣冕膺曰金浦地所謂彭浦爲名處又有橋此則形地太高有若虹蜺然若爲修葺則雖廣且固橋形過爲高峻其在慎重之道勢難以此爲輦路而此橋之傍又有舊橋基址極爲平穩若於舊橋墟更造他橋則事甚便當予曰從便爲之仍命冕膺與心泰 儒敬等同往看審道路儒敬則仍向富平 安山等沿路邑詳審形止錄爲別單華城駕到時來納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1일(계축)>

㉔ 兵曹及各營門以華城城役時牌將以下分等施常啓

㉕ 訓練都監啓言謹依華城城役別單京牌將二等出身尹彥邦本局哨官加設差下待窠陞實三等本局教練官 金百鍊 鐵峴別將待窠差送禹德逸 安州屯監官待窠差送本局書吏鄭東植 金在豐從後收用本局軍兵中各色匠手一等黃允九等七名各木二疋布一疋二等金光福等七名各木一疋布一疋三等李世大等十三名各木一疋分等施賞○禁衛營啓言謹依華城城役別單牌將宋仁宅本營加設教練官差定待窠陞實書吏朴思淳從後收用本營案付工匠一等木手李光祐瓦匠徐奉千各木二疋布一疋二等木手李三辰木一疋布一疋三等泥匠洪時太木鞋匠李彥春蓋匠李根成各木一疋分等施賞○御營廳啓言謹依華城城役別單牌將教練官 李道文 楊花鎮別將待窠差擬前教練官 李時輔 教練官加出差下前別武士車繼運別武士加出差下書吏林致雨從後收用本廳案付三等木手權德龍 車龍巾各木一疋依例施賞○總戎廳啓言謹依華城城役別單本廳案付三等冶匠李貴福 金成福各木一疋施賞○兵曹啓言華城城役所赴役龍虎營案付三等蓋匠崔得春木一疋施賞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1일(계축)>

㉔ 命肅拜邊將下送華城待還宮分送任所

㉕ 教曰今日肅拜邊將皆令除朝辭赴任而今日內下送華城還宮後分送任所事令兵判及華留知悉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2일(갑인)>

강 命月申僉使 嚴思勛令水原守臣棍問其厭避委折該僉使望筒付標

목 敎曰今番城役賞典中前五衛將 嚴思勛既加資矣又以白徒爲五衛將矣渠雖有勞在渠足矣待邊將窠多使之追後收用而京牌將則只以首勞之朴宗秀一人使之先除邊將矣昨閱政日月申之望思勛爲之宗秀不知去處付之渠之食數不爲提問矣今日新除邊將召見也獨思勛不爲待令渠以月申爲不若加里浦而然乎渠獨不來之狀極爲頑濫令守臣棍問狀聞如在府內當日內逐送該僉使望筒令該曹付標宗秀又或厭避不卽上來令兵判決棍汰去後草記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12일(갑인)>

강 命忠僖公任城延謚日致祭獻官以水原府居文臣差送使之齋往香祝

목 禮曹啓言忠僖公任城延謚日令該道助給祭需宴需事命下矣其家廟在於水原地請祭物令本府進排執事守令令本道差定祭文亦令藝文館撰出之意分付何如從之敎以獻官則府居文臣中差送香祝則使之上來齋往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12일(갑인)>

강 戶曹以華城城役各色工匠分等施賞啓

목 戶曹啓言謹依華城城役別單各色工匠一等木手韓益良等七名泥匠吳敬老冶匠金成雲等二名瓦甃匠徐命位等二十四名各木二疋布一疋二等木手金昌純等九名泥匠朴春得等十一名蓋匠金龍得瓦甃匠盧聖哲等三十二名冶匠申大喆等三名朴排匠安德起車匠李德辰各木一疋布一疋三等木手朴世興等五十八名泥匠金大得等六十四名蓋匠金廷祐等十一名瓦甃匠蘇萬大等四十三名冶匠鄭大儀等十六名大引鉅匠金世輝等三十名小引鉅匠徐成孫等七名皂鉅匠韓千興等九名歧鉅匠李成大等十名車匠朴得孫等四名木鞋匠申長壽等五名船匠金仁得假漆匠尹興福等二十二名各木一疋分等磨鍊施賞其餘無案付各色匠手九十一名姑不來現更加搜訪當爲追後頒給而石手未及頒賞五十八名內五十六名已爲搜訪依分等頒給二名方在安養地云故使之催促上來之意敢啓敎以各別搜訪施賞俾無一名遺漏之弊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2일(갑인)>

강 命嚴思勛 忠壯 忠翊將中作窠擬入仍命水原守臣勿待罪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臣於本月初十日復命入侍時果於前席嚴思勛 朴宗秀之事明的知之而公退之後宗秀之弟能磨兒郎廳仁秀來見故臣以宗秀之除月申僉使致賀則仁秀謂以俄見政事則嚴思勛爲之云臣答以此是政事之誤書似無望筒之如此因於十一日還營後聞之則思勛聞政事消息發行之際宗秀聞京奇上去則思勛果不發行思勛之當爲上去而不爲上去宗秀之不當上去而輕先上去者專由於臣之率爾傳說轉相訛誤之致不避猥越自首委折惶恐待罪敎曰本事可付一笑嚴哥豈使蟹網俱失錯擬之責責在兵判使之收用而邊將窠出何異初昏俟鷄傳旨及別單以復職調用改付標忠壯 忠翊將中作窠口傳擬入仍令準瓜隨行勿待罪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13일(을묘)>

강 開城留守 趙鎮寬以華城城役時石手等分等施賞馳啓

목 鎮寬狀啓以爲華城城役時本府石手一等高福仁等十名各大米一石五斗二等金米老味等二十一名各大米一石三等林五金等二十三名各大米九斗前還送朴三金大米九斗分等施賞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3일(을묘)>

강 命幸行時沿路伏兵每處各減三名

목 廣州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兵曹移文內今此幸行時華城 安山境內斥堠伏兵令內營稟旨知委外營使之徵發廣州 南陽 富平 金浦 始興 果川 陽川境內斥堠伏兵總戎使 廣州留守 江華留守所屬東伍步軍依園幸時例除出整齊臨時請出標信兵符徵發事判下矣本府境內斥堠四處每處軍各三名式伏兵四處每處軍各十三名式領率牌將磨鍊整待教以依此舉行而伏兵每處各減三名事回諭總戎廳 鎮撫營一體分付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4일(병진)>

강 仍任水原判官 洪元燮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15일(정사)>

강 召見大臣備堂及藥院提調 沈頤之 副提調 李益運于誠正閣

목 藥院請診也○右議政 尹著東曰奎章全韻頒下之後關北邑名在所當改如湖西邑名亦當還仍舊號事體至重雖不可以舉條仰陳到今兩邑改號不容少緩矣予曰予意則不欲如是日前華城畢役後別單中李性淵以淵性書之此豈如是之事乎字音之如欲盡諱則性淵名字之倒書其所重尤如何予覽之不覺恍惕矣別單中又有李 宗憲者此則何不倒書耶著東曰在昔先朝宰臣李得宗本名宗得而改以得宗性淵之倒書即用此例而至於李宗憲則華留恐不知矣予曰以先大王至敬至慎之盛意李忠武之名未嘗諱之朝臣之有嫌名者亦未嘗許改放相李宗城亦陳疏請改而不得改之矣著東曰故相則雖不改而故南床 金履獻故大諫 李亮臣故判書 李聖龍則皆改之矣予曰字音相似在所當諱則小朝睿諱亦當諱之丙申以前何不諱邑名人名乎戶曹有壽士等三條稱號而乙未年間有一戶判不呼計士之本稱轉相因襲莫敢立異前後以御諱事自下辭說甚多有曰當只諱元字音有曰當竝諱字典字音各主其說便成黨論今不欲索言而近來刊印冊子之刪其點劃往復私札之或稱除式豈非可笑之甚乎當初楚山之改號也言之者只云邑民欲仍舊號而未嘗說到於御諱同音故予所以許改而湖西邑名隨而改之予於伊時雖無提教而心竊笑之今此兩邑改號決不當許之矣著東曰雖以朝臣名字言之亦有字音之相似者聖教雖如是而既已覺得之後則決不敢一刻自安若是朝士則官職排擬之際銓官亦何敢循例呼名乎在下道理斷當亟改矣禮曹判書 閔鍾顯曰人名邑名當改之論大臣所請恐當允從且以金履獻 李亮臣事言之人名尤不可不改頃見一重臣以爲將以改名事陳疏仰請矣予曰誰也鍾顯曰前左參贊也予曰此則尤不然雖曰同音而字意大異雖陳疏政院勿捧此等疏可也著東曰在昔孝廟朝文忠公金壽恒以玉堂進講宋鑑也以理皇帝讀之伊時筵臣皆以爲得宜以此言之今臣所奏卽於心不安故不敢呼之意也今日不得蒙允從當與他大臣更爲仰請而內閣冊名日錄之間字臣等亦不敢呼之矣予曰不必更爲陳達他大臣許亦以此傳之而至於冊名則邑名人名既不改則冊名有何不敢呼之端乎著東曰近日館學以從享事陳疏仰請甚是士林之盛舉此論之出已有年所今則疏舉匪一事面既正而聞方有三疏之舉云亟降俞音實爲光聖德一士趨之道矣予曰予非持難事體重大姑未許之而從當有以下教矣予曰李城輔之他事雖未知如何而從享何等重大之事如有已見守一不變持論當然而始終三說前後反覆至以上意所在云云之說作書於其從兄李敏輔而向日筵中李肇源以其書尙在袖中爲言肇源卽城輔之堂侄則豈有僞造其叔書之理乎予謂著東曰再昨文純公 祠版致祭時卿亦進去乎著東曰臣亦進去搢紳章甫無不進參祠版入來時禮官自江頭押班以來甚盛舉也頤之曰御供羅蔘戶蔘餘者無幾而亦或經夏不堪用諸道封進有難遲待京貢蔘亦無可用者在前如此之時亦有別質之例今亦依此爲之乎予曰量宜爲之可也予謂壯勇使 金持默曰卿則先退內

殿症候詳察後出言醫官而雖今番動駕後在留陣時亦從便承候可也著東曰內殿湯劑之節內局不得詳知外廷未卽承聞下情之焦菀甚矣予曰在昔仁元聖母雖有欠和之節湯劑自內從便製進不使內局知之此我朝家法矣著東曰向來聖候亦有欠寧之節而無所下教故臣等漠然不知矣夫臻勿藥之後始因內局而知之予曰自在春邸多年侍湯如外感等之屬於予躬者不敢以爲病矣今亦上奉殿宮予安敢言病乎雖或欠安外廷及宮中皆不使知之任之則自愈矣向因慈宮進御瓊玉膏予數次試服則於渴症大覺有效似是對症之劑此等猥濫之藥予何可服之乎著東曰果是當劑則趁此春秋鼎盛之時試進數劑則其爲功效百倍於他亟爲進御恐好矣予笑曰予自御極以後尙方之衣司藥之米未嘗進御亦豈以內局蓼煎服瓊玉膏乎著東曰內局之蓼不用於御供而亦將安用乎予曰予病予不欲自言矣慈宮寶齡雖高而筋力凡節少無衰減中殿患候頻頻臨視而十三日先朝誕辰眞殿行禮也步屨拜跪無減於三四十歲鼎盛之時且於日前有數次泄候而少無憊候至以便道之順甚快爲教予方慶幸欣忭之不暇而何可念及予躬乎著東曰聖教如是下情不勝歡忭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5일(정사)>

강 江華留守 金履翼以華城城役石手分等施賞馳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華城城役告完外方匠手待其回還有施賞之命矣本府居石手等三十二名內先爲回還者二十七名謹依原關分等一一親執以會付米卽爲頒給後各人等姓名及穀物數爰開錄于後未還現石手五名則隨其來到一體頒賞迨後登聞計料至於後於昨年賞格先於今年犒饋而放送者則其姓名雖入於起送成冊中或以老病見放或以助役旋歸邊首及當者等所告的實施賞一款不爲舉論緣由馳啓○一等石手車於仁老味等七名賞給米各一石五斗二等石手桂龍得等四名米各一石三等石手十六名米各九斗已上石手二十七名賞給米二十二石十四斗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5일(정사)>

강 命今番幸行時駕過鷗浦後始依園幸例舉行

목 定例堂上李時秀啓言今番動駕時凡諸舉行華城境以前依陵幸例華城境以後依園幸例爲之事曾已稟定而安山以後道路暫過華城境至鷗浦小住處則乃是南陽境不無眩於舉行之慮大駕過鷗浦後始依園幸例舉行事請更爲知委從之教以預爲分付隨駕各司各營知此意俾無犯科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5일(정사)>

강 命華城府城神祠香祝待開門下送位版造成與否令該曹問于守臣以聞

목 敎曰華城城役告成而城神之祠先令建置矣聞亦告完行幸前卜吉妥奉位版祭文當親撰而獻官本府留守爲之香祝先期下送事令該房該曹知委舉行○禮曹啓言華城城神祠卜吉妥奉日子令日官推擇則今九月十九日卯時爲吉云以此日時舉行而妥奉後告由祭則隨時設行祭物及執事官請令本府差定進排之意分付從之教以香祝待開門下送獻官以下明日齋宿以待香祝事令政院後錄此啓辭及判付下諭守臣位版已爲造成乎如未及爲位版木當於香祝下送時同爲下送吉日先爲造成隨時行祭此意知悉造版與否卿其今日內狀聞之意一體下諭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7일(기미)>

강 命華城城神祠磨鍊祭品卜日行事每歲春秋孟朔降香祝下送

목 敎曰華城城神祠祭品籩二豆二簋簋各一組一爵三爲式無幣有祝而獻官則守臣爲之典祀官兼大祝則判官爲之諸執事自本府填差亦以爲例春秋孟朔卜日降香祝事令禮曹知悉此意下諭于守臣二豆盛醢菹各一品二籩盛時果各一品一簋盛稻粱中一品一簋盛黍稷中一品一組盛豕一體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8일(경신)>

召見左議政 蔡濟恭 右議政 尹蕃東 判府事 李秉模于摛文院

敎曰聞卿等以齋宿入來云入侍事遣史官傳諭于左右相○予曰領敦寧聞難於留都無怪其引義故欲爲體諒勢將以李判府留都矣濟恭等曰聞領敦寧以爲僨誤之地復難承膺云情勢似然矣蕃東曰向以湖西 關北邑名改號事仰達而未承允俞左相今適登筵故茲敢齊聲仰請矣予曰卿未聞禮判之向筵所奏耶先朝戊寅六月故相李宗城陳疏請改其名先朝不許所請而有所下教矣以先大王至敬至愼之盛意朝臣之有嫌名者亦未嘗許改則今此卿等所請決難許施矣蕃東曰聖教雖如此而兩邑之名群下有難稱號不可不改定矣予曰字音相似在所當諱則小朝睿諱亦當諱之而丙申以前何不諱邑名乎至於計士之改稱因一人之倡論舉世雷同楚山改號之時言之者只云邑民欲仍舊稱而未嘗說道於御諱同音故予所以許改矣到今二邑名之請改決不當許之矣濟恭曰臣私自以爲聖教誠爲得當國朝則雖不敢議到而以漢唐宋言之太祖則以化家爲國之故後世之人或連其姓名而呼之至如繼世之主但知其御諱一字而已誰敢連姓字而稱呼乎我朝名碩之臣未嘗有以姓名二字之有音相似爲犯諱而避之者其所見未必不及於今之人而然矣雖然今則在下者之成言既如此在臣子道理邑號等字似難如前稱號矣予曰祭祀時利成二字此亦何以爲之濟恭曰果於此二字亦難呼之矣蕃東曰禮經有利養成畢之訓改之以養成無妨矣予敎濟恭曰沿邑諸守令之事卿聞之否金浦守之水沈米濫徵五兩其爲不法莫此爲甚如許守令固不可不嚴處矣予又曰灣島許耕事係重大不可輕許而聞卿之所見亦然云果何如耶濟恭曰臣亦未能的知而蓋其地方與彼地切近不無難便之事故臣以爲不可許施也予曰華城城役可謂不煩民力而今焉順成極可幸也濟恭曰經始有年不煩民力而若是速完不勝萬幸且以形便言之三南大路之無所捍蔽甚爲疏虞矣今則有此保障外以控制湖嶺內以捍衛畿都甚爲緩急所恃豈不重且大乎予曰繡啓中妓物刷還事何如濟恭曰法貴惟行申之而不行則法反爲輕今於此事若不一切禁之則還不如不禁之爲愈況公賤之母得私頃法禁本自至嚴則恐不必更申飭禁反致繹騷矣予曰卿言是矣命李判府入侍敎曰今番留都領敦寧不欲承當情勢似然故不得不以卿爲留都矣秉模曰臣未得隨駕區區下情不勝缺然秉模曰臣伏見儒疏批旨則金文靖從享特舉屢百年未遑之典斯文盛禮若有待於今日者非但爲士林之幸其爲有光於聖德莫大臣實欽頌之至矣予曰此果未遑之舉而今將禮成極爲幸也秉模曰自前先正從享之時雖或有異同之議至於文靖之道德學問節義文章孰敢有異議而向聞儒生輩有紛紜携貳之說云誠極怪駭矣予曰李奎南單享之疏既發而又其翌日忽然有竝享之疏有若角勝自生葛藤此可見俗習之澆漓而尹顯大輩亦何足深誅乎蓋予平日以爲金文靖卽我東儒賢中周濂溪也濂溪之獨未與於兩程張朱從祀之列者實爲曠典故此予所以商量甚熟亟許縟禮者也秉模曰金文靖之用工於講明性理之說多與太極圖湧然契合則文靖正我東之周子也如非聖學之高明亦何以闡發及此乎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9일(신유)>

頒成興 永興兩本宮儀式仍命改刊時監董裨校以下施賞有差

先是乙卯以桓祖大王八周甲追躋桓祖大王 懿惠王后位版于永興本宮仍命閣臣等以儀式祭品彙入原編下送咸鏡監營入梓至是印進○敎曰成興 永興兩本宮儀式自本道改刊印進壯紙緞衣件三件壯紙件五件白紙件四十二件內白紙件十九件內入奎章閣 奉謨堂 景慕宮齋室各壯紙緞衣件一件西庫壯紙件五件白紙件十件內閣 白紙件二件政院 玉堂 禮曹 備邊司 內司 華城府各白紙件一件二直提學 李晚秀本道監司 趙尙鎮前監司 趙宗鉉 禮曹判書 閔鍾顯 五衛將 魏光翼各白紙件一件賜給○敎曰成興 永興兩本宮儀式改刊時監董裨將閑良張文達邊將除授寫字庫官前司果 李東秀高品付料看役將校折衝金成琦帖加員役以下工匠等令道臣分等施賞後狀聞○內閣別單儀式改刊本書寫 寫字官 朴希聖等九人印札畫員金得臣等四人書吏劉相祐各木一疋賜給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21일(계해)>

강 戶曹以華城城役時石手等施賞啓

목 該曹啓言華城城役時赴役石手施賞中所餘二名自安養上來故今已畢頒給而無案付各色工匠九十一名內八十四名次次搜覓已爲施賞其餘七名待其來現頒給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21일(계해)>

강 命華城水陸間烽設置依該留守狀請施行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本府既奉行宮所重自別況又城堞告完關防尤緊設置間烽於東城及棲鳳山東應龍仁石城山陸烽西準本府境興天臺海烽以備報警設烽臺定置將卒今九月二十五日爲始舉火相準以此意文移兵曹行會龍仁縣教以水陸間烽係是當然依狀請施行事令廟堂行會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21일(계해)>

강 暗行御史 柳耕進書啓召見于誠正閣

목 予問畊曰金浦郡守事果何如畊曰今番舉行誠爲駭然而以其治績言之亦不事事民怨載路可知其不治矣○畊書啓以爲果川縣監 金履裕治道則役處不過二里許雇軍則只以附近里每名給價一錢五分一無漏落三日告訖別無他聞始與縣令 金思義道路修治初八日爲始初以田夫赴役半日撤罷因不給價自翌日使役民戶而雇價每日每名以一錢五分定給躬察役夫之勤實加給二分而自本縣終境至陽川初境一里許因以始與民夫二日董役原價外加給五分雖曰以他民役他境準給雇價別無怨言橋梁木則無論大中小每箇給價五分而輸運牛貫竝給三分立苗牟田入於治道至爲五處而不過一二頃而止陽川縣令 吳泰彥各面民夫或赴道路之修治或赴橋梁之造築而始役初日以其晚赴每名給錢一錢間用田夫自一田至五田各出一夫一體赴役雇價則每日每名給一錢五分橋梁木則區別大小將以定價而尙不出給衙舍修理該縣令今春損廩重葺幾皆了當而未及處則今番亦用近面民丁而價則一如他役間浦橋役所入亂把子每浮給價一錢推用民間或自官買取柁束使役夫織成把子莎草材木之輸來牛貫無論遠近句檢官以三分酌定面給路邊田畝或有一二畝渾入之弊而各穀已盡收穫別無所損金浦郡守 具允德董一邑之民赴各處之役或捨近而之遠或自西而至東存拔任其監色檢束若無主者民言紛然雇價則一如陽川之例而十日于役只給八日之價橋梁之造衙舍之用斫取材木元無定數作筏而下用民而曳已極狼藉橋役垂畢餘材尙多宣言給價而實無受者路傍立苗牟田亦有數處渾入地勢則似然雖以今夏拯米事言之五百六十七石零每石監營折定爲三兩七錢而以五兩四錢分定稱以今番役價之辦給猝地督捧怨聲載路富平府使 趙象存始役第五日該府使周行道路躬自看審而持錢隨之民丁每名只給一錢而其中亦有漏落之怨繡行出道翌日每名始給一錢五分前日未給之價亦爲準數出給而把子所用亂草每駄五錢式質用材瓦輸運時牛貫或給錢一錢或給米三升而邑內役使牛隻幾爲四十匹全不給價以致不均之謗材木則未能量入非但濫斫之爲弊價本或謾本主不願或言從後定價而以目下所聞見尙無所給處雖以役夫言之官治太柔面任恣意一洞十四戶受賂全頃民有偏苦之歎路邊立種牟田二三處犯境不過數畝仁川府使 李衡弼則沿路幾爲二十里而以九面之民較其遠近更日赴役外四面用二日之力內五面用四日之力而始役初日只給半日雇價八分其後則準給一錢五分而躬自董飭以錢以酒賞以勸之橋梁木則分大中小計價以給而多爲七八分小爲二三分重林橋役所用空石二百六十餘立每戶二立式收捧民間而初不給價空石分定既有其邑則濫徵民戶不無人言安山郡守 趙重瞻以六面之民路傍三面全力於治道其他三面分排於衙舍葺理橋梁修築材瓦輸運之役初日則給一錢其後八日董給六日之價賃用民錢至爲二百金之多而材木價亦不備給巡檢道路之時以物力之姑未辦得遍諭民人全爲目前彌縫之計村民有故出他者勒令雇人替役校任之有拘顏私者密通先期伐木既多不均之患亦有偏苦之怨沿路牟田之

立苗處間有犯畝廣州判官 金履鎬以其路邊附近民戶使之治道造橋而自始役日運米於役所每名五升式分給已有成規橋梁木量其所入不至濫斫而價本則姑無定數立苗牟田數三處入於治道而因其地勢 南陽府使 田義顯則一里治道役處無多只以附近民丁修治而雇價則一依他邑例餘無入聞者 水原判官 洪元燮道路橋梁各出五田夫而或有元不赴役者或有連日使役者不無偏苦之民言而始役初日則每名給錢一錢給米二升自翌日定給五升米而間有未及受者專由於所掌監色緩於成冊之修報道路之最難處自官別爲募軍分牌修治將校輩則在在結幕各給糧饌炊具仍以宿食不相離次嚴防村閭之作弊秋牟田亦有數處犯邊而不至大段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9월 21일(계해)>

㉔ 命留都所狀啓自 華城境從撥路馳啓著爲式

㉕ 判府事 李秉模啓言今番幸行時自大駕出宮後至安山宿所則留都所狀啓自當依舊例出付留陣營門舉行而自 華城境以後則既有撥路從撥路馳啓事永爲定式請以此意分付各營門及京畿監司 華城留守處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22일(갑자)>

㉔ 命 華城留守 趙心泰內下筒箇木綿分給城役牌將等

㉕ 敎曰初欲駕到日頒賞矣今既退定城役牌將等筒箇木綿當內下卿其還營後分給狀聞事下諭 華城留守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0월 7일(기묘)>

㉔ 命 華城公都會退定十二日仍諭左議政 蔡濟恭下去試取

㉕ 內閣啓言 華城府公都會以今月十一日擇吉云請試官 原任提學 蔡濟恭待明朝命招出題下送敎以遣檢書官書題受來大臣趁公都會日下去試取以榜目修正狀聞事傳諭試官以府內文臣從便差定公都會退定於十二日事一體傳諭卽爲分付 華城留守處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0월 8일(경진)>

㉔ 義禁府請具允德 趙象存還囚捧供以洪景厚 李思祚供辭啓命允德先捧供後保放象存以公罪直勘景厚 思祚行查本道狀聞後議處

㉕ 義禁府啓言頃因金浦前郡守 具允德 富平前府使趙象存囚單有姑放待還宮後捧供之命矣幸行既命停止而具允德 趙象存方在姑放中今日坐起不得舉行敎以爲先捧供後保放又啓言具允德還囚捧口招趙象存日前下去 水原地云姑放罪人之擅自下鄉事未前有萬駭然請拿來添問目取招敎以姑放雖與保放有異擅自下鄉清城之所不爲駭然甚矣然不足深責以公罪直勘後草記又啓言長城前府使 洪景厚原情以爲昨春面任文狀內周福金以賭地租不給事被打於金文在致死後仍爲私和云雖無屍親發告面丙辰十月報既是丁寧故一邊馳進檢所一邊發捕正犯則文在自恃班勢富豪逃避不現檢驗遲滯萬萬罔措蓋自檢所距文在家爲十里地而校差一去久未捉得至於再發三發之舉三日後始爲現捉則官差之多數出去勢所必至臺疏中奸吏慫恿云者未知何所據而最是構成誣獄四字尤不近似噫彼文在以萬石巨富爲十數斗賭租未捧以三甲縶結縛四肢運動不得自朝夕以至筋斷骨露同日被此刑者爲二人而一人則幾死而甦一人則受縛後二十三日而死其酷毒之刑殘忍之舉初覆兩檢查案俱備道臣題帖論理嚴截第其致死在小限之後故屢次加刑之後照律發配尚在謫籍設令偏聽吏言構成獄案則爲覆檢者亦構誣乎道臣亦何故始以嚴題而施刑終焉聲罪而發配乎臺章所云究竟無實者何其遠聞之失實也苟非然者渠於死者病時何爲醫藥而救療死後又何爲出八百兩錢私和以杜屍親之口乎至於錢貨偷竊婦女

毆縛廟室擊碎文蹟見失等事元犯搜得之際吏校輩雖有盜掠作拏之事而身為官長豈忍教官隸偷竊乎伊後營門定查官作拏校吏詳覈刑配後所偷財與私和錢照數推給而為官差者詰其去處而至縛露面之賤妾慮其隱身而或闕祠屋之窓隙者此輩誠亦有罪而豈可諉之指使乎兩先正筆蹟見失之說方當群搜衆覓之際攫拏錢貨猶或可也塵篋中古紙何所取而盜匿乎若有筆蹟則宜置於宗孫之家而問於宗孫以初無兩先正筆蹟為言其為文在輩譸張虛無之說不待多卡虛實真偽姑且無論罪人則挾富而逃避檢官則按法而必捉如是之際中間騷擾勢所無怪若謂之不先操切則亦當受而為罪至於勤歸之於用意之科者誠萬萬至冤惟彼文在潛行千金之路圖免三尺之律物議喧藉真贓綻露終追當律尚在編配者於渠萬幸則必欲甘心於行檢之官或誣呈於巡營或宣言於京洛事之葛藤乃至於此蓋其橫拏之弊緣渠逃匿之故而畢竟歸各於檢官誠是意慮之外云奉化前縣監 李思祚原情以為倉儲牟利事則赴任後反閱倉穀則元還九千四十一石五斗三升四合九夕內庫中見在各穀只是一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六升四合五夕其中當年條分給為三千四百七十四石九斗六升七合八夕吏逋為一千二百八十八石七斗八升一合稱以謬例先下各穀為七百八十七石八斗五合三夕稱以分給戶首納稅結還當年條出給為五百八十五石結還流來前未捧為一千二百八十三石十四斗五升三合甲寅停退條未捧為三百四十石一斗六升三合三夕合以計之則留庫一千餘石外當捧為七千八百六十石十三斗九升四合四夕而無論吏逋民逋一竝準捧入庫查櫛之際由吏及倉色兩漢報營刑配而今年正月受由上京空官之際新差倉色輩符同新差由吏前冬畢捧入庫之穀多般幻弄還上秋冊元總中三百石私自減錄以為偷食之計故即為還錄入庫又以三百五十石名之曰移錄以長利條分給民間一百五十石先即徵捧由吏又以三百石為養戶條防納三稅矣還官之後入於廉揆各樣幻弄皆今春反庫時綻露無餘者倉庫子則由吏之妻甥稱以倉中滲漏故為蹂躪穀粒之狼戾庫中者至於沒蹤故即充不完之包多至三百餘石右項移錄條二百石及養戶條三百石未盡徵督以為待秋畢捧之計而倉色則先為報營刑配由吏則作廳公貨五百餘兩及養戶條三百石過限拒納逃避京中為四朔故報營出捕亦自本縣譏訶九月念間捉來嚴囚姑未出場如此之際吏輩之無限怨懟實所自取乃其牟利云者初不近似假托松禁事本縣在於安東 三陟 蔚珍等各邑封山之要衝其所設禁最嚴於各邑自前定出林板吏校三人每朔課捧禁板三部已成謬例其為痼弊有不可言故赴任之初面議營門首先革罷自營發關定為節目差出監官將校各一人嚴加調察昨秋躬往封山詳細摘奸則十年前封山一處火燒松山長廣數二百步內松雜木間多焦損而昨冬山下監官初不告官任自斫伐故監官則報營刑治雖有禁板之數次屬公者還給校監輩初不捧朔納之三部則其所云假托攘財等說果未知何所指的吏民逃散事則赴任之初即當價布上納考閱軍案則收布良丁元總二百餘名內白骨冤徵或數十年或十年近則六七年者為九十五名之多細細查櫛沒數充代之際本縣謬例良民富戶以錢願納謂補公用圖免軍役而閑丁數十戶癸卯年自安東來接本縣入籍今為四式而願納閑遊故一竝簽丁則渠輩數十戶盡為移坐於安東境與由吏符同必欲謀免故移文該府屢報營門畢竟捧疤查逋之際由吏逃在京中書員一人又以偷食民結事自知其罪匿避近境故即為捉來則其云吏民逃散者或指此等事乎一番行查本道如有諸條中毫分近似者自有常憲云洪景厚則請刑推得情李思祚則曾經侍從請議處教以兩倅所供之相左於臺疏者行查本道使之狀聞後議處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0월 8일(경진)>

黃海監司 徐邁修以華城城役道內匠手分等施賞啓命未及推尋者推來頒賞

該道伯狀啓以為華城城役石手等分等施賞而本道一等石手韓福起等三名各大米一石五斗二等石手姜虛無金等二名大米各一石三等石手朴成云等五十七名各大米九斗式所在各該邑一一面給後形止報來之意措辭關飭矣舉行形止今茲齊到工匠姓名及穀名數爰開錄而安岳郡守 金載翼牒報內本郡石手中崔成大廣探境內元無此姓名者鳳山郡守 趙華錫牒報內本郡石手中金次尙則本以平壤之人今八月分還歸本土故文移該府矣即到回移內本府境內元無金次尙為名漢來接之事云故姑未施賞而連

加搜訪緣由馳啓教曰石手二名之未及推尋者往復華城留守期於推來頒賞俾無一名見漏之弊事回諭華留處一體下諭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0월 10일(임오)>

강 左議政蔡濟恭以華城公都會榜目馳啓

목 濟恭壯啓以爲臣十一日到華城府本府儒生公都會自十二日至十四日連三場設行試官以府內居前正言 尹持範前監察 崔之聖差定今十五日出榜而本府無講經生願講故依年前定奪製述原額六人外加抄二人以準製講八人之數榜目修正上送○公都會榜目賦十分幼學禹夏永詩四分半幼學柳繼詩四分幼學鄭世豐詩三分半幼學李墜詩三分幼學李秀德賦二分半幼學 朴最源 趙裕存 崔沐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0월 16일(무자)>

강 冬至副使 柳炯縣道陳疏乞遞地部亞堂之任賜例批書狀官 李翊模縣道陳疏乞遞玉署之任踏啓字命水原府事日災外加劃二百九十四結二十一負八束仍命守臣曠土着意勸耕分付該曹勿論舊初不名色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則以爲今年穡事無論山沿洞野舉皆登稔別無災實之可言而舊災名色數甚夥然并川浦沙之仍爲陳棄者合爲三百十四結零該曹劃下二十結外不足災二百九十四結二十一負八束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大同之豐華城居最初無災名之可言則四千結畝總三百餘結執災比他路宜若過濫而舊陳之未頃者川浦沙之陳棄者年年以今災請劃而取考各年依結則雖以癸丑之豐亦不下三百餘結以上則登聞之據實可知守護重地事體自別如干結負不必靳持請事目二十結外依加請許劃以爲一一均依之地允之教以本府體貌以保障兼湯沐何論加蠲一年亦宜秋無王稅則舊初不二百結年年有之新起加現之前事目之直以二十結分排該曹事難免不審分付守臣曠土則着意勸耕而分付該曹舊初不則此後姑勿舉論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0월 19일(신묘)>

강 召見有司堂上李時秀 金載瓚于誠正閣

목 予謂時秀曰收租案已盡修正耶時秀曰今方修正以待矣予曰自何年爲始耶時秀曰自丙申始之矣予曰丙申以前亦豈無可採者耶時秀曰丙申以前則間多文簿之難徵故竝爲闕之矣予曰詳略雖不齊舊章不可不載隨其可徵亦爲添錄可也予曰今年經用之饒乏比昨年何如時秀曰昨年則九月已匱今年則得支此月矣予曰度支經用比古無加而財用之若是難繼何也時秀曰經用則較諸數十年前有減無加而但在前則度支之不給者取用於惠廳而又無還償故朝家初不知度支之不足近年以來用輒還償故逐年耗縮其勢固然矣予曰銀礦事近有所聞否時秀曰以關西言之路上則稍稍有之路下則全無大抵零星而亦緣物主之不肯擔當無財可繼乍始旋止近聞長湍亦有新發之礦故遣計士探其虛實而姑未聞回報矣且或以爲金銀相妬彼盛則此衰近來產金甚盛銀脈漸縮云未必物理之眞箇如此而採金者既若是之多則亦不可一切禁斷既不禁斷則亦不可一任潛僞自朝家不可不有管攝之政故昨與大臣亦有所酬酢者矣予曰採金之利予非不知而自古邦禁遽難弛張難慎者久矣近日以來在在皆產人人得採故姑不得嚴加禁斷而服田之民舍本趨末弊亦不少姑未知何以則爲宜耳載瓚曰臣待罪西藩稔知銀弊雖以營下諸庫封不動言之記簿所載數不下三十餘萬而鉛雜相半可用者不滿三分之二泉流庫銀素稱精實前此使行之充包每取於此庫矣泉流所儲只餘麤雜今則取用於保民庫保民庫幾何不至於耗縮乎營下尙然沿邑可知至於錢弊則又甚於銀保民庫錢曾爲五十萬而以此取息以補實用矣漸次消縮今所見存不過五萬蓋緣守令之請得而不償民間之放債而蕩滅許多弊端歲增年加有縮無剩錢荒如此故度支 貢木以錢代捧自度支雖徵新捧木而亦無以以木應之之道大抵營財已竭故民財隨竭民財竭故民無固志臣謂若自

戶惠廳限十年不用保民庫錢則以五萬兩年年生息可充五十萬之本數矣時秀曰財用之竭舉國之通患一方之略略釐弊未必收永久之效臣謂通一國大變通然後可以裕國用奠民業矣予曰財用者民國之本也大學以理財爲平天下之要道財用理然後方可以端本而出治大抵捧納之名色小然後民業可安而我國之初只有一戶曹而已其後又有三軍門又有均役廳種種名色不一而足民安得不窘國安得裕用乎蓋耗國之用莫甚於兵食雖以訓局軍料言之小米變爲大米兼司僕之加料漸次加厚國用漸縮此而不釐正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然而既定之額固難猝減既食之料亦難遽損亦豈無漸次方便汰冗節濫之道耶且以已然之效言之華城城役三年告成而不煩民力不費經用者雖緣內帑之從前儲蓄而其中四十萬卽禁衛軍十餘哨之限十年停番之效也十哨之十年停番能爲四十萬之剩我國經用之多歸於養兵從可知矣蓋學問者有體有用宇宙事皆吾分內錢穀甲兵闕一不可我東名碩之如金堉 閔維重者莫不以經濟爲己任至如近世李成中亦知以理財爲急務今世風俗只知有己不知有國至於富國安民之術視若弁髦如此而國安有所恃哉予教載瓚曰予於向日謂卿以疏於財用此固士大夫之好題目而卿既位躋崇班責在籌司理財之事亦不可不留意加勉也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0월 22일(갑오)>

㉔ 命溫幸陪從人畿內年九十人李世傑 趙興馥 同知單付湖西百歲人徐豆金 僉知單付兩道年八十人帖加年七十以上人各米三斗年六十以下人各米二斗分給

㉕ 敕曰庚辰年溫宮陪從人今春搜訪分等有記錄之舉而外方則畿湖兩道成冊今始齊到其中京畿年九十人抱川監官正憲李世傑 通津將校正憲趙興馥加資實同知單付令畿伯問其當爲追榮者文移該曹追榮後減下忠清道 保寧年近百歲人徐豆金單付僉知亦依京人例單代追榮其餘吏鄉以下京畿年八十四十二人忠清道年八十二十七人帖加成給畿湖年七十以上人等各米三斗年六十以下人各米二斗分給事分付畿伯既承筵敕自當依此舉行而錦伯則令戶判錄送筵敕仍令定例堂上行會○庚辰溫幸陪從時存人京畿九十以上秩二人抱川監官 李世傑年九十時正憲○各司依幕次知 通津將校趙興馥年九十時正憲○大殿問安中使支持次知八十以上秩四十二人楊州監官 李世汲年八十七時嘉善○治道次知梁克濟年八十一時嘉善○軍馬折草次知 水原監官 崔昇麟年八十五時資憲○禁雜人次知 金世樺年八十三時嘉善○治道次知 全郁年八十三時嘉義○造橋次知 利川監官 嚴琢年八十二時通政○都結束 安城監官 尹勉德年八十六時嘉善○造橋次知 陽城監官 金思澤年八十二時通政○軍馬槽桶步軍水桶次知 廣州將校安漢維年八十一時正憲○治道軍及橋梁米錢次知 富平將校金萬世年八十一時出身○船艙所檢飭 楊根將校朴基興年八十七時資憲○備邊郎依幕次知 始興將校崔聖九年八十五船艙所都檢飭 陰竹將校李登文年八十四時折衝○造橋次知 楊州色吏朴時謙年八十時嘉善○監司陪行 長湍色吏金弼徵年八十三時嘉善○結束 水原色吏 安命悅年八十二時正憲○各司馬喂養次知 利川色吏權厚植年八十五時嘉義○工房 竹山色吏安成福年八十一造橋次知 加平色吏李東徵年八十五時嘉善○翊衛司依幕次知 李春培年八十一時嘉善○船艙所木物領付 安山色吏金世傑年八十一時折衝○造橋次知 朔寧色吏李處行年八十三時通政○嬪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麻田色吏元世興年八十世子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陰竹色吏李得載年八十六時嘉善 李登龍年八十六時嘉善○以上造橋次知 桃源驛吏崔喆良年八十四時資憲○都檢飭 千貴澄年八十一問安馬次知 洪士骨年八十時通政○近仗軍次知 良才驛吏朴根萬年八十六時嘉善○問安馬次知 陰竹庫直尹起成年八十四時嘉善○結束待令 振威軍兵權時男年八十六時嘉善 金貴喆年八十四李必濟年八十一以上墻垣排立監營使令蘇世金年八十三時嘉善 陰竹使令朴雲世年八十五時政通 漣川使喚軍黃萬泰年八十五時折衝○以上講書院問安官支持待令 砥平使喚軍金辰男年八十三時嘉善○依幕待令 抱川使喚軍金厚壽年八十三時嘉義○各差備馬喂養槽桶次知 果川使喚軍金福相年八十一步馬軍水桶次知 平丘驛卒李厚彬年八十二時通政○日傘奉持 桃源驛卒千貴翌年八十一 別監騎馬夫 利川木手李光實年

八十七以上秩三百十人楊州座首韓奎年七十一時折衝○都檢飭 監官 柳枝蕃年七十五時正憲前僉使○軍馬折草次知 趙道燁年七十三時出身○治道次知 廣州監官 沈仁厚年七十時折衝 具台鼎年七十以上幕次基址修治次知 竹山監官 梁奎彩年七十八金重錫年七十二時嘉善 李德敏年七十二時嘉善○以上造橋次知 長湍監官南 道亨年七十八曹仁澤年七十以上結束次知 喬桐監官 尹春載年七十六時折衝前權管○講書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利川監官 朴枝茂年七十三 司僕人夫供饋次知 李廷燁年七十辛光漢年七十時折衝○以上軍馬折草次知 仁川監官 河道淑年七十一時嘉善○驛馬折草次知 金浦監官 張天徵年七十九時折衝 韓善起年七十四時忠義○以上世子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尹就成年七十三時折衝○都結束 韓泰成年七十五 司僕馬喂養次知 陶己成年七十三時訓練判官○折草次知 朴泰蕃年七十一各司依幕次知 朴三泰年七十一時嘉善○兵曹馬喂養次知 安城監官 金昌錫年七十八時嘉善○造橋次知 安山監官金 世郁年七十時折衝○造橋次知 振威監官 朴世良年七十八造橋次知 柳世儀年七十三各司依幕次知 申聖元年七十二時通政○造橋次知 李龍煥年七十治道次知 龍仁監官 池海達年七十二時嘉善○水刺間假家次知 李聖宜年七十時出身○軍馬槽桶次知 陽城監官 李東郁年七十八座馬駕轎馬喂養次知 高漢呂年七十八金英輝年七十八時嘉善○以上治道次知 玄光複年七十二 內班院依幕次知 金斗郁年七十一治道次知 漣川監官 朴盛植年七十三 講書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陰竹監官 鄭厚昌年七十五時折衝○造橋次知 果川監官 金龍麟年七十八時折衝 李春邦年七十以上道路橋梁修治次知陽川監官 李漢位年七十一時折衝○船隻輸運次知 李成輝年七十時嘉善○御幕竹芑輸運次知 振威哨官 金致大年七十九墻垣圍排軍領率 廣州將校田始成年七十七時嘉善○造橋次知 崔九實年七十七時嘉善○初終境禾穀禁踏次知 安漢糾年七十七時嘉善○雜物貿易次知 鄭光圭年七十時折衝○道路修治次知 池彥奎年七十道路橋梁修治次知 楊州將校徐慶裕年七十二時嘉善前別將 沈夢悅年七十一前權管○以上牧使陪行 驪州將校金大赫年七十六折草次知 富平將校金致鍊年七十六時嘉善○船艙所檢飭次知 竹山將校安禧中年七十四時嘉善 黃萬益年七十二時折衝 黃龍瑞年七十一以上各司 依幕次知 林必遂年七十御幕諸事檢飭 **南陽將校**鄭東賢年七十時通政○船艙所用空石領納 始興將校韓復敬年七十三船艙所看役 振威將校金興太年七十七駕後待令 金光云年七十五治道次知 金福萬年七十三隨駕 鄭柱雄年七十三禁喧次知 趙德履年七十二隨駕 李柱年七十二金萬成年七十一以上治道次知 姜鳳瑞年七十八朴允江年七十一以上斥候將 加平將校金任得年七十九時通政○藥房依幕次知 鄭雲奎年七十一時嘉善○船艙領付 金鎮儀年七十二時折衝 全夏成年七十以上船艙所用木物領納 交河將校金厚種年七十五世子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楊根將校高大昇年七十五時嘉善○船隻領付 金鼎基年七十一 戶曹依幕次知 安山將校韓世完年七十五時通政○造橋次知 高陽將校崔昌震年七十二時嘉善○船艙所用雜物領納 漣川將校閔德輝年七十七時折衝○各司依幕次知 崔處恒年七十二船隻領付 金日起年七十一時折衝○軍馬折草次知 陽城將校金時郁年七十二時通政 李千壽年七十八以上伏兵將 裴德文年七十一斥候將 砥平將校李喜殷年七十九方順曄年七十三時嘉善○以上各司假家次知 朴千福年七十三李有成年七十三李東得年七十三時通政○以上各司依幕次知 李喜彬年七十三時嘉善○船艙所用雜物領納 金重燾年七十各司依幕次知 陰竹將校李世華年七十六時折衝 李時蕃年七十五時通政○以上造橋次知 積城將校文福希年七十二各差備人夫供饋次知 果川將校姜遇文年七十一御井修治次知 陽智將校金弘年七十一造橋次知 監營營吏李一大年七十四時折衝 廣州色吏李春謙年七十三時折衝○馬步軍槽水桶次知 李仁喆年七十 監司陪行 楊州色吏朴春昱年七十五時嘉善○監司支持次知 金漢振年七十四治道次知 朴春彬年七十二時折衝○工房 盧仁亨年七十二時嘉善○都檢飭咸有德年七十一時通政○監司陪行 坡州色吏金光麗年七十時嘉善○各差備人夫供饋次知 驪州色吏李逢源年七十四時通政○船隻領付 朱純年七十四時嘉善 張別龍年七十二時嘉善 李英郁年七十一以上船艙所用雜物領納 洪寅中年七十一折草次知 張宗漢年七十八時嘉善○侍講院問安官支持

次知 **南陽**色吏趙再興年七十四軍兵炊飯柴次知 徐有成年七十三時嘉善○坐馬假家次知 白師雲年七十二時嘉善○坐馬駕轎馬槽桶釜鼎次知 朴得鳳年七十一時嘉善○駕轎假家次知 張弘祥年七十時通政○軍馬槽桶次知 利川色吏崔致大 時政通○司僕人夫供饋次知 金福連年七十三時通政○大殿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李錫賢年七十二余聖郁年七十以上軍馬折草次知 金宗淳年七十 駕轎馬假家次知 豐德色吏全興元年七十二時嘉善○世孫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竹山色吏孫貴載年七十一嬪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黃再彥年七十御幕諸事檢飭 仁川色吏金鼎禹年七十時嘉善○兵曹驛馬折草次知 楊根色吏文泰煥年七十六船隻領付 金聲玉年七十時折衝○講書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金鼎礪年七十 內班院依幕次知 李厚根年七十 備邊郎依幕次知 金有潭年七十時嘉善○船隻領付 麻田色吏鄭宅謙年七十二時通政○講書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高陽色吏李載福年七十二幕次檢飭 交河色吏金夢錫年七十八時嘉善○治道次知 車贊青年七十一時嘉善○軍馬折草次知 金國彬年七十時嘉善○治道次知 安山色吏朴光瑞年七十八時通政○造橋次知 裴慶德 年七十三時折衝 金光弼年七十三御幕竹筴輸運次知 加平色吏李得春年七十九時通政○船隻領付 金重鼎年七十七船艙所用木物領付 劉贊重年七十三時嘉善 全啓漢年七十二申啓宅年七十一時嘉善○以上中宮殿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安城色吏李光楹年七十七時通政○水刺問假家次知 尹聃齡年七十五時通政○駕轎馬坐馬假家次知 朴弼文年七十四造橋次知 金浦色吏金升宗年七十六崔榮大年七十四時折衝 梁應祚年七十二以上結束次知 永平色吏李彝中年七十六 侍講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申潤華年七十時折衝○都檢飭 振威色吏朴聖弼年七十七時通政○隨駕 朴德齡年七十七時嘉善○治道次知 朴聖運年七十七各差備馬喂養次知 柳澤潤年七十四金重鼎年七十三時嘉善○以上隨駕 柳興允年七十一造橋次知 龍仁色吏沈慶旭年七十八軍馬槽桶次知 朴根蕃年七十四時折衝○水刺問假家次知 陽川色吏朴枝茂年七十三船隻領付 始興色吏宋始寬年七十六時通政○船艙次知 李源大年七十二時通政○都檢飭 朴光彩年七十船艙次知 積城色吏洪禹績年七十五時嘉善○各差備人夫供饋次知 孫得禧年七十三時通政 崔清福年七十一以上總府假家次知 抱川色吏許信年七十時嘉善○各司依幕次知 果川色吏邊致文年七十三時折衝○幕次修理次知 徐昌郁年七十三時嘉善○駕轎坐馬假家次知 金尙貴年七十二時通政○道路橋梁次知 漣川色吏韓弼信年七十五時通政○船隻領付 朴鳳華年七十四時折衝○講書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金載秋年七十一朴億良年七十以上各司依幕次知 砥平色吏李喜靖年七十六時嘉善 李喜中年七十六以上世子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李時彬年七十六時嘉善○船艙所用雜物領納 李東郁年七十四時嘉善○都檢飭 陰竹色吏李重在年七十五時折衝○都結束 金致成年七十三時折衝○造橋次知 金文秋年七十三時嘉善○講書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李登蕃年七十一時折衝○司僕兵曹各差備人夫供饋次知 陽城色吏車景鳳年七十七 內班院依幕次知 高漢郁年七十四造橋次知 陽智色吏宋光旭年七十七造橋次知 慶安驛吏韓順太年七十八時通政○待令馬次知 安必山年七十七時通政○人馬供饋次知 崔益柱年七十六時嘉善○問安馬次知 崔喆柱年七十二時通政○待令馬次知 崔七必年七十三時嘉善○都檢飭 桃源驛吏蔡雲己年七十九問安馬次知 金老味年七十八 司僕添補馬次知 鄭萬彬年七十八待令馬次知 尹道成年七十六時折衝○問安馬次知 金道三年七十四日傘軍次知 吳荊山年七十一時嘉善○問安馬次知 重林驛吏崔萬金年七十四時折衝○人馬供饋次知 金占同年七十一問安馬次知 延曙驛吏李根太年七十五日次傘知 金世彬年七十三李漢興年七十三以上各差備軍次知 林弼福年七十二 兵曹添補馬次知 平丘驛吏朴東春年七十八問安馬次知 崔致仲年七十八時嘉善○兵曹添補馬次知 金澤福年七十三姜過文年七十二時折衝 金益興年七十一時嘉善○以上問安馬次知 良才驛吏鄭占奉年七十九時嘉善 嚴太福年七十八金德興年七十五鄭三重年七十五時衝折 金斗振年七十五時嘉善○以上問安馬次知 宋老味年七十四驛人供饋次知 嚴六不里年七十三都檢飭 金成太年七十三時衝折 邊老味年七十三問安馬次知 嚴贊起年七十邊五中年七十以上問安馬次知 金黃山年七十 司僕添補馬次知 富平庫直崔論金年七十二船艙所待令 安城

庫直朴世萬年七十七 駕轎入置處待令 李東云年七十一時嘉善 陰竹庫直朴興三年七十一時通政
廣州軍兵金己萬年七十七吹鼓手 楊州軍兵姜一芑年七十二時嘉善 金孝興年七十時通政 劉益點年
七十以上旗手 **水原軍兵**金福謙年七十九時嘉善○駕前待令牢子 金夢致年七十七趙金伊年七十一
以上駕前待令吹鼓手 姜有齊年七十一大旗手牌頭 李春成年七十振威軍兵車各伊年七十九安今奉
年七十九李德三年七十七安串昌年七十六時通政 金加士里年七十四宋二命年七十三文允先年七十
三金道益年七十二劉成辰年七十二金老味年七十二金日隱金年七十二以上墻垣排立軍 始興軍兵宋
齡男年七十八宋始仁年七十三時通政○以上縣監陪旗手 果川軍兵崔時金年七十三伏兵 高五男年
七十一徐貴奉年七十一以上斥候 楊州引陪李成才年七十三朔寧使令洪重老年七十七時折衝○以上
嬪宮問安中使支持 加平使令李春萬年七十二時折衝 振威使令金論男年七十六時通政 陰竹使令張
斗去非年七十加平刀尺梁厚彬年七十八時嘉善 砥平刀尺黃東載年七十一時嘉義○以上宮間安中使
支持 楊州 使喚軍金太京年七十五時折衝○執船軍 李千老年七十二治道軍 李富貴年七十二各處
使喚 崔致英年七十一時政通 姜德成年七十二以上馬夫 利川使喚軍全泰壽年七十五張重彬年七十
時通政 楊根使喚軍劉龍澤年七十二以上內院班依幕軍 加平使喚軍龍杰萬年七十二中宮殿問安中
使支持 李乙民年七十二 翊衛司依幕軍 陽城使喚軍金致光年七十時通政 金耄同年七十五時通政
果川使喚軍裴不伊年七十六時嘉善○以上步軍馬水桶軍 金占金年七十六李漢枝年七十三林重伊年
七十三朴德漢年七十一以上藝文館假家軍 韓九月金年七十一蘇暹伊年七十桃源驛卒姜奉伊年七十
九徐弼周年七十八時通政○以上近仗軍 徐泰億年七十八 日傘奉持 權道敏年七十八近仗軍 許中
燦年七十七待令馬夫 洪介老味年七十七問安馬夫 李光海年七十六徐聖俊年七十五以上別監騎馬
夫 姜二同年七十五問安馬夫 洪介周周之年七十五近仗軍 金太興年七十四時折衝○司僕添補馬夫
崔成己年七十三時通政○兵曹添補馬夫 洪毛獨年七十二洪介同年七十一以上監營文書載持馬夫
李宗文年七十一 兵曹添補馬夫 洪日隱金年七十一待令馬夫 延曙驛卒李東柱年七十五衣櫛軍李金
伊年七十二衣櫛馬夫 重林驛卒李肅輝年七十四 日傘奉持 趙時叱奉年七十二慶安驛卒金守海年七
十二崔二柱年七十以上近仗軍 平丘驛卒車千世年七十六近仗軍 金芑金年七十六 駕轎馬夫 鄭七
福年七十六 銀器載持馬夫 咸永祿年七十五時折衝○駕轎馬夫 王小鳳年七十二 日傘奉持 朴順載
年七十一時嘉善 崔俊泰年七十時嘉善○以上近仗軍 朴幸得年七十時通政○日傘奉持 黃俊同年七
十 司僕添補馬夫 良才驛卒宋太石年七十八 日傘奉持 宋益三年七十六朴重玄年七十三趙完璧年
七十以上近仗軍 李春才年七十 監司陪行書者 安山木手金光雲年七十一時通政 陽智木手金時悅
年七十一陰竹木手韓貴善年七十七六十以上秩三百三十六人廣州監官 金希秋年六十七幕次基址修
治次知 尹碩佑年六十六 藥房假家次知 石維岳年六十五李碩弘年六十二李仁慶年六十以上軍馬折
草次知 **水原監官** 洪彥範年六十七時出身○造橋次知 李渭年六十五時嘉義○傳語狀間置薄次知
崔泰文年六十三時出身○汲水次知 安允執年六十時嘉善○折草次知 楊州監官 盧世洽年六十六時
嘉義○治道次知 利川監官 金福大年六十七時折衝○監司依幕次知 朴聖大年六十七軍馬折草次知
李枝山年六十六 駕轎假家次知 李百齡 年六十一 司僕人夫供饋次知 **南陽監官** 尹宙彬年六十八
軍兵炊飯柴次知 竹山監官 安希璧年六十二安渭粲年六十二以上造橋次知 仁川監官 金元恒年六
十驛馬折草次知 金浦監官 公二言年六十三船隻領付 朴道楹年六十三 司僕 兵曹馬喂養次知 金
升斗年六十一 都總府依幕次知 安山監官 朴敏秀年六十七造橋次知 安城監官 金世文年六十八薛
福命年六十三徐百恒年六十三李時裕年六十二申錫彬年六十二盧時大年六十一吳平年六十以上造
橋次知 振威監官 朴成太年六十七各差備馬喂養次知 李東彬年六十三裴德官年六十二 以上造橋
次知 陰竹監官 韓潤成年六十八時嘉善○造橋次知 抱川監官 張世儀年六十六時折衝○各司依幕
次知 金命源年六十時折衝○各司馬喂養槽桶次知 果川監官 張仁尙年六十七步軍馬槽水桶次知
金致鍊年六十六時嘉善○駕轎假家次知 權得賢年六十二李鳳來年六十二時通政○以上道路橋梁修

治次知 張遇漢年六十 駕轎座馬假家次知 廣州將校文尙禹年六十五道路橋梁修治次知 韓成福年六十五狀啓置簿次知 任東杓年六十四時嘉善○駕後待令 韓光賢年六十四前萬戶 石棟一年六十二以上禾穀禁踏 金兌順年六十一道路修治次知 金養新年六十二時嘉善 孫宅老年六十二張晃年六十以上伏兵將 **水原將校** 李根煜年六十八時嘉善○樓門次知 朴昌興年六十二時嘉善○府使陪行 嚴昌武年六十一大旗手次知 驪州將校權善甲年六十二折草次知 富平將校貢就益年六十九李東贊年六十九梅漢玉年六十六朴春成年六十五趙有蘭年六十三徐有連年六十三時訓練判官 金成佑年六十三以上船所檢飭 竹山將校吳碩哲年六十二前萬戶 李碩聃年六十五時嘉善○以上御幕諸事檢飭 安山將校 金光千年六十六造橋次知 高陽將校 崔昌煒年六十七時嘉善○船隻領付 龍仁將校閔孝騫年六十三時嘉善○軍馬折草次知女 始興將校 金萬永 年六十六金重碩年六十以上船艙所看役 振威將校林遇春年六十七時嘉善○隨駕 鄭自雄年六十二禁喧次知 金鼎輝年六十一嚴奉允年六十以上治道次知 崔宗守年六十九斥候將永乎將校鄭志復年六十六船艙所用生葛領納 積城將校金日成年六十九時折衝○船隻領付 秦希成年六十二船艙所用木物領納 陰竹將校朴慶會年六十六時折衝 鄭興錫年六十六以上造橋次知 砥平將校 李喜雨年六十七各司假家次知 方順儉年六十一各司依幕次知 陽城將校李光弼年六十二斥候將 果川將校 郭枝興年六十六伏兵將 金龍采年六十三申興大年六十二以上斥候將 監營營吏盧世甲年六十七時嘉義 羅太乙年六十時長峯萬戶 廣州色吏金致浩年六十八以上駕後待令 黃道明年六十七時折衝○結束次知 韓大赫年六十三支持次知 許鏞年六十二李福天年六十以上造橋次知 朴興祿年六十軍馬折草次知 李彥行年六十時折衝○府尹陪行 驪州色吏李得三年六十三時折衝○監司依幕次知 楊州色吏朴再春年六十七船隻領付 金在煥年六十六時折衝○治道次知 金大源年六十六時嘉善 朴枝煥年六十三時嘉善 咸大希年六十三以上船隻領付 咸有俊年六十一時嘉善○監司支持次知 富平色吏鄭德哲年六十六世子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通津色吏李春輝年六十三時嘉善○大殿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竹山色吏尹殷弼年六十四御幕諸事檢飭 黃應大年六十二依幕次知 **南陽**色吏洪輔宗年六十八時嘉善○都檢飭 朴得壽年六十三時通政○監司依幕次知 高時得年六十二時通政○中宮殿問安中使支持 洪仁甲年六十一軍馬槽桶次知 朴輔文年六十時通政○造橋次知 豐德色吏張相五年六十六時通政○世孫宮問安中使支持 文昌道年六十二時折衝○驛人馬供饋次知 長湍色吏趙取璧年六十二人馬供饋次知 金鼎完年六十大殿問安中使支持 **水原色吏** 朴東允年六十六時通政○駕後待令 朴貴大年六十六時折衝○吹鼓手領率次知 金麗晃年六十五幕次修理次知 徐有章年六十四 藥房待令 李再煥年六十四駕後待令 羅致儉年六十三時嘉善○木物次知 朴啓根年六十三時嘉善○別監依接處次知 李東燦年六十二時通政○駕後待令 朴震澤年六十二時通政○藥房次知 李觀春年六十二時通政○斥候次知 金仁喆年六十一時嘉善○結束次知 羅殷輔年六十一時通政○各差備人供饋次知 利川色吏權思賢年六十九大殿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權思毅年六十九船艙所用雜物領納 金沈璧年六十四 司謁 司鑰依幕次知 崔弼行年六十三 駕轎入置假家次知 金福大年六十三軍馬折草次知 金光裕年六十二時嘉善○工房 麻田色吏鄭處雄年六十五時嘉義○軍兵炊飯柴次知 鄭宅揆年六十二時通政○各司依幕次知 高陽色吏李昌玉年六十四時通政○船隻領付 安城色吏文郁命年六十三楊根色吏李世煥年六十八時折衝 廉福蓋年六十五以上講書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金浦色吏鄭漢弘年六十七都結束 振威色吏尹相殷年六十五時折衝○陪從官問安廳排設次知 龍仁色吏朴根成年六十一 司僕馬喂養次知 韓震郁年六十嬪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永平色吏朴春蕃年六十七 侍講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朴載芳年六十四 內班院依幕次知 始興色吏鄭就良年六十七結束次知 韓命彩年六十六執船次知 積城色吏高德文年六十一船艙木物領納 崔成大年六十一李海運年六十以上嬪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果川色吏李德萬年六十鄭大成年六十鄭世根年六十以上道路橋梁修治次知 抱川色吏李世福年六十八中宮殿問安支中使待次知 砥平色吏金泰得年六十五時嘉善○都檢飭 金尙允年六十三時通政 陰竹色吏尹商霖年六十五時嘉

善○以上軍兵炊飯柴進排次知 陽智色吏劉彥燮年六十八 縣監陪行 金德輝年六十六時折衝○軍馬折草次知 朱仁章年六十五 世孫宮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朱義章年六十二各司各差備人夫供饋次知 陽城色吏車有璜年六十九時嘉義○都結束 車興成年六十五時通政○隨駕 陽川色吏千億齡年六十五時折衝○船隻領付 朴枝瑞年六十二御幕竹芑輸運次知 延曙驛吏崔希才年六十八問安馬次知 王興道年六十五時折衝○問安馬次知 鄭東潤年六十四時出身○都檢飭 申益才年六十四問安馬次知 李東春年六十二時通政○衣櫛軍次知 重林驛吏申奉世年六十八人馬供饋次知 賓再福年六十一時嘉善 韓栗金年六十一以上問安馬次知 桃源驛吏李完芑年六十五時嘉善○都檢飭 慶安驛吏鄭丹尙年六十四人馬供饋次知 韓必元年六十三時通政○問安馬次知 鄭丹春年六十三 日傘奉持軍次知 李貴得年六十三近仗軍次知 安必萬年六十二人馬供饋次知 崔宅柱年六十一時折衝○待令馬次知 洪海才年六十人馬供饋次知 良才驛吏朴麻堂年六十六安德順年六十四時折衝 韓日點年六十三金周興年六十以上問安馬次知 平丘驛吏金南采年六十六衣櫛馬次知 尹允奉年六十五問安馬次知 許海龍年六十三近仗軍次知 朴世柱年六十三 司僕添補馬次知 楊州通引 朴春敷年六十二時折衝○監司陪行 李景柱年六十二利川通引 金履好年六十三大殿問安中使支持 金浦通引 公太謙年六十三朴占老味年六十二以上世子宮問安中使支持待令 抱川通引 金光洙年六十一中宮殿問安中使支持 富平庫直趙道贊年六十九時嘉善○船艙待令 始興庫直梁德男 年六十七結束次知 廣州軍兵金鎮泰年六十四姜金夢年六十四姜天弼年六十二崔碩福年六十二以上吹鼓手 楊州軍兵黃光采年六十八時通政 金奉伊年六十二趙順江年六十一以上牧使陪旗手 金順芑年六十一執船 **水原軍兵** 李命得年六十九李大興年六十六時嘉善○以上駕前待令旗手 李春發年六十九金再興年六十七時嘉善 趙得福年六十六千癸丑年六十四以上駕前待令牢子 黃道一年六十六金守太年六十三李汝孫年六十一以上駕前待令吹鼓手 振威軍兵崔斗星年六十九盧五福年六十九崔鶴天年六十八吳 監金年六十八金已贊年六十八李占金年六十七洪世江年六十七劉奉世年六十七時通政 崔芑金年六十七金者斤介年六十六尹行心年六十六金沙邑沙里年六十六朴齡老味年六十六朴今才年六十六時通政 林乙民年六十六崔有福年六十四宋守甲年六十四時折衝 吳春男年六十三張致雲年六十三鄭甘孫年六十二林有同年六十二李福先年六十二朴一才年六十二時嘉善 車千芑年六十二李日大年六十二時嘉善 金末獨年六十二朴甸伊年六十一權成集年六十一崔芑伊 年六十一金萬世年六十一許者斤東年六十一姜儉金年六十一金禿芑年六十洪中江年六十崔德興年六十以上墻垣排立 果川軍兵金加五金年六十九丁芑伊年六十三以上伏兵 金耆奉年六十四趙者斤老味年六十四金芑夢年六十三閔金夢年六十三金日隱金年六十三以上斥候 監營使令徐慶弘年六十七時嘉善 廣州使令徐北東年六十二以上結束待令 楊州及唱趙弼興年六十九時折衝 始興使令劉未太年六十六結束待令 振威使令池光才年六十一造橋待令 楊州刀尺李齡松年六十八驅從金碩模年六十富平刀尺金中才年六十三以上世子宮問安中使支持 楊州使喚軍咸有起年六十九 監司陪行 金碩鳳年六十八時折衝○軍馬折草軍 朴廷貴年六十三時通政○馬夫 **水原使喚軍** 李孟東年六十三時通政 金福先年六十三以上水刺問待令 裴乙得年六十二時通政○結束軍 許得尙年六十一金時同年六十以上水刺問待令 安泰金年六十 藥房待令 利川使喚軍李命雲年六十九李三宗年六十三吳載成年六十一金掛東年六十高陽使喚軍李秀東年六十九時嘉善 朴允奉年六十二以上幕次待令 楊根使喚軍廉老咪年六十九船隻領付 朴成根年六十三備邊司依幕軍 金芑立年六十三船隻領付 金光允年六十 戶曹依幕軍 朔寧使喚軍金春山年六十一備邊司依幕軍 龍仁使喚軍金庚才年六十五朴興才年六十四鄭萬北年六十三時通政 金貴奉年六十一以上各差備軍 振威使喚軍姜奉伊年六十五時通政 李三先年六十四高成大人六十以上藥房假家水刺間水丁軍 抱川使喚軍辛再源年六十三時折衝○中宮殿問安中使支持軍 陽智使喚軍慶甘福年六十三時折衝 金弼萬年六十二以上軍馬折草軍 積城使喚軍文命福年六十六時折衝○嬪宮問安中使支持軍 金三辰年六十一 都總府假家軍 砥平使喚軍柳順伊年六十七各司假家軍 果川使喚軍千

萬興年六十九金庚戌年六十七朴昌雲年六十五時嘉善 沈老味年六十五以上各處使喚 權德信年六十四步軍水桶軍 邊金不年六十二時折衝 姜得伊年六十二以上各司使喚 金福立年六十一 藝文館假家軍 黃淑海年六十各處使喚 桃源驛卒崔金玆年六十四 司僕添補馬夫 閔謀同年六十三待令馬夫 延曙驛卒金太雄年六十九衣櫛馬夫 趙德俊年六十七時折衝○衣櫛軍 金莫大年六十七宋千碩年六十六時通政 宮順己年六十六以上近仗軍 李奉伊年六十六 監司馬夫 黃有男年六十五 別監騎馬夫 朴金玆年六十三衣櫛軍 崔夫恒年六十三衣櫛馬夫 宋日奉年六十三 監司待令馬夫 慶安驛卒李尙玆年六十八 司僕添補馬夫 白貴石年六十七 日傘奉持 徐一石年六十三韓庚俊年六十二以上近仗軍 金老郎年六十 司僕添補馬夫 良才驛卒林甘男年六十八 監司陪行書者 黃公復年六十二近仗軍 李大永年六十一李德萬年六十一徐貴發年六十以上馬夫 重林驛卒柳已尙年六十六時通政 鄭老味年六十五以上近仗軍 金春英年六十二問安馬夫 平丘驛卒咸必善年六十七 日傘奉持 朴斗還年六十六時嘉善 朴億輝年六十五咸六得年六十四 駕轎馬夫 申一太年六十二朴 斗粟年六十四以上近仗軍 陰竹木手金致衡年六十六鄭興震年六十二五十以上秩一百三十九人**水原監官** 尹千東年五十七時出身○汲水次知 豐德監官 金尙謙年五十九時嘉善○船隻領付 竹山監官 高德萬年五十九時出身○造橋次知 安山監官 李益彬年五十七安城監官 安愼得年五十六以上造橋次知 振威監官 田春輝年五十九各差備馬喂養次知 李福尙年五十五柳碩允年五十四以上造橋次知 **水原將校** 白光郁年五十三時通政○禁亂次知 富平將校鄭善慶年五十八貢就郁年五十七李景烈年五十七以上船艙所檢飭 黃頤中年五十七時訓練判官○各差備馬喂養次知 楊根將校池漢龜年五十八 內班院依幕次知 振威將校 金鼎厚年五十八張碩律年五十八鄭益元年五十七以上禁喧次知 金輝祚年五十四斥候將 積城將校李天鐸年五十八時通政○都檢飭 砥平將校 方最厚年五十六時嘉善○船艙所用雜物領納 廣州色吏金義老年五十九姜弼翁年五十九以上駕後待令 金天欽年五十九道路修治次知 文仁彬年正十九各司依幕次知 金光彥年五十七造橋次知 楊州色吏朴瑞鳳年五十九 牧使陪行 金再秋年五十八時折衝○工房 驪州色吏李明郁年五十九時嘉善○侍講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坡州色吏徐德行 年五十九各差備人夫供饋次知 **水原色吏**趙成才年五十九 駕轎馬喂養次知 金德純年五十九依幕次知 羅致英年五十九時通政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0월 24일(병신)>

㉔ 命**華城城役儀軌**以整理字印出分藏各處

㉕ 予謂**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儀軌凡例每以各條分秩此書亦如此乎**心泰**曰然矣予曰秩秩編摩隨成隨刊則歲前足可訖役矣大抵**城役**所費幾近八十萬惟呂宅祚願納萬兩終涉未妥其外則四面八方少無苟且事面正當且今春植木時九邑之民赴役故爲軫此弊有略干人賞加此亦出於不得已之故也事關**華城**爲所重不欲有一毫苟簡者卽予本意也此書刊行使舉世人曉然知**城役**本末可也右議政 尹著東曰自**城役**設施至于告完而不費一民之力運自宸衷無事速成舉切欽誦之不暇也○**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城役**今已告完儀軌當次第舉行而內入之爲幾件各處分上之亦爲幾件趁今停當然後可以酌量修正故敢達矣教以內入三件三處史庫內閣 政院 備邊司 兵曹及內**外營**各藏一件總理大臣 監董堂上都廳各頒一件以整理鑄字印出今年內爲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9일(경술)>

㉔ 命今秋陵行命下後陽川等四邑公廨改建修補物力就嶺南 **華城城役**別備米及海西水營餉穀添耗兩條中折米七百四十石分半區劃作錢取用

㉕ 右議政 尹著東啓言既見京畿監司 李冕膺所報則以爲今秋行幸命下後陽川 金浦 富平 安山等四邑公廨或有改建處或有修補處所入物力錢爲二千二百二十兩以某樣公穀準數區劃爲辭矣此不可

不趁今割給而無論本道與他道實無錢穀間可合拮據者惟嶺南 **華城城役**別備米及海西水營餉穀年年添耗者數頗有裕請就此兩條中以折米七百四十石分半區割使之從便作錢取用之意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3일(갑진)>

강 命**華城城役儀軌**以整理字印出分藏各處

목 予謂**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儀軌凡例每以各條分秩此書亦如此乎**心泰**曰然矣予曰秩秩編摩隨成隨刊則歲前足可訖役矣大抵城役所費幾近八十萬惟呂宅祚願納萬兩終涉未妥其外則四面八方少無苟且事面正當且今春植木時九邑之民赴役故爲軫此弊有略干人賞加此亦出於不得已之故也事關**華城**爲所重不欲有一毫苟簡者卽予本意也此書刊行使舉世人曉然知城役本末可也右議政 尹蕃東曰自城役設施至于告完而不費一民之力運自宸衷無事速成舉切欽誦之不暇也○**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城役今已告完儀軌當次第舉行而內入之爲幾件各處分上之亦爲幾件趁今停當然後可以酌量修正故敢達矣教以內入三件三處史庫內閣 政院 備邊司 兵曹及內**外營**各藏一件總理大臣 監董堂上都廳各頒一件以整理鑄字印出今年內爲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9일(경술)>

강 命**華城 城役都廳** 印信限儀軌畢役用之

목 從**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也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9일(경술)>

강 命**華城府**還穀兩年未捧條特許仍停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舊還條依備局分排數爰今方督捧之際又接備關則以爲停退條與舊還名色各異停退條無論翌年再翌年係是當捧條不可以舊還論非朝家所許而當年未盡捧之還方可謂舊還知悉此意舊還文書無一遺漏修成冊上送云矣以此關辭推之本府無他舊還而所謂未捧條卽甲寅乙卯兩年或狀請停退或因朝令仍停者而米太都數至爲五千八十石零則今年雖云豐登捧此半萬包米太於荐饑餘窮戶者非但大關民情且昨年仍停既出持恩則一例混捧尤涉矜憫以此意就議大臣則大臣以爲當初自備局舊還條分排行會時舊還與停退果未及分概之致故追後如委使之修成冊以報而今聞本府既無舊還名色而俱是停退條則雖云沒捧乃已者其在軫恤之義合有商量之道一番提稟在所不可已云矣民情既若是切悶大臣之議又復如此敢此仰達教曰本府事體自別事係民隱其所撫恤尤當別異於他道舊還分排外兩年未捧條特許仍停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11일(임자)>

강 召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予謂**心泰**曰儀軌當從速印出而其中傳教卷先爲修正好矣且諸處上梁文當於儀軌校正前製出然後可以載之矣予又曰**迎華驛**役事今幾告訖而該郵官舉行何如**心泰**曰公廨則庫舍外今幾完役驛戶則五六戶既結構入居其外六七十戶次次拮據而日寒如此土役未及爲之該郵官之凡百舉行非但有恪勤之效頗有幹辦之才矣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11일(경술)>

강 命**華城府**還穀兩年未捧條特許仍停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舊還條依備局分排數爰今方督捧之際又接備關則以爲停退條與舊還名色各異停退條無論翌年再翌年係是當捧條不可以舊還論非朝家所許而當年未盡捧之還方可謂舊

還知悉此意舊還文書無一遺漏修成冊上送云矣以此關辭推之本府無他舊還而所謂未捧條卽甲寅乙卯兩年或狀請停退或因朝令仍停者而米太都數至爲五千八十石零則今年雖云豐登捧此半萬包米太於荐饑餘窮戶者非但大關民情且去年仍停既出持恩則一例混捧尤涉矜憫以此意就議大臣則大臣以爲當初自備局舊還條分排行會時舊還與停退果未及分概之致故追後如委使之修成冊以報而今聞本府既無舊還名色而俱是停退條則雖云沒捧乃已者其在軫恤之義合有商量之道一番提稟在所不可已云矣民情既若是切悶大臣之議又復如此敢此仰達教曰本府事體自別事係民隱其所撫恤尤當別異於他道舊還分排外兩年未捧條特許仍停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11일(경술)>

강 命內營緞甲冑所入物力以惠廳所在御甲冑米割給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內營緞甲冑二十部移上外營後其代新造次所入物力磨鍊以稟事曾已承命矣招致匠手磨鍊折價則除外衣緞屬及鐵葉而各樣所入至爲一千二百二十兩零故敢此仰達教曰甲衣緞品當內下而所入物力惠廳所在御甲冑米中湖南一部海西一部使之割給內營令內營以此措備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11일(경술)>

강 命華城府兒旗牌官課習兵書依內營例以六臘月考講施賞著爲式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京軍門執事輩多從行伍而拔擢故早服戎務熟習兵學金鼓進退舉有穀率而至於臣營陞營既屬耳所用非所養則許多將校不閑軍務觸處生疏誠非細憂雖令勸獎猝難責效將校子枝十餘歲以上抄得三四十名以兒旗牌官定給兵書教官方今聚會課習其若一直不怠其所收效恐不讓於京軍門行伍拔擢之類而倘不著爲定式則永久遵行未可必以此舉條載之節目無敢廢墜亶合懋實之政故敢此仰達從之教以依內營例每年六臘月以考講計畫居首者外帑庫所在米綿施賞後別單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11일(경술)>

강 命迎華驛設施財力以兩南加分耗割給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迎華驛設施財力限二萬兩區劃事前後屢承筵教故臣往復大臣議其拮據之道則大臣以爲北關 關東 湖西諸道無論錢穀俱無着手處且常賑穀新有朝令不敢擅用以今年加分耗條湖南大米三千石嶺南大米三千石割給之外似無他道云矣大臣之議如此敢此仰達教曰大臣之言好矣依此爲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11일(경술)>

강 命華城府內用各庫及外帑整理庫遞易時新舊內監反閱傳授著爲式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內用各庫及外帑整理等庫設置之後所重自別關係不輕常時典守之道自臣府當嚴飭而若當遞易之時句管內監以帶去幕裨亦當一時隨還公物虧欠多在新舊之際從今以後必於交遞之日新舊內監開庫反閱準會錄傳授後新留守報其形止於內營亶合尊事面重公貨之義以此舉條著爲定式添入節目以爲永久遵行之地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11일(경술)>

강 命戶曹所管舊退船依京軍門例一體分送於華城府著爲式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戶曹所管舊退船各軍門皆有次第分送之例而臣營卽是京營之外營依他軍門例添入井間一體分送之意請定式施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11일(경술)>

강 顯隆園冬至享官命本府留守 趙心泰進去大祝命檢校待教 沈象奎進去而祭物陪進日大祝受香
목 京畿監司 李冕膺狀啓以爲今月二十三日行 顯隆園冬至祭時贊者 水原判官 洪元燮 謁者 振威
縣令 尹應鉉都預差水原府中軍 金燁差定教以獻官以留守進去大祝則檢校待教 沈象奎進去祭物陪
進日大祝受香之意分付亦爲下諭留守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1월 16일(정사)>

강 命廣州日用松洞兩面移屬華城後久糴近停蕩滌與否及年條石數令華留詳細狀聞
목 敎曰廣州之日用松洞兩面迫屬於華城之致久糴近停不與華民共在蕩滌之中筵臣有言之者其然與
否及年條石數皆令詳細後錄狀聞事下諭于華留催科伊時姑勿混捧事一體分付付撥知委仍以此意聞
于廣留使之亦卽狀聞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19일(경신)>

강 命軍浦 安養地方場市分日竝設期於兩便
목 左議政 蔡濟恭啓言臣於下往華城之際路過軍浦川居民男女無不伏於路傍縷縷告訴以爲此處居
民四十餘戶專賴軍浦場市之在傍以爲資生之道今則朝家欲令安養撥所有利益場市移之於三十里
外安養地方此處民人皆將流離顛連之外更無他道朝家之示小民寧有厚薄若於軍浦場舊墟命以初一
初六開場則安養新場可以自在此地之民亦將依舊賴活願以此上達變通云矣此係民事故臣問於華城
留守則亦以爲事可便好云依民願改定日子使兩處互爲開場則似爲兩便之道故敢此仰達矣敎以今聞
卿言思之場基之請設於安養也以軍浦之民何以聊賴且況由果川輦路當由軍浦則民情之外孔道一也
令畿伯問于兩邑倅及民人等使之兩便決給矣伊後該道舉行未免專此忽彼以致軍浦民情之抑鬱者何
聞之晚也華留其時亦似參聞筵敎而何無提撕於道臣之言云耶令廟堂卽爲分付道臣分日竝設期於兩
便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24일(을축)>

강 命華城府有薦出身及軍門有祿加資者令該留守抄出狀聞
목 左議政 蔡濟恭啓言臣於向日下往華城竊聞輿誦賞典頒下中或有有薦出身與軍門有祿者蒙加資
之恩渠輩非不感幸而但有薦者不得名登仕籍有祿者反失本任折衝相當職則萬無得參之路人皆以爲
國家之酬其勞在渠實爲有害無益云其言亦不爲無據適有言端敢此仰達矣敎以似此之類令華留抄出
狀聞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24일(을축)>

강 命華城日用等兩面舊還石數蕩減廣州糴案亦爲拔去仍飭該留守撫摩居民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日用松洞兩面民廣州舊還年條數爰待膳來修啓之由已於本月二十日
馳啓而兩面之民獨未蒙前後恩澤今年亦不免一例混捧者概由民戶雖屬於此糴案自在於彼而然臣於
有旨祇受之後詳細曉諭於兩面民人等處使之姑勿備納舊還數爰年條區別流來未捧石數爲六百餘石
矣敎曰兩面移屬本府之後蠲徭省賦從願循欲欲令人人皆爲本府之民者一則爲所重二則爲所重些少
舊還豈可以屬面之差後不與於一視之列而以貽高飯楊役之苦乎狀聞石數爲先蕩減外此撫摩之道與
本府原居之民無甚彼此而反復勝焉果遵前下飭敎着意奉行乎卿更須銘念事下諭于華城留守 廣州糴
案拔去之意令廟堂分付廣留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24일(을축)>

강 命華城府日用面舊還之已納廣州府者使華留從便充給

목 華城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臣謹將日用松洞兩面舊還蕩減有旨辭意詳細曉諭而前此有旨未祇受之前日用民舊還之自廣州府徵捧者九戶所納米爲三石十斗零概此已納之穀物亦入於廣州府贍送總數六百四石零之中而既伏蒙全數蕩減之恩則雖是先甲之捧自在應減之內恐不可以已捧而因循置之日用面九戶所納米三石十斗三升六合零還爲出給之意請文移廣州留守處教以爲其已納三包穀物之還推往來於永程石角惠反爲弊卿其先爲從便充給事令政院回諭廣州府自本府知委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26일(정묘)>

강 推承旨 申耆命廟堂查華城留守 趙心泰舊還事狀啓遲滯委拆

목 該留守以府內還穀停退條一竝屬之舊還馳啓教以廿六日下教之事今日始爲狀聞該房之不爲察飭難免其責當該承旨推考其委折令廟堂查實此後嚴飭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29일(경오)>

강 命華城府貸下賑廳錢依前仍置俾爲限年還報以充監印所鑄字經費

목 內閣提學 鄭民始啓言御定書籍鑄字印役當自外閣舉行而官吏生疏處所稍遠不無難便不勤之患故不得已有內閣監印所而鑄字之增補紙筆之所用無以辦備不可無恒入物力以爲繼用之道而經費不可取用他司亦難假貸年前華城貸下賑廳錢姑未還推其間本殖似當爲五萬緡爲先以此錢依前仍置俾爲限年還報推移取用之地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2월 4일(을해)>

강 頒新印無冤錄仍命監印郎廳 尹最遠外職除授校役律官 金就夏令該曹相當職調用

목 無冤錄元王與所撰我世宗朝命崔致雲等爲之註解凡有殺獄檢覆以此書爲券契先朝復命具宅圭更加增潤予聞綾恩君具允明因其父書而續修之命刑曹判書 徐有隣率律官 金就夏等取其書翻謄令校書館活印至是畢印以進教曰無冤錄印進卽新書也廣頒然後可以遵行漢城府 義禁府 刑曹 京畿監營 江原監營 黃海監營 平安監營 忠清監營 全羅監營 慶尙監營 咸鏡監營 華城府 開城府 江華府 廣州府 內閣 外閣 玉堂 承政院 春秋館外奎章閣 鼎足山城 五臺山城 赤裳山城 太白山城各壯紙件一件成均館備邊司各白紙件一件分藏時任大臣三員原任大臣三員大臣奉朝賀 時原任閣臣十六員校正堂上前刑曹判書 徐有隣監印閣臣 直提學 李晚秀郎廳前校理 尹最遠各頒一件事令內閣知悉而印役之偏苦該郎是已郎廳尹最遠今日政相當外職除授校役時效勞律官 金就夏惜其年老亦令該曹相當職調用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2월 8일(기묘)>

강 命前珍島監牧官 金載儉復職調用

목 司僕提調 尹著東啓言甲寅十二月因本寺提調 徐有防陳達監牧官之總數準納馬政蓄息屢考居最之人原牧官則守令察訪及京復兼職牧官則實職軍門間相當窠懸註差擬事定奪矣翌年乙卯順天監牧官 成國民以牧弊矯揉稅納準總滿瓜後京復職調用本原監牧官 李鼎吉能有修舉總數無減與陽監牧官 朴萬億尤甚地方優報稅總并加一年仍任其時珍島監牧官 金載儉牧民之竭誠調賑稅穀之豐總準納宜有一體論賞之舉而特以瓜限之稍遠姑置之明年又值荐歉而稅能充數民不歸怨兩年治績誠爲可尙而以該提調之遞任尙未舉論者事甚斑駁前監牧官 金載儉請令該曹復職調用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2월 9일(경진)>

강 命守門將二十四朔出六之規問于大臣編入節目

목 予曰久勤窠權管之借用爲初仕窠者兵判之說何如耶守門將之二十四朔出六事左相甚持難而此則不然在前則十五朔出六者以其守直之勤勞也今既加設而替直稍歇則退定爲二十四朔似無不可若如此退定則初仕窠之不出亦不可不變通矣兵曹判書 鄭好仁曰以二十四朔出六之法限十年計之則今年臘政守部兩窠無一仕滿明年六月出五窠臘月出十餘窠過三都政則又無一窠只於無窠之時借用權管待其仕滿還以久勤差送則可爲區處之道矣予曰名之以大政各營久勤諸道取才一未區處者非但渠輩之抑鬱亦豈朝家一視文武之意乎諸將臣各陳意見可也訓練大將 李柱國曰凡官職窠闕不可預度每政所出雖如兵判之言而亦不無間間罪汰者有故者則今不可預爲質言而臨時如知其必然無窠則自九十月以後預請儲窠亦無不可至於權管借用則似涉苟且矣右議政 尹著東曰十一月儲窠雖是前例亦或有難便之時何可自九十月儲窠乎此是行不得之事也禁衛大將 李敬愍曰借用權管無甚所妨而第以宣薦權管窠差送守部薦人亦涉如何矣 水原留守 趙心泰曰守門將陞六二十四朔退定之議雖出於均勞逸之意而許多出身區處漸艱向來參上窠之加設亦出疏滯之政則況出身之未霑一命抱紅牌老於牖下者亦甚可矜寧可勞逸之不均不可使出身無區處之道矣至於借用權管揆以政格終涉苟且矣總戎使 徐有大曰若以二十四朔完定則來頭無窠之時閑散及久勤者取才者當計其窠闕之有無有窠則爲之無則闕之而已不必拘於久勤取才之區處更作苟且之政格矣御營大將 李漢豐曰守門將若以二十四朔爲定則部將二十朔出六亦當爲二十四朔矣予曰禁軍節目既令兵曹修啓向來將臣舉條中添一條以今諸將臣所奏裁擇可否入於節目以納可也此無異於道傍作舍而至若定朔數均勞逸則不可不爲矣柱國啓言禁軍節目方自兵曹釐正入啓而近來堂下武臣之積滯專由於出六之頻數且次第陞遷之階太狹已多積薪之歎而出六應遷者區處無路每當都政輒付虛司果終年收用復職一款非所可論守門將爲其偏苦以十五朔出六而今則加數差出別無偏苦之慮臣意則以二十四朔定爲出六恐合事宜矣教以問于大臣節目釐正時指一措辭編入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2월 13일(갑신)>

강 命各道牧場所養馬數爰別單此後以啓目爲之賞罰亦爲區別以聞著爲式

목 司僕寺別單京畿 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李興大所管三牧場乙卯籍付馬五百八十二匹今生馬一百十五匹合馬六百九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三匹箭串移放次別關捉出壯雌馬二十四匹故失馬六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百二匹內壯雌馬二百九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九匹今生馬一百十五匹加報二十六匹 長峰 兼監牧官 長峰島萬戶 羅太乙所管一牧場乙卯籍付馬四十二匹今生馬五匹合馬四十七匹內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匹除今年實留放雌雄馬竝四十五匹內壯雌馬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匹今生馬五匹 南陽監牧官 金達瑞所管五牧場乙卯籍付馬五百十四匹今生馬九十七匹合馬六百一十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八匹故失馬九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一匹內壯雌馬二百九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九匹今生馬九十七匹加報八匹 仁川兼監牧官 官永宗僉使 前任吳載衡時任金嫻 所管二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七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合馬二百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三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四匹內壯雌馬八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六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加報二匹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萬羽所管二牧場乙卯籍付馬二百五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合馬二百三十九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九匹故失馬二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四匹內壯雌馬一百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四匹今生馬三十四匹 全羅道興陽監牧官 朴宗善所管九牧場乙卯籍付馬八百二十三匹在子島移來馬十五匹今生馬一百四十八匹合馬九百八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十三匹故失馬一百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百五十一匹內壯雌馬四百四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三十四匹

今生馬一百四十八匹加報十四匹 順天監牧官李晃晃所管四牧場乙卯籍付馬四百八十三匹荏子島移來馬十五匹今生馬七十七匹合馬五百七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十四匹故失馬五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八十五匹內壯雌馬二百四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四匹今生馬七十七匹加報三匹 羅州監牧官 張僩所管三牧場乙卯籍付馬四百十六匹荏子島移來馬五十八匹今生馬六十八匹合馬五百四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六匹故失馬六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五十五匹內壯雌馬二百二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十七匹今生馬六十八匹加報一匹今 珍島監牧官前任李鎮鼎時任丁允泰 所管一牧場乙卯籍付馬四百五十二匹乙卯今生追報馬十七匹荏子島移來馬十五匹今生馬三十八匹合馬五百二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九匹欠縮馬一百四十四匹故失馬二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三百三十四匹內壯雌馬一百二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七匹今生馬三十八匹加報一匹 靈光罷牧一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二十四匹今生馬八匹合馬一百三十二匹內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十三匹故失馬六匹興陽牧場移送馬十五匹順天牧場移送馬十五匹羅州牧場移送馬五十八匹珍島牧場移送馬十五匹除實在無慶尙道晉州巨濟等監牧官 前任申大復時任安載述 所管二牧場乙卯籍付馬七百五十三匹今生馬三百五十二匹合馬一千一百五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十三匹故失馬一百四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九百二十一匹內壯雌馬三百九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十九匹今生馬三百五十二匹加報二百三十三匹 蔚山長鬐等監牧官 宋堯熙所管二牧場乙卯籍付馬七百四十九匹今生馬一百四十四匹合馬八百九十三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十八匹故失馬一百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百四十四匹內壯雌馬四百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三十八匹今生馬一百四十四匹加報六匹 東萊兼監牧官多大浦僉使 前任尹壽民時任鄭嫻 所管一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合馬一百二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匹故失馬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匹內壯雌馬五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七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五匹 黃海道長淵兼監牧官白翎僉使前任李泰協時任梁垓 所管一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合馬一百四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十四匹除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五匹內壯雌馬六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二匹 海州康翎甕津等兼監牧官登山僉使 前任徐敬默時任孫世隆 所管二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七十九匹今生馬三十六匹合馬二百一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六匹故失馬二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八十四匹內壯雌馬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七匹今生馬三十六匹加報九匹 豐川殷栗等兼監牧官椒島僉使 池達海所管二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三十三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合馬一百五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加報一匹 平安道鐵山宣川等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 林福麒所管三牧場乙卯籍付馬五百九十四匹今生馬九十五匹合馬六百八十九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四匹故失馬九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七十六匹內壯雌馬三百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十四匹今生馬九十五匹加報一匹 咸鏡道 咸興監牧官 權抑所管三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九十三匹代徵馬三匹今生馬三十三匹合馬二百二十九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匹內壯雌馬一百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三匹今生馬三十三匹 端川兼監牧官端川府使 前任李鴻德時任張重吉 所管一牧場乙卯籍付馬八十九匹今生馬十一匹合馬一百匹內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十三匹內壯雌馬四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三匹今生馬十一匹不足二匹 穩城兼監牧官穩城府使 趙文彥所管一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四十五匹代徵馬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一百七十七匹內各邑分養捉給馬六匹故失馬二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七匹內壯雌馬八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已上乙卯籍付馬六千八百七十六匹代徵馬十一匹今生馬一千三百九十五匹合馬八千二百八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十八

匹別關捉出馬二十四各邑分養捉給馬二百六十九匹故失馬九百三十六匹欠縮馬一百四十四匹合馬一千三百九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千八百八十五匹教以馬政有國所重近來飭禁申嚴之時勸懲宜有拔例況常例在於法典者乎晉州前監牧官 申大復賞典自本寺考例草記其中慢忽者亦自本寺草記此後則每歲牧養數爰別單以啓目爲之賞罰區別以聞定以爲式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2월 17일(무자)>

㉔ 命鑄字所物力五萬兩貸用於均廳

㉕ 內閣提學 鄭民始啓言鑄字所物力前以賑廳 **華城**貸下錢仍貸以用之意出舉條矣其間有掣礙者此則置之請以均廳錢五萬兩貸下限年還報從之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2월 22일(계사)>

㉔ 命**華城營**屬以下大比較待明春**內營**比較時同爲舉行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臣營屬將官將校馬步軍兵等大比較三年一次設行事曾已筵稟定奪將於今月二十九日設行計料教以**內營**比較當次在於明春稍待此時以爲同時并設之地賞格條卿之前奏中約於數年內可備其需云自明年如式舉行之道留意爲當

<일성록, 정조 20년(1796) 12월 25일(병신)>

㉔ 飭**華城留守 趙心泰**本府遺漏老人別加搜訪以聞

㉕ 廣州留守 徐有隣以癯老窮獨不能自食之類題給米醬馳啓教曰成命之下惟松都 廣州首先奉行其餘八路兩都皆睡乎程道稍遠之處雖或諉以未及報來京畿亦有各邑路稍遠處猶可說也而兩都之尙無一言豈非稽忽之甚又若**華城**歲首老人既不抄啓奉行朝令又甚不謹該守臣豈有官怠之思自歸兩罪俱發乎特以歲首之致姑不問備先從本府遺漏之老人別加搜訪無敢以無乎登聞濟活之老人亦爲濟活狀聞而若過十五日守臣地方官拿問處之斷不可已令廟堂各別嚴飭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6일(정미)>

㉔ 還給**華城留守 趙心泰**癯老救活狀啓

㉕ 該留守以癯老窮獨只有兩人分給米藿啓教曰此等狀啓何可掛眼還給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6일(정미)>

㉔ 命**壯勇外營**只行秋操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外營**馬步軍兵今年春操及場操後仍行城操馳啓教以**園幸**當前農作且在其後秋操設行之意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월 6일(정미)>

㉔ 命**華城留守 趙心泰**應資老人狀啓還下送嚴飭加數登聞

㉕ 該留守以癯老窮獨兒弱三十三人各給米藿歲首應資遺漏老人三人姓名年歲居住馳啓教以似此狀啓豈可掛眼還下送至於應資老人之前云無乎者今爲三人又令更查當爲倍蓰三查四查又不知爲幾十人更令守臣查實未滿十數之前勿爲狀聞未必以十數硬定爲限者誠心求覓以其幅員必不下此數守臣如不欲加數登聞分遣史官 宣傳官於每面俾分守臣與通判之勞以此意令廟堂嚴飭稍遠之面姑舍是追報三人有府底居住之人當初舉行之疏忽卽此益無所逃其罪尤豈不駭然乎此意一體嚴飭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12일(계축)>

강 命京畿監司 李冕膺 坡州 高陽兩邑癯老人搜覓申飭狀啓還送仍命華城綸音懸板印進後於畿伯廣留此狀啓令華留見之

목 冕膺以坡州牧使 金燦 高陽郡守 王道常身作面任搜覓境內村里一周給後來告之意嚴加申飭馳啓教以愛親者不敢慢於人昭載聖經引用綸音而此道伯舉行與聖經與綸音同乎否乎此等狀啓何可掛眼還送而此道伯坐在慢字這裏者懸板今日獨印進而華城印進尙後於此道伯及廣留此狀啓雖是還下送者使華留見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13일(갑인)>

강 慶尙右兵使 洪仁默以本道年例下送月課銃藥丸限三年移送華城府而今已準三年之限自今年依例受去馳啓

목 該兵使狀啓以爲總戎廳關據巡察使臣李泰永關內本道年例下送月課銃藥丸限三年條移送 華城府而自癸丑至乙卯已準三年之限今年爲始依例受去啓教以始自今年還屬則此帥臣外皆不狀聞本司何無照察論責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13일(갑인)>

강 召見有司堂上李時秀于便殿

목 予曰園幸定例尙未釐正故華城留守有眩於舉行者云卿果聞之否時秀曰臣姑未聞而定例今方釐正矣予曰自始興站凡事皆當自華城進排予於園幸事不欲一毫煩經費須知此意定例中無使有參差混雜之弊可也時秀曰戰船漕船事臣以事目判付辭意就議于大臣則領左相別無異見右相則以爲船制若有異同則有難輕改云矣予曰船制果何如云耶時秀曰戰船比漕船差小且是鐵釘云矣予曰此則更當爛商而先以新造船隻務極堅精之意申飭好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17일(무오)>

강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應資老人及癯老窮獨人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歲首應資老人遺漏事傳教截嚴承命震懍靡所容措今又逐戶查櫛搜得四人竝前啓三人合爲七人而既伏奉未滿十數之前勿爲登聞之命矣見今通一境九十歲以上總計之爲十二人而其中準年當資者不過爲七人以此數遽然修啓實非義分之所敢出而窮搜極覓更無他見漏者曠日遲延又添稽緩之罪不得已冒萬死後錄以聞尊年優老何等惠澤而緣臣溺職致使恩典闕而不行莫非臣昏謬顛錯之致惶恐待罪至於窮獨人謹依前啓一體開錄于後緣由馳啓教以勿待罪事回諭○應資老人庶民資憲崔位徵嘉義金道熙等二人僉知 文鳳至嘉善金福男等二人通政崔雲起○癯老人學生朴興權妻鄭氏等二人各米四斗醬一斗五升藿十五立嘉善張大春等三十一人各米三斗醬一斗藿十五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월 20일(신유)>

강 推統制使 尹得達 慶尙左兵使 李殷福 左水使 李得駿 全羅兵使 申鴻周 左水使 李運昌 右水使 金處漢 忠清兵使 金明遇 水使 安櫺 黃海兵使 李儒敬 水使 徐英輔

목 右議政 尹著東啓言諸路月課鳥銃 火藥鐵丸之移送華城府者已滿三年之限各該兵水諸闕自今年竝令依例受去則當卽開坐數爰狀聞加錄而慶尙右兵使 洪仁默外皆無狀聞之事謹依判付辭意已爲發關申飭而其舉行慢忽不可無警責請各該帥臣竝推考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2일(계해)>

강 章陵展謁更待下教爲之園幸以今二十九日擇吉

목 敎曰陵幸爲所重而民弊在所當念近日日氣姑未解凍若待十餘日後治道則江民之爲弊有倍於治道之民此外又有爲所重合商量者初三日景慕宮春享受香初五日文廟釋菜受香初六日社稷春享受香初七日南壇受香右各日皆當在此致齋欲於旬後卜日還宮又值弘陵忌辰矣行期昨秋雖已告由事勢既如此不可無方便之道章陵展謁更待下教爲之之意令該曹知悉園幸日子何必別爲擇日今二十九日出宮翌日拜園翌日還宮亦以此意分付該曹○園幸時軍令正月二十九日出宮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行宮晝停所四十里三十日園所展謁親祭自華城行宮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二月初一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5일(병인)>

강 命園幸時斥堠各隨地方舉行傳語軍只部字內排立隨駕各營馬步軍及御前前排挾輦軍先詣鷺梁待候

목 兵曹判書 李得臣啓言部字內只設斥堠華城 果川 始興 廣州斥堠皆令壯勇外營 總戎廳 廣州府各隨地方舉行傳語軍只部字內排立隨駕各營馬步軍及御前前排挾輦軍等前期一日先詣鷺梁各其信地待候自華城詣園所時前後廂軍兵臨時稟旨舉行矣今亦依此舉行乎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5일(병인)>

강 命鷺梁津南邊植炬代以燃燈令壯勇內外營舉行

목 壯勇內使 鄭民始啓言園幸時沿路懸燈今已措備自今番舉行何如而軍則姑未區處自鷺梁至始興則以鷺梁牙兵始興 果川本營鄉軍分排舉行華城懸燈軍則以安山 龍仁本營鄉軍之居在華城近境者量宜出用何如敎以津渡南邊植炬則自今年依節自以燈代炬壯勇內外營主營舉行今番出宮時至始興燃燈自園所還詣行宮時至柳川待令還宮時則臨時更稟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5일(병인)>

강 顯隆園祭享所用盡燭命依宮享例用黃燭

목 定例堂上李時秀啓言園幸時大小凡事皆自華城舉行矣祭享所用盡燭陳設燭亦自本府待令殿座時待令芙蓉香自內局量其容入雙數只於設科時從便下送外整理所以爲進排之地添入定例何如從之敎以燭則此後依宮享例用黃燭本府措備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5일(병인)>

강 命廣州等三邑斥堠伏兵計日給糧

목 兵曹啓言園幸時華城境內斥堠伏兵令內營稟旨知委於外使使之徵發之意牒報于壯勇營而廣州 果川 始興境內斥堠伏兵總戎使 廣州留守所屬東伍步軍除出整齊臨時請出標信兵符徵發之意總戎使 京畿監司 廣州留守處行移知委何如允之敎以斥堠伏兵計日給糧依前下飭敎舉行事申飭壯勇內外使總戎使 廣州留守處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5일(병인)>

강 命隨駕軍兵優給饒氣之需

목 敎曰二十九日出宮差早始興晝停軍兵蓐飯午抵華城則夕飯尙遠今番則優給饒氣之需事預令隨駕營知悉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5일(병인)>

강 命隨駕馬步軍數及禁軍番數依定例磨鍊訓局隨駕以水原 廣州本營鄉軍各二哨爲後廂

목 兵曹判書 李得臣啓言今此園幸時禁衛營隨駕當次而該營鄉軍停番後廂連以壯勇營鄉軍三哨磨鍊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馬步軍數依定例禁軍番數亦依定例訓局隨駕後廂則壯勇營鄉軍中水原 廣州各二哨爲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월 25일(병인)>

강 以沈象奎 鄭晚錫 呂駿永 始興 果川 廣州 華城御史差下召見于便殿

목 教曰園幸沿路遵守定例及民邑弊瘼隨駕各司濫率與否當爲摘奸檢校待教 沈象奎 兵曹正郎 鄭晚錫 呂駿永 始興 果川 廣州 華城御史差下牌招入侍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6일(정묘)>

강 巡城御訪花隨柳亭射的三巡獲三矢御製七言小詩命諸臣賡韵

목 具軍服乘小輿自維興宅出南行閣大門詣西將臺諸閣臣及承旨 李益運 李肇源 壯勇提調李時秀 兵曹判書 李得臣外使趙心泰 廣州留守 徐有隣 京畿監司 李冕膺皆從自華陽樓北巡至華西樓少憩復乘輿至空心墩前路謂諸臣曰空心墩制度卽我東城制中初有者也層梯迂迴不便御駕登臨諸臣之欲見者留入觀玩而來至長安門降輿御門樓俯覽城內外民舍謂心泰曰迎華驛官廨新成民家亦頗櫛比甚可幸也民家大約幾戶郵館間數亦幾何心泰曰官舍四十餘間新入民戶五十家矣予下樓乘輿歷華虹門降輿御訪花隨柳亭射柳葉箭三巡三中時秀 心泰 益運得臣及一提學 鄭民始 直提學 李晚秀 華城判官 洪元燮陪射射訖還御亭上教曰亭下觀光人中能射者許入試射限以十人宣薦閑良李升德二中壯勇鄉軍林得才一中予曰萬武之中限以十人參於此數者優可爲初試二中自是會試規矩其在尙武之政宜有拔例之典仍命升德直赴殿試賜樂出送得才令外帑庫給弓一張仍宣饌宣醺于諸臣予口拈一絕弁之以小序命晚秀書之曰巡城至訪花隨柳亭射的以示尙武之意予適三獲內外使亦各如之第三句引用周禮五射箋註以記實歷遍春城日未斜小亭雲物轉晴佳鑾旌慣報參連妙萬柳陰中簇似花遣史官往傳左議政 蔡濟恭使之步韻賡進在筵諸臣亦令賡進予謂有隣曰故相柳成龍謂訓練都監宜關屯於京畿地方而訓局軍萬名中五千名在京操鍊五千名赴屯耕作以爲兵農相寓之義其意甚好而寢不行誠可惜也予於壯勇營略倣此規設出鄉軍於畿邑爲一營五司之制蓋出於環連拱抱輔車相須之意也園幸時只以本府五哨軍輪回隨駕則行伍單弱軍容未備守禦廳出鎮軍制釐正時有餘丁八百餘名故設六哨於輦路所經廣州 始興 果川及華城屬邑龍仁 安山等地駕過時使之徵發陪扈仍以守廳所管惠廳除留米一千石錢三千兩割屬本營以爲上番軍支放之需仍設置屯田於鄉軍所在之各邑以其所出爲其軍來往時糧饌及服色之費矣先買土地所出果與軍需容入能相當耶有隣曰廣州屯田所需有不足之慮如干加買然後所收與容入始可相當矣予曰本營鄉軍之設施微意甚遠最初楊根 加平 砥平先出二哨而此則屯田在於渠輩門前故足爲兵農相寓而坡州又出一哨欲用楊根等三邑之例則土地甚少且軍人散在各處近者雖自治屯田遠者不能自作此則已稍異於三邑之例矣其後又置楊州一哨而我國凡事輒爲大民所撓楊州則多有京華士夫之土地決買給價之前必先紛撓不得已姑徐之以爲漸次經始之計而就畿營貿租條中劃出若干錢貿取畿邑還耗以爲一哨軍接濟之道其後又置高陽一哨以總戎廳法外保軍量減後所收之身錢餘者爲接濟之道其後又置水原五哨割給三萬兩公貨貿取該道小米萬石取耗而使之接濟大抵楊州 高陽 水原軍接濟之需其名色非但非予之本意亦不及於最初楊根等邑設施之規容俟來頭不可不釐正而凡公私需用之必着手於耗穀者大非好道理雀鼠之耗官長之主管已不成說況朝家乎予之本意則所謂耗條欲直爲出給而取耗之猶不足甚至於論及市直之高下此豈非與民爭利之歸乎況有發賣耗穀之令則營邑或有藉此濟私之弊此事不可不一番釐正矣少頃乘輿詣東將臺降輿御臺上予曰我

國城制固陋勿論京外元無雉堞之制獨故相金宗瑞所築鍾城城制略倣華制其形如圭內頗空闊上如加簷便於類視而猶不如雉之爲制蓋古之城制當以雉堞爲第一而我國之城則全體周圍無模稜故垛堞堞環立守之然後始可禦賊而今此新城創爲雉制計以步數別成廉角環包體城每雉雖立數三人便於左右望而易以規賊自下視之亦不分守堞人之多少今而後我國始可曰有城制而但譙樓墩臺之屬往往有不緊用工之處近於奇巧大非本意此則留守與都廳李儒敬爭難而畢竟都廳之說得行故如是云矣仍教曰今夕當御西將臺試演炬外使知悉心泰奏駐隊軍以隨駕軍兵中何營軍幾哨舉行予命入防軍二哨爲之乘輿由角巾臺前路出蒼龍門曲城外歷南水門譙墩上路至八達門降輿登樓少憩乘輿至西將臺降輿御臺後小廊宣飯于諸臣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월 29일(경오)>

강 進發詣華

목 鼓三嚴具軍服乘輜出萬八門 保定門 崇智門 集禮門 建陽門 肅章門 進善門 敦化門至崇禮門外歷臨關王廟行再拜禮命守直官邊將差送守僕等考例施賞而東廟守直官守僕一體爲之予出南廟門外乘馬進發至舟橋 兵曹判書 李得臣跪啓請乘橋宣傳官跪啓稟放信砲三聲得臣跪啓請陞旗宣傳官跪啓稟放信砲一聲播鼓鳴鑼共三通舉起火一枝鳴金二聲大吹打點鼓點旗駕渡舟橋 宣傳官一員落後除取稟放下橋砲三聲又放一聲播鼓鳴鑼共三通落旗予命駕後宣傳官持信箭祇受於先廂訓將步軍二哨先往環衛作門於始興行宮大將亦於作門外留住待後廂壯勇營步軍合并環衛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9일(경오)>

강 晝停于始興行宮晌午駕次華城行宮

목 駕到始興縣天色未明降馬入行宮承旨 李益運奏判府事 李秉模到成桃花里落馬重傷不得前進云非但無押班大臣園享終獻官合有變通之道予命卽遣隨駕醫官問病以來開東後予教 宣傳官曰壯勇大將率善騎隊一哨馬兵一哨禁軍五十爲先廂訓將率善騎隊一哨駕後禁軍四十爲後廂駕前別抄左右翼隊壯勇衛左列駕前別抄信地作行右列攔後本營京鄉步軍及訓局步軍二哨各該堂上將官率領後廂尾局隨行事分付鼓三嚴乘馬進發至萬安橋召見橋役監董人申洞 徐毅麟 徐浹修予曰新造之橋果能堅固無慮否洞等曰今則比前頗完固矣予謂洞曰爾於華城之役幹何事被何賞洞曰長安門城七百步及東將臺看役臣爲之而所被賞典則五衛將 及實同知矣予命來待於華城教毅麟 浹修曰橋今更成爾等可贖前日不善幹事之罪還納之帖加當令該曹更爲成給矣至安養坪路傍有築臺處乙卯春予陪慈駕幸行時沿路所憩處居民築石以臺之者也下馬少憩予謂益運曰李判府卽爲還第善攝之意遣史官傳諭終獻官則以光恩副尉改付標左相則老人也難於隨駕故既令先詣還宮時亦當使落後右相趁還宮前來待江頭以爲押班之意承旨書報也少頃乘馬進發到遲遲臺 壯勇外使 趙心泰率親軍衛二百入防軍五哨別軍官一百留待于臺下爲先廂之前列至長安門外左議政 蔡濟恭祇迎路左遣史官問其下來安穩仍令自此押班隨駕又命入長安門時迎接節次并除之只挾守將城上跪迎仍由長安門左右軍營前路新豐樓 左翊門 中陽門降馬御奉壽堂命內外使及諸將官參謁并除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9일(경오)>

강 命華城留守 趙心泰錫以田民城內居民當年餉與還特除其耗

목 教曰華城 西將臺今日夜操爲其省略只行演炬別號令而應接若式穀率不差況此類皆是城丁軍尤異於入防軍團束其能如是鍊熟可見將得其人之效雖甚可嘉猶屬餘事且於操前遍觀新城勞多功鉅豈讓汗馬華城留守 趙心泰特賜田民城堞既完目今第一義卽戶戶富實人人和樂八箇字富之之術方與廟堂諸臣講磨而蠲惠之方亦屬人中和中一事城內外居民當年餉與還特竝除耗以副渠輩望幸之情事下諭

于留守○戶曹判書 李時秀啓言華城留守 趙心泰田民賜給事命下矣以幾結幾口定給乎教以田三結奴婢各二口賜給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9일(경오)>

㉔ 周諗局內還詣行宮

㉔ 還御小次改具軍服宣飯於諸臣予步出紅箭門乘馬由萬年堤上歷水由坪至鳳朝峯下下馬周覽命華城判官 洪元燮進前指北麓植木教曰此麓則何邑所植也元燮曰安山所掌植木而踰此麓則南陽所植矣少頃乘馬踰一峴卽鳳朝峯中腰也駐馬周覽八邑植木由南山外至西發峴下馬少憩教安城郡守 曹允植曰此峴植木何邑爲之允植曰辛亥年臣待罪振威時所植也予曰陽城境沙石之山何以則善爲植木耶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略爲鑿去沙石以土補之植松其上而姑未及茁長矣少頃乘馬自萬年堤下由龍珠寺後路登城隍山下馬御幕次宣飯於諸臣予曰昨年幾皆巡審今日則欲自此還行宮矣兵曹判書 李得臣曰今日所經歷道路無不高截欹仄而聖體若是勞動不勝區區伏慮矣予曰巡山之行係是不可已故亦不知疲矣仍乘馬由鵲峴路出安寧里後路至上柳川立馬教益運曰燈契貢人待令耶益運曰待令於八達門矣予曰大駕過後燈竿次次收取還納行宮後龍仁 安山燈軍卽爲還送事分付益運曰燈之代炬其法甚便而其費甚省矣予曰其人貢物磨鍊時加給空名十數者出於朝家軫念之意而作爲貢人聊賴之資故凡於陵園幸行東至石串西至弘濟院南至江頭皆不給炬價使之自備而園幸時則特念貽弊最不多入猶不下四五百柄蓋植炬之法左右路傍兩兩對立而近以省費之意斜對分立左植則減右右植則減左約入三百柄故以質租條三百兩出給還宮時以出宮時所用之有餘只給一百五十兩作爲定式今亦依此遵行否益運曰然矣予曰露梁以後則以燈代炬其法果好初年所入爲三千餘兩翌年減三分之二一番造置用之屢年及其限滿始乃改備比炬之費十減七八且炬則速蕪而燈則耐明炬則每炬用一人而燈則三燈用一人此亦燈法之便好者也自今年物力有別船區劃之道而今番欲不用雇軍自露梁至始興則用露梁牙兵及始興果川鄉軍自華城行宮至柳川則用安山 龍仁鄉軍而給食價矣整理堂上以雇價之多入爲難欲以雇軍鄉軍參半用之而大抵所入多不出三千兩則雖非鄉軍亦可支用矣入八達門 新豐樓 左翊門 中陽門還行宮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30일(신미)>

㉔ 召見諸閣臣及華城留守 趙心泰 暗行御史 呂駿永 鄭晚錫 沈象奎于維與宅

㉔ 予曰開城府有分奉常寺以其籍田所出供齊厚陵棗盛江華亦有分寺以供長寧殿棗盛而京貢中有江華貢物名色矣自己酉以後凡係園所所用必欲不煩經費出內帑錢買園底土地以其所出藏之府庫以供園所之用以園屬爲作者爲渠沾溉之端規模已定至於祭享所用未設分寺之規實欲及今定式而城役以後無年無工匠之役雖數間公廨有難營建從當有更商者矣仍謂直提學 李晚秀曰卿提學 太常矣祭享所入物種當爲幾何晚秀曰臣有笏記修正以來者而未及驟思矣予曰予之拜園歲以爲常而奉慈駕之幸定以十年一度以至億萬年凡所以供給支計者雖有外帑亦有不可不分期接濟處若自內需司區劃財力買置土地以其所出爲隨駕中官宮人掖屬接濟之資仍設分司則於府屬亦或有沾溉之益如欲創建則當於何處耶心泰曰本府官廳西邊有空地四五十間可於此處營建矣予曰此亦工役實難亦當更商爲之矣予又曰入防軍服色何以爲之耶心泰曰臣略有經紀設屯田於府內今年所收爲五百餘包若至十年則穀當爲五千包內外以此作錢當爲萬餘兩足可以分排也予曰渠輩入防時服色亦何以爲之耶心泰曰着周衣而上着號衣矣予命昨日御製詩令左相繕寫待書來入刻揭板又書下御製詩三篇命史官傳於左議政曰聞卿有華城所作之詩則予必和送昨冬城役後卿之所作予尚未暇和韻凡事貴有始終故今茲製送矣仍命暗行御史等進前奏犯科人訖予曰三繡衣所捉不在於華城 始興而具不出露梁初站是豈特教按廉之意乎竝分揀其中私屠人令畿伯照法嚴治捕廳從事官令草記勘罪晚錫 駿永則自此更爲廉察待令於

始興站予教宣傳官曰明日還宮時訓將率壯勇京軍二哨本局步軍一哨待下教先詣始興晝停站壯勇大將率馬兵一哨善騎隊二哨爲先廂外使率親軍衛入防軍爲後廂到長安門外當解嚴禁軍別將率壯營 廣州鄉軍一哨訓局步軍一哨隨駕禁軍五十人爲後廂事信箭分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30일(신미)>

㉔ 命迎華驛創設時所劃物力湖南 嶺南加分耗條使之還分取耗待時發賣

㉕ 華城留守 趙心泰啓言迎華驛創設物力伏奉二萬兩區劃之命自備局以湖南 嶺南去年加分耗條各三千石式已爲區劃而顧今市直低下節序漸晚請姑勿作錢使之還分取耗以爲待時發賣俾準元價之地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30일(신미)>

㉔ 命自今園享時執事官以華城判官中軍迎華察訪及城內外文蔭武朝官通融填差往來量給盤纏著爲式

㉕ 敎曰園享時執事官每以近邑守令填差爲民邑一毫弊端即非爲所重之本意此後本府判官中軍迎華察訪中通融填差若至苟且之時城內外近處文蔭武朝官中填差而差祭本府主管齋宿於府內公廨往來量給盤纏事定式獻官填差事亦然此則當與典祀官兼大祝填差事追後更有定式以此分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30일(신미)>

㉔ 召見左議政 蔡濟恭于奉壽堂

㉕ 濟恭曰臣於今番行幸憂喜交中伏想出宮之前未及就睡駕到華城日尚未午靜攝之餘達夜勞動旋即巡城演炬至於更深昨又謁園親享竟日巡山侵夜回鑾既憂聖體之過於勞攘且喜大聖人氣度之康旺迥異於凡常矣予曰先大王五十年儉德何如及至倦之齡勤政何如予所仰觀而承聆者思欲繼述服膺未嘗暫弛於一飯一息之頃而近年以來戒懼之心日甚一日自待甚薄罔敢自逸至於起居服飾之節惟恐或涉於暇豫侈大況於謁園之行巡山巡城俱是不可已之事豈或憚勞而占便乎昨日巡山時道路迂迴難容旋馬而非但不知勞憊神氣還覺有勝可驗勤勞之愈於便逸矣昔在孝廟朝作滌惱堂於後苑御內廐馬使中官執輅往臨是堂殆若日課者然外雖無蒐狩之舉內實出習勞之意堂有御製懸板惟我列聖朝無不以習勞於跨馬爲家法予欲仰體而每多不逮凡於禁苑以戎事殿座之時及射之時必爲騎馬者亦欲追先朝故事也以是之故雖終日御馬不知其爲勞耳濟恭曰聖教如此伏切感歎然而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則亦有行不得處今我聖上血氣不衰有若天行之健尤萬萬慶幸矣予曰近來戎裝無論文武皆用助繩此非古法故今兵判及政院禁之矣濟恭曰助繩之法自近古有之而係是當禁故每於武試有搜驗之規矣予曰每年園幸予必和送卿詩而昨冬城役後卿之所作予未及和送凡事宜有始終故昨果和韻以送卿果見之耶濟恭曰臣之蕪句每荷雲章之俯和臣不勝且榮且感殿下於性理工夫聖學高明則臣固常欽仰而傍及詞章卓越千古尤萬萬欽誦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1일(임신)>

㉔ 由華城行宮進發招諭城內民人于長安門內

㉕ 鼓三嚴予具軍服乘馬出左翊門 新豐樓到長安門內命招入城內民人使承旨諭之曰城役既完城內尊居之民富庶蕃殖卽次第事也其富實之策予方宵旰講究而爾等亦既勞矣今年還餉自牟還爲始竝許除耗爾等知悉安業樂生爾等自舊邑移來之後尚未着根此予所以一念之不弛也民人等十百爲群攢手齊聲曰臣等年年沾恩舉皆安堵而今又承還餉蠲耗之澤萬萬感祝不知所達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1일(임신)>

강 駕到長安門外諭左議政 蔡濟恭還入華城數日後上來

목 濟恭祇迎路傍教曰右相當爲出來押班卿則昨既驅馳於押班今日又何可勞攘此意遣史官傳諭于左議政自此還入城內數日後上來事一體傳諭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1일(임신)>

강 由始興行宮進發駐蹕于龍驤鳳翥亭召見舟橋堂上鄭民始都廳具明遠命舟橋 都監官 金振郁邊將除授其餘領將監官等明日施賞守直船人令惠廳分給米斗

목 鼓三嚴予乘馬以出教宣傳官曰訓練大將率本局馬兵一哨步軍一哨壯勇大將率京步軍二哨善騎隊一哨爲先廂禁軍別將率禁軍依出宮時信地作行壯營 左司把總率善騎隊一哨本營鄉軍一哨訓局步軍一哨爲後廂又教承旨曰陵園幸行時乘馬下馬只於陵所園所及華城行宮啓請其外沿路站則不必爲之此後依此下教舉行也仍進發由長安峴捨萬安峴前路從北邊舊作路詣露梁下馬御龍驤鳳翥亭命舟橋堂上鄭民始率領將監官等入侍予教民始曰舟橋船隻之七朔等待亦云勞矣酬勞之方何如則可以副其顧問于領將等以奏領將等奏曰好邑初載既爲定式船人之願亦已滿足無他仰陳者而惟惠廳斛子甚大故捧納時多有弊矣民始曰惠廳斛子一依錄斛造成而有新舊斛故舊斛罅破有稍濫之弊矣予命分付該廳各別釐正○教曰舟橋之役等待已過七朔都監官自舟橋初役時效勞既多邊將除授其餘領將監官當施賞明日待令守直船人自惠廳分給米斗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1일(임신)>

강 刑曹 漢城府以擊錚人原情啓

목 刑曹啓言 (…) 又啓言猥濫擊錚人等原情竝爲後錄而取考各其原情則抱川幼學李鍾仁爲其祖時熙鳴冤事也渠祖罪犯既係鞠獄則到今年久之後其孫之肆然訴冤極涉無嚴原情勿施猥越之罪請從重嚴勘海美生員韓錫祚爲其七代祖孝純復官爵事也關係深重丹書昭載年久之後不可議到錫祚之以此呼籲非止一再猶不知戢又爲煩聽者極涉無嚴原情勿施請考律勘處南部童蒙 房仁大爲其父連得定配請放事也昨春仁大以此擊錚至於勿施而又此呼籲極涉無嚴所當重勘而年未及丁姑爲參酌原情勿施沔川幼學李永福爲其祖旌褒事也子孫之以其祖先旌褒事不敢登聞已有定式則永福之冒法呼籲極涉無嚴原情勿施請考律重勘交河幼學申師權推其墓冢事也前因其呼籲行查本道既經處決至被嚴刑則今又鳴金極涉猥越原情勿施請考律嚴勘永興驛吏 林碩澮位沓家券錢兩推尋事也外驛賤隸敢以此等猥越之事無難煩瀆民習無嚴考律重勘猾吏之不有官決恣意橫奪果如其訴則亦甚可痛請令道臣查處清州幼學李震宅爲其兄震光免役事也果是瑤派後裔則呈訴營邑頃下役名何所不可而肆然冒籲極爲無嚴請勘治懲礪本事令道臣查實後頃給平壤良人金在澤爲其父命采定配請放事也命采之當初罪犯既係賣鄉至被流配之律則其子之肆然呼籲極爲痛駭原情勿施請考律重勘晉州良人 辛德允破堰改築事也築堰鑿洑果是衆民之願則固當呈訴營邑以待決處而有此煩籲極爲痛駭原情勿施請考律重繩義州帽稅別將 安櫟公用貿銀稱冤事也既非四件內事則么麼邊民敢以此等事煩籲極爲無嚴請考律勘處本事既係邊情令廟堂從長決處咸興閑良安處寬換錢懲納稱冤事也既自華城府查實督捧則渠之所訴已不可取信近躲於囚禁之中敢爲擊金之計者萬萬悖惡爲先嚴勘後捉送該府決處義州驛卒金德淵身役見汰事及鴨綠江船隻等事也身役之除汰由渠罪犯官錢之懲捧必是當納至於船隻等說專出於挾憾鄉任之意肆然鳴金萬萬痛惡原情勿施請考律嚴勘端川閑良朴寅純 吳處權等驛屬頃免事也昨春處權以此鳴金至有令本道查處之命而該道狀聞中以渠之驛屬分明至請嚴勘則今又煩籲極爲痛駭請考律重勘杆城 乾鳳寺僧月律等爲惟政大師建祠請額事也惟政之立祠密陽已蒙褒異之典則又請建祠已涉猥屑而以其留蹟於本寺緇徒輩必欲就此而立祠則齊訴道臣固無不可至於請額二字有非渠輩所敢冒

籲僧徒之鳴金尤爲無嚴原情勿施請考律重勘後錄 (…)
咸興閑良安處寬原情以爲渠本北關行商資生之人再昨以魚物興販爲客於華城土法面 李點先 郭弼濟家矣點先言于渠曰其上典李郎廳儒謙見方作錢小米於關西有剩錢出付一萬兩於渠等使之興利欲與渠分用云故渠適有區處於平壤者以換用五千兩爲約則李儒謙招見渠曰君既欲換錢則不可無手記渠答以爲吾既得用於點先處則不宜手記於李郎廳且既不授錢先爲手記亦涉不可因寄書於渠平壤主人權輿得 崔仁先處以李郎廳下去後若有出給五千兩錢卽爲區處書報之意申托渠則在京等待點先治送郭弼濟 洪世弼下往平壤受出一萬兩五千一百兩果卽劃送於渠其餘四千九百兩內三千兩則弼濟 世弼質取木綿尙置其家一千九百兩則點先質藿方此年利則原數一萬兩各有去處渠所用五千餘兩則卽以三千餘兩先報于點先處其餘二千一百兩則既有興販錢未收於點先等者故仍以除置而準報一千五百兩之數捧取畢納手標於點先 弼濟兩人處不意前年二月自城役都廳捉詰渠曰城役錢五千兩汝所換用云而何不備納渠詳陳其得用於點先還報於點先之狀橫被重棍不得已書納四千餘兩手標又自京差應所勒捧一千兩手記於渠原山主人南鳳執處合爲五千餘兩手記此是渠既已備納於點先者而反有此橫罹之厄故因與點先 弼濟等對訟于本官本官取考兩隻與受文跡公明處決卽以渠所用錢則果已備給點先及 弼濟而又有加納錢二百餘兩之意成給決案渠更無一分當納錢而又自都廳所發關於咸鏡監營捉囚渠弟兄使之徵族上送營門考覽華城官決立案因爲防報本官亦放送渠使之還鄉都廳所又使禁盜廳拘執渠使不得還歸忽於前年十月本官更爲捉囚渠分付自都廳所送來汝差人崔哥手記俾卽督納一萬兩於汝加答杖使之備納所謂崔哥卽五年前渠在鏡城時果爲一番使喚者而其後則每隨郭弼濟任使則乃是弼濟之差人也雖或有萬兩手標實非渠所知今此徵納誠是異事其間必有點先輩奸計之所售當初渠得出於點先者果是萬兩則都廳所捧俸音之時亦何不直捧一萬兩手記而只捧五千餘兩手記況又本官督捧之時謂渠曰汝先納李郭兩人所用錢則李郭所用者自本官當推報於汝以此觀之所謂一萬兩本非渠所可擔當者也此皆點先輩附同李儒謙做出崔哥之手記自在出錢之初已有都徵渠輩所用錢於渠之計也渠之前後見欺於李儒謙之奴主及郭弼濟者不下屢千金儒謙因緣點先取用四百兩錢而終乃反駁奪去駿駒亦不越價弼濟則因執興販錢數千金而不報末梢奸計無所不至必欲害人究其心事極爲無良乞定查官詳查云 (…)
又啓言觀此水原幼學朴天儀原情則渠屢世居生本府屢代墳山同在一局乙卯冬遭母喪將欲入葬於父山之側而左崗卽渠祖父母及父冢繼葬之地右崗卽長兄之冢而渠母新葬之地居中四面無礙而本府居兩班爲稱人朴土伊年前勒葬於渠祖父山白虎脊上張哥冢腦後而與渠祖墳步數既遠不能禁葬到今稱以兩班之山禁斷近百步坐立不見處勒禁斷葬至於伐喪之境故渠哀乞入葬矣彼隻更呈官至於嚴囚酷杖遣將吏勒掘乞使渠母入葬於父兄墳側云果如原情則此山左右崗卽朴天儀屢代繼葬之地其母葬又在其中則四無礙逼可知朴土伊始既勒葬而同山反欲作主而禁斷使不得繼葬者訟體不當各別詳查從公決給之意請分付守臣允之 (…)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3일(갑술)>

㉔ 華城留守 趙心泰以園幸時隨駕將士軍兵射放賞格別單啓命親軍衛曹允兢 朴致潤直赴殿試吳洙彥直赴會試其餘施賞有差

㉕ 別單右列親軍衛閑良曹允兢貫二中邊一中朴致潤貫一中邊二中以上直赴殿試閑良吳洙彥邊三中直赴會試別軍官出身具允鼎邊三中簡介一部別軍官出身李邦薰 知穀官折衝黃宗福以上貫二中各弓一張長片箭各一部筒兒一部別軍官出身金喆臣 徐春光右列親軍衛閑良蔡命恭 俞致任以上貫一中邊一中各弓一張長箭一浮別軍官出身崔昌起等八人守堞軍官出身金仲伯等三人右列親軍衛直赴李殷常等二人閑良李賢郁等四人左列親軍衛出身李德恒閑良 鄭德恒等四人哨官 李厚在等二人知穀官嘉義全恒一左司中哨入防軍安萬得以上邊二中各弓一張帽子一立別軍官出身趙巖守堞軍官出身金光一左列親軍衛嘉善全允台出身李完得等二人閑良李春得等四人守堞軍官出身崔東實以上貫一

中各弓一張親軍衛右別將前五衛將 尹致弘 別軍官出身金履鉉等六人右列親軍衛直赴李德弘等三人閑良張福得等十四人左列親軍衛前主簿 李光春出身李光三等八人閑良鄭學臣等十八人哨官 柳聖台等四人旗牌官 嘉善李弼載別武士出身文世麟等二人閑良孫秀恒 守堞軍官出身姜千大別破陣林好成等二人左司中哨入防軍金宗玉等二人右哨入防軍朴得龍等四人後哨入防軍金三福以上邊一中各帽子二立別破陣尹才出左司中哨入防軍洪五壯大旗手朴福只以上貫一中邊一中各木布一疋別破陣李光玉左司後哨入防軍李才老美前哨入防軍朴興福牢子金義寬等二名巡令手金三丕以上邊二中各木一疋帽子一立左司左哨入防軍金岳只中哨入防軍羅弼得等二名前哨入防軍卓介不牢子金夢得巡令手金命位等四名以上貫一中各木一疋別破陣崔春興等三名細樂手文德恒等二名吹鼓手林枝福左司左哨入防軍金驗丕等二名中哨入防軍安成辰等六名後哨入防軍李仁男等十名前哨入防軍朴厚仲後哨入防軍申判丕前哨入防軍李成得右哨入防軍梁德世等二名後哨入防軍李得伊等二名牢子金今福等三名巡令手梁起福等二名塘報手高貴丕燈籠手楊馬千等三名標下軍金龍雲等三名以上邊一中各布一疋賜給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3일(갑술)>

강 判下上言三十九度于各該司

목 (…) 禮曹啓言觀此 (…) 華城進士李■上言則渠同姓十三寸叔師淳夫妻俱歿以其二十寸弟馨茂第二子會心欲爲立後而受者無人 (…)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3일(갑술)>

강 推廣州留守 徐有隣 上護軍 洪億等

목 吏兵曹啓言守令邊將薦應薦不薦人察推事命下矣廣州留守 徐有隣 上護軍 洪億 洪良浩 大護軍 徐浩修 金尙集 申思運 江原監司 徐有防 大護軍 尹師國 大司憲 金載瓚 大護軍 丁範祖 李祖源 水原留守 趙心泰 護軍 徐邁修 承旨 李鼎揆 護軍 林著喆 李祖承 慶尙監司 李書九 安邊府使 李太亨 護軍 姜彝正 林道浩 副護軍 金祖淳 禮曹參議 李鼎德 大司成 尹得孚 濟州牧使 柳師模 黃海水使 徐英輔 僉知 任聖說俱是應薦而不薦請依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4일(을해)>

강 命華城鄉軍今春合操停止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本府所在左司鄉軍中左哨今方上番三月初一日當爲下番今朔合操勢不得參陣何以爲之又於今初五日伏奉今番隨駕右哨鄉軍當朔月課除之之命合操雖云體重成命之下不敢循例舉行隨駕右哨鄉軍合操時去就亦何以爲之教以今春合操停止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8일(기묘)>

강 召見大臣備堂于誠正閣

목 政院以今日賓廳日次而以酌獻禮齋戎相值不得來會啓教以右相當以齋宿本司次對久未爲之雖值齋日使之來會○ (…) 予曰律名不當故頃於朴載淳疏亦不得賜批而次對日筵話詳言之矣諫長未及得見乎渠疏中上一段攻斥兩囚既已攻斥則豈可以言外之意過用誅心之法乎鄭好仁事出於成德雨之後而兩人則鞫問李明淵疏又在於兩囚之後而置而不問此非假借自有權度律名若改則當賜批矣銓曰上一段雖同攻斥而亦莫掩陽抑陰扶之情態矣予曰明淵事之如是靳持實涉苟且而時措之義不得不如此矣兩囚既爲所重有所處分則以予大義微言猶恐或晦之本意豈惜於一明淵設令明淵同出一套跡也非情也執跡而誅心豈不爲過乎朴載淳疏既不賜批今於諫長所懷亦不可異同矣諫長不得承批則處義

爲難諫長則許遞予命右相及華城留守有司堂上進前教曰今番見華城城池樓櫓雉堞儼成一大關防而實其中之道姑未講究春秋譏城郎以其虛而無實也華城官府雖有若干錢穀而民居凡百不可以饒實言卿其廣詢博謀亦議於僚相必爲講究其饒實之道也卿之舉條入來而未知事情之如何姑未及賜批矣著東曰席子契事嶺南人皆願之云若能善爲措處則亦足爲華民生利之一端矣民始曰嶺南之願不願姑舍若使席子契半京半華則畢竟非華城之有矣臣則以爲帽子事善爲都賈則商賈必當有來集之舉而商賈若稍集則可爲阜民之大助矣予曰筵退後與大臣更爲相議也著東曰民生之貧富專在於土地之瘠沃而水原土地甚瘠農作少利故食力之民未見來聚之效大抵民有生業然後城池充實臣等每以此相議姑未得好道理矣予曰外整理所策應自今年舉行乎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然矣予曰六千兩歲入能有用餘之數乎心泰曰以今番用下之數考之則贏數似餘千餘兩矣著東曰修城物力之區劃臣姑未知爲幾許而此亦不可不從優措置矣心泰曰一年二千兩磨鍊矣著東曰聞迎華驛善爲措處而驛村亦方來集云誠多幸矣予曰郵舍近處土地最勝故城內之民亦多出來云北門外則似當漸致櫛比矣心泰曰城內之民今雖嚴禁其出住而生利稍勝必當禁之不得矣民始曰臣意則人蔘 帽子兩條外姑無好策如席子契人則雖或善成其利甚些何以派及於城內千餘戶而使之富足耶予曰此非時日內所可經營者卿等須留意講究俾有實效可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10일(신사)>

㉔ 命水原留守 趙心泰賜給奴婢以總外花名後啓聞

㉕ 戶曹判書 李時秀啓言水原留守 趙心泰田民賜給事有案付奴婢賜給前例考奏之命矣溯考臣曹謚錄則特教外元無案付奴婢賜給之例故敢此仰達教以總外花名後即令該曹啓聞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10일(신사)>

㉔ 召見內閣提學 鄭民始 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重熙堂命兎城僉使 金鎮郁畿內邊將相換

㉕ 舟橋堂上鄭民始啓言舟橋都監官 金鎮郁除拜兎城僉使矣此人最爲熟習於舟橋排設而下往遠地則臨時上來看役其勢末由請令該曹與畿內邊將相換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13일(갑신)>

㉔ 命南北漢久居僧徒限滿者帖加成給龍珠寺僧徒則滿十五年者爲先帖加其後依南北漢例爲之

㉕ 廣州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本城各寺三十年久居僧帖加事曾有定式矣久居僧徒等請令該曹帖加成給教以依定式即爲成給北漢亦有滿限者令帥臣一體狀聞後成給事下諭總帥龍珠寺僧徒亦用此例爲之而係是新創今番則滿十五年者爲先帖加其後依南北漢例爲之事下諭于華城留守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17일(무자)>

㉔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請本府應募富戶家舍材椽許斫於德積島及畿內私養山命德積島則定送解事邊將摘奸後許斫私養山則區別願賣人酌定斫用

㉕ 心泰啓言帽穴家蔘兩條許劃華城事定式之後京鄉富戶今方應募遷徙所居家舍亦將次第營建於城內而近來材椽已極苟艱當遷之戶未知幾十則許其方便之道然後庶可趁即就緒如畿內水上私養山 德積島所在松田自備局成給公文使之隨所入許斫恐宜矣教以事貴審慎德積鎮則畿內邊將中差定解事人摘奸形止以來後更爲稟旨許斫水上私養山事前此爲弊於士夫墳山已多矣今難即許如有分明願賣人區別酌定後更爲出舉條成給公文斫用俾無如前憑公行惡之弊又啓言德積島所在松田許斫事才已蒙允矣本島松木以船材不合用之故雖不得不仰請於材椽而松田法意本自嚴重若不自該鎮另加察飭則徒使松田童濯而易致其虛實相蒙本鎮僉使必擇勤幹者然後可以委任舉行請以附近邊將中可合人

令兵曹相換教以待其摘奸回來後可合斫用則令該曹卽爲口傳相換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22일(계사)>

ㄱ 命尾蔘契割屬華城築室之民又命嶺南監營 關西兵營所在錢各五萬兩移屬華城

ㄴ 有司堂上鄭民始啓言華城富庶之策方以依古法募移富實戶資其生業以爲聊賴成就之地而目下築室移接之際不無費心之事且無恒業之可作根基者故稍實之戶姑無樂赴之類爲所重而募入人戶則宜先悅其意而厚其生尾蔘作契之後移屬無常別無關緊處今以尾蔘契屬之華城築室之類以二十人作契以爲渠輩之恒業而或有遷去者拔之契中以他築室者代充則似爲完固之道且得若天公貨許以假貸然後可以添補貨本以慶尙監營所管南倉錢五萬兩平安兵營所在備局句管及該營錢中限五萬兩并爲移屬華城以爲從便區處之地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22일(계사)>

ㄱ 命自今年使行八包以銀蔘通用仍命添入華城募富民節目

ㄴ 備局啓言使行用蔘包事問議于時原任大臣則領議政 洪樂性以爲病昏之中未詳利害無以指的仰對云左議政 蔡濟恭以爲銀貨不足以蔘充數則既遵舊規可免空包實爲兩便之道云領敦寧 金履素以爲譯官輩之利姑未詳量而以銀代蔘以蔘代銀既是古規且有潛越之弊則許令充包誠爲得宜云判府事李秉模以爲如是變通之後象譯輩之蒙利與否雖未預料而既是古規則揆以事面似無所礙云問于首譯及秩高譯官等處則皆以爲譯官之弊實無矯揉之好策蔘包一款私與商議已久而不敢仰請矣今若只以家蔘作包則無以充八包元數若以銀蔘通同充包則利益甚大庶爲聊賴之道云教以大臣之意既如此渠輩之願又如彼而銀蔘通用亦甚便好以此添入於華城募富民節目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22일(계사)>

ㄱ 命使行復用蔘包便否問議大臣招問秩高象譯草記

ㄴ 有司堂上鄭民始啓言年來因銀路之漸貴燕貨交易隨而減縮以此譯官輩無以充其包數未免空手往來故形勢漸至凋殘渠輩屢請變通之道猝無矯揉之策而事勢誠不可不念矣臣之愚見則使行中所謂八包者每人以人蔘定給使之收包價以充盤纏乃是通文館志所載者而中間以銀代蔘職由於人蔘之漸貴銀貨之稍裕故也近來家蔘之潛越漸多與其冒禁而潛越無寧導舊而許入之爲兩便也初因蔘貴而以銀代之今因銀貴而復以蔘量宜充包以揅譯官之凋弊則變通之策無過於此方因華城富庶之策以家蔘事自廟堂有草記變通者因此時亦許蔘包之變通則譯官輩亦因華城之力而同被聊賴之效請下詢大臣處之教以草記批答言之矣每以爲銀貴則用蔘蔘貴則還用銀使貨遷之權在於我國爲籌謀之長策況近來象譯無不苟且以蔘充包人各齎行則設或採有多少價有高低似不至大相懸殊且不關於約條中禁制以彼以此自今年使行復用蔘包之式未知其不可卿等招致秩高解事之譯官問其便否仍又問于時原任諸大臣今日草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22일(계사)>

ㄱ 備局請帽隻及家蔘興販之方竝令割屬華城俾作富戶募入之方許之

ㄴ 備局啓言歲初園幸時以華城城內富實事十行絲綸丁寧複祇奉成命圖所以對揚卽廊廟之責而迄未措劃夙宵惶懼今有一二可行之策其一帽穴事也其一家蔘事也帽子雖云公物近年以來出給私商任其散賣今若付之華城或貿燕市或貿灣肆一從時價無高無下而都聚之自華城分派八方則此雖非前日穴法而各處商賈自當駢填家蔘雖是私貨自來富戶作爲物主專其興販又復割屬華城若不聚會於華市俾不得賣買則利之所在物主富戶輩必將應募而爭趨此非古所云權利今所云都庫特不過使坐賈行商

移於華專其業而已以此推之若帽蓼無甚窒礙而井閭自然有櫛比之效居民自然獲滲漉之惠目下設施似不外乎帽蓼兩政以此許劃恐合事宜其餘合行條件請自備局與留守爛加商確成出節目使之永久遵行允之教以觀此草記卿與諸堂之議必有的確之見得苟欲試之則先從八包蓼復舊例如重臣言爲可大抵城于華爲所重也漢時徙豪富戶於茂陵況此城之所重在於拱衛仙寢環護行宮其體貌之尊嚴比茂陵尤有別焉使京外四方之富戶聞風爭集若水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自至交易之物無論某事不拘何項各令通得其所欲爭相勸其業樂其事安其土利其利則是所謂千金之家可比一都之素封而始可言爲所重築斯城之功效於是乎渠輩之功甚鉅當觀誠實勤恪之如何次第拔例擢用以示信王言之義卿等知悉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22일(계사)>

강 命外營親軍衛春等都試擇日退行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外營親軍衛春等都試以今月二十五日設行之意纔已狀聞而臣今以遷徙富戶節目事一兩日內有難下去無論今月來月請更爲擇日退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22일(계사)>

강 召見有司堂上鄭民始 李秉鼎 南公轍稟事堂上趙心泰于誠正閣

목 予曰備局草記華城城內富實事欲與卿等一番商議後處之矣筑城之役專出於爲所重保護之方則既已築之不可不思所以實之雖以古人已行之例言之漢武帝時徙十萬富戶於茂陵則其所安集接待之道亦豈泛然乎大抵我國之俗例以富人爲可鄙此乃曲嫌也貨殖傳云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此所謂素封者非耶且謂以子貢之富至於與千乘分庭抗禮則古俗之異於今可知矣若或有納錢賣爵等事雖有所嫌至若興利安業有城內富實之效則固無不可既已募入而責其成效則其在激勵之方亦豈可無酬勞之典自今以後凡所以招集奠安之術靡不用極而其中有地處履歷人當觀其勤怠另加收用卿等自今日會于備局議定節目而招致渠輩以此意各別曉諭俾有樂赴之意也且既有來頭收用之路則必以着實可合之人募居可也民始曰募居之類必取其家計之充足人物之可用者而渠雖或不願入居遣其子弟入居亦無不可矣予曰帽蓼兩事既有備局草記變通而赴燕銀包之以蓼貨代充實爲譯官輩掇弊之一端卿等之意則以爲何如民始曰向聞華城留守以此事有所言及故臣亦以爲好招致譯官輩問之則此乃渠輩之自來至願而以事係禁條不敢生意云矣予曰八包蓼之定給乃是古例初非禁令而且因銀路之苟簡生民日用之具皆入於燕貨之中若得分力於蓼包則亦不無所益且因華城事而慰悅譯官之心可謂公私兩便卿其出舉條稟處好矣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22일(계사)>

강 備局以華城新接富戶蓼帽區劃節目啓

목 備邊司啓言華城府內新接富實戶家蓼官帽區劃事允下矣成節目別單書入○節目惟茲華城即古所稱一大都會南北行旅之所出陸海舟車之所湊又況自奉園寢之後拱衛珠丘環護行宮體貌之尊尤有別焉惟我聖上爰推孝思默運神策築鑿不勞於民力木石不煩於經費三載之間百雉告完而創始未久閭閻猶未櫛比人民或欠饒足成都成聚之效尙此遲遲尙於行幸清蹕周覽於一城惠澤遍及於群黎繼又特降恩綸深軫富庶之術博詢廊廟之臣僉議既同輿情是採先以京城富實二十戶從願作契利其裕財之方許以通貨之道爛加商確成出節目一通自本司啓下後一件本司上一件藏于華城府一件出給契人以爲永久遵行一募入之類雖是富實之戶新移奠居之際自多費用之事宜先制其恒產以爲根基之地尾蓼貿易姑無永屬處抄擇富實可合者二十人作契以契中人移居華城使之築室居生誠心勤實能致繁庶者以此作爲永業傳之子孫一官帽一自散賣之後別無主管之人今以華城移居富實戶作爲主管或貿燕市或買

灣肆青布塵免稅一百隻如前出給塵人其餘則物主主管散賣各處以爲流通之地其所交易一從時價俾無操縱生弊之患一兩南家植之蔘近漸豐盛交易買賣作一生業而今此移居之人多是自前爲物主者且以尾蔘契屬之渠輩則仍以渠輩作爲物主使之主管貿易可謂兩便而無論官帽與家蔘非華城物主與差人則毋得直買於本地各處商賈必皆交易於華城物主俾無亂雜之弊一赴燕人八包本以人蔘充給者而間因蔘貴代以銀包今又以家蔘復舊例而定元包則入送之蔘乃是家植者質聚充入之節家蔘物主自當句管亦令華城尾蔘契人知舉行一契人之優其生業居之華城者蓋因城內人戶之未及殷盛屋廬之尙稽櫛比其所築室奠居者將爲永久長子孫之計決不可苟且草率意無改觀之效使二十戶契人各構瓦屋於大路南北修治巷區列置隣比俾有成聚之效一二十戶多是富實物主而蔘帽質遷去來事甚繁多則有非一物主之所能獨辦必待差人隨從之夾助一物主之差人隨從多或五六人少不下數三人若或以各處所在者任其差雇則二十人外更無增戶之道殊非移接物主之本意二十契人各其差人隨從俱爲率去皆於物主家傍近之處物主助給物力各成屋子以爲戶口增益之道不爲帶去成置家舍而潛用他處之差人者自留府摘發論罪一蔘帽雖是元定主管物貨而西南去來之際苟有可以質遷料販之物則不拘某種許其隨意買賣俾爲利益之地一契人雖多富實者而新移奠接之際廣貿物貨之時以其私力似有不逮之患以若干官錢從便假貸然後庶爲接濟之道以慶尙監營所管南倉錢五萬兩平安兵營留庫錢五萬兩合十萬兩移屬華城府使之限年許貸於契人處以爲資賴之地收其利殖俾作修城之需一新移築室之際材木之猝難辦得事勢固然不可不別般措處畿內無船材松田及私養山願賣人處從便許斫以爲及時拮據之道一應募者皆是世居京城之人若使之遽捨家產盡室移徙則亦不無難便之端以其子與弟中謹慎可合者從所願代送契案姓名則以當者懸錄以代送誰某名下懸註子與弟外雖叔侄與四寸竝勿許代一契人之或買家蔘或買官帽散出西南之際若無公文成給則外道諸邑未必着意看顧私商雜類亦易從中侵奪每於出送差人之際自華城府成給關文以爲憑考於諸道諸邑之地一應募人中或以醫譯爲業貢物資生者有不可以移居華城之故遂廢本業華城之距京城不過半日程醫譯本業依前隨行貢物則使其子弟次知看檢一實戶移接之舉實爲華城所重之有在如是成節目豈但爲渠輩之生理而已乎要使一城之內民戶殷庶改觀之效不日可期若其成就之遲速惟在誠意之勤慢渠輩俱以世業醫譯之人亦知奉承德意之道毋但以利不利爲心交相勸戒誠實勤恪者拔例擢用既有草記批旨如或有追悔怠忽之類浮浪乖亂之習又或欺人專利操縱生弊者則自契中摘發告官自官家廉察查實嚴繩一富戶應募既以二十戶定額錄名成案一置本司一置留府而日後若或漸次加數則不但分利減少不足資生人數多則必有不擇雜亂之弊二十人外更勿加定一人如或有頗有罪至於除案者則必使渠輩更擇勤實可合人告于留府以爲轉報本司錄案踏印之地一富戶募入帽蔘區劃實爲城內人民等殷庶之方則城內原居之人亦得霑溉之利然後可爲朝家一視之政無論帽蔘利條自都中每年一千兩式分半劃給於本府校吏廳以爲均被惠澤之地一官錢十萬既已許貸尾蔘作契亦爲移屬官帽家蔘專管區劃則分排之際出納之道不可不一一消詳別有成式使渠輩商量便否爛熳相議迫成節目自本府轉報本司以爲成貼遵行之地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22일(계사)>

강 命龍珠寺僧中自舊園所造泡寺移來者通濫計年帖加禿城山城寺僧亦依此例施行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頃因南北漢三十年久居僧帖加事以龍珠寺僧今番則滿十五年者帖加成給之意日前祇受有旨矣本寺創置不過八年準十五年居接者初非可論若有自舊園所造泡寺移遷之僧則以前後年條通濫計之恐合事宜禿城山城城內所居寺僧亦係保障之地依龍珠寺例施行似爲一視之政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25일(병신)>

강 判府事 李秉模筭陳病狀乞免享官兼陳華城募戶節目不便六條賜批

【譯】 筭略曰臣見差皇壇 享官而臣所患脚部之症尚未差可萬無登降拜俯於肅敬之地伏乞亟賜變通臣於華城府募戶節目竊有區區愚見力疾附陳惟聖明察焉華城一府上之爲園寢之控衛中之爲畿輔之保障下之爲舟車之都會經始三四年之間惟聖上不撓不惑不亟不徐不煩大農之經費居然百雉之告完神機妙運若有神助是誠萬世不拔之基而亦我列聖所以綢繆桑土之宏謨遠猷待殿下而堂構之也在今先務惟在於庶而富之爰命廟堂講其長策臣謹就節目撮其關國體妨遠圖者其失有六京師四方之根本富戶貧民之綱紀考之前史雖有茂陵徙豪富之文不過一時之權宜要非盛際之經法以殿下挽回三代之志何必倣此權宜苟且之政乎渠輩如或有自願就居之戶雖不必設法禁之決不可自朝廷而開其募入之路此其不便一也傳曰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募戶足民之道不過曰廣其墾通其財而已城北新墾之土既得其要是宜廣開貿遷西北 湖嶺之產繼輸輻湊然後始可責其富實之效而今乃以帽蓼二條爲區區通貨之源帽蓼之爲效不足以厚一府之生不待知者而決矣此其不便二也天下萬事有主有客主客倒置未有能集其事者華城之民主也京城之富戶客也客反爲主執其財權反使府內之民局外傍觀莫知朝家本意之專在華民必將俛俛然相告曰吾屬之控護園寢保障畿輔爲何如也而今爲數十富戶之占據以主聽客以富吞貧互相傳說人皆解體必至之勢也此其不便三也自前以蓼料販之類本非當節而置買又非隨賣而隨買也莫不先期而散繙及時而收蓼今秋之所用已是去年之經紀今爲二十戶專利之地使彼先期散繙之類坐失及時收蓼之利雖曰失其利者吾民專其利者吾民均之爲民得失相當先後多少效害判異此其不便四也顧今富戶之爭先願入惟恐或後者蓋在於拔例獎用而官爵有限希望無厭邊將實職等官自是醫譯輩所常有之職未必在渠爲榮如欲過此則侈濫之習又不可長畢竟失望恩竭而怨此其不便五也今此節目雖不曰利要其歸則一言蔽之曰富戶權利也王政之所當洞禁而姑此許之謂非權利云爾則是豈爲所重謀始經遠之宏謨遠猷也哉此其不便六也臣素無才具一切世務茫不知其所措極知說之則易措之甚難第伏念從古說弊者未必掇其弊亦在朝家察其言之當否申命有司之臣發慮措處之爲如何耳批以所慎尚未痊可云極用悶慮獻官則該曹當依新定式草記稟旨附陳事此等處曰可曰否甚是美事卿既陳六條不便之端豈可強令行之左相與聞是事須與之更究好道理措處也仍教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25일(병신)>

【譯】 召見諸承旨及禮曹判書 閔鍾顯 行上護軍 徐浩修 開城留守 趙鎮寬于誠正閣

【譯】 承旨持公事入侍也○予謂鍾顯曰山林上來云乎鍾顯曰宋欽書下去後有所書報而病勢難以強力登程爲言矣予曰開講日子何日爲良乎鍾顯曰來十二日爲最吉而今年之內無如此日云矣予曰十二日後亦有何日乎鍾顯曰來二十七日亦好矣予曰四月中吉日亦爲問之也予曰山林趁此日上來然後可以開講見職既遞又不使之擔當世道而只以開講一事必欲要其幡然則似無難進之義矣鍾顯曰如是則山林老病非不沈痼而雖擔昇登程似不得不來矣予曰偕來承旨若於今日差遣則三日之內可以傳諭矣聞命登塗則庶無不及講日之慮矣予謂鎮寬曰李判府事筭批卿其見之否鎮寬曰未及見之矣予曰備局草記中所謂非古之權利今之都賈云者予之所未曉也而大臣亦論其六條不便之端故果以豈可強令行之賜批帽蓼兩條之出舉條者今皆勿施矣水原築城之舉非但爲拱護仙寢而已城役既完而人民不能富實則實非築城之本意卿亦試思其好道理也鎮寬曰以臣愚迷倉卒不能有所仰奏而大抵民情可以安生而樂業則自然如水之就下矣予曰京居富戶徙居事今既已之而大抵貿遷八方之貨者莫如松人松人中或有願居者則使之徙去似好矣鎮寬曰臣初未嘗留意於此謹當探問其願去者矣予曰此非朝家勒使移居之事也卿須探察民情民情叶然後天心享故書曰自我民視聽又曰可畏非民是故移民一款決非強爲之事也但平壤 全州 松都江華等地皆爲一大都會而財貨之所湊穀物之所產皆爲富實而獨此華城一府設置於四通五達之地徒然雉堞之新築而民無聊生之道此予所以欲聞其有所別般好經綸者也大抵人之平日立朝持心行己必能見孚於民然後出一言發一謀而民皆謂彼必爲民國兩便之道莫不信而從之若以今世人物論之實無如右相者矣予之知右相世必以爲晚矣而予之知之則固未嘗晚也設或任用在於

乙巳以前則右相亦豈能爲右相乎趙德隣事實爲右相成就之一階梯矣爲今人之所藉重見信如右相者豈易得乎九原難作每切嗟惜之心金奉朝賀筵對時輒以成就人才爲言而凡今日立於朝廷者各自淬礪而做去則好矣何可人人而教之乎張湯之孫有安世 陳平之後不能昌大蓋湯雖酷吏而論其心法則猶可謂之質直做去者也平之六出奇計雖非得已而要其心術則專用機權者也然則禍福之應如彼相反者亦有可以理推者矣此非天下後世之所可爲龜鑑者耶予教鍾顯曰鄉約條例持來乎鍾顯曰然矣予曰李文成所撰則錄之於新頒鄉約似好矣予又曰鄉約之於化民成俗亦末矣得人而任之然後可以責效而在小民輩反無爲弊之慮乎鍾顯曰此則專在於方伯守令舉行之如何矣第此頒行條件稍爲簡便易行似不必有弊而使今習俗知有禮法繩墨之如此豈不美乎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27일(무술)>

강 命水原鄉武士試藝優等人李光曄等直赴殿試及會試鄉軍下番試藝領軍將官以下入格人施賞有差
목 水原鄉武士別試射時各技優等人別單閑良李光曄 柳葉箭邊五中高宗海 柳葉箭邊四中閑相完鳥銃貫一中邊二中以上直赴殿試閑良盧元得 鄭成龍 柳葉箭邊三中以上直赴會試○水原鄉武士下番試射時優等人別單閑良李弘圭 鳥銃貫一中邊二中比較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殿試○水原鄉軍下番試射放時領軍將官以下各技入格別單領軍把總 金燦 柳葉箭邊一中箭竹一百箇射手良人崔興大邊二中弓箭一部黃哲民等八名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砲手良人崔千在邊三中木三疋李彥貫一中邊一中李昌文等二名邊二中以上各木布各一疋崔雲澄等四名貫一中各木一疋張德興等二十名邊一中各布一疋用劍軍良人李命大等八名上下各布一疋講陣教師兼司僕 金聲玉講粗陣粗帽子二立私習沒技更試軍良人尹宅寬 鳥銃邊三中小布一中木布各一疋安億中 鳥銃貫一中邊二中金光呂等二名鳥銃邊三中以上各木一疋賜給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2월 29일(경자)>

강 命寢華城實戶節目

목 左議政 蔡濟恭啓言臣於華城實戶節目有可以仰達者矣城池既已完役則民戶之實其中卽不可已之事所以有抄送富戶兼以帽蓼兩件事爲利益之資成出節目而節目所論頗爲詳備臣始聞其事不無持難於中矣及見節目或意其有補於充戶李判府筭出之後六條所論亦合事宜臣以是問於閭巷解事之人者亦多矣聞自中之議或以爲節目有窒礙處或以爲如是行之亦無所妨蓋便與不便之論互相參錯矣竊念朝家於華城大役無一毫苟且之政自願以萬餘金納官助役者不止一二而亦皆退斥不捧朝家本意之正正堂堂人孰不知今乃以帽蓼之事若致前頭造爲辭說之端則或近於前功可惜且況大臣之筭以一利字舉似大體甚好臣意則華城新成節目一竝還寢此後充戶之政一委之該留守一如日前傳教中如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令而自爲之教然後城池民戶之壯實鞏固兩得其宜請以此申飭該營留守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2월 29일(경자)>

강 召見京畿監司 李在學于重熙堂

목 予教在學曰卿久聞之餘有此新除矣卿之向來疏學不概於予心不得不處分而今茲畿輔之除可謂要任況與華城多有相關之事所重在焉卿其殫誠善爲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3월 3일(계묘)>

강 華城留守 趙心泰以園所寒食祭設行後享官姓名及園上奉審無雜草雜木分兩度馳啓命還送此後先書行祀次書奉審仍以享官姓名後錄以啓著爲式

【목】 敎曰先書以獻官行祀緣由次書奉審緣由次以獻官諸執事開坐後錄之意措辭事回諭狀啓兩度還下送自今依此定式爲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3월 10일(경술)>

【강】 詣奉室行望拜禮召見皇朝人子孫及忠良子孫于集成門

【목】 具翼善冠 黑圓領袍乘輿出集成門至朝宗門降輿詣奉室前版位行四拜禮陞詣奉室周審室內仍從東墻門入陞壇上奉審還由東墻門出乘輿敎承旨 閣臣等曰敬奉閣事體莫重而在銅龍門外事極無義若於皇壇近處移建則甚便好今見壇西墻外地形平穩足可容數間之構從後當下敎矣至集成門外命參班皇朝人子孫忠良後孫朝官外儒武皆待令諸家後孫各從其族派以次進前李總兵後孫宗胤李提督後孫熙章等進前予曰參班者只此三人乎熙章曰在鄉者未能來參矣予曰昨年望拜禮時京兆只以在京人受舉案居鄉者多漏該府舉行駭然矣李源則聞有病其子之在邊地者宜使遞歸矣錢塘太守黃功後孫胤等進前予曰參班者幾人乎胤曰五人也按察使 王楫後孫道恒等進前予曰王道常何不參班乎道恒曰因使行相值未得上來矣予曰望拜禮參班所重何如則豈可以使行不爲上來乎馮庠生三仕後孫慶瑀等進前予曰馮氏子孫京鄉幾人乎慶瑀曰九人矣鄭學士 文謙後孫昌彬等進前予曰爾之一家幾人乎昌彬曰京鄉十二家矣田尙書應揚後孫聖龍等進前予曰爾於得雨爲幾寸乎聖龍曰爲叔侄矣予曰爾家不入於八家乎聖龍曰然矣予曰禁軍卽爲官之階以爾當先付禁軍矣贈參議 康世爵後孫思憲進前予曰爾爲漢族乎思憲曰爲別付料矣予曰爾是北道別付料永受司果祿者乎思憲曰臣家三人司果一窠司勇二窠每都政遷轉有承傳矣忠烈公吳達濟後孫慶曾等進前予曰爾之一家守令幾人慶曾曰靈巖郡守 吳在斗 陽城縣監 吳慶元矣忠貞公尹集後孫燦 彝鉉等進前予曰忠貞奉祀孫誰也彝鉉曰振威縣令 尹應鉉矣予曰爾爲忠貞幾代孫彝鉉曰六代孫而臣是血孫矣予曰年爲幾何二十六歲矣予曰洪學士後孫無參班者乎燦曰見無在京者矣文忠公金尙容後孫益行進前予曰文忠奉祀孫誰也益行曰前郡守 復根矣文正公金尙憲後孫履祐等進前予曰爾之戚姻中有顯官乎履祐曰臣是領議政 洪樂性外孫矣予曰文正後孫多於文忠而參班之數半不及焉是豈成說乎不參者當一竝停舉而姑爲參恕歸語爾之門長也忠憲公尹烜子孫庠基等進前予曰爾之一家凡幾家庠基曰居京者七家其外皆在鄉矣文正公尹烜子孫性鎮等進前予曰文正奉祀孫誰也性鎮曰定鎮也予曰尹文正後孫最多於諸家而參班者甚少何也性鎮曰皆是在鄉故未得來參矣綾原大君後孫厚老等進前予曰綾原諡號云何厚老曰貞孝公矣予曰卽今宗班皆 貞孝之後孫乎總管當知之矣西春君燁曰然矣忠烈公洪命耆後孫秉一等進前予曰爾家立朝者誰也秉一曰華城判官 元燮卽臣五寸矣文忠公 曹漢英後孫晦振等進前予曰爾於曹允亨爲幾寸乎晦振曰臣之三寸叔父矣予曰爾老矣年今幾何晦振曰六十矣予曰爾曾於應製優等乎晦振曰再昨年應製居第五矣忠武公李舜臣後孫漢豐等進前予曰御將則退去只儒武前奏也漢忠奏姓名予曰爾是儒乎漢忠曰業儒也遼東伯 金應河後孫宅基進前予曰奉祀孫誰也宅基曰臣是也予曰年幾何宅基曰二十也忠愍公林慶業後孫栽成進前予曰爾家在京幾人栽成曰只有宣傳官必榮一人而其外皆在於忠州矣文正公宋時烈後孫天主進前予曰奉祀孫誰也天主曰欽書也予曰先正祠版何時入城乎天主曰來月望間當入城矣文簡公鄭蘊後孫軾進前予曰奉祀孫誰也軾曰臣是也予曰爾年幾何曰三十矣忠毅公崔夢亮後孫文耆進前予曰爾祖何年贈諡文耆曰先朝戊辰蒙贈諡而未及延諡矣忠壯公 南以興後孫正寬等進前予曰奉祀孫誰乎正寬曰前宣傳官 南燁矣故佐郎 李士珪後孫球等進前予曰爾爲幾代孫乎球曰六代孫矣愍肅公金瑄五代孫宗洛進前予曰向時筮仕者誰也宗洛曰臣兄矣予曰爾亦一名乎宗洛曰然矣忠肅公趙廷翼後孫彝錫進前予曰爾家奉祀孫誰也彝錫曰鳳山郡守 華錫也予曰忠壯公崔孝一後孫來參乎性文進前予曰性烈今何去乎性文曰曾以价川郡守今爲權管矣贈星州牧使 李士龍後孫應權等進前予曰閑良乎出身乎應權等曰臣二人皆是出身矣予曰爾以是祖之孫能皆登科可喜矣向以八姓人及忠臣後裔命御將敎習射藝矣果能有其效否耶應權等曰臣等賴有敎射之令皆能占科名矣贈參議 張厚健後孫允顯進

前予曰閑良乎出身乎允顯曰以出身爲別付料矣忠烈公黃一皓後孫鐸 忠壯公金德誠後孫光魯等忠肅公李尙吉後孫克秀等贈大司憲 申曼後孫漣 忠貞公 金益兼後孫在源 忠壯公 李義培後孫文耆等壯烈公李希建後孫濟元等貞僖公任有後孫 尙泰等忠愍公宋圖南後孫明煥等忠壯公閔祿後孫心懾等贈參議 黃善身後孫遜贈參議 姜興業後孫百源贈參議 具元一後孫錫亨 忠烈公權順長後孫曄 忠簡公俞梈後孫聘柱等贈副提學 李命雄後孫延年等贈參議 李惇敍後孫鍾夏等忠壯公 許完後孫霖 忠壯公諸沫後孫景或進奏姓名八壯士金志雄五代孫禹臣進前予曰八壯士孫與忠良後裔有異此是冒入豈不駭然乎令該曹嚴飭後勿令混參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3월 19일(기미)>

강 行今春園所植木賞典

목 今春植木自二月二十九日始役三月十九日畢役園令率守護軍五十名案山直七十名植松木五萬四千七百九十四株經界自宅溪西南邊萬年堤上龍珠寺三巨里內青龍中腰內邊逶迤至第三青龍下端文侍郎後麓左右中南山下南山內邊下端柳木七十五株迫觀橋西邊路左右間二補植今金履珪 趙用鎮陞敍監植壯勇衛折衝李珍國 四年邊將除授壯勇衛折衝林百春 五年久勤不遠內下筒箇一部軍服次衛將前僉使 李泰協復職調用衛將出身崔俊起巡山監官盧致鳳 李仁興 李春光各木布一匹南陽人嘉善金壽昌木布各一匹帽子二立員役金元浹 金在勤 李得龍 盧完喆 崔茂鉉各木布一匹守護軍五十名各布一匹米一斗案山直七十名各木一匹米一斗 (…)
○廣州判官補築長五百九步廣五步植松木五萬五千一百九十八株植柳木九百株防川五十三處抹木八百七十箇經界自新定火巢廣州府植木初境臥牛峴 西池村後麓花山西邊至果川縣植木字內經界草峰下端判官 金履鎬昨年既陞敍準職待窠調用監植牌將折衝李彥聘任基重各木二疋布一疋帽一立扇一柄內下司果 石弼柱帖加前權管 具鳴國書吏李潤亨 金百漢 金寬玉 韓仁得各木二疋布一疋帽一立扇一柄內下安城郡守植松木一萬一千一百株經界自星皇山外青龍上端至中腰星皇山內青龍下端內邊補土被莎上長十步中長十四步下長十二步廣一百二十步抹木三千五百六十八箇空石二千七百四十三立監董 鷺梁別將 黃壽海內下筒箇一部安城前同知 安鎮福多年效勞倍於京校畿邑邊將待窠調用色吏李恒順帖加不入書啓校吏十六人依昨年例令外營木一疋米三斗式施賞禿城募民植松木三千五百三十七株經界本城北門外監植嘉善金天鑑木布一疋外營內下橡實八石齋室橡實六十二石七斗差使員橡實十二石安城郡橡實四百十二石七斗龍珠寺橡實十石華城松子二石靈巖郡松子六斗經界第三青龍東邊龍珠寺三巨里古西門內外棧道峴西南邊宅溪東西邊石串內外文侍郎東南邊下南山內邊臥牛峴 草峯 星皇山內外山城西北 麓安寧村後麓諸處園軍僧軍募軍廣州軍 安城軍山城募民軍播植米五十二石二斗六升園軍僧軍山城募軍糧米錢五百七十五兩八錢三分募軍雇價及植木校卒糧料都合植松木十八萬八千三百九十五株柳木三千七百二十一株雜木八百五十株抹木四千四百三十八箇空石二千七百四十三立橡實五百四十四斗松子二石六斗 (…)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3월 24일(갑자)>

강 御春塘臺行壯勇營中日試射帳殿試官 壯勇使 鄭民始 從事官 洪守榮前從事官 鄭致綏 把總李格前把總 任聖說前哨官 李海清 李觀成 南衡重 丹楓亭 試官 別將 李潤謙前把總 李海遇前善騎將 曹允精前哨官 金處純 許錦 徐俊輔 李膺福 馬技試官 把總 鄭學畊前哨官 具絳帳殿東技藝試官 把總 金熾前把總 吳載重前哨官 具絳帳殿西技藝試官前把總 吳毅常 田義顯前哨官 李景德

목 具平戎服乘馬出萬八門 保定門由明光門詣春塘臺下馬陞座壯勇使 鄭民始等以次參現訖分所試射將官各技入格二十人 哨官 訓練主簿 李魯昌 柳葉箭貫一中邊二中陞敍調用額外壯勇衛閑良趙雲星 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哨官前郡守 李運春等二人額外壯勇衛閑良李運植 柳葉箭邊二中各上弦

弓一張額外壯勇衛直赴金魯甲 柳葉箭貫一中前把總前兵使 吳毅常等二人善騎將前中軍柳相亮前哨官 內禁將 具絳等三人哨官前郡守 洪綸等二人額外壯勇衛直赴李得馨 柳葉箭邊一中各木一匹額外壯勇衛閑良李鼎植 騎蒭二中上弦弓一張箭竹一百箇出身尹敏東等四人騎蒭一中各木一匹將校各技入格二百四十九人武士嘉善曹允章柳葉箭貫一中邊三中加資壯勇衛資憲王道吉等二人柳葉箭邊四中折衝李大興等二人騎蒭四中竝加資知穀官閑良羅東旭 柳葉箭貫一中邊二中教鍊官閑良朴道性 騎蒭四中竝直赴殿試壯勇衛閑良崔旭 騎蒭三中直赴會試嘉義金孝逸等二人柳葉箭貫一中邊二中資憲韓大順 鐵箭一矢一百五十五步二矢一百六十二步三矢一百六十步邊將除授折衝李有豐等三人騎蒭三中資憲韓大順別武士出身安處默棍蒭二中各半熟馬帖一隻教鍊官閑良金得源 壯勇衛資憲任慶麗等四人別武士崇祿鄭東仁 柳葉箭邊三中各兒馬帖一隻壯勇衛崇祿陸重秀等二十三人別武士崇祿鄭東仁等二人武士嘉善陸致謙等四人騎蒭二中各上弦弓一張箭竹一百箇壯勇衛直赴柳在源 柳葉箭貫二中教鍊官前別提 金昌信 壯勇衛崇祿李春馨等九人別武士出身朴載文等三人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知穀官出身崔泰福 教鍊官出身李衍九等三人壯勇衛崇政李永植等九人武士嘉善陸致謙等三人柳葉箭邊二中各上弦弓一張武士崇政金光益 鐵箭一矢一百七十步二矢三矢竝一百六十五步箇一部大緞軍服一次嘉義趙元範 鐵箭一矢一百五十步二矢一百五十五步三矢一百六十二步米一石木二匹壯勇衛出身吳文周 月刀上上折衝吳興亮等三人別武士閑良具弘運武士出身朴重倫棍蒭一中壯勇衛出身宋德煥 青龍刀運用各木一匹布一匹知穀官前萬戶 李彥懋 壯勇衛 崇祿陸重秀等七人別武士出身李千福等二人武壬折衝車慎行 柳葉箭貫一中知穀官資憲張光郁等五人教鍊官折衝金宗燁等十一人壯勇衛崇政申德就等二十五人別武士折衝金鳳瑞等十人武士嘉善金景雲等十四人柳葉箭邊一中教鍊官閑良李儒謙等二人壯勇衛資憲王道吉等三十一人別武士出身異在益等二人武士崇政金光益等六人騎蒭一中壯勇衛資憲韓大順等十一人別武士出身朴孝建 月刀上中壯勇衛崇政申德就等三人雙劍上中折衝宋光洙等二人旗槍上中資憲韓大順等四人青龍刀能舉崇政申德就等三人掌革一中各木一匹嘉善韓昌麗等十人武士折衝車慎行 月刀上下壯勇衛嘉善金春雲等四人別武士折衝姜世文 雙劍上下閑良具弘運旗槍上下出身車道郁等二人青龍刀半舉各布一匹馬步軍各技入格六百八十九名三十八名各禁軍除授一名熟馬帖一隻七名各半熟馬帖一隻十六名各兒馬帖一隻四十六名木二匹四九名木一匹布一匹一名布三四四名布二匹四百十三名木一匹一百五十六名布一匹二十九名陞九斗九名陞八斗鄉軍邑地方官柳葉箭入格四人 楊州牧使 申鳳朝貫一中上弦弓一張高陽郡守 王道常 龍仁縣令 丁遇泰貫一中果川縣監 金履裕邊一中各上弦弓一張鄉軍邑將校各技入格一百五十四人 始興將校閑良金元柱 柳葉箭貫一中邊三中直赴殿試拜峯鎮將校閑良黃福榮 砥平將校閑良秋宗蕃 楊根將校閑良劉光漢 柳葉箭貫一中邊三中直赴殿試高陽武士出身韓光仁等二人柳葉箭貫一中邊二中加資加平將校閑良鄭鎮宙 果川將校閑良孫東興 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會試高陽將校閑良鄭學僑 坡州武士出身李行燁等二人果川將校出身韓相五 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拜峯鎮將校閑良崔秀彬等三人砥平州校閑良嚴思文 坡州將校出身許泓等七人廣州將校閑良趙壽鉉 高陽將校閑良金鳳雲等二人柳葉箭邊二中坡州武士出身李振行等二人騎蒭二中水原武士出身安道寬等二人楊州將校閑良金文郁 砥平將校閑良林得賢等二人楊根將校司果 金春基等三人高陽武士出身韓光宅等五人坡州將校閑良朴成龍等二人龍仁將校通政金錫三 果川將校嘉義朴昌雲 柳葉箭貫一中高陽武士出身朴宗燁 片箭貫一中水原武士出身金宗祿等三人片箭邊一中各上弦弓一張拜峯鎮將校閑良金允國等四人鸞梁鎮將校閑良金光國 楊州將校折衝徐慶殷等九人砥平武士出身朴有福等八人楊根武士出身金大允等九人加平武士出身朴泰白等二人高陽武士折衝朴泰學等十一人坡州武士折衝張致明等二十二人龍仁將校出身李聖宜等二人廣州將校閑良朴始貞等九人始興將校閑良李蕃福 柳葉箭邊一中各木一匹水原將校嘉義文世駿 柳葉箭貫一中武士出身金宗祿等十五人柳葉箭邊一中高陽武士出身南東昌等二人坡州武士出身李行燁等四人片箭邊一中許泓等五人騎蒭一中各箭竹一百箇鄉邑軍

兵各技入格八百八十四名 拜峯鎮三名竝直赴殿試三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二十四名各布二匹四十名各木一匹七十二名各布一匹○鷺梁鎮三名各布二匹五名各木一匹二十五名各布一匹○**水原**二名竝直赴會試二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一百九十七名各布一匹○楊州一名木一匹布一匹十五名各木一匹四十九名各布一匹○砥平二名竝直赴殿試十名各木一匹三十四名各布一匹○加平一名直赴殿試八名各木一匹二十三名各布一匹○楊根一名直赴會試二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五名各木一匹十四名各布一匹○高陽三名竝直赴殿試一名直赴會試一名筒箇一部四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二十三名各木一匹三十三名各布一匹○坡州五名竝直赴殿試一名直赴會試一名筒箇一部六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二十二名各木一匹四十一名各布一匹○龍仁二名竝直赴殿試一名木一匹布一匹八名各木一匹五十二名各布一匹○廣州十名各木一匹四十七名各布一匹○安山一名直赴殿試二名各木一匹布一匹九名各木一匹二十八名各布一匹○始興一名筒箇一部三名各木一匹二十九名各布一匹○果川二名各木一匹布一匹十一名各木一匹三十七名各布一匹 差備官 柳葉箭入格十三人出身金尙說貫一中邊一中上弦弓一張金聲輝 柳葉箭邊二中上弦弓一張金寶成等十一人竝柳葉箭邊一中各木一匹員役鳥銃入格十一名治匠一名布二匹書員一名使令一名各木一匹書員二名使令二名治匠四名各布一匹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3월 24일(갑자)>

㉔ 命整理儀軌印出後頒賜有差

㉔ 乙卯園幸後命整理諸堂撰次前後慶禮儀節事實名曰整理通考書未及成先命印行儀軌是日開印于鑄字所教曰整理儀軌 唐紙八件一件慈宮內入五件內入西庫二件壯紙二十七件十五件內入又一件內入園所齋室一件**景慕宮**齋室一件**華城行宮**一件西庫四件內閣整理所備邊司 **華城府**各一件白紙六十五件十件內入西庫四件外奎章閣 五處史庫 承政院 弘文館侍講院 **壯勇營** 訓練都監禁衛營 御營廳 總戎廳 戶曹 禮曹 兵曹 京畿監營 廣州府 始興縣 果川縣各藏一件總理大臣 **蔡濟恭**整理堂上徐有防 李時秀 徐有大 徐龍輔 尹行恁 整理郎廳 洪守榮 具膺 李潞秀 洪大榮 金龍淳儀軌堂上鄭民始 閔鍾顯 李晚秀 儀軌郎廳 李始源 金近淳 領議政 洪樂性 光恩副尉金箕性前同敦寧 洪駿漢 洪龍漢 前都總管 洪樂任前都正 洪樂倫 開城留守 趙鎮寬 敦寧直長 鄭漪 **華城留守** **趙心泰**判官 洪元燮 **城役都廳** 李儒敬校正抄啓文臣 申絢 曹錫中 洪奭周各白紙一件賜給傳教既頒而因原書之屢加修潤未及訖印編輯義例奉教諸臣詳載進書時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3월 24일(갑자)>

㉔ 命**華城**募接人家材木許令斫用於**德積島**松田如或妨農待秋舉行

㉔ 備邊司啓言頃因**水原留守** **趙心泰**所啓以**華城府**募接人家舍營建事京畿 **積德島**松田材木合斫與否別定**花梁僉使** 李海受摘奸以來矣聞其回告則本島材木本自鬱密棟樑椽木之可合取用者甚多而民情亦皆願斫云府內民戶拮据之際自多材木之入用處趁農作方殷之前使之隨所入斫用之意本府留守及該道道臣處即爲分付而材木斫運之際不可不以解事者主管其事 **花梁僉使** 李海受 **德積僉使** 吳興德請令該曹口傳相換允之教以農節不遠使之除朝辭星火赴任萬一妨農姑爲停役待秋舉行而以其樹木之翳翳民情皆願斫除云故雖爲許施若於出浦之際致有民怨當該鎮將卽其地定配斷不可已此意嚴飭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3월 25일(을축)>

㉔ 命**龍珠寺**準年僧徒帖加

㉔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準年僧徒詳細探問則**龍珠寺**僧嘉善月信舊園所造泡寺居生及本寺移接年數已準十五年本寺僧嘉善道潛懋絢僧德含等還等營建之時首尾效力而獨漏於前後酬勞之典教

以帖加一體成給今日內下送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3월 28일(무진)>

㉔ 罷水原判官 洪元燮 南陽府使 白師謹職仍命牙山臬載漕船船格等移送南陽府推覈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本府判官 洪元燮牒報內判官在古溫浦三日阻風今月初二日泊二背島初三日牙山倉致敗漕船船主沙格等爲先取招則船主吳好千所告渠等騎牙山倉語字漕船所載七邑稅穀米爲五百四十九石二斗太爲二百五十石十三斗依事日添載本縣禁衛作米十石及清州免稅米一百六十石加升雜費米太竝九石五斗去月二十四日過古溫浦至南陽枉池前洋日已昏黑風雨大作同行七隻船住泊浦口渠船則稍後二帳場未能同泊仍爲下碇至三更風勢轉急檣摧杉坼碇索亦絕出沒漂轉不知所向杉板漸碎仍爲傾覆渠等十八人或抱帆席或按板木或乘帆竹爲風所驅終夜盪漾天明後見泊於立波島則島中男女六七人出來救活而徒中七人竟至渰死四人屍身拯得於板索交纏之中二人屍身終無去處渠子次芑同入渰死父子不能相救情理尤爲痛迫云故遣座首將吏等搜覓所敗穀物於立波島近洋則東南邊七里許草嶼之上見有委積之穀故極力鉤拯米爲四百八十六石太爲七石而此島距貢津倉不過一站水則其所改色自是該縣所當故直爲輸致於牙山貢津倉而致敗境界則最初南陽府報辭中枉池前洋逢風漂失云者與今各人等招辭果爲脗合而該府追後所報忽以立波島前致敗專歸本府有若推諉者然本府之境止於桃李島而伊日護送船之無恙指路日暮前過桃李島者深夜退漂已非意慮之所及且非瞭望之所暨桃李島以西卽南陽境而自桃李至枉池前洋四十里漕船之留碇止泊在枉池二帳場前洋昏夜致敗仍以漂失則南陽之曰非我境誠是意外云矣推以事理致敗初在枉池覆沒終歸立波以此作爲肯綮兩邑爲說竟未歸一自臣營有難具格修啓覆沒既在本境則其在重漕轉之道恐不敢容恕本府判官 洪元燮罪狀令該曹稟處船主等不畏漕轉法禁不憚差員操束獨自落後致此敗沒者不無故犯之跡嚴刑得情不容少緩未拯米二百四十九石零太二百四十六石零及未搜得屍身三口連加督飭期於畢拯教以彼界此疆是豈推諉之事乎當該判官罷職事回諭○京畿監司 李在學狀啓以爲漕船致敗皆以穀物沈覆人命漂出之處定爲地方自是不易之常法而今以該判官所報及船格等諸招觀之穀物拯得沙格漂出俱在二背島二背島乃是水原地則致敗地方不待兩言而決該府移文中南陽當爲敗船地方弊府當爲覆沒地方云者尤有莫曉者敗船卽是覆沒覆沒卽是敗船不可分作兩件事而今乃區而別之定爲兩地方者考諸法典實所未見若以南陽謂之漂失地方猶或爲可謂之敗船地方則恐不成說沙格取招敗米鉤拯等事水原判官既以地方官不得辭避如例舉行則狀聞一款亦當自該府如例爲之而移文中自貴營按例修啓云者甚爲詭惑若是臣營所當修啓者其所舉行豈待該府之移文爲哉水原境敗船之事不可自臣營違例修啓嗣後狀聞等節自該府具格舉行之意今方回移教以此疆彼界是豈推諉之事乎當該府使罷職事回諭○教曰牙山臬載漕船船格等移送南陽府推覈事分付畿營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4월 9일(기묘)>

㉔ 有政 吏曹判書 李秉鼎 兵曹判書 權▣進

㉕ 以朴鍾淳爲修撰 李義甲爲副修撰 沈煥之爲知敦寧 金尙集爲工曹判書 李晚秀爲禮曹參判 蔡濟恭爲軍器都提調 金憲爲司僕提調 李彥敬爲南陽府使 李魯春爲利川府使 金思義爲水原判官 崔夢岳爲知事 尹在明爲都總管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4월 13일(계미)>

㉔ 偕來承旨 徐邁修以大護軍 宋煥箕附奏馳啓

㉕ 狀啓以爲臣祇奉聖諭傳諭于果川縣 大護軍 宋煥箕所住處則以爲臣有擅行之罪纔陳一疏略暴悃悞冀蒙鑑諒不意聖諭荐降辭意溫諄至以以先祖之心爲心爲教擎讀未半感涕自零臣雖至頑豈不思所

以仰承明命而一出都門歸心促急今於恩教之下又不免違越祇俟嚴譴之加而已云仍向水原府臣亦隨往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4월 22일(임진)>

강 召見大臣備堂于熙政堂

목 予曰昨日雨意頗繁而旋即果言念民事何等渴悶右議政 李秉模曰兩南則雨水洽足湖西亦不至大段渴悶水原亦得水深二分矣予曰昨年稍豐而人未知貴則賤賤則貴之道自不能不粒米狼戾乃所以有近日之旱耶以蟋蟀章觀之唐俗之儉嗇足可推知我國則侈風日靡糜費日繁以是予未嘗不中朝發歎矣秉模曰日前嚴教臣固不勝惶悚其時有卽爲還茅之教故臣不敢上筭自列而此亦紀綱所在惟願亟蒙譴何矣予曰四次胥命過矣何必更提予曰完伯事可悶以親病爲辭則望九之年侍下情私亦難強令赴任而初爲嶺伯既循其私懇再爲完伯又循其私懇揆以朝體亦近容易不可不卽令補外而但孝理之政豈可強令離舍赴任耶未知如何處之則好也秉模曰裏面雖未知如何而其親病則果難離舍云不然則朝廷豈可每每曲循其情私也予曰此後則以隨除卽赴者擬入也大抵以正卿出按藩任亦有外重內輕之歎從二品堂上中亦豈無頗了了者耶如不得已則求諸正卿中擬入亦何妨也秉模曰今日北苑行禮伏想風泉之感倍切於聖心矣予曰丙申以後如非難強之端則每當此日必躬自行禮無一番闕禮者非但風泉之感益切于中也體先朝尊周之聖意此亦出於繼述之義而欲使我子孫知此日應行之禮也至於儒武之試取爲其忠良後裔而其中亦不無觀感者存行禮後使之應試者此也昔在先朝雖或未必每每行禮而伊時則義理無湮晦之憂綱紀有維持之美故不待行禮而後始知有此箇大義矣願今世級日降人心日渝將至於三皇諱日之不能記得其在時措之義安得不當此日行此禮也 秉模曰聖人之刪詩書述禮樂莫非時措之義一日禮行四方風動者正謂觀感之效而伏承聖教愚衷倍激矣予曰漢城府忠良子孫別單册子皆已修啓耶判尹 金文淳曰已爲修啓矣予曰尹煌子孫最爲繁盛可謂其後也昌天道福善禍淫之理昭不可掩矣先正之兄宋時熙遇賊不屈竟至殉節其節義可謂卓然而至今無棹楔之典者豈非朝廷之闕典欠事耶至於先正之父宋甲祚之贈諡景獻公者當初獨拜西宮亦足可尙以此一節特贈則可而以先正之父獨被易名之典者事涉如何蓋啓聖祠之創建妥奉爲其篤生聖賢而此亦非三代之制我朝先正如文純 文成之父未聞有易名之典矣予曰昔在丁未年漂漢人九十餘人持永曆二十一年皇曆出來自云漂到我國者出於無處可歸或庶冀一分生道於一隅東土則在我尊周秉義之道固當受接而撫摩之不然則以流漂樣旋送他處何患無辭而一竝入送於彼地者胡忍爲此伊時事勢雖不得不然而其時大臣亦不得辭其責矣予謂刑曹判書 李得臣曰畿伯事極甚巽弱今番綾恩家山訟事豈勝驚駭私掘露棺自有國法而刑曹律文則露棺罪自是杖一百流三千理十年定配以此照律於彼隻猶屬太歇無論朝官嚴覈首謀各別嚴刑一次後照律可也暮夜無知之中爲此大舉措推倒石物搬棄於百餘步之外者此豈尋常村漢輩無器具之所爲哉必有作頭造謀者刑判言于畿伯各別嚴覈處決趁齋日前查得首謀者狀聞予謂判尹 金文淳曰城外失火處何問當盡爲結構耶文淳曰富民李益載 朴東勗爲名人謀出數百兩被燒戶分給錢五兩蓋草一同故舍役皆次第營建矣予曰向來夏享時自齋郎 祝史以至假通禮掌樂正皆着朝服此亦尙侈之一端誠非細慮且以章服言之名以紵袍又紵屬着裏無或近於公孫布被耶前以此申飭而終莫之禁然則何不以紵緞爲表裏而表則以木以紵裏則必以紵屬耶自廟堂何不察飭誠爲慨然矣秉模曰聖教誠然臣當更爲嚴飭矣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5월 10일(기유)>

강 判下京畿獄案五度關東獄案一度湖西獄案六度湖南獄案十二度嶺南獄案十二度海西獄案二度關西獄案九度北關獄案七度命京畿龍仁囚金元詰令道臣出意見窮覈陽城囚金得哲減死定配長湍囚朴卜丕 通津囚韓光宅加刑得情朔寧囚池得水嚴飭推官出意見報來後狀聞江原道江陵囚金光云令道臣別出意見拔例查究忠清道 牙山囚曹命興嚴飭取服槐山囚陰孝寬令道臣出意見詳覈後狀聞木川囚沈

福永文義囚趙完璧仍推公州囚李日得令道臣親執行查永同囚朴秀榮依前同推全羅道 求禮囚朴同孫嚴刑遠配南平囚崔已贊仍推同縣囚羅萬八嚴刑遠配泰仁囚金者斤老味嚴刑輸款古阜囚元昌同推取服泰仁囚金相彥嚴刑得情海南囚德芑行查啓聞茂長囚朴起漢嚴訊取服興陽囚吳丁用斯速得情順天囚金召史詳覈狀聞後稟處扶安囚金孟用訊推取服古阜囚林齡朴依道啓嚴訊取服慶尙道 尙州囚良女尹允占仍推輸款慶山囚朴沙邑沙嚴飭道臣卽捧結案清道囚 孫德魯詳覈狀聞後稟處昌寧囚池萬奉指一詳覈狀聞咸昌囚吳再權結案取招狀聞尙州囚金興卜 體泉囚金岳伊仍推取服咸安囚僧以總令道臣到底窮覈仍推取服昌寧囚成應澤理會查究論理狀聞咸陽囚張水元嚴加盤覈具意見狀聞後稟處玄風囚官奴福連勿拘例推嚴訊取服狀聞東萊囚孫貞日更令道臣潛心致精於獄案事分付黃海道 鳳山囚良女金大隱阿只嚴飭推官亟令取服遂安囚金日宅嚴刑得情平安道義州囚金衆望德仍推中和囚李成三嚴飭同推龍川囚朴昌一窮查狀聞安州囚崔天杓依前同推江東囚崔宗旭仍推熙川囚趙得星加刑取服永柔囚崔世雄嚴飭訊推江西囚文永哲仍推義州囚金呂行依前訊推咸鏡道德源囚尹突山依前訊推咸興囚嚴老味仍推安邊囚韓德夫從大臣議嚴訊取服吉州囚金東實減死定配洪原囚朴儀順嚴刑得情永興囚韓宗宅加刑取服同府囚尹召史收議大臣以聞

○時齋居憫旱命中外殺獄已錄啓未錄啓者飭令秋曹三堂潛心細究審理以聞而丙申以後未及決折之諸道錄啓案逐案判下令政院成送有旨行會八道○金元喆毆打朴召史第三日致死癸卯八月十六日囚監司 沈頤之錄啓元喆子快俊擊錚訟冤金得哲刃刺幼學吳鼎常卽地致死癸丑九月初八日囚監司 徐有防錄啓得哲妻宋召史上言朴卜芑足踢僧成鵬當日致死庚戌十一月十一日囚韓光宅毆打乞人李載龍當日致死癸丑七月十五日囚池得水毆打其從嫂張召史當日致死癸丑十月二十六日囚竝監司 李冕膺錄啓金光云踢打金最甲第八日致死辛亥六月初二日囚監司 沈晉賢錄啓曹命興踢打姜金伊 第十四日致死已酉閏五月二十日囚監司 鄭存中錄啓陰孝寬築打俞彥得第三日致死辛亥五月初十日囚監司 朴天衡錄啓沈福永以加乃板毆打金本伊頭骨當日致死壬子九月初九日囚福永子樂潤上言更查趙完璧足踢陳介男第三日致死癸丑六月二十日囚李日得足踢林學奉第十一日致死壬子九月初二日囚竝監司 李亨元錄啓朴秀榮踢打李大惡第三日致死甲寅九月十三日囚監司 柳炯錄啓朴同孫以錘柄衝僧坦敏腹部第三日致死庚戌七月十二日囚崔已贊膝築田奉彥卽日致死庚戌七月二十四日囚竝監司 鄭民始錄啓羅萬八足踢宣小得當夜致死壬子正月初七日囚金者斤 老味火燒尹德貴第二日致死壬子三月二十九日囚奴元昌踢殺奴奉世第二日致死壬子六月二十二日囚金相彥 周牢 鄭光石第二十五日致死辛亥七月初八日囚奴德芑足踢朴大千第十日致死取招前逃躲辛亥八月初二日捉囚朴起漢縛打李枝華十二日致死癸丑三月初四日囚吳丁用石打魏致用當日致死甲寅四月二十八日囚金召史膝築朴召史經夜致死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囚竝監司 李書九錄啓金孟用以松枝築朴乞伊額上當夜致死乙卯二月二十九日囚林齡朴毆打李海用第十日致死乙卯五月初四日囚竝監司 徐鼎修錄啓良女尹允占以水椎毆打李以三第三日致死辛亥二月初六日囚朴沙邑沙踢打殷三孫翌日致死甲寅三月二十一日囚孫德魯火烙曹召史第十三日致死甲寅七月十三日囚池萬奉踢打河義孫第十一日致死甲寅二月十一日囚竝監司 趙鎮宅錄啓吳再權官庭拔劍乙卯六月二十九日囚金興卜毆踢金興祿卽日致死甲寅九月初一日囚竝監司 李泰永錄啓金岳伊以木毆打僧尙贊翌日致死甲寅十月十九日囚監司 鄭大容錄啓僧以總刃刺姜件里 金卽日致死丙申三月二十三日囚監司 金載順錄啓成應澤 周牢 元風岳第十七日致死丁未十二月二十九日囚監司 洪櫨錄啓張水元強奸威逼韓日宅妹烏籠自溺致死辛亥五月初八日囚官奴福連踢打俞福才第四日致死辛亥八月十九日囚孫貞日刃刺朴召史卽地致死壬子二月三十日囚竝監司 趙 鎮宅錄啓良女金大隱阿只毆搗尹召史胎傷翌曉致死丙午五月二十七日囚監司 金思穆錄啓金日宅毆打李春延第三日致死癸丑二月二十七日囚監司 李泰永錄啓金衆望德以紋緞犯禁戊申四月十六日囚監司 鄭昌聖錄啓李成三毆打金守白卽地致死庚戌十月十八日囚監司 金思穆錄啓朴昌一毆打許永洽第十二日致死癸丑正月初七日囚其母金召史擊錚更查崔天杓築打金命山第

三日致死辛亥九月初九日囚崔宗旭踢打高奉岳卽日致死壬子十月十七日囚 趙得星毆打流丐兒卽日致死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囚崔世雄毆打崔俊乞第六日致死甲寅三月初七日囚竝監司 金載瓚錄啓文永哲足踢徐宗業第三日致死乙卯十一月二十日囚金呂行以石塊毆打金頓山翌日致死丙辰四月初五日囚竝監司 朴宗甲錄啓尹突山足踢李采同第二日致死辛亥正月十五日囚嚴老味足踢金荊寶第二日致死壬子四月二十二日囚竝監司 金憲錄啓韓德夫足踢金南益第三日致死壬子八月十二日囚金東實鎌傷盧天才第六日致死壬子八月十九日囚竝監司 金華鎮錄啓朴儀順頭觸金信天第六日致死甲寅三月初二日囚監司 趙宗鉉錄啓韓宗宅足踢李德龍第三日致死乙卯三月十五日囚尹召史推磕吳召史卽地致死乙卯十月初八日囚竝監司 趙尙鎮錄啓教以朝廷舉措各有體段疏決也審理也同是錄囚恤刑之舉而疏決則法服臨殿大臣法官 三司各持死罪及徒流之案登筵每讀訖一案遍詢僉議一如啓覆例審理則就京外死囚錄啓之案仍推與傳輕者刑官會于本司論啓則逐案判下近因亢陽杲杲欲行疏鬱審枉之政際有堂疏犁然於心而上項疏決與審理近於張大先命秋官以京囚之可議生科者議大臣啓聞而坐齋在明外因諸案勢未及爲以嘗所料定於反閱之時者書下分付諸道京畿龍仁囚金元喆打殺朴召史之案此獄則傷痕著於三處致命又在三宿而證有明驗跡無疑端藉豪橫之強族欺孤弱之寡女憾積於落訟憤激於私掘荒山落日拳踢交加似此之獄當律當耳然而服誣雖曰假託釵色綠甚頗黯三金均犯手勢利喆獨奈匿跡變辭之謙最當問助春於誰家宜覈匹婦之冤雖不可不伸三尺之律亦不可不審更令道臣出意見到底窮窮陽城囚金得哲刺殺吳鼎常之案此獄則蔽一言曰疑獄也吳鼎常之被刺在於荒村黑夜四無人跡之時而纔歸渠家便卽致命惟吳金萬一人參見於既刺未死之際依稀傳說其光景邑狀營查曹啓皆以此一款爲得哲殺越之斷案而今就金萬之招反覆看詳節節可疑其招曰聞殺人之聲移時往見則黑影之中吳哥獨立自謂腋間被刺云腋間何等要害被刺何等重傷則不室不仆豈可獨立於移時之後乎又曰問誰所刺則曰得哲 得哲云將絕之聲語不可了哲字妻字字音相近則安知非得哲妻三字誤聽以得哲乎又曰末後得哲又執吳哥云假使得哲膽大如斗以刃刺人見其將死乃復不懼不逃悍然不捨揆以常情決知不敢至於手勢之左右當否衣血之彼此多寡當面側身之爭鬪有異同先刺後執之濺染有緩急俱未必爲十分的證大抵鼎常伊日之事雖異於奸所捉奸有浮於挽裳對盤自初得哲之必欲傳生蓋出於仰遵先朝好生之德意況朝家之所重者倫紀所惇者風化彼宋召史以一箇村女當昏夜乞火之際拒狂生坐蝶之誘已無媿於行露之貞女及夫殺死之變出而自檢所營庭至於裹足鳴錚一死自當以替夫命其志若矣其節卓矣此等獄情苟有一分其然豈然之端則付之寧失之義論以惟輕之典不害爲樹風勵俗之一助得哲特爲減死定配事分付長湍囚朴卜丕踢殺僧成鵬之案此獄則至頑橫者官隸也至卑賤者山僧也以官隸而逢山僧慢侮而激其怒醉酗而增其勢宜乎一打便倒當夜致命而痕損若是狼籍證左如彼明的此等無疑之獄雖欲起疑而不可得也卜丕則加刑得情撞腦打肋元犯自服推擠腦背卜同明言卽此打傷足以致命其所懸錄何患無其辭而初覆檢之必以諸招不言之腎囊踢死爲實因果何意而若謂血癰糜碎等傷痕最關重最要害則又何不反復查究使諸招歸一乎檢案莫繫於實因則豈敢以一檢官髣像之臆見低昂於其間更令道臣就原案詳查釐正前後道臣從重推考初覆檢官竝罷職通津囚韓光宅打殺李載龍之案此獄則王者之政必先於無告之民乞人是也雖飢餓而轉于溝壑尙欲賑貸之安集之況乞飯不得爲人毆殺有妻同居任人潛埋復讎無論與讎人私和及其發殯行檢打殺痕損狼籍著見於枯骨之上而諸招沕合元犯斯得天道孔昭卽此可見此等獄囚不卽償命則烏在其伸理無告之義哉光宅更加各別嚴刑得情期於從速究竟而光宅之七十老母不忍見其成獄飲瀆致死李興喆招中不但發說邑人之言亦然云爾則此一款在所當覈分付主推官後同推時捧供於正犯仍又採探公論使之報營狀聞朔寧囚池得水毆打張召史之案此獄則以叔而打嫂以弟而告兄以猶母而證猶子何論殺越大關倫理而天下無理外之事偶折柳枝本非深怨之端一擊頂門決無立死之理則頃刻之間因此致命以情以跡終涉可疑蓋女性素遍項骨易違伊日得水之咆喝毆打也張女必不安坐而順受則斗屋矮簷之間扶曳而撞觸不知不覺之中體倒而項折固非張女之自撲也亦非得水之故殺也似此情節犯者亦不能自言更令道臣心究於言外之意面稽於跡

外之情如有真箇疑端嚴飭推官出意見報來後狀聞江原道江陵囚金光云踢打金最甲之案此獄則在他道優可更查綽亦傳生而本道則土俗儉嗇民風樸厚鄉里絕酬閨之習營府無殺死之案一有獄具便成鐵案道內錄啓只是江陵囚光云之案也其情似由戲劇其跡亦近邂逅金女雖有立證亦未知其十分的確而最甲死則死矣光云犯則犯焉此獄決處如之何爲可凡事簡則精精則不錯與其懸度臆決宜付之道臣別出意見於面稽言聽之間令道臣嚴飭推官拔例查究如有疑緒親執舉行亦可以此意分付忠清道 牙山囚曹命興踢殺姜金伊之案此獄則本犯已可殺諸罪又可誅且況仍推意在爲民除害嚴飭取服槐山囚陰孝寬築殺俞彥得之案此獄則獄雖屢變疑固自在屢經行查不知爲幾度甚至服毒之說歸一無期今番則付之道臣除尋常出意見各別詳覈狀聞無或如前黷昧之爲事嚴飭該道木川囚沈福永打殺金本伊之案此獄則打場新穀乞人猶給接隣窮班請貸不許究其根因咎在死者本伊之蔑視福永詬以爾汝血氣之憤安得不斗起而而奈傷處則頭皮坼綻器仗則鐵鍬廉利何哉本伊事屬乾糍福永罪關大辟使之仍推文義囚趙完璧踢殺陳介男之案此獄則兇身之素行不良顛門之紅血難掩情跡綻露無餘乞和與逃躲猶屬餘事其在爲殘民除害之道不可以醉無知覺有所寬恕使之仍推公州囚李日得踢殺林學奉之案此獄則正犯執定已久獄情若無可疑而起鬪合力之尹大石便作一部疑案斷爲致命傷專在左乳之上而紅黃色之紫黯轉深浮高處之水珠不散雖若吻合於法文初覆檢之不曰堅硬而曰微硬或爲疑眩之端乎疑則從輕聖人之訓就其案先令道臣親執行查而本曹三堂亦以意見拈出疑條後錄發關日得則行查問姑爲停刑永同囚朴秀榮踢殺李大惡之案此獄則始也指使曳出終焉身自踢打憤莫耐於一時過不得乎三日攘臂轉猛於推水搖尾無賴於買藥縱使秀榮指使貴永手犯指使爲正犯推諉之說不足取信依前同推之意分付全羅道求禮囚朴同孫衝殺僧坦敏之案此獄則潑僧酗酒宕將下來見俗人而不拜拔佩刀而亂揮則見之者孰不欲一拳打破此固血氣之所同然耘田役夫之飯兩班亦下馬而過云者卽村家之諺方其午饑才畢麥釀初醉農謳樵唱互答相和之時何許頑髡太無禮叫嚷跳踰於田塍溝道之間彼赤脚短禪者安得不呵叱安得不摔打於是乎李成三打其臀金成甲納諸溝同孫擠其腹而不幸擠之者爲殺僧之魁爲魁之由由於傷處之較繁而衆犯爲戲殺戲殺無償命若爲此獄準備之語然而死則死耳豈可歇勘令道伯嚴刑計拷限限三次遠惡地減死定配南平囚崔已贊築殺田奉彥之案此獄則惹疑於偷釜行兇於擲鑪而猶不知止拳以毆之膝以築之必殺乃已則當律渠焉敢道乎使之仍推同縣囚羅萬八踢殺宣小得之案此獄則曹讞之謂以風化其說似然而政以風化攸關也故考律按法之際自不得不致意焉最初喫刃而流血者卽萬八而畢竟防劍而揮踢者爲一二則雖是妻娣妹夫之間目見劍刃之及已以至於破額晏然倪然不思所以遮捍之方藉使不目逃之北宮黝輩當之必無是理況歲時村酤彼此俱醉彼刃此踢都是酒使而羅漢招中惟願速死云者可見其醉中之悖習轉以爲醒後之悔端刃傷者不死踢打者死亦可謂幸不幸若令被死人不擬刃於萬八萬八亦人耳豈或下手於年長十年之妹夫乎以妹夫而按劍於妻娣則娣妹之義到此蔑如風化二字獨責於彼隻既乖公聽觀之道有非敦風教之政以此以彼合置寬典萬八嚴刑遠配事分付道臣泰仁囚金者斤老味燒殺尹德貴之案此獄則一束之薪一把之火將至於燎原況被褐之夫乎焦頭爛額屍帳極其慘酷近來諸道獄案中所未見者村風里俗何迫隘至此嚴飭主推官嚴刑期於輸款古阜囚私奴元昌踢殺奴奉世之案此獄則男女有別常賤亦知則男執女髻頭勢駭悖爲其父者乘憤一打血氣所使而猛踢毒傷經夜卽死可知其必殺之心何敢一味遊辭乎如式同推取服事嚴飭泰仁囚金相彥 周牢 鄭光石致死之案此獄則相彥粧出墨蛙光石便如梨烏而畢竟偷藏之錢終無下落則平民之私施惡刑所犯重辟之外更添罔赦之罪事理絕悖因本傷致死者雖過辜限啓請加限秋曹覆啓既據律文則豈有他議於此獄乎嚴刑得情事分付海南囚私奴德芑踢殺朴大千之案此獄則既不掘而檢其傷處矣又不檢而試其法物矣傷處雖甚狼籍必以法物而試之者卽慎重欽恤之義而此獄則屍帳無憑開驗無梯但以衆證之說便成已具之案有非哀敬之道賢卑傷尤易速死而拖久至于十日則因病之說出於當者私和之謀始於屍親新伯久叨司寇頗習殺越獄理使之一番詳覈在所不已以此意分付道臣而行查後如有意見仍令啓聞茂長囚朴起漢打殺李枝華之案此獄則田稅大同裝載下去之船漢作弊行惡之端不一而足殺鷄烹狗討酒索

餅如元山 群山等村落爲之騷然云而起漢則作拏之不足恣入封山爛斫生松爲守直者所禁則反以船索北結而打之才過一句斷送人命究厥所爲駭惡云云太歇令道伯各別嚴訊取服事嚴飭興陽囚吳丁用打殺魏致用之案此獄則以乞人打乞人當日致命其手勢之獐毒痕損之狼籍殺獄中未易多見者不須更聞斯速得情事分付順天囚金召史築殺朴召史之案此獄則以痕損之分寸傳之惟輕之科者卽道伯之言而獄情之別無起疑又如秋曹之啓至令曾經司寇之人各陳意見使之從衆議施行其時道伯之再次論列亦甚詳備況坐在本道宜詳其裏面更問其時道伯仍令時道伯別般詳覈狀聞後同爲稟處扶安囚金孟用築殺朴乞伊之案此獄則檢狀曰可殺道啓曰可殺曹覆曰可殺問于亞三堂亦曰可殺則到今豈有不必殺之異議乎訊推取服事分付古阜囚林齡朴打殺李海用之案此獄則齡朴行凶適值一村空虛之時無人看證昨判下有同推啓本中措辭懸註之命矣今見道伯跋辭以爲兄嫂參看不可謂公證扼肩牽脚別無他器仗云者果如所料而傷處之極其驚駭情跡之極其獐惡有難遽議傳生況非大霈之時乎依道啓施行事分付慶尙道 尙州囚尹允占打殺李以三之案此獄則象殺人則先犯者償命謀殺人則首謀者償命一家殺人則家長償命以犯則允占爲先犯也以謀則允占爲首謀也以家則允占爲家長也況勇力過人一鄉之所稱水推打背諸招之所同不可以一女人而有所容貸則償以三之命者非允占而誰也至於强奸一款事既難明罪或可諉前後供招一向抵賴者情狀可惡仍推期於輸款慶山囚朴沙邑沙踢殺殷三孫之案此獄則白晝大道之上踢人要害必死之處未一日而致命輸款之後不捧結案者焉有重人命之義乎嚴飭道臣近來法紀解弛訟獄繁滋山地廣占之弊士夫猶不敢然敢以鄉曲愚氓不有庶人無步之法乃以壓腦犯籠等說與人爭鬪至於殺越此實方伯守宰不能禁飭之致此後若有似此罪犯之登聞者先從營邑之臣重勘不飭之罪事本曹知悉清道囚孫德魯火烙曹召史之案此獄則切可痛最難容者卽妖巫也駟婆也外挾左道內藏奸肚出入人家招誘良善種種弊習不一其端今此孫德魯自是一鄉班族而見其孀婦爲人潛誘身匿隣家迹托空門聽聞駭矣門戶辱矣其所驚惶憤痛當如何哉而問其誘引者則舊日之廊屬也怒從心起如逢讎人縛之打之未足雪憤於是乎事理未及量公法不暇顧至有艾灸足趾之舉法外酷刑固關後弊限內致命難追當律而究其實則人情之所無怪事勢之容或然間有差道既有屍親之明證素抱胸痛亦非德魯之假托畢竟致死安知非別般根因贖奴子婦便是婢僕則凌蔑名分所係甚大更令道臣勿拘先入之見更念審克之義反復詳覈論理狀聞後稟處昌寧囚池萬奉打殺河義孫之案此獄則殺獄之最繁重莫先於傷處初覆檢官皆以■肱血癰膝脚折搖爲要害必死之根因歷引無冤錄諸條以實其說而■肱膝脚終與頭面背腹有異正犯所謂人之墜落高岸折傷臂脚者未見殞命云者亦不可謂無理之言以初覆檢狀觀之皆曰脊背左肋傷痕圍圓長一寸三分色紫堅硬此是真正最虛怯最緊要之處則泛然放過看作微損一不論理於實因懸錄之際者何也更令道臣指一詳覈狀聞咸昌囚吳再權官庭拔劍之案此獄則年前判付惓惓於嚴等夷立紀綱重法律而不分首從竝用極律之論不得從諸議者蓋因霜冰之慮雖所當念金石之典不可輕改也所以特命更查具格取招而今乃前日已輸款之吳再權忽變前說欲爲杖下之鬼道臣守令苟能嚴施刑訊刻期取服則何敢以不成之說開口粧撰乎咸昌之變無一用法則遐土頑俗其可曰國有等夷有紀綱有法律乎嚴飭該道臣結案取招無敢以未輸之款更煩狀聞之意分付尙州囚金興卜踢殺林興祿之案此獄則觀於檢狀則渾身傷處無非要害無非堅硬無非紫黑也其甥告之衆隣言之酒媼質之詞證具矣含憾於其甥發怒於其妹手殺二十年長老妹夫倫理敦矣使之仍推取服而私奴順太卽他邑偶過之人而混入切隣久滯犴獄如是之故殺獄一出行旅斷絕鷄犬不寧平民貽害無異犯者此後則除非隣近居生真的參見者外切勿推捉不干之人事別關嚴飭本道及諸道而本曹五部以此判付揭壁遵行一有違越而不能禁斷則當該堂上道臣難免其責禮泉囚金岳伊打殺僧尙贊之案此獄則金岳伊卽金召史之總六寸也既非兄弟分財之間又非同室居生之人則家舍之移不移穀物之運不運於渠千不當萬不干則忽生爭財之慾假作逐盜之形黑夜荒村聚會族黨縛致無罪之山僧縛之不足至於毆打打之不足至於殺死使無依寡女號呼道路遐俗雖頑不意有此極無據至凶獐之強盜伎倆此不用法將見欺人孤寡搶奪殺越之變接踵而起分付道臣仍推取服咸安僧以總刺殺姜件里金之案此獄則善於斷獄者鉤問必中竅要論理必得真

境犯者雖三尺其喙檢官可一言以折此所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也此獄決折惟在於被刺自觸之從速歸一而前後查案專以刃痕之深淺手勢之左右爲刺殺之明證於是乎以總之招又以翻轉之際佩刀自拔爲發明之話柄既曰翻轉則右刀亦可左刺也淺傷亦可深入也其說難窮其計難破抵賴爲事究竟無期今以詞證中最竅要最真境處言之趙日卜孫尙奉所謂件里金大呼一聲以總起而擲刀云者是也苟使佩刀自觸自傷則他人佩刀何故入手彼自觸傷何爲起擲乎爭柴之宿憾方逞據胸之新怒轉激分外腰刃隨發便刺而及其人已中脇刀猶在手憤稍弛矣怯漸萌矣陟然起立鏗然擲去伊日光景不言可推則邑狀營查何獨於此一款看作過去漫說不爲到底窮覈以沮囚供粧撰之奸計乎仍推取招事分付昌寧囚成應澤拷殺元風岳之案此獄則三次判付始爲抑豪強中欲究事理終言其濯舊見來新意者正風俗也重人命也嚴獄體也大抵此獄駁難莫甚難以領會以傷處言之既曰周牢則必緊縛兩脚而腿肚不過皮脫索痕之偏在左膝之下何也受拷在於臀腿而腎囊何故紫色致損本非內傷而鼻竅何以血出以詞證言之初覆檢狀中風岳 周牢之時同被縛拷者只是斗三一人而參覈查案則李達文 朴五奉亦入其中應澤指使之際合謀助力者不過其子兩奴而都將後供則巡幕將李聖發亦稱同儕加功參證何等繁重而前後供招若是矛盾何也兩推官題辭刪節必三等執杖威喝等說成光震之招雖出於死中求生之計而近來守宰不識法意檢狀則相議雷同獄情則惟意文致安知無真箇刪節法外威喝似光震之言以事理則難洗而至冤者賊名也難忍而必死者賊刑也白地平民被人誣勒公然冒賊名而受賊刑傷痕若是狼藉死期迫在頃刻則有其子有其弟有其妻甥之同被刑者而不爲郎地告官以洩其冤乃於過一望致命之後徐徐發狀推以人情何其不忍之甚且周牢者治盜之刑也都將者戕盜之任也口稱糾察手執杖索橫行於閭里畏甚於豺虎伊日應澤之請來亦欲藉彼勢而逞其憤則使之結縛屍親既有明證同爲拷打兩漢豈可獨道似此當問之情可疑之跡令道臣從頭理會入裏查究必得真正決折之斷案然後論理狀聞事分付咸陽囚張水元逼溺韓鳥籠之案此獄則近命內閣編印五倫行實以爲惇風教化民俗之一助而際又齋居憫旱疏理死獄意或有東海冤婦上干天和今此韓鳥籠之案屢回看閱不覺嗟賞憶彼鳥籠卽一農戶之賊女傭夫之小妹年未及笄眼不識字而遇強暴於無人之室被逼辱於荒村之夜始也號泣而力拒終焉失死而不從迺又憤身名之幾玷懼賊謀之更售義決取熊心甘葬魚薄言來來遵彼江濱千仞澄波爰得其所比孝娥七日之哭則情益悲矣無令女三從之絕而跡則同矣其決烈之志貞苦之節不可竝論於匹婦溝瀆之諒而欲續烈女之編者鳥籠之與選也必矣此所以年前判付特復其戶以示獎勵之意而原夫鳥籠之自溺專由水原之強劫諺所謂非汝牛角何壞我墻者政是準備語也連夜同宿之誣情狀叵測贈髮復讎之托語意絕悲擠殺之跡雖無真贓逼死之律的是着題斷以當律慰此孤魂亦足爲伸枉導和之政而至重者人命莫嚴者獄體以奸則未成奸也以犯則非手犯也徒以由我之死遽使償彼之命論以法理亦合難愼更令道臣嚴加盤覈覈得劫逼致命之真情明證具意見狀聞稟處玄風囚奴福連打殺俞福才之案此獄則傷犯猶餘事倫理宜先論女子之倚以爲命者所天也死生苦樂一體相須今此朴召史之於俞福才自是多年之結髮元無一日之反目而屢育子女同治產業則雖使福才得寒疾不汗而死爲朴女者尙必呼天叩地欲以身代乃於中元佳節一家歡喜之時白白地被人橫毆拳踢交加腦頂俱破纔過三宿因而致命其所悲憤欲死痛冤欲報之心何事之暇恤何人之可惜今反其弟告之其妻諱之遍身傷痕都歸之醉後自觸當面讎人力言其初不手犯一招再招少無伸洩之意最後輸款半是漫漶之說且異姓八寸有何顧藉阿賭州貫豈足貪愛而不念與同穴之義忍匿不共戴之怨者若非至凶頑文狡慝之類必是極愚蠢無省覺之物倫理姑無論推以人情也事理也所謂說不去思不得者殺死之獄事體至嚴父子之倫雖重首從之法難撓而此獄詞證諸招屢變正犯執定兩檢既異福連之真箇手犯朔孫之元不參見亦未必的確無疑則父子爭死而捨子執父其於倫法輕重之間終未知十分穩當更令道臣勿拘例推福連及朴女另加嚴訊一一取服狀聞事分付東萊囚孫貞日刃殺朴召史之案此獄則自有殺獄以來未有如此獄之至狼藉至慝晦者無論仰合面上下體左刀右刀前刺後刺無非要害無非重傷雖使強壯男子漢當之必不免卽地致死況孱弱一女子則是謂至狼藉有何恩怨以何事端公然刺殺無辜獨行之女子五日暴棄於荒山之側大道之傍而親戚不得聞州縣不得查驚

血遍地冤氣觸人則是謂至慚毒初覆檢許多詞連太半是姓名不知過去行路之人而以疑而傳信憑假而尋真摸索乎貌色之間髣髴乎形影之外畢竟以何物孫貞日把作正犯路上行人總角者何限伊日刀刺目覩者誰人嶺底蒲伏何信乎採樵之說袖間血染安知非殺鷄之故朴女則年近四旬貞日則齒纔二紀強奸云云未必眞情而設有不良之心黑黯之時則可也隱僻之地則宜矣今乃忙忙追趕於白晝通衢之交逼奸不足至於殺死揆以事理終涉捏合則是謂至疑晦朴女之死烈則烈矣貞日之跡疑則疑矣此所以前下判付朴女則給復表節貞白則加刑取服而似此不分明之獄遽作已完決之案儘合鄭重商量處分付道臣無以正犯之斯得爲幸所見之先入爲主更令潛心致精於該案事分付黃海道鳳山囚金大隱阿只搗殺尹召史之案此獄則一舉而殺二命誰謂荏弱村婦之所可爲者頭髮縱橫田穀披靡始如泥獸之相鬪終及巢穀之竝害嚴飭推官亟令取服事分付遂安囚金日宅打殺李春延之案此獄則以他官浮來之類爲土着惡漢所殺死者之可憐犯者之可痛孰有甚於此案況其烹狗之相勸無異伏雉之自鳴此不償命而何嚴刑得情事分付平安道義州囚金象望德 紋緞犯禁之案此獄則邊禁至嚴奸情昭著變幻之招不足取信依前仍推事分付中和囚李成三打殺金守白之案此獄則頭骨破碎於木爐揮擲之餘而血濡之痕相磨之響獄情至爲絕悖逃竟就捕可見乾道之孔昭嚴飭同推龍川囚朴昌一打殺許永治之案此獄則八十七歲老物之故崇於二十七歲少漢較其年甲三倍加六而以事則由於官校之橫也以器則亦因鐵鞭之猛也攔街而問孰不曰昌一萬殺乎況於龜城 金呂喆捧結案之後尤豈可一嚴一緩而平心潛究則抑有一段議可擬處打與揮等是傷而打是有心揮必無心觀於有心無心之間而有同行異情之別焉有毫釐千里之差焉必死處之拖過旬餘在少壯足可疑況癯老之人殺讎必報人情之常而將死之鳴以勿告勿檢繫囑之者抑有人不知己獨知之中識得昌一無心之原情者耶一可疑之不能掩三可殺曹啓似然而苟其當疑而疑也塵刹之善可消須彌之惡年前判付中在他獄優可傳輕在此獄必令嚴訊之諭蓋出於強弱老少之太不相敵深惡痛憎之意而同是獄也惟看事情如何不必先着扶抑昌一姑爲停刑別定隣近邑剛明官與本倅眼同窮查待其報來仍具道伯意見狀啓事分付安州囚崔天杓打殺金命山之案此獄則惹起尋常之債轉成鄉隣之鬪讐先在手臂乃受築損痕昭著詞證俱備死期將迫生日爲崇依前同推事分付江東囚崔宗旭踢殺高奉岳之案此獄則殺越之獄酒居什九額傷皮綻腎損血癰醉而可恕法無所施仍推得情事分付熙川囚趙得星打殺流丐史之案此獄則破瓢乞兒臨門呼飢言雖不巽怒於何有纔餉若干匙飯旋加如剪板木彼亦人耳手豈忍下匿屍之不足行賂之敢爲試看一律之至嚴寧容千金之不死萬萬癘毒莫此獄若嚴飭加刑取服事分付永柔囚崔世雄打殺崔俊乞之案此獄則七世同居褒之官之將以敦風俗也豈料同是關西之地有此族黨間殺越之變哉彼腴我瘠難責讓田此疆爾界胡至爭桑父子儘力噫其太甚木石交加是豈可忍百囚可生此獄難貸令道伯嚴飭推官訊推江西囚文永哲踢殺徐宗業之案此獄則彬伊蔑倫悖理之罪有浮於永哲而特以愚駭無知末勘酌處傷痕也詞證也永哲之爲正犯固自如殺人者死更無貳辭仍推事分付義州囚金呂行打殺金頓山之案此獄則惟彼出柵之豚無異穿屋之鼠墻雖壞矣人何與焉而非爲釁端竟至鬪狼三斤重之石打八分深之眉坼殺越之罪則彌天隣比之風又掃地親在而莫顧兄挽而不聽有百可誅無一可活使之依前訊推期於取服咸鏡道德源囚尹突山踢殺李采同之案此獄則此獄斷案在於洪致汗金召史之立證而他人房子裏不點燈黑窳窳地閃身隱避眞贓莫掩及聞里卒之傳呼掀着後窓鳥駭獸奔而尤驗其自怯之一端五葉魚價之此與彼受胡大事也反生荷杖之計仍成殺死之變莫曰醉且失性奈此殺人者死依前訊推事分付咸興囚嚴老味踢殺金荊寶之案此獄則家人共犯只坐尊長則嚴尙直當爲償命而尙直所率許多嚴哥叢中轉身猛踢者老味也持穢塗口者老味也如墻看者莫不曰老味 行凶則償命之法無則已豈可不施之於此等凶身乎依尹突山例施行事分付安邊囚韓德夫踢殺金南益之案此獄則完決在於金領府按道時而三檢狀題細櫛詳刷無容更議特以重人命之義遣秋卽就問於左相而左相亦云廷尉當是則當從兩大臣議施行以此分付吉州囚金東實刺殺廬天才之案此獄則年前以律文中兩條發問於跡與法之外而遍議於大臣者又至四年之久則東實之年將近八十八十囚擬議勘律昭載大明律當初起鬧之端始於隣友之釋孫而討酒酣辱之說無異於計父祖年甲及至言詰之際先把老者之頭髮

摔曳推擠無所不至則爲老者其將安而受之乎蠢如蚯蚓踐之則動宿醉方濃業火橫生揮其手伸其臂四面掠物隨其所執不卞其東西惟防遮是圖此其事勢之不得不然而若其所把之物非木非石卽一廉利之鎌子亦可謂巧且異矣開場喧聒雖以干證玄漢之不憤不醉無係關初亦未詳其爲何物只云何許尺餘之物一打而未卽分卞及夫宋文乞之奪投也始知爲鎌云爾則憤撐肚裏酒到腦上之東實何以知鎌在手中乎渠雖千悍萬惡若知爲有刃之物則必無揮斥之理又況獄中光陰幾至於勿禁身勿拷訊之時則到今傳輕不但爲曠蕩之典法例卽然特爲減死施以從一年定配之律事分付洪原囚朴儀順觸殺金信天之家此獄則頭觸無異足踢一觸要害必死乃已共工觸山鉏斃觸槐觸則皆碎勢所固然則儀順之觸人其人豈不死乎況如渠常漢廣占山地脫孝服而行殺人之事節節凶悖嚴刑得情事分付永興囚韓宗宅踢殺李德龍之家此獄則非官府非上典非尊長而亂打負債之人從以私施綁縛而器仗則曰拳曰踢曰木枕曰丁木備試交加如許蔑法行惡之漢雖不犯殺人之罪亦當殺無赦況德龍之幽鬱莫洩而獄老生奸初欲推諉於不相干涉之車光老乎加刑取服事分付同府囚尹召史推磕吳召史致死之家此獄則殺死之變起於妯娌之間聞者痛心言之豎髮而細究而跡有可原徐察而情無可殺初因飯牛之說意致鬪雉之舉再試手擠當下致命蔽一言曰邂逅也且況新婚不過一歲則於其間有何嫌怨必欲甘心而故爲此越命之事乎檢官所謂宿憾云云大是題外聖人不云乎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爲其夫者既見其妻之死由於其嫂而死者已矣固不可以復生則爲嫂隱惡必欲使之掉免者雖愚氓所未易辦得者檢狀道題以此構罪未知何所據而然當該營邑之臣竝推考本獄之擬律定罪合有商量之舉令該曹郎官持該道錄啓案及判付問于左右相仍具卿等意見以聞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5월 18일(정사)>

강 放靈光郡定配罪人嚴赫武

목 全羅監司 徐鼎修以水原府水護監官 嚴赫武到配事馳啓教以島名雖屬本邑容有可恕之端與色吏放送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5월 22일(신유)>

강 水原留守 趙心泰以壯勇外營別軍官春夏等都試設行馳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外營別軍官今春夏等都試臣於本月二十五日開場試取後居首一人姓名矢數竝爲馳啓左列別軍官出身趙亨錫 鐵箭一矢一百十六步二矢一百十四步三矢一百十五步柳葉箭邊一中騎葛二中鞭葛六中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5월 26일(을축)>

강 命華城府雨澤狀啓以撥路馳聞

목 因該留守 趙心泰始雨形止狀啓教以今日甘霖測雨器水深已近五寸則始雨形止今始報來何如彼遲滯乎本府所得果如京中乎此後雨澤狀啓以撥路馳聞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5월 28일(정묘)>

강 頒賜鄉禮合編于中外

목 先是乙卯慈宮遇甲慶辰下綸音令京外修明鄉飲之禮以致勸孝廣敬之義又命閣臣等哀集歷代鄉飲之儀以備觀覽會大臣有言鄉飲鄉約不可偏廢予以爲鄉約但可行之於一鄉而若自朝家立法頒行則古今異宜易致蔑效而有弊大臣力請頒行遂命竝錄鄉約又以冠昏禮卽先王造端正始之義而鄉曲之中書籍未備命以士冠士昏撮附編末釐爲三編第一鄉飲其次鄉射鄉約其次士冠士昏三月二十四日閣臣等編進賜名鄉禮合編令鑄字所以丁酉字開印至是工告訖教曰鄉禮合編內入五十件西庫三十件華城行

宮五件內閣十件玉堂二件春坊五件漢城府二件外奎章閣 五處史庫 政院堂后外閣 成均館四學議政府 備邊司 六曹 五部各坊八道監營 四都 留守營三百三十州縣及鄉校書院華城五十二面各頒一件時原任大臣閣臣師傅諡善時任玉堂校正禮堂抄啓文臣 檢書官命除繕寫抄啓文臣近來懸吐及校正書寫等役與聞諸臣各一件賜給 水原府 梅谷書院 開城府 崧陽書院 花谷書院 江華 府忠烈祠 廣州府 明臯書院 顯節祠 呂州 大老祠 楊州 道峯書院 石室書院 清節祠 坡州 坡山書院 紫雲書院長湍 臨江書院 豐德 龜巖書院 仁川 鶴山書院 南陽龍栢祠 麻田 湄江書院 金浦 牛渚書院 交河新谷書院 龍仁 忠烈書院 永平 玉屏書院 抱川 花山書院 始興 忠賢書院 果川 愍節書院 鷺江書院 四忠書院 陽城 德峯書院 漣川 臨漳書院 清州 莘卷書院 華陽書院 忠州 樓巖書院 公州 忠賢書院 洪州 魯恩書院 清風 黃江書院 韓山 文獻書院 沃川 滄洲書院 舒川 建巖書院 林川 七山書院 瑞山 聖巖書院 文義 魯峯書院 鎭川 百源書院 懷德 崇賢書院 保寧 花巖書院 鴻山 彰烈書院 連山 遯巖書院 木川 道東書院 平澤 褒義祠 黃澗 寒泉書院 扶餘 浮山書院 尼城 魯岡書院 慶州 玉山書院 安東 虎溪書院 星州 檜淵書院 晉州 德川書院 尙州 道南書院 咸陽 藍溪書院 大邱 研經書院 密陽 禮林書院 善山 金烏書院 仁同 東洛書院 禮安 陶山書院 安義 龍門書院 丹城 道川書院 青松 屏巖書院 漆原 德淵書院 順興 紹修書院 全州 華山書院 羅州 景賢書院 綾州 竹樹書院 光州月峯書院濟州 橘林書院 長城 筆巖書院 順天 玉川書院 南原 露峯書院 潭陽 義巖書院 礪山 竹林書院 寶城 大溪書院 益山 華山書院 昌平 松江書院 井邑 考巖書院 海州 紹賢書院 黃州 白鹿洞書院 白川 文會書院 安岳 鷺峯書院 江陵 松潭書院 原州 七峯書院 寧越 新節祠 咸興 文會書院 雲田書院 吉州 溟川書院 鏡城 新烈祠 北青 老德書院 鍾城 鍾山書院 平壤 仁賢書院 寧邊 藥峯書院 定州 新安書院 江界 景賢書院 熙川 象賢書院 碧潼 九峯書院 永柔 臥龍祠各一件○領議政 洪樂性 左議政 蔡濟恭 領敦寧 金履素 領府事 金憲 右議政 李秉模故右議政 尹著東家禮曹判書 閔鍾顯 內閣提學 鄭民始 沈煥之 原任直提學 徐浩修 徐有防 徐鼎修 金載瓚 徐龍輔 鄭大容 直提學 李晚秀 原任直閣 金勉柱 尹行恁 徐榮輔 南公轍 金祖淳 李始源 檢校待教 沈象奎 徐有渠 原任待教 李存秀師傅宋煥箕 諡善 李城輔 尹得孚 廣州留守 徐有隣 知事 鄭昌順 奉朝賀 李命植 徐有臣 上護軍 洪良浩 吏曹判書 李秉鼎 護軍 洪仁浩 李益運 李書九 申耆 金履翼 曹允亨 黃海監司 李義駿 都承旨 趙鎮寬 兵曹參判 姜彝正 承旨 李勉兢 兵曹參議 陸萬中 參知 金載翼 副護軍 韓晚裕 金達淳 李尙度 李鼎德 李肇源 金啓洛 尹光顏 李相璜 丁若鏞 李翼晉 韓用和 成大中 豐川府使 崔光泰 應教 李翊模 副應教 朴載淳 校理 朴吉源 副校理 洪秀晚 尹益烈 修撰 尹序東 副修撰 尹行直 李基讓 抄啓文臣 李儒修 宋知濂 金熙華 朴鍾淳 韓用鐸 鄭魯榮 金近淳 申絢 曹錫中 洪奭周 金履喬 金履載 金熙洛 金熙周 洪樂浚 金處巖 姜浚欽 柳台佐 李義甲 李東萬 韓致應 柳遠鳴 吳泰曾 金履永 權峻 李明淵 李英發 尹致永 宋冕載 洪命周 黃基天 趙萬元 具得魯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李毅采 李弘謙 任俊常 韓致重 李泳夏 南度中 李允謙 兼春秋 金良倜 掌樂正 李述源 尙衣僉正 南溟學前檢書官 柳得恭 朴齊家各一件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일(신미)>

㉔ 以安岳郡稷還常平會錄及留庫條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六石嶺南華山築城還米左兵營所在五千餘石南倉錢二萬兩前道臣 李泰永自備錢一萬兩漕倉錢二萬兩箕營別備錢一萬兩御營 禁衛 兩營會外錢各五千兩劃給華城以爲修城之具

㉕ 左議政 蔡濟恭啓言華城池今已告完但念有城而無修城之具則與無城同必得公貨準十萬之數然後庶可有隨時方便之道俄者右相以安岳稷還作錢舉條勿施之意陳達蒙允廟堂之論誠爲得體而稷還之爲安岳之弊臣亦知之畢竟既不可不變通則以常平會錄及留庫條合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六石竝付

華城 嶺南之華山築城條還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內各邑所在條廣留纔已請得左兵營所在五千餘石前道臣既以待秋區處陳達出舉條其所區處歸之**華城**則在嶺民可以除弊於**華城**可以有補此外嶺南南倉錢二萬兩及前道臣自備錢一萬兩漕倉錢二萬兩箕營別備錢一萬兩御營 禁衛 兩營會外錢各五千兩劃給**華城**使之從便區處則大城府庶無日後疏虞之慮此是爲國家長遠之謀不可以翫愒以度故名目雖似煩屑不得不仰陳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6월 18일(정해)>

강 召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 行護軍 韓晚裕 檢校待敎 徐有渠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1일(경인)>

강 命**華城**修城物力以均廳 禁御營錢三萬兩推移貸用待歲末華山米安岳稷作錢後還報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城堞修補**物力大臣出舉條區劃而修城之具有不可不及今措備者但華山米條安岳稷還勢將待秋捧後作錢則無以目下需用姑先以均廳錢二萬兩禁御兩營錢各五千兩合三萬兩推移貸用後待歲末以華山米安岳稷作錢者還報亶合相須之義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1일(경인)>

강 命湖南加分耗米區劃**華城**者昨年耗條先爲取用其餘不足之數令本道以此後加分耗充上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本府**城役**不足物力以湖南加分耗米限七千石取用之意曾有所筵稟者故先以昨加分耗米爲幾許石關問該道道臣矣回牒以爲昨加分耗米毋論常賑穀各衙門穀除應下所餘只爲三千六百七十四石故以此先爲充數云實數既如此則先以此取用其餘不足之數請以此後加分耗條次充上以準七千石之意成出舉條自備局行會本道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1일(경인)>

강 命**迎華驛**設始物力湖南加分耗米三千石區劃之代令**華城留守**更議大臣從他拮据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迎華驛**設始物力昨冬伏奉筵敎就議大臣以嶺南 湖南昨年加分耗米各三千石出舉條區劃矣嶺南則依數取用湖南則以加分耗不足無以充上云以此意更議大臣湖南加分耗米三千石代從他拮据以爲準數區劃之地恐合事宜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1일(경인)>

강 命園所員役守護軍輩受位田者從火巢外求得田畝以**筦千庫**會付錢從時價買給自本庫歲收位田所出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園所員役及守護軍輩位田之入於今年植木之中者伏奉以畝給代之命而第伏念年年種植續續代給恐歸屑越之科今有一條可以方便者使園屬之受位田者從火巢外閑曠處求得田畝略綽其位田斗落以**筦千庫**會付錢從時價折定買給俾得以耕墾資生則在渠輩將受實惠在本庫亦當歲收半千包位田之所出請今年爲始買得舉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1일(경인)>

강 命**華城**境內堤堰湮塞者待秋疏濬**萬年堤**赴役軍丁特給糧米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設築堤堰寔出務本而近年以來湮塞居多蒙利甚夥以今春言之數朔嘆乾而本府北城外**萬石渠**貯水百石落大坪惟意灌溉其利普博以此推之境內所在堤堰之湮塞者一竝疏濬以

爲秋冬藏水春夏獲利之方者允合懋實之道而既係衆民蒙利自當借用民力各隨其附近面里使之待秋後疏鑿貯水足可爲勸農之大政矣從之又啓言境內疏濬一款仰稟蒙允矣萬年堤處園所洞口非尋常堤堰之比而堤下之畝亦爲不些其所疏濬貯水尤不容少緩待鋤役稍歇之後收穫伊始之前附近民丁屯畝作者及園屬僧徒排日付役而宜有別般優恤之道限畢役每丁每日給二升糧米恐合事宜請以此出舉條舉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6월 21일(경인)>

강 命龍珠寺僧徒與南北漢僧徒輪差總攝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龍珠寺設置八年于茲僧徒之入居數過半百而火巢內植木守護等節其所效力亦云多矣雖有位田之劃給科條之分排每未免艱食之患而緇徒之至願亶在於南北漢總攝之一番借號本寺僧徒與南北漢僧徒間次輪差恐合酬勞之方亦爲沾溉之道請以此成出舉條與廣留總帥相議定式永久遵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1일(경인)>

강 召見大臣備堂于熙政堂

목 次對也○予謂右議政 李秉模曰近日人才漸不如古昔在皇明初年有道士徐師昊來遊我東周覽山川至端川懸德山謂有天子氣椽五鐵楸而去北關之無人實自此始京城來脈三角爲主而聞於數十年前積鹽於北漢城下覆其上而燒之遂成鹽山鎮住來脈見今京華之無人未必不由於此云此語雖似不經理或有之若然則到今毀之亦非難事時任及曾經總帥中有見其處者乎水原留守 趙心泰 行護軍 徐有大等曰臣等俱未見之矣予曰此等處如人身之調護元氣亦不可不致意聞鷹峰植松苗茂者爲十之八九云極可幸也至於東門外一邊譬之人身有若肩膊而望之濯濯若何則可使鬱然成林耶李漢豐曰此是磽确之地難責播植之功只是橡實之種不擇瘠土易於生長故近年所種橡實爲二百石矣予曰古人則亦有固執在昔月城尉必欲使北岳之松同於南麓自辦雇價栽種甚動見今北麓亦有蒼鬱之漸矣秉模曰此皆栽成輔相之一端決不可徒忽看矣予曰備堂李書九有問未嘗不知可謂該洽矣秉模曰非但該洽亦能練務矣予曰但乏武氣且甚弱較正一篇書輒喫人蔘數錢其該博不足貴而雖勝於某某人文體終涉未妥工夫或多枉費處每以此責備於彼宰臣矣秉模曰後世之人大率皆然而臣則謂今人氣短正其所以多壽古人則氣過之致多勞七情往往有疽背嘔血之事今人無此氣稟亦無此病矣予曰古人稟氣豈易當乎今人之費了七情於細瑣之事雖不說破於口外率多纏繹於腔中經年閱歲未見活潑潑之容畏首畏尾徒有唉人生之歎豈不可矜之甚乎設如卿言無病而百年長生有何興味有何意趣乎予曰近來公私所需只在於耗條必以盡分爲歸非但小民之不得紓力欲使貪官猾吏犯手於倉穀其勢未由則流弊之獨喫者豈非小民乎向來還餉策之設問也非不知其歸於空言而蓋欲先發其端輩有與我同志者熟講其利害而通變之也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4일(계사)>

강 命釐改蔘包節目禁斷私商等事令譯院 提舉往復廟堂從便措置

목 予謂右議政 李秉模曰蔘包節目事欲爲下詢於日前賓對而未果矣大抵蔘貴則用銀銀貴則用蔘名正事便固無難行且潛越之弊既難痛禁則與其一任利權之下移紀綱之不嚴固不若開其貿易之路使制貨之權出自朝廷亦或爲申嚴邊禁之一助譯舌輩利害猶屬餘事不必更有所疑於參差之論而第其節目中紅蔘造蔘及方外十五人作契等語有礙事面與向來華城蔘帽事卿筭請寢之意不啻相反華城以新設衙門兼有行宮所重徒當積財實爲急先之務百里曠野只築一大城堞而枵然空其中則豈不爲後人之笑乎一時權宜之策在此城則有不可願轉諸路租稅以委之徒郡縣豪傑以處之選四方壯勇以實之卽陸內相所謂今之關中卽古之邦畿千里也關中猶然況此城乎然而在彼卿守經論在此卿乃反說此所以究其

說而不得者爲華城便宜之權道猶慮其近於權利而不許作契勿令專利況於堂堂交隣通貨之政所貴示誠信於彼中立紀綱於邊上而蔘賤則用蔘銀賤則用銀而已近云銀貴而蔘賤使之銀蔘互用通行此不過順物情也廟堂之成出節目當曰依舊例復用蔘包而銀亦異於向時徵索之時則亦不必只用蔘包依下教銀蔘并許充包云云今忽以紅蔘名色及方外十五人作契等說登諸奏御文字此節目非銀蔘通用節目而卽造作假蔘欺賣彼國之節目也揆以事面豈不如何乎蔘色黃白則今謂之紅者非假造而何以其所採直爲充包則亦何可別設一契乎且況方外人云云必是近來假蔘造作之無賴奸細輩則以不察淵魚之意朝家知若不知雖不能設法禁斷乃反共其利而助其勢又從以定出律名如彼則刑若此則配著爲金石之典啓下領示則將以此新令載之法官添錄通編乎所關非細此所以許久留中不爲啓下也秉模曰若不如是則銀蔘雖通用在譯舌則無利蓋云矣予曰蔘包不許通用之時渠輩亦已堪之矣然事勢旣如許則付之渠輩從便拮据其中不可不告官爲之之事譯院提舉今方入侍使之與廟堂之臣爛議從便措置好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6월 24일(계사)>

강 命迎華驛設始物力以海西水營所管小米三千石劃付該驛以耗條從便區處其不足之數就本米元數耗條中逐年充給

목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心泰所啓則以爲迎華驛設始物力以嶺湖加分耗米各三千石區劃矣湖南則以加分耗不足無以充上云從他拮据準數區劃爲辭矣海西水營所管軍糧小米爲二萬一千八百餘石就此中限三千石劃付該驛每年耗條三百石待該驛往復出給以爲從便區處之地而此穀乃是半留半分穀也三千石一年耗條不過爲一百五十石則不足爲一百五十石此則就本米元數耗條中逐年充給如或自該驛欲爲全數區處則亦依其願準劃三千石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6월 24일(계사)>

강 命華城修城錢五千兩以禁營封不動中推移區劃

목 禁衛大將 徐有大啓言華城修城物役以禁御兩營會外錢各五千兩區劃而臣營本無會外名色封不動中請推移以送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6월 24일(계사)>

강 命華城 御眞奉安閣袂褥諸種有頃處來頭奉審時更爲稟旨

목 內閣啓言卽伏見奉安閣兼令 趙用鎭牒報則以爲今月二十五日奉安閣日次奉審時蓋袂褰褥席香封鋪陳有鼠嚙痕跡云莫重奉安處有此痕頃萬萬驚悚閣臣一員依節目卽爲進詣奉審後袂席諸種擇日修改當該兼令及衛將等不能恪謹守直之罪不可不重勘請竝令該府拿問處之教以鼠從鼠穴往來非令與衛將之罪勿論袂屬來頭奉審時更爲稟旨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6월 26일(을미)>

강 御春塘臺頒賜濟州貢馬於諸臣

목 司僕寺啓言濟州出來先運歲貢馬二百十疋內一疋船中故失一疋到中路故失五十疋箭串牧場放養次雌馬代三十疋壯勇營軍馬代二十二疋華城府親軍衛分給計除實納馬一百六疋命大臣閣臣 承史武臣以下如例頒給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윤6월 10일(무신)>

강 召見大臣備當于熙政堂

목 教曰本司坐起旣來會後日次次對進定於今日 (….) 予曰還穀之弊言亦支離而一言而蔽之曰盡分

最爲百姓難支之弊盡分由於用耗用耗由於給代給代作俑於營闢之掾弊先塞此路然後可除還弊矣予曰左相每以還耗之取用常切慨然而若半分則從前盡分取耗之用無以充補苟探其本如嶺邑掾弊之劃得六萬石耗條亦豈謀國之道乎以公貨而給債蕩其債而還請國穀陵夷至於到處請得矣若果半留則守令設或潛自染指陸宣公奏議中以其所有禁其所無云者豈非糴弊準備語乎生民塗炭莫如近日軍弊雖未盡祛只罷保米亦可革一分之弊此亦得人政舉然後始可議到而其數則無多禁御兩營不過爲六千石矣予曰黃州築筒事左相曾有爲華城設施故右相因民訴欲爲查處而未決云卿其知之乎秉模曰果有查報而故相未及題送故臣以更查以報題送矣予曰浦戶五六十戶似爲不便既曰民弊待查報善爲決處也總戎使 金持默曰北漢埋鹽處詳問則訓倉所積之鹽爲五十石其外皆是炭也或埋東門內或埋於文殊寺洞口矣予曰欲掘之則山脈無或有穿鑿之慮乎卿其問之詳錄以入吏曹判書 金載瓚曰六月有卿宰侍從被謫蒙放以下罪名蕩滌之下教而李運彬以被謫蒙放獨漏於蕩滌似是不入於吏曹抄錄入啓之中故敢此仰達矣 (…)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윤6월 11일(기유)>

강 召見諸承旨及大臣備堂七日製入格儒生于熙政堂

목 諸承旨持公事也○因本司坐起進不進單子教以再明日賓廳日次進定於今日○政院啓言持公事入侍命下矣臣等詣閣而次對進定於今日次對日持公事入侍例不得爲之何以爲之教以已爲詣閣入侍○右議政 李秉模曰今番之雨畿邑所得則可謂適中矣予曰今番雨澤松沁則不無稍過之慮而水原所得不過分此是未百里地而其不均如此矣秉模曰畿農則大抵無慮西北亦皆登熟矣予曰連日日氣必有得雨處而今日又如如是蒸溽嶺南一道亦可期均洽乎秉模曰今年之雨率多驟注故嶺南雖旱間亦多沾潤處而大抵沿邑之旱爲最甚故東沿之近嶺處如平海蔚珍等邑亦被旱災云矣 (…)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7월 8일(을해)>

강 命荏子島僉使 張後良 蝟島僉使 鄭道寬相換

목 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外營爲其軍需之資自昨年春設置屯田於荏子島廢牧場之內募民起墾姑未就緒若不得人而任之則許多設始不無緯繹之慮本鎮僉使 張後良與蝟島僉使 鄭道寬相換委任責成恐合方使之道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7월 12일(기묘)>

강 命華城校吏支放之需就本城內廣州倉穀耗條取用其給代之方問于守臣草記

목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即見京畿監司 李在學所報則以爲華城校吏每年料米二百石零以安城等七邑所在均廳軍作米取耗輸送而馱價不爲磨鍊昨年耗條尚未輸送以會付公穀定式會減云矣第念此穀分在七邑輸送之際不無弊端華城城內所在廣州倉穀耗條依前還屬於華城從便取用於校吏支放之需則事甚便好請以此分付該道臣及華城留守 廣州留守處安城等邑均廳軍任米置之從之教以當初許劃爲南城保障也今既還屬於華城其給代之方問于守臣筵退後草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7월 12일(기묘)>

강 命安城等七邑所在均廳軍作米耗條之曾劃華城者移屬廣州府自該府從便移質

목 備局啓言南城支放給代之方問于廣州留守 徐有隣則以爲安城等七邑所在均廳軍作米耗條之曾劃華城者稱其數許劃則從便移質庶可支用云矣均廳軍作米纔請置之守臣所請又在於此殊非七邑除弊之意而自該府從便移質則比諸各邑之輸送華城爲弊似少至於馱價則勿爲舉論事亦已停當依此施行之意分付而安城等七邑耗條之當送華城者即丙辰條也今若屬之廣州則華城所在廣州倉昨年耗條

自華城取用然後可以彼此相當此則請令華城留守 廣州留守往復相議從便區處允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7월 14일(신사)>

강 命三南及關西 關北秋操海西水操并停止其外諸道依例舉行仍命諸道春秋請操必以孟朔初旬修啓總廳 廣州 江華行操便否問于帥臣草記

목 備局啓言卽見總戎使 金持默 水原留守 趙心泰 廣州留守 徐有隣 江華留守 申光履 京畿水使 吳載徽 永宗防禦使 金赫 江原監司 徐有防 平安監司 朴宗甲 兵使 任崱 黃海兵使 李儒敬 忠清兵使 金明遇 統制使 尹得達 慶尙左水使 李得駿 全羅左水使 趙岱 忠清水使 安櫛 慶尙左兵使 李殷福 右兵使 洪仁默 全羅兵使 申鴻周 南兵使 曹允精秋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巡歷巡點及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三南年事間多被旱恐難均登今秋水陸操及巡歷巡點巡操竝停止其外諸道習操合操城操面操巡歷巡操依例設行巡點不必疊行置之海西水操今春旣已設行姑爲停止各樣都試及校生考講依前舉行之意分付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近因飭教頗有實效更加嚴飭俾各惕念考勤慢依例狀聞亦自本司時或抽牒考察而行操停操有國大政必使軍民早知行與停然後行操處可無資裝窘速之弊停操處亦免丐貸空費之歎而諸道請操之啓皆無定限或早或晚以致稟旨之遲滯又若行操稟處之後道臣欲以民情仰請停操則宜思預爲之所而或發巡而忙迫登聞或臨期而顛例號令行操而旣不得整暇停操而又不被實惠此實軍民休戚之大端此後則無論遠近道春秋習操狀啓必令孟朔初十日內齊到過限者自本司論勘事永爲定式行操命下之後參量民事不得不請停之處自該道卽爲馳啓請停以爲隨卽稟處之地除非不時意外之災則毋得玃愒度日臨時忙錯之意一體分付全羅右水使 金處漢狀啓雖未來到旣無可以別爲稟處者直以停操辭意行會何如允之教以關西及北道春操旣行秋操則不必疊行竝停止總廳 廣州 江華則便否問于帥臣更爲草記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7월 16일(계미)>

강 以趙心泰爲御營大將 徐有隣爲水原留守

목 敎曰水原留守 趙心泰爲御營大將行廣州留守 徐有隣爲水原留守兼壯勇外使竝卽牌招傳授虎符傳令牌及命召時在任所者自政院下諭廣留之代差出然後外使可以受符卽令廟堂議薦仍令當日辭朝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7월 19일(병술)>

강 召見前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重熙堂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7월 19일(병술)>

강 重推水原留守 徐有隣

목 敎曰特敎下諭之下謂有情勢經宿城外尙不入來受符分義之外有關師律華城留守兼壯勇外使徐有隣爲先從重推考使之卽爲膺命 有隣違召敎曰水原留守 徐有隣從重推考更爲牌招斯速受符有隣又違召敎以外使受符之體重不比於守臣之密符祇受處義之外事體萬萬未安更爲牌招違牌勿捧傳旨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7월 20일(정해)>

강 水原留守 徐有隣陳疏辭職賜批

목 疏略曰今有人朝衣朝冠立乎康莊之上忽被人推納于溝壑坑坎而從以下石滓穢遍體瘡痍滿身雖有仁人君子援而拯之振其衣而彈其冠若其不潔之累難醫之疾不啻纏骨髓而入膏肓矣今臣所經歷不幸

類此罪惡之臚列指目之慁毒百倍於溝壑坎坑誣起白地禍餉闔門戈戟交攻拳踢迭發又非下石之比惟我聖上濟之活之出死入生先從南城保障俾作萬里之流千仞之崗而此猶不足晉之于華城居留壯勇外使之任俾得以朝衣朝冠與簪紳齒而臣之累已纏骨髓臣之病已入膏肓爲世所需已矣無望南城玷污猶可諉之譴補不敢辭堂堂華城是何等職也寧容一朝自臣身玷污以貽清朝無人乎之譏哉虎符體重不得不承膺祇受而萬無抗顏冒赴之路伏乞特許臣職名仍許臣退歸畎畝批以保釐之外兼有拱護之所重惟當竭蹶何用逡巡卿其勿辭辭朝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7월 24일(신묘)>

강 召見藥房提調 沈煥之 華城留守 徐有隣前留守 趙心泰 惠堂鄭民始于重熙堂

목 敎曰左承旨與藥房提調來待華城留守前留守惠堂入侍○民始 煥之間候予曰近來晚熱甚於庚炎間服清心丸以滌煩鬱之氣而亦無顯效矣仍命清涼飲二貼劑入予謂有隣曰華城功役今雖就緒尙多未遑況本府係是外使軍制一事亦不可不一番釐正卿順另念凡區劃之方與前留守商議爲之好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7월 24일(신묘)>

강 命水原留守 徐有隣明日辭朝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7월 25일(임진)>

강 召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 藥院提調 沈煥之照訖講試官 林漢浩 假注書 徐俊輔于誠正閣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7월 26일(계사)>

강 兵曹進章陵 顯隆園幸行軍令

목 八月十五日出宮陽川縣行宮晝停所自闕門三十里章陵展謁親祭自陽川縣晝停所三十里金浦郡行宮宿所自陵所五里十六日富平府行宮晝停所自金浦郡宿所三十里安山郡行宮宿所自富平府晝停所四十里十七日鷗浦少駐自安山郡宿所二十五里顯隆園展謁親祭宿所自鷗浦二十五里以上一百八十五里十八日華城府行宮宿所自園所二十里十九日華城府親臨試射放二十日始興縣行宮晝停所自華城府宿所四十里還宮自始興縣晝停所二十里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4일(경자)>

강 命幸行時園所至華城自本府以行炬待令

목 壯勇大將 鄭民始啓言園所至華城懸燈當爲等待而多有未及修補者今番則請自本府以次炬待令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4일(경자)>

강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禮曹判書 李時李兵曹判書 李祖源 京畿監司 李在學前水原留守 趙心泰 定例堂上鄭民始 徐龍輔 李晚秀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8월 4일(경자)>

강 召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8월 4일(경자)>

강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水原留守 徐有隣 整理堂上徐龍輔 原任直閣 金祖淳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8월 5일(신축)>

강 召見大臣 脩堂及藥院提調 沈煥之 副提調 金履翼 靑陽縣監 李在翼于熙政堂

목 行次對藥院請診在翼辭陞也○政院啓言脩邊司郎廳來言今日實廳日次而翌日問安相值不得來會云矣教以仍爲來會○右議政 李秉模曰陵幸已定臣固仰聖慕之彌隆近日玉候大和動駕時日氣新時瞻望羽旄孰不爲之欣幸乎予曰先朝展謁於此陵時予亦陪往而昨年已爲告由今秋必欲展誠且園所一年再謁庶幾益伸情禮但所經十邑皆是殘局不無民弊之可言者是可慮也又教曰左相不必隨駕先詣華城府祇迎而亞獻官 左相爲之終獻官 光恩副尉爲之事上注書出往傳諭于左相予曰卽見類伯雨澤狀啓已判穴農云念及嶺民實爲矜悶湖南十邑亦已判歎且湖南則以賦役之偏重民不聊生此不可不自廟堂大加變通釐革者也古則使民以時不過三日且身布稅納而已唐之兩稅法是也我國則雖以還上言之名曰停退而及其年豐後當捧時無數加捧然則停退之意果安在哉文純公 所云停退不如一竝蕩滅者試格言矣秉模曰近古則金錫曹曾爲此言矣予曰紙幣中以望筒紙言之先朝則望筒紙至薄乙亥以前不過壯紙而今則紙品漸厚殆同正草紙此莫非南民切悶之弊也此等之弊廟堂各別着念言于完伯許誠心蘇掾俾有實效於民可也予曰平山太白山城有鐵像自前稱高麗三太師鐵像云故昨年賜額致祭而申大顯爲申太師後裔故使之進去矣今聞有鐵像四軀而襄太師則不入於致祭中且昨年以後襄太師之子孫亦不得私祭厥像云此豈成說乎以申大顯之伊時不卽提稟罷職矣卿果聞之耶秉模曰不出朝紙故未得見之矣予曰近來政院事每如此朝報之應出者不爲頒示事甚駭然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5일(신축)>

강 詣顯隆園行親祭

목 駕至齋室門外下馬入齋室改具翼善冠 黻袍烏犀帶乘便輿出齋室挾門至紅箭門外降輿就位行親祭如儀 亞獻官 左議政 蔡濟恭 終獻官 光恩副尉金箕性 大祝 檢校待教 沈象奎 仍詣園上奉審還御小次宣閣臣 承史飯命二提學 沈煥之 檢校待教 沈象奎奉審奉安閣○教曰今詣園所而日勢尚未晚軍兵露處之弊宜念今日當宿華城以此分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7일(계축)>

강 駕次華城行宮

목 自小次改具軍服出紅箭門外乘馬進發到鵲峴駐蹕池邊教內外使等曰疏鑿斯池貯之以水則灌溉之利顧不多歟外使徐有隣曰不但民蒙灌溉之利此爲園所水口則亦似有符於堪輿之理矣予曰周回當爲幾何御將 趙心泰曰爲八百餘尺而不下富平斗登垌矣予謂安城郡守 曹允植曰是役若不與今番驪州陵役相值則其成豈拖至今日耶此後植木時善爲之也仍取龍珠寺後路命承旨 閣臣及翰注外皆先詣於萬年堤以待詣城隍山後峯下馬少憩還乘馬出安寧里後路入八達門由左右軍營前路新豐樓入左翊門中陽門下馬御壯南軒內外使以下竝以次參見命領軍未及入來將領司命除之予曰今日則承史諸臣早竝退休而閉門以下節次依前舉行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7일(계축)>

강 召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于幕次仍爲進發

목 予謂有隣曰今日詣園所後日勢似未晚軍兵之勞不可不念欲仍詣華城行宮如何有隣曰日勢則無慮而今日入抵華城則非但軍兵之休息事多有便好矣命賜諸臣飯少頃改具軍服乘馬進發到新音川下馬少憩由火巢界取古西門路命先後廂軍兵竝由外路先詣各其信地承史閣臣引儀 通禮及祭官外百官皆先詣大路御前前排挾馬挾輦軍若干名外俱由外路先往內營鄉軍三哨先送古西門外把守外營鄉軍三哨草峯文侍郎 大皇橋前路各一哨把守予到古西門內左議政 蔡濟恭業已先詣抵迎於路左予曰卿亦好來否濟恭曰臣則少無憊損而俄者抵迎時自不覺瞻望天顏已切欣喜之忱矣予曰昨日事聞之乎濟恭曰朝紙尚未得見矣予曰此非長語之地矣仍進詣園所戶曹判書 金華鎮抵迎於路左予曰老人好來否華鎮曰善爲下來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7일(계축)>

강 命還宮日子以明日進定

목 敎曰華城宿所既進定一日今日亦已試射還宮日子以明日進定此意成送有旨於留都大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강 召見隨駕閣臣 壯勇內外使畿伯 御將于維與宅

목 予曰墓陳防塞稍久矣而今欲許陳則何如耶內使鄭民始曰今不可復許且關由戶曹然後始可許陳而誰敢以此上達乎予曰二直提學家大臣墳山亦有當入不入之陳云大臣墳山與他自別此則許之何如耶外使徐有隣曰曾亦聞知而甚悶然矣係是大臣墳山且以沿路賜祭恩出特例則恐無不可矣民始曰固知此家之切迫而法典所在則正一品墳山不過九十步其外則雖樵牧等事亦不許禁況此事須有告達之人然後方可施恩而既非輦路所親覽處則無端自上施恩不成事例矣予曰卿言亦是矣予曰留守 判官廩俸之不能成樣姑舍支放之資每患不足云四都中 廣州稍裕耶有隣曰大同爲儲置田稅爲添餉故四都中廣州爲稍勝矣予曰京畿廳米移割事果何如有隣曰此爲一千五百石米在華城得之甚幸而自惠廳視之則直爲九千兩錢失之亦難堪若有沒他區割之道則大同依前上納似好矣御將 趙心泰曰船馬貫則已自華城取用矣予曰金浦軍丁自古爲難云何以爲然耶畿伯 李在學曰軍丁之難無邑不然實無通變之道故今番沿路詢問之下民人所對皆以舊初不爲言而亦不敢以軍丁爲言矣民始曰舊初不三字民雖愚妄以爲言道伯豈敢筵達乎若以舊初不輒加蕩減則戶曹元帳付漸將見縮矣予曰卿言是矣今番沿路之詢問也民情多詐至若富平民黃口簽丁之說始因愚直而發終乃極口粧撰海曲之民尙如是矣予又曰總廳還餉皆願不受最是難堪矣在學曰施惠中有還耗除減處而如餉穀整理穀之類不可除耗矣予曰整理之穀初雖出於覃惠之意還多之邑反有其害及今盡賣未知如何民始曰勿論此穀彼穀外邑穀簿之漸縮誠悶然若值歉歲民之賴活專係官穀而近來繡衣之歸陳邑弊輒以還穀爲言隨即蕩減今幾無多矣畿民之不願總還者亦皆歉歲請得非自官勒分而既食之後又復如此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강 諭右議政 李秉模勿待命卽爲參班

목 政院啓言卽者議政府錄事來言右議政 李秉模以爲連伏奉還傳命召之命有不敢仍處遠地進伏華城府獄之外參俟嚴詎云仍納命召何以爲之敎以伊時處分出於曲爲卿俾有節拍使所執伸而兼欲使國綱伸也旋即收還之後在卿綽有依據在公亦甚便圓尙此遠巡者甚非所望於卿安心勿待命卽爲參班事遣史官傳諭仍傳命召○假注書 具得魯書啓以爲臣敬奉聖敎馳往傳諭于右議政 李秉模 華城府獄待命所則以爲臣雖無狀粗識義分豈敢以日前處分爲一毫自引之端而伏況今下恩批至敎以成其節拍又諭以伸其執守臣抱此聖言雖卽日溝壑萬萬無餘憾矣第臣却顧逡巡終不敢爲抗顏周行之計者實有所

不獲已者存焉謹當以載罪從事之例隨蹕路之塵於陪扈之外進伏郊垌冒入文字略暴危若之情云矣教以卿何如彼乎不獲已云者必爲未徹之臺言而此等處雖使古之大臣當之受以爲謝之不暇設欲一番陳筭陪扈義重還宮以前決非卿言私之時待卿承膺還官此意更爲傳諭○假注書 具得魯書啓以爲臣敬奉聖教傳諭于右議政 李秉模所住處則以爲深夜宣批仰貽酬應已是臣罪上添罪而至於末端之教有萬萬不敢承聞者驚惶震懷顛倒參班之不暇更何仰達云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강 召見華城留守 徐有隣 御營大將 趙心泰于行殿

목 予曰城址家垆給卜事其果聞之乎有隣曰聞御將言城址犯入結卜已爲懸頃於概狀中不必更論以民家家垆言之公田所坐之稅自在勿論至於私田賭地如數備給於土主云矣予曰私田結數幾何心泰曰踏驗之前未詳其數而約爲十餘結內外矣予曰然則留守卽令踏驗後以其實數往復戶曹免稅也有隣曰雖免稅原土價當給之矣予曰從時價區處可也予曰廣州聲串北方兩面劃屬事果何如有隣曰在華城誠好矣予曰兩面民人頗願屬云信然而民丁多寡亦何如耶心泰曰軍丁未能的知多寡而似爲千餘名至於民情則當饒之民必厭之而小民似樂赴矣有隣曰御將謂以并月谷面劃屬爲好云而臣於待罪廣州時見之此爲貧殘之面只有土夫故亦有許多弊端得之亦無益矣大抵此兩面在廣州大關得失在前松洞日用兩面劃屬後軍錢結米所捧者自朝家以本府還上加分耗條給代之故民戶所受還穀比前稍多此甚難便今此兩面軍丁也結捧也還上也細細詳探其裏面然後從長稟處好矣予曰然則詳探更稟也大同米事更爲入量乎有隣曰俄者筵退後與惠堂多般商量而本府捧置大同條外更無着手處矣予曰數爲幾何有隣曰爲一千五百石矣予曰以此米及錢三千兩分排於留守 判官則可以支過乎有隣曰然則足以措手矣予曰雖如是磨鍊猶未及廣留矣心泰曰如是措施則留守 判官廩俸足以成樣而但一營公用條無所屬處此非細憂矣予曰所謂公用條果是何許名色必泰曰不可以某某名色指的仰陳而一營軍務許多名色無非緊關臣之待罪時雖創設策應庫以條一營需用而歲入不過數千兩故將無以塗抹矣有隣曰前以此事屬煩警咳而凡百設施雖不及統營支放等節規統營約以折半措處然後可以成大營門規度矣予曰向來統營新設之屯能善就云以此移屬則何如心泰曰聞將善就云誠甚多幸以此移屬非不好矣而當初特命設屯爲統營救弊之道則統營事勢亦屬當念聞肅川補民垌外又設中垌周回甚廣今方次第起墾所收不些姑無屬處此卽其時呂倅自條築垌者故於官於民無所相關此若屬之華城則似好矣有隣曰此垌事臣亦聞之而本城近處若費數三萬兩或開渠或築垌則民蒙灌溉之惠公獲水利之稅而可期千餘歲入云矣心泰曰非但無射力亦涉迂闊不可輕試矣臣於待罪時大有屯下已建屯舍設置屯屬使之管檢者蓋有所斟酌而八達山西坪鑿一大渠而貯水又於八達門外上下柳川之間廣開堤堰引貯活水則實爲城邑水口之關鎖亦可有助於地理而坪野水田之沾溉足以旱乾無慮故必欲設施而因射力不足有意莫遂矣予曰當入幾何有隣曰將近萬兩矣予曰無論此處彼處設屯一欸從後更商而聞黃州設屯處數三浦民輩以其船泊處之見阻於築垌之後輿訛造謗必欲破壞乃已云民習誠可痛必爲申飭俾令成就好矣心泰曰向因廣海兵使往復而知之黃牧方捉囚懲礦使之如前修築云矣予曰此處沈醫之節不可不留意矣心泰曰今年軍器已沈百甕醬而別庫所沈亦爲四五千石矣有隣曰臣於南城見之所謂千石醬盡成塵土便屬無用此蓋不爲分給而一沈之後任其奸僞故及其年久自然如此此亦不出分給之例一任拋置則又將如南城矣心泰曰臣爲是慮半留半分之意已成節目其若按而行之自可永久收效矣予曰華城城門欲仍留或開門則將何以舉行耶此當有一定之式問于該曹以入承旨 李益運曰問於兵曹則以爲年前幸行時有留門之教而其時則城未盡築故只以信箭仍留而今則城已完與前自別當依京城門例以標信及信箭舉行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강 命陽川縣舊還最久年條蕩滌富平 安山舊還最久年條蕩滌當年還耗特除仁川 南陽 始興 果川

廣州舊還無論遠近燒券水原鷗浦舊還亦爲燒券還耗蕩滌輦路禾穀踐踏處折給所出之數儒生應製校卒試射放依昨年下教學行

㉔ 敕曰今因章陵展拜幸於一歲中再謁園寢而路出果川 始興 金浦 富平 仁川 安山 廣州 南陽 水原 凡爲十邑以吾民望幸之心豈容使之徒瞻羽旄畫站宿站召問邑中父老只過地方之邑召問邑宰或因民人之言付之道臣稟處或因守宰之奏許令廟堂回啓而金浦初當宿站於先朝甲寅之後民人等拔例另施陽川亦有蠲惠之舉而老人加資亦依筵教施行舊還最久年條蕩減富平 安山舊還最久一年條蕩滌當年還耗特除仁川 南陽雖曰輦路邑卽初見羽旄之地也所過處民人所負舊還之載於還簿者無論遠近令地方官抄出聚會民人曉諭後燒券始興 果川 廣州不可獨漏況有初過之處亦豈異同出還宮時輦路民人之所負舊還燒券依仁川 南陽例爲之其中水原則鷗浦亦爲初過之輦路而已西以後民人等自多偏勞舊還則焚券還耗則蕩滌以示特爲軫念之意輦路地方禾穀或有踐踏處令該道折給所出之數事令廟堂行會儒生應製校卒試射放依昨年下教學行事亦爲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㉔ 命鷗浦之南陽接界地新還一體除耗

㉔ 京畿監司 李在學啓言今此蠲惠之澤普被十邑民情想必鼓舞而水原鷗浦之民亦蒙舊還焚券新還除耗之恩矣鷗浦乃是水原 南陽接界之地而南陽地方亦入於今番輦路故仰達矣茫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㉔ 命園幸時本府吏屬出入衛內者章標五十箇自備局頒給分排使喚

㉔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幸行時本府吏屬之出入衛內者今春爲始頒給內營章標五十五箇使之舉行矣今番則以內營章標之所關不輕內使往復於臣以二十箇停當其言誠有意見而因此有掣礙者吏屬之衛內各處出入之數以各項差役言之雖令減省多至五十餘人而二十人佩持內營章標者外以無章標見阻於衛內揆以事勢不可不變通內營章標外備局所頒章標五十箇報備局取來竝與內營章標量其緊歇分排則重事面備使喚之道似皆得宜故仰達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㉔ 水原軍器新備修補監董以下施賞有差

㉔ 前留守 趙心泰別單以爲今春以親軍衛甲冑造成事伏奉湖南船儲置米四千石割給之命與本道道臣往復商確從長發賣辦錢二萬兩甲冑之緞及三升件如數新備器械中火器手弩火車及旗幟金鼓之最緊要者先卽造成外此弓矢銃刀之朽鈍鏽澁者一齊修改竝區別後聞而該庫內監裨將折衝具錫夏專管舉行火器牌將前內營教鍊官金昌倫外營教鍊官 安文欽 甲冑牌將閑良李鍾泰前禁軍金懿淑火車牌將閑良池瑞旭該庫外監官校嘉善林俊昌 李弼載等分掌董役各人等效勞亦涉可尙工匠內營軍表德運御營廳軍權正倫俱以邊首之役勤勞甚多宜有激勸之道火藥自明春行將搗製而本庫表乏射力以其餘錢買得屯土於海西 殷票縣定稅三百二十兩而作爲歲入以備搗砧時雇丁資自今年爲始會錄會減等節一併關由之意校報內營矣○新備秋鏑鐵大碗口中碗口中威遠砲迅雷砲虎蹲砲各一坐信砲三坐二號佛狼機一坐四號佛狼機五號佛狼機各二坐別黃字銃筒玄字銃筒各一坐勝字銃筒五坐水鐵震天雷五坐飛震天雷一百坐威遠砲二十坐正鐵大威遠砲中威遠砲各一坐鑰鐵二號子砲十門四號子砲四十門五號子砲一百二十五門三眼銃七門正鐵四號子砲八十二門五號子砲一百二十八門要鉤槍六十二柄烽臺分上槍二十柄四門挾刀十二柄龍頭偃月刀四柄軍兵匙子二千箇馬鐵一千五十部菱鐵一百五十箇牙里金五十五雙各色大緞大旗幟三十八面紅漢府緞令巡視旗藍漢府緞令巡視旗各四十面藍二廣緞令巡視旗三十八面四城將手旗四面參陣五哨哨官 手旗五面禾紬塘報旗十面門旗角旗各八面城將

認旗四面城將神旗雉總認旗各八面雉總神旗十六面參陣五哨方色旗七十一面綿細私習大旗幟三十八面白大旗試閱旗校藝旗各一面城將師字旗四面城哨官認旗 手旗各十六面塏長旗一百四十八面塘報旗十二面黃染木試閱旗校藝旗各一面青染木舉旗紅染木舉旗各二十五面白木舉旗十面大青布令巡視旗二十面白布城上把守旗七十五面各色大緞甲衣十一領頭口十一頂三升長甲衣四十九領頭口四十九頂三升短甲衣一百領頭口一百頂二廣緞城將號衣四領綿細城哨官號依十六領○七色軍所着秩鴉青木甲狹袖二百三十領青染木甲掛子鴉青木單狹袖各一百五十二領青染木單狹袖鴉青木單掛子各二十領青染木單掛子一百五十二領紅染木掛子十二領黃染木號衣一百二十二領青三升甲掛子紅染三升甲掛子各四十六領鴉青麻布狹袖青染苧布掛子各三十六領藍禾細戰帶三百十六件藍綿細戰帶一百三十六件冒緞戰巾八十六頂綿細各色戰巾二頂戰笠三百二十二立紅氈笠六十頂青轉羽四十八箇青紙油衫五十領紙油衫三百七十一領十三哨方色木號衣一千四百六十九領參陣五哨軍青染木單狹袖六百三十領馬軍紙油衫二百七十一領步軍紙油衫三百七十八領哨油氈九十浮技藝軍蟒龍衣六領戰巾十頂倭襪十件火車十三輛一窩蜂二百八十四柄涉板二十六坐手弩弓一百張弓弦四百八十箇箭一萬五百箇弩機一百坐 交子弓家三百箇弓絃二百箇環刀熟麻纓子三千箇平軍幕六件青邊帳幕三浮軍幕紙雨備九浮鐵燈籠二十六雙各旗幟銅絲籠六十坐各旗幟紙雨備六百四十一件火藥木桶一百箇刀斗一千叢貫耳箭十四枝令箭十三枝藍禾紬令箭雨備青紙貫耳雨備各一件鉦八坐鋸二坐啫啫囉五坐書龍鼓六十坐行鼓二十五坐長鼓二坐號笛五雙喇叭三雙細點子木大角各一雙螺角二雙水牛皮大砲匣二箇煮硝大釜五坐水鐵丸九百七十箇次大箭八箇○禁火器械秩大鎌三十柄釜子二十柄小時郎十五柄木桶十五坐柳箕二十坐汲水柳瓢子二十坐層梯五機○修補秩烏銃一千四十二柄環刀五千三十柄交子弓六百張銅鑄一百七十坐長鼓鉦各三坐教以軍器新備之數若是夥然監董內監折衝具錫夏已經實僉知令該曹相當窠收用閑良李鍾泰亦令兵曹及禁御兩營中收用看役閑良池瑞旭前銜將校金昌倫 三營中相當校任差定府校嘉義林俊昌 安文欽令外營收用邊首二名帖加成給其餘吏屬等令外帑庫分等施賞○訓鍊都監啓言謹依水原府軍器新備修補數爰別單判付看役前銜將校金昌倫本局旗牌官權差○御營廳啓言水原府軍器新備修補監董內監閑良李鍾泰本廳教鍊官加設差下○禁衛營啓言水原府軍器新備修補看役閑良池瑞旭別武士有窠差定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28 自華城行宮進發御遲遲臺

三吹後具軍服乘馬出中陽門 左翊門 新豐樓由左右軍營前路出長安門至萬右渠北岸命外營大旗幟落後教曰爾等有應受之賞格耶承旨李 益運轉奏曰各給木一匹云矣予曰善爲退去駕到遲遲臺下馬少憩于臺上分給酒饌於外營校卒之落後者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9일(을묘)>

28 判下上言八十四度于各該司

永興閑良姜載渭上言以爲渠世世守護本府順寧社順寧社卽我太祖大王誕降之地乘龍御天之所而順寧社洞內亭子里新亭里所羅里三里在國家永萬世湯流之鄉在民黎永萬世守護之基也三里居民所以盡心守護仰役御眞殿潛源殿者亦有自別則惟此三里保舊民募新民各別成聚之處而本府還餉爲弊已久一境民戶間離他三里居民則其所應役比他聚重又有戶還之弊保存無路方在盡散之境今年正月呈訴禮曹則特以頃給事成節目下送于本府該道監營亦依節目頃給而本府下吏輩奪其節目終不頃給矣伏乞順寧社眞殿底三里永頃戶還以爲保存之地教以問于該道伯事實果如所訴使之從便決給俾無更訴之弊有司堂上 寧遠居民高秀雲上言以爲庚戌年京居水鐵匠差人金啓恒等以闕內外各差備進排水鐵器皿鑄成起火所入木物寧遠 昌城兩邑貿來事成出公文而以本錢不瞻來囑亡父願以同利之意

懇乞亡父前後所貸之錢至爲一萬二千五十兩而貿取兩邑之木行到殷山地殷山吏鄉輩不有公文收什一之稅方爲呈營相持之除平壤庶尹 趙鎮明衙容朴志溫潛囑本官曰今來木物到殷山先爲收稅若以平壤公廨修補木物下來樣移文于水邊各邑無事下來後什二收稅其利不些云云本官以此意面議監營則監營不爲聽施矣京司 白木作錢將校來到平壤志溫又囑京校云若以此木物屬公之意自京司發關則渠當發賣上納云京校陳告于水原仍爲發關之除其間又有以此木物以爲平壤庶尹私貿樣陳告而自水原定將校發送兩處盡爲屬公作錢七千二百五十八兩零上納亡父聞此成病臨死遺言於渠曰吾以遐方之民以財補國用誠爲榮幸而但京司只信陳告之言以吾木物認以爲平壤庶尹貪物而屬公則豈非至冤者乎汝以此事校舉上達以伸此冤云故渠受此遺囑至今六載八度上言一未登徹乞命行查俾伸渠亡父至冤教以問于該道伯事實果如所訴從長決給俾無更訴之弊有司堂上(…)○備邊司啓言(…)又啓言華城幼學朴柱老上言以爲渠十一代祖參判 朴思爛九代祖觀察使清白吏朴處綸兩世墳山在於富平矣山下金瑬僉葬其父祖於渠先塋內白虎七十步坐立俱見之地故呈于營邑則前監司 金文淳嚴題督掘今監司 李在學有三次督掘之題末乃捉囚數朔則金瑬不遵官題終不掘去故茲敢號籲云矣落訟納俸不啻屢次而無意掘移者金瑬所爲極爲無將請分付道臣使之刻期掘移又啓言長湍 司果 張得漢上言以爲渠新占山地於本府入葬渠母時遠近親知畢至護喪李鉉裕之八寸兄鉉方亦參會葬鉉裕非不知之而默無一言今年二月渠作舍於渠母墳下則鉉裕稱以渠祖墳白虎近案構捏舉狀自官摘奸則鉉裕祖墳之白虎抵渠母墳爲二百步而渠爲勢所壓莫敢抗拒纔納掘移俸音而不勝至冤一呈再呈面質於鉉方而鉉方之招以爲鉉裕禁斷不當禁處云故渠巡巡得捷矣月初有何委折刑推鉉方督掘渠母墳不有餘力乞令攸司摘奸處決云矣張得漢之母墳距李鉉裕祖墳爲二百步則本官之督令掘移有何委折而一邊之言有難取信更爲摘奸後從公決處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華城幼學李泰會上言以爲渠十一代祖惠寧君社墳墓在於龍仁而壬辰兵火失傳矣去壬申年尋得墳墓駕前上言則回啓特下使之守護禁代矣華城 尹廷烈崔旭昌僉葬於王子墳山來龍案山者至於五六冢故渠呈于龍仁官而至今不得掘移王子墳山步數有異於凡民之冢伏乞依法典掘移云矣王子墳山事體自別尹廷烈之僉葬果是來龍案山則李泰會之欲爲掘移者不是異事摘奸後如係當禁之地則斯速掘移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羅州業儒朴昌龍上言以爲渠六代祖芑墳山在於本州世世入葬數百年禁養矣丁未年間同里金鳳運僉葬其祖於渠家世葬局內逼近之地故渠果欲呈官而鳳運敢恣豪強渠家世葬主脈及左右龍虎竝爲橫奪乞令該府行會本道金鳳運他人先山橫奪之罪照法明決云矣屢代繼葬之地一朝見奪於他人宜有所稱冤而只稱逼近不言步數者殊涉可疑令地方官摘奸公決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清州幼學李奎曄 上言以爲渠高祖故參贊 弘淵墳山在於本州矣前縣監 朴與曾勒葬其母於渠祖墳來龍回作青龍一百四十步之地今年三月占山始役故渠起訟則地方官李寅燮以爲此訟雖千百人必皆曰不可用朴哥不可以其家後而犯用不當用之地云據法出送官差禁其役事則與曾募得無賴幾百人持大棒打逐官差不時成墳渠走告地方官及監司則監司林濟遠以爲一品重臣再經道伯之墳山百四十步之地不可使他人入葬云使與曾斯速移葬而與曾身是朝官又無代囚者故莫敢誰何尚不得掘移伏乞分付道臣刻期掘移云矣山地既係當禁營邑俱置落科則林與曾之頑拒不掘誠爲痛駭請分付道臣使之斯速掘移又啓言華城 童蒙 金杜淵上言以爲渠累代墳山在於長湍地數百年守護矣乙酉年公州 金徽老僉葬其祖於渠祖墳腦後十餘步之地渠年甫十歲渠母呈于本府則前府使 徐有和題辭內蔑視無子孫之冢破腦僉葬殊極驚駭使其墓奴率來金徽老云云徽老自知理屈不爲應下渠以一箇兒童無以捉致今年六月以此意呈于本府又呈道臣則徽老萬端逃避終不來卡于今九年尚不得掘去伏乞依法掘移云矣訟理曲直姑捨之元告則渠以童子無以率來彼隻則自知理屈不爲就卡于今九年尚未對造民習可駭請分付道臣使之捉現相訟後從公決處竝允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20일(병진)>

장 照訖代講疊講借講人等并充軍

【목】 刑曹啓言卽接照訖所移文則春川 尹往欽爲其侄浩代講金川 李東錫爲其妹夫羅應奎代講順天姜翼文爲其弟相文代講豐川 金洛 黃州 邊聖湜 鄭鎮化 水原 李東炯 白川 金載璞 砥平 崔鍵 永柔 李亨源 平壤 申應夢等疊講被捉并移送本曹矣依法典代講罪人金洛 海南縣 邊聖湜 熊川縣 鄭鎮化 康津縣 李東炯 渭原郡 金載璞 三水府 崔鍵 昌城府 李亨源 興陽縣 申應夢 富寧府借講罪人羅應奎 機張縣邊遠充軍自臣曹押送借講罪人尹浩 姜相文等方在本邑云令各該道臣舉行事發關分付代講罪人尹往欽 李東錫 姜翼文充定水軍而令兵曹定配所押送○照訖代講罪人尹往欽 順天府 李東錫 海南縣 姜翼文 三和府水軍充定并定驛子押送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8월 23일(기미)>

【강】 科次菊製試券于便殿

【목】 敎以收券當夥然試官則館閣 提學入直閣臣玉堂外泮長及仕進新舊抄啓文臣入直兵曹郎廳 加差○承旨 金達淳啓言臣與弘文提學 閔鍾顯偕往泮宮儒生試取收券二千五百三十一張捧入敎以科次入侍科次訖敎曰九日製居首幼學沈渚直赴會試之次幼學俞衡柱 曹錫正生員趙萬大幼學李祕進士李容羽幼學洪起燮 鄭旼 黃協商 崔錫東 金夢亮 李東燮 李翊周進士朴時源生員柳奭佐幼學李若洙各給二分次上儒生等各紙一卷賜給仍命入格儒生明日來待○收券京一千二百八十張三下三人次上二人 華城府四十九張三下一人次上一人 開城府十張三下一人 江華府九張三下一人次上一人 廣州府五十四張三下一人次上一人 京畿四百四十一張三下一人次上二人 江原道五十張三下一人次上一人 黃海道一百二十四張三下一人次上一人 平安道一百三十五張三下一人次上一人 忠清道二百六十三張三下一人次上二人 全羅道四十八張三下一人次上一人 慶尙道五十八張三下二人次上一人 咸鏡道十張三下一人次上一人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1일(정묘)>

【강】 命水原鷗浦民人舊還與餉穀竝爲蕩減

【목】 敎曰水原鷗浦民人舊還焚券新還除耗當依輦路諸邑例爲之其間何以舉行而舉行形止蕩減數爰姑無狀聞何也此意下諭舊還之餉與還竝舉與否廣留亦有筵稟使之竝舉矣本府亦依此爲之事一體下諭而焚券時招致民人與出送判官間從便舉行亦爲下諭于華留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4일(경오)>

【강】 命輦路諸邑儒生應製令各其邑試取隨駕校卒試射放各從附近邑或竝邑設行

【목】 敎曰今番輦路邑儒生應製已有下敎者初十日應製試取於各其邑而前期各其守令上來齋往御題事分付捧券後守令亦爲親納事分付道伯時未還營令內閣直關各邑使之整待而華城 廣州則留守親執試取依華城應製例而題則迎華慶安察訪齋往收券則地方官來納事下諭于兩都留守處而隨駕校卒等捧舉案者各從附近或竝邑校則柳葉箭一巡軍則鳥銃三放試取而此亦國試不可只委地方官矣試官一員當臨時下送而以十五日試取事分付兩都則勿差試官留守專管而竝令整理儀軌廳知委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6일(임신)>

【강】 考下十邑儒生應製試券施賞有差

【목】 先是章陵幸行時駕過十邑儒生命待題下應製以自古新豐猶舊豐爲華城賦題置酒洛南軒宴群老六十一歲以上爲詩題遲遲臺爲銘題萬折毋忘立馬峯爲廣州賦題駕過南漢命詞臣大書已亥駐蹕於東門巖石之上爲詩題枕戈亭爲銘題民富政平斯可矣誰能更續武城絃爲富平 賦題題石湖佳亭別業圖爲詩題桂陽山爲頌題何處訪隆中爲南陽賦題龍栢山祠諸葛武侯爲詩題躬耕南陽爲贊題儼非中有隱淪才

爲仁川賦題陞紫燕島以備西海關防爲詩題凌虛臺爲銘題生居最說安山好況復穰穰大有年爲安山賦題奉使南京取錢塘紅種之號曰蓮城爲詩題平近樓爲銘題港連楊子仍漕舶波湧金輪更水樓爲金浦賦題移金陵郡爲詩題掘浦爲論題爲看四野黃雲色一舍陽川小駐兵爲陽川賦題仙遊峯題砥柱爲詩題孔巖爲銘題山川氣自好民物運方昌爲始興賦題夜抵始興縣見大星降人家往視之爲詩題觀感亭爲銘題南充父老慣相迎爲果川賦題登冠岳山頂上北望名其臺曰念主爲詩題**龍驤鳳翥亭**爲銘題令十邑守令齋往試取至是各邑倅收券上來親考以下○**華城**賦三下一幼學俞鉉復 許赴監試會試草三下幼學趙裕存等五人各大本奎章全韻一件次上幼學尹佑東等十人各小本奎章全韻一件詩三上幼學鄭世豐 許赴監試會試草三下幼學沈亮采等十一人各大本奎章全韻一件次上幼學任禹常等五人各小本奎章全韻一件銘草三下幼學李魯新 許赴監試會試 次上幼學李運元等三人各小本奎章全韻一件 (…)
○**華城**收券二百八十五張賦草三下六人次上十人詩三上一人草三下十一人次上正人銘草三下一人次上三人總入格三十七人 (…)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9월 12일(무인)>

㉔ 命**水原留守** 徐有隣**外營**把總差下狀啓還下送

㉕ 有隣以**外營**把總 曹命集遷轉代前五衛將 金鎮恒差下馳啓教以曹命集營將可謂毛將焉傳差代非所可論狀啓還下送下教幾日無一言皂白兵判事何其疏忽乎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12일(무인)>

㉔ 命駕過十邑校卒試射放入格人施賞有差

㉕ 教曰今番幸行時駕過十邑校卒試射放時廣州將校閑良池得永 柳葉箭邊四中直赴殿試前別將 梁宗海 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會試富平將校閑良金鼎三 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會試○別單**水原將校** 守堞軍官出身金再鍾貫一中邊一中出身李萬實邊二中各米三斗知穀官嘉善崔致驥等二人竝貫一中各米二斗前銜出身白光信等十二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捕卒文德金 烏銃邊二中米二斗右司右哨軍朴者斤丕等二名竝貫一中中司左哨軍金於仁老美等七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廣州將校閑良池得永 柳葉箭邊四中直赴殿試前別將 梁宗海邊三中直赴會試司果 鄭之仁等二人竝貫一中邊一中閑良姜弼柱等五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李始天等二人竝貫一中折衝柳涑等八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姜順得 烏銃貫一中邊一中米二斗李順得等三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富平將校閑良金鼎三 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會試折衝金時成等二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出身金宗才貫一中閑良朴春燁等五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安希福烏銃貫一中千米奉等八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南陽將校**司果 朴漢輝等三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閑良白慶恒等二人竝貫一中折衝洪允德等十一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池龍成 烏銃邊二中米二斗姜德成貫一金斗土里等五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仁川將校閑良朴就大 柳葉箭邊二中米三斗金好千貫一中司果 河道淑等八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金巨福 烏銃邊一中米一斗金浦將校閑良金快福等二人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朴宗億等五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李福介等七人竝貫一中出身趙才奉等三十八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高長孫等二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安山將校閑良金光世 柳葉箭邊二中米三斗金才文貫一中李世大等十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姜次丕 烏銃貫一中石福丕等三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陽川將校閑良金順才 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金慶文等二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李信輝等六人竝貫一中文春興等十三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田興福等二名烏銃竝貫一中池興大 等二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始興將校閑良金慶文等二人柳葉箭竝貫一中韓一大等十二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金福述 烏銃貫一中邊一中米二斗林老迪等五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果川將校折衝金光宇等五人柳葉箭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柳所獨等三人烏銃竝邊二中各米二斗金光福貫一中裴完才等七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17일(계미)>

㉔ 命嶺南 湖南 海西災邑舊還竝置之京畿廣州 江華 關西 北關以近年條收捧水原特爲勿論北關戊戌條六十石蕩減

㉕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諸道舊還今當分排而今年年事未得均登嶺南 湖南既奉筵教海西亦多災邑竝置之昨年故相以先從最久條收捧之意有所筵稟此固守經之論而揆以民情終多難便今年則依近例自近年條溯以上之京畿水原 廣州 江界甲寅條關西自丙辰至壬子條北關自甲寅至戊申條湖西則乙卯二千五百餘石及甲寅條限萬石合十六萬餘石分定而沒數收捧之年條則民人所見處卽焚其簿永絕吏奸洞除民弊仍以爲例事請分付各該道臣從之教以水原則見石數謄入者甲寅舊還至於三千石矣今年則水原舊還特爲勿論因此思之北關有戊戌年條六十石載錄者此則蕩減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18일(갑신)>

㉔ 命水原都試居首人依例邊將除授

㉕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則本營今秋等都試時左列親軍衛嘉善金允台居首而允台甲寅秋等都試居首今番又爲居首係是再次居首令該曹稟處矣取考節目則再次居首者無論嘉善堂上邊將除授矣今此嘉善全允台依節目邊將除授而係干恩賞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18일(갑신)>

㉔ 以始興 果川隸水原府

㉕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水原處在安山 龍仁 振威 始興 果川之間則其在四面拱護之道只屬安山 龍仁 振威而不屬始興 果川已非環繞協守之意總戎廳屬始興 果川越水原而隸於南陽亦涉不便今若以始興 果川屬之水原一作北城協守將一作通衢遊兵將若其軍總則南陽仍屬總廳而本邑東伍十哨陽川東伍一哨合爲十一哨又以南陽壯抄一哨充補與坡州 長湍同爲十二哨守禦廳親牙兵卽大將親率而不爲入屬於城堞排立之列則多寡別無定數雖減五哨尙餘八哨且見今畿內軍丁加定五哨納米軍亦必難便直爲減數以來左右部所屬牙兵三哨把下二十餘名此則入於五營之衛者勢難闕伍以三田渡鎮軍官二百五十人鎮牙兵二哨之不入於城堞排立而只納身米者中分作牙兵把下軍屬之左右部收米則仍屬本鎮龍仁 果川親牙兵旣已減來則不可獨置其屯屯田亦爲移屬而各屯所收各穀八哨牙兵收米竝以守禦廳每年移納本營錢中依此數劃給米穀作錢條使之來納本營則別無給代難便之端總廳屬安山 始興壯抄二哨移來之代 三營將各色標下輜重軍多寡不一若依京營門例量宜存減則可得二百五十四名以此移作壯抄二哨而仍令收米三斗則可無給代之事左部壯抄十三哨中一哨移付南陽二哨移付水原而三營標下之除出者當爲二哨則左部比右部減一哨若就各哨中或若干減數或軍需保中移錄以備十三哨似好竝以此分付守總兩營 水原前屬龍仁等三邑協守軍爲十二哨今屬始興 果川東伍五哨安山始興壯抄二哨龍仁等三邑守廳牙兵八哨合二十七哨足爲一營五司之軍此則自外營團束磨鍊定制施行何如從之又啓言始興 果川旣已移屬外營總廳所在兩邑兵符左隻請令政院收取領下外營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24일(경인)>

㉔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華城留守 徐有隣 壯勇提調 鄭民始 壯勇大將 金持默 總戎使 趙心泰

㉕ 予謂有隣曰外使上來有所設施經紀而可稟處者乎有隣曰有若干條件刊錄以來者而蓋軍制之團束及生財等事矣予曰提調亦與之相議否民始曰臣於閤外與內使及前外使相議而此蓋大同田稅中三千結分捧米太者自本府以錢收捧戶曹 惠廳所納米太則以常定價納錢則其所贏餘爲萬餘金歲取萬金亦不爲不多矣予曰軍制諸條則卿意如何民始曰臣旣未詳其本府民情不敢質言其可否矣心泰曰諸條所

論揆以民情亦多有可行者而此皆先得生財之道然後當次第團束矣民始曰臣以爲財穀則猶是稟處可得之事而營府之急務莫先於規模紀律先立其大者然後節目可次第就緒矣予曰今已迫昏外使明日入來以畢其奏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9월 24일(경인)>

강 命城役所所餘材木付之外整理所

목 前水原留守 趙心泰啓言城役所所餘材木今方修成冊傳掌于新留守而以其實數付之外整理所後轉報內營以爲句管之地恐宜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24일(경인)>

강 命停外營合操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內營鄉軍合操向伏承停止之命外營合操既有備局行會當以十月內擇日舉行矣教以外營合操一體停止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24일(경인)>

강 命總廳所在始興 果川兵符左隻定禁軍下送水原留守處

목 政院啓言因水原留守所啓總廳屬始興 果川既已移屬外營總廳所在兩邑兵符左隻令政院收取領下外營事舉條啓下矣總廳所在兩邑兵符左隻使之來納自本院定禁軍下送水原依例營上事請總戎使及水原留守處下諭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9월 27일(계사)>

강 召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前留守 趙心泰 平壤庶尹 任希厚于誠正閣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0월 2일(정유)>

강 命水原府災結加劃新還代捧及推奴徵債防塞事竝依狀請施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災實狀啓則以爲本府災頃合爲三百三十九結三十三負九束元劃災二十結外三百十九結三十三負九束特許加劃當此畚農失稔田穀差勝之歲萬餘石米祖新還竝以本色責納則決致難辦被災最甚處限四分一其餘限五分一相當正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舊災名色昨年因特教頃給則今此所請卽是當年災而較之畚總似不爲過元劃外三百十九結三十三負九束特爲加劃米租新還代捧事本府民情不可不念亦爲依所請之分數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年還作本色推奴徵債防塞事一體依施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0월 4일(기해)>

강 命前持平 李瑞朝調用

목 因持平望筒教以每欲下教矣今見望筒而思之華城 侍從卽李瑞朝一人年已老令該曹別爲調用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0월 6일(신축)>

강 命諸道邑倅憑藉整理穀剝割聚斂者道臣摘發以聞

목 右參贊 沈煥之啓言臣於外邑所置整理穀分斂之事有所聞不勝駭惋者敢此仰達矣整理之名昉於陵辛時戶曹判書爲整理使之例而以殿下愛日之聖孝頃當萬千年一遇之慶會奉慈駕而詣華城誕舉呼

嵩之盛典上自內府供億之費下至從官軍馬盤纏糗糧之資不煩大農之經用營邑之供給而默運聖智別爲區劃此所以整理諸臣之奉而舉行者也及當觀華之日既養群老矣又濟四民矣廣慶覃恩之聖念至及於環海億兆之衆而聖教若曰當是年是日行是地是禮而民吾赤子既無以家給牛酒人皆醉飽則於予心豈不欲然民之質矣以予心爲心亦豈不思與國家同樂而共歡乎遂以整理用餘錢二萬兩分送三都八道俾以一兩之錢作爲皮穀一包自其明年春以散而秋以斂或爲種資或爲農糧貽我嘉種傳之悠久出自聖孝覃以慈惠留有餘不盡之澤爲用數厥庶之本則雖愚夫愚婦之微亦當知其粒粒皆恩人人同慶之盛德至善可以孚豚魚而感木石此又所以乙卯整理穀之建置者也凡在按藩守土之列者服田緣畝之類體其創始之本意念其蒙被之洪私其孰不油然而觀感惕然而興孝頌祝於播種之時而鼓舞於對飯之際乎若營邑之臣一任舞弄之奸不思對揚之方則是眞無人心者況於再昨年以湖西舉行之駭然至登籌啓仰煩飭教則瞻聆所及庶皆警動而知懼而今聞南中諸邑尙或有以錢分給勒捧正米之處錢分數十文米捧七八斗謂之整理之穀其外諸道春散數十葉秋斂三四倍錢還成習而看作利竇民間傳說聽聞駭惑大抵此穀一自以錢作穀之後本無錢邊之可賈者且況皮雜之質本不取米則錢分之謂以整理米捧之托以整理抑何意也以聖上均視遐邇廣布慈德之至誠苦心闕而不行反爲貽弊民間之端思之及此寧不痛惋請令廟堂嚴覈摘發當該守令拿致王府繩以當施之律不能檢飭之道臣亦卽嚴勘以爲懲後之地教以整理穀之設施乙卯奉觴上壽之餘出於廣慈惠覃慈恩之至誠苦心而必以皮穀派分兼寓春種一粒秋收萬顆生生不窮於千永垂之義設有不良無恥之吏寧忍萌計於賭利而錢分米捧之駭惡姑無論敢於此剝割敢於此聚斂者其罪不可但以贓污論事既發覺若不嚴法重繩則何以謝小民乎亦豈可使此布德之舉一任其相反乎今日來此而聞此者可見乾道之孔昭按道者不飭之罪從當隨現分等勘處先從各其管下列邑犯科之人一一摘發狀聞一有不謹致或現發於按廉之行則其道伯爲先拿致王府臨門親問以示爲所重之意爲先嚴明分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0월 7일(임인)>

 推水原留守 徐有隣

 政院啓言水原留守 徐有隣進參次對事飭教牌招之下謂有情勢終不入參誠甚未安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8일(계유)>

 召見大臣備堂于誠正閣

 次對也○因本司坐起進不進單子教以卿等既來會再明日次對進定於今日○教曰近日次對如華城廣州留守之上來者不爲入參備堂洪億 徐有隣牌招違牌無敢呼望有司堂上趙鎮寬之今又懸病於本司坐起者事體無所據從重推考使之進參○予曰近日士趨之不正多由於小品之書所謂小品之書卽明清文體之支流也及今矯揉之道在於一變其道而亦不必過費辭教但當人其人火其書而已蓋文體與世高下而西京之文主於典雅至唐詞章之學極其文采至宋經術之微奧四先生迭爲發揮天人性命之源誠正格致之工剖析闡明纖悉無遺而自明以後則經學文章別立門戶而又有考異之學強作名目務爲神奇學術之差人心之誤職此之由甚至於小品之流歸於異學名爲異學則豈非大可憂虞者乎今欲丕變此習則家而父兄朝而主司者若思回漓返樸之道克用出奴入主之政則何患其俗不變而士不正哉雖於泮試之製亦惟取其文體典雅者則當有一新之效此在國子長之得其人宋之李泰白文華之盛甲於當世而嘗入試國題不知解閣筆不作曰此必孟子書也蓋泰白以非孟之人不見孟子書故然矣予則近見應製諸作若有文字之不知出處者亦曰此必出於小品書也故相金錫胄之文集亦近作中脫灑者也而實爲蹈襲明清體者之始農巖集亦未免此矣先正之不看明清書農巖反以爲不知裏面故不好看予則以爲農巖之知裏面不如先正之不知裏面矣予曰備堂座目留守則不書進不進此後則上京 留守則書進字可也廣州留守洪億曰山城官廨諸處前留守已盡修理而未及用功於城堞矣臣方漸次修補爲計而至於城中九寺無處

不類佛殿僧寮雖不可一齊修治而軍物所儲之庫舍不容不趁今改建容費物方有難自下區劃亦不敢請得於公家若得空名帖僧俗合三百張則庶有區處之道矣予曰大臣之意何如右議政 李秉模曰近來此弊不可不顧矣場市隴畝之間無人不金玉臣意則不可施矣憶曰本府二面幾將移屬華城矣將以楊州二面給代云而古楊州 平邱二面較本府二面田結民戶殆不相當軍額之充定校吏之支放難準其數龍仁 利川 楊根等邑亦有附近之面當與畿伯及華留相議移劃而事多掣礙實難爲計矣予曰此是鷗浦駕過之時適見其地形之相接偶有酬酢而既非筵席停當者則今此所陳有若境界已換版籍已移者然事未定而先自撓民豈有如許道理乎憶曰臣與華留畿伯相議往復不啻屢次畿伯亦以楊州二面田結民案盡爲錄來臣亦於楊根 龍仁 利川等附近本府面里錄來其田民之總如此之際民安得不知乎臣之今番上來時古楊州民人等遮馬呼訴曰若果移屬則三千石軍納無望堪當難以奠業矣予曰安堵之民騷撓至此不但楊州之民龍仁 利川 楊根之民勢亦然矣卿於還營時明諭此意以爲轉相告諭依舊奠居之地可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1월 8일(계유)>

강 御春塘臺行耦射

목 春而花釣冬而燕射歲以爲常便成禁中故事于時苑雪初晴眺賞甚佳予命諸臣分耦行貫革之射一提學 鄭民始 華城留守 徐有隣 檢校直提學 李晚秀 抄啓文臣 李翼晉 嚴耆 李東萬 申絢 李勉昇 徐俊輔爲耦而左壯勇使 金持默 刑曹參議 李泰永吏曹參議李勉兢 承旨 金達淳 檢校待教 沈象奎 李存秀 抄啓文臣 金近淳 黃基天 曹錫中爲耦而右予射七巡獲邊十五矢貫一矢承史閣臣抄啓文臣各以耦發矢失始邊六中貫一中有隣邊一中晚秀邊五中翼晉邊三中耆邊六中貫二中東萬邊三中絢邊六中貫一中勉昇邊八中俊輔邊二中共贏右耦者凡四十矢有奇時禁軍別將 柳孝源監別軍職之耦總戎使 趙心泰監宣傳官之耦往射于丹楓亭本營將官等亦爲應射心泰邊二中金熾邊二中徐英輔邊四中貫一中鄭學畊邊五中柳心源邊二中任聖說邊三中貫二中李漣邊一中李哲邊二中趙岐邊一中李海愚貫二中邊二中朴思弼邊四中貫二中孝源 柳相斗竝不中宣傳官 金益彬邊二中貫一中朴光迪邊一中柳相燁邊三中貫一中趙運永邊三中李馨秀貫一中邊一金煥 李得江各邊二中權思漢邊三中黃勉基邊三中貫二中韩泳邊二中柳興源邊三中貫一中李甲會 柳曦 李儒秀各邊二中李勉植 林必榮各邊三中尹敏東邊二中貫一金▣ 徐翼淳各邊二中洪理燮邊三中貫一中南建中 金植 鄭宅休 李彬各邊二中將官尹頤東邊三中貫二中張志近邊一中李栻邊三中李厚在邊三中貫一中成舜民邊二中李魯昌貫一中李成德貫一中邊一中尹相重邊四中貫一中朴基赫邊五中貫一中尹孝儉 沈閭之各邊二中貫一中沈謙邊四中貫一中射既已各以其記進遂御帟幄命內廚饗肉燒雉分賜諸臣飲噉以飽各盡其歡和氣所融膝六無寒信乎其爲昇平盛事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1월 18일(계미)>

강 命水原府大同給代捧留結錢依三都例劃付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居留之職與州府郡縣有異自朝家舉一府土地人民而全屬之或以爲管理之資或以爲保障之需松京 沁都 南城是也今此華城陞留之後體例地望顧何如也而各項上納之自在依舊是府使貌樣問其職則居於三都 之上考其中則出於三都之下名實之不副有如是矣且外營規度取倣內營校吏卒隸名色自多而料布設置尙不就緒城內未能櫛比亦由於此今之財力既不及古之財力三都全屬之例有不可盡用度支歲入之稅姑不爲舉論而至於大同上納數既不多磨鍊給代仍爲捧留結錢則依三都例區劃以爲尊事面需支放之地恐合事宜故仰達矣從之教以三都既有其例況本府乎以大同米餘條上納者勿爲給代特爲劃付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18일(계미)>

강 命江都區劃泰安田稅移劃於水原府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本府以新創之地餉需支放每患不足同是保障優乏懸殊江都區劃泰安田稅取考十年總則折米豐則爲近四百石歉則爲二百餘石本府設置屯田餉需有裕間請姑令移劃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18일(계미)>

강 命水原移屬一用松洞兩面稅大同結錢依廣州例仍留本府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廣州之府倉入上無所上納自是事例所載曾前移屬一用松洞兩面稅大同結錢在廣州時不爲上納來本府後使之上納揆以事面殊涉如何請依廣州例仍留本府以爲添餉或支放之地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18일(계미)>

강 命水原府 別軍官取才及久勤者都政時竝收用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本府別軍官之每年兩都目取才除職亶出拔尤之意有才者超遷無才者留滯固是當然底事在渠輩實無怨尤而但入屬多年抱紅牌而老黃馘者亦涉矜惻二都目許以取才一都目許以久勤恐合事宜故仰達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18일(계미)>

강 命水原府公都會依法典以準三式人許赴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本府公都會今將設行矣應製係是特恩未滿三式之人雖有許赴之例公都會之必準三式自是法典今番公都會依法典以準三式施行之意請知委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18일(계미)>

강 召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 壯勇提調 鄭民始大將金持默 總戎使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21일(병술)>

강 命水原管城將以本府判官例兼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外營守城節目今當啓下矣有城池宜有管城將請以本府判官例兼仍爲添入節目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21일(병술)>

강 命外營屬五邑軍制及協守節制成節目遵行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外營屬五邑軍制今已就緒竝與協守節制而追成節目具別單啓下以爲永久遵行之地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21일(병술)>

강 召見大臣備堂及藥院提調 趙宗鉉于熙政堂

목 行次對藥院請診也○予謂左議政 蔡濟恭曰久不見卿矣以使事有問議者且整理穀事既有所重而卿既總理故兼有下教者所以召卿矣箕伯與灣尹狀啓廿七日所發者連三度馳啓而兩度則一向無減一度則曰數日間當力疾登程云祔則正使病勢有加無減且入棚後雖與我國無礙通信而既是彼地想其生入玉門之意必切於病中其在體下之義不可不恤顛沛任其前進故昨有問議於卿等以爲差代之計矣今

既聞向減之報則不必更爲差送耶濟恭等曰臣等亦見其狀本而諸症稍減云然則爲使事亦甚幸矣予曰整理穀查啓今既齊到姑未詳覽而概見其要語則皆是外題或曰錢捧每石價爲幾兩或曰米捧爲幾許或狀本中草率塞責全然闕之然則不爲論列狀聞之道則當更爲行會耶以覃恩廣惠之舉穀名所重何如而其或萌計於賄利者豈可以邑倅論之且其穀數之分割初既不多則寧有染指之端乎爲道伯者只當查問其彼此虛實而已而謂之查實或不無民邑騷擾之弊則是豈成說乎大抵故相以整理穀事稟處成節目予固知保無他慮故初不詳覽而啓下矣其後今禮判言內整理穀名色有三條一則修城餉穀者亦曰整理穀者名色恐或相混此則名之曰修城整理穀爲可乎云故予始乃取見其節目則果有修城穀遍八路之舉夫如是則名色之自致混捧民人之不知其區別亦無足怪矣初欲以此穀置諸水原而環東土數千里之間何者非吾民乎以其投醪之義將使八路民生春種秋收以至於億萬年飽慈德而頌慈恩則道啓中以邑宰之不爲別儲一庫費辭請罪亦甚如何設令混置他庫名之曰整理穀雖後人問之則曰此是某年某時整理穀之所以設施者云爾則可爲廣敷之一道而以今狀本觀之大違區處之本意茲曷故焉當初節目中果以別儲行會耶無論混捧與別儲取其生生不窮之義俾吾民雖千萬年後皆知整理穀三字之義者乃其施措之意則混捧與別儲何必論之而且有修城穀名色則民何以卜別曉得乎當初所以然如此而亦由於任事者不善爲之致也吏判筵奏以米捧爲罪而修城穀則節目中有米條然則易致混淆列邑之以米收捧亦何必罪之乎濟恭曰今既論列狀聞而一竝置之則無所懲畏且不無解體之慮又欲一竝懲治則亦有張大之嫌臣未知何如則爲好也予曰完伯狀辭太涉煩瑣所謂立本等說是何前無而今有此則姑無論嶺伯則萬萬駭然今若平心細究則除非贓污者外寧或爲於此聚斂之計乎雖然嶺南七十餘州何曾無一介犯科者而乃以草草數行語漫漶塞責而止寧有如此無嚴之習乎此專出於不知畏忌敢生彌縫之計全不留意於奉令承教之道此而仍置尚可曰朝廷有紀綱乎嶺伯則不可不嚴處而但念本道之明春賑賑不可付之生手今若論其朝廷命令之不立與當春賑賑之得宜則孰輕而孰重濟恭曰嶺伯事果萬萬駭然所當重勘而第及今遞易則開春設賑時新到者未諳頭緒民事狼狽之外尤切九重南顧之憂臣意則追後勘罪亦不晚矣予曰此莫非廟堂之責也如此道臣不能自廟堂使之畏戢而致此耶仍謂有司堂上李時秀曰各道狀本封置於本司以待明春麥秋後稟處可也程子曰遽忘其怒觀理之是非予欲爲觀理也既觀理而又至於窮理則亦足爲明是非之道矣濟恭曰忘怒觀理之教誠不勝欽仰萬萬矣予曰今番以津渡事有該將臣記過之命而傳教誤以三將臣書之禁將則初不必舉論也臨津乃是撥路而津將之申飭指導自前無慮最可慮者銅雀 西水庫兩津故也予謂總戎使 趙心泰曰修城穀一款今年則已爲收捧而來頭則必也變通然後可無名色相混之慮厥數未知幾何 心泰曰以三千石作錢收捧五千兩矣予曰毋論某穀以備局管穀區處則亦似無妨耳工曹判書 鄭民始等曰五千兩數年例割付則當無損益矣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1월 30일(을미)>

강 召見大臣備堂于熙政堂

목 敎曰十五日開坼相值二十日都政相值左右相既入來二十日次對進定於今日○予謂左議政 蔡濟恭曰今冬之雪前所未有明年雨澤之浹洽庶有先占之徵矣濟恭曰農家亦以爲冬月之雪即夏雨之兆云矣予曰雪深之時火不爲災而嶺邑失火近頗頻數無乃嶺南則罕雪而然耶濟恭曰日前聞鄉中往來人言則華城以南兩雪甚少云嶺南亦似同然矣予曰昨日湖西停捧傳教卿等亦皆見之而果以爲如何濟恭曰恤民之聖德實不勝欽仰矣予曰卽爲行會而果能及時乎有司堂上趙鎮寬曰果卽行會矣濟恭曰臣於閤外問于寮相而有所酬酢者矣日前柑製之拔去雖出於朝家嚴科場之意而以臣淺見恐不無後弊之慮夫試券之有犯於違簾等格式者若不現發於坼榜之前則自前無拔去之例故東人科作之中違簾而居魁者往往有之至若今番事則既已坼號傳教又下之後以違簾及對偶不精等事至於拔去之境此後若有一二處違格之文又或現發於坼榜之後則今番事似或有爲例之慮恐有關於後弊矣予曰後弊則雖可慮而亦豈有復有是事之理乎蓋違簾非止一二而其外違格及文不成樣處甚多如此之文不可以登諸科作頒

示多士故命官筭請不得不許施矣右議政 李秉模曰若是一二處違廉而已則亦何必至於陳筭之境乎臣等之不善考試爲人嗤笑固不足恤而其在朝家嚴科場之道不可不如是矣 (…)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2월 13일(무신)>

강 司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留放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孳息或準式或稍加於元式之數而既不超異則莫重賞典不可輕議故失則較諸牧馬元數蔚山 長淵 水原爲最多而姑先視警於殿最更觀來頭另加論罰之意請各別申飭○京畿 江華 兼監牧官 草芝僉使 李興大所管三牧場丙辰籍付馬六百二匹今生馬八十五匹合馬六百八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五匹箭串牧場移放次別關捉出壯雌馬四十五匹故失馬一百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十八匹內壯雌馬二百五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五匹今生馬八十五匹加報十四 長峯兼監牧官 長峯島萬戶 前任羅太乙時任李禧福所管一牧場丙辰籍付馬四十五匹今生馬六匹合馬五十一匹內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匹故失馬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十七匹內壯雌馬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匹今生馬六匹加報一匹南陽監牧官前任金達瑞時任白東鉦 所管五牧場丙辰籍付馬五百一匹加現馬二十六匹今生馬一百七匹合馬六百三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二匹故失馬七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四十二匹內壯雌馬二百九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九匹今生馬一百七匹加報十八匹 仁川兼監牧官 永宗僉使 金燮所管二牧場丙辰籍付馬一百七十四匹今生馬三十一匹合馬二百一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八匹故失馬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八十九匹內壯雌馬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八匹今生馬三十一匹加報三匹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萬羽所管二牧場丙辰籍付馬二百四十四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合馬二百三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三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九十二匹內壯雌馬一百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四匹今生馬三十四匹準 全羅道興陽監牧官 朴宗善所管九牧場丙辰籍付馬八百五十一匹今生馬一百五十八匹合馬一千九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四匹故失馬一百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百八十五匹壯雌馬四百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四十二匹今生馬一百五十八匹加報十六匹 順天監牧官 李景晃所管四牧場丙辰籍付馬四百八十五匹今生馬八十八匹合馬五百七十三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五匹故失馬四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九匹內壯雌馬二百六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九匹今生馬八十八匹加報九匹 羅州監牧官 申大復所管三牧場丙辰籍付馬四百五十五匹今生馬八十五匹合馬五百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八匹故失馬七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五十四匹內壯雌馬二百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一匹今生馬八十五匹加報四匹 珍島監牧官 丁允泰所管一牧場丙辰籍付馬三百三十四匹代徵馬一百匹今生馬四十二匹合馬四百七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二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五十一匹內壯雌馬一百四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十二匹今生馬四十二匹準 慶尙道 晉州巨濟等監牧官 安載述所管二牧場丙辰籍付馬九百二十一匹今生馬一百三十八匹合馬一千五十九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十二匹箭串牧場移放次別關捉出壯雌馬五十四匹故失馬一百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百六十三匹內壯雌馬三百五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七匹今生馬一百三十八匹加報三十一匹 蔚山長鬐等監牧官 宋堯熙所管二牧場丙辰籍付馬七百四十四匹今生馬一百四十二匹合馬八百八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一百五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百三十四匹內壯雌馬四百四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三十五匹今生馬一百四十二匹加報七匹 東萊兼監牧官多大浦僉使 鄭燮所管一牧場丙辰籍付馬一百七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一百三十一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一匹內壯雌馬五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七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七匹 黃海道長淵兼監牧官白翎僉使 梁峽所管一牧場丙辰籍付馬一百二十五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合馬一百四十六匹內封進馬

一匹故失馬二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一匹內壯雌馬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一匹準 海州康翎瓮津等兼監牧官登山僉使 孫世隆所管二牧場丙辰籍付馬一百八十四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合馬二百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九十五匹內壯雌馬八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五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加報三匹 豐川殷栗等兼監牧官椒島僉使 前任池達海時任白文赫 所管二牧場丙辰籍付馬一百四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合馬一百六十六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六十三匹內壯雌馬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二匹今生馬二十二匹準 平安道鐵山宣川等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 崔碩輝所管三牧場丙辰籍付馬五百七十六匹今生馬六十六匹合馬六百四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箭串牧場移放次別關捉出壯雌馬六十四匹故失馬九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故壯兒雌雄馬竝四百八十一匹內壯雌馬二百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十一匹今生馬六十六匹加報五匹 咸鏡道咸興永興洪原文川等監牧官 權抑所管三牧場丙辰籍付馬二百七匹今生馬四十五匹合馬二百五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三十九匹內壯雌馬一百二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七匹今生馬四十五匹加報八匹 端川兼監牧官端川府使前任張重吉時任李楡 所管一牧場丙辰籍付馬八十三匹今生馬十三匹合馬九十六匹內故失馬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十七匹內壯雌馬四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三匹今生馬十三匹準 穩城兼監牧官穩城府使 趙文彥所管一牧場丙辰籍付馬一百四十七匹代徵馬五匹今生馬二十五匹合馬一百七十七匹內故失馬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六十二匹內壯雌馬八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五匹加報一匹已上丙辰籍付馬六千八百八十五匹加現馬二十六匹代徵馬一百五匹今生馬一千一百五十六匹合馬八千一百七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十八匹別關捉出馬一百五十五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一百十九匹故失馬九百二十一匹合馬一千二百二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千九百四十九匹又啓言箭串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孳息既未準數故失至於此多臣等惶恐後勘當該郎廳 朴宗厚 韓大裕所當請以重勘而設始未久難責生手請姑令戴罪供職期有成效○箭串牧場看檢郎廳 僉正 朴宗厚 判官 韓大裕 所管一牧場自北道移放壯雌馬十一匹壯雄馬三十六匹自江華移放壯雌馬六十五匹自鐵山移放壯雌馬六十四匹自晉州移放壯雌馬五十四匹自濟州移放壯雌馬一百五十五匹今生馬十六匹合馬三百九十三匹內移放上來時中路故失馬二十七匹到本寺故失馬十九匹放場後故失馬一百三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一十一匹內壯雌馬一百七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三匹今生馬十六匹不足三十七匹竝允之○**壯勇營**啓言年前本營割給之雌馬放牧於箭串牧場使司僕寺一體檢飭而以三雌一息每歲未自該寺報于本營則自本營枚舉草記添錄事曾有定式矣今此司僕寺所報丁巳息雄馬三匹雌馬五匹合八匹請添錄於元數以爲憑考之地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2월 19일(갑인)>

간 召見諸承旨及有司堂上李時秀 趙鎮寬 李書九 京畿監司 李在學于誠正閣

목 承旨持公事也○予曰昨日玉堂事豈成說乎初無不可同朝之義則豈可如是處義而況前此既已無礙行公到今忽又引義乎使之卽爲入直此後則無敢徑出之意另加申飭也予又曰寶城 鳳岬寺屬於何司乎禮曹判書 李時秀曰屬於**華城**云矣予曰寶城自是小邑則一利之移屬豈不爲弊雖一文錢豈可使因此而有所貽害於民乎卿其問於**華城**前留守往復本府從長商議使之還屬該邑而既已還屬則民庫所出自歸蠲減若有減之名而無減之實則又非本意備堂李書九既經本道伯另加關飭俾有實效焉予謂有司堂上李時秀等曰昨日湖南請賑之啓來到穀數多寡與所料何如時秀曰頗爲精約矣書九曰湖南之前後請賑米有如今番之精約而但嶺南則以米太皮穀區別數爰而湖南則例不區別穀色故都數雖少而若多執米條則亦不爲不多矣予謂鎮寬曰荒政考編輯之役今至何境鎮寬曰仁廟 朝以後則已盡訖工其前則今方出草矣予曰此書若爲印出則好矣仍謂書九曰卿所編者今亦至幾何耶書九曰此則與荒政考凡例稍

異今方考閱謄錄抄出矣予曰非惟抄錄之便於考閱予則謂一番抄出勝讀二十遍矣書九曰分類成冊凡例日前成出入啓而尙今未下矣予曰依此例爲之予謂京畿監司 李在學曰今年捧糴今至何境耶在學曰還穀幾皆畢捧而歲末民情亦不至艱苦矣予曰各邑軍政黃白之弊今皆釐正乎在學曰始興 果川二邑尙未盡爲矣予曰果川倅亦是新手而人似了了矣在學曰曾於部官時見之人固詳明矣予曰始興倅人固雅飭而太欠氣短其於輦路劇邑非其所長道內守令中有可合相換者乎在學曰砥平郡守 尹義厚似爲可合此外卒難思得矣予曰不但本道雖他道近邑中如有可合之人須更思之以待他日登筵提擧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2월 22일(정사)>

강 命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還下送推承旨 魚用謙

목 因該留守 左司把總貶中代差下事狀啓教以姑未開拆何爲差代狀啓還下送捧納承旨推考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2월 22일(정사)>

강 命金吾時囚待朝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黃海監司 李義駿狀啓長連前縣監 曹允彥令攸司稟處事啓下矣曹允彥下去水原地請依例拿來允之教以今日判下者外如有時囚日寒若此待朝開坐議處

<일성록, 정조 21년(1797) 12월 25일(경신)>

강 命華城田稅屬之本府

목 戶曹判書 金華鎮啓言伏見華城留守 徐有隣所啓下本曹者則以泰安田稅之移劃於華城府爲請蒙允矣臣有愚見敢此仰陳華城體例顧何如而餉需支放每患不足有此移劃之請第念國穀一也而本府田稅則上納於地部 泰安田稅則移納於本府者事面既不便且在國體此多彼寡不當計較捨近取遠終涉如何華城則取用本府田稅如三都之例地部則取用泰安田稅恐宜矣教以事面正大依爲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2월 28일(계해)>

강 命具允鼎 部將單付

목 以江口權管望單教曰當初既知其華城久勤何可差送如許之窠乎具允鼎 部將見窠單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2월 30일(을축)>

강 命水原府偕老老人八十以上三十七人并加資妻爵從夫職加階

목 該留守 徐有隣以正朝歲饌老人年歲及穀物數爰馳啓八十以上人資憲大夫同知 金自益等一百二十七人各米五斗鹽三斗代米一斗五升大口魚三尾代米九升七十以上人折衝僉知 柳瑞新等四人各米四斗鹽二斗代米一斗大口魚二尾代米六升教以年八十老人中偕老者至於三十七人之多其在老老之政推恩於本府當自別各加一資妻爵從夫職加階年例老職加資下批政先爲下批下送令守臣親執分給於各人子孫等仍爲存問後狀聞事令政院下諭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1일(병인)>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漢城府中部 朝官嘉義申光柱嘉善李益成 東部 朝官嘉義金光鉉 西部 朝官崇政李斗信資憲朴泰義嘉義孫興秀 鄭道逸嘉善金泰鎰 南部 朝官正憲洪緯浩嘉義呂善亨嘉善洪圭輔 李時傑婦女故通德郎尹尙愼妻崔氏 水原府 資憲李啓民嘉善庾漢弼○崇政安命悅正憲金厚源等三人資憲中原萬等七人嘉義金就成等五人嘉善金萬永等十七人折衝趙雲載等四人以上階老人 (…)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2일(정묘)>

강 還送水原留守 徐有隣外營今春習操狀本

목 有隣以外營馬步軍今春習操令廟堂稟旨分付馳啓教以軍制姑未團束狀啓還下送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2일(정묘)>

강 召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 廣州留守 洪億 宣惠廳堂上鄭民始 京畿監司 李在學前水原留守 趙心泰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4일(기사)>

강 命幸行治道時水原 廣州 始興 果川計田十步給復一負始興 果川則以宮結中除給

목 教以幸行治道時田夫給復事狀啓雖已見之卿等皆登筵各陳所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曰臣之淺見已悉於狀聞中而給價一款終涉苟簡恐不如計步給復之平均派及永久無弊矣廣州留守 洪億曰本府適有治道錢措置者每有一年餘剩故計其步數分給此錢使之防其身役矣今則華城及始興二縣皆以給復爲定則事勢不可異同更爲給復田夫以爲歸一之地似好矣京畿監司 李在學曰始興 果川田夫給復事臣亦悉陳愚見於狀本中而華城既以元結劃給則兩邑亦不必別爲區劃依華城例就元結劃給而十五步一負已與華留往復酌定矣今以優惠之聖念特軫分給之或少至勤下詢臣等敢不對揚萬一乎若以十步定爲一負計夫分給仍爲恒式則恐爲均施永惠之道矣教以以給復一竝磨鍊果川 始興則宮結中除給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4일(기사)>

강 廣州府尹 洪億以親牙兵八哨作爲左右列龍仁 振威軍移送水原之代以三田渡鎮軍官牙兵除出作哨左右部別將以附近邑守令差定事馳啓

목 狀啓以爲親牙兵十五哨內橫城一哨洪川一哨前已移屬於壯勇營 果川一哨龍仁四哨合五哨四百十名及所屬安養 釜谷 慕賢 道村 險川等五屯竝爲移送水原府以餘存八哨作爲左右列磨鍊哨制部牙兵則龍仁所在在部後司左哨一百十七名振威所在右部後司把下二十七名前左哨二百三十五名合三哨一把下三百七十九名亦爲移送水原府其代以三田渡鎮牙兵二百五十名及軍官中一百二十九名除出作哨以充三哨一把下之數而所納身米依前仍屬於本鎮領率哨官二員則以前差本鎮牙兵哨官仍差把總一員哨官一員以本鎮附近居生可堪之人差定又狀啓以爲臣營所屬親牙兵移屬外餘存今爲八哨而自是大將親率牙兵只令已差出之各該哨官領率把總則永爲革罷部牙兵則以左右部竝與前中後營而入於五營之列者五營之內三營束伍已有所設置之營將而左右部牙兵則獨無管領之將揆以五營之制左右部別將不可不依前差出而京別將革罷之後勢將以附近邑守令差定管領以備五營之制左部別將以驪州牧使差定右部別將以利川府使差定恐合便宜請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4일(기사)>

강 命以來二月初二日獻陵幸行次詣顯隆園行禮

목 教曰來月則春耕當始幸行取稟今日入之事分付該曹○禮曹啓言幸行取稟今日入之事命下矣今春展謁定於何陵而以何間推擇乎教以嗣服後禮當卽謁而尙稽至今耿耿此心何嘗少弛且憶陪駕謁本陵亦已爲三十一年之久今年春幸當於獻陵行禮仍行親祭以念前後至來初擇吉而次詣顯隆園展謁親祭以此知悉出還宮及排站程道各日皆不過五六十里外方植炬除之園幸輦路外治道用民力處依近例皆以儲置米會減事分付○禮曹啓言春幸自念前後至來初擇入事命下矣今日官推擇則今正月十七日十

八日來二月初二日俱吉云以何日定行乎教以來初二日爲之當日果川縣晝停自西洞口詣陵所經宿翌日由東洞口遠于川晝停龍仁縣宿所翌日詣園所行禮還至華城行宮宿所留一日後翌日始興縣晝停還宮以此分付而自龍仁宿所依園幸定例爲之事皆自整理儀軌廳知悉舉行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7일(임신)>

간 兵曹進幸行時軍令

목 獻陵 顯隆園行幸時軍令二月初二日出宮龍驤鳳煮亭小駐果川縣行宮晝停所自闕門三十里 獻陵展謁親祭後宿所自果川縣行宮二十里初三日遠于川晝停所自陵所三十里 龍仁縣宿所自遠于川晝停所二十里初四日顯隆園展謁親祭自龍仁縣宿所三十里以上一百三十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園所二十里初五日華城行宮親臨試射初六日始興縣行宮晝停所自華城行宮四十里還宮自始興縣行宮二十三里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7일(임신)>

간 命華城行宮環衛以本府所在壯勇鄉軍一哨安山 壯勇鄉軍一哨臨時調發舉行

목 壯勇外使 徐有隣啓言今番行幸時華城行宮環衛以本府所在壯勇鄉軍一哨安山 壯勇鄉軍一哨則請臨時調發預爲舉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7일(임신)>

간 命隨駕宣傳官四員內吹十九名依例加數磨鍊各站菽豆畿營舉行自園所至始興站柴草契舉行留都狀啓出付留陣營舉行而華城境則從撥路馳啓各司盤纏勿爲磨鍊而內外營軍兵詣園所後糧米外整理所上下自果川至龍仁殿座燭行路燭都授於排設房

목 定例堂上鄭民始等啓言隨駕宣傳官四員內吹十九名依例加數磨鍊各站菽豆自畿營舉行而自園所至始興站柴草契依例舉行留都所狀啓依例出付留陣營舉行而華城境以後從撥路馳啓今番以陵幸例舉行各司各營盤纏勿爲磨鍊而內外營軍兵詣園所後糧米自外整理所上下道路日傘事知兼行自果川至龍仁殿座燭行路燭貢人勿爲待令都授於排設房竝依昨年例爲之乎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7일(임신)>

간 召見壯勇外使 徐有隣定例堂上鄭民始 壯勇內使 金持默 禮曹判書 李時秀 兵曹判書 李祖源 京畿監司李在學 水原前留守 趙心泰 備局有司堂上李書九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7일(임신)>

간 京畿監司 李在學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輦路田夫等鑷除之策馳啓

목 在學狀啓以爲前日祇受傳令內今年丈雪爲三十二官之民深喜其來耨之好熟爲兩都兩邑輦路之民此心不能休華留許下送傳令後錄書下卿亦與兩都留守及兩邑倖商議俾予心得以有稍弛之時大抵偏若者豈特掃雪而已此所以爲輦路民不能一日弛心者也以此知悉指一停當後形止別單以聞後每年三百六十日中冬六十日爲民事稍有一分弛慮之端迨此暇矣始專用力於書冊間事而今年則寒威近年初見稍弛時輒有南風吹融皆云津永欲泮而近聞摘奸之說知銅雀津人畜之躓溺各別嚴飭使之檢察後勿敢如是而此際大雪盈尺亦可謂近年初見念又及於本府及廣果始等處輦路掃雪之弊昨有特下傳令觀此回啓別單果若是云爾則豈有實效本府若此則他邑可知爲民一念何處不切至於本府及輦路諸邑以其歲當迎駕之從勞民不一其端甚至掃雪之役而若楚萬狀爲八道民人則固喜其三白而爲輦路田夫則點雪飄空此心先及於呵凍呼寒叉手頓足之狀若列目中忍住不得不發送摘奸之行今年屢次雪下

民輒不待官令老者弱者男丁女丁無不擁簞執箒遍滿路上云而問其寒則曰到骨問其價則曰不受聞此之後豈有便處煖埃之心乎御所之竈特減每日一束之柴以謝輦路之民特以錢貫付撥分給役丁而撥去之時即役過之後未免不給而空還設或給之近於小惠徒長癡習以端本之政昨日別差內營將校申諭於卿本府則雖遵令舉行廣州及兩邑舉行之如何又未可知況雖欲給饒氣與禦寒之需別無區劃之物則亦非事事不侵經用之本意否則雖不番番給價若於有田夫處別有蠲除之舉則無論掃雪與治道渠輩似皆樂赴須與廣留及兩邑倅爛漫商議指一定式啓聞事傳令臣於祇受後輦路田夫等蠲除之方與兩都留守及兩邑倅往復相議指一停當後登聞之意已爲別單馳啓兩都則發遣臣營徧裨屢回往復兩邑則即令該倅馳進謹以傳令內辭意詳細面諭而更使詳探民情指一報來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爲凡民役有身布戶徭結稅而本府則身布非但班戶之參錯亦有立役軍兵之不爲納布者故蠲除之政無以均施戶徭則一戶一鷄數甚零星而其中亦多應免者則其爲不均與身布無異當以田之所出蠲減而多般商確給復一款最爲良策故計其步數及結卜酌量均分於各其田夫等處一依遷徙復戶例施行之意諭列狀請計料廣州留守洪櫜以爲戶役則本府元無徵斂之例身役則移此充彼之際反有偏若之弊以結役分數減給最似得宜而亦係經費故以本府治道錢條之備置者量宜磨鍊以防面里烟軍之役成出節日以爲永久之圖爲宜始興縣令 鄭致綏牒呈內蠲惠之方當以身戶結三役中參量停當而以身役言之則田夫之中不惟班戶之相錯當此軍丁極艱之時實無移定之道以戶役言之則班戶及校吏驛卒各色正軍等應免之類十居七八或蠲或否亦非均惠之道以結役言之則田夫太半是并作之類設有減給不歸於作者而至於班戶之無率丁者各其田邊道路初不掃治每使洞民替行則效勞者即是洞民而蠲惠之歸於田主事甚無義況此田稅有關經費今若計其道里遠近較其田夫多寡參量給復掃雪治道使之舉行則實爲均惠之政而復戶亦係結稅此則自營門每年折價給代事甚便好果川縣監 金履裕牒呈內田夫等若以身役蠲除則田夫之中或有役或無役無以均施戶役則本縣元無所收者若以田夫所耕之土蠲除結役則有關經費不敢輕議而本縣京主人站主人等例有權復所給此是結役中所出者也就此權復條稱數蠲給於田夫每年自營門從便區劃如給代之例則恐爲合宜云今此施惠之政既是永久之圖則不可不十分商確務歸停當而給價一款之多所不便已有略陳於前日祇受別單中若論其實惠之所均及事面之所穩當則無過於蠲除一事而其所蠲除亦多掣礙之端以兩邑所報見之身役則班賤相雜既不可均減軍丁極艱亦無以移定戶役則始興之或有或無果川之本無所收雖欲均蠲實無其路除却身戶兩役則當以結役爲歸而此亦有難便者田結所納既係經用則以此蠲減有非仰體之道雖以兩邑路邊田畝結數論之始興境十九里爲十四結三十五負五束果川境十一里爲十五結七十四負八束始興之道里較加於果川而果川之結卜反多於始興者蓋以卜數多寡在於土品厚薄兩邑結數若是相懸則雖欲以此減給實有不均之歎田各有主則蠲惠之自歸田主勢所難免陳起不一則陳者之未蒙均施理所固然華城府之計步執卜酌量給復政與臣之愚見無甚參差而均施之道無過於此以兩邑里數步數先爲計量仍以結卜磨鍊則始興初終境十九里步數除却邑底及各處家前實爲六千三百七步果川初終境十一里步數除却鷺梁及各處家前實爲三千一百八十七步若以道路兩邊合而計之則兩邑步數爲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步而每十五步各一負式磨鍊計數則始興爲八結四十一負果川爲四結二十五負兩邑結數合爲十二結六十六負今依本邑免稅例每結代錢八兩式酌定分俵於各其田夫等處一如復戶例使之年年受食則多寡得宜事面便好而復戶區劃亦關經用凡係公穀公貨有不敢遽然仰請第伏念道內各邑壬子質租之設置專爲國幸時各樣需用而每年耗條之作錢者量入爲出頗有剩餘今此兩邑復戶十二結六十六負代錢一百一兩二錢八分就此劃給則在民有給復之實而惠澤均沾在公無掣肘之端而經費不損以此定式未知何如論列馳啓恭俟處分所下傳令內既伏承兩都兩邑商議停當之教而今此兩邑給復之事與華城府自歸一例廣州府治道錢之劃給者雖無給復之名而其實則亦與給復無異往復停當後枚舉馳啓○有隣狀啓以爲祇受前日傳令傳令與畿營所下傳令同繼又伏見京畿觀察使 李在學奉傳令文移者謹依傳令內辭意廣州及始興 果川或移或關往復商量 廣州回移及始興 果川牒報竝同畿伯狀啓而凡民之役其名有三身布戶徭結稅是也今以本府民情

事勢探探講究則身布則非但班戶參錯其間立役軍兵亦有不納布者則蠲除之澤將有或及或不及之歎戶徭則設令蠲除不過一戶一鵝數甚零星其中亦有應免者則其爲不均與身布無異力役既係田夫當以田之所出蠲減而田有主者又有作者作者之勞主者之蠲已涉無義且歲有豐歉陳起不一起者有所受陳者無所施要之不均則一也如欲使人人遍沾歲歲不違長短有分數勞勩有差等則莫如給復之爲良策而若其均及之道實在於計步磨鍊臣謹從境內輦路逐里解步則自遲遲峴至迫瞻峴火巢境三十五里步數爲一萬二千六百步而其中除却城內及各處家前二千四百四十三步則實數爲一萬一百五十七步而通計路之兩邊田夫所當之數則當爲二萬三百十四步仍以每十五步給復一負酌量叩籌則結數合爲十二結五十四負二束以此結數計步均俵於各其田夫其所受食之方一依遷徙復戶例施行則給復與減稅其名雖殊出於田則一般而治道用儲置之例亦寓於其中實爲便當而無論多少有關經費不敢自下仰請臚例馳啓恭俟處分廣州府之烟役給代事例邑各不同磨鍊不必純同至於始興 果川之給復充代與臣府大同小異依此施行亦合事宜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8일(계유)>

강 以林漢浩 果川御史 徐有聞 廣州御史 李勉昇 華城御史 呂駿永 龍仁御史差下仍命待開門牌招

목 敎曰今此謁陵卽三十一年後再行也治道之節其外用民力處若使一夫一丁受弊一吏一隸作弊則百姓之欣欣相告反當疾首蹙頞言念及此耿耿不置且況先朝駕幸時軫恤民隱詢諮民瘼卽所仰觀而仰聆者今若一毫泛忽自下致察不及於昔年舉動之時則是豈仰體而仰述之道乎廣州治道本自爲弊龍仁舉行係是初當若無別般束濕難保其果能無弊爲先自園幸定例所嚴飭畿伯華留廣留等處如是申諭之後一有犯科地方官差使員及別定差使員兩人等當以師律從事道臣 留守亦當施以違令之律摘奸宣傳官則先已發送而副校理 林漢浩 果川御史 校理 徐有聞 廣州御史 副司果 李勉昇 華城御史 兵曹正郎 呂駿永 龍仁御史差下待開門牌招來待筵退後使之辭朝本陵事體至爲自別今番舉行尤當十分肅敬自設布帳設虎網時無敢喧譁亦以此意嚴飭寢郎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12일(정축)>

강 召見果川御史 林漢浩 廣州御史 徐有聞 華城御史 李勉昇 龍仁御史 呂駿永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13일(무인)>

강 命安山郡守 王道常令畿伯拿來拘留於廣州留營駕過後華城站記過待令

목 敎曰飭教何等嚴截昨年亦既被罪而今番舉行不但劬勩莫甚舉措之駭悖寧有如許無據之人乎名雖守合後貽民弊卽令畿伯另定一校拿來該差員王道常嚴加拘留於廣州留營駕過後當處分華城站記過待令事星火分付繡啓姑未啓下而列邑囚禁校吏爲先特放更觀前頭事一體知委各該邑事分付畿伯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24일(기축)>

강 行次對於誠正閣

목 右議政 李秉模曰雲臺之報昨日又至三陽之月連有此異誠不勝萬萬懷惕顧茲諄諄示警必不偶爾而臣誠愚昧莫曉其所以然循例陳筭亦屬應文不敢爲之今既登筵欲以數語陳勉而亦不知何者爲消弭之策云予曰旬日之間疊見非常之異豈可但以懷惕言也大抵近日之事過於應文而不足於務實昔我先朝對越之誠已盡於方寸之內故凡屬外面文具一切省略今若不能眞箇務實而竝與應文而不爲則亦非修省之道故如減膳之舉雖非古例近亦屢行而至於昨日則此亦不敢爲之矣蓋務實之方莫先於目下民

弊之祛故至有陵幸退期之命而豈以是爲足以盡弭災之道哉一言以蔽之曰茫昧不知而已秉模曰以聖人之萬理洞然今日晴明日雨猶曰不可知則至於某事某應雖堯舜禹湯亦豈能一一湊合耶聖教中茫昧不知云者誠爲至當矣我殿下御極以後初謁獻陵而動駕之期只隔數日其在此體何等重大而特以軫念民弊之意他不暇顧至命退期此實出於仰體祖宗之心應天之實孰大於是伏讀下教有足感動神人展謁之期雖曰差遲而洋洋陟降亦必悅豫於上陟降悅豫則天心亦豈不悅豫乎臣不勝欽頌之至矣昨日傳教只以謁陵之退期爲言園幸則何以爲之乎予曰昨日之教雖以事面所在姑命退行於今秋而一年之間再次造橋有非年年可爲之事春秋行幸之皆至屢日經宿三軍之弊亦不可不念勢將待來春爲之而今若竝退園幸則今年園所將至曠謁且已治之道三日往返似別無爲弊之端故欲更觀日氣從近動駕以省許久等待之弊矣秉模曰陵幸既已退期園幸之竝退似合於一時省弊之道且陵謁之期雖待來春而正晦二初之未能解凍年年如此矣予曰去年春秋既已再次造橋則今年之復爲再舉不但爲江民之弊雖以畿邑之民言之今番治道功役之已始者不啻太半則今秋復爲亦豈不貽弊乎秉模曰今日次對之進定非爲簿書期會而已也豈由修省之念欲聞匡弼之謨臣雖愚鹵既忝大臣豈無菑蕘之可擇而神識昏昧言語拙訥不知所以仰答後世之陳勉者言必稱天下大本今日急務雖山林宿德之人朝廷淬礪之士其言之所當先者無出於此而今其議論班班可考臣若掇拾緒餘一番誦奏而止則又豈不專歸於應文乎無論小事大事必陳衰職之闕遺然後庶可以仰副求助之聖意而終夜思之未得其說欲以緝熙之工仰贊則聖學之日新又新不待加勉欲以對越之誠仰勉則聖心之顧諟明命固無間斷欲戒以毋昵近習則晉接之勤莫非朝廷之士夫欲戒以不邇聲色則日躋之敬初無絲毫之物累臣將以何事仰裨萬一乎第念近來之弊專在於中外臣庶之未能曉然於聖意所在雖謂之上下未孚可也有司之對揚或失其方則人輒謂朝廷有先文後實之意牧守之舉行多違本旨而人反疑朝廷有損下益上之心以聖上學問之功經禮曲禮優優洋洋而或有文勝之疑以聖上導率之勤一札十行諄諄懇懇而輒歸言教之科俗習之淆漓朝廷之散漫去而益甚窺覘之習依違之態乃是聖心之所深惡而嚴斥至有年前太陽症之教而近日之漸痼者莫非此習此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固非下民之所能窺測顧彼坐井之觀側管之見雖或有未能曉然亦何足以仰累太清而臣竊謂我殿下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之工猶有所未至也誠欲使教令不出於門而臣民自底孚感則此亦不待他求伏願典學之工雖已篤實而益加勉勵方寸之地雖已洞徹而益加澄察必以宋祖洞開重門爲法明示闕奧俾萬物得以咸覩無慮其窺覘依違而使大小臣工皆得以洞然知其無可窺覘不容依違則朝廷一正而百官萬民皆自歸於風草之偃矣如是然後乃可以明聖志於天下後世而陰沴之氣不期自消清明之象自然呈露弭災之方恐莫先於此矣予曰卿言果好眞是目下切實之務也予曰近聞兩南流民之報乎秉模曰雖未詳問而設賑之後自當稍稍復業嶺湖之民固多顛顛而比之昨秋所料不至大段至於海西則本道年事既得豐登雖有數邑之被水災者別無散之四方之慮矣予曰湖南 臨陂 萬頃等處何爲如是其偏歉也秉模曰湖南雨澤稍勝嶺南而嶺南諸邑峽野參半故猶無全一邑慘歉之處至若湖南 臨陂 萬頃等邑一望野色所以偏被旱災也予謂壯勇兼大將 趙心泰曰軍兵去就皆以園幸前例中從略者爲之安山龍仁 廣州等處軍兵今番當次者外皆勿等待之意速爲知委而行宮環衛則入防軍當爲除出今番往返既以三日爲定則出還宮時當有懸燈燈軍亦爲從便磨鍊竝自整理所磨鍊入稟而水原軍五哨之立番一年用一哨故五年而一周右司鄉軍五哨之立番一年用二哨故二年有半而一周今此龍仁 廣州等處六哨軍兵亦欲依此例立番以爲均勞逸之道若用三哨則當爲間年一次若用二哨則當爲三年一次此亦更加商量一體磨鍊以入也命三司進前予曰求助之意昨已示及而雖以先朝故事言之災異之來每多靜以鎮之之時務實之聖意有可以仰認者矣先朝乙丑年間乃是立經陳紀治化邳隆之盛際而昨考其時日記則一月四次虹變喉院 玉堂之言或有或無臺閣則無一張筭啓而至於玉堂之一番請對所陳者無非實事矣俄亦有言及于大臣者而求言之舉既不敢以應文而不爲草草副急不誠尤甚故昨令熟加講究以待今日之登筵矣向日朝參舉條之多幾乎初見而人人一套無非陳腐舉條體段既異疏筭則尤豈可如曰是支離若不爲此則除非格外之聯筭又是各疏之紛呈互相傳謄無一可聞之實語臺言漸輕亦由臺體之不尊朝廷

之尊必自執法之官始自今以後須復古規以爲務實之道則上而衰闕之陳戒下而官師之相規何言之不可爲乎今日則三司合陳所懷而如有別般所見者亦爲繼陳也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월 26일(신묘)>

강 園幸出宮以來月初一日進定

목 敎曰三軍江民何間於沿路陸民則再設舟橋屢日勞軍之連歲爲之誠難矣雖以體例格式之不敢不然陵謁先命退期於秋幸而到秋勢將退以明春則園寢歲覲之禮就已設之橋由既治之道趁今初三日社壇春享往還以情以禮俱似穩合初一日宿華城翌詣園所展謁行祭翌日還宮仍又出宿齋所以待社壇享事之順成後當還內以此分付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27일(임진)>

강 兵曹進園幸軍令

목 二月初一日出宮始興縣行宮晝停所自關門二十三里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初二日園所展謁親祭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還詣華城行宮宿所初三日始興縣行宮晝停所當日還宮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27일(임진)>

강 駕詣華城行宮

목 鼓三嚴具軍服乘輜出萬八門 保定門由建陽門 敦化門至崇禮門外歷臨關王廟行再拜禮命守直官邊將差送守僕等考例施賞而東廟守直官守僕等一體爲之仍乘輜進發至舟橋 宣傳官啓稟渡涉號令如例少駐龍驤鳳翥亭 宣傳官啓稟落旗予曰出宮時有毛具下敎而不爲傳之當該司謁令留都所決棍後降定哨軍至始興縣行宮晝停命鳴鑼單擺開捧鉞等節次至還宮竝除取稟舉行壯勇大將率鄉軍二哨善騎隊二哨爲先廂禁將率兵馬一哨爲後廂龍虎營亦爲後廂訓局步軍二哨壯營京步軍二哨上番軍一哨使之落後從便待令於信地少頃進發至肆觀坪雪意頗繁命侍衛軍兵雨具從便爲之至眞木亭前路壯勇外使 徐有隣率親軍衛別軍官及入防軍四哨出待仍作先廂之前列駕入長安門由鍾街左右軍營前路新豐樓 左翊門入維興門降輜仍御行宮命旗幟取稟等節依例舉行予謂承旨 李益運曰予氣甚憊背寒咳嗽尤爲難堪明日拜園恐難如期爲之矣益運曰朝者歷臨南廟時仰聆玉音仰認有外氣已不勝下情之燭悶今承下敎症候有添萬萬焦灼矣俄於閣外見大臣閣臣爲承候來待矣予曰今則不可酬應難以召接卽爲出去分付外使與園官祭物姑勿熟設祭官勿爲等待分付兵曹詣園時先後廂軍及各樣軍兵去就姑勿磨鍊軍令亦勿入之更待下敎也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1일(을미)>

강 召見大臣閣臣 藥院提調及壯勇外使 徐有隣 兼內使 趙心泰于維興宅仍詢問本府還穀除耗便否及外營軍丁移換釐正之方命園幸沿路本營兵軍糧以價本換用本營儲留米園所賭地粗輸納便宜使外使舉行

목 大臣閣臣承候藥院請診也○左議政 蔡濟恭等曰午間聖體候若何予曰姑未夫愈湯劑方欲一試矣仍敎曰進御桂苓飲一貼煎入予曰本府陞營後以還穀之數多民弊不些云然否有隣曰本府民戶爲一萬五千新舊還各穀不過四萬一千餘石則以穀較民不甚爲弊矣予曰左相亦曾經留守其時果何如濟恭曰臣之待罪時亦不知穀多之爲弊矣予曰己酉以後作穀添餉果爲幾許心泰曰庚戌癸丑兩年賃租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二石零僧倉米一千石太五百石矣予曰比前果爲夥然留庫各穀數爲幾許乎有隣曰通境內各倉留庫不過米一千一百石零租太二千餘石矣予曰留穀之數若是些少由於耗條之支放而城餉豈不

可多積乎且分還不以大中小戶分等均分致有小民之弊矣有隣曰留庫之些少專由於盡分取耗而且以分還之法言之自來不均通一境還戶不過數三千戶俱是貧殘之類而外此不受者稱以饒戶行賂見免已成謬例自今年使判官略加釐正即今當受之戶似近四千矣且城內留庫之太零星已極疏虞又從以庫舍不足至有倉庭露積之弊以倉廩而較之城池太不相稱年前以倉材有斫置於龍仁 廣州等地者方謀輸運營造而事力自多不逮誠甚可悶矣予曰陪奉園寢今爲十年荏苒因循尙無仁政惠澤之及於是府是民者此豈本意也哉城池雖完終不若衆心之成城民心固然後拱護可專必欲使其安生樂業者不獨爲民情之胥悅蓋爲所重而然楊州 高陽等陪奉陵寢處列聖朝蠲除田稅之惠澤亦是今日仰述之一端而除耗一事入量者已久而尙未能斷而行之矣乙卯整理穀設置時欲爲屬之華城仍欲除耗而因諸議之不一不得已分給各道本事雖出於廣慈惠之意布置三百州郡斂散之際不無弊端因此名色而有一毫貽弊之端者大非予本意而名以整理穀則不復取耗者乃予設置之初意也今以此穀互相轉換本府穀名改以整理仍除其耗使華城一府永無耗穀名色則非但華民爲莫大之惠四方行旅皆有欲出其塗之心矣諸臣各陳所見也濟恭曰頃者城役之纔畢自上以人民富實之策有所講究賤臣常語于心曰聖上爲華民深恩厯澤無所不暨今若更求惠政則莫大於還上之除耗不但目下之言足聽聞書之史冊光明正大且四方之民舉皆轉相告諭曰華城一府永不收耗云爾則其將繼至輻湊如水就下一歲二歲樂赴爭集將見邑居之不能容矣今承下詢只有欽頌奉承而已更有何他辭乎右議政 李秉模曰今此除耗之命實出曠絕之恩而第支放之難繼停退之難便恐不無窒礙之慮若有某樣區處之道則雖斷而行之亦無所不可矣有隣曰除耗之恩可謂曠絕千右而右相之言亦出經遠之謨全耗半耗間正合商量處之矣內閣提學 鄭民始曰全減耗條事係難慎畿邑又異嶺湖雖隣邑米條無推移之道支放之需無以充補設有錢邊區劃作米之際爲弊又多臣意則今番先除半耗更觀前頭方許準減似爲便當矣心泰曰除耗之舉專爲所重不必分而二之以全耗處分似好矣濟恭曰必減全耗然後言足聽聞半耗之減反不如不減矣予曰宣廟朝以前姑無論在前則各道多三司穀分留適宜耗之會錄於公者少穀簿比今甚少留庫倍多民亦不以爲苦近來還穀之弊無非盡分取耗之害且本府以關防所重儲穀之方亦不可不留意今若除耗則不必勒分而分留之數自當如貳矣況天地間所生只有此數一境內米穀亦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自官既不取耗則不言之中民食亦當自裕亦豈非益下之大政乎民始曰只除耗條而他役若不輕歇則四方之樂赴亦未可必矣濟恭曰他役亦豈可不輕歇而耗條全減舉措尤爲光明矣民始曰來頭亦有合施惠澤之時如甲子年是也今番則姑減半耗以待他日更思區處之道亦未晚矣予曰左相之言既如是相合而此等事之有異同之論亦是美事支放之需亦不可不念整理穀既命互換則華城穀之換給於各道者收其耗條似可相當於支放之用而又以外營軍政事有所提及者始興 果川 安山 龍仁 振威五邑之劃屬華城一則拱護仙寢一則捍衛王京其所設施亦爲不輕而各邑軍丁有名無實趁今釐正之時從長哀多益寡汰其束伍之虛簿換於該邑各項正軍或京納收布軍爲可又或於移錄之守總軍曾前納米者中爲新設之哨事甚便好卿等退爲相議也予曰本府之民無論大小皆令得其所爲可而陞留營之後三鄉所只置一人竝與倉監聊賴之道無霑溉之路此甚可矜矣廣州前例則何如有隣曰只有座首一窠矣予曰卿其講究霑溉之方也自有可施之道矣予曰以己酉年效勞除蔭職者臘政無故作散云其知之乎心泰曰金燾之作散臣果聞之矣此人即辛亥年工房鄉所而以守直之勞蒙恩矣予曰如設倉之以校代鄉處侵虐小民不問可知還給鄉人一以慰鄉人之心一以除還民之弊可也心泰曰捧糴之節比鄉監時似勝云矣有隣曰臣亦聞之而社倉屬里多有大民之居生者故輿訛造訕每由於此等處矣予曰本營軍兵始興站軍糧分給米不以除留之米上下必是外整理所設置後以名色之各異只令該倅以該所錢貿置故不得不取用於還穀而穀品則麤劣軍兵苦之且於春正之際亦爲民弊此一款斯速釐正可矣民始曰園幸沿路俱有貯留米而自本營句管之致不爲合錄於外整理所軍糧之麤劣民情之稱苦即必然之事此後自外整理所勿爲給價於該郡以價本換用本營除留米爲好矣予曰卿言好矣依此定式可也予曰大有屯之辛勤設置專爲府民務本之政而以其創設之初凡事姑未定規筦千庫所管園租則取其半大有屯依此例爲可且作米之以二十斗租捧八斗米而精春準捧爲弊不些云趁此時

改定賭地務從輕歇以爲小民受惠之地在所不可已者矣心泰曰臣之待罪本府時未及定給賭地者設屯既屬耳新墾之土沃瘠未分且斗落大小亦難斷定則擬俟若而年立規而然矣賭地定給之際若務歸輕歇則校吏官隸輩從中受田更給半作潛自射利難保其必無此亦十分商量處矣有隣曰賭地之畝園軍之作弊滋甚校吏官隸之效尤決是必有之弊且稿草所捧親軍衛入防時及城內積訥等處爲用甚繁盡作賭地之後稿草更無所出此甚難便矣予曰既有民怨不可不從速釐正更當下教矣築城及官府基址異於家堡當免稅而有未及爲之者昨年來此時欲爲召問父老而除給矣因民人之未及待令未果今番則亦當下教矣予曰萬年堤疏鑿一以爲所重一以爲民田還宮後當始役而役民一款外使則當用民力云況堤堰之役自是民事其所役民亦無所不可而財力已有措置者待下送從長經紀期於農作前準役可也此堤之役有石築之論蓋近處拾石便當比之編結之糜費事半功倍云矣 有隣曰臣姑未知利害而其所爲弊猶勝於編結矣心泰曰臣與差員等屢回爛商而堤面木根之交錯草根之盤縈殆無隙地翦之伐之爲功甚難且南北一百九十餘步東西九十餘步分數開方以作十區或十餘區先從一區到底疏濬然後軍丁多寡日子遲速始可出假令而石築之論臣意則終未知十分恰好蓋限二切新濬之堤若施石築則必多難便故諸議亦以若欲石築如長臺石者井井密排然後庶可以完固不然則反不如編結云矣且各處堤堰之被莎種樹初無石築處矣民始曰堤堰石築臣亦亦見樹根之盤錯倍勝於石築多種榆柳以完爲度似好矣予曰東五陵洞口堤堰見之乎有隣 民始曰臣等俱見之矣心泰曰臣則未能詳見而交河之長陵洞口堤堰年前亦嘗看審而亦不石築矣予曰陵所洞口無論大小俱有貯水之堤堰此堤之役係是不可已而亦不無助於堪輿矣予謂有隣曰園所賭地租輸納城底爲弊不些云卿亦聞之否有隣曰遠者幾爲三十里近亦二十里不無爲弊而私穀之作者輩出浦三十里則自來通行之例矣心泰 曰僧徒賭地百餘石從其所願使之捧留僧倉從時價作錢以納而當初不無付之園官之議爲慮後弊使之輸納邑底而今果有稱冤云矣予曰若設倉於龍珠寺近處從便捧上如內營各屯所捧設倉之例則似好外使參量事情從便爲之可也予曰初定火巢內田畝給價幾十倍再三次亦如之聞其後新加定火巢內田畝價或有不均處云此亦追給爲可心泰曰臣未及聞之而再昨年加定時臣果量其境界而所入土地舉皆瘠薄雖私相賣買其價不甚高矣予曰無論如此如彼前後皆給厚價則今番何必較計乎限一千兩加給則民情必洽然外使依此舉行可也予曰海西 黃州外營所管青龍浦築垆事民習之頑悍固無論既云有弊則不可無關狹右相則民習可惡云而雖十分當爲之地順民心爲可付之黃海兵營好矣心泰曰今則開中梁利水道九老垆民之前以水沈稱怨者今已妥帖民又應募全集次第耕播限以今年亦將畢墾到今出給甚可惜矣予曰當初完築自華城不費一力則今何必持難乎心泰曰自華城果無用力而一付之於黃兵以待其完固亦無不可矣予曰親軍衛之弊多入聞舉懷厭避之意云此豈成說乎心泰曰臣自創設之初節目間事無不與聞蓋其揀選之法極爲申嚴自非不得已有故者外切勿許頃及其代定使各該正領望報該將該將報別將 別將轉報大將以此定式無或撓改而左右列正領之以久勤除邊將者已爲二人則亦必多樂赴之類今此弊端未知何爲而然矣予曰親軍衛之設置蓋倣禁旅意非偶然而今纔五六年人物之孱劣軍裝之淪弊已無可言弊亦滋甚云此必是正領書員輩從中操縱之致卿與外使相議明日爲先招問渠輩所願揀擇去就革去謬習期於蘇弊而抄定之法一依禁旅例嚴其保舉則奸弊何敢容乎心泰曰臣謹當依下教與外使相議爲之而親軍衛料條雖難輕議至於走馬太爲不足每年各限數十匹抄出能走馬設置走馬廳如禁御兩營騎士之例使之輪回入直於行宮以備緩急出用似好矣予曰筵退後相議別成節目以爲遵行之地二哨中一哨分置屬邑則士馬之強壯與道里之均適必勝於專責本府矣予曰除耗一事最是大政自此事先爲舉行其餘諸條亦爲次第釐正好矣煥之曰湯劑進御亦已有頃今則膈候之升降比前何如予曰姑未有動靜矣仍教曰進御桂苓飲前方中桂枝減五分貝母加五分一貼更爲煎入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2일(병신)>

28 命水原中軍以闔帥 防禦使以上有履歷人擇差

【목】 敎以水原中軍勿拘常格以闕帥 防禦使以上有履歷人今日政各別擇差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3일(정유)>

【강】 再政

【목】 以柳文植爲水原中軍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3일(정유)>

【강】 召見左議政 蔡濟恭 右議政 李秉模 藥院提調 沈煥之 副提調 徐龍輔隨駕諸閣臣及壯勇外使 徐有隣 兼內使 趙心泰 京畿監司 李在學有司堂上李時秀 趙鎮寬于維與宅詢問本府還穀除耗後支給代之方

【목】 大臣閣臣承候藥院請診也○濟恭等曰夜間調攝中聖體候若何予曰今則比昨差勝明當行禮再明則當還宮矣謁園之舉苟或有妨於調攝之節則強而爲之反近於人事上諸議之迭請還宮予亦不以爲非矣卽者慈宮有所下敎若曰行幸禮重今此動駕本爲謁園展誠今若徑爲回鑾則人固不能盡知其出於十分慎攝而八方瞻聆反易驚惑且直爲還宮雖若爲目下調理之道以無窮之聖慕既還之後每以誠禮之未展耿耿缺然于中或反致膈候之添加多日調攝以待平復必行謁園之禮爲好云慈敎既如是諸節今亦頓勝享事之親將固無處矣濟恭等曰伏承慈敎實出尋常萬萬臣等之憂只在目前而慈慮之卓越至及日後臣不勝欽頌贊歎第聖候姑未復明日日氣亦未可知更加調攝實是區區之望也予曰明日若不行禮則非但更無吉日軍兵百官之多日滯留亦甚可悶予之筋力亦有自量者存甞時往來何必爲慮乎予謂濟恭等曰支給給代之道其果何以料量耶濟恭等曰依下敎以整理穀耗條相換磨鍊而不足之數又以勅需米耗條磨鍊給代諸議亦幾歸一矣予曰其數相當耶內閣提學 鄭民始曰本府還餉分給者爲三萬四千六百餘石折米爲一萬八千五百餘石故耗條米爲一千八百五十石其中諸般支放等一千二百四十石則折價五兩當爲六千二百餘兩排朔六百九石餘則折價當爲三千四十餘兩矣整理穀每年耗約爲一千餘石此則折價三兩當爲三千兩有餘與彼排朔條相當而少不足勅需耗條一千八百石折價四兩當爲七千餘兩與彼支放條相當而多有餘矣有隣曰本府米價踊貴貿取絕難故皆以五兩磨鍊矣予曰以五兩貿米能無不足之患耶民始曰彼以三兩四兩而此以五兩折長補短似無不足之歎矣予曰府內可得千石耶心泰曰營本府大同米排朔條六百石及大有屯穀折米三百石而外營應下中推移一百石則可爲千石之穀矣予曰本府之中如可得千石則甚爲便當矣卿等既爛熳商確必當善爲區處矣當以除耗一事書下傳敎而凡係華城還餉皆以整理穀爲名諸道則仍無整理穀名色屬之常賑或備局更不以整理穀三字爲貽弊之端則事事圓好矣濟恭曰除耗之舉非但言足聽聞以有耗也故還分多還分多故爲害於民今既無耗則願者與之不願者勿與還弊亦從此可祛矣且支給給代或慮貿米之爲弊而如彼區處秩秩有序不勝幸甚矣民始曰諸道整理穀一竝以常賑區處好矣有隣曰今而後斷當半留半分城內留庫當爲萬石矣予曰保障之地尤合峙穀大抵此舉專出爲所重之本意而若或因是而有弊於他邑則豈可乎哉在學曰他邑別無貽害之事矣予曰西京去古未遠故爲民施惠輒減田租之半今則異於是而有田者率多豪富故減租之惠不及於小民至若還耗之除專爲小民之惠澤矣予又曰諸道整理穀今既移換矣所謂修城整理穀之當初設置非予本意不但名色之眩於舉行籍此貽弊亦不一其端及今同時變通從長區處爲好矣鎮寬曰除耗處分甚盛舉也但來頭必有停退蠲減之時則國穀之漸就耗縮亦不可不念古人亦有田租減半之例臣意則以半耗蠲除似合於經遠之謨矣予曰異同之論固爲好矣而今既以全耗爲定有難更議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3일(정유)>

【강】 命華城還餉竝稱整理穀仍除耗條令守臣斂散毋令居民以穀多爲苦園底民田之入於火巢三四次定界者加給其直大有屯如意垌賦繁役重處從長區處俾有益下之政親軍衛亦爲釐正萬年堤役待回鑾後

卜日經始必趁農作前告竣

【○】 敕曰自奉園寢於本府今焉爲十年予小子抱莫攀靡泊之慟而不能日日躬檢灑掃以展晨昏之誠惟府之群黎百姓居是地長瞻宰樹共護珠丘予安得不視是府如視帝鄉待是民如待故人然於十年之間荏苒因循何事近於仁政何政可以便民減租之政貧富難以竝施賜復於民古今各異其宜惟糶糴之除耗爲人和之策乙卯整理穀之竝置華城除耗糶糴卽予當初本意而未果爲者聞其穀總庶可排比自今華城還餉竝稱整理穀仍除耗穀而陞爲留司以後民以穀多爲苦令守臣知此意斂散園底田土之入於火巢處初準十倍之直再亦如之三四次定界也與初再相反此亦量宜加給而大有設屯如意築垌亦出爲民足食之意近聞賦繁役重此亦當爲益下之政俾卽從長措處親軍衛之特置實倣羽林衛之例而將不致察吏緣爲奸亦依筵教別般釐正至於萬年堤役所重上爲園寢下爲民生疏導之費當有內下回鑾後卜日經始必趁農作前告竣凡此數條爲園寢拱衛之道推以及於民生之樂業自餘舉行付之廟堂條列知委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3일(정유)>

【○】 還次華城行宮

【○】 鼓三嚴予乘轎進發至迫瞻峴降輜乘馬兵曹判書 李時秀 承旨 李益運 檢校待敎 沈象奎等進前奏曰晚來風勢頗繁觸冒可慮伏願還御駕轎焉予曰輜內鬱熱左右瞻眺之際傍入之風反甚於馬上矣仍進發由八達門入左翊門 中陽門還御維與宅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4일(무술)>

【○】 命華城城內城址家基及迫定界火巢田土之屬於筦千庫者竝免稅後狀聞

【○】 敕曰華城城內如城址家基等不當納稅而出稅未及免稅者及迫定界火巢田土之屬於筦千庫者既納賭地又應公稅而未及免稅處竝免稅後狀聞事分付守臣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4일(무술)>

【○】 命華城御前待令校吏軍兵與陣上待令將校標下軍待還宮後卽爲試射放外使所領軍兵長安門外解嚴親軍衛別軍官入防軍等卽於解嚴處所各送其家

【○】 敕曰因調攝留宿行宮者爲四夜本府校吏軍兵之勞苦鉅矣御前待令校吏軍兵雖施賞卽不過按例與陣上待令將校標下軍明日還宮後卽爲試射放榜日修啓而外使所領軍兵長安門外解嚴親軍衛別軍官入防軍等卽於解嚴處所各送渠家事分付守臣處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4일(무술)>

【○】 命華城外諸道所置整理穀屬之常賑穀令該廳依例糶糴華城除耗之代從後稟處

【○】 備邊司啓言今此整理穀之竝置華城除耗糶糴有以仰華城之故置此穀名穀名之自有所重故特除其耗不但華城民庶鼓舞歡欣抑亦中外瞻聆孰不欽頌從今以後整理爲名之穀只在華城更無一包之散在他道者則諸道所置整理穀不可不及今區處一位屬之常賑穀令該廳依例糶糴華城除耗之代已與道守臣有所商確請從後稟處允之○備局行會諸道跋辭以爲乙卯整理穀設置所重果何如而諸道斂散之際多不善於舉行吏緣爲奸官連其謗貽弊於民不一其端此豈當初創置之本意也哉朝家深軫此狀今於園幸駐蹕之日特命華城還餉換作整理穀諸道所在整理穀則竝屬之常賑穀從今以後諸道更無整理穀名色諸般弊端不祛自革民之蒙惠如新受賜到關卽時詳細知委於道內各邑乙卯整理穀從實數盡爲移錄於常賑穀不須別爲儲置一依常賑原穀通融糶糴舉行形止卽爲狀聞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4일(무술)>

㉔ 命諸道所在修城整理穀移作備局句管穀

㉕ 備邊司啓言諸道整理穀今既移換於華城餉穀所謂修城整理穀名色亦即從長區處事伏奉筵教矣此穀設始時在下舉行未能諦悉聖旨強作名色不但各邑眩於某穀之爲何穀籍此貽弊不一其端今此聖教寔出於祛其混雜之穀名永杜侵欺之奸弊自今爲始諸道所在修城整理穀移作備局句管穀而備局句管中名色亦自不一此則隨其道之所在句管穀名自本司消詳行會修城整理穀則無邑不在而備局句管穀則非是邑皆有者此等處換名合錄於備局句管穀所在邑使諸道曉然知修城整理穀名之更無所在於各道各邑爲宜以此措辭分付於八道及三都道守臣處諸道中北關正穀本少事多難便以其穀數換置他道實合方便請亦以此意一體分付允之○備局行會諸道跋辭以爲修城整理穀名色今若仍置則奸弊之滋長穀名之混淆難保其必無自朝家深軫長遠之謨至有區處之命諸道所在修城整理穀並作備局句管穀之某穀三南軍作米京畿 江原道 備邊司穀平安道補城庫穀海西管餉會外穀北關 備局句管穀廣州軍餉依例糴糴道內如有備局穀素無之邑必須移付於備局穀所在之處準其數交換其名色使之以類相從位置不紊從今以後無論乙卯條修城條凡以整理穀爲名者華城一府外他處則無之之意曉告守宰俾各知悉舉行形止亦卽狀聞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4일(무술)>

㉔ 駕發華城行宮少駐遲遲臺至清川坪御築臺處招諭附近民人分饋果酒

㉕ 卯正三刻三吹訖予具軍服乘輜出左議政 蔡濟恭 右議政 李秉模 藥院提調 沈煥之等進前問候予曰今朝諸節益勝矣教濟恭曰今番本府校宮釋菜參班儒生使之應製而書題則已書置卿須落留出榜上送再明問上來可矣仍進發禁衛大將率休息馬兵五十訓步軍一哨爲先廂內使率休息善騎隊一哨原環衛鄉軍一哨休息京軍一哨挨接先廂之後禁軍別將率禁軍及駕後爲後廂予到萬石渠前路降輜少憩予指左傍水田教承旨等曰此是大有屯初是陳荒之地今成沃畝矣仍命召入外營將校使指陳大有屯之從某至某爲幾里對曰自前望大山之名通山者至長安門外過十里矣予乘馬進發矣遲遲臺下馬少憩諸閣臣進前問候予曰比朝尤勝矣予曰領府事筭批還宮後使史官傳諭予命召入外營前排校卒之落後者分饋酒肴以送予曰回還時則必欲徐徐作行宣傳官知此意舉行而前排先爲進發可也予至清川坪下馬御築臺處招入近臺民人教曰乙卯年慈駕少駐處爾等築而爲臺民情大可見矣予庸嘉之仍命分饋藥果壺酒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5일(기해)>

㉔ 駕發龍驤鳳煮亭至鍾閣別路召見留都大臣金履素由敦化門還宮

㉕ 申初三刻三吹訖兵曹判書稟陞橋炮又稟陞旗宣傳官請渡涉號令竝如例子改具戎服帖裏乘馬渡舟橋留陣營軍出待津頭前後廂依出宮時例舉行予入崇禮門至鍾閣前路命留都大臣入侍領敦寧 金履素曰其間玉候欠和遠外下情焦寢以過矣予曰今則夫愈矣仍命承旨送宣傳官持信箭分付各營解嚴兵曹判書 李時秀曰今明日軍號自華城已有啓下封送於留都者而今既還宮更爲自本曹啓下而已送之軍號自政院還入宜矣予曰依此爲之可也駕入敦化門由建陽門 保定門 萬八門還內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5일(기해)>

㉔ 判下上言七十三度于各該司

㉕ (…)
禮曹啓言 (…)
華城故通德郎韓錫欲妻朴氏上言以其夫與其子用成俱爲身歿其十四寸親韓用夏第二子完金欲爲立後於渠子用成而用夏不許云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6일(경자)>

㉔ **華城**校宮釋菜時參班儒生應製入格人施賞有差

㉕ 該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本府校宮釋菜參班諸生應製今月初六日左議政 **蔡濟恭**與臣眼同開場試取入格爲六人試券堅封令本府判官 金思義資持上送教以駕次**華城**適值釋菜之夜特遣宗伯之臣替將祀事召試執豆邊諸生仍命帶閣職曾任本府留守之大臣主試考券在華儒可謂盛舉賦三下幼學沈常鎮直赴監試會試草三下幼學金用遠給二分次上幼學尹培彥 辛德羽 曹允協 金猷遠各紙二卷賜給事下諭留守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8일(임인)>

㉖ 京畿監司 李在學以各邑所在乙卯**整理穀**自今年盡爲移錄於常賑穀與元還通同糶糴事知委各邑馳啓

㉗ 該監司狀啓以爲今此各邑**整理穀**之專屬**華城**而移錄其名**華城**還餉穀之竝作整理而特減其耗蓋出於穀名之自有所重民弊之期於永杜也前日之所設置今日之所換作均是廣惠之至意則民人之咸被盛澤與初無異謹以備局關內辭意知委於道內各邑乙卯**整理穀**自今年盡爲移錄於常賑穀與元還通同糶糶亦令布諭於還民等處俾各曉然知之舉行形止馳啓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9일(계묘)>

㉘ 暗行御史 呂駿永以**迎華驛**弊瘼廉察書啓

㉙ 駿永書啓以爲臣於**華城**伏奉**迎華驛**廉察之命出入村里詳細採探則其爲弊瘼不一其端茲敢條列于左○一本驛馬戶以同化 **靑好** 長足等各驛移屬者及京願立下來者合爲三十五戶內元戶之移接者僅爲八戶其他則舉皆戶主之差人無依賴之輩舉有朝聚暮散之慮況此客地計活極爲艱辛又無田土可以耕作柴草糠粃皆爲質取其所宥費不啻倍蓰故舉切離土之思問其情願則皆以爲各處位田相換於近處私田不然則元戶馬主速移於本驛基址也於斯二者從長取捨則庶有支保之望一京願立十五戶內不賣田土其能來接者只是四戶而其中一戶不能支保已爲撤歸蓋曾前京願立之應役非不苦重初無浮費之出斂又不人夫之責立而且其替把所道里甚近往還爲便故都中閑民皆願立馬一自移屬之後浮費及人夫與前自異前站替把且爲七十里之遠而或不無越站之弊故有此撤歸之舉一京願立之屬於畿營時適值歉歲北城餉穀呈訴受食而仍成前例今此移屬之後又以應受十五石分給於三十五戶而因其路遠作錢以來則每戶所受不過八錢昨秋所納每戶皆至二兩六錢雖是些少之弊恐合蠲除一本府立馬之數在前則不過府使坐馬一匹轎馬二匹今陞留守之後坐馬轎馬中軍裨將及書吏廳直等所騎合爲十四五匹莫論遠近皆爲待令而甚至及唱輩中間操切亦或濫騎則新設之驛實有難支之慮一三十五戶位田內上等馬位不過爲十三而其中十四皆屬於有勢力將吏處則他餘驛戶已不無向隅之歎而所謂將吏則斃馬與病馬多不代立本府將校林懋昌 畿營營吏羅就長不爲立代已至數年本驛吏鄭卜順初不立馬位田公然耕食本府書吏羅應三潛以二匹馬謂之上中等分給驛戶同食位田其所侵漁非止一二雖有其馬者諸般苦役皆歸他道少不如意則驛吏驛長任意推治察訪則視若尋常一本道察訪 李五鎮全不解事惟欲銜能處置乖當怨罵多端當初本驛之移設也所可專意而安集者惟在於馬戶而不此之爲反以招集他民耀人觀瞻爲事至以來接本驛者無論某人當給位田之說大播民間故城內貧民十五戶或賣家舍或爲稱貸一齊築室而馬位既非察訪所可許給者又非閑民所可冒受者將至周歲民無所利者則始生怨怒或訴於留守或呈於備局皆無發落此民之去留何關於本驛而察訪不勝其稱怨乃以耗條錢八百兩買取牟田以每戶三日耕分給於十五戶云其實則或爲二日耕或爲一日半耕又以六日耕特給於驛戶中二人故客民則既以位田之不給又以牟田之減給爲怨驛戶則乃以客民之給田又以二人之偏給爲怨一本驛戶數無論主客雖曰五十二戶將吏則只建其舍不爲入處爲察訪者所當嚴督來接而如不聽令則以其位田移給他民有何不可而一任其所爲許多使役則偏侵他戶漸至凋殘尤所駭然者以其前日屢經本府之幕裨府

中將吏無非親舊十餘馬戶便同平交促膝諧謔驛戶之初見者莫不嗤笑羞稱官長貢錢則不給助糧而百餘金盡歸私橐復戶則任意減削而十二結擅付於官用數百金之殖利於驛民尤係變怪一之可驚再次勒給遂使富實之戶棄其瓦舍公然遠避驛馬之致斃者四匹病立者一匹而一年二年尙不責立者非但馬戶之罪以其添價錢之不爲上下利歸於自己害及於驛民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9일(계묘)>

㉔ 廣州留守 洪億以本府所在修城整理穀自今換名移錄於備局句管穀馳啓

㉕ 該留守狀啓以爲謹依備邊司關臣府所在華城修城整理穀大米三石春牟六十石自今爲始換名移錄於備局句管穀緣由馳啓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10일(갑진)>

㉔ 左議政 蔡濟恭陳筭賜批仍命遣史官傳諭

㉕ 筭略曰臣老而不死顛錯昏耗言脫於口便爲清朝笑侮之罔一番自列輒犯一番瀆擾無恥雖屬臣身無嚴獨不爲邦憲之難赦乎自念身計良亦窮且憾矣昨伏見憲臣之疏以臣前日請譴中大尹事大加非斥臣之伊日奏達一則附有懷必陳一則爲懲貪勵俗或冀一分有補於國家刑政人見之參差不同至於如此臣不必費了辭說以傷事面至於論及廟堂覆啓之如何者雖由於臣之得見啓草在於已徹之後雖有鄙見無以回旋之致而此非大事語次提及臣亦不知其是誠何心聖教中左相必悔之不特明見臣方寸亦所以戒飭日後莊誦感泣而已至若兵判薦望之混及外補重臣銓曹之爲受薦來也以前望人懸有無故以納例也而伊時完伯名下無所懸錄臣亦神耗未能省覺循例呼薦而已日前華城退食之際右揆始因人有聞言及於臣臣乃覺其做錯大矣理宜陳筭以列而時日已久且值靜攝之際不可以此等語煩陳故故泯默欲待後日臺言之規警先發益增慚慙伏乞鑄削臣所帶相職改卜賢德批以備悉事實之各有段落卿須安心視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10일(갑진)>

㉔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園底田土之入於火巢追後定界處價本以一千兩均排加給馳啓

㉕ 該留守狀啓以爲園底田土之入於火巢追後定界與初相反處價本量宜加給事命下矣較量結數採探物情從最優例磨鍊以一千兩均排加給計料之意別單以聞○局內先買得田八十八石四斗三升落家垵田二十一石十九斗六升落畓入畓八石八斗三升落田畓畓價錢三千七百十二兩三錢初定火巢內田二百九十六石七斗四升落畓一百十三石十八斗四升落田畓畓價錢二萬三千四百九兩六錢內元價錢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一兩四錢五分加給錢二千一百二十八兩一錢五分因傳教十分一加給再定火巢內田三十石十九斗八升落畓三十七石十斗落田畓畓價錢五千六百八十九兩三錢四分內元價錢四千五百九十六兩二錢八分加給錢一千九十三兩六分因傳教壬子四月改踏驗追給三定火巢內田三十四石十斗三升落畓二十四石十一斗五升落田畓畓價錢四千五百十兩五錢四分內元價錢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九錢加給錢七百七十八兩六錢四分因傳教壬子四月改踏驗追給四定火巢內田七十五石十四斗五升落畓五十六石三斗五升落田畓畓價錢八千七百九十二兩四錢五分內元價錢七千七百九十二兩四錢五分加給錢一千兩因傳教戊午二月追給以上田五百二十五石十六斗三升落畓二百四十石十一斗七升落田畓畓價錢四萬六千一百十四兩二錢三分內元價錢四萬一千一百十四兩三錢八分加給錢四千九百九兩八錢五分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11일(을사)>

㉔ 命華城萬年堤始役日告后土祭時獻官下送大祝執事司儀以判官及兩差員 衛將爲之

【목】敎曰萬年堤始役吉日在再明其日曉頭先行告后土祭祭官則獻官當下送判官爲大祝兩差員爲執事衛將爲司儀行祭後狀聞事下諭留守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11일(을사)>

【강】命壯勇大將 趙心泰 水原往來間都提調總察

【목】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15일(기유)>

【강】命壯勇大將 趙心泰 水原往來時虎符仍佩兼帶右捕將令他邊大將兼察

【목】因政院啓稟有是命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16일(경술)>

【강】重推水原留守 徐有隣

【목】承旨 洪仁浩啓言水原留守 徐有隣 郭重大上言查啓既多誤字年月之下不填日字誠爲未安請該守臣從重推考原狀啓還下送使之改修正上送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18일(경술)>

【강】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壯勇提調 鄭民始 壯勇使 趙心泰 華城留守 徐有隣

【목】予曰還弊今當釐正留庫當爲幾許乎有隣曰分留則以半分半留爲定留庫當爲二萬石城內留庫亦不下萬餘石留庫比前既多則倉舍之不足尤爲可悶方欲從近新造矣予曰胎峯禁養內使才已出舉條而非但禁養亦當勤加播植蓋此處與洪範山相近初因專意於洪範諸山而未暇及此矣近因洪範之蒼鬱益覺此地之不可不播植限以幾年當有茁茂之效乎心泰曰地亦宜木易以滋殖不出數三年當至蒼鬱矣予曰萬年堤之水門當開於午方堤役之訖當在何間有隣曰限以來初庶可畢工矣民始曰利民之具莫大於堤堰而近因役民之難率多廢棄洪州之合德坊築爲國內水利之最大者而不復疏濬已爲三十年所棄沃田畚殆過萬石餘矣湖南之萬頃等九邑一望平野元無水根賴以灌溉者專籍堤堰近年以來此堤湮塞便成平地故無歲不入於災結矣予曰此等處可以疏濬乎民始曰如洪州等處若用民力一年內可以復舊矣既爲民生之蒙利則何憚於用民乎予曰華城御史書啓見之乎其所陳弊瘼何如民始曰其所論諸條亦自消詳而聞亦有事勢之不得不然者若付之外使可以釐正者從便釐正則似好矣予曰此果好矣迎華驛弊亦有御史 呂駿永所條列而間亦多難處者此亦另加釐正好矣華城一府規模未定寬猛之得中實爲難矣而外使有太寬之名至有言言稱好之譏須思弦韋之方予曰軍政一事合有別般釐正爛商廣問以爲從近措處之地也民始曰軍丁之弊繡啓亦言之而黃白之徵無邑不然此實由班戶之多矣予曰黃白之徵豈忍爲之所謂班戶者必多冒濫亦豈盡班戶乎有隣曰日前行幸觸寒勞動以致聖候之愆和旋卽平復實切慶幸而每年園幸之定於解凍之前有乖調攝之方此後則夫待春和實爲合宜舟橋之代以船艙亦無不可矣予曰園幸雖從省約陪從亦爲夥然若用船艙則隨駕軍兵之渡涉豈不爲鉅弊乎民始曰龍舟渡涉卽是已行之例而軫弊之聖念既至若此則以八月爲定似爲兩便矣予曰秋後異於春初日氣陰晴難以預料至於四五月之交漕船之上來者若多則可以造橋而亦果無爲弊之端乎此則欲一試矣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21일(을묘)>

【강】科次三日製試券于誠正閣取河錫朋等五十人

【목】敎曰三日製慶尙道三中幼學河錫朋直赴會試京三下一幼學曹錫倫 京畿三下一幼學金在恒 咸鏡道三下幼學金應一各給二分京三下進士趙學春幼學李在憲 金載允生員鄭淞 鄭昌耆進士趙鍾永幼

學李鍾翼 京畿三下進士成海應幼學李命錫 洪秉喆 宋禧永 **華城府**三下幼學李心會金魯文 李文在 開城府三下進士韓敬素 廣州府三下幼學李仁謙 李惠默 江華府三下幼學洪秉恒 沈昌賢 江原道三下進士權漢玉幼學李相延 元有永 黃海道三下幼學鄭德濟 李亨祖 平安道三下幼學全耕 蔡興淳 鄭已耘 忠清道三下進士洪樂玄幼學洪集休 李祺胄 李洪淵 閔英世 徐弘老 全羅道三下幼學宋東金希聖 李觀進 李彥輔 閔百榮 權思永 慶尙道三下幼學金在器生員朴善浩幼學宋廷德 文聲駿 咸鏡道三下幼學崔南嫻 李牧榮 韓達元各給一分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22일(병진)>

壯勇營鄉武士鄉軍及隨駕鄉軍射放入格人施賞有差

呂 該營啓言**水原鄉武士**下番試射放時優等人各技入格人及**園幸**時隨駕鄉軍試放燈軍舉行鷺梁鎮牙兵留營拜峯鎮牙兵試放入格別單竝爲書入○**水原鄉武士**下番試射放優等人別單閑良金福龍鳥銃貫二中邊一中比較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殿試金德文鳥銃貫一中邊二中比較柳葉箭邊二中直赴會試鄉軍下番試射放時領軍將官以下各技入格別單領軍哨官前虞候 張志近 柳葉箭邊一中片箭邊一中弓子一張箭竹一百箇射手良人張太千等二名柳葉箭邊二中各弓箭一部黃甲得貫一中弓子一張林得載等四名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砲手良人全宗大等三名鳥銃邊二中各木布各一疋南得元等二名貫一中各木一疋盧道玄等十九名邊一中各布一疋用劍軍良人黃致文等二名上中各木一疋崔龍瑞等十二名上下各布一疋私習沒技從自願更試良人金弼商私習鳥銃貫一中邊二中更試小布不木一疋**園幸**隨駕鄉軍試放入格別單良人金重瑞貫二中姜有文等三名邊二中各木一疋布一疋許有福等三名貫一中各木一疋李順述等二十名邊一中各布一疋**園幸**時燈軍舉行鷺梁鎮牙兵留營拜峯鎮牙兵試放入格別單拜峯鎮牙兵良人李者斤老味貫一中邊一中金順福 鷺梁鎮牙兵良人安道永等三名邊二中各木一疋布一疋拜峯鎮牙兵良人申大福等二名鷺梁鎮牙兵良人羅大興等五名貫一中各木一疋拜峯鎮牙兵良人李好東等十四名鷺梁鎮牙兵良人金萬起等十七名邊一中各布一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27일(신유)>

命壯勇營試射入格人直赴殿試隨駕校卒未入格人施賞

呂 該營啓言本營將校軍兵直赴會試之類及十一幸隨駕將校軍兵別試射入格人別單書入○**壯勇衛**閑良趙明憲 鐵箭一矢一百三十步二矢一百三十一步三矢一百三十步額外**壯勇衛**閑良李運植小布四中**壯勇衛**閑良崔旭 善騎隊 兼司僕 印興道 高處謙良人金忠嫻除案軍良人李孝達小布三中**壯勇衛**閑良韓亨祿駕後禁軍閑良孫錫謨 善騎隊 兼司僕 金孝根良人林得厚 **水原鄉武士**閑良鄭龍成 高陽鄉武士閑良奉順福 坡州鄉武士閑良鄭聖瞻 始興鄉武士閑良李千得小布二中楊根鄉武士閑良金再得鳥銃貫二中竝直赴殿試又啓言謹依傳教隨駕人別試射時未入格將校二人軍兵七名處各木一疋分給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27일(신유)>

命監試覆試闕入儒生等嚴覈同情照勘而其中車履範降定水軍

呂 刑曹啓言監試覆試一二所闕入儒生等摘奸備邊郎捉送故反覆嚴問則平壤 朴琦 洪汝舟 **水原**白師球 遂安 李藥 全州 杜萬元 江東 李錫邦等粗解筆法而雖無同接冒入場中或有求筆之人則賣筆書給之計果以在喪身死代換名冒入云楊州 安喆欽 江陵 辛任寧 平壤 金觀大等隨往至親及同接人立於圍外儒生入去之際因圍門之類壓顛仆於圍內混在闕入之中云松禾 車履範聞本邑入格人車敬履身死幸其姓同欲以敬履改名冒入云矣渠輩換易姓名冒禁闕入則其所爲人代述代書之狀明若觀火而平問之下難以取服請竝加嚴刑覈出同情一體照勘車履範則既以 車敬履身死代冒入之罪遲晚別無更問之端依律文降定水軍令兵曹定配押送允之○兵曹啓言罪人車履範 慶興府水軍充定押送配所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2월 29일(계해)>

장 賑恤廳以司馬榜中鄉儒年七十以上人下去時糧資分給啓

목 該廳啓言今番司馬榜中年七十以上人下去時令賑廳給糧資事命下矣華城生員俞鉉復糧米二斗錢二兩懷德生員宋堯相糧米三斗錢三兩星州生員李日祿糧米四斗錢四兩慶興進士吳達彥糧米六斗錢六兩分給矣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30일(갑자)>

장 補前校理 林漢浩 孟山縣監 兵曹正郎 鄭晚錫 迎日縣監

목 敎曰昨秋駕過十邑軍丁之弊寬其期限俾各釐正後登聞待登聞當遣考察之行已言於畿伯而先從華城軍丁之年未滿勒定限已過應役者春秋以此兩人差送行繡衣之事雖已按廉欲觀其後舉行勤慢復命後使之待下敎更爲待令則召命已久稽緩若此雖非此兩人豈乏他人事體所在不可無飭前校理 林漢浩 孟山縣監除授兵曹正郎 鄭晚錫 迎日縣監除授竝令當日辭朝時任縣監等今日政遞付京職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3월 15일(기묘)>

장 命華城整理穀除耗之代以常賑穀與備局句管穀耗條及畿邑勅米割給乙卯作米條及昨年鷗浦民除耗各穀亦以畿邑還米只今年割給

목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華城整理穀除耗之代區割之方從後稟處之意頃已草記蒙允矣取考其當爲給代之數則每年米爲三千八百二石餘各穀爲二千石就常賑穀與備局句管穀耗條中每年米二千二石餘各穀二千石分排於兩南及海西 如或不足則無論某衙門穀推移排比準折施行米一千八百石則畿邑勅米數漸滋多民弊不少云以每年耗條準此數一體割給竝令作錢從便取用乙卯作米條二百六石及昨年鷗浦民除耗各穀折米一百九十一石餘不可及今措處云此亦以畿邑還米只今年割給之意請竝爲分付於各該道臣及華城留守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3월 16일(경진)>

장 全罷道暗行御史 金履永進別單

목 別單以爲金堤郡邸人役價出給時不以元定之補役米割給以還穀一百石郡移代給且官需衙祿米偏徵於回浦一面民力已竭反羨災面雖云常稅事甚偏枯該吏雖已懲治該郡守亦難免其責本郡雇馬廳買畚錢該吏全數偷食圖囑鄉員復差前任該廳錢穀移充渠逋至於官用取之還穀還穀無彌縫之道則每石以還上例初捧七升米再捧一斗二升米至於昨年又以三斗米出秩雖幸以停退姑息而至於今年必將加數畢捧年年增加民何以聊生乎一吏之故萬民受害爲官長者矇不覺察此邑如此他邑可知自廟堂嚴飭該道使之逐邑查察釐洗恐不可已本郡吏逋各穀三百四十石零移錄於社倉分俵於各面各人名下必將有白徵民間之弊就還案中刀割僞戶一以吏名填錄傳令各面逐戶知委後該吏嚴刑懲勸仍令本官刻期督捧外此隱逋難保其必無文移道伯使之各別詳探昨年還上停退時逋吏之分俵各人名下皆以停退懸錄鮮爲民惠古阜郡吏逋分徵民間者爲多昨年出秩猶爲近千石雖云非吏所食前倖之故而前倖所給亦不盡歸償逋餘逋之積若是夥然當該前郡不可無罪本郡昨年作廳營建時財力則收斂富戶材木則斫伐私養初不給價客舍同時營建而數間矮屋薄陋甚作廳則五樑翬飛制度精緻吏輩之驕橫無忌可以推知該倖之柔善太過不可無警本郡雜米捧上時每石濫捧爲二三斗稅米需米捧上時每石加捧爲一斗民怨狼藉他邑亦當如此民豈不受弊乎請令廟堂嚴飭該道期於查正沃溝縣昨春還上分給之際饒戶納賂而得免貧民無賂而多受一吏貪賂衆民受害萬萬痛駭入庫分石作奸甚多出道後開倉散石則無論新舊穀一石租不過七八斗一石米纔爲四五斗而新穀尤麤租則純是空穀米則租居其半昨年還上之不得精

捧自是列邑之通患則只罪一邑反似太偏既已發覺之後不可仍置本縣邑力凋殘上司與營門各項應納紙地價出處無路在前以漕倉六邑負石價米二百餘石屬之本邑民廳以應京上納之需矣自庚戌移屬漕倉之後本邑民廳之所當者責出民間故種種收斂民弊爲多負石價既是裝載時募軍價則使本邑民丁一日赴役以其所出負價補此民力之難支則實爲莫大之惠令廟堂詢于道伯從長區處恐合事宜群山倉所捧七邑稅米曾捧於全州童子浦中間以浦口淺狹巨艦難容移于群山近日以來浦口比前深廣輸運愈遠愈難列邑之民咸願漕倉之復舊蓋童浦距群山四十里則遠邑之道里稍近輸運之雜費大減漕倉移設爲弊亦巨令廟堂詢于道伯詳查爛商從長變通恐合事宜臨陂縣賑恤色吏抄飢之時存拔惟意至親家率多入抄中道伯巡到時賑粥米邑內閑雜人處還米二升五合式分給使之備納一盆粥而其間見縮而自備者人各一二升倍數掌者倍其費而分掌之際以私闊狹貧殘獨戶偏受其害多有怨聲莫非該倅不察之失賑政則列邑分賑俱無欠闕至於賑穀雖因昨年捧還之未精不得精鑿而舊穀之稍精者參錯分給故亦不至甚劣抄飢之數臨陂爲四千餘口金堤爲六千餘口古阜爲五千餘口扶安 萬頃俱爲三千餘口沃溝爲二千五百餘口所抄既廣故餓殍浮黃絕不見聞而臨沃金萬隔湖西一浦之間商舶鱗集市價不騰負鹽掘菜資生多歧餽賑間斷之日就食湖西及賑而歸所以捐瘠之罕少且今時兩均適麥穗向熟沿海民憂庶可以少紓至於守宰之憑藉料販勸分瞞報等不法之事元來穀簿不豐雖欲着手其勢無路畢竟勘賑庶無犯科昨年還上停退事則元來六柱邑中扶安一邑獨能準捧而其餘五邑則未捧之數夥多未必盡歸停退而愚民則以其不納之故姑認以爲停退細究物情則停退之捧遲速無常未捧之捧秋後出秩利害相懸則停退之多歸吏逋民還之多歸未捧似是必然之理惟在該邑守秋後出秩時明查吏奸宜令廟堂嚴飭道伯俾有究惠之實效整理穀則當初邑倅輩惟以極精實早捧上爲主故無論此穀彼穀先捧而精實者歸之整理穀以此之故名實互換整理穀之名色往往混入於還穀執錢之中故愚民則不知裏面認以爲整理穀之執錢致有傳說至登筵奏今則屬之華城 民弊自祛道路之傳莫不攢頌大同停退事則臣伏見封書中若曰大同收捧政值其時其中萬無辦納之類必在於最尤甚之邑退以秋大同實爲目下蘇掾之政而遙度之拳籌難以領略此一款竭力詳審如有後時之慮則直爲便宜從事還朝後具由書啓爲可臣入湖境躬察民情則在在遑急愁歎者果不外於稅大同一款而若或遽發停退之命則貧富無差虛實相蒙故隱忍不發至於二月將晦民力已竭移轉分還區處幾盡之後始爲出道於金堤郡隨其所到之邑與該倅密相面議使之預修最難捧成冊抄之又抄又約以待終到邑發關後座首首吏持成冊來待于全州府及至三月初一日終至于臨陂縣除却畢捧之沃溝一縣外一竝發關如右所約則至於初七日五邑成冊一齊來到于全州府而金堤米爲九百九十一石六斗六升古阜米爲八百六十五石十二斗三升臨陂米爲七百三十三石二斗九升萬頃米爲四百七十三石七斗扶安米爲二百五十四石七斗三升合米爲三千三百十八石六升臣持此成冊復爲潛行抽牲摘奸於五邑各面里之間則別無大段相左之事十三日行到咸悅縣發關五邑一依本邑成冊數爻并爲停退而又使之詳此委折眞諺翻謄遍爲曉諭於各面里民人等處俾知朝家特恩且其或捧或停參錯不齊則秋間更捧之時必不無吏爲奸民受害之慮又使各邑就各人名下所停數爻詳細懸錄抄作兩件成冊一件置官府一件俵掌民間以爲捧上憑準之地具由移文道伯人才則沿海諸邑山川薄野風俗推魯十室忠信未有聞焉節行則冰鯉雪筍之孝斷腕截髮之烈在在成券可載一車事屬難慎不敢陳聞戡盜之政營鎮俱爲惕念平民之橫侵亦未有聞乘輜之令則列邑俱爲恪守牛禁則柱邑六邑中扶安雖不能撤屠亦未嘗買賣場市古阜永爲撤屠外此四邑則肉漢輩憑藉官用之餘狼藉場市之間臣出道後逐邑嚴治而道伯之不能禁戢實爲可惜結役則列邑或有雇馬廳或有保民廳收斂民間存本取息以應營門卜定等諸役官不撙節吏穿奸竇隨竭隨斂無有限節則其爲弊反有甚於不設廳庫臨時斂民之爲便湖南班賤之結役各異營邑之徵斂無節上農夫一年勤作不能當一年之誅求所見切矜不可以異於正貢常賦從忽看過以孤湖民顛望之願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3월 24일(무자)>

㉔ 命沃溝縣監 尹行喆拿來取招以聞金堤郡守 徐李修 礪山府使 李尙說拿勘臨陂縣令 南省老 右阜郡守 申史源推考

㉕ 吏曹參判 李敬一啓言此湖南 暗行御史 金履永書啓也 性邑守令中沃溝縣監 尹行喆以分賑饋粥別無可執之頃奉公守法未見染指之跡而還穀一石之租不過七八斗一石之米至爲四五斗雖云倉色之弄奸莫非不察之罪治第營田雖曰喫菜之所鳩謂賑無益便作茶飯之常談假托繡行覓賂官長之說面言公堂立證族叔爲辭賑政之無疵雖或可恕爲治之駭妄可以推知亟施罷職之典金堤郡守 徐李修以人稱善厚政亦寬緩賑物之自備亦多官用之蠲減不費民譽之盛誠不可誣而分賑有未精之時捧稅多過濫之怨吏逋之掩匿不發都歸停退可見明察之不足還穀之科外出秩逐年增加不思痼弊之蠹革捧賂頃役册客之籍實難掩娶婦樣畚族侄之貽累不少爲辭沿路守令中礪山府使 李尙說以剛快可稱綜密不足捧稅或濫捉船多怨爲辭竝令該府拿問勘罪性邑守令中臨陂縣令 南省老以恬淡謹慎守法愛民耀赫之譽雖未有著培克之政亦不入聞俵災各面怨聲不作飢民四千調飢無闕而分賑米二石式分掌於官屬面任一石使春精以納一石使之秋後備納而合春二石纔爲一石餘則秋後捧上必不免白徵之弊金溝移轉雖曰營耗之作錢二石作錢僅爲一石之價去年未納之還姑云了當來秋當納之還白地夥多垂橐之民呼冤不少大抵柔善有餘剛克或短吏奸不能無潛滋之慮爲辭右阜郡守申史源以本領儒雅牧身清儉愛民以誠愚夫亦知佛祖之稱萬口同然而公綽短於膝薛頑殷待以齊魯吏逋之積殆近數千而偃息自如作廳之營橫斂無度而操切不得奉法殫誠固多可貴茹剛束濕恐難責成爲辭竝爲先推考警責以觀來效全羅監司李得臣以綜理優於方面簡約觀於卜定守法不撓實心革弊爲辭而道臣體重今姑勿論性邑守令中萬頃縣令 尹厚東 扶安縣監 李允行多褻少貶而俵災善賑自是職分內事得謗招怨亦出尙嚴之政竝姑勿論沿邑守令察訪中全州判官 沈養之 咸悅縣監 李寅采 龍安縣監 金東覽 恩津縣監 李義教 尼城縣監 李性重 公州判官 金箕應 天安郡守 李魯在 稷山縣監 金明淳 成歡察訪 姜世鷹 振威縣令 尹應鉉 **水原判官** 金思義 果川縣監 金鋼既無特異之蹟且少可論之疵請竝置之從之教以尹行喆則既有過賑事後嚴處之命今此罷職之請可謂律不當罪而竝與昨冬圖避之罪一番嚴覈得情後重繩令該府爲先拿來取招以聞○兵曹判書 李時秀啓言臣曹覆奏者全州營將白 東運一人而毀譽俱無顯著請置之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3월 24일(무자)>

㉔ 命壯勇大將 **趙心泰** **水原**往來間虎符仍佩該營及兼帶捕廳令前帥與他將兼察

㉕ 教曰**萬年堤**竣役後提調與內使明日當下往內使則往來間竝仍佩前帥及他將兼察可以聽傳教者牌招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4월 2일(병신)>

㉔ 園所階役時監董該留守以下命以別單狀聞**萬年堤**役差員以下別單亦爲修正啓聞

㉕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園所丁字閣階砌石修改之役今月十三日卯時始役酉時畢役馳啓教以階役之意謂將費五六日之工力日吉辰良不日告成有若神助於人功者萬萬奇幸日出而始日入而畢雖曰京鄉善手之咸集而三面修改無異一新則霎時之間若是改觀尤豈非初意之外若依各陵園例如例修改則其能當日畢役乎卿等董事之勞其在重其事之意不可無示意卿及地方官差使員等竝與校吏員役京鄉工匠等姓名及實役日子別單狀聞**萬年堤**役處差員以下別單同爲修正以狀啓登聞事下諭亦令**內營**措辭區別行會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4월 14일(무신)>

㉔ 諭**萬年堤**役經紀設始之意

【목】 予曰今番華城萬年堤役可謂不費一民之力而斯速告完誠大幸矣園寢水口貯此萬年堤水甚好甚古園底民畚亦以此蒙利尤萬萬多幸與華城 長安門外開萬石渠築如意垵設大有屯一般意思而萬石渠設屯時民皆掉頭不肯爲屢勤勸飭仍下內帑錢數萬金決意爲之到今民人反以作者之不能遍及然之小民之至愚有如此然至神者亦小民也後當知予若心惟此萬年堤役亦然又下近萬金一一雇人而假令一日給雇價使之只準半日半價而使用其間幾十日予幾髮白此關於所重又係民事予所以自不知筋力之爲勞矣右議政 李秉模曰凡所華城之役經始有年不少煩民之役而功役自底順成臣實欽仰之不暇而以聖念之過勤爲區區仰慮矣臣當陪駕遍見於華城萬年堤與萬石渠工力則少入而大爲小民蒙利之地矣予曰予以務本之意有此經紀而民不可與謀始可與樂成今既設施之後民皆力穡而樂業則豈不好矣而然或慮懶農者有之矣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4월 19일(계축)>

【강】 命華城園寢局內樹木拾蟲投之鷗浦海口驪州陵樹拾蟲亦用此式

【목】 敎曰蟲損嘉禾宰樹安得不捕而除之考之經史自昔伊然周官庶氏剪氏之職皆爲是而設耳食苗者螟食葉者蝻食根者蠹食節者賊秉畀炎火祝于田祖之神掘坑焚瘞始於唐時姚崇歷代因之遂爲成憲皆用民力紫陽之訓有云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但有見識人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近者園寢桑梓有蟲損之害使植木十邑守宰率官隸捕除之以寓暫勞永逸之意而官隸亦民也念其烈陽使役殆忘寢食乃引歐陽修詩官錢二十買一斗頃刻露積如京抵之句特創買蟲之式幸得事半功倍於予心猶有不自安者是蟲也雖蔑蜂蠶之功較甚蚊蠅之毒然且卽亦蠢動之生物也遵聖人錄其功明其毒之義固可捕而除之除之之際亦應有方便之方宜令曰生之德并行於其間莫曰爲害隨其爲物而有巨細之各異驅而放菹勝於烈而焚之況秉畀之詠托辭也焚瘞之舉實事也遂古後世之別亦足可觀嘗聞蟲飛入海化爲魚蝦伏波之治武陵明驗尙傳多日潛究決意著令此後拾投鷗浦海口浦之距植木所不遠而近爲二十里買蟲省人力投海述故事於義有何悖乎召見守臣面諭此意而又於驪江陵樹亦云蟲損買蟲與投水一依華城新頒式令用之決知其毫無不可續見道伯之狀語畢拾姑杳然此時役民有妨農政不勝耿耿呼燭書下卽令廟堂星火知委該道而今後餘皆以爲例事分付禮曹 漢城府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4월 25일(기미)>

【강】 園所丁字閣階砌石修改時監董 留守 徐有隣以下施賞有差

【목】 階砌石修補以今月十三日舉行物力取用莞千庫會減當日卯時始役酉時畢役留守 徐有隣以畢役形止馳啓敎曰階役意謂將費五六日之工力日吉辰良不日告成有若神助於人功者萬萬奇幸日出而始日入而畢雖曰京鄉善手之咸集而三面修改無異一新則霎時之間若是改觀尤豈非初意之外乎若依各陵園例如例修改則其能當日畢役乎卿等董事之勞其在重其事之意不可無示意卿及地方官差使員等竝與校吏員役京鄉工匠等姓名及定役日字別單狀聞至是該留守以別單馳啓○監董 水原府留守 徐有隣內下大豹皮一令徐直修 宋厚淵地方官水原府判官 金思義陞敍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 棘山僉使 張世紈各內下筒箇一部策應莞千庫內監羅東旭相當窠調用看役外營將校李元榮 邊將待窠卽爲調用徐大喆邊將隨闕差送京將校李珍國 安德恒以上各弓子一張內營 莞千庫舉行書吏文景訥等四人各木布各一疋庫直金漢濟木一疋赴役守護軍 羅尙文等三十六名實役一日各米二斗以上外帑庫京石手韓時雄等十一名實役一日各木布各一疋邊首木二疋 戶曹 鄉石手方成太等九名實役一日各木布各一疋外帑庫泥匠金尙得等六名實役一日各木一疋外帑庫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4월 28일(임술)>

【강】 園所拾蟲人等施賞有差

○是月初十日始園所拾蟲之役壯勇外使 徐有隣狀啓以爲火巢加定後境界闊大植木各邑字內分授轉不分明臣與園官及兩差員十邑守令會同植木處所定界立標白花山內邊主峯 葛峴內邊至第二白虎青龍授園軍自古西門外西北邊第三白虎舊鄉校基至葛峴北麓草峯 臥牛峴 棧道峴東西麓授廣州自棧道峴南邊內外至禦侮峴 金堂巖 道古山 石磚峴授安山自洪範山北標石東邊至防築洞北麓授果川自防築洞北麓脊至洪範山佛堂上脊鷹峯嶺標石授南陽自鳳鳥峯內外至上中下南山內外授水原自鉢峴路下內邊至項江洞路東至石串文侍郎補土處授振威自鉢峴路下西標石至項江洞路下老山里授陽城自星皇山內邊西麓至簑笠洞宅溪內外授僧軍自眞場內外鵲峴簑笠洞下端安寧 防築洞授安城自星皇山東北麓兄弟井至水泐店後麓大皇橋 皇橋洞授龍仁自星皇山西麓內外至培養峴北麓花山北麓授始興教曰分授境界比前闊大如本府之大治所謂官隸難以派及況外此殘邑乎若非用民力必也雇軍丁其爲民邑之弊當如何哉莫如直以實入從實首實眞箇官隸只給糧資眞箇雇軍竝給雇價實爲務實之政以此意嚴飭本府判官及各該守令等俾各依此舉行而一有違越從後現發於繡衣之行自守臣難免違令之責又教有隣曰日熱如此而拾蟲之役將始言念各邑守宰往來林木之中衝突負暄冒螫生繭其狀也長如在日其勢也宛若在己何況殘邑吏隸校卒之春而植役夏而拾役秋而構役役年年偏苦者而曹而曹之效力至此尤不能暫釋此皆朝家所欲躬履而親檢之事也委之守臣尙有靡及之懷如十邑守宰十邑吏隸校卒之科外役力豈無軫念之舉乎今不別製濟衆丹一千錠廣濟丹三千錠清心元一百丸分給守宰等處濟衆丹三千錠香蒿散四百帖分給吏隸校卒等處卿其祇受後騰出此傳令頒示十邑守宰俾知爲所重之思暨于渠輩 差使員兩人中除安城倅濟衆丹一百錠廣濟丹三十錠清心元十丸給之園官頒給之數如之園屬處濟衆丹五百錠香蒿散五十帖僧軍處濟衆丹二百錠香蒿散五十帖亦爲分給又別定內營知穀官一人率勤幹將校六人植木習知軍四十一名各給糧資藥物與守宰分力各邑守宰率來下隸糧米依例上下饌價加數磨鍊竝與甘醬 良醬分給其下屬之居在道里稍遠者竝皆還送又以內營將校等督飭各邑有若檢飭下來者令外使嚴束而就各邑字內中最難拾而最遲滯處都授境界以念日爲限各邑守令等二十日平明一竝還送本府判官使之翌日還官其外未盡拾處齋郎及植木差員眼同與京牌將等看檢爲之○工既告訖該留守其別單以上○知穀官 崔命喆 壯勇衛 李珍國等八人各木布各一疋本營軍池泰寬等十九人使喚巡令手趙漢說等二名各木一疋本營待年軍金喜文等十名本營除案軍朴根成等二名各布一疋施賞後相間陞實以上竝自內營施賞 訓局待年軍金得伊等十一名訓局除案軍丁來運等二名各布一疋禁衛營待年軍洪漢成布一疋竝自各該營施賞後相間陞實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4월 28일(임술)>

28 行次對於熙政堂

○因備邊司坐起進不進單子教曰以次對來會○右議政 李秉模曰湖南畢賑狀啓已爲上來而嶺南道臣亦以他事被譴諸道整理穀查啓今日當稟處乎予曰姑待嶺南賑畢後同爲稟處可也秉模曰錦營卜定引等委折依該營現告令該營往復查問於前道臣 李亨元則以爲遞任之後交龜遲滯營用無以變通故知其爲謬例而不得已引等云矣所當論勘而該道臣方有拿問之命似亦姑置勿問中矣予曰整理穀事稟處後無論勘罪輕重以下定引等事別爲稟處可也秉模曰繡啓中黃白冤徵之弊今方錄出而更爲關問查實後從當稟處矣予曰該倅或以他事方在拿囚者勢當追後稟處矣秉模曰逋還限年之規實爲諸道之痼弊蓋糶糴之法自古在昔只聞倉腐陳仍有時發倉未聞積逋之如此此惟我聖上恤民之念靡不用極凡於穀弊推上朝廷之事隨煩輒施故番番登請年年如例若此不已則所謂限年之捧將至無盡限矣此乃道臣守令之責不待朝家別爲措劃而可卽釐正者也予曰嶺邑除留米之換買一款非特爲一路之弊端矣名色終是未妥故每欲釐革而因循未果矣適因繡啓今已革罷甚覺欣豁矣秉模曰今年之內穀弊之除減者不但以一二計而以向來華城除耗一事言之實出益下之聖念大是曠蕩之惠澤而今此除買米換買雖或資度

支之補用而其爲弊則不少矣盛念軫此有此革弊之舉臣實欽誦德意矣予曰華城耗條之除守臣之論或有異同而予之經紀則已久矣然彼百姓安知予之苦心乎秉模曰莫大之仁政民自不知但以爲目前之幸而煦濡德澤久久之後乃覺其胥悅矣予曰今者繡衣之往還亦無做錯之事乎秉模曰繡行之按探比前最難近來則人心機巧非但臧否之難於採探亦於暗行之際無以藏蹤矣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1일(갑자)>

강 飭畿湖 道臣列邑雨澤星火馳啓水原從撥路續卽狀聞

목 因水原留守 徐有隣 京畿監司 李在學始雨形止及全羅監司 李得臣 靈巖等七邑羅州等二十四邑雨澤狀啓教以此雨甘露對此欣登不覺喜聳歡躍湖南則比畿之漢南湖西諸邑間亦有鮮渴而畿湖渴望之餘霏洒伊始續此周洽更切默禱令廟堂嚴飭畿湖道臣列邑雨澤星火馳啓水原從撥路續卽狀聞事一體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5월 4일(정묘)>

강 命華城府武科出身赴防者依沁都例本府留防

목 兵曹啓言傘戊午式年武科出身士族之赴防當赴者京中十八人京畿一人華城府九人江華府一人慶尙道二人忠清道三人江原道一人黃海道一人合三十六人一從榜次分防排日發送防所而依定式江華府人本府留防其餘則西關江邊北關 六鎮分防之意申飭自備糧減朔事請依前例施行允之教以沁都出身既有本府留防之例華城所重豈比沁都此後出身依沁都例本府留防分付守臣城內外接置月誠射技限滿還送而規矩則從自願每三朔使之後錄狀聞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6일(기사)>

강 命水原府還穀分留外種糧量宜加分

목 教曰本府還穀半分半留之後民食不至奏艱乎苟有利於種糧量宜加分亦可令廟堂分付水原留守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5월 7일(경오)>

강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雨澤馳啓

목 狀啓以爲本府祈雨祭今十七日設行之由已爲馳啓而今十七日卯時始雨當日午時至所得爲一鋤測雨器水深爲四分初次祈雨祭判官今日設行於社壇教以獻官諸執事此後後錄狀聞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5월 17일(경진)>

강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雨澤馳啓

목 狀啓以爲臣府今日午時雨勢又爲霑下所得恰爲一犁餘測雨器水深爲八分通計昨今所得合爲一寸二分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5월 18일(신사)>

강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本府雨澤馳啓命此後農形雨澤條列各面如今番例仍飭代播之政本麥令廟堂往復守臣多數劃給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卽接本府判官 金思義牒呈則今二十四日寅時以後或霏或灑至巳時所得爲一犁各面則靑好 正林 東北 宗德 芑田 八灘 馬井 禾方 草長 水流 加土串 靑龍 魚吞等十三面得一犁草坪 三美 爭忽 北方 梧井 宿城 浦內 貢以鄉 甘巖 夸井 八羅串 鴨長 廣德 吾朶 楊于 土法等十六面得二鋤農形則水上光教等二十一面引泐灌溉處幾皆移插原野無水之畝姑未生水水下東面

等二十四面汚下引漑處幾盡移插原野畚之間間移插者亦近半而高燥處姑未生水早稻再除草晚稻初除草根耕已畢二十五日卯時又爲霖下至巳時所得恰爲一犁餘臣營測雨器水深通計前後爲一寸五分連日所得轉優故祈雨祭停止矣教以觀此狀本本府雨澤自來勝於近畿與湖中之餘又有此連日所得之優渥民事萬幸本府異於他道此後農形雨澤間條列各面如今番例爲之事令廟堂分付代播一款着意舉行而木麥不載於穀簿亦令廟堂往復守臣別爲多數劃給餘則留庫事一體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5월 25일(무자)>

㉔ 飭廟堂代播事招問畿伯以舉行形止嶺伯亦招見講究仍以原州 木麥七百石劃給畿營

㉕ 因備邊司坐起進不進單子教以昨日自朝至夜之霈然滂沱近日雨澤水深幾過數寸萬萬幸甚而必有後時處則勸令代播豈在於得雨前後招問畿伯以其間舉行形止嶺伯亦爲招見於籌坐詳細講究事傳于籌司坐起進去大臣○備局啓言代播事爛加講確則京畿監司 李在學以爲近日得雨之後移秧方張來月初旬前已移未移始可判斷而以今所料必多有未移處故宜播之穀使各邑預爲料量以報待其齊到可知其容入數爰勿論某樣穀自本邑可以覓給者則固當臨時覓給而木麥各邑留庫之數如南陽 安山 振威 安城 陽城 陽智等邑則初無一石故酌量分排或從水路或從附近次次移轉爲計而道內留庫都數爲三千六百餘石其數本自不數其中五百石移送於水原則以三千石分排於三十三邑甚有不足之患原州 木麥留庫既多以一千石區劃之意今方論報廟堂自廟堂發關知委則即當行會於水上各邑覓船運來以爲分排移送之道云矣慶尙監司 李義綱以爲本道各邑所在木麥以會付觀之雖爲一萬四千餘石而難期其本色留庫且程道之遠近轉移之便否亦不得遙度今方傳令於留營吏使假都事星火知委於各邑境內代播處較量其未移之多少木麥本色之實數移轉之程途修成冊報來于到界所以爲分排代播云矣嶺南舉行事勢誠然待其赴任舉行形止論報之意另加面飭畿營之以原州 木麥爲請不必遲待其論報且關東木麥本其土宜之穀原州 木麥其數亦優水原三百石區劃外七百石加區劃發關使之備待待該道往復隨即裝送該邑所需如或因此不足則附近邑所在木麥次次移用之意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5월 27일(경인)>

㉔ 命以仁川等三邑及原州 木麥八百石劃給水原府仍令兩道優給船價輸至京江令該府從便受去

㉕ 備局啓言頃因水原留守狀啓判付內木麥令廟堂往復守臣多數劃給事命下矣卽見該留守 徐有鄰所報則以爲以本府之大付種與移秧未過折半則代播處之夥然不言可想木麥限一千石區劃而近道穀簿中畿內之楊根 砥平 關東之原州 橫城 湖西之忠州 丹陽厥數最多就其中酌量區劃以水上船運泊京江後自本府賃得京江船泊于鳩浦或海倉則優可及代播之節而上流淺灘猝難放船云楊根 砥平兩邑先爲區劃兩邑如以多數爲難則依移轉例以關東 湖西上流各邑所在者次次還報則事甚方便本府附近處則仁川一邑雨澤既足木麥且多量宜分割亦自不妨爲辭矣以近來雨澤參以傳聞畿內各邑代播處似或不多而水原一府幅員既廣所入必當倍蓰於他邑而餘則留庫亦爲備後之道不必裁減於所請之數仁川 楊根 砥平合木麥五百石原州三百石區劃發關於各該道臣 丹陽 橫城則水險路遠置之若其盡數運去與減數運去惟在守臣往復闊狹以此分付雖以所劃各邑言之或此增彼減或移此補彼亦惟在於道臣請竝以此分付允之教以至於運致之方一付之守臣則其可以本府除耗之公穀浪用於雜費乎令兩道優給船價輸至京江然後令該府從便受去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5월 27일(경인)>

㉔ 命前慶尙監司 李亨元以嚴囚例拿來嚴問捧口招全羅監司 李得臣 忠清監司 韓用和并推考仍命整理穀犯科守令查出嚴勘

㉕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八道四都憑藉整理穀幻弄委折查實狀啓封置本司待麥秋稟處事命下而今則

麥秋已過今日次對當爲稟處矣取見其狀本則慶尙監司 李亨元其所舉行最極慢忽所謂摘發之若而邑亦是強覓而不成條理狀辭論列草草彌縫有若不知嚴畏者然本穀所重果何如重臣所奏果何如十行批旨至嚴且截奉讀以來毛骨竦然爲道臣者縱未能覈出眞贓快施當律其所奉行固當驚惶震慄罔知攸措而該道臣之若是無嚴誠亦意慮之所不到臣之駭惑非在於罪人之不能查得實在於查體之全不謹畏而堂疏論劾前既嚴峻繙啓按發又及他事方有拿問之嚴命該府自當考律處斷姑不敢仰請律名全羅監司李得臣急於舉行至以零零瑣瑣不足上煩之事鳩合登徹論以查體萬萬未安而原其情則宣出於靡不用極反失常格之致姑先從重推考忠清監司 韓用和玄麼吏奸說太張皇情雖出於慌急跡反歸於屑越推考警責其餘五道四都別無可以論奏者到今本穀都屬華城更無關於他道民邑無論此道彼道原狀啓有不敢冒徹一竝勿施其中因此查事而他罪現發之邑不可以原啓之勿施因以置之此則令各該道臣別具狀聞條列罪狀以爲令該府拿處之地從之教以今則以整理穀爲名者都屬華城便同毛將焉傳而重臣所奏不無傳聞之差爽此則還爲可幸而列邑犯科之有無姑無論其時舉條批旨何等嚴截則爲道臣者揆以分義道理宜乎震剝罔措求死不得而所謂李亨元者原蒙恩眷屢叨藩臬其所畏慎豈下於完伯 畿伯 錦伯而夷考舉行全沒懼怯狀辭之無狀查事之無實卽八道道臣所未敢爲者縱其營裨侵虛列邑民莫不嗷嗷反以莫重穀名看作疾首蹙頞之資者眞所謂罪上添罪間有筵臣以此論奏者而待今年麥秋後處分既出爲民之意則不可輕先拿覈姑待此朔之將晦矣今則新伯辭朝封狀開折若於亨元一或寬假昨年嚴截之教歸於一番戲劇有國有法寧有是乎今人脆疲無氣力故不得純用治蜀之政者六君子湯症不欲以大承氣湯投下也以是百事委靡人不畏法目下事亦由於是待其拿來嚴囚嚴問捧口招萬一漫漶於納供之際當依筵教處之以此爲先分付該府待就囚使之卽爲開坐舉行○修撰 尹益烈啓言諸道整理穀狀啓之封置廟堂今已多月而臣等惟待處分之日矣今日賓對事端既發敢此仰達矣諸道道臣狀啓中前慶尙監司李亨元之狀辭臣雖未得見以向來傳教下者及今日大臣筵奏觀之其前後委寄之恩節節辜負頑濫無嚴之習萬萬絕悖究厥罪犯豈勝痛惋當初臨門親問之下教臣方顯企而此而若不嚴覈重繩則此後藩臬之臣不畏朝廷之尊其爲方來無窮之憂容有極哉臣請前慶尙監司 李亨元爲先以嚴囚例拿來嚴問捧口招亟施當律從之又啓言整理穀事既有麥秋後處分之教而今於賑事已畢之後諸道犯科守令仍置勿問則此非朝家信法令之意請當該守令一一查出令該府拿問嚴勘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29일(임진)>

㉔ 行次對於熙政堂

○ 予曰句管堂上既已差定各該道事務無不講究周知以備詢諮然後庶有實效矣右議政 李秉模曰昔在先朝時卿宰奏對多以待罪句管爲言今若如是則誠是申明舊規矣予曰頃聞有司堂上言以兩西稷穀勿爲準備之意已爲知委云矣秉模曰然矣予曰代播本意不欲只使播種於未移之畝而已凡阡陌丘陵不毛之地隨處遍播各有所收則畝農雖畢竟失稔庶可爲哀多益寡地無遺利之政若或只種於畝處則殊非代播之本意且水畝若值晚霖則易致沮洳不成熟之患矣又聞畿邑則多不願代播云畿民蓋多懶農殊無盡力耕播之意故如是而三南民情未知如何最是種子輸運之道爲難若使民自爲輸去則亦無怪其不願矣秉模曰畿邑之地亦多宜於代播處而大抵水不善乾不如南中之好三南則水畝之種麥者亦有之矣予曰今年民事將何以爲之乎秉模曰臣等亦不知何以則爲好而籌司會座時無論言之好否用與不用人人各陳一二所見共加商確於備預之政冀或有裨於實政實效之萬一矣上護軍 金文淳曰耽羅則通一島大登臣於日前適因所知之人聞之則四十斗麥直木一匹云矣秉模曰臣則竊以耽羅爲慮矣今若豐登則誠萬幸矣予曰湖南則非但耽羅 蘆嶺以南俱爲無慮而全州以上臨萬金沃等昨年失稔處又爲被災云近來災荒之頻仍多由於水利之不講湖南之碧骨堤若能善爲疏鑿則如此旱災不足爲慮而今盡壅塞幾成丘陵舊日基址不可復識云寧不惜乎此堤延袤橫跨十二邑湖西南之稱蓋由於此比之湖西之合德不啻倍蓰矣以今民心卒難遽議疏鑿而至於合德則不可不乘農隙修築矣秉模曰昔在先朝亦有申飭疏鑿之舉

而此事大有關於利民之政今番地方官請得水筒材木故松政雖重特許五株矣臣嘗聞堤堰之廢自有委折蓋昔豪右憑藉堤堰請得役民於本司及營邑而初不修築往往勒捧雇價爲弊多端故相金在魯爲革此弊以非狀請毋得役民之意陳請因此而除害之效雖多興利之路漸塞各處堤堰之不修職此之由云矣予曰治農之道莫先於水利且以華城言之後坪田土何等廣闊而一自築堤之後雖如今年之旱乾賴而蒙利野色青青云堤堰之不可無有如是矣仍教壯勇使 趙心泰曰西屯亦爲疏鑿好矣而物力容入當爲幾何心泰曰以萬年堤所入推之則似不過五千金矣予曰堤堰是爲民興利之事則役民爲之事固當然而近來民力果爲甚難若創社倉之制使民間各儲財力以需疏鑿之費則似爲便利之政常欲先自華城試之而亦難保其善成而經久無弊也秉模曰社倉之法故相崔興源嘗行之嶺南云臣之先祖亦行於砥平今已廢矣而元來此事專係於主事者之能否莅官者之照管其成其廢都在得人與否有難一國之通行矣予教心泰曰本廳禁火之必待部牒大是謬例禁火禁盜既是本廳之職則何待部牒此後則直舉行可也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6월 3일(을미)>

代播事華城府別諭

 教曰農者律天時相土宜盡人力三者無失然後可獲有秋穀有經四節而食者經三節而食者經二節而食者又有宜於野而不宜於山者宜於旱而不宜於水者時之早晚土之原隰百穀不一其種而苞粟污菜係乎人力之盡不盡焉耳予雖未讀農政全書而百千萬事不出於分數二字木麥之最宜代播以其後種而先熟也後種先熟曰穆已自幽詩著詠周公豈欺我哉夫所謂代播云者水旱爲災節序過愆野多未移之秧田乏可降之種則乃於百穀之中必取後種先熟者代而播之俾裕民食之謂而其間首尾優免霜信可以爲不托可以當雕胡其療飢掄荒之功頓勝於西之蹲鴟南之甘蔗惟木麥爲良此予所以或值秧節之愆期必勸木麥之代播者也昨見廟堂草記以木麥外亦多宜播之穀爲言種菽之易爲力次於木麥而土性田功不竝以南圻湖節候雖似各異根耕之過期與移秧一般以用於根耕者用於代播而諸路之一齊食實固未可必稷雖就濕之性播之距穫費却百日內外而寒露入節隔在八十餘日則未及成熟如執左契至於晚稷之種其貴如金倉無糴糴村無蓋藏將覓來何處可以派及乎今於木麥代播之令畿內守令民人之言不便者輒云水田沮洳雨洽則當消瀝朝家之所勸播者非此之謂也亶在於高燥未移之處而又於邱隴阡陌不稅不毛之地俾用鋤農耒耕之法則沮洳消瀝之患初非可論木麥種子之自巖邑移沼郡也東風送帆無脛而至可謂天公會事發況又官給其種公蠲其稅諸凡易簡便當之策靡所不用其極無論所收之多少贏縮一切委之於民人粒粒皆我克腸飽腹之惟意則此豈非回咷爲笑反歎如稔以人功奪造化之一大關捩而亦足謂之藏富於民君孰與不足乎外此不言所利之美利指不勝撻而下民蚩蚩不可與之謀始畿之俗且懶於農作避一時深耕之苦捨將來必食之功年年應爲之農工猶忽服勤之意則惟今代播之令却顧而睥睨目將進而趙起特其勢耳身爲田畯之官者出謀發慮策懶警惰乃職之宜而反爲隨衆雷同焚焚聒聒專昧克敏之方認作難從之事抑何故也令出惟行不惟反朝令之頒下久矣廟堂 但當堅守董責時加考察如其不率令者先從方伯而糾之正之則守令與民人自當奔走趨事野無曠土土無間畝書曰曷敢不終朕畝既始之便不圖終顧何異於農夫之耕而不播播而不耘乎以時則可以穀則宜何苦而不勸何憚而不爲王畿四方之標準先從畿邑之議論携貳處專精費力篤信奉行可使湖嶺觀感影從秧不移而有粟秋則熟而無稅和以稻粱之味替作饘粥之需則博哉之利可爲萬歲法程奚但止於一年掄荒之資而已哉烹何非但貪也卽田野不闢則朝令之下跡不緣畝而一任其荒穢不治者顧其罪欲逭阿大夫已施之典得乎昔朱夫子之知南康也日日勞農山間車徒至及於星子之小縣僻壤則今之長吏是何人乃敢偃臥鈴閣太不識分憂之義寧不痛惋華城湯沐邑也又爲標準於王畿先自本府悉心對颺雖側趾盈掌之地及時播厥俾爲畿邑之倡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6월 5일(정유)>

28 命海美縣監 曹翰振除朝辭赴任

14 敕曰三南守令今政新除者皆令當日辭朝給馬下送○吏批啓言三南守令當日下午送事命下而海美縣監 曹翰振在水原地勢難等待其上來請改差更爲擬入教以除朝辭使之直爲赴任事分付畿營撥馬分付仍爲給馬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6월 21일(계축)>

28 停京畿及三南 關東 海西秋操南北兵營及清北秋操竝爲設行各樣都試及災傷覆審校生考講等事依前例舉行各該道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各別嚴飭

14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總戎使 申大顯 水原留守 徐有隣 廣州留守 洪櫨 江華留守 申光履 京畿水使 吳載徽 永宗防禦使 李哲 平安監司 閔鍾顯 兵使 李儒敬 黃海兵使 李格 江原監司 金履翼 統制使 尹得達 慶尙左兵使 李普漢 右兵使 安櫺 忠清兵使 李文燦 水使 具明遠 全羅前兵使 申鴻周 左水使 趙岱 右水使 金處漢 北兵使 李潤謙 南兵使 徐有秉秋操取稟狀啓以爲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巡歷巡點及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今年農形東西北諸道可占豐登其餘諸道不無優劣而其爲均稔有未可必京畿 三南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及巡歷巡點竝停止關東則昨秋行操平海蔚珍等邑亦不無如干被災處海西則向來水災雖不大段昨年被水各邑祛沙壅土之餘民力未蘇一體停止北兵營之春操於茂山以北秋操於富寧以南南兵營之春行於三甲秋行於端川以南自是定式而北之茂山以北南之三甲年前一經春操則今秋之設行於富寧及端川以南自是當次年又荐登竝爲設行之意分付關西則例以春南秋北而南則近雖一行北操久廢清北諸邑間被漂頽之災而大體論之可謂連豐巡操城操依例設行之意分付各樣都試及災傷覆審校生考講等事依前例舉行之意知委各該道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依近例各別嚴飭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7월 12일(갑술)>

28 命海西金店自華城擇裨屬檢飭如有貽弊道臣論移華城互相糾察

14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頃以諸道金銀設店處狀聞稟處之意筵稟行會矣卽見黃海監司 李義駿狀啓則以爲遂安郡金穴甲寅自戶曹摘奸後華城府移關設店而金店五處中兩庫金脈既盡幾至撤店三庫金脈豐盛今夏新鑿之穴爲三十九值雨停役之穴爲九十九目下鉛軍爲五百五十餘名非但道內無賴之輩廢農投入四方逐利之類聞風還至值今夏潦大半零散而見在幕數爲七百餘人口亦爲一千五百零人總多寡無常收稅之數亦隨以贏縮而店役最盛時一朔捧稅數千餘兩內七百兩華城府上納五十餘兩店中所任等料價除下一千餘兩差人次知外此幕稅土稅塵稅等名色非止一二或屬於差人或屬於本官而深山絕峽成一遁逃之藪致使常民動於聲利非但有將來之深慮已爲目下之巨弊爲今之策莫如一切防禁而設店已多年所村落櫛比商賈通貨便成一大都會今若猝遽無漸一朝渙散則失利失所之輩既無奠接之方反爲騷擾之端猝地撤罷亦難率爾議到而所謂差人急於濟私不能嚴束防奸乃至公納少而私費多今若不得已而有仍存之舉則斷當別般措置另加句檢以圖其杜弊經遠之策實爲目下急務請令廟堂稟處矣採金固是法禁而此則與潛採有異且念許多店民欲令一朝散去則反易生奸姑令依前置之而若其句檢之道則自華城擇定裨屬專意檢飭而如或有貽弊之端道臣隨所現發論移華城互相糾察爲宜請以此分付從之敕以如是之後弊端現發於來頭按廉之行則先自道伯難免不察之責以此嚴飭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7월 27일(기축)>

28 命戶曹以所貸華城錢八萬兩貿取均廳 湖南米仍爲儲置以待日後還作本色

14 戶曹判書 趙鎮寬啓言臣曹既無他條錢可以貿取均廳貿米者獨於年前有華城貸去八萬之數此雖

勅需所儲而以錢以米其爲儲留一也若以此錢質之則戶惠廳特以錢米相換而已恐爲兩便之道如以南米又換西米則前頭利害既未可知自來定價不無相懸姑勿相換請仍置湖南以待日後還作本色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8월 12일(계묘)>

강 飭八道四都今年災實雖移未食實處善爲區別

목 戶曹啓言今年年分事目取考各道啓本參以耳目所傳就議大臣磨鍊以入京畿丁巳元總四萬一千三百四十六結內給災一千六百結實結三萬九千七百四十六結水原府丁巳元總五千九百九十二結內給災二百結實結五千七百九十二結廣州府丁巳元總二千八百十八結內給災三十結實結二千七百八十八結忠清道丁巳元總十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九結內給災一萬五千結實結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九結全羅道丁巳元總二十一萬五千三百二十結內給災一萬二千結實結二十萬三千三百二十結慶尙道丁巳元總二十萬七千七百五十八結內給災一萬四千結實結十九萬三千七百五十八結黃海道丁巳元總七萬二千二百二十二結江原道丁巳元總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三結內給災一百結實結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結兩界則曾無比年給災之規依例比總而咸鏡道比丁巳平安道比丁酉而各項應行等節一依年前事目逐段查實磨勘時枚舉狀聞之意八道及四都嚴飭分付允之教以見行俵災之式始於乙亥今爲四十四年其間豐歉相錯贏縮各異猶不若今年之爲易淆而難別萬一不察民未蒙澤置營邑將焉用代播蠲稅陳原免賦豈必更煩朝今最是區別之失其方政在於移未食實之處今年災實以此爲審覈之權度庶不至大差此後考察之舉亦當於此著眼此意嚴飭守臣道臣處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8월 18일(기유)>

강 獻納 任長源疏論時政俗弊附陳八條申勉賜批

목 疏略曰嗚呼凡今鄉曲之人大抵多失真者惟天之賦與豈或偏嗇而然哉此不過傷於貧而迫於官習乎俗而狃乎訛馴以至於傷風敗俗之變處處相望干名犯分之罪在在皆然臣之一鄉謂之差勝而猶未免此他邑可知臣之一道稱以稍饒而尚患如此諸道可見聖明深居何以燭世道之至於此哉臣愚竊以爲歉荒猶不足憂災異猶不足恤惟此人心之陷溺最爲今日之一大患何則本原既亡餘事可知夫好善惡惡恒物之大情而今世之人混淪乎善惡之分抑陰扶陽君子之正論而今世之士汨董於陰陽之辨是以節義一款爲世所諱風泉二字無處可聞間或有一半箇之依稀彷彿於此等界上則輒群排而衆咻之看作狂妄奇怪底物事大勢所壓靡然從風以之居鄉則巧令爲儀表以之立朝則緘默爲規矩舉世滔滔莫之可救所知者利慾所望者僥倖平居既無批鱗犯顏之臣他日寧有伏節立義之士臣嘗渴口而喻之盡力而挽之聽我藐藐仇怨反至此其所以爲憂也不啻如歉荒災異之比而已此乃臣五年在家所得而自孟春乘駟後若言其在途之見則凡所觸目無非新昝驛夫不勝其疲弊之狀官隸未掩其奸惡之形閭里稀疏七亡八徙行旅淒涼千鷄百鵠總非聖代雍和之像半是衰世蕭索之氣行到華城悅然天下之大觀山川照耀草木馨香樓臺之盛城郭之壯如非鬼後似是天造力不煩民財不損下而宏規遠模迥出千古此皆自我聖上仁衷永思中做得出來者是不但曰不以天下儉其事而已大哉聖人之孝乎其所以爲孝之義始可與知道者道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其敢諂乎其敢溢美乎臣於是日朝入本城午出長安門三步回頭五步回轡連蜷不忍行夜宿遲遲臺下繞壁徊徨且欽且歛繼之以感淚之沾臆倘所謂未施哀而哀之者政謂臣伊日事凡人之情見天下之至罕則必求義理之所以然臣於終夜不寐之中忽自瞿瞿然心語曰此甚盛矣無乃過乎舜葬蒼梧象爲之耕而農不易畝禹葬會稽鳥爲之耘而市不易肆今此華城之葬葬之者聖葬者亦聖聖人之葬鬼擁神護雖在禁標幅圓之外亦只蒼然蔚然而已矣列聖仙寢可推而知則惟此二十里外本州治之宏其制壯其度抑亦何所補於象設致隆之情文乎既非寧王遺志之所在則未可比擬於周成之洛邑又非太上土思之所寓則不宜援引於漢高之新豐而當此民窮財竭之時爲此經年動國之舉者夫豈可已而不已者哉伏想聖上之孝思常有以亘乎天而盤乎地參於前而倚於衡只見其事而未見其他也噫噫千百世之下必有

仁人君子尙可以知我聖之心而悲我聖之事者於戲不忘不惟我先世子邸下邃學宏謨盛德至善克誕聖躬後祿無疆民之仰之如天如地天地之禮以小爲貴其所以事之也惟其內心故爾夫天地德產至大至廣如欲充類而準報之則雖盡天下之物極天下之數無以稱其盛而答其殷故毋寧約而簡之撮而小之不壇而地不璧而陶不太牢而特牲以象夫至愛之無容至敬之無文者此乃貴小之禮然也以此義推之則今此式廓之張大無或過於禮乎臣於城役之後今始來覲既有所覲則不能無懷既有所懷則不能無言既有所言則不敢不盡惟聖明恕其愚而察其衷焉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8월 26일(정사)>

㉔ 掌令 鄭澈成陳疏論任長源賜批仍命重推

㉕ 疏略曰臣於前獻納 任長源之疏始也情悅而繼之以駭惋其論人心俗習處語沒倫脊意無宗主胡說大叫無一切實之言此或歸之於見識之不精文字之未鍊不必深責而至於華城一事噫嘻此何言也夫密邇象設拱護有此創設關防金湯永鞏此誠聖人之微意而豈眞爲雉堞樓臺之勝哉況役不煩民財無損下彼既亦能言之矣設有進言之臣持疑於經始之初則容或可也今又若工役不寢土木方興則當此歉歲姑請停止亦固也而乃於完役三年之後又無目下之興作而追提不敢言之事肆然歸之於張皇過禮之科此果箴規之意乎抑亦譏刺之習乎且其鋪張頌美處則極其眩悅或抑或揚似嘲似諷人臣直截之論固如是乎彼之來京去鄉何關朝廷事而言必稱五年之間歷敍在途時路程記一通敢徹章奏而瑣瑣屑越之句語難以殫舉但將言新邑之壯麗而先說沿路之簫索其意隱若以爲一自城役之肇創郅屋凋瘵日以益甚者然語脈歸趣之所在誠未可曉至於蒼梧會稽以下數句語是豈臣子之所敢斥言者乎臣不欲索言畢說而其爲大欠敬謹之罪尤何敢逃也嗚呼珠邱之歲月寢邈羹墻之聖孝深篤環東土含生之類但當以殿下之心爲心以殿下之痛爲痛而已至於不敢言之地初豈形諸文之事而如長源者不識聖上之孝思反疑致隆之太過其爲驚心痛惋豈實在於於妄論城役一事哉雖以含容之度姑示嘉獎之意至陞其職而究厥情罪合置重律臣謂爲先施以屏裔之典斷不可已也批以鳳鳥不至烏卵猶惜以言爲各則務宜顧護目下時政之可言而有能稱塞勤求之旨者何限而今以僚臺無隱之說張皇論斥未知爲可爾則後重推考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9월 1일(신유)>

㉔ 五經百篇成頒賜中外監印諸臣以下施賞有差

㉕ 敕曰御定五經百篇西庫三十件華城行宮三件內閣 玉堂 春坊各二件外奎章閣 外閣五處史庫成均館 道東書院 濫溪書院 筆巖書院 道峯書院 陶山書院 玉山書院 紹賢書院 坡山書院遯巖書院 華陽書院 興巖書院 潘溪書院 義巖書院 德川書院 東洛書院各藏一件時原任閣臣監印諸臣文衡師傳諡善僚屬各一件賜給鑄字所御定五經百篇印役時監印閣臣 檢校直提學 李晚秀 原任直閣 金祖淳各胡椒三升內下看役監官柳明杓米一石書吏劉相祐 朴允默各帽子二立使令金尙郁等二名房直再芑軍士銀孫等二名各帽子一立唱準 金鎮漢等十人各木一疋帽子一立補字官 鄭完喆印出匠崔福漢等六名私印出匠鄭致福等四名册匠金仁大等十二名各木一疋米三斗使喚軍福伊等二名各米二斗以上竝內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9월 2일(임술)>

㉔ 命果川等五邑軍丁一切劃付壯勇外營其中訓局砲保餉保及殘司若而處令外使往復訓局及各該司從便給代

㉕ 壯勇大將 趙心泰啓言華城府陞爲外營之後設施之規團束之重與內營互爲表裏呼吸相須則其爲控護藩蔽不啻緊且要矣但軍制尙未就緒司哨終無定規故今春園幸時自廟當議定屬邑俾得以管轄而間因外使之久未登筵仰稟定奪稽至于茲矣大抵果川 始興 龍仁 安山 振威五邑竝屬之外營則不必

借其名矣五邑所在軍丁無論京各營京各司一切劃付然後節制有方號令專一可備有用之軍而況今簽丁方張其所劃屬尤不容少緩以此出舉條知委外營以爲趁卽舉行之地而五邑所在軍丁中如訓局砲保餉保所重自別且殘司若而處亦屬軫念此則使外使往復訓局及各該司約綽所捧從便給代恐合事宜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9월 4일(갑자)>

강 命水原都試居首人賜第之次入直赴會試

목 兵曹啓言水原秋等都試時親軍衛閑良文載益居首似當直赴殿試親軍衛閑良任震白居二亦當直赴會試而係干恩典請上裁教以依回啓施行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9월 5일(을축)>

강 召見華城留守 徐有隣 宣惠廳堂上鄭民始 備局堂上趙心泰有司堂上李時秀 李書九 湖西句管堂上趙鎮寬 湖西奉命承旨 申耆于重熙堂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9월 21일(신사)>

강 命外營屬今年納米名色軍校併許代錢令廟堂附撥行會遍諭防曲

목 敎曰華城卽湯洙之邑股肱之郡也兵食雖重人和當先今年水田所收之不及旱田在在同然況本府濱海廣斥民間蓋藏不贍可知外營屬納米名色軍校併許代錢一以爲所重施惠一以爲渠輩紓力事令廟堂附撥行會俾卽遍諭防曲奸或莫售惠有實究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9월 24일(갑신)>

강 命水原府加請災結及整理穀分數代捧竝依狀請施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災實分等狀啓則以爲本府今年未移爲四百八十四結十五負晚移之不能當種稅者爲四百八十三結二負代播鐫稅田爲八結五負畝爲十四結四十二負合今災爲九百八十九結六十四負較量地部劃下災二百結不足爲七百八十九結六十四負特許加劃整理穀捧糴時一切以本色責納其勢誠難分數代穀在所不已今以一府四十八面區別三等則尤甚爲四十面之次爲十七面稍實爲十七面尤甚面限三分之一次面限四分之一稍實面限五分之一特許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若其三等面內尤甚里戶細加區別次第遞減計料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亦合事宜竝請令廟堂 稟旨分付矣今此加請之災揆諸元總雖似稍過參以傳聞不至太濫且念寧失之義尤當倍軫於本府特爲依所請加劃整理穀代捧有難輕議而似此田豐畝歉之歲闊狹準捧恐合便宜其所分數與里戶遞減之論亦似稱停竝與推奴徵債防塞事請依施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9월 29일(기축)>

강 行賓對於誠正閣召見前江原監司 尹師國新道伯 洪仁浩

목 予曰見今時令猶有夏間節候八月退霜雖爲萬一之助於民事而近日朝晝之氣少無寒意故以是爲慮矣昨夕隱隱之響果發於不知不聞之中此雖曰不至於轟轟而徵徵之中有聲無聞尤爲警懼卿之筭批已言之矣反躬省愆無非召災致異之端則方寸之感豈敢曰仰格天心而每當寒燠交泰之節於其相感之際隱徵之聲無歲無之此莫非吾心之不寧而天地之和不應休咎之徵立判而然也大抵至着之象可驗於至微之中天人一理昭不可掩今若朝有邳隆之化野無愁若之怨上下交孚精白一心則盼望之治位育之功自可以上格天心雖欲聞冬雷之聲末由得矣左議政 李秉模曰臣之筭批中學措事事不苟規模一一反僞

之教當今之病弊莫過於此目下之修省亦莫過於此而苟欲不苟而反僞則二者亦自互相爲用不苟則可以反僞反僞則可以不苟當此才德俱乏之時眞箇腳踏實地之人雖難猝致勝於如臣者何可勝數祈免雖似備例而其實則消弭之道不外於此矣予曰三代不易民而治捨今之人而更於何處求之乎只當以此世之人做此世之事而大抵貌樣皆成虛泡世界此弊若矯則斯過半矣而如水益深成效漠然予之春秋豈至衰謝之年而卿之笏批中志氣頽闌血氣衰倦云者卽實際語也以此之故對越之工非敢曰無間斷所期則在於純亦不已而驗諸諄諄之警則可知吾心不能緝續矣秉模曰聖明此教卽一國之福也天道玄遠雖以人主之尊有不可取必於蒼蒼而其理則有呼吸相通之機殿下既以人事而可以感回則是欲以動靜云爲之合理不合理取必於天茲豈非一國之福乎至於世界之近於虛泡不但習俗之纏繞今人血氣亦漸脆弱若求卓犖奇偉之士則雖不敢誣一世竊恐卒難得之而就其中變苟爲直祛僞爲誠則亦豈不皆作可用之才乎伏望勿以世人之滔滔謂無可奈何率教者用之不率者退之益闡陶鑄之功俾歸中正之域焉予曰卿言好矣蓋不言中叢脞處太叢脞委靡處太委靡以日前司寇之長筵奏言之不聽傳教之該郎自政院勒捧現告雖曰小事所關非細寧有如許國體乎此亦壅蔽之一端故才已處分而拿處比遞罷何等加重則其在出納惟允之職者視若等閑已是不畏法之一端而刑判之筵奏曾未踰時院隸之犯科又隨而登聞此莫非承宣之視國綱太甚容易故下隸亦從而效之豈不懍然寒心乎鄉黨主和敬朝廷主嚴果而見今嚴字畏字之義果安在哉予又謂前江原監司 尹師國曰卿於東藩屢年按莅諸般弊瘼多所釐革而其中海弊則尤爲除滅仍成節目册子云故意謂海戶切骨之瘼幾爲釐革矣今聞奉命承宣之言海弊年增歲加今則海夫一人一年之費當爲百金云此何故也師國曰臣之待罪東藩時非敢曰對揚聖化而至於海弊則某條除革其時修成一部册子至今置在臣家矣今伏承下教莫知後弊之何由至此矣予曰卿家所在册子送于有司堂上使之與新伯爛商以爲講究矯弊之道可也予曰華城軍制今將大變通節目之條列裁酌惟在卿等之善處而節目入啓時草已言辭意善爲措語而必以華城卽湯沐之邑股肱之郡也五邑既屬於華城而京司上納之依舊應役殊非爲所重之意故爲其慰悅之道特減三邑軍八百名額數及兒別武士名色蕩滅與納米減斗之意一一詳載俾知朝家之盛意可也華城則恩澤之稠疊非止一再而但實惠則猶未遍及於軍民自今大變通以後庶有實惠之下究也其中中軍定階事以已經防禦者差送以爲水使履歷則有不然者防禦則二品水使則三品也不無掣礙之端自堂上兵使至亞將參錯差送之意詳載於節目也華城事既已一委於卿等明再明間來會於本司爛商定制可也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6일(병신)>

行諸承旨持公事人侍于誠正閣召見有司堂上李書九 江原監司 洪仁浩 安山郡守 王道常 果川縣監 金綱 始興縣令 尹守翼 龍仁縣令 丁遇泰 振威縣令 尹應鉉

仁浩辭陞也○予謂守翼等曰設施之初務盡均一之政而俾五邑之民皆知朝廷爲所重之意故一營軍制今方政修五邑之京司上納使之特除者蓋爲一分休養之道也予又曰始興軍幕手塘執手八十名卽自總廳移來者耶守翼曰然矣予曰五邑軍良保之永減者亦非爲本邑也卽爲華城所重而始興則只割三十名云烏在其減給之意乎守翼曰前無之軍今得三十名亦幸矣且渠輩一夫一年內應納一兩者自今以後兩年間只爲十五日輪番可謂太歇故舉皆自願爲入防軍矣予曰今茲之教亦爲慰悅之道俾卽定制成出節目而然惟永永無弊然後庶爲務實之政但所得不過三十名則初不如不得始興 果川皆是輦路劇邑比他尤當自別此兩邑則特許各百名如是而兩邑給代條又爲蕩滅則簽補可以裕足矣予謂綱曰果川則何如綱曰本邑亦有總廳標下軍移付者以此簽丁而今又有二十名減額之命庶爲有益矣予曰露梁牙兵之屬於本鎮者鎮將每與本官以此相較蓋鎮將每自內營差去不無憑藉之患本官又以此所屬牙兵難於懲治云此豈成說乎爾須各別着念牙兵之有罪者一一捉治斷勿饒貸也予謂道常曰每常切痛者卽爲守令者之詔合於上營也百姓之隱匿者搜括簽丁卽他邑之謂也五邑則異於此故俾老弱免於軍役而汝則自來舉行只事詔合於內營寧有如許道理乎明春幸行時若以軍丁事有所得聞而有違於筵教者則汝則

當嚴處矣予謂守翼等曰夫民至愚而神爲守牧者苟能對揚朝廷之德意俾有實惠之下究則不煩乎曉諭於閭里而自知今茲之特恩以其五邑之屬於華城也來頭幸行時民莫不屈指計日欣瞻羽旄之美矣而莫不樂赴於入防軍然後爾等可謂不負朝家之盛意也今當減膳修省之時坐待天明召見爾等有此諄諄之教者以其事關園寢輦路故而然也如是下教後當遣摘奸或於明春駕過時以軍政之善不善爲其賞罰以此惕念爲之也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7일(정유)>

강 行次對於誠正閣

목 教曰十五日殿講相值次對進定於今日○予謂左議政 李秉模曰去夜嶺南侍從守令上疏卿果覽悉而卿意則何如秉模曰疏本昨夜從門隙出來故臣則得見而諸宰則想未見之矣予曰諸宰姑未盡見則從後稟處可也而近來政院事皆如是大臣如欲見之則雖傳教軸之不得踰望門者自當出送而至於上疏則有不然者啓下備邊司者即當粘連回啓故以原本卽爲頒布不踏啓字者以草記稟處原本例不出闕門外雖萬言疏之時急稟處者司吏必謄去近來則雖非啓下本司者而直以疏本回公云寧有如許道理乎此蓋承旨之不擇而然也以向來秋曹郎拿處事言之承旨若爲廳坐而使該郎如例聽傳教則寧有是乎大抵拿處極爲重大刑推重罪皆從拿處中勘斷則法意甚重矣故凡干判付若值入侍時則承旨 承書不然則以一片紙書下判付令政院更書於原啓日之下還爲入啓後即踏啓字此是還判付也刑人殺人賞人爵人何等審慎則毫忽之間或有意外之慮故乃有還判付防奸之法而近日則承旨亦不知此箇法意豈不寒心乎予又曰昨見完伯災結加請狀依所請許之亦難不許亦難加給不過六千餘結故不得已許施而卿意以爲何如秉模曰狀啓亦曰今年之災倍於昨年云昨年割給災不過一萬二千給而今年若給二萬四千結則此已比昨年倍割而今此六千結加給合而計之則恰爲二萬七千餘結矣大抵千結當爲千石如是而戶惠廳所失又至六千餘石則明年收租與經費亦不成說矣予曰言端既出矣畿營所置壬子賃租條亦如儲置米用之之例耶左參贊 鄭民始曰此是園幸時所用矣行護軍 徐龍輔曰用於治道經費矣吏曹判書 金文淳曰舟橋船之露梁到泊者已爲四十三隻矣自前舟橋造成時鋪板則臨時爲之結船則未凍前爲之四十三隻既已來泊以此先爲排結乎予曰依此爲之予曰總廳捧糴時果無民弊耶民始曰甲寅年定式以後分給與捧糴時各該守令躬往申飭故果有實惠之下究者云矣予曰憲府臺諫豈無新啓之可言者乎向筵諉以無言追後避嫌已是有損臺風而既導之使言則上自袞躬闕失下至時政得失官師相規豈無可言者耶向來責教後爲日稍久必有講究于中者斯速奏言也予謂秉模曰五邑軍丁事今日當爲稟處耶秉模曰姑未完決矣予曰聞有司堂上之所奏卿之意見可謂長遠之慮矣卿意則無論減一斗減二斗以無加於陞營以前爲主耶秉模曰然矣予曰所見好矣華城軍民事中夜思之多般講究終無實惠下究之道以先從隗始之意乃爲此軍民息肩之方如是設施如是定制非但五邑民之鼓舞歡樂四方之民間風而來看作樂土樂國則豈徒爲一有益而止哉初元戊戌年朝參予以裕民食之道爲初筵第一問予之所自期者豈止於做得近日世道耶予以否德豈敢承先大王丕丕基而付托之重大寶是受此卽丙申三月初十日也自是以後夙夜憂懼不遑寧處廚院常膳至今果未一番進御予意卿等尙或未諳矣如是而近日所謂遇災減膳猶屬備例初不進御則復安有減却之舉乎一段寓慕盡誠之方惟在華城拱護之地故事屬華城者雖一夫一婦必欲使之含恩飽德前後惠政非止一再而但實惠則大設施大變通之前無以下究乃有今番軍制之議定此亦猶屬前矛必也糴政大加留意然後華民庶蘇如欲變通於糴政則莫如五邑還穀盡屬之外營以爲半留半分之法也爲此之計專爲拱護所重之地而拱護所重猶爲第二件事也必也使衆心成城自底於維結鞏固則此所以爲萬全拱護之方卿等之意何如兵曹判書李時秀曰以臣愚見五邑一竝永屬華城爲外營管下邑則其外軍政糴政皆是節目間事矣予曰兵判之言何如秉模曰此是俄者下教辭意也民始曰五邑之永屬華城事面則好矣而實利則別無所益今若竝與田稅大同而越給則似好而不然則土地所出外有何利益耶秉模曰自華城而創行半留之制以爲王道之模範則他可推施矣予曰果如卿言井田亦自一方始餘皆

倣此自軍政爲始以至糴政自糴政而又爲半留之制則雖不多費心力自當就緒卿亦老矣備堂中亦多年衰者趁今設施以時則可卿之所見則陞營以後保米新出者竝欲除之提調則欲爲減額兵判則欲以五邑土地專屬之華城戶判則欲以六斗軍減一斗爲五斗軍四斗軍減一斗爲三斗軍意見各各不一第自明日來會於本司無論如此如彼出謀發慮爛商歸一從後稟定可也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12일(임인)>

㉔ 命畿內十六邑所在南漢穀物竝爲發賣營置屯田

㉔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待罪南漢時因城內還上之一併停止支放耗條無以充數故不得已議于廟堂質置穀物於軍兵所在十六邑取耗需用矣行之數年不無弊端及聞於朝家特行半留半分詳定價取用之政而如欲拔本塞源另加矯揉莫如去其穀之爲便當臣意則十六邑所在南漢移轉穀物令廣州府往復畿營竝本穀還爲發賣以其價錢營置屯田一以作支放之需一以除畿邑之弊恐合事宜而旬管今雖各異臣是設始之人故適因言端敢達矣教以總還之布在畿邑爲畿民切苦之瘼加以無前之南城還穀於不知總還之處心常悶之春間先令半分猶不若不分之爲便卿之還賣之請甚當依此爲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0월 16일(병오)>

㉔ 命華城軍保米代錢從少釐正

㉔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本府納米軍保若行代錢之政則當用每一石竝雜費合爲六兩之總廳已例而本府之每石元納六兩外又有雜費五錢者實有違例之歎當此減斗減額惠澤旁流之時宜有從少釐正之舉而至於米條推移之道除留大同一千五百石送價取用之意已與惠堂往復停當而宜有一番提奏故竝此仰達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0월 19일(기유)>

㉔ 行次對於齋殿召見外使徐有隣

㉔ 予曰今日次對不必於齋殿爲之而此日此地之召見卿等者蓋有深意存焉予於御極之初元朝參以汰冗兵裕民食之意有所播告而臨御二十餘年別無實惠之下究者自視欲然實有有始無終之歎矣近因華城軍制之變通竊取張橫渠井田先自一方始之義移屬五邑特行蠲役之政大抵本府設施專出於爲所重其所拱護之道必欲靡不用極而保障莫先於人和今此納布軍五百名束伍軍五百餘名餘丁軍二百餘名竝爲減額與別武士蠲減之數又爲千餘名六斗四斗之役各減一斗而減斗減額之數合而計之則殆過萬餘名矣惟彼萬餘軍民得蒙蠲減之實惠舉皆歡欣而悅豫則其爲人和孰大於是一則爲所重二則爲所重而不言之中自有感通之理故今此草記節目之不於禁中啓下而必於此地者蓋予不敢自有歸之昔日之微意也昔漢明帝嘗上陵召會計吏先儒有非之者而齋殿所重稍別於太廟故在昔先朝亦於毓祥宮時設講筵今此賓對之行於此地者亦不爲無所據矣草記及節目卿等持入乎左議政 李秉模曰持入矣予曰陵寢之設邑拱護我國則雖無已例而自是漢唐以來故事矣秉模曰華城設施之制正與皇朝之鳳陽衛故事相似故草記中引用此語矣予曰我朝動法皇朝而於此一事未之行焉者非特未遑之致亦似緣列聖朝陵寢皆在於近郊之地故無待於別設拱護之方而然矣予曰此節目該備精詳極爲善成其所撰成誰爲之王張乎左參贊 鄭民始曰臣等則不閑於軍制故全是內使之所撰成者矣予曰近來諸宰中左承旨於廟務多所通曉以至穀簿之細瑣軍額之繁猥皆能涉躐矣卿等漸衰而後進如此眞所謂才不借於異代也予教壯勇使 趙心泰曰卿於筵退後持此節目往示原任大臣如有意見知來好矣秉模曰華城設施固是爲仙寢拱護之地而非華城地利之勝則其所設施亦未必如此華城自是五千兵馬屯聚之地則今此設置之規模一以爲拱護園寢一以爲修明舊典互相發明殆無餘憾臣雖至愚亦有所仰認者一國之人亦當曉然知聖意所在矣予曰予於爲所重之地其所以斟酌情文措置制度者自以爲義精仁熟不讓於人而以不知者觀

之則凡於華城設施之際辭說之不一者固亦不足爲怪而其實則大抵朝廷之上本無不可言之事雖象設之制亦可以隨所見論奏則向來任長源之疏特不知予本意之所在而鄭最成事豈不駭然之甚乎予所以褒賞長源罪斥最成者蓋爲其既不知其本意則亦無足爲罪故也若知予本意之所在則亦何必於章奏間提起不必言之事乎非欲禁而防之使不得言也曉得此義自無可言若使公卿諭於庶僚庶僚於草野次傳告人人通曉則如任長源之疏無自而出矣此則卿等之責也秉模曰臣等若使一國遐邇之人一有不識聖意之攸在則此是臣等之罪也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19일(기유)>

강 命始興等五邑所在各司各營軍保移屬者及華城與別武士減額與軍保米減斗者區劃給代

목 左議政 李秉模啓言始興等五邑軍總今既竝屬 華城矣以五邑所在正軍良保加抄外營入防軍十二哨其餘則竝充餉保每年收布合五千三百六十兩竝屬華城別爲儲置以備不時之需各司各軍門諸色軍保所納竝當給代而兵曹之有廳軍官及忠勳府之忠翊衛增減有無本自無常內寺及各司奴婢數亦零星并屬華城勿爲給代兵曹上番騎兵不過爲五十六名每年六當上番時閑漫各處減數量宜分排勿爲給代畿營巡牙兵及各邑保名色不甚夥多自京司給代於外衙門有關事體該道亦有從便區處之道云竝勿給代 禁御兩營上番軍每哨各數人減數排番則亦不當給代而不必使兩營俱減以畿內他邑所在禁營軍準御廳五邑軍數移作御廳軍禁營每哨各減三名以充其代餘數二百三十八名還屬禁營以爲收布需用之地如是磨鍊則給代實數當爲五千五百十二兩此則兵曹兼仕禁軍祿馬太價及關西小米作錢條與經費稍間就其中除出二千七百五十六兩竝均廳錢二千七百五十六兩準此數充給兒別武士一千名減額六斗軍減爲五斗四斗軍減爲三斗代以畿內傍近邑江都米三千石勅需米五千石合八千石每年耗條八百石移劃給代請竝以此意分付於外營及各該軍門衙門京畿道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19일(기유)>

강 命華城軍保米代錢從少釐正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本府納米軍保若行代錢之政則當用每一石竝雜費合爲六兩之總廳已例而本府之每石元納六兩外又有雜費五錢者實有違例之歎當此減斗減額惠澤旁流之時宜有從少釐正之舉而至於米條推移之道除留大同一千五百石送價取用之意已與惠堂往復停當而宜有一番提奏故竝此仰達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19일(기유)>

강 識壯勇外使

목 敎曰予聞兵家有五經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所以德化也天所以惠覆也地所以慈愛也將所以經紀也法所以制作也周因井田以定兵賦漢軍南北以統中外唐置府衛以兼兵農及至我朝參酌三代之懿範創置五衛之總轄舉海左方數千里荷戈負羽之徒莫不隸焉旣嫺擊刺又樂耕耘以至德流於慈惠而化行於經制間者軍營出而五衛罷則古今之不相侔不翅若星淵而夫耕不食婦織不裳且二百年于茲矣今壯勇之設於京師而爲內營於華城而爲外營一以拱王都一以衛仙寢而壯勇與親軍之號昉於五衛中屬衛卽關北子弟之所隸也有美關以北土爲我家豐沛之鄉而因華爲城奉我園廟視之如豐山沛水故內營外營表裏相攝而先置壯勇次立親軍蓋亦述先師古之微意也軍志不云乎魏奏之武銳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旣設營矣當有以定軍制矣旣定制矣當有以得人和矣量之時宜參之民情詢之厦簞議之廊廟於是乎先從外營而祛司哨之名存衛部之制管五邑之衆主四門之衛華城之收米減而爲三五之差屬邑之簽額除而得一千之數衛以令其部部以令其隊如環之循如星之拱以拱我萬億之鴻基而減米除額之效得以周遍於畿南烝庶貧殘老弱之類杼軸無空蓋藏有餘莫

非我昔年盛德至善字恤元元之攸暨攸霑也躬詣景慕宮行展拜禮庸寓有事則告之義仍御賓對於齋殿僉謀詢同制治略定一曰龍仁 振威 安山 始興 果川五邑軍總竝屬之外營抄出步軍十二哨略倣周師之彌逢齊旅之編伍而合外營十三哨以爲二十五哨餘丁付之守城軍制二曰右項屬邑凡出於軍而納於京師各營諸司者亦皆付之外營用爲軍需減其情債以紓民力京納則給代而令兵曹 均廳舉行三曰華城有兒別武士千有餘人卽流來之謬規也兒弱簽丁自是法禁況本府標準於四方者乎謬規特爲永罷四曰納米軍之分奴良例捧六斗三斗而華城則六三之外又有四斗者六斗四斗者竝減一斗使居華土而應華役者只有三五之差以準羅民蠲耗之式五曰五邑軍民當新屬之初宜加軫恤俾免隣族之侵徵束伍軍五百一十納布軍四百九十特爲減額此是大綱領也節目之詳卽有司存待節目告成分藏於內外營及備邊司 兵曹 畿營與屬邑惟茲之舉一舉而衆美具焉三輔陵邑疆幹弱枝之長策在此萬年湯沐輕徭薄賦之良規在此一區邱井足兵裕食之盛典在此今下傳令鐫揭長樂外軒卿等常日對揚悠久遵行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19일(기유)>

備邊司以壯勇外營附近五邑軍兵合屬節目啓

備局啓言臣於筵席伏奉下教以華城軍民納米不齊之苦兒弱襲謬之弊特命減斗減額又以環華城五邑守令則兼守城將軍額則隸各軍門各衙門者非但名實之不副爲軫侵擾之多端所在軍總竝令合屬於華城保伍蠲減之惠不啻漢代之豐沛兵衛拱護之規略倣皇朝之鳳陽均施之政制置之義誠不勝欽仰退與諸堂爛加商確華城軍保中納米六斗四斗者之各減一斗兒別武士一千名之全減依下教舉行五邑軍總一併移屬而其中納布軍四百九十名束伍軍五百十名餘丁軍二百二十八名亦依下教減額其餘軍制之釐正給代之區處請自本司與壯勇內外使講究撰成節目以爲遵行之地允之○壯勇外營附近五邑軍兵合屬節目華城之設外營爲拱護仙寢也掌以郡邑衛以土馬自昔伊然可按而知漢太上皇陵置邑曰萬年高祖 長陵之邑戶過一萬武帝 武陵之邑爲一萬五千戶宣帝 杜陵之邑爲五萬戶乃命三輔共衛五邑而兵衛之稱則如壽陵亭部永陵亭部是也唐太宗 昭陵分雲咸二邑而爲醴泉之縣及至鳳陽基運之盛遂設皇陵衛祖陵衛建官以總其權封地以表其尊于以壯軍容而鞏王基則今此因華爲城奉我珠邱聖心之所瞻慕民情之所依歸有非尋常關防之比既置行宮又築崇墉不以元帥而鎮之列郡而衛之則節制只在於一境體貌反遜於三都烏在其爲屏翰輔車之義也哉於是乎陞爲留守仍管外營而四面五邑次第移屬如星之拱如輻之輳倣周營洛而道里均適若豐比沛而群情胥悅軍制則置親軍衛幾人入防軍幾哨合于內營之騎幾人步幾哨五千兵馬允叶于外都監之舊稱而仍以本府暨五邑軍官餉保束伍之類作爲城丁駐隊遊兵攔後之軍俾專派守策應之責而先從外營去司哨之號倣衛部之規以寓井田試一鄉之意而卒不可勝用矣 (….) 此則使外使計本城堞數排丁磨鍊成出守城節目追後修啓一今此節目係是大設施比之前日規模宏偉小小條件以癸丑節目所載參互施行一軍丁之互相去來不以時居施行者大是痼弊今則本府與五屬邑既定統法申明舊制則稱以軍丁之各相管轄及其出用之時統內見存之戶移隸他邑他邑散處之伍反付錄案終非核實之政從今以後斷以土着一從作統戶數施行而本府與五邑則許其互相去來一本府湯沐邑也軍制雖重人和爲貴兒別武士其來已久而兒弱充定既係朝禁則況於本府尤不容仍置故一千名特命減額納米軍之良六斗私三斗自是諸路通行之規而本府保米之六五四三斗之差殊既失齊一之制見今大變通之際宜有優恤之典六斗納者七千四百七十九名四斗納者五百七十八名謹遵下教竝爲特減一斗使本府之內只有五斗三斗兩名色以爲均平之地而各樣保米既係支放之需則不可不給代而特減之數爲米七百三十七石二斗以畿邑所在江都米三千石勅需米五千石耗條合八百石每年劃送外營以爲需用之道一今此本府減額減斗之命概以陞營後軍丁身米之比前有加特推優恤之恩俾爲樂趨之地陞營後加出之身米爲九百石而兒別武士一千名減額米二百石及六斗四斗軍八千五十七名各減一斗米五百三十七石零合米爲七百三十七石零比諸加出之數不足爲一百六十餘石而陞營後廣州之松洞日用二面移屬本府土地之加廣人民之益繁比前懸殊以二面土地之所出人民之所

納較量於百餘石不足之數則不啻倍蓰自此軍丁有裕徭役輕歇一府軍民咸被盛澤一屬邑雖與本府差間所在軍丁今既專屬外營之後宜有一體優恤拔例軫念之舉五邑所在束伍軍五百十名納布軍四百九十名合一千名特命減額又以四邑餘丁保二百二十八名竝令還給各邑以此額數其若均排晉施則從今以後貧殘無隣族之苦老弱有蠲免之喜以此意知委五屬邑必親執舉行使大小軍民俾知朝家曠蕩之惠澤一良丁私丁役名各異徵納懸殊而近來諸路簽額之政率多混淆奸弊漸滋五邑新屬城丁餉保之中亦多有良私相雜之弊登城守堞之際雖不必區別而各自本邑良私二字一一懸錄於各其簽案名下收布等節一從法例毋敢違越有闕填代之時亦必逐名詳查依前懸錄如有一名之相混現發於查點則當該守令論以重勘事申嚴定式一五邑軍保匠保通稱餉保併屬外營其在軫恤之道宜寬其力而良私軍之一兩二兩係是加減不得者有難低仰而但其後錢從前自各司收捧之際惟意操縱多寡不一爲軍民之苦弊久矣趁此合屬之初宜有一定之規以示優恤之意二兩納則二錢一兩納則一錢磨鍊收捧之意載之節目俾不敢違越且逃老故付標債卽不過紙筆所費而徵歛無節多或爲三四兩少不下一二兩者有乖法意此亦以良五錢私三錢申明定式而故代則依年前朝令毋得徵捧事嚴立科條一五邑所在各司各軍門軍保所納位納華城以除奔走誅求之弊而自華城移送京各司既多弊端亦關事面京司所捧米布當爲給代之數以錢爲五千五百十二兩以均廳錢二千七百五十六兩兵曹兼仕禁軍祿馬太價及關西小米價合二千七百五十六兩位爲給代一各司各軍門諸色軍伍匠保所納錢米布勿論多寡困特教一併給代諸色保錢合五千三百六十兩自外營收捧者位屬之外營別爲貯置以備不時之需 (…)

○五邑所納華城錢總數納布良軍二千二百九十六名每名二兩合錢四千五百九十二兩納布私軍二千二百七十四名每名一兩合錢二千二百七十四兩各衙門奴二百四口每口二兩合錢四百八兩都合錢七千二百七十四兩內一千一百三十兩前已劃屬華城 二百四十四兩納干內營實五千九百兩五百四十兩華城別爲收捧五千三百六十兩貯置外營 龍仁納布良軍八百一十一名內七百十九名每名二兩合一千四百三十八兩內八十八兩以守屯牙兵身役前已劃屬華城實一千三百五十兩九十二名每名二兩合一百八十四兩以壯勇鄉軍移定代自內營給代納布私軍七百五十名每名一兩合七百五十兩內四百一兩以守屯牙兵身役前已劃屬華城一百九十二兩以餘丁身役納干內營實一百五十七兩各衙門奴十七口每口二兩合錢三十四兩實納錢一千七百二十五兩振威納布良軍六百二十六名每名二兩合一千二百五十二兩內八十兩以守廳屯牙兵身役前已劃屬華城實一千一百七十二兩納布私軍五百六十九名每名一兩合五百六十九兩內二百二十二兩以守屯牙兵身役前已劃屬華城十九兩以餘丁保身役納干內營實三百二十八兩實納錢一千五百兩安山納布良軍二百三十五名內一百四十名每名二兩合二百八十兩九十五名每名二兩合一百九十兩以壯勇鄉軍移定代自內營給代納布私軍二百四十八名每名一兩合二百四十八兩內一百二十五兩以壯抄軍身役前已劃屬華城實一百二十三兩各衙門奴一百三十三口每口二兩合二百六十六兩實納錢八百五十九兩始興納布良軍二百七十九名內二百三名每名二兩合四百六兩七十六名每名二兩合一百五十二兩以壯勇鄉軍移定代自內營給代納布私軍二百二十九名每名一兩合二百二十九兩內一百三十二兩以壯抄軍身役前已劃屬華城十五兩以壯勇餘丁保身役納干內營實八十二兩各衙門奴十三口每口二兩合二十六兩實納錢六百六十六兩果川納布良軍三百四十五名內二百四十五名每名二兩合四百九十兩一百名每名二兩合二百兩以壯勇鄉軍移定代自內營給代納布私軍四百七十八名每名一兩合四百七十八兩內八十二兩以守屯牙兵身役前已劃屬華城十八兩以減額牙兵身役納干內營實三百七十八兩 各衙門奴四十一口每口二兩合八十二兩實納錢一千一百五十兩以上錢五千九百兩內五百四十兩以奴貢及有廳軍官 忠翊衛身布自華城別爲收捧○奴貢及有廳軍官 忠翊衛或多虛額或有雜項加減無常故竝不入於貯置中實納錢五千三百六十兩貯置外營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19일(기유)>

28 命壯勇外營部將 宋國仁等付司果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別單以爲親軍衛番將 長樂衛將部將中方帶司哨時將官者皆是啓下行公之人故以單望修正新差者備三望移牒兵曹而部將權作窠則望筒下區別縣註屬邑窠則未及報來待其齊到追後備望計料本府窠中屬之外營知穀教鍊官窠則知穀教鍊官中只有出身二人一則有薦而非參上一則既未越薦又非參上有違節目無以排擬屬之親軍衛正領窠則正領中只有有薦參上一人擬望之職有不可以一人舉論竝姑留窠以俟處分此後內營鄉軍之管領總察事待親軍衛別將啓下兼總制傳令後嚴飭分付計料而兼總制及討捕使 印信一款往復內營指一停當後登聞計料教以權作窠四部將中李敬集雖是首仕來冬大政當入仕云置之其外宣薦宋國仁部薦李喆 牟應運今政付司果仍作參上窠宣薦鄭履權亦付司果以充本府宣薦參上三窠之數知穀官則只有薦參下一人云亦爲付司果爲先單付而營校之滿朔付司果京外通行之規此後依例報兵曹開政時下批親軍衛正領則只以時存之有薦參上一人亦令兵曹今日政單付別將 印信事已有舉條批答矣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0월 29일(기미)>

강 芸館進春秋刊本頒賜有差

목 西庫壯紙十件華城行宮 壯紙一件別白紙一件外奎章閣 別白紙一件內閣 壯紙一件外閣白紙一件弘文館 壯紙一件春秋館 白紙一件春坊 壯紙一件紹賢書院 玉山書院 道峯書院 華陽書院 東洛書院 筆巖書院 陶山書院 道東書院 遯巖書院 瀟溪書院 興巖書院 坡山書院 潘溪書院 義巖書院 德川書院各白紙一件領府事 洪樂性 大提學 洪良浩各別白紙一件師傅宋煥箕 左諭善 尹得孚 右諭善 李城輔各白紙一件監印檢校提學 鄭民始 檢校直提學 李晚秀 原任直閣 金祖淳 檢校待教沈象奎各壯紙一件舊抄啓文臣 徐澄修 別白紙一件繕寫前府使 黃運祚 外閣官洪儀泳各壯紙一件前檢書官 柳得恭 檢書官 成海應各別白紙一件賜給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0월 29일(기미)>

강 御營廳以京畿五邑軍移屬華城之代朔寧等四邑禁衛軍準數充代啓

목 御營廳啓言京畿 安山 始興 振威 龍仁 果川五邑所在本廳正軍二百十八名資保二百三十四名官保一百四十二名別破陣保十二名合六百六名竝屬華城而其代以畿內他邑所在禁營軍移作御營軍事因啓下節目自禁衛營草記蒙充矣畿內禁衛軍中準此數朔寧正軍一百二十七名資保一百二十七名卜馬保九名豐德正軍八十二名資保八十二名卜馬保七名砥平正軍九名資保九名長湍官保一百四十二名別破陣保十二名自今爲始竝移屬本廳事本道監司處發關知委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1월 2일(신유)>

강 命水原府儲置米用遺在直令該府磨勘惠廳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本府儲置與列邑同爲句管於畿營矣今則本府旣爲分司事面比前自別用遺在區劃等節直爲磨勘惠廳恐合事宜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1월 12일(신미)>

강 召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 壯勇提調 鄭民始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1월 12일(신미)>

강 遞差工曹判書 權裕 參判 尹得孚 參議 朴奎淳 繕工提調 李敏輔推司僕二提調 李時秀

목 承旨 李晚秀啓言卽見工曹褒貶啓本則典涓司參奉 黃成采以二字爲目事未前有請當該磨勘堂上

竝從重推考教以事體所在極爲駭然該堂及該監提調竝遞差貶目勿施○承旨 李翊模啓言卽見司僕寺褒貶啓本則水原監牧官 全宗周以姑恕多失爲目長峯島兼監牧官 李禧福以警在孽少爲目竝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致勤聖教請當該磨勘堂上該寺二提調推考開拆時使之陞降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2월 15일(갑진)>

㉔ 吏兵批以守令邊將降考啓

㉔ 敎曰吏兵批開拆入侍回啓○吏曹判書 金文淳啓言卽見諸道褒貶啓本則价川郡守 申善應以事或不審政固無疵爲目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居昌縣令 金錄以已知守法奚信擅糴爲目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殊無嚴明殿最之意請平安監司 閔鍾顯 慶尙監司 李義綱推考价川郡守 申善應罷黜居昌縣令 金錄中考施行從之○兵曹判書 李時秀啓言卽見京外褒貶啓本則司僕寺啓本中水原監牧官 全宗周以姑恕多失爲目長峯島兼監牧官 李禧福以警在孽少爲目則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至有承宣之請推臣不勝惶恐萬萬水原監牧官 全宗周 長峯島兼監牧官 李禧福竝下考施行江華留守 洪明浩啓本中寅火堡萬戶 鄭興源以無識貽笑爲目長串堡別將 金源燦以捧糴尙遠報布又遲爲目則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平安兵使 李儒敬啓本中彌串僉使 李道煥以邊飭島搜病固難責爲目西林僉使 金虎臣以勿以戶少或忽充額爲目則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方山萬戶 姜大允以杖或招謗爲目崑洞權管 韓毅得以盍思得中徒勤賞藝爲目大坡兒權管 權德恒以益勉邊禁爲目於汀灘權管 李東蕃以縱云衰懶姑免大疵爲目則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北兵使 李潤謙啓本中乾原權管 金宗觀以益勉邊飭爲目則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慶尙左兵使 李普漢啓本中安東營將 金翰周以事或生疏爲目則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京畿水使 柳孝源啓本中注文島僉使 金得源以觴或不節爲目則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忠清水使 具明遠啓本中所斤僉使 李文燮以益勉給代爲目則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慶尙左水使 金燦啓本中西生僉使 黃致郁以浮謗奚信爲目則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殊無嚴明殿最之意請當該守臣及各該帥臣推考警責安東營將 金翰周 彌串僉使 李道煥 西林僉使 金虎臣 注文島僉使 金得源 所斤僉使 李文燮 西生僉使 黃致郁竝中考施行寅火堡萬戶 鄭興源 方山萬戶 姜大允 長串堡別將 李源燦 崑洞權管 韓毅得 大坡兒權管 權德恒 於汀灘權管 李東蕃 乾平權管 金宗觀竝下考施行阿吾地萬戶 康鵬來 安原權管 吳一元以三年窠邊將兩次居中其不職可知依例罷黜山羊會萬戶 金正大以撫劍飭邊奸氓歛跡爲目雖無貶語可知其有駭聽聞該兵使 李儒敬從重推考山羊會萬戶 金正大一體罷黜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2월 15일(갑진)>

㉔ 司僕寺以箭串及各道牧場馬留放數爰啓命白翎僉使 李星會汰去晉州監牧官 安載述賞典依前牧官例施行群頭賞加推忠清水使 具明遠

㉔ 該寺啓言箭串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而孽息雖有加數故失至於此多臣等惶恐俟勘當該郎廳所當請以重勘而前任僉正 朴宗厚今已遞職判官 韓大裕方有牧場舉行之事難責生手請姑令戴罪供職更觀日後勤慢處之○箭串牧場看檢郎廳前任僉正 朴宗厚時任僉正 宋煥章 判官 韓大裕 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二百一十四匹自江華移放壯雌馬四十四匹壯雄馬二十四匹自南陽移放壯雌馬八十四匹自仁川移放壯雌馬十六匹自本寺移放壯雄馬一匹自北道移放壯雌馬六匹壯雄馬三匹今生馬六十九匹合馬四百五十四匹內故先馬二百三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十八匹內壯雌馬一百六十二匹一年應孽產馬四十八匹今生馬六十九匹加報二十一匹允之敎以郎廳等則更觀前頭與兼內乘當有賞罰卿等各別嚴飭又啓言各道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晉州監牧官 安載述則孽產加報之數至於二百五十五匹之多着意看養殊甚嘉尙年前監牧官 申大復以孽產加報之功差送弊牧牧官蘇弊後直除道內善地守令該群頭亦依法典賞加特差衛將事奉承傳敎申大復卽除羅州監牧官群頭賞加後亦差衛將今此該監牧官 安載述之加報既若是夥然則其在激勸之道竝與群頭宜有

各別施賞之舉而事係恩典請上裁長峯兼監牧官 李禧福 水原監牧官 全宗周等則或以孳少或以故多既已貶遞請姑爲勿論○京畿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前任李彥晉時任片匡輝 所管三牧場丁已籍付馬五百十八匹今生馬九十四匹合馬六百八匹內封進馬二匹箭串移放次別關提出壯雌馬四十四匹壯雄馬二十四匹故失馬七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七十二匹內壯雌馬二百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十六匹今生馬九十四匹加報二十四匹 長峯兼監牧官 長峯島萬戶 李禧福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四十七匹今生馬六匹合馬五十三匹內故失馬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十六匹內壯雌馬二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匹今生馬六匹準 南陽監牧官 白東鉦所管五牧場丁已籍付馬五百四十二匹今生馬一百十四匹合馬六百五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箭串移放次別關提出壯雌馬八十四匹故失馬五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一十一匹內壯雌馬二百三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十九匹今生馬一百十四匹加報四十一匹 仁川兼監牧官 永宗僉前使任李哲時任李近胄 所管二牧場丁已籍付馬一百八十九匹今生馬三十二匹合馬二百二十一匹內封進馬一匹箭串移放次別關提出壯雌馬十六匹故失馬三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二匹內壯雌馬七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二匹今生馬三十二匹加報十四匹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李萬羽時任全宗周 所管二牧場丁已籍付馬一百九十二匹今生馬三十一匹合馬二百二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三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九十四匹內壯雌馬一百匹一年應孳產三十四匹今生馬三十一匹加報一匹 全羅道興陽監牧官 前任朴宗善時任金在儉 所管九牧場丁已籍付馬八百八十五匹今生馬一百四十四匹合馬一千二十五匹內封進馬五匹故失馬九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九百二十三匹內壯雌馬四百六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三十八匹今生馬一百四十四匹加報二匹 順天監牧官 前任李命存時任李滾 所管四牧場丁已籍付馬五百九匹今生馬九十六匹合馬六百五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八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五十四匹內壯雌馬二百八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五匹今生馬九十六匹加報十一匹 羅州監牧官 申大復所管三牧場丁已籍付馬四百五十四匹今生馬八十七匹合馬五百三十七匹內封進馬三匹故失馬六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六十八匹內壯雌馬二百六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四匹今生馬八十七匹加報七匹 珍島監牧官 丁允泰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四百五十一匹代徵馬八十四匹今生馬八十九匹合馬六百二十四匹內封進馬五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三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七十二匹內壯雌馬一百八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五匹今生馬八十九匹加報三十四匹 慶尙道晉州巨濟等監牧官 安載述所管二牧場丁已籍付馬八百六十三匹今生馬二百六十六匹合馬一千二百二十九匹內封進馬五匹故失馬一百六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千六十四匹內壯雌馬三百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一十一匹今生馬三百六十六匹加報二百五十五匹 蔚山長鬐等監牧官 前任宋堯熙時任權抑所管二牧場丁已籍付馬七百三十四匹今生馬一百四十四匹合馬八百七十八匹內封進馬六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七匹故失馬七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百八十八匹內壯雌馬四百六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三十九匹今生馬一百四十四匹加報五匹 東萊兼監牧官多大浦僉使 前任鄭懋時任趙蒙錫 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一百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五匹合馬一百四十六匹內封進馬五匹故失馬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三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五匹加報七匹 黃海道長淵兼監牧官白翎僉使 李星會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一百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合馬一百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七匹內壯雌馬六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加報三四 海州康翎甕津等兼監牧官登山僉使 張景游所管二牧場丁已籍付馬一百九十五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合馬二百二十一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九十八匹內壯雌馬八十七匹一年應孳馬二十六匹今生馬二十六匹準 豐川殷栗等兼監牧官椒島僉使 白文赫所管二牧場丁已籍付馬一百六十三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合馬一百八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九匹內壯雌馬八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二匹

不足二匹 平安道鐵山宣川等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 崔碩輝所管三牧場丁已籍付馬四百八十一匹實放養種壯雌馬二十四匹壯雄馬五匹今生馬六十一匹合馬五百六十七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八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四百八十四匹內壯雌馬二百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十四匹今生馬六十一匹加報一匹 咸鏡道咸興 永興 洪原 文川等監牧官吳俊祥所管三牧場丁已籍付馬二百三十九匹今生馬三十九匹合馬二百七十八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二百六十四匹內壯雌馬一百三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九匹今生馬三十九匹準 端川兼監牧官端川府使 李楹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八十七匹今生馬十一匹合馬九十八匹內封進馬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九十六匹內壯雌馬五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五匹今生馬十一匹不足四匹 穩城兼監牧官穩城府使 柳相燁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一百六十二匹代徵馬九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合馬一百九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二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一百六十八匹內壯雌馬八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五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加報一匹已上丁已籍付馬六千九百四十九匹代徵馬八十九匹實放養種馬二十五匹今生馬一千四百二十四匹合馬八千四百八十七匹內封進馬五十九匹別關提出馬一百六十四匹各邑分養提給馬十二匹故失馬八百八十五匹合一千一百二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七千三百六十七匹允之教以士夫守令邊將之不能盡心於攻駒嘗所爲駭況以武弁爲兼牧僉使其不勤如許白翎僉使 李星會汰去西邑之治績未必可合於即除邊地則其所差遣未知爲是其時銓官推考請賞牧官依申大復例施行群頭則賞加及衛將明日大政下批事分付又啓言法典內分養馬故失瘦瘠不馴守令論罪註曰一匹重推二匹降一資三匹降二資四匹罷職故失瘦瘠應降二資則堂上降資堂下越祿該邑守令與兼官俱有故而留鄉所當該則徵其故失瘦瘠則移他官刑推矣以戊午年有頃各官啓日後錄請依此施行○京畿長湍一匹瘦趙義鎮 金浦一匹瘦洪大協 喬桐一匹故失吳載徽 利川一匹故失李魯春 忠清道兵營一匹瘦李文燦 水營二匹瘦具明遠 忠州一匹故失李采允之教以具明遠則爲先推考

<일성록, 정조 22년(1798) 12월 17일(병오)>

㉔ 命陽智縣監兼帶御營兼把總而權減其禁衛兼把總之號

㉕ 左議政 李秉模啓言始興縣令乃是御營廳兼把總而今番華城節目中以甬道協守衛將啓下矣御營兼把總以陽智縣監移定而陽智縣監雖曰禁營兼把總 禁營之數稍減則不必置左右道把總 陽智之禁營兼把總名號請始權減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1월 23일(임오)>

㉔ 命華城朝官成冊中俞漢宗漏落委折令兵曹關問守臣草記此後此等之類該曹該府互加照察另置重典

㉕ 兵曹判書 李時秀啓言因本曹草記堂下武臣朔試射居首部將 俞漢宗招試身言書判事命下矣招問其來歷則乃是華城築室之人以親軍衛出身又以外營別軍官都試居首除職云而取考華城所修送朝官成冊則姓名不載稱以築室暫爲入籍決科付職之後仍爲移去情狀可駭此等之人不可不查實嚴懲而既有施賞之命故敢達矣教以若有奸狀於決科除職後捲避則其罪甚於文官之崔之聖等爲先以成冊漏落委折關問守臣草記此後此等之類該曹該府互加照察另置重典一以存名實一以絕覬覦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1월 29일(무자)>

㉔ 命外營親軍衛分授馬匹以畿湖各邑分養馬來納華城依數分給

㉕ 壯勇大將 趙心泰啓言外營新加出親軍衛一百二人當爲分授馬匹故俄於閤外與司僕提調有所相議則以爲畿湖各邑今年所授分養馬匹數足以相當而雖值冬寒程途不遠使之來納華城依數分級則戰馬不至曠伍各邑永不爲弊云以此知委司僕寺及時舉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1월 29일(무자)>

㉔ 執義 韓致應請肅川府使 任長源施以島配之典削致應職仍命此啓自明日勿爲連啓政院亦爲勿捧
㉕ 致應新啓噫嘻向來任長源之疏誠一世變之大者也蓋其全篇辭意譎誑叵測而要其歸趣則精神意脈專在華城一役而已嗚呼周之新邑漢之新豐規模制作非不宏遠而當時有贊成之美後世無譏議之來誠以述先志悅親心其事雖殊均之爲孝故耳惟我聖上以出天之孝推不泊之思事係園寢靡不用極惟茲城池之設卽亦聖孝中一事耳況其地利形便捍衛王城控禦畿輔有可以保天塹固金湯之勢者乎凡今之行過是邑者莫不掩抑咨嗟見城郭則曰珠丘之所拱護也見宮室則曰羹牆之所瞻慕也立殿下之庭識殿下之心者孰不知聖孝之攸極至慕之攸寓而苟或有容議於經理之舉起疑於措置之制者則是非殿下之臣而無秉彝之心者也噫彼長源渠亦今日之臣子也抑獨何心刺口論說滿紙鋪張至曰天下之壯觀此果贊義之言耶譏刺之意耶卽此一語於渠斷案至於沿路蕭索等語此何言也我殿下經紀于茲積費商度不煩經用不勞民力婦孺之所共知也而今其疏語隱映帶說有若生民之困悴專由於此者近來一種誣聖之言皆此等議論有以譸張而誑惑之也且蒼梧會稽云云尤非臣分之所敢出繩之以漢法大不敬之誅渠安得免乎雖以含垢之聖德置之不足責之科向者一臺之疏斥可見公議之攸同而格外之陞擢外邑之特畀有若激成者然此豈所望於聖明之世也嗚呼義理不講則晦王章不嚴則墜彼長源之一疏顧何足蟬蛻於真正大義理而若論王章則以渠負犯偃息在任大是失刑請肅川府使 任長源爲先遞改其任施以島配之典批以任長源事臺閣又出一箇鄭最成矣朝家之深惡痛斥於 最成者意在於革謬滌染以新一世之目兼欲明示好惡俾定趋向也齋所賓對亦旣辛勤敷諭有耳者孰不聞之則其敢曰不知而爲此啓乎萬一知而故爲是最成之處分不嚴故好惡與趨向信之猶不篤擇之猶不精也大抵優容於長源者非爲長源也卽爲朝象也爲世道也官以言名則豈有敢言不敢言之言乎欲長敢言之風先從妄言於不敢言之事者卽毋論其言之過與不及一例虛襟開懷使人人得以竭其所蘊然後目今弊俗庶或掄得一半分以是宮筵筵教至引園寢象設之制而諭之曰屏風石近所不爲者而交河 長陵已例照而遵用以寓不以儉之義焉假使言者只知有勿爲之受教不知有交河之已例而或有所爭執之舉尙亦付之勿問況華城城役雖有所重而比象設亦自有差等云云則長源之說豈足謂敢言於不敢言乎爾之今日發啓當乎不當乎是乎不是乎最成則已越點於歲抄爾何敢獨免重勘乎爾則削職在長源但容長源在最成但斥最成而已事屬華城關係何如也容與斥間決不可旣提復提重言復言看作茶飯說話此箇道理今日廷臣敢不諦認乎自明日此啓勿爲連啓雖呈勿捧事該房知悉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2월 1일(경인)>

㉔ 印頒勸農政求農書綸音于諸臣及各司京兆坊契四都八道

㉕ 教曰新印勸農政求農書綸音內入二百三十件西庫十件華城行宮五件外奎章閣一件五處史庫內閣政院 玉堂 春坊 外閣 議政府 備邊司 漢城府 六曹 五部各一件成均館七件四學各二件五部各坊契一百八件八道監兵水營三百三十州縣各一件華城府二十件三都各二件時原任大臣閣臣 承旨 史官時任三司 文衡師傅諭善僚屬時抄啓文臣 備局有司堂上京兆三堂上五部官員各一件賜給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2월 1일(경인)>

㉔ 命畿邑所在禁衛營官保換作正軍以充始興等五邑軍保竝屬華城之代其收布減縮者以他道正軍所減者竝資保推移充補

㉕ 禁衛大將 申大顯啓言今番始興等五邑所在軍保竝屬華城後京畿正軍十四哨內所減之數合爲三百十九名若以各道正軍每哨各減三名者鳩聚充代則畿內正軍之減數實所重難且作哨排番之除多有掣礙之端每於上番之時不無六道竝發之弊以畿邑所在官保換作正軍以充其十四哨之制則其所收布

自在減縮此則以他道正軍所減者竝資保推移充補事甚便好而今年各當立番軍與限明秋停番軍外當年身布一竝收捧恐合事宜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2월 2일(신묘)>

강 成歡察訪 姜世鷹上疏陳馬政驛屬復戶驛保位土還糴驛奴官垓等八條驛弊仍請申明舊制賜批令廟堂回啓

목 疏略曰今之積弊不外於廢棄不舉四箇字而臣之極言竭論亦不過申明舊典而已其目有八一曰馬政之嚴立科條也朝家之置郵列以三等視其爵秩非堂上奉命則不敢責上等馬今也不然下至堂下官及監兵營裨皆能責立上等且於使行時隣道該站不善舉行每有他道馬仍把之時成歡驛夫或至華城甚者至於仍把京中由是而人瘦馬憊行具弊盡本驛之最甚凋殘職由於此非徒使星之往來至於本道其所使役不一而足營門時急狀啓及京各司所傳公事與軍官營吏絡續來往之役專當策應實有朝夕難保之慮臣謂申明條例非堂上奉命則不得乘大馬其外騎卜馬各隨品秩而枉道濫騎私與加數及仍把便行等弊成事日嚴禁一有犯者隨現狀聞則殘郵馬政庶可以少蘇二曰驛屬之混入良役近來邑宰視驛路爲贅疣驛屬之一入良役則如得奇貨堅執不頗文移往復一末聽施徒失相敬之義將見驛屬盡化軍丁駟路殆將空虛臣謂中飭各邑俾無冒充之弊而近來驛屬之背驛投良者一依形止案所載其隱漏者現出之良役者頃下之仍令本官官得代定本官不爲舉行者令郵官之直啓處直爲啓聞論勘餘報道臣各別科罪事成事日頒示八道則其在保駟路之道豈淺淺哉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2월 3일(임진)>

강 命部將 俞漢宗汰去拿問嚴繩仍命金燾後政復職

목 兵曹啓言部將 俞漢宗築室華城決科付職後仍爲移去委折關問守臣草記事命下矣卽接華城留守徐有隣移關則俞漢宗本以鎮川人築室於本府北部率眷居生入屬於親軍衛先以朔試射初試繼以別軍官居首決科付職皆由於華城乙卯冬部將除拜後丙辰春率眷上京仍不更來只以家直奴守家矣去月晦日內眷始爲下來家舍既空無可憑問故履歷成冊不得載錄外此如許之類詳加探問隨現發文移兩銓云矣俞漢宗之纔除初仕便卽撤眷徒去至於三年之久乃於筵奏發關之後始爲下送眷屬以爲掩跡之計者欲巧反拙尤極痛惡部將 俞漢宗爲先汰去請令該府拿問嚴繩允之教以其在弦韋之政如金燾之以土着人無故作散可惜後政復職使崔之聖 俞漢宗輩知所愧戢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2월 7일(병신)>

강 命時囚李勉兢施竄配之典俞漢宗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前江原監司 李勉兢原情以爲渠之待罪東藩若能仰體朝家軫念海弊深憫卜定之貽害浦民則所當隨處減省着意矯揉豈忍更爲分定而乃反違越節目事屬厲民自顧罪犯萬殞猶輕云觀其所供亦無自明之端請依廟堂所請之律施以嶺海之典允之又啓言前部將 俞漢宗原情以爲渠辛亥年築室於華城府北里居生乙卯年取才居首得除部將家眷率來果爲供職時暫留實非永久留京之計到今本府查報兵曹覆啓之後焉敢粧撰重犯欺罔之科乎罪狀萬死無惜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2월 8일(정유)>

강 召見華城留守 徐有隣 淸州牧使 洪述祖 弘陵參奉 徐觀淳 司饗奉事 權載大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2월 12일(신축)>

㉔ 老職人下批

㉔ 漢城府東部 朝官嘉義朱大賢嘉善金尙興士庶正憲姜就周 西部 朝官資憲洪應辰 蔡廷夏嘉義柳明渭嘉善洪絲浩 金履復 李寧濟 玄翊光 洪錫基 金達泰 李斗行婦女故虞候 李聖傳妻淑夫人庾氏 南部 朝官崇政柳鎮恒 朴士強資憲朴壽崙嘉義李公謙嘉善金仁宅折衝金老先 北部 朝官嘉善金道淳折衝洪進泳資憲李德涵 辛圭婦女故庶尹 閔百祿妻李氏故學生李載厚妻具氏 內侍秩嘉義李春和嘉善鄭德海 ○水原府 正憲金夏俊嘉義金世柱嘉善金漢起折衝白世雲 ○開城府 士庶嘉義張四維嘉善洪玉男等三人○江華府 士庶嘉善文振華等二人○京畿楊州 朝官嘉義宋楷折衝黃星奎士庶資憲金萬秀等二人嘉義鄭碩臣嘉善秦夏永等五人折衝鄭丁民 驪州 士庶嘉義李喜重嘉善韓命性等三人折衝柳春蕃等二人通政宋起載 坡州 士庶嘉善劉世發 喬桐 士庶通政洪武成 長湍 士庶嘉善金春鳳等二人婦女故生員許懋妻李氏 南陽 士庶嘉義金益齡通政車億萬等五人 豐德 士庶嘉善崔三俊 麻田 士庶嘉義朴春式 楊根 士庶資憲李守南嘉善朴取寬等四人通政李潭 加平 士庶嘉善池成化折衝田千江通政洪寅瑞 朔寧 士庶嘉善崔天翼通政文希章等三人 陽川 士庶嘉善張德奎等二人 永平 士庶通政金日俊 龍仁 朝官嘉義沈鍾祐士庶資憲金尙述 陰竹 士庶資憲金命大折衝朴泰世等二人通政柳千奉等二人 抱川 士庶折衝金夢得等四人通政洪弼亮等二人 漣川 士庶嘉善洪世英折衝宋道通政趙順才等三人 砥平 士庶嘉善金碩徵等三人折衝金鼎千等二人通政李恭伊 積城 士庶嘉善朴泰番折衝朴丁奉 (…)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월 2일(신유)>

㉔ 命西平君橈子孫令兵判招見可合禁旅者除取才口傳否則依草記區處在華城者令外使依此例區處
㉔ 兵曹啓言西平君橈玄孫幼學李承廉處以下教辭意宣布自今朔爲始依司勇祿例米十斗代錢四兩太五斗代錢一兩合錢五兩自本曹逐朔題給西平君橈庶子益顯 益衡方在東郊 益儉方在水原地云亦依下教分付賑廳給料教以在東郊者二人與李承廉招見可合禁旅則除取才口傳否則依草記區處或付軍門區處在華城者外使依此例從便區處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월 5일(갑자)>

㉔ 命停諸道水陸春操及巡歷巡點輪症熾盛處官點付之道臣從便闊狹重推慶尙左兵使 李普漢

㉔ 備邊司啓言即見總戎使 金持默 水原留守 徐有隣 江華留守 洪明浩 開城留守 趙宗鉉 廣州留守 洪櫓 統禦使 柳孝源 永宗防禦使 李周嫻 江原前監司 洪仁浩 統制使 任崱 慶尙右兵使 安櫓 全羅前兵使 徐英輔 忠清兵使 鄭忠達 水使 具明遠 平安兵使 李儒敬 黃海兵使 鄭學畊前南兵使 徐有秉北兵使 李潤謙春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及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何以爲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今年諸道中惟北關 富寧以北合行春操而近來輪行之症雖有遠近之不同先後之各異此所行操實多可悶戎政非不嚴重而民事宜先顧恤諸道今春水陸諸操及巡歷巡點併停止雖以官鎮門聚點言之遠面之民動費三四日去來所當一體請停以爲趁早專意於農作之地而併與聚點而廢却亦甚未安此則依前着意舉行之意分付稟操狀啓之以春秋孟朔初旬爲定限者蓋欲使許多軍民無致等待借貸之弊慶尙左兵使 李普漢狀啓尙不來到極爲可駭請爲先從重推考允之教以諸道中輪症熾盛處官點付之道臣從便闊狹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월 16일(을해)>

㉔ 召見左議政 李秉模 右議政 沈煥之 館伴 鄭民始 迎接都監堂上趙鎮寬 司譯提調 徐龍輔 承文提調 李晚秀外使徐有隣于誠正閣

㉔ 予曰見今朝著殆空政注亦甚苟簡不可不商量陞擢而以先朝己未年間政望見之則六曹判書非但不

爲備員前堂中不過趙顯命 申思健 尹陽來 趙尙洞此四五人已未年先朝有受禪之教學朝奔波而入來庭請者比今亦不過半矣今則吏判望十三兵判望十六大司成望八承旨望近百餘人掌令望八十人持正望近數百人比先朝卿宰侍從厥數倍蓰則不爲不多而政注之如是苟簡者特緣用之之不以其道而然耶精力太損於古而然耶從當有枚卜之舉而大抵大臣以人事君卿其隨處彌綸以爲擇人才之道秉模曰如臣愚昧素蔑鑑別之見每伏承筵教恒切惶汗之浹背矣予曰今番牛禁之特弛實爲生民療病之道而猶未免後時之歎矣秉模曰京外生民之幾殊而甦多賴肉汁之調補舉皆得活浹肌之恩人莫不感頌攢祝矣予曰方春勸農之政尤當着念而瘡痍之餘民無自食耕作之望惟在營邑之臣之補其不足而華城則水政淳濇之道果能修舉耶有隣曰業欲筵稟而未果矣本府廢堰合有二十四處疏鑿之政不可不爲之民間瘡痍甫起願受雇價者舉多各給米斗使之疏濬則必有事半功倍之效矣予曰從便善爲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2월 2일(경인)>

강 命公州生員柳鎮穆所進冊子中條件自廟堂行會諸道及華城府俾各看詳勸飭管下守宰可以效倣者着意採施幼學林博儒冊子中分還合等事令道臣試可於一二邑

목 備局啓言 (….) 其一貴農勸土化成鄉俗事也以貴農爲勸農之要以勸土爲貴農之本又以力田之科爲勸土之道其條不紊其設有據而畢竟以鄉約之講行爲歸趣第觀農政之漸有成效一依漢法別立孝悌力田之科亦亦爲晚請今姑置之教以嘗見先正宋文正公朱子敍公州牧使 申沔所編農家集成曰朱子書中勸農文數條固群黎百姓之所日用者其曰孝悌其曰禮義未嘗不並及於修堤翻土之榜則不待他求而知所以用其力矣旨哉言乎可以爲農家之指南化俗之源委而近見公車日堆之章未有說及此者惟公州生員柳鎮穆能言之編是書者即公牧也今於一百四十有六年之後其言又出於公之士者可謂奇哉所陳十四條皆是南康榜文之支流也其所謂申明鄉約董勸農民者即朱夫子中春之月載酒食出郊延見父老以告農桑之務孝悌之方也其所謂付種移秧各隨其宜者即朱夫子浸種下秧深耕淺耨之意也其所謂雜穀代播者即朱夫子趁時犁翻多種二麥之法也其所謂頒下車制者即朱夫子有塾者賴車戽之術也其所謂均分水利者即朱夫子陂塘淺漏合力開掘之策也其所謂農時不撓者即朱夫子貧民下戶枉被追呼之諭也其所謂綿田勸農者即朱夫子以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發下三縣之規也其所謂倣行社倉者即朱夫子以諸葛千能等家米置倉給貸之論也其所謂耕耘必先窮農者即朱夫子窮民歡喜之本也其所謂訪治牛病者即朱夫子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及時餵飼不得宰殺之訓也其所謂貴農勸土者即朱夫子學道修身興起民戶之旨也若其嚴山禁者即朱夫子所不言而以其南方多水而少山也此固已試於古昔者專係於守令董飭之如何自廟堂以所進冊子中條件關後錄行會於本道外七道及華城府俾各看詳勸飭管下守宰可以效倣者着意採施期有實效其中糞田之利尤爲要切於作農柳條之排田也浦泥之和灰也蓋屋之朽稿也鹹水之澆土也以至地肥則鋪櫟葉而防蹲縮土浮則拘細沙而收倍利自有妙方惟人不行此在勤與惰之間耳故向於綸音拈出勤之一字以爲一篇之字眼今此數析能以勤爲歸亦甚嘉乃以此批旨下送該道使之謄給於柳鎮穆處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2월 11일(기해)>

강 飭諸道道臣給由守令不爲文移該曹之習仍命文義縣令 尹致猷 清安縣監 李厚延限秋成勿給由暇瑞山郡守 金履永今日內還發

목 吏曹啓言昨日口傳下教內受由上京守令皆令當日內下送無公文往來之守令竝查實下送後草記事命下矣查問於各邑邸吏則狼川縣監 安廷善 文義縣令 尹致猷 清安縣監 李厚延 結城縣 監徐應輔瑞山郡守 金履永皆受由上來云故使即還官則文義縣令 尹致猷 清安縣監 李厚延今方下去結城縣監 徐應輔今初十日下午往水原地故使之自其處直爲還官瑞山郡守 金履永以兼史今方就直明朝下去狼川縣監 安廷善親病方劇時日之內有難還任云雖未知其親病之如何而特教申飭之下不卽下去事體

未安令該府拿問處之守令之無公文不得來往前後飭教何等申嚴而瑞山郡守之給由文移不爲成送臣曹者有違格例請該道道臣從重推考教以此時守令雖是侍下既非情理之切急輕先給由已是違越朝令之一端而金履永則以將往難於給由而然乎外此給由者之報該曹固非難事則爲道臣者往往有如許犯科殊甚莫曉後復現發各該道臣當別樣勘罪文義 清安之曠官雖亦知情理緊歇該道豈可一日無官長乎問其情理如果更來云則卽爲改差口傳差代下送否則限秋成勿給由暇事嚴飭多年簪筆尙帶兼銜歲翻後爲一登筵上京雖或似然而行止何可苟且如欲就直則不先不後乃於促還草記有命之後始爲呈身如非然者亦安知不自外潛來潛往乎如許者雖就直豈必入侍今日內使之還發後還官日子令道臣狀聞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2월 12일(경자)>

㉔ 命水原府 西屯垆役物力以均廳錢貸下當否令該廳草記或筵稟

㉕ 水原留守 徐有隣別單以爲本府城內外民人產業既以務本力穡爲歸則環城四面營置屯田卽是次第事故西屯垆役自今年先爲設始而所入物力就城役時貸下還報禁衛營錢一萬五千兩御營廳錢一萬五千兩合三萬兩推移取用兩營 還報條從後拮据若其年條稍遠處仍自有裕衛門先爲貸下事昨年冬間採取諸議筵稟定奪而舉條未及啓下矣目今垆役方張物力逐日上下而本府元無錢貨之時置者雖欲假貸其勢未由兩營還報條中錢三萬兩趁今許劃仍令均賑廳中所在錢物及時貸下以先垆役似合事宜教以禁營所在果當所請之數而均廳先爲貸下當否令該廳草記或筵稟及期拮据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2월 20일(무신)>

㉔ 推水原留守 徐有隣等

㉕ 吏兵曹啓言因右副承旨 俞漢寧所啓守令邊將薦應薦不薦人令該曹察推事允下矣水原留守 徐有隣 上護軍 趙尙鎮 洪櫟 成德朝 邊得讓 尹師國 大護軍 申思運 丁範祖 金翊休 金思穆 李秉鼎 廣州留守 徐鼎修 護軍 林濟遠 李秀夏 姜彝正李鼎揆 永興府使 李敬一 左通禮 張至冕俱爲應薦而不薦請竝推考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2월 22일(경술)>

㉔ 許貸均廳錢一萬兩于華城府西屯築垆之役

㉕ 均役堂上鄭民始啓言水原府西屯築垆物力貸下當否草記或筵稟事命下矣禁營留儲無可推移者均廳經用近亦不敷期以久遠多數貸下亦無其道而設屯築垆專爲利用原生之方則既始之役不可中撤請以均廳錢一萬兩劃給以爲完役之地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2월 23일(신해)>

㉔ 壯勇營鄉軍試射各技入格人等施賞有差

㉕ 該營啓言本營水原鄉軍下番試射放時各技入格人賞格別單書入○領軍哨官前訓練院僉正 成國民 柳葉箭邊一中箭竹一百箇射手良人崔承伯貫一中邊一中弓箭一部李重燁貫一中弓子一張金道興等七名邊一中各箭竹各一百箇砲手良人安宗守等二名鳥銃貫一中邊一中各木一疋布一疋朴龍大貫一中木一疋權完福等十七名邊一中各布一疋用劍軍良人徐再興等二名上中各木一疋徐海龍等十四名上下各布一疋講陣教師兼司僕 金鶴齡講略陣粗布一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2월 24일(임자)>

㉔ 命總戎廳所屬振威 龍仁屯壯抄移屬華城之代以陽城軍需保代定

㉕ 該廳啓言昨年振威 龍仁等邑移屬華城時臣廳屬振威所在屯壯抄四十五名龍仁所在屯壯抄四名

自在劃付中所納身米雖已給代而此是參操正軍則其代不可不從他換作以充一哨之制矣依丁巳年安山 始興壯牙兵減額代移定坡州 長湍例請以陽城軍需保四十九名除出代定允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2월 27일(신묘)>

㉔ 召見來待諸臣于興政堂 壯勇大將 趙心泰 水原留守 徐有隣 廣州留守 徐鼎修 直提學 李晚秀 原任直閣 南公轍 檢校直閣 沈象奎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3일(신유)>

㉔ 命華城米條未及會錄者爲境內堤堰疏鑿之需以其餘添補整理穀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昨年勸農政綸音頒下之後境內堤堰之可合疏鑿處今方始役以爲對揚之道而所入物力及民丁點心米不可不措備矣本府適有二百餘石米條之未及會錄者就其中量宜取用如其有餘則仍爲添補整理穀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3일(신유)>

㉔ 判府事 金華鎮等 水原留守 徐有隣 判敦寧 洪良浩 上護軍 鄭民始 金持默 兵曹判書 金文淳 知事 邊得讓 咸鏡監司 具虞 吏曹判書 李時秀 刑曹判書 金思穆 禮曹判書 黃昇源 戶曹判書 趙鎮寬 右參贊 徐邁修 判尹 李鼎運 大護軍 權櫟 李秉鼎 蔡弘履 李敬懋 權裕 趙心泰 金翊休 李邦一 同知 徐有大 禮曹參判 閔台燦 左尹 申大顯 右尹 洪監淵 工曹參判 李義弼 刑曹參判 李漢豐 護軍 宋鎔 李書九 李勉競 李益運 俞彥修 沈基泰 李得濟 同知 鄭煥猷 同敦寧 李鎮復 吏曹參議 李翊模 戶曹參議 洪樂恒 兵曹參議 朴奎淳 參知 李趾永 刑曹參議 朴基正 工曹參議 趙觀鎮 聯疏請收鄭妻宥釋之命賜批不許再疏 上護軍 洪櫟 大護軍 洪周萬 蔡廷夏 訓練都正 申應周 護軍 李潤慶 鄭東憤 尹得達 鄭觀采 李章漢 睦萬中 李枰迫入申請又不許

목 疏略曰臣等目見非常之舉昨隨大臣之後始也守閤而四啓繼又造庭而再籲不惟不賜開納責教截嚴有非臣子所敢聞者遂不得不相率進出徊徨抑塞噫彼鄭妻是何等劇逆而乃殿下前後處分每以恩義公私爲教噫逆如鄭妻而貰其一命已是恩也私也屈典章而自島而畿亦恩也私也毀防守而任其所之尤是恩也私也至於京第之入處罪名之全有此誠從古所未有之舉措丙丁以後二紀之間何嘗有公義二字之參互於其間耶又況罪名之直爲爰周事端之謂以究竟尤是非常之過舉嗚呼此又何事也今殿下乃以丙申處分明先志也今日有釋體先志也爲教此尤臣等之所未敢曉者噫彼鄭妻厚蒙先大王之恩慈而指授逆子謀危先大王之宗社則此非但殿下之罪人卽先大王之罪人於昭陟降之靈伏想赫然震怒斷棄誅殛而不少假貸從前處分之失之太寬已有違於明先王之志今日過舉之尤爲非常恐非所以體先王之志又況永善之鈴聲思之骨寒賊雲之輿援言之髮豎倘非先大王至仁至明則國家之保有今日有未可知卽此地而憤痛倍切遇此日而闡明尤急大聖人辭令之反有此教臣等死罪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至若懲討大義撐宇宙亘古今殄滅他不得則尙何隨時低仰之可論耶世龍妻之引喻不襯昨已屢瀆而臣等之所大懼者有之若此不已則巨魁元惡其將次第覬覦倫綱斁絕亂賊縱橫而後已如是而國何以爲國人何以爲人乎伏願亟收昨日所下傳教仍從三司之請以嚴王章批以不允再疏略曰臣等冒死聯籲竊庶幾轉環之美不俟終日及奉批旨又斬一兪臣等相顧失圖直欲無訛嗚呼今日何日也達宵齋居聖慕如新於乎不忘群情普切尙可以相率奔走號呼大庭以瀆擾於今日乎誠以先王之罪人百世不可忘之讎也殿下其可以私恩而容庇乎殿下試思之昨日之舉當乎否乎竝遞承宣而使衛將替頒傳教不由該堂而使院隸搜取獄簿一筆扶下便以究竟爲教國體之虧損輿情之沸鬱曾不少賜顧念雖殿下認爲究竟而臣等亦具一分秉彝豈忍以此舉爲究竟而坐視君讎國賊之掉脫鐵案晏然偃息於城闔之內乎今日臣等之事惟以不得請

則不敢止爲計而已乞命反汗仍令依前出置快允臺請使民彝王章無至墜壞焉批以不允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5일(계해)>

㉔ 召見大臣卿宰三司諸臣于熙政堂仍行次對

㉕ (…)水原留守 徐有隣曰殿下之位祖宗之所付託臣民之所仰戴彼既宗社之罪人則何可以私恩容貸乎以先王之心爲心則割恩斷義更無可議而雖以昔年之心仰體亦當行周公之事至今假息恩已至矣今此下教孰有奉承之人乎亟賜還收臣等之望也 (…)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7일(을축)>

㉔ 水原留守 徐有隣等聯疏請收鄭妻全有之命夫施典章賜批不許 有隣及判敦寧 洪良浩 兵曹判書 金文淳 咸鏡監司 具廩 大護軍 權■ 李致中 李秉鼎 吏曹判書 李時秀 大護軍 趙心泰 禮曹判書 黃昇源 知事 蔡弘履 戶曹判書 趙鎮寬 右參贊 徐邁修 漢城判尹 李鼎運 大護軍 崔東岳 同知 徐有大 漢城右尹 申大顯 刑曹參判 李漢豐 禮曹參判閔 台懋 護軍 李祖承 漢城右尹 洪聖淵 工曹參判 李義弼前承旨 李書九 李勉兢 同敦寧 李鎮復 護軍 沈基泰 兵曹參判 金熙朝 護軍 李得濟 李潤慶 訓練都正 申應周 護軍鄭觀米李章漢

㉕ 疏略曰嗚呼一自庚戌秋以後鄭妻之不在棘籬人孰不知乙卯夏以後鄭妻之潛入城闔亦豈不知而滿庭簪紳哀如充耳者不忠不誠實無逃罪而大義之不絕如綫尙賴丹書鐵案王府則有與明義一部相爲表裏不磨不滅昭垂萬禩故耳今忽一朝有之殆若尋常負犯之隨時闊狹者然天經壞矣民彝斁矣此何事也前席玉卮惻怛懇摯至以先王之鍾愛聖人之同氣爲教臣等雖愚迷敢不仰認而竊有仰復者以若所被所處作此千罪萬惡根柢乎凶徒輿援於亂逆者尤是覆載之所難容管蔡之誅不施於此賊而將施於何聖諭又以不過是奄奄垂死之一女人爲教逆者天下之惡也男女生死都無間隔魯經不饒於既骨漢蓋竟伏於常律況凶逆如此賊而偃息乎聖諭又以明義一編丹書自在爲教而明義之爲明義所以明此賊之罪也此賊罪名忽歸全有則是書也便屬空言何地可讀耶金可鎖石可泐而此賊之罪名不可刊也冠可毀裳可裂而今日之處分不可承也崩迫涕泣短章聯籲乞還所下傳教仍命夫施典章以幸宗社以副輿情批以不允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7일(을축)>

㉔ 飭京畿監司 李在學各陵園墓奉審及時舉行尋命貞陵 思陵 光陵 溫陵 泰陵 康陵 順康園 懿陵 楊州牧使 徐榮輔奉審英陵 恭陵 順陵 章陵 寧陵 永陵遣承旨奉審顯隆園 華城留守 徐有隣奉審長陵來頭節享時獻官奉審

㉕ 左議政 李秉模啓言今春各陵寢園所墓所奉審間因勅行未及爲之而京畿監司 李在學 以瓜期之已報不敢循例舉行云雖曰報瓜春序已晚使之及時奉審恐不可已故仰達矣後之○教曰道伯春巡時奉審或多近侍替行之例貞陵 思陵 光陵 溫陵 泰陵 康陵 順康園 懿陵則楊州牧使既是閣臣使之奉審狀聞英陵 寧陵 章陵則當遣承旨奉審恭陵 順陵 永陵亦當如之顯隆園則依獻陵春秋奉審例此後留守奉審狀聞而華城既設筵庫不煩有司付之留守舉行實合事面以此下諭道臣守臣長陵則將臣奉命往來屬耳而陵上丁字閣碑閣祭品等奉審亦於來頭節享時承旨爲獻官一體奉審狀聞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3월 15일(계유)>

㉔ 命水原親軍衛春等都試居首入直赴殿試

㉕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則本營親軍衛今春等都試時閑良朴恩英居首李彰愼居二云矣朴恩英似當依節目直赴殿試李彰愼亦當直赴會試而係干恩典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16일(갑술)>

㉔ 命諸道農民中有疾病喪患者使其隣里同力毋使廢農仍飭華城府種桑之方

㉕ 備邊司啓言北部庶民李必忠所陳冊子有草記之命矣取見其冊子則其一農民之所仰哺者專靠於還上而近來以皮穀爲名者一入官倉之後吏奴輩恣意換出糠粃苟充窮民受出幾盡空穀而捧上則簸之無糠然後始許捧納自今爲始皮穀爲名一竝革罷令有司之臣較定一斗所出而從輕磨鍊依分給斗數以米換捧則農民餽餉之資庶幾革有名無實之弊事也空穀之弊誠如所陳而若論換出之奸竇米皮無間及夫備納之時則米還所費尤有倍焉故農民之願反在皮還不在米還一竝換米之論有難輕議其一顧今烟草處處熾盛良田美土多入其中使無限生穀之地歸之稂莠之域是豈重農之意自今爲始凡田土之載在量內者不許種草而至若量外田一竝許之事也量內之不許種草量外之一竝許種言固似矣而除非良田本不宜種通同禁之則可也而不爲設禁欲定量外量內則其爲民弊將不可勝言今姑置之其一陳荒之田許民耕食而限以五年後徵稅事也許其降續限年兌稅試之嶺南已有年矣見其成效然後遍行諸道恐未爲晚其一夏耘秋穫之時官或役使吏或侵漁竟未免失時令道臣另加關飭如或役使狀聞論罪令郡邑各於面里置一缸筒吏隸侵漁書名投之逐月取考摘發科罪事也近來營邑事多懈弛而至於無端役民恐不至於擅行各面里置筒云云古雖有行之者此非朝家所可導而試之之事其一防禁移秧隨其雨澤鱗次付種一切貯水則決無晚時之歎事也以此爲言者非不多矣而設法禁之終多掣礙置之其一農民之或罹疾病或遭喪憾不能自濟者使農民八家作井而以其老農一夫定爲井長糾察勤慢自斷懲勸而井內若有疾病喪憾者七家同力共治則不至廢農事也雖在常年凡有疾病喪患隣里之同心運力不使廢農實是敦俗重本之美政而至於今年瘡痍甫起尤所當念然鄉井之制未立則一朝責之以八家作井之法勢有所不行一遵前後飭教各其守令身爲田畯躬行原野以勸以諭有始有終則不歸空言庶有實效以此分付諸道而此乃廟堂所欲提奏而未及提奏者萬一營邑認以循例行會一番覽過而止則是豈仰體邇言必察之聖意哉別爲措辭嚴飭其一爲民生業者蠶農與田農蠶農之不能廣治者職由於蠶食之不贍也華城一府勿問山野廣詢樹桑之方多定差員牌長各掌面里一切廣植則不出數年蠶食有餘然則民樂其業戶口日倍成一大都會事也種桑之利於民何土不然而都會之地其效尤倍曾聞本府已多栽種而種桑之法莫如種甚初頭所見雖似杳然畢竟抽苗此最爲良請分付守臣無論此法彼方着意舉行俾有蔚然之效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20일(무인)>

㉔ 顯隆園丁字閣壁土有頤處命華留從便塗補萬年堤疏築勤慢依東五陵奉審例狀啓中措語事著爲式

㉕ 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臣於本月二十一日顯隆園園上丁字閣奉審碑閣以下一體奉審後有頤處告由修改從便修改謹爲區別開錄于左○丁字閣殿內神門東邊道里上壁土一尺許中間罅坼當爲告由修改紅箭門外第二橋西邊第二駕石中折當爲從便修改教以壁土剝落處不必告由園租之設庫收置正爲此等修改依定式從便塗補而土王節過後當擇吉下送待傳令之從內營頒示舉行萬年堤疏築勤慢亦依東五陵奉審例狀啓中措語之意亦爲定式事回諭守臣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22일(경진)>

㉔ 命水原府還穀加分依狀請許施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則以爲本府還上秋各穀合爲三萬七千石而丁巳以前還分必在三萬石之外自昨年減耗半分定式之後還分見縮多至一萬數千石故農務方殷之時種種排比未免苟艱留庫秋各穀一萬八千五百石中租五千一百石米四百石太五百石合六千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分留之法尤爲謹嚴而事情既云如此所請不至過多特爲許施而第念除耗之後便是改色其利莫大前之避還者擲當以多受爲計此非指今年而言來頭此弊勢似必至以此意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26일(갑신)>

㉔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該府今春植木數爰馳啓

㉕ 該府城內外今春植木數爰別單○私木二萬二千七百十九株自西將臺南邊華陽樓至上下山麓桑木一千株自八達門內西邊至華陽樓下桑木二千五百三十八株自八達門外西邊至華陽樓下松木二萬二千八百九十一株栗木二百六十株李木一百十株以上自西將臺北邊華西門內至上下山麓桑木三百株西將臺北邊下麓修城庫後牆外至桑木四千二百十株自華西門內長安門內至城內托下桑木二千四百三十二株長安門外元桑田加植松木六千二百六十四株自梅香洞至龜川坊栗木九百二十株李木一千十三株櫻桃木一百二十株桃木三百四十五株杏木二十五株大棗木三株梨木三株槐木四株躑躅花木九十二叢杜鵑花木九百三叢以上梅香洞櫻桃杏林檎接木合九株壯南軒西庭桃接木二株景龍館西庭桃接木六株洛南軒東池邊桃接木二株別廚桃杏接木合十一株藏春閣東庭桃杏接木合十株東將臺東邊桃接木七株東將臺西邊桃接木六株東將臺北庭五里木一百二十八株貴農木五十八株柳木四百七十株以上龜川坊柳木十株自廬坊八達門至補植柳木一百五十八株自廬房長安門至補植柳木一百四十株自東大川中舖舍前至新植柳木三千八十七株自長安門外遲遲峴至以上植木七萬二百五十六株內松木五萬一千八百七十四株桑木一萬四百八十株栗木一千一百八十株李木一千一百二十三株杏木二十五株桃伏三百四十五株櫻桃木一百二十株大棗木三株梨木三株槐木四株躑躅花木九十二叢杜鵑花木九百三叢各樣接木五十三株五里木一百二十八株貴農木五十八株柳木三千八百六十五株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26일(갑신)>

㉔ 前同知 金養直疏陳農務又請華城民田改量賜批令廟堂可以採用者草記稟處

㉕ 疏略曰臣以爲農之本在水故自古以來塞淤隄堰貯水引水以備旱乾也昨年自春至夏其雨而不雨當時臣見華城之大有坪中萬石渠下有水淵淵決而灌田四月未晦民皆移秧及秋大登自茲以後雖至萬年其處農民必不遇饑臣撫茲回思有數般方略敢陳八條其一臣見農民或於秋後更築田隄而不放其水田間細流及三冬雨雪并受而貯之及至時屆因以移秧乃克有秋臣願殿下以華城爲伐柯之則使各處農民必於長谷畝之地限以五六十步間間築堤橫塞一谷冬春貯水及時移秧其利豈不博哉其二華城後坪土下田良皆是民畝然其地皆爲乾坪坪中有川川雖大而爲土川雖欲築淤雨下水至隨即掘去故茫茫大野自古爲乾坪陳廢過半可不惜哉臣以爲若使其田夫計其落種斗數有一斗畝者持一空石而赴役則可至累千百數作石盛土築其淤又以連索作桴鱗次布之以受瀑下以防掘去則可以完築遂使農民開渠分溉八路取法焉其爲利農果如何哉其三農夫至愚每於秋穫之後塞淤諸處皆放其水不爲留貯野爲乾坪及至三春或無雨澤川流既縮始及塞淤水未普及蒙利不廣臣以爲地既深濕旱不易乾水既深滯旱不易縮然則雖在秋後何必放水願使農夫每於收穫之後勿放其流及時耕稼豈有水縮不給之弊哉其四臣見華城後坪間多細流碧山道下柳川南流川雖小而水則多雖有一二舊淤而未盡其利今若加築長堰受其細流及川流而貯之自秋至春以灌其野則一坪之地盡爲水田何旱之足憂臣又見下柳川南有地名泥溪者山脚兩邊有源流谷谷出來至于洞口合爲一川而左右皆是荒田簿畝其下平郊極爲廣豁而盡爲乾坪若於洞口築堰而貯水則足以止一野盡灌之水伏願殿下以城北如意橋水法試諸城南築起一堰使一坪蒙利八路效之爲國之大利矣其五東土農務山野有異南北不同嶺東以兩牛橫駕而耕湖南以兩牛連駕而耕畿人以一牛單駕而耕橫駕連駕實爲深耕似盡地力至於單駕似不深耕未盡地力然而關東山厚地力深藏湖南土厚地力堅實若不深耕無以得力至於畿田山川露態地氣外浮若使深耕地力消散反爲不利故老農知此隨宜以耕得其地理故利於野者不利於峽宜於燥者不宜於濕村村異種邑邑殊農臣願以生長於其鄉知某田可藝某穀某畝可稼某稻者從其鄉之所願定爲其鄉之農老以勸其農庶幾有補於農功其六民逢聖世生息極蕃衣食甚廣故田阡畝陌或有可耕之處則耕之舊荒今陳或有可起之地則起之

以爲生穀之道而邑有奸吏里有奸鄉謂以加耕必徵其稅稱以新起必執其卜元結以外每有加徵正續以外又有新稅把束之徵不貸於民而升斗之穀不歸於公且其起之所出不能當其所徵故棄其耕而不耕廢其起而不起豈不惜哉地不加闢民不加給良由是也伏願嚴飭道臣及邑宰其新起者限十年勿稅快成田形然後始爲執卜其加耕者本是結內永勿執卜以爲惠民起耕之道其七臣聞今之進言者或曰禁其注秧專以水種乾播爲農是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大農之家僅治四石畝至於五石則必有廣地之荒若專以水種乾播爲農則四石之家不能治一石夫農夫雖以八口之家至於三農並劇之時必須雇人雇人一夫價過十文饋飽三時然後可以得治而水種乾播半燥半濕稂莠先茂一斗播種之地若三除則雇人二十猶少至於以水治秧則三人足矣且乾播自有其處春旱土乾播處生塵然後可以播種若雨暘不齊燥濕不一則立苗不善衆草交茂如此之年雖欲乾播不可得也又以水播言之本地無水僅至立苗亢旱之時苗下龜圻草味細莖竝根而枯其後雖以甘露霑之不可改苗伊時雖欲反耕種秧若無注秧以何物移之且水種逢旱乾播逢濕雖以倍出之美畝功勞十倍而所出不滿十斗若或禁秧雖值雨暘均適之年人力不給之地陳廢過半豈不悶哉且臣聞或者之說以勿防淤勿鑿池爲言是亦偏見夫八域之防淤築堰而蒙利者幾千萬處今忽廢棄反以起田則雖以百穀種之皆不如禾農且至三夏大雨時行野田皆沈田種能免於腐傷乎臣以爲移秧必不可禁防淤築堰亦不可廢其八臣以爲今之華城園寢所奉保障所賴尊重自別財可豐阜或可完聚而環一境數百里之內土地甚簿生穀不饒居民所以貧殘或一面之地全無富饒之民養其地簿賦重之故也何者昔在乙卯改量時分等不均執卜有偏以畝論之則一斗之落稅或過三四卜而一年所出豐歲不過一石以田論之則一日之耕或過數十卜而良田種稅之外尚有餘利簿田則種稅每多不贍故畝之陳荒者雖小田之廢棄者極多四十年來或爲樹木之陳或爲牛馬之場而稅則如常故殘民每賣其良田以應其簿田之稅至於終頭則間有棄田離鄉者矣再昨年恩典特下新起還陳者使勿徵稅民之蒙恩非不深重然元田之賦重者末由草弊伏願殿下諮諏於廟堂可否於守臣詳細改量以倣廣州之例使民利農漸益成聚華城因爲富邑然後講武武藝守護於仙寢捍衛於堅城則可以爲萬年防禦之固矣臣又聞農家雜說曰芙蓉花開之時取其第一朶秤其輕重以知來年米價之貴賤又曰欲知來年某穀之爲豐先看今年五木茂盛種之禾生於棗或楊泰生於榆大荳生於槐小荳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荊臣見昨年棗葉盛而老楊茂今歲禾農可勸又見四時立節歌曰冬至天晴無日色來年正唱太平歌立春詩曰但得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耕田除夕歌曰但逢此日晴明好分付農家好做懷臣見昨年冬至天色果晴而日光依微立春又復晴明兼是除日臣以三句詩意推之皆是吉乖又見正朝微有西風東方有黃雲吉氣今歲之農穰可占又見古方云正月初三日雨四月水多四月雨五月水多臣見今年正月初三日天有雪初四日夕雨是爲吉乖臣以爲四月五月卽農家最繁之月農民趁早耕種及是兩月無失其務則其後雖有所旱不甚爲害臣以爲今年勸稼以早爲可批以諸條所陳儘有意見許令廟堂可以採用者草記稟處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3월 28일(병술)>

 鑄字所迎進恩杯詩集頒賜有差

 先是日次儒生比較時特賜銀杯藏于太學仍命內閣諸臣抄啓文臣及應製諸生各賦歌詩以咏其事付鑄字所印之至是告訖教曰新印太學恩杯詩集宙合樓一件西庫十三件外奎章閣 內閣 外閣 政院 玉堂 春坊 鑄字所五慶史庫成均館四學禮曹各藏一件泮製御考屢魁崑等儒生內申到記居魁上舍生鄭志儉丁酉應製上舍生李台漢 金禧燮 沈喜永戊戌應製上舍生金熙朝辛丑應製上舍生韓允鎮 崔光泰 崔炤 金文欽 尹光顏幼學安有相講製抄啓文臣 洪仁浩壬寅應製幼學李崑秀 南公轍 沈象奎 尹行恁癸卯應製上舍生李尙榮 金復仁 洪義浩 南涑 李毅采 閔令儒 朴孝成 朴猷煥 鄭履祿 沈鳳錫 張至冕 柳師模金鎰幼學金祖淳甲辰應製上舍生李基慶 李貞運 權峻 鄭最成 洪樂安 金秀臣 李明孚乙巳應製上舍生金和鍾 金義淳幼學李相璜丙午應製上舍生嚴耆 崔壽亨丁未應製上舍生金明淳

權太應 尹最遠 朴宗臣 丁若鏞 徐有望 李晚秀 金處巖 鄭魯榮 朴宗兩 韓應濂 金碩鉉 洪聖肇 尹涵幼學韓用成 金師範 朴宗山 李弘謙 姜應一 呂善容 宋知濂 尹愼 尹濟弘戊申應製上舍生朴宗洪 尹永儀 李弘達幼學尹魯東 李來鉉 洪樂浚己酉應製上舍生金樂 **華城**應製賜第人權倚 趙萬元 任希存 沈徽鎮 沈厚鎮 尹持昇 任厚常 李奭祚 許暎 閔榮祖 **華城**別試文科人崔之聖 柳聖儀 **華城**應製特賜少科人黃明漢 李龍鎮 李師淳 沈常鎮庚戌應製上舍生李光顯 李存秀 李漢喬 李致薰 閔致載 趙道宇 李日暉幼學洪奭周 申夔朝 權中倫 任履周 杜萬馨辛亥頒饒賜第人金熙華 權焜應製上舍生尹益烈 閔致福 李鍾夏 金箕應 安光宇 成海應 李光輔 林漢浩幼學蔡弘遠 金照 吳泰曾 金近淳 趙學春 李壽薰 李載南 申惠淵 參奉 申龜朝 金基普 縣監 李■源 申光河令朴知源 學官朴顯範 主簿 金彝行前都事 申翼顯 副司果 鄭東愈壬子應製上舍生李英紹 曹錫中 黃基天幼學柳遠鳴 具孝元癸丑應製上舍生申鳳朝 柳之羽 李允謙 李勉昇甲寅頒饒賜第人李始源應製上舍生金相任 李卿尹 朴宗羽 俞應煥 李命熙 李章屋 李基讓 任天常 李游夏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3월 28일(병술)>

강 八道四都以輪疾死亡數爰馳啓

목 (…) **水原府**一千二百二十五口 (…)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3월 30일(무자)>

강 命前同知 金養直疏陳諸條令**華城留守**看詳取捨

목 備局啓言前同知 金養直上疏批旨內令廟堂可以採用者草記稟處事命下矣取見其疏本則其八條所論或不無意見而有難直爲頒行於諸路其中**華城**諸條亦未必皆可採用而許令守臣看詳取捨爲好請以比分付**華城留守**處允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4월 7일(을미)>

강 命諸道監兵水使及守令邊將兼銜依別單施行

목 兵曹啓言諸道監兵水使及守令邊將有兼銜者使之一一報來一通謄書別單啓下後仍爲添書於望單及教旨事前已筵稟定式關問諸道矣今纔齊到故別單書入而自今以後職銜以此施行之意請分付諸道別單**水原府留守**兼**壯勇外使**○**親軍衛**別將 **壯勇外營親軍衛**別將兼外軍總制討捕使○**水原府判官**兼壯勇 **外營**從事官管城將 (…)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4월 9일(정유)>

강 別諭壯勇外使徐有隣

목 敎曰兵制田制之詳莫備於有周曰井牧之田也曰伍兩之兵也曰溝樹之固也曰郊關之限也曰巡警之警也曰壺柝之守也於是乎不得已有用民之事則自鄉遂三邑至三等采地以次召發焉環**華城**四五郡縣之移管於**外營**如鱗比而毛櫛卽有周之盛典也當其設施之初臨筵而提諭頒綸而講確果何如也古之用武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戍精卒是也今聞差擇不精而吏售隨賂存拔之習紀律不明而民多受瘼流散之歎旗隊長之前頃而後役面里任之昔逸而今勞簽一丁則推呼殆遍於一村闕一額則侵撓至於一境所謂四衛諸軍自稱沛里之少年便做汾陽之驕兵灌田者不欲灌田賃力者不欲賃力許多弊條難一二計問諸邑倖泛稱聞風而爭先扣之村氓不允蹙眉而相告賑子爲**華城**事事俱便物物皆得之本意豈宣然乎哉朝家湯沐之地桑梓之民有此繹騷之弊眞所謂不可使聞卿其布諭諸邑俾長吏知所警畏俾小民得其安頓宜當者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4월 10일(무술)>

강 召見來得諸臣于便殿 水原留守 徐有隣 內閣直提學 李晩秀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4월 18일(병오)>

강 命迎華驛馬聚待京中諸般入把之役竝爲除減事及五驛增置馬戶與雇立馬匹間講究措處事令廟堂從長變通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迎華驛之移設於華城 長安門外宣出於重關防飭馬政之意而各站馬戶幾多移屬京驛馬匹全數下來若於支勅及大小使星之行如前入把聚待京中則遠地多日之裹糧留連爲弊多端新接馬戶實難堪當許多馬匹輒致玄黃支勅等諸般入把之役竝爲除減只令舉行於沿路站上下來過去公行始可以支保而第念六驛馬匹之入把自有分數如使迎華驛自京舉行之役一竝移責於五驛則五驛之比前苦重不言可知今於五驛增置馬戶與雇立馬匹間必須講究措處然後迎華驛有除役之效五驛無偏苦之弊而事關馬政不輕而重下詢廟堂從長變通恐合事宜故仰達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4월 18일(병오)>

강 命華城所屬五邑大小使行時前排及延逢竝令五里程出待果川新院出站永爲除減仍飭使星之行依定例分路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五邑軍兵移屬外營之後事關軍民者當有軫念之舉矣凡於大小使星之行境上出待之前排延逢例用束伍而向來五邑軍兵減額之中非但納布軍之多數減額束伍亦居其半假令以百名所當之役移責於五十名則比前不啻偏苦實無支當之望此後大小使行前排延逢一依外使往來時例竝令五里程出待事定式施行雖以出站言之果川之新院站與廣州接界而以廣州之不爲出站果川全當舉行民邑受困不一其端此後則大小使星之行依分路定例或由果川本邑站或由廣州樂生站而新院出站永爲除減之意請一體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4월 18일(병오)>

강 召見檢校提學 鄭民始 水原留守 徐有隣于便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4월 24일(임자)>

강 命水原折衝元在夏農務冊子中所陳諸條令該守臣考言詢事俾有採施之實

목 備邊司啓言水原折衝元在夏農務冊子有粘連草記之命矣取見其冊子則以所居本府土宜水利其所陳列凡爲十五條而第一條華城地勢西南濱海東北依山水田多而原田少大興水利居民視爲樂土則十年之內變瘠爲饒事也上下厥田雖有等第瘠饒變遷亦由作治沃野之所以能沃非野自沃沃之在人冊子所陳中興水利也城中糞穢日入豆畦也村墟溲灰盡歸麥隴也此三者卽變瘠爲饒之闕捫而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人交相爲用互因其資者也欲論務農之本恐無以易其說又若四宜七欲之論雖曰農家常談理不外此第二條本府近城諸坪聚落稀疏人皆廣作專事注秧水利一興陳廢之地皆成饒腴相其沃壤使之付種之次之田任其注秧則不出數年庶有付秧參半之效事也付種注秧利害之說非不紛然而未有如今此所陳計一鄉之利害損於付種較一路之利害利足掩害之明且切也然其歸趣未嘗不在於興水利而已舉於第一條今不必別爲論理第三條宜於近城諸坪堤基完好處各設一堤而長足坪安寧坪伏龍坪富谷坪與西屯合爲五野次第興工事也水利形便雖是老農眞知的見者百無一二小小淤渠之乍築旋敗者十常八九決非容易說去徒致勞費而今以所引村堡陂塘均被利澤之言參互於下段所論五坪形址類

非架鑿空虛取給唇舌之策爲本府長遠之計恐莫先焉第四條華城軍民歸農之要在於築堤而議者猶以經用不足爲難苟於官府錢中支用勿惜浮費次第興工廣置屯田荒陳日闕所收歲增則十年之內足償支用十年後則歸之經用事也驅已聚之軍民歸五野之農旨哉其言近而至要見今城池樓櫓廩料支放雖未臻於十分制置亦可謂之已舉綱領從今以後姑勿致意於一負土一拳石一軍需一料窠全心注意於明農勸業糞瘠沃荒定爲規模持以悠久則月計歲計亦豈無節次補彼取次就緒之道而向所謂城池樓櫓廩料支放之需庶亦無近效而有遠益自第五條至第十四條合十條堤址長廣量水設閘及自近及遠漸致廣博事也量水設閘等法不能詳知其裏面不敢臆斷其利病而論其大概俱有條理不爲則已如欲爲之則必有如是裁量如是料度然後事有可據而功可責成第十五條五野築堤之後令各坪之民於講信之日會於堤下春賽堤神秋賽田祖審視堤閘講習農務而春賽則擇醇謹年老耆老一人推爲執綱各行其野糾察農夫之勤慢簿以謹記至秋賽罰其慢者賞其勤者且一坪中最稔者報于判官給鷄酒以勞之有父子兄弟俱在軍案而積穀多者除其父兄之役有能孝悌力田者聞於朝廷或加資給尤異者許通仕路如漢之設科給復事也諸路之洞里成契處猶有講信之法此實鄉井之遺義鄉約之餘規也自古善士之居鄉者莫不以此爲敦俗導歡之先務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不在他求苟於此等處因勢利導俗以成習則八域雖廣不過一鄉之推也至於春賽堤神秋賽田祖審視堤閘講習農務賞勤罰慢除役通仕等事尤足以因講信之名奏講信之功請並與諸條分付守臣考言詢事俾有採施之實以爲諸路次次倣行之地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4월 26일(갑인)>

㉔ 命南漢餉租之在於畿邑者屬之華城屬邑分留糶糶先以賑廳錢給代南漢後以嶺南北漕錢充報賑廳
㉕ 左議政 李秉模啓言頃因京畿監司 李在學所啓南漢餉租之在於道內各邑者當作錢以送於南漢而趁今發賣其勢末由姑令依前半分待捧糶後作錢爲辭而批旨內以穀屬之某衙門半分使之給其代事令廟堂指一草記事命下矣以嶺南北漕錢一萬五千六百兩劃送南漢以準餉租一萬三千石元質之價則可以有裕而北漕錢非當年內沒數準捧者有難遲待先以賑廳錢一萬五千六百兩劃給南漢其代則以北漕錢所捧者限一萬五千六百兩定以四年隨所捧充報賑廳所貸之意分付嶺南道臣及廣州留守以爲往復與受之地租一萬三千石屬之華城屬邑半分半留年糶糶事請亦分付於京畿監司 華城留守處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5월 5일(임술)>

㉖ 修撰 韓用鐸上疏賜批

㉗ 疏略曰臣早失怙恃家有仲父依賴爲命不幸春初作故於華城臣病亦瀕死未及奔哭而卽窆之期實在三月之望政擬馳往適縻館衙更值享役旋又有沐浴之急無暇言私及承聖教諸臣乍退而此時職居三司者尤當沐沐待朝積誠回天則固何敢一時擅雜坐虧義分而第臣愚淺私竊以爲退俟之日既與伏閣之時有間叔侄之恩卽天彝之重也不得臨訣窆窆則是人理滅絕也其在敦倫厚俗之世庶或仁人君子之矜恕率爾妄行迺者人言不及旋踵疏本雖未得見概知其深重原之本情雖云未諒斷以前面亦或無怪且臣出入言地于今十年忍與巨魁尙戴一天不誠之罪固已山積以此加誅實所甘心至於官職去就尤無可論伏乞亟鑄臣名於三司之列仍治臣虧分蔑義之罪國家所以設置耳目之官豈徒然哉固將導之以敢言責之以直截官失則有箴袞闕則有補竊觀殿下年來舉措往往出於常度之外每於義理隄防爲臣子者所當力爭之處則不惟逆折之使摧其氣又復嚴禁之使緘其口至於向日堂疏之出也乃令政院嚴飭三司掌吏俾不得復有章疏臣於此事尤不勝憂歎之深也夫使喉院不捧言官之疏猶有欠於來諫之風況今至賤之吏胥勒箝其官長之口日今廁跡臺閣者其風裁言議雖不及於古人而殿下所以待臺閣則恐不當若是其輕也不但於翕受之德有所虧闕竊恐等威由是不明紀綱因此益卑伏願殿下惕然念茲批以人言不足恤人之爲人人倫是耳誠若人所云云如今薄俗類聚薄倫者流置之言責論思之列然後始可較於心竊爲言者惜之附陳事予之如是當矣爾曰如彼亦是矣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5월 5일(임술)>

강 湖南暗行御史 柳畊復命進書啓別單

목 (…)**華城判官** 金思義束濕之方雖或爲欠綜鍊之治固自有餘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5월 7일(갑자)>

강 命湖南 湖西 京畿守令察訪無顯疵者竝置之

목 吏曹參判 李祖承啓言全羅道暗行御史 柳畊書啓古阜郡守 李邦億 務安縣監 李弘源 咸平縣監 金箕憲 靈光郡守 朴聖泰 茂長縣監 李儒修 扶安縣監 金麟淳 全州判官 沈養之 金堤郡守 金相穆 萬頃縣令 李德鉉 沃溝縣監 鄭來百 龍安縣監 金東覽 參禮察訪 金麟采 恩津縣監 李義教 尼城縣監 李性重 天安郡守 李魯在 成歡察訪 姜世鷹 振威縣令 尹應鉉 **華城判官** 金思義 **迎華察訪** 李元膺 廣州判官 朴彬源 果川縣監 金銅或略褒而無特異之聞或少毀而無顯著之疵請竝置之本道監司 李得臣以金溝縣賑口捐瘠事既有不敘之命且道臣體重亦置之其餘營將中軍邊將等令兵曹稟處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5월 7일(갑자)>

강 湖西暗行御史 申絢復命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平澤縣監 柳相文數載居官別無弊政而昨年抄戶之時視其面里以爲低昂稍實之面則雖有尤甚之戶而多有漏賑之類尤甚之里則雖以之次之戶亦多濫抄之弊如斗之邑民戶可以歷歷指數而其不能詳審稱停如此以聽理言之已決之訟或多翻改落訟而稱冤者皆以家近之故請囑暗行爲疑以牛禁言之本縣之冒法蕩然雖曰自昔已然而朝令申飭之後依舊犯科一日屠牛至於數隻之多而若當場市之日則加倍其數歲時俗節尤無限節本邑雖是湖西之地距京城不滿二日之程而法禁之掃蕩乃至於此以此以彼難免重勘牙山縣監 洪章輔承前官劇弊之餘蒞任屬耳旋又領船上京雖無釐草之舉姑無疵類之政漕倉捧稅輕歇有譽而設賑之時分穀不爲簸揚給粥甚爲稀淡不察之罪亦所難免泰安縣監 李宗海爲人本自柔善治邑亦願殫竭給賑之政穀既頗精粥亦善饋而政令專欠於剛斷操縱常由於胥吏大本已失百爲可推昨年抄飢之時當入而見漏者夥然不當入而見抄者亦多飢民之泣訴於官門者吏隸自外揮却而矇若不知糶糶斂散之際斗有大小之異狼藉稱冤牛禁徵贖非出嚴法懲勸之意民訟滯囚多爲胥吏誅求之地至若官屬之興販於魚鹽之場防結於富實之戶一不禁斷溺職之罪在所難免燕歧縣監 尹商欽昨年本縣境內無穴農稍實之處眞箇道內尤甚之邑也昨年之倭災甚尠而民不以爲怨者以其所得於營門之結數不多也今年之分還未實而或以爲當然者以其所納於官倉之穀品元麤也至於賑政之甚精停退之頗均有足稱道而沿路各邑中守法斷屠獨見於此邑極爲可尚以上桂邑守令 新昌縣監 任尙濂誠心願治素著勤幹救急設賑自有經紀饋粥分穀亦稱精實禮山縣監 金魯應治著安詳政不煩苛秋糶春稅無徵督之擾救急設賑有精實之譽一邑之民舉皆拭目德山縣監 林淳浩春初輪疾時恤典舉行最爲優厚而曉諭坊曲使一境之民皆知朝家德意之如此至於還賑之政皆有成規農飢之民竝受其惠沔川郡守 朴趾源抄飢既精分穀亦實聽訟縱有微謗給糶亦頗稱頌唐津縣監 黃勉詰還賑之政皆有條理入境所聞有譽無毀瑞山郡守 金履永爲治剛明奸猾戢伏始也廣抄飢口殆近三千之數而民無漏賑之怨及未農作方殷則壯口之可以食力者窮春艱食則老弱之可以添付者存拔稱停條理綽裕海美縣監 曹翰振既戢鎮校不得恣橫於邑村能束猾吏幸無淆亂於還賑洪州牧使 金履鎬居難治之邑無要譽之政外倉之分還給賑較精於邑倉則可見申飭之有素結城縣監 徐應輔盡心吏事治務綜核設賑之稱停聽理之公平多有聲譽保寧縣監 韓永達前任泰安民到于今思之及蒞本縣連值災歲糶糶則精捧而厚給賑濟則廣抄而優饋一境晏如民忘其飢藍浦縣監 李潢一病支離六朔廢務抄飢分還既無以躬檢設粥給糧專委於吏鄉以稍實之邑

有浮黃之類情勢雖然公法難貸庇仁縣監 李元八當此災歲接濟有方官得其人民以爲福還賑之政伯仲於保寧而分還之改石給而爲斗量給賑之竝流丐而饋粥飲聲譽藉藉舒川郡守 李儒燁不率衙眷捐廩補賑本縣還穀數本零星而量宜排巡不至匱乏賑民饋粥無異軟飯插匙不移各充其量韓山郡守 安廷鐸邑無弊瘼治亦鍊熟殫誠於賑政加意於分糴林川郡守 徐有升既是新到之官別無毀譽之稱而災邑接濟姑幸無事恩津縣監 李義教瓜期將滿治蹟無疵而賑政頗稱於精實束濕宜勉於益嚴尼城縣監 李性重賑穀甚精殫竭恤飢之誠種還遍及修明勸農之政公州判官 金箕應營下劇務尤甚大邑宿弊固難期於盡革賑亦難責於無怨而補役聽不足之數無難橫徵於民因仍襲謬便成近規則獨非冒犯於斂民之科乎抄飢之政精約太過賑口之多漏無如此邑而怨言載路飢色間多戢束之政太疏鄉所之監賑於外倉者率其所屬空手討食於站舍臣所目擊春初恤典實是朝家德意之至渥也營下尤當拔例願恤以爲率先列邑之地而本州一境之民元不知有恤典題給病民救急之朝飭則可知其全不舉行矣臣於日新站舍適見浮黃垂死之人宛轉道路而居民互相推擠莫肯有於我館之意事極駭惋具在別單以俟處分而推此一事亦可見恤典舉行之都歸烏有凡此諸條難免重勘全義縣監 李應燁巽軟之性難防奸猾之恣橫聽訟之際不免請囑之潛行而誠心圖報頗能勤幹已自昨年夏秋之間躬遍田野六面災結之此多彼少無不日擊而指屈及夫冬間俵下之時分等極詳給災甚精而至於停退賑賑皆有均及之譽少無稱冤之端功過相當合有可恕之道天安郡守 李魯在不用鞭扑而稅糴常先於他邑如束濕薪而胥吏不擾於民間還縣之精實可以反隅稷山縣監 韓復衍初政多譽而分賑給糴亦頗精實金井察訪 安載運既無赫譽亦無顯疵成歡察訪姜世鷹孔路殘驛誠勤雖著而借鄰用棍郵卒頗苦以上本道沿路旁郡守令察訪 忠清監司 李泰永寬平之政不尚嚴威營邑相安吏民俱便而對揚德意悉心賑政道臣體重略舉其概忠清水使 具明遠戎務幸免疏虞軍卒亦能撫恤而松禁頗弛宜勉申嚴公州中軍 柳鎮曄災年接濟多資於城餉而城餉事體誠爲莫重入倉之穀半被倉屬幻弄耗縮而噤不覺察及當分餉之時一切闔眼計石出給斛內不實可推而知臣到雙樹之日適值分餉目見形止則一石受出者多不滿十斗少或至七八斗中軍所管不過軍餉一事而溺職如此難免重勘洪州營將 沈公燁戢校既嚴而民間無騷擾之歎詞盜頗明而邑村無竊發之患公州營將 俞碩柱譏詞頗能勤勵戢束亦多稱譽安興僉使 李漢斗分餉雖未極精給賑頗有可稱以上本道監司 水使中軍營將邊將 振威縣令 尹應鉉雖欠生疏可貴慈詳既切願治所以寡過華城判官 金思義性謹謹拙政亦安詳而大都佐治宜勉戢束之方果川縣監 金鋼頗著誠懇戒在固滯給糴雖勤於早會簽丁或擾於推呼龍仁縣令 丁遇泰再任以來誠心殫竭頗精於簽抄亦勤於撫諭安山郡守 李普源邑既少弊治亦無疵訟理或欠於明斷糴政頗稱於精實始興縣令 尹守翼既著雅飭兼以鍊熟政令有條民情安堵迎華察訪 李元膺撫恤郵卒頗有稱譽而驛戶之無實馬匹之散在宜勉招集之方以上畿邑沿路守令察訪 ○別單一湖西昨年年事雖云三南之尤甚而山峽間穴農之地灌溉處登熟之田則或多倍收於常年通共有無不至爲大歉之年見今場市穀價洪州以上則北京市反賤以下則北京市稍貴而蓋所患無錢不患無穀則既有穀而民不得食者未之有也又況軫恤之澤旁流蠲減之典相續而湖西之民偏被其渥給災停退較厚於他道開春之後抄飢而給賑逐戶而分還以爲奠接農作之地故以臣之所經歷處觀之洪州以上不但絕無損瘠之類亦不見一人之浮黃者以下間有浮黃之類亦不聞一人之損瘠者矧今秋牟將登春苗方長舉皆欣欣有樂歲之氣象而民間之爲言者皆曰今年契活之得至於此渠亦不知其所以然云此眞所謂日用而不知者若夫列邑賑濟之政則當初抄飢雖不無勤慢精濫之別而道臣守宰無不悉心對揚極力奉行穀必精實粥必稠濁而躬自看檢各效其誠以至外倉之給賑者雖或有吏鄉之分監而彼雖奸猾亦具人心未有不善舉行之入於聞見而至於還分之政則去年諉以災歲所奉之穀間多淆雜糠粃之米苟充虛穀之租彌縫石數幸免罪責故開春後民之受食者無以爲農作之糧此實列邑通同之患而間又有占便於自己爲地於胥吏分給之時不復改量計石出給則倉屬雀鼠之耗居多而民之受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大抵飢民之仰哺於給賑者苟非老弱之不能食力者則多是壯口之疲癯無依者而特以天地之仁物無遺棄白給斗升之米使免損瘠之患而至於農民之專賴於受糴者則將以是爲餽畝之資將以是添貢稅之入而及夫秋成之後又將

竝耗還納則豈宜虛給而實受一至此哉見今列邑守宰舉多勤於賑給而忽於還分此後則雖當大無之歲蕩減停退之外所捧之穀則毋得闊狹必以精實之意申明嚴飭而石給一款嚴加禁斷恐合事宜一災歲還穀之分數停退實是朝家軫民情紓民力之惠澤而出於不得已之典而夷考其實則目前之爲惠甚微而日後之爲弊甚大大抵年穀不登室如懸磬升合辦出之艱甚於斗斛則不得不姑爲停退以待來歲之登熟而奸胥猾吏夤緣舞弄渠輩之多不受食者常借民戶故當其分等停退之時以其所借之戶呼當作貧低仰其間畢竟多歸於官屬而少及於民間及夫來歲稍登奮還將捧則變幻新奮之文簿混淆分數之多寡民雖盡納吏則自如而源委不竭根株未斷年年出秩歲歲疊徵官無以盡察民無以盡知其爲資奸猾無厭之求貽小民不窮之弊莫甚於此故民有恒言曰寧願一分蕩減不願三分停退此可見實情之至冤及夫年深而歲久畢竟最久條之自歸於蕩減及已則與其留無用之虛券長吏之奸而爲民之弊曷若直爲蕩減寧失於民乎此後則若當災歲其至難捧之類雖或從略蕩減而更勿停退似合事宜請下詢廟堂處之一春初輪氣實是往古所未聞以我聖上如傷若保之念憫恤之意隱憂之教臣亦親承玉音感激愚衷而其時死亡之恤典病民之救急先自都下爰及諸路使之一體舉行則其在上承德意下究惠澤之道所宜另加採探從厚題給而以臣所經過之諸邑言之雖無全不奉行之處而五六邑之外其所舉行極爲零星至於公州境內勿論邑村之人皆以爲元無此事云蓋湖嶺之間病氣差緩不至如京洛之甚而一邑之內至窮損瘠之類難保其必無臣於公州日新道中見一浮黃之人病勢瀕死淹留站舍站舍之人以爲將死不欲擔當卽負而置之前村路邊則前村之人亦不肯受互相推擠宛轉道路莫之顧恤臣不覺駭歎試問病者所住之地則自言公州居班族也病勢如此距家數十里無以轉進云故臣雇得一馬馱送其家而鄉俗之不美官飭之無素可以推知大抵行後之餘疾病相隨人所恒有之事而若皆憚於救護莫肯受納則病者死於道旁而已因此反隅則八域之廣不知有幾箇此等之類分付道臣申飭列邑道中得病之人另加救恤母或有橫致捐瘠之患恐合事宜一牛禁之解弛莫甚於近日臣之所過諸邑蓋有官力凋殘而罕屠者未見不得於法而撤庖者至於外村之大場市邑中之大站舍無不狼藉登盤列肆行販則平澤特其蔑法之甚者燕歧特其守法之嚴者而已朝令申禁之後如是冒犯實爲可駭雖無以一一論勘而道臣之常時不飭難免其責合有別般嚴禁之道一禁御軍旗隊長責徵於隊下卒一款詳加採探則假如各隊十一名中一名爲隊長十名爲隊卒如有見闕則必以家力稍實之人充代而充代之初必有新入禮於隊中初次設辦於邑中都家再次齊會於新軍之家兩度酒肉之費爲二十餘兩而及其上番之時又設酒饌以饋一行上番後自有京中雜費十餘兩故隊長徵出此數於隊下而新軍則例捧二兩奮軍則分數出斂以足其用大抵間四年上番而其間常多新軍之充代者故或於都家或於其家酒肉之會間間有之所謂都家主人又於一年一次略饋酒肉而收一斗米於各其名下此其爲贍足之道而隊長別無私討酒債於隊下之事一恩津之江景爲湖西第一都會之地而結城之廣川次之江景處在兩湖之間而民戶爲一千四五百許廣川跨居三邑之交而民戶爲五六百許土地衍沃舟車湊會魚鹽不待賈而足以故無凍餓之人亦有千金之家若言其俗則廣川之俗厚於江景若言其富則江景之富勝於廣川而商賈既多毫利是爭富則有之俗未必醇厚近來兩處之生利不古九重之軫念斯勤特詢其瘼兼訪矯救之策臣馳至其所詳細探察則江景與尼城 論山同浦而異歧江景則浦深而便於泊船論山則淺灘而礙於行舟故大小船隻竝湊於江景而獨全其利論山則不過小小船隻之間間來泊矣近年以來水勢直衝而論山浦之深闊無異於江景而論山之民或要於船路大小船隻之往來者間多誘引執泊於其浦而江景之利漸不如前兩浦居民互相起訟於營邑始則論山之民理屈畢竟江景之民見落江景民則曰吾單應役之事浩繁而船隻往來自自輩元定主人爾烏得奪我之利乎論山民則曰船隻往來隨便止泊元無定處爾烏得專其利乎其所爭詰大略如斯而恩津之所以成邑太半藉賴於江景軍丁七百名取辦於此而其他營納官用之不可闕者例多徵責於斯則居民漸失其利應役無路論山則既是新得之利而眞所謂本非我土則關係實爲不大今欲江景之復奮則依其所願如前專業似合事宜廣川則風俗既厚生利漸廣民戶人口有增無減別無爲弊之端一惟正常供之外雖升米分錢之微毋得斂民卽朝家金石之典而臣到天安有戶結斂入聞之事故詳細採探則每歲常賦之外結斂二十餘文戶斂亦近二十文而戶斂錢則用於

人夫雇立之時結斂錢則用於馬匹馱價之資蓋本邑前有數千兩存本取利之錢物以爲夫馬雇貫之用矣漸次減縮仍至無虧創此新規以足其用今爲數十年之久而今年則以歲飢之故使之待秋以穀代納臣於公州又聞補役廳錢不足之數輒爲戶斂云故另加詳探則本州以詳定米場稅錢之屬屬之補役廳以防民役其數爲萬餘兩而一歲支用常有餘剩七八年來犯用漸廣補役之廳看作私庫秋冬之間錢已告乏則量其所入分數戶斂於民間今年則方是夏節尙有餘錢故姑無徵斂之事而若至秋冬則難保其又不如前兩邑事雖似微細實係民斂分付道臣從長釐革恐合事宜前後守宰因仍襲謬之失亦不可無警一近來驛弊難以一二毛舉而驛民之不願受驛者自本官勒給實爲難支之一端大抵驛卒既有驛還本自不少故無兼受邑還之事而今乃視同平民一例統給則既食驛還又受邑還當秋備納可知絕艱臣於禮山適聞此弊而他驛亦間有此弊云此後驛民依其所願勿給邑還實合事宜陽城加川驛卽三南孔道而上距迎華驛七十里下距成歡驛三十里已有道里不均之歎而所謂加川僻在路東近十里之地凡有時急傳命常多不及時之患故驛民皆願移居於振威邑內以均道里及時應役而近處諸驛之凋弊莫甚於此站依願移站俾得便宜支保之地恐合事宜一城餉事體至爲重大而城餉所在處或使中軍僉使掌其出納近來此等之任專不擇人威令不立奸猾無戢倉屬之幻弄百端斛內之虧欠夥然雖以今番雙樹城餉觀之一石受出欠縮殆半不虞之備若是其疏而荒歲何以爲糴糴之需緩急何以爲餼糧之資乎此後則城餉多數所在處中軍僉使之任勿拘常格另加擇差恐合事宜一營耗作錢偏多於穀貴之邑便是通行之謬規本道沿海之邑穀價常貴故自前營耗作錢偏多於沿海以致倉穀之數漸爲零星而及至開春分糴之時餘在之數無以排巡則必使移轉受食於穀多之邑移轉之弊可勝言哉近猶七十里遠或百餘里裹糧而往經宿而返僅得不完之石除出雜用之費往來從勞升餉無得者比比有之平歲猶足稱冤災年將何所持沿海民至切之弊無過於斯申飭道臣沿海穀少之邑限年勿爲作錢而移割於山郡中穀多爲弊之邑務均多寡痛革其弊恐合事宜一沿海封山之禁養近年以來漸不如前連值春夏之旱蟲損甚多而常因監色之憑藉無難生松之犯斫以致鬱密之處日以稀疏者事極駭惋雖以安眠島言之泰安所管松田春間失火處長廣爲四十餘把而幸因自滅不至連燒亦無大木之被災者而此等之弊如非樵牧狼籍偶然失火則必是奸猾設計故爲縱火莫非非常時禁養之政太疏而然當該帥臣及地方官難免重責亦宜申明嚴飭另加禁斷俾有實效之地一華城卽仙寢拱護之地我聖上所以經營眷顧夙夜憧憧惟恐一事之貽弊一民之失所卽諸臣之所仰觀而莊誦者一自五屬邑軍制變通之後事體益尊重惠澤益洋溢額數則昔多而今少爲役則前苦而後歇終歲而無橫侵之布替番而有特受之料不但爲華民莫大之惠將使五邑之民均被一視之澤臣於今行歷察華城及五屬邑軍民之情親軍衛則弓馬是尙服飾求美應募者率多家計稍裕之人而不事農作希幸科宦勿論班族良丁苟可以擔當則果爲聞風爭先惟恐見漏既入之後意復自得矜誇之習桀豪之行間或有之壯勇軍之上番於內營者雖無異於禁御軍之役而名色既新自以爲榮兼有試藝決科之路番次間歇初無害於本業故不但當之者無厭避之意見之者有歆慕之心長樂隊之替番於外營者比之當初束伍等諸軍爲役之便歇不啻懸絕且以稱號爲榮者亦多舉皆有樂赴之心而其狃於循常憚於趨新者或曰無寧坐在吾家歲納二三兩之錢不願當番而立番棲屑於他邑云蓋屬邑之長樂隊既是新設姑未經番而爲守令者多不能明白洞曉於民間使知其減額之由昔苦今歇之所以然故其知之者則雖以便歇倍甚感頌無已而其不知者則多以爲反不如前日之爲便龍仁則撫諭之方最爲勤幹入於隊伍者無不聳動新令稱頌德意向人則輒爲誇道始興則簽丁之政甚爲綜詳而無吏胥作奸之弊其姻役亦爲一一完文頃給而民多稱便者而隊軍多不知番期之早晚至以相妨於農時爲憂安山則吏習既不甚惡而閑遊之民亦多故隣邑之避役者自前間間來接而隊軍頗稱精抄他軍役之兒弱見充者皆得蒙頤而許免雜役之類一體相助於洞中之役則可見風俗之較厚於他邑而該倅教鍊之政頗生疏軍情以爲無聊且以立番時多有所費爲慮則可見其不能一一洞諭振威則疋定之時別無繹騷之歎而隊軍頗稱便歇果川則當初簽丁不無追呼侵撓之端既簽之後烟戶雜役姑多不爲頃給者故民或稱冤凡此列邑舉行未免動慢之不同間有胥吏夤緣之奸既多侵撓之事或致怨苦之端使彼愚民不知減額之爲惠而反以爲別般新簽不知歇役之爲幸而反以爲比前更苦

其在奉承德意之道不能撫諭民情禁戢吏胥豈宜若是之慢忽乎當此創新制祛宿癘之初合有別立科條牢定規模之舉令守臣更加察飭劃即釐正俾朝家優渥之澤得以下究有不容已一華城之還穀除耗實出我聖上遇曠古之大慶施無前之惠澤凡爲華民者孰不知挾隨之感攢手之頌而分糶捧稅之際吏胥輩之操縱居多面里任之顏私爲拘民之受弊不一其端以分糶言之不願受者納錢而圖免願受者隨賂而存拔以捧稅言之田稅大同今才垂畢而自春初始捧之時所謂將差分往各面牽出牛馬奪取釜鼎歇價放賣於場市以致繹騷於民間使億萬斯年與華民同樂之聖意反爲奸猾恣橫之輩所舞弄事之痛惡莫此爲甚不可不嚴加操束申明禁飭外帑庫所納大同米例以各面間年輪回而假令所納一石所入爲三十斗故他庫轉相視倣所捧之穀常多倍入此爲華民切至之弊此後則勿爲輪回於各面通融分排於一邑使一戶所納不過一二升則雖各別擇捧必不過於三四升如是定式俾無當次面專當之弊他各庫憑藉之端恐合事宜一華民春耕時別有官飭勸令付種勿爲注秧之故付種之處間多有之而方值旱災勿論付種移秧俱有惜乾之歎舉望灌溉之澤今當迎華垌決渠之時其引水只許於注秧之處不許於付種之處頗有稱冤者堤垌蓄泄既是均霑萬民之聖意則此亦不能宣布之一端垌水未渴之前宜爲均蒙其利俾無此疆彼界之別農民之專恃於還穀以爲農作之糧者何時不然而當此餅壘之罄竭已久牟麥之登熟苦遲民間懸望莫此時爲甚即所謂麥嶺之巡而分還之不實比前更甚以此失望頗有怨言此後則以精實之穀別爲儲置作爲此時分給之資似合事宜一西垌新築之役實爲寓農之美制決渠之厚利不煩一民之力將收千倉之積臣於歷路細審形止且察民情則鉅役纔竣欣欣胥告皆以爲不知幾百石落種之地幾萬年蒙利之舉云而方有修築家基以爲奠接之計者遠處下流之民以因時灌溉必當均霑爲幸無土之民以膏壤沃土從此裕足爲喜而其中築垌處民畚犯入者以解卜例計其斗數并給歇價故或受三分二價或受半價而皆以爲任事之人只知惜費務爲減削以至於此云此役既是爲民蒙利之舉則不可使一民有向隅之歎合有量宜處之之道垌下之田將爲作畚春初禁其種麥晚雖許播而既不及時仍至失農亦不無怨之者是役既畢雇手之無恒業者或有竊發之慮如向來城役既畢之後宜有申飭預防之道迎華驛新設於今三載尙無頭緒驛村之不實則虛戶爲五六家蓋華城吏校中或有買得馬戶田者身在城內之家以應吏校之役驛村則雖有結構之名而初無來接之事使他人守之馬匹之散置城內者亦爲四五匹故每致臨時窘束未及舉行之歎位田則散在安城 龍仁 陽城 陽智等處既無近地相換之道又多賭地先賣之處無以爲資生之計外此營屬之侵徵新接之齟齬種種難支之端不一而足宜有別般措處俾爲奠接之道驛路之下距加川驛爲七十里故常有中火之弊又多經宿之時若使加川驛移接於振威邑內則庶爲兩便之道一始興桃花撥站之校卒托以喂馬勒奪居民之柴場甚多而其中空閑無文券之處則無一辭見奪有文券之處亦有見奪者呈訴於該邑則官令分半刈取其應稅亦令分半備納而柴草常患偏歸於撥站稅納專爲責出於本主江外之民多以柴場資生者而既皆見奪替應其稅撥站校卒則既皆廣占而柴草之政有餘則仍作賣用之資事極痛駭其空閑無主之處則量宜成給立案以爲撥站柴草之資其外並爲還給於居民恐合事宜華城北門外五里之地前有人戶三四家而每於官屬出待之時侵撓多端不勝其苦漸次撤去今只有植木山直一家而難於獨當亦將撤去云此可見官屬作弊之一端在所嚴禁彌勒堂下柳川等站幕所謂站有司者計其來宿行人之數徵出每人一文或二文於各其站主以爲討捕校卒及往來驛夫之酒債站舍之人以此爲若此可見捕屬驛卒之作弊於民間亦宜痛禁鷺梁鎮下居民屬於果川吏奴之契房而所謂里正價米亦爲徵出及夫牙兵新設雜役并頃之後猶復如前徵責鎮還之外疊受邑還亦爲難支之端而鎮民尙屬於本縣之故本縣官屬之侵責比他民更甚皆願依他鎮例渠等所居面永屬於本鎮更勿相關於本縣而果川既是至小之邑則雖難更減一面鎮下數三洞里則依願移屬於本鎮以爲支保之道似合事宜一臣於今行四到華城三入城內或盡日於周繞城郭或移時於登陟亭臺見其宮宇之布置閭閻之櫛比竊伏幸萬年豐沛之鄉儼成大都試問居民及往來諸人曰此地民戶歲增月加以至如此之盛乎云爾則皆以爲年來漸不如前各處畢役之後雇手無以資生已多散去而物價甚貴生利極艱之故又無新接來住之人重以吏校勢橫居民俗惡難於容接元戶亦欲移徙歲月以計有減無增云其所爲言雖未必盡然而以事情及見聞之所逮者推之亦不可

盡歸之虛妄大抵校卒吏胥之輩無不目動而言肆隱然有倚藉自大之意至於設店作主之類蔑視行旅間多毆辱烟價太高不比他站故數年以前往來商旅相與約誓率多越站莫肯留接故站舍之人亦因失利頗減烟價接待乍款行旅之人近始稍稍來接而莫不低心下氣以無事過去爲幸臣於長安門外見一校屬與魚商爭價便以杖打之魚商默無一言謹避而去推此數事可以反隅一時行旅尙不願出於其道則矧肯有搬來奠接之意乎商賈之高下其價自是常事則逢怨見打而又孰肯願藏其市乎此習不悛則日後民戶之有減無增誠非細憂以此意申飭居留之臣凡係校卒豪縱之習吏民爭鬭之俗痛加禁抑使城內外居民無不折節爲恭循循謹飭行旅願出商賈願藏視作樂土其歸如市實爲今日華城急先之務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5월 9일(병인)>

ㄱ 命繡啓中所論華城事宜六條待該留守上來商議稟處御史 申絢 上弦弓一張賜給

ㄴ 左議政 李秉模啓言繡啓中所論華城事宜合爲六條而此則謄送該留守處爛加講究待其上來臣等更爲面商後請稟處從之教以能言華城諸條弊端甚爲勤渠深得繡衣之體此人自在抄啓時知予本意之所在以是奉使出外先自華城弊瘼竭論不諱豈不可嘉之甚乎若使人人曉得此義欲言營邑之弊者必言華城則華城之民日有樂利將見熙皞含哺之俗此繡衣當先施賞以勸後人御史 申絢內下上弦弓一張賜給○予曰事關華城固予所盡誠處而城郭宮室之不得不壯其觀瞻蓋亦有意存焉然而見之者或以爲過既非異事至於節目間措置之諸節亦安能保其盡善則苟有所見何害其隨事盡言乎雖大於此之事固無不可言之義則語到此事必樂聞而虛受如任長源者亦皆優容假借然後予所以歸美於昔年卿等所以歸美於予者實在於此一着矣況洞開不諱之門俾得人人盡言豈不好哉今此繡啓之於華城弊端歷舉無隱者甚可嘉也至於壯營設置固出於倣古制而亦是近俗所創見之事則人之云云亦無足怪矣行上護軍 鄭民始曰此等處若果平心說去則臣等豈不樂聞而每以不平但底意架作不成說之說如任長源之疏其旨意豈止就事論事而已乎至於繡啓不過爲隨聞說弊則如此等之言顧何傷乎予曰假使其言不止於就事論事亦何妨也昔在宮房爲弊之時言事之臣每以語及宮房爲難事今之壯營正如是矣故參判 李匡德曾爲完伯時以乾止山折受事有所啓聞爭執而乾止係是道臣守護之地則今之壯營亦何敢議到於此等處乎宮房之有勢蓋可想見矣民始曰在前峽邑之弊專由於宮房之折受而無論某處有請必得至於壯營則一欲設屯輒又見失何可與宮房同日面論乎予曰繡啓別單中六條有司堂上謄送一本於該留守仍令催促上來後大臣會于本司商議稟處而雖值齋日事關華城者當爲酬應矣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5월 9일(병인)>

ㄱ 推牙山縣監 洪章輔等

ㄴ 吏曹參判 李書九啓言忠清道暗行御史 申絢書啓牙山縣監 洪章輔以設賑之時穀不敷揚粥甚稀淡爲辭沔川郡守 朴趾源以聽訟有謗爲辭全義縣監 李應燁以巽軟之性難防奸猾之恣橫聽理之際不免請囑之潛行爲辭恩津縣監 李義教以束濕宜勉益嚴爲辭華城判官 金思義以益勉戢束爲辭果川縣監 金鋼以簽丁或擾於推呼爲辭而繡衣論列雖有疵貶間多褒語請竝姑先推考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5월 9일(병인)>

ㄱ 備局以湖西暗行御史 申絢書啓別單所陳華城事宜六條覆啓命軍制變通後不善舉行之始興等三邑守令姑勿論罪外帑庫所劃大同米自大同倉捧送該庫著爲式分還捧稅時民弊事迎華垌決渠不均麥嶺還分不精事竝嚴飭守臣西垌新築處民畝不給準價事查實措處迎華驛馬戶量宜許耕於屯畝北門外五里程民家官屬侵撓事彌勒堂下柳川站幕有司徵錢捕屬驛卒作弊事嚴飭痛禁吏校民俗禁抑事重推留守 徐有隣桃花撥站柴場有券見奪稅柴偏取事令道臣查決鷺梁鎮民所居洞里永屬本鎮事置之

ㄴ 備邊司啓言頃因忠清道暗行御史 申絢書啓別單所論華城事宜六條謄送該留守處爛加講究待其

上來臣等更爲面商後稟處事覆奏蒙允矣取見其別單則其一華城五屬邑親軍衛聞風爭先惟恐見漏壯勇軍當者無厭避之意見者有歆慕之心長樂隊之替番於外營者比之當初束伍等軍便歇懸絕而憚於趨新者或曰歲納二三兩之錢不願當寒入番蓋屬邑長樂隊既是新設姑未經番守令不能洞曉使知減額之由昔苦今歇之所以然故知之者則感頌無已不知者則以爲反不如前日之爲便五邑中龍仁撫諭之方勤幹入於隊伍者無不聳動始興簽丁之政綜詳無吏胥作奸之弊烟役亦爲一一完文頃給而隊軍多不知番期之早晚至以相妨於農時爲憂安山隊軍頗稱精抄他軍役之兒弱見充者皆得蒙頌而該倅教鍊之政生疏軍情且以立番時多有所費爲慮則可見其不能一一洞諭振威庖定之時隊軍頗稱便歇果川當初簽丁不無侵擾之端既簽之後烟戶雜役姑多不爲頃給故民或稱冤合有別立科條令廟堂更加察飭劃卽釐正事也其一華城還穀除耗實無前之惠澤而分糶捧稅吏胥輩之操縱居多面里任之顏私爲拘分糶時不願受者納錢而圖免願受者隨賂而存拔捧稅時所謂將差分往各面奪取牛馬及釜鼎繹騷民間嚴加操束申明禁飭外帑庫所納大同米一石所入爲三十斗而他庫轉相視倣所捧之穀常多倍入此爲華民至切之弊此後則勿爲輪回於各面通融分排於一邑使一戶所納不過一二升則雖各別擇捧必不過三四升如是定式恐合事宜事也其一迎華壩決渠之時其引水只許注秧之處不許付種之處頗有稱冤壩水未竭之前盡爲均蒙其利且農民專恃還穀以爲農作之糧此時卽麥嶺之巡而分還之不實比前更甚頗有怨言此後則以精實之穀別爲儲置爲此時分給之資事也其一西垌新築處民畜犯入者以解卜例計其斗數竝給歇價或受三分二價或受半價此役既是爲民蒙利之舉不可使一民有向隅之歎垌下之田將爲作畚耨禁其種麥晚雖許播而仍至失農亦不無怨之者是役既畢雇手之無恒業者或有竊發之慮宜有申飭預防之道迎華驛村虛戶爲五六家華城吏校買得馬戶田者身在城內驛村則雖有結構之名初無來接之事馬匹之散置城內者亦爲四五匹每致臨時窘束位田則散在安城 龍仁 陽城 陽智等處既無近地相換之道又多賭地先賣之處無以資生營屬侵徵不一而足宜有別般措處事也其一始興桃花撥站校卒勒奪居民之柴場而其中無文券處則無一辭見奪有文券處亦有見奪者官令分半刈取其應稅亦令分半備納而柴草偏歸撥站稅納專責本主其空閑無主之處則量宜成給立案以爲撥站柴草之資其外竝爲還給於居民恐合事宜華城北門外五里程之地前有人戶三四家而每於官屬出待之時侵撓多端漸次撤去今只有植木山直一家而難於獨當亦將撤去云官屬作弊在所嚴禁彌勒堂下柳川等站幕有司計其來宿行人之數徵出每人一文或二文於各其站主以爲討捕校卒及往來驛夫之酒債站舍之人以此爲苦亦宜痛禁梁鎮下居民自前屬於果川吏奴之契房而所謂里正價米及夫牙兵新役雜役竝頃之後猶復如前徵責鎮還之外疊受邑還亦爲難支之端而鎮民皆願依他鎮例所居之面永屬於本鎮更勿相關於本縣而果川既是至小之邑雖難更減一面鎮下數三洞里則依願移屬事也其一華城物價甚貴生理極艱之故又無新接來住之人重以吏校勢橫居民俗惡客戶難於容接元戶亦欲移徙歲月以計有減無增設站作主之類蔑視行旅間多毆辱烟價太高數年以前則往來商旅相與約誓率多越站而去莫肯留接故站舍之人亦因失利頗減烟價接待乍款而行旅之人近始稍稍來接而莫不低心下氣以無事過去爲幸臣於長安門外適見一校屬與魚商爭價便以杖打推此數事可以反隅一時行旅尙不願出於其道則矧肯有搬來奠接之意商賈孰肯願藏其市乎此習不悛則日後民戶之有減無增誠非細憂以此意申飭居留之臣凡係校卒豪縱之習吏民爭鬭之俗痛加禁抑使城內外居民無不折節爲恭行旅願出商賈願藏視作樂土其歸如市實爲今日華城急先之務事也水原留守 徐有隣今纔上來故臣等會于籌司更爲看詳講確則軍制變通後五邑民情事親軍衛之恐見漏壯勇軍之不厭避蓋指華城而言而可見行之既久規模已定至於屬邑長樂隊或樂赴而爲榮或狃舊而憚新凡民之情無怪其如此繡啓之言亦知其非爽而論以事理究其便否許多之軍額既減前後之苦歇懸殊今此云如非饒戶極占便之民似是平日愚無知之輩未必眞知利病而然一遵已定之制次第經番則畢竟稱便當與親軍衛壯勇軍別無異同今不必更容他議而若論舉行之肯綮則所當先布減額蠲費之德意更軫不煩不擾之實政而各該邑倅或多不善洞諭之失其中果川當初侵擾之多端簽後烟役之不煩尤極可駭該縣監令該府拿問處之安山 始興兩邑守令姑先從重推考華城還穀事一自除耗之後申

嚴半留之法以本府民戶之繁願受者之圖囑猶或可也不願受之納錢圖免誠亦意外大抵糴糴不一其法有結給焉有統給焉有戶給焉所謂納錢圖免專由於戶分之故而本府糴法則以其戶多糴少全拔其最饒戶減分其最貧戶既全拔矣又何故而納賂圖免乎此必該色面任輩互換貧富兩相受賂之致而推此論之則繡啓中所謂將差分往各面牽出牛馬奪取釜鼎雖以稅大同捧上時爲言捧還時此弊可反三隅他道他邑尙不容若是況此豐沛之鄉朝家軫念必欲事事樂利物物奠安而其所爲弊審如繡單則固已萬萬可駭至於外帑庫所劃大同米一石三十斗之說外面驟聞雖似太過參以御史所奏則非謂斛內之直爲三十斗以其米色之頗精竝與春鑿運輸之費幾至此數云者似或近之此雖異於斛內之倍捧決不可及今變通而通融一境之論有難遽議蓋此米自大同條劃來而其所需用與南漢別庫等貯置有間從今以後一依他大同例自大同倉捧上計數移送於外帑庫則不但輪回倍捧之永除其弊他庫視效之習不期祛而自祛以此定式施行分還捧稅之際素雜騷擾之弊別般痛革俾有一洗之效事一體分付迎華洞決渠不均事此地設洞寔出爲民之盛念無論公田私田與注秧付種此疆爾界一視均漑前後飭教不啻申嚴近聞舉行比前漸勝矣今此只及秧坂不及付種之說又登書啓當此雨澤久闕之時公田私田尙不區別付種秧坂抑何厚薄又況麥嶺還分尤當致意而若是不實致有民言水利之均不均還政之精不精俱係日下切急之務爲先嚴飭守臣必均必精無使繡啓歸於空言西洞新築事民情胥欣云是則可幸而築洞處犯入民畝今聞守臣之言雖云準給其價解卜之際難保其一稱停更令守臣另加查實如有未審之端量宜措處洞下作畝處之不許趁早種麥以致失農者果爲可矜而聞於守臣則種之雖晚優能食實取土傷麥之田皆已給價竊發之慮亦爲預加嚴飭於討捕使云不必更爲知委迎華一驛向因守臣所奏諸般入把之役一切除減此是八路諸驛所無之惠澤本驛完聚富庶之道必稱此設施然後可作本府表裏之勢城內馬戶之移接與代立固當付之守臣嚴立科條劃即變通而設使盡數移接如無傍近位田終無以完久着根爲今之計不出於換置位田而本驛前後左右絕無可換之土云迎華屯查雖難劃出前此既有數石落許耕之事云因此而加許幾石落俾與城內將吏之耕作者共資其生則在本驛似爲萬全之策令守臣待秋成量宜舉行後狀聞繡單中以加川驛移接振威事亦有論列而問於京畿道臣則枚舉迎華察訪所報以爲此非加川驛民之所願位田家舍猝難排置不可強移云大抵御史之意爲矯成歡之弊也其在均視之政非敢愬然而事勢實多掣礙今姑置之華城北門外五里程地勢與生理異於南門外民戶之櫛比雖未可必前有之三四家豈可任其侵擾漸次撤去乎彌勒堂下柳川兩站幕有司之徵錢捕屬驛卒之作弊俱宜痛禁亦爲嚴飭守臣校卒吏民習俗禁抑事繡啓所論莫善於此一段各樣弊端雖似難矯而實易爲力一時豪縱雖似易抑而實難責效既不可以專用威制又不可以偏以恩施爲守臣與地方官者以恩以威漸摩矯揉先之以儉嗇之風牖之以敦樸之俗以成歲計之功然後始可以不負職分仰體聖旨繡啓諸條無非守臣之責而若論其本惟此不能戢束至登按廉者厥咎尤大該守臣姑先從重推考俾思贖愆之圖桃花撥站柴場事雖似微細有券見奪已涉駭然稅柴偏取又甚可怪亟令道臣溯考詳查從公決處驚梁鎮民所居洞里永屬本鎮事在該鎮非不便好而果川以蕞爾之邑雖數三洞里無異於大邑之失一面姑難輕議請置之允之教以果川 始興則或精明或詳慎竝與安山之從容雖有鍊達生疏之別似此守令亦未易得竝姑勿論以責來效而外帑庫米濫捧之弊如是釐正後果然刮目與否捧稅時竝與捧還之比前如何當各送繡衣矣西洞新築雖非朝令其能一無弊常所爲念必也隨處務從益下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5월 13일(경오)>

강 命壯勇營鄉軍月課設行肆觀坪時及各項例下之數以肆觀倉所在華城納耗穀推移取用

목 壯勇營提調 鄭民始啓言即接廣州留守 徐鼎修所報則以爲鄉軍月課肆觀坪設行時及各項例下之數合爲一百八兩而尙無區劃之方自本營從長變通爲辭矣揆以事勢合有變通之道以肆觀倉所在華城納耗穀中稱此數推移取用其代則以華城新屬穀物取耗充給定式施行之意請分付兩都留守處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5월 22일(기묘)>

강 命誘匿良女人多石刑配南邑島中石哥二女推給其父不檢舉之碧潼該倅查出拿勘持平 李敬參罷職

목 刑曹啓言石興大事依傳教查問則興大招以爲李水使 聖師 忠清水營遞歸後其妾多石招謂渠曰吾家有自保寧率來之女吾以養女樣率育汝若具禮娶之則吾之身後家舍什物當傳於汝之夫妻云故渠果如禮娶之生二女斗去非介古里李水使作故之翌年梁適往華城多石潛率渠妻再丹及所生兩女下往碧潼渠歸聞渠母之言則多石誘說渠妻曰下往碧潼收拾錢兩還京資生與之同居云云故渠妻甘聽其言竝與四女而隨往云渠因母老未能追往今年見渠女斗去非書則渠妻身故以生還故土復見父面之意言甚悲切伏聞坊民訴冤之令來呈備局渠之本意則只在於推來二女而借書他人以良爲賤四字誤爲書納云李聖師之孫源集招以爲渠之祖父自忠清水營遞歸後果見多石家有一女兒隨來率畜其後作夫連生二女多石還歸本土時與厥女及所生二女同爲下去而多石各居他室凡事渠自主張則當初率來之委折厥女之良賤與否初未詳問而細知渠之祖父作故後多石不待三年卽還故土則常時凡事之不關由於渠家可以推知云書給所志人梁始澤招以爲再丹母女既云使喚於多石之家則率去碧潼必是仍以爲婢之計故渠以文短所致以良爲賤等語書給所志云興大及梁哥西漢似有漫漶變幻之疑而聽言觀貌俱是愚迷之類下語作文之不能審慎容或無怪當初率來既以養女樣爲言末後隨去不以婢僕樣抑勒則直歸之壓良爲賤恐涉過當而石哥二女流落邊土願見父面情理可悲今方發關該道使之捉送多石則雖無壓良之跡難免招引之罪令該道推治石哥梁哥言不詳審文多過實以良爲賤等語輕易加人不可不懲勵自臣曹勘處李源集別無可問請放送教以卽無論獄情之秘密與閑漫供招纔捧判付未下則臚播副本於外間自有司冠以來所未有者苟非然者在家之臺臣何從以聞知至以本事登諸章奏乎本曹若不宣洩必是當者之干囑訟理之外此甚可駭卿等爲先自首草記而卿等無所干則當者嚴杖覈其委折以聞本訟依所啓施行而招引之於壓良其律反復重焉法典內招引人物入去西界者一律論所謂多石之原籍官卽碧潼而携入這間其律應死細看原案誘匿邊較多然則誘匿者例減一等南邑島中施以誘匿之律仍令該道伯親執嚴刑滿三次發配招引良女二名自本曹刻期督現後官庭出給石哥不檢舉守令勘罪卽亦法文而卿等何無提及當該守令指名查出拿勘原疏有違格姑未還呈而事實相左之外爲持憲之任忽有此昧法之論貽羞臺閣莫此爲甚持平 李敬參罷職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5월 25일(임오)>

강 命華城整理穀依狀請加分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本府農形今番甘雨非不優渥而嘆久土硬隨降隨吸堤淤引水之沓皆得添流原野廣斥之地姑未生水凡係容人力處使之極意移插而麥事因旱失稔農糧在處難辦抄出繼乏在所不已至於根耕此時太種粒粒皆辛量宜助給亦合事宜整理穀留庫條中米三百石租三百石太一百石特許加分則臣當隨其緩急從長舉行計料安山 龍仁 始興 振威 果川五邑則移屬外營只在軍丁若無關於民事而軍是民也尋常軫念有異他邑而今番得雨之後秧役農量根耕種子之不得不仰資於官者亦多有之云令道臣就留庫中綽略俵助恐未知何如併令廟堂稟旨分付教以依狀請施行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6월 1일(무자)>

강 行都政 吏曹判書 金文淳 參議 李魯春 兵曹判書 李在學 參判 朴基正 參議 朴奎淳 參知 閔昌燾進

목 (…)
○教曰水原 尹宅烈 承傳豈可許久仍置者順康園守奉官 李惟采權付司果待窠卽擬實職武兼 尹勉鎮總卽見窠亦爲擬入待守令窠亦卽擬入事分付 (…)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6월 19일(병오)>

강 整理總理大臣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整理總理大臣 右議政 李時秀粉紅雙紋綃一疋繡枕一部堂上 水原留守 徐有隣繡枕一部紗囊一部左參贊 鄭民始粉紅雙紋綃一疋藍輕光紬一疋紗囊一部大護軍 趙心泰繡枕一部紗囊一部禮曹判書 徐龍輔粉紅細苧布一疋紗囊一部護軍 徐有大繡枕一部紗囊一部都承旨 李晚秀粉紅細苧布一疋紗囊一部右副承旨 金祖淳粉紅細苧布一疋紗囊一部賜給○進饌所將官副護軍 徐英輔內下大鹿皮一令監官前五衛將 卞世義內下弓矢一部別付料金宗煥內下筒筒一部將校知穀官 王道源 呂鉉長教鍊官 金鎮喆成 鳳文 崔道興 壯勇衛 林福起 黃麟景付料武士姜漢範各內下帳弓一張扇一柄整理所書吏李厚根 尹仁桓各內下胡椒三升扇一柄木一疋加給木一疋金允文等十二人書寫 韓命熙各內下胡椒三升扇一柄木一疋書員宋福珥庫直李珪祥各布一疋使令徐廷遇等三名文書直三松等三名各米二斗旗手金仁大等六名各木一疋熟手李春彬等九名各內下扇一柄木一疋米三斗李得春等十二名各內下扇一柄木一疋米二斗金重鼎等五名各內下扇一柄米二斗兒熟手金英喆等三名各內下扇一柄木一疋米二斗使喚軍毛眞等八名各米二斗兩廳下人各錢五兩別庫書吏 ■ 翊運等二人庫直李錫禧等二人畿營句管營吏韓壽一各木一疋都房子張貴尙使令朴松得文書直允喆等二各私庫直成才使喚軍允同等十七名茶母十名各米二斗賜給以上米木錢並令各該司施賞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6월 20일(정미)>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召見下直守令 穩城府使 鄭聖鵠 明川府使 金憲柱 洪原縣監 朴思弼 定山縣監 鄭繼忠 機張縣監 具興遠

목 敎曰籌坐既來會後日次次對進定於今日○左議政 李秉模曰再昨進饌之禮順成志物之養克備慈候益康孝聖深光臣民慶幸曷有其極予曰以予祝慶之心豈不欲盡誠盡禮而惟其順志之念每先於飾喜之心故不得不仰體謙挹之德人之恒言必曰喜懼云而予心則懼邊嘗多於喜邊矣自乙卯華城進饌時設置整理所舉行乙卯以後每當慶辰雖一杯酒不煩有司亦自本所辦備少伸予小子祝岡之心故今番亦依去年例進饌矣惟是慈候一樣康旺至於眼聰與精神則殆非予所能仰逮常時如經史中句語及故事予所未能盡知者間多有仰質之事如近日劇暑閱覽冊子至夜不輟又於燈下手書百餘張冊子猗歟精力之如是漸勝即予方寸中私竊喜幸者今見卿等說此喜幸之心矣秉模曰慈候之若是康旺誠莫大之慶矣予曰畿邑農形近果何如云耶秉模曰向來雨澤普洽之後在在有豐登之望而近日熱陽連曝故間或有望雨之處云矣予曰湖南雨澤通一道言之則大體有不足之慮矣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6월 22일(기유)>

강 華城留守 徐有隣以完營囚尹景允成出別庫魚物勿禁帖委折查實馳啓命即決放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罪人尹景允別庫魚物勿禁帖成出委折依判下查問各人等處則本府貳衙刑吏李性天因廳直朴德鳳所托引例告官有所成給稱以筆債刑吏食四兩錢廳直捧五兩錢而別庫則即是貳衙次知原非他別庫云本府有別庫名色者三其一卽建行宮置城池之後所設立而名曰外別庫者以其制度之未就財力之不逮元無積峙魚物限年改色如南城 沁都之例雖以幸行時御供所用言之亦皆從市直臨期質取其二三卽本府府使時各樣物種進排之別庫而上貳衙分供之後營稱營別庫邑稱邑別庫以別之遵用古例別庫二字偶然相同而事體也規模也比之外別庫迥然不同此非但府人之所詳悉抑亦京外之所共知而第於營邑別庫魚物質取時有給錢船人成給帖文之事或行或否以至於今而境內船人與他有異別無爲弊之端矣去年七月適有自南來者言於臣曰有一尹哥船漢稱以華城別庫質魚出沒沿邑多行侵漁云故文移完營行關沿邑仍又發遣校吏廉探追蹤捉來查問則卽是尹景允爲名漢而京城 鷗浦 半鄉半京業船資生者也其憑藉侵漁節次箇箇推問則以爲邑別庫有質魚時勿禁帖前例故果因書吏廳直輩

有所成出而貳衙帖文終涉輕歇以上營別庫憑藉爲言云故屢施刑訊後照大明律詐僞條詐傳一品二品官言語者杖一百徒三年之律定配所押送於寶城郡刑吏李性天廳直朴德鳳亦爲各別懲勵矣今因特教行查多般究覈而與昨年營查時別無異同大抵尹景允當初圖帖之事專出牟利之計而手持貳衙文蹟口稱上營公事者情狀節節罔赦止於徒配有足駭惋而其所憑藉只及營門故當律則既按法文配所則亦定湖沿而到今按查之下有若重罪之施以輕罰者然還切愧悚判官 金思義則邑別庫買魚時帖文成給雖有流來之已例奸猾船人之憑藉作弊爲官長者所當審察而遽爾成給至令如景允者假托上營作弊沿邑漆味之失率爾之罪不可以襲謬有所曲恕合有重勘之舉令該曹稟處刑吏廳直等亦不可以已經昨年懲礪置而不論自臣營更加照法嚴斷計料營別庫邑別庫成出帖文給錢買取一款前已革罷而別庫名號之一向相混於外別庫者規模雖曰各殊事體終涉未安自今爲始或付禮庫或付官廳以爲異號正名之地一府凡事皆是臣董率之責而始也檢察失當終焉摘發晚時由前由後無往非罪誠不勝惶恐教以所謂帖文之成給卽不過邑中流來之例又所謂別庫名色亦云邑用營需所峙之處則其所憑藉之罪勘以詐傳一二品官言之律足矣特命行查者意其或有別般奸僞而然事實既如許判官請罪一款勿論完營在囚之尹哥則亦卽決放事竣分付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6월 27일(갑인)>

장 御春塘臺頒濟州貢馬

목 司僕寺啓言濟州出來先運歲貢馬二百匹內一匹船中故失一匹到中路故失一匹到始興逃逸二匹到津頭病留五十四匹華城親軍衛分給實納馬一百四十一匹矣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7월 5일(신유)>

장 停南北漢 華城 沁都八道秋操及巡點仍命三南官鎮門聚點時堤堰役丁各於役處聚點

목 備局啓言卽見總戎使 李邦一 水原留守 徐有隣 廣州留守 金思穆 江華留守 洪明浩 京畿水使 柳孝源 永宗防禦使 李周燦 平安監司 韓用龜 兵使 李儒敬 黃海兵使 鄭學畊 江原監司 南公轍 統制使 任崱 慶尙左兵使 李普漢 右兵使 李栢然 忠清兵使 鄭忠達 全羅兵使 沈鐸 南兵使 崔景岳 北兵使李潤謙 吉州防禦使 李澄萬秋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巡歷巡點及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今年穡事雖未出場此後雨暘調適則庶有登稔之望而三南纔經荐賑畿甸 兩西連經客使與別使行雖當農隙宜念紓力之道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巡歷巡點竝姑停止關東則再昨年行秋操北關則南之端川以南北之富寧以南昨年行秋操而諸路之竝請停操有關戎政東北兩道使之設行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竝依例爲之之意分付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依近例申飭舉行而三南各邑堤汙堰疏築之政多以更待農歇用功爲言若其多用役丁之處則旣行聚點又責赴役易煩勞費因其役處聚點附近軍民除其坐作專意役事而近來聚點皆有定期似此等處勿拘其期參量役之早晚民之便否舉行之意請一體分付允之教以北道則昨年旣爲之關東亦於再昨年爲之今番秋操一體停止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7월 15일(신미)>

장 召見華城留守 徐有隣于便殿

목 敎曰來待諸臣入侍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7월 17일(계유)>

장 華城留守 徐有隣請設本府燕賓別將一窠帶去物種減包入送事令廟堂稟旨定式從之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華城府內民產築堤置屯一切以務本爲歸而若其貿遷有無通工居貨亦是王

政之不可闕都會之不可無者也本府處在三南要衝而海門既遠泉路不廣舟車無輻湊之利塵肆乏交易之資原居工商難以聊生應募民人莫之奠業大變通大更張雖難輕議而矯揉接濟之道不可不及今施措臣意則每年燕行倣五營舊例設置貿易別將一窠以華城人差遣海帶五百隻海蔘五百稱依立塵青布塵例減包入送牛皮二千張式亦令每門減包入送使原居工商應募民人俾得賴此而聊生奠業略干稅條量宜取用以爲軍物公廨修補之需而海蔘 牛皮則燕行交市本無定數雖以海帶一種言之又在灣商定數之外故少無掣礙之端自今曆行爲始以此定式施行恐合事宜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7월 26일(임오)>

㉔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水原留守 徐有隣 檢校提學 鄭民始 戶曹判書 趙鎮寬

㉕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7월 26일(임오)>

㉔ 命華城行宮修理所用楮注紙以草注紙量宜代用

㉕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行宮修理事物種今將依定例取用矣其中草注紙有窓戶外代用楮注紙之命而卽聞修理契遺在楮注紙太不足草注紙頗有裕云今番則楮注紙代草注紙量宜取用恐合事宜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7월 26일(임오)>

㉔ 備局以華城留守 徐有隣所陳本府燕貿別將帶去海蔘 牛皮海帶等物事覆啓請置之從之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舉條則以本府設置燕貿別將 海蔘 牛皮海帶等物減包入送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此所論非無意見而難保其永久有效且念海蔘 牛皮雖曰本無定數利於此則損於彼物之情也四方商賈恐有聞令抑鬱之慮至於海帶一種近因灣商之擔當行中公用付之渠輩頗得聊賴公用亦不無因此資益之道云今以五百隻海帶包外入送則到彼賤售可以推知灣商既失其利府民又無所利豈非兩失之策乎凡係府底聊生奠業之方中外之臣固當竭智貢愚而反覆思惟所損者多所益者少今姑置之請更令別究良策允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7월 27일(계미)>

㉔ 兵曹判書 李在學以幸行時晝停宿所及隨駕軍兵稟定

㉕ 在學啓言今此幸行時晝停宿所站當爲磨鍊矣果川晝停陵所行禮後宿所以何處磨鍊乎教以出宮時果川晝停詣陵所行禮還至果川宿所翌日肆觀坪少駐華城宿所又翌日園所展謁還至華城宿所翌日還宮路程雖與當初磨鍊稍間必欲省弊而然道路修治知此意使之略略爲之又啓言再昨年章陵幸行時侍衛軍兵等一依園幸定例磨鍊挾輦軍比定例加二十名禁軍加五十人訓局步軍三哨馬兵二哨爲先廂壯勇營京鄉步軍十一哨隨駕而四哨除出爲後廂其餘則大將率領攔後侍衛而臨時待下教與先廂大將互爲先後廂壯勇外使率左右列親軍衛 別軍官八十人步軍五哨隨駕矣當依此磨鍊而今番則請壯勇營京鄉步軍十五哨馬軍二哨合十七哨壯勇外營 親軍衛三番別軍官八十人步軍五部磨鍊從之又啓言再昨年陵幸時各營軍兵之園幸定例外加數者到鷗浦站皆落後而挾輦軍禁軍先廂馬步軍之加磨鍊者仍爲隨駕矣今亦依此磨鍊乎教以馬兵則到肆觀站後解嚴添用於塘馬步軍則仍爲隨駕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4일(경인)>

㉔ 命部字內伏兵除之只設斥堠傳語軍只排立於部字內

㉕ 兵曹判書 李在學啓言再昨年部字內伏兵除之只設斥堠而傳語軍只排立於部字內外方斥堠伏兵則華城 廣州府各隨地方舉行矣今亦依此舉行乎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4일(경인)>

강 命幸行時各站菟豆自畿營及柴草稷分掌舉行留都所狀啓果川站以後從撥所馳啓各司及內外營軍兵盤纏自華城以後自外整理所上下果川宿所站至殿座燭行路燭都受於排設房

목 定例堂上鄭民始等啓言隨駕宣傳官四員內吹十九名依例加數磨鍊果川至各站菟豆自畿營舉行而果川以後自肆覲站還至果川柴草稷舉行留都所狀啓依例出付留陣營舉行而果川站以後從撥所馳啓各司及內外營軍兵盤纏自華城以後自外整理所上下道路日傘事知兼行果川宿所站至殿座燭行路燭貢人勿爲待令都受於排設房竝依再昨年例爲之乎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4일(경인)>

강 重推廣州判官 朴彬源 果川縣監 金綱

목 京畿監司 徐鼎修以果川 廣州新作路犯耕田禾利給代形止馳啓給代數爰見宣傳官書啓教以爲民之意雖有別加給代之舉而爲守令者若於未播植之前計給禾利如水原 龍仁之爲則輦路修治豈煩下教乎廣州 果川當該守令等爲先役重推考以此意分付道臣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8월 9일(을미)>

강 命華城屬邑部將試取前期設初試以待親臨更試

목 敎曰屬邑部將之乏人有幸行時試取之命而更思捧單多數則試射必遲滯前期設初試試取以待親臨時更試初試規矩柳葉箭一中鐵箭百步講粗以上取二技親臨時規矩臨時更稟事分付初試時試官則外使總制內營堂上將官中一員受點爲考官親試時試官則亦爲臨時稟旨事分付內外營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9일(을미)>

강 命自華城詣園所時先後廂及行宮外留駐軍兵臨時稟旨

목 兵曹判書 李在學啓言在前園幸大駕自華城府詣園所時先後廂及行宮外留駐軍兵臨時稟旨舉行今亦依此爲之乎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10일(병신)>

강 仍任司僕正 洪元燮

목 整理儀軌廳啓言華城城役儀軌之役前司僕寺正 洪元燮專管舉行而纔除星州牧使昨已辭朝矣儀軌編摩難付生手請仍任前職使之專意編役允之敎以其代令該曹口傳拔例擇差待下批當日辭朝嚴飭卽爲到任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13일(기해)>

강 以具得魯差下果川廣州水原御史

목 敎曰副司果 具得魯 果川 廣州 水原等地御史差下牌招入侍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8월 18일(갑진)>

강 命驪興府院君閔霽三 韓國大夫人宋氏墓遣正卿致祭府院君後孫致儉差擬獻陵齋郎昔年陪從人行護軍 徐有加大加資華城留守 徐有隣衣資食物輸送仍施獻官以下及畿伯廣留地方官等賞典有差

목 敎曰恭惟我獻陵朝聖神文武繼五帝三王而立極撫二京八域而爲家制作侔天地功烈範金石山川神

祇咸用欣戴動植肖蛭永賴昭蘇鞏基我萬億年悠久无疆之福生民下武之詩蓋不足以形容顧小子迪綏先王之弗祿聰明烈祖之彝訓於戲不忘思輯用光際茲貞珉之顯刻乃在沙麓之舊基事若有待且慶且幸昔在先朝戊子陪大駕行禮於本陵今於三十有二年之後始復更謁仙寢仍又行祭周旋象設之側愜若勸進朝膳於親視工役之時其詳必在於記注此時孺慕益覺如新而竊念國初龍潛奉齊陵於觀津吉岡也堪輿家建言而卜年可齊三光遂自有邵之室誕成豐水之績於是乎華塗之有勳庸於國家遠邁於南宮散宜之上矣今來仲誠當先推本驪興府院君文度閔公霽三韓國大夫人宋氏墓遣正卿致祭其奉祀孫閔百全因先朝記錄之盛典得沾一命矣其後未聞祿仕昨聞於驪陽祀孫所對驪興家知有百全之孫年過二十者而其名致儉云差擬於本陵齋郎時齋郎當陞品其窠調用今日卽昔年陪駕後初謁之日也當有慶賴之舉及此溫恭之列亞獻官 左議政 李秉模 終獻官 右議政 李時秀各熟馬一匹面給贊禮 禮曹判書 徐龍輔其先重臣以司書隨予來此其子今以贊禮舉行半熟馬一匹賜給禮房承旨 李集斗 大祝 副應教 李貞運 通禮 徐有聞 執禮 洪樂游竝加資典祀官 執尊 齋郎 祝史 祭監 監察各兒馬一匹賜給贊儀引儀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本陵官令孔允東陞敘參奉 金命淵陞六守僕守護軍等取考戊子年例別爲施賞事分付京鄉守僕及本陵守護軍中如有更爲舉行於今番人帖加成給爲所重既示意矣又有起惑者昔年拜是陵之幸訓將以承宣隨駕而今又參班豈不貴乎行護軍 徐有大加資以宮官陪從而今又參班者亦只是華留一人而與訓將事猶有輕重華城留守 徐有隣令該曹衣資食物輸送畿伯 廣留及地方官等依例豹皮 鹿皮等物以內下者施賞今日賞典皆令今日下批政官牌招開政○吏批啓言戊子年獻陵幸行時京守僕李昌彬本資乃是崇政更無可加之資何以爲之教以從自願免賤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19일(을사)>

召見華城留守 徐有隣 廣州留守 金思穆 京畿監司 徐鼎修及廣州判官 華城屬邑守令各務差使員于行宮 坡州牧使 李近胄 長湍府使 趙義鎮 龍仁縣令 丁遇泰 安山郡守 金錄 振威縣令 鄭致愚 廣州判官 朴彬源 始興縣令 尹守翼 果川縣監 金鋼

予曰各邑年事果爲何如而近日東風能無傷損否諸倅一一仰奏近胄等曰各穀均豐而別無最晚移之未發穗者故東風不至甚害矣遇泰曰本邑田畝總爲三千七百餘石落其中六十餘石落以少水根之故最爲晚移而亦已發穗矣予曰三晝三夜豈非大風而沿路所見果無傷損何也有隣曰郊外則風勢減於京中矣守翼曰此時東風便是例吹此後若善爲日氣則別無大段受傷之慮矣予曰龍仁治道之費皆以受價否遇泰曰昨春所治皆已會減而昨秋橋梁之費未及爲之矣予曰畿伯知此意使之盡數受價好矣予曰屬邑軍丁之減額代充者果皆便好否有隣曰振威一邑外別無弊端云矣予曰各別惕念俾無一毫弊端也予教思穆曰本府有何弊瘼思穆曰別無大弊矣有隣曰本府城內之還皆移城外此一事稍爲弊瘼矣予曰束伍軍貌樣何以如是有隣曰此亦艱辛成得者雖面操若能續續行之則庶有修明之效以其所費之甚多每每持難矣予曰若能小加收拾則必不至於如是矣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19일(을사)>

命以今日行園所展謁明日還宮

教曰飯前可到華城則豈可遲待來日乎且壯勇內外營之設置卽爲所重若令抄精隨駕餘皆仍留行宮亦甚便好今日仍行園所展謁若此則還宮亦當在明日此意亦令留都大臣知悉隨駕東西班下柳川前路祇迎事分付○教以明日還宮時軍兵及舉行皆依節目爲之事留都大臣及留都大將 舟師大將 兵曹堂上守宮承旨知悉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0일(병오)>

강 命華城還穀中小麥限三分二作租

목 水原判官 金思義啓言本府民弊屢蒙軫念前後惠澤與天無極俯詢之下別無可以仰達者而第還上中有小麥名色數爲九百餘石而民皆言不便減耗特恩之後猶有圖避受還之弊者未必不由於此此而變通可以永久無弊敢此仰達予曰留守之意何如水原留守 徐有隣曰昨年以後雖愚蠢之民本府還穀豈曰有弊而獨此小麥一種皆願釐正地方官之意在於盡數作租而流來穀簿之一切除去亦所當念限三分二特許作租民惠亦云不些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8월 20일(병오)>

강 駕詣華城行宮

목 乘馬出肆觀坪行宮至眞木亭 壯勇外使率親軍衛三番別軍官八十人步軍五哨爲先廂之先廂由長安門詣行宮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0일(병오)>

강 詣顯隆園行親祭

목 具戎服乘馬出華城行宮 壯勇內使率善騎隊二哨親軍衛一番京鄉軍各一哨爲先廂外使率親軍衛一番內營鄉軍二哨京軍一哨爲後廂挾輦軍四十名先詣園所洞口待候龍旗內吹大皇橋前路留駐進發出八達門至園所齋室門外下馬入齋室命原任直閣 金勉柱 檢校直閣 沈象奎 檢校待敎 李存秀奉審奉安閣改具翼善冠 黻袍 烏犀帶乘便輿出齋室至紅箭門外降輿就位行親祭如儀 亞獻官 左議政 李秉模 終獻官 右議政 李時秀 大祝 應敎 韓用鐸 仍詣園上奉審命守僕守護軍等令外整理所依例施賞京守僕令該曹考例施賞還御小次改具軍服乘便輿巡審局內至城隍山宣饌于諸臣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0일(병오)>

강 還次華城行宮

목 乘馬還發至大皇橋前路日已暮宣傳官啓稟懸燈令由八達門還御行宮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0일(병오)>

강 召見華城留守 徐有隣 外營總制 柳文植 判官 金思義 迎華察訪 李元膺于維與宅

목 予敎文植曰本府軍政既令總制專任近來軍制果能就緒耶文植曰東伍軍之排鋪略已成樣而亦無疊役之弊矣予曰朝者動駕時見之則長樂隊頗能成樣矣有隣曰本府人大抵皆能善使焉矣予曰外營將校輩軍裝諸具之外裏衣俱皆解明此亦可見侈濫之習何爲而如是乎文植曰衣服之間果多濫習而所侈者只是外具至於行陳兵書等實事都不能熟習極可悶矣予敎元膺曰本驛諸弊今果何如元膺曰虛戶之弊今果無之而菁好驛合驛後一站驛路爲七十里之遠故不無弊端今若分置則似爲便好矣予曰此果無弊耶有隣曰果爲便好而以五六戶之難以充額爲拘礙之端矣予曰本驛馬戶總爲幾何元膺曰三十五戶矣予曰無論某條經綸必須另加釐弊期有實效也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0일(병오)>

강 命華城還穀中小麥限三分二作租

목 水原判官 金思義啓言本府民弊屢蒙軫念前後惠澤與天無極俯詢之下別無可以仰達者而第還上中有小麥名色數爲九百餘石而民皆言不便減耗特恩之後猶有圖避受還之弊者未必不由於此此而變通可以永久無弊敢此仰達予曰留守之意何如水原留守 徐有隣曰昨年以後雖愚蠢之民本府還穀豈曰有弊而獨此小麥一種皆願釐正地方官之意在於盡數作租而流來穀簿之一切除去亦所當念限三分二

特許作租民惠亦云不些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0일(병오)>

㉔ 命華城軍民家統改修以式年爲準

㉔ 外營總制 柳文植啓言本府軍民家統才已就緒比之啓下節目不至牴牾而第念許多軍兵填代相續遷徙無常若令續續爲之不無騷擾之慮或間一年或間兩年則疏密得宜事勢便當故敢此仰達予曰外使之意何如外使徐有隣曰家統成出時臣亦與總制爲之爛商而姑無好道理矣昨於果川行宮登筵時以五邑軍民家統待式年修籍無妨之聖教不擾從實無過於此本府軍民家統改修之節亦以式年爲準似合事宜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0일(병오)>

㉔ 駕發華城

㉔ 平明三吹具軍服乘馬出華城行宮 壯勇內使率京軍哨善騎隊二哨訓局步軍二哨馬兵一哨爲先廂訓局步軍一哨壯營鄉軍三哨訓將 都領爲後廂壯勇衛左列爲翼隊兵曹判書率右列爲攔後壯勇外使率外營馬步軍爲先廂之先廂長安門外落後至遲遲臺下馬少憩進發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1일(정미)>

㉔ 命太僕吏華城替囚者及理馬養馬決棍放送巨達刑推後濟州牧 永定浦作漢

㉔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司僕書吏盧鼎嘩等嚴囚事馳啓教以盧鼎嘩曖昧雖已尋放而替囚之吏決棍放送理馬養馬亦爲嚴棍放送巨達刑推一次濟州牧 永定浦作漢此後若此則出付先廂陣卽其地當用軍律書付內寺壁上事分付亦卽回諭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2일(무신)>

㉔ 命太僕吏華城替囚者及理馬養馬決棍放送巨達刑推後濟州牧 永定浦作漢

㉔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司僕書吏盧鼎嘩等嚴囚事馳啓教以盧鼎嘩曖昧雖已尋放而替囚之吏決棍放送理馬養馬亦爲嚴棍放送巨達刑推一次濟州牧 永定浦作漢此後若此則出付先廂陣卽其地當用軍律書付內寺壁上事分付亦卽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8월 22일(무신)>

㉔ 判下上言一百十四度于各該司

㉔ (….) ○水原幼學李希默等上言以爲孔夫子眞像自魯國 闕里出於東方千載之後猗歟聖上慕聖之盛意仍令本府立祠於孔氏之舊址名其土曰闕里揭其祠曰聖廟使夫子遺裔春秋釋菜一府兩祠各有所享而聖廟本無財力香火難舉此其切悶者一也各居孱孫裹糧入齋宿食極艱春秋享祀執事難備此其切悶者二也守僕庫直只有名色實無依賴莫重聖廟聞無守直此其切悶者三也且以東方先正之書院影堂言之或有賜牌或有復戶或有奴僕或有奉足而獨於夫子眞像之祠無一物所存乞加恩典一以爲宗祀安奉之舉於百代之上一以爲孱孫守護之道於萬世之道教以付之守臣若是可施之事狀聞事下諭○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闕里祠事體幾乎比隆於鄉校而若未劃書院之所劃恐涉如何本府田結中限五結特許劃付則臣謹當量入爲出著爲令式俾守齋焚香之資有備無闕令該曹稟處 (….) 禮曹 ○全羅道幼學鄭元贊上言以爲故全羅兵使 宜居怡卽世祖朝敵愾功臣楡城君炯之曾孫在宣廟朝以將才直除司僕內乘後中武科是時胡亂方殷造山鎮迫近胡地極擇萬戶故忠武公李舜臣入其選其後居怡代之巡邊使李鎰常奇愛之逮壬辰亂任全羅兵使與監司 權慄涕泣誓死權慄領兵詣幸州 宜居怡領兵赴水原遇賊

於沙坪諸將皆退而獨與黃進爲賊所圍過二日倏然潰圍出賊酋相顧曰皆飛將也癸巳權慄敗賊兵于幸州時京城賊大熾居怡領師屯衿川光教山分抄精兵防遏賊兵翌夜賊兵自山下向京城居怡率精兵躡擊殺六百餘人倭兵不敢近遂與都元帥 金命元 巡邊使 李贊追賊下嶺南時倭酋清正悉兵再舉必欲甘心於晉州乃與倡義使金千鎰 忠清兵使 黃進 慶尙兵使 崔慶會同入城中誓死堅守洪李分郭再佑出城爲外援分城而守往來相救守城之功居怡及黃進爲最黃進中丸死而金千鎰亦死之居怡挺身獨戰斬馘數十級退保南原身先督戰斬獲七十餘級竟爲中丸裹瘡血戰又中丸而死其本家殘微不能上聞朝廷終未蒙褒崇之典而同功同烈之人或有貤贈之寵易名之典俎豆之報乞垂一體之殊恩復顯百年之潛光教以下送該道詳考實蹟及格式報來後取捨 (…)

○水原幼學許鎮上言以爲渠家累代墳山在於本府而粵在乙卯年間本府李光株爲名人偷葬其父於渠之父祖墳數十步之內故卽爲起訟今至五年迄未決未接訟則李光株每每落訟掘移倭音不啻六七張而光株每以推託爲事前後本官初不刻期掘移延送歲月李光株落訟不掘之塚乞使地方官卽令掘移教以付之留守從長決給○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本府幼學許鎮山訟令本府判官 金思義摘奸圖形以來而取見其圖形則此山一局俱是許哥世葬之地而以步數言之則自李光株偷葬處至許鎮父墳爲八十四步至許鎮祖墳爲五十步而又爲來龍肩胛緊要之地則其所當禁在所不已且考前後文蹟則前判官 洪元燮時判官 金思義俱置李光株於落科或捧倭音或加囚禁使之督掘而光株不有官決延拖至今者民習可駭更爲分付斯速掘移事令漢城府稟處 (…)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8월 22일(무신)>

23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擊錚人等原情啓

4 該留守狀啓以爲咸陽 童蒙 崔義昌原情以爲渠六代祖母墳山在於綾州地而子孫零替守護無人前後左右纍纍他塚或壓主脈或葬案山龍虎而且名不知朱哥又爲偷葬於十步之內此莫非渠不肖零丁之致然渠六代祖贈贊成慶會粵在壬辰倭寇之日率烏合之餘衆摧百萬之凶鋒守晉陽從容就死昭在國乘則不可謂之無官爵之墳墓而衆墳簇擁奄成他山故不勝刻骨之痛呈官呈營頓無督掘之意亟令掘移云令漢城府稟處○漢城府啓言果如原情則崔慶會之壬辰樹立昭著於國乘而他人偷葬於墳山十步之內則其子孫之必欲掘移情理之所當然而至於前後左右纍纍他塚之或壓脈或龍虎案山之犯用者則恐難一一掘移更爲各別摘奸量其緊歇從公決給之意請分付道臣允之○水原留守狀啓以爲沔川幼學李惟松原情以爲渠七代祖贈贊成 福男丁酉戰亡於南原地倭寇諡以忠壯公三寸叔秉訥亦爲忠壯將故世稱勲功後裔而高祖墳山在於廣州而渠六代祖贈兵曹參判墳山亦在於階下穴前稍長故渠高祖母墳則在於其上高祖墳則在於其下同穴各葬而渠以零替之故流落沔川地矣去壬子墓下居鄭光洛偷葬其父於渠高祖父母兩墳之間三寸叔秉訥時以邊將遞來來訴得捷於廣州府掘移倭音爲四張論理題辭亦過十度而光洛拒逆官旨蔑視渠等延拖不掘甚至於合葬其母於其處亟令掘移云令漢城府稟處○漢城府啓言擊錚事果如原情則本府之十度嚴題彼隻之四次納倭訟理曲直更無可言而一向抵賴終不掘移者事極無據雖然一邊之言不可取信請分付守臣從公決給允之○水原留守狀啓以爲本府幼學孫相殷原情以爲渠五代祖博士暉墳山在於龍仁縣而再昨年山下居李提偷埋其父於渠祖山來龍至近之地故卽爲起訟得捧掘移倭音而李提專事延拖至於經年矣又於昨年本邑居前別檢 權倚葬其母於渠祖山單青龍逼近之地故又爲呈訴本官則本官摘奸時謂權倚曰訟理則汝當落科而李提之塚先爲掘去然後可以議到又謂田畔下有孫哥墓直如一塚此亦越人塚禁葬云云而初不聽理只令捉來李提而游辭防遮故權倚則瞰其李提之不掘李提則與權倚聲勢相依兩塚俱不得掘移權倚入葬雖後於李提卽是單青龍當禁之地則爲訟官者只當以理聽斷卽令掘移而必待李提之先掘始欲聽者萬萬不當且所謂田畔墓奴之塚卽不過從葬其主山側則與他人入葬大有異焉宜在勿論之科亟令從公處決斯速掘移云令漢城府稟處○漢城府啓言果如原情則偷葬既有先後本官之處決可謂得中請分付道臣更爲詳查決給允之○水原留守狀啓以爲驪州良人黃驗尙原情以爲渠妻母私婢鋤溫本以本牧居李哥兩班家婢子所生爲六男妹而

男則岳金 順才 莫山女則岳分 順辰 千愛也粵在丙辰年其上典李班特許贖良故岳金盡賣家產備納三百五十兩受出六男妹許贖文券後岳金贅居楊根地故粘連文券呈該郡成立旨而其後三十四年之間少無侵漁之事矣岳金與順辰 岳分已爲身死見今生存者只是順才莫山 千愛而其六男妹所生爲二十餘口也不意今年李班身死其子松山 捉致順才無數掙曳謂以初不贖良誣呈本官故渠持贖良文券對卞于官庭則李松山敢生壓良爲賤之計誣告曰已死三男妹果爲贖良生存三男妹初不許贖云云而且曰文券之着名亦非其父之手跡云則本官徒信其訴置渠於落科而贖良文券與斜出立旨等可考文跡竝爲燒火於官庭故渠不勝刻骨之冤奔訴營門至有本官啓罷之舉而此訟則以其文券之見燒尙在未決之中李松山侵漁之弊愈往愈甚族屬二十餘戶幾皆渙散李松山亟施壓良爲賤之律俾殘民支保之地云請令該曹稟處教以關係民隱令畿伯詳覈公決俾無更訴之弊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8월 22일(무신)>

경 命舟橋司船隻載運時不遵內洋之站路橫走外洋之捷徑者立科條嚴懲重推舒川郡守 李儒燁等

목 戶曹啓言觀此忠淸監司 李泰永狀本則枚舉平薪鎮漂失船之不謹護送委折查問於沿路守令邊將處則以爲內洋護送之站各有定界已自春後等待信地一一指導而若其風利而直由外洋者遠遠瞭望勢莫迫及之故羅州等三邑稅穀之竝載船初不遵內洋站路沿海邑鎮俱不得護送亦不逢點於元山只藍浦一邑去月十三日申時見其過境追到洋中捧其標文云湖南稅船之出自群山前洋歷過本道境者由舒川庇仁 馬梁 藍浦 保寧抵元山逢點後過洪州 泰安 安興所斤平薪 唐津仍向水原境今此稅船捨却水護之直站必以外洋作路使各站候望將吏初不相知者船漢情狀誠極痛惡惟此藍浦一邑之獨有過境文蹟卽是候望處所最近外洋追到受標之致沿路守令邊將則舒川郡守 李儒燁 庇仁縣監 李元八 馬梁僉使 全弘喆 保寧縣監 韓永達 元山鎮 水軍虞候 崔宗嶸 洪州牧使 金履鎬 泰安郡守 玄重祚 安興僉使 李漢斗 所斤僉使 劉德基 平薪僉使 金命淑爲當該而唐津縣則該船漂失已在於未到境之前不爲一體指名登聞竝令該曹稟處云矣蓋此設站指護賣出備不虞重漕轉之法意則近來京江船漢輩奸濫之習日益滋長執籌各邑之後初既逗遛而趁不下去每值過限始乃到泊於各該邑境百般弄奸惟事遲滯及此發送之後妄生趨程之計諉之以風利而直由外洋非特此一船而已雖幸無事到京究其所犯則有關紀綱從今以往使舟橋司別立科條不遵內洋之站路橫走外洋之捷徑者則考較標帖之文蹟這這嚴懲事定式施行沿海各邑鎮之別定監色等候各站者非但到其站而護送而止雖遠遠瞭望之船隻見其迂路作行則禁制邪徑指導正路使各避危趨安事理當然藍浦一邑雖以最近外洋追到受標既知其非直站而由迂路則不爲指導於內沿任他橫放於外洋者其與初不瞭候所失之相去無多則不可以獨有過境文蹟遽爾分揀於現告之中其餘各邑鎮守令邊將等則常時若果殫竭誠力嚴加檢束則前站將吏之所見隣鎮止宿之船隻豈有一不相知之理乎且以他道已例言之京畿各邑鎮則無論漕稅船過境卽時這這馳報湖南則以其程途稍遠雖不得續續報來每於月終各修成冊報來自是規例而獨此湖西諸邑曾無指護形止報來之事者殊甚疏忽以此觀之自來舉行之不如他道足可推知而既無故犯之跡則許多守令邊將有難竝置於不謹護送之律姑以申令之意舒川郡守 李儒燁 庇仁縣監 李元八 馬梁僉使 全弘喆 保寧縣監 韓永達 洪州牧使 金履鎬 泰安郡守 玄重祚 安興僉使 李漢斗所斤僉使劉德基與藍浦縣監李敬簡請一竝從重推考俾責來效元山鎮 水軍虞候 崔宗嶸 平薪僉使 金命淑等則已經勘處今姑置之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8월 23일(기유)>

경 命華城屬邑武士試取再明日春塘臺待令

목 敎曰華城屬邑先試武士再明日當於春塘臺試取依內試射例待令試官則兵判 壯勇兼使內營從事官爲之規矩鐵箭百步柳葉箭二中講書取一技以此分付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5일(신해)>

㉔ 御春塘臺行瑞蔥臺試射華城屬邑武士試取及壯勇營秋等試射

㉕ 具軍服陞座試官率應射諸人入庭行禮訖分所試取○壯勇營將官 柳葉箭入格哨官前宣傳官 李景德邊三中復職前哨官前郡守 金宗淳邊二中兒馬帖一隻別將前兵使 申應周 哨官前府使 金翰周前哨官前虞候 丁允泰前察訪 慶恒運額外壯勇衛 備邊司郎廳 李彬前宣傳官 李英植 宣傳官 李省淵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將校柳葉箭 入格別武士崇祿鄭東仁邊四中熟馬帖一隻武士前判官 李致默邊三中筒箇一部別武士嘉義朴載遠貫一中邊一中知穀官出身徐有馨 教鍊官前萬戶 朴理漢等二人別武士出身徐宗福武士嘉善金春雲等三人邊二中各弓箭一部出身趙珍哲 知穀官出身呂鉉長貫一中各長弓一張閑良李漢忠等三人教鍊官閑良李珍輝等三人別武士折衝姜漢範等七人武士折衝尹再澄等六人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將校片箭入格武士嘉善金春雲等三人邊一中各長弓一張壯勇衛 柳葉箭入格崇祿李英植等四人邊四中永植等三人熟馬帖一隻金興哲加資資憲韓昌麗等二人貫一中邊二中邊將除授崇祿李春馨等三人邊三中各筒箇一部折衝崔宗佑貫二中半熟馬帖一隻資憲任慶麗等二人貫一中邊一中崇祿申德就等十九人邊二中各弓箭一部折衝崔碩良等五人貫一中各長弓一張崇祿陸重秀等二十人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壯勇衛 片箭入格折衝崔東植等二人貫一中各弓矢一部崇祿李春馨等八人邊一中各長弓一張左哨善騎隊柳葉箭入格兼司僕 金光暎貫一中邊三中直赴殿試出身李大成貫二中邊一中加資兼司僕 全成景等六名貫一中邊一中各弓箭一部折衝金得煒等十二名邊二中各帳弓一張良人朴大光等三名貫一中折衝鄭德基等三十六名邊一中各箭竹五十箇右哨善騎隊柳葉箭入格兼司僕 劉白川貫一中邊二中直赴殿試出身申益文貫二中邊一中加資高處謙等三名貫一中邊二中處謙熟馬帖一隻李彥國等二名直赴殿試出身許灝等六名邊三中灝等二名各筒箇一部李廷斌等四名直赴殿試出身金光郁等四名貫一中邊一中各弓箭一部出身梁世燦等六名邊二中各帳弓一張良人安好順貫一中出身金鼎潤等三十五名邊一中各箭竹五十箇善騎隊馬才別技入格左哨善騎隊出身全守一等三名馬才上上各木二疋出身金景輝等三名上中各木布一疋出身吳繼福等七名上下各木一疋右哨善騎隊兼司僕 張億壽等四名上下各木一疋左哨善騎隊兼司僕 朴春文雙馬才上中木一疋布二疋良人金世重右哨善騎隊良人金仁宅上下各木布一疋左哨善騎隊出身吳繼福等二名交戰上中各木布一疋金景輝右哨善騎隊折衝李處仁 月刀上下良人張鍵 雙劍上下各布一疋○武藝廳 烏銃入格金德哲邊二中布二疋盧有殷等二名貫一中鄭點順等七名邊一中各木一疋○別軍職 徐春輔 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陞六後陞紱駕前折衝金志淳貫一中邊四中加資駕後閑良崔致榮 武藝別監 朴景郁貫一中邊三中金慶載前別監 朴世蘊貫一中邊二中直赴殿試蛟龍旗馬上奉持閑良鄭壽大步下奉持閑良金光好貫直赴會試馬上奉持出身姜弼聖等三人步下奉持閑良趙東信等二人邊二中各兒馬帖一隻○華城屬邑先試武士試取入格閑良丁若鎮 鐵箭一矢一百十三步二矢三矢一百十步張進道鐵前一矢一百十九步二矢一百六步三矢一百九步安興大鐵前一矢一百步二矢一百八步三矢一百二十三步柳希福鐵箭一矢一百一十一步二矢一百八步三矢一百九步鄭汝濟 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申光龍 金聖柱 崔光彥 李殷祐 金鍾虎 金鳳祥邊二中柳昇根講純通李濟完 李永福 尹行訥 韓應浩純略車慶德 鄭慶基 宋翼烈 李起洙 千載清 李壽豐 李守仁 片允福 韓應一 鄭鵬采 鄭煥宗 李鶴耆 安塾粗吳泰學 鄭弘相純粗○壯勇營秋等試射柳葉箭入格把總前兵使 李東植貫一中邊二中加資額外壯勇衛出身尹敏東邊三中陞紱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7일(계축)>

㉔ 命水原 廣州北兵營 黃海兵營都試居首居二人等直赴殿試及會試如例

㉕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則本營親軍衛今秋等都試時閑良韓用夏居首李達淵居二令

該曹稟處韓用夏似當依法典直赴殿試李達淵亦當直赴會試請上裁從之又啓言觀此廣州留守 金思穆狀啓則本營守堞軍官今秋等都試時閑良任熙常居首令該曹稟處似當依法典直赴殿試請上裁從之又啓言觀此北兵使 李潤謙啓本則本營屬富寧以南四邑親騎衛己未條四等都試時閑良金行立居首李文愿春等騎蒨沒技朴東赫通德郎洪聖圭夏等騎蒨沒技閑良李春華夏等鳥銃沒技馬兵都試時閑良李文杓居首朱德龍之次竝令該曹稟處金行立 李文愿 朴東赫 洪聖圭 李春華 李文杓似當依法典直赴殿試朱德龍亦當直赴會試請上裁從之又啓言觀此黃海兵使 鄭學耕啓本則道內武學己未條四等都試時韓寅得居首朴得重之次令該曹稟處韓寅得似當依法典直赴殿試朴得重亦當直赴會試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9월 13일(무진)>

강 命前綾州牧使 李宗燮罪名蕩滌

목 義禁府啓言綾州牧使 李宗燮拿問事傳旨啓下而拿來羅將前已發送矣卽接水原留守 徐有隣移文則以爲李宗燮今月十六日到本府店幕遭其母喪云請依法典給暇過葬後拿囚教以喪前所犯例皆蕩滌勿爲拿來其代令該曹今日政差出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9월 17일(임신)>

강 命華城 春秋習操取稟時長樂隊合操一款別爲措辭

목 壯勇外使 徐有隣啓言外營春秋習操取稟狀啓通稱馬步軍兵又稱城操面操故親軍衛長樂隊及四城協守新豐御隊牙兵等名色各以其類包入其中矣今則長樂隊出防十二部之春秋合操農隙五朔月課既已一依左司鄉軍例爲之則揆以事面宜有區別之道此後春秋習操取稟時長樂隊合操一款別爲措辭狀聞事定式施行至於每朔月課則毋論本府與屬邑亦依鄉軍月課例隨其軍兵所在處着意肄習之意請一體分付從之教以月課更待下教爲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9월 20일(을해)>

강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檢校提學 鄭民始 水原留守 徐有隣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9월 20일(을해)>

강 命迎華驛居民依例免稅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各驛基址皆有免稅之例且城內居民基址皆蒙免稅之特恩則迎華驛設官募民之地宜有一體免稅之舉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9월 20일(을해)>

강 召見大臣閣臣及來待諸臣于便殿 左議政 李秉模 右議政 李時秀 判府事 沈煥之 檢校提學 鄭民始原任直提學 徐鼎修 徐龍輔 鄭大容 直提學 李晚秀原任直閣 金勉柱 徐榮輔 金祖淳 檢校直閣 沈象奎 金近淳 檢校 待教 李存秀 水原留守 徐有隣 壯勇大將 李漢豐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9월 22일(정축)>

강 行七夕製于泮宮

목 教曰以菊製時紛挐之士習猶令通方外爲鄉外儒生咸聚之時也方外既通則收券必多時原任閣臣直提學以下時任玉堂入直兵曹郎廳 試官加差使之收券前待令○以濟濟多士克廣德心爲賦題命承旨

與藝文提學偕往泮宮試取以來入門三萬七千九百五十三人收券六千五百七十二張 明倫堂收券京六百十張華城五十張廣州六十五張開城府四十四張江華十張 京畿五百四十張忠清道七百四十三張江原道二百三張黃海道二百六十二張慶尙道三百四十張全羅道二百六十張平安道一百四十張咸鏡道二十七張丕闡堂收券京六百十張華城五十五張廣州五十七張開城府三十二張江華十二張京畿六百六十張忠清道七百張江原道二百二十一張黃海道三百四十一張慶尙道二百五十張全羅道二百十張平安道一百二十張咸鏡道十張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9월 27일(임오)>

㉔ 科次七夕製試券于便殿入格儒生施賞有差 試官 李秉鼎 徐龍輔 鄭大容 李晚秀 金祖淳 沈象奎 金近淳 李存秀 韓用鐸 南履翼 金秀臣

㉕ 敎曰七夕製賦居首三中一慶尙道幼學申應堯 直赴會試三中忠清道幼學金成簡 慶尙道進士鄭述咸鏡道幼學金象錄草三中咸鏡道幼學尹忠植等四人給二分三下京幼學尹應大 李容愚 京畿進士尹行澈 忠清道幼學柳鎮學 慶尙道幼學李泰燮 全羅道幼學鄭在天 黃海道生員洪聖肇 平安道幼學車亨達 咸鏡道生員李若洙等九人草三下京幼學尹慶曾進士宋翼淵幼學吳相聖 華城幼學金奎應 廣州幼學丁厚祥 開城府幼學李馨 江華幼學李希溫 京畿生員尹行慶幼學尹懔 江原道幼學鄭鴻漸生員任希昊 忠清道生員柳鎮穆 慶尙道幼學李毅行 全羅道幼學金載坤景暘一平安道幼學黃鐸 濟州幼學金仁文等十七人給一分次上京幼學李觀九 尹慶烈 李鎮泰 尹耆烈 洪俊榮進士南周獻幼學尹錫永 權命錫 華城幼學金箕良 廣州幼學韓世翊 開城府幼學金聲集 江華幼學宋弘濂 京畿幼學宋致來 劉在淳 閔安世 金豐進 許著生員具龜年幼學朴永源 江原道生員康柱石幼學金鎰 李勉翼生員閔晉秀幼學李顯協 忠清道幼學李升延生員宋欽詩幼學趙鍾普 李仁榮 鄭履中 鄭文承 權百應李集灝慶尙道幼學金龍九生員柳約文幼學趙溶朴采全羅道幼學申世洛 韓思英 趙奎華進士韓一相 黃海道幼學洪拭生員張漢杓幼學趙師龍 平安道幼學金處溫 崔漢鳳等四十五人各韻書一件賜給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9월 27일(임오)>

㉔ 召見左議政 李秉模 誠正閣仍行次對

㉕ 敎曰近見諸道狀啓關東一路外農形庶可領略比之夏間雖出望外秋成之後益知今年民間之或有白微此意嚴飭諸道明日以後連值殿座其後又值大享再明日次對進定於今日○予謂左議政 李秉模曰卿之麻痺實蟋予果知之而夏間處義時則有難遽然許副矣日前又觀疏語所陳則難強之勢非出托辭及今許解俾便調理則以公以私可謂兩便而初疏卽副事面亦涉如何欲待一番面諭而念卿病勢難以侵早赴公故今於日高之後始乃召接卿若捨却劇務放心養閑則沈疴之去體亦可爲慎攝之道既已來會先行次對後當遞解矣秉模曰臣雖冀卸重任若有稟處事則豈可不仰奏而諸路年分姑未齊到別無可達者矣右議政 李時秀曰諸道之舊還分排似有晚時之慮矣予曰今年雖是豐歲向來東風後果無所損云耶秉模曰畚農則未知與昨年如何而田穀及木花無一不熟者民事幸甚矣至若丙辰則湖南間有稍歉處而混包於他邑之豐矣今年則畚農稍損於丙辰而各穀皆爲豐穰矣秉模又曰僚相俄以舊還事仰奏矣三南之昨年停退條當與新還一體收捧各年舊還竝當分數磨鍊而湖南之再昨年仍條則不可不依數準捧矣予曰何謂仍停有司堂上李書九曰此蓋再昨年停退條當捧於昨年而昨年又未準捧故名色則稱以仍停而廟堂則當以舊還分排矣予曰三道停退之數當爲幾何秉模曰嶺南則十萬餘石湖南則六萬餘石湖西則五萬餘石矣予曰停退之數亦爲不些今年內準捧果爲不難乎秉模曰以嶺南之大十萬石則可以無慮準捧而兩湖則數爰本非過多收捧似不爲難矣予曰既捧停退又及舊還則民之受弊切爲可念且湖南右沿之今年年事既不及於右沿則舊還收捧必被偏苦此合商量處也湖南舊還若許勿捧則兩道之民亦不無斑駁之歎此事誠爲重難矣秉模曰聖敎至當矣其外京畿及水原 廣州 江華則皆有流來舊還而關北 海西竝

無可捧者關東則吏奴之逋所定年限已滿而尚未準捧爲弊多端申飭道臣從速收殺之地似好而關西之每出舊還甚爲悶然而此亦不可不使之準捧矣大抵停退之法雖掇目下之急而收捧之際反貽民弊臣則以爲少加變通似好矣予曰此亦有難遽議而卿言誠是矣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9월 28일(계미)>

강 命京畿 水原 廣州 沁都及三南 統營舊還竝勿捧只捧昨年停退條關東吏奴逋收殺事令廟堂另察嚴飭

목 左議政 李秉模啓言諸道舊還當此均登之時固當多數分排而昨年失稔之餘今此民勢在所當念京畿自戊午未捧條至壬子條合二萬一千一百餘石分排而此外又有戊午停退八百石此則當與新還一體收捧水原甲寅條三千六百餘石廣州甲寅條四千六百餘石江華甲寅條三千三百餘石關西自戊午未捧條至辛亥條合四萬五千一百餘石分定使之準捧湖南則昨年停退爲六萬九千一百餘石湖西則昨年停退爲五萬八千八百餘石嶺南則昨年停退爲十萬四千九百餘石統營則昨年停退之散在三南者爲一萬八千餘石此皆今年應捧者則更當以各年舊還磨鍊捧上而今幸聖教旣念沿邑偏重之苦又軫他邑斑駁之慮謹體德意三道及統營舊還姑爲置之俾各專意於昨年停退條關東反逋之移錄舊還外限年分捧者反爲吏輩侵索小民之端請從速收殺以爲永祛根柢之意分付從之教以畿甸年事民力不及於三南流來舊還之此時督捧豈有豐歲之樂乎與三都勿捧事分付關東則吏奴之逋爲弊於民間如許而道臣漫若不知其可曰知旬宣之道乎今年勤慢卿等別加考察先以此意嚴飭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9월 28일(계미)>

강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判敦寧 鄭民始 華城留守 徐有隣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0월 3일(무자)>

강 頒新印雅誦

목 親選朱子詩命名雅誦製序文弁之卷首書凡八編詞賦琴操及各體詩總四百十五首是歲九月十五日始印越十日告訖又五日進獻至是教曰御定新印雅誦 宙合樓一件西庫五十件內閣五件弘文館八件春坊六件華城行宮三件奎章 外閣 五處史庫 外閣 尊經閣各一件成均館月講所用五件東西上齋四學各一件道東書院 濫溪書院 筆巖書院 道峯書院 陶山書院 玉山書院 紹賢書院 坡山書院 遯巖書院 華陽書院 興巖書院 潘溪書院 牛渚書院 義巖書院 德川書院 東洛書院各藏一件監印閣臣 李晚秀 沈象奎校正輯註文臣李書九 洪義浩 李魯春 金義淳監印抄啓文臣 金履載 曹錫中 洪奭周 金啓溫時原任閣臣原任提學 沈煥之 檢校提學 鄭民始原任直提學 金憲 李秉模 金載瓚 徐鼎修 徐龍輔 鄭大容原任直閣金勉柱 南公轍 尹行恁 徐榮輔 金祖淳 李始源 直閣 金近淳 檢校待教 李存秀原任待教 徐有渠各頒一件抄啓文臣 金履永 趙萬元 徐俊輔 李勉昇 柳台佐 洪樂浚 金熙洛 具得魯 申絢 權峻 姜浚欽 洪命周 黃基天 金處巖 李英發 李弘謙舊選文臣嚴耆 洪秀晚各頒一件右議政 李時秀 大提學 洪良浩前大提學 徐有臣 弘文提學 黃昇源 藝文提學 李秉鼎前提學 李命植 徐有隣 丁範祖各頒一件師傅 宋煥箕 諡善 李城輔僚屬鄭東觀 韓用和 鄭日煥 申大羽 宋時淵 俞漢雋 朴宗羽 柳尋春 宋稚圭各頒一件檢書官 柳得恭 朴齊家 徐理修 李集箕 李藎模 成海應 李功懋 朴宗善 李旭秀 李光葵 元有鎮 鄭樵 金基普 鑄字監官 柳明杓各頒一件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0월 3일(무자)>

강 命京畿災結加俵依狀請許施如有初不名色白徵之弊雖已封啓加俵後從實更爲狀聞仍命三道 留

守處亦爲下諭

○ 京畿監司 徐鼎修狀啓以爲道內農形均之爲同豐固無彼此優劣之可分故三等名色不爲區別三農既皆告登別無可名之災則地部所劃四百結以外面驟看似無不足之患而第夏初旱乾直到數朔濱海堰畝鹹氣所透土性堅硬得雨之後猶未蘇滌者間或有之且因秧種之不足畢竟未移者亦或有之今若謂之以大同均豐之歲而似此不得不給災處竝不舉論雖把束之微致有向隅之歎則此豈仰體朝家恤民德意之道乎所謂鹹損與未移此不過百分之一而亦足以積分成數沿邊諸邑流來舊頃之自前以當年災一體磨勘者厥數夥然竝計新舊災合爲一千七十六結零較諸事目頒下之數其爲不足爲六百七十六結臣營膳錄中年久之例雖不可援而爲說以近年言之丙辰災總猶爲一千八十七結零則今年災總庶不至於過濫事目劃下外不足災六百七十六結特許加劃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教以爲先依狀請施行而畿邑之新舊初不名色拔例登聞於年分者即諸道所不敢爲之例蓋以邦畿惟民所止其所視之實有自別也曾聞該道初不名色厥數夥然所以丙辰稍熟之歲俵過千結而況今年之不及丙辰乎又況始嘆而未移晚風之不穎兼之以海邊鹹損則加請之數必知有白徵之慮萬一如此是罔民也朝家寧爲是乎卿其體此中諭之意毋曰已封啓既磨勘苟有涉於右所申諭條件約綽加俵後從實更爲啓聞而華城 廣州 江華 三都亦兼留司之任以此有旨須即知委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0월 4일(기축)>

○ 命水原府災結加劃依狀請施行

○ 備邊司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災實狀啓則以爲本府穡事總而論之則優可謂之中熟如此之歲只當以事目災量宜分俵而秧苗被旱枯損不得移插者有之堰畝因鹹消澌不得刈取者有之又有最晚移未發穗之類合而計之則恰爲一百四十結地部劃下二十結外一百二十結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地多沿野晚移之稍夥事勢固然流來舊頃前雖蠲減今災加請亦不爲過請依所請施行以爲一均俵之地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0월 12일(정유)>

○ 大司諫 閔昌燾上疏辭職仍陳貽謨求賢之道及辨誣諸條賜批

○ 疏略曰惟我元子宮睿質夙就文思穎達其將長發其祥永綏天祿矣凡在臣隣愛德祝釐之忱大小惟均而伏況以殿下軫宗祔之托念貳極之重訓迪成德宜無所不用其極然臣愚過慮竊恐保護踰於矜式口體先於性質或使謔玩昵御雜進而汨其心目拂士正人罕接而間其薰陶致失蒙養之方而易缺群黎之心也竊謂聖上不遺裕昆之道敦召林下宿德之士旁求野外蘊積之人思與之共導睿質益篤邦祔而第伏見山林倚毗之賢尚遲于于而進草茅延攬之彥未見逐逐而來以至肄講之筵莫覩彙征之美豈非昭代之欠典乎伏願殿下內而益懋克儉而克勤以盡導迪之方外而毋忽勞徠而招延俾各矯揉以正而時以政事注措之符君德而合時宜者辟明而詔之以爲博經傳而賅物事巨細無遺之教馬鳴呼明義一書即我東麟史也凡藉手而事殿下者舍是書而奚以哉有一反是則冠裳而禽獸也若論今日是果何如世道耶平居無事則口是心非而束閣不觀出而要世則假義而夸名躐等媒進滔滔一世皆入於其然不然之間朝象之不靖民志之不壹職由是也殿下於是徒軫龍蛇而赤子不念羸豕之躑躅煦濡失於涵貸剛克欠於乾斷以致義理晦塞日月薄蝕不復知有大書特書之大文字於天地之間嗚呼痛哉惟殿下闡明聖學扶獎道教固無遜於古昔聖哲而臣竊謂文勝武弱正如齊魯之委靡而其流之弊有所云洋學者出而將竝與堇存之人紀而滅絕之豈不岌岌乎殆哉若使懲討必行而不掩以私儒術克明而各安所樂則舍康莊而趨歧路宜無是理儒術上闡明則殿下固已盡之矣而懲討之不嚴即所以茫無隄防而駸駸至於正道茅塞而邪說橫流也伏願殿下罪其罪而人其人毋違大聖人四罪而天下咸服之休焉嗚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四時成焉萬物育焉惟我殿下以天縱之聖御君師之位體天行道治化肸蠁則爲今日臣子者咸囿於樂育陶鎔之內而不敢贊

一辭正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然奈之何義理不明倫綱墮地粵自戊己以來手勢蹈襲凶謀傳授至使聖德未闡聖志難明而聖誣益僭臣雖刻心瀝血無以洩其憤痛之萬一也嗚呼惟我殿下睿學之精一而剖析於毫釐聖孝之源百而盡美於節文允矣人倫之至合乎天理之明誠意之惻怛大義之光正足以有辭於天下後世是豈小人之腹所可蠡測哉太廟之親祿不以寒暑而代攝園陵之展誠每當春秋而躬將兢兢於重祀典之禮孜孜於順慈旨之誠推以格天之睿孝祇行遷園之縟禮情文儀物莫不畢舉而惟彼華城一區密邇仙寢處三南喉呃之要而無名山大川之限則設百雉崇墉之固爲萬世控護之圖者事蓋有待而非得已也伏況財發內帑而不費經用之力丁皆雇役而兼寓濟荒之策八城晏然四載告功此殆亦天地神人之所默佑而無異辭於天下後世者也瞻北壇而復雪之義難忘睠西京而風泉之思每切獎忠義死節之士而扶植頽綱錄清白尚廉之裔而勸勵貪夫慎爵賞以杜倖門獎廉恥以勸飭毆至於重農之德音蠲稅之恩綸歲以旁午無遠不暨而一雨一暘每關聖衷田功康功克念民天宵衣旰食罔敢或忽殿下之於孝理政化殆無餘蘊而以論儒教則稗官奇文不使購於燕市聖經奧旨惜未發於前人刊印屢行發揮益明而挹杏壇絃誦之音標考亭淵源之美崇是書而明其志導一世以棧樸菁莪之化正所謂聖德神功不在禹下而又於春秋之書修明而表章之永使邦之俊乂島習而蛾述必以是焉比屋而將不昧於君君臣臣大一統之義有君而無臣非謂無志士之感而殿下之於崇儒重道可謂駕軼三代矣至若聲色芬華之微何嘗爲累於燕濩之地乎嗚呼我殿下之含恤茹痛四十年如一日聖心無樂乎南面而錦繡不御於褻服聲樂不近於燕處常御之室不施華來大布之服每至屢澣鵷班有禁綃袍羽林皆挿假貂而島夷之器玩不入於常供唐肆之紋緞永絕於服御眷眷治民之謨而未明求衣懇懇求賢之方而不遑當食迷離荒樂之漸無從而入曷不盛哉曷不休哉嗚呼大堯之協和萬邦舜禹之乃孝乃儉湯文之不邇聲色孔朱兩夫子之闡明道義惟聖上兼而有之而眞實踐履是誠宗社臣民萬億年無疆之福而其奈戊己餘孽種下生種梟音不改狼心相傳政令一下而煽動群疑綸綍一頒而誑惑衆聽周之營洛謂之築怨虞之命官謂之賄成夏禹之克儉而擬之以奢侈武王之不邇而譏之以聲色恩言之誕敷而謂之以虛文德教之光明而謂之以外飾甚至以大聖人以禮制情之孝而敢欲漫漶之毀畫之長使聖德志事曖然不顯而至于今無一介臣挺身聲討而罪人斯得辨聖誣於千載之下明聖德於百王之上者嗚呼痛矣聖度太寬王綱太恢好生之德及於群醜政宜革心歸化同我太平而舊染不悛凶肚益肆倡詖言而誣聖德指無而謂有架虛而鑿空遂敢以尊聖德辨聖誣謂之以承望而諂媚國家何負於此輩而乃忍若是此而不已則懲討之法有名無實而明義之書無地可讀臣所以寤寐腐心思欲手剔而口齟也伏願聖明以臣瀝血之章昭示中外使奸萌折而妖氛息以爲宗社臣民之幸焉批以首言貽謨與求賢之道爾言甚好當留意於是其餘諸件有其然處亦有不然者爾其勿辭察職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0월 12일(정유)>

㉔ 飭華城邑校輩憑藉勿禁帖勒斫私養山樹木之弊

㉕ 敕曰今聞奉命行回奏外營隣近處邑校稱以橋梁或水桶所用持判官勿禁帖四出勒斫土庶丘木在在未免濯濯年復年來愈往愈甚云者豈不駭然之甚乎雖曰應用之不可已者其可縱校行惡不之禁戢乎近於莫重植木之節朝家一心憧憧以朝家爲園寢植木欲望其蒼鬱之心反隅於隣邑土庶各愛其山松梓之心則彼土庶見困者之心果如何既往雖不必一一追加嚴懲此後隣邑私養山斫取樹木一款各別嚴禁雖於橋梁所用亦勿以判官一張禁帖施行必皆關由外使又必錄其株數以待來頭奉命摘奸時憑考事分付外使處亦令畿伯遍飭華城隣近邑雖有華城勿禁帖除非外使公文之許施者切勿施行事曉諭民間俾知此諭之亦出於爲所重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0월 19일(갑진)>

㉔ 泰安郡守 玄重祚疏陳四條民弊賜批命廟堂劃卽回啓

㉕ 疏略曰臣莅任不遠其在一方生靈之流來疾苦有未及遍察周知而適有目下民情之不得不趁卽仰微

者湖西諸邑中獨本郡稅米從前輸納於江都矣自今戊午春始爲移納於京司則京司所入之人情雜費比諸江都之納幾乎倍多故其時稅納監色猝當許多不足之數充納無路乃以此狀呈于地部自地部關於營邑則營邑之臣計無奈何遂諗于衆民論報京司以其不足者分數加斂於結夫仍爲定式此蓋不獲已之事也臣於下來後取考文跡則當年田畝實結合爲一千六百五十餘結稅米太及三手米所收合爲七百石零而元上納爲五百七十石其餘一百三十石是江都納時船價雜費數也今京司上納船價雜費乃爲二百石零則比前不足果爲七十石零故每結加斂定式爲六升五合臣於是復取大典通編及戶曹雜費磨鍊事版詳細叩籌以準則其爲數也果如是矣然則今此不足之數既未可以他穀彌縫又不可責徵於監色其所加斂於結夫勢固然也而但伏念民情狃於故常惑於創始況施之以加斂之目乎此邑以江都納之故元來徵稅之法雖云比他邑稍歇自前如是爲常者不知爲幾許年所而忽地加徵則惟彼蠢愚之民不識裏面事勢安得無疑議之心乎疑則生怨議則致謗彼焉可以戶諭家說而使之曉然耶臣於此事反覆思惟則其所善處之道實無自營邑可以變通者而凡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而後其末可治也蓋江都納之移爲京納臣雖未詳其委折之輕重如何第伏見關文所下則初因華城留守所奏以本府餉需支放之不足姑令有裕間移割矣繼因地部所啓自華城而又移爲京納矣此邑稅納之當初劃定於江都者必有所因而然今若爲華城所重姑爲移割則華城與江都不其懸殊而至若京納則人情與雜費若是其過加自京司視之於此於彼雖若無異同自外邑計之則所入多寡不啻較然此邑所納之穀較數歲之中不過爲三四百石則其數不甚多矣爲此四百石穀之充補於京倉而忽改外邑積年常行之規以至貽民弊而致民怨則其爲所損反有大焉況四百石之穀自江都移用於京司亦非甚難何必使外邑變其例而直納之然後爲可耶然則此邑稅穀依大典輸納江都而勿復使之直納京司者上也不然則依華城府所奏姑爲移割於華城次也不然則京司雜費之元來濫多者量宜裁減比諸江都之費無甚過加者又其次也惟此數條之外更無他道已納兩年之加斂雖不可論而目今民心猶未能釋然伏願亟下臣章於有司之臣爛加商確卽令稟定且臣於舟橋船稅穀裝載事竊有愚見敢此附陳焉凡各邑稅穀之必於三月內裝發乃是法典定式而一自舟橋船再運三運之後近則過六七月遠或至八九月此非徒船漢輩逗遛遲滯之致亦其勢固不得不然而以此之故其爲列邑弊端不一而足蓋近來民習每於捧稅之時鮮有能趁期備納者雖泊船浦口限日徵督尙患其稽緩況裝發之限既退而緩矣惟彼觀望之民豈肯前期於數三朔之間而爭先來納哉是以貧而懦者食其穀而艱其辦富而豪者販其利而拒其納遷就於牟糴之時而與之并督拖及乎新穀之際而不撤舊科吏或緣奸民多妨農此已成莫大之痼弊而若其早納先捧者則留積等待經春過夏傷損耗縮無異陳穀於是乎爲監色者恐其虧欠於上納預先加厚於斂捧此亦必至之事也又況重載船運捨却春和日暖之時每在夏潦風高之後則往往臭載勢難必無而舟橋船漢之於再三運也期限已晚心忙意促必也貪程趨進無所難慎致敗之患未必不由於是向日羅州稅船事亦豈非可監者乎且沿邑護送之設法意至重故計給糧米公費甚多責立監校民弊亦大而有不暇顧而恤之此乃不得已之與也然而以其有再三運之故自三月至九月長時等待殆踰半歲則其爲費也爲弊也尤豈不倍蓰於前乎臣伏見大典通編則有訓局船再運限以五月初旬過限則令該邑募私船裝發之文而今此舟橋船則初無定限雖過十月之後必等待而後已故致有此弊伏願更令廟堂另加商量舟橋之船定其邑數只許一番裝載後勿許再運三運再運三運之邑竝令依前以地土船裝發於三月限內而再運三運如不可不許則依訓局船例定限一以重稅穀裝載之法一以除外邑無窮之弊焉抑臣又有冒昧仰陳者沿海之邑例有內醫院卜定蛇油丸製納之規蓋其輪回當次爲二十年一度也今年本郡適當其次故臣按考前例則其所入藥蛇幾爲四五百箇而使民人捕捉計邑之戶或一統一箇或三統二箇分定責納蛇之爲物搜之未易得得之未易捉且非其種則不合藥非生取則不堪用而其所捕納之期每在八九月之間蛇多穴處故民乃廢耕廢穫遍山遍野程限已迫鞭朴隨之於是乎收錢求買一蛇之價多至三四兩如或監製官下隸及邑吏輩從中點退則又不無人情之費假使一統一箇每戶徵納幾爲一兩錢通而論之一劑丸不過十餘斗封進而費民錢殆千有餘金矣然則民間苦役孰甚於此夫國家之責徵於民者雖土產常獻之物必給其價或蠲減他徭而今此捕蛇則以其至難至苦之役曾無所給價蠲徭之惠者

實有違於我聖上視民如傷之本意亦願俯詢於有司之臣此後 蛇油丸當次之邑則許減其相當民役俾無偏苦之弊且有事屬隣境而弊在目覩不得不仰達者平薪鎮者即古之監牧而自甲寅年罷牧場設營屯仍割數三邑土地開鎮分界屬之本官者也當初任事者之不善舉行姑勿論只以見今民弊言之則列邑則一結所收之米無過二十三斗而該鎮境內則不問田與畝一結多至五十餘斗雖遇豐歲民無甂石之餘列邑則良丁之民各有分隸苦歇異役番納殊時而該鎮軍伍則非但額多丁少所屬偏於一營或有一室三四丁則每當收布之際數十餘金一時竝徵者多且稅船候望護送之節雖雄州大縣不無其弊而至於該鎮則監校差立輪責於數少之民民無終年安業之暇其他種種弊端難以悉舉以此民不堪其苦皆願還屬於諸邑而無處告愬將至有渙散之慮蓋其設置排布及凡百酬應與郡縣無異而只有需用之費別無區劃之資則其斂民無節固亦必至之勢而凡諸公納其色品之高厚催科之迫急與鎮屬輩憑藉侵剝之苦有不可禁止若是則民安得聊生而不至於騷怨耶竊伏念此鎮形便初無係關防要害者而居然大設衙門廣置部曲不恤隣疆之割裂不計國用之損費者專爲本營置屯之故而今其弊乃至於民不奠安則屯將不久自廢而鎮亦無所恃矣是豈朝家開鎮置屯之本意也哉臣聞外邑之有營屯者多矣而當其收稅之時或自營差遣人員或自邑收捧上納民不言苦稅亦無損然則此鎮之設徒見其無益有害而既設之鎮不可遽言其罷伏願亟令廟堂講究祛弊之方俾居民無渙散之慮營屯有設置之效焉批以爾以法從出典芻牧不待勤諮之舉能以邑弊民瘼有此疏陳今日酬應雖煩覽即賜批以示嘉尚之意而稅納之昔彼今此尚有鳬鶴之歎況京納所費甚於島輸云乎湖西稅運之愆期必由舟司船人之逗遛日前飭諭果然不錯蛇油丸之弊亦必然矣平薪鎮事罷牧設屯弊反甚焉則烏在其蠲減該寺稅總之意乎并令廟堂劃即回啓其中可以詳覈者亦即拔例舉行以爲期於蘇弊之地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0월 20일(을사)>

㉔ 御春塘臺行壯勇營大比較施賞有差 試官 徐有隣 申大顯 申應周 徐有和 申鴻周 吳毅常 李格 金處漢 趙觀鎮 宋守淵 鄭周誠 田遇聖 金翰周 李拭 柳命源

㉕ 別單將官善騎別將 申應周 柳葉箭邊一中上弦弓一張前哨官 柳命源 柳葉箭邊三中加資額外壯勇衛 安光贊 柳葉箭貫二中前哨官 李拭 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善騎將 尹頤東 哨官 元永象 尹致章額外壯勇衛 李運植 南錫九 金文基以上柳葉箭邊二中各上弦弓一張額外壯勇衛 俞武煥 柳葉箭貫一中把總 安櫺前把總 金處漢 善騎將 李憶 哨官 李仁達 金宗淳 沈閭之 李魯昌前哨官 田遇聖 李景德 申綱 李膺福 朴友淵 丁允泰額外壯勇衛 尹敏東 李存敬 李儒常 安光質 李行淳 李文達以上柳葉箭邊一中各木一疋額外壯勇衛 金魯甲 趙文錫 李儒常 安光贊以上騎芻二中各上弦弓一張箭竹一百箇善騎將 李憶 哨官 趙台錫 李仁達 李貞坤額外壯勇衛 尹敏東 吳準常以上騎芻一中各木一疋額外壯勇衛 李文達 鐵箭一矢一百三十七步二矢一百三十五步三矢一百三十步趙在昇 鐵箭一矢一百三十五步二矢一百三十一步三矢一百三十二步李行淳 鐵箭一矢一百三十一步二矢一百三十步三矢一百三十四步以上直赴殿試額外壯勇衛 鄭曦柱 鐵箭一矢一百二十九步二矢一百二十九步三矢一百三十五步金學淳 鐵箭一矢一百二十五步二矢一百二十四步三矢一百十九步安光質 鐵箭一矢一百十步二矢一百五步三矢一百五步南錫九 鐵箭一矢一百一步二矢一百十步三矢一百六步以上直赴會試哨官 李宗祥掌革邊一中木一疋○將校壯勇衛 任慶麗 柳葉箭邊四中加資教練官 金得源等五人柳葉箭邊三中各筒箭一部壯勇衛 朴枝興等六人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知穀官 呂鉉長等十五人柳葉箭邊二中以上各上弦弓一張壯勇衛 王道吉等二人柳葉箭 貫一中知穀官 朴道默等三十五人柳葉箭邊一中以上各木一疋壯勇衛 崔宗佑等二人騎芻四中加資壯勇衛 金宗儉等七人騎芻三中各半熟馬帖一隻壯勇衛 韓昌麗等九人騎芻二中各上弦弓一張箭竹一百箇壯勇衛 陸重秀等三十八人騎芻一中壯勇衛 柳孝運等三八月刀上中申德就等二人雙劍上中以上各木一疋壯勇衛 金孝逸等九人月刀上下宋亮臣等五人雙劍上下以上各木一疋壯勇衛表建瞻鐵箭一矢一百五十三步二矢

一百五十三步三矢一百五十五步邊將除授壯勇衛 金光福等五人棍芻一中各木布各一疋壯勇衛 宋亮臣立芻一中木一疋壯勇衛 金興哲掌革貫一中大緞軍服一次壯勇衛 浪世龍掌革邊一中木一疋壯勇衛 金孝逸 青龍刀運用木布各一疋壯勇衛 金景興 青龍刀能舉木一疋壯勇衛表建瞻等二人青龍刀半舉各布一疋○馬步軍砲射藝入格五百三十七人直赴殿試一人將校陞差一人陞禁軍二十二人陞九斗十二人陞八斗九人熟馬帖五隻半熟馬帖六隻兒馬帖十二隻木二疋布一疋一人木二疋十六人木布各一疋十四人木一疋三百七人布一疋一百二十一人拜峯鎮將校金千得等九人柳葉箭邊一中各木一疋各色軍砲入格五十二人布二疋三人木一疋七人布一疋四十二人鷺梁鎮各色軍砲入格七人各布一疋○鄉軍色地方官龍仁縣令 丁遇泰 始興縣令 尹守翼 果川縣監 金鋼以上柳葉箭貫一中各上弦弓一張坡州武士張致明 柳葉箭貫一中邊二中加資騎芻三中加資代筒筒一部弓矢一部水原武士李弘圭 柳葉箭貫二中邊二中高陽武士元儀 益柳葉箭邊四中張致永 柳葉箭貫二中邊中果川將校 金億仁 柳葉箭貫一中邊二中坡州武士朴根載等三人騎芻三中以上加資安山將校 金鳳煥 柳葉箭貫二中邊二中直赴殿試楊州將校 金載敏 高陽將校 李弼寬以上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會試高陽將校 金景興 龍仁將校 李聖宜等二人始興將校 朴海信以上柳葉箭貫二中各兒馬帖一隻水原將校 崔道義 廣州武士崔致柱以上柳葉箭邊三中各筒筒一部高陽武士李仁成 坡州武士朴景烈 龍仁將校 高仁成 安山將校金鼎益始興將校 李長源以上柳葉箭中中邊一中水原將校 洪履澤等二人楊州武士安成彬等二人高陽武士南東昌等四人坡州武士扈光迪等三人廣州將校 盧景行 始興將校 姜信成等三人果川將校 金責福以上柳葉箭邊二中坡州武士李振行騎芻二中水原武士張得寬 楊州將校 尹郁等二人砥平將校 方周煥等二人高陽武士金仁郁等五人坡州將校 金光燁 龍仁將校 姜贊周等四人廣州將校南宮烈等四人安山將校 朴中弼等二人果川將校 邊得亮以上柳葉箭貫一中高陽武士李仁成 片箭貫一中水原武士劉湖一等二人高陽武士奉順福等四人坡州武士朴景烈等三人以上片箭邊一中各上弦弓一張楊州武士韓鎮烈等八人砥平將校 朴成大等四人高陽武士奉順福等七人坡州武士史元仲等十八人龍仁武士金濟遠等三人廣州將校 李廷良等五人安山武士金光燁等七人始興將校 毛得中等十人果川將校 邊得仁等八人以上柳葉箭邊一中各木一疋水原將校 嚴敬民等四人柳葉箭貫一中水原武士徐仁喆等十四人柳葉箭 邊一中坡州武士扈光迪等七人騎芻一中以上各箭竹一百箇○水原哨軍砲射藝入格二百十六人直赴會試三人筒筒一部一人木布各一疋十四人木一疋四十人布一疋一百五十八人○外營七色軍砲入格二十一人木二疋一人木一疋六人米二斗十八人○右司五哨砲射藝入格三百十六人直赴殿試十人直赴會試二人筒筒一部三人木布各一疋十一人木一疋六十八人布一疋三十九人米二斗一百八十三人左司五哨砲射入格二百二十九人直赴殿試五人直赴會試一人兒馬帖一人木布各一疋七人木一疋四十人米二斗一百七十五人○差備官金錫斗 柳葉箭貫一中邊三中熟馬帖一隻申義喆 柳葉箭貫中邊二中邊將除授金相敏 柳葉箭邊三中筒筒一部李守仁等三人柳葉箭邊二中各上弦弓一張池景邦等三人柳葉箭邊一中各木一疋軍器寺冶匠砲入格七人布二疋一人布一疋六人衛將所書員使令砲入格五人各布一疋○以上直赴殿試二十人直赴會試十二人加資十二人邊將除授二人熟馬帖六隻半熟馬帖十三隻 兒馬帖十七隻大緞軍服一次陞將校一人陞禁軍二十二人上弦弓一百三張筒筒十三部長箭一部片箭一部筒兒一箇箭竹三十八部米五十石二斗木十四同四十八疋布九同十四疋每朔加下米二石十三斗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0월 24일(기유)>

강 召見來待諸臣于春塘臺 水原留守 徐有隣 直提學 李晚秀 京畿監司 徐鼎修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0월 24일(기유)>

강頒翻刻新印春秋

목敎曰知事 曹允亨書進翻刻新印春秋 西庫二十七件華城行宮二件外奎章閣一件內閣二件外閣玉堂 春坊 春秋館各藏一件監印閣臣 檢校提學 鄭民始 直提學 李晚秀 原任直閣 金祖淳 檢校直閣 沈象奎 御製校正閣臣 原任直提學 鄭大容 檢校直閣 徐榮輔 直閣 金近淳繕寫故知事 曹允亨家監刻官洪儀泳 抄啓文臣 具得魯 曹錫中 姜浚欽 金熙洛 金履載 洪樂浚 柳台佐 李存秀 洪奭周 金啓溫 李弘謙 洪命周 李英發 雅誦及講義校正文臣李魯春 金履永舊抄啓文臣 申鳳朝 崔光泰 檢書官 李蓋模 李旭秀 柳本學 金基普前檢書官朴齊家 徐理修 李功懋 朴宗善 李光葵 元有鎮 鄭樞前府使 成大中各頒一件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1월 15일(기사)>

강各陵園冬至祭典祀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敎曰獻陵 典祀官 副司果 安策內下胡椒三升熟手木布各一疋米三斗崇陵典祀官 副司果 沈奎魯內下胡椒二升熟手木布各一疋永陵典祀官 副司果 尹命烈 顯隆園典祀官 水原判官 金思義各內下胡椒二升熟手各木一疋米一斗健元陵 貞陵 英陵 宣陵熟手各米三斗光陵 靖陵 泰陵 徽陵 寧陵 懿陵 元陵熟手各米二斗順陵 溫陵 禧陵 穆陵 明陵 翼陵 惠陵 弘陵熟手各米一斗賞給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1월 28일(임오)>

강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檢校提學 鄭民始 水原留守 徐有隣 京畿監司 徐鼎修

목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2월 3일(병술)>

강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檢校提學 鄭民始原任直提學 徐鼎修 鄭大容 直提學 李晚秀 檢校直閣 徐榮輔 沈象奎 直閣 金近淳 檢校待敎 李存秀 水原留守 徐有隣 藥房提調 金文淳 吏曹參判 李書九 抄啓文臣 金履載

목予曰予於近日課讀新印春秋今日纔完讀而慈宮爲念予幼少時冊施時之事設小饌以識喜故茲與卿等共嘗之有隣等曰萬幾之餘有此課讀不以爲疲此實歷代史牒中所無之盛舉而慈宮之爲設冊施時尤其是盛舉也好事也臣等不勝歡欣頌祝之至臣等之獲參賜饌竊不勝榮幸矣仍命宣饌訖書下御製命入侍諸臣及春秋懸讀編校及監印與聞諸臣竝許賡進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2월 8일(신묘)>

강命迎華驛鳩戶財力以均廳年例減貢給代條限三年出給

목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迎華驛移建之後鳩戶募民不容少忽而所入財力今難加割均廳年例減貢給代條限三年出給則數雖不多庶可需用該廳似或以預下爲難而此等處宜有別般軫念之舉亦非引而爲例之事請以此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2월 8일(신묘)>

강頒新印濟衆新編

목先是命首醫康命吉廣取古今諸方刪繁取要撰定醫書凡八編命名曰濟衆新編開印內閣至是進獻敎曰新印濟衆新編 西庫三十一件內閣一件內局一件內局 三廳各一件華城行宮一件鄉校一件留守營一件貳衙一件原任直提學 領府事 金憲原任提學 左議政 沈煥之 檢校提學 鄭民始原任直提學 金載瓚 徐鼎修 徐龍輔 鄭大容 直提學 李晚秀原任直閣 金勉柱 尹行恁 檢校直閣 徐榮輔原任直

閣 南公轍 金祖淳 李始源 檢校 直閣 沈象奎 直閣 金近淳 檢校待敎 李存秀 原任待敎 徐有渠 藥院都提調 判府事 李秉模 提調 金文淳 副提調 李集斗 舊選抄啓文臣 李魯春 金義淳 抄啓文臣 徐俊輔 曹錫中 李勉昇 柳台佐 洪樂浚 金熙洛 具得魯 宋冕載 姜浚欽 黃基天 金履載 李英發 李弘謙 洪奭周 金啓溫 洪命周 監刻外閣官 洪儀泳 **華城總制** 柳文植 判官 金思義 各頒一件 檢書官 柳得恭等十四人 醫官 康命吉等五十人 各頒一件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2월 11일(갑오)>

강 命長淵前監牧官 梁埰 李星會 晉州前監牧官 安載述 拿問珍島監牧官 黃井彦 重推

목 司僕寺啓言 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 日後錄而孳息則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異或減元式而數不爲多 賞罰一款不必舉論 故失馬則晉州 珍島爲最多而晉州故失馬三百二十一匹內前監牧官 安載述在任時故失爲二百九十四匹 珍島監牧官 黃井彦故失爲一百十九匹 只論匹數則彼此或不無相等處而其所論勘當以元牧之實總較其故失之多少 牧政申飭法意何如而身爲掌牧之官不能盡心攻駒 故失之數若是夥多事之駭然莫此爲甚 晉州當該前監牧官 安載述 珍島當該監牧官 黃井彦等竝令該府拿問處之 至於長淵則遺失爲四十八匹 故失爲二十一匹 合六十九匹內前監牧官 李泰協在任時遺失爲七匹 梁埰在任時遺失爲十七匹 李星會在任時遺失爲十六匹 金履準在任時遺失爲八匹 申光輅在任時故失爲二十一匹 該牧牧馬元總不過爲一百二十七匹 虧欠之數乃至六十九匹之多 遺失馬則雖令依法文徵價上納各年牧官等居職時畏罪掩置今因時牧官之論報有此現發其爲罪犯尤難寬恕 長淵遺失當該前監牧官中李泰協 金履準前已身故故失當該前監牧官 申光輅以他事方在罪謫竝姑勿論其餘 梁埰 李星會等請令該府拿問重勘○京畿 江華兼監牧官 草芝僉使 史廷燦所管三牧場戊午籍付馬四百七十二匹 今生馬七十六匹 合馬五百四十八匹內封進馬二匹 各邑分養捉給馬十五匹 故失馬七十三匹 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五十八匹內壯雌馬二百三十三匹 一年應孳產馬七十四匹 今生馬七十六匹 加報六匹 長峯島兼監牧官 長峯島萬戶 韓大彥所管一牧場戊午籍付馬四十六匹 今生馬七匹 合馬五十三匹 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十三匹內壯雌馬二十一匹 一年應孳產馬六匹 今生馬七匹 加報一匹 **南陽監牧官** 秦泳所管五牧場戊午籍付馬五百一十一匹 今生馬八十六匹 合馬五百九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 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四匹 故失馬八十一匹 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四匹內壯雌馬二百四十二匹 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二匹 今生馬八十六匹 加報十四匹 仁川兼監牧官 永宗僉使 李周燦所管二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七十二匹 今生馬二十七匹 合馬一百九十九匹內封進馬一匹 各邑分養捉給馬七匹 故失馬十七匹 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四匹內壯雌馬七十四匹 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一匹 今生馬二十七匹 加報六匹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金信行所管二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九十四匹 今生馬三十三匹 合馬二百二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 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 故失馬二十五匹 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九十三匹內壯雌馬九十七匹 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九匹 今生馬三十三匹 加報四匹 全羅道興陽監牧官 金在儉所管九牧場戊午籍付馬九百二十三匹 今生馬一百四十四匹 合馬一千六十七匹內封進馬五匹 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十四匹 故失馬一百八十四匹 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百五十八匹內壯雌馬四百三十一匹 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二十九匹 今生馬一百四十四匹 加報十五匹 順天監牧官 李滾所管四牧場戊午籍付馬五百五十四匹 今生馬八十二匹 合馬五百九十七匹內封進馬四匹 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十二匹 故失馬一百三十四匹 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五十八匹內壯雌馬二百四十八匹 一年應孳產馬七十四匹 今生馬八十二匹 加報八匹 羅州監牧官 前任申大復時任安載述 所管三牧場戊午籍付馬四百六十八匹 今生馬八十一匹 合馬五百四十九匹內封進馬三匹 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十四匹 故失馬六十五匹 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六十一匹內壯雌馬二百六十二匹 一年應孳產馬七十八匹 今生馬八十一匹 加報三匹 珍島監牧官 黃井彦所管一牧場戊午籍付馬五百七十二匹 今生馬五十三匹 合馬六百二十五匹內封進馬五匹 各邑分養捉給馬六匹 故失馬一百十九匹 除今年實留

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九十一匹內壯雌馬一百六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四匹今生馬五十三匹加報三匹 慶尙道 晉州 巨濟等監牧官 前任安載述時任白東鉦 所管二牧場戊午籍付馬一千六十四匹今生馬一百四十二匹合馬一千二百六匹內封進馬五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四匹故失馬三百二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百七十四匹內壯雌馬三百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十八匹今生馬一百四十二匹加報二十四匹 蔚山 長鬐等監牧官 權抑所管二牧場戊午籍付馬七百八十八匹今生馬一百四十二匹加現馬十三匹合馬九百四十三匹內進封馬六匹故失馬八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百四十八匹內壯雌馬四百四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三十三匹今生馬一百四十二匹加報九匹 東萊兼監牧官 多大浦僉使 趙蒙錫所管一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三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合馬一百五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二匹內壯雌馬六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加報三匹 黃海道長淵兼監牧官 白翎僉使 前任申光輅時任鄭聖鵠所管一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二十七匹今生馬十六匹合馬一百四十三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二十一匹遺失馬四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十二匹內壯雌馬三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匹今生馬十六匹加報七匹 海州 康翎 甕津等兼監牧官 登山僉使 前任張景游時任俞天郁 所管二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九十八匹今生馬三十二匹合馬二百三十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二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六匹內壯雌馬九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八匹今生馬三十二匹加報四匹 豐川 殷栗等兼監牧官 椒島僉使白文赫所管二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七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合馬二百二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九十七匹內壯雌馬八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七匹今生馬二十三匹不足四匹 平安道 鐵山 宣川等兼監牧官 宣沙浦僉使 前任崔碩輝時任梁祖謙 所管三牧場戊午籍付馬四十八匹賀放種壯雌馬二十匹壯雄馬五匹今生馬七十二匹合馬五百七十七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七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九十八匹內壯雌馬二百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五匹今生馬七十二匹加報七匹 咸鏡道咸興 永興 洪原 文川等監牧官 吳俊祥所管三牧場戊午籍付馬二百六十四匹今生馬四十一匹合馬三百五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八十七匹內壯雌馬一百三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十一匹今生馬四十一匹準 端川兼監牧官 端川府使 前任南宮坤時任李秉道 所管一牧場戊午籍付馬九十六匹今生馬十一匹合馬一百七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九十四匹內壯雌馬四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三匹今生馬十一匹不足二匹 穩城兼監牧官 穩城府使 前任柳相燁時任李尙說 所管一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六十八匹代徵馬九匹取種馬二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合馬二百五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二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七匹內壯雌馬八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七匹今生馬二十六匹不足一匹已上戊午籍付馬七千三百六十七匹加現馬十三匹代徵馬九匹賀放種馬二十五匹取種馬二匹今生馬一千一百十五匹合馬八千五百三十一匹內封進馬五十六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一百十八匹故失馬一千二百六十八匹遺失馬四十八匹合馬一千四百九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千四十一匹教以竝依允而在任者待其上來拿囚事分付該府其中黃井彦到任屬耳匹數差少爲先從重推考更責來頭勤慢稅總之多寡所關只係寺用畜總之贏縮所報未必實然惟約已惜身不罹於浚民之科者是爲眞箇可獎此後等第之高下必從治績之能否則牧民亦民其效亦大卿等以此着意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2월 19일(임인)>

강 以柳文植等差下別軍職

목 敎曰華城府中軍 柳文植 朔州府使 張鉉宅前縣監 白東遠 僉知 趙岬前宣傳官 任聖臯 監察徐翼淳前監察 申綱額外壯勇衛 申紘 別軍職差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2월 20일(계묘)>

강 命安山作浦所在壽進宮奴婢移屬華城之代以他道餘奴婢劃給

목 左議政 沈煥之啓言頃因內需司所報安山作浦所在壽進宮奴婢五十七口自初不入元總除減身貢後充定作者田畝所出粘白米春精上納忽於今年自本官移屬華城奴婢身貢雜役依前勿侵事判下內該邑充定似有所據其委折報廟堂關問論理草記事命下矣卽見京畿監司 徐鼎修所報則枚舉安山郡守牒呈以爲取考壽進宮奴婢總數則奴爲九十四口婢爲三十八口而該宮所謂作浦奴婢俱在元總數爰查實收貢計料云矣該邑所在內奴婢前既移屬華城則今此五十七口獨爲還屬於該宮殊非當初節目中本意寧以他道餘奴婢準此數劃給以爲自該宮從便區處之地乎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2월 25일(무신)>

강 召見來待諸臣于重熙堂 備局有司堂上李書九 江華留守 洪明浩 京畿監司 徐鼎修 水原留守 徐有隣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2월 26일(기유)>

강 頒新印御定杜陸千選

목 予選杜律五七言五百首陸律五七言五百首凡八編名之曰杜陸千選鑄字所印進教曰御定杜陸千選宙合樓一件西庫五十件華城行宮三件 內閣 弘文館 春坊各二件外奎章閣 五處史庫 外閣各一件尊經閣二件書院十四處各一件原任直提學 領府事 金憲 檢校提學 鄭民始原任直提學 徐龍輔 鄭大容原任直閣 金勉柱 徐榮輔 南公轍 尹行恁 檢校直閣 沈象奎 直閣 金近淳 檢校待教 李存秀原任待教 徐有渠 大提學 洪良浩 抄啓文臣 李勉昇 黃基天 曹錫中 申絢 洪命周 具得魯 李英發 金熙洛 姜浚欽 柳台佐 金履載 李弘謙 洪爽周 金啓溫舊抄啓文臣 李益運 李勉兢 洪義浩 丁若鏞 金義淳 李肇源 李魯春前提學 丁範祖 承旨 李尙度前參議 睦萬中前府使 成大中僚屬鄭日煥 俞漢雋 申大羽 朴宗羽 兼檢書官 柳得恭 朴齊家 檢書官 李薰模 李旭秀 金基普 柳本學前檢書官 李光葵各頒一件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2월 28일(신해)>

강 備邊司以京畿各驛釐弊節目啓

목 備局啓言頃因水原留守 徐有隣所啓迎華驛及五驛揀弊事分付道臣仍成節目報來以爲自本司別單啓下之意覆奏行會矣卽見京畿監司 徐鼎修所報則以爲迎華驛自京舉行之役已爲除減五驛矯弊之方竝成節目修報云矣觀此報辭參互節目則迎華與五驛除役減匹及釐弊等諸條頗爲詳備故原節目依前筵稟別單書入待啓下分付道臣使之依此舉行亦爲捧甘各司而既成節目遵而行之則迎華除役之後五驛自可無添苦之患如或不善檢飭有所違越以致驛卒輩稱冤之弊則與初無節目何異乎向後遵行之責專在於道臣請以此意一體嚴飭允之○節目一迎華驛諸般公役除減之後自前入把馬匹之數今以五驛分排移定則常時應役別無苟艱之慮雖如赴燕使行及道臣巡審之行亦自有裕不必舉論而至於勅行時應入匹數以今春所用論之多有不足之患不可無變通故就各樣入把中可以除減者量宜除減俾得相當而除減數爰開錄于下一今春支勅時勅使一行及我國大小使行以至本驛應用之數合爲二百十四匹內外而其中迎華驛上中等馬入把者爲四十五匹今以五驛上中等馬元數二百一匹排比充補而猶有不足之患故就各樣名色中不緊者一一除減以此除減之數比諸不足則雖若相當而竝計各處立待之數則猶爲不足且留京馬匹及臨時公役所用者不可不加數備待弘濟站既是部字內則迎勅時承旨一行不必以畿驛入把此後則以兵曹馬仍爲往還三都留守驕馬座馬印載雨具馬之立待者雖不得永罷而勅行時則

全數出用坡州防禦使騎馬之立待者亦爲出用遠接使軍官馬四匹內減二匹下騎馬五匹內減二匹道臣軍官馬三匹內減一匹下騎馬六匹內減二匹一本道監司 都事 中軍座馬更勿責立於迎華而元數二匹內各減一匹以他驛所在二匹輪回入番勅行時則都事 中軍座馬中出番馬一竝出用一迎華驛馬之上京應役者今既永減則驛屬之立役營門者自馬頭以下無論繁漫一竝永減而至於貫牌則本非驛屬乃是自京雇立者迎華貫牌十五名分屬五驛如前使役而每朔料錢以復戶米木依例上下而每年不足錢一百四十一兩零今難責出於迎華而若非公役稠疊之時則若干名除減別無掣礙故十五名內五名則姑爲減額以爲料錢相當之地一勅行時迎華贈給銀子七十兩及人夫別貫松都留糧等雜費則今難使本驛擔當竝自監營從長拮据以爲添補上下之地一華城幸行時驛馬之待令於園所站及本府站者既是本驛掌內竝自迎華驛舉行一畿驛凋殘之弊專由於入把之漸加侵漁之多端及今釐正在所不已大小別星及三都留守各道監兵水使以下各行之夫馬入把自有定例而每不無濫把之弊自今申明舊典或有濫把者則自該驛論報監營 以爲狀聞之地凡於驛馬入把之時下屬之誅求情債便成前例一驛一年之所費少不下百餘金此弊若不痛禁則殘驛實難支保一體嚴飭或有犯者則與者受者竝摘發重繩凡濫把及誅求之弊若自該驛掩匿不報則當該察訪狀聞論勘一凡大小別星以兵曹驛馬到外驛初站始爲替把自是法例而近來每有自京入把之弊下屬之從間誅求亦由於此申明定式如大臣及赴燕使臣行外自京入把者一切嚴禁以爲一分蘇弊之道一三都輜馬座馬之常時立待最是大弊而幕裨吏校輩憑藉濫騎之弊亦不可不嚴禁此後則自該府切勿成給草料或有濫騎者則該驛察訪摘發論報照法嚴勘一本道監營裨將執事營吏等因公往來時雖有騎驛之例而憑藉責把亦不無其弊自今以後番次往來及因公出使外一切防塞自監營定式施行俾無冒犯之弊一本道防禦使只於赴任遞來時依例騎驛而其外私行則切勿給馬以除立待之弊一勅行時各驛道掌直路留站馬不過一二匹兵曹馬之到初站者如或值其無馬有越站之事則徵貫之數極爲過多此亦爲弊之一端此後則所謂越站貫錢每十里無過一錢或有科外濫徵者則自監營往復兵曹嚴治痛禁一大小公行無論中火宿所凡於邑站稍遠處自驛村先爲支供受其乾價於本邑而上下之際專事減削所受不能當所費之半徒爲往來之勞故此爲驛民呼冤之端如廣州之德豐奉安慶安 楊州之綠楊等諸驛皆有此弊不可不申飭而至於綠楊驛則每令出站於樓院此非驛村則使不當之疲殘驛卒替當出站於數十里地者極涉無義且爲大弊此後則樓院支供自本官從便舉行更勿侵責殘驛事定式施行俾無如前之弊一刑曹罪人發配之時自本曹押送於雇馬廳使之交付前站法例即然而自前本曹雇立二人稱以首徒驛子長待曹門自六驛備給雇價而一年所給合爲一百八十兩之多雖未知創自何時而既爲殘驛貽弊之端且非京外定制之意自今以後永爲革罷罪人發配時自本曹定下隸直爲押付於雇馬廳入直察訪照檢發送一外驛驛卒之自京司無得推捉乃是法例而近來京各司發差推捉不少爲難各驛吏卒以是騷擾京司下隸因此侵漁事之可駭莫此爲甚雖法司猶不可如此況各司乎此後則無論某衙門或有驛吏卒推問之事則移關監營以爲查治之地而推捉一款另加嚴禁一在前勅行時自三南及東北路上來別星到本道界以忠清 江原兩道驛馬仍把便行自是法例不可不申明舊典此後依此遵行一本道五驛上中等馬合爲二百一匹而每當勅使之時數多應把無以排比今雖不得不有所除減者而猶不無苟艱之慮至於各驛卜馬厥數頗多而有名無實其在哀益之政容有變通之道故就其中平邱十一匹慶安六匹延曙五匹重林三匹桃源五匹合三十四匹換立中等馬今此換立馬價及此後有頗時改立添價竝自監營從便拮据依例上下使之一體使用事已爲筵稟蒙允以此永久定式施行一在前勅行時巡察使行裨校吏等帶去雖有元定之數今番客使之行奉承飭教元額中減定其數而數外不得不隨行者使之私持馬此後勅行若值馬匹苟艱之時照此爲例無得以驛馬依前責立

<일성록, 정조 23년(1799) 12월 29일(임자)>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水原府 士庶秩資憲金自益等六人 (….)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1월 2일(을묘)>

강 兵曹進園幸時軍令

목 軍令正月十六日出宮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少駐自始興縣行宮四十里園所展謁親祭宿所自華城行宮二十里十七日還詣華城行宮宿所十八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0일(계해)>

강 判下園幸時兵曹軍兵磨鍊取稟

목 兵曹啓言今此園幸時隨駕馬步軍兵哨數依定例當爲磨鍊而在前則伏兵部字內除之只設斥候果川始興 廣州 水原境內斥候伏兵壯勇外營及廣州府各隨地方舉行傳語軍則只部字內排立壯勇內外使各率旗鼓長安門外跪迎後仍爲隨駕今番則依筵教跪迎節次除之而善騎隊一哨旗鼓前排別將率領先詣津頭大駕渡涉時迎接後出駐信地一哨該將率領自闕外侍衛壯勇營京軍二哨將官率領先詣津頭並與善騎隊二哨大將率領侍衛舟橋迎接以小軍物舉行隨駕各營馬步軍當日曉頭或前一日從便先詣津頭園所設布帳 華城府舉行留都營狀啓例爲付撥事曾有定式矣竝依此舉行各差備入把驛馬別單書入而隨駕營則三營例爲輪回而再昨年禁衛營隨駕昨年訓局隨駕今年則御營廳爲隨駕當次訓局爲留陣當次禁衛營爲留營當次後廂則以壯勇營鄉軍八哨磨鍊壯勇外營 親軍衛三番別軍官八十人長樂隊五部外使率領自遲遲臺爲先廂出宮時前排近年連因下教自訓局舉行禁軍一番挾輦軍一百名以留營軍磨鍊留陣大將率訓局步軍五哨馬軍二哨爲先後廂而到津頭落後入來還宮時亦依此舉行弘化門外留陣則置之總戎使率訓局步軍一哨御營廳鄉軍一哨通化門外朝房留駐矣今番則何以磨鍊乎教以并依此爲之而留陳軍兵之連日露處可悶三營標下軍通同輪日分用兩營步軍三營 馬軍亦令分日輪回事此後依扈衛軍官例定式載之整理定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0일(계해)>

강 命世子冠禮時醴爵以乙卯奉壽堂進饌時兕觥入用尊壘用丁未嘉禮時磁缸三加時器皿等屬皆用內下者

목 禮曹判書 李晩秀啓言冠禮設醴時醴爵以乙卯奉壽堂進饌時兕觥入用事奉承下教矣知委華城府使之趁期齋奉上送尊壘亦用丁未嘉禮磁缸事命下矣以此分付而三加時器皿等屬皆以內下者依尙方別單舉行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3일(병인)>

강 詣顯隆園親祭經宿于齋室

목 前一日夜二更具軍服乘駕轎出萬八門 集禮門由建陽門出敦化門路由鐘街出崇禮門歷臨南廟行禮乘馬進發渡舟橋至始興行宮下馬入行宮平明具軍服乘駕轎出行宮數里許降轎乘馬至軍浦川下馬御野次召見居民詢瘼少頃乘馬進發至華城行宮少駐乘駕轎出行宮至細柳川降轎乘馬至齋室下馬入齋室改具翼善冠 黻袍乘便輿出齋室詣園所降輿詣丁字閣行親祭仍詣園上奉審乘輿還入齋室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6일(기사)>

강 行辭園禮

목 詣園上奉審予曰彼入望者是胎峯乎園令趙學春曰然矣予曰今則白虎邊樹木亦甚茂密矣學春曰今則殆無可種之隙矣予曰今番植木可謂善成而近則無虎患耶學春曰近頗有之矣予曰樹木之叢密如此安得無是慮而屏風石近亦有濕氣乎學春曰凍解之時其偏得朝陽處每如此矣予曰缺落處近則何如學

春曰去年亦有缺落之痕而卽爲修補矣予曰石品甚好此皆鶯峯之所出乎一提學 鄭民始曰魂遊屏風石長明燈文武二石皆得之於鶯峯矣予曰闌干石傍之所刻牧丹蓮花等屬此皆銀匠所刻乎民始曰此則刻手之爲也予復周審一回民始曰山上朝氣頗寒伏願趁卽還御焉予曰今當下去行才數步予嗚咽掩抑不能自定承史諸臣皆蒼黃罔措民始曰何又如是乎伏乞少加按住焉予不答仍俯伏叩地不覺失聲左議政沈煥之 右議政 李時秀與諸閣臣上來迭請還齋室煥之曰殿下何不以禮制情而有此舉乎時秀曰此日此地聖慕雖切而亦何不仰念殿官之貽慮乎民始曰昨既經宿於園所慈殿慈宮聞殿下還詣行宮之報然後始可弛慮殿下何不念及於此而任情至此乎如是者良久予嗚咽下教曰今番慶禮在予爲何等大事也遇事興慕之中又有至痛之在中者將何忍使予按抑乎仍又連下不忍聞之教而掩抑不能成聲民始曰聖心之遇慶興慕臣等亦豈不仰認而以殿下達考何不能抑情乎侍衛諸臣之在班者皆顛倒上來華城留守徐有隣曰當此告慶之日洋洋陟降亦必悅豫殿下若以陟降之心爲心則何可若是疚懷乎予又嗚咽下教曰何年非追慕何日非追慕而今年則予之情事尤有自別予何以自抑乎仍以手叩地諸臣益黃黃罔措大臣閣臣左右扶持藥房提調 李秉鼎請進茶飲予曰予氣少定然後可進茶飲矣時秀曰如是之際膈候必難定伏乞暫爲進御焉予又却而不御煥之等曰朝候既寒地氣又甚冷臣等之心誠不勝萬萬罔措矣時秀曰臣等亦豈不知聖慕之無窮而多日勞動連爲失眠之餘又如此玉候必致愆和膈氣若復添劇則豈不萬萬悶迫乎民始曰到此地頭常例有不暇顧臣等又將犯死罪矣煥之 時秀分詣左右請扶掖以起迭請不已予曰少休則當下去矣少頃予又嗚咽失聲曰予雖頑忍今日又何忍下去乎煥之等泣奏曰殿下何爲此不忍聞之教也臣等之焦迫罔措固不暇言而獨不念陟降之貽慮乎予又以手叩地涕淚洟瀾連下不忍聞之教煥之等又泣請扶掖予曰予當起立矣行纔一二步又泣伏嗚咽如是者又數回時秀曰殿下雖少休爲教而卽地興慕尤難抑情伏願暫還齋室焉如是者又有頃予始起諸臣又進前扶掖以下乘小轎還御齋室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7일(경오)>

강 駕次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軍服乘馬出齋室至講武堂舊基周審仍至星皇山下馬入幕次宣飯於閣臣 承史乘馬還發入八達門 重陽門下馬入行宮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7일(경오)>

강 駕發華城行宮晝停于始興行宮

목 具軍服乘駕轎發行宮出長安門至大有坪降轎乘馬命華城軍兵落後還送至遲遲臺下馬御幕次宣饌諸臣至安養站少駐宣饌諸臣乘馬進發至里許有民舍失火送軍兵救火至始興行宮晝停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8일(신미)>

강 判下上言三十九度于各該司

목 (…)
○華城府通政金聖翊上言以爲渠以鰥夫居生龍仁居幼學金禧周雖爲十餘寸而同宗諸族莫有近於此適有十五歲兒子元義可合取養故躬往懇乞則禧周多般稱托終不快諾渠是宗派則禧周之終是違拒者不成事理伏乞以元義定爲繼子教以依所訴許施 禮曹 (…)
○吏曹啓言觀此龍仁幼學李普相 華城幼學李茂松 廣州幼學李膺祿等上言則普相祖幼學壽宗年今八十三歲茂松父如奭年今八十二歲膺祿父幼學一鎮父年今八十三歲竝願蒙加資之典云士庶年八十以上除一階事載在法典請竝郎階帖成給允之又啓言觀此天安幼學金堉上言則其父允晉年今八十五歲因年前上言伏蒙陞一階之恩而幾滿士庶人受資之年願蒙加資之典云年前既蒙除一階之恩則今此呼籲極涉猥越且未準年限請置之允之 (…)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9일(임신)>

강 命園幸時無掌標被捉人分輕重次放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幸行時犯科被囚人回鑾後卽爲條列狀間事曾有定式今番則京譏察之捉付本府者只有一人而京居咸福老味以無掌標攔入衛內罪被捉故待處分決放計料教以分輕重決放事卽爲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1월 19일(임신)>

강 停諸道春操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總戎使 申大謙 水原留守 徐有隣 江華留守 洪明浩 開城留守 金勉柱 廣州留守 金思穆 統禦使 李文燦 永宗防禦使 李周燦 江原監司 南公轍 統制使 任崴 慶尙左兵使 李普漢 右兵使 李栢然 全羅兵使 沈鐸 忠清兵使 鄭忠達 平安兵使 李儒敬 黃海兵使 鄭學畊 南兵使 崔景岳 北兵使 李潤謙春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城操面操長樂衛合操及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何以爲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昨年年事雖曰稍登三南則民力未蘇京畿 兩西則勅行及使行連續水陸操合操巡操城操面操及巡歷巡點竝停止關東 北關 兩道使之設行勸別武都試亦令舉行而京畿 兩西官鎮門聚點亦妨民事一體置之其他停操及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依例舉行三南堤汛修築處之除其坐作仍行聚點於役處不害爲簡便之道請依昨秋例爲之之意分付允之教以北關 關東亦爲停操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1월 20일(계유)>

강 吏兵曹以文蔭武自鄉上來參班人在京時付祿下去時年六十以上人給鋪馬糧資啓

목 吏曹啓言今此陳賀時文侍從武邊禦蔭牧府使以上自鄉上來參班人在京時付祿下去時年六十以上人給鋪馬糧資事既承筵教矣文侍從以上華城 副司果 李瑞朝 楊州 行護軍 尹在明 副司果 嚴思彦 楊根 行副護軍 金聖準 坡州 副司果 李敬心 仁川 副司果 李益恢 長湍 副司果 李安默 丹陽 行護軍 吳大益 公州 行副護軍 柳協基 柳甲基 新昌 行副護軍 金鼎國 副司果 姜克成 溫陽 副司果 洪克浩 忠州 副司果 金商雨 李之聃 天安 副司果 池德斌 洪州 副司果 尹行達 俞漢人 永同 副司果 洪光一 燕岐 副司果 金孝秀 報恩 副司果 具晉行 龍宮 行護軍 姜翰 安東 行副護軍 金翰東 副司果 權文度 金熙洛 柳台佐 趙錫晦 金若鍊 仁同 副司果 姜碩龜 善山 副司果 李益洙 金驥燦 丹城 副司果 李秉烈 朴在冀 星州 副司果 鄭時善 尙州 副司果 南必錫 李堧 姜世揆 姜世鷹 姜世綸 禮安 副司果 李龜雲 榮川 副司果 成彦楫 軍威 副司果 洪口漆谷 副司果 李萬運 義興 副司果 洪宅夏 義城 副司果 金宗發 全州 行副護軍 李周顯 光州 行副護軍 高廷憲 綾州 行護軍 文鳳翼 南原前郡守 金星甲 副司果 金圭夏 茂長 副司果 曹喜有 昌平 副司果 高宅謙 寶城 副司果 李廷璞 和順 副司果 崔時淳 靈光 副司果 高應觀 靈巖 副司果 文躍淵 洪川 行副護軍 李一曾 襄陽 副司果 李東埴 江陵 副司果 沈普永 權漢緯 會寧 副司果 吳泰彦 咸興 副司果 韓啓玉 朱重翁 安邊 副司果 李敬臣 定州 副司果 趙彦哲 廣州 副司果 金秀臣 李義明 蔭牧府使 以上華城 行副護軍 趙光存 副司果 趙象存 楊州前府使 李衡弼 善山 副司果 李憲儒 俱爲上來留京時付祿而其中吳大益 尹在明 姜翰 金翰東 李一曾 金聖準 柳協基 柳甲基 高廷憲 文鳳翼 李瑞朝 洪口 權文度 成彦楫 李益洙 南必錫 趙錫晦 金若鍊 金宗發 李萬運 李之聃 具晉行 朱重翁 李益恢 李敬臣 洪克浩 高宅謙 金圭夏 李義明 姜碩龜 尹行達 趙彦哲 吳泰彦 洪光一 趙光存 趙象存 李憲儒 李衡弼俱是年過六十人待其下去鋪馬糧資隨卽備給事分付兵曹及賑恤廳沿路各該道 金星甲 李衡弼昨日送西時未免遺漏不能照檢之失臣不勝惶恐而請竝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允之○兵曹啓言武邊禦以上華城 行副護軍 曹命楫 行大護軍 曹允彬 楊州 行護軍 李鎮璧

清州 行副護軍 金致峻年過六十俱爲上來依下教留京時付祿還下去時給鋪馬糧資事分付各該道臣及賑恤廳而海美 行副護軍 李長益亦爲上來留京時一體付祿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2월 1일(갑신)>

강 推守令邊將應薦不薦人等

목 吏曹啓言因政院啓辭守令應薦不薦人令該曹察推事允下矣水原留守 徐有隣 行上護軍 尹師國 趙尙鎮 行大護軍 李得臣 廣州留守 金思穆 行大護軍 李致中 李義弼 判尹 李祖承 行護軍 鄭煥猷 俞彦脩 金基正 李秀夏 姜彝正 同敦寧 鄭東愼 行護軍 韓宗纘 李尙度 金達淳 徐澄修 李翊模 尹行元 尹東晚 徐榮輔 東萊府使 金觀柱 金海府使 沈能弼 黃州牧使 趙榮慶 韓恩君李元采 行護軍 吳載熙俱爲應薦而不薦請依法典竝推考允之○兵曹啓言因政院啓辭邊將應薦不薦人令該曹察推事允下矣咸鏡監司 具廩 行大護軍 李致中 李義弼 判尹 李祖承 行護軍 姜彝正 李尙度 宋銓 尹行元 金達淳 李翊模 輔德 金義淳 左通禮 尹羽烈 司諫 沈奎魯俱爲應薦而不薦請竝依定式推考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2월 9일(임진)>

강 命迎華察訪 李元膺所懷中公貨三千兩許貸事驛屬復戶米移劃近邑事南陽 安城位田稅補用事竝依施陽城開川站移設事置之

목 領議政 李秉模啓言迎華察訪 李元膺所懷批旨內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取見其所懷則以爲本驛新設之後土地鮮少生理淡薄各樣公貨中三千兩限十年許貸每年三百兩還報則庶爲聊賴之道驛屬所受食復戶米多在遠邑移付稍近邑則實爲資益此在惠廳從便移付之如何南陽海門站安城康福站馬戶移付本驛之後餘在爲五戶此姑權罷位田收稅付之本驛以補公用至於陽城開川站移設振威邑內事擬與地方官及本府巡營爛商稟處云矣該驛新設之後凡百尙未就緒土地之鮮少尤宜軫念而今此三千兩許貸歲報三百兩之請足爲目下掄弊之策華城公貨有五千餘兩歲儲之錢就此以三千兩許貸限以十年以爲準報之地驛屬所受復戶米之移劃近邑事在惠廳別無損益各該邑似亦無大利害從附近移付之意分付惠廳 南陽海門站 安城康福站馬戶既已移付本驛則餘在五戶之權罷位稅之補用事理當然亦爲依施開川站移設事位土相換之前有難輕議故昨年繡啓覆奏時亦已仰陳請今姑置之從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2월 27일(경술)>

강 壯勇營以水原鄉軍射放入格賞格別單啓

목 水原鄉軍下番試射放時領軍將官以下各技入格領軍哨官 金宗淳 差官 教鍊官 金尙義 柳葉箭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射手安台成邊二中弓箭一部盧元大貫一中弓子一張玄運坤等三名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砲手崔雲濟鳥銃邊三中木三疋車明得貫一中邊一中朴得周等二名邊二中各木布各一疋金重得等八名貫一中各木一疋盧業福等十五名邊一中各布一疋用劍軍李廷載上中木一疋李敏采等十名上下各布一疋書記車允弼講粗陣粗帽子二立私習役技從自願更試軍李寶元私習鳥銃邊三中更試柳葉箭貫一中李春成私習鳥銃邊三中更試鳥銃邊一中各木布各一疋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2월 27일(경술)>

강 命壯勇營鄉武士張千興直赴殿試

목 壯勇營 水原鄉武士別試射時柳葉箭優等閑良張千興貫二中邊一中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2월 27일(경술)>

강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應資人馳啓

목 朝官秩前正郎 李福休前掌令 李得休前正言 李瑞朝前僉使 鄭德晃 以上加資已下允前別將 金麗晃 以曾經邊將人今始入錄士庶可合僉樞秩幼學崔咥出身崔大成幼學崔雲瑞 韓德涵 李如奭 李時馥出身李枝謙幼學李大器庶人秩閑良李春起等七十三人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2월 28일(신해)>

강 命華城還牟限四百石依狀請加分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本府昨年牟麥間多未登貧民頗有願受種子之類量宜加給在所不已春牟留庫中限四百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處教以依狀請施行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2월 29일(임자)>

강 命水原親軍衛春等都試入格人等直赴殿試會試有差

목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則本營親軍衛今春等都試時三番親軍衛閑良李彰愼居首閑良李德義居二令該曹稟處矣李彰愼似當依節目直赴殿試李德義亦當直赴會試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3월 2일(갑인)>

강 命松留間差齊陵 厚陵 享官倣用廣留差祭例

목 開城留守 金勉柱以齊陵 厚陵寒食祭設行馳啓教以廣州留守則間差獻陵祭享江華留守則例差長寧殿 獻官 華城留守則亦於顯隆園例差而松留獨不差祭一委之兩邑武倅者事體所在甚爲未安此後當有定式而道里稍間雖不直用沁華例差之規廣留之間差當倣爲以此分付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14일(병인)>

강 命華城直赴殿試親軍衛 金德淵名字之誤書者釐正於試記試冊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去戊午十月朔外營親軍衛朔試射時入格直赴殿試人金德淵之淵字榜目傳書之際誤以連字書之直赴帖亦以連字填書今當殿試金德淵直赴帖釐正填書似合事宜請令該曹稟旨分付教以直赴帖不必釐正分付兵曹御覽試記及命官 試官試冊內外告冊使之改書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15일(정묘)>

강 命今番陵幸時華城 廣州兩守臣隨駕仍命壯勇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16일(무진)>

강 外營總制代領留營軍兵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各陵寢展謁時壯勇外營馬步軍兵外使聚會留營事曾有定式矣今三月二十一日陵幸時本府及五邑所在親軍衛三番長樂隊二十五部使之趁期聚待從事官兼中軍以下諸將領及知數官 別軍官以下諸將校別破陣各色標下軍等臣率領留營計料教以今番則城內外及部字內所在者率領留營外使與廣留班列隨駕而領軍則總制代領因此思之從事官之兼察齋卽之假官皆依定式俾各觀光乎此意一體行會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3월 16일(무진)>

강 命庭試武所試官中隨駕將臣還宮後進去弘化門外留陣總營 守禦使代領

【목】 敎曰武所試官受點人中隨駕將臣則還宮後肅拜進去留陣將臣則古例守禦使出鎮時入來留陣或隨駕水原亦然弘化門外留陣總戎營 守禦 使代領牌招聽傳敎其外亞將使之進去試所曾經人中權差領軍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3월 20일(임신)>

【경】 命二十一日行幸時華城留營軍兵還宮後卽爲鮮嚴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今三月二十一日陵幸時壯勇外營留營城內外及部字內將官將校軍兵總制代領等節謹依狀啓判付及制勝傳令辭意分付於兼總制柳文植處使令趁期舉行敎以還宮後不待知委以撥馬卿其傳令總制俾卽鮮嚴之意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3월 20일(임신)>

【경】 御春塘臺試人日製 試官 李秉模 沈煥之 李時秀 李秉鼎 黃昇源 徐龍輔 李晚秀 李祖源 李在學 趙鎮寬 李義弼 李敬一 李祖承 曹允大 尹弼秉 鄭東愼 金翰東 沈象奎 成鼎鎮 李貞運 韓用鐸 閔昌燦 李顯默 李東稷 金近淳 李之聘 趙得永 金履載 具得魯 宋知濂 李德鉉 尹在陽 李寅采 洪命周 李弘謙 洪奭周

【목】 具翼善冠 袞袍陞座試官率應試儒生入庭行禮訖以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爲賦題限申時入門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九人收券三萬二千八百八十四張京二千二百一十一張京畿三千五百八十六張海西三千一百一十一張關西三千一百七十三張湖西六千九百九十六張關東一千二十五張湖南四千七百張嶺南五千二百三十一張北關一千二十五張華城三百六十八張 廣州三百五十六張松都二百十張江華九十張濟州三張居住不書七百六十六張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3월 22일(갑술)>

【경】 科次人日製試券于便殿 試官 李秉模 沈煥之 李時秀 李秉鼎 黃昇源 徐龍輔 李晚秀 曹允大 沈象奎 李東稷 金近淳 金履載 宋知濂

【목】 敎曰科次便殿入侍合考時試官中大臣文任原望簡受點人入侍○敎曰親臨人日製京居首賦三中幼學金秀鍾鄉居首湖西三中幼學李南翼竝直赴殿試京三下生員趙榮慶進士李志淵幼學金鉞 吳明常李鍾運生員金祖淵幼學李壽膺 金鏜 李東獻 李世億 京畿三下幼學李命淳尹世鉉韓相殷 吳赫常生員尹稹幼學徐榮耆 申在年 尹喆命 尹致嵩 金鎮岳 海西三下幼學金燦 吳明敏 金鼎德 張昇鳳 尹若霖 李允默 吳鼎重 吳允朝 關西三下幼學李胤於 金見龍 安濟權 金履孝 金光澤 金膺午通德郎金致修幼學金秀策 湖西三下幼學朴載厚 秋大有 李光輅 柳秀興進士李明鎬生員李道明幼學俞仁源 尹彥鎮 盧光植進士洪樂玄 吳泰益 關東三下進士崔英弼幼學金兩教 韓好學進士南宅明幼學權稿 金奎漢 金仁哲 湖南三下進士李鉞幼學林奭履 尹持秀 柳和榮 丁斗玉 宋敬休進士鄭載遠幼學吳宅煥 柳煥復 黃翼臣 梁述鎮 嶺南三下幼學金邦鍵 全世福 李漢臣 文義駿 柳泰英進士朴思臣幼學李海旭 金履德 柳洽 嚴錫箕 李海星 北關三下幼學朴健民 金相玉 嚴廷輅生員全性有幼學元熙祖 金弘績 朱欽晦 金夔協 華城三下幼學李恒德 任淵常 愼宜默 李師弼 李厚德 廣州三下幼學李元永 金載龍 李高默 松都三下幼學金濟寬 李衡均 朴師炯 江華三下進士崔昇憲幼學權燾 黃時鍾 濟州三下幼學玄日皓生員吳霑等各給二分除較等特皆付之今庭試初試之榜尾京次上生員趙宅謙等十人京畿次上幼學李玄圭等十人海西次上幼學李魯源等八人關西次上幼學金履耆等八人湖西次上生員朴養浩等十一人關東次上通德郎李樂休等七人湖南次上幼學李春煥等十一人嶺南次上幼學韓一晉等十一人北關次上幼學趙載鼎等八人華城次上幼學徐有吾等六人廣州次上幼學李寅泰等三人松都次上幼學林景翰等三人江華次上幼學尹益洙等三人濟州次上幼學金仁文等各給紙一卷○

敎曰入格儒生明日待令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22일(갑술)>

㉔ 庭試文科初試出榜

㉔ 文科一所原榜三百三十四人恩賜一百五十六人合四百九十人幼學柳榮五居首京一百八十二人京畿五十九人忠清道五十九人全羅道四十六人慶尙道十八人江原道二十一人咸鏡道九人平安道三十七人黃海道十四人華城府十七人開城府八人江華府七人廣州府十一人濟州牧二人二所原榜三百三十三人恩賜一百三十人合四百六十三人幼學韓在濂居首京一百六十二人京畿七十人忠清道六十七人全羅道四十一人慶尙道五十二人江原道七人咸鏡道二十人平安道十一人黃海道十一人華城府十人開城府二人江華府四人廣州府五人濟州牧一人三所原榜三百三十三人恩賜六十人合二百九十三人幼學嚴勳居首京一百十人京畿五十人忠清道七十六人全羅道三十九人慶尙道四十六人平安道十二人咸鏡道九人江原道十六人黃海道十八人華城府七人廣州府十人三所初試合一千三百四十六人原榜一千人恩賜三百四十六人京四百五十四人京畿一百七十九人忠清道二百二人全羅道一百二十六人慶尙道一百十六人江原道四十四人咸鏡道三十八人平安道六十人黃海道四十三人華城府三十四人開城府十人江華府十一人廣州府二十六人濟州牧三人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24일(병자)>

㉔ 庭試武科初試出榜

㉔ 武科一所原榜二百六十七人追付四十人合三百七人閑良洪碩榮居首京六十一人京畿一人忠清道三十一人全羅道三十一人慶尙道二十四人平安道十六人黃海道一百四十人開城府三人二所入格二百六十六人閑良柳洙喆居首京八十一人忠清道四十六人全羅道六十四人慶尙道六十五人黃海道九人咸鏡道一人三所入格二百六十六人閑良具述遠居首京十五人京畿一百六人江原道十九人咸鏡道六十九人華城府二十一人開城府十三人江華府十二人廣州府十一人三所初試合八百三十九人京一百五十七人京畿一百七人忠清道七十七人全羅道九十五人慶尙道八十九人江原道十九人咸鏡道七十人平安道十六人黃海道一百四十九人華城府二十一人開城府十六人江華府十二人廣州府十一人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30일(임오)>

㉔ 命華城所屬五邑餉租許令加分

㉔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則枚舉本府屬果川等五邑所報以爲應分還穀自來不敷計戶排巡無以繼給五邑餉租留庫條七千六十石中限五千四百十五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時當稍豐民不願糶而守臣所請如此則五邑事情似難用分留常法請依此數加分之意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4월 4일(병술)>

㉔ 文武科殿試出榜

㉔ 文科殿試原榜進士李在璣幼學李基憲 李彥輔 洪祐燮生員尹日達前判官 金啓濂生員柳烜幼學吳洪錫 金尙元 副率 金會淵等十人直赴生員沈英錫進士趙庭和生員申慶會 縣監 閔耆顯生員申光軾進士趙亨基幼學吳淵常 金秀鍾前教官 俞應煥幼學高廷鳳生員申在明進士金碩鉉 朴謙進前令金履度進士金鏞生員李顯相 趙民和進士趙鍾永生員趙晉和幼學尹鼎烈 姜應一 李南翼進士曹錫正生員鄭祖榮進士崔漢翼幼學韓浩運 李集運 鄭度采 安以鼎生員閔哲儒前參奉 具康等三十一人合四十一人京二十八人京畿四人忠清道三人全羅道三人慶尙道一人平安道二人○武科殿試原榜四百六十人直赴四百六十一人追付三人合九百二十四人壯勇衛 玉載燦以鐵箭二百步遠射居首 京一百

六十人京畿一百三十一人忠清道二十八人全羅道三十二人慶尙道三十七人江原道十四人咸鏡道一百四十六人平安道一百八十七人黃海道八十一人**華城府**六十七人開城府十七人江華府十二人廣州府十一人濟州牧一人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4월 4일(병술)>

강 領議政 李秉模 右議政 李時秀以武科殿試榜目做錯事陳筭請譴賜批仍命入格武士之見漏榜中者付標施行

목 秉模筭略曰臣猥膺武科殿試分所命官之命舉行昏錯歷日惶恐際聞入格武士多數見漏於榜目之說進詣朝房與諸試官取考試冊及單子則十餘人見漏果爲的實本事則僚相既已陳筭臣不必更爲煩陳而緣臣憤憤致此大做錯揆諸邦憲合被何典伏乞亟命攸司論以重勘以尊國綱以嚴試體批以我朝士大夫之立於朝者莫不明習故寔殿陛巖廊之間咸秩有則而今人在家樂放縱在公憚繩檢以至朝儀筵體之不嚴而有識豈無竊歎予常兢兢必欲遵古而守舊者意豈淺淺卿之博洽綜密著譽於今日廷臣且況試院之儀與法殿等而具僚之周旋猶未免不如式者多深恐今日明日一事二事瞻聆之自歸於慣熟至於所引榜眼人名之未及照察特細節節令該曹付標施行卿須安心視事仍命遣史官傳諭○時秀筭略曰卽伏聞鐵箭入格武士多有見漏於榜目者詳考單子與試冊則寧邊武士朴時權 博川武士劉國恒 長興武士高時喆 徐燦進 金贊元 廣州武士姜彥臣 咸安武士趙相恒 趙文珩 安州武士朴龍孫 **華城**武士鄭學臣 李達淵 江東武士李正新等十二人入格的實而俱爲見漏更令詳查其見漏委折則朴時權則自分所修榜目入送而草榜移謄時誤致落漏未免仍漏於正書榜目其餘十一人自分所初不修送榜目以致并漏於草榜及正書榜目矣殿試事體至嚴且重而乃有此許多人見漏之事修正榜目臣實主之漫不致察皆臣之罪伏乞亟命攸司重勘臣僨誤之罪以嚴試體朴時權等十二人竝令該曹原榜目改付標恐不可已矣批以命官則一也亦何論彼此多寡宜乎卿等之難安而漏者已許添錄卿須安心視事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4월 6일(무자)>

강 命迎**華驛**許貸公貨以均廳給代條中限年區劃

목 敎曰向因迎**華驛**許貸公貨事以**華城**歲捧之錢劃給之意許施於領相舉條而更思該府公貨姑未就緒該驛則均廳給代條中從便限年區劃之事招致備郎言于領相仍以此意下諭華留如是則該府歲捧之典守宜有照倣他例自京下送御史反閱爲可待該府句管有司堂上來指一草記稟處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4월 12일(갑오)>

강 命**華城府**歲捧公貨間二年反閱著爲式

목 備局啓言**華城府**歲捧反閱事待該府句管有司堂上上來草記稟處事命下矣謹稽江都戶南庫反閱之例或遣御史或遣中使或遣宣傳官疏數不一別無一定之年限而五年太疏間年太頻間二年反閱恐合事宜御史 中使 宣傳官惟上所命而當其年限歲首自本司草記稟旨本府公貨儲留始自昨年計之再明年當爲反閱之限請日後年條視此爲限事著爲定式仍卽分付於**內營**及**華城留守**處允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4월 30일(임자)>

강 命關西賓興錄令該道印進頒賜京外

목 敎曰關西賓興錄校正本今已啓下下送該道印出後板本平壤 寧邊間藏置後狀聞稍厚白紙二十件白紙三十件印進道內各邑鄉校各藏一件而該儒生三人處各頒一件薦舉道伯及時道伯各頒一件前此諸道賓興錄各其道內文臣守令皆頒給宜無異同道內文臣守令金啓洛 金箕象 柳師模 閔養顯 徐美

修 金孝建 任長源 尹序東 李東馨 趙台榮 尹益烈 察訪 金晦彬 李錫堂御製齋去守令宋祥濂各頒一件○教曰關西賓興錄稍厚白紙件三件白紙件八件內入宙合樓 內閣 外閣 玉堂 春坊 春秋館 成均館 尊經閣四處史庫外奎章閣 **華城**各一件西庫三件以上稍厚白紙原任直提學 領相 原任提學 左相 提學 金載瓚 原任直提學 徐鼎修 檢校直提學 徐龍輔 李晚秀 原任直提學 鄭大容 原任直閣 金勉柱 南公轍 徐榮輔 金祖淳 尹行恁 李始源 檢校直閣 沈象奎 直閣 金近淳 原任待教 徐有渠 檢校待教 李存秀 大司成 尹光顏校正舊選抄啓文臣 徐澄修 李魯春 李翼晉 金義淳各頒一件以上白紙件依此安寶頒給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윤4월 3일(을묘)>

28 許施**華城留守** 徐有隣**整理穀**加分之請

16 該留守狀啓以爲本府整理各穀減耗半留之後分還減縮過萬有餘一府民人永除多數難辦之苦而若當農務轉殷之時則種糧排比輒致苟艱故再昨年之五千餘石昨年之六千餘石狀請加分良由於此今年採探民情參互事勢則蓋藏雖免全乏麥嶺每患不贍近於浹月惜乾之餘春牟秋牟既有不實之慮水付乾付間多改播之處勸關之政方張請糴之訴踵至由前由後有不敢膠守常規者與本府判官 金思義商議停當酌量磨鍊取倣昨年再昨年已例枚舉登聞本府整理各穀留庫一萬八千八百二十石零中米一千四百石太一千石租九百石合三千三百石特許加分事令廟堂稟旨分付教以依狀請施行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윤4월 11일(계해)>

28 以李書九爲城役儀軌堂上及**華城句管堂上**

16 教曰**華城城役儀軌**今將印出而堂上姑未啓下行護軍 李書九差下使之看檢○備局啓言**華城句管堂上**差下事命下矣請行護軍 李書九差下使之察任允之教以此後依諸道例隨闕啓下仍爲定式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윤4월 17일(기사)>

28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水原留守** 徐有隣 行護軍 李書九 司僕正 洪元燮 命**華城**所屬五邑穀物換作戶曹常平等穀依通編法取耗以補本官公用

16 **壯勇外使** 徐有隣所啓安山 始興 振威 龍仁 果川等五邑各樣軍兵移屬管轄之後簽額之除減雜費之蠲革名編卒伍者竝受其賜且因各衙門身役之都納**華城**邑弊民瘼十祛八九而第緣代頃磨勘領付點閱之時將吏官隸之往來幾乎相續又自昨年移屬**南陽**餉租穀物去就自多泮渙簿書期會無異巡營軍兵收斂既有禁條傳關錢租殆不相當而係是無前之役不可專責於下屬則無論多少疏數所謂雇價糧資舉皆自官助給而衛將之種種公行不在其中宄費之昔無今有者日計雖似零星歲會不啻夥多五邑之來付**華城**若將蒙幘幘之惠沾潤之澤而今乃未免於相反以其大綱領之出於卒伍受賜民邑祛弊爲守令者言其樂不言其苦而細究裏面則薄俸殘廩誠有難繼之慮揆以事情合有通變而留臺**外營**實無財貨派及之道竊伏念五邑俱以民多穀少之邑還穀之狀請加分無歲無之就其加分耗條參量分數以贍官用則軍務之去來穀簿之關由宄費之自官出者庶不窘乏而垂之悠久有備無違則軍兵收斂之弊可期永杜矣傳關錢租之用可免再徵矣今若以微細而忽之煩瀆而置之一二年轉至生弊則甚非所以仰體我聖上事關**華城**務從便好之德意古人制法必將戶曹穀常賑穀幾分耗付之本官者實在於軫念此等處需用而養廉之意實寓其間矣又況加分不同於原分公用亦異於私用酌量派分不至猥屑安山等五邑所在加分耗中租各限一百石特爲許劃恐合事宜請下詢廟堂處之教以句管堂上亦陳意見**華城句管堂上**李書九曰加分取耗本非經法五邑穀總不敷姑未及通作半分如**華城**之例而聖教每以一區井田之義必欲次第釐正俾作四方之準則今若以加分耗名色又爲需用之資則雖有違越於施措之本意五邑事情既如此從他變通亦無其路勢將以權宜之道姑且行之矣教以今聞華留之言五邑事勢必當如此爲軍民之舉反使邑

倅邑吏替受其弊此豈試軍總合爲一統還穀只欲半分以寓井田先試一區之本意乎五邑穀物換作戶曹常平等穀取耗規例一依通編施行則不煩加分耗而自可掇弊近來舉措中似甚正當此雖小事其號則大矣以此知悉舉行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윤4월 17일(기사)>

강 命湖南左水營米二千石右水營米一千石劃付華城以報軍器繕修物力摘奸反庫等節依內營例舉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則以爲本府軍器元來鮮少實多疏虞今伏奉從長推移趁速繕造之命方以修城庫留在錢物開春卽時始役而所入物力不下九千兩令廟堂稟旨區劃至於摘奸反庫事依內營例與依南城 沁都例舉行待處分定式計料爲辭矣曾於年前因本府軍器修造劃出湖南船儲置四千石取用後每年加分取耗自丙辰至己未準充矣今亦依此例湖南左水營米二千石右水營米一千石合三千石劃付從便區處後限三年加分俾充元穀之數一如年前之爲摘奸反庫等節內營宜無異同請依內營例舉行事定式施行允之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윤4월 25일(정축)>

강 史官 金啓濂等以農形看審書啓

목 記注官 金啓濂書啓以爲臣於初四日祇奉農形看審之命翌日西出坡州境則水根自來稍裕懸崖瘠土之外舉皆移插着根而深青新移而嫩黃蔚然有成就之望交河則濱江而土軟素尙乾播之故滿野青色得一更需則畢竟登稔謂無可虞 高陽則較看於坡州猶有勝焉今番雨澤得之望望之餘而在田穀則根耕方張各種善苗未可謂不足而其在秧苗則桔槔之所引上流之所澆勢無以盡意移插則目今已移者竝與水付種乾付種而計之較看於未移處雖未爲半四隣之未耜齊出一時之耕耨竝舉繼此而若得一需則今歲之豐登又可蕲望○檢閱 李存秀書啓以爲臣於初四日伏奉東道農形看審之命初五日平明離發先入抱川境過直洞踰鳩峴歷松隅度長街逶迤于清涼 花山之間看審農形則今番之雨得於久旱之餘故素有水根處外所得之雨盡入於龜坼之中無所停滯而最膏濕處已於雨前移秧其餘則雖有堤堰川流甚淺不能流入於淤口故用桔槔自低而上之僅僅沾潤自得今雨之後近水道處有泉脈處則新得之水易爲效焉賴此而方爲移秧高燥之地更得數犁之雨方可灌水而移之遂自清涼復路踰祝石嶺入楊州界看審則所得之雨與抱川無多少之異而所過處地形近山故秧之未移者較多今朝則捨大路轉入松山踰儼峴至貢稅坪巡察則與昨所見別無優劣之懸殊而近淤處及生泉處移秧方張而惟恐時日之少遲水勢之或減襴襪襪遍於壠畝故招問農形則以爲節候姑未晚故秧亦未老若更得一雨沛次第移插則大豐尙可期望云而大抵昨今所經以每一坪言之或有未移已移之多少而統以論之則可謂相半田穀則豆太之先種於秋牟未穫之時者或已成叢其餘則生五六葉沙石田則或有焦黃處而今雨以後可以蘇醒云○假注書 呂東植書啓以爲臣於初四日敬奉聖教由南道出去先從郊垆所見處審察則秧畚及附種處雖皆沾潤亦未停滯間或有移插日久而得水除草者招問農夫則以爲昨今所霑優過一犁而旱餘之故僅爲鋤許秧苗雖幸稍蘇移插當俟繼霑有水根處已移於未雨之前而今始初除草由南充縣入華城府內至上柳川看審則有水根處遇雨添灌間多移插而雨旣不優沾溉難遍繼此得雨若差過五六日則旣潤之土旋有更堅之慮迎華亭渠下秧役垂訖長安門外地勢卑濕嘆乾之患較他稍緩還爲復路轉向始興沿路所見別無異同而始興一境築淤最多被旱稍歇得雨添灌爲益夥然矣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5월 7일(무자)>

강 召見來待諸臣于誠正閣 禮曹判書 李晚秀 備局有司堂上趙鎮寬 李書九 華城留守 徐有隣 廣州留守 金思穆 開城留守 金勉柱 京畿監司 徐鼎修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5월 11일(임진)>

강 召見來待諸臣及慶尙右兵使 閔光升于重熙堂 備局有司堂上李書九 華城留守 徐有隣 京畿監司 徐鼎修

목 光升辭陞也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5월 12일(계사)>

강 飭箕營留庫木別備準式新捧換入之方

목 備邊司啓言行大護軍 韓用龜所啓箕營別置木事有草記之命矣該營留庫木素稱外度支不虞之需而近來典守之法漸不如古舊儲則徒擁虛簿新捧則無難換作種種姦弊有駭聽聞而京司需用每多緊急臨時區劃易到狼狽故而辰戌午己未自本司或措辭行會或筵稟申飭使之限三四百同別爲擇置而丙辰四百同中一百五十同劃給華城二百五十同自惠廳請得而以該道所在常賑穀八千三百餘石準折給價戊午三百同中六十同以中旬木劃給訓局一百四十同以留儲條劃給惠廳餘數一百同及己未三百同今方留在該營矣丙辰條之自惠廳請得蓋因本廳米條之苟簡欲以此木換作京米則所當以本色輸來從長措置而乃有此送人發賣之舉事面殊欠正當既往雖難追理後弊政宜申禁謹依批旨另加嚴飭蓋此擇置木事廟堂本意只欲就留庫中用舊蓄新稍加擇置故丙辰則依此舉行戊午則乃以惠廳所給木價常賑穀發賣買入於記付元數之外而本司亦爲許施及至己未又爲給錢換木而以此由枚報本司仍請區劃價錢故頃已論題退送矣戊午常賑穀之許賣已與當初行會之意有所徑庭臣等不勝惶悚而雖以該營事體言之近三千同記付必無盡爲腐傷之理況支放外每年加入又不下百餘同方便推移若干擇置初非難事乃以許多積貯都屬無用之物更費累萬錢貨別稱額外之需而至使軍民受弊者殊甚未穩昨年條還屬該營雖無不可既以會付錢給代換置則此木所當更入於支放姑令依前留置以記付木三百同劃給俾充會付錢推移之數此外留庫木亦不可一任其有名無實亦爲參量事情別備則必取準式新捧則隨宜換入一年二年次第釐正使校卒無怨庫儲漸實之意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5월 25일(병오)>

강 命南陽囚李春成加刑決放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祇受傳令內近於本府移送南陽之殺獄聞有李春成之案而春成愚蠢莫甚且與其妻本無不和之可言特其家間事端不能隨處宛轉之致以苦主所目見而納招者言之可知其百般聲罪千般衝動無所不至也愚蠢之漢爲其所聲罪衝動一時性發至於下手而初非不和之間則豈有欲害之心本是愚駭之漢則亦豈能分別生死於造次憤怒之際乎一言以蔽之曰使春成起怒者非春成自爲也使春成下手者非春成自爲也而畢竟春成曳棄於橋邊而初不揀活者亦非春成之自爲也至於其妹之犯手與否觀於檢案終無可執之證畿伯亦以此有筵奏故專撥別論道伯意見如果然矣須卽疏決俾無滯囚宜當者蓋此李春成獄事不無參恕審克之端而殺獄體重囚推屬耳姑不敢舉論於狀聞疏釋之科矣今下傳令內辭意若是勤摯春成之情罪李女之事實俱莫逃於淵鑑之下而畿伯筵奏誠有意見其在仰體之道不容仍置故謹取獄案刪繁撮要尾付愚見以俟處分令該曹稟處○南陽府殺獄罪人李春成踢殺金召史庚申閏四月初四日囚水原府獄同月十三日移囚南陽府獄受刑一次初檢官始興縣令 李潢 覆檢官南陽府使 李近胄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李春成懸錄屍親朴召史招內致死人卽渠女息而丁巳年間出嫁於李春成處夫婦之間別無不和之端于今四年而渠女以針線之生疏種種被責頻頻來留渠家矣再昨年二月渠女生男於渠家則渠之媳母來見之後渠女抱兒往嫗家不過旬日旋即還送者不啻屢次與渠媳母嫗妹頗不得志故心甚悶憐率來渠母子矣去四月二十九日春成來宿渠家翌日食後還去而春成之母忽送小童渠之孫兒率來爲言故渠問曰母子何不竝招只索幼兒乎小童答以爲母則勿招只以

幼兒抱來爲言云故答以爲慮觸風待差當送云矣少頃春成之母率其子與春成之叔母丁召史而來春成叔母向渠女言曰今日與我偕往嫗家云云故渠心甚喜之使女息將欲隨往之際春成母謂春成曰今日則汝妻去就必爲決斷而去爲言則春成入廚索刀割出渠之所着衣一幅而給渠女曰此是手悅自今爲始永絕夫婦之義云故渠攬春成之裾而責曰吾女既無失行之事有何可棄之端而給此手悅耶云則春成不答向渠女勒令受去而渠女抵死不受但乞無罪則春成一不聽從末乃手打足踢無所不至渠女一縷奄奄但乞活我而春成怒氣不息又一場踢打幾至昏絕之境後春成與其母始乃還歸故渠果以寧死於嫗家之意使渠夫四寸金福伊負送于春成之外三寸叔安太金家所謂太金即當初居媒之人也太金仍爲負去于春成家則春成之母憤然突出以渠頭撞觸太金之胸而太金仍即解置于渠家虛間旋爲出去則春成又執渠女之頭髮曳出路上投之橋邊晏然還歸則春成外四寸安夫億同亦爲參見負置于春成家而今月初二日夕後仍爲殞命云正犯李春成招內渠妻金召史年少性毒少不如意則每每逃去渠家故居常戒飭終不聽施昨十二月渠以壯勇鄉軍上番今年三月下番還家則渠妻尙在其本家傭賃井臼等節老母獨當爲之不勝悶迫去月三十日與渠母及三寸叔母同往渠家欲爲率來則多般發惡終不聽施故以回聽生恟之計割出手悅給之則一向發惡亦不肯受反罵渠曰有何他女必欲屬意而忽欲棄我耶仍爲執渠投地翻身或撞其頭或推其胸一場光景極爲惡毒故與渠母相率還家後聞之則渠之妻父母負送渠妻于渠之外三寸安太金家云云矣其翌即初一日黃昏後外叔親自負來故憤痛之餘又切責渠妻以爲汝既不欲事吾家母子如汝之人不欲置家仍即負棄於路上轎邊歸家夫如是者即欲抑其悍毒以爲改過也渠則往宿於夫億同家而渠母矜憐之呼安夫億同旋即負來如是之際夜頗深矣渠母與渠妹同宿一房當夜睡甘後渠母因兒啼聲而覺呼渠妻則不在傍而房門且開矣渠母出索則已掛項結死于廚中云看證丁召史招內渠於李春成爲三寸叔母去月三十日聞春成與其母往于渠之妻家渠亦同往謂春成妻曰今日與吾同往汝之嫗家爲好云云則春成妻答以爲既欲率去何不去也云而隨渠出門之際春成母以爲如此子婦率去焉用仍挽春成妻之手而還入庭中渠則不爲隨入而佇立於門前矣不移時間房中十分喧譁故渠入見則春成果與渠妻爭鬪至有手悅之割出而男授女不受之光景春成妻以手自推其胸無數發惡故渠叱責春成曰手悅何等重大而有此舉措何其悖惡也云云之際春成數次足踢其妻之下體故渠又責其無識而以手一打渠頰仍執渠手出來與春成之母仍爲還歸云看證安夫億同招內安太金負置金女於春成家則春成跟後入來欲打其妻故渠挽止而歸家矣不移時忽有咆喝之聲而春成之母謂渠曰春成負其妻棄置路中而巡邏已發人不肯從汝既親戚則爲我負來云云故渠果往見則厥女不省人事委身路中手摩四肢四肢如冰而手按胸膛只有微溫故僅得扶持負置房中仍爲還家則春成亦來宿渠家矣翌曉春成之弟來傳金女致命之計於其兄春成云矣斷獄之法莫嚴於殺越苟可以不用意三字遽加參恕則償命之獄十無一二在他人固不可容易議到而至於夫之於妻三綱所係必從用意不用意區別理會然後可使情與法兩得其宜今此李春成與其妻金召史粵自結髮之初元無反目之事既及四載又生一子恩固重矣情亦深矣不幸事端起於家內難言之地便當焦仲卿境界欲留則妨礙多端欲逐則繾綣不忍無寧先割手悅而示意後加足踢而勘罪以解婆姑小姑之怒冀俾其少垂哀憐俾得以如舊婚媾而亦無奈乎落落難合矣若其踢勢之當着於要害即不幸之又幸耳春成豈用意哉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禮經所載勢不可留也雍容遂送不害爲兩便之道而無識常漢固難責之以此等禮節則舉措乖悖雖萬萬駭痛究其本情亦云憾矣臣於成獄之初將此鄭重殺費商量而第其負來時曳置橋邊不之抹活者決非人情之所可忍故竊不勝其憤惋斷然置之於法使之如例同推矣曳置一事之迫於不得已而初非出於春成之所自爲已入於日月之俯燭而畿伯亦有所探得奏達者即此一事既知其非出於春成之所自爲則臣之所憤惋者渙然冰釋矣今何以成獄之在於臣手執拗不改乎當初事端專由於其叔春成若傳生則李召史之替當其罪無所不可而原其根因參以供招懲慝設計在逐而不在殺情雖難截惡法無當律南陽府囚推罪人李春成特以惟輕之典更加各別嚴刑二次竝前受刑準三次後遠地定配本府在囚罪人李召史既施二次之刑加刑一次懲勵放送恐不至於失刑之歸教以該府論理甚有意見依此即爲決放之意令政院專撥回諭究其本論其跡所謂小姑之

所爲切可惡定配則以妹替甥到配後亦令配所官加刑於厥女報來後狀聞事一體回諭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5월 25일(병오)>

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田畝起墾數爰馳啓命判官 金思義賜鹿皮 教鍊官 劉光淵付嘉善衛將

呂 該留守狀啓以爲前日祇受傳令內五行迭運土功爲大八卦分序坎宮居先故周文王治岐而建任土之法漢高帝定關而立租賦之制朝家之視華城有如周之岐漢之關則元元重本之政不可以少緩萬石之渠開於城北九仞之埭築於城西自西而南遂及於一境自一境而遠遍至於八路則不無所利之利豈不淵乎博哉自八達門外至柳川 泥浦之間厥土廣斥耕犁不及者畿民懶於農不欲啓作蓋其心力不能及也漢儒之言曰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云者政謂此也雖有心力足以闢荒而無財力則不能焉雖有財力足以墾土而無官力則不遂焉況高燥之地難於引水沿野之民昧於結耦乎雖以田形已具布種卽食之土揭令而號於衆曰任民耕食而縣官不收稅以今人心尙不欲勇前今者茫然風沙雖許以十年免稅有誰應募而出朝耕暮穫有如櫛如此之美乎自漢之趙過諸人爲民勸耕田器農牛皆有官備爲長吏者操畚鍤履畊田畝而汚萊爲膏沃洗手爲農夫此所謂可與樂成者也事不師古曷云食効今之爲計有二一則依營屯募耕之規而自本府捐財起墾待其告功限田分授以爲補官用裕民食之資一則依入粟拜官之式墾土爲幾日耕者如唐之空名告身宋之廵功以下之階鄉品之爲鄉任校吏之爲任窠一循其願而若過一朔之耕可以收百石之利者及過於此而爲二朔三朔二百三百石者樞衡邊將計勞填差則庶有日關之効矣水口虛廣民不饒富或者有云然之說而蔽一言曰不經也匪彝也先看水口之論不在都邑求之堪輿如執左契若造山於城外則勢將俯瞰若設堰於水下則理便橫遮由前而失於周遭樓櫓之義由後而違於澄清明堂之戒以名碩之磁謨參之則平壤之城設而養長林於江右善山之治完而置巨藪於溪左古語不云乎百家之聚十室之市亦必依山帶溪者是也先從今年種以樹木無論楊柳桑柘榛栗廣植而成林俾有蔚然改觀之盛亦屬先務若府治驛村逐戶種樹前已屢飭而宅不毛則有征自是周官成憲卿須便宜從事毋負朝家爲華民夙夜憧憧之至意起墾一款博採衆見論理別單登聞後待回下舉行宜當者謹依傳令內辭意勸關置藪等節博採衆論量定經界着意舉行之由已於祇受別單條列馳啓自臣營市健牛備鐵器爲衆民倡仍又曉諭坊里俾各聞風興起給糧以助告乏懸賞以待應募巡野警惰之責專委地方官而臣亦以時考察始功於穀而之前告竣於夏至之後其間首尾七十餘日日以爲課程矣取見本府判官金思義修成冊所報則勸關田畝結數斗數依準折辭以耕數則官耕爲二百六十九日半日耕民耕爲六十二日耕募耕爲三十日半朝耕都合爲三百六十一日半日半朝耕以本府之許多陳荒勸關日子殆近三朔起墾耕數僅爲一年八方之取則固非可論而一年二年逐年蓄畬至于幾年有起無陳則其在務本之政此其權輿官耕則對揚不至怠慢而係是官自爲民耕則趨令有足可取而亦是民自爲計而至於外營教鍊官折衝劉光淵之挺身應募耕過一朔者誠力所在雖極嘉尙而營校既異於民人其所耕墾又非二朔三朔之多故請賞一款不爲舉論第緣耕墾以後連被旱乾入種者久無坼甲之意用力者實有失手之慮用是趑趄未卽登聞今番數次之雨一齊立苗可期食實故官耕民耕募耕結數斗數耕數區別開錄于後以備睿覽南藪則各樣樹木已值節晚先以帶土松及榆柳幾許株定其界限姑待今秋明春博求槩柘榛栗楊柳梓漆等屬廣加栽植計料府治驛村則以柳以桑計戶分給另施賞罰俾責實效○官牛起耕秋南部田畝四結八十九負六束內田四結七十二負八束三十八石九斗落四十七日朝前半朝耕畝十六負八束十斗六升落一日半朝耕北部田畝七結五束內田六結九十九負四束七十石十八斗四升落八十八日半朝耕畝一負一束九升落半朝耕光教面田九負二束十四斗八升落一日耕日用面田四結八十八負四束三十九石三斗五升落四十九日朝前半朝耕長足面田五十三負四束四石四斗八升落五日朝前耕龍伏面田一結三十五負七束十石十七斗二升落十四日朝前半朝耕荅村面田三結五負二十三石十八斗七升落二十九日半日朝前耕安寧面田三結三十二負四束二十六石九斗六升落三十三日耕以上田畝二十五結十四負二束內田二十四結九十六負三束二百十四石十六斗落二百六十八日朝前耕畝十七負九束十一斗

五升落一日朝前耕合二百六十九日半日耕民人起耕秩光教面田畝二十六負一束內田二十二負八束一石十六斗七升落二日朝前耕畝三負三束二斗五升落朝前耕長足面田畝一結五十八負八束內田五十負三束三石十斗一升落四日半日耕畝一結八負五束三石十八斗二升落十日耕三峯面田三負五束十斗落半日朝前耕好梅節面田二負九束七斗落半日耕日用面田畝一結八十一負九束內田九十五負二束十石十五斗五升落十三日半日耕畝八十六負七束四石二斗五升落十日朝前耕安寧面田十一負三束十四斗二升落一日耕荅村面田十四負五束十八斗二升落一日朝前耕正林面田畝二十四負六束內田十九負六束一石三斗七升落一日半日耕畝五負四斗五升落半日耕草坪面田二十一負五束一石十四斗四升落二日耕東面畝一負一束九升落朝前耕楊于面田十負四束十三斗二升落一日耕去法面畝六負九束五斗九升落半日耕工以鄉面田五負八束五斗六升落朝前半朝耕罷等面田三負五束四斗二升落半朝耕東北面畝十九負九束十六斗落二日朝前耕廣德面畝十五負五束十五斗落二日耕宿城面田畝七十一負內田五負六束十斗落半日耕畝六十五負四束二石十三斗落六日半日朝前耕以上田畝五結七十九負二束內田二結六十六負九束二十三石二斗八升落二十九日朝前耕畝三結十二負三束十二石十八斗五升落三十二日半日朝前耕合六十二日耕劉光淵起耕秩南部田畝二十四負五束內田十四負九束一石三斗七升落一日半日耕畝九負六束七斗七升落一日耕光教面田一結八十一負九束十四石十二斗一升落十八日朝前耕北部田十負三束十六斗六升落一日耕長足面田畝四十五負九束內田二十一負九束一石十五斗一升落二日朝前耕畝二十四負一石七斗四升落三日朝前耕安寧面田七負八束十二斗四升落半日朝前耕日用面田二十三負七束一石十八斗落二日朝前半朝耕以上田畝二結九十四負一束內田二結六十負五束二十石十七斗九升落二十六日半朝耕畝三十三負六束一石十五斗一升落四日耕合三十日半朝耕都以上田畝三十三結八十七負五束內田三十結二十三負七束二百五十八石十六斗七升落三百二十三日半日半朝耕畝三結六十三負八束十五石五斗一升落三十八日耕合三百六十一日半日半朝耕教以重農之政豈有過於勸關本府爲諸路之所取則而田畝三百六十餘日耕之起墾於別諭之後者極爲可嘉其在先從隗始之道不可無獎勵之舉判官 金思義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官耕外又有自墾三十日耕者一人尤爲嘉尚令該曹明日政付嘉善衛將將此意令廟堂分付諸道視此競相趨功如有超異之可合勸獎者考其實績狀聞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6월 1일(임자)>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右議政 李時秀 水原留守 徐有隣 禮曹判書 徐龍輔 大護軍 徐有大 京畿水使 李晚秀 護軍 申大顯 金祖淳

予曰慶辰進饌昨年既以二十日爲之而今月二十日亦爲吉辰云當以此日爲之矣龍輔曰進饌既以二十日爲定而昨年則諸堂自十六日入來舉行矣今番則十七日爲吉自是日爲之似好矣予曰依此爲之也仍教曰二直提學每年參班今則不得入來矣大抵法外相避規免官職卽予所深惡之俗習向日之出而膺命固出於矯俗而廉隅之不可放倒處若又遽然行公則反非矯俗之本意故予亦不復敦迫矣金履載之疏卽丙申後初有之習也予雖衰矣太阿在手矣敷教在上率教在下上下相得臣主俱榮今日規模夫孰不知則渠何敢生心毀割於敷教率教之際乎向筵說話亦有陰腫之喻陰腫之未形現者苟非名醫豈能知之而太陽之下鬼魅莫逃其形則此輩之乘時伺隙敢售奮習於今日朝廷者何異於白日魍魎乎渠若有一分人心決不敢爲此此亦挾官威而爲之者乎今日卽好日也且以爲世臣之意雖不欲開口索言而匪類幽陰之逕不正可惡之習予亦有聞知者矣向日筵本既以闡明自明二條分結則予非泛然說去者而今至屢日只有闡明之疏尙無自明之疏何也明日以後當以三日爲限如有指喉金履載之疏者何敢不自明而禮參之疏既有四款說弊者禮參既非分數不明之人其疏亦非汎然過去之語則四者之中必有其人渠雖不自明亦豈無自底呈露之時乎三日之內若無自明之疏而予若先一開口則渠輩當至何許境界乎火災岷岡玉石俱焚亦安知不累及於多少人乎丙辰冬處分或爲世道之一助而畢竟亦無顯效故亦不復爲之而今若

不自明則又不知有何等處分卿等須各出而告諭也時秀曰前後筵教皆出於咸底大道欲竝生哉之聖意自今日登筵諸臣轉相告諭則豈無悚然畏懼思所以自明乎予曰金履載之如彼如此姑無論彼之投畀在工判既有由我之嫌則當之者之逡巡亦似然矣廉隅所在實難強迫當有區處之道矣予以鬱熱之症不能進一匙飯而及夫筵話頒示之後食飲頓勝蓋見此筵話者豈無革面革心畏威遠罪之人而訕上怨國喙喙爭鳴之徒亦必多有之矣以近日如睡不醒之俗有此惹言之資思之及此反覺爽然食飲之多進未必不由於是矣時秀曰聖教昭揭義理至嚴孰敢有訕上怨國之徒而如有此輩則又豈可一刻容貸乎予曰此輩必當次次呈露矣仍命統禦使 李晚秀入侍教曰俄者左承旨請還收外補之命而廉隅之毀壞反不得爲矯俗之道故予亦不勉出於卿矣卿疏之引用王述之語果是不緊頃聞筵臣言則以其欲稍異於人而反有此語病云矣時秀曰臣弟疏語亦非欲異於人也只欲明其意之非飾讓而已予曰金履載疏中讓者禮之端云者亦不成句語矣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豈可只以一讓字爲禮之端乎以學可曰僞四字對性可曰惡卽是科文覓對之習而僞字惡字之語意本亦不同然在其疏則可謂薄物細故都無足責矣有隣曰其疏句語全不知四端文義而然矣予謂時秀曰今日既已會同卿等早爲出去也又教曰俄以三日內必呈自明之疏爲教矣更思之渠能自現則固爲大善而亦何必使之爲之乎卿等亦不必出而相告矣然而 禮參疏所謂彼固曰者蓋必有當着之人渠雖欲不自現得乎若或恃予煦嚙自以爲畢竟無事則將不知至於何境矣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6월 12일(계해)>

강 藥院入診于便殿 都提調 李時秀 提調 李秉鼎 副提調 曹允大○此後時原任閣臣 華城留守 輪回隨入

목 時秀問候予曰浮高牽痛則一樣作苦而症候則寒熱之外神氣有時昏沈若不辨夢覺矣時秀曰繼進湯劑不可不議定醫官等使之診察何如予曰康命吉 柳光翼 玄必采 朴烱使之診脈也命吉等以次診候命吉曰脈候度數則均而亦無不足之候雖似浮洪而亦無腫熱之著見者矣光翼曰左右脈三部俱爲均適而臣則前此診候稍久左邊肝脈比前日似稍大矣必采曰脈候似稍大而左右三部均適矣烱曰左脈則調均右脈則乍有沈數之候而熱意則不至大段矣予曰熱候則渠輩之言似然蓋寒熱交攻之時只因膈間之氣升而然故熱邊則似稍減矣命吉曰寒熱之候非以腫毒之上攻而然臣則全昧腫候而脈度亦不知其爲數矣予曰金有濟便是初入使白成一輩詳諭症候使之仰奏所見也有濟曰以他醫所傳聞之則腫候卽是根腫必先消根然後可以止痛臣意則川烏 黃栢 赤小豆等分和酒傳貼則可責消毒之效矣時秀曰俄聞醫官所傳則木麥飯之傳貼今日內不過爲六次云此本平順之劑如此而豈易奏效乎秉鼎曰傳貼之藥必須數數換傳然後始有其效矣予曰田螺膏傳貼後根處似有動靜稍久傳貼然後藥力可有透入之效矣時秀曰癰處診視然後可議繼傳之方而醫官等皆未得診察云使之頻頻診察何如予曰夕間當令診察矣時秀曰聖候如此而臣等尚未及診視癰處下情尤益焦鬱矣予曰小休後當使卿等亦爲診視矣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6월 21일(임신)>

강 藥院入診于便殿 三提調上同

목 予曰入來者誰某也時秀曰臣等卽藥院三提調也予又教曰閣臣入來乎時秀曰左議政 華城留守 京畿監司 禮曹判書追後入來矣時秀曰臣等之入來已久而自上就寢矣予曰其間稍久乎時秀曰已過一吸竹頃矣予曰前則寢睡後發熱太過矣今似稍勝矣烟熏方尙餘一次而今已晚矣時秀曰然則今日只試二次亦何不可乎予曰予則必欲滿次數矣時秀曰瓊玉膏進御後既無他症今則溫補之劑不可不趁卽議定明日則當進八物湯矣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6월 26일(정축)>

강 吏曹以總護使及各都監堂郎達下

목 總護使 左議政 李時秀 殯殿都監提調 兵曹判書 金載瓚 禮曹判書 李晚秀 刑曹判書 韓用龜 郎廳右通禮 趙得永 戶曹正郎 鄭持容 禮曹正郎 權行彥 兵曹正郎 宋知濂 副司果 尹應鉉 敦寧主簿 金基允 國葬都監提調 右參贊 李祖源 戶曹判書 李在學 大護軍 趙鎮寬郎廳副司直 曹允遂 副修撰 閔師宣 副司果 朴宗輔 禮曹佐郎 金魯範 工曹佐郎 李永翼 濟用判官 朴魯榮 繕工副正 金魯敬 副司果 金龍柱代戶曹佐郎 沈曹之山陵都監提調 水原留守 徐有隣 左參贊 金文淳 工曹判書 李得臣郎廳司成 閔命嫻 副校理 沈奎魯 戶曹佐郎 尹耆東 兵曹佐郎 韓翼鎭 工曹佐郎 李義文 司僕正 洪元燮乎市令宋欽書 漢城主簿 金基彥 副司果 洪樂正 刑曹正郎 宋倫載 鑄成廳提調 戶曹參判 徐澄修 工曹參判 姜彝正郎廳戶曹正郎 李靖模 工曹正郎 徐重修 守陵官 安春君彬 梓宮上字書寫官 光恩副尉金箕性預差綾城尉具敏和銘旌書寫官 知事 洪良浩預差判敦寧 尹師國代奠官 西春君燁 魂殿參奉學生沈兢之鄭基應 山陵參奉學生李大鉉 黃基鎬大衛學生姜元會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6월 29일(경인)>

강 沐浴襲小斂

목 正時申時前一刻行都承旨 尹行恁 行左承旨 李書九 行右承旨 李益運 行左副承旨 金祖淳 右副承旨 韓用鐸 同副承旨 金義淳 記事官 金啓溫 假注書 呂東植 閔哲儒 記事官 李存秀 洪奭周 領議政 沈煥之 左議政 李時秀 右議政 徐龍輔 水原留守 徐有隣 提學 金載瓚 原任直提學 徐鼎修 原任直閣 金勉柱 檢校直閣 沈象奎 直閣 金近淳 禮曹 判書 李晚秀 參判 閔台嫻 參議 洪樂游 大司諫 李殷模 執義 張至冕 校理 金履度 輔德 尹光顏 宗戚執事 昌城尉黃仁點 光恩副尉 金箕性 敦寧主簿 金基允前主簿 金在昌 敦寧直長 金在三以次陪立訖內侍設帷障以隔內外宗戚執事設平床於戶內內侍各奉沐浴諸具執事者奉御床南首覆以衾衾上加以復衣席上鋪紋席席上鋪緞褥褥上又鋪紋席 院相 沈煥之 總護使 李時秀 禮曹判書 李晚秀及行恁 祖淳 象奎 史官二員立於御床之前禮房承旨 李書九持笏記立於楹外大臣以下諸臣分立於廳事之東西內侍進香湯奉而頽之沐浴訖行襲禮執事者先薦枕於襲床上次鋪龍紋席次鋪褥次鋪絞先設柳青貢緞衾 領紅貢緞內白貢緞 次鋪畫玉帶次鋪袞龍袍 多紅雲紋緞金絲肩龍胸褙具內拱藍雲紋緞 次鋪鴉青雲紋緞褙次鋪藍禾漢緞中赤莫 內拱白貢緞 次鋪草綠禾漢緞中赤莫 內拱白貢緞 次鋪玉色貢緞長衣 內拱白貢緞 次鋪甫羅禾漢緞長衣次鋪甫羅禾漢緞周衣次鋪白貢緞赤衫次進白貢緞袴次進白貢緞單袴次進白貢緞襪次進藍禾漢緞腰帶次進藍禾漢緞脚帶子次進白貢緞 行纏次進毛緞網巾仍加進翼善冠 毛緞 次進靴草綠雲紋緞 次進握手次進剪爪及落齒髮囊奉於御床之上襲訖執事者進幘帽 大提學 洪良浩書進銘旌煥之進詣御床之前替行飯含禮飯含訖仍行小斂禮執事者鋪列衣櫛移奉靈床于斂席小斂如儀斂衾結絞訖用眞紅貢緞粉畫黼殺覆于絞上還奉于御床斂訖諸臣閉戶退立于障子外以待殿宮出臨良久始還內大臣以下在位者皆俯伏哭盡哀內侍設靈床奉安神帛設銘旌于靈座之右仍退出成班于階下退奠官及宗戚執事陞詣座前行襲奠及小斂奠如儀○小斂時衣櫛絳紗袍上衣下裳遠遊冠 紅禾漢緞 藍紬褰衣 鴉青雲紋緞袞袍二甫羅禾紬甲長衣 藍廣織道袍二鴉青鄉織帶子褙褙 多紅雲紋大緞帖裏 金胸褙具已上上衣 草綠雲紋大緞廣袖二草綠雲紋大緞褙子二甫羅禾花紬綿長衣 草綠貢緞中赤莫 玉色綾中赤莫 柳綠龍紋緞夾袖 內拱藍龍紋緞 鴉青龍紋緞快子 內拱眞紅龍紋緞 土色大樸紋通海緞夾袖 內拱藍貢緞 鴉青大樸紋通海緞快子 內拱眞紅貢緞 多紅大綯甲道袍 內拱藍紬 眞紅禾紬道袍 內拱藍紬 鴉青雲紋大緞帖裏 已上下倒衣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6월 29일(경인)>

강 大斂下梓宮

【呂】正時卯時前一刻行都承旨 尹行恁 行左承旨 李書九 行右承旨 李益運 行左副承旨 金祖淳 右副承旨 韓用鐸 同副承旨 金義淳 記事官 金啓溫 假注書 呂東植 閔哲儒 記注官 金啓濂 記事官 李存秀 領議政 沈煥之 左議政 李時秀 右議政 徐龍輔 水原留守 徐有隣 提學 金載瓚 原任直提學 徐鼎修 鄭大容 原任直閣 金勉柱 檢校直閣 沈象奎 直閣 金近淳 禮曹判書 李晚秀 參判 閔台燦 參議洪 樂游 大司諫 李殷模 執義 張至冕 校理 金熙采 輔德 尹光顏宗戚執事 昌城尉黃仁點 光恩副尉金箕性 漢城主簿 金基允前主簿 金在昌 敦寧直長 金在三以次陪立大斂時至諸臣曰大行朝平日雖房闈之內天日所昭處未嘗或臥殯斂之際須閉牕戶俾無隙光之昭入好矣仍閉幄次門內侍及執事者設大斂床于幄內西邊鋪枕褥於床上先鋪絞次鋪衾次鋪冕服一襲內侍移奉大行大王于大斂床上先掩足部次掩頭部先斂左次斂右次鋪襪次用散衣結絞訖在位諸臣哭盡哀執事者以衾覆御床少頃下梓宮時至中宮殿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奉入梓宮後天板未覆之前欲爲哭臨方以此意稟于王大妃殿待其回教以此知悉也少頃中宮殿又以承傳色口傳下教曰纔稟于王大妃殿未及承發落而若或蹉過時刻則未奉天板之前將不及一番哭臨如已奉入梓宮則即當出臨諸臣須少退也行恁等回奏曰今此下教實是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臣等謹當於天板未奉之前即爲仰奏矣內侍奉梓宮置于櫨宮門外執事者鋪掩灰紙次鋪穠灰一寸五分次安七星板鋪地褥訖還奉梓宮于櫨宮內仍橫兩杠於梓宮上移奉御床於橫杠上執事者奉下梓宮納五色囊次鋪冕旒冠次鋪烏次以衣襯補空訖諸臣少退行恁請承傳色口傳入稟于中宮殿中宮殿哭臨良久始還內諸臣哭盡哀執事者覆天衾加天板下銀釘仍加漆於銀釘訖內侍閉櫨宮門排設靈座於櫨宮前又設床卓訖仍兼行大斂成殯奠○大斂時衣襯灰色大樸紋通海緞夾袖 內拱藍雲紋緞 鴉青大樸紋通海緞快子內拱眞紅雲紋緞金龍胸褙具 草綠雲紋緞裕襖八件 冕服一襲玄端具 冕旒冠冕冠衣裳佩玉後繡赤烏○冠烏入于實梓宮衾袍 金龍胸褙具 金線龍紋緞腰帶 藍領綃纏帶 柳綠雲紋緞裕襖三件 柳綠大樸紋鄉緞裕襖二件內拱多紅貢緞 鴉青小龍紋快子 內拱紅雲紋緞 多紅大子緞裕襖草綠禾花紬中赤莫 內拱白紬 藍貢緞道袍 二內拱粉紅紬 ○實梓宮衣襯眞紅雲紋大緞衾袍 金龍胸褙具 英宗大王所御衣襯 鴉青大緞衾袍 景慕宮所御衣襯 甫羅禾花紬長衣 草綠貢緞斂衣 內拱白禾紬 甫羅貢緞長衣 內拱禾花紬 草綠貢緞中赤莫 內拱白禾紬 藍貢緞中赤莫 內拱白禾紬 玉色貢緞長衣內拱禾花紬 藍貢緞斂衣 內拱白禾紬 深藍貢緞斂衣 眞紅大樸紋賞賜緞 一疋 白貢緞袴 內拱禾紬 白禾漢緞單袴 多紅貢緞道袍 玉色禾花方紬道袍 內拱甫羅紬 毛緞直領甫羅賞賜緞四袴衫 頭綠禾漢緞裡衫 頭綠黑貢緞快子 柳綠雲紋大緞 一疋 藍雲紋緞大帶紋 一疋 甫羅禾紬長衣 內拱白紬 藍領綃緞長衣 內拱白紬 藍貢緞快子 內拱白紬 玉色綾長衣 內拱白紬 藍貢緞快子 內拱白紬 多紅雲紋大緞衾袍 縷金胸褙具 天青大樸紋賞賜緞 一疋 朱黃大樸紋賞賜緞 一疋 眞紅龍紋緞帖裏 縷金胸褙具 甫羅大樸紋賞賜緞 一疋 鴉青雲紋緞 一疋柳綠龍 紋緞夾袖內拱龍紋緞 甫羅禾花紬長衣 鴉青龍紋緞快子 縷金胸褙具內拱藍龍紋緞 禁香領綃緞 一疋 禁香大樸紋賞賜緞 一疋 鴉青大樸紋通海緞 一疋 眞紅大樸紋領綃緞 一疋 藍雲紋緞 一疋 毛緞色貢緞 一疋 眞紅大貢緞 一疋 青青雲紋緞 一疋 眞紅貢緞道袍 眞紅領綃緞帖裏 眞紅宮綃帖裏 毛緞 一疋 眞紅領綃緞帖裏 眞紅貢緞帖裏 眞紅領綃道袍 眞紅領綃緞帖裏 眞紅龍紋緞帖裏 眞紅貢緞帖裏 青紅四綃道袍 青紅領綃道袍 眞紅四綃道袍 眞紅漢寶緞 一疋 眞紅四綃道袍 眞紅斑綃道袍

<일성록, 정조 24년(1800) 7월 3일(계미)>

(2) 순조

頒敎于仁政門

登極陳賀頒敎文曰惟昊天降割我家奄罹巨創今冲人新服厥命勉循輿情付托何堪叫叩莫逮洪惟國朝垂統猗歟華比隆聖繼神承邁殷后六七之作祖功宗德綿周祚億萬之基恭惟大行大王以天縱之聖姿膺首出之熙運峻德克配於上帝對越一心至孝夙孚於先王代聽庶政殿宮之忠養備至藹晨昏之承歡廟社之禴嘗必親致雨暘之順軌銀印每先於輦路奉寧考傳授之謨金滕誕宣於賓筵闡兩朝慈孝之德道德接孔朱之統直自性命之奧闡未發焉問學若江海之涵從古帝王以來斯爲盛矣錫龜疇而建皇極遙追五十年宏規揭獐經而靖人心昭垂千萬世大法大哉光御二紀久矣高出百王謙德屢却於徽號無樂千乘之位綸音動合於古典克挽三代之治崇儒道而斥邪士趨克正頒鄉禮而牖俗農政爲先尙方進三澣之衣法夏后之非服御廚減八路之貢體周王之仁民功業巍乎難名蟲魚囿涵育之澤文章煥焉可述草木被昭回之光至若華城遷園之儀尤著聖人準海之孝環山之松柏自茂民不知遷每歲之鑾輅如期人皆觀感予小子今春受七章之禮寸誠期萬年之歡翼子謨詒方荷遇物之誨眇躬祚薄奄遭終天之恫皇皇乎如求熒熒然在疚唉群生之無祿遽承玉几之憑嗟小子之不天莫賴圭幣之禱珠衡永闕痛地坼而天崩婦孺何知紛雷號而雨泣閔予未堪多難嗟天胡寧忍斯矧大位之恭承奈至痛之難抑當枕塊處苦之日胡聞此言然踐阼受寶之儀自有我制仰念三宗之不責敬遵長秋之徽音迺於庚申七月初四日卽位于仁政門尊睿順聖哲莊僖惠徽翼烈明宣綏敬王大妃爲大王大妃王妃爲王大妃瞻綴衣而怛焉痛心負輔展而泫然隕涕見牆之慕益切何安龍袞之加身位宁之禮雖遵忍對鵷班之稽首嗟乎艱大之業易其能堪藐幼冲之齡罔知攸濟庸敷十行之播告爰推肆赦之彝章是惟有國之常典思與庶品而惟新難犯死罪以下并有於戲敕我寧人孰無親賢樂利之思在予初服佇期與物同仁之休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 洪良浩製進 ○垂簾陳賀頒敎文曰昊天不惠我家奄遭崩天之痛小子尙在冲歲猥承位宁之尊未過舞勺之齡一身靡所依仰遽膺負重之重萬機何以總裁方當讀書講學之時何論經邦理民之事凜乎如臨淵谷嗟岐路之迷方莊然若涉江河無舟楫以濟險肆在前代新服之幼主爰有東朝垂簾之懿規同坐一堂慈天著光覆之德參理庶政陰化有默運之功遠稽宋宣仁之訓哲宗尙傳女堯之偉烈亦粵我貞熹之翼成廟終致中興之晟治斯往牒至今稱焉故後世所當法者恭惟我大王大妃殿下以塗莘之名閔有妊姁之聖姿當英祖在宥之辰克贊熙隆之化暨先考昭承之日丕著扶護之功贊內政於巍蕩之休黃裳叶吉運神機於危疑之際青邱底安殿宮之和氣融融慈孝而至閨掖之規範肅肅德化難名徽旨特頒奠宗祏於泰山盤石顯號屢受煥盛烈於金泥玉篇溫音每承於含飴常軫撫愛之念義方必勤於視膳益勉問學之工嗟今不弔于天益切相依爲命心存宗國惓惓於義理公私之分愛深寡躬憧憧乎飢飽寒暖之節在昔世運之雍熙旣著彌綸之績矧今國勢之岌嶮寧緩燾覆之功肆以舉國之同情乃有合辭而陳請始因撝謙之德屢拒盈庭之言終以厚坤之仁竟許叩閤之懇仰惟守經之念凡十啓而斬俞幸推止慈之衷迺一言而快可簾帷覩遽宛長樂之承歡裘冕巍臨喜廟祐之增重於戲一二日萬機無曠奚但臣民之抃欣四百年洪基賴寧仰想陟降之怡悅榮懷之機斯係愛慕之忱益深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大提學 洪良浩製進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7월 4일(갑신)>

政院以標信及各牌新造命召密符新造傳授啓

本院啓言宣傳標信三十一部開門標信五部閉門標信五部問安牌七部命召十部虎符二部密符四十五部加造九部左右捕將 大將牌 傳令牌合四部通符五十九部馬牌十部摘奸牌十部竝皆新造以入大王大妃殿慈旨四部問安牌五部馬牌五部惠慶宮 問安牌五部馬牌五部王大妃殿慈旨四部問安牌五部馬牌五部嘉順宮 問安牌二部馬牌一部亦皆新造以入各殿宮又啓言命召虎符密符左右捕將 大將牌傳令牌今已畢造封入矣應授之員宜卽牌招分授而領議政 沈煥之 左議政 李時秀 右議政 徐龍輔

兵曹判書 金載瓚 壯勇大將 金祖淳 御營大將 朴準源方在闕中自前有直傳之規今亦依例傳授而訓鍊大將 李漢豐 禁衛大將 徐有大 總戎使 申大顯 右捕將 柳孝源竝牌招傳授水原留守 徐有隣 廣州留守 金思穆 開城留守 金勉柱今方上京一體牌招傳授通符一百四十七部兵曹 摘奸牌一部總府 摘奸牌二部巡更衛將牌八部部將牌四部亦皆畢造矣依前例自本院頒布諸道 監司 江華留守 統制使 兵水使 防禦使所授密符亦依前例每道宣傳官一人持標信下送而諭書亦依當初所授改書安寶使院吏賚傳濟州則別定他宣傳官下送各司各道舊頒符牌當竝收聚而左右捕將 大將牌 兵曹總府 摘奸牌皆刻御押故還入大內因山時出付都監御押標信及諸符牌一體安于退墮至於捕將 傳令牌及各司符牌問安牌 馬牌自本院燒火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例爲之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7월 19일(기해)>

강 行藥院入診仍召見領左相 承旨于誠正閣 都提調 徐龍輔 提調 徐邁修 副提調 尹行恁 同副承旨 朴宗輔 領議政 沈煥之 左議政 李時秀

목 請診也○予命醫官診候置之○時秀曰三都監多有稟定之事而筵席有難一一煩達皆當以草記仰奏矣予曰依此爲之時秀曰園所齋室在先朝御眞奉安閣東墻外於山陵封標處太近而御眞移奉之前莫重至近之處始役撤毀雖甚重難事勢不得不然故仰達矣煥之曰先朝御眞奉安於園所齋室實出於我先王孝思而今則山陵既定於園寢密通之地御眞若移奉於華城行宮則亦無違於先王遺意不但臣之賤見如此詢之廷議而僉同今既登筵仰奏若蒙俞音則臣當與僚相禮官議定移奉節次以入矣予曰依此爲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7월 27일(정미)>

강 國葬都監以大舉作路排站啓

목 該都監啓言謹考己酉謄錄參以道里遠近則十月二十四日大舉自殯殿離發驚梁晝停所始興縣行宮宿所二十五日自始興縣行宮離發肆觀坪晝停所華城行宮宿所二十六日自華城行宮離發仍詣陵所以此排日排程分付兵曹及畿營使之前期看審替運處所磨鍊立柱道路橋梁預爲修治晝停所宿所排設等事請趁期整待允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7월 28일(무신)>

강 禮曹以顯隆園奉安閣 影幀移奉吉日推擇啓

목 該曹啓言顯隆園奉安閣 影幀移奉華城行宮來八月十一日卯時爲吉云請以此日舉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7월 29일(기유)>

강 判下兵曹大行大王影幀移奉時侍衛軍兵磨鍊草記

목 該曹啓言今此大行大王影幀移奉華城行宮時侍衛及各差備軍兵名數參考乙丑年英宗大王御容奉往萬寧殿時及園幸定例磨鍊而馬步軍兵則以壯勇外營軍兵請磨鍊允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7월 29일(기유)>

강 大行朝御眞移奉處所命以維與宅爲定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園所所奉大行朝御眞移奉于華城行宮事筵稟矣移奉處所以幸行時常御之維與宅爲定之意請分付華城留守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2일(임자)>

강 命舟橋堂上總制判官從便往來

【목】 總護使 李時秀啓言舟橋排設當趁外梓宮陪進之前而舟橋堂上金文淳方在山陵都監請使之從使往來看檢又啓言華城總制及判官係是地方官陵役自多看檢之事此後總制判官請從便往來董飭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12일(임술)>

【강】 朴準源 兵曹判書 金祖淳 工曹參判 尹行恂

【목】 大王大妃殿口教曰三大臣壯勇使備局有司堂上金祖淳 尹行恂今日召對後入侍○煥之曰昨今連行召對雖罔極中聖學必多資益下情感幸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御眞奉安于眞殿與華城行宮後祭享諸節大臣閣臣會議後入稟又教曰今日使卿等入侍者專爲國事鞏固之地也目前雖若鞏固久則易致弛緩顧今急先之務莫過乎保護聖躬而秉執義理也協和朝象也保民恤民之策也是三者實係國家安危之大關卿等須盡體國之誠蚤夜匪懈念念不忘俾有終始之效則大行王陟降之靈想必感歎悅豫於冥冥中矣予雖寡昧一婦人亦豈不知卿等向國之至誠乎自古朝廷之上雖有多人擔當國事之任亦難人人而責之況今國勢孤弱之時其所倚毗者惟三大臣及數三卿宰而已大抵同做國事者情義之無間有若骨肉至親然後方可以聚會精神共濟時艱卿等須一心協力無或歧貳俾國事有弘濟之益朝象有保合之效也人之所見本自不同自非聖人固不能無參差長短之不齊交相勉勵舍短取長毋任一己之見專以至公做去是所望於卿等也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18일(무진)>

【강】 始興 華城櫓宮排設處牧丹屏命依己酉年例爲之

【목】 因國葬都監啓請有是命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22일(임신)>

【강】 禮曹以返虞前後朝臣哭班處所啓

【목】 該曹啓言山陵下玄宮華城行宮初虞祭時留都群官望哭與返虞後朝臣哭班處所皆以仁政殿 西庭請舉行教以返虞前明政殿爲之返虞後則仁政殿爲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22일(임신)>

【강】 大輦換杠處馬木命預爲排設

【목】 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因山時都城門及華城城門大輦出入時當以短杠換奉而民家路狹處亦爲換杠俾無民家毀撤之弊馬木擔運之際每致失次紛聒之患曾於己酉因特教預爲排設於各處所今番請依此舉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25일(을해)>

【강】 魂殿虞祭冬至祭分行兼行命問議大臣儒臣

【목】 禮曹判書 李晚秀啓言初七日曉頭行冬至祭當日返虞又行再虞祭則一日之內再行大祭事極未安又若以冬至祭再虞祭兼行於華城行宮則返虞後三虞前將只行朝夕饋奠其在返虞之禮意恐有欠缺之嘆分行兼行俱甚掣礙而係是莫重禮節請問議于大臣及在外儒臣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25일(을해)>

【강】 命始興 華城宿所處令三軍門各設帳幕

【목】 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因山時正值隆寒始興 華城兩處宿所露處經宿可悶令三軍門各設人字帳幕五

十浮於通廣處使之依接亦令畿營 **華城**火吐木空石優數分給請預爲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29일(기묘)>

강 大王大妃殿命**華城** 御眞待明春別建殿閣奉安節目更爲磨鍊

목 大王大妃殿敎曰大臣禮堂閣臣既已會議成節目草記矣**華城行宮**移奉御眞待明春當別建殿閣奉安而仰體每事節省儉約之聖意祭享則以誕日及臘日設行而自外別庫舉行事永爲定式祭器與祭物數爰依南殿例施行以留守 判官兼爲殿官節目更爲磨鍊以入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9월 3일(임오)>

강 判下兵曹因山時設布帳磨鍊草記

목 該曹啓言今此因山時陵所設布帳當依己酉年例令本府舉行而**水原** 始興宿所鶯梁 **肆觀坪**晝停所設布帳何以爲之敎以依己酉年例爲之鶯梁 **肆觀坪**置之**水原**宿所本府舉行始興則畿營舉行而行宮牆外布帳置之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9월 8일(정해)>

강 發軔時斥候伏兵命以**壯勇外營軍**磨鍊

목 兵曹啓言發軔時斥候伏兵草記批旨依己酉年遷園時果川 始興 **水原**境則總戎廳舉行矣三邑今屬**水原府**以**壯勇外營軍**請磨鍊允之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9월 9일(무자)>

강 禮曹判書 李晩秀以**華城影殿**節目啓

목 時秀啓言**華城影殿**節目有更爲磨鍊以入之命矣殿宇營建後殿號始可議定節目亦當於其時修入而祭享當自今年舉行見今誕辰不遠祭器先以太常所在祭器入用後令**華城府**造成其中不可不及今新造者以魂殿山陵所用件推移奉往其代令都監更造祝文令藝文館撰進祭官令吏曹依**顯隆園**例請填差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9월 10일(기축)>

강 **影殿**祭官命如有求差之人勿拘事定式

목 吏曹參判 尹行恮啓言**華城影殿**祭官當填差矣獻官則以留守諸執事以判官總制及**迎華**察訪隣邑守令爲之依園所例而如有求差之人勿拘事定式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9월 10일(기축)>

강 召見藥院提調時原任大臣禮曹判書于廬次 藥房都提調徐龍輔 提調 金祖淳 副提調 李集斗 領府事 李秉模 領議政 沈煥之 左議政 李時秀 禮曹判書 李晩秀

목 晩秀曰日前以**華城影殿**祭享自今年舉行事筵奏蒙允矣更爲詳考則因山前惟社壇越紼行事外各祭享皆停祭今月誕辰既在因山前享事恐難設行而事體至重請下詢大臣處之予詢大臣秉模曰因山前行享禮恐違禮意臣則以禮判所奏爲宜矣煥之曰臣意亦與領府事無異矣時秀曰臣亦別無他見矣龍輔曰丙申因山前萬寧殿既無薦享之禮今亦與此似無異矣予曰依此爲之仍敎曰領左相明日山陵進詣時欲爲歷往先山云不必私持馬乘駟往來又敎曰今番開金井時卿等與光恩副尉同爲進詣看審煥之曰謹當出傳筵敎與之偕往矣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9월 15일(갑오)>

강 吏曹參判 尹行恁以京畿御史書啓覆啓

목 行恁啓言伏見京畿暗行御史 李寅采書啓則桂邑中安山郡守 金錄 龍仁縣監 丁遇泰 御史既請令攸司稟處今無可論支勅直路邑守令中坡州牧使 李漸運以屠宰不停買賣狼藉爲辭長湍府使 閔致協以糴捧多濫觴政亦過陵所進排不無私斂爲辭竝罷黜桂邑守令中廣州判官 金履 裕以添馱不察之罪在所難免爲辭始興縣令 李潢以鎮日調丁村閭繹騷爲辭振威縣令 鄭致愚以鄉曲貧班既令負石又復勒庖爲辭竝重推其餘桂邑及支勅直路四邑前後守令別無特異之績又無顯著之疵竝姑置之本道監司 徐鼎修以殫壓得宜勤勵不懈爲辭水原留守 徐有隣以委任既久軍民皆稱爲辭廣州留守 金思穆以坐鎮保障威惠并行為辭而居留及道臣體重竝姑勿論御史書啓中始興縣令誤以縣監當該御史 李寅采請推考從之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9월 21일(경자)>

강 命湖南別備錢三萬兩自均廳取用

목 吏曹參判 尹行恁啓言華城城役物力以均廳錢限年補賞者厥數夥然而年條稍遠均廳事勢可悶湖南別備錢三萬兩自均廳取用以充其數其代則付之壯營以補營費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9월 25일(갑진)>

강 判下兵曹發靱時侍衛軍兵及扈衛軍磨鍊草記

목 兵曹啓言今此大行大王發靱時侍衛軍兵當爲磨鍊而取考謄錄則丙申年兵曹總府堂郎各一員五衛將二員宣傳官四員武兼八員內禁衛十員兼司僕 羽林衛各五員挾靈輦軍一百名前後廂軍八百名己酉年遷園時侍衛則依丙申例磨鍊而別軍職六員加磨鍊禁軍一百人挾靈輦軍二百名前後廂軍七百名磨鍊矣今番則依何年例爲之乎教以依己酉年例爲之前後廂軍則既有壯營侍衛軍兵以五百名磨鍊又啓言今此因山時陵所宿所晝停所扈衛軍當爲磨鍊而取考謄錄則陵所七百名晝停所四百名守總兩營各隨地方舉行而丙申年則晝停所二百名磨鍊己酉年遷園時園所扈衛以總戎廳東伍軍三哨磨鍊宿所晝停所置之矣今番則陵所宿所地方官皆是水原屬邑以壯勇外營軍爲之肆觀坪晝停所令廣州府 舉行鶯梁晝停所以訓局軍磨鍊乎教以陵所及華城宿所則令壯勇營稟旨舉行始興宿所以前後廂軍從便環衛鶯梁 肆觀坪晝停所置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0월 1일(경술)>

강 備局以水原 廣州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隣災實狀啓以爲穡事可謂免歉而秧不足移及鹹損水沈覆沙等災爲二百九十五結較諸地部劃下二十結不足爲二百七十五結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矣本府事體與他自別此時顧恤尤當加意請依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金思穆災實狀啓以爲今災舊災合計爲六十二結九十七負九束較諸地部劃下十結不足爲五十二結九十七負九束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矣所請災結不甚多請依狀請施行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0월 7일(병진)>

강 返虞時各站命更爲磨鍊

목 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下玄宮吉時既進定返虞時各站亦當更爲磨鍊初六日華城行宮晝停行初虞祭始興行宮宿所初七日行再虞祭兼冬至祭仍爲返虞合宜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0월 15일(갑자)>

강 華城影殿依永禧殿例祭單子命書入

목 禮曹判書 李晩秀啓言華城行宮所奉影殿祭享今年臘日爲始設行矣依永禧殿祭享月令例來十二月內行各祭單子中請同爲書入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0월 20일(기사)>

강 命驪州儒賢先詣陵所云夫馬支供依例舉行

목 敎曰驪州儒賢先詣陵所云夫馬支供依例舉行始興及華城所住處柴炭食物亦爲輸送事分付畿營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0월 28일(정축)>

강 命戶曹判書勿爲先詣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戶曹判書 金文淳以整理使到華城未及陵所而還新任戶曹判書 李書九當進往而所帶都監多有舉行勿爲先詣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0월 29일(무인)>

강 大行大王靈駕詣華城行宮奉安于壯南軒

목 卯時靈駕自始興宿所進發至肆觀坪晝停所奉安如儀行晝停奠少頃進發至華城新豐樓外降輦陞輅至中陽門外用輪輦奉安于行宮壯南軒如儀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4일(임오)>

강 大行大王靈駕詣山陵

목 靈駕自華城行宮進發用輪輦至中陽門外陞輅至新豐樓外陞大輦出八達門至陵所丁字閣帷門降輦奉安梓宮於櫨宮上山陵時至行遷奠如儀訖左議政 李時秀率昇梓宮官捧梓宮陞輅進安於退壙內輪輦上內侍去棺衣左議政捧巾進拭梓宮覆以棺衣三重初綠廣織再藍廣織三紅廣織 取銘旌置於其上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5일(계미)>

강 下玄宮

목 時至丑時 左議政 李時秀率昇梓宮官捧入梓宮安於外梓宮內右議政 徐龍輔再整棺衣銘旌前領議政 李秉模捧哀冊函奠於退壙之西次捧玉帛函奠於哀冊之南黼黻 黻 火 燭先已畫貼于棺衣兩旁山陵都監提調 徐有隣 長生殿提調 趙鎮寬帥其屬取外梓宮下隅板合之封閉官 執義 崔重圭 封標玄宮門 右議政覆土九鍾山陵都監提調率工作築灰如式捧明器服玩入退壙下磁誌埋於陵南近地觀象監官祠后土如禮○誌文曰我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在宥十有三年己酉遷顯隆園于水原府之花山揭御眞于園之齋殿以寓晨昏之義大城厥邑以拱衛象設歲一謁輒涕泣不能起及庚申春正月既拜園遂御東麓喟然嘆曰美哉斯邱守臣汝其代石以識之粵 (…)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6일(갑신)>

강 假承旨 曹錫中以前大司憲 李直輔附奏啓

목 狀啓以爲臣於初五日在陵所祇受大王大妃殿傳敎馳往安寧里傳諭于前大司憲 李直輔所到處仍卽隨詣陵所過因山行禮後還尋其鄉路而以爲仙衛啓行之日豈遑記念於他事而特以輔導之責關係甚重委遣承宣誕宣慈旨至誠苦心有可以泣鬼而感神者以臣親承尤當如何但臣以一縷奄奄頻數昏室若將頃刻垂盡故今方擔舁殘骸還尋鄉路幸蒙收還偕來之命云矣臣仍爲隨往緣由馳啓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6일(갑신)>

강 返虞詣華城行宮行初虞祭

목 返虞時至寅時 大祝捧虞主櫃安於輿神帛函置其後至帷門外降輿陞輦進發至華城行宮晝停所仍行初虞祭如儀仍進發至始興行宮宿所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6일(갑신)>

강 召見總護使時原任大臣于齋殿 領府事 李秉模 領議政 沈煥之 總護使 李時秀 右議政 徐龍輔

목 予曰卿等皆無事往來乎秉模曰臣等則僅僅往來矣予曰山陵役事何當告訖乎時秀曰當於十二三日間告訖矣時秀曰今番狀啓之兩度做錯皆臣不能檢察之致不勝惶悚矣予曰勿爲深引無傷也時秀曰安陵奠獻官以華城留守 徐有隣填差矣臣於再明更詣陵所以觀工役獻官以臣填差原單子請改付標以入予曰依此爲之也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7일(을유)>

강 判下三都監賞典別單

목 因別單敎以殯殿魂殿兩都監總護使 議政府左議政 李時秀 鞍具馬一匹面給 (…)
哀冊文書寫官 華城留守 徐有隣謚冊文製述官 兵曹判書 金祖淳 書寫官 京畿監司 徐鼎修表石陰記製述官 行上護軍金 載瓚行狀製述官 禮曹判書 李晚秀竝加資 (…)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8일(병술)>

강 假承旨 李義甲以前贊成 宋煥箕還第馳啓

목 義甲狀啓以爲前贊成 宋煥箕今月初六日自華城發行本月初十日酉時還第臣則隨到仍留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13일(신묘)>

강 判下山陵都監別單

목 敎曰山陵都監總護使 議政府左議政 李時秀 鞍具馬一匹賜給提調 水原留守 徐有隣 行上護軍 李在學已加資勿論左參贊 金文淳 工曹判書 李得臣竝加資行大護軍 洪明浩內下虎皮一令賜給都廳副司果 曹允遂 金履度竝加資郎廳 持平 韓翼鎮 工曹佐郎 李義文 副司果 趙翼鉉 軍資正 洪元燮 副司果 洪樂正 林性運 漢城主簿 金基彦副司果 鄭文綏 金麟淳 忠勳都事 宋倫載竝陞敍京郎廳 兵曹正郎 尹孝寬 兒馬一匹賜給監造官 副司勇 徐澈修 南巖老 尹守正 李博載 別工作 繕工副奉事 鄭來重監役 韓樂裕竝六品遷轉分長興庫主簿 李敬度 燔瓦所瓦署別提 朴宗珩 趙文錫竝兒馬一匹賜給丁字閣上樑文製述官 領中樞府事 李秉模 廐馬一匹賜給書寫官 上護軍 李祖源 熟馬一匹賜給別看役 龍仁縣令 丁遇泰加資前郡守 曹允植前五衛將 金箕昶竝守令調用別監 董前僉使 張世紈 相地官 行護軍 金養直折衝 鄭旭竝加資訓鍊判官 崔翼 敦寧主簿 金應一外職除授副司勇 尹守九 丁志璿 姜必濟竝初仕調用本監相地官 朴興素 安思彦令該監高品付料取土承旨 金近淳本道觀察使 徐鼎修本府留守 徐有隣竝熟馬一匹賜給地方官本府判官 金思義 顯隆園令 洪載淵竝陞敍參奉 俞漢宰陞六宿所地方官始興縣令 李潢陞敍沿路地方官果川縣監 金鋼 廣州判官 金履裕竝兒馬一匹賜給道路都差使員 楊州牧使 金燦 半熟馬一匹賜給驚梁晝停所別將折衝 金重輝加資舟橋 都廳 李文喆 半熟馬一匹賜給領將等米布分等題給日官前縣監 池景喆既未赴任守令待窠卽爲除授池景泌等六人下玄宮奏時官 金信默令該監高品付料奏時官 金思默 李元常 韓命禧 朴世潤令

該曹米布題給其餘看役及京鄉牌將 計士畫員醫員役工匠等依判下施賞○別單都看役崇政壯勇衛張忠顯善地邊將待窠除授三物所京看役兵曹 教鍊官 禹德延鄉領役牌將嘉善知穀官 洪命淵 別軍官出身李亨祿 池景昌以上加資造成所京看役崇祿阿耳僉使 鄭東仁 善地僉使作窠差送嘉義壯勇衛安德恒已有植木之勞邊將待窠調用額外內禁衛出身尹彥邦既是宣薦相當職調用折衝前教鍊官 金在潤 禁衛營教鍊官 李時泰 禁衛營別武士 池瑞旭鄉領役牌將嘉善別武士李德祚 旗牌官 徐夢天以上加資大浮石所京看役折衝壯勇衛 崔碩良邊將除授訓鍊都監教鍊官 朴泰文 羽林衛 丁智泰 金有亮 禁衛營 別軍官 洪履奎竝加資石刻看役畫員副司果 朴維城加資鄉領役牌將嘉善軍官朴震晃嘉善守堞軍官 李振馥折衝教鍊官 朴宗翰 竝賞加爐冶所京看役前教鍊官 金懿淑補土所京看役折衝壯勇衛 孫世隆前同知 崔彭齡 御營廳教鍊官 邊鎮國前教鍊官出身全取淳前巡將 朴仁采前萬戶李晉秀竝加賀鄉領役牌將 親軍衛正金希祥 教鍊官 趙世達巡山監官 金就宗 金宗鉉竝賞加小浮石所京看役折衝前五衛將 申嘯 內禁衛出身朴養湜 御營廳別抄出身崔彥考 扈衛軍官 朴弘蕃竝加資鄉領役牌將 別軍官出身朴思英折衝別武士洪元周竝賞加輸石所京看役嘉善壯勇衛 張平 羽林衛張繼周嘉善禁衛 營別武士車運萬邊將承傳 左邊捕校 姜泰軫 右邊捕校 安樹前 僉使 林日尙鄉領役牌將折衝守堞軍官 徐仁喆 守堞軍官 崔致完擔軍領運水原府禁盜軍官朴震弘 車仁鳳以上賞加京牌將折衝崔碩輝加資陵上守直鄉所元好敬加資將校植木監官嘉善盧大喆邊將除授鄉別看役前僉知 金尙澤嘉義前五衛將 崔大德別武士金之澤折衝知穀官 李彥寬竝加資下玄宮時轆轤牌將資憲黃壽海邊將除授出身崔泰福勿論內外結束都次知水原裨將折衝前五衛將 具錫夏 加資內結束監官嘉善教鍊官 黃致郁嘉善別武士李廷殷外結束監官嘉善教鍊官 林俊昌邊將除授陵所站撥將畿營教鍊官折衝盧仁素邊將除授計士 尹弼殷 崔亨魯 李奎鼎醫員金萬榮令該曹米布分等題給畫員金廷秀嚴致郁 訓局畫師米布題給錄事 金昌煥都廳書吏金禹澤等九人書寫 宋有恒庫直高夢弼等二名使令朴泰江等十名京都監書吏韓繼興等三人庫直申錫謙 使令 申大成等二名闕內待令書吏金繼朴 使令洪得伊三物所書吏全景祿等二人庫直趙景祿使令金龍興等二名造成所書吏金景義等六人庫直安香得 使令 李壽萬等四名大浮石所書吏金世煥等四人庫直韓廷煜 使令 金廷弼等三名爐冶所書吏薛守範等二人庫直崔昌慶 使令 韓得成補土所書吏崔命純等三人庫直全命倫 使令 金時福等四名小浮石所書吏孫鎮弘等二人庫直羅仁昌 使令 朴春成等二名輸石所書吏黃志運庫直張鎮采 使令權以衡別工作書員張南翼等二人庫直張海東 使令 崔世福分長興庫書員李福新庫直李鶴齡 使令 高聖得 燔瓦所書員李 章煥庫直魯枝英 使令 金三得陵所待令水原書吏崔仁基等九人軍士秦七龍等八名以上令該曹米布分等題給三物所莎士匠片世雲等四名木手宋尙福造成所木手權聖文等十五名大浮石所石手鄭有福等三十名冶匠朴太弼等二名爐冶所冶匠鄭日成等二名小浮石所石手金尙得等二十名別工作木手金宗河等五名冶匠朴枝成以上一等米布從優題給三物所莎士匠金雲伊等八名木手金日成造成所木手李春起等四十二名大浮石所石手田興甲等五十名冶匠李壽命等三名和匠宋潤等十名刻手金德鉉等五名爐冶所冶匠崔長千等三名小浮石所石手趙二男等二十名冶匠鄭義大等三名別工作木手南仁貴等四名小木匠劉道恒等四名雕刻匠鄭光彥以上二等造成所木手閔百祿等四十名木鞋匠辛興仁等十名貫子匠金尙洽等三名蘆簾匠朴仁興等九名假漆匠朴性哲等十一名蓋匠全聖福等二十名機械匠金景玉等六名泥匠尹東柱等四十名畫僧有善等二十一名大浮石所石手朴老立等六十五名冶匠韓福得等八名和匠張海雲等四十名泥匠金昌運等三名蓋匠金聖昌爐冶所冶匠林成大等五名巷匠閔道致等五名鐵匠千萬才 鎖鑰匠鄭太厚 朴排匠 韓允得等二名補土所莎士匠李碩祚等五名小浮石所石手河哲金等三十名冶匠安貴仁等四名輸石所船匠鄭三徵等三名車匠李重白等四名別工作木手朴金男等五名雕刻匠金振星等二名眞漆匠尹大義等二名假漆匠李仁得等二名大引鉅匠卞九奉等五名巷匠鄭大仁等二名鐵匠鄭二得 鎖鑰匠朴枝文穿穴匠朴得伊 朴排匠鄭 三得 雨傘匠趙尙謙等二名磨造匠金光云等二名木鞋匠權三得屏風匠李仁福分長興庫茵匠鄭興孫等三名皮匠金順

伊等二名燔瓦所瓦匠朴興仁等二十二名積訥匠朴虎狼等三名以上三等米布題給莎土匠片世雲木手邊首宋尙福京木手邊首金在明帖加石手邊首鄭有福從自願免賤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13일(신묘)>

㉔ 命莎草軍捧錢作奸吏校出付攸司照律嚴繩役所雇軍幻錄之類令該堂郎一一釐正自肆觀坪至鶯梁輦路田畝犯入處勿許更墾事令道臣 守臣詳察狀聞肆觀坪居民之驛屬徵索撥將侵害令守臣嚴飭驛士軍設幕給飯時各營軍兵作弊民家者令該營查治遲遲臺令守臣更加修築立石標名華城民事顧恤懷保之方令守臣另加講究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暗行御史 申絢別單則其一莎草補土之軍憚於赴役以錢防給而該吏則利其取贏必欲以錢代捧當該堂郎則謂是兩便任其爲而不禁所失非細難免勘責該吏之弄奸不可不嚴懲令攸司從重科治事也以莎草軍捧錢之弊向因慈教有該堂越俸之命而今於繡啓益著其不察之責不可置之當該堂上竝罷職當該郎廳令該府拿問勘處作奸吏校出付攸司照律嚴繩其一因山大役雇軍文簿加減之間許多閃弄者令廟堂申飭各該堂郎親執推刷其偷書幻錄之類一切詳查事也輪回付役點數不察當初固有其失而今已事過有難追究至於員役作奸立落加減不可不詳查誠如繡啓所論令該堂郎按簿細檢如有幻錄一一釐正仍勘其幻弄之罪其一自始役至此日所謂鬪錢之戲無處不設故募軍雇價不爲不多而不但無贏餘反有負債行乞之患不禁之堂郎合有警責事也役所雜戲任其狼藉誠有不飭之失而纔以他事論勘置之其一今番道路修治肆觀坪以上至于鶯梁則比前輦路更加數把之廣田畝犯入處亦多竝依已例決價以給勿許更墾使輦路不失其廣闊之界事也輦路修治隨時廣狹自是田夫應行之役而繡啓所論亦有意見分付道臣 守臣詳察其多少便否論理狀聞後稟處其一始興道路之修治視廣州 果川更爲闊遠通邑之民至今偏苦合有別般軫恤之政山陵案對之地山城居民今方撤移每間給價不下數兩而當寒棲屑極爲矜愍宜有更加優恤之道事也始興道路修治之役雖曰稍闊係是沿路應爲之事山城民家撤移之際雖甚可悶已有厚價優恤之典蠲減特恩更不必論其一肆觀坪居民場市移設之後聊活無策倉舍新建之後糶糴偏重場市依前還設糶糶從便區處而驛人之徵索撥將之侵害一切禁斷事也場市輪設本出一視之意倉舍新建亦開聊賴之資有難以一時稱冤遽議變改而至於驛屬之徵索撥將之侵害其所察飭專在守臣更加各別嚴飭其一今番驛士軍設幕給飯事各營門舉行莫不殫竭而各營軍兵往往居接民家不無破甕毀壁之患可見軍習之不整此等之弊嚴加禁飭事也各營軍兵之居接民家至於破甕毀壁之弊誠極可駭分付該營門各別查治其一廣州 華城之界有小峴園寢峯巒踰此峴則不復入望故昔日園幸回鑾之時每臨此峴駐輦輿慕遲遲不發築小臺以識其處而名其峴曰遲遲名其臺曰遲遲今宜更加修築立石爲記以爲尊奉追感之地事也登是峴而過是臺者無不追惟昔日掩涕吞聲依繡啓卽令守臣更加修築立石標名後形止狀聞其一方今華民比前尤別顧護之典懷保之方另究方便曲加蠲恤事也華城一府民事皆是昔年優恤者也今於奉山陵之後其所軫念尤倍於前令守臣顧恤之典懷保之方隨事隨處另加講究小則從便區處大則陳聞變通事請分付允之教以屢朔勤勞今旣竣事而還堂郎罷拿竝分揀遲遲臺標石文字令誌文製述官撰進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13일(신묘)>

㉖ 水原留守 徐有隣因掌令 李安默疏陳疏自辨賜批

㉗ 疏略曰臣得見掌令 李安默疏本則又以臣壬子疏事把持驅勒罔有紀極神爽體粟猶屬歇後噫彈人劾人亦有分數一之甚矣其可再乎未死之臣身固所甘心既骨之臣弟復何攬及其亦不仁者矣臣之壬子疏乙卯疏竝與所承恩批而布在於日記安默之丁巳問啓亦昭載於日記一經乙覽可以俯燭臣何必更事齟齬而彼旣斷斷爲說臣安得更無一言乎噫我東方大義理文字莫尙於明義錄袁鉞森嚴直與麟經相表裏非但討乙丙亦所以討戊己而特以聖人立言主於微婉人之見之也有知者知不知者不知之歎許多嶺

人之喧聒不止者實出曉不得先大王至精至微之義故臣爲是之懼果進一疏首先歷敘兩聖朝慈孝之盛德至善繼又溯論亂逆之源委以明夫乙丙之根於戊己戊己之流爲乙丙仍請撰出一部書大書特書曰乙丙以來諸賊之某賊某罪其本則某年之逆也使八域萬世瞭然知義理源頭及奉批旨以言之不忍說之至難爲教又以須看一部麟經其數十大義隱而婉婉而微明義錄之開局撰次斯義則竊取於聖人爲教鄭重難愼不卽允可而百有餘言大哉之音一播大義昭揭於日星知者益知其所不知不知者始知其所當知揄揚闡明固萬萬不敢當一半分螢燭之補臣亦不敢辭而此而謂之背馳者非誣而何又況臣疏出後不但一世之詳悉顯末嶺人亦皆見之不日捲歸此是折塤乎繼塤乎臣之壬子疏有曰君臣上下講明此義理者凡幾遭矣前後筵席之上賤臣掩抑而陳之殿下掩抑而聽之十數年一如一日批旨若曰歷舉筵席未罄之蘊而仍請編書數示蓋其十數年筵席上講明已在於聖明之照臨則彼疏所謂事先朝數十年未有之舉云云處邇列許多年曾無一半辭及此云云亦何所指也凶徒之不忍言不敢道卽是凶言悖說之資斧陰謀秘計之樞柄也廷臣之不忍言不敢道宣出於恐威聖心而當沐浴懲討之時則不得不明目張膽而言之道之則非特臣疏爲然前後之章奏筵達舉皆如斯忠逆黑白不翅如天壤之相懸而今乃混而一之捏而合之以爲疑亂熒惑之資何其太疏謬也臣於嶺人自是風馬牛之不相及既已痛斥且有公眼雖欲勒加以營護欣戚之目人孰取信闕宮筵話臣亦聞之其下有壬子疏事載嚴之下教而刪却不書單行一句又何其太容易也至於丁巳間啓一款當初大臣之請宥也以萬一句語或忽於忌器則臣將論罪之不暇斷以不審之科庶得言者本情之實附奏於書啓及乎安默之仰對也上半節掇拾渠疏中餘論有所詆斥而下半節以至於重臣壬子疏則既有樹立又有闡揚臣豈有參差之論爲言上教若曰渠既曰重臣壬子疏有樹立有闡揚云爾則其無異論可知使之退去仍命登諸日記藏在喉院斑斑可考渠雖急於構人工於謀身忍於今日始將司謁替奏之不如文字記載轉翻之能不失實等語肆然爲漫漶粧撰之計者是豈萌諸心而發諸口之事乎此而忍爲他尙何說苟慮其一分失實則何不卽地一暴而拖至四年之久也渠必諉之以不入臺省而義理向背關係至重其所卡別何拘於臺省之入不入乎又況天崩地坼時移事往之後謂天可欺謂世可誣者抑獨何心逐鹿不見泰山正謂渠準備語也安默之卽見有大臣之不請罪專由於得其情實則無難變幻至此之極其爲驚惋不獨在於賤臣一己之私而已也噫義理者天下之公也闡明與不闡明背馳與不背馳既奉先朝之明教且有百世之定論豈或隨一安默口吻有所輕重於其間而所可痛者劫辱之加耳噫臣之年前遭罹尙何言哉拳踢忽地四起兄弟俱陷千仞身被蜚射之毒朝絕蟻子之援特蒙我先大王拯濟救拔之恩帖在地上保有家族或藩或留俾遠駭機將身丐退不報以報何嘗一刻暫忘而大德曰生未忍便訣於焉之頃臣弟之墓草再宿而臣亦老白首朝暮且死矣彼雖有仇嫉之心何憚乎臣而若是耽耽必殺乃已者只緣臣姓名三字寄在於世間尙廁於任使之末故耳臣身不在則鋒鏑無所施而人亦當忘之顧何必留此衰朽無用之物以致朝著不靖之歎乎士爲知己者死於敵以下猶尙然矣惟我先大王之於賤臣鞠育生成顧何如也而仙馭上賓之後不卽決意下從以遂褥蟻之忱隨衆敦匠自同平人乃於復命之際遭此罔極之誣上累則哲之明下貽門戶之辱不忠不孝罪合萬死俯仰踴顧此何人斯伏惟我慈聖殿下以女中堯舜母臨一國垂簾之初首以明義理保世臣渙發綸音滿廷臣僚莫不欽仰攢祝臣雖不肖亦嘗與聞於斯義而備數世臣之裔疾痛窮阨之時烏得不仰首鳴號以冀閔覆之垂惻乎茲敢收拾神魂披瀝肝血冒控嚴廬之下亟垂日月之照仍施鈇鉞之誅以爲爲人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如以簪履餘蹤曲加容貸則特命削臣朝籍卽許畢命畎畝得保首領歸見先大夫於地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至若罔功恩資之有隕自天做事顛錯之特賜分揀既增鳴咽且切感悚而籲冤是急不遑暇及顧其情良亦憾矣進伏城外恭俟處分批以卿事先大王已有俯燭卿其勿辭入來肅命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18일(병신)>

ㄱ 勘放秋曹囚嚴載和等

ㄴ 刑曹啓言在囚院吏二人各別照律以入事命下矣嚴載和杖一百廉道行杖八十放送又啓言囚水原府

暗行御史 申絢別單備邊司啓辭內莎草軍捧錢作奸之該吏照律嚴繩事命下矣崔命純姜道文宋興奎等杖六十放送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18일(병신)>

강 稅劃付

목 戶曹判書 李書九啓言守侍陵官以下宣飯米太以附近邑田稅劃給事載在定例故方以龍仁 安山 振威 **南陽**等邑田稅磨鍊劃付使之直納而在前自京倉輸送時陵所下屬輩點退濫捧爲弊多端倉屬猶不能支堪云爾則外邑直納之際其所誅求尤當軫念行用斛斗以臣曹所在鑰斛斗較正下送俾爲從弦捧上毋或科外侵漁事出舉條中飭而四邑田稅輸納之期似在歲末至月臘月兩朔條則以**華城**某樣穀爲先推移以送後從便充報恐合事宜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20일(을유)>

강 內奉先朝御眞移奉命以初六日爲之

목 奎章閣啓言內奉先朝御眞移奉于**華城府**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來十二月初六日辰時十七日卯時俱吉云以何日時舉行乎教以以初六日爲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22일(경자)>

강 **水原留守** 徐有隣陳疏自引乞遞賜批

목 疏略曰李安默疏批中記注在矣之教日月之明燭奸無餘而渠疏之許多矛盾許多劫辱臣雖疲劣豈敢與欺天誣人之一安默上下爭辨哉伏乞解臣重務削臣朝籍焉臣於治疏之際伏奉傳教以**健陵**奉審修改時留守使之下去而大防當前鐵限難越末由趨進恭俟嚴誅批以昭晰已盡卿何過引修改涓吉卽爲肅命後進去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26일(갑진)>

강 以李晚秀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27일(을사)>

강 兵曹以**影幀**奉往**華城行宮**時排站啓

목 該曹啓言今此先大王**影幀**奉往**華城行宮**時排站以初六日鷺梁行宮晝停始興縣宿所翌日 **肆覲坪**晝停詣**華城行宮**請磨鍊允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28일(병오)>

강 判下兵曹 **影幀**奉往**華城**時侍衛軍兵磨鍊草記

목 該曹啓言今此先大王**影幀**奉往**華城**時侍衛當爲磨鍊而取考臚錄則乙丑御眞奉往長寧殿時侍衛兵曹總府堂郎各一員五衛將 宣傳官各二員武兼四員禁軍二十人司禁月刀差備形名內吹儀仗到津頭並落後兵曹堂上仍爲陪往雲刀差備前衛出身陽傘繖扇差備忠順衛 日傘差備驛卒令本道抄擇自津頭替代侍衛挾輦軍二十名前後廂訓局軍一哨到津頭以畿邑軍兵替代矣今番則侍衛何以磨鍊挾輦軍及前後廂以幾名幾哨爲之而自津頭至**華城**以**壯勇外營軍**磨鍊乎教以依乙丑年例磨鍊津頭贊代以**壯勇外營軍**爲之又啓言乙丑年御眞奉往時輦陪軍到津頭以畿邑軍替代今八月**影幀**移奉時輦陪軍及儀仗軍自京下送陪奉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依八月例爲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28일(병오)>

강 命舟師大將前期差出

목 兵曹啓言今此影楨奉往華城行宮時舟師大將前差出舟橋迎接請依例舉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28일(병오)>

강 水原留守 李晩秀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批

목 批以此卿殫誠之地勿辭行公○敎曰水原留守批下卽爲牌招授符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28일(병오)>

강 召見水原留守 李晩秀于誠正閣

목 辭陞也○予曰今卿爲外職甚悵然矣晩秀曰臣以空疏猥膺重任將不知何以堪承矣予曰卿之此地是職想亦無以爲心矣晩秀曰伏承恩命尤不勝哽咽矣仍奏曰御眞將於來月初六日奉安華城行宮矣臣在禮堂時多有儀節稟定之事內閣舉行亦有不可不預稟者而臣適登筵敢此仰達矣內奉御眞幾本奉往預承下敎然後方可舉行而奉出內外門路亦以何處爲之乎予曰一本奉詣門路以永肅門爲之晩秀曰今番移奉時閣臣陪往以幾員磨鍊乎予曰閣臣二員進去晩秀曰御眞奉安之規永禧殿 瑤源殿皆展奉而奉安閣本移奉行宮時卷奉矣今番奉安本亦同爲卷奉於神榻之內乎予曰卷奉可也承旨 金近淳曰內閣 宙合樓四孟朔有大奉審每五日有日次奉審矣自今後日次奉審當依例取稟而大奉審則當爲待下敎爲乎予曰依此爲之又奏曰抄啓文臣親課試及試官望筒自來朔當爲入啓取稟而此非循例入稟之時姑爲待下敎舉行乎予曰亦依此爲之予曰何時欲上來乎晩秀曰種種可以往來而隨輿軍試射在近過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28일(병오)>

강 此後來月旬間欲爲上來矣予曰上來之時則入

목 參於勸讀之時好矣晩秀曰臣亦欲出入講席時觀耿光矣予曰水原事卿可以盡知其頭緒乎晩秀曰臣雖無才蔑能敢不竭其所知隨力對揚乎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28일(병오)>

강 御眞奉往時命當敦化門外祇送

목 水原留守 李晩秀啓言御眞奉安行宮後行告安祭祭官服色依今秋奉安閣移奉後行祭時服色舉行事請分付該曹從之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1월 28일(병오)>

강 初六日御眞移奉華城時命右承旨進去仍詣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2월 4일(임자)>

강 護軍 尹行恁陳疏請華城回路歷省先壠賜批許之施綾城尉具敏和隱卒之典

목 敎曰今見逝單不勝愴畫綾城尉 家禮葬依例舉行致弔致祭亦爲舉行祿俸限三年輸送其子待闋服調用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2월 4일(임자)>

▣ **華城行宮** 告安祭及臘享香祝命同爲陪進陪從大臣以下行禮

▣ 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先大王御眞移奉於**華城行宮**日告安祭及臘享獻官 大祝皆以本府留守及判官差出矣受香節次多有相值告安祭大祝以今番出納大祝二人中填差受香而臘享香祝同爲陪進似好矣又啓言告安祭時陪從大臣閣臣 承史禮堂侍衛俱於祭官班後成班行禮實合情禮矣竝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2월 4일(임자)>

▣ 先大王**影幀**奉詣于**華城行宮**

▣ 辰時 閣臣 金祖淳 尹行恁等詣宙合樓敬奉御眞橫安於輿由拱辰門出永肅門移安於輦進發如儀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2월 6일(갑인)>

▣ **水原留守** 李晚秀疏辭內閣提學之任賜批

▣ 批以無異宿跡卿其勿辭行公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2월 11일(기미)>

▣ 行次對於熙政堂

▣ 領府事 李秉模曰大王大妃殿滯候尙未復常不勝憂念矣予曰今日則始有差勝之效湯劑連爲煎入也秉模曰每於早朝煎入爲宜矣予曰依此爲之領議政 沈煥之曰臣等不能董飭百官日前伏承萬萬非常之教不勝惶悚而只緣臣等之罪致煩辭教之過中臣等去益震剝矣予曰卿言則是矣而使予無此舉專在於卿等矣左議政 李時秀曰日前辭教以臣等之罪至有過中之舉如臣等有罪則但當治臣等之罪而已勿復更費如是非常之教是臣區區之望也予曰卿言果然是矣大王大妃殿教曰次對之進定於今日者將有洞諭之事也卿等詳細承聽一心對揚以扶我孤危之國勢也仍下諺教曰今茲諺教卽所以闡明我先大王未卒之志事也我先王御極二十餘年秉執義理至精至微至於五晦筵教嚴正懇惻剖析無餘而終乃使之自明自首者亶出於一段爲世道之至誠苦心不幸未及處分遂成末命若使當日竟無自明自首之人則先王之一番大處分其可已耶在今日君臣上下追念先教之道何敢不以先王之心爲心以明先王未卒之志而主上方在冲年猶未及盡燭於前後事實未亡人哀疚之中疾病相仍神思索然無由振作至于今荏苒矣至於諸大臣皆以先朝眷遇之臣或在元輔之任或居參助之地雖以一二閣臣言之偏被先朝之殊私承聞先朝之義理非比他人而六月以後今已半年迄無一事追念闡明之舉寧不慨然之甚乎至若領相自先王時付之以義理而觀於近日凡事常多玩愒姑息底意而全沒勇往擔當之氣振舉國事之責將恃於誰乎未亡人千思萬量不得已至有此舉卿等須知予今日爲此舉之意咸與聽悉轉相告諭而使之自明自首者乃是先王之遺意更不可遷延時日大臣以下既聞此教各陳所見也秉模曰累萬言諺教丁寧剖析闡明先王之情事發揮先王之義理先王有志未就之事欲言未忍之言洞然明白更無餘蘊也惟我先大王一副苦心嚴正惻怛二十餘年如一日以至有五月末命而無復餘蘊雖有凶頑之徒孰不痛革舊習咸與維新乎不知者以自明自首謂之可愧而偕至大道得免於詿誤有何可愧之端乎不然則邦有常憲烏可貸乎煥之曰臣之所以藉手事我先王者惟義理而已我先王一副當義理之秉執明如日月嚴如鈇鉞臣雖無似豈不仰思所以闡明之道哉六月以後神精遁爽觸事昏錯矣今承慈教責諭臣罪萬事更無可達矣今茲下教剖析無餘聖上雖在冲齡一番奉覽義理源頭自可洞然劈破豈不爲宗社無疆之休哉先大王五月筵教之後木石豚魚孰不孚感而六月十二日之教臣雖不親承亦嘗一聞於筵臣矣初以三日之定限使之自明旋又寢定限之教及至十六日臣入診筵仰承下教有曰匪類幽陰之徑以千歧百蹊鑽刺窺伺之狀予皆已知之矣渠若不自現而出於予口則渠將至何境乎伊時玉音丁寧在耳尙今追思不勝嗚咽乙卯以後未有廓然之效六月之後又未能大加闡明此莫非臣等之罪也時秀曰先大王爲義理爲世之苦心臣等豈不仰認而至於近日劈破源頭痛矯俗弊之教臣之承聞於筵席不啻一二次矣爲今日北面者苟或少違於此則其可曰有

臣分乎今日慈教丁寧懇至既聞此教孰敢不曉然覺得期變前習乎右議政 徐龍輔曰今日諸臣孰非先大王化育作成中人而若臣則出入邇列最爲日久凡於義理精微聞之也專故信之也愈篤若論今日不能闡明之罪則臣實爲首而且以五月筵教中許令自首之教言之先大王豈不知醞釀譴張之自有其人而不爲明賜處分只令許其自首者誠以天地之仁不欲遞加威罰先敷此教俾開其一線生路渠雖狡頑尙庶幾感恩畏威卽地首實以圖自新之道而無奈狼性難化終不自脈於先大王在有之日至今思之痛惋尤倍今下慈教又是諄復有足以孚感豚魚若又梗化則臣雖無似豈不效鷹鷂逐雀之義乎大王大妃殿教曰諸宰亦以次陳達也兵曹判書 李祖源曰如是下教之後又豈有不率教之類乎如有之則此乃亂臣也孰敢不明日致討乎大護軍 金文淳曰五晦筵教義理剖析於牖迷德意藹蔚於矯俗而今奉慈教嚴明懇惻臣不勝欽仰贊歎之至刑曹判書 趙尙鎮曰先大王二十五年秉執之義理今日廷臣孰敢不一心固守而設有一二不率教之輩見今日慈教之後又孰不曉然覺悟咸底於惟新之域乎水原留守 李晚秀曰臣十年近密偏被恩造朝夕清燕之教前後絲綸之降浸灌耳目銘鏤肝肺先大王卓越今古建諸天地之大義理仰如日月信如四時今日慈教闡明先王之聖德發揮先王之志事靡有餘蘊臣不勝感頌之至禮曹判書 韓用龜曰今日臣子之藉手事君者卽我先大王二十五年秉執之義理也伏況五晦末命嚴正惻怛有足以感豚魚而尙無自明自首之人寧不痛惋今承慈教屢千萬言亶出於明義理矯世俗之盛德臣不勝欽仰矣吏曹判書 徐邁修曰臣雖愚迷厚被先王之恩造屢承先王之教誨豈不識先大王一副當義理之所在哉今承慈教剖明明白雖豚魚木石之迷頑豈不惕然醒悟乎知訓練 徐有大曰慈教明白臣雖年老聽瑩未盡諦承而先大王遺意庶可闡揚欽頌之餘不勝掩抑矣護軍 李祖承曰今日慈教發揮先大王聖德苦心無復餘蘊登筵諸臣孰不掩泣承聆乎大王大妃殿教曰其間廟務想多積滯而今已日晚矣日氣陰寒主上開戶久御亦爲可悶次對則後日稟處以此諺教筵退詳細輪見必思闡揚之方也今茲諺教實是仰體先王遺意之舉豈予可已而不已者哉自明自首之舉必使之無淹時日而若或謂主上幼沖女君臨朝而有一分輕忽之心則邦憲自在予雖一婦人豈無可爲之道乎須各惕念舉行也又下諺教曰李書九之一味逡巡期於必遞未知其果何意思頃見疏本多有可怪底句語此重臣之有才局有所執已自先朝稔聞久矣度支之特除豈有別般所聞處而然乎此重臣如此寧不慨然實非平日之所恃矣大臣所見果何如秉模曰臣見其疏之後亦與領相有所酬酢而其中一二句語爲大妄發臣與書九素不相識而近年以來周旋於有司之任亦知其爲人其人則決非背馳義理之小人矣且厚被先朝眷受致位至此顧今朝衆渙散位著乏人之日又以先朝成就之人過加摧折俾不得復起爲人則豈不可惜乎煥之曰其疏句語果是大妄發而若歸之以釣名之小人則在渠誠至冤矣向日適有遠接使極擇之教以前戶判差送而仍以書九特除近來頗有嘵嘵之外論書九亦聞此說而恐其貽累於聖德故有此不審之句語若目之以小人則恐非本情矣時秀曰其言則果大妄發而背馳義理之目則誠至冤矣龍輔曰其言雖甚不審若以小人目之則處分恐或過中矣大王大妃殿教曰此重臣如此他人何論予之如是處分出於萬不獲已卿等亦悉此本意遍諭於在廷諸臣也予之否德何敢比擬於宣仁太后而宣仁之用司馬光 呂公著亦豈聞人言而用之乎書九之言如彼其怪若此而何以做得國事乎卿等之言雖如此予難聽施矣煥之曰臣非敢請處分之還收也只欲明渠之心跡而已 秉模曰臣旣非時任如是屢煩亦涉出位而所見則不敢不仰達矣孔子爲政而誅少正卯少正卯魯之聞人也然而其罪明著故人心叶服若罪未著而誅之則何以厭服人心乎今此慈教若遞頒下則中外物情必多拂鬱也大王大妃殿教曰日已晚矣卿等卽爲退去仍命吏曹判書 徐邁修進前教曰此吏判之擇任意非偶然而近來政注之間雖或有可取大抵多因循周更底意而未見爲世道激濁揚清之舉豈不慨然大政當前須另加淬礪也邁修曰臣厚被恩造豈不欲殫竭對揚而不但見識之鹵莽年已七十神情衰耗方當大政實爲罔措矣大王大妃殿教曰用人之政專在於銓衡須以公明二字殫心做去克盡爲國之誠也又教曰今姑退去如有所奏待都政爲之也

<일성록, 순조 0년(1800) 12월 18일(병인)>

28 備局以平安道御史 吳翰源別單覆啓

【譯】備邊司啓言平安道暗行御史 吳翰源書啓別單有草記回啓之命矣取見別單則其一各邑出站之里自前洞戶徭役永爲頃給而官屬支供使之辦當故或有官屬作挈貽弊村間事也見今兩西使星旁午民邑受弊尤宜軫念分付道臣更加嚴飭其一各邑定例中秀魚以其本價較其時價不啻倍蓰此後支勅時若值夏節腐傷過多則皆以鹽秀魚代用而自廟堂關飭事也支勅各種之非時產土種者竝許從便代用之意有所行會昨年今春勅行時亦皆遵用則今此繡啓未知委折更飭三道 道臣一遵新頒定式俾除列邑難買之弊其一魚果清蜜等屬或有市民中差出監官名色者或有各廬之輪回質納者自是謬例而本價每患不足官隸點退誅求至有逃避之境矣八月飭教後皆使勅庫監色質用而此後難保其必無別飭禁斷事也後若以此等弊習及聞朝家則不飭之道臣焉道重勘先以此意嚴飭其一各邑漏戶太多而清北爲甚一一摘發從實添籍事也見今修籍適在明年若有一戶一口冒錄漏落之弊則依法從事則知委諸道之意分付京兆其一平壤府所在華城鄉軍接濟米二千五百石自庚戌以營門別餉庫錢三萬兩散給各邑每石三兩價質米一萬石而平壤所劃錢則七千五百兩分給民戶以爲待秋作米矣所受民戶分訴營邑許以錢納而耗條則捧米作錢上納已爲十年京師則無所益鄉民則受其弊前後故犯之道臣守令警責事也錢還之禁法意何如則因循襲謬者萬不成說前後道臣不必追究時道臣姑先重推當該守令捧現告拿處其一兵營還上捧糴之時監色輩色落濫捧一石米例捧一兩情錢仍爲反作五年十年永爲虛留名曰還穀如此不法之事不可仍置事也反作虛留俱係不法而況一石臥還例捧一兩之說尤極驚駭前後帥臣竝姑先重推其一灣府支勅等節三江把守與各站使役皆以軍兵與行而自去年冬創設補軍庫稱以防役雇價每石六斗米春秋分捧作錢雇立閑丁元額軍總永不應役既無檢束節制之方不如革新仍舊事也更令道臣詳探便否論理狀聞後稟處其一清川江水道近多潰決安州等邑沿江田土陳廢者多未蒙頃雖或有泥生還起皆歸吏橐白徵之弊愈往愈甚令道臣查出頃給事也嚴飭道臣一一查正俾無白徵之冤吏無售奸之弊其一平壤外城井田基址宛然可觀而近來村民之愚頑滋甚四標半入耕墾不飭之守令論勘事也嚴飭道臣所犯奸民摘發勘處井田一依四標明定境界增修溝洫前後不飭之守令請亦捧現告拿處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2월 22일(경오)>

【강】召見閣帥守令邊將輪對官及入格儒生于熙政堂

【譯】大王大妃殿教曰有下教事先出去之守令竝令留待予命入格儒生洪遇燮進前教曰爾之近族立朝者有誰遇燮曰典籍 洪儀泳卽臣之六寸大父也予命華城留守 李晚秀進前教曰何日下去晚秀曰今日當下去矣予曰今日當不開講須卽下去也又教曰出去之守令皆已待令乎承旨 南公轍曰待令者十八人其餘出去方令催促待令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守令下直時齊會未易今日既齊會當下諺教承宣筵退後咸聚守令於政院讀此傳教而洞諭各別惕念奉行之意更加詳諭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2월 23일(신미)>

【강】行次對於熙政堂

【譯】領議政 沈煥之曰伏見領府事 李秉模舉條批旨及臺臣疏批有詢于大臣處之之命矣故宰臣金 龜柱向國丹忱一疏討逆實有衛宗社闡義理之功逮夫乙未冬當群凶沮獻代聽之際密贊聖母終成大策在先朝亦有褒尙之教矣日前賜祭已示獎勵之方仍示贈職之典允叶公論矣予詢大臣左議政 李時秀曰故宰臣金龜柱初樹立而乙未群凶之謀危國本也至誠協贊奠安宗社領府事所請褒贈之典臣無容他議矣右議政 徐龍輔曰故宰臣之扶護士類嚴於懲討至若協贊大策奠安宗社之功領府事所奏深得救時之要臣無容更達矣予曰依此爲之煥之曰向日領府事登筵時以金峙默事有所陳達而峙默之頃年一疏卽凶疏也以渠地處有此悖疏公議拂鬱王法未伸請依領府事所奏施律似好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先朝於此人事洞燭無餘予亦知其本末而生前既無論斥則死後豈可追律乎時秀曰此人罪犯首相已爲陳達而三尺之律不可屈於此等罪犯矣龍輔曰跡是威晚而有此犯分之罪終難容貸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其罪豈曰無

之而亦非關係於宗社之事且王大妃殿以是爲不安之端卿等不必如是矣又教曰予雖一婦人粗知義理與法綱有罪施法當然底事國有法然後可以支撐豈以此人地處之自別有所屈法容貸乎其時王大妃殿適有患候此人疏語亦非無根之言且與關係宗社稍有間焉萬有得罪於宗社則豈可以地處之自別不施當施之律乎煥之曰慈教之下極涉屑越而王大妃殿至親凋零豈無愛護之心乎然而此人此疏一國共憤有難奉承矣時秀曰若恕此等罪犯則有乖羶惡之政矣龍輔曰事係王大妃殿則即王大妃殿罪人何可不嚴正處分乎大王大妃殿教曰本事則關於王大妃殿而其人則王大妃殿尊屬也以此罪施以追律則王大妃殿之心當如何然而若是事關宗社之罪則豈可饒貸乎至於此事則與罪關宗社有異且其時王大妃殿不無患候其疏與指無謂有稍有輕重然而其人若尚在則固當施法而今則既故矣不施以追律亦何不可乎煥之曰關係甚大不可仍而置之且雖下處分非其子孫者自當無礙惟望亟降處分焉予曰他事稟奏煥之曰臺啓所論金鍾健則本以凶逆近屬傾破家貲交結逆家以爲翻覆之計情狀叵測傳說狼藉李義用則亦以逆家切姻譟張誑惑使人心化吳言言賊勢流長今者臺言實出同憤之意依臺啓施行恐不可已矣予詢大臣時秀曰兩人之爲世指日久矣臺啓既發即賜允從龍輔曰臺啓實出共憤俄於賓廳與領左相相議如此矣從之煥之曰持平 李重蓮疏中所論朴宗岳 金憲二人有當詢大臣處之之教朴宗岳則壬子一疏可謂凶疏雖非顯言典禮一事而人心誑惑實由於此臣之所可憤痛者其疏中言某年事處有曰自己卯以後尤加云者豈有如此凶言乎金憲則背馳義理交結匪類人言藉藉宜施重律其職則大官而今已身死死後追削即生前一律也我朝待大臣之道自別臣等不敢遽然擬律姑待公議處之似好矣時秀曰兩人之罪首相已詳奏而以其曾忝大官之故不敢輕請以追削之律待公議處分甚好矣龍輔曰一則罪著疏章一則跡投權奸臺疏之發可見公議而追律之難以遽請臣與兩大臣之意無異矣予曰然矣大王大妃殿下諺教二度承旨 嚴者讀奏煥之曰故例則大臣只入侍於朝講今則何以爲之乎大王大妃殿教曰從便議定修節目以入水原留守 李晚秀曰曾在先朝以園所祭品依曲豐德齊厚陵例設置分奉常寺自本府舉行事有下教亦自太常措辭草記而未承批旨矣今則山陵影殿皆奉於本府一年內各祭享祭品自京奉往則潦暑水程多有欠敬難便之慮謹遵先朝下教設分奉常寺於本府園寢山陵影殿祭品同爲進排祭品式例貢價分屬往復該寺該曹該廳成節目遵行其在重祀典述遺志之道可以一舉兩得而事係祀典請下詢大臣處之予詢大臣煥之曰先朝既有成命依守臣所請施行似好矣時秀曰先朝成命宜遵而行之矣龍輔曰臣年前待罪太常提學以華城分奉常寺設置事奉承下教往復於其時都提調論理草記未及承批矣今則既奉山陵又奉影殿祭品駢數比前不啻加倍每當冰沍潦雨之節其所惶悶無時少弛依前草記設置分貢實合事宜矣從之晚秀曰影殿營建待春舉行事已有成命矣今已歲翻殿號先爲議定殿基亦即相擇然後可以涓吉治材趁期營建始役日子亦爲擇入殿宇事體莫重請設都監舉行予曰自本府專管舉行煥之曰影殿營建事華城留守既已稟定矣相地及擇日該曹自當草記而殿號當爲議定應參諸臣令政院請牌招舉行從之大王大妃殿教曰戶判進前李書九進伏大王大妃殿教曰中批之非美事予亦豈不知之乎卿以中批爲餒而有向日之疏乎如此之時恐或有人才之遺漏故不得不有此舉矣此後則切勿爲此等怪疏須思圖報之道也又教曰歲前處分爲宗國爲世道有此萬不獲已之舉而如欲罪其罪奚止於斯乎渠曹若革心革面咸歸於導率之化有一分之效於公於私可謂兩幸而如依舊綢繆則王府自有關和豈可顧惜哉宋之宣仁與司馬光諸賢君臣之間交相勉勵者不惟在於進君子退小人革弊救民之方亦未嘗不講明而若就畢竟成就而論之進賢退邪分數較多革弊救民功效較少且於輔導哲宗之道未免疏略故終致小人之跳踉以貽後世之譏議以予否德豈敢望宣仁卿等之於司馬光亦何可跂及而其在監古之道安可不惕然奮勵一勉而一戒乎且主上盛德明哲出尋常萬萬然豈或恃此而不思輔導之方乎卿等着實勸學一動一靜各別盡心煥之曰慈教縷縷以勉聖學救民弊爲急先務臣等不任攢頌而如臣衰耗又無智慮司馬光事業功德何敢擬議其萬一乎時秀曰臣等雖甚無狀爲國之心不下於古人而學識蔑如慈教之下不勝愧悚矣龍輔曰古之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 伊尹本非成湯世祿之臣猶尚然矣況今日臣等皆以喬木世家當此之時闡慈德尊聖學若不及堯舜則羞恥之外孤負亦多不勝惶悚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在今日激濁揚清之道專

侍於卿等而救活民生即目下急務也予以閨中一婦人何以知某事之爲弊乎須與諸宰中有識見者除百事講究逐條陳達煥之曰慈教如是諄諄謹當殫竭勉勵益加講究矣大王大妃殿教曰領府事今不登筵以此下教相通以爲共濟之地也又教曰先王愛民恤民之至仁盛德曠越前古而主上冲年親炙未久猶有所未盡仰觀者繼述協贊之方專恃卿等矣煥之曰伏承慈教申申之下教感泣無地臣等雖才不逮誠敢不退而相勉以圖一分補益之方乎掌令 李安默陳樂任新啓纔發端教曰既有慈殿下教此則不必發啓矣安默繼奏予命者書入侍臺諫遞差傳教煥之曰臺閣傳啓事體不輕今茲所陳又是懲討之大論而纔發其端有此遞差之命實非所以待臺閣之道豈不有累於我聖上初元之政乎時秀曰臺啓未畢遽下遞差之命言路自此杜塞人情轉益拂鬱臺臣處分亟命還寢焉予曰卿等之言誠然矣臺諫遞差傳教置之安默仍爲傳啓請樂任設鞫正刑教曰既有慈教勿煩大王大妃殿教曰向日屢萬言諺教即所以闡明先大王志事也月前全恩之教亦所以仰體先大王聖心也渠若頑不知悛更事跳踉則雖以先王曲保之心王法至重亦何可一向枉屈乎今則姑置之觀其動靜又教曰予於此時當以先王之心爲心不得不屈法全恩而先朝之心非欲用法于窩窟也蓋欲咸與維新收以納之于導率之轂矣又教曰先王在宥之時非不洞知其罪犯而以全恩之故終始曲貸卿等之齊聲請討實出於伸公議重國法之意而予之靳持亦有以矣今日已晚酬接稍久主上尙未進御水刺卿等姑退耆曰儒賢處當下敦諭矣經筵官處亦一體敦諭而自政院撰進乎予曰依此爲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1월 6일(계미)>

㉔ 山陵有頃處修改時命政府以下進去監董案山植木依近例舉行

㉕ 水原留守 李晚秀啓言山陵有頃處去年大臣奉審後以神門則先爲修改階砌則待開春修改之意已爲稟定矣當初守陵官狀啓中階砌有頃處外亦多有動退不可不改排者解凍後始可詳知此則有不敢續續登聞依庚戌園寢修改時例臨時從便舉行似好而預爲擇吉然後浮石等事可以及期此意分付禮曹修改時政府以下請進去監董教以此亦自本府舉行又啓言山陵案山禿城山城下麓左右童濯處不可不趁即植木依園所大植木例元定十邑合力播植有不可已而稍遠之邑徒貽民弊附近四五邑中從便來赴事分付畿營園軍陵軍內營植木軍亦爲依近例舉行之意請一體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1월 6일(계미)>

㉔ 命肆觀坪 鷺梁輦路修治時民畝一竝出給耕墾華城境內亦依此施行

㉕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頃因水原府暗行御史 申絢別單肆觀坪以上至于鷺梁輦路修治時民畝犯入處折價以給便否令道守臣狀聞後稟處之意覆啓行會矣即見京畿監司 徐鼎修狀啓則果川縣監 金鋼 始興縣令 李潢牒呈以爲犯田作路事過還本民之應行計步給復亦多掣礙而旱田雖可耕食水田本是低陷渟水處今若復墾則所費功力或過其本價或爲其本價故田主則願其還起畝主則願其受價而道路實有廣狹不齊之歎掃雪亦無契軍堪當之勞無論田畝一竝出給使之耕食爲宜廣州留守 金思穆狀啓則枚舉本府判官 金履裕牒呈以爲治道時路上之補築路下之掘垓功費不些所入役糧每過元土之價今若還墾任其所爲則土腴而力贍者還墾土薄而力綿者不墾墾處路狹不墾處路濶參差不齊有礙觀瞻趁此給價全其體勢可謂公私而便竝請令廟堂稟處矣畿伯所論允合事宜無論田畝一竝出給使之隨力耕墾華城境內亦爲依此施行事請一體分付竝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1월 6일(계미)>

㉔ 備局以諸道春操狀啓覆啓

㉕ 備邊司啓言即見總戎使 申大謙 水原留守李晚秀江華留守 黃昇源 開城留守 金勉柱 廣州留守 金思穆 統禦使 柳文植 永宗防禦使 金守基 江原監司 李魯春 統制使 李仁秀 慶尙左兵使 李喆

運 右兵使 閔光昇 全羅前兵使 沈鐔 忠清兵使 金益彬 平安兵使 尹得達 黃海兵使 安櫛 南兵使 李栢然 北兵使 李基豐春操取稟狀啓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城操面操長樂衛合操及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鎮門所點何以爲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戎政其在克詰之方不可久曠依例設行事分付諸道京畿 兩西則纔經大役宜有闊狹與四都 總廳 喬木 永宗諸操及巡歷巡點竝爲停止行操處巡點不必疊行置之勸別武都試及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使之舉行事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1월 12일(기축)>

강 命禿城別將赴任狀啓還下送

목 水原留守 李晩秀以禿城山城 別將 劉瓊赴任事馳啓教以旣非辭朝之職則曰以辭朝何也到任狀啓尤爲不當此狀啓還下送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1월 22일(기해)>

강 禮曹以華寧殿開基吉日推擇啓

목 該曹啓言華寧殿殿基擇日舉行事啓下矣吉日令日官推擇則開基始役來二月二十日辰時先始南方定礎同月三十日卯時先定南礎豎柱三月十六日辰時先立南柱上樑同日同時爲吉云以此日時舉行事水原留守處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2월 1일(정미)>

강 召見入格儒生及大臣以下于誠正閣 左議政 李時秀 禮曹判書 韓用龜 觀象監提調 李書九

목 予曰爾有顯族乎金鍾顯曰無之矣予曰然則遠族或有立朝之人乎鍾顯曰校理 金會淵與臣爲十五寸親矣又命李魯俊曰爾與領府事爲幾寸親乎魯俊曰爲五寸矣又命元在明日爾今司僕主簿乎在明日然矣予曰做賦幾首乎在明日僅做五十首矣予曰直赴會試及給分施賞人皆於殿庭施賞予曰今番善爲往返耶時秀曰下念及此不勝惶感矣殿基看審事臣於狀啓已奏而講武堂傍自初云云之地今又見之無容更議矣第以重事體之道不敢一言決定更從數處觀之終未有合意處山勢之拱揖地勢之平吉衆口一談皆謂之極好故以此完定將擇日舉行矣予曰始役當在何時時秀曰今月二十日爲吉云矣山陵奉審臣與諸堂同爲進去則有無煩處與去年所見無異而待解凍後亦不無小小修改處月臺階砌窓戶壁土如干頃處既爲告由皆當從便補葺矣其餘補土處亦非浩大之役矣臣在華城得見小報有內寺奴婢案燒火之命矣此乃先朝未卒之志而有此盛德事八方民庶孰不欣舞臣不勝欽仰也予曰先朝苦心故予果行之矣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2월 1일(정미)>

강 行藥院入診及次對於熙政堂 都提調 李秉模 副提調 南公轍

목 日次請診也○秉模曰聞右相所傳口中熱候近復有添節云夜間何如予曰少愈而飲食言語俱爲不便矣秉模曰使醫官入診以爲調治之方似好矣予曰昨日右相亦言常時論察爲好云次對後當許入診而副提調率醫官登對可也秉模曰近日湯劑進御後眩氣嘔氣諸節何如予曰少有差節矣秉模曰嚮日議啓諺翻事承旨所謂翻入之教卽指臣言而臣則誤認以爲自有教答曰然則翻入尤好云云果爲因此翻入矣及承責教不勝惶懷獄案旣係莫重而舉行如是顛倒莫非臣等之罪也予曰非謂是也議啓之諺翻初不提稟而忽然書入故有所不教矣秉模曰無端翻入萬萬惶悚此皆臣之罪也予曰卿則不必深引而該承宣不可仍置矣領議政 沈煥之曰伊時臣亦誤聽臣亦與有罪矣予曰卿等少無引義之端矣秉模曰既有罪犯未蒙譴罰豈可倖追乎竊恐損傷國體矣大王大妃殿教曰本事誤聽而然卿等非如是之事也予曰次對爲之大王大妃殿教曰諸宰皆已奏事乎日已向晚殿內熱鬱斯速陳奏而筵退好矣護軍 申大顯曰臣詣長陵奉

審無頗外白虎補土今既告訖而植木鋪石監董別單今茲持入矣予曰別單入之秉模曰俄有醫官入診之教矣何以爲之予曰次對退出後當爲之矣秉模曰三提調皆當留待乎予可之秉模曰俄有入診之教故醫官方待令矣予曰幾人乎秉模曰俄者以醫官數人入診爲教而今以李惟鑑 吳千根 朴烜 趙宗協等四人待令矣予曰使之入診可也惟鑑等進前診脈候訖奏曰左右三部調均矣公轍曰醫官既入來使之仰瞻何如予曰依此爲之也惟鑑等進前仰瞻後奏曰口中熱候以肺熱爲之崇矣竹葉煎茶和九味清心元一九每日一次式進御似好矣口中外治之方則以朱砂龍腦 牛黃三種糝敷似好矣領議政 沈煥之曰潭陽府火災倉穀多有被燼燼餘之穀分給民間如數準捧則貽弊不些除耗與減捧自朝家合有指一變通之道下詢掌財之臣處之何如予曰戶惠 堂如有所見仰奏也刑曹判書 趙鎮寬曰如此之事多有前例而燼餘之穀分給準捧非字恤之意減捧雖似好而自下不敢輕先擬議矣戶曹判書 李書九曰除耗與減捧按而行之似好矣吏曹判書 尹行恁曰當此初元爲民之弊自上不可不軫念矣予曰此惠堂之言好矣何以則好耶煥之曰臣等出去商確以草記仰奏何如予曰依此爲之也大王大妃殿教曰邪學之類不可勝誅苟或有一分寬恕之端亦何可一竝置辟乎卿等必有商量從好爲之也予曰既知曖昧則合有原恕之道矣秉模等曰罪人吳錫忠至於交通凶孽自有李家煥之證招渠又明言其年月而其他締結之狀終不盡告誡極痛惡而重刑之餘徑斃可慮且日前次律施行之命臣等至今欽頌而今則事情稍異論以島配之律似不爲失刑故臣等相與商議後敢達矣予曰依爲之兵曹判書 徐鼎修曰處分雖出於好生之德而吳錫忠則與基讓締結之情又輸款矣遽爾酌處恐涉太輕矣書九曰李基讓以定配勘斷固非失刑而至於吳錫忠其交通凶逆之罪誠非細故遽然酌處終涉重難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大臣與諸宰各陳所見也左議政 李時秀曰金吾堂上執藝之論容或然矣而吳錫忠則邪學之跡有之而無供招之自服俄已講確於閣外臣之愚見與領府事無異矣右議政徐龍輔曰臣亦無他見矣**水原留守**李晚秀曰臣既未參鞫雖未之詳而臣於此別無異辭矣(…)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3월 10일(병술)>

강 陵所案山民塚命卽速移去

목 **水原留守** 李晚秀啓言陵所內案山有數三民塚事體不容仍置分付卽速移去園所則火巢內民塚依願許施乃定式而陵所火巢新定之後未及經稟不敢擅便依園所例請施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3월 10일(병술)>

강 **華寧殿**守直官命輪回遷轉

목 **水原留守** 李晚秀啓言**華寧殿**營建後不可無守直之官而以長樂部將中參上一員參下一員兼差本殿守門將自臣府報兵曹單付啓下不可無遷轉之階參上則問都目令吏兵曹輪回遷轉於主簿 別提等窠參下則既是部將久勤又積仕於守門將則更除初仕太涉淹滯兼守門將後間二都目令兵曹出六則在銓曹無難便之端在部將有疏滯之道而事係官方下詢大臣銓堂後請處之予詢大臣都提調 李秉模啓言臣未知裏面而既無增窠之弊則似無所妨矣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今茲兩窠仍舊推移則似無所礙矣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已有相議於閣外別無他見矣右議政 徐龍輔啓言**影殿**不可無守直之官而此既異於創出新窠似無所妨矣予曰吏兵判亦陳所見可也兵曹判書 徐鼎修啓言俄於閣外相議似便好矣吏曹判書 尹行恁啓言臣與華留前此爛商今無別見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3월 10일(병술)>

강 行三日製科次于熙政堂

목 教曰三日製賦居首三下一幼學朴宗琦之次三下進士權禔生員李永老幼學李羽新 李儒象 洪在敏進士朴宗慶 **華城**賦三下幼學金昌緯 柳宗濟 廣州賦三下幼學鄭雲需 江華賦三下幼學李永錫 開城府賦三下進士李賢謙 京畿賦三下幼學洪秉鼎 忠清道賦三下幼學李健運 宋天圭全羅道賦三下幼學

李英鎭 權思衡 慶尙道賦三下幼學申在應 李天浩 元定甲 江原道賦三下幼學李選 黃海道表三下生員鄭錫猷賦三下幼學金惠勳 平安道賦三下幼學李濟東 咸鏡道賦三下幼學金聲悅 濟州賦三下幼學玄日皓竝直赴會試又教曰入格儒生明日待令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3월 24일(경자)>

㉔ 行勸講于熙政堂 右議政 徐龍輔 閣臣 金載瓚 承旨 南公轍 注書 金啓溫 史官 金珍恪 李存秀

㉕ 講書傳○予曰閣屬官之出入近密者幾盡區處卿亦知之矣聞張世紀獨漏云馬官中瓜近人作窠差送則好矣龍輔曰獨漏之可矜誠如聖教矣水原瓜最近而太殘薄其次則羅州當於此處中差送矣予曰從好爲之也公轍曰以瓊玉膏監劑事提調將往北漢矣古例則提調以監劑出去皆有支供先祖丙寅故相臣 金在魯以支供之貽弊請令惠廳量給糧饌矣其例已久惠廳亦不知有此定式都相欲以此仰奏而適未登筵敢此晉達依丙寅定式自惠廳量給糧費之意分付似好矣予曰依奏爲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3월 25일(신축)>

㉔ 健陵丁字閣曲牆修改畢役命別單書啓

㉕ 因水原留守 李晚秀 健陵丁字閣曲牆修改畢役事狀啓教以別單書啓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3월 30일(병오)>

㉔ 行藥院入診于熙政堂仍行次對 副提調 徐滢修

㉕ 日次請診也○予命醫官診候置之予曰領府事所患近果如何領議政 沈煥之曰姑未差減云矣大王大妃殿教曰領府事近甚勤勞有此慎節爲之驚慮煥之曰領府事日前忽得身病多日彌留公務多端實爲可憫予示威鏡監司 李秉鼎狀啓曰卿等覽之以奏煥之曰狀啓中就捕者或稱黃嗣永或稱玄慶云姑未知孰是孰非要之兩漢中必居一於此事自捕廳下送校卒以爲捉來似好矣予曰依此爲之也大王大妃殿教曰發捕罪人何當入來乎煥之曰姜哥則在京故已就捕而其餘數人或在天安或在新昌云亦當不日入來矣予曰此時大臣之出外事涉如何矣大王大妃殿教曰當此時大臣無多而領府事之出外誠難矣煥之曰名雖出外其實則無異在內既是原任則自當出入於講席矣大王大妃殿教曰秋曹 捕廳罪人尙未酌處今亦有更爲發捕者乎尙此遲延可悶趁卽收殺煥之曰鞫獄與秋曹 捕廳尤有別焉各司貢人等待令責應爲弊不小王府 滯囚可悶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向日次對既有下教則何爲如是遲延耶趁速出場好矣刑曹判書 趙鎮寬曰罪人區處之方姑未快定故以至今日誠極悶然矣大王大妃殿教曰散配一款之多費商確專出於深念後弊之意而勿論如此如彼趁卽決折俾無許久滯囚煥之曰慈教中深憂遠慮臣實贊歎而其中罪關極律者當分輕重酌處而散配後區處之方一番定奪然後舉行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區處之方須速議定也爲念染汚之弊日前果有下教而如有掣礙之端爛議從便煥之曰罪人當散配各道而聞西北則本無邪學此處不可編配其外六道大邑或送三四人小邑或送一二人使其道臣邑倅常加照管改過與否探索論報于廟堂而至於牢囚邑獄一款恐不無繹騷之慮臣意則未知如何耳大王大妃殿教曰向來下教非爲必欲如是舉行也欲令卿等酌量方便之道也節目間闊狹須相議善處而散配後如或有疏虞之弊則道臣守令自當嚴處須悉此意從速決處也左議政 李時秀曰道臣守令另加嚴飭似好矣煥之曰發配時當自廟堂 金吾 秋曹別關嚴飭矣予曰依此爲之也煥之曰廣州留守 金思穆纔已報瓜而係是外補不得循例差代故敢達矣予曰許遞煥之曰廣留之代今當議薦矣三輔之中廣州最近於京城自昔朝家之所倚重而近因小大恬嬉許久拋置關防保障無一經理可謂寒心今當新薦不可不極擇委任俾有成效卿宰中如欲得重則原任相臣亦可以出按蓋本府距京城不過數十里如命官委官之任亦可如前奉行實與內職無異今若以領府事依華城留守因特教差往之例暫爲按節出則整頓保釐入則平章廟務允合便宜適有愚見

敢達請下詢僚相與銓堂予詢左右相 時秀曰保障之地人和爲貴若使相臣出按則必有助於得重之道咫尺京城亦無出外之嫌矣右議政 徐龍輔曰緩急可恃無如南漠而罷京廳設留守已至多年未見壁壘變彩之效今此首相所奏專出於增重保障維繫人心之意且留守本是內職似無掣礙之端矣予曰諸宰各陳所見水原留守 李晚秀曰大臣所奏既出重保障之意臣亦無別見矣禮曹判書 韓用龜曰臣亦別無他見矣上護軍 金祖淳曰大臣所奏既如此臣亦別無異見矣鎮寬曰大臣已奏臣豈有他見乎右參贊 徐邁修曰臣亦無別見矣戶曹判書 李書九曰大臣居留事體甚重且關官方臣不敢指一仰對矣吏曹判書 尹行恁曰華城陞留時大臣須特旨事定式矣南漠保障之重不讓於華城而相臣分司有非銓臣所敢請者惟在博詢裁處矣行護軍 申大顯曰臣亦無別見矣行護軍 李得濟曰臣無他見矣同知 李漢豐曰臣亦無他見矣護軍 南公轍曰事體與華城定制時有異而大臣既以得重爲言臣亦別無他見矣予曰官方猝難變改且有慈教姑爲依前薦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4월 5일(신해)>

강 許施水原府餉穀與五邑加分之請

목 備邊司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李晚秀狀啓則以爲農務轉殷種糧苟艱整理營秋各穀留庫中租一千石太一千五百石及五邑餉租四千六百五十九石特許加分事令廟堂稟旨矣本府加分便成年例所請之數亦不過多與五邑加分請并爲許施及時均糶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4월 14일(경신)>

강 華寧殿奉安節次待擇日舉行

목 禮曹啓言因水原留守 李晚秀所奏華寧殿工役已定奉安吉日令該曹擇入事允下矣奉安吉日時來五月初二日卯時舉行先告事由祭同日曉頭設行告安祭奉安後隨時設行而移奉節次待擇日啓下請卽爲磨鍊舉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4월 25일(신미)>

강 水原留守 李晚秀疏辭新資賜批

목 批以爲所重也勿辭察任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5월 6일(신사)>

강 健陵丁字閣修改命十五日舉行

목 禮曹啓言即接水原留守移文則健陵丁字閣西間北壁椽木下道里上沙壁剝落東來門內椽木下道里上沙壁剝落正門北神門上沙壁亦有罅隙矣謹依先朝受教定式當爲修改而今十五日望祭兼告事由一體修改恐合事宜以此祝文中措辭添入修改吉日時令日官推擇則同日辰時爲吉云以此日舉行所入物種令本府進排而本府留守與陵官 監董畢役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5월 10일(을유)>

강 召見時原任大臣于熙政堂 領府事 李秉模 領議政 沈煥之 左議政 李時秀 右議政 徐龍輔

목 大王大妃殿教曰大臣見之也命中官移燭于大臣之前仍教曰燭下細字須着眼鏡而覽之也秉模等覽一張訖又覽一張大王大妃殿教曰此書二度實則一辭矣秉模曰伏見書辭則凶慘危怖事係大變其所究覈自下不敢指一仰奏而惟在自上處分矣以已往事觀之則英廟朝權邵之獄亦與此事同矣此等大事不敢質言仰對而亦仰法祖宗朝已行之事似好矣大王大妃殿教曰書辭則誠叵測而其奸計則淺而易知將臣之盡爲駭入者專出於動搖朝廷疑亂人心以爲嘗試之計有此掛書之舉也煥之曰見其辭緣則誠震凜

駭憤而以爲渠欲爲國上變而不得其路爲此投書之舉渠果有告變則何不直告捕廳 而渠則隱匿不現乃令一童來給門部將乎不可不汲汲究覈而跟捕之未易最爲可悶矣時秀曰見其辭語心骨俱顫而伏承慈教洞燭其奸狀不勝欽歎而未知何許凶獍之漢隱伏何處做出如此凶言而近來亡命罪人發捕者多未捉得此誠悶然矣龍輔曰書辭叵測萬萬凶慘今此慈教已洞悉其妖計誠爲欽仰而此書必非投書者所爲乃若做出者則隱伏於別處而使別漢來投也書中有曰張路有曰華城民云云者其實則必非張也路也華城民也大王大妃殿教曰此書必有書之者不可不汲汲窺捕以爲究覈之地而其奸計則專出於搖動人心以售嘗試之計也時秀 龍輔曰慈教誠至當矣詳見辭意則頭辭中數字卽嶺南方言又稱仁同必是他處之漢假作嶺人也覽其筆畫辭意則亦非全然無識者所做所書此非來納者所爲必有主張做出者存也大王大妃殿教曰華留許須卽通知必掛書者也時秀曰今此書辭極爲叵測爲此者必有其人不可不汲汲究覈大抵此事不必縷縷煩陳惟彼樂任及尹行恁合成一套根窩自在故此等妖凶之說無端做出其外又有邪學怨國之徒亦一訛言之所自出爲今之道惟當先除其本然後如此枝葉不期去而自去而所謂無等山卽邪學文字也大王大妃殿教曰所謂無等山在於何處時秀曰在於公州卽忠清監營近處也大王大妃殿教曰渠輩之至今生存特荷先大王曲保之聖念今於未周歲之間不必如是汲汲除去若有所畏惻然矣大抵捕廳舉行極爲駭然亡命之如黃嗣永 玄慶輩尙未捉得其間亦必貽弊民間而至於此漢尤不可不仍置須爲汲汲譏捕之地也龍輔曰捕將事誠駭然矣亡命未捕者自古無多而近來舉行誠不成說矣今若不爲提奏而猶有可爲之勢則豈如是支煩乎此事不知何處有何醞釀伏望亟下處分焉大王大妃殿教曰此事專欲動搖朝廷騷屑人心驅入將臣欲令朝家致疑於其間而自上亦豈可以渠凶言而一毫動念乎不可不先捉此漢以爲究問之地而前此發捕者皆未捉納紀綱所在甚爲寒心矣煥之曰此非投書者所爲矣大王大妃殿教曰前此未捕大關國綱而此漢則須各別嚴飭期於必捉也煥之曰謹當申飭而捕廳事誠悶然矣大王大妃殿教曰俄者所奏人物如何之說更爲詳言也煥之曰近來爲捕將者不如前人具善行則有賊必捉八金權邵無不如期捉納矣時秀曰鼎衍則場中投匿名書而其時亦卽捉得矣秉模曰今若譏訶則厥漢必觀望於近處矣大王大妃殿教曰朝廷若騷搖則渠必得知必須從容處之切勿搖亂好矣煥之曰若不宣洩自無搖亂今筵入侍諸臣外孰有聞此說話者乎時秀曰今此入侍亦不必頒布而將臣入侍例不頒布矣仍問於承旨曰今日入侍姑不頒布乎鍾淳曰大臣入侍姑未頒布而俄者捕將入侍已出小報明日朝紙當令勿頒矣煥之曰此紙當入之乎大王大妃殿教曰出給捕將轉示左將爲好而其後則當何以爲之耶煥之曰後當還納矣大王大妃殿教于時秀曰卿須通於華留若尙未掛書則必於來掛官門時執捉之意詳細通知也時秀曰謹當於明曉以急足通知矣大王大妃殿教曰書辭則誠叵測而只入將臣若干人其欲動搖朝廷之心可謂綻露而似若有事然者其計尤淺矣煥之曰其中定日云云之說尤極痛惡矣龍輔曰將臣雖入其中而登筵捕將決不可以此爲引矣漢豐起伏曰臣不勝惶悚矣奏未畢時秀顧語曰筵中辭懇何敢爲之乎大王大妃殿教曰卿等出去分付將臣轉相通知後原書則還納厥漢則斯速捉納之意嚴飭也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5월 20일(을미)>

召見奉審承旨 曹錫中于熙政堂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奉審無頃乎錫中曰無頃矣予曰健陵一體奉審乎錫中曰一體奉審亦爲無頃矣予曰拾蟲後樹木所見何如錫中曰臣於昨冬進去後今始見之則自入安寧里 樹木之蒼鬱稍損於前日而拾蟲以後更無致損之事云矣陵上莎草今雨後一倍向青而丁字閣修改今幾告訖臣之進去時方爲丹青簷端略有有頃處故今番亦爲從便修改云矣予曰沿路農形何如錫中曰華城則多有水根已移秧果川則不如華城而沿路驟看未能詳知繼此霈霖然後可得周洽而民情則不至遑急矣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5월 21일(병신)>

以徐鼎修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5월 24일(기해)>

강 水原留守 徐鼎修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5월 26일(신축)>

강 差下實錄堂郎

목 該廳啓言本廳堂上丁範祖在外李義弼移拜藩任竝減下其代開城留守 金文淳 判尹 趙尙鎮差下郎廳 李埈移拜外任金啓濂 李寅采病難察任今姑減下其代獻納 尹寅基 副司果 洪秀晚 正言 金在昌差下申絢遭故代金會淵竄配代掌令 朴宗京 副校理 張錫胤差下水原留守 徐鼎修 廣州留守 徐邁修 工曹判書 李敬一 禮曹判書 金觀柱 參判 金義淳 兵曹參判 李始源竝堂上加差下副修撰 吳翰源 副司果 鄭晚錫 副校理 申澈 副司果 任厚常前正言 李晦祥 副司果 元在明 司僕正 李安默竝郎廳加差下請使之分房察任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7월 8일(임오)>

강 水原留守 徐鼎修以父病上疏乞遞賜批

목 疏略曰顯隆園各祭獻官例以留守填差矣秋夕節享臣當以獻官舉行而臣父今年爲七十八時嘗凜綴又添別症醫藥蔑效日就危夔臣方救護實無離捨之勢乞遞臣居留之任批以享官事令該曹變通卿其勿辭救護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8월 9일(계축)>

강 水原留守 徐鼎修陳疏自引仍乞遞賜批

목 疏略曰臣罪著溺職蟄伏訟愆不意分揀有命召牌繼下惶惑罔措噫王府議讞關係何如而臣曾忝首堂勘囚失當輕重例置大僚請譴雖止薄罷臣慚慄無容特仍出於包容冒膺關於廉防短章自列乞還成命焉批以卿其勿辭入來受符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8월 12일(병진)>

강 還差備堂李書九等

목 備邊司啓言禁堂處分分揀仍任前職事命下矣戶曹判書 李書九所帶本司有司堂上華城 湖南句管之任及禮曹判書 金觀柱所帶本司堂上貢市之任及惠廳提調請竝還差允之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8월 13일(정사)>

강 召見左捕將 任崐 右捕將 申應周于熙政堂

목 請對也○崐等曰五月間城門兩處有掛書事而未能趁時捕捉連爲廉探或不無可疑之疏而無端緒之現發者故至今還延矣近聞天安居任時發爲名人行止殊常云故多送伶俐捕校伺察其動靜矣今番監試任哥以科行上京時廉探之捕校變服相混與之偕來至成歡驛村舍同宿之時任哥於夜半與人酬酢之際多發不道之悖說云故上京後探知其渠所留接處連察其所爲矣日前禮曹判書 金觀柱家有在底書封皮面書以華城張生之書禮判以張生之本無知面者不垢封而還給其書此說臣等果聞之所謂華城之張卽夏間掛書中所入者其跡可疑故取來其書試爲垢見則書中辭意無非凶慘之說有非臣子所敢發口者故卽以此生復時原任大臣則大臣之意皆致疑於任哥臣等迺合坐發捕嚴加究問則成歡亂言之事一一自

服納俸而凶書一事始若抵賴終乃吐實情節極爲叵測故來詣請對矣予曰姑爲追待於政院以待下教可也明淳曰捕將入侍當書頒乎予曰姑勿書出可也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8월 27일(신미)>

강 以李仁秀爲總戎使 韓用龜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9월 3일(정축)>

강 水原留守 韓用龜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批

목 批以卿其勿辭卽爲受符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9월 5일(기묘)>

강 命總戎使 金魯忠 水原留守 韓用龜嚴飭授符

목 政院以魯忠來詣闕下終不承膺啓稟教以疏批已下嚴飭卽爲入來傳授密符又以用龜連違召命無意承膺啓稟教以仍以前牌嚴飭受符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9월 5일(기묘)>

강 命華城城役儀軌監印閣臣以下別單書啓

목 因奎章閣 華城城役儀軌畢印粧縑以入啓稟有是命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9월 18일(임진)>

강 判下華城城役儀軌纂輯印役時別單

목 因都廳洪元燮別單教以既經準職加資又因監印郎廳 洪奭周 金啓溫等別單教以勤勞最著竝陞六又因看役監官 金啓重別單教以前此承傳自有所重而該曹尙不收用乎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9월 24일(무술)>

강 備局以水原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韓用龜災實狀啓則以爲似此均豐之歲別無災傷之可言而本府素多斥鹵鹹損未移不爲不多地部劃下十結外不足災一百八十七結六十七負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所請特許加劃俾爲一一均依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10월 2일(을사)>

강 命諸道舊還未捧自近年條分排收捧

목 備邊司啓言諸道舊還未捧至於四十九萬餘石當此屢豐之餘準數收捧未爲不可而最久則易滋吏弊準捧則必妨民力依近例自近年條溯而上之京畿 江華 總戎廳甲寅條湖南 湖西丁巳戊午條統營戊午條關西甲寅乙卯戊午條沒數收捧嶺南丁巳條水原 廣州甲寅條竝折半收捧合十二萬六千六百餘石分排磨鍊準此收捧之意請分付詣道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10월 2일(을사)>

강 許施水原復結分排需用及關西災結劃下之請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水原留守 韓用龜狀啓以爲本府帳付田結中五百結限十年給復而伊後特命加

給一年自庚戌至庚午已滿十一年之限今年當爲準數出稅而本府田結既自朝家專屬本府則今此限滿復戶五百結自本府一體捧稅而見今支用不足之數無他拮据之道就此略綽分排以補需用事請令廟堂稟處矣請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平安監司 金勉柱狀啓備陳元總減頗之狀仍以爲安州等七邑海溢水沈之災結合爲二百三十四結九十一負四束特爲劃下以爲均一分俵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施行竝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년(1801) 10월 15일(무오)>

강 差下實錄堂上金啓洛

목 該廳啓言日記抄出連爲董飭而堂上韓用龜連在華城任所今姑減下其代刑曹參判 金啓洛差下仍令該曹口傳啓下使之着實舉行如是而違越歲前之限則各該堂郎別加論責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12월 7일(기유)>

강 大王大妃殿命懸房侵漁各別察飭

목 大王大妃殿敕曰今觀備局草記懸房市民之弊先朝深加軫恤前後處分不啻嚴截而無難犯科又復如是國綱之解弛莫此爲甚不可不別般嚴處所當依草記施行而國有大慶又當歲初以申令之意刑配姑爲安徐過歲後宮屬當自內侍府嚴查痛治此後則雖曰貿易持標之奴子外勿爲買賣事分付三司下屬則令該曹查出犯者從輕重猛治外上防錢一一推給雖以懸房市民言之莫重朝夕祭享及華城所送物種稱以撤市不爲應納如許頑悍之民習亦不可不嚴懲而下屬之刑配已命安徐則其在恤民之道不可無參酌之政若復踵前習則亦不免刑配之意歲後自備局嚴明分付因此思之此事如此他事可知昔日欲除市民之弊痼縷縷下教之外動駕之路至於駐輦親問矣今則呼訴無路豈無抑鬱之心亦自備局措辭捧甘於平市署使堂郎招致各廬市民詳問弊痼無論公家私家若有外上久未捧者犯者草記論罪移送該曹亦令一一捧給又聞近日三司風聞反爲擾民之端云噫吾赤子侵漁多門何以聊生此則大臣各別察飭萬一如有非法之事隨聞趁卽請罪以爲懲戢之地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12월 30일(임신)>

강 命華城 金浦等地火賊嚴飭畿營定限讞捕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近畿之內火賊肆行實緣法紀不嚴近聞華城 金浦等地無賴之輩舉火剽掠云嚴飭畿營令各該討捕之邑定限讞捕如或過限則討捕使并拿致嚴棍而文侍從之作宰兼討捕者令該府拿問勘處其首鄉首校亦令畿營并拿致嚴刑仍爲請刻期督捕從之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1월 18일(경인)>

강 命華城儲留條反閱以宣傳官下送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華城公貨儲留條間二年反閱御史 中使 宣傳官惟上所命而當其年限歲首自本司草記稟旨事曾有定式矣本府公貨儲留後今年初當反閱之限故敢達矣教以宣傳官下送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1월 20일(임진)>

강 重推水原留守 韓用龜推兵曹判書 李得臣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水原留守 韓用龜昨年所遭昭晰備至而賓對籌坐一不進參況今外營諸務釐正之時不可無主管之人而猶事逡巡極爲未安從重推考卽爲牌招嚴飭參坐入直軍兵替代處所換定之際本兵之長不可不同爲商確而兵曹判書 李得臣承批之後尙不出仕事體未安請推考一體牌招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1월 23일(을미)>

강 命水原留守 韓用龜更卽牌招

목 備邊司啓言水原留守 韓用龜申飭之後又爲違牌致使外營諸務釐正之事因此遷延揆以事體極爲未安姑先推考更卽牌招請以爲參坐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1월 23일(을미)>

강 華城陵所植木命京各營校卒依前下送着實播植

목 守陵官 李彦植以本陵植木未盡處將爲始役而壯勇營撤罷何以爲之馳啓教以令廟堂分付華城留守擇日舉行而京各營校卒依前下送着實播植無或一毫未盡之歎時遣察勤慢之行俾令誠心舉行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2월 7일(무신)>

강 命壯營撤罷後沿革諸條別單書入華營軍制令該留守論理狀聞

목 備邊司啓言臣等以壯營撤罷事與諸宰齊會本司爛商官方之減華軍校員役之歸屬錢穀布木器械廩宇之各項措置今方次第就緒而第念沿革事體不輕而通變之際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一營員額先爲區處然後其餘諸條方可漸有條理謹取本營節目逐一看詳後都提調 提調大將從事官以下將官減革軍校員役歸屬之合行事件別單書入外營軍制該留守纔已上來商議釐正追後稟處該營將官軍兵之闕內入直處勢當以他營門將官軍兵替代令兵曹參考已例請稟旨舉行以嚴宿衛又啓言華城軍制與該留守相議釐正之意草記矣本府軍制前後屢變粵自祖宗以來視以畿甸保障而今者內營撤罷專爲志事之闡明則外營之仍稱衛部既無意義且京外軍營姑未能盡復五衛之舊制而本府軍兵今不過留守之所管轄則揆以事面殊涉未安軍制悉仍舊貫稱號改以司哨留守所帶使名及總制以下名號之當爲釐正者竝以別單書入本府陞爲留守之後拱護之嚴重責應之浩多非比他都而凡百所需殆同草創嗣後支用之道不可不另加區劃此則待各樣錢穀措處一體商確以聞移屬軍丁區處之方亦令該留守參量事情論理狀聞後請稟處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2월 7일(무신)>

강 健陵植木命屬五邑分授舉行雇價糧米以該府該邑儲置米會減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頃因傳教健陵植木未盡處擇日舉行之意行會該府矣卽見水原留守 韓用龜狀啓則以爲植木吉日以今月十八日推擇而今春植木雖曰間間播植只以陵園軍僧軍及京各營本府校卒有難告竣依昨年例屬五邑分授舉行役軍雇價糧米昨年則或用下於筦千庫或會減於各該邑公穀今年則何以爲之事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陵所植木事體甚重屬五邑分授依例舉行雇價糧米以該府該邑儲置米會減事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2월 10일(신해)>

강 以金載瓚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2월 17일(무오)>

강 召見奉審前承旨 李海愚于熙政堂

목 健陵植木奉審後入來也○海愚曰詣健陵奉審則無頗仍詣顯隆園奉審則無頗又詣華寧殿奉審則無頗而但丁字閣仰壁間剝落亦有仰土修補處雖不至大段所見未安而留守已爲奉審馳啓自該曹聞已回啓似當擇日舉行矣予曰植木何如海愚曰奉審之行伏奉植木摘奸之教遍審局內諸處則無論各邑與

京校今方着意舉行樹木之買植軍丁之雇用一依備局知委舉皆殫誠無一毫爲弊之端安山等四邑已爲訖役龍仁亦當於四五日內告畢而但華城及京校所植處乃是龍虎內外萬年堤上下關係既甚緊重幅圓尤極闊大種植之地多在沮洳人力倍入不可草草了當臣另飭本府判官及京營校卒使之惕念舉行無或放忽而所入物力以儲置米會減買樹雇軍以錢分給矣儲置作錢之規詳定價每石爲五兩而今年則米價至歇無過三兩一二錢云以此計之則不足之數自當夥然當初雇軍買樹既出於爲所重紓民力之意則以此不足之數分徵於六邑亦甚苟艱此則似有從他區劃之道故敢達矣予曰不足之數以外帑庫別外庫留儲中取用無或一毫爲弊於民邑今番植木誠心爲之亦無未盡處事令廟堂嚴飭守陵官及留守處海愚曰陵所青龍邊山谷之水合流於紅箭門外洞口入於萬年堤若值潦雨則其流甚急每年修治木橋其費不小昨年丁字閣月臺修改時退石七十餘塊爲設石橋列置洞口水邊未及設始矣植木畢役後用此退石仍爲築橋則費省功倍事甚便好令留守及與守陵官詳審形便後及此時造成似好故敢達矣予曰依爲之所入物力亦以外帑各庫留儲中取用也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2월 28일(기사)>

강 水原留守 金載瓚陳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2월 28일(기사)>

강 行藥院入診及勸講于熙政堂 都提調 徐龍輔 提調 閔台嫻 副提調 林著喆○承旨 柳師模 閣臣 鄭大容 玉堂 任厚常 注書 尹鼎烈 別兼春秋 吳淵常 金邁淳

목 日次請診也○講書傳○予命醫官入診置之仍教曰大王大妃殿將垂簾大臣勿退去挾持開障子門大王大妃殿教曰閣臣 金祖淳不爲出入於勸講何事耶龍輔曰在前則連爲入參近間有眼疾昨日本司坐起亦不得來參講筵之久未入參似以此矣大王大妃殿教曰今則知有眼疾而病差後出入於講筵之意言之也龍輔曰兩提學備員直提學一員直閣一員待教一員有闕未差多有苟艱云矣大王大妃殿教曰然則差出以爲輪回參講之地也龍輔曰直提學則例以副提學通望人自吏曹排擬而直閣 待教則自本閣圈點啓下後送于吏曹擬望矣大王大妃殿教曰然則圈點也龍輔曰此則雖非榻教閣臣今方入侍謹當以此意言於本閣使之會圈矣大王大妃殿教曰陵所祭物有自內備送之物種而每五日一次式貿易以送故其間日子稍久雖冬節易致不精而近則日氣漸熱物種多有腐傷之慮有別庫之時自別庫私通於外別庫舉行矣今則別庫既罷舉行無路合有從他變通之道而祭享之行將不過三四朔則亦不必新出規式以自前舉行處依前舉行事甚周便別庫則雖罷曾前舉行之監官書吏則有之使之依前舉行而自華城亦依前爲之之意私通也龍輔曰陵所祭物自內備送之節臣等亦知之曾與諸大臣有所相議矣日氣向暖之後則祭物之自京備送事勢似難矣別庫雖罷既有內司則私通之節自內司可以舉行而外別庫舉行亦當自華城爲之名色雖異於前以此爲之則事甚便好矣且伏聞在前以祭物事若有時急舉行之事則或以撥馬知委云內司則不可用撥馬而陵所餽奠之設將不過三四朔其間不必創出新式或有不得已之事分付畿營以爲自畿營發送撥馬之地似好矣大王大妃殿教曰既有曾前舉行之監官則只令私通留守處可以舉行何必自政院舉行乎 (…)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2월 29일(경오)>

강 惠慶宮進服忍冬茶一貼式限三貼命煎入榻教也 命忠清監司 曹錫中催促辭朝華城留守 金載瓚嚴飭肅命

목 都提調 徐龍輔啓言春序已晚諸道行部在即忠清監司 曹錫中催促使之不日內辭朝完伯則華城交龜後可以上來而華城留守 金載瓚既在近郊昨日承批之後尙無動靜事甚未安各別申飭請即令肅命

從之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2월 29일(경오)>

강 命水原留守 金載瓚嚴飭膺命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水原留守 金載瓚疏批既降筵奏申飭亦已有日猶在郊外徒事逡巡朝體所在極涉未安且以湖南事言之東作方殷行部節晚華城 交龜之後該道臣卽當辭朝水原留守 金載瓚嚴飭膺命仍令請斯速赴任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3월 2일(임신)>

강 罷水原留守 金載瓚職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水原留守 金載瓚前此昭晰備至今番申飭亦屢矣一向在外無意膺命雖未知其病勢之如何揆以道理極爲未安請施以罷職之典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3월 6일(병자)>

강 左尹 洪聖淵陳疏請變通享官批許令該曹付標以鄭大容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3월 6일(병자)>

강 水原留守 鄭大容陳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3월 9일(기묘)>

강 健陵後麓補土命守陵官植木之餘從便爲之

목 水原留守 鄭大容狀啓以爲健陵後麓補土處詳細看審據實狀聞後更爲擇日舉行事教以役處既非緊要又非浩大故植木之餘使守侍陵官從便爲之之意有下教矣卿之狀辭如此卿其看審後更爲登聞如可略略修補處依初下教學行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3월 14일(갑신)>

강 健陵植木監植守令以下命以外帑筦千庫所在施賞

목 因水原留守 韓用龜 健陵局內植木監植守令以下請賞別單有是命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3월 15일(을유)>

강 推全羅監司 韓用龜

목 備邊司啓言全羅監司 韓用龜 華城府 交龜上來已多日而尙不肅命爲先推考請申飭肅命允之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3월 16일(병술)>

강 健陵植木時命京營軍卒自該營施賞其他自外帑庫上下

목 水原留守 鄭大容狀啓以爲健陵植木時監植守令以下賞格依判下施賞兒馬帖待內下一體頒給事教曰馬帖何以內下乎只京營軍卒自各該營施賞而其他自外帑庫上下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3월 19일(기축)>

㉔ 命武科出身赴防言于大臣後次對時稟達

㉔ 兵曹判書 李秉鼎啓言武科出身之赴防即使之習知關防審察形便之良法美制也近年以來慶科則曾在先朝特教除防而伊時有自上雖命除防自下不敢提稟之下教矣到今分防啓下之後何敢更有所達而但昨年慶科及式年合三榜出身中以赴防啓目者六十一人而華城留防爲九人西北道分送爲五十九人厥數太夥實有主客俱困之慮故諸將臣皆以有弊爲言臣於向曰籌坐亦以此言于大臣大臣之意以後日次對時一稟無防爲言矣今適登筵敢達請下詢大臣處之從之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3월 22일(임진)>

㉔ 吏兵曹以全羅左道御史 張錫胤書啓覆啓

㉔ 吏曹啓言即伏見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張錫胤書啓則性邑守令中錦山前郡守 洪義正以身故無論爲辭全州前判官 鄭持容 南原府使 李榮運 寶城郡守 崔翼等罪狀繡啓竝請令攸司稟處而李榮運 崔翼等許多所犯俱係不法竝爲先罷黜與鄭持容令該府拿問處之本道沿路守令察訪中鰲樹察訪 金履聖以無馬癖而有錢癖一匹點退捧入十貫諸役情債奪五百緡人既蒙駭行又鄙悖爲辭此等庸瑣之類有難仍置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問處之高山縣監 李在純以倉舍營建豈無方便而每結八錢之收不思禁令衆民多日之役盍念農時樓柱纔運尾閭消於官屬鐵物多徵杼軸空於店幕措置失宜民有怨言爲辭任實縣監 李義耆以訟有稽滯懦性頗欠剛斷治無頭緒生乎固多做錯客舍材木之曳運程道或近百里日子亦費一朔資糧赴役不念奪農人命致死尤爲驚聽財力難辦則每戶五錢通同收斂旋爲還給事涉顛倒頗有民怨爲辭公廨修葺結戶收斂大關法禁雖或還給亦難曲恕兩邑守令竝令該府拿問處之他道沿路守令察訪中稷山縣監 李明翼以吏役頻差浮謗豈信實戶多拔還民受害非忽修舉其奈襄愴爲辭成歡察訪 趙彥哲以殘郵有絕站之慮老丞無束吏之威人既駭下馬何暇責爲辭其憤劣不可堪之狀俱不可仍置竝罷黜本道沿路守令察訪中樂安郡守 權友仁以邪學罪人之偏配或疏防守爲辭珍山郡守 洪景斗以兩稅濫捧猶有不飭爲辭谷城縣監 鄭昌耆以倉奸不察爲辭長興府使 南衡重以社倉之積弊莫察軍案之闕額未補爲辭參禮察訪 金麟瑞以郵吏猶未嚴束位番間或陳廢爲辭碧沙察訪 金光琇以納賂之浮謗奚信爲辭他道沿路守令中公州判官 鄭冕綏以還穀移質有失照檢爲辭水原判官 林秉遠以不察還斛之濫致有民人之怨爲辭竝推考警責監司 韓用龜以典守分留之法始自山餉嚴飭斗斛之弊先從營還按臬屬耳通道拭目爲辭而道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性邑及本道他道沿路十三邑驛守令察訪等既乏優異之績亦無顯著之疵竝姑置之書啓中天安縣監書以郡守不審之當該御史請推考允之○兵曹啓言即伏見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張錫胤書啓則全羅前左水使 李東善許多論列除非殘虐俱係贓污而曾因道臣狀聞方有拿勘之命待其拿來令該府以編啓諸條添問目捧口招依律重繩加里浦僉使 禹德遠當戰盤改造之時處商船來去之會未免傷廉瑣謗古今島僉使 金宗燁鎮卒之闕丁既多還餉之弊端非一云俱極駭然不可仍置宗燁雖箇滿而竝先罷後拿兵使 曹命楫 營將 李奭培或有可紀之績而間帶貶意防踏僉使 任慶麗 馬島萬戶 金潤彬 會寧浦萬戶 梁聖希 薪島萬戶韓致裕 順天監牧官 金時中 古突山別將 許礪雖免疵毀全無可稱竝置之順天營將 尹範喆以外似軟弱內實剛明猛者偷竊器物有還推之舉嚴束校卒村閭無橫侵之端爲辭其實心舉職誠爲可尙分付該道道臣限準朔更爲審察論理啓聞請以爲褒勸之地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5월 29일(무술)>

㉔ 吏兵曹以京畿御史 金銑書啓回啓

㉔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道御史 金銑書啓則性邑中長湍府使 具綜 驪州牧使 金熙朝罪狀請令攸司稟處矣兩倅所犯俱係不法金熙朝則前已勘配而今此諸般罪狀又爲現發并令該府拿問嚴處性邑中竹山前府使 李仁默勅需米二百石還租一百九十餘石代錢收捧合二百七十四兩并爲私用沿路邑中安山郡

守 徐洛修怒或乖宜刑多過中致有懷孕之女被杖墮胎還穀反弄刑杖過濫俱極可駭亦令該府拿問處之陽城前縣監 沈廷秀衙客竊弄政令多門庖禁之不嚴牛贖之私捧猶屬細故威脅富民貸用私貨則至有離鄉之戶全拋倉薄莫察吏奸則殆同無官之邑三政都亂一境難保該守令御史雖已封庫諸條所犯不可不詳覈嚴勘一體拿問處之**水原判官** 林秉遠 過於柔善太欠剛果吏習本猾而官無束濕之威浦斂橫侵而民有失業之怨其所論列有難仍置罷黜性邑中永平縣令 洪勉謙但未斷飲有時妨務砥平縣監 洪允謨分還之際富民圖免貧多偏受沿路邑驛中富平府使 趙廷鉉治未得方奸或遺照金浦郡守 李復鉉分還之際或欠糾察里任因此售奸還民間有失穀陽川縣令 吳在鎮農時久曠實屬可悶慶安察訪 朴昌舉盡察驛夫之逃避重林察訪 馮慶瑀疊還雖非已犯驛屬自有呼冤上項七邑驛守令察訪雖或有褒語不可無警竝推考監司 李始源律已恬約為政端詳不煩威令之加自有彈壓之效道臣體重今姑無論其餘性邑及沿路十八邑驛守令察訪等雖有褒辭而既蔑優績間示貶意而姑無大疵一竝置之中軍等則令兵曹稟處繡啓事體至為嚴重而御史之不書時帶職名填以曾經單銜已違格例至於弊瘼條陳孝烈表獎當以別單書啓而混錄於各邑守令論評之下者尤為不審而弊瘼及孝烈事令廟堂該曹稟處當該御史 金銑請重推允之○兵曹啓言觀此京畿御史 金銑書啓則**水原中軍**韓光迪以簽丁戡校宜兼寬猛為辭京畿 中軍 梁埰以受任未幾姑不題評為辭既乏可記之績又無顯著之疵請竝置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6월 4일(계묘)>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書九進

목 以張錫胤為應教 洪奭周為校理 金邁淳為修撰 李敬一為知義禁 吳載紹為同義禁 李秉模為內醫都提調 洪養默為**水原判官** 大提學 金祖淳 鰲恩君李敬一并單付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6월 5일(갑진)>

강 吏曹以全羅右道御史 鄭來百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全羅右道御史 鄭來百書啓則本道沿路邑中全州前判官 鄭持容請令該府拿問嚴勘而前因左道御史 張錫胤書啓已為拿處而今此臚列互有詳略令該府逐條詳覈照法勘斷益山郡守 朴魯榮 臨坡縣令 李鍾淑 咸平前縣監 崔履亨等御史竝請拿問勘處而朴魯榮 李鍾淑 等或不禁吏屬之橫斂或許捧民錢之願納俱極可駭不可以略有褒語有所曲恕竝為先罷黜崔履亨許多所犯俱係不法上項三倅依繡啓并令該府拿問處之性邑中靈光郡守 崔光泰杖或過濫而棍治至及於村民薪不操束而梗頑難戢於悍吏倉舍新建校隸驅民鞭扑狼籍雇軍赴役輒費五六錢而面主人與該色中間偷食或多疊役十四面民戶戶收一錢合為三百二十兩農節擾民怨聲載路本道沿路邑中沃溝縣監 李章玉奸鄉猾吏恣意用事邑務民瘼莫能照管訟或難決則詢及吏鄉惟指揮是從曲直倒錯昨年加報災二十一結屬之官用道臣查付民廳而尚不移屬稱以軍器修補軍丁中徵捧願納錢九十兩矣兩倅之民錢收斂均有其罪而災結私用棍罰濫施尤閔法禁竝為先罷黜亦令該府拿問處之高山縣監 李在純倉庫營建動費民力每八結捧錢八錢合為三百餘金民丁雇價該吏偷食云該守令前已因事拿處而兩繡衣之論列俱為如此到今有難仍置亦為罷黜令該府參互兩啓詳覈嚴勘他道沿路邑中天安縣監 李承默誠切願治才或不逮處在孔路政欠振刷雖無貽害於民皆云專聽於吏其所論列少褒而多貶為先重推令道臣另行考績俾無黜陟失宜之歎性邑中金堤郡守 尹耆東柔善或過束濕差欠本道沿路邑驛中礪山府使 金衡柱捧稅全委監色不無濫觴之弊南平縣監 金世淵柔善或過吏幸束濕之少解參禮察訪 金麟瑞過於柔善差欠束濕并推考警責他道沿路邑中稷山縣監 李明翼 成歡察訪 趙彥哲 **水原判官** 林秉遠因他繡啓已為罷黜今無可論本道沿路邑中務安縣監 金相任四載居官終始不懈吏頑則嚴束而不得恣行民隱則曲察而無所阻隔守法而禁屠最嚴聽訟而綜察益著兩西面昨秋穡事未免慘歉而接濟之方俱有條理民情賴安論以治績實為諸邑之最御史既以治最為言誠為可尚似當施以陞敘之典而係于恩賞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

本道監司 韓用龜按臬未久威望已著雅操足以坐鎮廉聲首先播聞守城穀之半留恪遵舊法而民頌方蔚列邑還之防債嚴飭輪閱而吏奸自戢忠清監司 曹錫中本之剛明濟以鍊達列邑拭目猾吏斂手道臣體重竝姑勿論其餘性邑及本道他道沿路三十邑驛守令察訪等或略褒而無優異之績或小貶而無顯著之疵一并置之闕帥 營將 虞候 中軍邊將等令兵曹稟處犯科守令等當請令攸司稟處而直請拿處有違格例當該御史 鄭來百請推考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6월 7일(병오)>

강 吏兵曹以忠清道御史 申龜朝書啓覆啓

목 吏曹啓言觀此忠清道 暗行御史 申龜朝書啓則本道性邑中韓山前郡守 尹載伋沼路邑中新昌 前縣監 鄭漢喆等并請令攸司稟處而兩邑守令御史既已封庫或而罷黜矣諸條所犯俱係不法竝令該府拿問嚴處性邑中保寧縣監 鄭澣無前冤獄四朔掩置奸鄉猾吏不能束濕而該守令御史亦已罷黜而冤獄掩置大閔刑政亦令該府拿問處之沃川郡守 洪章輔一味憤劣全欠詳明三千石掩舊愆難贖數百兩差任客謗狼藉吏奸莫察民怨載路本道沿路邑中結城縣監 南惠寬昨秋設場之時荊闌雜物徵斂太過剩錢千兩自歸私用民怨狼籍至聞隣境分糶之際穀包不完而矇未覺察差任招謗斂民私用俱極可駭并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問處之性邑中堤川縣監 李在安全入奸吏之袖需米結役米以錢代捧怨騰價高飲酒無節醉輒濫杖難責百里之任本道沿路邑中舒川郡守 柳頤玄專委首鄉既播二倖之謠莫察倉奸難禁百弊之興雖有願治之誠終非剴理之才清風府使 趙營慶人既昏謬事多顛錯喜怒無常怨騰濫杖用度無節害及橫斂邑務板蕩民情愁噉沔川郡守 徐有悌邑子干政徵債惟恐不及請囑盛行聽訟每多枉決捧糶則斛量太濫分糶則穀包半空吏奸莫察民怨載路該邑素多邪類而忽於統法不爲察飭他道沿路邑中陰竹縣監 秦泳全沒紀綱不得答一吏而董一民委懦不振官事板蕩上項五邑守令其所論列俱難責之以字牧之任并罷黜本道沿路邑中全義前縣監 洪彝浩濫乘有屋之轎堂下官之無得乘屋轎飭禁申嚴有此冒犯令該府拿問處之性邑中忠州牧使 李英教浮謗既由於瑣微末濕亦勉於剛果洪州牧使 俞漢敦政令欠於振刷平澤縣監 李建胄未察首鄉之作奸瑞山郡守 金尙堉過於柔懦不無吏鄉售奸之弊木川縣監 李彥五束濕不嚴或多浮謗槐山郡守 李得養治欠振刷陰城縣監 金熙華鄉任數遞或招浮謗他道沿路邑中振威縣令 卞世義吏習頑悍至有代喪之變而不能檢飭上項九邑守令并推考警責**水原前判官** 林秉遠本道沿路驛中成歡察訪 趙彥哲等因他繡啓已爲罷黜今無可論本道沿路邑中藍浦縣監 李敬簡詳明之治濟以綜核四載居官終始爲一民隱則至誠字恤邑弊則一心蠶草浦倉稅穀露置守直誠一痼疾而捐其薄廩不擾民役亟期修葺道伯巡邑延逢軍馬責立良軍徵錢不少而自備補給永除其弊田結疊徵覈實蠲減戶籍浮費從願代捧嚴於束吏莫售其奸闔境晏如譽聞隣邑公州判官 鄭冕綏詳密之治濟以剛明嚴於束濕而猾吏袖手明於察隱而小民懷惠僉丁無疊役之患捧糶無濫徵之弊申明統法捉得邪徒政令之綜核於此可見兩邑守令治績俱爲可尙而一是數遞之邑一是赴任未久竝待準朔似當施以陞敘之典係于恩賞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監司 曹錫中按藩屬耳聲望已著秉心公平誠款相孚於營邑處事寬簡威惠咸服於吏民不擾不迫一路晏如道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及他道沿路二十二邑驛守令察訪等既蔑優異之績亦無顯著之疵并姑置之兵使 水使 營將 中軍虞候邊將等請令兵曹稟處允之 ○兵曹啓言觀此忠清道暗行御史 申龜朝書啓則兵使 吳載重米價高則發賣盡用軍餉米一百石以歇價受還民人處勒分質取以作營屬放料之資餉分法意何等嚴重而不畏法禁自作錢還餉穀分給後發賣空石例作城卒及守門軍料下之資而憑藉**城役**二百兩又爲取用城卒呼訐則反事棍治醜謗狼藉其不法之罪令攸司稟處所犯諸條俱係不法而就其中莫重軍餉之自作錢還歇價勒質尤極驚駭爲先施以罷職之典仍令該府拿問嚴處水使 李近胄松禁至嚴私商不入軍校無怨戰艦無缺公州營將 韓泳勤於戢盜嚴束校卒清州營將 李昌會譏訶既密團束頗嚴忠州營將 申晤村無竊發之患民無橫侵之弊兵虞候 李燁還餉既精守牒頗嚴水虞候 金鍾翕漕舡勤護捧還無怨馬梁僉使 金師伋居鎮三載誠心學職**平薪僉使**高應謙勤護稅

舶愛恤鎮卒舒川浦萬戶 李重業誠心愛恤鎮卒無怨上項水使三鎮將兩虞候邊將三人等雖是純褒而別無優異之績俱涉可尚而亦係職分內事洪州營將 張集紹 雙樹山城中軍 俞碩柱等或曰莅任未久毀譽無聞或曰赴任屬耳姑無毀譽請并置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6월 9일(무신)>

강 健陵築橋植木物力命令大臣講確覆啓

목 水原留守 鄭大容啓言健陵齋室前路石橋之役所入物力以外帑庫上下事前有成命而本庫遺在告盡不得上下陵所所入物力各邑例以儲置米會減而本府則儲置米元劃五百石加下已多植木所入之以米會減其勢末由石橋所入錢一千七百七十兩零植木所入錢四千三百三十八兩零合錢六千一百九兩零以貯置庫所在姑先推移區劃而不敢擅便請下詢大臣處之予詢大臣領議政 沈煥之曰陵所築橋及植木物力該府既無庫儲則事勢當推移劃付臣等退與漕相從長講確謹爲覆啓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6월 10일(기유)>

강 水原陵所諸處造成物力命以儲置錢會減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鄭大容報備局辭則自庚申以後陵所朔望祭享時地排草茆柴炬燒木價假齋室守直雇價諸處蓋覆器皿價合二千四百七兩三錢齋室前路造成物力錢一千七百七十一兩七錢植木所錢四千五百六十八兩九錢四分合八千三百八十七兩九錢四分皆公各庫推用者而此公各庫推用者即貯置庫所儲而本府無他公貨請以此錢會減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7월 5일(계유)>

강 命諸道都試及未行操處官鎖門聚點舉行

목 備邊司啓言即見總戎使 徐有大 水原留守 鄭大容 廣州留守 金觀柱 江華留守 韓用鐸 京畿水使 崔東岳 永宗防禦使 金守基 平安監司 金勉柱前兵使 尹得達 黃海兵使 李堯憲 江原監司 申獻朝 統制使 李潤謙 慶尙左兵使 金處漢前右兵使 趙啓 忠清兵使 金嫻 全羅丘使 曹命楫前南兵使 李栢然 北兵使 白師閭水操取稟狀啓則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面操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鎖門聚點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戎政拋置莫若近日而一時并舉於收穫之節不無掣礙之端喬桐 永宗 海西 三南只行水操總廳 廣州 江華 關西及東北兩道并行諸般陸操至於水原軍制變通未及釐正姑爲停操武學各樣都試未行操處官鎖門聚點使之舉行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7월 12일(경진)>

강 命會減公穀隨卽勘簿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鄭大容狀啓則外帑庫米請得一百五十六石用下於各面堤堰之役五十石當年分留添錄於元還中而再昨年本府堤堰所入米五十石以本米取用後不爲會減令廟堂稟處厘正爲辭矣公役所用依狀啓請會減公穀出入無論多少請隨卽勘簿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7월 22일(경인)>

강 附廟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附廟都監都提調領府事 李秉模 領議政 沈煥之 鞍具馬一匹賜給提調 行禮曹判書 李晚秀 戶曹判書 趙鎮寬 吏曹判書 徐邁修 工曹判書 閔台嫻都廳副應敎 朴宗慶 軍資正 趙萬元并加資郎廳 戶曹正郎 趙厚鎮 禮曹正郎 金魯範 刑曹正郎 李義敎 忠勳都事 朴英源 司僕主簿 趙命喆

副司果 徐謙淳竝陞敍工曹正郎 金基厚日淺勿論監造官 童蒙教官 南復來監役李述模司饗直長朴宗球 司宰奉事 沈兢之 副司勇 李魯謙 尹義東 別工作監役李奎昶 修理所監役 洪義謙竝六品遷轉別看役前縣令 丁遇泰相當職調用前同知 李興潤前五衙將李得淵竝邊將除授計士以下員役工匠等令該曹參酌分等施賞又敎曰太廟祔享時祭官既已親行磨鍊矣初獻官 左議政 李時秀 熟馬一匹面給亞獻官 行大護軍 金祖淳 終獻官 行護軍 尹光普竝加資薦俎官 戶曹判書 趙鎮寬堂上執禮 行副護軍 趙得永各熟馬一匹賜給禮房承旨 林著喆加資堂下執禮 校理閔命燮各室大祝 應教 張錫胤等十四各半熟馬一匹賜給第十五室大祝正 李存秀加資典祀官正 李基憲 廟司令 任希復 監察 鄭淳民 沈應圭七祀獻官 僉正 宋持敬功臣獻官 庶尹 柳詢各兒馬一匹賜給執尊 副司果 金銑等十五祝史 副司果 金在昌等十五齋郎 佐郎 林景鎮等十五捧俎官 正郎 尹光心等十五掌牲令 判官 李鼎老 協律郎正洪秀晚 贊者 鄭在愼等六七祀功臣執事 佐郎 李周奭等四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事知守僕李昌彬等三竝帖加其餘守僕米布題給又敎曰祔太廟時竹冊執事 校理 閔命燮 司諫 鄭來百敎命執事 正郎 李好敏謚冊執事 持平 元在明 司果 朴宗正謚書執事 司果 金啓濂謚寶執事 應教 張錫胤 修撰 姜浚欽銀印執事 獻納 李基慶 司果 呂東植玉印執事 具得魯 直講 鄭魯榮舉案及褥席執事 金基厚等十二大祝正李存秀 司果 朴宗京各半熟馬一匹賜給攝司僕正 佐郎 林景鎮 司果 尹致鼎攝通禮 司果 南涑 李海清各兒馬一匹賜給各差備司果 鄭東愈等十二尙瑞院假官南熙等二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各差備領率部將 內禁衛 崔宗厚等十七各兒馬一匹賜給廟庭配享臣左議政 金鍾秀 俞彥鎬 題主官 副正字 徐有恂等二各差備官十配享時敎文書寫官 佐郎 安光宇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讀敎官 校理 徐長輔 兒馬一匹賜給又敎曰神輦侍衛分承旨 尹致性 李庚運分兵曹參議 尹理相分總管 金義淳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分史官 金著根 金致龍分兵曹 正郎 高廷鳳分總郎 具命德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假司謁 張光益 白景采 奏時官 裴漢輔等五日官 池景泌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別監武藝別監中禁政院 兵曹吏隸禮曹 通禮院禁漏下人等令該曹考例施賞又敎曰祔廟時香室官員李鏞等三各兒馬一匹賜給通禮院贊儀 李厚植 孝元殿三年內親祭茶禮時待令曾有承傳陞敍兼引儀 鄭在信陞六假引儀 安聖謨陞敍事知書員陳興基 禮曹 儀註次知執吏書吏安一得并帖加香室守僕等令該曹考例施賞又敎曰神輦挾侍中官 金德九 梁大宜各熟馬一匹賜給寶差備中官 金性彥 方得賢 玉冊差備中官 李夢良 李元碩 寶劍各差備長番中官 金始采等六各半熟馬一匹賜給玉印等各差備出入番中官 金得九等三十二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又敎曰大王大妃殿王太妃殿上冊寶都監都提調領府事 李秉模 領議政 沈煥之各鞍具馬一匹賜給提調 行禮曹判書 李晚秀 戶曹判書 趙鎮寬 吏曹判書 徐邁修 工曹判書 閔台燮都廳副應教 朴宗慶正趙萬元竝加資郎廳正郎 趙厚鎮 金魯範 李義敎 都事 朴英源 主簿 趙命喆 司果 徐謙淳竝陞敍正郎 金基厚日淺勿論監造官 敎官 南復來監役李述模 直長 朴宗球 奉事 沈兢之 司勇 李魯謙 尹義東 別工作 奉事 黃載鼎監役尹弘鎮竝陞六別看役前縣令 丁遇泰相當職調用前同知 李興潤前五衙將 李得淵竝邊將除授計士以下員役工匠等令該曹米布參酌分等題給又敎曰大王大妃殿上冊寶時玉冊文製述官 行禮曹判書 李晚秀 書寫官 左參贊 李致中 玉寶篆文書寫官 廣州留守 金觀柱竝加資樂章文製述官 水原留守 鄭大容 半熟馬一匹賜給捧冊官 司果 金在昌 正郎 李好敏 捧寶官 司果 尹行直 鄭晚錫各半熟馬一匹賜給舉案及褥席執事 僉正金龍柱等十各兒馬一匹賜給致祠官副正字 申緯陞敍箋文致祠書寫 寫字官 金榮等三考例施賞本殿司鑰二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別監令該曹米布參酌題給王太妃殿上冊寶時玉冊文製述官 行大護軍 金祖淳 書寫官 左尹 金義淳 玉寶篆文書寫官 刑曹判書 黃昇源并加資樂章文製述官 戶曹判書 趙鎮寬 半熟馬一匹賜給捧冊官 司果 李東萬 任厚常 捧玉寶官 修撰 尹久東 司果 李重蓮各半熟馬一匹賜給舉案及褥席執事 正郎 金基厚等十各兒馬一匹賜給各差備領去部將 邢載洽等九各兒馬一匹賜給致祠官副正字 洪義膺陞敍箋文致祠書寫 寫字官 安思豐等三考例施賞本殿司鑰二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別監令該曹米布參酌題給又敎曰大王大妃殿上冊寶時玉冊

寶差備長番中官 金德九等四各熟馬一匹賜給尙傳長番中官 韓聖揆 半熟馬一匹賜給玉冊等各差備出入番中官 李彦奎等十四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王大妃殿上冊寶時玉冊寶差備長番中官 金完碩等四各熟馬一匹賜給尙傳長番中官 曹壽喆 半熟馬 一匹賜給玉冊等各差備出入番中官 嚴漢徵等十四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又教曰今番各都監賞格中一人雖兼數事無得疊授又教曰政官牌招賞典下批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8월 12일(경술)>

㉔ 差下句管堂上李書九等

㉔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華城 湖南句管及貢市堂上戶曹判書 李書九 關西句管 左參贊 金載瓚 關北句管上護軍 趙尙鎮 海西句管兵曹判書 李祖承還差關東句管 吏曹參判 金達淳差下請并令察任從之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9월 5일(계유)>

㉔ 命壯勇營錢屬於華城補用

㉔ 上護軍 金祖淳啓言本營錢穀屯土區處才已具別單入啓矣華城府有內下及本營錢之散貸近四五萬兩本營既罷給貸亦已排備則此錢無歸屬見今華城事勢合有軫念且大皇橋新建之役留守方爲經紀物力甚艱云臣意此錢都屬本府使 留守關簿減徵排年充補用於本府公用似好故敢達從之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9월 5일(계유)>

㉔ 健陵丁字閣神御平床排席命用綵花席

㉔ 禮曹判書 李晚秀啓言水原留守 鄭大容以健陵丁字閣神御平床排席以龍紋席改備事狀請啓下臣曹矣詳考各陵前例本陵儀物多遵 元陵前例元陵用彩花席故本陵亦用彩花紋不當改備原狀辭請置之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9월 5일(계유)>

㉔ 華寧殿部將以下朔料衣資命以內外營錢穀充補兩年貸下

㉔ 水原留守 鄭大容啓言華寧殿部將以下員役等朔料衣資未及磨鍊自辛酉五月今年九月皆以本府庫儲推移上下矣來朔則內外營錢穀別單既以啓下當就區劃中分排而至於已貸用者各庫需用各有歸屬不可一向虛留庚申條捧留大同米餘在五百十五石零庶可以充報貸下之數請下詢大臣處之予詢大臣領議政 沈煥之曰內外營錢穀別單區處之中該府劃付之數綽有餘裕則不必取用於大同餘米就其區劃中推移充補於兩年朔料衣資之貸下者亦無妨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9월 15일(계미)>

㉔ 陵所植木物力不足之數命以外帑庫米錢分排區劃

㉔ 水原留守 鄭大容啓言陵所植木物力以儲置米會減不足之數自本府外帑庫上下事既有成命而該庫遺在已盡本府不足之數則以貯置庫錢大臣筵稟會減矣至於五屬邑不足之數他無變通之道始興 果川有外帑庫而米錢遺在較量於本邑與他屬邑不足之數分排區劃綽有餘裕請下詢大臣處之予詢大臣領議政 沈煥之曰兩邑外帑庫有米錢餘儲足以分排區劃則依所奏施行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9월 15일(계미)>

㉔ 備局以水原留守 鄭大容狀辭覆啓

㉔ 備邊司啓言頃以華城軍制釐正之方令該留守論理狀聞之意草記行會矣卽見水原留守 鄭大容狀

啓則軍制釐正後錄諸條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衛制既革則入防永革月課試藝并爲停撤也入防之規所以衛護行宮也衛制既變則本府事面與守禦鎮撫之營無異而間年入防徒貽軍卒之弊且多接濟之費自今年永爲單罷既不入坊則月課試藝當停撤依所請施行其一軍兵入防既撤則使之納布未爲不可而自防營時元無收布今亦仍舊事也今此軍卒皆良丁抄定與防營時束伍有異則既不入防又不納布使三千良軍閑遊於五邑之內雖涉無義防營時三部六司未必皆以私軍團束良軍亦應混充而未嘗納布云則姑且仍舊未爲不可其一從事官所帶管城將改以中軍兼帶而守城一款勢難兼行依陞留後已例以從事官兼帶事也守城各邑地方官之兼帶城將亦多其例守臣之論以此爲便依施其一華寧殿衛將依總制時例以中軍兼帶兼守門將二窠依部將時例以哨官中差出無論參上參下從久勤次第單望啓下參上間一都政遷轉參下間二都政六品遷轉仍前施行事也此亦依施而遷轉之規此京職尤捷以今官方之淆雜不可又開此路參上則三十朔後自吏兵批戊午節目輪回遷轉參下則三十朔後自兵批六品遷轉事定式施行其一哨官爲二十五員而參上參下各有定窠不能通融故差擬之際每有乏人之患此後則參上參下勿爲區別以本府及屬邑宣部守薦出身中只取可堪通融擇差事也此則事勢似然亦依施其一親軍衛改以別驍士三番分作左右列而馬軍一哨之限以九隊古例則然今左右列之各領一百五十有違古制依前以三番施行如此則不可無統領別將之任以中軍兼帶春秋都試等事亦仍前施行而朔試射則停罷事也親軍衛改以別驍士則番將稱號不可仍置故分作左右列之意前已別單啓下而每列之一百五十額既違古制別置中列又無所據且來頭充額亦不無苟簡之慮一列則有闕勿補以爲鱗次減額之地只置左右列各一百而如是區處則不必以中軍兼帶別將依別單以左右列將啓下春秋都試依前設行而既不入防朔試射令停罷其一親軍衛改稱別驍士之後馬政若不十分團束則自願必少地望漸卑蓋自親軍衛設始初名授一馬或有致斃者定以姑立限至八年更給馬且有內下資裝錢人授五兩矣今變號則公貨不可仍給還收此五兩則其數爲一千五百三十兩只此則數甚零星既有親軍衛資保各一名依他資保例各捧二兩則每年應捧爲六百十二兩并與還收錢什二取殖每年利條爲三百六兩以此待姑立馬限滿每匹以三十兩定例上下俾立其代而放債之節成節目定式事也以京則禁旅納馬始許口傳以鄉則馬兵戰馬亦皆自備并無頒給官馬之規親軍衛之授馬已係特恩改稱別驍士之後依前給馬雖非可論渠輩既有資保并與一列減額之資保而并收身錢則歲入之數當如狀辭而立馬之限改以十年限滿者以每匹三十兩定式上下則十年之間二百匹軍馬可以一齊改立而所捧之錢尚有若干餘數此則漸次留儲俾作不時之資而以此成節目使之報本司施行至於資裝錢當初內下寔出軫恤之德意到今還收反涉煩屑一列減額者鱗次收捧添付於貯置錢其餘并令仍舊傳授其一本府別軍官取才久勤等事丁巳啓下節目中二都目許以所才一都目許以久勤依此施行事也其一別驍士正領之從久勤遷轉既有乙卯已例今依此施行事也此兩條并遵舊施行其一壯勇鄉軍九哨既屬本府而本府軍制只變其號而已依舊是衛部之團束則元額之外增置千餘軍丁有違定例就其中抄出自前收布之類次充定於逃故釐正之時其餘則一并以閑散任置從他虞鱗次歸屬事也鄉軍九哨前雖權屬本府無將領之千餘軍卒額外增置果甚無義所當一并收布而當初抄定鄉將問多混入之類日後填代良丁亦有苟艱之慮五哨則除給於本府及五邑以爲逃故釐正之資其餘四哨添付於各其邑城丁軍并收身布添作貯留其一衛部之制政以司哨則長樂衛新豐衛之號亦當變改依防營設始初軍制并以精抄軍稱號而外此各項事例既有戊午定式依節目施行事也其一若當幸行時則斥堠伏兵曾以屬邑別中司軍出用矣今不入防以五司軍兵輪回出用事也此則并依施其一當停操之年則自各該邑官門聚點着意舉行而自抵本府素以外都監見稱陞留以後所重尤別軍制嚴密則不可以名號之稍變有所小忽凡係營邑軍務等事如前惕念舉行事也今軍制名號節目雖有變通設始規模仍舊貫而拱護陵園保障畿甸所重自別且士馬之精強頗著成效而入防革罷之後并與春秋習操而又復解弛則殊非設營之本意雖值停操之年本府所屬軍兵則勿循常規各別操鍊俾無一毫疏忽之弊事請嚴飭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9월 23일(신묘)>

강 備局以華城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鄭大容狀啓則以爲今年本府穡事總論一境便是穴農而未移馘損水沈等不得不給災者合爲一百九十八結六十三負七束地部劃下二十結外不足災一百七十八結六十三負七束特許加劃以爲均俵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結總本自不少今年災傷亦夥多而今此所請加劃之數不甚過濫特依狀辭施行分俵之際實惠下究之意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10월 6일(갑진)>

강 以曹允大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12월 12일(기유)>

강 水原留守 曹允大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12월 14일(신해)>

강 命水原留守 曹允大明日辭朝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년(1802) 12월 17일(갑인)>

강 諸承旨持公事入侍于熙政堂 承旨 金近淳 趙得永 洪義運

목 義運曰華城狀啓出身朔試事係是啓下兵曹之事而誤以備局書出退出後改書出何如予曰依此爲之予曰老人歲饌單子速爲書入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1월 3일(기사)>

강 命洪義默勘放申滌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水原判官 洪義默原情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教以公罪勘放又啓言珍島監牧官 申滌承文檢校 崔鴻普 蔚珍前縣監 李邦翊等原情泛稱遲晚請并刑推得情教以并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2월 5일(신축)>

강 命延華驛馬通融入把

목 直提學 李始源啓言延華驛之移置華城專爲外營接應之故爲輸偏勞之弊其他諸役特令除免今則外營既罷勅行當前馬政極簡自今勅行使行巡行通融入把恐合事宜請詢大臣予詢大臣左議政 徐龍輔曰及今使役稍歇之後合有變通之道道臣所奏誠有商量依此施之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2월 12일(무신)>

강 行進講于熙政堂 知事 金祖淳 承旨 朴宗京 閣臣 李晚秀 記事官 朴宗琦 別兼春秋 洪秉喆 金蕃根

목 講詩傳○晚秀曰迎勅宴享時本院提調差備頗多時提調無以分排請加出提調四員予曰依爲之晚秀曰健陵涼傘峯隕缺處補土時抹木以園所白楊木斫出用之則似好而華城留守不敢擅便言送臣曹故仰達矣予曰依爲之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윤2월 15일(경진)>

강 命大皇橋畢役監董以下修別單上送

목 水原留守 曹允大以大皇橋畢役事馳啓教以橋役速成爲所重甚可幸不可無酬勞之舉監董以下修別單上送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5월 21일(갑인)>

강 命水原留守 曹允 大豹皮一令賜給

목 因大皇橋橋役時監董裨校以下別單教以依別單判下捧傳旨卿處內下豹皮一令賜給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5월 28일(신유)>

강 命水原府馬步軍留營置之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曹允大狀請以爲陵幸時當依定式馬步軍兵聚會留營卽是外營時規制則外營撤罷之後恐不當與諸都有異且秋務方殷請稟旨分付矣誠如狀辭留營置之此後依此施行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8월 11일(계유)>

강 水原留守 曹允大疏陳省墓乞暇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8월 27일(기축)>

강 備局以水原府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水原留守 曹允大災實狀啓以爲本府穡事不免儉歲全不掛鎌爲四百結七十六負五束地部劃下一百結外不足矣特許加劃還餉被災尤甚處限三分一之次四分一稍實五分之一以相當正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稟旨矣災結不至過濫代捧之分數酌量亦頗稱停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9월 26일(무오)>

강 備局以京畿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京畿監司 徐榮輔分等狀啓喬相等九邑尤甚富平等十一邑之次驪州等十五邑鎮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一千一百八十結外不足災四千七十結八十一負三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稟旨北漢平倉各邑各驛移轉餉穀之輸納事日至嚴雖不敢陳請捧留本邑多有已例喬桐等邑賑揀人口穀數迫于登聞爲辭矣其一喬桐被災孔酷民情遘汲以道內穀簿稍裕處留庫牟租太三千二百石區劃趁未凍前入送本府舊還限明秋停退新還餉尤甚之次面里折半停退折半代捧事其一身布還餉尤甚邑尤甚面里限折半尤甚邑之次面里及之次邑尤甚面里三分一尤甚邑稍實面里及之次邑之次面里四分一停退事其新還餉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稍實邑尤甚面里四分一代捧事其一道內舊還無論三等邑限明秋停退事其一臨津 長山 大興移轉米輸納者三等邑并捧留本邑待明秋還納本所耗條依近例每石五兩代錢輸送事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所受軍人皆在遠近各邑運納有弊依近例代錢米每石五兩太二兩折定輸納事其一本道各邑江都米耗條依留餉米例每石五兩代捧事其一長湍 豐德 坡州 交河今年田大同大米依近例小米代捧事其一守總兩營守牒軍官壯抄牙兵別破陣等身米依近例每斗四錢許令代錢此外某衙門軍門納米者一體施行事其一勿定配所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分等依請施行

災結依請許劃至於喬桐接濟有難專恃賑鎮安之方蓋亦莫要於蠲恤癸丑特恩雖非自下之所敢援例而其所拯拯不容少緩賑資本道已爲區劃舊還通一道亦已停捧大同新還餉軍保謹依癸丑已例施行而諸般應捧皆歸停代則非但營用匱乏將士支放亦無出處營官需衙祿米以他邑大同從便區劃將吏水軍支放之需以畿邑常賑穀及均廳錢亦依癸丑例劃給而其中以湖南右水營錢區劃者日今該闕留儲苟艱華城屯稅錢姑先給代待停退軍錢收捧並與均廳錢卽爲還報外此諸邑驛北漢平倉餉穀事或有已行之規分等邑身布還餉等停退代捧事及其餘後錄諸條並請依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9월 27일(기미)>

장 陵園所樹木叢蔚命疏剔

목 水原留守 曹允大以陵園所樹木枯柯朽株并爲除剔令該曹稟旨分付事馳啓教以叢蔚之疏剔所請甚當依此爲之之意申飭於園官陵司及地方官卿亦時時往來躬審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10월 3일(갑자)>

장 賓廳陳啓請益致導達亟獲勉回賜批 判府事 李時秀 左議政 徐龍輔 右議政 金觀柱 領敦寧 金祖淳 判敦寧 朴準源 知敦寧 李秉鼎 左參贊 趙尙鎮 上護軍 其虞 兵曹判書 趙鎮寬 右參贊 黃昇源 吏曹判書 徐邁修 大護軍 鄭大容 戶曹判書 李書九 大護軍 崔東岳 金思穆 蔡弘履 李義弼 李集斗 洪義謨 韓晚裕 水原留守 曹允大 禮曹判書 尹光普 刑曹判書 金達淳 工曹判書 李魯春 判尹 林著喆 護軍 申大顯 禮曹參判 金義淳 護軍 吳載獻 白師謹 李健秀 李得濟 李儒敬 姜彝正 李儒慶 吏曹參判 金勉柱同敦享陸萬中 左尹 李尙庚 兵曹參判 尹東晚 刑曹參判 俞漢謨 護軍 吳泰賢 申應周 鄭觀采 吳教常 柳孝源 柳文植 尹得達 崔景岳 右尹 吳載紹 工曹參判 許啞護軍 申鴻周 白師閣 朴基豐 李堯憲 吏曹參議 朴宗來 戶曹參議 朴宗慶 禮曹參議 金明淳 兵曹參議 李相璜 參知 任希存 工曹參議 李壽咸

목 該廳啓言臣等值千一罕觀之會陳億兆同聲之懇及奉批旨慈衷沖挹未承允許失望固不暇矣夫崇德而報本古今之通誼也繼志而救功帝王之達孝也猗歟英廟之癸亥甲子仁元聖后之丙寅丁卯實爲今日之權輿而我寧考之所已遵行甲寅乙卯者也今日臣等之所請卽乙卯以後寧考之所嘗企祝而準擬者也撫謙之慈德臣等非不欽也感舊之慈懷臣等非不知也抑亦有說於此既舉於前而莫舉於後則邦禮虧矣我殿宮燭理之明而豈爲是也在昔年則受之在今日則拒之情理違矣我殿宮止慈之仁而亦豈忍爲是也矧惟仰請於聖母者順志而將美參情而制義旣簡且易允叶時措伏願殿下益致怡愉之辭兼軫導達之方亟獲勉回千萬幸甚批以方積誠仰勉而慈心一向浼浼不勝悶鬱矣○再啓言昨日亞歲之令節也千秋之慶辰也殿宮之實壽益隆聖上愛日之誠在於此日臣等繪日之願亦在此日筵達啓籲必欲及此日稟定者兩朝已行之禮不可以不遵再讀聰聽相率顙俟伏奉聖批是豈臣等所望於殿宮者哉大王大妃殿下保護儲極光踐寶位獨運神機永鞏宗祏逮夫簾帷靚穆啓迪初服闡明義理尊聖祖傳授之統闢廓邪術功不下於神禹彙進善類治遠邁於元祐慈聖之德之功如非紀琬琰而被管絃何以光揚徽烈炫耀萬世乎亦惟我惠慶宮邸下篤生聖人實基二紀之化理嗣徽太母祇奉三朝之怡愉在昔周甲之歲旣舉進冊之禮矧今稀古之齡尤合揚徽之章粵我王大妃殿下克體寧考謙挹之德下許顯號應行之典辭教惻怛臣隣感泣臣等雖不敢更請而大庭呼嵩之儀卽我先大王所行之禮今於殿宮稱慶之時並舉彝章尤豈不有光於慈德乎伏願更稟殿宮快降俞音以副群情焉批以今日亦爲纓纓仰請而慈殿以昨年今年不可異同爲教故方以事面迥別更爲仰奏期於勉回矣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11월 11일(임인)>

장 賓廳陳啓請勉循群情賜批 判府事 李時秀 左議政 徐龍輔 右議政 金觀柱 領敦寧 金祖淳 判

敦寧 朴準源 知敦寧 李秉鼎 左參贊 趙尙鎮 上護軍 具虞 兵曹判書 趙鎮寬 右參贊 黃昇源 吏曹判書 徐邁修 知敦寧 李彥植 戶曹判書 李書九 大護軍 崔東岳 金思穆 蔡弘履 洪明浩 李義弼 李集斗 **水原留守** 曹允大 大護軍 洪義謨 韓晚裕 禮曹判書 尹光普 刑曹判書 金達淳 工曹判書 李魯春 判尹 林著喆 禮曹參判 金義淳 護軍 申大顯 吳載徽 李健秀 李儒敬 姜彝正 吏曹參判 金勉柱 左尹 李尙度 刑曹參判 俞漢謨 兵曹參判 尹東晚 護軍 李儒慶 右尹 吳載紹 開城留守 徐美修 工曹參判 許咥 護軍 鄭觀采 申應周 柳孝源 吳毅常 尹得達 朴基豐 申鴻周 白師閭 柳文植 李堯憲 吏曹參議 朴宗來 戶曹參議 朴宗慶 禮曹參議 金明淳 兵曹參議 李相璜 參知 任希存 工曹參議 李壽咸

○ 該廳啓言及奉三啓之批若曰昨今年不可異同臣等釋然曰慈天之莫回良以是也則此有大不然者存焉夫聖人謙挹之德群下頌美之忱千歲如一日昨年今年顧無異同而辨其實之異則是乃時中各有攸當并行無害豈以昨之不受有疑於今之當受乎惟我太母之聖德洪烈上格于天而天受之下覆于民而民悅之此所謂天與人一也然則天之申錫無疆者我慈聖亦既膺之則先王之晨夕企望者我慈聖何以辭之夫壽之爲諸福先者天命也上號之待甲子回者先王意也臣等豈敢無所受而爲此說乎今之距先朝乙卯進號殿宮天星將周寶壽愈隆明年何年諸福畢至實是我先王凝情於十載前也臣等惟當以先王之心爲心仰望於今日而以殿宮止慈之念亦豈不少抑謙衷勉循群情乎其歲數之則三慶之咸湊也以其事言之則列朝之常法也以其情言之則舉國之偕願也臣等相率顯祝瞻天以俟焉批以慈殿今欲召接卿等入侍宜矣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11월 12일(계묘)>

○ 行進講于熙政堂 領事 李時秀 承旨 朴崙壽 閣臣 李教信 玉堂 金近淳 假注書 韓用儀 別兼春秋 金著根 徐有恂

○ 講詩傳○予曰會圈今日爲之乎近淳曰待應教入來當爲之矣教信曰御製冊子昨既頒下而凡例先爲稟定然後當始繕寫之役矣取考閣誌及先朝御製繕寫之役則先有會粹之規蓋分類編次或序或記或論之類先立題目以次編入之謂也但今下冊子卷數爲八冊而繼此以往凡所著述之宸藻未可涯量若以會粹之規分類名編則當於每卷各留空紙以俟續膾而若然則今下冊子假令論爲一首則論一首爲一卷序爲一首則序一首爲卷每卷所膾者少而只是所餘空紙而已且既粧冊之後雖有空紙亦難續膾先朝亦嘗洞燭此弊故以初集二集三集爲稱而初集則以初集中諸編會粹聯書而二集三集亦然每集各爲一集各爲分類俾無空紙續膾之弊見今先朝御製正書內入件則此是一統全書爲會粹者故無初集二集之名而最初繕寫件皆以初集二集爲第次今在內閣矣今番繕寫時凡例亦依此似好故敢違矣予曰依此爲之教信曰先朝御製凡例每卷第一張第一行書以弘齋全書其下書初集二字字則雖不聯書而亦於第一行書之矣今下冊子題目既書以純齋課程則第一張第一行當書純齋課程四字而初集二字亦依先朝御製卷帙中所書而書之矣予曰依此爲之教信曰御製事體至重凡於繕寫之後一件則內入一件則奉安于奎章閣一件則奉安摺文院合爲三件此是定式所在而先朝亦嘗如是矣今番亦以繕寫乎予曰今番則只以內入件先爲繕寫以進也教信曰繕寫時始役日子例爲擇日舉行故問于日官則今日午時明日辰時以後今月望前竝無吉日十六日始爲吉日云遲望後則實涉惶悚矣且繕寫時不敢以下內冊子爲膾本而例以割件先爲膾寫以其膾草爲正書膾本故今亦依此舉行矣始役日子草本書役則今日午時爲之正書之役則明日辰時爲之似好矣予曰依此爲之教信曰明日雖始役至於會粹編次則今下冊子以上諸卷全數頒下然後可以舉行矣予曰會粹則姑俟頒下爲之教信曰朝朝御製最初內入件及院奉件與年前正書件冊板印札與粧綴大小不齊今番以何樣板本爲定乎予曰以板本之小者爲定教信曰先朝御製則最初內入件即粉唐紙繕寫而年前正書件即**華城**紙也今番即何紙品爲定乎予曰**華城**紙亦太厚以稍薄者繕寫教信曰**華城**紙外本閣所用不過日省錄紙此則恐不堪用矣予曰雖如天銀之屬亦何不可退出後從便爲之也

教信曰繕寫時例有校正閣臣而閣誌所載則雖以爲入直閣臣與檢書官對案校準而在先朝時則每以閣臣中某某爲之事下下教矣今番以何閣臣爲之乎予曰待教爲之教信曰校正句管則雖有稟定之人至於會粹時則矧今初有之盛舉諸閣臣皆宜與觀規以事面會粹時則時原任竝參似好矣予曰會粹當俟冊子竝下後爲之此則姑置之也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12월 6일(정묘)>

㉔ 命平薪僉使及所屬哨官考績如例舉行將官名號釐正磨勘

㉔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曹允大狀啓則以爲忠清道 平薪僉使例兼本營屯牙兵把總及所屬左中右三哨哨官竝自外營褒貶磨勘矣昨年内外營撤罷後以其牙兵屯土之未及區處兩等殿最雖不得磨勘今則該鎮屯稅及軍錢仍屬臣營依舊管轄該鎮僉使及所屬哨官殿最如例磨勘何以爲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屯土牙兵既皆仍屬則將官考績如例舉行而營制變通之後將官名號亦不可不釐正該鎮僉使及哨官竝以水原府屯牙兵把總 哨官稱號請一體磨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년(1803) 12월 10일(신미)>

㉔ 召見承旨 洪義浩 待教 李教信于熙政堂

㉔ 予曰注書何爲出去乎義浩曰聞有親病不由院中徑自申退故捧納請推啓辭矣予曰閣臣進前予曰頒下冊子果有釐正處乎教信曰字句間謄寫時或有錯誤者而御製文字雖於字劃誤謄處自下不敢擅改纔已付籤以俟矣予命開卷指陳教信開卷奏曰第一張目錄此是假令草件也此件以上姑未頒下故不得編次蓋此卷有序一首記二首而若以上諸卷中又或有序有記則不得不姑俟頒下同爲編次矣若或以此卷自爲一集則當就此卷內諸篇分類編次當依此目錄爲之矣予曰此卷只以此卷內諸篇編次每卷各爲一類也教信曰先朝御製最後本則以一統全帙會粹者故序則序爲各編記則記爲各編而目錄亦以各張爲之譬如史記爲傳記之體而本紀世家列傳之屬各爲一類者也至於最初初集則目錄及每篇篇題下各書年條譬如史記編年之體而後十年一次爲一統會粹更成一本今內閣 奉安爲三件而各自不同者卽此故也今番則只以此卷先爲編次而與已上諸卷無相關涉則自當據史記編年之法依先朝御製初集之例矣目錄亦以一張聯行列書而卷中諸篇亦不爲各張皆當次第承接以書矣但既倣編年之法則目錄及每篇題下當書年條而此卷中不書年月爲五六篇矣予曰不書年月爲何篇乎教信曰君德篇以下六篇矣予曰此則與位不期驕誥當爲壬戌而命禹治水詔卽己未也讀詩說女訓女誡皆癸亥也教信曰六卿亦例兼一句大臣有所仰奏矣予曰當改下而經傳果無五卿之稱乎教信曰然矣予命義浩寫即大提學曰吏曹曰戶曹曰禮曹曰兵曹曰刑曹判書二十字也教信曰君德篇爲一篇篇題則懋學以下諸條目較之於君德篇三字皆當低一字書之女訓女誡中諸章亦宜倣此矣予曰唯教信曰位不期驕誥王字皆不連書臣竊意此則擬尙書經文各爲一大文之例而語未畢予曰然矣如此然後可以易曉故也教信曰聖教誠好矣但咸告于王之王字似當連書此則非爲一大文故也予可之教信曰昨日使數三寫字官各書數張一則是華城紙一則是日省錄紙而其紙品則不當用於此者而合爲三本俾各繕寫則印札見樣本稍精故字樣當以此爲定矣予曰繕寫件竝內入教信曰華城紙專爲御製所用而定爲名色者也不敢自下爲定故敢達矣予曰以華城紙爲定教信曰今番粧績時以黃紙衣爲之乎予曰依此爲之此外無更稟者乎教信曰若以年條言之治水詔雖是己未條而凡例則詔當在論說之次故此不得爲第一篇而鄭滸字序爲一卷之首矣予曰依此編入也教信曰趙衰卽晉人也左傳本文之意謂其晉人之愛趙衰如愛冬日云爾則今此趙人二字似當晉人矣予曰然則改之以晉人教信曰繕寫件內入如他冊子出納之例矣予曰自差備依前因司謁內入也每件各書日子華字標識以入也教信曰設官篇末年月下書以說字而說字恐當爲書字矣予曰然矣教信曰內下冊子與移謄件竝爲持入然今準役未畢請還爲奉出允之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12월 8일(기사)>

강 命華城府將官殿最只書等第

목 華城留守 曹允大啓言本府將官褒貶前皆具書題目而外營罷後以單書等第之意狀聞舉行矣平薪鎭則以其新還屬之故未及定奪今番殿最遵舊例具書題目而不可與本府異同本鎭僉使外其餘將校則依本府例此後則請只書等第從之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12월 20일(신사)>

강 命遲遲臺碑文製進更爲提稟

목 修撰 申絢啓言臣以華城御史復命時遲遲臺立碑事具別單以入而卽有標石文字製進之命矣碑石已爲磨治村木亦已準備云下教於文任卽爲製進請以爲從速立碑教以後日大提學入侍時更爲提稟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1월 21일(신해)>

강 水原幼學禹夏永上疏陳勉賜批

목 疏略曰先朝丙辰遇災求言之教至及於草野韋布故臣於其時略爲抄刪於平日所錄中成一冊子敢效應旨之具而名之曰千一錄惟我先大王過加褒諭特降恩批若曰爾所陳十有三條皆闡民國之實用臣今不死伏見殿下遇災求言勤懇之教有足以格神明孚豚魚臣恍然感泣以昔年進薨之餘忱效今日獻芹之微誠惟垂察焉夫堯舜之道豈高遠難行事哉只在人道心公私之間故臣救以公之一字爲治平之具倘殿下先立此心推此心責礪群下使大小臣工莫不以此心各自勉戒君臣上下政令施措之間藹然天理隨處流行則殿下亦今日之堯舜也何患予災異之難消也哉敢依先朝所進續成冊子因名千一錄而妄效進御之忱伏願勿以人微而廢言焉批以爾以草野疏遠之蹤言此良箴其心可尙豈此芹曝冊子披覽之餘當令廟堂採之也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2월 9일(기사)>

강 給三江民戶及華城燒戶恤典

목 教曰三江民戶之被燒至於一百四十餘戶之多聞甚矜惻特令該廳參量題給發遣宣傳官形止摘奸以來又教曰甕里民家失火處恤典一體題給亦遣宣傳官摘奸以來又因水原留守 曹允大民家失火狀啓教以華城與他自別方當農時元恤典外優爲題給結構之方另加顧助從速覓接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3월 4일(계사)>

강 許施華留還數加分之請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曹允大狀啓則本府屬安山 振威 果川 始興四邑所報以爲應分還數自來不數許戶排巡無以計給四邑餉租米留條八千一百八十八石零中限一千七百十五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矣分留法意雖重麥前巡還不可不繼依狀請施行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4월 13일(신미)>

강 許施華城留庫還餉租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曹允大狀啓則備陳本府民人麥前農糧告乏之狀留庫還餉中租一千石米五百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4월 19일(정축)>

강 命水原判官永兼植木差員

목 水原留守 曹允大狀啓以爲禿城別將 張世紈身死所帶植木差使員何以爲之教以既有他陵寢例則不必別差植木差員而昔年特置之聖意有在不可仍而廢閣以本府判官永兼植木差員凡於兩寢種植剪補等役與寢官眼同爲之事定式施行事回論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5월 5일(계사)>

강 華寧殿應行節目命以內閣 儀曹稟處

목 水原留守 曹允大以華寧殿應行節目修正上送馳啓教以令內閣 儀曹同爲稟處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6월 5일(임술)>

강 許施水原還穀租麴加劃之請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曹允大狀啓以爲前此加分幸免阻饑其後久旱雨麥俱荒留庫租一千五百石太五百石特許加分還麴中一千五百石一體劃下待秋作租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續請加糶勢所難免至於麴還待秋作租亦不必靳許依狀請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6월 5일(임술)>

강 奎章閣以華寧殿應行節目啓

목 本閣啓言卽伏見水原留守 曹允大狀啓則華寧殿應行節目辛酉十二月略倣奉安閣時事例磨鍊而創始之初條例未備謹放永禧殿 長寧殿儀式就原本中節略繁文添入條口著爲常式措備器用入錄下段節目一冊上送事令內閣 儀曹稟處事命下矣今此節目條陳得宜而其中一二處參互本閣事例略加釐正原冊子中改付標以入而依此舉行之意該留守處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6월 6일(계해)>

강 以李敬一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6월 16일(계유)>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召見闕帥守令

목 予曰次對爲之予曰兵判之許遞蓋以大政之遲滯爲悶而然也華城留守使卽辭朝亦速上來事申飭予曰大臣進前予曰魯賢既捧結案渠之罪犯固不足惜而其間不無商量者蓋渠前後自服卽是凶謀之參涉也裕既徑斃獲免正刑而魯賢之用以極律似涉輕重之倒置海島減死定配何如時秀曰魯賢捧結案之推案歷日未下下情轉益抑鬱今伏承下教天地好生之德實不勝欽仰萬萬矣然而今番獄事裕以巨魁徑先致斃根窩未破此莫非臣等不善披獄之致誠甚惶悚而至於魯賢之罪惡卽是同參凶謀者其與裕賊或不無輕重之別而既曰凶謀逆節爛熳參涉則固不可遽議於傳生之論也審矣予曰局子云云是其疏辭之外矣時秀曰此亦有不不然者其所謂局子之說雖是裕賊疏辭之外蓋渠凶謀憑藉裕疏欲粧出一局子則局子二字乃是此獄之骨子渠之供招雖不以某日某事有所的措而既以局子之說自渠口遲晚其貫道凶逆之狀昭著無餘夫豈有一毫容貸之理乎若擬以知情之律則雖曰失之太輕容或可也而至於減死島配則臣等決不可奉承矣予詢右相 金觀柱曰臣等不善按獄致使賊魁徑斃顯戮未加誠不勝惶蹙憂憤之至其所盤覈根窩之方惟在於參謀者之得情而諸囚中關係最深緊者莫魯賢若也初若抵賴末乃以局子之說渠既納供則渠欲粧出一局子直與裕賊凶疏之旨意一串貫來者昭不可掩其所謂局子之說外面看過似或泛忽而究其設心所包深重至於島配之輕典初不可擬議左相所奏知情律亦出於仰體大聖人好生之至德臣亦無異見矣時秀曰諺所謂換局之局論其罪犯猶可以殺無赦矣況渠設計憑據裕賊之疏粧出一局

予者是何等罔赦之斷案而以此二字自渠口直招豈或有一半分容貸之道乎法典中參謀與否知情之律亦有異焉特加知情之律而以此曉諭則渠雖凶頑必當感激亦似益吐其未露之情矣予曰卿等之爭亦無足怪當依所奏明日推案當有判下以此舉行也予命下直閫帥守令進前教統制使 柳孝源 義州府尹 洪義浩 牙山縣監 沈能岳曰各奏職姓名訖予曰下去善爲之至義浩予曰義州邊門重地尤爲惕念也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6월 19일(병자)>

강 差下備局有司堂上金文淳 韓用龜

목 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本司有司堂上方有二窠漢城府判尹 金文淳 右參贊 韓用龜還差備堂使之仍察有司之任湖西句管趙鎮寬 湖南 華城句管金達淳 關西句管金文淳 海西句管曹允大 關東句管韓用龜請一體差下從之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6월 19일(병자)>

강 水原留守 李敬一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6월 19일(병자)>

강 命水原留守使之不多日內辭朝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6월 19일(병자)>

강 命兵判 曹允大交龜後卽爲上來

목 敎曰日昨草記允下之後尙不出肅有何可弓之情勢而有此逡巡乎華城留守使之明日辭朝兵曹判書曹允大交龜後卽爲上來舉行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6월 23일(경진)>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沈象奎于誠正閣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莎草崩頽處甚多云萬萬驚悚奉審則果何如象奎曰莎草崩頽處廣則自戊方至子方一如該留守狀辭而高則覆釜形三分之一崩頽今以油芑蓋覆而所見極甚悚悶矣予曰修改以八月擇日誠爲悶然矣象奎曰然矣予曰奉審諸臣何當入來耶象奎曰昨日四更量入抵華城今日當還宿果川明當復命矣予曰明日食前當入來乎象奎曰早晚有未敢料慶予曰所經處農形何如象奎曰各穀茁長矣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6월 28일(을유)>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鄭東觀進

목 敎曰見窠皆令差出○以尹羽烈 尹尙圭爲副校理元在明爲校理 李東冕爲副修撰 金達淳爲同經筵 趙弘鎮爲洪州牧使 洪仁謨爲水原判官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7월 1일(정해)>

강 水原留守 李敬一陳疏乞遞請勸賜批

목 疏略曰臣於前月以去年裕賊停啓時未能駁正事敢陳自劾之章而今見臺疏之頒布者請施譴削之典臣於是滿心慙惡無地自容臺疏中爭執是非云云雖是未諳事實之致而臣於伊時旣帶憲職則何敢憑恃

寵靈晏然在職自歸於忘廉之科乎亟令鑄改臣職仍勘臣罪批以卿於其時逡巡於本職他臺事何以知之況於新除後引咎辭職之疏批已盡諭今又以此事爲引者無已太過乎卿其勿辭察任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7월 6일(임진)>

강 備局以諸道三都秋操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總戎使 水原留守 江華留守 京畿監司 水使 永宗防禦使 平安監司 兵使 黃海兵使 江原監司 統制使 慶尙左右兵使 忠淸 全羅兵使 南北兵使秋操取稟狀啓則竝請令廟堂稟旨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詰戎之政停廢可悶而關東西水火災傷挽近所罕雖以他道言之農形豐歉姑未可料此時役民在所當念今秋諸遵三都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及巡歷巡點竝令停止而官鎮門聚點則如例設行務合規度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各樣都試亦令舉行事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7월 12일(무술)>

강 以徐邁修爲左議政 李敬一爲右議政

목 敎曰行議政府右參贊 徐邁修拜左議政 水原府留守 李敬一拜右議政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7월 13일(기해)>

강 中批以金文淳爲華城留守

목 敎曰漢城判尹 金文淳 華城留守除授使之明日辭朝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7월 14일(경자)>

강 兼春秋 車信用以右議政 李敬一附奏馳啓

목 狀啓以爲臣奉聖諭馳到華城府傳諭于右議政 李敬一處則以爲臣於待罪居留之中忽伏承不敢當之新命驚惶震懍罔知攸措今於史官之回不敢以拙訥之語爲備例陳暴之計伏地戰恐不知所達云矣臣則仍爲復路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7월 15일(신축)>

강 水原留守 金文淳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7월 15일(신축)>

강 判下兵曹 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兵磨鍊草記及軍令

목 兵曹以禁軍及馬步軍幾番幾哨磨鍊啓稟敎以禁軍及馬步軍依今春依爲之又以侍衛磨鍊啓稟敎以兵曹 都總府堂上郎廳及五衛將各以二員磨鍊武兼八員隨駕又以挾輦軍及餘軍磨鍊啓稟敎以挾輦軍以三百名餘軍二百名舉行○軍令八月十六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宿所自闕門二十里十七日肆觀坪凝鑾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行宮宿所四十里十八日健陵展謁親祭自華城行宮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宿所十九日肆觀坪凝鑾軒少駐始興縣行宮宿所二十日龍驤鳳翥亭少駐當日還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7월 16일(임인)>

강 召見承旨 徐滢修 李滄于誠正閣

【○】 子曰陵幸雖經今春昨秋兩次而今番幸行則與他自別且其爲遠地陵幸則乃初度事也先朝園幸時則有壯勇營整蠱所節目故以此舉行矣今則事異於前似多掣礙之端必須十分講確詳定條例然後可爲日後永久遵行之地矣備局有司堂上戶兵判 京畿監司 華城留守處以此意分付使之來會以遠道陵幸例及園幸例參互節目預爲講確指一以奏而至於軍兵雖無所減多日舉動亦當爲省弊之慮蓋今番乃初度幸行而日後舉行皆當以今番爲準必須十分講究務得便宜可也澄修曰華留方在華城當待其上來乎予曰以此意分付備郎使之上來也予曰內外營罷撤後凡百無以舉行至於服色一款從當下教而此外凡百磨鍊不可不爛議方便之道以爲久久遵行而無至貽弊於百姓可也澄修曰華留上來後會議於本司乎予曰本司或賓廳隨宜爲之也都承旨先退使備郎即速知委也予曰望拜禮以北苑行之則不別爲齋宿乎漉曰未嘗別爲齋宿矣予曰然則今番亦當自內齋宿矣望拜禮傳教勿出朝報漉曰事係皇壇者自前皆勿出矣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7월 19일(을사)>

【○】 判下兵曹 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令

【○】 軍令八月二十八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行宮宿所自闕門二十三里二十九日肆覲坪凝鑒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行宮宿所四十里三十日健陵展謁親祭自華城行宮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九月初一日始興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1일(정사)>

【○】 詣景慕宮展拜仍行省牲省器及肄儀

【○】 具翼善冠 袞龍袍乘輿出宣化門至明政門外降輿乘輦出弘化門詣館前路降輦步過復乘輦詣宮大門外降輦乘輿入齋室改具冕服詣版位行禮仍詣廟內奉審訖還入齋室改具遠遊冠絳紗袍詣省牲省器位省牲省器親行肄儀訖還入齋室改具翼善冠 袞龍袍出齋室乘輿予曰京畿監司入侍予曰司饗院監膳草記還爲入之水刺器皿則以華城 始興進排依前例用之徐榮輔曰頃於小臣舉條中燈籠一事以置之承批而備局節目草記則踏啓以下莫知何以舉行矣予曰其時所奏舉條還爲入之仍出宮大門外降輿乘輦詣館前路降輦步過復乘輦入弘化門降輦乘輿由宣化門還內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2일(무오)>

【○】 命華城屬邑屯稅留儲錢及本屯并屬江華府

【○】 左議政 徐邁修啓言江華留守 吳載紹狀啓以爲本府水門諸處事役浩大所入物力不下萬餘金實無措辦之路京衙門錢五千兩亟令貸下前此本府所管關西小米五百兩及泰安米太五百石之移屬華城者亦令自今秋還付本府則自可次第繕完請令廟堂稟旨矣水門等處修築之役不可不及今經紀而京衙門既無推貸之道本府所管關西小米既屬華城 泰安田稅條已自華城歸屬地部今無可論而惟是華城屬邑屯稅自壯營罷撤後無他歸屬姑自備局句管其數每年爲二千兩零前此留儲亦過三千以此見錢及本屯并屬本府一以爲目下工役之費一以爲來後添餉之資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4일(경신)>

【○】 命華城宿所開閉門以鑼鼓舉行

【○】 兵曹判書 曹允大啓言華城宿所開閉門例以吹打手舉行而華寧殿奉安後事體自別當以鑼鼓舉行乎從之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4일(경신)>

㉔ 行召對於誠正閣 承旨 李文會 閣臣 金邁淳 玉堂 徐長輔 申澈 假注書 趙鍾永 別兼春秋 洪秉喆 趙雲翊

㉕ 講綱目○文會曰華寧殿行禮出還宮時大駕前部鼓吹當爲磨鍊而雖未承成命亦爲知委於禮曹與樂院然後可以及期下送預備以待矣予曰華寧殿進詣時有用樂之事耶文會曰儀節皆倣永禧殿動駕而異於軍行則不可無鼓吹矣予曰當用前後部鼓吹乎文會曰大法駕則有前後鼓吹而步輦則只用前部矣予曰自何處至何處而用鼓吹乎文會曰自華城行宮至華寧殿門外矣予曰待下教舉行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22일(무인)>

㉔ 行召對於誠正閣 承旨 李好敏 閣臣 朴宗薰 玉堂 徐長輔 朴宗正 假注書 趙鍾永 別兼春秋 趙雲翊 徐有恂

㉕ 講綱目○予曰華寧殿展拜時前部鼓吹用於何時乎好敏曰若於陵園展謁後行禮則當有駕前鼓吹矣予曰華城府內至華寧殿其間幾何好敏曰不遠矣予曰當爲自協陽門至肅章門之頃乎好敏曰稍遠於此而不能爲敦化門出去之頃矣予曰然則鼓吹置之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23일(기묘)>

㉔ 行藥院入診及次對於熙政堂 都提調 徐邁修 副提調 徐澄修

㉕ 予曰次對爲之邁修曰鞫獄今已出場而三司所請者卽裕賊孥籍之典也徑斃罪人之不施追律卽指罪狀之未露者而言也豈有如此賊之至凶極憚而謂之未捧結案不施追律者乎舟梁大禮先朝旣已親揀之矣卽是名位已定之事丁而渠亦以北面臣子抑獨何心乃敢懷貳於國母嘗試於君父人臣之干紀亂常如此而肆市之典何待其自服乎臣等雖爭以去就不得請則不敢止矣右議政 李敬一曰至於此則豈可以不施當施之律乎予曰旣施極律於李安默則裕賊亦宜難免而追律者法典之所無也法不可闕狹此則難以遽從矣邁修曰已於尙魯亦施此律則不是無法之法也予曰前例則予未詳知而雖云有例亦豈可遽施乎承旨 徐澄修曰詩句凶言卽是渠遲晚之斷案非但大臣之言如此孰無憤鬱之公議乎予曰諸宰玉堂所見何如校理 任厚常曰此賊之合施當律大臣言果爲切當矣刑曹判書 趙尙鎮曰裕乃諸逆之魁而徑斃獄中安默安民皆其脅從而次第就戮此所謂舍本而治末也且有尙魯之已例則尤不宜不從群下之請矣吏曹判書 金達淳曰此賊逆節更無可疑則豈有不可施之律乎右參贊 閔台燮曰罪惡彰著之後更何可疑於追律之當否乎大護軍 金思穆曰此乃一國之公議亟降俞音予曰大臣諸宰雖已盡奏而予意則難以遽從更勿奏此等說也邁修曰討逆亦有許多般豈可於此等之賊以其未捧結案遂不施當律乎予曰雖有前例終難遽許矣敬一曰前例已有可據則此非今番創爲矣予曰其時有例未知如何而旣已不爲之餘也今又何以爲之乎邁修曰如裕賊者豈屢有乎少無持難者矣予曰大臣諸宰所奏旣如此卿等出去更商其當否而爲之可矣邁修曰大臣諸宰皆會於此今此所奏之外豈有他見乎惟以得請爲期而已思穆曰追律卽先朝已行之事矣予曰如是則卿等出去更商也邁修 曰然則出去後當書入所奏乎予曰出去後相議爲之也邁修曰洪在敏事雖承勿亟之教而如此劇逆職名猶在已不成說臺啓又將爲故紙之謄傳義理倫綱無復餘地亟從臺啓嚴鞫得情敬一曰在敏凶疏撓誣聖躬之言已無可論而臣等與在敏其勢不兩立矣臣等仰請者豈容已哉予曰前已諭之更何言耶邁修顧謂諸宰曰諸宰亦以所見仰陳也尙鎮曰此而不正典刑則亂逆何所懲懼哉予曰渠罪則殺之無惜而渠必不知而爲此故欲使渠自新而自悔予不爲處分矣達淳曰如在敏凶疏者決不可仍置矣予曰此後復有如洪在敏者則不待卿等之言予不當寬貸矣台燮曰聖教以事關聖躬置之不欲索言之科而臣等所謂逆者政指此等也其情節如此則何可以尋常罪犯使之自新自化乎予曰大臣諸宰雖屢言如此決無從之之理姑置之敬一曰陵幸近隔其前似難設鞫爲先移囚南間何如予曰設鞫既不聽之則何可移囚南間乎邁修曰大王大妃殿承候無人故金魯忠雖已屢促而終不入來何以爲之乎予曰自外促之慈殿承候則自內爲之當下教矣厚常曰俄於大臣以更爲商量之意有教而

追律則不可不施矣予曰俄已有教卽爲就座厚常曰洪在敏事亦不可仍置矣予曰卽爲就座滢修曰以洪在敏事左副承旨有仰奏而批旨尙不下非但懲討尙稽政院日記亦多掣礙矣予命夾侍下左副承旨舉條滢修曰此不可不削薦矣予曰削薦豈必爲當律乎滢修曰然則削薦當自外舉行矣予曰下教既不削薦自外亦勿爲之滢修曰然則注書爲三員揆以格例亦不可不削薦矣予謂大臣曰兩捕將處頃有下教事矣昨日聞有捉來取招者云招問捕將詳見文案後相議爲之邁修曰出去後當依下教爲之矣敬一曰當會於賓廳而問之乎予曰私第可也予曰副提學上疏因何情勢乎都承旨知之乎滢修曰先朝時聞以微事有情勢不爲行公及夫故重臣朴宗甲事出後屢牌不進竟蒙恩遞今以冒據長席爲難云矣敬一曰捕將之私第招問猶恐涉煩矣予曰從便爲之仍謂邁修曰陵幸軍令雖以四日爲之而此是初番陵幸也下去後或不無可爲之事軍令則依舊置之出宮日直抵華城還宮時則或以二日隨便爲之則似好矣邁修曰初次幸行排站似難矣予曰今春陵幸往還亦爲八十里許矣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25일(신사)>

강 兼春秋 盧口以領府事 李秉模附奏啓

목 書啓以爲臣奉聖諭馳詣水原府改修都監役所傳諭于領府事 李秉模處則以爲臣旣膺命於莫重之役非不知反面之爲急只緣賤疾之難強敢有前席之冒奏而到今飭教之下除非拭巾待盡之境則顧何敢引疾徑還自陷闕禮慢命之科哉至於留都之命尤增悚慄謹當於登筵之日畢暴衷懇而緣臣去就致煩辭教惶恐不知所達云矣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8월 26일(임오)>

강 召見判府事 金觀柱于誠正閣

목 觀柱曰小臣向來員犯至重恭俟鈇鉞之誅而聖恩如天及至陳疏溫批隆渥顧臣私分愈爲震蹙今當行幸不敢偃便私次敢此登對矣予曰到今不可更言情勢而旣已入城隨駕似好矣觀柱曰雖至顛仆若有一毫可強之勢則當陪進矣向與前左相半年按獄終未究覈臣罪甚大矣今則幾至究竟公私甚快而見今亂逆層生朝象不靖不勝憤菴矣予曰獄事久未收殺矣自去年次酌處鞫體獄情亦似稍得矣予曰病患如此卽爲退去調息私第明日隨駕可矣承旨 李滄曰明日若於華城宿所則軍兵炊飯似有未及之慮矣予曰隨駕營門及禁軍別將處使之指揮也滄曰然則午炊飯始興爲之夕炊飯華城爲之乎予曰依此爲之滄曰馬軍在前或有前一日申後出送之例或有待城門開出送之例今番則何以爲之乎予曰何以則便於軍兵乎滄曰前一日出送尤難於渠等云矣予曰待開城門出送可矣滄曰然則申後先後廂大將禁軍別將處信箭祇受待城門開出送而信箭舉行元無自政院祇授兵曹總府之例自內直下宣傳官舉行矣予曰禁將闕內祇受之意分付宣傳官可也日傘鞭子小腦取稟當在何時乎滄曰申後爲之矣予曰申後當進詣璿源殿座馬待令於崇德門也滄曰渡涉號令節次今番何以爲之乎予曰駕到何地當爲號令耶滄曰似在大駕到蔓草川時矣予曰今番則臨時舉行也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27일(계미)>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戎服乘馬由宣化門出敦化門渡舟橋至龍驤鳳翥亭下馬入次具軍服乘馬到始興縣近處駐馬遣史官傳諭于李判府事祇迎所仍爲入侍史官承命出傳于李時秀祇迎處以時秀言還奏曰情地危蹙不敢承命云矣予命除肅謝入侍史官又以時秀言還奏曰不敢以野服入侍云矣予命晝停所距此不遠隨來入侍可也駕至始興縣下馬入行宮命李判府事入侍史官承命出傳以時秀言還奏曰情地危蹙既不敢肅謝而異於庶官亦不敢不爲肅謝而遽爲入侍云矣予又命駕前入侍乘馬出行宮門一里許時秀以戎服入侍予曰久處郊外疾病近來何如時秀曰疾狀則轉益沈痼矣予曰向來情勢云云皆過矣而今何可更引乎時秀

曰自上雖寬假臣罪而臣之前後逋慢去益震蹙矣予曰還宮時可得相見乎遂進發至安養橋下馬乘輜至肆觀坪下輜乘馬至華城由新豐樓入中陽門下馬入行宮○軍令今月二十八日始興行宮晝停華城行宮宿所二十九日健陵展謁親祭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三十日華城行宮宿所改付標啓下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28일(갑신)>

㉔ 詣健陵 顯隆園親祭還詣華城行宮經宿

㉕ 具戎服乘輜由中陽門出新豐樓 八達門敕曰水原留守率相地官來待陵上率境內觀光父老待令陵洞口事分付至陵洞口降輜乘馬至齋室前下馬入次改具翼善冠 黻袍 烏犀帶詣版位行禮陞詣陵上奉審仍從曲牆外周審一回下詢陵司曰向來補土處卽在何處參奉 李義玄曰在於腦後在岡矣予詣補土處謂義玄曰如有未盡補土處言于留守詳問於相地官後從便補土也外案山樹木甚稀何爲如是義玄曰外案山皆石山故樹木不長矣予曰言于留守更爲植松善爲長養不見山脊可也仍詣碑閣奉審訖還入小次時至詣版位行禮仍詣神位前三上香獻爵大祝 副校理 洪奭周 讀祝文訖降復位亞獻官 左議政 徐邁修 終獻官 右議政 李敬一 行禮如儀行望燎禮禮畢詣版位行辭陵禮乘輿詣顯隆園降輿入齋室少頃詣版位行禮陞詣園上奉審仍詣碑閣奉審訖入小次時至詣版位行禮仍詣神位前三上香獻爵大祝 執義 韓興裕 讀祝文訖降復位亞獻官 左議政徐邁修 終獻官 右議政 李敬一 行禮如儀訖行望燎禮禮畢詣版位行辭園禮還入齋室命承旨與園官入侍予曰園所植木先朝已盡爲之今則更無可植處耶園官尹定鎮曰卽今無更植處矣予曰園所齋室距陵所甚邇或無語聲徹聞煙氣逼近之事耶定鎮曰語聲則風便時或聞之而煙氣則無逼近之患矣少頃改具軍服乘馬至陵洞口駐馬命留守 金文淳入待予曰留守近前父老等皆列立予曰汝等皆好在耶父老等俯伏曰皆得好在矣予曰汝等皆華城百姓耶父老等對曰皆境內百姓矣予曰父老中或有曾參於乙卯年養老宴與否留守知入命自陵洞口至崇禮門捧上言承旨 李漣曰風勢甚緊有人家近處勿爲燃炬似好矣予曰風勢如此雖非人家近處一併除之也至下柳川下馬乘輜入八達門由中陽門降輜入行宮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8월 29일(을유)>

㉔ 健陵 改修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㉕ 敕曰日夕悚鬱憧憧之餘改修之役不日告成今來展審愴慕之中繼以爲幸改修都監都提調領府事李秉模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行戶曹判書 趙鎮寬 禮曹判書 韓用龜并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金思義 別工作 繕工監役 朴宗益 兼監役 本陵令 俞漢石 參奉 李義玄并陞敍莎草浮出繕工假監役 宋啓楨 兒馬一匹賜給典設別檢 尹守九前後效勞甚多陞六別看役前縣令 丁遇泰 禿城別將 李興潤前監牧官 張世紀并守令待窠調用相地官 李圭 奏時官 朴萬榮依癸卯年例施賞領役將校安德恒 千大禧 延忠欽并邊將除授員役工匠依癸卯年例施賞本府領役進排校吏亦依癸卯年畿營 楊州例施賞華城留守 金文淳 大鹿皮一令賜給地方官判官 洪仁謨 半熟馬一匹賜給又敕曰既謁健陵又祇謁園寢愴慕倍新豈可無示意之舉園令尹定鎮陞敍參奉 金箕弼既有瓜滿前勿拘詞訟之教陞六守令待窠差送守僕以下考例施賞又敕曰含哀茹痛五年于茲矣今始來瞻象設洋洋陟降密邇在上若將覲威顏聆玉音而竟莫之承愴痛之懷曷以自伸陵司令 俞漢石守令待窠調用參奉 李義玄陞六權作令本陵事知守僕帖加守僕以下考例施賞又敕曰政官待明朝牌招開政賞典下批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8월 29일(을유)>

㉔ 命乙卯養老宴參宴人米肉題給

㉕ 因水原留守 金文淳別單敕以自本府米肉題給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8월 30일(병술)>

강 還宮

목 具軍服乘馬出始興行宮大門敎曰右副承旨馳詣愍懷墓奉審摘奸以來又敎曰關里祠遣正卿奠酌孝寧大君讓寧大君永昌大君墓文正公趙光祖祠青海伯李之蘭故學士李臯左議政柳灌領議政鄭太和左議政鄭惟吉文貞公姜碩基墓六臣墓遣禮官致祭梅谷鳴臯江四忠忠賢書院遣承旨致祭昌嬪墓禔嬪墓宜嬪墓延齡君墓海昌尉墓遣內侍致祭又敎曰駕前咫尺之地考喧羅將不飭之罪萬萬無嚴當該都事爲先拿問重勘仍進發至龍驤鳳翥亭下馬入次命一提學 京畿監司入侍予謂一提學李晚秀曰華城行官御製詩一提學書入經覽後自內閣刊板下送華城奉揭可也仍謂京畿監司徐榮輔曰今番幸行雖曰別爲無弊屢日經宿之餘恐或有煩民弊道臣巡歷時何以爲省弊之道乎榮輔曰東西道陵寢中或以承旨代行奉審亦已有例且閣臣爲地方官則例爲代道臣奉審於本邑所在陵寢若英陵 寧陵則闕臣時任本牧若依此例舉行而除道臣巡歷則可得省弊矣予曰從當下敎矣仍敎承旨李滄曰左承旨先爲入城承各殿宮間安後不必依守宮承旨狀啓例直爲復命於城外左副承旨馳詣孝昌墓奉審後亦爲復命於城外仍命賜楹饌於大臣閣臣承史改具戎服乘馬渡橋如儀滄曰屢度申飭之下觀光雜人及駕前擊錚極甚紛還事極駭然考喧都事所當重勘而本院請推外無他罰何以爲之予曰事過後拿處滄曰渡涉號令不善舉行以致駐蹕之移時事極駭然承傳宣傳官雖已記過啓螺宣傳官所當重勘而本院請推外無他罰何以爲之予曰啓螺亦已記過今番則分揀仍敎曰南廟當歷臨軍兵路上留駐侍衛別雲劍外并皆落留至南廟門下馬乘輿入內門前降輿就位行禮如儀訖出廟門外乘馬入崇禮門至把字橋敎滄曰留都大臣駕前入侍事遣史官傳諭史官出傳于領府事李秉模祇迎處仍爲入侍予曰其間別無疾恙耶仍由敦化門入協陽門還內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1일(정해)>

강 華寧殿守門將 鄭煥昇等命陞六守僕崔得祿帖加 安就大以下來布題給

목 因水原留守 金文淳別單敎以華寧殿守門將 鄭煥昇 曹光振陞六守僕崔得祿帖加安就大 朴完興全禧喆殿直以下并米布題給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9월 2일(무자)>

강 召見承旨 李滄于誠正閣

목 予曰華城 始興水刺所用物力自外別庫上下成冊修正上送于政院之意分付於華城留守處可也昨日龍驤鳳翥亭晝停所以谷陵奉審事有敎於畿伯矣東道陵寢奉審則承旨爲之西道陵寢奉審則畿伯爲之而承旨及畿伯之已奉審諸處抄錄以入愍懷墓奉審則昨日右副承旨已爲之以秋奉審例有無頃書啓以入陵幸時前排賞格若爲瑞蔥臺則不爲成冊乎雖爲瑞蔥臺亦爲成冊則成冊使之書入滄曰未及考例矣予曰前例知入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2일(무자)>

강 命華城境內儒武試取

목 敎曰今番欲爲設科而無意爲此然豈可終無慰悅承旨持此御題下往華城境內儒生試取收券以來境內武士柳葉箭一巡令本府留守試取得中試記修別單啓聞○以觀于華爲賦題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2일(무자)>

강 命文任待明朝牌招

목 敎曰華城境內儒生試取試券今既來到文任待明朝牌招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4일(경인)>

강 知事 李晩秀疏辭考試之命賜批

목 疏略曰卽因華城儒生應製試券考試事伏承前大提學牌召之命在臣義分固當駕屨之不俟而竊伏聞文苑故事有時任弘藝文提學則考試撰述等事前文衡未嘗替行所以重其職也臣雖無似有不敢拚棄故規坐犯再違嚴譴是俟批以此則應製非科試也何拘於館規待明朝入來考券於賓廳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5일(신묘)>

강 命青海伯李之蘭致祭傳教中改墓以祠

목 左副承旨 李文會啓言青海伯李之蘭墓致祭事命下矣其墓在於北道而祠版在水原地云傳教中請改墓以祠從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9월 6일(임진)>

강 行華城應製科次

목 敎曰華城境內儒生應製賦三上幼學黃仁爲直赴會試三中一幼學趙碩存三中二幼學嚴熏給二分三下進士沈榮鎭給一分草三下幼學朴師顯進士李胤祚幼學徐有愼 俞季煥 金重默 嚴圭 朴永源 金成默 沈學曾 尹奎洛 尹奎海紙筆墨依節製例分等施賞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7일(계사)>

강 水原留守 金文淳疏陳病狀仍請闕里祠 獻官變通賜批

목 批以享官許令他正卿進去矣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9월 8일(갑오)>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

목 左議政 徐邁修曰鞠獄才已收殺而至於洪在敏事之尚未處分輿憤益切此不可遲延亟賜處分焉予曰鞠事閱月淹滯之餘今幸收殺而洪在敏事則自有商量者矣仍敎曰正卿近甚苟艱亞卿中如有陞擢者則爲之可也予曰都堂錄尙未爲之甚可悶從速爲之邁修曰堂錄之法有首相文衡然後爲之臣於向筵有所陳懇者從速體諒是所區區血祝也予曰首相事向者有所下敎而文衡差出然後可以爲之耶邁修曰雖無首相文衡則差出然後可以舉行矣予曰當商量下敎矣判府事 李晩秀曰以都堂 錄事每承提飭小臣有私義難安者文衡曾經者只有國舅及臣兩人而國舅則以其地處難於行公屢次逡巡臣之一向虛糜于今四載便是單望極爲苟艱新薦似好矣予曰當商量下敎矣邁修曰雖以文衡所奏言之四載此任豈云久乎未知處分之如何而新薦則似涉重難矣水原留守 金文淳曰顯隆園齋室之於健陵陵上煙氣人語之相通與否依下敎詳問則陵上差遠故人聲稍高雖或因風相通煙氣不至於彌亘丁字閣差近故西南風稍繁時煙氣流散若微霞之點綴其在事體終有所未安矣予曰陵上則不至於如此耶文淳曰陵上則果無延亘之患矣予曰從當下敎矣文淳曰今番外別庫判下冊子非目下所用會計者乃壬戌正月內外營撤罷時奉承待下敎區處之冊子而伊時會計錢穀則移屬本寺當年已盡用下於華寧殿進排及守門將以下接濟之需仍爲成出事例磨鍊一年捧下需用而已今番移屬他司時不可不量宜除置以爲祭享時所用故區別懸註於成冊中矣予曰冊子入之文淳曰已爲下送於本府而其中亦有懸註區別矣予曰備堂一人何不進參乎邁修曰纔有實病不得進參矣予謂戶曹判書 趙鎭寬曰立柱上樑當於何時爲之耶鎭寬曰材木輸來然後可以始役矣予曰待其輸來卽爲始役而殿役有所重異於他役必斯速營建而亦須完固爲之也仍謂鎭寬曰公翁主祿米出閤前則輸送出閤後不爲輸送卽例也而聞淑善翁主房祿米自吉禮後不爲輸送云似

因味例而然矣未輸送祿米計數輸送來頭出閤後則勿爲輸送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9월 15일(신축)>

㉔ 華寧殿香門改建告由誕辰祭時命兼告營建日子擇送

㉕ 水原留守 金文淳啓言華寧殿香門改建事前前留守 曹允大在任時已承下教矣告由一款今番誕辰祭享時兼告營建日子請分付擇送從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9월 15일(신축)>

88.

㉔ 命幸行時結束所用以儲置庫錢會減定式

㉕ 水原留守 金文淳啓言今番幸行時結束所用諸般物力當依各陵幸例會減而本府儲置米則當初磨鍊皆有應下猶患不足實無取用之道只有本府屬五邑軍保處每年應捧五千餘兩而別設儲置庫以備不時公用之需矣今此結束所用物力以此庫錢從實會減仍爲定式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9월 15일(신축)>

89.

㉔ 健陵補土植木物力以儲留大同條隨入取用

㉕ 水原留守 金文淳啓言健陵補土植木事臣親承筵教故與相地官進詣看審則後脈低陷處似非崩頽之致而陵上至近之地所見終涉未安補土之役恐不可已而冬節土役不如春間補土則以明年二月始役植木則以十月舉行事甚便宜至於所入物力不可不及時經紀而他無變通之道本府儲留甲寅大同條既無歸屬以此隨所入取用實爲便當故敢達矣教以從便爲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9월 15일(신축)>

㉔ 推正言 李曙

㉕ 政院啓言問啓事命下矣問于兵曹判書 曹允大處則以爲注文僉使 李元豐果是臣之待罪華城時幕裨也以大皇橋役之監董特命陞資已經五衛將則功勞履歷恐無礙於邊將之任而褊裨則褊裨也以此而謂臣行私則臣固受以爲罪而至於復職云云臣未知其何所指也若帥臣狀啓之要路奪取不覺駭汗浹背也蓋其言似因臣之向日事而致誤臣於十一日初昏後聞注文僉使狀罷之風傳伴問其委折於京畿監司則送書以爲近以軍務面議事招來該僉使矣自喬營忽地狀罷騰報方來到語多礙眼事甚乖當欲推來原狀與本家相議還送而但原狀之到院與否姑未詳知且城鑰已下無以相通以此轉報政院啓本如或入來則姑留似好云故臣果傳送此札報于政院受答還傳而狀啓之何時推去臣實不知其後追聞則自畿營推去原狀云前後事實不過如是云矣教以觀此問啓帥啓之要路奪取云云果得脫空使之退去臺諫雖許風聞論人爽實不可無警該臺臣推考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18일(갑진)>

㉔ 行召對於誠正閣仍召見奉審閣臣 沈象奎 承旨 嚴耆 閣臣 金邁淳 玉堂 徐長輔 尹尙圭 假注書 鄭元容 別兼春秋 金著根 趙雲翊

㉕ 講綱目○華寧殿 健陵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別無他事之可奏者乎象奎曰也陵所則殿內鋪陳如有滌弊者自禮曹修改而顯隆園則先朝有器用定例自堯千庫修造而其中諸種或有內下者或有稟旨舉行者見今神褥床席多有滌色者有難自下擅便故臣與園官及留守相議矣留守登筵時下詢處之似好矣予曰華城留守何間當上來耶象奎曰下去屬耳姑未知何間上來矣邁淳曰歷代記年今番新曆本依

閣中所在原本移謄者也就其中略有添補及釐正處矣錦本爲最初本黃本居其次閣本爲最後校正之本矣予曰歷年總數錦本與黃本不同何也邁淳曰永曆紀年錦本則書以十六年黃本則書以五年今不可以一時臆見遽決其當否矣予曰黃本稱十五年乎邁淳曰單五年矣予曰依黃本書之也邁淳曰新謄本粧冊以入乎予曰粧冊後書題目與黃衣本入之錦本則置于西庫閣本則仍置閣中也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23일(기유)>

강 備局以關北災實分等及水原府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即見咸鏡監司 李翊模災實分等狀啓則吉州等十四邑鎮置之稍實安邊等十一邑置之次尤甚邑名色不爲舉論仍以後錄件記并請令廟堂稟旨矣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道臣分等亦頗稱停并與後錄請一體許施允之又啓言即伏見水原留守 金文淳災實狀啓則本府穡事有均豐之喜而或有沙覆未移全棄之災事目災結外不足災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矣所請加劃不至過濫依狀請許施請使之一一均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10월 5일(경신)>

강 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命依昨年從便區處

목 水原留守 金文淳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未盡處姑爲停止待明春更爲舉行教以依昨年例付之陵官從便區處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10월 12일(정묘)>

강 命陽山 露積植木時水原留守以下別單書入

목 敎曰陽山 露積兩處植木十餘萬株矣可謂鬱密予心欣幸酬勞之典曾有已例水原府留守以下別單書入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10월 21일(병자)>

강 水原兩峰植木時留守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見華留狀啓又聞閣臣奉審回奏兩峰植木可期鬱密施賞有例水原府留守 金文淳內下虎皮一令賜給差使員 水原府判官 洪仁謨 本陵令 李義玄各內下朱書百選一件賜給園軍同爲赴役則園官之領率董役不可異同朱書百選亦爲賜給禿城別將 李興潤營裨金載俊竝上弦弓一張賜給監官以下令本府米布題給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11월 5일(경인)>

강 召見戶曹判書 趙鎮寬于誠正閣

목 予曰向因領敦寧學條有水原民塚掘移之教矣助給之物則自本府舉行而恤典則生布限五同今日內戶曹 賑恤廳間出給也又敎曰恤典以何司舉行乎鎮寬曰當以賑恤廳出給矣予曰各別擇給此辭緣亦詳細宣布也鎮寬曰當依下教舉行矣予曰今日承旨坐直以右副同副爲之左副則以傳香承旨別省記入直也又敎曰召對若爲之則兼春秋二員入侍也

<일성록, 순조 4년(1804) 11월 14일(기해)>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華城府 嘉善盧大觀折衝金光壽通政沈聖益 (…)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월 2일(정해)>

㉔ 遞承旨 金履度 趙萬元以金在昌 韓致應代之竝前望也

㉕ 敎曰右承旨許遞前望單子入之 ○政院以萬元時在水原地乘駟上來事下諭啓敎以許遞與未差之代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待開門牌招察任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월 8일(계사)>

㉔ 命諸道今春陸操與巡歷巡點以官鎮門聚點代行水操各該營前洋設行統營合操停止以兼管右水營水操舉行

㉕ 備局啓言卽見總戎使 李仁秀 水原留守 金文淳 江華留守 吳載紹 開城留守 俞漢謨 廣州留守 李晚秀 統禦使 李海愚 永宗防禦使 柳相燁 江原監司 申絢 統制使 柳孝源 慶尙左兵使 李長喆 右兵使 趙文彦 全羅兵使 李近胄 公忠兵使 李元植 平安兵使 吳毅常 黃海兵使 曹命楫 南兵使 沈鐸 北兵使 申鴻周春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城操面操及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何以爲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詰戎之政莫大於水陸諸操連年拋置極爲疏虞固當如例設行而一時竝行軍民之弊不可不念陸操則竝與巡歷巡點姑爲停止以官鎮門聚點着意代行水操則迨此風和之時使各該營各其前洋依秋操例設行統營合操停止以兼管右水營水操舉行事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월 9일(갑오)>

㉔ 賓廳啓請勉進常膳賜批 左議政 徐邁修 右議政 李敬一 領敦寧 金祖淳 廣州 留守 李晚秀 水原留守 金文淳 判敦寧 朴準源 戶曹判書 趙鎮寬 左參贊 趙尙鎮 吏曹判書 黃昇源 禮曹判書 韓用龜 知敦寧 李彥植 右參贊 閔台燦 兵曹判書 韓晚裕 知敦寧 洪明浩 大護軍 崔東岳 上護軍 蔡弘履 漢城判尹 李集斗 大護軍 洪義謨 工曹判書 金勉柱 刑曹判書 李勉兢 漢城左尹 申大顯 開城留守 俞漢謨 護軍 李仁秀 徐榮輔 工曹參判 趙德潤 護軍 徐英輔 吳泰賢 吳載重 白師閔 鄭觀采 柳文植 李潤謙 申大僕 金熾 朴基豐 尹得達 戶曹參判 金魯忠 吏曹參判 朴宗來 全羅監司 沈象奎 刑曹參判 尹光顏 護軍 閔昌燦 李普天 崔獻重 禮曹參判 朴宗慶 兵曹參判 林漢浩 吏曹參議 鄭東觀 戶曹參議 金宗善 兵曹參議 朴瑞源 參知 尹羽烈 刑曹參議 金箕象 工曹參議 李壽咸

㉕ 賓廳啓言臣等再昨日進詣嚴廬之下仰瞻深墨之容下情不勝憂悶臣邁修敢陳從權之請而未蒙俞音藥院口啓至于再次而尙不允許群情之焦迫容有極哉三年之喪齊素之服飭粥之食固是自三代通行之禮而其變而從權者亦有聖人之明訓禮曰毀不危身又曰哀毀滅性君子以爲非又曰必有草木之滋卽薑桂之謂也此數語載之禮書昭示後世雖閭巷匹夫固不可徒守末節毀瘠成疾犯聖人傷者之戒況帝王家平日居養自與匹庶不同而今我殿下自侍湯焦灼之餘在哭擗哀毀之中糜粥之進御今幾日矣胃氣失其滋養榮衛日以銷鑠積久受傷勢所必至殿下之一身宗社之所付托億兆之所係望縱欲自輕其可得哉伏乞上念殿宮惟疾之憂下循臣等焦迫之忱勉抑至情快從權制批以時日漸邁慟慕彌深卿等此啓又何爲也古人於此量筋力行之予今不至於甚不得已何忍遽議乎至於殿宮勉進之道當竭誠仰請望卿等勿慮勿煩焉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월 19일(갑진)>

㉔ 給水原府燒死人恤典

㉕ 水原留守 金文淳以民家失火人物二名被燒致死啓敎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恤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2월 1일(을묘)>

강 禮曹以諸上司及八道四都進香吉日推擇啓

목 議政府三月初十日卯時宗親府三月十一日卯時儀賓府三月十二日辰時敦寧府三月十三日卯時忠勳府三月十六日卯時水原府三月二十一日辰時開城府三月二十二日卯時江華府四月初二日卯時廣州府四月初四日辰時京畿四月初八日卯時黃海道四月十一日卯時平安道 四月十七日卯時江原道四月十八日卯時咸鏡道四月十九日辰時公忠道四月二十日卯時全羅道四月二十六日卯時慶尙道四月二十九日卯時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2월 15일(기사)>

강 健陵 莎草有頃處命政府以下奉審慰安之節不卜日舉行

목 水原留守 金文淳狀啓以爲健陵陵上莎草自戊亥方至丑寅方因雨有頃長爲四尺五寸廣爲十五尺五寸修改之節令該曹稟旨舉行教以修改未久有頃若是大段尤萬萬驚心夜已向闕政府以下待城門開除辭朝馳進奉審以來雖不得如禮行祭不可無慰安之節依告由例不卜日祇告事由事令該曹舉行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2월 18일(기사)>

강 健陵 顯隆園疏剔枝葉命付諸陵園官區處

목 水原留守 金文淳狀啓以爲健陵樹木疏剔之役始自花山南麓至北麓束數一千九束故折半依例分給於役夫等處顯隆園疏剔之役龍虎內爲之束數四百三十束故折半分給於役夫等處而園所餘在束數則依例發賣會錄於堯千庫陵所餘在束數則自壬戌至于昨冬因下教付之陵官從便區處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例付之陵官區處此後則毋論園所陵所疏剔之始役畢役形止則狀聞枝葉區處一款付諸陵園官直爲從便處置勿復登聞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3월 4일(무자)>

강 健陵 莎草有頃處命修改前覆以乾莎

목 右議政 李敬一啓言健陵 莎草有頃處修改吉日尙遠而其間連覆油菴所見悚悶臣於昨以水原留守待罪時因下教始役前覆以乾莎若值雨下則加覆油菴矣今亦依昨年例姑先覆以乾莎之意請分付守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3월 6일(경인)>

강 禮曹以諸上司及八道四都進香吉日推擇啓

목 議政府四月初二日卯時宗親府四月初四日辰時儀賓府四月十一日卯時敦寧府四月十七日卯時忠勳府四月十八日卯時水原府四月十九日辰時開城府四月二十日卯時江華府四月二十六日卯時廣州府四月二十九日卯時京畿四月三十日卯時黃海道五月初二日卯時平安道五月十二日卯時江原道五月十三日辰時咸鏡道五月二十二日辰時公忠道六月初三日卯時全羅道六月初六日卯時慶尙道六月十二日卯時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3월 24일(무신)>

강 給水原府燒戶及致死人恤典

목 水原留守 金文淳以本府民家一戶失火人物一名燒死馳啓教以聞甚驚惻元恤典外別加顧恤致死人各別助恤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4월 2일(을묘)>

강 召見判府事 李時秀 觀象監 繕工監提調 趙鎮寬 禮曹參判 韓用鐸于誠正閣

목 時秀等健陵 莎草修改後入來也○予曰陵上有頃處先爲奉審則果何如而修改未久又此生頃何爲而然耶時秀曰今此仰達固知萬萬惶悚而當初陵役不能審慎連爲生頃此莫非臣之罪也第於營役之時適值凍陰之節莎草不善着根及夫雨潦之時未免頽下之患至於昨秋之修改也非不完固而似或審慎太過封築堅固莎根不能盤着而致有此今番之頃矣大抵莎是草也其所着根不如木根之深固地若稍堅則弱根不得深入灑水或過則泥土易致成澇而自軍門設水尺兒灑水太過着根未固及其解凍之後自然頽落固其勢也今番則莎草全務方正封築之際或有罅隙則以莎以土隨其罅隙之大小而填補至若灑水等節油草茈水尺兒等物一付之陵官其於暴陽大雨之時隨時量宜以爲適中則莎根似當善着故臣等以此相議已爲面飭於陵官矣予曰今則無後慮耶時秀曰今番則封築凡百雖工匠輩莫不竭誠爲之而後頃有無臣不敢質言矣時秀曰陵役才畢雨水卽下此固勝於人力灌灑誠爲萬幸矣予曰歷路及水原農形何如時秀曰秋牟則似可登稔而春牟則不無枯損之慮然昨日之雨足爲解渴矣予曰水原水深爲幾許耶時秀曰水深則未能知而僅爲泥塵矣予曰卿之所居是果川而其處農形亦何如耶時秀曰臣之所居卽露梁越邊而果川地也農形則與他處無異矣予命大臣早退時秀曰臣以微末去就屢瀆宸聽極其猥越而臣有十年痼疾若飲江水則似可收效故近居江干如意調治果有變動矣每以賤臣出入致煩上達臣不勝悚悶而今將退矣賴天之靈從便往來安意將攝是臣區區之願至於凡干敦匠往役等事臣不敢辭矣予曰今茲入城又何遽出也時秀曰臣於城中無所住處矣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4월 9일(임술)>

강 水原府進香于殯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4월 19일(임신)>

강 命華城屬龍仁等四邑所在餉租加分依狀請施行海西會付穀加分依甲寅例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文淳狀啓則以爲本府屬五邑所在南漢餉租依定式分留而龍仁 振威 安山 始興等四邑還總自來不敷排巡無路餉租半留條八千一百八十八石零內限二千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還餉分留法意雖重農節分給排巡無路在前加分已成年例請依狀請施行事分付允之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李相璜狀啓則以爲本道穀簿自來不敷雖在常年應分之數每患不足而昨年穡事未免失稔目下民情實有窘乏會付各穀半留中限一萬六千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留法意至嚴且重本道穡事雖未免歉猶未甚於癸丑甲寅之荐歉則今此加分之請至於一萬六千之多者或緣民情之窘乏其在典守之道有欠斟酌而第目下民事旣云遑急不可無闊狹之政請依甲寅年例一萬石特爲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4월 30일(계미)>

강 命水原府反閱修治等節依沁都 南漢例舉行

목 左議政 徐邁修啓言此水原前留守 曹允大狀啓也以爲本營軍器摘奸與反庫依內營例舉行事曾有定式而內營今已撤罷依南漢 沁都例舉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守臣狀辭事勢誠然自今守臣主管反閱修治等節一依沁都 南漢之例着意舉行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5월 7일(경인)>

강 召見顯隆園奉審承旨 韓致應于誠正閣

㉔ 予曰陵園殿奉審果皆無頃乎致應曰無頃矣予曰莎草何如致應曰葉色青新亦有方生之葉以臣所見着根無慮而陵官之言亦如此矣予曰松蟲之患止息乎致應曰蟲患初不侵於明堂之內而古西門近處略有此患今則浸息大皇橋近處則當初有熾盛之慮矣龍仁軍趁時拾捉今則快止留守與陵官皆以爲不復熾盛云矣予曰農形何如致應曰秋牟則幾盡向熟雖謂之無前大豐可也春牟則雖不如秋牟亦可免凶而移秧則果川 華城兩邑幾半爲之而民力不及姑未盡移然水根姑無不足之慮云矣予命挾侍宣示親祭祭文于直閣 洪奭周曰閣臣讀此祭文而字句間如有未盡處仰請刪改好矣奭周讀畢奏曰宸翰卓越以臣賤見不敢仰贊一辭矣予曰承旨出去後與閣臣取考列聖誌狀中所在已例正其頭辭出給香室書入後元本則安于內閣可也仍教曰頭辭竝書前後所進徽號也承旨 李好敏曰誌文之向來啓下者卽製述官之自家書納者故只書製述官職銜而燔誌之時當書書寫官 禮參 徐榮輔職銜矣予曰唯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5월 21일(갑진)>

㉕ 召見奉審承旨 韓致應于誠正閣

㉔ 予曰健元陵上奉審則無頃乎致應曰無頃矣予曰莎草無頃乎致應曰無頃矣予曰局內諸陵奉審則無頃乎致應曰無頃矣予曰東郊農形何如致應曰與日前華城往來時所見無異牟麥豐熟水根秧畝方張茁長高燥之地則姑未及盡移矣予曰陵寢局內松蟲無之乎致應曰略或有之而不至大段矣承旨 李文會曰請諡時五禮儀則前期一日執事者受香當日獻官奉冊寶進去矣而近例則香祝冊寶皆於當日獻官奉進矣今番儀注則雖依五禮儀磨鍊以入而舉行則依近例爲之之意敢此仰稟矣予曰依此爲之可也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5월 23일(병오)>

㉖ 行藥院入診及次對于熙政堂 藥房都提調 李秉模 提調 黃昇源 副提調 徐美修

㉔ 藥院日次請診也○秉模等曰俄者藥院口啓未及承批焔炎極甚勞動既多素膳進御凡幾日矣區區下情不勝憂慮臣若不得請則不敢退矣予曰昨日口啓之批已諭而當仰勉於殿宮矣秉模等曰雖以仰勉於殿宮爲教而殿下若不先自允從則以殿宮止慈之德亦豈安於心乎近日哀疚之中聖體諸節幸無大損臣等不勝欣忭之至而第伏念聖候新經痘症康復未久而勞動亦既多日常膳尙未許進尤不勝焦悶矣右議政 李敬一曰痘候平復纔過百日此時固異於常時矣左議政 徐邁修曰臣等以區區憂慮之忱昨已陳箚聯籲而伏念玉體勞動多日哀毀過節不知不覺之中易致受損殿下身非殿下之所得自私者也卽宗社之攸托億兆之所係豈可一向任情哉秉模曰臣於向日郊迎之時仰瞻天顏則哀毀過節玉色深墨如是之中屢日素膳是豈大聖人保壽之方耶副校理 李泳夏曰大臣所奏卽舉國臣民之所同情而殿下若不允從則雖已仰勉於殿宮而殿宮豈有先爲復膳之理乎伏望卽爲允從焉禮曹參判 徐榮輔 行護軍 朴宗慶待教 朴宗薰等曰大臣已有所奏而聖體復常日雖稍久調護諸節尤異他時而五月嚴廬哀毀過節連衣將事勞動既多此時保壽之方尤當不容少緩而況我列聖朝已例之皆然者乎伏願卽從大僚之請焉予曰藥院口啓姑未批下連爲仰勉後更當下教矣秉模曰雖伏承更爲下教之教而此非快許之教也未承允俞之音則臣等不敢退矣予曰口啓不可無批答而殿宮姑未允從更爲仰勉後當下教矣秉模曰殿下如不先從則殿宮豈有先爲允從之理乎未準此請之前次對決不當爲之矣午熱漸劇夜來勞動之餘久爲臨殿實爲焦悶亟下俞音焉予曰當先爲仰勉於殿宮矣秉模曰殿宮雖不勉從殿下先自勉從而更爲仰勉於殿宮實是十分穩當底道理矣予曰次對爲之邁修等曰臣等之屢次力請極甚惶悚而未承俞音之前次對不敢爲之矣秉模曰大臣之不得爲次對誠當然矣次對乃是民國之事而今日民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乎宗慶曰今日日氣劇熱上下相持極爲焦迫矣殿宮之不卽允從者必以殿下之尙靳俞音也殿下先自勉從則殿宮豈不許進乎宗薰曰連日勞動之餘當午臨殿久煩酬應實爲焦迫矣此非如是靳許之事惟望亟允焉邁修曰恭惟我先大王以大聖人之德之孝因山後卽允復膳之請以我殿下動遵先王之聖德獨於此事何爲如是持難乎予曰當仰勉而丙申年再虞後亦既允從今當依此矣秉模曰此是勉從之教乎予命書口啓批答

邁修曰再三虞祭連爲親行臣等舉切焦悶矣其在保蓄之道豈可每每親行乎予曰昨日則日氣稍勝故果爲親行而此後則亦有齋日當或有攝行之時姑且觀勢爲之矣邁修曰四虞祭則當攝行乎予曰非謂四虞也今月內當或有攝行時矣敬一曰卒哭祭則雖親行而自四虞祭連使攝行似好矣邁修曰哀疚勞動之中玉體易致受損之節以孝安殿平日愛護聖躬之至意豈不憂慮於昭陟降之際乎四虞則以攝行磨鍊好矣予曰當觀勢下教矣秉模曰臣之前後情勢豈可晏然冒膺於此任而昨日附奏之批去益惶悚他不暇顧章皇入來而蓋此等舉措非獨臣一人之損失由是而朝廷不尊其所關係亦可謂不輕矣予曰此後則將欲何以處之耶秉模曰夤緣冒據萬無其望今日筵退後不敢循例仕進矣臣罪負至重不敢望體諒之恩惟望亟賜處分矣予曰所奏萬萬過矣秉模曰臣固知萬萬惶悚而聖教亦多過中矣大抵臣下之不當處義而處義者則罪之可也而以群臣微末之去就每有非常之教古或有如此事而名臣碩輔多有以此仰勉矣予曰病患如未差可則不必每仕進間或仕進似好矣秉模曰臣之衰病日甚今亦暫時登筵汗流如漿脚部大痛矣予曰病患須還第調理而後日次入來可也不然則更當召見矣予曰迎勅時動駕不得不爲之而館所接見便是賓主私禮也卒哭前動駕終涉如何送勅則在於卒哭後然則迎送勅時當動駕而館所接見欲停止大臣預須知悉善爲周旋都監堂上亦爲知悉可也予教惠堂韓用龜曰大臣向以惠局釐弊事有所奏達者鄉須盡心舉行克思釐弊之道也用龜曰小臣豈敢不盡心奉行而此非數年內可以釐弊之事也惟當竭誠奉行矣予曰收捧事亦爲着實舉行可也予曰守陵官撥馬草記何如大臣詳達可也邁修曰庚申年則果有撥馬而此是自前所無之例置之似好矣予曰丙申年則何以爲之乎敬一曰丙申年則不爲之矣邁修曰見京畿監司報狀則丙申年因山後卽爲還收且庚申年則華城府本有南撥故用之東撥則本無豈可創出乎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6월 25일(정축)>

㉔ 備局以減貢米區處啓

㉔ 備局啓言昨冬因大王大妃殿下教移來供上減罷之數出付廟堂以爲還弊釐正之策事奉承傳教矣臣等取見減貢單子則每年數爻爲二千三百餘石以此數爻實無相當排比之道矣取考諸道穀簿爛加商確則京畿勅需穀事實有可悶者以其當初數爻之夥然或畫給地部以爲作錢取用或移付華城以爲諸般給代餘數無多盡入於年前迎勅之需而自己未以後勅行頻仍勅需所用雖自常賑廳劃給白地措備後時會減前後道臣狀報連續請得折米數萬餘石以爲支用云勅需米之華城移付條二萬三千石內一萬八千石戶曹移劃餘在二千餘石并耗還屬畿營使之依前需用其代殿役時戶曹請得兩南穀折米二萬石移屬華城而兩南穀價與畿邑多寡不侔本府支放多有不足之慮以江都劃給五邑屯稅軍布并還屬以爲添補之地兩南穀二萬石既是爲經費請得之物則其代以減供米姑爲劃給於該曹二萬二千石限年準給之後使之儲留於該廳之意請分付勅需米中華城仍在五千石不可稱以勅需以華城互換米稱名允之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6월 25일(정축)>

㉔ 命水原府還餉留庫租一千六百石依狀請加分

㉔ 左議政 徐邁修啓言此水原留守 金文淳狀啓也以爲今年麥事猶未均登農務方殷民食告乏會付還餉留庫條中租一千六百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農糧告乏耘役方張請依狀請施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6월 25일(정축)>

㉔ 水原留守 金文淳以果川縣監 李審度罷黜馳啓

㉔ 狀啓以爲本府梧井面方有殺越之變初檢官以果川縣監 李審度差出矣該縣監以不當煩之事再次煩報一時爲急故以始興縣令 趙儀達改差初檢官使之開檢後覆檢官更以果川縣監差定則忽又言病連呈辭狀終不馳進後弊所關決不可置而不論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因義禁府 審度囚單教以使

之今日內卽爲開坐捧供以入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7월 14일(갑자)>

㉔ 命金吾囚李審度議處

㉕ 義禁府啓言果川前縣監 李審度原情以爲水原府 覆檢官以渠差定而渠有落馬之厄果不得進云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7월 15일(을축)>

㉔ 實錄總裁官以下施賞有差

㉕ 敎曰正宗大王實錄總裁官 左議政 徐邁修 鞍具馬一匹面給領府事 李秉模 左議政 徐龍輔各兒馬一匹賜給判府事 李時秀仕無都廳堂上水原留守 李晚秀 兵曹判書 金祖淳各熟馬一匹賜給都廳郎廳副司果 吳淵常 副校理 鄭來百 副司果 宋冕載 宋知濂并加資副司果 元在明 副修撰 閔耆顯各熟馬一匹賜給直講 申絢 副司果 金邁淳 司成 金啓濂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副修撰 趙萬元 副司果 申龜朝 尹命烈 掌令 朴宗京 副司果 金啓溫 朴宗慶 洪奭周 副修撰 張錫胤各兒馬一匹賜給副司果 李勉昇 副修撰 金會淵 待敎 李存秀日淺竝勿論各房堂上禮曹參判 金義淳 行護軍 吳載紹 行大護軍 黃昇源 趙鎮寬各熟馬一匹賜給判尹 趙尙鎮 行護軍 李翊模 李魯春 右尹 申獻朝 禮曹判書 金觀柱 戶曹判書 李書九 行都承旨 金達淳 刑曹判書 曹允大 刑曹參判 徐美修 工曹判書 李敬一各半熟馬一匹賜給行護軍 金啓洛 李肇源 行左承旨 韓用鐸 李始源各兒馬一匹賜給行大護軍 李集斗 水原留守 李晚秀 行副提學 南公轍 兵曹判書 金祖淳日淺行上護軍 金載瓚 左參贊 韓用龜 工曹判書 李義弼 開城留守 金文淳 廣州留守 徐邁修仕無并勿論校正堂上行護軍 徐榮輔 行大護軍 黃昇源 趙鎮寬 行副護軍 沈象奎 戶曹參議 朴宗慶各熟馬一匹賜給刑曹參議 徐有槩 禮曹參判 金勉柱 行副提學 南公轍 春川府使 金近淳各半熟馬一匹賜給校讎堂上行 左承旨 韓用鐸 刑曹參判 徐美修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各房郎廳副司果 金啓溫 尹愔 兵曹佐郎 林景鎮 持平 徐長輔 副司果 趙台榮 宋應圭前監察 李惟命 副司果 宋冕載 吏曹正郎 姜世揆前牧使 李元八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前佐郎 李基慶 副司果 姜浚欽前典籍 李勉求 副司果 宋知濂 元在明前佐郎 金相休 副修撰 張錫胤 副司果 李重蓮 副司直 閔師宣 副司果 李渭達前持平 黃基天 副司果 李德鉉 副修撰 金會淵 副司果 尹致鼎 應敎 金銑 副司果 尹命烈 尹濟弘 吏曹佐郎 南度中副校理 鄭來百 吏曹正郎 崔之聖前佐郎 洪義膺 副司果 洪秀晚 持平 朴宗正 校理 安廷善 右通禮 李顯道 正言 權峻 獻納 姜世綸 副修撰 尹行直 副司果 李東煥 申龜朝 直講 李東冕 副司果 尹魯東 兵曹正郎 洪受浩 副司果 李永老 李勉昇 任厚常 持平 柳遠鳴 掌令 鄭澣 獻納 尹尙圭 軍資正 南惠寬 副校理 鄭晚錫前佐郎 申緯 副司果 姜彙鈺 李敬參 金邁淳 金碩鉉 兵曹正郎 李好敏 副司果 李在璣 韓興裕 掌令 朴宗京 副司果 洪奭周 副校理 申澈 右通禮 崔時淳 奉常判官 金熙華 副司果 李寅采 呂東植 副修撰 趙萬元 閔耆顯 副校理 洪義運 副司果 李埈 朴宗慶 鄭魯榮各兒馬一匹賜給待敎 李存秀 副修撰 金熙周 吳翰源 副司果 鄭東榦 吳淵常 尹久東 持平 金鐸日淺副司果 金啓河 副司直 尹益烈 副司果 李象謙 正言 金在昌 執義 尹羽烈仕無并勿論粉板郎廳副司果 李愚在 朴宗琦 徐有望前持平 黃基天日淺敍副司果 李德鉉 洪義俊 韓兢履 洪儀泳 兵曹正郎 趙良鎮 副司果 朴英載 徐鼎輔 李潮 尹濟弘各兒馬一匹賜給又敎曰實錄廳別工作繕工奉事 洪大衡陞敍調用又敎曰今此實錄廳堂郎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無得疊授又敎曰加資及陞敍人員皆令今日政見窠調用又敎曰實錄廳監印監官以下竝依辛丑年例施賞唱準令該曹木布分等施賞員役工匠亦參考定式分等施賞後草記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8월 18일(무술)>

강 判下上言于各該司

목 配案則弘得以鍾城之人往訪邪魁李箕延之謫中米包周恤冒禁相通爲目不可以其子鳴籲之辭有所取信第念弘得果是鍾城之人則僻遠之地邪學之漸染或爲一分可疑之端請令該道查實稟處教以既已放送此啓目置之○漢城府啓言觀此昌陵令尹宅烈上言則以爲其祖父母墳山在於龍仁而忽於甲子華城居金魯轍勒埋其妻於渠祖父母山單白虎坐立俱見之地渠起訟以四山內當禁之處置金哥於落科掘移納俵不啻屢次一向頑拒特命道臣卽速掘移云四山內單白虎不計步數載在法典況又屢訟見落無意掘去揆以法理在所當禁卽令掘移之意請分付道臣允之 (…)

又啓言觀此西部故學生金培遠妻韓氏上言則以爲渠四代墳山在於華城青好面昨年前甲山府使 李膺福埋其妻於渠本家四代墳山單青龍咫尺之地呈訴于本官彼隻已歸落科幸其無後終無移葬之意伏乞卽令掘移云單青龍咫尺之地稽之法典固當卽掘請分付守臣詳查決給允之 (…)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8월 2일(임오)>

강 秋曹以擊錚人等原情啓

목 刑曹啓言 (…)

華城人李繼鎮稱以逼近於渠之祖父山起訟於豐德官嚴囚督掘之意發牌推捉李繼鎮祖父塚云者乃在於渠母山十數步許而此地卽兒葬與流乞混雜入葬之北印指一箇古塚曰此是渠祖山自官卽令渠掘移母山故洪倬執繼鎮而詰問則繼鎮忽然變辭曰所志誤書以祖父山實則族曾祖山云當初起訟之李繼鎮變名 李涵故洪倬據實質證於官家則官家反起怒於摘發奸狀決答後使渠督掘渠呈議送於前道伯 金達淳則以其決訟委折及摘奸圖形粘連報來爲題則官家以肆呈議送起怒渠父子竝爲枷囚旋放而以給錢私和之意申申解諭矣忽有成姓人乃官家六寸多有徵索曰此是官家之意向脅之誘之渠以貧爲辭矣其後李涵又以繼鎮之名呈官被捉而入則使之依營題再次摘奸而枷囚渠父故不得不閏六月初掘出母柩國典十年不祭則勿許聽理而今此李塚則該里八九十老人不知誰某之塚且未聞越人五塚而督掘故又呈議送於新道伯 徐滢修則以長湍府使躬往摘奸論理稟報事題給而長湍不欲當之又移定坡州 交河亦不欲雌黃決訟無期伏乞特令該道臣嚴覈決處俾得還葬故山云請上裁教以令本府查實 (…)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8월 2일(임오)>

강 召見承旨 金宗善于誠正閣

목 宗善曰俄聞都承旨言則內閣所印大學類義當於今十七日畢粧云矣進書儀當如例舉行乎予曰祇迎等節亦如儀爲之可也宗善曰今二十二日華寧殿誕日祭獻官自前以華城留守爲之而今番則健陵補土之役留守亦當進參日子相值合有變通之道矣予可之宗善曰在前京畿監司行部停止之時楊州 驪州地各陵園墓則各該牧使使之奉審而西道陵寢則承旨一員進去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予曰依此爲之宗善曰何承旨進去乎予曰同副承旨進去可也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9월 15일(갑자)>

강 命水原府加請災結依狀請許劃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文淳災實狀啓則以爲本府穡事雖謂之無前大有而水沈成川及海溢鹹損等災合爲一百一十一結七十負三束事目災十五結外不足災九十六結七十負三束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以濱海之地地方稍廣若而被損難保必無加請災九十六結零依狀請特許準劃使之均俵事請分付守臣允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9월 20일(기사)>

강 領敦寧 金祖淳 水原留守 金文淳以健陵來龍補土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健陵來龍補土以今月二十一日始役之由前已登聞而臣等當日馳詣陵所與地方官洪仁謨本陵令 李義玄 參奉 洪集圭及相地官 金尙澤詳審役處爛加商確後率領陵園軍僧軍與面軍三處補築躬自監董至本月二十四日始爲畢役而補築長廣以周尺計之則來龍右邊第一處長一百四十五尺廣二百二十尺深三丈第二處長八十尺廣八十二尺五寸深二丈後西麓脊長六十尺廣五十尺高六尺而軍丁都總及糧錢實數一一區別開錄於後而糧錢則謹依筵稟定奪就於本府儲留甲寅大同條中計數取用矣○錢四百五十四兩二錢五分負土面軍一千八百十七名雇價每名二錢五分合錢九十八兩八錢二分看役校吏食價及雜費米一百八十四石五斗三升五合以上錢五百五十三兩七分代每石三兩貳米七石三斗六升陵軍二百二十四名園軍一百七十三名僧軍一百四十六名合軍五百四十三名每名糧米二升合米一百九十一石八斗九升五合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9월 26일(을해)>

강 領敦寧 金祖淳 水原留守 金文淳以健陵外案諸處補土形止及播植物力馳啓

목 狀啓以爲健陵外案陽山峯內外老積峯補土去月二十一日始役臣等與差使員地方官洪仁謨本陵令 李義玄 參奉 洪集圭眼同董役本月初七日至補土編結被莎植松等役次第告訖補土處長廣步數植松株數軍丁名數及所入錢實數一一區別開坐後錄今春陽山下民塚移掘時助給錢布陵上相望處外案半月峯 筆峯與細藍橋邊播植物力及禿城城內春舍毀撤暗門一座新設所入錢一體開錄于後而各項所入錢謹依筵稟定奪就於本府貯置庫軍保錢中爲先計數取用矣○後錄陽山峯補土編結前面四十七處合長九百四十五步半廣二百八十八步後面二十七處合長七百四十九步廣三百六十九步半播種松子五斗楸子五斗橡實五十斗植松一萬四千九百八十四株內老積峯補土編結前面二十九處合長一千一百六十三步廣四百三十六步半後面十八處合長三百三步半廣一百六十七步半橡實三十九斗植松一萬九千八百五株外老積峯補土編結前面二十六處合長八百四步半廣二百二十步半後面十三處合長四百二十九步半廣一百三十六步半植松二萬二千五十六株石串補土編結前面十處合長一百十一步半廣五十二步半後面十處合長五十六步廣六十六步植松二千一百八十三株老山補土編結前面五處合長一百五十六步廣三十九步半後面三處合長六十七步廣二十一步半月峯播種松子二斗橡實三十二斗皮稷十九石筆峯播種松子一斗橡實十八斗皮稷十一石細藍橋邊播植橡實十二斗植松一萬四十七株以上松子八斗楸子五斗橡實一百五十一斗皮稷三十石植松六萬九千七十五株錢八千一百七十八兩七錢五分募軍三萬二千七百十五名每名雇價二錢五分式錢二百六十一兩二錢陵軍二千四百四十九名園軍一千九百八十七名僧軍一千六百六十六名禿城鎮隸四百二十八名合六千五百三十名每名糧米二升代錢四分式錢二百十二兩九錢六分京植木軍九百六十八名每名食價二錢二分式錢一百九十五兩質松木四萬二千三百四十七株價錢七百二十六兩六錢一分陽山峯下民塚移掘時助給物力錢六百八十六兩禿城暗門一座新設及春舍毀撤時助給物力錢一千六百二兩七錢三分看役校吏食價及各樣輸運馬貴雜費錢四百五十三兩九錢二分看役牌將以下募軍等犒饋所入合錢一萬二千三百十七兩一錢七分抹木四萬七千五百三箇舉薪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五束空石一萬一千立以上陽山峯內外老積峯 石串 老山等補土編結排鋪布五同賑恤廳下來內下三同二十二疋陽山峯下民塚移掘時助給在一同二十八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0월 8일(정해)>

강 召見領敦寧 金祖淳于誠正閣

목 予曰健陵 莎草何如乎祖淳曰莎草今則着根堅固更無他慮矣予曰健陵來龍補土之役今番則已完

役否祖淳曰補土則因其本形略以土石補築而蓋以莎草今則形體宛然工役堅緻若使初見人見之則難辨天作與人作矣外案陽山及內外露積峯則役處浩大幸得垂畢而自山下望之則有鬱然之勢無脫落之處內案山則石串籠巖之沙汰處不至大段而其土脈或有小小頽落處不可不略加修築故仍以如干役軍隨處補築而大抵今番之役幸得堅完雖值雨潦之時似無後慮矣至於民塚則或有年久無主者而皆在於不見之處矣予曰有何他事之可奏者乎祖淳曰今番工役時京鄉看役輩莫不殫誠盡力而其中牌將安德恒前後効勞甚多陵官以兼監役盡心董役園官亦多効勞矣予曰園官誰也祖淳曰參奉 林昇運矣予曰陵官以下監董人姓名別單書入可也祖淳曰臣以顯隆園齋室改建事與園官相議則本齋室牆內足有變通之道物力則不必劃出於經費有從他區劃之道而齋室事體自別不可自下擅便故敢此仰達矣予曰後日留守登筵時當下教矣祖淳曰今則冬節已屆勢將待明春改建物力則軍保錢中推移以用似好而當待下教舉行矣又奏曰植木事先以松樹三四萬株種植於緊急處而大抵種樹之方冬不如春松子及橡實待明春解凍後更議種植似好矣又奏曰凡土役之處當春和解凍之節則土脈易至融解且植木蓋莎之處難保無浮疏之慮莫如用人踏蹴以致堅固而不必別用役軍待明春使陵園軍合力踏蹴之地似好矣又奏曰先朝時華城行幸每在於每年正月故始興輦路有掃雪軍來赴者矣今則行幸既無正月內定期則許多田夫之各自四五十里外每歲來赴者往來之際爲弊不少合有軫念之道故敢此仰達矣予曰與留守往復相議爲之可也祖淳曰南陽人金守昌自己酉年自願植木先朝有滿十年提稟之受教矣至庚申年已滿十年而尚未登奏其後植木時渠每自願赴役殫竭監董而今番役事時亦爲來赴矣予曰其爲人何如祖淳曰其爲人則蠢蠢無知純實可尙而勤幹工役効勞極多既有提稟之受教故敢此仰達矣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0월 9일(무자)>

강 命禿城別將以該府中軍兼管事詢廟堂處之

목 領敦寧 金祖淳啓言臣於今番董役連住禿城山城矣蓋此山城形勝控扼三南衝要昔自權慄拒倭築城設鎮以至於今而脫有緩急水原城闊而地庫無險可恃勢將以禿城爲守則其爲保障不啻如大興之於松京而況奉陵園以來此地之繁重尤有別焉在前水原之爲府使時則中軍兼別將常住山城一自陞留之後遂爲單鎮別將而鎮況至爲殘薄其於城堞樓櫓廡宇器械之繕葺措備初非擬議如又屬於京外久勤之窠則其地望亦不足以鎮係鎮民之心臣意則別將準瓜之後勿以久勤差代依前以該府中軍兼管別將之任使之往來留住專意統轄若當繕城葺廡之大役則自本府亦爲照管助力實合桑土之義而事係官制請下詢廟堂處之從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0월 9일(무자)>

강 飭華城陵園所樹木疏剔及落葉掃除之役

목 領敦寧 金祖淳啓言陵園所內外山樹木之傍枝疏剔及落葉掃除之役自前以三日爲限而近年則樹木之茁茂深密日異而月不同三日之內疏剔與掃除實不及千萬分之一二秋深之後則食松之蟲悉蟄積葉之中至春上樹其患不少自今爲始以一朔寬限使陵園官分掌地界看檢舉行疏剔則限十年爲之掃除則不但陵園軍遠近民人亦許勿禁則長養之道去蟲之方實合兩便請以此分付該府使之知委陵園官從之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0월 9일(무자)>

강 判下健陵來龍案山補土植木賞典

목 教曰健陵來龍內外案山補土今已畢役領敦寧 金祖淳 華城留守 金文淳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其餘依別單判下捧傳旨施賞頃聞回奏之言園官之効勞無異陵官云參奉 林昇運亦爲陞敘○因健陵來龍及案山補土植木監董看役人姓名別單教以令 李義玄滿瓜守令作窠差送參奉 洪集圭陞六都廳 水原

中軍 閔百履右職調用差使員 **水原判官** 洪仁謨陞敘**禿城別將** 李興潤 相地官 兼看役 金尙澤竝相當職調用奏時官令該監高品付料員役令該曹考例施賞監董前察訪 安宅仁 都策應折衝卞之鎔 補土所都牌將出身金鎮喆嘉善盧大喆竝加資嘉善金昌仁 策應監官 李元榮竝邊將除授牌將安德恒前後効勞極多善地邊將待窠首先擬入金守昌聞有滿十年提奏之受教而至今自願赴役云邊將待窠差送牌將李珍國等四人令本曹收用金德采令該曹收用金鰲福等九人令該營該廳收用都牌將本府別武士 裴仁燦等三人竝賞加其餘將校員役及陵所園所書員守僕等竝令本府從最厚例施賞京植木軍令該營別加施賞○訓局啓言京植木軍孫漢光等四十二名各木二疋布一疋別加施賞其餘待年軍陸昌信陞元除案軍車聖麟等四名待窠還屬○禁衛營啓言植木本營軍金殷得等三名各木二疋布一疋別加施賞○御營廳啓言本廳軍李允福等七名各木二疋布一疋別加施賞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0월 12일(신묘)>

강 頒賜大學類義

목 敎曰大學類義內入**華城**紙一件禮單紙三件卷冊紙八件別白紙十件白紙三件合二十五件西庫各色紙八十四件五處史庫各白綿紙一件內閣卷冊紙一件外奎章閣 白綿紙一件白紙一件卷冊紙一件外閣白紙一件弘文館 白紙一件成均館 白紙一件春坊 白紙一件監印閣臣五各別白紙一件時原任閣臣十三各白紙一件編次諸臣京畿監司 徐澄修 刑曹參判 尹光顏 參閱諸臣護軍 金履永 副修撰 金啓溫 各白紙一件監印檢書官 柳得恭 李功懋 李光葵 徐有殷 柳本藝各白紙一件看役僉使 柳明杓 白紙一件賜給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0월 16일(을미)>

강 召見**華城留守** 金文淳于誠正閣

목 予曰向來補土之役果完固爲之耶文淳曰向來沙汰處及後面有頃處盡爲補築此後則似當無頽下之慮矣予曰播種一事何以爲之耶文淳曰時值凍沍不得播種故橡實松子善爲儲置以待明春矣予曰補土處果踏堅乎文淳曰此時踏土恐不如解凍之時故將待春踏堅矣予曰園所齋室煙氣逼近於**健陵**丁字閣故曾以齋室變通事有所下敎矣何以爲之耶文淳曰向與領敦寧與之相議而傍設十餘間廊舍則外而無營建之顯著內而無煙氣之逼近矣予曰物力所入當爲幾許耶文淳曰物力容入似當爲一千五百兩矣予曰今番內帑庫錢六千兩劃送外當加劃一千五百兩亦自內帑出給須善爲經紀也文淳曰今承內帑錢別下之敎誠極多幸矣始役則當待春爲之而園官人固勤幹使之兼監役董飭似好矣予曰物力當與前所劃給者同時出給雖今日同爲受去可也仍敎曰營建日子以正月間涓吉從便爲之好矣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1월 12일(신유)>

강 重推**水原留守** 金文淳

목 政院啓言**水原留守** 金文淳謂以廢務使判官替行修啓請該留守從重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2월 1일(경진)>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翊模 參判 朴宗來進

목 以朴宗球爲**水原判官** 宋煥吉爲慶山縣令 趙尙鎮爲判義禁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2월 12일(신묘)>

강 嘉順宮進服加味六君子湯命依前方十貼製入召見入格儒生于熙政堂命內局提調 徐榮輔同爲入侍

목 予曰禮判向來事前後昭晰備至今則不可曰有情勢而何其過引乎榮輔曰前後飭教不啻截嚴萬萬惶悚而小臣情勢可謂鐵限矣迫於嚴命勉出肅而實無抗顏對人之心矣承旨 申絢曰今十五日卽華城華寧殿奉審日次而華城留守 金文淳 謂有情勢廢務還次判官 洪仁謨日前移拜他職或值如此之時則中軍有替行之例而聞中軍亦有實病甚重不得替行云何以爲之乎予曰望日則使前判官奉審二十日奉審則承旨前期更稟可也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2월 13일(임진)>

강 顯隆園火巢內失火人家移建事令該曹稟處

목 水原判官 洪仁謨狀啓以爲顯隆園火巢內居守護軍 崔喆孫挾房三間今十四日失火燒燼而火巢內失火人家之移建於火巢外既有定式此與全家燒燼有異移建一款何以爲之教以聞甚驚駭移建一款令該曹稟處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2월 16일(을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而總以論之其數不多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後錄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權或所管二牧場甲子籍付馬二百一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合馬二百二十九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三匹內壯雌馬八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六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加報二匹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2월 19일(무술)>

강 以趙鎮寬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敎曰政官牌招開政華城留守當日下批使之不多日內肅命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2월 21일(경자)>

강 水原留守 趙鎮寬疏陳母病乞遞賜批

목 疏略曰臣猥控至懇度支重任特賜輦輿竊庶幾由茲以往幸得長暇母子相依以遣餘生不自意新除之命忽下於此際顧臣母病難於轉側非路之遐而將往無由此時離捨又非人理之所可堪藉曰養老之道內外有殊然其所縻彼此無間焉有丐養未幾諉之以榮養而晏然冒赴者哉伏乞亟遞新除職名任便調護批以卿其勿辭下去交龜後上來將母以往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2월 24일(계묘)>

강 命水原留守 趙鎮寬當日辭朝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2월 24일(계묘)>

강 推水原留守 趙鎮寬

목 狀啓中有誤書承旨請推也

<일성록, 순조 5년(1805) 12월 28일(정미)>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

목 予曰右相初筵舉條領左相皆見之乎領議政 徐邁修曰臣果得見而右相所奏語皆切實忠愛之惓溢

於辭表嘉納之聖意臣固欽仰贊歎之不暇而古人云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伏願深加體察焉予曰右相舉條中李塙 朴夏源等事係是近來事也固當商量處分而至於朴致遠 尹在謙事事在久遠大關義理不可不詳審爲之故考見於政院日記則入於洗草中使右相覓納兩書而得見原本則果是不忍見不忍聞之事以此看之先朝所以仰請洗草英廟所以特許洗草蓋出於不欲以此等不忍見不忍提之事留其文蹟於世間也兩朝之聖意既如此則在後嗣遵守之道豈忍迫提乎予反迫悔其原書之推見而有若得罪於英廟 **景慕宮**先朝矣**景慕宮**容諫之聖德予固欽仰而祖子孫自是一體先朝所不忍見不忍道之事予豈可褒贈於今日乎卿等皆先朝舊臣也須次第詳陳可也邁修曰右相之初筵所奏儘出於憂世道之訛謬慮義理之晦塞矣予曰事係至重至大故欲見兩書之原本矣及其得見之後則毛骨俱竦迫悔莫及矣今以先朝之心爲心則凡關係某年者皆是不忍聞不忍道者也今此書本之推見於予心若得罪者然矣舉條中有曰邪說流行邪說者何謂也右議政 金達淳曰臣伏聆縷縷下教不勝惶悚之極而蓋先朝之闡揚先世子德美也必以容諫二字爲第一義蓋至難泛之言有其嘉納之聖德矣予曰右相舉條仰奏時不知此書之入於洗草中耶達淳曰日記洗草事臣亦知之至於此書之竝入洗草中臣初果不知而其時容諫之聖德常於家庭間聞知矣褒贈諫臣實合闡揚之道故所以初筵之仰奏矣予曰容諫之聖德予亦欽仰而凡於事關某年則是先朝所不忍聞不忍道者也今此褒贈之請萬萬不可矣達淳曰荐承聖教臣何敢縷縷煩陳而雖係不忍聞之事若涉於闡揚德美之一事則到今褒贈之舉亦豈非闡明之道乎先朝壬子年一種不逞之徒傳播四字之凶言誑惑一世之人心故先朝特以容諫二字爲闡揚之道者亦出於憂世道迫不得已之聖意也邪說尚未底定褒贈一事實爲彰瘡之政故所以仰請於初筵者也予曰卿之所奏予意則不然矣某年事之不忍提不忍道先朝聖心可知而特許其洗草之仰請則英廟聖意亦可知矣今亦與其時無異而英廟先朝所不忍爲者若施褒贈於今日則非但如有得罪恐負兩朝之聖意矣達淳曰小臣區區淺見之所以痛迫者蓋爲先朝之以此受誣於凶徒故也向來所以仰奏寔出於恐隄防之或弛矣予曰邪說云者何所指也達淳曰蓋朴夏源輩得罪於義理者而一自蒙有之後一種怪鬼之徒煽動邪說欲爲傷害義理故舉條中云云正謂此等類矣邁修曰雖以李塙言之世豈有萬人疏乎可知其脅持誣逼之計伏望亟降處分焉予曰李塙 朴夏源等事到今猶屬餘事朴致遠 尹在謙事欲待大臣三司之登筵一番洞論故茲言之而右相初筵所請不得不賜批從當有批答矣邁修曰李塙 朴夏源輩必欲角勝義理至欲網打摺紳此等之類豈可不亟下處分乎左議政 韓用龜曰右相所請實出於嚴懲討之意領相亦有所奏惟伏願處分之亟降焉予曰 李塙 朴夏源事亦是餘事而從當賜批矣予曰東萊事尚未出場大臣出去後詳考草記以聞義州犯越人事則事關邊情而法不可不審一有差錯則大關後弊前右相回啓有分首從之請而平安監司狀啓則勿論首從當並施同律云前例果何如耶前或有首犯則用一律脅從則用次律之例乎前例詳考以入而舉條亦書入可也邁修曰李塙 朴夏源事不必如是斬持伏望亟下處分焉予曰俄有賜批之教姑俟舉條批答可也**水原留守** 趙鎮寬曰陵上蓋莎處新舊無痕甚爲堅緻其補土處亦無他慮方使築踏而皆得完固矣**顯隆園**齋室始役事聞園官言則日子自禮曹推擇啓下然後可以舉行云矣予曰大臣之意何如用龜曰待其始役之時華留往復於禮曹從便爲之似好矣予曰依大臣所奏臨時往復爲之可也副校理 李尙愚曰李塙 朴夏源事大臣已縷縷陳達而處分尚未下焉此非上下相持之事也如此則義理漸晦隄防不嚴矣予曰大臣舉條當賜批矣司諫 李寅采曰臣追後登筵大僚所奏上下酬酢不能詳聆而李塙等事事係隄防不可斬持者亟降處分焉予曰臺臣與玉堂有異陳啓後當以所懷仰奏而今此所奏有違格例矣寅采曰臣謹當以所懷仰奏矣臣前後屢叨言地率多陳腐之言而今此所奏寔出於一國公公之憤此等處若不赫然果斷雷厲風飛則或恐義理由是而漸晦隄防由是而益壞矣伏願亟降處分焉予曰李塙事先朝已有所洞悉者當於大臣舉條之批論之矣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1월 6일(갑인)>

ㄱ 命諸道陸操代以官鎮門聚點水操各該營前洋設行重推黃海前兵使 曹命楫

ㄴ 備局啓言卽見總戎使 李仁秀 **水原留守** 趙鎮寬 江華留守 吳載紹 開城留守 俞漢謨 廣州留守

李晚秀 統禦使 金燦 永宗防禦使 權遠 江原監司 林漢浩 統制使 柳孝源 慶尙前左兵使 李長喆 右兵使趙文彦 全羅兵使 李近胄 公忠兵使 李元植 平安前兵使 吳毅常前南兵使 沈鐔 北兵使 申鴻周春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城操面操及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何以爲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如此樂歲不可全廢而多年停操之餘水陸操一時并行亦有軍民貽弊之端陸操則竝與巡歷巡點姑爲停止以官鎮門聚點代行水操則使各該營各其前洋依秋操例設行統營合操停止以兼管右水營水操舉行事一體分付至於湖南右沿則既多被災設賑之邑今春水操竝令停免而官門聚點及行操諸處援例嚴飭卒伍之虛頌者隨闕填充器械之朽鈍者并即修繕俾有實效而蓋此習操係是軍務雖在待勘中固當依例狀請而黃海前兵使 曹命楫只令虞候替報本司不爲修啓該帥臣從重推考官鎮門聚點則請依他例一體舉行之意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1월 13일(신유)>

장 水原留守 趙尙鎮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疏剔之役待秋更爲舉行馳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即接健陵參奉 沈能種 顯隆園參奉 林昇運牒呈則今月十七日陵所樹木始自內青龍東麓至兄弟井隅間間疏剔園所樹木先從洪範山東麓至石磚峴外邊間間疏剔二十六日畢役云未盡處待秋使之更爲舉行計料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1월 29일(정축)>

장 老職人下批

목 (….) ○華城府 通政田厚種等三人閑良朱夢致 (….)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1월 2일(경술)>

장 兵曹判書 趙得永持軍令入侍于誠正閣

목 予曰軍令雖以三日磨鍊而一日之內自陵所園所還詣華寧殿仍行酌獻禮則亦似有日勢太暮之慮雖或更加一日此則惟在臨時進退自兵曹知悉舉行可也○兵曹軍令二十九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 肆觀坪擬鑾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行宮宿所四十里二十日健陵展謁親祭自華城行宮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 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 華寧殿展拜酌獻禮行宮宿所二十一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兵曹啓言今此幸行時何營隨駕何營留都禁軍馬步軍以幾番幾哨磨鍊乎教以訓局步軍六哨 御營廳鄉軍一哨馬軍五哨爲先廂禁衛營鄉軍五哨騎士三番爲後廂御營大將率鄉軍四哨騎士三番留陣禁軍四番隨駕又啓言甲子年健陵幸行時兵曹 都總府堂上郎廳五衛將各二員武兼則八員隨駕矣今番何以爲之教以依近例磨鍊而堂郎一員五衛將一員磨鍊舉行到江頭合班以次侍衛又啓言在前幸行時御前前排各二十雙令訓局待令甲子年健陵幸行時亦依此磨鍊而昨秋元陵幸行時因特教前排各三十六雙令訓禁兩營待令矣今番則何以磨鍊乎教以依近例以三十六雙待令又啓言在前幸行時挾輦軍四百名餘軍二百名磨鍊而甲子年健陵幸行時昨秋元陵幸行時挾輦軍連以三百名餘軍二百名磨鍊矣今番則以幾名磨鍊乎教以依近例磨鍊又啓言在前舟師軍物以大小間稟旨排立而甲子年健陵幸行時小軍物舉行矣今番則以何軍物排立乎教以以小軍物排立又啓言甲子年健陵幸行時華城宿所環衛軍外行以華城所屬步軍五哨徵發扈衛陵所扈衛則以宿所扈衛軍使之移用矣今亦依此磨鍊乎允之教以仍爲後廂行到地界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2월 1일(기묘)>

장 給水原府燒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趙鎮寬以幼學崔慶彦家失火夫婦爛死馳啓教以極爲矜惻別加顧恤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5일(계미)>

강 召見下直閣帥于誠正閣

목 予敎承旨 金宗善曰今番幸行時近臣服色何以磨鍊耶宗善曰在前華城幸行時自上服色每御軍服故近臣亦從上服以軍服磨鍊而今番則上服以布貼裏磨鍊近臣亦當依昨年元陵幸行時例將服戎服故兵曹節目中侍衛諸臣亦以淺淡戎服磨鍊云矣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2월 7일(을유)>

강 再政

목 以李基慶爲副校理 金義淳爲工曹判書 朴宗輔爲刑曹參判 俞漢寔爲咸興判官 金思穆 金義淳爲知事 金銑爲副總管 閔哲爲宣傳官 哲初仕也 宜寧縣監 李熾 水原判官 朴宗球相換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14일(임진)>

강 命水原判官 李熾今日內辭朝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16일(갑오)>

강 水原留守 趙鎭寬以健陵補土諸處播植數爰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卽接植木差使員本府判官 朴宗球 健陵令 南周獻牒呈則今月初八日領率陵園軍僧軍與禿城官隸近面民丁先自來龍補土處一一築踏間間植松外案陽山峯及內外老積峯 石串 老山補土諸處一體築踏播種本月十四日訖役植松株數軍丁名數及所入米錢實數一一區別開錄於後而米錢謹依已例以外帑庫所在者計數取用○健陵來龍補土處播種松子五升植松一百七十七株陽山峯補土諸處播種松子二十四斗五升橡實七石十斗植松三萬二千四百九十四株內老積峯補土諸處播種松子二十四斗橡實十石五斗植松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五株外老積峯補土諸處播種松子三十斗橡實二十三石植松三萬三千二十九株石串補土諸處播種松子一斗植松二千三百八十二株老山補土諸處播種松子十五斗橡實二石植松二千六十五株以上松子九十五斗橡實四十三石內 五十斗內下植松十萬三千九百二十二株米五十八石一斗二升陵軍六百七十八名園軍四百二名僧軍四百八名禿城官隸三百五十三名面軍二千五百二十名合軍四千三百六十一名每名糧米二升式錢三百三十六兩六錢質松四萬八千四百五十八株二百三十四兩監植校吏食價及輸運馬貫雜費一百二兩六錢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16일(갑오)>

강 命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還宮時晝停所待令召見水原留守 趙鎭寬 判官 李熾于華城行宮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19일(정유)>

강 命水原府公貨負逋人竝蕩滅

목 水原留守 趙鎭寬啓言戊午年間自官招來嶺南養蔘人而劃給公貨使之質蔘種於城中以爲居民聊賴之資矣數歲之間採其稍大者發賣右干納價而嶺人既歸蔘田亦移始種七千本者昨冬見存不過百餘本亦不成樣而債券徒在此與眞箇負債有異便是自官落本本錢之徵捧一款更不舉論見存若干本則姑待其養成屬之公庫恐爲了事之道至若本府公貨之各人處未捧者殆過五萬餘兩其中有以富戶應募身沒家敗而子囚者有以城役時貿易校屬負逋身死而子囚者合爲三千餘兩府內群情爲之矜惻與其徒爾

久繫恐不如放出獄門定限收捧此外城役時校吏工匠之小小見負毋論身故生存數既不多宜有蠲減之道故敢達矣教以既聞之其在寧失之義竝蕩減可也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19일(정유)>

강 命迎華驛馬迎勅外勿編京役

목 水原留守 趙鎭寬啓言迎華驛自是新設故先朝時深加軫念俾於本郵使役外京役則無得使用又特念畿內五郵之或至偏苦遂命裁減其各項事役仍成節目行之有年矣癸亥迎勅時自畿營以驛馬之不足請出用本驛馬而伊後一并與他郵竝編京役大抵迎勅時則馬役數多本郵雖殘所不敢辭而其外京役則請依已未節目施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19일(정유)>

강 命安義縣長水寺改建時空名帖二百張許給

목 水原留守 趙鎭寬啓言安義縣之長水寺即屬於臣府之分奉常寺每年收稅以補公用而昨冬慘罹回祿勢當自臣府顧念在前造泡寺或名山古刹之修葺時多有空名帖許給之事今亦依此例以空名帖二百張請令廟堂下送本道以爲營造之資從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19일(정유)>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白平戎服乘馬出宣化門 檢校直提學 朴宗慶奏曰守宮閣臣落點未下內閣無入直之員在前如此之時或有抄啓文臣替直之時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予曰以抄啓文臣代直由協陽門 敦化門出崇禮門度舟橋詣龍驤鳳翥亭少住乘馬至始興縣行宮晝停乘馬出行宮至安義里降馬乘輜至肆觀坪降輜乘馬命判府事 徐龍輔 金觀柱入侍予謂龍輔曰卿須來詣於華城行宮以爲入侍之地也龍輔曰當此陵園展慕之時區區下情豈無隨詣之願而顧臣病勢實無強力進往之望矣予曰予之懇請如此卿必來詣行宮入侍而去也龍輔曰臣於路次不敢煩達而聖教既如此臣謹當擔昇進去矣由長安門詣行宮命閣臣一員詣華寧殿自外奉審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2월 19일(정유)>

강 判下擊錚人等原情

목 義禁府啓言竹山幼學金鐔原情以爲渠父甲山府竄配罪人金載翼年今七十二矣辛酉春前大司諫俞岳柱以黷昧之言陷人於罔測之科未有一毫髣髴於渠父言行伏乞特蒙恩命云其父之竄配始因臺疏之臚列終有廟堂之回啓請原情勿施允之○刑曹啓言水原 柳壽麟原情以爲渠父聖台丁巳拜宣傳官而宣傳官 趙運永忽發不純之罰謂之以汚唾先正畫像而渠父則元無此事乃以渠八寸族祖柳儼事橫加於渠父渠父特蒙先大王日月之明下詢將臣不純則勿施趙運永則嚴棍充軍渠父陞遷都總經歷矣辛酉年間都事 李時晦復提前說至於呈旬而兵曹以據實直陳爲題則渠又變其說曰柳聖台事不在於陽智在於華城闕里祠云而闕里祠元無先正位版與畫像則以訛傳訛不勝曉曉渠父癸亥拜河東府使其時吏曹判書 鄭大容疏曰柳聖台之橫被疑謗先朝昭哲無餘云昨年渠父以守門將許參時僚員金鍾謙復以洩辱大賢爲罰至於可否不純而自兵曹草記汰去矣渠父之所遭已蒙先朝處分云請上裁教以令兵曹論理稟處○兵曹啓言柳壽麟父守門將可否不純極爲冤枉而內三廳可否施罰自是古規則以此等事擊錚已涉無嚴況語多噴薄事極猥屑請置之允之又啓言水原留守 趙鎭寬狀啓內公州 金昌閏原情以爲渠本以敬順王後裔諸族之充入軍役極爲冤枉云令該曹稟處矣事非四件亦涉猥越請勿施允之 (….) ○水原留守 趙鎭寬狀啓以爲溫陽 成龍孫原情以爲甲子三月渠子尙得赴錘役拔刀斷索之際爲傍人戲謔推

擠自仆於洞人李遠術之背後而有如鍼刺刀痕矣其時遠術家俱患染疾遠術亦以染疾殞命其兄彥術以渠子構誣成獄寧不至冤云令該曹稟處 (…)

○刑曹啓言如此無嚴之類不可不嚴懲考律重勘之意請分付守臣允之又狀啓以爲南陽 洪傑褒原情以爲渠父有土里丙辰八月分渠祖母之病方有祈禱而渠母或有不潔欠誠之舉矣渠父責其不然則渠母不忍憤毒懷刃自斃而渠內舅謂以殺死告官構陷云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觀於獄案手勢至凶用意至慳而已經覆啓原情勿施洪傑褒則後勿更瀆之意嚴飭放送事請分付守臣允之又狀啓以爲陰竹 鄭淳得原情以爲己酉年有三四人稱以徒步商賈留接於隣居常漢家而即去矣華城 捕校來捉其步商接主人而延及於渠父錫熙與伯父錫默移囚竹山定配於黑山島渠伯父亦竄於馬島豈不冤屈云令該曹稟處 (…)

○漢城府啓言水原留守 趙鎮寬狀啓內水原 李東運原情以爲渠於戊辰年葬母於本府貢以鄉面而已亥年本面居李尙善偷埋其父於渠母冢來龍二百餘步地矣昨年十月移葬渠母於舊墳上距李尙善父冢九十餘步坐立不見處矣前判官 朴宗球定限督掘豈不至冤云東運既以前判官時見屈爲冤則新官到任後更訴無所不可而直爲呼籲民習無嚴請分付守臣懲治後訟理則令本官詳查決處允之又啓言水原留守 趙鎮寬狀啓內南陽 金大聲原情以爲渠築室十二間居生己未年前求禮縣監 洪景運葬其母於家後給價十兩故作舍於洪景運墳山四百餘步之外而昨年老母身死仍爲掩埋於新築家後矣洪景運威脅洞民即令掘去而洞民盡逃則捉致洞中婦女開拓墳冢幾至露棺云私掘自有當律告官勘處可也而無難擊錚請分付守臣大聲嚴治懲勵犯掘者如法照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23일(신축)>

강 命畿營儲置不足以他穀劃付事勿施江都貸來米三邑所在取耗條改稱名事依施元貸米還報後餘在者添付備局句管穀壯營穀留庫條盡分事如值加分之年狀請施行

목 備局啓言即見前京畿監司 徐滢修狀啓則以爲本道區劃儲置七千石消灑於前債之報者幾過三分二來頭公用仍不免白地責應本道甲辰貸來江都米一萬石逐年取耗至今年還報者爲八千九百三十八石零而其元穀之散在各邑者爲八千四百八石零其耗條之華城 始興 果川劃送者爲六百五十石今若以三邑取耗條六千五百石改名以某邑區劃穀仍作此穀會錄之實數其外一千六十餘石移送江都盡報萬石貸來之本數其餘八百四十餘石取補本道儲置之積欠則庶勘四分之一本道所在壯勇營賃租七萬石從前盡分矣壬戌壯營罷後改作半分而本道穀簿自來不敷逐年加分不下數萬石若得此穀之盡分可除狀請之煩屑壬戌以後留庫條三萬五千石明年爲始特許盡分以其耗條劃付本道以資儲置不贍之用事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蓋此儲置七千石之每年區劃於本道者實出於參量一年之用下優數磨鍊俾無足不足之更煩惠廳之弊則今此消灑於前債之報云云大非前日都劃之意豈可以他穀別出名色以資尾閭之用乎所請勿施甲辰貸來江都米未報條一千六十餘石即令移送而今既盡報萬石貸來之元數則本穀之改其名稱在所不已此則依請許施其餘八百四十餘石姑無他可付之衙門添付於備局句管穀癸卯畿營貸來江都米未報條六百六十九石零自江華府還推事報備局矣畿營則以既劃水原不欲還報而保障重地餉穀之漸縮誠極可悶就此中準數還報於江都至於壯營賃租壬戌以後留庫條三萬餘石盡分之請雖似簡便加分法意本自嚴重隨時仰請不必以煩屑爲嫌且儲置補用一事今既防塞則耗條之劃付本道別無可論如值加分之年則勿論此穀彼穀以幾石加分依例狀請蒙允後施行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24일(임인)>

강 勘放金吾時囚具得魯等

목 義禁府啓言右通禮 具得魯原情以爲渠見差健陵寒食祭大祝享罷後渠祖父母墳山在於火巢外二十里地故暫爲往省旋即入來始聞通禮除命蒼黃馳進於華城行在所則自該曹已草記請罪云所當請刑曾經侍從請議處教以此與在外有異且既隨到則非故犯特爲分揀又啓言廟坡權管 李邦鉉原情以爲本府吏校輩符同鎮民入山採金渠不勝驚駭直爲逐送則散在神方江口魚面諸鎮潛採納稅於本府而事關

本府不忍枚報巡營自營門送裨廉探後捉去渠於營下決棍十五度仍卽狀聞四鎮之犯法一也奚獨於無罪之渠而如是構誣乎狀啓中定校捧稅等說萬萬至冤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李邦鉉謂以事關本府掩置不報之罪雖已遲晚至於差監捧稅張皇發明而道啓論列若是實不可以分疏之說有所參恕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長興主簿 韓光徽原情以爲渠於伊日初嚴啓下之後先詣北門內祇迎班故官教紙待令之知委未及聞之至有該曹之論啓云請刑推得情教以大臣肅拜單子之入在於初吹前則初吹後進往北門內豈有不及之理乎大臣誥紙何等體重則初不進排而托以先詣者無非粧撰以此照律又啓言韓光徽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又啓言觀此黃海監司李相璜查啓則以爲鳳山前郡守 李吉培貪饕無忌之罪雖無顯著贓案至於鄉任之差遞而貨賂則自下流行騎士之查定而仍汰則從中操縱雖以軍丁事言之簿括之丁賂在其間得免者有之則無賂之類當頃而未頃軍案查正自有例情而至於公文債名色本係任掌輩橫斂浮濫無前一名所收多或至於四五六兩兩坊之斂民賂鄉稱以移役之情債者又爲百兩元惡吏鄉自臣營照律嚴勘計料而李吉培縱容長奸之罪請令攸司稟處矣今以繡啓所論參互道查則猾鄉猾吏之憑藉濁亂一味壟憤全不察飭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李吉培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又啓言四館所官員李慶旭趁不待令以致儒生入門之遲滯以此照律罪笞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敘私罪施行允之又啓言平安前兵使 吳毅常還穀法意本自嚴重而其所臥還若是夥然不可以反閱查發有所寬恕以此昭律罪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2월 26일(갑진)>

ㄱ 命長水寺修葺時空名帖一百張成給推水原留守 趙鎮寬

ㄴ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鎮寬舉條則以爲安義縣長水寺修葺時空名帖二百張令廟堂下送本道事允下矣空名帖法意甚嚴二百張之請未免太多限一百張令該曹成給守臣之不請廟堂稟處直請令廟堂下送有違格例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2월 27일(을사)>

ㄱ 金吾以時囚崔禹鉉定配趙觀鎮等放送前縣監 洪景運拿囚啓

ㄴ (…)
○水原留守 趙鎮寬狀啓以爲今番健陵幸行時南陽居金大聲以渠母冢見掘於前求禮縣監洪景運事駕前擊錚自本府依例捧供馳啓而原告與山地俱在南陽故私掘委折及當禁與否發關該府詳查報來矣卽見所報則當初景運既無村婦招集之事又無棺槨拓出之舉而大聲先自毀莎村民繼以平墳則謂以景運之脅迫所致則可也而大聲原情中至若捉致婦女拓墳出棺等說都歸誣罔渠之母冢處在村後前因村民之等訴至納倂音則固當卽地掘移而徒事延拖今乃藉口於景運無難擊錚者尤萬萬駭痛金大聲則刑推一次後渠之母冢卽爲掘移之意更爲嚴捧倂音且以洪景運言之不待官決迫令掘移已難免威脅之科而藉曰不掘止於陵夷使之陵夷非渠而誰既是前朝官則請令該府拿處 (…)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3월 18일(병인)>

ㄱ 命禿城時別將準瓜後依前以該府中軍兼管

ㄴ 領議政 李秉模啓言卽見領敦寧 金祖淳舉條以爲水原禿城山城其爲保障不啻如大興之於松京而前水原之爲府使時中軍兼別將常住山城矣一自陞留之後遂爲單鎮屬於久勤窠時別將準瓜後依前以該府中軍兼管別將若當繕城葺廡之役則自本府亦爲照管助力事下詢廟堂處之矣因其舊貫事甚便好依此施行之意請分付該曹及該留守從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3월 29일(정축)>

ㄱ 命牙山縣監 金箕弼 溫陽郡守 洪養默拿處拯劣米太分俵後待秋成代錢收捧

ㄴ 戶曹啓言水原留守 趙鎮寬狀啓以爲牙山免稅米五百三石太二百九十七石西原免稅米一百三十五石天安免稅米六十五石所載誚字漕船一隻三月十九日致敗於距貢津倉相望之地乞梅島後洋而所拯米爲三百九十二石太爲二百六十二石格卒四名渰死矣牙山縣監 金箕弼該縣兼任溫陽郡守 洪養默竝令該曹照法稟處矣所謂致敗之地卽裝載之處則伊夜風雨雖曰暴急豈至頃刻覆敗之境乎渰屍一名旣已拯得則雖難直斷以故敗而穀物未拯之數至於三百四十六石之多則論其形跡終涉疑怪該船沙格監色等自該道營邑嚴刑究覈而敗船處雖曰水原地方牙山卽穀主之官而致敗於距本縣一日之程裝載未發船之前則拯出米太分俵一款卽令牙山縣照例舉行而未拯屍體更飭搜拯牙山縣監 金箕弼自是裝載之官又兼領運之差員而鉤拯究覈終不董飭推諉他官使無主管者不但以不謹領護論待稅穀畢納令該府拿問定罪溫陽郡守 洪養默不知法典徒事推托使已拯之穀多日相持不卽分給者亦極駭然一體拿問勘處水原判官 李熾旣是地方官則護送之責當在本邑而看審地形依舊分界且該船初不舉帆則護送與否尤屬皮之不存而穀物鉤拯船人推覈又爲替當舉行論罪一款置之已拯穀物分俵後竝與劣米太而待秋成代錢收捧上納衙門區別穀數成冊修報之意請分付該道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4월 4일(신사)>

ㄱ 賓廳啓請達淳事亟賜允俞賜批 領議政 李秉模 鰲恩君李敬一 吏曹判書 李晩秀 水原留守 趙鎮寬古參贊 趙尙鎮 知事 金思穆 知敦寧 洪明浩 知事 徐榮輔 朴宗來 廣州留守 李義弼 刑曹判書 吳載紹 兵曹判書 趙得永 護軍 徐美修 申大顯 李普天 李得濟 李仁秀 宋銓 左尹 李鎮復 同知 尹弼秉 刑曹參判 金啓洛 護軍 申大羽 安櫓 白師閭 吳載重 朴基豐 申大僕 趙啓 李潤謙 李海愚 統制使 李漄 右尹 崔獻重 護軍 朴宗慶 工曹參判 尹致性 兵曹參判 鄭晩錫 吏曹參議 金箕象 禮曹參議 李好敏 兵曹參議 洪秀晚 參知 柳烜 刑曹參議 李羽晉

ㄴ 賓啓以爲自有此事以來臣等之登筵亦屢矣每陳必討之義兼申必察之意寧受佞泄之譏深存忙錯之戎區區寸心或恐吾君之有遺失以殿下孔邇之聰庶幾俯燭其難愼之色矣及夫求生必死爲說不得然後始敢相率而齊籲竊自意不至於引君不以道之罪迺者聖旨若是斬持倘臣等未免昏謬而然歟抑聖心偶失裁度而然歟噫彼筵奏自托於舉此熄彼而熄彼之術何關於舉此舉此之論何爲而熄彼欲說其詳恐憾於昭子之所以爲子臣之所以爲臣其道一也所不忍於其父而忍於其君所不敢於其父而敢於其君則人情天理存乎否乎家而賊子而已矣國而亂臣而已矣殿下居君師之位惟民彝是樹惟天討是行而已惟願深垂諒察亟賜允俞焉批以更容徐思卿等退去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4월 7일(갑신)>

ㄱ 命金吾囚洪養默等議處

ㄴ 義禁府啓言牙山兼任溫陽郡守 洪養默原情以爲今此漕船致敗卽水原府境卽爲馳進董飭鉤拯至於沙格取招事無論遠近境界旣異則臭載地方之擔當查實自是事例況與同道隣境有異則會同取招有違格式不得舉行拯米分給事拯輒受去勢多掣礙論報本道待題舉行之際自爾遲滯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求禮前縣監 洪景運原情以爲渠母墳在於南陽 西面矣去年九月山下居民金大聲乘夜偷葬其母於渠母墳單白虎坐立俱見之地而渠伊時待罪求禮任所未及呈官且以壓逼大村之故曾因村民之齊訴本官累納俸音而終不掘去渠遞歸後招致大聲俾令掘去則渠亦自知理屈及當官俸音限日手自持鍤披莎毀墳者專由於村民之齊倡初非渠之威脅而乃敢以威脅拓墳等說構捏誣罔奸狀綻露於水原府查啓則渠更何敢費辭自明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奉常判官 李允謙原情以爲渠老父年迫七耄猝得奇疾症形危篤渠無他兄弟涕泣扶將元陵享帖適到此際私情萬無一時離舍之望不得已坐犯罪戾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允之又啓言瓦署別提李惟遠原情以爲愚迷所致咫尺天陛事事顛

錯恭俟重勘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4월 12일(기축)>

召見左議政 李時秀 繕工提調 金文淳 觀象監提調 金思穆 禮曹判書 金義淳于誠正閣

元陵陵上莎草修改後入來也○予曰元陵與山陵有頃處外皆安寧乎時秀曰頃處外果皆安寧矣予曰頃處形止何如時秀曰頃處以外面看審則莎草間不粘土致此蹲縮至今尙多餘濕職此而生頃矣頃處形止自寅方至辰方自辰而至巳盡爲改莎矣予曰此後則更不生頃乎時秀曰生頃與否臣未敢質言而築土之役專以堅緻爲務衣莎之時以菊花釘間間列挿莎上多鋪細土匠手等以爲如此則着根甚易似無蹲縮之患矣然而天旱甚悶水車雖令留置人力所及都不如雨澤從近一霍是所望也予曰始役自何時爲之耶時秀曰自卯時爲始至未中畢役臣之入來時則似爲申初矣予曰植木今果何如時秀曰七陵火巢內本多樹木所見甚茂密矣予曰禮判 莊陵奉審後何日入來乎義淳曰十一日復命矣予曰奉審時陵所果無頃耶義淳曰無頃矣予曰自前修改時依京陵例一從禮曹指揮乎義淳曰雖有指揮而此後則自本道從便修改似好矣予曰配食壇誰某入之乎時秀曰六臣及其時陪從宦寺與宮人皆入之矣予曰所入爲二十數內外乎時秀曰雖未詳其數而恰過二十矣陵所局外有六臣院矣予曰水原幸行時見路左亦有六臣墓矣時秀曰然矣臣待罪東伯時兩次奉審則古蹟只有子規樓清泠浦而子規樓重修事前道臣 尹師國莅任時尋出舊址至於上徹矣又於舊址有英廟朝御筆矣予曰陵官自京差送耶時秀曰然矣予曰幾日替直耶來往似難矣時秀曰以路遠之故間一二朔相議替直矣予曰陵所多樹木乎時秀曰禁護之節非但營本官一體禁護自來深峽而無他分力處故樹木甚密反勝於近京陵寢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4월 17일(갑오)>

命金吾囚沈應奎議處金箕弼等照律

義禁府啓言順安縣令 沈應奎原情以爲渠向來繡啓亦多疵評而既未有朝家處分則雖不敢遽自引義而素患痰癖之症闖發於受由跋涉之餘該曹促還而蠢動無路自速置對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金箕弼身爲領運差員有此臭載之患而以守臣論啓觀之致敗之地雖曰水原地方既是該縣護送之處而謂以境界之各異鉤拯究覈推諉他官使無主管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蔡一祥牛贖私捧自是法外況且營門之推捉公兄投呈辭單終不起送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權思穆定配罪人不能嚴束致使逃還本土又犯私掘之罪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宣傳官 閔哲 右兵營乃是九日半程而初一日離發者初八日始達實錄到界之行則在於初九日致使莫重陪進之軍衛不得整待以此照律罪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議各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5월 13일(경신)>

命水原囚韓興福 溫陽 尙得 延豐 都友錫 忠州 金應呂嚴訊取服德山 吳俊卜 鄭儀得獄事議大臣稟處

先是水原留守 趙鎮寬狀啓以爲本府韓興福足踢吳萬北翌日致死乙丑七月十七日囚初檢官 始興縣令 趙儀達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韓興福懸錄覆檢官 南陽府使 金百彬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謹按此獄則兄弟作黨單身難敵毒拳亂踢左曳右摔況其受傷之所乃是要緊經宿乃死猶云持久且以痕損言之傷處狼藉殘毒無比而渠乃百計掉脫強引不可引之人言言粧撰節節巧惡伊日光景趙漢之公眼如彼當場事實朴童之證言若此渠安得免正犯之律乎至若其兄孝曾同惡相濟情跡可痛而首從既分元犯無兩故減用次律已自臣營遠地決配韓興福依前訊推嚴覈償命斷無可疑至是刑曹啓言痕損既如是慘毒詞證又如彼明的援引不當情狀怏慝對質語窮真贓掀露似此癡悖係是殺變之所罕請嚴訊取服 (…)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5월 29일(병자)>

강 命湖南漕船致敗地方官拿處差員監色等勘罪

목 戶曹 訓鍊都監啓言京畿監司 金履度狀啓以爲廣興倉 糧餉廳等處所納合米九百十八石十二斗零太二百六十六石零所載全羅道聖堂倉漕船一隻去月二十九日漂到南陽境昇荒島全船覆沒格軍三名淹死而拯得米爲七百九石未拯米爲二百九石十二斗零拯得太爲二十一石未拯太爲二百四十五石零所拯米太分給於本府民人等處後拯劣米太區別修成冊上送云矣淹死屍體無一搜得臭載穀物幾半未拯則考之法典有難容貸參以情跡亦甚疑訝在囚各人等更加嚴覈期於輸情領運差使員 咸悅縣監尹燦前此已令該府拿問定罪更不論勘護送地方官南陽府使 金百彬拿問勘處本道領護差使員 寅火堡萬戶 韓時大拿致巡營從重嚴棍該府水護任掌令該道嚴刑懲礪水原府水護任掌令該府嚴治懲礪所拯穀物改色分俵已爲報來并與米太待秋成代錢收捧上送淹死屍體各別搜拯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6월 1일(정축)>

강 重推掌令 崔禧延

목 政院啓言卽伏見水原留守 趙鎮寬驛馬去來狀啓則掌令 崔禧延去六月初一日承召時乘駟過去事後錄而今至一朔有餘尙以在外懸頓請從重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7월 5일(경술)>

강 命今秋諸通三都水陸操竝停止官鎮門聚點等事依例舉行推前北兵使 申鴻周

목 備局啓言總戎使 李仁秀 水原留守 趙鎮寬 廣州留守 李義弼 江華留守 尹序東 京畿監司 金履度 水使 金燦 永宗防禦使 權連 平安監司 李勉兢 兵使 鄭觀采 黃海兵使 李光益 江原監司 林漢浩統制使李漣 慶尙左兵使 吳載光 右兵使 李身敬 公忠兵使 林栽洙 全羅兵使 李近胄 南兵使 崔東岳前北兵使 申鴻周秋操取稟狀啓以爲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巡歷巡點及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今年穡事豐歉未判大比諸科責應亦多今秋諸道三都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及巡歷巡點竝令停止至於官鎮門聚點惕念舉行之意申明嚴飭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等各樣都試依例舉行之意一體分付前北兵使 申鴻周秋操狀啓過限登徹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7월 13일(무오)>

강 命畿營移割儲置米限三千石代錢加割

목 京畿監司 金履度啓言儲置之移割畿營當初定制之意實在於量其出入必有限節而以其移割定總之數雖當恒定責應之事除出水原 松都 廣州三處所去者則原數纔過六千餘石特以操切之嚴猶可措手近來漸難抵當列邑加下歲月加添莫可矯揉全由於別下之費前無而今有者多故耳至於水原幸行時在前壯勇營專當句管撤營以後則會減於儲置山陵進排名色甚多而亦會減於儲置會減常貢於原數之內進排多在於定制之外故所以列邑之苟艱自致小民之困悴若不及今變通當初方便之計反貽難揉之弊定式之初籌司 惠廳之議皆以意外別下參量加割既有伊時行會矣見今事力萬無因循挨過之勢如以儲置米限三千石代錢加割以爲排用緊急之地自明春爲始準萬石區割永爲定式則已往加下隨其最多處蠲補將來別下隨其疊出處會減則庶爲一分支撐之道從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7월 13일(무오)>

강 判下京外上言擊錚回啓

呂 (…) ○刑曹啓言水原安召史原情以爲渠與渠夫朴成輝賣酒爲命隣居金寬石素以惡瘡積年沈痼而藉其惡疾作弊隣里者不一而每來討酒一日又來索酒公然肆惡打破酒缸踏蹴渠身而渠素知厥漢之不良且渠夫朴成輝則適往南門外場市故萬端哀乞勸送矣數三日後寬石仍其惡疾致死則渠之族屬以被打身死誣訴官家而初覆檢初無傷痕及其三檢日子殆至一望則屍體之自不如常固其勢也干證朴道永恟於嚴杖忽地變招以被打樣因報營門斷以成獄渠夫朴成輝方在移囚振威獄中伏乞特下明查官生出獄門云請上裁教以令本府查實後論理狀聞又啓言朔寧 童蒙 宋廷載原情以爲渠之父與祖俱經鄉任矣去四月自本官忽地以渠名差帖御營保軍使之即地上番故渠父親入官庭告以鄉任子侄無保軍充定之規則本官猝然發怒猛棍嚴治仍以奄忽含冤忍痛告訴無地云請上裁教以令本道查實狀聞又啓言金浦幼學李禹鉉原情以爲渠以功臣嫡長孫奉不祧之祀而長子被人盜斜又違昭穆故茲敢仰顛而渠十二代祖右議政 居平府院君復即睿廟朝翊戴元勳也渠曾祖仁錫亦襲封完恩君而渠長子敬一卽其奉祀孫也不意同姓禹傳妻韓氏以敬一之名暗地盜斜欲爲勒奪之計而禹傳卽慶平君功七代孫也渠卽鎮南君終生之十三代孫也按譜計寸則禹傳之於敬一爲三十寸兄弟彼韓氏寡女徒聞渠之姓名認以爲其夫之近宗同行之間禹字之爲行列者故遂至盜斜之境特令該曹亟取韓氏盜斜文券卽爲爰周云請上裁教以令該曹稟處又啓言振威 童蒙 金維岳原情以爲渠父鑪及渠叔鎔辛酉春被逮鞠獄屢被刑訊渠父定配鎮海縣渠叔定配楚山府而渠父罪案卽抵渠叔書中推翽彝天事也渠叔罪案卽彝天家一夜會話事也彝天嘗自謂尊師先正臣李珥又工於三禮之書善於功令之文矣渠父實不知彝天千妖萬惡之狀只信其平日假飾之言行果有推翽之言而亦不過道其平生尊仰栗谷篤信三禮而已若果真箇干涉而同情者則其書中何無一語及於被謫之本事乎及當鞫庭與彼對質卒無一毫同情之證驗渠叔夜話事昏醉不省不聞渠輩酬酢之狀彝建招辭中亦皆吐實渠叔則件件脫空獄事究竟之後公議亦多稱冤伏乞特蒙恩命云請上裁又啓言竹山幼學金鐔原情以爲辛酉春大司諫 俞岳柱投進一疏構陷渠父載翼以至甲山府竄配之境庚辛之構誣聖鑑已燭橫罹諸臣咸蒙再造之恩疏蕩無餘則渠父罪名當自在疏釋之中伏乞使渠父生還故土云請上裁并教以議于大臣稟處又啓言定州幼學高應性原情以爲均役廳屯土在於本州多有屯民稱冤而甲子年渠父汝崇信聽同邑人朴文票之指揮具由屯民之隱來呈秋曹則秋曹以省弊之意發關該道矣該道以越訴京司論罪朴文票以首倡刑配安義縣渠父以隨從刑配於興德縣而朴文票去年已爲蒙宥隨從之渠父尙在罪謫云請上裁教以果如所訴則放送又啓言任實私奴貴男原情以爲渠上典鄭命采作妾梁女數年居生庚申八月渠上典因事出他之際梁女欲爲專奪家權每嫉妬於正妻肆惡醜挈無所不至渠上典還家之後略聞其概據理責之則梁女不思自反暗自飲酒自斃此際光景其母在側目擊仍爲出殯矣面任輩搆捏報官因爲成獄令道臣詳查獄情俾渠上典生出獄門云請上裁教以令本道查實狀聞又啓言尙州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夫權達理同里居沈云才泥醉於何處顛倒而來適見渠夫在於門內呼而直入故渠夫知其醉狂因而隱避而隣人驅逐此漢因病致斃而渠之妻子誤聽他人慫恿之言枉告本官以渠夫作爲原犯滯囚累年伏乞得蒙天恩云請上裁教以令該道查實狀聞又啓言取考猥濫擊錚人各其原情則北部童蒙 金寬郁爲其父殺獄稱冤事也其父鼎玉踢殺奴雙童完決訊推已至多年而縱子鳴冤極涉無嚴原情勿施猥越之罪考律懲治龍崗良女宋召史爲其夫殺獄稱冤事也其夫吉男伊擠殺金召史屢經審理法難容貸而縱妻鳴金極爲猥越原情勿施 江東良女金召史爲其夫殺獄稱冤事也其夫金致位踢殺田總角已經錄啓今春幸行時金女以此呼籲至請勿施則又復煩瀆極涉無嚴原情勿施金女懲治金化幼學朴光漢其父就文被殺於廉孝側乞令斯速償命事也謂以同推之不猛肆然呼籲原情勿施考律勘處大興幼學趙漢錫爲其父械伸冤事也輦路鳴冤今至五次而有難輕議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大興良人田太中以陶器店民官納外侵徵多端乞令一依畿邑例屬之工曹依賴生活事也太中猥越之罪考律重勘更令道臣往復工曹從長決給長淵良人朴聖得本府長山自四年前胡人偷斫松木數小鎮卒禁斷無策設置防營使胡人不敢生心事也無難煩瀆極涉猥越考律重勘本事係是邊政令道臣詳探虛實枚報備局從長稟處慈山良人趙德龍爲金采奉之女背婚事也常漢之背斥婚約雖非美事是豈登聞之事而肆然瀆擾者民

習無嚴原情勿施考律痛繩富平幼學安泰衛渠以文成公裕之後孫得免軍役事也事非四件而猥煩無嚴考律勘處令道臣詳查頃給全州幼學姜光淵本府稅穀遠納群山倉爲弊多端乞令依前裝載於地土缸直納京司事也四件事外極涉猥越考律重勘本事令本道枚報備局從長決處東部典僕朴師信齋儒支供之任諸典僕等勒定其兄多負債錢成病致死之後渠又隨行矣典僕等瞰連豐之有利還爲奪去事也四件事外猥屑煩瀆原情勿施考律重勘楊根幼學李光賓爲其父純仁定配請放事也純仁坐於邪學至被定配則屢度煩瀆無嚴原情勿施考律重勘晉州幼學鄭玄重爲其兄哲孫定配請放事也其兄哲孫干犯於晉州 鄭養善之獄喜聞妖言到處傳播雖緣蠢駭所犯至重則肆然煩瀆猥越極矣原情勿施晉州私奴貴芑爲其上典鄭光善定配請放事也今春因渠鳴冤自臣曹覆啓時已爲論列而其所誣招實由於不勝刑訊而非用意故犯則多年島配足懲虛罔之罪請參酌放送竝從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8월 21일(을미)>

강 水原留守 趙鎭寬以健陵火巢內人家失火馳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健陵火巢內鵲峴洞居民草家二間失火依定式使之移建於火巢外奠接之方各別申飭該面任平日不善禁飭之罪自臣營從重科治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8월 22일(병신)>

강 刑曹以科場犯科儒生安最良等勘律啓

목 該曹啓言監試初試時挾冊儒生京居幼學安最良 尹瑯 韓光鈺 姜元永 鄭時哲 柳煥 成退默 李稷初 黃漢一 水原 李元龜 庇仁 李錫衡 南陽 宋寅奎 永興 朱重烈 殷栗 朴履綱 仁川 李圭大 李永祚 楊州 金達仁 洪翼臣 金命天 安奎 李在達 蔡永秀遂安楊濟益 丁載榮 羅州 柳光龍 錦山 梁伯河 廣州 金龜錫 李勉忠 李道新 竹山 崔楨周 淮陽 李仁培 驪州 權恂 陽城 元鼎 通津 趙秉心 李峻秀 安山 李在助 平壤 李弼周 忠州 洪範周 李章延 堤川 金養文 洪錫模 黃澗 安柄周 開城 金振國等并停二舉事分付禮曹攔入 (….) 允之 (….)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9월 5일(기유)>

강 水原留守 趙鎭寬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馳啓

목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未盡處去月二十六日始役而卽接健陵令 安命遠牒呈則以爲始自齋室前至大皇橋上培養峙外間間疏剔今月初四日告訖云續接顯隆園參奉 金初淳牒呈則以爲先從洪範山內麓至鳳鳥峯 南山下端間間疏剔今月初四日畢役云請未盡處待明春使之舉行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10월 7일(경진)>

강 許劃水原府加請災一百三十一結零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趙鎭寬狀啓以爲本府今年穡事終遜大登事目災十五結外不足災一百三十一結六束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百餘結加請未爲過多本府民情尤宜加恤請依所請許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10월 14일(정해)>

강 水原留守 趙鎭寬以龍珠寺僧一時逃散馳啓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12월 15일(무자)>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今年孳產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異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并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 ○後錄京畿楊州監牧官 李旭秀所管一牧場乙丑籍付元放馬一百五十四今生馬二十六匹內下馬一百九十二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合馬三百九十一匹內本寺捉入馬二匹故失馬三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三百五十六匹內壯雌馬一百五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四匹今生馬四十九匹加報十五匹 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李喆所管三牧場乙丑籍付馬五百三十四匹今生馬八十三匹合馬六百十三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六匹故失馬九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五百八匹內壯雌馬二百四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四匹今生馬八十三匹加報九匹 長峯島兼監牧官 長峯島萬戶 俞漢良所管一牧場乙丑籍付馬七十九匹今生馬八匹合馬八十七匹內故失馬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七十九匹內壯雌馬二十四匹一年應孳馬七匹今生馬八匹加報一匹 **南陽監牧官** 李惟鐸所管五牧場乙丑籍付馬六百五十四匹今生馬九十六匹合馬七百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九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五百九十八匹內壯雌馬二百八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五匹今生馬九十六匹加報十二匹仁川兼監牧官永宗僉使 權連所管一牧場乙丑籍付馬一百七十一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一百九十二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一匹故失馬三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五十八匹內壯雌馬五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六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加報五匹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金載夏所管二牧場乙丑籍付馬二百三十四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二百五十八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九十九匹內壯雌馬八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四匹準 全羅道興陽監牧官 李蠹模所管九牧場乙丑籍付馬九百七十四匹今生馬一百二十六匹合馬一千一百匹內封進馬五匹故失馬一百二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九百七十三匹內壯雌馬三百七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十三匹今生馬一百二十六匹加報十三匹 順天監牧官 徐有殷所管四牧場乙丑籍付馬五百五十四匹今生馬八十七匹合馬六百三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八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五百五十三匹內壯雌馬二百五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五匹今生馬八十七匹加報十二匹 羅州監牧官 洪五成所管三牧場乙丑籍付馬六百七十二匹今生馬一百四匹合馬七百七十六匹內封進馬三匹故失馬八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六百八十九匹內壯雌馬三百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十六匹今生馬一百四匹加報八匹 珍島監牧官 宋文永所管一牧場乙丑籍付馬四百四十三匹今生馬七十五匹合馬五百十八匹內封進馬三匹故失馬五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四百六十五匹內壯雌馬一百五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十七匹今生馬七十五匹加報二十八匹 慶尙道 晉州巨濟等監牧官 元在誠所管二牧場乙丑籍付馬九百八匹今生馬一百九十三匹合馬一千一百一匹內封進馬五匹故失馬一百九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八百九十八匹內壯雌馬四百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二十一匹今生馬一百九十三匹加報七十二匹 蔚山長鬐等監牧官 金亨遠所管二牧場乙丑籍付馬一千一百六十八匹今生馬一百八十三匹合馬一千三百五十一匹內封進馬三匹故失馬一百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千二百四十七匹內壯雌馬五百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一百七十七匹今生馬一百八十三匹加報六匹 東萊兼監牧官多大浦僉使 閔宗懌所管一牧場乙丑籍付馬九十一匹今生馬十六匹合馬一百七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匹內壯雌馬二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匹今生馬十六匹加報八匹 黃海道長淵兼監牧官白翎僉使 前任申啓文時任李冕膺 所管一牧場乙丑籍付馬六十五匹前任申啓文所報今生馬九匹合馬七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前任申啓文所報故失馬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五十九匹內壯雌馬二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匹今生馬九匹加報二匹 海州康翎甕津等兼監牧官登山僉使 尹弘鼎所管二牧場乙丑籍付馬二百二十四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合馬二百五十四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二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二百二十五匹內壯雌馬一百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四匹今生馬三十四匹準 豐川殷栗等兼監牧官椒島僉使 朴理漢所管二牧場乙丑籍付馬一百六十四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合馬一百九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八十三匹內壯雌馬

七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二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加報四匹 平安道鐵山宣川等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朴彭聃所管三牧場乙丑籍付馬五百十八匹今生馬五十七匹合馬五百七十五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四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二十三匹內壯雌馬一百九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七匹今生馬五十七匹準 咸鏡道 咸興永興洪原文川等監牧官 鄭璿所管三牧場乙丑籍付馬三百二十九匹徵立馬八匹今生馬三十二匹合馬三百六十九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五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三百十五匹內壯雌馬一百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一匹今生馬三十二匹加報一匹 端川兼監牧官端川府使 金錫衡所管一牧場乙丑籍付馬八十四匹今生馬十三匹合馬九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十四匹內壯雌馬四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二匹今生馬十三匹加報一匹 穩城兼監牧官穩城府使 權琇所管一牧場乙丑籍付馬二百二十一匹代徵馬十二匹取種馬二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合馬二百六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三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二十六匹內壯雌馬八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六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加報三匹已上今生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八千四百三十八匹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12월 19일(임진)>

강 水原留守 趙鎭寬以健陵 顯隆園火巢內風落松斫去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健陵參奉 顯隆園令牒呈則今番風雪火巢內松木折傷者甚多數至八百五十株云故付之陵園官從便斫去

<일성록, 순조 6년(1806) 12월 20일(계사)>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華城府 折衝張大賢通政金厚種等四人出身金時康幼學 李慶郁閑良鄭光福 (…)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월 3일(을사)>

강 命齊陵 厚陵 大祝以隣近蔭倅填差

목 開城留守 洪義謨啓言齊陵 厚陵 典祀官兼大祝例以本府經歷及府內文臣之曾經侍從者填差矣見今曾經侍從只有金泉察訪 許錄一人而方在外任凡於陵享只以經歷一員每每差送如有疾病事故實無變通之路而若值寒食祭兩陵并行之時則尤無以分排填充畿邑近地守令中亦無文侍從可差之人第念華寧殿 顯隆園 典祀官兼大祝既以水原判官例差則畿甸或海西隣近邑蔭倅之填差於兩陵大祝恐無不可請下詢大臣處之予詢大臣左議政 李時秀曰既無推移之道且有華城已例以近邑蔭官守令填差似無不可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월 5일(정미)>

강 命嶺南 湖南 湖西水操各其前洋設行陸操及巡歷巡點停止統營合操只以兼管右水營水操舉行關西關北春操依例設行畿甸 海西 關東水陸操巡歷巡點并停止未行操處官鎖門聚點

목 備局啓言卽見總戎使 李仁秀 水原留守 趙鎭寬 廣州留守 李義弼 開城留守 洪義謨 江華留守 尹 序東 統禦使 金熾永宗前防禦使 權遼 江原監司 金履喬 統制使 李漭 慶尙左兵使 吳載光 右兵使 李身敬 全羅兵使 李東善 公忠兵使 林栽洙 平安兵使 鄭觀采 黃海兵使 李光益 南兵使 崔東岳 北兵使 柳文植春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城操面操及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鎖門聚點何以爲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詰戎重務有不容一向曠廢參量農形探察民情或春行而秋停或陸停而水行今春嶺南 湖南 湖西水操各其前洋設行統營 合操姑爲停止只以兼管右水營水操舉行三道陸操并與巡歷巡點姑令停止關西關北兩道春操并依例設行畿甸 海西

關東三道水陸操及巡歷巡點并姑停止行操處巡點不必疊行置之未行操處官鎖門聚點依前嚴飭舉行都試依例設行請並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월 10일(임자)>

강 命罪人宋國仁姑爲嚴囚國仁侄杞獻及金學成令捕廳嚴覈

목 義禁府啓言罪人宋國仁更招以爲渠於昨日嚴問之下惶恟抑塞有一分發明之端而未及悉陳矣到今思之則學成之招以爲去十二月初八日初九日連爲來宿於渠家付榜之事與之相議而其時傍無他人云而華城出身李陽瞻爲觀都政自昨臘初七八日間來接渠家無一夜出他觀都日後始爲下去學成所謂伊夜傍無他人云者自歸爽實李陽瞻一番推問則伊時學成之往來與否榜事之相議有無亦可破綻順金本非渠之奴子乃是良人渠上京之時謂以眞實可信而率來矣豈意今日白地誣陷一如學成之無狀乎問曰汝之初招以汝侄同宿欲爲發明今既落空之後又以李陽瞻同宿欲作證援設令陽瞻同宿欲與學成潛謀設計則亦豈無欺隱陽瞻之道乎此不足爲發明之明證汝之包藏隱諱之狀明若觀火自初作變情節一一直告供曰渠侄之離宿一款渠於慌忙昏錯之中全不記憶果以不離同宿倒錯納供而李陽瞻則來留渠家果爲的實雖欲與學成謀議付榜如此凶悖之事或恐人知人情之當然豈可使陽瞻在旁而與學成同謀乎問曰今日又見汝侄杞獻着名手書納于捕廳之文跡則汝曰吾亦參涉其謀云云又曰落職者所懷同然又曰何可對汝講某某云云此豈非汝實犯之眞贓乎所懷同然之同果誰與同之講某某之某果是誰某汝之主張參涉委折及與某某同謀者之姓名一一直告供曰今見渠侄杞獻捕廳書納文跡則實所莫曉上款所謂付榜事必是落職者所爲世人必疑吾家之說果有酬酢而至於下款吾亦參涉其謀及所懷同然何可對汝講某某也等語初無發口之事而渠侄及順金皆欲殺渠而然乎如是納供似緣捕廳之勒捧招辭而然矣問曰汝侄之書納於捕廳如是丁寧今此汝供只以上款事酬酢至於下款初無是事云者是豈成說乎汝於內房叔侄酬酢之語捕廳豈可聞之而有此勒捧乎供曰渠之叔侄酬酢時上款語果爲之而下款語初不爲之誤認以捕廳之勒捧有此錯對矣問曰汝既與李陽瞻屢日同宿而揭榜之事乃在伊時則必是與陽瞻同議揭榜的實此一款從實直告供曰李陽瞻本是無識之人且無怨懟朝廷之事而豈有揭榜之意乎云宋國仁以其凶頑奸譎之性初無的實發明之端而侄奴之供謂之殺我捕廳之招歸之勒捧一味頑拒況又渠侄杞獻捕廳納供手書着名證據明白眞贓綻露而渠敢曰上款間漫酬酢雖或有之而下款緊切語脈初無是言語沒倫脊而游辭粧撰指意閃忽情狀凶譎百般盤覈屢回究問而斷無輸款之意平問之下實無以鉤得情節請更加嚴刑期於取服允之又啓言宋國仁更招以爲渠之至冤之狀前後所招悉陳無餘學成面質之招渠侄與順金之供既如彼丁寧則渠之發明外面觀之則雖係理外而實情則果無所犯雖死於刑杖無愧於心矣當日刑問一次訊杖第三十度問曰學成順金設或以誣招構陷至於杞獻乃是汝之猶子汝雖有所犯揆以常情理當隱諱之不暇而豈以無形跡之事白地增衍構陷汝乎供曰渠初聞付榜於校洞近處而趙判書極被誣辱云渠對渠侄言曰吾既得罪於趙判書舉世皆知忽於此際有此揭榜之事人之致疑於吾家可慮有此酬酢矣渠侄今當被捉於捕廳恟於威問乃以向日酬酢或疑有犯於此事有所書納乎渠則實無所犯而若是嚴問其將誣服乎實爲曖昧矣問曰汝與汝侄既有此酬酢又於昨日有所書納於捕廳者則到此地頭便是承款無敢隱諱一一直告供曰渠聞趙判書家揭榜之說自然心動有所酬酢矣問曰汝侄手書中招辭上款則謂果有而下款則一味牢諱豈不凶獯乎供曰渠與渠侄一番相見則伊時酬酢之有無可以詳知矣且渠侄本來善書今見捕廳書納者則字盡比前屈曲或者捕廳結縛故手勢如此乎必是生恟誤告之致也問曰汝之情狀已露豈可一向抵賴乎供曰實無是事若與渠侄與順金對卡則可以詳知矣問曰杞獻之書納若是丁寧而叔侄本無對卡之例且杞獻對汝則或以私情冀其變辭而發此奸計乎供曰渠侄若有叔侄間眞的酬酢則豈可以叔之故不爲吐實乎問曰屢日訊問之下一向抵賴當吐不吐者萬萬凶頑斯速直告供曰雖萬被誅戮實無仰對之辭云宋國仁昨今究覈不啻嚴密而惟其凶譎之性專事抵賴情狀萬萬痛惡且渠粧撰之言不過叔侄相對則其言之眞有眞無庶可詳卡而而叔侄既不可對卡書納又若是的實

則其所納供不過是依違漫漶之計罪犯則雖不得發明情款則終不欲直陳者心腸凶譎轉益痛惋請更加嚴刑期於得情教以此獄眞贓幾皆綻露而終始抵賴萬萬凶頑連加重刑易致徑弊姑爲嚴囚各別申飭救護所謂杞獻之爛熳同參可謂十日難掩與金學成捕廳合坐卽爲更加嚴覈而金學成之與杞獻亦豈無符同之理其情節一一究覈取招此獄關係甚重則眞贓盡露之後不能鉤得不得取服者名以金吾寧有如許道理卿等事極爲寒心後日開坐時則除尋常惕念舉行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월 15일(정사)>

㉔ **水原留守** 趙鎭寬疏陳母病乞遞賜批許之

㉕ 疏略曰臣母自去冬忽患昏眩之症促臣捲還臣母既歸則未由須臾離捨且節享不遠春審方急官點有期都試漸晚職務甚亟而公私相妨伏乞亟允解符之請仍許歸養之懇批以體任雖不輕而重情志亦可許而伸依施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2월 18일(경인)>

㉔ 朔寧郡守 安光宇疏陳禁御兩營上番軍減額之策賜批

㉕ 疏略曰本邑民戶二千三百有餘而男口不滿六千男口之中老病兒弱不當充丁者幾至三分之一傭賃乞丐末由應役者又居十分之一自廁於冠儒服儒者以千數自稱忠衛入錄於宗府勳府者以百數吏校奴隸及院校生徒募入工匠店漢等又不下數三百移來入籍而身帶他邑軍保者亦自不少除却此輩則可充軍保者無幾而本邑各色軍保合爲二千六百十一名以若民口充此軍額實無其道有時乎不免虛伍疊役之苦畿邑軍政到底皆然最是上番正軍之多卽他邑所未有本邑騎步兵四百五十五名禁衛軍一百二十四名御營軍一百六十七名騎步兵上番最是苦役而禁御兩營軍則其苦不啻十倍上番之次必在五六月三農方殷之時前期二朔官門之點閱團束殆無閒日立番三朔之後始下番而歸全廢一年之農稍饒者或至破產至貧者下番後仍流丐於道路每經一年番次民戶減縮殆不下二三十戶此皆臣目覩者也本邑御營軍元是四十名而已先朝戊午年以始興等五邑軍總竝屬**華城**而以畿邑所在官保換作正軍換作之數合三百十九名以此數分排於通津等六邑而本邑與焉其餘二十一邑初無加減分排換作之際多者不過六十名小者僅止十餘名本邑在六邑中最小而換作之數至於一百二十四各之多兩營正軍換作之前已倍多於他邑而又添換作一哨之數目今變通之道換作御營軍一百二十四名內二十四名依通津等五邑例仍爲留置一百名則竝資保依前還作官保初無加減之二十一邑亦皆有官保之額以一百名除減之數分排於二十一邑則一邑換作多不過五六名小則爲三四名此其一策也亦有不事更張而自可無弊之道御營軍上番時自本營例有若干各除番作錢之事若以本邑御營軍一百名置之除番之案竝資保作錢上送永爲不刊之典則本邑軍總雖無減額之名而上番自有減額之效矣此又一策也於此於彼如蒙百名除減之惠則自本邑就兩營正軍之案通融抄出擇其壯健饒實者以充上番之數貧殘無依不堪上番者或還作官保或永爲除番一從朝家處分則貧民庶可爲一分息肩之道而流亡之民亦當聞風還集伏願以此二策下詢廟堂仍命從便區劃指一稟處批以疏辭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월 19일(신유)>

㉔ **華城留守** 趙鎭寬以**健陵 顯隆園**植木始役馳啓

㉕ 狀啓以爲卽接**健陵令** 趙雲會 **顯隆園參奉** 金初淳牒呈則局內樹木鬱密處疏剔及稀疏處補植之役自今月初二日爲始舉行云矣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2월 2일(갑술)>

㉔ **華城留守** 趙鎭寬以**健陵 顯隆園**植木訖役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健陵參奉 朴祖壽 顯隆園參奉 金初淳牒呈則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鬱密處疏剔及稀疏處補植之役今月十一日告訖云疏剔境界及播植數畝區別後錄○後錄健陵自虎孫洞 陽山峯下端至間間疏剔細藍坪補植松木五千二百四十三株大皇橋兩邊播種橡實十石五斗顯隆園自葛峴 南山上下邊至間間疏剔明堂內外補植松木六百二十株台峯補植松木三千九百八十株播種橡實七石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2월 13일(을유)>

【강】 命朔寧郡守 安光宇疏請御營軍資保作錢事置之軍額分定他邑事令該道臣論理更報

【목】 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取見朔寧郡守 安光宇疏本則以爲本邑御營軍元是四十名戊午年始興等五邑軍總竝屬華城以畿邑所在官保換作正軍三百十九名分排於通津等六邑而本邑換作之數至於一百二十四名之多民苦其役將至流散換作軍一百二十四名內一百名則竝資保依前還作官保分排於初不分排之二十一邑而若以爲難則御營軍上番時自本營有若干名除番作錢之例竝資保作錢上送爲辭矣該邑民戶與軍總太不相當合有變通而移疾於他邑固難輕議資保之作錢亦非經法請分付道臣詳察列邑往復該營使之從長論理報來予詢御將 御將 李得濟曰資保作錢事件自異不可舉論一百軍額分定他邑事亦非京營門所可知令該道臣商量便否報本司施行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2월 20일(임진)>

【강】 以洪明浩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2월 20일(임진)>

【강】 水原留守 洪明浩上疏辭職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2월 22일(갑오)>

【강】 給華城府淹死人恤典

【목】 水原留守 洪明浩以今月十八日風潮蕩溢本府三島良人金尙己及其母其姪其姪女留防軍崔春世之子七歲兒一時淹死馳啓教以五名人物之淹歿七歲穉兒之漂死俱極驚惻田畝之潰決民戶之顛壓尤爲惻然生前身還并爲蕩滅別恤加典亦爲助給令宣傳官一體摘奸以來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3월 1일(계묘)>

【강】 重推水原留守 洪明浩

【목】 備局啓言諸道燒淹戶身布還上蠲減乃是特恩伏見水原留守 洪明浩狀啓淹死六名列錄而原恤典外直以生前身還蕩滅爲辭者事涉不審請該守臣從重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3월 2일(갑진)>

【강】 命刑曹判書 韓用鐸 參判 鄭晚錫 參議 尹益烈禁推尋命分揀孝昌墓守僕金福成等絕島爲奴律官卞宗海從重科治

【목】 刑曹啓言孝昌墓守僕金福成書員文德觀等捉來查問則祭享所用銀匙二柄銀箸一雙闕失丙寅正朝祭享時始覺先以新買鑰匙代用渠等與庫直崔秀崑自下掩匿更爲造成的實云金福成等從重論斬罪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照勘各決杖一百後金福成 黃潤縣 文德觀 三陟府徒三年定配卽爲押送而崔秀崑則見汰庫直後居生於華城府請待捉來取招後一體照律發配教以罪人文璘聖既已捧結案則墓屬之莫

重祭享器皿自下彌縫擅自改造其罪雖小於文璘聖亦是死罪則刑曹之以閒漫罪人以徒三年磨鍊以入者揆以議讞之道極爲未安刑曹堂上事過後下義禁府推考罪人金福成 文德觀 崔秀崑并嚴刑二次後絕島減死爲奴照律律官令攸司從重科治又啓言罪人金福成 文德觀爲先嚴刑一次而福成康津縣古今島德觀珍島郡金甲島減死爲奴待拷限加刑押送崔秀崑 羅州牧智島定配所待捉來嚴刑二次後發配又啓言律官卞宗海原情以爲墓屬等照律時不能審慎至於此境云請考律重勘允之○因用鐸等禁推傳旨教以今番則分揀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3월 3일(을사)>

장 宣傳官 柳興源以華城海溢被災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臣敬奉傳教馳往水原府佳士串面三島里島內被災民人等面面慰諭仍爲詳審被災處則本島自是換浦作畝募民居生故今番海溢時堤堰多被衝破堰底居民二百二十五戶無不被沈而其中九十三戶則僅僅僅居一百三十二戶則或頽或漂無所依庇各自散避移寓隣近自本府時存九十三戶則各給米四斗頽漂一百三十二戶則亦各給米六斗一邊結幕招集田畝則二百四十二石十三斗落盡爲水沈而其中本府屯畝八十一石十斗落則自本府已爲區劃物力方張修築其餘毓祥宮屯畝五石落民畝一百五十六石三斗落亦自本府助給役軍及役糧一體今方修築而鹹水遍滿今年則末由落種鹽盆亦爲摘奸則間多被傷而此則幾皆修葺渰死人五口則因判下身布蕩滅已給恤典島民安就信 安德信兩家最高且大故海溢時男女三百餘名升其屋上生出云沿路所見則牙山漕船五隻爲海溢風浪所驅水退後將爲下浦而至於一里許故自本縣今方掘浦數丈許以待望間潮生云○後錄原戶二百二十五戶內全家漂失十七戶全家頽壓四十五戶半漂半頽五戶空家六十五戶時居接九十三戶三島南北長十里東西廣十里堰築垆橫長十里許內三分二或三十步或二十步間間潰缺三分一雖有全體間間蹲縮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3월 5일(정미)>

장 宣傳官 柳成達以安山等邑海溢被災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臣自通津等邑轉向安山郡則被鹹畝爲三百六十四石十二斗落堤堰潰缺處爲一千三百三十三把內折半則已爲完築而其餘今方修築民家頽壓爲八戶而該郡守 宋畊玉每戶題給空石十立租一石已爲結構鹽盆漂沒爲四十六庫漁船破碎爲七隻廣州 聲串面處在安山 南陽兩界之間而被鹹畝石數則面任不爲假量只計諸堰之潰缺者爲三十一處人物渰死爲七名而元恤典外該府已有所顧助次往南陽府則被鹹畝爲一千四百六十三石八斗落堤堰潰缺處爲四千六百八十二把內折半已爲完築折半今方始役鹽盆沈沒爲一百十二庫船隻漂矣爲四隻次往水原府則四十五面內被災爲二十面而被鹹田畝合爲二千四百二十二石十八斗落內三分一已爲修築三分二今方始役而至於垆堰潰缺把數則初不假量臣所歷覽形止者爲九面而至若佳士串面三島里則已有承傳摘奸故不爲躬審而被傷條件一體開錄人物渰死爲五名民家頽壓爲六十戶漂失爲四十三戶空戶爲六十六戶鹽盆沈沒爲十庫永無形址者爲十一庫漁箭毀破爲十二處而今方修補振威十三面內沿海二面陽城十八面內沿海三面壤接華城犬牙相錯故一體詳審則振威縣城南古頭兩面被鹹畝爲二百三十一石十四斗落堤堰潰缺把數不爲假量而至於古頭面江西里垆堰潰缺至近千把中有匯陷一處水深三丈仍成海道潮汐出入故該縣令 朴榮壽已有所題給空石及役糧而比諸所經諸堰役處浩大不啻倍蓰而且值該守之就理及時董役主管無人故臣題給三百立空石與面軍以爲趁卽完築之意留鄉所處面飭人家頽壓爲四戶而該縣令助給六斗米一兩錢十立空石煙戶之役竝爲頒給被災民人等則煙戶之役一竝蠲減陽城縣被鹹畝爲六十六石十五斗落鹽盆漂沒六庫漁箭毀破一庫人家頽壓五戶而該縣監 鄭文容每戶助給一石租煙戶之役亦爲頒給大抵十六邑被災形止有淺深繁歇之殊而取考諸邑執災成冊參以臣所經歷處目擊則當初執災時只執堰畝之被災者而稍高陸畝之鹹水乍過處初不執災且聞老農之言則往在甲午二月海溢爲災而其時則幸

因春雨頻仍清水洗滌不至爲災今番則被災後一直亢旱播種立苗恐無其望擁馬遮路成群呼訴以所見言之秋麥間多凍損春粳早不立苗而鹹水所過之處舉皆鹽花如霜猝難耕作兼以許多鹽盆亦幾蕩敗浦戶生涯實爲矜悶臣謹依聖教另加慰諭俾各安業之意一一布告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3월 10일(임자)>

강 命迎華驛馬與五驛通融應役

목 京畿監司 金履度啓言畿驛凋殘之弊日甚一日矯揉無術而一自良才之移付華城五驛舉行尤不成樣閒者益閒困者益困實有不均之歎迎華創設之初則事役方張使命絡繹勢不得不然而到今事情與初有異諸般雜役雖不必舉論至若莫重動駕時一例獨免分所不敢事亦未安雖如春秋奉審及勅行等事不可不合力處與五驛通融分排則在迎華不失共濟之道於五驛庶得紓力之效故敢達從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3월 12일(갑인)>

강 命華城會付還餉留庫租五百五十石依狀請加分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明浩狀啓則枚舉判官 李燦牒呈以爲本府還餉元來不數又因今番海盜別還題給則終巡分給太半不足麥未登場農糧告罄會付還餉留庫條中租五百五十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所重自別而旱餘得雨種糧政急有例無例不須較論請依狀請許分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4월 26일(무술)>

강 命華城屬邑所在南漢餉租加分事依狀請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明浩狀啓則以爲本府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依定式分留而龍仁 振威 安山 始興等四邑還總自來不敷排巡無路餉租半留條八千一百八十八石零內限三千三百六十五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年例之請別無難許請依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5월 8일(기유)>

강 召見左議政 李時秀 禮曹判書 南公轍 觀象提調 朴宗來于誠正閣

목 予曰俄聞健陵陵上有頃之報何近年連爲有頃耶不勝驚悚矣時秀曰果拯驚悚矣乙丑以前亦有頃而乙丑年有頃時則臣監董修改之後矣今於數年之間又復有頃而方位亦在於已經修改處臣於其時若能善爲董後則豈如是乎驚悚之餘臣不勝惶悚矣予曰看審後自可知之而役處若不至大段則設都監反涉張大華城留守兼都監堂上看役亦似便當此則奉審後商量回奏也時秀曰都監則前亦不設而事體重大不可只任留守且五六月則聞有拘忌云待潦收後八月間臣等與禮堂及繕工提調往董事役而不必設都監一依乙丑年例爲之似好矣予曰卿等今將發行乎時秀曰臣等今方出城而日已向午今日內似難入抵且迫昏則難於詳審當留宿華城明曉馳詣詳細看審後仍卽復路矣予曰去時則事當急速而來時不必欲速須詳審還來可也時秀曰看審後卽當以狀啓先爲馳達矣陵官所報則蹲縮而若有脫落處則修改尙遠依近例姑以乾莎覆之使土色不露且以油氈授本陵官處覆遮潦雨似好矣予曰別看役亦當下去乎時秀曰奉審時則別看役無所舉行而修改時當差下矣若差下則丁遇泰 李興潤似合矣予曰相地官下去乎時秀曰當下去矣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5월 11일(임자)>

강 健陵莎草有頃處遣政府以下諸臣奉審

목 水原留守 洪明浩狀啓以爲卽接健陵令 趙雲會牒呈則陵上莎草自酉方至丑寅方間今初十日午時因雨頻蹲而以營造尺計之則長爲四尺廣爲十五尺先以茅氈蓋覆云故臣今方馳詣奉審修改之節令該

曹稟旨舉行又狀啓以爲臣於昨日馳詣陵下與本陵令 趙雲會眼同奉審則因雨勢之暴霍自西方至丑寅方莎草縫罅之間雨水滲入土築內濕莎草外蹲而長廣果如陵官所報誠不勝萬萬悚悶顧今雨意不無大霍之慮故油芭撤覆等節爲先依再昨年例舉行○禮曹啓言即接健陵令所報則今月初十日之雨陵上莎草蹲縮云萬萬驚悚請慰安祭不卜日今十四日設行修改之節政府以下卽爲進詣奉審後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5월 11일(임자)>

간 命水原囚朴成輝獄事更加詳覈狀聞稟處

목 先是水原前留守 趙鎮寬狀啓以爲因本府安召史爲其夫朴成輝獄事擊錚原情令本道查實事判下矣臣泝考文案則本府殺獄罪人朴成輝膝築金寬石第四日致死乙丑六月初一日移囚龍仁縣丙寅三月二十四日移囚振威縣 初檢官 龍仁縣令 俞漢石檢狀實因以醉飽病患致死懸錄朴成輝以被告懸錄覆檢官 振威前縣令 朴宗雨檢狀實因被告與初檢同三檢官 南陽府使金百彬檢狀實因以被膝築致死懸錄正犯以朴成輝懸錄四檢官 竹山前府使 李尙烈檢狀實因正犯與三檢同今此安召史之原情雖是太半粧撰而其所稱冤亦不是異事大抵被死人金寬石因索酒始與渠起鬪而起鬪後則渠夫朴成輝合力毆打卽其事理之必然而敢稱成輝適出場市不得目見云者情雖急於袒罪難逃於誣罔但其所稱寬石惡疾之狀不可不謂實際語臣自莅任之後實於此獄不能無疑訝之端成輝之毆打的實而寬石之惡瘡垂死亦一府之所共知也終致隕命未知其專由於被打其疑一也以痕損言之則再檢以前實無顯露及其三檢始有胸膛右邊紫黯之說時當五晦盛熱之際距其死日殆近一望則屍體之日久變動卽亦律文之所載此果爲致死之實因乎再檢無所概見忽於三檢始爲發露乎其疑二也凡殺獄成案與否都在覆檢而若或拖至三檢則此於罪囚實爲生死結局常情莫不欲挨過此限以圖生路故世間許多殺獄絕無有三檢時自服者而此囚則乃於三檢忽然自服而四檢以後則一直牢諱此出常情之外其或於三檢時施威太嚴以致如此乎其疑三也安召史乃是元犯之妻則所當隱諱之不暇而忽於三檢明證其夫毆打寬石之狀此豈人情天理之所當乎其疑四也殺獄獄之重者苟有毫末之疑不可直歸之償命故成獄經歲不敢置於錄啓中亦嘗以此議於前守臣金文淳則亦不以臣見爲全無所據臣意則終未見其明的之案若因此事端置之罪疑之科不害爲審克之方而既已登徹便同錄啓臣不敢擅便令該曹稟處恐未知如何而安召史苟有爲夫乞命之意則當初成獄時又何忍自證其夫之死案乎自臣營嚴懲以礪末俗至是刑曹啓言此獄當初之四檢成獄已屬疑端守臣之四條起疑亦有所據而既因安女鳴冤至令本府查實則只就文案溯考論列而已未經查究其在重獄體之道不可以此遽然奏當且脈錄傷痕之有無初覆檢相同三四檢相同而未行五檢則譬如賭博互勝者之無宗局靡所適從惟當取徵於參證而金光臣則自初立證於成輝之無犯而三四檢時竝無更招歸一之事金光臣 朴道永 金千石皆言救解寬石而三人之招一不互引者亦屬可疑之端安召史之三檢時忽證其夫之罪而四檢時又復發明者亦宜詰問而并皆置而不論則獄案之疏漏可以推知以此以彼不可不一番行查請分付守臣更加詳覈論理狀聞後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6월 20일(경인)>

간 健陵莎草修改時命華城判官眼同舉行

목 禮曹判書 南公轍啓言健陵陵上莎草有頃處修改日子既已擇吉矣向筵既承守臣同爲董役之教役軍領付時本府判官亦爲待令以爲畢役間眼同舉行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6월 25일(을미)>

간 華城留守 洪明浩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摘繭畢役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諸處摘繭今月二十三日始役二十四日畢拾所入糧米及立役軍都數修成冊後錄登聞糧米則自外帑庫依例上下後會減○後錄陵軍二百三十二名園軍一百七十二名僧軍一

百二十八名合軍五百三十二名每名糧米二升合米七石一斗四升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6월 26일(병신)>

㉔ 命諸道三都秋操竝依例設行其中廣州以輪操代合操三南停水操關西北關春操已行處外竝行操

㉕ 備局啓言卽見摠戎使 李堯憲 水原留守 洪明浩 廣州留守 朴宗來 江華留守 尹序東 京畿監司 金履度 水使 鄭學畊 永宗防禦使 趙岐 平安監司 趙得永 兵使 鄭觀采 黃海兵使 李光益 江原監司 金履喬 統制使 李漻 慶尙左兵使 吳載光 右兵使 李身敬 公忠兵使 林栽洙 全羅兵使 李東善 南兵使 崔東岳 北兵使 柳文植秋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巡歷巡點及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今春諸道水陸操取稟時以參量農形探察民情或春行而秋停或陸停而水行次第輪回之意已爲仰請矣春間海溢不過若而沿邑初夏雖或惜乾諸道亦既普洽來頭穡事有可以綽略料量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及巡歷巡點竝依例設行而三南水軍春既行操有異全停又皆海沿亦宜軫慮三南水操特令停止關西春南秋北北關春北秋南係是定式今春已行處外使之一體設行至若廣州合操則該營事實有不贍之慮以輪操代行事分付行操處巡點不必疊行置之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另飭舉行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等各樣都試依例舉行事竝爲分付戎政所關果何如而人情狃於姑息停廢便認恒例事誠寒心若其兵民煩擾之弊則反由於因循久停之致謹稽英廟朝丙寅下教若曰春秋之操道臣則每以請其停操爲高致意似爲民而詰戎之政亦非所以耀武也卽爲民也又若曰此後則非大歉之歲不獲已停操者外其勿以今春雖不行亦有來秋云而必也行之使戎政俾不至於放忽大哉聖訓深軫遠謫欽誦恪遵久益宜然諸道道帥臣須悉此意無敢更以停行爲請行操之際必務嚴申約束卒伍關額幻冒之學校吏舞手侵漁之習別加操飭俾有實效聚點各邑簽丁修械等節十分致力無敢玩愒之意請一體嚴飭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7월 10일(경술)>

㉔ 命永宗鎮所屬安山水軍全數赴操

㉕ 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永宗防禦使 趙岐報辭以爲本鎮水軍元數爲二百七十九名而每當水陸操竝行之時則各邑水軍折半來赴自是前例安山水軍五十二名屬于華城姑未填代則折半之數尤難形容今番則二百二十七名水軍使之全數赴操爲辭矣雖全數赴操未足成樣折半則尤當苟艱所屬之軍亦在近邑依所報全數赴操事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7월 25일(을축)>

㉔ 健陵 顯隆園展謁命以二十七日爲之

㉕ 禮曹啓言今秋展謁定於何陵而以何間擇吉乎教以向筵已諭大臣莎草既多有頃當詣健陵展謁仍詣顯隆園展謁幸行日子以今月二十七日爲之○教曰二十八日當詣健陵 顯隆園展謁親祭九月初一日還宮時詣孝昌墓展拜親祭該房知悉又教曰華寧殿酌獻禮以二十九日爲之又教曰華寧殿酌獻禮健陵 顯隆園 孝昌墓親祭祭文當親撰矣又教曰今番幸行時各道道臣境上出待勿爲之秋巡依例爲之又教曰今番幸行時凡係民事務從省約出還宮時植炬竝除之凡屬民事皆以儲置米會減又教曰幸行相值前例既有今番文廟酌獻禮更以九月旬前磨鍊又教曰華城 始興行宮宿所虎網子依例除之○兵曹軍令八月二十七日出宮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行宮四十里二十八日健陵展謁親祭自華城行宮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 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二十九日華寧殿酌獻禮當日肆觀坪凝鑾軒少駐始興行宮宿所九月初一日孝昌墓展拜親祭當日還宮○兵曹啓言今此幸行時隨駕營門依定式以今春陵行時隨駕訓練都監 御營廳磨鍊禁衛營留都而禁軍及馬步軍以幾番幾哨磨鍊乎教以雖有定式訓局步軍八哨禁衛營鄉軍五哨訓將 都領爲先廂御營廳鄉軍五哨禁將率領爲後廂而水

原步軍五哨留守率領自遲遲峴仍爲先廂到長安門與訓局先廂合併旗鼓迎接馬軍六哨兩營騎士六番隨駕禁軍五番磨鍊又啓言甲子年健陵幸行時兵曹 都總府堂上郎廳五衛將各二員昨春幸行時各一員隨駕武兼連以八員磨鍊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依甲子年例磨鍊又啓言挾輦軍以幾名磨鍊乎教以以三百名餘軍三百名磨鍊到鷺梁 舟橋合併侍衛又啓言畿邑所管斥候伏兵傳語軍華城 廣州府各隨地方舉行矣請依此舉行允之教以水原既以先廂隨駕水原軍兵斥候一款置之又啓言華城所管斥候一款既承置之之命請令廣州府舉行之意分付教以五哨外如可出用則出用若無推用之道則以廣州府舉行○司饗院啓言自前每當幸行經宿時各邑地方官進排御供物膳日下雉鮮近來連有除之之命今此幸行時各邑進排請依例知委監膳提調郎廳光期進詣教以供上進排各邑之貽弊不少置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8월 1일(경오)>

강 命遲遲臺碑文撰進

목 承旨 申絢啓言臣於庚申冬水原暗行御史復命時以遲遲臺豎碑事仰達有表石文字製進之命故碑石及碑閣材具自水原府措備以待云而文字未出尙不得舉行矣輦路百里之間何處非寓慕興感之所而至於此臺尤有別焉立石表識使行路之人皆知此臺之所重不可已也文任或曾經文衡中使之從速撰進以爲舉行之地從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8월 6일(을해)>

강 健陵丁字閣褥席修改命於莎草修改時一體舉行

목 水原留守 洪明浩狀啓以爲健陵陵上丁字閣碑閣以下奉審則陵上前頃外更無頃處而丁字閣神御床上排褥衣彩花席及內外地衣祭享時所用雜物中破傷件竝爲開錄于後擇日修改之節令該曹稟旨舉行○後錄有頃處丁字閣神御床上排褥衣破傷一處彩花席破傷一處殿內東挾間北道里上滲漏一處仰粉土剝落一處地衣五張月廊地衣八張方輦二十張尊所床坐面紙一件中排設床坐面紙二件祭器沙大櫨五立柳筵二隻馬尾筵一部典祀廳草 地衣三件獻官拜席一立守僕紅衣四件以上竝破傷齋室墻垣蓋瓦及塗灰間破傷○禮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洪明浩今秋奉審啓本則健陵丁字閣神御床上排褥衣及彩花席破傷擇日修改之節令該曹稟旨舉行矣陵上莎草有頃處以今十五日辰時修改事前啓下今此褥席修改同日同時一體舉行先告事由祭秋夕節享兼行祝文中措辭添入所入物力令各該司磨鍊進排事請竝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8월 8일(정축)>

강 召見承旨 洪奭周于誠正閣

목 健陵華寧殿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奉審則何如耶奭周曰陵上封土罅痕處以竹籤測其深淺則罅痕頗深萬萬驚悚而蓋年前修改時值冬寒土脈凝結舊築新傳不相黏合之致今番既知其所以然故舊土幾盡奉出新土所入恰爲十分之九封築完周諸臣之言皆以爲萬無後慮云矣予曰莎役已畢耶奭周曰臣歸到華城得聞畢役之報矣予曰工匠役軍犒饋等節何以爲之耶奭周曰臣謹依下教與留守眼同犒饋而初日付役之五百名既已解送散在各處更爲招集反恐騷擾故言于留守發遣褊裨着意舉行使之宣布德意矣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8월 18일(정해)>

강 健陵陵上改修時監董大臣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教曰今番健陵陵上莎草之役雖不設都監事體之重工役之大無異於設都監又況今番修改極其完固云萬萬幸甚豈可無酬勞之舉左議政 李時秀 內廐馬鞍具一匹面給觀象監提調 金思 穆加資繕工提

調 徐榮轉 禮曹判書 南公轍 熟馬一匹面給水原留守 洪明浩內下大豹皮一領賜給戶曹正郎 金思義 禮曹佐郎 崔鳳和 兒馬一匹賜給判官 李熾陞敍繕工監役 李靖會陞敍兼監役 本陵令 金載謙 參奉 朴祖壽并陞敍別看役 丁遇泰 李興潤外職除授領役牌將金祥鯉 鄭翊臣并邊將除授監董裨將具錫夏相當職除授莎草領役裨將洪日輔邊將除授相地官 方慶國 奏時官 裴漢輔并從厚施賞各處領役牌將并內下筒箇一部賜給內外員役工匠等依甲子年例施賞又教曰今番賞典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8월 20일(기축)>

장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戎服乘馬出協陽門 敦化門由崇禮門渡舟橋詣龍驤鳳翥亭少住改具軍服乘馬至始興縣行宮畫停乘馬出行宮至迎華亭降馬登亭改具甲冑乘馬至長安門外華城留守 洪明浩以旗鼓迎接降馬入幕次改具軍服乘馬入長安門詣行宮經宿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8월 27일(병신)>

장 施華城御前前排巡牢等賞格有差

목 春塘臺親臨水原府御前前排巡牢手等技藝入格別單許絕壁等七名超等各木二疋布一疋金範金等四十八名上上各木一疋布一疋賜給次知教鍊官 洪履鍵 文世駿二人柳葉箭片前不中筒箇各一部特爲賜給○因兵曹 水原前排實數成冊次知教鍊官 洪履鍵 文世駿各內下筒箇一部牢子金範金巡令手金碩寬等五十五名各木一疋賜給○兵曹啓言依判下成冊水原前排巡牢及兩具卜直等五十五名各木一疋施賞依下教前排次知教鍊官二人依訓局例各木二疋前排巡牢四十六名對舉賞各木三疋兩具卜直等九名各木二疋分給而對舉賞既自臣曹舉行水原府則勿爲分給事請分付又啓言今番幸行時御前前排水原巡牢留京糧資及回糧分給而回糧則定式施行事奉承下教矣前排次知教鍊官 二人前排軍五十五名等處各留糧及回糧錢五錢分給此後到京解送之時則請回糧錢各給三錢仍爲定式施行教以五錢式定式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9월 2일(경자)>

장 判下京外擊錚人等原情

목 刑曹啓言 (…) 又啓言南陽閑良鄭柱擊錚原情以爲渠妻漢每卽本邑幼學洪鳳達之婢子而給錢三十兩以永永放贖之意受牌子成文券呈刑曹斜給立旨矣姜仁鐵爲名人稱以漢每衿得於妻邊舉華城 柳奎明及尹曦僞造文券興成於前郡守 李槐家云率無賴輩十數人來到渠家毆打結縛收奪家藏掠取三女而去姜哥之妻亦非洪哥之已出卽卜妾時孕來而生逃走二十餘年者也豈有分給奴婢之理乎姜哥誣訴營門致有數朔枷囚之境伏乞矜恤俾免壓良爲賤之地云鄭柱爲先放送請上裁教以畿伯決處 (…) ○水原留守 洪明浩收啓以爲本府居童蒙 朴好喆原情以爲渠母卽世代良人大興地林碩泰之女也渠父亦世世良民也不意辛酉年渠母邊異姓叔朴仲伊持一牌子來言渠父曰楊州宋獻納宅田畝舍音自吾父兄屢年隨行矣月前宋宅分付曰汝之族屬皆吾奴婢納贖百兩云故備納六十兩而受來贖良牌子汝妻旣我族屬以一族例可徵此錢之折半爲言故渠父不堪其苦得給三十兩則投其牌子而去矣昨秋名不知宋班來呈大興捉入渠外四寸林成龍以渠母爲宋宅婢子之意欲捧俵音杖囚兩朔而十月宋班來言渠父曰汝妻以四百兩趁來月初九日畢納然後可以生出云故意謂朴仲伊雖死其子卜同必爲符同宋班作此鬧端卽以仲伊父子前後罪狀粘連其所謂贖良牌子呈訴本營則卜同已逃宋班往在新昌他道無路捉來故乃爲誘引之計相議將差作一告目於宋班曰五十兩則自鄉備納三百五十兩則自京辦納云以悅其心且因其便傳言宋奴曰若得寬限之諾情債十兩當於中路給之云矣厥奴果於當日出來仍爲將差所捉宋班

隨後來訟於中營以不可信見退則宋班構捏呈訴又爲落訟而乃以朴仲伊牌子稱渠父之偽造以渠誘引其奴之告目謂之請贖移呈本官轉報營門則以上下來歷無他可考宋班構訴中牌子告目便成疑端遂爲未決之案爲退訟渠父更呈新到營門則題以前使處決不必更題宋宅之文書帳籍一無可憑渠父之告目牌子發明明白目今渠之父母將爲宋宅杖下之魚肉人子至情寧不哀痛而至冤乎云請令該曹稟處教以路過目觀其年幼而不避威嚴爲父母訟冤誠極矜憐令該府善處事回諭 又狀啓以爲**本府**居金相義**原情**以爲渠屢代先山在於龍仁枝內面而本土居李建永葬其妻於至近之地故渠呈于龍仁官得訟掘移矣數日後李建永更爲偷葬於渠曾祖墳單青龍祖母山從祖山坐立俱見處故更呈本官則李建永做作諺文手記謂以四兩錢買得於渠亡母云則前縣令 李教源以爲汝若某年買得則金相義長成已久何不與男賣買而受此諺文手記乎李建永語屈卽納掘移俾音而本官謂渠曰勿論賣買之虛實李建永既以汝之亡母手蹟爲言汝其備給本價云故渠卽給四兩手記則留置官上矣其後俞漢石新到本縣而李建永私拔其官上手記又言以六兩買得故渠往呈楊根連訴本官六兩之說自歸落空督掘之題非不申明而李建永隱避不現特令官掘云請令該府稟處教以令該府查實啓稟事回諭 又狀啓以爲**本府**居李世光**原情**以爲渠七世先山俱在於南陽禾尺面昨年正月墓下居洪楸爲名人偷葬其兄於渠曾祖墳階砌下故卽呈營邑摘奸得訟四次捧俵定日督掘而終不掘去亟令營府公決云請令該府稟處教以令該府查實稟處事回諭 又狀啓以爲龍仁居趙廷弼**原情**以爲渠高祖文普卽文正公光祖奉祀孫而不幸於戊申獄事莫暴心跡竟死桁楊同參之李道聞既蒙白放其後同獄冤死之人幾皆伸暴而獨渠高祖未蒙一視之澤特爲昭晰云戊申獄事何等凶慘而敢以伸雪等語咫尺衛外肆然鳴金者萬萬無嚴曾於辛亥渠父海迪擊錚訟冤至於刑推懲礪之境而今於年久之後又復呼籲尤極痛駭趙廷弼不可尋常勿施循例拔去而止故枷囚府獄請令該曹稟處教以民習痛駭令該府刑推懲放事回諭 又狀啓以爲驪州居李云**原情**以爲渠以世祖大王第九男寧海君十二代孫流落鄉曲窮不自存族屬八人充入於軍役嚴查頗役俾得支保云渠果塔派後裔則呈官蒙頗無所不可而衛外鳴金萬萬痛駭李云**原情**依例勿施教以雖不入於四件若如**原情**之辭則亦不無稱冤令該道查決事分付又狀啓以爲稷山居任泰白**原情**以爲渠本以無妻孥喪性之人流離行乞而過飲酒盃與人觀光敢於天威咫尺之下渾忘嚴畏之意自犯罔赦之罪而若其所冤則元無一辭之可達云此等之類不可以愚迷老妄尋常處之任泰白依律嚴勘次枷囚府獄請令該曹稟處教以狂妄老悖醉後駭學不足深責逐送本道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9월 3일(신축)>

㉔ 判下幸行時京外上言

㉕ 備局啓言 (….) 又啓言**華城**幼學鄭鎮弼上言以爲渠祖與父墳山在於龍仁而京居業儒李光稷偷葬其妻於先山腦後請令該邑卽速摘奸掘移云請分付道臣嚴飭查官從公決給教以申飭決給 (….)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9월 6일(갑진)>

㉔ 命拯活人載寧 鄭兌雲 長串堡別將 洪大濟加資

㉕ 兵曹啓言黃海監司 李好敏狀啓以爲信川 魚蘆坊島村山水猝至民家十四戶男女六十名幾至淹沒載寧居無役鄭兌雲全數濟拯令該曹考例稟處云似當依法典加資請上裁從之又啓言江華留守 尹序東狀啓以爲**華城**船人吳長壽等十六名騎船往長峯島捉魚遇風漂到長串堡前洋觸嶼船拆死在頃刻長串堡別將 洪大濟冒險入海全數拯活令該曹考例稟處云似當依法典加資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9월 12일(경술)>

㉔ **水原留守** 洪明浩以擊錚人李世光 金相義事實馳啓

㉕ 該留守狀啓以爲因本府李世光擊錚**原情**有令該府查實稟處之命矣訟隻山地俱在**南陽**故發關於該

府使 李顯默處使之詳查報來矣所報以爲洪楸兄塚卽李世光曾祖山階砌下十步之內而洪楸之前後落訟非止一再而終不掘去故更加嚴督已爲掘移云又狀啓以爲因本府金相義擊錚原情有令該府查實啓稟之命矣訟隻山地俱在龍仁故發關於該縣令 俞漢石處使之詳查報來矣所報以爲李建永前既逼葬於金塚而落訟掘移繼又移埋於此麓而復此訟爭李云買得金曰還退而李哥之買得只是白文謄手記而已金哥之還退明有踏印傍音論以文書李當落訟審其山形金必禁葬云山地既係當禁還退又此明白則李塚督掘無容更議故嚴飭題送使之定限掘移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9월 24일(임술)>

㉔ 水原留守 洪明浩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補植始役馳啓

㉕ 狀啓以爲卽接健陵參奉 朴祖壽 顯隆園參奉 金初淳牒呈則局內樹木鬱密處疏剔及稀疏處補植之役以今月初二日爲始舉行云矣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9월 24일(임술)>

㉔ 命水原府狀請災結及別分穀停退事依施尤甚戶元還三分一停退

㉕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洪明浩災實狀啓以爲本府穡事優處最優遜處偏遜海溢鹹損水沈覆沙等災合四百四十四結二十七負零事目災三十結外四百十四結二十七負零特許加劃海溢二十面失農之類巡分還穀準奉無路而其中被災民別分各穀四百二十三石零無并督之勢特令全數停退面里巡分元還尤甚戶限三分一之次戶四分一稍實戶五分一停退待明秋一竝準糴事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諸面幾半濱海今春被溢無異於湖沿諸邑且本府事體自別前後請災未嘗減數事目外四百十四結二十七負零特許準劃別分之穀乃是災民救急之需無怪其難徵亦依狀請停退而守臣之啓既曰優處最優則之次稍實戶巡還停退似未斟量只許尤甚戶三分一限明秋停退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0월 10일(무인)>

㉔ 水原留守 洪明浩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畢役馳啓

㉕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鬱密處疏剔及稀疏處補植之役自今月初二日至十一日告訖故疏剔境界及補植數交區別後錄○後錄 健陵自內禁川橋以下至萬年堤 安寧里左右補植檜木一百一十一株松木四百三十七株外案陽山峰北麓補植松木五千三百四十五株白香木一百十株外禁養筆峰補植松木五百二十二株白香木五百十株自青龍內邊至宅溪左右虎孫洞 城皇山東北麓外案禿城北麓陽山峰西北麓間疏剔顯隆園明堂內外補植松木七百十株外禁養台峰南麓補植松木三千九百九十株自古西門內外至洪範山內外邊道古山棧道峴上中下南山下端間間疏剔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0월 13일(신사)>

㉔ 命華城赴操軍減保米錢及犒饋米以甲寅大同餘條及修城庫留儲貯置庫歲入中會減五邑軍犒饋以該邑儲置米會減賞格條箭竹一百浮以外帑庫所在取用

㉕ 左議政 李時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明浩報備局辭緣則以爲本府城場兩操設行時赴操軍減保米二百十石零犒饋米二百五十一石零賞格米一百石合米五百六十一石零就本府甲寅大同餘條中區劃減保錢二百七十六兩賞格錢二百兩木三同以修城庫留儲者取用箭竹一百浮以外帑庫所在出用龍振兩邑減保錢五百七十八兩零以貯置庫歲入中直減五邑軍犒饋米一百七十七石零各該邑儲置米劃給爲辭矣減保米錢及犒饋米不可不區劃依所報數交以甲寅大同餘米及修城庫留儲貯置庫歲入中會減五邑軍犒饋則依他例以該邑儲置米會減而至於賞格條今此所報似或太過亦非自廟堂區劃者只箭竹一百浮以外帑庫所在取用事請分付教以依所爲之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0월 16일(갑신)>

㉔ 命施公忠監司趙德潤越俸五等之典漕船撤毀時守令及失火後掩置之各年守令令該道現告狀聞拿勘

㉕ 戶曹判書 徐榮輔啓言伏見公忠監司 趙德潤狀啓則枚舉牙山縣監 李義福牒呈以爲本倉諺字漕船新造回泊之路到水原乞梅島前洋仍值春間海溢竟至片破時存元船只爲九隻明春裝載或值意外闕額則將至狼狽之境許令改造云空船致敗查實生徵究覈論勘節目至嚴故使之生徵卽速改葺致敗情節亦爲嚴查元額爲十二隻而狀辭中九隻云云亦甚可訝其間委折一體查報事有所發關矣卽接回移則枚舉該縣監牒呈以爲諺字船則新造回還之路猝遇二月無前之風濤以至致敗吉字船則今春海溢諸船俱掛於陸地勢將掘浦曳下而吉字船在前而不合於裝運諸船在後掘浦之役若先試於吉字則人力不足諸船之曳下修葺勢不及於潮漲分載之時不得已用人力毀撤眺字船則甲子漕送回還時纔到本浦失火船中杉板什物盡爲燒燼只有本板亦不完全改造物力沙格處分排而準捧無路拖至于今三隻船竝卽改造之意論移云諺吉兩隻之致敗顛末別無情節更查之端眺字船則從便修補其勢末由莫重漕船許久等棄者誠甚疏漏春漕不遠趁卽變通以爲舉行之地前此已報中時存九隻卽指無弊見在者之謂也竝計有頃三船則合爲元額十二隻爲辭矣諺字船今春新造未嘗一經使用謂以造船回還之路逢風致敗云者其說極爲虛謊今若許其又復新造則此後造船者必有以再造三造爲請之弊至若吉字船以其他船曳下之相妨用人力故爲毀撤云者事之駭然莫此爲甚漕船典守何等至重而任自毀撤敢請改造者寧有如許事體況此船卽毀撤非致敗而混稱致敗尤豈成說乎眺字船則失火在於甲子云爾則今爲四年之久其間何爲一不登聞竝今掩置今於查問之後始以徵出無路漫漶以報乎此亦萬萬驚駭且念漕船節目極爲申嚴戊申年間因本曹稟旨湖西亦依湖南例凡有改造必狀聞施行事有所定式究其法意蓋以狀聞體重俾不敢如文移之容易也今乃以新造未經使用者直請改造事涉屑越至於吉眺二船則公然掩匿至於此久已極可駭況直以文移請改者大違於狀聞施行之定式近來紀綱懈弛法典漸至弁髦此等處不可不隨而嚴飭當該道臣推考諺吉眺三隻船竝依節目生徵之意嚴飭以守令言之輒稱沙格之難徵無難以新造爲請徒思要惠於下屬不念公費之至重誠甚可駭吉字船撤毀時守令及眺字船失火後掩置之各年守令令該道現告狀聞竝令該府拿問重勘斷不可已故敢此仰達矣從之教以近來紀綱雖曰解弛豈有如許駭然之事新造諺字之漕船未能一經於使用托稱逢風而致敗無難一年之復改至於吉字之漕船爲其曳下之不便不念典守之至重任自撤毀而請改失火撤毀雖曰緣勢而然焉諺船稱敗何其無嚴之甚也擅便之習掩置之罪豈徒守令之罪不檢之責不飭之失眞有道臣之失問備太輕所當嚴勘而迎送之弊貽害民生越俸之典亦足示飭該道道臣施以越俸五等之典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0월 16일(갑신)>

㉔ 雲觀以所見彗星形色尾痕尤爲消滅不得看候啓詣德興大院君祠宇行酌獻禮

㉕ 具翼善冠 袞龍袍乘輿出協陽門至仁政門外降輿乘輦出敦化門至德興大院君第門外降輦乘輿入門降輿入幄仍詣版位展拜陞詣祠宇內奉審訖還入幄次時至詣版位行酌獻禮如儀 大祝 副司果 朴宗臣 禮畢還入幄次召見判敦寧 李彥植 水原判官 李燦予曰列聖朝皆爲展拜酌獻則自先朝始行而予今又繼述而行禮尤切悵慕之心矣彥植曰列聖朝已行之禮今又繼述臣不勝榮愴之忱矣予曰內外子孫參班者幾人耶彥植曰多數參班矣承旨 宋知濂曰儒生舉案爲七十六矣予曰墓所別無弊端耶彥植曰仰賴軫念別無弊端矣予曰此處有何古蹟耶彥植曰內庭石柱卽宣廟讀書書齋前柱後階上黃楊木是大院君手植叢竹是宣廟手植矣予曰誠稀貴之事也仍教曰欲引見參班人而日已暮主人知此意出而傳之可也教曰判敦寧 李彥植加資米木布依先朝已例輸送參班儒生依前例令該曹紙筆墨題給武士各弓矢一部賜給奉祀孫水原府判官 李燦待窠卽爲陞敘事分付少頃乘輿出門外降輿乘輦入敦化門至仁政門降

輦陞輿入協陽門還內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0월 22일(경인)>

㉔ 飭水原馬步軍益加操鍊毋失外營舊規

㉕ 水原留守 洪明浩以馬步軍兵合操今二十四日依程式行操馳啓教以坐作進退之節金鼓應接之時尙有外營時軍容云極爲嘉尙此後益加操鍊必使無異於昔年外營時操鍊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0월 27일(을미)>

㉔ 命振威精抄軍朴大榮直赴殿試

㉕ 水原留守 洪明浩以振威精抄軍朴大榮 柳葉箭沒技令該曹考例稟處馳啓教以依例直赴殿試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0월 27일(을미)>

㉔ 命華城城操試射入格人朴思訥等直赴殿試

㉕ 水原留守 洪明浩狀啓以爲城操設行後本營教鍊官閑良朴思訥 柳葉箭貫二中邊三中城丁軍中大應 趙齊建斥候軍金碩圭 鳥銃貫三中請令該曹稟處教以竝直赴殿試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1월 3일(경자)>

㉔ 華城留守 洪明浩以中軍李文喆城堞軍器修補實蹟馳啓

㉕ 狀啓以爲禿城山城處嶺湖要衝之勢爲陵寢拱護之所而邇來崩譙敗墻實有朝夕之慮朽械鈍刃舉無緩急之恃其餘門樓公廨亦多傾圯者中軍李文喆捐出薄廩三朔告竣臣別遣軍官逐一摘奸則修補及別備煥然一新亦司謂設鎮後初有據實登聞令該曹照例稟處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1월 3일(경자)>

㉔ 推水原留守 洪明浩 江華留守 尹序東

㉕ 御營大將 李得濟啓言近來躁進成習全沒廉恥 水原中軍 李文喆當初圖差已多辭說莅任未久又以城堞軍器修補請賞雖未知實蹟之如何前後舉措俱涉礙眼不可無別般處分矣予詢諸將臣總戎使 李堯憲曰事面之苟且物情之怫鬱誠如御將所奏矣禁衛大將 李海愚曰文武雖異廉隅則同曾經闕帥之雜歧請賞事面極涉苟且矣予詢大臣左議政 李時秀曰軍器城堞修補自是職分內事而殘邑職卑之人殫誠效勞則自營闕請賞蓋爲激勸而曾經兵闕之武弁以此論賞誠極礙眼諸將臣仰奏固無怪也而旣曰修補以此罪之有關事面請賞之失在於留守近來請賞未免太濫而其中江華留守 尹序東以親裨活人登聞請賞尤涉不審請兩都留守竝推考原狀啓勿施從之○予曰此是向筵左相所奏兵判請推之事乎當初兵判何爲以口傳擬入乎兵曹判書 韓晚裕曰今夏都政時華城留守 洪明浩以李文喆差送中軍事有所言托而其時都政中軍未及出窠故不得差送矣其後有窠而陵役畢役只隔一日故未及往復於守臣而臣意則陵役重大不可一日無中軍之監董者故臣果以口傳擬入矣予曰右相所見何如右議政 金載瓚曰除拜中軍屬耳仍卽請賞事涉太遽且中軍之口傳差出臣未之前聞矣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1월 5일(임인)>

㉔ 兵曹判書 韓晚裕陳疏自引乞遞賜批許之

㉕ 疏略曰臣猥據見職已過周歲瘡痍疵類不勝指摘及乎向筵御將 李得濟之論李文喆事出而臣之去就決矣大抵水原中軍之以李文喆停當者久矣今此御將所奏乃目之以圖差夫圖差者雖文喆而差送者

臣也臣嘗聞國朝故事列朝以來未嘗聞武將之筵斥本兵之臣誠以體例之相關異於尋常文武間故也臣於伊日諦聽一二將臣之言盛氣論斷雖在於彼之父子大意撓逼專歸於臣身臣有所失則被正於大臣可也被彈於臺閣可也而乃被侵斥於武將前所未有之事其貽羞於朝廷爲如何哉伏乞亟命鑄削臣職名以謝物議批以所請依施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1월 9일(병오)>

강 水原留守 洪明浩陳疏自引賜批許遞

목 疏略曰臣於中軍李文喆請褒事宜被譴何而罰止問備臣不勝慚慙惟彼禿城密邇於拱護在前修飭與他自別而近年以來城堞大半頽傷軍物全不成樣文喆莅任之後盡心修舉雉堞戎械無不新葺及夫行操之時實有改觀之效文喆雖是曾經兵闕者而其職則中軍也臣日見實績之可褒按例登聞俾勸來後而已乃者諸將臣之論斥文喆若是嚴峻蓋請賞者臣也臣之當初激勸之意反歸僥濫之科至於前兵判以臣數月前汎說擇差之酬酢由臣停當云亦是意外莫非臣昏謬率爾之致伏乞亟降郵罰批以本事雖未知其如何而卿亦豈曰無失兵判之許遞意在其伸豈可異同卿亦許遞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1월 12일(기유)>

강 以李堯憲爲御營大將以李集斗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金吾以金宗壽保放啓

목 宗壽有身病也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1월 13일(경술)>

강 水原留守 李集斗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1월 23일(경신)>

강 禮曹進遲遲臺碑文印本簇子

목 該曹啓言即接水原府留守移文則遲遲臺碑石今日辰時豎立後御覽印本簇子盛櫃子上送云矣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2월 17일(갑신)>

강 命水原府殺獄罪人朴成輝施以次律

목 水原留守 洪明浩狀啓以爲因刑曹回啓本府殺獄罪人朴成輝獄事詳覈狀聞事判下矣差定參覈官眼同覈查則蓋此寬石起閤於安女挑憤於成輝扶執滾鬪男女相混則毋論緊歇被毆則的實而以惡瘡垂死之身際場市醉飽之餘雖一番致築便可內傷則死或由我而苟引於道永之變招強覓於安女之誣服無所難愼直置斷案則恐欠審恤之義凡爲死囚者求生於必死之中而三檢自服若是輕易除非施威之太嚴抑亦喪性之或由而自其四檢一直牢諱爲夫乞命凡婦同情而忽地立證誠不近理未見明的之案則合置罪疑之科而獄體莫嚴令該曹稟處屍親金千石去處不知看證朱千仲身死已久俱不得覈查其餘各人等更無可問之端竝置勿論○刑曹啓言此獄傷處只現於三檢以後而三檢之紫黯堅硬四檢謂之深黯微硬紫色之旋消堅痕之忽微可見其暑月屍體日久變動而三檢則誤認執定四檢則模糊苟同若主金千石招以足踢腹肚二次囊臯一次丁寧納招而胸膛一處外上下無一傷痕則屍親指告亦可見懸空勒說當暑衣單之人扶執顛沛狼籍築踏則仰合面必多搥擦處而四次檢驗無一微痕則仰臥踞築之說亦未可謂直的朴道永謂之右膝築胸而傷現於仰臥人之右邊有違執定之法三檢時正犯之忽地自服其妻之遽然立證決是人情天理之外而朴道永再招取服亦在於三檢時則前守臣所論三檢時施威太嚴亦可謂戲得直境今番安女查庭所告初無近似輸款之招實由嚴杖威問之說亦不可謂全無是事以此不的之實因無憑

之詞證有難硬斷償命死者之惡疾垂死非但一府之皆知檢狀瘡痕可以明見而口吐青水初非被打之崇頻飲冷水亦近酒傷之症有不可直驅之戕殺之科而獄體至重請上裁教以議于大臣處之又啓言問議于大臣則左議政 李時秀以爲詞證之同異痕損之淺深俱難的知而獄情之疑眩自初已然前後守臣之論與該曹奏讞又皆一辭歸之於罪疑疑則惟輕實爲斷獄之體云右議政 金載瓚以爲檢獄之翻轉至三四已是疑獄而況又屍親之供閃忽靡定看證之言依稀無執至於再行鉤覈漸生疑端府讞曹啓俱不出於懸空說去蓋其形症也疑詞證也疑全案首末都屬可疑而雖使屢覈實無破疑之端故耳然則疑漸深獄轉老終無以旨一究竟傳諸罪疑之科割卽決處恐合平允之義云大臣之議如此請上裁教以依大臣議施以次律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2월 21일(무자)>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今年孳產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異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并姑置之允之 (…)
水原 陽城等監牧官 金載夏所管二牧場丙寅籍付馬一百九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二百二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九十五匹內壯雌馬八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四匹準 (…)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2월 22일(기축)>

강 開拆**水原留守** 李集斗殿最啓本

목 中軍李文喆不參貶坐宜置中考中

<일성록, 순조 7년(1807) 12월 27일(갑오)>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華城府** 嘉善金光三等四人折衝劉海尙等二人通政金順孚等三人閑良李富貴 (…)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1월 2일(기해)>

강 給江華府渰死人恤典蕩減身還布

목 該留守 尹序東以注文鎮居金宗哲等七名同騎一船出往**水原**境遇風渰歿馳啓教以七名人物之渰死未拯極爲矜惻如有生前身還布卽爲蕩減元恤典外亦卽加給斯速搜拯事廟堂分付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월 2일(기해)>

강 命三南今春水操各設於前洋三南陸操統營合操及京畿 關東 海西三道**水原** 廣州 江華 總廳 統禦營水陸操并停止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另飭舉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兼察總戎使 李海愚 **水原留守** 李集斗 江華留守 尹序東 開城留守 洪義謨 廣州留守 朴宗來 統禦使 鄭學畊 永宗防禦使 趙岐 江原監司 金履喬 統制使 申大僕 慶尙前左兵使 吳載光 右兵使 李身敬 全羅兵使 李東善 公忠兵使 林栽洙 平安兵使 李光益 黃海兵使 朴基豐 前南兵使崔東岳 北兵使 柳文植狀啓則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城操面操及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勸別武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昨春秋事既未均稔卽今民勢通患益絀今春嶺南 湖南 湖西三道水操依秋操例各其前洋設行統營合操停止只兼管右水營水操舉行湖西之舟師邑中沔川以海溢被災入於昨年尤甚湖南之山北六邑鎮中黔毛浦 古群山蝸島三鎮以漁農爲業勿參春操曾有定式法聖纔遭回祿四鎮既如此此外此一邑一鎮之獨爲設操不成營制竝爲停止陸操則昨秋既皆設行又難與水操一時竝舉與巡歷巡操姑令停止關西關北春操竝依例設行而關西則春操之行於清南雖是定式昨秋清北行操因道臣狀請退行於今春事覆奏許施依此施行京畿 關東及總廳 **水原** 廣州

統禦營昨年既行秋操海西歎餘春窮亦宜軫念江華以後營延白之昨秋被災既許停操三道水陸操及巡歷巡點竝姑停止松都則只有春操而曠廢許久今年則使之設行而行操處巡點不必疊行置之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另飭舉行都試依例設行而水陸設操之處嚴申約束俾有軍伍操鍊之效痛斷校吏侵漁之習聚點各邑闕額黃白之查簽朽劣器裝之繕修亦殫誠致力毋敢玩愒而不有先事之飭甘歸故犯之科則當該守令邊將道帥臣這這摘發論勘或漫不致察現發於來頭摘奸之時則道帥臣亦難免重勘請以此竝爲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월 12일(기유)>

강 命水原留守 李集斗重推迎華察訪 成海運拿處

목 承旨 朴宗薰啓言健陵 莎草修改後奉審形止每於間十日馳啓矣日次在於初一日而今朝始到院取見其狀本則初一日依例封發而中路闕失更爲修啓以致愆期云莫重狀啓如是遲滯且有常時不善檢飭之失請該留守從重推考從之○水原留守 李集斗狀啓以爲前月二十九日接健陵 陵官所報則陵上莎草修改處奉審無頃臣當日修啓依例出付迎華驛卒矣初二日該驛吏來告齋到南大門外意外闕失云奏御文字中路見失該察訪 成海運不能檢束其罪狀令攸司稟處臣則惶恐俟勘教以中路闕失聞甚驚駭卿則從重推考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2월 3일(기사)>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朴崙壽 參議 閔命嫻 兵曹判書 金履翼進

목 以吳慶元爲水原判官 金履度爲副總管 張鉉宅爲公忠兵使 李恒權 李益緒爲宣傳官 恒權以下竝初仕也○再政以金宗淳爲豐德府使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2월 3일(기사)>

강 健陵疏拓雜木命依例付諸陵官

목 水原留守 李集斗狀啓以爲卽接健陵參奉 朴祖壽牒呈則陵上莎草用莎推堅築鋪沙土均培疏拓雜木爲二千三百五十五株稚松爲二百束疏拓處補植松木爲二千二百一株云年例疏拓枝葉付諸陵園官從便處置事已有定式而今番則乃是元株而數且夥然何以爲之教以依例付諸陵官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2월 26일(임진)>

강 判下遲遲臺碑閣豎立別單賞典

목 敎曰遲遲臺碑閣豎立時製述官 行戶曹判書 徐榮輔楷字書寫官前判敦寧府事 尹師國篆字書寫官前水原留守 洪明浩各內下大虎皮一領賜給其餘監董領役裨校工匠以下并依判下捧傳旨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2월 28일(갑오)>

강 水原留守 李集斗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及補植訖役形止馳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陵園局內樹木疏剔及補植之役健陵則始自今月初一日至初七日告訖顯隆園則始自去月二十六日至今月初七日告訖而疏剔境界及補植數爰後錄馳啓○健陵主峯補土處補植松二百五十五株外禁養筆峯補植松五百二十九株自內禁養大皇橋左右至金坂隅播植橡實十九石十三斗城隍山東北麓間間疏剔顯隆園明堂內外補植松二千五百八十株外禁養台峯播植橡實十二石自青龍 白虎 葛峴後草峯下臥牛川至洪範山內邊鳳鳥峯間間疏剔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3월 9일(을사)>

㉔ 命水原府加分穀依狀請許施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集斗狀啓則以爲本府還餉自來不敷將有臨農阻饑之慮會付還租留庫中五百石及屬五邑所在南漢餉租四千四百二十五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民情屬邑所請俱不可不念請依狀請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5월 1일(병신)>

㉔ 水原留守 李集斗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拾蟲啓

㉕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諸處拾蟲以陵軍園軍僧軍禿城官隸自本月初一日始拾初三日畢拾而所入糧米十二石四升依例以外帑庫所在來上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5월 1일(병신)>

㉔ 召見前咸鏡監司 李晚秀于誠正閣

㉕ 予敎曰卿其間久居藩任得無疾病乎晚秀曰臣身則無甚疾病而久叨一方重任未有一事報效而其間北青 端川等邑吏事至煩處分臣不勝惶恐矣予曰北關風俗甚强悍乎晚秀曰大抵强悍矣予曰領府事亦一樣乎晚秀曰伏蒙河海之恩出處江郊調治而病狀一向沈淹矣予曰領府事咸營往來雖是因公之行兄弟相逢於千里之外事甚稀貴而不得久留似悵然矣晚秀曰臣以孤露餘生只有一兄事之如父千里相離情思甚切而幸賴聖上曲念之恩因奉審之行而相見同朝莫不艷稱兄弟感戴惶祝無地矣予曰近日甚早北路年事將何如晚秀曰北道異於他道多是黍粟雨澤太遇則反不如差旱故姑無望雨之歎臣至關東亦經數次之雨以臣道路所見似是大豐徵矣予曰水土何如晚秀曰北道是豐沛之鄉山川皆明麗若其水土清涼素有名稱臣自在京時已稔聞而自踰鐵嶺之後道路皆坦然通豁不下於西路往往有峻嶺而踰嶺則皆平野廣濶之界若咸興 龍興舊都素稱佳麗八路爲最實億萬年無疆之基也而以其近北風勢太猛所可慮者火災也予曰咸興失火曾在何年耶承旨 金著根曰是癸亥年矣予曰其後邑樣與前何如晚秀曰今則皆已收拾而咸興之凋殘蓋自癸亥失火之後然也予曰其時火災不延及官舍乎晚秀曰只及外庫門樓而已官舍則幸免矣予曰亦有名勝之地耶晚秀曰咸興最多勝處不下於平壤矣予曰本宮奉審時卿亦隨行耶晚秀曰然矣予曰本宮有何奉安之寶藏耶晚秀曰聖祖常時所着笠子與弓矢筒兒等矣予曰有何故蹟之可觀耶晚秀曰有曰手植松者與他松自別狀如龍文其圍甚大半朽半青尤可奇也予曰其外無他可言耶晚秀曰有親軍衛在南北營者合三千而武技皆可用而馳馬之法極精妙矣予曰比諸都監馬兵兩營騎士何如晚秀曰係是鄉軍輕銳似不及而騎蒨一技八路中爲第一矣予曰與善騎隊水原親軍衛何如晚秀曰善騎隊能爲馬才似難及而雖不時聚軍於城上各持軍裝一齊來會似勝水原軍制矣予曰爲何事聚軍乎晚秀曰蓋平時教藝之例既聚則試射賞格以勸獎矣予曰步軍何如晚秀曰步軍則無足觀矣予曰錢貨通行於一道耶晚秀曰端川以南用錢以北則不用錢而代用布木故行者有行布行木以民願論之明吉等四邑通錢似好而創制爲難人心似不如其前故臣未敢仰請變通矣予曰開市時道臣亦參見耶晚秀曰道臣則不爲參見北評事主管矣近來彼人年年倍出其所交易牛馬亦倍於前而北民以此爲生涯故不得嚴飭而爲弊甚多欲祛其弊專在評事之得人蓋古之評事皆是極選及閱開市之際彼人亦畏戢矣今亦以玉堂爲之而人多厭避照檢亦不如前甚可悶也予曰卿今出去何處乎晚秀曰臣兄以臣爲依而今在江郊臣於明日當出去江郊矣所當呈辭而距城十里可以朝發卽至且往來無常不得數數呈辭故直爲出去矣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5월 12일(정미)>

㉔ 召見奉審閣臣 徐榮輔于誠正閣

㉕ 予曰陵上莎草何如榮輔曰昨年改莎以後臣今始奉審則果皆着根無一枯損所見甚好而近因稍旱之故青色稍減而若遇雨則似當一色青茂矣予曰差勝於去年乎榮輔曰去年則前面莎草皆好而後面則不

如前面矣今番奉審則前後面如一此後似無更頃矣予曰沿路農形何如榮輔曰臣以果川作路所經處田多而畝少然而有水根處幾皆移秧奉天高燥處方待雨當移云矣予曰高燥處雨澤太不足耶榮輔曰昨日之雨臣在華城聞簷鈴之聲高燥處亦當次第移秧而以農形狀啓觀之嶺湖與關東雨澤舉多周洽矣予曰湖西 關西數邑略有雹災之啓此時雹災不至甚害耶榮輔曰數處雹災雖有些少被損而節候尚早可以代播則似不至甚害矣予曰水原農形何如榮輔曰自八達門至陵上其間所見則兩麥俱熟早秧處亦皆有茁長之漸矣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5월 21일(병진)>

강 召見奉審閣臣 徐榮輔于誠正閣

목 予曰陵上莎草何如榮輔曰昨年改莎以後臣今始奉審則果皆着根無一枯損所見甚好而近因稍旱之故青色稍減而若遇雨則似當一色青茂矣予曰差勝於去年乎榮輔曰去年則前面莎草皆好而後面則不如前面矣今番奉審則前後面如一此後似無更頃矣予曰沿路農形何如榮輔曰臣以果川作路所經處田多而畝少然而有水根處幾皆移秧奉天高燥處方待雨當移云矣予曰高燥處雨澤太不足耶榮輔曰昨日之雨臣在華城聞簷鈴之聲高燥處亦當次第移秧而以農形狀啓觀之嶺湖與關東雨澤舉多周洽矣予曰湖西 關西數邑略有雹災之啓此時雹災不至甚害耶榮輔曰數處雹災雖有些少被損而節候尚早可以代播則似不至甚害矣予曰水原農形何如榮輔曰自八達門至陵上其間所見則兩麥俱熟早秧處亦皆有茁長之漸矣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5월 21일(병진)>

강 水原儒生李恒謙等二百七十三人疏請尹光顏等加律賜批

목 疏略曰臣鄉舊有梅谷之院院卽先正臣宋時烈俎豆之所先正之所傳受者卽朱夫子之心法也是以我正宗大王爲之述兩賢傳心錄而發揮之往在丙申初服有明徹者疏斥先正臣等院儒首先懲討特命拿鞠仍爲下教曰誣先正所以侮先王也侮天子也竟致杖斃至若今所謂尹光顏之事其侮賢醜正今古罕有斯文亂賊何世無之而豈有夷毀其祠院汚穢其遺像火御筆而碎庭碑凡諸侮辱之事無所不至今乃作孽者自處以無罪議讞者歸之於輕率舞術弄法恣行胸臆者乎苟非聖明在上神鑑孔昭始終嚴教夫施處分則光顏之侮賢醜正幾乎泯然無跡而止耳然其誣逼聖考欺罔君父之罪又有上通于天而殿下或未之詳焉渠之所以援籍毀祠者卽先朝禁令是已先大王以體天立極之聖操與時偕行之權一抑一揚一進一退之間莫不有精義寓焉故大聖之祠旣在於魯城而復建臣鄉之闕里祠先正之院遍設於列邑而又創驪州之大老祠蓋無可無不可之權何嘗執一而廢一耶渠以井蛙之見何敢仰測於其間而輒以是四字滿紙張皇隨口噴蒲眩惑君父之聰箝制士林之口無少顧忌專事誣逼者初非人臣分義之所敢出者而渠所謂新安書堂之毀者蓋以新安之地名與朱子舊鄉相符而先建影堂妥侑朱子伊後以孔聖并享者事涉猥屑故也若寧海 藍浦影堂之毀則臣本鄉曲脫生未及詳知而抑豈無不得已者存焉耶其他諸條推此可知傳會之言不足多卜而彼茂朱之祠何爲而設也始也臣等聞茂朱方爲尹宣舉父子私建新祠而光顏給材經始云太學疏出後又聞彼果大營新祠土木訖功云噫彼謂禁令只可行於兩賢而不可施於渠所崇奉者耶兩賢曾已從享於文宣廟揭額於列邑之院矣肅宗大王嘗有私院之禁而至於宋浚吉 宋時烈有勿拘此例之教則雖家戶而戶祝之亦公也非私也先朝丙申申明徹事盡撤宜舉輩院額則其舊所設者亦私也非公也況敢新之乎斷以法意當從此爲始而渠乃崇奉而私之經紀而新之則朝令果安在哉人臣告君理宜從實烏敢以毀於此者諉之以禁令設於彼者厭然而自揜言必稱先朝而不免於誣逼事必曰按例而終歸於欺罔也耶祇此一款斷案已具斧鉞礪鑕猶屬輕典而其他罪狀擢髮難舉其曰私設影堂只是庶孽藉重爭任云者近來列邑容有其弊則第當導之以禮齊之以政使之聳然改觀肅然知懼可也而不此之爲專欲嫁禍士林設有若而人之猥雜焉敢以是竝誣一邑之士夫亦焉敢以儒籍之故遂撤先賢之祠院也哉其曰新鄉已

死者女人配祀云者渠之誣辱先賢於斯極矣所謂配祀者同堂而並享之謂也門內門外界限甚嚴而當辛丑賊俊毀堂之時堂儒死於義婦人死於節當時鄉人立壇於廟門外傍近之地者蓋用成均館神門外典僕鄭信國旌門之例而亦不過一番酌酒而止則謂之配祀無理甚矣因其近似做出凶言肆然登入於奏御文字而不少審慎無復忌憚其曰名在軍籍不肯納番云者何其不成說之甚也以一人之身必無儒案軍籍兩存其名之理大凡院屬皆有定數豈以無額之祠而無勢堂儒濫奪軍丁至於無一民可簽哉雖或濫奪爲其守宰者豈肯低頭而受氣乎其曰遍關列邑俾毀新創而時值遞職未及究竟者雖以渠所供觀之亦無一堂一祠之毀撤錫倫所謂巡使精神都在此影堂者蓋實際語也其曰甘題到付皆在毀撤之後云者渠敢謂天可欺乎考之道查光顏之前後發關僅爲二度而十二月初六日之關在於毀堂後一日則謂之後到可也其十一月二十六日之甘乃在於毀堂前九日則何以謂之後到也今茲毀廟之舉非特疏斥之比也琬琰寶藏之投諸烈火者獨非侮先王而侮天子乎而廷鞫不設刑訊不加亂賊將何所懲懼哉若其所謂辱及祖先者言之無倫一至此哉渠祖恕教果是何人而儒疏斥言渠以爲辱耶渠已位至正卿而猶不榮贈其祖辛壬義理尙未墜地則渠以渠之祖先二字何敢肆然登諸文字乎耆輝 鏡夢之徒一有懲討亦皆謂之辱耶將心一萌事既多悖逆節潛長語不知裁噫其甚矣趙尙鎮者身判金吾甘爲右袒事歸依例罰止徒流其氣焰聲勢吁可畏也始聞尙鎮言內大明律本無毀院之科只有毀撤申明亭之律流三千里徒三年而止耳云申明亭者雖未詳其謂何而其不爲聖賢膺享之地則明矣然則得非在於狄仁傑奏毀之科者耶夫以兩賢俎豆之所擬之於此則其所侮辱亦何減於毀撤者也且其擬配之茂朱素稱善地固非亂賊之所宜畀而光顏所創之祠又在於是則尙鎮之從而議遣使之董役者可見其同惡相濟一串貫來也錫倫特一孤雛腐鼠而始以助桀之心終成滔天之罪蓋非錫倫則光顏無以逞其惡非光顏則錫倫無以肆其凶第伏念禍孽之萌必有其漸亂賊之來亦有所自向使雲谷書堂宣額而揭號則雖彼三凶猖然傍闖而亦將於兩賢何哉臣等所嘗慨歎於興廢之由者也而既往已矣來者可追罪如三凶者屏裔島配固不足爲杜亂萌之舉而況彼刊削之典是豈賊刑之意也哉噫此輩有北之所不受豺虎之所不食而貸法於兩觀之下假息於覆載之間則臣等竊恐凶黷踵生逆怨卵育而斯文陽九之厄將無回泰之期矣伏願一依先朝丙申處分夫施王章批以先朝明徽處分與尹光顏有異且尹光顏處分正當其罪不必加於此朝家若不處分則已屏之二千里之外在我國則無加於此者聖人亦曰不與之同中國而已何嘗殺之爲快乎既處分而猶爲紛紛則爾等之事非矣爾等退修學業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5월 29일(갑자)>

경 命華城所納嶺營木自今年停納

목 右議政 金載瓚啓言嶺營射軍木自是關防不虞之需而各樣應下不足之數爲一百六十餘同就應下中以近年新創者減省矯揉之意前後道牒不啻縷縷矣華城納木五同既非逐年用下者今亦有留儲故自今年停納之意纔已題送而係是帑庫所關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5월 30일(을축)>

경 命華城府留庫還租限二千石加劃分糶木麥七百九十三石折半作租折半盡分

목 水原留守 李集斗狀啓以爲卽接本府判官 吳慶元牒呈則昨年穡事被溢失稔今年閏月適在窮夏兩麥雖得免荒民食猶患艱乏早餘得需東作力張而農糧既渴人力難盡前日加分非不萬幸而目下民事亦係悶迫會付租二千石趁今加請俾得調急勸稼之地本府還穀中木麥七百九十三石卽因戊午旱乾勸民代播次自山郡移劃者而邑土不宜種播無益穀總此多分捧生弊依甲子年作租例折半換作似爲便民之一道且夫留置庫底者纔過一年輒致腐傷此既爲一時代播之穀不必用分留之規每年根耕時定式盡分則可以趁播種之時亦足爲矯揉之方茲敢舉實登聞本府還租留庫條中限二千石特許加劃以爲分糶副急之地且以木麥言之當初移劃爲其旱乾代播而本府既是沿海之邑則木麥實非宜土之穀庫儲戶分民

邑受弊及今變通在所不已折半作租折半盡分恐合事宜而臣不敢擅便請竝令廟堂稟旨分付教以事係民情之急務竝即許施事令廟堂區劃分付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5월 30일(을축)>

강 공忠道儒生幼學李義甲等四百五十人疏請尹光顔等加律賜批

목 疏略曰臣等嘗讀朱子語類至孔聖塑像爲仟冑所毀未嘗不掩卷痛恨也至若紫陽朱夫子爲孔子後一人先正臣宋時烈爲朱子後一人而兩賢影幀便同塑像之毀則噫彼光顔及錫倫卽仟冑後身也昔有鑄賊者誣蔑朱子故文正出死排之蓋光顔以凶賊怨教之孫包藏禍心讎視先賢錫倫之輩爲羽翼德隣之孽爲瓜牙發卒圍院恣行胸臆惟此數輩實是斯文亂賊而推類論罪亦是皇朝逆臣也文正嘗謂門人權尙夏曰鑄之謀逆國家實出於侮慢朱子也然則光顔輩今此之舉有浮鑄賊而院中所揭皇朝紀年本朝國忌板一併燒燼使舊蹟無憑大義黷昧既係皇朝逆臣又係本朝逆臣則臣等所謂斯文亂賊猶屬歇後矣禁堂趙尙鎮敢生庇護之意做出漫漶之計謂以輕率欠敬揜遮侮朱子倡異端之罪而尙稽護賊之誅只止譴削之典蓋其甘結中所謂二字其筆法口氣固是莫大變怪至若歸正人其人等語則使陷於異端者歸於正道之謂也其將指何以謂之正謂之人乎此一款不可不設鞫嚴問詳覈其情明正典刑以示好惡而至於錫倫舞辭慢供委曲回互顯有逃脫之意諉之以諸宋聯名馳通請毀影堂云語雖粧撰事實無理雖文正獨享之所爲其子孫者決不敢任自建毀況非文正獨享而朱夫子并享之地耶錫倫所供莫非遁辭而且以文正子孫言之馳通請毀之招一出則亦當棄官自訟詣闕申暴而不此之爲晏居嶺邑俯首甘聽亦豈不寒心哉臣等以爲先照光顔當伏之律而錫倫尙鎮輩黨惡護賊之罪次第嚴治知所畏戢批以已諭於水原儒生之批爾等退修學業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윤5월 1일(병인)>

강 水原留守 李集斗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諸處摘繭畢役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諸處摘繭今月十九日始役之由已爲馳啓而卽接健陵參奉 朴祖壽 顯隆園令 李民植牒呈則率陵園軍僧軍禿城官隸眼同董飭二十日畢役所入糧米及立役軍都數條一依所報後錄登聞糧米自外帑庫依例上下○後錄陵軍二百二十八名園軍一百七十七名僧軍六十四名禿城官隸一百十四名合軍五百八十三名每名糧米二升合米七石十三斗六升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윤5월 22일(정해)>

강 命華城府留庫還租限二千石加劃分糶木麥七百九十三石折半作租折半盡分

목 水原留守 李集斗狀啓以爲卽接本府判官 吳慶元牒呈則昨年穡事被溢失稔今年閏月適在窮夏兩麥雖得免荒民食猶患艱乏早餘得需東作方張而農糧既渴人力難盡前日加分非不萬幸而目下民事亦係悶迫會付租二千石趁今加請俾得調急勸稼之地本府還穀中木麥七百九十三石卽因戊午旱乾勸民代播次自山郡移劃者而邑土不宜種播無益穀總此多分捧生弊依甲子年作租例折半換作似爲便民之一道且夫留置庫底者纔過一年輒致腐傷此既爲一時代播之穀不必用分留之規每年根耕時定式盡分則可以趁播種之時亦足爲矯揉之方茲敢舉實登聞本府還租留庫條中限二千石特許加劃以爲分糶副急之地且以木麥言之當初移劃爲其旱乾代播而本府既是沿海之邑則木麥實非宜土之穀庫儲戶分民邑受弊及今變通在所不已折半作租折半盡分恐合事宜而臣不敢擅便請竝令廟堂稟旨分付教以事係民情之急務竝即許施事令廟堂區劃分付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5월 30일(을축)>

강 公忠右道暗行御史 金相休追進沿路邑別單

書啓以爲平澤縣監 俞孟煥人既安詳政又綜明濱海災戶悉心周恤失業流民極力奠接牙山縣監 李義福爲政周詳而束吏不嚴德山縣監 鄭來重綜核之治濟以剛明奸吏斂手輿誦載口禮山縣監 金民柱人固精詳治亦從容而束濕不嚴瑣謗頗騰結城縣監 李周楨性本柔善才短聽理一訟未決或至屢日而文華有餘廉潔可尙青陽縣監 權寂仁下車初政人方拭目未克終譽漸多怨謗定山縣監 嚴載新到之初毀譽未著前縣監 俞漢純老慾滋熾貪聲狼藉以著顯者言之吏鄉納賂錢合七百兩戶鵝不過三百四十三首而加捧至於千餘首巫女布加捧二十八兩各面面任處空石價分還後每朔八兩徵納官匠保加定之數爲八十名而春秋每名各收五錢加出除番軍官三十餘名春秋每名各捧二兩合爲一百二十餘兩如此貪饕不法之類不可以已遞置而不論韓山郡守 李顯綏治績已著於嶠南民誦又治於湖堤簽括甚精村里不撓聽斷惟公訟者無怨但慈諒之故束濕稍寬魯城縣監 崔文顯人既昏劣政無統紀凡有詞訟吏鄉雲集各陳己見莫適所從或至終日不決而吏逋之多又是列邑所無天安縣監 林沔浩到任不滿數朔毀譽姑未有聞稷山縣監 韓光衍廉謹之治四載如一孔途迎送人無毀言成歡察訪 金益相到任未幾已留意於蘇弊已上本道沿路守令察訪 振威縣令 朴榮壽雖無異績之可紀亦無顯疵之可言華城判官 吳慶元圖報一念早夜憧憧以是爲政寧有不濟果川縣監 黃基翼治績已著於湖沿利器何有於畿邑迎華察訪 朴顯範孔途郵政姑無顯疵已上京畿沿路守令察訪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6월 15일(기유)>

강 湖南右道暗行御史 徐有望進書啓別單

書啓一 (…)
華城判官 吳慶源夙知綜明可堪字牧密邇仙寢殫誠奉職 (…)
別單一糶糴之弊不一其端分石也不受也加分也精捧而麤分也豐取而刻與也斗斛之參差也名色之浩繁也前後繡啓臚列無餘而至如執錢之過多尤爲生民切骨之弊每當秋捧之時自營門分送將校于列邑稱以營裨召聚吏鄉訪問市直或有以時價對者顯示不好之色守令如或以時價報來則營門亦不以爲然屢次還退終至勒定高價而後已雖以今年半價言之市肆賣買之直貴不過一兩賤或至七八錢而執錢之數從其貴賤每加二三錢馱價雜費雖在其中終涉過濫高價一出貪官污吏又從以加作取其剩餘并與京營主人所受之別還而亦爲混入於此中一例作錢作錢數爰若是夥然而下戶殘氓之不能趁時納穀者盡歸於執錢秩偏被其害如干先納者外或有以本色來者覆斛不捧勒捧價錢鞭扑狼藉怨聲載路各邑還穀之多少不均專由於穀貴邑作錢之致而穀多之邑一戶所受之還或爲三十石或爲二十石民之偏苦莫此爲甚朝廷提飭非不申嚴而諸道舉行未免因循宜令廟堂關飭道臣從今以往營各穀執錢一從市直無復如前勒定元作錢數爰外如有加作者當該守令隨現嚴勘至如穀貴邑作錢之弊亦爲一體申禁穀總之多少不均處移此就彼稱物平施之道惟在道臣量宜區劃一寶城郡還穀簸揚事臣於全州府出道後得見長興府使 李義秀所報則各倉時在各穀合爲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二石零內社倉元逋欠各穀一百六十九石十四斗零除實在各穀一萬九千六百二石零而米六千四百六十石內簸揚精米一千八百九十八石十四斗零粗粒穀二千四百四十六石零縮米二千一百十四石零租八千九百五十四石內簸揚精租五千二百六十二石零縮租三千六百九十一石十四斗太四十四石零內簸揚精太三十六石零縮太八石零木麥七十五石零內簸揚精麥五十三石零縮麥二十二石零合皮年四千六十三石十一斗零內簸揚精年九百十三石十二斗零縮年五百五十石零夏還當捧條二千五百九十九石零以上各穀所縮合爲六千三百九十石零報辭中所謂租粒穀名色卽是米中所雜之租別擇作石者也論以折米之法則當以租二石七斗五升還作本色米一石而觀於邑報參以物議則此穀比諸他租不啻精實而間雜米粒春精作米則二石所出恰爲一石四斗二升以此較量則此租一石八斗五升足當米一石而二石半之折米反有過當之慮令廟堂稟處恐合事宜還穀法意至爲重大而爲生民切骨之弊不得不簸揚改斛去其塵土存其精實以除寶民無窮之害欠縮若是夥然極爲惶悶莫重國穀不可一時虛留使兼官長興府使 李義秀溯考十年以下幻弄倉穀之監色以爲徵捧之地則弊源之生雖出於十年前後而其時監色多有身故者以五年監色庫列名報來故依此施行之意既已

題送許多逋穀督徵於一年之內則便同龜背之刮毛今若稍寬其限使之次次充納則國穀終無欠縮人心可以鎮安事係權宜恐未知如何并令廟堂稟處一各衙門屯田之貽弊民間非止一二而全礪兩邑爲弊尤甚全州則邪學罪人恒儉藉沒田畝今爲糧餉廳屯畝而屯民之痼疾有四元稅之外又徵官稅也租價之多徵也斗數之虛張也災結之不執也所謂官稅之又徵者既納土稅於京廳又納三稅於群倉也所謂租價之多徵者稅租平一石價以常年論之都不出一兩內外而此則不計豐歉每石代錢以二兩恒定徵納也所謂斗數之虛張者近來奸細輩賣畝之際爲捧重價虛張落種之數成出文券乃是閭里間謬習而當其收籍之初一從文券而執總故假令十斗在籍者實落種不過七八斗也所謂災結之不執者傍浦疾潮之頭挾川急流之邊浦落成川等致傷間或有之而一自執總之後不得逐年頗減又重之初不落種陳廢者有之此等災傷不爲報減土稅結役一直并徵也礪山則有糧餉廳新舊屯而舊屯則稅租收捧於屯長家作錢上納以其所捧之穀較諸上納之穀則無論豐歉雖無所利猶足相當而新屯則以米上納之故添載稅船而新屯畝庫瘠薄陳廢以其所捧較諸上納則未滿其半雖值歉歲不許執災屯長之任人皆厭避故自官勒定於富民白徵上納此實礪民切骨之弊全州則屯民輩等訴本廳今方使本官查實礪山則本官巡營拘於上司迄未變通長興界內有華城屯土當初收稅一斗落不過一石租移送內需司後其所收稅比前層加民甚苦之外此有屯土處不計陳起不問豐歉比高總勒捧之弊在在皆然宜令廟堂嚴飭有屯土衙門從實收稅毋致白徵之弊一軍政之弊最爲今日生民難支之端而就以本道言之逃故黃白疊役之冤徵幾乎無邑無之未有如礪山一邑之尤甚竊稽本邑帳付元戶四千一百五十九戶內除流亡絕戶一千五百七十八見在實戶合爲二千五百八十一而其中免役之戶爲一千三百五十六則應役之戶不過一千二百二十五而京外軍總合爲四千五十一名以四千五十一名之軍額分排於一千二百二十五戶則一戶所出之丁幾至四名係是行不得之政黃白疊役之徵勢所必至以此之故民不甞居散而之四者項背相望膏腴之地居多陳荒戶口日以減縮軍額益難充補若此不已則將至邑不爲邑此之爲弊非但道內之所無抑亦三百六十州之所未見也宜令廟堂行會道臣從長變通使礪民得以支保一右水營屬水操邑鎮中靈光郡 黔毛浦 蟬島鎮 群山鎮 法聖鎮并古群山六邑鎮舟師以古群山陞爲山北營之故自庚子年水營組練時敗船以後使之移屬而每當春秋組練也水使與虞候問期會赴操則自水營 古群山至陸路恰爲五百餘里越涉大洋亦爲八十餘里故必先期馳往候風渡涉自統營及其他水營并連陸臨海以爲緩急相須之地而此則絕海樵蘇糗糧皆須船運若值阻風之時則夕夕有庚癸之患且緩急無以相通揆以兵法大爲欠典以形便言之設營之浦港狹而且淺水漲則僅可連檣潮落則輒致掛嶝是豈備不虞之意哉古群山今既罷營又作久勤窠則教場亦隨以變通亦無不司誠欲變通必求其兩得然後可以穩便靈光船所新移于九水浦港而三面連陸而回抱浦口廣濶列營排艦雖於潮空之時亦無所礙與法聖後洋一水相連之間也形便也事勢也勝於群山可謂兩全右項便否令廟堂 問于道帥臣啓稟施行一外邑進上物種自其邑封進于巡營自巡營封進于京師例也而挽近以來營屬之作弊愈往愈甚人情雜費歲增月加少不充慾強覓弊疵恣意點退故外邑守宰苟幸目前之彌縫屬之營主人使之及期防納而所謂營主人皆營下富實之民也自有元定役價而此猶不足締結營屬囑托邑宰憑藉所重要添役價營門既賜許題守令不得不施所添役價并爲出秩於田結中稅穀捧上時加數磨鍊利歸一人害及萬民雖以一二邑言之寶城之進上柚子 樂安之進上石榴每一箇添給一石米一邑所添之價多至百石少不下八十石而兩邑如此他邑可知不寧惟是稱以別還多數請得混入執錢立本取剩還穀法意何等嚴重而執錢過濫爲今日莫大之弊則豈可一任此輩之幻弄而莫之禁也此之爲弊幾乎無邑無之而爲守令者拘於顏私不能一切防塞營門亦置而不問誠爲慨然宜令廟堂關飭道臣行會列邑數年以來所添之役價一并還收還穀幻弄之弊痛加禁斷提飭之後復有犯科者營主人照法嚴繩當該守令一體重勘斷不可已一京上納人情雜費之弊前後繡啓亦已論列臣於一二邑出道時以兩稅濫捧事推治該邑則該色輩諉以上納時情債之浩多此輩節辭祈免之說有難準信退而稽諸物議則皆以爲然大抵人情名色從古有之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人情之外又出人情甚至有別人情別別人情之名色其所誅求殆無限節凡係上納物種無論緊歇輕重未有不用人情而無弊準納者則其勢不得不添捧於元上納

之外日增月加漸致濫觴之弊窮蔀殘民將無以支保宜令廟堂嚴飭各該衙門從今以往所謂情債量宜蠲減外邑該色輩濫捧之弊亦爲行會本道一體嚴禁苟有不悛舊習依前濫徵者隨現重繩一典牲暑司僕寺位太作錢實爲下邑莫大之弊京中牟利之輩受出上司關文圖得宰相書簡遍行列邑不計市直勒捧高價就以今春市直論之貴不過二兩賤或至一兩六七錢而勒定之價倍加於市直或爲四兩或爲四兩二三錢則每石倍捧之錢便是白徵之物還穀執錢之過濫固爲生民切骨之弊而猶不若是之甚也宜令廟堂嚴禁作錢之弊以爲南民支保之地一外邑吏胥之爲弊在在皆然而苟究其源實緣額數之太多吏多之弊湖南尤甚多或至數百人少不下六七十人既無廩料之派及而類不能惡衣惡食如村野之氓則仰事俯育之資何從而出乎偷竊國穀侵漁小民勢所必至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然固不可責之此輩而無論邑之大小此輩所聊賴之任不過四五窠而以其額多之故或有十年二十年而不得一窠者幸而得之則作奸犯科無所不至倉儲之多逋民生之難支職此之由如欲矯揉此弊則莫若參量邑治之大小定其額數汰其冗雜而每當錄案之初使曾經首吏者三人擇其有文筆曉事務稍能謹飭者自作保主隨闕隨補後或負逋分徵於保主則庶幾有萬一之補其額既減則輪回之窠易得而人知自愛其選既精則無賴之輩難入而奸無所容與其縱千百蠹鼠於邑中而浚民之膏相去豈不萬萬也哉此實爲爲民除害之要道令廟堂稟處一湖南一道自是士夫之鄉孝烈之彰聞者非止一二而間或有稱道之過當虛實之相蒙只取其事蹟之稍可徵信者論列于下寶城郡故士人尹徵三遭母喪哀哀毀逾禮侍父病日輒嘗糞疾篤仰天號哭願以身代竟得回甦終享壽爵人皆稱其爵曰孝子爵及遭父喪柴毀擗踊廬墓啜粥二霜如一每值喪餘輒如袒括時逮奉繼母尤極殫誠甘旨之供晨昏之省不以年老而或怠咸平郡故士人金碩圭妻陳氏成婚未及周歲夫婦相會不過二次而聞其夫病之報始歸夫家衣不解帶全廢寢食粥飲必親執藥餌必先嘗及遭夫喪屢欲下從而爲傍人所覺未遂其志送終諸節一遵禮經居喪三年雖祈寒盛暑一不解帶不梳不洗不笑不語不出戶外枕苫席藁僅延一縷以待終喪給其傍人暗入屏後結項自裁以上尹徵三及陳氏之孝烈若是卓異謹採輿論敢此登聞其在樹聲之道合有示獎之典并令該曹稟處 (…)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6월 17일(신해)>

㉔ 公忠左道御史 洪義俊進書啓別單

㉕ 書啓 (…)
水原中軍 徐有建詞盜有弊束校不嚴橫侵班戶謗聲載路振威縣令 朴榮壽綜練之治四載如一聽訟甚勤闔境騰頌**水原判官** 吳慶元綜明之才勤敏之政吏憚民譽一境賴安 (…)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7월 4일(무진)>

㉔ 命公忠兵使 張鉉宅 西原營將 安宅仁 晉州營將 金鎮恒罷拿**水原中軍** 徐有建 包伊萬戶 景完復罷黜慶尙前左水使 李用達拿勘大丘營將 林擎翰 忠州營將 金宅基重推

㉕ 兵曹啓言觀此公忠左道御史 洪義俊書啓則兵使 張鉉宅本以愚癡之性且兼荒淫之習難責閹鉞之任云渠以乃祖之孫不念朝家倚重之意制閹半載悖舉若是律以法意決難略治爲先罷黜其罪狀仍令該府拿問從重嚴勘西原營將 安宅仁憑藉詞察多行貪饕賊物所推半歸烏有似此鄙悖之類合施重勘云如渠遐鄉微弁不畏法意之攸重恣行瑣鄙之事多施法外之刑者俱極無狀爲先罷黜其罪狀令該府拿問施以當律**水原中軍** 徐有建詞盜有弊束校不嚴橫侵班戶謗聲載路云此等之類不可仍置於治盜之職姑先罷黜其餘營將虞候別無優異之績亦無顯著之疵請竝置之允之又啓言觀此慶尙左道御史李愚在書啓則前左水使 李用達專味斟量多行鄙瑣治人不論輕重恒用治盜棍至於打殺兩吏雖云因公專出逞憾其他軍校怨懟邑鎮騷擾不可以已遞而尋常論勘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云身居海防制閹之地不念朝家倚重之意恣行鄙瑣之政斂歸私橐濫施非法之棍陰逞私憾如此貪墨無良之鄙弁不可尋常處之令該府拿問從重嚴勘晉州營將 金鎮恒因一下記之差謬致有鎮吏之棍斃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云怒一微過不重人命之類不可置之團束軍校譏詞戕盜之任爲先罷黜其罪狀令該府拿問處之包伊萬戶 景完復還米立本有

難寬恕云名以鎮將不念還穀法意之重恣行立本而取剩者萬萬痛駭亟施罷黜以懲諸鎮大丘營將 林擎翰 忠州營將 金宅基或有公錢收捧撓民之弊或有平時用棍過濫之歎云營將之撓民濫棍俱不可無警飭姑先從重推考其他兵使以下別無優異之績亦無顯著之疵請竝置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7월 8일(임신)>

강 命停諸道三都行操仍飭官鎮門聚點

목 備局啓言卽見總戎使 李仁秀 水原留守 李集斗 廣州留守 朴宗來 江華留守 金銑 京畿水使 李近胄 永宗防禦使 李石求 平安監司 趙得永 兵使趙啓黃海兵使 朴基豐 江原監司 鄭尙愚 統制使 申大僕 慶尙左兵使 朴宗柱 右兵使 柳相亮 公忠兵使 張鉉宅 全羅兵使 吳載重 南兵使 金益彬 北兵使 李元植 吉州前防禦使 尹壽民秋操取稟狀啓則以今秋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巡歷巡點及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都試依例設行爲辭矣分春秋水陸行操若無民邑大斂難便之故則有難停廢而但去年海西一路外既皆行操今年旱災三南尤甚此外諸道觀於前後所報難必其純登若使逐年設行軍民之弊亦屬可悶今秋諸道三都水陸操合操城操巡操面操及巡歷巡點并令停止而若使官鎮門聚點着意舉行則詰戎之效無異於行操嚴飭道帥臣無循例套各自董飭軍伍則必皆填充器械則必皆修鍊諸般演閱之節務合規度期有實效災傷覆審校生考講鄉騎士勸別武武學各樣都試依例舉行事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7월 10일(갑술)>

강 召見承旨 李光益 金宗善于誠正閣

목 予謂光益曰平安兵營初以寧邊爲之适變後移設耶光益曰然矣予曰軍總幾何光益曰二十四哨矣予曰無黃白老弱耶光益曰臣於黃州見之則自各邑另擇其好身手服色器械之精利者故不待兵使之申飭而至於安州二十四哨皆在營不又有他軍名色邑少哨多臨時苟充故大不及於黃州矣予曰頃見啓本軍總有學生之名何也光益曰道各不同而安州則哨官謂之部將今之部將乃五衛之法也予曰五衛時宿衛之兵不多而古人謂衛制勝於威制此言何如光益曰臣別無識見未知何制爲勝而曾於先朝華城軍制始定時考出實錄欲遵衛制衛將部將等官皆是衛制之遺規而至若規模之細密處則不可得以詳知故哨法自歸於威制矣予謂檢校待教 朴宗薰曰衛制比威制果何如宗薰曰衛制古法也規模整齊頗勝於威制而文蹟疏略今無所考壬辰以後所用者不出威制矣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7월 15일(기묘)>

강 召見承旨 金宗善 李采于暎花堂

목 予命兵曹判書 金履翼持軍令入侍教曰軍兵節目中前排因大臣所奏已爲減數而使三營門分排均定此後則以今番下教載於本曹謄錄使之永久遵行因爲定式而華城行幸別有定例而其外經宿時則竝皆依此舉行可也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7월 29일(계사)>

강 命禁御兩營除番鄉軍仍停令御營新募京軍一哨及標下五十名

목 御營大將 李堯憲啓言曾於先朝甲寅以華城城役物力之各處貸下還報次本廳五哨鄉軍上番中每哨各除二十七名合一百三十五名減番收其身布及資裝保錢以爲排年計減者今已畢報自今十一月爲始當爲復番徵立而第有區區愚見故敢達矣蓋鄉軍番上最是民邑之痼癘雖若干名之減番除弊不些今若復舊徵上則十五年安於除番之餘其所爲弊無異新創又以軍額言之除番後其間上來者名雖五哨以實數論之不過四哨之軍而其中如有病故等雜頗則各處入直及行陣每有隊伍不備之弊臣意則今此除

番者仍令依前除番以今鄉軍五哨之額合作四哨自京新募勇健別作中一哨以備五哨之制則在民邑無復番增弊之歎在軍制可免隊伍之不備而或值全數停番之時一哨之軍恒在都下諸般排番之道庶不疏虞節制團束之方有勝鄉軍且京標下諸色軍自來數少每患不足限五十名加出而以其除番收布較量其新募一哨及標下五十名料布則接濟之需優可分排亦有剩餘矣於五哨之制無損而標下有增額之效恐合兩便之道請詢大臣及諸將臣處之予詢大臣左議政 金載瓚曰此異於改定軍制即不過停番之餘仍爲停番則鄉軍無徵發之弊京營有精抄之兵而況又接濟有裕可補營用臣意則以爲有十全而無一弊也右議政 金思穆曰鄉軍之停番已至十餘年今若復爲上番久停之餘必有繹騷之慮當此復番之際依前仍停輸入番布抄擇精壯以作五哨之制又增標下軍不足之數於京於鄉所得不些御將所奏實爲兩便之道矣又詢將臣禁將 李得濟曰凡事皆有便否至於此事儘爲俱便矣禁營則今纔復番故臣不敢仰請而其實則當初除番與御營無異到今御營既仍除番則禁營恐不可異同矣總戎使 李仁秀曰軍無減額不煩徵番實爲兩便之道臣無異議矣從之教以禁營宜無異同一體施行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8월 6일(기해)>

강 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李勉昇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 (…)**水原判官** 吳慶元吏愛民抑强扶弱明於聽斷闔境稱頌 (…)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8월 6일(기해)>

강 度支以年分事目啓

목 事目以爲今年年分謹遵比年給災之規分排磨鍊京畿丁卯元總四萬二百四十五結內給災二百結實結四萬四十五結**水原府**丁卯元總五千七百九十五結內給災四十結實結五千七百五十五結廣州府丁卯元總二千八百三十五結內給災十結實結二千八百二十五結公忠道丁卯元總十二萬六千三百三十三結內給災八百結實結十二萬五千五百三十三結全羅道丁卯元總二十一萬六千六百結內給災一千四百結實結二十一萬五千二百結慶尙道丁卯元總二十萬五千一百二十六結內給災一千五百結實結二十萬三千六百二十六結黃海道丁卯元總七萬三千五百四十八結內給災二百結實結七萬三千三百四十八結江原道丁卯元總一萬一千七百十四結內給災五十結實結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四結兩界則元無劃結給災之規依例比總而咸鏡道 平安道比丁卯裁量淺深惟在道臣之詳覈平均排比宜係守令之綜密各項應行等節一依年前事目詳細覈審磨勘後枚舉狀聞之意請八道四都嚴飭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8월 16일(기유)>

강 判下擊錚原情于秋曹

목 (…)**○**刑曹啓言北部幼學俞通源原情以爲刊改罪人俞鉉章即渠父也前掌令 安光宇與渠父同作臺僚謂以渠庶母之毆逐嫡婦無端論啓以至刊改之境其原委苗脈渠之妻母早孀失性種種來接於渠家月前無端詬辱渠父不可與對面且揮却亦無還歸之意將欲放賣家舍往聚于庶母之居矣歸咎庶母以欲逐自己爲此賣舍之舉以不經不根之說詬罵庶母之門前又往臺臣家門外虛張罪目既各居南北涯角何以驅逐而既被驅逐於庶母則又何欲更與庶母而團聚乎只信表性婦人一邊悖說謬諸文字無難告君是何臺臣體統乎以是永爲廢棄則爲人子而何可自存於橫目之列乎伏乞分揀眞僞俾雪渠窮天之痛云請上裁教以雖出爲父之心有此鳴錚之舉者容或無怪臺啓體重物論自在刊改未久無難訟寃萬萬無嚴原情則勿施令本曹考律勘處又啓言楊根李氏原情以爲渠之夫曾祖母金氏即故進士琦之孫女而新行時轎前婢得每一口買得竝携文券斜出而來仍爲仰役三世傳來而得每之女丁每夫柳再奉者敢生不測之計己未年夫祖父初喪時丁每逃避故舅鄭希天欲治丁每不奔喪之罪呈本官牢囚再奉則再奉亂打丁每丁每含憤飲藥自斃再奉以渠夫鄭翼佐打殺丁每樣告官則使座首代檢座首俞漢弼素與再奉親密以構

勒之言做成文案抵平縣監 南履正覆檢時留接再奉隔墻家捧賂四百兩以丁每不入於金進士家戶籍則宜成獄之意報營自巡營考籍則無丁每名仍成殺獄得每名之不入金氏家戶籍者金進士買取得每卽以轎前婢衿送于夫家故初不載錄漢城判尹 洪明浩移關以爲鄭家帳籍中率婢得每 丁每及丁每同生子女等近百年昭昭載錄而柳再奉自戶中亦以妻上典鄭裕後載錄以奴背主自有當律茲以移文云云而前監司不爲查給題以待新使更呈世傳婢設令有罪打殺無成獄之理而況初無下手之事請亟下處分云請上裁教以獄案已成難信一邊之言令該道消詳查實以聞又啓言安城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夫安萬宗與同里林千松者義若兄弟丙寅十一月其夫患陰瘡破瘡之日扶杖往千松家則其母答曰與李未出孔中孫兩童偕往折草家云故其夫曳脚尋往開門呼之則房內臥人答曰不在千松以呻吟之聲答曰我則臥於斯其夫半身踞門挽起李未出曰汝何欺乎千松曰不忍胸痛而呻吟矣乃買生薑 甘草親煮以饋千松飲卽吐飯而日暮仍不救至於告官成獄而未出則供以萬宗之足踢中孫則供以深睡而不知請令攸司詳查獄情云請上裁教以令該道查實稟處又啓言江華良人李五三原情以爲渠亡母卽本府世居曹哥女也意外京居陸進士兩班今春率奴下來招渠山谷結縛亂打大加威脅曰汝母五目德乃本宅婢子其子女之居此土者一一指告云云渠以保命之計以某某人爲答見放後呈官前後帳籍及睦班戶籍遡考則五目德之稱名始於乙酉年間而以上元無載錄則此非傳來應是買得而推卞時既無文蹟聞家間流傳則外叔生時睦班寓接於本府之時有用錢三十兩之事以推錢往來云而未的知錢之拮据也渠母設有自賣之事別無可據而以奴婢名色恣意勒賣寧有如許至痛乎請令攸司特爲區別云請上裁教以事情難可的信令該府從長稟處又啓言忠州幼學元淑原情以爲昨年葬渠父於先墳局內矣同鄉居尹逸民 尹邦亨者怙勢起訟圖形尺量則父塚距祖墳下五十步而於祖母墳爲十九步叔父墳爲廿六步逸民父山則在局外三百餘步之處而邦亨祖山亦是一百四十一步該牧使置尹哥於落科今年五月逸民啗誘邦亨使呈議送故渠亦對呈則營門更不聽理本官因爲督掘此實法曲所無且尹山至近處有五六常漢塚其中亦有渠家奴塚之逼在五十步內者尹哥初不禁斷而尤有絕悖者渠所謂祖山本是無後塚此山百年來未聞有拜掃之人邦亨居山下十里地而年過六十曾無一番來省之事年前常漢之逼葬於龍虎內者五六而亦無一言悖倫傷化之罪固所難容請行關本道別定查官親審公決云請上裁教以令該道查實稟處又啓言洪州幼學李命喆原情以爲渠父福秀枉被殺人之名大抵禹太萬本以酗酒悖惡之漢逢人輒鬪或酷被毆打或自搥其胸痰血凝結崇成內腫隣里呼之以濃汁皮袋渠父平生謹飭而年迫七旬決不爲少年掙曳毆蹴之舉不幸與太萬巧值灌水之地太萬詬辱多端渠父坐執太萬之脚而坐之梁邊但有警責太萬卽地乞恕闊步歸家矣翌午內腫自潰吐膿汁而死其姪女婿朴露積者本有所忤而乘機逞毒暗囑太萬之兄太山告官成獄渠父素知太萬之爲濃汁皮袋而豈可犯手白首之年安能作氣打人乎其妻日每終始參見而初招則不見被築云而未乃變辭至於方允禮卽太萬之隣人鄭成太卽太萬之四寸親而既同參看則何不直招而一向隱諱乎可知被築之出於誣罔伏乞詳覈使渠父無作含冤之鬼云請上裁教以人命所關殺獄體重令該道詳查稟處又啓言海美權氏原情以爲其夫尹忱五寸叔光著無後而其從孫翼培爲其從祖以其夫忱繼後樣僞着門長光字之名盜出禮斜蓋其生父愾卽光著親姪又是支子則當繼三寸後而不爲繼後以其夫名盜出禮斜而父母俱沒既無予受年踰五十子孫成行則豈可因僞斜爲人繼後乎翼培之執言者謂有其夫祖父手跡而癸巳年光著喪出之時其夫之祖與父母俱爲生存則何不於此時質正立後而必待祖與父母俱爲喪出殆近四十年之後云有手跡者其可成說乎其夫祖父以孫給姪則其姪喪山之後豈不明命立喪主乎且手跡之說出自光著妻從孫成之源家而一源凶悖無倫之言奚足準信乎一源出示手跡之時其夫既知萬不近理之說故因卽付丙以此意呈于禮曹則以門長從公相議指一措辭更爲呈單之意題辭門長光字呈單只明其初不着名而兩家以死爭執實無私自處斷爲言則自本曹不入盜斜勿施之啓致有上言判書 尹光普以使其門長指一呈單更爲入啓之意回啓故光字呈單以不可不罷養爲言則判書以兩家各受門長呈單以來爲言而此實禮判推諉之計也人倫何等重大而經歲經年尙不得明其盜斜之非者豈不冤悶哉伏乞盜斜勿施之意特爲判下云請上裁教以閭閻間人倫重事令該道詳查稟處人啓言善山 將仕郎 盧箕

燁原情以爲渠先祖僉正 從善墓在本府屢百年守護矣丁卯正月山下朴春魯偷葬其母於對案壓近之地故渠卽呈訴府使 李義教置春魯於落科仍令五月內掘移春魯圖囑本官欲爲反訟故往呈巡營則監司尹光顏以漆谷府使別定查官置於當掘之科仍行關於本府兼官開寧縣監定期掘移該縣監 李德彬適值道臣遞歸掩置營題今年新監司到營後更籲則亦依舊道臣題決仍行關閉寧官則該縣監乃反瞞報至有論責之題不得已使春魯兄弟三人互相遞囚繼又以呂底之有瘴氣放置春魯於呂後山寺末乃以四朔滯囚終不納拷之意報營道臣更爲背關使之卽速俸俸則於是俾納俸音而初無指日之限必欲延拖伏乞令本道卽速掘移云請上裁教以山訟事大令該道稟處又啓言取考猥濫擊錚人等原情則北部童蒙 金寬郁爲其父殺獄稱冤事也渠父鼎玉踢殺奴雙童實因詞證俱爲明的連行訊推已成鐵案而屢煩天聽極涉猥越原情勿施寬郁參酌懲治載寧童蒙 林成一爲其父殺獄稱冤事也其父昕打殺金太一實因證招明的無疑屢度行查道啓曹猷已成鐵案原情勿施果川李召史爲其夫盧穉殺獄稱冤事也今春其子以此事鳴金因判付行查矣道啓雖已啓下臣曹尙未覆啓則不待決末又復煩瀆極爲無嚴原情勿施楊根幼學李光賓爲其父純仁定配請放事也其父既坐邪學至被定配則屢度呼籲萬萬無嚴原情勿施考律重勘務安良女金召史爲其夫高時允定配請放事也時允學邪於罪人持忠與恒賊同爲學習多年妖惑至於定配則其妻之全沒事實輦路瀆擾極涉放恣原情勿施西部李召史爲其夫尹鍾百定配請放事也當初鍾百父別族之書足爲斥邪之明證而尋訪邪賊借看邪書渠亦不能發明至於定配今春李召史以此呼籲至有問議大臣稟處之命而大臣皆以有難疏釋獻議原情勿施白川幼學朴得文爲其父定配請放事也今三月渠兄東運以此呼籲因判付令該道稟處以渠父官庭作挈之罪至請勿施勘以猥越之罪又復煩瀆極爲無嚴原情勿施考律懲治永興閑良申蘭春爲其母金召史定配請放事也其母之當初定配乃是殺獄干犯而到配纔過一年敢爲請放極涉無嚴原情勿施平山幼學尹商鎮 爲其父堞定配請放事也渠父以鄉戰之罪至被刑配而纔過周年敢煩天聽極涉猥越而爲父請放之訴贅及呂弊挾雜莫甚原情勿施考律懲治果川良人邊春郁渠以鄉吏庶子承嫡爲吏矣見阻於同族邊得仁竟至除汰而構成得仁之十五罪目無非逞憾之跡本事之猥越民習之無嚴莫此爲甚原情勿施考律重勘利川良人黃大祿良賤卞別事也今春大祿以此呼籲因判付行查矣道臣既置大祿於落科則所當勘治其橫叛之罪而道啓中不可直斷以叛主之律云者差欠別白致此更籲之舉事係綱常不可置之模糊之科更令道臣另加詳查明正其罪後以爲狀聞之地而屢次瀆擾之罪考律勘處振威幼學金持璞橫被水原捕校之誣認盜賊一家男女及七十老母繫以紅絲施以賊刑渠之兄弟二十日滯囚幸賴本邑儒生之聯訴留相始爲白放乞令捕校兩漢懸頭街市以雪其冤事也誤捉捕校既被刑配其時中軍亦入於繡啓論列則今不可遽議加律原情勿施北部良女宋召史渠以內侍 金德瑞妻昨秋其夫身死今春媳父又死則其夫養遠族內侍 崔德成 朴枝茂 金南哲等敢生驅逐之計手毆刃刺百般威脅使不得奠居甚至奪去神主乞令嚴治三漢復得還接事也事係微細可呈法司而無難瀆擾民習無嚴考律勘處自臣曹從公決給楊州幼學李慶俊渠以青海伯後孫橫被李民臣之誣訴其叔其兄反坐換本易祖之科至於徒配乞令嚴治民臣辨白姓貫事也民臣以此事屢度鳴金而去年因判付行查本道竟坐冒稱之罪則慶俊之如是煩瀆極爲無嚴原情勿施考律重勘西部前中軍金世徵以爲馬夫契本以沿江民人之傳來世業而閑雜京人輩挾勢奪去乞令還屬江民事此事互呈法司相訟久矣自廟堂因先朝特教成節目作爲貢物京人之隨行年久曾於先朝己未秋江民輩以此鳴金竟至於勿施重勘之科則今又煩瀆極涉無嚴原情勿施金世徵猥越之罪請令該府拿問處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8월 16일(기유)>

강 召見領府事 李時秀于誠正閣

목 時秀曰湯劑連爲進御聖心自覺有效應乎予曰此雖非責效於目下者而進御以後口味似不如前故姑觀數日欲爲停止矣予曰爲日雖不多而撼頓之餘得無所損耶時秀曰小臣得蒙恩暇榮掃先隴已極感激而珍劑特賜尤係異數又今聖問及於賤軀伏不勝感惶萬萬矣予曰沿路穡事何如時秀曰道傍農形每多

稍勝雖難以此料量而以臣所見言之亦多判歉處矣予曰不得爲中年耶時秀曰雖不可曰慘歉而恐不得爲中年且海邊年前水沈之地率多全棄廣州 **華城**之間亦多雹災矣大抵穴農之年失農之民在所當軫恤此則惟在長吏之盡心矣予曰左相有病患至上辭章極爲悶然矣時秀曰臣於出去之時聞其有病而歷見則以其積聚本症發於衰境多日彌留容色亦敗然既是本病則連加調理似當差愈矣予曰至於辭章則似過矣時秀曰似以調病日久有難一向泯默故爲之矣予曰右相向於秋到記日以病患陳筭日昨文臣製述時亦以有頃不進病患不至大段云耶時秀曰聞是臂痰之症而向於慶恩府院君致祭時往來五十里地有所添加而不至大段云矣予曰來年當有勅行耶時秀曰似當有之而若當我國使臣留館之時則順付使行亦有彼國文蹟定式者然但彼中通官輩利於出來至用銀貨圖出勅使云是可悶也予曰年事如此而勅使又來則事甚可悶矣時秀曰勅使若來則其所供億爲弊甚大使行入去後擬使譯舌輩從便周旋期得順付而但其在外面道理有不可自使臣發言以請勅使之不出則勢當專責於譯舌周旋而其所周旋之際亦當有所費矣然今若加齎銀貨則或恐泄機於彼中通事輩反爲有害故臣則不欲加齎而如當使用之時則行中不虞備銀子雖患數少推移於商賈輩亦當有道矣予曰通事輩作奸於中則何以周旋耶時秀曰習於彼中之譯官或能有周旋之道於彼中幹事郎中輩而不得無所給矣惟當臨時相機爲之而有難遙度預必是可悶也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9월 3일(병인)>

강 命**水原府**加劃災五百六十結尤甚邑之次邑還餉依請停退身役許令代錢關西分等依施之次邑被災面里還穀準折代捧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集斗災實狀啓則以爲本府今年未移晚移等災合爲八百九十五結十一負九束地部劃下四十結外不足災八百五十五結十一負九束特爲加劃還餉尤甚面最尤甚戶三分二尤甚戶三分一之次面最尤甚戶四分一特許停退身役尤甚面最尤甚戶蕩減尤甚面之次面許令代錢而本色備納者亦許從願捧上昨年停退條一千三十一石零仍爲停捧待明秋準糶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以若三千之畝總至請八百之災結極爲過多然本府民情不可不念事目災四十結外加劃五百六十結準此六百之數以示朝家別加優恤之意還餉尤甚面最尤甚戶三分二尤甚戶三分一之次面最尤甚戶四分一特許停退尤甚面最尤甚戶身役蕩減如非大無之歲不可輕許與尤甚面之次面許令代錢而本色備納者亦令從願昨年停退條仍停推奴徵債防塞事請竝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趙得永分等狀啓則尤甚名色不爲舉論平壤等二十五邑置之稍實祥原等十七邑置之之次仍以爲年分比總待概狀齊到更爲條列登聞計料後錄條件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毋論稍實之次邑被災面里民還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分等依狀請施行稍實邑代捧如非大無之歲勢不可輒許至於之次十七邑被災面里不可無濶狹許令綽略區別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推奴徵債防塞事請依狀請施行事分付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9월 20일(계미)>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

목 (….) 予曰已悉諭於大臣及憲長之批退待處分可也獻納 朴宗琦曰無設鞫之法則已矣既有之則凶如審度而何可不施乎正言 朴升鉉曰凶如此賊而豈容一日假貸於覆載之間乎予曰從當有下教退而俟之也思穆曰諸臺所奏又未蒙允不勝抑塞臣固辭不達意而諫長之言皆好矣臣無容更達而將欲退而陳筭矣予曰不必煩陳矣校理 朴孝成曰以大臣三司之言見之舉國公論可以推知矣殿下試思之此事在先朝則其將嚴鞫乎置而不問乎臺啓所請非一日遲緩之事矣予曰所奏果好矣而已悉諭於諸臣爾其退俟也予教**華城留守** 李集斗曰植木已畢役莎草無後慮耶集斗曰植木已畢莎草無慮矣予曰**華寧殿**後伐木事使閣臣私書往復矣果見之耶集斗曰已見之而下去後卽欲舉行矣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10월 10일(임인)>

㉔ 水原留守 李集斗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疏剔補植形止馳啓

㉕ 書啓以爲卽接健陵參奉 李在秀 顯隆園參奉 朴齊顔牒呈則局內樹木茂密處疏剔及稀疏處補植之役始自今月初二日至十一日告訖以疏剔境界及補植數爰後錄馳啓後錄健陵 靑龍白虎左右邊昨年疏剔處補植松木一千四百八十七株紅箭門外左右邊補植檜木四十三株萬年堤左右邊補植檜木二十五株外禁養外 露積峯補植松木一千五百三十七株自培養峙至城皇山北麓大皇橋 鵲峴 石串老山禿城北麓陽山峯上下端間間疏剔顯隆園明堂內外補植松木二千五十株自主峯至葛峴內外草峯間間疏剔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0월 13일(을사)>

㉔ 命金吾囚李肇源等議處崔大寔放送

㉕ 義禁府啓言前全羅監司 李肇源原情以爲今此堂疏所論卽其原啓所列訟獄事移貿事執錢事而渠前疏業已盡之矣大抵道臣之訟獄決折惟以邑報爲據寶城尹訟觀於查案其婢其甥之招俱無犯乎之語則不可勒歸於該倅之逼殺尹女之姑金氏拔劍突入擊刺衙窓至謂讎人之在傍僅被官隸之驚救海俗蠢頑民不知官想其賊機變幾難言道臣之職當以風化爲先本訟是非猶屬餘事若如其疏所言以落訟歸死者爲主而凌犯官長者爲客則從今以後爲長吏者其何以臨民聽理而衿海端靑之變亦將接跡而起渠所懼實在於此南原房獄事則既非查啓之事不過自本道查處者且其擊錚辭緣與檢案有所逕庭而埋瘞已久看證無人故查實於行檢官勘以次律循例舉行今觀其疏九月擊錚後因判付勘配一款則初不提說乃反以八月間因他罪囚治之事認作此獄之漫漶而直以告君之辭尙可失實爲言而該倅以申千孫誣冒朴女之罪八月捉囚論報故只施刑懲房童擊錚後九月十一日曹關下來九月二十日巡還後發關行查查報到付故嚴判牢囚十一月二十六日加刑定配於鎮海縣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付交付狀考還八月之刑懲卽因邑報而事件各異非有關於本獄十一月刑配在於因判付查處之後月日之次第分明去來之公文俱在今也倒置月日換漏段落而反謂之失實誠所莫曉康津貿米事則其疏謂以營穀米租合二千二百石以三兩執錢千石則以二兩五錢立本五錢之剩自有歸處云米價詳定固爲三兩而租價則不可混稱三兩夫作錢中準以詳定按例分割者名色甚多若謂統稱營穀者皆是道臣私用而疑其取剩也則其亦錯認矣昨冬該縣作錢條有蕩債穀之例劃支放者有六驛助糧之年例應下者及戶曹納乙卯別貿之移送者合米租爲一千六百三十六石零而此皆必準詳定減一分不得者也分割之例既以詳定報來之價亦是詳定則五錢之剩皮不存之毛也所謂營用條則只是米二百石租三百六十三石零而亦以詳定一體報價假使取剩於此則不過百餘兩零渠雖甚洩忍寧或計較於此而必作於該縣哉蓋其散在各邑者若不於各其所在邑作錢則實有那移偏作之嫌故與之通同作錢此外又有均廳癸丑條華城城役條京納米條合八百石自穀主衙門作錢以去由是該縣春糶苟艱請得移貿而潭陽 昌平等邑之穀多爲弊繡衣曾已言之時價之爲二兩五錢亦已知之減糶爲矯弊之本故作以二兩五錢者給以二兩五錢原無零餘之可論執錢固爲諸路之弊而營校之分送又是本道之謬規也果不知其創自何年渠則初不送校只是關飭而其後欲知加執與否適因摘奸事使之去來路探察而已設令委送營校此不過卑賤者流雖於殘蔭冷武猶不敢較挈況州郡大吏乎繡衣亦以傲吏無憚爲言則豈憚營門一土校爲其低仰勒執於時價之外乎作錢時一有成冊之點退及文牒之往復則固難免高下操縱之失而渠則一任各邑之所報不滿詳定處猶許作之稍過詳定處亦使作之渠苟有取剩自利之心何不以未滿詳定處所作者移作於過詳定數之諸邑乎俱有成冊之明證其非勒執一按可知至若八邑加分事則諸邑倅皆以分還之不足面懇牒請既以民情言之則安能逆料其掩逋料理而一切拒塞乎然一萬六千五百餘石之米豈無升合之及民者犯屠事則查問而得其眞犯遲晚而始許照律照律然後乃爲許贖自有不易之節次而今謂之直令收贖有若不問曲直者然關牒自在不須多卞無

論掩逋於加分私贖於屠禁責之以不察之失則渠前疏所以受而爲過者也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允之又啓言戶曹佐郎 李勉植原情以爲渠雖愚迷莫重歲幣豈敢無端點退乎蓋近年以來市納事大物種漸不如前之中生上木尤甚劣下故數次退却矣如是之際反招疑謗本意實出於擇捧罪戾自歸於操縱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事變注書 崔大寔原情以爲奉職無狀不即待令不知所達云請刑推得情教以今番特爲放送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10월 19일(신해)>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洪儀泳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留守 李集斗經訓之三風十愆蓋無所不犯妓樂之無時或廢而嘈雜於行宮肅清之地射候之何處不可而芟刈乎先朝封植之樹別驍廳之廢爲教坊重爲遺老之咨傷都會試之濫選常賤難免士林之醜談寵妓干與政事而牙門之紀律顛倒奸裨擅弄財賄而營庫之儲蓄板蕩城神祠之創設官名既自無義而謝恩於殿牌之前夫何舉措之屑越境內民之呼訴電災寧不盡傷而決棍其狀頭之民是豈分憂之體面威儀乖損紀綱自底於頹廢政令荒嬉怨讟亦出於情外其餘道路播聞之聲士民非笑之譏有難一一指陳判官 吳慶元人既剛確政又詳明各庫之隨處反閱穀無疑眩之簿還上之逐日親捧倉有精實之積經電恤民之誠爭頌抱稈而垂涕沿田依災之政咸稱視面而給卜有譽無毀吏績優如 (…)已上本道留守守令 監司 金在昌貴重之地簡愼爲政營下之簿書浩汗而鎮安便爲成法道內之口舌繁多而未嘗訛謗之或聞剖決淹滯或緣審愼之太過道臣體重只舉其概中軍沈公燁幕務不曠別無可論江華中軍 金宅礪無甚稱譽又滯疾病討捕之政自多弛廢大興中軍 權膺祐守堞無曠捧糴有譽水原中軍 李翼鉉詰戎既勤警盜不弛籤無黃白之丁里絕桴鼓之警山城器械多所修繕番米烙斛亦有規模而譏捕之太繁間有橫羅之怨請囑之或行多招無情之謗前中軍徐有建遞歸雖久醜聞尙載逞其淫刑罔非恣悖之習殉于獄貨初無惻怛之心平人之認以爲賊便是居官之伎倆用之班族則紅絲縛其老母竟致人命之傷損用之常漢則賂物通其內舅以至私書之綻露言之污口聞亦視面不可以已遞而止令攸司勘治以慰一方憤冤之情廣州中軍 李文協恒若客官別無所論延曙察訪 邊景鵬供職既勤他無可論迎華察訪 林貞鎮新到之政郵民無冤平邱察訪 宋景輝攻駒之政無他顯疵重林察訪 鄭弘濂無他毀譽更難指撻慶安察訪 韓光烈殘郵馬政姑無顯疵桃源察訪 張載良郵卒不撓餘無可言永宗僉使 李石求剛以律已明以莅政鎮卒戢於紀律島民頌其廉白到任後以數種魚供親廚嚴責還送皆云不貪賴其家訓德浦僉使 任慶柔鎮卒別無他怨而戰艦覆蓋之政或有疏漏故歷路以嚴棍懲勸花梁僉使 崔泰魯風傳無疵其治可知注文僉使 金頤暎考之所聞別無毀譽德積僉使 崔道亨居民鎮卒無他稱冤月申僉使 張銳來纔屬耳姑無可論草芝僉使 梅煒榮馬弊鎮政庶期修舉青石僉使 金德礪略有懲勸庶望來效礪峴僉使 李命遲無所毀譽不足深評 白峙僉使 李樂遠奉職頗謹小疵奚論長峯萬戶 方處行一鎮無事勤職之致濟物萬戶 金宅徵津政克勤可認無疵龍津萬戶 崔致謙殘鎮所見無弊可言寅火堡萬戶 孫處恒嚴其津禁可尙奉職德津萬戶 田得祿聞其治績鎮卒無言文殊別將 朴師雄津政無闕堞課頗勤已上本道監司中軍察訪邊將○別單 (…)一軍政則今日國家之深憂民間之大弊莫此極甚有非臣一介耳目一番按察可以盡之而若其目下不可一日容徐之弊則所謂官吏輩各廳募屬設立稷房者也一道列邑無處無之其外校院募屬及士夫家墓直名色稱託逃免亦夥然此皆國法之所嚴禁而人心凶悍冒死蔑法幾乎牢不可破請令廟堂行會該道嚴關列邑必於今年內以募屬稷房一切革罷之意條列形止回報上司及其歲初以黃口逃故某役某名代某稷房某人捧炬之意一一狀報所謂墓直則畿內數千所士夫墓下稱以墓奴者大則數十戶小亦五六七八戶或舊奴之子孫或新入冒託者莫非壓良爲賤請令申嚴令甲期有實效龍仁之蒼龍隊名色本爲不虞時華城東門之守而設施之初以本邑軍額改名色者也然而有司者不善舉行本邑軍額依舊無減則軍政之弊已無紀極矣丁遇泰爲倅時忽又創出添補蒼龍保五百餘名查櫛一邑黃口充數籤名私奴一兩一錢良產二兩二錢捧其保錢合八百餘兩而以百兩出給該色以酬功七百餘兩則盡入囊橐自

後因爲襲謬今倖以蒼龍保之私設無有歸屬改名爲軍器保蓋欲以所捧錢爲修補軍器而其實依舊官家私用又於今秋充數軍器保逃故而該色弄奸號怨載路蓋此名色只是私設剝民者則雖臣自行擅罷似無不可而爲弊既大事面亦重請令道臣行會卽速革罷一戎器則雖以廉探時聽聞推之弓矢銃藥之朽壞衣裝旗仗之爛裂不待點察而的然可知戎事寒心萬不成說此則必自廟堂申飭道臣使之行關各邑嚴立約束嚴以期限然後次第點考抽牲試才有未盡心修繕者乃以一切之法嚴繩則可以令行法立而自後一年二次輪回考閱則戎裝齊整器械精好庶有緩急之可恃 (…)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17일(무신)>

召見京畿御史 洪儀泳于誠正閣

子謂儀泳曰往見之所聞果何如耶儀泳曰各邑所見聞者已達於書啓及別單而時和歲豐民皆安堵矣予曰水原留守事果何如也儀泳曰初入其境則怨聲狼藉以其崇品之宰非曰向上之心不足又非貪濁之政入聞而蓋其雹災太甚民有請災之訴則不惟不給乃反決棍此等事皆取怨之端矣予曰妓樂卽何說而水原亦有妓乎豈儀泳曰見妓案則只有十名而專事聲樂不遑他事華城有異於他處而無日不張樂有駭聽聞矣予曰射帳所又何事也儀泳曰華城樹木卽卽先朝之所植而自維與宅以西百餘步樹木盡爲剪伐創出射場矣予曰書啓外別無所聞之事否儀泳曰臣曾以郵官待罪迎華時所見極其凋殘而近來則百姓頗務農作奠接之狀稍勝於前矣予曰一道內無他可聞之事乎儀泳曰他處則他無痼弊而至於通津各宮房結數之最多者無土免稅自來輪捧於各邑而通津則不得移送他處故百姓以此難支矣予曰奉命已久而緣何今始復命耶儀泳曰八月晦日奉命九月初二日離發今至百餘日而念爲一分報答衰老之蹤且無聰明一往之地或再往三往而畿邑到處貧薄所見甚悶故欲留意於除去奸鄉猾吏以至遷延矣予曰奸吏果多乎年事亦何如耶儀泳曰今番之行奸猾之入聞者幾皆鋤治而何以知盡除乎至於年事以災言之則華城酷被雹災其他各邑則雖不及於昨年之豐熟而或有免凶處或有歉荒處矣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17일(무신)>

命麻田郡守 李□陞敍豐德前府使 金宗淳 果川縣監 黃基翼竝重推楊州前牧使 宋冕載 長湍府使 柳相燁 仁川府使 宋倫載 高陽郡守 徐教修 交河郡守 李奎新 龍仁縣令 李馨秀竝拿處通津前府使成鎮殷坡州前牧使 李寅植 豐德前府使 張鉉宅 廣州前判官 洪大衡 開城前經歷 洪秉臣并拿勘陽川縣令 李功懋 振威縣令 朴榮壽 陽城縣監 鄭在中 抱川縣監 許□并罷拿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洪儀泳書啓則陽川縣令 李功懋浦落蠲免之稅罔圖收捧而恩澤未能終究倉儲零星之穀疏忽照檢而下輩無難偷竊振威縣令 朴榮壽羅羅出納之未能照檢吏奴之逋負狼藉詞訟聽理之多違格例冊客之干與太甚陽城縣監 鄭在中還穀出納皆使監色輩爲之故竊弄之弊比他邑尤甚徵捧市民私債而冊客之收賂狼藉抱川縣監 許□吏輩夤緣作奸慢無紀律面任橫行侵虐未能禁戢還上徵捧多及於不受之民營穀作錢太浮於時價之外云上項四邑守令請竝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問處之通津前府使 成鎮殷三年莅任一無善政朝晝經紀專出營私之鄙習上下交征罔非掊克之謬政公然徵錢數千兩於境內之富戶與猾吏分利無端斂魚累百束於浦口之殘氓入私庫爛用遺毒至今未已積謗尙茲載路坡州前牧使 李寅植委政於奸婢則苞苴潛行之聞未免一邑之播著鍾情於猾校則人命致斃之狀竟歸於白文之斥退幸行時白徵蠲免之恩未能對揚豐德前府使 張鉉宅爲政專由客氣使人不以人道濫杖之下一境無不視魄遞歸之後百姓方云息肩怨聲至今未已廣州前判官 洪大衡都書員所食五十七結之勒令奪入吏怨未已朔寧移割田米三百十七石之殖利取剩終爲上營之還推開城前經歷 洪秉臣賂門旁開之誚觴政太濫之謗久而靡衰云諸倖所犯俱係不法不可以已遞勿論請竝令該府拿問嚴勘楊州前牧使 宋冕載村里間吏隸橫行衙門外訟民虛還營錢之防民大同已是法意之外一石米之終爲七石租又是他邑之所無長湍府使 柳相燁平民致命未能詳覈終爲覆檢之携貳朝令之減削吏員換以書員名色未

免民情之缺望仁川府使 宋倫載海戶之所供魚鮮任他該吏之操縱糶糴分捧之政太濫於常數高陽郡守 徐教修幸行時富戶稱貸大違綜理之初政開倉後閉閤不出實非勤幹之本心交河郡守 李奎新爲治非不盡心捧糶非曰不精壓良違法之訟畢竟有人命瘐死獄中之舉龍仁縣令 李馨秀結米之宿弊未能釐革軍器保之新名未免淆亂云上項六邑前後守令請竝令該府拿問處之豐德前府使 金宗淳吏有恣縱之漸民多異同之言果川縣監 黃基翼倉吏幻弄之習或未鋤治善政之疵不可無警云請并從重推考麻田郡守 李口莅任既久而民懷愛信之心做治成規而吏絕奸濫之習民戶不滿數百而簽丁則無黃白之怨鄉戰積有年所而申禁則絕甲乙之爭論其治效將爲一邑之最云此等善治守令合施陞敘之典請上裁道守臣體重竝姑勿論 水原留守 李集斗 開城前留守 俞漢謨繡啓臚列狼藉并令廟堂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19일(경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今年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而數不爲多當罰一款姑置之允之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沃所管二牧場丁卯籍付馬一百九十五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合馬二百二十一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九十二匹內壯雌馬七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三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加報三匹 (…)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19일(경술)>

강 命 水原前中軍 徐有建拿勘德浦僉使 任慶柔罷黜 水原中軍 李翼鉉重推江華中軍 金宅礪 白峙僉使 李樂遠并姑置之

목 兵曹啓言觀此京畿御史 洪儀泳書啓則 水原前中軍 徐有建遞歸雖久醜聞尙載逞其淫刑罔非恣悖之習殉于獄貨初無惻怛之心平人之認以爲賊便是居官之伎倆班族則紅絲縛其老母竟致人命之傷損常漢則賂物通其內舅以至私書之綻露言之污口聞亦視面不可以已遞而止令攸司勘治以慰一方憤冤之情云請令該府拿問嚴勘德浦僉使 任慶柔戰艦覆蓋之政或有疏漏云極爲無嚴施以罷黜 水原中軍 李翼鉉譏捕之太繁間有橫罹之怨請囑之或行多招無情之謗云從重推考江華中軍 金宅礪討捕之政自多弛廢白峙僉使 李樂遠小疵奚論云江華中軍 金宅礪已爲遞任白峙僉使 李樂遠今番殿最降考罷黜請竝姑置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20일(신해)>

강 命 水原留守 李集斗罷職開城前留守 俞漢謨拿勘

목 備局啓言以京畿御史 洪儀泳書啓 水原留守 李集斗 開城前留守 俞漢謨所犯諸條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李集斗則所坐既非厲民所論有欠核實而以其所處得此題目者亦已爲罪施以罷職之典俞漢謨則外邑儒鄉之案本是疑嫌之罔而一或着手輒速譏謗則今乃許令添錄以致繡啓之若是論列不可以事屬年久置而不問請令該府拿問定罪允之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23일(갑인)>

강 以金履翼爲 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26일(정사)>

강 命金吾囚俞漢謨等議處李羽晉照律李象鼎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 (…) 又啓言 水原前中軍 徐有建原情以爲本營捕校過本府板橋有一人盜竊錢文一兩

二錢爲主人覺得棄錢而走詰問其姓名則答以竹山吳姓人而搜見其號牌則乃是振威居金持鑊也其變姓名尤涉殊常故執捉來宿於場市五里許炭幕金哥兄弟聚徒數十人半夜持杖而來先奪持鑊毆打校卒卒則頭骨傷破校則折臂兩處幾至死境炭幕有司以此急狀來告故卽爲秘關於振威定送校卒與該邑將差捉來金哥兄弟初不問偷竊之事只數其毆打捕校折臂垂死之罪分輕重棍治十三度或九度而止俟限間拘囚四月初被打之校卒董董免死而俟限且滿故爲念久囚更不治罪而放釋過三朔後振威民人忽呈等訴謂以秘關持去之校執捉金哥之際突入內庭搜索作挐云云既聞之後不可仍置故自營該校棍治定配元無紅絲結縛人命傷損之語今此聲罪未知有何所據至於常漢事本府中李哥等出於賊漢朴五壯口招故果爲捉致究詰而察其動靜探其行事俱是業農以一時賊招驅人於治賊之科不無矜憐且渠洞民人等訴稱冤故果爲放釋渠內舅居在境內時或往來而至於納賂通書初無是事一番行查虛實可辨云所當請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允之（…）又啓言陽城縣監 鄭在中原情以爲分數不明之目固所甘受而至於刑杖無常事則本縣吏屬素稱奸猾且多逋員粗勉束濕之政自有杖治之時莅任一歲曾無一番刑訊之舉則繡啓之渾稱刑杖恐未知的當曠官居多邑務常廢事則渠素患癖積上來調治留滯旬餘五月分爲過孫婚其時上京又至旬餘九月分以災政面議事暫赴巡營旋即還官以此謂之邑務常廢誠莫曉還穀出納皆使監色輩爲之竊弄之弊比他邑尤甚事則每巡分還躬自監飭及當捧糴逐日監捧於邑倉有時巡審於外倉除非式暇未敢替送流來舊逋亦皆查櫛已盡收殺則縱有竊弄之奸欠縮之數恐不當攙及於渠市民徵債冊客受賂事則渠亦知徵債之防塞則何敢聽理此等之訟而適於秋間有一班族寡女以其夫生時受出華城營錢散給各人尙未收捧呈訴故以其公貨不得不推問各人繼聞本錢元非公貨乃是私債以限明秋不得徵給之意另飭該面寡女元非市民債錢初不捧給則受賂之說自歸落空過定耗穀之代錢事則本縣耗穀之自官取用只是十石豈忍爲此十石耗而過定高價況營耗之從市直作錢關飭甚嚴故一從市直以每石并雜費一兩四錢酌定收捧災年一石租之一兩四錢價本自輕歇故還民輩爭先願納今此呼冤載路實是意外云（…）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26일(정사)>

장 水原留守 金履翼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28일(기미)>

장 命金吾囚成鎮殷等定配洪秉臣等勘放柳相燁 李奎新 俞漢謨 徐有建等令道守臣查聞稟處

목 義禁府啓言通津前府使 成鎮殷無端徵錢於富戶科外斂魚於浦氓不可但以鄙瑣言請以此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迎日縣流三千里定配豐德前府使 張鉉宅役民不以其時吏鄉朝夕遞改刑政多濫聽聞驚駭請以此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蔚珍縣德新驛徒三年定配慈山前府使 李羽晉依本府議啓照律杖六十收贖告身盡行追奪鴻山縣宿鴻驛徒一年定配并依例押送配所開城前經歷 洪秉臣駭聽之舉不一而足甚至有抑買物貨之謗賭門旁開之誚請以此照律年七十六杖一百徒三年定配依法典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放送坡州前牧使 李寅植人命致斃之狀白文退斥囚供雖已發明一任奸猾之裨校苞苴潛行之說播傳一邑請以此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放送并允之廣州前判官洪大衡復餘結之查奪移剉米之還推雖非自己之事吏任捧賂之謗至登繡啓罷職私通之舉謂之先失抱川前縣監 許口不能事事衙客奸吏從中用事至登巷謠不可以貪聲之無聞有所容貸都監把總 田佐顯以莫重領軍將官無難擅離請竝以此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放送楊州前牧使 宋冕載營錢之防民大同囚供發明不無所據吏隸橫行之弊訟民虛還之怨既登繡啓陽城前縣監 鄭在中還政之紊亂耗穀之過價囚供自明有難取信陽川前縣令 李功懋浦落收稅蹈襲謬規還政作奸不早禁戢請竝以此照律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放送振威前縣令 朴榮壽宿逋雖已查徵分還之滲失官屬之求乞既未能先事禁戢則有欠剛克

仁川府使 宋倫載耀耀事繡啓既不指的數爰囚供發明如此漂戶之未給恤典既有報營行關之事則不必爲罪而海戶漁鮮雖云給價該吏操縱勢所必至請竝以此照律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紱放送高陽郡守 徐教修開倉後閉閤雖緣身病富戶之稱貸事涉苟艱龍仁縣令 李馨秀柴結之宿弊軍保之新名或有營邑之講究或有設置之節目云則不必爲罪而首吏專擅既登繡啓生疏不飭之失在所難免請竝以此照律答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竝允之教以如有功議減等長湍府使 柳相燁囚供發明雖有所據繡啓論列至云平民致命重獄體之道不可徑先勘斷交河郡守 李奎新所供雖有可據繡啓論列至云人命之瘐死則徑先勘斷有違核實之道請竝令該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該囚姑爲保放并允之開城前留守 俞漢謨繡啓論列狼藉一則曰在得之譏一則曰暗地受賂一則曰醜穢之聲載于巷謠全以儒案一事執以爲說而行賄之誰某入已之數爰初不區別罔圖論斷不可遽議勘處**水原前中軍**徐有建繡啓所論無非不法之目其中人命損傷所關甚重而極口發明至請行查不可輕先勘斷請并令該府守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徐有建保放竝允之又啓言徐教修 宋倫載 鄭在中竝功議各減一等李馨秀 朴榮壽 宋冕載 洪大衡 許口 田佐顯竝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 8년(1808) 12월 29일(경신)>

장 老職人下批

목 華城府 嘉義同知 李德興等二人折衝僉知 崔昇泰等二人通政李益重等二人通政內侍 朴起芳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1월 2일(임술)>

장 備局以京畿御史 洪儀泳別單回啓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御史 洪儀泳別單則楊州之名以改量反爲營私之端徒添呼冤之弊其所謂年前擅量目今生弊及何以則可以從長釐改之方先爲行會道臣使之與邑倅爛商以啓所謂久初不名色富平之三百餘結今爲四十結者未知果自辛亥而必是改量之時以陳爲起幻虛執實之致也然則勢不得不加俵於民疊徵於民遂爲連年惟正之稅而民無以支堪勢所必至令道臣詳考辛亥前後本邑田案查得改量之所以然民弊之所以救者從實論啓驪州之草租捧錢抱川之上納小米之爲弊者竝爲詳覈從民情一一矯揉後狀聞之意分付養戶防結本是朝令之所切禁而驪州 利川 陰竹之若是狼藉以致害歸小民利屬富戶利川雖使姑且釐革而驪竹之不念痛禁都是守令不察之罪也嚴飭道臣使之另加查發富戶之蔑法冒禁者竝爲刑配堤堰大關農政而列邑之初不修舉一任湮塞近尤爲甚一依繡衣所論先令道臣別加摘奸自今春一齊董飭俾有實效若有廢荒最多者守令狀聞論勘之意分付分以廳荒捧必精實卽還弊之無邑不然者而驪州則尤甚不但統分之弊至有白徵之患陰竹則吏逋居多民分無幾加以防還求請等諸般名色不勝其多官無察眉之意民有切骨之冤卽今耀耀之百道虐民誠無所不有而況驪州士族之怙勢臥還若是無難大民則恣行把弄小民則偏受椎剝如有一分法紀寧容乃爾嚴飭道臣兩邑還弊竝加查櫛期於釐革班戶宿逋刻日畢捧而後若復踵有所現發則自守令先勘其罪漣川還多之弊不可仍置較量民穀移轉於附近穀少邑必圖裒益之效營作錢之無得一石那移前因他道繡啓關飭各該道臣賃租一款既自他道移轉則事當作錢於他道賃租於本道而今若錢分錢捧而却添以幾錢利條似由於色落及雜費所需而計以分數終涉太濫況散以錢斂以錢年復年仍作錢條則烏在爲賃租之義哉自今秋另爲賃租以杜錢捧之弊且考道內穀總雖非賃租足可排用則仍爲永罷是爲拔本之道以此意關問道臣 南漢餉還近年則果爲比前稍減民戶所受姑無太多之患而北漢則年前十一邑分授蓋出於不得不爾而山餉及於遠民則爲弊非不切悶然而通變姑沒良策有難遽議釐改更加十分商量以定永久無弊之方然後更爲稟處道內大小國役及諸般公用皆以儲置會減昔則自惠廳從所入直爲上下矣丙辰年以糜費太過會減無節之弊筵稟變通每年以七千石劃付本道使本道以此七千石之總排俵於各邑用下而惠廳則不復勾管當其定式之初若可以七千之數足能當一年之需矣行之未久邑報每易濫觴營勘終欠稱停每不免年年加下

而況華城行幸時所用始則自壯勇營舉行而畿營初無所關自壯營罷後乃以壯營舉行者全付於畿營七千石之內以此之故歲用逐歲大縮今則通各邑加下已至萬餘石之多自是以來陵寢之役事體至重而白徵於民無以受價行幸之時策應極繁而專委於吏仍未還報故每當進排之時措手無處不得不或那移還穀而軍餉有虛簿之歎權貸富戶而平民無受償之望以至吏民呼訴之狀積成卷軸而道臣亦無著手之物藉口之言年深歲加吏與民將至於莫可支保繡啓中還屬惠廳邑耗添補云者雖不可遽議而在今之策還報加下一時爲急無計某樣穀卽爲區劃以報加下之數華城行幸時凡干策應自今勿計於七千石之內另以他穀會減仍爲定例之意分付惠廳及該道如是之後若使邑報營勘一或過實復以加下之說推上朝家則道臣守令從重嚴勘竝一體申飭閑丁各自圖脫殘民偏受其苦者卽八道軍弊也多創無前之名色潛藏有限之良丁諸路同然無邑不爾因前後繡啓已爲行關嚴飭俾各洞禁至於龍仁之五百蒼龍保實是墨倖肥己之計黃口次骨之冤該縣令 丁遇泰其所圖報固當百倍他人而白地虐民至於如此此不嚴懲何以戢他令該府拿覈照法重勘伊後之換名收錢仍作邑例者亦極痛駭前後守令竝拿問嚴處所謂蒼龍保之變爲軍器修補者卽令革罷之意分付道臣各邑軍器使之從長修補以時點閱之論果爲得宜以此關飭道臣楊州討捕還屬廣州事猾校悍卒若失操束則廣州未必勝於楊州若能威戢則文倖不必讓於武倖移設計捕事係官制今姑置之而校卒肆虐之弊楊廣無異各別嚴束無得侵害平民之意另飭該府該邑元有朋之諸條所犯已無可言而殺越人命在法罔赦令該府拿覈正罪各驛之立馬闕額使客之濫騎冒法俱係郵官不職之罪分付本道及華城糾察洞禁迎華間站之復設當否使守臣從長通變五百宮結之偏定於通津每結百斗之宮差濫捧卽是邑民切至之怨而偏定而不爲輪回果由何故濫捧而莫可禁止亦自何時竝令道臣查問該邑偏定則輪回濫捧則釐改長端 陽城 總戎屯弊事軍門屯稅之加執濫徵勢所必至而爲民痼瘼無異於宮稅令該營將臣另加查正永革此弊往在乙卯以分院之弊命本院及道守臣洞祛宿弊既定新式而仍以前後聖教載在事目作爲不易之制纔過十年爲弊如舊專由於分院及魚所官員之締結下屬惟事掎克之致也所謂小豆濫捧抹木輸納蘇魚勒買調發民船漁夫復戶等弊使本院及道守臣嚴加查發事目所在則申明事目官吏所犯則另勘官吏一遵乙卯改式之意分付人材收用孝烈嘉獎事令各該曹稟處常漢乘轎京外無異法綱蕩然令法司及本道各加嚴禁犯者依律定配崇義殿祭器令廚院三年一次隨邑報準數下送洪字遠私院令本道卽爲毀撤順懷世子祠宇使本府奉審修補誠寧大君夫人成氏祔祀令該曹稟處江華外城之築果爲失着卽是先輩之論而築之已久今不可遽停吉祥牧場之許民入耕雖有己酉行會設牧已過百年到今移設有難輕議餉穀之不滿二萬不但萬萬疏虞目下支放尙患不繼移轉添餉最爲先務而畿內穀總近漸不敷姑待從長商確更爲稟處通津移邑實是重關防之策邑情民願之果爲如何未得詳知從後博詢以爲指一之稟江華之別庫貿易衙門供上柴鷄戶役等弊三浦櫓軍蘇瘼之策十二鎮船造設之方關問守臣待所報更爲稟處松都前典籍 朴師嫻既蒙放又蕩滌而罪名尙在謫案者未知緣何事端而聞甚可誾令該府詳考文案果如繡啓則卽令爻周出身金顯一令守臣親執取才身手技藝果合收用則報于該曹隨即錄用儒案則流來已久不必付丙自今以後別加調停必示簡慎雖或有不得不添錄之時自該府先爲嚴束俾不得如前淆亂債弊還弊及大小南面民弊青石松弊青郊自論兩站撥弊令守臣一一詳量從實陳聞以爲矯揉之方楊州 安百順家山訟事使此尋常爭山之訟致煩上徹卽由於營邑不善決折之失也使卽公決御史之以此煩陳亦爲未安推考近來牛禁慢忽廣州一境設庖九處果川六處楊州則無面無之其餘列邑村坊之間屠殺狼籍此不過守臣邑倖轉移間事耳分付該府該道使之各別禁斷列邑吏額之刊汰再煩稟定連加嚴飭今不可續續行會反致煩屑之歎請姑直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1월 10일(경오)>

㉔ 命各道水陸諸操竝停止官鎮聚點另加嚴飭

㉕ 備局啓言卽見總戎使 李仁秀 水原留守 金履翼 廣州留守 朴宗來 開城留守 韓致應 江華留守 金銑 統禦使 李近胄 永宗防禦使 李石求 江原監司 鄭尙愚 統制使 申大僕 慶尙左兵使 朴宗柱

右兵使白東運 全羅兵使 吳載重 公忠兵使 金熾 平安兵使 趙啓 黃海兵使 朴基豐 南兵使 金益彬 北兵使 李元植春操取稟狀啓則以爲今春水陸操合操巡操城操面操及巡歷巡點未行操處官鎮門聚點何以爲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諸路春秋各操再昨年幾皆設行而昨年則經操纔過一年秋事間多全歎參以軍情民憂有難逐年行操故不得已竝令停止而今則民事較前無異春窮比秋尤甚而若又設行則有非昨秋特停之意各道水陸諸操及巡歷巡點一依昨秋竝令停止至於官鎮聚點與諸條雖有大小之別而苟使器裝必精隊伍必整進退組練之節一遵定制則是亦操耳然而名以聚點則舉懷愔慢戎具無頃之報都是例語軍簿無闕之啓即歸虛文若論壞壞戎政之罪操與點誠無所異今春則另加嚴飭凡於聚點之時一循操例各自先期整齊臨事惕謹點閱必務從實而無或小疏肄習必思明練而無或應文使頓然改觀之效一如通水陸廣操之時無底重勘之意請別般嚴飭於各道道帥臣 四都留守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월 12일(임신)>

㉔ 命時囚李寅植等議處李鼎鎰等照律

㉕ 義禁府啓言坡州前牧使 李寅植原情以爲御題先泄之橫被罔赦之目前已暴實更無可達而大抵渠亦嘗出入科場備諳法意邑下應製之士初無族黨親知則潛護所昧之人而甘伏不測之誅者揆以事情寧有是理況御題事體尤何等莫重莫嚴乎誠有一毫近似於先泄則雖被萬戮固所甘心顧何敢爲抗顏自明之計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又啓言豐德前府使 金宗淳原情以爲渠待罪豐德時該府所納各宮房免稅一千八百四十六兩五錢一從定例限歲前畢納爲期十二月旬前六百二十五兩先爲輸送於邸吏處同月遭母喪上來伊後邑事全然不知今於就理之時得見報營文狀則宮房稅納一千八百四十六兩五錢歲前已爲畢數輸送於邸吏處捧手標分明宮納之愆期雖緣邸吏之中間遲滯在任時不能檢察之失實無所逃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又啓言永肅門入直別將 李昌會原情以爲渠以局別將今月十一日入直局出身金廈鼎夕食代出去而門限將迫不爲入來故查問委折則廈鼎乘醉顛倒爲守門將所拒不得入來竟至闕直渠即以實狀報于兵曹而常時不能檢飭致有此置對之舉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又啓言通川郡守 崔壽亨原情以爲災結消融事本郡十六年前謬例而癸卯甲辰大歉之後田野荒廢元結不足數甚夥然每患白微去癸丑年邑民齊訴監營講得元陳災四十結內營吏情債及該色勘債每年除給合爲十三結則消融之弊初非渠之創始軍官所捧事則本郡至殘將校輩實無分錢出處之道每當習操之時則例以若干臥帖捧錢以用於器械服色雜備者自來古例再昨秋江陵赴操之時亦爲依例許施則事雖襲謬實非渠之鄙瑣責任事本郡自古有雇馬庫殖錢民間取利公用實是民庫故鄉人主張每患加下區處無路則每賣其任而捧用者已成七十年謬習癸卯甲辰後民散錢縮賣任之弊無年無之所捧夥然雖如繡啓而渠赴任之初決意釐革請得營題僉同衆議煮海而辦財猶爲不足更請營題許貸富民一年生殖取利還本成出節目永杜加下之痼瘼昭揭完文痛革賣任之積弊明有歸屬略效矯救則前日之賣任賣出於用公今者之貸錢實由於釐弊而混同前後都歸鄙瑣則豈不至冤屬公婢頃事大抵屬婢異於元婢朝入暮頃者比比有之而渠在任四年之間適有客舍修葺郡獄改造之舉二婢願贖添補公役數果七十兩而昭載文蹟種蔘斫松事種蔘者必待屢年後見利則假使渠如欲爲利何處不可而自知遞限之在即豈有種置退土任他分利之理斫松事雇馬庫釐弊之時許斫官屯柴煮海募財添補公錢實出於爲民矯救云年既七十請議處并允之又啓言龍仁縣令 李馨秀原情以爲渠赴任在於昨年四月而考見各樣軍案則軍器保之創設在於癸卯年蒼龍保之移屬軍器保在於丁卯年則創設既近三十年移屬亦在渠赴任之前年則今此繡單中今倅改名軍器保云者未知有何所據大抵保卒名色有違經法所當即地淘汰而無端頒給則許多壯軍都歸隱丁而莫可籤用於日後正軍之代頃故渠莅任以後正軍逃老故之陸續有頃者不煩面里之捧疤而以此移充正軍中黃白現露者亦以此代定昨秋以後自保移送者爲五十餘名期以數年如是做去則閭里自無新籤之驛驛軍器可革不經之名色比諸一時之無端頒給反有及民之實效則謂之經始釐革而未及卒事則可也今乃以改名軍器保之目歸之者實所莫曉既有餘數之尚未盡汰者則雖不得不姑爲通同軍器保元額而徵番究其歸屬

則公廨修治聚點犒饋新備祭服等所費俱非私用云前縣令 李明翼原情以爲渠辛酉八月待罪龍仁壬戌正初相換稷山其間不過五朔而大抵蒼龍保只有上納華城之名色初無添補之稱名軍器保果有癸卯創設重記傳授之事而換名在於丁卯之狀今始聞知云請李馨秀則刑推得情李明翼則年既七十議處允之教以李馨秀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宗廟署正朝祭典祀官 李鼎鎰身爲典祀官祭物移奉之際有此不審之舉請以此照律又啓言魯城前縣監 沈景文則流來逋穀雖有千餘石之徵捧其所未捧至爲二千餘石不可以其徑遞有所容貸李英重則宿逋之徵捧幾近二千石之多未收一百餘石亦已枚報營門倉穀之未及完逋亦不可無罪請竝以此照律又啓言贊儀 金泰行莫重行禮之時其所舉行不能成樣請以此照律竝允之<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1월 16일(병자)>

同敦寧 洪樂倫陳疏訟冤賜批

疏略曰臣家遭千古所未有之巧讒凶誣抱千古所未有之至冤極痛屢經酷禍門戶覆亡窮而無歸者首尾四十年矣臣父懷痛於泉下臣兄飲恨於海外臣獨頑忍偷活自知生爲不孝之人死爲不孝之鬼惟願速化千萬不自意天啓聖衷臣兄之官爵既復臣父之侑祭連降臣等闔門聚首日夕攜手而已乃者慶年重回縛儀將舉錫類孝思靡所不及以臣忝在戚屬之近加臣以資級縻臣以職秩臣聞命愴怛自不覺血淚之被面繼以飭教荐下促令承候臣雖迷頑亦具彝性當此慈齡彌邵八域歡忭之時紆此特恩豈不欲慈顏之更瞻而以臣情地視然舉顏復入修門決非人理之所敢出臣何敢自同無故冒上疏章而第臣於昨冬審度疏出之後慟冤崩迫妄效古人訟父之規瀝血成文欲爲擊鼓號籲之計誠意淺薄禁門嚴邃無路自達曾未幾何我聖上引先王之遺教有向日之恩言不待賤臣之自明曲垂照察而無餘在臣道理固當奉而莊誦而但念歲月愈邁聞見寢微本事黷昧而不明群情然疑而莫辨雖蒙聖明之洞燭難期一世之盡曉敢攸獄中上書之義謹將前日所具之文猥此謄進焉噫臣家之受誣遭禍所由來者久矣自庚寅以後非不欲自暴冤狀而時則英廟昭燭凶情輒加嚴處固無待於臣家之自暴至於先朝日月之明無微不照世變初生之由洞悉源委家冤必伸之時明有指的娓娓敷教於臣等兄弟私覲之時宸翰之間者不知爲幾度然臣等情私所迫屢以必欲自暴之意仰陳則先大王教曰外家事予所詳知予心之憧憧豈或少間於諸舅而方此經營姑且虛徐快伸之時當有其日何不信我如是躁躁須恃我如龍門之砥柱可也自今至某歲予有所欲爲之事其歲卽外祖冤雪誣暴忠著功彰之期也伊時我慈宮在上聖上侍側先大王仍指聖上而教曰外祖功忠予雖未及盡褒然今日所未能得於予者他日必受於元子如執左契予豈謾言玉音諄復丁寧懇切聖上恭聆聖教既熟且詳伏想聖聰必當記有之矣臣等奉如金石信如四時不敢爲自暴之計臣民不祿臣家無福仙馭遽爾上昇時事遂以大變臣父罔極之誣輒轉層加指無謂有飾假認真益肆羅織曲稱義理凶言悖說罔有紀極終至臣兄海島之慘禍是時臣家闔門百口自分俱盡於薤粉之下幸賴我聖上庇覆之拯濟之螻蟻殘喘得保今日踰伏田間瞻天祝聖又不敢遽生自暴之計矣今因臣家宗孫承候事審度之疏出而指意凶毒遣辭悖惡殆是臣家被誣以來所未曾有者到此地頭若一向含默則是自阻於天地父母之前而亦將以何顏歸見臣父臣兄於九原乎謹將臣家被誣遭禍之顛末先王昭晰辭教之梗概哀號流涕而痛陳之伏念臣父受英廟不世之遇處王家至密之地君臣際會之盛往牒罕有身都將相任專內外臣父感激圖報不擇夷險世道之污隆擔之在身民生之休戚恫若在己苟利於國受謗不顧立綱振紀任怨者多名位已亢而不敢爲乞休之計物情難平而恒處於群猜之中彌綸之際得失之間跡與心違事與意睽果不無局外議論之不諒本心就事訾訾者矣及夫龜柱之出渠以狼狽之性梟獍之心陰懷竊國之謀顯售易樹之計自辛巳以來暗投密封手脚全露潛挑禍腸肚益綻而其視臣家如眼中之釘及儲位復定國勢已鞏之後渠輩凶圖轉益着急乃與逆祿輩倡出不忍言不敢道至凶至慝之言以爲搖蕩移動之計而兩宮之間慈孝篤至無隙可乘而臣父以肺腑之親居股肱之位身任保護誠切翊衛深炳危機逆折奸萌故渠輩以爲不祛臣家則儲位莫可撼也國本莫可移也必欲先滅臣家次犯貳極者其心所在路人所知如其不然臣家之於龜賊指導拂拭有恩無怨渠以何心必欲湛滅至此之極乎蓋龜賊之圖滅臣家也締結鄭妻誘說厚謙且廣布錢財誇張

權勢於是乎失志修隙之輩躁進喜事之徒落拓不靖之類鄉曲無賴之子動心魄於利誘威脅赴期會於望風迎響其所勸導嚮口皆是無形無影不倫不根之說究其歸趣其意不但在於臣之一家實是讎視貳極謀動儲位之計如泥中鬪獸極其狼藉有耳皆聞有目皆覩忠逆之辨漢賊之分不待知者而昭然朝野有識莫不寒心是以向之就事訾訾於臣家者不但反爲平恕之論至以爲不可攻以臣家之在亡占貳極之安危其時秉公議之人豈或有私於臣家實出於痛賊謀之叵測憤凶論之恣行而爲國家深遠慮之故也今審度之疏以爲渠自學語索飯之初已知云云若使臣父苟有分毫干犯於某年則上所云朝野之有識舉皆目擊寧有訾訾於向時反爲平恕於後日哉且審度父祖姻誼世分俱爲不泛親厚無間情契不變審度以藐然後生烏能知長老父祖所不知之事乎渠之學語時教之者誰也索飯初傳之者誰也韓鎰之疏出於庚寅龜柱之疏發於壬辰龜疏之時鎰之正刑已逾年則今其疏曰龜柱自投一疏又未幾募得怪鬼之韓鎰云云有若龜疏之後鎰疏繼發者然稍近之事若是顛倒久遠之蹟反不矇瞶者寧不異哉蓋龜賊等所論三案一則某年事也二則丙戌人蔘事也三則如是如是之說也第一案則係是不忍提不敢道者渠輩雖無難倡說臣何忍泚筆而嗚呼昔辛卯八月臣父被罪方屏居高陽先大王時在春邸九月二十四日以手筆下睿札於臣父者凡屢百言上段則若曰外祖爲國血忱可質神明無愧古人者非徒祖孫間私言自有一世之公議百代之公言千奇百怪可驚可愕雖云無限究其本心公耳國耳外祖當日忠誠永有辭於萬世何恤何疚然遭罹危險禍機轉亟有辭後世猶屬緩說目前安危果係莫測時日難待晷刻是急再昨適因生朝守禦使 金漢著以別問安入來故有縷縷酬酢者大抵今番事上以爲聖德之大累大義理之敦滅實爲罔極云云下段伊日以下之教卽是不忍提不敢道者臣不敢膽進而概其辭意先王以親親者考諸時刻之先後明其誣言之虛謊此睿札寶粧成帖今方置在慈宮之前我聖上亦伏想奉覽而敬記之矣至丙申春答鄭履煥疏批以英廟握手下教者又爲明白卡釋以前後教批觀之則謂臣父以干犯於某年者果指何事耶若使臣父有所干犯於某年則臣父所處縱云有異在先王當爲不共之讎必討之逆而慈宮雖有出天之孝關係至重則隱痛固有之揆以義理不敢言私先王亦豈忍屢煩昭晰之教頻致侑祭之恩終始無替若是曠絕乎其外若又有他干犯之事則鎰 龜 履煥輩之疏必無漏却不言之理其無他事卽此可知且此說某年後十年之內摺紳之中閭里之間雖屋談巷議初無一人言之者直至鎰疏其說始發而鎰之投疏卽龜賊等所誘惑者則其說之出於龜賊所自做明若觀火人孰不知乎凡係某年義理先王之講究剖析極其精微有非群下所敢容喙惟當一以先王下教爲準而前後凶徒輩輒誣臣父以某年干犯者臣家之痛冤猶屬餘事乃反貽累英廟之聖德罔念先王之遺憾爲此說者實是龜賊之餘孽而豈非三朝之逆臣乎第二案則其時藥院都提舉臣金致仁以未聞阻撓之言純用羅蔘之意上疏自陳龜賊之疏自歸虛妄無足可辨第三案則此事實有委折雖極猥屑不敢不以其時私覲酬酢仰備清覽己丑二月春宮私覲臣父於慈宮之所因某年事言端臣父奏曰大朝以某年事前後下教不啻幾次且追崇本非美事先儒亦多訾議以此以彼惟以割斷固守爲此事權衡之四字符是臣所望也見今世道人心轉益危險他日若或以此事如己已遺孽戊申餘黨矢志之徒幸國家有事者作奇貨欲爲媒禍要功之資以致壞亂世道之境則豈非大可憂慮者乎臣之此言實出於迂曲之思固知萬萬無此理而臣經歷事變靡所不有不能無先事慮患之意云云春宮教曰惓惓憂愛之惓實爲欽服以今日人心世道果不無此慮豈可曰過慮耶云云此是上下酬酢之錄置於臣家者也臣父平日議論一如上所奏達之意故家內對子姪輩未嘗以此事提及親戚知舊之間亦不曾以此事問答談論而又有一事可明者臣父丙戌丁憂時編成正史彙鑑一帙己丑正月袖進春宮而其中篤聖孝條附論中以成宗 仁祖雖切顯親之誠輒嘉尙禮之論不加摧折之意稱爲盛德之事蓋恒日時論如此故編書仰勉於震邸之時亦如是爲說此書之進在於正月則纔踰旬朔寧有忽地變論反爲力贊仰勸之理哉龜賊疏以爲倡出追崇之說顯言公唱云顯言公唱之時在公座乎在私室乎此已是白地誣陷之言而至以私覲說話變幻語脈恣造凶言惟意構捏若是慝惡其凶譎陰賊夫豈恒情之所能測哉蓋此所奏既以割斷固守仰勉又復陳達設爲先幾愆後之論此實出於愛君憂國却顧長慮之意何當一毫彷彿疑似於主追崇之論而以危言恐動之說哉故丙申初履煥疏批既教以原其心則出於慮患又敦諭於臣父若曰慮患云者知卿本心今番獄事後謂卿以先見

可也臣父其時書啓以爲割斷固守既有所陳臣之本心庶蒙俯諒云云今以己丑所奏之辭丙申批諭及書啓比而觀之追崇則害斷而固守後患則深思而遠慮而已更有何疑晦之端乎蓋割斷固守四字卽此奏語語脈之緊要關捩故書啓之中以此仰質然則寧有初發勸成之言後陳割斷之說又寧有始進割斷之論終售勸成之計卽刻變化於一席之上片言之間哉執此以論與所謂勸成追崇威脅恐喝等說截然相反雖使婦孺聞之豈不卞其語脈之如此而不如彼乎然外人之未詳實事驟聞誣言致疑而滋惑興訛而煽謗者舉世皆然故履煥疏批又教曰聞之者聲罪宜也言之者自明亦宜也聖意蓋以未詳實事而徒聞誣言則聲罪宜也自來酬酢本指不如此則言者自明亦宜也龜賊之造出威脅之說欺惑群聽之罪至是而益無所逃龜疏始出之日先王下睿札於臣父有曰凶疏萬萬凶獍萬萬陰慘古今天下安有如許凶肚逆腸者哉憤痛之極不覺髮衝而冠裂也云云先王燭破龜賊凶逆情狀已自凶疏初出之時蓋所謂如是如是之說誠莫知歸趣之何屬旨意之安在凶徒之設計謀陷其心雖急明言顯構其說難措乃故作口謎不了之語罔圖未暢之說吞吐其辭隱暎其事無痕之中似若循跡可尋沒把之間殆同有象可捉但曰如是如是而號於一世曰如是如是者乃凶言也瞬目揚眉轉相告語使之依稀認得空蕩揣摸其爲虛悖譎詭殆有浮於古所謂莫須有於是舉世之人未能諦悉如是如是之爲如此如是如彼如是乃以意逆志以臆橫度或曰如是如是者必如此如此之言也或曰如是如是者應如彼如彼之言也說之有詳略言之有淺深核問則不能證其眞的泛論之輒皆云以凶言以訛承訛由誣演誣茫然不知則無異乎傭刺昧焉未詳而徒憑於傳聞敷衍傳會捏合增益其所爲說轉益罔測是以晚生後輩舉皆習熟薰染認得眞然順口文詬逐影爭射迨于今囂囂不已從古以來簣鼓萋斐亦復何限而虛悖之謊說譎詭之讒言未嘗有類此之孟浪者寧不狡哉寧不痛哉三件事之外辛卯推戴之說又是讒誣之尤爲憎毒者雖不得售於當日竟成無窮之禍根三十餘年之後逮乎辛酉又復追論終致慘禍萬古天下寧有如許徹天極地之痛冤哉蓋臣父自異他人之故自經某年之後追念睿慈略加教訓俾無驕橫之弊臣父之地嫌疑之慮非所可論宣出於斷斷苦心隨處深切而龜賊謂此可乘謂此可誣內挾鄭妻外嗾厚謙以密計譖構以危言嚇動竟至半夜離次吹角環衛衆心波蕩禍色不測雖幸英廟明聖始則眩惑天聽終乃覷破奸狀而若非我先大王相機周旋竭力回幹之德則臣家之禍何以得脫乎噫以臣父而不爲愛戴我先王反有貳心於賤宗要爲他日之計云者求之天理揆以人情初不成說而以此摺撫殆若眞有可疑者然此等凶計自是渠輩所包藏者故推渠輩心反以誣人肆行宣讒嫁禍之術臣念之崩心言之痛骨何忍縷縷爲說亦何用細細自卞乎嗚呼臣父位遇隆顯久處權要然不曾以富貴駕人流污混俗雖以處地之有礙不能力行激揚之政而至其秉執義理扶植士類崇褒忠節獎護讜直所以拳拳而藉手者有難更僕悉數第秉軸多年惟務實政手中陶鈞之鍾不肯隨人低仰一出至公克祛偏私成一代綜核之理輔聖朝平蕩之治獨不喜浮薄僨事之輩虛許釣名之流稍加裁抑以示磨礪於是鍾厚鍾秀以臣父從妹之子首先倡亂竟成仇怨蓋臣父與鍾厚之母名雖從姊妹情若同胞視渠輩若家內子姪時有誨責之語渠輩自處驕妄心常快快及夫鍾厚之濫通諮議也臣父偶以公議言其通擬之輕遽渠乃含怨次骨鍾秀則尤爲傾危凶險臣之伯兄自少辨其姦邪不愧蘇洵之先見只存戚誼不欲深交渠兄弟心懷猜恨大肆狠毒招集朋類共相綢繆以清名自許以攻戚稱高遂至有攻洪黨之目蓋此輩與臣家皆是世交也連姻也親屬也臣父之於渠輩或有吹噓之力少無睚眦之隙則論以常情豈欲攻斥而此不過見利忘義附勢趨權夤緣密逕暗通聲氣於厚謙倚托新戚爭輸款誠於龜賊者也 向在戊子時相金致仁欲以厚謙擬議水原府使問于臣父臣父曰渠是蒙駟一孺子何可以三輔重鎮七千兵馬之任授之乎仍力挽之厚謙大加恚怒訐告其母遂構成己丑春故參判臣趙榮順事此蓋鄭妻做出不道之說使厚謙傳播仍又轉達睿聽以爲榮惑之地怨毒之於人雖曰甚矣豈意因一外任之拂意設此陰巧之謀哉蓋龜柱非厚謙則無以藉輿援而行其計厚謙非龜柱則不得聚群黨而張其勢兩惡相濟嘯呼團束於是乎有罪而見枳者無才而久屈者仕不滿望者求不協意者爲名所牽者惟利是嗜者表裏合力遠近同心牛恩李怨鶴唳風聲蠅營羶附膠投漆合暗裏之戈戟無日不尋平地之波浪舟中皆敵臣家目未見睫葵不衛足大勢已傾兀然孤立累卵燃眉未足喻其危且急束手俟變坐受魚肉伊來三紀之間無變不有無禍不經此蓋龜賊先倡漢祿贊謀鄭妻內應厚謙煽亂鍾

秀鼓毒國榮肆凶日煥護神煥之傳法種下生種前承後繼式至於今日者也凡此諸賊之陰圖惡說凶情悖節窠窟掀翻徹底彰著皆已自干天誅次第駢伏邦憲則臣家之受誣於諸賊者尚未聞淄澠之論而終未免玉石之歎者尤豈非冤酷而痛迫者乎惟我先大王記念臣父尊主庇民之誠忠表章臣父謀王斷國之訐謨蒐羅公私文字參錯掌攷記載提領挈要綱經日緯修輯編摩作爲一部書名曰奏稿分類列目皆出聖裁移章合段實已御定一字一句之增刪宸念每勤某奏某事之存拔硃筆頻停考覽繁冗而凡案長對割附叢雜而刀札親執不恤玉體之疲勞或恐事蹟之遺漏劇暑盛寒多至徹夜而竟晷及其完書之成親製序引凡六十七篇又下御札於臣兄有曰爲外王考效誠之方在此一舉予自以爲在公無憾在我有辭公之誠忠亦得以藉此益彰云云而我聖上仰贊於披閱之役奉供於筆硯之工者臣等亦嘗承聞於先王之教至今銘鐫方寸未嘗須臾或忘者也我聖上承先王未卒之志特命刊印賊臣煥之肆發悖奏抗命請寢其後公車之積輒以奏稿爲一大罪案至有廢其稿之疏嗚呼昔章惇 蔡京輩欲毀司馬光 資治通鑑板陳瓘曰雖欲毀板其奈神宗皇帝御製序文何凶論遂沮仍得不毀通鑑之序只是一篇特緣宸章之弁卷凶如章蔡之徒猶不敢恣意請毀今此奏稿中御製序文篇踰六十卷卷有之編編載焉不翅通鑑一卷序文之比則阻撓刊布已是無君罔上之大者而至於廢其稿之疏又是章蔡之所不敢爲者自古迄今爲人臣子寧有請廢御製之人乎臣等慟先王志事之翳如悲原書水火之在即抱得窮山徬徨血泣追念昔日積費宸慮長煩聖勞之事奚但於悒而氣短已也且審度疏以丙辰年間成德兩處分事爲說丙辰至月間以臣姪守榮不卽擬望事天怒震疊嚴囚其時銓堂韓用龜竄配西塞屢下不忍聞之教惟彼德雨纔見用龜之被罪徒以奉承爲恭數十日之後猝然填差於祭享執事乙卯冬間煥之以兵判書入臣家諸人頒曆之單得蒙恩賜及其翌年兵判 鄭好仁循例抄入乃有其時處分未幾先大王面教於臣姪等又下天札於臣等兄弟者幾至千百言而其大旨若曰不逞之徒見甲乙以來汝家恩數之特加或不無藉賣覬覦於汝家不知之中者若駸駸如此則大違予獨運陶鑄之意而汝家亦自陷於罔測之科故不得已有此處分一以爲懲勵彼輩之地一以爲援拔汝家之資汝家須知此意少勿憂慮迨觀末梢方知予心云云今審度乃以成鄭處分作爲藉口之資雖渠輩豈不識先王聖意之本不如此而猶且若是爲說者抑獨何心乎且奏稿編次御序撰定皆在於成鄭處分之後則先王聖意之本非以臣家爲罪者尤可以仰揣矣嗚呼先王之仙寢未冷慈宮之血淚不乾而凶徒輩全忘先王之孝思不顧慈宮之至慟戕殺臣家日不暇給誣辱臣家尙爾不休至於今此審度之疏而極矣臣父至冤若蒙天日之俯燭快垂昭雪之恩則臣雖卽地刎頸剗腹亦可以含笑入地而疏陳先王歸告臣父其將永有辭矣云云此是前日所具之文而今此附陳者也竊伏念臣以疏則白徒也以情則累蹤也臣之此舉非不知極僭妄極猥越而爲父訟冤仁政之所不禁以疏代供情理之不獲已且臣濫廁戚畹之末厚蒙先王之眷昔人所云外結君臣之義內托骨肉之親者實是臣平日情事則今茲訴暴或不至於太涉無嚴而唐突故刺心剝肝疾聲而一鳴號焉批以筵教傳教已盡昭晰於卿更無引義之端何可如是張皇爲說乎承候至重卽爲入來肅命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월 17일(정축)>

28 詣景春殿進惠慶宮致詞箋文表裏

목 前一日尙寢帥其屬設惠慶宮座於殿之北壁南向印案於座東香案於殿外左右設予座於座東西向內殿座於座西東向又設致詞箋文禮物案於東階上內殿致詞禮物案於西階上致詞案在左箋文禮物案在右下倣此左右命婦致詞案於西階上差退儀賓戚臣致詞箋文禮物案於東階上差退掌樂院展軒懸於外庭隨地之宜設女執事舉麾位於集瑞門內近西東向是日承文院 濟用監官各陪致詞箋文禮物函左右命婦致詞函及儀賓戚臣致詞箋文禮物函隨後細仗鼓吹前導至集瑞門外請尙傳以入各置于案女執事陳儀伏於殿庭及階上東西如常儀尙寢分設予及內殿拜位於殿之東西庭階上北向西庭在內東庭在外儀賓戚臣拜位於版位之後儀賓在東戚臣在西左右命婦拜位於內殿版位之後左命婦在東右命婦在西又設予及內殿小次於東西階上左右命婦儀賓戚臣外位於東西庭中左命婦在左右命婦在右儀賓在左戚

臣在右各隨地之宜 司贊 女官知禮者 典賓位於簾內典言 典贊展箋讀箋女官位在南差退贊唱女執事位在殿外東階上補階中層近西北向前三刻左右命婦各具禮服集到廂外前二刻典賓分引左右命婦女執事分引儀賓戚臣各具朝服 各入就外位前一刻尚儀詣內殿閣外啓外辦內殿具翟衣加首飾尚宮前導 繖扇侍衛如常儀入小次少頃尚傳詣閣外啓外辦予具遠遊冠 絳紗袍女執事前導 繖扇侍衛如常儀入小次時至尚儀白外備惠慶宮具翟衣加首飾尚宮前導樂作 (…)

○宣旨儀上同但宣旨時右命婦三字代以儀賓二字 典言進當座前俯伏跪戚臣等跪典言代致詞曰嘉義大夫京畿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水原府留守開城府留守江華府留守廣州府留守巡察使 金在昌等恭遇以下與左右命婦儀賓致詞同致詞訖樂作俯伏興還復位在昌等再拜樂止○進箋儀上同讀箋女官讀曰嘉義大夫京畿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水原府留守開城府留守江華府留守廣州府留守巡察使 金在昌等恭遇以下與儀賓箋文同讀訖進函宣旨儀竝上同但宣旨時儀賓二字代以戚臣 (…)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월 22일(임오)>

㉔ 命華城沿海面尤甚戶身布停退以本府城役餘錢給代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備陳本府沿海七面尤甚戶民情惶急之狀仍以爲尤甚抄戶身布錢爲四百十兩依此數停退而身布之捧係是支放之需則不可不給代就本府城役錢餘在條中推移區劃事請稟旨矣沿海七面之民情遑急之勢固然而身布錢之窮窘督捧實屬可悶昨秋前守臣雖請蠲減事係格外不得許施而今此屢請可見其萬不得已第此支放之需不可不給代而他無區劃之道姑以城役餘錢從便推移果爲變通之方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월 27일(정해)>

㉔ 命時囚丁遇泰等議處

㉕ 義禁府啓言龍仁前縣令 丁遇泰原情以爲戊午因朝令以本邑軍兵良七百十九名奴五百五十八名移作華城蒼龍餉保逐年收布上納華城初無添補名色之創設而渠遞任後添補名色之有無非渠所知而本邑軍案昭載年條一按可卞云又啓言麟蹄前縣監 李宗孝原情以爲本邑官屬無聊賴之資每於執卜時有如干沾漑之例便成謬規軍器年久朽傷獄舍頽圯防守甚疏不可不及時變通而著手無處矣邑民中有願納云故果爲補用云又啓言谷城縣監 鄭殷祥原情以爲渠去十二月以求禮縣殺獄覆檢事馳往矣本縣公兄文狀內捕校持捕廳關文來言本縣有可捕之罪人云云罪人爲先捉囚云故取考關文謄本則乃去九月出也渠謂此是三朔後到付則似非時急之事故還官後欲爲招見捕校出付罪人則下吏所告內捕校不受公饋退處私站今忽不知去處云矣他捕校更持秘關到付故罪人卽地押送云請竝刑推得情竝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鄭殷祥病勢危重依定式保放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1월 30일(경인)>

㉔ 命迫瞻峴輦路修築依狀請舉行

㉕ 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陵園所火巢內鵲峴洞 迫瞻峴卽輦路緊要禁養咫尺而處在大皇橋之下接居細藍橋之上光教衆流屢折逶迤柳川諸派合湊衝激當潦則多日停滯水退則一時潰決昔者數十步隔川之大道今爲八九武隣山之小路故架木修築歲以爲課物力浪費指不勝搜今若拓彼岸而附此導此流而注彼則水無橫激之歎路有鞏固之幸惟茲兩處之役恰過百把之長陵園如干之卒有難責效面里近千之丁始可竣役坊民出用雖有前規方農使役誠爲可悶抹木則緣垓植柳隨役斫枝果多已例當此緊急之時尤合疏剔之舉役軍則募得火巢傍近自願者給雇價赴役所入米錢以外帑庫留儲條從實數會減始役則必於今月內擇日舉行而既係所重不敢擅便恭俟處分教以所奏甚好無貽民弊依此舉行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2월 10일(경자)>

강 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疏剔補植馳啓

목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茂密處疏剔及稀疏處補植之役自今月初二日舉行至今十二日役始告訖健陵青龍白虎補植松木一千四百二十株分禁川橋外御路邊檜木七十六株皇橋洞御路邊松木二千二百株大皇橋上下川邊雜木七百株播種橡實十五石顯隆園自主峯葛峴外邊至古西門外邊間間疏剔明堂內補植松木二千二十八株檜木三十二株花山後坪五里木一千五百五十株播種橡實五石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2월 14일(갑진)>

강 判下上言十七度于各該司

목 禮曹啓言(…)又啓言水原故學生李儒靖妻朴召史上言以爲渠夫無子而早歿取二十四寸儒弼第三子末金立後呈禮曹謄禮斜而以其年幼待稍長欲爲率來則儒弼背母子已定之倫執而不送乞令卽爲率付末金於渠云既已立後倫紀已定則儒弼之有不有前約一味靳許者人情法意俱涉乖當卽爲許養之意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2월 17일(정미)>

강 命時囚李光益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楊州牧使 李光益原情以爲事在境內莫非守土之責而況陵寢禁護尤是臣子所盡分處則平日不能檢飭之罪萬殞難贖云曾經闕帥請議處允之又啓言元陵參奉 趙濟晚原情以爲今月初十日風勢猝急以奉審次進詣紅箭門外望見有煙焰氣顛倒往視則火起於曲牆後數十步地經冬枯莎乘風熾勢渠與數三番軍徒手撲踏僅幸止熄而頃刻所延殆近百步此莫非渠不謹禁護之致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龜城前府使 申啓文原情以爲防守編配之罪人豈或少忽而至於池有順則其八十老母病至垂死唯願生前一訣持其私書鎮日泣訴故電勉許由差過由限星火督還而渠患毒痢終至物故溺職之罪實所難追云曾經都總經歷請議處允之又啓言龍仁前縣令 李教源原情以爲繡啓以添補蒼龍保襲謬私捧云而壯勇營罷後自華城因備局行會以本邑所在壯勇鄉軍中五十七名添付于蒼龍保則添補名色昭載于華城軍制節目而初非本邑私設之役添補番錢亦納華城營關邑牒俱有可據則襲謬私捧實所未曉渠之遞任在於甲子九月而本邑添補改都案在於當年十一月換名軍器保在於丁卯年事在遞任之後則非渠所知而祇緣行已無狀得此鄙瑣之目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兼春秋 劉禧原情以爲傳諭事體何等至重承宣指告非不明白而昏謬愚迷致此誤傳何敢以畢竟覺悟倖免委命爲自明之計乎莫非渠妄錯之致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全羅前右水虞候 李廷範原情以爲渠以羅州地方都草島漂到異國船問情次自本營馳到本島則地方官羅州牧使 金思義主鎮將多慶浦萬戶曹潤身未及入來夜色已深故待天明問情次該島風憲等處着實防守之意嚴飭矣本島領將告以彼船因順風離發直向外洋使守直船追往而末由追及竟失問情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允之又啓言舒川萬戶 崔英麟原情以爲本鎮捧番與結錢一年所捧不過爲一千六百三十二兩而適值戰艦新造之役所入與各樣應下數甚浩多自備二百兩而猶爲不足給代條中亦有推移補用之例故防卒給代無以準給果爲未給二朔而船材中實無一分染指之事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2월 18일(무신)>

강 命金吾囚徐有建等照律俞漢謨等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金履翼 水原前中軍徐有建事查啓則以爲憑據營上前案參互當下諸招則平人誤捉之事口緣賊漢之亂招則縱係盤詰之急而隨聞輒捕有乖綜核之政婦女結縛之說認出校卒之逞憾則雖無教使之理居常不飭大欠操束之方蓋此良民認賊之云未免平日自取之致金女物故則厥

父既以因病丁寧爲招朴漢致斃則判同亦以自縊分明納供至於允鎮之死尤有可明之端當其捉致之日初無一杖之加計其殞斃之限又至數朔之久則惟茲淫刑傷命之說不無風傳爽實之慮又若殉貨一款蓋緣乃舅之作俑前後徵索而與受可憑於李招之的信而中間藉賣而捧食已悉於朴哥之自服則眞書之原幅雖爲眞贓諺札之尾付似是僞造大抵執跡論情或未必皆然若其臨事不察終有所難免云該府查啓中金女物故厥父謂之因病朴漢致斃判同供以自縊允鎮之死初無一杖之加死在數朔之後爲辭則無怪囚供之稱冤至於殉貨一款查啓中歷論李朴之招而以爲執跡論情未必皆然臨事不察有所難免云則不可有所曲恕請以此照律允之 (…)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2월 22일(임자)>

강 命龍仁前縣令 丁遇泰罪名蕩滌

목 京畿監司 金在昌狀啓以爲因義禁府啓目龍仁前縣令 丁遇泰蒼龍保添付名色創出與否令該道查實事判下矣應問各人等捉致臣營別定查官眼同究覈則蒼龍保創始在於戊午而此是丁遇泰在任時因朝令設置則初不爲弊於民間詳考軍案及各年文蹟參以諸招則其後六年之間元無添付名色矣及至癸亥年壯勇營鄉軍革罷後就其中五十七名因華城留守關文添付於蒼龍保此則前縣令 李敦源在任時舉行而亦無官添付之事及至甲子年前縣令 俞漢石到任後始有官添付名色而其後或爲移充於雇馬保或爲充定於各軍闕額又或移屬於軍器保者要之出於漸次釐革之意而未及成效遽至身故今無可查之道令該府稟處教以本事如此囚供之發明容或無怪且已身故生前罪名蕩滌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2월 22일(임자)>

강 禮曹以健陵丁字閣碑閣修改物種令各該司磨鍊啓

목 該曹啓言水原留守 金履翼春奉審啓本以爲健陵丁字閣內東挾間仰粉土一處月廊仰粉土二處剝落東邊女防草瓦一張碑閣內北邊青壁一處外東邊女防草瓦一張缺落處及祭器以下雜物修改之節令該曹稟旨舉行云陵寢丁字閣正間有頃處外皆令從便舉行曾有定式請令本陵官員兼監役而物力及改備物種令各該司急速磨鍊下送事竝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2월 24일(갑인)>

강 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陵園所火巢內汰落處補築訖役啓

목 狀啓以爲陵園所火巢內汰落處補築時募得自願民丁斫取稠密柳枝疏流濬沙編結填平而今月十六日始役二十三日告訖役處長廣尺數柳枝斫取數爰及軍丁實數物力容入區別開錄而米錢則依狀請以外帑庫留儲條中會減○後錄道瞻峴換川掘坎長六十尺廣九尺八寸深四尺舊川填平水深三尺五寸廣五尺長二十一尺上端築垆長三十六尺廣七尺五寸高三尺五寸鵲峴換川掘坎長八十五尺廣九尺深三尺五寸舊川上端築垆長五十二尺廣七尺高三尺五寸壑峯水道掘沙長一百三十九尺舊川上端築垆長三十四尺廣八尺高三尺五寸中間空缺處編結長四十二尺廣三尺抹木柳大枝四千六百八十一箇編填柳細枝五千二百七十六束自始役至訖役合八日募軍一千五百五十一名每名每日雇價錢文二錢五分合三百八十七兩七錢五分監董一員都所監色各一人牌將十人庫直旗手三名食價錢文合十七兩一錢四分錘子加及等屬改鍊與新備價及雜物價馱運馬貫錢文合五十八兩五分陵園軍及僧軍四日赴役合九百九十五名每名每日糧米二升都合錢文四百六十二兩九錢四分米十三石四斗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2월 25일(을묘)>

강 命時囚柳相燁等議處李光益照律申啓文等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長湍府使 柳相燁原情以爲渠以繡啓論列伏承拿命在於去年十二月尙在被囚中邑務

舉行勢所未由今此闕額若是夥多只切悚蹙不知所達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又啓言長湍兼官豐德府使李東憲原情以爲渠之長湍兼任在於正月而巡營因禁營闕以三四月當禁衛軍上番事發關知委故馳赴該邑查櫛軍額則闕額爲四十一名之多故嚴飭該監色及首吏鄉一一填充今番以差員之役上來而連飭該府留鄉期於無弊領付矣及到巡營逢點之時一名有闕自巡營發關使之疤定故更加查括則營點後逃躲見闕又爲八名故論報巡營一邊督飭以爲充代而該營點考時前闕未及填來元軍又逃二名合至十一名闕點之境當初完充之額豈料臨時逃避之多乎此誠意慮之所未到云曾經闕帥請議處竝允之又啓言羅州營將 金箕昶原情以爲道岬美黃之行果因關王廟祭官回路暫入而面告兵使則非敢擅行竝與下屬自持盤纏慮或貽弊白羊法聖之行亦多已例私馬私供初無歷路支持來往不過數日無主贓物事凡賊物執贓主人莫推則仍爲留物竟歸該廳修補校卒公費者自是各該治盜衙門通行之例而面議兵營亦非擅自區處豈敢冗費賊贓人命致傷事昨春本府兼任時捉囚宣禧宮屯穀偷食之賊矣該掌使令受賂私放故先施五度棍使即捉納而逗留民間終不捉現又有加數捧賂之說故更施三度棍則論其罪狀可謂輕勘而伊後數十日之後染疾致命其妻孥歸咎於當初摘發之兵校故兵校自下助給錢兩之說追後始聞則其間委折實非渠所知桑木事鎮營校屬處數擔枯桑推移於藥用實非民間卜定結幕代錢兵校捧食事不知創自何年而便來各道鎮邑之謬例未卽釐革因循至此昏謬之罪在所難免紙物魚族事物種各有定例出納非無其人則耳目所塗豈忍減價勒買而若能十分畏慎則營門臚列豈至於此云請刑推得情又啓言鍾閣守直官黃尙彬原情以爲更鼓既下後例爲打鍾故渠率守直軍以待更鼓之際街鼓已下故循例打鍾云請刑推得情竝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楊州牧使 李光益陵寢咫尺之地致有失火之舉地方官雖與陵官有異道臣論啓既出重事體之意則不可全然無罪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龍仁前縣令 李教源頃因丁遇泰議處判付以蒼龍添補事行查矣查啓中蒼龍保之添付既在於甲子年俞漢石在任之時云爾則其前官李教源前前官李明翼初無干涉之端李明翼照律乃在查啓之前到今脫空之後其所勘處合施分揀明翼既已脫空則教源亦無異同請一體分揀放送允之又啓言龜城前府使 申啓文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又啓言交河郡守 李奎新照律笞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私罪施行又啓言元陵前參奉 趙濟晚照律杖八十徒二年公罪收贖施行又啓言全羅前右水虞候 李廷範照律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竝允之教以功議各減一等又啓言水原前中軍徐有建照律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又啓言舒川浦前萬戶 崔英麟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2월 27일(정사)>

㉔ 備局以貢市人所懷覆啓

㉕ 備局啓言貢市人詢瘼所懷有令廟堂草記之命矣取見其所懷則立廛市民等以爲軍需緞屬自各營別付貿來乃是古例而近來專責於本廛自其營門如前別貿事也軍需所用事體既重立廛執用爲例亦久置之內外魚物廛市民等以爲廣州牟利之輩締結北商上京魚物互相增價積峙都賈依前嚴飭事也廣州以近京之地都執魚物使本廛失利不但有違於朝禁自本司前已關飭嚴繩非止一再而少不知戢民習極爲痛駭捧甘京兆發關該府使之嚴加禁斷生鮮廛市民等以爲內局封納生蟹每箇價爲二分五里而漁夫契廚院所納每箇價米爲三升一依漁夫契例上下事也當初定式自有斟量而有此稱冤亦涉屑越置之懸房市民等以爲懸房難支之弊有二一則閭閻之私屠日益熾盛故束手失利不免渙散之境一則各官奴屬稱以貿易往來貽弊之端無異前日竝嚴加禁斷且惠化門外安監川等地居民不下萬數依西湖例設庖事也私屠之禁懸房至嚴而閭巷之間犯科相續至有廛民失利之境不但爲廛民地其在申朝禁之道不可不嚴加禁斷不飭之法司堂上爲先從重推考使之加意察飭隨現痛繩官屬貿易之時貽弊懸房朝家申飭前後截嚴而不有飭禁弊復如前揆以法綱萬萬然分付內司各別嚴禁如或不悛復有所入聞則當該不飭之中官斷當重勘之意一體申飭至於設庖事懸房定數法意有在更欲添設極涉屑越置之司宰監貢人等以爲本貢中白蝦 蘇魚以鹽代封名之曰蘇白代鹽而所用人情與元鹽主人折半舉行已至百餘年忽於丁卯

詢瘼時改以元鹽則爲四分一蘇白鹽則爲四分三一從已例分半舉行事也蘇白之換鹽與元鹽貢名色各異故隨其進排之多少有此情費之參差者前此酌定必有意義而今則蘇白鹽用下與元鹽殆無異焉有此稱冤似或無怪令廚院量其進排減其情債俾無偏多之患內局 麝香契人等以爲本院別貿麝香少不下二百餘部多或至四百餘部受價每部爲二兩而市價爲四五兩年年落本此後則每年別製所用麝香別卜定於所產各邑事也別貿受價之不能當市直事勢固然而各邑之創出新卜定必有貽弊民邑之患有難遽議置之地衣契貢人等以爲本貢難支之弊有四其一戶曹都下席子八千張內一千五百張辛丑無端見減只以六千五百張上下而以地衣磨鍊則不過七百二十餘浮豈能當一年數千浮進排其一內入地衣係是都下外庚戌特軫貢弊每月終隨所入成冊自排設房啓下戶曹別受價定式而近來成冊啓下廢而不行有進排無受價其一水原幸行時龍驤鳳翥亭本貢舉行其外諸站自其邑舉行矣近來本貢專當進排其一闕內外諸上司下隸輩奪去借去之弊飭教禁斷廟堂嚴甘矣此弊復生見失無數竝依舊式釐正事也一年進排當爲數千浮而本曹都下不過爲七百餘浮則貢人稱冤無或爲怪既聞其實狀如此不可無矯革之道分付該曹另加矯抹內入地衣成冊啓下使之受價既有定式而成冊之廢而不行必是中間操縱之致嚴飭掖庭署一遵定式舉行水原幸行時外邑諸站之貢人擔當必是因事勢酌定者而有進排無受價爲渠輩稱冤之端令該曹從長區處各司下隸或奪或借之弊朝家飭禁前後何如而爲弊如前事甚駭然此不痛禁實爲貢人難支之端捧甘各司更加嚴飭樺皮塵鞋塵清蜜塵長木塵綿子塵眞絲塵煙草塵雉鷄塵內外匙塵隅塵內貫器塵衣塵炬子塵市民等以爲通共之後將至渙散之境欲申亂塵之禁事也都賈之法實非衆民共公之利紛紜呼訴專出於希覬之濫想民習可駭請竝置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3월 14일(갑술)>

㉔ 許施水原留守 金履翼加分之請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則以爲本府還餉元來不敷將有臨農阻饑之慮留庫條中租三千五百石米三百石太一百石及屬五邑所在南漢餉租五千二百二十五石特許加分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去年之農沿海未免荐歉窮春艱食其勢固然守臣所請加分比昨年雖有千石之加而此必有商量而然五邑民情亦所當念請竝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4월 2일(신묘)>

㉔ 行次對於熙政堂

㉕ 予曰連月亢旱之餘雖間間得雨猶未及周洽而尙可以少舒渴悶耶左議政 金載瓚曰廿二廿五兩日之雨始也滂沱旋即開霽果未得周洽矣臣於日前來自野外而所謂水沓則僅得移秧高燥之處尙未舉論初伏只隔數日秧節最忌後時然而雨意頗繁方切顚望矣禮曹判書 韓晚裕曰日前得雨猶未周洽初伏不遠農務甚急在先朝祈雨之時得雨未洽則不爲停止循序請禱已有受教故俄以草記按例稟請矣載瓚曰今既得雨尙未快晴而連爲祈禱恐涉煩瀆矣右議政 金思穆曰近日雨勢雖欠大需外邑則似或有周洽之處矣予曰禮曹草記當有下批待數日舉行可也載瓚曰凡屬災沴惟早爲甚川澤枯渴田疇龜坼農務孔艱民急最切而此異於星文之失躔風雷之乖時也故人心驚懼猶或少緩而災之爲災實無過於此者矣臣等忝居燮理之職不能對揚協贊久致嘆乾之災上貽宵旰之憂此實臣等之罪也竊稽西京務實之政遇災則必先責免時相此法儘美而後世無行之者只願近退臣等改卜賢相以爲弭災之方爲予曰是豈大臣之過也責在予躬卿言過矣過矣載瓚曰臣等有罪當退固何敢煩達而弟念上之責下下之勉上不外乎務實之道矣自古人君應天以實盡誠對越故天心悅豫降之百祥誠者心之全體而純一無僞者也日用事爲之間能盡其誠無少間斷然後可以化育下民昭事上帝矣今殿下斷斷求治夙宵憂勤此誠臣等之所覩聞而愚夫愚婦之所共知者也然殿下雖切於求治而未得其要者於誠之一字有所未盡而然也近來筵席之間公車之上非無嘉言善謨而殿下輒下嘉納之教而無數施之實臣竊仰揣則方其聽言也心誠好之故有嘉納

之意及其遇境也輒置忘域故無數施之效是卽不誠處也且以學問上言之徹上徹下有始有終是誠字工夫而殿下終年所講未了一帙尋常句讀之間猶患未精將何以得力於身心乎殿下任君師之責高高在上內而大臣庶僚外而方伯守令各有所司然改教法度之所自出專由於殿下之一已譬如天運於上而四時行焉百物遂焉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我東方域之內有一夫失所一物不遂者則皆殿下之責也殿下苟能以實心行實政純一無僞無少間斷則可以孚感豚魚而何有乎弭災致祥也哉以誠字縷縷陳達固知惶猥而至德上工夫實無踰於一誠字矣予曰亢旱既甚按例祈雨亦涉文具故方欲以弭災之道問於卿等矣先以一誠字仰勉天下萬事莫要於誠心做去當留念矣載瓚曰伏聞近於審理之政至有秉燭達曉之舉臣等誠不勝欽仰感歎而夫審理獄案有關於人命之殺活古所謂哀敬折獄者此也凡於遇災或疏決重罪放釋輕囚卽其例也而至於審理則至重且敬故有司之臣有不敢輕議於傳生置死之際此則惟在殿下誠心究察不必以速速爲心而雖至經年務歸於至精至妙之域則天鑑之下莫逃其形狀知其可殺然後殺之知其可生然後生之誠心無僞與天爲一則生者固當含恩死亦猶生之日也予曰近日臺諫之依例傳啓似無不可大臣之意何如載瓚曰今日群下之所顯祝者固何如則尤宜隨事小心而臺啓不無刑殺之論故自前例爲權停今不可自下學論矣思穆曰無於前之事何可遽然行之於今日乎予曰俄見臺劄則時夏等事無不可停之語而至於李榮復等事則頗有執拗之意未知其穩當矣大臣亦見其劄子乎載瓚曰臣姑未見臺劄而時夏等事今不必更論李榮復等事首惡之洪履猷既以定配酌處以其脅從尙此滯囚置之不生不減之科者有違刑政故尙因言端有以仰奏而臺啓體重姑未學論時夏既已酌放而拘於臺啓尙未舉行停啓則自可放送矣象奎曰傳啓然後可以論停啓與否矣戶曹判書 李晚秀曰臣適叨經筵雖非職掌內事而敢此仰達矣臺諫傳啓當否大臣俄有仰對而今當慶月漸近臣民之歡欣顯祝不可形達況臣職忝保護尤當隨事謹慎而第念言路有國之血脈不可一日壅闕祖宗朝設置臺閣之意不但爲懲討一事而已上自宸闕下至官邪朝政國許民憂皆許啓奏則雖於此時恐無不可傳啓之義且況開坐用刑既令於當朔前勿拘舉行而獨於臺啓廢閣不行尤涉未安俄者下詢誠爲至當大臣以慎重之意雖不敢遽請而臣意則亦依用刑例待當朔姑停允合事體矣予曰大臣之意何如載瓚曰戶判所奏果是正論矣刑曹判書 朴崙壽曰本曹照律承傳罪人特教之外元無草記之例矣殺獄係是一律判下無異特教則此後京囚之以次律舉行者草記後發配事既有下教永爲定式矣至於罪囚之以次律舉行者發關本道令道伯舉行後狀問則本曹不必一例草記故敢達矣予曰此則非草記之事直爲舉行也禮曹參判 閔者顯曰臣待罪於長興庫提調之任以本庫貢人之弊有可仰達者矣今春動駕時地衣契貢人等以四條之弊上言于駐輦詢瘼之下有令廟堂稟處之命蓋其四條其一以一年進排之地衣當爲數千浮而戶曹每年都下之數僅爲八百餘浮辛丑年權減之一千五百張特爲復舊事也其二以元貢進排之外自內入用之地衣庚戌年特蒙先朝處分前後內入之數一并給價自此以後每於月終自掖庭署計數成冊啓下戶曹依例受價矣辛丑以後內入之數此前倍蓰而月終成冊之規廢而不行以致貢人輩不能支堪今後內入地衣依也貢物種內入例標紙啓下自戶曹知委進排事也其三甲子以後水原幸行各處各站鋪陳專當舉行而有進排無受價特命依戶曹定例三年一次改備如前受價事也其四以本貢地衣行步席等物借去之弊嚴防事也廟堂回啓內入地衣事嚴飭掖庭署一遵定式舉行鋪陳借去之弊捧甘各司更爲嚴飭事允下矣月終成冊之廢却各處鋪陳之借去與前無異云至於每年都下之不足水原幸行時有進排無受價此兩條則既請令該曹另加矯揉從長區處而該曹訖無變通矯揉之方貢人輩鎖日呼訴誠爲矜閔此係貢人切骨之瘼而亦自廟堂草記蒙允其所揉弊之道不容虛徐戶判今方登筵兩條之弊飭令從速變通仍成節目以爲永久遵行之地月終成冊之規鋪陳借去之弊更自廟堂捧甘嚴飭似好故敢此仰達矣都承旨 沈象奎曰掖庭署月終成冊各司借去之弊既令備局申飭若或如前則更當申飭期於無弊此不必提奏矣晚秀曰近來貢人之弊不可勝言而至於長興庫 地衣貢人則尤極可矜日用雜下無處不用汙穢蹴踏朝新夕破可謂入量進排不可抵當者也然而本曹經費不贍實難隨弊矯揉矣且本庫提調俄以貢人所陳四條仰奏而其一千五百張復舊事辛丑故重臣鄭民始爲戶判時以上下之太過而減下者也故重臣素稱綜核必有意見且三十年已行之事今不可

猝然復舊其二掖庭署月終成冊事貢人輩所陳固爲濫屑而掖屬之畏戢不及昔年貽弊貢人亦難保其必無廟堂非不申飭而終難釐祛臣意則自上嚴禁使近習毋或犯科大有勝於廟堂之飭矣其三華城幸行時受價事在先朝逐年園幸深軫除弊之方特許三年一次受價而或除各站鋪陳只於龍驤鳳翥亭使之進排此係拔例之恩也如有他陵寢幸行屢日經宿之舉則渠輩豈可援以爲例每每受價乎然而聖孝出天華城幸行似當頻數此時舉行無怪其貽弊此則當與提調相議或定以年限以爲省減之方矣其四各司借去之弊各有官長嚴飭矯革責在臣等此非煩達之事矣者顯曰戶曹之經費浩多無怪判堂之如是仰達而貢人亦民也凡係民瘼既登聞於朝家則豈可以經用之不足而不思所以矯革之策乎華城幸行時三年一次受價已是先朝特恩今不可加請而至於一千五百張權減之數則特許復舊似合於朝家恤民之政矣予曰戶判於奏甚好出去後相議爲之也行護軍 李得濟曰各營門習陣習射卽詰戎之大政且異於用刑等事產室當朔前後依例行之恐無不可矣予曰六七月盛暑則例當停止矣得濟曰然矣今則適值盛暑自可權停而今此仰稟欲稟旨定式以爲他日遵行之計矣予曰他將臣之意何如行護軍 李堯憲曰若有特教則固當舉行而內中日既停止故外中日及習陣等事亦以停止之意已按例草記矣得濟曰自下舉行似當如此而近來人事過於謹慎以濬川事言之疏決壅塞卽是好事而既已定日旋又停役甚至營校輩射會而竝即停廢事甚無義矣刑曹判書 朴崙壽曰當夏濬川固有例而雖以私家言之若有產故則不爲起役矣此非今日遵行之事故臣於待罪工曹時果不得舉行矣予曰兵判之意何如兵曹判書 金義淳曰習陣私習似無所拘矣予曰習陣私習依例舉行而砲放則除之可也予曰海西所報瑞興除番布事何爲而有弊耶象奎曰禁營上番軍除其上番使之納布名之以除番布矣既曰除番逐年徵布則非除番之本意故本府以疊徵報來而今則便非正軍乃保軍矣堯憲曰元軍之名自在豈可曰保軍乎予曰何以則無弊耶得濟曰限以年數分排量減亦足爲一分矯揉之方矣堯憲曰限年分排似有不均之弊而或捧或不捧亦涉苟且矣予曰非但瑞興一邑如欲釐弊則他道亦當一例變通矣象奎曰三南亦有是弊矣載瓚曰禁御兩軍之上番專爲宿衛而緩急皆可恃矣戎政莫重於養兵而近來經用不贍生財無方每不免斂民有若私家奴婢納貢之學苟艱甚矣五年一次上番者當捧當番之布而逐年徵捧是無前之舉瑞興倖之如是枚報果是矣當初變通之際臣亦認以無弊今不料爲弊之至此而誠亦難處矣思穆曰五年一捧亦非舊例矣予曰使之上番好耶載瓚曰愚民只知目前悶隘之事而不思遠慮故每懷冤抑而若其上番之時其所貽害實有倍於徵布矣予曰各道民弊成冊啓下廟堂爲可耶載瓚曰或有直爲處分則固好而啓下後廟堂及各司當隨所掌議稟矣予曰待諸道成冊畢來一時爲之好矣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5월 27일(병술)>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

목 左議政 金載瓚曰中外渴望之餘得此甘露萬萬欣幸而遠近均霑姑未詳知矣予曰今雨未知周洽而足爲解渴耶載瓚曰此雨皆如京中則洽足而今雖節晚有水處則移秧云矣予曰三南之旱尤甚而以畿邑言之如果川等邑得雨最少雨澤不均而然歟載瓚曰旱餘之雨或先或後故如此而漢南得雨最少水原尤甚水深不盈寸矣秋後收成將未知如何而漢南則難望其免歉公忠諸邑農形未得一一詳知今雨之同沾亦未及知之而聞內浦尤甚雖得雨難以蘇枯云觀於全羅監司狀啓以爲一道移秧者未得爲十之五六云秋後食實多少姑無論尚未移秧者豈不渴悶乎載瓚曰今番之親禱得雨非但爲三農之喜誠有所萬萬歡忭者殿下心虔誠靈應斯捷間不容髮造化微妙之跡雖難測度觀於人心而天意可推殿下以實心祈雨得於方寸之內此非飾美之言臣亦以實心仰奏矣事天以實感應如響一舉而悅天心如此以人心言之則觀感之效在於毫忽之間壇享臣亦參班而殿下屏蓋步輿誠心憧憧都民環瞻至有感激泣下者一舉而得人心又如此事天臨民以此實心一向做去是臣之望也予曰所陳好矣載瓚曰籌司草記被災諸邑所在之穀毋使潛越于他境江商積穀乘夜潛運之弊飭令察禁至於市價之高翔則新穀未出貴賤何判而先自賭利任售高價者民習可駭嚴加禁斷之意敢啓矣及伏奉批旨使之十分講究毋敢擾民十行辭教藹然感動

臣等聚首欽頌贊歎而昨會諸堂爛商于本司則救荒無他策專在積穀積穀亦無他策一道之內守該道所在之穀一邑之內守該邑所在之穀穀在其土然後民可得食被災諸處皆用此法無邑不然有穀可質則所謂藏富於民而窮春窮夏爲官長者始可有容手接濟之道故竊以爲使各其邑守各其土之穀似或有效於救荒之政而聖慮所及迥出尋常其於通有無利民用順物情之道周思深察無微不至燭諭以利之所在法不能禁而穀饒之邑守穀不出則穀少之邑無以平排慮其近於閉糴而致有偏枯之患聖教縷縷諄復臣亦豈不知德意之廣大而惟是目下救急之舉不得不自其土守其穀而至於隨時應變質遷有無亦在道伯守令之弛張濶狹自廟堂難以遙授方略而爲先使其土穀不至四散然後爲道臣者始可仰體德意下察民隱哀多益寡酌貴量賤隨時而變通則實爲竝行不悖之道以公體而關飭其守穀以私書而俾有以濶狹則亦可以流行而不壅閉以此行會似好而至於京江 積穀使之執留禁其潛運恐宜矣大抵都民之仰哺惟是貢穀市穀而貢米則有限市穀則自初至歲後專以畿邑之穀都民散賣而見今畿邑農形其土之莖自得食已幸矣難望其有餘而流入于京則五部內累十萬口實無支撐之路公家所恃都民所仰專須於江上積穀而八江富商屢年積貯至有累十萬石云今若蕩然無禁散而之四則自朝家將何以接濟許多生靈乎自京兆 平市 三軍門禁其狼藉四出以爲來頭活民之策而來春穀價幸不至甚踊民食無所資於京江積穀然後任其散賣則京鄉俱便臣等之見防其潛運似不可已也苟使國穀充溢可救斯民則計豈出此而見方枘然無儲此真迫不得已之下策也嚴立科條使下隸輩毋得憑公逞私由此貽弊而此則責在於各其官長下隸或有犯科而現發者則各該堂郎各別論罪犯科下隸照律嚴勘而申明約束至於市價之騰貴民習絕駭非但市民爲然自江入京十里之間分賣射利者衆未知此弊之出於何而自平市嚴查痛禁其弊源所由起俾勿穀價之踊貴恐宜矣予曰所陳雖好而似不無下隸輩之因緣生奸且不無貧富不均之歎耶右議政 金思穆曰軍門自有紀律大將操束則似無生奸之弊而軍門法司互相管束則自可以各別察禁矣予曰當限以幾月乎載瓚曰期限難以預定而自初嚴禁則自可無潛運之弊至於小小出賣亦不足以察禁矣予曰籌司諸堂之見何如戶曹判書 李晚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善爲經紀因民情而利導之則善矣至於設法而禁之恐非良策也大臣非不知此而似緣於事勢之不得已而然也載瓚曰戶判所奏儘然矣苟有善爲經紀之道則何必爲此下策乎禮曹判書 韓晚裕曰都中飢民之恃而不恐者賴有京江積穀耳此穀不遠出則都民可以聊生不然則窮春窮夏將何以救濟乎臣意則大僚所奏誠好矣吏曹判書 南公轍曰商穀之執留誠不如遠穀之自來而其道實難故大臣所奏誠出於下策矣漢城判尹 李集斗曰臣職責在於察禁謹當着念舉行而此事利害誠難可否至於察禁之善不善臣當任其責耳兵曹判書 金義淳曰廟堂草記判付辭教臣已謹覽矣廟堂守穀之論似有見而下教誠廣大矣大抵王政貴乎廣大而設法爲禁不能無弊京江積穀初質於三南而三南凶則還質於此亦是流行之道而執留此穀則雖曰都民之利亦爲下道之憂聖教辭旨誠爲欽頌感祝若其利害則未可以知也都承旨 沈象奎曰大臣所奏亦云下策而非上策此不過目下救急之方矣蓋以積貯論之設禁而使江穀之勿散不如遠穀之使自來聚江穀則有限而遠穀則無限使之自來則眞爲上策矣至於各其邑守穀則雖非朝令自是該道邑荒年例政而此亦用一切之法則不但無以有無相通既無上京之穀則都中許多人口以京江所積之穀難以資生假使足饒其價日以翔踊亦非上策矣刑曹判書 朴崙壽曰歉歲穀少之邑擇富民計石數謂之封穀以此資於賑政極是苟且以都下言則外穀猝難來集江穀一朝散出則都民將遑急使此穀之勿爲四散眞目下急務矣臣意則江穀屢豐之餘似多積峙外穀雖不上來以此穀可濟都中則幸矣此穀若不支一年而外邑各守其穀不爲上來則誠可悶矣雖未能的知其如何而江穀之勿使四散似是緊務矣禮曹參判 閔耆 顯曰大臣所奏要爲都下救荒之政而戶判所奏尤好矣以王政言則發倉賑民實爲大經而既無其道則江穀之執留勢須不得已也素無講究未知有何良策而日前批旨下情竊不勝欽仰矣行護軍 李得濟曰江穀之俾勿四散果是應行之事而至於市直高下似難以官令裁抑也行護軍 李光益曰廟堂草記似是出於下策以救目下之急者而臣則別無他見也行護軍 李堯憲曰江穀不出則可慰目下都民之心也刑曹參判 金明淳曰有穀執留不使之他本非王政之大經以利害言之使江穀不出則其勢他穀難入而江穀見在之數都民專此仰哺未可知也大臣所奏出於

目下救急利害之效臣未敢的言而外邑穀事則臣待罪湖邑適當荒政親見之矣災年守令不待廟堂知委而執留其穀尚患太過寧有不能於此者而若自京司知委有若定式者然則自此富民必不儲穀此事利害未知其如何也晚秀曰俄者草草略奏而聞諸堂所奏則雖各不同皆謂大臣所奏出於下策亢旱如此雖謂災年以堂堂聖朝況當屢豐之餘行此下策誠有所如何矣大臣專爲救解目下之急而臣若徒侈其言苟無方略則竟歸無實之科矣知申所奏毋禁其出使其自來云者儘好荒年來穀之道在於貴糴而賤糶善爲經紀之道頃亦議於大臣矣均廳封不動爲五十萬竝與恒用合爲七十萬是乃備不虞之資兩西穀以數十萬買取長山串前洋可以船運其在寧失於民之義數十萬失於飢民罔無妨而都民艱食則減價發賣亦好何必屑屑於如干商穀爲哉且京師八方之本也自朝家禁其出穀其於瞻聆亦有所如何矣予曰所陳甚好大臣之見如何載瓚曰江穀之勿散實緣不得已之計而果有從他善經紀之道則誠可幸矣予曰利害勿論其在瞻聆亦甚允當戶判所奏果好矣諸堂之見何如晚裕曰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使江穀之勿出外方有欠於王政云者似善矣而有不然者蓋國用專恃三南而三南大飢南穀無上來之道且利之所在如水就下京江積穀勢將皆湊於三南都中民食歲前雖或可支歲後實難支撐自朝家雖平定市價既無穀則價日以騰昔在癸卯一包之價至十一兩之多矣臣見則大臣所奏誠好江穀姑使勿散來頭如穀饒則任其散出亦似無妨矣見今都民恃此無恐使其勿散然後都下民情稍可安也予曰數十萬使之貿穀而都民知之則亦可以晏然耶晚秀曰惠堂今不入來未知財簿之果如何而此是一策故俄所以仰奏矣象奎曰穀賤則貴糴穀貴則賤糶即常平之法而我朝常賑設廳之本意亦以此也久廢不行之餘從今爲之則雖不如素所蓄積賢於不爲遠矣晚秀曰謹當與惠堂往復以爲措畫之方矣予曰此是大經大法而且好於瞻聆矣不必今日出舉條爛加商量而與惠堂相議須以上策區劃也載瓚曰戶判出謀發慮所奏誠好與惠堂相議後更當稟定而俄臣所奏則將置之矣予曰貿穀事京外皆有益乎載瓚曰然矣象奎曰江穀勿散亦是目下之策須令限節如有舟車四出之端則必使禁之至於貯穀之道自廟堂深思區劃似好矣公輒曰以公穀接濟飢民在所不得已而以江穀言之五六萬包一時散出則民情當抑鬱禁之好矣予曰雖無利害於都民江穀散出則民情亦將抑鬱乎公輒曰於都民亦豈無利害也晚裕曰英廟朝萬里倉有十年積穀可以備預故民心賴而不恐矣今則枵然自朝家雖有如干穀物之接濟便同洪爐點雪而賴有江商之積穀民情稍安若無此穀則都下將騷擾矣晚秀曰知申所奏江穀散賣禁其狼藉者誠是矣此則恐不可已也予曰大臣須依此舉行而貿穀事則戶判須與惠堂講確必善爲之公輒曰大臣所奏慎擇守令云者何時不然而今當荒年尤爲急務矣救荒之策探其本則專在於擇守令守令不得人則雖有百萬穀何以措處乎大抵慎擇爲急而銓體亦以資格爲重循資差擬厥由久矣一朝毀破則耳目必生自今都政專取有聲績者而勿拘資格以此意出舉條昭布耳目誠不可已者也載瓚曰救荒之政莫先於酒禁矣予曰方欲詢問而卿言先之矣酒禁儘爲救荒之政而亦有生弊之慮寬其禁令之限別其小大之釀必思令出惟行之道果何如載瓚曰非謂永久禁之也予曰小釀似不必禁耶載瓚曰禁其大釀而已小小瓶罌之屬亦何必論也予曰諸堂之見何如晚秀曰聖教至當矣令出惟行不惟反小釀則任之大釀則禁之允爲令行禁止之道矣予曰年前酒禁不爲區別大小釀則禁之要爲令必行之道而犯禁專在於下屬此後下屬或有犯者自廟堂各別科治可也予曰徵贖似有弊何以則好耶載瓚曰犯者之律卽杖一百徒三年定配難以此律一竝施之而非徵贖則無他懲戢之道矣予曰徵贖事專在刑漢城府須善爲措處而申飭諸郎官着實舉行可也崙壽曰下隸摘發之際以其愛憎必致大小釀之互相眩亂有難一一詳覈而亦難一一徵贖矣予曰至如徵贖事如有不善舉行須自廟堂草記非但下隸之重繩各該堂郎亦爲請勘可也集斗曰以八九月爲限似好矣象奎曰夏釀不可久置以八月爲限亦已寬矣崙壽曰竝與麴子而禁之似爲治其本之道也集斗曰麴子多所用處而要之專爲釀酒之用今若禁釀而不禁麴恐非得其要道矣造麴今政其時當先乎禁釀之限而預爲禁飭使不造作有不可已也載瓚曰聞今被災諸邑已多騷動至於畿邑亦多離散者云此後荷擔可推而知救荒之道安民爲上今秋雖判敕朝家軫若保之澤當必極意賑接而蚩氓何知徑先浮動苟示我殿下由中之教則民心庶可以恃而無恐別下傳教飭各道道臣布告德意奠接民生似好矣予曰所奏非舉條耶載瓚曰非舉條矣晚秀曰王言宜簡漢文春詔不

過數行而山東父老有少須與無死之心言不在多於此可見荒年慰諭言或多而近文具則似無益大臣所奏別下傳教好矣而詞臣代撰不如自上一二言矣予曰前松留處事何如載瓚曰以其疏觀之亦駭聽聞矣予曰其杖而殺之不善爲之矣載瓚曰下教誠然矣本事新留守當查聞而其在防微杜漸之義有不可尋常處之如松府衙門亦有此等事者實係變怪此而不窮治則其將無以懲戢頑俗矣崙壽曰京外獄案今既了當殺獄八名文案姑未入啓其外皆已入啓雜犯僞寶罪有十名而其中李集尙以士族入於僞寶今已年久詳聞之則情與犯異以文案見則固重犯而蓋其自就重犯如赴樂地者緣於至情所在情犯所以異也既聞之故敢此仰達矣予曰大臣之見何如思穆曰此罪人素以能文稱而替當其父之罪自就重犯論其情則可謂善人也晚秀曰刑判所奏非臣職掌而臣少時與此罪人之父相知年可六十四五矣集尙情犯臣未詳知其父所犯亦何可知之而士族異於常漢置之傳生恐好而生其子罪其父則其於刑政有所如何自上雖生之渠豈自立於穹壤之間乎今置其子於傳輕則其父之事似不必舉論也予曰只以集尙事勘斷則於渠似無傷耶崙壽曰法官惟可按法而何論其情第既聞知故所以仰奏矣予曰十罪囚皆有完案而當入啓者乎崙壽曰然矣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6월 14일(계묘)>

㉔ 錄京外重囚判下獄案六十三度

㉔ 京仍推二十六結案取招一次律四定配一放一以上三十三人 水原府仍推二以上二人 廣州府次律一以上一人 開城府仍推一以上一人 京畿詞捕一仍推三次律三更查一以上八人 公忠道仍推九次律三減死定配一放一以上十四人 全羅道仍推一徒配一勘配一更查一以上四人 慶尙道仍推三次律二以上五人 黃海道仍推三論啓一以上四人 平安道仍推四次律一減死島配一更查一以上七人 江原道仍推二捧結案一以上三人 咸鏡道仍推三減死定配一定配一以上五人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6월 17일(병오)>

㉔ 命水原囚崔齊完仍推

㉔ 水原留守 李集斗狀啓以爲罪人崔齊完毆打金長得當日致死丁卯八月初八日依例檢驗初檢官 振威縣令 朴榮壽報辭實因以折項致死懸錄正犯以崔齊完懸錄覆檢官 龍仁前縣令 俞漢石 報辭實因正犯與初檢同罪人崔齊完依前訊推期於償命刑曹啓言此獄事就議大臣則左議政 金載瓚以爲打與被打雖無目見之證檢後復檢臺是項折之候兩相起鬪一生一死而實因所執明在頸骨償命之律更無可疑云臣等以爲此獄則考之脈錄參以法文折項致死的然無疑實因也詞證也因供也俱成鐵案償命之律無容更議連加嚴訊期於輸款之意請分付守臣教以再檢而傷處已符於法文兩鬪而實因專由於頭骨況逃躲實緣於知幾歸辭欲巧而反拙案完獄成無容更議罪人則分付守臣益加推訊期於得情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6월 17일(병오)>

㉔ 命水原囚金召史仍推

㉔ 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罪人金召史手握嚴福良腎囊翌日致死乙丑九月十六日依例檢驗初檢官 龍仁縣令 俞漢石報辭實因以腎囊被握卵傷致死懸錄正犯以金召史懸錄覆檢官 振威縣令 朴榮壽報辭實因正犯與初檢同罪人金召史依前訊推期於償命刑曹啓言此獄事就議大臣則左議政 金載瓚以爲發告在頭被傷在閨檢獄之法當從傷處執梃之手衆雖同見抽閨之狀人所不知此所以元告之招只知傷頭不知傷閨者也女抽男勢過夜即斃尤極慳毒依法償命云臣等以爲此獄屍親現告在於頭腦而痕損却著腎囊行兇器杖即是春杵而實因懸以手握果是可疑而參以諸招則實有兇狡者方其滾鬪之時女執男髻而仰臥男握女項而顛立手之所及緊握腎囊以致皮脫而外潰三尺之律渠焉敢道嚴訊得情之意請分付守臣教以此所謂情跡俱著極爲兇穽更加刑訊期於得情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6월 17일(병오)>

☞ 嘉順宮進服加味六君子湯命自今日停止行次對於熙政堂

☞ 左議政 金載瓚曰昨伏見傳教下者有報謝祭親行之命久旱之餘得此甘霈報謝之舉固不可少緩而當此炎潦郊外動駕野次經宿誠不勝焦迫之至雖以國朝已例言之列聖朝親禱得雨固何限而未有親行報謝之舉至於英廟庚辰一次親行當日聖意固知出於非常而前後只有此庚辰一例則事體之重大亦可知矣臣愚竊以爲親行未必爲禮攝行亦非欠誠親行則終涉過中矣顧今暑雨成霖此等時雖閭巷匹庶之微易致失攝之患伏況大聖人節宣之方其可少忽乎臣等終宵耿耿今始登筵敢此仰達矣右議政 金思穆曰雨後日氣如是甚熱且取考已例則國朝以來皆無親行之規矣得雨而必爲躬謝果是應行之例規則何敢如是煩達乎予曰已例皆然乎戶曹判書 李晚秀曰我先王敬天憂民之德固卓越古今而壬寅親禱之後亦未有親行報謝之舉矣載瓚曰前例既如此且報謝之舉異於禱雨之時禱雨之時則民憂孔棘聖念不遑自安臣等未敢仰請而至於報謝則遣官攝行少無如何矣予曰先朝壬寅雖無躬行今番之雨則久旱之餘得此周洽非敢曰非誠之上格而誠爲萬幸故必欲躬行報謝之祭矣載瓚曰若曰親行然後方合於禮則古之臣子尚有親禱之請臣等何敢以區區焦迫之私不思對揚而反請攝行乎予曰卿等之奏如此當更商下教矣載瓚曰當此歉歲盜竊之患難保必無外方似甚於都下而討捕之責專在於營將以此意分付西銓今番都政必以廉白嚴明自好其身者擇差下送以爲詞盜之地似好矣予曰依爲之而雖都下不可不嚴戢左右捕將着意舉行也載瓚曰今番審理減死傳生者多至二十餘人聖上好生之德誠不勝欽頌攢歎而至於干係邪獄者則雖限以徒年者已過十年尚未蒙放云大抵邪學之查治也雖平民一出其招則無一白放從輕之科亦不免徒配而一配之後雖屢過徒限全不舉論朝家法意恐不當若是而況當疏決之際合有變通之道故敢此仰達矣予曰限滿啓本上來而刑曹回啓仍配而然耶都承旨 沈象奎曰臣於待罪湖南時未見有限滿之啓矣兵曹判書 金義淳曰臣亦於待罪嶺南時見之則凡以干連邪獄被配者無論輕重嚴其防守或不通水火或別置一室無異圍籬其深惡痛禁之意蓋如此矣予曰徒配之外亦或有滯囚鄉獄者自刑曹關問各道使之區別報來以爲裁決之地也予曰江商貿米事何以爲之乎載瓚曰日前使各軍門將校及平市書員詳細點檢則江上所在之穀爲四萬餘石云矣予曰四萬餘石數既不多雖執置無足損益使之任自散賣亦好矣 戶判之意何如晚秀曰此事終涉苟且故向筵大臣仰達之際臣亦略陳意見而今則江上穀包數爰自備局成件記以來便是執置之意既令執置旋即置而不問則其在信法令之道似涉如何矣予曰自上特教則似無礙於瞻聆矣晚秀曰然則果好矣載瓚曰別下傳教然後可以曉諭矣予曰自備局以筵教更爲曉諭勿使執留可也又教曰酒禁節目何以舉行乎若使區別大小釀則必有操縱之弊無論大小釀竝爲禁斷而外方亦一體舉行可也漢城判尹 李集斗曰若以大小釀區別設禁則果有下隸操縱之慮故已以一竝嚴禁出令矣予曰近來市直不至刁蹬云耶晚秀曰迨此年事之愆節射利者之恣意低昂亦必有之民習誠爲可痛而然亦不當自公家勒令定價只當禁其太甚者矣又曰臣向以均廳錢貿取兩西穀事有所稟達而筵退後與惠堂往復則以爲年事姑未判歎且船運難保利涉不無持難之意姑觀秋成更爲議稟亦爲未晚矣水原留守 金履翼曰華城係是畿輔重地而今已判歎甚於他道本府元無賑穀名色來頭救活茫無涯涘矣昔在壬寅請得穀物五千餘石以爲賑救之資矣今則人民成聚不啻屢倍於前日目今判歎甚於壬寅具粟萬石然後方可以救活矣取兩西大小米區劃移轉似好故敢此仰達矣予曰與大臣相議乎履翼曰大臣之意亦無異同矣載瓚曰年事之判歎姑未可知此非預爲稟定之事矣履翼曰今此所奏實出於先事備豫之意而果非趁今區劃之請矣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6월 20일(기유)>

☞ 命總廳屬始興等邑鄉標下軍移付華城之代以富平等邑保軍除出充額

☞ 行護軍 朴宗慶啓言戊午始興 果川等邑移付華城時本廳屬鄉標下軍始興七十四名果川五十二名

自在劃付中而姑未充定因循至今矣軍額虛伍誠甚可悶請一依己未年振威壯抄代以陽城軍需保陞元例亦以富平 楊州保軍除出充額其代移定於附近各邑從之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8월 25일(계축)>

강 命水原府加劃災二千結還餉身布尤甚面尤甚戶折半之次戶及之次面尤甚戶三分一之次戶四分一稍實面尤甚戶五分一停退當捧中還餉分數代捧身布竝許代錢舊還仍停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則盛陳判歉之狀仍以爲尤甚二十五面之次十三面稍實五面而若其最貧窮最無依者不可不抄其數賑以穀故爛加商確從當登聞事目災一百五十結外不足災三千二百二十五結十四負五束特爲加劃丁卯停退各穀之蕩減後餘在條八百二十五石零及戊辰停退各穀一千六百九十七石零竝爲仍停今年當捧條則尤甚面之尤甚戶還餉身布四分之三尤甚面之之次戶及之次面之尤甚戶折半之次面之之次戶稍實面之尤甚戶三分一停退身布之停退外當捧者許令以錢代納而還餉則民無本色辦納之路限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漢南諸邑舉皆失稔而本府最被災荒全一境四十面之內非野則沿而沿農野畝受災尤酷況又沿海諸面一自海溢之後連年失農地多全棄民無遺食至於今年亢旱殆近所無目今民情比他邑尤爲遑急守臣所請諸條不爲過實之語而至於災政則當以甲寅爲總蓋甲寅爲最災之歲而所劃下不過爲一千二百九十四結藉使今年歉荒挽近所無而災結之比甲寅更加三分之二者終涉過多然本府民事不可不加意軫念事目災一百五十結外加劃二千結以準二千一百五十結之數特示朝家別加優恤之意還餉身布尤甚面之尤甚戶折半停退尤甚面之之次戶之次面之尤甚戶竝三分一停退之次面之之次戶四分一停退稍實面之尤甚戶五分一停退身布則竝許代錢至若還餉當捧條畝農最歉於他穀本色實難以準捧尤甚面則四分一代捧之次面則五分一代捧各以準折精納待明秋還作本色舊還則當此新還亦停之時不可一例督捧許令停退推奴徵債依狀請防塞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9월 8일(을축)>

강 判下秋曹擊錚原情回啓

목 (…) 又啓言水原童蒙 崔宗祿原情以爲渠父以橫罹之厄三年滯獄生出無期而渠父以金長得之結項自斃事至于此境本事根因則長得卽本面譏察也渠父別武士移去于陵軍而去丁卯八月初五日市日長得乘醉詆罵渠父曰汝之武士付標之債何不備出云而督索渠父答曰吾已移定於陵軍則付標實不當於我云爾則姑爲佯醉突入家中食鼎摘去渠父兄弟苦請萬端雖不摘去其所行惡不有餘地故渠父謂長得曰汝之豪頑若此吾將往訴于陵所而適於其時渠隨母而往于外家渠叔則出他未還一室空虛之中長得獨在渠家無限詆辱作挈因無言聲則渠之六寸大父天泰怪其無聲而入見則長得橫臥於樑上急解而百般救療已無及矣罔知所措之際長得之弟時得者直來結縛渠父而無數搆捏曰汝之兄弟使我兄結項致死則當以打殺告官云渠父如有一毫所犯難追當律此實千萬曖昧伏乞使渠父生出獄門云請上裁教以令該府查實稟處又啓言水原童蒙 金鳳吉原情以爲渠母金召史本以良家之女去乙丑年分喪夫寡居而與渠甥妹賣麵資生是年九月十九日黃昏時本府洞里居嚴福良乘醉突入渠母問其來由則云有所償七錢之財故將欲燃燭之際福良以無據心出劫奪之計渠母大聲叱責則反打渠母至墮腹中之遺兒福良驚恟忙奔翌日朝方欲發狀於本府福良忽致身斃故先以被打致死樣構成渠母之罪案移囚於龍仁縣獄今爲五年干茲而蓋其本事黷昧寡女之貞固自守本無貴賤則福良之猝然逼辱極其兇殘其所以致斃果緣渠母落胎之故而自恟徑死抑有別般怪惡之疾而忽然致死以渠母殘弱之女子豈有打傷壯男之理又況初覆檢案無一被傷之詞證者乎伏乞亟命分揀云請上裁教以令該府查實稟處 (…)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9월 10일(정묘)>

㉔ 加劃水原府災二百二十五結

㉔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今年歉荒沿野俱陳若不別般優恤目下光景實多日後之憂虞減削災結一千二百二十五結還布停退依前狀請準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全一境告歉既爲無前之荒年二千結給災亦是無前之曠典況元結不滿四千請災洽遇三千則此無異於舉一邑全災也本府穡事非不慘歉卽今民勢非不悶急而至於舉一邑全災不但有過分數較之他道已例雖值大無之歲另施極層之典未嘗有闔境給災之例守臣初請雖出斟酌量本司覆奏亦費消詳而又此加請必欲準前請之數者諒是不得已者而在事面終有所未必然者實無以一一許施而蓋其屢請至此民事可知以二百二十五結加劃合爲二千三百七十五結則足可以節約排俵至於還布停退之略有裁減亦有所十分稱量者今不得又爲濶狹請使之依此舉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9월 16일(계유)>

㉔ 命廣州府加劃災五百結零餉還尤甚面尤甚里三分一之次里之次面尤甚里四分一尤甚面稍實里之次面之次里五分一停退代捧等分依狀請許施

㉔ 備局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韓用鐸災實分等狀啓則以爲上道六面置之稍實中道十一面置之之次下道四面置之尤甚仍以爲代播蠲稅未付全不掛鎌流來覆沙等合災爲八百八十一結四十七負七束地部劃下三十結外不足災八百五十一結四十七負七束特許加劃本府軍餉及各衙門各穀今年當捧尤甚面尤甚里折半尤甚面之次里之次面尤甚里三分一尤甚面稍實里之次面之次里稍實面尤甚里四分一停退至於代捧本府已有從便準折之例亦依停退等分量宜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下道四面被災偏酷若不如例賑賑實無濟活之策更當料量迫于登聞計料并請令廟堂稟處矣本府穡事雖勝於水原 南陽而惟其下道四面近海沿江受災之甚殆無異於南水兩邑分等之置諸尤甚果是實際至於中上道之或山野相半或山多野少處以其田穀之稍優不可謂以全歉而若其畚農則與下道便是魯衛守臣之舉原結分數請災必有所斟量者在而但不滿三千之結今請近千結之災不但於前無例抑亦在今猶過第代播則既有蠲稅之令一從成冊所報四十九結八十負六束準數許劃此外未付及舊頃合爲五百五十九結零許劃以四百五十一結零則與代播合當爲五百結零矣以此排比庶可均俵而至於晚移則既爲移種不至全荒不可并舉於給災之總此則勿論餉還事體本府比他尤重停退一款另當致愼尤甚面尤甚里三分一尤甚面之次里之次面尤甚里四分一尤甚面稍實里之次面之次里五分一許令停退稍實面則既入稍實勿論代捧則一從停退等分依所請使之量宜準折代捧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9월 22일(기묘)>

㉔ 水原留守 金履翼從縣道陳疏請災結不足令廟堂 依所請準給紙所貢價限十年先下賜批

㉔ 疏略曰救荒之要道莫先俵災之均適故摘奸一境優劣仰請朝家之處分矣廟堂所俵下者再次劃給合爲二千三百七十五結比臣狀請之數減削爲一千結零矣蓋本府元帳付五千餘結之內除其雜頃則實結爲三千五百三十四結零今此三千餘結之請以外驟看雖謂之舉一府全災未爲過語而若與無土免稅及復戶七百四十三結統以計之則其總爲四千二百七十七結零以此推之所請之災只是四分之三矣今年災荒較諸壬寅不啻倍蓰而今所俵之災比壬寅所得之二千四百八十九結百餘結猶爲不足今乃於倍蓰壬寅之荒年反俵以不及壬寅之災結則惟欸不足之數勢將白地而徵豈忍坐視哉且念窮民接濟嗣歲種糧實無他策惟在還分本府留庫之各穀本纔萬餘來頭當捧之數必不滿萬而計其應付還戶多至萬有七千以此排巡其勢末由至若賑穀區劃恭俟朝令而惟有一條本府所在紙所貢物之逐年應下者自今限十年引下質米而發賣民間待秋而捧給紙所使之及今措備得以如前進排在本廳實爲不費之惠於民生將見拯溺之效伏乞災結之不足令廟堂依所請準給紙所貢物使該廳限十年預下俾紓民力批以賑資朝家之所區劃貢價先下豈不苟且之甚乎災結事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0월 2일(기축)>

강 許劃水原府加請災二百結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金履翼上疏批旨內災結事令廟堂稟處事命下矣取見其疏本則以爲廟堂之再次劃給合爲二千三百七十五結比臣狀請之數減削爲一千結零本府元帳付五千餘結之內除其雜頃則實結爲三千五百三十四結零今此三千餘結之請以外面驟看雖謂之全災未爲過語若與無土免稅及復戶七百四十三結統以計之則其總爲四千二百七十七結零以此推之所請之災只是四分之三其不足之數勢將白地而徵令廟堂依所請準給爲辭矣守臣之一請再請至於疏請可見切悶之勢依請準許固無不可而廟堂之一劃再劃終不得盡劃亦豈無料量而然也近年極災無過壬寅而今此所請有浮於壬寅公家區劃自有等節自初靳持誠不無所據矣所請今又至三限三百結加劃則比壬寅尙有近二百結之加矣請使之依此分俵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0월 3일(경인)>

강 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疏剔補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0월 13일(경자)>

강 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捉虎馳啓

목 狀啓以爲因禮曹關募得隣近砲手調發陵園軍丁定校行獵矣卽接健陵令 李英重 顯隆園參奉 洪善謨牒呈則今月初二日本園外白虎古西門內捉得中虎一頭而今方申飭連爲捕逐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1월 3일(기미)>

강 劃諸道賑資

목 備局啓言賑資區劃草記舉行事命下矣諸道抄飢雖未知多寡今年被災既知其淺深賑穀之先爲量宜區劃實是爲民備豫之道湖南則常賑穀中米二千石租五萬石太三千石各穀一萬五千石私備穀中太一萬石租一萬石軍作米中二千石補還米中三千石船儲置米中三萬石米各穀合十二萬五千石空名帖一千張湖西則營賑穀中租五千石各穀七千石北穀中米二千石太五千石租一萬石各穀五百石嶺南穀中米一千石租五萬石補還穀中米一千石太一千石租二千石均廳軍作米中二千石合米各穀四萬一千五百石空名帖七百張京畿則常賑穀中米一千石小米一千二百石太八百石各穀一千石營賑穀中米二百石小米二百石租三千石別會穀中租一萬石各穀一萬石壬戌穀中租一萬五千石米各穀合四萬二千四百石空名帖七百張竝許劃華城則小米二百石租一萬石空名帖二百張就 畿營所劃中移劃而今此賑資各以本道所在穀取用明春分還勢必耗縮農時種糧亦不可不念北道交濟久置穀中五萬石散在穀中二萬石劃給嶺南 嶺南穀中五萬石劃給湖南使之添還至於湖西則地無可劃之穀從當有區處之道劃賑以後元穀之見縮者或盡分或一留二分可以免還巡之乏絕可以補元穀之減縮亦以此意請措辭分付允之教以湖南尤甚焉某樣穀中限二萬石加劃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11월 21일(정축)>

강 下綸音于京畿 兩湖 華城民人仍賜內帑錢二萬兩胡椒一千斗丹木五千斤

목 敕曰嗟爾京畿 湖南 湖西暨華城民人明聽予一人誥惟予小子以否德寡昧叨承大位臨御九載無一物視澤無一事視恩而惟爾等猶免顛連之苦者此何故也實是我祖宗德澤浹洽於民生者也是故皇天眷顧我東方九年之間穡事連登予當諸道年分之狀聞也每語于中曰以予不敏德昧前王誠未能上格天心

而天之降福穰穰澤未能下感民情而民之愛戴眷眷豈非予小子所當惡惕自愧之事哉雨順風調此是難得之盛事而予心憂懼實無異於水旱爲災之時奈之何自春徂夏雨意漠然杲杲日出圭璧屢舉於郊廟雨澤雖得於晚夏惟彼京畿 湖南 湖西 **華城**靈應終慳節已過年遂判歉夫今年旱災雖有各道之不同而蔽一言曰歉荒而至於稍登之海西近因雨水之災又無異於荒歲哀彼小民何以賴生嗚呼一夫不得其所古昔明辟猶嘗恥之況此幾萬生靈不免饑饉而流離乎由予否德致天之怒無辜之民其將盡劉自是以來夙夜恐懼食而忘其味寢而不成寐明燭達夜連日靜思民者國之本也國而無民何以爲國食者民之命也民而無食何以爲命昔我先朝甲寅歲歉民困不至於今日之尤急而如傷若保之政惻怛至懇恤民大政洋溢於八域兆衆凡我海東戴天臣民孰不感激欲報有不忘之思猗歟大聖人爲民聖念至矣盡矣今年本道將甚於甲寅苟利於民予何所惜況又繼述之大者乎茲發內帑錢二萬兩胡椒一千斗丹木五千斤湖南錢一萬兩胡椒四百斗丹木二千斤湖西錢五千兩胡椒三百斗丹木一千斤京畿錢三千兩胡椒二百斗丹木一千斤**華城**錢二千兩胡椒一百斗丹木一千斤湖南進上停退價米無論三等呂除留下送湖西進上價米尤甚呂亦令除留下送爾等勿以否德爲咎勿以九重爲遠各盡其心各盡其力無輕離鄉井無胥動愁怨親戚隣里互相勉戒互相救助以安其居有苦於身者言于守宰議于道臣 道臣守宰亦當殫心拯濟必不使爾等有顛墜之患爾等其各信之以俟來歲之豐登上天至仁亦豈不貽我來牟多秬多黍乎爾等明聽我心腹之誥因此思之竊發之患多出於此時道伯知此意申飭營將及列邑俾盡討捕之責無敢懈怠其心無敢侵害平民朝家亦豈無別般廉察之道乎此亦荒年爲民之一道竝須知之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11월 26일(임오)>

강 命**華城**支放不足條以外帑庫米貯置錢劃給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則以爲本府穡事判歉計此些少當捧較彼許多應下則見縮之米洽滿三千錢條亦爲二千外帑庫米七百石貯置錢一萬五千兩依例給代特爲劃下則當以錢計米排用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支放不可不另劃給代之需而本道本府俱無區處之資帑庫米貯置錢本出於備不虞之意外帑庫米七百石依狀請特爲劃付如此則錢米不足雖以此舉大數者計之米爲二千三百石錢爲二千兩此則一依他給代例請貯置錢中一萬六百二十五兩亦爲劃下一以爲支放排用之需一以爲用舊蓄新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2월 1일(병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今年孳產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異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請竝姑置之允之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沃所管二牧場戊辰籍付馬一百九十二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二百十六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三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八十三匹內壯雌馬七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二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9년(1809) 12월 22일(정미)>

강 下勸農綸音于八道四都

목 敎曰農者天下之本也曰予聞之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敎道民國之所重於民民之所恃於農者由斯而豈不大哉四時之序春爲之首春而明農乃亦有秋朝而循鐸野而于鉅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千箱萬箱嘉穀可食之物莫不畢具使民食之而生也然後於國知親上服勞之道於家知事長忠信之義是所謂天下之爲本者農也本立然後太平可議也嗚呼予小子嗣大曆服凜凜乎兢兢乎未嘗敢弛於元元本本之方噫以九重之深察兆民之衆而雖欲盡知其疾苦其勢難矣哀哉元元其何以生非方伯守宰之字撫保恤其何以生仰候天氣以審其時明諭州縣專意農功田野荒廢思所以

修之守宰怠慢思所以黜之善於治而可用者陟之勤於公而可任者擢之一黜而人皆幽焉一陟而人皆明焉視國事爲家務者方伯之任也躬行畎畝以率其力安集流亡專意農桑糧乏者給之懶惰者警之一農不耕思民之有饑者一女不織慮民之有寒者常念百里之分憂以答國家之期望守宰之責也若反於此勸之者徒促其耕戒之者只督其穫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男耕女織手足難當於此之時服勤畎畝何足以利用懋力耕耨何足以厚生春作秋成但爲朝疲夕勞之端時和歲豐無異年凶歲荒之時雖欲仰育父母而力不足又欲育妻子而終身飽奚暇爲之哉此則大非予之所望於八道方伯 四都守臣暨三百六十餘州之守宰者恭惟我列聖相承盛德至善洋溢八域戴髻垂白之類莫不被生成之澤猗歟盛哉且年穀屢豐太史書大有於策黎民相慶於野小子叨位十焉其載星孛水火雷異之災無年不有逮至去年穡事尤爲大歉幾萬生靈如在漏船之中一則否德二則否德予每對食則思民之飢而忘其味遇夜則思民之寒而忘其寢靜言以思我心忡忡又因湖邑守宰之疏本饑莩之狀顛連之患益聞其所不聞慘矣難言方春和時草木群生皆有以自樂而惟我赤子纔經歉歲憂苦而不知方春之好愁嘆而不如草木之樂予猶以自慰者其惟在於賑賙之盡心而已未知救死不贍之民自當新春能無捐瘠之患而瓶罍之貯尚有可種之穀領顧之餘尚有昏作之力乎予之所憂於民者雖在常年猶不能弛況歉荒之纔經所望於方伯守宰者當如何哉歲首勸農便成文具亦列朝已行之事也予豈敢曰近於文而不爲行之哉今因綸音之中兼諭保恤之道能體此意而對揚使流民安于畎畝之間寡人亦無宵旰之憂即新春之所望也方伯守宰雖欲放忽其可得乎咨爾京畿 湖西 湖南 海西 關東 關西 北關 嶺南 **華城** 沁都 松都 廣州道守臣以至列邑牧府郡縣守令勉勉於勸農均賦之方益勵於奠安接濟之責而若不精白一心其罪何居竝以此知悉事政院下諭八道四都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월 1일(병진)>

召 召見備堂于誠正閣 禮曹判書 沈象奎 吏曹判書 金義淳 兵曹判書 朴宗慶

曰 敎曰本司來會備堂來待○予曰完伯疏稟處尙不爲之必是大臣有病患而然其間備堂有相議者乎象奎曰果以此事大臣使臣等會議於本司故臣等今方相議區劃而尙未歸一矣予曰何以爲之耶象奎曰既有停退而賑穀除出於新捧則留庫中分還太不足凡受還之民卽實民此民有農糧然後可無失農之慮矣宗慶曰還民與賑民則一也而賑穀則今皆區劃於新捧及留庫所餘無多且今東作不遠還民之糊口作農專靠於還穀而去年大無之餘受還之戶必多於常年又有可悶之事農家多以受還之穀播種則分還非但農糧一事而已停退之後穀簿太縮湖南事勢罔措罔措矣予曰還穀民或有不願受者耶宗慶曰分還之例諸道列邑各自不同或有戶分或付願受而今年則非特湖南凡諸道中告歉處常年不願之戶必多願受矣象奎曰湖南停退爲八十餘萬石而新捧不過三十萬石留庫亦不過五十萬石其中除出賑資則比常年應分之數猶不及其半矣宗慶曰道臣疏中所請則純米十萬石矣此亦似爲不足而實無區劃之方耳予曰今此登筵可以區劃以奏乎義淳曰俄於本司會議未及歸一而有入侍之命故入來矣筵退後出去更議以奏矣宗慶曰湖南常年分還爲一百二十餘萬石而昨冬停退爲八十餘萬石則新捧三十餘萬石并留庫見今所存合爲七八十萬石而頃日所劃賑資中折米近十萬石各穀爲八萬石并以各穀分數則殆過三十萬石此則當取用於本道穀然則餘穀似爲四五十萬石以此推之則今春分還之不足幾爲七十餘萬石雖有均廳貿穀八萬石及嶺南移粟五萬石尙不爲添還之實道臣所請之純米十萬石亦無推移區劃於他道之望湖西亦請移粟京畿又有停退北關之劃賑移粟爲十五萬餘石關東之穀本自不敷元數爲二十餘萬石只有兩西而兩西之穀亦多區劃更無着手之處今日國計可謂罔措臣雖待罪賑堂此與賑穀有異而卽移粟添還之事也非臣所可與議而大臣有分付故臣則來待矣象奎曰無論某穀先定移劃之數爰然後又從某道區劃此則出去相議爲之矣予曰今日內更爲入來稟處乎義淳曰日勢已晚當以草記爲之矣予曰明日次對當進大臣入來稟處乎雖不爲次對有司堂上或有入來稟處之事耶象奎曰然矣予曰若不次對則有司堂上明日入來稟處可也宗慶曰昨見湖西道臣往復私書則今番位太代錢事大爲實惠民莫不喜

感頌德意云矣予曰以不以太納耶以錢代之耶宗慶曰當此窮春既不出穀又以歇價代納故兩皆便之也今聞湖南之如羅州太一石價爲十二兩他邑則小不下七八兩云今納一石三兩之價豈非至歇乎象奎曰以今錢荒納此歇價故尤爲民惠太價之高踴與米價相等矣宗慶曰救荒之穀太勝於米矣予曰大同亦皆以米納之乎宗慶曰山郡則錢木沿邑則米也而皆參半磨鍊矣予曰何時上來乎宗慶曰收租頒降當在於念後而收納則裝載於三晦四初矣予曰大同亦有代錢之道乎宗慶曰位太代錢雖有已例尙云難愼況大同代錢乎予曰先朝時或有此例乎宗慶曰曾有減斗之時矣予曰若代錢浮費爲難乎象奎曰米若執錢則浮費亦當以代錢出於八結戶首浮費則不難矣予曰本廳經用果何如宗慶曰各廳今年捧上減縮合爲八十餘萬兩而其中米縮爲十三萬石雖有舊儲與新捧恐不可爲一年之需萬罔措矣予曰以代錢事筵中既發端明日次對若來會則以筵中下教問於大臣而來奏可也宗慶曰大同代錢無前例矣予曰事或有拔例爲之者雖無例何關而列聖朝若無前例則事面亦不可不觀矣象奎曰大同代錢似難行之故列聖朝凡係恤民之事靡不用極而此則未有行之矣予曰健陵幸行以京舉動例爲之則稍可省弊乎象奎曰務從省約民弊似少矣予曰既用京舉動例則盤纏當給之前則自整理所爲之乎象奎曰然矣宗慶曰今則自各其司當給之矣予曰二月初爲之則尤爲省弊之道乎承旨 鄭東榦曰似然矣予曰本府民弊果何如象奎曰雖或有民弊本府之民亦當有望幸之願矣予曰前則四日還宮矣今番三日還宮則日子無不足之慮耶宗慶曰水原今年之歉實所罕有用京舉動例則省約已不少而三日還宮則無甚爲弊之端矣予曰展拜華寧殿故三日內還宮爲難矣若於出宮日卽行展拜則三日往還猶可爲之矣宗慶曰先朝每於正月幸行其時日力猶不舒長而三日往還矣予曰陵幸以民弊不可爲則當展拜於懿昭墓因又展拜於孝昌墓當日可以往還矣又教曰陵幸則八月爲之稍勝於此時耶象奎曰秋成後則省弊似有勝矣予曰當有傳教禮判退待舉行可也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월 13일(무진)>

강 命湖西 湖南還穀不足條以兩西所在各穀區劃

목 右議政 金思穆啓言因湖西 湖南 兩道道臣上疏還穀區劃消詳稟處事草記蒙允矣歉歲民情之遑急兩道殆無異同而新糴既未準捧留庫又甚不多計除賑資於其中則還戶排巡太半不足如此事情兩道一般而湖南請折米十萬石湖西請各穀六萬石從其本道既無可濟之穀則勢當從他道計劃以副其請矣湖南就關西所在穀中別軍餉大米一萬五千石小米一萬五千石巡錢穀小米五千石太一萬石水原鄉軍接濟條小米五千石漢城府小米六千九百十二石湖西則就海西所在穀中總戎廳支放米各穀一萬六千五百六石備邊司自備米各穀二萬四千石區劃使之從便取用之意請分付兩湖 兩西道臣予詢有司堂上惠廳堂上惠廳堂上朴宗慶曰昨日會議時雖不得不如是區劃而近來穀簿名存實無當此窮春以庫儲出給斗斛想多減縮穀名必有紊亂恐無以轉輸而沿邑之虛實亦難的知誠甚可悶有司堂上金義淳曰兩湖穀簿既無着手之道故就兩西所在穀如是排比而第念兩西以既捧之穀出付於人許多爲弊可推而知開倉作錢又必爲難爲兩西誠悶然而勢不可不從兩西區劃如是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월 14일(기사)>

강 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播植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健陵參奉 金魯鍾 顯隆園參奉 洪善謨牒呈則局內樹木茂密處疏剔剪枝及稀疏處播種補植之役來月初二日爲始舉行云第伏念火巢內幅圓殆近四十里播植已過廿餘載當初植木之務從稠密者爲盡目下生遂之政以備日後移種之便而培養既久蔥鬱太盛最密處如櫛如簣人不得通枯柯朽株間雜於蔥蒨之中無益於茂盛之道而有害於長養之方就其最稠略加芟伐使疏密得宜榦柯條暢則似順生長之性克盡護養之道而事係愼重不敢擅便迨此年例疏剔之時兼舉癸亥已行之役恐未知何如令該曹稟旨分付教以依癸亥年例爲之益念護養之道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월 29일(갑신)>

㉔ 命華城台峯修築物力區劃之方令廟堂論理草記

㉕ 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臣於陵園所奉審時遍望內外山形址則蓋台峯雖是外禁之地而卽園所相望緊要之處也礙石而初未被莎經潦而漸至脫落崩土成坎崖木見汰若其十一處汰脫恰過六百把長廣目下所見極爲悚悶事役雖甚浩大修築不容遲緩而陵園如干之軍難以責效面里近千之丁庶可竣役歉歲役民縱係難便之端給價赴役亦爲救荒之道迨此耕作之未始政合擇日而始役而至於編結處舉薪及補土處抹木則以今番疏剔雜木與剪伐枝葉量入取用則似可優如而當入物力則去乙丑年陽山 露積兩峯補築時內下錢爲六千兩自貯置庫出用錢爲六千三百餘兩合爲一萬二千三百兩零今此容入之數雖莫敢預度似未必如彼之多而亦不減此數之半臣府酷歎公儲俱枵無處可辦方此罔措恭埃處分教以本府事勢今因卿之登聞已知切悶之狀而莫重陵役謂之公儲俱枵誠爲寒心然必有區劃之舉然後陵役所入當爲有裕此不可不商議令廟堂論理草記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월 29일(갑신)>

㉔ 命水原府台峯修築物力以本府貯置庫遺在錢量宜取用

㉕ 備局啓言因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本府台峯修築物力區劃之道論理草記事命下矣今見守臣所啓台峯脫落若是浩大修築不容少緩而所入財力見無從他區劃之道本府貯置庫遺在尙爲一萬五千餘兩役處容入固難預度以此量宜取用待解凍卽爲始役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2월 1일(을유)>

㉔ 判下上言九度于各該司

㉕ 吏曹啓言 (…) 又啓言華城幼學李運五上言以爲其父憲祚請復科云庚戌二月親臨本府庭試時憲祚以無籍拔去而復科已例皆出於特恩則其子之援例冒瀆殊涉猥越請置之允之 (…)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2월 8일(임진)>

㉔ 判下秋曹擊錚原情回啓

㉕ 刑曹啓言 (…) 又啓言南部幼學金華權原情以爲十餘年前自安峽地移住京中而爲老父母身後之計買得一麓於廣州守護九年矣去戊辰遭渠母喪始入葬此地而左麓二百餘步有驪興李氏久遠之先山其後孫在山下者甚多而渠先山入葬後入葬者爲數十塚且有常漢互葬者不啻纍纍無一人禁斷矣忽於渠入葬後呈官則官題內兩造圖尺以來故持官題往請圖尺則彼皆規避結縛墓直掘破母葬出棺曳置于十里地華城 松洞渠聞此凶變奔告華城官則官亦大駭李在學等刑推嚴訊終不直招故自官發捕校搜覓母棺所在處而使官校眼同還殯于見掘之山下則彼隻等以百兩錢募得其窮族一人以尋常私掘樣自見于廣州官渠權厝之葬復欲掘去誣訴官營則官與營未悉渠至冤之狀反使責其移去李是鑛等非理禁葬不法行凶之罪伏乞更定查官摘奸後依律痛繩云請上裁教以令該府明查啓處又啓言光州幼學金夢呂原情以爲渠亡父亡祖母亡叔父亡仲兄合三世四塚一夜并掘於皇甫昌之手此渠不共戴天之讎渠祖買山於文祖光時給價正租八十五石而捧傳來文記渠父祖兄叔及諸姪兒塚爲六埋而渠祖山青龍有無后古塚本無碑碣只傳兵使 皇甫謙之墓云皇甫昌卽寶城邑里任忽稱後裔改父易祖其意實由於貪奪土地欲免賤役特命該道嚴覈得情依律勘處云請上裁教以令該道查實以聞 (…)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2월 8일(임진)>

㉔ 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疏剔補植形止馳啓

【**문**】該留守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茂密處疏剔稀疏處補植之役今月初二日爲始至十四日告訖而疏剔枝葉之付諸陵園官從便區處雖是定式來頭台峯補築處舉薪抹木當以疏剔者取用而疏剔境界補植株數區別後錄○健陵 陽山峯東北麓間疏剔而補植樹木外禁川橋御路左右邊檜十九株水庫峴松一千五百十三株迫觀橋御路邊松二千三百六株大皇川邊柳一千二百十二株皇橋洞播種橡實二石顯隆園自葛峴內棧道峴外禁養間間疏剔補植樹木明堂內檜五十株花山後坪松一千三百五十二株柳一千五百四十株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2월 15일(기해)>

【**강**】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顯隆園台峯脫落處補築形止馳啓

【**문**】狀啓以爲顯隆園案右外禁養台峯脫落處補築之役以今月初六日爲始五所經始今十五日告訖而當初始役之仰請也只憑前例所計物力殆涉鋪張到今若是相左未免告不以實惶恐待罪教以勿待罪事回諭○後台峯前面補土一所四處合長九十二步廣五十三步深三尺編結六十二層二所五處合長一百七步廣五十九步深三尺五寸編結八十六層三所三處合長五十步廣二十三步深二尺編結四十九層四所三處合長七十二步廣十五步深二尺編結五十一層五所六處合長一百步廣三十五步深一尺五寸編結五十八層後面補土六所八處合長二百九十五步廣七十七步深一尺五寸編結一百八十層各處植松四萬八千四百八十九株被莎四萬三千九十二張抹木二萬一百十五箇舉薪一萬一千四百二十束空石二千七百五十四立錢五百三十兩二錢五分募軍二千一百二十一名雇價錢四百八十九兩三錢七分賃松二萬四千四百六十九株價錢一百八十二兩三錢七分賃莎一萬八千二百三十七張價錢五百十三兩六分賃土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三負價錢五十三兩二錢看役裨將以下都所員役二十二人食價錢一百十二兩二錢陵園軍僧軍等別疏剔及植木時糧米價錢一百三十二兩六錢八分各樣器械雜物措備及馱運馬貫雜費都合錢二千十三兩一錢三分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3월 16일(경오)>

【**강**】許施水原留守 金履翼還穀加分之請空名帖一百張并加劃

【**문**】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則以爲本府頻年荐歉民食極艱穀總大縮還戶日漸增加分穀今幾蕩盡當農助給限麥接濟實無排比之望不得不加分之數猶爲一萬五千八十石零留庫各穀中準數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一邑加分殆過一萬五千石者實爲過多而本府民情絕異於常年農糧口食專恃還穀守臣所請當有商量請留庫各穀一萬五千八十石零許令加分允之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翼報本司辭緣則以爲本府補賑空名帖二百張前已發賣繼巡排用而穀物外鹽藿等種勢將以錢換質而用既艱乏計無推移限三百張亟許加劃爲辭矣本府空名帖前既以二百張許施而今請又如此請一百張加數下送以爲補賑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3월 19일(계유)>

【**강**】許施水原留守 金履翼還穀加分之請

【**문**】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安山 振威 龍仁 始興 果川等邑還穀不敷排巡沒策農務方殷無以助給安山等屬五邑所在餉租留庫中七千四百五十九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秋糴多停春糴難排守臣之請必有斟酌而然請依狀請特許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4월 26일(기유)>

【**강**】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禁養諸處拾蟲畢役馳啓

【**문**】狀啓以爲卽接健陵令 李英重 顯隆園令 沈公權牒呈則以爲領率陵園軍僧軍及禿城官隸董飭拾

蟲今月初八日畢拾云立役軍數及所入糧米依成冊所報後錄登聞而糧米依例以外帑庫留在條上下後會減後錄陵軍一千五百一名園軍九百四十五名僧軍四百七十一名禿城官隸一千六名都合軍三千九百二十三名每名每日糧米各二升合米五十二石四斗六升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5월 11일(갑자)>

장 兩都留守四道道臣以畢賑馳啓

목 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本府飢民等公賑外別巡更以內下錢所貿儲留之米將於今月初九日特設而兩次別巡及十二公賑之饑口都總穀物數爰修成冊上送○元賑十二巡飢民十四萬一千一百七十五口各穀一萬五百石錢一千九百二十六兩○別巡二巡飢民二萬七百八十七口米五百九十九石五斗零錢二千七百九兩○廣州留守 韓用鐸狀啓以爲今月初七日與判官聚集上中下三道及城內飢口饋飯給米仍爲畢賑而今番賑資則以常賑春半二千五百石營賑正租五百石合三千石準折換米參半以給之意狀請家允自正月至五月十三巡分排而所入穀物折米爲一千三百九十石十四斗零較諸劃下皮穀折米一千二百石則其不足之數米爲一百九十石十四斗零此則合有區處而今春狀請加分耗爲三百五十石與元餉有異上項不足一百九十石十四斗零於此數中移報似合便宜令廟堂稟處換米取用之數以牟作租待秋充入飢口穀物數爰一一列錄登聞○下道四面歲前救急兩巡飢民三千一百七十六口各穀一百二十石六斗零錢五百二十兩本官徐畊輔自備○元賑上中道十六面十巡下道五面十三巡飢民四萬五千三百十二口各穀折米一千三百九十石十四斗零○京畿監司 金在昌狀啓以爲大抵去年被災雖有尤甚之次之名而尤甚之邑災實各異之次之邑面里不同實無彼此之殊故之次喬桐等九邑與尤甚十一邑一體設賑而第其抄飢時已有分等多寡之別各鎮之在災邑者隨其各該邑分等俵穀開賑各驛驛卒疲殘最甚居在賑邑之類竝令該邑一例付賑朝家劃下常賑穀四千石營賑穀三千四百石別會穀二萬石壬戌租一萬五千石合各穀四萬二千四百石內小米二百石租一萬石移劃水原府實賑穀三萬二千二百石內下錢三千兩胡椒 丹木代錢一千三百兩作穀一千四百七十石三斗零空名帖九百張作穀三千七百四十一石五斗賑邑守令自備穀一千一百八石二斗零分賑時鹽醬薑價及移轉邑船馬貫與簸揚斗量縮依例竝錄於賑資中合各穀爲三萬八千五百十九石十斗零而飢民口數則元賑十三巡別賑一巡合十四巡都數爲三十八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口分賑穀物爲三萬三千四百七十二石九斗零餘在各穀爲五千四十七石一斗零還爲會錄於營賑穀飢民穀物數爰開錄于左都成冊修送備邊司 賑恤廳 楊根郡良人金景運以租包出力救急於窮民其志可尙懸錄於該邑末端令該廳稟處○後錄元賑秩尤甚邑鎮驪州牧 十四巡飢民三萬九千九百四十二口各穀二千九百二十四石七斗零 利川府 十三巡飢民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七口各穀一千七百三石六斗零內府使金明鎮自備穀一百六十二石十斗零 南陽府 十四巡飢民五萬三千二百七十六口各穀三千六百四石二斗零內府使徐春輔自備穀三百七十五石七斗零 竹山府 十四巡飢民四萬七百九十五口各穀三千七百五十二石十三斗零內府使閔致愼自備穀一百石 仁川府 十四巡飢民二萬一百九十七口各穀一千九百四石一斗零 安城郡 十四巡飢民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口各穀二千六百七十二石九斗零 安山郡 十四巡飢民一萬四千七十七口各穀一千二百四十三石四斗零內郡守 韓樂裕自備穀五十石 龍仁縣 十四巡飢民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九口各穀二千三百七十三石零內縣令 徐有聲自備穀三百石 振威縣 十四巡飢民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五口各穀二千五百四十六石十斗零內縣令 權俗自備穀二十石 陽城縣 十四巡飢民三萬二千三百三十八口各穀三千二十三石四斗零 陰竹縣 十四巡飢民一萬五千九百二口各穀一千五百七十二石三斗零 德浦鎮 十四巡飢民七百五十五口各穀四十八石十斗零 花梁鎮 十四巡飢民一千五百三十三口各穀八十五石十一斗零○之次邑鎮喬桐府 十四巡飢民四千八百八十二口各穀四百二十二石七斗零內前府使 李正胄自備穀一百石 通津府 十四巡飢民四千六百八十九口各穀四百四十二石四斗零 楊根郡 十四巡飢民三千二百五十三口各穀二百五十三石五斗零救急秩良人金景運租一百六十七石 金浦郡 十四巡飢民四

千八百四十二口各穀四百五石十四斗零 陽川縣 十四巡飢民三千七百二十口各穀三百九十六石五斗零 始興縣 十四巡飢民六千四百八十八口各穀五百九十石六斗零 陽智縣 十三巡飢民一萬二千五百七十九口各穀一千一百四十六石二斗零 果川縣 十四巡飢民八千七百四十七口各穀七百六十九石一斗零內縣監 黃基翼自備穀十石 砥平縣 十四巡飢民八千五百五十六口各穀七百四十六石十二斗零 永宗鎮 十四巡飢民二千五百八十二口各穀一百七十三石八斗零 注文鎮 十四巡飢民二千五百四十一口各穀一百八十一石十三斗零 **德積鎮** 十四巡飢民四千八百九十一口各穀三百八十六石十三斗零 長峯鎮 十四巡飢民一千九百七十三口各穀一百二石七斗零○賑廳啓言觀此京畿監司金在昌畢賑狀啓則守令及邊將之承命對揚殫心賑濟係是職分內事至於元賑邑守令之自備穀多不過數百包論賞一款竝置之楊根郡良人金景運之出力救急爲百餘包此與補賑有異勸分既有朝令褒賞亦多已例令該曹考例稟處賑穀會減依狀請施行賑餘穀則該道常賑穀本自不敷而今番賑資劃下其數亦多請竝會錄於常賑穀允之 (…)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5월 27일(경진)>

㉔ 刑曹判書 趙得永疏陳情勢仍乞刊名朝籍賜批命待教 李龍秀削職拿處

㉕ 疏略曰嗚呼凡民之生孰無父母世道朝象胡至斯極只緣臣濫被拔擢之寵陰媒仇嫉之怨致有此清朝數百載所未聞所未見之一大變怪臣之慟冤崩迫非徒爲一己所遭之慘毒而已方今聖明臨御以孝爲理舉國含生莫不興感而臣以禮使舊物未免貽累於昭代敦倫之化臣之罪雖萬戮何以少贖乎又況許多罪名至過數十餘條箇箇是巨案之臚列也言言皆前席之質對也甚至以一事或差錯請被反坐之意又丁寧面陳於聖詢之下矣雖使十人百人分其罪而平其律尙難追三尺之誅況巨以眇然一身集千古至凶至慚至狂至悖至醜至鄙之目獨自當之如是而不受常刑保有頭領者亦千古有朝廷以來巨一人而已藉令臣終不得一番鳴暴只爲臣役身之枳累而止亦何足多乎而若其中數句語大係彝倫卽人獸未分之關也御史之立證言根卽所謂衣冠人而查啓一出節節虛謊容光所照昭晰備至臣欲語則胸臆先塞欲提則神魄俱喪抱此惡名生亦何爲臣與御史素有世相好之誼初無衆所知之嫌今此萬端構捏千歧誣辱必欲乘機湛滅以快其心而後已者抑何故也蓋此事端莫非臣賦性狹狹不慎樞機之罪也曩在丙寅春判府事臣徐龍輔復拜左相之命特下於**華城**臨鑾之日恩禮曠絕雖謂之載之後車非過語也時值達賊罪惡彰著聲討方張臣自語於心曰彼大臣沫飲之義豈後他人爲之加額而喜及其陪扈而上來一日二日聽聞多駭人皆曰大臣主見不以達賊爲罪衆口相傳滋惑倍深臣往見其時領相故大臣李秉模洞言慨斥伊後跨旬闕朔拖至四十日了無動靜聖上屢遣史官以入參賓對闡明義理之意辭教懇惻足感豚魚亦不知爲幾次而彼輒稱病不起雖或有實病揆以興疾討賊之義決不可若是力抗況病非難強者乎於是乎俗習窺覷歧論譁然逋逃趨附妖說間之堂堂義理將至汨董之境猗我聖上廓揮乾剛大行嚴討彼乃不得不黽勉造朝隨諸大臣後其漫漶於大義携貳於國是舉世之具耳目者孰不覷破臣心憤惋尤當如何至於書九之千罪萬惡姑勿論庚申疏彼固曰四條問答窮凶絕惡卽裕賊凶疏之前茅也隱然以邪說二字爲一篇綱領東閃西忽旨意狡秘祖述乎龜祿爛熳乎煥達一片精神專在於網打國邊莫掩臍腸頭腦已判手脚盡露大臣既居民具瞻之位宜效人得誅之義而敢以非其本心之說公肆曲爲掩謨之意無人不傳有口皆言逮夫聖上以墨勅斜封下詢於筵席也大臣以挾摘文字非聖世美事爲奏噫此何言也昔賊臣明誼以文字罪人非聖世美事營護鏡賊至有院啓之舉豈料此大臣之挺身蹈襲如印一板也哉凡此墨勅斜封之悖說在渠猶屬薄過而大臣尙且極力周遮況乎其大於此者乎臣於伊日適登筵身親聽得腔血如沸且以大臣辛酉疏言之其疏中臣父之目可瞑於地下一句節卽人倫之大變也若如其言則惟龜柱官未復之日卽厥父目不瞑之秋九原不瞑何等幽冤爲人之子明知厥父之抱冤不瞑則何不一暴於十數年之間而苦待賊焰鴟張之時附利獻媚極詡賢戚之昭雪自傷墓木之已拱以厥父之不得與覩於是日大加哀痛之言稱之以穹壤茫茫若曰狀禍畏勢不得已如是陳疏云爾則亦有所不然者諂逆保位爲計雖急證父佞賊是豈可忍三綱數

滅一世唾罵臣痛義理之壞毀憂倫常之蔑絕積憤在中信心發口公會稠坐嚴加非斥以至臣之待罪西藩也歲時例問亦不及之以示若洩之志此皆通朝之所共聞知者也夫豈臣有私惡而然歟但是明義倫嚴忠逆之一段血忠磨泐他不得那知鷹逐之誠反招賊射之怒傍伺信信視臣如讎認以眞箇殺父之怨兼之建德報仇之謀憑藉按廉專肆報復白地架鑿極意污蔑句句字字以醜辱爲事朝家之差送繡衣豈爲渠逞私洩毒要快自中酌酒賀之心而爲哉嫌憾殆甚於次骨羅織竟售於甘心謂天可欺誣人無難勢焰猖獗公議廝滅至寃莫暴控訴靡因人無有爲臣言者天非不高也地非不厚也日月非不洞照也而自分生而爲無告之窮民役而作難瞑之冤鬼俯仰呼號此何人斯至於官職去就之節有非臣夢寐之所可議到而況今新西伯教書一出臣之罪又添一案矣藩臣教書以王若曰爲頭辭則事體極爲嚴重辭意尤所敬慎而今此教書中數三句語臣未嘗奉觀於聖上絲綸之間則彼代撰者於何憑信敢稱王言若以爲急於報怨忍此矯旨云則今之人專無忌憚若是之甚耶莫非臣身受戈鎗魂遊羿誣毀之橫逼世變之層生又有此貽辱王言而乃已臣罪至斯尤合誅殛伏乞亟命選部刊臣姓名於朝籍仍勘臣未盡勘之罪使王章益信時議尤快焉批以往事卿何提乎予之倚毗何如而卿何如此乎教書一事聞卿之言始覺其駭妄也在卿不足彈然其在重事面之道不可勿論奎章閣待教 李龍秀爲先削職令該府拿問嚴處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6월 10일(계사)>

㉔ 行次對於誠正閣

㉔ 右議政 金田穆曰伏聞中宮殿胎候今至多朔云螽斯詵詵之慶實是宗祊無彊之休不任懽忭之忱而前期設廳曾有定式故敢此仰達矣予曰今番則所重異於前時不必前期設廳矣思穆曰分娩以後雖有輕重之可言而至於保護之節實無前後之異矣予曰左相之意何如左議政 金載瓚曰設廳一事誠如右相所奏矣予曰前期設廳果有已例乎行大護軍 沈象奎曰設廳之前期三朔自是應行之典而或有臨時舉行之例皆因下教設廳矣予曰待八月念間更稟爲之可也載瓚曰向來事以後竊欲仰暴微愾而未果矣今始登筵故敢此仰陳而宰臣洪奭周之疏出後臣等之罪尤無所容而實無抗顏於班行之念也夏禹大聖人也而其聖德不過曰聲爲律身爲度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命令自合於規度然後下有觀感之效焉殿下日前非常之舉實非以身爲度之道而實由臣等不能爭難之罪也殿下若以身爲度則初豈有過中之舉乎第臣等竊有所一喜而一憂者聖人之過不遠而復如日月之更是爲臣民之喜也既改之而一念之差復或有過中之失則是實臣等之憂也無論諸臣之賢不肖克恢翕受之量以開進諫之路則自底於日新之德而殿下之一言一默一動一靜罔非規度上做出來益加勉勉焉予謂吏曹判書 徐榮輔曰關西年事何如榮輔曰今年則稍登而牟麥無前大豐矣大抵西農全尙黍粟故雨水頻數則有損矣予曰關西弊瘼何如榮輔曰去年綸音頒下時本道弊瘼條舉於應旨中別無更達之事而道內穀簿全不成說十餘年前百萬石穀簿漸不如故而至戊辰爲八十萬石其後又爲減縮年年如是則不幾年而將不滿四五十萬石之數然則關西穀簿實不知何以則爲好也予曰此意言于大臣乎載瓚曰臣已聞之而實無矯救之道萬萬悶然矣禮曹判書 朴崙壽曰元陵陵上莎草蹲縮處既設油菴矣陵上有頃處自本陵間十日形止報來本曹而本曹堂上中如或因事登筵則隨時稟達曾有先朝癸卯定式矣予曰年前健陵有頃時本曹草記乎崙壽曰華城則留守直爲狀啓矣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6월 24일(정미)>

㉔ 修撰 徐能輔上疏陳辨賜批仍命能輔刊版

㉔ 疏略曰臣持斧受命之日口與心誓彈竭報效惟一直字斷斷此心天實臨之目見關西數十州之民嗷嗷於貪殘苛酷之政誠不忍緘口也夫論得永者臣也如有可鳴之冤下暴反駁可也乃橫及於退蟄之大臣遂復推上於先故以劫辱爲事噫嘻此曷故焉萬目所覩反駁無證則乃爲此千萬不當之說聊作眩亂耳目屠滅闔門之計耶構誣臣從兄者語皆無倫無足呶呶而惟其事件俱屬至重安可不有以一言卞破也臣之從

兄立朝數十年致位大僚平日行已具有本末通朝之所共識而至於癸亥之冬慘被誣辱於魯忠輩竟使之不安於鼎席之上則其聲氣之冰炭燕越於龜祿之黨亦可知矣及丙寅春達淳逆節始綻之時臣之從兄奉使而歸反面之對卽有嚴討之奏伊後又與故領相臣 李秉模同被召接於**華城行宮**前席娓娓之敷陳不越乎闡明義理懲懼亂賊之意伏想宸聰尙當記有而其時則乃臣從兄未膺重卜之前也夫以屏野之蹤猶效沫飲之誠及叨當軸之列乃爲前却之計者揆以常情寧有是理顧其自來情勢實難復叨於揆地而非時泄痢之症又復奄奄當時目見者莫不危之此其勢安得聞命卽膺而今乃以此直歸緩討之科則世豈復有完人耶至若李書九事筵席酬酢固有始末同辭仰對亦非一人記注昭載一按可知夫書九之有罪無罪何關於臣之從兄而今以挾摘云云構爲大案者誠不滿一笑昔宋吳處厚以蔡確車蓋亭詩爲誣謗 宣仁 范純仁 呂大防等皆以挾摘文字爲非聖世所宜有而朱夫子亦以口語擠人爲元祐諸公之失若如得永之言則純仁 大防之論皆與明誼一串而朱夫子亦爲營救蔡確之論耶噫辛酉一疏固臣從兄之所嘗隱痛悔恨而甘自廢於沒身者也顧其事機有至難言者泉壤之禍朝夕將迫爲人子者坐視其父之將被身後極罪而恬然不爲之動心亦非情理之所宜有則寧以其身自居於難洗之累而爲其既骨之親少緩一朝之危禍執跡而論安敢免怵畏禍福之謂而千載之後亦必有悲其遇而憐其志者矣以聖上日月之明曲賜照燭四字恩言既發於筵席之上而如李鎮嵩 李渭達乘機敲撼之徒皆正屏裔之罪臣之闔門生死肉骨隕結之忱不知所報豈料忿毒之所逞又襲殘刻之餘論而況其所謂瞑目地下云者乃因慈教昭晰之恩而爲言也所謂穹壤茫茫云者乃指忍聞不忍聞之言而爲說也疏本具在不啻明白而捏合誣辱至於此極胡叫嚷口業絕悖苟求其端實繇臣作此尤所以慟不欲生者也臣竊觀得永之疏一篇精神都在於爲建德報仇一句隱然自處以樹立主人而謂人莫敢我何不惟其氣焰所及不可嚮邇雖以公眼看觀者亦或不能無投鼠忌器之嫌此又有萬萬不然者夫元載之誅魚朝恩 史彌遠之誅韓 口 胄卽其一節而論之則雖謂之有功於社稷可也若必以忌器爲嫌則顏眞卿之忤元載 眞德秀之攻史彌遠亦可謂之爲朝恩 口 胄報仇耶雖以我朝故事言之安老伏法而沈貞之丹書自在國榮爲逆而明義之大案昭揭則縱使得永伏大憝之誅顧何傷於討達之大義理耶且以近日事言之裕賊之貪虐凶悖萬惡具萃亦一得永之類而向時濁亂之徒以其首討東浚之故終始顧惜竝與其包藏禍心畢露逆節之凶疏而猶不肯明目聲討此乃煥之輩死黨負國一大罪案又安可以得永之一番樹立而終掩其戮倫虐民之罪耶且況渠本賊吏鎮明之子也先朝處分嚴如鈇鉞不但鎮明之終身屏棄不廁朝籍而得永之名亦不敢檢擬於清顯之望者久矣及夫煥之居銓之後左右鑽刺復擬三司之職而及至秉軸之後尤極吮癰之態至擬於政府郎之清顯則惟我先朝洞燭其狀不賜天點還給其望矣逮至庚申後奸凶逞慝之日始通天曹佐貳之望而其所奴顏婢膝蠅營狗苟者尤在於行恁之門十手所指唾罵從他而庚申冬辛酉春戕毒搢紳之疏啓迭發者率多甘心於奔走使喚之役渠之本末人孰不知而今乃欲盱衡吐氣厭然自居以秉執義理之人渠雖不自媿於心獨不畏神天之照鑑耶且臣問啓中一二句語雖附扶倫之義實欠忠厚之風伊日恩勘臣實自速而民彝難滅衆口難防臣之所隱忍而未能索言者尙多有之今臣舌尙不爛臣腕尙能書握管伸紙何難畢說而體聖朝隱惡之意宣尼已甚之戒欲吐而還茹者屢矣彼若猶有未泯之天惟當縮頸俛首沒齒跼伏不敢自比於人類而已今乃偃處轂下肆然陳章氣豪意健傍若無人了無毫慚痛怨艾之意卽此一款人理滅絕渠不足言所可惜者堂堂四百年朝廷耳緣臣一着之輕發上焉而朝廷之羞恥如彼下焉而私門之遭罹如此一則臣罪二則臣罪臣雖滅死何以可贖伏乞亟降嚴誅於臣身以爲不忠不孝不悌者之戒焉批以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爾不聞之乎重臣果元載史彌遠乎爾果顏眞卿 眞德秀乎何其爲萬萬不當之喻也事端本由於爾所當嚴處特念大臣之此時心事姑從末勘爾則施以永刊仕版之典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6월 24일(정미)>

강 命**華城**祝萬堤潰圯處卽爲經築

목 該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今月二十四日雨祝萬堤水越口堤圯潰圯公私田畝略被沈墊之患問因任

事者之擅自毀割今緣守土臣之不能備豫使先朝積費之工衆民遍被之澤致此橫決惶恐待罪今方刻期董督期於不日補築教以卽爲經築仍勿待罪事政院回諭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6월 25일(무신)>

강 兵曹進軍令

목 兵曹軍令八月初五日出宮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三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初六日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 華寧殿展謁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初七日東將臺親臨瑞蔥臺初八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7월 1일(계축)>

강 命承旨 柳畊重推水原留守 金履翼推考

목 履翼狀啓中有誤書也○教曰當該捧納承旨從重推考水原留守推考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7월 1일(계축)>

강 健陵 顯隆園幸行命以來初五日爲之

목 教曰久未省謁孺慕愈切今幸賴天之靈年事幸免歉荒予小子伸情之心尤爲耿耿今番自當以八月內爲之朔月後至旬前既少齋日以初五日擇入又教曰健陵 顯隆園展謁親祭該房知悉又教曰今番幸行時凡係民事務從省約道路橋梁修治諸事分付該道以儲置米會減出還宮時植炬竝除之而船橋軍物亦以小軍物排立事分付該曹又教曰初六日當詣華寧殿展謁親行酌獻禮服色依前初七日東將臺仍行瑞蔥臺初八日還詣始興晝停當日還宮軍令以此磨鍊○兵曹以軍兵磨鍊啓稟教以訓局馬軍六哨全數步軍十哨爲先廂訓局步軍六哨禁衛營京軍御營廳京軍一哨騎士則兩營全數各三番爲之其外竝依丁卯年水原幸行時例爲之又以挾輦軍磨鍊啓稟教以依己亥年例爲之又以水原府步軍磨鍊啓稟教以竝依甲子丙寅丁卯年例爲之又以侍衛磨鍊啓稟教以依前例爲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7월 1일(계축)>

강 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及藥院諸臣于誠正閣 領府事 李時秀 左議政 金載瓚 右議政 金思穆 檢校提學 金祖淳 檢校直提學 朴宗慶 直提學 李存秀 檢校直提學 洪奭周 檢校直閣 沈象奎 李魯益 檢校待教 朴綺壽 藥院都提調 金思穆 提調 沈象奎 副提調 洪義浩

목 承候也○時秀等曰今番症候雖是表症多日彌留下情不勝焦悶矣昨伏承諸節夙勝之效臣等不勝慶幸之至夜間諸節更若何予曰一樣矣時秀等曰與靜攝之前無異乎予曰然矣仍命原任大臣先退時秀等曰臣等既登筵席謹當承聞醫官診候後所奏之言而退矣象奎曰醫官當使誰某入診乎予曰議定湯劑不過調理之劑也使一二人入診好矣醫官趙宗協診察症候奏曰左右三部俱爲調均視日前浮大之症今則已臻夙勝矣予曰今日議定之劑當爲長久服之乎宗協曰今者所進與對症之劑有異則調理與補元其路各異當此暑令膈間痰候所宜開理迨後議進長久補元之劑宜矣予曰當試幾貼乎宗協曰不過十餘貼矣予曰當於何藥方以何藥料加減乎宗協曰出去後與諸醫官當同爲議定矣時秀曰臣有區區下情今適登筵敢此仰達矣臣所帶冬至使之任係是往役豈敢辭免而第臣賤疾近益添熨無以往返乞蒙體諒之恩矣予曰事勢似然當許副矣時秀曰臣將往臣弟任所欲就好水土服藥爲計所帶宗廟景慕宮 提學之任不可一時虛糜且近有廟宮修改之役而亦不可每致陳懇亦爲體諒是臣區區之望也予曰當許副矣載瓚曰今番行幸定於八月初五日而今歲節晚其時未及生涼且與當日還宮有異而聖體平復未久四日勞動恐非大聖人節宜之方八月朔內亦必有可合之日雖以從官軍兵言之七晝夜驅馳誠甚悶然退恐好矣予曰八月之內四日分排則連值齋日故以初五爲定初非擇吉而然也載瓚等曰初五日亦是社稷大祭受香相

值矣象奎曰來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無齋日相值之事矣予曰自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則自可爲四日之分排軍令當改之矣象奎曰聞**水原**及畿營治道爲急而此時雨水可慮故亦難於預爲舉行云矣載瓚曰少愈之戒尤可審慎而**景慕宮**秋享大祭既有親行之命將事勞動尤異於他事攝儀磨鍊未知何如予曰卿等之所懇如是以攝行爲之思穆曰伏聞元子宮泄候今已向安而臣等既忝藥院之任聞亦差晚一未請診不但下情之悶苑事面所在不當若是雖難每每召接而醫官入診時一月一兩次特許臣等隨入以伸瞻望起居之忱千萬願望矣予曰當觀日氣爲之矣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7월 16일(무진)>

㉔ 王大妃殿進御加味六君子湯命五貼式日次製入行藥院入診于誠正閣 都提調 金思穆 提調 沈象奎 副提調 李海愚

㉕ 日次請診也○思穆曰醫官入來趁早診候何如予曰輪對官數多先令入侍好矣思穆曰酬應若久則脈度無以詳察先爲入診恐好矣予曰診候然後可以議藥乎思穆曰數數診候然後醫官方有所見矣象奎曰診候則頻頻爲之湯劑則爛商定之實合審慎之道矣思穆曰朝水刺已進御乎予曰姑未進御矣命醫官診候醫官趙宗協奏曰左右三部調均滑意姑未快復矣予曰無他形顯之症乎宗協曰姑無所見而未知膈間滯症與前何如予曰凡節終未快勝矣宗協曰耳部牽疼之症比前何如予曰耳部差勝而膿水亦不流出矣醫官吳千根奏曰三部調均而似有不足之氣與日前所見同矣至於上焦風熱則涼生後自可差完矣象奎曰近日夜熱未退寢睡之節何如予曰本不善寢矣思穆曰一夜之內就寢爲幾更而昏曉之間着睡在何時耶予曰初昏則全不着睡而一夜所睡纔爲二更矣醫官李漢臣奏曰三部調均而猶有滑意矣醫官鄭重周奏曰三部調均而右三部小有不足之氣矣予曰湯劑當以何方議定乎宗協曰寢睡水刺既未調和當以此專主議定矣象奎曰水刺不在多少而有口味最好矣寢睡不在久速而安穩最好矣予曰睡不能善着而着睡後則別無煩熱之氣食不能多進而多食時則每有吞酸之症矣命醫官退出思穆曰今此幸行時**華寧殿**酌獻禮以二十八日磨鍊矣當以陵園親祭後還詣**華城**三十里地又行酌獻禮則不但勞動之可悶且日力似不足臣意則二十九日早行酌獻禮仍設瑞蔥臺恐好矣予曰幸行不遠而嘉順宮宿患積氣近又欠安卽是本症故藥院啓辭雖以一樣循例批下而離違出宿將至四日之久幸行一節實爲悶迫矣象奎曰湯劑製入後未承症候之何如而輒復依前製入臣等尤不勝悶苑矣予曰酌獻禮依所奏退行可也思穆曰產室廳既承念後設置之教矣臣等私自涓吉則今月內廿九日外更無可合之日而廿九日係是幸行還宮前來月則初一日二日俱吉云何以爲之乎予曰幸行必費四日然後可以往還乎象奎曰若不行瑞蔥臺則雖三日足可往還矣予曰三日往還則軍兵俱困自上亦無暫時休憩之際軍令則依前以四日爲定而酌獻禮則依俄所奏改磨鍊可也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8월 5일(정해)>

㉔ **華寧殿**酌獻禮命更以二十九日磨鍊

㉕ 兵曹幸行時軍令八月二十七日出宮**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二十八日**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二十九日**華寧殿**展謁親行酌獻禮**東將臺**親臨瑞蔥臺三十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8월 5일(정해)>

㉔ 戶曹判書 朴宗慶疏陳病狀乞遞賜批許之

㉕ 疏略曰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之不得其職於前後官守者非直爲一端今春一疏丐免於殿下之前者豈其專出於爲臣身自便之私哉入夏以來病勢日增癰疽已成殆天所廢今當元陵修改之事**華城**整理之役以此病狀不免顛沛之患則事體至重亦無以僚堂替行先事之慮惟有一遞且漢臣汲黯善病長

得休暇如臣不肖何敢自比於古人而疾病無賢愚之殊區區祈祝者殿下之處臣如漢臣之爲幸卒調治而得以蘇完從此光陰皆聖主賜也伏乞亟將臣本兼諸任竝許遞解批以審卿之病勢難強於煩任禮使之一道不可強迫所帶戶判之任許遞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8월 11일(계사)>

㉔ 命行幸時總理營新造招搖旗依狀請遲遲峴境上待令

㉔ 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總理營招搖旗今纔措備而此旗係是軍中之指揮號令者則當於馬步軍兵聚待信地遲遲峴境上待令而大駕到肆觀坪時臣營次知教鍊官先告于招搖旗差備宣傳官該宣傳官卽爲稟達後當與訓練都監招搖旗并列豎立而行而不敢擅便令該曹更爲稟旨待令信地指一分付教以依此舉行事關諭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14일(병신)>

㉔ 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陵園所局內樹木疏剔畢役馳啓

㉔ 狀啓以爲卽接健陵令 顯隆園令牒呈則局內樹木年例疏剔及輦路鬱密處傍枝除去之役今初十日預爲舉行十二日畢役云剪枝則依例付之陵園官從便區處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14일(병신)>

㉔ 飭各道年分事目隱匿違越之弊

㉔ 戶曹啓言今年年分事目取考各道狀啓參以所聞就議大臣磨鍊以入而謹就諸道狀聞中災形論之則畿甸 驪州等邑之潮漲幸卽疏濬南陽等邑之海溢或致災損而上流農形近峽秋事幾盡善成水原府之堰垵潰決廣州府之濱海沈墊既非全坪之災補築代播尙可收穫湖西則忠州 連山等八九邑雹災稍甚之處旋即翻耕天安 稷山等十六邑賊氣退去之後可能成樣湖南則羅州等七邑之蝥蟲因甘澍而寢息龍安等八邑之水雹趁初庚而改播靈巖 興陽等邑曠乾臨陂 扶安等邑泛溢間或爲害而趁卽反耕旋即修築可期食實嶺南則善山等四邑之水漲未久就平 開寧等兩邑之雹打震時乃去昌原等邑田有萎枯之歎而終亦得雨居昌等邑地被坐損之患而或仍代播慶州 慈仁兩邑之入秋祈雨誠甚可悶而晚來之雨幸得蘇潤關東則原春數坪非時之雹乍下卽止江杆等邑未移之秧仍又翻耕海西則安岳等邑之被雹載寧等邑之值水非不關慮而趁時修築改播關北則甲山府之沙覆茂山府之峽漲亦不大段吉州等五六邑之雹損抑亦地動之使然而再播之穀優期西成關西則順川等邑害穀之虫經雨得息定州等邑當暑之雹數里乃止至於邊峽中山沿江諸邑雨水偏多風災間作義州等若而邑殆有甚焉而不至失稔各道優劣若定其次第則畿甸 關東爲最海西 三南次之關北 關西又爲之次而關西遜於關北今年穡事八路三農幾皆均熟則如干災損固不過尺朽之棄不足爲全體之疵年分一事專委道臣勿送敬差官事才已草記行會各道都事覆審及抽牲一款依例權停謹遵比年給災之規較量諸道災形之淺深十分商度分排磨鍊京畿己巳元總四萬二百四十三結內給災四百結實結三萬九千八百四十三結水原府己巳元總五千八百三十三結內給災五十結實結五千七百五十三結廣州府己巳元總二千八百四十三結內給災三十結實結二千八百十三結公忠道己巳元總十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結內給災一千五百結實結十二萬四千七百八十六結全羅道己巳元總二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結內給災三千結實結二十一萬三千七百三十結慶尙道己巳元總二十萬五千八百八十三結內給災二千五百結實結二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結黃海道己巳元總七萬三千六百三十結內給災五百結實結七萬三千一百三十結江原道己巳元總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三結內給災一百結實結一萬一千六百三十結兩界曾無比年給災之規依例比總而咸鏡道比戊午平安道比壬戌今此給災之從厚磨鍊者仰體恤民之至意而擅分直減明有法禁災結還實道臣拿處斷不饒貸各邑大概狀趁早收捧就其災頗成冊中拈出其可疑處道臣行部時親自覈審至於深迂僻遠處則分遣徧裨另加查實明知

其被災然後始爲許施則虛實必無相蒙之理分俵豈有不均之歎若或視以例飭只憑邑報徒事加請則非但一切勿施亦有自朝家廉探勘處之道旱田則以一年再耕之故元無劃結給災之式諸道各邑間多冒犯今年磨勘或有襲謬混入之弊則守令一依擅分例施行事各別嚴飭川浦沙則浦落泥生覆沙還起事日申飭不啻截嚴而一錄永災視若閑土永災則逐歲增加還起則終不歸實今年則就各年川浦沙數多處道臣必也別歧審覈入錄實總各道量後陳之降等降續非但使民無冤三年減稅亦出於薄賦勸耕之政已未飭教尤爲諄切諸道舉行慢不致意纔報還起旋稱還陳其他火粟加耕不爲不多只以若干把束塞責報來今年則詳細覈查着意摘發大概狀一時從實修成冊上送而如有隱匿不報違越事日之弊當該守令從重論勘應行等節一依年前事日磨勘後枚舉狀聞之意請八道及四都嚴飭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17일(기해)>

강 命華城府 火藥偷竊之監直輩竝勘律

목 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臣營軍物莫非先朝制置而反閱已久虧欠可慮故一一點視則其中火藥時在五十八百六斤零內不足爲二百二十四斤此緣監直之不善典守以致偷竊之狼藉而今幸賊漢斯得刻期收捧監直照法勘處而未盡捉飭有此闕失惶懍待罪教以軍物則重而賊漢則愚漢也不足深誅而卿之隨處對揚亦可謂嘉尚監直輩照法勘斷因此思之軍物之精固專在於守牧之臣知其七事之中而致念者卿亦以此知悉勿待罪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19일(신축)>

강 命華城城操以西將臺爲之仍行瑞蔥臺

목 敎曰今番東將臺 瑞蔥臺 水原校卒一體應試城操用本府軍兵添付京軍依面操例待令設操後仍行瑞蔥臺○敎曰東將臺狹隘勢難容率以西將臺磨鍊○敎曰西將臺更定城操迎接節次自可停止自上着甲節次依例爲之侍衛諸臣着甲依乙卯年例爲之操畢後還宮瑞蔥臺則原試者外本府參陣將官將校標下軍兵及馬步軍柳三以上片二以上砲貫一中邊二以上技上上以上別單書入而水原御前前排則技依京前排例爲之後以待處分其外勿論而元應試者則依瑞蔥臺例自柳片砲一中及技上下以上者書入監試放京則兩營大將操畢往東將臺試取水原府以總理使待還宮後應試別單以入此是慰悅之舉此後若有本府校卒試取之命只比於原試入參者及本府前排應於技試者外勿參有特教則自有臨時加某名色而本府前排今番則付之於訓局卽日設行此後還宮後訓將往京營試取竝取入格人別單書入賞格則依京前排已例爲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19일(신축)>

강 召見元陵改修都監都提調 金載瓚等于誠正閣 戶曹判書 沈象奎 禮曹判書 朴崙壽 戶曹正郎 李周憲 監役 金萬鍾

목 予曰莎草修改無事克完乎載瓚曰昨日辰時始役今日午時竣事而有頗處幾至四周爲役稍廣且新舊土難於交合故使之爛泥堅築矣予曰今則庶無後日之慮耶崙壽曰今番則便是一新修築可無他日之慮矣予曰東路農形何如載瓚曰所過處多是負郭良田楊州則近邑中稍勝者故所見不甚悶然矣予曰咸鏡道五邑被災果爲悶惻而恤典已下足可以奠接乎載瓚曰五邑被災各有淺深之別似勝於義州而伏見絲綸之下者則雖愚夫愚婦足以知德意按察守土之臣亦必精白對揚矣予曰新除永興者誰也載瓚曰李晦植矣予曰李晦植則無故遞職乎載瓚曰李晦植非不若李東善而李東善頗了了素有治績且當災年百姓之心終不如舊倅之善後故耳載瓚曰臣年病俱深鞍馬之勞最所難支今番陪從時與右相或先或後從便隨駕則庶可往來而致煩仰達誠甚惶悚矣予曰從便則非鞍馬隨駕乎象奎曰非不跨馬而軍行則遲速有時自多難便故耳予曰依此爲之象奎曰今番幸行時初以瑞蔥臺施賞於行在所事命下矣在前則華城將

士施賞自外帑庫舉行都監武藝廳則自臣曹舉行兩營 則各該營舉行矣近來外帑庫布木朽然無儲華城施賞布木勢將自臣曹輸往矣更伏見傳教下者有華城將士還宮後施賞之命然則武藝廳都監將士施賞亦於還宮後頒給則在臣曹無輸載之勞在將士亦無還運之弊御前前排亦於還宮後頒施則軍器寺青布亦不載運似爲兩便之道故敢此仰達矣予曰試規稍峻入格亦必不多而還宮後施賞則不必輸去依此爲之崙壽曰今番幸行時健陵則太廟守僕下去顯隆園則景慕宮守僕下去而兵曹曾爲給馬而今番則 華寧殿酌獻禮時永禧殿守僕法當下去而兵曹給馬亦爲貽弊且廟宮守僕既已下去則華寧殿舉行似不相礙永禧殿守僕置之恐好矣予可之承旨 李好敏曰敦化門外御營廳留陣弘化門外則總戎廳留陣矣今則御營大將隨駕留都舉行專在於敦化門外且中軍異於大將舉行多有難便之端故敢此仰達矣予曰總使領御營廳餘軍留陣於敦化門外御營中軍領訓局餘軍留陣於弘化門外則事甚便好以此分付原節目改付標以入可也予曰華寧殿酌獻禮時梨園鼓吹自今爲始待令而前後部則必多爲弊之端只以前部鼓吹下去戶禮堂兼樂院提舉儀仗一體磨鍊其糧資亦爲題給之意分付可也好敏曰香室忠義中能書者每於幸行時隨駕路次或有致祭之命故不敢落後於衛外而忠義中最多貧窮一匹馬亦不能辦至有負持其冠服及書寫諸具蒼黃跋涉者非但在渠之可矜事面亦爲未安在昔先朝特軫此狀或有給貫之恩令兵曹割給一馬似好故敢此仰達矣予曰此則非濫騎依此爲之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8월 21일(계묘)>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戎服乘輜出協陽門 敦化門由崇禮門至蔓草川降輜乘馬渡舟橋詣龍驤鳳翥亭少住承旨 徐有聞以侍衛徑發無一人待令啓請不飭之兵曹判書推考從之改具軍服乘馬至始興縣行宮晝停乘輜出行宮至肆觀坪降輜乘馬入長安門詣行宮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8월 27일(기유)>

강 召見水原留守 金履翼于壯南軒

목 予曰今番幸行能無民邑爲弊之事乎履翼曰既有定例別無貽弊之端矣行戶曹判書 沈象奎曰俄伏承還宮日子退定於初一日之教而大雨連窪舟橋事誠萬萬悶然矣水上之雨若又如是則京江漲溢必在數日之後舟橋本非暫時造成之事而若有意外浮決之患則法駕回鑾何等慎重而其爲臨時窘速之慮將如何哉玆不得不仰達矣予曰雨勢如此城操一款初非可論今日行華寧殿酌獻禮明日行陵園展拜禮依前以晦日還宮磨鍊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28일(경술)>

강 御新豐樓賜米本府飢民

목 敎曰今日新豐樓當親臨本府飢民賜米訓將 禁將各率步軍二哨新豐樓東西南大路環衛作門而水原留守率標下軍詣作門外單身率民入帳殿賜米處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28일(경술)>

강 詣健陵 顯隆園展謁親祭歷臨明倫堂試取本府儒生

목 具戎服乘馬由中陽門 左翊門出八達門詣健陵齋室門外降馬乘輿入齋室改具翼善冠 黻袍 烏犀帶乘輿至紅箭門外降輿就版位展謁仍詣陵上奉審詣碑閣奉審入小次少頃出小次詣版位行祭如儀 亞獻官 左議政 金載瓚 終獻官 右議政 金思穆 大祝 副司果 洪義俊 訖行辭陵禮詣顯隆園至紅箭門外降輿就版位展謁仍詣園上奉審詣碑閣奉審入小次少頃出小次就版位行祭如儀 亞獻官 左議政 金載瓚 終獻官 右議政 金思穆 大祝 副司果 李勉昇 行辭園禮出紅箭門外乘輿命自陵洞口至崇禮門

捧上言至健陵齋室門外降輿入齋室以上言人攔入衛內命挾輦哨官右列統長記過改具戎服出齋室門外乘馬至大皇橋路上教曰明倫堂歷臨本府儒生當試取該房知悉又教曰三營隨駕軍兵各其將臣還宮後城內公廨試射別隊馬兵訓將往城外公廨試射又教曰讀券官 左議政 金載瓚 行戶曹判書 沈象奎 禮曹判書 朴崙壽 對讀官 同副承旨 申在明 行副護軍 吳淵常 修撰 徐長輔 副修撰 曹鳳振試所承旨 左副承旨 徐有聞差下又教曰明倫堂 試官及儒生行禮時以內吹細樂代行鼓吹以宣傳官代行協律郎又教曰聖廟使禮房承旨奉審至校宮紅箭門外降馬入明倫堂命讀券官 行戶曹判書 沈象奎代兵曹判書 金履度差下又命試官儒生斯速行禮行禮訖以明倫堂爲銘題懸題後出紅箭門外乘馬入八達門由左翊門 中陽門詣行宮教曰儒生之未及行禮而來會門外者亦爲追後許入事分付試所試所承旨以讀券官金 載瓚意微稟既收券一二軸之後有難許入云更以天下太平春爲賦題命未及入場儒生使之追試又命御前前排武藝廳當於今日試技又命水原馬步軍校試取時中軍以下竝一體應試又命還宮以丑初初刻爲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29일(신해)>

강 陵園官及華寧殿 健陵 顯隆園享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教曰久闕展省之餘來謁陵園孺慕之痛去益深切豈無示意之舉陵園官依丁卯年例爲之守僕帖加及賞典亦依甲子丁卯年例爲之又教曰華寧殿酌獻禮贊禮 禮曹判書 朴崙壽 大鹿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兵曹正郎 申光軾加資殿司令 吳慶元陞敍執禮 副司果 李永錫 大祝 副校理 趙鐘永竝加資執尊 司鍊 鄭魯榮 盥洗位 兵曹正郎 吳洪錫 佐郎 鄭載慶 爵洗位 禮曹佐郎申 慶會 典籍 鄭利海 贊者 引儀 成海默 安聖謨 謁者 兼引儀 玄雲瑞 假引儀 柳煥民 贊引 假引儀 申口 張東厚 祭監 監察 安尙默 朴齊顏竝上弦弓一張賜給行首守僕前已木布賞格爲之而行首守僕還收賞格以帖加成給○史曹以鐘永雖已資窮未經準職啓稟教以勿拘○教曰健陵親祭亞獻官 左議政 金載瓚 終獻官 右議政 金思穆各熟馬一匹賜給贊禮 禮曹判書 朴崙壽 大鹿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奉常寺正 閔致載 加資陵司令 李憲祖已陞敍執禮 副司果 徐鼎輔 大祝 副司果洪 義俊竝加資執尊 司諫 鄭魯榮 祝史 副校理 趙鐘永 齋郎 修撰 鄭元容 贊者 引儀 成海默 安聖謨 謁者 兼引儀 玄雲瑞 假引儀 柳煥民 贊引 假引儀 申口 張東厚 祭監 監察 安尙默 朴齊顏竝上弦弓一張賜給又教曰顯隆園親祭亞獻官 左議政 金載瓚 終獻官 右議政 金思穆各熟馬一匹賜給贊禮 禮曹判書 朴崙壽 大鹿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奉常判官 趙璜鎮陞敍園司令 沈公權已陞敍執禮 副司果 李錫夏 大祝 副司果 李勉昇竝加資執尊 司諫 鄭魯榮 祝史 副校理 趙鐘永 齋郎 修撰 鄭元容 贊者 引儀 成海默 安聖謨 謁者 兼引儀 玄雲瑞 假引儀 柳煥民 贊引 假引儀 申口 張東厚 祭監 監察 安尙默 朴齊顏竝上弦弓一張賜給又教曰水原留守 金履翼 大鹿皮一令賜給判官 吳慶元陞敍又教曰今番賞典一人雖兼數事無得疊受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8월 29일(신해)>

강 召見承旨 李勉昇于誠正閣

목 予曰俄者政院之稟甚模糊承旨知之乎勉昇曰臣非該房而蓋以今番瑞蔥臺中軍以下應射一節有所稟定云矣予曰稟甚未瑩承旨出去詳知入稟勉昇曰今番試射有三營將士城內外公廳試取之命矣總戎廳亦有吹鼓手等五十餘名而不入於三營之中必有向隅之歎故敢此仰達矣予曰其時下教偶然以三營爲教而一依瑞蔥臺例隨駕中應射者竝爲許試可也大抵其時城操停行故只以前排武藝廳 水原前排亦以特例親臨試技而各營將士還宮後公廨試射亦是瑞蔥臺一體故有中軍以下應射之教矣勉昇曰賞格定式有還宮後翌日傳教書出直爲舉行之教矣傳教之重大賞格之重典不爲稟旨終欠愼重一邊入稟一邊舉行似好矣予曰依賑恤廳恤典傳教例直爲書頒可也勉昇曰原賞格及對舉賞格自戶曹一體舉行有

命矣該曹以對舉賞格之無例難以舉行云該曹之持難固無怪而水原軍兵之多日留滯亦爲可悶矣予曰今番則特例竝爲舉行之意分付承旨出去詳問於宣傳官如有內吹招搖旗大旗手等各名色中或有前未隨駕今則隨駕者今雖有之後或有除之時每當有加之時則賞格稟旨舉行有減之時則不稟而直爲舉行以此爲定式而如有未審處更爲稟定可也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9월 2일(갑인)>

㉔ 命華城試射放技藝別試者依原應試人別單例登聞

㉔ 水原留守 金履翼以參陣將官將校標下軍兵及馬步軍原應試者入格別單上送馳啓教以別單已爲判下而原應試者此後亦爲應試而別試者復若有應試則具此別單前例以上事知悉事回諭○參陣將校以下試射放技藝別單柳葉箭右列別驍士禹弘成 邊四中邊將除授旗牌官 李泰臣等二人貫一中邊二中 別軍官 李德義 邊三中各木布各一匹右列別驍士林一成 邊三中木一匹片箭 林一成 貫一中邊一中木一匹布二匹別軍官 李鍾榦等二人邊二中各木布各一匹砲放右司前哨軍沈永之 貫三中直赴殿試吹鼓手姜成根等二名貫二中邊一中右司中哨軍金洛哲 貫一中邊二中竝直赴會試技藝巡令手全完起等四名 提督劍上上吹鼓手金德中 月刀上上竝木布各一匹衛內待令原應試校卒試射放別單柳葉箭 教鍊官 李憲永 貫一中邊二中當邊將除授而元應試故加資砲放御軍幕手朴得伊等二名貫二中以上各木二匹柳奉大 貫一中木一匹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9월 2일(갑인)>

㉔ 判下秋曹擊錚回啓

㉔ 又啓言猥濫擊錚人等取考各其原情則水原金召史爲其夫崔齊完殺獄稱冤事也其子宗祿昨秋以此事鳴金至有令該府查實之判下而姑未查啓則呼籲猥越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遂安吳召史爲其夫金振五殺獄稱冤事也此獄之屢經查究少無疑晦而再次呼籲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遂安童蒙 黃義守爲其父河淡殺獄稱冤事也河淡以倡優之賤劫逼班家之女子以至胎傷致死實因昭著而屢度鳴冤原情勿施考律重勘信川張召史爲其夫林明金殺獄稱冤事也明金因奸威逼戕害隣女情犯凶頑而變幻事實屢度呼籲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郭山幼學金弘礪爲其父指輒殺獄稱冤事也渠父所犯已成斷案連行同推原情勿施考律重勘東部童蒙 朴初順爲其父繼弘僞造御寶稱冤事也渠父僞造紅牌之跡狼藉難掩則乃敢推諉於已死之朴泰根欲爲掉脫之計原情勿施嚴飭放送楊根幼學崔善魯爲其祖益男仲冤事也益男之負犯何等重大而又此煩瀆原情勿施考律勘處東部幼學李民容其父東馨多年海島奄奄垂死故昨秋鳴冤伏蒙量移之判下而金吾覆難尚未舉行乞蒙恩典事也金吾覆難既因臺啓之方張則屢瀆猥越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利川幼學鄭冕東其父涉初無囚供之援引而橫被憲府之風聞逮捕邪獄冤被定配之曲乞蒙有釋事也風聞雖異於賊招若無干犯則豈至發配之境乎原情勿施申飭放送豐川幼學李珪其父金芑爲罪人坦之再從孫而乙亥追律時以年幼混入於連坐中橫被島配乞令放釋事也渠父以劇逆緣坐被配年久而不思縮伏原情勿施嚴飭放送楊根幼學尹喆規其父學謙爲趙尙兼之構誣竟至流配乞令放釋事也學謙若無護邪之跡則尙兼豈有援引之理乎原情勿施嚴飭放送果川幼學盧光顯爲其父稭定配請放事也其父以殺獄罪人昨夏審理時特蒙酌配之恩典而又此煩籲原情勿施嚴飭放送西部幼學李甲達其父致薰辛酉邪獄三次被逮而島配於濟州牧乞蒙恩典事也事關鞠獄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南部幼學李堂九其父寬基雖是箕延之從孫既已出系本無眞贓始既白放旋入風聞混同發配乞令放釋事也雖是四件既關邪獄發配亦自鞠廳原情勿施楊根幼學權石若辛酉邪獄元無士夫女子發捕之法且無緣坐之律而其母吳召史以士族婦女法外逮捕竟至流配乞令放釋事也既自外邑發配雖未知所犯之如何而罪關邪獄原情勿施西部金召史其夫高景寬死後其媳四寸叔景大貪於財產其子罷養之後抑勒冒稱每每作挈毆打其媳母乞令刑配事也景大之冒稱養子毆打叔母自臣曹各別嚴查照法重繩長淵幼學李達永稱以璿派後裔見

侵軍役乞令頒下事也事非四件而若是呼籲自臣曹勘治而令本道詳查頒給公州幼學安相培渠以文成公安裕之後見侵軍役乞令頒給事也自臣曹考律勘處而令本道詳查頒給遂安良人姜喆奉以位羅鎮民與邑民等分自別婚嫁不通視若異類鎮民以此羞恥乞令革罷位羅鎮付于本官事也革鎮付邑渠何敢容議原情勿施考律重勘醴泉壽山驛卒權儀雲本驛所屬每年以邑還事徵族徵隣將至絕站之境乞依他驛例除減邑還事也以此徵事不呈營邑而乃敢煩籲原情勿施考律重勘南原洪召史其夫張處好以罪人夢瑞之堂姪被囚邑獄乞令放釋事也其夫以劇逆緣坐未及發配尙在嚴囚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古阜私奴日孫爲其上典李基德被囚請放事也基德以金學成獄事干連自捕廳移送臣曹獄情尙未究竟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順興席匠沈天淵等以爲安東 榮川 豐基 順興 龍宮 永川 醴泉 義城八邑席民應納進獻席子及別卜定呈納之際營邑官屬輩情債之費加定之數每年恰爲萬餘金乞令依前復貢事也席民之弊前後道臣往復廟堂作貢旋罷渠輩之屢度呼籲可見弊源之依舊事係民隱作貢便否令廟堂稟處而狀頭請自臣曹考律勘處允之教以順興席匠沈天淵考律則依施作貢一節則令廟堂稟啓又啓言廣州幼學丁厚祥原情以爲渠父若鏞編配南荒于今十年于茲矣辛酉邪獄顛末瞭如當初獄官之論啓無非昭晰之公議伊時判下之恩教每多極拔之至意入獄數日已除枷杻保放一句俾聞機密及其出獄之時又論以德音曰遣汝湖南蓋有深意汝到南方俾無餘憂渠父心事先朝既已洞燭昭脫罪名又如此而終被竄配沈淪瘴鄉乞蒙生還故土云請上裁教以令該府獻議大臣後以聞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9월 3일(을묘)>

28 命楊州牧井間軍釐弊事自廟堂論理稟處

4 華城幸行時命各務差使員書進所懷至是楊州牧使 徐有望書進所懷以爲本牧井間軍名色實爲殘民難支之弊目下井間應役之民僅爲五百七十五戶而班戶獨戶無依殘戶各陵園守護軍保外他各衙門所屬及本府校院生校吏等名色皆在應頒之科以些少之民責應於各陵寢役事時赴役軍各道邑鎮在任身死喪行擔持軍及禮葬軍及曾經道邑都事中軍新舊葬造墓軍而外此應行之役殆無虛日通一年赴役之數小不下十餘次多或至十五六次每當一次之役則自備裹糧疲於道路動費三四日故一夫一番之費將至十餘兩之多廢農失業在在皆然而況其所兼身役較諸守總兩營 巡營牙兵等名色尤爲偏重故稍實之民各自投屬於輕歇之役貧殘之戶輒皆不免於偏重之役所謂井間軍盡是至貧至殘之類本役既如彼偏重戶役又如此頻數而至若守禦廳標下軍戶保左部牙兵總戎廳 黔巖 甲士兩屯牙兵巡營牙兵等合二千一百七十名則既非上番元軍身役反輕於井間隨行之軍納米不過三斗納錢不過一兩零而一邑大同之役舉皆頗免均是編戶而苦歇迥異故前牧使 閔命憐謹遵再去壬申事目以通同錄案一例應役之意具意見論列而以三營門各有節目事勢拘礙竟未蒙處分矣今此詢瘼之聖教又出尋常萬萬而三營門軍兵之通同錄案一例應役事勢既如此雖不得遽議而抑有從便區處之一端各陵園墓有頗處修改時役軍從今以往各其守護軍保軍一齊調發全當舉行而如或役處浩大以一陵園軍保有難及期訖役則本州井間軍量宜調發使之赴役外他應行禮葬軍葬行擔持軍則以井間軍專力舉行則陵軍雖有暫時之役既是本陵之赴役本陵事體自別宜無他辭而又況間廢而今行不是創開之事乎夫如是則各陵寢守護之節必當倍加惕念而井間軍輪回應役之數庶幾稍減實爲殘民一半分支保之道矣教以今此所懷井間軍事依此爲之則可爲有飭於守護之節除弊於殘民之力而前後守令陳痼之時每舉此狀而終無別樣好策若有助於此則必害於彼今番所說弊者必宜有商量而言亦是各赴當行之役而兩無所妨者自廟堂論理稟處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9월 4일(병진)>

28 行次對於誠正閣

4 教曰今日次對食後來會○予曰嶺伯之以假都事替行果因何事耶左議政 金載瓚曰藩臣之除非身

故則雖有重病無敢以都事替行自是不易之公格則今番嶺伯替行之舉雖未知緣何委折而誠萬萬驚駭故廟堂之先削後拿之請出於重體例杜後弊之意也第待其就理後捧供然後可知其裏面矣又奏曰臣因今番行幸時諸承旨罷職事竊有區區所懷而進對無路尚未仰奏而若以事屬過境一味泯默則恐非有懷必陳之義故敢此冒犯仰達矣承旨罷職之命蓋緣不善舉行之致而伊時傳教中有雖有植炬置之之命自下道理當為等待大抵植炬一事以大關民弊自英廟朝曾有勿待令之下教聖祖為民之盛德蓋欲實惠之下究而逮夫今日允為率由之德矣今若以不待令為罪則安在其為民除弊之本意哉蠲惠之下教依舊而自下之待令自如則誠恐教令不一從違兩難此後雖有飭教惟彼愚民懲於此事將至於不信之境豈不大可懼哉予曰承旨不為先事仰奏以致命令之顛倒而植炬事雖有勿待之教每每待令故因有此教矣載瓚曰自下舉行之道固當如此而自上至以不待令為罪則誠甚過當矣且伏況殿下何以於當日深夜之中必欲還宮乎曾伏見先朝之展謁園寢也未嘗以情禮之已伸少弛無窮之孝思每當迴鑾之際不勝孺慕之情至以遲遲二字名為臺號從又發諸宸什曰遲遲臺上又遲遲卽此一句先大王孝思之無窮可以仰認而伏想殿下之聖慕聖懷尤當如何雖在玉瓚既灌之後惟是珠邱密邇之地則一夜經宿五更猶短何必於深夜昏黑之中有此汲汲還宮之事乎設令明燭照炬駕輕就熟而奈此上沾下濕人疲馬倦何哉瞻聆所及豈不萬萬訝惑乎何幸日月之更旋即反汗天晴日晏按轡徐行威儀整暇士民欣瞻正所謂不遠而復大聖人轉圜之量臣固欽仰之不暇矣予曰當日還宮之令只出於少除民弊之意而以予愴慕之情雖留十日豈可以謂遲乎載瓚曰科舉何等重大而今番試士賜第多至二人然而以不先知委士子多不能趁期來會聖意如欲試士則何不預為命下使濟濟青衿咸聚禮闈乎試士之法嚴如軍令後時來到者則切勿許入卽重科試嚴隄防之意故其時許入之教臣果防稟矣至有更揭他題追後試取之舉我聖上追昔年慰多士之盛意臣固仰認而夫一場兩題殆同戲弄豈意科次之後賜第二人之多乎雖節日應製元無賜第之例故往在英廟朝徐浩修以七夕製之次賜第而其時玉堂 李明煥亦嘗上疏請拔此固出於重事面慎科第之意則今番試士雖以紙筆墨施賞猶足為慰悅之舉則二人之賜第誠過矣且況當日大駕既已歷臨則無論國學州序其為所重宜無異同而漢帝之太牢祀孔子亦此義也如欲歷臨聖廟則尤當先期下令使學宮多士踴躍有駿奔之容禮曹 儀註秩秩有節文之禮而不此之為猝然歷入亦是當日之欠典也且夫賞典至重而且大人君之所當難慎者也古之人君至以一弊袴藏之以待今番賜第之外雖以加資事言之一日之內至於八人之多此實出於聖上示意之舉而臣則亦以為太過也予曰試士事雖不直以試士命下而承宣處前已下詢前例且先朝曾有遣承宣試取之例而今番則差出試官稍存事體而至於歷臨在昔先朝亦嘗行之且當日服色既是軍裝故不能舉祀典矣加資事前年永陵親祭後亦有示意之舉故今番諸處施賞之際自然至於八人之多矣載瓚曰賞典易至如此此所以尤不可不重且慎也戶曹判書 沈象奎曰臣適到政院伏見有口傳下教之揭壁者卽此後陵行時隨駕軍兵賞格直自院中書出傳教考例施賞之意也大抵刑賞至重且慎故雖以推考之薄勘必有傳教之後書入傳旨傳旨啓下而後始乃舉行而至於賞典則雖如兒馬帖一張之微亦有傳教與傳旨無得以前例之有無循例方便而益不可輕舉也審矣今若依此下教軍兵賞典仍成例給則不但自上施恩之意有欠難慎雖以受之者言之固當認以有隕自天感激恩數而今乃視以例下便成謄錄不以為榮則曷可曰賞格哉夫恩賞者特典也豈是按例應行之規乎從今以往雖軍校輩木布賞典自本院依前以成冊入啓每下傳教以示特出之恩然後始乃舉行恐合事宜矣予曰承旨知委舉行可也象奎曰今番賞典中元賞格外對舉賞臣曹元無舉行之例故賞格別單元賞木一疋對舉賞木三疋合四疋不為區別名色以四疋上下渾同書入而蓋對舉者自上若有施賞則在下者亦不可無示意之舉故有所賞格而卽該營之特例也元非朝家處分之事矣且華城幸行後隨駕軍兵施賞木布每自外帑頒給而今因特教已為舉行然而此是定例以外事故不可以口傳下教奉承為例予曰向者承宣入侍時果已詳細下教而他處幸行則軍兵施賞自各該營上下而至於華城則每自外帑出給矣今則外帑無儲故特以一依訓局軍武藝廳施賞之例自戶曹竝為舉行之意下教矣至於對舉賞則此亦出於一時旁照從優施賞之意也雖是口傳下教自政院知委頒布則自可為本曹謄錄矣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9월 5일(정사)>

㉔ 命今式年武科合設於慕華館

㉕ 左議政 金載瓚啓言聞兵判言式年武科初試定在十月初四日當此內外試射停廢之日城內有難設場砲放尤爲未安事當移設於城外而既無試官住接之所亦多射基不便之處曾於乙卯閏二月式年武科會試時華城動駕相值武科會試因下教合設於慕華館 應辦則令戶曹量宜均排貫革防牌亦勿稟旨從便多設矣既有已例今番亦依此舉行之意請分付各該司從之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9월 25일(정축)>

㉔ 命湖西 關東 華城 廣州災實分等依備局覆啓施行 湖西 訓局砲保純錢代捧身米布仍停

㉕ 左議政 金載瓚啓言卽見公忠監司 金蒼根災實分等狀啓則平澤等二十二邑鎮置之尤甚忠州等二十三邑置之次清風等十邑置之稍實仍以爲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昨年停退還餉及身米布錢尤甚戶全數之次戶折半稍實戶三分一仍停事也其一年海溢邑天安等十邑當納新還餉布尤甚戶全數之次戶折半稍實戶三分一停退事也其一舊還無論尤甚之次稍實邑竝許勿捧事也其一雙樹軍餉溫陽 等十九邑鎮所依穀三分一還納本倉三分二捧留本邑倉事也其一安興軍餉洪州等五邑各令折半還納餘數待明秋準納事也其一上黨軍餉姑許捧留各其邑倉待明秋輸納該城事也其一安興餉穀姑許捧留邑倉待明秋還納該鎮事也其一極劣米太牙山所在丙辰辛酉丙寅三年條分徵穀與沿邑所在流來極米太及瑞山等今年致敗極米太竝限明秋停退事也其一清風等五邑外各邑自今年十月至明年九月兵曹納與各軍門所納身布及昨年停退條竝許純錢代捧事也其一砲保價布清風等五邑外各邑竝許純錢代捧事也其一各軍門軍保作米樂工保米今年條及昨年停退條尤甚之次邑不計三等面里竝許純錢代捧事也其一天安等十邑被災面里軍民丁卯戊辰兩年停退身布竝令仍停事也其一牙山貢津倉大同依近例追後裝載事也其一尤甚之次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本道穡事依山近峽之地受災最淺優得免歉山野互半之處通全邑而優劣各異接一坪而災實不同而霜候幸得稍遲晚移幾免全棄俱可爲俗所謂穴農而至於沿海諸邑自春至秋諸災俱備而鹹損海溢尤爲偏甚無論此疆彼理未免全歉道臣之如是分等各有料量依所請施行昨年餉還停退條尤甚邑三分一之次邑四分一稍實邑之尤甚面里五分之一仍爲停退身米布錢停退非無已施之例而若非特恩有難每年煩請置之天安等十邑鎮濱海災損果爲最甚新還餉布尤甚戶折半之次戶三分一并令停退舊還餉固當分數分捧而以今民勢昨年停條尙令分等許停則舊還之此時竝捧實屬當念竝令仍停雙樹上黨安興餉還之移俵各邑者溫陽等十九邑鎮竝折半捧留本邑安興餉還之移轉於洪州等五邑者水路運輸果爲不遠使之準數還納上黨餉還之分劃於平澤等三邑者數既無多依雙樹例限折半還納極劣米太牙山所在丙辰辛酉丙寅三年條竝與瑞山等邑今年條一體仍停待明秋準捧清風等五邑外自今年十月至明年九月兵曹及各軍門所納身布及昨年停退條限折半純錢代納訓局砲保價布與他有異誠非自下所請置之各軍門軍保作米樂工保昨年停退條尤甚邑全數代錢之次邑折米代錢當年應納條則本邑準捧天安等十邑被災面里丁卯戊辰身布停退條仍令停退牙山貢津倉大同許令進後裝發勿定配所推徵防塞請竝依施從之教以訓局砲保與各軍門一體純錢代捧身米布仍停又啓言卽見江原監司 洪義謨分等狀啓則杆城等九邑置之稍實通川等十七邑置之之次尤甚名色不爲舉論仍以爲事目災一百結外不足災一百八十九結七十八負五束特蒙準許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諸道所被之災大抵同然而本道之雖未登稔庶免歉荒者實爲甚幸分等依施加請災一百八十九結零果非過多以此數準劃推徵防塞亦爲許施從之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翼災實狀啓則以爲本府今年穡事災頗自多最尤甚貧窮者勢將設賑從後登聞而各樣災結較量地部劃下五十結則不足爲一千一百五十五結三十負九束特爲加劃昨臘未捧各穀及今年還穀一體趁限收捧而其外丁卯戊辰己巳停退各穀竝爲仍停推奴徵債限明

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以昨大無之邑又不免失稔而沿海各面殆無異於昨年則災結之多安得不然第既非舉一境全歉較昨不啻稍勝今以一邑之地災爲一千二百餘結者終涉過多有難準許以五百五十結竝事目災五十結合爲六百結許劃至於新舊停退條之全數仍退民情非不切悶餉體亦係至重況嗣歲之慮尤所當念而如是爲請誠甚未安守臣推考餉還丁卯條仍停戊辰條三分一昨年條四分一許令停捧推徵防塞亦爲依施從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韓用鐸災實狀啓則以爲本府農形雖近穴農總以論之實未免歉地部劃下三十結外不足災九十七結一負三束特爲加劃昨年停退三千九百十五石零限明秋仍停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州穡事聲串一面外雖非純登亦免全歉然而沿面舉被沈墊山坊亦多汰覆今此災結九十七結零之加請諒非獲已數且不多依所請許劃至於昨年停退之全數請退民情雖悶餉體宜念而有此仰請終涉不審守臣推考四分一許令停捧待明秋使之準納聲串面則三年連歉今又尤甚加等軫恤在所不已最無依九十一戶當納新舊還及身米依所請竝令限明秋停退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0월 10일(신묘)>

㉔ 命江華府 添餉質米條許令純錢代納昨年元餉停退條四分一仍停

㉕ 左議政 金載瓚啓言江華留守 尹致性狀啓以爲添餉質米條當捧爲三千三百五十石零而穡事傷損民情遑急元餉則不敢仰請濶狹而至如添餉條質米本以代錢分給者且多有純錢代捧之例今年質米條純錢捧上待明秋還作本色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以環海之地受災偏多及到收穫大失始望守臣所陳果合所料民勢轉艱催課切悶添餉質米條三千三百五十餘石依近例許令純錢代納昨年元餉停退條守臣雖不敢仰請而民勢難捧實爲切悶華城 南城各以四分一許停矣本府穡事與兩都無異一體以四分一仍停待明秋準捧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0월 10일(신묘)>

㉔ 命水原府賑資從徐議定舊還分數許停

㉕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本府水下十二面昨秋大無又此告歉至於舊還之收捧尤是括毛於龜仍停三年之未捧俾爲一時之敝力來頭賑屢查抄口則戶爲九百零口爲一千九百餘米當入一千零石矣畿邑所在大米五百石正租一千石準數許劃空名帖七十張亦爲須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海堧諸面遍被災損連歲告歉到今民情固當別加賑救而守臣之抄口量穀實是急先之務但無論公賑與私賑當自歲後設施且所請穀物既是移粟之舉則尤甚他邑姑未議賑穀總數爰今無以先事排定更待各邑形止從徐議定恐爲得宜至於舊還全停之請雖爲目前紓民之政而本府穀簿本自極艱已自一年設賑不免東西移貸而今又以屢年宿糴一齊全退則嗣歲不虞之用更靠於何穀乎前此回啓之分數許停實有所深量請使之依前關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1월 14일(을축)>

㉔ 命水原府舊還當捧條分數許停義州等邑鎮新還未捧中三分一停捧

㉕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今年穡事比昨雖勝新還竝督民情倍艱舊還當捧條一竝停捧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三年舊還中丁卯條已爲全數停退只以戊辰己巳條各爲分數分捧則今不過爲二年條而屢啓請停可知民勢之有不獲已戊辰條折半己巳條三分一請竝許停捧允之又啓言平安監司 李晚秀狀啓以爲義州等尤甚十一邑及所屬二十三鎮堡今年當捧折米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石零內未捧爲十萬七千九百五十一石零而其間加捧要不過數萬石內外今若一向催督則恐有填壑之患尤甚邑鎮新還未捧中限三分一特許停捧待明秋準數捧納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十一邑民情無異於湖南災邑固當賑急之不暇而若令催科之必準則勢有難行民先受病依狀請尤甚邑鎮新還見今未捧中限三分一停捧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2월 11일(신묘)>

장 以朴崙壽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2월 25일(을사)>

장 命華城幸行時策應以儲置穀依定式會減

목 宣惠廳堂上朴宗慶啓言年前因繡啓華城幸行時凡干策應勿計於儲置七千石之內另以他穀會減事自廟堂覆啓蒙允而該道今又以此事論報本廳矣當初七千石之劃給也各陵春秋幸行時橋梁等物力皆於此中會減而華城幸行則在於春秋兩幸之外故昔在先朝園幸時物力自壯營別爲區劃出於不煩經費之聖意而今則華城幸行亦在於春秋兩幸之內橋梁舉行之一年兩次前後無異則豈可別爲區劃乎以此意往復於大臣他穀區劃一款置之依定式會減於儲置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2월 25일(을사)>

장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則論賞一款不必舉論其所論勘當以元牧之實總較諸今年留放之數額至於蔚山則遺失爲四百四十八匹內前監牧官 李寅英在任時遺失爲一百四十八匹金亨遠在任時遺失爲一百九十四匹李英繪在任時遺失爲一百六匹該牧牧馬元總爲一千二百八十五匹內虧欠之數乃至四百四十八匹之多遺失馬則雖令依法文徵價上納各年牧官等居職時畏罪掩置今因時牧官之論報有此現發當該前監牧官 李寅英 金亨遠 李英繪等請竝令該府拿問重勘允之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李沃 時任張漢宗 所管二牧場已已籍付馬一百八十三匹前任李沃所報今生馬十三匹時任張漢宗所報今生馬十一匹合馬二百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李沃所報故失馬三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四匹內壯雌馬七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二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2월 25일(을사)>

장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朴宗慶 參判 李存秀 參議 宋冕載 兵曹判書 李勉兢進

목 敎曰尙瑞院官員注書依例陞六又敎曰西北松都人忠臣清白吏子孫竝拔例調用事分付又敎曰守令初仕何等重任而今日都政亦當差出使之各別擇差俾有實效事分付兩銓 ○以李光憲爲潭陽府使 李永瑗爲順興府使 曹文檢爲金浦 郡守 趙鎮翼爲陝川郡守 申大翁爲歙谷縣令 洪秉翼爲唐津縣監 李禹道爲穩城府使 李基完爲陽川縣令 金在三爲水原判官 申顯祿爲德山縣監 金煥爲三和府使 李惟秀爲鐵原府使 李得秀爲渭源郡守 李甲會爲吉州牧使 李鐵求爲坡州牧使 金宅基爲茂山府使 李膺福爲碧潼郡守 鄭冕綏爲清道郡守○敎曰望筭遲滯當該政官從重推考○趙學春爲富平府使 尹致猷爲淳昌郡守 鄭河宗爲軍威縣監 李井會爲河東府使 吳準常爲遂安郡守 李潤俊爲鎮海縣監 宋啓榮爲新昌縣監 鄭宅恒爲熊川縣監 李肇源 李永錫爲承旨 朴宗民爲大邱判官 李義權爲咸安郡守 沈應奎爲平壤庶尹 宋祥濂爲淮陽府使 徐有僞爲沔川郡守 李章謙爲鐵山府使 王道常爲樂安郡守 朴俊模爲嘉山郡守 韓宅祚爲利原縣監 李鍾文爲泗川縣監 鄭漳爲竹山府使 李儒燁爲豐川府使 權膺祐爲漆谷府使 李永建爲通津府使 李楹爲礪山府使 李好敏爲兵曹參判 李德彬爲永平縣令 金芝淳爲鎭安縣監 宋仁載爲咸悅縣監 朴宗敬爲安城郡守 李泰淳爲梁山郡守 柳暎爲稷山縣監 邊景鵬爲大靜縣監 李在修爲開寧縣監 沈文永爲恩津縣監 韓通裕爲義興縣監 鄭鳳采爲蔚珍縣令 朴宗來爲工曹判書 鄭觀綏爲禮曹參議 觀綏 金履載 朴宗臣新通 李永老爲大司諫 中星模爲掌令李□爲

正言 趙原永爲童蒙教官 閔景琳爲假監役 洪直弼爲敦寧參奉 李普澈爲永禧殿參奉 安厚遠爲惠陵參奉 鄭在性爲思陵參奉 洪錫淵爲徽陵參奉 沈毅鎮爲懿陵參奉 洪勝圭爲顯隆園參奉 宋煥謙爲恭陵參奉 蘇輝國爲禮賓參奉 李東樹 安承熙爲假引儀蔡臣永爲禧陵參奉 原永以下竝初仕也○兵批以趙尚鎮爲知事 李鼎會爲平安中軍 李仁遠爲大興中軍 趙文錫爲忠州營將 沈鍾建爲晉州營將 黃仁燁爲北虞候 鼎會以下竝新資也 柳煥寅爲白翎僉使 李尙說爲滿浦僉使 成彥霖爲厚州僉使 煥寅以下竝邊地也 柳聖台爲法聖僉使 安大進爲加里浦僉使 尹彥喆爲群山僉使 聖台以下竝履歷也 李昇權爲訓練正 許溶新通 安光贊爲副正 李日會 吳致壽竝新通 金魯益 沈說泰 李商駿 尹懿成 柳相晉爲宣傳官 尹喜豐 李殷常 鄭珪 曹元振 李大濟 李東鎮爲武兼 李周彥 崔應鉉 趙濟建孔彥周 李時鎬爲部將 李一倜 徐有近 金珍 金達衡 黃碩潤爲守門將 李大亨爲同仁權管 魯益以下竝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2월 27일(정미)>

강 水原留守 朴崙壽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2월 27일(정미)>

강 命水原判官 金在三當日辭朝

목 敎曰水原判官當日辭朝其餘守令亦令不多日內辭朝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2월 28일(무신)>

강 命水原府未捧舊還令新留守收捧

목 水原前留守 金履翼狀啓以爲昨年還餉元停退外當捧各穀中仍未捧之數至爲二千九十三石零而昨冬民情設令椎剝末由準捧不得不狀請仍停拖至今秋竝與新還而出秩連飭判官嚴督發遣將吏收捧矣到今歲律已盡而新還雖幾了刷舊還則初無升合所捧昨年仍未捧中已捧僅爲三百餘石而未捧猶爲一千七百七十九石零雖緣四載荐歉以致一境俱罄而臣久叨重寄使莫重還餉至有此連年未捧之數多至一萬餘石則臣何敢一諉之於年歉而不自知罪乎惶恐待罪敎以觀此狀辭未捧之數若是夥多民情則可悶而國體則良覺駭然卿則推考未捧各穀令新留守務念便當從容收捧使國穀無使狼狽民事亦無落莫之歎事令廟堂另飭分付勿待罪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10년(1810) 12월 29일(기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華城府 折衝閔百彬 (….)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월 2일(임자)>

강 命水原府沿海諸面救急穀物取用於附近倉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崙壽狀啓則以爲沿海諸面最貧窮者爲五百六十二戶開賑雖不遽議救急不容少緩租一千石太四百石以本府海倉留庫中姑先取用待秋成某樣錢穀中充報計料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沿海各面不可不賑救之意前守臣已爲登聞而今此所請穀物必有所適當分排者且以附近倉穀從便取用待秋還報則尤爲便當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월 9일(기미)>

㉔ 行藥院入診及次對於誠正閣 藥房提調 沈象奎 副提調 洪義浩

㉕ 左議政 金載瓚曰日昨賓對退定時藥房批旨以鼻涕口嗽難於召接爲教雖是感冒例症而不勝焦憂今則聖體調攝若何予曰別無大段形症矣載瓚曰惠慶宮感患調攝中氣候何如予曰昨日感候乍添至有譴語之症今日則顯有減勢矣象奎曰久未診候諸節間又靡寧醫官使之入診何如予可之吳千根診察脈候後奏曰左右三部調均而左寸微現感矣趙宗協診察後奏曰左右三部調均而左寸果乍浮亦因本來痰候而似然矣予曰當進湯劑乎千根等曰既有感候則湯劑不必進御矣象奎曰近來水刺進御何如予曰比前少減矣象奎曰似因滯症未能進御矣予曰滯症則比前快勝矣象奎曰寢睡凡節何如予曰寢睡則少勝矣象奎曰調理湯劑當待感候快復入診議定後日次伏望召接醫官以爲診察之地焉水原留守 朴崙壽曰華寧殿影幀香囊十年一次改備定式矣今當改備年次而囊則不至大段淪色且南殿及景慕宮影幀香囊亦有改香不改囊之規今亦依此例令內閣只改所貯之香以送似好敢此仰達矣予曰依此爲之宣惠堂上朴宗慶曰俄者戶判以修理契除減米三千石自惠廳使之每年移送度支事稟定而臣意則修理契之當初五千石貢價割給已是謬例故小臣待罪度支時查櫛裁減矣今既以此稱弊使之兼當席契則自惠廳更爲移送已裁減之三千石數者誠無義而既有所奏今年則雖移送而每年移送則誠不可矣象奎曰惠堂所奏亦出於節財用之意而當初五千石卽是元貢價上下以送者則使同度支所儲之穀無論貢價之裁減與變通元數則自臣曹當爲每年推來矣宗慶曰戶判猶不知裏面矣自己卯以後本廳給其不當給之物今既釐正則公然年年添送誠不緊矣象奎曰不必論其裁減與不裁減依前所割每年上下宜矣宗慶曰戶曹經費若不足云則間或隨年割送猶之可也決不可每年定式矣象奎曰然則每年隨所報送之似好矣宗慶曰以此以彼每年定式決不可爲矣行護軍 李光益曰日前宣傳官 李英植書啓東南壇直以本營待年軍兼差事稟定矣蓋壇直本自京兆元定差置兩營門奉審幾爲一年內四五次間又有別摘奸而禁松軍山直軍又晝宵輪審則今不必更定壇直此一款置之恐好故敢此仰達矣予曰置之可也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월 12일(임술)>

㉔ 飭健陵火巢內失火之弊

㉕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健陵火巢內民家失火馳啓教以近來連以火巢內失火馳啓觀其戶數雖甚零星其不能慎火則推此可知各別嚴飭俾無如前不謹之地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2월 4일(계미)>

㉔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疏剔及補植馳啓

㉕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樹木補植之役自今十三日二十六日至告訖而茂密處疏剔徑界及補植數爻後錄馳啓後健陵內明堂補植松木一百三十株檜木三十四株外露積峯外面補植松木四千三百十株大皇橋左右川邊播種橡實二石自培養峙 大皇橋 鵲峴 安寧里 石串 陽山峯北麓至間間疏剔顯隆園內明堂補植松木一百九十五株檜木二十三株草峯後坪補植松木七百十五株五里木二百三株台峯前後面補植松木二千三百十株自古西門 草峯北麓至間間疏剔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2월 27일(병오)>

㉔ 飭諸道未婚葬顧恤之典邪學詞察之方諸郵濫騎違越之弊

㉕ 慶尙監司 金會淵以各邑過時未婚葬之類搜訪助給之意更爲嚴飭事馳啓教以過婚未葬法曲之所恤顧者分付各道益加念檢事分付○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本府境內另加詞察則邪學之類無乎事馳啓教以邪學禁斷自前深嚴而行之累歲果無法久易解之慮乎茲因本府狀啓示之加飭益勉詞察之方事分付八道三都○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迎華道去月朔濫騎驛馬無乎事馳啓教以置郵出馬法意緊重各道諸郵能無濫騎違越定式者乎其令騎省申飭永遵法典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3월 3일(신해)>

강 命水原府民弊條奏更爲登聞

목 水原留守 朴崙壽狀啓以爲臣於前月祇奉詢瘼傳教茲舉大綱仰備睿覽其一軍政正軍爲二十五哨城丁爲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名身免雜役官給器械操束而戒陰雨之備填代而無黃白之冤其二田政元帳付內除雜頗實結爲五千八百七十一結而隨年災減定總出稅卽田稅也大同也結錢也自屬本府既除京納虧欠之弊亦無人情冗雜之費其三糴政穀品精實民情願受耗條永爲除減他邑所無倉屬亦有沾漑特恩攸及但元穀只爲四萬九千餘石以此分留則二萬餘石之十二排巡未免苟艱其四戶役如煙米戶鷄等名色一切蠲罷皆自官庫給代貿用其五結役民結所出如柴炭之屬收捧之際弊固不些今則或入蠲減或爲給代永除民間徵斂之弊其六身役在前則有兒軍而今皆減額壯軍之納米納錢者亦蒙分數蠲減減額減斗俱是獨有之曠典凡此六條已皆釐革著成節目而至於府瘼之昔有今無者本府以供護保障之地設置各庫以爲支放經用之需而外此不恒之費無歲無之近年以來欠簿漸加公貨隨乏今方漸次收拾以爲支計後來之地教以向來民隱冊子判下之後今春又有登聞之命至於今番此教爲其常日之資而已再次改格上來而終未穩當各道必當如此例樣切不如此而如在昔李沆上宋宗之語爲例此事付之春間民隱更爲登聞之中事亦爲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3월 9일(정해)>

강 行常參次對於重華宮

목 水原留守 朴崙壽曰在前華城有內營時安義 長水寺僧稅數百兩捧納需用矣內營罷後移屬分奉常寺方爲園享時祭需矣祭享所用何等至重而名色甚不好臣意則以某樣錢中惟正之供換用似好故敢此仰達矣予曰依爲之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3월 10일(무자)>

강 命水原府軍器修飭

목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修械充額之節着實舉行馳啓教以本府迥異他府軍器修飭尤加深念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3월 19일(정묘)>

강 判下上言十六度于禮曹

목 禮曹啓言 (…) 又啓言始興幼學中國模上言以爲其父相祿去乙卯華城四邑科以始興儒生入格而以姓名不載成冊拔去而今此稱冤謂以世居始興入籍分明而臨時見拔請蒙復科之恩云殊涉猥越請置之允之 (…)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3월 20일(무진)>

강 重推水原留守 朴崙壽

목 教曰今番各道民隱如筭子樣爲之馳啓命下之後卽見水原留守所馳啓者有違當初下教之本意故令政院使之還下送改規以聞而其不能審慎之責在所難免水原留守 朴崙壽從重推考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3월 29일(정축)>

강 飭各道獄案審理消詳登聞

목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獄案審理依關辭舉行計料馳啓教以諸道審理纔有成命而盤究文案之際極思誠懇之方然後必有可以仰格天心掃蕩幽冤卽令各該道消詳登聞事更爲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4월 17일(갑자)>

강 命始興縣令 閔師寬 水原判官 金在三 振威縣令權 俗待秋拿勘京畿監司 權常慎推考

목 左議政 金載瓚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權常慎狀啓則刑曹發配罪人雇人換配到稷山縣始爲發覺致有該道登聞之舉矣罪人之替人換配前所未聞萬萬驚駭而沿路三邑守令之朦未覺察俱合重勘而此時畿邑遞拿可悶待秋成令該府捧現告拿勘道臣亦不可無警請推考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4월 18일(을축)>

강 命始興縣令 閔師寬 水原判官 金在三 振威縣令權 俗竝以流三千里律收贖

목 因師寬等拿處傳旨有是命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4월 19일(병인)>

강 命水原府祈雨祭處誠設行

목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祈雨祭設行馳啓教以誠心設行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4월 30일(정축)>

강 命水原府餉穀加分依狀請施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崙壽狀啓則以爲農務方殷種糧垂乏本府還餉留庫中米各穀六千五百二十三石屬五邑所在餉租六千四百五十九石零并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巡還將盡麥農又歉別巡救急其勢固然本府留庫各穀六千五百二十三石所屬五邑餉租六千四百五十九石零請依狀請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5월 1일(무인)>

강 命水原府殺獄罪人崔齊完依前訊推

목 水原留守 朴崙壽狀啓以爲本府殺獄罪人崔齊完獄事龍仁縣令 李舒 始興縣令 閔師寬 果川縣監 黃基翼差定參覈官眼同查閱則此獄間經審理斷成鐵案更無可覈之端請依前訊推期於得情教以觀此啓本別無致疑之端如前訊推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6월 10일(병진)>

강 命水原府農形隨續登聞

목 因水原留守 農形狀啓教以農形事狀隨續登聞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6월 14일(경신)>

강 健陵 顯隆園局內摘繭事命更爲馳啓

목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諸處摘繭畢役馳啓教以陵園摘繭果善就成事否更爲馳啓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6월 19일(을축)>

강 命水原判官有闕代差出

목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判官 金在三遭父喪有闕代令該曹各別擇差馳啓教以令該曹卽爲口傳差出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7월 5일(신사)>

강 以鄭致愚爲水原判官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7월 6일(임오)>

강 命華城府城役監董人等賞典令該曹稟處

목 該留守 朴崙壽狀啓以爲本府南北城水門及甕城修改畢役形止前已馳啓而取考臚錄則每當役事之告竣監董以下皆蒙酬勞之典矣今番城役首尾三朔效勞甚多其在激勸之道宜有施賞之舉事係干恩臣不敢擅便監董諸人及工匠等後錄馳啓令該曹照例稟處教以令該曹直爲稟處○都廳本府中軍李冲彬 監董前副正 申緒都策應牌將折衝徐恭修書吏羅弘紀看役都牌將教鍊官閑良朴枝模牌將知穀官資憲李元榮嘉義全恒一折衝崔一晃書吏李煥一浮石所都看役前郎廳 許礪運石牌將知穀官嘉義崔致驥 旗牌官折衝文仁彩石手申德辰等十五名治匠嚴德位等八名泥匠尹長春等九名木手黃得中等五名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9월 30일(을사)>

강 命水原府事目災外二百結加給舊還竝折半停退當捧條準折代捧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崙壽災實狀啓則以爲本府穡事爲災孔甚通計執災則未移海溢覆沙踰縮等災較量地部劃下四十結則不足爲七百四十二結十三負五束特許加劃各年舊還竝納無路丁卯條仍停戊辰己巳條限三分二仍停當捧條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畿內農形始豐卒痒而水原則一境之內半野半沿七月後災損比他尤多地部所劃無怪其太半不足而至若七百餘結則誠亦過多事目災外二百結特爲加給丁卯以後舊還合爲一萬六千四百六十一石零竝令折半停退而漢南秋事禾穀尤遜於田穀以相當土宜之種商量民勢準折代捧待明年還作本色推徵請亦依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0월 3일(무신)>

강 王大妃殿進御加味大調中湯命依前方五貼製入御咲花堂親傳潛源殿冬至祭香祝詣宣政殿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及藥院提調仍行次對 領府事 李時秀 左議政 金載瓚 右議政 金思穆 原任提學 沈象奎 提學 朴宗慶 檢校直閣 徐俊輔 藥房都提調 韓用龜 提調 李集斗 副提調 宋知濂

목 載瓚曰聖候尚未快復此實大小臣民晝宵憂慮焦遑煎迫之時矧今災異疊出繼自今恒留聖意於節宣保嗇之方然後可以爲仰答天意之道也又奏曰俄以發遣御史事仰奏而既承依允之命臣等退出後以可堪之人抄啓以入乎予曰依此爲之可也載瓚曰今年五道告歉而兩西與東北則穀簿至小拮据接濟之方浩無其策民憂國計誠可謂茫然而苟有至誠爲民之意則亦可爲保民之一道也今若特降溫綸辭旨懇惻則其於誠小民之道當如何哉宸翰之親下雖不敢望而使之代撰亦無不可矣象奎曰大臣以災民處特下綸音事纔有仰奏而唐臣陸贄曰以言感人所感者淺而言又不切則何以感人今殿下雖以十行絲綸特加矜恤而其於誠小民之道苟無其實則何以使民心知感乎民雖至愚千里之遠便是階庭近日講製等殿座俱非目下時急之務而至於民事則聖念有未暇及管絃鼓樂之音日奏於闕庭而號咷愁歎之聲未及於聰聽則雖日下十行之綸何以使民心知感乎自今以後惟願正心定慮先及於爲民之實政則雖彼逖矣之民亦當知聖意之所在矣水原留守 朴崙壽曰本府則田結不關於度支而今年所減甚多無以分俵於災民臣謹當以所下災結分給於一府而如有不足當陳奏矣予曰依此爲之可也○教曰潛源殿冬至祭香祝今日當親傳該房知悉侍衛入直磨鍊別雲劍置之處所咲花堂爲之出宮門路以協陽門爲之○具翼善冠 袞龍袍乘輿出協陽門由建陽門 青陽門詣咲花堂降輿親傳潛源殿冬至祭香祝乘輿出青陽門由建陽門入延英門詣宣政殿行次對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0월 5일(경술)>

㉔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疏剔補植馳啓

㉕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茂密處疏剔及稀疏處補植之役自今初二日十八日至告訖疏剔境界及補植株數後錄馳啓○後錄健陵禁川橋御路左右邊枯損處補植檜木五十三株松木一百三十株外禁養露積峯北麓補植松木八百十株雜木二千五百二十一株自齋室至萬年堤 鵲峴宅溪培養峙水鐵店城皇山 大皇橋石串陽山峯間間疏剔顯隆園內明堂補植檜木五十七株花山後坪補植松木五百八十九株柳木二百八十五株台峯補植松木一千八百三十株自主峯至青龍白虎花山 洪範山 南山 鳳鳥峯台峯間間疏剔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0월 21일(병인)>

㉔ 顯隆園華寧殿奉番命各別舉行

㉕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今月初一日顯隆園華寧殿奉審馳啓有是命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1월 3일(무인)>

㉔ 賓廳啓請王大妃殿寶齡六旬明年元朝克舉賀儀賜批從之 領府事 李時秀 左議政 金載瓚 判府事 韓用龜 右議政 金思穆 兵曹判書 沈象奎 判敦寧 李彥植 上護軍 南公轍 禮曹判書 李集斗 左參贊 朴宗來 水原留守 朴崙壽 廣州留守 金義淳 刑曹判書 金履翼 工曹判書 金啓洛 戶曹判書 金履度 吏曹判書 朴宗慶 行護軍 李普天 鄭尙愚 吏曹參判 李肇源 行護軍 任希存 李庚運 鄭晚錫 金銑 金孝建 韓致應 工曹參判 趙弘鎭 行護軍 李得濟 李壽咸 禮曹參判 金魯敬 行護軍 閔命嫻 李堯憲 李漻 右尹 申光軾 刑曹參判 李義甲 同敦寧 金基厚 戶曹參判 金履喬 行護軍 徐英輔 鄭學畊 申鴻周 朴基豐 李東善 張鉉宅 戶曹參議 安策 兵曹參議 韓鼎運 兵曹參知 尹之鉉 刑曹參議 李愚在 工曹參議 李勉求

㉕ 賓啓以爲臣等以慶年餘喜之舉請元朝稱賀之禮筵奏者一筵陳者再而鎮日連籲今且四歷日矣聖批聯翩辭旨諄摯既諭以連加仰勉且誨以恭俟慈心嘉納於臣等教導於臣等者意甚盛而恩亦隆焉臣等固當攢手聚首惟明命是俟而第伏念總一國大同之言而卿大夫言之舉卿大夫之言而臣等先言之臣等之言卽國言也然則今日之所仰請天理卽然人情可見而未奉成命之前荐瀆之罪有所不辭茲敢更率宰樞諸臣同聲申懇惟聖明垂察焉恭惟我慈聖殿下化著母儀德享天心以聖人必得之理膺寶籙無彊之休乃以太歲在申之年寶齡光躋六旬舊曆已改新元將屆此實曠百世稀有之慶遲一日不得之會也爰以歲首上朔克舉賀儀庸伸臣民愛日之誠自是率土輿情不期然而然者也闕宮稱觥之辭必在萬壽周庭祝釐之願先舉九如而伏況列朝已行之禮若值聖壽六旬之歲輒以元日穀朝必行三呼之禮謹稽仁元聖后丙寅英廟行之亦我惠慶宮甲寅先朝又行之回慈心撝謙之德答國人祝岡之情實在於推宸孝而仰勉俯循允爲家國興教之本焉此乃我朝家法而宗伯故實可按而知也見今三元叶吉肇景命於嘉會百僚筵庭賀純嘏於長樂在朝在野小大同慶卽群黎百姓不可遏之願也若以是左右導達於晨昏定省之時則以慈聖止慈之德豈不犁然開納亟賜允許乎伏乞更以臣等一辭之言益積宸誠奉勉慈聽過降一俞丕舉縟儀不勝幸甚教以今則恭承慈心之回謹從卿等所請矣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1월 13일(무자)>

㉔ 顯隆園華寧殿奉審命克加敬念

㉕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今月十五日顯隆園華寧殿奉審無事馳啓教以克加敬念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1월 16일(신묘)>

강 태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產或加元式而既不超倫論賞一款不必舉論故失則羅州爲最多而本牧牧馬元總七百七十九匹內故失爲二百二匹欠縮爲一百十三匹身爲掌牧之官不能盡心攻駒虧欠故失之數若是夥多欠縮雖令分年徵立不可以已遞而勿論當該前監牧官 李重晉請令該府拿問重勘允之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張漢宗所管二牧場庚午籍付馬一百七十三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合馬一百九十六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三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六十三匹內壯雌馬六十九匹一年應孳馬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11년(1811) 12월 20일(갑자)>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華城府 折衝李光輝閑良崔達元等三人 (…)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1월 2일(병자)>

강 命總戎廳 廣州 水原府春操依例爲之

목 總戎使 金基厚以本廳所屬東伍軍兵等春操令廟堂稟旨分付馳啓教以依例設操事分付○廣州留守 金義淳以臣營所屬東伍及牙兵等春操令廟堂稟旨分付馳啓教以依例爲之事分付○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臣營馬步軍兵春操禿城城操一體爲之馳啓教以依例設行俾有實效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1월 3일(정축)>

강 備局以諸道狀請春操諸條覆啓

목 備局啓言諸道道帥臣請操之啓今幾齊到而水原 廣州 總戎廳則依例爲之湖西則不設賑邑只令官鎮門聚點事判下矣諸道停操今已有年及今設行卽係不可已之政況水原及守總兩營俱是畿輔重鎮及時詰戎尤難少忽第兩營屬邑幾皆設賑窮春民勢轉益悶急此時徵發必添騷擾水原亦屢經災荒沿邊事情極其凋瘵若令服田之民捨農赴操則勢必有行不得者姑使之歸農力穡各自奠安待秋成始爲行操恐似得宜江華 尤爲慘歉松都今方徵兵喬桐 永宗與江華無異一體姑停兩西則用兵之時別爲行操今非可論東北兩道遇災開賑之時不可兼舉戎政湖南 湖西雖云少登纔經大歉沿邑民情無異已庚今春諸操并姑停止以爲待秋另行之地嶺南則歲既有裕民亦少紓陸操則使之如例設行水操則纔經信行本道昨年沿農又遜於峽野左右水營并令姑停巡點則既行陸操不必疊行置之其停操諸處則水陸操及合操巡操城操面操巡歷巡點一體停免一依公忠道例官鎮門聚點另飭舉行俾有實效關東之勸別武都試昨年秋等既以歲歉使之退行於今秋則今此春等亦不可獨爲設行依道臣狀請待秋并行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1월 7일(신사)>

강 罷京畿道勅需穀耗條錢放債之弊

목 左議政 金載瓚啓言近以京畿勅需錢放債事隣徵族徵至有都民蕩敗產業之境者項背相望每當歲末民情嗷嗷故叩問其放債來歷則本道勅需元穀爲二萬石而移屬華城取耗執錢之際非但民弊多端本道支勅亦不可無備預之需乙丑年以嶺南穀給貸於華城而本穀則還屬本道使之依前取耗添補矣其翌年一道臣以耗條逐年執錢發債取息不數年大貽民弊者如右所陳誠極悶歎自今年爲始執錢放債永爲革罷已放債錢除息以本數徵捧從便作穀竝元穀使之磨勘於本司之意請分付該道從之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1월 22일(병신)>

강 水原留守 朴崙壽狀罷龍仁縣令 李舒 振威縣令 李英孝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本府日用面方有殺越之變故 初檢官以龍仁縣令 李舒差定發關矣該縣令謂有身病屢呈頃報又以振威縣令 李英孝差定檢官則該縣令亦稱身病無意馳進檢驗事體何等至重則兩倅身病雖未知如何而有若規避終不舉行龍仁縣令 李舒 振威縣令 李英孝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教以依狀啓施行守令舉行萬萬未安令該曹口傳差出使之從速下往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2월 8일(신해)>

강 以金履度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2월 12일(을묘)>

강 以沈象奎爲內醫提調

목 因水原留守薦望單子教以藥房提調未差之代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2월 12일(을묘)>

강 水原留守 朴崙壽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疏剔補植馳啓

목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樹木茂密處疏剔及稀疏處補植之役始自今初一日初十日至告訖補植株數及疏剔境界後錄馳啓後健陵內明堂補植松木二百株大皇橋上下川邊播植橡實三石自老山石串宅溪細谷皇橋洞至間間疏剔顯隆園內明堂補植檜木十一株花山後坪補植松木二百三十株雜木一百五十株台峯前後補植松木一千一百株自主峯花山 洪範山台峯至間間疏剔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2월 12일(을묘)>

강 命金吾囚尹守晩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 (…) 又啓言龍仁前縣令 李舒原情以爲今月初六日午時自華城以渠差定檢官而身病危重萬無進去之路不得已舉實頃報初七日夕果川縣監已爲開檢意以爲無弊檢驗而不料其自速稽忽之罪云振威前縣令 李英孝原情以爲頃當檢官之差定適值身病之沈重不得已頃報初六日發狀而初七日果川縣監開檢則意以爲無弊檢驗而不料其自速稽忽之罪云請竝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2월 13일(병진)>

강 水原留守 金履度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2월 18일(정사)>

강 藥院三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藥房三提調以下別單書入○敎曰都提調 行判中樞府事 韓用龜 內廐馬鞍具一匹面給子婿弟姪中初仕調用奴婢田結依乙丑年例爲之 提調兼兵曹判書 沈象奎 熟馬一匹面給子婿弟姪中初仕調用奴婢田結依乙丑年例爲之副提調 行都承旨 韓致應加資熟馬一匹面給前都提調 右議政 金思穆 內廐馬鞍具一匹面給奴婢田結依乙丑年例爲之前提調 行禮曹判書 李集斗 水原留守 金履度前副提調 咸鏡監司 金履永 行副護軍 宋知濂 江華留守 洪義浩竝熟馬一匹面給奴婢田結依乙丑年例爲之翰林 朴齊聞 李龍秀 注書 李永昆竝陞六別待令司饗僉正 洪旭浩加資守令除授別入直待令醫官吳千根 趙宗協 竝守令除授奴婢田結依乙丑年例爲之李惟鑑加資奴婢田結依乙丑年例爲之李

漢臣 秦東秀 卞之鎔 掌務官 金龜紹 玄鉅前掌務官 金景琳 金近源竝加資首醫秦泳議藥同參 卞觀海 李敬培 鍼醫 崔遂曄 御醫 吳仁豐 方禹疇 崔源 李惟鐸 高景殷 崔遠基 金壽仁 李思仁 玄在德 李彥厚 方孝德 內醫 鄭楠秀 李福膺 崔漢植 朴致秀慶輯鍼醫 卞光壽 秦東老 朴器成 金宇敬 白成五 李允馨 鄭國誠 李弼鎬 李重恒 白時昌 議藥同參 柳曾模 金景勳 李元豐 安載述 金宗友 李儀輔 李昌佐 御醫 李命鎰 鍼醫 安昌禧竝依乙丑年例考例施賞員役等依判下施賞○藥色書員金宗範等二人掌色書員韓億年等二人前藥色書員張九翼等二人前掌色書員白聖圭等二人竝從自願免賤使喚書員高守謹等十六人種藥書員崔宗潤等二人研末使令金順采等五名使喚使令裴孝得等十八名女水工福任等二名軍士福芑等二十一名童便軍三名熟手孫昌福等五名以上并考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3월 29일(신축)>

강 兵曹判書 沈象奎 禮曹判書 李集斗 水原留守 金履度疏辭賞典竝批勿辭領受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4월 1일(계묘)>

강 命水原府留庫穀依狀請加分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度狀啓則以爲本府荐歉之餘麥未登場糧已告罄民情渴急本府還留庫中米租太合五千二十六石安山等五邑餉租合五千三百八十二石零準數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所請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4월 26일(무진)>

강 許施水原留守 金履度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金履度狀啓以爲時當秧節役糧已罄本府會付穀留條中租限二千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當夏劇農之時口食專靠還穀而初次加分既不足以繼巡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5월 26일(정유)>

강 冊禮正使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敕曰冊禮正使 領議政 金載瓚 鞍具馬一匹面給副使 左參贊 洪明浩 熟馬一匹面給傳冊官 禮房承旨 金思淳舉行輔德 鄭東幹竝加資禮貌官 兼司書 朴周壽 熟馬一匹賜給都監都提調領府事 李時秀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禮曹判書 李集斗 戶曹判書 李勉兢 工曹判書 朴宗慶各熟馬一匹面給都廳修撰 韓兢履 兼文學 尹尙圭竝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趙厚鎭 禮曹佐郎 李中鎭 工曹正郎 趙雲會 司稟僉正 李義贊 副司果 尹光厚 尹謙圭竝陞敍監造官 司勇 鄭性愚 徐鳳輔 直長 鄭時綏別工作監役 李勉沖竝陞六教命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祖淳 書寫官 水原留守 金履度竹冊文製述官 上護軍 南公徹 書寫官 上護軍 曹允大敕命二字篆文書寫官 左議政 韓用龜玉印篆文書寫官 右參贊 李肇源各熟馬一匹面給捧敕命冊印及案褥席執事等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捧敕命冊印春桂坊各兒馬一匹賜給講官準職桂坊右職竝依庚申例爲之贊儀 奏時官領役部將各工弦弓一張賜給別看役前五衛將 李興潤 徐有用竝守令除授前僉使 柳明杓加資副司果 金命赫相當職調用看役計士等依庚申例施賞都監員役及工匠等米布分等施賞春桂坊下人等米布考例施賞今番賞典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7월 7일(정축)>

강 金吾以謀叛罪人仁厚應坐諸人定配啓

【목】 義禁府啓言卽接水原留守 金履度移文及成冊則謀叛罪人仁厚應坐諸人查出以來矣仁厚妾占禮長鬻縣 順玉 谷城縣女儀玉 清河縣竝爲婢子儀文 求禮縣 儀甲 寶城郡竝爲奴父亨遠 金海 府弟仁祿 梁山郡竝流三千里安置而方囚水原府獄請令刑曹押送各其配所母亥伊年七十五依律免坐允之又啓言卽接龍川府使 李永植牒呈則謀叛罪人載河庶女四歲兒查出捉囚云矣咸平縣爲婢請令刑曹押送配所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7월 28일(무술)>

【강】 健陵 顯隆園幸行命以九月二十八日爲之

【목】 禮曹啓言幸行吉日推擇則九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俱吉云以何日定行乎教以以二十八日爲之○幸行時軍令九月二十八日出宮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晝停所四十里二十九日健陵展謁親祭自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 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 華寧殿酌獻禮仍爲宿所三十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因兵曹軍兵磨鍊草記教以訓局步軍七哨馬軍五哨爲先廂步軍五哨馬軍一哨御營廳騎士三番爲後廂而後廂大將御將爲之禁衛大將率該營京鄉馬步軍留陣總戎使率訓局步軍一哨亦爲留陣禁軍五番挾輦軍以五百名通用爲之隨駕○兵曹以幸行時兵曹總府堂郎五衛將 武兼隨駕員數依何年例磨鍊啓稟教以依丙寅年例磨鍊又以舟師軍物大小間何軍物舉行啓稟教以以小軍物舉行又以水原府別驍士二番別軍官八十人步軍五哨自遲遲臺爲先廂啓稟教以依此舉行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8월 7일(정미)>

【강】 飭水原府農形隨報啓聞

【목】 該留守 金履度狀啓以爲跨朔不雨高燥處晚秧沙石田豆太在在向枯鹹畝多萎枯萬無蘇醒之望教以近念諸道農形殊甚悶然之際覽此狀辭極爲切悶令該府隨其判官所報啓聞事分付廟堂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8월 8일(무신)>

【강】 顯隆園華寧殿奉審惕念命該曹知入

【목】 水原留守 金履度以顯隆園華寧殿奉審無事馳啓教以近來奉審益爲惕念爲之乎令該曹知委知入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9월 16일(을유)>

【강】 施華城府恩典

【목】 教曰今年今月誕辰不遠小子孺慕之意愈往未逮初擬拜謁仙寢伸其一分衷情事勢拘掣不得行禮瞻望梧雲不勝慟缺之心幸行雖未爲之豈無示意之舉分付華留誕辰日鎮南樓前庭聚會四民分等老壯弱賜米境內儒武依別試例文鄉校設場限十人科次武以射場好處設所二十人試抄別單以上境內六十一歲人抄啓以上本府市民徭役限一朔蠲減以示區區遠慕之情又教曰健陵令陞敘參奉陞六守僕等所屬一竝米布施賞華寧殿 部將所屬一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9월 17일(병술)>

【강】 行儒生應製于水原府

【목】 以擬漢群臣賀意豁如也爲表題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9월 22일(신묘)>

【강】 命華城儒生試取收券科次以入

목 敎曰藝文提學牌招華城儒生試取收券科次以入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9월 23일(임진)>

강 命水原府境內六十一歲人米布題給

목 水原留守 金履度以境內土民六十一歲人開錄事馳啓敎以令該府分面米布題給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9월 24일(계사)>

강 行水原府試取儒生科次

목 敎曰水原試取儒生表居首次上一沈東潤直赴殿試之次次上幼學李秀英 李基寅 尹學烈竝直赴會試次中幼學金星柱給二分之次次中幼學金箕詢等五人令本府紙筆墨分等施賞○敎曰閑良崔雲瑞 別驍士閑良朴鳳善直赴殿試 別驍士閑良趙漢郁 副司果 朴元孝 別驍士閑良朴宗星 金鐘鉉 牟景晟直赴會試旗牌官 副司果 朴東賢等十三人此以不竝令該府考例施賞賜物自武庫下送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9월 25일(갑오)>

강 命倭譯貿蔘價以兩南所在華城互換米劃給

목 備局啓言例貿蔘價錢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兩本以關西貿蔘穀作錢每年出給於倭譯矣見今關西兵荒之餘蓄儲枵然許多作錢在所難慎且嗣歲賑賑之資亦不可不預先留意無論某衙門穀當及今變通貿蔘價姑以兩南所在華城所管互換米中一萬二千石分排劃給而華城互換穀取耗二千石請以關西貿蔘穀中作錢以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9월 30일(기해)>

강 備局以華城 關東災實分等覆啓推江原監司 李好敏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度災實分等狀啓則以爲今年穡事水上難免慘歉水下酷被旱災未移馘損等災合爲六百九十五結六十五員二來地部劃下三十結外不足災六百六十五結六十五員二束特許加劃還餉依庚午例全數仍停戊辰停退沿海十四面仍停水上各面三分一仍停己巳停退及仍未捧沿海十四面仍停餘外各面限三分一仍停新還餉尤甚面最尤甚戶三分一尤甚戶四分之一次戶及之次面尤甚戶五分之一停退待明秋準糴身役尤甚面最尤甚戶三分一尤甚戶四分之一次戶及之次面尤甚戶五分之一停退當捧條許令代錢推奴徵債依前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沿海諸坪雖是荐歉從陸各面俱爲純登而庚午辛未之歉劃災則無過五百結零數今此六百六十餘結加請不可準許特以四百七十結許劃新還停退既不許於諸道今不可輕議各年舊還依啓中分等竝與推徵防塞一體許施至於身役之停代既異全歉之歲且非尤甚之邑請使之本邑準納允之又啓言卽見江原監司 李好敏災實分等狀啓則伊川等五邑置之尤甚金化等十五邑置之次通川等六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日災一百結外不足災二百八十三結九十一員五束特許加劃來頭設賑之方迫于登聞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穡事稍優於三南竝稱於畿輔要是平年之近豐而但伊平 鐵安四邑俱經昨大無又值今秋全歉民情悶急殆無異同與蔚珍竝置尤甚而蔚珍只是當年告歉比四邑亦不無差間然而三等所分必有裁量竝依此施行災結則地部所頒雖難均排而本道田多畝少結總本寡至於己巳全道之荒劃災則尙不過四百餘結今此所請不免過多一百八十三結零特爲加劃其一尤甚邑中伊川等四邑新還折半停退昨年停退限明秋仍停伊川等三邑昨年未捧待明秋捧納蔚珍新還限折半停退之次邑中金化 狼川三分一停退昨年停退限明秋仍停金化昨年未捧待明秋捧納春川等十三邑昨年停退限明秋仍停今年新還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新還之遇歉請停雖多已例本道之今年尤甚邑亦有昨年尤甚邑昨年既不許施而嗣歲民食不可不念置之尤甚邑連值歉荒民情異於他道昨年停退仍停未

捧卽新還不可異同一體收捧而以相當穀全數代捧今年新還尤甚與之次邑分等代捧依所請許施其一伊川 鐵原軍布當納錢折半停退昨年停退限明秋退限其中死亡絕戶徵納無處既有癸卯辛亥已例新舊還穀及各樣身布竝蕩減事也其一平康當納軍布錢折半停退昨年停退條限明秋仍停事也其一安峽 蔚珍軍布錢今年當捧條折半停退安峽昨年軍布停退條仍停尤甚五邑 訓局軍布與他自別恭俟稟處事也其一金化 狼川今年軍布錢限三分一及昨年停退條竝限明秋退限事也嶺西尤甚四邑尤用別例當年軍布錢三分一停退與昨年停退待明秋收納蔚珍則年事有淺深之別與之次邑竝勿論流亡絕戶雖非歉年無處無之而本道此弊自來最多且異於經亂之關西則遽議蕩減殊欠商量道臣推考砲保事體與他營有異所請置之其一尤甚五邑式年帳籍及各軍保都案待明秋退限事也尤甚邑籍軍案退限依施其一綿農告歉綿田災一百四十三結六十七負五束裁減事也綿田給災海西外雖三南宜土之處本無此例況本道既非土產而災減之請便成歲課置之其一伊川所在溫陵 懿陵香炭火田間多陳廢難責元總而香炭所重不敢指一仰請參俟稟處宮房火稅均廳屯火田各軍門屯稅及各宮房各衙門有土免稅隨起收稅事也香炭執稅及各宮房各衙門火稅免稅各軍門均廳屯稅許令從實起執卜其一尤甚之次邑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勿定配所推徵防塞請依昨年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10월 4일(계묘)>

㉔ 禮曹以京外上言回啓

㉔ 該曹啓言觀此(…)又啓言觀此南部居李友春上言則其祖李時完以宣禧宮外邊親屬本宮外祖父金佑宗外祖母李氏神主使之奠奉祭需自本宮賜給以繼香火矣其父行仁家產蕩殘己未年幸行時上言特蒙毓祥宮所任差出之恩典癸亥年其父身故後家又蕩敗兩位神王權奉親戚之挾戶伏蒙終始之澤事事係千恩極涉猥越請上言之教以令該宮從其願差下宮任又啓言觀此始興幼學申國模上言則其父相祿世居始興而先朝乙卯二月華城幸行時設四邑科而其父以始興舉子入格拆榜唱名後以姓名之不載於赴學成冊至於削科蓋當初科期定於十二日而適當其祖母回甲之日不得預往不意科期進定於十一日其父忙急馳往以追成冊之意呈于本邑仍爲赴學矣及夫入格之後以漏於追成冊遂至拔榜一番考籍自可昭然特爲復科事中相祿世居始興入籍分明而特因該邑之不善舉行始漏於成冊終於拔榜一世公議莫不稱屈其子之呼籲容或無怪請問議大臣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10월 12일(신해)>

㉔ 領議政 金載瓚筭請水原留守 金履度仍任賜批許之

㉔ 筭略曰水原留守 金履度移拜大司憲矣固當隨即差代而本府連值海坊之災催科救荒政屬方張管轄之責專在守臣若使守臣此時遞易則民情必見騷繹邑務亦當渙散況本府近漸凋弊無復昔日之比雖使守臣聚精殫心久任責成尙憂其難濟而今又未經一歲數遞如此則誠不無收拾不得之慮其爲憂不但在於災邑而已荒政而已特仍前任俾奏成效恐不可已也批以所請依施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11월 17일(병술)>

㉔ 命華城府分奉常寺所管作錢條小米一千五百石以嶺南右兵營軍餉米取用

㉔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度所報則以爲本府分奉常寺所管關西年例作錢小米一千五百石該道以各邑停捧夥多錢荒甚於穀荒不得作錢從他區劃爲辭矣享需所重關係自別而關西事勢難於如例取用則不可不從他道移劃嶺南右兵營軍餉米中一千五百石劃給該府使之從便取用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11월 23일(임진)>

㉔ 命水原府未捧還餉依狀請仍停留守 金履度推考

【목】 備局啓言頃因年分狀請水原稍實面各年舊還餉三分二使之收捧矣卽見該留守 金履度狀啓則以爲歲律垂盡封倉在卽而民勢窮乏捧納無路稍實各面所在戊辰己巳停退條中當捧各穀合五千五十五石零己巳仍未捧當捧條各穀五百十四石零依尤甚面例竝許全數仍停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既以稍實之面里亦請舊還之全停則將無可捧之日徒啓拒納之習後弊所關切難開路而第今封倉有限歲除隔日五千餘石之此時督捧已無可論依所請姑令仍停守臣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12월 24일(계해)>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則論賞一款不必舉論其所論勘當以元牧之實總較其孳產與故失之多少咸與前監牧官 李命圭牧馬元總二百五十九匹內孳產爲九匹故失爲九十三匹之多身爲掌牧之官不能盡心攻駒產則既若是數少故失則又若是夥然李命圭令該府拿問處之馬籍之春秋磨勘自有其限而鐵山秋等馬總尙今不報雖曰兼牧循例舉行無難愆期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 安德恒罪狀請令該府拿問勘處允之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張漢宗時任玄烜 所管二牧場辛未籍付馬一百六十三匹前任張漢宗所報今生馬十一匹時任玄烜所報今生馬十一匹合馬一百八十五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張漢宗所報故失馬三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五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12년(1812) 12월 26일(을축)>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華城府 嘉善李廷泰通政朴道亨等二人忠義申福在閑良尹亨章 張翼道 李以金 (…)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1월 3일(신미)>

【강】 健陵 顯隆園展謁命以二月二十日爲之

【목】 因禮曹陵幸取稟教以健陵 顯隆園爲之以二月望後擇入○因禮曹展謁擇日草記教以以二十日爲之○兵曹 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令二月二十日出宮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二十一日健陵展謁親祭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 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二十二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2월 2일(경자)>

【강】 命申相祿復科

【목】 禮曹啓言乙卯閏二月華城文科拔榜人申相祿復科依大臣議施行事判下矣請復科榜目修正以入紅牌成給允之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2월 22일(경신)>

【강】 拿處水原中軍 沈公燁

【목】 刑曹啓言幼學尹之弘妻金氏呈狀以爲其夫與沈公燁之子膺祖自來相親昨年臘月往膺祖家同宿三日仍往溫陽矣其家失物適會其時致疑偷去送婢搜家書托於其父定校上送以惡刑等說威脅而其夫自鄉歸路得聞此說不勝羞憤服毒自殺於果川店沈公燁之偏聽癡子送校威脅使無累之之弘羞慚自殺若論坐尊長之律當以公燁爲首其罪狀請令該府拿問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3월 1일(무진)>

강 水原判官 鄭致愚以留守 金履度卒逝馳啓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3월 12일(기묘)>

강 以李益運爲水原留守 尹序東爲開城留守 竝備薦也命接慰官及差備譯官預爲差出

목 備局啓言卽見東萊府使 趙貞喆狀啓則以爲對馬島主 平義功退休告知差倭先文頭倭今已出來矣京接慰官及差備譯官堂上堂下各一員預爲差出待差倭出來後下來接待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差倭出來後接待之節既有應行之已例接慰官差備譯官卽爲差出禮單等物照例舉行之意請分付該曹允之<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3월 13일(경진)>

강 命時囚安載述等議處

목 禁府啓言陰竹縣監 安載述原情以爲渠於前月二十六日到任後卽爲報營而除拜日與辭朝日字有違格式之意論題故更爲修報之際適值發巡轉至楊州巡到所呈納故未免遲滯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水原中軍 沈公燁 原情以爲去年十二月得見渠子膺祖所報則所着衣服等物見失云云而伊時本營捕校適上京故渠家失物形止兼爲探來則洞居尹之弘連夜來宿曉還其家而房內衣服無一見在所謂尹之弘非但有班名亦與之親熟故置而不問矣乃於之弘身死之後其妻以其夫羞慙於捕校之恐喝自斃於果川店舍等說告於秋曹而之弘自鄉歸家經數宵作故一洞之所共知渠亦接隣故聞之亦詳則作故於果川云者已是意外且捕校之往造其門在於去臘月十七日而飲毒自斃於四十日之後者尤不成說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又啓言兼弼善 洪命周原情以爲日前吏文製述榜目試券經宿不納故援引院規果有試官推考該吏科治之請而達辭之後徑先知委至於郎官初不發牌只以該吏科治知委秋曹則郎官亦復誤認而入來云文學 李應奎原情以爲吏文製述試券榜目經宿遲滯故果有援例請罪之舉而只先達辭未及草記徑先知委致使郎官錯認入來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又啓言洪原前縣監 具明源原情以爲繡啓中釜鼎堆積云者荒歲酒禁爲慮糜穀而犯禁者杖囚而已雖在法典之贖一不徵捧則釜鼎代納之說果不襯着魚藿狼藉云者商船稅錢各減半稅以錢收稅烏可謂魚藿狼藉乎私債繫於公債云者公債之徵捧尙且爲難則私債雖欲移繫於公債其可得乎貧訟屈於富訟云者聽訟只卞曲直立落不繫貧富則安知孰貧而孰富乎賑恤苟艱云者設賑時自監營移劃北穀折米七千石絡續船運未嘗絕巡則苟艱之說初不近似也糶糴盈縮云者捧還與分給俱爲斛量而如有鼠縮則充補授之自是例也斗量駁雜之說亦未可曉也一番行查可卞虛實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又啓言延安府使 權峻原情以爲本邑連值大歉民情萬萬遑急雖力加催督末由收納畢竟未捧若是夥然云曾經侍從請議處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3월 14일(신사)>

강 水原留守 李益運 開城留守 尹序東疏辭新除竝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3월 15일(임오)>

강 給朝官六十一歲人食物

목 戶曹啓言因漢城府草記行會外邑居生朝官年六十一歲中可以食物存問人水原府前縣監 孔述祖驪州牧 軍資監直長 李俊模 龍仁縣前忠翊將 李鍾三 長湍府前權管 朴處義 平山縣前持平 蔡趾永 陰城縣前清風縣監 朴民淳 清風府前縣監 權中楫 洪川縣前主簿 金相和 晉州牧前佐郎 李志容前縣監 成東一 丹城縣前主簿 權必度 龍川府前典籍 李以澹自各其道守臣狀聞啓下矣依前例各食物米一石猪肉三斤活鷄二首令各該地方官磨鍊題給以某樣穀會減而畿邑居生人已自本道題給丹

城 權必度 龍川 李以澹在京時已爲題給請竝置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3월 16일(계미)>

강 命時囚洪命周等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兼弼善 洪命周 文學 李應奎等照律各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又啓言延安府使 權峻照律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又啓言水原前中軍沈公燁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追埋葬銀一十兩私罪施行又啓言陰竹縣監 安載述照律答四十收贖付過還職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3월 18일(을유)>

강 湖南暗行御史 洪大浩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 (…)華城判官 鄭致愚熟手劇務處之裕如糶稅均平口碑載路 (…)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4월 13일(경술)>

강 許施華城留守 李益運等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華城留守 李益運以荐歉之餘農糧艱乏狀請本府留庫米租太合七千一百六十石始興等四邑餉租五千二百石加分開城留守 尹序東請各鎮倉各穀合四千五百四十石加分咸鏡 監司 金履陽請元還軍餉與交濟久置留庫中折米八千石加分矣請竝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5월 5일(신미)>

강 飭諸道農形雨澤

목 因廣州留守 李肇源雨澤狀啓教以甘露洽然萬萬至喜得雨狀啓見之民事弛憂農形這這馳報事分付又因水原留守 李益運雨澤狀啓教以甘露洽然聞之萬萬至喜得雨後狀啓見之民事弛慮農形這這馳報事分付又因江原監司 李好敏雨澤狀啓教以甘露洽然聞之萬萬至喜得雨狀啓見之民事弛慮農形這這馳報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5월 17일(계미)>

강 給漢城府及水原府額戶恤典

목 漢城府以今番雨水南部民家五間全額啓教以恤典令該廳卽爲題給事分付○水原留守 李益運以積水泛溢民家二十戶額壓馳啓教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7월 13일(정축)>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南公轍 參議 金會淵 兵曹判書 徐榮輔 參判 申光軾 參議 鄭景祚 參知申在明進

목 教曰生民休戚專在於守令守令之治不治亦係於初仕之擇不擇每當都政歸於例飭而已今番則誠心對揚俾有實效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亦爲各別收用事分付兩銓○教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教曰西征將領收用事曾有飭教矣幾何收用乎今番都政各別調用事分付兩銓吏批以徐龍輔爲內醫都提調 鄭致愚爲密陽府使 李秉奎爲新溪縣令 趙國仁爲木川縣監 李在謙爲懷仁縣監 閔師寬爲高陽郡守 吳淵常爲安東府使 洪履簡爲慶州府尹 李寅會爲興德縣監 權聖祐爲巨濟府使 元永駿爲固城縣令 李忠運爲甲山府使 李基鼎爲穩城府使 李謙會爲豐川府使 李運春爲海美縣監 白師健爲大靜縣監 金箕憲爲尙州牧使 金思義爲晉州牧使 沈能岳爲水原判官 朴宗正爲承旨 洪集

圭爲錦山郡守 鄭東晚爲載寧郡守 朴宗稷爲白川郡守 李好敏爲吏曹參判 許珩爲慈仁縣監 徐鳳輔爲永柔縣令 朴宗輿爲瑞興府使 金學淳爲順天府使 鄭益行爲鎮海縣監 宋啓榮爲南原 縣監 韓用誠爲通川郡守 金芝淳爲咸陽郡守 金箕曾爲甌山縣令 李厚敍爲積城縣監 柳遠鳴爲朔寧郡守 李勉沖爲軍威縣監 金銖爲鎮安縣監 鄭元容爲兼弼善 李在紹爲魯城縣監 黃稔爲陰城縣監 尹鍾烈爲永同縣監 趙弘鎮爲江原監司 李惟命爲伊川府使 元永道爲昆陽郡守 尹守任爲漆谷府使 李夔秀爲機張縣監 徐龍輔爲冬至兼謝恩正使 曹允遂爲副使 柳鼎養爲書狀官 柳聖台爲碧潼郡守 尹載鐸爲河東府使 朴基成爲渭原郡守 李升權爲茂山府使 韓用鐸爲大司憲 柳相祚爲大司諫 宋啓榦爲執義 尹久東爲司諫 權俗 夫宗仁爲掌令 閔鼎秀 許兢爲持平 朴著壽爲獻納 李中鎮 洪遠謨爲正言 李在奎爲始興縣令 朴宗慶爲右副賓客 具載恒爲光陽縣監 沈象奎爲知敦寧 趙萬元爲戶曹參判 權丕應爲禮曹參議 元在明爲大司成 元錫範爲宣陵參奉 趙雲明爲康陵參奉 任百謙爲顯陵參奉 李時佐爲永陵參奉 李大在爲溫陵參奉 朴宗濂爲穆陵參奉 李友秀爲童蒙教官 李魯應爲東部都事 金宅善爲明陵參奉 金東弼 李敦源爲 假引儀 錫範以下竝初仕也○兵批以李若愚爲副率 徐有鳳爲全羅兵使 尹郁烈爲釜山僉使 柳相斗爲厚州僉使 金憲柱爲高嶺僉使 郁烈以下竝邊地也 李仁默爲加里浦僉使 崔重教爲加德僉使 柳相穆爲法聖僉使 仁默以下竝履歷也 李春熙爲京畿中軍 金喆勳爲尙州營將 李鵬錫爲大邱營將 李井會爲慶州營將 李重協爲順天營將 春熙以下竝新資也 洪命周爲北評事 李文會 李普天 李錫奎爲同知 朴宗柱爲副總管 李閔彬爲訓練正 李恒權新通 具載默 李完植爲訓練副正 安光貞 李應植 李周豐 李東膺竝新通 李儒慶爲副總管 徐有膺爲翊贊 朴兢淵爲宣傳官 李濟弘爲武兼 申彥模 李道英 張啓豐 陳環爲部將 全萬弘爲守門將 兢淵以下竝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7월 28일(임진)>

㉔ 宣傳官 金學基等以農形摘奸書啓

㉕ 金學基書啓以爲臣奉聖教出自興仁之門由廣州轉向利川農形看審則廣州今番雨水別無大段潰決覆沙之處農形則早稻幾盡向熟晚稻以雨水之頻仍間有未及發穗者黍粟豆太亦多向熟木花方張開花結穎來後日氣調和則可期豐稔利川田番各穀與廣州別無差等而大川溢流平地沿邊低下之處或有成川覆沙之患○金鎮永書啓以爲臣奉聖教馳往西郊 弘濟院 梁鐵坪 高陽之黔巖等坪及楊州之新穴等面轉向坡州與長湍諸處看審則早稻舉皆向熟洞沱沓幾盡發穗晚移方張胚胎而冷雨頻仍東風間吹穗發差晚早黍粟已盡入實或有刈取早豆太幾盡結穀晚黍粟發穗晚豆太茁茂結穀木花幾盡結穎而晚時雨澤跨朔頻仍山水急流之地沿邊低下之處間多浦落覆沙之患四邑農形禾穀則乾播爲最洞沓次之田穀則舉皆豐登○柳信儉書啓以爲臣奉聖教自崇禮門外轉往果川縣田番各穀看審則今番雨澤不至於覆沙潰決之境農形則早稻向熟中稻幾盡發穗晚移秧方張胚胎豆太 木花或開花或結穎黍粟唐亦皆向熟自果川轉向廣州境遍審華城府及始興縣諸郊則各穀之成就與所經各處小無差爽○申義直書啓以爲臣奉聖教馳往北郊自興仁之門外至麻田南面農形看審則東郊及楊州各面早稻黍粟向熟豆太 木花已盡結穎晚稻早移秧間或發穗晚移秧間間胚胎根耕木麥方張起花而田穀則無前大豐沓穀則以冷雨之頻仍東風之連吹不如田穀之盛積城及麻田各面黍粟豆太唐稷木麥等穀稍勝於楊州境內禾穀則不如楊州今月初五日雨澤則少害於沓穀而田穀則尤得茁長探問前路農形則田穀無前登稔沓穀則不如昨年云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8월 8일(임인)>

㉔ 命沁都部將創設事置之束伍後部陞爲軍官

㉕ 備局啓言卽見江華留守 洪義浩狀啓則以爲本府出身祿仕無階舉皆虛老由是而人不願科武技漸遜長寧殿守直衛將四人中二窠屬之於有薦出身稱以部將依華城 華寧殿守門將例仕滿四十朔後自兵

曹入啓調用於京職初仕事請令廟堂稟處矣無論東西銓雜歧多門仕路漸淆雖不得一齊汰冗更何可創出哉請置之允之又啓言卽見江華留守 洪義浩狀啓則以爲本府四部軍制中左右兩部稱以軍官前後二部稱以束伍去己亥年更以前部請陞武旅軍官今則後一部只有束伍之名而軍官與束伍之役無彼此之別特以名目稍異一充束伍舉皆賤棄間多有逃亡者今依己亥已例以束伍爲順旅軍官事請令廟堂稟處矣四部之軍其制惟同而三部則陞軍官惟後一部獨編束伍果爲軍丁厭避之端而所謂軍官與束伍爲名雖殊應役無異守臣所請既無加損於軍制必爲慰悅於軍情束伍後部與前左右三部竝陞軍官名色之意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8월 28일(임술)>

㉔ 備局以華城 嶺南災實分等覆啓

㉔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災實分等狀啓則備陳穡事災損之狀仍以爲未移晚移覆沙等災合爲八百八十九結四十七負零事目災二十五結外不足災八百六十四結零特許準劃丁卯停退各穀依已例仍停戊辰己巳停退未捧各穀限三分二仍停三分一當捧條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推奴徵債限明秋防禁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穡事之始豐卒瘁漢南皆然本府以近海鹹鹵之地受損偏多地部所劃之結固難均俵於被災各面而至於八百餘結之加請有欠精約事目災外六百結特爲加劃而丁卯以後停退與未捧各穀多至一萬三千餘石雖緣荐歉民情切悶而如非大無之年則量宜分數漸次收捧在所不已丁卯條則依所請仍停戊辰己巳停退未捧條之三分二請停未免過多限折半仍停折半當捧條以相當穀許令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推奴徵債防禁事請依施又啓言卽見慶尙監司 金魯應分等狀啓則知禮等十三邑置之尤甚梁山等三十八邑置之次昌原等二十邑置之稍實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而各邑災結之數災民賑救之方迫于登聞爲辭矣其一面里分等雖是禁條今年災實優劣懸殊一從面里區別事也其一舊還及昨年停退各穀無論三等邑竝許仍停事也其一順興還穀中限年分捧條之今年當捧者居昌 慈仁昨年末捧各穀特令隨力收捧事也其一還穀尤甚邑折半之次稍實邑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漕運各邑中尤甚之次邑昨今年拯劣米太停捧事也其一山城還餉今年當捧條中限折半仍留平倉事也其一被災邑京外徒流之數多者量宜移送於道內稍實邑而無論三等邑亦許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今秋穡事之大違始料諸路同然統而論之則歉多而穰少分而言之則峽優而野劣以嶺南幅圓之甚大當今年災實之易混分三爲等必有裁量依所請施行執災之政大關民隱苟欲至精至密毋約毋濫則就三等之邑分面分里逐坪爬櫛然後虛實得中奸僞莫售面里分等依近例許施新舊還之一時竝督誠甚可悶舊還則特許仍停至於昨年停退條便是新還尤甚邑外竝令限折半收捧順興還穀之今年當捧者居昌 慈仁之昨年末捧者合而計之幾準萬包雖難嚴督於遇災之民亦不可一任其寬緩另飭該邑使之勿亟勿徐從便了勘還穀之準折代捧已許於遇歉他道依道啓分等許施待明秋還作本色尤甚之次邑拯劣米太之停捧山城餉還之半留平倉被災邑京外徒流之移送稍實邑三等邑之勿定配所推奴徵債防塞事請竝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10월 24일(정사)>

㉔ 命華城 分奉常寺支供條以嶺南右兵營軍餉米劃給

㉔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所報則以爲本府分奉常寺支供條關西所在小米一千石每年作錢取用而今因本道之錢荒不得如例作錢鄉軍接濟小米元穀五千石入於辛壬兩年停捧蕩減及賑資補用所餘爲三百四十七石零則五百石耗條已是皮不存之毛上項支供條一千石代錢三千兩以京外某樣錢穀姑爲給代鄉軍接濟條五百石自今年永爲給代爲辭矣亭需所用關係自別鄉軍接濟亦是本府經用之不可闕者而關西事勢既無以如例取用不可不從他道區劃嶺南右兵營軍餉米中一千五百石劃給該府使之從便取用而至於鄉軍給代條之永爲換劃則更觀來頭關西穀停退及未捧條之收納實數請從後稟

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11월 18일(신사)>

강 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罷懷德縣監 徐英修

목 狀啓以爲本府自奉眞殿之後京外奉命之行及至城門必先去蓋不敢勸馬而今者懷德縣監 徐英修陪奉該道箋文路過本府城內晏然張蓋狼藉勸馬門卒與府吏挽沮而乃反棒打門卒摔曳該吏舉措駭悖懷德縣監 徐英修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12월 6일(기해)>

강 命湖西賑資及添還穀依狀請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忠淸監司 趙貞喆狀啓則以爲尤甚舒川等十六邑鎮之次邑中全義等十一邑不可不設賑北穀折米二千石嶺南穀折米五百石元山穀折米六千石均廳軍作穀折米五百石補還穀折米四千石合折米一萬三千石許劃空名帖六百五十張成送而道內穀母論還軍餉量宜移轉而他道穀折米限三萬石劃下添糴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歲色已窮賑期不遠不可屢煩往復虛費時日以本道所在北穀折米二千石嶺南穀折米五百石元山穀折米三千石均廳軍作穀折米五百石補還穀折米四千石合一萬石許劃則比所請雖減三千石而以此一萬石精抄精俵則可以均排邑鎮麥前資活使之從長塗抹趁期舉行畢賑後餘穀依例還錄至於還政之重不下於賑政而道內穀總無以繼巡則移粟之請勢所不已第今穀渴之弊各道同然停蠲連年轉移相續雖是有裕之道亦有不閔之歎而況歉歲役民移穀最甚今此三萬石之請設欲從施其勢末由以嶺南 備局軍作米南倉錢作米中四千石湖南 華城互換米三千石海西元賑穀三千石合折米一萬石劃下以爲及期運來精約需用之地空名帖六百五十張請亦爲成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12월 16일(기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論賞一款不必舉論而其所論勘以昨年元牧之實總較諸當年留放之數額江華牧馬元總四百九十七匹內故失爲一百六十九匹牧政申飭法意何如而身爲掌牧之官不能盡心攻駒故失夥多元總漸縮馬籍之春秋磨鍊自有其限而豐川則秋等馬總尙今不報留放數額無以詳知故以春等所報仍爲錄啓雖曰兼牧循例舉行無難愆期自致犯科當該兼監牧官 草芝前僉使 徐在元 椒島僉使 金壽玉請令該府竝拿問勘處允之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玄烜所管二牧場壬申籍付馬一百五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六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三匹 (…)

<일성록, 순조 13년(1813) 12월 25일(무오)>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水原府 朝官秩折衝前縣令 趙光存等二人 (…)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월 3일(을축)>

강 命水原府梅香橋改爲石橋

목 水原留守 李益運啓言水原府城內梅香橋卽駕臨東將臺御路也每歲造成木橋而每經一番大雨輒致圯潰非但橋圯而止土木流水門湮塞畢竟至於城堞水門因此壞破顧今掄弊之方無出於營造石橋而事役既鉅又係新創臣不敢擅便敢達矣請下詢大臣處之予詢大臣領議政 金載瓚曰木橋改爲石橋則非但觀瞻之爲美實爲守護城堞之一助臣於此豈有異見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2월 10일(임신)>

㉔ 水原留守 李益運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補植疏別馳啓

㉕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樹木茂密處疏別及稀疏處補植之役今月初三日十一日至告訖疏別境界及補植數爰後錄馳啓後健陵外禁川橋外補植松木一百三十株御路左右邊補植檜木四十株大皇橋川邊播植橡實三石松木四百五十株自主峯城皇山松山石串至間間疏別顯隆園 葛峴北麓補植松木五十四株檜木七十五株雜木一百二十三株自洪範山鳳鳥峯南麓至間間疏別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2월 12일(갑술)>

㉔ 命水原留守 李益運推考舊還待秋準捧

㉕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以爲舊還當捧條係是不可不捧者而稽事存歎民勢赤立而今若一事嚴督則實有民穀兩失之慮請令廟堂稟處矣舊還當捧既已自廟堂稟處定分數行會則事當及期準捧而未捧之數若是夥多揆以糴法極涉未安昨昨年歉荒畿沿尤甚臨歲催科勢同弩末必難準捧守臣之首實啓聞容或爲然姑先推考請使之待秋成一準捧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2월 22일(갑인)>

㉔ 平安監司 鄭晚錫疏陳本道矯揉之方賜批

㉕ 疏略曰向者清北土賊之變亦豈無所因而起耶本道前式人戶總計爲三十萬二千八百四十四男口總計爲六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四而今式則僅爲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七戶四十萬二千九百七十二口戶口所減者并過三分一有餘此非獨兵革饑癘之所傷夷而其所由來者久矣其所以懲前毖後之道有不容少緩而其要在於保民保民在於祛弊就其切急者言之則曰軍政也曰田役也曰庫債也軍弊爲尤甚本道營邑鎮所屬軍官軍保等有布無布各樣名色合爲三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名昔者人民殷庶且其俗尙武好氣編伍充額無甚苟艱俗習漸淪奢濫漸滋聞役名如惡疾視軍籍如鬼簿爲官長者不能禁遏圖囑多逕賄賂填門所謂鄉任儒任校列之任爲閑丁逋逃之藪於是黃白疊役紛然竝起下戶之無財無力者安得不流散乎此軍政之所以民散也本道田案疏略忒甚初無字號懸錄又無步尺記識而年久斷爛大半沒字故豪右兼并奸細侵欺或無土無人而有結稱之以虛結浮結而且其土也六等居下其稅也三分減一較他道稍輕故歲值歉荒而絕罕給災窮民之自己陳稅尙難白徵況其許多荒廢逐年移徵於統首社隣則安得不流散乎此田役之所以民散也本道支勅所需及廩俸支供率多以債殖取給營邑所有債本合爲六十八萬一年九百八十兩零而都作臥債便成鬼錄而什二取其殖十年甲倍人亡代易本錢自在或以私貸互換或以虛名混錄追呼徵督遍於一境則安得不流散乎此庫債之所以民散也臣故曰戶口之減縮不獨由於兵荒饑癘而實由此三弊也本道之出於民者專付營邑不問出入蓋所以寬民力而固邊圉也昇平日久恬嬉成習生之者少而用之則多百戶所納而責之十戶笞肉捶骨日朘月削及夫辛壬便有呼吸存亡之機靜惟厥故寧不體粟必欲祛此三者之弊軍政則量宜減額而較計戶丁定其里總田役則盡數減稅而成出量案正其經界庫債則詳覈減本而改定式例節其用度然後子遺黎民庶可以支保也查陳減稅改式減債固難時月間率爾施措而軍政減額不可不及今速圖今式男丁四十萬二千九百七十二口而就其中各營邑鎮驛所屬校吏奴隸館軍牧子及世鄉世儒前銜出身生進勳裔校生其他老弱廢篤疾許多應頤之類假量計除必不下三分之一則所餘不過二十六萬八千六百餘口將何以辦得三十三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名元總而俾無無布闕額二萬五百十五名有布闕額八萬一百九十八名乎各邑闕額分作九等尤甚處減折半其次減三分一以次遞減至于十分通一道元數而合計之則所減恰爲五分之一矣無布軍亦依此例特許量權減則臣謹當取考道內籍簿分數均排於各邑又使各該邑逐坊逐里一遵本道分里定總之舊規無有彼重此輕偏苦偏歇之患也臣聞古人曰兵務精不務多使斯民安生樂業咸知親上死長之義則一城皆兵

一邑皆兵可使制挺而禦敵故相臣 閔鎮遠出守水原也以其人戶之流散請減正軍之額故重臣李台重爲本道監司也亦以逃故之難充汰減收布軍一萬餘名臣昨秋以此事陳啓既被大僚之請推更何敢煩複而實無從他變通之道敢此冒甲道內有布軍之分等已減及無布正軍之幾許當咸竝爲條列于下伏乞下臣此疏于廟堂商確採施則臣雖伏嚴誅亦有榮矣一各邑所屬軍官軍保各樣名色之納布一疋或半疋納米六斗或三斗者總計爲二十二萬一百三十名而闕額之分九等所減爲四萬二千三百九十八名待各該邑民戶之稍增漸復舊額一監營舊有捉虎軍五千名肅宗丙子增設五部改號別武軍又稱壯十部而元軍合爲一萬一千一百名此軍乃是本營軍制中最大者不可不準充原額而新設壯中衛三哨旣爲壯十部中壘所屬則中部三哨軍三百三十三名就闕額中減數而以壯中衛填補其空闕一監營所屬又有巡別抄十六哨而其制置之繁重不及於壯十部此則只留六哨分作左右司以寓存羊之義一監營屬馬兵元數十二哨而馬兵與步軍有異軍裝馬匹所費不些逃故有頃必以族代及於姻戚是故馬兵之家不與之婚娶且於入防時見之則至窮至劣無不賁馬雖使準充緩急無恃此則限折半減哨不害爲權宜之道一道內五營所管各邑在壯武隊精抄三手軍及清北獨鎮諸邑所屬團束步兵元總合爲三萬五千二百四十四名而其所作哨多寡不均或以八九十名爲一哨或以一百名爲一哨又或以一百二十名爲一哨一營之中部各不同一部之中司各不齊就元數中限五千石減額而均其哨例一其軍制一各營各邑所在馬兵元總爲三千五百八名此則限一千二百名減額恐無大損於戎政一平壤 慈母 黃龍三城所屬守堞軍以其收布之故混入於分等減額之中而不成哨制實有違於綢繆之義蓋此守堞有元軍又有兩保元軍則納布半疋保軍則納布一疋所納有多寡今若就兩保中減其一保充補於元軍及保軍之闕額而元軍亦竝收一疋布則減額雖多而無損於正軍收布似縮而可支於需用但元軍若值城操之年一疋納布誠爲可矜標下舊無保軍而自今增置收其布逐年儲留則足可作元軍赴操時半布給代之資以此變通或可爲隨時矯揉之道批以疏辭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2월 26일(무오)>

강 命華城及五屬邑留庫穀依狀請特許加分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則以爲本府荐歉之餘民勢赤立此時仰哺惟是還分而還餉零星排比極艱本府與屬五邑留庫中租一萬一千石米五百六十石太九百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數少還餉排巡不得方農民情若是渴悶諸道已施之例勢難靳持本府與五屬邑留庫中租米太請依狀請特許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4월 18일(기묘)>

강 命空名帖三百張成送于水原府

목 領議政 金載瓚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所報則以爲本府東將臺御路石橋修築物力不可不別般變通空名帖限四百張依已例啓稟劃下爲辭矣空名帖三百張請依所請成送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4월 25일(병술)>

강 命嘉善李漢良邊將調用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則以爲本府梅香橋改築之役臨陂居嘉善李漢良願納二千兩合有褒賞之道請令廟堂稟處矣日前江華城役時願納人亦許顯賞今則以遠道之人數旣倍多役處所重比他自別請李漢良特施邊將調用之典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6월 14일(계유)>

강 命丹城縣監 徐珽修 訓戎僉使 柳英達 華城府橋役時監董諸人論賞依兵曹覆啓施行

【목】兵曹啓言觀此慶尙監司 金魯應狀啓則丹城縣以至殘之邑官廩頽圯軍器朽破而該縣監徐珣修捐廩經營一新修葺軍器公廩新備修改數乏後錄馳啓令該曹稟處云矣其在激勸之道似當施以陞敘之典係干恩賞上裁從之又啓言訓戎僉使 柳英達論賞更令該曹稟處事命下矣該僉使捐廩經紀改築城堞創設武士自備戎具賑飢革罷等許多實蹟至登繡褒誠爲嘉尙而既有癸丑定奪前僉使 柳英達 防禦使隨窠調用似合事宜係干恩賞上裁從之又啓言觀此華城留守 李益運狀啓則本府梅香橋繕修之役今已竣事監董諸人裨校以下工匠等後錄馳啓令該曹稟處云矣今此造橋役甚浩大監董諸人効勞既多其在激勸之道合有區別論賞之舉而都廳中軍具綜此等監董係是職分置之監董前虞候 李重協 別看役前郡守 權思億前縣監 金星翼施以加資策應監官前引儀 李希珥 別看役前縣監 鄭履權相當職調用牌將司果 林致彥帖加成給似合事宜係干恩賞上裁從之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6월 20일(기묘)>

【강】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李肇源 參判 李好敏 參議 徐有聞 兵曹判書 朴宗來 參判柳口參議 鄭景祚 參知 李德升進

【목】敎曰初仕守令各別擇差事分付兩銓又敎曰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拔例收用事分付兩銓又敎曰雖非親政尙瑞院官員注書依例陞六又敎曰水原判官以鄭漪擬入○吏批以鄭持容爲朔寧郡守 柳仁根爲安山郡守 洪秉翼爲交河郡守 金萬鍾爲龍仁縣令 李興愚爲兎山縣監 沈來永爲洪川縣監 林斗鎮爲麟蹄縣監 金履會爲泰仁縣監 鄭煥恭爲眞寶縣監 金熙臣爲咸昌縣監 趙基復爲唐津縣監 李敬熙爲三和府使 李儒燁爲楚山府使 申顯祿爲麻田郡守 白海鎮爲吉州牧使 任聖阜爲長湍縣監 李櫓爲泗川縣監閔時榮爲橫城縣監 權徹爲德山縣監 南志或爲富寧府使 李仁泳爲三水府使 柳可源爲南海縣令 安敬國爲蔚珍縣令 李堉爲校理 李鍾運爲副校理 洪命周爲修撰 李晉淵爲兼司書 李義肇爲注書 徐能輔爲同經筵 尹明儉爲端川府使 尹載奎爲明川府使 安光貞爲長連縣監 尹之鉉爲襄陽府使 李義甲爲禮曹參判 金會淵爲禮曹參議 李乘運爲肅川府使 李元八爲司諫 李致祐 李祖馨爲掌令 祖馨及李泰熙 金景煥竝新通 金裕憲 洪益聞爲持平 裕憲 益聞及黃基安 姜斗煥 尹心圭 李基承竝新通 韓用鐸爲大司憲 南履翼 爲大司諫 南周獻 沈能岳爲正言 周獻 能岳及申綽 任存常 朴台壽 李元延竝新通 李敬參爲副修撰 李周豐爲仁同府使 李教源爲司書 徐榮輔爲冬至正使 尹尙圭爲副使 金鐸爲書狀官 尹命烈爲江陵府使 朴宗琦爲慈山府使 洪大浩爲北青府使 趙鎮宣爲林川郡守 朴宗恒爲安峽縣監 李口爲鏡城判官 洪起燮爲應教 李完植爲咸平縣監 權俗爲獻納 鄭漪爲水原判官 金魯應爲大司成 鄭基直爲童蒙教官 鄭耄爲慶基殿參奉 趙啓煥爲泰陵參奉 宋明圭爲元陵參奉 金履祺爲永陵參奉 嚴著 爲翼陵參奉 鄭錫教爲長陵參奉 宋啓栢爲敦寧參奉 閔元鏞爲健陵參奉 黃基協爲健元陵參奉 吳玟爲昌陵參奉 徐兢修爲弘陵參奉 洪百泳爲昭寧園守奉官 金敬淵爲典獄參奉 楚珏爲安陵參奉 基直以下竝初仕也○兵批以洪義浩爲都總管 李壽成爲同知 李恒權爲公州營將 柳文儉爲安東營將 李晉會爲洪陽營將 李吉會爲江華中軍 朴宗文爲古群山僉使 李鍾穆爲北評事 朴宗正爲都總管 權常愼爲副總管 閔植爲群山僉使 李義權爲訓練副正 義權及李應植 申命源竝新通申縉爲副率 金鏞 趙存中 李光龍爲宣傳官 崔光鉉 李載遲 尹得燁爲武兼 李勛 李文馨 姜四哲 諸安國爲部將申德賢 閔致旭 李義臣爲守門將 鏞以下竝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6월 24일(계미)>

【강】拿處竹山前府使 鄭漳等

【목】義禁府啓言即見京畿監司 朴宗薰狀啓則竹山庚午府使 閔致愼辛未府使 鄭漳壬申癸酉府使 李源祖 麻田己巳郡守 李口庚午辛未壬申郡守 尹守晚癸酉郡守 李儒燁 楊根乙丑丙寅丁卯郡守 李教源戊辰己巳郡守 金載謙庚午辛未郡守 宋畊玉壬申郡守 鄭度采癸酉郡守 權口 陽城戊辰縣監

鄭在中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縣監 徐孺修癸酉縣監 李重鉉 積城丁卯縣監 任希彥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縣監 南陽進癸酉縣監 南達孫 陽智己巳縣監 申錫耆庚午辛未縣監 李是鉉壬申縣監 康達秀癸酉縣監 朴性來 砥平丁卯縣監 南履正戊辰己巳庚午辛未縣監 南迪老壬申縣監 趙鎮衡癸酉縣監 閔師膺指名現告矣鄭漳 李源祖 尹守晚 李儒燁 李教源 鄭度采 鄭在中徐孺修南陽進 申錫耆 南迪老 趙鎮衡 閔師膺今方待命拿囚李口下去鐵原地李是鉉下去**水原地**康達秀下去德源地金載謙以長水縣監時在任所權口 南達孫 朴性來俱在任所依例竝拿來李重鉉遭其母喪下去陽城地依法典給暇過葬後拿囚閔致愼 宋畊玉 任希彥 南履正竝已身故云罪名請勿論允之教以待待命拿囚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8월 10일(무진)>

ㄱ 戶曹以各道災結分俵啓

ㄴ 該曹啓言今年年分俵災之政比常年十分商度分排磨鍊京畿癸酉元摠四萬二百五十四結內給災二千結實結三萬八千二百五十四結**水原府**癸酉元摠五千八百十結內給災一百五十結實結五千六百六十結廣州府癸酉元摠二千八百四十五結內給災四十結實結二千八百五結忠清道癸酉元摠十二萬五千七百四十結內給災五千結實結十二萬七百四十結全羅道癸酉元摠二十一萬七千二十四結內給災一萬結實結二十萬七千二十四結慶尙道癸酉元摠二十萬五千六百五十六結內給災一萬結實結十九萬五千六百五十六結黃海道癸酉元摠七萬三千七百七十三結內給災五千結實結七萬三千二百七十三結江原道癸酉元摠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九結內給災一百結實結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結兩界則曾無比年給災之規依例比摠而咸鏡道比壬申平安道比辛酉今此給災之較諸近年從厚磨鍊諸道道臣果能精白一心嚴飭守宰詳覈虛實平均分俵無一民冤徵無一把濫漏則以此俵災庶可均排而有裕加請一款切勿舉論之意分付諸道至於代播蠲稅一事卽被旱水田無望移秧之處以相當穀許令代播而代播之穀又慮未及食實仍許蠲稅從前諸道雖非遇旱之時亦多有反耕再播之處此等之類若或冒稱代播一例蠲稅則非但大有欠於覈實之政濫漏冤徵均之非朝家之本意更加嚴飭俾無虛實相蒙之患所餘災結磨勘後自當還納擅分直減明有法禁災結還實道臣拿處斷不饒貸旱田則以一年再耕之故元無給災之規今年磨勘時或有襲謬之弊則守令一依擅分例施行事嚴飭浦沙則浦落泥生覆沙還起事目不啻嚴截而一錄永災視若有土永災則逐歲增加還起則終不歸實事之痛惋孰甚於此各道量後陳之降等降續非但使民無冤三年減稅亦出於薄賦勸耕之政而諸道舉行慢不致意纔報還起旋稱還陳未嘗有過三年出稅之效其他火粟加耕不爲不多只以餘干把粟塞責報來揆以法意寧有是理今年則詳細覈實另加摘發大概狀一時從實修成冊上送如有濫雜隱匿違越事目之弊當該守令從重論勘各項應行等節一依年前事目磨勘後枚報狀聞之意八道及四都請嚴飭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8월 20일(무인)>

ㄱ 命罪人李商輅罪名蕩滌海南 朴熙敦等考律勘放

ㄴ 刑曹啓言猥濫擊錚人等原情依先朝受教後錄而取考其原情則西部 李復一爲父伸理事也負犯至重鐵案莫嚴而敢爲此瀆擾之舉者揆以防極涉猥越原情勿施海南良人朴熙敦其父時溫重被呂倅之杖棍竟至冤死乞令復讎事也邑吏之負逋拒納罪固不輕該倅之杖治督徵不是異事而因此致斃實是邂逅敢以復讎等說猥煩天聽非但民習之可駭抑亦後弊之難言考律重勘如非軍務與賊情則不得用棍法典所載而爲捧甘緡之吏逋肆行法外之棍治人命致殞民怨至此其委折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始興幼學李祖謙其父東萬旣蒙恩宥而以臺啓之未停尙在配籍乞令放釋事也罪犯深重臺啓方張而不思縮伏瀆擾蹕路者極爲無嚴原情勿施懲治放送床廬市民徐榮碩等其廬以十分役數百種進排見漏於六禁亂中生理旣絕資活無路廢業渙散將至瀕死乞令許入於六廬事也事非四件而瀆擾無嚴猥濫之罪考律勘處至於本事則分役旣多進排浩繁而不得同參於禁亂廬者其所稱冤容或無怪今春渠輩以此事鳴冤而

令該署從長決給之意覆啓蒙允矣尙未舉行者有何委折更令該署論理稟處高陽 童蒙 李殷伊爲其父才完殺獄稱冤事也實因端的斷案已具至登錄啓連行同推原情勿施嚴飭放送明川幼學朴潤大推尋錢財事也事係微細可呈營邑而肆然鳴金萬萬痛駭原情勿施考律重勘禮山沈氏爲其夫洪秉觀定配請放事也秉觀之當初所坐卽不過無賴輩作弊閭里之罪而烏配已踰一紀同罪亦皆蒙有不無稱冤請參酌放送允之教以李商輅事先朝洞燭無罪故將欲伸雪之聖意屢示於昔日矣此人鳴冤是矣李商輅特爲伸雪罪名蕩滌○西部 李復一原情以爲渠罪人商輅之子也渠父冤死桁楊幽枉莫暴渠兄弟坐配遠地次第放還渠從叔義明疏通之時筵教有曰商輅之風色等語自底觸諱逆則非矣乙卯春 **華城幸行**時特命渠妻入對慈宮於**奉壽堂**而上教縷縷昭晰至有姑俟快雪之命矣弓劍遽遺無所控訴邦慶荐疊霈澤旁流而渠父幽鬱之冤獨無由得暴於泉臺之下則渠之呼天呼父母不於此時更待何時蓋丙申諸罪人不幸多出姻婭之間而渠父則姓名不出於賊招事實無涉於獄情而只以書札句語同歸於逆案渠父以屢次辭婚之事積忤於賊臣國榮必欲甘心者已有年所適值鞫獄方張乃有乘時殲滅之計挾摘書札句語粧撰暗地罪案羅織百端竟置極典先大王筵教中逆則非矣四字揭若日星且有**華城**面教之謄下封書奉在家中渠父苟或眞有一分所犯則以我先大王日月之明豈有分析之筵教亦豈有丁寧之面諭乎伏乞特降處分俾雪至冤<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8월 21일(기묘)>

강 命關東 嶺西穀二千石移送**華城**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則以爲今年穡事望斷有秋來頭接濟無過還賑而穀摠無以繼巡就關東 海西中無論大小米皮穀限一萬石特許移割而若其還報之方更當商確區處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穡事判款開賑排還宜有他道穀移轉之請第以一邑民事至請萬石穀物已涉過多且今海西則方以京貿累萬石專委該道民邑之弊已無可言更不可以移轉之舉又責該道此則當有從他區處之方先以關東之嶺西各穀限二千石移送之意請行關該道該府允之<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8월 24일(임오)>

강 命辛德羽復科

목 禮曹啓言龍仁生員辛淳上言請其父德羽復科事而德羽庚戌年**華城**設科時入格至於唱名入侍而以無籍拔去無籍見拔自是定規而前後無籍或不載成冊而見拔者因其子之上言得蒙復科之特恩則今此辛淳之爲其父呼籲容或無怪而科第存創事體不輕請問議大臣稟處允之又啓言問議于大臣則領議政金載瓚以爲無原籍而入場已違科規因臺啓而拔榜卽循公議今於數十年之後存拔何論而但不入籍而或始拔還復無成冊而或因籲追付獨於辛德羽而仍爲永削宜有其子稱冤然而科體至嚴惟在上裁云左議政 韓用龜以爲新接無籍之人冒赴科試雖違定式無原籍無成冊而見拔者輒因呼籲次第還復則今此辛淳之爲父稱冤無足爲怪而科第存創事體至嚴伏惟上裁云右議政 金思穆以爲無籍冒赴在法當拔年久還復殊非可論而近年以來此等呼籲屢蒙許施之恩則辛淳之引以爲例有此稱冤容或無怪然而科第存拔至爲嚴重伏惟上裁云大臣之議如此請上裁教以復科<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8월 27일(을유)>

강 命**水原** 江華都會都試待明秋退行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李益運 江華留守 朴宗京俱以災年都會都試請待明秋退行**水原**則官門聚點亦請姑停矣請竝依狀請施行官門聚點則既使之賑邑外設行本府若爲設賑自當停止請以此分付允之<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9월 8일(을미)>

강 命戶曹 均廳留儲錢四萬兩割送湖南以關西貿米海西折米給代

【**목**】 備局啓言以京外各營衙門留錢折買兩西各樣耗穀以爲移濟被災諸道事向已草記蒙允行會於兩西矣湖南則道臣報本司以爲自本道有從便買販之方請以本錢受去果如報辭則以錢買販較便於以穀運輸依所報以移買本錢中排定於戶曹 均廳者各二萬兩劃送湖南若於折買各穀都數中除此四萬兩當買之數則折買各穀餘數爲五萬五千石零見今秋事已判湖南外三路災形有可以領略其大概者嗣歲民食不可無移濟之舉而苟欲移濟則不可及今區劃使之從便運輸俾免愆時之歎畿甸則以關西各穀一萬八千石零海西各穀九千石移劃湖西各穀一萬五千石江華各穀二千石**華城**各穀一千石竝以 海西移買者劃給餘數則姑爲留置於該道以爲更待知委之地戶曹 均廳當年作錢耗米已入於海西移買之中而既以留儲錢條自京劃給於湖南則已爲移買者雖不可還寢係是疊下宜有給代之政均廳米五千六百五十三石以關西所在御營廳壬申買米五千五百石及海西倉元穀折米一百五十三石代劃戶曹米一千七百七十五石以海西自備倉元等穀折米依此數代劃而仍以此意請分付於該曹該廳及各該道臣允之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9월 21일(무신)>

【**경**】 備局以**華城**年分狀啓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災實分等狀啓則以爲本府穡事判歉尤甚爲二十二面之次爲十四面稍實爲四面而地部劃下災一百五十結外不足災二千八百七十三結九十五負三束特爲加劃丁卯戊辰己巳停退未捧還餉各穀合一萬四千五十三石零竝仍停今年還餉身布尤甚面尤甚戶四分三尤甚面之次戶及之次面尤甚戶折半之次面之次戶及稍實面尤甚戶三分一竝停退而身布之當捧者許令以錢代納還餉之當捧者限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推奴徵債一切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處而窮民賑濟之方從後登聞爲辭矣本府以濱海善歉之地值連年荐凶之災民勢窮急政在竿頭而三分面里有此條陳依此施行至於災結加請三千餘結請得卽是舉一境全災也過於己巳之總者爲四百結有餘矣果無以依請準施事目劃下外一千八百五十結加劃使之以此數均俵各年舊還勢難與新還竝徵今姑仍停新還布當捧條尤甚面尤甚戶折半尤甚面之次戶之次面尤甚戶三分一之次面之次戶稍實面尤甚戶四分一停退而代捧竝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身布代錢推徵防塞請一體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0월 2일(기미)>

【**경**】 命**水原府**災結加給四百結還布停退依前回啓施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則以爲當初請災與還布請停之數實是商度民勢加減不得者頃劃下一千八百五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二十三結零還布停退之比所請各減一等者竝依前請準許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加請申復民情當念前劃下外更以四百結加給還布之四分三停退終涉過多依前回啓施行之意請行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0월 13일(경오)>

【**경**】 命**水原府**賑資以本府某樣穀挪用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以爲本府應賑之口爲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七口米容入爲八千四百餘石矣關東 海西穀四千石雖已劃下猶不優補於還分無論某樣大小米限六千石特爲加劃空名帖五百張亦爲頒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守臣請穀今以己巳援例而已巳則必於道內所在之穀從便移施以用而今則自本府初無一包粟拮据全以遠道穀準數請得實是行不得者也況四千各穀之分割一府比之他道所分排果爲優厚則此外六千石大小米將何處更爲措處乎本府穀總今雖漸縮而無論某樣穀隨時挪用後名止狀聞之意分付空名帖三百張請成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0월 22일(기묘)>

28 給長淵縣渰死人恤典

13 黃海監司 趙鐘水狀啓以爲京畿移轉關西穀所載船一隻今十月二十三日到長淵縣青石乙浦最險之處風勢不利水滿船中甌山色吏一名船格水原居金季得等六名跳下挾船之際落水渰死船上穀物則宣川太一百石春粳二百石永柔稷一百五十石而所拯得稷爲一百二十石春粳爲七十一石太爲六石破空石亦爲五十七立船隻尙在洋中只露頭尾船底所載之穀未知或有餘存乎稍待浪息使之摘奸更報教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減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1월 3일(경인)>

28 命華城賑資以所管五邑留餉穀取用兩庫留木置之

13 備局啓言頃因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該府賑穀以該府穀取用之意覆啓行會矣卽見其狀啓則以爲本府屬五邑所在南漢餉租中三千石果川 所在別置米中七百石可合移用於賑資竝爲劃下外帑庫木二十餘同修城庫木十餘同年久腐傷亦許發賣補賑待時還作事請令廟堂稟處而外此不足之數無論某樣公貨從實入取用待畢賑登聞爲辭矣五邑留餉既是本府所管依所請許令取用至於兩庫留木乃是帑藏自有所重不可輕議於補賑之需請置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1월 24일(신해)>

28 命華城府將士支放以外帑米貯置錢許劃仍令從後充補

13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則以爲本府將士支放皆出於結役身布而今年則遇歉停減其所不足米爲四千五百餘石錢爲二千七百餘兩而他無變通之道以本府外帑庫米六百石貯置庫錢二萬兩依已例特爲許劃則以錢質米足可支用而今此米錢不過數年自當充數無所減損請令廟堂稟處矣本府支放之需若非結稅所出則他無拮据之道故往在己巳亦以外帑米貯置錢劃下仍令從後充補矣今又賑資雖才措處支放無以區處至有此依已例請得之啓姑爲許施待充補啓聞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1월 24일(신해)>

28 減劃水原府賑資

13 備局啓言纔因水原留守狀請該府賑穀以該府屬五邑所在南漢餉租三千石果川所在別置米七百石覆啓許劃矣卽見京畿監司 朴宗薰狀啓則以爲水原劃五邑俱以尤甚本邑調救猶患不足至於轉輸初非可議水原所劃穀特許還寢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爲一府賑救之資傾五邑儲留之餉已涉可悶而水原還賑之前後所區劃似可以從略排比且五邑民勢若以近四千石之穀全數移送於水原則各該邑春後事勢更無從他塗抹之道以五邑餉租一千石果川別置米二百石請分劃水原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1월 27일(갑인)>

28 命華城賑資依籌司行會施行

13 備局啓言水原賑資所劃南漢餉租三千石別置米七百石因京畿監司狀請更以餉租一千石別置米二百石劃下矣卽見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則以爲本府屬五邑餉穀本非畿營之所管而實數則餉租爲一萬六千三百餘石別置米亦滿千石則前日所請實出於十分從略請令廟堂依前劃下爲辭矣五邑餉之量劃水原要不出於參互事勢兩相無偏之意尤不必以多少增減爲嫌一依籌司行會施行之意請分付該府該道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2월 7일(계해)>

28 命內下諸道賑資銀及丹木 胡椒竝折價下送

【**목**】 備局啓言設賑諸道內下銀子五千兩丹木八千斤胡椒五百斗爲補賑之資令廟堂知悉舉行事命下矣今方別關行會分排劃送而第今設賑諸道未盡抄飢多寡之數雖難強分而若其遇災淺深則亦不無領略者參考己巳辛未已例略存等差嶺南銀子一千二百兩丹木一千七百合胡椒一百斗湖南銀子一千二百兩丹木一千七百合胡椒九十斗京畿銀子一千兩丹木一千七百合胡椒九十斗湖西銀子八百兩丹木一千二百斤胡椒八十斗北關銀子二百兩丹木四百斤胡椒三十斗關東銀子二百兩丹木四百斤胡椒三十斗**水原**銀子一百兩丹木二百五十斤胡椒二十斗廣州銀子一百兩丹木二百五十斤胡椒二十斗江華銀子一百兩丹木二百五十斤胡椒二十斗松都銀子一百兩丹木一百五十斤胡椒二十斗今當下送而但轉輸爲弊換質亦難在前各道設賑時若有椒木下送之命則輒自戶曹折本價從便分送矣今亦依此例以價錢照數磨鍊銀子亦依椒木例一體以錢折換以爲及時下送之地仍以此意請分付該曹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2월 21일(정축)>

【**경**】 命**水原留守** 李益運 開城留守 尹序東限畢賑仍任

【**목**】 備局啓言**水原** 松都今方設賑而守臣俱已箇滿並限畢賑仍任設賑諸道賑邑守令毋論公私賑畢前毋得移遷之意請分付銓曹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2월 22일(무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論賞一款不必舉論而其所論勘以昨年元放之實總較諸當年留放之數額則豐川欠縮爲二百五十二匹興陽欠縮爲四十八匹豐川前監牧官 朴理漢在任時欠縮爲四十五匹姜漢範在任時欠縮爲五十八匹李喜福在任時欠縮爲七十五匹金百鍊在任時欠縮爲七十四匹興陽前監牧官 李尙進在任時欠縮爲四十八匹豐川牧馬元總不過三百三十四匹而虧欠之數乃至二百五十二匹之多事之駭然莫此爲甚折半徵立折半遺失雖令依法文折價上納各年牧官居職時畏罪掩置今因時 牧官之論報有此現發豐川欠縮當該前監牧官 李喜福金百鍊等前己身故勿論其餘朴理漢 姜漢範等令該府拿問重勘興陽牧馬元總九百八匹內四十八匹之欠縮不可無罪欠縮之數徵立當該前監牧官 李尙進請令該府拿問處之允之(…)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玄烜所管二牧場癸酉籍付馬一百六十四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五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2월 22일(무인)>

【**경**】 命果川囚李基元等訊推得情申弘祿等放送寧邊囚金以秋等施以次律

【**목**】 **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以爲**水原府** 李基元毆打崔在得第五日致死壬申二月十一日依例移囚果川縣初檢官 始興縣令 閔師寬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李基元懸錄覆檢官 果川縣監 黃基翼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支機之丫打厚綿之上器非殺人之器打非必死之打況其輪感咳嗽之說既出屍親之招家空病困之言亦發死者之口則明是病入於打前欲爲逞憾於基元隱諱其病而專諉於打者明若觀火追理無階執跡無路合置次律臣不敢擅便令該曹稟處**水原府** 申弘祿膝觸李在誠腎囊翌日致死癸酉二月初三日依例移囚振威縣初檢官 龍仁縣令 韓喆裕檢狀實因以觸囊懸錄正犯以申弘祿懸錄覆檢官 安山郡守 韓百源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傷處既著於必死速死之要害致命又在於一宿再宿之猝劇則殺人者死無容更議而第想其光景在誠則口咽而立弘祿則攬衣而坐坐者膝立立者脚蹶不期交撞偶爾緊觸而言其本事則非鬪伊戲非踢伊觸變在當下跡實無妄姑置次律恐不至於失刑臣不敢擅便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李基元獄事則脇肋是要害處青黑卽重傷痕而致命既在於五宿凶身自服其三打便是輸款更無些疑究其情犯終難容貸依前訊推期於得情申弘祿獄事則以少年好勝

之習當雜技賭爭之場緣甚不愜之端而在誠忽起則弘祿力挽之弘祿力挽則在誠排却之畢竟立者之腎囊致觸於坐者之膝頭勢固使然合置惟輕之典請上裁允之教以申弘祿獄事則議于大臣稟處又啓言申弘祿獄事議于大臣則領議政 金載瓚以爲顛仆之際偶爾觸撞卽是邂逅法無邂逅者償命之文依府啓曹讞施行允爲原情斷獄之道矣云左議政 韓用龜以爲邂逅撞觸竟至致命獄體雖重豈可斷以故犯之科施以償命之律乎云大臣之議如此請上裁教以申弘祿放送 (…)

<일성록, 순조 14년(1814) 12월 29일(을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 朝官秩嘉善金樂咸士庶秩閑良李國賢等四人 (…)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월 2일(무자)>

강 命復科人辛德雨付之原榜末紅牌成給

목 承旨 李好敏啓言水原府庭試拔去人辛德雨復科事命下而榜日年久次第未定次第則付之原榜末端紅牌成給事請分付該曹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월 3일(기축)>

강 命拯活人林景運等竝加資

목 兵曹啓言觀此江華留守 朴宗京狀啓則華城船人金萬孫等十七人同騎一船往注文島前洋捉蝦回還之際風雨大作船隻破碎命在頃刻本府人林景運全數拯濟本府船人朴命三等十一名貿載鹽石麻田船人金奉伊等五名貿鹽次俱到長串前洋猝遇風浪乘附帆席自分必死本府人宋敬寬拯出十六人京江船人李春得等載京畿移轉轂回還之路來到甲串前洋碇索斷絕渰沒之患迫在呼吸本浦居宋明鐸促棹赴險二十五名沙格盡數救出令該曹考例稟處矣今此林景運 宋敬寬 宋明鐸拯活人命俱過定式似當依法典竝施加資之典而係干恩典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월 5일(신묘)>

강 命果川縣軍器僉出罪人梟示

목 兵曹啓言水原留守 李益運 京畿監司 朴宗薰狀啓果川縣軍器僉出罪人裴千孫罪狀依法典令兵曹啓稟事啓下矣取考大典通編則軍器僉取者啓稟梟示小註有曰鳥銃三柄以下刑推三次減死定配今此裴千孫僉出鳥銃之數至於九十柄之多事當依法典境上梟示在前楊州軍器僉出罪人梟示時以守禦廳所管邑分付該廳舉行果川既是水原府屬邑軍物亦是水原府所管則今亦依此例分付該府請使卽舉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월 26일(임자)>

강 命果川縣軍器僉出罪人裴千孫令該邑梟示

목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則以爲果川縣軍器僉出罪人裴千孫梟示之節事當依關辭舉行而臣與判官中軍俱以華寧殿殿官五日奉審專當進參故雖於殺越之獄例不得檢驗亦不得囚推則況此斬馘之刑恐不可自臣營舉行罪人既在果川竊發亦在果川則分付該邑使之舉行亦爲警衆之道茲敢枚舉登聞更令該曹稟旨分付矣在前守禦廳所管楊州軍器僉出罪人梟示時分付該廳舉行而該廳則分付該邑使之舉行今亦依此例令本府分付該邑使之舉行之意請更爲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월 29일(을묘)>

㉔ 命水原囚韓興福 沃川囚金七伊 昌城囚金玆走施以次律鎮川囚李昌吉更令道臣詳查後稟處清州囚朴先哲等嚴如訊推

㉕ 刑曹啓言水原府殺獄罪人韓興福獄事死者復讎之托卽指興福看證兩檢之招亦云興福則興福之爲正犯而償命無容更議大凡斷獄之法專主實因初覆檢實因被踢雖同脈錄各殊此所以起疑而更查者也今茲查案與前無異反復參究終始疑眩守臣之以年愈久事愈晦之獄情一直詣推有違惟輕之典云者深得審慎之義獄體至重請上裁教以施以次律又啓言清州牧殺獄罪人朴先哲獄事論其情則汚衊守貞之女究其跡則直是強暴之賊罪在不赦律至必斬哀此張女以青燭冰潔之身遭中路劫奪之辱雍容處變脫其父於禍厄宛轉持身免卽地之玷汚卓然貞操無愧古人噫彼先哲憤其計之未遂圖日後之更劫鎮日恐喝禍機將迫於是乎遽判一死乃全其節此而無償命之律何以慰泉下之冤嚴加訊推斯速輸款毋論自縊與服毒既因奸盜之逼人致死則斷以一律卽是不易之關和覆檢之不曰正犯而懸以被告大違常格道臣之不卽釐正亦涉疏忽當該覆檢官及前後道臣竝從重推考林川郡殺獄罪人朴震燭獄事傷痕深重立證丁寧況其致死不踰三日則斷以償命無容更議索錢遊女在渠無關而虛市歸路幾分之酒氣方濃墟上挾娼囂悖之素性猝發右袒娼類恣意毆踢無病客蹤遽斷一縷何物震燭乃爾寧頑論以情法無一可原依前訊推期於取服恩津縣殺獄罪人朴希中獄事替憤於迷藏之戲移怒於挽解之人杖打足踢之狀諸證湊合脊背後脇之傷屍帳可按論以三尺難追一律完孫之於希中不過一時之短雇初非立券之雇奴則不可擬議於家長雇工之例依前訊推期於取服初檢之不能詳察實因之懸以被打者未免不審之失道臣之不爲致察者亦甚疏忽當該初檢官及前後道臣推考警責槐山郡殺獄罪人趙德基獄事醉夫相會村歌互答忽焉奸淫之說轉成殺越之變瞥然一劍奮斫脚腕哀彼老物竟至殞死公證自在斷案已具一辭粧撰尤極寧頑嚴加訊推取服償命鎮川縣殺獄罪人李昌吉獄事傷痕則三檢各異正犯則前後互換執杖之一先登時逃躲而尚未就捕隔離之郭女忽焉變招而終未歸一疑端既多獄案未具實因既甚疑眩證招若是變幻似此然疑之案有不可造次決折更令道臣調捉在逃之兩證盤詰變招之郭女逐段詳查論理狀聞後請稟處竝允之又啓言沃川郡殺獄罪人金七伊獄事腦後額角部位之要害而傷損狼藉重元五疋里閉之參證而俱云擠打斷案斯具償命難追第其證供則互相矛盾屍親則檢招窘遁眞贓終沒把捉正犯未免疑眩命觀查啓則重元之招金女之供吐出眞境而前疑隨釋陰喉之舉囑託之說和盤托出而獄情判異實因既無可憑證招亦不歸一道啓審慎之論深得按獄之義獄體至重請上裁教以施以次律 (…)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2월 20일(병자)>

㉔ 命庚戌水原科拔榜人金星運復科

㉕ 領議政 金載瓚啓言庚戌水原科拔榜人辛德羽因其子上言既許復科矣同榜人金星運先已身故不得同被恩典一體復科似好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2월 20일(병자)>

㉔ 命水原留守 李益運勿待罪

㉕ 該留守狀啓以爲卽接本府判官 鄭漪牒呈則以爲甲戌條當捧還餉二萬六千五百二十餘石內九千四百七十五石十二斗零分等停退實數爲一萬七千四十五石四斗零而歲值慘歉目今未捧尙爲七千七百八十石零云不顧民艱一事督迫則實有民穀俱失之慮還餉磨勘成冊修正送于備邊司莫重還穀致此虧欠惶恐待罪教以卿其勿待罪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2월 30일(병술)>

㉔ 重推京畿監司 朴宗薰 水原留守 李益運 廣州留守 趙尙鎮 開城留守 尹序東 江華留守 朴宗京

【목】 領議政 金載瓚啓言 今番酒禁比已已尤不成貌樣七年之間法紀之壞落有如是矣自昨年八月以後京司則雖爲依樣舉行而外邑則聞命之後初不設禁南以五江以外西而礪峴以下公肆賣買惟意酣亂便成無禁之世然則五部之外初不得令行禁止耶宋朝新法天下騷然而司馬光爲 陝西按撫使一邊上疏力爭一邊奉令頒法蓋朝令既不得寢則守土之臣只當承奉而已故也若使司馬光視今日則未知將何以處之也雖屬過境有關朝綱京畿道臣 四都守臣請竝從重推考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5월 5일(기축)>

【강】 推承旨 朴宗珩

【목】 水原同推罪人啓本漏落日子而不察入啓也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5월 7일(신묘)>

【강】 命補賑人權世敏等實職除授

【목】 吏曹啓言因水原留守 李益運狀啓賑恤廳覆啓內補賑人權世敏 宋贊慶漏賞令該曹考例稟處事允下矣安東出身權世敏納租一千石代錢清州通政宋贊慶納租一千石代錢竝依事目施以實職除授之典而不敢擅便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5월 8일(임진)>

【강】 以徐榮輔爲水原留守 金銑爲開城留守 申鴻周爲統制使 竝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6월 12일(병인)>

【강】 水原留守 徐榮輔 開城留守 金銑疏辭居留之任竝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6월 21일(을해)>

【강】 命順天監牧官 金尙愼 水原前監牧官 玄烜賞典分等施行羅州監牧官 韓緩仍任

【목】 司僕寺啓言卽見各道監牧官畢賑後報本司狀辭則順天監牧官 金尙愼自備賑資正租三百六十三石零米九石零太三石零監二十三石九斗零甘藷九十束甘醬二十九斗零公廩新建三十六間修補二十三間半水原前監牧官 玄烜自備賑穀正租二百八十石零公廩新建十七間矣兩牧官之當此荐歎捐廩補賑辦財繕廨俱極嘉賞合有褒賞之典依事目竝爲分等施行之意分付該曹羅州監牧官 韓緩盡心奉公極力賑賑能免捐瘠之患而瓜限已滿請限今年仍任以深嘉獎之意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7월 15일(무술)>

【강】 行藥院入診干大造殿召見大臣閣臣 藥房都提調 韓用龜 提調 金履陽 副提調 金教根 領府事 李時秀 檢校直閣 徐俊輔 鄭元容

【목】 藥房日次請診及大臣閣臣承候也○予命醫官入診洪旭浩奏曰脈度左右三部調均矣時秀曰近年以來連值荐歎不惟民情之遑急久貽九重宵旰之憂矣今年則雨暘調適八路皆有同豐之望云仰惟聖衷當益慰幸矣時秀曰臣適登筵竊有區區所懷敢此仰達矣近日召接甚罕臣等所望只有日次入侍躬承起居而數月以來久靳召接藥院之批輒下不必入侍之教承候之班每有會且歸矣之歎夫臣僚登對雖有月六常規或齋日相值大臣有病常不過月一二次而承宣之召接儒臣之賜對亦絕罕少非但群情之抑鬱亦豈無情志阻隔之歎乎如臣者雖每登筵不過仰觀耿光粗伸戀結之忱而已至若時任大臣豈無廟謨間建白

之事乎以筭以啓非曰無導達之路而機務之間亦自有面陳稟定之事矣臣曾聞大臣入闕未嘗有未蒙召接之時且以藥院言之都提調入來亦未有不許入診之時矣臣等雖無似忝在大官之列日次來會每致虛還則非但體貌之不然其在聽聞豈不有傷乎伏願臣僚引對加意許接至於日次藥房入侍母或靳許得無上下間隔之歎是臣區區之望也用龜曰臣之妻山在於果川而今將移葬於水原往還之間敢請由暇矣予曰唯用龜曰臣之待罪藥院今已九朔矣忝在保護之地豈敢爲言私之計而臣之情病漸益癢痼筋力奔走實無其望三筭薪免悉暴衷懇而未蒙體諒不勝抑鬱而今行之多日曠職尤切悚悶適供方寸茲復申籲特許遞免以便公私卽臣區區之望也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7월 25일(무신)>

㉔ **華城**陵園樹木疏剔之節命姑觀數年爲之

㉔ **水原留守** 徐榮輔啓言陵園樹木疏剔之限既滿於昨年而今年因前留守狀啓更爲五年退限矣臣意則已往疏剔既已多年目今疏密恐無礙於長養且當初十年定限必有商量限滿之後不必加年姑觀數年更詳處之似好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7월 29일(임자)>

㉔ 命華城府所管屯稅令各邑收納仍飭班豪輩盜占之弊

㉔ **水原留守** 徐榮輔啓言本府所管屯土凡爲二十九處而如香炭屯及奉常寺 **筦千庫**所管俱係莫重雖以他屯言之若非行宮**城堞修補**之資乃是將土支放減耗給代之用而挽近以來班戶土豪圖占舍音屯稅拒納看作常事雖他衙門屯土係是公物則宜不敢若是況本府屯土仰念設施之聖意是豈班戶輩所敢恣意橫執之事乎臣於今秋謹依糧餉屯責之本邑之例所謂舍音名色爲先革罷一併付之屯在各邑使之定色吏收捧趁限上納若有不勤但責守令一番筵稟嚴立科條著爲定式然後可以永久遵行故敢達矣從之又啓言今因言端又有仰陳者蓋此諸屯卽先朝時所設施者則事體至重而近來奸民慫恿班戶或稱舊量或稱立案或以改量前久遠賜牌文書憑藉作弊者往往有之此若不嚴法禁斷則屯土無以保完屯民莫可支堪矣此後若有似此之類則自臣營狀聞令秋曹嚴勘遠配之意作爲定式然後浮浪之輩可以知戢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8월 30일(임오)>

㉔ 命嶺南加分耗關西巡錢穀合折米二千六十六石劃屬華城

㉔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榮輔所報則以爲本府享需與支放專以兩西 兩南所在大小米合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四石零取耗排用故雖值歉荒本不入於停退自己已以後元穀見縮於停減反逮及貿蓼補賑耗條大縮事甚罔措各道所減穀二萬六百六十一石零及今年耗二千六十六石零以某樣穀趁今代劃爲辭矣該府歲入所重有在故諸路所在穀之母得停減法意本嚴而問因迫於事勢不免卒爲毀劃遂至元穀之太半剝縮爲今之道但當一依元數移劃充給而近日各道還總徒擁虛簿着手無處破東補西塗抹不得嶺南加分耗折米一千石關西巡錢穀折米一千六十六石零姑以元耗給代樣劃屬該府請使之從便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9월 14일(병신)>

㉔ 命藥房都提調以下別單書入

㉔ 敕曰都提調 議政府左議政 韓用龜 內廐馬鞍具一匹面給提調前吏曹判書 金履陽 副提調 承政院都承旨 韓致應並加資前副提調 行副護軍 韓耆裕 洪遇燮各熟馬一匹賜給別入直承候官 知敦寧府事 金在昌加資水原判官 鄭漪 高陽郡守 洪世周陞敍副司勇 洪徹榮陞六別待令戶曹參判 洪旭

浩加資注書 李若愚 翰林 金道喜鄭基善并陞六御醫 吳千根 秦東秀 議藥同參 卞之鎔加資權以中李命運陞敍御醫 李彥厚等考例施賞其餘員役等亦爲考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0월 2일(계축)>

강 命擊錚罪人李運五考律勘處

목 刑曹啓言今日動駕時水原幼學李運五以其父憲祚復科事擊錚而處所既在三處之外請依定式原情勿施考律勘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0월 9일(경신)>

강 命水原府加請災八百結加劃丁卯戊辰己巳停退各穀仍停己巳未捧甲戌停退條並折半仍停其餘諸條並依狀請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榮輔災實狀啓則以爲今年未移與初不落種災合爲一千八十四結十二負二束地部劃下三十八結外不足災一千四十六結十二負二束特許加劃丁卯戊辰己巳停退各穀並爲仍停己巳仍未捧及甲戌停退各穀限三分二仍停甲戌仍未捧準數捧上還租中五百石以木麥代捧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並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以濱海鹹鹵之地自來善歉而饑饉之餘仍之以疫癘耕播鋤耘又未免失時此所以災總之過多而舉一境論之要之爲少康之年今此千餘結加請有欠精約事目災外八百結特爲加劃使之以此均俵至若新舊還餉之一時並督以今民力果是行不得之政丁卯戊辰己巳停退各穀依所請仍停己巳仍未捧有異停退甲戌停退條便同新還並折半仍停五百石還租之以木麥代捧推奴徵債之限明秋防塞請並爲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0월 15일(병인)>

강 命賊魁李應吉等五名施一律李大哲等二名施以次律

목 左右捕盜廳啓言罪人李應吉初招以爲渠胎生於龍仁 上東面泉谷里仍爲居生從事業武改名光吉渠父棠及母姜召史俱爲生存渠弟佑吉 三吉 永吉同居一村壬申春設置水鐵店無賴之類常聚七八十名今年七月分所親廣州 捕校 沈宗鎮逢見渠於本邑金領場市力勸渠曰君是班家外邑校民無不敬畏雖接賊漢牟利可以掩跡肥已云故渠樂從其言則同月晦間沈宗鎮以賊漢 宋之彭 崔漢甲 金億萬 陳甲辰 千得伊 金寶獨 鄭春得等七名送于渠家約以每朔輸送三十兩情債爲言故果爲接置同心行賊分贓用之而行賊處則渠主掌指使偷竊牛犢至於四十餘隻而衝火放砲作賊處則陽智及龍仁而又於八月二十日夜聚會宋之彭等醉飽談話之際之彭以爲今年若又歉荒則世無法綱縣邑必有定州之事以吾徒黨襲擊陽智容易次犯龍仁轉轉取邑成事不難其時渠爲大將云爾則崔漢甲以爲以汝無識殆不近似吾當爲將云而兩漢推稱渠曰汝多有意見當爲都元帥 之彭又言率來利川所在同黨十餘名云故渠答以店漢徒黨皆吾隨從固當惟令是從吾外七寸新門外居姜先達 致煥之姪子清安居姜生善文多謀且吾妻甥原州排阿味居元宜鎮有文有智並定謀士明年春舉事襲取陽智 龍仁等邑至犯京城之後姜致煥爲大將同黨諸人分等爲監司守令吾則爲監司之上云云得置軍器事則家中所在破銃二柄添給價錢換取完銃於再昨年龍仁軍器色吏之父處火藥一斤三兩買得於昨年龍仁軍器色吏處而環刀等物欲使渠家所在治匠等造成姜致煥年前兩次來往渠家今年四月二日來宿而去元宜鎮則今年正月四月各來留一朔七月又爲來留十日而去凶謀則未及提說凶圖先爲綻露萬戮猶輕云宋之彭初招以爲渠胎生泰仁十二歲上京乞食庚午九月贅居龍仁柳器匠家昨年正月以賊漢捉入華城今年三月捉入竹山今七月捉入廣州時捕校 沈宗鎮盡取贓物私自放釋仍爲指送李應吉家行賊村間衝火放砲於陽智 龍仁掠奪衣器牛隻偷竊種麥盡給應吉今八月二十日應吉釀酒屠牛招集渠等醉飽酬酢之際應吉曰以吾徒黨劫掠小小陽智容易云故渠曰當其時吾爲先將云爾則漢甲曰汝則庸才吾當爲先將如是爭詰之時應吉曰爾等無識

常漢無能爲也吾當爲都元帥而軍器則奪取縣邑官庫其外不足從多貿取而又以在家治匠使之造成以渠外戚姜先達之侄子爲謀士以姜先達爲大將明年三四月間舉事先擊陽智 龍仁次取各邑成事後以渠爲兵使 漢甲千得爲守令億萬爲察訪渠弟等爲政亟云云渠亦以招來利川所在同黨十五人爲說而應吉種種往來於新門外姜先達家持來錢財而去使渠弟等要請姜哥應吉之父亦往京中五六日後下來渠目覩云崔漢甲初招以爲渠胎生於稷山移接龍仁以柳器匠爲業矣今年正月與賊漢宋之彭被捉華城八月初與賊黨千得伊等同聽廣州 捕校 沈宗鎮之言往于李應吉家與應吉三兄弟及同黨諸漢到處作賊放砲衝火而今八月二十日夜應吉設置酒肉聚會渠等醉飽戲談之際應吉曰吾輩劫掠而後無行賊處則當先掠小邑云故渠曰吾輩雖爲行盜若犯官庫則未免死境云爾則應吉曰吾雖於五千兵馬中少無忌憚汝等但從吾後云故渠曰汝有何手段敢出此言且軍器等物從何得用乎應吉曰烏銃則先爲收聚於龍仁十二面民家環刀槍弓等屬當爲造用襲擊官庫奪取軍器聚集軍兵以攻大邑以渠外戚姜先達之侄子爲謀士渠爲都元帥成事後姜先達爲監司 宋之彭爲兵使渠爲守令等說果爲聽之云千得伊招內渠胎生於龍仁仍爲居生柳器匠爲業矣今年七月以賊漢被捉於廣州甘聽捕校 沈宗鎮之言轉往李應吉家與應吉兄弟同黨諸漢放砲衝火陽智諸處作賊分用八月二十日夜聚會飲酒酬酢等說與諸招同金億萬招內渠胎生廣州爲人雇奴今年正月以賊漢被捉水原三月七月又爲被捉竹山 廣州因捕校 沈宗鎮指示直往李應吉家隨應吉兄弟同黨諸漢衝火放砲行賊分食八月應吉家夜會飲酒酬酢渠亦聽聞云李大哲招內渠胎生於龍仁仍爲居生水鐵店漢爲業矣今七月爲賊漢等威脅隨往諸處作賊八月應吉家酒肉招集飲酒酬酢之說渠亦在坐聞知而已別無所答之辭云李富興招內渠胎生龍仁水鐵店漢爲業今八月爲賊漢等威脅投入賊黨作賊分食行賊之路應吉曰朝鮮吾無可畏之事以吾徒黨行賊於竹山內谷文時浪李大將宅劫奪錢穀雜物仍襲陽智奪取軍器又犯龍仁 水原 南陽聚會軍兵向入京城云故渠則不過耳聽云鄭春得招內渠以竹山胎生浮浪無依出沒京鄉行賊被捉捕廳今年七月因廣州 捕校 沈宗鎮言尋往李應吉家與賊徒偷竊錢穀牛隻而食之應吉弟佑吉欲爲劫奪渠妻故八月率妻往竹山九月復往應吉家則諸賊多有厭逐之意未卽他往仍爲被捉賊漢等凶謀作奸之事全然不知云李應吉更招內店漢之無慮七八十名事則鐵脈豐盛之時實役助役殆近五六十名各處鼎商亦不下數十名故也被捉宋之彭等五六名外皆是東西南北之漢他無同謀指使之人次次取邑成事不難之說果是渠所發而先自陽智次及龍仁 南陽 水原等邑圖占一道渠弟光三爲監司 宋之彭爲大將崔漢甲爲兵使 金億萬 李大哲 鄭春得 千得伊爲守令渠爲都元帥成事之後仍爲一道領袖之說皆是醉後狂言姜致煥之侄居在清安者卽渠嫡外八寸也原州排阿味元宜鎮卽渠之妻嫡甥而別無智謀略有文筆故欲爲謀士而明年春間舉事之說亦醉後狂言姜哥之兩次歷宿元哥之一朔來留初無此等酬酢之說又無渠往來姜哥之家取來錢財之事云賊魁應吉與諸賊漢連施周牢到底盤覈各其所供終歸一辭之同然別無隱情之可究蓋其行賊情節極其狼藉而結連捕校月給緡錢募集店匠巧營巢窟多備牛酒有似犒饋明火放砲恣行打劫可驚可愕非一非再此已亂民之殺無赦者而至於八月廿日夜群盜齊會互相問答之言至凶絕悖萬副猶輕是豈尋常竊發之徒所可萌心而發口者衆招同然一辭自服既非醉漢之狂談可見包藏之已久則雖無文字之見捉醞釀之可執凶謀悖說之同席唱和槍劍銃丸之潛蓄私造無非眞賊斷案臣等謹依下教就議于大臣則領議政 金載瓚在外左議政 韓用龜 右議政 金思穆以爲賊徒之凶言悖說固已萬萬驚痛而只有酬酢既無端緒則恐未必自京用律上項李應吉 宋之彭 崔漢甲 金億萬 千得伊等五名合施一律竝爲押送于地方官龍仁縣使竹山府 討捕使大張軍威聚會民人依律梟首李大哲 李富興房外路邊俱聽凶謀而別無同參之跡施以次律賊魁應吉父子兄弟及未捕同黨亦令討捕營一一搜捉另加鉤結果有共謀之斷案則亦用以一律廣州 捕校 沈宗鎮亦令該府斯速讞捕依律勘斷其餘各分輕重嚴刑遠配爲宜云請以此意分付京畿監司廣州留守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0월 25일(병자)>

강 差下宗戚執事

목 敎曰永明尉洪顯周 知敦寧 金在昌 果川縣監 金在三 水原判官 鄭漪 司果 洪樂受 洪樂宣 洪徹榮 高陽郡守 洪世周宗戚執事差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2월 15일(을축)>

강 命水原判官 鄭漪卽爲還官中軍口傳差代

목 水原留守 徐榮輔啓言當此舉行旁午之時地方官有難曠官而本府判官 鄭漪以宗戚執事方在京矣內外雖異同是終事之地請使之卽爲還官從之又啓言臣以本府中軍差代事曾已狀聞矣歲末舉行一時難曠請令該曹口傳差代使之當日下送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2월 18일(무진)>

강 命園所始役前政府以下進去奉審都監堂上徐榮輔加差

목 領議政 金載瓚啓言敬考先朝御製己酉遷園時用虛左之制昭載聖敎今番園所以顯隆園合祔之禮定行無容更議而事體莫重不可不稟定後舉行故敢達矣從之又啓言園所合祔之禮今既稟定相地等節雖無可論重事體之道固當先爲奉審請依政府以下進去之例始役前奉審從之又啓言華城留守兼園所都監堂上既有庚申已例矣請留守 徐榮輔都監堂上加差使之察任從之又啓言相地官 崔翼 金尙澤 鄭旭令都監啓下後請奉審時帶去從之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2월 18일(무진)>

강 劃下三都監需用錢米布木

목 備局啓言今此三都監所需用錢米木布不可及今區劃賑恤廳米三百石錢一千兩戶曹米二百石木二十同錢三千五百兩兵曹錢一千五百兩訓鍊都監錢六百兩禁衛營錢一千八百兩御營廳錢一千八百兩司僕寺錢一千八百兩海西元賑私賑倉元等穀中折米一千石京畿 備邊司穀折米三百石別會穀折米八百石營賑穀折米四百石慶尙 監兵營木中十同統營木二十同全羅 監兵水營木中三十同江華木十五同廣州木十五同平安監兵營木中十同咸鏡監營布四同南兵營布三同參量排劃而至於米條則當此船運不通之時勢難及時致用海西區劃米一千石先以總廳所捧北漢米取用後自該道卽報該廳京畿則以華城附近邑取用之意請竝爲知委於各該衙門及各該道帥臣允之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2월 18일(무진)>

강 以李勉植爲水原中軍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2월 18일(무진)>

강 召見總護使 金載瓚 禮曹判書 鄭尙愚 觀象監提調 南公轍于大造殿

목 敎曰總護使以下入侍○載瓚曰臣等敬奉聖敎馳詣水原府園所再次奉審而已盡於狀啓則今無容更議而象設石物始役時暫爲移奉畢役後當爲還奉而封園時舊土不可仍用更取吉方生土以實而隅石三次中一次受傷已久前已塗灰移動之際恐難完全預爲浮出以備改用其餘二次則一邊微有缺處臨時更爲詳審用之似好故敢達矣予曰依此爲之載瓚曰臣於奉審回路得見藝文提學 金義淳 副提學 朴宗薰之疏始乃恍然大覺矣丙申年去今未遠臣亦伊時參聞事實而神識昏耗全未記得遂致做錯於莫重之禮此莫非臣之罪也恭俟嚴勘焉予曰不必過引矣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2월 24일(갑술)>

강 襄禮都監以襄禮時道里站數磨鍊啓

목 該都監啓言園所道里既遠站數依庚申年例磨鍊事命下矣大輦作路宿所謹依庚申已例三月初一日大輦自殯宮離發鶯梁晝停所始興縣行宮宿所初二日自始興縣行宮離發肆覲坪晝停所華城府行宮宿所初三日自華城府行宮離發仍詣園所以此排日排定分付兵曹及畿營使之前期看審替運處所磨鍊立柱道路橋梁預爲修治晝停所宿所排設等事請趁期整頓允之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2월 29일(기묘)>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前任玄烜時任宋之英所管二牧場甲戌籍付馬一百五十四匹前任玄烜所報今生馬十一匹時任宋之英所報今生馬九匹合馬一百七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玄烜所報故失馬二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五匹內壯雌馬五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15년(1815) 12월 29일(기묘)>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水原府 朝官秩折衝嚴思健嘉善俞厚燁 司果 李長春士庶秩閑良宋占金等四人 (…)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2일(임오)>

강 仍任迎華察訪 沈衛奎

목 吏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徐榮輔狀啓則以爲該察訪 沈衛奎今已報瓜大役當前付之生手實多難便今姑仍任令該曹稟處云雖無期限之指的既以大役當前爲辭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2일(임오)>

강 禮曹以殯宮五上司四都八道進香吉日推擇啓

목 議政府正月十七日卯時宗親府正月十九日辰時儀賓府正月二十日卯時敦寧府正月二十一日卯時忠勳府正月二十二日辰時水原府正月二十七日卯時開城府正月二十九日卯時江華府二月初二日卯時廣州府二月初三日卯時京畿二月初四日辰時黃海道二月初九日卯時江原道二月十二日辰時忠清道二月十三日辰時平安道二月二十二日辰時全羅道二月二十五日辰時慶尙道二月二十六日卯時咸鏡道二月二十七日卯時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3일(계미)>

강 命啓櫓宮時刻更爲退定

목 總護使 金載瓚啓言各項擇日中三月初三日梓宮自華城宿所離發到園所丁字閣而啓櫓宮在於是日巳時矣雖差早離發巳時前得達園所恐未可必然則舉行節次似有窘急之慮啓櫓宮時刻更爲退定似好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월 4일(갑신)>

강 襄禮都監以返虞時各站磨鍊啓

목 三月初四日自園所離發華城行宮晝停所始興行宮宿所初五日返虞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월 7일(정해)>

강 判下兵曹襄禮時扈衛軍兵磨鍊草記

목 該曹啓言今此惠慶宮襄禮時園所宿所晝停所扈衛軍當爲磨鍊而已西遷園時園所扈衛軍以總戎廳所屬束伍軍三哨磨鍊宿所晝停所置之而總戎廳所屬軍今屬水原府庚申年陵所及華城宿所扈衛軍壯勇營稟旨以本營所屬京鄉軍十一哨輪回替代扈衛始興宿所以前後廂軍兵從便環衛鷺梁 肆觀坪晝停所置之而壯勇營今已撤罷今番則園所華城宿所始興宿所係是水原府所管以本府所屬軍兵舉行肆觀坪晝停所以廣州府舉行各以幾名磨鍊而鷺梁晝停所以先後牌軍兵請從便扈衛允之教以依庚申年例爲之華城二百名園所三哨磨鍊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9일(기축)>

강 襄禮時傳語軍及設布帳等節命竝依庚申年例爲之

목 兵曹啓言今此惠慶宮襄禮時傳語軍當爲磨鍊而已西年部字內以衛軍定送自津頭至園所以畿邑所屬束伍步軍各隨地方舉行庚申年部字內以輶土軍三百名排立外方則以水原 廣州各隨地方以畿邑束伍馬軍五人每五里孤立別定差使員檢舉傳送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依庚申年例爲之又啓言今此惠慶宮襄禮時設布帳當爲磨鍊而庚申年陵所設布帳令本府舉行宿所晝停所勿爲磨鍊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依庚申年例爲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9일(기축)>

강 襄禮時設布帳外虎網子及侍衛軍兵命竝依己酉年例磨鍊斥候伏兵依庚申年例舉行

목 兵曹啓言今此惠慶宮襄禮時設布帳外虎網子當爲磨鍊而丙申年陵所虎網子令畿營舉行晝停所置之己酉年園所宿所晝停所竝置之庚申年亦依己酉年勿爲磨鍊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依己酉年例爲之又啓言今此惠慶宮襄禮時侍衛軍兵當爲磨鍊而已西遷園時分兵曹分都總府堂上卽廳各一員五衛將二員別軍職六員宣傳官四員武臣兼宣傳官八員禁軍一百人挾靈輦軍二百名前後射隊七百名皆以訓局軍磨鍊乙丑年兵曹 都總府堂上郎廳各一員五衛將二員武臣兼宣傳官四員內禁衛十員兼司僕羽林衛各五員挾靈輦軍八十名前後射隊四百名亦以訓局軍抄擇侍衛矣今番則依何年例磨鍊乎教以依己酉年例磨鍊又啓言今此惠慶宮襄禮時斥候伏兵當爲磨鍊而庚申年部字內令訓局次知定送水原 廣州境內則各隨地方舉行矣今亦請依此舉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9일(기축)>

강 大輦出入時都城門及華城門命以短橫杠換奉返虞時以龍驤鳳翥亭晝停磨鍊

목 總護使 金載瓚啓言發靺時都城門及華城城門大輦出入時當以短橫杠換奉而雖非城門左右有民家路狹處亦爲從便換杠俾無民家撤毀之弊事庚申筵稟蒙允矣今亦依此舉行乎敢達從之又啓言返虞時排站才已草記蒙允矣今見禮曹草記則自發靺日至返虞時皆有晝停奠磨鍊則返虞時亦當以龍驤鳳翥亭晝停磨鍊知委故敢達從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월 10일(경인)>

강 園所都監所用米穀命嚴督輸送

목 總護使 金載瓚啓言三都監所用錢米頃已分排而園所都監米穀則以華城附近各邑分數分俵而今近一朔所輸納者不滿數十石匠募給料亦無其路云外邑之慢不舉行萬萬駭然最後時不準納之守令自都監指名狀聞從重勘罪嚴加催督星夜輸送之意請申飭道臣從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월 10일(경인)>

강 送華城待秋作米充補

목 備局啓言再昨年冬因戶曹經費之着手無處請劃南漢餉米五千石至蒙允許而遂寢不行蓋緣餉穀之未能準捧無以派及故也見今收租未能及時頒祿尙患不足而又值莫重大役費入偏在米邊度支事勢萬萬罔措則復申前說請劃餉穀之漸就剝縮非但疏虞之莫甚不待有識之竊歎而顧其勢有緩急不容膠守經常請南漢餉米四千石爲先移劃該曹自該曹依詳定以價輸送該府使之待秋作米以爲充補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월 11일(신묘)>

강 魂宮都監以各項舉行磨鍊啓

목 該都監啓言今番殯宮設櫨宮儀節一從補編舉行而櫨宮四面障子初不設龍虎雀武之畫矣取考己酉遷園時儀軌則華城櫨宮障子依五禮儀畫四獸矣今不可異同櫨宮四障依己酉例畫進始興 華城櫨宮排設亦依此舉行之意請分付又啓言取考謄錄則殯宮排設諸具依例移用於路祭所畫停所園所矣今亦依此舉行而至於魂宮排設新備者外神榻交椅祭床請以戶曹及尙方所在件改漆取用竝允之又啓言魂宮排設寶冊櫨移來戶曹所在件以黑眞漆改漆取用又啓言補編受教中結褵以先襦袢次紅氎載錄而丁丑丙申依受教舉行庚申乙丑則襦袢 紅氎外又以油茈入用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依庚申乙丑年例爲之又啓言梓宮漆布上加漆準十度後全體加漆謹依庚申年例以五度舉行而漆布上加漆既有逐日爲之之命矣全體加漆亦一體逐日爲之乎教以逐日爲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월 14일(갑오)>

강 命發靱時應行諸條依己酉年例爲之

목 總護使 金載瓚啓言發靱時大舉攔後作門雜人出入固當嚴禁而至於大臣承史閣臣院吏隸及三都監堂郎員役輩士廳所屬宗戚執事許令出入然後凡諸舉行可以及期請以此意預先分付於當該營門又啓言發靱時所過橋梁城門山川祭獻官例以都監郎廳差送而都監舉行浩多己酉因下教部字內則吏曹以他司官員差送外方則畿營以守令差送庚申亦用此例今番請亦分付於該曹該道又啓言各陵寢附左之禮皆同岡異封而今番遵己酉已定之制將同岡同封故啓園撤排事體尤重以此事由斬破土告由文措辭添入之意請分付該曹竝從之又啓言冊寶及印教命行路則奉安於腰彩輦宿所則分奉於殯殿左右排案床自是儀節而許多差備官臨時奉出奉入之際自不免喧雜遲滯之弊如始興行宮廳事狹窄實難如儀排設己酉因特教每於宿所不爲奉出以腰彩輦以次陳列於行宮之庭庚申亦用此例今番請亦依此舉行又啓言始興行宮 華城行宮丁字閣櫨宮排設當有外壁紬木甲帳周畏之節而已酉因特教除壁帳以牧丹屏代用庚申亦用此例今番則何以爲之竝教以依己酉年例爲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월 15일(을미)>

강 面草圖書書入啓

목 該都監以金印篆文正副二本書入仰備睿覽裁擇啓教以以正本爲之○金印篆文獻敬惠嬪之印○表石前面朝鮮國獻敬惠嬪左後面孝康慈禧貞宣徽穆獻敬惠嬪洪氏 崇禎紀元後一百八年乙卯六月十八日誕生甲子冊封世子嬪壬午賜號惠嬪 正宗 卽位進宮號惠慶戊戌進號孝康癸卯加上尊號慈禧甲辰加上尊號貞宣乙卯加上尊號徽穆乙亥十二月十五日薨逝壽八十一上諡獻敬丙子三月初三日葬于水原 顯隆園同封而耐左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20일(경자)>

㉔ 襄禮都監以惠慶宮誌文及哀冊文書入啓

㉕ 該都監啓言誌文草圖書令書寫官前吏曹判書 李肇源敬書以入○誌文惟惠嬪 思悼綏德敦慶弘仁景祉章倫隆範基命彰休莊獻世子之配我寧考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之本生母也寧考以英廟命爲思悼兄孝章世子嗣故寧考卽位遵英廟遺教追尊孝章爲王賢嬪爲后奉之宗廟示民不貳本乃惟所生之義至尊至大追諡思悼曰莊獻稱廟曰景慕宮祭儀下宗廟一等稱墓曰園而進嬪宮號曰惠慶恒言稱慈宮凡尊奉之禮進獻之節亦下太妃一等於是國人服寧考之孝而事嬪擬於長樂者四十年如一日矣我聖上嗣服之十五年乙亥十二月十五日乙丑嬪薨于昌慶宮之景春殿春秋八十有一大臣閣臣獻議引宋程正公頤論濮園禮上及王大妃服大功中宮服小功王世子服總有司攷諡法聰明睿智曰獻夙夜儆戒曰敬遂上諡曰獻敬明年丙子三月初三日祔于莊獻之顯隆園禮也園舊號永祐在楊州治之拜峯山寧考己酉以風水不叶吉移奉于水原府花山癸坐之崗改今號陵墓追祔多同兆而異封是園之治方中也寧考命虛其左爲合墳之制曰予之情事異於人也至是因其制以相役嗚呼慟哉上以臣祖淳夙事寧考地又屬肺腑命進幽宮之誌而慈殿又書下行錄于廷俾撰詞者得以徵信臣承命悸懼欲辭而情又不敢則乃拜手稽首而撰次焉謹按嬪姓洪氏系出安東之豐山縣上祖之慶高麗國學直學自是世有顯人入我朝有諱履祥復大顯官大司憲贈領議政諡文敬再轉而爲永安尉 文懿公諱柱元尙宣祖女貞明公主高祖諱萬容 禮曹判書諡貞簡曾祖諱重箕 司僕寺僉正贈左贊成祖諱鉉輔 禮曹判書贈領議政諡貞獻考諱鳳漢遭際英廟官至領議政諡翼靖娶韓山李氏高麗韓山伯穉之後觀察使湑之女以英廟十一年乙卯六月十八日丙戌生嬪于盤松坊外氏第前夕翼靖公夢黑龍蟠寢上金鱗照耀厥明嬪乃降自幼孝友慈仁莊溫和不嘗違父母志甫四五歲卽不出中門之外戲嬉不事不喜芬華見同輩兒衣飾華麗泊然無歆艷色七歲貞獻歿時外氏因婚而宴或請與往觀不肯曰身有祖父服何忍與吉事其人以七歲不受服強之嬪曰吾雖不受服父親在衰絰中不可赴也聞者大奇之癸亥英廟爲莊獻擇配嬪方九歲膺三揀英廟命翼靖公授小學 內訓御製訓書等書于別宮嬪一聞輒通其義記誦無遺我寧考常語筵臣曰我慈宮自少凡耳目之所經涉終身不忘自宮中故事以至國朝典憲人家氏族靡所不記予或有所疑未嘗不仰質仰質未嘗不歷歷指教聰明博識予不敢仰企也甲子正月冊爲世子嬪是月行嘉禮朝見于英廟及仁元大妃貞聖后祥和之貌渾然天成進退周旋禮儀棣棣六宮觀者無不動色三殿相賀曰得此佳婦國家之福也既上奉三殿及暎嬪洞屬如不及問寢必坐而待曙恪遵英廟訓誨盡力服行待諸翁主友愛篤洽諸主亦皆誠心輻輳雖鄭致達妻之性狡難化者不敢露纖芥之色而嬪之所以推誠處之者驩然有餘裕也庚午冬懿昭世孫生未幾薨三殿大傷疚嬪恐其增戚也進見之際色辭如常至壬申九月我寧考誕降英廟喜甚謂嬪曰汝以貞明之孫嬪于王家今有大功於宗社奇愛何可勝也嬪愈小心恭慎不敢自懈撫愛寧考極其慈恩然教導必以義方衣服飲食務從儉約勸學勉德每以聖人爲期我寧考邃學峻德實惟天縱而蒙養之正蓋有賴耳及至庚戌大慶睿齡已近六旬而保抱看護不憚晝夜殷勤劬勞若寧考初寧考每曰慈宮至誠上格神明有此邦慶誕辰同日天意豈偶然也丁丑貞聖 仁元兩后相繼禮陟嬪悲慕哀痛九時哭泣未或一闕祭奠必皆躬執曰不於此時少伸微誠何以報眷愛之恩也自兩后之喪內政無統攝嬪嚴束宮人不敢失舊規奉承英廟尤致誠敬英廟嘉賞不已常稱孝婦己卯貞純后入宮嬪執婦道如事貞聖既而二外家不相能構釁日深往往事有至難言者嬪恭怡遜默和氣藹然宮中上下至今悅服以爲難也壬午閏五月莊獻薨嬪抱穹壤之慟懷宗社之憂屏侯私第不遠而復則銜恩制義黽勉人世祇見之日和敬彌著英廟大感歎手書扁曰嘉孝堂命揭寢室由是思媚兩殿導迎聖胤茹荼如甘履艱愈泰終乃措國本於磐石垂令名於無窮苟非至誠動天地至性盡人倫則何以有此嗚呼偉哉是年賜號惠嬪丙申英廟昇遐嬪號慕罔極哀毀過制見者感動寧考二年戊戌進號孝康七年癸卯加上號慈禧八年甲辰加上號貞宣十九年乙卯以莊獻及嬪寶甲載回加上號徽穆二月寧考奉慈駕詣顯隆園祇謁仙寢還至水原府行大燕禮于行宮問高年賜土庶米推恩賜六十一歲及七十以上爵上及百官皆簪花入都光輝之盛簡牒所未有也明年丙辰六月寧考行內燕于迎春軒命戚臣之與燕者

皆得仰瞻每歲誕日必進饌以飾慶寧考常稱朱文公但願年年似今日之句曰晦翁先獲我心也庚申六月寧考飭有司備饌儀忽不豫竟至賓天天乎冤哉嬪以七旬之齡遽嬰逆理之痛崩賁冤酷幾不能保自此不後進常膳惟以粥飲度日也今上服闕將加上尊號力拒之曰吾遭庚申之變而不死亦頑矣何忍受號爲甲子以冊禮舊甲上自內進饌而命詞臣撰樂章及致詞其後又再行八年之間三舉是禮焉乙丑元日以寶齡望八廷賀是月貞純后禮陟是時已及大耋不能行步猶哀慕如丙中乙亥以望九如乙丑禮是秋患痰眩設議藥廳彌月少瘳遂撤直舉賀儀未幾疾旋篤及奉諱自衣綈紵冒以至巾帷之微皆嘗預具曰他日無煩民市也嗚呼盛哉誕二男二女男長懿昭世孫次即寧考妃即今王大妃殿下父清原府院君靖翼公金時默女長清衍郡主下嫁光恩副尉金箕性次清璿郡主下嫁興恩副尉鄭在和寧考二男二女宜嬪成氏生文孝世子一女末周歲卒今上殿下及淑善翁主皆綏嬪朴氏誕生中宮金氏父永安府院君祖淳主下嫁永明尉洪顯周今上一男即王世子一女幼未封嬪天姿豈弟識慮高明非禮勿動處事惟慎事莊獻克敬克順濟以箴警莊獻甚敬重之時有諮議多所裨補厥或違忤從容理奪關雎鍾鼓之樂近代罕比己已以後莊獻受命代理則深存憂懼十四年間審幾察微彌綸調護者百千其方寧考每與筵臣語及當時事未嘗不戚然改容也曰慈德慈功外人何以能盡知也孝純后宮人有竊毀莊獻法服者事覺宮中悚慄將聞於上后大感其人自分必死嬪和顏謂后曰下輩無識即何足責願勿感也戒宮人毋敢洩不令上知之后終身感德之而后家人道此事至有泣下者德性之寬和如此國榮之稔惡也納其妹於宮中號爲元嬪覬覦非分中壺幾危者數逆折奸萌極力保護終底於安泰而宮闈事秘莫有知者故不逞之人反倡邪說以爲中壺之瀕危慈宮有力焉嗚呼其謂天可誣也已是不可以不辨也莊敬之心至老不已奉先之誠根於天性故恒居必早御盥櫛齊整端肅雖未疾沈篤之時尋常昏囈亦皆侍奉英廟及貞聖 貞純兩聖母之語而至英廟誕辰夜中命侍者扶起而坐曰今日行眞殿酌獻吾何敢偃臥乎時不能轉側者已有日矣今上克繼寧考之志奉養如昔日兩宮慈孝瀼瀼洩洩而上每過宮則喜溢于色必設饌以勸之常以不得日日見爲恨及大漸之朝上侍側而已不能省矣嗚呼慟哉臣竊伏惟念日月之光非模畫可得瀛海之深非測蠡可窮然今臣之所述非臣之所敢揄揚也英廟而爲之舅寧考慈殿而爲之子若婦焉二考堯舜也慈殿妊姁也聖人而嫫其婦聖人而顯其親言可以耀千秋行可以爲萬世則又何加焉若夫正壺儀於貳極啓長發之嘉祥天也居其實而無其名巍巍乎有而不與亦天也天之所作爲非人之所敢知也雖然有恤閔宮竝宗廟而饗之於千萬年本支昌熾聖子神孫繼繼繩繩者皆嬪之德之功之賜也豈曰不顯又誰曰不然嗚呼盛哉嗚呼慟哉 檢校提學 金祖淳製進該都監啓言哀冊文草圖書令書寫官 **水原府留守** 徐榮輔敬書以入○哀冊文蜃轉肅輶雕攢啓塗筵卷六衣俎徹三蚪露緋淒其催晨雲旌冉冉而引曉背春殿之崇敞倏夜臺之冥宵跋華道而殷號痛昔還而今否瞻望靡及想像奚叩我聖上殫誠祖饋憑慕宵載哀洪慈之遽閔寧宿慟而如再懷陟降以爲心覲彷彿而摧臆乃命下臣式揚巍策其辭曰思齊大任顯顯徽音京室之婦文王之母德維思媚胎已有教言而推本雅詩是倣蔚彼豐山嬪吉沁水鍾靈洽祥寔誕淑嬪王姬肅雍慶衍來孫錦綉有煒光儷儲尊天與粹粹生知淵懿柔儀夙整女則洵備承歡三殿婉變瑜珮翼翼孝敬眷眷嘉愛蒼邱代聽傲畏在意樂則鐘鼓規以簪珥夢叶飛龍乃生聖胤功先正養乃堯乃舜兩后遐陟哀禮游執恒手六饋必躬九泣比事貞純一若貞聖藹然和順外自鸞競不弔閔割晝哭聲吞抑悃制義愉色彌敦聖祖曰嘉匾孝以寵至誠動天宗國永鞏寧考受終壽母燕喜帝王曾閔盛無與比玉字尊冊綵衣晬筵詩賡鳧藻願以年年是日流虹又慶含飴極知非偶定感神祇覃恩廣惠旁流慈澤天休人瑞翔翕憚赫杞穹忽傾萱暉長慘顧賴文孫勉延痛憐躋七兮希九嵩呼兮岡祝每願喜於勿藥寢有愆於特粥竟極曜之爽度奄嫠宿之淪輝人間兼切於於戲天上庶慰於離違嗚呼哀哉筮龜屆吉厥醜莫縈抽歛霧興揮淚雨集鴨燈兮委燼鸞帟兮施紉簫挽橫咽而何訴羽葆前翹而何進將無戀於棄損若相反於平生蓋掩抑而乍顧轉倭遲而遂行嗚呼哀哉紵冒先具巾綈宿製以寧儉而示範要不費而爲惠敦匠又以昔金是無病於邦供仰均恤於先朝民至今猶有蒙嗚呼哀哉昔歲旒蒙寶甲光回謁珠邱兮湘巡扶玉輦兮天迴載觀華封仍張瑤宴蟠桃侑兮壽觴老萊唱兮行殿緬天星之廿換欽人事之一遠柳拂嬰兮如迎草輶輶兮寧返嗚呼哀哉奧瞻仙園益欽孝慕方中兮虛左禹穴兮塗附爲今日之合防自昔年

之遷灤曾慈眊之攸託兮優神理之相安攀象設於健寢兮亦孔邇於接岡千秋兮萬歲樂無違於雲鄉嗚呼哀哉生固有涯壽而猶哀蓋聖哲而愈然由德美之可懷而見聞之在人恐寢久而無詳摛彤管之永言勒寶琰以垂光嗚呼哀哉 知中樞 沈象奎製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21일(신축)>

강 命發靱時班次依乙丑例傳漏依庚申例尺度依己酉例定時儀器自度支給價

목 總護使 金載瓚啓言發靱時班次圖一依各年謄錄成出而行帷帳在承史閣臣都監之前故遮截前後實無檢飭之勢庚申乙丑筵稟後行帷帳使之退行於都監班之後殯殿國葬都監堂上郎廳各一員分立於大舉 肩輦 神輦之後使之專意陪護雖於神輦神輦之後只是從便檢飭而服色則不爲改之矣請今亦依此舉行從之又啓言發靱時**始興行宮 華城行宮**山陵丁字閣三處宿所當有傳漏而取考己酉庚申謄錄則傳漏軍折半以衛軍舉行折半自畿營舉行矣請今亦依此分付於禁漏及該曹該道從之又啓言謹稽遷園事實穴深用周尺石儀圓徑用營造尺隔灰旁灰地灰用禮器尺今番尺度繩墨請一遵己酉定制從之又啓言定時儀器皆有己酉造成之制今以新造中星紀赤道經緯儀相準推測以用其外儀哭之自外求入者請自戶曹給價實用之意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월 25일(을사)>

강 **水原留守** 徐榮輔進香于殯宮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월 27일(정미)>

강 命襄禮時傳語軍以畿邑東伍步軍隨地方排立

목 兵曹啓言因大臣筵奏襄禮時外邑傳語馬軍依己酉年例令各地方東伍軍排立事命下矣原啓目付標以入而自津頭至園所傳語軍以**水原** 廣州所屬畿邑東伍步軍各隨地方排立之意請行移知委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2월 1일(신해)>

강 飭輦土軍饋飯之節

목 備局啓言日前以輦土軍饋飯事有所筵稟定奪矣所入物財不可不假量區劃就向日內下銀代錢中五千兩及都監所劃中米三百石錢二千三百兩使之取用其餘不足之數以賑廳米二百石廣州米一百石**華城**米一百石戶曹錢七百兩賑廳逢授醬六十石別爲區劃而各站饋飯之節自各營門合力分饋無有一夫飢餒之意請分付四營將臣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2월 2일(임자)>

강 園所所用米條命依總護使狀請施行

목 總護使 金載瓚狀啓以爲園所都監米條前所劃下已爲告乏四百石加貸於**華城**四百石令戶惠廳卽爲分俵以最近處米泊者準數輸送教以依狀請施行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2월 16일(병인)>

강 重推輦土大將吳毅常

목 政院啓言奏御文字何等審愼而昨日外梓宮陪進時始興縣晝停誤書以**華城**止宿極爲駭然當該大將所當重勘而本院請推外無他罰何以爲之教以從重推考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2월 18일(무진)>

강 命發靚時華城城門及火巢內樹木茂密處換用短杠

목 襄禮都監堂上朴宗慶啓言卽接華城留守所報則長安門 八達門內勢難用本杠以短杠換用仍爲從便奉安于行宮大皇橋以後卽陵寢火巢而左右樹木茂密亦難用本杠亦一體換用短杠云事勢形便合有通變之道依此舉行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2월 25일(을해)>

강 靈駕次華城行宮宿所

목 進發時至儀衛導從如初出始興行宮至肆觀坪晝停所內侍捧神帛函安于腰輦至帷門內內侍捧神帛函安于靈座攸司進饌行禮并如朝夕奠時至內侍捧神帛函安于腰輦自輦移安于輦進發至華城 長安門外改杠用短杠入城內還用本杠至行宮內侍捧神帛函安于靈座儀伏分列帷門外左右陪從群官退次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3월 2일(임오)>

강 靈駕次園所

목 進發時至儀仗導從如初出華城行宮至八達門內靈駕少駐改杠用短橫杠出城外還用本杠進至園所神帛輦至丁字閣帷門外右議政 金思穆帥昇梓宮官等捧梓宮從輪輦上進安于欝宮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3월 3일(계미)>

강 啓欝宮上園所

목 園所都監提調 水原留守 徐榮輔 工曹判書 韓用鐸 大護軍 林漢浩 及長生殿提調 工曹判書 韓用鐸 帥工作先詣退墳坼開外梓宮假下隅板整齊以待時至右議政 金思穆入就帷門外達曰右議政某謹以吉辰啓欝宮達訖尙傳率諸內侍陞撤欝宮右議政帥昇梓宮官等捧梓宮從輪輦上陞輦至隧道閣以輪輦捧梓宮覆以素錦褚從輪輦上進安於退墳散輪上去素錦褚奉審解裹用輓轡安於退墳內輪輦上去棺衣右議政捧巾以授尙傳進拭梓宮乃覆以棺衣三重取銘旌置於其上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3월 3일(계미)>

강 摠護使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魂宮都監 摠護使 領議政 金載瓚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行大護軍 金義淳 右參贊 李好敏 禮曹判書 鄭尙愚都廳副應敎 金箕殷竝加資 義淳 好敏 尙愚竝加正憲郎廳禮曹佐郎 韓益相日淺勿論戶曹正郎 李潞秀 司僕僉正 洪義宅竝陞敍司渠僉正 李進奎 敦寧判官 宋明圭竝日淺勿論司僕主簿 朴致榮 副司果 洪徹榮前縣監 任重白前判官 尹致民前縣令 金魯喆竝陞敍監造官 典設別檢 朴齊顯 童蒙敎官 趙敏永 金相穆 別工作 繕工奉事 朴宗濂竝六品遷轉欝宮別工作 繕工監役 鄭東時日淺勿論殯宮魂宮修理所監役官 繕工奉事 金敬淵 兒馬一匹賜給初銘旌書寫官 領敦寧 金祖淳梓宮上面上字書寫官 知敦寧 金在昌改銘旌書寫官 右議政 金思穆下玄宮銘旌書寫官 行吏曹判書 朴宗慶各熟馬一匹面給啓殯時拭梓宮官到園所啓殯時拭 梓宮官 右議政 金思穆 熟馬一匹面給執巾者濟用主簿 張斗敬 奉事 金錫喜執水者奉常正 李東煥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別看役前五衛將 李興潤前營將成元柱竝相當職調用前主簿 洪樂佑 善地監牧官作窠差送殯宮次知金性完 梁大宜資窮竝熟馬一匹面給金承業加資神輦侍衛兼奉神主差備李得完復差備智達成神輦侍衛兼奉神帛差備金振玉造果次知李得完竝熟馬一匹賜給都薛里 韓敬善 智達成各內下上弦弓一張賜給林宜馥 李元碩竝熟馬一匹賜給從事官 金應九 金履行 薛里 金永嘩 姜聖輔酒房千世澤 印永馥進止差備李福仁 洪應疇 金致灝 孔惟德造果從事官黃再瓊竝兒馬一匹賜給酒房徐昌純內下方物弓一張賜

給羅排哭差備徐繼業等十四人各內下上弦弓一張賜給三朔待令中官以下依乙丑年例施賞計士 奏時官畫員錄事 寫字官牌將員役工匠等依乙丑年例施賞園所都監摠護使 領議政 金載瓚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行水原留守 徐榮輔 工曹判書 韓用鐸 行大護軍 林漢浩竝加資 榮輔加輔國用鐸 漢浩竝加正憲 行護軍 李魯益日淺勿論都廳副司果 李龜雲 朴孝成竝加資郎廳兵曹佐郎 具宜默 繕工副正 俞漢寔竝陞敍司宰僉正 李元默日淺勿論副司果 吳慶元 禮曹正郎 洪祐燮 忠勳都事 李敬備副司果 李裕慶竝陞敍漢城判官 朴齊奎日淺勿論副司果 李義贊陞敍京郎廳兵曹佐郎 李相龍 上弦弓一張賜給監造官 司宰奉事 徐秉淳 長興奉事 鄭淵始 司饗奉事 金永孚 副司正 徐相祿 濟用奉事 朴晦壽 別工作 繕工假監役 沈命永竝陞六分長興奉事 鄭淵始 燔瓦所瓦署別提 李氣浩 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拭梓宮兼覆土官 右議政 金思穆 熟馬一匹面給封閉官 執義 李鼎秉加資行水原留守 徐榮輔 京畿監司 金魯敬園內雜務差使員 水原判官 鄭滿各熟馬一匹賜給別看役前僉使 安德恒前五衛將 邊鏞 副司果 金命燦竝相當職調用相地官 方慶國 韓廷厚令該衛門高品付料方外地師行護軍 鄭旭 金尙澤前營將崔翼相當職調用計士 奏時官醫員儀器校正官畫員錄事撥將都看役牌將員役工匠等竝依庚申例施賞襄禮都監摠護使 領議政 金載瓚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行大護軍 韓用鐸日淺勿論行吏曹判書 朴宗慶加資加崇祿 左參贊 閔命燦日淺勿論戶曹判書 鄭晚錫 知敦寧金在昌加資 晚錫加正憲在昌加崇政 行判尹 金履陽 都廳副司果 朴綺壽日淺勿論副司果 李敬參副校理 李晉淵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尹致猷 兵曹正郎 閔秉勲 禮曹佐郎 黃燾 平市令 洪容默 儀賓都事 徐任輔陞敍濟用判官 尹成圭日淺勿論副司果 李潢陞敍副司果 洪徹榮 敦寧判官 宋明圭日淺勿論副司果 朴齊一陞敍監造官 內資直長 尹景壽 副司勇 韓忠裕 侍直金箕書陞六司饗奉事 金永孚日淺勿論副司勇 李義平 別工作 繕工假監役 金最根 誌石所表石所監造官奉常副奉事 李湜陞六造主所監造官 奉常正 李東煥 兒馬一匹賜給別工作 繕工監役 朴肯源陞六分典設別提 高道成分長興主簿 徐必修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上諡殯宮時奉冊印官領議政 金載瓚下玄宮時奉哀冊贈玉贈帛官領議政 金載瓚 熟馬一匹面給諡冊文製述官 行兵曹判書 南公轍加資加輔國 書寫官 領敦寧 金祖淳哀冊文製述官 行知中樞府事 沈象奎各熟馬一匹面給哀冊文書寫官 行水原留守 徐榮輔表石陰記製述官 行水原留守 徐榮輔加資表石陰記書寫官 永明尉洪顯周大字篆文書寫官 左議政 韓用龜行狀製述官 判敦寧 李晚秀誌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祖淳各熟馬一匹面給誌文書寫官 行大護軍 李肇源加資加崇政改銘旌書寫官 右議政 金思穆 熟馬一匹面給下玄宮銘旌書寫官 行吏曹判書 朴宗慶加資印篆文書寫官 領府事 李時秀 熟馬一匹面給神主書寫官 戶曹參議元 在明加資輓章書寫官 副司果 李龜雲 林景鎮 趙民和 李應奎 洪敬謨 任俊常 金陽淳 李義準 司僕正 朴著壽 弼善 李紀淵各上弦弓一張賜給頓遞使行判尹 金履陽陪往大將行護軍 吳毅常 半熟馬一匹賜給陪往從事官前郡守 李應會前經歷 趙參陞敍發軔時各差備敕命執事奉各年玉冊竹冊印奉諡冊諡印官奉哀冊官奉贈玉官奉贈帛官舉案者各差備褥席執事 神帛輦前奉香爐盒執事箱差備几差備臺差備卓差備標信几差備服玩函差備鏡梳函差備硯匣函差備遺衣稱函差備羽葆奉持官大輦前奉香爐盒執事舁梓宮官 大輦前木槨內實果進止差備攝司僕正拭梓宮時執巾執水者柩衣銘旌縫造官及差備官 攝相禮各兒馬一匹賜給上諡殯宮時奉諡冊官舉讀諡冊案者奉諡印官舉讀諡印案者舉讀哀冊案者各差備舉案者及褥席執事各兒馬一匹賜給襄禮時各差備忠贊衛 李光道等各兒馬一匹賜給別看役前五衛將 李興潤前僉使 車弘濟前別提 李最敏相當職調用看役前僉使 金鰲福 金仁煥嘉善李海承折衝林純榮 全宗一 吳聖錫前萬戶 趙愿竝加資待令捕盜軍官朴榮禧等令該廳收用錄事 計士畫員寫字官各差備牌將員役工匠等竝依乙丑年例施賞長生殿 都提調 領議政 金載瓚 提調 戶曹判書 鄭晚錫 禮曹判書 鄭尙愚各半熟馬一匹賜給提調 行工曹判書 朴宗慶 兼工曹判書 趙尙鎮 工曹判書 韓用鐸竝日淺勿論都廳戶曹佐郎 李升淵日淺勿論戶曹佐郎 尹宗圭 禮曹正郎 弼聖資 工曹佐郎 李民植郎廳繕工主簿 李震寬各兒馬一匹賜給計士員役工匠等依乙丑年例施賞攝贊儀 引儀東西

唱引儀 引接 引儀等各兒馬一匹賜給宗戚執事 永明尉洪顯周 鞍具馬一匹面給知敦寧 金在昌 熟馬一匹面給果川縣監 金在三 **水原判官** 鄭滄竝陞敍司果 洪樂受 洪徹榮竝守令待窠調用高陽郡守 洪世周陞敍靈輦陪從分承旨 申在明 金履載竝加資取土承旨 徐長輔 兒馬一匹賜給分假注書 洪學淵 金教喜竝陞六兼春秋 曹錫鯤 兒馬一匹賜給三都監 寫字官畫員計士 奏時官令各衙門分等高品付料政院 禮房書吏禮曹儀節次知執吏書吏以下及通禮院禁漏書員其餘員役工匠等米布分等題給靈輦衛將及各差備牌將等亦依庚申年例施賞司鑰二員各兒馬一匹賜給殯宮魂宮別監守僕等令該曹米布題給魂宮修理時計士 許完 教授除授李圭大等九人令該曹米布題給員役工匠等竝令該曹分等施賞今番賞典一人雖兼數事無得疊授加資人中雖有未準職者勿拘○教曰殯宮上諡親上時禮房承旨 洪遇燮 對舉 兼都承旨 韓致應竝加資遇燮加嘉善致應加正憲教曰洪樂受加資 敦寧都正加設單付以入洪樂佑善地守令作窠差送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3월 14일(갑오)>

강 **華城留守** 徐榮輔疏辭新資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3월 19일(기해)>

강 湖西暗行御史 李友秀進書啓別單

목 (…)**水原判官** 鄭滄吏事非其所長而官廩不吝有疏財之譽雇價準給無役民之怨 (…)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3월 24일(갑진)>

강 命李憲祚復科事問議大臣稟處

목 禮曹啓言取考擊錚人**水原**幼學李運五原情則爲其父憲祚復科事也憲祚庚申年**華城**設科時入格至於唱名而旋以無籍拔去無籍拔榜雖是定式而同時無籍而見拔者或因其子呼籲或因大臣筵奏俱蒙復科之恩則運五之爲父訟冤容或無怪事既年久科體不輕請問議大臣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3월 27일(정미)>

강 命新園所祭享時支供收斂條以**筦千庫**給代磨鍊守護軍位田畝亦爲劃給

목 **水原留守** 徐榮輔啓言舊園所一年六次祭享時使喚軍員役支供五享時每次二日忌辰時三日收斂條自**筦千庫**給代上下事有節目矣新園所三年內六祭享時不可不磨鍊而他無拮据之方亦以**筦千庫**會付米錢一體上下而三年後則忌辰時外五享時則勿爲上下事合便宜三年內加定守護軍十名依舊園所守護軍例位田畝當爲劃給**萬年堤**下雖不可舉論以火巢內**筦千庫**所屬賭地田畝中自今春爲始劃給耕食過三年後還屬賭地案實爲便當而本庫設始事體自別火巢田畝之劃給亦係體重不可不一番經稟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4월 5일(갑인)>

강 命**水原府**還穀依狀請加分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榮輔狀啓則以爲本府及屬邑穀簿到處不敷排巡無路民情遑急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六千四百十六石屬邑餉租四千七百二十六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 稟旨分付矣還未排巡農不繼糧目今民情若是渴悶分留法意勢難膠守本府還餉屬邑餉租請依狀請數爰特許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5월 23일(임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朴宗慶進

목 以趙弘鎮爲工曹參判 李肇源爲冬至謝恩使 鄭漪爲清州牧使 金秉喆爲咸從府使 曹始振爲鎮安縣監○教曰水原判官未差之代令該曹口傳差出催促下送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윤6월 8일(병술)>

강 以金履祜爲華城判官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윤6월 9일(정해)>

강 水原留守 徐榮輔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8월 8일(갑신)>

강 備局以華城 關東 海西災實分等狀啓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榮輔災實狀啓則備陳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三十結外不足災六百二十三結六十二負零特許加劃丁卯戊辰己巳停退各穀及己巳仍未捧各穀竝爲仍停甲戌停退與仍未捧各穀竝三分二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濱海偏被浸溢之災地部所劃之結雖難均俵於各面今此所請災結終涉過多事目外五百二十三結零特爲加劃還餉法意甚嚴而一時竝督民勢必難丁卯戊辰停退未捧各穀依所請仍停己巳停退未捧則年條稍近穀數最多三分一收捧甲戌停退未捧折半收捧請推徵防塞依施允之又啓言卽見江原監司 南履翼災實分等狀啓則三陟等三邑置之尤甚江陵等十七邑置之之次杆城等六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一百結外不足災四百四結九十四負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若非嶺東西若而邑風水之災則足稍無欠之康年道臣分等必有斟量依此施行災結加請終涉太多二百五十結特爲加劃其一伊川等六邑辛未還上停退未捧及伊川等四邑壬申停退各穀絕戶停退各穀特令仍停高城等九邑癸酉停退各穀之次邑折半稍實邑準數捧納事也其一嶺西還穀當捧中田米粟木麥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稍實邑四分一以有裕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安峽所在金化移轉穀中大米以小豆太換捧正租以粟稷換捧事也其一寧越元還中平昌 移轉耳麴以木麥換捧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有土免稅及各軍門屯稅從實收稅毋得濫捧之意捧甘申飭事也其一尤甚之次邑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竝依所請許施癸酉條之次邑三分一仍停尤甚邑折半仍停京外流配請只於尤甚邑勿定允之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李勉昇災實分等狀啓則海州等六邑置之尤甚信川等十邑置之之次黃州等七邑置之稍實仍以爲地部所劃災五百結外不足畓災三千五百九十三結四十一負零旱田川浦災二百六十七結四十六負零綿田災三百四十九結四十八負零特許準劃至如旱田水田川浦之入於永災者分排年數期於三年內還執準摠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道啓分劑必有所據依請施行請災之數稍多事目災外畓災二千五百結綿災一百五十結特爲加劃旱田之不得請災法意自別丁卯罕有之例不可尋常援引而越格陳聞大關後弊道臣推考其一尤甚六邑及之次延白兩邑新舊還餉當捧小米限折半以租豆太 唐米等相當穀準折代捧之次信川等八邑稍實黃州等七邑三分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延白兩邑癸甲舊還及軍錢米布依前仍停待明秋收捧事也其一延安丙子軍保折半停退條今秋當捧者姑令仍停待明秋收捧事也其一均廳免稅米太依已例以詳定價執錢上納事也其一甕津田摠舊陳居多自庚申年年加執新起添錄者至於五十餘結卽是虛摠責稅無人始於戊辰遂寢加執之規而當初加錄尙今自如逐年加徵爲民痼弊該邑加錄田三十六結四十二負零畓十九結四十八負今年爲始收租案中永爲頤下事

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依近例停止事也其一尤甚邑京外徒流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竝依所請施行其一辛未壬申癸酉停退還餉尤甚邑及之次邑中延白兩邑全數仍停事也當此少康之歲亦用歉年之例不爲分數收捧則枵然之公穀其何時充完乎尤甚邑及延白兩邑使之三分一收捧其一訓局砲保布尤甚之次邑折半稍實邑三分一代錢各軍門各衙門軍保布尤甚之次邑純錢稍實邑木邊中折米代錢江都選武布毋論三等邑依例純錢輸送事也本道綿農挽近最勝無論三等邑竝以本色收捧各軍門各衙門保布尤甚邑三分一代錢稍實之次邑竝勿論江都選武布依近例以純錢代捧其一金州所管大興城餉捧留平倉待明秋還納山城事也請使之半納邑倉半輸山城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0월 10일(을유)>

강 劃送折米八百七十石于華城成送空名帖一百五十張于松都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徐榮輔所報以爲本府句管穀之見縮耗條二千六十六石昨秋移劃於兩西 而今年則各年未捧中所捧穀與昨年移劃還分取耗各一千一百九十六石計減於乙亥不足耗則實不足耗爲八百七十石零依昨年例代劃爲辭矣本府享需所用支放所入之資若是不足不可不依所報代劃以送就海西元賑私賑自備穀中折米八百七十石零準數劃送之意請分付允之又啓言開城留守 金銑所報以爲本府南門樓修政之役極爲浩大容入物力拮据無處空名帖嘉善六十張折衝一百四十張特爲成給爲辭矣本府工役之費既無拮据之方有此陳請而二百張稍涉過夕夕請以嘉善五十張折衝一百張成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0월 10일(을유)>

강 水原留守 徐榮輔疏陳病狀乞遞仍陳勉賜批

목 疏略曰臣一疾三朔轉入膏肓所帶居留之任緣臣淹病許久曠官伏乞亟命遞改臣於奄奄垂死之中猶有一段憂愛之忱敢此附陳念今悠悠萬事莫先於輔導元良伏況新陽載回尺衣漸長時敏日新此正其時十寒一曝人或爲憂古昔先王養正作聖之方詳載於保傅傳一篇而程子所謂接賢士大夫時多接宦官宮妾時少卽進德之要訣也惟聖上深留聖意批以所請依施尾附所陳切實當留念矣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1월 12일(정사)>

강 以林漢浩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1월 14일(기미)>

강 水原留守 林漢浩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1월 17일(임술)>

강 命禁御營上番軍每哨除二十七名限十五年停番收布

목 戶曹判書 朴宗慶啓言今番鑄錢爲其質米補縮之地而至於錢邊所需亦多不足他無推移之道惟有一事之可以變通而無碍於事面者蓋禁御兩營鄉軍停番竝資保需用者也此事在前亦或有行之之時然此不過近而六七朔遠而一周年有名無實而且訓局軍許久助番其勢未由今若依癸丑例禁御兩營上番軍每哨各除二十七名竝資保限十五年收布取用而動駕時陪衛及巡邏等節兩營無異至於禁營則有內入直軍爲一百名而上番四哨中停番則入直排比誠有不足之慮無料待年軍中限五六十名依守門軍例別給料米衣資使之推移於外營番次而與該營將臣有所商議故敢達竝下詢大臣及兩營將臣處之予詢大臣將臣左議政 韓用龜曰今此減番之論卽先朝華城役事時已行之例也雖一二名減番可除該邑之弊

而論以軍制別無疏虞之端且不爲厲民而無中生財之道莫過於此恐不必持難矣然而係是軍制下詢於兵判及諸將臣而處之似好矣右議政 金思穆曰臣於閤外略聞其概而與左相之意無異同矣兵曹判書朴崙壽曰減額與全數停番有異臣亦無別見矣禁衛大將 李海愚曰減番收布事極難慎而戶曹判書所奏既出於不得已則營門事勢亦有目下變通然後可以推移排比番巡不足之數以待年軍限六十名給料使役其接濟之道往復該曹以除番錢中量宜拮据之意已有所相議更無他見矣御營大將 李滄曰番上正軍減番收布揆以戎政決不敢容易議到而今聞戶曹判書所奏則經費匱乏國計罔涯他無着手至及於此可想其萬不獲已而且有癸丑已例則到今事勢似不可膠守經常至於番巡之不足兩營少無異同待年軍衣料等節依禁營例一體施行似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1월 20일(을축)>

강 命關西軍餉耗應下不足條充補令道臣更報後酌定

목 備局啓言頃見平安監司 李相璜所報以爲本道軍餉耗應下不足條一萬九千石中一萬石以道內銀錢作穀添付又以惠民等穀移割其餘九千石移送他道爲請而欲取九千之耗則須有九萬石之元穀當此穀簿枵然之時移送一款未可遽議故更爲往復爛商從後稟處之意草記蒙允行會本道凡應下名色年例歲入時存餉耗與各庫所在錢穀使之一通修成冊以來則應下都數爲五萬二千八百餘石歲入實數爲三萬二千九百餘石餉穀城在平留新舊所捧之耗條爲四千九百餘石就應下都數中計除此歲入與餉耗兩條後所不足者當爲充補而應下中均廳所納築垆物力條五百石本以壯營屯土築垆之資壬戌割付均廳者而今既不爲築垆之用則猶取於已竭之餉耗事甚無義自今年置之華城所送一千石本以江都添餉條自華城請得者而元穀既盡取耗無路此則明年爲始勿責於關西而其代就他道加分耗中分排移割本道所在瀋川司米二千一百餘石亦以壯營穀之相換餘數移屬均廳者則本非該廳之穀自今年添付餉總惠民穀之春間割屬減軍給代條外餘在折米一萬一千八百餘石燒燼木充補米四千七百餘石亦爲添餉各庫銀錢之可合推移而作米者有勅庫買銀錢二萬五千兩宣川銀價錢二萬五千兩營各庫記留錢二萬兩勅庫歲入買銀錢丙子條一萬二千五百兩別餉庫歲入錢乙亥丙子兩年條二萬一千兩守堞身錢乙丙兩年歲入條五千四百兩合錢十萬八千九百兩作米爲三萬六千三百石右項諸穀中有耗前用下者故耗條則爲四千餘石此皆本道前報所請及今番往復而停當者此外更無着手之處海西勅需錢中六萬兩許令權貸自海西作米二萬石取耗而關西京作錢中二千石移之海西如是則應下之數除却移送而減爲四萬九千三百餘石歲入之數添以穀耗而增爲四萬一千八百餘石以此歲入較諸應下則不足爲七千五百餘石而每歲添入錢作穀爲八千五百餘石則自其翌年年所贏爲千餘石期以十年漸次殖耗又有別餉別備錢之自乙酉添買者則元穀之剩爲四萬石耗爲四千石此則仍付本總留存餘地以資生殖之源實合經遠之圖至於海西錢及各庫錢之不可不先報者無他措手本道營別置穀舊還之今年還捧當不下萬餘石本穀之年前停未捧割充時亦有賑餘穀萬餘石之竝入者則今此停未捧之還捧還之會內移付餉穀儘合事宜又就本道留穀中從略加分竝取耗自明年次次充報於各樣貸錢而其移付及加分之石數與年限請令道臣商量更報以爲酌定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2월 16일(경인)>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金履陽 參判 尹序東 兵曹判書 朴崙壽 參議 鄭景祚進

목 (…) ○吏批以 (…) 李克豐爲南陽府使 (…) 申大應爲禮賓參奉 金時讓爲智陵參奉 宋啓穆爲童蒙教官 閔文燮爲假引儀 時在以下竝初仕也 水原判官 金履祐 德川郡守 朴宗喜相換 (…)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2월 22일(병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宋之英所管二牧場籍付馬一百四十五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六匹壯雌馬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四匹 (…)

<일성록, 순조 16년(1816) 12월 22일(병신)>

【강】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 朝官秩嘉義朴有範庶秩嘉義朴東允等七人 (…)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1월 2일(병오)>

【강】健陵幸行命二十六日爲之

【목】禮曹啓言幸行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今二十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俱吉云以何日定行乎教以二十六日爲之○兵曹 健陵 顯隆園新園所幸行時軍令二月二十六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晝停所四十里二十七日健陵展謁親祭自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 顯隆園展謁親祭新園所展謁親祭還詣華寧殿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二十八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又啓言庚午年幸行時依丁卯年例兵曹總府堂郎五衛將各二員武兼八員隨駕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庚午年例爲之又啓言幸行時舟師軍物以大小間稟旨排立而近年連以小軍物舉行矣今番以何軍物排立乎教以以小軍物排立因兵曹軍兵磨鍊取稟教以訓局步軍七哨爲先廂五哨爲後廂訓禁將率領禁軍三番爲之御將率三營馬步餘軍留都馬軍七哨爲之又因挾輦軍磨鍊取稟教以二百名餘軍一百名爲之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2월 5일(기묘)>

【강】命訓局都提 李時秀 兼察訓將

【목】戶曹判書 朴宗慶以整理使出去水原府請納兼帶訓將命召政院以將兵之任不可無總察之人啓稟教以仍佩往來該營都提調 兼察從事官發牌聽傳教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2월 21일(을미)>

【강】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具軍服乘馬出協陽門 敦化門由崇禮門至露梁駐馬舟師大將 金基厚以旗鼓迎接渡舟橋詣龍驤鳳翥亭少頃乘馬至始興縣行宮晝停三吹訖乘馬進發過肆觀坪踰遲遲臺予下馬以過至長安門外華城留守 林漢浩以旗鼓迎接入長安門由中陽門詣行宮經宿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2월 26일(경자)>

【강】詣健陵 顯隆園新園所展謁親祭

【목】具軍服乘馬出中陽門 八達門至陵洞口降馬乘輿入齋室少頃改具翼善冠 黻袍 烏犀帶乘輿至紅箭門外降輿就版位展望陵禮詣陵上奉審仍詣碑閣奉審入小次時至詣丁字閣版位四拜詣神位前三上香執爵獻爵大祝 副司果 金陽淳 讀祝文訖降復位獻官 亞獻官 右議政 金思穆 終獻官 永明尉洪顯周 行亞終獻禮予四拜仍詣望燎位望燎行辭陵禮出紅箭門乘輿詣顯隆園新園所至紅箭門降輿詣版位俯伏哭少頃止哭再拜詣園上奉審仍詣顯隆園碑閣及新園所碑閣奉審入小次時至詣丁字閣親祭如上儀大祝 獻納 朴台壽 還入小次少頃詣新園所版位行再拜禮入詣靈座前三上香執爵獻爵大祝 副司果 李堉 行禮如儀訖還詣版位行辭園禮哭再拜出紅箭門乘輿命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 華城行宮待令至健陵齋室降輿入幄次少頃改具軍服乘輿至陵洞口降輿乘馬入八達門還詣行宮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2월 27일(신축)>

강 命華城儒武設科試取父老米斗題給龍珠寺僧統帖加

목 敎曰還宮後本府儒武別設科場留守試取以聞父老各別抄集令本府米斗題給以示優恤之意龍珠寺僧統帖加僧校僧軍僧徒等亦令本府依庚午例米斗題給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2월 27일(신축)>

강 知事 趙尙鎮疏陳病狀乞免享官批令該曹付標命行首宣傳官 尹敏東汰去宣傳官 任百觀拿處尹義儉 李商一 尹膺烈決棍

목 政院啓言軍兵去就何等審慎而華城前排之退送初不提稟連夜留宿宣傳官所當重勸而請推外無他罰何以爲之敎以拿處○兵曹啓言軍兵去就不即提稟致勤飭教者大關師律當該承傳宣傳官等不可以入直宣傳官之已爲拿處置而不論請竝與不飭之行首宣傳官一體拿問處之敎以行首宣傳官汰去當該宣傳官令本曹決棍放送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3월 1일(갑진)>

강 科次水原府儒生試券召見忠淸監司 權常慎于熙政堂

목 常慎辭陞也○檢校直閣 鄭元容曰御製自辛酉至丁卯秋合六卷其時承下敎繕寫內入矣自丁卯至丙子十年之間御製或有內下者或有自本閣謄草者各篇亦當滿三四卷矣當爲繼寫於丁卯繕寫本而內入件今爲請出然後可始繕寫之役故敢此仰達矣予曰從當下敎矣承旨 徐長輔曰經筵例停已過其限而今則春和依例入稟何如予可之○先是以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爲賦題試取水原府儒生至是科次收券六百七十八張敎曰水原府試取賦居首三下一進士金若水直赴殿試之次三下生員金元鎮直赴會試次上幼學李基亨給二分幼學韓宓履給一分幼學成近修 金學正 朴師稷 朴宗學 李應龍 趙漢錫以上依甲子年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3월 2일(을사)>

강 判下京外擊錚原情于秋曹

목 刑曹啓言猥濫擊錚人東部 朴大壽爲其父繼弘僞寶獄稱冤而屢經審理鐵案已成北部 安在成原情以爲其父馨得之姨母爲顯隆園奉保夫人得差軍資監庫直適得重病以其兄琦成代差其後馨得病愈琦成身死乞令其父馨得付之薄料云敢以干恩瀆擾蹕路萬萬無嚴南部沈氏爲其媳祖濟恭伸理事也事雖四件關係至重利川 鄭冕東爲其父涉定配請放而罪關邪獄律至流竄楊根李氏爲其媳父時偉伸理事而臺啓方張提防莫嚴沔川劉召史以其夫都卜實殺獄稱冤事擊錚於衛外因即逃躲且其諺書原情極其胡亂請并勿施鳳山 李景世爲其兄景仁被囚請放事也幻弄公貨至被囚禁而有此瀆擾民習可痛 渭原 李日守還穀田稅族懲等事稱冤而侵逼守令指斥狼藉吉州 高善載 城津鎮復設防營事也防營設罷有非小民所可與知并勿施重勸長湍 楊彥馥以上黨伯起之子孫軍役稱冤順天 李廷喆 水原 李璣五以瑑派子孫軍役稱冤猥越之罪勘處并令道臣該府詳查頃給并允之又啓言西部 金重祿原情以爲其母柳女德伊橫被邪學之名流配和順乞令放釋云請上裁敎以卿曹詳查文案論理稟處又啓言金化金召史原情以爲其子申漢辰橫被冤獄六載滯囚乞令放釋云又啓言載寧 林成一原情以爲其父昕橫羅殺獄元犯滯囚十九年乞令生出獄門云又啓言青松 徐致南原情以爲其父石中橫羅冤獄殘縲將盡乞令分揀云又啓言黃州李召史原情以爲其夫盧得龍橫羅殺獄十載抱冤乞令更得生路云又啓言平壤崔召史原情以爲其夫金鳳煥橫被殺獄將至痠斃乞令分揀云又啓言平壤朴召史原情以爲其夫許二龍橫羅殺獄經年同推乞令分揀云請并上裁并敎以令道臣詳查以聞又啓言平壤金召史原情以爲其夫林中化橫羅殺獄將至痠死乞令明查放釋云請上裁敎以令道臣各別嚴查論理以聞又啓言安岳金召史原情以爲其夫鄭履

九橫羅殺獄而兩檢毫無傷痕乞令生出獄門云請上裁教以令道臣詳查論理以聞又啓言安北金召史原情以爲其夫盧弼國冤羅殺獄事不分明乞令明查處決云又啓言洪州 李羽原情以爲李禮昌偷葬其母與兄於渠父塚階砌下反爲掘移其父之塚乞令禁斷云請上裁教以偷葬於他山而反爲掘移者豈有如許冤枉之事乎令道臣各別查實從公決給又啓言瑞山 李辛得原情以爲其母久病身故而官屬輩勒謂其父命先打殺竟至成獄乞令分揀云請上裁教以初無原告之事而官吏輩構誣成獄大關風化令道臣嚴查以聞又啓言定山 李益輝原情以爲渠之先山李馨重廣占橫禁一掘三塚乞令禁斷嚴勘云請上裁教以橫禁係是法外一掘三塚尤萬萬駭惡李馨重刑配以懲後弊又啓言忠州 池弘濂原情以爲渠母李召史橫羅邪獄徒配金堤 限滿未放乞令生還故土云請上裁教以令本道詳查文案論理以聞又啓言洪川 金昌得原情以爲渠父尙孫農業資生矣橫城居鄭奎和藉其班勢農牛一隻公然奪去僅給五兩錢推來牛隻奎和又生無厭之慾捉去渠父辦出五十兩爲言施之惡刑必也致死渠以報仇之意呈告本縣推捉奎和與看證諸人究覈得情正犯真實詞證明的而奎和做出無根之言稱曰奴隸相考帳籍初無是事以至成獄到今更以奴主之分欲爲圖頃伏乞亟令道臣明查以正殺人之罪以免壓良爲賤之地云請上裁教以鄭奎和之許多不法罔有紀極令道臣嚴查以聞又啓言青松李召史原情以爲渠夫李杰孫 橫被殺獄詳查本末俾伸橫羅之冤云本獄姑未登聞令本道詳覈啓聞後稟處又啓言忠州 吳高城原情以爲鎮川前縣監 李集魯在任時葬其子婦於渠之祖父塚腦後五步之地特令依法典決處云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3월 9일(임자)>

강 命水原府加分餉穀依狀請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林漢浩狀啓則以爲本府還餉自來尠少且多仍停元總減縮當此農節巡分難繼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二千八十八石屬邑安山 始興 果川餉租一千九百八十三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年來還總減少今值農節窮民耕耘之資專仰官糶而若患穀少排巡不繼則無以紓民力而勸農務不可無闕狹本府及屬邑還餉請竝依狀請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4월 20일(계사)>

강 行護軍 金履載疏陳公儲罄竭之弊請施矯揉之方批令廟堂稟處

목 疏略曰臣自昨年始膺籌司有司之任訐謨裁斷雖皆仰成於大臣諸堂而文牒之奉行簿籍之句檢實臣攸職由是而粗有所領略揣摸者大抵無事不弊無弊不極今其千百孔瘡之疊見層出固不可一時歷舉而最是不可及今措揉者卽還儲事也臣於近日見江都餉總之爲十六萬石者蕩盡於一朝關西餉穀之爲四十餘萬石者罄竭於十數年之內究其所以致此則不但以各處之移劃與近年之停減也專由於取耗以資用日增而耗不給則只從見在而取用不察本穀之贏縮遂致年年割減畢竟無一餘存然後始乃不得不請益也所以昨冬兩處之區劃也百倍艱難牽東補西僅乃得完譬如病者之眞元已竭雖欲醫治而難於着手矣觀於此而其他可以類推故諸路穀簿試加點檢而得其概略則各穀元總逐處漸耗昔之有餘者今而僅支昔之僅支者今乃割縮如嶺南之射軍木代米自均廳年例作錢爲四百石而丙子勘總本穀之見在不過爲百餘石自今年無此穀矣關東之月課穀年例作錢爲義僧給代及軍器價本者折米爲四百餘石而本穀之丙子勘總爲五百餘石明年之內無此穀矣關西之管理營米自該營年例作錢爲二千石而本穀之丙子勘總爲二千五百餘石半分耗之不足而割取元穀者已爲四百五十石五年之後無此穀矣帖別備穀之給代於詳定不足者歲不下折米三千餘石而元穀之丙子勘總爲一萬六千餘石分耗之不足而割取元穀者已爲二千三百餘石六年之後無此穀矣關西監營儲留米用下於各鎮火稅之給代與江界之蔘價補給者每歲爲八百四十石而元穀之丙子勘總爲四千餘石盡分耗之不足而割取元穀者已爲四百石七年之內無此穀矣當峨城穀之用下於城堞修補城屬放下與訓局年例作錢者折米爲一千二百十八石而本穀之丙子勘總爲一萬四百六石應留分耗之不足而割取元穀者已爲四百七十餘石九年之後無此穀矣

換銀米之年例作錢而質天銀一千兩上納內帑庫者爲一千石而本穀之丙子勘總爲九千二百八十石盡分耗之不足而割取元穀者已爲七十餘石嶺南之右兵營 別餉米自該營劃得作錢者每年爲八百石而元穀之丙子勘總爲六千五百七十石盡分耗之不足而割取元穀者已爲一百四十餘石湖南之巡營米每年用下於支放者爲一萬一千二百餘石而元穀之丙子勘總爲十萬三千石盡分耗之不足而割取元穀者已爲九百餘石自換銀米以下三穀以其本穀較其所割雖未必盡於十年之內而漸次耗縮畢竟至於無此穀而後已矣且廣州所管穀之在關西 湖西者本爲一萬一千餘石而已已以後連值停減耗條減縮割用本穀者爲二千八十九石由是而耗不足之丙子給代爲四百六十石矣華城所管穀之在兩西 兩南者本爲三萬一千餘石而各年停未捧及壬申兩南穀之以倭學質蔘價給代而割出缺縮爲一萬九千二百石耗不足爲一千九百餘石雖除年前劃給之湖南加分耗五百石其餘給代者猶爲一千四百餘石矣此兩穀給代之一千八百石爲其目下之用隨報隨割故姑免元穀之復割其實則逐年辦給將見他穀之由此而割盡矣此外似此缺縮不可不隨處苴補者指不勝擣且又戶曹之元會與元會通用之穀賑廳之常賑與常賑通用之穀其分留取耗各遵其式而次次添錄爲每年見在之實數各道所用溯以十年分以多中少三等而折衷之爲每年用下之大率則京畿之元會與別會見在實數中除加下三千四百五十餘石則爲一萬一千三百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一千四百餘石則割取元穀已爲七百餘石矣常賑見在實數中除加下五千七十餘石則爲一萬七千八百三十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三千餘石則七年之內元穀盡矣湖西之元會與別會諸穀見在實數爲一萬一千三百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一千九百餘石則九年之內元穀盡矣常賑見在實數爲一萬五千一百七十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九千六百餘石則明年之內元穀盡矣湖南之元會見在實數爲四千石用下大率爲一千八百餘石而加下爲二萬七百餘石則元穀之盡已久矣常賑見在實數爲十萬五千九百八十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一萬五千餘石則九年之內元穀盡矣嶺南之元會見在實數爲六萬四千七百餘石而用下大率爲六千六百餘石則十年之內元穀盡矣常賑見在實數爲八萬七千一百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一萬二千七百餘石則八年之內元穀盡矣海西之元會與軍餉見在實數中除加下二千六百餘石則爲二千四百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一千餘石則明年之後元穀盡矣常賑見在實數中除加下一千五百三十石則爲一萬二千八百二十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二千一百餘石則七年之內元穀盡矣關東之元會與別會見在實數爲二萬三千二百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一千七百餘石則割犯元穀已爲七百餘石矣常賑見在實數爲三千七十餘石而用下大率爲二千六百餘石則明年之內元穀盡矣至於關西 關北兩道之元會常賑見在與用下固不相當而有收稅米之年年會錄與昨年冬各穀之區劃添補而通同用下者故僅得目前之支給然或有不恒之用亦難免割縮之患矣以上諸穀何莫非經用之不可已者而至於元會常賑乃是社稷山川祀享之需及賞格恤典支供廩料之資此而闕焉則國無以爲國矣此蓋以今年勘總而言也若過今年其所減縮又將有懸異者到今事勢雖欲因循姑息亦不可得矣就以元常以外諸穀而計之如欲補其元總足其耗數無割盡之患而除給代之弊則須有折米九萬石方可排比而從前所謂措處者不過曰會錄穀之移割也留庫條之加分也以留庫條言則各營邑之爲掾弊爲給代每年應加分已成定例者爲十八萬餘石故還分之後除山城留餉則各邑倉庾幾乎盡空儲峙已不免疏虞何不復擬於加分乎以會錄穀言則各衙門耗條舉皆始雖會錄而終歸用下其真實添總者數不夥多而散在各處零瑣拘牽難於移動見今關西餉穀之添補未了者尚未盡區處則折米九萬石顧何處容手而辦割即此而已萬萬艱窘況可論於元會常賑之許多不足者乎在前元會常賑或相移補如俱不足則以餉穀劃添今焉無穀不縮無望其互資則須自所管之該司別有經劃之良策而既無由量留漕穀又不得盡停耗作則惟隨其匱乏旋辦旋支苟爲目下之挨過而沃焦捧漏其費無限如欲稍立根基爲永久之圖則計兩穀每年之用須辦元穀不足之折米三十餘萬石盡分取耗方可相當而料今國計實無以及此國家之設置還穀本爲備豫於兵荒還穀之斂散有耗不過欲補其耗縮故創始以來有滋而無減一自大農經費漸廣歲輸不能給則始乃取資於還耗馴至于今日中外支用一切倚辦於是耗之不足而又用元穀則皮之亡而毛無傳矣始視外府於江都而江都匱次焉取辦於兩西而兩西枵今又轉及於三南而三南已不可支矣由是之故向來荐荒沿海赤地死亡之戶積逋如山營邑請蠲

褒如充耳比年稍登穀賤錢貴窮薊抽徭折屋破產而京外加作刮盡到骨是豈不知民勢之切矜邦本之可畏而然哉良以經用爲急不遑顧其他也今日中外儲積一時盡耗遑急之形如上所列而計一年之經用猶不能量入而爲出按例而舊用無減隨事而新費層生人皆知憂而莫之裁制傳所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者政謂是也故聖人之爲政不過曰節用而愛民而已智者之謀國亦不過曰用之有度取之有制而已爲今之道惟先從經費而裁減然後哀痛之國計猶可以少紓予遺之餘民亦可以得保不如是誠恐民與國不知稅駕之所也顧今經費之司曰度支 惠局也其次兵曹與軍門也凡一歲之用度何贏何絀何繁何漫何存何減惟度支 惠局可以籌量如使不拘不泥如治家務則就中劑量豈無可以革謬而祛濫者乎至於供御所重有非該司敢議者亦宜明降諭旨示以節約之意則今之大臣卽古太宰之職得以九式而均節之誠自今始大臣與戶惠諸臣會同講究念念孜孜朝而理會一件得了夕而停當一事得定事完則寢費完則裁官完則汰兵完則去期於今年內釐革就緒內而京司外而營闕凡不急之務無節之用一切以省減爲歸則三年而餘一年之蓄尙矣無論要使一年之入足值一年之用不復取辦於還儲然後無論還穀與餉穀元穀與耗條各歸其所皆有餘地如元會常賑者始可推移相補而資目前之用序留生殖而爲後來之繼兩穀以外之穀亦可以次第下手逐一整頓苟不先救其大而切切焉其小之務則雖盡心力而爲之區劃將見隨傾而支傾益甚隨壞而補壞益多竟至於莫可支莫可補而後已矣自古國家治安日久浸弊而浸替卒不得復振者何嘗不由於因循姑息之爲之患哉藉使數十年前而欲有措劃宜不如今日之窮竭也前日之失豈可復蹈於今日今日之悔豈容復貽於來後臣恐今而復失其失不可救矣後而欲悔其悔亦無及矣伏願裁處焉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5월 18일(신유)>

㉔ 命珍島前監牧官 李台升 水原前監牧官 李沃拿處

㉕ 司僕寺啓言各牧場稅納自己已以後一以減總瞞報視作利寶至於珍島前監牧官 李台升 水原前監牧官 李沃私自犯用於元上納成陳省之後者合爲千餘兩之多揆以法綱斷不可置而不論 李台升 李沃令該府拿問從重勘律此後則各牧官之報總居末上納最後者請一依原事目一一草記論罪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7월 4일(병오)>

㉔ 命時囚宋應圭等議處

㉕ 義禁府啓言安邊前府使 宋應圭原情以爲本府花山 面大村之腦後土民崔重遠乘夜偷葬俵捉囚使之卽掘則渠自掘去此何嘗官掘之可論乎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允之又啓言通津前府使 具縉原情以爲今此聖堂倉暑字漕船沈水米太分俵事領運差員咸悅縣監欲爲從便改色無事上納水沈米之分俵於地方民人自是從前法例故依例分給乾米太之自地方官照數捧置待京司知委賃船上納亦是前例故依例捧置漕船之境內護送卽是本邑大政猝遇風浪半船沈濕雖卽發民卸下非人力所可及救而莫非渠不善檢飭之致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允之又啓言价川前縣監 具應和原情以爲議訟民濫棍事鄉族女致命事因倉逋除汰座首從公差出矣一種怪鬼輩喉出寡女又呈營邑決答二十五度仍卽放送其後因風眩本病拖至十五日之久則實非旬日間致命杖民杖囚爲禁鄉戰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允之又啓言黃澗前縣監 趙吉喆原情以爲本縣還穀三年未捧者爲一千九百六十八石而昨年臘月以上納愆期事被罪就拿今年正月望後始蒙宥還則其間雖欲督捧勢所未由云又啓言椒島僉使 金宇敬原情以爲本鎮吏校中有逋欠分徵於族戚前巡使因鎮民之越訴使豐川府使替治本鎮兵房該府使文移凌踏回牒之際歷言前道臣處決而語欠敬愼自速罪戾云又啓言水原前監牧官 李沃原情以爲渠己巳年分本寺錢八百兩從後備納次貸來自十二月至庚午春分賑纔畢本錢輸來時馱價及浮費爲三十五兩故以廩餘劃給該吏今牧官以渠之交承牧官與領納該吏之已爲身故欲徵於渠張皇牒報至有本寺之論啓實是意慮之所不到云請並刑推得情竝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7월 28일(경오)>

강 命時囚宋應圭等昭律

목 義禁府啓言安邊前府使 宋應圭觀此囚供其所掘移自掘而非官掘則宜若無可罪之端而道啓既有質言囚供有難歸重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通津前府使 具縉濕穀之分俵民人乾米之賃船上納雖曰前例既失從便之方又致稽滯之患至於既泊之船遇風致傷亦難免不飭之責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价川前縣監 具應和頑鄉之角勝官長構捏越訴至於女人之奔走營邑作挈官府者大見鄉俗之不淑固是官政之可惡況其答罰數爻既在自斷之內放後致命又是旬日之外囚供發明若有可原之端而其不報擅刑罪難容貸道啓所論不可但以駭妄言云者誠爲直勘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黃澗前縣監 趙吉喆歟餘流逋雖難準勘小邑未捧多至千石律以糴法難免不職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水原前監牧官 李沃公納掛欠罪屬不輕藉使躬無所犯奸歸該吏一如渠供所云督納幾年卞別不明今始推諉欲爲自免者事甚可駭罪難曲恕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椒島僉使 金宇敬渠以卑微之蹤肆其忿戾之筆登諸文牒侵逼道臣大關紀綱罪難容貸請以此照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8월 6일(정축)>

강 命時囚南秉寬議處宋應圭等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務安縣監 南秉寬原情以爲癸酉甲戌兩年條田稅大同未上納合爲七千餘石矣隨捧隨納而乙亥條則拖至於秋成其中田稅一船九月裝發矣逗留經歲竟至臭載所謂添載卽移劃大同米五十石禁衛營保米六十石及船價雜費而已此外無一包濫載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又啓言安邊前府使 宋應圭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又啓言椒島前僉使 金宇敬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并允之又啓言通津前府使 具縉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又啓言黃澗前縣監 趙吉喆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又啓言价川前縣監 具應和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并敎以功議各減一等又啓言水原前監牧官 李沃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敎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8월 8일(기묘)>

강 命華城句管穀見縮條依所報代劃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林漢浩所報則本營句管各道穀停未捧及留蓼給代見縮耗一千二百八十一石及關西移劃江都添餉米耗一千石見縮條合二千二百八十一石依昨年例準數代劃爲辭矣停未捧及留蓼代之見縮者今年則以嶺南右兵營軍餉米耗中五百石左兵營山城穀耗中折米七百八十二石劃給而關西移劃之見縮者以湖南私備米會錄耗中一千石逐年劃給使之作錢支用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9월 19일(경신)>

강 命華城句管穀見縮條依所報代劃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林漢浩所報則本營句管各道穀停未捧及留蓼給代見縮耗一千二百八十一石及關西移劃江都添餉米耗一千石見縮條合二千二百八十一石依昨年例準數代劃爲辭矣停未捧及留蓼代之見縮者今年則以嶺南右兵營軍餉米耗中五百石左兵營山城穀耗中折米七百八十二石劃給而關西移劃之見縮者以湖南私備米會錄耗中一千石逐年劃給使之作錢支用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9월 19일(경신)>

강 命湖南折米一百九十石劃給古今島

목 備局啓言卽見全羅監司 金教根所報則康津縣古今島以海防重地未有防軍給代而所附兩島屬邑之後尤患民少軍多依他鎮例戰船防軍水軍糧特爲區劃爲請矣防軍給代今難遽許本道私備穀耗之以

關西餉耗代移割華城後餘在者中折米一百九十石請割給以爲永久掾弊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9월 19일(경신)>

㉔ 判下幸行時上言于各該司

㉔ 吏曹啓言觀此各人等上言則京外幼學李會謙等以爲故參判 李時楷當南漢危急之時與鄭雷卿諸臣偕膺督戰臨危應變而獨未蒙恩請降褒贈之典忠原幼學尹廣烈等以爲故參議 趙順生與金宗瑞 皇甫仁 鄭萃三相同被慘禍與六臣一而二者也請許贈爵贈諡之恩龍潭幼學安纘仁等以爲故士人高啓春具詢二人龍蛇之變負五聖位版入南漢山城者在丙子亂一人也在壬辰亂一人也請下贈職之典京外儒生李載重等以爲贈副提學 蔡聖龜當丙子之亂節義炳烺而獨未與褒揚之典請加贈秩仍議節惠之典慶尙道儒生李鼎基等以爲故副護軍 趙遵道當丙子虜騎之陷京城也糾合義旅指日西上爲爭死之計願蒙贈爵之典今此呼籲俱在四件外依大臣覆奏請竝置之果川幼學韓象彦以爲渠父憶年今八十三住在乙卯華城幸行時乙卯生之在華城等五邑者皆蒙恩資渠父獨漏願蒙一視之恩士庶年八十除一階事載法典韓憶請施以郎階帖成給之典南陽通德郎權鼎三以爲渠父折衝聖鎮今年爲八十歲歲首當爲加資而見漏於本道抄啓中未蒙一視之澤 楊州 內官 孫景文以爲渠養父通訓金起瑞今年爲八十歲當爲加資而見漏於本官所報請令該曹按例施行矣請竝分付各該道臣使之詳細登聞後稟處竝允之 (…)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9월 26일(정묘)>

㉔ 備局以華城及關西災實分等狀啓覆啓

㉔ 備邊司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林漢浩災實分等狀啓則備陳穡事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七百六十結三十四負五束特許加劃各年舊還有難竝督丁卯戊辰己巳甲戌停退及己巳仍未捧各穀竝爲仍停甲戌仍未捧各穀三分一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事目外五百結特爲加劃丁卯至己巳各年停退未捧竝姑仍停甲戌停退條使之折半收捧甲戌仍未捧此與因朝令停退有異竝令全數收捧推徵防塞請依施又啓言即見平安監司 徐有聞災實分等狀啓則平壤等十七邑置之稍實安北等二十三邑置之之次寧遠等二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穡事比他道雖曰少康較昨不啻稍遜道啓分劑儘有料量依所請施行其一本道今年以己巳比摠而己巳以後虛結之既蒙永頃比己巳元摠不足者爲六百四十二結四十五負一束川反舊頃無主全陳之入於今年執災者爲一千九百九十八結二十四負九束合二千六百四十結七十負特許劃下各邑所捧雜費亦令蠲減事也本道今年加請結數未免過多元劃外加給一千九百結各邑雜費亦令許減其一辛壬停未捧舊還餘在者特許仍停其中稍實之次邑災形未甚處自本道酌量事勢從當收捧事也辛壬停退未捧元數中限折半令道臣酌量收捧其一各邑帳外火田尙多未關各衙門會議及各鎮堡罷斂給代者依昨年例特許四分一權減各鎮屬給代不足條以各鎮間年儲留穀從便給代事也既有已施之例依請許施其一陳田火田之還加起今年亦許停免事也陳田火田之勒令增摠有非懋實之政依請許免其一各樣還捧尤甚邑尤甚面里限折半尤甚邑之次面里及之次邑中霜雹被災邑之尤甚面里限三分之一以相當穀許令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竝依所請施行其一各衙門及奎章閣屯土依昨年例從實執稅事也其一尤甚之次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各司屯土之從實執稅本有朝令依請許施罪人編配請只令尤甚邑勿定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10월 4일(갑술)>

㉔ 水原留守 林漢浩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補植經界株數馳啓

㉔ 狀啓以爲即接健陵令 鄭謙容 顯隆園參奉 金在星牒呈則補植之役始自今月初六日至初十日畢役而補植經界及株數後錄馳啓○後錄健陵自大皇橋上下川邊補植松木一千九百三十七株五里木四百六十株顯隆園自草峯 後坪 培養峙下端川邊補植松木二千二十五株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10월 12일(임오)>

강 開折京外殿最

목 兵曹判書 李肇源啓本 (…)
○華城留守 林漢浩啓本 迎華察訪 李嗣萬益勉立馬中 (…)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12월 15일(갑신)>

강 司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收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今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宋之英時任金魯赫 所管二牧場丙子籍付馬一百五十四匹前任宋之英所報今生馬十四匹時任金魯赫所報今生馬十四匹合馬一百七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宋之英所報故失馬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一百五十三匹內壯雌馬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17년(1817) 12월 22일(신묘)>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水原府 土庶嘉善楊時福等三人 (…)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1월 2일(경자)>

강 命諸道儲置米以本廳句管壬戌穀等折米四萬石區劃盡分取耗

목 宣惠廳堂上李存秀啓言近來諸道收租漸縮儲置米每以還米劃給湖西則以常賑穀需用今則常賑穀今已告罄實無需用之道儲置既不得以常賑穀劃給則不可不以新給米劃給矣若以新米劃給則上納大縮貢價無以支繼儲置一款及今變通然後上納可無見縮之患須有四萬石米取耗四千石然後可以爲一年之用而湖西穀簿極其零星以本廳句管穀無以盡充折米四萬之數本廳句管壬戌穀折米二萬六千九百八十石軍作補還等各穀折米二千四百二十七石備局句管北穀折米一千一百十石嶺南穀折米三百七十石守禦廳句管穀折米五千八百二十三石 華城句管 穀折米三千二百九十石合四萬石竝爲區劃盡分取耗用於儲置之需而取耗若減此數則無以爲一年之用儲置需用比之外方支放尤爲緊重雖值歉歲切勿舉論於停未奉中營呂支放之穀寧可停未捧此穀則不可矣穀名則以儲置移錄穀爲稱歲末磨勘于本廳用下之數四等磨勘而今年則以見存常賑穀用於儲置放下本廳壬戌穀及守禦廳等城穀則係是取耗支放者也不可劃給其代矣嶺南所在本廳句管某樣穀準此數移劃使之取耗需用似好以此意義于大臣則大臣之意亦以爲然故敢此仰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4월 5일(임신)>

강 命藥院輪直

목 (…)
○敎曰水原判官 朴宗喜 副護軍 朴周壽別入直 (…)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4월 30일(정유)>

강 命華城還餉留庫租米太及屬邑餉租依狀請加分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林漢浩狀啓以爲會付還總無以排巡麥嶺民情政在遑悶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二千八百八十四石屬邑餉租合二千六百七十五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5월 1일(무술)>

강 命水原判官 朴宗喜內移

목 水原留守 林漢浩以判官 朴宗嘉謂有身病屢呈辭狀不得已罷黜馳啓教以令該曹口傳內移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6월 20일(병술)>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沈象奎 參判 宋冕載 參議 趙貞喆 兵曹判書 金履陽 參知 朴孝成進

목 教曰守令邊將初仕各別擇擬忠臣清白吏子孫及西北松都人加意調用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
依例陞六事分付兩銓○吏批以 (...) 李義贊爲水原判官 (...)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6월 25일(신묘)>

강 命秋曹囚二月等施次律水原囚金奉瑞 廣州囚李京采 喬桐囚崔奉學訊推得情

목 刑曹啓言殺獄罪人私婢二月獄事蓋二月與四月居既比隣齒又同儕相好之誼原來篤厚而因其辭飲
猝然發怒衝之以拳撞之以頭狂鬧殆同戲謔醉拏不甚猛毒而遽絕其一縷其鬪也本無讎冤其死也或近
邂逅制法本乎人情人情驗於事跡參互決折然後庶無違於欽恤之道請下詢大臣處之允之又啓言問于
大臣則右議政 南公轍以爲四月之殞絕在於三日之內經法之外難議原恕而制法本乎人情人情驗於事
跡云者曹讞得當實合欽恤之道惟在造化裁處之如何云矣大臣之議如此請上裁教以施以次律○刑曹
啓言殺獄罪人梁三得獄事刃刺致命十分明的而辜限執定終有可疑之端蓋辜限之或近或遠只在於實
因實因之如此如彼只在於脈錄而檢跋檢題之論斷亦皆依脈錄說去則其刃刺所傷之如何當主乎脈錄
而取考兩檢檢案初檢脈錄則曰左膝刃傷處花文斂出營脈出而其跋辭曰迎刃之膝斂肉露骨又曰皮膚
截斫透過骨頭覆檢脈錄與初檢同而其跋辭曰其膝被刺斜裂露骨又曰割肉透骨政與破骨無甚異同而
死在辜限之內兩檢所論不過云露骨透骨而并無破骨之形症惟覆檢跋之與破骨無甚異同云者亦非直
斷爲破骨而何以云死在辜限之內乎大明律刃傷死辜限爲三十日而今此金奉大之被刺至死恰滿四十
日則檢跋所云未知其何所據也若引附例因本傷致死加辜限之文而便以限內硬定則恐有不然者夫因
本傷致死之情眞事實者最難執定雖加一日決不可輕易援用而先朝庚戌因槐山 趙學成獄判付若曰辜
限加用雖曰法文無論京外曾不一番援用若或因此創行則今後當次次援例加用殆無定限律之以古人
子時刻前後區別之文終非容易議到處朝家之不欲濶狹斷斷出於開荆棘之深長慮而又已未受教若曰
加限之法不可始之雖金刀傷口咬傷除非別般稟旨收議歸一之前毋敢輕先成獄之意嚴飭京外殺獄辜
限本自繁重前後受教若是諄複則此獄辜限之加用當否宜有稟旨酌定請下詢大臣處之允之又啓言問
于大臣則右議政 南公轍以爲此獄之償命不償命專在於辜限之加用不加用謹稽先朝庚戌己未之判付
極其諄複至以斷斷出於開荆棘之深長慮爲教在法設有加限之文既奉受教之後不敢容易議到於濶狹
愚見如此伏惟上裁云矣大臣之議如此請上裁教以施以次律○水原留守 林漢浩狀啓以爲殺獄罪人金
奉瑞毆打李隻伊翌日致死丙子八月十八日囚初檢官 振威前縣監黃基翼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
犯以金奉瑞懸錄覆檢官 龍仁縣令 權徹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奉瑞之於隻伊路次不禮宿憾
在中以卒凌校新憤更添當夜捉出脅勒使前小杖大捧前撞後擊傷處昭著詞證俱備似此之獄無容更議
金奉瑞連加訊推償命恐未知何如○刑曹啓言捕校輩之縛人打人原來伎倆而衆議推差羶氣陡發不顧
死生初打於烏山再打於中底三打於街路竟使殞絕於當日獄情無疑公法至嚴金奉瑞請另飭訊推輸款
允之○廣州留守 鄭尙愚 狀啓以爲因刑曹關殺獄罪人李京采獄事與本府判官 金永受眼同究覈則此
獄傷痕分明詞證有據昌云之到今稱冤曰子當衛父也曰足無踢腎也而萬孫之明是被踢兩檢之案昭在
則膝撞之供招卽是粧撰也既無可疑之端遽議惟輕之典有關後弊罪人李京采依前訊推取服李昌云敢
生掉脫之計有此猥越之訴自臣營懲治計料○刑曹啓言李京采獄事便成斷案而今乃妄希其父被毆傷
重其子毆其人致死者減死之律敢有呼籲之舉祇增猥越之罪李京采請依前訊推得情允之○京畿監司

洪遇燮狀啓以爲喬桐府殺獄罪人崔奉學毆打其妻李召史第十六日致死辛未八月二十六日因初檢官喬桐府使 李石求檢狀實囚以被杖打死懸錄正犯以崔奉學懸錄覆檢官 金浦郡守 曹文檢檢狀實囚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少婦懶習夏畦爲病元非大過夫也不良姑又不慈見逐彷徨其情憾矣而姑則愆患夫乃行兇下手至慘必殺乃已而敢以犯染肆毒之說隱然欲歸於邂逅之科者尤極兇譎崔奉學嚴訊取服如法償命斷不可已○刑曹啓言此獄則實囚的確正犯亦不能發明而情實殘忍迹非邂逅則不可以夫殺妻之獄有所參恕崔奉學請如法訊推得情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7월 11일(정미)>

강 命嶺南還穀分留事依狀請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慶尙監司 金魯敬狀啓則以爲本道還穀除却各樣應分應下及年例加分等條則餘在留庫當爲十三萬餘石而今番惠廳關中移錄守禦 **華城** 均廳壬戌穀及該廳儲置移錄條與停未捧半代之移作元分條合九萬餘石又除於此中則實留庫不過三萬八千餘石不虞之需用將無以着手至於射砲糧之以別置米劃給梁山大同上納事左沿則以新結米劃給右沿則因倉所踔遠以別會米從便換給而今因換給之謬例不必使之上納統營 左水營則例自各邑輸納砲糧而米品不如結米則必有點退之弊上項三條竝還寢右沿各鎮砲糧亦以附近沿邑新結米劃給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均廳穀之今番變通蓋是爲經用不得已之舉也他道則每年加分之穀不甚夥多而至於嶺南則年例不可廢之應加分殆近十四萬石又以停未捧元總計數添分則留庫無幾事面苟艱道臣所論果有所據依狀請施行守禦廳 **華城**穀簿移錄事湖西穀總近益蕩竭以該道穀總無以代劃故以嶺南所在該廳之穀使之移錄矣事到不得已處雖移轉猶可爲也況據錄穀名穀則自在者乎依該廳知委施行 湖西壬戌穀補縮代嶺南壬戌穀加分事留庫之太些亦甚可悶此則依道啓施行補縮之道以爲從後區劃之地至於射砲糧事如統營 左水營則各邑輸納之際點退改捧之弊誠如道啓蓋梁山一邑則大同之以砲糧劃給既載法典外此諸邑本無是法設或有他邑新結米推移放下之事此不過謬例也此亦依該廳知委以別置耗劃用兩營砲糧以梁山大同取用勿令上納而既軫點退之民弊則當用別例如值災結夥多梁山結米不滿兩營劃送之數則該廳收租磨鍊時無論某邑結米必準兩營所劃之數移劃於梁山儲置之意請分付該道該廳允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7월 11일(정미)>

강 以韓致應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7월 28일(갑자)>

강 水原留守 韓致應疏辭新除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7월 30일(병인)>

강 命**華城**給代耗米一千二百七十一石以各道會錄耗中劃給

목 右議政 南公轍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韓致應所報則以爲本營勾管兩南 兩西穀停未捧及貿蔘給代見縮耗合一千二百七十一石零及關西移劃江都添餉米耗一千石見縮條合二千二百七十一石零依昨年例準數代劃爲辭矣其中移劃條一千石則已於昨年以湖南私賑穀耗條中依此數使之逐年取用以此分付其餘一千二百七十一石請以各道會錄耗中劃給從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9월 10일(을사)>

▣ 判下擊錚原情于秋曹

▣ 刑曹啓言 (…) 又啓言南陽幼學金永祚原情以爲渠父光祿之外四寸白師信以無恒心行事叵測而以丙午年間債給六百兩錢於矣父樣僞造手記誣造本官則官亦知白哥之虛謊嚴辭斥退而自官解喻矣父曰切戚之間見彼流丐之狀略以奮斗割給使之奉祭奠居之地故不敢違拒官決以奮斗落許給白哥則不受而還徵土價不卽備給則仍此爲嫌矣千萬意外白師信出於華城府賊招以六百兩債給於矣父移文本府誘捉矣父數朔周牢命在頃刻伏乞行查於南陽府使渠父不作獄中之冤魂云請上裁教以令本道詳查稟處 (…)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9월 14일(기유)>

▣ 華城陵園所樹木疏剔命自今年更爲舉行

▣ 檢校提學 金祖淳啓言臣於乙丑秋奉審後以陵園所樹木蒙密處疏剔之意筵奏蒙允其後連爲疏剔至年前故重臣徐榮輔爲留守時年限已滿故啓請停止矣四五年之間樹木依舊茂盛陵園所位田半入陳廢之中員役輩見臣呼訴而陵園官及守臣亦以爲言位田之陳廢既甚可悶雖以長養釋木之道言之依前疏剔實爲兩便此不必硬定年限亦不必年年爲之分付守臣及陵園官量其形便事勢使之自今年更爲舉行恐好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9월 23일(무오)>

▣ 備局以京畿及華城災實狀啓覆啓

▣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洪遇變災實狀啓則分等不爲舉論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二百結外各樣不足災三千四百九十九結六十負四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處矣今年畿農不爲三等之分劑尤驗一路之均登而至於災結以若登稔較彼災傷終有稍過之嫌二千五百結特爲加劃使之均俵其一本道庚午壬申甲戌停退全數收捧辛未停退未捧限三分一收捧己巳停退未捧及癸丑癸亥舊還竝許仍停事也庚午以後三年條道啓既欲準捧外此各年舊還及辛未停退三分二竝依請仍停而已巳未捧年條既遠姑許停捧至於辛未未捧有不可一例許停此則使之全數收捧其一各衙門停退身布只令甲戌條收捧其餘各年條竝姑仍停事也其一沿海各邑拯米太依近例仍停事也各軍門停退既多收捧則又此竝督有非恤民之政雖令甲戌條收捧亦可有補於經用與拯米太仍停事請一體許施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韓致應災實啓則備陳穡事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二十結外不足災七百十九結九十六負七束特許加劃各年舊還有難竝督丁卯戊辰己巳停退及己巳仍未捧各穀竝全數仍停甲戌停退及仍未捧各穀竝三分二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穡事雖不得均熟亦可謂稍登元劃外五百結特爲加劃至於舊還則未捧尤與停退有異己巳甲戌未捧使之全數收捧舊還則分排各年而捧之徒致穀簿之紊亂先自近年條而次責納民可以了逋而漸有紓力之道甲戌停退折半收捧其餘各年條姑爲仍停推徵防塞請依他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10월 11일(병자)>

▣ 華城留守 韓致應以陵園所樹木疏剔補植畢役馳啓

▣ 狀啓以爲健陵內明堂補植松木五百七十株楡木四十株顯隆園內明堂補植松木三百六十株栢子木三十五株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10월 17일(임오)>

▣ 命華城舊還己巳未捧全數仍停甲戌停退與未捧折半收捧

▣ 右議政 南公轍啓言頃因水原留守 韓致應年分狀啓己巳甲戌未捧條全數收捧甲戌停退條折半仍

停之意覆啓行會矣卽見該留守狀啓則備陳舊還難捧之狀仍以爲己巳未捧全數甲戌停退未捧三分二竝依前請仍停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華城年事今幸稍登而今此狀辭又以民情陳請且本府與他有異己巳未捧全數仍停甲戌停退與未捧請使之折半收捧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10월 20일(을유)>

강 命嶺南移錄惠廳句管穀事置之守禦廳 華城劃付條以本道今年加分耗會錄者劃給

목 備局啓言慶尙監司 金魯敬狀啓以爲右沿各營鎭砲糧以沿江邑新米劃給惠廳句管穀之移錄儲置事以今穀總決不可盡分守禦 華城劃付條係是支繼之需不可一向靳持而分留已經修啓今無變通之道自明年爲始劃付兩衙門盡分取耗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砲糧卽儲置中會減者也本道儲置例以結米還米參互需用此不過會減之際結與還之區別而已此則使之報該廳停當丁貿等穀之移錄事爲念該道儲置不敷之弊而本道旣以留庫之減縮爲難則不必強令移錄置之守禦廳 華城府劃付條係是支放之需今年需用之耗不可不趁今區劃以本道今年加分耗會錄者準折劃給而如有掣礙之端以該道年例會錄均廳條中請劃給允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11월 27일(신유)>

강 顯隆園忌辰祭享時祭品祭官命依丁巳年例爲之

목 禮曹啓言卽接水原留守移文則今十五日卽新園所三年後初度忌辰祭享獻官諸執事依五月忌辰祭享定式磨鍊事回移云矣謹稽丁巳曆錄則顯隆園祭享時祭物自本府分奉常寺進排獻官 留守爲之執事官自本府填差受香及餽餘封進出入番園官中下去上來事受教定式矣今十五日祭享時祭品祭官似當依此舉行而事係莫重祀典何以爲之乎教以依丁巳年例爲之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12월 6일(기사)>

강 命永川定配罪人李女宥放茂山囚金洛興依前訊推水原中軍 李復淵拿勘

목 刑曹啓言永川郡定配罪人李女原案無的執道查有可據同配之妯娌先已蒙宥則參酌疏放恐不至失刑請上裁從之又啓言茂山殺獄罪人金洛興獄事詞證不備檢案多眩昨秋回啓不可遽議傳生之論誠出於難愼之意而今此道啓以一如前見未有更查爲言請依前訊推之意分付允之又啓言南陽 金光祿事則白師信之行賊跡已著矣其於光祿雖曰近戚必欲逞憾欲徵烏有之錢呈營呈邑又於鎭營而誣招其所設心前後一串分付守臣申飭鎭營限死嚴杖照律遠配至於金光祿之發語不遜其子永祚之告君失實不可無罪依查啓懲治捕廳之設所以治賊而爲民也平民之橫罹買贓之脫空豈或不知而一言觸怒數朔拘囚衆民齊訴亦不聽施該中軍請令攸司拿問嚴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12월 13일(병자)>

강 命華城 南漢餉穀及本營巡牙兵穀見縮條七百三石以今年加分耗劃給仍飭各邑流逋穀

목 右議政 南公轍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洪遇燮所報則華城 南漢餉米租及本營巡牙兵等各樣穀流逋見縮耗折租今爲七百三石零依昨年例以本道今年加分耗租三百三十九石零劃給外此不足條三百六十三石零以某衙門穀給代爲辭矣本道穀總本自不敷之中停逋既多耗條減縮致有給代之每年請劃誠甚悶然今年見縮之數以加分耗劃給其餘不足雖本道所在備局句管別會穀耗條中依此數取用此後則各邑流逋之穀請使之嚴飭收捧從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12월 20일(계미)>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金魯赫所管二牧場籍付馬一百五十三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五匹壯雌馬五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七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三匹 (…)
<일성록, 순조 18년(1818) 12월 21일(갑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朝官前衛將李春光士庶司果 崔弼起等七人 (…)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1월 2일(을미)>

【강】 命時囚朴宗正等議處李啓鼎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行護軍 朴宗正原情以爲渠素患癖積越添寒感昨日陪班未克進參云徐鼎輔原情以爲渠老母年近八耄氣常奄奄近又添感實難暫時離捨之中身病危劇不得進參於陪扈之班云金魯應原情以爲渠自除夕候班歸路猝發風眩之症昇還私次不省四到間蒙承宣之恩除竟不能一肅以至昨日動駕亦未得參參闕禮之罪實無所逃云朴著壽原情以爲渠實病已淹旬餘未得進參於班次云副護軍 李愚在原情以爲渠八十老母氣息奄奄長在牀褥更添輪行之感左右扶護勢難暫離不得進參於陪扈之班云韓兢履原情以爲輪行毒感遇寒越添竟不得參班云李錫祐原情以爲渠自經正朝享役之後素患積氣遇寒闖肆莫重陪班未得進參云趙晉和原情以爲渠觸傷於近日風寒重添毒感不得進參於陪班云李晉淵原情以爲渠八十老父氣息綿綴近添毒感左右扶將勢難離捨不得進參於陪班云金學淳原情以爲渠素患輪感自經社壇享役之後遇寒越添莫重陪班未克進參云洪敬謨 原情以爲渠日前以親病陳疏徑出於在喉院時矣親病伊時添劇果難離側不得進參於班次云韓義運渠素患痰癖之症近添毒感起動無路莫重陪班不得進參云曾經待從請竝議處從之又啓言水原中軍 李復淵原情以爲白師信本以無賴之類狼藉行盜被捉於中營捕校而其與誰同謀贓物去處次第盤覈則金光祿以其接主緊出於白漢之招故贓錢去來之虛實契券與授之眞僞不可不兩造對質果爲捉致有所究覈而語或相左事有可疑姑此囚禁將欲查處不意光祿子不待結末衛外鳴金至有本府行查之境而該曹覆啓乃以不聽民訴數朔拘囚論斷於營查之外者雖非渠之情實何敢費辭分疏自歸歸屑之科乎曾經閹帥請議處允之又啓言李啓鼎觀其所供拔劍一款雖或發明盃酒過失渠既自服名以朝官不顧體貌至有此使酒之舉者誠極可駭請以此照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1월 14일(정미)>

【강】 命時囚申在明等照律李復淵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大司成 申在明觀其供辭啓不參榜謂有已例名面互換諉以不察職在師儒之長莫重泮試不遵定制致有此科榜淆雜之舉揆以法意難追重勘請以此照律又啓言講試官 趙民和 金教喜 李應奎 南履懋 尹命圭等雖未知情勢病故之如何而試坐懸頭跡涉避事請以此照律又啓言醫官秦泳 李圭南等身爲醫官不能操束院屬致有此攔入擊鼓之舉請以此照律竝允之又啓言水原前中軍李復淵照律杖六十收贖奪告身一等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議各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2월 18일(경진)>

【강】 禮曹以幸行時上言回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儒生俞嶷柱上言則爲廣州故學生韓世漢孝行請褒揚之典事也進士安思儉等上言爲本府故士人朴仁永孝行請褒美之典事也儒生李廷尹等上言爲本縣故學生李德弼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華城幼學金樂昇等上言爲本府故學生姜德輝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公清道儒生韓永新等上言爲本縣故學生金復人妻李氏烈行請旌褒之典事也溫陽儒生朴昀壽等上言爲本郡麗朝故學生全始述孝行褒獎之事也全羅道儒生尹致興等上言爲淳昌故節士趙汝寬忠節及其子義孝孝行請褒異之典

事也儒生洪喆鉉等上言爲綾州故學生梁渭天孝行請棹楔之典事也儒生金聖球等上言爲興德民人鞠思曄孝行請棹楔之典事也康津儒生沈徹之等上言爲本縣故學生金貞吉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儒生宋能洙等上言爲光陽故學生白致旭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慶尙道儒生鄭應淳等上言爲咸陽故士人金南重孝行請棹楔之典事也尙州儒生姜世直等上言爲本縣故學生石之瑀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載寧儒生申應夢等上言爲本郡故士人李景旽孝行請棹楔之典事也瑞興儒生柳貞植等上言爲本府士人全道良妻韓氏烈行請旌褒之典事也黃海道儒生韓箕疇等上言則爲信川故士人李鳳朝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儒生白樂信等上言爲信川故士人柳德新妻鄭氏烈行請棹楔之典事也海州儒生崔永錫等上言爲本州故士人黃碩子孝行請棹楔之典事也瑞興儒生李宗秀等上言爲本府故士人朴師舜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文化儒生梁禹堧等上言爲本縣士人高德信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平安道儒生李禧集等上言爲中和故學生崔泰元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咸鏡道儒生李用霖等上言爲本府故僉知 李贊健孝行請旌褒之典事也果如上言則宜有褒獎之典請并令本道詳探實蹟後稟處又啓言報恩儒生宋煥耆上言以爲渠年近六十未有嗣屬以其十二寸弟煥範第二子孝徵欲爲率養萬端哀乞終無許意特許立後云其在敍倫之政合有繼絕之道而生家既不許與海州儒生吳泰瑜上言以爲渠子眞秀嫡妻俱無子身死渠年六十六以其五寸侄喆秀之第三子應欲爲養孫則其父牢辭不許繼絕存亡特蒙天恩云喆秀有子三人而若是斬許者殊未得當并使其門長與兩家合議歸一呈單後請稟處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3월 26일(무오)>

㉔ 判下擊錚原情于秋曹

㉔ 該曹啓言西部幼學鄭萬甲原情以爲渠父涉自幼謹飭未嘗與雜流交結辛酉四月自憲府稱以風聞押送秋曹竟至流配於光陽縣同時橫罹者幾皆蒙宥而渠父獨未蒙昭晰之澤伏乞亟命攸司放釋云請上裁教以令卿曹查實稟處又啓言 **水原**良女李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奉瑞入於橫厄之中而李隻居京時以賊黨再入捕廳受刑痕跡滿身青黯人所共知而習知譏察事故托名捕卒矣捕校 徐重信出使時帶李隻往全羅道逢出使捕校 魯仲希於咸悅地李隻與賊黨弄奸故施以治盜之狀李隻抱魯仲希之脚引入水中一廳捕校莫不齊憤渠夫金奉瑞與捕卒李順得結縛李隻將欲前行則李隻百般稱煩故使支機負擔而自墜支機馱之牛背倒墜牛下故至**大皇橋**解縛而臥之歸告廳中伊日夕時李隻身死捕卒韓命金告官起獄歸之於渠夫云請上裁教以令本府查實稟處又啓言清州幼學李錫濟原情以爲渠十四代祖鎮南君終生夷簡公卽定宗恭靖大王第六男而墳山在於京畿廣州彥州面而守護禁養已爲四百年之久去乙亥本道富平居宋禮和偷葬其祖母於來龍至近之處俗所謂壓腦也聞變呼訴於本府捧掘移柩音而拖至于今終不掘去伏乞特賜處分使卽掘去保有王子君墳山之地云請上裁教以雖曰民山不可如是況王子君墳山乎壓腦偷葬萬萬無嚴令本府刻期掘移犯葬人嚴刑懲勸又啓言驪州童蒙 李慶曾原情以爲渠父皐相冤罹於宋成福殺獄丙子年果有鳴冤行查之舉幾乎脫空昨年審理時本道啓聞略陳渠父之冤狀而竟沮於秋曹之回啓則渠父之冤將無可伸之日當初成獄專由於初檢之濫用朱杖勒捧證招而成福致死之後其妻繼死其家邁癘之事在於審理官之報故道啓爲成福病死之明驗秋曹回啓初不舉論豈不冤哉云康津奴水淡原情以爲渠上典韓基元持身謹拙果爲一鄉之推詡本邑金貞元使酒狂悖之人也邂逅市邊而貞元乘醉突入空然侵犯故渠上典不與酬接揮却以歸而貞元更與李永信鬪鬪顛仆將至死境則其夜崔玉哲 鄭太云等負貞元將歸其家非但夜深相距稍遠而路過矣上典家暫爲借宿其夜貞元因爲致死則永信以渠上典家致死構虛誣訴至於四查之境而未免疑獄末乃自營門明查而永信果爲直招爲元犯渠上典基遠爲干犯還囚本邑尙不疏放伏乞亟令道臣放釋云黃州良女白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萬重丁丑七月往冶匠金泰坤家中和 崔昌仁適過而渠夫萬重 謂昌仁曰吾兄處汝曾有麴子價八兩所負殆近十年尙今不報何耶昌仁曰如此則必有手記考見然後可給報彼此泥醉之餘言語相詰中和 金三夫亦醉過突入兩人中共鬪金泰坤盡心挽解萬重先出來崔昌仁 金三夫追後出來洞里之人率去昌仁於三夫家而三夫銷門

逃走則移置昌仁於渠家昌仁殞命屍親發告則捨三夫以萬重處被打致死樣供招仍爲正犯三夫則無事豈非徹天之痛乎云海州良人趙謀突原情以爲渠兄五壯及青音去乙亥家內錢兩見失探知李季春之所爲執捉推尋則厥漢以爲分貸於四寸才龍及六寸大吉等處還推以給云故渠之二兄隨往李村言其事由則大吉等忿然曰汝之賊物吾豈分用耶如許悖族殺之無妨或結縛或拳踢至以加乃木打頭部竟至致命翌日埋瘞屢日之後才龍等敢生嫁禍之計掘屍告官渠長兄五壯竟斃杖下次兄青音久繫獄中伏乞分付道臣特爲放釋云安北良人邊希楫原情以爲去年十月渠三寸京延以鹽價事與隔隣金亨儉言詰末乃被打於亨儉之異姓四寸林守恒處故渠父京祿卽爲往見則果然被打故渠白活中營守恒 亨儉等決棍嚴囚守恒之女壻金光延以其妻母落胎垂死之說起鬧打破渠家投石房內渠三寸被打之際驚魂落膽竟致自斃渠四寸弟一圭先爲發告而博川族屬六人俱爲越來直到守恒家打碎家藏故渠父子亦參其中守恒之妻母八十三歲之老女被傷致死樣屍親指渠父以瓦片打殺構誣成獄伏乞各別明查云平壤良女崔召史原情以爲城內金宗漢本以酒妄悖戾與人好鬪今春正月來到渠之對門酒家而酒所還出者白哥適其昏黑兩相舐頂言詰相爭互相蹴踢渠夫崔松鶴以有親分於金宗漢勸送於其家其後一望不幸致死則渠家屬以松鶴處見打身死索出路錢而責其無驗叱退則反爲謀誣告官成獄伏乞詳查云江西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李奉春嗜酒乖悖之漢也醉到渠家索酒不已則渠子足齊飛苦避隣家奉春竊取房中數件微物而去故渠跟隨誚責則奉春反爲荷杖扶曳渠頭髮渠子方欲打奉春則傍人挽止故不有犯手奉春七八日之後有何所崇至於致命則歸之被打以渠子爲正犯渠子之無所犯手衆目之所覩特垂日月之鑑冤者原之云茂山幼學金允瞻原情以爲往在辛未春癘疫大熾渠子洛興雇工劉廷彬傳染委痛渠渾家病痛救療無人故其甥姪蔡成克請來救護翌日廷彬身死故渠家製給布袴等衣件使之埋瘞葬之二十餘日廷彬姪女含憾於薄葬揚言曰其叔生時有右脚皮脫處云此必是洛興私施惡刑因仍致死掘屍告官成獄伏乞亟令攸司放釋云咸興奴儉男原情以爲渠上典權宗珏九代墳山在於本府車引洞與朱南禹先山同麓各自植松權哥山直金秀玉受朱哥之囑潛斫權松俾廣朱界諸權呈官杖治秀玉 秀玉必欲右朱背權故一權齊憤都聚山上而其中一得爲名者撫松根大哭其子仁福足踢秀玉仍爲仆地渠上典垢罵而已及其秀玉之病重呈官也一得自首仁福就囚乃於秀玉致命之後一得父子敢生掉脫之奸計使仁福之妻告官曰宗珏誘渠夫欲賂故姑且誣服云諸權和應推諉於渠上典驅作正犯伏乞亟令攸司嚴飭該道嚴查窮覈云請并上裁并教以令本道詳查稟處又啓言忠原幼學閔章煥原情以爲渠往在乙亥葬父母於渠祖父山下九十步之地安葬五朔後近洞金命鉉者謂以逼近渠之先山威脅恐喝顯示索價之意以辭嚴斥畢竟成訟渠果見屈於初訟延拖五年渠轉置落科三年囚禁到此地頭惟在於營本官之一番躬審定其曲直云咸興幼學申貞喆等原情以爲渠等十五代祖判京兆夏墳墓在於咸興府德川社山下居魏哥等敢生不測之心渠等先祖墓碣石物打破埋地偷葬其三塚於墓之前後渠等祖起訟掘去腦後稍遠之二塚階下一塚則從當移埋之意萬端哀乞聽其懇而寬限矣所謂前縣監 魏迪喆者藉其朝官之威勢反生荷杖之計構捏於營府至於非理構誣之科豈有如許凶穽叵測之人哉伏乞特命道臣卽刻掘移云請并上裁并教以令本道從公決給○京畿監司 金義淳狀啓以爲擊錚罪人平安道幼學張致榮供辭以爲渠卽江西縣橫犯三章罪人張正利之子也同閨李道成爲渠司姓季三寸叔正行之妻父也壬申八月道成妻楊召史渠家墻頭匏子二箇竊取故渠八十老祖母以房中私語謂之不良則渠季三寸妻汲水之際得聞此說直往本家打破匏子則其母楊召史其兄李召史同來詬辱故渠叔向李召史曰以不大段之事如是行惡何可容接於夫家乎云則李召史轉益層憤語多叵測而渠父則因事出他適於歸路得聞此說往于其家言于楊召史曰吾兩家以么麼匏子事豈有相持之理乎云爾則李召史直向渠父萬端詬辱故渠父又以爲汝既行惡如是故見逐於夫家云則李召史扶執渠父衣衫自沛自顛驅辱轉甚入于渠家取飲鹽滷三日而致死則其母楊召史陰使所親入金養礪 朴天杓金呂宅等請其私和索其二百兩錢故渠父終不聽施其後其壻父子田成秋 田起疇等又使金養礪 朴天杓 金呂宅等索出五百兩錢故渠父一向揮却則其母楊召史其夫田哥等遷延四日而發告則當初檢驗也飲滷致死之供俱發於看證切隣之口而但其屍親楊召史稱以鹽滷不服以被打致死樣指

症及其覆檢擬周牢而施威則愚恟村氓以拳打腰納供成獄蓋其獄事以其母掩其女之心猶不能全諱以奪涵不服之說渠既納供則究其苗脈其爲飲涵致死明白無疑伏乞特賜處分教以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道啓曹讞雖多疑端爲父鳴冤宜令一查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允之又啓言猥濫擊錚人東部童蒙 朴大壽爲其父繼弘僞寶獄稱冤事也屢經審理鐵案已成西部幼學李元祐爲其祖商輅伸理事也西部李氏爲其父善海伸理事也廣州幼學閔相燮爲其兄弘燮伸理事也楊州幼學宋順來爲其祖瑩中伸理事也俱載丹書隄防莫嚴長端李氏爲其媳父字鎮伸理事也楊州李氏爲其媳父時偉伸理事也負犯深重臺啓方張寧海幼學李海星爲其五代祖玄逸復官爵事也事係莫重猥越極矣安東幼學李嘯夏爲其父允誠定配請放事也渠父以誑惑人心至被島配不可遽擬放釋南部童蒙 金春正爲其父繼鍾掛書獄稱冤事也已經推覈罪犯難貴抵平幼學梁鍾倫爲其父珪定配請放事也去年判付既下勿施之教萬萬無嚴西部幼學柳七建爲其兄七在定配請放事也關係甚重獄情未究北部奴命喆爲其兄命大殺獄稱冤事也黃州李召史爲其夫盧得龍殺獄稱冤事也黃州李召史爲其夫金應得殺獄稱冤事也屢經查究鐵案已成西部童蒙 池繼孫爲其父有源殺獄稱冤事也廟議曹讞俱請償命海州良人姜景波爲其母李召史殺獄稱冤事也取考原情全沒事實開城府幼學朴陽燮爲其父栻私鑄錢獄稱冤事也開城府奴福男爲其上典韓文有私鑄錢獄稱冤事也查案雖下姑未覆啓忠原婢點梅爲其上典鄭召史定配請放事也當初發配令道臣詳查稟處仁川幼學李甲達爲其父致薰定配請放事也仁川幼學李在種爲其父學達定配請放事也楊根幼學權佑爲其母吳召史定配請放事也俱係邪獄極涉無嚴西部通德金鍾浩其父信默以庚申奏時官乞蒙一視之澤事也敢欲干恩極爲無嚴橫城良人李後宗見奪田沓還推事也微細之事乃敢鳴金并原情勿施長端幼學安德彬渠以文成公子孫軍役稱冤事也事非四件猥濫之罪考律勘處而文成公後裔勿侵軍役既有列朝受教頒給之意分付道臣 海州幼學李栢爲其父希祖定配請放事也希祖得聞營護逆豎明有其人驚惋之極欲爲鉤得反被誣說致有其子鳴冤之舉扶安趙氏爲其父金錫衡定配請放事也西部童蒙李源夏爲其父游誠定配請放事也俱是朝官并令該府稟處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3월 28일(경진)>

강 推水原留守 韓致應

목 刑曹啓言水原府殺獄罪人金奉瑞獄事查啓不附原案大違式例該守臣推考請更令具格修啓後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윤4월 2일(계사)>

강 許施水原府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韓致應狀啓以爲本府還餉自來尠少且值麥荒種糧艱乏本府還餉留庫條中租米太合四千六百四十八石零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二千四百十一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윤4월 14일(을사)>

강 許施水原府留庫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韓致應狀啓則以爲旱久麥歉民情遑汲雨餘移秧繼糧沒策留庫條中租米太合二千六百五十石更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處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5월 20일(경진)>

강 召見領議政 徐龍輔 左議政 金思穆 右議政 南公轍于興政堂

목 請對也○龍輔曰月前華城之門有掛書之變該留守來言故使之譏捕矣果已捕捉爲先詰問則其爲

端緒極甚凶悖不可不自捕廳盤問故日前使之捉上于捕廳兩邊捕將合座推問則其所納招尤有甚於華城之供辭矣罪人姓名卽金在默 金魯信而金魯信則未及捉得金在默則先爲捉上于捕廳而嚴加盤覈情節俱是絕悖雖未知其箇箇眞的而似非全無根脈之事矣到今事體有不可自捕廳究問而止故敢此來對仰請設鞫矣予曰推鞫爲之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6월 2일(임진)>

ㄱ 命廣州及水原府寺刹修補次空名帖頒下復戶劃給事置之

ㄴ 領議政 徐龍輔啓言廣州前留守 鄭尙愚狀啓以爲本城各刹舉皆傾漏房堦且少僧軍留接極其苟艱所藏軍器易致朽傷其所改建不容少緩依已例加設空名帖限三百張特許成給事請令廟堂稟處矣第念空名帖雖似等閒亦不可不慎故先朝下教除非通一路大賑毋得輕許之意縷縷申飭寺刹修補不患無從他變通之道請姑爲置之從之又啓言水原留守 韓致應狀啓以爲頃日奉審閣臣所啓龍珠寺救弊之方招問僧徒則本寺創建後劃給位土太半陳荒屬寺亦多空廢五百餘石稅租未滿三百石一千二百餘兩錢條減作六百十餘兩公下及僧料更無塗抹之道且本寺數百間屋宇歲久頽傷以若僧力修葺無望依他寺例空名帖三四百張特令頒下復戶數三十結亦就某道某樣結中參酌劃給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空名帖之難於輕許俄已略奏至於復戶一款尤爲重大本寺劃給位土數既夥然今雖有如于陳廢着意勸耕則不患不從近還實兩條請並置之從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6월 10일(경자)>

ㄱ 備局以華城災實狀啓覆啓

ㄴ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韓致應災實狀啓則備陳穡事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四十結外不足災九百四十七結七十一負特許加劃己巳甲戌仍未捧各穀合爲三千一百五十六石零而以若民勢新還尙難辦納舊條無以并徵特許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穡事始因早早之跨朔秧役差遲終有晚潦之浹旬水沈間多而八月以後日候頗調霜信稍退雖不得均熟亦可謂免歉今此請災殊涉過多劃外五百結特爲加劃舊還則向來蕩減既出曠絕之惠澤而未捧又與停退有異則無難登聞盡數請停者揆以法意誠極未安該守臣推考既知民勢之難辦則宜有闊狹之政己巳未捧條姑爲仍停甲戌條使之全數收捧推徵防塞既多已例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9월 17일(병자)>

ㄱ 判下擊錚原情于秋曹

ㄴ 該曹啓言 (…) 又啓言平壤金召史原情以爲隣居金就道與渠夫申文述平日情好無異兄弟戊寅九月渠夫與就道同飲于黃殷杓酒家則同里人權允章 黃彥有 黃豐甫先在其座五人共飲二盃而更請則以外上不許故再往朴善之酒家各飲一巡其酒後之戲未知何如而各以好言分散之際就道已昏臥於門外似有腹痛叫苦聲渠夫昏倒於路傍同爲携入於善之之房中厭其酒臭痛聲又同移置于渠家而就道以無家之故不忍驅逐而終日終夜熱中叫楚及其死時屬托其兄嫂及其妻曰吾非被打於人而今將死矣此乃酒也命也切勿爲侵人告官之舉云矣就道侄奉連甲戌年編伍時見充於該里案付旗牌官之役指以謂渠夫以里執事主張以此嫌詰而移去江東地而云從當報復矣嗾就道愚迷之妻以渠夫挈傷就道之腎囊而致斃誣告于官官於檢屍目見無口內體上中毒被傷之跡而只以金奉連所指囊皮右邊如瓜痕皮脫處曲作疑端眞有渠夫挈其囊之事腎莖不拔陰外不傷則豈至於一晝夜間急死就道兄嫂亦豈可以丁寧有不被打酒也命也勿侵人告官之意納招乎乞令本道亟行放釋云此獄姑未登聞又啓言果川良人姜宜喆原情以爲渠父得伊與朴孝大情誼無異親戚昨年六月渠之庶弟驗石推尋馬價於孝大之旅人則孝大顧藉其旅毆打驗石驗石伊後得病因以致斃庶母與弟嫂欲爲告官成獄渠父大責之卽爲埋葬至今年三

月因微事庶母及甥兄禹成喆 成喆之母與孝大鬪閨渠父叱責家人一邊開諭孝大使之各歸其家元不近手於孝大身邊翌日往華城邑場迫昏始歸則孝大之家內十數人各持稜杖中路突出摔曳打踢渠父問其委折則答以爾家女人爾之妾媵今日又來關於孝大家毆打孝大俄已致斃汝豈敢曰在家不知乎直以孝大被打於渠父樣舉狀成獄乞令嚴查公決俾渠父生出獄門云此獄姑未登聞 (…)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9월 5일(갑자)>

강 備局以華城災實狀啓覆啓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韓致應災實狀啓則備陳穡事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四十結外不足災九百四十七結七十一負特許加劃己巳甲戌仍未捧各穀合爲三千一百五十六石零而以若民勢新還尙難辦納舊條無以并徵特許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穡事始因早早之跨朔秧役差遲終有晚潦之浹旬水沈間多而八月以後日候頗調霜信稍退雖不得均熟亦可謂免歉今此請災殊涉過多劃外五百結特爲加劃舊還則向來蕩減既出曠絕之惠澤而未捧又與停退有異則無難登聞盡數請停者揆以法意誠極未安該守臣推考既知民勢之難辦則宜有闊狹之政己巳未捧條姑爲仍停甲戌條使之全數收捧推徵防塞既多已例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9월 17일(병자)>

강 劃給水原 廣州 開城府所管穀不足耗條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韓致應所報則以爲本府句管各道穀見縮條請劃便成年例今年不足耗一千二百五十九石零準數代劃及時排用爲辭矣請以海西元賑私賑自備等穀中折米一千二百五十九石零劃給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鄭晚錫所報則以爲本營所管關西 湖西穀之入於停減見縮者合爲三千二百四石零而此是取耗需用者戊寅不足耗米三百二十石零及今區劃以繼支放爲辭矣他道穀簿到底不敷請以嶺南右兵營軍餉米中劃給又啓言卽見開城留守 李文會所報則以爲本府所管關西小米二萬石每年取耗需用於開市物種及將士支放者而近來本穀多入停蕩耗條隨減以致割本今年分糶只爲五千八百四十餘石今若不卽充本復犯元穀則不出三年永無此穀今年耗二千石以他道某樣穀依近例特許代劃使此餘在之穀漸次生值俾復本總爲辭矣請以湖南私備穀中折米二千石移劃本府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9월 25일(갑신)>

강 禮曹以諸道忠孝烈旌贈覆啓

목 (…) 又啓言華城故土人姜德輝孝行令本府詳探實蹟則以爲姜德輝自在髫髻至誠純一事親之方靡不用極其母以奇疾長在床褥藥餌救護身自爲之齋沐禱天十年如一日漸至難醫則斫指灌血及喪屢絕而甦三霜之內飲啜不過糜粥墓距五里之地而隆冬盛暑日三往哭未嘗或廢云 (…)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9월 28일(정해)>

강 命水原府甲戌未捧還餉仍停

목 備局啓言頃因水原年分狀請未捧還餉己巳條仍停甲戌條全數收捧之意覆啓行會矣卽見留守 韓致應所報則以爲甲戌未捧皆是流絕戶之指徵無處者勢將分徵於隣族而目下民勢轉益窮艱舊還并督實無其路特爲仍停爲請矣甲戌條之不許并停蓋出於重還餉之意而守臣之又此請停可見民勢之切急其在軫恤之道不可一向靳持請依所請特許仍停允之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11월 13일(신미)>

강 備局以京畿監司 趙鐘永各營支放穀請劃狀覆啓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趙鐘永所報則以爲長湍所在松營米及北漢米入於辛未未捧自今年除耗排捧南陽所在總廳米及華城兼濟租喬桐水營租入於己已停退蕩減而耗條皆是支放所需故自各該營依前責納長湍排捧松營米耗一百二十九石零北漢米耗二十四石零南陽停減總廳米并今年耗一百八十六石零兼濟租并今年耗一百七十九石零水營租并今年耗十九石零依他邑已例并以某衙門穀準折給代爲辭矣以今本道穀簿實無以從長區劃松營則自今年爲始本穀準捧間就本府加分耗中使之每年取用至於總廳及華城 喬桐所管耗條數既零星自各該營方便區處姑勿責納於該邑之意請分付又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趙鐘永所報則以爲本營句管營還巡雇穀廣州所納華城校吏料米防營所管軍餉等穀并入於坡州等邑排捧中而此係取耗支放者今年見縮耗折租合四百六十五石零依已例以某衙門穀區劃給代長湍所在防營句管米五百六石亦入於除耗排捧中耗條一體給代爲辭矣依已例以加分耗劃給而如有不足請以本道所在備局所管別會穀耗條取用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12월 2일(경인)>

강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牟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請處之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金魯赫時任李承道 所管二牧場籍付馬一百四十七匹前任金魯赫所報今生馬十四匹時任李承道所報今生馬十四匹合馬一百六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金魯赫所報故失馬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五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순조 19년(1819) 12월 25일(계축)>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曹命楫士庶金廷麟等十二人 (…)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1월 2일(기미)>

강 許施水原府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韓致應狀啓則以爲會付還總自來不敷而見今農務方殷種糧垂乏民情遑急繼巡無路本府還穀留庫條中粗米太合四千八百九十四石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三千七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穀簿本自不敷加分已成年例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4월 26일(신해)>

강 以李晚秀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6월 2일(병술)>

강 水原留守 李晚秀疏辭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6월 5일(기축)>

강 命水原判官 載寧郡守相換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6월 15일(기해)>

강 以金著根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7월 28일(임오)>

강 水原留守 金著根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8월 2일(을유)>

강 成均館以庭試初試時京外儒生分所啓

목 成均館啓言庭試初試時京外成冊齊到後量其學子之多寡以某部某道付某所之意自成均館草記排定事魯已節日啓下矣取其錄名數爰排定分所而京內中部 西部 北部及京外廣州府 江華府 公清道 平安道付於一所京內東部 南部及京外開城府 水原府 京畿 黃海道 江原道 慶尙道 全羅道 咸鏡道付於二所以此意先期知委使之舉行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8월 26일(기유)>

강 刑曹以猥濫擊錚人原情勿施啓

목 該曹啓言幸行時猥濫擊錚人原情楊州幼學宋順來爲其祖瑩中伸理事也西部幼學李元祐爲其祖商輅伸理事也廣州幼學閔相燮爲其兄弘燮伸理事也公州幼學李口爲其父敬彬伸理事也西部李氏爲其父善海伸理事也俱在丹書隄防莫嚴長湍李氏爲其嫗父字鎮伸理事也楊根李氏爲其嫗父時偉伸理事也屢度呼籲轉涉屑越楊州幼學尹道儉爲其父範中定配請放事也罔念渠祖之罪犯敢請渠父有釋極爲無嚴竝勿施仁川幼學李在種爲其父學達定配請放事也清州幼學中明祿爲其父汝權定配請放事也事係鞠獄竝勿施寧海幼學李相奎爲其六代祖玄逸復官爵事也關係不輕勿施西部幼學柳七健爲其兄七在定配請放事也所關不輕而屢煩天聽極爲無嚴勿施水原幼學朴昇炫爲其父宗林 定配請放事也係是朝官令義禁府稟處砥平幼學梁鍾倫爲其父珪定配請放事也屢次鳴冤極爲猥越勿施開城府幼學朴陽燮爲其父拭私鑄錢獄稱冤事也查案覆啓之前屢次鳴冤極爲無嚴勿施懲礪放送保寧幼學李祖源 抱川幼學李元之等大興童蒙 成鼎煥 洪原幼學高萬翮 定山良人李判男等俱是山訟稱冤事也竝令漢城府稟處宣川童蒙 李啓濂爲其父進說定配請放事也渠父以東林別將當西變搶攘之時棄官逃走雖出救父擅越信地終涉可駭而係是金吾所管令該府稟處楊州童蒙咸喜樂爲其父重績定配請放事也同逋諸人皆已蒙有所鳴冤容或無怪分付道臣卽爲放送槐山幼學許杰見奪宗派於異貫之許姓乞令查實懲治事也一邊之言有難聽信令本道詳查稟處金海幼學朱文燮以朱夫子後裔軍役稱冤事也長湍幼學金光烈以鷄林君子孫軍役稱冤事也朱夫子後裔鷄林君子孫之勿侵軍役既有列聖朝受教詳查頒給之意分付各該道臣事非四件猥越之罪竝考律勘處河東良人李龍才以塔派子孫見充驛奴乞令頗下事也事非四件依律勘處而塔派後裔之勿侵雜役既有受教詳查頒給之意分付道臣 大邱把鷄寺僧正奎因隣寺之構誣東西推捉將至難保乞令推治構誣之僧徒徵出浮費之錢財事也本事既係微細呈營呈邑何所不可而有此呼籲極爲無嚴原情勿施考律重勘大邱童蒙 蔡述伊爲其父師仲殺獄稱冤事也不待結末徑先呼籲勿施果川良人朴馬不里爲其父復讎事也打殺渠父之姜得伊已爲錄啓而殺人者死國有常憲何待渠之鳴冤乎其所呼籲極爲無嚴原情勿施嚴筋放送南部奴順伊爲其兄順奉殺獄稱冤事也屢經審理鐵案已成果川良人姜宜喆爲其父得伊殺獄稱冤事也水原李召史爲其夫金奉瑞殺獄稱冤事也查案雖下姑未覆啓不待結末有此呼籲極爲無嚴中部良人池繼孫爲其父有源殺獄稱冤事也廟儀曹讞已成鐵案西

部童蒙梁先爲其父遇平殺獄稱冤事也平壤良人崔漢興爲其父芬錫殺獄稱冤事也中部 童蒙 蔡三福爲其父興祥殺獄稱冤事也斷案已成呼籲無嚴中部 童蒙 李允祥爲其父禧翼殺獄稱冤事也完決屬耳呼籲無嚴海州良人姜景波爲其母李召史殺獄稱冤事也已爲回啓方今訊推而有此瀆擾極爲無嚴并勿施原州童蒙 李文俊爲其母李召史旌褒事也未知實蹟之如何而事係干恩請勿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9월 14일(정묘)>

㉔ 命廣州 水原 兩營支放穀見縮條以湖南 嶺南穀分排劃給

㉕ 右議政 南公轍啓言卽見廣州前留守 鄭晚錫水原留守 金著根所報則以爲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已卯不足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不足耗一千二百五十九石零準數代劃及時排用爲辭矣兩營支放之減縮者不可不給代且成年例就湖南私備穀嶺南穀及乙亥賑餘穀中令道臣從便分排劃給兩營之意請分付該道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9월 15일(무진)>

㉔ 金吾以幸行時擊錚原情回啓

㉕ 義禁府啓言前參議 蔡弘遠原情以爲渠父濟恭迫削極律初非有絲毫疑似之跡而一種積感之徒陰蓄戕害之計虛張罪目勒成大案竟被身後之極律渠父立朝六十年遭逢兩朝終始大節不但布濯耳目御製誅文五百餘言鋪張備至至以歷鋪平素予筆無愧斷之人之一死了斷平生而渠父罪名則在於墳草三宿之後況其諸條構捏俱屬作相以前已經昭晰無復模捉則未後蒙準卽邪魁二字是已渠父平曰斥邪之嚴屢徹章奏昭載日記至有先朝如嫉私讎之教則雖使媚嫉之類惟意熒惑公議自在焉敢誣也乞令攸司亟復渠父爵諡俾雪其至醜至冤之日云染邪既無執跡則邪魁二字其子之稱冤容或無怪而不待朝廷之公議有此煩籲殊甚猥越請姑置之又啓言前縣監 南陽進原情以爲渠卽太宗大王駙馬宜山尉昭簡公南暉之十六代孫往在成化五年己丑渠十三代祖龍以其叔故判書 怡之緣坐全家徙邊于鍾城府久未蒙有仍居北土一脈孱孫怵禍縮伏凡於祖先墓所自歸失傳矣渠蒙國恩遊宦畿甸始伏聞宜山尉墓在於陽城縣而公主墓在於龍仁縣渠卽往省則三百餘年守護無人石物頽圯荆棘成林而宜山尉墓龍尾上一冢階砌下一冢卽龍仁縣居南允益至親之三十餘年前偷葬之冢而局內纍纍十餘冢卽陽城居李趾榮 趙頤采等之犯葬而公主墓龍虎內四冢則山下居人不爲直指其冢主故呈于龍仁縣僅得鋪平而至若南允益之至親兩冢則壓腦破唇毀撤石物尤是蔑法故卽爲起訟雖捧掘移俦音終不掘去乞令道臣刻期督掘云貴主之墓事體自別偷葬之冢在法當掘分付該道道臣請查實督掘又啓言水原幼學朴昇炫原情以爲渠父宗林甲戌年漆原縣監準瓜遞歸矣以在任時還穀取剩事至登道啓定配於渭原郡而王世子入學大赦時渠父及前縣監 金銖前僉使 柳相斗幸蒙特有之恩而以到配屬耳因大臣所奏一竝還配矣金銖 柳相斗次第宥還而渠父則未蒙一視之澤乞賜恩宥俾令生還云其父之當初仍置以其到配之屬耳居謫今已年久中間屢經大需合有參恕之道放送事請分付該道道臣又啓言 宣川童蒙 李啓濂原情以爲渠祖乙運以本府座首適丁辛未土賊之變探聞賊徒水濟鳳寬之爲賊內應潛入官府以書急告則其時府使賊臣益淳置之訛言竟自投降則飲泣而歸家矣賊徒以先探告變猛杖牢囚禍迫呼吸而渠父進說時以東林別將聞老父將死於凶賊蒼皇就獄矢欲同死而終始全節矣渠父進說棄城就父之罪竟至遠配大抵所守之東林不過禁松一事既非守城之將則初不可以棄城論乞下有釋之命云急赴父難情理無怪此與棄城而逃有異則合有參恕之道放送事請分付該道道臣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9월 27일(경진)>

㉔ 備局以廣州及華城災實分等狀覆啓

㉕ 備邊司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權常愼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十結外各樣不足災爲九十八結十

九負九束特許加劃各年未捧還餉以今民勢實難準捧已巳條姑爲仍停甲戌條分數徵捧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畿農比他道爲最而本府穡事亦得均登則旱澇之如干傷損不足爲災今此所請較量各年已例未免稍過事目災外五十結特許加劃兩年舊還都數不甚夥多況未捧名色尤係法外似此之歲若又因循則還簿無可整之期使之準捧毋敢以未捧二字更煩登聞之意請分付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著根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二十結外不足災五百六十六結三十負特許加劃已巳甲戌仍未捧各穀以今民勢有難竝督已巳條全數仍停甲戌條三分二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以濱海土曠之故不無流來災頃而今年農形概與畿內諸邑均爲大登則所請災結之與近來歉歲相等者不無稍多之嫌元劃外二百五十結特爲加劃舊還之每請仍停乃是爲災民不得已之舉今幸年事豐稔今此收捧不害爲了逋紓力之道況未捧異於停退都數亦不過多已巳甲戌兩年未捧條使之全數收捧推徵防塞請依他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10월 14일(정유)>

강 命水原府舊還中甲戌條全數收捧已巳條停捧

목 備局啓言頃因水原年分狀啓已巳甲戌未捧穀全數收捧之意覆啓行會矣卽見該留守 金著根報本司辭緣則此皆流亡絕戶之指徵無處者勢將分徵於洞里而全數出秩萬無其望兩年未捧條中只以甲戌條三分一收捧事依前狀請許施爲辭矣流亡之無處指徵闔境之困於椎剝云者守臣報辭必有料量民勢而然既聞之後有難徒守經法不復軫恤而甲戌則年條稍近似此豐登之時不宜闊狹使之全數收捧已巳條依所報姑爲仍停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10월 25일(무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收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承道所管二牧場籍付馬一百五十四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四匹壯雌馬六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순조 20년(1820) 12월 22일(갑진)>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車得福等十三人 (…)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1월 2일(갑인)>

강 戶曹參判 宋冕載從縣道陳疏乞遞賜批許之命京畿各營支放穀見縮條以本道昨年加分耗劃給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韓兢履所報則以爲本營句管營還巡雇穀營勅穀華城校吏料米防營軍餉給代等穀之入於坡州等邑排捧中者係是取耗支放之需而今年見縮耗折租爲四百八十一石零以某衙門穀區劃給代爲辭矣此乃各營支放所需則排捧穀未了殺之前不可不從他給代依近例以本道昨年加分耗劃給而如有不足就備局句管別會穀耗中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1월 8일(경신)>

강 健陵親祭命以二月十九日爲之

목 教曰今年春幸當祇謁健陵親祭仍拜顯隆園親祭華寧殿酌獻禮當親行日子以來月旬後擇入事分付該曹○禮曹以幸行吉日推擇則來二月十三日十九日俱吉啓稟教以十九日爲之○教曰今番幸行時

凡係民事務從省約出還宮時植炬除之屬於役民事皆以儲置米會減虎網子依前勿爲舉行○兵曹幸行時軍令二月十九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二十日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 華城 華寧殿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二十一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因兵曹軍兵磨鍊啓稟教以以昨年崇陵幸行時例磨鍊又以挾輦軍磨鍊啓稟教以丁丑年例爲之又以幸行時舟師軍物大小間排立啓稟教以今亦小軍物舉行○禮曹以幸行時王世子祇送祇迎之節啓稟教以祇送祇迎闕門外磨鍊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1월 19일(신미)>

㉔ 命華城動駕時擇差文備郎使之糾察

㉔ 敕曰華城動駕時凡事皆當恪遵先朝園幸時定例而以今日紀綱難保其不踰定例令廟堂文備郎二三人各別擇差使之潛行糾察營邑分辦各營各司飯果與科外憑藉誅求之弊若有現捉則勿論官長下隸亦勿論掖屬外司自本司官長草記重勘下屬直爲刑配後草記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2월 14일(을미)>

㉔ 詣華城行宮經宿

㉔ 具軍服乘馬出協陽門 敦化門至布塵屏門改乘駕轎由崇禮門至露梁 舟師大將 趙萬永以旗鼓迎接渡舟橋詣龍驤鳳翥亭少頃乘駕轎至始興縣行宮晝停命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 華城行宮待令進發至肆觀坪行宮少駐踰遲遲臺予低駕轎以過至長安門外華城留守 金著根以旗鼓迎接入長安門由中陽門詣行宮經宿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2월 19일(경자)>

㉔ 命華城境內儒武試取民人等舊還蕩減

㉔ 敕曰境內儒生及武士當試取儒生則明日設場收券上送還宮後考試武士則待還宮留守開場試取修整上送儒武考籍竝以原居人準式事一體分付又敕曰武士試取依瑞菴臺例爲之又敕曰儒武既有試取之命而小民則無可以示意者本府如有舊還未捧者特爲蕩減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2월 19일(경자)>

㉔ 大司諫 呂東植疏陳病狀乞遞仍請華城儒武試取及犯科司謁勘罪賜批

㉔ 疏略曰先大王每於謁園之時臨御本府聚會文武之士或先期定制竝取所過之邑或臨時發令以慰觀光之類或設科取人或試才施賞此爲於戲不忘之一事矣今番駕幸有命之後竊聽道路傳聞則諸邑人士或不無想望之心云臣謂法駕到府之前先命文武士齊會俾爲別般慰悅之舉以示追昔年識今歲之意宜矣夫司謁之無罪廟批之所不言而始見於臣疏之批司鑰之兼任臣批之所不言而始見於承宣之批承宣批中所教疑之一字有非臣下之所敢承聞而自初殿下若以無罪與兼任之狀這卽明示於絲綸之間則群下之不能曉然必不至是也況此輩之罪犯非輕聖上之處分失宜則以臣愚見不能無失望之舉伏願更加深思必以無過差爲期焉則大易雷風之象聖賢不遠復之機實在是矣批以試取事固已有命縱不試取豈可輒請司鑰事又何支離也爾其勿辭察職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2월 20일(신축)>

㉔ 設水原府儒生應製

㉔ 以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爲賦題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0일(신축)>

강 健陵親祭華寧殿酌獻禮時獻官 大祝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祇拜仙寢又瞻睟容豈曰伸誠只增孺慕屢年曠省之餘今年與他年有異豈可無表意之舉陵所親祭時亞獻官 右議政 南公轍 終獻官 永明尉洪顯周竝熟馬一匹面給贊禮 禮曹判書 金魯敬 豹皮一令賜給大祝 鄭基善 執禮 金在元 禮房承旨 朴宗琦 典祀官 鄭祖榮竝加資通禮以下諸執事各上弦弓一張賜給陵司令 李憲述陞敍參奉 成競默陞六華寧殿酌獻禮時大祝 金教喜 執禮 李義肇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守門將二人亦各上弦弓一張賜給陵所及華寧殿行首守僕竝帖加其餘守僕員役竝考例施賞園令 金口 參奉 李奎秀亦爲一體陞敍陞六守僕員役依例施賞摠理使水原留守 金著根加資地方官水原判官 金元根準職除授○吏曹以鄭基善加資事命下而未經準職啓稟敎以勿拘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0일(신축)>

강 科次華城儒生應製試券于熙政堂

목 敎曰水原府儒生應製賦居首三下幼學金在榮直赴殿試之次草三下幼學金永鎮直赴會試之次草三下幼學李晚容 曹冕圭 崔德一給二分之次草三下李墜等五人次上嚴圭等十人依丁丑年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2일(계묘)>

강 水原留守 金著根疏辭新資仍陳本府救弊諸條賜批

목 疏略曰夢想之外乃蒙晉秩之命臣是何人敢玷崇班伏乞亟許收還臣於本府事宜不得不仰塵聰聽而行殿忽忽未蒙召對茲敢尾附條陳焉其一丙子年間本營公貸一萬八千兩散貸府民歲取什一之利需用於策應軍器兩庫者爲一千八百餘兩而今將三十年當初受錢者無不蕩敗物故於是乎各庫徒擁虛簿排用無計分徵於各其族戚華民切骨之瘼無過於此臣謂此本錢一併蕩減各庫需用以嶺湖所在備局句管穀耗條中六百石每年劃下作錢充代則實爲兩便矣其一本府句管穀年例取耗之數爲六千一百四十八石零而分在兩南 兩西陵園殿享需及將士支放許多公用專係於此而每年自本府送人推來馱價初不磨鍊故輸納之限太寬以至元數或減臣謂自該道以詳定價每年四月內具陳省直爲輸納於本府爲宜矣其一本府各樣軍摠本府中軍專管舉行而爲弊之端不止一二臣謂自今依他道他邑例令判官主管則民無兩下受困之患矣其一廣州 松都 江華 三都皆有春秋都試武士與列校竝赴而本府則只有別驍士二百人春秋都試其他武士列校不得與赴臣謂每年別驍士都試時一依三都之例許令武士列校一體赴試亦取居首一人以示勸獎之方甚便矣凡此四條俱係急切不得不變通之事而有非臣所敢擅便伏乞令廟堂稟處批以疏辭令廟堂稟處卿其勿辭行公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4일(을사)>

강 判下擊錚原情于秋曹

목 刑曹啓言海州良女李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韓宅守橫罹殺獄特降伸雪之澤云又啓言康津幼學韓基赫原情以爲渠兄基元橫罹殺獄得蒙放釋云又啓言慈仁良人朴有根原情以爲渠父銀三橫罹殺獄俾得雪冤之地云又啓言鎮川童蒙李乙曾原情以爲渠父昌吉橫罹殺獄令有司更查白放云又啓言天安童蒙成得宗原情以爲渠父時默橫罹殺獄特令審理云又啓言沔川私婢有同原情以爲渠夫都卜實橫罹殺獄俾蒙好生之德云又啓言平壤童蒙李所回原情以爲渠父摠角橫被冤獄更加詳查云又啓言忠原童蒙全岳伊原情以爲渠父水吉橫被殺獄乞令昭晰云又啓言鐵原良女權召史原情以爲渠父金寶今橫罹殺獄乞令伸雪云又啓言龍崗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父學玄橫罹殺獄特垂昭晰之典云又啓言平壤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希默橫被冤獄特垂好生之澤云又啓言密陽 鄭應孫原情以爲渠父必用橫罹殺獄亟令詳覈云請竝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又啓言南部奴順伊原情以爲渠兄順奉橫罹殺獄亟令放釋云又啓言

中部童蒙蔡三福原情以爲渠父興祥橫罹殺獄令該曹詳考原案放釋云又啓言西部 趙老味原情以爲渠父三福橫罹殺獄特令詳覈云又啓言晉州童蒙金昌祿原情以爲渠父就永橫罹殺獄亟令放出云又啓言載寧 林成一原情以爲渠父昕橫被殺獄乞令放釋云又啓言中部 崔興孫原情以爲渠父尙燁橫罹殺獄乞令放釋云又啓言西部 梁先伊原情以爲渠父遇平橫被殺越特垂好生之德云請竝更考原案後更爲稟處又啓言開城府良女徐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繼孫誤被殺獄乞令分揀云又啓言開城府奴忠男原情以爲渠上典趙禿尙遭值殺獄亟令分揀云又啓言京畿監司 韓兢履啓本內水原金氏原情以爲其夫李基元橫罹殺獄積年繫囚特爲伸雪云令該曹稟處云請竝令本府詳查狀聞後更爲稟處又啓言京畿監司 韓兢履啓本內榮川奴甲孫原情以爲渠上典金祖述慘遭冤誣於閔鳳朝經歲枷鎖難保時日特蒙處分云令該曹稟處云因閔鳳朝奴萬石之擊錚已令行查姑未覆啓爰辭雖如此不可更令行查請姑爲置之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6일(정미)>

㉔ 秋曹以猥濫擊錚人原情勿施啓

㉔ 該曹啓言廣州幼學閔秉燮爲其兄弘燮伸理事也長湍李氏爲其嫗父字鎮伸理事也公州幼學李口爲其父敬彬伸理事也寧海幼學李海星爲其五代祖玄逸復官爵事也楊州幼學宋順來爲其祖瑩中伸理事也楊根李氏爲其嫗父時偉伸理事也西部幼學李元祐爲其祖商輅伸理事也西部幼學柳七建爲其兄七七在定配請放事也俱是義禁府所關竝令該曹稟處楊州幼學尹道儉爲其父範中定配請放事也發配雖自臣曹本事既係鞫獄亦令該府稟處清州幼學申明祿爲其父與權定配請放事也仁川幼學李甲達爲其父致薰定配請放事也仁川幼學李在種爲其父學達定配請放事也楊根幼學趙觀國爲其父禹教 定配請放事也俱是事係邪獄安北幼學崔仁奎爲其父天鶴辛未戰功收用事也事係干恩東部童蒙朴大壽爲其父繼弘 御寶僞造獄稱冤事也眞贓畢露鐵案已成開城府幼學朴陽燮爲其父杓私鑄錢稱冤事也查案之前不待結末屢次呼籲民習可痛陰竹幼學鄭洛承爲其父錫熙定配請放事也渠父以明火賊接主人至於島配淮陽良人李福得爲其父復讎事也戕殺渠父之宋元哲已爲結案亦涉猥越果川良人朴末不伊爲其父復讎事也打殺渠父之姜得伊已爲錄啓蔚山 童蒙全完得爲其父岑奉殺獄稱冤事也查案雖下姑未覆啓西部良人池昌潤爲其父有源殺獄稱冤事也廟議曹讞斷案已成平壤良女張召史爲其夫崔松鶴殺獄稱冤事也已經行查鐵案自在中部童蒙李允相爲其父禧翼殺獄稱冤事也斷案已成海州良人姜景波爲其母李召史殺獄稱冤事也查案纔已回啓獄情更無可疑水原良女李召史爲其父金鳳瑞殺獄稱冤事也查案姑未覆啓竝請原情勿施青陽金氏爲其夫俞泰豐罷養請查事也令禮曹稟處忠原幼學閔滄李著榮加平幼學李寅奎俱是山訟稱冤事也竝令漢城府稟處金川幼學李大鎮以青海伯後裔軍役稱冤事也通津族親衛 李棲等以瑿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長湍幼學金光烈以敬順王後裔軍役稱冤事也高靈幼學咸成允以揚武功臣子孫軍役稱冤事也鎮川幼學李德淳以瑿派子孫軍役稱冤事也苟有可冤之端呈營呈邑何所不可而鳴金蹕路萬萬猥屑竝請原情勿施考律勘處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6일(정미)>

㉔ 禮曹以幸行時上言回啓

㉔ 該曹啓言觀此公清道幼學鄭在綱等上言則爲故平川府院君申礪請令弘文館考狀議諡事也事在百年前則經稟舉行曾有定式請分付弘文館待諡坐依例舉行又啓言觀此豐基鳴鳳寺僧獎信等上言則本府卽文宗大王 景慕宮兩胎室守護寺刹禁護修改等節自本道顧助曾有列聖朝飭教而先朝因本寺僧等上言令禮曹分付該道道臣守護修改等節各別顧助此寺事體至重況有年前申飭乎今番道伯親執舉行俾無一毫不謹之患措辭行會以此判付揭板本寺從便顧助俾卽修改等節請分付該道又啓言觀此靈山幼學南翊權等上言則渠十三代祖宜山尉昭簡公暉卽太宗朝駙馬也自是不祧之廟而長孫判書 怡橫造誣獄酷被慘禍至於絕嗣而渠等十一代祖昭以怡之弟坐謫子孫流落于靈山地去年春怡之罪名特蒙伸

雪欲立昭簡公廟而追造祠版事係重大亟命掌禮之臣修明不祧之典云我朝王姬之不祧視古別子爲宗之義至今遵行則今此宜山尉家竝與其祖而殄祀已非法意特許更立祠版如法不祧恐合事宜但其長派絕嗣無以立後故判書 怡之弟悃當以兄亡弟及之義爲次宗而怡之後承又未知嫡嫡相承昭穆不紊此款詳知然後可使立宗而奉祀令本道查實後請稟處又啓言觀此故文學 金炳球妻黃氏上言則渠夫承父母後而無子亡夫同姓六寸兄主簿 炳文第三子末同求爲立後事而司僕寺主簿 金炳文所志內渠同生炳元無子以末同爲其後云黃氏情理非不慘惻而金炳文之第三子末同當爲立後於同生弟炳元則參以私情不可去近就遠請置之又啓言觀此**水原**幼學金猷遠 等上言則爲本府故學士 宋麟祥孝行請賜贈棹楔之典事也宋麟祥入於己卯式年本府抄啓自臣曹已爲等第報議政府姑未覆啓請置之又啓言觀此全羅道幼學李元燮等上言則爲前朝寶文閣大提學 崔瀼請賜諡之典事也節惠之典事體不輕難以遽議今姑置之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6일(정미)>

㉔ 吏曹以幸行時上言回啓

㉔ 該曹啓言觀此慶州幼學崔柱健上言則渠七代祖奉天當壬辰倭寇之猖獗首倡義旅誓雪君讎突入賊陣斬首百餘級幾至大捷忽爲流九所中塗血戰場視死如歸雖於生時特錄勲勞屢遷職牒而尚未蒙褒贈之典令該曹照例追贈云量贈一級俾慰忠魂似合事宜請上裁又啓言觀此 司僕寺諸員負函軍子洪元福等上言則渠等父洪泰江 李龍源 李世雲 李漢奎 金龍完 李順得 高極漢 金仁秀 崔鳳天 崔尙復 崔再采 徐大得等再昨年嘉禮時負函而扶挾令該曹照例稟處得蒙帖加成給之恩云負函諸員之成給帖加乃是前例依此施行至於左右扶挾則元無可據之例置之今此上言中李龍源即時英之父而負函實是時英則以父替授事涉爽實請依該寺牒報施行又啓言觀此慶尙道進士閔基燦等上言則故徵士贈吏議權尙吉節義爲國家之砥柱道學爲士林之標準而賜贈纔止於三品易名尙稽於百年令有司特施進秩易名之典云殊涉猥越又啓言觀此慶尙道生員趙玉相上言則故舍人 尹邦重往在先朝以戊申回甲之年搜訪道內倡義諸人事蹟尹邦重先鋒之勞止於循例帖加特施褒贈之典云實涉猥越又啓言觀此**水原府**幼學呂民永上言則莊陵 思陵 溫陵推復其所啓發聖衷者卽申奎之一疏也可配食於六臣而未蒙褒旌之恩俾推加贈之典云列聖朝褒嘉之諭非止一再已蒙贈職之典先朝令後孫調用到今加贈有難輕議又啓言觀此全羅道幼學洪義轍等上言則故都事 羅德明壬辰之變與同謫人韓百謙 徐渚同起義旅三戰三捷斬獲四十餘級遂回王子之駕恩褒至於旌閭特許爵諡之贈云或以贈職或以旌閭褒忠一也殊涉干恩請竝置之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7일(무신)>

㉔ **水原留守** 金著根以**龍珠寺**僧詢瘼馳啓

㉔ 狀啓以爲今月二十一日口傳下教內**龍珠寺**近甚凋殘云留守招致僧統及事知僧蘇弊之道探問後仍爲考例施賞竝狀聞矣招致諸僧詳細詢瘼則所告內本寺創建後劃給位田之每年所收稅租爲五百二十餘石屬寺所捧錢爲一千二百餘兩而間經已甲荐歉位土則太半陳棄屬寺則亦多空廢五百餘石稅租未滿三百石一千二百餘兩所捧錢減爲六百餘兩以此過半減縮之錢穀需用於不可減之處則每患不足負債歲增而僧徒之朔料更無排比之道以至日益凋殘本寺數百間屋宇創建不久而處在火巢內四面樹陰之地自然頽傷而以如干僧徒之力萬無修補之望空名帖四五百張若蒙頒下則自本寺次次隨願發賣隨毀修補云空名帖臣府有甲戌賑資與橋役時所下未及區處者爲一百六十張矣以此先爲出給何如而其餘數則不敢自下請施賞格參考丁丑已例則摠攝帖加中軍僧布一足負持僧九名各米四斗矣以本府外帑庫所在米布依已例頒給而至於摠攝之帖加有非自臣府舉行者矣教以本寺旣爲所重而設則與他自別空名帖雖不可輕易用之二百張特許成給與本府所餘者同爲出給而凡百釐弊本府主管檢飭切勿專

付於僧徒事回諭賞資帖亦爲成送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2월 29일(경술)>

㉔ 賓廳啓請復膳賜批 領府事 李時秀 判府事 金載瓚 韓用龜 金思穆 右議政 南公轍 領敦寧 金祖淳 兵曹判書 金在昌 左參贊 金履陽 知事 林漢浩 水原留守 金著根 判府事 韓致應 知事 李相璜 吏曹判書 金履喬 禮曹判書 金魯敬 刑曹判書 李存秀 工曹判書 洪義臣 漢城判尹 鄭晚錫 廣州留守 權常愼 知事 任希存 完川君李明奎 吏曹參判 趙萬元 戶曹參判 洪秀晚 禮曹參判 趙萬永 兵曹參判 李愚在 刑曹參判 張鉉宅 工曹參判 金迥根 左尹 徐英輔 右尹 趙晉和 同敦寧 趙貞喆 大司成 徐長輔開城留守 吳翰源 同知 南履翼 朴宗京 行護軍 尹鼎烈 宋祥濂 李文會 金相休 趙鍾永 尹尙圭 尹魯東 金啓河 金教根 申絢 金履載 李憲琦 洪遇燮 權丕應 金魯應 尹命烈 朴周壽 申鴻周 鄭學畊 李勉植 尹郁烈 徐有鳳 權連 柳和源 韓陵君李海愚 訓練都正 徐春輔

㉕ 賓廳啓言臣等昨登筵席伏覩我殿下創巨痛甚號慕罔極深墨之容感動臣隣迭請從權俞音邈然藥院之啓亦已再徹猶未允許群情之煎灼去而益甚嗚呼以我殿下出天之孝奄當嚴廬銜恤之日雖於情文之未必欲自盡臣等固所欽仰而第伏念節哀順變聖人之明訓過孝傷生禮經之至戒雖閭巷匹庶之類毀瘠滅性君子謂之非孝況以帝王之重輕蹈匹庶之細節臣未敢知也進御之不過糜粥今幾日矣榮衛漸就銷鑠理所必然禮所云必有草木之滋者政宜及今勉進以盡自護之方實今日切急之務伏乞亟從權制批以昨今藥院之答已諭之卿等亦庶諒之復何忍煩請乎其亟止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3월 15일(을축)>

㉔ 賓廳啓請復膳賜批 領府事 李時秀 判府事 金載瓚 韓用龜 金思穆 右議政 南公轍 領敦寧 金祖淳 左參贊 金履陽 知事 林漢浩 判府事 韓致應 知事 李相璜 吏曹判書 金履喬 刑曹判書 李存秀 工曹判書 洪義臣 戶曹判書 朴崙壽 水原留守 金著根 廣州留守 權常愼 知事 任希存 完川君李明奎 吏曹參判 趙萬元 戶曹參判 洪秀晚 禮曹參判 趙萬永 兵曹參判 李愚在 刑曹參判 張鉉宅 工曹參判 金迥根 同敦寧 趙貞喆 大司成 徐長輔 開城留守 吳翰源 同知 南履翼 朴宗京 朴基豐 行護軍 金相休 趙鍾永 尹尙圭 徐能輔 金教根 申絢 金履載 李憲琦 洪遇燮 權丕應 金魯應 朴周壽 尹命烈 申鴻周 訓練都正 徐春輔 行護軍 鄭學畊 李勉植 尹郁烈 徐有鳳 權連 柳和源

㉕ 賓廳啓言伏念大聖人稟賦固非匹庶之所可比擬而血氣則與人無異伏況平時居養何如也近日之悲悴又何如也伏願亟許從權之請批以昨批已諭卿等又何煩請至此乎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3월 16일(병인)>

㉔ 賓廳啓請復膳賜批 領府事 李時秀 判府事 徐龍輔 金載瓚 韓用龜 金思穆 右議政 南公轍 領敦寧 金祖淳 兵曹判書 金在昌 左參贊 金履陽 右參贊 李義甲 戶曹判書 朴崙壽 知事 林漢浩 水原留守 金著根 判府事 韓致應 知事 李相璜 吏曹判書 金履喬 禮曹判書 金魯敬 刑曹判書 李存秀 工曹判書 洪義臣 廣州留守 權常愼 吏曹參判 趙萬元 戶曹參判 洪秀晚 禮曹參判 趙萬永 兵曹參判 李愚在 刑曹參判 張鉉宅 工曹參判 朴宗綺 漢城左尹 徐英輔 右尹 趙晉和 大司成 徐長輔 開城留守 吳翰源 同知 南履翼 副提學 金迥根 完川君李明奎 護軍 尹鼎烈 李文會 金相休 尹尙圭 申絢 金魯應 尹命烈 朴周壽 申鴻周 鄭學畊 金教根 李勉植 尹郁烈 徐有鳳 訓練都正 徐春輔

㉕ 賓廳啓言臣等齊聲之籲將至于五矣而俞音尙靳獨不念宗社寄托之重陟降眷顧之切耶今茲臣等之所請乃禮經之所載前聖之所許而我家祖宗之所嘗行也俯循群情亟命復進常膳批以卿等之懇迫如此

不得已當思勉從之道矣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3월 17일(정묘)>

㉔ 召見時原任大臣及山陵看審觀象監提調以下于廬次 領府事 李時秀 判府事 金載瓚 韓用龜 金思穆 右議政 南公轍 觀象監提調 金祖淳都監堂上李相璜 禮曹判書 金魯敬

㉕ 時秀曰今番看審之行所得吉地有數處此後當看審處亦有數處云今雖未及決定而大抵擬議中多有吉地下情誠萬幸矣公轍曰再看審時事體尤重時原任大臣當齊進看審在前亦多如是矣今亦除老病實故外再看審時齊進爲宜矣予曰依此爲之祖淳曰臣等今行所看審中長陵齋室後基及華城舊舊鄉校基兩處爲勝議論雖不無參差而傳來人言及地師諸議多以爲吉疏拓更審然後始可以決定而斫木告由之節當先從華城爲始矣公轍曰臣於前日亦屢次仰奏而此時鼎席尤不可久曠論以事體既甚苟且凡係儀節亦多窒礙在前如此之時皆爲備員矣目今事體與儀節亦不可不備員故敢此仰達矣承旨 李止淵曰西道各陵寢奉審若值道伯停巡之時則承旨例爲奉審矣今春奉審過公除後當爲之而已爲過時勢將停止故茲敢仰達矣予曰唯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4월 4일(갑신)>

㉔ 命陵園樹木斫伐時先行告由奉審諸臣除朝辭往來

㉕ 摠護使 南公轍啓言雲觀提調以不復命後相地官等山論別單纔已入啓而長陵局內及華城舊舊鄉校基樹木茂密龍勢山脈無以詳細尋見勢將就掩翳處若干斫伐然後可以決定而此外數三處亦有未及看審處雲觀提調以下依初看審例一兩日內進去看審長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斫伐時不可無告由之節令該曹按例舉行在前奉審之付或有除朝辭往來之例請今亦依此例爲之從之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4월 4일(갑신)>

㉔ 禮曹以顯隆園斫木時告由推擇啓

㉕ 該曹啓言長陵局內及華城舊舊鄉校基看審時樹木斫伐告由之節令該曹舉行事允下矣當自顯隆園先行看審而告由吉日及斫伐吉時令日官推擇則今初八日午時爲吉云顯隆園先告事由同日曉頭行斫伐午時舉行而請依例山陵都監郎廳與陵官眼同斫伐允之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4월 4일(갑신)>

㉔ 召見觀象監提調 金祖淳 禮曹判書 金魯敬 山陵都監堂上李相璜于廬次

㉕ 教曰觀象監提調 禮曹判書 山陵都監堂上入侍○祖淳曰臣等更詣華城舊舊鄉校基斫木後詳審則地師諸議之前日或爲異同者皆以爲吉亦有以爲大吉者唯一地師之前以爲吉者與前見差異而衆論中一見之或有異同在前亦多如是矣雖以臣等凡眼言之地理固未能知而山勢明媚局面平圓眞可謂安吉且已酉遷奉時此處已有云云載在園誌曾經園官之言亦以爲自先朝時稱道之地云而年久之故事人多未記矣今則時原任大臣當齊進再看審而至於交河則樹木雖不伐足可看審雖若干疏拓亦不必告由蓋其地與陵寢相距甚遠故也時原任大臣看審時先看交河仍審華城爲好而大臣去就有非自下仰請之事當待下教爲之矣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4월 10일(경인)>

㉔ 命摠護使與諸大臣先往交河看審仍向華城

㉕ 摠護使 南公轍啓言昨日觀象監提調以下華城看審後入來矣更聞之交河則雖不伐木足可看審云數日間臣與諸大臣先往交河看審仍爲轉向華城事甚便好故敢達從之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4월 11일(신묘)>

召見山陵看審大臣以下及遷陵都監堂上于廬次 判府事 韓用龜 金思穆 摠護使 南公轍 觀象監提調 金祖淳 禮曹判書 金魯敬 山陵都監堂上李相璜 遷陵都監堂上金履陽

履陽啓舊陵後入來也○祖淳曰相地官等今方來待閣外使之入侍各以其所見仰奏似好矣予曰使之入侍相地官 司果 南陽進 金景寅崔相一司勇 申熙 教授 方慶國迫入進伏祖淳曰臣等於今番之行山圖有所圖來諸地師俱著山論竝令持入以備鑑裁似好矣予可之予曰相地官以次奏達也陽進曰交河長陵齋室後則來龍長遠妍美穴處安穩明堂寬平此是地家書中貴格也水原舊舊鄉校基則龍勢雄偉尊嚴之中又爲端麗兼之以藏風向陽穴星十分眞的水口關鎖朝對拱揖林木之間可見佳氣之葱鬱此是無上吉地而以兩處論之水原有勝於交河矣景寅曰交河 水原山論山圖俱是奏達而今此吉地貴格山論未盡形容山圖不及眞面又於此兩地水原尤吉矣相一曰交河山川秀麗龍勢妍美砂格拱抱水原則來龍雄偉水法關鎖穴處端正而兩處中水原較好矣熙曰交河龍虎環擁群巒朝貢水原龍體雄偉穴處豐厚兩處俱是極吉之地而其中水原尤勝矣予曰相地官中一人何不奏達耶祖淳曰此是本監地師 方慶國也今番看審時依例同往而其術業不足與論於大事矣公轍曰日前遷陵都監堂郎差出時又以臣爲摠護使此似該曹以前無可據之例而謂臣忝在時任之故也都監事務極其浩大兩處重任實難兼管雖使精力周足猶懼不可以抵當況臣病痼之狀今番兩處看審時在途添頓擔舁往來伴行諸人莫不代悶矣顧當此時如或有一分自力之道則豈敢爲言病辭免之計而惟其有憤誤大事之慮忱誠雖切病情實非可強若有右位大臣之摠察而殿下如使臣分力舉行臣當隨力效誠以圖共濟之道而獨自擔夯萬無其望速賜體諒及今變通然後大事可以董成矣公轍曰鼎席備位事從前筵席亦已屢懇願俟成命爲日已久今則尤係時急凡於舉行之際事體極爲苟艱儀節自多妨礙不可如前苟曠顧今原任老成諸人精力康旺卿列亦多績庸茂著之人足可爲濟濟亟下備位之命是臣區區之望也臣之病狀雖非臣言今日筵席聖鑑亦必俯燭氣息如是喘促語言不得接續陳達之事亦未能盡意爲之矣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4월 21일(신축)>

健陵遷奉命以華城舊舊鄉校基完定

判府事 韓用龜啓言臣等今番交河 長陵齋室後及華城舊舊鄉校基并看審而來矣山勢之雄偉穴星之豐厚龍虎之拱抱案對之明麗兩處同然似是極吉之地而且聞相地官之言亦皆一辭贊美無所參差其中南陽進則又以爲若以華城較彼交河則品格之極貴極吉不啻隔等云果若其言則得此萬年無強之基於園寢數里之內允叶昔年密邇先寢之聖意誠非偶然看審之大臣諸臣今皆登筵歷詢之後斷自宸衷亟降成命判府事 金思穆以爲水原舊舊鄉校基則不但地師之言看審諸臣莫不贊美蓋此吉地幾年莊久今焉發露於山運大利之年天意實非偶然更詢諸地師後兩處取捨斷自宸衷亟降成命摠護使南公轍以爲交河 長陵齋室後基雄渾秀麗華城舊舊鄉校基安穩豐厚俱可謂大吉之地諸大臣及諸堂之見皆無貳辭相地官等極口贊揚皆以爲無上吉地矣自有遷奉之成命臣等每相對論此以爲華城如不得吉地則已如有吉地則允叶於神理人情尤以此日夜企望得此大吉之地於華城之內萬萬喜幸矣又曰近日以來臣等若值公退則中外大小人客來問山陵之定於何處皆以爲若於華城之內園寢密邇之地若得吉地而遷奉則實爲萬幸蓋今日之人情自然願祝故有此來問矣殿下深居嚴廬或未及聞之故臣以衆口一辭之得聞於外間者茲又仰達矣觀象監提調 金祖淳以爲臣再進交河三詣華城矣諸地師竝皆讚美無參差之論而雖以凡眼言之俱知爲上吉之地誠不敢以彼此高下質言仰對而華城如或不及於交河則固無可論等是吉地則天理人情之所符取舍自可易定矣惟在自上裁斷焉遷陵都監堂上金履陽以爲臣竊聞諸地師輩皆以華城爲無上吉地一辭同然諸大臣所奏又參之以天理人事惟望睿志之斷定焉山陵都監堂上李相璜以爲今番兩處看審相地諸人之論皆以爲極吉無欠以至於華城則臣等亦有自下酬酢者園寢局內遇

此無上吉地參之以天理人事實非偶然矣禮曹判書 金魯敬以爲臣於年前待罪園官時有仰承於昔日者今番考見園志亦載聖教而叶吉之岡今果相符殆若天地之默相者然惟願亟降命焉批以卿等之言既甚允當況諸相地官皆謂其大吉而勝於交河則更有他議乎以舊舊鄉校基完定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4월 21일(신축)>

강 命水原留守 金著根 判官 金元根都監堂郎加差下

목 總護使 南公轍啓言遷陵都監堂郎以水原留守判官差下而新定山陵又是一府內至近之地留守 判官若兼爲敦匠則舉行自多便好民弊亦不無省除之端水原留守 金著根 山陵都監堂上加差下判官 金元根郎廳加差下請使之兼管舉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5월 1일(경술)>

강 國葬都監以因山時大輿作路宿所排站磨鍊啓

목 該都監啓言九月初十日大輿自殯殿離發鷺梁盡停所始興縣行宮宿所十一日自始興縣行宮離發驍觀坪晝停所華城府行宮宿所十二日自華城府行宮離發仍詣陵所以此排日排程分付兵曹及畿營使之前期看審替運處所磨鍊立柱道路橋梁預爲修治晝停所宿所排設等事請趁期整待允之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5월 6일(을묘)>

강 欝宮排設處命以牧丹屏代用

목 國葬都監啓言始興 華城行宮陵所丁字閣欝宮排設處四壁有紬甲帳周遮之節而已酉因特教除壁帳以牧丹屏代用庚申乙亥皆用此例矣今亦請依此舉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5월 14일(계해)>

강 許施水原府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著根狀啓則以爲本府還餉自來尠少而見今農務方殷種糧垂乏本府還餉留庫條中米租太合三千三百三十六石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二千二百三十八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數爰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5월 22일(신미)>

강 下內帑銀一萬兩補用於陵役

목 教曰己酉遷園時自遷邑以至凡百工役之費皆以帑儲內下此蓋先朝無窮之睿孝而聖意亦有所寓也今番遷奉之禮事體雖與己酉又自不同然仰相昔年事係華城不欲一毫貽弊之聖心亦不可以則有司存不思繼述之道今下內帑銀一萬兩亦有所面諭於領敦寧者凡係應役勞民之事以此分排補用至於各都監校吏之屬勤幹解事若干人外京吏校勿爲多數率去皆以本營校吏使役外此各邑進排時都監下屬作奸侵漁之弊各別嚴禁而從當有別般廉察之舉若或見發先自都監堂郎當不免嚴勘俾各惕念事令政院下諭于都監堂郎水原留守處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6월 4일(임오)>

강 國葬都監以返虞時各站磨鍊啓

목 國葬都監啓言返虞時各站當爲磨鍊九月十三日自陵所離發華城行宮晝停所始興行宮宿所十四日自始興行宮離發龍驤鳳臺亭晝停所仍爲返虞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6월 5일(계미)>

강 宣傳官 李圭夏等以農形及額戶摘奸啓

목 宣傳官 李圭夏書啓以爲臣奉聖教自始興轉往水原 果川 廣州地看審則早稻再除草晚稻畢秧豆太 木綿 黍稷茁茂而今番雨後川邊田畚間多受傷矣○宣傳官 李鍾和書啓以爲臣奉聖教往北部看審則今月初九日之雨北漢行宮 南行閣 七間中挾門西邊礎石及石柱盡爲折傷公廨十間民家五戶汰淹人命致死十六口民戶額壓爲五十五戶矣○宣傳官 蔡學永書啓以爲臣奉聖教往西部看審則民家額壓爲三十三戶矣○宣傳官 李雨元書啓以爲臣奉聖教往東部看審則民家額壓爲二十二戶矣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6월 16일(갑오)>

강 命水原留守狀請諸條中甸管穀詳定價輸納事置之都試時列校定額許赴其餘許施

목 領議政 韓用龜啓言水原留守 金蒼根上疏批旨有廟堂稟處之命矣取見其疏本則其一本營各庫散貨錢爲一萬八千兩而當初受錢者生存幾希每年殖利橫徵於族戚故滿城嗷嗷敗亡相續本錢特爲蕩減以嶺湖所在備局甸管穀耗條中六百石每年給代俾爲需用事也其一本府甸管 兩南 兩西穀之取耗需用者爲六千一百四十八石零而推來之際每致愆期且無馱價元數或減經用有狼狽之慮自今各該道以詳定價每年四月直爲輸納事也其一各樣軍總中軍專管舉行故填額之時爲弊多端依他道他邑例令判官主管事也其一本府春秋都試別驍士外武士列校則不得與赴實爲渠輩向隅之歎依三道例許令赴試取居首一人以爲獎勸之方事也營錢散貨爲弊至此在朝家優恤華民之道豈可一任其橫徵而不思矯揉乎依所請特許蕩減給代則本府有支放不足條每年自廟堂區劃者此亦依狀請一體劃給各道作錢之愆期多由於差人之不謹此在本府操束之如何而今若使該道輸納則非但馱價磨鍊之難便其下屬作奸愆滯之患必將有甚於差人他衙門所無之例難以輕議今姑置之軍總填額之本屬中營欲令其專意戎政而法久弊生自多牽掣令本官主管實爲軍民相須之義此亦許施都試應赴各有名色若使閑散武士竝赴則不無淆雜僥倖之慮今不可創例而至於列校則本府體貌與他自別宜有從長激勸之方使之定額許赴而此是特例沒技則勿論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6월 25일(계묘)>

강 發引時宿所晝停所設布帳等節依已例舉行

목 兵曹啓言今此遷陵時及發引時陵所晝停所宿所設布帳當爲磨鍊而辛亥年遷奉時及丙申乙丑年陵所布帳皆自守禦營舉行己酉年遷園時及庚申甲子年皆自水原府舉行矣今番則新陵所布帳令水原府舉行舊陵所則依已例令廣州府舉行而宿所晝停所設布帳庚申丙子依下教置之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丙子年例爲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7월 13일(신유)>

강 軍

목 刑曹啓言京囚梁遇平獄事詳考原案則痕損昭著於脇肋正犯自道其一踢揆以三尺難追一律而原其情實參以法例亦有一二容議之端遇平之於丁女自是素昧本無嫌怨則邂逅池邊寧有殺心丁女則急於浣洗抵賴不出遇平則一遵營禁盡力驅出設有揮拂毆踢之事其心出於禁逐不在戕害可以推知看證之招曰只見踢腿不見踢脇而正犯之供吻然相合則詞證亦可謂不備且其爰辭中罪犯專歸於昌福者此是兩檢所無不足準信而昌福會推前縊死質問無路爲言亦足爲藉口之資而證既不備案亦未具完決跋語中究其本心未專出於必殺者深得按獄之體似此然疑之案合傳惟輕之典請施以次律又啓言京囚金就永獄事詳考原案則傷損雖曰明的詞證亦云俱備而細究情跡參互事理打者乃是漕卒被打者即是偷漢目見穿石竊米之狀其爲監守者豈不禁斷逐送且黃完之致死在於七八日後出去病幕之時安知非被

打後添病乎無論如此如彼疑獄則疑獄也付之惟輕實合欽恤請施以次律又啓言京囚蔡興祥獄事兩檢之後至於更查蓋緣詞證之前後變幻傷痕之斜而不圓杖打者昌燁足踢者興祥而杖打昌燁前已勘配今若一償一放一生一死則恐非審克之義宜有傳生之道請施以次律又啓言京囚崔尙燁獄事脈錄中傷處之硬而有校云者初非法文所在又非必死形症詞證俱是破落之類則其所爲說終欠的確恐非審克之義請施以次律又啓言因畿營狀本指空懶翁非比恒僧而又況文是教撰碑乃命建與僧徒之私自創設事體迥異者乎李膺峻之無難毀夷恣意營葬跡既駭悖情又慘忍論以重辟少無過當考諸法律既無定文有非有司所敢擅斷下詢大臣處之所謂地師 趙大鎮生意指示釀出變怪已極巧惡而李宣峻當初納招無學碑地師毀破云爾則推諉之言有難憑準其挺身擔當即此可見各別嚴刑遠配僧謹勸等擅掘人家私捧俦音極爲痛惋依律重勘之意請分付該道竝允之教以李膺峻事問于大臣處之又啓言京囚奴順奉獄事領顏上堅硬之痕肱肱間被刺之處俱是繁重可謂致命而今於年久之後以冀萬一之幸者誠極痛惡請訊推得情又啓言 **水原府** 殺獄罪人金奉瑞獄事受傷無非速死詞證皆是廳卒則實因的確詞證俱傷兇身本以豪悍之校眼無疲殘之卒挨次無禮遽下毒手竟使李隻伊殞絕於當日之內究厥所爲誠甚兇孽正犯金奉瑞請嚴訊取服又啓言因吉州 崔丁岳擊錚查啓啓本觀於道啓許攻之身爲家長倡率子弟醜辱之不足至於打破家舍者罪固罔赦而丁岳之母生恟逃躲之際蒼黃顛倒因即致命其子之次意復讎所不容已而既非手犯又不檢驗則以此成獄非所可論考諸律文威逼致死之人邊遠充軍矣許攻依此照勘之意請分付道臣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7월 13일(신유)>

ㄱ 命康津囚韓基元等施以次律公州囚李秀觀等如法訊推

목 全羅監司 李書九狀啓以爲康津縣幼學韓基嚇 因其兄基元殺獄事擊錚而令本道查實事判下矣更爲推覈則金貞元丁丑三月十九日被打於韓基元第三日致死而此獄則專由於金貞元之乘醉先犯基元之手擠李永信之膝撐俱出應敵之舉皆非樂爲俱無殺心基元之直施償命恐非審克之道永信之遽被全有終有失刑之歎敢將微見謹此附陳○刑曹啓言此獄則情跡之間曲有參量并付惟輕寧失不經正犯韓基元施以次律干犯李永信既經刑配亦爲決處之意請分付道臣 **水原留守** 金著根狀啓以爲**水原府** 金氏因其夫李基元殺獄事擊錚而令本府查實事判下矣更爲推覈則崔再得壬申正月三十日被打於李基元第五日致死而此獄則不無起疑之端以支機木打厚綿上只有微硬之錄又非必死之驗合置次律請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微堅之錄已非重傷之案當此疏鬱之時俾霑欽恤之澤恐不至失刑請施以次律公清監司 朴宗京狀啓以爲洪陽縣 田順成築踏李章漢第三日致死丁丑七月初九日囚初檢官 洪陽兼任結城前縣監 崔時淳檢狀實因以築踏致死懸錄正犯以田順成懸錄覆檢官 青陽前縣監 李章玉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三檢官 禮山前縣監 鄭時簡檢狀實因正犯與初覆檢同此獄則多般可疑反涉支煩而蓋此三度中傷痕或淺或深或兼言內傷或只云築踏而揆以審克之意恐有參恕之道公州牧 李秀觀足踢私奴次芑當下致死戊寅四月二十一日囚初檢官 公州前判官 柳仁根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李秀觀懸錄覆檢官 燕岐前縣監 李百膺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傷痕狼藉當場踢打詞證俱備實因無疑成獄一款無容更議而第其死者次芑即李秀觀家率下婢夫也謹稽先朝受教若曰人家率接之婢夫向妻上典肆發惡言情理絕悖而妻上典治罪邂逅致死者勿爲成獄今以此獄言之則奸婢薄夫既有先失之端兄弟併力結果於當下極涉兇僭而參倚於情法之間裁量於殺活之際有非如臣淺見所敢擅議○刑曹啓言田順成則所遭是落眉之厄自明非拔足之計施以次律李秀觀則兄弟同惡情節昭著恐不可仰引受教敢有容議公清監司 李錫奎狀啓以爲忠原縣 童蒙全岳伊因其父水吉殺獄事擊錚而令本道查實事判下矣全元孫辛未十一月初七日被打於全水吉初九日致死而此獄則昏夜三更人無參看腸腑受損痕不外著正犯掉脫之計藉此爲說而酒饌之饋私和之跡眞贓莫掩乃於年久之後幻出疑亂之計尤極狡惡訊推償命斷不可已○刑曹啓言此獄則粧撰備至情跡愈著三尺難屈江原監司 申在植

狀啓以爲麟蹄縣 宋俊得縊殺史東柱當日致死己卯九月二十日囚初檢官 麟蹄縣監 李度憲檢狀實因以被踢縊致死懸錄正犯以宋俊得懸錄覆檢官 杆城郡守 金熙臣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既縛其臂又懸于梁未必是必殺乃已之狀死者之同伴以不期縊而自致緊縊丁寧納供則直施償命之律恐違審克之義敢陳淺見恭俟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鐵案已成挺刃何論京畿監司 韓兢履狀啓以爲因刑曹關驪州牧殺獄罪人李倬相獄事定查官會查則致命既在辜限之外詞證亦無可據之端揆以事理參以檢體情有所難究事有所可疑其在審克之政合有參量之道○刑曹啓言此獄則侵虐之習竟陷罔赦抵賴之頑尤極可痛道啓中乃以十八日致命歸之於辜限之外者大是不審請該道臣推考又啓言京囚張德奉獄事則全召史之面黑身短之證丁寧看得於月下相鬪之時云則鐵案已成無容更議又啓言京囚全光珍獄事則自拔其刀倉卒刺人生恟逃走請并如法訊推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7월 20일(무진)>

ㄱ 命左捕將 李海愚兼察右捕將

ㄴ 右捕將 朴基豐以陪往大將陪外梓宮往水原府也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8월 10일(정해)>

ㄱ 禮曹以山陵園所境界換定啓

ㄴ 該曹啓言臣義甲馳詣陵所與水原留守兼山陵都監堂上金著根眼同新山陵園所境界換定而自陵上青龍下端歷小大王橋舊鄉校基南至上南山東邊仍屬園界西邊新定陵界自青龍上端從山脊逶迤向北歷土城基至草峯東邊仍屬園界西邊新定陵界而自草峯歷臥牛峴 洪範山 金堂巖至台峯全屬陵界自花山歷培養峙 兄弟洞 星皇山 大皇橋 鵲峴 安寧里至洗藍橋全屬園所露積峯仍定園所外案山禿城山城 陽傘峯 半月峯 筆峯定爲園所外禁養鳳鳥峯上南山定爲陵所外案山北邊古今山南邊棲鳳山定爲陵所外禁養以此各定境界矣依此分掌守護事請分付地方官及陵官園官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8월 13일(경인)>

ㄱ 舊陵殯殿行禮命以九月初八日爲之

ㄴ 敎曰先大王玄和復出罔極之慟益復如新出玄宮翌日當詣華城行宮宿所明日詣舊陵殯殿行禮仍還行宮初九日還宮當奉辭靱行該房以此知悉道路橋梁自當修治隨駕軍兵依京舉動例磨鍊華城府前排及先廂待令者竝置之○兵曹舊健陵幸行時軍令九月初七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行宮晝停所四十里初八日詣舊陵殯殿行禮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還詣華城行宮宿所初九日始興縣 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8월 24일(신축)>

ㄱ 時原任大臣聯筭請收還華城動駕之命賜批 判府事 金載瓚 領議政 韓用龜 判府事 金思穆 左議政 南公轍 右議政 林漢浩

ㄴ 筭略曰伏見傳敎下者有出玄宮翌日華城幸行之命焦迫之極罔知攸措惟我先大王玄宮改卜玄和復出爲今日臣子者雖非逮事之人咸願執紼捧出少伸於乎之痛以我殿下出天之孝今當遷奉之日必欲自盡誠禮於弓劍再閱之前者此是情理之所當然豈不仰感聖孝奉體至意而第伏聞山陵局內輪症遍熾邁之者十無一幸董事之人執役之工死亡相續聞見驚慘雖或幸而得免惟恐薰染莫不奔避目今群情轉益波蕩此豈至尊暫時駐蹕之所乎伏況宗社臣民之托惟在於殿下目下悠悠萬事莫有大於保護聖躬將貽怵然眷係之憂於先大王在天之靈伏願收還成命勉循輿情焉批以疾病目下之預慮也情理人子之所不能已豈可以未形之事廢當然之禮乎況今餘日尙多其時則自當寢息何必過慮卿等其諒之仍命

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8월 26일(계묘)>

강 正言 鄭宗顯陳疏請寢華城動駕之命賜批

목 批以已諭於大臣之筭批矣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8월 26일(계묘)>

강 政院議啓請亟寢華城動駕之命賜批 承旨 愼宜學 柳滌

목 議啓以爲臣等伏奉日昨傳教下者有舊陵出玄宮翌日親行殯殿行禮之命矣以殿下出天之聖孝欲伸罔極之至情大小臣民孰不感泣欽仰而第伏念帝王之孝異於匹庶不可任情而直行者蓋有所重存焉故耳矧今輪症大熾聽聞驚慘雖在微賤之類皆圖愼攝之方則今此動駕之命豈不有乖於大聖人節宣之道而先大王在天之靈亦豈不惻念於陟降之際乎相筭臺章俱未蒙允臣等職忝邇列不勝憂慮茲敢相率仰籲伏乞亟寢成命以副群情焉批以已諭於大臣之批爾等勿煩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8월 26일(계묘)>

강 藥院口啓請還寢華城動駕之命賜批 副提調 李鶴秀

목 批以已諭於大臣之批勿煩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8월 26일(계묘)>

강 執義 李基栽陳疏請亟收華城動駕之命賜批

목 批以已諭於諸批爾其勿煩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8월 26일(계묘)>

강 副應教 李潞陳疏請亟寢華城動駕之命賜批

목 批以已諭於大臣之批勿煩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8월 26일(계묘)>

강 命寢華城動駕之命

목 領議政 韓用龜啓言臣等不勝焦迫之忱聯陳咫尺之筭而及承批旨大失所圖不勝抑鬱之忱批旨中以未然之事爲教古聖人愼疾之義蓋在於未然之前若夫已然之後則豈有愼不愼之可言乎伏況今番幸行之命蓋欲一伸情理而情者人情也理者天理也今此命下之下大小人情莫不驚惶而殿下必欲違拂大同之情而一任罔極之聖孝此豈可謂順人情合天理乎聞今山陵局內諸處熾蔓之勢如燎原之火彌天之網雖輿僊之賤莫不避遠或恐薰染臣等雖不忠無狀其何忍陪奉聖駕於此中不以死爭之乎伏願亟收成命勉循群情焉批以卿等之言如是懇切當勉從矣○左議政 南公轍啓言惟我先大王玄和復出殿下以出天之聖孝必欲躬詣伸誠此是情理之當然臣等雖甚無狀何敢以筭以對仰請還寢而此時動駕不但臣等之心萬萬焦迫罔措以我先王平日惟憂之聖音在天之靈豈不眷顧而預慮乎顧今都下與華城怪疾之熾蔓尤甚雖匹庶之賤必謹其出入至尊之重雖曰百靈所護而子之所愼豈可不念殿下若仰體昔日之聖念則必不待臣等之言而亟允所請如此則聖孝益光而群情自安聖孝光而群情安則此是情與理之所當然也亟寢成命毋或靳持千萬伏祝批以已諭於領相之批矣○判府事 金思穆啓言以殿下靡不用極之誠孝有此動駕之命臣等雖甚愚迷豈不將順而伏承筭批下者當然之教誠爲至當而預慮之道正在此時不但臣等之言在廷群僚暨于邦民若不保朝夕之中又添焦迫罔措之心此乃人情天理之所同然寧不萬萬

憂悶處乎不徒華城爲然街路之上亦不可不念伏願亟寢成命批以已諭於左相之批矣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8월 26일(계묘)>

강 下玄宮

목 時至右議政 林漢浩帥昇梓宮官等捧入梓宮安於外梓宮內仍進詣大行大王梓宮前再整棺衣銘旌令平正次率內侍詣王后梓宮前亦如之領議政 韓用龜捧哀冊函奠於退壇之西次捧玉帛函奠於哀冊之南遷陵都監提調 左參贊 金履陽 水原留守 金著根 兵曹判書 韓致應 及國葬都監提調 戶曹判書 朴崙壽上護軍 李肇源 漢城判尹 鄭晚錫 率其屬以黼黻 黻袞樹於梓宮兩傍撤去輪輿及轆轤山陵都監提調 水原留守 金著根 工曹判書 鄭尙愚 大護軍 李相璜 及長生殿提調 領議政 韓用龜 戶曹判書 朴崙壽 工曹判書 鄭尙愚 禮曹判書 李存秀 帥其屬取外梓宮正下隅板合之領議政及司憲府執義 李基栽竝監封標玄宮門 右議政覆土九插山陵都監提調率工作築灰如式捧明器服玩入退壇各藏於石函中下磁誌埋於陵南近地石牀之北除地於玄宮之左觀象監祠后土如禮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9월 13일(경신)>

강 汰拿攝通禮 李晉保昇梓宮官 申從洛 李教彬

목 國葬都監啓言百隸怠慢莫若近日而今番鞠行時各差備舉行尤爲寒心大興到華城時攝左通禮初不待令至使贊儀替行上山陵時昇梓宮官亦不待令未免舉行之顛錯攝左通禮及昇梓宮官捧現告請爲先汰去令該府拿問重勘允之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9월 14일(신유)>

강 命時囚權倖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庇仁縣監 權倖原情以爲今四月二十二日慶尙道右倉漕船二十隻經過本縣地方故無事護涉矣忽於二十五日該差員移文內漕船一隻致敗於馬梁鎮掌內云故卽報營門而日子之差遲實緣差員移文之後時至於拘拯事則纔聞此報登時馳往其所拯濟之方靡不用極而敗船處所深險無底不能多拯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又啓言栗園峴祭大祝 盧光斗原情以爲輪行怪疾忽地闖發顛仆途中未及進參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又啓言攝左通禮 李晉保原情以爲渠自闕下至于華城趨走奉行而行宮門外移奉小輿時不及舉行云昇梓宮官 申從洛原情以爲渠適發吐瀉暫時昏倒未能及時云李教彬原情以爲渠輪症忽發猝然昏倒未能及時云曾經宣傳官 都總經歷 都事請議處又啓言左通禮 李渭達 右通禮 李麒峻贊儀 李嗣萬等原情以爲出宮時刻之進定瞭未聞知趁不待令云渭達麒峻曾經侍從議處嗣萬請刑推得情竝允之教以李嗣萬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拭巾差備官 尙衣直長 韓致迴原情以爲渠以各樣進排事待令陵所而至於拭巾則尙衣院以函進排則自濟用監奉進自是常例而渠兼差彩輿差備退待彩輿處所而其間舉行節次全然不知未及等待云又啓言東部入直訓練奉事 姜千周原情以爲渠以假官入直民習乖常有此無前之亂斫松禁所管雖非部官之當責不能檢飭之罪豈敢以一時假官爲發明之計云西部令 張鉉忠 南部令 李昌孝 中部都事 成奎柱 北部令 李鐸等原情以爲今番怪疾後民心不良作此無前犯斫之變松禁所掌雖非部官之當責不能束民之罪在所難免云又啓言西所部將李銘原情以爲渠入直本所輪疾猝發難保時刻則清嚴之地暫時滯留事涉惶悚不待面看而擔出云請竝刑推得情竝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9월 16일(계해)>

강 施遷陵國葬殯殿山陵都監總護使以下賞典有差

목 教曰遷陵都監總護使 議政府左議政 南公轍 領議政 韓用龜竝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議政府左

參贊 金履陽 水原留守 金著根 兵曹判書 韓致應 都廳副司果 李寅溥 弘文館副修撰 尹豐烈並加資郎廳兵曹正郎 尹秉烈日淺勿論前僉正成 近默 掌樂主簿 申常顯 戶曹佐郎 李晦淵 司僕主簿 李奎秀 水原判官 金元根 副司果 韓用鏞 李享會 朴齊顯 韓用鎬 魚在琬並陞敍嚴載 朴榮壽身故勿論監造官 副司勇 沈宜復 趙口永 童蒙教官 金履禕 洪義錫 副司勇 曹錫龜 掌苑奉事 徐有民 禮賓直長 李祖植並陞六紙榜所監造官 奉常正 李朝鉉陞敍奉事 李基準 主簿 金希台 誌石所監造官奉常副奉事 朴義柱 表石所監造官 奉常參奉 權宗憲內別工作監造官 繕工監役 宋宗洙 奉事 李鎮渠外別工作監造官 繕工監役鄭東老李淵愚並陞六分長興庫奉事 趙基恒 李章翼 分典設別檢金善臣並陞敍梓宮上字書寫官 永明尉洪顯周行路銘旌書寫官 議政府右議政 林漢浩並鞍具馬一匹面給墳中銘旌書寫官 水原留守 金著根加資表石陰記製述官 議政府左議政 南公轍 書寫官 判中樞府事 徐龍輔並鞍具馬一匹面給紙榜書寫官 江華留守 尹魯東誌文製述官 行判敦寧府事 沈象奎 草圖書書寫官 副司果 李義肇 書寫官 行大護軍 金相休舊哀冊後記及誌文蓋上大字書寫官上護軍 李肇源並加資資窮者熟馬一匹賜給丁字閣上樑文製述官 行判敦寧府事 沈象奎 書寫官 行議政府左參贊 金履陽並熟馬一匹面給挽章書寫官 鍾城府使 姜世綸 副司果 李渭達 李沆 任存常 洪學淵 朴容壽 文學 趙琮鎮 掌樂正 朴基宏並兒馬一匹賜給拭梓宮官 判中樞府事 金思穆率昇梓宮官 判中樞府事 金思穆捧哀冊贈玉帛官議政府領議政 韓用龜並熟馬一匹面給守殯官兼代奠官 永明尉洪顯周 鞍具馬一匹面給啓陵時大祝 弘文館校理 洪義瑾下玄宮開封及下玄宮時封標官司憲府執義 李基栽並加資捧哀冊官舉案者褥席執事捧贈玉官舉案者捧贈帛官舉案者箱差備官櫃差備官帕差備官臺差備官卓差備官倚几差備官座子差備官紅漆函差備官遺衣函差備官舉案者服玩函 差備官 几杖櫃差備官舉案者硯匣函差備官標信櫃差備官笥櫃差備官舉案者籩豆櫃差備官舉案者磁器櫃差備官舉案者樂器櫃差備官舉案者羽葆捧持官以上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昇梓宮官 都總經歷 李雨元訓陳判官 李濟道並相當職待窠陞敍柩衣銘旌縫造官肩輦前捧香爐 差備官捧香盒 差備官紙旌輦前捧香爐 差備官捧香盒 差備官並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啓殯奠行事時及下玄宮時執巾差備官執水差備官等攝司僕正 李南翼 沈英錫並兒馬一匹賜給攝通禮 任存常 李元八紙榜出納大祝 弘文館副校理 洪益聞並加資肩輦前實果差備官等各兒馬一匹賜給攝贊儀 安承煦陞六典儀 沈能默陞敍東西唱引儀等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銘旌捧持忠義衛 朴光允 守衛官待窠除授啓舊陵時書冊櫃差備官舉案者依己酉年例施賞陪往大將韓陵君李海愚 行護軍 李勉植並半熟馬一匹賜給從事官 副司直 具載龍 李仁模 李元敬並陞敍陪從原任直提學 洪奭周 熟馬一匹賜給分承旨 金箕殷 洪義俊並加資分注書徐左輔 李俊祐並陞六史官 金輦陞敍分副總管 徐有聞分兵曹參議 任厚常並熟馬一匹賜給分兵曹正郎 金遇明 分都總都事 元桀並兒馬一匹賜給司饗院監饌提調 徐有聞加資郎廳李博鉉陞敍侍衛宣傳官 李書彬 柳勉儉 李時榮 鄭寅基 別軍職 崔允瑾各內下弓矢一部賜給健陵令 李景愚陞敍參奉 李駿秀陞六別看役前知事 崔昔前五衛將 李興潤 副司果 金命嫻並守令除授副司果 趙鎮亮相當職調用前僉使 趙相仁加資長生殿都提調 議政府領議政 韓用龜 廐馬一匹面給提調行戶曹判書 朴崙壽 禮曹判書 金魯敬 李義甲 李存秀 工曹判書 洪義臣 鄭尙愚 半熟馬一匹賜給都廳戶曹佐郎 洪耆周 禮曹正郎 禹夏哲 工曹佐郎 權用萬 李文容郎廳繕工主簿 金容善監役尹馨圭 主簿 南石壽並陞敍其中日淺人各上弦弓一張賜給擇日官 趙相順 監牧官 察訪中待窠調用相地官 崔尙一令該衙門高品付料奏時官 李喜榮相當職調用其餘忠義衛 忠贊衛 香室官員引儀 擇日官 奏時官錄事各差備牌將盡員寫字官 計士員役工匠守僕等並依己酉年例施賞又教曰遷陵宗戚執事 永明尉洪顯周 吏曹判書 金魯敬並熟馬一匹賜給行護軍 金基厚 朴周壽 副護軍 朴齊一 仁川府使 鄭滂忠勳都事 朴宗喜並加資副司果 朴岐壽 原州判官 洪世周 內膳主簿 金基常 新寧縣監 洪徹榮 楊口縣監 洪就榮 軍資直長 趙濟和並陞敍副司勇 洪魯榮 趙雲躋並陞六前縣監 沈宜寬 副司勇 洪樂有身故勿論又教曰健陵遷奉時侍殯內官 朱世章次知內官 梁大宜 金道浹 都薛里 李團宜 許

昌福 薛里 安景昌 吳命浹進止長番鄭喜僑 金允光紙膀承傳色 李奇遠酒房朴永厚 鄭道民銘旌差備元性健竝加資進止差備文命祥等各半熟馬一匹賜給神輦捲簾差備素蓋素扇差備靈座差備遺衣稱差備哭差備羅排差備內官等各兒馬一匹賜給統長 黃大呂加資司謁 韓命洽賞加水刺問典史劉漢祐申岳竝書題承傳事知守僕金慶國 黃完鎮 飯監 尹得烈蒸色朴再完庫城上金喜孫竝帖加成給其餘別監守僕等依己酉年例施賞員役水工等依別單判下施賞又教曰國葬都監總護使 議政府左議政 南公轍 右議政 林漢浩竝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前兵曹判書 金在昌 熟馬一匹面給行戶曹判書 朴崙壽加資知敦寧府事 李相璜 漢城判尹 鄭晚錫 行上護軍 李肇源竝加資都廳副司果 李義肇 副司直 李滢夏竝加資郎廳司諫院正言 金聖謙 司僕僉正 金思義 工曹正郎 尹燦 翊衛司 翊贊 李魯俊 尙衣僉正 李度明 戶曹佐郎 洪耆周 副司果 金永孚 李翼在 宋啓根 朴宗聞竝陞敍監造官 軍資直長趙濟和 繕工副奉事 俞長柱 典牲副奉事 金弘根 司勇 閔致文竝陞六別工作 繕工監役 李相琮六品遷轉虞主所監造官 奉常正 李朝鉉 兒馬一匹賜給分長興主簿 金光素 典設別提 申世權 別檢金善臣竝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謚冊文製述官 吏曹判書 金魯敬 書寫官上護軍 李義甲竝加資哀冊文製述官 行判中樞府事 金載瓚 熟馬一匹面給書寫官 議政府左參贊 金履陽行狀製述官 平安監司 金履喬竝加資改銘旌書寫官 行判中樞府事 金思穆 熟馬一匹面給下玄宮銘旌書寫官 同敦寧金基厚加資寶篆文書寫官 議政府領議政 韓用龜 熟馬一匹面給虞主 書寫官 行護軍 趙貞喆加資挽章書寫官 副司果 李鍾穆 權敦仁 執義 李基栽 司成 朴齊聞 副修撰 林顏喆 左通禮 李沆 副司果 權馥 李寅溥 俞理煥 副修撰 趙庭和竝上弦弓一張賜給頓遞使漢城判尹 鄭晚錫陪往大將同知 朴基豐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從事官前府使 尹明儉 趙晉錫竝陞敍請謚 宗廟上謚殯殿時奉冊寶官 議政府領議政 韓用龜下玄宮時奉哀冊贈玉贈帛官議政府領議政 韓用龜竝熟馬一匹面給因山陪從檢校待教 朴綺壽 熟馬一匹賜給承旨 申緯 曹鳳振竝加資假注書 李冕植陞六兼春秋 鄭義命 兒馬一匹賜給取土都承旨 金教根 半熟馬一匹面給請謚宗廟上謚殯殿時請謚寶官副司果 李沆加資各差備官奉謚官學案者褥席執事學讀謚冊案者褥席執事捧謚寶官學案者褥席執事學讀謚寶案者褥席執事捧哀冊官學案者褥席執事學讀哀冊案者褥席執事等竝兒馬一匹賜給發引時各差備壬午年敕命執事捧竹冊官捧玉印官學案者褥席執事戊戌年敕命執事 捧玉冊官 捧玉寶官學案者褥席執事捧壬戌玉冊官 捧玉寶官學案者褥席執事捧謚冊官學案者褥席執事捧謚寶官學案者褥席執事捧哀冊官學案者褥席執事捧贈玉官捧贈帛官學案者遺衣稱函差備官學案者內旨櫃差備官樂器差備官學案者服玩函 差備官 磁器櫃差備官學案者笥櫃 差備官 籩豆櫃差備官學案者鏡匣櫃差備官硯匣櫃差備官匣函櫃差備官學案者箱差備官帕差備官几差備官臺差備官卓差備官 神帛輦捧香爐 香盒 執事大輿捧香爐 香盒 執事等攝司僕正 林東鎮 金裕憲昇梓宮官拭梓宮時執巾者執水者羽葆捧持官大輿前實果差備官柩衣銘旌縫造官及差備官 攝通禮等竝兒馬一匹賜給雲劍差備等依乙丑年例施賞封閉官司憲府執義 李基栽加資忠贊衛 別看役看役牌將衛將殯殿司鑰神輦司鑰 別監待令捕校 寫字官盡員錄事員役工匠等竝依乙丑年例施賞計士等竝高品付料又教曰殯殿都監總護使 議政府左議政 南公轍 右議政 林漢浩竝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右議政 林漢浩日淺勿論禮曹判書 李存秀 吏曹判書 金魯敬上護軍 李義甲 大護軍 金相休 議政府右參贊 李憲琦 刑曹判書 金魯應都廳副應教 李潞竝加資郎廳司僕判官 沈應奎 刑曹正郎 趙鎮翼 戶曹正郎 趙澣 副司果 李時佐 尹致猷 任度常曹始振陞敍監造官 廣興直長 李能秀 水庫別檢 洪履燮 司導奉事 宋祥來 竝陞六別工作 繕工監役 俞星柱 趙學殷欝宮別工作 繕工監役 宋一德竝六品遷轉奉事 朴宗有日淺勿論殯殿修理所繕工監役 洪義翼陞六初銘旌書寫官 永明尉洪顯周梓宮上面上字書寫官 南延君球改銘旌書寫官 行判中樞府事 金思穆下玄宮銘旌書寫官 行護軍 金基厚竝熟馬一匹面給殯殿宗戚執事 永明尉洪顯周 同敦寧 金基厚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曹司衛將 洪履簡 內贍主簿 金基常竝加資新溪縣令 金基拓陞敍仁川府使 鄭漪 原州判官洪世周各兒馬一匹賜給金城縣令 金容善 交河郡守 金宅善竝陞

鉉司勇 洪翰周 敦寧參奉 金益哲竝陞六啓殯時拭梓宮官到山陵啓殯時拭梓宮官 議政府右議政 林漢浩 熟馬一匹面給執巾者濟用主簿 申大應 奉事 南建中執水者奉常正 李朝鉉竝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別看役 李興潤守令除授殯殿舉行計士 許完 教授除授李漢升等高品付料魂殿修理時計士 許完 教授除授洪勉遂等竝高品付料寫字官盡員牌將奏時官 錄事 守僕別監各色員役工匠等竝依乙丑年例施賞又教曰殯殿次知中官 梁大宜 金承業竝加資前次知中官 金振玉日淺勿論從事官 尹殷善 李興源前從事官 金履行竝兒馬一匹賜給復差備中官 吳福謙上諡殯殿時尚傳 中官 金完碩神輦侍衛兼奉虞主差備奉神帛差備尚傳 中官 趙文遠 徐繼孫 都薛里 中官 吳福謙 韓敬善前都薛里 中官 吳信甲造果次知中官 金應昌前造果次知中官 朱世章竝熟馬一匹賜給從事官 朴枝茂 兒馬一匹賜給薛里 中官 明處峻 李慶國前薛里 中官 金永曄 姜聖輔酒房 中官 朴性孝 趙瓊蘭前酒房中官 桂命祺竝兒馬一匹賜給李寬禧日淺勿論進止差備中官 徐長福 權宜良 李時裕 洪致麗竝兒馬一匹賜給前進止差備中官 趙光希日淺勿論羅排差備八員哭差備十四員各內下上弦弓一張賜給廬次待令長番以下依乙丑年例施賞又教曰山陵都監總護使 議政府左議政 南公轍 右議政 林漢浩泣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水原留守** 金著根 工曹判書 鄭尙愚 知敦寧 李相璜 判府事 洪義臣 都廳副司果 金教喜應教朴台壽竝加資郎廳繕工副正朴晚壽陞敍軍資主簿 南駿聲 司饗僉正 李秉耆 掌樂主簿 朴縞壽 副司果 李鼎寬 戶曹佐郎 李景愚日淺竝勿論司禦 金鏐 工曹正郎 李應淵 副司果 俞秉柱 工曹佐郎 權用萬 敦寧主簿鄭晉錫副司果 趙雲明 **水原判官** 金元根前郡守 尹致民 典牲判官 南履愚 儀賓都事 韓成履 副司果 徐觀淳 李昌植 濟用判官 朴宗稷竝陞敍京郎廳兵曹佐郎 安允璟上弦弓一張賜給監造官 副司果 李一淵 李野淳 李麟秀 金景善 副司正 鄭五錫 童蒙教官 李宅鉉別工作 繕工假監役 洪義翼竝六品遷轉分長興 奉事 趙基恒 李章翼 燔瓦所瓦署別提 鄭興淑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拭梓宮兼履土官議政府右議政 林漢浩 熟馬一匹面給封閉官 司憲府執義 李基栽加資丁字閣上樑文製述官 知中樞府事 沈象奎 書寫官 議政府左參贊 金履陽竝熟馬一匹賜給**水原留守** 金著根 京畿監司 韓兢履陵所雜務差使員 **水原判官** 金元根竝半熟馬一匹賜給左通禮 李渭達 右通禮 李麒峻 贊儀東西唱引儀 兼春秋 香室官員竝依乙丑年例施賞相地官 方慶國等令該衙門高品付料方外地師 前縣監 金景寅 副司勇 申熙竝相當職調用別看役 李興潤加資陵上守直鄉所將校捕校盡員醫員許士奏時官看役牌將錄事員役工匠等竝依乙丑年例施賞長生殿 都提調領議政 韓用龜 熟馬一匹面給提調 戶曹判書 朴崙壽 吏曹判書 金魯敬 禮曹判書 李義甲 李存秀 工曹判書 洪義臣 鄭尙愚竝半熟馬一匹賜給都廳戶曹佐郎 洪耆周 禮曹正郎 禹夏喆 工曹佐郎 權用萬 李文容郎廳繕工奉事 鄭東老 主簿 金容善 南石耆監役尹馨圭竝兒馬一匹賜給計士 李圭星等竝高品付料其餘捕校員役工匠等竝依乙丑年例施賞又教曰遷陵都監各都監別單依己酉乙丑兩年例書下矣鄉牌將等依己酉年例爲之京牌將等自政院詳查勤慢分等施賞俾無混雜之弊相地官 **南陽**進返樞渠鄉時着實看護事分付其外死者觀其勤慢米布分等題給又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加資中未經準職者勿拘○教曰政官牌招開政賞典下批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9월 23일(정묘)>

28 命廣州及**水原府**支放減縮者以嶺南耗穀折米分排劃給

40 備局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權常愼 **水原留守** 金著根所報則以爲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庚辰不足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不足耗米一千二百三十石零各庫錢蕩蕩給代穀六百石從他區劃及時取用爲辭矣 兩營支放之減縮者從他給代已成年例就嶺南今年加分耗及左兵營山城穀耗會錄條中折米二千一百五十石零令道臣從便分排劃給兩營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10월 5일(임오)>

강 水原留守 金著根疏請往省先壠批許往省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10월 10일(정해)>

강 加劃水原府不足災七百四十結推徵諸條竝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著根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二十五結外不足災八百三十二結二十三負五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穡事統而言之雖曰僅免慘歉大浸之餘種種傷損與畿內諸邑無甚異同則災結之夥多勢所固然況境內田稅只爲本府經用稍異地部元賦則今不必有所裁減而但正供增損不得不難愼元劃外不足災七百四十結特爲加劃使之以此均俵推徵防塞依他例請竝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10월 28일(을사)>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金魯敬 參判 金履載 兵曹判書 韓致應 參議 李東煥進

목 敎曰生民休戚專係於守令守令之治不治亦在於初仕之擇不擇每當都政歸於例飭今番則勿以文具視之精白對揚俾有實效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拔例收用事分付兩銓又敎曰恭陵參奉 申熙今日政六品調用○吏批以洪義臣爲大司憲 義臣及權常愼 南履翼竝新通 俞應煥爲大司諫 應煥及柳台佐 李德鉉并新通 鄭禮容爲執義 禮容及金喆遠 鄭時善并新通 趙璟鎮爲司諫 璟鎮及洪義弼 李渭達并新通 申溥 金仁和爲掌令 溥仁和及禹夏哲 柳可均 金樂禮 全性有并新通 姜世揆爲獻納 世揆及愼必復 孔胤恒并新通 金尙元 金瑩爲掌令 尙元瑩及張鳳周 閔祖榮 朴熙輔 鄭光默并新通韓弘教 李冕植爲正言 冕植及崔致憲 崔昇羽并新通 姜世白 爲應敎 洪學淵 朴基宏新通 李彥淳爲副應敎 尹命圭爲校理 任天常 趙璟鎮爲副校理 朴齊聞 金蘭淳爲修撰 任俊常爲副修撰 洪冕燮爲輔德 冕燮及李龜雲新通 李在鶴爲文學 在鶴及朴宗璜 金遇順并新通 李家淳爲說書 家淳及李憲璋 李應信并新通 朴鳴和爲弼善 鳴和及金裕憲 金周默并新通 金逸淵爲司書 逸淵及鄭東煥 嚴燾并新通 李文會爲同經筵 金愚淳 金啓河新通 鄭晚錫爲知敦寧 洪奭周爲刑曹參判 洪義俊爲承旨 俞理煥爲司諫 沈鈺新通 申緯爲兵曹參判 李相璜爲判義禁 朴宗璜爲司書 李春英爲右尹 金元根爲黃州牧使 洪時濟爲安州牧使 李仁達爲 坡州牧使 李潞爲慶州府尹 趙經鎮爲江界府使 李載亨爲甲山府使 李得馨爲南陽府使 韓耆裕爲春川府使 林必榮爲龜城府使 李勉植爲伊川府使 申錫朋爲明川府使 鄭東勉爲清道郡守 南錫中爲平海郡守 趙彝錫爲渭原郡守 李秉達爲寧遠郡守 沈應奎爲水原判官 原州判官 洪世周 洪州牧使 李義溫相換李晦淵爲新溪縣令 李吉運爲歙谷縣令 韓成履爲開寧縣監 韓光善爲高靈縣監 宋啓洙爲谷城縣監 洪彥謨爲扶安縣監 宋欽命爲扶餘縣監 成禹圭爲延豐縣監 金昊淳爲 靑陽縣監 鄭晉錫爲和順縣監 李鍾振爲長鬐縣監 成建鎮爲彥陽縣監 李濟元爲利原縣監 李憲三爲假監役 金用淳爲北部都事 李若源爲西部都事 金在敬爲明陵參奉 崔崐重爲恭陵參奉 吳彝良爲純陵參奉 宋禹錫爲順康園守奉官 李元普 吳慶億 李鍾岱爲假引儀 憲三以下并初仕也○兵批以鄭尙愚爲知事 申綱爲副總管 柳相亮爲訓練都正 鄭學畊爲左捕將 金善一 李煥奎爲訓練副正 蔡光臣 李命權 李膺緒并新通 趙存中爲內禁將 李儒遠爲清州營將 具錫朋爲尙州營將 李昇淵爲順天營將尹永培爲大興中軍 金思運爲羅州營將 存中以下并新資也 柳基常爲薪島僉使 李亨權爲惠山僉使 蔡翼永爲釜山僉使 金相宇爲多大僉使 基常以下并履歷也閔致奎柳亮源 權載秉 李肇淵 李承模 南永老爲宣傳官 李顯城爲武兼 李承祖 洪範祖 李樂沼 許灝 金履元 李南老爲部將金大喆 金鎮豐 朴尙律爲守門將柳相立爲小農權管 致奎以下并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12월 28일(갑진)>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承道所管二牧場庚辰籍付馬一百五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一百七十九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五十八匹內壯雌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순조 21년(1821) 12월 28일(갑진)>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出身鄭碩賢等二人 (…)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1월 4일(경술)>

강 健陵幸行吉日命以二月十八日爲之

목 禮曹以幸行吉日推擇則來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俱吉啓稟教以以十八日爲之○教曰今番幸行時凡係民事務從省約出還宮時植炬除之屬於役民事皆以儲置米會減虎網子依前勿爲舉行又教曰幸行時諸道道臣境上出待竝除之春巡依例爲之事分付○兵曹幸行時軍令二月十八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十九日詣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親祭還詣華城 華寧殿展拜行宮宿所二十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兵曹以軍兵磨鍊啓稟教以訓局步軍六哨馬軍二哨爲先廂訓將率領禁御兩營京軍訓局步軍二哨兩營騎士各一番御將率領爲後廂禁軍二番爲之禁將率訓局軍二哨留都又以挾輦軍磨鍊啓稟教以挾輦軍三百名餘軍二百名爲之又以舟師軍物大小間排立啓稟教以以小軍物爲之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1월 18일(갑자)>

강 兵曹進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令

목 二月十八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詣華城行宮 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 華寧殿親行酌獻禮還詣行宮宿所十九日詣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行酌獻禮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二十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2월 13일(기축)>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生布戎服乘駕轎出協陽門由敦化門出崇禮門至露梁 舟師大將 徐春輔以旗鼓迎接渡舟橋詣龍驤鳳翥亭少頃乘駕轎至始興縣行宮晝停命京畿監司 韓兢履率各務差使員還宮時晝停所待令進發至肆觀坪行宮少駐踰遲遲臺予低駕轎以過至長安門外華城留守 金著根以旗鼓迎接入長安門由中陽門詣行宮經宿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2월 19일(을미)>

강 健陵幸行後獻官及守陵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教曰健陵親祭時亞獻官 左議政 南公轍 終獻官 右議政 林漢浩各熟馬一匹面給贊禮 兼禮曹判書 金履陽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大祝 副司果 尹命圭 執禮 副司果 金蘭淳各半熟馬一匹面給典祀官 奉常正 朴基宏 執尊 副司果 朴岐壽各熟馬一匹賜給陵司令 李景愚陞敍祝史 司僕正 洪勝圭 齋郎 兵曹正郎 金鼎均各兒馬一匹賜給贊者 引儀 安聖謨 李儀朝 謁者 假引儀 李元普趙鼎錫贊引 假引儀 吳慶億 李鍾岱 祭監 監察 李是鍊 金益哲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參奉 李僊陞六行首守僕帖加其餘守僕員役守護軍等竝考例施賞顯隆園親祭時亞獻官 永明尉洪顯周 終獻官 判府事 沈象奎各

熟馬一匹面給贊禮 金履陽 熟馬一匹賜給園司 參奉 李玄緒陞六大祝 舍人 朴齊聞 執禮 司諫 李彥淳 典祀官 校理 林處鎮 執尊 校理 林東鎮各半熟馬一匹面給盥洗位 禮曹佐郎 崔致輔 兵曹佐郎 崔綱魯 爵洗位 兵曹佐郎 曹錫鯤 徐洛淳各兒馬一匹賜給贊者 安聖謨 李儀朝 謁者 李元普 趙鼎錫 贊引 吳慶億 李鍾岱 祭監 監察 李是鍊 金益哲各上弦弓一張賜給令尹行徹陞敍守僕以下員役守護軍等竝考例施賞**華寧殿**酌獻禮時贊禮 金履陽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司成 李渭達 殿司 **水原判官** 沈應奎各熟馬一匹賜給執禮 李彥淳 執尊 林東鎮 大祝 朴齊聞 盥洗位 崔致輔 崔綱魯 爵洗位 徐洛淳 曹錫鯤各兒馬一匹賜給贊者以下諸執事依園所例施賞守門將等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守僕以下員役等竝考例施賞**水原留守** 金著根內下 豹皮一令賜給親祭時禮房承旨 熟馬一匹賜給太廟事知守僕金德熙等六名魂殿事知守僕一名**景慕宮**事知守僕一名熟手七名竝考例施賞山陵守陵官 南延君球侍陵官 李元碩各熟馬一匹面給典祀官 執義 趙璟鎮 熟馬一匹賜給參奉 洪垞 柳英根 忠義 鄭在淇等竝陞六進止內官 林有彬 盧相龍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奠禮以下員役守護軍等依乙丑年例施賞又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2월 23일(기해)>

강 判下秋曹擊錚原情

목 刑曹啓言今二月二十一日幸行時衛外擊錚人南部奴順伊爲其兄順奉殺獄請放事也安州閑良邊希楫爲其父京祿殺獄稱冤事也西部良女崔召史爲其夫方夏奉殺獄復讎事也平壤良女崔召史爲其夫崔松鶴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 金大豐爲其父鼎燁殺獄請放事也海州良人姜景波爲其母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 金章漢爲其父泓禮殺獄稱冤事也天安童蒙 成得宗爲其父時默殺獄請放事也中部童蒙李允相爲其父禧翼殺獄請放事也開城府幼學趙煥爲其父禿尙殺獄稱冤事也居昌童蒙鞠才祿爲其父三不殺獄稱冤事也鐵原良人金應鉉爲其兄甫今殺獄稱冤事也開城府奴福男爲其上典韓文有私鑄錢稱冤事也**水原**良女李召史爲其夫金鳳瑞殺獄稱冤事也果川良人姜宜喆爲其父得伊殺獄稱冤事也請竝詳考原案稟處又啓言扶安童蒙金古邑金爲其父孟用殺獄稱冤事也海州童蒙李昌孫爲其父景玉殺獄稱冤事也義州幼學朴潤國爲其兄潤琦殺獄稱冤事也祥原良女孫召史爲其夫金亨喆殺獄稱冤事也洪州幼學高膺相爲其父海昌掘塚稱冤事也扶餘幼學金秀敏爲其祖墳山偷葬掘移事也昌平幼學尹致郁爲其祖墳山偷葬掘移事也永川童蒙丁有元爲其父順三殺獄稱冤事也谷山良人金致坤爲其子尙允殺獄稱冤事也金山良人金宗悅爲其父母墳山偷葬人埋標掘去事也平壤童蒙李柏心爲其父苾源殺獄稱冤事也陽城幼學許諱爲其祖墳墓守護事也永興幼學李義眞爲其祖墳山偷葬掘移事也肅川良女李召史爲其子韓同伊殺獄查實事也安邊童蒙姜尙哲爲其父正月金殺獄稱冤事也忠原良女李召史爲其夫安昌福殺獄稱冤事也請竝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竝允之又啓言杏州奴明哲爲其上典金宗郁壬申軍功請賞事也事係干恩請原情勿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2월 24일(경자)>

강 命**水原府**及所屬安山等五邑軍兵今春官門聚點停止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著根狀啓則以爲本營及所屬安山等五邑軍兵已經點閱於幸行參陣之時今春官門聚點仍爲停止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2월 25일(신축)>

강 命**華城留守** 金著根陵所補土堂上差下

목 教曰**健陵**補土及植木不可無監董之人**華城留守** 金著根補土堂上差下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3월 5일(경술)>

강 施健陵補土植木監董堂上以下賞典

목 敎曰堂上水原留守 金著根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健陵參奉 吳徽常 顯隆園參奉 韓用鏞各上弦弓一張賜給相地官 掌樂主簿 申熙外職調用別看役 知事 李興潤外職除授都策應裨將前 同知 盧仁述補土所牌將敎鍊官前同知 林致彥 旗牌官 金千鎰 監董 敎鍊官 安文欽植木所牌將敎鍊官 羅弘燁 旗牌官 金成曄 別武士 金百麗 京牌將 別武士 金鎮哲牌將敎鍊官 李憲永 金昌赫 旗牌官 朴東秀別武士李益祥等竝邊將除授監官前主簿全在裕補土所牌將把總 李東述 哨官 柳黃麟 敎鍊官 金致重 監董折衝趙完城牌將旗牌官 嚴敬哲 徐明哲 李夏德植木所監董 旗牌官 羅應絢牌將別武士 全義采 監董 別軍官 崔漢衆牌將敎鍊官 李仁興 具興達等竝加資補土所監董監牧官 李承道相當職調用牌將敎鍊官 李春伯 旗牌官 安允文等弓箭各一部賜給李泰恒 李完壽 別武士 崔虎彬 金魯吉 守堞軍官 表景哲 孫鎮恒 李完哲等帖加討捕軍官 李光賢 別驍士 趙漢郁 巡山監官 盧仲哲等各內下弓矢一部賜給其餘書吏植木軍使喚軍等竝考例施賞健陵 顯隆園守僕書員庫直守護軍山直等竝自本府考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윤3월 8일(계미)>

강 命湖南各邑京衙門穀耗條作錢自監營都聚輸納

목 備局啓言頃以京衙門作錢穀耗條自各該邑依詳定作錢直納京司之意筵稟行會諸道矣卽見全羅監司 李書九所報則以爲外邑之各樣上納一委監色任其偷弄大是病弊凡作錢上納之節勿委外邑自監營都聚收捧每年正月定式輸納於各該衙門而馱價則依舊規就元數中計減水原 江華 兩都年例作錢與京司有異依前送人受去爲辭矣請竝依所報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3월 20일(을축)>

강 許施水原府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著根狀啓則以爲當此農節巡分難繼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三千八百四十一石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四千二十六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及屬邑加分之請已成年復年已例而麥嶺艱食今尤切急請依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5월 11일(갑신)>

강 許施湖南及水原府牟還換作之請

목 領議政 金載瓚啓言卽見全羅監司 洪奭周狀啓則以爲光州等十邑麥農既已失稔租還本自不敷量宜換作實爲兩便以常賑及乙亥賑餘皮牟一萬五千石特許作租待今秋竝耗捧上水原留守 金著根狀啓本府牟還二千四百餘石兩麥未登有難準捧限三分一許令作租秋後收捧爲請矣請竝依狀請許施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5월 25일(무술)>

강 刑曹以差備門 鎖鑰偷竊罪人徐龍云結案取招啓

목 該曹啓言罪人徐龍云招辭以爲渠本以水原之人十餘年前流離上京今方寓接於西部篩洞閭家廊下捆屨資生今月初五日慶熙宮役事時以募軍入去使役以食代出來得見苦蔘多生於牆底故欲爲採得以爲捆屨之資而如斯之際轉入差備門近處則鎖鑰一部年久破傷落在地上故渠以愚迷所致不知所重果爲拾取後又往他門手打見鎖之鑰則鎖鑰自開故又爲偷取又往一處小門則所排門環亦年久破傷故以手拔出竝藏身邊而出捧價五錢七分放賣於松橋邊冶匠處同日更推渠偷出鎖鑰與門環情節前招已盡無餘體樣大小則鎖鑰二部長不過五寸門環一箇圓不過六七寸許冶匠處果以拾得本樣斥賣云偷竊差

備門 鎖鑰及門環等情節既已箇箇承款係是一律罪人依例結案取招後稟處守直軍士姜占大等四名竝自臣曹請考律勘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5월 26일(기해)>

강 以李憲琦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6월 1일(계묘)>

강 命載寧郡守 金鑾與水原判官 沈應奎相換

목 吏曹以鑾親年篤老呈狀乞遞啓請改差教以與水原判官相換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6월 4일(병오)>

강 水原留守 李憲琦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6월 6일(무신)>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朴齊聞進書啓別單

목 (…)迎華察訪 金文禹則外若矯揉內實貽弊減給役錢郵卒多怨 (…)水原監牧官 趙相順則赴牧未久毀譽無著 南陽監牧官 安載述則職事既閒曠不爲弊 中軍 吳準常則屢經吏治閒幕何論 永宗僉使 李殷會則莅任屬耳別無可論 德浦僉使 金源赫則修葺廨宇周卹貧卒 花梁僉使 李慶培則鎮屬無怨耐可了事 (…)水原府中軍 李漢極則踐歷既優佐幕何有 前判官 沈應奎則政多詳明治且鍊達嚴於操束吏畏犯科事無巨細皆有條理(…)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6월 17일(기미)>

강 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權敦仁進書啓別單

목 (…)水原判官 金鑾則莅任屬耳毀譽無聞 (…)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7월 9일(신사)>

강 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沈英錫進書啓別單

목 (…)議釐正一戰船事則左水營戰船其所存隻數雖無欠缺大抵戰船爲物修造之日遂閣泥沙經年閱歲不復運動風磨雨洗無所庇覆膠固粘着遂爲死物或於數十年中偶行水操將欲以船而離地則大砲震天巨絳殷地千人呼邪嶷然不動及其小移也則艙縫坼裂而水湧如泉舷板震傷而釘落如雨以此出戰非所可論粵在先朝命以戰船仍作漕船前後絲綸既詳且嚴以望遠亭試閱故事觀之則壬辰以前漕船戰船本自通用故先朝下教引此爲據改造之日船制不捷則守令邊將勸以師律道臣 帥臣繩以重典特緣戰船之改造也水營有所沾丐漕船之改造也守令有所料販故兩不相捨百計稱頌以至今日遂付先天目今國用蕩竭經費無措而戰船之費歲以萬計漕船之費歲以萬計合兩爲一厥費半減此亦不可曰些少臣之所言非爲是也日後幾年若有邊警所謂戰船一無可用宜令廟堂申飭本道一遵先朝下教着意修造以爲通用之地惟龜船鵲船等不合漕運者許仍其舊以考制度一海稅事則魚箭鹽盆之設遷徙無常漁場漁基之地興廢屢變而此亦與田政相類陳廢者報訴而蒙頌其或未報者白徵如田稅新起者隱匿而作奸其或未隱者略補如田結詢於浦民則隣族極多橫徵察于吏廳則均色猶爲爭窠民之有冤吏之有奸於此明矣大抵海稅粵自均役之初原未詳覈若自本道別般廉察則其虛實盛衰瞭然可見通執一邑寡多而益寡通

執一路舍故而取新除其冤濫覈其隱漏以比原總以祛時瘼則民痛得蘇而國用無缺令該司稟處一松田事則左沿松田其大者莞島 折爾島 而已今皆童濯無復舊觀莞島則五六年前野火三日延燒連抱合拱者累萬株成灰而以兒松八十株彌縫掩匿折爾島則地方官作板牟利視爲常例雖其多少不等而犯者蓋多日今紀綱已解法禁蕩然非有別般申束不出數年將爲赭山蓋此二島或單屬於水營或兼屬於巡營而水營則吏校符同而作奸甚於島氓巡營則程途脩遠而摘奸委於裨隸皆無實效臣意則每到式年之秋發遣山澤司郎官暗行廉問察斤斧之跡按事論罪如繡衣之例則隨意亂斫必不如今日之無憚今秋適當式年之秋下詢廟堂斷而行之一康津縮米事則兵營進上價米爲三百二十五石零而本縣無儲置米不能進排則乃自兵營大同米三百二十五石零收捧於營下民結已成謬例上納元數之虧欠者乃以還米充報米品既粗斛量又小則每石加入之米洽爲半石右米一百六十餘石年年白徵於民間爲康民切骨之弊昨年道臣以此意行移京司許以半減而臣意則大同上納中三百二十五石以儲置米例除給本縣則都無事矣令該司行會本道一興陽 竹田事則本縣有 竹島 牛島老日島三處竹田隸于水營每年發遣矢人伐竹以去矣伐之太濫今成荒田無一介可箭則謂此三島本係興陽之地不遣矢人但令本縣來納箭材每年三百餘兩白徵於民結以防竹價民之呼冤誠爲可矜左沿六七邑均敷此役則少紓其力令本道酌定矯弊一順天營還事則水營還上本皆軍餉則有米而已變爲牟租石數夥然多爲民弊一竝還作米收捧誠合法意而內九面民人既受邑還又受營還兩處被督疾苦倍甚近邑四面宜受邑還近營五面宜受營還而水營 不欲爲此酌量知委之意分付本道一沿路市屠事則牛禁申飭法意何如而臣還到清州適值場市之日乃見通街忽爲肉林轉入畿內雖小郡殘縣場市賣肉公然無忤廣州 華城則外村設庖殆過十數收其稅錢以肥泮人令廟堂嚴飭禁斷一本道素稱文獻之鄉節義炳朗簪組赫奕與湖右 嶺南竝稱數十年來科宦稀少至於今日文無經幄之臣蔭無墨綬之官輿情齟齬振拔是急臣周行一路採問才行則南原幼學崔甲孝則有志窮經之學早廢功令之業孝友稱於鄉里操履優於矜式昌平幼學鄭在勉則劬心經傳持身謹飭深居而不求聞達尙論而不滯方隅一道之論皆屬兩人其在疏滯之方合有收用之道一孝烈之人多未顯揚每於按事之日儒狀沓至而虛實莫辨優劣難定潛行細探知其實跡然後又選其有保有據者略舉數人淳昌故士人贈童蒙教官 金光儒 金光源兄弟則卽忠貞公金澍之後孫也天性至孝嘗糞斫指再次廬墓已於年前得蒙贈職之恩長興故士人尹周顯則倡義人故判官 益慶之孫也天性至孝其在孩提母病廢食則噤口而不乳母頭多蝨則油髮以潛移泣血廬墓篤友兄弟薦紳大夫多有立傳以垂後者谷城故士人安孝天則故直提學臣知歸之後孫也天性孝友潛心學問生養盡誠居喪盡禮觀其行錄無雉鯉輦虎之說而實行實蹟令人感悅前道臣 李書九論報該曹姑未啓下上項諸人卓異之行俱係有據合施旌贈之典令該曹稟處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7월 19일(신묘)>

28 命水原府別厲祭設行

목 水原留守 李憲琦狀啓以爲本府怪疾自五月熾盛境內死亡合爲四百七十三口別厲祭不卜日設行在所不已香祝令該司卽速齋送○禮曹啓言觀此狀啓則本府怪疾尙未乾淨別厲祭依狀請設行而竝與城隍發告祭慰祭香祝令該司急速下送以爲先行厲祭後行慰祭而城隍發告祭前期三日先行事請竝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7월 27일(기해)>

29 水原留守 李憲琦以迎華前察訪 金文禹治蹟事實詳覈馳啓

목 狀啓以爲因備邊司關迎華前察訪 金文禹治蹟事實定查官詳覈則驛吏之流來舊逋收捧了刷之數爲二千五兩屯田畝之已甲以後陳廢者爲五六十石落而親自勸農起墾者爲二十七石十一斗落本驛居尹文采爲名人耕作驛畝而貧窮不得農作捐廩買給牛隻使之勸耕至若復戶之歇價先賣者爲九十餘結而防結自是法外故一竝嚴禁自官待秋割結收捧時價還報所買者之本錢其剩餘之或一二兩或五六錢

則散給該驛卒馬戶位畚之禾利先賣便成病弊因畿營關無價還退者爲一百九石落此雖驛弊之一大搖掇然而還退之後則當初賣得者不欲價本之空失其所侵責無所不至常漢則穀物釜鼎惟意攘奪班族則非但準推本錢一二年禾利亦爲勒捧以此之故賣買者互相稱冤馬戶之役價每年十二月內派給自是例也而昨年之宣惠廳先下拘於事勢之迫不得已未能準給役價今春至有或折半或三分一塗抹分排之舉而畢竟未給爲三十三兩零此則待新捧畢給而未受之驛卒不知事狀之如斯或以爲減給役錢有所稱冤至登繡啓各年立代馬實數爲六十一匹而此則自官添價買立者卜馬之未及充數者申飭代立亦爲十四匹矣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8월 18일(기미)>

㉔ 貞陵 健陵陵上莎草修改監董 政府以下施賞有差

㉕ 敎曰判府事 南公轍 熟馬一匹面給工曹判書 任希存 觀象監提調 行護軍 趙萬永 禮曹參議 洪起燮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地方官楊州牧使 趙岐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禮曹佐郎 李基準 繕工監役 徐羽輔 兼監役本陵令 曹始振 參奉 趙萬始 莎草浮出繕工監役 朴春壽并陞敍陵上排設典設別檢 李正規 上弦弓一張賜給別看役前五衛將 秦東益前同知 南雲耆并相當職調用看役前主簿 趙存常 閑良李宜英 金宅瑞并加資牌將折衝金弘礪 金仁國 趙鳳仁各邊將除授相地官玄膺命高品付料領役牌將折衝史義寬前萬戶 高聖孫 司果 崔崙植各筒箇一部賜給領役牌將結束監官計士 擇日官 奏時官 救療官 禮曹書吏員役營吏工匠陵書員守僕庫直等并考例施賞又敎曰右議政 林漢浩 觀象監提調領敦寧 金祖淳 熟馬一匹面給繕工監 提調兼戶曹判書 沈象奎 禮曹判書 金魯敬 水原留守 李憲琦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禮曹正郎 黃萬齡 繕工監役 李憲三 兼監役本陵令 柳諫 參奉 吳徽常并陞敍水原判官 金鏐與馬一匹賜給陵上排設典設別提 崔日運 上弦弓一張賜給監役牌將前縣監 李章漢前監牧官 金敏淳并相當職調用領役牌將閑良李春白 李希道監役前僉正 申光燮 別看役前主簿 申大健并加資別看役前僉使 朴弘錫領役牌將嘉善林致彥折衝李仁興竝邊將除授相地官 掌樂主簿 金景寅外職除授前判官崔 尙楫高品付料領役牌將金道默等三人各筒箇一部賜給其餘擇日官 奏時官 救療官 計士各務策應監官書吏京畿營吏各司員役工匠陵書員守僕庫直等竝考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8월 24일(을축)>

㉔ 公清右道暗行御史 李彦淳進書啓別單

㉕ (…)水原判官 金鏐銳 意求治任怨簽丁新到屬耳來效可期 (…)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8월 24일(을축)>

㉔ 仍任水原中軍 李漢極

㉕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狀啓則本府中軍李漢極移拜長湍府使矣華虹門改建之役專責監董遞易可悶數朔之內再次請仍極涉猥屑而城門之役不可付之生手前中軍李漢極姑爲仍任事令該曹稟旨舉行云請姑仍任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9월 24일(을미)>

㉔ 命三都支放不足條以嶺南加分耗及湖南會錄耗中劃給取用

㉕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七石零各庫蕩債錢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辛巳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小米今年耗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代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便成近例華城 松都則以嶺南今年加分耗中準折劃給廣州則以湖南今年會錄耗中準折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9월 25일(병신)>

㉔ 命三都支放不足條以嶺南加分耗及湖南會錄耗中劃給取用

㉕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七石零各庫蕩債錢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辛巳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小米今年耗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代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便成近例華城 松都則以嶺南今年加分耗中準折劃給廣州則以湖南今年會錄耗中準折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9월 25일(병신)>

㉔ 備局以水原府及關西年分狀覆啓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憲琦災實收啓則尤甚爲十九面之次爲十六面稍實爲五面地部劃下災二十結外不足爲一千八百六十七結十四負六束特許加劃還餉當捧中尤甚面之尤甚戶三分二尤甚面之之次戶之次面之尤甚戶折半之次面之之次戶稍實面之尤甚戶三分一停退身布則折半代錢而還餉之停退外當捧者以相當穀三分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畿甸之歉沿邑爲甚而本府又是沿邑之最三分面里有此條陳守臣商量儘有攸當依此施行災形既如此則所請結數之至於此多其勢固然今不必強加剋削事目外一千八百六十七結零依請許劃以若民勢還餉之本色準捧亦是行不得之政不可不略有停代尤甚面里折半之次面里三分一特許停退當捧條中亦依所請分數許令準折代捧身布代錢推徵防塞請一體許施又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金履喬災實分等收啓則平壤等十八邑置之稍實永柔等二十四邑置之之次尤甚名色不爲舉論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西農大登之名雖未副實被損之穀幸免爲災統而論之尚可曰豐歲二等分劑儘有酌量依此施行其一本道今年事目以己巳比總而除却己巳以後虛結永頤者則元總不足爲六百四十二結四十五負零無主舊陳爲一千三百七十六結七十負九束特許劃下各邑雜役亦令蠲減事也本道之比年定總自是常法而經亂以後請災便成年例蓋其新舊陳頗有難強令比總而今此所請結數亦不至過多依請準劃使之均俵各邑雜費亦令許減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依近例四分一權減各鎮屬給代不足條以各鎮間年儲留穀從便區劃事也陳荒火稅之分數蠲減罷斂給代之從便區劃既有近年已例依施其一陳田火田還加起亦許停免事也陳田火田之勒令增起既非懋實徒貽結弊亦許停免其一各年未捧還特許仍停事也各年還簿之尚未整頓誠極可悶當此少康之時政宜一竝收殺而道臣猶以停退爲請則饑沴之餘民力之尙絀概可知其在軫恤之道不可無闕狹各年未捧條竝令仍停价川郡庚辰停退未捧穀則邑既稍實數亦不多使之準捧其一平壤等四山城餉穀多入於加分只以明年當留條輸納城倉今春加分條則許捧平倉春糶時與舊留城穀一體俵給事也城餉雖重民勢宜念今年加分條許令捧留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及奎章閣屯土依近例從實執稅事也各司屯土之從實執稅本有朝令請亦爲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9월 30일(신축)>

㉔ 備局以全羅左道及慶尙右道 平安南道暗行御史別單覆啓

㉕ 備邊司啓言 (….) 其一各邑保率之私自增簽收其身布者靡有限節各樣保率之案竝令本道收聚上送商確釐正事也已因右道繡啓有所覆奏申飭者不必更論其一水營戰船膠粘沙泥脫有不虞一無可用一遵先朝下教以爲與漕船通用之地惟龜鵲等船仍舊造置事也各道戰船膠粘不動隨造隨腐焉有陰雨之備而疏虞若是者乎年年修改徒致松田之童濯不出幾年雖欲修改而其如材不可得用何哉戰漕通用之論決知其有便而無礙而因循未決實爲識者之竊歎今宜博採而變通先令戰船所在各道道帥臣具意見論理狀聞後仍爲收議於戶惠堂及諸將臣處以爲稟處之地其一漁場鹽盆興廢無常而陳廢白徵新起隱匿爲弊極多詳覈釐正事令該司稟處事也令該廳一從事目詳覈釐正其一莞島 折爾島卽松田中大者

而今皆童濯每式年秋發遣山澤司郎官廉察論罪事也松田摘奸久廢不行從當稟旨差遣而爲先以先甲之意關飭道帥臣處使之惕念申禁其一兵營進上價米三百二十五石零以大同米收捧於民結而大同虧欠者以還米充報故米品粗劣每石加入恰爲半石年年白徵爲民切瘼大同上納中三百二十五石以儲置米例除給本縣之意令該司行會本道事也分付該廳從長措處其一興陽縣有竹島等三處竹田隸于水營每年伐去今成荒田而近令本縣來納故每年三百餘兩白徵民結以防竹價以左沿六七邑均敷此役俾爲紓力事也不毛之地有此白徵分付道臣酌量變通其一水營還米變爲牟租多爲民弊竝還作米而九面民人既受邑還又受營還被督倍甚近邑四面宜受邑還近營五面宜受營還酌量知委之意分付本道事也餉米之還作本色實合糴法受還之各從附近可除民弊令道臣從長知委其一清州及畿內諸邑與廣州 **華城**等地牛禁解弛嚴飭禁斷事也此是泮人符同奸民而然令道臣守臣各別懲治期於禁斷其一南原幼學崔甲孝 昌平幼學鄭在勉有志窮經持身謹飭合有收用之道事也其一孝子淳昌故士人金光僞 金光源兄弟長興故士人尹周顯 谷城故士人安孝天上項諸人卓異之行合施旌贈之典令該曹稟處事也請竝令各該曹稟處又啓言卽見慶尙右道暗行御史 尹命圭別單則其一金山 開寧 知禮 山清 聞慶 安義等邑俱以峽邑民少還多民乃厭還吏緣爲奸至有受錢拔戶替受立本之弊令道臣限三分二作錢減糴以充京外應作或從便移貿於穀少沿邑二年三年量宜省減安義皮穀及聞慶小米亦令分數作錢俾蒙均惠事也沿邑枵積之不同專由於穀價之有高低也苟使道臣一遵還簿實心哀益則寧或有是向以京司作錢一依本穀所在詳定執錢送營作錢亦不得步穀之意有所筵奏行會者此弊庶可少息而今年則既當新式之初不得不以權宜之道量其多寡互換執錢以爲分排均穀之方然後自明年更無換穀作錢之患而山郡穀多之弊亦可釐正以此分付其一右兵營餉還中流亡絕戶指徵無處者各穀爲二千二百餘石而不敢以未捧勘簿故混入留庫之數徒滋虛實相蒙賁緣舞弄之弊卽令按簿核實仍爲蠲減使餉簿無復紊亂事也餉穀法意何如而有此虛留云者誠極驚駭繡衣之不思完補之策而只爲蠲蕩之論者有欠斟酌當初未捧及中間虛勘之帥臣固當捧現告勘處而既有年前報司者此與全然掩匿有異今姑安徐本穀則分付道帥臣卽令收殺後形止狀聞其一右兵營城餉屢萬包斂散於晉州一境而外面數三處距山城爲百餘里轉輸極難民則納賂不受吏則捧賂替受至有執錢立本等許多奸弊民病浸痼吏逋委積依湖南守城倉及松都之金川 長湍等倉例許令下捧於本州附近倉俾爲便民完餉事也山城留餉蓋爲陰雨之備有難遽議下捧置之至於替受立本等弊端專在於該裨該吏符同容奸之致而帥臣矇不覺察仍成一邑切痼之弊後若不悛又售此習而有所現發則先自帥臣亟施當律首犯裨吏嚴刑島配之意別關嚴飭其一居昌 安義 山清 咸陽等邑麻是地產綿非土宜每當稅納遠貿他境冗費甚多民皆受病吏緣防納倍價責捧窮蔀殘氓不勝其愁冤依江原 嶺西純布代捧及本道嶺底永作純錢之例四邑田稅木以布代納掄其苦瘼事也木布間便否令道臣探探民情論理狀聞 (…)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11월 2일(임신)>

강 **水原留守** 李憲琦疏陳母病乞遞賜批許之

목 批以情理如此特爲許遞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11월 24일(갑오)>

강 以李義甲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11월 25일(을미)>

강 **水原留守** 李義甲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11월 27일(정유)>

강 施藥房都提調以下及宮官中官 別軍職賞典有差

목 因藥院別單敕曰都提調 右議政 林漢浩 內廐馬鞍具一匹面給提調 知事 金履陽 熟馬一匹面給前提調 水原留守 李義甲日淺勿論副提調 行都承旨 曹鳳振加資別入直行護軍 趙萬永加資田十五結奴婢各五口賜給假注書 金履喆 記注官 文致中竝陞敍御醫 吳千根守令除授議藥同參 李元豐 柳煥翼竝外職除授李命運 府使除授金漢雋 內醫 金近源竝加資御醫 李圭南 金珪相當職調用御醫 李惟鐸等二十八人各兒馬一匹賜給藥色書員吳鐵植等十人各從自願免賤書員金宗範等十三人各木布令該曹賜給水工軍士等四十一名令該曹米布題給政院書吏使令等依壬申例爲之又敕曰入診時春坊別單書入因別單敕曰輔德 尹豐烈 兼輔德 李鶴秀 兼文學 權敦仁 司書 朴宗學 兼司書 金鼎均 說書 張教根 兼說書 金正喜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又敕曰世子宮承言色 內官 朴道性 趙文遠竝加資掌務內官 朴萬根 吳義秀令內府陞敍長番內官 金承業李奇遠金鎮鎭 許昌福 吳鶴昌 崔吉昌 金文英 俞應會 鄭喜常各內下簡介一部賜給薛里 內官 朴景淳 孫景文差備內官 李彥奎 李得春 趙殷鐸 金宗九 朴喜遠 金達運 宋福賢 文道彥各上絃弓一張賜給司鑰 全載元 朴英秀各弓矢一部賜給別監水刺間員役燈燭色照羅赤水工軍士房直等竝考例施賞又敕曰別軍職 李恒權 金見臣 尹守任 王道常 張洛賢 朴敬鎭 吳致賢 趙元錫 崔弘德各上絃弓一張賜給下人等竝考例施賞又敕曰政官牌招開政賞典下批○吏曹啓言承言色 內官朴道性加資事命下矣資是崇祿何以爲之教以熟馬一匹賜給

<일성록, 순조 22년(1822) 12월 3일(계묘)>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李福秀 (…)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1월 2일(임신)>

강 召見觀象監提調以下于純亦軒 觀象監提調 金祖淳 園所都監提調 金履陽 禮曹判書 李好敏

목 園所看審事出去也○祖淳曰今以相地次發行矣山地之方位二十有四而今番則方位之合運者只爲四方位故尤爲有難而先自華城欲轉向龍仁 廣州等地矣再昨永祐園舊基看審時無向導之人未得詳審矣日前更聞則此非雲觀所載之地且今無可用處云矣然第當一體看審而或於所經路如有大地可合處因當看審而如非經稟則不可自下擅便故敢此仰達先看東南道無可用處然後將往西道之意竝爲仰稟矣予曰唯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1월 8일(무인)>

강 召見觀象監提調以下于景春殿 觀象監提調 金祖淳 園所都監提調 金履陽 禮曹判書 李好敏

목 園所看審後入來也○祖淳奏曰臣等相地次初八日向華城初九日往舊校基看審則坐向不合無他變通轉向龍仁 廣州等地看審禧陵舊基則局勢回抱地師皆云合意因往拜峯看審自其處轉向孔德里而皆云恰好矣所經諸處局形龍勢雖已陳於別單書入而蓋拜峯鎮 孔德里地形極好矣臣等所見則素昧風水都是凡眼未敢質對下詢諸師等處似好故竝此仰達矣予曰地師皆來待乎祖淳曰入對次已待令矣予命地師各陳所見金景寅奏曰禧陵舊基則龍勢雄偉水口回抱極好合意拜峯則本自辰龍翻身逆局青龍過堂腦後金星俱極完實最是恰好孔德里龍勢雄偉明堂暢豁案山相逢眞是大地矣申熙曰禧陵舊基則龍虎無情面面逆流十里出去穴脈無氣矣拜峯則龍勢節節起伏而結局山各相應含包精神色態與天地相終始矣孔德里龍勢起伏穴處豐滿明堂恢弘亦是極品而骨節太緩各勢不合似不如拜峯矣李瑑曰禧陵舊基則穴脈坐向俱爲分明非不好矣然而逼近拜峯局勢堅確青龍兀起群峯擁衛最是合意孔德里穴脈

坐向俱極合好案對豁遠矣崔相一曰禧陵舊基則山勢雄水氣合龍虎抱拜峯則龍勢雄百體安明堂靜第一大地孔德里山勢雄水氣順明堂安亦是好矣拜峯尤好矣朴祥發曰禧陵舊基則龍勢雄偉穴脈豐厚然若論吉地都不如拜峯矣拜峯龍虎突兀峯巒豐厚水勢相合明堂對偶眞是大地孔德里明堂基局俱爲安穩而比諸拜峯似不如矣祖淳曰拜峯鎮鎮戶戶數不多孔德則左右民戶千有餘家未知上意何如而大抵議論歸一則拜峯鎮矣禮月至隔日期甚促拜峯禧陵兩處預定擇日似好矣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1월 15일(을유)>

강 命水原囚金奉瑞等依前訊推

목 刑曹啓言水原李召史因其夫金奉瑞殺獄事擊錚而詳考原案稟處事判下矣取考原案則其爲兇獍有獄無比纔經審理鐵案難撓請正犯金奉瑞依前訊推取服(…)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1월 16일(병술)>

강 健陵 顯隆園外禁養山台峯冒點人申光隣刑配前守陵官 南延君球本陵令 柳諫罪狀令攸司稟處植木監官 盧仲喆帖加

목 水原留守 李義甲狀啓以爲健陵西南邊台峯一麓卽陵園所外禁養山而南麓下居民申光隣謂是渠之私養山呈訴於前守陵官及本陵令則依其訴許題後仍爲偕往定界以給之說有所入聞故極爲驚心臣躬往台峯先自東麓看審至于南標石仍從山脊至于北標石其所謂定界形止詳細摘奸則始自南麓下端循山脊而北至于第五峯斲去樹皮以爲之表以東屬之陵園所禁養山以西割給申光隣矣大抵台峯卽洪範山之分岐處而向東南迤邐下來不但爲陵園所後托抑亦爲陵園所外白虎就其中第三峯第五峯則俱是陵園所平望之處而第三峯則距陵所尤近粵瞻象設無所掩翳所重尤爲自別彼申光隣以么麼土豪敢生冒點之計謂以北標石與南標石皆立於山脊山脊以西自是渠所次知之地始則以山直輩無端侵擾於禁標以外之地云而呈訴於陵官末乃以定界以給之意更訴於守陵官及本陵令處以致自南標石至於北標石而山一半分定界限之舉蓋南標石在於黃谷里峴前北標石在於老里峙前南北立標實爲黃谷里峴及老里峙兩處之定界者也均是一山則焉有山之左入於禁養山之右不入於禁養之理而惟意跳踉如是濫滑者萬萬痛惋又與守陵官及本陵令相議而自南麓山脊至于第五峯而斲去樹皮作爲界限者大中小松爲六十八株幸因植木監官 盧仲喆之抵死挽止止於是處而自第五峯至于第一峯及北標石所立處許多松木幾乎盡入於斲削之中誠不勝驚悚申光隣卽爲捉來嚴刑一次後嚴囚府獄以爲待俟限更加嚴刑照律遠配之地前守陵官及本陵令則俱以莫重莫嚴之地守護禁養之職光隣之所經營若是其縱恣狡猾蔑法無嚴而不能嚴辭退斥乃反惟其言是聽者已屬駭惋而同往南標石之下指點山脊從某至某無難許給於光隣至若植木監官之據法爭執也守陵官則脅以重杖本陵令則除汰其任而指揮光隣斲木以定界者事未前有前守陵官 南延君球本陵令 柳諫罪狀竝令攸司稟處台峯監官山直等初無一言爭執者極爲可痛自臣營嚴刑懲勸台峯禁養之節繼自今惕念舉行之意嚴飭分付於 陵官處教以觀此狀辭萬萬駭痛申哥及前守陵官 陵官勘罪竝依狀辭處之盧仲喆則可謂舉職極爲嘉尚特爲帖加成給米布自本府從優賞給後狀聞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2월 7일(정미)>

강 命時囚南延君球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健陵前守陵官 南延君球本陵令 柳諫等原情南延君球以爲朝夕祭奠守陵官之任也巡審摘奸陵園官之職也凡於禁斷許施等事實非渠干與之事今伏見水原留守狀啓則有曰守陵官與本陵令不能退斥無難許給古今天下寧有陵園所禁養之地無難許給之事乎前者山後居民等紛擾之訴屢呈於渠故渠只依前後營題齋題且遵昔年處分卽曰既有陵官題辭又有園所謄錄明示渠不自當之意今此

狀啓中許題云云此豈渠所可擔當者乎其後陵園官巡山之時偕至於台峯後面則果有標石而刻之曰外禁養定界豈不云外禁養山而曰外禁養定界則定字之意果何指界字之意果安在乎石之內公也石之外私也今日北面之臣焉敢違越於莫重莫嚴之地有擅自許施之理乎原啓中又曰斲削樹皮實非渠之職況其時陵園官亦皆審慎於禁養之分界卽其標外私養之木略略記表實無一株木損折之事蒼鬱如前陵園官又嚴飭山外之民雖渠輩私養之松一株一葉無或害生之意一一曉諭此皆渠目擊者也盧仲喆事不必瑣屑而言也稍有一分人心則獨不愧於監官之執法而脅行不義之事云柳諫以爲渠去年六月待罪本職七月望間入直而貞松面居申光隣等十許人列名呈單以爲渠輩歷世居生於本面而各其先山在於台峯禁養之外昔年自朝家列立石標於山上而刻以外禁養定界俾分公私山界得保邱壠莫非聖恩如是之後山直輩猶復往來侵漁不一其端則貧殘之民隨存餽給實難支保幸加嚴禁俾勿更煩云云故渠答以一番親自看審後當有分付之意退送矣伊後九月間與守陵官及園官同爲巡山至台峯山上則四箇石標屹然列立刻以外禁養定界而申哥亦爲來待故見呈訴及貼聯諸狀則前後營題與齋題皆以石標爲限渠亦依他題題給仍招監官及山直輩分付以雖有石標定界無論公私山松木之斲伐自有禁令刈草掃葉之外若有一枝木損傷之弊則當加罪責之意分付而歸無論內外禁養既有昔年立標定界則更爲定界非所可論而一陵官何敢擅斷於進一步不得退一步不得立石已定之界乎渠年老病喘不能登陟故先自下來則斲削樹皮云云實所不知其後聞之則監官輩與申哥相議六十餘株之斲皮以表私養云故聞甚驚駭果施除汰之罰身爲寢郎雖尺地寸土無難許施於頑民者豈可曰有一分人心乎云南延君球宗親柳諫年過七十請竝議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2월 10일(경술)>

강 許施水原府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義甲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數本不敷農務方殷繼巡無路本府留庫條中租米太合八千六百三十三石零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五千六百九十九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石數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4월 28일(정묘)>

강 備局以開城府經用債收捧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頃因開城留守 金履載狀啓本府經用債殖錢刻期收殺無弊斂散依舊放下之意覆啓行會矣卽見該留守狀啓則以爲舊債中已捧與可捧者約爲七萬餘兩而除却勅庫所付及校院各處還給者加下還報及今年應下補縮者則更無餘存矣每年應下元不足三萬餘兩別爲措辦然後可以排比故商稅及田賦戶役從民願略增其數則歲入爲一萬四千兩而此外不足條一萬八千兩拮据無路便近數邑田結中限二千四百結依華城例特爲劃給或以諸道還耗壬子會錄條中折米六萬石劃作松營補弊穀歲取六千石耗作錢補用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月前覆啓申飭之後所捧不過如斯支放所需宜有不足之給代而衆民既願出力優當其半朝家之仍無措劃而專責本府者豈非反損事體之甚乎分付戶惠廳就本府近處畿邑海邑田結中限一千五百結依京各司有土免稅例從便劃給而通計本府所補及朝家所劃則每年支計必有剩餘無論多少逐年報本司移作還穀於各道兼又取耗添去則不出十餘年可得四五萬石穀待其時還納所劃之結代以還耗支用之意使之成出限年節目請以爲遵行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6월 19일(병진)>

강 命開城府揀弊田結劃給事與廟堂商處

목 戶曹啓言前因開城留守狀啓本府揀弊取畿邑海邑田結中限一千五百結依京各司有土免稅例從便劃給事自廟堂覆啓蒙允矣今所謂京各司免稅卽國初廩田職田屯田菜田之流來舊規而又或有加耕立

案等處之仍免稅者此外初無別劃有土免稅之事今豈有援依其例之可論而且守臣狀啓雖有便近邑田結依華城例劃給之語華城陞留之後亦未嘗劃給稅結只有泰安田稅之輸納江都者移劃本府而以本府田稅則上納地部 泰安田稅則移納本府事涉不便許其互換取用而已則今茲劃給究亦無例可依而其時華留學條亦以爲今之財力既不及古之財力三都全屬之例有不可盡用度支歲入之稅姑不爲舉論此府分司之初設始規劃顧何如而度支之稅不爲舉論則松之掾弊不當更緊於華之新設而以華城本府之稅尙不劃屬今以松營全屬之處又爲加劃傍近之結王土所重恐非獨臣曹之所宜持難也雖在積儲存贏之時正稅田結之領于大農者固未或議其出入於經費之外矧今田總漸致耗減租稅常患匱乏外而郡邑永災猥多而還起絕少內而宮房舊結未收而新結隨劃試以庚申稅總六十七萬餘結計比昨年實結所減已過萬結而又以庚申以後之中年稅入米穀計比中年用下則其所不足爲八萬餘結之所收若其入爲下年用爲上年于今二十三年之間亦屢有之而不足益多每每挪借折質僅以支捱年年如此轉益艱窘地部事勢殆無餘地若曰八萬餘結既常不足則千五百結等無補於本曹可有掾於松營固亦然矣而臣曹之今所執守者特以曾無如此之例成命之下無以舉行教以與廟堂商處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7월 1일(정묘)>

㉔ 命水原府牟還換作大米

㉔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義甲狀啓則枚舉本府判官 金鏐牒呈以爲會付還穀中小麥元總爲三百十四石零而每當分給一戶所受不盈一斗以此零星之數輸納受出於農作之時有害無益從民願待秋換作大米捧上以爲除弊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令依狀辭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7월 18일(갑신)>

㉔ 戶曹判書 沈象奎陳疏辭職賜批許之

㉔ 疏略曰臣之冒任地部行及再稔不惟不能有一日之効積以一日之害日日惴惴尙追譴罰而大農之計不啻日益不足而歲益無餘濫冗增加之費臣無所剗革挪引不急之用臣無所杜絕以至加定移屬之供給臣不能議其減罷過代踰制之稅結臣不能執以收還皆臣不職罪無可逃且臣少而善病及此老殘沈頓益甚繼續日至之照常判署亦無以自力了之廢滯委屬害又以時甚又於月前賓筵仰觀辰宇妄懷輭望庶幾改之奏語猥煩抑鬱而退伊後數次引對復不敢輒登文陸曹事之專待稟裁者一皆淹擱舉失期會甚關利害焉有跡違朝請而身尙可以任職事者乎此亦臣自合退罷不敢冒行者也至如近日松營救弊廟堂定奪益以見臣失計害事之處夫豐德府之罷屬開城其事當否非臣曹所可議而如其自初如此第可徐聽衆論不必先計損劃今則不然其殆由臣而轉成此舉臣安得不瞿然自訟哉蓋當初廟堂以畿海邑土田一千五百結劃給十年後還納稟處臣曹以正稅田結曾無外劃之例執奏寢之則乃有豐德罷屬之舉竝與兩稅而永給之此實古未有也州郡分合或時有之而其民結常稅之總於國賦者未或損割不納于京有分土無分民其謂此也不必他引卽松營已事其移屬長湍之松西 金川之小南 大南也不過面里尺寸之地而於湍屢割屢寢八十餘年而乃定於金旋議旋格歷百二十年始得施行可以見職方民域重難於變改如此其時守臣條上事宜稅大同如例上納比近四五年間始許本府取用有非丙辰施行之制也雖邱井零星之賦持體之論尙竊惜之今又曰分司經用皆取資於地方此固然矣地方有原定而未有移易闊狹廣州爲南漢之地方江華爲沁都之地方水原爲華城之地方則松營之地方開城是已且同是分司尤有所重而華城始設祇愼財賦地方之稅猶不全屬度支所納但令移換今於松營 開城原地方之外又附益一州而竝屬其兩稅無怪或議今昔廟算之若是大異也然此皆非臣當去者所敢知但以緣臣一奏轉使縣官歲計失害無窮向臣所云積以一日之害害以時甚者去臣則斯無害今此爲害雖誅臣無所補百千年而常然也獨執難於十年暫劃而無能如何於百千年永害官司農寧有此憤憤人哉豐德田結大臣之奏謂不過八百餘恐或叩計之遺今按版籍元帳帳付旱田水田除各樣免稅及舊陳未起出稅實總爲千五百三十零結當年之災有無

不定在所勿論則與前請劃畿海邑結數實相等均爲其掾弊前以千五百結支計句當不出十年使之還納者今何至於另割一州竝其歲租之結等於前劃之數者而永許之也無問何爲其然臣不執難於前亦當無此於後是不獨由臣而縣官歲計失害無窮廟堂處置之前後不倫不免似於無分數亦臣之致此之謂害及于人噫亦可愧也然欲任地部者無一言於土穀得失之計則不亦太寂寥太佻泄哉臣今必去雖非此而其事已多牽連支煩實悚冗猥乞加勘斥以董正治官批以本職許遞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8월 16일(임자)>

㉔ 命顯隆園加出監官及健陵監官命竝爲減下

㉕ 水原留守 李義甲啓言顯隆園遷奉之後爲植木巡山之節另設監官二人矣甲子以後火巢內及外禁養山諸處次有監官名色至於十五人之多而健陵火巢內及外禁養諸處監官又爲十八人矣園所守護禁養之方粵自先朝靡不用極而伊時監官不過二人而已禁養諸處皆以山直巡審守直則今此十五人之加出於山直之外者已非當初設施之本意至於健陵齋所又倣園所之規而各所山直之外又置監官者與各陵寢齋所員役設置之規式有異臣意則顯隆園齋所監官昔年設置之外竝爲減下健陵齋所員役依各陵寢員役之規監官名色竝爲減下而無論火巢內及外禁養諸處巡審禁護之節更擇勤幹之人而量宜差定山直使之惕念舉行似好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8월 20일(병진)>

㉔ 命水原陵園所拾蟲年例狀啓勿爲之

㉕ 水原留守 李義甲啓言陵園寢樹木或有蟲蝕之患則齋官率守護軍山直輩逐處拾取俾不得熾蔓者卽通行之職事耳顯隆園遷奉之後稚松多蟲逐年被食至有調發五邑軍之舉故拾蟲摘繭輒爲狀聞矣今則火巢內松木皆已茁茂長 大而稚松則或有新植者外禁養諸處間有稚松而蟲蝕之患或有或無而每年之以拾蟲摘繭按例登聞非但還涉煩瀆苟或有蟲可拾有繭可摘則何必待狀聞而後始爲舉行乎自今以後年例狀啓更勿煩聞而或有松蟲熾盛之時則陵園所齋官率陵園軍山直僧軍輩卽爲一一拾取結繭時亦卽逐處摘去而狀啓亦勿爲之事請定式施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8월 20일(병진)>

㉔ 命庶流限品疏通事 廟堂 銓曹從速講究以行

㉕ 備局啓言因六道儒生上疏回啓有諸大臣及備堂二品以上收議之命矣 (…)

水原留守 李義甲以爲一名輩之積抱冤鬱厥惟久矣爲人子而不得稱父稱兄誠是反常之事揆以天理人情實合亟令改之仕路之枳塞尤失用人之義天之生才能豈有貴賤之殊而我東習俗專尙地閥故雖在許赴許通之後猶不能恢拓收用而上而無惟才是用之實下而有抱才空老之歎大臣之以存其階級廣其疏通爲奏誠得通變之宜至於嫡妾俱無子然後始許立後卽國典也此不必別加提飭惟在其中明舉行云 (…)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9월 9일(갑술)>

㉔ 命華城 廣州 松都支放各穀不足條以備局句管穀折半劃給

㉕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各庫蕩債錢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癸未耗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蕩債給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便成近例華城 廣州則以湖西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以嶺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蕩債給代條以湖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24년(1824) 9월 20일(기유)>

강 領府事 金載瓚上筭請暇賜批許之

목 筭略曰臣之子鑒今方待罪華城判官勸臣來留父子情理兩不容已迨此未寒之節竊欲力疾就養乞得恩暇以便行止臣躬進此地密邇陵寢若當奉審之時與同行禮少效微忱批以所請依施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9월 26일(신묘)>

강 劃給水原 廣州 松都支放穀不足條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各庫蕩債錢給代穀六百石 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壬午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及往年區劃中未充給條合二千四百石今番蕩債給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便成近例華城 廣州則以湖西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關西穀今年耗代條及往年區劃中未充給條以嶺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今番蕩債給代條以湖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10월 3일(무술)>

강 備局以水原 廣州府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義甲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二十結外不足爲七百十四結九十二負八束特許加劃去年停退還餉當捧中三分一姑令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畿農本府近海故不無傷損而所請災結未免稍過四百結特爲加劃壬午停退穀石數既多竝督爲難許令四分一仍停推徵防塞請依請許施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洪義臣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二十結外各樣不足災一百三十三結九十五負八束特許加劃辛巳壬午停退還餉仍停癸酉己卯排年條退限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穡事峽野均登事目外七十結特爲加劃還餉壬午條使之準捧辛巳條折半收捧排年穀姑許退限推徵防塞請依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10월 11일(병오)>

강 加劃京畿及水原府災結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愚在狀啓則備陳農形災損之狀仍以爲見減災一千八百四十八結零準劃尤甚邑鎮新還三分一停退去年停退還仍停竝依前狀辭許施事更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道臣慮或冤徵有此申請更以五百結加劃還穀壬午條請令仍停又啓言頃因水原年分狀啓所請災結中四百結加劃去年停退還餉四分一仍停事覆啓行會矣卽見該留守 李義甲狀啓則備陳穡事災損之狀仍以爲見減災三百十四結零準劃停退還餉三分一仍停事請令廟堂稟處矣前劃夕二百結加劃舊還請停請依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10월 19일(갑인)>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趙相順所管二牧場壬午籍付馬一百四十五匹今生馬十九匹合馬一百六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九匹內壯雌馬六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十九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순조 23년(1823) 12월 21일(을묘)>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林天擎等四人 (…)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1월 2일(병인)>

【강】 給水原府燒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李義甲以本府民家失火十一戶延燒馳啓教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2월 12일(병오)>

【강】 水原留守 李義甲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4월 4일(병인)>

【강】 華寧殿臘享祝文命改措辭

【목】 水原留守 李義甲啓言華寧殿臘享大祭祝文中以祇薦臘禋一體喬陵爲辭矣臘享元不設行於陵寢而辛酉年所用之祝辭至今因循未改者事甚未安令該曹稟旨改措辭爲宜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4월 15일(정축)>

【강】 禮曹以華寧殿臘享祝文令藝文館改措語啓

【목】 該曹啓言卽伏見水原留守 李義甲所啓華寧殿臘享祝文改措辭事命下矣祝辭之因循未改實是未遑之事請令藝文館改措語以爲臨時進用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4월 16일(무인)>

【강】 許施水原府還餉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義甲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數本不敷當此農殷巡分難繼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三千四百二十三石零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三千八百九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加分已成年例農節繼巡在所當念請依狀請石數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4월 17일(기묘)>

【강】 命華城 廣州 松都支放各穀不足條以備局句管穀折半劃給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各庫蕩債錢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癸未耗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蕩債給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便成近例華城 廣州則以湖西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以嶺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蕩債給代條以湖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9월 20일(기유)>

【강】 加劃水原府不足災結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義甲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二十結外不足爲五百六十三結三十六負三束特許加劃壬午停退還餉各穀未捧餘在條竝與新捧各穀一體準捧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已甲之後多有棄地夏秋之交未免被水舊初不外各項災頗種種有之今此加請最爲精約依狀辭準劃壬午停退餘條今年則與新還同爲準捧推徵防塞請亦爲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9월 23일(임자)>

강 以金履陽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10월 1일(경신)>

강 水原留守 金履陽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10월 6일(을축)>

강 行藥院入診于熙政堂召見水原留守 金履陽 都提調 南公轍 提調 金履喬 副提調 韓義運

목 藥房日次請診也履陽辭陞也○予命醫官入診吳千根等診候訖奏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公轍曰卒領府事 徐龍輔葬前議諡既有成命而聞本家以故相遺意諡狀尙不撰送於太常云如是則葬前似難議諡故竝以仰達矣議諡之時世代久遠至於百年以前人則須有大臣或儒臣筵達然後爲之自是故事今番若爲諡坐則必多有如此之人分付弘文館使之看詳事蹟而去就之甚好故竝以仰達矣予曰唯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10월 10일(기사)>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朴宗薰 參議 尹豐烈 兵曹判書 金履喬進

목 以申在植 李紀淵爲承旨 金履載爲吏曹參判 李魯秉爲司諫 李憲璋爲持平 李寅泰爲副應教 朴齊一爲戶曹參判 柳相祚爲左尹 李若愚爲大司成 若愚及李翊會 李奎鉉新通 曹鳳振 李志淵 尹行直爲同春秋 趙基復爲水原判官 朴宗柱爲副總管 李恒權爲全羅兵使 金載瓚 領府事單付○敎曰海州判官 水原判官相換○再政以林處鎮爲修撰 李明緒爲掌令 朴宗稷爲淳昌郡守 海州判官 李鼎臣 水原判官 趙基復相換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11월 5일(계사)>

강 給水原府燒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金履陽以民家失火二戶延燒人物三名燒死馳啓敎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願助生前身還布蕩減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11월 24일(임자)>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趙相順時任崔選基 所管二牧場癸未籍付馬一百四十九匹前任趙相順所報今生馬十四時任崔選基所報今生馬十一匹合馬一百七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趙相順所報故失馬二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四十六匹內壯雌馬六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12월 21일(기묘)>

강 守侍園官享官以下施賞

목 敎曰守侍園官以下享官以下書啓捧入○敎曰守園官 興寧君昌應 侍園官 朱世章竝加資守園官內廐馬一匹面給外居奴婢六口田五十結侍園官 內廐馬一匹面給馬則竝鞍具外居奴婢四口田三十結參奉 趙鎮運 李能淵竝陞六忠義金相德 直長除授進止差備金昌西 鄭萬豐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奠禮柳仁榮書題除授飯監守僕員役等竝依戊寅年例爲之享官 完城君燦 行護軍 鄭漪 行副護軍 朴宗喜

竝加資行護軍 朴周壽 左承旨 朴岐壽竝熟馬一匹面給前享官 永明尉洪顯周 半熟馬一匹面給忠義 朴獻壽 李鍾奎竝東班職調用宗戚執事 永明尉洪顯周 護軍 朴周壽 鄭漪 行副護軍 朴宗喜 左承旨 朴岐壽各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 **水原判官** 李鼎臣 新溪縣令 朴鎬壽竝陞敘泰陵參奉 朴雲壽 思陵參奉 李鼎民竝陞六都薛里金道浹 金喜善竝加資前都薛里李奇遠 熟馬一匹賜給薛里鄭性浹等四人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進止差備裴漢祚等六人各兒馬一匹賜給奏時官 李海豐等二人竝令本衙門高品付料事知守僕黃完鎮帖加守僕等限三年免役已免役者妻子中限三年免役奠吏等竝令該曹米布從厚題給飯監等書題除授禁漏書員水刺間員役木工等竝依戊寅年例爲之○教曰今番賞典雖兼數事無得疊授又教曰明日政官牌招開政賞典下批

<일성록, 순조 24년(1824) 12월 26일(갑신)>

장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嚴聖直等五人 (…)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1월 3일(신묘)>

장 **水原留守** 金履陽疏陳病狀乞遞入廟都監監董 之任賜批

목 批以勿辭調理上來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1월 4일(임진)>

장 **水原留守** 金履陽以 **八達門**外御路改治之意馳啓

목 狀啓以爲 **八達門**外南大路 **上下柳川**十里之間旁挾大川每當氷泮之交霖濕之節沮洳泥濘治道倍難而 **梅橋**兩邊一經潦雨水勢汎濫造橋之役歲費不貲故小大府民咸有移路之願而輦路所重莫敢遽議矣臣於莅任之後周視形便則 **梅橋**上稍左近東之地陂陀平曠南通 **下柳川**前路量其道里則彼迂而此直察其土性則此濕而彼燥移路徒橋實合便宜而 **梅橋**下方有碧山舊淤今若廣築堤堰瀦溜川流作爲南屯則灌溉之廣可接 **西屯**方欲移開新路修築舊堰以爲紓民力裕民食之一助而不敢擅便教以苟利於民邑不可以輦路爲拘況新路之便於舊路乎依狀請施行事回諭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1월 22일(경술)>

장 景祐宮 入廟都監監董大臣以下及奉安祭親行時祭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入廟都監別單敕曰監董大臣判府事 金思穆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水原留守** 金履陽 知事 金著根 左參贊 金相休各熟馬一匹面給都廳司果 尹命圭 修撰 金炳朝竝加資郎廳副司果 洪耆周 李秉溫 敦寧主簿 趙基恒 別工作監役 李震遠修理所假監役 宋一教竝陞敘捧教命諡冊諡印舉案褥席執事捧香爐 香盒 差備官等竝依戊寅年例捧傳旨贊請官徐有素 攝司僕僉正 韓用鎬各與馬一匹賜給別看役 李興潤從願施賞姜彝中 陳珣邊將待窠卽爲差送李最善相當職調用計士 許完前後效勞甚多自本曹從願施賞李秉德 李浩性 李日燮依營建時例施賞待令捕校金 弘源 韓在儉邊將除授各差備領率禁軍等并依戊寅年例捧傳旨其餘畫員寫字官員役工匠等依戊寅年例施賞○因奉安祭親行時祭官以下別單敕曰終獻官 議政府左議政 李相璜 內廐馬一匹面給贊禮 禮曹判書 洪義浩 宮闈令 朴道性 執禮 副應教 李寅泰 大祝 直閣 朴永元竝加資典祀官 奉常正 柳季麟陞敘執尊 弼善權馥與馬一匹賜給祝史 副司果 徐英淳齋郎副司果 鄭德和 盥洗位 兵曹佐郎 盧尙義 禮曹佐郎 李升烈 爵洗位 兵曹佐郎 李鐸 典籍 安享鎮 亞終獻 盥洗位典籍孫興祖 金錫龍 贊者 引儀 徐有晃 盧在豐 調者 引儀 金秉始 趙必煥 贊引 假引義 吳泰瀚 李宅淳 祭監 監察 尹謙圭 安孝述各上弦弓一張賜給神輦陪從史官 金景濂陞敘洪祐燮 右通禮 朴奎壽 相禮 金洛龍 贊儀 崔日運掌儀

崔廷臣各兒馬一匹賜給東西唱兼引儀 徐有晃 盧在豐竝陞敍贊請官應教徐有素 半熟馬一匹賜給贊
笏 假引儀 金會友 禮貌官 假引儀 洪憲變并依戊寅年例爲之奏時官 林鳳翼令本監相當窠付料香
陪官 蔡弘勉等二人其餘太廟事知守僕忠贊衛政院書吏禮曹書吏香室守僕通禮院書員等竝依戊寅年
例施賞○敕曰神輦陪從承旨 申緯 李恒權竝兒馬一匹賜給注書 李淵祥陞六親祭時禮房承旨 金熙
華加資○敕曰挾侍李團宜 金承業加資祭侍 李團宜 金承業竝加資資窮者代加神輦侍衛金振玉 金
道浹 宮闈令 朴道性 李昌成竝加資謚冊差備金應昌 吳信甲 桂命祺 金基業謚印差備吳鶴昌 李允
吉 鄭運裕敕命差備洪應疇 雲劍差備全永祐 李正揆 香爐差備金枝煥 香盒差備梁宗河 陽繼差備
李光勳扇差備金 昌西 鄭萬豐排案牀差備金福昌 趙光希 安淳完烏杖差備卓命赫 朴材祐 嚴光俊
文啓祥 李根壽 金鳳集 李寅光 徐常浹 金慶彦 高明星歸游赤李正吉 方斗絢 張寬彩 金進洙 元
喜慶 李德善 金昌碩 朴春根 朴正鎭 尹光協 韓積善 尹鶴成 金裕憲 李賢模 李宜秀 吳有秀 元
夢麟 朴枝興 趙弘壁 朴春成 司鎰 徐就慶 別監 崔聖裕等十三人依戊寅年例爲之○敕曰今番賞典
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2월 5일(계해)>

강 水原留守 金履陽疏辭錫馬之典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2월 8일(병인)>

강 行藥院入診及次對於熙政堂 藥院都提調 李相璜 提調 金履喬 副提調 李沆

목 藥房日次請診也○予命醫官入診吳千根等診候訖奏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檢校直閣 朴永元
曰癸未三月以後華城陵園所奉審閣臣入侍筵說爲屢度而皆有大段錯誤處此是注書記載之沿襲不審
而事屬既久且出多人之手雖不得一一追究筵說則令堂后改修正以入似好故敢此仰達矣予可之

<일성록, 순조25년(1825) 2월 25일(계미)>

강 秋曹以諸道審理案覆啓

목 (…) ○刑曹啓言此獄則因獨孤之鳴冤致有本道行查之舉而各人所供一反前招伊日縛懸乃謂洞
民之竝力當場踢墜謂無鶴雲之所犯者可見其曲循顏私於隣比之凶身無復卞白於流離之良伊千金蕩
費賂結隣族兩檢成獄案實的確渠焉敢以日月之稍久證援之散亡爲此僥倖掉脫之計乎道臣原情之論
雖出審克之意而獄體莫嚴請如法訊推期於得情允之**水原留守** 金履陽狀啓以爲**水原府**殺獄罪人李萬
大毆打高夫應三日致死辛巳十二月囚初檢官 安山郡守 趙吉源檢狀實因以毆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李
萬大懸錄覆檢官 振威縣令 李鍾仁檢狀實因與初檢同此獄則當初高夫應之議論人家事在渠處隣之
道雖涉不緊觀於揚言顯斥可揣無他隱情而惟彼李萬大者素挾饒產之勢恒存凌弱之心發怒於誰何探
跡於疑似急於逞毒坐而呼來鎖門局而格其親屬倡甥弟而助其手勢亂下毒打破胸坼頂體無完膚然後
呼親屬而負之去殞命不踰二日臨死惟願復讎凶身之假息至今五載者大是刑政之失如法償命不可少
緩 (…)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2월 27일(을유)>

강 許施水原府還餉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陽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當此農殷巡分難繼本府還餉留庫
中租米太合二千四百九十四石零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九百五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
付矣麥嶺艱食民事當念糴法雖嚴不容無闊狹之政請依狀啓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5월 21일(정미)>

강 命華城設屯收稅取資園陵修補之役事置之

목 左議政 李相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履陽狀啓則以爲丙子園所都監時惠廳貸去本營米一千九十六石零分付該廳及今還報亦自戶曹劃下三千兩八達門外新築堤堰處以此買土其稅入則劃付莞千庫俾爲取資於園陵修補之役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陵役事體所重自別更張之際更合十分審慎且欲設屯則不可不買取堤傍民土若其買土之財力守臣之擬議半是年前府穀移貸惠廳者之推用然今聞事實此非惠廳貸用而如欲責償當在畿營目下畿營事情千餘石折米之變通還報其勢末由他無可以拮据之處請今姑置之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5월 30일(병진)>

강 以洪義臣爲水原留守 徐能輔爲廣州留守 并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6월 14일(경오)>

강 水原留守 洪義臣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6월 17일(계유)>

강 召見水原留守 洪義臣于熙政堂

목 辭陞也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6월 24일(경진)>

강 許施水原府還穀移劃及耗條區劃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義臣所報則備陳農形災損民情遑汲之狀仍以爲接濟之方不可不預先經紀依甲戌已例就關東 海西中無論大小米限六千石特許移劃爲辭矣本府沿海之面被災爲甚不可無移濟之舉然汎舟巨役也既不可疊責於西南則外此近道惟有關東而已就關東本司句管別會及別軍餉穀中當議區劃而年前自畿營有報司貸用本府米一千九十餘石者因本道糴總之不敷尙未還報矣若以今此劃送者準此穀準折作各穀移報畿營前貸之穀則畿營之無欠賑本府之濟實用兩皆便宜以此分付於各該道守臣處而轉輸之節仍令往復從便請以爲及期取用之地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義臣 所報則本府句管各道穀今年不足耗條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及蕩債給代條六百石及今區劃爲辭矣就海西元賑私賑穀中請依守臣報請數爰劃給取用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9월 1일(을유)>

강 命華城府都會都試及官門聚點并退行於明秋

목 左議政 李相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義臣狀啓則今年本府儒生公都會及今春秋等明年春等別驍士列校都試當爲設行而當此災歲爲弊不少待明秋合設聚點軍兵之裹糧等待實所當念官門聚點亦姑停止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并令退行於明秋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9월 20일(갑진)>

강 命華城府年分依狀請許施

목 左議政 李相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義臣災實分等狀啓則尤甚爲十八面之次爲十二面稍實爲十面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一百結外各樣不足災二千二百十四結九十六負五束特爲加劃新還餉尤甚面之尤甚戶三分二尤甚面之次戶之次面之尤甚戶折半之次面之之次戶稍實面之尤甚戶三分一停退而當捧條竝限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身布之米邊當納者以錢代捧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畿內農形偏失於沿海而本府亦爲尤甚之處三等分劑依此施行至於災結加請己甲兩年最爲多總今歲雖歉豈不有間於己甲而所請分數未見懸減於兩年正賦之重豈容如是果無以準施事日劃下外更以一千五百結許劃使之以此均俵當秋收糴將以備嗣歲之需有難遽加闊狹然災民力絀實無以準數責納新還當捧條尤甚面尤甚戶折半尤甚面之次戶之次面尤甚戶三分一之次面之次戶稍實面尤甚戶四分一停退而代穀分數與身布代錢推徵防塞請依所請許施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9월 20일(갑진)>

강 加劃水原 廣州災結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義臣狀啓復陳慘歉之狀以見減災七百十四結零特許準劃還穀之停退分數依前請施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守臣所請又此申復前劃一千五百結外更以五百結加劃停退之加請終涉過多依前施行之意請分付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徐能輔狀啓則更陳民情事勢見減災三百四十九結零及還餉停代并依初請準許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請終未免夥多已劃外一百十二結更爲加劃則此是甲戌俵災之舊總豈有冤徵乎至於停代請并依前請施行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9월 27일(신해)>

강 許劃水原府 補賑需及支放不足之數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義臣狀啓則以爲本府被災面里應賑之口爲七千六百三十五口所入米爲四千餘石而其中移貸畿營米之以關東穀劃下者一千九十六石本府需用條之劃來於海西米中一千五百石并爲移用其餘則振威 龍仁所在本府餉租中以四千石許令取用空名帖三百張亦爲頒下俾補賑需且本府今年災減既多結收大縮稅入中支放不足之數以外帑庫米三百石果川別置米三百石貯置庫錢三千兩特許劃下事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海西 關東穀許外本府餉租近在兩邑者又請劃下然該邑亦未免災若於此中責出四千石民必受病減半許劃災多稅縮支放不繼則就各庫某樣錢穀中移劃依施空名帖之請得補賑多亦爲弊二百張請令成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10월 30일(계미)>

강 水原留守 洪義臣疏陳病狀乞遞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11월 1일(갑신)>

강 水原留守 金履喬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11월 4일(정해)>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崔選基所管二牧場甲申籍付馬一百四十六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一百六十六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三匹內壯雌馬六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25년(1825) 12월 21일(계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崔時宗等十三人 (…)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1월 2일(갑신)>

강 命內下賑資戶曹折本價從便分送

목 備局啓言內下賑資令廟堂量其飢口多少使之原定外別設事命下矣兩道諸都當初賑穀請劃雖非的定之數而亦有可以領略其災形等差者京畿銀子四百三十兩錢二千二百兩丹木一千三百斤白礪四百三十斤湖西銀子三百四十兩錢一千七百兩丹木九百五十斤白礪三百四十斤水原銀子七十兩錢三百五十兩丹木二百六十斤白礪七十斤廣州銀子七十兩錢三百兩丹木二百四十斤白礪七十斤江華銀子五十兩錢二百五十兩丹木一百三十斤白礪五十斤松都銀子四十兩錢二百兩丹木一百二十斤白礪四十斤今當磨鍊下送而在前各道設賑時若有內下賑資則無論銀木自戶曹折本價從便分送已例卽然今亦依此分付於該曹竝與白礪而以錢換折卽爲下送請俾爲及時濟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1월 18일(경자)>

강 判下兵曹 健陵幸行時軍兵磨鍊草記

목 因該曹草記敎以訓局步軍八哨馬軍三哨爲先廂訓將率領禁衛營京軍一哨訓局步軍四哨御將 都領爲後廂御營廳騎士三番爲後廂禁軍五番爲之禁將率三營餘軍留都留營爲之○幸行時軍令二月二十二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二十三日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二十四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2월 4일(병진)>

강 命華城幸行時差送文備郎糾察

목 備局啓言每當幸行時掖屬及京司下隸之科外誅求不勝支當故差送備郎糾察而今番各邑之歉歲事請尤不可不軫念修撰 尹秉烈 副校理 趙忠植 朴英載 副修撰 洪赫竝文備邊郎差下先期分遣摘奸如有現發則非但犯者及頭目之加倍嚴繩各司之該掌官員各營之該管將領掖庭之次知中官亦當有別般論罪之舉請預爲嚴飭允之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2월 17일(기사)>

강 命水原府土庶人年七十以上賜米

목 敎曰本府方張設賑而幸行適在此時境內土庶人中年七十以上最窮獨者令本府抄出使之來待于新豐樓前當親臨賜米先以此意分付于水原留守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2월 20일(임신)>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軍服乘駕轎出協陽門 敦化門由崇禮門至露梁 舟師大將 朴周壽以旗鼓迎接渡舟橋詣龍驤鳳翥亭少頃乘駕轎至始興縣行宮晝停進發至肆觀坪行宮少駐踰遲遲臺低駕轎以過至迎華亭少駐進發至長安門外華城留守 金履喬以旗鼓迎接入長安門由中陽門詣行宮經宿○王世子隨詣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2월 22일(갑술)>

강 命華城儒武試取令留守舉行

목 敎曰境內儒生應製還宮日爲之收券上送武士柳葉箭一巡試記修正上送并令留守舉行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2월 22일(갑술)>

강 設水原府儒生應製

목 以擬漢群臣賀蕭何爲法較若畫一爲表題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2월 24일(병자)>

강 健陵 顯隆園親祭華寧殿酌獻禮時陵園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健陵令 沈興鎮 顯隆園令 李玄始竝陞敘健陵參奉 金商一 顯隆園參奉 申在淳竝陞六守僕員役令本府考例施賞水原留守 金履喬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判官 李鼎臣準職除授華寧殿守僕員役等一體施賞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2월 24일(병자)>

강 遞藝文提學 李肇源以金相休代之

목 政院以水原府儒生應製試券當科次而弘文提學 洪義俊方在試所藝文提學 李肇源在外啓稟敎以藝文提學許遞前望單子入之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2월 25일(병자)>

강 行華城儒生應製科次于熙政堂 試官 藝文提學 金相休

목 敎曰水原應製表居首三下一幼學韓定履直赴會試之次三下進士趙德壽給二分之次草三下幼學崔德休等四人給一分之次次上幼學洪義淳等四人并自本府考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2월 26일(무인)>

강 秋曹以擊錚原情勿施啓

목 該曹啓言中部童蒙 金喆仁爲其父弘哲殺獄事也西部牟召史爲其夫金春石殺獄事也開城府幼學趙煥爲其父禿尙殺獄事也果川李氏爲其夫梁興碩殺獄事也仁川童蒙 李先樂爲其父鍾升殺獄事也安山李氏爲其夫韓應相殺獄事也 信川童蒙 元同伊爲其父尙先殺獄事也道跋曹讞已成鐵案龍仁奴時晚爲其上典李遇長殺獄事也獄情無疑斷案已成鐵原良人金鳴麗爲其子甫金殺獄事也忠州幼學鄭鵬善爲其父學濂殺獄事也清州幼學卞浩鼎爲其子成來殺獄事也載寧李召史爲其夫金突伊殺獄事也海州童蒙 李昌孫爲其父景玉殺獄事也祥原童蒙 朴莫同爲其兄暹同殺獄事也价川童蒙 朴寧邊 阿只爲其父成甲殺獄事也肅川良人韓尙雲爲其子同伊殺獄事也良人崔昌憲爲其兄致憲殺獄事也平壤童蒙 李桓心爲其父苾源殺獄事也金召史爲其夫林仲華殺獄事也順興童蒙 朴貴哲爲其父德孫殺獄事也全州童蒙 鄭種巖爲其父夢連殺獄事也實因詞證俱爲明的竝原情勿施三嘉幼學朱瓊煥以紫陽後裔軍役稱冤事也順安幼學林載新以皇朝學士 八給後裔軍役稱冤事也水原幼學金相弼以忠毅公文起十一世孫侵軍役事也長湍幼學李仲祿 茂山幼學李陽業 水原幼學李漢龜等俱以璿派子孫軍役稱冤事也海州幼學安宗萬以文成公裕之後裔軍役稱冤事也竝令各該道守臣詳查頃給魯城幼學印綬珥良賤卞別事也令道臣各別禁斷俾無殘民橫罹之弊懷仁良人崔仲三爲其妻千召史壓良稱冤事也五十年從良之後法外侵徵者金文孫所爲萬萬痛惡令本道照律勘處扶餘幼學李昌晟以其先塋當禁之地被人勒葬乞令禁斷事也令道臣詳查決給後狀聞楊州幼學朴齊常其祖錦平尉房賜牌田土推尋事也令該道

詳查決給槐山幼學許杰世系卞正事也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懷德幼學宋震圭爲其祖能相復逸事也本事既係不輕屢籲極涉猥屑晉州幼學權在亨爲其父憲八停舉蕩滌事也語逼儒賢罰至薄勘縱子瀆擾極爲猥越槐山奴盤石爲其上典安氏旌閭事也孝烈褒揚自有公議一奴呼籲不足取信天安尹召史爲其夫崔啓福毀符獄稱冤事也變幻事實縱妻鳴金極爲痛惡宣川良人朴錫田庄屬公稱冤事也其祖尙斌名在賊黨至於沒入田庄則今此呼籲萬萬痛惡清州幼學李學修其墓木爲人斫伐乞令禁斷事也事係微屑瀆擾天聽民習痛駭楊州童蒙 咸希樂爲其父重績 定配請放事也罪坐犯逋敢生希覲有此瀆擾極爲濫越瑞山幼學任最常爲其父燦定配請放事所犯深重瀆擾無嚴楊州幼學具永億爲其父尙鉉定配請放事也東暹則罪關邪獄尙鉉則坐係逆案而無難呼籲俱極痛駭竝原情勿施博州幼學崔繩甲爲其父正華定配請放事也長淵良人吳基亨爲其父聖淵定配請放事也疏決在即請置之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2월 27일(기묘)>

강 命趙明格依律勘斷重推振威縣令 朴宗大

목 京畿監司 徐長輔狀啓以爲水原金召史以山訟事擊錚而令本道嚴查事判下矣定查官摘奸則蓋此訟非但訟山而已率衆伐喪奪柩不給俱係法外不可不逐條明覈而觀於查報參以圖形則韓哥之初占與趙山向背各異形局不同已非必爭之地也主喪之縛置役軍之逐散雖與打破喪輿有間俱不免伐喪之目而金女之籍此爲言容或無怪使屍柩未免委壑孤兒久滯獄中者不可但以尋常健訟論趙明格置之落科請依律勘處令該曹稟處 (…)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3월 3일(갑신)>

강 命嶺營狀啓燒毀罪人李萬根絕島爲奴車水原刑配

목 刑曹啓言峽俗愚頑計在爭任罔念傳撥之至重情急陷人偷藏狀啓而燒毀事係變怪李萬根則喉嚨撥卒懇之以報怨啖之以資活已有年所而乘昏燒毀之際渠亦同場手犯則實爲此獄之首犯撥卒車水原則聽人指使甘犯罔赦之罪偷毀雖在於渠手造謀實由於萬根則當爲次犯李萬根比死減等嚴刑準三次絕島爲奴車水原嚴刑遠配之意請分付道臣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3월 6일(정해)>

강 水原留守 金履喬疏辭新除奎章閣提學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3월 21일(임인)>

강 以金相休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4월 15일(병인)>

강 罷黜清州營將 權友仁

목 忠清監司 金學淳密啓以爲清州營將 權友仁牒呈內本鎮在囚罪人金致奎嚴覈取招則渠世居中和府又是胎生辛巳八月家貧歲饑與母妻轉到清安而李榮春路次邂逅同行交密榮春出言不軌行到水原北門外酒幕榮春出示列錄衆人姓名居住之一冊子曰此皆鄭喜祚同謀中人而吾所遍行募得云仍爲分路安城馬屯里 柳致仲自前所親而今年觀光別試之路歷入致仲家致仲適出戶外而案上書冊抽視一卷則又是列書人姓名者與前日李榮春處所見冊子如印一板致仲旋入問其何冊則答以各處同接之士卽爲奪取故更不詳見而數甚夥多雖不得盡記其中趙時明時嘗裴起龍起文李大成 權大用 林麒祚 金時

浩 鄭正容 金載鉛 金祉五 孫學淵 廣淵等果不忘却至於掛書情節一向吞吐別加施威則以爲鎮川梨峴 李昌坤別名李平涼者亦與柳致仲往來似有機密事 (…)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4월 16일(정묘)>

강 水原留守 金相休陳疏辭職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4월 18일(기사)>

강 召見平安監李義甲 水原留守 金相休于熙政堂

목 辭陞也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4월 24일(을해)>

강 水原留守 金相休以舒川 藍浦稅船監色沙格等漂到楓島緣由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本府判官 李鼎臣牒呈則楓島水護別將監官所報內不知何許人十五名漂到故問其委折則以爲舒川 藍浦兩邑稅穀所載船一隻過泰安將向瑞山忽遇大風漂流大洋先折帆楫又失鵞碇幾乎覆沒急乘汲水小船終夜漂蕩幸泊於本島而稅船則不知覆於何處云今以監色沙格所供觀之致敗地方雖非本府地境而人物既泊本島則詳覈委折在所不已裝載之邑致敗之處俱係湖西人物漂到又在畿內故廣加探問後啓聞之意今方文移于畿湖兩營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5월 11일(임진)>

강 許施水原府還穀加分之請推留守 金相休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相休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當此農殷巡分難繼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四千四百九石零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四千三百三十一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當此麥嶺之交宜有穀艱之患本府加分準數許施至於所屬五邑亦當施以一視之澤而第念果川一邑之無一包留庫始興 振威留庫之未滿百石者論以餉留法意極甚疏虞果川五百石始興四百石振威一千五百石安山四百石龍仁一千五百石許令加分五邑餉租狀請都數共合四千八百三十一石零而狀本中出以上至爲五百石減錯者有欠詳審該守臣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5월 20일(신축)>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趙萬永 兵曹判書 朴宗薰進

목 以徐淇修爲修撰 尹正鎮爲副修撰 李景在爲兼說書 申絢爲刑曹參判 洪起燮爲右尹 李魯集爲大司成 尹聲大爲安州牧使 李嘉星爲泰安郡守 李肇源爲知事 李惟秀爲副總管 鄭東時爲衛率○再政以李鼎臣爲載寧郡守○三政以金陽淳爲左尹 金民淳爲水原判官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5월 24일(을사)>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權馥進書啓別單

목 (…) 水原監牧官 崔選基災田徵稅或有民怨之端 (…) 水原中軍沈 有祖收逋之方無擾戢盜之政亦勤 (…)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6월 11일(신유)>

강 兵曹以京畿暗行御史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權馥書啓則德積僉使 朱桓災俵戶查俱有怨聲楊花渡別將 金有績捧耀有謗傳說狼藉上項兩鎮將論列深緊竝爲先罷黜其罪狀令該府拿問處之水原監牧官 崔選基災田徵稅或有民怨不可無警令該府拿問處之楊州監牧官 尹義寬牧場犯耕未能痛禁雖云弊久襲謬之失不可無警從重推考草芝僉使 洪麗一牧民減額以祛民弊鎮舍改觀自辦物力遠人效勞合有嘉獎似當施以相當職調用之典而係干恩典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6월 15일(을축)>

【강】 忠淸右道暗行御史 金正喜進書啓別單

【목】 (….) 僉使 趙鼎燮自甲寅牧場移設之後本鎮土稅竝納於水原府有元定之常總除出七十六結六十結則屬之本鎮將十六結每年除留本鎮以備災減時充納若又未滿則從本鎮將所食中充納無得加斂於災民有先朝受教節目至今遵行莫敢違越而昨秋捧稅之時謂之元總不足掩置節目瞞報營門其所加斂至於千餘兩之多渠以卑賤之類不念節目之所重恣行加斂之謬習究厥所爲萬萬痛歎故其加斂之數一一徵出還給民間之意臣行關本邑馬梁 (….) 水原判官 金民淳到任屬耳毀譽無聞 (….)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6월 24일(갑술)>

【강】 命時囚趙鼎燮議處朱植等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平薪僉使 趙鼎燮原情以爲本鎮有恒給災十六結零若值大無之歲俵災不足則竝與鎮將料米而充數於元上納三千六百七十兩五錢俾不得加減之意丙寅年自華城府成節目而昨秋執災時三面災總爲九十餘結故其中爲先除給恒給災十六結零則實不足災爲七十餘結故鎮將料米中二百四十兩爲先減給而又招民人曉諭營題後米每斗八分加捧與渠料米條三百四十兩以充上納矣至登繡啓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朱植災俵戶查俱有怨聲繡啓特不毛舉其數爰則雖不得計賊而揆以法意難追其罪請以此照律又啓言李溟夏還米加作而至於虛留停退加報而仍無歸屬救急時抄戶不精只給麤穀等所犯囚供雖皆分疏繡啓論列枚舉數爰請以此照律又啓言韓用儉田稅出秩增加勒收抄飢不精實惠未究至於島民則只令饒戶分賑等諸般所犯雖有分疏之爰辭加徵之米太繡衣已爲減給民間竝與島賑時不給公穀之罪請從重照律又啓言金履萬進獻生鰓之留待物種先自取用防軍料米之私減額數貸下立本造船時島松餘材改槳時元材發賣屯土穀船匠錢及燔出瓦子輸之私第等諸條所犯囚供雖爲發明繡啓已皆指陳就其中請計賊照律又啓言尹相重新造船用以舊材而體株與中板或以船材發賣或以板材運去憑藉濫斫於元材之外從又偷弄於元材之內貪墨非法萬金換去之罪狀囚供雖爲逐條發明所犯之自筆與印蹟繡啓亦已指陳不以枉法議處輒以不枉法計賊卽臣府之常規今以不枉法計賊律反爲輕此囚則以船材擅伐之罪請依法典準私賣軍器律照律又啓言洪義錫分賑時富民租所捧之精實者盡歸吏輩之囊橐換以麤劣之空穀始終分賑亦莫覺察至於賑粥之米少水多專不成樣囚供雖爲分疏事關賑政終難容貸請以此照律又啓言李時在災結之偷食還穀之加作一任吏奸有異躬犯繡啓已陳查括之災七十結不爲分俵於災民反爲出給於吏輩以爲收逋之資囚供雖以查付賑資發明竝以私用論自是法典請以此照律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7월 25일(을사)>

【강】 命時囚趙鼎燮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趙鼎燮 華城府所屬之稅鎮將寧爲捐廩而充納無得加斂於災民明有節目不此之爲恣行加斂之謬習竝與除留條而盡歸私橐今有繡啓所論論以坐贓自有其律請以此照律允之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7월 26일(병오)>

㉔ 秋曹以幸行時上言擊錚回啓

㉔ 弼之弟俊弼曾有驛婢率畜之事所生皆爲驛屬至今納貢渠等俱以厚弼之子孫元不相干而有此橫侵云一邊之言有難準信請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又啓言鳳山幼學林致大原情以爲渠子世茂橫被殺獄之名而大抵致死崔齊太之先山餘麓李仁永倫葬其妻則齊太誤認渠以地師向渠呈官藉以官題無數毆打世茂挽解而已其時坊內頭民許容本以士夫素稱氣概之人也以不然之事言責則齊太移怒於許容頭髮扶曳許容至親許守憤其受辱互相毆打齊太本以累年項瘡其三日因爲致死以渠告官成獄自營門換定渠子世茂爲正犯豈非曖昧乎伏乞放釋云本獄姑未登啓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又啓言羅州幼學金弘宅原情以爲渠父路龜以湖南士族資活無路轉入飛禽島仍爲寓居壬午年暗行御史以飛禽島之一土兩稅實係民弊別單書入而島民以此萌心欲免疊稅呼訴營邑之際渠父勢難獨避聯參於狀中千萬意外京關下來本道謂以宮稅作弊渠父定配於淮陽府今春疏決時如渠父罪名之竄配者舉蒙有釋渠父獨漏於一視之下伏乞放釋云所坐既不深重同罪亦已蒙放請一體放送又啓言沃川幼學朴龍國原情以爲渠父性烈粗有班名鄰居常漢李仁業者因畚水灌溉無限毆辱渠父呈官略治再昨年仁業忽吐內腫之濃汙而謂其鄰人曰吾將死矣欲報朴班之讎因大醉詬辱渠父適聞其言向仁業母責之則仁業奮身前突渠父隱忍歸家翌日仁業病重致斃其弟順業告官以渠父犯手檢驗不實枉法構獄伏願明查生出獄門云誠如爰辭不無稱冤詳查狀聞後稟處又啓言安州良女高召史原情以爲渠夫李雲碩辛巳年與平壤金士觀結兄弟之義同事行商甲申十一月泰川 金宗俠本邑金日元渠夫及金士觀俱飲酒家沈醉渠夫酒醒之後省察同飲之人則金士觀醉仆道傍餅石上伊時冬令既深寒威酷烈募得鄰人負歸房中不過數日身忽致斃舉狀之後同飲之人則即地放送獨以渠夫構成獄案于今三年伏乞生出獄門云本獄姑未登啓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又啓言平壤良女崔召史原情以爲渠夫與死者趙益秀不共戴天之讎也渠之嫗祖墳私自掘移者 益秀也所逋還上結役欲徵於渠嫗父賂囑庫屬毆之奪之仍囚冷庫命至死境者益秀也使渠嫗父不耐其毒流離不知其死生者益秀也渠夫但思父母之讎冤不顧一身之死生犯此殺越之變更無所達而法文所載法可殺情不可殺之句語政爲渠夫獄事的確之論伏乞發關明查云本獄姑未登啓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又啓言祥原童女李者斤阿只原情以爲甲申三月二十七日卽渠祖母小祥日也宋殷學翫花帶醉來到渠家討酒盃數巡與座客醉語戲謔則鄭致圭金昌洽等責其無禮數次批頰殷學酒氣所使昏窒仆壚座客次第散去渠父以家主終始參見通於屍親而及夫行檢也以其家主歸之正犯之目伏乞詳查特放云誠如爰辭不無稱冤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又啓言肅川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子吳處淵投跡鄉任昨年春適當本府查監之任而不過隨從都查監吳光彥之後聽其指揮而已及夫光彥罪狀綻露之後渠子混被其罪定配於長興府渠今年七十死亡無日特軫歸養之法依法放釋云取考其粘納帳籍則母年七十無他兄弟果爲的實且罪犯亦不深重請參酌放送又啓言端川良人韓達權原情以爲渠從兄貫喆誘娶淫女毆殺正妻金女之諸族打破貫喆之家驅迫貫喆老母老母乘夜自溺致死甲申年貫喆獄案始爲錄啓而渠父應用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之律定配於萬頃縣七耄之年三年流配伏乞放釋云正犯物故獄事過境而尙在編配不無稱冤且其年已過七十請參酌放送又啓言龍川幼學金履周其六代祖佑功勳卓異而獨漏於祠享之典一依同功人賜享事也事係久遠有難遽議令道臣詳考文獻狀聞後稟處

水原幼學李義東以塔派後裔軍役頃下事也義州幼學申聖玉以壯節公崇謙子孫軍役頃下事也寧越幼學權華一以花川君城後孫軍役頃免事也安岳幼學楊震道以皇朝人子孫軍役頃免事也塔派後裔及名賢勳臣皇朝人後孫之勿侵雜役既有列聖朝受教竝爲頃給通津幼學李震謙本邑陳田百餘結白地徵稅乞令免稅事也本事既係民隱令本道詳查決給後狀聞魯城幼學印文達本以良民被人構誣以良爲賤乞令卞正事也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 (…)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9월 3일(신사)>

㉕ 京兆以幸行時擊錚原情回啓

【**목**】漢城府啓言觀此南部幼學申亨模擊錚原情則以爲去乙酉年分渠遭父喪買得山地於華城居金玄商置標處過葬矣山下居孔晚亨孔守萬輩初無一言而其後晚亨忽謂逼近於渠之七代祖山至於起訟官題有曰既非壓腦對衝在法不當禁云云前官交遞後歸詐誣訴捉囚渠從兄夏模仍捧掘移傍音而渠父山必欲督掘置於落科乞令該府晚亨輩照律嚴懲俾渠父葬安窆云此訟則申亨模葬親之地卽金玄商置標之處給價買取則晚亨輩不能禁斷於玄商置標之日而必欲爭訟於亨模既葬之後者參以事情極其乖謬前官之斥孔以非理落申於當掘必有意見明查息鬧之意請分付該守臣 (…)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9월 9일(정해)>

【**강**】命華城等府支放不足條以三道加分耗及備局會錄耗折米劃給

【**목**】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各庫蕩債錢給代穀六百石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見縮條乙酉耗三百二十石零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已成近例華城則以嶺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湖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海西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9월 17일(을미)>

【**강**】命華城等府支放不足條以三道加分耗及備局會錄耗折米劃給

【**목**】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各庫蕩債錢給代穀六百石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見縮條乙酉耗三百二十石零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已成近例華城則以嶺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湖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海西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9월 17일(을미)>

【**강**】加劃水原府不足災五百結

【**목**】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相休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十五結外不足災五百八十二結七十一負二束特許加劃昨年停還各穀與新還餉一體準捧推奴徵債防塞與否待指揮舉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新災雖不過舊災之折半而總計新舊災欲依守臣所請而準許則較看於畿甸之通一道二千三百結給災殆過四分之一本府今雖陞爲留營而幅圓延袤則無甚懸遠於一二州縣之大豈至與通一道之劃災者纔隔一二等而論之哉事目外以五百結特許加劃昨年停還厥數不少新舊并督豈云非難而守臣所請爲念來頭之弊迨此少康期欲準捧者誠存長慮深得便宜使之依狀辭施行推奴防塞如非歉年不必恒施而賑餘畿民合有軫恤故已於道伯所啓依例許施一路之內難於斑駁限明秋一體防塞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6년(1826) 10월 7일(을묘)>

【**강**】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李春光等十人 (…)

<일성록, 순조 27년(1827) 1월 3일(기묘)>

【**강**】判下諸道放未放成冊于秋曹

【**목**】刑曹達言京畿發配未及考還冊子端川許齡福入於該道成冊已爲論列請置之準之○江原道定配罪

人放秩伊川 金文奎等八十六人稟秩江陵陳尙傑等十七人竝放刑曹達言江原道放未放冊子依書下竝放送之意請分付道臣準之○公忠道定配罪人放秩青山 金在精等六十四人稟秩鎮岑 李植等三十人未放秩清安 鄭義孫等一百二十七人竝放刑曹達言公忠道放未放冊子依書下竝爲放送而未放秩中鎮川 李桓犯逋還錢不過千餘兩而若此類已多蒙放一體放送恐合事宜德山 愼弘瓚犯逋公貨至於四千餘兩之多不可遽釋仍配之意竝分付道臣未至配所秩谷城 李元明 昌原 韓二雄樂安康時得等依書下放送之意分付該道臣 全義 林致甲前已物故請置之準之令以大需之時請仍之罪人一體放送○全羅道定配罪人放秩茂朱 洪尙蕃等二百二十八人稟秩光陽 李錫等八人仍秩綾州 李命福等六十一人竝放刑曹達言全羅道放未放冊子依書下竝爲放送而放秩中康津 金信禹國穀犯逋爲一千七百石之多咸平殷大夏潭陽 李大寅 井邑 車德寬 扶安 李漢俊 光州 金熙默 礪山 李皐相仍秩中淳昌 金志悌俱以殺獄正犯酌配屬耳靈巖 金芑老味毆打其三寸叔罪關綱常茂長 文學元欲賣山地掘去其六代祖塚龍潭 金儀巖回因奸威逼人命致死錦山姜周運所逋還米爲三百餘石偷弄秋災爲三百結停退還穀之從中偷食爲三百石奸猾之最尤甚者金甲島 金致福防踏金良業 蝸島 金千玉俱以明火賊罪犯深重竝仍配之意請分付道臣準之令以大需之時請仍之罪人一體放送又達言濟州牧未放冊子濟州 林鶴來依書下仍配之意請分付準之○慶尙道定配罪人放秩聞慶巫女末愛等一百八十九人稟秩宜寧 張成大等三十六人未放秩昆陽 宋膺圭等五人竝放刑曹達言慶尙道放未放冊子依書下竝爲放送而放秩中金海李時健餉穀犯逋至於千餘石之多稟秩中星州秋得權因奸威逼致使甥妹一時併命罪犯至重竝仍配陝川 朴快得 迎日 金弘貴俱是殺獄干犯而似此類本道他道舉蒙有釋之典未放秩丹城 趙在參同罪之洪秉學等已蒙放釋則不可異同一體放送恐合事宜未至配所秩龍川 金用得入於該道成冊已爲論列平山金召史以殺獄正犯酌配屬耳竝置之連山 鄭德孫罪是私掘而似此所犯舉皆蒙放一體放送之意請竝分付各該道臣準之令以大需之時請仍之罪人一體放送○黃海道定配罪人放秩康翎 車順龍等一百十三人稟秩信川 鄭倫赫等十四人未放秩椒島奴茂叔竝放刑曹達言黃海道放未放冊子依書下放送而稟秩中安岳 權學令毆打其三寸叔罪關倫常仍配之意分付道臣未至配所秩旌善 李汝培 興德 尹致憲 長水 金億 慈仁 梁已龍入於各該道成冊中竝爲論列襄陽 吳世辰雖未到配事在赦前罪不深重請一體放送準之令以大需之時請仍之罪人一體放送○平安道定配罪人放秩祥原 孫守應等四十九人稟秩三登 柳煥雪等三人仍秩咸從金召史等八十一人竝放刑曹達言平安道放未放冊子依書下竝爲放送而放秩中成川 李德演所逋錢穀臣於待罪戶曹時查出則錢爲六千五百兩米爲五百石仍秩中渭原 金萬之犯逋公穀米爲四百五十石租爲一千石楚山 宋興俊犯逋公錢爲三千二百三十餘兩昌城 文致奎向其三寸叔擬刃毆打陽德 車弘軾財利相爭毆打長妹罪關倫紀俱不可疏釋竝仍配而寧遠 閔光圭同罪之洪秉學等俱已蒙放熙川 車水原首犯李萬根亦蒙放釋之典則不可異同一體放送恐合事宜未至配所秩延豐 盧京國 扶餘 咸同伊 鍾城 金龍涉 穩城姜仁德晉州 金京希依書下放送之意請分付各該道臣準之令以大需之時請仍之罪人一體放送○咸鏡道定配罪人放秩端川 金大喆等五十人稟秩吉州 韓日喆等十八人未放秩端川 李好甲等三十九人竝放刑曹達言咸鏡道放未放冊子依書下竝爲放送而放秩中富寧 姜履鎬公貨犯逋多至五千七百兩文川 文昌寬犯逋米租合爲九百十石錢爲二千六百九十兩之多永興 尹得明 松營負逋爲二千餘兩未放秩中鏡城 李順熙逆賊支屬之爲婢逃還者知情容接定平 嚴鼎勳 欲賣山地掘去其祖母塚端川許齡福向其上典詬辱擬刃罪犯俱係深重仍配利原 柳觀一同罪之洪秉學等已蒙恩宥不可異同一體放送之意竝分付道臣未至配所秩知禮 許春巖回已入於該道成冊請置之準之令以大需之時請仍之罪人一體放送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4월 16일(신유)>

㉔ 許施華城府留庫租加分之請

㉕ 備局達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相休狀達則本府還 餉留庫中租米太合三千四百六十八石及屬邑所在

南漢餉租二千四百五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麥嶺艱食民事宜念本府及屬邑加分請竝依狀請數爰許施依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5월 16일(신묘)>

강 令右副賓客 金迢根 水原留守補外

목 令曰此重臣之前後敦勉不啻申嚴而畢竟曲循卽欲姑慰其悲切之情則其在分義道理惟當隨時承候以伸忱誠而一直固執無意變動者已是處義之萬萬乖當且今晝講令下之後又有幾度嚴飭而日已晚午終不入來賓客異於他任勸講又非供職則竝與書筵出入必欲處義者是豈成說乎夫君臣大倫無所逃於天經地義而乃因至親之私情至欲廢此大倫卽古今之所未聞也揆以紀綱不可一向曲諒右副賓客 金迢根 水原府留守補外使之當日下送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6월 10일(갑신)>

강 召見水原留守 金迢根于重熙堂

목 辭朝也○余曰向來事意外也而卿之以此一向固執豈不過中乎今則卿須下往以奉老親安心善過而時時上來以爲承候可也迢根曰臣之所遭前古所無也自此以後豈復有抗顏對人之心乎第臣處地自別故不敢遽然遠離來住城堙之近處矣今承外補之令異於尋常供職故雖爲下往而公簿間事不可循列視之且大殿誕辰只隔而亦無以進參候班矣余曰此豈成說乎坤殿企待甚切先退承候可也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6월 10일(갑신)>

강 推水原留守 金迢根

목 政院啓言各道殿最之未滿日限則具由啓聞例也而水原留守 金迢根不爲修啓事甚未安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7년(1827) 6월 15일(기축)>

강 推安邊府使 金邁淳 水原留守 金迢根

목 奎章閣啓言箋文封進事體甚重而原任直閣 金邁淳以安邊府使謂有情勢今此誕日箋文不爲封進請爲先推考仍爲申飭使之追卽封進禮曹啓言今此大殿誕日水原留守 金迢根賀箋不爲封進誠極未安請推考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7년(1827) 6월 18일(임진)>

강 上號都監以玉冊文製述 書寫官及都廳監造官別單達

목 別單大殿玉冊文製述官 領議政 南公轍預差 領敦寧 金祖淳 書寫官 大護軍 李龍秀預差刑曹判書 李勉昇樂章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祖淳預差禮曹判書 趙鐘永玉寶篆文書寫官 左議政 李相璜預差右議政 李存秀中宮殿玉冊文製述官 漢城判尹 金履喬預差戶曹判書 朴宗薰 書寫官 右參贊 李錫奎預差知事 金教根樂章文製述官 漢城判尹 金履喬預差左參贊 洪義俊玉寶篆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金迢根預差知事 申絢○都廳二副司果 金盛淵 弼善 趙容和 監造官六前參奉 閔致祿 金昔淵 徐世輔 趙泰永前都事 韓用鏞前參奉洪哲謨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7월 28일(신미)>

강 命玉寶篆文以正本爲之

목 上號都監啓言玉寶篆文書寫官 左議政 李相璜書出正副本中宮殿玉寶篆文書寫官 華城留守 金

迨根書出正副本謹此封進以備睿裁後入刻教以正本爲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8월 16일(기축)>

㉔ 懿陵路傍樹木令從便剪去

㉕ 禮曹達言卽接楊州牧使 鄭基一所報則今番幸行時作路從懿陵垓子外修治而蹕路久廢之餘樹木自生橫立路畔不可不略加芟伐然後不礙行陣而數十間或百餘步擇其挺出者計之則二里之間不過爲十六株云矣前因水原留守狀啓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垓子左右樹木之橫路者從便剪去已有其例依該牧使所報施行而與本陵官眼同監伐事請分付依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9월 3일(을사)>

㉔ 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㉕ 因別單令曰都提調領府事 韓用龜內殿鞍具馬一匹面給子壻弟姪中初仕調用提調 工曹判書 鄭晚錫 戶曹判書 朴宗薰加資禮曹判書 趙鍾永加資屬耳熟馬一匹面給都廳應教 金盛淵 司僕正 趙容和加資郎廳李謙秀 徐鴻輔 洪疇 趙雲杓 日淺勿論洪章燮 李奎淵 李海存 徐秉淳 鄭淵始 趙敏永 朴齊顏 李埴 韓用成陞敍監造官 閔致祿 金昔淵 徐世輔 趙泰用 韓用鏞 洪哲謨 別工作監役 金履鍾陞六別看役前學官 朴宗天六品職除授前都事 徐有磬加資前五衛將 姜彝五邊將除授大殿玉冊文製述官 領議政 南公轍 書寫官 右議政 李存秀樂章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祖淳玉寶篆文書寫官 左議政 李相璜內殿馬一匹面給中宮殿玉冊文製述官 上護軍 金履喬 書寫官 右參贊 李錫奎加資樂章文製述官 上護軍 金履喬 熟馬一匹賜給玉寶篆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金迨根加資大殿捧玉冊官 兵曹正郎 李敏會 林翰鎮準職除授學案執事 典簿 金永受 戶曹佐郎 徐膺淳 褥席執事 軍資判官 李升淵 舉讀冊案執事 工曹正郎 鄭東萬 褥席執事 司礮僉正 南履愚竝兒馬一匹賜給捧玉寶官 副司果 朴容壽準職除授李同淳昨已加資兒馬一匹賜給學案執事 工曹佐郎 金命喜 漢城主簿 李源吉 褥席執事 刑曹佐郎 宋明欽舉讀寶案執事濟用主簿 沈宜晚 褥席執事 活人別提 宋持膺竝兒馬一匹賜給中宮殿捧玉冊官 副司果 朴齊明 朴宗學準職除授學案執事 儀賓都事 洪翰周 廣興主簿 魚在璿 褥席執事 敦寧判官 柳英根 舉讀冊案執事 廣興令 尹五榮 褥席執事 掌苑別提 洪明厚竝兒馬一匹賜給捧玉寶官 副司果 趙萬協 柳致陸準職除授學案執事 刑曹正郎 沈獻永 禮賓主簿 金最秀 褥席執事 軍資主簿 李正履舉讀寶案執事刑曹佐郎 南興中 褥席執事 典牲判官 韓用鏞 兒馬一匹賜給協律郎掌樂正 鄭東進 僉正 南進和竝上弦弓一張賜給擇日官 崔聲遠外職調用師領議政 南公轍傳左議政 李相璜內下大虎皮一令面給左賓客 李義甲 右賓客 金在昌 左副賓客 朴宗薰 右副賓客 金履載內下中虎皮一令賜給贊善 宋穉圭 吳熙常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輔德 尹羽烈 兼輔德 任存常 弼善 李同淳 兼弼善 徐萬淳 文學 李景在 兼文學 朴齊明 司書 李根友 兼司書 張教根 說書 金大根 兼說書 洪在喆竝兒馬一匹賜給計士 李浩善等五人奏時官 李海豐等三人竝高品付料引儀 崔正運 兒馬一匹賜給假引儀 黃命顯陞六別軍職 李鍾英 金見臣 王道常 吳鼎周 崔弘德 李重根 李圭徹 李景純 李周聖 吳一善 徐相五 柳相鼎 李煥昇 元世勳 柳翊魯各筒箇一部賜給香室博士 金耆升忠義李憲在 清道部將 鄭周應 張鉉德竝考例施賞寫字官 崔始鎮等八人畫員張駿良等七人竝加資政院禮房書吏 金景燁別差除授通禮院事知書員 李晚弼 朴昌燁 禮曹執吏 書吏 裴光鈺 待令書吏 金景濂帖加寫字官畫員都廳祿事腰彩輿 領陪部將等政院春坊書吏各色工匠忠贊衛各司員役等依判下施賞○令曰進爵時該房承旨 鄭祖榮加資又令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無得疊受又令曰既承下教政官牌招開政賞典下批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9월 10일(임자)>

강 加劃水原府不足災

목 備局達言卽伏見水原留守 金迥根災實狀達則備陳本府農形災損之狀仍以爲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五百六十二結六十三負四束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本府以濱海善歎之地兼今夏雨水之災各穀未免失稔民情果所當念且守臣所請參以近例既甚精約災結請準數許劃從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10월 5일(정축)>

강 令三都支放不足條以三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穀耗折米劃給

목 備局達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丙戌耗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已成年例華城則以湖南 松都則以嶺南 廣州則以湖西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依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10월 9일(신사)>

강 開圻京外殿最

목 京畿監司 金鑣啓本長湍府使 沈鐘奎校橫民噉是誰之過陽城縣監 李麟韓非不彈心奈難措手陽智縣監 南履秉如此殘邑何忍刮民漣川縣監 柳本學猾吏悍俗鎮壓不得平邱察訪 朴載豐瑣謗難恕竝下安城郡守 金永錫治最得宜檢何失措金浦郡守 李時佐治有氣力報或欠商竝中 (…)
○水原留守 金迥根啓本中軍權聖祐職固戢盜奈此誤着中○江華留守 徐有渠啓本長串別將張遇明催科非誤滯囚招怨下 (…)

<일성록, 순조 27년(1827) 12월 15일(병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爻達

목 司僕寺達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則論賞一款不必舉論而江華牧馬元總三百三十六匹內虧欠之數乃至一百二十八匹之多前前兼監牧官 晉學喆 洪麗一等請竝令該府拿問處之準之○後錄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崔選基時任崔廷臣 所管二牧場馬一百六十八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五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12월 20일(신묘)>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爻及順天前監牧官南石老等論罪啓

목 該寺啓言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崔選基所管二牧場乙酉籍付馬一百四十三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一百六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四十八匹內壯雌馬六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27년(1827) 12월 27일(갑술)>

강 判下兵曹 健陵幸行時軍兵磨鍊及軍令

목 因該曹草記教以訓將率步軍八哨馬軍三哨爲先廂御將率訓局步軍四哨該營鄉軍三哨騎士二番爲後廂禁將率該營標下軍及三營餘軍留都禁軍三番隨駕餘軍留營依例爲之又因該曹挾輦軍磨鍊草記教以以三百名爲之一百名餘軍爲之○軍令二十二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行宮晝所四十里二十三日健陵展謁親祭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 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二十四日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2월 2일(임신)>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戎服乘駕轎出協陽門 敦化門由崇禮門至露梁 舟師大將 李石求以旗鼓迎接渡舟橋詣龍驤鳳
翥亭命出宮時王世子祇迎之節置之又命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還宮時待令于始興行宮少頃具軍服
乘駕轎至始興行宮晝停後乘駕轎進發踰遲遲臺低轎以過華城留守 金迪根以旗鼓迎接入華城 長安
門由中陽門詣行宮經宿○王世子隨詣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2월 22일(임진)>

강 命華城儒生武士明日試取

목 敎曰明日大提學與留守偕往鄉校本府儒生試取摠戎使與摠理中軍偕往教場本府武士試取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2월 23일(계사)>

강 華寧殿提調陵園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令曰提調 水原留守 金迪根加資令水原判官 金民淳陞敍衛將水原中軍 任百觀守門將金彦柱
金益源竝依庚子年例爲之守僕員役等竝依庚午年例爲之○令曰健陵令 徐有皓陞敍參奉 金炳先陞
六顯隆園令 李墩陞敍參奉 李基恢陞六守僕員役等竝考例施賞○令曰華寧殿提調以下賞典令該曹
口傳下批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2월 24일(갑오)>

강 令水原軍校令留守試取

목 令曰水原馬步軍校依庚午例留守試取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2월 26일(병신)>

강 命水原府及安山等邑今春官鎖門聚點停止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迪根狀啓則以爲本營及所屬安山等五邑軍兵已經點閱於幸行參陣之
時今春官鎖門聚點仍爲停止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既經幸行且有已例請依狀請使之停止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8년(1828) 2월 29일(기해)>

강 判下各該司原情及擊錚上言回達

목 令曰觀此南原童蒙 黃河清之原情則其母孝烈已有兩朝褒揚之命云令道臣卽速行會詳查登聞也
又令曰此上言中報恩幼學權基 振威幼學崔文哲 安山幼學元永仁 水原出身文世祿俱以山訟事稱冤
令道臣詳查狀聞也又令曰觀此平山 童蒙 李遠昌上言則淑徽宮宮監之濫捧稅事稱冤令道臣詳查狀
聞又令曰觀此襄陽幼學金有浩等原情則淑靜宮田畝在於本縣而宮監輩侵漁之弊稱冤矣令道臣更查
登聞又令曰此原情中瑞山居李春芳 華城幼學李周新 砥平幼學李殷緒 全州幼學金學俊 晉州幼學
金鑑等廣州幼學金興衛 羅州李燦國牙山居李明哲等交河幼學金在默 利川幼學安慶福等瑞興幼學
李櫛等長湍幼學李景祿 交河幼學李八松等俱以軍役事稱冤令道臣詳查狀聞又令曰此上言中永興幼
學李元植 積城幼學黃載雲 牙山居李潤福 永同居李尙渭等白川幼學李光雲俱以軍役事稱冤令道臣
詳查狀聞又令曰此原情中抱川幼學李漢龜 長湍幼學李相猷 竹山幼學鄭匡周長湍幼學康正璿通津
幼學李勉益中部良人李春得 松都幼學具弘鼎 水原幼學朴慶權 金川幼學高景欽 忠州良人金占大
陽城幼學李溪夏 陰竹幼學禹光宅 漣川幼學李昇鎮舊豐德寡女尹召史俱以山訟稱冤令道臣詳查狀

聞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8일(정미)>

강 秋曹以擊錚人全益廉等原情回達

목 刑曹達言今番幸行時水原境擊錚人永同全益廉爲其母復讎事而前因其兄之鳴冤行查本道而查案姑未達下果川境擊錚人松禾李召史爲其子朴同伊殺獄稱冤長湍姜召史爲其夫李賢培殺獄稱冤而查案未回達不得決處有此呼籲極涉無嚴請竝原情勿施依之又達言今番擊錚原情中黃河清其母孝烈已有兩朝褒揚之命云平山 李遠 昌淑徽宮監之濫稅稱冤全州 全學俊 晉州 金鑑等廣州 金興衛 羅州 李燦國 牙山 李明哲 李潤福等交河 金在默 利川 安慶福等交河 李八松 永興 李元植 長湍 李景祿瑞興 李櫓等俱以軍役稱冤令道臣詳查狀聞事令下矣苟非事關四件無敢鳴錚法例至嚴在所當懲請考律勘處依之又達言今番幸行時擊錚人英陽 趙貞復爲其高祖德麟給牒事也懷德 宋民圭爲其祖能相復逸事也此非臣曹所管請竝令吏曹舉行依之又達言知禮 金致郁 永同 金成彦 安東金庭敦世系卞正事也請令禮曹舉行依之又達言楊州 宋順來爲其祖瑩中仲理事也請令義禁府舉行依之又達言安山 元永仁 水原 文世祿 抱川 李漢龜 長湍 李相猷 康正璿 竹山 鄭匡周 通津 李勉益中部 李春得 開城府 具和鼎 金川 高景欽 忠州 金占大 陽城 李漢夏 陰竹 禹光澤 漣川 李昇鎮舊 豐德尹召史俱以山訟稱冤令道臣詳查事令下矣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舉行依之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11일(경술)>

강 以朴周壽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12일(신해)>

강 令水原 西北屯以常民將吏卒隸許其耕作

목 因水原府校吏等詢瘼別單令以華城一府卽我先大王經始之地而昔日之顧恤愛護果何如此別單自廟堂從長稟處俾有實效至於西北屯設始卽爲一府裕食之道則班戶之廣占作弊者誠極駭惋從今以後班戶則一切禁斷惟以常民將吏卒隸許其耕作之意成節目施行事分付華城留守處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12일(신해)>

강 水原留守 朴周壽書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答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14일(계축)>

강 備局以水原府校吏等詢瘼別單覆達

목 備邊司達言水原府校吏等詢瘼別單自廟堂從長稟處事令下矣取見別單則其一平新鎭軍錢土稅旣屬本府僉使亦依各道各營例許令本府自辟事也事體不可遽議置之其一楓島人民則自來屬之本府土稅則自南陽 大阜 牧官收捧而稅納增加島民漸散自今本島土稅亦屬本府以爲島民奠接之地事也該島土稅之當初定稅謂之皮穀五六石而末乃添加厥數倍蓰云倍蓰於五六石則不過爲十餘石內外島民之漸至渙散者或過實且數爻極其零星亦置之其一蠲補庫二千兩自乙巳放債取殖於將吏而四十餘年之間人多散亡便成鬼錄侵鄰侵族弊痼難醫上項本錢依辛巳年例蕩減利條亦爲從長給貸事也本庫殖利前貸已成鬼錄當捧每患徵吏民難支勢所使然而至於蕩債給代亦非輕議令守臣從長論報更爲稟處其一本府各廩設始蓋出於爲居民之盛德而挽近凋殘塵空人散奠接沒策方營貿取生苧曝白以賣京

塵亂塵特許勿禁以爲華民生利之一助事也生苧曝白事自京塵民聊賴之資則奪此與彼非但有礙事面一視之政不可輕許置之至於西北屯之班戶作弊判下令旨不啻嚴重已自本司行關該府矣成節目舉行後形止卽爲狀達之意請分付守臣處依之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19일(무오)>

강 召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于熙政堂

목 辭陞也

<일성록, 순조 28년(1828) 4월 3일(임신)>

강 水原留守 朴周壽上書請往省先壠賜答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4월 19일(무자)>

강 召見承旨 鄭知容于重熙堂

목 余曰今日翰林下番仕直乎記事官 金英淳曰省記則內閣矣余曰翰圈何不爲之乎知容曰別兼春秋洪在喆以其父起變之方帶知春秋陳書矣余曰今年節製及第幾人乎英淳曰人日製忠良應製水原應製及第爲七人矣知容曰明日儒生應講以製代講令下矣旣以代講下令則異於應講蔭官則何以爲之乎余曰使之觀光也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5월 15일(계축)>

강 許施水原府所管南漢餉租中加分之請

목 備邊司達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狀達則安山等三邑元還尠少排巡無路本府所管南漢餉租留庫中一千九百五十七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農節排巡民食宜念請許令加分依之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5월 24일(임술)>

강 重推原任直閣 朴周壽 金邁淳

목 奎章閣啓言箋文封進事體甚重而原任直閣 水原府留守 朴周壽 安邊府使 金邁淳今此誕日箋文不爲封進誠未安請從重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8년(1828) 6월 18일(병술)>

강 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二品以上于景春殿 領府事 金思穆 領議政 南公轍 判府事 李存秀 檢校提學 金祖淳 原任提學 金履喬 朴宗薰 檢校直提學 趙鐘永 原任直提學 洪奭周 金鎰 朴綺壽 直提學 趙寅永 原任直閣 徐俊輔 李光文 朴永元 徐萬淳 李景在 檢校直閣 李嘉愚 檢校待敎 徐憲淳 金正喜 永明尉洪顯周 東寧尉金賢根 判府事 朴宗來 刑曹判書 鄭晚錫上護軍 金在昌 平安監司 金魯敬 左參贊 李錫奎 知敦寧 趙萬永 大護軍 金履載 判尹 洪起燮 大護軍 南履翼趙 貞喆 水原留守 朴周壽 韓陵君李海愚 禮曹參判 徐長輔 兵曹參判 李滢夏 刑曹參判 任存常 工曹參判 尹命烈 左尹 韓義運 右尹 俞應煥 開城留守 金炳朝 同知 金道喜 李紀淵 行護軍 李友秀 金啓河 朴宗正 尹尙圭 吳翰源 李愚在 趙晉和 朴齊一 金陽淳 李鍾運 申在植 洪命周 金蘭淳 李志淵 權敦仁 洪敬謨 李翊會 金元根 朴基宏 白東蓮 申鴻周 柳相亮 申綱 李石求 趙華錫 柳和源 許溟 鄭來升 具信喜 李升權 李忠運 趙恩錫 徐鳳淳 金守基

목 思穆曰岐嶷之姿迥出尋常實吾東億萬無疆之基矣

<일성록, 순조 28년(1828) 7월 18일(병술)>

강 命水原留守 朴周壽隨駕

목 敎曰今番明陵幸行時又原留守別隨駕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 28년(1828) 9월 4일(신축)>

강 令水原判官 金民淳仍任

목 吏曹達言觀此水原府留守 朴周壽狀達則以爲本府判官 金民淳今已瓜滿而陵園所植木西北屯疏濬之役多有判官舉行之事而難付生手限準役姑爲仍任令本曹稟處矣請依狀請施行依之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10월 3일(기사)>

강 備局以水原災實狀覆達

목 備邊司達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災實狀達則備陳農形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二十結外不足災八百七結二十六負四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防塞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事目外六百七結零特爲許劃使之均依推徵防塞請一體許施依之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10월 7일(계유)>

강 令華城 廣州 松都以各穀中折米劃給

목 備邊司達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結代穀六百石廣州 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丁亥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華城則以關西慈城補城穀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湖南 備局句管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海西勅需穀耗作條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依之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10월 26일(임진)>

강 判下秋曹京外諸道殺獄案覆達

목 刑曹達言 (…) 又達言粘連水原 鄭得哲獄事正犯之於死者如兄如弟未或有傷害之心而共醉懸玉之宴歸倚閭之門觀其兩檢直陳情實請徽裁洪夫億金獄事農器斬借不足咎嗾長老可敬觸桀何太凶戾請訊推得情令以鄭得哲獄事以若友壻之誼本心非由於戕傷當其踢母之地其勢必急於救解觀於檢招固可原恕而府跋所援一門中其父被毆其子毆其人致死有減死之文則父與母一也曹讞又如此施以減死之律洪夫億金獄事檢招殆同輸款獄情已成斷案常憲莫嚴烏可逭乎依秋曹議讞訊推得情 (…)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12월 29일(갑오)>

강 推水原留守 朴周壽

목 本閣啓言箋文封進事體甚重而原任直閣 水原府留守 朴周壽今此正朝及陳賀箋文不爲封進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29년(1829) 1월 1일(병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漢城府朝官秩宣略金寶聲折衝李周百通訓尹載伋 李顯昱 鄭述仁 李鎭斗宣略朱之行嘉善文大仁通政尹復相折衝李元臣宣略李時元內侍秩通政崔得亨士庶秩李鎭等三人京畿朝官秩前忠翊將 金星白 僉知 金道潤 巡將 丁載協士庶秩金載國等二十四人公忠道朝官秩參奉 金鍾慶 縣監 林沔浩

士庶秩玄尙熙等四十一人慶尙道朝官秩中軍李元臣 察訪 朴春秀士庶秩崔毛東等一百四十七人全羅道士庶秩崔命洪等一百二十九人黃海道士庶秩趙命錫等三十七人江原道朝官秩行護軍 金銑 縣監 洪履龜士庶秩孔希孫等五十八人咸鏡道朝官秩僉使 崔在賢 虞侯 姜最顯士庶秩金海丁等一百三十八人平安道士庶秩李天卜等一百四十三人水原府朝官秩假監役 金相模士庶秩白東翼等四人廣州府士庶秩鄭東華等三人開城府士庶秩姜渭胤 江華府士庶秩車光律等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嘉善鄭斗南 安道奉通政崔萬世 金丁三 李楨興 孫德龍 崔望元 權鳳局 朴春興 郭世完 崔助是 李岑必 柳德化 崔大岳 李震弘 金秀箕幼學李世宗 金光雲嘉善金厚是鄉吏安有載閑良文世昌通政林夏昌 金允儀 金興男 李命瑞 金象光幼學姜柱贊通政鄭福男 趙先伊 方在運 許孝 趙敬喆嘉義崔德烈嘉善嚴處俊通政吳善昌 元命達 金雄鼎 申光一 安命發 池漢鎮 李守江 張志好 李兌光 金夢泰 金明元 李景祥 金鳳翼 嚴泰瞻 張世春 金大一嘉善金貴才通政吉萬旭 辛海福 金日寧 趙碩還 李仁楫嘉善金寬孫通政康興福 柳秀夏 李宗紀 張有賢車茂長孫漢元奇泳嘉善李尙春 魏國初已上六十六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월 2일(정유)>

장 秋曹以擊錚原情覆達

목 刑曹達言擊錚人海州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家夫鄭大永去戊子七月同里李得昇與林同叔爲名漢偕倒石牆市家家獵酒石牆市居趙多男前以酒草間事有所嫌隙於得昇而得昇帶醉怒尋趙多男歷見渠嫗叔鄭日永請索酒債而日永不爲許貸得昇勃然起怒曳出日永之頭髻批頰詬辱之際多男適爲來到曳出得昇揮撲於溝中而渠夫大永聞其兄被打往見則得昇已爲昏倒渠夫爲兄救護之心雖曰切至日永既無致傷之處得昇已被多男之猛打至於昏倒則渠夫有何必殺之心復加杖打於昏倒之人乎得昇及其將死也以多男告官償命之意遺托渠家其死後渠之家屬以多男發告及其檢招多男以一打一踢從實直招矣忽生推諉之計做出鄭大永杖打之說誣罔納招而看證諸人初以目見多男踢打之狀一辭納供矣及其多男變招之後左右漫漶扶趙害鄭渠夫反爲元犯而屍體行檢初無一點打痕則初覆檢實因皆以內傷致死懸錄世豈有杖打致死而外無傷痕之理乎此已萬萬冤抑亟令本道詳查明決云本獄姑未登聞請令本道詳查狀達後稟處又達言開城府幼學全永福原情以爲渠遠族全汝善葬其妻於先塋之側而酷被隣山朴東周之凶肆四世墳墓一時見掘則渠祖父以門長之致使之齊訴於本官捉囚東周 東周之母與妻作黨無日不作梗於渠家突入內房毆打婦女足蹴乳稚甚至有驚氣夭折之境渠兄弟往責厥女則厥女愈肆悍毒故呈訴中營捉囚東周妻李女矣東周前此在獄驀見其妻之入獄憤心陟起毆其妻而罵之曰年少良家女縲紲獄中玷辱平生貽羞仍爲亂打竟因獄卒之急告保放歸家矣李女其夜致斃則渠弟何當有一毫所犯而橫罹殺越之罪乎屍親之檢招以爲永泰手執頭髮以砧椎無數亂打云白地構誣甘心移罪者欲掩手犯之惡圖免私掘之罪也雖以秋曹議讞言之憑此疑案斷其重獄恐有欠於審克之道云則本獄之蓄疑庶可有覆盆之聞伏乞另加明查云本獄果不無疑眩請令守臣詳查狀達後稟處又達言長湍鄭召史原情以爲渠嫗叔李六得去年十一月見失牛隻而尋訪於雉山地矣里任李就良忽地執言于嫗叔曰汝於失牛之事有致疑里人之說盜牛之漢必爲指告云毒拳交攻垂盡僵仆之後仍爲打臀三十度而去今正月初二日竟至致命辜限之內渠夫爲弟復讎之道果卽發狀于本府仍爲行檢而就良本是豪右之徒也奸吏舞弄漫漶成案而嫗叔之妻從前與就良私情隱密故以被打之後再往樵採樣納供於檢庭則成獄償命歸之烏有乃用反坐之律於渠夫李東範捉囚冷獄縲命將盡伏乞亟令放送得免瘐死云本事無以遙度請令本道詳查狀達後稟處又達言公州金氏原情以爲渠夫李源慶 天安郡所遭天地間豈復有之乎初檢官 天安前郡守李應淵檢狀既曰被摔無痕成獄初非可論王府納供又以爲所謂皮不存之毛所謂覆檢灰封相左屍親作變三檢則合面不檢銀尖不試而追捉數十切隣等大張刑具勒捧亂招會查禮山 牙山兩倅主張而裂其原本各跋以報前古所無之獄也渠家連三年鳴金原情及天安前郡守 金吾納供一一還入特賜分揀云本獄

不無疑眩請令本道詳查狀達後稟處又達言慶州良人金光玉原情以爲渠母與同鄉居趙平原爲同母兄弟也平原以義城居金養喆壓良事呈冤莫伸者于今五歲矣其間平原之母因此而死渠母亦以是而晝夜號泣以子之心敢不欲伸卞乎養喆所謂都文記曰雍正二年甲申元財主白鴻聲以奴太京良妻二所生奴太先衿給于第三女而乃於乾隆十九年甲戌鴻聲之子以秋奪其父已給奴太先放賣於渠之第二妹處而其賣買文券書曰奴太先改名夢月夢月之所生四口及夢月身竝合五口折價十七兩五錢永賣大抵奴婢賣買文券宜可曰婢某也一所生奴名某年幾二所生婢名某年幾然後所生先後次第及奴婢男女名字昭然明白而惟彼以秋獨何所見改其奴名不知太先之所生誰爲奴誰爲婢而只書曰太先所生四口乎伏乞捉上金養喆而更爲考籍後俾伸至冤使渠母少須臾無死云係是四件請令本道詳查狀達後稟處又達言晉州姜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黃五龍本以船商資生矣去庚午正月日順天居蔡啓孫船路率眷泊到村底適值日寒幾至凍死渠夫出於急人借入空室給賃賣酒定爲船沙工使之興販辛未正月日右漢船物看檢不美故責其不敏則被酒肆惡彼此是非而已夜宿冷地夜深後入渠家冷突居處而右漢素有宿病浮脹添高而中脘受鍼後不爲看收觸風添劇乃至初八日身死掩土數月其妹自順天聞訃來聞渠夫讎入金五成之言構控告官不爲檢屍而成獄渠夫曖昧實狀細細洞察云誠如爰辭稱冤容或無怪請令本道詳查狀達後稟處又達言晉州朴召史原情以爲晉州兵營妓小節自刺之獄渠夫枉爲正犯渠夫卽營官奴億祿也營妓小節率蓄矣庚辰正月二十八日小節稱病不與官宴入酒肆暢飲渠夫携至家中而責之小節乘醉發惡潛拔渠夫所佩刀自刺其胸揚言曰我今死矣汝能復責乎渠夫回視則血流胸前少頃盡命渠之自戮班班有據另加盤問特爲傳活云誠如爰辭稱冤容或無怪請令本道詳查狀達後稟處又達言水原幼學李頤新原情以爲渠之亡兄顯新昨年五月移葬於龍仁筆谷里矣廣州居前直長李象祖稱以渠之先塚之外案起訟於龍仁官自官摘奸形止則相距爲四里象祖囑其庶族李秉遠謂之渠之父塚之案山欲爲禁斷更爲尺量則爲四百餘步象祖自知必屈乃於十一月初一日夜暗掘渠兄塚乘夜上京佯若不自爲使李秉遠自現于龍仁縣渠急往山下審視葬處則棺柩不在廉搜局內則藏於山下五里地溪壑之中而棺之左邊傷破者四處下隅磨擦之痕亦各四處又有開棺之跡而使木手韓汗甲開視還覆之說喧傳於洞人則開棺之驗丁寧無疑初頭龍仁邑報曰夜半三更私掘人塚轉置遠地有此棺柩見傷者尤極兇穽推問於李秉遠則所告以爲象祖初使渠掘去云而巡營回關曰李秉遠定將校押送于振威縣嚴刑一次木手韓汗甲一體嚴刑竝捧招牒報爲辭則振威縣報狀以爲韓汗甲招內渠卽李直長家婢夫而去十一月初一日夜李班秉遠來請渠與同里李判得私掘露棺後擔舁北向李班秉遠忽曰此柩甚輕似是虛棺云自手啓之見其屍體旋即覆蓋云云巡營回關曰韓漢捧招始得真贓渠何敢發明承款然後始可狀聞更加嚴刑期於捧直招爲辭發關之日已在於昨年十二月也振威縣令終不行查亟下李象祖於有司明正其罪云誠如爰辭無怪其稱冤請令道臣詳查狀達後稟處又達言東部良人洪壽龍爲其兄壽命殺獄稱冤事也已捧結案西部良人朴珍玉爲其兄完根僞造封書獄稱冤事也已捧結案西部良人金福順爲其父春石殺獄稱冤事也頃因審理至承下詢之令未及收議有此瀆擾南部幼學李晚用爲其父明五殺獄稱冤事也八十減死律例不足爲援元犯推諉之說雖出獄案已成之後其在審慎之道宜有一番更覈從速會推以爲決處之地西部良人池昌潤爲其父有源殺獄稱冤事也西原幼學卞浩鼎爲其子成來殺獄稱冤事也西部良人姜次得爲其兄李得殺獄稱冤事也金大豐爲其父鼎燁殺獄稱冤事也中部童蒙朴順大爲其父貴才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鄭哲伊爲其父者斤孫殺獄稱冤事也海州良女金召史爲其夫韓宅守殺獄稱冤事也平壤良人裴一祿爲其父獐猓殺獄稱冤事也良女朴召史爲其夫韓德兼殺獄稱冤事也嘉山良人方奎煥爲其父孟孫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金周玉渭其父映僞造疏批獄稱冤事也楊根奴寬玉爲其上典李載春僞寶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金炳顯爲其父胤植僞寶獄稱冤事也俱經審理既成斷案全州幼學李喜顏爲其先祖懷安大君被誣稱冤事也本事無以遑度令本道詳查決處竹山童蒙金商儉爲其父元喜定配請放事也西部金氏爲其夫李膺峻定配請放事也所坐不輕有難容議金城幼學李聖燁等以濬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義州幼學申廷周等以壯節公後裔軍役稱冤事也高陽幼學鄭銓等以清白吏子孫軍役稱冤事也海州幼學趙宗良等水

原幼學徐厚相等朴有永等朔寧幼學金道證等以正勳子孫軍役稱冤事也事非四件猥屑之罪竝考律勘處璿派勳裔及名賢子孫之勿定軍役既有列聖朝受教令各該道守臣詳查決給鎮岑幼學金克鍊賜牌舊第推尋事也本事既係久遠況非四件事錦山幼學吉萬圭以名賢後裔見拔鄉案事也事甚屑越西部良人姜敬文以禮葬時運石車貫推尋事也既已策應於公役令內需司查處西部幼學李顯翼 洪淑儀墓田推尋事也抱川幼學崔鼎龜田番推尋事也楊州幼學李一善 漁鹽稅推尋事也砥平僧肯活等寺番推尋事也襄陽僧弘律位土推尋事也平壤良人金采商中營羅卒復設事也敢以四件外至微至屑事有此呼籲竝考律重勘定州幼學辛最律爲其叔永謙殺獄稱冤事也猶父猶子係是至情既是四件外請竝勿施又達言南部崔範壽妻以其夫銅店復設事擊錚而諺書原情語無倫脊不書姓字有違格例勿施猥越之罪請考律勘處竝準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3월 11일(을사)>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趙鐘永 兵曹判書 徐俊輔進

목 以呂東植爲戶曹參判 徐耕輔爲同春秋 金炳斗爲厚陵參奉 初仕也 白殷鎮爲昌城府使 尹慶烈爲水原判官 李相璜單付判府事

<일성록, 순조 29년(1829) 4월 15일(무인)>

강 許施華城還餉加分之請

목 備局達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狀達則本府還餉自來不敷而當此農時民情遑汲留庫條中租太合三千六百八十二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請依狀請數爰加分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4월 20일(계미)>

강 許施水原屬邑餉租加分之請

목 備局達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狀達則以爲本營屬安山等五邑元還尠少排巡無路當此麥嶺民情遑汲五邑所在南漢餉租留庫中四千五百六十九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麥嶺艱食民情宜念且屬邑加分便成年例請依狀請施行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5월 8일(신축)>

강 許施水原 廣州 松都支放不足條給代之請

목 備局達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戊子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割已成年例華城則以湖南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折米割給廣州則以嶺南加分耗會錄條中折米割給松都則以海西勅需穀耗作條中折米割給請使之取用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9월 23일(갑인)>

강 令武科殿試榜日中平壤閑良李宗海 李宗國拔去

목 兵曹達言今番武科殿試榜日中水原別驍士金永哲居住父名與初試榜日差異故詳查歸正後一從初試榜日付標以入平壤閑良李宗海宗國兄弟則父名同是東赫而祖曾祖外祖及年歲初會試單子俱爲相左故事甚駭怪亦爲招致查問則奸僞綻露不可掩置原榜日中竝付標拔去而所授紅牌請令政燒火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0월 25일(병술)>

강 戶曹參判 洪義瑾陳書請出疆前往省先壠賜答許之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俞星煥進書達及別單

【목】書達以爲(…) **水原判官** 尹慶烈持已也恬謹做事則老鍊村絕騷擾之弊吏無恣橫之習(…)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0월 28일(기축)>

【장】備局以**水原** 廣州 嶺南 湖南 湖西 海西災實狀覆達

【목】備邊司達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災實狀達則備陳本府農形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十五結外不足災八百十五結五十八負四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本府地多濱海斥鹵之處輒少均登之時災結夥然歲以爲常則今此加請中除却流來舊頃拈出今年應俵雖不足謂精約亦不至於過濫依數準劃俾究實惠推奴徵債既係擾民請亦令限明秋防塞又達言卽見廣州留守 宋冕載災實狀達則備陳本府農形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十結外不足災一百三十九結六負七束特爲準劃各年排捧條竝許仍停乙酉停退還餉限折半收捧事請令廟堂稟處矣本府雖值康年而舊頃既未得減新災又有當俵加請之數似非過濫特爲準劃排年條之昨年許停已出於曲念民力之意乙酉停退亦無以全數督徵竝依狀辭施行之意請分付又達言卽見慶尙監司 李勉昇災實分等狀達則巨濟等十一邑置之尤甚晉州等二十三邑置之之次金山等三十七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日災一千結外不足災二千五十四結十五負五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其一昨年停退還餉尤甚邑特許折半仍停事也其一居昌所在壬申舊還姑爲仍停事也其一山城餉穀限折半仍留平倉事也其一各年拯劣米姑爲停捧事也其一一道內元會米總大縮以若元數較諸應用每患不足就元會皮麩三萬九千餘石中限一萬石準折作米以爲排用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防塞事也本道既困於昨歲歉荒又瘁於今年旱澇雖有沿野左右田畝優劣而畢竟成就足謂少康分等依此施行第災結加請以若幅圓之廣又有流來之頃而如是精約尤可見到底爬櫛特爲準劃昨年停退之尤甚邑折半仍停居昌舊還與各年拯劣米仍停城餉折半條平留元會皮麩之一萬石準折作米及尤甚邑勿定配所推奴徵債防塞等事請一體許施又達言卽見全羅監司 趙寅永災實分等狀達則珍島等二邑置之尤甚康津等十七邑鎮置之之次全州等三十五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日災一千結外不足災一萬七千九百三十六結五十負五束特爲劃下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其一新還餉尤甚邑之尤甚面尤甚里折半之次面之尤甚里之次邑中康津等五邑尤甚面之尤甚里三分一停退事也其一昨年停退還穀尤甚邑及之次康津等五邑尤甚面竝全數仍停其外之次邑則尤甚面折半仍停事也其一各年舊還無論三等邑竝許仍停珍島等四邑所在辛巳壬午丙戌條亦許仍停高敞己巳反作依已例仍置事也其一丙子未捧依已例仍置事也其一山城軍餉無論三等邑城下近民輸納城倉程途稍間處捧留邑倉事也其一尤甚兩邑及之次邑中康津 靈巖兩邑綿農慘訓局砲保折半代錢兵曹及各營各司番布竝純錢代捧事也其一己巳停退軍布之蕩減後餘存者依前仍停事也其一三軍門及樂工保米尤甚之次邑代錢收捧待明春上納事也其一京外所納箭竹尤甚邑全數之次邑折半蠲減事也其一尤甚邑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防塞事也本道穡事雖有沿海若而邑災損統論一路可謂均登分等依狀請施行至於所請災結雖有加於丙戌丁亥近年可比之總而若參互於舊災之間約綽分數則今此加請煞不無裁酌特爲準劃新還停退除非大無之歲不可容易議到且況目下紓急雖若爲惠日後生弊在所當念使之準數收捧軍布代錢不過數邑依此施行昨年停退之區別邑面分數停捧亦必有深量其餘諸條既無斬許之端亦多已施之例請竝爲許施又達言卽見公忠監司 朴晦壽災實分等狀達則天安等六邑置之尤甚洪州等十四邑鎮置之之次公州等三十五邑置之稍實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五百結外不足災一萬一千三百九十六結三十三負二束特令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其一戊子停退還餉之次邑折半收捧尤甚邑三分一收捧事也其一各年舊還餉稍實邑中昨年停退所無處則各其邑最近一年條折半收捧昨年停退所在處則無論三等邑竝許仍停禮山則昨年雖無停退今年既入尤甚各年舊餉亦許仍停事也其一各年停退軍米布錢三等邑竝許停捧事也其一各邑所在安興餉米姑許仍留事也其一舒川等七邑所納軍布之以苧上納者以錢代納事也其一洪州等三十邑鎮所納各司箭竹量宜減數事也其一貢津倉所屬邑大同追後裝發事也其一尤甚巴限明秋勿定

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防塞事也三等分劑依狀請施行令年湖農旱澇爲災不無若而傷損而要不過尺朽點瑕則加請災結雖似夥多第大賑之餘民力未蘇道臣亦當有熟斟而深量者特爲準劃至於戊子停退與舊還大有異焉似此少康之歲固當準捧而歎餘民力亦所當念竝與舊還最近一年條折半收捧之請而一體許施洪州等邑所納箭竹使之三分一蠲減外此諸條別無斬許之端亦多已行之例請竝令依狀辭施行又達言卽見黃海監司 李翊會災實分等狀達則豐川等二邑置之尤甚海州等十一邑置之次新溪等十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二百結外不足畚災二千三百八十八結三負七束綿田災四百十結六十七負三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其一海州等五邑辛未停退還餉姑爲仍停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癸亥甲子停退軍錢米布依前仍停事也其一白川等四邑所納均廳免稅米太依已例以詳定價執錢上納事也其一各宮房各司火田令各該邑從實執卜事也其一一本營牙兵入防停止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分等依狀請施行至於災結加請則以沿邑稍遜之故而所請綿災視近總亦不至爲夥多特爲準劃使之均依其餘諸條俱是各年已施者今不必有所斬持請竝皆許施竝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1월 11일(신축)>

㉔ 設推鞠于本府 判府事 南公轍 左議政 李相璜 判義禁 李義甲 知義禁 李止淵 同義禁 柳相亮 李寅溥 承旨 鄭知容 掌令 金初燮 正言 金鎰 問事郎廳 朴宗吉 朴來謙 李是遠 宋持養 兪星煥 金周 默刑房都事 元有五 金益根 文書色都事 偉光麟 李樂重

㉕ 罪人宜學年五十八結案以爲渠根脚則父師稷父之父爾復母崔召史名不知母之父溥竝故父母以胎生於公忠道鎮川縣盤池面隨父母長養於京畿水原府貞松面入籍居生行凶節次則渠以梟獍之腸懷鬼蜮之情敢以軍銜投呈凶書滿紙張皇無非窮凶絕悖之辭誣逼莫重及下款數十年寥寥無聞等句語已是渠萬戮猶輕之斷案況建不悖質無疑之大義理卽上下大小秉執遵守三十年如一日者敢生疑亂之愿計肆發干犯之悖說或謂之晦塞或請以闡明此莫非背馳義理翻覆國是之凶肚逆腸書九之庚申一疏卽群不逞凶論之權輿劇賊裕凶疏之前矛渠凶書及凶招中敢謂對揚敢謂善爲凶如燠之逆如燠之者又以君子邊人獎詡之其怨懟朝廷右袒凶逆傳襲醞釀之諸般情節和盤托出渠罪惡實是亘千古所無之劇逆大慙犯上不道的實遲晚罪不待時斬籍沒家產令曰推鞠撤罷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1월 28일(무오)>

㉔ 金吾以犯上不道罪人宜學當日西小門外不待時斬啓

㉕ 罪人宜學年五十八結案以爲渠根脚則父師稷父之父爾復母崔召史名不知母之父溥竝故父母以胎生於公忠道鎮川縣盤池面隨父母長養於京畿水原府貞松面入籍居生行凶節次則渠以梟獍之腸懷鬼蜮之情敢以軍銜投呈凶書滿紙張皇無非窮凶絕悖之辭誣逼莫重及下款數十年寥寥無聞等句語已是渠萬戮猶輕之斷案況建不悖質無疑之大義理卽上下大小秉執遵守三十年如一日者敢生疑亂之愿計肆發干犯之悖說或謂之晦塞或請以闡明此莫非背馳義理翻覆國是之凶肚逆腸書九之庚申一疏卽群不逞凶論之權輿劇賊裕凶疏之前矛渠凶書及凶招中敢謂對揚敢謂善爲凶如燠之逆如燠之者又以君子邊人獎詡之其怨懟朝廷右袒凶逆傳襲醞釀之諸般情節和盤托出渠罪惡實是亘千古所無之劇逆大慙犯上不道的實遲晚罪不待時斬籍沒家產

<일성록, 순조 29년(1829) 11월 28일(무오)>

㉔ 湖西暗行御史 洪遠謨進書達別單

㉕ (…) 夫因舉行之稽緩以致實因有失而生死或冤曠日暴露而死骨未全者與寧欲全歸忍而不發者有一於此皆足干和從今以後凡有殺獄之報先察其自邑到彼與距營程道雖一箇時辰或涉遲滯則推治

吏鄉斷勿饒貸覆檢規避之守令非有公私間實故則依定式一一罷黜之意嚴飭各道道臣亦令秋曹每於審理時考驗日子如有稽滯者其時該倅草記論勘三同推法意何如而近來各邑同推率多權停雖或逐旬舉行不過謄傳故紙初未嘗閱案思索出意磨問或法當償殺而許久假息或情宜傳生而無由伸理幽明之間必有一冤亦令道臣申飭列邑鉤情覈實速出究竟毋使死者齋鬱生者滯獄以仰體聖朝欽恤之德意一牙山縣與水原府間隔大海地分畿湖天限南北而中年以來水原府謂有北岸之浦落強索南岸之泥生牙山量案所在沿流之五浦地次次侵奪該浦居民之應役牙山者稱以留防軍成給移文學皆圖頃而勢不相敵每致見奪所謂留防軍即該府吏輩稷房等名色而利其役歇民多移居牙山軍政歲以益艱黃白疊役倍於他邑事甚無謂弊實難言此蓋三十年前牙山貢津倉北乞梅一島因朝令移付水原之後仍失隔海之限遂無分土之界以致地漸縮而民益少請令該府該道另行打量明白定界五浦居民之投入該府留防軍者一一頃下還充牙山軍保之地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1월 29일(기미)>

강 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成遂默進書達及別單

목 書達以爲(…) 水原判官 尹慶烈簽丁而吏無私簿捧還而民有餘穀半載爲治一境咸頌(…)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1월 30일(경신)>

강 許施水原府所請諸條

목 備局達言即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狀達則以爲本府設施規模典守方略非不詳密而歲久弊生或有苟便今否此贏彼縮雖不可一一矯揉至於賑穀名色有邑之不可無者而本府則本無賑穀若值設賑不無苟艱之弊且別驍士馬價之每年上下實是難支之端不可不釐正而外此亦有略加變通者條列于後竝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其一湖南所在本營米二百五十六石零即丙戌內下賑資錢相換作穀者仍置該道名以華城賑穀依前取耗事也其一果川縣帑米餘在條三十一石零添付於該縣所在別置米竝與別置本米一千一百九十八石零自明春爲始一體取耗移作賑穀事也其一別置米一百石租一百七十五石太二百石之每年添付還餉者自今爲始移作賑穀或值還餉減縮之時則就賑穀中除出幾石還付還餉而報備局舉行事也其一外帑庫米歲入雖有豐歉加減除却應下與幸行時軍兵盤纏及賞資則猶多剩餘陳腐換色不無爲弊自今爲始以三百石定數恒留其餘則移作賑穀事也其一內侍復戶結所出米辛巳以後儲蓄合一百二十石零亦爲移作賑穀而每歲所捧十五石逐年添付事也其一移作賑穀之後若以還分例分給民間則不無災歲蕩減之慮每年折半以各庫新捧米中相換改色雖暫時不得虛留事也其一賑穀即災歲救民之需而若入停蕩必致減縮湖南及果川所在米竝勿舉論於停蕩之意發關兩道道臣處本府所在米一體依此定式事也其一外帑庫歲入錢條較之用下每患不足而修城貯置兩庫歲入稍裕自今以後幸行時軍兵盤纏及犒饋條移用於貯置庫且就貯置庫捧上中二千兩修城庫捧上中一千兩合三千兩每年十月移送外帑庫以爲逐年封不動而如非特教無得擅用於本庫之意永爲定式每於正月修成冊一件上送承政院一件上送備邊司事也其一別驍士馬價每以親軍衛減番保錢給代上下而所捧較所下太不相當自今馬價上下之規永爲革罷貢馬來時每年二十四匹依前狀聞執留以爲出給之地事也其一蠲補庫放債錢今已年久徵隣徵族爲校吏痼瘼上項放債錢二千兩特爲蕩減利條之需用於本庫者以本府劃屬宮結還出稅條中每年二百餘兩給代事也各樣米之合錄賑穀兩庫錢之移作封椿備水旱而需緩急將有來後之效見無窒礙之端竝依施而勿許停蕩成冊磨勘與每年折半改色亦竝依狀請施行別驍士馬價之入不當出者歲不免貽害於貯置庫貨一年二年誠有難繼之歎貢馬來時若許定數執留則庶可爲苴補矯揉之政公債之隨逋隨蕩有不可遽議所以有前此回達而今此所陳以指徵無處害及隣族爲辭仍請蕩本給代而此是以本府之貨救本府之瘼者亦不必靳持請一體許施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2월 21일(신사)>

강 태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達

목 該寺達言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徐麟赫所管二牧場戊子籍付馬一百四十三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一百六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一百三十五匹內壯雌馬五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2월 27일(정해)>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田致豐等三人 (…)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1월 2일(임진)>

강 備局以諸道暗行御史別單覆達

목 備邊司達言卽見公忠道暗行御史 洪遠謨別單則其一 (…)
其一牙山縣與水原府間隔大海而謂有浦落强索泥生牙山五浦次第侵奪該浦居民稱以留防軍成給移文以致該縣疊役之弊令該府該道打量定界居民之投入留防軍者一一頗下還充牙山軍保事也民役不可混淆請令該道往復釐正又達言卽見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俞星煥別單則 (…)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2월 3일(임술)>

강 令牙山等三邑浦邊地水原府募民事關問于湖西 華城 道守臣後投托民戶並還屬各該邑

목 右議政 鄭晚錫達言小臣今番行所過邑有民弊之切苦者故敢達矣牙山 平澤 稷山等地方皆沿海邊與水原界隔一浦而浦水廣可十餘里以北屬於水原以南屬於牙平稷三邑自是設邑時定界而忽於七八年前水原指其三邑浦邊之空曠處謂以水原浦落之越邊泥生於是三邑之民逐年移住頗免本邑納布之重役投托水原私募之歇役疆界自削軍丁漸縮雖以牙山一邑言之以移去頗役者爲四百八十餘名之多則可謂軍丁耗縮之尾閘矣且其地斥鹵元無把束之起墾故移住之民莫不稼耕於本邑樵採於本邑而方其秋熟之時憑藉其他官之民拒納本邑之稅是豈成說乎其害並及於未移居之民故民人輩成群來訴而各邑守宰亦以爲言此不可不趁速矯揉而難以一邊之言遽議變通令籌司關問于湖西 華城 道守臣後所謂泥生處及投托民戶請並還屬各該本邑從之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2월 25일(갑신)>

강 以洪義俊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3월 1일(갑신)>

강 判下各道上言原情

목 (…)水原幼學申孔模原情以爲渠十代祖母惠淑翁主墳山在於楊州芭夜面山地本主則上黨府院君之先塋局內也再昨中都城中居常漢李在德偷瘞其父於墳山內青龍故連呈楊州官則以韓塋之在於局內爲執言竟歸落科故茲敢冒昧呼籲 (…)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3월 6일(갑오)>

강 水原留守 洪義俊書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答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3월 6일(갑오)>

강 召見水原留守 洪義俊 京畿水使 李完植 慶尙左兵使沈日永于熙政堂

목 竝辭陞也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3월 10일(무술)>

강 葬禮都監以魂宮墓所祭器造成吉日推擇及謚冊文製述官以下實預差別單啓

목 該都監啓言魂宮所用祭器墓所用祭器造成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今五月十八日辰時爲吉云以此日時始役又啓言謚冊文哀冊文表石陰記誌文製述官 書寫官實預差及行狀製述官實預差改銘旌下玄宮銘旌表石大字篆文印篆文書寫官實預差職姓名別單書入○別單謚冊文製述官 左參贊 金履喬預差同敦寧 趙寅永 書寫官 水原留守 洪義俊預差副提學 鄭基善哀冊文製述官 戶曹判書 朴宗薰預差工曹判書 金鑑書寫官吏曹判書 徐能輔預差大護軍 朴綺壽表石陰記文製述官 領府事 南公轍預差判尹 李止淵 書寫官 大護軍 金履載預差右參贊 李錫奎誌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祖淳預差大護軍 洪奭周 書寫官 知事 朴周壽預差開城留守 徐憲淳行狀製述官 左議政 李相璜預差兵曹判書 徐俊輔改銘旌書寫官 永明尉洪顯周預差大護軍 南履翼下玄宮銘旌書寫官上護軍 趙萬永預差刑曹判書 李光文表石大字篆文書寫官 右議政 鄭晚錫預差禮曹判書 李義甲印篆文書寫官 奉朝賀 金履陽預差判敦寧 金在昌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5월 16일(임신)>

강 許施水原 京畿 湖西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義俊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每當還分排巡苟艱而今年兩麥猶未免歉農節民情比前遑汲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四千七百八十一石零屬邑餉租三千五百五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元還不繼農食宜念請依狀請數爰許令加分又啓言京畿監司 李義準 公忠監司 朴齊聞俱以元還不敷排巡難繼狀請留庫穀加分矣農節艱食民情宜念且係年例不必靳許京畿各穀二千石湖西米租太合四千石請使之加分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6월 13일(기해)>

강 墓所都監以財力區劃啓

목 該都監啓言本都監財力絕乏木四十同錢八千兩以有裕衙門區劃事前已蒙允矣宜惠廳錢二千兩華城錢六千兩兵曹木二十同禁衛營木十同御營廳木十同區劃以入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7월 21일(병자)>

강 冊儲都監以敎命文竹冊文製述書寫宮等別單書入啓

목 敎命文製述官 判尹 金履喬預差水原留守 洪義俊竹冊文製述官 領府事 南公轍預差同敦寧 趙寅永敎命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洪義俊預差行護軍 鄭基善竹冊文書寫官 右參贊 金履載預差大護軍 徐俊輔敎命二字書寫官 永明尉洪顯周玉印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李相璜預差同敦寧 趙寅永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8월 21일(병오)>

강 秋曹以擊錚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西部良人金富一爲其父德祖定配請放事也么麼小吏之換弄公物罪雖不輕一事再勘又多年所其子鳴冤容或無怪參酌放送後徒流案頗下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抱川鄭氏爲其父復讐事也一

邊之言有難準信又啓言竹山 童蒙 朴仁吉爲其父先玉殺獄稱冤事也本獄姑未登聞又啓言三登童蒙 鄭億年爲其父昌國殺獄稱冤事也本獄姑未登聞又啓言蔚山良人金文哲爲其六寸兄完得復讐事也一邊之言有難準信竝令道臣詳查狀聞後請稟處又啓言中部童蒙 李寬伊爲其兄完伊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 李大千爲其父允得殺獄稱冤事也良女李召史爲其夫黃險尙殺獄稱冤事也南部童蒙 金季孫爲其兄三孫殺獄稱冤事也北部童蒙 申春興爲其父仁本殺獄稱冤事也童蒙 金貴孫爲其兄二孫殺獄稱冤事也竝詳考原案請更爲稟處又啓言南部幼學趙雲會爲其父大鎮定配請放事也同罪人李膺俊已蒙恩宥則其子之爲父訟冤實爲無怪當初島配既因特旨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從之又啓言北部童蒙 朴萬喆爲其父大卜殺獄稱冤事也童蒙 朴順大爲其父貴才殺獄稱冤事也中部盧召史爲其夫金性福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 徐北述爲其父致文殺獄稱冤事也今春因其鳴冤至請稟處而不待回啓連次號籲極涉無嚴西部童蒙 金周賢爲其父映僞造臺諫 批旨稱冤事也金氏爲其父胤植 御寶僞造獄稱冤事也驪州姜氏爲其夫林燧 御寶僞造獄稱冤事也中部童女車珊瑚爲其父聖麟啓字僞造獄稱冤事也所坐至重斷案已具而望幸冒籲極涉無嚴遂安幼學林誼頌 **水原**幼學申孔模山訟稱冤事也今春因鳴冤至令行查已爲決末則更事瀆撓俱涉屑越西部童蒙 徐壽鶴爲其父英根定配請放事也安召史爲其子林寅懌定配請放事也究其罪犯已是薄勘而縱子呼籲民習可痛濟州良人金陽洙 梁翁等其祖其父俱爲被殺於金在溫兄弟處乞令復讐事也前因其鳴冤有所行查而不待狀聞徑先呼籲事涉煩屑請竝原情勿施固城幼學李佐馥爲其父萬悅復讐事也因本道狀聞既有朝家處分之後托以復讐冒濫鳴錚而爰辭極涉悞慢全沒官民之分此等蔑法無嚴之類不可以爲父訟冤有所曲恕原情勿施其罪狀令本道考律嚴甚東部良人洪壽龍爲其兄壽命殺獄稱冤事也渠兄白晝戕人已捧結案而無難呼籲萬萬屑越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長興良人朴元福 江陵良人文重斌 尹在元 張乙江等驛役稱冤事也**水原**良人李章植軍役稱冤事也事非四件而無難呼籲極涉猥越竝原情勿施考律勘處楊州幼學朴齊常爲其先世賜牌土推尋事也年前因其呼籲已令本道查決則尙今遷就致此瀆擾者事涉未安卽速決給之意分付該道昌原良人李千白等爲其失業稱冤事也事非四件而蹣路瀆擾極涉猥越其罪狀考律勘處本事既係民隱營邑俱有節目而假托宮差之作弊外邑許多浦氓之因此失業朝家既聞之後不可以爰辭之猥屑置之勿論令本道嚴加查實符同作奸之類一一摘發嚴刑遠配此後橫侵之弊各別禁斷俾無擾民之端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9월 12일(정묘)>

㉔ 施賞冊儲時正使以下及陳賀時禮房承旨以下

㉕ 因冊儲都監別單敕曰正使 領議政 南公轍 鞍具馬一匹面給副使 行戶曹判書 趙萬永 熟馬一匹面給都提調 右議政 鄭晚錫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兼禮曹判書 李義甲 行戶曹判書 趙萬永 工曹判書 李光文竝熟馬一匹面給都廳副應敕 金英淳 校理 李穆淵加資兼弼善 徐箕淳 應敕 尹心圭日淺勿論郎廳戶曹佐郎 李定愚 司宰僉正 李謙秀 掌樂僉正 沈命永 敦寧判官 俞碩柱 司槩僉正 趙濟萬竝陞敍戶曹佐郎 徐騏輔 禮曹佐郎 鄭口 工曹正郎 尹載輔 廣州判官 林顯喆竝日淺勿論監造官 繕工監役 金順根 濟用奉事 金在厚 繕工監役 朴曾壽 別工作 繕工假監役 李樹敏竝陞六敕命文製述官 漢城判尹 金履喬 書寫官 **水原留守** 洪義俊竹冊文製述官 領議政 南公轍 書寫官 右參贊 金履載敕命篆文書寫官 永明尉洪顯周玉印篆文書寫官 同敦寧 趙寅永竝熟馬一匹面給敕命執事 尙衣僉正 李奎憲 司饗僉正 李憲承 舉案執事 典簿 洪益謨 戶曹正郎 尹滋畊 褥席執事 敦寧參奉 徐光奎竹冊執事 刑曹佐郎 洪升淵 長興主簿 金來淳 舉案執事 刑曹正郎 金性求 司圃別提 趙箕淳 褥席執事 東部都事 金普根玉印執事 漢城判官 沈能淑 漢城主簿 林勉洙舉案執事軍資判官 李一榮 敦寧主簿 元錫周 褥席執事 平市直長 鄭憲容 舉讀冊案執事 儀賓都事 尹宗鎬 典牲判官 金炳先 褥席執事 內贍奉事 成退默竝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別看役前知事 李興潤前縣監 金命赫部將洪宅榮竝相當職調用分差計士 金宜仁 崔漢鍾竹冊文北漆寫字官 李東秀等六人竝高品

付料守直軍官張漢輝邊將除授各差備領率部將張載源等九人畫員金命遠等九人牌將權致大各上弦弓一張賜給輦輿監董 司僕主簿 趙選依壬申例師領議政 南公轍傳左議政李相璜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左賓客 李義甲 右賓客 金履喬 左副賓客 鄭尙愚 右副賓客 李光文各內下鹿皮一令賜給贊善 宋穉圭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輔德 李憲璋 兼輔德 金興根 弼善 李游夏 兼弼善 徐箕淳 文學 金鼎集 兼文學 趙秉龜 司書 金箕晚 兼司書 李穆淵 說書 閔泰鏞 兼說書 吳取善 翊衛 柳尋春 宋啓柏 司禦 金履綱 任禹常 翊贊 趙咸永 崔在憲 衛率 姜彝文 洪義明 副率 洪翼周 李寅元 侍直 尹致容 成載濩 洗馬 李寅在 嚴錫明已上依壬申年例禮貌官 兼弼善徐箕淳加資相禮 鄭東煥 贊儀 林貞鎮 掌儀 韓守一 引儀 任燧 洪憲榮 李膺耆 奏時官 林鳳翼等三人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尙衣提調 領敦寧 金祖淳 右參贊 金履載各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別提 金天紱 直長 李景燁 主簿 金懋僉正 李奎憲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別軍職 吳一善等十三人各差備中官等依壬申年例其餘忠贊衛 擇日官 錄事 計士畫員牌將典樂員役工匠等考例施賞○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受○教曰今番陳賀時禮房承旨舉行輔德竝加資○因冊禮陳賀時別單教曰宣教官 副司果 趙秉龜加資展教官 兵曹正郎 宋台霖 典籍 金永基 宣箋官 司僕正 閔英世 展箋官 兵曹佐郎 睦用錫 宗簿主簿 韓哲浩各兒馬一匹賜給通禮 玄鎮商 趙德 贊儀 林貞鎮 典儀 金敦善 引儀 洪憲榮 李悌寬 吳致健 安國鉉 尹瀚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奏時官 寫字官 典樂員役等依壬申年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9월 17일(임진)>

강 命華城 廣州 松都句管穀見縮條以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劃給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已丑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該府報請給代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已成年例華城則以海西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關西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湖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請劃給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9월 28일(계미)>

강 備局以水原府災實分等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義俊災實分等狀啓則備陳本府農形災損之狀仍以爲地部劃下災十五結外不足災七百二十四結四十九負八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舊災之移錄當年數既不少則今此所請不至過濫合災七百三十九結零特爲許劃推奴徵債亦許限明秋防塞而第今年地部事目元無本府給災而狀辭中謂以地部劃下災十五結者揆以奏御文字災政所關俱係不審請該守臣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10월 8일(임진)>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故失則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竝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請處之允之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徐麟赫所管二牧場已丑籍付馬一百三十五匹今生馬十八匹合馬一百五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六匹內壯雌馬五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七匹今生馬十八匹加報一匹

<일성록, 순조 30년(1830) 12월 21일(을사)>

장 有政 吏曹參判 朴宗琦進

목 以林東鎮爲大司諫 曹允鵬爲鐵山府使○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前同知 朴興澄 朴世興 曹允邦 金鎮宅前僉知 宋淳謙前僉使 曹允章 韓黎矢前別將 徐衛信 李愼民 羅元基前萬戶 韓鎮殷 金震取 李敏喆 朴昌植前武兼 張允誠士族婦女秩孺人申氏等二十七人內侍秩通訓金得九洪羽德金長澤 京畿士庶秩嘉善徐毅麟等四十一人廣州府士庶秩幼學姜得永等五人水原府士庶秩通德金相律等七人開城府朝官秩前守門將朴敏復士庶秩閑良李時普等三人江華府朝官秩前萬戶 張聖維士庶秩閑良趙敏亨 公忠道朝官秩前獻納 趙直永前慶熙將 李仁輝前守門將高道喆士庶秩幼學柳彙鎮等二十三人慶尙道朝官秩前同知 金東曾前僉使 朴就蕃士庶秩幼學權東潤等一百十三人全羅道朝官秩前縣監 朴孝德士庶秩閑良金仲等一百十一人黃海 道士庶秩閑良李光淵等二十二人江原道朝官秩前縣監 韓忠裕士庶秩良人金得只等七十五人咸鏡道朝官秩前五衛將 高殷泰士庶秩幼學金性國等一百十五人平安道士庶秩折衝金致洙等一百四十八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漢城府前僉知 卞宗禹 京畿通政李允金等四人慶尙道通政韓乙丕等十三人全羅道通政鄭榮達等十二人黃海道嘉善李德浩等三人江原道通政安贊佑等六人咸鏡道通政鄭原山等三人平安道通政金日礪等十四人以上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1월 2일(정사)>

장 命安山囚朴永祿等嚴訊取服楊州囚洪邊大施以傳生之典

목 刑曹啓言安山 朴永祿獄事則此輩起鬧彼黨含憾各自要路便成搏戰衆力共毆不卞下手之重正犯執定終有捉影之嫌故道啓傳生之論出於愼獄之義而自初之只聞道傳不見孟吉納供者安有小節打僧右手執袖之招乎卽此奸狀自成斷案請嚴訊取服又啓言廣州 崔仁昌獄事則公言遂成禍胎酒氣更惹惡心傷痕的實詞證無疑請連加嚴訊又啓言廣州 李大得獄事則爲洗賊名久欲甘心酒壚逢着醉氣賈勇頭破血迸之狀金婆之目擊丁寧船載水沈之舉凶身之口招莫諱屍雖不檢案已具格請嚴訊得情又啓言廣州 元永錄獄事則行己之賤視酒壚而如家移乙之怒藉班勢而肆惡哀彼小得慘哉殘命法文有據詞證且備請依前嚴訊又啓言水原 洪夫億金獄事則農器靳借是豈含憾之事而錘柄回刺忽在不意之際以若實因有此詞證爲三尺難貸之案無一毫可原之端請嚴訊得情又啓言水原 李萬大獄事則招來之時已蓄凶心鎖門之後卽辦殺事痕損之狼藉情節之慘毒未有甚於此獄則至今假息大失刑政請嚴訊償命又啓言開城府 趙禿尙獄事則痕損既著於要害殞斃無異於當下而三檢之招始爲吐實者已是兇穽廿年之間屢煩鳴冤者尤極狡惡查啓議讞鐵案俱在依前推覈而金允信獄事則脈錄執症雖有三檢之異要害致命既在一日之內而況同伴之詞證皆有指的兇身之招供終難掩諱則籲冤自歸誣罔覆啓已成完決依前嚴訊而李命錫獄事則全體之痕損狼藉衆口之公證的實自初推諉奸狀莫掩及夫開檢眞贓益露請連加推覈竝允之又啓言楊州洪邊大獄事則斷獄之道在於實因與詞證而以言乎實因則脈錄別無指的以言乎詞證則家人未及出視而但以正犯兩打之招執爲斷案而道查中必是被打後毒氣向裡當下致斃之說及安知非因其氣塞惟意亂打之論與曹讞之顛倒撲觸綿弱氣息已到七八分斷絕又被毒拳遽斷餘氣云者其所成案俱不免臆料而第想當場光景則索錢而曰無脫襦而不肯彼此扶執於冰确仄滑之地弱者跌足而先踣強者被執而隨仆先踣者氣窒而無聲隨仆者手打而脫身然則其死也已在於氣窒不由於手打所以無傷痕之外現也何可以一生一死推諉無處而遽置犯殺之科乎今此起疑亦不免於臆料而由前斷案而傳生則或涉不經由後起疑而償命則亦恐不辜此等處最宜審愼故有與其殺寧失之訓聖人欽恤之意於此可見而獄體至重有難擅斷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1월 21일(을해)>

장 以朴綺壽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2월 21일(갑진)>

강 水原留守 朴綺壽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2월 26일(기유)>

강 水原留守 朴綺壽疏請之後賜批許之

목 疏略曰臣年將六旬未有兒息而族弟府使 楚壽有四子而其第四子祿曾年今九歲臣意在螟養屢以爲言而楚壽終不肯從乞以祿曾繼臣既絕之緒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3월 22일(갑술)>

강 許施水原府還餉穀加分之請

목 左議政 李相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綺壽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而當此農務方殷之時巡分難繼民情切急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五千三百七十一石零屬邑餉租三千三百九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留有或有難闊狹而農時民食之不繼已有許施於諸道者請此亦依狀請施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6월 10일(경인)>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洪義俊 參議 徐淇修 兵曹判書 金箕殷 參議 李渭達 參知 洪義弼進

목 敎曰皇朝人忠臣清白吏子孫及西北松都人軍功人及落仕最久人各別收用事分付兩銓又敎曰守令初仕另擇事每當都政屢下飭敎意在爲民而便成例套竟致無實誠極寒心今番則各別擇擬對揚事分付兩銓又敎曰雖非親政上下注書及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又敎曰兩司臺諫竝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敎曰金漢淳今日政復職調用又敎曰別軍職 崔弘德善地守令擬入○史批以金箕殷爲知經筵 柳台佐爲同敦寧 尹命烈爲知春秋 俞應煥爲戶曹參判 宋穉圭爲大司憲 朴潞壽爲大司諫 潞壽及洪義弼新通 李止淵爲藝文提學 申冕周爲執義 姜世揆爲司諫 李淵祥爲應敎 淵祥 及李根友新通 洪祐順 李發源爲掌令 宋能圭 朴在皞爲持平 韓益相爲獻納 李鼎在爲校理 閔泰鏞 李象敬爲正言 象敬及金公鉉新通 李應信爲修撰 李光載爲弼善 李寅弼爲文學 成近默爲青松府使 趙基復爲密陽府使 李玄五爲水原判官 趙雲明爲光州牧使 金鼎均爲安東府使 任鼎常爲江陵府使 申命藻爲清安縣監 鄭友容爲醴泉郡守 洪耆燮爲永川郡守 李源膺爲宜寧縣監 洪冕周爲井邑縣監 南錫圭爲三和府使 李益秀爲仁川府使 金宅基爲昌城府使 趙錫龜爲康津縣監 李定愚爲咸悅縣監南濟和爲鎮岑縣監 鄭埴爲甑山縣監 朴心壽爲扶安縣監 洪耆周爲永柔縣令 趙毅存爲肅川府使 鄭元容爲冬至正使 金弘根爲副使 李鼎在爲書狀官 柳相杓爲南海縣監 李錫龜爲興德縣監 尹喜謙爲巨濟府使 李熙綱爲遂安郡守 柳相朝爲高原郡守 李容純爲樂安郡守 崔弘德爲通津府使 洪泳謨爲藍浦縣監 趙濟晚爲咸陽郡守 許楫爲三水府使 趙存卿爲渭原郡守 李根中爲慈山府使 金永默爲梁山郡守○敎曰通津府使 崔弘德以兩西守令中相換○以鄭晚敎爲童蒙敎官李廣愚爲英陵參奉 洪秉箕爲長陵參奉 金亨淳爲靖陵參奉 鄭天和爲思陵參奉 吳泰雲爲健元陵參奉 鄭夏榮爲禮賓參奉 韓用達爲安陵參奉 晚敎以下初仕也兵批以李止淵爲同知 徐鳳淳爲副總管 李圭殷爲晉州營將 許榦爲三陟營將 李定鉉爲大興中軍 柳相晉爲江華中軍 崔柱德爲北虞候 圭殷以下新資也 金胤根爲北評事 吳顯文爲訓練正 其鏞和新通 金明根爲白翎僉使 申命淳爲城津僉使 柳昌根爲法聖僉使 李元夏 白珩洙爲訓練副正 俞章煥 金善問 柳光魯新通 李樂沼高慶赫爲武兼 李秉夏爲洗馬 朴來益爲宣傳官 韓應源 李憲廷

李殷緒爲部將李有新 崔濬爲守門將尹鎬泳爲備邊郎 朴敬德爲馬馬海權管 樂沼以下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6월 22일(임인)>

장 水原留守 朴綺壽以健陵前令閔樂鏞罪狀馳啓

목 狀啓以爲樂鏞聞移職之奇翌朝發行上去陵官在直時雖值移職與僚員面看交替法不得片時空齋樂鏞之徑先作行致此空齋事未前有萬萬驚悚罪狀請令攸司稟處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6월 25일(을사)>

장 施高麗忠臣張安世節惠及金浦幼學李重翼等贈職旌表之典

목 禮曹啓言因慶尙道生員柳宜華等上言高麗忠臣張安世請謚事令該道臣博採可據文蹟報來後稟處事覆啓矣慶尙監司 李勉昇移文內考諸邑誌所載遺墟碑陰本孫家乘諸賢文集俱有可據德寧府萬世橋雖是治績之大略豐沛館一首詩可見罔僕之雅操際當攀龍之會獨守取態之義屢徵不起終身草野杜門洞諸賢多蒙賻贈之典而以此竝美之卓節尙今沒沒無稱實爲輿論之齟齬觀於道查既多可徵之文字參以儒狀益驗不淺之公議節惠之請特爲許施以樹風聲恐合事宜係干恩典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又啓言因金浦幼學李重翼 富平幼學韓命純 果川幼學 權相弼 京畿幼學閔頤浩等上言金浦故士人李至和孝行富平故士人南益祐妻金氏烈行果川故士人李命海孝行通津故士人朴宗倫孝行令該道臣詳探實蹟博採輿論別具狀聞稟處事覆達矣觀此京畿監司 李義準狀啓則至和生有異質孝愛根天十歲丁母憂勺水不入口者殆五六日哭泣悲哀無異成人父喪朝夕哭墓不廢風雨事繼母至誠愉怡交孚人無間然而母嘗患痢嘗糞驗症益祐妻金氏及歸南氏未成婦道而其夫遽沒則斷斷一心已壞下從之計及屆再期哀毀成病舅姑爲慮呼擗自盡俾不得將事終夜憂泣質明竟爲殞滅命海孝友根天在孫時其母飼乳輒跪捧吮之雖過時未嘗啼飢父寢疾十二載之間未嘗解衣就枕嘗糞晷苦斷指進血宗倫篤於事親家素清貧而薪水之勞躬自爲之其父臨年多病嘗糞驗証斷指進血及遭巨創竟以哀毀成疾死於三年之內各人之若孝若烈如是卓絕而道查既按實蹟李至和 李命海 朴宗倫竝施贈職之典南益祐妻金氏施以旌表之典恐合樹風之政事係恩典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又啓言因水原府進士金用遠等上言故學生辛師夏 崔廷麟 張龍見孝行令該道臣詳探實蹟博採輿論別具狀聞稟處事覆達矣觀此水原留守 朴綺壽狀啓則師夏生有至性四歲爲伯父後已失所怙惟母在堂而愉婉承順儼若成人母若有病嘗糞晷苦斷指進血廷麟其父以刃傷指鐵毒甚肆或言血竭爲當劑廷麟誤聞血竭是人血乾成者潛自刺股取血焙火而進之母病醫言生蠡魚最良而時值深冬裸衣伐冰竟得二大尾而進之果得神效龍見父病日輒嘗糞及其篤也急斫三指取血進之幸得回甦母患疔腫以口吮之三人孝行若是卓絕而府查既按實蹟竝施贈職之典恐合樹風之政而事係恩典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竝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7월 19일(기사)>

장 秋曹以擊錚人李寬伊等原情覆啓

목 該曹啓言中部 童蒙 李寬伊爲其兄完伊殺獄稱冤事也奴壽甲爲其母允德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 李大千爲其父允得殺獄稱冤事也南部童蒙 金季孫爲其兄三孫殺獄稱冤事也童蒙 鄭哲伊爲其父者斤孫殺獄稱冤事也北部童蒙申春興爲其父在仁殺獄稱冤事也童蒙 金貴孫爲其兄二孫殺獄稱冤事也請竝詳考原案更爲稟處高陽良人金致近爲其父大春殺獄稱冤事也華城金氏爲其夫幼學柳永進殺獄稱冤事也善山貢生林杜幹爲其兄元伊殺獄稱冤事也信川幼學田逸敬爲其子昌淵殺獄稱冤事也黃岡良女金召史爲其夫趙夢良殺獄稱冤事也良女李召史爲其夫高壽延殺獄稱冤事也海南良人李學元爲其父天默殺獄稱冤事也本獄姑未登聞請竝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8월 24일(계묘)>

강 禮曹以幸行時上言覆啓

목 該曹啓言槐山幼學李秉樞妻柳氏上言以爲渠親家父母嫡妾無子寸內無昭穆相當處只有十三寸叔燬第二子寅喆故欲爲渠父故學生濬繼子而燬終不決許特令該曹依願立後其在繼存之政合有許施之道而倫紀事重請上裁又啓言懷德縣監 呂東奎上言以爲渠老而無育欲以從祖兄故參判 東植第三子豐燮爲子則謂以父母俱亡不可許之云特降處分許以豐燮爲繼子矣所生家父母生前之未及許與雖或爲拘繼存之義至親尤別似當依願許施而倫紀事重請上裁又啓言司憲府監察 申淳上言以爲渠卽故相臣 貞簡公翼相奉祀孫而嫡妾俱無子欲以四寸弟故進士游子承教爲後而游之夫妻俱已作故與受之際不得循例禮斜亟令該曹照例施行云生前之未及許與雖或爲拘一邊父母俱歿者情理可矜則因上言許令立後載在法典大臣奉祀與他自別似當依願許施倫紀事重請上裁竝從之又啓言觀此坡州幼學申的等上言則請其五代祖靖社功臣東平君景裕贈諡之典事有此呼籲矣申景裕之豐功偉烈允爲國朝名臣親功臣贈諡載在法典矣迄今因循似緣未遑待其諡狀之照訖請使之依例舉行又啓言觀此龍仁幼學呂學永上言則渠無一嗣續且以孤宗無他取養只有華城居族兄民永第三子東星而民永夫妻前此身死欲爲率養則東星兄東冕托以初無與受無意施行且禮斜文案旣已判下特下明命俾得率養有此呼籲禮斜達下倫紀已定而因其兄之異論致此上聞之學者誠極未安令守臣各別飭諭請俾卽歸養又啓言南部幼學張鉉禹上言以爲渠嫡妾無子三從叔幼學重詠子鉉正有二子故第二子虹應欲爲繼後而終不肯許渠高祖故通德郎致顯卽鉉正高祖故都正 普顯之同生兄也豈可曰全無所重特令該曹俾卽定養云派分不遠繼絕爲重則生家之若是靳特殊乖敦睦而遽從一邊之言有非重倫之義使其諸家與生家相議完定呈單後請更爲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8월 25일(갑진)>

강 水原留守 朴綺壽陳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疏略曰臣之父母墳山在於坡州 龍仁地而久闕省掃兼有補築之處伏乞俯賜矜諒許臣由暇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8월 27일(병오)>

강 命水原中軍 金相順限畢役仍任

목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朴綺壽狀啓則禿城山城崩頽處修築之役臣營中軍金相順專管監董而瓜朔在於九月浩大之役難付生手限畢役仍任以爲竣事之地事啓下本曹矣山城修築難付生手誠如狀辭依狀請限畢役請仍任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8월 27일(병오)>

강 命水原 廣州 松都支放不足條以湖南等諸道所在穀劃給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庚寅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已作年例華城則以湖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關西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海西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請劃給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9월 4일(계축)>

강 許施水原府舊災許劃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綺壽災實狀啓則本府流來未蒙頗舊災五百四十一結十負七束特許劃

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此請劃非今年災頃而即不過舊災移錄之逐年臚陳於年分啓請者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9월 29일(무인)>

강 命水原等府支放穀不足數以湖南 海西穀劃給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辛卯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各營支放穀耗不足之從他代劃係是年例廣州 華城則以湖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海西勅需穀當年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32년(1832) 10월 3일(을사)>

강 備局以廣州及湖南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即見廣州留守 李錫奎災實狀啓則本府流來舊災及新災合一百十九結零特爲準劃各年排捧條姑許仍停漸次拮据事請令廟堂稟處矣歲既均稔宜無災傷之可言而今此請劃即舊災之逐年移錄於當年者而才已許施於水原矣此亦依所請許劃至於排年逋穀之又煩請停雖緣民勢之當念然始以難捧而許令排年已是朝家之特恩若又以排年之爲難而不拘豐歉輒請姑停則軍餉之重法意安在癸酉庚辰久遠條則有難竝督姑許仍停丁亥排逋則年條最近數亦無多請使之收捧又啓言即見全羅監司朴永元災實分等狀啓則珍島 海南置之最尤甚順天等十三邑置之尤甚扶安等二十邑鎮置之次茂朱等十九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七百結外不足災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八結九十負零特許劃下後錄諸條竝請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當年新還餉最尤甚珍島全一邑及海南之濱海各面尤甚災戶限折半尤甚中羅州等十二邑之次中光陽 法聖尤甚災戶及尤甚中雲峯之各面中最尤甚災戶限三分一停退竝待明秋還捧事也其一珍島等八邑所在戊子停退還穀之去年仍停條竝全數仍停事也其一還穀最尤甚二邑尤甚十三邑及之次中光陽 法聖尤甚面里尤甚戶停退外當捧中限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各年舊還中己巳未捧庚午壬申停退條毋論四等邑依已例仍停辛巳壬午丙戌條及高敞己巳反作條亦爲仍停事也其一丙子未捧依已例仍停事也其一山城軍餉毋論四等邑城下近面輸納城倉程道稍間處捧留邑倉待明秋還納事也其一己巳停退軍布依已例仍停事也其一三軍門及樂工保米尤甚之次邑代錢收捧待明春上納事也其一京外所納箭竹尤甚邑全數之次邑折半蠲減事也其一尤甚邑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今年本道年形早早晚澇風又痒稼間不免爲康歲之點瑕尺朽而珍海兩邑偏被災損民事誠可悶念然三等劑量自是年分定規今此分等既有尤甚而又曰最尤者有違常法大關後弊道臣推考最尤甚二邑以尤甚施行至於災結請劃今農視遜於昨年則今災較多於舊總事情容似爲然而災實雖云相錯折補足爲少康若以見請之數比諸近年之總則終涉過當以一萬九千三百結特許劃下竝與事目頒下災而俾準二萬結之數新還停退或似紓力於目下終爲厲階於來後雖尤甚之邑不可遽議闊狹況之次之稍別於尤甚乎非曰無己巳例而既異於全路俱歉則今不可援彼例此珍海兩邑濱海各面尤甚戶則姑許三分一停退之次諸邑則竝令準捧舊還之竝督本色之準責城餉之遠輸災民事勢在所軫恤其餘諸條既多已施之例不必靳持請竝依狀請施行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10월 10일(무자)>

강 命咸陽囚鄭丕伊等嚴訊取服水原囚柳永進下詢大臣處之

목 (…)
○水原留守 朴綺壽狀啓以爲水原金氏爲其夫柳永進殺獄事擊錚而令道臣詳查事判下矣以本府判官 李玄五 安山郡守 洪喆果川縣監閔致祿差定參覈官眼同查覈則此獄屍既經殯檢在翻歲而胸膛上紫黯傷痕宛然不消則可知其生前被踢之繁重而況金世春之公證明的則莫掩泥獸之跡柳寅鉉

之手犯狼藉則反媒春雉之鳴創出虛無之說一曰飲酒也以石搥胸也一曰手記偽造也一曰柳寅鉉之主張指使也而實因既著看證又的毒踢希範卽是永進則雖欲推諉掉脫其可得乎依前訊推期於取服恐不可已令該曹稟處 (…)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11월 13일(신유)>

강 命水原 柳永進獄事依大臣議施行

목 刑曹啓言水原 柳永進獄事謹依判付問議于大臣則左議政 李相璜以爲曹讞之起疑凡爲三端而反覆檢帳可以起疑者又非但三端而已手記之打原案之踢胡爲相戾忍見其父其兄之被踢致命而諉以母病無暇且爲彼隻乞憐致有此忘讎與和之理乎曹讞之設疑儘見服念之意惟在上裁云右議政 金履喬以爲秋曹所論三條設疑俱是真可疑者且柳永進若實犯踢殺恐怯求和則豈有後來背約之理凡斷獄不能十分無疑而徑斷一律有違惟輕寧失之義施以次律恐爲得宜云大臣之議如此請上裁教以依大臣議施行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11월 20일(무진)>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徐麟赫時任李膺耆 所管二牧場庚寅籍付馬一百二十六匹前任徐麟赫所報今生馬九匹時任李膺耆所報今生馬九匹合馬一百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徐麟赫所報故失馬二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一百二十二匹內壯雌馬五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六匹今生馬十八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31년(1831) 12월 21일(기해)>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水原府土庶秩張大興等五人 (…)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1월 2일(경술)>

강 水原留守 朴綺壽陳疏乞遞賜批許之

목 疏略曰臣之猥叨居留于今歲且周矣奉護珠邱恭寓弓劍之慕將往板輿幸伸烏鳥之情到底恩私天地莫量而其奈才短識闇觸事憤憤報補蔑效愧懼交並求解一念寤寐如結臣之老母已於歲前還歸鄉廬離違情私去益難耐且臣病近益增苦若不保朝夕趁今納節還鄉一意將息則庶幾有全生之望伏乞遞臣所帶職任俾得歸伏故山母子相依以卒生成之澤批以所請依施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1월 8일(병진)>

강 以徐俊輔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1월 9일(정사)>

강 水原留守 徐俊輔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1월 15일(계해)>

강 命賓對不參諸宰推考 知事 金在昌 水原留守 徐俊輔 大護軍 宋冕載 知事 金履載 右參贊 洪

夷周 大護軍 徐有渠 大護軍 李翊會 刑曹判書 徐耕輔

목 右議政 金履喬啓言今日賓對諸宰懸病甚多極爲未安除衆所共知老病外竝推考警責向者新差之備堂今無進參者請亦爲嚴飭行公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3월 20일(정묘)>

강 許施水原 海西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俊輔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本府還餉留庫中米太合八百七十七石零及屬邑餉租三千六百四十七石零特許加分矣既以農時艱食爲辭且係近年已例請依狀請許施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金蘭淳狀啓則以爲本營支放穀停蕩條給代每以加分耗請得取用便成年例道內會付穀應留中各穀限一萬四千石特許加分矣支放不足無他給代加分取耗已作流例分留雖有定式不可不闊狹請依狀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5월 8일(갑인)>

강 水原留守 徐俊輔以顯隆園丁字閣內神御床下排地衣 蘆簾修改奉安馳啓

목 狀啓以爲顯隆園丁字閣內神御床下排地衣及蘆簾修改端午祭享兼告由設行之由已爲馳啓而卽接本園參奉 尹應圭牒呈則地衣七張及蘆簾二十張自戶曹輸來今十三日卯時始役同日午時畢役後仍爲奉安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5월 15일(신유)>

강 宣傳官 李鍾憲 朴來益以農形看審書啓

목 李鍾憲書啓以爲臣敬奉聖教馳往楊州牧 抱川境沿路諸處農形詳細看審則田穀秋牟幾皆爛熟春牟小麥亦已向熟黍粟豆太 木花方張初除草而間因旱乾多有枯損處畝穀灌溉有水根處則間間移秧高燥瘠薄處則尙無翻耕移插之望大抵兩麥則可謂免歉畝穀移秧姑無晚時之歎而雨未洽然民猶渴望○朴來益書啓以爲臣敬奉聖教馳往始興縣 果川縣 廣州境水原府 振威境沿路諸處農形詳細摘奸則秋牟已皆爛熟間或刈取春牟小麥漸至向熟而苗多有枯損失稔之慮早黍粟豆太 木花方張初除草洞畝與灌溉處間間移秧而或有再耘乾畝及高燥處尙無翻耕之望秧坂則亦皆涸渴多有坼痕乾播畝與水付種處今方除草而旱氣稍繁民情渴望矣十七日午時始雨或灑或止僅爲浥塵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5월 18일(갑자)>

강 秋曹以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목 該曹啓言今九月初六日幸行時擊錚人依例取招則南部良女白召史原情以爲渠子徐玉伊定配鍾城矣被殺於邑人張至弘處乞令復讞云龍岡良人金學祚原情以爲渠子宅曾橫被殺獄昭脫無期乞令放釋云平壤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子洪龍雲非罪繫獄昭晰無望乞令疏放云海州良女田召史原情以爲渠夫崔光奎橫罹於朴乃天之獄事將不免瘦死之慮乞令詳查決處云龍仁幼學丁載珏原情以爲渠子義聖橫被殺越之名昭晰無望乞令詳查云本案竝姑未登聞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東部童蒙 姜童伊原情以爲渠叔母姜召史橫被殺獄之名昭脫無期乞令明查疏放云以姪爲叔雖違格例爰辭極爲稱冤更考原案後稟處開城奴順吉原情以爲渠上典李命錫橫罹冤獄屢年滯囚乞令詳查云廣州良人朴一淳原情以爲渠父民得橫被殺獄生出無期乞令昭晰云已經審理而爰辭有復稱冤請令守臣詳查狀聞後稟處慈仁李尙權原情以爲渠雇奴安玄宗潛通渠妻四隣喧傳渠妻醜愧不勝投池身死則安雇與渠妻族聚黨甘心打殺渠父又殺九箇家眷乞令道臣如法從事云觀此爰辭雖涉虛誑既係人命合有覈實令道臣詳查稟處山清 裴師中原情以爲渠父東烈酷被門孽裴景喆之誣告橫罹殺獄滯囚九年乞令明查生出獄門云請令

道臣詳查稟處西部良女崔召史原情以爲渠夫李光道橫被金順吉打殺白良玉之獄乞令疏放復見天日云已經會推而爰辭猶復稱冤請詳考原案更爲稟處竝允之又啓言今九月初六日幸行時擊錚人等原情取考則東部良人洪壽龍爲其兄殺獄稱冤事海州奴甲芑爲其上典金秉善啓字僞造獄稱冤事也俱爲遲晚已捧結案原情勿施西部良人池昌心爲其父有源殺獄稱冤事鄭快同爲其兄快成殺獄稱冤事東部童蒙 金致寬爲其父吉伊殺獄稱冤事西部童女黃苐赤爲其父驗尙殺獄稱冤事中部童蒙 朴順大爲其父貴才殺獄稱冤事東部童蒙李長碩爲其父同番殺獄稱冤事南部童蒙 全成吉爲其兄成喆殺獄稱冤事北部童蒙 金龍文爲其父性福殺獄稱冤事也案俱成鐵無容更議且況審讞未滿數月竝原情勿施安山李氏爲其夫韓應相殺獄稱冤事沃川良女李召史爲其夫朴性烈殺獄稱冤事天安幼學成載應爲其父時默殺獄稱冤事長連童蒙 朴履貞爲其父尙淳殺獄稱冤事咸興良人姜聖晚爲其父渭鍊殺獄稱冤事江東童蒙鄭元益爲其父乃興殺獄稱冤事也多年成獄屢經審理竝原情勿施天安童蒙 李謙溥爲其父源慶殺獄稱冤事也日前纔已覆啓又此鳴金原情勿施義州幼學文學祖爲其兄學老定配請放事也當初所犯既不深重濟州童蒙 金洪源爲其父錫祉定配請放事也與渠同罪之洪範祥等諸人俱蒙恩有善山 朴千鍾爲其父啓光定配請放事也私掘露棺罪固不輕而似此所犯既多蒙宥其在一視之政合有參恕之道永興文學老龜城 金錫祉 襄陽 朴啓光等請分付各該道臣參酌放送龜城幼學元在慶爲其父孝品其叔孝達定配請放事也禁葬而反被毆縛無辜而至於刑配果如爰辭則無怪其稱冤而不可以一邊之言有所準信請令道臣詳查稟處西部良人吳命熙爲其子允義定配請放事水原童蒙 趙巖回爲其父永斗定配請放事永川幼學鄭致永爲其父在衡定配請放事通津幼學申升朝爲其兄弘朝定配請放事善山幼學沈宜恒爲其父能婉定配請放事成川幼學方錫孝爲其父守亨定配請放事水原金氏爲其夫柳永進定配請放事果川童蒙 洪敬孫爲其父碧石定配請放事天安李召史爲其子李於仁老味定配請放事廣州奴卜伊爲其上典張龍達定配請放事龍潭童蒙 權順吉爲其父任銓定配請放事雲山童蒙 徐綏祿爲其父志民定配請放事也審閱各其配案則罪犯俱爲深重請竝原情勿施長興幼學金元晟以名賢後裔驛役稱冤事也其先祖忠節官爵既有實蹟則合有稱冤令本道詳查頒給光州幼學文炯章以江城君後裔軍役稱冤事平山幼學趙敬煥以功臣子孫軍役稱冤事也事涉猥越竝原情勿施靈光幼學朴性範爲其先祖受賜土地推尋事也既有王牌而見失土地宜有稱冤令本道詳查推給江陵校僕金在哲等校宮位畚班戶作者禁斷事也營邑何不嚴禁而致此呼籲猥屑之罪考律勘處而本事令道臣詳查決處康津崔召史爲其媳父返葬次價直千餘金之青竹逢授於江鏡浦 徐允一處偷食不給乞令還推事也極涉猥越原情勿施咸陽幼學河必奎爲其先世賜牌文蹟及復戶文券被人燒火乞令復舊事也事係久遠有難考稽原情勿施遂安幼學林誼碩爲其山訟稱冤事也前因鳴冤至於行查本事落空之後變幻更籲極爲無嚴請原情勿施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9월 10일(계축)>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止淵 兵曹判書 朴周壽進

목 以閔英世爲副校理 徐有贊爲副修撰 李義甲爲左賓客 徐有渠爲左副賓客 金永錫爲水原判官 宋啓幹單付贊善 吳熙常單付兼贊善 朴著壽爲同知 徐淇修爲副總管 宋啓榮爲翊衛 趙熙錫爲惠山僉使○再政以金逸淵爲掌令 任希慶爲上土僉使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9월 15일(무오)>

강 備局以諸道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 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俊輔災實狀啓則稍實爲十四面之次爲十三面尤甚爲十二面而仍以爲地部劃下爲一百結外新舊災合一千七百二結八負五束特許準劃今年還餉尤甚面尤甚戶三分二尤甚面之次戶之次面尤甚戶折半之次面之次戶稍實面尤甚戶三分一停退停退外當捧中限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身布之米邊當納者折半以錢代捧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

付而最貧窮阡危之戶精抄賑濟從當別具狀聞爲辭矣本府地既廣斥備經旱澇較之恒年未嘗非甚歉參以畿甸足可謂稍實則面里分等固有酌量災結加請終涉過多而一自留營設置之後朝家之慰撫軫念與他迥異蓋以漢之湯沐周之保釐別有所重故也王稅攸關雖難闊狹民望甚切合從優厚事目外一千五百結特爲加劃使之均俵新還停退既有他例尤甚面尤甚戶折半之次戶之次面尤甚戶三分之一之次戶稍實面尤甚戶四分之一許停身米之折半代錢餉穀之分數折代請竝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李錫奎災實狀啓則上道七面置之之次中道九面下道五面置之尤甚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一百結外不足災三百四十四結五十九負八束特許加劃新還餉尤甚面尤甚里三分一尤甚面稍實里之次面之次里四分之一之次面稍實里五分之一竝許停退停退外當捧條亦依停退分等量宜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各年排捧條依已例姑爲退年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而最尤甚貧窮戶賑更當別具狀聞爲辭矣本府農形亦不免歉雖非漠北之最甚均爲畿內之大無則以若災結加請較諸帳付元總足可謂極精無濫依此準施新還停退與代捧許以尤甚面尤甚里三分一之次里之次面尤甚里四分之一之次里五分之一而各年排捧請亦令姑停(…)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윤9월 27일(경자)>

장 備局以京畿 湖西及水原等府賑資區劃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義準所報則以爲本道慘被歉荒漠南漠北無往非議賑之邑就他道精實穀限四萬石卽速區劃爲辭矣今年畿農殆有甚於己甲之凶荒而從而道內穀簿在在枵然還餉收捧數亦無幾來頭接濟其將何靠此誠萬萬憂悶不可不另爲優劃以救填壑之急關西 小米一萬二千石各穀中折米三千石湖南 皮牟一萬石嶺南 大米三千石各穀中折米二千二百石劃給空名帖八百張亦爲成送以爲經紀賑之地而當此大無之歲對揚懷保之道專在於道臣邑宰約已益下誠心見孚之如何請以此意更加措辭關飭又啓言卽見公忠監司 洪義瑾所報則備陳本道歉荒不可不議賑之狀仍請他道穀折米限一萬石區劃矣本道雖曰慘歉比之畿輔不啻懸勝而若其被災孔酷處民情遑急之狀又無異於內甸故年分狀請中諸條蠲恤之方已有所參酌許施而道臣之報請賑需亦必有十分斟量而然在朝家如傷若保之政豈可不一視存恤乎第以嶺南 大米三千五百石各穀中折米二千石湖南 大米一千五百石租二千五百石本道某樣穀折米二千石劃給空名帖四百張亦爲成送 嶺湖元運未免有不足之患嶺南 大米一千五百石湖南 大米一千五百石更爲添運移送本道事請分付各該道臣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俊輔狀啓則以爲府內最窮之戶當於開春設賑就某樣穀中小米限三千石特許移劃空名帖限二百張亦爲頒下以爲濟賑之資而今年災減既多稅入太縮支放不足他無變通本營外帑庫封不動錢量其所入從便貿穀如例放下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賑資請劃不宜靳持而見今三道移運之穀分排於畿輔錦海諸處尙有太半不足之患更無可以措辦而本府則既有留庫錢穀亦可取用以府在賑穀米一千石太三百石外帑庫封不動錢一千兩許劃更以嶺南 大米五百石添劃空名帖一百五十張亦爲成送使之經紀賑事至於減稅給代既係米邊不足不必以錢劃下就留庫餉米中從所入用下事請分付又啓言卽見開城留守 李鼎臣所報則以爲本府及舊豐德穡事慘歉不得不設賑賑穀限二千石從它區劃爲辭矣松營賑資之別劃其例絕罕而舊豐德面里之當以別論況今慘歉尤合曲軫特以本府常賑米七百石關西 小米二百石嶺南各穀中折米三百石劃給空名帖一百張亦爲成送請以爲排比之地又啓言卽見江華留守 洪命周所報則以爲本府穡事已判大無當爲設賑賑資穀折米限八千石從長區劃爲辭矣島農雖曰判歉營穀亦足議賑則今此所報太涉過當而保障之地無他迥殊賑恤之請尤宜曲副以府在餉米一千石還牟一千石關西 小米一千石嶺南各穀中折米四百石劃給空名帖二百張亦爲成送請使之排用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윤9월 27일(경자)>

장 水原留守 徐俊輔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補植畢役啓

【목】 狀啓以爲臣與本陵令 俞春柱本園參奉 尹應圭眼同董役而陵園所局內樹木稠密處間間疏剔不甚稠密處枝葉略加剪除稀疏處亦爲補植去月二十九日畢役而疏剔木別無可堪材用故依近例竝與枝葉而分給陵園軍及役夫剪剔補植境界株數及所入物力開錄于後○後錄陵所字內自台峯水機村疏剔松雜木 六十八株剪枝四百四十五束向方山補植松木 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四株園所字內自宅溪培養峙疏剔松雜木 一百四十一株剪枝五十六束補植松雜木 八百九十二株錢一百一兩七錢六分依例自筓千庫上下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10월 2일(갑진)>

【강】 命水原等府支放穀不足數以湖南 海西穀劃給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辛卯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各營支放穀耗不足之從他代劃係是年例廣州 華城則以湖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海西勅需穀當年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10월 3일(을사)>

【강】 右尹 鄭基一陳疏乞遞賜批許之

【목】 疏略曰臣叔父身歿於啓昌任所行將返葬于華城故山臣於此時迎哭於靑歸之路會下於窀穸之所情理之俱不可已也今臣見縻詞訟不可暫閣釀禁不可少弛乞遞臣亞尹之職俾私情獲伸劇任無滯批以所請依施

<일성록, 순조32년(1832) 10월 20일(임술)>

【강】 命度支經用不足參量分排惠廳太移劃爛商推移

【목】 備局啓言向以度支經用不足已有各道折米三萬石劃給者而此數猶未相當不可不更加措劃第今京外餘儲無不朽然姑以惠廳錢一萬兩華城外帑庫錢五千兩禁御兩營錢各二千五百兩及戶曹封不動錢一萬兩劃下以準萬石價三萬緡之數參量分排至於惠廳太移劃事聞該廳贏餘亦有未裕云使戶惠堂爛加商確請從便推移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11월 30일(임인)>

【강】 太僕進今年各牧場馬畜數爰

【목】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李膺者時任金宗運 所管二牧場辛卯籍付馬一百二十二匹前任李膺者所報今生馬九匹時任金宗運所報今生馬八匹合馬一百二十九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李膺者所報故失馬二十九匹 (…)

<일성록, 순조 32년(1832) 12월 19일(신유)>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李鼎臣進

【목】 以李止淵爲知經筵 趙寅永爲知義禁○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前僉知 劉運徹前僉使 李芳燁黃在中 金鰲福 車聖彬 洪壽昌前監牧官 崔相一前萬戶 金億禧 李德培嘉善姜翊武 金潤瑞前 參判 尹羽烈前同知 金信慶 趙元鎮 白東瑾前郡守 趙參前正 趙命喆前縣監 尹範五折衝李元芳前府使 朴基赫幼學成煜士族婦女秩孺人金氏等二十四人內侍秩中官 李得春 鄭得周 元慶謹 京畿朝官秩前同知 南紀興前別將 李復來士庶秩折衝宋興成等三十一人水原府士庶秩通政李三奉等三人開城府朝官秩前萬戶 金致海士庶秩幼學金元護等五人江華府朝官秩前萬戶 崔達海士庶秩閑良金光

浩等四人廣州府士庶秩嘉義朴聖蕃等二人公忠道朝官秩前察訪李 繼祐士庶秩折衝柳以基等六十一人慶尙道朝官秩前營將張守初士庶秩幼學金完碩等一百八十九人全羅道士庶秩幼學金致華等一百五十七人黃海道朝官秩前僉知 李彥養士庶秩忠義衛 田奉曄等六十人江原道士庶秩通政朴聖翼等一百八十人咸鏡道朝官秩前權管 康思沈前五衛將 許緩士庶秩幼學金宗大等一百八十人平安道士庶秩幼學李守采等三百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京畿嘉善朴險金等四人公忠道通政李鎮廣等四人慶尙道通政朴龍丸等十六人全羅道通政魯德弼等十八人黃海道通政崔三載等二人江原道通政朴聖翼等十一人咸鏡道通政鄭世儉等十人平安道通政柳院之等二十五人以上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월 2일(갑술)>

강 命明日還宮時貢市堂上率貢市人興化門外待令命瑞興府使 華城判官相換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1월 16일(무자)>

강 命龍仁縣令 朴齊崙限畢賑戴罪察任

목 領議政 南公轍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俊輔狀啓則以爲龍仁縣令 朴齊崙重囚逃失者限內既未跟捕事當依法典論罷而該邑見方設賑姑令限畢賑戴罪察任事請令廟堂稟處矣重囚係是華城人則守臣狀請事亦無怪依狀辭限畢賑請戴罪察任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월 19일(신묘)>

강 華寧殿 地衣及移安廳塗褙修改命以來十二日舉行該留守 徐俊輔推考

목 禮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徐俊輔狀啓則華寧殿正殿所排別紋地衣及祭床下排滿花紋地衣間或弊傷移安廳北壁塗褙滲漏傷修改之節令該曹卽速舉行矣修改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來二月十二日卯時爲吉云以此日時舉行而係是殿內修改不可無告由之節先告事由祭同日曉頭設行祝文令藝文館撰出所入物種令各該司及本府磨鍊進排本府留守與本殿兼令 眼同監董事分付而殿內修改告由之不爲措辭狀請殊涉不審該留守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월 27일(기해)>

강 健陵 顯隆園局內雪後傷損木命從便區處

목 水原留守 徐俊輔狀啓以爲今月初九日健陵參奉 趙基升 顯隆園令 朴獻壽牒呈內今月初七日夜大雪後火巢內諸處松木多有壓傷之患云而所報株數極爲夥然故卽爲分送臣營褊裨數日遍審詳細摘奸則中松與小松爲雪頽壓元株折傷者數至二千七百餘株之多中小松雖與大株有異局內樹木之如是傷損者誠不勝悚悶而既折之松若不趁卽斫去則傍立之他木亦不無交加受傷之慮今十七日寒食祭享時臣以獻官進參設行後所傷松木躬巡看審依疏剔例這這斫去實合便宜而數千株斫剔事係重大不敢擅便折傷株數形止後錄馳啓教以依所請卿其看審從便區處○後錄健陵局內折傷中松木一百五十一株小松木八百三十八株顯隆園局內折傷中松木七百四十三株小松木一千二株合松木二千七百三十四株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2월 15일(병진)>

강 華城留守 徐俊輔以健陵 顯隆園局內樹木補植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健陵參奉 趙基升 顯隆園令 朴獻壽牒呈則局內樹木稀疏處年例補植之役自今月

十三日爲始十四日至畢役云補植經界及植木株數後錄馳啓○後錄健陵輦路左右邊補植檜木五十株外禁養沙浪山松木一千五百株棲鳳山播種橡實二石顯隆園金坂上下松木二百五十株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2월 16일(정사)>

강 水原留守 徐俊輔以顯隆園參奉 尹應圭忠義金命世罪狀馳啓

목 狀啓以爲顯隆園參奉 尹應圭空齋上京云故聞甚驚悚招致本園書員查問則所告內參奉今二十二日以春到記觀光次請假官於禮曹仍爲發行而假官忠義金命世深夜中來到矣又以身病還去所當來告營門而遲滯未果不勝惶悚云齋官在直之時雖或有萬分時急之事必與僚員面看交替又或有自禮曹許假官之事假官入番前無敢去就自是法例而參奉 尹應圭謂以科由不待假官之面看徑先作行莫重園所致此空齋萬驚懷本園令朴獻壽急速不送入直之意今方文移禮曹該書員不爲直告之罪自臣營從重科治參奉 尹應圭擅離之罪忠義金命世徑還之狀竝令攸司照法嚴處教以園官之不待面替空齋發行已極驚悚而假官之中路徑還尤極痛駭并爲先汰去令該府拿問捧口招以入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2월 25일(병인)>

강 水原留守 徐俊輔以健陵 顯隆園火巢內雪壓傷損松木斫去馳啓

목 狀啓以爲健陵 顯隆園火巢內雪壓折傷松木斫去之役今二十二日爲始二十五日畢役而所斫松木可合材椽者則輸置齋所以備日後不時之需用而其餘不堪用者及枝葉則依疏剔時例分給役夫使役軍丁食價錢六十五兩二錢零自臣營筭千庫依例會減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2월 26일(정묘)>

강 飭諸道及三都京商貿穀毋得防塞執留

목 備局啓言謹依下教招集江商市民等於本司有司堂上與平市提調 京兆堂上將前後批旨內辭意詳細曉諭俾各洞然知朝家法例元無以貿穀爲罪之本意更令各安其業毋或驚恟以致船貿之觀望不進市賣之壅闕不通則舉皆歡欣攢祝莫不頌軫恤撫摩之德意而惟以近日都下穀物之踊貴專由於各道之防塞中路之執留爲弊云曾以此事草記行會提飭申嚴矣營邑之臣若以朝令爲重則寧容弁髦乃已請更爲措辭嚴飭三懸鈴知委於諸道道臣及華城 江華 開城留守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3월 19일(경인)>

강 以鄭元容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4월 21일(신유)>

강 水原留守 徐俊輔以金堤郡稅船致敗境界啓

목 狀啓以爲今見楓島領護別將監官所報則金堤郡田稅船一隻今月初三日夕水本府境無事護送後受其手標矣初五日南陽府升黃島居民輩多載致敗船人來泊故問其委折則沙格輩言內今初四日風波中致敗藍色二人渰死沙格十二名艱辛圖生而致敗境界之爲何處蒼黃中未能的知故水原境何日過去與否探知次來到云故以今初三日夕水無事領送之意曉諭後還送于升黃島云矣本府境無事護送而既受該邑藍色之標文則今此致敗不在於本府境內故論報惠廳不爲舉論而受標既是丁寧則來言似必推諉故以此意文移京畿監營矣自畿營以方飭南陽府使使之進去敗船所云其在共濟之道不可專委於南陽故判官馳往眼同南陽府使卽速鉤拯若其境界則以拯米鉤出處爲歸之意題送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4월 23일(계해)>

강 華城留守 鄭元容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4월 24일(갑자)>

강 京畿監司 鄭基善以南陽府使 張洛賢 水原判官 朴鎬壽罪狀馳啓

목 狀啓以爲金堤郡稅穀船致敗地方行查報來之意關飭於南陽府使 水原判官亦以花梁僉使定差使員馳進於楓島摘奸查報矣觀於諸報水界則有盈滿一嶼之限致敗則在楓倉兩島之間不過指點然疑之臆論而迄無究竟不可以水界之易於疑眩大洋之難於鉤拯有所參恕南陽府使 張洛賢 水原判官 朴鎬壽罪狀並令攸司稟處而安山郡守 金原淳別定差使員眼同行查別加鉤拯定界馳報之意發關嚴飭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4월 26일(병인)>

강 許施水原府還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俊輔狀啓則以爲本府還餉自來不敷雖在常年每請加分而昨秋失稔停捧既多又當窮春還戶倍加農務方殷災民艱食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一萬五千六百十二石零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五千五百七十九石零特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留庫請分便成年例而亦未有若是之過多也揆以糴法極涉難慎第今年畿內民情有不可以恒例論請竝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4월 30일(경오)>

강 命時囚南履炯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義州前府尹 南履炯原情以爲歲幣見失雖在於渡江之後不能檢飭於事前致此偷竊於慮外莫非渠溺職之罪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又啓言南陽府使 張洛賢原情以爲稅船致敗在於兩邑之間而穀物既無所拯地界不得的定事係莫重先報巡營義在共濟同往鉤拯而衆招之無所別白自致報辭之模糊大洋之難容人力未免拯穀之稽滯不可以事勢之使然而有所自恕云水原判官 朴鎬壽原情以爲金堤郡稅穀船無事過境形止受標文卽報于本營及京司矣自畿營以致敗穀與南陽府使同爲拯出之意有所關飭故馳進遍鉤竟無所拯至於致敗地方既有行查不必更辨云矣臬載未拯事極悚悶朴鎬壽則刑推得情張洛賢則別軍職請議處竝允之教以朴鎬壽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5월 12일(임오)>

강 勘放時囚南履炯等

목 義禁府啓言義州前府尹 南履炯照律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南陽府使 張洛賢 水原判官 朴鎬壽照律各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竝允之教以履炯洛賢功減一等鎬壽功議各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5월 14일(갑신)>

강 命京畿監司 鄭基善重推元狀啓還下送更查

목 戶曹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鄭基善狀啓則攷舉金堤郡稅穀致敗事跋尾有曰地方官南陽府使事當依例論勘而今番境界之執定律以經法終末的確又曰該府使以拘拯稽緩已經攸司勘律末乃以竝令各該衙門稟處爲辭矣稅船臬載事體甚重而四月初四日致敗者初十日報營初十日發關行查者拖到二十七日始乃狀聞者舉行稽緩再次狀啓中有曰遇風雖在水原境臬載宜在南陽地云則今此具格狀啓遣辭又復模糊本道之未決定者各該衙門又將何所憑據而稟處乎且以水原護送監色言之地方既未決定則不善指護之罪亦不宜獨免而懲治一款全不舉論者未免有疏漏之歎二名人命之渰死事非尋常而前後狀

辭一不概及勘合陳省既云闕失則其姓名及騎船與否必多疑端而初不文移該邑詳探其眞僞只憑沙格口招至以名不知李哥金哥謄諸奏御文字中者尤係不審該道道臣從重推考元狀啓還下送使之逐條更查請以爲稟處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5월 18일(무자)>

강 公忠左道暗行御史 金箕晚進書啓別單

목 (…)
澤縣監 李海善赴任在臣過境之後前縣監 具秉魯十室殘邑五斗薄廩做治詳明賑賑均平吏鄉咸懷饑民播頌而賑穀中擇其精實租四十石先爲推移船運於水原本家終雖以官屯條所出計數還充而不但穀品之精粗相懸斗斛之大小不侔假使此勝於彼其在先公遠嫌之道似不當如是至於民貸錢五百兩歲前以輕價買來太而米每斗五錢或五錢五分太每斗三錢五分貿置及至二月市價稍騰之後以米每斗七錢太每斗五錢五分折定還報於所貸之民其所取剩爲一百八十五兩零而歸屬之終不分明實涉疑晦雖以去年災政言之委任吏輩全事幻弄各面書員災結之偷食可當常年都吏之所賴云者吏房鄭彥謙之所招也僞災八結七十八負查出付賑云者都吏片昌心之納供也偷災七結五十五負內二結納官其餘自食云者北面書員片載根之自首則民多白徵吏受其利雖與躬犯有異不可無罪 (…)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6월 8일(정미)>

강 公忠右道暗行御史 黃稭進書啓別單

목 (…)
禮山縣監洪堧還錢捧置於衙軒吏莫容手閑丁查括於面里軍無闕額而抄飢之時賃租之際或不無民言前縣監 權載大穀儲虛實朦不檢察而惟吏是信糴糶精濫任其分收而與民相忘邑事紊亂至今爲弊而已勘殿最不必苛評前前縣監 鄭翼容爲童僮求婚於校生而終不聽施則抄上陞戶不計七十歲親年爲庶從求婚於富民而幸而得成則謀取妻財勒奪三石落番券由吏方義正錢四百八十兩官廳色尹千淳錢三百二十兩無端責納令將校金義亨輸送水原鄉庄賃租取利而竟不報給責納器皿而不給價錢則諸店漢之逃散相續罰定砲保而永載軍案則各里民之怨呼可矜朝仕無常期而責捧闕紙是何體統淫行無眞贓而勒定官婢亦何政令上項諸條俱係不法不可以已歷數等置而不問 (…)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6월 10일(기유)>

강 吏曹以公忠左道暗行御史 金箕晚書啓覆啓

목 (…)
全義縣監 邊相岱賑事則計口煮粥減其升合飢民不得均餼抄出饒民責納厚捧怨聲狼藉名以私賑挪貸還穀以麤換精情跡莫掩去年災加報八十四結二十六負下落無地平澤前縣監 具秉魯賑穀中精實租四十石先爲推移船運於水原本家民貸錢五百兩以輕價買米取剩爲一百八十五兩零去年災政委任吏輩全事幻弄 (…)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6월 12일(신해)>

강 吏曹以公忠右道暗行御史 黃稭書啓覆啓

목 (…)
韓山前郡守 曹錫玄倉吏偷穀朦不覺察官隸出村任其橫行邑言喧騰民怨狼藉聽訟則不能刻決各民之滯留爲弊捧稅則無所檢飭該邑之濁亂可知飢民四百口草草抄出每朔二斗租略略分排都吏兩人處奪入三百兩錢以爲賑資則名色不正以此歸之自備則二百石自備之名太半爽實如此昏謬之人不可以已遷他邑置而不問禮山前前縣監 鄭翼容爲童僮求婚於校生終不聽施則抄上陞戶不計七十歲親年爲庶從求婚於富民幸而得成謀取妻財勒奪三石落番券由吏錢四百八十兩官廳色錢三百二十兩令將校輸送於水原鄉庄賃租取利竟不報給吏逋復添怨聲至今尙騰責納器皿而不給價錢則諸店漢之逃散相續罰定砲保而永載軍案則各里民之冤號可矜朝仕無常期而責納闕紙淫行無眞贓而勒定官婢

不可以已歷數等置而不問(…)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6월 16일(을묘)>

㉔ 命時囚丁學晃等議處

㉔ 義禁府啓言靑陽前縣監 丁學晃原情以爲繡啓諸條中殺獄論報初無差爽之語故迺有營題之酌放奸獄查決既在遞歸之後則寧有與受之可論都吏剩結既曰公用則何謂勒取族人緬禮山地既買營題且嚴則更何防口鄉任一委鄉薦校任初無官帖二者且不特差則別債定價自歸脫空軍丁事則庚寅秋巡時西上面江邊一大村因炬火之不卽待令以致生梗故一時罰定旋即分揀且是吏奴之契防村則一文之賂必不浪費三百巨貲寧或輕用都數云未知所供何語所發何事而今於年久之後初無印文之可據則諸條所論誠極曖昧云魯城前縣監 徐胤輔原情以爲繡啓中大同米移作儲置事則辛卯條大同收租準還件中本米之劃付儲置者果有剩餘錢付之民役聽俾除民役之弊俱有節目之可據報災執錢事則壬辰秋報營各災合爲八百七十四結九十四負八束內自營門直減爲六十八結則分俵無路查出其反畚及內分災以充其營減之數此亦營邑概狀自在昭然則此不待更卞所謂還錢之首吏偷用云者本縣初無錢還之例則莫曉其意民結之都吏疊徵事則本邑防結之弊自來尤甚渠赴任之後嚴加禁斷而及其捧稅之時無一民疊徵呼冤之訴云藍浦縣監 洪泳謨原情以爲繡啓中陞戶抄上時分徵事則抄上時自京營門謂以身手不合屢次見退資裝治送之錢已盡於各處情費故更爲抄上之際不得不有如干收斂者此是該邑流來之例而實無分錢之剩餘者防船改造事則造船之費本無出處從自願捧納於富民而許其免役者自是該邑久例既出自自願實非渠脅捧工役所需猶患不足松木入用之後餘者三板果爲斥賣以補其不足之費無一文剩餘者飢口加報事則去年本邑入於之次以私賑舉行則初無公穀會減之事內下賑資三十兩營門劃送米三十五石錢二百兩空名帖二十張外皆是渠私辦者則飢口之多少有何損益而爲此瞞報之計乎外此諸條皆是渠所未嘗聞知者則未知其緣何入於廉探云平澤前縣監 具秉魯原情以爲賑穀推用事則本縣既非公賑則賑穀名色可謂皮之不存若其內下賑資及營門補賑穀則始於今二月劃下所謂船運水原者則去年十月渠爲山下流民之賑貸有私買糧餉廳屯租以去者而今若指此爲賑穀之推用則未免先後之倒錯民貸錢買米太事則自初秋以來民情遑沒而本邑還穀甚貴無可救接故果於富民處貸得五百兩分給尤甚面里以爲賑前救急之道而待嶺南移轉穀運來後從市價決定還報至於買米太則初不以民貸錢爲之而乃爲粥米及田稅太所用昨冬請得安興移轉錢推移買用而今春乃以自備錢還充其所用之數則惟此米太便同自備所謂剩餘初非可言災結事則渠於此一事用力最多躬審災實民無有把束冤徵者今乃以專任吏手爲言則豈非曖昧至於八結七十八負之查出補賑者誠有是事而災簿磨勘之後始爲現露故報于營門移付賑資所謂北面書員之二結納官者亦入於此八結中云天安前郡守 徐秉淳原情以爲渠戊子夏到任當年概狀之磨勘也查實結總則一百八十結加入而乃前官時因朝令有查陳之舉而本郡得納一百八十結竝入於道內查結一千三百餘結中已付國結元總中云渠亦知其然而已其後兩年依前概狀修正而仍爲移去嶺邑其間三年渠雖欲以還陳樣冒減而勢所不至雖以營門言之各邑災報退之又退甚至有直減之法則亦豈有元總中新查結容易減給之理乎既有逐年概狀則渠冤自在明燭云鎮川縣監 洪翼周原情以爲臨賑勸分既有著令而聽其自納初非勒徵準價買穀亦無抑買者還牟貸用事則飢口輒增於每巡所入大過於始料當初措備之外又當加入而還穀推移亦多已例故五百七十五石果爲從權貸用簸揚斗升之縮爲一百二十八石零而實入爲四百四十七石零統計分賑所入各穀合折租爲一千七百四十五石零賑資所出折租爲一千三百一十石零以出支入不足爲六百十四石零推用還牟而猶且不足一百六十七石零又爲買用出入實數瞭然自在而今忽漫稱二百餘石之因無下落者未知何據繡啓中分賑折租之爲二千二百六十六石零賑資所出之折租爲一千九百石零不足條之爲三百六十五石云者又未知何故也元數立本不容少緩故已有區處者將待開倉後充納今以不爲立本爲辭新牟纔刈則何可經責立本捧還未始則不宜視同虛留至若三政云還錢之民分姑遠稅納之期限已迫緩急先後之別事勢不得

不然暫時許貸隨納隨充趁期分給此爲本邑之舊例流來未捧略有舊還名色故昨秋以後隨加爬櫛先捧各穀一千七百餘石而繼因災歲停退有令分數排比按簿收捧軍政則非但見無虛額逃故之政緣歉例停則疋定之責不當在渠災政則係關民國把束亦重況值災年尤宜審慎渠親執嚴束期無冤濫依劃下數一分俵誠不足費辭自明云全義縣監 邊相岱原情以爲計口煮粥減其升合事則賑粥之一口三合法例即然而三合之粥猶患不足原口外流丐十百爲群計口更煮迫後隨饋粥米所入有加無減則減其升合實是行不得之政田結官戶事則邑民以戶首之作弊呈邑呈營期願官戶故不得已從民願爲之非爲賑資而行之則結價不可從厚一從初冬市直排定者及當春末米價翔高結價不足洽近數千兩則取剩補賑初非暇論至於別租名色本邑即私賑邑也賑資初不勸分勒質而私自辦備則殘邑事勢災歲穀物雖有錢準備無路其在捐廩聚穀之道需結不可以錢收捧故抄出饒戶臘正兩朔以需結捧租者不過一百五十石零本邑番結每一結以市斗收租一百二十斗即不易之恒定災年民結不可依例準捧故每一結只捧百斗而用以市斗即八路通行之規也分給時以官上下斗改量則百斗近三十斗剩餘此固自然之勢而且臘正兩朔之穀價與原結價別無顯殊則奚取民怨還租二百四十餘石挪移事則官需雜米詳定不足於原結總則以舊米名色會減於還穀此是自來定式而合作租爲一百七十四石零而四節祭馱價與同推時馬貫亦爲會減於儲置大同中而合作租爲三十八石零營門劃下租爲四十石則合爲二百五十二石零故皆以推補賑資則以此歸之挪移者誠是意外加報賑租事則當初鳩聚之穀以官斗作石合爲八百三十三石零而簸揚斗縮合爲五十六石零歲前救急與十二巡原飢口外別分給爲四十八石零以其原穀中所入之數從實報營者爲七百九十八石零則賑餘租果爲三十五石需結租與還穀等諸般收聚之穀統同十五斗作石積置一庫之中而每當分給之時一竝簸揚以給則以麤換精其勢末由加報災八十四結二十六負下落無地事則去年劃下合爲二百四十五結七十四負三束內新災分俵爲一百六十五結三十七負五束本邑之自來邑舊災蒙頃前不敢懸錄於概狀中而混報於新災總隨其劃下區別新舊災分俵已成年例而此非但上下邑民之所共知營門亦爲洞悉今於繕行查實之時新俵災一百六十五結零外邑舊災名色以都吏發明納招八十四結零歸之於下落無地之科者誠欠詳悉至於邑子之干政奴僣之橫行不足自明云牙山縣監 李敦明原情以爲繕啓中加報災事則營門劃下之後更爲查櫛則果有該吏作奸者一百結故即爲報營則自營門刑治該吏後以既報之災從善區處題下故五十結使之加俵民災五十結補用賑資而此實見欺於該吏也不察之罪固所甘心而歸之偷弄實甚至冤冤各面災總爲該吏輩偷竊事則實是意慮之所不到吏奴隱遁事則渠待罪以後政先捧逋盡爲收殺今此隱遁云茫然不知糴捧時加作事則果有該吏之取剩故報營嚴治則掩置二字亦是曖昧而至於差任捧賂事既無某人之指的又無幾兩之贓物雖欲申明莫知攸對云請竝刑推得情竝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7월 4일(임신)>

ㄱ 惠廳以漕船致敗狀覆啓

ㄴ 該廳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鄭基善啓本則枚舉南陽府使 張洛賢牒呈以爲金堤郡 均役廳納免稅米八十石太九石廣興倉納糙米六百六十八石太一百一十七石別營納三手糧米一百九十九石免稅三手糧米二十石訓練都監納保米三石內需司納米二十四石畿營納復戶米一石合米九百九十五石太一百二十六石所載船一隻去三月十九日自該郡海倉浦發船上來四月初四日致敗各人等招辭文移金堤郡矣該郡回移內所載穀數則廣興倉納糙米六百六十八石十四斗一升零船價米一百三十三石人情米八石十三斗七升零役價米二十六石十一斗三升零加升米十三石五斗六升零斛上米十三石五斗六升零江價米三石五斗一升零斛上米十七石十二斗五升零馬夫色掌役價米一石八斗四升零三手米一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零船價米三十九石人情米二石九斗八升零斛上米三石十四斗七升零斛上米五石四斗七升零免稅三手米二十石七斗四升零船價米四石人情米四斗零斛上米六斗一升零斛上米八斗一升零黃荳一百一十七石船價太二十三石人情米一石八斗四升役價米四石十斗二升加升太二石五斗一升

斛上太二石五斗一升江價太八斗七升零斛上太三石一斗八升馬夫色掌役價太四斗零戶曹納作役米七石作紙米二石均役廳納免稅米六十四石四斗七升零糙米十五石八斗八升零船價米十四石江價米一斗零人情米三斗一升零加升米四斗六升零役價米九斗三升零廳作紙米七斗八升零戶曹作役米一石四斗五升零作紙米一石四斗五升零黃荳九石四斗三升零船價太一石十二斗江價太七升零人情米一斗八升零加升太二斗八升零役價米五斗六升零廳作紙米二斗八升零戶曹作役米七斗零作紙米七斗零內需司納米二十四石七斗七升零船價米四石京畿監營納驛保米一石一斗六升訓練都監納軍餉保米三石船價米十三斗五升網空石價米一石監色糧米一石合米一千三百十三石十一斗一升零黃豆一百五十九石十四斗七升零乘船監官李弼煥色吏金有采等逢授上送而裝發事體何等嚴重該監色焉敢不爲乘船監色二人之同時乘船的實無疑緣由牒報矣大洋行船本自危懼而猛風忽起浪激盪帆席先倒船尾繼折全船覆沒人命淪死則有不可斷以用意之科而渠以船漢風氣水勢必無不知之理而舉帆於風潮而不能調停放船於洶濤而竟至覆沒原其情則縱非故敗究其跡則不可無罪矣致敗沙格等嚴囚南陽府獄依例訊推本府水護監色則船漂失路無暇指護參以事勢容或無怪而其在懲後之道亦不可無警自臣營從重科治地方官南陽府使張洛賢則事當論勘矣稅船致敗後執其地官罪其長吏卽出於重法例嚴事目之意而今番境界之執定既在大洋之中不分兩邑之交鉤拯末由標識無所雖不得不姑就船格指點之說參以查官臆論之報敗船地方屬之該府而區區愚見竊以爲執界不以經法例勘恐屬罪疑反非朝家慎刑政嚴漕法之道故修啓本意卽以該守令論罪當否仰請該衙門稟處而已初未嘗以本道所未定界界請質於京司矣該曹回啓至請問備揆以舉行誠極悚惶而今雖更查無異前見地方官論罪一款更令該衙門稟處水護監色則地方既屬於南陽懲治不及於水原矣淪死監色之拯未拯則自初發關於沿海各邑使之披拯而修啓前後姑無拯得之報未拯修啓本無其例狀辭之不能概及自是事勢之不免矣當初修啓之遲滯雖緣於沒拯之多費日子屢查之洽過旬望舉行之稽緩已不勝悚悶而監色姓名乘船虛實更欲遲待該道之回移則又不知遲却幾箇日月故先從沙格之口招依例狀聞矣曹覈論列罪著不審尤極慚悚靡所自容該道移文今始來到而實監色乘船既云無疑所載米太元上納實數無所差爽令各該衙門稟處矣今此臬載外面驟看雖似符合於法典之文而細究形迹不無可疑船覆之處無所指的屢度究覈終欠明白其疑一也遍海鉤拯既至多日而千餘石穀物無一粒所得其疑二也沙格則雖曰慣於泅泳全數生活二名監色之獨爲淪沒者竝與屍體而亦未拯得其疑三也近來船漢輩奸僞百出之中適值穀價高踊之時冒死犯科難保必無在囚各人更加嚴刑期於得情斷不可已致敗地方官之依事目論罪法意有在不容濶狹矣前後道啓雖以南陽爲歸而始云罪疑終曰臆論以若模糊摸索之語有難遽勘於當律更待嚴查得情後稟處恐合事宜今姑置之水原護送監色則未過渠之地方經受手標而歸則其不善指護可以推知今不可以致敗處之定於他界有所容貸南陽護送監色則敗船既云出於掌內又有昇荒島居民持船拯救之事而藉口於先來船領護一任其漂蕩失路者未免爲窘辭粧撰竝令該道從重懲治未拯穀物分徵成冊爲先修正上送以爲憑處之地事內刀竝以分付而亦令各該衙門稟處之意既自戶曹覆啓蒙允矣本廳穀物宜無異同一體施行之意分付而他餘穀物請令該衙門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8월 13일(신해)>

장 有政 吏曹判書 朴宗薰進

목 以李源庚爲說書 洪說謨爲注書 趙容和爲江原監司 朴楚壽爲水原判官○再政以李允植爲襄陽府使曹雲承單付注書 洪吉周爲報恩郡守 金淵根爲平康縣監○教曰平康縣監以金淵根擬入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8월 17일(을묘)>

장 推水原留守 鄭元容

목 政院啓言朔望日華寧殿 顯隆園奉審形止每於當日馳啓而今十五日奉審狀啓今日始爲到院故取

見其狀本則以爲十五日依例封發而中間闕失更爲修啓以致愆期爲辭矣萬萬悚懼且有常時不善檢飭之失水原留守 鄭元容請重推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8월 20일(무오)>

강 禮曹以擊錚人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今八月二十九日幸行時擊錚人原情依定式後錄而取考其原情則知禮幼學金致秀爲其宗派卞正事也朔寧幼學朴齊顯爲其還歸本宗事也金溝幼學裴義哲爲其父光直孝行旌褒事也水原幼學崔重厚其孫樞星爲五寸侄德俊圖斜立後乞令罷養事也全州奴以奉爲其上典文性福孝行旌褒事也此非臣曹所管請竝令禮曹稟處允之○禮曹啓言取考各人等原情則金致秀則忠毅公文起十二代孫也永同幼學金成彦本非族類而假稱嫡孫瞞告春曹行關該道毀撤別廟破碎墓碑亟令有司之臣嚴查明辨毀祠公文卽爲還收破碑罪狀亦令照律云金成彦 金致旭之互相鳴金不啻屢度而去五月分自臣曹取考譜冊及京兆帳籍後以致旭假托忠臣後裔僞建不祧之祠之罪令該道刑配撤毀其祠仍爲埋主之意覆啓蒙允後行會本道今於致旭身死之後其從弟致秀乃敢以公文還收等說肆然擊錚萬萬猥越原情勿施考律勘處之意分付道臣而金成彦之私自破碑果如所籲則亦極駭痛令該道查實嚴勘朴齊顯則文純公世采七世孫也其祖宗翼早喪父母漂落海西娶豐川 韓重烈之妹矣一去不來其祖母生其父裕壽而因卽絕食隕命重烈潛棄裕壽於文化 朴元利家幸被收養至於成立元利臨死授以文籍備說實狀其父始知爲宗翼之子歸尋生父則生父已歿再娶任氏尙存矣呼天哀慕自處不孝至於瘦瘠病痼之境略干近族不以爲憐每每疏忽不預宗中之事爲族蔑視故冒死以聞云此非上聞之事而如是冒瀆極涉猥越原情勿施崔重厚則渠不幸長子夭折只有遺腹孫十三歲兒樞星祖孫相依爲命矣不意去年五寸侄德俊暗自上言以樞星爲渠子出禮斜德俊既無所重且其兄弟之子至爲五人之多而年前養渠姪育于家已有年所而無端罷養有此悖妄亟令查實俾定人紀云取考謄錄則昨年九月崔德俊上言內請以同姓六寸弟德位第二子樞星立後而以其門長指一呈單後稟處之意覆啓分付矣門長幼學崔重協呈狀內與諸族及生家會議詢同云故依其門長狀辭立後之意覆啓蒙允後成給立案今此所籲與其門長狀辭一切相反不可不明查歸正圖斜一款令本府兩造覈實指一論啓後稟處裴義哲則其父光稷以孝行卓異去戊子秋因道儒上言伏承令本道別具狀聞之令旨式年已過泯沒無稱亟令該曹取考伊時文書施以褒美之典云奴以奉則其故上典文性福以孝行卓異去戊子秋因多士上言伏承令本道別具狀聞之令旨而已經式年終歸泯沒特令該曹施以旌褒之典云取考謄錄則戊子九月因各道儒生等孝烈請褒事上言以令各該道守臣詳探實蹟博採輿論待式年別具狀聞之意覆達分付而裴光稷 文性福孝行事亦在其中矣以本道狀聞之未到此更籲而子爲其父奴爲其主鳴冤則法典所許而干恩則在所當禁請竝原情勿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9월 9일(병자)>

강 許施水原 廣州支放耗劃給之請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壬辰耗米三百二十石零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支放不足耗之從他代劃便成年例華城則以嶺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及加分耗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湖西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折米請劃給使之取用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9월 30일(정유)>

강 備局以京畿 海西及華城 松都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朴岐壽分等狀啓則稍實名色不爲舉論陽川等十邑置之尤甚驪州 等二十四邑鎮置之次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畿農又未免歉稍實不得舉論則言念民事誠爲悶

然而道啓分劑必有灼見依施其一新還餉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特許停退待明秋還捧事也其一新還當捧中尤甚邑三分一之次邑四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昨年代穀毋論尤甚之次邑竝仍前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壬辰停退還穀今年當捧條尤甚邑全數之次邑三分二仍停待明秋還捧事也新還更停雖出於爲災民迫不獲已之請而本道還總既甚不敷若使今冬當捧而未捧必至明春應分而莫分種糧俱乏拯濟沒策此一款有難議到置之至於去年停退亦係應捧而如今之年勢不可竝督新舊尤甚邑之全數之次邑之三分二姑許仍停以紓民力新還之分數折代昨年代穀之仍前代捧竝依施其一北漢平倉城餉無論尤甚之次邑竝令全數捧留本邑而耗條依已例每石五兩代錢輸送事也軍餉自有所重而去年之全數捧留雖緣年形民情之措手無路此亦格外也況如耗條代錢尤不宜看作年例且去年則姑以城倉舊儲括出給代而今則舊儲亦已垂罄若又代錢何以支放元穀則雖依前捧留本邑待明年上納耗條則以本色收送其一各衙門所納軍布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停退壬辰停退軍布尤甚邑全數之次邑三分二停退辛巳以前各年舊布竝仍停事也此係京司經費所需年年請停公用大絀固不可更議闊狹第念荐歉之餘積困之民力在所優恤當年納則尤甚邑三分一之次邑四分一壬辰停退條則尤甚邑三分二之次邑折半許停辛巳以前舊布竝依前仍停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全數捧留本邑而附近民之自願輸納本所者依願許施耗條代錢輸送事也其一守總兩營壯抄牙兵軍官等身米每斗四錢依已例以錢代捧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依已例以錢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沿海各邑拯米之今年當納條特令停退待明秋收捧事也其一各邑所在各衙門各官房屯土從實執災收稅上納事也其一沿海各邑敗船罪人移送原籍官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此皆歉歲恒有之例請竝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鄭知容災實分等狀啓則海州等五邑置之尤甚長連等十四邑置之之次黃岡等四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六百結外不足畚災二千九百九十一結三十五負七束綿田災五百八十九結九十負七束特令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三等分劑依施加請災之至爲三千五百餘結者若論該道田多畚少之總則誠不免太過分數而歉餘災損尤偏於沿海各邑則參以事情容或無怪特許準劃使之均俵其一壬辰停退還餉無論三等邑特許仍停事也去年停退卽今年當捧與久遠條每年請停者迥然不同而經賑之民無異呻吟甫起有難準責新舊尤甚邑全數之次邑折半稍實邑三分一姑許仍停其一各營各衙門軍保米太尤甚邑純錢之次稍實邑折半代錢事也此固昨年分數許代者而今年雖曰失稔較視昨年未嘗無間姑以尤甚邑折半之次邑四分一許代其一各官房各司所納山郡火稅令各該邑從實執卜事也其一海州等五邑辛未停退舊還姑爲仍停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癸亥甲子停退軍錢米布依前仍停事也其一白川等四邑所納均廳免稅米太依已例以詳定價執錢上納事也其一金川所管大興城餉捧留本邑事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停止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皆係年例所許請竝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鄭元容災實分等狀啓則稍實爲七面之次爲十七面尤甚爲十五面而事目災八十結外不足災一千四百八十一結七十一負四束特許準劃事及昨年停退還餉六千一百三十三石零限明年仍停軍保之以米當納者限折半以錢代捧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畿輔荐歉大抵通患而若論優劣於其間華城一府亦不至於全然被損則今此加請災總未免稍過分數以一千結加劃使之均俵昨年還餉停退依畿內之次邑例限三分二仍停軍保代錢推徵防塞請竝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開城留守 鄭祖榮狀啓則備陳本府及舊豐德農形荐歉之狀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本府城鎮餉昨年停退條仍停其餘還作本色條或以本色或以代穀或以詳定例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禁御兩營所管江都留餉米太以詳定例代捧耗條亦以代錢輸送事也其一總廳所管臨津餉穀捧留本邑而折半以相當穀代捧折米以詳定例代捧耗條亦以代錢輸送事也其一舊豐德昨年停退還餉仍停其餘還作本色條或以本色或以相當穀或以詳定例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舊豐德辛巳壬辰兩年停退及大小二南面壬辰停退身軍布竝許仍停事也其一舊豐德及大小二南面當年條身軍布限折半停退事也凡係畿內還餉其無以新舊竝督無處不然今此城鎮餉昨年停退條亦依本道之次邑例三分二仍停還作本色條之或以本色或以代捧依施而詳定代捧係非經法豈可援引

或有之例而更議闊狹乎置之江都留餉之詳定代捧姑依近例而耗條之本色輸送定例卽然兩營經費有不可不念使之依前施行臨津餉穀之或代捧或詳定及耗條之代錢既有已例依施舊豐德昨年停退條依本府城鎮餉三分二仍停之例而還作本色條亦準此爲之舊豐德及大小南面當年身軍布四分一壬辰停退條折半亦以畿邑之次例許停舊豐德辛巳停退請特許仍停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0월 1일(무술)>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李是遠進書啓別單

목 (…)振威縣令李儒勝過於慈諒而明未察奸疏於綜理而任不得人冊客用事由吏售奸賑穀發賣狼藉場市至於越境之水原故臣於露跡之日取考賑簿則餘在無論加下夥然而海倉反庫時所現發之嶺南米二十五石租十八石卽是由吏朴元圭將欲偷去未及區處者其餘翻弄濁亂作奸文簿之狀已經巡營之勘創餘數零星故不爲追理被人欺誤雖與躬犯有異而其朦然不察之罪烏可得免 (…)水原監牧官金宗運幸無大過且觀來效 (…)水原府留守鄭元容素規文雅新政雍容運動之跡姑無事功之顯著綜理之密已見巨細之不遺前留守徐俊輔政尙慈仁奸生欺蔽不察之失由於褊裨中軍申命元政委猾校門多雜流荒年酒禁朝令至嚴而公行買賣一任權利之威屬多差牌將反撓無辜之饒民判官朴楚壽涖任屬耳姑無可論之績 (…)別單一奸裨幻弄之弊也前監司李義準前留守李鼎臣見誤於李善永李有斌李寅斌李季淵之狀已有所論列於書啓前廣州留守李錫奎之戶裨徐悌修昨年春間加分千石之營庫餉米偷出五百兩耗條而及秋歉荒不得收捧則或貸下華料米三百十七石或添劃移施料六百五十石粧成虛簿以爲彌縫之計而所謂分給成冊卽渠私印私署又與數三奸吏輩互相締結課歲買還蕩無防限使餉穀不完還政無虧城樹禁養法意至嚴而或憑公濫斫或無名偷伐工匠之斲削不息器用之輸運相續木根狼藉十手共指一城軍校莫不憤惋前水原留守徐俊輔之裨將徐冀輔李會彬等恣行胸臆專無忌憚發賣倉穀取剩立本無名出庫之米狼藉市上雖以吏招丁寧見聞符合者言之正月十七日竊出餉米二百三十七石每石八兩二錢作錢八百兩則立本次出給該色一千兩則李會彬持去四月初七日又出太一百六十石每石四兩九錢作二百兩則使該色待秋立本五百四十兩則徐冀輔偷食而徐冀輔又竊出嶺南米八十三石五十四石則渠自輸去其餘則分給賑色與會計色身爲幕裨公行不法下屬作奸無計禁斷則反與符同互相掩覆昨年還穀本色條幾盡收捧於民間而今春分給每戶一斗外純是代錢其間舞弄不問可知而或慮發覺惟事壅蔽使其主將自歸於朦然不察之科冀輔等罪犯不可尋常勘處雖以朴綺壽之憂國奉公吳慶弼掩匿吏逋不體主將反庫之意申在植之雅望夙績罔致一偷去賑簿全昧朝家恤饑之法 (…)水原曹儀元出義賑窮排巡分糧居在畿湖之交譽播四邑之民 (…)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0월 2일(기해)>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李是遠書啓覆啓

목 (…)水原留守鄭元容素規文雅新政雍容綜理之密已見巨細之不遺開城留守鄭祖榮夙績已著於歷試輿望方切於顒俟前留守申在植雅望已著歷試初政一反前謬還耗減價徵族申禁廣州留守金履載保障新涖運動之跡未見前留守朴綺壽鳩財厚賑饑口賴活捐廩補還輿誦尙蔚江華留守金基常忠厚之意已見初政前留守洪命周恪勤之誠務盡職分勞徠之治尤先饑民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前前監司李義準水原留守徐俊輔開城前前留守李鼎臣廣州前前留守李錫奎等臚列各有輕重而道臣守臣體重令廟堂稟處其餘前後守令經歷察訪等既乏優異之績亦無顯著之疵竝置之闕帥中軍邊將監牧官等令兵曹稟處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0월 4일(신축)>

강 備局以京畿暗行御史別單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因京畿暗行御史李是遠書啓吏曹啓目內前任道守臣有繡啓臚列而道守臣體重令廟堂稟處事允下矣京畿前監司 李義準 開城前留守 李鼎臣繡啓論列既如此江華前留守 申緯別單中裨僚諸犯之論列亦極深重竝令該府拿問處之**水原前留守**徐俊輔廣州前留守李錫奎江華前留守 洪命周原啓所論雖不深緊別單中幕屬所犯俱爲狼藉有不可以一時失察論竝施以譴罷之典廣州前留守 朴綺壽 開城前留守 申在植該裨干科雖有深淺之或異不察則有之竝推考警責作奸之幕屬僚從令攸司竝捉來嚴覈以爲分輕重草記勘斷之地雖以繡單言之凡有臚列固宜逐事件而據現跡明白指陳而今於江華前兩守臣裨僚干犯略去本事殆若泛論者實涉罔圖有欠體裁該御史 李是遠請亦爲從重推考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0월 7일(갑진)>

【**경**】 兵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李是遠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李是遠書啓則前水使 李鼎會則過於長厚短於覺察船政不修而漏裨欺蔽賑惠未究而監色濁亂**水原前中軍**申命源則政委滑校門多雜類酒禁至嚴而公行買賣一任權利之戚屬多差裨將返撓無辜之饒民或欺蔽濁亂難免不察之失或禁飭不嚴返歸撓民之科竝施罷職之典注文僉使 高永翼則冒禁酣酗徵稅料販事係不法令該府拿問嚴勘文殊別將 鄭慶基則老慾無厭殘卒難支無厭之慾致使殘卒而難支施以罷職之典大興中軍 洪永謨則饑歲營屬撫摩失宜草芝僉使 李象鼎則已施懲勵改之則善濟物萬戶 高學信則頗有氣力怨難盡信長峯萬戶 朴南壽則鎮務無闕瑣謗難信或欠營屬之撫摩或經繡衣之懲勵或有怨謗之疑信上項中軍及三鎮將竝從重推考龍津前萬戶 崔擎天則來自遐方出義補賑島民士卒無不稱頌合有嘉獎出義補賑至騰民卒之稱頌似當施以相當職調用之典江華中軍 金善永則綜詳之資銳意蘇球端緒已尋成績可期蘇球已著綜詳成績亦有端緒亦當施以兒馬帖賜給之典而係干恩賞不敢擅便廣州前中軍李允德身故勿論其餘閩帥中軍邊將監牧官等別無優績亦無顯疵竝置之今此書啓中**水原中軍** 申命源之源字以元字書之奏御文字有此不審當該御史 李是遠請推考警責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0월 8일(을사)>

【**경**】 命時囚洪喆等勘放徐冀輔等照律趙鎮剛定配

【**목**】 義禁府啓言洪喆災政則白徵賑口則減削厚招民怨官門會哭律無當條而區劃穀之餘剩查出既至數百留庫條之加分取耗又過百石竝計贓至於刑杖濫酷檢督致命亦不可以囚供之發明有所容恕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洪喆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永不敘用私罪施行又啓言江華裨將前主簿 李承道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竝允之竝教以功減一等又啓言**水原裨將**前五衛將 徐冀輔原情以爲本府賑米三千四百五十四石十斗四升縮條每石五升合一百十五石二斗依己巳甲戌乙酉曆錄會減而分賑時本官所報邑倉縮條爲三十三石而外倉各處分給縮條爲三十二石餘米五十石則畢賑後監色戶吏會計色等十一人處例下矣繡單中所論只據本府所報縮條而外他縮條之例下都歸於渠偷竊之科寧不至冤乎十巡分賑時嶺南米則未及到泊將至絕巡之境不得不收合營本府餉還太先爲一巡分給而餉太餘在都是腐傷故以質置租二百石相換餉太一百六十石餉太又換還太還太則用於分賑質租則用於分還計矣嶺南米適其時入來故質租與還太因用於本府分還腐傷之餉太既是賑餘穀而勢將充補餉米貸下條故兼爲改色出付該吏使之備報餉貸中八十石腐傷太每石或爲四五斗或爲七八斗則發賣時每石價何以捧四兩九錢而合其數豈可爲七百餘兩乎八十石米充報詳定價爲二百四十兩則繡單中二百兩云者果是爽實或有如干剩餘以爲該吏之染指而刑訊之際不勝嚴畏推諉於渠以此補彼厥數自在或賑與還歸屬分明則偷竊云亦豈不萬萬曖昧乎天日在上焉敢誣也而身爲佐幕不善居任至登繡單貽羞主將置身無地云又啓言**水原裨將** 吏文學官 李會彬原情以爲繡單中發賣倉穀云**水原**營府屬糶糴之法所食還餉例下其料條各該色吏計除計捧無一人自備納者而適當歉歲結總減數軍布停退

則各項支放依前例錢米參半而還餉亦不得不依放料例錢米參半於料條中故如是磨鍊而支放米不足猶爲五百六十石則區處無路枚報籌司貸得餉米以充其數而該色輩以爲支放貸下條五百六十石內三百二十餘石各該色以去來條相計相除實出給條爲二百三十七石而放料庫所捧軍布強半未捧將卒餉還錢邊無以除納除捧支放貸下中當給條出給放料庫使之除納將卒錢餉卽爲還分給而十朔預下外八九兩朔支放待軍布畢捧放下事甚便宜云則餉分時急事勢似然故博問便否後從其言出給俾納錢餉而已其後事非渠所知而吏招千兩之說究說不得矣假使渠有此貪心則符同該吏勢所必然立本剩餘千兩何以獨專其利乎與吏符同則暗地偷竊何患無隙而白晝瞻聆呼衆出納乎且苟有是心則支放貸下條雖憑公盡偷尙患未足何必曰二百三十七石該色輩若以渠之偷弄推諉於已去之該監則謂之該監不察可也而直謂竊出偷食豈不至冤乎餉還之一斗分給云平年餉戶無過四千餘戶而以歉荒所致願受民總殆近萬戶詳定出令之前本色所捧絕無而僅有留庫並新捧中除出各項應除條及營府屬三等別餉條而量穀計戶稱當均排每戶米一斗太二斗分給而營餉之單巡民分已例然矣元還民初不知願受戶之比前加倍不無稱冤故一一曉諭則雖彼蚩蚩亦知其勢之不得不然更無他事此箇事狀無邑不然獨於水原以此論列誠不敢知也渠等眞有所犯繡廉丁寧則何不言餉米所捧幾石內還民幾戶當分幾斗而只給一斗云乎論斷至此如渠等之庸愚賤品將何以明其罪乎蓋只信吏招而勒歸千兩持去之目不考還簿而直斷一斗分給之罪吏招所誣廉訪所據查實無階卞白無因則渠之有罪無罪天日在上神鬼在傍云矣徐冀輔 李會彬竝請刑推得情教以竝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徐冀輔 李會彬等身爲褊裨符同下屬以錢以穀立本取剩曰偷曰輸至登繡啓欺官私取之罪極爲駭痛且其幻弄之數或爲七百或爲一千請竝計贓照律竝允之又啓言楊根前郡守 趙鎮剛杖八十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二年定配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議各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0월 14일(신해)>

강 命徐冀輔等定配

목 義禁府啓言水原裨將前五衛將 徐冀輔 吏文學官 李會彬等并計贓照律徐冀輔則以七十貫杖八十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二年定配李會彬則以一百貫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流三千里定配私罪施行并允之并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0월 15일(임자)>

강 劃下昌德宮殿堂營建物力

목 備局啓言向於營建物力區劃時姑以京外錢穀貸下待元劃趁限備報之意入稟蒙允矣營建堂上已爲啓下不可不及今措處就惠廳錢七萬兩兵曹錢一萬五千兩禁御兩營及華城帑錢各五千兩江華戶庫木一百同嶺南關西各名穀中折米各一萬石貸下使之取用而自明年爲始先以元劃條備報兩道貸穀還作入錄京司與兩都錢木次次準報後報司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10월 28일(을축)>

강 以李光文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1월 10일(병자)>

강 水原留守 李光文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1월 17일(계미)>

㉔ 太僕進今年各牧場馬畜數交

㉕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金宗運所管二牧場壬辰籍付馬一百九匹今生馬十六匹合馬一百二十五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二匹 (…)

<일성록, 순조 33년(1833) 12월 22일(무오)>

㉔ 有政 吏曹參判 金道喜進

㉕ 以李公翼爲正言 徐念淳爲兼司書 李基栽爲兵曹參判李義平爲黃州牧使 金東健爲泰川縣監○再政以俞象煥爲文學 趙濟晚爲全州判官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前僉使 孫興雲前同知 林壽星池在鴻前兵使 許溟前水使 柳弘源前牧使 李潢前縣令 徐有積前同知 金亨宇前萬戶 金尙麟前察訪 康國愼士庶秩閑良權昌泰 金顯岐 吳千福士族婦女秩孺人姜氏等十六人內侍秩中官 徐喜壽 京畿朝官秩前掌令 金鎮聲士庶秩嘉善徐元興等三十人水原府士庶秩通德郎李達休等二人開城府朝官秩折衝孫仁覺士庶秩幼學朴昌殷等二人廣州府士庶秩折衝尹光運等四人公忠道朝官秩通政南志復士庶秩良人朴白芑等二十人慶尙道朝官秩前獻納 徐洛淳士庶秩忠義林厚三等一百十人全羅道士庶秩閑良劉先得等七十八人黃海道士庶秩幼學李範濂等十九人江原道士庶秩幼學韓德彬等九十五人咸鏡道朝官秩前掌令 朱弼相前五衛將 朴宗俠前別將 金鳴九前掌令 金夢奎士庶秩將校李廷守等七十八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掌令 李昌心前僉正 尹亨三士庶秩幼學咸就斌等二百二十八人已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京畿嘉善朱大俊等三人公忠道通政安舜義 慶尙道通政李善興等十人全羅道通政朴察伊等十四人黃海道通政康春奎 江原道通政權漢漸等四人咸鏡道通政金碩喆等七人平安道通政金錫履等九人已上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1월 2일(무진)>

㉔ 備局以京畿 湖西 海西暗行御史別單覆啓

㉕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暗行御史 李是遠別單則其一北漢餉穀昨年因總使筵奏自今年使之依前輸納城倉矣目今荐罹大侵窮鄙之急有倍去年毋論元餉部還特許捧留事也昨秋因該道臣陳請已爲許施其一陵樹禁養之節令該曹該道嚴飭陵官與地方官俾無如前疏忽之弊而 陵官之墨牌推捉一體禁斷事也伊來懲礪之政非不申嚴而種種有犯斫之患已不勝驚悚至於英寧陵則道里最遠禁護尤疏爲陵官者苟能憚誠巡察寧至如是蕩然令該曹更爲另飭若有如前不謹之弊加律論勘著爲令式至如推捉平民之舉亦甚駭然關飭本道使地方官隨現卽報以爲禁斷之地其一賑簿作奸之端卽高價買入詳定折報也貸用還穀混入市貿也濫數懸縮以補中間之消融也憑藉作還以便末梢之彌縫也請嚴立科條載之賑式今行查得錢穀中楊根等五邑之已入書啓者外驪州各穀折租二百十四石零喬桐各穀折租四百二十一石零富平各穀折租二百七十六石零長湍錢餘在折租十五石零利川錢餘在折租五百石零高陽各穀折租一千八百四石零龍仁錢餘在折租五百二十七石零陽智租三百三十石零漣川各穀折租三百八十石零砥平各穀折租三百四十九石零請令道臣依此作還從速收捧事也縮穀許減雖有已例濫數報勘在所當覈驪州等十邑與書啓中楊根等五邑縮穀會減者令道臣更爲考準查正後狀聞其一私賑人陽川 張五福水原 曹儀元 積城 金泳捐財非出於口覬救饑專由於起義獎勵之政宜先此輩令該曹從速酬賞事也 (…)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2월 3일(무술)>

㉔ 命水原留守 李光文推考原啓本還下送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光文還餉磨勘啓本則癸巳新還雖已準捧壬辰停退中三分一當捧條則仍無一包收捧矣當初年分回啓時許以分數停捧則到今始以初不出秩待秋準勘爲辭者雖與新還當捧

稍有間焉揆以糴法未捧一也該守臣推考原啓本還下送請使之準捧後磨勘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2월 11일(병오)>

ㄱ 左議政 沈象奎以前持平 李秉瑩上疏中諸條覆啓

ㄴ 左議政 沈象奎啓言頃因前持平 李秉瑩上疏其所請服飾之另行更張刪去繁文者諸備堂各陳意見皆已獻議今謹一通臚書以備乙覽臣又以諸議往復停當于原任大臣矣我東衣章其制之最古者帖裏是已上衣下裳連綴成之袂可回肘蓋事深衣卽戎之義焉故謂之戎服而古則服之於帽袍之裏故又謂之帖裏加袍以趨朝去袍而卽戎安不忘危簡而且便古制爲然若稽先朝癸丑下教以笠與帖裏之藏奉於咸興本宮爲戎服不可祛之證此無容更議而若其衣之袖之舊僅回肘者今幾闊垂曳步矣笠之簷之舊纔覆肩者今且廣過盤坐矣無足爲美觀而不適於使用誠可慨訝其闊其廣皆屬侈費今誠遵舊制而無循已習之俗斯可以祛其弊矣若以既有戎服而又有軍服軍戎何別而服有此異此爲侈費宜去其一云爾則軍服之侈費不啻倍蓰於戎服此寧可祛而第亦有不可遽議者蓋軍服卽介冑之裏衣如戎服之爲帽袍之裏衣也各營軍卒皆着軍服各司皂隸皆着帖裏卽各從其將領官員之所常服而然也將臣與有職武弁公服之下今亦皆着軍服而文蔭官則帖裏今變爲縐衣今雖不必更變其已變者反滋煩弊而其舊法之尙存者又何可廢之乎然則軍服亦不可輒除也第伏念先朝惟華城幸行參用軍服聖意所裁豈無權度而亦只標旗以內扈駕諸臣具軍服陪從各官則皆戎服一如他幸行時臣之愚淺竊以爲今後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亦當用陵園幸行常儀蓋以參用非爲永制常儀所貴率由也嘗所耿耿敢此因端竝陳而係是動駕儀節事極重大下詢原任大臣禮堂館閣堂上及諸備堂務爲至當之歸不勝幸至如笠之必以紫繫結造者不但患其費多飾之繁冗尤苦受風以此爲美無謂莫重笠不用繫結飾亦去其彌文如雀羽傍羽嶺羽陵幸儀註罷齋還宮時雖有插羽之文此未足有關禮節城內殿座皆非齋日廟宮享謁還宮雖已罷齋侍衛亦未嘗插羽則何獨於郊外必如此哉然則插羽一節不爲磨鍊於儀註恐無不可但虎鬚不知用自何時而侍衛之戎服者笠必插之且客使之來曾皆見此飾而今忽除去則無或視以簡省於前儀乎以此以彼存之爲可外此前奏所云近日朝議之所講究合當變通釐正者另成一通節目啓下遵行之地竝先此仰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34년(1834) 4월 29일(갑자)>

ㄱ 行藥院入診于興政堂 都提調 沈象奎 提調 金學淳 副提調 金陽淳

ㄴ 日次請診也○予命醫官入診崔遠基等診候訖奏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象奎曰日前以金吾 秋曹徒流以下區別付標以入以爲疏放之地事命下矣臣因判金吾之就議取見禁府徒流案則流配罪人爲六人而其中如出身金尙一以宣薦復薦事縱子誣罔鳴金因將臣所啓刑配北評事 李應信 北道監試初試試榜追拔追付事頃因臣筵奏竄配所坐雖與其餘四人有關而亦不可自下遽議疏放徒配罪人爲二十四人而其中如碧潼前郡守 李膺緒 延慶墓守衛官 韓應良 孝昌墓守衛官 柳學勉 水原裨將 徐冀輔等咸安前郡守 徐衡輔 昌德宮衛將浪大順西原前營將具載鳳文廟西廡分獻官 權道毅等情犯雖不至繁重勘律俱不過徒年則不必徑請疏放其外有昨年湖西 海西守令之繻啓論列不啻狼藉而照勘則或徒一年一年半三年而止者失於議律之當該判 義禁臣於昨秋已請譴罷之典而該罪人等以其皆已散配雖無以又請更爲照律只就所犯之偷弄災結依災結本律加施禁錮而今年內亦有限滿見放之人則金吾徒流案中無可區別付標之人故敢先仰白矣予曰唯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6월 5일(기해)>

ㄱ 命濟州牧使 韓應浩拿處貢馬所經地方不善護送守令竝拿問勘罪

ㄴ 司僕寺啓言濟州年例進上馬八匹別御乘馬二十四山屯馬二百匹三名日進上馬六十匹差備進上馬八十四歲貢馬二百匹凶咎駑駘馬二十四合五百八十八匹內六十三匹中路故失二十五匹中路病留十

九匹到津頭逃逸四匹到本寺病留十四匹水原府別驍士一百匹訓練都監二十五匹禁衛營二十五匹御營廳十五匹兵曹軍馬分給除實納馬三百二匹禾毛色別單書入而沿路斃逸病留之數若是夥然前所未有當該不善擇封之前牧使 韓應浩拿問處之外此不謹護送致有故失守令捧現告請竝從重推考允之教以貢馬護送事體不輕而中路致斃與亡失過多前所未有之事所經地方官竝拿問勘罪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7월 14일(정축)>

㉔ 命補賑人曹萬振除五衛將

㉔ 領議政 沈象奎啓言今番水原補賑人曹萬振已蒙邊將作窠差送承傳該曹擬差蒜山僉使矣聞以其親病無以赴任仍爲呈遞云分付該曹後日政五衛將差除以示朝家酬用之意爲好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7월 25일(무자)>

㉔ 命時囚李培秀等議處

㉔ 義禁府啓言鴻山縣監 李培秀原情以爲今六月二十八日濟州歲貢馬三百匹及別進上馬二匹自林川郡傳到本縣而暑月驅馳之餘貢馬中四匹已自前站邑生病在途間關入境之後救療未遑卽爲致斃不能先事檢飭之罪在所難追云牙山縣監 金鎮華原情以爲沿路邑貢馬護送各限其境或有闕失病斃地方官擔當自是法例本縣則領護過境無事抵平澤邑站計馬四匹準數而該縣不卽替受始於第三日忽稱二匹闕失二匹病蹇四匹有頃既在於傳平澤經二日之後而所謂病馬一到平澤終境軍門津而斃一到水原地彌勒堂而斃地方官失護之責當歸於平澤該縣以不爲替受樣論報於本道巡營而致斃與故失間各以所到邑劃當者前例有據之意至有營題論理渠之張皇卞白恐涉煩屑云請竝刑推得情教以竝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8월 7일(기해)>

㉔ 命時囚李升坤嚴刑捧口招以入趙民植議處韓應浩照律金鎮華分揀放送

㉔ 義禁府啓言文廟東廡分獻官 李升坤原情以爲本以遐踪庸愚前劣莫重廡享舉措駭妄致煩淑問自顧罪犯無辭可供云曾經侍從請議處教以事末前有不可尋常勘處嚴刑一次捧口招以入又啓言監察 趙民植原情以爲監察之職每當享禮祭物點視之後立於東廡遠處故廡內行事時失措未及周察不飭之罪在所難免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韓應浩牧馬貢獻所重何如而中路斃逸其數夥多不可以監封時無頗有所參恕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金鎮華 公忠監司 趙秉鉉行查內今此吏鄉輩所告與各其邑報別無異焉蓋其各自爲說固是互相推諉而究以事理參諸法例病斃馬二匹則一匹之斃於平澤地軍門津者無容更論但其一匹之致斃乃在於水原地彌勒堂而既非替授於水原自平澤勒授於牙山縣吏以送中道致斃則其地雖云水原其失實在平澤而闕失馬二匹則自牙山縣牽軍價備給時以二百九十六匹價準給於濟州監色則闕失之不在於牽軍價計給之前可知而惟此平澤既不能明辨闕失指數傳受於到邑之初入處本邑經過兩夜爰喪其馬則于以求之當于牙山乎當于平澤乎邑不傳受守護虛疏則其致逸無怪生頗之本專由於不卽傳受延至三日之致令該府稟處而道啓如此牙山縣監 金鎮華分揀放送平澤縣監 李海善拿來後請勘處教以金鎮華則依允李海善則待待命拿囚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8월 23일(을묘)>

㉔ 命各都支放不足條以本司句管穀劃給

㉔ 領議政 沈象奎啓言水原句管各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癸巳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各營支放不足耗之從他代劃係是年例水原則以嶺南 廣州則以湖西 松都則以海西而竝以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及加分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9월 10일(임신)>

㉔ 命擊錚人申孔模等山訟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

㉕ 刑曹啓言今九月十七日幸行時擊錚人水原幼學申孔模原情以爲渠十代祖母成廟朝惠淑翁主墳山在於楊州茈夜面而十代祖考駙馬高原尉申沆爲雙墳京居常漢李在德偷葬其父於青龍內坐立俱見百餘步之地庚寅二月擊錚訟冤啓下本道使之詳查以聞則前牧使 李命運與查官麻田郡守 韓致迥同來審形而查官言內訟理當禁可謂公決而所謂李在德以其家計之饒足上下圖囑前牧使 李命運暗自圖形做出本無之二岡又不捧渠之着名瞞眩狀辭卽報營門致使道查竟有誤達之舉至于今遷延李在德之父葬亟令本州掘移云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稟處允之○漢城府啓言請令道臣詳查啓聞稟處允之○刑曹啓言擊錚人驪州進士李良栽原情以爲渠十代祖檜山君恬卽我成宗大王第二子八代祖義城 副正寔兩世墳墓在於楊州牛耳里同姓三寸叔學生行達與渠長妹處女俱爲繼葬渠於本年八月省墓則檜山墓單青龍十步單白虎數十步及檜山 義城墓白虎數十步及三寸叔墓階砌下忽有新起三塚處女墳則掃如無形不勝驚遑細探動靜則墓下宗人李元相所爲卽爲告官推捉嚴刑取招則元相供內潛捧如干錢兩盜賣許葬於工曹後洞居金哥與內需司庫直李哥處自本官推捉兩漢則不但金哥之無人指的李漢隱匿內司之中莫敢誰何迄未斯得豈有如許變怪乎王子墓犯葬自當依律處女塚之無論平夷與掘去等是殺人滅痕一般者此皆李哥漢窮兇絕悖之眞贓特賜洞燭內司庫直李漢指名出付法庭俾卽查實犯葬三塚晷刻掘去處女墳滅痕事嚴覈得情期於推覓云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稟處允之 ○漢城府啓言係是一邊之言有難憑信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9월 24일(임신)>

㉔ 秋曹及金吾以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㉕ 刑曹啓言今九月十七日幸行時擊錚人等取考其原情則東部良人洪壽龍爲其兄壽命殺獄稱冤事也北部私奴德男爲其上典金秉善啓字僞造獄稱冤事也既捧結案則屢度呼籲極爲猥越原情勿施西部良人池昌潤爲其父有源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 金致寬爲其父吉伊殺獄稱冤事也刃戕人命證因俱的原情勿施西部良人鄭快同爲其兄快成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 李長石爲其父東蕃殺獄稱冤事也北部童蒙 金龍文爲其父性福殺獄稱冤事也獄具案成連行同推原情勿施東部童蒙 姜童伊爲其叔母姜召史殺獄稱冤事也侄爲叔母本非四件原情勿施黃州良女金召史爲其夫趙夢良殺獄稱冤事也一案已成百喙難容原情勿施永平幼學李根仁爲其祖書九伸理事也事係莫重臺啓方張原情勿施驪州童蒙 趙白南爲其父鑑定配請放事也中部 童蒙 車光顯爲其父聖麟定配請放事也海南幼學李學元爲其父天默定配請放事也慶州良人崔永壽爲其父吳鎮定配請放事也罪犯既係不輕原情勿施洪州私奴龍福爲其上典申綱定配請放事也罪犯深重臺啓方張原情勿施靈光良人文載元爲其子光連定配請放事也所坐異於躬犯親年已至九十參酌放送水原童蒙 趙巖回爲其父永斗定配請放事也尙州良女裴召史爲其夫朴文燮定配請放事也所逋既已準納親年俱過七十竝依法典放送廣州幼學任百冕爲其父膺常橫被內需司草記至於嚴刑而賜牌田土見奪於該司乞令伸雪罪名還推田土事也不有昨秋處分有此鳴冤極爲無嚴原情勿施西部幼學李漢相其繼子顯章悖惡乞令罷養事也倫紀至重語辭荒雜原情勿施長城幼學文周範等以江城君益漸後裔軍役稱冤事也事係四件之外原情勿施義州幼學金基敞其父啓混壬申西賊之變額中賊丸幾死僅生功勞既多乞蒙一視之典事也事係干恩原情勿施北部良人朴萬根等冰魚船之永屬於望遠亭合井里既有列聖朝受教而近爲七牌民李根培等之所勒奪乞令還屬得保基業事也事非四件而攪擾猥屑原情勿施考律勘處洪原良人李壽福等以船業資生而各處浦口皆有句管禁其雜費獨於昌原馬山浦鎮海古縣浦只有主人之致浦民輩僞作名目百般誅求乞令依他浦口例禁斷事也非但事係四件之外營邑足可處決原情勿施南原良人河漢業以村居農民替徵邑吏之上納負逋爲三千餘金緣

此而蕩產丐乞令一一微奉事也事係微細可呈營邑而無難瀆擾考律勘處邑吏之非理橫侵始微無名之錢終又不報致使無告之民至於丐乞之境狀中諸漢一一捉囚準數捧給俾無更籲之弊安邊幼學李漢禎以塔派後裔驛役稱冤事也楊州幼學李東燭以檜山君九世孫軍役稱冤事也開城幼學安允彬以文成公裕後裔軍役稱冤事也語無倫脊事又挾雜原情勿施考律勘處江陵僧主甘五臺山月精寺去年十月忽遭回祿宸翰寶帖奉安無處乞令改建事也綾州僧典一等雙鳳寺主脈土豪輩恣意犯葬乞令掘移事也敢以四件外事有此瀆擾原情勿施考律科罪澤陽幼學宋煥忠推尋見失之宗物掘移偷埋之民塚事也辭意挾雜至煩天聽原情勿施考律勘處又啓言開城良女元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大福橫被殺人之目三載牢囚致死人命得喪子成狂扶執渠夫自顛自沛矣其後得染疾竟至殞絕而自官行檢因而成獄乞令行查云曹讞已成鐵案請原情勿施開城良人金永福原情以爲渠同生弟永泰橫被殺獄之目而渠遠族葬其妻於先塋之側矣酷被隣山朴東周之凶肆四世墳墓一時見掘則渠祖以門長之致使之齊訴本官捉囚東周矣東周之母若妻作梗於渠家故渠兄弟往責厥女呈訴中營捉囚東周妻矣東周前此在獄見其妻之入獄毆其妻而數其行惡人家做出變怪仍爲亂打歸家致斃則渠弟何嘗有一毫所犯乎乞令該曹放釋云斷案已具煩瀆無嚴請原情勿施咸興童蒙 姜聖晚原情以爲渠父渭鍊與販爲業同里人金道老味因一微事不恭於渠父道老味父一男見渠子之駭悖踢背脇之間道老味歸去致斃而渠父橫罹成獄乞令明查云傷損狼藉詞證俱備請原情勿施永川良女黃召史原情以爲渠夫柳尙伊與金哲竹比隣居生矣哲竹謂以與渠妻酬酢公然詰難矣其後哲竹忽得寒疾殞命而初覆檢俱爲疑端乞命該曹昭晰云傷痕昭著立證分明請原情勿施開城童蒙張 松同原情以爲渠父於本府鑄錢時以鑄匠募入破錢持來暗用矣以私鑄捉致成獄乞命詳覈云獄案雖或未具正犯不敢隱諱請原情勿施北部良女盧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千鎰以憲府吏與同僚酬酢矣致死人梁洙龜扶執渠夫頭髻相詰姜聖祐足踢梁哥而渠夫則一不犯手而有此橫罹乞令疏放云推諉同僚語實無據當先毆踢衆招同然請原情勿施西部童蒙 李萬喆原情以爲渠兄光道 捕校隨行矣捕卒金順吉縛打賊人白良玉遂至急殞而渠兄尙此桁楊乞令疏放云橫捉平民恣行縛打諉諸捕卒語不成說請原情勿施南部 童蒙 孫大吉原情以爲渠父啓福與致死人李萬石對門賣酒矣萬石與李寬培相鬪至於殞絕而渠父歸於元犯乞令疏放云行賂暗瘞真賊綻露請原情勿施西部童蒙 鄭喆伊原情以爲渠父者斤孫與致死人朴正完隣里居生矣正完泥醉來辱歸家後本病猝劇竟至殞絕而渠父十一載狂狴人鬼莫卹乞令疏放云前已鳴冤又經審理請原情勿施北部童蒙 吳突夢原情以爲渠父成得隨行刑曹使令矣同僚被打於捕校事諸僚推捉捕校披髮出來十分奄奄矣追後自本曹捉送檢所取招之際不能卞白竟作元犯乞令疏放云獄情無他可疑請原情勿施西部童蒙 梁長顯原情以爲渠兄長成妻崔召史潛自行淫渠兄憤憤所到一二番打頰矣翌日崔女緣何崇致死而渠兄尙此桁楊乞令疏放云乳傍之傷兩檢吻合請原情勿施南部 童蒙 全喜金原情以爲渠兄成喆 宣惠廳私庫直隨行矣致死人李漢甲與金轟秋鬪鬪故開諭挽止矣有此橫罹乞令疏放云推諉轟秋計雖急於掉脫當場毆踢痕已著於要害請原情勿施中部 童蒙 權秋吉原情以爲渠父弘麒以三陟邸吏與官妓琪月曾有一眄而與他妓情好矣琪月因此猜怒拔渠父佩刀互相滾轉刀傷致命而竟至成獄乞命道臣明查云刃刺之痕損已著送藥之情跡頗露請原情勿施江陵良人安英喜原情以爲渠兄英憲以戶籍色吏招卜者而問上京時行路吉凶之際騎廳差人崔有連被酒突入堅執衣帶滾而相持爲傍人解紛各自歸家別無毆打之事矣有連身死而渠兄屢年牢囚乞命本道詳查云道啓有過誤之論列曹讞稱檢驗之疏漏請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西原幼學羅漢吉原情以爲渠父帖鎮被打於成來即夜致死斷案已久而辛卯審理時遽爾減律乞命該曹該道更加盤覈如法償命云曹讞已成斷案而徑先酌配宜有苦主之稱冤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南部 童蒙 姜龍柱原情以爲渠父道興與同隣李順培交契深密矣順培泥醉侵辱萬端行惡渠自醉倒隣人勸歸矣添得痰滯竟至殞絕而渠父尙此桁楊乞令疏放云醉飽實因本多欠詳曹讞論斷亦有設疑請參考原案更爲稟處並允之○義禁府啓言擊錚人原情楊根幼學趙雲鄉爲其祖時偉仲理事也楊州幼學宋順來爲其祖塋中仲理事也龍仁幼學尹定鉉爲其父行恁仲理事也楊州幼學尹喜觀爲其曾祖泰淵仲理事也鄭氏爲其媳父李澤遂

伸理事也西部幼學具周錫爲其父翼遠伸理事也善山童蒙 李暎爲其祖善海伸理事也令該府稟處矣李澤遂事則罪名不輕又屬久遠不可容議李善海事則以子旣免坐兄又復官作爲鳴冤之端而獄案自在難以遽議置之尹行恁事則己已鳴冤伸雪有命而旋因廷議至於還寢則到今無以遽議趙時偉則罪名不輕無以議到尹泰淵事則罪名雖異深重文案旣係久遠具翼遠事則周錫原情中所謂渠父姓名初不入於能賊問目中云及一體被誣之人已蒙昭晰云者其所稱冤不無可據而事屬久遠竝置之宋瑩中事則曾有講筵之建白故致此前席之仰對而深文二字只屬於色目之論云者原情所陳容或有說而至引故相臣 徐命善之原恕辨析作爲證據又以甲寅年鳴冤時先大王下教爲呼籲之端請下詢大臣處之允之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9월 25일(정해)>

㉔ 許施海西 **華城**災實分等狀覆啓

㉔ 領議政 沈象奎啓言此黃海監司 鄭知容災實分等狀啓也尤甚名色不爲舉論延安等十二邑置之之次信川等十一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一百五十結外不足畚災一千六百八十七結四十負綿田災一百九十八結五十三負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壬辰停退還餉數旣無多竝與新還餉一體收捧事也其一各軍門各衙門所納軍保米太沿海邑竝令折半代錢事也其一各宮房各司火田令各該邑一從踏驗實數毋或濫徵事也其一海州等五邑辛未停退還餉姑爲仍停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癸亥甲子停退軍錢米布依前仍停事也其一金川所管大興城餉捧留本邑事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本道穡事雖有若而邑之旋嘆旋澇不時風雹此不過千章尺朽而畢竟成就不害爲康年二等分劑依請施行至若災結加請以其畚總較看年形猶不免稍過分數事目外一千三百五十結綿田災一百結特許加劃糶糴專爲民食壬辰便是新還一體收捧卽是應行之事何至於煩陳軍保米太之兩年分數許代爲軫遇歎民勢則如今之歲不宜闊狹使之本色輸納其餘諸條旣多已行之例請竝依狀辭許施從之又啓言此**水原留守** 李光文災實狀啓也以爲事目災十五結外不足災六百四十九結二十八負七束特許加劃壬辰停退還餉期於準勘而推奴徵債限麥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農形旣云七八分登稔而所請災結則較諸元總幾爲四分之一終不免稍過竝事目以五百結特爲劃下使之均俵壬辰停退還係是今年當捧何用煩陳推徵之限麥秋防塞請依請施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9월 29일(신묘)>

㉔ 許施海西 **華城**災實分等狀覆啓

㉔ 領議政 沈象奎啓言此黃海監司 鄭知容災實分等狀啓也尤甚名色不爲舉論延安等十二邑置之之次信川等十一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一百五十結外不足畚災一千六百八十七結四十負綿田災一百九十八結五十三負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壬辰停退還餉數旣無多竝與新還餉一體收捧事也其一各軍門各衙門所納軍保米太沿海邑竝令折半代錢事也其一各宮房各司火田令各該邑一從踏驗實數毋或濫徵事也其一海州等五邑辛未停退還餉姑爲仍停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癸亥甲子停退軍錢米布依前仍停事也其一金川所管大興城餉捧留本邑事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本道穡事雖有若而邑之旋嘆旋澇不時風雹此不過千章尺朽而畢竟成就不害爲康年二等分劑依請施行至若災結加請以其畚總較看年形猶不免稍過分數事目外一千三百五十結綿田災一百結特許加劃糶糴專爲民食壬辰便是新還一體收捧卽是應行之事何至於煩陳軍保米太之兩年分數許代爲軫遇歎民勢則如今之歲不宜闊狹使之本色輸納其餘諸條旣多已行之例請竝依狀辭許施從之又啓言此**水原留守** 李光文災實狀啓也以爲事目災十五結外不足災六百四十九結二十八負七束特許加劃壬辰停退還餉期於準勘而推奴徵債限麥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農形旣云七八分登稔而所請災結則較諸元總幾爲四分之一終不免稍過竝事目以五百結特爲劃下使之均俵壬辰停退還係是今年當捧何用煩陳推徵之限麥秋防塞請依請施行從之

<일성록, 순조34년(1834) 9월 29일(신묘)>

㉔ 東闕營建都監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㉕ 敎曰營建都監提調 趙萬永田十五結奴婢四口賜給○因營建都監別單敎曰提調兼戶曹判書 趙萬永今已資窮子壻中一人初仕調用郎廳正郎 李衡在 李穆遠竝守令作窠差送熙政堂 上樑文製述官 左議政 洪奭周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大護軍 李翊會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大造殿上樑文製述官 右議政 朴宗薰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廣州留守 金履載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澄光樓 上樑文製述官 判府事 李止淵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大護軍 徐耕輔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讀上樑文官副校理 趙秉憲 粧弓一張賜給司香官 兵曹佐郎 許結 典籍 尹孟烈 執事 兵曹佐郎 具行益 典籍 白海運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大造殿懸板書寫官 大護軍 李翊會 熙政堂懸板書寫官前判書 金迪根 澄光樓懸板書寫官 領議政 沈象奎 景薰閣懸板書寫官兼戶曹判書 趙萬永 玉華堂懸板書寫官 咸鏡監司 曹鳳振 隆慶軒懸板書寫官 水原留守 李光文 興福軒懸板書寫官 大護軍 徐耕輔 養心閣懸板書寫官 永明尉洪顯周 通明殿懸板書寫官 右議政 朴宗薰 景春殿懸板書寫官 廣州留守 金履載 養和堂懸板書寫官 大護軍 朴周壽 歡慶殿懸板書寫官 行都承旨 申緯 涵仁亭懸板書寫官 奉朝賀 金履陽 迎春軒懸板書寫官 奉朝賀 南公轍 延禧堂懸板書寫官前監司 權敦仁各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別看役 南陽府使 洪應燮前縣監 姜彝五竝加資贊笏 贊儀 李鍾岱等七人竝依辛卯例施賞看役安順吉 金再興竝善地邊將作窠差送都牌將朴道性 孫大亨竝邊將作窠差送牌將金舜明等十一人竝賞加各所牌將金繼雄等六人竝邊將除授韓仁喆等十五人竝內下筒箇一部賜給寫字官 李東鉉等五人竝賞加書吏李進榮等三人木手邊首李春得等二十九名竝帖加計士 擇日官 奏時官畫員衛將員役工匠看役待令等竝依辛卯例施賞又敎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10월 1일(임진)>

㉔ 水原留守 李光文以健陵 顯隆園樹木補植畢役啓

㉕ 狀啓以爲卽接健陵令 金裕鎮 顯隆園參奉 申在東牒呈則局內樹木稀疏處補植之役自今月初十日爲始十二日畢役云以補植境界及植木株數後錄馳啓○後錄健陵輦路左右補植檜木七十株外禁養沙浪山補植松木四百八株 棲鳳山補植松木七百六株 顯隆園齋室前路左右至安寧里補植檜木一百六十株 培養峙 後坪補植松木一百八十五株

<일성록, 순조 34년(1834) 10월 14일(을사)>

(3) 헌종

㉔ 賓廳啓請大王大妃殿復膳賜批 領府事 李相璜 領議政 沈象奎 右議政 朴宗薰 判府事 李義甲 工曹判書 金迪根 刑曹判書 徐俊輔 知中樞 洪義俊 廣州留守 金履載 大護軍 朴周壽 戶曹判書 李止淵 知中樞 金學淳 大司憲 宋冕載 水原留守 李光文 吏曹判書 朴綺壽 右參贊 金箕殷 兵曹判書 沈能岳 大護軍 趙寅永 漢城判尹 徐耕輔 大護軍 鄭基善 知中樞 李紀淵 大護軍 金熙華 護軍 朴晦壽 朴歧壽 李志淵 朴齊一 尹尙圭 申緯 金陽淳 金基常 李鍾運 李奎鉉 韓義運 李光正 洪義瑾 朴來謙 徐左輔 尹命圭 趙冀永 李憲球 安光直 左尹 李惟秀 兵曹參判 李基栽 同中樞 林景鎮 鄭基一 李鼎臣 李寅泰 李鐵求 吏曹參判 李憲璋 副提學 朴永元 同敦寧 徐萬淳 禮曹參判 金道喜 大司諫 朴宗琦 開城留守 鄭祖榮 戶曹參判 尹聲大 刑曹參判 李義準 訓練都正 柳和源 護軍 李升權 金魯甲 李恒權 趙運永 柳相弼 朴潤榮 柳相穆 任聖阜

㉕ 賓廳啓言嗚呼我慈聖殿下遭天地崩坼之變任情哀號氣力凜綴大小臣民罔不焦遑顧今萬事莫先於保壽而保壽之方亦莫先於復膳常膳之未進爲日已久薑桂之滋補一時爲急冀我聖躬奠我邦家即環東土億萬生靈所以翹首仰望於我慈聖者此正古人所謂縱欲自輕奈宗社何者也伏況我殿下皇皇罔極之中尤以慈聖之未復常膳爲之煎迫以我慈聖止慈之情惟憂之念必當惻然感回不待臣等之請而有所允許矣先自慈聖許其復膳然後聖心可以勉從輿情可以欣告伏乞亟賜俞音以慰聖上懇迫之誠以副群下顙祝之望大王大妃殿批以此時聞復膳之說尤爲五內崩裂欲溘然無知而此亦不可得天地間更安有如此情理乎勿復爲此等之言望也○再啓以爲臣等之齊聲而籲疾聲而呼不避煩複者非但臣等之言即舉國同情之言即列朝已行之例即禮經之攸訓聖人之所許也伏惟我慈聖殿下早服禮訓夙暢壺化厚德洪功史不勝書凡於禮制之經權時宜之情文宜析精微靡有不察而今於舉國同情之言滿庭齊聲之籲若是斬俞者實非所仰望於慈聖批旨之下聚首批塞繼之以焦遑靡措不敢知止夫蔬水之禮喪紀之疏節薑桂之補經訓之達權而我主上殿下冲年銜恤煢煢皇皇常膳之不進今已多日玉候之受損理所必至謹稽英廟聖教有祖依孫孫依祖之諭此政今日我慈聖殿下暨我殿下克體祖訓相勉保護之日伏願勉回慈心克循輿情先自慈聖亟許從權之請勸諭我殿下以盡保護之道焉大王大妃殿批以以弭積之心事所不忍聞之言又復如是俯仰天地罔極罔極而已○三啓以爲朝晡屢更臣民之號慕痛冤去益靡逮直欲籲天而無階也仰惟我慈聖殿下遽遭天崩之慟思之及此肝腸欲裂無辭仰慰然而聖上誕陞位宇慈聖儼垂簾帷宗祧有托人心底定罔極之中慶幸旋切顧今萬事莫大乎兩聖人保護之方而祇緣哀毀之過度尙遲常膳之進御實非臣等所冀望於兩聖人者而其爲憂慮悶迫當復如何先自慈聖而強進一飯然後聖上亦可以強進一飯慈聖之自護乃所以保護聖上也臣等非不知屢瀆之爲罪而從權之請即是國朝之故例而有請則忍哀抑情黽勉俯循亦是列聖已施之事臣等安得不有望於今日乎伏乞卽降俞音以答群情大王大妃殿批以前批既悉望勿更煩

<일성록, 헌종 0년(1834) 11월 20일(신사)>

㉖ 賓廳啓請復膳賜批 領府事 李相璜 領議政 沈象奎 右議政 朴宗薰 領敦寧 趙萬永 判中樞 李義甲 工曹判書 金迪根 判敦寧 金在昌 大護軍 朴周壽 趙寅永 洪命周 金熙華 柳相亮 吏曹判書 朴綺壽 戶曹判書 李止淵 兵曹判書 沈能岳 知中樞 李紀淵 左參贊 徐能輔 水原留守 李光文 大護軍 鄭基善 吏曹參判 李憲璋 戶曹參判 尹聲大 刑曹參判 李義準 兵曹參判 李基栽 工曹參判 李德鉉 護軍 朴歧壽 李志淵 朴晦壽 尹尙圭 申緯 金基常 李奎鉉 韓義運 尹命圭 李光正 洪義瑾 朴來謙 徐左輔 趙冀永 李憲球 安光直 訓練都正 柳和源 左尹 李惟秀 右尹 韓耆裕 鈴原君 尹行直 副提學 朴永元 同敦寧 徐萬淳 同中樞 李寅泰 鄭基一 李鐵求 尹義儉 護軍 李升權 柳相弼 金魯甲 任聖阜 趙運永 柳相穆 朴潤榮 李恒權 完平君李鼎會

【呂】賓廳啓言惟我殿下冲年在疚皇皇號擗榮衛受損理所必至臣等敢陳從權之請而未蒙允許群情抑塞不得不更煩呼籲嗚呼饘粥之進爲日已久薑桂之補一時爲急殿下奈何以孝之疏節不念宗社臣民係托之重哉且伏聞兩慈殿哀毀中諸節日益凜綴我殿下所以積誠仰勉亟進滋補之味顧不在於先自殿下而俯從臣等之請乎伏乞體聖人之達孝副臣庶之祈祝勉抑至情速降俞音焉批以昨日三啓之答已悉而小子誠孝淺薄兩慈殿尙靳從權當積誠仰勸也○再啓以爲臣等嘗見禮經其說居喪之禮蓋多矣而其中飲食之節最爲細末故喪大記曰君大夫父友食之則不避粱肉又曰身有疾則食肉夫豈非禮而聖人言之哉然則食肉爲至輕之節而保嗇爲至重之事以至輕之節而忘至重之事雖閭巷匹庶亦不爲此矧伊殿下上有祖宗之統兩殿之奉下有臣民之責若是而其可自輕乎且伏聞兩慈殿哀毀過度飭粥罕進若以此時復貽惟疾之憂則慈殿之悶慮當復如何今日之自保聖躬乃所以保護慈殿也伏願殿下勿以小節而忘孝之原仰體兩慈殿之心俯從臣民之望批以俄批已悉矣兩慈殿未許從權卽小子誠孝淺薄之故益當仰勸也○三啓以爲殿下爲宗社生靈之主自踐阼之日迆續休命用綏我大曆服實惟我東方惟恤惟休之會而臣等追先報今之始也是宜殿下念大寶付畀之重體兩殿顧復之恩不以飭粥之疏節爲孝益加自愛勉思順變而聖批每以仰勸慈聖爲教有以仰出天之孝靡不自盡於晨昏定省之際而獨奈臣等忱誠淺薄至于五啓而未蒙見概於聖心則聚首慚悚繼以焦遑惟我聖上明睿天縱智思日就於常變之禮隆殺之節必不待臣等之屢瀆而知所以處之區區所望唯在於是矣批以連爲仰勸于兩慈殿期於勉從也

<일성록, 헌종 0년(1834) 11월 21일(임오)>

【召見山陵都監提調以下于興政堂 山陵都監提調 李勉昇 觀象監提調 趙寅永 禮曹參判 金道喜
【呂】初看審後入來也○大王大妃殿曰俄因別單見其大概而東西南三處中所見爲幾處乎勉昇曰東西南中見五處而相地官之言以爲三處則純吉二處則不無少欠云矣大王大妃殿曰二處指何處乎勉昇曰華城 健陵局內及獻陵局內之甕巖二處則不如彼三處之十全大吉云矣大王大妃殿曰其間大雪看審之行得無以雪積爲妨乎勉昇曰一夜之雪雖或妨於登陟而不至堆積山脊且多消融處故不害於看望矣寅永曰今番看審五處中三處則觀象監置簿中所在之地也昌陵局內則不在於置簿中而曾於孝昌墓營厝之時亦所看審之地也舊長陵青龍一麓卽今行新卜之地也大王大妃殿曰三處之吉果相等乎寅永曰相地官之言以謂三處皆是十全大吉之地然其中英陵舊基則係舊墳未知如何而其他兩處俱爲十分無欠優劣有難質言再看審時則似當定其優劣矣大王大妃殿曰雖是俱吉之地亦似有優劣何處爲優耶寅永曰昌陵局內則有石若金井狀然聞陵軍之言以爲相傳以人塚移去之地云而設有是事石形之如金井未必爲然或是昔日封標之地亦未可知也其優劣則姑無定論雖地師之見有初見再見之異當待再看審決定矣大王大妃殿曰昌陵局內若是吉地則孝昌墓營厝之時何不定此乎寅永曰以觀象監謄錄觀之其時亦爲再看審而正宗朝以特教定於栗木洞非此地有欠而不用矣大王大妃殿曰健陵局內及甕巖二處則再將往見乎寅永曰再看審之行則只當以山論所稱譽者往見而若有特教則山論外之地則當看審雖在山論中之地亦或不爲往見矣大王大妃殿曰今番再看審時水原則勿爲往見水原若勝於此則猶爲可也既云有欠亦不必遠求也寅永曰然矣此處則山論中亦以爲有欠矣大王大妃殿曰再看審誰當進去乎寅永曰總護使及都監堂上禮曹判書進去矣大王大妃殿曰此是終事之地固當十分審慎而山陵擇吉最爲難慎當初擇定之時每以爲無欠終或有追悔之歎是爲可悶今番則卿等應爲十分審慎而審慎之中更致審慎毋有後悔也此事不爲盡誠何時可以盡誠乎此是一番爲之而不可復爲之事必致誠慎也寅永曰臣子之心其於終事之地豈或泛忽乎大王大妃殿曰非謂卿等泛然也寅永曰臣前作看審之行各處封標之地多有見之者地師中亦有曾見者略知其坐向故不合於年運者則不爲往見矣大王大妃殿曰年運不合之地何必往看乎寅永曰其中擇定五處而水原及甕巖少有欠處其外三處衆地官一辭稱吉再看審之時則未知以謂如何而以凡眼看之卽是十分無欠之地矣大王大妃殿曰再看審則除下直往來可也又曰再看審何日當進去乎寅永曰臣等今纔入來姑未知行期而此則總護使草記後出去矣

<일성록, 현종 0년(1834) 12월 14일(갑진)>

강 太僕進各牧場馬畜數爰

목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金希泰所管二牧場癸巳籍付馬四百六十八匹今生馬八十三匹合馬五百五十一匹內封進馬五四故失馬七十二匹 (…)

<일성록, 현종 0년(1834) 12월 22일(임자)>

강 備局以山陵都監所用物力加劃啓

목 備邊司啓言山陵都監所用物力令廟堂加劃矣以**華城**帑錢五千兩嶺營別備錢一萬兩江華餉米三百石松都餉米五百石臨津 長山餉米二百石劃送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현종 1년(1835) 1월 9일(기사)>

강 **華寧殿**只以朔望焚香五日奉審大王大妃殿命依例爲之

목 **水原留守** 李光文啓言**華寧殿**奉審每間五日爲式而焚香烟薰頻升恐有綃面渝色之慮常切悚悶臣意依永禧殿 長寧殿例只於朔望行焚香禮每日次奉審依例舉行或值陰濕之時自閣外爲之恐合便宜大臣禮堂今既登筵請下詢處之大王大妃殿下詢大臣禮堂領議政 沈象奎曰永禧殿 長寧殿皆於朔望焚香守臣之援此爲奏誠有意見臣亦無他見矣左議政 洪奭周曰焚香之只行於朔望既多可據之禮臣無異見矣禮曹判書 金蘭淳曰既以永禧殿 長寧殿例援以爲據則臣意亦無異同矣大王大妃殿教以大臣禮堂之所奏既如此朔望則焚香五日奉審依例爲之而如值陰濕之日閣外奉審也

<일성록, 현종 1년(1835) 1월 10일(경오)>

강 召見山陵都監提調 徐耕輔 京畿監司 申在植 禮曹參議 李嘉愚于興政堂

목 山陵定界後入來也○耕輔曰封標處看審後仍察火巢地形則舊日長陵垓子宛然矣標內有田畝三十餘結皆公田民戶則六十餘戶矣嘉愚 曰境界已定而山麓自多童濯植木甚急矣在植曰新占陵寢植木節目自來不同或以特教三軍門舉行之時或有地方官爲之之時或有補土堂上舉行之時而粵在**華城 健陵**植木時排定附近十邑爲之矣今番火巢則與**健陵**差小似不至十邑之排定而當往復於山陵都監指一稟處後隨指揮舉行矣大王大妃殿曰依此爲之大王大妃殿曰火巢一如長陵舊標無一民田民塚之傷亦幸矣在植曰以長陵舊基看之前後爲七里左右則三里而今番封標則在於左岡雖似有左狹右廣之意然孝廟朝封標形止宛然事甚爲貴故臣等相議爲定矣蓋標內卽雲川一面而長陵遷奉後仍禁民葬故幸無民田民塚此莫非大行大王平日恤民之聖德所暨天慳地秘以協今日之卜吉臣等亦相說感泣矣大王大妃殿曰大行大王平日雖些少之事如有貽弊於民則不欲爲之矣今聞標內一無遷移之民塚云果協恤民之聖德也大王大妃殿曰山陵定在坡州補土之事役浩大故仰體大行朝恤民之聖意至施鑄還欲有實效知此爲之可也在植曰龍虎內民家二十餘戶則不可不毀故當給價移接其餘四十餘戶或在各處或三四家五六家此則似不盡毀撤矣大王大妃殿曰迫近處則不可不毀而稍遠處則何可盡毀也耕輔曰火巢內禁民家卽養木與禁火之意也以法典言之不當留置矣

<일성록, 현종 1년(1835) 1월 14일(갑술)>

강 **水原留守** 李光文進香于殯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현종 1년(1835) 1월 15일(을해)>

㉔ 備局以各道狀啓可合省除者區別別單啓

㉕ 備局啓言各道狀啓之可合省除者令諸有司及知申相議錄出以爲經稟知委之意頃有所筵奏矣凡逐朔登聞者之或年終或春秋或四季朔修啓與只報各該衙門勿爲煩啓及永爲除減者區別別單書入仍爲行會各該道○別單濫騎驛馬無乎事八道監營 四都 捉虎申飭事八道兵營 官鎮門聚點設行事八道監兵水營 四都 兵符祇受事 總戎廳 罪人疏放依關舉行計料事八道監營 守令年終七事成冊上送事八道監營 進上候風事 濟州 大臣都尉掃墳時陪行差員差定事八道監營 守令十惡外五犯罪無乎事 黃海監營 以上永減依統制使傳令各其前洋習操擇日設行計料事 三南水營 堤堰修築事八道監營 四都 海望烟臺事八道水營 清南 清北防營 啓錄上送事八道監兵水營 四都 義州 東萊 濟州 襦紙衣分給事 平安咸鏡 監兵營 軍器反閱事 江華 大中小三邑分留抽牲摘奸事八道監營 漆橘等木成冊上送事 濟州 以上牒報備局各邑反庫事八道監營 濟州 牒報備局及戶曹給馬有旨祇受事八道監兵水營 四都 濟州 應資老人官教祇受事八道監營 四都 濟州 以上移報承政院 史庫參奉罷黜差代事 全羅 慶尙 江原監營 江華 崇德殿及敬順王廟 參奉差代事 慶尙監營 崇德殿參奉原望馳啓事 慶尙監營 敬順王 首露王陵 參奉原望馳啓事 慶尙監營 武烈祠參奉原望馳啓事 平安監營 莊陵陵官遭故事 江原監營 宣謚時差備官差定事八道監營 以上移報吏曹仕滿將官開錄事 關東外七道監兵水營防營四都 濟州 把總差下事 **水原** 前營將中軍自辟事 黃海監營 牙兵哨官差定事 廣州 戰船代將差定事八道水營 捉虎請賞事八道監兵水營 武科直赴人起送事八道監兵水營 四都 濟州 以上移報兵曹鄉校修改香祝下送事八道監營 四都 濟州 社稷壇有頃事八道監營 四都 濟州 書院宣額及復戶事八道監營 四都 濟州 移轉穀時海神祭設行事八道 監營 四都 濟州 旌門豎立事八道監營 四都 濟州 鎮安大君墓所看審事 松都 宜安大君墓所看審事 廣州 久居僧徒準年限事 廣州 **龍珠寺**僧總攝差定事 **水原** **城神寺**祭設行事 **水原** 昭顯墓植木勤慢事 京畿監營 以上移報禮曹罪人定配限滿事自該府該曹稟處八道監營 濟州 罪人放送之意分付事八道監營 罪人始囚年月開坐事八道監營 以上移報義禁府 刑曹過時婚葬助給事八道監營 四都 移報賑恤廳正朝老人歲饌題給事八道監營 四都 移報戶曹 宣惠廳 外奎章閣奉審事 江華 移報奎章閣價布成冊上送事八道監兵水營 移報各營各司罪人到配事啓下罪人外竝月初後錄修啓八道監營 濟州 邪學無乎事年終一次修啓八道監營 四都 濟州 倭館摘奸事只春秋兩次修啓慶尙監營 東萊 射講舉子上送事年終一次計畫修啓廣州 罪人同推事四季朔修啓八道監營 四都 濟州 憲書齋咨官下來灣府事只渡江修啓義州 遺棄兒收養事有則啓聞八道監營 四都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1월 29일(기축)>

㉔ 大王大妃殿命山陵火巢內人家撤毀先後道臣與山陵堂上知悉舉行

㉕ 總護使 洪奭周啓言新定陵所在於長陵左麓主案龍虎之內皆是舊火巢而來龍東邊與青龍外至近之地則不可不加拓火巢矣日前火巢定界之後聞畿伯言則人家之入於加拓之內者爲一百二戶之多其中四十二戶則處在切近不可不毀撤其外六十戶來龍枝脚之間相距離稍遠而既是火巢內亦不容仍留東七陵火巢中有葛梅里 **華城**陵園火巢中有**安寧里**而事體重大有不敢容易援例故敢達矣大王大妃殿教曰火巢內人家非至近之處而若稍遠則不但置之無妨且爲仰體昔日不爲貽弊於百姓之聖意遠近緩急之撤毀先後道臣與山陵堂上知悉舉行

<일성록, 헌종1년(1835) 4월 2일(신묘)>

㉔ 許施**水原府**舊還餉排捧之請

㉕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光文啓本則壬辰舊還餉未捧七百八十五石限三年排捧事請令廟堂稟處矣今此排捧之請雖出於事勢論以糴規有關後弊該守臣推考第念此與新還既有間焉況朝家之軫

恤華民視他尤別則何可無拔例之政請特依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5월 11일(기사)>

강 水原留守 李光文上疏請往治墓役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5월 22일(경진)>

강 許施水原餉穀及安州封留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光文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本自不敷每當還分排巡苟艱見今農務方殷種糧俱乏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一萬五千五百六十七石零屬邑餉租五千五百七十九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留法意本自不輕狀請之至逾二萬餘石誠未免太過分數而守臣旣以民情爲言亦不容全然靳許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五千石屬邑餉租中三千石請特許加分又啓言卽見平安兵使 具信喜所報則以爲入夏以來癘疫熾蔓死亡相續而巡還畢給麥農失稔民情皆願許分封留穀而狀聞封留事體莫重不敢擅動爲辭矣兵營還穀之報請加分絕無其例且況六千石狀聞封留屬耳尤不容遽爾毀割而營下穡事旣失全登饑沴之餘民情遑汲其在軫隱之政亦難膠守常例加留之穀又與流來應留有異就加留四千石中請使之折半分給竝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6월 11일(기해)>

강 給華城府顏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李光文狀啓以爲卽接本府判官 李敏榮牒呈則今月十六日寧風大作海潮汎溢沿海各面田畝與民戶多有沈墊之患云故甘飭判官 一一摘奸從實馳報矣續接其所報則新星浦居良人金巨福家舍爲水所頽竟至壓死而廣德 松洞等十七面公私田畝被災爲二千二百八十二石九斗八升落民戶顏壓爲七十七戶鹽盆沈毀爲四十八處云水災堤堰之可以補築者役丁空石優數助給營屯則自臣營出給物力竝令完築鹽盆之尚有基址處一體董成期於蒙利稅錢歲入之劃付臣營者爲先蠲減俾專其役顏戶區別大小小戶優給恤典中飭各該面任結構奠接之意另飭於判官處大王大妃殿教曰卽見華留 狀啓伊日風雨本府公私田畝之被災民戶之顏壓又如足夥然言念各處民情寢食不安蠲恤之典奠接之方各別講究俾無一民失所之患事分付廟堂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6월 30일(무오)>

강 備局以宗廟增建之需區劃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戶曹所報則明春宗廟增建之役將爲舉行前請未區劃條及今番所用之需無論京外衙門錢穀限十五萬兩趁卽稟劃爲辭矣京外錢穀舉皆枵然準數許劃亦無其路第以惠廳木一百同禁衛營錢一萬兩華城外帑庫封不動錢五千兩嶺南所在戶曹句管金井山城穀折米一千石本司句管私賑穀折米一千石架山外城藥九穀折米一千石左兵營山城穀折米二千石湖南所在本司句管山城軍餉穀折米二千石餘軍布作米一千石賑廳句管羅鋪穀折米二千石湖西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五千石請劃送取用允之

<일성록, 헌종1년(1835) 8월 17일(계유)>

강 劃給三都支放穀耗不足條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甲午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各營

支放穀耗不足條之從他代劃係是年例水原則以嶺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湖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湖西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8월 17일(계유)>

강 以趙寅永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9월 1일(정해)>

강 御春塘臺行九日製 試官 申在植 權敦仁 朴齊聞 李祖榮 閔泰鏞 洪祐順 李公翼

목 具布畏翼善冠 布袍乘輿出協陽門由靑陽門詣春塘臺陞座以有虞氏貴德而尚齒爲賦題入門九千七百六十八人收五千一百十五張券懸題詠乘輿入靑陽門由協陽門還內教曰今番九日製取一百人又教曰試所承旨與兵總府堂上別雲劍竝試官加差下又口傳教曰諸試官持試券來詣賓廳編次郎爲柝榜以入又教曰九日製賦三下京幼學李炳純等十人京畿幼學金啓泳等四人慶尙道幼學鄭龜洛等四人全羅道幼學申昇求等四人忠清道幼學韓翊商等四人平安道幼學白宗陸等二人咸鏡道幼學卓廷奎等二人黃海道幼學李喆永等二人江原道幼學李玄護等二人水原進士韓宗洪 廣州生員閔馨在 江華幼學沈命身 開城幼學崔尙儒 濟州幼學李鎮濟等竝直赴會試之次次上京生員李宅鉉等七人各陸奏約選一件幼學俞致喜等八人各雅誦一件京畿幼學趙濟賢等六人各朱書百選一件慶尙道進士朴慶家等二人各八子百選一件幼學鄭極煥等二人各朱書百選一件幼學鄭口等二人各史記英選一件全羅道幼學林章雨等二人各八子百選一件幼學蔡東永等二人各朱書百選一件幼學蔡慶鎮等二人各史記英選一件忠清道幼學徐會淳等二人各八子百選一件幼學曹錫永等二人各朱書百選一件幼學李容準等二人各史記英選一件平安道幼學崔周岳等二人各八子百選一件幼學趙夢澤等三人各朱書百選一件咸鏡道 幼學李希重等二人各史記英選一件幼學魯啓楹 朱書百選一件黃海道幼學李廷模等二人各八子百選一件幼學崔昌炯 史記英選一件江原道幼學金鷹錫 八子百選一件幼學鄭好善 朱書百選一件水原幼學沈泰永等二人廣州生員金曾鉉等二人江華幼學李學永等二人開城幼學朴昇陽等二人各陸奏約選一件濟州幼學李亨春 八子百選一件賜給○又教曰入格儒生明日待令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9월 2일(무자)>

강 水原留守 趙寅永陳疏自引乞遞賜批

목 疏略曰臣於日前猥蒙謬恩冒昧出膺行將辭陞適因賓筵末班卽伏聞大僚所奏以卿宰被推期於遞職多所論列至以尊朝體係後弊爲辭臣歷數近日卿宰被推而遞職者則臣實其人臣罪臣知雖欲倖逭而不可得也既以被推遞職至煩大僚之論列則今又以此自引亦知爲罪上添罪而竊伏念廉防者有國之四維也分義者人臣之大節也臣以此情踪諉之以事屬既往職在外任抗顏爲冒赴之計則其爲壞廉防而隳分義反有甚於朝體後弊之有關係者伏乞特勘當律批以大臣之言出於泛論卿何必爲引乎勿辭卽爲往赴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9월 6일(임진)>

강 水原留守 趙寅永再疏陳病乞遞賜批許之

목 疏略曰聖批特降勉以往赴臣固不敢更溷第臣積痼之病自經夏秋暫愈旋發支離延拖有非時月間可起者也本府秋務猶屬餘事華殿享期只隔一旬而臣實狀如右斷無刻日強作之勢乞遞臣居留之任批以病情如此所請依施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9월 9일(을미)>

강 以徐能輔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9월 10일(병신)>

강 水原留守 徐能輔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9월 14일(경자)>

강 備局以諸道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
水原留守 徐能輔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三十結外新舊災合一千一百二十一結零特許加劃今年還餉當捧中餼損全棄之面三分一水沈成川之面四分一停退外此霜早風損之面分等區別準折代穀推奴徵債一切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而身布之量宜代捧窮春之從便救急迫後登聞爲辭矣災結加請之數參互於時起畝總終未免稍過分數更以一千結加劃使之均俵停退與推徵防塞依狀辭許施準折代穀只言分等區別而初無分數之開錄未免疏忽請使之指一更啓後稟處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鄭基善災實狀啓則以爲事目災二十結外不足災二百六十三結七十八負特許加劃新還餉三分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壬辰停退未捧及各年排捧條竝許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畿農大率多歉本府亦畿邑之一其所被災無甚異同而所請災結不至夥多二百六十三結零特許準劃還餉代捧依狀請三分一準折代穀壬辰停退及各年排捧條仍停之請竝與推徵防塞而請俱爲依施 (…)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10월 4일(기미)>

강 命淸瑾縣主宮次知中官 金喜善拿處內司所屬嚴治水原留守 徐能輔重推

목 備局啓言頃因口傳下教淸瑾縣主山所石物之既已浮出於鷲峯者仍爲出給之意行關分付於水原府矣卽見該留守所報則床石魂遊石 香爐石已爲浮出者依下教出給而封標守護之處初無公文知委而內司所屬之恣意浮出極不穩當爲辭矣鷲峯石物所重自別昔年顯隆園象設入用之後別定看護禁其私採則雖以宮家禮葬之用亦何取任自浮出乎今茲成命之下雖不敢不奉行而當初私採之罪大關國體該宮次知中官令該府拿問勘處內司所屬之下去主管於浮石之役者亦爲查出令攸司嚴加科治雖以該留守言之無公文而恣意浮出者不卽覺察任其肆行事過之後始有所報烏在其爲所重別加守護之意乎請重推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10월 14일(기사)>

강 太僕進各牧場馬畜數爻

목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金希泰所管三牧場甲午籍付馬一百一匹今生馬十六匹合馬一百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四匹 (…)

<일성록, 헌종 1년(1835) 12월 20일(갑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水原府 土庶秩折衡安就大等二人 (…)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1월 3일(정해)>

강 水原留守 徐能輔疏陳病狀乞遞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1월 11일(을미)>

강 以徐有渠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1월 12일(병신)>

강 水原留守 徐有渠疏辭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1월 15일(을해)>

강 行勸講于熙政堂召見水原留守 徐有渠 閣臣 鄭元容 承旨 李寅阜 玉堂 金錫淳 假注書 趙然昌 史官 鄭最朝 李墩

목 講小學○有渠辭陞也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1월 26일(경술)>

강 元陵 華寧殿酌獻禮時獻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元陵酌獻禮時獻官以下別單敎以獻官 領中樞府事 李相璜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兼大祝成均館司成 徐戴淳加資贊者 司宰監僉正 朴魯壽 謁者 廣興倉令 李俊秀 祭監 司憲府監察 李敏翼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別檢 李晉祥 參奉 金輔根竝陞六○因華寧殿酌獻禮時獻官以下員役等別單敎以獻官 議政府左議政洪奭周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水原府判官 李敏榮 殿司令 李敏榮 上弦弓一張賜給執禮 司僕寺正 趙在慶 大祝 弘文館修撰 權漫竝加資祝史 司僕寺僉正 李奎秀 齋郎 副司果 李玄五 贊者 義盈庫直長 姜渚 謁者 水庫別檢 鄭琬容 祭監 司憲府監察 徐有隅各上弦弓一張賜給提調 水原府留守 徐有渠內下虎皮一令賜給兼衛將 水原府中軍 金相宇 上弦弓一張賜給兼令 水原府判官 李敏榮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守門將洪時榮 金遠浩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其餘守僕員役等竝令本府考例施賞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3월 14일(정유)>

강 行藥院入診及次對于熙政堂 都提調 朴宗薰 提調 金教根 副提調 李憲璋

목 日次請診也○予命醫官入診金時中等診候訖奏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左議政 洪奭周曰臣於月前華城奉審後今始登筵矣其時既無大段執頃處故只以無頃之意入稟而顯隆園丁字閣月臺右邊磚石有動退處不可不趁即修改而此雖與正間有異亦不宜無告由之節謹與留守相議則因端午祭享日兼行告由仍爲始後似爲便好故敢達矣大王大妃殿曰以洪州還弊事前後牧使無論善治與不善治以往守宰或配或錮者不得然而若不釐革還弊則無所益矣豈不悶然乎廟堂關會於該道臣期於釐正可也奭周曰誠如慈教矣還穀之那移於捧稅雜費誠保難言之弊日前覆啓之時已以從長釐革俾無襲謬之意行會於本道似當有講究登聞者而此事之外本州曾經守宰亦多以積逋虛勘被罪者矣大王大妃殿曰予見爲守令者遞歸後無不被罪責者必有曲折矣奭周曰下敎果至當矣列邑守令之恣意犯科虐民病公者率多倖免其無身犯者往往因事勢之不得已未免虛勘而反被徒配禁錮之律非但當者之不幸論以國綱亦不無倒置之歎矣始逋犯逋之皆被重律固是法典而頃於已甲荐歎之後曲諒事勢之難於準捧一切皆用寬典後因大臣筵奏申嚴舊典皆以本律勘斷今若更加闊狹施以輕律則糴法必將益歸於蕩然後弊所在亦

難議到而其爲悶然誠甚矣大王大妃殿曰若此不已則列邑守令將無一人可以免罪者此豈成說乎大臣退而相議須思某條善處之策可也夷周曰太廟增修之役係是莫重莫大之舉而群情樂赴不日告成移奉還安之日日辰良吉天氣清朗下情誠不勝慶幸而臣因夏享駿奔之役獲瞻新構體勢之尊嚴規制之圓備殆無一毫欠缺此莫非聖孝之攸暨大王大妃殿曰此是至重莫大之事愴慕之中還切萬幸矣夷周曰今年麥事幸有占豐之望矣近日以來惜乾殊甚若又數日不雨則將未免有萎枯之患窮春民勢見方遑急喁喁之望專在兩麥而早既如此憂民誠不知所屆如臣無似忝居廊廟坐視民憂之溢目曾無先事講究以圖一分拯濟之效尤不勝惶愧靡措矣又曰今番秋曹盤覈之事姑未出場而誠是無前之大變矣人心雖曰陷溺世道雖曰壞敗亦豈料似此凶悖之語出於人類之中乎臣等驚心痛骨如不欲生此輩雖是蟣蝨至微之類而本事所係至重且大端緒既露罪人得情之後不可不移送王府如法設鞫明正典刑矣大王大妃殿曰依爲之究厥所犯語逼莫重此是亘古所無之凶腸逆肚也仙馭既邈之後渠亦以我國臣子而語及先朝有如此凶悖之舉豈不傷痛之甚乎宗薰曰渠雖微賤之類亦是朝鮮臣子而乃敢爲如此不道之說萬戮猶輕矣大王大妃殿曰歷代往牒以予無識雖未詳知先朝盛德至善無能名焉竅是敬天孝友卓越百王崇儉節用愛民親賢雖在百代之下必有於乎不忘之思燕閑之中亦有聖德之可記者而外朝亦何以知之乎宗薰曰臣等亦豈有不知之理乎大王大妃殿曰人君之德豈有過於此者乎夷周曰上天穆然無言而含生之倫莫不賴生成涵育之化我先朝盛德至仁於乎不忘海隅遐遠之民姑且勿論雖昆蟲草木亦豈有不歸於大化之中者而天壤之間乃有此等悖類梟獍之種誠不可以常情常理測度矣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4월 5일(정사)>

강 左議政 洪奭周陳勉賜批

목 夷周啓言臣於月前華城復命之後竊有區區愚忱之願效芹曝者而久未登筵今是仰奏矣是年是月即我正宗大王御極之周甲也聖孝追遠慈教渙降特舉華寧殿酌獻之禮臣以昔年密邇之蹤銜命將事攀伺之中欽頌深切奧昔我正廟當甲辰八月英宗大王踐祚之舊甲辰展拜眞殿誕宣綸音若曰予今日所當勉者惟在於紹我先大王心法遵我先大王制度保我先大王朝紳安我先大王黎庶今殿下所當勉者又豈不在於仰述我正廟心法乎我正廟盛德洪烈史不勝書謨訓政令動垂典則而目下鑒法之竅親且切者惟典學愛民二者耳雖以今日廷臣所逮覩於昔年者言之萬機之暇誦讀有課頻接近臣討論往古夜而繼晷未嘗示倦其典學也如此閭里疾苦無微不燭調饑祛瘼如恐不及民事所關晷刻無滯其愛民也如此聖德之卓冠百王治化之萬世永賴實由於斯殿下試以昔年春坊日記及政院記注奉攷屢數十年之間未曾有一兩日不接臣隣之時則亦可以仰想遺範矣見今講筵之停輟已跨一朔之久而尋常晉對亦從以稀闕目下攝養之道固不得而清燕之中玩繹討論初無妨於保護節宣自今日以後益加警惕壹以正廟聖工爲準則於學也則講對顧問惟恐一日之或曠於民也則詢訪軫察惟恐一夫之不獲先從此二事念茲在茲則其爲光於繼述之孝豈有大於是者乎臣惓惓期勉宣出衷曲深加體念區區之望也批以所陳出於至誠而勉以繼述之義敢不奉以周旋乎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4월 5일(정사)>

강 大王大妃殿命華城府流絶還蕩減

목 左議政 洪奭周啓言臣於今番華城之行略有弊端之訪問者皆非一朝一夕之所可遽矯居留之臣方欲爛商徐議釐掄而本府流絶之還合爲七百餘石前已狀請排年而所捧極其些略此皆指微無慮者則雖排年分捧而小民之受害一也糴法至嚴不容以難捧之故輒議闊狹向來南城蠲蕩之恩卽是格外之典有非自下援例仰請者而第念本府事體不啻南城之比輿自昔年偏被我正廟曠絶之惠澤如耗條之全數除減乃是諸道未有之例其在繼述之義不宜使一夫之呼冤故敢達矣大王大妃殿批以華城卽陵園寢所奉之地且昔年軫念自別特爲蕩減使不當之民無冤徵之弊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4월 5일(정사)>

강 許施華城留庫還餉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渠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而昨秋失稔停捧既多今當農務方殷之時排巡無路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一石零屬邑餉租五千五百七十九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秧節農糧尤急補助而所請石數終涉過多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五千石屬邑餉租中二千石請特許加分允之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5월 19일(신축)>

강 兵曹以諸道中軍邊將降考啓

목 該曹啓言考見諸道褒貶啓本則水原中軍 金相宇以言須踏實猛必濟寬爲目全羅中軍 李文奎以縱無緊管且宜殫誠爲目大峴別將 李枝蕃以孤城弊局何以振刷爲目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長壽別將 李元會以財當遠嫌杖宜的罪爲目龜洞權管 金利見以盡勉謹愼曠擅宜警爲目乾川 權管 盧鎮泰以益察橫侵有欠詳明爲目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各該帥臣及道帥臣竝推考水原中軍 金相宇 全羅中軍 李文奎 大峴別將 李枝蕃竝中考施行長壽別將 李元會 龜洞權管 金利見 乾川權管 盧鎮泰請竝下考施行允之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6월 23일(을해)>

강 命金迥根 李止淵 趙寅永 申在植 徐有渠 鄭元容仍察實錄校正校理 李明迪 副校理 洪在喆 修撰 趙得林遞差洪在喆 別兼春秋單付

목 實錄廳啓言纂修之役今幾垂畢判府事 金迥根 戶曹判書 李止淵 禮曹判書 趙寅永 知中樞府事 申在植 水原留守 徐有渠 大護軍 鄭元容仍察校正之任郎廳李明迪 洪在喆 趙得林時帶館職職務相妨本職許遞曾經翰林 洪在喆 別兼春秋請啓下兼察并允之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7월 8일(기축)>

강 大王大妃殿命戶曹需用錢十五萬兩區劃取用

목 左議政 洪奭周啓言卽見戶曹所報則以爲數年以來屢經大役目下支調無以排比而各都監進排又將舉行毋論銀錢米木限二十萬兩啓稟區劃以爲取用之地爲辭矣大農經費本自不敷來頭需用尤係繁重不容無預先經紀之方惠廳錢二萬兩禁衛營錢一萬兩兵曹銀一萬五千兩司僕寺錢六千兩華城帑錢五千兩嶺南信需穀折米二千石甲午信需米二千石南倉錢作米二千石左水營 別餉米二千石 左兵營山城穀折米三千石金烏山城修城穀折米一千石架山外城藥丸穀折米一千石帖價穀折米一千石私賑穀折米一千石湖南守城倉穀折米二千石山城軍餉穀折米二千石餘軍布作米一千石休番皮牟折米一千石常賑倉旬管穀耗折米三千石劃給使之取用狼川縣還穀中折稷代錢七千一百四十四兩零頃以移送他道穀少處爲請而姑未舉行此亦一體劃給該曹請準十五萬緡之數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9월 5일(을유)>

강 備局以華城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渠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三十結外新舊災合一千一百八十三結八十五負九束特許加劃昨年停退還餉各穀六千九百七十七石限明年仍停推奴徵債一切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歲畿農足稱免歉本府在畿甸統論一境亦非全損災結加請之反多於昨年未免有過於分數元劃外以九百七十結加劃俾滿千結之數還餉之新舊竝督事勢果難姑許仍停待明年準

捧推徵防塞請亦爲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9월 29일(기유)>

㉔ 命三都句管穀縮耗給代以嶺湖及海西所在本司會錄耗中折米劃給

㉕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乙未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水原則以嶺南加分耗及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海西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湖西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10월 13일(계해)>

㉔ 尊崇都監以尊崇時玉冊文製述官 書寫官樂章文製述官玉寶篆文書寫官別單書入啓

㉕ 別單大王大妃殿尊崇玉冊文製述官 禮曹判書 趙寅永預差水原留守 徐有渠 書寫官 吏曹判書 徐耕輔預差大護軍 李翊會樂章文製述官 大護軍 鄭元容玉寶篆文書寫官 奉朝賀 南公轍王大妃殿尊崇玉冊文製述官 左議政 洪奭周預差戶曹判書 李止淵 書寫官 判尹 權敦仁預差知中樞 曹鳳振樂章文製述官 判敦寧 金迥根玉寶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沈象奎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10월 27일(정축)>

㉔ 進純宗大王行狀

㉕ 行狀純宗淵德顯道景仁純禧文安武靖憲敬成孝大王姓李諱字正宗大王之子母妃孝懿王后金氏贈領議政 清原府院君靖翼公時默女也綏嬪朴氏寔生王嬪贈領議政 忠獻公準源女也王以正宗十四年庚戌六月十八日丁卯誕降于昌慶宮之集福軒在娠也宮中有夢龍之瑞綏嬪神彩澄澈瞻昀清炯迥異於常已知爲大慶之兆及誕彌之辰積雨忽晴景晷如盡虹流廟井瑞彩煥爛盤繞宮林都人士女奔走詔祝卽日以正宗命孝懿王后以子之定號元子覃訏岐嶷隆準龍顏方口重頤同符正廟 正廟臨視喜甚曰是兒福祿非吾比也二歲之冬至正宗嘉其添齡賜以新曆王在抱披覽字有與屏上大字同者輒拈指之自幼聰明特異乃如此方在髫齡正廟嚴於蒙養遇物必誨凡服之華盛味之膏腴勿令近口體賓僚必選端方之士以資薰陶常曰須得疏野不軟熟者方有嚴憚之效以故天縱之姿將就益早八歲與師傅諭善行相見禮講讀有程以其暇必命侍坐正廟爲之加讀書課程身教也庚申春正月朔朝冊王世子正廟教曰元子今爲十一歲冊封之禮尙今遲遲蓋有待耳易貴易簡禮有三善亦粵我顯廟故事并舉冠冊嘉三禮於一歲之中詒謨燕翼於千於萬豈非今日之所可卯遵乎仍命冠冊并舉嘉禮將行於是年以二月乙酉冠于集福軒仍以是日受冊周旋中規禮儀可象禮既成陪駕謁廟宮命捲簾使士民仰觀王坐屹然若巨人顧眄有度群情胥慶六月己卯正宗昇遐王以七月甲申卽位于昌德宮之仁政門尊王大妃爲大王大妃王妃爲王大妃大王大妃垂簾同聽政用國朝舊典也事大小王皆稟決焉上大行大王諡曰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廟號曰正王冲年恤宅宗動罔違禮哀戚過之群下進見語及先王輒泫然流涕掩抑失聲國人服其至孝十一月甲申葬正宗大王于健陵在水原舊治花山卽顯隆園東第二岡也凡都監所需財用并出內儲新陵香炭位田命以壯勇營屯土移劃皆所以紓民力也藥院例有分定海錯珍果之非常貢者命永除之是歲尊正宗爲世室辛酉罷宮寺奴婢世貢之法命取其籍案火于通衢小民積愆之冤乃祛夏建華寧殿于華城府先朝御眞自維與宅移奉式遵瞻依之遺意庸賁妥虔之儀制教以堅固權實爲度體先王昭儉之德時有所謂西洋教者自北而來一種邪徒潛相傳習誣天慢神遺君背親敦滅倫常誘惑氓庶遂亟行鋤治誅其沈溺之尤者黨與屏之四裔改悔者宥之天討載行闢之廓如命諸道常加糾禁逐月登聞著爲式壬戌罷壯勇營營之財用以貞純大妃命并屬內帑王曰營既罷矣庫儲自應出給何必留之內府乎於是大妃亟寢初命凡有序胥一歸之大農其有校吏逋負者并蕩之皆王旨也孝元殿祥禪既過以禮隣附正宗大王于太室行吉禘冬十月甲寅行嘉

禮王妃安東金氏永安府院君贈領議政 忠文公祖淳女今大王大妃也揀擇禮已行於庚申春先王已命之矣及遭大喪主勢孤危賊臣金龜柱之餘孽乘時鴟張脅持壅蔽至賊臣權裕之疏其計益急老臣忠愛之語發於前席三揀不爲之說行於一世禍將滔天聞者心寒惟貞純王后炳幾折奸力扶大綱舟梁誕舉宗社賴安癸亥春教以尙未瞻夫子廟宮於予心不勝忱焉命舉謁聖禮此初元視學之盛典也命禁宮房衙門庄士陳告之習守令之入於繡啓者殿最居下者錄成冊子以備省閱申嚴貪吏廢錮之法咸興火民家被燒至數千戶遣校理 洪奭周慰諭發交濟穀賑之蠲其戶還身役停鹿茸之貢內下丹木 胡椒以助結構奠接之資民忘其災秋謁健元陵 元陵自是以歲春秋歷謁諸陵特施故相李頤命 李健命 趙泰采不祧之典遣官賜祭于道峯 石室兩書院輦路起感也又特侑高麗忠臣鄭夢周冬江華饑又頒帑藏以哺之十二月仁政殿火王大震惕教曰藐予小子叨承堂構之責居常懷惕若不克負荷今茲回祿之告警在於踐位行禮之所一則由予否德二則由予否德減膳避殿撤樂以示貶責仍令論思諍爭之臣悉陳厥咎貞純王后撤簾王乃親總庶政甲子春加上尊號于貞純王后曰光獻受群臣賀平壤城內火延燒五千餘戶遣副護軍 李相璜慰諭恤恤如北關仍侑于崇靈 崇仁二殿以妥之以正衙重建不可緩也樸斲既集有以遇災興役諫者亟命停之至冬始告竣臨御以受賀諫臣朴崙壽請正賊裕之罪裕之辛酉疏敢肆禍心旨意凶譎都人尹姑曲埃徙薪之語直犯不道久爲國人所憤至是以背馳先王沮戲大婚用極律洪在敏者以注書投疏謂廷臣之不能對揚慈聖其意顯售悲問王深燭而嚴斥之大臣以下同聲請誅乃教曰論其罪則固罔赦然亦何責乎渠卽予誠未足以孚人德未足以化人不能使一世之人曉然見事事物物各有至當之義故如在敏者矇然自陷若赤子之入井可哀非可怒也不教而刑聖人之所不爲予雖否德不忍爲是也卿等不須汲汲於討一在敏入告出語之際闡而明之發而揮之俾不知者知之知之者繹之民志壹而世道靖則君臣上下并享和平之福在敏亦將自悔前見之悖謬而日遷善之不暇矣予則曰此個義理勝於討在敏萬萬也命竄之海島念故儒臣朴在源戊戌抗疏之忠贈爵諡以旌之乙丑正月丁酉貞純大妃薨是歲大妃周甲也已自前冬議上號曰隆仁冊寶成具禮儀進于殯殿象生也上徽號曰昭肅 靖憲諡曰貞純王追慕不已大小祀享必親竟三年未或命攝祭需命勿定於被災諸邑丙寅金達淳初拜相職請褒朴致遠 尹在謙教曰政院日記入於洗革先朝所以仰請英廟所以特許蓋不欲以不忍見不忍提之事留其文蹟於世間也祖子孫自是一體英廟先朝所不忍者若施褒贈於今日則非但如有得罪恐負兩朝聖意矣達淳又陳疏王語筵臣曰全篇陰慘而諱諫云者當屬何地又曰不及於先王所秉者所謂殺無赦過於先王所秉者亦所謂殺無赦於是國論沸騰遂置之法三司論沈煥之罪惡最其兩奏絕悖降在句語根柢於達淳 忠愛等說窩窟於裕賊營護凶逆眼無君母請追削其官仍請正金觀柱漫漶裕獄矯誣先王之罪竝從之初正廟之在春邸也龜柱從叔漢祿者爲龜柱陰募死黨將謀危國本引胡寅論唐中宗時事其言絕悖正廟雖燭其逆節以事關聖躬貸而不問及庚申以後諸賊皆其支流觀柱卽漢祿之子也至是始正漢祿 龜柱追律命逆家婦女緣坐者保授其家仍發配勿復用該部該廳拘囚之例永爲式九月雷王曰一陰一陽之失序猶當恐懼修省不敢以九月十月有間也命減膳三日令中外臣庶哀闕時政悉言無諱丁卯命復洪樂任官樂任卽惠慶宮弟也曾於辛酉邪獄任事者藉而構殺之非王意也至是慈齡望八患候沈篤乃特有之以慰悅慈心焉判敦寧府事 朴準源 卒舉哀闕庭親撰碑文以賁墓道以江陵貢蔘鷗民勸採之爲弊命減貢三之一仍嚴飭似紓民力時有李敬臣之獄根窩掀露以金鍾秀爲歸於是聲討諸發請正其罪批相臣筭曰今日諸賊之罪尙忍言哉其地處則戚畹也其包藏則凶心也圖危國本之計思之骨驚詭誣莫重之狀言之髮豎其本專在於讎視國家亂我義理窩窟則龜柱也根柢則龜柱也三大罪之斷案已成八字言之凶心益彰非祿賊則無以助龜柱之凶圖非龜賊則無以倡漢祿之逆腸眞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至於鍾秀敬臣首尾相連血脈流通以受先朝罔極之恩之鍾秀反甘心營護而矯誣之狀如彼以在遐土蟻蝨之賤之敬賊亦挺身傳習而凶悖之言如此龜祿裏也鍾秀表也鍾秀根也敬賊枝也痛矣一轉而再轉皆是前身而後身乃命鍾秀追奪官爵黜庭享戊辰以內帑綿布乏用命兵曹入五十同該曹判堂疏言非古法王賜批優獎卽命還下勿以一疋留中先是因邪學竝禁燕中購書儒士病之乃命許經史及醇儒文集申嚴奇紋緞疋之禁因臺臣進規教曰立志者爲學之肯綮也居敬者明理之

樞機也明理者吾心之圓鏡也克己者孔聖之心法也紀綱者係一國之安危也節用者在一身之奢儉也立志然後學問進而德業廣可望居敬之效居敬然後心主一而志不擾可期克己之工克已然後於是乎天下之人皆與其仁衆物之私不敢勝公至於紀綱之振與不振用度之節與不節特一舉措之如何而已此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何患乎爲國之不治何慮乎一身之不善乎己巳正月壬午進致詞箋文表裏于惠慶宮仍行進饌以冠禮回甲之在是歲是月述正廟乙卯延禧堂進饌之禮以體昔日孝思也咸興民家又被燒至數千戶遣承旨 朴宗薰慰諭蠲鹿茸頒丹木如癸亥諭八道四都道守臣若曰民也者王者之天也食也者民之天也國無民國不爲國人無食人不爲人若夫飢寒不離於身勞苦不休於時愁歎多聞於閭里徵斂日加於蔀屋抱刻骨之弊而莫由得聞有不堪之苦而莫由得達爲人君者雖欲愛民保民亦何得哉粵在英廟朝五紀治平專在於愛百姓懲貪墨勤勤孜孜聖德大功史不勝書先朝仁政無非出於愛民而德化膏澤遍施八方雖億兆之衆愚夫愚婦無一不蒙被化澤抑亦予小子之仰觀者也又我英廟令守宰製進民隱詩其切於民弊者除之省之亦我先朝凡民之困苦者有達于聖聰卽命除之省之而又嘗飭道伯守宰以書以策歷陳農務民情九重深邃而萬民苦樂不勞而得徹此予小子所以每思仰法者也顧今三陽載新萬品咸蘇而八方民生之憂患困苦正在於此時守令以民生之困苦閭里之艱難備陳其由亦具救濟之道以上道臣 道臣收聚遍看拔其尤最善者區別論理以聞至於四都 留守親加裁定以聞使小民之苦樂無一遺於予之親覽焉夏旱甚王乃親禱于南壇御步輿屏繖蓋躬祝押嚴齋令灌薦纔舉靈雨沛然袞衣盡濕都民環瞻至有感激泣下者飭諸道勸民代播仍令免稅教曰雜穀雖不如禾稻賴天之靈善爲成就則吾民可以有食有食而得生爲民大幸也豈可與小民較其口吻之物況先朝戊午亦有蠲稅之命在今日又爲繼述之一事者乎廟堂請令中外防出穀減其直教曰移民移粟雖爲聖人之所笑然孟子之意蓋謂不治本而只治末也非謂不可移粟也此猶然矣今若此土之穀使不得賣於彼土則是閉糴也自一邑言之境內之民雖重於隣邑之民自朝家視之內外入方之民皆吾赤子也古之爲將者投醪而飲三軍今邑邑皆不出穀於境內則他邑之民將益窘急豈不患貧患不均之義也且利之所在刑法不能禁今若於凶年勤使減價而賣則令有所不能行而富者必不出積穀之心此亦不可不念處十分講究毋徒擾民也錄中外死囚之久未決者六十餘案傳生者居三之一秋八月丁酉聖嗣誕生粵六日癸卯率百官親上致詞箋文表裏于王大妃惠慶宮 嘉順宮仍御仁政殿受賀嘉順宮上箋始此命中外凡諸舉行一依惠慶宮所行之禮教曰今日之慶卽國朝百年內初有之慶也親上殿宮之賀箋仍受大庭之祝嵩天日清和神人胥悅此時蠲恤之政宜及中外之民諸道舊還及拯劣米五分一各貢舊遺在限一萬石市民徭役限一朔懸房贖限三十日蕩減以示識喜同慶之意是歲饑湖西南最甚教曰今年兩湖慘歉之狀何待年分狀啓而知之今則秋事已訖滌場在即民情之遑汲必當倍甚於收穫之前夙宵憧憧之念食不甘而寢不安大抵救荒莫先於紓力紓力莫急於寬賦如還餉身布之或停或蠲代錢代捧等事多有道臣狀啓所不敢循例陳請者今若拘於常格下不得條舉上不思闊狹則唉彼顛頽之類尤何以支保乎今年兩湖年分狀啓勿循例套凡可以便民益民之事毋論有例無例大小巨細斟酌參量勿爲趑趄直爲陳請則自上當拔例處分至於尤甚邑進上三名日方物膳朔膳以下諸貢獻物種并依甲寅年例限明年麥秋勿爲封進殿宮所封亦爲停免外此邑辦民斂之係於享上納官者亦依甲寅例量宜蠲免俾紓一分民力尋發內帑錢及胡椒 丹木分賜湖西南 京畿 華城加劃湖南賑穀數萬石於所請之外庚午營膳工役及年例燕賀并命停之以歲飢也大司憲 金履度疏論掖隸增額批曰昔在先朝有別技軍武藝出身故予遵此而行之者非耀身日壯軍威之意是復舊制也然卿能盡言無諱使予欲無過者亦卿之忠也誠喜朝廷有直言極諫之臣也有何惜一隊兵哉加選武藝別技軍并還付訓局批玉堂 金啓河陳勉疏有千羊一狐之褒特賜帛以表之辛未因經筵講義念遐鄉衛士傾產裹足守衛寒餒之苦命廟堂大會鄉民之編屬衛士來者於通衢一一曉撫詢其疾苦以聞仍飭諸道採訪民隱以啓教曰大抵有災異之時則國家無事域民安樂由此深知災異必出於聖王之世安知非今時之不有類見者反爲天心之有怒哉雲觀敬體此意察望之際十分謹慎務從實直飭中外獄囚重者勘處輕者疏放毋得牽連留滯飭都民調飢之政廣抄貧戶親臨賜米鄉民之流寓無依者招集賜米冬十二月關西

道臣以土寇洪景來叛狀馳聞賊起于嘉山郡守 鄭著死之是時民不知兵歲且荐饑賊乘時猖獗清北八郡潰以李堯憲爲巡撫使 開府節制遣中軍率京營兵往討之教曰清北請邑皆已收復彼定城餘賊之假息肆狡亦將幾日誠不足爲憂但予所怛然怵然者即平民或致無辜而橫罹脅從或至誅殺之濫加也賊之爲渠爲魁者與頭目隨從之甘心同惡者必不過幾許箇而外此則皆愚蚩無知之氓爲飢寒所迫爲威虐所逼耳此輩之所犯雖曰罔赦以聖人泣囚祝網之心推之其實可矜不可怒也原恕而勞恤皆我親上死長之良民也予雖涼德豈敢不顧謫上天好生之心乎每觀前史爲將者或不免以屠戮爲事甚則殺害平民虛增首級此皆上干天和下虧人理者也焉有仁人在上不忍於人如彼哉今王師致討雖是不可已之事以吾民殺吾民亦何安於心況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聖人攸訓而漢光武焚書篋以安反側裴度以皇帝命赦蔡人豈非可法於今日關西之事者乎今日之急務誅戮反輕而招徠爲重曉諭爲先而奠安爲次體予良苦之至意紓予西顧之憂者顧不在於方伯閫鎮守宰之一心對揚乎壬申夏四月關西賊平初官軍破賊兵于松林賊遁入定州據險自守城堅不以時拔至是巡撫中軍柳孝源大攻破之斬景來等獻馘王教曰亂平之後安民爲急民邑復舊之政論功行賞之舉講究行之仍命進獻之出於民者并停蠲還穀之停與逋者亦蕩減饋賑以安貧民除庸以慰鄉軍將士之盡忠立謹者庀其葬錄其孤西人之奮義効力者特獎用之多至顯職其有誘脅誑誤者肆赦不問於是人情大安如未始有搶亂也賊發之初熊岳副都統以皇旨領甲軍到中江爲聲援遣安州牧使 趙鐘永勞問犒其軍是月受平賊賀于仁政殿秋七月丙子冊元子爲王世子丁丑御仁政殿受賀教曰日吉辰良冊儲禮成此乃皇天祖宗篤佑積慶於邦家者也上而供殿宮嘉悅之觀下而答臣民欣告之心況今番凡百儀節皆用己卯庚申之例而予小子不洎之慟又如庚申冊禮時聖教矣當此遇慶識喜之時亦爲仰述之一端諸道己巳舊還十萬石貢人舊遺在一萬石市民徭役限二朔泮人徭役限三十日蕩減己巳以後遇款諸道停退軍布錢分數蠲減結錢僧役稅錢貢錢亦爲一體量減此即予小子仰述廣慶而不敢有過之意也九月遣大臣酌獻于永禧殿以聖祖龍飛舊甲而時在靜攝也開國勳一等諸臣家并遣官致侑以先朝周甲誕辰日命於華城鎮南樓前聚四民賜米試境內儒武賜第推恩于六十一歲人蠲市徭庸示是歲寓慕之偏在是地也癸酉以王大妃周甲慶親上致詞箋文裏受賀頒敕命內閣開局校印正宗御製全書既成又以詩若文合編於列聖御製繼印莊獻世子睿製至明年夏役始竣奉藏于奉謨堂 華寧殿及五史庫甲戌畿甸 嶺湖南饒命停方物朔膳甲冑節扇之貢頒內帑銀貨丹木 胡椒以濟賑需船運關西粟哺畿民乙亥十二月乙丑惠慶宮薨逝王慟慕甚至凡典禮儀文必詢議斟酌以行之嚴於制義篤於伸情一以誠敬爲歸廷臣以服制爲疑王乃博採群議教曰本生降等通上一也雖無於禮以予小子今日罔極之情昔年追慕之心當起義而服制況有程朱定論大臣館閣之議又如此無復可疑以本生降等磨鍊以入遂定以大功九月朝臣雖無服制以從上之義進見用淺淡服以終九月之期此亦王義起裁定得折衷之宜也上謚獻敬以禮祔于顯隆園丙子以舊甲重回致侑於忠烈顯節兩祠及文正公尹焞 忠愍公林慶業遍及殉節斥和諸臣追述英廟故事也丁丑二月甲子詣太廟景慕宮行世子謁廟禮三月甲寅行世子入學禮命蠲襄陽貢蔘戊寅麗王諸陵之在開城者歲遠荒廢耕樵不禁至有犯葬瑩域者王聞之切責守臣罷其職亟令修之申明禮官奉審之規每歲守臣以聞仍命收錄王氏遺裔以示朝家不忘舊之意己卯三月壬子王世子冠于景賢堂禮既成教曰國有大慶而惠不及民誰與爲慶命施蠲惠于貢市民及諸道舊還有差憂湖西水遣承旨 鄭元容慰諭仍施蠲恤八月行世子嬪揀擇之禮豐壤趙氏膺選副司直 萬永女今王大妃也以十月壬寅王世子行親迎禮王御崇政殿受群臣賀頒敕庚辰夏价川郡有水災遣直閣 鄭基善慰諭蠲本道鹿茸常貢之半以濟之辛巳元朝行賀議親上表裏于王大妃以舟梁六十年也三月己未王大妃薨王哀慕如庚申議上徽號曰睿敬慈粹謚曰孝懿 領敦寧府事 金祖淳上疏引朱子永阜陵議狀歷論健陵宅兆之可憂不可以爲千萬年之圖仍辨本陵卜兆實非先王之睿定遺旨請新卜吉地舉灤水之遷行魯祔之禮王泣而賜批曰大行大妃平日以是大憂屢爲下教於小子者也今見卿疏尤不勝摧咽悶悚即令大臣卿宰詢議以奏議既上教曰盈庭之議無一異同登筵齊奏皆請遄斷是謂大同遂卜地于顯隆園西岡子坐之原以九月庚申遷陵合祔禮成時遍審封標天作之吉兆又與園寢隣近情文允叶及舊陵啓隧果有水患僉曰此舉乃吾

王誠孝之感也秋有輪行乖疾自西而來旬日之間都下死亡以累萬計王大加憂厲廣施隱恤特遣亞卿行禳災祭于諸山川兩西并設厲祭慰祭寔遵正廟己未故事仿成周謠享之制也先是有自燕肆購來皇清通考新編者其載本朝辛丑四大臣事誣讎失實王聞而取覽大驚憾亟命專价辨正刊去誣奏句語壬午使還以改正本齋來乃以事告于廟春幸華城謁陵國駕還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11월 9일(무자)>

㉔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徐耕輔 參判 金炳朝 兵曹判書 金蘭淳進

㉕ 大王大妃殿教曰今番兩銓前後申飭非止一再都政別無更飭之事而竝有一分向國之誠似當精白對楊忠臣清白吏子孫松都 西北軍功人朝家之所軫念者加意收用俾無向隅之歎事分付教日臺諫 玉堂竝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教曰水原判官之代前郡守 金漢淳擬入又教曰雖未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吏曹啓言今日政廳考見慶尙監司 尹聲大褒貶啓本則金海府使 安孝述以弊既難醫災則爲最爲日榮川郡守 洪秉道弊到極處合有蘇掾爲日知禮縣監 洪膺疇以休道傳說爲日俱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該道臣推考金海府使 安孝述罷黜榮川郡守 洪秉道 知禮縣監 洪膺疇并中考施行而知禮縣監 洪膺疇兩次居中今又中考不治可知請罷黜允之○吏批以金鎰爲大司憲 朴晦壽爲知春秋 南履懋爲大司諫 林基洙爲執義 基洙 李埈 權大肯并新通 鄭□ 徐憲淳爲校理 李源達 曹雲承爲副校理 尹致定爲掌令 李繪九 姜時永爲修撰 金在根爲副修撰 徐俊輔 爲藝文提學 金箕殷 徐憲淳爲知經筵 李景在 洪學淵爲同經筵 吉顯範爲掌令 金仁燾 李興遂新通也 李是鍊爲獻納 是鍊 李莊緒 李魯奎新通也 尹致定爲副應教 趙雲澈爲副修撰 李光文爲弘文提學 金洙根爲司諫 李源庚 洪永圭爲正言 鄭錫麟 宋柱獻 金重夏新通也 金漢益爲掌令 李珽 安允中爲持平 珽 允中 權永萬 羅漢基 鄭夏慶 韓發翼新通也 鄭祖榮爲同春秋 李魯確爲副修撰 趙庭和爲承旨 鄭老錫爲假監役 朴齊昭爲童蒙教官 南秉善爲南部都事 金用邦爲惠陵參奉 金琦淳爲弘陵參奉 朴商鉉爲孝陵參奉 尹滋一爲昌陵參奉 李寅軾爲明陵參奉 鄭基承爲綏陵參奉 趙啓恒爲貞陵參奉 李淇錫 尹玉鉉爲假引議老錫以下竝初仕也 李玄好爲清州牧使 閔哲爲坡州牧使 鄭禮容爲順天府使 李埈爲安東府使 宋持養爲寧越府使 沈能驥爲金海府使 洪章燮爲長城府使 鄭日復爲平山府使 李熙鳳爲咸從府使 高惠鎮爲河東府使 李顯夔爲長湍府使 金箕明爲青松府使 洪哲謨爲咸陽郡守 金啓禮爲天安郡守 柳相鼎爲遂安郡守 李敏實爲文川郡守 朴稚圭爲金川郡守 金仁根爲丹陽郡守 李宜翼爲 楊根郡守 金漢淳爲水原判官 趙濟晚爲平壤庶尹 鄭在鑑爲開城經歷 趙然明爲三登縣令 朴長旼爲振威縣令 任序常爲歙谷縣令 李鳳純爲泰川縣監 金東獻爲任實縣監 申在東爲鎮安縣監 金學模爲龍宮縣監 李義延爲全義縣監 朴宗永爲陰城縣監 吳泰雲爲陰竹縣監 金亨淳爲定山縣監 李仁圭爲機張縣監 申命衍爲洪原縣監 元永貞爲長淵縣監 尹膺善爲知禮縣監 趙基亨爲咸昌縣監 鄭鳳賢爲漆原縣監 李甲參爲漣川縣監 王啓疇爲高敞縣監 安義錫爲旌義縣監 崔璜 爲山淸縣監 鄭祉榮爲牙山縣監 趙民植爲慈仁縣監○兵曹啓言正郎 金在根移拜副修撰矣專管經費難付生手請姑仍任允之○兵批以金箕殷爲知事 尹致謙爲副總管 許燮 李鍾武爲訓練副正 張寅植 沈樂承 韓翼東 趙義元新通也 金在源 趙範和爲宣傳官 徐貞淳爲武兼 俞相台 南錫龜 崔世命 金相有爲部將李元大 梁道潤 崔顯鼎 白奎鎮 康龜涉 李勉祐爲守門將李載德爲小農權管 劉漢俊爲乾原權管 金漢雄爲吾村權管 在源以下竝初仕也 李圭夏爲釜山僉使 金應洙爲翌坡智僉使 李元夏爲安東營將趙邦植爲公州營將具象鉉爲三陟營將 李元熙爲清州營將 李應謙爲全州營將 元夏以下竝新資也○教曰守令邊將初仕人明日待今

<일성록, 헌종 2년(1836) 12월 25일(갑술)>

㉖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牧失則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并如置之（…）**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金希泰時任黃致源 所管二牧場乙未籍付馬一百二匹前任金希泰所報今生馬八匹時任黃致源所報今生馬七匹合馬一百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金希泰所報故失馬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匹內壯雌馬四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四匹今生馬十五匹加報一匹（…）

<일성록, 현종 2년(1836) 12월 29일(무인)>

【강】有政 吏曹判書 徐耕輔 兵曹判書 金蘭淳進

【목】以朴宗薰爲實錄總裁官 沈宜升 李時在爲掌令 韓啓源 金應均爲持平 李正履爲獻納 洪在喆爲應教 許榮爲南兵使 李栻爲慶尙左兵使朴敏惠爲上土僉使 李晚謙爲乾原權管○再政以李彥淳爲慈山府使 尹尙圭爲兵曹參判○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崇祿李錫奎嘉善張益綱 申廷翼 沈弘之通政李光漢 金載琬折衝白海鎮 李德祿 李雲漢通訓徐有永 趙學殷宣略李再殷內侍秩通政丁志完 京畿朝官秩前五衛將 李鍾正士庶秩嘉善延世弘等二十一人**水原府**朝官秩前正言 金若水 廣州府朝官秩前僉使 李三福士庶秩折衝李順得等二人江華府朝官秩前衛將黃景烈士庶秩閑良黃贊位等二人忠清道士庶秩幼學申性淵等十一人全羅道朝官秩前僉知 朴宗學士庶秩閑良金履東等一百三十五人慶尙道士庶秩幼學李希謩等一百六人江原道朝官秩前萬戶 方一好士庶秩良人林綰等七十人黃海道士庶秩幼學黃檜等二十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掌令 安邁權前僉使 金寅七士庶秩幼學李奎祖等一百四十七人咸鏡道朝官秩前縣監 金銳前權管 孫榮邦前萬戶 金光秀士庶秩幼學崔宗郁等九十八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永平道政朴卜丕 魯城嘉善 宋宗萬 全州通政崔昌文 光州通政崔明援 南原通政鄭文奎 寶城閑良朴光先 務安幼學金成寬 安東嘉善辛殷豐 昌原通政金煥亨 晉州通政姜德海 密陽通政金光祿 咸陽通政權東佐 永川通政廉興大 姜命巖 興海通政崔鳳祚 南海良人金宗才 宜寧通政朴昌來 彥陽通政崔福來 眞寶通政金命丕 山清通政曹潤光 靈山幼學金鉉春 三陟嘉善朴德謙 高城嘉善嚴成玉 蔚珍通政林三伊 載寧嘉義宋奎文通政朴宗大 瑞興通政朴尙濂 義州通政白龍翊 寧邊通政金益昌 定州折衝 金德汗 宣川通政黃天雲 鐵山通政李時英 劉奉天 郭山通政金允鶴 李孟龍 德川通政高斗柄 順川通政林貴才 三登通政許世彥 高原通政崔成太 端川嘉義金日化 吉州通政朴謙 明川通政崔齊尙以上四十二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현종 3년(1837) 1월 2일(경진)>

【강】嘉禮都監以教名玉冊金寶教名篆文製述官書寫官及都廳監造官別單書入啓

【목】別單教命文製述官 禮曹判書 趙寅永預差**水原留守** 徐有渠玉冊文製述官 奉朝賀 南公轍預差上護軍 鄭元容教命文書寫官 判敦寧 金迪根預差上護軍 徐耕輔玉冊文書寫官 右議政 朴宗薰預差判尹 權敦仁教命篆文書寫官 領府事 李相璜預差刑曹判書 李憲璋金寶篆文書寫官 領敦寧 趙萬永預差大護軍 李光文○別單都廳二尹致定 趙得林 監造官六李章培 金在晉 宋正熙宋 持學 俞致善 金益鼎○該都監啓言本都監別看役前縣監 姜彝五 洪吉謨前五衛將 安時燮差下請看役又啓言本都監各房始役吉日推擇則今月十一日爲吉云請以北日舉行又啓言闕內待令郎廳依例以入直武兼差下并允之

<일성록, 현종 3년(1837) 2월 9일(정사)>

【강】**健陵**修改大王大妃殿命**筦千庫**舉行

【목】**水原留守** 徐有渠啓言**顯隆園**遷奉後火巢內民田買取每年稅入儲置**筦千庫**丁字閣以下修補之節專縮舉行著爲令式而**健陵**修改猶循他陵寢例自度支舉行每當功役之作終不如該庫之朝令而夕備且

於一局之內陵園不宜異同自今健陵修理除設都監大役外小小修葺之役一體自該庫舉行則事勢既便情理亦叶請下詢大臣處之大王大妃殿俯詢大臣右議政 朴宗薰曰筦千庫本園寢修改所需而設陵園事體宜無異同且有可援之已例依華留所奏施行似好矣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4월 10일(정사)>

장 大王大妃殿命華城御路以舊路爲之

목 水原留守 徐有渠啓言本府八達門外御路己酉移邑之初尺量設始自上柳川過碧山湫歷下柳川以達太皇橋矣乙酉年間設始南屯於碧山湫時移路於東偏陂坨之上既而水門有頃不得貯水往來行人以新路之迂回復從舊路側作路禁之不得仍成大路新作路則草蕨茂盛春秋修治徒費民力今若復通舊路以備幸行時輦路新作路則許民耕墾每年稅入付之筦千庫事甚便宜不敢擅便敢達矣大王大妃殿教以舊路爲之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4월 10일(정사)>

장 許施水原還餉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渠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排巡難繼況今兩麥未免失稔農節民情轉益遑汲本還餉租米太合五千一百三石屬邑餉租三千九百四十七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留法意雖甚不輕元還不敷農糧難繼歎餘民情在所當念所請數爰視近例不甚過多請依狀請許令加分允之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5월 20일(병신)>

장 許施華城支放穀代劃之請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米六百石自該府報請給代矣支放不足耗之從他代劃便成年例請以嶺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及加分耗中折米劃給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9월 9일(갑신)>

장 大王大妃殿命華城外帑錢嶺湖南分排作還

목 右議政 朴宗薰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渠報本司辭緣則外帑庫記簿所在錢爲一萬二千八百餘兩典守之方錢不如穀除出一萬兩以詳定作穀於外道則可得折米三百餘石取耗會錄而本庫歲入三千兩至四年當爲一萬二千兩依右例除出添作則可得數萬餘石在本府大有裨益爲先以見在萬兩分排於嶺湖南以華城外帑穀作名自明年斂散取耗與元劃穀同爲磨勘於本府永久遵行爲辭矣添還雖屬難愼而兩南既有本府句管穀今以此數分排兩道則數亦不多請依所報施行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9월 25일(경자)>

장 備局以華城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渠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十五結外不足災九百六十二結五十七負二束特許加劃乙未停退還餉各穀六千九百七十七石限明年仍停推奴徵債一切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農形始雖旱乾夏霈秋曝俱獲調適今若謂之失稔誠過當所請災結未免太多事目劃下外五百結加劃使之均俵乙未停退卽是今年當捧每每仍停終成後弊以折半代捧之意分付推徵防塞事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9월 28일(계묘)>

강 備局以諸道災實年分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 (…) 又啓言頃因水原留守 徐有渠災實狀啓加請災五百結許劃乙未停退還餉限折米收捧之意覆啓行會矣卽見該留守狀啓則復陳年形民勢仍請見減災四百六十二結五十七負二束特許準劃乙未還餉亦許全數仍停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特許二百結加劃乙未停退請亦許仍停 (…)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11월 4일(무인)>

강 大王大妃殿許施松都句管穀見縮條代劃之請

목 領議政 李相璜啓言松都句管關西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二千石自該府報請結代矣支放不足耗代劃便成年例而此是已施於水原者不可異同湖西所在本司句管各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11월 10일(갑신)>

강 以李紀淵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12월 1일(갑진)>

강 命敦化門外祇迎時侍衛軍兵依庚申例磨鍊

목 兵曹啓言今潛源殿影幀舊本入京日敦化門外祇迎時侍衛軍兵當磨鍊而謹考庚申磨鍊則御眞奉詣華城日敦化門外祇送時禁軍入直磨鍊環衛軍則內外各營入直馬步軍各留營直除出訓將 都領環衛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此磨鍊

<일성록, 헌종3년(1837) 12월 4일(정미)>

강 水原留守 李紀淵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12월 10일(계축)>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 (…)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黃致源時任李洛培 所管二牧場丙申籍付馬一百匹前任黃致源所報今生馬八匹時任李洛培所報今生馬八匹合馬一百十六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黃致源所報故失馬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匹內壯雌馬四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四匹今生馬十六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헌종 3년(1837) 12월 30일(계유)>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林翰鎮進

목 以宋祥來爲慶州府尹 李章愚爲盈德縣令 ○教曰賞典今日政下批 ○大王大妃殿教曰慶州府尹望筒雖下勿拘常格各別擇差 ○再政以趙基復爲慶州府尹 ○吏批啓言今此陳賀時中官 李昌成加資事命下而本資乃是崇祿今無可加之資何以爲之教以內下虎皮一令賜給 ○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前嘉善朴基宏折衝徐格修 鄭宅信通訓李種祐 朴鳴和 尹致猷宣略朴泰維士庶秩閒良韓世鼎 內侍秩通訓金貴盛 康再熙 京畿朝官秩前權管 洪毅懋士庶秩嘉義金敬淳等三十一人水原府士庶秩幼學

金德淳 廣州府士庶秩幼學李顯國等二人江華府士庶秩折衝趙化彬等二人開城府朝官秩前營將金尙
塚士庶秩幼學崔錫崑等二人 (…)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1월 2일(을해)>

강 摸寫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曰都提調 判府事 朴宗薰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判敦寧 金迪根無仕日勿論戶曹判書
趙寅永 熟馬一匹面給吏曹判書 曹鳳振加資水原留守 李紀淵 大護軍 李義準日淺勿論都廳副應敎
洪說謨 副校理 成原默竝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沈宜復 副司果 李景愚竝陞敍副司果 金建銖 日淺勿
論監造官 內資奉事 鄭基轍 別工作監役 金獻淳竝陞六別看役 光陽縣監 姜彝五待瓜滿移差前縣
監 金命熾前五衛將 安時赫竝外職除授盡師折衝李在寬從願付料前監牧官 金建鍾外職除授司果
朴宗煥等七人竝從願施賞粧潢人尙衣別提 方允弼外職除授司果 朴基善等四人竝從願施賞尙衣院
監造官 禹尙俊依庚寅年例施賞其餘計士 錄事 擇日官 奏時官待令捕校員役工匠樂工等竝依判下
施賞又敎曰影幀摸寫時挾侍三人竝加資資窮者代加待令別監 等依庚寅年例施賞又敎曰今番賞典中
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2월 24일(병인)>

강 大王大妃殿命水原會簿穀價六千兩移送他道作還取耗以補本府支放不足

목 領議政 李相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紀淵所報以爲本府戶縮還多逋負轉多且支放難繼苟艱莫甚
取會簿穀中折米二千石價六千兩移送他道趁春作還自今秋取耗排用勿入停蕩則掄弊支調庶幾有效
而戶曹經費區劃湖南穀中以此數相換亦甚方便爲辭矣此不過該道穀之從便換作者在該府有減還之
益而取彼充此無損於支調在該道則是當作而仍留者異於創新增還之有弊戶曹之取用則甚便順請依
此許施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2월 30일(임진)>

강 大王大妃殿命水原府別驍士所給官馬以每年貢馬中幾匹加留事令太僕稟處

목 水原留守 李止淵啓言本營別驍士所給官馬自戊子請得十四每於貢馬上來時執留而馬額既不相
當本錢猶患難繼若得每年或以五匹式年或以十四更許加留則在該寺似不足持難在本營快可爲舒力
請令太僕稟處施行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2월 30일(임진)>

강 許施水原別驍士所給貢馬式年十四加留之請

목 司僕寺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紀淵所啓則本營別驍士所給官馬每於貢馬上來時自戊子請得十四
而馬額既不相當若得每年或以五匹式年或以十四更許加留令司僕寺稟處事命下矣每年五匹加留則
應分馬額不多實難許施至於式年十四加留則馬額稍多於常年足可分排係是軍馬充數先許庚寅者今
不可防塞請依所啓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3월 8일(경진)>

강 命時囚朴民弘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位羅前萬戶 朴民弘原情以爲渠居在華城而遂安民金培用往來相親矣到鎮後適又來
見故語及西來債錢之見督則二百五十兩果爲許貸仍卽還報而漁色一款本無是事狀啓亦無指的之人
極涉曖昧云請刑推得情敎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헌종4년(1838) 윤4월 23일(갑오)>

강 大王大妃殿命健陵書員依園所例自本營差送

목 水原留守 李紀淵啓言前守臣徐有渠曾以健陵陵役除非設都監則一依園所例竝與各樣執頭進排者自本營舉行之意筵奏定式而園所則因己酉受教書員一人自本營書吏差出故凡於舉行之際永無主客窒礙之患到此事情陵園不使異例然後庶爲操切防弊之道臣意則健陵書員亦自本營差送而不可不經稟故敢達矣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5월 13일(계축)>

강 許施華城府還餉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紀淵狀啓以爲會付還餉停捧既多還戶倍徙排巡無路民情切急本府還餉租米太合五千六百九十四石零屬邑餉租三千二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加分便成近例民情所在當念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5월 24일(갑자)>

강 命水原府句管穀見縮條及給代米以外帑錢作穀耗條與關西 海西穀劃給取用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米六百石自該府報請給代矣係是年例區劃而第該府以外帑庫錢一萬兩昨年有所作穀於兩南者今年耗條當爲三百三十石零此則勿令會錄仍自今年取用而其餘耗不足八百九十一石零以關西慈城補城穀折米劃給蕩債給代米六百石以海西自備穀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允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8월 10일(기묘)>

강 水原留守 李紀淵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9월 9일(정미)>

강 命水原府公都會及都試竝停止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紀淵狀啓則以爲本府穡事判歉民情遑汲儒生公都會昨今兩年條與別曉土列校都試今春秋等明春等竝爲停止待明秋合設本營及安山等五邑官門聚點一體停免事請令廟堂稟處矣似此歉年都會都試之退行多例至於停點揆以戎政有難遽許而災歲軫恤之政合有關狹之舉請竝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9월 25일(계해)>

강 備局以水原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紀淵災實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八十結外新舊災合二千六百二十七結八十負九束特許加劃今年還餉當捧中三分一本色三分一代穀三分一代錢待明秋還作本色身米竝純錢代捧乙未停退還餉各穀六千九百七十石限明年仍停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地既廣斤備經售損歉形之慘宜其災總之多而所請結數未免稍過事目外一千六百結特爲加劃使之均依新還餉代穀停退條仍停軍身米代錢俱係災民紓力之方與推徵防塞一體許施還餉代錢有違經法請置之允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9월 28일(병인)>

강 許施水原府災結加劃之請

목 備局啓言頃因水原年分狀啓事目災八十結外新舊災合一千六百結覆啓加劃矣卽見該留守 李紀淵狀啓則復陳災形民勢仍請見減災一千二十七結八十負九束依前請準劃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前劃非不優厚而狀辭又若是申復朝家之軫恤華民多用特例付諸寧失請許準劃允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10월 9일(정축)>

강 大王大妃殿許施廣州府災結加劃之請

목 右議政 李止淵啓言頃因廣州年分狀啓事目外不足災四百五十結覆啓加劃矣卽見該留守 徐憲淳狀啓則復陳年形災損之狀仍請見減災二百八十三結九十四負特許準劃事更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稅率與華城相同年形又是伯仲之間華既準施亦宜一視請特許準劃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4년(1838) 10월 15일(계미)>

강 以沈能岳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11월 3일(신축)>

강 大王大妃殿命振威縣各年未收兩稅許令代納華城所管軍錢蠲減

목 右議政 李止淵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洪學淵狀啓則備陳振威縣民散凋弊之狀仍請該邑甲午至丙申未納兩稅米五百七十二后零太二十七后零以詳定例代納華城所管軍錢一千四百兩特許限年排納事令廟堂稟處而犯逋吏奴自本營從重勘處爲辭矣近來畿邑之兩稅愆納便成恒習雖值歉荒爲守令者苟知稅法之嚴重豈容如是向來陽智 竹山兩邑之特施闊狹乃是格外之曠典則道臣之視此爲例又有煩請實非守經之道該道臣推考警責振威事勢之莫可支存誠與陽智一般今若責納本色非但無期可捧又將盡失餘民該邑兩稅各年未收依狀辭許令代錢上納此路既開轉相望倖則恩無可繼之道一切嚴防華城所管軍錢排年之請比諸稅納無甚關重請一體許施大王大妃殿從之敕以華城所管軍錢數既不多特爲蠲減

<일성록, 헌종4년(1838) 11월 20일(무오)>

강 大王大妃殿內下畿湖賑資

목 大王大妃殿敕曰畿湖賑資自廟堂已爲區劃而言念明春民情寢食實爲靡甘內帑天銀二千兩丹木三千斤白礬三千斤特爲出給廟堂量宜分送設賑各處添補賑資○備局啓言內下賑資參量分排京畿天銀一千兩丹木一千二百斤白礬一千二百斤湖西天銀七百兩丹木一千二百斤白礬一千二百斤水原 廣州各天銀一百兩丹木一百五十斤白礬一百五十斤江華 松都各天銀五十兩丹木一百五十斤白礬一百五十斤分劃而在前賑資別下時每自戶曹折本價從便下送今亦請依此舉行允之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12월 3일(경오)>

강 大王大妃殿命廣州府支放不足劃給華城錢還報事依報施行

목 右議政 李止淵啓言頃以廣州支放不足就華城軍身米代錢中四千兩劃給矣卽見廣州留守 徐憲淳所報則此係華城作穀者不可不趁卽還報而目下事勢無他變通第以本府句管嶺南所在統營錢代米中除出一千三百三十三石零以準四千兩移報該府本府年例作來嶺南耗一千三百四石零明秋則留置會錄以充元穀爲辭矣華城府還之換置於他道如無妨礙則廣州之以穀還報事甚兩便依所報施行嶺南道

臣處請一體分付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4년(1838) 12월 10일(정축)>

강 太僕進今年各牧場馬畜數交

목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洛培所管二牧場丁酉籍付馬一百七匹今生馬十七匹合馬一百二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四匹 (…)

<일성록, 헌종 4년(1838) 12월 20일(경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交啓

목 司僕寺啓言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前任李洛培時任李斗榮 所管二牧場戊戌籍付馬一百九匹前任李洛培所報今生馬八匹時任李斗榮所報今生馬八匹合馬一百二十五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李洛培所報故失馬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十四匹內壯雌馬五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五匹今生馬十六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헌종 5년(1839) 12월 29일(신묘)>

강 行藥院入診及次對于熙政堂 藥房都提調 趙寅永 提調 洪敬謨

목 藥房日次請診也○大王大妃殿敎曰曾觀其疏辭謂有永久蘇弊之效矣今不幾年胡至於此右議政趙寅永曰該牧使之伊時陳疏亦出於完逋之苦心而措劃未能善處有此救弊而生弊矣大王大妃殿敎曰還簿燒火果是何意寅永曰此出於排年節目已成謂無所用之故而實駭妄矣又曰月前以李判府事從便省墓事提稟而伊時因朝廷有事徑還今又欲如前往來故茲以仰達而禁衛大將 李完植方欲掃墳於**水原**楊州等地時帶將任法不得呈辭或有筵稟後從便往來之例故竝此仰達矣予曰依此爲之可也大王大妃殿敎曰流丐賑給何以舉行乎每念及此心甚不安矣寅永曰向因慈教流丐每一名日給五分錢以十日排巡舉行而此是賑廳已例也今月初四日始爲分給而數近二千十七日爲再分給而數近四千此乃近地流丐聞風全集誠或有不當入而濫入者此則實無以區別矣至於再巡之差退三日方擬分付該廳進定後巡以充三日未給之數矣大王大妃殿敎曰何爲三日不給乎寅永曰姑未知緣何事端而雖以外邑言之排巡之際或不無一二日差退者矣第今道傍僵屍無日無之甚爲惻惻矣大王大妃殿敎曰各別申飭以報三日退巡之數俾有實效可也寅永曰常談有曰麥嶺若過麥嶺則民憂或可少紓矣大王大妃殿敎曰今春麥農果何如云而聞有蟲災果然否寅永曰畿湖則秋牟間或不足而春牟則庶有登熟之望兩南則大豐而兩西亦爲善就惟北關又將告歉云此爲可悶至於蟲災則畿邑間間有之而不過爲十分之一云矣大王大妃殿敎曰聞關西米價一石多至五十兩云果然否寅永曰向果有是說而如是者六七日而已近日所聞則爲二十七兩云二十七兩亦是曾所未有之事矣大王大妃殿敎曰近年兩西可謂屢豐而一年失稔何遽至此寅永曰關西專以田穀爲生而去年關西田穀可謂全不掛鎌而大米則質米於海西之黃州 鳳山等若而邑而海西慘被去年大歉故穀價至於如此矣嶺南商賈買來之船今則幾乎入去而嶺南移運穀亦當次第入去矣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4월 20일(경진)>

강 許施**水原府**餉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沈能岳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歉餘農節巡還難繼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八石七斗屬邑餉租四千二百十八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加分便成年例今請益夥餉法難愼而第許多事勢不容不有此變通請姑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5월 29일(무오)>

강 備局以原任大臣及諸備堂戰漕船通用收議別單書啓

목 備邊司啓言戰漕船通用可否事原任大臣及諸備堂收議今已齊到故別單書入而依筵奏判下措辭關問於三南道臣及統制使諸水使請使之具意見論報允之○別單 (…) 上護軍 金箕殷 水原留守 沈能岳以爲膚淺之見不敢質言云 (…)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6월 18일(병자)>

강 大王大妃殿命水原別軍官取才勿施更飭精抄

목 右議政 趙寅永啓言水原別軍官之登科越薦後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6월 20일(무인)>

강 自留營取才報兵曹依禁軍準六朔施行卽例也

목 而近或有非居境內初無薦名僥冒入屬之弊矣臣以一內禁軍納馬口傳事筵奏申飭此專爲馬政兼復古規也今聞水原所報取才成冊殆至三十人之多云蓋嫌其納馬口傳限次稍遲竟致此躁競成習苟如是則烏在其修舉禁旅之本意哉既往雖難追究今番取才竝勿施此後必以居本境有薦名出身各別精抄毋更違越之意請申飭大王大妃殿從之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6월 20일(무인)>

강 太僕以濟州進貢頒賜馬加數磨鍊啓

목 司僕寺啓言濟州年例進貢馬謹依大臣筵奏各營軍馬加數分給訓練都監一百匹加二十四匹禁衛營二十五匹加十四匹御營廳二十五匹加十四匹兵曹十五匹加三十五匹水原府別驍士二十四匹分給而其外雜頃贏縮不一參互已例以六十八匹定式而頒賜馬則常年例匹數外一百匹加磨鍊以二百五十四匹入之以此每式年永爲定例施行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8월 3일(경신)>

강 許施水原 松都句管穀見縮條給代之請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五百五十八石零松都句管關四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兩都給代之每年請劃便成已例水原則以關西慈城補城穀折米劃給松都則以嶺南所在本司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取用允之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8월 23일(경진)>

강 以李翊會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10월 1일(정사)>

강 水原留守 李翊會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10월 4일(경신)>

강 備局以華城 湖西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翊會災實狀啓則以爲新舊災八百九十八結九十九負零特許劃下乙

未停退還餉六千九百七十七石姑許仍停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新災請劃極涉夥多而事係本府合施曲念六百五十結特爲劃給使之均俵乙未停退條此非久遠難捧則有不可全數仍停限折半收捧之意請分付又啓言卽見忠清監司 金英淳分等狀啓則天安等十邑置之尤甚公州等二十二邑置之次洪州等二十三邑鎮置之稍實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而執災一款追後登聞爲辭矣其一新還餉尤甚邑尤甚戶限折半之次戶限三分一限明秋停退事也其一軍門保米樂工保米守總兩營牙兵收米尤甚邑折半代錢事也其一各年停退舊還餉尤甚邑全數仍停之次邑最近一年條限三分一收捧最實邑最近條全數收捧其餘各年舊還餉之次最實邑竝仍停待明秋收納上黨山餉己丑未捧還餉餘在各穀一千八百二十二石零亦許停退待明秋收捧事也其一各年停退軍米布錢三等邑竝仍停事也其一漁鹽船稅錢壬辰秋等癸巳春等停退條竝仍停事也其一各年拯劣米太當納條限明秋仍停戊戌致敗條折半停退者如例捧納事也其一平薪等五邑鎮在囚敗船罪人移送原籍官事也其一軍保歲抄磨勘勿爲定限各鎮屬編伍軍兵歲末成冊一體退限事也其一沿路各邑鎮戰龜防兵船改造改槳當限者待明秋退行事也其一安興餉米之散在各邑者姑許仍留待年豐輸納事也其一舒川等七邑各樣軍布以苧上納者以錢代納事也其一洪州等十三邑鎮所納箭竹量宜權減事也其一牙山貢津倉 所屬邑大同追後裝發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分等依狀請施行尤甚之次邑年形雖或有災損新還請停不可舉論置之各營保米海西既已防塞無由許施至於守總兩營牙兵收米及樂工保米依所請尤甚邑折半代錢各年停退舊還餉年久條之竝督不可不念姑許仍停若己亥條未捧則不可停退自當準捧與最近戊戌停退條勿論三等邑準數收納軍米布錢停退條亦就最近一年條捧上拯劣米太依例收納箭竹權減其餘諸條請竝許施又啓言卽見忠清監司 金英淳災實狀啓則以爲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災一萬五千二百五十八結五十五負零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年形雖或稍遜於諸路新災數爰之有若歉歲請劃者大違所料有欠稱停而其在寧失之義合有曲施之政事目外八千結特許加劃請以爲均俵竝允之

<일성록, 헌종6년(1840) 10월 29일(을유)>

강 遞承旨 趙忠植 崔漢翼以李竣祐 權用經代之尋遞用經以李明迪代之

목 政院以忠植時在陽智 漢翼時在水原啓請下諭竝教以許遞前望單子入之又以用經時在清風 啓請下諭教以許遞前望單子入之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12월 27일(계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姑置之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斗榮所管二牧場己亥籍付馬一百十四匹今生馬十八匹合馬一百二十八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十四匹內壯雌馬五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六匹今生馬十八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헌종 6년(1840) 12월 30일(병술)>

강 許施水原府還餉移質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翊會所報則以爲本府舊還餉中有不得不移質者錢六千兩作穀於嶺湖南中云矣本府還餉之移作他道曾有已例今此所請又出於取耗支放之意依報辭作穀於嶺南每於年終依例磨勘之意請分付該道允之

<일성록, 헌종 7년(1841) 2월 1일(병진)>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權敦仁進

목 以趙秉憲爲江原監司 金應根爲水原判官 徐憲淳爲同副承旨 鄭友容爲瑞興府使

<일성록, 헌종 7년(1841) 2월 11일(병인)>

강 許施水原餉租加分之請

목 領議政 趙寅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翊會狀啓則以爲本府所屬安山等五邑穀簿不敷排巡苟艱各該邑所在南漢餉租中四千二百二十六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加分便成年例所請又不甚多請依狀辭施行從之

<일성록, 헌종 7년(1841) 5월 29일(임오)>

강 許施水原 松都耗不足給代之請

목 左議政 金弘根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四百五十八石零竹山所在本府穀蕩減條耗米六十八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耗不足區劃便成年例蕩減穀見縮亦不容不給代水原則海西所在本司句管補賑穀私賑穀會錄耗中折米五百二十六石零劃給松都則湖西所在本司句管水營劃得軍餉穀會錄耗中折米二千石請劃給從之

<일성록, 헌종 7년(1841) 10월 5일(을유)>

강 備局以水原 廣州府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翊會災實狀啓則新舊災合六百六十四結二十九負五束特許劃下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似此大穰之年不宜有災頃而陳荒之未及盡墾容或無怪六百結特爲劃給請以示優恤之意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金熙華災實狀啓則各樣災一百八十八結二十負五束準劃各年排捧及乙未未捧條竝許仍停事請令廟堂稟處矣舊災既有還實新災不至過濫依狀請準劃軍餉中各年未捧一時竝督亦合軫念各年排捧條特許仍停乙未未捧還請使之折半收捧允之

<일성록, 헌종 7년(1841) 10월 22일(임인)>

강 仁陵幸行輦路命臨時磨鍊

목 左議政 金弘根啓言御路排站看審書啓有稟處之命矣交河 坡州兩路便否看審原啓已爲詳陳而若由交河之路則比坡州程塗稍近中間一浦卽潮水出入之港口也對岸闊遠既非橋梁之可設水勢盈縮又難舟橋之遽議設有苟且方便之道決非十分慎重之義坡州則自京距邑與交河不過十里遠近而坡州之距陵所間使之尺量作里則爲三十四里當日詣陵所展拜還詣坡州恐無窘蹙之患較諸華城之於陵園所別無異同且路勢既甚坦夷行宮皆有設置而陪扈土馬之容接處所無不優如事面便穩物議詢同仁陵幸行時輦路以高陽晝停坡州停宿定行間站及自坡州詣陵所時小晝停等節請臨時磨鍊從之

<일성록, 헌종7년(1841) 11월 25일(을해)>

강 命常賑穀停蕩與移劃之弊及時變通

목 工曹判書 權敦仁啓言本廳句管諸道穀總枵然而至於嶺南需用則比他浩多會案則歲益減縮以言乎常賑穀則此是預備之資而近來停蕩既屢移劃亦多昔之屢十萬總今不過二萬三千餘石雖以今年言之以其半分耗九百餘石欲當應下條近三千數則其勢不得不割本及此時若以折米三萬石別劃變通取耗支用則可無來頭窘蹙之慮常賑句管帖價穀折米二千四百七十一石零訓局米五百三十八石癸巳移錄穀折米三千八百九十七石零均廳句管己卯合錄穀折米一萬一千五百十六石零戊戌移錄穀折米一萬一千五百七十六石零合三萬石移作常賑別劃穀自明年盡分取耗全數會錄而常賑應下中奴婢貢給

代米一千六百二十二石**水原**給代米七百石就此取用常賑元穀則恤典應下外更無得移割他用量其耗條出入有餘則移錄於別割不足則取用於別穀耗條餘數擲節其用年年添付則可以漸次滋息而停蕩與移割若不嚴防則是豈釐掇經遠之本意哉此則一依故重臣李命植丙辰疏請而申明施行以言乎均廳穀則此係給代所需不容推移而每以倭供別下儲置不足年年移割漸致耗竭此亦須有別割不時之需然後可無移割均穀之弊均廳句管己卯合錄穀折米二萬一千六百七十一石零移作辛丑別置米內寅別置米中年例耗作二千八十五石零自明年仍留移付並盡分會錄勿入停蕩一依丙寅別置穀例施行壬戌穀則乃是辛酉奴婢貢給代之年例應作者也別均軍作等穀則初不入於年例應作用備給代不足者也而見在本穀俱極零星壬戌穀則自明年姑勿作錢三司穀耗條之應作者亦並仍留年年添錄於壬戌穀別均軍作米及統營錢代米惠廳句管請得移錄米合四萬六千八百七十石零作為均軍米自明年如例取耗全數會錄如非大關經費之事更勿如前作錢漸充舊總則經用之耗訕者可以補完而穀石之繁冗者亦當釐正請以此定式從之

<일성록, 헌종 7년(1841) 11월 25일(을해)>

강 命三邑儒生應製試取時試官磨鍊待下教試紙用壯紙

목 禮曹啓言今此幸行時交河 坡州 高陽三邑儒生應製試取於坡館事命下矣取考臚錄則正廟朝丁未年楊州 高陽儒生試取及壬子年楊州 抱川儒生試取時皆親臨而試官以隨駕人員道內文臣守令中磨鍊收券官以隨駕三曹文郎廳中差定禁亂官以隨駕禁府都事差定純廟朝戊子年**華城**儒生試取時無親臨節次而試官以文任舉行收券官 禁亂官亦不差定自本府舉行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待下教○又啓言試紙當爲稟定知委而取考臚錄則丁未年用大好紙壬子年用壯紙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試紙用壯紙

<일성록, 헌종8년(1842) 2월 30일(기유)>

강 許施**水原府**屬邑餉租加分之請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翊會狀啓則以爲本府所屬安山等五邑穀簿不敷排巡無路就各該邑餉租合三千六百五十六石零特許加分事請稟旨分付矣加分之請便成年例所請之數不甚夥多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5월 29일(을해)>

강 命公州囚李行得施惟輕之典龍仁囚金覺秀依前訊推

목 忠淸監司 金鼎均狀啓以爲公州 李行得足踢陳苐石翌日致死辛丑閏三月二十三日囚初檢官 公州前判官 洪明燮檢狀實因以被踢仆地氣窒致死懸錄正犯以李行得懸錄覆檢官 定山前縣監 李章培 三檢官 木川前縣監 張錫愚 四檢官 全義縣監 李馨萬檢狀實因竝以醉中被踢致死懸錄正犯竝與初檢同此獄則當夜鬪鬩翌曉殞斃重傷之痕不著於兩檢一踢之說只發於諸招而乃於三四檢之時拈出右肋微青微紫之痕屍至四檢爲日已久微青微紫得無變動而然歟且苐石平生之以酒爲命隣里習知伊夕之泥醉不省衆招同辭而細考形痕則口沫血汙沕合於法文中醉死條故覆三四檢之論斷實因竝拈一醉字來似必有主見而然今此苐石之死全歸被踢則似涉過重斷以醉死則亦近逕庭其在欽恤之義合有參恕之典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醉後踢倒經宿遽殞而兩檢屍帳全無痕損至于三檢以右肋下青紫微堅指爲受踢之傷及其四檢青紫者愈微微堅者變爲柔軟畢竟成獄凡被踢之傷雖至皮肉盡消猶有乾貼不起者果是被踢之痕則前之微堅後反柔軟決無是理今此道啓所論儘有意見似此然疑之案合施惟輕之典請上裁從之○**水原留守** 李翊會狀啓以爲本府童蒙金思遠爲其父覺秀殺獄事擊錚而令本府詳查事判下矣定查官推覈則金覺秀足踢李召史第十一日致死辛丑十月初二日移囚龍仁縣 初檢官

龍仁前縣令 姜渚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金覺秀懸錄覆檢官 振威縣令 黃鍾林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胸乳間傷處紫黯堅硬分寸闊大參以形症聽於詞證其爲踢死明白無疑彼乃以死者延活之稍久屍親發告之差遲林邦之喉囑指爲三不然張皇說去而細究肯綮則不過曰死者之死非踢而病也當村癘之方熾母傳子病理或無怪況病死之說出於屍親其在死中求生之地得聞此言藉口呼冤亦不是異事而屍親旋覺一言之有失自稱萬死而無惜其餘諸招只言受踢而病臥未聞遭癘而致殞欲以此爲掉脫之計者豈非遁辭乎不當以不近理之說遽議於傳生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胸膛傷痕宛著梁疾證據不的高道裕以客護主之言固不足取信而且置拳足之同異亦曰舉措之危怖則覺秀兇犯莫可掉脫而胡辭粧撰縱子鳴冤尤極無嚴正犯金覺秀依前訊推期於得情之意請分付守臣允之

<일성록, 현종 8년(1842) 6월 5일(임오)>

京畿暗行御史 李濟達進書啓別單

書啓以爲 (…)
安城郡守 金在成移秧愆期溢民憂於憫旱薦幣虔誠勤躬禱於冒暘稅瘼思釐輿望方切安山郡守 李寬永吝嗇之性惟察分析之利本郡田總一百十八結六十一負四束之稅太以米換出收捧者爲三十九石八斗零而每石六兩六錢合二百六十兩九錢五分內一百三十兩四錢八分以稅太三十九石八斗零價除其餘一百三十兩四錢七分歸之私橐儲置春割十石以大同價執錢合七十二兩內三十兩則儲置每石三兩立本其餘四十二兩及官需米八十九石亦以大同混出高價執錢今春平倉米代錢一千三百十八兩五錢受來時七百一兩一錢六分自京犯用還戶之排分無路則乃以還錢挪貸移充而本邑還分竟無區處華城穀本邑留庫租盡分取耗爲一百二十石十四斗五升零而代錢一百四十五兩一錢七分亦歸私用本郡舊免稅一百六十八結四十四負一束每結十一兩收捧取剩以補犒廳流來之負逋者卽是前例而本無雜役米名色之付於官廳又托以犒廳補逋請得新免稅一百五十結於巡營亦以十一兩收捧取剩新舊稅剩錢六百六十七兩三錢三分內三百三十四兩八錢二分以三百七十結雜役米價移付官廳只以三百三十二兩五錢付之犒廳新免稅一百五十結雜米六十二石價一百八十六兩之取用猶爲不當舊免稅中一百二十結雜米四十九石九斗價一百四十八兩八錢之移付專事利己名雖充逋實無少補徒增結價而害則歸民其外魚物之排日浦戶難支狴囚之滯月訟民橫罹上項諸條俱有印蹟之昭載難售飾辭之自明 (…)
延曙察訪 金圭衡留心攻駒職事頗舉平邱察訪 李春命官俸不督郵政無闕桃源察訪 張斗敬弊殘之驛老實其人迎華察訪 李顯養觀於報辭可知其詳前察訪 成載益駟不減價站是有賴慶安察訪 朴光立可喜質實不殫勞苦重林察訪 李景春到郵未幾認弊已詳前察訪 朴宗炯今既貶歸不必臚列楊州監牧官 南正吉可喜慈詳一心奉公水原監牧官 金仁述攻駒頗勤牧卒無怨南陽監牧官 安鼎錫浦免橫徵鹽戶有賴水使 徐相五以喬桐府使已有論列中軍具性喜幕府自是少事治績別無可論永宗僉使 李熠小島殘局爲治何難而全不着念自至取怨今春造船時體材木及糧米綿布工匠役價本有籌司例割及本鎮貿鹽錢四百兩例下則似無不數而貿鹽錢二百三十五兩與民貸錢六十兩無端取用造船木八十株割下內九株及末端木無難發賣合錢四百二十七兩模糊作名爛用無餘待變軍官及防營軍官額外加設五十名每名一兩收捧而昨秋巡點時闕錢四十七兩創例督納昨年營還租二百七十一石六斗每石以一兩六錢作錢三百二十五兩九分以詳定價上納三十五兩八分以營邑色落條除餘在錢七十四兩八分歸屬不明昨年島農稍稔還租一石時價不滿詳定元數則加作四錢便是勤徵於民昨冬謂有官用收納魚物價於浦民今春以後聞有繡行始以八十五兩汲汲出給以爲掩迹島畜至少官庖弊多忽自前春托以稞房每年收斂民錢七十二兩年租各一百八十斗付之肉直以爲官用進排許多病民之政不可置而勿論德浦僉使 安啓文還弊積久宜念矯揉草芝僉使 崔致明姑無毀譽月串僉使 李溥文赴鎮在臣過境之後前僉使 韓命元滿爪在鎮民卒無怨注文僉使 崔道哲鎮務修舉島民賴安花梁僉使 李漢福辛丑還錢貸用爲六百十四兩二錢一分又以本色各穀貸用者都合爲六十一石十四斗六升零而尙不分給於民間究厥罪狀萬萬無嚴前僉使 李裕成本鎮還餉之弊已是痼疾而自戊戌至己亥兩年或以高價勤捧或以

詳定執錢戊己兩年詳定執錢條米七十六石十二斗二升零每石三兩三錢太一百一石三斗四升零每石一兩三錢五分租一百六十三石六斗八升零每石一兩二錢七分合錢六百十五兩八錢三分己亥高價執錢條米二十九石十斗四升零每石六兩太二十五石三斗九升零每石四兩五錢租二十四石五斗五升零每石二兩二錢五分合錢三百四十六兩三錢四分庚子春年一百五十石十二斗六升零每石一兩二錢合錢一百八十兩一分則已上都合錢一千一百四十二兩一錢八分內六百五十一兩一錢七分則以米每石二兩五錢太每石九錢租每石八錢春年每石八錢減價立本其餘沒數取用似此不法之類不可以遞久而勿問白峙僉使 孫有光分還既勞奉職無怠礪峴僉使 白景質無事可評德積僉使 申允慶海路防守小心靡懈濟物萬戶 金鼎九分餉已畢護船亦勤寅火堡萬戶 李東暹赴鎮在臣按廉之後前萬戶 金鉉殘鎮奉公久而無懈龍津萬戶 鄭道煥護漕既勤守敬無闕德津萬戶 馬遇良還分無怨鎮民有賴長峯萬戶 裴舜民還弊既痼心勞可掄文殊 山城別將 金敬淳事無入聞臨津別將 禹文英供職須勤長山別將 崔仁奎餉弊流來釐宜無忽楊花別將 黃起春葺船務完鷺梁別將 金哲仁篙工無怨江村不撓漢江別將 金致衡津涉是利鎮務何有三田別將 李寅協實心奉職**水原留守** 李翊會鈴閣蕭問軍校咸服其雅量簿牒簡靜吏民舉頌其愷悌體重之地只論其概**中軍**南成老威於校卒嚴以戢訶**前中軍**李熙綱今既移職別無可論**判官** 金應根簽除黃白之徵實推周恤之心倉有陳因之積迺致殷庶之歡吏憚其威民懷其惠 (…)
○別單一祭物馱進事也英陵 寧陵兩陵寢距京爲一百八十里間越四五大川潦水暴漲之時則津船本無艤涉之方而祭物無以趁排日之程路環南漢城外嶺厓冰雪之交則馱馬易致跌足之歎而器皿不能無傾欹之慮其在祀典所重合有變通而四道齊陵 厚陵南道**顯隆園健陵**皆設分寺於本府以爲封進祭物英陵 寧陵之程路與西南道里數相似而驪州牧邑只距七里亦宜設置分寺於本牧請令廟堂講究稟定 (…)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7월 22일(무진)>

㉔ 吏兵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李濟達書啓覆啓

㉔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李濟達書啓則 (…)
安山郡守 李寬永本郡田總一百十八結零之稅太以米換出收捧者爲三十九石零每石六兩六錢合錢二百六十兩零內一百三十兩零以稅太三十九石零合價除其餘剩錢一百三十兩零歸之私橐儲置春割十石以大同價每石七兩二錢執錢合七十二兩內三十兩儲置每石三兩立本其餘四十二兩及官需米八十九石亦以大同混出高價執錢今春平倉米代錢一千三百十八兩零受來時七百一兩零自京犯用還戶之排分無路則乃以本邑還錢挪貸移充**華城穀**本邑留庫條盡分取耗爲一百二十石零代錢一百四十五兩亦歸私用本郡舊免稅一百六十八結零每結十一兩收捧取剩以補犒廳流來之負逋者即是前例而本無雜役米名色之付於官廳又托以犒廳補逋請得新免稅一百五十結於巡營亦以每結十一兩收捧取剩新舊稅剩合錢六百六十七兩零內三百三十四兩零以二百七十結雜役米價入于官廳只以三百三十二兩零付之犒廳新免稅一百五十結雜米六十二石價一百八十六兩之取用猶爲不當其外魚物之排日浦戶難支狴囚之滯月訟民橫罹云 (…)
水原留守 李翊會軍校咸服其雅量吏民舉頌其愷悌云 (…)
○兵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李濟達書啓則永宗僉使 李煜今春造船時體材木及糧米綿布工匠役價本有壽司例割及本鎮質鹽錢四百兩例下則似無不數而質鹽錢二百三十五兩與民貸錢六十兩無端取用造船木九株及末端木無難發賣爛用無餘待變軍官及防營軍官額外加設五十名每名一兩收捧昨秋巡點時闕錢四十七兩創例督納昨年營還租二百七十一石六斗每石一兩六錢作錢三百二十五兩九分以詳定價上納三十五兩八分營邑色落條除七十四兩八分歸屬不明昨冬謂有官用收納魚物價於浦民今春聞有繡行始以八十五兩汲汲出給以爲掩跡自前春托以稈房每年收斂民錢七十二兩年租各一百八十斗付之肉直以爲官用進排云**花梁僉使** 李漢福辛丑還錢貸用爲六百十四兩二錢一分又以本色各穀貸用者爲六十一石十四斗六升零尚不分給於民間云前僉使 李裕成本鎮還餉之弊積有年所而自戊戌至己亥或以高價勒捧或以詳定執錢合錢一千一百四十二兩一錢八分內六百五十一兩一錢七分以米每石二兩五錢太每石九錢租每石八錢春年每石

八錢減價立本其餘沒數取用云永宗僉使 李燭 花梁僉使 李漢福竝罷黜令該府拿處花梁前僉使 李裕成令該府拿處 (…)

<일성록, 현종 8년(1842) 7월 24일(경오)>

강 忠淸左道暗行御史 李經在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監司 金鼎均廉明已著於初政列郡自戢文雅允符於宿望多士咸奮斷獄務從平反死囚無冤禁屠必先豪強農民有賴兵使 沈有祖歲抄惟精已著綜密之治餉弊既察宜念矯揉之方兵虞候 金善勛莅任未久毀譽無聞前虞候 李鍾協餉逋既多收捧軍伍亦能懷保徑遞可惜忠州營將 李周喆莅任屬耳姑無可論前營將申鳳圭令行軍校村里無騷擾之弊威戢奸宄道路少竊發之患清州營將 鄭周應初政尙嚴來效可期前營將金慶淵柔懦如不勝任事務每患淹滯鄙瑣或至傷廉物論頗多譏侮忠州牧使 李玄緒茂績已著於湖嶺利哭合施於盤錯前牧使 俞碩柱專事沽街始若材幹之足稱一意貪饕終致手勢之愈滑外托矯揉之名橫徵遍及一境內售椎剝之政冤聲溢於四隣肆行胸臆則濫杖先以立威陰後膏血則猾胥爲之肋虐本邑都戶盡出於軍還補弊之計而巧作條目難免冒減之科己亥條結剩中五百四兩零以戊戌大同詳定不足條移報樣懸錄卽是冒減庚子條結剩中二百七兩零以京主人役價七十結剩條出給樣懸錄已是法外辛丑條結剩中三百十兩零以夫刷價加下移報樣懸錄又是冒減前後冒減合爲一千二十二兩零倉穀分石在所當禁而吏輩偷弄一任其狼藉及其分還所謂一石租不過爲五六斗怨言喧藉本邑官屯田畝一年所捧之數不過爲賭租三石而其外則盡是私田私畝轉輒賣買不知換易幾主而忽於去年沒數奪入勒捧賭租者爲八十四石零則豁墾之無厭可知又設一庫於衙廨中名曰虎庫凡干公錢隨捧隨入都合一萬六百四十九兩零竝爲入庫惟意濫用太半乾沒至於國結所重何如而庚子概狀中舊陳川浦還起結一百十九結零辛丑概狀中舊陳川浦還起結九十結零雖以減稅懸錄該民等處出秩徵捧合錢爲二千五百二十八兩零而盡歸之私橐自丁酉至己亥軍錢未捧條前官時以結剩補納便成已例而乃反刻期準捧侵隣徵族無所不至政令專務培克舉條每多勛勛未沾藥物之私饋則班民積受轢虐敢言官用之不正則都吏立致蕩殘私松木之因訟奪取無端起怒於山主生楮皮之冒禁輸送乃反使氣於鎮將其在慰民情之道有難一日曲貸公私庫竝已封閉其罪狀令攸司稟處清州牧 使李在稼流來還逋及未捧軍錢之指徵無處者竝施蕩減從長充補弊局庶可復完前牧使 徐有民治本剛確濟以熟鍊隨事矯揉無弊不舉己亥私賑所入錢爲一千六百二十八兩零庚子救急所入錢爲八百四十二兩零皆自官充備民還流逋之指徵無處者租三千二十一石太五百一石米五百八十二石皆捐捧以納隨處補弊裨益甚多徑歸之後去思至今不已清風府使 玄仁福四載莅任一心圖報官廩改建卽一邑之重役而除夫刷價三百兩外所入竝皆自備自初役民竝給雇價天安郡守 洪良厚本邑軍錢流來未捧者極其夥多而莅任以後所捧爲屢千兩之多公納無愆期之歎民間絕擾聒之患至於還穀之均分稅米之精捧實爲吏民俱便之惠半年之治績茂著一邑之積弊頓蘇民誦來暮惟恐或失丹陽郡守 李台鉉還逋之未及充補者取次區劃爲惠不少前郡守 李宜翼減價分還雖非經法爲民紓力尙有稱頌溫陽郡守 申命淵徵於已施可知難了前郡守 李景愚精力過於衰邁奸猾又多欺蔽至於貶遞故不爲深論槐山郡守 金用淳莅任纔爲數朔別無施措之可聞前郡守 徐承淳臨事綜明持身恬雅自奉澹若寒士爲政異於俗吏本邑未捧軍錢及各樣公納之積滯者爲一萬二千餘兩先從官廩中捐出補納者爲一千兩而躬先倡導以示矯革之意民皆感孚及其移拜之日吏民或至流涕頌聲尙今不已沃川郡守 金履鍾克察吏奸而還穀無虧欠之歎細諳民隱而軍額釐疋之謬俟災則無冤徵之卜戢豪則絕武斷之習報恩郡守 李魯榮倉穀則無逋不完庭有露積之喜軍額則有完必代案無虛錄之歎流來還逋及未捧軍錢之無處指徵者租爲四百七十二石錢爲三百二十七兩竝爲捐捧充補至於貧孱無依婚葬過時者皆許其來訴優其賙恤實惠所及輿頌方蔚文義縣令 金晉根奉職已著勤幹處事亦多通鍊但家在境內不無人言鎮川縣監 李淳榮準時直而減捧結價罷稷房而均分還穀前縣監 尹致膺軍還錢穀之流來積滯者或捐捧而充補或從便而區處民情久愈追思木川縣監 李晉榮務從省約自

成雅拙之規恒存謹畏姑無毀譽之端新昌縣監 朴庚興公納之積滯者必趁了勘之期下隸之使役者亦給往來之費鄉校重修之役自官取辦不煩民力前縣監 金鳳柱締結邑子廣覓請貸之路故縱冊客洞開貨賂之門遞歸時吏任圖賣之謗行具見奪之說至今喧藉莫不唾罵清安縣監 沈樂憲慈諒之治人或欠其柔善惻怛之政意常切於撫摩全義縣監 李馨萬柔懦太過一從吏胥之指導貨賂潛行莫察衙客之欺蔽青山縣監 李秉禮臣於過境之時姑未赴任前縣監 申命淵邑事無振刷之期奸猾售欺蔽之習至於衙客干政而多有鄙瑣之謗首吏屢易而不免干囑之歸 平澤縣監 俞漢方誠勤若處煩劇施措亦多周便公納不至稽滯倉穀幾皆了完牙山縣監 趙教淳軍還錢穀之捐廩充補者數甚夥然頌聲頗多永同縣監 金老淳還逋之嚴查實出充補之策吏窠之移付足爲收殺之方至於災摠之準依結價之量減俱爲實惠黃澗縣監 趙基升分糴基均還戶無向隅之歎庖丁惟精闔境絕冒錄之弊陰城縣監 林泰洙赴任屬耳毀譽無聞前縣監 申命準庚子年各面書員所偷災結價爲二百四十三兩零辛丑年都書員所捧還起錢爲五十九兩竝歸吏橐而朦不覺察雖非躬犯責自有歸己亥條結剩五百十八兩零辛丑條結剩一千五百十六兩零雖諉之未捧已經營查自歸乾沒之科己亥條需結末價磨鍊者較之稅米每石加捧之數爲三兩零合加捧爲七百八十六兩零當初酌定雖出前官因此濫捧無異躬犯揆以法意有難參恕延豐縣監 李圭復山田減稅之舉庶掾宿弊衙解改建之費自捐廩俸前縣監 姜彝九奸猾結爲私人貨賂遂至公行許多不法之狀難以枚舉邑有饒戶構以殺妾多般恐動捧賂放釋至於余汲之致斃始欲構罪而騙財終憤呈營而圖免不待拷限法外加刑竟至人命之濫殺其貪虐之狀舉一可反雖因道啓而簿勘不可仍置而不論懷仁縣監 鄭元夔邑處十室之殘官居五載之久奉公以敏誠靡懈於終始圖治頗勤弊無聞於吏民邑務率多修舉境內俱爲稱頌稷山縣監 沈能默到任屬耳姑無毀譽之可論前縣監 李民者謂以刷價之添補致有結役之加斂已入貶罷不必深論燕歧縣監 洪秉大吏胥之操弄莫察失之柔弱軍還之痼弊轉甚勉在綜核至於別庫錢亦是公貨而無甚緊補率歸漫費堤川縣監 沈能學自庚子年創出結斂名色以補軍布之不足而庚子條每一結所捧軍布條爲三兩一錢合爲四千二百七十四兩零凡係軍錢宜卽上納而實上納者不過一千八百三十一兩零一千三百五十八兩零假托已爲上納一千八十三兩零則諉以民間未收托以已納者尙不見尺文之考還諉之未收者亦未嘗錙銖之或餘則合錢二千四百四十二兩零竝無歸屬吏屬乞卜卽是法外而添入於元結中一體徵督者至爲二百三十四結零之多而朦不覺察外此欺蔽之端不一而全欠剛核之政殘局痼瘼愈去而愈甚永春縣監 嚴著民庫例債先爲捐俸官用楮役亦令革罷官需米之挪移代捧者事雖違例惠實及民成歡察訪 吉顯範吏先減額馬多充籍前察訪 羅漢基驛卜之冒執剩錢既招陪克之謗馬政之專視賂物尙多貪鄙之怨累峯察訪 尹哲求驛屬無怨弊郵可蘇連原察訪 金永鎮深察驛弊罕發郵牌○別單一清州上黨山城軍餉米太合一萬八千餘石當初設置卽所以備禡者也所重尤別臣潛行詳探則蓋其還戶排比雖是本牧舉行而按簿執總專係於兵營指揮犯留取耗輒諉以將士支放所以年午盡分無一包留儲設置法意果安在哉且此餉穀自前以田結戶首分給隨其應稅使之均排而若其統內之民初無願受者故爲戶首者獨自備納而以添價名色每結一兩收捧於統內之民所以一人所受多或至於百餘石少不下爲七八十石以若石數責納本色雖用椎剝之政實無充納之道故以錢代捧作爲年例苟欲及今釐革莫如申明舊典半留半分則分既有限納亦隨少請令廟堂另飭道帥臣自今城餉米太必以半分定式代錢一款嚴加禁斷亦令道臣發遣徧裨隨時摘奸一清風府船運甚難自邑至可興浦所間經二十多灘若值潦兩狂濤悍湍勢若山崩或值水涸亂石縱橫上納之船每每愆滯又多致敗隣近諸邑若丹陽 永春 堤川 延豐等地均是近江而田稅大同皆以純錢代納獨清風見漏令廟堂稟旨變通一鎮川縣田稅自前屬於左水站納于可興倉計其程路則遠或爲二百餘里近亦爲百餘里而間有險嶺又有巨川駛致者每多顛蹶之患輸納者或有淹滯之時以此爲弊其來已久取考本邑往蹟則在前大同之納于驪江者今則移納于稷山桂陽浦田稅亦依大同例竝爲移納桂陽浦則尤合周便一溫陽郡田稅大同皆輸納于牙山貢津浦而以冗費之夥多該郡民人願自本郡直爲上納事呈狀故見其狀辭則有曰在前天安郡兩稅皆輸納于漕倉矣該郡有三十里出浦之所自戊辰以來不納漕倉直爲上納本郡亦依此行之甚便云更爲詳探則溫陽果有中方浦

自官門只爲十里距貢津浦爲四十里蓋其不納中方浦納于貢津浦雖是已行之事而不欲捨近而趨遠卽人情之所固然則合有變通之道亦依天安例使之由中方浦以爲自本郡上納恐爲便宜之道一列邑痼弊之端不一而各樣上納之愆滯尤爲悚悶堤川則自丁酉至己亥未上納軍錢爲四千七百十四兩四錢七分木爲十同三疋三十三尺木川則自丁酉至辛丑未上納軍錢爲二千五十三兩三錢七分木爲六同米爲二百十七石九斗二升溫陽則自癸巳至辛丑未上納軍錢爲二千九百十兩四錢八分木爲十同三十七疋二十六尺米爲九百八十八石六斗三升免稅米爲五百八十六石二斗八升陰城則自丁酉至辛丑未上納軍錢爲四百十兩四錢四分木爲二同二十七疋三十八尺零米爲一百二十二石九斗七升大同米爲三百八十五石結錢爲四百三十八兩八錢八分選武錢爲二十六兩一錢五分天安則自丁酉至辛丑未上納軍錢爲二千二百六十九兩七錢木爲四同四十三疋二十五尺米爲一百四十石十二斗大同米爲二百八十石禁衛營納移劃大同米爲四十石戶曹納免稅米爲四十八石屯米爲三十石十三斗宮納米爲十九石司遷院納錢爲七十九兩九錢八分或稱民間未捧或稱指徵無處或稱該色所逋或稱已多逃故今若不量事勢一切催督則逃故之吏流亡之民如非徵族更無他道伏念振刷莫如立紀變通亦合按例與其急督而有兩失之慮寧姑徐而得兼濟之方爲今之計莫如先寬期限以紓其力另加措劃毋失其便令道臣更加查櫛較量邑力區別緩急以爲限年排捧之地恐合便宜一湖左上京站程自巡營而至稷山成歡驛自兵營而至鎮川長楊驛皆是畿甸交接之界也使星之行若過此則畿邑驛馬當爲替把而如振威 **華城** 竹山 陽智等邑所在諸驛百般稱托一切頑拒則以成歡 長楊兩驛馬仍把上京因循成例及夫來往債負夥多人未免蕩敗馬因此病斃令該曹另飭京畿湖西兩道臣使之知委各驛勿復如前因襲似甚便當一六月初八日之兩永同 黃澗兩邑水災孔酷田畝形止道路界限不可復識而永同縣人命致死爲四十九名家舍漂壓爲九十五戶黃澗縣人命致死爲十五名家舍漂壓爲一百一十一戶蕩殘之餘若無別般救恤之舉則勢將有餓殍流離之患若其已死者之身布自當蕩減而雖以生存者言之竝施憫恤之典令道臣抄出被災之戶區別分等其身布與所食之還或永爲蕩減或限年停退災結則從實執總特爲永頤令廟堂稟處一永同縣故士人金鎔善妻梁氏甚有婦德其夫病革斫指進血竟不能救則卽欲下從爲其婦朴氏所覺得以不死而以正夫之猶有一弟欲待其生子爲夫立後鎔善之弟又無子而天梁氏益無生意未幾邑有李春郁者暗生強暴之計乘夜突入梁氏竟被曳而去春郁鎖之空房梁氏亟欲自處而默念賊家非吾死所遂碎門而逃投縶于鎔善之墓前其臨難全節真不愧於右人懷仁縣良人鄭彥得妻同邑李彩雲之女也彥得生而聾啞其父諱其疾而聘于李女及婚日女之父母始覺之叩胸大慟女時年十六再三慰解曰天定不可違也及歸夫家事舅姑甚孝其夫忽暴疾不起直欲下從而有娠已彌月矣謂其婦曰生男子則吾當不死及產果男子也未幾其子亦夭於是因自縊右項二條俱極可尙而僻在鄉曲未蒙褒揚之恩乞下掌禮之臣竝施當施之典

<일성록, 현종8년(1842) 7월 26일(임신)>

강 以權敦仁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현종 8년(1842) 8월 1일(정축)>

강 命時囚鄭元箕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泰安前郡守 鄭元箕原情以爲繡啓所論諸條中訟賂事則本郡濱海殘邑民所爭訟不過銖兩錐刀之細則本領既小賂物何至近二千金之多校奴許贖事則渠赴任之前齋儒爲補校宮之役有如干口許贖之事而未及成出完文儒狀連呈要出完文渠推諉因循不卽成給末乃因營關查報而回題未下職已遞矣事未及成賂物從何以行防還偷災莫察吏弄事則本邑還總不多每戶所分不過斗斛而歲荐值豐穀又不蠲民多願受必無費錢防還之理每年災報自邑精報自營剋減劃下之總每患不足及其分俵時各從面里招致頭民官庭分給不付吏手雖欲偷弄恐無容奸之道其外賣鄉差校事則三載之間所差鄉任

只是一人則此可謂覓賂之資臨歸時差出一校一吏或因功勞或拘顏私在他邑亦多已例此何足爲染指之端乎大抵諸條論列雖極狼藉不過渠玷陋身名損傷體貌之事初不甚爲妨功病民之罪則不敢屑屑發明以傷事面云陰竹前前縣監 元錫九原情以爲救急米六石代錢七十四兩不報事則前官時還錢三百餘兩捧授於邑民盧觀國處矣其後本邑儲置以還錢中劃下故出給該色時六十兩除給十四兩則都吏當納草錢條中計報初無稱貸之事豈有報償之理儲置錢一百八兩減削於下記事則本邑由吏例兼儲置色而所謂儲置錢者每年本邑公用加下條自營門劃下出給該色者也其時由吏非但官廩朔餘之不納者數既不些又有庚子條鋪陳債不納者故以此計除而豈有減削之理鋪陳債進捧債一百八十四兩一不上下事則本邑規例鋪陳債六十兩進捧債十二兩從草結中區劃統一年用下不足間自官擔當者則更豈有上下處乎一百八十兩非但數乏之相左恐未詳其本事之裏面而言前官所置草錢七十兩入用事則渠庚子正月赴任則當年鋪陳債勢將收納應用故問於該色則稱以前官行下於渠云而既是庚子當用條則有非行下之物故果爲還捧寧有無端入用之理都吏草錢一百兩奪取事則邑例每結必有草錢一兩用於各項上下而本邑有隱結九十結爲渠輩所乾沒者而竝與草錢不納依原例收捧結錢又豈都吏之應食把下軍番錢加捧事則牙兵上納在於渠遞之後則原上納猶未準捧焉有剩餘之可論至於大同米之貸送鄉廬衙祿條之混出復戶既云見阻則無跡可尋而憾既曰含人誰知之杖不及濫毒豈可論凡此諸條臚列苟有一毫爽實雖萬被誅罰亦所甘心云積城前縣監 韓翼彥原情以爲官需之再徵則其時吏民符同作奸防結幻弄終至發覺而及其收捧無路不得已以與受同罪還徵結主官需實非斂民本自三稅中磨鍊而亦爲渠輩偷弄故果未免混入還徵所捧不過一百八十兩而今此三百一十一兩零云者數又相左柴草之斂民則儲置晚後劃下進排前期預待故例先分定馱給半價矣未及磨鍊而徑被汰職故竝付新官此非渠乾沒公下白徵民納婢隸通引復之推入下記則本因渠輩呼訴即自官庭推責該色照數出給有目皆見賣鄉錢一百五十兩則前官時所收餘在而因交承間面托推報其各掌加下與公穀所欠反爲渠染指之日千萬黷昧且況豕牲一款則祀典之重愚氓亦知身爲官長豈敢如是云請竝刑推得情竝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朔寧郡守 李埈原情以爲其一癸巳查減結事也本郡果有流來之結故癸巳繡衣雖有查減之舉而自其年減數還出至于今以謬傳謬則至渠獨可曰白徵乎其一火稅事也此亦有邑以來例爲官用者則至渠獨謂之不忍而傷廉可乎其一修理事也客舍衙舍盡爲頽壓不得拋棄有此修葺之舉此亦鄉員輩屢次論稟後許之者而所謂賣鄉一從鄉員輩所薦則此是邑例果非今日創行之事修理所入材瓦雜物及工匠役價募軍雇價輸運馱價自載日下記而繡啓初不言役處形止可見量入過多冒減太濫云其所謂過多者指何冒減者指何其一營還加作及官需加磨鍊事也倉吏作奸斷以罔覺則只當受而爲過而需米十一石加磨鍊云者未知始自何年然渠到官以後元需米一百石外初無一包添作官用而廩簿昭然今以廩簿所無之十一石直斷以補廩實未知其意所在云麻田郡守 金宜淳原情以爲防結再徵事則鄉豪防結自是法禁而與受同罪吏民分徵既係通行之規亦爲防奸之道國結不可不充數故不得已還徵於結民實非自官再徵而其所徵亦不過一結四十二負一束今此繡啓之泛稱再徵初無數乏之指的至於筏木收稅果有邑例而渠赴任在於己亥正月弊屋修葺在於是年二月夏秋水漲以前峽江淺灘初無筏木之往來際此收稅元非可論官柴輸京貽弊浦村云尤未覺曉其前邑例若運官柴則只以浦役初無船價故渠創給船價一依私卜繡啓臚列反以謂弊似此瑣屑亦不敢這這多辨云安山郡守 李寬永原情以爲稅太以米換出則稅太代錢條三十九石八斗零以米換捧即邑例也每石六兩六錢合二百六十兩九錢零吏已收捧故躬檢查出計除元納餘剩爲一百三十兩四錢零而終涉襲謬故爲防民弊付之公用廳初非私用儲置米取剩則新儲取剩自是通行之例而以犒廳加下之多錢四十二兩出付該色添補亦非私用官需米大同價混執事則即自來邑例如此按例收捧初非創行平倉米代錢中七百一兩零犯用事則米代錢受出於總營其中五百四十五兩結錢換納次總廳逢授有文蹟均廳大同米二十三石零價一百七十五兩一錢零亦爲換納於該廳受尺文其外五百九十七兩零輸來邑倉而上項兩條換納之數已自本邑充數分給至於本邑還錢則當分爲一千四百一十一兩七錢零內七百二十四兩一錢零已於夏初分給其餘則代錢民不願受營作每過千數臨期排捧未易

故面議營門知委還民逢授該所以爲磨勘之計華城穀耗代錢取用事則本邑留庫租盡分取耗營納外代錢一百四十五兩已自華城設營之初屬之官用便成邑例新舊免雜米移付官廳事則犒廳稅入只以舊免取剩公用補逋每患不足新免一百五十結請得加劃後新舊免合三百二十一結五十卜零而除却舊陳雜頃實結不過二百九十一結則年例應下五十五石零外排比無路故不得不新舊免並出雜米而結捧雜米載在法典恐不當執此苛摘魚物之排日浦戶初無責納狴囚之滯月訟民曾未久繫如是泛論果何指的云江華經歷 沈源祖原情以爲昨冬捧還時巡牢使令輩所逋公貨既有料布預下執錢於司倉移送穀以爲彌縫至於官奴庫子等所逋爲二百五十石則至窮至殘雖徵廳分族實無收殺之策如至虛勘之境是亦罪科司倉有留庫條而年年還分外剩餘仍留者爲一千二百六石零而此爲原留庫則升合初無犯用今年分給終巡拖至五月則留庫所入爲五百二十二石零未入庫前預爲執錢立本彌縫奴逋則可爲兩便因營門指揮如是區處實出於恤下之政果無害於民者原還分給則自營門精實抄戶排以大小中殘四等穀總之幾石還民之幾戶一一區別揭榜於通衢則惟此立本爲名者俱是分給於受料各廳之名下而五百石立本中一百六十二石三斗則春間還分時穀價至歇一石價不過二兩零故爲質入於留庫條中新舊留庫合爲一千三百六十八石零而此則渠親爲反庫更爲斛量入庫封鎖嶺南耗貸分一事實非添犯其數司倉穀五百石貸下條中不足之數一百六十二石零貸錢又爲分給於受料諸人等處待秋充捧入於留庫計料則五百石內除其先質入條一百六十二石零則實未入三百三十七石十三斗至於繡論中庫子等歲終將有逋欠一百五十石預備次分給云者是豈爲有知覺者所可爲也拔戶一事自營門嚴禁代受一事即是吏輩之襲謬而不能禁斷難免不察云通津前府使 金相宇原情以爲三營門未納軍錢爲三千餘兩而虛額四百七十二名一未收捧如干所捧盡歸吏逋故所犯諸漢一一查出星火督納而營納有限難可違越先上納後徵報之計使當該吏房與都監李景培先推五百兩並逋吏處所捧畢納御營廳軍錢虛額軍保則一一查定而校生落講人四十餘名並皆充丁其中李石柱非但八代原校瑤派昭然故依公文頃下充丁之諸校生學皆含憾做出李石柱處二百兩捧賂之說將無作有眩亂聽聞此乃應頗而許頗者則渠雖欲捧錢彼豈肯納錢乎此在事理全不近似李景培 都監官之任捧賂許頗云亦未知何所據而言先推五百兩磨勘軍錢尺文自在可以憑考渠愚迷之見斷出於先公之計虛額查正衆怨叢身吏逋督捧群猜遍邑何說不有何謗不造乎無非渠做事不敏自速罪戾云高陽前郡守 李時佐原情以爲該郡以孔路殘弊之邑新馬卜之記簿或眩儲置錢之經用多濫邑簿昭然未知指何而論春還分四百七十兩零錄以未捧歸於私用云者分捧有簿掌守有吏雖欲私用其可得乎況自營門已有查簿此誠說不去儲置米一百石代常賑牟二百五十石自營換劃而既在還分之後則耗在其中故三百兩依例立本剩餘二百五十兩例爲經用條而合新馬卜剩餘並爲充數於再昨年指徵無處之吏逋數千石文蹟昭在一按可詳會餘條之付諸由吏下記云者自前有例孔路供億皆從此出及至歲末報營磨勘則看作應食未知何據牛贖錢事則二十八兩如法成數者依例報營或貧民之不能辦納未滿元數者不得報營自是邑例殆近瑣屑不須啾啾云加平郡守 李正夏原情以爲渠以前任時事荐承嚴旨深增隕越營還稷既非無端請貸以此謂之那移實非愚慮之所及遞歸適遘勘糴之時區劃猶有餘在之數既登繡啓罪著溺職云始與縣令 尹日善原情以爲去六月得見繡關則以儲置刷價之當下者爲該吏李寅敏之所乾沒使之推給而初關曰八十餘石再關曰七十七石零揣龠叩槃有非實狀故渠更加查櫛實數爲七十二石零而其中六十三石零業已準下八石零姑未分給故即地徵給各人等後區別其前下與今下修成冊馳報則因此而反挑其疑怒誠非意慮之所反凡係刷價隨即雇用馬匹雖欲乾沒其勢末由苟如其言偏信奸吏粧撰瞞報則直當諉之以全數準下可也寧或以八石未分猶作該吏之罪案松田犯草人雇立持者事則行宮主山禁養處謂之松田或有犯草之人輒徵以持者之役施設已久節目自在非今創行而繡衣則雖曰取贏甚些贏無所出些將安取射亭役民糧米何歸事則爲行宮修理之需本有江都米六十石每年劃付者自設置以後例歸邑用而修補絕罕圯毀居多故渠昨今兩年募材鳩瓦隨處葺改費盡連年之需猶損殘廩補其不足苟欲染指流來所用何憚而不用乃反區區流涎於升龠之役糧不須多卞私庖冒設收稅事則曾在幾十年前營邑相議設庖於永登浦近又中撤則庖漢輩以復設浦庖仍賣支供

餘肉之意昨年呈營更設此庖已非渠之冒禁創設而支供餘肉有何收稅營題昭然一按可悉云李埈曾經侍從 金相宇曾經闕帥竝除刑推議處金宜淳等請竝刑推得情允之教以金宜淳 李寬永 沈源祖 李時佐 李正夏 尹日善等竝除刑推議處又啓言舒川郡守 洪稷榮原情以爲稅穀督監則渠身病沈痼間或有監色督捧而斛子較正既有營邑不易之規則雖欲濫捧係是十日所覩簽伍則似指因繡關查正之舉而閑丁查報在於繡衣歸到公州時則其所淆雜與否恐未繡行所知造船錢則本郡有存本取殖以爲每限趁辦之需歲久弊生無非鬼錄只取其可捧者減數捧之所捧爲一千五百兩零內七百五十兩新船所入也五百五十兩更設本錢也五十兩該掌各人例給也一百五十餘兩海倉修補也繡衣之出道也文簿無可疑之端則諉之文簿之外必有奸弄勒捧者二百八十七兩前後文簿繡衣則使之燒火而渠則云燒不燒文簿昭然自在今若還收蕩滅之令則中間乾沒者自可現發賣鄉事則鄉任一款衆所不願雖欲勒賣可謂無虧之不托而千總卽軍校之任也差出後各廳例納或爲五六十兩則繡啓論列或指此事前後帖差未滿十張則千有餘兩之說誠究說不得廳用公用具載於邑簿苟使渠明有以察下惠有以及民則此言奚爲而至哉莫非渠不察之罪云沔川郡守 李用觀原情以爲軍錢之知印偷竊事則昨春軍錢封置政堂者爲七百兩零使知印掌其出入流伊上納而欠縮爲十兩一錢零故卽爲徵出充數了勘此與偷竊迥然不同稅捧檢督橫侵事則渠正月遭妻喪過葬還任在四月而稅捧垂畢所餘無多但飭面任初不出檢督則未知橫侵者何人昨冬災結則巡營劃下爲二百七十結而分俵之際躬檢印封眼同頭民則今偷弄云者雖或把束之資緣作奸豈至五十五結之理乎初無查庭取服未知從何撫實此莫非渠奉職無狀之罪云藍浦縣監 黃仁燁原情以爲賣鄉錢則庚子御營上納四十餘石臭載之後歉歲民情不忍疊徵不得已賣鄉補納而猶多不足故零數則渠自當苟係爲民之政且其時報營之文蹟自在則實非渠之擅行造船價則前後準捧之數亦有印蹟之昭然而常時捧置該色每當造船時進排雜物自是邑例其間既不造船則自當準數捧置消詳懸錄以待入用而今乃歸之掩置則似若初不準捧者然或未詳知邑例取考印蹟極甚訝惑云石城縣監 河百源原情以爲公納愆滯則渠到任前軍錢木三年滯納其數夥然而到任後一兩月之內未卽畢納拖至七八朔并與到任後月當諸條錢過二千木近四同已盡輸納見今未發送猶有數百兩錢則亦自知罪賣鄉云云則庚子秋大同賃船時欠縮米爲六十九石而前倅未及充補旋爲遞去渠到任後使之鄉會議處而適有曾經鄉所金友響激於鄉論之不齊出義捐米自願充補竟至準納故其義可向果差座首之任渠反恥納米受差之名旋即呈遞此與賣鄉不同而乃是昨年八月事也渠挈眷在於今年二月則八月輸京之米何與於二月挈眷之時災結云云則辛丑執災并與年例舊頃合爲三百七十結零而數既夥然故報營時姑減三十五結零以爲順勘之道一百六十結見消而只劃一百七十五結零以此數無可分俵故查入丙申以後隱漏災一百二十三結零合爲二百九十八結零分數俵給於三百七十結零之民當初姑減雖非永減乃是減報八十結加報之說有何所據劃下之外添俵一百二十三結零而四十八結減俵之說亦何所據至若四十八結之云似有混稱者災結既俵之後取考各該色文簿則無名乾沒指不勝撝如稅米之通徵六斗折太之以米單代及各樣免稅中贏餘竝除其諸般雜費查出米爲七十餘石以結解之爲四十七結零此等查出既無加損於國納亦無添減於民斂只是該吏輩乾沒之物也仍付都吏俾於上納條畢捧後將以別捧此數以待賃船虛伍等防弊則此非近似於災結而胥吏之構怨由於撓伏土豪之興訛逞其私憾至於繡行露蹤之前屢招邑吏有所盤詰適又籌勅除賃船之弊繡關有虛伍之充故材無用處散給結民則徵於吏而助於民果欠俱便之政上項災結卽分俵考卜時事今此查徵乃作夫出米時事先後不同條件各異掇拾道間之流言拷取下吏之誣服減報而曰加報添俵而曰減俵仍以徵米解結之數引而湊之歸諸粧撰之科至若邑子之無賴者藉賣前倅之谿徑騙取愚民之賂遺上京圖囑已露於春間查實則無所干於渠訟牒之猶豫與其翻覆於輕斷之後不若審慎於未決之前渠自念莅官周歲既無決後之反案又無終朝之滯斷則其或霎時之商量亦未免猶豫罔非渠着手生澁自速罪戾云黃仁燁曾經總府郎除刑推議處洪稷榮等請刑推得情允之教以洪稷榮 李用觀 河百源等竝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延豐前縣監 姜彝九原情以爲余汲之致斃卽庚子道啓中余成基事也一人而二名故有此前後之殊稱而已於前勘時納供則今無容更達至於奸猾之結爲私人貨賂

公行饒戶之構以殺妾捧賂放釋則何不明言其誰某指的其數爻事涉黷默言亦鄙瑣不欲啾啾多卞云成歡前察訪 羅漢基原情以爲郵官之任非所以掌土地人民則其於賦稅等事初不關涉雖曰驛卜一遵地方官之所措處而已非郵官之所敢低昂雖欲冒執其勢末由則培克之謗從何以出至於馬政之受賂云者尤極至冤本驛處在孔路十室馬戶屢經荐歎至殘至貧將至無馬之境而所謂驛屬無非鶉衣鵠形設或有捧賂之心便是刮龜毛責童殺則貪鄙之怨誠亦無謂無論卜與賂初無指的之數爻則渠曖昧之狀庶可推知云中部令 許石老原情以爲入直部官之因諸般摘奸遍行坊曲卽是五部通行之例故渠適因修掃治道摘奸出往字內各洞值此發牌之時未卽待令稽緩之罪在所難免云羅漢基曾經侍從除刑推議處姜彝九等請并刑推得情允之并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中官 李教益原情以爲渠以愚迷之致舉行之際有此不善之舉萬死無惜云長番內侍請除刑推議處允之

<일성록, 현종8년(1842) 8월 4일(경진)>

㉔ 秋曹以水原及各道殺獄案覆啓

㉔ 水原留守 李翊會狀啓以爲本府金順孫足踢林應千第十二日致死壬寅二月初八日移囚安山郡 初檢官 始興縣令 尹日善檢狀實因以醉飽被踢內傷致死懸錄正犯以金 順孫懸錄覆檢官 安山郡守 李寬永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惟彼金順孫以渠廳頭目無端受辱於年少之人甚至拇指之見嚼未免舉足而一踢想其光景不是異事且其勢頭不猛故痕損不著而腰帶之借纏梘子之搗傳可見其受踢內傷而因此爲祟竟至實命應干之死實由於順孫之踢不可以事近不幸情涉可矜有所參恕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同是郵卒而宿憾何有適會里飲而起鬧無端痕損無現則可知其踢之不猛往來自力則足見其傷之不重而腎子縮上之證口鼻糞門之血脈錄自在月前患癘之祟蔽外惡寒之說兇供無據則不可以築踏之無明證殞斃之稍遲久遽議傳輕正犯金順孫依前訊推得情之意請分付守臣○京畿監司 李若愚狀啓以爲坡州 李點不足踢吳甲孫第四日致死丁酉二月二十八日囚初檢官 坡州前牧使 閔哲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李點不懸錄覆檢官 高陽前郡守 金履豐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起釁始因於一分錢之欠縮被傷竟至於三數庫之撞踢半晌肆凶四日捐命成獄償命更無可議○刑曹啓言此獄則追逐賭技共是浮浪之跡得失挑憤胥又沈醉之餘一分錢縮疑雖非情再次足踢心豈必殺而哀彼一縷之殘竟致四日而殞不待傍證之具的已盡渠供之輸實正犯李點不嚴加訊推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又狀啓以爲陽城 韓用三足踢禹召史第六日致死庚子正月十三日囚初檢官 陽城前縣監 韓鎮書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韓用三懸錄覆檢官 振威縣令 黃鍾林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緣渠叔公納之抗拒而濟以同惡爲其夫急境之救援而奮不顧身則衣冠之乍毀固是自然而忿怒遽起胸腰之毒踢至於屢加而氣勢甚孱五日淹延一縷斷送取服償命在所不已○刑曹啓言此獄則何辜良人之捍衛甘心孕婦之殺越上損下損均是必死一踢再踢不足多卞正犯韓用三訊推取服干犯韓百裕釁端由渠不可以在逃未捕在苒失問另飭調捕施以當律之意請分付道臣○忠清監司 金鼎均狀啓以爲溫陽 姜士洪誣辱寡女金氏自縊致死庚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囚初查官溫陽兼任牙山前縣監 金益鼎查狀實因以自縊致死懸錄姜士洪以被告懸錄覆查官 全義縣監 李馨萬查狀實因與初查同此獄則金氏之冤死實由士洪之誣言始與釋童而相詰意則出於反爾終焉貞婦之自裁跡難免於由我第念士洪之醜誣未必料金氏之捨生金氏之冤死亦非由士洪之戕殺則語其潔行殊合褒嘉之典而斷以償命終欠欽恤之義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童子饒舌舌舐摘前事潑漢衝口肆發醜辱遂使孀婦貞白之心至有靈堂捐殉之舉雖其乘憤唱辱本無兇計包蓄被誣捨命亦異手犯戕害道啓審克擬以惟輕而殺人無挺刃之異刑名之重雖按律例懲殛之政宜先風教罪人姜士洪分付道臣依前訊推死囚之被告懸錄有違獄體原案中釐正之意請一體知委又狀啓以爲清州洪召史擯撲朴召史當日致死乙未二月十九日囚初檢官 清州前牧使 申常顯檢狀實因以被擯致死懸錄正犯以洪召史懸錄覆檢官 文義前縣令 李樹敏檢狀實因以內損致死懸錄三檢官 報恩前郡守 金晉教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斷案已成公法難貸法文痕

損之在上固是被擲之明證而男子之鬪多用足踢女人之鬪專在手犯手之所觸拳之所及多在於上則惟彼受損之痕不可全然歸之於被其推擲以若冤憤之心欲決其死生則交鬪之際寧恤其自沛而自顛乎論以誣人名節則本無死律謂之自手戕殺則亦多疑案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以若賤妾含憾於甥婦之不禮而自誣失行妖慝情狀已係罔赦貞信孀婦不忍醜辱之加作此暴白之舉則只當遜辭悔罪之不暇而乃反互相扶執交加擲撲至於當日致命以其傷損之不著要害顛撲之難分自被道啓起疑深惟審克而似此重獄有難遽議從輕正犯洪召史依前訊推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又狀啓以爲洪州 南業丕足踢姜大成第五日致死己亥八月十五日囚初檢官 洪州前牧使 李玄五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南業丕懸錄覆檢官 結城縣監 權大膺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盜淫渠嫂已過十年則雖有餘憤何至於必殺猛踢其背至及三次則以彼饑漢難保其得生快洩兄讎欲安母心之說未足爲發明之資訊推得情恐不可已○刑曹啓言此獄則騙奪渠嫂已屬往事咀呪厥家本無明證固有鬱憾而不至必讎緣何禍心而乃爲毒逞兇供既輸於三踢殘縷遽送於五日正犯南業丕另加訊推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又狀啓以爲青陽 韓右思醜誣崔女兒服毒致死辛丑二月二十二日囚初檢官 青陽前縣監 洪萬燮檢狀實因以服茱萸油致死懸錄韓 右思以被告懸錄覆檢官 保寧前縣監 申義益檢狀實因與初檢同此獄則聽悖說於隔壁遂致服毒之境而比律差異於渠手之戕人則施以減等之律或不至於失刑之歸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計在奸騙致此損生屍親之不欲告官至於出殯似無必讎之意而以其無手犯之故道啓審克意在哀矜因姦威逼本無當律手犯有無不足輕重正犯韓右思另加訊推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又狀啓以爲燕岐 姜厚之築踏朴萬興翌日致死己亥二月二十九日囚初檢官 燕岐縣監 洪秉大檢狀實因以醉飽築踏內傷致死懸錄正犯以姜厚之懸錄覆檢官 鎮岑前縣監 李鳳來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醉飽形症無見於兩檢胸腹牽引可證於參聽而折骨代死之說殆若殺心之所發執髻打背之招自知實犯之難諱而兩檢官實因俱不端的前道臣論題亦已詳盡則訊推償命斷不可已○刑曹啓言此獄則他田賣買干渠甚事其言有無只宜平說而羈憤忽激於詰問狼毒愈切於詬辱恣行築踏遽至殞絕正犯姜厚之訊推取服脊背之青黑微堅卽其築踏之驗與致命之因則捨此昭著之痕捏他難明之內傷殊涉徑庭醉飽知爲衍語則內傷尤宜刪去原案中請使之釐正又狀啓以爲恩津 李正大毆打其妻金召史當下致死戊戌七月二十六日囚初檢官 恩津前縣監 吳顯甲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李正大懸錄覆檢官 石城前縣監 韓守一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周歲同住方洽新燕之樂半夜相鬪寧有殺越之心某日潛通之狀宋德仁既自服何人未忘之說水原妻亦參聽死女之自前行淫固有其罪奸所之登時執賊終無的證參情而雖非故殺稽律而未見相當故其時道臣題辭中所以有原情之論而五載犴狴一直訊推當此疏決之日恐欠欽恤之義令該曹稟處 ○刑曹啓言此獄則宴爾未久奸淫已露居常含憤必欲執賊果然姦夫姦婦同臥廚中此可謂登時捕捉亦足以姦所竝殺以其爲人庸懦也故乘忿而毆打見危而怛恟至於逃走其心非在於必殺其死殆近於邂逅罪人李正大以次律施行之意請分付道臣竝允之又狀啓以爲庇仁梁召史毆打吳召史當日致死辛丑七月初九日囚初檢官 庇仁兼任藍浦縣監 黃仁煒檢狀實因以爭鬪後因憤暑隔致死懸錄梁召史以被告懸錄覆檢官 扶餘前縣監 沈淳祖檢狀實因以卒中氣致死懸錄三檢官 韓山郡守 洪鼎周 四檢官 保寧前縣監 申義益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梁召史懸錄此獄則初覆檢未免鑿空三四檢始云被打而分野既非深繫之處則致命何在晷刻之頃此獄之斷以償命終涉難慎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避雨過蹤宜其容接持杖打臂甚是悖舉其傷則歇處也其死則霎頃也所以致此究說不得其所謂中暑中氣俱不免爲懸度之論而求諸急病猝死則或似近理謂之被打致命則終有疑端道臣傳輕之論儘合審克之義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현종 8년(1842) 8월 12일(무자)>

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趙龜夏進書啓別單

書啓以爲（…）水原判官 金應根茂績夙著民頌藹然迎華察訪 李顯養頗察郵弊吏卒無怨果川縣

監 徐用輔新到之初求蒞已勤 (…)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8월 17일(계사)>

㉔ 命水原耗不足條以海西別買米中劃給

목 領議政 趙寅永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三百五十八石零竹山所在本府穀蕩減條六十八石零自該府報請區劃矣耗既不足勢當依例給代以海西所在丙申別買米中四百二十六石零請劃給從之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8월 29일(을사)>

㉔ 備局以京畿及湖西左右道湖南左道 關西 清南 清北 關東暗行御史別單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即見京畿暗行御史 李濟達別單則其一英陵 寧陵兩陵距京爲一百八十里間越四五大川潦水暴漲之時則津船無以艤涉祭物無以趁程若值嶺崖冰雪之交則馱馬易致跌足器皿不無傾側之慮而且與西南道陵寢里數相似今亦宜一體設置分寺於驪州本牧而事係嚴重請令廟堂講究稟定事也兩陵祭物之自京封進果有許久悚悶處分寺之論自前已多況有舊豐德 華城已例而道里尤爲較遠者乎然而事體則至重且大本州邑勢亦未可知姑先行關本道使之關問該邑審量便否更爲狀聞後稟處其一軍伍虛額愈往愈甚申飭列邑奸民之投托隱避與多歧倖免者逐戶查櫛填充事也此事已於湖右繡單備盡無餘且請關飭諸道則不必架疊其一金浦 通津兩邑結稅宜無各殊之例而金浦則大民每結出米二十四斗三合小民每結出米三十三斗二升通津則大民只納原結小民添徵雜役多至三四十負輕重懸絕賦役不平令道臣亟行查正事也此事必有來歷無以懸度而結稅之多寡宜同班常之不均如此合有一番查正關飭道臣從長施行其一近來還簿之挪移虛勘已是不法至若免稅取剩與儲置添價及都結收租小詳定小小詳定等名目雖出於收逋之計而若是多歧完簿無期反作奸吏之利竇逋下生逋益無紀極自今悉革收逋之方而查出犯逋者多石則并用一律其餘刑督渠身俾平民得以奠居事也此非但還弊也其曰免稅取剩也儲置添價也都結收租也小詳定小小詳定也俱係國典之痛禁則不必別立條目惟在守宰之恪遵按廉之嚴戢而是乃八路之通患也一體關飭於諸道諸都俾有實效其一本道儲置分割之際未得均排勘報之時虛張名目多劃之邑留在終歸吏手小劃之邑加下反成逋簿足與不足俱是受病從今儲置米條則參量區別仍劃於各其邑大同使無有加減與移受他邑之弊錢條則積儲巡營若有不恒上下者隨事隨給永爲定式而令道臣講究施行事也此事分排設有多寡之不均亦或事勢之似然有難硬定其數而錢條之儲之巡營 亦不無祛弊生弊之端置之其一松政之弊卽火田木商薪樵是已三禁不嚴必無培養之望令廟堂另構節目如戊申往例頒行列邑事也此非但在今日最爲當禁於國典本自截嚴以此關飭道臣俾無得視以文具而此道既然他道可知一體知委於諸道諸都及有封山統制使 水使等處其一驛弊中最痼而切骨者卽馬位土之私相賣買請令道臣到底究覈位土之賣買者依法典施以公貨偷弄之律而推給各驛嚴立科條事也位田賣買自有原律關飭該道使之窮查推還俾蘇驛弊 (…)

<일성록, 헌종8년(1842) 9월 4일(기유)>

㉔ 命水原府賑濟庫米一千石許劃

목 備局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權敦仁所報則以爲本府大皇橋卽陵園火巢內御路而自經年前大水之後防築潰決至于迫瞻峴底而汰覆嚙堀縱橫亘綿非但莫重御路頓失面目各節享香祝皆從山嶺爬越而行萬萬悚悶欲趁農功之畢卽始改築之役而量其物費不可以三數千金爲計本府歲入元自不敷似此鉅役辦出無路賑濟庫時在中米一千石若蒙劃下則約綽經紀其不足者自本府某樣方便爲辭矣此係御路宜有每年修飭之政而許久拋置仍成汰落在今事勢不可無補築之役苟欲始役亦不可無財力之措處而所

報賑米取用既是自該營辦得又非時急應用者則似爲穩便請依此許劃允之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9월 6일(신해)>

㉔ 秋曹以擊錚原情覆啓

刑曹啓言取考擊錚人等原情則南部童蒙孫成伊爲其父啓福殺獄稱冤事也金昌成爲其父漢相殺獄稱冤事也良女金召史爲其夫朴永文殺獄稱冤事也纔經審理已承判下清州童蒙朴千石爲其母洪召史殺獄稱冤事也陽智良人金孟得爲其子德金殺獄稱冤事也金川童蒙安巖回爲其父成凡殺獄稱冤事也清州童蒙金時顯爲其父聖五殺獄稱冤事也平壤良女金召史爲其子洪龍云殺獄稱冤事也水原童蒙金思遠爲其父覺秀殺獄稱冤事也斷案已具至請訊覈并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龜城良人洪相有爲其父殺獄稱冤事也不書父名大違格例原情勿施安州童蒙朴尙佐爲其父貴采殺獄稱冤事也熙川良女金召史爲其夫金士國殺獄稱冤事也忠州奴三老味爲其上典元喆成殺獄稱冤事也非但獄具案成又經今番審理延日幼學文鳳周爲其兄龍周定配請放事也陰城良人陳寅興爲其父善裕定配請放事也楊州婢銀禮爲其上典李文岳定配請放事也嘉山良人鄭之默爲其子二甲定配請放事也西部沈氏爲其夫許策定配請放事也陽城奴福芑爲其上典韓百裕定配請放事也天安奴得龍爲其上典鄭淳定配請放事也江界童蒙崔成寬爲其父宗岳定配請放事也西部童蒙金興仁爲其父榮厚定配請放事也龜城良人金正信爲其父仁權定配請放事也西部童蒙朱大吉爲其祖應煥定配請放事也當初罪犯既係不輕廣州童蒙金雲石爲其父德龍其叔在哲邪學獄稱冤事也罪犯邪學肆然鳴籟萬萬猥越并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陝川全氏爲其夫姜泰聖復讐事也夫死二十餘年之後始稱復讐語不近理原情勿施昌原良女金召史馬山浦都賈禁斷事也都賈禁斷有非一女子所可與知猥屑莫甚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康津幼學吳龍海其姓貫之平海改以海州而沮戲之人施以刑配之典事也敢以四件外濫越之事有此煩籟萬萬猥越原情勿施懲治放送高城幼學嚴始東其先祖興道墓誌銘近始露出乞令封築墳墓事也遠外事情有難遙度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洪川童蒙李鵬爲其父根麟復讐事也既行兩檢至經錄啓原情勿施嚴飭放送洪州幼學朱邦根以朱夫子後裔請免雜役許錄青襟事也今春其族道成以此鳴冤依受教施行之意自臣曹覆啓行會矣緣何尙不施行至有更籟之舉卽速舉行之意分付道臣定州良人李應桃壬申屬公田土推尋事也事係微細敢此呼籲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鴻山奴順男其上典以車天輅子孫雜役乞令頃下事也敢以軍役侵及之事縱奴鳴錚萬萬濫屑原情勿施懲治放送坡州幼學史良俊以皇朝人子孫請參於望拜禮事也敢以參班等事肆然呼籲極甚濫屑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南部幼學洪祐吉爲其父定周職牒還給事也事關隄防不可遽議洪川趙氏爲其夫李根秘殺獄稱冤事也既經錄啓又行審理請并原情勿施祥原良人李銀祥原情以爲辛丑年渠弟漢祥適入洞里居金俊聲四寸之家則俊聲方張肆酒以爐揮擲則渠弟曾知悖習故謹身避來矣俊聲醉宿于不燃之埃觸冷添病堇過八日仍爲致死則屍親輩歸咎於渠弟至於告官行檢伏乞俯燭渠弟冤獄之狀亟令該道生出獄門云本獄姑未登聞令本道詳查狀聞後請稟處光陽良人林枝煥原情以爲渠子小成丁酉八月見失麻布一疋後得聞隣居李春化執捉賊漢之說往見則乃是十四歲流乞兒徐夢用也渠子挽執春化曰饑餒浮黃打之何益仍問夢用曰汝若直言何必受杖云則夢用反加辱說故渠子以所持煙竹數次撻楚仍卽放還而如前行乞矣得病身死之後其兄徐成淡以渠子處被打樣告官成獄設有煙竹撻楚之事何可因此致命於五日之後乎乞令該道嚴明查實復見天日云前因枝煥之鳴冤已爲行查而該道何爲尙未舉行卽速詳查狀聞後請稟處海南良人金斗銀原情以爲今年三月渠兄太元適往酒肆逢着親知人金古邑孫同飲酒杯後分散而渠凡則往于同里金永台家矣忽見邑孫添杯於何處大呼永台而入來故渠兄慮其惹鬧以好言挽送則邑孫唯唯出門蹶然仆地頭觸血流則座中金永安等以土醬裹傳而送矣伊後四五日忽發咽喉之病多日苦痛不幸身故則屍親輩歸咎於渠兄告官成獄乞令該道明查疏放云本獄姑未登聞令本道詳查狀聞後請稟處藍浦童蒙金啓東原情以爲渠父漢浩己亥七月適往場市回還之路與親知人白亨鎮等連袂同行本縣居常漢李快成泥醉詬辱欲爲毆打則渠父素知快成之悖惡故謹避而

歸數日後快成之族擔舁快成之屍置諸渠家而渠父適不在家渠祖父驚怪問之則快成諸族并力毆打卽地致死渠祖則遍身有傷處快成一無損痕而渠祖之讐尙未報復渠父反歸於被告之科尙在獄中乞命該曹放釋渠父嚴治快成諸族以正刑政以洩至恨云本獄姑未登聞令本道詳查狀聞後請稟處楊州童蒙洪烏吉原情以爲渠父致百今年二月因事上京將欲轉向肅川府矣數月之後轉聞道路傳說則渠父被打於楊州海東村店次仍不知所終云故卽地寄書於肅川詳問下去與否則以爲初不下來云渠多方探問則本邑下吏劉宗浩 徐浩洛言內其時渠適上京回來而東小門外逢着同行至雙葛門則日已昏黑欲借炬火於店主之際無賴輩十餘人乘醉攔住無端起鬧拳踢交加故踰牆登山各自圖生至樓院店而渠父不來矣雇人送探則只將破笠而來意以爲衣冠既破不忍露身乘夜潛還必將有訴官雪恥之舉矣遂無消息云渠聞此言呈訴本官捉得雙葛店作挈諸漢一一取招則其毆打之狀拽去之說從實納供而問其去處則以爲醉中之事醒後更不知去向云則當下致斃無疑訝而本官每以平問柔辭詰難營門亦不別般嚴覈雖定查官於坡州而亦使不得嚴刑猛訊玩揭時月獄老生奸乞命道臣守臣嚴查窮覈使得渠父屍體所在正犯兇身依律償命云一邊之說有難準信令道臣詳查狀聞後請稟處并允之

<일성록, 현종 8년(1842) 9월 13일(무오)>

장 備局以各道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若愚災實狀啓則以爲事目災二百結外不足災七千二百八十八結四十負六束特許準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之穡事稍遜藉曰春夏惜乾之故畢竟得雨高低普洽此疆爾界折長補短則未必非穴農之歸而所請災結殊涉過多特以六千結加劃於事目之外請俾爲均俵之地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權敦仁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七百五十七結十二負三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農形非曰無因旱愆違而災請之較諸畝總至於此數殆涉過多其在優恤之政合有拔例之舉事目外一千四百結特爲加劃推徵防塞請一體許施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李嘉愚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二十結外不足災三百八十九結六十二負五束特許加劃還餉各穀當捧中尤甚面里限折半其餘面里三分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癸酉庚辰丁亥排年條一千八十九石零依已例仍停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農形始不無因旱愆違而秋後調曝亦多食實則所請災結終涉過多事目外三百結特爲加劃還餉代捧各種成就或有參差則爲民紓力不宜靳許竝與排捧之仍停推徵之防塞請依狀辭施行又啓言卽見忠清監司 金鼎均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災一萬八千七百七十四結二十七負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年形設或有旱澇爲病淺深不同者而秋候調曝霜信差退統以論之猶可爲穴農之年而舊災今非可論則新災之較諸元總至於此多殊欠稱停大違始料第以如傷之意特付寧失之科事目外一萬二千結加劃請使之均俵又啓言卽見慶尙監司 李景在災實分等狀啓則知禮等十二邑置之尤甚金海等二十三邑置之之次慶州等三十六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七百結外不足災五千八百五十四結七十負二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山城餉還限折半仍捧平倉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依已例防塞事也三等依分劑施行本道穡事屢豐而地無不墾退霜而種無不熟畢竟成就優爲少康則所請災結之至於此數終涉過多而第以嶠南幅圓之廣旱澇之往往瘳損沿峽之間間汰覆亦或無怪特以五千結加劃於事目之外俾爲均俵之地城餉之折半平捧此多近例竝與尤甚邑勿配推徵防塞請一體許施又啓言卽見江原監司 張教根災實分等狀啓則尤甚名色不爲舉論江陵等十三邑置之之次寧越等十三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一百五十結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施尤甚不爲舉論全道可知均稔似此之年所請災結較之元總猶涉過多特以寧失之義事目外加劃一百結使之均俵其一淮陽丙申流絕還各穀九十四石零麟蹄丁酉虛勘還各穀三百五十三石零羅法嚴重又復請停終涉猥屑恭俟稟處事也兩邑當捧數既無多且值連豐今不必更議闊狹其一平海 蔚珍兩邑大同布特許代錢田稅不敢一體論列事也正賦所重有不容輕議代納而麻農旣云失稔民力在所曲軫

兩邑大同布特許純錢田稅置之其一平海 蔚珍兩邑所納各軍門各衙門軍保身布時許代錢訓局軍布事體稍別恭俟稟處事也大同既令純錢砲保外各樣軍身布亦不宜靳許依施其一各軍門屯稅各宮房各衙門有土免稅從實收稅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屯免執總已有別飭並與推徵防塞請依狀辭許施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金東健災實分等狀啓則海州等六邑置之尤甚黃州等十二邑置之次瑞興等五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三百結外不足沓災四千七百六十八結三負九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並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三等分劑必有酌量依施本道穡事始雖有旱損風瘁之點瑕尺朽而晚後成就快收桑榆則今此災請之至於此多殊違所料第念沿野諸邑時或愆宜力亦不逮者無怪其集小成大其在寧失之義實合優恤之政事目外特以四千結加劃俾爲均俵之地其一還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糴政嚴重固當守經而今年農形既不無田種水種之優劣懸殊者則爲其紓力之方合有便宜之舉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許令準代其一各軍門各衙門軍保米太毋論三等邑每名二兩代錢收捧事也所陳民情合有曲念此係軍需亦自不輕各營保米太只令尤甚邑折半之次邑四分一代錢其餘各衙門並許純錢訓保事體自別置之其一各宮房各司火田令各該邑從實執卜事也已有別飭依施其一延安 白川 金川 平山 龜津等五邑均廳免稅米太以詳定價執錢上納事也五邑民勢既如是則只許今年代納不害爲闊狹之政依施其一金川所管大興山城還餉下捧邑倉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癸亥甲子停退軍錢米布依前仍停事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諸條所請或有參量之端亦多已行之例請並依狀辭施行並允之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1월 4일(무신)>

강 拜權敦仁爲相

목 敎曰水原留守 權敦仁拜相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1월 11일(을묘)>

강 以朴永元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1월 12일(병진)>

강 前水原留守 權敦仁疏辭新除中書之任賜批

목 疏略曰臣聞王政莫先於官人官人莫大於實相故周官董正各愼稱舉獨於三公則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昔周盛際尙艱其官況不及周之遠者乎臣伏讀前下諭敎若曰世道人心國計民產有百可憂無一可恃聖意以爲得其相則世道可隆也人心可淑也國計可不絀而裕也民產可不竭而豐也此不待臣言之齟齬而殿下之其難其愼又如此故又若曰擇相之道自古攸艱才德兼備可謂相矣於乎盛哉聖人之言也殿下既審其實相之難又得其實相之要而乃於題目之出忽舉一無可取萬不猶人之如臣者而不少難之卽臣之震懷惡蹙固勿論其於國家實相之政果何如也今殿下盡耆耄之凋零念鼎軸之獨賢思得夾輔以資共貞則宜擇真正才德之人而以臣庸陋苟然充位此非臣之不幸卽國家之大不幸也世之尙論者得不議殿下黜陟之政也乎伏乞亟賜反汗以重天職俾安賤分不勝大願批以卿以別諭中才德二字反復爲說者說之雖是辭焉則非卿豈非其人哉器識行能有不可乎位次聞望有不可乎予則曰不必他求惟在於卿卿何若是邁邁乎揆地之共貞在於卿庶僚之協恭在於卿寡昧之交修在於卿卿若幡然改圖毅然自任不日簪朝母曠機務則其於慰朝野之望幸民國之事當何如哉卿須追先正貽後之訓念小子由中之諭卽起膺命用副渴想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1월 19일(계해)>

㉔ 前水原留守 權敦仁再疏辭職賜批

㉔ 疏略曰夫許身於聖明千載之一遭仕宦至將相古人之大榮苟其德望足以董百官才猷足以贊萬機聲明事業足以鎮雅俗而措盤泰則自任之地人所不辭願忠之情臣亦同具何可聞命驚恐皇皇栗然若跼高躋厚靡所置身也哉是則斷然非理也殿下以臣之爲乃祖之孫責之以繩武臣學殖不立言行無素家庭而有忝厥之譏州里而無行乎之譽發跡功令取容流俗安有箕裘之彷彿乎殿下以臣之有內外歷試許之以宣力臣材本疏短智又淺闇所在藩邑徒竊廩祿滾至崇顯無補絲毫安有績庸之可紀乎臣卽三十年朝籍中人也生死肉骨與天罔極磨放頂踵無地可効今乃遭此難得之際會荷此專付之重務恩言日降敦飭頻繁而不思直前擔勞自甘方命之歸者臣亦豈全昧感激知遇圖報萬一之義哉深恐大累於器使之政而得罪於量分之戒也參倚已熟去就自判伏乞亟收新命改卜賢德批以予於卿有必致之心卿於我無可辭之義則何其不諒之甚而屢控之至此也予之擢卿而任卿者非有私好於卿也卽卿匡濟之才亮弼之志重之閱事理鍊時務足以調劑彌綸俾我民國永有所倚賴焉耳以卿衡度固當斟量於進退辭受輕重大小之分而尚不動念一例牢讓無或情志之不相孚敬禮之不能備歟予誠思之又思不得其說茲煩申復望有感回卿勿更事異牘卽起膺命仍教曰此批答偕來史官更爲傳諭期於偕來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1월 24일(무진)>

㉔ 前水原留守 權敦仁三疏辭職賜批

㉔ 疏略曰臣抱萬分難強之情控再度切迫之懇臣日望於殿下者不啻枯荻之陽春病穉之乳哺而天心愈邈若難階於訴衷臣罪深積更無地於措躬今臣有一言仰復於殿下者今日之置相是爲臣身乎爲國事乎爲臣身乎則殿下雖渥澤浹於肌膚陶甄偏於覆燾大官非可以榮一人之身者決知不爲是也爲國事乎則今有作室於此斧斤於匠石之園規矩於公輸之門無材不理各當其用樽櫨店楔不相蔽也楹桷楯櫺不苟完也乃以一箇不材之散木呼邪而登曰是渠夏之大樑也殿下必使之易之爲一屋之樑則易之爲一國之相則不易也豈不大可惑矣乎臣本湖鄉之一措大爾生長於樵牧之社優游於禽鳥之群其材則散木之不若也其用則匠石之不顧也乾沒田間志願有限通籍立朝亦豈臣所嘗自期也哉臣性素狷滯病在躁率臨事則稱裁未周信心則冥擿不辭雖微官細務條例節目之人所易行者臣則坐於疏謬動輒瘡疣政所謂六州之鐵不能鑄其錯也其可以處於百僚之右擔當一國之事保其不大債敗乎至若疾病衰朽顧不暇張皇絮煩而屢經毒祟精爽俱脫筋骸則艱於驅策聰明則失其使用家常酬接人謂癡默以如此狀做如此任卽恐行不得而亦猶臣之第二義諦也伏乞曲加矜諒亟還新授仍治臣前後辜負之罪批以予之企待於卿者固切矣敦飭於卿者亦竭矣而卿之辭疏又至於三中書之規例已備廟堂之機務方劇卿何不勉回初心用副至意而一向退托虛度時日上下相持徒煩往復乎在予則務盡敬禮以孚感爲期而已在卿則克思眷注以贊襄自任而已此箇義諦恐加減他一半分不得矣予不多誥卿須深量仍教曰此批答偕來承旨傳諭期於偕來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1월 28일(임신)>

㉔ 有政 吏曹參判 徐英淳 兵曹判書 朴晦壽進

㉔ 教曰朴鎬壽 水原判官擬入○以徐有薰爲應教 南秉哲爲副應教 柳興奎 任百秀爲校理 金炳奎 金應均爲副校理 李埈 金基績爲修撰 李經在 李豐翼爲副修撰 李穆淵爲刑曹判書 柳相弼爲刑曹參判 權敦仁爲內醫都提調 朴岐壽爲知事知經筵金箕晚爲同義禁 尹致謙爲同春秋 趙秉恒爲淮陽府使 金相稷爲咸平縣監 朴鎬壽爲水原判官 金興根爲都總管 李穆淵 徐相五爲副總管○再政以權憲八爲持平 金興根爲判尹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2월 3일(정축)>

㉔ 吏兵曹以諸道守令邊將降考啓

㉔ 吏曹啓言考見諸道褒貶啓本則巨濟府使 申杓以報何不審爲目鐵山府使 李熙忠以尙無遺察爲目草溪郡守 許塔以客來難謝爲目禮山縣監 李濟夏以衰豈有妨善或易欺爲目鎮海縣監 李再英以何須責備爲目同福縣監 李會在以既著往績益勉終譽爲目祥雲察訪 金洛斗以謗奚盡信爲目則俱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宣川府使 李宜植以束薪固好佩韋愈美爲目義興縣監 鄭淳榮以巽軟姑恕爲目眞寶縣監 李先者以益勉節用爲目連原察訪 金永鎮以安能盡善爲目則俱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殊無嚴明殿最之意五道道臣竝推考警責宣川府使 李宜植 巨濟府使 申杓 鐵山府使 李熙忠 草溪郡守 許塔 禮山縣監 李濟夏 鎮海縣監 李再英 同福縣監 李會在 祥雲察訪 金洛斗竝罷黜義興縣監 鄭淳榮 眞寶縣監 李先者連原察訪 金永鎮請竝中考施行○兵曹啓言拆見諸道褒貶啓本則**水原留守** 朴永元啓本中中軍南成老以惟審與愼處官要道爲目京畿水使 趙德永啓本中德浦僉使 安啓文以何傷重聽爲目忠清水使 趙禹錫啓本中馬梁僉使 張鳳翰以松禁宜勉爲目則俱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平安兵使 尹義儉啓本中方山萬戶 金應律以江禁少弛悍校帶任爲目幕嶺萬戶 金承烈以蓋察犯斫爲目北兵使 朴著會啓本中防垣萬戶 都弼謨以浮謗奚信爲目則俱宜置下考而置諸中考殊無嚴明殿最之意各該守臣帥臣竝推考警責**水原中軍** 南成老 德浦僉使 安啓文 馬梁僉使 張鳳翰竝中考施行方山萬戶 金應律 幕嶺萬戶 金承烈 防垣萬戶 都弼謨請竝下考施行允之又啓言舒川萬戶 呂師健以三年窠邊將兩次居中請罷黜允之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2월 22일(병신)>

㉔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㉔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姑置之(…) **水原監牧官** 前任金仁述時任未差所管二牧場辛丑籍付馬一百十九匹前任金仁述所報今生馬十八匹合馬一百三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金仁述所報故失馬二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十五匹內壯雌馬五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六匹今生馬十八匹加報二匹(…)

<일성록, 헌종 8년(1842) 12월 29일(계묘)>

㉔ 有政 吏曹參判 徐英淳進

㉔ 以韓應淳爲持平 徐有薰爲校理 朴商壽爲副校理 柳興奎爲修撰 李翊會爲判尹 趙鶴年爲江原監司○再政以李秉義爲禮賓參奉 初仕也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崇政徐有渠資憲宋冕載嘉善徐恭修 張錠 劉遇喆折衝李毅遠 僉知 尹濟弘通訓權徹 洪百泳 方孝善禦侮趙德行 內侍秩通訓白善繪 文京毅 京畿朝官秩前察訪 成海運士庶秩幼學南契等二十六人忠清道朝官秩前慶熙將洪聖範士庶秩幼學李鎮馨等二十四人全羅道士庶秩閑良張致元等一百十人慶尙道朝官秩忠清都事 姜必孝前承旨 朴光錫前營將張彥極前參奉 李彙陽前縣監 李程淳士庶秩幼學崔衡燁等九十六人江原道士庶秩良人金世彦等一百三十八人黃海道士庶秩幼學金光哲等二十二平安道朝官秩前別將 金宗明前五衛將 安士權士庶秩幼學康就逸等一百六十五人咸鏡道朝官秩前權管 李春顯 金光瑞前萬戶 金聲口前參奉 韓樂祖士庶秩閑良洪成益等八十四人**水原府**士庶秩閑良沈興彩 廣州府朝官秩前萬戶 金昌均前衛將金致命士庶秩嘉善洪麟瑞 江華府士庶秩閑良田滿車 開城府朝官秩前萬戶 金致海前僉使 李孝成士庶秩閑良吳德金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長湍嘉善高重運 洪州嘉義金成福 清州通政申性淵 德山閑良朴基德青山嘉善宋完武 綾州通政南志昇 長興通政李龍奉 李連成 順天通政金日尙 潭陽通政李廷燁幼學趙月平 長城通政成得良 寶城通政梁在孝 金堤通政吳世用 興陽 嘉善成希文 咸平通政金振玉 晉州通政朴承佑前五衛將 裴德海 金海嘉義朴守

弘 固城嘉善金元鳳通政曹應遜 眞寶嘉義權養驗 迎日嘉善金天種 慈仁通政文應萬 昌原嘉義朴廷臣 尙州通政卞斗鎭 江陵通政金守淡 鳳山幼學李瑞會 義州通政金命柱 朴亨信 金興大 寧邊通政林弼賢 定州通政崔仲彥 成川通政徐永白 昌城通政白龍瑞 肅川通政任胤龍 龜城通政崔允弘 元道敏 龍川通政白鳳允 鐵山通政金光秋 熙川通政梁大益 郭山通政池宗河 李元 博川通政安成雲 碧潼通政李仁禧 順川通政趙晟七 順安通政金尙麟 泰川通政洪德守 永興嘉善林正玉 北青通政李成枝 崔漢芳 金良福 茂山通政朴誠 甲山嘉善金宅九 開城通政李重采以上五十五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1월 3일(병오)>

㉔ 英陵 寧陵祭物命令呂州分奉常寺舉行

㉕ 左議政 鄭元容啓言頃因京畿暗行御史 李濟達別單英陵 寧陵兩陵寢距京爲一百八十里祭物駄進之時川漲厓水每難趁排日之程 敬遵 齊陵 厚陵 健陵設分奉常寺事一體設置於驪州本府令道臣關問便否登聞之意行會矣卽見該監司 李若愚狀啓則枚舉驪州牧使 李宜翼牒呈以爲本州兩陵寢距京路遠泰嶺大川每有滯程之慮祭物之進排熟設自本邑舉行實爲便宜請令廟堂稟處矣兩陵寢程途比舊豐德 華城尤爲較遠潦水冰雪之時祭物封進悚悶多端分寺之設其論本多今若依營邑詢同之議遵兩府援據之例則事勢果爲順便且英陵祭物當初劃給貢物于本州分奉常寺舉行矣 寧陵遷奉後因相臣稟奏兩陵祭物一體自京封進本州之設置分寺卽因舊例有異創行廡宇之別建享需之精備品式儀節務盡誠敬一如松華兩府之例則恐合便好而祀典極爲難慎請下詢大臣及掌禮之臣而處之予詢大臣禮堂右議政 權敦仁曰驪之距京稍遠水潦冰雪祭需奉往果有欠敬難便之慮分寺之設非但松華兩府之例卽然雖以驪州言之昔年既有分設之時則今與創行有異儀節則別無窒礙事勢則恐爲便順設置分寺臣亦無異見矣禮曹判書 徐憲淳曰今此分寺舉行已例可以按據事勢極爲便當臣亦別無他見矣從之左議政 鄭元容曰大臣禮堂之議皆同而批旨允從成命已下祭品之儀式貢賦之劃付禮曹與該寺該廳往復爛商成節目遵行爲宜矣從之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1월 10일(계축)>

㉔ 判下兵曹 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令

㉕ 敎曰軍士房承旨入侍○幸行時軍令三月十五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二十三里 肆觀坪凝鑾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晝停所四十里十六日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宿所十七日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十八日肆觀坪凝鑾軒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2월 1일(갑술)>

㉔ 命幸行時華城 始興設布帳及虎網子依例除之

㉕ 因兵曹啓稟有是命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2월 5일(무인)>

㉔ 命幸行時水原府出待步軍等還宮時至遲遲臺解送

㉕ 兵曹啓言在前健陵幸行時水原留守率步軍五哨及別驍士二番別軍官八十人出待于遲遲臺爲先廂步軍則行宮牆外環衛而仍用於陵所扈衛還宮時至遲遲臺竝爲解送矣請依此磨鍊敎以依此磨鍊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2월 5일(무인)>

강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具軍服出幄次乘駕轎至始興行宮晝停○敎曰肆觀坪少駐置之又敎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華城行宮待令○少選乘駕轎至遲遲臺降轎詣碑閣奉審訖乘馬入華城長安門由新豐樓左翊門中陽門入御行宮幄次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3월 15일(무오)>

강召見水原留守京畿監司及各務差使員于壯南軒命水原府賑濟米太就倉還應分中相換改色

목水原留守朴永元啓言本府所管賑濟米湖南及果川縣散在者外本府時在米爲一千九百四十九石一斗六升太爲七百三十四石八斗原其設始卽所以逐年添補儲蓄以備水旱者而以其無斂散之故積在庫中陳陳相因皆是十餘年以前所庠者今若因循拋置則都爲無用之物而已自今爲始就倉還應分中定數相換輪回改色然後可以化腐爲新而如欲改色不可不改量如其改量必有斛縮而致縮之後亦無充完之道公穀所重臣豈全昧而既知其弊不思變通殊非懋實之意及今改量執縮會減改色之節與典守之方另成節目永久遵行似合事宜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3월 16일(기미)>

강判下兵曹東將臺夜操時軍兵磨鍊草記

목因該曹草記敎以自東將臺還宮時訓禁兩將各率步軍一哨爲先後廂城丁軍置之以水原精抄軍調用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3월 16일(기미)>

강設水原儒生應製于校宮

목敎曰同副承旨持此御題與藝文提學偕往校宮試取以來○以重華爲賦題入門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收券一千八十三張敎曰水原儒生應製賦三下一幼學沈厚善直赴殿試之次三下幼學沈魯序直赴會試之次李謙濟等三人竝給二分之次次上幼學黃宗岳等十五人竝依甲子年例施賞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3월 17일(경신)>

강健陵顯陵園亞獻官以下及華寧殿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因別單敎曰健陵亞獻官左議政鄭元容終獻官右議政權敦仁竝熟馬一匹面給贊禮禮曹判書徐憲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執禮執義徐有薰大祝檢閱趙秉駿陞敍典祀官奉常正金漢益陵司參奉趙元和執尊掌令李宗秉祝史應敎李時愚齋郎副修撰鄭基世贊者假引儀李享基洪鍾聞謁者引儀崔正運曹百承贊引假引儀李弼臣崔浩鎮祭監監察權龜洛金鍊白竝上弦弓一張賜給令閔致遠陞敍參奉趙元和陞六顯隆園亞獻官左議政鄭元容終獻官右議政權敦仁竝熟馬一匹面給贊禮禮曹判書徐憲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執禮掌樂正李經在大祝待敎李裕元陞敍典祀官正言韓文燮園司參奉徐健輔執尊司諫趙啓昇祝史校理金益文齋郎兵曹正郎沈敬澤贊者假引儀李享基洪鍾聞謁者引儀崔正運烟百承贊引假引儀李弼臣崔浩鎮祭監監察權龜洛金鍊白竝上弦弓一張賜給令徐鴻輔陞敍參奉徐建輔陞六華寧殿贊禮禮曹判書徐憲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執禮司僕正任百秀大祝副司果金英根陞敍典祀官副司果睦仁培殿司令朴鎬壽執尊副司果尹穰盥洗位兵曹正郎白宗佐佐郎金大默爵洗位禮曹正郎吉履元兵曹佐郎崔尙儒贊者假引儀李享基洪鍾聞謁者引儀崔正運曹百承贊引假引儀李弼臣崔浩鎮祭監監察權龜洛金鍊白竝上弦弓一張賜給兼提調水原留守朴永元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兼令水原判官朴鎬壽陞敍兼衛將水原中軍李元緒內下筒箇一部賜給守門將趙泳豐鄭聖得竝陞六首守僕竝帖加事知守僕等竝令該曹米布題給員役守僕守護軍等竝依甲子年例施賞龍珠寺總

攝帖加其餘僧徒等依庚午年例自華城施賞又教曰今番賞典一人雖兼數事曹得疊授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3월 19일(임술)>

㉔ 秋曹以擊錚原情覆啓

刑曹啓言取考猥濫擊錚人等原情則此部童蒙 金益憲爲其父秉善啓字僞造獄稱冤事也情跡綻露至捧結案則縱子呼籲萬萬猥越懲治放送金龍文爲其父性福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 李三孫爲其父同蕃殺獄稱冤事也南部 童蒙 鄭所回爲其父快成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 鄭喆伊爲其父者斤孫殺獄稱冤事也南部 童蒙 李巖回爲其父光道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 金孟烈爲其父應俊殺獄稱冤事也李命吉爲其父鎮倫殺獄稱冤事也南部 童蒙 孫大吉爲其父啓福殺獄稱冤事也北部良女盧召史爲其夫金千鎰殺獄稱冤事也南部 童蒙 全興伊爲其父成喆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 金興錫爲其父晚得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 金若大爲其父福兼殺獄稱冤事也西部良女廉召史爲其子洪判孫殺獄稱冤事也既經審理至請償命則敢此煩瀆極爲無嚴西部童蒙 金三孫爲其父明喜僞寶獄稱冤事也假作紅牌僞造寶篆情節已露於捕廳罪犯莫掩於曹庭縱其穢子瀆擾猥屑南部 童蒙 金昌成爲其父漢相殺獄稱冤事也中部 童蒙 宋刀也之爲其父本石殺獄稱冤事也因證無疑完決屬耳平山良女邊召史爲其夫金貴得殺獄稱冤事也中和良女吳召史爲其子李大建殺獄稱冤事也金堤良人曹煥國爲其子斗寅殺獄稱冤事也羅州良人裴儉爲其父聖瑞殺獄稱冤事也南原童蒙 盧起宗爲其父光魯殺獄稱冤事也潭陽童蒙 崔榮祿爲其父潤柱殺獄稱冤事也禮山童蒙 金千祿爲其父思善殺獄稱冤事也獄具案成屢經審理竝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陽智良人金於仁老味爲其兄德金殺獄稱冤事也全州良女金召史爲其夫金成業殺獄稱冤事也臨陂良人金應龍爲其父石之殺獄稱冤事也清州童蒙 金時顯爲其父聖五殺獄稱冤事也爰辭雖有稱冤之端審理至請仍推之典則今不可遽議原情竝姑置之中和良人黃齋爲其兄瀚殺獄稱冤事也全州良人徐彭國爲其母朴召史殺獄稱冤事也才經審理連行同推則呼籲無嚴竝原情勿施嚴飭放送載寧良人金彌驛爲其兄殺獄稱冤事也爰辭不書其名大違格例原情勿施申飭放送載寧良人崔完石爲其父延京殺獄稱冤事也安州童蒙 金學彥 爲其父享烈殺獄稱冤事也金川童蒙 安巖回爲其父成凡殺獄稱冤事也春川李氏爲其夫徐震煥殺獄稱冤事也忠州良人李季孫爲其父大鳳殺獄稱冤事也水原童蒙 金思遠爲其父覺秀殺獄稱冤事也尙州良人朴業得爲其父判老味殺獄稱冤事也昨夏既承仍推之判付則敢此瀆擾無嚴莫甚竝原情勿施嚴飭放送靈巖幼學李元八爲其弟殺獄稱冤事也兩月之間再煩天聽已極痛駭而爰辭不書其名大違格例原情勿施嚴治放送載寧奴阿連爲其上典吳平陽殺獄稱冤事也獄情無疑連行同推則課歲瀆擾誠極濫越大邱幼學楊廷彪爲其弟廷豹殺獄稱冤事也纔因道啓詢議大臣而獻議嚴正至行訊推則敢此瀆擾民習可駭清州童蒙 朴千石爲其母洪召史殺獄稱冤事也獄情無疑已成鐵案竝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平壤良女金召史爲其子洪龍云殺獄稱冤事也前因道啓之起疑已經大臣之獻議而審理纔行有難遽議今姑置之義州童蒙 文之舜爲其父承凡殺獄稱冤事也楊州良人安日順爲其父宗吉殺獄稱冤事也全州良人朴俊濂爲其父載仁殺獄稱冤事也淳昌良人朴興邦爲其父致根殺獄稱冤事也海州童蒙 林始見爲其父孝吉殺獄稱冤事也因證具備已經審理竝原情勿施嚴飭放送洪州奴龍福爲其上典申綱定配請放事也罪犯不輕且臺啓方張則縱奴瀆擾極爲痛駭原情勿施懲治放送平壤良女朴召史爲其子金景烈定配請放事也扶安童蒙 吳養正爲其祖述祖定配請放事也長淵良女金召史爲其夫朴大辰定配請放事也鐵山良人鄭利元爲其父得行定配請放事也西部沈氏爲其夫許策定配請放事也清州奴尙貴爲其上典朴毅升定配請放事也陽城奴福芴爲其上典韓百裕定配請放事也義州良人金正洛爲其父順禧定配請放事也順川良人金敬純爲其父好俊定配請放事也公州童蒙 李吉男爲其父洛龍定配請放事也海州奴五金爲其上典姜俊會定配請放事也嘉山良人鄭之默爲其子二甲定配請放事也平山良女尹召史爲其夫張致舜定配請放事也鐵山良人金樞秉爲其父敏覺定配請放事也西部童蒙 朱大吉爲其祖應煥定配請放事也江界良人崔載寬爲其父宗岳定配請放事也天安奴得龍爲其上典鄭淳

定配請放事也廣州幼學任孝直爲其兄圭直定配請放事也或罪犯深重或到配屬耳竝原情勿施嚴飭放送清州幼學郭龜濟等金溝幼學金智豐其先山禁養木被人偷斫乞令嚴處事也事係微細肆然鳴籲極涉猥屑竝原情勿施懲治放送金山幼學孔煥祖鄉校後偷葬督掘事也宜有多士之公議非渠一人之鳴籲者原情勿施唐津 族親衛 李聖泰等報恩幼學李鳳昌等以塔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廣州幼學張元明 等水原幼學車致璐等以勳臣後裔軍役稱冤事也安城幼學文士源 平壤幼學文仁旭等以江城君益漸後裔軍役稱冤事也振威幼學元亮鎮以功臣後裔軍役稱冤事也四件外呼籲之罪考律科罪塔派後裔勳臣子孫江城君後裔之勿侵軍保雜役列聖朝受教不啻截嚴竝令本道詳查頒給中部幼學朴準祥爲其八代祖承宗復官爵事也事係久遠亦涉難慎原情勿施南部幼學洪祐吉爲其父定周職牒還給事也事關隄防極爲猥越原情勿施楊州崔氏爲其姻家南氏奪宗事也宗孫定養宜有一門之公議有非一女子所可錚籲原情勿施仁川奴福大爲其上典丁氏及洪鳳周 達周被囚請放事也曾於己亥因道啓察其動靜聽其言語更爲論理登聞之意覆啓蒙允行會該道又於辛丑因其鳴籲卽速查實啓聞之意更爲申飭矣緣何而尙未修啓卽爲詳查狀聞之意分付道臣 定州良人李文燮等定州 郭山等邑田土之屬公者十年後還給本主既有籌司定式而因吏校之沮戲尙未出給乞令還給事也其煩籲之罪考律科罪本事則既有定式令本道詳查推給義州陪持趙觀日等其久勤賣買嚴加禁斷事也似此微事肆聒蹕路極爲痛駭原情勿施考律勘處順天牧場民李道亨等監牧官願留事也守令願留明有法禁而敢以濫越之事煩瀆蹕路之前萬萬痛惡原情勿施考律嚴勘洪川趙氏爲其夫李根秘復讐事也根秘以殺獄重囚至於瘐死則復讐於何處事非近理請原情勿施平壤良人朴基疇原情以爲去年四月本府城內居金云楚偷葬子渠祖山故渠及渠兄季實與同堂五人禁葬之際彼此相抗縛之毆之勢所必至以言乎本事則爲其子孫者之心同聲上山孰不曰忿愾犯手之孰輕孰重亦無彼繁此歇之分而獨以渠兄執爲元犯者此何故也特以門長不齊之罪也不齊之律固所甘心殺人之名實爲冤枉山谷向嚙既無看證檢驗屍帳傷痕不明此豈非疑案亦豈非萬萬至冤乎亟令該道疏放渠兄云義州良人文仕烈原情以爲去年四月渠父美叟於同里居朴孝彥處有錢兩當捧之物使隣人文富道請來矣孝彥宿醉未醒酬挈入門語失先後故渠父只以好言勸送矣過數日如常出入而初十日猝得怪疾十三日仍爲身死則其家屬依例入棺成服矣屍親輩聽喉於何處忽稱被打於渠父白地構誣以至成獄亟令該道特爲疏放云長淵金氏原情以爲渠夫白源龍前年六月二十三日繫犢於家前草場而草犢脫轡誤蹊人田渠之媳四寸十歲兒適到田邊牽而出之則田主李成昌之妻詬辱毆打被打號哭而歸成昌既是白家之奴則成昌之妻雖曰奴妻打辱渠夫之主實係難赦之罪故渠之媳三寸東善略懲成昌及成昌之妻矣渠輩恐被犯倫之罪迺以被打樣呈官官家不察名分捉致媳叔略懲旋放則成昌之妻出入內外詬辱百倍苟有血氣人孰忍得縛致庭中半餉而解矣渠又呈官發校來捉媳叔而來校不良始以誅索之計終售恐嚇之習要捉叔母孫氏悖說怪舉有難形言則孫氏號哭而言曰雖是鄉班以女子之身又見辱於校差輩若是罔極則生不如死仍卽飲藥自盡成昌之妻自生畏慙亦飲藥自斃官家勒行檢屍謂以當初縛厥女者卽源龍也源龍當爲正犯仍行再檢於叔於侄重施刑威勒捧俦音只囚源龍因作久囚世豈有如此至冤乎伏乞特命放釋云文化幼學李希誠原情以爲辛丑九月初八日會宴于鄭履達家諸朋畢至是日渠父李楫泥醉忘形不勝盃酌勸酒辭酒之間擲羹器於空中器之所落處適柳弘己之面也座上之客各扶醉而歸家越十四日弘己使人請來渠父握手談笑顧謂妻子曰吾兩人少無纖芥之嫌雖至死境汝等不可告官成獄再三遣言越十六日引其外風料外殞生弘己之侄玄益在於隣邑傳聞消息告官成獄伏乞使渠父生出獄門云本獄姑未登聞竝令本道詳查狀聞後請稟處南部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夫朴永文家在於惠民署近處而立役於議政府使令被死人鄭煥宗不知之人也辛丑九月二十四日渠夫迫暮歸家則屏門酒肆金道汝家有人相鬪而渠夫不欲干與入家安歇矣其翌日自秋曹捉去渠夫及其初檢也正犯之目歸之於金德煥而渠夫指爲干連獄緩而生奸有勢而倖追卽通古謬弊也覆檢時正奸互換至有三檢之舉鄭屍之坎葬諸節德煥專辦以是之故苦主之申婢符合德煥變招百出竟使無辜之渠夫永作元犯伏乞亟令疏放云爰辭若是稱冤詳考原案請更爲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3월 21일(갑자)>

강 行藥院入診于熙政堂 都提調 權敦仁 副提調 洪在喆

목 日次請診也○予命醫官入診崔喧等診候訖奏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敦仁曰臣伏見邇來召對之命課日不輟臣不勝萬萬欣祝萬萬慶幸之至臣嘗竊以爲聖工之每多間斷專由於讀書滋味之尙未能體察也苟能體察於其滋味則以殿下卓越之姿勇斷之志必不待臣等之仰勉而自不能已矣今以進講之綱目言之古今歷代治政之得失世教之隆衰民生之安危人物之賢否備載於此如指諸掌試於召接之際簡其禮數講讀之討論之上下揚扞瞭然心目而益究其所未究益知其所未知其善者藹然有感發之妙惡者猛然有懲創之意則不期其然而心體自正神氣自泰此之謂體察於讀書滋味也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則好之而悅之悅之而樂之將至於欲罷不能而自不覺其聖學之日就月將矣日前華城駕幸之路召接經筵官洪直弼此乃列聖朝以來罕有之盛舉也臣迫聞筵中酬酢聖問先及於學問要道末復以出入講筵辭教懇至我殿下尊儒嚮道之盛意孰不欽歎攢頌而回鑒之後卽行講對聞言卽行好賢以實尤豈不有光聖德哉經筵官亦必聞之歡抃自幸其言之卽蒙採納矣繼自今確守聖志絜有課程無或有寒曝之憂焉且夫史者經之輔也故曰經經緯史講體以法講爲主間以召對以經以史毋俾偏廢備盡誠禮招延山林之士期有出入經筵裨補聖學之效是臣區區之望也予曰所陳可見卿惓惓之意當益加念矣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3월 25일(무진)>

강 許施水原府留庫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永元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昨秋穡事未免失稔當此農務方殷之時還戶加增無以排繼本府留庫條中租米太合七千一百四石屬邑餉租合三千六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加分便成年例數爰不至過多請竝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6월 9일(신사)>

강 推水原留守 朴永元

목 政院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永元農形狀啓則不善封畧致此霑濕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6월 24일(병신)>

강 以徐憲淳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7월 11일(임자)>

강 命三道保米變通自廟堂從長稟處

목 備局啓言頃以三道保米之弊有所筵奏而元結錢中量宜作米以當保米實總結錢作米之代以錢收捧於保額便否仰請收議于時原任大臣將臣戶惠堂備局諸堂矣領府事 趙寅永以爲軍保納米非古法也有身則有庸有土則有租卽係不易之制而今反責租於身故名實不稱百弊蠭興雖有良吏揀之無術一保所納名爲六斗其實則倍猶不足歉歲穀貴價踰十緡夫以至賤之役至貧之產責之以十緡則參量事勢民何以堪由是之故一捧此疤流散相繼苟無一番變通竊恐納保沿邑畢竟無民而後已而今此端揆筵奏之軍保則以錢代米結錢則以米代錢者雖其節目條例之未及消詳大略是捨此不得之最便宜者也今之議者必曰數百年遵行之舊法不可以猝乍間更張以致祛弊生弊而結民之呼冤又當朋興此言似是而細究裏面並不如此若膠守因舊之說不思時措之宜則不幾近於立視而不救乎結民之以米代錢易動浮言而此亦有大不然者元初均役事目之結錢磨鍊非以錢也卽每結二斗米代錢也然則一石米價不過三百七十

五文而今以保米一石價五百文計之則在結可謂有加而無損有何呼冤之端乎況保米一石則二名半所納而結米一石則約綽爲十五結以外矣計價則高於元定事目計總則二名半與十五結以外之多寡難易不可同年而語且結之錢米從便載在事目則實非新創也加斂也而足以使幾萬保民拔之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有何疑難而不爲之乎至若軍多結少之邑舉皆願之而軍少結多之邑必不願矣然而此以一邑言則願不願固宜如此以一路言則何者非邑何者非民苟利於均徭掇弊之政則些少牽掣不足爲大事之相妨而立法之初亦必有參互損益務歸至當之道則惟在於確見詳察以實心行實事而已在昔三手糧之創行也結錢之設始也比諸此事豈不爲極難慎者而猶此斷然行之則保米都數不過一萬五六千石耳何足有無於諸道納米邑時起總二十五六萬結哉惟望亟命廟堂講究施行云判府事鄭元容以爲軍保米之爲苦瘼切弊合有變通然後可使湖海之民永得安生樂業而責錢於身徵租於土法之經也第念結米二斗之代錢行之百年視同惟正且軍額結總邑邑不同夫夫各異今若把斂束會斗拆升解里胥官吏因緣弄幻官長則失之照檢田民則眩於分數式外浮濫又若如保米則是豈朝家省弊均徭之本意哉此專在於守宰之執總計數消詳依排今此通變之議此其大略也若其節目而行之無弊則方伯守令之責也苟欲收効於來後宜先杜弊於其始伏願博採而處之云領敦寧 金祖根以爲保之與結米錢互換其於便否之間難容膚淺之見而蓋軍保切骨之瘼年增歲加今到于莫可奈何之境政合一番更張矣今見揆奏保民之利益從此實多京營之捧納似可無弊至若多少周便之方惟在措處之如何第弊劇通變之道尤貴於審慎無或至於祛弊生弊之端則自當有利而無害惟願博詢裁處云兵曹判書 朴岐壽以爲外邑民情之莫可支保者不一而至於六斗米之保納最爲軍民切骨之瘼今此代錢收捧自京廳換劃在結民似無損益在軍民宜有實惠大臣所奏出於矯揉以臣淺見無容更議云 水原留守 徐憲淳以爲軍保米之當初設置比他苦歎不甚相懸而近因法弛弊生漸至生民切骨之冤矣今若剔刊雜濫劃遵舊規則弊當自祛而或慮來頭猶踵前習故不得不有更張塞源之論而今此大臣所奏在結錢無減於元納在保民得免其偏重則臣無容更議云大護軍金蘭淳以爲保米爲弊厥惟久矣第當初設施既非苦重行之幾年今至切骨之瘼者於軍民有濫捧之冤在吏胥有徵索之弊駸駸然莫之禁故也今於變通之後舞弄作奸又復如前則掇弊生弊恐無異於今日矣云左參贊 趙秉鉉以爲所謂保米宜有一番變通而尙此未遑者誠以更張之際或慮祛弊生弊之故耳苟能講究矯革使保民息肩安業則迨茲另釐豈容少緩至若結錢之作米換保係是軍田之大政其利病之淺深便否之如何臣無的確之見但在臣廳將彼代此無他層節則不過互改名色別無損益於經用云禮曹判書 朴晦壽以爲大抵身役之或錢或布結納之以米以粟自是不易之制而今此以身役而責米者揆之古法已違租庸之義況今弊到極處合有通變若以保米結錢換劃代報則在結民無甚利害爲軍保可革痼瘼實爲公私方便之政第念錢作米米代錢貴賤加減隨時無常收捧之際夤緣奸弄難保無弊此則惟在廟堂之審定事目營邑之另加檢束而事係軍田伏願上裁云廣州留守 李嘉愚以爲以錢而代米以米而代錢名色雖換在結與保可謂兩行而不悖舊制既不可復行則無寧如是通變庶爲目下補弊救民之一端云知事 金道喜以爲保米結錢俱違租庸之制而況今保米之爲弊無復餘地揆奏之矯揉實合於租庸古法而第伏念久則生弊易異於更張之初此則惟在廟堂講究措畫之如何云戶曹判書 朴永元以爲米保所納古之十二斗者中減其半未嘗非作法於涼而只緣捧濫而費鉅爲沿民切骨之冤合有釐救之論厥惟久矣今若從他換米許此代錢則軍民蒙惠不翅脫溝壑而奠衽席也至於結役山錢沿米即原初定式今之米捧實非加賦也而捨此則無他方便第念錢收米捧別立規制俾吏奸無所售然後恤隱之德意可以并行於軍田云知事金左根以爲六斗保米非甚重之役而今爲十二斗之濫五錢結納即從便之政而今爲八九十年之久久則難變雖有前訓旣成痼在所急圖而結納之匪錢伊米即當初節目所載乎事關莫大之矯革伏惟上裁云吏曹判書 李光正以爲各營保米之爲丁役最苦者曾非一朝一夕之憂而蓋此斗斛不齊自是京外爲弊之大本也由是而濫捧無節情費最多弊痼轉深三族難支到今變通無容一日可緩今此揆奏中保米之添排於稅總也結錢之責充於保額也誠爲方便矣第念此政實係軍田更合審慎且事爲之一番更張何嘗不盡善其始而今若於結米保錢換名相代之際或失照檢則亦安知無吏緣爲奸較甚於今日之保米乎此則惟在廟

堂提飭營邑之修舉如何而已云大護軍 金興根以爲保米有倒懸之急結斂非創行之法在今日窮變變通之政無有先於此者而第其掄積瘼申舊典之際務要商確條鬯使中外民吏曉然於徵斂輸納之節然後朝家恤隱之澤始有以下究如臣淺見無容更議云大護軍 李穆淵以爲保米濫捧素稱切骨之瘼折錢代納實爲紓力之方而至若通變之便否不敢質言仰對云大護軍 李惟秀以爲今以結米換劃於該營永定以代錢收捧於保軍外邑則吏奸莫售軍弊自祛京營則歲入無欠軍需自裕此實周便之良規而有非膚淺之可質云大護軍 任聖阜以爲結錢作米之移劃各營保錢之換送在營門既無損益在保軍可除痼瘼而至於永爲定式兩無相妨則惟在廟堂節目之詳悉云判尹 金煥以爲今若以結區劃量作保米代錢收捧均排保額則謬習自禁痼弊自祛公私俱便之道生靈支保之策誠莫過於是云前參判 李完植以爲保米之代錢換送民瘼可得永祛結錢之作米移劃軍需亦免愆期云護軍 柳相弼以爲結錢之作米移劃保米之以錢換送在營門收放既便在軍民弊瘼永除及今變通臣無容更議云護軍 柳基常以爲保米之爲民痼瘼久矣今此矯揉之方已有大臣所奏臣無他見云禮曹參判 趙斗淳以爲由米而錢靡不輕由錢而米靡不重此徵調沿革之有時而不同也今其變通只就均廳節目中申舉已行之法而已則設有輕重之可言輕久而重重久而輕亦聖人哀益之政也第念民情易狃於積習吏奸或滋於更張凡係增刪不容不屢加審慎云護軍 趙秉龜以爲臣於此事已有臣季父領府事 寅永獻議者臣無容更陳云開城留守 趙容和以爲保米變通大臣所奏似合便宜臣無異見云同知 洪在喆以爲軍保納米之法法久弊滋今此揆奏卽臣之常所悶歎者第其結錢作米一款實合爛商大抵事關結政最所難慎而時措之宜有不得不然也今此保米不可不變通軍食亦不可不給代則以錢以米同出於民而錢米相換卽不過稱物平施而已又況結錢之或錢或米亦係事目內所載而今若使保民安則隣族可以俱安而如臣淺見有不敢確論云江華留守 權大肯以爲今此保米矯揉之方既無所損於結民亦爲俱便於公納因此而奸竇可塞資緣之路保額庶免加徵之弊云矣諸議今已收完竝爲書入教以自廟堂更爲從長稟處

<일성록, 현종 9년(1843) 윤7월 29일(기해)>

강 命長津府作鎮事令廟堂更爲稟處

목 備局啓言頃以長津府還舊作鎮事筵奏請詢於原任大臣時任將臣備局諸宰曾經及時任道臣矣領府事 趙寅永以爲邑之沿革當觀其便不使之如何元無一定不易之規如關西之閭延茂昌 等四邑設置未久仍又撤罷則此專由於始也土地廣闊人民多聚不容不治之以邑也及其地力衰民戶耗又難於操空名而受實弊也今此長津設邑已爲五六十年當初應役殆過三千到今入籍未滿四百且以年來道啓觀之始以南關餉耗作錢一千八百緡限以十年移劃限既未滿今以三水餉耗四百石不計年移劃則是豈永久可行之勢哉臣聞設邑之法以本邑之出應本邑之用也未聞藉他邑轉輸也設使邊門保障關係甚重則雖刮劃內地經用猶之可也此則不然其邑其鎮了無輕重且今日邊備非如中葉以上禦野人時故南關之移營罷鎮間多更張則此不過以鎮還鎮而已似無持疑之端臣曾奉按廉之命足所及目所過略悉此邑形便矣以其地則霜降甚早宜土之穀卽火粟耳牟等數種也雖有兩山間略干平衍之地舉皆沮洳歸之等棄反不如絕嶺仄厓之尚可燒菑也況前之烈而焚之者舉皆童濯自邑治至黃草嶺數百里間皆如是則他所未見處可以類推伏惟上裁云判府事 鄭元容以爲臣自北藩還纔數年耳雖未躡其境略有領會者彼界與咸興之間建一官府以爲捍蔽固似合於關防之政而丁未請建亦非專出於防秋實邊之策也特以民戶多至三千訟獄檢驗等事有難委責於鎮將故耳然則昔之請建以其戶多今之請革以其戶少今其勢還鎮果爲便而還鎮之後若如前日鎮樣則固好今使官屬府民降以爲鎮校士卒之役則易懷厭避渙散之心革邑之初鎮將另加選擇而付之然後可使餘民奠居矣惟願博詢而裁處焉云領敦寧 金祖根以爲凡係邑鎮之沿革惟視事勢之便否大僚所奏允合便宜以臣愚見無容他議云奉朝賀 金履陽 判府事 李義甲 知事 金在昌 金箕殷病未獻議兵曹判書 朴岐壽以爲臣待罪北關時長津凋弊之狀曾有所啓陳者矣今既有作鎮之論鎮邑之隨時陞降亦多已例況此邑前以鎮而陞者則今不過復其舊也今雖降以作鎮仍用邊地履歷

則在官方亦可謂無改舊規云上護軍 朴綺壽在外水原留守 徐憲淳以爲見今長津以邑而隣境之轉輸難繼以鎮而邊圉之防守無闕則其在矯揉實合便宜云上護軍 洪敬謨病未獻議大護軍 金蘭淳以爲今此大臣所奏出於隨時弛張之政以臣愚見更無他議云左參贊 趙秉鉉以爲長津事勢非復舊樣民散倉枵何以爲邑與其徒存邑名擁虛局而滋弊病毋寧仍舊作鎮撫餘民而固邊圉矯揉之要恐不外此云禮曹判書 朴晦壽以爲凡係沿革元無恒制今若還舊作鎮許用履歷則揆以矯革恐合方便云廣州留守 李嘉愚以爲到今邑弊不能依舊則還復設鎮不害爲隨時更張之道云知事 金道喜以爲揆奏通變實合事宜臣無容他見云戶曹判書 朴永元以爲無民無穀之不成爲邑事理即然與其徒存邑名無寧還作鎮治而苟若擇人而差遣則懷保之政固圉之圖似無邑鎮之殊矣云知敦寧 金左根以爲大僚所奏寔出於事勢之不得不已臣無容他議云吏曹判書 李光正以爲昔之爲邑其時也固不得不然今之爲鎮其勢也亦不得不然惟在博詢而裁處之云刑曹判書 金興根以爲該府之還舊爲鎮揆以通變之義臣無容他見云大護軍 李穆淵以爲鎮而爲邑邑而還鎮沿革隨其時宜矯揉出於便民臣無容他議云大護軍 任聖皐以爲長津邑樣未由還復則姑仍舊鎮只守關陬恐合事宜云護軍 閔致成在外護軍 柳基常以爲既有大臣所奏臣亦無他見云禮曹參判 趙斗淳以爲無穀無民至於斯極則直惟曰無邑焉耳區區愚見無容他議云護軍 趙秉龜以爲罷邑還鎮非臣淺陋所敢與論只有臣季父領府事臣寅永所獻議者臣無容更贅云開城留守 趙容和以爲大臣所奏實合事宜臣無容異見云同知 洪在喆以爲邑鎮變通惟當觀其事勢而處之臣常以爲八路邑鎮中殆不成樣者竝皆付之隣近則汰冗蘇殘庶有兩得之效而見今長津還鎮不過如丁未設邑之前而已檢驗獄訟等節一依厚州未陞邑時則極是方便云都承旨 成遂默以爲今此作鎮之議自是仍舊有非創新其在弛張之義合有通變之政伏惟上裁云江華留守 權大肯以爲今此還舊作鎮允合隨時通變臣無容更議云咸鏡監司 趙冀永狀啓以爲該邑之蘇醒與否實難料度每歲之千包移割有關隣弊而關防緊重不係邑鎮之陞降民戶聚散專在官長之臧否臣無容更議云矣獻議今已齊到故竝爲書入教以令廟堂更爲稟處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윤7월 30일(경자)>

㉔ 飭外道武斷侵虐之弊

○ 右議政 權敦仁啓言臣於向筵略陳強禦厲民之弊因請嚴飭法司矣今以華留所奏而觀之近畿遠道或藉朝官之威或冒班族之勢武斷侵虐以爲行世攘奪財貨自作生計以雜技無賴之類爲徒黨相助之虐官欲禁止則毆打校卒人莫誰何官長初不下手營門恬若無聞弊日滋甚法無以行如是則鄉曲民生將何以保命乎邑邑皆然道道無異近日所聞非但華城之一崔笠而已此若不嚴法痛禁則將使無告之類盡劉於此輩之手爲先以此意發關各道使之各別廉探隨其現發以刑以配期於鋤治乃已而守令不禁則營門罪守令營門不禁而又有及聞於廟堂則該道臣斷當從重論責請竝以此嚴加知委從之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8월 2일(임인)>

㉔ 拿勘前縣監 崔笠

○ 水原留守 徐憲淳啓言前縣監 崔笠居在水原府境而誘聚雜技諸漢勒奪行賈物貨縱其狠奴強奸村婦不之禁戢反助威勢至登民狀推捉其奴則縛打校卒惟意肆惡名以朝官行此不法如此武強敗俗之類不可置而勿問其罪狀請令該府拿問嚴勘從之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8월 2일(임인)>

㉔ 健陵 顯隆園樹木茂密處命更爲疏剔

○ 水原留守 徐憲淳啓言健陵 顯隆園樹木茂密處壬辰疏剔之後今爲十二年而依舊復盛根株蟠錯枝葉交覆體未圍大長皆瘦細易爲風落而雪摧臣於奉審時已所躬覩而陵園官亦以爲言趁今更爲疏剔恐

好矣從之

<일성록, 현종 9년(1843) 8월 2일(임인)>

강 許施水原 松都句管穀耗條給代之請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二百五十八石零竹山所在本府穀蕩減條六十八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支放不足在所區劃耗條給代已成年例就嶺南所在本司穀會錄耗中折米三百二十六石劃給華城 湖西本司穀會錄耗中折米二千石請劃給松都允之

<일성록, 현종 9년(1843) 9월 10일(기묘)>

강 吏曹以挽章製述官抄啓

목 領府事 趙寅永 判府事 鄭元容 右議政 權敦仁 領敦寧 趙萬永 金祖根 奉朝賀 金履陽 判府事 李義甲 知事 金在昌 徐俊輔上護軍 金教根 知事 金箕殷 金履載上護軍 金學淳 兵曹判書 朴岐壽 判敦寧 沈能岳 奉朝賀 朴綺壽 水原留守 徐熹淳上護軍 洪敬謨 刑曹判書 金蘭淳 左參贊 趙秉鉉 工曹 判書 金熙華 大護軍 李翊會 朴晦壽 右參贊 李志淵 廣州留守 李喜愚 大護軍 金道喜 戶曹判書 朴永元 知敦寧 金左根 吏曹判書 李光正 禮曹判書 金興根 大護軍 尹尙圭 判尹 李奎鉉 護軍 申緯 同知 李鼎臣 李寅泰 護軍 李彦淳 同敦寧 徐左輔 護軍 尹聲大 閔致成 兵曹參判 李義肇 護軍 洪學淵 都承旨 趙斗淳 戶曹參判 尹秉烈 左尹 趙秉龜 工曹參判 徐英淳 護軍 李魯秉 沈宜臣 開城留守 趙容和 吏曹參判 洪在喆 護軍 成遂默 李圭祊 金景善 金英淳 右尹 金箕晚 左承旨 金鼎集 護軍 金學性 右承旨 李啓朝 副護軍 林翰鎭 僉知 朴容壽 副護軍 李根友 右副承旨 洪鍾應 副護軍 權用經 吳取善 閔致文 趙亨復 左副承旨 徐戴淳 副護軍 李公翼 金洙根 同副承旨 徐憲淳 副護軍 鄭最朝 大司成 金公鉉 副護軍 趙雲澈 禮曹參議 南獻教 副護軍 金輔根 李時在 徐有薰 金英根 李埵 副司直 宋來熙 成近默 洪直弼 應教 金應均 副應教 曹錫雨 直閣 金始淵 副司果 南秉哲 副司直 趙鳳夏 李裕元 李時愚 副司果 趙徽林 兵曹正郎 洪在龍 副司果 鄭基世 沈敬澤 金益文 趙秉駿 金世均 典籍 洪祐健預差行護軍 鄭祖榮 南履炯 江華留守 權大肯 禮曹參判 姜時永

<일성록, 현종 9년(1843) 9월 13일(임오)>

강 備局以水原 廣州 松都 海西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徐熹淳災實狀啓則事目災十五結外不足災九百二十三結七十五負七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依前防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年形既曰稍康請災終涉太過而自前軫恤本府與他有異事目外八百結特爲加劃推徵請許令防塞允之又啓言即見廣州留守 李嘉愚災實狀啓則事目災十結外不足災一百八十三結二十八負八束特許準劃還餉中乙未未捧米一千二百二十三石零與癸酉庚辰丁亥排年條合一千八十九石零竝許仍停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報災結不甚夥多依狀請準劃排年條爲紓民力特許仍停至於乙未未捧條辛丑半捧既是便宜之政似今年不宜停捧請使之準納允之又啓言即見開城留守 趙容和狀啓則備陳本府及舊豐德穡事受損之狀後錄諸條請令廟堂稟處矣其一舊豐德 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詳定代捧耗條本色輸送總廳所管臨津餉穀捧留本邑耗條代錢輸送事也其一各軍門衙門身軍布之舊豐德辛巳壬辰癸巳停退條及大小南面壬辰癸巳停退條特許仍停事也所陳諸條既多已行之例請竝許施允之又啓言即見黃海監司 金東健災實分等狀啓則海州等七邑置之尤甚信川等十一邑置之次延安等五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二百結外不足畚災二千九百二十九結九十四負一束綿田災一千四百五十八結二十三負三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

一還總中小米無論三等邑限折半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各軍門衙門軍保米太每石二兩代錢收捧事也其一各宮房各司火田令各該地方官從實執卜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 金川平山甕津等五邑均廳免稅米太以詳定價執錢上納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癸亥甲子停退錢米布依前仍停事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三等分劑依施請災稍涉夥多而屢饑之餘民力多絀不可無懷恤之政事目災外畝災二千七百結綿田災一千結特爲加劃糴政本嚴代捧不可輕施而今年之農黍粟最歉則爲其紓力之方尤甚之次邑折半準代保米太各營則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代錢各衙門竝許純錢訓保事體自別置之各宮各司執卜曾有別飭依施延安等五邑免稅之本色上納纔有定式固難遽許而民勢旣如此只許今年代納金川城餉之下捧邑倉旣有已例與延白兩邑癸甲停退軍錢米布之仍停牙兵入防之停止推徵防塞編配勿定諸條請竝依狀施行允之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10월 25일(갑자)>

강 水原留守 徐憲淳 廣州留守 李嘉愚進香于殯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11월 10일(무인)>

강 命因山時各道道臣境上出待置之舉士軍住接假家星火造給

목 敎曰因山時各道道臣境上出待置之事令廟堂三懸鈴行會○又敎曰因山時日寒可慮學士軍住接假家依庚申華城府舉行之例令山陵都監 及畿營星火造給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11월 19일(정해)>

강 三都監總護使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曰(…)諡冊文製述官 判府事 鄭元容 書寫官 大護軍 金道喜哀冊文製述官 右議政 權敦仁 書寫官 大護軍 朴晦壽行狀製述官 領府事 趙寅永誌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徐憲淳表石大字篆文書寫官 知事 徐俊輔寶篆文 書寫官 領敦寧 趙萬永改銘旌書寫官 知事 金在昌下玄宮銘旌書寫官 知敦寧 金左根各熟馬一匹面給(…)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12월 10일(무신)>

강 命水原 開城公都會陞補待明年設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憲淳 開城留守趙容和狀啓則水原公都會退行明年開城府公都會陞補退行明秋事竝請令廟堂稟處矣歲除今無多日限內似難磨勘請竝依狀辭待明年設行允之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12월 23일(신유)>

강 水原留守 徐憲淳以母病陳疏乞遞賜批

목 批以卿其勿辭任便救護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12월 28일(병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置之允之(…)水原監牧官 李近彬所管二牧場壬寅籍付馬一百十五匹今生馬十九匹合馬一百三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一百二十一匹內壯雌馬五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七匹今

生馬十九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헌종 9년(1843) 12월 29일(정묘)>

강 以李光正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10년(1844) 1월 1일(무진)>

강 許施華城留庫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光正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本自不敷每當還分種糧艱乏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六千七百八十六石零屬邑餉租三千六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加分便成年例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0년(1844) 6월 3일(무술)>

강 命水原留守 李光正從一品陞授

목 左議政 權敦仁啓言水原留守 李光正已爲判金吾加望而在前正卿加望未皮蒙點則例皆筵稟陞擢矣此合傍照請特爲從一品陞授從之

<일성록, 헌종 10년(1844) 6월 10일(을사)>

강 命迎華察訪 李顯養仍任

목 吏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李光正狀啓則以爲臣營所屬迎華驛處在三南要路百弊層生莫可收拾而況於因山時事役皮勅行迎送之際許多需用尤不勝窘給而察訪 李顯養適當凋弊之餘不計殫竭之勞銳意擔着無弊舉行凡此矯揉未皮了竣而瓜期在邇限一年姑爲仍任專心蘇弊事令該曹稟處矣該察訪前後修舉守臣如是論列則宜有拔例之舉李顯養請依狀請仍任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0년(1844) 6월 13일(무신)>

강 水原留守 李光正疏辭新授崇政之秩賜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10년(1844) 6월 30일(을축)>

강 命嶺南本司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華城 松都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百五十八石零竹山所在本府穀蕩減條六十八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兩都支放常患不足每年代劃便成恒例就嶺南本司穀會錄耗中折米二百二十六石劃給華城二千石請劃給松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0년(1844) 10월 14일(정미)>

강 命嶺南本司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華城 松都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百五十八石零竹山所在本府穀蕩減條六十八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兩都支放常患不足每年代劃便成恒例就嶺南本司穀會錄耗中折米二百二十六石劃給華城二千石請劃給松都允之

<일성록, 헌종10년(1844) 10월 14일(정미)>

강 御崇政殿行冊妃禮

목 具遠遊冠 絳紗袍乘輿出廣達門入崇政門降輿陞座時至傳教官 承旨 洪鍾應 跪啓傳教宣敕曰冊洪氏爲王妃命卿等展禮宣敕訖傳教官取敕命函冊函寶授正使 判府事 鄭元容 正使跪受置於案使者出舉敕命案者 忠勳都事 金在重 平市主簿 李魯宰 舉冊函案者 工曹正郎 洪鍾華 尹致容 舉金寶案者 繕工主簿 徐光奎 長興奉事 金伯均 舉命服案者 掌苑奉事 洪翊周 濟用副奉事 金鼎鎬由正門前行使者以敕命冊函寶授命服函各置于綵輿使者以下隨行百官行禮畢降座乘輿出崇政門入廣達門還內○使者至妃氏第謁者 中部者事尹慶集 引使者就位主人立於門內僨者 副司勇 張瀼 出請事正使曰元容奉敕授王妃備物典冊僨者入告遂引主人出迎謁者引使者入門舉敕命冊函案者以次進副使前副使 右參贊 李志淵 進授正使 正使跪授尙傳 尙傳捧詣內門外王妃具翟衣加首飾降階就受冊位尙宮宣冊敕命文曰妃匹乃人倫之始閨門卽王化攸基自古受命之聖君蓋有內助所以選德於名族必慎婚儀矧眇躬誕拊洪圖而陰教尤資良佐織紵盟饋以聽壺闈之治豆籩案盛共承宗廟之事家人筮內外之正關雎詠寤寐之求咨爾洪氏篤生忠臣之門夙稟淑女之質令聞世暢儒行紹詩禮之風幼度天成懿範符圖史之訓循德性而秉柔則至象合坤積善慶而迓吉祥休光儼日謀及卿士而允協諏茲月辰而咸嘉茲涓吉備禮冊封爲王妃繡組翟褕象服是稱金篆瑤牒駿命維新館繭奏功長奉兩慈聖歡悅郊羈衍祉永啓百斯男蕃昌導俗之規惟勤與儉逮下之政曰惠而仁於戲戒視衿鞶傲存簪珥塗山翼夏敷聲教於四方京室興周綿福祿於萬世故茲敕示想宜知悉 判府事 鄭元容製玉冊文曰夫婦之於庶物蓋取造端后妃之於王家最貴正始所以兩儀成而易道備協四德於資生二南基而詩教興迓百祿於作合斯造化無獨運之理而治道資內佐之功況國步之尙艱際寶齡之方富名門華胄政須倪天之譽中壺黃裳寧緩立地之道爰稽彝典廣詢輿言咨爾洪氏迺三選既定厥祥猗百行必源於孝溫恭謙慎不煩姆教齊莊惠柔自合女則炳國是而嚴義理之分嘉乃祖曰篤之忠仗王室而共休戚之誠宜古家積慶之地起曠感於太歲舊甲事不偶焉舉縟禮於朝陽本宮卜云吉矣是謂天申休命咸曰君子好逑茲遣使者前議政府左議政 鄭元容 右參贊 李志淵特節備禮冊命爲王妃於戲惟率儉可以御家邦惟克敬可以奉宗廟環珮存夙夜之戒鷄鳴進箴琴鍾得聲氣之和麟趾儲祥怡我兩殿思嗣姒之徽音暨于一人共享本支之遐福藹宮闈之歡頌王妃攸基爛日月之齊光儼極重贊弘績母替令猷故茲敕示想宜知悉 **水原留守** 李光正製王妃行禮訖尙宮捧敕命及冊函以次授王妃王妃跪受尙服捧寶授授王妃王妃受行禮訖降座入內使者還復命曰奉敕授王妃備物典冊禮畢傳教官啓聞

<일성록, 헌종 10년(1844) 10월 18일(신해)>

강 判下嘉禮都監都提調以下賞典別單

목 因別單敕曰(…)玉冊文製述官 **水原留守** 李光正 書寫官 知敦寧 金興根 金寶篆文書寫 官判府事 李義甲各熟馬一匹賜給(…)

<일성록, 헌종 10년(1844) 10월 25일(무오)>

강 備局以諸道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啓朝災實狀啓則分等不爲舉論事目災二百結外不足災二千二百八十四結五十三負九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七月之雨雖有少損之歎六邑之雹亦非均被之災所報災結未免過濫事目外加劃一千七百結使之均俵其一各衙門軍布壬辰癸巳停退條及辛巳以前各年舊布竝許仍停事也新舊并督民情可念許令仍停其一 北漢平倉城餉捧留各該邑耗條本色輸納楊州排捧條永爲捧留本色耗條依海西移轉例詳定代錢輸送總廳事也城餉邑捧此是歉歲權宜之政不可視以爲常之事而畿輔與他有異民力又云多紕特許折半捧留楊州排捧條排年既畢之後因請

永留大違重餉之意依他邑例亦令折半城捧元還既令折半城捧耗條代錢置之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捧留本邑附近民之自願輸納者依願許施耗條代錢輸送事也既有近年已許之例依施其一抱川民庫貸下還穀折租五千二百七十七石零待年豐收捧條姑許停捧事也民力在所軫念姑許停捧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及守總兩營軍官壯抄牙兵等身米代錢收捧事也其一沿海各邑拯劣米太竝許仍停事也其一各衙門各官房屯土從實收稅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年防塞事也所請諸條請竝許施又啓言卽見忠清監司 姜時永災實分等狀啓則尤甚名色不爲舉論公州等二十七邑鎮置之之次洪州等二十八邑置之稍實事目災四百結外不足災六千四百九十六結十三負零特許加劃後錄諸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加請之災大違所料事目外特劃五千四百結使之均俵其一丙申停退還餉之次邑三分一稍實邑折半收捧上黨山城己丑未捧還餉餘在各穀一千八百二十二石零亦許待明秋收捧事也新舊竝督民力可念姑先三分一收捧其一各年停退軍米布錢無論之次稍實邑竝許仍停事也其一漁鹽船稅錢壬辰秋等癸巳春等停退條竝許仍停事也其一安興餉米之散在各邑者姑許仍留事也其一洪州等十三邑鎮各司所納箭竹量宜權減事也其一牙山貢津倉所屬邑大同追後裝發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年防塞事也請竝許施又啓言卽見全羅監司 金景善災實分等狀啓則尤甚名色不爲舉論珍山等三十九邑置之稍實全州等十五也鎮置之之次事目災六百結外不足災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一結七十五負零特許加劃後錄諸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報災結除却流來災頃則雖似精約較以今年農形則猶涉夥多事目外一萬一千四百結加劃使之均俵其一丙子未捧及高敞己巳反作條依已例仍停事也其一己巳停退軍布依已例仍停事也各年還布未捧姑許仍停其一兩等邑城餉城下近民輸納城倉程途稍間處捧留邑倉待明秋還納城倉事也程途最遠處許令邑留其一訓局保布折半代錢兵曹及各軍門各衙門番布竝以純錢代捧事也三道亦已許施兵曹及各軍門三分一各衙門全數許代砲保則事體尤別四分一代捧其一京外所納箭竹之次邑三分一蠲減事也請依壯請許施又啓言卽見慶尙監司 洪鍾英災實分等狀啓則尤甚名色不爲舉論慶州等四十四邑置之稍實昌原等二十七邑置之之次事目災六百結外不足災一千五百八十八結零特許準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請之災似非過濫特依狀請準劃使之均俵災政所重何如而名色不爲區別混稱各樣災頃者極爲模糊此後則以某災某頃消詳懸錄之意請申飭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李圭祊災實分等狀啓則兎山等九邑置之尤甚松禾等十二邑置之之次延安等二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二百結外不足畚災一千七百六十一結八十三員零綿田災一千一百七十五結二十負零特許準劃後錄諸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報之災有違始料而事係民隱不可無懷保之政事目外畚災一千二百結綿田災一千結特許加劃三等分劑必有參量依施其一還總中小米無論三等邑限折半以相當各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準代稍實邑置之其一各官房各司火田令各該地方官從實執卜事也許施其一延安 白川 金川平山甕津等五邑均廳免稅米太以詳定價執錢上納事也今此所請必有酌量於民邑事勢尤甚特許詳定代捧之次稍實邑則使之本色上納其一金川所管大興城餉下捧邑倉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癸亥甲子停退軍錢米布依前仍停事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諸條所請請竝施行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光正災實狀啓則事目災十五結外不足災六百二十七結九十八負零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請災結殊涉稍多事目外四百五十結特爲加劃推徵防塞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현종 10년(1843) 11월 2일(을축)>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姑置之允之(…)
水原監牧官 前任李近彬時任未差所管二牧場癸卯籍付馬一百二十一匹前任李近彬所報今生馬十九匹合馬一百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李近彬所報故失馬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七匹內壯雌馬五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七匹今生馬十九匹加報二匹(…)

<일성록, 현종 10년(1844) 12월 30일(임술)>

㉔ 秋曹以衛外擊錚人原情覆啓

刑曹啓言今月初六日幸行時衛外擊錚人取考各其原情則北部童蒙 金益憲爲其父秉善啓字僞造獄稱冤事也罪犯罔赦勿施童蒙 金龍文爲其父性福殺獄稱冤事也西部良人鄭喆伊爲其父者斤孫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 李長福爲其父東蕃殺獄稱冤事也屢經審理斷案已成南部童蒙 金興伊爲其父成喆殺獄稱冤事也良女尹召史爲其夫金漢相殺獄稱冤事也實因無疑勿施西部童蒙 金三孫爲其父明喜僞寶獄稱冤事也情節莫掩勿施李氏爲其子鄭奭基殺獄稱冤事也昨秋鳴錚至蒙稟處之啓原案今將覆啓勿施楊州良人安日順爲其父宗吉殺獄稱冤事也安城良人尹七龍爲其父毛金殺獄稱冤事也驪州幼學洪在明爲其父晉燮殺獄稱冤事也查啓錄啓不待決末徑先錚籲誠極無嚴竝勿施全州良女李召史爲其夫金成業殺獄稱冤事也獄情無疑勿施大邱幼學楊廷彪爲其弟廷豹殺獄稱冤事也藉曰爲父復仇既有年前廟議置之慈山 童蒙 池學天爲其父躍龍殺獄稱冤事也實因明的洪川幼學李根馥爲其弟根馥復讎事也爰辭胡亂竝勿施光州童蒙 金萬平爲其父尙玄定配請放事也罪名不輕勿施東部良人金文錫爲其父應範定配請放事也當初所坐既不深重纔經大霑合有參恕英陽良人朴春意爲其父日公定配請放事也大邱良女朱召史爲其夫金局伊定配請放事也或到配年久或同罪蒙宥合施參恕之典竝放送西部幼學宋斗仁爲其父一榮定配請放事也罪犯稍重沃川良人李相說爲其父達濟定配請放事也西部沈氏爲其夫許策定配請放事也或到配屬耳或關係深重竝勿施會寧私奴元福爲其上典吳翰潛定配請放事也所犯稍輕合置疏釋放送靈巖幼學李宗仁等其先祖不祧之祠爲李焯等欲爲毀奪乞令禁斷事也遠外事情有難遙度令本道另加查實果如爰辭嚴法重繩俾無紛紜之弊 水原 幼學金相擎以忠毅公文起後裔軍役稱冤事也既有列聖朝受教令本府詳查頃給昌原良人朴春三 馬山浦 都庫禁斷事也都庫在法當禁令本道禁斷體泉良人黃 錫圭渠以屢代鄉吏之孫見充假吏乞令陞鄉事也令本道從公決給四件外濫屑之罪竝考律勘處定州良人李文燮辛壬酉警後屬公田土還推事也事非四件無難呼籲勿施請竝懲治放送允之又啓言東部童蒙 金孟烈原情以爲渠父應俊以雜物廬爲業丙申七月隣居金英孫來辱渠祖則渠父不勝憤痛責其少凌長之罪英孫昏醉自顛自仆之際爲石稜所觸致死其妻聽塗聽之說誣告成獄云又啓言西部良人洪千伊原情以爲渠洞里有文昌郁者其越房貫入娼女無賴輩互相往來而渠兄判孫亦無間出入矣庚子四月渠兄觀燈歸家之時自文家有一女出來渠兄認以遊女問其去處厥女蒙喊乃是文哥之妹也文哥謂以逢辱亂打渠兄呈訴捕廳至與文女面質則文女羞恥難洗投井而死渠兄則擬以因人致死之律無逼迫行劫之事而橫罹冤獄云又啓言童蒙 金興錫原情以爲渠父晚得與權鼎秀隣里相居而鼎秀以凶險之類藉尊位之勢專事侵漁五江所知也已亥二月族戚間有新婚事渠祖母乘轎來往矣鼎秀暗生討索之計謂以濫乘悖說無所不至渠父往責其火花則鼎秀食錢不得反爲行惡抱臥渠父爲佩刀所傷而別無痕損矣其後渠家以運氣渾痛鼎秀致死則鼎秀之父構無根之言誣訴發狀而計其相詰之日二月初七日也其殞之日三月二十七日也以辜限言之殆過五十餘日云又啓言良人白者斤大原情以爲渠兄龍得與柳仲燁素所親知癸卯八月仲燁坐賣馬肉渠兄限五分願買則仲燁終不許賣素是相弄之間自取其肉則仲燁謂以抑奪他人物件故渠兄擲其肉於板上仲燁反以其肉還打渠兄無限毆蹴流血狼藉渠兄呈于刑曹則仲燁同盃罷訟矣其六日後仲燁殞絕燁妻誣告成獄干連言內初不見毆打之狀云又啓言南部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夫朴永文立役於議政府而辛丑九月渠夫赴公郊外迫暮歸家則惠民署屏門有人相鬪而渠夫不過阜隸隣里皆有地處中人輩也不爲參涉矣翌日自秋曹捉去渠夫爲被死人鄭煥宗之干連而煥宗亦不知之人其後獄久生奸橫作元犯云又啓言南部童蒙 崔突伊原情以爲渠父健明賣酒資生而癸卯四月致死人金致俊卽素昧之人偶逢於路上先問安否繼以辱說厭其醉酺不答而歸則致俊隨至門外一樣狂酺終不出見而其時張元載來言朴成番推擠致俊血流眉間逐而歸家矣翌日屍身來置於門前問其委折故直招以元無鬪之舉而元載所招亦以成番推擠則渠父之元無犯手者兩檢之所

同及其會推之日元載專聽成番之囑變招以不知不見而得放渠父反作元犯云又啓言北部良女盧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千鎰橫羅冤獄致死人梁哥左脇有泥鞋之痕而渠夫元不着泥鞋則先踢者聖祐也中踢者得喆也末踢者永俊而彼三人皆蒙遠配之典渠夫則尚此桁楊人鬼莫卞云竝詳考原案請更爲稟處又啓言南部曹氏原情以爲渠夫李玄文之論犯殺獄至冤未辨萬貞輩前後相關專在姜家實非挾怨於受杖則死非由杖推此可知而檢報及營題不論萬貞之罪狀如何不待渠夫之上來供招直以濫杖徑定元犯且觸傷輕重存而勿論臀上痕損執以爲言者是豈審克之論乎欲掩當初做錯竟不一次會查而勒行同推之舉古今天下寧有如此至冤之獄體乎云又啓言明川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夫橫侵冤死於癸卯二月而以玄哥之瘴毒一女死節一夫橫死二胎竝墜四命俱絕於一凶之故云又啓言三登童蒙 李德化原情以爲渠兄永化所遭去丁酉年分而兄嫂之甥詳探本事洞悉曖昧屢呈檢所終不聽施兄嫂若因被打致死則爲其同氣者豈不欲償命而反訴橫羅之實事乎乞令疏放云又啓言楚山童蒙 崔興元原情以爲渠父信天以李宗海身死遭此橫羅之變乞令詳查決處云童蒙 元永祿原情以爲渠父才秀去辛丑五月分鋤草次出野玄總角與全初彥互相鬪鬩被打於全毒當日致死而渠父在傍挽解之致及其初檢入於切隣矣初彥之叔全宗默以挾富之人締結官屬捨其正犯取其切隣渠父反爲元犯之日乞令詳查決處云又啓言楚山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致河以場里禁亂都監酗酒之類禁斷矣去庚子三月碧潼 吉京範醉酒如泥顛倒場市便同發狂之人使場里人等誘以還家而渠自行步轉向渠家矣是夜何時跌足墜死屍親發告行檢而初覆檢一無傷處之定執三檢謂以傷痕翻成獄案四檢行檢時初不問質於渠夫一從三檢文案勒定斷案云又啓言永柔良女金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鄭之玄素患癲狂而壬寅九月觀市歸路適逢韋秋大彼此泥醉之中渠夫戲呼秋大之兒名則秋大因此起怒直拔渠夫所佩之刀渠夫驚恟遮攔手爲見傷仍此昏仆少頃起視秋大亦仆臥在傍認之以醉倒旋即歸家矣翌日秋大之侄二人稱以渠夫刺其叔致命發告成獄目以正犯相詰之際狂易之症復發與否有未可知而起怒拔之者秋大也既拔執柄者秋大也渠夫雖欲行凶授人以柄何以措手乎必是秋大醉昏中自刃自觸而渠夫以其佩刀之主直歸正犯之科豈不冤痛乎云又啓言平壤良女李召史原情以爲渠有一女議婚之際雇奴才坤敢生叵測之許潛自淫奸之說傳播隣里渠夫全永淑招入才坤如干治責矣才坤不幸遘疾竟爲致死則屍親輩忽生圖賴之計以被打致死樣誣告成獄云又啓言瑞興良女李召史原情以爲渠子文大爲洞首之任矣適有負商男女薄暮彷徨逢着渠子問其借宿則渠子使之宿於同姓叔舍矣婢夫孫成彥爛熳泥醉驅逐負商渠子責其悖惡欲爲告官治罪則成彥自持石打其額而其後成彥因何病崇致死婢五月渠夫成彥被打於渠子致死樣誣告成獄橫羅之狀亟令疏放云竝本獄姑未登聞令本道詳查狀聞後請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1년(1845) 3월 11일(임신)>

장 有政 吏曹判書 朴永元 參議 李堧 兵曹判書 趙冀永進

목 以趙鶴年爲禮曹判書 趙斗淳爲工曹判書 南獻教爲同義禁 趙義錫爲宣川府使 鄭基轍爲水原判官 南宮鈺爲固城縣令 尹致定爲副總管 韓鎔基 李鶴周爲宣傳官 初仕也再政以鄭斗源爲鐵山 府使 李昌在爲永川郡守○三政以朴顯圭爲海州判官○四政以趙然明爲長興府使○五政以趙奎淳爲咸陽郡守○六政以曹錫弼爲泰仁縣監

<일성록, 헌종 11년(1845) 5월 3일(계해)>

장 許施水原府還餉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光正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本自不敷每當還分排巡苟艱就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二千二百三十五石零屬邑餉租三千六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農節艱食在所當念本府加分已多近例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1년(1845) 5월 22일(임오)>

강 水原留守 李光正疏陳病狀乞遞賜批調理行公

목 없음

<일성록, 현종 11년(1845) 8월 4일(계사)>

강 命水原支放給代以嶺南穀會錄耗中折米一百二十六石劃給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五十八石零竹山所在本府穀蕩減條六十八石零自該府報請給代矣支放代劃便成恒例就嶺南本司穀會錄耗中折米一百二十六石請許令劃給允之

<일성록, 현종 11년(1845) 9월 16일(갑술)>

강 備局以各道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前監司 李啓朝災實狀啓則分等不爲舉論事目災二百結外不足災一千八百四十二結七十七負三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報災結殆近過濫而第以寧失之義事目外加劃一千六百結使之均俵其一北漢平倉城餉捧留各該邑耗條代錢輸送總廳 楊州排捧條捧留本邑耗條依海西移轉例詳定代錢輸送總廳事也畿輔所重與他自別盡數遠輸亦所當念折半捧留耗條本邑輸送楊州排捧條亦依他邑例折半捧留元還既令折半城捧耗條代錢置之其一臨津 長山等餉穀捧留各該邑附近民之自願輸納者依願許施耗條代錢輸送事也依施其一各衙門軍布壬辰癸巳停退條及辛巳以前各年舊布并許仍停事也許令仍停其一抱川民庫貸下還穀折租五千一百七十七石零待年豐收捧條姑許停捧事也姑許停捧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及守總兩營軍官壯抄牙兵等身米太錢收捧事也其一沿海各邑拯劣米太并許停捧而其中金浦水沉之靈巖大同拯米及交河臭載之順天大同拯米太係是當年條依定式收捧事也其一各衙門各宮房屯土從實收稅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請并許施允之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光正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七百九結八十二負五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請災結殊涉稍多事目外四百七十結特爲加劃推徵請亦許防塞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洪敬謨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二十結外不足災一百六十結二負特許準劃癸酉庚辰丁亥排捧還并許仍停事請今廟堂稟旨分付矣保障重地尤當軫念特許準劃使之均俵各年排還一事請停有若按例而新舊并督民勢可念癸酉庚辰條特令仍停丁亥排捧餘數姑先盡數奉納之意請分付允之又啓言卽見開城留守 金學性狀啓則備陳本府及舊豐德農形受損之狀仍請後錄諸條令廟堂稟處矣其一舊豐德 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及總戎所管臨津餉穀捧留本邑而耗條詳定代捧輸送各該廳之意前已別具啓聞事也其一舊豐德各軍門各衙門身軍布之辛巳壬辰癸巳條大小南面壬辰癸巳停退條并許仍停事也江都留餉之詳定代捧臨津餉穀之捧留本邑依昨年例施行耗條并以詳定輸送各該營各年舊布請亦許仍停允之又啓言卽見全羅監司 金景善災實分等狀啓則廳山等九邑置之尤甚扶安等二十八邑鎮置之次光州等十七邑置之稍實事目災八百結外不足災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三結十負三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并請今廟堂稟旨分付矣三等分劑依施而所請災結殊涉夥多事目外一萬四千結加劃使之均俵其一三等邑尤甚面里尤甚戶當年新還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還餉法意本有所重何可混請三等無所區別乎只就尤甚特許準折代捧以紓民力其一丙子未捧反高敞己巳反作條依已例仍停事也其一己巳停退軍布依已例仍停事也其一三等邑城餉城下近面輸納城倉程途稍間處捧留邑倉待明秋還納城倉事也其一京外所納箭竹尤甚邑全數之次邑折半蠲減事也其一尤甚邑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并依施而箭竹尤甚邑折半之次邑請三分一蠲減允之又啓言卽見慶尙前監司 洪鍾英災實分等狀啓則知禮等九邑置之尤甚體泉等三十四邑置之次慶州等二十八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七百結外不足災一千三百二十七結五十五負六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三等分劑依施所請之災極爲精約依狀請特爲準

劃使之均俵其一山城餉還限折半仍捧平倉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其推奴徵債依已例防塞事也請并許施允之又啓言即見平安監司 洪在喆分等狀啓則三登等九邑置之稍實平壤等二十四邑置之之次龜城等九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限四分一權減各鎮屬給代不足條以各鎮間年儲留穀及營別置穀從便區劃事也其一陳田火田還加起執總姑許停免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及奎章閣所屬屯土從實執總而其中閣屯之在清北各邑者別爲摘奸獲免白地責稅也其一龜城 泰川顏戶外當年還布特許六分一蠲減六分一停退六分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定州等五邑八分一蠲減八分一停退八分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龍川錢山八分一停退八分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龜城等九邑清覆成川永無田形老待各該邑齊報從當別具狀請而該邑所用雜費條依三南官需災減例災結所納爲先蠲免也其一式年戶籍磨勘待明秋舉行事也其一尤甚九邑配囚移配他道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分等依施今番水災便同滄桑宜有越例之施龜泰等九邑顏戶外還布之停退此乃元還三分一減縮也龜泰兩邑必有水災稍歇而如是混請太過分數以此推之定州 龍川等邑雖有分等元還減縮則一也蠲減之自下擅請有違格例該道臣推考蠲減勿施龜泰兩邑六分一停退代捧龍川等七邑八分一停退代捧并以尤甚面里分等許施雜費條蠲免及災邑配囚之移配他道俱係便民之政此外諸條亦多已例請并施行允之教以蠲蕩之請雖違格式被災民情不可不念特依停代之面里分等例施行又啓言即見咸鏡監司 成遂默分等狀啓則安邊等十三邑置之稍實會寧等六邑置之之次鏡城等六邑鎮置之尤甚後錄諸條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尤甚中三甲兩邑救急之政爛商停當迫于登聞爲辭其一三甲兩邑新還當捧中限三分一特許停退事也其一還餉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己丑乙未丙申停退未捧折米二萬八千六百一石零并姑停捧事也其一茂山癸未查得虛留折米二萬一千三百八石依前仍停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明川以南進捧吏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三等分劑依施三甲被災未知淺深之如何而至於新還請停之境乎還餉雖有所重民情亦所當念限三分一準折代捧外他尤甚之次邑分數代捧置之各年舊還有難并督與餘外諸條請一體許施允之又啓言即見黃海監司 金鼎集災實分等狀啓則金川等四邑置之尤甚康翎等九邑置之之次長連等十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三百結外不足番災二千八百七十九結四十一負四束綿田災七百三十五結二十一負特許加劃後錄諸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狀請施行事目外番災二千結綿災三百結特許加劃使之均俵其一各宮房各司火田令各該邑從實執卜事也許施其一延安 白川 金川 平山 甕津等五邑均廳免稅米太以詳定價執錢上納事也免稅錢捧自是法外且有庚子定式固不可遽議闊狹而今此所請必有酌量只令尤甚邑特許詳定代捧其一司甕院納海州 平山 鳳山保米掌樂院納白川保米無論三等邑每邑二兩代錢收捧事也其一延安 白川癸亥甲子停退軍錢米布依前仍停事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諸條所陳請并依施允之又啓言即見江原監司 徐英淳災實分等狀啓則旌善等四邑置之尤甚橫城等十二邑置之之次江陵等九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日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五十三結九負三束特許準劃後錄并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分等依施所請災結稍多而特以如傷之意許合準劃使之均俵其一平海 蔚珍 江陵 歙谷四邑大同布特許代錢事也正賦大同何可容易議到而麻農失稔民情宜念許施其一平海 蔚珍 江陵 歙谷四邑所納各軍門各衙門軍布訓局外特許代錢事也莫重大同既許純錢軍布亦令代納其一各軍門屯稅及各宮房各衙門有土免稅從實收稅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屯免稅之從實收稅尤甚邑之勿定配所推徵防塞請并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即見忠清監司 姜時永災實分等狀啓則洪州等七邑置之尤甚分州等三十二邑鎮置之之次忠州等十六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災八千三百六十八結五十九負五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并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三等分劑依施加請災之若是夥多誠是意慮之所不到第以如傷之意特付寧失之義事目外加劃六千四百結使之分俵其一丙申停退還餉三等邑并仍停待年豐收捧上黨山城己丑未捧還餉餘在各穀一千二百十五石零亦許仍停待明秋收捧事也

丙申停退條如今均熟之歲若許仍停則其將何時清帳乎尤甚特許停捧之次邑三分一稍實邑折半收捧上黨城餉尤有所重亦令三分一收捧其一各年停退軍米布錢三等邑并仍停事也其一魚鹽船稅壬辰秋等癸巳春等停退條并仍停事也其一安興餉米之散在各邑者姑許仍留事也其一軍保歲抄磨勘勿爲定限各鎮屬編伍軍歲末成冊一體退行事也其一沿海各邑鎮戰龜防兵船改造改槳當限者退限明秋事也其一舒川等七邑各樣軍布之以等上納者限明秋以錢代納事也其一洪州等十三邑鎮各司所納箭竹量宜權減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并辰施箭竹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請特爲蠲減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1년(1845) 10월 24일(임자)>

강 水原留守 李光正疏陳病狀乞遞賜批許之

목 批以實病既如此所請依施

<일성록, 헌종 11년(1845) 11월 11일(무진)>

강 以李若愚爲水原留守 柳基常爲禁衛大將 竝備薦也以沈熙淳爲應教 前望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11년(1845) 11월 12일(기사)>

강 安山郡敬差官 韓兢人以殿牌作變罪人朴龍壽 劉漢源結案取招馳啓

목 兢人啓本以爲臣伏奉殿牌作變罪人朴龍壽 劉漢源推覈之命馳到本郡依例按覈而罪人朴龍壽納招以爲渠以清州之民廢盲賣卜矣今六月上京之路逢着漢源共討占理語到得財而勸誘 漢源曰汝若偷出殿牌埋於某處吾當托以占理推出奉還可得數百金財產云爾則漢源果爲樂從故渠於九月十八日勸送作變之後爲探動靜入于安山邑內則禮吏崔昌奎來占殿牌所在處故作卦象討出二百兩後指送分地峴推尋奉還自顧所犯萬死無惜漢源納招以爲渠本金城人娶盲女移寓水原賣卜爲業矣盲人龍壽來留邑店論占情密朴盲謂以汝往安山偷出殿牌而萬端利誘故十八日黃昏潛入客舍後面手拔龕室後板而奉出殿牌直向分地峴埋于石推中果爲手犯焉追當律云則噫彼造謀之龍壽手犯之漢源窮凶絕悖之狀不可晷刻容貸於覆載之間而首從輕重有難遽議請令該曹稟處○秋曹啓言罪人朴龍壽等殿牌作變情節既已承款竝捧結案請令義禁府稟處客舍直金完得禮吏崔昌奎請分付道臣勘處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1년(1845) 12월 13일(경자)>

223.

강 司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諸元總或多或少賞典一款請姑置允之(…) 水原監牧官 趙壽枋所管二牧場甲辰籍付馬一百二十七匹今生馬十九匹合馬一百四十六匹內封進馬六匹故失馬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六匹內壯雌馬五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七匹今生馬十九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헌종 11년(1845) 12월 29일(병진)>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李敦榮進

목 以沈膺泰爲校理 洪祐健爲副校理 具載龍爲會寧府使 李重榮爲甲山府使 白樂善爲大興郡守 高性鎮爲文川郡守 朴敷默爲鏡城判官○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崇祿金履載嘉善韓益相 李元英 崔一大 李胤鼎 朴世源折衝曹始振 柳文儉 李堯溟通訓李復鉉 內侍秩通訓趙珪 金敏慶 李坎象

李慶得 李時培 尹基商 京畿朝官秩前內侍通政金寬國嘉善趙光彬士庶秩嘉善朴萬壽等三十人水原府士庶秩閑良朴長老等二人江華府士庶秩閑良金大運 廣州府士庶秩老除咸海成等三人開城府朝官秩前五衛將 金重運 忠清道朝官秩前府使 李殷常前部將 李潤采前令邊達秀士庶秩幼學張鉉球等二十五人慶尙道朝官秩前參奉 金在振前正言 李相龍前判官 張晚燮士庶秩幼學宋澤鼎等六十三人全羅道士庶秩幼學姜德良等一百二十九人黃海道士庶秩幼學趙宗商等十人江原道士庶秩幼學李正等一百三十七人咸鏡道朝官秩前持平 李齊松士庶秩幼學李京春等九十六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掌令金喆修前虞候 金啓默士庶秩幼學李志興等一百四十七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楊州嘉善姜福尙 朴付采 韓山幼學趙千鎭 義興通政崔達彩 密陽通政朴載坤 順興通政辛得亨 居昌通政金相均 永川通政廉世遠 玄風通政李龍業 泗川通政金聖守 順天通政金重元 井邑通政李信奎 金福履 求禮通政文尙秋 谷城通政具鳳陽 興陽通政金聖贊 海南通政朴就弘 泰仁通政張漢珏幼學李壽天 江陵嘉善李錫春 蔚珍嘉善申益哲 洪川通政黃益河 麟蹄通政朴載獻 洪原嘉善張仁福 北青通政 李成春 李成建 吉州通政韓己亨 朴奉龍 明川通政金厚良 鏡城嘉善李廷億 金應杓 折衝羅元海通政林亨福 朴載世 茂山通政許琛 申達 姜聖潤 朱賢彩 金慶麟 甲山 金碩彬 金宅先 江界通政金致彬 成川通政金成采 江東通政韓宗赫 李聖麟 金泰鉉以上四十六人并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1월 2일(무오)>

㉔ 判下兵曹陵幸行時軍兵磨鍊及軍令

㉔ 因該曹草記教以訓局步軍八哨馬軍三哨訓將率領爲先廂訓局步軍四哨兩營騎士各二番禁將率領爲後廂御將率該營標下軍及三營餘軍留都留營依例爲之禁軍三番隨駕○軍令二月二十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三十三里 肆觀坪凝鑒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 行宮晝停所四十里二十一日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七十三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行宮宿所二十二日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二十三日肆觀坪凝鑒軒少駐始興縣 行宮晝停當日還宮○因兵曹侍衛及挾輦軍磨鍊草記竝教以依癸卯年例磨鍊○又因兵曹舟師軍物啓稟教以小軍物排立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2월 1일(정해)>

㉔ 命華城判官 鄭基轍 果川縣監 金炳冀令該曹口傳相換

㉔ 吏曹以基轍前任永川郡守解由未出啓稟教以勿拘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2월 5일(신묘)>

㉔ 召見奉審大臣以下于重熙堂 領府事 趙寅永 領議政 權敦仁 右議政 朴晦壽 禮曹判書 朴永元 觀象監提調 洪學淵

㉔ 綏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別單狀啓俄果見之而所見與地師之言復如何奉審則亦於食前祇行乎寅永曰待地師齊會後奉審則自然日晚而臣等之見及地師之言已具於別單矣無容更陳而大概地師之言皆曰青龍稍低案山稍遠不能成局且龍脈不結山勢渙散云矣敦仁曰別單所奏之外更無他辭而事係至重故雖不敢容易言之而大體則別無稱譽矣予曰地師之言既如此則將更有奉審乎寅永曰此事至重且大當十分審慎然後可以決定向來筵中亦已有親奉審之下教矣不得不一番親奉審後始可定矣予曰當親奉審矣敦仁曰此事極爲重大似不可曠日持久矣予曰當從速行之矣寅永曰此事大小人民莫不聞知則不可稍緩而十二日則似當值會試出榜十四日十五日又值國忌齋戒十五日以後則華城幸行迫近量此下教恐好矣予曰十二三日間何如敦仁曰十一二日則治道凡節恐太促矣予曰然則十三日當親奉審

矣書出傳教可也予曰京舉動例則服色何如敦仁曰年前徽慶園幸行一依京舉動例而百官皆以黑團領隨駕矣予曰正廟己酉之例則自上以平戎服爲之矣敦仁曰自上若戎服則百官亦從上服矣予曰取考己酉已例而行之似好矣永元曰臣謹當退考前例以草記稟定矣予曰唯予曰親奉審時相 地官及方外人皆使之待令可也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2월 9일(을미)>

㉔ 詣華城行宮經宿

㉔ 具軍服出幄次乘馬至始興行宮晝停○教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 華城行宮待令又教曰肆觀坪少駐置之又教曰經筵官 成近默祇迎處遣史官存問以來○仍發詣迎華亭少駐少選乘馬入華城 長安門由新豐樓 左翊門 中陽門入御行宮幄次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2월 20일(병오)>

㉔ 命水原府官鎖門聚點停止

㉔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若愚狀啓則本營馬步軍兵及所屬安山等五邑軍兵已經點閱於幸行參陣之時今春官鎖門聚點仍爲停止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既經幸行且有已例請停止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2월 27일(계축)>

㉔ 秋曹以試券偷竊罪人李命得刑配擊錚人盧俊國等原情勿施啓

㉔ 刑曹啓言今二十五日殿座時因口傳下教李命得出付刑曹事命下矣前後飭教截嚴而渠以么麼軍士偷竊試券至於帳前現發不可但以駭惋言嚴刑一次後定配又啓言水原境擊錚人盧俊國初無原情只呈山圖趙存謙原情追呈大違格例請竝勿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2월 27일(계축)>

㉔ 秋曹以擊錚人原情覆啓

㉔ 刑曹啓言今月二十日幸行時衛外擊錚人北部私奴德奉爲其上典啓字僞造獄稱冤事也渠既輸款至捧結案西部童蒙 金三孫爲其父明善僞寶獄稱冤事也情節畢露罪犯莫掩幼學宋斗仁爲其父一榮定配請放事也又此呼籲亦極無嚴平壤童蒙 高哲伊爲其父相元定配請放事也負逋不少安山童蒙朴老味爲其父宗斗定配請放事也僞科盜買罪係罔赦報恩幼學任弘直爲其父百鎭定配請放事也稱冤於十年之久者不無參酌之道特爲放送全州童蒙鄭潤伊爲其父彥民定配請放事也疊呈試券罪既不輕而敢此煩猥極爲無嚴西部沈氏爲其夫許策定配請放事也敢以關係深重之事荐此鳴籲光州童蒙金萬年爲其父尙玄定配請放事也義興童蒙金順壽爲其父爾龍定配請放事也溫陽良女陳召史爲其夫金再孫定配請放事也慶州良人崔尙奎爲其父光斗定配請放事也崔永國爲其父濟三定配請放事也或所犯繁重或負逋至多俱不可議到驪州生員閔泳稷爲其父達鎭定配請放事也臺啓之方張如前蹕路之煩籲寔荐公州童蒙李吉男爲其父洛龍定配請放事也十許年編配足懲特爲放送西部李氏爲其夫徐永淳定配請放事也關係何如而敢此煩瀆萬萬駭悖長鬢童蒙鄭仁甲爲其父在友定配請放事也到配屬耳新昌幼學安啓弘爲其五代祖日觀旌褒事也星州幼學鄭鎮壽爲其高祖玄閔旌褒事也今此鳴金有違格例沔川幼學李東培等忠州幼學李在清連川幼學李元奎等水原 族親衛 李漢洛等安城幼學李基賢俱以濬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丹陽幼學安光宜等以文成公安裕後裔軍役稱冤事也陰竹幼學文宗佑等以江城君 文益漸後裔軍役稱冤事也水原幼學金再煥等以名賢後裔軍役稱冤事也事非四件而呼籲無嚴考律勘處而濬派後裔名賢子孫及江城君後裔之勿侵軍保雜役列聖朝受教截嚴竝令本道及該府詳考年籍頒給定州良人李文燮等辛壬西警後屬公田土還推事也既有筵稟定式亦關民隱令本道查給靈巖幼學李宗仁等

其先祖別廟爲李焯等毀撤乞令禁斷依舊修葺事也此是營邑可決之事而有此煩籲甚涉無嚴長興幼學金麟杭以忠毅公金文起後孫氏譜本是慶州而誤稱金海乞令歸正事也此訟源委積有年所而互相煩籲徒涉猥越光州私奴福大爲其上典丁氏及洪鳳周達周被囚請放事也事關邪獄寧邊僧有寬龜城吉祥寺佛殿主脈僧慧永等捧價潛賣乞令嚴繩事也極涉猥越楊州幼學南履正爲其兄履亨被捉於本邑捕校金尙玉等處勒加賊名私施惡刑乞令痛繩事也有關紀綱令本道嚴查決處洪州私奴景云爲其上典尹塾被誣於尹泰國不齒人類乞令雪冤事也本道自有營邑使之嚴查卞正南部幼學朴懋壽謂有堪輿之術敢陳所懷乞令採納事也極涉謠雜北部李氏爲其夫洪在慶立后事也諺書原情雖有膽翻之已例事理體段不免格式之大違請原情勿施東部童蒙李孫伊爲其祖父東蕃冤獄請放事也童蒙崔突伊爲其父健明冤獄請放事也南部良女金召史爲其夫朴永文冤獄請放事也良人金富學爲其父順興冤獄請放事也童蒙全興伊爲其父成喆冤獄請放事也童蒙柳得伊爲其兄景得冤獄請放事也童蒙金昌成爲其父漢相冤獄請放事也中部良人宋刀也之爲其兄千石冤獄請放事也童蒙梁少吉爲其父範信冤獄請放事也西部良人洪千伊爲其兄判孫冤獄請放事也童蒙崔命吉爲其父景孫冤獄請放事也童蒙金千銖爲其兄千鎰冤獄請放事也良人鄭喆伊爲其父者斤孫冤獄請放事也良人李在丕爲其兄仁丕冤獄請放事也北部童蒙李命福爲其父有得冤獄請放事也爰辭若是稱冤竝詳考原案更爲稟處**水原**良人金善丕爲其父順孫冤獄請放事也爰辭若是稱冤廣州良人金文純爲其父在中冤獄請放事也本獄姑未登聞竝令本府詳查狀聞後稟處安城良人尹七龍爲其父毛金冤獄請放事也砥平幼學趙鍾華爲其母李氏復讎事也清州良女許召史爲其子張奉伊冤獄請放事也德山幼學申在元爲其子卜興冤獄請放事也海美良人金判興爲其父在雲復讎事也爰辭若是稱冤報恩幼學金箕采爲其父極之誣獄請查事也星州幼學張一俊爲其父復讎事也大邱幼學楊廷彪爲其弟廷豹報讎獄請放事也尙州良人朴業得爲其父判老味冤獄請放事也彥陽童蒙朴喜得爲其父冤獄請放事也金山良人禹同迪爲其三寸巴金冤獄請查事也全州幼學李判貴爲其父鳳憲冤獄請放事也良人徐彭國爲其母朴召史冤獄請放事也姑未登聞竝令本道查聞後稟處洪川幼學李根馥爲其弟根秘冤死獄請覈事也爰辭若是張皇令本道詳查決處江陵良人安龍吉爲其父秉極冤獄請查事也平山良女孔召史爲其夫李正圭冤獄請放事也長淵良女梁召史爲其夫金三石冤獄請放事也姑未登聞瑞興良女李召史爲其子大凡冤獄請放事也平壤良人朴基疇爲其兄啓實冤獄請放事也中和良人黃秉肇爲其父瀚冤獄請放事也嘉山幼學金容麗爲其父塚被掘請查事也義州良人文士烈爲其父美叟冤獄請放事也爰辭若是稱冤竝令本道查聞後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현종 12년(1846) 2월 27일(계축)>

강 召見看山大臣以下于重熙堂 總護使 趙寅永 判府事 鄭元容 領議政 權敦仁 判府事 金道喜 右議政 朴晦壽 山陵都監提調 朴岐壽 禮曹判書 趙鶴年 觀象監提調 洪學淵

목 再看審後入來也○敦仁曰玉音稍異於前日倘或有感候之漸乎予曰間有微痰別無感症矣予曰各處已看審果何如乎寅永曰初次看審合爲五處而今番山論只是三處俄已入啓果垂聖鑑乎予曰山論與山圖俄已悉覽矣寅永曰臣茫昧於堪輿之術而相地官與方外人之所見皆同一辭讚美故謹以三處山論仰進而其外別無可奏之辭矣李亮淵亦同爲看審參論矣予曰李亮淵來見各處乎寅永曰獻陵局內則其所稔見而熟知也故不爲往審矣敦仁曰亮淵家住獻陵局內咫尺之地矣寅永曰以其年老病痼今不得待令矣元容曰臣雖不知堪輿之術而備聞諸師之言則三處之中皆以龍馬峯下爲無上吉地矣敦仁曰臣等於堪輿之術素所蒙昧然諸師言內所看三處俱是吉地而就中龍馬峯下最爲第一云臣雖以凡眼看之氣勢形局似是十全大吉之地區區下情實不勝慶幸矣道喜曰臣亦聞諸師之言少無參差之論而其中龍馬峯下皆謂之最上吉地誠不勝慶忭之忱矣晦壽曰臣隨諸大臣之後猥參看審而相地官與方外師之論皆以龍馬峯下爲三處中最吉之地一辭讚美少無異同誠極萬幸矣寅永曰奉審堂上同爲入侍更加下詢似好矣予曰諸堂各奏所見可也岐壽曰臣素昧地理有何他見而蓋聽山論則昌陵左岡果爲安吉安樂峴亦合

可用而至於龍馬峯下則七地師之言如出一口皆以爲無上吉地云矣鶴年曰臣參聞諸地師之論則龍馬峯爲第一其次昌陵左岡又其次安樂峴云而其外別無可奏者矣學淵曰臣亦於風水之術實所瞽昧而參聞諸論則昌陵左岡與安樂峴雖皆吉地而惟以龍馬峯下爲其中最上矣寅永曰地師之言果皆以龍馬峯下爲萬全大吉而第有一事仰奏者蓋穴體豐厚長遠而傍多人家或不無穿鑿處然每當開金井之時必須去浮土三尺若去浮土則局勢自當如本而穴星別無所損矣但人家則封標時毀撤然後可以始役矣予曰穴處上有人家乎敦仁曰穴處則平然如場別無人家而其前後左右果多有之矣若去浮土則必無所損於穴處矣寅永曰相地官皆待令朝房亦爲親詢伏未知何如乎予曰注書出去相地官卽爲率入可也予曰前亦有親詢之例乎寅永曰此不必以例爲拘而長陵 **顯隆園** 遷奉時屢有下詢之舉矣予曰三看審何以爲之乎當因爲封標乎寅永曰將欲仰稟際承下教蓋三看審時仍爲封標則當有封標擇日矣又曰地師中朴垞浩等是前日慣見之地李亮淵則初見矣予曰李亮淵云何乎寅永曰諸師中李亮淵 李璜周尤爲贊美矣又曰封標何以爲之乎予曰前例何如乎寅永曰或有三看審仍封之時亦有三看審後更爲舉行之時蓋此地既協大吉則三看審時仍爲封標恐無不可矣予曰三看審時仍爲封標以來可也寅永曰今此三望中明承下教然後可以決定矣予曰龍馬峯下果爲首望乎寅永曰諸地師之言一辭大贊當以此爲首矣予曰龍馬峯下距京爲幾里乎寅永曰十餘里矣予曰雖以山圖觀之果好矣寅永曰縱以凡眼觀之果是無上吉地矣予曰作路當從何處乎寅永曰距懿陵十餘里徽慶園亦十里矣敦仁曰自興仁門路由箭串橋距京不過十餘里矣寅永曰若以此地完定則又有一事仰稟者坐向或云癸坐或云丑坐而丑坐則年運不合在前如此之時或有內外向變通之例獻陵 長陵是也且於他陵寢亦多此例至若私家則比比有之矣予曰內外向何以變通乎敦仁曰有分金之法坐向如或不合於年運則內向從本向外向則稍爲避用矣予曰下玄宮則當用丑坐而象設則當避用他坐乎敦仁曰然矣予曰丑坐是南向乎敦仁曰此亦近南矣寅永曰石儀將何以爲之乎龍馬峯之於綏陵相去既不遠則當移用舊排乎抑當新設乎此不可不經稟後酌定故敢此仰達矣予曰舊排之外當有加排者矣寅永曰綏陵元無闌干石武石虎羊石此則當新排矣予曰然矣綏陵 魂遊石果大矣寅永曰比補編制度果爲稍大矣予曰稍更裁減而用之似好矣寅永曰表石自當改用不可不添載遷陵事實故也當磨洗舊記竝與新記而更爲刊刻乎當仍其舊而添刻新記乎予曰遷陵事實則不可不畧入矣予曰誌文何以爲之乎寅永曰誌文當新製矣予曰方外看審人皆待令朝房乎寅永曰諸地師皆已待令而李亮淵則病未待令矣予曰李亮淵年幾何乎敦仁曰七十餘歲矣又曰封標前穴處之最近人家不可不先爲毀撤而毀撤之家似當量給奠接之資矣予曰人家當爲幾戶乎 敦仁曰一百四五十戶矣又曰臣謹考己酉儀軌則 **華城** 人家毀撤時別無論價出給之事而其新構奠接之資則必從厚題給今番亦用此例爲之恐好矣予曰然則當自戶曹爲之乎惠廳爲之乎敦仁曰此則自外料量戶惠廳中使之舉行而先毀之舍似當先爲上下矣寅永曰此後儀節之間自多經稟後爲之之事而有難一一筵稟當以草記隨事仰達矣予曰唯予曰諸地師之言皆以龍馬峯爲第一而予亦俄見圖形則果真好矣寅永曰聖教果至當矣但內外坐向一節亦爲下詢於諸地師恐好矣予曰諸地師近前奏之可也內外向何爲而各異乎相地官 朴垞浩曰坐向之法內乘生氣外接堂氣因勢變通郭璞以下皆用此法故山書有曰內藏黃金斗外掩時師口此或拘於年運不利水法不齊而覘其方位隨宜異向矣梁鍾華曰交河 長陵坐向內壬坐外子坐蓋古法然而至於私家多用此法專以乘脈就吉爲主矣韓廷厚曰龍向之法後脈靜而不動而水法流動故乘氣之法主向以收之內向乘脈外向收水此所以內外異向而以接堂氣者也古昔名師皆用此法矣金成九曰內外異向當一遵方書而外收水法內乘生脈則尤爲神妙矣方外看審人李璜周曰乘龍脈而定內向收堂氣而制外向則尤爲受吉臣等愚見則內外異向有益而無損矣寅永曰三看審後當爲完定封標乎予曰諸地師之言既如此當以龍馬峯爲定矣敦仁曰聖意既以此完定則書出傳教恐好矣又曰穴處左右六七人家不可不斯速先撤矣予曰今則穴處傍人家當先毀而自何司指揮乎寅永曰當分付漢城府使之舉行而此地雖曰部字內楊州牧使當與京兆尹同爲指揮且自山陵都監亦爲知委舉行而奠接之資當量宜先給矣予曰封標何以爲之乎寅永曰立標於當處中置砂大碗覆甑於其上而裹以油紙繞以柎把子仍書臣謹封而爲之矣敦

仁曰中心抹則植於金井處而立標矣又曰山陵今已完定所入物財亦不可不區處而退當以草記仰稟舉行矣予曰唯寅永曰聖孝所感天神保祐諸師所言既無異同臣等凡眼亦皆翕然愴感抑塞之中下情益不勝欣忭頌祝矣況且程道最近凡百似多便宜誠爲萬幸矣予曰自綏陵相去爲幾里乎敦仁曰不過十里許矣予曰玄宮遷奉果可行於一日之內乎敦仁曰然矣予曰其間無大水渡涉處乎寅永曰果無大川之可涉竝與峙峴而無之矣予曰當自何處作路乎寅永曰直路當從中郎浦而以白虎外作路矣予曰封標後當卽復命乎敦仁曰然矣寅永曰山陵擇日則封標後齊會賓廳而爲之矣予曰正廟朝己酉遷奉時果有新定處親審之事乎寅永曰果無親審之舉矣予曰其時華城是古邑基穴上當處則果無人家乎寅永曰此是客舍之後似有人家而長陵遷奉時亦移人家而用之矣元容曰撤舍裁穴元無地法之所拘而係是私家之恒用矣敦仁曰龍馬峯既是牧場最近之地則馬場亦不可不移矣予曰是司僕馬場乎敦仁曰然矣予曰當移於何處乎敦仁曰退當更議爲之而馬祖壇亦當移設於他處矣予曰馬祖壇在何處乎敦仁曰在於青龍肩胛矣寅永曰人家毀撤時量給之方都監堂上及戶惠兩廳當依己酉年例舉行而至於山下田畝自多陳廢者矣代土之資量宜區劃一一出給實合事宜矣予曰私田乎敦仁曰然矣亦爲隨宜區劃使之資生誠好矣寅永曰最所急者是植木一節矣予曰果無樹木乎敦仁曰環顧四山本無一株一叢矣予曰然則看審後卽爲植木而猝難茁長矣敦仁曰多植松檜而至於橡樹最是善長之木亦爲廣加種植則十年之內似當茂密矣予曰幾至十年則可致鬱密乎敦仁曰雖五六年間庶可矣予曰穴處可以自遠而望見乎寅永曰局勢平滿有如園器近之可望遠之不見矣予曰穴處近傍無民塚乎學淵曰內白虎近處多有民塚矣寅永曰若係近處則雖當移去而至於局外何可舉論乎敦仁曰己酉華城遷奉時亦多移民塚而卽今健陵局內尙多纍纍者除非要害處則何可一一盡掘乎植木則雖不移掘而自當平夷矣予曰向見華城陵寢石儀亦頗大矣敦仁曰然矣予曰各陵寢中綏陵石儀尤最大矣寅永曰石工每於磨琢之時或恐其狹小過衍尺量而漸次加大矣予曰景陵石儀則果不大矣敦仁曰其時因下教一依補編尺量而爲之故較他稍小矣予曰尺量凡幾何乎晦壽曰八尺有餘矣予曰齊厚陵石物亦甚小云矣敦仁曰北道陵寢魂遊石與私家床石無異蓋古之石儀皆從小而爲之者亦恐其巨石壓重地脈不通故也以此觀之石儀之必無重大者似未必爲好矣寅永曰他陵丁字閣階砌石皆四層而綏陵則只三層矣到今不可不加築故亦此仰稟矣予曰當依他陵例爲之矣予曰龍馬峯是石山乎敦仁曰土山石多矣予曰壯山乎寅永曰於穴上望見則甚爲尊嚴矣敦仁曰植木必於寒食之前後三日矣見今寒食不遠封標後卽爲植木似好矣予曰植大木乎寅永曰小木易生故當爲多種蕃植而稍大之木亦當間間移栽矣予曰向見華城植木果甚盛矣敦仁曰臣年前猥忝留守取考臚錄則植木時火巢內一株一根無非聖念所及於乎盛矣每岡每谷分定字內而特置牌將幾人使掌其各處字內董飭種植故至今轉益茂密而以過密之致株竦枝疏每仍凜風虐雪而往往有本實先撥之患故欲其氣疏而根固每有伐木狀啓而幅圓甚廣亦難一一爲之前留守及前前留守時亦爲伐木矣予曰果見齋室上松樹密密少無間隙矣元容曰臣於昨秋猥蒙恩暇得以就養於西邑矣今聞遷奉之收議趨程上來則其間健陵幸行綏陵奉審連爲勞動而玉候康寧今日登筵仰瞻天顏之溫粹有勝於昔日區區戀結之餘還不勝慶祝之忱矣第以關西民事竊有所仰達者而今此筵席與他有異故不敢贅陳從當於日後登筵時更爲仰稟矣予曰唯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3월 2일(정사)>

28 水原留守 李若愚以境內武士試取別單啓

목 閑良林觀鎮等二十二人貫一中邊一中直赴殿試把總 李景春等七人邊三中帖加閑良盧守命等二十九人邊三中直赴會試閑良千己龍等四人貫二中各筒箇一部閑良宋泰錫等三十一人貫一中邊一中各弓矢一部哨官 文弘璧等六十三人邊二中各上弦弓一張別軍官 嚴道明等五十八人貫一中各不粧弓一張別軍官 張啓福等三百十一人邊一中各箭竹一部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3월 5일(경신)>

강 命捕廳罪人朴興秀嚴覈取招

목 左右捕廳啓言尙州居朴興秀謂以告變有所書納而呼訴故究問取招則初招以爲渠本居生於永同移居于尙州杜谷而渠面有連眉之厄故避厄削髮癸卯臘月退俗自辛卯年爲始子夜半擇淨潔處仰祝七星一夜夢中有老人稱以本官持一冊子向渠曰許給畢星得食萬病回春之藥其後或有精神聚合時則心自靈異將來之事無不忖度矣今二月入京觀光庭試三日製而寄食於永同 金進士根洙齋房又生七星祈禱之心往齋後松林仰祝七夜則何許軍卒十餘名連夜窺視欲探行止故出往南大門外其軍卒又爲隨來與店主酬酢翌朝逃避渡西水庫至水原地境回還于始興見石龜五坐則兩龜不吉故轉到鷺梁有何許喪制二人來坐相通姓字兩人卽兄弟也仍問曰君以何事來此乎渠曰吾有爲國之心屢年經營似有自上洞燭之道矣其兄曰大禍將至卽速下往其弟曰吾以內營軍士入闕內三日製試紙一張以僧名書納云君知之乎渠曰吾本以僧退俗吾之姓名或以僧名知之乎兩人倏然而去去二十七日避身於廣州山上樹林中夢中畢星來言曰汝家有大禍汝父汝兄自京捉上云渠探問無路昨日動駕時等待路傍書納所懷云再招以爲渠當初爲僧之意敢效古將軍林公忠節矣尙州北門外李基連曾經眞寶縣監而其父墳墓乃長虹穴王后之墓也其屍幾盡爲龍待今年九月將欲舉事而其長子錫九次子鼎九得人於全州全錫才或稱金如松或稱金龍得此則欲得龍馬之意而方在青松地其洞曰楸洞楸字木姓逢秋之理也基連心獨喜自負自青松起兵於眞寶縣而本牧南長寺有玉女彈琴形亦王后之墓也邑吏徐必壽偷埋其母彈琴穴卽宗廟自丙方開運之門也自上必有夢兆而公主舊宅不吉新定家垓之意屢屢來告矣且鎮安 長水間有自南異國來住之佳哥聞遷陵而喜曰遷字卽西天已之也吾姓佳字戴山卽崔字若入山城則雖項羽難擒云遷陵前先捉佳一慶而若不捉則大禍將及此亦必壽之黨也聞慶幽谷居文將軍名邦閔大有膂力非此人上項諸黨不能抵當云三招以爲渠不知地術與雜術而偶接畢星故李基連 徐必壽凶謀奸計旣以知得至於全錫才佳一慶 文邦閔雖不目見自有聞知之道至於金趙兩人之名字今更思之則金龍伊 趙得瑞 丁寧云四招以爲渠雖愚迷安敢受囑於人自犯欺誣之罪云五招以爲李建基名字誤以基連納告而渠與建基必壽居在同鄉故熟知其占山之吉地錫才一慶雖不見之何可掩置文邦閔雖無親分膂力智謀絕倫金龍伊 崔得瑞精神昏迷趁不納告而既有神明所接故得瑞等害人之計自然知之云六招以爲畢星事已爲納招而李徐兩人設有嫌怨何敢誣告逞憾乎建基之丙年九月舉事亦是神明指導而建基曾經眞寶倅必當起兵於該縣矣窺視之軍卒昏夜間未知誰某石龜五座在於東方相鬪而二龜向漢陽伏在故不吉喪制二人本非親知佳一慶來住亦非聞見李建基父尸爲龍以其所埋處非凡也前後事端皆因畢星而知之云七招以爲畢星指導不敢隱置雖死杖下無他更達云罪人招辭節節誕誕屢加盤問別無指的可據之端而其在重獄體之道囚供中李建基 徐必壽 全錫才 佳一慶 文邦閔朴哥喪制二人及金龍伊 趙得瑞發捕捉來而李建基曾經守令云令義禁府發捕朴興秀仍爲嚴囚以待處分教以見此招辭全是誕誕而每以得聞於畢星云者尤係狡惡李建基名字之前後變幻所謂佳一慶自異國來云者節節疑眩有不可歸之狂譫置而不問此外納招亦多疑怪卽爲各別嚴刑期於窮覈所請發捕更招後待處分舉行

<일성록, 현종 12년(1846) 4월 13일(무술)>

강 遷陵時殯殿直宿之節命依辛巳年例磨鍊

목 兵曹啓言今此遷陵時殯殿直宿之節當爲磨鍊而謹稽謄錄則己酉年啓舊園時令地方官定官校扈衛出玄宮日爲始分兵曹分都總府 五衛將 宣傳官 武兼竝直宿扈衛軍兵等輪回替代辛巳年依己酉年例舉行云教以依辛巳年例爲之○又啓言今四月十八日啓舊陵時各營入直軍兵各其所望哭闕內入直軍兵弘化門內當爲聚會望哭而已酉遷園時除標信往來矣請今亦依此舉行允之○又啓言啓舊陵受服後輦輿裹青事命下而已酉遷園時依癸丑年例日傘 陽繖等物竝用矣謹按儀仗排列圖有青陽繖而本非青色係是冒緞請依此舉行允之○又啓言遷陵時新舊陵所畫停所扈衛軍兵謹稽謄錄則辛巳年舊陵所三

哨新陵所七百名以**水原軍**舉行矣今番則東道所管廣州府有難專當舉行舊陵所晝停所扈衛軍令廣州府舉行新陵所扈衛軍令總戎廳舉行恐合事宜而亦以幾哨磨鍊乎教以各三哨磨鍊晝停所扈衛軍置之○又啓言遷陵時新舊陵所晝停所設布帳當以廣州府舉行而三處布帳之專當排設其勢末由京外各營之分掌舉行亦有已例舊陵所布帳令廣州府舉行新陵所布帳令總戎廳舉行晝停所布帳亦以何處舉行乎教以舊陵所訓禁御三營舉行新陵所廣州府 舉行晝停所總戎廳舉行

<일성록, 현종 12년(1846) 4월 15일(경자)>

강 備局以八道四都民邑弊瘼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 (…) 又啓言卽見**水原前留守** 李光正狀啓則其一本府永久陳災四百二十八結五十四負零特許永頃事也一入災簿更無還起實非事理另加查明到底還實之意請申飭其一本府軍保良奴丁之以米以錢爲役不均使納米者視錢爲例依邑詳定準折爲錢以準支放上下之數而其後錢名色亦不可全廢自本營措處支放中以米上下者按例質米事也本營質米自來有弊善爲措處無俾有祛弊生弊之患其一經行別薦姑不登聞事也其一武技別薦二人後錄事也別薦之竝舉於陳弊狀中殊涉不審請該守臣推考別薦人令該曹與他道所薦一體舉行允之 (…)

<일성록, 현종 12년(1846) 4월 28일(계축)>

강 許施**華城**還餉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若愚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本自不敷每當還分排巡苟艱就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四千七百十八石零屬邑餉租三千六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種糧艱乏實所軫念本府加分便成年例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현종 12년(1846) 윤5월 2일(병술)>

강 差下宗戚執事 興完君最應等

목 敎曰遷奉不遠興完君最應 興寅君最應 永明尉洪顯周 東寧尉金賢根 昌寧尉金炳疇 南寧尉尹宜善 判敦寧 朴岐壽 工曹判書 金左根 副護軍 趙秉夔 趙秉駿 朴齊憲 兵曹參議 洪祐喆前牧使 朴鎬壽 **水原判官** 金炳冀敎官金炳地 永平郡守 金元植前縣監 鄭海尙竝宗戚執事差下

<일성록, 현종 12년(1846) 5월 24일(무인)>

강 判下遷陵山陵兩都監總護使以下當典別單

목 因別單敎曰 (…) **水原判官** 金炳冀 副司果 鄭海尙陞敍童蒙敎官 金炳地 副司勇 金胤鉉陞六永平郡守 金元植勿論代奠官興宣君是應加資已資窮則鞍具馬一匹面給 (…)

<일성록, 현종 12년(1846) 윤5월 24일(무신)>

강 左右捕廳以罪人金大建等供抬啓

목 該廳啓言罪人大建等更爲究問則大建招辭以爲渠家恒居人不過李姓三人一則玄錫文之爲李在永者一則李在容也一則李宜昌也宜昌貧窮無依故造給衣服愛其文筆海西之行果與同船玄錫文招辭以爲渠以李哥變姓則不知本姓者皆稱李生員自買家之初着冠恒居家主之目自歸於渠在容 宜昌不過敎友中往來之人云女鐵艷招辭以爲渠本居**水原**十八歲受學景敎今三十三歲尙未出嫁上京留接於鑄洞南履灌家轉接於花開洞金召史發發兒家與李召史同爲學習甲辰冬金李兩女移寓於石井洞金神父家渠亦隨往使喚兼爲景敎神父家恒居不離者李生員故但知其李生員今日查庭始聞其爲玄哥又有種種往來李生員爲稱者雖認敎友中人而其姓一不問聞云再招以爲今四月只聞神父下鄉之說而不知同

船之誰某云發捕之李哥兩人只是在容 宜昌而已李在永卽玄錫文也號牌所刻又是永字而分庭取招一辭同然李在永之非李在容明白無疑在容則又爲別定譏校不日譏捕教以今以跋辭見之李在永外若有李在容之尙未就捕者然設或就捕而同是大建之教友當初發捕之不有的招摸索斷定者已極獄體之失當而今於獄老之後況此文辭粧撰疑眩愈往愈甚李在容就捕之前出場無期譏詞遲速關係非細另加着意無至抵罪

<일성록, 현종 12년(1846) 윤5월 26일(경술)>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

목 領議政 權敦仁曰問者霖雨一直暴霍雷電尤極非常想必驚動於聖衷下情實不勝憧憧矣予曰今番雨事果是極備雷電亦甚壯矣敦仁曰臣纔以以災被譴之意仰請矣臣之不才實萬萬無以冒此重任且臣之病今至於莫之奈何月初申暴諒出血懇而批旨之隆重懇惻倍加於前至諭以迫先報今之責奉讀未訖實不覺感淚之被面也見今暴泄無度已至一句藥餌無效食飲全却以此貌樣其何以酬接重務隨時登對乎病勢至此力強無路伏願亟賜遞免以重國體俾延一縷焉予曰此時辭免萬萬不當前批罄悉予意予則實心挽止而卿則每每欲退是豈上下相孚之道乎以予涼德國事民憂挽回無期卿於此時豈可言病乎病則善爲調攝自可漸差更勿以釋負二字言之也敦仁曰臣於上下相孚之教實爲抑鬱雖木石之頑豚魚之迷豈不知感激圖報而病勢精力實不能一分自強若趁此時得蒙體諒則非但私分之爲幸其於國事實萬幸也予曰病則調攝可差豈有調攝不差之理乎且今求退則當不日差可乎敦仁曰臣之病情雖少壯時猶難時日責效而顧今衰境癯病斷非尋常可強今雖退去亦豈可夬祛而但投閑置散身心俱安則庶可有少延殘縷之望惟望卽賜體諒焉予曰俄已悉諭更勿以辭免二字煩請也敦仁曰區區私情有難悉陳於今日筵席謹當後日冒入文字更冀恩諒矣予曰綏陵植木尙多空虛處矣敦仁曰非但有空虛處春間所植舉皆枯傷不可不待秋後更始植木之役矣予曰此是大事秋後植木時須各別申飭好矣敦仁曰臣於乙未秋仁陵植木事因東朝下教與故判敦寧臣金迨根爲植木堂上進去時各別申飭使之廣植而來矣今秋亦不但自下申飭臨時或下教或稟定如乙未年例爲之好矣而仁陵則是長陵局內雖非另力易於成效綏陵則野地也不可不多植廣樹亦不可不別般董飭然後可有成效矣予曰當申飭而若令三營門爲之猶有不足之患則亦使畿營爲之好矣且每月所植之數報備局隨卽上聞以視勤慢以備賞罰似好矣敦仁曰此非一年成功者也每年春秋另飭種植則一年二年自可鬱密而當如仁陵火巢矣予曰限十年長養則可以成樣乎敦仁曰不至十年而可成樣矣予曰植木之多無如健陵敦仁曰顯隆園 健陵植木果極盡善華城一草一木莫非悉出於正廟朝聖裁矣予曰各別申飭於三營門可也敦仁曰非但三營門 當一體申飭於畿營及地方官矣敦仁曰輦路石築亦將於秋後修治而挾崖之處不可仍作御路矣予曰輦路雖石築而若值雨時將何以渡箭橋乎敦仁曰若值幸行日下雨則只當退行矣予曰出宮後還宮前雨如暴霍則將奈何敦仁曰出宮前若下雨則自可退期而出宮後還宮前雖或有驟雨之時十里之程一日之間優可還宮於水漲之前矣安有雲時汎濫之理乎石材則優可取用於見存者矣若不修築而雨如暴霍則沙石聚下何以支撐乎此亦令三營門待潦收涼生卽爲修治好矣臣當以此分付於三營門矣予曰今見諸道褒貶則京畿 關西 關東各以二邑置中海西則只有一邑置中前後殿最申飭何如而只以如干疲殘之邑草草磨勘有若塞責者然此反不如純褒不誠莫甚矣敦仁曰前後申飭盡歸於文具事體所在誠極駭然矣予曰善治之邑不必故意中下而雖以關西言之四十餘邑豈有盡爲善治之理乎敦仁曰列邑之治績臣實不知而必無盡爲善治之理矣予曰海西則又以疲殘冷武一中磨勘亦非道理蓋予冲年御極未能見憚於朝廷此無非自反處而在下之道豈容如是乎敦仁曰啓本若下於筵席則臣等謹當考覽後更爲仰奏矣予遂下啓本於筵席敦仁曰盡爲考覽則聖教至當矣予曰關西非但呂總之爲多新經大賑況又繡行方在道內必無不知之理而殿最修正若是疏忽計在嘗試安有如許道理乎此皆近來耳目膠固命令無可行之地如是而將何以爲國乎敦仁曰此實臣等之責也朝家申飭前後截嚴而乃有此殿最修正時疏忽之弊道臣之舉行萬萬駭然而若

此不已則後弊難言矣予曰褒貶題目中或有自上陞降之例乎正廟朝或有自上陞降之時矣敦仁曰此在聖意之如何題目中雖上考或有置中下者雖中下考亦有置上考者自上陞降無所不可矣予曰機張縣監麻夏帛下考題目不足爲下考而且此人卽皇朝人後孫也予欲陞置上考未知如何敦仁曰惟在聖心矣予曰宣川府使中考題目云老鍊之過事或遺察旣云老鍊則安有遺察之理乎此必是有意之語此非御史之故耶敦仁曰下筆之意未能詳解而臣意則過非過尤之過而老鍊太過則事或有遺察之理矣予曰茂山府使題目有三山鎮重云者三山之意無以詳知而若因此人而三山鎮重則誠壯矣然恐難以人而三山得重矣三山果是茂山地名乎敦仁曰三山似地名而古詩云公來雪山重似是此意矣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6월 15일(무진)>

장 給水原府漂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李若愚以今月初九日之雨民家十五戶漂壓馳啓教以當此農殷之時許多民之漂壓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願助結構奠接之方廟堂措辭分付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6월 16일(기사)>

장 行次對於熙政堂

목 予曰纂輯廳事今至何境乎領議政 權敦仁曰其間國有大事自然廢閣目下所見可謂汗青無期向者臣等亦有一會往見之約如此遲延皆是臣等不能董飭之責矣予曰如是則何時出末乎向筵有寶鑑次次爲之教而纂輯廳今年尙不能了畢乎敦仁曰今年則似未出場矣予曰不可如是遲延入內爲之則似速成矣敦仁曰此在自上處分而國事何間於內外乎予曰申飭之道不得不如是也敦仁曰在闕內則速成之道似勝於在外矣予曰內閣 文苑黼黻今至何境乎行大護軍 趙斗淳曰此則略有存拔工役不多似爲速成矣予曰然矣速爲校正數朔內了畢可也閣臣齊會爲之活字速爲印出然後與纂輯廳不相妨矣左參贊金興根曰此則不浩汗興纂輯之役有異矣敦仁曰佛夷櫃書昨已回下纔令輪示諸宰書中辭意人皆見之則自當無騷訛之端而金大建事向筵伏承卽下處分之教矣尙無發落臣未敢知聖意之攸在矣予曰方欲以此言之矣何以處之則爲好耶敦仁曰以此事外間不無岐貳之論或曰用法無有早晚夷情亦多難測此俟來頭以觀動靜而用法亦未晚也此亦出於深遠之謨臣亦不謂之非而第以國體則反國之賊邪術之魁顧何可一刻容貸假使日後有意外之事此漢之與彼夷肝肚之相連昭不可掩則留置此漢適足爲日後之慮臣意則以經法從事實爲至當而不可以臣一言遽爲決定下詢于登筵大臣及諸宰處之何如予曰一入西洋則罪已不容誅此若生置必有繼入者矣右議政 朴晦壽曰金大建事揆以國體與經法俱不可尙今假息所謂邪術在渠餘事渠以我國人背本國而從外夷十年而歸此是反國之賊此而不按法誅之其可曰國有法乎雖以佛朗書觀之聲氣之相通昭不可掩邪徒之增氣藉口將不知至於何境決不可畧刻容貸伏願亟下處分焉行禮曹判書 趙秉鉉曰大建置辟當否旣有大臣所奏臣無容他議亟降處分焉行兵曹判書金左根曰大臣諸宰所奏允合國體臣亦無容他議矣興根曰金大建罪犯之置辟當否無容更議而今此下詢特趁卽酌處與追後擬律也以若凶頑尙今假息大是失刑卽速勘斷以嚴國法恐不可已水原留守 李若愚曰大建之罪犯尙今容貸實違於國體經法大臣諸宰之奏正爲合當伏望亟降處分焉知敦寧 李憲球曰臣等固無異見矣予曰何以決處爲宜乎敦仁曰其罪則合爲大逆不道實合推鞠而自前如此罪人出付軍門多有已例今亦依此例處之恐好矣予曰內閣抄啓文臣是正廟朝設施而今略有生存者乎敦仁曰李義甲 申緯 金熙華等是也予曰文臣爲抄啓則於勸課之道似勝而講製法何以爲之耶敦仁曰大典中文臣講製漢學朔書朔射無非勸課之道而抄啓本意特出於作成之意伊時出入之人皆有成就之美至於講製之法臣於其時年尙幼且在鄉中無由詳知而考諸謄錄則自可知之矣予曰予欲復設此規規盡勸獎矣抄啓誰當爲之耶秉鉉曰若下傳教則當依例爲之矣予曰大臣似爲之矣予曰抄啓幾人爲之乎秉鉉曰似爲二十人矣予曰抄啓時參下亦爲之乎秉鉉曰然矣予曰奎華名選卽其製述而亦有二件矣李崑秀 尹行恁

卽其時抄啓而抄啓前閣選乎晦壽曰華留當知之矣若愚曰抄啓閣選皆在癸卯年而其先後未能詳知矣予曰正月日次時以內營事有所云云此非大段別件物事而徒爲人言之資此豈如此之事乎其外外間所聞舉皆附此爲言當初本意以手下不可無人故略有設置而至於爲言之如此無異誹謗矣敦仁曰外間人言臣未敢知如何而以其無軍兵無財賦有名無實之事故臣之請罷之本意亦爲是也予曰內營之內字與內帑 內司無異而以此爲言則改其名號亦何難乎大抵闕內宿衛甚爲疏虞正廟時則有壯勇營予意欲復壯勇營矣敦仁曰臣於向來以內營事有所仰奏伏承開納之教尙未有處分矣臣誠淺辭拙未蒙採用之實下情之悶楚慚悚當如何哉今於詢及之下妄有所陳極知惶悚而壯勇營本未殿下亦當洞燭矣此營設施本非爲軍門之不足也伏念我正廟朝以不忍言不敢道之情理常懷無樂南面脫屣千乘之心所以經始華城其宮室制度營門凡百非爲一時行宮而設者壯勇營之設置亦專爲華城而非爲軍門之不足也予曰庚申罷營時以爲先王遺意者罪相之言便是矯誣聖旨也敦仁曰本爲華城而設故庚申以後則便是無用之營門而卽有革罷之舉若初不革罷而至今尙存則今不必爲必罷之論而旣罷之後今又復設恐無義諦藉或可復以今哀痛之國計歲入屢十萬財從何辦出而遽然議到於復設乎本事與事勢如此臣意則恐不可爲矣予曰內入直不可不爲之而以某營爲之皆不免創設矣敦仁曰宿衛所重固自別矣訓局設置後五衛之制雖無異革罷而禁軍六番及扈衛軍官 宣傳官 別軍職武藝諸廳皆爲宿衛而設置祖宗之制豈不備盡乎予曰扈衛廳今何可用之乎敦仁曰軍制惟在任得其人修明舊法不在於廣設矣予曰宿衛虛疏內入直不可不爲之矣敦仁曰若爲宿衛之重則此有列朝已例宣廟朝以宿衛之單弱訓局軍分番將領率直宿禁中動駕時陪衛肅廟朝依宣廟 訓局例禁衛軍直宿陪衛亦分番爲之至今行之此是祖宗已行之事今亦援據此例不論訓禁御總戎諸營稍爲變通軍制分番內入直則宿衛亦足嚴密何必新置一營然後爲可耶雖新置一營不過設營於闕外直宿於禁中亦與現在各營有何異乎予曰此則果然矣只在軍制變通之如何何營門不可爲壯勇營乎敦仁曰下教至當矣惟在殿下軍制措置之如何已設之營則更無財力措辦之憂而若新設一營則許多財力何以辦出乎畢竟皆害歸於民矣予曰五營之制守禦廳亦其一也而今在廣州敦仁曰仁祖朝丁丑年故相臣李元翼使延陽君李曙築廣州山城設守禦廳 肅廟朝入爲京營英廟朝還爲出鎮旋復入置正廟朝末年又爲出鎮矣予曰今又入設何如敦仁曰旣有列朝已例出入不一而是亦合有商量矣予曰英廟朝旣入之則今又入之改其節目內入直爲之可也卽下傳教矣敦仁曰此非急急之事倉卒入設必有窒礙之端徐徐爲之好矣予曰其前入設之時豈無掣礙乎敦仁曰其前則出入在七八年十餘年之間而今則已多年所自然與前有異矣晦壽曰出入之營前規則有之而積年之後豈無掣礙乎予曰只依前爲之可也財力則何如云耶敦仁曰財力雖未詳知而廣州專以結賦取用其營與邑之異未能詳知矣廣留登筵下詢則可知矣廣州留守 趙鶴年曰臣到任未久且在營無多日未能詳知矣予曰出入之營與壯勇營有異雖壯勇營復設則錢穀當有來去處矣敦仁曰壯營錢穀皆自他營他司移屬者營門革罷之後舉皆還屬本處而今其錢穀豈有留儲者乎穀簿則已割本盡用今不知穀名者多矣予曰守禦之還入不必持疑至於財力軍制凡百次次議定何害耶敦仁曰凡事莫如舒緩一出傳教之後若事勢窒礙不可行綸綍之言有難還收欲力行之則不無生弊之慮徐徐詳悉便否後傳教有何晚乎取考守禦謄錄後處分恐好矣予曰謄錄廟堂考之可也守禦廳爲先入之宿衛以他營磨鍊可也敦仁曰宿衛以他營爲之則守禦廳不必入設也予曰內入直則一營似縮矣敦仁曰大將依舊自在各其將領率軍兵入直則豈云縮乎予曰守禦廳若入設則五營之制可備矣敦仁曰若曰五營不可不備則何可自京出鎮乎旣多自京出鎮之時則今不必爲五營之制而遽爲入設矣專爲宿衛之重則京營或守禦間一營門足矣何必竝舉乎予曰從當與大臣更議矣予曰備堂多不入來年老實病容或有之而事體駭然矣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7월 25일(무신)>

㉔ 許施水原府賑濟穀區劃之請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若愚所報則本府南水門及門樓梅香橋頽圯處今方修繕而各庫樛然成

就巨役萬無其路本府賑濟穀米二千石太一于石湖南所在本府穀米二千石請卽區劃矣工役浩大事力窘絀不可無措劃而其所容入惟在撙節本府賑濟穀米一千石太五百石湖南所在米二千石許令劃給計年添補還充本總之意請亦爲申飭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9월 7일(기축)>

장 許施水原府災結加劃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若愚狀啓則以爲地部劃下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七百六十結零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請災結稍過分數事目外四百五十結請加劃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9월 29일(신해)>

장 許施水原句管穀給代之請

목 備局啓言水原句管竹山所在穀蕩減條六十八石零陽城所在穀排捧耗條二十六石零自該府報請給代矣就湖西本司穀會錄耗中折米九十四石請劃給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9월 30일(임자)>

장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 水原監牧官 趙壽錫所管二牧場乙巳籍付馬一百二十六匹今生馬二十匹內封進一匹故失二十二匹除實留放竝一百二十三匹內壯雌馬五十七匹一年應孳產十七匹今生二十四 (…)

<일성록, 헌종 12년(1846) 12월 29일(경진)>

장 仁陵親祭長陵展謁吉日命以今月二十一日爲展幸行時儀節依華幸例磨鍊

목 因禮曹春展謁取稟教以當詣仁陵親祭仍詣長陵展謁矣日子以今月念間擇入○禮曹啓言幸行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今二月二十一日爲吉云何以爲之教以以此日爲之○教曰今番幸行時諸般儀節一依華城幸行時例爲之出還宮時植炬置之凡係役民之事皆以儲置米會減外驛補把勿爲加把事分付○禮曹啓言謹稽瞻錄則 華城幸行時自上服色以戎服磨鍊而平戎服或軍服事又爲載錄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華城幸行例磨鍊

<일성록, 헌종13년(1847) 2월 1일(신해)>

장 命宣傳官 許燦等汰勘在囚諸武士放送

목 兵曹啓言謹依下教庭試時試記冒錄人等嚴加查問則挾輦軍李東燁 李儀龍 延日閑良表成龍等極口發明終不直招挾輦軍崔龍柱以爲與總衛營別破陣金貞浩相議云故嚴覈貞浩則以爲付托於宣傳官申桓周旋做事云金大弼以爲使衛將所書員告箭云而該書員以爲渠果邊中故以邊中告之則宣傳官以貫中呼之云更覈火弼則以爲與壯洞居李哥宣傳官周旋而名字則不知云善山閑良鄭宗銳以爲往見宣傳官 許燦使之看後云鐵原閑良金鳳求以爲要托於宣傳官 吳宅善使之看後云長興閑良白必洙以爲渠只得貫一中而又以邊一中樣哀乞於告箭人而名面則不知云蔚山閑良李光晉以爲渠以五貫革頭射片箭貫一中而四貫革書員誤認以四貫革末射誤射五貫革使之打錚則監射諸人見其實狀如例告箭云 水原閑良李文憲以爲渠柳葉箭貫一中片箭邊一中而今此柳葉箭邊一中之加錄實所不知云忠州閑良金萬禹 海州閑良朴鼎會 鍾城閑良金海彦 利原閑良張鎮琇 會寧閑良池 淵澤姑未捉得發關各該道使之捉上後盤覈教以科場事體何等慎重臨殿親試尤當謹嚴而渠輩俱以近侍傳命之人乃敢無難犯科作奸於帳前試冊現露於行查之下此與臺下舉行冒法圖奸之類尤有別焉無嚴無憚莫此爲甚如不加倍

嚴懲則其何以社後斃而慰武士乎當該宣傳官 許燦 李敏棟 吳宅善 申桓竝爲先汰去令該府各別嚴勘在囚諸武士所當嚴處而遠道鄉曲之人不足深責特爲曉諭放送未捉之類不必發關推捉亦爲安徐○又啓言臣開坐于龍虎營在囚武士李東燁等謹以批旨辭意一一曉諭放送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2월 28일(무인)>

㉔ 行藥院入診于熙政堂召見總裁官以下 都提調 朴晦壽 提調 金東健 副提調 趙鳳夏 總裁官 領府事 趙寅氷 判敦寧 趙秉鉉 上護軍 金蘭淳 禮曹判書 朴氷元 水原留守 李若愚 廣州留守 趙斗淳 大護軍 徐箕淳

㉕ 日次請診也○教曰總裁官以下纂輯堂上藥房入診同爲入侍○予曰醫官入診秦慶煥等診候訖秦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予曰纂輯堂郎今爲會同乎寅氷曰開局節次按例舉行而此外則當以草記稟定矣予曰唯寅氷曰郎廳有實故人減下其代當填差而郎廳中一員都廳差下使之察任恐好矣予曰都廳誰可爲之乎寅氷曰趙然昌可以爲之而取考已例則堂郎竝兼春秋之御待政命付職而自明日仕進本廳內閣 日省錄及政院日記參互考訂次第纂輯而郎廳則當輪回入直矣予曰唯予曰校正大臣當差出乎寅氷曰已例則然矣予曰其時大臣誰爲之乎寅氷曰辛丑年纂輯時大臣李福源 文衡 徐命膺竝爲校正矣予曰自上定之乎寅氷曰惟在處分矣予曰然則校正大臣以鄭判府事爲之可也寅氷曰非獨大臣爲之文衡亦當爲之矣予曰文衡同爲校正可也予曰參訂則諸大臣皆可爲之而總裁官亦入其中乎寅氷曰總裁官則不入而辛丑年大臣外堂上則稟旨差出矣予曰草記差出可矣予曰其時參訂堂上幾人乎寅氷曰十四人矣今亦當差出而吏曹判書 徐熹淳 大護軍 李嘉愚 工曹參判 尹定鉉皆可爲之矣予曰當品中亦或有參訂之人而辛丑年當品堂上爲幾人乎寅氷曰其時則五人而惟在處分矣予曰參訂堂上誰可爲之乎寅氷曰未及審思而正卿則幾乎盡參矣予曰正卿似無見漏之人矣寅氷曰五人非元定之數也晦壽曰追後差出亦未晚矣予曰追後爲之而以閣臣中數人差出未爲不可矣秉鉉曰閣臣 正亞卿中見漏者有金英淳 李景在 吳取善 金學性諸人而金學性卽時任直提學矣予曰當品閣臣中誰可差出乎寅氷曰當品閣臣 李公翼 李埈 鄭取朝 徐有薰 南秉哲 金始淵 金英根 李裕元 趙鳳夏矣予曰南秉哲可以爲之寅氷曰好矣予曰趙 鳳夏亦可爲之矣寅氷曰亦好矣予曰閣臣中當使之考出御製乎寅氷曰然矣而序文亦當考閱矣予曰非但考出而已分類第次然後乃可纂成矣寅氷曰然矣秉鉉曰御製考出然後可以分類成編矣予曰以江界事盛京咨文出來卿亦見之乎晦壽曰見之矣予曰不可獨以邊將舉行接待之官自京差送則爲斃不少道內秩高守令中差送宜矣晦壽曰自京差送果有斃矣予曰然則從長措處而以咨文見之則似有越來之意應接之道不可不從厚而彼既欽差大臣則此是格外之事在我事大之道不可只循常例各別應接可也晦壽曰三月初旬起程云當爲急急舉行矣予曰只以一守令差送可乎彼國既定二人出來則秩高守令中二員差出似好自廟堂另加講究令本道各別應接可也寅氷曰下教至當矣若差送一員而中路如或有病將至窘急之境二員差送甚便好矣予曰江界府使 戶曹參判借銜定州牧使 兵曹參判借銜使之舉行可也寅氷曰雖無皇旨既是夫臣則接待之節當各別爲之似好矣予曰唯予曰今番庭試洪秉壽是卿宰之子而以鄉呈券可乎寅氷曰雖甚未安在前賦表雙懸之時隨其所業而呈券者亦或有例矣予曰卿宰之子有此冒法之事與坡州圖籍何以異哉立身之初事君先欺如是則將無所不爲所當拔去特以慶科故姑爲安徐而不可無警此意傳于其父可也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2월 29일(기묘)>

㉖ 罷黜水原判官 金炳冀以徐光奎代之

㉗ 水原留守 李若愚以判官 金炳冀身病呈狀罷黜馳啓教以令該曹口傳差出催促下送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3월 1일(경진)>

강 행次對于熙政堂

목 予曰俄於所奏略有批教而使歸虛言竟無實事者每緣繡行與殿最時大吏則莫敢誰何而然也如此而將何以懲戢貪墨乎且吏逋限石數斷用一律則法令可伸而小民亦有聊生之道矣右議政 朴晦壽曰逋吏之斷用一律本有定式而蓋吏輩犯逋實由於守令貪墨之故也另加嚴束則自當少逋矣予曰雖有道啓繡論之後曾未幾何依舊仕宦專無顧忌懲畏之意如是而其可曰國有法乎必嚴立科條然後庶有補於爲民之政禁錮之外有加等議律之事而賊吏則亦有決杖之例乎晦壽曰果有加等與決杖之例而聖教如是申複雖以賊吏之恣橫豈無畏戢之心乎予曰賊汚守令之禁錮與決杖等事及逋吏之計石用律不容不先示令申之意與諸備堂議定科條以爲草記啓下可也晦壽曰謹依下教矣予曰壯勇營及 水原亦有此例而水原則至于今用此例乎吏曹判書 徐憲淳曰然矣而水原卽壯勇營之外營故與內營之例同矣戶曹判書李穆淵曰今番欽差大臣之行下送禮單物種中略有受去者其餘則還爲持來故自臣曹照數還下之意敢達矣予曰唯

<일성록, 헌종 13년(1847) 5월 13일(신묘)>

강 八道四都以經行薦單馳啓

목 京畿監司 李鼎臣薦單加平前縣令 李綱愚 故家楷範專門經術 楊根生員金準鉉 篤行孝悌蘊抱材器 忠清監司 金洙根薦單懷德前教官宋達洙 德望經術矜式士林 恩津幼學金在養 詩禮故家豈弟其人 新昌幼學成著默 固窮讀書不知不慍 全羅監司 洪義錫薦單全州幼學李摺萬 讀書操行名聞一鄉 綿山進士權用一 詩禮古家文雅飭躬 慶尙監司 金公鉉薦單安東幼學姜鎮謝却功名篤勵經學 豐基幼學金源教 力經篤行鄉黨所推 禮安幼學李彙政 庭襲遺範望重士林 江原監司朴宗吉薦單江陵幼學金學魯 夙著孝友亦推文雅 洪川幼學金在兢 詩禮之門模楷其人 黃海監司 南獻教薦單白川幼學金碩鍾 劬躬研經老而彌篤 海州幼學李魯傳 潛究經術孝悌俱著 平安監司 趙鶴年薦單平壤幼學黃基鼎 博涉經史敦行孝悌 价川幼學李秉俊 孝友節儉文華顯聞 碧潼幼學金聖國 劬躬讀書謹飭守分 咸鏡監司 俞星煥薦單吉州前主簿 林宗七 老而力學幼學玄若欽 林下窮經 華城留守 李若愚薦單府內進士朴彭壽 固窮讀書志行敦篤 廣州留守 趙斗淳薦單府內前參奉安景禕 皓首固窮素履深貞 江華留守 林翰鎮薦單府內幼學尹滋三 詩禮家學孝友天賦 開城留守 金大根薦單府內幼學許詮 好學藏修固窮自持

<일성록, 헌종13년(1847) 6월 13일(경신)>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李公翼于熙政堂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別無頗處乎公翼曰別無大假頗處而曲墻塗灰有略干剝落處華寧殿殿內紅帳雖無傷損而年久渝色矣予曰然則修改在何時而然乎公翼曰臣聞守僕輩所傳則似是殿宇創建時所造而尙未經修改云矣然此是傳說則臣未敢質言仰達矣予曰華城城役今至何境乎既過華城則似當知之矣公翼曰臣但見其治石方張而役處則未及見之矣

<일성록, 헌종13년(1847) 6월 28일(을해)>

강 以金左根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헌종 13년(1847) 9월 1일(정축)>

강 許施華城府句管竹山 陽城等邑耗米給代之請

목 右議政 朴晦壽啓言卽見水原前留守 李若愚所報則以爲本府句管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

零陽城所在耗米排捧條二十六石零爲請給代矣支放給代便成近例請就嶺南所在本司句管私賑穀會錄耗中折米許劃從之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9월 20일(병신)>

장 備局以諸道年分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鼎臣災實分等狀啓則(…)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左根災實狀啓則地部劃下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九十二結九十負零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事目外千餘結之請稍涉過多請特以八百結加劃推徵許令防塞(…)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10월 7일(계축)>

장 忠淸右道 暗行御史 宋廷和以書啓別單啓

목 書啓以爲(…) 水原判官 徐光奎軍能均庥災欲詳櫛過境有聞來效可期(…)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10월 18일(갑자)>

장 備局以諸道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慶尙監司 金公鉉災實分等狀啓則昌原等二十五邑置之尤甚慶州等二十七邑置之次安東等十九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災四千三百六十結八負零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今年穡事始早終澇兼又蟲損而畢竟成就不至失稔且無舊災名色則所報災總猶涉稍多請特以三千結加劃於事目之外餘竝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全羅監司 洪義錫災實分等狀啓則雲峯等六邑置之尤甚全州等二十六邑置之次光州等二十二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災一萬五千一百九十八結零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尤甚之次邑尤甚面里尤甚戶當年新還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丙子未捧及高敞己巳反作條依已例仍停事也其一三等邑城餉程道稍間處捧留邑倉待明秋還納城倉事其一京外所納箭竹尤甚全數之次折半蠲減事也本道農形統論成就爲諸路之最則除却流來舊頃新依之猶過六千殊涉稍多請事目外以一萬三千結加劃以爲均俵之地還穀準代只於尤甚邑尤甚面里尤甚戶許施餘竝依狀辭施行箭竹折半之次邑三分一權減又啓言卽見忠淸監司 金洙根災實分等狀啓則公州等十五邑置之尤甚 洪州等三十一邑鎮置之次沃川等九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災一萬三千六結五十九負零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農形秋後沈墊雖有所損夏初惜乾無甚爲災傍川汰覆早霜未實不過是點瑕尺朽則過萬報災殆欠稱停請事目外八千五百結加劃外此諸條竝依狀請施行箭竹折半權減又啓言卽見江原監司 朴宗吉災實分等狀啓則原州等九邑置之尤甚三陟等十三邑置之次江陵等四邑置之稍實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災一百三十結四十五負零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平海 蔚珍 江陵 歙谷等四邑大同布特許代錢事也其一四邑所納軍布訓局外特許代捧事也其一各軍門屯稅各衙門免稅從實收稅平康所在糧餉哨屯稅亦令從實執總事也今年農形藉曰惜乾不至失節若而邑蟲雹之損卽其點瑕且本道多有未量之邑報災猶涉稍多事目外以一百結加劃平海等四邑大同特許代錢餘竝依請施行各屯土之從實收稅朝飭本自申嚴至於糧餉屯稅之隨起執總既有年前覆啓則依舊比總無所矯揉者豈有如許事體更無敢襲謬事請各別申飭又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鼎臣狀啓則復陳道內災損之狀仍請見減災一千十八結五十五負零特爲準劃陽川等五邑城餉全數捧留事更令廟堂稟處矣前此所劃非不優厚而今年災形多被偏酷更以三百結加劃至於城餉全留邑非尤甚餉亦有重不可遽議闊狹依前行會施行之意請分付又啓言頃因水原災實狀啓事目災外不足災八百結覆啓加劃矣卽見該留守 金左根狀啓則復陳農形受損之狀仍請見減災二百九十二結九十負零特許準劃矣又此申請必有斟酌而然請依狀辭準劃使之均俵又啓言卽見江華留守 林翰鎮狀啓則備陳穡事失稔

之狀仍請本府府倉及各宮房各鎮堡今年當捧還米太中最尤甚戶限折半尤甚戶限三分之一次戶限四分之一竝以相當穀準折代捧訓禁御三留營還米太當納者一體代捧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島農失稔偏於水田本色責納民情宜念請竝依狀請分數代捧又啓言頃因全羅監司 洪義錫狀啓兵曹各營軍布全州等二十六邑折半光州等二十五邑三分之一代錢置之事草記行會而即見該監司狀啓則復陳綿農歉荒之狀更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狀辭若是懇摯此必有民情之不得不然者全州等二十六邑兩營保布特許三分之一代捧光州等邑請依前置之竝允之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10월 20일(병인)>

강 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俞致崇 左道暗行御史 李教英進書啓別單

목 致崇書啓以爲 (…)水原判官 徐光奎既徵湖績又覩畿治 (…)水原留守 金左根處地自別想望方苑中軍李肇淵餉捧多譽戢盜有方判官 徐光奎查括隱結填充虛伍 (…)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11월 26일(임인)>

강 上號都監以玉寶篆文正副本啓

목 加上尊號都監啓言大王大妃殿玉寶篆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金左根王大妃殿玉寶篆文書寫官 昌寧尉金炳疇書出正副本謹此封進睿裁後入刻教以正本爲之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12월 26일(신미)>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 (…)
水原監牧官 朴昌珪所管二牧場丙午籍付馬一百二十三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內封進焉一匹故失馬六匹除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三十六匹內壯雌馬六十一匹一年應孳產十八匹今生二十四 (…)

<일성록, 현종 13년(1847) 12월 30일(을해)>

강 命水原府城堞門樓修築之役以本府濟賑米取用空名帖成給俾爲添補

목 없음

<일성록, 현종 14년(1848) 1월 17일(임진)>

강 없음

목 備邊司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金左根所報則以爲本府城堞門樓等修築之役極其浩大以錢二萬兩請即區劃矣不得不約綽加劃本府所在濟賑米一千石使之取用本府城堞等役許給空名帖補用多有已例空名帖五百張特爲成給請俾爲添補竣役允之

<일성록, 현종 14년(1848) 1월 17일(임진)>

강 來五月初二日行景慕宮夏享香祝命親傳判下太廟追上尊號時各差備官親祭時亞獻官以下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陳賀時各差備官以下進饌所堂郎以下司饗院都提調 梨院尙方提調以下賞典別單

목 因別單教以禮儀使 行大護軍 徐箕淳堂上執禮 行副護軍 南秉哲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堂下執禮副司果 李寅奭 兒馬一匹賜給大祝 應教 沈宜晃 副司果 俞致崇 讀玉冊官 行護軍 金景善 同知 李啓朝 讀金寶官 行護軍 姜時永 洪鍾英并加資捧玉冊官 副司果 李裕膺 尹哲求 校理 金元植 兵曹正郎 李參鉉學玉冊案執事戶曹佐郎 李恒翼 尙衣直長 朴龜夏 司導僉正 鄭老錫 敦寧判官 洪翊周 褥席執事 刑曹正郎 黃鍾奭 工曹佐郎 李政學讀玉冊案執事軍資主簿 金尙鉉 童蒙教官

金中集 尹宗善 司僕主簿 李淳榮 褥席執事 掌苑別提 朴承奎 典設別提 柳鼎東 捧金寶官 副司果 李口 李承輔 趙熙哲 李濟達 學金寶案執事 司宰僉正 宋欽成 冰庫別檢 柳蕭 司僕主簿 李暉 平市直長 崔永錫 褥席執事 軍資判官 金昔淵 司宰直長 李稷鉉 學讀金寶案執事 宗廟 直長 李駿 在 刑曹正郎 李象宗 義盈直長 姜義永 廣興直長 李承沼 褥席執事 工曹佐郎 沈教鎮 內資奉事 趙錫麟 各兒馬一匹 賜給東西唱引儀 崔正運 陞敍假引儀 李亨基 代致詞官 假引儀 李奎德 竝陞六致詞陪進官 承文判校 全允淡 兒馬一匹 賜給寫字官 金義綱等二人 并高品付料 亞獻官 東寧尉 金賢根 終獻官 南寧尉 尹宜善 各廐馬一匹 面給進弊 瓚爵官 行吏曹判書 徐憲淳 奠弊 瓚爵官 戶曹參議 金在田 薦俎官 戶曹判書 趙斗淳 禮儀使 行大護軍 徐箕淳 各熟馬一匹 賜給廟司令 李定在 陞敍堂上執禮 行副護軍 南秉哲 半熟馬一匹 賜給堂下執禮 應教 沈宜冕 典祀官 奉常正 白宗杰 執尊 副司果 洪義宗 俞致善 大祝 副應教 尹致英 待教 金炳德 祝史 副司果 洪秉壽 柳進翰 齋郎 檢閱 金德根 副司正 洪鍾雲 掌牲令 典牲判官 趙基亨 協律郎 掌樂正 洪翼燮 祭監 監察 金龍基 鄭基洛 各兒馬一匹 賜給捧俎官 童蒙教官 尹宗善 金中集 盥洗位 直講 權宗憲 禮曹佐郎 金羽東 爵洗位 禮曹佐郎 金秉燮 兵曹佐郎 羅時鏞 亞終獻爵洗位 典籍 任百淵 并加一資 資窮者代加贊者 引儀 崔正運 假引儀 李亨基 謁者引議安國鉉 李獻耆 贊引 假引儀 李奎德 李義豐 各上弦弓一張 賜給奏時官 金鳳禮等三人 并令該衙門高品付料 事知守僕 李景純等四人 并帖加其餘香陪官 月令守僕 員役樂工等 并依判下施賞 又因都監別單教 以都提調領府事 趙寅永 判府事 鄭元容 各內廐鞍具焉 一匹 面給提調 工曹判書 朴永元 兵曹判書 徐左輔 戶曹判書 趙斗淳 竝加資 左參贊 李若愚 日淺勿論 都廳司僕正 金炳翼 副司直 鄭翊朝 并加資 郎廳戶曹正郎 金炳喬 副司果 趙秉緯 敦寧主簿 朴齊韶 副司果 李鍾協 成鼎鎬 申命翼 崔璜 并陞敍 漢城主簿 徐相鼎 工曹正郎 朴希淳 禮曹佐郎 金大圭 并日淺勿論 監造官 副司勇 韓圭錫 李根永 趙猷淳 李浩達 司饗奉事 權應駿 廣興奉事 趙應和 別工作 繕工監役 尹定鎬 并陞六純宗大王 玉冊文製述官 判府事 鄭元容 書寫官 判府事 金道喜 各內下大豹皮一令 賜給樂章文製述官 戶曹判書 趙斗淳 加資 金寶箋文書寫官 東寧尉 金賢根 內下虎皮一令 賜給大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 禮曹判書 金興根 加資 書寫官 行吏曹判書 徐憲淳 樂章文製述官 行大護軍 徐箕淳 各熟馬一匹 賜給金寶箋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徐左根 加資 翼宗大王 玉冊文製述官 領議政 權敦仁 書寫官 判府事 朴晦壽 各內下大豹皮一令 賜給樂章文製述官 左參贊 李若愚 加資 金寶箋文書寫官 永明尉 洪顯周 內下豹皮一令 賜給大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 工曹判書 朴永元 加資 書寫官 兵曹判書 徐左輔 樂章文製述官 清寧君 金東健 各熟馬一匹 賜給玉寶篆文書寫官 昌寧尉 金炳疇 內下虎皮一令 賜給大王大妃殿捧玉冊官 副司果 洪秉壽 金會明 捧玉寶官 兵曹正郎 李升洙 副司果 洪祐命 學玉冊案執事 副司果 金敬鎮 掌樂主簿 林善鎮 褥席執事 戶曹佐郎 金俊根 學讀玉冊案執事 敦寧主簿 金秉熙 褥席執事 繕工監役 李晉在 學玉寶案執事 掌樂主簿 金炳地 繕工副奉事 李秉教 褥席執事 西部都事 鄭基年 學讀玉寶案執事 中部都事 朴齊賓 褥席執事 繕工假監役 徐麒淳 各兒馬一匹 賜給大王大妃殿捧玉冊官 副司果 俞致善 朴齊善 捧玉寶官 副司果 尹行護 金炳雲 學玉寶案執事 漢城判官 趙秉正 典簿 洪鍾馨 褥席執事 內贍奉事 趙秉文 學讀玉冊案執事 工曹正郎 朴希淳 褥席執事 司饗主簿 姜漢喆 學玉寶案執事 司饗主簿 李忠翼 軍資奉事 權用翼 褥席執事 敦寧參奉 趙秉履 學讀玉寶案執事 典設別檢 李彙溥 褥席執事 典牲直長 李圭昌 各兒馬一匹 賜給別看役 平山府使 姜彝五 前縣監 李熙進 并守令 除授前府使 洪應燮 加資 出身 金箕斗 善地邊將 作窠差 送禮貌官 假仁儀 李奎德 洪宜惠 致詞箋文陪進官 承文判校 全允淡 各兒馬一匹 賜給擇日官 迎華察訪 李秉洪 守令 除授牌將教鍊官 金鳳鎮等六人 并帖加致詞寫守官 白有榮等十人 并高品付料 禮曹書吏 車弘式 吏曹書吏 吳相默等二人 并帖加其餘腰彩 輦 領陪部將 忠贊衛 寫字官 畫員 計士 錄事 捕校員 役樂工 工匠等 并依判下施賞 又因別單教 以左邇禮吳致淳 右通禮 權謙 宣教官 副司果 趙熙哲 并加資 贊儀 邊相岱 守令 除授典儀 李寬永 陞敍東西唱引儀 崔正運 假引儀 李亨基 各上弦弓一張 賜給

代致詞官 假引儀 李奎德 宣箋日官 假引儀 李胤鎮并陞六宣箋官 副司果 沈承澤 展教官 禮曹佐郎 金秉燮 典籍 李基 展箋官 禮曹佐郎 金羽東 兵曹佐郎 羅時鏞各兒馬一匹賜給進表裏濟用監提調 金賢根內下鹿皮一令賜給捧表裏官濟用奉事 趙鳳熙 副奉事 李鍾九并陞六其餘員役樂工等并依判下施賞又因別單教以進饌所堂上行吏曹判書 徐憲淳 熟馬一匹面給禮曹判書 金興根 吏曹參判金鼎集 開城留守 趙秉駿 黃海監司 尹定鉉 行都承旨 尹致秀郎廳副應教 尹致英竝加資副司果 李奎憲以己丑進饌所郎廳又參今番慶禮事甚稀貴亦切愴懷不可無別般示意工曹參議除授鄭憲容 戶曹正郎 洪鍾序 副司果 徐承淳 金益鼎 忠勳都事 金在清 漢城主簿 徐相鼎并陞敍別看役 平山府使 姜彝五前縣監 安時赫并守令除授前五衛將 李得祿 異膺善并外職除授禮貌官 兼引儀 李獻者 假引儀 李胤鎮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司饗院都提調領府事 趙寅永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提調 尹致秀內下虎皮一令賜給饌品監造官 奉事 宋太熙內進饌熟設所郎廳李奎憲并陞敍掌樂院提調 李景在金鼎集前提調 趙秉駿各內下中鹿皮一令賜給協律郎正洪翼燮 粧弓一張賜給尙衣提調 徐憲淳 金興根各熟馬一匹賜給郎廳沈元澤 安聖臣 申在義 朴龜夏各兒馬一匹賜給計士 洪胤成等三人錄事朴有鉉竝高品付料寫字官 金繼述永付司果牌將知穀官 金致亨等三人加資張萬豐等五人賞加金基玩等十二人并邊將除授異海謙善地邊將待窠遷轉李啓沃等二人并相當職調用樂器風物監造看役朴敏煥賞加畫員趙坪永付司果排設司鑰 白佑赫賞加待令捕校 洪昌麟等三人竝帖加金啓漢等三人并邊將除授樂師金昌洙等五人并帖加書吏金完祖等五人并從願施賞吳仁杓等六人并帖加飯監 朴英春賞加通禮院書員 李晚弼從願施賞其餘寫字官畫員計士牌將捕校 奏時官員役樂工工匠女伶等并依判下施賞又教曰太室追上尊號親上冊寶後親祭時祭侍申寬告石泰元各半熟馬一匹賜給捧玉冊申寬吉宋會英 鄭喜常 石泰元捧金寶池有長并資窮各鹿皮一令賜給金喜善 韓珩和 崔健常竝加資玉冊差備金商秋 洪正榮 徐相浹 金應圭案差備李得喜 金再鏌 權錫浩 金信玉 金性祿 朴敬碩 桂仁嘩 金履哲褥席差備李正植 宋相玟 柳宗采 鄭萬善 洪士行 李春基 韓致遠 尹鶴聲金寶差備金耆英 崔升麟 韓國臣 李元謙讀冊案差備李東華 李應輔讀寶案差備李興宗 宋鳳儀已上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又教曰加上尊號時捧玉冊 崔健常 宋遇亨 黃鍾和 韓定善尙傳琴玉聲竝加資捧玉寶申寬吉 宋會英 鄭喜常 石泰元竝資窮各鹿皮一令賜給尙傳洪命亨資窮大鹿皮一令賜給玉冊差備金應海 朴永言 羅喜喆 閔浩昌案差備董一元 崔慶赫 金得喆 安之補 安廷洽 崔漢龍 李錫亨 李宜秀褥席差備金致九 金信福 元範吉 全佐文 金義和 李宗根 趙縱 金蘭筠玉寶差備鄭履顯 張德寬 姜公望 李仁光讀冊案差備劉仁祺 徐命秀讀寶案差備吳義秀 宣誼吉以上各上弦弓一張賜給

<일성록, 헌종 14년(1848) 3월 22일(병신)>

㉔ 許施水原府還餉加分之請

㉕ 備邊司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金左根狀啓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每當還分排巡苟艱本府留庫中米太合五千四百八石零屬邑餉租三千六百三十六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4년(1848) 5월 19일(신묘)>

㉔ 命水原 松都給代以嶺南 海西句管穀耗中取用

㉕ 領議政 鄭元容啓言水原句管竹山蕩減耗米陽城排捧耗米松都句管關西小米耗條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耗條不足之請劃便成年例以嶺南本司句管穀耗中劃給華城 海西本司句管穀耗中劃給松都請以爲取用從之

<일성록, 헌종 14년(1848) 9월 10일(경진)>

강 水原留守 金左根上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현종 14년(1848) 9월 21일(신묘)>

강 備局以水原府災實狀及開留狀請諸條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左根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三百五十結七十四負四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矣本府穡事藉謂亢農各面年形均之爲登旱澇不無相錯秋暄幾皆成熟所謂災結似涉稍多事目外九百結特爲加劃以付寧失之義俾爲均依之地推徵防塞請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開城留守 趙秉駿狀啓則備陳本府及舊豐德農形受損之狀仍請後錄諸條令廟堂稟處矣其一舊豐德 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詳定代捧總衛營所管臨津餉穀捧留本邑耗條亦以詳定輸送各該營事也其一舊豐德各軍門各衙門身軍布之辛巳壬辰癸巳條大小南面壬辰癸巳停退條并許仍停事也各營留餉之詳定代捧臨津還穀之本邑捧留既據已例依此施行耗條并以詳定輸送各該營各年舊布雖值少康之歲果無并督之勢請許令仍停允之

<일성록, 현종 14년(1848) 10월 3일(계묘)>

강 寶鑑纂輯及奉書進書時總裁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以纂輯總裁官 領府事 趙寅永校正大臣判府事 鄭元容各鞍具馬一匹面給堂上知事 洪敬謨 判敦寧 金蘭淳各內下豹皮一領賜給工曹判書 朴永元纂輯堂上判敦寧 金蘭淳 禮曹判書 朴永元 水原留守 李若愚 淸寧君金東健 廣州留守趙斗淳 大護軍 徐憲淳 都廳郎廳 校理 趙然昌 校正郎廳 司成 朴承輝 副校理 沈承澤并加資郎廳前修撰 李寅奭前司果 鄭翊朝前執義 沈宜冕前校理 金世均前副校理 朴承輝前修撰 朴來萬 校理 沈承澤前副司果 俞致崇 副司果 李教英 金翊鎭 李裕膺 柳進翰 金元植 朴敦默 金炳雲 副應敎 沈膺泰前副司果 俞鎭五 副校理 李口前校理 趙熙哲 校理 李承輔 正言 洪祐命竝陞敍已陞敍者右職除授已右職者熟馬一匹賜給進排待令戶曹正郎 金炳喬陞敍參判判府事 權敦仁金道喜右議政 朴晦壽 行吏曹判書 徐憲淳 大護軍 李嘉愚 工曹判書 尹定鉉 大司成 南秉哲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御製序文書寫官 行戶曹判書 徐憲淳廐馬一匹面給御製序文校閱領府事 趙寅永 領議政 鄭元容 工曹判書 金學性 護軍 金大根 開城留守 趙秉駿 水原留守 金左根 大護軍 李景在 工曹參判 金鼎集 護軍 吳取善 徐有薰 副護軍 鄭啟朝 安岳郡守 金始淵 左承旨 尹致英 知事 金英淳 副護軍 金英根 南秉哲 大司成 李埰 僉知 李裕元 副司果 洪淳穆各半熟馬一匹賜給監印總裁官 領府事 趙寅永 鞍具馬一匹面給堂上上護軍 徐憲淳廐馬一匹面給工曹參判 金鼎集 護軍 尹致秀 都廳郎廳 應敎 趙然昌竝加資監董郎廳典籍 任百淵守令除授檢書官 金徹義 金周教并相當職調用別看役 李尙迪守令除授玄鎰外職調用鄭學裕六品職調用寶鑑題目寫字官 金繼述從願施賞校正唱準 韓在憲 金應煥 計士 康載萬 崔錫昌并令本衙門高品付料唱準 張旭令本衙門永付其餘纂輯校正監印郎廳 寫字官 唱準 捕校員役工匠等并依判下施賞又因親上太廟 時奉書及進書時別單敎以總裁官 領府事 趙寅永奉書大臣領議政 鄭元容各鞍具馬一匹面給堂上知事 洪敬謨 判敦寧 金蘭淳 上護軍 徐憲淳 行禮曹判書 李若愚 工曹參判 金鼎集 護軍 尹致秀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都廳郎廳 應敎 趙然昌 校理 沈承澤 副司果 李口 李承輔 監董郎廳典籍 任百淵 檢書官 金徹義 金周教各兒馬一匹賜給堂上執禮 副應敎 洪淳穆堂下執禮 副校理 朴永輔各熟馬一匹賜給第十二室捧寶鑑官 校理 權永秀第十四室捧寶鑑官 修撰 趙龜植第十五室捧寶鑑官 副司果 趙獻永第十六室捧寶鑑官 副司果 李裕膺各半熟馬一匹賜給第十二室舉案者掌樂主簿 李正鉉 典設別提 權應駿 褥席執事 司圍別提 崔永錫第十四室舉案者刑曹佐郎 趙鳳熙 軍資直長 權用翼 褥席執事 西部都事 鄭基年第十五室舉案者刑曹正郎 黃鍾奭 平市

主簿 李根榮 褥席執事 禁府都事 尹滋膺第十六室舉案者軍資主簿 金尙鉉 司甕奉事 沈有澤 褥席執事 童蒙教官 尹宗善各兒馬一匹賜給讀序文官 副應教 洪淳穆 讀箋文官 副校理 趙然興 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奉書官 永庫別提 金周教 造紙別提 金徹義 展箋官 兼檢書官 安季良 金龜淳 安寶官 典籍 任百淵 典寶官 兼檢書官 朴宗琰 檢書官 徐七輔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進書時捧寶鑑官 校理 金炳雲 副司果 洪祐命各兒馬一匹賜給舉案者禮賓直長 徐容淳 司宰直長 李稷鉉 褥席執事 南部都事 李鎬肅舉讀冊案者司甕奉事 鄭永朝 褥席執事 中部都事 趙永和 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左通禮 黃燦 右通禮 李珽各熟馬一匹賜給贊禮 李寬永守令除授東西唱引儀安聖臣李亨植引接引儀 李亨烈各兒馬一匹賜給代致詞官 引儀 李獻著 宋榮來六品職調用致詞陪進官 權知副正字 鄭漢源 金學初 黃鍾顯各加一賀賀窮者代加擇日官 迎華察訪 李秉洪守令除授致詞繕寫寫字官 李亨謨 金洪祖 李晉圭并令本衙門高品付料太廟事知守僕李景純等三人監印廳書吏金時庸竝帖加成給其餘奏時官陪輦部將 通禮院書員 政院 禮房書吏守僕員役樂工忠贊衛禁漏監印廳下人等并依判下施賞 <일성록, 헌종 14년(1848) 10월 10일(경술)>

㉔ 給水原府顏戶恤典

㉕ 水原留守 金左根以本府民家顏壓馳啓教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卽爲結構奠接之方廟堂措辭分付

<일성록, 헌종 14년(1848) 11월 8일(무인)>

㉔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趙鶴年 參議 洪說謨 兵曹判書 趙冀永 參知 金祖欽進

㉕ 教曰每都目飭諭視爲文具反用慨然初仕守令之擇差何時不關重而今日急務莫先於此收拾人才尤切於目下竝以此意分付兩銓另加對揚又教曰忠臣清白吏皇朝人子孫軍功人及西北 松都人加意收用事分付又教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又教曰江界府使 沃溝縣監竝以武臣擬入○吏批以趙徹林爲清道郡守 徐有畬爲杆城郡守 金鎮華爲綾州牧使 李蘭孝爲歙谷縣令 柳鼎東爲延豐縣監 李龜遠爲狼川縣監 朴齊賓爲聞慶縣監 徐光奎爲茂長縣監 柳誠爲龍安縣監 南秉善爲德川郡守 李敏樹爲漆谷府使 金在獻爲金城縣令 南尙教爲水原判官 趙命夏爲寧海府使 李完熙爲長連縣監 鄭愚容爲韓山郡守 鄭夔弼爲英陽縣監 李嘉愚爲工曹判書 徐英淳爲兵曹參判 金學性爲藝文提學 趙秉駿爲同成均 洪鳳周爲珍島郡守 許石老爲鎮川縣監 李啓朝爲知經筵 徐戴淳爲同經筵 曹錫亨爲同春秋 趙秉正爲義興縣監 白海運 洪履禧爲掌令 李潭九爲持平 吳泰權爲獻納 李若愚爲判義禁 尹致秀爲知春秋 申楹爲祥原郡守 金鋼爲郭山郡守 宋鍾聞爲麟蹄縣監 金在源爲昆陽郡守○教曰忠州牧使 鄭始容 水原判官 南尙教相換○以李亨夏爲承旨 尹攢爲安東府使 李光載爲豐川府使 任泰錫爲江界府使 權顥爲肅川府使 崔弘德爲礪山府使 崔虎文爲奉化縣監 金用基爲竹山縣監 李儒龍爲橫城縣監 金在成爲泰川縣監 朴珪壽 崔斗錫爲正言 金炳雲爲應教 洪祐命爲副應教 趙秉夔爲大司成 徐憲淳爲同經筵 韓龍源爲持平 李熙敏爲价川郡守 李熙永爲鍾城府使 申奭浩爲碧潼郡守 洪在喆爲大司憲金基周爲大司諫 李仁復爲三水府使 申義恒爲長淵縣監 俞錫煥爲執義 金樂洙爲司諫 尹行謨爲副校理 沈宜元 柳興吉爲副修撰 李維謙 朴敦默爲修撰 李義昌爲遂安郡守 南獻教爲同經筵 李鼎在爲同春秋 趙存弼爲沃溝縣監 林柱煥爲陽德縣監 徐曾輔爲東部都事 李承白爲南部都事 尹興鎮爲敬陵參奉 李魯勉爲宣陵參奉 趙性教爲溫陵參奉 南鍾復爲孝陵參奉 李啓周爲康陵參奉 金蘊淳爲明陵參奉 趙萬兢爲健陵參奉 俞駿煥爲顯隆園參奉 韓用遇爲義陵參奉 李相璉 李民沼爲假引儀 曾輔以下竝初仕也○兵批以金蘭淳爲知事 徐有薰爲副總管 李熙洙爲安東營將 趙秉善爲羅州營將 尹錫九爲江華中軍 李志泰爲大興中軍 李祉秀爲統虞候 熙洙以下竝新資也 李熙吉爲滿浦僉使 白樂貞爲訓鍊正 李南輔爲訓戎僉使 鄭元容 判府事單付金壽喜爲長津

僉使 李元熙爲多大僉使 金泰恒 李熙贊 權最永 李奎會 趙存豐爲宣傳官 申泰浩 鄭濟兢 金鎮國 李晉淵 姜潤 李明三爲武兼 李啓沃 韓景憲 金商玄爲部將 朴昌植 李仁植 金基柱 李升誨 金鎮行 李鎔爲守門將南宮溶爲西道參軍 曹錫祐爲馬馬海權管 李亨純爲舊口坡知權管 泰恒以下竝初仕也○敎曰守令邊將初仕人皆令明日待令

<일성록, 헌종 14년(1848) 12월 22일(임술)>

강 有政

목 以尹堉爲副校理 李啓朝爲知春秋 南秉哲爲全羅監司○再政以鄭基聞爲假監役 金用鉉爲宣陵參奉 朴岱壽爲永陵參奉 基聞以下竝初仕也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資憲鄭仁重嘉義姜鳳一嘉善沈有祖 金允采折衝崔宇玉 李大榮通訓李憲英宣略朴成赫 金光轍 申榮基 梅漢福 朴景鄰 徐有行 士庶秩閑良高重坤 京畿朝官秩前慶熙將文成彩前萬戶 金尙壽士庶秩閑良李昌郁等七十三人江華府士庶秩閑良咸春載等二人**水原府**士庶秩閑良崔震大等二人開城府朝官秩前慶熙將 劉健士庶秩通德郎趙常根 忠清道士庶秩幼學李宜植等四十七人慶尙道士庶秩生員金義壽等八十九人全羅道朝官秩前五衛將 宋維新 尹明赫 金基圭 崔東烈士庶秩幼學張士德等一百五十八人黃海道士庶秩士人李昌義等二十二江原道士庶秩幼學方億哲等九十九人咸鏡道朝官秩前權管 蔡宗郁張翼心士庶秩幼學金昌現等一百四十五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持平 韓錫祉前五衛將 金仁弼前縣監 裴化鳳士庶秩幼學崔仁成等一百四十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慶州通政申復萬 安東嘉善鄭順太 昌原通政黃處坤 朴晉國 林西福 晉州通政吳允宗 居昌通政方允元 草溪通政池晚興 永川驛吏金致九 咸安通政金昊大 陝川通政金光衍 李東範 義興嘉善張興大通政都奉才 機張嘉善尹啓光 漆原幼學車益道 光州通政金致永幼學金重海 潭陽通政 朴龍得 宋室 寶城通政姜致亨 淳昌折衝崔東烈嘉善金錫鼎 高山通政金順命 谷山通政金明彥 三陟通政金聖復 洪川嘉善金光哲 北青通政林達麟 金成集 李光彬 端川通政廉載漢 白應采 吉州通政金百連 韓始活 韓潤協 明川嘉善徐光珍 鏡城嘉善李原泰通政金廸世 朴尙龍 厚州通政崔一崙 龜城通政金大慶 龍川通政文龍麟 李宗極 德川嘉善李致京 順安通政李在輝 金龍澤以上四十六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六十一歲人秩護軍 趙存中 **南陽府使** 鄭德和 副護軍黃活民鄭誠一 李是遠 李孝淳 李經在 申大膺 李敏德 白能洙 副司果 朴敦默 副校理 柳興吉 雲山郡守 李冕植 副司直 金持泰 金輦 司僕主簿 徐承淳 星州牧使 金基默以上各加一資

<일성록, 헌종 15년(1849) 1월 2일(신미)>

강 **水原留守** 金左根疏陳病狀乞遞賜批

목 批以居留之職不甚煩劇卿其勿辭調理行公

<일성록, 헌종 15년(1849) 3월 1일(기사)>

강 許施**華城留庫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左根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本自不敷每當還分排巡不足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六千五百九十二石零屬邑租三千六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加分已成年例種糧亦關民情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 15년(1849) 5월 24일(경신)>

강 差下宗戚執事

목 大王大妃殿口傳下敎曰興寅君最應興宣君是應永明尉洪顯周 東寧尉金賢根 昌寧尉金炳疇 南

寧尉尹宜善 水原留守 金左根 吏曹參判 金輔根 工曹參判 趙秉駿 同副承旨 趙秉夔 副護軍 洪祐喆 成川府使 金炳冀前主簿 金炳澤 副司果 金炳地竝宗戚執事差下又教曰參奉 金炳三 金道均 幼學洪奭鍾 宗戚執事加差下洪奭鍾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冠帶常仕

<일성록, 현종 15년(1849) 6월 6일(임신)>

(4) 철중

강 以趙基亨爲咸陽郡守 洪鍾序爲水原判官 徐有喬爲大邱判官 徐士淳爲陰竹縣監

목 備局啓言守令有闕之代令該曹口傳差出如有遷轉則隨即口傳差代請竝令不多日內催促下送允下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6월 23일(기축)>

강 命新造命召密符傳授舊頒符牌退壙奉安及本院燒火依例爲之

목 政院啓言命召密符 左右捕將大將牌傳令牌今已畢造封入矣左議政 金道喜 兵曹判書 尹定鉉 訓練大將 李應植 禁衛大將 申觀浩 御營大將 洪在龍 總戎使 徐相五 左捕將 趙存中 右捕將 許榮竝即命召傳授水原留守 金左根 廣州留守 洪學淵 開城留守 金鼎集 江華留守 趙亨復今方上京一體牌招傳授兵曹 摘奸牌一部都總府 摘奸牌二部依前例自本院頒布諸道監司 統制使 兵水使 防禦使所授密符亦依例宣傳官持標信下送而傳授新符收來舊符事係至重所往各處成送有旨且送舊左隻使之合符後收來諭書亦依當初所授次第改書安寶使院吏齋傳各司各道舊頒符牌當竝收聚而左右捕將大將牌兵曹總府 摘奸牌之御押安刻者依已例還入大內因山時出付都監與標信諸符一體奉安于退壙各司符牌既伏承仍用之命而至於問安牌及捕將 傳令牌例自本院燒火矣今番則何以爲之允之教以依例爲之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7월 5일(경자)>

강 以金蘭淳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7월 12일(정미)>

강 差下殯殿都監提調 金左根

목 該都監啓言本都監提調 金蘭淳移拜水原留守代以前留守 金左根差下請令該曹付軍職使之舉行允之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7월 12일(정미)>

강 召見守令邊將初仕人及水原留守 金蘭淳于熙政堂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7월 27일(임술)>

강 備局以講官抄選啓

목 備邊司啓言臣等向伏承承慈教有大殿講學規式及抄選講官以入之命矣謹就庚申甲午進講時已例參酌講定成出條目別單書入而法講取稟期在不遠姑以前講小學仍爲進講待小學畢講繼講冊子更爲收議講官則以華城留守 金蘭淳 上護軍 李若愚 禮曹判書 徐箕淳 戶曹判書 金學性 兵曹判書 尹定鉉抄啓

<일성록, 철중0년(1849) 8월 5일(경오)>

강 水原留守 金蘭淳進香于殯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9월 2일(병신)>

강 命華城支放給代以嶺南所在句管穀耗中取用

목 領議政 鄭元容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蘭淳所報則以爲本府句管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陽城所在耗米二十六石零請卽給代矣支放給代便成年例請以嶺南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許令取用從之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9월 20일(갑인)>

강 備局以華城 南城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蘭淳災實狀啓則新舊災六百十八結七十一負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坪野稼功幸占八九分成就斥鹵災形未免百九十結總竝與舊陳之地宜均究惠之道依所請六百結特爲劃給推徵防塞請亦爲許施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洪學淵災實狀啓則各年舊災二百三十一結四十四負零特許準劃癸酉庚辰排捧還竝許仍停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村無檢災之簿野有樂豐之聲農夫之慶誠爲萬幸礪鹵陳荒之課歲給災視同應行今亦特爲準許兩年排捧條之請停請亦依狀辭施行竝允之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10월 4일(무진)>

강 命享官 南寧尉尹宜善等減下興宣君昰應等加差下

목 敎曰南寧尉尹宜善 水原留守 金蘭淳 享官減下又敎曰興宣君昰應 益平君曦 護軍 金輔根 工曹參判 趙秉駿 敦寧都正 趙秉夔竝享官加差下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10월 14일(무인)>

강 許施華城府封不動錢一萬五千兩作還取耗之請

목 領議政 鄭元容啓言卽見華城留守 金蘭淳所報則以爲本府各庫加下漸多將至收拾不得之境就封不動錢一萬五千兩作還於外道每歲取耗俾爲掾弊之資云矣請令本營分送於嶺湖 兩道以爲從便添糴之地從之

<일성록, 철중0년(1849) 11월 15일(무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比諸元總或多或少賞罰更觀來頭請置之允之(…) 水原監牧官 前任朴昌珪時任朴最秀 所管二牧場戊申籍付馬一百二十八匹前任朴昌珪所報今生馬十一匹時任朴最秀所報今生馬十一匹合馬一百五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朴昌珪所報故失馬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三十三匹內壯雌馬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三匹 (…)

<일성록, 철중 0년(1849) 12월 30일(계사)>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李圭祐 兵曹判書 尹定鉉進

목 以徐有薰爲同經筵 金鑣爲鳳山郡守 趙奎年爲殷栗縣監 鄭夏應爲全羅兵使○再政以李嘉愚爲右參贊 李肇淵爲全羅左水使○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前同知 嚴性簡 金珪 金遇淵 金得龜 鄭運河 鄭尙璣前兵使 李忠運前水使 李熙章前營將金履昇前中軍洪羲書前僉使 許橘前縣監 任百謙前萬戶 韓廷秀士庶秩黃仁炆等二人水原府朝官秩前副正 吳泰學士庶秩宋浩善等二人開城府士庶秩韓廷奕等三人江華府士庶秩 全致大等二人廣州府朝官秩前參議 李亮淵前監役李瞰 京畿道朝官

秩前縣監 安塾前正李輝承士庶秩姜忠永等七十三人忠清道朝官秩前縣監 趙星鎮士庶秩吳載顯等二十五人全羅道朝官秩前五衛將 金在浣 具載奭 宋基有 尹光茂士庶秩金文鈺等一百四十九人慶尙道朝官秩前僉使 盧翼燁士庶秩金興載等一百七人江原道士庶秩李春芳等一百十人黃海道士庶秩金仁源等二十四人平安道朝官秩折衝韓良仁 張德良 金澤周 姜泗哲士庶秩李命錫等一百三十人咸鏡道朝官秩前萬戶 朴文會 韓慶達士庶秩文東仁等一百四十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江原道通政金就亨 崔啓得 李英得嘉義權昌大幼學金大榮 李江達 忠清道通政李慶德 李興協 張彥禮 金洛純嘉善奉謙泰 全羅道嘉善朴民瑞通政高龍壽 黃德五 金信謙 鄭吉天 張成淡 朴光順 朴永彥 金伯遜 朴明源幼學卞邦允 黃海道通政崔雲起 慶尙道通政金履壽 趙奉珽 金孟元 孫秀良 崔泰嶺 姜允望 金益輔 崔崙瞻 朴得春 權洛喆幼學洪益翔驛吏白芹鶴姜萬秋 平安道嘉善田永秋 鄭國胄 金振玉通政朴應彬 李在白 桂龍三 朱正文 李秋河 韓再弘 李正孝 咸鏡道嘉善金聖基通政安聖福 趙昇 金成喆 張漢京 南陽燁 柳汝天 許宗源 金允光 崔道齊 金宅成 劉正俠以上五十八人并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칠중 1년(1850) 1월 2일(을미)>

간 判下兵曹 **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兵磨鍊及軍令

목 因該曹草記教以訓局步軍六哨馬軍三哨訓將率領爲先廂訓局馬軍二哨步軍二哨兩營騎士各一番總戎使率領爲後廂禁軍二番隨駕禁將率該營標下軍及三營餘軍留都餘軍留營依例爲之軍令二月二十五日出宮龍驤 鳳翥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 **肆觀坪 凝鑾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縣行宮**晝停所四十里二十六日**健陵**展謁親祭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 **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 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二十七日**肆觀坪 凝鑾軒**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칠중3년(1852) 2월 1일(임오)>

간 秋曹以擊錚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取考擊錚人等原情則驪州生員閔泳稷爲其父達鏞伸冤事也今此鳴冤似有所據非關臣曹今姑置之光州幼學李東純爲其父鉉求復讎事也年前道查勘處則到今更究有違格例 瑞興良人金義泰渠以鄉任見奪七千餘兩於僚任崔致謙處乞令推還事也呈營呈邑何所不可而冒瀆天聽極爲痛駭草溪良女許召史爲其夫李叔介定配請放事也罪係不輕東部良女鄭召史爲其夫金載碩 槐山良人李方得爲其子汗甲竝定配請放事也到配屬耳中部良人李根秀爲其父命祥 泰仁幼學劉孟豐爲其父應龍 西部良人金奎弘爲其父相俊 北青私奴四成爲其上典金碩寶竝定配請放事也罪名俱涉稍重嘉山私婢玉香爲其上典旌褒事也事係干恩東部良人 全載實等以閤宮墻底南草旅客主人近因失利不能支保乞令復業事也濟州幼學金宗集 白木八百餘疋見奪於前等戶裨李希正處乞令還推事也所納爰辭似有稱冤事係猥屑林川童蒙尹達文本邑金儀西等處見奪錢穀還推事也寶城幼學朴重佑本邑吏金琪五欲徵科外錢七千餘兩乞令禁斷事也不呈營邑致煩呼籲極涉無嚴漣川幼學李啓文以瑤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譜牒不明派系模糊郭山良女白召史辛壬西警後屬公土還推事也定郭之民迭相呼籲眞僞莫辨請竝原情勿施南原私奴幸得爲其上典黃友秀 竹山幼學李泰魯爲其父根龍竝定配請放事也所坐俱不深重西部良人金廷顯爲其父喜源定配請放事也似此配囚多蒙恩有況其賤齒今爲七十六歲合有參怨竝參酌放送安州良人安景詩爲其父希永 西部良人崔錫命爲其父善五竝定配請放事也罪犯俱不緊重鍾城私奴基弘爲其上典金秉顯定配請放事也同罪之朱光默前已蒙有**水原**私奴得伊爲其上典柳永進定配請放事也廿載編配足懲其罪龍仁幼學丁學奎 爲其父義聖定配請放事也所犯稍輕既經赦典合施疏鬱之典一體放送泰仁幼學李苞才被打於婢夫乞正名分事也猥屑之罪考律勘處果如爰辭無怪呼冤請令該道嚴查決處俾警遐俗平壤良人崔鴻爲其兄源定配請放事也罪之輕重姑且無論不卽到配致煩呼籲揆以

民習極爲駭痛嚴加懲勵使之赴配三水幼學李甲允邑弊釐正事也設有爲弊之端營邑足可矯揉敢以挾雜之說驚動天聽極爲痛駭原情勿施考律重勘永平幼學李漢甲以濬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瑞山 幼學金圭復以新羅名賢金庚信後孫軍役稱冤事也利川幼學文在裕以江城君益漸後裔軍役稱冤事也利原幼學朱景熙以大賢後裔軍役稱冤事也四件外猥越之罪竝考律勘處濬派後裔及名賢子孫之勿侵軍伍既有列聖朝受教請令各該道臣詳查頗給全州良人南末東爲其兄開東 黃州幼學李善鳳爲其兄善麟竝殺獄稱冤事也兩獄姑未登聞請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江界良女趙召史原情以爲渠女息丙午年分出嫁於本府妓玉仁家而玉仁婢子二月私奸其上典渠之女婿晝宵經營戕害渠女之計也玉仁信聽奸婢之誣罔頓絕姑息之情義上年二月二十二日渠女被打於二月之手將至死境傳聞及於渠故奔往見之則玉仁以爲子婦出去已至三日云而辭色殊常故渠以爲渠女以九朔孕婦脚部浮腫莫移寸步已過一朔不來吾家更向何處云則玉仁所答汝女去處吾何知之言詰之際又聞本府朴奄山家水邊有一女屍云故渠走見之則果是渠女而頭骨面部到處破傷血痕濕於衣裳被打致死曳投水中明若觀火故卽地發告欲爲檢驗則玉仁以一邑富妓行千金之賂於官屬摘奸中軍以下專事掩匿反囚渠身使不得開口奔訴而玉仁以十兩雇人刳出腹中兒卽地埋瘞寧有如許殘酷之事乎抱孕九朔被打於婢子而二人一時并命然而壓於勢力法紀未行云誠如爰辭事係變怪遠外事情有難遙度請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2월 21일(갑신)>

강 秋曹以擊錚人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今月十二日幸行時衛外擊錚人寶城幼學朴懿鉉爲其母宋氏光州幼學李東純爲其父鉉求金化良女金召史爲其夫張志鳳竝復讎事也或已經道查或事涉黷黷竝原情勿施北部良女陰召史爲其夫李致瑞 鍾城幼學姜世渭爲其父致文 楊州幼學李源晉爲其父命鉉 富寧良人金炳禹爲其祖麗洙江陵良人安龍吉爲其父秉極 殷山私奴命得爲其上典張濟胤 清州童蒙 朴億鎮爲其父載寬 殷山良人金仁振爲其子啓濬 水原童蒙 鄭學俊爲其父文奎 鳳山幼學李鼎謙爲其父時東 槐山良人李方得爲其子汗甲 中部良人李根秀爲其父命祥 嘉山幼學金箕五爲其父鎔麗竝定配請放事也或到配屬耳或所犯稍重竝原情勿施金堤幼學劉孟豐爲其父應龍 北青私奴四成爲其上典全碩寶竝定配請放事也同罪發配者或因赦典或因鳴金已爲蒙放今不可異罰南部良人金奎弘爲其父相俊 宣川良女金召史爲其夫金基濬竝定配請放事也罪犯不至深重合有參恕竝放送平壤幼學韓惠教以箕子後裔崇仁殿參奉輪回移差事也與鮮于氏均是箕聖後裔而獨不得爲鮮于氏所爲之殿官則其稱冤容有可據令該道詳查稟處抱川幼學趙存陽 江華幼學李憲義山訟稱冤事也前因彼隻之鳴金請令京兆稟處矣迭相呼籲殊涉未安海州幼學林慶默以皇朝人子孫沃溝幼學安善得以文成公裕後裔富平幼學李弘贊以濬派後裔金山幼學金相宜以忠毅公文起後裔竝軍役稱冤事也四件外猥越之罪考律勘處皇朝人子孫濬派後裔名賢子孫之勿侵軍保與雜役既有列聖朝受教令各該道詳查頗給俾無更籲之弊交河幼學李奎昇爲其五代祖垣 忠州幼學金聖雨爲其父鼎元竝伸理事也西部幼學李鍾敏爲其父載寬其叔載器定配請放事也事係難愼今姑置之濟州幼學洪在斗爲其父錫祐定配請放事也金吾既請勿施今籲在所毋論忠州 幼學權命義爲其世系卞正事也誠如爰辭宜其冤抑令該道詳查決處俾無更籲之弊軍威幼學張以翼爲其先祖海濱贈職事也皇朝人東來樹勳正合褒贈而事係久遠今姑置之延日良女金召史爲其夫朴宗甲 高城良女崔召史爲其夫趙寬用 廣州良女申召史爲其子魚阿延 三和童蒙 金斗夏爲其父君恒 中和良女韓召史爲其夫曹汝弘 嘉山童蒙 金洛鎔爲其兄洛鉉 廣州良人金壽明爲其弟奉明 黃州幼學李景燁爲其父鶴悅 鳳山童蒙 張成良爲其兄就良 黃州良女金召史爲其夫朴大吉 鳳山良人洪七得爲其父道南 新溪李氏爲其夫李君心 鳳山良女宋召史爲其夫趙尙璧 文化李召史爲其夫黃基祚 中和良人朴學仁爲其兄根平竝殺獄稱冤事也本獄竝姑未登聞令各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靈光良女梁召史爲其夫在冕償命事也觀其原情此則客跡踴涼彼則盤踞豪樸其勢不立其情切矜而一邊之言有難準信嘉山

良人金洛彦爲其母盧召史償命事也一邊之言有難準信竝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竝允之又啓言南部童蒙 全世興金昌成良人柳得伊 中部童蒙 朱於仁石 西部良人崔命吉俱是殺獄稱冤而纔經審慎斷案已具中和良女黃召史良人金建俊 仁川幼學李學濂 楊州良人安日順 明川私奴華珍 陽城良女李召史坡州良女宋召史溫陽童蒙 姜希石 平壤良人李龍麟 禮山幼學金時紱 肅川良人崔應柱 梁顯伯 廣州良人金文純 安州幼學金學彥 嘉山幼學金義傲 淳昌良人朴興邦 海州良女金召史鳳山良女郭召史白川幼學吳始坤以殺獄呼冤而不待審理覆啓徑先呼籲鏡城幼學金光鍵爲其父孝行旌褒事而不書父名安州良女崔召史爲其父定配請放而以諺書書納高陽良人金完吉 廣州幼學李根培 **水原**良人盧世鎮 驪州幼學李厚栽等以山訟呼冤而所納爰辭有違格例西部幼學李馨重亦是山訟呼冤而捧供時不爲待令驪州幼學張濟文復科事也不待該曹覆啓更煩擾極涉未安楊州幼學李元相其先祖檜山君祠宇乞令修葺事也揆以法例寧敢仰請長城幼學金復鉉宣薦復薦事也渠事渠訟極涉猥越延安幼學池錫龜 楊州幼學黃長甲 李根榮 會寧幼學李明德 載寧幼學車學文 漆原幼學金碩權等本事既在四件之外請竝原情勿施淮陽幼學徐致修 義城良人金萬佑 平山幼學李明圭 清州良人宋陽鎮 洪川幼學丁若和 濟州幼學金宗集 廣州良人金成圭 寶城幼學朴重佑 公州幼學奉舜九 抱川幼學李亦文 茂山良人朴稗殷 東部良人金處基 安岳幼學宋洛純 楊州幼學李鎮浩等或以邑弊稱冤或以推錢收稅等猥雜之說致煩錚籲極爲痛駭開城幼學金用濟復邑之事何等重大而無難鳴金鐵山幼學安敬麟敢以鄉案入錄事肆然血書竝原情勿施考律重勘雲山良人金化龍 白川良人李義弼俱是殺獄稱冤而語多妄率請竝原情勿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3월 17일(기유)>

강 秋曹以衛外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목 該曹啓言今番擊錚人中開城 洪百榮爲其祖麟漢伸理事也年前因其鳴冤大臣陳筭曹堂執藝至伏承放逐鄉里之處分則固當畏縮之不暇而敢冀僥倖復肆瀆擾揆以紀綱萬萬駭惋原情勿施請嚴勘懲勵又啓言今番擊錚人中穩城 安致榮爲其父允謙刀擦狀啓獄稱冤事也渠父允謙以其北兵營營吏兵營親騎衛狀啓私白開圻擦改冒錄之罪既已遲晚至捧結案而敢生口覬之心縱子煩籲極涉痛駭原情勿施懲治放送安州 金鶴彦爲其父亨烈殺獄稱冤事也詞證俱備斷案既成原情勿施平壤 周昌業爲其父明雲 鍾城 姜世渭爲其父致文 北部陰召史爲其夫李致瑞 **水原** 鄭學俊爲其父文奎竝定配請放事也或罪名稍重或到配屬耳竝原情勿施嶺南 金繼壽等爲道內金載瑠 晉州 金聲喜爲本邑鄭敬謨竝孝行旌褒事也此非鳴金之事而肆聒蹕路極爲無嚴郭山良女白召史等屬公土還推事也事甚屑越竝原情勿施通津幼學趙存謙敢以謠雜之辭處所外煩瀆尤極猥屑原情勿施懲勵放送軍威 張以翼爲其先祖海濱贈職事也皇朝人東來樹勳正合褒贈而事係年久請今姑置之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4월 3일(을축)>

강 **水原留守** 金蘭淳上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4월 17일(기묘)>

강 改差**水原判官** 洪鍾序罷黜公州判官 鄭允容

목 吏曹以鍾序親病沈重改差允容身病猝重啓請罷黜也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4월 28일(경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趙冀永進

【목】 以趙然明爲水原判官 李□爲公州判官○再政以金徵淳爲醴泉郡守 李祿在爲平康縣令○三政以洪選容爲始興縣令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5월 1일(임진)>

【강】 許施水原府留庫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接水原留守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本自不敷每當還分排巡不足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三千七百八十石零屬邑餉租三千六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農糧果係民情加分便同年例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6월 1일(신유)>

【강】 給水原府漂壓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金蘭淳狀啓以爲六月以後尺雨頻作今月初三日海潮汎濫公私堰畝之潰決爲三百七十石落各面沈覆汰落之田畝又爲一千二百三十三石落民家頽壓合七十九戶教以積雨之中加以海潮汎濫一境之內田土之潰決屋廬之漂壓數甚不少以其所愁慘曷可勝言來頭穡事之如何姑未可預料而目今多民之失所號呼之狀尤爲矜問原恤典外以公穀加意題給趁卽結構奠居之事廟堂措辭行會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7월 13일(계묘)>

【강】 秋曹以衛外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今番擊錚人中開城 洪百榮爲其祖麟漢伸理事也年前因其鳴金大臣陳筍曹堂執藝至伏承放逐鄉里母敢萌非分之教則固當畏縮之不暇而敢冀僥倖連事瀆擾揆以紀綱萬萬駭惋原情勿施嚴勘懲勵咸安沈能祿爲其祖鎮伸理事也年前因其父夷之之鳴冤籌啓截嚴至於刑配則其孫之今又鳴錚極涉無嚴原情勿施懲治放送明川奴華珍爲其上典玄燾殺獄稱冤事也廟議鄭重斷案已具楊州李召史爲其夫金大鵬殺獄稱冤事也完決屬耳竝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忠州 權命義以世系卞正事今春因其鳴錚已令本道詳查決處則復事煩籲極涉無嚴南部李氏爲其山訟稱冤而諺書書納有違格式海州 金珪永爲其高曾祖與父孝行旌褒事也爰辭無稽俱係干恩竝原情勿施興陽僧敬一 河東高百哲所納爰辭極涉荒雜原情勿施懲治放送白川 吳始文 安岳李召史密陽金召史俱以殺獄稱冤中部王錫疇 龍仁 趙奎煥驪州 李厚栽俱是山訟鳴冤而捧供時不爲待令依定式竝請原情勿施又啓言取考擊錚人等原情則西部前宣傳官 李鍾肅爲其父載器其叔載寬定配請放事也忠州幼學金聖雨爲其父鼎元 交河幼學李奎昇爲其五代祖坦竝伸理事也事係難愼今姑置之南海良人鄭龍七爲其父珖錫 楊州幼學李源晉爲其父命鉉 寶城良人崔龍範爲其叔再文竝定配請放事也所坐俱爲不輕原情勿施殷山良人金膺俊爲其父景脩樂安良人張成萬爲其子文奎 西部私奴得伊爲其上典李鶴信竝定配請放事也或同罪之人已多蒙宥或母年已過七十合有參恕水原童蒙 鄭學俊爲其父文奎 遂安良人宋聖魯爲其父元和 殷山私奴命得爲其上典張濟胤 槐山幼學慶煒爲其兄榮竝定配請放事也當初所坐俱涉稍輕富寧幼學金炳禹爲其祖麗水 鍾城幼學姜世渭爲其父致文 嘉山幼學金箕五爲其父鎔麗竝定配請放事也所犯俱不深重合施疏鬱之典竝參酌放送槐山良人李必得爲其子汗甲 東部良女金召史爲其子僧熙圓竝定配請放事也到配屬耳原情勿施關北列邑商船沙格廉在浩等屢月駕海十生九死僅到嶺南昌原等諸浦口則所謂各浦主人輩稱以收稅科外濫懲將至蕩敗之境乞令禁斷事也猥屑之罪考律勘處而果如爰辭則大關民隱令該道詳查嚴禁俾有實效之地楊州幼學李夢賢等以濬派後裔泰安幼學文原道等以江城君益漸後裔義州幼學張時用以勳臣後裔竝軍役稱冤事也泰安幼學李命宇以正勳後裔風監與煙戶雜役稱冤事也四件外猥越之罪考律勘處而濬派後裔名賢子孫正勳後孫之勿侵軍伍與雜役既有列聖朝受教令各該道詳查頗給俾無更籲之弊吉州幼學趙文協其父昌翼爲姜千九構誣至於刑配乞令嚴繩事也如此微細之

事敢煩天聽極爲痛駭原情勿施懲治放送平壤幼學韓惠教以箕聖後裔崇仁殿參奉輪回移差事也今春因其呼籲令該道詳查稟處事覆啓行會矣雖緣本道之未遑修啓又有此鳴冤卽速修上之意分付道臣 遂安青巖寺僧永運等佛享畚爲里任輩所奪乞令還推事也猥屑之罪考律勘處而果如爰辭則無怪呼冤令本道嚴飭該邑所奪之田一一推給泰仁幼學李仲才其兄苞才爲婢夫金五永構誣被囚乞令查實正名分事也誠如爰辭則有關風化令本道嚴查懲勵德源浦民南致能等俱以船業資生而本浦無賴輩符同吏校恣意橫侵將至渙散乞令禁斷事也濫屑之罪考律勘處而事關民隱令該道詳查禁斷俾無更籲之弊茂朱幼學金箕洪等其先祖駕洛國仇衡王依敬順王影堂例香火之節劃給事也肆聒蹕路極涉無嚴原情勿施請懲勵放送又啓言擊錚人南部童蒙 金昌成爲其父漢相 童蒙 全世興爲其父成喆 西部童蒙金虎範爲其兄龍範良人金在福爲其兄在千 楊州良人安日順爲其父宗吉 驪州幼學洪在明爲其父晉燮 忠州良人李癸孫爲其父大鳳幼學鄭鵬善爲其父學濂竝殺獄稱冤事也詳考原案更爲稟處文義幼學吳華錫爲其父亨兢殺獄稱冤事也在逃緊證既已就捕則其所稱冤容有可據令本道更爲詳查狀聞後稟處珍島幼學金守鏞以母死非命禍及先靈家破身亡復讎事也合有一查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金堤良女朴召史爲其夫文一丁茂長私奴曰得爲其上典金龍化竝殺獄稱冤事也本獄姑未登聞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金堤 童蒙 金八福爲其父用萬殺獄稱冤事也本獄查案姑未覆啓卽爲稟處良女金召史爲其夫姜興燁殺獄稱冤事也詳考原案更爲稟處金川幼學申啓漢爲其子白龍 鳳山良女李召史爲其夫蔡京己 北青良人全千世爲其父用來竝殺獄稱冤事也本案姑未覆啓卽爲稟處永興幼學朴仁協爲其父汝寬殺獄稱冤事也詳考原案竝請更爲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9월 6일(갑오)>

㉔ 諭修撰 趙在應斯速乘駟上來

㉕ 弘文館以在應時在水原地啓請下諭也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9월 16일(갑진)>

㉔ 命華城支放給代以嶺南句管穀會錄耗中取用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蘭淳所報則以爲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及孟山耗米不足條二石零合七十一石零以某樣穀從他劃下以爲支放之地爲辭矣支放給代便成年例以嶺南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請取用允之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9월 26일(갑인)>

㉔ 備局以各道災實分等狀覆啓

㉕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洪祐喆災實分等狀啓則事目災四百結外不足災四千六百二結四十一負五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畿農雖有沿邑沈墊之患既非全省均被之災秋曝霜晚亦得收檢則所請災結稍涉過多事目外三千八百結加劃使之分俵北漠餉米之母得捧留係是事目而屢經大役民力困瘁難以常例論楊州全數高坡兩邑三分二其餘五邑竝許折半捧留而交河 仁川之折半捧留既因特教永久施行則今此上城條之又請全數太欠稱停只許三分一捧留耗條本色輸納大興則既有近年已例許令折半上城臨津 長山全數捧留耗條竝代錢輸送而外他諸條不必靳許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江原監司 李謙在災實分等狀啓則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九十四結九十九負二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穡事雖有峽野之優劣均被霖雨之受損則所請之災未可謂太濫事目外加請之數特爲準劃使之均俵平海等四邑大同代錢之請正賦法意有難違議麻農既云失稔民情在所當恤特許代錢上納訓局 兵曹外軍布亦令代納而屯免稅之從實執總尤甚邑之勿配與推徵防塞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忠清前監司 趙得林災實分等狀啓則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

災一萬七千一百八十結六十五負八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穡事夏間臣浸縱爲山郡之最災秋後蘇醒幸得原野之善就統論優劣折補長短若謂少康則或過矣歸於大荒則亦非也狀辭中未免全省之歎云太欠稱停而所請災結有違所料至若川浦災名既有啓下定式則有不可一體舉論置之事目外一萬三千結特許加劃以爲均惠之地年保歲抄磨勘與戰兵船改造改梁之退限安興餉米仍留之請竝與尤邑勿配推徵防塞而一體許施箭竹只令尤甚邑折半其餘諸邑請三分一權減允之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徐戴淳災實分等狀啓則事目災三百結外不足畚災二千七百十三結八十三負四束綿田災一千七百二十六結四十六負五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穡事雖有被災之淺深不至全省失稔則畢竟成就卽俗所謂穴農而災結所請終欠精約事目外畚災二千二百結綿災一千三百結特爲許劃以爲均俵之地大興餉穀畿啓已許半留使之依此施行至於兩院保米五邑免稅之請代民弊攸關宜存參量竝與火田執卜入防停止推徵防塞尤邑勿配請一體許施允之又啓言卽見全羅監司 南秉哲災實分等狀啓則事目災六百結外不足災二萬三千六結二十七負一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道農形雖有沿峽之優劣俱被水潦之痒損災結之比前稍加無怪而較看新舊災頃參互各年已例所請之數終涉過濫事目外一萬六千結特爲劃下使之均俵新還代捧不可看作常例而窮鄙民情不得不念只以尤甚邑尤甚面里特令折代外他諸條依狀請許施箭竹亦令尤甚邑折半之次邑請三分一權減允之又啓言卽見慶尙前監司 徐箕淳災實分等狀啓則事目災五百結外不足災二千一百十五結六十五負三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水潦蟲損之災而猶免全省之失稔尤甚不爲舉論民事萬幸兩等分劑依請施行以七十州幅圓之廣有二千結加請之災者足云約而無濫未必靳許事目外不足之總特爲準劃使之均俵城餉之折半捧留與推徵防塞請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咸鏡監司 徐有薰分等狀啓則三等分劑依施新還當捧限三分一停退事五分一停退元還餉尤甚邑四分之一之次邑五分之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依施乙未捧停退蕩減餘條及茂山癸未查得虛留蕩減餘條仍停事竝依前仍停文川 富寧 慶興等邑己酉停退條姑爲仍停事只許今年停捧文川流亡絕戶還未捧條仍停事已有筵稟依此施行明川以南進俸吏停止事尤甚邑勿定配所推徵防禁事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 水原留守 金蘭淳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九百六十八結八十一負五束特令準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畿甸被災沿邑爲最本府以濱海之地斥鹵居多不無失稔之歎事目外所請災結特許準劃俾爲均俵推徵防塞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11월 4일(임진)>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少賞罰一款請更觀來頭處之允之(…) 水原監牧官 朴最秀所管二牧場己酉籍付馬一百三十三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內封進一匹故失十八匹除實留放竝一百三十七匹內壯雌馬六十六匹一年應孳產二十四匹今生二十三匹 (…)

<일성록, 철종 1년(1850) 12월 30일(정해)>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鄭基世進

목 以徐英淳爲判尹 趙鶴年爲知經筵 李裕奭爲注書○再政以金洙根爲右參贊 成原點爲工曹參判 韓鎮榮爲注書○三政以洪學淵爲工曹判書○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同知 尹致謙前同知 李學懋前牧使 成道默前郡守 閔靖顯前五衛將 梁鍾友前僉使 徐仁國 黃益柱前萬戶 金聲烈 士庶秩幼學 李奎年 內侍秩通訓金福昌 金致西 京畿朝官秩前慶熙將 朴遇豐前僉使 尹永圭前萬戶 金尙壽 士庶秩幼學朴宗允等七十九人 水原府 朝官秩前部將 金鎔前僉使 安啓文 士庶秩閑良金在得等二人 江華府 士庶秩閑良姜麗周等三人 開城府 士庶秩幼學金馥成 忠清道 朝官秩前縣監 李馥秀前兵使 鄭日永 士庶秩幼學李集明等二十三人 全羅道 士庶秩幼學柳文德等一百五十五人 慶尙道 朝官秩前承旨 盧

光斗前衛將金在烈士庶秩幼學朱膺庚等八十人江原道士庶秩幼學趙夢先等一百二十人黃海道士庶秩士人李林培等二十四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掌令 崔重湜士庶秩幼學李基永等一百十七人咸鏡道朝官秩前五衛將 邊成雄前參奉 韓國禔前權管 全啓彦前縣監 康漢建前僉使 朴弘德前萬戶 康漢邦士庶秩幼學尹弼尙等五十四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加平通政金萬石 楊根嘉善陳枝豐 忠州折衝李宜植 清州通政黃稷 公州通政禹徵璧 泰安通政朴允祥 金聲振 恩津通政趙敬洙 青陽通政金尙位幼學李聖彬 順天通政金致權 崔長得 潭陽嘉善金長元 玉果通政金明云 泰仁通政金塾嘉善鄭瑞弼 大丘通政金乙得 密陽通政李挺坤 梁山幼學金成萬 固城通政張德彬 宜寧驛吏金尙元幼學徐必修老除金海大靈山通政金龍三幼學李邦運 三嘉通政金景奎 安義通政金宗欽嘉善河聖洪 江陵通政朴志翹 三陟嘉善金宗亨 金城通政盧彦佐 蔚珍通政鄭吞伊驛吏權先伊通政李大植 橫城通政黃八先 義州通政安光德 肅川通政趙奉秋 孟山通政吉尙樞 安邊折衝朱光甫 北青 折衝千道權 吉州通政洪雲海 明川通政閔良俊 鏡城嘉善尹聖龍 金慶尙 富寧通政張元極嘉善方明德 茂山通政李自允 甲山嘉義朴建彩嘉善金龍澤通政金河龍

<일성록, 철종 2년(1851) 1월 2일(기축)>

장 秋曹以猥濫擊錚原情勿施啓

목 該曹啓言今番擊錚人中開城 洪百榮爲其祖麟漢伸理事也年前鳴金至承放逐鄉里而連事瀆擾萬萬駭惋永平 李憲仁爲其祖書九伸理事也其祖負犯至重慶源蔡氏爲其夫金秉善僞造啓字獄稱冤事也渠夫罪囚罔赦至捧結案南部 柳得伊爲其兄景得 西部 金興錫爲其父晚得 崔命吉爲其父慶孫 東部崔萬吉爲其兄守吉 金若釗 爲其父福兼竝殺獄稱冤事也纔經審理斷案已具明川奴化珍爲其上典玄燾 寶城 崔龍範爲其父再中 嘉山 金義檄爲其父士植 金文興爲其父正翁 白川 吳始文爲其兄曾樂三和 金斗夏爲其兄君恒竝殺獄稱冤事也不待審理徑先呼籲公州金召史爲其子復讎**水原** 高時學爲其母雪冤事也愛辭有違格式鍾城 吳永根爲其父載植 綾州 金基浩爲其父道汝 楊州 李源晉爲其父命鉉 三嘉 姜泰信爲其父文鑽 金正爲其父永國竝定配請放事也所坐俱不輕綾州 金俊浩 洪州李輦實安城 李相義等以軍役稱冤寶城 宋元萬稱以復讎而愛辭俱爲荒雜順安 韓兼謙以箕聖后裔崇仁殿參奉輪差事也係干恩典江華黃召史西部奴三孫以諺書錚籲有違格例博川 李益松 黃州 宋亨郁 江西 李行燁 通津 趙存謙等或稱推錢或以田土猥雜之辭敢瀆天聽竹山 權錫教 德山 趙禮和俱以山訟稱冤而捧供時不爲待令原情請竝勿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 2년(1851) 3월 21일(무신)>

장 京畿 暗行御史 柳晏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南陽監牧官** 玄鎰職事無關**水原監牧官** 朴最秀稅無橫徵蒞有預料水使 柳永魯前水使 吳致賢前水使 金相宇以喬桐府使已有論列中軍白樂贊治績別無可論永宗僉使 尹守鳳嚴明濟慈諒之惠德浦僉使 李根晦殘鎮積弊還政爲最**德積僉使** 吳允植赴任未幾他無可論注文僉吏黃守敏到鎮未幾無所入聞**花梁僉使** 禹弘濬除拜一朔他無可論月串僉使 姜完碩防戍不懈草芝僉使 趙濟渙殘鎮支保賴此淳勤白峙僉使 朴宗炯鎮將之才綽有餘裕礪峴僉使 張爽祚奉公恪勤濟物萬戶 李宜相小心鎮戍前例是依寅火堡萬戶 趙鎮赫老實之人龍津萬戶 朴景煥赴任在邇德津萬戶 梁雲奎御下也平長峯萬戶 洪師問防軍收布無一所犯文殊山別將 金亨鎮捧還精平臨津渡別將 韓弘獐還弊能察長山別將 林載曄鎮還痼弊實難遽革三田渡別將 金永駿莅鎮無弊楊花渡別將 趙性善別無入聞漢江渡別將 劉兌得無可稱評驚梁渡別將 李元亨鎮卒顯望**水原留守** 金蘭淳裘帶閒雅簿牒簡靜中軍鄭寅基村無風竊里不窺吠前中軍尹明儉嚴束校卒判官 趙然明災結之各封分俵可見綜詳 (…)

<일성록, 철종 2년(1851) 3월 29일(병진)>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柳晏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柳晏書啓則陽智前縣監 崔鍊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坡州牧使 李吉求 平倉米之餘錢取用都書員處謂有餘剩勒奪入用所犯狼藉爲先罷黜令該府拿處驪州前前牧使 李奎憲補逋條與各庫錢移貸犯用及其遞歸勒令移錄於由吏名下因爲公逋喬桐前府使 吳致賢賄賂公行於冊幕長湍前前府使 具性喜大同則執高價而挪用徵番則抄饒戶而捧賂通津前前府使 具春喜戊申移來免稅稱以民庫補弊瞞報巡營上納餘米捧上錢全數取用災結不爲分俵從中偷食利川府使 沈碩奎每結防役條加數分排付於官用高陽前前郡守 金孝求加下作還移錄吏名上項六邑前後守令竝令該府拿處安山郡守 李學愚營納生蟹高價代捧而請減於巡營五貼價仍不出給前郡守 鄭道和奸鄉猾吏與之締結陽川前縣監 韓用濬政或損體抱川前縣監 金秉熙田太畝米不辨稅法上項四邑前後守令竝重推南陽前府使 李伯增空帖夥多胡爲然也交河前前郡守 成載琬頑吏未盡殫壓龍仁前縣監 趙復林聽訟或偏低平縣監 李啓弘稍欠剛克陰竹縣監 徐士淳宜勉從寬上項五邑前後守令竝推考麻田郡守 洪在應勸課農棄村閭無流離之民綱繆升斗倉廩有充完之穀似此優異之績可謂全省之最仁川府使 金在成事必親執吏莫售奸令不煩擾民自安業似此茂績亦可謂不易得之良手上項兩邑守令之實惠茂績如是優異則合有褒獎洪在應施以陞敘調用之典金在成施以兒馬賜給之典係干恩賞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監司 洪祐喆郡邑想望其風采前監司 金箕晚輿頌猶切於息肩水原留守 金蘭淳裘帶閒雅簿牒簡靜廣州留守 金學性威惠交濟吏憚民懷開城留守 李是遠吏安民懷實副輿望江華留守 黃浩民需米廉價稱頌膾炙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前後守令經歷 察訪既乏優績亦無顯疵置之闕帥中軍邊將監牧官令兵曹稟處竹山縣監誤以府使書啓奏御文字何等審慎有此誤書不可無警當該御史 柳晏請推考從之

<일성록, 철종 2년(1851) 4월 2일(무오)>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徐戴淳 兵曹判書 李嘉愚進

목 以李在鶴爲知春秋 李鶴秀爲弘文提學 趙然明爲羅州牧使 申在順爲光州牧使 李時愚爲安東府使 鄭文升爲利川府使 申命洪爲鐵原府使 柳興奎爲淮陽府使 鄭基轍爲珍山郡守 金德喜爲副總管 金炳冀爲同知 柳信儉爲京畿水使 洪大恒爲法聖僉使○再政以李昌在爲瑞興府使 趙奎淳爲水原判官 李肇淵爲慶尙左兵使○三政以金世鎬爲務安縣監 許燮爲全羅左水使

<일성록, 철종 2년(1851) 4월 13일(기사)>

강 水原留守 金蘭淳上疏辭職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 2년(1851) 4월 21일(정축)>

강 以趙秉駿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 2년(1851) 4월 21일(정축)>

강 水原留守 趙秉駿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 2년(1851) 4월 26일(임오)>

㉔ 許施華城 湖西留庫穀加分之請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秉駿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自來不敷每當還分排巡苟艱本府留庫中米太合二千八百九十石零屬邑餉租三千六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農糧不可不繼加分已成年例請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忠清監司 洪說謨狀啓則以爲道內穀總自來不敷只以應分排巡無路還軍餉留庫中米一千石租二千石太一千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還巡既云不敷加分亦多已例請依狀請施行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6월 1일(병진)>

㉔ 山陵守侍陵官 魂殿享官以下宗戚執事施賞有差

㉕ 因別單教曰守陵官 興寅君最應加資資窮子婿弟侄中一人調用內廄馬一匹鞍具面給田五十結奴婢五口賜給侍陵官 宋會英加資資窮子孫中一人調用內廄馬一匹鞍具面給田三十結奴婢四口賜給參奉 趙永鎬 權用圭竝陞六兒馬一匹賜給忠義鄭明源東班職陞敍典禮朴完成書題除授飯監 申錫晚守僕鄭尙廉等二名各色掌金舜吉等十六名竝限己身免役已免役者妻子妹婿中限己身免役事知守僕前例所無勿論其餘員役守護軍山直等竝依丙申年例施賞魂殿享官 永明尉洪顯周 東寧尉金賢根 昌寧尉金炳疇 興宣君昰應 益平君曦竝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行工曹判書 金左根 水原留守 趙秉駿 都承旨 金炳翼 護軍 朴齊憲前享官 金輔根 趙秉夔竝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參奉 李東根 李京鎬竝陞六忠義洪在璇 申錫喜 吳台善 李教德前忠義 柳寅喆 李濟元竝東班職陞敍宗戚執事 興寅君最應興宣君昰應 永明尉洪顯周 東寧尉金賢根 昌寧尉金炳疇 工曹判書 金左根 水原留守 趙秉駿 京畿監司 洪祐喆 都承旨 金炳翼 副司果 洪奭鍾前判書 金輔根前參判 趙秉夔竝熟馬一匹賜給益平君曦 永平君昱竝加資典簿 金炳濩 平市主簿 金炳地竝陞敍奏時官 池命潛等二人竝令本衙門高品付料飯監 尹慶源等二人竝賞加事知守僕郭致永等二名竝帖加令該曹木布從厚題給守僕尹誠運等四名別監 趙履奭等四名竝限三年免役已免役者妻子妹婿中限三年免役前事知守僕金鍾喆帖加其餘員役各色掌等竝依丙申年例施賞於義宮小次知朴英秀掌務姜渭成竝賞加庫直金在澤熟手安晚得等二名竝帖加又教曰山陵進止長番權容鼎加資差備金耆英 半熟馬一匹賜給魂殿都薛里 李元會 崔健常 金雲璧竝加資資窮熟馬一匹面給進止長番宋遇容 吳仁業 鄭之良 河俊浩 李相利 金翼鎬前進止長番丁台和 金在寬竝加資資窮者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薛里 金生麗 鄭學秀酒房李泰光李之榮前薛里李應輔前酒房鄭錫箕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進止差備 金性祿 徐命秀 林之棟 金義和各兒馬一匹賜給又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6월 6일(신유)>

㉔ 禮曹以祔廟時祧遷事二品以上及時儒臣更爲收議啓稟賜批

㉕ 該曹啓言祔廟時眞宗大王祧遷事二品以上及時儒臣更爲收議則 (…)水原留守 趙秉駿以爲以情則親雖未盡以禮則序爲當祧云 (…)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6월 15일(경오)>

㉔ 許施華城陵園輦路新路修治樹木疏剔之請

㉕ 左議政 金興根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秉駿狀啓則以爲健陵 顯隆園輦路自大皇橋南抵迪瞻峴五里許每因川水潰決屢經修改旋復如前而右邊稍高處一條路地勢平坦因以修築則事半功倍庶保久遠傍邊樹木勢將疏剔而事係變更請令廟堂稟處矣此路之經潦輒潰殆同歲課苟有長策不必以變更為拘新路之從便修治樹木之量宜疏剔竝請依狀請施行俾有經久之效從之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윤8월 5일(무자)>

강 命 附太廟及徽定殿親祭附廟都監 尊崇都監兩次陳賀時別單書入

목 敎曰附太廟及徽定殿親祭時亞獻官以下 附廟都監尊崇都監都提調以下兩次陳賀時各差備官別單書入又敎曰附廟時神輦侍衛分承史 兵總府堂郎別單書入○因別單敎曰 (…) 書寫官 水原留守 趙秉駿竝加資 (…)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8월 20일(갑술)>

강 給水原府顏壓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趙秉駿以今初三日海溢本府顏壓一百二十四戶馳啓敎以許多民戶之一時顏壓極爲驚慘元恤典外別加顧助渰死人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滅卽爲結構奠接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弊事廟堂各別措辭關飭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8월 22일(병자)>

강 命關東 湖西所奉夫子影楨移奉闕里祠仍飭列邑建祠之弊

목 水原留守 趙秉駿狀啓以爲闕里祠 影楨年久滯江陵 堤川所奉二本將移奉于本祠而事體慎重請令廟堂啓稟敎以是府是地之揭虔夫子影楨卽我正宗大王接千聖冠百王之精義大諦也外此而不有朝令私自奉安是慢也褻也今此綽本年久告渝重摸之尙懼不得而關東 湖西所奉之移奉揆以事體誠爲得宜各其邑守令按式陪進於各其境上闕里移奉之日留守馳詣奉審舊本櫝藏便否詳審舉行後啓聞因此思之近來列邑書院之法外私建宜有一番申明而先賢影楨之無端撰出無端建祠者雖曰慕德之舉而法外之舉非所以慕德也況鄉里睚眦閭擾之弊適足爲俗習日渝之憂乎今此提飭之後如或有所入聞則主張士子之外不察之道臣守令亦當嚴處以此傳敎一一曉諭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8월 25일(기묘)>

강 夫子聖像水原闕里祠奉安時告由香祝命禮曹照例磨鍊

목 水原留守 趙秉駿狀啓以爲謹依判下辭緣堤川縣所奉夫子聖像一本閏八月二十七日陪來江陵府所奉一本今月初四日陪來故一體權奉于闕里祠後奉安吉日以今月二十二日申時推擇本祠舊本櫝藏吉日以同月同日辰時推擇櫝藏及奉安時告由祭香祝令該曹照例磨鍊請及期下送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9월 6일(무오)>

강 命水原耗米支放給代以嶺南句管穀會錄耗中取用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秉駿所報則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及孟山不足耗米二石零合七十一石零依例劃下以爲支放之地爲辭矣支放給代已成年例以嶺南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依此數請令取用允之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9월 8일(경신)>

강 夫子聖像水原闕里祠奉安命以江陵奉來完本展奉

목 水原留守 趙秉駿狀啓以爲堤川 江陵聖像二本權奉于闕里將以今月二十二日奉安于本祠之由已爲馳啓臣馳詣本祠與本祠子孫及本府儒生同爲奉審則江陵本爲完本堤川本間間渝傷本祠子孫及本府儒生皆以爲江陵本當爲展奉堤川本與本祠舊來三本一體櫝藏實合敬謹之道諸議僉同而前所展奉既是三本則今此只以一本展奉事體極涉慎重臣營不敢擅便請上裁敎以只以江陵奉來完本展奉事回諭

<일성록, 칠종2년(1851) 9월 20일(임신)>

장 夫子聖像奉安祝文命以一本磨鍊

목 禮曹啓言卽伏見水原留守 趙秉駿狀啓啓下則堤川 江陵聖像二本將以奉安于闕里祠爲啓而只以江陵奉來完本展奉事回諭事批下矣取考藝文館 祝文啓下則以江陵 堤川二本磨鍊已爲下送矣分付藝文館以一本磨鍊下送而以二本磨鍊祝文行祝後一體望燎事請竝爲分付允之

<일성록, 칠종2년(1851) 9월 21일(계유)>

장 命水原府災結一千結特爲加割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秉駿災實狀啓則事日災五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三百二十結特許加割還餉當捧中海溢面尤甚戶三分二之次戶折半稍實戶三分一代錢外他各面四分一代錢待明秋還作本色身布之海溢面米邊當納折半代錢頗壓戶還餉身布全數代錢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災備旱澇未嘗非歎而災結所請終涉過多事日外一千結特爲加割使之均依還餉代錢之請雖出於災民紓力之意糴法有重不可輕許以相當穀準折代捧使之待明秋還作本色海溢面及頗壓戶身布代錢推徵防塞請竝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칠종2년(1851) 9월 26일(무인)>

장 實錄總裁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曰總裁官 領議政 鄭元容 判府事金道喜判府事 朴晦壽 左議政 金興根 右議政 朴永元各熟馬一匹賜給都廳堂上兼吏曹判書 趙斗淳 熟馬一匹面給知事 徐箕淳各房堂上領敦寧 洪在龍 兼戶曹判書 徐憲淳 兼禮曹判書 李若愚兼水原留守 金蘭淳前兵曹判書 朴永元前吏曹判書 金興根 行大護軍 金鼎集 工曹判書 金洙根 行大護軍 趙秉駿 行大護軍 洪鍾應 行大護軍 金輔根 同敦寧 金大根 兵曹參判 李公翼 戶曹參判 趙秉夔日淺勿論校正堂上兼工曹判書 金左根 行上護軍 李嘉愚 行上護軍 尹定鉉 廣州留守金學性校讎堂上行上護軍 趙鶴年 漢城判尹 李景在 行護軍 徐憲淳 行都承旨 金炳冀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都廳郎廳副司果 權永秀 副司果 李興敏 副司果 金有淵 副司果 洪秉壽竝加資前執義 沈膺泰日淺勿論各房郎廳副司果 柳進翰 副司直 李承輔前副校理 金敬鉉前副應敎 李參鉉前司饗正 金翊鎮前副校理 柳興奎 副修撰 金輔鉉前副司直 李升洙前副修撰 尹堉 副司果 朴文鉉前副司果 曹錫興 校理 金世鎬 副司果 申錫禧 副司果 洪鍾雲 副司果 張仁遠 副司果 許傳 執義 尹滋德 前司果 金炳德前副司果 李寅夔 副司果 李承益 待敎 李秉文前修撰 南秉吉 副司果 南鍾三 副司果 李鍾愚 副司果 徐相鼎 掌令 趙在應 副司果 朴珪壽前副應敎 尹行謨 副司果 尹秉鼎 副司果 李鍾淳 副司果 金宗泰粉板郎廳副校理 閔致庠 副司果 徐翼輔前副司果 朴昇壽 兵曹正郎 金炳淮 司僕正 俞錫煥前通禮 睦仁哉前副司果 尹禹錫 副司果 鄭夔容 副司果 金元植各兒馬一匹賜給各房郎廳前應敎 趙獻永 副司直 洪義宗 副司果 李基周前正郎 鄭錫朝前副司果 李秉珪 副司果 朴浚愚 副司果 李容直 副司果 金永秀仕無勿論前副司直 俞致善前副司果 尹行福 副司果 金德根前副司果 韓敬源 副校理 趙雲卿 副司直 柳晏 副司直 徐堂輔前副校理 閔泳緯 典籍 洪鍾序 副司直 崔遇亨 副司果 李維謙 正言 李啓善 副司果 洪祐吉 副司果 權應夔 直閣 鄭健朝 典籍 金炳淮 副司果 洪奭鍾 副修撰 朴商壽 校理 金炳國 修撰 洪在重 副司果 申佐模 正言 任應準 副司果 金會明 副司直 李教寅 副司直 徐大淳 副司果 鄭獻敎 副司果 沈宜聞 持平 林謩洙日淺勿論粉板郎廳 副司果 姜滄 別工作 繕工奉事 金友根陞敍其餘計士 寫字官 補字官 唱準 捕校員役工匠等竝依戊戌年例施賞○敎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10월 3일(을유)>

강 命水原句管湖南所在賑餘米耗條二百八石取來添付還餉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秉駿狀啓則以爲本府還餉自來不數每患排巡之苟艱就本營賑濟穀會付中湖南所在賑餘米耗條二百八石零今年爲始取來添付於還餉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既係該府句管而欲爲添付還總則不必靳持請依此數許令取用允之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10월 5일(정해)>

강 以趙秉駿爲兵曹判書

목 吏曹以兵曹判書有闕啓稟教以前望單子入之○又教曰兵判有闕之代水原留守 趙秉駿除授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12월 17일(무술)>

강 以徐英淳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12월 18일(기해)>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姑置之○後錄(…) 水原監牧官前任朴最秀時任徐憲城 所管二牧場庚戌籍付馬一百三十七匹前任朴最秀所報今生馬二十二匹合馬一百五十九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所報故失馬二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一百三十八匹內壯雌馬六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12월 30일(신해)>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徐憲淳進

목 以徐堂輔爲應教 李容直爲校理 李鼎信爲副校理 張仁遠爲修撰 李貞夏爲副修撰○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資憲任聖臯通政李秉達通訓洪容默前郡守 洪升淵 五衛將 劉光祐 高景栻同知金宗采前權管 黃啓漢前僉使 金慶祿 京畿朝官秩通訓張燮元 護軍 閔致成士庶秩申光楨等八十七人 水原府庶人秩朴春光 江華府庶人秩嚴光杓 開城府朝官秩前分教官 金粹庶人秩黃秉烈 忠清道朝官秩通訓閔致訥士庶秩權鍾煥等二十二人慶尙道朝官秩前僉使 朴龜遠士庶秩文鳳學等四十七人全羅道朝官秩前獻納 金尙勉前參奉 朴榮茂士庶秩劉連根等七十一人黃海道士庶秩柳萬春等十三人江原道士庶秩崔春成等五十六人咸鏡道朝官秩兵曹參議 吳甲良士庶秩張秀鳳等一百五十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掌令 尹宗鉉士庶秩李先秋等一百三十九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慶尙道 金尙連等三人全羅道 金載勳等二人江原道 崔弼榮等三人咸鏡道 金兌運等十四人平安道 金濟大等三人以上二十五人並直超崇政侍從臣父秩慶尙監司 李紀淵今加崇祿護軍 朴宗吉今加嘉義副護軍 李源達今加嘉善前參奉 沈能哲幼學宋啓升 趙學悅已上今超通政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1월 2일(계축)>

강 賓廳陳啓請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賜批 領府事 鄭元容 判府事 金道喜 朴晦壽 左議政 金興根 右議政 朴永元 戶曹判書 徐憲淳 知中樞 李若愚 趙斗淳 判敦寧 金左根 知敦寧 李憲球 左參贊 趙冀永 知中樞 趙鶴年 上護軍 徐左輔 右參贊 金學性 知中樞 李景在工曹判書李啓朝 判尹 金景善 吏曹判書 金洙根 兵曹判書 趙秉駿 大護軍 李敦榮 禮曹判書 李鶴秀 大護軍 李魯秉 權大

肯 大司憲 徐有薰 **水原留守** 徐英淳 刑曹判書 李圭祐 大護軍 洪鍾英 徐念淳 左尹 李在鶴 護軍 金大根 閔致文 金錫 韓鎮庭 李鼎在 曹錫雨 曹錫亨 吏曹參判 徐憲淳 護軍 徐戴淳 同敦寧 韓正教 護軍 黃浩民 南性教 俞章煥 李公翼 金始淵 副提學 李埈 同知 金在田 李寅阜 護軍 金炳冀 金德喜 申錫愚 右尹 李宜翼 刑曹參判 李謙在 戶曹參判 趙台淳 禮曹參判 鄭基世 兵曹參判 申大膺 護軍 李經在 李明迪 趙雲澈 林永洙 朴齊憲 江華留守 鄭德和 護軍 柳基常 白殷鎮 尹義儉 同知 李景純 訓練都正 李定鉉 護軍 沈樂臣 李元夏 吳致賢 同知 閔哲 黃海兵使 趙存中 吏曹參議 洪永圭 戶曹參議 金翊鎮 禮曹參議 洪秉壽 兵曹參議 李廷憲 參知 黃燦 刑曹參議 宋柱獻 大司諫 韓兢人

呂 賓廳啓言天地之大而名其道則必曰貞觀日月之光而名其道則必曰貞明夫天地日月豈待乎名之而著焉有是道則有是名故聖人之於大德亦曰必得其名今以我東朝殿下豐功盛烈有非文字語言可既揚厲而熙鴻號所以申景鑠也對宏休也摹繪莖鏤所繇昉也惟我慈聖母臨率土受民五十有一年贊純考久道之隆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關雎麟趾之應葛覃樛木之謠固已御于家邦無幽不達而翊我憲宗冲年之政則憂勤勞恤至誠懷保大公至正罔不率俾於是沴孽斯殄而吾道復明懟愍必誅而倫彝不整節省則彌文必祛賑貸則實惠是究蓋勉抑臨聽七載之頃無有一日遑寧無有一政一令盤拂于群心者雖由百世而等百世其必有撫實尚論不容主撮溢讚于茲而嗚呼已酉崩圯之變尙忍言哉嶽傾河沸國幾不國求諸史乘實所創有而我慈聖決大慮定大策於倉皇震剝罔極之中橫庚之兆是卜軫獵之迎允成我聖上光承大統御有九五之尊呼吸危急之會轉以爲悠久靈長之慶環東土萬億林蔥式至有今日休矣裘冕再抗柔教翔洽輔導我主上則慈教之隆有曠千古器使群工輯綏近止之命則壹視同仁若恫在己一以甲年以後之治爲治而惟天惟祖宗孚感慈忱塗莘毓社聖以配聖宗社鞏固不翅泰山而四維之矣迺者慈衷克斷簾儀光撤而我聖上以鼎盛之運親總萬幾正大光明慈天彌高介福攸受肇基我萬億年景命臣等竊以爲后妃之聖必稱任姒而當周家方興未艾之時其柔化所及宮闈而已江漢而已未嘗有岌岌存亡之慮至切勞苦之虞若我慈聖所值者而經傳所載述尙如此焜耀窮宙然則我慈聖之德之功之恩宜如何其揄揚萬一也在今加隆之請所以爲建不悖質無疑之理也情也文也臣等已以此事發端於月前登對之時朝者筵籲諒由至懇而誠淺辭拙未承慈旨而退相顧悚慙無地自容竊敢率二品冒悚聯瀆夫列朝已行之典不可曠也盈庭齊聲之言不可拂也而聖上導達之誠以慈聖止慈之念宜有勉回之盛伏乞亟奉俞旨誕舉綈儀庸答大同之蕪祝焉批以予方積誠祈懇而群情又如是當以卿等之言仰稟矣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1월 11일(임술)>

ㄹ 賓廳陳啓請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賜批 領府事 鄭元容 判府事 金道喜 朴晦壽 左議政 金興根 右議政 朴永元 戶曹判書 徐憲淳 判敦寧 金左根 知中樞 趙斗淳 知敦寧 李憲球 左參贊 趙翼永 上護軍 徐左輔 右參贊 金學性 知中樞 李景在 工曹判書 李啓朝 判尹 金景善 吏曹判書 金洙根 兵曹判書 趙秉駿 大護軍 李敦榮 禮曹判書 李鶴秀 大護軍 李魯秉 權大肯 大司憲 徐有薰 **水原留守** 徐英淳 刑曹判書 李圭祐 大護軍 洪鍾英 徐念淳 護軍 金大根 閔致文 金錫 趙鎮庭 李鼎在 曹錫雨 曹錫亨 吏曹參判 徐憲淳 護軍 徐戴淳 開城留守 李是遠 護軍 南性教 俞章煥 李公翼 金始淵 鈴豐君 尹穰 副提學 李埈 同知 金在田 李寅阜 護軍 金炳冀 金德喜 申錫愚 左尹 李在鶴 右尹 李宜翼 刑曹參判 李謙在 禮曹參判 鄭基世 兵曹參判 申大膺 護軍 李經在 李明迪 趙雲澈 林永洙 朴齊憲 江華留守 鄭德和 護軍 柳基常 白殷鎮 尹義儉 同知 李景純 護軍 沈樂臣 李元夏 吳致賢 李圭徹 同知 閔哲 黃海兵使 趙存中 吏曹參議 洪永圭 戶曹參議 金翊鎮 禮曹參議 洪秉壽 兵曹參議 李廷憲 參知 黃燦 刑曹參議 宋柱獻 大司諫 韓兢人 工曹參議 金淵根

呂 賓廳啓言今日之言豈可已而不已也哉寧犯瀆擾之罪不敢爲退去之計者誠以不得請則不知止爲臣等情理義分所必然而然也易述撝謙之義傳有得名之訓夫大德必得其名非可襲而取也如稱天曰高稱

地曰厚皆自然之理聖神文武各以其德之最大而讀之頌之徒以撝謙之美爲一切退然不居之盛焉則聖神也文武也聖帝明王鴻功懿烈將於何考德而論時也我慈聖巍巍勳至化雖非臣等拙訥所敢揄揚其萬一而以言乎我家禮自有則已行之喊典也以言乎臣等之忱誠則大同之不可遏也我慈聖苟穆然念及於此雖以謙謙之衷宜有所反覆斟量亟賜勉循者何則撝謙之義非不爲帝王家極工而大德必名之訓亦通古今之常經則今何可重乎彼而抑於此乎母臨久道慈化也慶衍宗祧慈休也翊沖王而迓景命慈恩也靖共我百僚懷恤我群黎慈德也而若夫補天擎日回至危爲至安罔有外內帖然底寧惟茲慈功古昔聖后哲妃所未有也儀鑾之簾載撤而高拱穆清萬幾之務親總而聖化旁達惟茲慈烈又載籍以來所罕述也懿稱之加隆所以報天地河海之德非爲一時賁飾觀美而已則撝謙之美大德必得之理在今日安所折衷然後始可以遵已行之典循大同之情也臣等之言至此伏乞積誠導達亟奉允俞之音俾薄海顙祝之私毋或少曠焉批以又陳群工顙仰之情而慈聽尙邈尤切悶鬱矣○再啓以爲臣等兩日之間冒瀆荐啓實是天理之當然人情之所同也仰頌慈聖卓越之德繼陳殿下紹述之道而迺慈衷固拒俞音尙遲臣等相率抑鬱不知所以爲計豈忱誠淺薄未足以孚格歟抑辭旨未達不足以感回歟不然以我聖上達天之孝思欲闡慈徽而遵彝典質前聖而無疑詢國人而僉同者慈聖之若是靳持若是過謙衆情失望當如何哉洪惟我太母殿下隆功盛德自有方冊之紀載非臣等所能形容萬一而已西以後三載之間國家之得有今日繫誰之賜臨危定策國勢奠磐泰之固抑哀視務簾儀抗裘冕之尊爲宗社立命爲生民立極訓迪我聖躬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恩斯勤斯右之翼之以母道而兼君道駿惠我家邦饑荒溢目則至有發帑而減供澣濯在躬則爰見去奢而崇儉陰功潛符於巍巍蕩至化覃被於遐邇雖窮陬荒滫畛夫饔婦咸頌我慈聖之仁之德求諸古昔實所罕比使我五百年積累之基誕啓萬億禩靈長之休功莫大焉德莫盛焉今茲寶簾光撤釋萬幾之繁膺千乘之養神功歛若縱虛雲之無迹大德必名惟天日之可摸泥金鏤玉揚徽闡烈賁飾儀文豈可一日虛徐也乎以我殿下格天之誠婉愉導達申復敷陳則以太母止慈之念豈無勉抑初心曲循隆報之志乎遵我家已行之禮副匝域顙祝之情揭休美於既往光聖孝於今日茲不可緩也臣等以同然之情明必然之理敢將舉國之願冒陳聯籲之請伏乞聖明勉回慈聖謙挹之衷亟降明俞以答大小臣僚之望焉批以今承勉從之教不勝慶幸耳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1월 12일(계해)>

강 命禁將 金汝根兼察訓將

목 訓將 金左根以整理使 水原府出去也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2월 15일(병신)>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軍服乘馬出宣化門由敦化門出崇禮門渡鷺梁 舟橋至龍驤鳳翥亭降馬乘輿至幄次降輿入幄次○教曰洪山林所住知在不遠遣史官存問以來○乘馬出次至始興縣行宮降馬入行宮○教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 華城行宮待令○乘輜出行宮至肆觀坪行宮降輜入行宮○乘馬出行宮至遲遲臺碑閣下馬奉審訖仍乘馬至迎華亭降馬入幄次乘馬入華城 長安門由新豐樓 左翊門 中陽門入御行宮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2월 25일(병오)>

강 健陵親祭時亞獻官以下華寧殿酌獻時贊禮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教曰健陵親祭時亞獻官 左議政 朴永元 終獻官 右議政 李憲球各熟馬一匹面給贊禮 行知敦寧 趙斗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奉常正 金鉉復 執尊 兵曹正郎 趙在應 祝史 副司果成載球齋郎 副司果 趙憲燮 贊者 引儀 曹百承 金載善 謁者 兼引儀 李宗赫 李仲淵 贊引 假引儀 洪夔鍾 吳志德 祭監 監察 金汝淳 李哲新各上弦弓一張賜給陵司 參奉 鄭世華陞六執禮 應教 金

會明 大祝 副修撰 洪在重加資令 鄭順朝陞敍參奉 鄭世華陞六**顯隆園** 亞獻官 左議政 朴永元 終獻官 右議政 李憲球各熟馬一匹面給贊禮 行知敦寧 趙斗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副司果 林翰洙 執尊 兵曹正郎 趙在應 祝史 副司果 成載球 齋郎 副司果 趙憲燮 贊者 引儀 曹百承 金載善 謁者 兼引儀 李宗赫 李仲淵 贊引 假引儀 洪夔鍾 吳志德 祭監 監察 金汝淳 李哲新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園司 參奉 金在聲陞六執禮 副應教 金會明 大祝 副修撰 洪在重加資令 李魯翼陞敍參奉 金在聲陞六**華寧殿** 贊禮 行知敦寧 趙斗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典籍 朴儀漢 執尊 兵曹正郎 趙在應 盥洗位 兵曹正郎 金秉燮 金文煥 爵洗位 兵曹佐郎 李亮和 文用中 贊者 引儀 曹百承 金載善 謁者 兼引儀 李宗赫 李仲淵 贊引 假引儀 洪夔鍾 吳志德 祭監 監察 金汝淳 李哲新各上弦弓一張賜給殿司 令 趙奉淳陞敍執禮 副應教 金會明 大祝 副修撰 洪在重加資兼提調**水原留守** 徐英淳內下虎皮一令賜給兼令 **水原判官** 趙奎淳陞敍兼衛將 **水原中軍** 李明錫內下筒筒一部賜給兼守門將朴淵源 曹源振並陞六左通禮 閔馨在 右通禮 李冀禎 贊儀 朴鄭壽東西唱引儀 曹百承 金載善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其餘奏時官守僕員役守護軍等依癸卯年例施賞○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2월 26일(정미)>

㉔ 命**水原府**今春聚點停止

㉕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徐英淳狀啓以爲本營軍兵及所屬安山等五邑軍兵已經點閱於幸行參陣今春聚點仍爲停止云矣請依狀辭停止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3월 2일(임자)>

㉔ 承旨 金翊鎮上疏自列賜批

㉕ 疏略曰臣於**水原武士**試射傳教改付標事實不勝萬萬悚惶賞典頒布何等慎重而臣忝在該房不能照檢有此錯誤罪難容貸傳旨則雖已釐正臣罪尚未蒙勘尤不勝悚慙乞降郵罰以昭法紀批以不無所失爾則推考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3월 10일(경신)>

㉔ 命**水原府**春等都試待秋合設仍推留守 徐英淳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英淳啓本則以爲**別驍士**及列校春等都試當依例設行而曠日赴試有妨農務待秋合設爲辭矣農節來往不無貽弊許令退行而每於停退必請廟堂稟處卽**外營**規例而今此直爲狀聞雖或有可援之說實違格例有關後弊請守臣推考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3월 11일(신유)>

㉔ 秋曹以擊錚原情勿施啓

㉕ 該曹啓言擊錚人中開城 洪百榮爲其祖麟漢伸理事也前因鳴金放逐鄉里則今又瀆擾萬萬駭惋請原情勿施嚴勘懲勸慶源蔡氏爲其夫金秉善僞造啓字獄稱冤事也從前屢瀆鐵案自在大邱 楊廷彪爲其弟廷豹殺獄稱冤事也不待回啓徑先又籲**水原**私奴啓春爲其上典閔載晉復科事也忠州 趙亮欽爲其父性默孝行旌褒事也事係干恩江華黃氏以謄書錚籲有違格例龍仁 金萬大 金元吉 尙州 金世龍山訟稱冤事也爰辭有違格例大靜 姜必儉其曾祖翊周見黜儒案乞令復案林川 權思玉爲其先祖恪贈職**龍珠寺**僧徒等以北漢總攝輪差楊州 李鎮浩以孝寧大君後裔水魚船收稅還推事也爰辭俱爲猥雜陽智洪氏爲其甥致九爲族人舜瑞構誣奪宗安城 李今孫 忠州 李福才 江華 文鼎佑 咸悅 裴赫轍等軍役稱冤事也爰辭違格忠州 韓台重以擘凌嫡安岳 李桂培田土見奪還推事也事係猥屑請並原情勿施考律

勘處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3월 11일(신유)>

㉔ 秋曹以衛外鳴錚人原情覆啓

㉔ 該曹啓言取考擊錚人原情則南部幼學洪學謨爲其父義壹定配請放事也南原童蒙 梁周亨爲其父碩采定配請放事也咸興良人陳膺周爲其父基仲定配請放事也遂安良人張龍瑞爲其母洪召史定配請放事也竹山良人朴仁吉爲其父先玉定配請放事也咸興私奴八月釗爲其上典韓鶴善定配請放事也明川良人趙基雄爲其父允甲定配請放事也義城良人李成益爲其父春成定配請放事也明川私奴化珍爲其上典玄曾定配請放事也明川良人金時順爲其父臣元定配請放事也北青良人金千同爲其父用來定配請放事也載寧童蒙 金履元爲其父在淳定配請放事也楊州幼學盧龍弼爲其子秉燁定配請放事也晉州良人金允宅爲其兄成宅定配請放事也或罪名不輕或到配屬耳上項十五名請竝原情勿施漆谷良人朴基範爲其父光瑞定配請放事也全州良人潘同伊爲其子世永定配請放事也西部良人洪昌根爲其兄判孫定配請放事也清州良女金召史爲其子李八福定配請放事也洪州良人韓昌浩爲其兄正浩定配請放事也或所坐不至深重或同罪已爲解配已上六名請竝參酌放送永平幼學李憲仁爲其祖書九伸理事也臺啓方張請原情勿施清州幼學李元溥爲其父審度伸理事也事係隄防請原情勿施振威幼學 李啓翊爲其父亨奎職牒還授事也事係難愼請今姑置之木川生員金炳甲以其母喪行時爲燕歧倖伐喪犯柩乞令復讎事也已有昨秋道查與曹啓請置之寶城幼學宋元萬爲其父亨純爲林宇健輩逼殺乞令復讎事也昨秋已令道查而姑未登聞請待本案上來稟處北青幼學李錫冕等以璿派後裔忠義代定稱冤事也幼學安重彬以文成公後裔雜役稱冤事也德山幼學李興元等以璿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安城幼學高東壽以濟興君彥伯後裔軍役稱冤事也水原幼學李鎮奎李漢龜等以璿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璿派後裔及正勳後裔之勿侵軍伍雜役既有列聖朝受教請令該道詳查頗給密陽良人徐守文等本邑還弊稱冤事也事係民隱請令本道從長措處安岳良女李召史爲其夫李老郎殺獄稱冤事也鳳山良女宋召史爲其夫趙尙壁殺獄稱冤事也黃州良女金召史爲其夫朴大吉殺獄稱冤事也密陽幼學朴在赫爲其父長祚殺獄稱冤事也嘉山良人金文興爲其父正翁殺獄稱冤事也本案姑未覆啓請竝卽爲稟處伊川幼學金初得爲其父始達殺獄稱冤事也楊州私奴命祿爲其上典安宗秀殺獄稱冤事也禮山幼學李相奎爲其弟擇奎殺獄稱冤事也唐津李氏爲其夫鄭福欽殺獄稱冤事也沃川良人李景秀爲其兄景仁殺獄稱冤事也請竝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東部安所回爲其兄仁基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 柳行根爲其兄碩根殺獄稱冤事也南部童蒙 金昌成爲其父漢相殺獄稱冤事也中部良人朱於仁石爲其兄興石殺獄稱冤事也童蒙 許喜林爲其父楠殺獄稱冤事也請竝詳考原案更爲稟處堤川洪氏辛氏爲其夫吳覺淵 秀吉兄弟致命於縣吏嚴錫龜父子之手如法償命事也原案姑未覆啓請卽爲稟處罪人嚴錫龜嚴加防守之意請分付道臣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3월 12일(임술)>

㉔ 秋曹以猥濫擊錚原情勿施啓

㉔ 刑曹啓言取考三月十五日擊錚人等原情則南部 全世興爲其父殺獄稱冤事也屢度審理斷案自在南陽 洪敬祿爲其奪宗乞令釐正事也換名迭籲事係猥屑中部趙召史爲其子定配請放事也洪州 李昌周爲其父定配請放事也所犯俱爲繁重竝原情勿施咸悅裴赫轍軍役稱冤事也日前鳴冤又此煩籲民習可駭原情勿施請嚴勘懲勵允之又啓言三月二十日擊錚人中泮民金碩奎爲其父定配稱冤事也發配未幾水原奴啓春爲其上典閔載晉復科事也事係干恩竝原情勿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3월 21일(신미)>

㉔ 許施水原府餉留加分之請

【목】 左議政 李憲球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英淳狀啓則以爲會付還餉本自不敷每當還分排巡不足本府留庫中租米太合七千七百八十四石屬邑餉租三千六百三十七石特許加分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農節排巡既云不敷餉留加分多有已例請依狀辭許施從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5월 13일(계해)>

【강】 飭舊陳災另加查得到底還總之意

【목】 備局啓言水原留守 徐英淳狀啓以爲舊陳災特許永頤事以另加查得到底還總之意請申飭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7월 15일(계해)>

【강】 命華城耗米蕩減條備局會錄耗中取用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英淳所報則以爲竹山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及孟山不足耗米二石零依例劃下爲辭矣本司會錄耗中請依此數許令取用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9월 15일(임술)>

【강】 許施水原府災結劃給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英淳災實狀啓則本府農形濱海斥鹵之處縱有如干所損實是樂歲恒有而秋曝調適蟲不甚災則所請災結終涉過多特以九百結劃給使之均俵推徵防塞依狀請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9월 25일(임신)>

【강】 許施水原公都會退行之請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英淳狀啓則以爲儒生公都會當爲設行而年形失稔多士之齎糧留滯亦所當念待明年設行事請令廟堂稟旨矣爲念些少貽弊至請退行殊欠勸獎之義亦有已許他道者請依所請退行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11월 1일(정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後錄(…) 水原監牧官 徐憲城所管二牧場辛亥籍付馬一百三十八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合馬一百六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三十八匹內壯雌馬六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三匹(…)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12월 30일(을사)>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沈承澤 行兵曹判書 李鶴秀進

【목】 以朴商壽爲持平 李建春爲正言 金炳淮爲校理 黃鍾顯爲副修撰 洪鍾英爲分內醫提調○兵批以李容象爲全羅右水使○再政以趙憲燮爲獻納韓元植爲昌城府使○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嘉善前兵使 朴潤榮折衝前僉使 金得銀前五衛將 尹鴻德嘉義前僉使 朴道淳資憲前權管 劉兌得通訓前郡守 沈源祖前縣監 柳玉鳴宣略前萬戶 李光寅士庶秩趙正杓等八人京畿朝官秩嘉善盧興規折衝片順大士庶秩白尙彩等七十九人忠清道士庶秩朴敦和等四十三人慶尙道士庶秩尹秉殷等一百四十五人全羅道士庶秩丁載振等一百五十六人黃海道士庶秩金宗禹等二十人江原道士庶秩張漢七等六十人咸鏡道朝官秩前權管 朴達恒前萬戶 姜應祚前令 吳宅良前萬戶 崔擎天士庶秩姜仕重等一百八十五人平安道士庶秩張天祿等一百九十六人水原府士庶秩全仁赫等八人開城府朝官前判官 李文欽士

庶秩崔錫仁等三人江華府朝官前萬戶 金澤祚士庶秩閑良廉處善等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京畿通政金振玉 忠清道折衝柳煥昌 慶尙道通政朴春默 朴正文 韓思殷 金得命 鄭之鄭 愼必默 朱世伯 孫命增 李時彦 金快得 都潤九 金聲玉 安仁宅金 義明 宋澤柱 李瑋 金光喆嘉義張忠範幼學李再林 鄭義烈嘉善吳道貞 全羅道通政丁載振 朴德尙 李得中 李水福 朴文龜折衝洪熙燮 黃海道嘉善孫德彩士人尹良臣 柳宗培 江原道通政張漢七 朴突萬 尹日得嘉義李輝秀 咸鏡道通政全尙彦 金興信 高昌奉 崔百龍 俞萬章 田在彦 李挺正 金光福嘉義金鍾鼎嘉善權壽用 鄭益謙 平安道通政崔仁倜 金致坤 李允邦 元世權 韓必學以上五十二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월 2일(정미)>

강 命載寧縣監 金炳地 水原判官 趙奎淳相換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2월 6일(신사)>

강 許施水原府還餉留庫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英淳狀啓則以爲昨秋年事未免失稔窮夏民情在所當念而還戶倍多排巡無路本府還餉留庫中租米太合九千四百十四石零屬邑餉租三千六百三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留庫請分便成年例種糧艱乏亦關民情請依狀辭許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5월 12일(병진)>

강 許施開城府支放條二千石以海西穀中劃給之請及水原府支放條七十一石以湖西穀中取用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開城留守 李源達所報則以本營句管關西小米二萬石今年耗條二千石依例劃給爲辭矣支放需用不可不趁卽給代參以今年事勢他無可以措劃者依近例以海西所在本司句管穀中折米二千石請許令取用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英淳所報則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及孟山不足耗米二石零合七十一石零依例劃下爲辭矣支放給代已成年例以湖西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依此數許令取用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8월 17일(병진)>

강 施左參贊 尹定鉉 行上護軍 趙鶴年 李啓朝 水原留守 徐英淳 廣州留守 徐念淳越捧之典

목 領議政 金左根啓言今日賓對登筵備堂極其零星矣雖未知諸堂實病之如何而前後提飭不啻申複而今又如此者不成事體國舅及耆社老病外請竝捧現告施以越俸一等之典從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9월 15일(정사)>

강 許施廣州府不足災加劃排捧還仍停及水原府不足災劃給推徵防塞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徐念淳災實狀啓則事目災十結外不足災二百八十五結三十負八束特許準劃庚辰排捧還竝許仍停爲辭矣所請災結猶涉過多以八十結加劃排捧還依狀辭請令仍停○又啓言水原留守 徐英淳災實狀啓事目災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三百三十二結三負四束許劃推收徵債依前防塞云矣所請災結殊欠稱停以三百結劃給推徵防塞請依狀請施行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9월 24일(병인)>

강 許施水原府不足災加劃之請

【목】 備局啓言頃因水原年分狀啓事日災十結外不足災三百結覆啓加割矣卽見該留守 徐英淳狀啓則復陳災傷之狀仍請見減災結準下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事日外加給不無較量於今年農形然本府既有流來焦災除却每年例俵則以今災可給者誠不無不足之患請更以二百結割下俾爲實惠下究之地允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0월 1일(임신)>

【강】 水原留守 徐英淳以楓島致敗興陽大同船拯米分俵難便啓

【목】 狀啓以爲續接本府兼任金箕祖牒呈則水沈米合一千一百八十七石已盡却下舉皆腐爛故監色沙格爲先嚴查其委折則所招內船隻已自今八月三十日群山鎮山宿時船底滲水千餘石米包漸欠沾濕故今月初三日向泊本島云濕米分俵極爲難便拯米之腐爛不可食者勿爲分給既是通編所載令廟堂稟旨分付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0월 19일(경인)>

【강】 命興陽大同順天添載水沈米從民論定價發賣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英淳狀啓以爲興陽大同米九百七十石順天添載米一百五十七石雜費米五十八石合米一千一百八十七石所載船一隻水沈止泊於本府楓島而穀物舉皆腐爛故查問委折則已自群山鎮船底滲漏僅得前進云而諸島處本府絕遠民戶尠少濕米分俵極爲難便且拯米之腐爛不可食者勿爲分給載在法典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此與致敗處拯米有異以船之滲漏致穀之腐爛而止泊於蕞爾遠島則不可以拯米例分給於民間卸下穀物更令該府區別完腐斛數之多寡從民論定價發賣至於監色船主沙格待具格狀聞自當有該廳覆啓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0월 20일(신묘)>

【강】 以李鶴秀爲水原留守 睦仁培爲濟州牧使 竝備薦也遣承旨詣景慕宮奉審摘奸

【목】 冬享在明日也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1월 2일(계묘)>

【강】 惠廳 禁營以湖南漕船致敗狀覆啓

【목】 惠廳 禁營啓言水原留守 徐英淳狀啓以爲興陽縣大同船一隻今月初三日止泊於本府楓島 監色沙格等盤覈取招則穀數一千五百五十九石零全數沈濕船主李龍珠逃避不現云船主則另加譏訶捉得穀主官興陽前縣監 梁柱台段初運穀之晚時裝發船價米之先給作錢俱係法禁令該府拿問處之所拯穀物既已發賣竝與劣米而卽爲代錢上納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1월 4일(을사)>

【강】 命水原府儒生公都會待明年設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鶴秀狀啓則以爲儒生公都會當設行而適有身病限內不得舉行待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都會退行多有其例請依狀辭施行允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2월 24일(갑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姑置之○後錄 (…)水原監牧官 前任徐憲城時任朴鵬源 所管二牧場壬子籍付馬一百三十八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二匹除實留放一百三十七匹內壯雌馬六十九匹一年應孳

産馬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二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2월 30일(경자)>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沈承澤進

목 敎曰大護軍 安光直今番應資時特授一品階○以成載瑗爲校理 李謙在爲禮曹參判 徐相祖爲恭陵參奉 初仕也○再政以李裕奭爲獻納○三政以李徹宰爲修撰○老職人下批大護軍 安光直超崇政前兵使 閔哲加嘉善前營將徐有種前僉知 趙最淳前五衛將 姜彝文竝加嘉善前郡守 尹翼成前縣監 宋持宇蔡臣永前主簿 李敦源 李心讓竝加通政已上朝官年八十加資秩竝中批也 行護軍 成原默加資憲行副護軍 吳顯相加嘉善幼學李埈柱 裴曇 裴維震竝超通政已上侍從臣父年七十加資秩 都總管 安光直單付漢城府朝官秩前五衛將 趙行倫前萬戶 宋載欽前別將 金舜瑞 崔得順 金就敏前同知 劉漢儉 鄭尙璉 金仁壽 李時益士庶秩幼學柳東雨等二人內侍秩崇政李昌詔通訓林有彬 京畿朝官秩前萬戶 徐必麟士庶秩通政林仁岳等一百五十人忠清道士庶秩良人徐浩九等二十四人全羅道士庶秩幼學金明澤等一百三十六人慶尙道士庶秩閑良朴德顯等七十九人江原道士庶秩嘉善李尙春等六十七人黃海道士庶秩生員 金翊龍等八人平安道朝官秩前參奉 金國鎮前僉使 尹弼漢士庶秩幼學咸貴希等一百八人咸鏡道朝官秩前別將 李光白前權管 李東義士庶秩幼學趙尙大等一百十二人**水原府**士庶秩通政嚴思九 廣州府士庶秩老除延祚會等三人江華府士庶秩幼學李奉春等三人開城府朝官秩前五衛將 李昌馥士庶秩幼學金成潤以上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安城通政金龍采 果川嘉義金成鍾 青陽嘉善崔俊漢通政李益淳 金京孫 潭陽通政盧奉聖 寶城通政李潤權 靈山嚴通政金達星光陽通政安國信 泰仁通政金致聲 慶州幼學朴枝珣 安東通政金聲玉 晉州通政秋尙宅 固城通政金旺目 延日通政金在星 新寧通政韓再輝 漆原通政朴榮遠 三陟通政李春益 昌城通政崔亨祚通政崔允澤 咸興通政韓象虎北青通政廉啓奉 吉州通政玄宗得通政金德奉通政崔元春 明川嘉善金泰允 富寧 嘉義 張翼八 會寧通政申光成已上二十八人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1월 3일(계묘)>

강 命**華城** 西北兩屯疏後物財戶惠廳訓禁御營限萬兩分排下送

목 領議政 金左根啓言**華城**北屯 正廟乙卯疏鑿之大陂池而本府既有**西屯**又設此北屯卽大聖人精義所寓若洛邑灋東澗西之意也而兩屯民田灌溉賴免旱乾之災者今六十年矣歲年既久修防漸忽自臣待罪分司時已見其汰覆淤塞不成舊觀比聞其所填廢過半成陸云夫有隄堰處濬補築卽國典伏況是地是屯何可一任其湮而復夷乎本府財力自來不敷有難責之以全當疏浚限萬兩分排於戶惠廳及訓禁御三營下送待今春土脈融解後始役凡防汰引流期於久遠之方使本府營邑從長講究**西屯**今雖稍勝於北屯而形址之廣闊比北屯爲倍蓰則備禦防捍之策亦不可疏忽請一體從長經紀之意分付從之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1월 20일(경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尹定鉉 參判 李埈進

목 敎曰玉堂有闕之代政官牌招開政○以高時鴻爲副校理 金炳國爲同經筵 金炳澤爲**水原判官**○敎曰新溪縣令有闕之代前縣監 金壽鉉擬入○再政以徐衡淳爲正言 尹行謨爲慈山府使 金壽鉉爲新溪縣令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3월 8일(정미)>

강 秋曹以各道審理案覆啓

목 該曹啓言楊州 安宗吉踢殺洪致百壬寅八月初五日因此獄則獄有五犯既別正干案經十查詳具顯

未正犯安宗吉另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水原 崔三采手擠朴召史第三日致死癸丑四月二十日因此獄則番錢替徵縱憤新生兒之疤役什物搜奪遽致懷孕婦之揮仆一擠急沛雖非必殺之心兩命竝殞難免由我之故情或可原法固難貸正犯崔三采連訊取服之意請分付守臣又啓言水原 金起得打申季甲第二日致死壬子十一月十六日因此獄則半夜吐血症形是瘀傷之祟二日致命部位係速死之處拘臆治療可知自恟狼藉痕損已著實因雖非必殺之心難免自在之律正犯金起得連加訊推之意請分付守臣又啓言山淸 閔爾赫打其兄嫂朴氏當下致死辛亥三月十九日因此獄則孀嫂之勤績添土亡兄之立后主祀揆以常人情誠爲家門之幸兇彼嫗叔反生攘財之心符同隣族做出犯倫之變窓前負出之跡權正明之口供自在溪邊據坐之狀金全州之目擊難掩如許絕悖非比尋常正犯閔爾赫嚴加訊取卽速正罪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體泉 羅學伊毆打高召史翌日致死乙未十二月十七日因此獄則今爲數十年已成之案豈容更議初無一半分可原之端自在必償正犯羅學伊連訊輸款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靈光 鄭石圭推擠官奴好坤當日致死己酉閏四月初九日因此獄則傷痕莫曰不現實由汨泥之室氣證招雖或互變蓋由強族之怕焰情非必殺法固難恕正犯鄭石圭連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新溪 崔在泄打朴權壽第三十六日致死癸卯三月初八日因此獄則衣架誤觸縱欲獄情之疑眩額角重破何論辜限之遠近兩檢已具三尺莫嚴正犯崔在泄連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海州金致煥毆打李西鬱第十六日致死壬子二月二十二日因此獄則血流面被當場驗獸鬪之狀眉咬胸傷檢庭著狼藉之痕實因若是當律難追正犯金致煥連訊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安州 吳陽德踢金信尙翌日致死壬寅十二月二十一日因此獄則捕捉不在於登時妄生無恥之慾傷痕既著於要地亦多參看之證雖曰賤夫誠無怪於激忿自有成案奈難免於責償正犯吳陽德連訊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永興 高甫培足踢金端午第三日致死癸丑三月十五日因此獄則麵價草價之稽報恬不知愧必死速死之重地遽爾行踢兩案已成一縷難貸正犯高甫陪嚴訊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高原 金德春踢築吳光深第二日致死庚戌六月十七日因此獄則或顯或沛可知醉漢之獸鬪一坐一臥足想踢勢之狼藉究其情則非欲必殺參以律則難免責償正犯金得春連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3월 20일(기미)>

강 命華廣兩居留原任大臣中往往委寄

목 領議政 金左根啓言政府 樞府卽謀王體斷國論之地也初無時原任之別而樞府所處優閒不以職事相煩其來已久考德石畫展施無所夫東郊周之下都也而畢公之弼亮四世君陳之克施有政策書而往釐之有唐西川之回翔在宋北門之鎖鑰皆元臣碩輔績於外內之義也以我朝言之華城之爲陪京廣州之爲保障其中書慎守之重顧何如也若以兩都居留之任就原任大臣中往往委寄而仰成焉則有可以均勞佚之惠而獲委重之效昔在純廟初年至有相臣筵奏收議之舉其時寢不行之由雖無可考之蹟而概見此論之匪今斯今矣事係官方伏候聖裁教以陪京保障之地所重自別而仰成之道倚重之效誠如卿言依所奏爲之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3월 25일(갑자)>

강 命靑石鎮移設獻議更爲稟處

목 備邊司啓言頃以大興山城移設靑石關事筵奏請詢於時原任大臣兵判將臣諸備堂矣領府事 鄭元容以爲自金川抵松都之左右兩條路有大興城與靑石關其爲關防緊隘一也今爲靑石之虛疏而移設大興所置中營於靑石則靑石雖實而大興又爲虛疏爲慮大興之虛疏又議設鎮將則無寧大興之因其舊貫而靑石之更置鎮將之省工費而簡事役云判府事 朴晦壽以爲靑石卽畿海交界控扼要衝也緣崖傍壁堊通人馬其險譬之井陘昔在癸亥築關設鎮辛巳旋又撤罷論以陰雨誠未免疏虞至若大興城在於天摩聖居之間與金川一枝通路關防緊重實與靑石無異而間路迅捷反有甚焉以此觀之大興城之遽廢亦係難

慎無寧青石復設舊鎮與大興犄角捍蔽則尤爲鞏固云判府事 金興根以爲臣嘗屢過青石知其爲關阨之地而大興則未曾見焉今於移設當否有不敢質言而第見留守臣獻議此必詳悉其形便確有可據而然矣然則大興仍舊置之青石另設一鎮不害爲互相犄角之勢而病思量綴不能指一仰對云判府事 朴永元以爲青石洞爲西來之要衝咽喉今此設置守禦之論儘合門柝待暴之義而大興之險阻關阨與青石一般撤而移之則山城之無守亦甚疏虞不如另置小乘障之爲便第頃年罷鎮時守臣之疏廟堂之議確有依據最合審慎今若設鎮須當大變前規更爲相度形便適其淺深而爲址勿張大制置勿募聚人民以絕其斷割巖谷翦剔樹木之患鎮將只任以瞭候報警之事自管理營臨機接應焉則不失天作之險兼得控制之要庶可兩便而萬全云判府事 李憲球以爲青石關係是控西喉阨而天所設險也宜置一鎮圖所以固圉之方而伊來乍設旋罷雖出於人見之各自不同終若永廢則實有疏虞之歎今此移設之請儘合經遠之策矣然而 大興山城創設年條非惟久遠而已通西間路且在傍近則此亦要衝之地而郅堞倉厫綽有成制足以爲緩急可恃到今廢此移彼得無難慎乎蓋此兩處之俱宜關防殆同輪翼之不可偏廢大興則依前仍置青石則更爲設鎮不害爲各占形便益鞏備禦之道云右議政 趙斗淳以爲此鎮移設之論已久矣特事鉅役大因循至今而以關防要阨言之青石關內初無一乘障之所者疏虞莫甚今若從便經紀無有煩弊於移彼設此之際則豈不幸甚哉云領敦寧 洪在龍以爲青石關卽畿海之交第一喉阨也其在綢繆不可疏虞今設守備宣合機務云領敦寧 金汶根以爲青石關卽畿海交關之要衝也曾有一鎮以弊莫矯掄而革罷之矣今以中軍移鎮則與新設有異在備禦之策誠爲萬全云知中樞 徐憲淳以爲青石係是關阨重地今此中軍移鎮實合固圉之方云判敦寧 李若愚以爲青石關爲西路控隘而守備未免疏虞大興鎮之移設實是合宜云知中樞 金洙根以爲青石鎮爲畿海要衝而近無一卒守備大是疏虞今若移設中營實爲捍禦之良策而素昧戎政不敢臆對云吏曹判書 尹定鉉以爲移鎮於青石則關防備禦可無疏虞云水原留守 李鶴秀以爲今此大興鎮之移設於青石關益爲備禦之道云上護軍 李啓朝以爲南之鳥嶺西之青石皆置關阨據險守把之地也鳥嶺則有鎮將而青石則無之徒有門闕之虛設乃無將卒之守備者大是疏虞大興與青石關防則一也其遠近繁歇形便不同大興鎮移設於青石實合重防禦之意云上護軍 李敦榮以爲固圉之道合有變通云判尹 金學性以爲青石關之關隘形便宜置一鎮今若以大興鎮移設則似合便好云大護軍 金鼎集以爲大興鎮移設於青石關其在控扼之政果有勝焉云大護軍 尹致秀以爲青石移設既合重關阨之政討捕通變又得尊事體之道大僚所奏儘有方便云戶曹判書 金炳冀以爲山城移設係是防守謹嚴臣父有所達白臣無容更議云知敦寧 徐憲淳以爲青石關隘爲西出之第一險要有關無備殊涉疏虞大興鎮之移設允合固圉之方云禮曹判書 金輔根以爲畿海交界關隘重地莫如青石而見無一鎮之防禦誠極疏虞勿論新設與移置迨此通變以備陰雨事甚得宜云大護軍 徐有薰以爲青石關卽畿海要衝關阨形便允合設鎮云左參贊 金箕晚以爲關阨重地移設防守事甚便當云大護軍 徐英淳以爲大興鎮之移設青石實有益於關阨之固圉云廣州留守 李圭祜以爲大興鎮之移設青石卽係關犯之要害云大護軍 洪鍾英以爲前後沿革係是時措之宜而關阨備禦不可疏虞今此大臣所奏實出經遠之圖云兵曹判書 徐念淳以爲青石關乃是畿海交界關阨重地今若以大興鎮移設則可無疏虞之慮實爲固圉之道云刑曹判書 洪祐順以爲青石今若移設則關阨增重討捕不復替行則事體得宜大僚所奏實合方便云大護軍 柳相弼以爲青石係是畿海要阨論以地形宜有防守今此中軍移設幸得備禦之方云護軍 李景純以爲青石關卽畿海要衝也今以大興中軍移設實爲萬全云護軍 李熙綱以爲青石關卽畿海要衝也以大興中軍移設恐合備禦之道云開城留守 金炳喬以爲冒叨管理詳覘形便則灣海程路合湊於金川而自金抵京歧有兩條一則遵大路直到青石一則從間道逕踰大興此皆西界之扼吭結喉萬夫莫開之處也關防繁重彼此均一而第大路透而稍迂間道捷而愈迅陰雨之備尤當謹嚴故肅廟丙辰創築山城俾中軍留鎮犄歟大聖人基命有密爲萬世長遠慮蓋如此至若青石關癸亥設鎮辛巳撤罷縱有營府之接近未免防捍之疏忽大興中軍依舊把守青石鎮將更爲復設各占兩隘之要衝得以一體之隄防則其在備禦恐合事宜云矣獻議今已齊到故并爲書入教以更爲稟處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4월 15일(계미)>

강 吏曹以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朴麟夏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朴麟夏書啓則羅州前牧使 趙然明 海南前縣監 權最煥咸平前縣監 李鍾晚等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而長城府使 鄭愚容賣鄉賂之憑藉公廨修繕跡易涉於染指罰丁贖之帖給官隸盤纏計專在於遮眼至若需米之加斂結米之除給內實規利雖隱而莫顯外自文過欲巧而反拙外他官斛之厚捧庫簿之峻削尤涉鄙瑣礪山府使 李重根都吏偷災初不發覺乃反和應歸之私橐各營還耗作餘錢歸屬無處移轉還米代錢先補營作之未納餘歸吏輩之乾沒箋文價米憑籍冒下仍爲私用復結濫執縱諉見欺於吏胥軍木高價胡不念及於編戶上項兩邑守令竝爲先罷黜令該府拿處全州前判官 尹奎錫壬子癸丑春利米餘錢諸處修理用下在錢歸之私用冊客干政吏窠納賂結價之濫定債訟之厚利怨謗不息礪山前府使 韓取善辛亥災結價歸之私用捧還時稱以臥還債負逋各人處勒捧而勒貸富民或入官用或歸吏偷構罪媒貸因訟網利外他貪鄙難以殫記靈巖前郡守 閔致麟脅捧於諸吏勒貸於富民島民差首鄉而捧錢稷民因相訟而捧錢遞歸時加下錢勒令由吏擔當萬頃前縣令 李種秘差任捧賂富民勒貸訟債所捧贖鍰所捧庫用之減價已刮吏財刑政之過度尙多衆怨高敞前縣監 李益相聽訟太欠於卞別何由裁決收逋不思其董督無望了刷遞歸時賣任捧賂瑣謗難掩務安前縣監 鄭世昌房中設樂嬖弊何多煩雜醉裏閔因刑政每致過濫還弊滋長民怨狼藉海南前縣監 金明權劣米代錢勒徵於衆民都歸由吏之乾沒計莫掩於分利跡難恕於蔑法咸平前縣監 李鎮冕政令惟吏鄉是聽營爲惟貸賄是招遞任已經三載積謗尙播一境參禮前察訪 朴鎬源吏任差遞貸賄是貪馬匹改立干囑肆行郵卒莫可支吾隣民尙今唾罵上項八邑前任守令一驛前察訪不可以已遞而勿論竝令該府拿處珍島前郡守 洪鳳圭簽案有查括之舉欲釐軍糴糴簿多舞弄之習盍察吏奸推考羅州牧使 金箕絢邑務爲三政俱舉民情則十年願借羅州前牧使 南秉善屢典之成績昔有來蘇之望周恤之遺愛今多去後之思珍山前郡守 朴京壽治尙勤勵政務修舉虛伍思矯揉之策設置里稷窮民盡懷保之方蠲減衙祿上項三邑前後守令顯加純褒可知其治績之特異其在激勸之道宜示褒嘉之典金箕絢 南秉善等似當施陞敘調用之典朴京壽施以兒馬賜給之典而竝係干恩賞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監司 鄭基世列郡知戢群民頌惠道臣體重今姑勿論前監司 鄭寂朝諸條臚列若疋狼籍而道臣體重自臣曹不敢循例論斷請令廟堂稟處沿路忠清監司 沈宜冕威惠竝行誠信克孚**水原留守** 李鶴秀衆務修舉一境咸頌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沿路前後守令察訪等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其外閩帥 中軍虞候營將邊將監 牧官等請令兵曹稟處從之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윤7월 3일(경오)>

강 給**水原府**漂頽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李鶴秀以本府民家一百二十戶漂頽馳啓敎以民家之漂頽若是夥多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卽爲結構奠接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弊事廟堂各別措辭關飭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윤7월 8일(을해)>

강 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趙憲燮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 **水原留守** 李鶴秀簡嚴持重誠力圖治中軍朴宗喆戢盜無擾判官 金炳漢聽斷明操束嚴果川縣監 金禹鉉兩載爲治一心惟勤 (...)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7월 25일(임술)>

강 吏曹以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趙憲燮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趙憲燮書啓則長興前府使 金樂升 谷城前縣監 嚴錫明繡啓既

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光州前牧使 申在順 差任捧賂傍客敢欺信猾售奸謗有所歸康津縣監 李行奎 公務拋滯門謁甚煩以若弊局難望振刷竝罷黜綾州前牧使 李章愚檢獄私和法當即查而任它發告之無聞久致齟齬之未伸有此疏漏之失順天前府使 金淵根房任捧賂何屬官用公穀取剩未免交征南原前府使 李樂重房任冊客爛開賂門猾胥奸校暗線利逕官用加下恰過萬鎰則抄出富民勒差牙兵千總各捧爲五千餘兩訟賂勒貸責任捧賂者爲五千九百兩吏房處加下七千兩自歸該吏之還逋壬子春田稅米價以十兩八錢者捧賂於該色戶首輩加定一兩民庫殖利錢中補還條二千八百七十兩歸屬無處求禮前縣監 南宮鎰官需執錢加於較市富民嚇財誣以非理雲峯前縣監 韓用河加捧還之朦未覺察偷弄結之仍置勿問俱係病民之政且於南原兼任時差任捧賂不少沿路中成歡前察訪 申鍾益還錢千餘兩仍無區處上項五邑前守令及一驛前察訪不可以已遞而勿論竝令該府拿處光陽前縣監 李承憲用刑之或濫政欠視傷鎮安縣監 李鎬肅木價稍踊雖緣物情之難平任窠數遞勉察浮謗之或由上項兩守令竝推考潭陽府使 洪在應百務靡不畢舉一邑宛若再造玉果縣監 尹滋承三政俱舉四隣咸頌上項兩守令之實惠茂績如是優異則合有獎褒之典在應施以陞敘調用之典滋承施以兒馬賜給之典而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監司 鄭基世恬簡持重措劃不踰於規矩綜明通務剖決無遺於巨細衆理畢舉一路底謐前監司 鄭寂朝三十邑之賑餼優劃饑抄無瘠八百結之執起還寢窮蔀按堵沿路水原留守 李鶴秀恬簡持重自有規度之允孚誠力圖治蔚然修舉之畢效今姑勿論其餘本道及他道沿路前後守令察訪等既乏優異之績亦無顯著之疵竝置之其外關帥營將虞候邊將監牧官請令兵曹稟處從之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7월 27일(갑자)>

㉔ 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朴麟夏進書啓別單

㉕ 書啓以爲 (…)路水原留守 李鶴秀威望所推衆務修舉恩信克孚咸頌愛恤體重之地只舉其概振威縣令 徐眉淳殘局莫可牽補初政頗能殫竭水原判官 金炳漢恬雅自持廉明爲治果川縣監 金禹鉉文雅素規慈惠與誦迎華察訪 李宗赫馬政無闕郵卒有頌前察訪 金紀憲推驗三載合施百里水原中軍 朴宗喆職勤拱護務閑佐幕 (…)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7월 30일(정묘)>

㉔ 命水原府所在竹山耗米孟山不足耗米本營屬邑南漢餉租支放給代劃給常賑穀請代置之

㉕ 備邊司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李鶴秀所報則以爲 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孟山不足耗米三十石零本營屬五邑南漢餉租即逐年加分入用支放者而今年減縮米一百四十五石零湖南 常賑穀年例推來耗米爲七百十石而舊逋新備之前今年條則無以作送準數劃下充補支放爲辭矣支放給代雖成年例不可不劃給而常賑穀請代請置之允之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9월 5일(신미)>

㉔ 備局以南城 華城災實及嶺南綿災狀覆啓

㉕ 備邊司啓言即見廣州留守 李圭祐災實狀啓則事目災十結外不足災二百八十二結四負一束特許準劃癸酉庚辰排捧還竝許仍停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旱澇無甚痒稼而偏小之地報災稍多事目外一百結加劃以爲分俵兩年排捧還爲紓民力有難責徵請姑仍停又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李鶴秀災實狀啓則事目災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三百八十九結五十三負九束特許加劃推收徵債依前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地形斥鹵雖多今年畿農均謂少康則所請災結終涉夥多事目外六百結加劃俾爲均俵之地推徵防塞請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即見慶尙監司 金學性狀啓則備陳綿農失稔之狀仍請各營各衙上納軍身布及樂工保布竝許純錢代捧訓局保布亦許三分二代錢事請令廟堂稟處矣今年綿農雖非均登亦不可以失稔言嶺南之有此請者特出於大歉之餘民力未蘇故也其在懷保之道合有參量之政各衙

納布純錢兵曹及各營軍布三分一代錢訓保事體尤別請置之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9월 25일(임신)>

강 水原留守 李鶴秀陳疏乞遞賜批

목 批以卿其勿辭調理察任益勉對揚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11월 7일(임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姑置之○後錄 (…)
水原監牧官 前任朴鵬源時任邊柱煥 所管二牧場癸丑籍付馬一百三十七匹
今生馬二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三匹除實留放一百三十六匹內壯雄馬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三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12월 30일(갑자)>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啓朝進

목 以朴文鉉爲校理 李崙夏爲副校理 權載大爲工曹參判○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崇政徐左輔折衝金漢淳前營將南允豐前縣監 金敏淳前五衛將 尹致勳前察訪 金選基 忠壯將 金命源前僉使 趙重九前僉知 朴長晉 孫尙秀前萬戶 咸宗潤 申碩喆前僉使 朱植士庶秩幼學申錫珪 金驥壽 林馨遠 內侍秩通訓文貫道 金載項 京畿朝官秩嘉善孫貴奉 金順彝折衝全鎬臣 韓東彝通政李興載嘉義崔春儀通政李龍大 林大興 金聖官 安允宅 金光謙 金聖輔 金仁喆折衝鄭汝亨 趙太金 金千孫 申守業 姜東彬通政金廷國 姜時弘折衝崔允哲 金光孫 宋彥植 朴德興通政李大振 朴春三 金仁光折衝金德喆 金錫祚 趙光烈 李碩春 李完大 朴漢念 李晚錫通政咸慶煥士庶秩幼學李東弼等八十三人
水原府朝官秩嘉善金德淵折衝朴師膺士庶秩出身裴得仁等三人江華府朝官秩折衝金源坤士庶秩閑良姜智範等三人開城府朝官秩嘉義崔昌益嘉善黃仁得 忠清道朝官秩通政李昌培前府使 柳浩源前僉使劉龍澤士庶秩幼學朴光堽等三十二人全羅道朝官秩前參奉 安壽祿士庶秩幼學鄭馨東等一百三十五人慶尙道朝官秩折衝權若奎 金邦漢前持平 李潤龍前參奉 李家發士庶秩幼學金顯斗等九十六人江原道士庶秩幼學金致義等三十一人黃海道士庶秩士人黃河宗等十四人平安道士庶秩幼學陳鵬等一百七十四人咸鏡道朝官秩嘉善吳宅綵宣略全道洪士庶秩幼學李培修等一百三十四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清州通政李昌培 全州通政崔南衡光州通政金達明 曹雲相靈巖通政金致舜 康津通政尹達采 任實通政金萬壽 泰仁通政金在水 昆陽通政李春英 宜寧通政朴幸春 崔鎰泰 信川通政金宗春以上十二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1월 2일(병인)>

강 許施畿伯大同米別劃之請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埉狀啓則以爲本營儲置米自惠局年例所劃五千石內六百石**水原** 廣州例劃六百石本營將士支放劃給楊州等三邑之該邑大同恒定沒劃者又爲一千餘石則餘數不過爲二千六七百石而以此分排於列邑每患不足輒致加下至去年秋等加下已爲三千七百六十餘石又有冬三朔應下者則合計加下殆近五千石以儲置錢言之五千兩自癸丑移付 戶曹則本營歲入只爲五千兩而今年條中四千兩已爲預下今所當推者止於一千兩又有本營加下除其當報殆無餘存無以藉手於營邑之許多應用就本道大同米中限二千石別爲劃下又以儲置五千兩挪貸排用以補經費應用以報儲置加下事請令廟堂稟處矣儲置之輒稱加下輒請挪貸此爲畿輔難支之弊惠廳受困之端也今此狀請固當嚴防

而第道臣按莅屬耳目下事勢則誠汲汲雖不得不一依所請許施而此不但爲難繼之政揆以事體決不當每每恃此不思所以矯革之方請廟堂措辭提飭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1월 12일(병자)>

강 召見山陵都監提調以下于熙政堂 山陵都監提調 兼觀象監提調 趙得林 園所都監提調 洪鍾英
목 初看審後入來也○予曰各處看審則果何如得林曰臣等今番看審之行已過六七日而程道則近四百餘里也東道南道盡爲看審矣又奏曰禮曹判書 李敦榮當與臣等同爲入侍而中路因服制徑還私第不得同爲入侍矣予曰相地官來待乎得林曰待令矣予曰次第陳奏可也洪庭河曰臣自任所追後上來西道看審不得同參而今番看審時先往綠楊驛後龍來脈雖云合格下砂低殘內氣不收是所大欠不必更論仍往達摩洞看審則後龍氣勢與光陵同格又無更論而龍穴之豐滿堂局之圓正亦爲上等吉地又往東八陵看審則健元陵右崗龍穴合格乾亥雙垂然亥多乾小亦無害定穴實爲安吉之地也健元陵齋室後崗又如光陵同體尊貴之格又無可論而龍虎水砂盡爲合格亦爲萬歲安吉之地也龍仁邑後崗龍虎拱抱案山齊正實爲全吉之地**華城 龍珠寺**後崗看審則似是光陵主峯外堂明暢是所謂緩來急受平來勒住之格實爲安吉之地也予曰七處中何地尤勝乎庭河曰達摩洞最爲上吉地矣劉允晦曰綠楊驛後崗諸地師之所奏已備陳矣復何敢上達者而大抵達摩洞雄威旌壯之勢可謂上等吉地也**龍珠寺**後崗龍穴砂水似是全備之地而但穴場多有鋤破之痕故難覓眞穴之天形矣予曰然則達摩洞口爲上吉乎允晦曰誠然矣朴京壽曰綠楊驛後崗左右砂不足且水口不收未足舉論矣予曰與厚陵右崗相較則何如京壽曰厚陵右崗明堂不暢案山稍近而達摩洞則元無此等二欠矣達摩洞爲第一明堂健元陵齋室後崗極爲豐穴貴龍實爲上格矣予曰然則與禧陵右崗相較何如京壽曰禧陵右崗與健元陵齋室後陽明安吉元無異同之分矣廷厚曰達摩洞後龍穴星豐圓靡不合法龍仁邑基後龍龍脈降勢穴場局內亦爲和吉之地矣**華城 龍珠寺**後崗俱爲吉格而間有人力之障補難認天形之如何矣予曰厚陵右崗與達摩洞如何廷厚曰厚陵右崗雄威尊嚴不如達摩洞端正和平之氣像矣梁鍾華曰達摩洞龍與局勢無容更達而健元陵齋室後亦與東八陵同龍穴星之端正實爲十全之地而諸地師所奏如一矣朴懋壽曰達摩洞爲第一吉地東八陵局內健元陵右崗亦爲極品之地 健元陵齋室後崗上品好地作局亥坐也予曰達摩洞坐向向以乾坐云云而今何謂亥坐壬坐也懋壽曰乾龍亥龍雙垂於後崗亦無害於定穴南定斗曰健元陵齋室後龍身活動枝脚繁衍條條合格無如此上吉地矣予曰比看禧陵後崗則高下何如定斗曰健元陵齋室後崗猶勝於禧陵右崗矣予曰光陵達摩洞龍勢與厚陵右崗高下何如定斗曰達摩洞雄威強壯尤勝於厚陵右崗而論其等級則兩處均是一等大地矣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2월 13일(병오)>

강 園所都監以山論別單啓

목 (….) ○**水原 龍珠寺**後壬坐韓廷厚以爲龍眞穴的砂拱水彎案清朝秀一一合法正是安穩之地矣梁鍾華以爲平行之龍起峯以後作巒開睜做陽一穴稜弦自在唇褥可愛朝案端正明堂寬暢砂水拱抱實是安吉之地而間有鋤培之痕難憑本然之形矣朴京壽以爲平龍起峯灰線傳脈金星之巒陽面之穴餘氣稍下而作唇裕精傍漏而爲足諸砂合法果爲安穩而間有人力之障補難認天形之如何矣劉允晦以爲平詳一龍特起尊星中開平窩便作仰天之湖而垣局纏繞堂水曲出朝案端拱龍虎彎抱正是安穩之地而但穴面有人爲痕難識天然之本體矣朴懋壽以爲初見平低之脈更喜尊重之峯垂頭作穴出唇爲乾朝案平正明堂寬圓龍虎水口無不合格此實穩吉之地矣南定斗以爲平行之龍特起帶土金星而中有仰窩之形是則可貴然龍虎多有障保之形穴場亦有鋤斫之痕難識眞砂眞情之天體矣洪庭河以爲金水之龍多結於圓泡平緩之脈勒住於高巔地理之固然也今此龍穴果是峯泡之上聚緩脈之急受唇氈數級連撐餘氣龍虎兩砂彎抱內堂正案土星聳秀對朝外堂明暢朝水緊抱然腦後龍脊曾經鋤鑿眞形難見是無害於尋龍

占穴似爲安吉之地矣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2월 16일(기유)>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軍服乘輜出協陽門由敦化門出崇禮門外降輜乘馬渡鷺梁 舟橋至龍驤鳳臺亭降馬入幄次少頃出次乘馬至始興 行宮○教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 華城行宮待令○乘馬出行宮至肆觀坪入幄次少頃乘馬至迎華亭少駐少選乘馬入華城 長安門由新豐樓 左翊門 中陽門入御行宮○召見京畿監司及各務差使員于行宮○教曰還宮時肆觀坪 龍驤鳳臺亭少駐置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2월 27일(경신)>

강 健陵 顯隆園親祭時亞獻官以下及華寧殿酌獻禮時贊禮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教以健陵 亞獻官 判府事 朴晦壽 終獻官 領議政 金左根各熟馬一匹面給贊禮禮曹判書尹定鉉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 典籍 金錫模 執尊 副校理 成載球 祝史 副校理 尹定善 齋郎 副司果 李承游 贊者 引儀 李鼎基 李仲淵 謁者 兼引儀 李一遠 趙學慶 贊引 假引儀 張成教 金宅基 祭監 監察 李相璵 趙秉魯各上弦弓一張賜給陵司參奉 金灝根陞六執禮 執義 沈宜元 大祝 副司果 趙秉學竝加資令宋正熙陞敍顯隆園 亞獻官 右議政 趙斗淳 終獻官 東寧尉金賢根各熟馬一匹面給贊禮禮曹判書 尹定鉉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典祀官奉常正 白弘洙 執樽副校理 成載球 祝史 副校理 尹定善 齋郎 副司果 李承游 贊者 引儀 李鼎基 李仲淵 謁者 兼引儀 李一遠 趙學慶 贊引 假引儀張成教金宅基 祭監 監察 李相璵 趙秉魯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園司參奉 尹庚鎮陞六執禮 執義 沈宜元 大祝 副司果 趙秉學竝加資兼提調 水原留守 李鶴秀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兼令水原判官 金炳濩陞敍兼衛將水原中軍朴宗喆內下筒箇一部賜給守門將李台緒 趙存成竝陞六左通禮 柳泰東 右通禮 李以遠贊儀曹百承東西唱引儀 李鼎基 李仲淵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其餘香陪官 祭文正書忠義衛 奏時官事知守僕員役守護軍等竝依壬子年例施賞○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又教曰健陵親祭時祭侍 柳賁然 宋喜哲 顯隆園親祭時祭侍 申寬吉 石泰元各虎皮一令賜給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2월 28일(신유)>

강 給前府使 洪錫謨衣資食物

목 領議政 金左根啓言前府使 洪錫謨以入參華城內宴之人回轡之過已多年所云事甚稀貴衣資食物令該曹輸送請以示朝家優老之意從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3월 5일(정묘)>

강 命停水原 安山等邑馬步軍聚點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鶴秀狀啓則以爲本營馬步軍及所屬安山等五邑軍兵已經點閱於幸行參陣之時今春聚點仍爲停止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纔經幸行多有已例請依狀請許令停止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3월 7일(기사)>

강 秋曹以擊錚人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今月十一日幸行時衛外擊錚人楊州 洪百榮爲其祖麟漢仲理事也放逐之處分截嚴而連事鳴冤極爲駿惋原情勿施廣州 魚在升爲其子謁連殺獄稱冤事也雲山 金弼文爲其父淳德殺獄稱冤事也慈山 尹碩仁爲其父仲文殺獄稱冤事也獄具案成已有前啓文川 朴命澤爲其父起鴻定配請放事也平壤 金以濟爲其父景祚定配請放事也寧越私奴葩男爲其上典嚴應鉉定配請放事也所坐非輕赦典不遠平山 宋鎮國宗統卞正事也**南陽** 安山民人趙義權等鹽稅稱冤事也北青 李弘默田結還推事也江華 李啓善等垆稅稱冤事也前以猥裸仰請勿施而爲日未幾復申前說有此煩瀆揆以民習俱極駭然竝原情勿施懲治放送積城郭召史爲其夫鄭公輔殺獄稱冤而捧供日不爲待令請依定式勿施金山 童蒙 朴俊基爲其父最潤定配請放事也寧越幼學朴永夏爲其父命圭定配請放事也濟州幼學洪在斗爲其父錫祐定配請放事也當初所坐俱爲深重原州幼學韓致章爲其侄鎮壁鎮斗定配請放事也爰辭縱或稱冤到配未滿一歲竝原情勿施昌原幼學金致康等本府故學生林星立孝行卓異乞令旌褒事也懷德幼學姜浩其六代祖節有壬辰軍功乞令贈褒事也事係干恩洪州愼氏其子韓龍教拔去於**水原**應製居首乞令復榜事也處分屬耳有難遽議昌平僧大彥等本邑龍興寺重建時加用錢兩數甚夥多乞令抹弊事也猥屑莫甚竝原情勿施湖南去毛匠奴一善等爲全州屠漢輩侵漁乞令禁斷事也四件外濫越之罪且置勿論渠以至賤之類敢售籲天之討究厥所爲萬萬痛駭請令道臣各別嚴刑以懲頑習黃州良女鄭召史爲其夫李善獐殺獄稱冤事也爰辭若是稱冤詳考原案更爲稟處平壤良人李龍麟爲其兄龍信殺獄稱冤事也爰辭若是稱冤請令本道查聞後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3월 13일(을해)>

강 遷陵時侍衛軍兵及晝停所扈衛軍兵磨鍊竝命依丙午年例

목 兵曹啓言今此遷陵時侍衛軍兵當磨鍊而謹稽謄錄則辛亥長陵遷奉時分兵曹分都總府堂上郎廳各一員五衛將二員宣傳官四員武兼八員禁軍三十人挾靈輦軍一百名前後廂八百名磨鍊己酉年遷園時分兵曹分都總府堂上郎廳各一員五衛將一員別軍職六員宣傳官四員武兼八員禁軍一百人挾靈輦軍二百名前後廂七百名辛巳年**健陵**遷奉時分兵曹分 都總府堂上郎廳各一員五衛將二員宣傳官四員武兼六員禁軍二十人挾靈輦軍四十名前後廂以局內相近不爲磨鍊丙午年綏陵遷奉時依己酉年例磨鍊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丙午年例磨鍊○又啓言遷奉時新舊陵所晝停所扈衛軍兵當磨鍊而謹稽謄錄則辛巳舊陵所七百名晝停所四百名以總戎廳軍調用新陵所七百名以守禦廳軍調用己酉舊園所係是部字內扈衛軍安徐晝停所扈衛軍置之新園所以總戎廳軍三哨舉行辛巳舊陵所三哨新陵所七百名以**水原軍**舉行丙午舊陵所以廣州軍三哨舉行新陵所以總戎廳軍三哨舉行晝停所扈衛軍置之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丙午年例磨鍊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4월 29일(신유)>

강 以金道喜爲**水原留守** 添書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5월 15일(병자)>

강 召見**水原留守** 金道喜于熙政堂

목 辭陞也○金道喜曰臣之情私前後章奏披盡衷懇無復餘蘊而臣之懸車三年于茲矣癯殘之喘保有今日者莫非我殿下攸賜也闔門感祝無與爲比而格外非常之恩特降於千萬夢想之外震懷慚愧不知所以措躬也臣雖昏老豈敢遽進身而別諭批旨辭教懇惻史官臨宣促臣出肅臣於是迫於嚴命拚棄廉隅冒沒承膺則前日之屢度哀籲徒歸於一場虛套亦不免欺天之科矣予曰予與卿相阻爲三年之久今日復見卿顏貌神彩無減於昔時欣幸曷喻年前宣麻之日悵然如失竊擬復起卿以職事者卿何以知之適當東南面

保釐之任以大官登剡之初聳然先屬意者卿也大臣體國固無內外卿雖言格外非常而休退出仕曾多已例卿其安心善爲到營也道喜曰此皆古之名碩爲國棟樑者道耳如臣憤劣昏耄何敢擬議於古人乎羞愧之極無面對人年少一齒病少一症之時尙控情懇得遂恩諒況復齒愈加而病益痼乎古人之以六十三而去復以七十九而來者謂可以量才而終不更出臣則筋力病證庸才驚質實無堪承之望而感恩忱義冒此辭陞行將赴任去就之顛倒只切惶恐矣予曰筋力果若無損於往日矣道喜曰豈有筋力與否乎病亦癰痼矣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6월 9일(경자)>

장 推承旨 姜澔重推假注書 金奭南

목 政院啓言筵說修正何等審愼而今初九日水原留守入侍筵說多有漏錯至有填改以下記注之如是疏忽萬萬駭然臣之矇然捧入不勝惶悚該注書所當重勘而本院請推外無他罰何以爲之教以從重推考爾亦推考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6월 10일(신축)>

장 秋曹以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取考擊錚人原情則清州幼學李元溥 爲其父審度伸理事也事係隄防振威幼學李啓翊爲其父享奎職牒還給事也西部幼學李承玉爲其父晉錫職牒還給事也事係難愼康津 童蒙 張琪遠爲其祖時皞伸雪事也事係久遠竝姑置之洪州愼氏爲其子韓龍教拔去於華城應製居首乞令復榜事也處分屬耳有難遞議西部閔氏爲其媳父李載器媳叔載寬定配請放也事在久遠今姑置之清風 童蒙 鄭範錫爲其父在淵定配請放事也鍾城金氏爲其父朱亨東定配請放事也靖安童蒙 金若用爲其父鍾河定配請放事也 西部良女李召史爲其子曹敏植定配請放事也罪犯俱係深重長淵私奴慶云爲其上典金三石定配請放事也清道良人金漢球爲其父鶴箕定配請放事也廣州良女金召史爲其子金奉明定配請放事也明川幼學申錫禮爲其父億定配請放事也或所坐稍輕或到配年久竝放送中部良女李召史爲其子姜鎮寬定配請放事也楊根良人鄭戊傑爲其父光五定配請放事也牙山良人李順孫爲其父衡在定配請放事也載寧良女孫召史爲其父金應文定配請放事也鎭海良人金時憲爲其子致漢定配請放事也罪犯俱爲深重慈仁良女黃召史爲其夫金俊鳴定配請放事也明川幼學董克恒爲其兄克誠定配請放事也沔川私奴得伊爲其上典李配永定配請放事也彥陽良女朴召史爲其夫吳泰俞定配請放事也所犯稍輕合施參恕竝放送沔川良人俞致璇爲其父宜文定配請放事也牙山良女朴召史爲其夫李淳穆定配請放事也免山良女李召史爲其夫金順得定配請放事也寧越幼學朴永夏爲其父命圭定配請放事也慈仁良女李召史爲其父黃道曄 定配請放事也南部良人姜孝一爲其子學習定配請放事也或躬犯或到配屬耳竝原情勿施東陽尉房庫直金完春本房賜牌租江浦收稅見奪於趙明奎等乞令還推事也猥越之罪考律勘處今春因其鳴冤詳查禁斷之意覆啓行會矣該道緣何事端尚未決處更令道臣嚴查推給俾無更籲之弊廣州幼學崔萬柱以文昌公致遠後裔軍役稱冤事也蔚山 車錫周等以延川君云革後裔軍役稱冤事也猥屑之罪考律勘處名賢子孫功勳後裔之勿侵軍伍與雜役既有列聖朝受教令道守臣詳查頒給光州幼學朴尙鉉其先祖賜牌位土爲尹時殷勤奪乞令還推事也濫屑之罪考律勘處誠如爰辭無怪稱冤令本道詳查禁斷平壤幼學李泰淵等道內諸弊矯揉事也爰辭諸條亦係民隱令本道從長措處而猥屑之罪請考律勘處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8월 28일(무오)>

장 許施水原支放給代以湖西穀會錄耗中取用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判官所報則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及孟山不足耗米二石零合七十一

石零依例劃下以爲支放之地爲辭矣支放給代已成年例以湖西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依此數請許令取用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9월 2일(임술)>

강 備局以華留災實狀海伯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道喜災實狀啓則新舊災六百十八結七十一負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兩暘之調山耕野種無不均登而本府以斥鹵居多除却流來舊災則所請新災數甚精約請依狀辭準劃推徵防塞亦爲許施允之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金在清災實分等狀啓則尤甚各邑不爲舉論谷山等十三邑置之次信川等十邑置之稍實畝災一千七百九十結四十三負二束綿田災一百九十五結四十九負八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還總中小米限折半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訓禁御三營門結作米以元錢上納事也其一海州 平山 鳳山 司饗院納保米白川 掌樂院納保米依已例每石二兩上納事也其一延安等五邑均廳免稅米太以詳定價執錢上納事也其一本營牙兵入防依已例停止事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如今普豐之年八路惟均分等之際之次邑之數多於稍實邑已是始料之外然分等則依此施行請災之至於一千七百餘結者尤爲過濫特許一千結俾無孤所請之意而雖以綿農言之夏秋雨澤不至甚痒而將近二百結之多稍過分數一百結劃給以爲均俵之地還穀代捧似此康年宜有分數之舉只令之次邑三分之一代捧稍實邑則置之三營結作米與兩院保米五邑免稅以錢代納之請多有已例無足靳許竝與入防停止推徵防塞請依狀辭許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10월 3일(계사)>

강 司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收政孳息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請姑置之允之
○ (…)水原監牧官 前任金英世前任孫澄銖時任吳允植 所管二牧場甲寅籍付馬一百三十六匹前前任金英世所報今生馬十一匹時任吳允植所報今生馬十四匹合馬一百五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前前任金英世所報故失馬三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六匹內壯雌馬六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12월 29일(무오)>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韓正教進

목 以金炳冀爲吏曹判書 炳冀及李敦榮竝新通也 姜時永爲大司憲尹定善 朴蘭壽爲掌令 李赫準 朴齊淵爲掌令 金東元爲正言 李載元爲副應教 嚴敦永爲校理 姜蘭馨爲副校理 鄭基勉 郭致燮爲修撰 徐麒淳爲信川郡守○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資憲河景鎬嘉善尹仁謙 金潤玉 劉宗元 金宅基 尹廷哲折衝朴龍珠 張善樞 李承道 金福增 林馥鎮宣略曹允澤 洪受範 梁處浩前牧使 申常顯前主簿 沈錫賢士庶秩禦侮李漢福 趙復麟幼學尹慶國閑良申光郁出身金千得 內侍秩通政金宗九 金敏慶 李時培通訓陳榮國 京畿士庶秩愼致益 等五人水原府朝官秩前僉使 李文培前景福將金在寬士庶秩劉尋源等二人廣州府朝官秩前察訪 申口士庶秩孫信錫 江華府士庶秩崔泰運等五人開城府朝官秩前縣監 孔彥周士庶秩文聖樞等二人忠清道朝官秩前承旨 李奎翊前五衛將 李載聲前縣監 嚴著士庶秩朴載德等二十八人慶尙道朝官秩前五衛將 金堧士庶秩孫德閔等九十三人全羅道士庶秩金道孫等二百二十人黃海道士庶秩李在範等十六人江原道士庶秩洪濬龜等六十二人咸鏡道朝官秩嘉善韓 龍郁折衝李光根宣略張彥衡士庶秩申德彬等九十八人平安道朝官秩前郡守 朴榮顯前僉使 朴聖默 朴宗簡 李正顯前別將 金大弘士庶秩白尙彦等二百四十三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百歲

老人秩清州通政金種郁 李明雲 洪州嘉義李鍾緒 慶州幼學朴英斗 昌原通政甘守澤密陽通政孫澄九 居昌通政金日萬 朴思燁 榮川嘉義姜致根 石龍大 永川通政孫永殷 迎日通政金振千 長鬐通政鄭仁大 光州通政金德燦 南原參奉 呂光宅 順天通政金慶守 長城幼學姜志彥寶城通政朴萬迪幼學金休浩 古阜通政金鎰 求禮通政朴碩默 熙川道政李東白 肅川通政崔士弘 雲山通政梁致大 高原嘉善文世東 水興通政尹尙秋 金宗漢 劉宗彥 利原通政李長崇 明川通政李東秀 金大明 洪原嘉善金尙九 襄陽嘉善陳順億 三陟通政李春成 伊川通政韓景祐 洪川業武崔白先 新溪 族親衛 李慶實 嘉善金老味 康翎通政李震甲以上三十九人並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1월 3일(신유)>

㉔ 許施水原府外帑庫錢兩南作還之請

㉕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道喜狀啓則以爲本府外帑庫封不動錢限一萬兩作還於兩南盡分取耗勿入停蕩則每歲剩入可得一千兩請令廟堂行會爲辭矣兩南既有本府句管穀今亦以此數分半詳定作穀每歲耗作之節令本府往復施行之意請竝分付允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1월 18일(병자)>

㉔ 命獻陵幸行時依遠幸例軍服磨鍊

㉕ 禮曹啓言謹稽瞻錄則英宗朝癸丑九月戊子三月正宗朝己未八月獻陵幸行時以戎服磨鍊或軍服憲宗朝丁未二月因下教凡於幸行時自上服色依華城幸行例磨鍊而當寧辛亥八月大王大妃殿下教曰軍服本是遠幸時取其輕便之意也當日回鑾何必如是自今爲始遠幸外當以戎服爲定奉傳教昨年四月順康園幸行當日回鑾而因下教依遠幸例以戎服磨鍊而平戎服或軍服懸註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遠幸例軍服磨鍊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1월 25일(계미)>

㉔ 刑曹以罪人丁大中捧招啓

㉕ 該曹啓言因傳教罪人丁大中嚴覈捧招渠以居生於水原南谷面以處士行世十年閉山門暗鍊地理至於大地無不通知而來到京城周察山勢則白岳山下景福宮若爲重修則可享三百年之基而欲爲一番上達無由其路今此幸行預待於南泰嶺天威咫尺之地呼唱別監數次者意欲轉達所懷矣猝被羅將輩縛捉仍爲就囚於果川獄至於移送秋曹之境此外更無可達之辭同日大中更推渠初招以爲鍊習地理察其福地期欲上達伊日天威咫尺之地只呼別監數次而更無他辭云罪犯情節反覆究覈則其所納供終是抵賴請嚴刑得情允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2월 22일(경술)>

㉔ 以洪在龍爲水原留守

㉕ 教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益豐府院君洪在龍除授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5월 16일(임신)>

㉔ 領敦寧 洪在龍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批

㉕ 疏略曰臣伏奉除旨以臣爲水原留守者恟怵駭惑莫省所以也保釐之任必藉朝廷宿望而處之所以宰相廻翔之地也臣以蹤跡之拘凡係外內職司截然有不可踰其大閑者今茲中批特注畀之於恒格之外聖明所以優假臣者臣愚死罪其於物情之允弗恐有所未及財捨而然矣茲敢略控匪飾之懇仰邀曲遂之仁伏乞卽收成命批以陪京保釐亦肺腑之托也況一時特除意豈從然卿其勿辭往莅之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5월 19일(을해)>

궐 罷黜楊州牧使 金永爵 水原判官 金炳漢

목 永爵 炳漢等以病不得下去吏曹啓請罷黜允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5월 20일(병자)>

궐 有政 吏曹參議 金世均進

목 以金穰根爲楊州牧使 柳光魯爲定州牧使 李寅高爲水原判官 任惇常爲義城縣令 鄭基命爲江西縣令 金學禮爲砥平縣監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5월 21일(정축)>

궐 召見水原留守 洪在龍于熙政堂

목 辭陞也○予曰本府卽保障重地況又仙寢邇密今遣卿莅之予心甚慰幸也在龍曰伏蒙格外特恩將未知何以對揚只切悚惶矣予曰今番到營時當爲奉老乎在龍曰顧今旱災如此時值盛炎故待涼生欲爲榮親矣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5월 26일(임오)>

궐 有政 吏曹參議 金世均進

목 以高時鴻 李容翼爲掌令 宋敦玉爲持平 李圭容爲橫城縣監 林相鼎爲慶尙右兵虞候 元世顯爲全羅左水使 鄭啓海爲慶尙左水虞候 李周喆爲水原中軍再政以金輔根爲藝文提學 金始淵爲左尹 李玄緒爲右尹 林肯洙爲副總管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5월 29일(을유)>

궐 命華城所管平山屯民之本邑均還如前勿侵

목 左議政 金道喜啓言臣於華城遞歸屬耳有仰達事矣正廟丙辰華城陞營之後買土設屯於黃海道平山地募民除役付之外帑庫收稅辛酉移屬分奉常寺以爲華寧殿及陵園所祭品舉行之需鑄役頗還等節一遵筵稟定式丁亥又以本營句管小米一百石作還付之本屯矣今春因前海伯狀請均還華城屯亦入其中屯民既受本屯之還又受本邑之還則是疊受也疊役也勢將離散後已臣於在營時關飭該道則以事係判下新式有難擅便云事勢容或然矣五宮所屬既以享需膳物所重依舊頗免則華寧殿與陵園祭品舉行之重與五宮無異華城屯亦依五宮例如前勿侵之意請分付道臣從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7월 29일(갑신)>

궐 許施水原府 南漢餉穀加分取耗之請

목 備邊司啓言水原判官 李寅高所報則以爲南漢餉租一萬三千三百七十餘石以支放不足加分取耗矣至甲寅各道餉穀不得加分事有所行會則耗穀取用仍爲減縮不得已以帑庫封不動中給代酬用誠爲可悶南漢餉租分在屬邑者依已例盡分取耗以充支放不足爲辭矣分留法意近漸掃如各道營邑多不遵式故所以加作加分等弊年前有申明防禁而至於該府每年加分之請數不甚多支放補用則視元耗行之多年他無容措矣觀於其時筵奏或有眞箇迫不得已之事情亦難全無闊狹云者正爲該府準備語而帑藏之因此取用尤極可悶自今南漢餉穀請依前施行允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8월 21일(을사)>

강 許施水原判官 李寅高耗米蕩減條劃下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判官 李寅高所報則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依例劃下以爲支放之地爲辭矣支放給代已成年例請以湖西所在本司管穀會錄耗中依此數許令所用允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9월 2일(병진)>

강 備局以水原府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在龍災實狀啓則事日災二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七十七結八十四負二束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畿農最優於諸道而畿農之中本府以濱海鹹鹵之地秋穫不無少損之歎所請災結必有斟量而然請特爲準劃俾爲均依推徵防塞一體許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9월 23일(정축)>

강 命京畿各邑耗條分數蕩減廣州支放不足從他措處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源命所報以爲取耗支放之穀其數本自不少今若一體蕩減則見減之數勢將給代充補在前停退之時支放耗條不爲舉論停蕩有異不敢擅便爲辭故更以還耗蕩減石數與取耗支放石數使之區別報來則各邑蕩減耗合租爲八千五十五石零就其中支放條爲五千二百十二石零矣近來畿邑穀簿欠逋相續排蕩滋多每年楊州等邑入逋耗以元穀割本給代者今至爲四千三百餘石之多則不出幾年畿內穀簿勢將罄盡無餘今若又以支放取用條混入磨鍊於蕩減之中則其所給代果無着手措劃之穀且支放條雖在停退時初不舉論已有其例總廳餉還及各邑支放取用者外耗條使之依下教分數蕩減華城穀之勿入停蕩本有正廟受教而外此松營 江華 喬桐亦有異於靑路近邑竝置之至於廣州還耗雖係盡是支放之需然此則折半蕩減支放不足從他措處之意請分付畿營及各該營允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10월 27일(신해)>

강 許施南城餉穀及還耗支放條還充之請

목 左議政 金道喜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李敦榮所報則以爲今番仁陵遷奉時本府餉穀留儲中結所挪貸條錢爲六千一百七十九兩還耗折半蕩減支放條錢爲三千五百七兩請卽劃下俾餉穀無虧欠而支放亦爲如例上下爲辭矣兩條所請不可不趁今給代而他無方便之策年前戶曹設鑄時華城外帑庫封不動錢貸去一萬兩卽當報條也帑錢所重與他自別固當使之如數還報而甲午因山丙午遷奉時已有此錢移劃之例就其中八千兩劃給廣州六千兩則還充餉錢挪貸條二千兩移補還耗蕩減條其不足一千五百餘兩更以本府賑餘穀中依此數使之執錢取用所餘二千兩還付華城卽令添數於封不動之意請竝爲分付於各營及該衙門從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11월 20일(갑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姑置之○後錄 (…)
水原監牧官 吳允植所管二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二十六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合馬一百四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八匹除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八匹內壯雌馬六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一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12월 30일(계축)>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金輔根 兵曹判書 趙秉燮進

【목】以金緯爲大司憲 成載球爲應教 洪鍾雲爲副應教 姜蘭馨爲修撰 朴孝正爲副修撰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通政元有永崇政金再興 嘉義 朴長復嘉善宋成煥 韓仁植 池有泉前判官 林穎喆折衝吳啓豐 崔鴻錫 崔壽煥 徐宅順 金昌壽 林魯豐士庶秩幼學閔端顯閑良韓或老味 水原府士庶秩安白用等七人開城府朝官秩前萬戶 林應麟士庶秩李章顯等二人江華府士庶秩車光祿等二人廣州府朝官秩司果 吳慶士庶秩崔寬正等三人京畿道朝官秩前別將 車象遠士庶秩李普元等十一人忠清道朝官秩前僉使 李元在前參奉 李命謂士庶秩宋一徽等四十三人全羅道士庶秩金益孝等五十九人慶尙道朝官秩行護軍 姜泰重士庶秩李震開等九十六人江原道士庶秩崔錫祚等五十五人黃海道士庶秩申光穆等九人平安道士庶秩金希一等一百八十一人咸鏡道朝官秩前直長 朴文鏞前權官李光治 金象禹前萬戶 李宗熙 李邦春前府使 朱載彥士庶秩趙泰潤等一百六十四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京畿道通政李得寶 忠清道通政曹秉振前五衛將 朴載允 全羅道通政朴萬謹幼學金箕仁 慶尙道通政孫德潤 崔龍秀 姜應碩 趙錫卿 姜渭宅 金重吉 鄭志源 金幸孫 朴幸春 姜永玉 徐樂修嘉善崔奉乃 金福希 江原道通政尹學摯嘉善沈春江幼學朴致濂 平安道嘉善康起東 金重郁通政李陽燁 金聖澤 李鎮禧 元就大 咸鏡道嘉善鄭奎容 崔一起 劉長國通政金永秋 姜弼厚 金信八 黃以三 金彭己 金光秋 李東漢 太良喆 金重寶以上三十九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월 3일(병진)>

【강】禮曹判書 金炳國上疏請暇賜批許之

【목】疏略曰臣有區區微私之不容不仰瀆聰聽者邇來中饋靡托慈母老病情地悶急今將議娶於水原地筵期只隔無以擅行茲敢陳籲伏望特賜數日之暇俾便來往之地幸甚批以卿其往來焉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3월 24일(병자)>

【강】秋曹以京畿殺獄案覆啓

【목】刑曹啓言楊州 呂季得足踢金朔不里第八日致死辛巳五月十四日因此獄則檢證已具囚供亦窮起風波於同舟奈滄浪於速獄州載斷案不待兩言而決屢度奏讞終無一線生路正犯呂季得連加推訊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廣州 黃三達足踢吳千福第三日致死辛亥正月二十九日因此獄則往日受侮雖懷小憤開歲闕拜是胡大罪持杖躬犯已極駭悖當場足踢一何慘毒兇身自服衆目難掩正犯黃三達連加訊推期於取服之意請分付守臣又啓言楊州 林龍已足踢車仁喆翌日致死庚寅閏四月初五日因此獄則言端起於土缸斗憤激於石塊醉眼不分姻婭毒踢至及要害衆證目擊兇身首實正犯林龍已依前同推期正典刑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抱川 金山伊膝築李守同第三日致死癸丑九月初四日因此獄則夤夜相詰遂成滾鬪群飲使氣原無曲直未問初有殺心畢竟弱者先死踞腹則居下者必先受傷膝築則在傍人無不參見律以常憲法難容貸正犯金山伊依前同推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竹山 尹順伊足踢林福祿第五日致死庚戌八月二十八日因此獄則兇身自服其一踢致命不出於五日莫曰心無殺機總由酒之生禍三尺至嚴一縷難貸請分付道臣正犯尹順伊依前同推又啓言高陽 元昌文毆踢朴召史當日致死甲寅四月二十六日因此獄則蔑視名分犯手婦女究厥罪狀不下殺越而檢案昭著證招俱的斷以償代無容更議正犯元昌文連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廣州 金在仲足踢玄景業第六日致死庚戌正月十九日因此獄則謹依判下詳考原案則圖免差役嫌怨有舊事在山路干證無人而要害之受傷兩檢昭著病臥之遺囑衆招俱在一時邂逅容或無怪三尺責償斷不可已一辭抵賴三瀆崇嚴正犯金在仲如法訊推期於輸款之意請分付守臣又啓言抱川 林守根膝築黃孝升第三日致死癸丑十一月二十六日因此獄則事出賭博之場證眼莫掩傷在要害之部檢症較著上壓下築何其必欲甘心兩墜一死渠亦無所諉罪似此完案豈容異議正犯林守根連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又啓言龍仁 李汝寬毆打千貴石第十日致死甲辰二月初三日因此獄則檢牒查案則不甚矛盾道啓曹讞則各有經權而死由於打法在必償畢竟三童未捕渠將百喙難容不

待多辨焉敢屢籲正犯李汝寬依前訊推之意請分付道臣竝允之又啓言水原 崔三采手擠朴召史第三日致死癸丑四月二十日移囚龍仁此獄則簽丁替徵搜及罌粟衆中擇却沛此孕婦不出三日遽殘一縷驟看外面責有攸歸細究本情豈有相害正犯懸錄雖出慎重脈錄喝起亦無指的而守臣跋辭中意慮未到終近邂逅者果爲實際語參互情法宜蒙原恕人命至重三尺莫嚴臣不敢擅便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윤5월 4일(갑신)>

㉔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㉔ 刑曹啓言中和 曹汝弘搗踢白寬玉翌日致死戊申五月初七日因此獄則月映山醉鬪已屬過境箕城女目擊卽其當場下手既有先輕後重償命豈可捨此取彼爰辭無實當律難貸正犯曹汝弘依前訊推之意請分付道臣 平壤 吳正九擲打李敏守當日致死辛亥二月十二日因此獄則禁山而違法勒掘擲石而不分緊歇太陽受傷何等要害腦髓帶血法在致命臧證俱備鳴冤落空正犯吳正九連加刑訊期於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 金山 禹巴金拳撲卓東泰第十七日致死乙巳九月初一日因此獄則市貨爭價替憤已是乖當醉談成鬪逞毒何至必洩當胸之撲痕宛著公眼之確證亦具鐵案已經多年錚鏘自歸無實正犯禹巴金連加訊推之意請分付道臣 延日 金元孫足踢金有卜第三日致死庚子九月十九日因此獄則酒人詬囔挺身橫擔檢狀臚列毒踢已著纔經三日遽殘一縷衆證無疑成案且久正犯金元孫連加訊推期於輸款之意請分付道臣 會寧 朴春兼踢打朴永伸第二日致死癸丑三月初五日因此獄則斗米舊嫌積成不睦之釁酒債薄詰亦違外禦之戒徒恃弟妹之黨勢不念父叔之尊行拳踢備至稱以酒氣之所使軀命遽殞諉諸夢讖之無責尋常殺越尙難倖追關係倫紀豈容異議正犯 朴春兼另加嚴訊期於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 金海 沈次卜足踢朴厚是當日致死乙巳二月二十五日因此獄則脅下之痕損闊大稠中之參證的確踢固用意死不移晷廿度箠臀敢售移禍之計一次使脚不能全諱其實情跡絕慝典憲莫嚴正犯沈次卜連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 平壤 金再豐刃刺李石中當下致死丁未八月十二日因此獄則些少錢兩激怒於黠昧之疑借持刀刃行刺於白晝之市十目所視兇身自服正犯金再豐嚴加訊推速捧結案之意請分付道臣 文義 成星之 戕殺文星國己丑十一月初八日因此獄則殺越于貨從古何限而情跡之窮兇造意之至僭世所罕有屍體原無推尋之路詞證已具完決之案一向漫漶終不承款正犯成星之嚴刑訊推期於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 洪州 南業芑足踢姜大成第五日致死己亥八月十五日因此獄則失嫂則事屬先天埋兇則據證無地有何切冤深讎作此至兇絕僭情無可原法當必償正犯南業芑連加推訊之意請分付道臣 連山 李文永醜誣黃女兒自縊致死己酉五月初四日因此獄則白地誣讎不比踰牆而摟紅閨投繯奚啻溝瀆之諒名節甚大人命至重罪有浮於手犯法不可以容貸正犯李文永另加嚴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 禮山 金大甲毆打金大云翌日致死丙午十月十九日因此獄則半夜之面目不辨平日之恩怨何論謂之殺心則未也至於致命則已矣胡一捧之甚毒奈三尺之莫追正犯金大甲依前訊推之意請分付道臣 積城 鄭鑑踢殺元德日第十四日致死乙卯正月二十四日因此獄則玷汚門戶究其事則可怒翻弄手脚跡其心則必洩鞋痕着在脊背確證亦有公眼斷案已成典憲難貫正犯鄭鑑連加訊推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 加平 崔興吉足踢李召史當下致死庚戌七月十七日因此獄則血性縱激於強暴脚尖忍及於弱女遂令子母竝命遽在俄頃之間移怒已乖逞兇可知情固絕慝法當必償正犯崔興吉另加訊推之意請分付道臣 竹山 池用孫毆打金業伊第十日致死戊申正月初九日因此獄則賭場起鬪未必出於禦侮暗室行兇豈曰非其用意被損既在要害致命不踰辜限一言可蔽三尺莫嚴正犯池用孫更加訊推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 水原 金起得以丁未打申季甲第二日致死壬子十一月十六日因此獄則一打何其狠毒數日不能延活檢證旣符兇招亦輸何論殺心有無只當償命而已正犯金起得更加嚴訊取服之意請分付守臣懷仁 李春日足踢張大根第十八日致死辛丑二月二十一日因此獄則偷奸其妾盜憎主人禍心必欲戕害毒手不擇緊慢數旬側臥可驗脅右之受傷再三踢打俱有證左之不誣情跡巨測典憲難貫正犯李春日連加訊推期於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 安山 柳錫中毆打金丁涉當日致死癸卯十月初三日因此獄則人子之於父母捍衛之

靡不用極卽彝性之所固然也然事有輕重仇有淺深今以因醉狂辱視若不共戴之讎憤不思難致此殺越竟使其父不啻惟疾之憂此豈非以孝傷孝乎惜哉錫中之不知此義也得情實爲哀矜在法難以低昂正犯柳錫中請分付道臣依前訊推中和 朴根平謀殺金召史夫朴尙義甲辰九月十九日因此獄則元兇口招節節有據則根平躬犯無地可逃殺人造謀已係一律教誘無知女子做出彌天大犯是又何等大肆而尙稽三尺苟存一縷者特以爰辭叫冤恐有未究而十四五六三日之間逗遛之跡何不於白白公平人作證而獨取爪葛眷屬中谷山之行不足爲昭脫之證人情無限詐僞難測似此亘古懟惡之類實不可以常理揣度則半夜教唆安知又一根平前後查檢一不辨晰致使大慝不伏巨案未結揆以獄體疏忽莫甚此若不區別何用法爲請分付道臣更查歸結而行查之際若又按舊應問各人一例捧講而已則烏在到底窮覈之意乎今番則除尋常親執疑端密授方略鉤距參伍非無其術期於完決後從速登聞之意請一體知委竝從之又啓言慶源 金太彩推殺金元安第二日致死甲寅三月二十六日因此獄則本事之曲直自在當場之憤怒無怪手執器仗躬往怨家戶壁則是毀伊人則不犯必是理不當說不去之事人既致命咎將誰任而形症則屢檢各殊證參焉諸供沒捉蓋其死者之執因終非的確之痕是以兇身之發明實無打破之辭疑晦轉多取服奚論似此未完之獄合施惟輕之典不敢擅便請上裁雲山 金淳德築壓金召史翌日致死辛亥四月十一日因此獄則一獄七載兩檢再查脈錄之臚列口證之周詳非不昭然而乃一醉一憤兩相顛倒層階在前受傷宜均特以女女摔髻其挽在下男後執髮其墜在上在上者壯其壓必重在下者弱其損必多檢因則尙未的確情跡則殆涉邂逅徒以二日之致命遽斷三尺之極律其在欽恤之道大違審克之義道啓曹讞俱有傳生之論可見公議之大同疑而惟輕實合經法而成案已久以臣膚淺不敢擅便請上裁竝從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윤5월 25일(을사)>

강 健陵慰安祭命不卜日設行政府以下明日進去

목 敎曰卽見水原留守狀啓健陵陵上蹲縮萬萬驚悚政府以下除下直明日曉頭進去奉審以來○禮曹啓言健陵令所報內今初八日雨本陵莎草蹲縮云萬萬驚悚慰安祭不卜日設行修改等節請依下敎政府以下進去奉審後稟處允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6월 10일(기미)>

강 召見奉審大臣以下于熙政堂 右議政 趙斗淳 觀象監提調 洪在喆 繕工監提調 金大根 禮曹參議 洪奭鍾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見狀啓與書啓則蹲縮漸次■闊極爲驚悚修改之退行一日爲悶矣 右議政 趙斗淳曰今若趁卽修改則潦雨姑未快霽修補之節恐未得堅固莎草難期茂盛尤不勝憧憧矣莫重之地屢設工役還涉未安少俟秋節事甚穩當故如是仰達矣予曰雖一日爲悶事勢則誠然矣蹲縮處以油芭堅緻蓋覆乎斗淳曰雖以油芭與草芭堅緻蓋覆下情萬萬悚悶而可防添縮之患矣予曰以圖形觀之蹲縮處自亥方至寅方則其間甚闊尤極驚悚矣斗淳曰然矣臣於華城取考本陵文蹟則甲子乙丑丁卯三年亦有陵上蹲縮之患長廣雖不若今番而方位則皆每每有頗處也且左右莎草亦有枯損處今番則必當一新修改矣予曰舊莎草則竝爲奉退一新修改可也斗淳曰修改之節待秋舉行之意當出榻敎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6월 13일(임술)>

강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목 刑曹啓言水原留守 洪在龍狀啓以爲本府宋吉伊足踢曹信通第二日致死甲寅四月十七日囚初檢官 振威前縣令 徐眉淳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宋吉伊懸錄覆檢官 始興前縣令 李審在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趕入隣鬪肆逞客氣三踢仆地翌日致命十日難掩無容更議請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夫何悖夫橫擔致此羈憤斗起從其心或出小懲奈所犯自速大戾獄情到此毫無可疑元犯

宋吉伊嚴加訊推期正典刑黃海監司 金淵根狀啓以爲鳳山 李萬守擲打康永之第六日致死甲寅十月十五日囚初檢官 鳳山前郡守 柳昌根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李萬守懸錄覆檢官 新溪前縣令 鄭基聞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戕害之跡掀露無餘其第失妻其兄代憤縱云無怪其姪盜女其叔傷生寧或有是木枕打耳已極危悖大杖傷脛尤何慘毒如法成獄施以當律云○刑曹啓言此獄則獄無可疑邦有常刑正犯李萬守亟加刑訊期於償命平山 李正石足踢李正守翌日致死甲寅十月初六日囚初查官狀辭以被打爲實因以李正石爲正犯覆查官 瑞興前府使 鄭基年狀辭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倫理敦敗獄情疑眩參看之文五明有口招斂襲之子尙既曰日擊雖是不檢之獄被打的然敢以自縊等說粧撰人面獸心胡乃狡惡語其意則滅倫論其罪則殺越亟施償命之典以洩死者之冤恐不可已○刑曹啓言此獄則苟其本犯不至情理絕惡之難恕援以律例容有尊卑等殺之可論一聞已乖再舉胡爲以拳以踢不殺不休不可遽儀饒貸正犯李正石依前訊推海州 李仁煥杵打朴昌好第十六日致死乙卯六月初五日囚初檢官 海州兼任延安前府使 朴承圭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李仁煥懸錄覆檢官 康翎前縣監 李敏道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一房混處易致和奸七緡推覓忽生疑怒頭觸杵打俱係要害以檢以招情節兇悖亟施當律無容更議嚴訊得情未知如何○刑曹啓言此獄則推以韓女之立證妬固有據其奈本夫之洩憤打非登時既無以擬諸姦犯則渠烏得免其代償正犯李仁煥連訊取服安岳 朴致斤杵打趙云甫翌日致死乙卯三月初七日囚初檢官 安岳兼任信川前郡守 趙章鎬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朴致斤懸錄覆檢官 文化前縣監 李憲度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恚怒斗起於朴女之淫奔憤憾將逞於趙漢之利誘苟究所犯極爲兇穽根因畢露情節罔赦嚴訊輸款未知如何○刑曹啓言此獄則紅顏鶉奔疑及傍人白梃狼藉速此大戾兩檢相合三尺必償正犯朴致斤連訊取服平安監司 徐念淳狀啓以爲義州金永哲踏殺秦奉文姪五歲女兒乙巳五月十一日囚初檢官 義州前府尹 金德喜檢狀實因以折項致死懸錄正犯以金永哲懸錄覆檢官 龍川前府使 具廷鉉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前夫所生認爲客口義女之育慮作家累行兇之毒千古所無情節之惡三尺自在請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花妻可愛不念其舐犢赤子無辜豈忍此壓卯戾氣所鍾非比尋常正犯金永哲另訊取服碧潼 金之穆打殺金辰水當日致死丁巳二月初四日囚初檢官 碧潼郡守 鄭愚鉉檢狀實因以折項致死懸錄正犯以金之穆懸錄覆檢官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先結纓冠素蓄操戈外託慇懃內懷陰譎出門分路果緣甚事叩扉借宿抑又何故諸般情節詞證備招一切脈錄檢驗合文斷案已具勘讞無疑請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偷奸他妻盜憎主人禍心包藏兇跡狼藉敢曰暮夜無知諉以凍寒所致情跡絕憚律例自在正犯金之穆另訊得情即速償命安州 曹仁懔打殺金龍僉當下致死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囚初檢官 安州兼任前前虞候 趙果永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曹仁懔懸錄覆檢官 博川前郡守 李行儉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鬧起房中斃在當下使人請和中心恟耶竄身遠避上策走耳獄讞無疑律例自在請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壚頭起鬧棒下爭命殺心何論有無常法不可低昂正犯曹仁懔連訊取服之意請分付道守臣竝允之又啓言瑞山 張黃貴毆踢沈春甲當日致死甲申正月二十一日囚此獄則再訴鄉廳埋冤較繁於前更到柳家叫痛亦在其後被傷輕重卽此可卞正犯取舍豈無所以檢查已悉携貳何論正犯張黃貴依前訊推公州 金芑作足踢金玄平當日致死庚戌十二月十八日囚此獄則當場解紛彼豈息怒而去田畔追踵何至甘心乃已獄情無容異議兇招便是輸款正犯金芑作另依嚴訊斯速償命陝川 張位得足踢李光卜當下致死癸卯三月十八日囚此獄則傷非重毆難準衛父之律戕及妹壻罔念同氣之好脈錄則體無完膚情節則法無可恕敢以自縊等說疑亂天聽尤切痛惡正犯張位得連訊取服海州 金洛西足踢金俊行翌日致死庚戌十月十九日囚此獄則徒知叔侄之護罔念僚查之好眞贓自露斷案已成正犯金洛西嚴訊得情依法償命延安 方口金杵打李京文第十日致死戊申十月初十日囚此獄則做出曖昧逞被穽毒砧木自觸求生之計窘遁口金急打臨死之說丁寧揆以當律焉道償命正犯方口金連加訊推期於取服 延安 韓仁瞻木打趙致文當夜致死甲辰二月初十日囚此獄則只信妖妾有若姦夫衆證莫掩兇身自輸正犯韓仁瞻連訊償命博川 李羊首刃刺金洛哲第九日致死壬寅正月初一日囚此獄則食客彈鋏狂童抽刃事

出常情之外獄在然疑之間而所謂掉脫有關倫常死者之平日隱慝無以追理兇身之終始游辭適足添罪正犯李羊首依前訊推龍川 金元哲縛打金若老當夜致死戊戌四月十九日因此獄則門前梨樹繫處分明手裏松棒杖忒大假使若老更活其於兇身初無可贖況總角非一橫屍自在兩造如夢未醒而獄政不紊孤魂假人伸冤而乾道孔昭若以生死之變幻其或加減於情犯三尺莫嚴寧有彼此不同四方流丐不無性命難保正犯金元哲期於取服長津 金尙佑毆打盧弘吉第三日致死乙卯三月二十四日因此獄則當夜行打男子之血性自詡三朔匿埋向後之情節叵測捉奸雖或藉口按法難追償命正犯金尙佑連加訊推之意竝請分付道臣竝允之又啓言寶城 崔再中作挈於朴重洪家致使朴妻宋氏自縊致死丙午十二月初七日因此獄則捨生取義旌褒固是美事威逼自盡償代本非當律今若以其死之可尙謂其犯可惡不問本罪當律之如何而蔽一言曰彼旌褒此當代償刑賞之間得失何如謹按皇律有曰凡因事威逼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一十兩又曰若因奸盜而威逼人致死者斬以此推之則除非事關於奸盜則不可擬諸一律明矣再中之十餘年訊推本無更訊之情未有可據之律特令本道參量照勘恐合事宜有難擅便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6월 16일(을축)>

강 給水原府顏壓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洪在龍以民家顏壓八十六戶馳啓教以民家顏壓若是顆多聞甚驚慘元恤典外別加顧助趁卽結構奠接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弊事廟堂各別措辭分付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6월 30일(기묘)>

강 命竹山府耗米蕩減條以嶺南所在備局句管穀準數劃給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判官 李寅高所報則以爲竹山所在耗米蕩減條六十八石零依例劃下以爲支放爲辭矣支放代給便成年例請以嶺南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準此數劃給允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9월 6일(갑신)>

강 陵所扈衛軍命以水原 廣州軍舉行晝停所以前後射隊扈衛

목 兵曹啓言今此大行大王大妃因山時扈衛軍當爲磨鍊而謹考謄錄則陵所七百名晝停所四百名或二百名以畿邑所屬東伍軍舉行而乙丑年陵所七百名晝停所二百名廣州府舉行辛巳年陵所七百名宿所二百名水原府舉行晝停所以前後射隊訓局軍扈衛癸丑年陵所七百名晝停所二百名廣州府舉行丙辰年仁陵遷奉時舊陵所以總戎廳軍二哨舉行舊擺撥驚梁宿所以訓局軍各二哨舉行新陵所以水原 廣州軍各一哨舉行晝停所扈衛軍竝置之今番則陵所晝停所扈衛軍各以幾哨磨鍊乎教以陵所扈衛軍五百名磨鍊而以水原 廣州軍舉行晝停所以前後射隊扈衛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9월 13일(신묘)>

강 備局以華城 關北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在龍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二十結外不足災七百七十三結六十三負四束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畿農最優於諸道而若其秋後潦漲所過則初無彼此之別矣以本邑濱海鹹鹵之地宜不無多少瘠損所請災結必有斟量而然特爲準劃俾令均俵推徵防塞請一體許施又啓言卽見咸鏡監司 李寅阜分等狀啓則咸興等五邑置之稍實安邊等十五邑鎮置之次洪原等五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乙未未捧條之指徵無處者依前仍停事也其一文川流亡絕戶還甲山 三水官屬逋還未捧條竝姑仍停事也其一富寧 慶興 文川流亡絕戶還指徵無處者竝姑仍停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事也其一明川以南進捧吏依近例停止事也北曠南澇始似憂虞秋深霜退終占均熟今此分等必有酌量依施乙未未捧與文川等三邑逋還其所請

停便成年例而富寧等三邑流亡絕還再昨年筵奏後既以未捧懸錄竝姑停捧尤甚邑勿配進捧吏停止請亦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9월 23일(신축)>

강 命隨舉時斥堠傳語地方舉行留都軍兵中軍代領聚待置之

목 兵曹啓言在前仁陵徑宿幸行時十里外斥堠伏兵傳語軍華城 廣州隨地方舉行今亦請依此舉行允之○又啓言今此隨舉出還宮時禁將 金汶根以舟師大將前期出去而在前如此之時留都軍兵有中軍代領之例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中軍代領舉行○又啓言在前獻陵徑宿幸行時廣州東伍步軍六哨中軍代領陵所洞口外聚待留守只率前排出待境上尊駕後率環衛而大駕還詣果川縣行宮宿所時留守依前導駕中軍代領軍兵待信箭解嚴而今春仁陵幸行時因下教以三哨舉行矣今番則何以爲之乎教以中軍聚待置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0월 11일(무오)>

강 許施嶺南常賑各穀不敷以惠廳句管除留穀中二萬石推移會錄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慶尙監司 趙秉駿所報則以爲常賑各穀自來不敷各樣上下漸致割本而昨年漂淪恤典殆至一萬餘石夏等會案中除却反逋停捧等名色則實留常賑各穀爲三千九百七十二石別劃米爲七百六十六石就以當下條言之元別恤典通計皮穀爲七八千石婢貢給代米一千八百二十一石水原除耗代米七百石每以常賑穀作錢年例已成雖使會付之穀蕩無其餘數多寡懸殊排比無路就信需穀中折米二萬五千石特許移付別劃盡分會錄爲辭矣穀名各有意義所用從而區別而挽近混穀莫甚文簿錯亂今以常賑一事言之反逋停捧之竝以此穀攢挪以致無以入用於當用之時事之疏虞極矣第念目下元別恤典及來頭不恒之用不可無備豫之資而信需穀若又如常賑之蕩無防限則益不成說以惠廳句管除留穀中限二萬石許令推移盡分全耗會錄凡穀簿中混錯如常賑者自今年歲末成冊爲始請一一釐正之意行會允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0월 29일(병자)>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洪鍾雲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
水原監牧官 吳允植 政先鐫惠南陽監牧官 彭繼憲別無所聞中軍李秉漢自是開官永宗僉使 白樂莘莅任在臣過境後前僉使 申命溫拜卽遞歸前前僉使 李鶴周察隱釐弊民賴蘇完水原留守 洪在龍體重之地不得論列中軍朴承儒姑無毀譽前中軍李周喆察職廉明判官 李寅高治有循良之譽 (…)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1월 18일(을미)>

강 吏兵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洪鍾雲書啓覆啓

목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洪鍾雲書啓則長湍前府使 鄭濟成 龍仁前縣令 金命根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坡州牧使 金善恒段束濕全不尙嚴割決未能存體積弊之局振刷難望楊根郡守 洪祐賢民訟則先問吏胥情爲難悉簽丁則不辨男女呼訴自至慶安察訪 鄭昌休差任之際浮謗易招上項兩邑守令一驛察訪竝罷黜竹山前府使 朴性秀訟牒專任鄉所甚至刑具之出給稅納必差捕校便同賊律之束縛罷黜高陽郡守 李源植還耗代蕩錢及還錢儲置植炬拔戶債竝歸私橐雜技受贖多發官隸以若十室殘邑有此數千眞賊爲先罷黜令該府拿處坡州前牧使 李周膺民情便若相忘吏奸朦未覺察上城之餉穀增數何失措處之宜造橋之營割濫費難免私用之嫌竹山前府使 李鍾應陵園役時營割及邑備餘錢七百五十八兩歸之私橐幸行時進排所入報營割下而又以四百七十五兩疊下於陵役進排條中歸屬不明安

山前郡守 李圭昌免稅與元結價餘錢一千三百三十八兩沒入私橐官行雜費混下於犒廳者亦爲一百八十七兩陰竹前縣監 李琬泮人之怙勢放債村民之因訟納賂有駭瞻聆前前縣監 元絳以勒捧言之金大福等處七百七十兩以訟賂言之李士淳等處一百五十兩姜老得處田畝價四百兩勒奪不耐椎剝至或自裁其命加下二千餘金一不報給吏民無不受毒上項五邑前仕守令竝令該府拿處南陽府使 嚴錫鼎庭訟招柔善譏金浦前郡守 李止遠觴政多損體之時束吏非濫杖之可懲交河前郡守 張漢吏奸莫察債簿未勘朔寧郡守 李勉翼吏頑不戢倉奸未察安城前郡守 尹滋膺本郡殖利錢爲補逋而設也入下於諸般用度諉以謬例跡涉不明上項五邑前後守令竝推考抱川縣監 金禹鉉軍布中虛額錢四百金既施持捐之政陵役時不足錢三百兩亦殫自備之誠餉米均分火粟減捧公納雍容收刷簽伍查實填代實爲一省之最低平前縣監 金學禮民知赤心所推軍無白骨稱冤千金捐廩十字撫閭里播頌似此茂績合施褒獎之舉金禹錫似當陞敘調用金學禮似當兒馬賜給請竝上裁監司 李晉翼寬以御下確乎守法民隱究惠公用節愛水原留守 洪在龍體重之地不得論列廣州留守 洪說謨威望坐廳嚴明周察保障修葺公役措劃開城留守 洪鍾序聽於輿論何敢阿私江華留守 李宜翼端嚴副望保釐盡職茂績克著群情可見道帥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前後守令察訪 經歷 判官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闕帥中軍邊將監牧官令兵曹稟處奏御文字何等審慎而迎華察訪 趙運杓之運字誤書以雲字不可無警當該御史請推考竝從之○兵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洪鍾雲書啓則德積僉使 鄭光澈衙奴橫恣村婦脅取遂使殘民涉海投訴念其情冤實難全恕爲先罷黜令該府拿處文殊別將 池有鳳濫捧船價不察橫斂罷職注文僉使 玄得柔還穀嚴飭精捧鎮撫自備新葺魚鹽蠲減貧乏調恤喪民多致賻之資病卒勤投劑之惠其在激勸之政似當施以右職調用係千恩賞請上裁其餘闕帥中軍邊將監牧官等別無優績亦無顯疵請竝置之從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1월 20일(정유)>

장 有政 吏曹參判 金炳雲 兵曹判書 金炳國進

목 以李公翼爲左尹 許煜爲坡州牧使 朴岱壽爲楊根郡守 李寅高爲高陽郡守 盧鎮衡爲慶安察訪 李孝淳爲都總管 金箕祖爲喬桐水使○再政以崔遇亨爲金海府使 趙秉燮爲水原判官 沈友澤爲高靈縣監 朴儀漢爲文兼 元世顯爲忠清兵使 教曰鎮安縣監之代前判官 李端和擬入吏批啓言端和去秋冬等居下而雖因赦令蕩滌未滿二周年之限亦在解由未出中何以爲之教以勿拘○三政以李端和爲鎮安縣監 沈宜豐爲全羅左水使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1월 20일(정유)>

장 忠淸右道暗行御史 徐承輔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判官 趙秉燮未赴任前判官 李寅高治績既多頌聲可驗迎華察訪 趙運杓既察郵弊亦勤馬政(…)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2월 10일(정사)>

장 忠淸左道暗行御史 金益容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監司 金應根未赴任前監司 李謙在奉公憂國一念只在涓埃接物待人百事了無畦畛寬以御下治在其中兵使 元世顯未赴任前兵使 金箕祖壽軒之望久著憚壓一營桐鄉之俗易諳達衆務反弊爲治壁壘之彩鮮明處劇如閒裘帶之風整暇前前兵使 李寅熙地望有足憚壓而才不逮任踐歷優合通鍊而病或妨務又況奸幕壅蔽干囑竝行嬖妓慝憑賄賂狼藉以言乎勒捧吏財則李基赫處五百兩朴淵培處三百兩印宗浩處二百兩李在善 朴淵植處各二百兩朴準八處二百五十兩李相龍處前後四百五十兩李義斗處二百兩以言乎民財則朴海明處訟賂一千二百兩金守一處採金罪捧賂一百兩北江外二面陽地洞結數幾爲七十結而永勿分餉之意成給完文捧賂八十兩以言乎賣科則金錫喜李哥處各一百五十

兩李達喜男妹各二百兩宋哥處九十兩以言乎責任則宋在賢 金成伊 金守連 金必局處各二十兩柳鍾奎 鄭在慤處各五十兩謂以骨牌錢戶庫色吏處流伊貨用不知其數及其遞歸以某某人幾兩成一件分文以給又有加下未報一千七百兩如此貪墨不可以已遞勿論兵虞候 尹善交規度簡精防鎮倚重忠州營將鄭寅奎莅事恪勤束濕綜密前前營將李承命鎮樓揭榜蓋欲難訟之不聽豪橫慴威自無平民之橫罹若其技贖之規未免始終之判異推贓之際或欠真偽之相蒙清州營將 張昌煥斧鉞世家盤錯利器聽斷豪快賊情無隱絲毫操束嚴明校輩不違繩墨忠州牧使 任五常未赴任前牧使 沈明奎兼行威惠不煩聲氣倉屬蠲水陸之費洞簽查黃白之徵百瘼畢祛一事了無前前牧使 鄭晚教三載臨民一念革弊捐廩充虛卜之徵查簿定完逋之限清州牧使 閔致久本之老成兼以通鍊處官如家規模節約治民有道聽訟公平莅任未滿一載播頌已驗輿情前牧使 鄭基年居官曾不多時出稅務從薄斂前前牧使 金宜淳 仁善為治終始靡懈村閭無吏校之跡庭牒著題判之明清風府使 李祖欽每念民憂之或紓初無公貨之敢干吏習方期束濕峽俗益勉照濡前府使 申憶東濕莊嚴決訟明快做事無公私之錯誤捐廩有軍保之補充天安郡守 俞長柱老年之神識未及聽理或差奸冊之幻弄多端聰明為蔽前郡守 洪翊周居官周年因循舊例前前郡守 韓輿結價之米外有捧尚說痛禁之宜還逋之歸後滋長要非始料之及丹陽郡守 李駿在家累不以自隨村民未嘗見吏前郡守 沈元澤民庫錢之立本取贏衆務畢舉許鄉民之揭板陞品一時從權溫陽郡守 李秉教三載居官百弊俱舉聽訟既明束濕尤嚴三萬石還逋之就完實藉聖澤六百名虛伍之補瘼儘出誠心槐山郡守 洪翊周聽訟不錯見屈之牒無冤捧糴至精勸納之橐有剩前郡守 黃裕秀冊客首吏二奸相應盜印偽署擅捉民戶之稍饒捧賂收錢視作官廩之應用以言乎詞訟所捧則林赫春處三百兩金圭年處二百兩朴在天處三百兩朴元汝處二百兩李心汝處二百五十兩尹壽會處二百兩玄全金三人處以軍役事捧二百三十兩差出軍官帖二十張威脅饒民捧六百餘兩又有加下錢陰敍九處七百兩金明瑞處八百兩其他些少難以盡記以言乎結政則乙卯大登之年每結十六兩五錢式勒捧至有廿九番鄉會而終不回聽以言乎糴政則分石播給名存實無作錢督徵過於市直不可以已遞勿論沃川郡守 朴齊琬初政之公納及時前人之濫徵多還還政戒濫簽籍查冤前郡守 俞廷煥內而嬖妓干政外則奸吏眩聽凡係厚任薄任不賂何得無論此訟彼訟非囑難成中心仁慈未免牽掣下輩操縱同歸糊塗一年所捧贖錢為一千一百四十兩零賣任為一千五十兩梁五得處勒捧六百四兩內四百四兩分俵各廳二百兩歸之官用韓八得處捧二百三十兩內一百五十兩歸於官用八十兩自下乾沒金尙元處捧五百兩徐哥處一百兩琴安兩姓處二百兩遞任一年怨聲載路報恩郡守 李容準分還較捧還之時初無毫減需米等中米之價亦有口碑簿書親查簽之庭衙靡設聽詔之會前郡守 徐容淳火菑審墾荒之分水城防漂頽之患前前郡守 申應朝民牒盡抑強之方一境之窮蒞安堵糴斗無取剩之弊百年之謬例畢祛文義縣令 鄭箕錫一把之災東必檢積年之逋案是查初政若是鍊熟仁者或欠剛明前縣令 尹宗儀無暇施措未聞毀譽鎮川縣監 宋秉一下車查黃白之簽分糴均強弱之戶公納無違訟牒立辨自從再徵條查給尤見一境人爭譽前縣監 李恒信性本仁善未免干囑之逕臻訟多公平亦有曲直之立判而下屬輩防還分石狼藉無嚴貨賂圖差更任同逆旅之舍亂類交跡官閣為雜技之場木川縣監 李博祥京耗作三百兩之自官先備為念捧糴後貽弊白骨布一百兩之使民取殖俾免該洞中冤徵前前縣監 洪秉箕五百兩剩結之物實俵民間一二件補弊之譽尚在歸後新昌縣監 徐眉淳孔路之施措難便頗加照察本心之慈諒可尚所以牽補前縣監 洪庭河殘局本自弊敗治法不無生澁到底誠勤無敢是非清安縣監 尹滋命矯揉了無實心塗抹專事外飭查起結之歸屬難明莫曰補弊之無策都戶剩之濫下不少誰信捐廩之空言萬口之防川無方配民之罪何據百歧之廉路莫遏拘吏之計太疏變結斂而挪結既非戒後而懲前無歸心而言歸恐亦欲巧而反拙前縣監 趙永鎬決訟差任邑中之財尾閭計結加斂江上之變滄浪全義縣監 趙然三執災勤親俵之舉寧容猾吏之濫徵聽訟有考覈之譽屢致查官之移定公錢常在衙廨既月當之無愆民還始見積倉亦輿情之胥悅前縣監 李摺萬為政綜核聽訟公平而用度殆無節限加下隨以夥多尙有一千九百兩當報未報之錢牟作磨勘未免結役之豫貸畢竟都戶彌縫可見區劃之苟艱青山縣監 金商民閭閻無徵索之苦杖屨省灌溉之功嘯咏優閒頌聲洋溢前縣監 李勉

翼在官別無措施既歸未聞毀譽平澤縣監 李敦學三十七虛名克殫查簽之念一百餘捐廩悉歸補弊之資牙山縣監 韓敦源檢獄不擾捧稅至精俵災之秘封均分頒布之冤牒畢許措劃得宜輿頌方蔚前縣監 申泰道浦俗未嘗無奸不敢爲詐海運得以趁限其濟也靈永同縣監 尹夔一劃錢補流亡之冤捐廩助興造之費而仁善太過剛果或欠前縣監 鄭順朝決訟之不爲人撓奪可見強抑而弱扶查簽之自本洞填塹不無此毀而彼譽黃澗縣監 金用鉉乍明旋昏本性都沒分數始譽終謗人言亦有根因承發伏通引伏謬結之鑄罷姑舍百姓庫三班庫分還之濁亂尤多威不憚壓仁不教化未免官民之相爭宜有營最之一警前縣監 成載璿政不知覈吏或售奸二庫還之精糴交換聽若不聞兩姓民之締結造言理宜自反假使彼百輩照律何快吾心竟以此一事去官適中民願陰城縣監 李審在報答之誠深勤牽補之策良苦僧卜之未免濫下吏輩實傳謬規擲結之元非樂爲民間亦知本意延豐縣監 韓敦源虛額多補民無疊徵糴弊稍蘇巖邑觀懷仁縣監 朴豐壽弊瘼絲亂六年積費心力料理燭照千石一無欠逋大政既完餘事可略稷山縣監 李兢鉉初政無不拭目實效可期來頭前縣監 趙雲植蓋嘗以牢確自任設禁之令銷印未始有毫釐所犯求財之跡闕泥讀書合有得力通情於浮浪之流論事未嘗不明受騙於奸猾之吏試觀前後莫測端倪燕岐縣監 金準永在官曾未幾何爲政別無措劃前縣監 宋鎮益風雷庫之用下不明雖有謬例官需米之前後異價亦關廉隅前縣監 李承謙文簿則絲毫不遺民牒則甲乙自判簽籍成不刊之案邑治有去思之碑堤川縣監 趙啓恒官需之減價出秩頌溢齊民收貴之傳令特鑄惠及商賈永春縣監 元絳僻邑素稱凋瘵弊局盡心矯揉成歡察訪 趙在衡馬政之用力頗勤可期蓄息驛卜之說弊甚悉庶有矯揉前前察訪 孟魯述郵況本是殘薄政令專事貪饕買舍衙側郵丞之率眷何法放債市邊官長之謀利初聞各驛民勒捧錢則梁七萬處一百兩鄭萬局處二百兩亭布三疋朴成壁處一百五十兩亭布四疋諸用局處一百兩李春白處二百兩吳命卜處五十兩白吉處三十兩丙辰二月遞差首吏捧賂二百兩所犯若是不可以已遞而勿論連原察訪 李亮和還逋卒難就完勤勵尤倍家近初不爲累廉約可知栗峯察訪 曹璟承四百捐廩有非殘況之可能二驛補弊可見新譽之稍播竹山府使 李侑愚悍校知戢窮閭懷惠陽智縣監 李道淵一副廉約之規百里公平之規龍仁縣令 李得信下車屬耳闔境拭目廣州判官 趙秉老政簡而治既成規役巨而民自樂赴○別單以爲一國非民無以爲國民非土無以爲民則土田者民生之原而王政之所宜先也從其所墾而爲之稅又從其饒瘠上中下而爲之等尙謂年形之不可劃而一也故方熟未穫又視其豐儉而損益之則此災政之所由出而國家所以爲民生者誠慮至深也但近歲以來量田已久地形則圭方大小之無憑也土利則腴硬等第之無倫也或一望風沙或六里青山白地應稅者往往有之以臣所經歷言之則青山 報恩 懷仁 丹陽 永春等地山汰澗遷深高歲換而土稅之字卜自若也牙山 平澤 稷山海路之所沿貫生於畿損於湖者在在焉而土稅之字卜又自若也荒聚窮薊雖耕是土而應是稅者一經擔輸便竭瓶罍則外雖無辭內實感焉況無是耕而有是應者叫苦稱冤仰天號呼者爲如何哉則朝廷之於生民非不萬萬軫念也而民未嘗無切骨之冤者田之不能改量故也改量一款雖事鉅役重有難遽議而誠如年前筵飭辭意隨其緩急參以事勢一道內幾州縣一邑中幾面里一年二年取次釐正雖先後次第之或不同而此疆爾界要必煥然改觀而後已則國結無空縮之弊民納無虛應之冤請令廟堂申明前諭使之斯速舉行恐是目下之先務一量田一款既悉淺見而湖西本土夫鄉也名門巨閥世厥攸居雖家詩戶禮進繩退尺而亦不無浮浪子弟之席地恣人者不有邦憲別成鄉綱民恬吏愒視爲當然每看坪執災之際吏或先意承風視其所納卜數私自圈創置之災總而又或自其家捉致該吏刑之脅之苟圖頃下者比比有之國結原總載在公簿則爲該吏者豈自渠辦出補此私頃之數耶勢必減於豪右起於疲殘要皆督出於窮民而後已則徼私惠市公怨非細故也臣於露查之際隨聞隨正而彼執災者特一年計也改量之時萬有一近似於是者則百年之制亦有不可以文簿取質將以辨正者適以眩亂則所謂田政於何乎考之哉以臣愚見自地部 惠局別擇幹事若箇人分送某某州而所入經費亦令所幹人自成下記無論自京營本營隨入劃下而事畢之後亦以相當酬勞恐合便宜伏願令廟堂從長稟處一糶糴之設揆以當初立法之意固無損於民而有補於國也經法則半留半分而留之者將爲緩急須也分之者要令新舊穀之年年改色而所謂耗條者特爲雀鼠慮而已則曷嘗有病民之端歟民生則春

置秋優穀價則春高秋歇而以此高價之物雕之於方置及到賤直之時斂之於稍優則不惟不病利莫大焉此時之民惟恐無還而舊規殆無存羊新弊轉至如蝟則分留過於原數耗剩等於本穀簿總既多逋案隨生吏奴乾沒殆無邑無之大抵以穀爲名畢竟非天降鬼輸而一出於民則還政如此民安得不病耶況斂散之際吏緣爲奸虛分實捧皮出粒入者往往有之凡民受還一二石以上者皆蹙額搖首有怨盈腹而以爲是蕩產之階者十蓋七八九矣以臣計之則所謂中戶所食多不過一二石然後穀數有責納之地戶口無逋亡之慮而竊照本道戶總穀總則清風府二千六百七十三戶穀總爲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七石零丹陽郡一千九百三十八戶穀總爲一萬七千二百七十四石零文義縣三千七十七戶穀總爲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三石零牙山縣三千一百七十九戶穀總爲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七石零新昌縣一千九百四十一戶穀總爲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七石零清安縣二千七百九十四戶穀總爲一萬八千四百二十四石零陰城縣二千二百八十四戶穀總爲五萬三千二百七十四石零延豐縣一千八百六十一戶穀總爲二萬七千九百八十二石零堤川縣二千九百五十五戶穀總爲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九石零永春縣二千六十七戶穀總爲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六石零全義縣一千八百四十六戶穀總爲一萬四百九十八石零若於此等邑戶總除却大民與吏戶驛屬之例不受還者則餘不滿三分之一而以此戶受此還則竊計下戶所當亦且十石內外上等則近百石也彼窮閭疲孱之流雖當有秋之時殆無卒歲之資則恐剝膚椎髓實無以刮毛於不存之皮也當納未納課年成逋則國家之經用太絀生靈之流亡相續抑勢之所必然也臣意則自今以往令該道臣按查一列邑穀簿以一道還總計一道戶數視其多少計戶留穀而如或猝難收刷無以移轉雖文簿空言交相劃付隨捧隨移以爲平均分排之方來往之際操飭守令無令吏胥夤緣爲奸則庶或實惠之有究而又或爲逋邑守令者罔念糴簿之已積只要耗作之辦納百般行囑又求移還則舊帳無望了刷新總未免增益如火之添膏愈見其熯熯燎原則窮閭愚氓未見一粒坐受積困尤當矜憐臣請自籌司另飭道臣凡於多逋邑無令更許移還以爲添瘼之一端恐合事宜一軍制三政之一而有國之所不可忽也我朝錢布之斂卽周官夫里之遺而兵出於農古之制也苟按籍查丁計口疤額則軍總之原非有加於往時戶口之殖非有減於昔年則斂下供上宜若綽綽然有裕而黃口白骨之虛名簽役無邑無之方臣露蹤之時抱牒訴冤者填門塞庭隨令所在本官查填填充而易填難填不能殫施其病根蓋有來矣始臣之出入窮鄙探問痼疾如到重簷厚籬稍潤厥屋者叩其姓名問其所役則曰非敢人流之齒而粗以免軍伍也曾不數武而無籬破屋傭賃丐乞者如前叩問則戚然曰身之所應某布也此已難辦而若父若祖身死已久尙在簽籍年年疊徵用是困頓至於流離云者在在皆然臣既略有聞知故露查之庭頃此填彼僅若箇人而村村戶戶安得以盡悉之耶大抵近來民俗痴濫成俗巧黠多端服田力穡粗有租苞則左干右囑托名於士夫廊屬朝徙暮遷投身於宰相墓村甚至蝙蝠於兩邑之間出沒觀望東簽則西避左侵則右逃者滔滔是也而就其中校院募屬都無限節或昵挾任儒或僞踏院署假作勿侵之完文永爲謀頃之妙逕以官以吏莫敢誰何若此不已臣恐各道各邑都無一箇軍丁而簽錢簽布無處可徵藉令若族若戚若面若洞替徵充納而苟有緩急可須則將何以按名調丁耶臣願繼自今嚴飭該道該邑申明籍法俾築室居生者不敢藏踪秘跡所在應役而自籌司統計八路列邑所在校院而募屬額數別定恒式帖下本校本院而齋任儒生每趁歲末以募屬某某人稟報自官而營自營而儀曹俾京外上下瞭然知原額之爲幾名而過此以往不敢橫侵則曰騎曰砲要當取次填充或死或亡保無虛名徵納請令廟堂稟處一清州嶺湖之衝而節度使之所留營則本道關防此其最也其邑治在大野中央無高山長谷之險足以控禦一路而所謂陰雨之備者直一上黨山城也中設倉廩內序器仗繕修城堞禁養樹木自其創設時觀之則誠慮至深也邇來百度皆弛衆瘼叢生至有前前兵使臣李容純軍餉米排捧啓請之舉大抵本道所重者清鎮清鎮所重者山城山城之所重惟餉爲最則餉一款卽舉一路緩急之所恃而重者也年欠月縮逋藪漸蔓左思右量爲計無方非不知按結防還之爲萬萬非法而百年之計恐有疏虞一時之權未免牽補者卽前帥臣本意也托重之地藉重之計容或無怪而臣以本土人心參以本營事勢誠恐完逋之後又不無生逋之慮前帥臣之措劃監董豈後帥臣之不若而有此欠逋爲此排捧計哉餉倉之馴致此弊病根有在蓋掌簿書計出入者在下者之所管也視其勤慢而黜

陟之者在上者之責也臣聞之行路餉穀句管舊屬本牧而節度使從傍繩之故詞廉必精黜陟必嚴倉無一粒之濫散庫無一合之虛縮一自節度營句管以來鎮吏輩公肆竊弄而帥臣之耳目手足無非此輩則以此輩按此輩適以速以良求良之譏而涓滴之微無由早防橫決之患每至難救者職此故也今若令該牧使掌其關鍵而手其出入營屬在傍調察 帥臣以法從事則勢必朝夕露昨逋今充而倉廩之積依舊無損防護之地較前增重令廟堂稟處一山城完餉冒悉窺見而惟桂與玉闕一不可故舊制之禁養城內城外粉雉之間蒼翠蒼蔚者亦將爲緩急所須立規設法意良至矣近來諉以風折托以蟲蝕斧斤未必全無城堞爲之盡露斫數之何時多少居人以舌爲諱故臣未敢知而若此仍循一朝童濯則非細憂也臣願另自籌司關飭帥臣別飭本營虞候視樹木之疏密爲考課衰鉞資則林木無犯斫之慮防鎮有增葦之望令 廟堂稟處一耽津貢馬之沿路邑年年護送卽是例也而色吏牽卒供億之費中路踣斃代立之資無非各該邑所措辦則從某至某如郵遞傳所掌地方不甚相遠所入經費亦無幾何理勢之所應然也本道平澤縣之距京畿振威縣四十里也次次遞傳理合交付而振威舊以邑治之不在路傍謂無前例付之則不受仍致之**本原府**該府亦以所重衙門且照振威之例而牢拒之則往往有直納太僕之舉故一徑此役所費太多徵斂民閒殆成歲課均是路傍邑也而有此獨勞之弊者似非一視之政臣意則自太僕寺行關本道以自平澤交付振威縣之意著爲令式恐合事宜一各邑結總中各宮房免稅條之自各邑輸納各宮自是年例也算出計納不無餘剩割補民弊者有之沒爲吏況者有之要皆出於其地用於其地邑稅勘納之時宮納亦隨不愆滯而忽自昨年忠州清州 燕岐等邑所謂宮差人者或自京下來或土居奸民夤緣率來督輸之際爲弊滋甚規其所剩而盡收之云宮結上納往年亦非愆期差人專來此舉適以貽弊利既盡則害有歸勢所宜然臣意則繼自今上項各宮免稅照舊令本邑輸納而所納剩條自本邑劃付邑弊形止轉報籌司後京差人無令下送以爲省弊之萬一恐合便宜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2월 11일(무오)>

강 下玄宮

목 ○誌文曰惟我聖上承太母命由潛邸升至尊用紹我純祖 翼宗 憲宗之統宗祏增葦若泰山磐石歲屢登熟無水旱盜賊之警百工趨走各率厥職郡縣長吏畏慎奉法以至鄰國講信修睦如約條浮帖息民志大定凡脰飲啄息之倫恃之而無恐若先王在有之日閭里不局晏起嬉游永綏至治之澤於千萬歲之久是我聖上與太母躬信順克享天心之效也丙辰之夏太母有不安節旋復康和翌年丁巳正月以慈齡漸■上親上箋稱賀三月行進饌禮亦以七旬大慶在明年將舉豐亨之典用祈無疆之壽昊天降割我太母以是年八月初四日壬子禮陟于昌德宮之養心閣春秋六十有九百神震驚八方號咷上下皇皇若無止屆我殿下嚴廬攀擗動遵禮制爰命群臣議后功德上謚號曰純元徽號曰睿成弘定殿號曰孝正仍卜山陵於仁陵同原以十二月十七日甲子附左禮也 (…)

至於朝臣有罪典憲罔有出入然以終始全保世臣爲心罰可以蔽其罪則不靳有釋而時或甄錄之被罪之家亦感戴恩造焉有象譚劉進吉者浸淫邪教引洋人東來黷亂煽惑亟命鋤治之盡誅其黨與於是天討大行正學益光其於民事也宵旰憂勤屢遣御史按察諸省刺非法而詢無告以愼簡道臣牧守爲保民之要凡有流行之災輒停貢額給帑貨以救之又移粟以賑之以陵寢所在保障所重鐫**華城** 廣州 江華 驪州 楊州舊糴丁酉因慶廣惠鐫京外舊逋及各年拯米之爲逋者又特停關東朔膳五年以貢蔘爲弊一道俾作京貢恒軫貢市之弊嚴飭掖屬法隸之科外侵擾乙未命備堂詢瘼措救庚子各塵回祿特貸公貨除應徭嚴公逋族徵之禁俾殘民奠厥居厲札者庇窖幕而濟醫藥流丐者給資糧而返鄉里己酉教曰惠政施民君上當然之事況今初元之會乎各營各司己巳壬辰癸己各樣停退及未收拯米一竝蕩減雖儀鑾告撤之後聞四方備無之報必蹙然曰斯民艱食國何以維持若恫在己殆至於錦玉之靡安焉此皆后盛德大業富有日新本諸身而徵諸庶民者也嗚呼至矣 (…)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2월 17일(갑자)>

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成彛鎬進書啓別單

書啓以爲(…) **水原留守** 洪在龍班絕庶僚不得論列振威縣令 朴齊寬結價減捧獄情鉤隱 **水原判官** 趙秉燮莅纔屬耳前判官 李寅高靡事不舉吏懷民安果川縣監 李鼎謨凋敗之局賴此綜明 **迎華察訪** 趙運杓計切蘇掾 **水原中軍** 朴承儒新到有譽○別單以爲還餉法意本自慎重法久解弛弊隨滋蔓許多奸僞雖難更僕第以目下著顯者言之或換米爲租無難單代或竊納竊捧強半糠粃或稱以公用擅許挪貸或托以難捧全事掩覆糴法之掃地無餘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爲弊之最尤甚者所謂小詳定小小詳定是已未知此箇名色創自何時小詳定二兩已係法外而不惟不禁又從以一兩之代錢名之曰小小詳定官長則認以收逋之妙詮猾胥則看作售奸之捷徑或憑藉營作加執減分或挪移官用視若恒例利歸私橐害及窮鄙上下相蒙莫之糾察一年二年駸駸然莫之掇藥通論本省諸邑之還弊淺深雖或差殊可謂無處不然而就中茂長一邑弊到極處莫可着手該縣夏秋各穀八萬六千三百餘石內民間斂散不過爲一萬二千七百餘石其餘折米三萬三千二百餘石盡入吏逋徒擁虛簿或父死而子移其逋兄亡而弟移其逋至或有身故而祔無子侄之可以移錄者雖有如干生存者亦皆赤立難辦往在甲辰因前道臣 金景善狀聞該縣舊逋限年排捧矣有限纔過數年積逋又復如舊苟溯其源專由於小小詳定之故也以其代錢之小小容易冒犯課歲添逋畢竟京營耗作不排於吏逋偏徵於民還毒流隣族無以聊生今此小小詳定卽養逋之淵藪也此弊不祛必將無民無邑而後已揆以糴政寧不駭歎嚴飭 道臣各邑還穀之單代竊捧公貸與小詳定小小詳定一切禁革而換折一款如有不得不從權便民處則以相當穀一依法典必爲準折捧納其穀品竊劣處道臣抽性摘奸使之簸揚精捧其還總虧欠處各該守令按簿窮查必依原詳定例刻日徵充至於茂長還逋則如無別般懲創實無清釐之望亦令道臣躬執還簿築底爬櫛爛商措劃俾卽完糴恐不可已而近來懲逋不嚴率多怙終犯逋多少施以當律庶爲懲後之道竝請令廟堂稟處一各軍兵逃老故代頃法意本嚴朝飭何如而視同例套全不修舉黃白徵布殆乎無邑不然此專由於爲守令者因循姑息不能事事之致也生齒之繁莫今日若所謂閒丁昔非有餘今豈不足而百弊滋長衆奸恣售院生保率之科外濫額土豪間雜之冒稱幼學各項禡防之增衍假托等許多名目不一其端其外間遊壯丁亦非不多而任掌輩又從以捧賂操縱惟意頗免流亡之里徵族徵一家之三番五番實是小民切骨之冤自官苟能實心矯揉則查括填充何患無術而輒譖擾民捱過時日揆以軍制極爲寒心嚴飭道臣各邑院生保率幼學禡防等之憑藉圖免者及外他閒丁一一爬櫛竝入簽伍使之不煩不擾漸次釐正恐合事宜一有國之大政莫先於經界本道量田之設行今爲一百三十八年之久則田政之紊亂賦役之不均惟可以知矣土豪猾胥眩幻災實冒頃隱漏看作利寶富村溫戶率占空閒之土貧屋殘氓舉徵加倍之稅國計之歲絀民業之日蹙職由於是第以舊災言之右道各邑時起田畝實總合爲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五結內蒙頃舊災爲七千三百三十四結末蒙頃邑舊災之以今災移施者爲四千三百二十五結合舊災爲一萬一千六百五十九結則較看元總幾占什一右已如此左可反隅其所謂舊災卽仍川浦仍覆沙舊初不舊未移等是已名目寔繁疑眩轉深入災總視以永頃歲甚一歲馴至于此伊來百餘年之間川陌率多變遷人民從以繁息且挽近屢豐民力稍紓隨處墾闢理所灼然則今此萬餘災結之無一僞冒殆是說不去者而每於頒災之時既未得準俵則向所云冒頃隱漏都歸任掌之私橐必就直箇民災而一切剝削竟至白徵歲以爲常此實生民切骨之痼瘼且勸起查起自是歲課而乃以泥生加耕等若干把束草塞責者猶不免勤執而強責何況議及於清帳乎雖以乙卯查起二千餘結還錄舊災事言之勸查之難責實效從可知矣苟欲矯弊改量之外更無良策今日議者之言有三不可一曰人材難得二曰物財難辦三曰生弊可慮此有大不然者人村則專係於揀選得人而已人存政舉古今一揆物財則量其所入分數結斂自是已例至於監色則另擇勤慎畏法者遠近各邑互換差遣眼同各里解事頭民逐庫指審而尺量之際正田方田界限分明一等六等準繩稱平十日所睹衆證森立雖欲生弊其可得乎設或有些箇弊端較諸舊災之混頃白地之冤徵其利害得失不啻相懸若曰坐是而不能改量則不幾近於因噎廢食乎所以二十年一改量法意深密而今乃不究裏許却顧持疑務爲姑息輒皆歸之於迂遠難行之事若此不已國結終無可復之日民冤亦無可伸之道當此經用匱竭民憂鴻洞之時只此一着最是切急之務

也統計全省一時並行則實難猝乍議到姑從舊災最多邑今年行幾邑明年行幾邑不出幾年國計民隱庶可漸次歸正請令道臣斷自明年亟行改量而列邑田案道臣爲先詳閱量其可先可後另抄十數措劃方略講究登聞仍卽知會該邑使之預先料理無至臨時窘踰而其外諸邑則所謂邑舊災名色逐處審驗核其虛實限改量前特許頒給使彼無告之民得免白徵之冤恐合事宜請令廟堂稟處一湖南各邑所在望定結二千六百五十九結十負四束卽各宮房輪回結而往在辛亥冬自京畿移來者也本道原定各宮房免稅輪回結殆近萬結又添此數已是偏重而今此望定結折價每多濫定及其收捧也吏恣售奸原劃結數外加執幾倍皆以高價混同排斂以至面掌輩資緣生弊民受其害咸願還送京畿以此推之其爲弊之滋甚可知矣已登於甲寅繡單而尙未蒙覆啓允下民情轉益抑菀上項望定結二千六百五十九結十負四束還送該道則庶可以副民願而苟或未然捧納之節勿送京監一遵法典依他各宮房輪回結例使各該邑具陳省趁限直納于戶曹則實爲矯弊之良策一漕倉敗船未拯穀代錢之排年徵納自是法例除非萬不獲已不可遽有他議而但漕倉事勢漸益凋殘見今未拯穀排徵者聖堂倉則戶曹納自癸卯條至壬子條合錢三千七百三十兩零內已納爲二千一百五十三兩零未納爲一千五百七十六兩六錢宣均兩廳納自壬寅條至戊申條合錢四千七百八兩零內已納爲三千二百四十兩零未納爲一千四百六十七兩零群山倉則戶曹納自丁酉條至丁未條合錢四千八百三十七兩零內已納爲一千一百六十六兩零未納爲三千六百七十一兩零宣惠廳納自丙申條至辛亥條合錢四千二百六十兩零內已納爲一千二百五十二兩零未納爲三千七兩零而該船沙格輩年久身故指徵無處如干生存亦皆難辦侵擾備至隣族俱困且群山倉則惠廳條以雇卒仰哺之水軍糧間等除納此尤難支之一端往在乙卯春因前道臣 鄭基世筵奏法聖倉未拯穀既蒙蠲蕩之特恩而惟此聖堂群山兩倉未蒙一視之澤不無向隅之歎亦依法聖例合施蠲恤之典令廟堂稟處一國家經用全靠賦稅漕倉設置實在於便民苟有利於民之端則運漕之隨時變通多有可援之例本道咸平縣以直上納邑兩稅捧納每患愆期加之以穀糶斛縮奸弊滋蔓及夫上納必至無面之境以是京江船人初不願裝輒歸賃船雖或抽籤入於再運及其船到之後不得趁限準數捧給任掌船人輩互相和應或高價外捧或分石作奸拖到秋冬之交始乃裝發水泊臭載便成歲課輒致再徵民難支保且穀主官以其晚裝種種拿勘重貽民邑迎送之弊推以近事可悉裏許若不及今更張將至無邑無稅而後已該縣距法聖道里便近稅捧之移屬同倉物議僉同厥惟久矣且今法聖納長城大同既已作木該倉船隻亦多留泊今若以咸平兩稅明春爲始移納於法聖倉與他屬邑一體漕運則愆納代捧晚裝臭載等許多弊端不期祛而自祛漕制民願一舉兩全請令廟堂稟處一近來京外閒雜之類網繆和應潛售牟利瞞告京司築汙也防堰也船稅也浦稅也名色不一爲弊多端以汙堰言之所謂京監鄉監假托藉賣或稱有宮房圖署或圖得內司文蹟捐給若干物財威脅村民董督赴役甚或有不費分文勒索屢百年灌溉之民汙者比比有之各處汙堰之遠近上下無論蒙利與否從其畚庫斗數勒定稅租每斗落多至一斗少不下八升迫擾備至鞭扑狼藉其所督納急於公穀如全州之石佛汙獐項汙五山汙四巨里汙斗杜里汙防築金堤之賜給坪四歸汙盤野汙船堤玉山堤梁橋堤冷井堤益山之三浦汙黑石堤長淵堤鄭洞之汙萬頃之石橋汙群坪蘆田等收稅是也以船言之沿浦商船來往無論各穀與魚蠶等物每隻隨其所載勒定稅錢恣意徵捧商賈皆不願入浦民舉失生業如全州 益山萬頃 臨陂 沃溝等邑各浦口船隻收稅是也就中沃溝一邑則船稅之外又有居沙里一浦稅名色該浦本以煮鹽爲業而各處柴船商舶來留浦口貿鹽換賣之故浦民各定船主人賴以資生矣忽於中年何許牟利輩圖出耆老所關文稱以都船主人來往本浦法外侵虐勒捧稅錢丁未繡衣懲治其所謂都船主人而革罷矣其稅錢三百三十兩則仍自耆老所依前貢納逐戶遍徵課歲侵擾海隅殘民漸至渙散凡此諸弊皆是近年創始者無非窮郤切骨之痼瘼若不到底痛禁民何以聊生大抵宮房圖署之無得擅行汙浦收稅之無得私設法禁本嚴況今夏朝飭又復申複而且民稅則太濫京納則無幾徒歸奸細之囊橐以致民怨之狼藉興言及此不覺寒心上項各堤汙蘆田商船鹽浦等收稅一切革罷當初設稅之指告諸漢依籌司關飭令道臣查出報司嚴刑遠配以爲懲後恐不可已且列邑堤堰之原初設置法意有在隨時蓄洩以備水旱而近來冒耕之習卽一巨瘼奸民則窺占閒土恣意墾拓任掌則暗售肥己符同分利甚至有官或托以掾弊任其收稅

又有京中挾雜之類憑藉圖囑勒捧稅租由是而一遇旱乾輒失灌溉良田沃壤往往荒廢苟有一分法網豈容若是大抵雨暘雖賴天時備豫專係人工春秋聚點之移赴堰役亦是兵寓農之義而便成文具一不致察冒墾則逐年廣占疏鑿則有名無實以臣潛行所睹記言之在在皆然推此以往不出幾年許多堤堰必將盡成耕獲之場其在舉墜之道宜有核實之舉請令道臣亟行摘奸冒耕庫數詳細具報于籌司仍令逐處疏築依前貯水犯禁諸漢另查照勘永杜後弊恐合事宜竝請令廟堂稟處一全州兩殿奉安所重迥異而只有兩官員之輪直初無一門將之守衛事體所在終涉悚欠及今設置恐不可已且本府以豐沛御鄉與他自別威鳳南固兩山城別將竝以營府軍校收用朝家眷顧之澤浹人肌髓久愈感戴而但武科出身未有擢拔之階梯輿情齟齬厥惟久矣兩殿守門將各一人就本府武科出身中無論宣部薦從其科榜久近自監營望報兵曹自該曹入啓差下使之入直而一依水原 華寧殿門將例待仕滿陞付京職以爲次次調用恐合激勸之政而事係官方恐未知如何一扶安縣黔毛浦鎮在於邊山下西海一隅既無農業之資活又乏漁採之聊賴鎮樣凋殘比他尤甚而往在壬寅冬因繡啓格浦鎮革罷後該鎮所屬六里則付之地方邑漕稅船護送則專責於本鎮立船瞭望也護送監色沙格等供饋也許多責應民難支保就格浦六里中舊鎮一村移屬黔毛浦使之通同供役則在本鎮可以分勞在該縣別無損益參互事理合有變通且本鎮秋還舊逋往在壬子冬因前道臣 鄭啟朝狀聞限年移轉流弊可祛而至於年還六百七石零亦以舊逋徒擁虛簿若不及今措手將至難捄之境就格浦餘軍錢作米時在條三百五石中除出一百四十三石以詳定價作錢換充該年還移轉於穀小邑且其排年秋還移轉代錢七百兩每以該鎮水軍糧防番錢計數除出逐年移送雇卒未免失哺鎮民亦受其害格浦餘軍錢歲入條一百二十四兩戊午爲始勿爲如前作穀每年全數出給本鎮以補秋還移轉則殘鎮庶可紓力而今此餘軍作米卽壬寅設施每歲終勘報備局者也既是格浦所納則一體移割捄弊事甚便宜一鎮營設置專在詞戢竊盜爲民除害而挽近紀綱蕩弛反成厲民之階第以羅州 鎮營言之本邑與所屬十二邑久被鎮營之侵擾將至民邑之難支若其詞訟之干涉捧債之替督許多痼弊有難毛舉此非爲營將者之舉皆不得其人而然也所屬校監軍卒輩憑籍譏詞出沒村閭威脅侵漁殆無紀極稍饒之民蕩敗相屬往在甲寅冬因大僚筵奏順天營將以民弊多端仍爲革罷到今羅州等諸邑物議皆言若未蒙一視之澤則殆若莫保時曰其在恤隱之政合有更張之舉而該鎮營之距靈巖程途便近移屬之論亦惟久矣羅州營將以靈巖郡守兼帶舉行矯捄之良籌而事係官方恐未知如何如一沿海營邑鎮戰兵船當初設置法意嚴密安不忘危古訓攸戒而屢過年限一不改造且各船代將及軍卒率多闕額莫重備虞之資徒歸應文之具邑鎮全事荏苒修舉終無其日揆以邊政極爲寒心水營則隨其限滿間或修改而其外邑鎮則大小戰船年久朽敗全無形體者請令道帥臣溯考船案從其年限漸次改造闕額之將卒亦卽填代恐合事宜一扶安縣 邊山左右山內及山底六面所在屯土卽議政府山稅所捧之地也稅總原有定數例自本邑收納矣去甲辰京中奸細輩圖差導掌恣意濫稅侵漁屯民纔過數年犯逋逃走指徵無處原稅錢一千六百兩自本縣全數再徵仍自其後還復舊例另定色吏收稅上納于今七十年行之無弊乃於昨年冬何許挾雜之類復踵前習稱以導掌忽地來到今年八月當上納前期發督多率悍隸遍行各里結總則混舉陳廢稅錢則逐結加數日夜督徵椎剝備至居民渙散呼號載路今秋又爲下來旋即還去其所假托眞贓自露似此蔑法虐民之類合施當律令法司查名捉囚嚴刑遠配以杜後弊所謂導掌名色永爲革罷山稅上納則依前還屬該邑使彼無告之民得以安堵恐合事宜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2월 21일(무진)>

강 命三都公都會待明秋合設

목 備邊司啓言水原 廣州公都會松都公都會陞補卒哭後當爲該行而歲除隔日勢難試取竝請退行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已例待明秋合設之意分付允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2월 27일(갑술)>

강 太僕以各道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水原監牧官 前任吳允植時任金鳳煥 所管二牧場丙辰籍付馬一百二十八匹前任吳允植所報今生馬二十四匹合馬一百四十八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吳允植所報故失馬二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七匹內壯雌馬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2월 30일(정축)>

강 備局以忠淸左道暗行御史 金益容別單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忠淸左道暗行御史 金益容別單則其一量田已久地形無憑幾州縣幾面里取次釐正事也此是通同之論繡單說弊大抵皆然依前此稟覆行會使之舉行期有實效其一改量時自地部 惠局別擇幹事人分送而經費隨入劃下事畢後以相當酬勞事也繡衣事體惟當舉其事論其事而已外他割財酬勞等事非繡衣所宜知也況惠局之干涉量政或有可據之例乎該御史推考其一還穀分留殆無舊規逋案隨生令道臣按查穀簿以還總計戶數平均分排而多逋邑無令更許移還事也計戶分穀自是法意而初無一包穀斂散處往往有之徒見其峽沿虛簿之年滋歲殖而已不有一番更張殊無其效而多逋邑毋令移轉事爲先關飭其一軍丁謀頃另查填充而校院募屬額數別定恒式事也此有前後稟覆一體措辭嚴飭其一淸州城餉令該牧依前句管事也壬子變通出於不獲已之舉而法久弊生又復如是矣主管之於捆於邑人存則政舉固不在於所屬之在何處而繡單論理則綽有所據苟利於事銷刻何論新道臣到營之後詳細探察指一登聞之意分付其一山城樹木別飭虞候禁斫而視疏密爲考課事也虞候所職何事全以禁伐爲殿最則宜有其效依此行關該捆著爲令式其一耽津貢馬護送時自平澤交付振威著爲令式事也此事仍革間可否之論匪今斯今而以事理言之平澤之越振威 華城兩境而兩境之無所應接殊未曉其所以然矣令司僕關問畿伯後圖所變通平均之道其一各宮房免稅例自各邑輸納而自昨年忠州 淸州 燕岐等邑宮差下來爲弊滋甚依前令本邑輸納事也宮差之弊到處皆然此皆無於前之事也設有小小利益豈寧失之義乎請關飭嚴禁允之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월 4일(신사)>

강 水原留守 洪在龍疏陳病狀乞遞賜批許副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월 28일(을사)>

강 以金炳學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월 29일(병오)>

강 水原留守 金炳學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2월 3일(기유)>

강 以徐有薰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3월 6일(임오)>

강 水原留守 徐有薰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3월 8일(갑신)>

장 差下尊號都熙製述書寫官及都廳監造官

목 吏曹 純祖大王玉冊文 製述官 左議政 趙斗淳預差知中樞 李若愚 書寫官 水原留守 徐有薰預差南綾君 洪鍾序 樂章文 製述官 上護軍 尹定鉉 預差金學性 金寶篆文書寫官 領敦寧 洪在龍預差左參贊 金鼎集 純元王后 玉冊文 製述官 大提學 金炳學預差兵曹判書 南秉哲 書寫官 上護軍 洪鍾應預差判敦寧 尹致秀 金寶篆文書寫官 領敦寧 金汶根預差大護軍 徐憲淳 都廳副司果 李正鉉 副司直 曹錫元 監造官前假監役 沈樂正前參奉 鄭基鴻 李敍夏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4월 8일(계축)>

장 重推前泮長 金炳湜 金輔鉉

목 成均館啓言乙卯二月水原府應製入格儒生幼學韓龍教 尹章善 朴來晚以漏籍因特教停學而謹稽大典通編諸科條凡慶科時雖特教停學者自本館草記以稟事載在小註矣依法典敢啓而朴來晚今赴慶科庭試初試入格該儒之只知成典循例赴學容或無怪臣館之連值慶科尙無草記不勝惶悚而該儒赴學入格既在罰名未解之前不可仍置何以爲之教曰儒生解罰不審之當該泮長捧現告從重推考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4월 23일(무진)>

장 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閔達鏞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 水原留守 徐有薰陪京之地分司之任判官 趙秉燮已於湖南稔知政績及到圻邑方蔚民譽中軍朴承儒恪勤奉公軍校咸頌迎華察訪 趙運杓馬群不空郵卒亦安果川縣監 李鼎謨一念圖治庶政俱舉以上京畿沿路留守中軍守令察訪 (...)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4월 25일(경오)>

장 吏兵曹以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閔達鏞書啓覆啓

목 吏曹啓言觀此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閔達鏞書啓則樂安前郡守 鄭一曄 雲峯前縣監 鄭匡一 求禮前縣監 李種植等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實城郡守 任惇常昨大同三船失火後改穀米三百九十九石零代錢合二千九百六十二兩零內四百三十四兩賃船價出給餘則換送京中貿米上納大違漕法有關後弊且稱以自京情費錢加入還錢中八百五十兩先爲挪去歸屬不明災結偷冒三十結不可任其乾沒故臣已查徵付之該郡作還掾弊其外詞訟之錯亂任使之淆雜猶是薄物細故海倉民金哲未構以罪犯三次毒杖捧錢五十兩而仍爲致死於十一日之內卜內面金哲卜亦被濫杖不久致命怨聲在路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問處之碧沙察訪 林駿光各站馬之改立也不分駑駿而進退惟在請囑屬驛民之稍饒者舉被侵漁而舉措亦甚鄙陋罷黜順天前前府使 沈膺泰乙卯倭下災結一千三百六十二結零內只以一千十二結零分俵民間其餘三百五十結每結九兩一錢五分式合三千二百二兩零歸之私用乙卯秋還米五百六十三石零丙辰秋還米五百五十二石零每石一兩六錢式合一千七百八十六兩零乾沒有證丙辰歲抄時諉以查正各面民斂錢一千兩內三百兩歸屬不明周歲之間三差座首所捧賂錢爲三千兩吏任面任等處賣任所捧別費錢爲四千兩歲抄色方應澈納賂錢一千兩冊客從中作俑吏校居外賣權三奸相應百巧層生實城前郡守 權應駿信任惇冊招納財貨以印簿者言之各人等賣任捧賂四千四百兩勒貸民財一千四百兩反訟捧賂六百五十兩面任嚴應烈等處頗役捧債七十九兩丙辰還穀加作三百二十兩及丙辰冒災三十結代米九十石價五百四十兩竝歸私用雜技贖錢爲一百八十兩亦爲乾沒鄙瑣之謗至今不熄昌平前縣令 徐有先本邑還弊到頭成癩十年排捧中五年條吏民排徵一萬二千五百石每石代錢三錢式合三

千七百五十兩只以錢分取耗仍不作還有違排年之本意丁巳冬還穀九千五百二十七石零代錢八千五百七十四兩零內五千九百七十九兩零官屬逋虛勘二千五百九十四兩零挪移取用至今春仍不得分給揆以糴法極爲駭然光陽前縣監 林謦洙委任冊客之李柳兩人首吏李台弘百巧層生一境流毒丙辰各宮免稅結七百三十六結每結五錢式加斂合錢三百六十八兩及甲寅都吏白時煥托夫查徵錢六百兩竝歸之私橐太仁島 海衣稅六百兩內一百八十三兩各處用下除之餘在四百十七兩亦沒歸屬各人等處構罪勒捧錢合三千二百二十兩翻覆訟理捧賂錢爲九百兩毋論儒鄉吏校面任無任不賣前後所捧錢合五千五百九十兩談禁雜技混捉平民勒捧贖錢合爲六百七十二兩遞歸已歷數載醜聲尙播四境同福前縣監金商礪莅過三載政無一善衙祿公須位合五十五結作爲七夫每年取剩錢乙卯爲三百四十三兩零丙辰爲二百九十五兩零丁巳爲三百七十二兩零三年需米加斂錢爲三百四十兩零校任金宜鎮 別監 朴奇杓等三人處任債合爲四百八十兩信任冊客官政之干豫交結座首吏房腸肚相連百弊隨生舉一邑圖任之輩作理之訟莫不輻湊袖以布紬苞而果蔬晝夜不絕善事則理典者等捷失意則當差者反紬至有眞倖假倖之謠謐不覺察外此鄙瑣之謗喧傳一省興陽前縣監 任應準在任十八朔之間政令苛細鄙瑣以其責任捧賂言之座首六人處錢三千四百兩將校處一百二十兩吏輩處二千八百兩官奴使令面任等處合五百兩且以千總帖幾張分給饒民捧錢一千四百五十兩申景涉等十三人處構罪捧賂錢二千六百二兩金塔寺僧處卜定白紙五百束柵籠四十坐初不給價督納甚急至於蕩敗上項六邑前任守令不可以已遞勿論竝令該府拿問處之茂朱前府使黃裕秀大同木價太過於時直分還石數無憑於元總番布錢之冤致疊徵盡察吏奸田畝訟之枉置落科不無人言龍潭前縣令 李恒信任窠之頻數遞改盡念淆雜之爲弊還案之一任虛留實緣壅蔽之多端官舍役之經紀浮謗奚信保人妻之囚治怨聲實多上項兩邑前任守令竝罷職鎮安前縣監 林喜鎮門刺之太無防限政多有累任窠之頻數遞易謗胡自取景陽前察訪 張仁澤馬戶之移給他民驛吏任之必索厚賂頗有瑣謗上項一邑前任守令一驛前察訪竝從重推考監司 趙徽林 初政已著於旬宣列郡舉想其風采前監司 沈敬澤恬約其操寬仁爲治無土稅之陳籲蒙蠲惠澤下究淪水戶之捐廩加恤蕩析還集按節周歲全省齊安沿路水原留守 徐有薰陪京之地分司之任道臣與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前後守令察訪及沿路守令察訪等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其外閩帥 虞候邊將監牧官等令兵曹稟處奏御文字何等敬謹而光陽縣監 徐龜淳之龜字書以龜字不成字樣有此不審該御史 閔達鏞請推考允之○兵曹啓言觀此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閔達鏞書啓則加里浦前僉使 朴大榮本道卽黃腸禁養之地而暗斫大松十五株決價一百五十兩使鎮屬放賣如斯之際偷斫又爲十株之多丙辰年珍島和原 羅州 望雲兩牧場馬槽馬板材及丁巳冬群山倉稅船入造時皆以黃腸恪給加給八株兩次所捧賂錢爲四百兩誘以犯松捉囚旁近民人前後所捧贖錢一千七百五十兩謂有罪犯威脅金平祿等三人捧賂錢一百七十兩竝歸私橐不可以已遞勿論令該府拿問處之其餘閩帥 虞候邊將監牧官等別無優績亦無顯疵請竝只置之允之

<일성록, 칠종9년(1858) 4월 28일(계유)>

㉔ 追上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㉕ 因別單敕曰純祖大王追上尊號純元王后追上尊號都提調領議政 金左根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行戶曹判書 金炳國加資屬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禮曹判書 鄭啟朝 工曹判書 李謙在都廳執義 李正鉉司果 曹錫元竝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金相喜 工曹正郎 吳敬善 禮曹佐郎 崔擎祖 尙衣僉正 金性根典簿 徐護淳 工曹正郎 朴履韶竝陞敍監造官 典牲副奉事 沈樂正 司勇 鄭基鴻 李敍夏 別工作監役 金厚根竝陞六禮儀使禮曹判書 鄭啟朝堂上執禮 副提學 金炳地竝熟馬一匹賜給堂下執禮 司諫李九翼 兒馬一匹賜給大祝 副應敎 洪淳大加資純祖大王冊寶攝上領議政 金左根 鞍具馬一匹面給純祖大王讀玉冊官 護軍 李經在讀金寶官護軍 趙亨復竝加資捧玉冊官 司果 李裕奭 副修撰嚴敦永舉玉冊案執事長興奉事 金秉薰 司果 趙命夏 褥席執事 內膳奉事 金寅根舉讀玉冊案執事漢城

主簿 朴最壽 平市主簿 李斗永 褥席執事 戶曹佐郎 鄭憲朝捧金寶官司直 徐友淳 司果 洪承裕舉金寶案執事刑曹正郎 徐載元 司宰奉事鄭翼永 褥席執事 軍資主簿 李琦鉉舉讀金寶案執事刑曹正郎 趙英和 內資奉事 洪啓周 褥席執事 西部都事 尹瑑竝兒馬一匹賜給純元王后 讀玉冊官 大司憲 李玄緒讀金寶官副護軍 宋應龍竝加資捧玉冊官 校理 金羽休 修撰 黃仁夏舉玉冊案執事司僕判官 金普根 刑曹佐郎 鄭基永 褥席執事 內資直長 林勝洙舉讀玉冊案執事廣興主簿 成顯鎬 司宰直長 金炳憲 褥席執事 繕工副奉事 李五翼捧金寶官司直 趙雲周 李晚奎舉金寶案執事廣興令 趙鎮運 禁府都事 閔載豐 褥席執事 司果 趙然明舉讀金寶案執事掌樂主簿 李鳳沼 司僕主簿 鄭顯奭 褥席執事 禁府都事 韓致肇竝兒馬一匹賜給純祖大王玉冊文製述官 左議政 趙斗淳 鞍具馬一匹面給書寫官 **水原留守** 徐有薰加資樂章文製述官 知事 尹定鉉內下豹皮一令賜給金寶篆文書寫官 領敦寧 洪在龍 鞍具馬一匹面給純元王后 玉冊文製述官 右參贊 金炳學加資書寫官 上護軍 洪鍾應內下豹皮一令賜給金寶篆文書寫官 領敦寧 金汶根 鞍具馬一匹面給左通禮 申直模加資東西唱引儀 李鼎基 李宗赫 代致詞官 假引儀 李兢在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別看役前縣令 朴麟源前中軍康在鉅前五衛將 吳仁杓竝守令除授前監牧官 尹錫範相當職調用牌將玄得業等四人竝賞加李振玉等二人竝 監牧官除授朴漢植等二人竝右職調用計士 金憲文等四人竝高品付料寫字官 白璨榮守令除授康在興賞加白萬成等三人盡員金濟海等五人竝高品付料劉淑實官待窠調用鄭昌鉉實官調用崔漢廷差備待令奏時官 趙漢鼎相當職調用捕校 金得祖等二人書吏鄭仁赫等四人守僕金鼎默等三人竝帖加其餘錄事事知守僕守僕忠贊衛員役樂工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又教曰純祖大王玉冊差備楊鳳協 文學一金寶差備金在寬 俞致定竝加資純元王后 玉冊差備鄭喜常內下鹿皮一令賜給柳賁然加資資窮代加金寶差備石泰元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劉應祿 尙傳 尹東亨竝加資都薛里 朴光錫 鄭之良竝加資資窮代加純祖大王玉冊差備金振行 吳吉善案差備張昌仁 白大浩褥席差備李泰協讀冊案差備金寬器褥席差備尹鶴聲金寶差備朱完基 韓倣弦案差備金興吉 朴春盛褥席差備朴正淳讀寶案差備洪鳳吉褥席差備李泰光 謁者 桂仁曄 純元王后 玉冊差備黃義吉 張之和案差備金殷吉 張日元褥席差備 權興慶讀冊案差備趙弘璧褥席差備崔昌厦金寶差備安思欽 鄭泰升案差備嚴承達 張星興褥席差備全應圭讀寶案差備朴敬碩褥席差備姜俊明竝上弦弓一張賜給薛里 金商秋 徐常浹酒房羅喜喆 崔雲慶進止差備洪正燦 朴枝豐 柳宗采 姜命彦竝令內府陞敍飯監 朴英春茶色金載驍竝賞加李完實蒸色李興健奠吏李承祿竝帖加其餘員役水工照羅赤等竝令該曹米布題給又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教曰政官牌招開政賞典下批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5월 16일(경인)>

28 **水原留守** 徐有薰 護軍 金永爵疏辭新資竝賜例批四次祈雨祭獻官 李鍾愚 林永洙以下施賞有差

4 教曰渴望之餘得此甘露爲民事萬幸四次祈雨祭獻官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其餘諸執事竝兒馬一匹賜給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5월 20일(갑오)>

28 備局以**水原府**災實狀覆啓

4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徐有薰災實狀啓則不足災一千二十七結零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畿農最稱登熟新舊災之千有餘結得不太過乎第以益下之義不宜剋減八百結劃給俾令均依推奴等節限明秋防塞事請行會允之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9월 23일(을미)>

강 以任百經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2월 27일(무진)>

강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목 該曹啓言 (…)
水原 宋吉伊足踢曹信通第二日致死甲寅四月十七日囚此獄則同里相鬪於渠何關挺身替憤若已自當三踢兇招十日公證不踰兩日遽斷一縷難免償命坡州 李仁永刃刺金宗哲當下致死甲寅六月初四日囚此獄則被掘七次行刺九處新舊之感憤竝發甘心欲殺昏夜之面目莫審無辜橫罹論以殺人此實難貸竝請依前訊推竝允之 (…)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2월 29일(경오)>

강 水原留守 任百經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2월 30일(신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姑置之○後錄 (…)
水原監牧官 前前任金鳳煥前任金啓瀚時任李命揆 所管二牧場丁巳籍付馬一百二十七匹前前任金鳳煥所報今生馬五匹前任金啓瀚所報今生馬五匹合馬一百三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前前任金鳳煥所報故失馬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2월 30일(신미)>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金輔鉉進

목 以李鼎信爲大司諫 李容直爲執義 丁載榮爲司諫 李赫準爲掌令 趙雲周爲獻納 李在聞爲校理 洪鍾雲爲修撰 李應鼎爲副修撰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嘉義金相宇 康學尙 李喜福嘉善申在良 趙完明 張浩益折衝金壽得 俞義源 申榮基通訓吳淳常士庶秩幼學李冕會 權錫範 京畿朝官秩通政前縣監 安塾前主簿 趙秉祿前萬戶盧潤玉僉正 徐在益 蔡大奉嘉善前萬戶 金鍾采 忠翊衛 印采璫 嘉善前僉使 金平信通政李興來等八人折衝金尙福等四人出身金相吉等四人巡將 李重錫士庶秩幼學柳華源等八人忠清道朝官秩前承旨 朴熙顯前府使 李章培 嘉義前僉使 金東珪前衛將 趙明奎士庶秩幼學黃基人等十八人慶尙道朝官秩前校理 李凝祥前五衛將 成有敏通政崔右天等三人嘉善李從男等二人士庶秩幼學金鼎夏等七十一人全羅道士庶秩幼學姜緯翕等一百二十六人黃海道朝官秩前五衛 將玄漢聲通政吳敬默折衝趙相蘭士庶秩幼學金炳文等十七人江原道朝官秩參奉 金箕燾嘉善張處一等六人通政崔太亨等三人士庶秩幼學金鏞等三十一人咸鏡道朝官秩前別將 李寅達前萬戶 嘉善趙光淑等三人通政金化淑等四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掌令 趙思健前五衛將 李時觀前監察 鮮于鏞前別將 金聲麗嘉善金大伯通政嚴季興出身鄭彥五折衝李之茂士庶秩幼學李聖祚等一百三十九人水原府折衝崔癸達等四人嘉善姜雲祥通政李馨達閑良李喜用江華府朝官秩前同知宋宅濂閑良李成贊等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鎮岑折衝鄭在華 全州通政林達性 光州通政文獻岐 潭陽通政林相弼 萬頃通政李世贊 扶安通政辛景禧 康津通政崔景旻 泰仁通政金汝晉 任實嘉善鄭禹然 迎日嘉善鄭興陽前漏新入秩幼學李光秀 伊川通政李宗肅 原州嘉義趙仁和 永興通政金宗春 咸興嘉善朴命和 北青通政李明大 吉州通政崔應秋 明川嘉善朴尙烈 鏡城通政朴必殷通

政崔京崙嘉義金光春 安州通政朴鳳瞻 肅川通政盧珩 寧邊通政明大良 宣川通政金龍箕 永柔通政金希明 三登通政白弘球 陽德通政林道亨以上二十六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婦女封爵秩孺人徐氏等二十人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월 3일(갑술)>

강 命韓龍敎付增廣殿試李泰翼復科

목 敎曰今此慶會不宜有一人向隅之歎年前華城應製居首人韓龍敎特付增廣殿試至若李泰翼向來處分所以懲士習也第念廣慶覃施不必異同亦爲復科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월 27일(무술)>

강 仁陵祭官命以留守及本官近邑守令定行獻陵 靖陵 宣陵祭需一體自分寺進排

목 領議政 鄭元容啓言仁陵遷奉之後南城留營事體與華城無異一依華城陵園祭享儀式設分奉常寺於本營忌辰節享祭需自分時舉行祭官以留守及本官近邑守令定行獻陵靖陵宣陵祭需一體自分寺進排事爲允愜每於節享時江津易值潦漲多悚悶時時自前有此論矣祀典至重不敢遽然請行請下詢原任大臣及禮堂而處之敎以享祀儀式之一遵華城陵園例事體誠然所奏敬依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3월 25일(을미)>

강 命牙山 平澤 水原接壤分付該道守臣從舊界區別啓聞稟處

목 判府事 金左根啓言湖西之牙山 平澤與京畿水原接壤而有一小港爲界矣挽近水道變遷此邊浦落彼邊泥生牙澤兩邑舊疆之今屬水原者不可但以步武計也量案自在班班可據而虞芮之爭厥惟久矣特以雄府小縣強弱相懸未免有日蹙之憂而國結至重川浦未煩強責不毛之稅遂成切骨之痍其在正界均賦之義合有核實糾違之舉分付該道臣及守臣別定查官發遣徧裨眼同兩邑守宰一準田案尺量參互可據文蹟勿以水道爲限只從舊界區別啓聞稟處從之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4월 5일(을사)>

강 政院以廣州陵寢享需祭官收議啓

목 本院啓言今三月二十五日次對入侍時廣州地所奉陵寢享需依華城例設分奉常寺舉行仁陵祭官留守及本官近邑守令定行事下詢于原任大臣及禮堂而處之事允下矣詢問于原任大臣及禮堂則領府事 金道喜病未獻議判府事 朴晦壽以爲顯隆園祭獻官以本府留守以下元定祭物以分奉常寺封進卽昔日愼重之聖意而年前又因大臣所奏健陵祭享亦依顯隆園例舉行矣今此仁寢事體與華城無異而忌辰祭享且在於至月八月祭官來往之時恐有潦漲半氷之慮其在重祀典慮不虞之道依揆奏定式舉行允合事體臣無容他見云判府事 金興根病未獻議判府事 金左根以爲仁陵程途雖曰遼遠而一衣帶所限往往有值漲阻涉之患今此四陵享需之分寺舉行揆以華城及驪州已例恐合事宜而至於仁寢享官諸執事之必以留守及本州判官隣近守令填差者似不無種種掣礙之端臆見如此妄敢冒陳伏候裁允云判府事 趙斗淳病未獻議前禮曹參判 金元植以爲今此分寺舉行已例可以按據事勢極爲便當臣亦別無他見惟在博詢而裁處焉前禮曹參議 金炳弼以爲今此分寺舉行既有可據之例事勢亦極便當以臣膚淺別無他見惟在博詢而裁處焉云矣敢啓敎以敬依宣陵 靖陵祭物陪進之際廣州府則程途稍遠依前自京陪進祭官事果如金判府事收議自京填差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4월 8일(무신)>

강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 ○該曹啓言室女被蟻頑叔逞憾誣人姦賊污人名節未覈本事之虛實遽抽霜刃而行兇才過一宵斷送殘縷兩檢成案三尺難貸正犯鄭小大請連加刑訊期於輸款分付道臣竝允之**水原** 宋吉伊足踢曹信通第二日致死甲寅四月十七日囚此獄則虛脚三踢凶身既已自首纔過二日健兒斷送縷命獄則於此無容更議語其情則挽解鄰鬪論以跡則懲戒阿甥屍親之先告順心豈徒然哉錚鏘之極口發明良有以也其在欽恤之政合施惟輕之典膚淺之見不敢自信坡州 李仁永刃刺金宗哲當下致下甲寅六月初四日囚此獄則訊推已多年所獄情雖無可疑曰祖曰父連被泉壤之變爲子爲孫那無比灑之報奴掘主塚變出綱常棺破骨掀痛復如何若使仁永打殺命孫稽之律文不至償代分外青眼不顧自己死生腰間白刃奚擇讎人與否查官存商之跋儘得意見道臣原恕之論允合情理獄體莫嚴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廣州 鄭孟得足踢曹錫敏第二日致死己酉七月二十二日囚此獄則始也討酒不計班常而爾汝終云乏錢乃愠語言之無禮群毆成獄縱有詞證之立幟同惡在逃假爲凶身之藉口實因內傷之錄終欠的確守臣邂逅之論庶合平允獄體至重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竝從之慶尙道 尙州 金致官手擠名不知趙哥第二日致死戊午二月十六日囚初檢官 尙州兼任 善山前府使 李台鉉檢狀實因以被擠致死懸錄正犯以金致官懸錄覆檢官開寧縣監 朴順陽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賤夫失乾餼之德浪子釀麴蘖之禍以檢驗而無傷損之著痕用艾椒而有滯鬱之執症法有醉飽之文而於此獄可援刑有欽恤之典而於此囚可施獄體至重不敢擅便恭俟裁處 (…)

<일성록, 칠종10년(1859) 7월 12일(경진)>

【 吏曹判書 南秉哲撰進純元王后行狀

【 行狀后姓金氏純祖 淵德顯道景仁純禧體聖凝命欽光錫慶繼天配極隆元敦休懿行昭倫熙化峻烈大中至正洪勳哲謨文安武靖英敬成孝大王之妃贈領議政 永安府院君 忠文公諱祖淳之女金氏受籍安東以高麗太師諱宣平爲始祖入我朝有諱尙憲當仁祖時身擔天下大義密勿贊襄於討復之議官 左議政諡文正生諱光燦 同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生諱壽恒 領議政諡文忠生諱昌集 領議政諡忠獻高祖諱濟謙 承旨贈左贊成諡忠愍曾祖諱達行贈左贊成祖諱履中 府使贈領議政 忠文公嘗官吏曹判書 大提學後贈領議政配享正宗廟庭母青陽府夫人沈氏正郎贈左贊成健之之女內外胚光篤生聖女后以正宗己酉五月十五日辛未誕降于養生坊私第性度寬仁喜怒不形于色承順父母怡愉如也嘗見雨中禽鳥墮水洗其毛羽待有生意而後放之蟲豸草木未嘗踐蹂折損其仁愛之及物自幼然也及長受小學女誡內則諸書莫不貫誦德儀嚴如也純祖壬戌正位中壺殿宮上下咸頌其貞靜端莊焉初正宗庚申親擇名門淑德將嬪世子后年時十二歲膺其選自初揀聖意牢定再揀已用三揀之儀教筵臣曰是天定也嘉悅之衷見于天顏大禮未成而 正宗昇遐一番凶徒不利其大婚之有定百計沮礙權裕投疏旨意叵測相臣 沈煥之反獎其忠愍又有三揀不爲十月無吉之蜚語朝野驚駭是時后父忠文公辭疏有曰歷顧一年之間備經百艱之會其朝家時事概可推知賴貞純大妃遵先王之遺意折凶徒之陰謀憂吉之冬亟行大禮后自膺揀遽遭大喪齋心淡素著於言語起居之間者三年如一日及至入宮以未及逮事先王爲平生慟承奉殿宮備盡婦道輔佐純祖一初之治陰功柔化可以參天而兩地已巳天佑宗祔翼宗誕生義方之訓勉以將就代聽之政赫然見大有爲之盛而世孫篤毓祥慶肅蠶福履隆茂邦運中否庚寅王世子薨逝甲午十一月純祖登遐王世孫甫八歲大臣引國朝故事率百僚請后垂簾聽政后始拒不聽及至屢啓不已后念宗國危疑時事艱虞勉循群情十八日己卯尊爲王大妃遂同聽政及翼宗追崇尊爲大王大妃教群臣曰未亡人不過深宮一婦人今當天地崩圻之變五百年磐泰之國勢凜如一髮卿等以國朝故事爲請萬不獲已至於此舉今日悠悠萬事在於保護主上勸勉聖學愛恤元元期底平安卿等若不盡忠竭力以輔幼主則是卿等負祖宗在天之靈導以直道裨補政令而予若不從則是予負祖宗也山林儒賢屢勤招延別定勸講之規以輔聖學恢張言路以爲廣聰之道或有進嘉言者晉秩而榮之憂勤民事宵旰未安仁陵復土之役命蠲坡州 交河逋糴及舊災田所出稅賦及當年結錢舊停軍錢又下銀子于兩邑及高陽俾紓其力丙申諸道告饑教曰年事如此

民命近止守令若不擇送是自予盡劉之也嚴飭兩銓惕念對揚嘗飭大臣曰擇守令固好而道臣擇送尤爲切要特許嶺南貢布折半代錢北關則停所納蓼布鹿茸以其半補賑資捐船稅質鹽畫端川貢銀以贍之停各殿朔膳及三名日方物物膳及臘月進上及內局藥材關東則停減軍布又停魚鹽船稅之半以其半畫補賑資又下銀子于東北二道令兩湖視嶺南例己亥以京畿旱田所納貢米許令代錢又令三南貢布折半代錢以兩西歉荒特頒帑銀運南穀以賑之以都下多流丐令賑廳賑卹饑民賴活歲不爲蓄以陵寢所奉保障攸重鑄華城 廣州 楊州之舊逋還穀因近臣所奏又鑄寧遠 陽智等邑舊糴丁酉命鑄京外舊逋及各邑拯米之爲逋者停關東五年朔膳罷貢蓼而移作京貢庚子市廩告災特貸公貨除應役嚴飭掖屬法曹不得以法外侵擾貢市嚴禁各道公逋族隣替徵之弊使殘民奠安宅里乙未從群臣議預定純祖世室丙申純祖喪畢當祔純祖 翼宗 御眞於塔源殿后命分奉於景慕宮之望廟樓 景祐宮之誠一軒蓋慮繼世揭虔而行饋獻之禮眞殿將侔於太廟也後憲宗增修而還奉及憲宗升遐教曰眞殿既享繼序列聖則憲宗亦宜躋享還復增拓其室而妥焉嚴於邪正之界淑慝之辨己亥誅象譯之潛招洋人煽布邪教者仍鋤治陰類庚子以主上春秋漸長明習國政將命撤簾及至十二月教曰從古后妃之臨朝乃有國之不幸自顧涼德淺識何敢彷彿於古昔哲后暨我列朝聖母而當天地罔極之會諸臣涕泣而請之予亦涕泣而從之自予勉從之初已所定無踰此歲主上知予意有定縷縷勸挽而經乃萬世之法予豈可拘於至懇不思所以亟正國體乎以敬天愛民勤學親賢勉主上同寅協恭納君無過勸諸臣仍命撤簾就養長樂近十稔每念國事時象憂憫興歎而未嘗形於言辭己酉憲宗賓天后大驚痛而宗社靡所托付命延今上于江華入承大統爲全溪大院君兄弟因純祖命還舊第誕育聖躬其後懷平君卒眷屬又歸于沁都今上亦潛邸于此故至是奉迎焉英宗血脈繼守宗祧神人有托式至今休純祖與后終始全保之力也於是后又從群情而垂簾焉教于上曰主上卽英宗血孫也往事多艱久居鄉外習知民事愛民之道莫如節儉人不讀書昧於政事不能治國上念宗社之重不顧民生之困敬慎勤儉以副萬姓輻輳之情仍教曰惠政施民君上當然之事況今初元之會乎各營各司己巳壬辰癸巳諸般停退及排納條拯米未收一竝蕩滅己亥嶺漕臭載命從民願發賣拯米勿使遺害民間每值水潦諸省以漂淪聞輒蕩布鑄役優給恤典俾得復業安土焉后嘗以仁陵 綏陵 徽慶園宅兆不協後上承后旨改卜而緬奉焉追復恩彥君 恩全君 常溪君爵封全溪大院君豐溪君爵無嗣者竝立后馳專使申辨辛酉誣奏當憲宗入廟禮當祔眞宗而議者以眞宗在當宁四親不合遽祔后傳詢廣采祔眞宗而邦禮克正三年而當辛亥十二月教曰予未亡人已酉以後情理尤甚於甲午當倉卒哀遑之際幸得付托維繫迺續景命將有辭於後世而一時權宜之舉不可黽勉度日自今日大小公事一聽主上總斷勤儉所以導俗寬嚴所以御衆矧惟敬天法祖保其受民是我列祖家法主上其勉之至於朝臣之導迪匡輔有罪無罪予豈有不聞之理其各惕念無或少忽遂命撤簾丁巳寶籌漸邵將以翌年戊午洽屆七旬先行上箋進饌之禮方飭有司將舉豐享之典於明春八城普切頌禱漸祝之忱后自庚午憂純祖靜攝躬執饌膳晝宵不解衣帶屢廢朝夕之供仍爲愆崇而屢經逆理之變怔營憂憾及至晚年玉候常多不安節丙辰之夏証候添篤上下憂遑旋復天和丁巳八月初四日壬子禮陟于昌德之宮養心閣 春秋六十九嗚呼冤矣嗚呼痛矣我聖上攀擗皇皇靡所逮及命群臣議上諡號曰純元徽號曰睿成弘定殿號曰孝正以十二月戊申朔十七日甲子祔奉于仁陵同原徽音既闋狀德是重命臣以纂次之役臣承命懷恐無以摸畫天日徵信百代揆諸義分不敢終辭乃撮內下行錄起居注之記考閱撰定焉后一心寅畏敬天之威風雨霜雪未嘗斥而言之雷異告警必減常膳歲旱祈雨命擇祀官或別遣重臣盡誠喪祭罔敢或忽甲午大喪時當祈寒躬審櫬宮雖深夜不廢及仁陵 遷奉衣章服御祭享饋奠咸自措辦每當國忌必御素膳達曉齋戒至撤享始寢眞殿茶禮躬檢籩豆之品務極鑄潔尊禮主上進見之時雖甚倦憊必扶起而坐重倫篤友以推誠心淑善翁主 純祖妹也情好深摯及其物悼傷不已永溫翁主淑儀之出也待淑儀以恩撫愛翁主如三公主素性尙儉不喜華美衣裙澣濯常至再三申嚴紋緞之禁不御珍奇之玩寬恕慈仁以御宮闈中涓之屬以積逋罹罪者罰當重典特爲寬輕嘗有藥院銀器入內而見失依樣別造而下之使無辜不至橫罹及御簾儀綱紀肅張德威竝行屏絕私恩杜抑倖門時清道泰吏治烝烝宰相端委廟堂稟復命令一紙下數千里外朝令而夕奉行宮府之間陟罰一體宦妾之類

各執其事針紉灑掃惟謹而已莫敢覬希非望營濟私干是以回至艱之運而措之於莫盛之治何其盛乎自古論君之盛節則莫大於仁明英武論后妃之徽規則無踰於柔嘉有則后實兼有焉豈非天之降大任以擬其傾否濟屯之運歟將以使後之哲妃師懿範而明辟監成憲彤管之妃有不能殫述而必有徵於名山石室之藏矣嗚呼盛矣后大德洪烈屢膺顯號丁亥上尊號曰明敬丁酉加上曰文仁辛丑加上曰光聖戊申寶齡六旬加上曰隆禧辛亥加上曰正烈壬子加上曰宣徽癸丑加上曰英德丁巳改議純宗廟號爲祖追上尊號於后曰慈獻進冊寶于殯殿戊午追上曰顯倫誕二男三女男長翼宗大王次夭女明溫公主下嫁東寧尉金賢根 福溫公主下嫁昌寧尉金炳疇 德溫公主下嫁南寧尉尹宜善 翼宗妃孝裕獻聖宣敬正仁王妃趙氏領寧府事 豐恩府院君萬永女誕憲宗大王妃端聖敬惠靖順孝顯王后金氏領敦寧府事 永興府院君 祖根女繼妃明憲叔敬王妃洪氏領敦寧府事 益豐府院君 在龍女今上殿下入繼憲宗之統而繼序當爲純祖子妃中宮殿下領敦寧府事 永恩府院君汝根女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8월 3일(경자)>

강 水原留守 任百經上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8월 23일(경신)>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

목 領議政 鄭元容曰涼燠之交尤宜加節宣之道矣予曰卿見予每以慎攝爲戒予亦常思卿言加意慎攝雖食飲之節以節嗜爲心常年則遇暑必過汗今夏則不然而安穩以過益知其食飲之不節則易生病矣元容曰非但飲食也寢睡善爲然後氣血調和古良醫所云先寢食而後醫藥者也昔宋盛時聖主賢臣俱學養生之術而其要則卽清心寡欲也欲者卽食色之欲也人孰無此欲而每於欲動之時嚴防而固守則自底於寡欲程子以忘生徇欲爲恥者也叔程子嘗曰吾受氣甚薄四五十而浸盛伯程子以二爐火喻養身之道蓋年壽豈有定而疾病豈自來乎節飲而遠色則體自康矣壽可延矣予曰酒色之有害於其身人孰不知而何爲自作害其身之事乎元容曰此諺所謂不忍一時之欲以爲終身之病者也是以善攝養者制其欲而防其意使吾心不爲撓奪矣且人之三十歲內外方當盛壯之時而過三十則向衰故倍加着力於慎攝之道矣予曰卿言好矣元容曰左相痰注脅下行步爲艱不得登對矣元容曰新涼已動正好開講之時也予曰當從近行之矣予曰玩好雜物是何種物也元容曰如體鏡寶佩洋鍾時械奇禽異卉之類也凡物非關於服飾器用者則皆是雜物矣予曰此等物有何利益於民生而費價買來耶且屬玩好者不可近矣此是由儉入奢之漸也如洋鍾時械此皆驗時之器而近來則多爲出來云誠可禁也元容曰聞譚官言則近年來雜物質來之價不知爲幾萬云非資於衣食而空費銀貨者豈不可惜乎予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載於尚書以其測景占度之器也國家之所當用者而我國亦有之則似好矣元容曰世宗朝多造儀象諸器近無傳焉近或有目手之巧者或可依樣云而似不得造成眞器矣又曰非日用之繁者皆無益故自前有禁條矣予曰雜物質來可爲虛費也嚴飭禁斷可也予曰官爵數少然後可以爲貴而今則其數甚多何貴之有乎果宜稍慎矣元容曰惟名與器誠不可以濫矣元容曰罷漏自有定時秋分後則在丑正三刻而近夜罷漏每在於子正前後故招問禁漏官則此由於漏水之遲速而近來果差誤而致此時早云故以修改之意纔爲申飭矣予曰近來罷漏後之到天明稍遲於昏後之罷漏前矣此亦不可不申飭也元容曰城鑰收議事以筵中下教爲之乎予曰以筵教通及可也昇平之世非曰存慮而城門之夜半洞開似甚虛疏矣元容曰安危專在於人主之德政矣人主若修德而愛民則衆心成城否則金湯無所恃矣然而重門擊柝安不忘危之意也在下之道固當以嚴宿衛戒不虞爲念矣予曰卿言是矣果莫如修德矣予曰捕將之代各別擇差好矣此是重任也非但譏捕一事閭巷間不法悖類知所畏戢然後可以有效其職任誠重矣近京寺刹多有草幕閭閻女人混雜往來此亦察禁爲好而所謂草幕則一竝毀撤可也捕將不可不極擇此意卿須通報於兵判也元容曰捕將果重任也都

民之休戚關焉蓋威明則偷竊之患自爲寢息矣又曰向筵伏承西關修補財力劃給之教矣聞戶判言使工匠及計士籌摛則所入當過二十餘萬兩云矣姑未料所入之爲幾數而限十五萬兩先爲區劃爲計年來有蔘稅銀捧置者執錢合爲九萬兩華城帑庫留儲錢二萬兩及北關穀待冬作錢當準此數自來月連續輸送於戶曹故敢此先爲仰達矣予曰有此區劃爲工役甚幸元容曰在前宮闕工役時有甲冑價米關東貢蔘價燕貿物種中限年停貿以爲補用而特教別下者故敢達而燕貿中白絲則譯官貢人之受價於戶曹者最優今年姑爲停貿以此入用似好矣予曰甲冑價及關東蔘價從當有下教而白絲則今年停貿以其價補用之地可也元容曰白絲則近來我國所產者亦不下於燕貿云然則何必以重價貿來乎予曰西關之役看役下屬亦必另擇而戶判亦時時躬進董飭可也戶曹判書 李景在曰謹當如教董飭矣予曰西關內各處頽圯處須一一修葺務爲堅完可也公家工役每易於有名無實而近則尤然矣雖以土役言之見年久墻壁則至今堅固近間塗圯處則非久輒頽圯此後隨處察飭可也元容曰每見公廨修補則多費而少完不如私家之致力精堅矣予曰此關內各處修改事前已有教戶判果一一董飭而自何間當始役乎景在曰修改處多爲六十處當次次磨鍊所入從速始役而節候漸晏工役有難速成矣予曰諸處亦何可一時竝舉乎元容曰西關修理向筵既承下教故以秋間始役之意言於戶判則以爲冬節將近姑爲治鍊材木待春始役似好云矣予曰然矣待明春始役可也元容曰今則秋成在即矣聞八路農形均登誠是民國之上瑞也予曰甚幸矣聞近畿大登云而外道則何如云耶元容曰三南猶勝於畿甸云矣予曰雖連豐之歲各道請災之啓則常有者何故也元容曰雖豐歲或有被旱被水之患則間間有失獲之處安得不給災乎如今年則災總似不至甚多矣元容曰以水陸操輪行事前後筵中連承下教矣今年年形均登始行爲好而既皆停止行關之後今忽使之行操則必致騷擾明春行操取稟時以一二道爲行之意臨時行會似好矣予曰戎政亦不可長弛之事也待明春一二道先爲設行果好矣元容曰春秋若每每輪行則民亦視以爲常矣予曰果然矣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8월 28일(을축)>

㉔ 許施西關修理財力區劃之請

㉔ 備邊司啓言西關修理財力區劃前筵有仰達者矣蔘稅一萬二千兩作錢爲六萬兩竝與今行稅錢二萬七千兩白絲兩年停貿錢一萬二千四百餘兩華城帑錢二萬兩今方連續輸送戶曹修理所而北關穀中差需穀八千石久置穀三千石折米合一萬一千石劃送趁秋捧時執錢取用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9월 11일(정축)>

㉔ 備局以水原 關北 關西災實分等狀覆啓

㉔ 備邊司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任百經災實狀啓則新舊災七百九十一結九十六負七束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雨暘調均穡功善就汚下高燥雖曰有損而統稱爲康年地部事日之初不劃災豈無斟酌量然而保釐之地深存寧失之義舊災外今災之加請者特爲準請劃下以爲均表之地推徵係是已例請依施又啓言即見咸鏡監司 尹致秀分等狀啓則安邊等七邑置之稍實文川等九邑置之次高原等九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乙未未捧還之指徵無處者依前仍停事也其一文川流絕戶還及官屬逋民未捧竝姑仍停事也其一甲山 三水 富寧 慶興流絕還姑爲仍停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明川以南進俸吏依近例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禁事也統論全省雖不無此優彼劣之分參互列邑庶可爲免歉降康之歲高永漂頽之戶今幸奠接富慶沈墊之田終喜收穫而亦或有間間災損之歎三等分劑依施至於乙未未捧還及文川 甲山等邑還逋未捧者請停即援近例不宜靳許竝與尤甚邑勿定配所明川以南進俸吏停止推徵防禁請竝一體許施又啓言即見平安監司 徐戴淳分等狀啓則順安等二十一邑置之稍實平壤等十九邑置之次陽德 碧潼 兩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限四分一權減各鎮屬給代不足條以各鎮間年儲留及營別置穀從便區劃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及奎章閣所屬屯田從實執總而其中閣屯

之在於清北者一一籌摘俾無冤徵事也其一陳田火田還加起從實執卜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一年農功專望雨暘而旱不至亢澍不至霪田種因旱而既茂水種因澍而且碩徂濕徂畛耘耔不愆方阜堅好終善且有南之成川等邑北之碧潼一邑雖有漲溢漂頽之患而恩澤所及幸皆構奠田土則彼災之外上平下平均占穰穰統論全省可謂登稔然而兩邑不免災損置之尤甚而其餘各邑拱抱或有尺朽連城不無點瑕分劑自有斟量依施火耕之分數權減鎮料之劃代補給屯田之從實執總陳荒之隨起執卜俱係舒力便同按例竝與尤甚勿定配所而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9월 24일(경인)>

강 水原留守 任百經上疏乞遞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1월 1일(병인)>

강 以南秉哲爲水原留守 鄭夏應爲江界府使 竝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1월 2일(정묘)>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鍾愚 參判 申錫禧 兵曹判書 徐憲淳進

목 以宋謙洙爲承旨 李玄緒爲大司憲 金在顯爲大司諫 李亮信爲執義 金勉根 金奭南爲掌令 張鉉喆 吳尙鉉爲持平 李奎亨爲獻納 李承五爲正言 南鍾益爲校理 韓敦源爲副校理 俞鎮五爲左尹 朴齊寅爲同春秋 林希周爲泗川縣監○再政以李鍾承爲副總管 徐相益爲忠清水使 李炳龍爲積城縣監○四政以李鍾律爲正言 趙秉燮爲安城郡守○五政以金普根爲水原判官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2월 2일(정유)>

강 璿源譜略修正時宗簿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 璿源譜略修正時宗簿提調以下別單書入○因別單敎以提調左參贊 洪在喆 璿源譜略跋文製述官 水原留守 南秉哲國朝御牒書寫官 興寅君最應 璿源譜略纂修監印校正官 益平君曦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纂修監印正 洪承裕加資主簿 宋在誠 直長 金秉薰 別工作假監役 鄭基陽竝陞敍國朝御牒 璿源譜略初草書寫前忠義衛 趙麟植 忠義衛 安忻加出忠義衛卞相圭竝陞六中草及正書書寫寫字官 金義綱等六人竝邊將除授韓應勉等六人畫員金善鏞 計士 李禹善竝高品付料唱準 金一伯右職調用畫員金濟達實官調用其餘唱準 日官 捕校 錄事員役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敎曰政官牌招開政賞典下批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2월 12일(정미)>

강 命水原都會都試退行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南秉哲狀啓則以爲公都會都試退行事竝請廟堂稟處矣儒武試取之因事故退行多有已例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2월 26일(신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則論賞一款不必舉論而馬籍之春秋磨勘自有限至於蔚山則秋等馬總尙今不報留放數額無以詳知故以春等所報錄啓而掌馬之地無難愆期自致犯科事體駭然當該監

牧官 洪冀錫請令該府拿問處之○後錄(…) **水原監牧官** 前任李命揆時任趙聖熙 所管二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二十四匹前任李命揆所報今生馬十八匹合馬一百四十二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八匹內壯雌馬五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十八匹準(…)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2월 30일(을축)>

有政 吏曹參議 趙秉學進

呂 以宋徹萬爲正言 金琦鉉爲應教 鄭煥翼爲副應教 趙埰爲校理 李容佐爲副校理 柳芝榮爲修撰 金應根爲工曹判書 柳泰東爲永興府使 尹致聖爲谷山府使 任憲榮爲遂安郡守 鄭基命爲洪川縣監 ○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崇政洪者變通訓李魯榮 鄭基植 李德秀崇祿趙冀永 嘉義朴著會嘉善張禾澤 金光濂 趙寬錫 趙光運 李希泌 白東浩折衝金福載 池興龍 林魯膺 李峻 姜禹圭 徐國麟 柳貞裕通政金喬根 李元緒禦侮金應澤出身閔永祿 中官 金昌鳳 京畿折衝李憲沃等四人僉正 韓弘裕等三人通政李櫛等七人副司果 張泰基等二人士庶秩幼學尹善大等十五人閑良姜振龍等四人忠清道朝官秩前縣監 申綏嘉善孫宗岳忠衛裴載得通政金相奎士庶秩幼學李滯夏等十七人閑良金仁淳等四人全羅道朝官秩同知 林昌烈折衝張有豐出身陳熾等二人士庶秩幼學張仲綱等九十人閑良梁七良等十二人慶尙道嘉善金東休等三人通政金厚賢等九人折衝李進玉士庶秩幼學梁有龍等四十二人閑良朴大根等十三人老除朴石巖等二人參奉 李聖大良人金用達等三人業儒朴宗桓等二人業武徐萬千等四人貢生尹宅俊 江原道嘉善金日俊等三人通政吳達文等十一人通德郎吳春山忠義李大興士庶秩幼學安玉大等二十一人鄉吏金啓秀校生朴萬大閑良金大日等四人業武權三男等六人黃海道士庶秩士人鄭有晉等十七人庶人金季成 平安道朝官秩前縣監 金應晦前僉使 張德良前五衛將 羅錫紋嘉善金豐雲等二人士庶秩幼學金光旼等一百二十四人校生玄京京等三人閑良車興元等五人咸鏡道前權管 李藺弘前五衛將 林宗七前萬戶 朴東春等三人忠義尹興仁 司果 金龍得等七人嘉善林守大等四人通政尹宗達等二人士庶秩幼學盧春福等五十五人閑良鄭祉弘等四人驛吏姜渭祥等三人業武金光泰等二人**水原**折衝高元燾 崔光哲 柳致浩 李啓成通政金龍龜 李德有 閑良李相根 開城嘉善黃得鼎幼學金載燁等二人江華嘉義曹景潭閑良金志淳等六人廣州嘉義金禮行老除李得岡等三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百歲老人秩忠清道嘉善金濟聲 全羅道通政朴璟煥 蘇洙弼 黃秀麟 鄭柱臣 崔元昌 姜世璜 張大益 慶尙道通政金厚賢 崔用岳 金龍得 年淵龍 郭亨鎮 孫聖弼 柳章天 朴永潤 金擎宇 江原道通政金魯鶴 吳宗奎 平安道通政朱寶兼 文彩成 金致京 安泰濟 元敬天 崔光昌 咸鏡道通政朴成奉 全明祥 尹尙敦 徐弘晟 趙理龍 金星徹蔡奉杓李以哲 嘉義 文東仁 崔銀春嘉善金潤鼎 洪得守 李明載以上三十八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婦人封爵秩孺人朴氏等十七人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1월 2일(정묘)>

許施**華城府**營屬料條措處之請

呂 領議政 鄭元容啓言卽見**華城留守** 南秉哲所報則爲營屬料條措處事請本府賑濟米一千五百石貸下矣料條自有當初磨鍊則挪移虛欠又請公穀割給者事面所在決不當許施第念餼料已罄支調無術日今事勢不可不念賑米依所請貸下趁限還報後報采之意請知委從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1월 15일(경진)>

判下兵曹 **健陵** **顯隆園** 仁陵幸行時軍兵磨鍊及軍令

呂 因該曹草記教以依昨秋 仁陵幸行例磨鍊○軍令三月十六日出宮**龍驤鳳臺亭**少駐果川行宮晝停自闕門三十里 **肆觀坪凝鑾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果川行宮晝停所四十里十七日 **健陵**展謁自**華城**

宿所二十里以上九十里 顯隆園展謁詣 華寧殿展拜行宮宿所十八日凝鑒軒少駐果川行宮晝停自華城宿所四十里 仁陵展謁自果川晝停所二十里齋室經宿十九日僧房坪晝停自 仁陵二十里當日還宮自僧房坪晝停所二十里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2월 1일(병신)>

강 水原留守 南秉哲上疏辭職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2월 9일(갑진)>

강 以金炳喬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2월 10일(을사)>

강 召見水原留守 金炳喬于熙政堂

목 辭陞也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2월 17일(임자)>

강 判下兵曹 元陵 徽慶園 光陵 全溪大院君墓所幸行時軍兵磨鍊反軍令

목 因該曹草記教以依令番華城幸行軍數磨鍊而訓將率御營廳旗鼓都領爲先後廂禁將率該營標下軍及訓局餘軍留都○軍令閏三月初六日出宮廟洞少駐自闕門二十里 元陵展謁自廟洞十五里 退溪院少駐自 陵所二十五里 徽慶園展拜宿所自退溪院十五里初七日 光陵展謁自 園所十五里 全溪大院君墓所展拜宿所自 陵所四十五里以上一百三十五里初八日西屹廊少駐自墓所四十里 樓院晝停自西屹廊二十里還宮自晝停所二十里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3월 3일(정묘)>

강 秋曹以猥濫擊錚原情勿施啓

목 刑曹啓言取考今番幸行時猥濫擊錚人原情則載寧俞召史平山 申天應 忠州 安吉孫 鳳山金應石 南陽 趙萬奉竝殺獄稱冤而不待審理覆啓徑先呼籲竝原情勿施安州 裴賢奉謂有復讎敢以荒雜之說諺書原情肆然鳴錚揆以法綱萬萬駭痛考律刑配以懲頑習水原押來金召史山訟稱冤而初無原情所納不得捧供扶安 金敏洙復讎事靈巖皇甫誦山訟稱冤而捧供時不爲待令請依定式勿施又啓言北部 李浩燮以祭位結數勿罷事擊錚於三處之外請依定式勿施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윤3월 4일(무술)>

강 全羅監司 林肯洙以光州牧使 鄭基三身死馳啓 秋曹以擊錚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擊錚人原情水原童蒙 宋漢城爲其父吉伊 端川良人金夢日爲其父宗權 東部良女金召史爲其夫文昌玉 高敞童蒙林業成爲其父章煥 青陽幼學李景龍爲其父卜汝 橫城幼學郭夫默爲其父采紀 東部良女洪召史爲其夫李興文海州良女鄭召史爲其夫金洛瑞竝定配請放事也或罪名深重或到配屬耳竝原情勿施扶安良人辛再潤爲其父彥三 開城童蒙朴順成爲其父道恒定配請放事也或同罪已爲蒙宥或所坐稍輕竝放送公州幼學李寬平以 瑤派後裔水原幼學安思杰以文成公裕後裔竝軍後稱冤事也長興幼學金台律等以文簡公淨後裔驛役稱冤事也泰安幼學朴東植以密山君仲孫後裔鏡城幼學方周協以懷德君龍後裔任實幼學廉錫煥等以曲城伯悌臣後裔信川幼學金元培等以忠毅公文起後裔

竝軍後稱冤事也元培等軍役頗下儒案入參事也四件外呼籲竝考律勘處而 濬派後裔功勳名賢子孫勿侵軍伍雜役忠毅公子孫之頗役許鄉既有 列聖朝受教令各該道守臣詳查頃給參錄儒案咸興幼學金泰鎮等鄉任復舊事也大丘四驛民人金德連等驛弊稱冤事也誠如爰辭無怪呼冤令本道從長決處與海幼學鄭壽權所業漁箭爲李敦哲勒奪乞令還推事也可呈營邑而呼籲無嚴請考例勘處允之又啓言咸興幼學魏秉源以其父鍾衡爲李磐石被打致死乞令道臣決處伸雪事也請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允之又啓言取考猥濫擊錚人等原情則南陽 趙萬奉爲其叔士官殺獄稱冤事鐵原 金善季爲其五代祖重器伸雪事海美 韓鎮淮爲其九代祖孝純復官事果川 李道勉爲其父器修復科事西部 朴芝壽世傳畝稅依舊收捧事也頃請勿施而復申前說極涉屑越坡州 朴有鼎爲其父慶善其弟有豐定配請放事也罪關罔赦罰止島配於渠感幸而肆然鳴籲極爲駭惋三嘉 安時允爲其母趙氏烈行旌褒事茂長 金琮煥爲其先祖麟渾忠節馳贈事也事係千恩羅州 廉宗善爲崔龍性等誣陷敗譜蕩家嚴懲還推事也呼籲猥屑原情竝請勿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윤3월 12일(병오)>

강 許施水原府行宮字內改建物力劃下之請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炳喬所報則以爲行宮字內維與宅行閣失火處及今改建而所儲枵然物力錢三千兩劃下爲辭矣以湖西丙申別買米七百石劃給而其所執錢似未趁於役用請自本府推移完役允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윤3월 16일(경술)>

강 詣華城行宮經宿

목 具軍服乘輿出協陽門至仁政門外降輿乘馬由敦化門出崇禮門渡驚梁 舟橋至龍驤鳳翥亭降馬入幄次少頃出次乘馬至果川行宮○教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還宮時待令于 仁陵齋室○乘馬出行宮至肆觀坪入幄次少頃乘馬至迎華亭少駐少頃乘馬入華城 長安門由新豐樓 左翊門 中陽門入御行宮○教曰廣州留守明日華城行宮待令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3월 16일(경진)>

강 詣 健陵 顯隆園親祭還詣 華寧殿行酌獻禮仍經宿

목 具軍服乘馬出中陽門由左翊門 新豐樓出八達門至 陵所洞口降馬乘輿至齋室門外降輿入齋室改具翼善冠 黻袍 烏犀帶乘輿至紅箭門外降輿詣版位行禮 陵上奉審碑閣奉審親 祭時至行禮如儀乘輿至 顯隆園 紅箭門外降輿詣版位行禮 園上奉審碑閣奉審親 祭時至行禮如儀訖乘輿還詣齋室○教曰自 園所洞口至崇禮門外捧上言○改具軍服出齋室乘輿至降輿所降輿乘馬至八達門由新豐樓 左翊門 中陽門入行宮少頃改具翼善冠 袞袍乘輿詣華寧殿門外降輿入齋室詣版位行禮陞詣 殿內奉審酌獻禮時至行禮如儀乘輿由新豐樓入左翊門中陽還御行宮○召見廣州留守 金泳根○改具軍服乘輿詣西將臺巡城至龍頭閣御射詣東將臺降輿入小次具甲冑夜操少頃改具軍服乘輿至華城行宮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3월 17일(신사)>

강 判下兵曹親臨夜操時軍兵磨鍊草記

목 因該曹草記教以訓局步軍二哨訓禁兩將率領爲先後廂城丁軍置之以水原精抄軍調用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3월 17일(신사)>

강 健陵 顯隆園親祭時亞獻官以下 華寧殿酌獻禮時贊禮以下 仁陵親祭時亞獻官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以 健陵 亞獻官 左議政 朴晦壽 終獻官 永明尉洪顯周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贊禮 李謙在 熟馬一匹賜給典祀官 朴儀漢 執尊 趙翼東 祝史 林翰洙 齋郎 申錫年 贊者 曹百承 閔景鎬 謁者 李秀彬 李兢在 贊引 郭鉉 洪觀錫 祭監 監察 趙熙奭 李悅 參奉 李復信各兒馬一匹賜給陵司 參奉 李復信陞六六品職待窠調用執義 趙翼東 大祝 趙埰竝加資令徐光斗陞敍○顯隆園 亞獻官 左議政 朴晦壽 終獻官 知事 金炳國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贊禮 李謙在 熟馬一匹賜給典祀官 羅采五執鄭任應準 祝史 尹泰經 齋郎 申檀 贊者 曹百承 閔景鎬 謁者 李秀彬 李兢在 贊引 郭鉉 洪觀錫 祭監熙察趙熙奭李悅 參奉 李淵兢各兒馬一匹賜給 園司參奉 李淵兢陞六六品職待窠調用執義 趙翼東 趙埰竝加資令徐光斗陞敍○華寧殿 贊禮 李謙在 執禮 任應準 大祝 沈履澤左通禮 李晚用 李昌廷竝加資典祀官 李明老 執尊 趙翼東 盥洗位 鮮于潏 楚秉憲 爵洗位 卓景秀 盧鎮衡 贊者 曹百承 閔景鎬 謁者 李秀彬 李兢在 贊引 郭鉉 洪觀錫 祭監 監察 趙熙奭李悅 贊儀 朴豐壽東西唱引儀 曹百承 閔景鎬各兒馬一匹賜給殿司令 金普根兼令水原判官 金普根陞敍兼提調 水原留守 金炳喬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兼衛將水原中軍 徐永淳內下筒兒一部賜給守門將李志會 尹啓榮竝陞六其餘香陪官 祭文正書忠義奏時官事知守僕員役守護軍等竝依乙卯年例施賞 (…)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3월 18일(임오)>

【강】 命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明日還官時駕前待令命隨駕軍兵各其營饋粥水原隨駕軍兵令該曹考例施賞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3월 18일(임오)>

【강】 放定配罪人朴英坤 朴肯炫

【목】 刑曹啓言取考衛外擊錚人原情唐津良女洪召史爲其夫朴英坤 水原私奴壽福爲其上典朴肯炫竝定配請放事也罪名雖輕到配屬耳原情請竝勿施教以罪名既輕竝特爲放送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5월 10일(계묘)>

【강】 水原留守 金炳高上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8월 24일(을유)>

【강】 備局以水原府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炳喬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五十結外不足災一千二百九十九結零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各穀非不免歉而惟田種稍遜沿峽之間致此點成之差殊矣事目災外九百結特劃使之均俵推徵防塞請依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9월 29일(기미)>

【강】 命龍珠寺空名帖三百張成給抹弊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炳喬所報則以爲龍珠寺卽陵園造泡之所而位畚所收漸致減縮祭享所需與僧徒糧料每患不足各項器皿末由修改流伊負債莫可報償空名帖限五百張成給俾得支保之地爲辭矣誠如所報則合有存恤而第甲寅救弊今不過七年矣不可每每曲循空名帖限三百張成給請使之排比入用允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12월 4일(계해)>

강 命禿城山城繕築物力以賑濟穀中劃給本穀依他穀例逐年除耗斂散

목 左議政 趙斗淳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炳喬狀啓則以爲本府禿城山城辛卯修築之後屢經潦雨城牒廨舍舉皆頽圯就賑濟穀中限二千石劃下以爲待春始役之地而本穀中腐傷縮米四百石依癸卯年例減下事請令廟堂稟處矣禿城處三南要衝爲倉卒必守之地故在昔壬辰已有可驗之效今此繕築亦修舉之不可已者也所入物力依所請劃給使之待開春始役本穀之初不糶糴一留不出任其腐敗事甚可惜縮條四百石減下從今以後一依他穀例逐年除耗斂散請俾無懸縮之患從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12월 10일(기사)>

강 水原留守 金炳喬狀罷判官 金普根

목 普根以身病呈狀也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12월 19일(무인)>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金炳國 參判 李宜翼 兵曹判書 鄭基世進 ○敎曰遐土窮鄉亦多有經行之士弓馬之技可合

목 收用者而每都政提飭都歸文具今番則各別對揚事分付 吏批以李啓昌爲三陟府使 徐經淳爲光州牧使 李正秉爲殷山縣監 敎曰經筵官 趙秉惠子今日政初仕問名擬入○以朴岱壽爲善山府使 安膺壽爲水原判官 趙在性爲楊根郡守 李源永爲杆城郡守 金胄鉉爲富平府使 洪在愚爲加平郡守 徐元輔爲天安郡守 柳承根爲通川郡守 李象愼爲金川郡守 鄭順朝爲務安縣監 金樂均爲懷德縣監 鄭翼永爲咸昌縣監 任思準 爲三嘉縣監 徐相復爲和順縣監 魏鍾崑爲歙谷縣令 全光錫爲陽智縣監 趙嘉永爲石城縣監 申德熙爲价川郡守 尹相定爲河東府使 柳鼎魯爲珍島郡守 南履定爲泰安郡守 李種友爲郭出郡守 李源命爲刑曹判書 金元植爲兵曹參判 姜在完爲瑞山郡守 鄭碩彥爲漆原縣監 南宮溶爲彥陽縣監 任箕常爲盈德縣令 朴仁泰爲橫城縣監 曹洛振爲三水府使 白樂聞爲長淵縣監 林曷默爲丹城縣監 李敬溥爲沃溝縣監 成載瑄爲永禧殿參奉 崔孝述爲莊陵參奉 趙明熙爲光陵參奉 崔升顯爲敬陵參奉 尹憲采爲昌陵參奉 姜鎭爲順陵參奉 李祐鎭爲孝陵參奉 徐有康爲典獄參奉 安泌爲假引儀 載瑄以下竝初仕也兵批以李玄益爲忠州營將 金樂升爲公州營將 李文永爲京畿中軍 金光鼎爲咸興中軍 鄭雲鉉爲南虞侯 玄益以下竝新資也 鄭岐源爲京畿水使 張斗斌爲訓戎僉使 李觀淵爲慶尙左水使 許燭爲黃海兵使 奎鉉爲口波知僉使 鄭桓爲忠清中軍 趙得林爲都總管 金炳弼 宋廷和 李南軾 李鍾承 柳光魯 李容象 李熙昇 金箕祖 申命溫爲副總管 李鍾鳳爲訓練正 鄭雲龜 申正熙竝新通也 金泰郁 李敏鼎爲副正 李教一 具東植竝新通也 趙載恒 李熙觀 柳冀一 李佶洙爲宣傳官 李教駿 金澈均 鄭雲始 洪晚鍾 鄭泌 李相殷爲武兼 金命求 申集 金東三 李完純爲部將 李基赫 黃鼎顯 李學一 鄭在坤 方應天 禹世璞 洪致範 鄭翹僑爲守門將 曹賢承爲東道參軍 張龍河爲從浦權管 申章浩爲楸坡權管 載恒以下竝初仕也敎曰守令邊將初仕人皆令明日待令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12월 20일(기묘)>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羅州牧馬故失爲一百二十三匹矣身爲掌牧之官不能盡心致此漸縮萬萬駭然當該監牧官 姜愚成請令該府拿處允之○後錄 (…)水原監牧官 前前任白亨圭前任李載潤時任劉俊祐 所管二牧場已未籍付馬一百二十八匹前前任白亨圭所報今生馬十四匹時任劉俊祐所報今生馬十一匹內封進馬一匹亨圭所報故失馬二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二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八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12월 30일(기축)>

장 有政 吏曹判書 金學性進

목 以南鍾三爲校理 申錫禧爲知義禁 金商鉉爲童蒙教官 初仕也 趙獻永爲忠清監司 朴齊韶爲黃海監司 李鍾承爲鳳山郡守○老人職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嘉義趙禹錫通政李樂重 縣監 權曦嘉善李應信 李熙一 權尙文 萬戶 朴英秀 金明燦 李輝健士庶秩秦聲夏等五人京畿士庶秩張翼老等九十人忠清道朝官秩承旨 金在根 郡守 俞漢方 五衛將 崔就甲士庶秩金振玉等三十六人全羅道朝官秩察訪 韓哲浩士庶秩李始珪等四十七人慶尙道朝官秩嘉善權義錫 正言 宋台霖士庶秩韓逸鳳等七十四人江原道朝官秩司果 洪就兼士庶秩金聖元等五十一人黃海道朝官秩萬戶 金民秀士庶秩崔載健等十五人平安道士庶秩吳利權等一百四十五人咸鏡道朝官秩僉使 金宗郁 參奉 吳鍾寬士庶秩金仕坤等一百三十二人**水原府**士庶秩折衝高學信等三人江華府 朝官秩嘉善李祖植士庶秩全廷國等六人開城府士庶秩趙熙鎮等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人封爵百歲老人秩忠清道折衝李一容 金米奉 李彥鎮 林順榮 全羅道通政全起魯 盧啓漢 金再潭 李協重 慶尙道通政吳載先 李口壽 都興得 朴聖得 朴午孫 江原道嘉義全聖大通政韓成顯 平安道通政吉昌宅 徐致奉 金正秀 李弘瑞 咸鏡道通政金宗大 李敬口 吳旻楚嘉善金大根通政張海壽 黃儀甲 崔宗學 崔景燁 金益煩以上二十八人并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1월 2일(신묘)>

장 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親祭時亞獻官以下宗廟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上號都監別單敕曰都提調 判府事 金左根 提調 兼戶曹判書 金炳冀各內下大豹皮一領賜給行吏曹判書 金學性 禮曹判書 李裕元 都廳 副司果 徐相翊 李根弼竝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金夔淳 禮曹佐郎 李維馨 昌陵令 李赫文 忠勳都事 李種信 司僕判官 李敦相 康陵令 韓致肇副司果南芝耆 李容準 朴敏東 朴孝憲 洪秉璋 李承洛 洪祐信 徐有象 李道淵 韓鵬履 李恒翼竝陞敍監造官 副司勇 李箕肅 金九鉉 成載琦 別工作 假監役 柳致潤 大祝 待教 閔奎鎬竝陞六純祖大王玉冊文製述官 廣州留守 南秉哲金寶篆文書寫官 領敦寧 金汶根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玉冊文書寫官 大護軍 李鍾愚加資樂章文製述官 上護軍 鄭基世內下豹皮一令賜給純元王后玉冊文製述官 知事 金炳國金寶篆文書寫官 領敦寧 洪在龍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玉冊文 書寫官 上護軍 徐有薰樂章文製述官 上護軍 尹致定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讀玉冊官 護軍 任百秀 吏曹參判 李宜翼 讀金寶官 護軍 李晉翼 禮曹參判 黃浩民竝加資捧玉冊官 徐相翊 李根弼 副司果 任憲大 曹殷承舉玉冊案執事義盈直長 金秀煥 禁府都事 崔遇周 漢城庶尹 趙應和 司僕判官 李敦相褥席執事廣興守 閔致萬 戶曹佐郎 黃芝仁 典牲直長 趙熙奭 司僕主簿 趙秉璋舉讀玉冊案執事戶曹佐郎 李秉路 內膳奉事 鄭基春 刑曹佐郎 朴齊近 漢城主簿 徐相億捧金寶官副司果 俞晚源 尹相說 校理 沈東臣 副司果 宋敦玉舉金寶案執事刑曹正郎 徐載元 軍資判官 李裕憲 義盈奉事 李敏恒 敦寧主簿 朴齊鴻褥席執事典牲副奉事 金甲根 敦寧判官 金蘊淳 司導僉正 李俊英 司甕直長 金炳右舉讀金寶案執事掌樂僉正 趙雲柱 工曹佐郎 徐太淳 禁府都事 朴承晃 典簿 李鎬臣堂下執禮 副司果 李後善 左通禮 白宗杰 右通禮 盧鎮衡 贊儀 朴鄭壽東西唱引儀 閔景鎬 金秉浩 代致詞官 假引儀 玄錫各兒馬一匹賜給禮儀使 李裕元熟馬一匹賜給堂上執禮 副護軍 李容殷半熟馬一匹賜給別看役前僉正 姜潤外職調用前縣令 朴麟源前縣監 吳仁杓 彭在義 擇日官 **水原監牧官** 劉俊祐各守令除授牌將許燮等四人竝加資金廷周等十五人捕校 李亨植等六人寫字官 白燦榮等三人畫員張駿良竝賞加牌將具命禧相當職調用徐正鎮 寫字官 彭繼容竝外職調用牌將金啓豐等四人寫字官 韓弘進畫員 崔漢琦等四人并邊將除授金鏞完實官調用牌將徐潤昌等五人竝右職調用親上致詞陪進官 承文判校

金觀燮其餘 計士 奏時官 錄事員役事知守僕守僕忠資衛樂工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敎曰純祖大王純元王后追上尊號時挾侍柳賁然 宋喜哲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宮闈令 鄭泰吉玉冊差備羅顯植 丁台和 李喆榮 元永貞金寶差備李容河 金振和 李敏和 周鍾惠 尙傳 姜性浩竝加資玉冊差備鄭弘信 洪鳳吉 鄭基弘 朴大碩案差備李昌浩 宋相玟 朴東厚 都兪和褥席差備盧應淳 崔昌厦 李大協 鄭致坤讀冊案差備金應吉 趙寬成金寶差備金基碩 金寬器 李基完 李泰協案差備 金錫新 金性祿 鄭琦和 鄭泰升褥席差備李鍾學 李之榮 金義錠 韓倣弦讀寶案差備李正植 金世應 謁者 李敏五各兒馬一匹賜給○因親祭時別單敎以亞獻官 左議政 趙斗淳 終獻官 南寧尉尹宜善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進幣瓚爵官 行吏曹判書 金學性 禮儀使 禮曹判書 李裕元 薦俎官 兼戶曹判書 金炳冀各熟馬一匹賜給奠幣瓚爵官 吏曹參議 沈膺泰堂上執禮 副護軍 李容殷 宮闈令 尙膳 羅顯植 丁台和李敏和 鄭泰吉 李容河 盧致和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典祀官 奉常正朴儀漢廟司令 南鎬重堂下執禮 副司果 徐相翊 執尊 司成 李基鎬 司僕正 申徹求 副司果 宋敦玉 司諫 張龍逵 副司果 權鍾祿 丁昌夾 金顯龜 典籍 李明老 副司果 金震休 朴齊淵 獻納 洪敬燮 副司果 奇慶鉉 睦仁會 校理 申錫年 副司果 任憲大 修撰 洪必謨 大祝 副司果 李根弼 兪晚源 副校理 沈東臣 副應敎 成彝鎬 執義 南履輪 副司果 尹泰健 持平 趙性敎 副司果 趙秉世 洪淳學 金元性 趙用夏 曹殷承 沈正誼 兵曹正郎 李承五 副司果 尹泰經 待敎 閔奎鎬 祝史 副司果 金直淵 郭致燮李雲翼兵曹正郎 李民熙 直講 吳慶履 副司果 高時勉 尹致和 韓錫權 姜永奎 李鵬純 姜世奎 正言 尹顯岐 副司果 金民秀 閔義軾 金昌秀 朴履道 齋郎 副司果 洪正圭 典籍 李應辰 副司正 趙性鶴 趙秉珏 韓龍敎 權燮 副司果 白奎洙 副司正 金熙國 副司果 黃起漢 鄭顯德 副司正 金亮淵 金炳翊 徐奭輔 鄭範朝 洪承億 趙秉式 捧俎官 戶曹正郎 金燮淳 典簿 李鎬臣 司僕判官 李敦相 刑曹正郎 成載璋 司饗奉事 金啓鎭 司圃直長 南鍾應 漢城主簿 徐相億 禁府都事 崔遇周 刑曹佐郎 朴齊近敦寧判官金蘊淳 司僕主簿 趙秉璋 童蒙敎官 兪致喜 洪在錫 中部都事 尹榮輔 工曹佐郎 徐太淳 金善根 盥洗位 兵曹佐郎 玄基濬 禮曹佐郎 李維馨 爵洗位 直講 金持懋 校書判校 金秉燮亞終獻盥洗位 校書校理 權宗憲 掌牲令 典牲判官 金獻根 協律郎 掌樂正 洪仁秀 贊者 引儀 閔景鎬 金秉浩 謁者 兼引儀 李兢在 郭鉉 贊引 假引儀 玄緯 安喆榮 祭監 監察 李炳一 金明覺七祀獻官 司饗僉正 李相佑 祝史 兵曹佐郎 趙崇祖 齋郎 內資直長 金肇演功臣獻官 司饗僉正 李俊英 祝史 禮曹佐郎金明來齋郎 造紙別提 吳濟默各兒馬一匹賜給香陪官 校書校理 權宗憲 祭文正書 忠義 池弘述其餘事知守僕守僕樂工等竝考例施賞○因宗廟都提調以下別單敎以都提調 朴晦壽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提調 金學性熟馬一匹賜給令 南鎬重 金秉薰 副奉事 李義道竝陞敍直長 尹容善陞六○敎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1월 8일(정유)>

㉔ 改差水原判官 安膺壽罷黜晉州牧使 申億求禮縣監柳光秀

㉕ 膺壽以其親病呈狀億 光秀以其身病呈收乞遞吏曹竝啓請改差也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3월 10일(무술)>

㉔ 有政 吏曹判書 金學性 兵曹判書 金輔根進

㉕ 以南性敎爲大司憲 李晚運爲大司諫 金勉根爲執義 朴蘭壽爲司諫 李源鼎 奇正鎭爲掌令 趙璟淳爲獻納 李應辰爲正言 鄭海尙爲刑曹參判 洪淳大爲大司成 淳大 李承游 朴道彬新通也 李源命 洪祐吉 任百經爲知經筵 金益文 金輔鉉 鄭健朝爲同經筵 輔鉉 健朝 趙秉學 李承益 趙龜夏竝新通也 鄭華錫爲假監役 趙岐淳 爲西部都事 華錫以下初仕也 洪秉元爲晉州牧使 李純翼爲水原判官 金義性爲求禮縣監 申錫禧爲都總管 洪遠燮 李南軾爲副總管 林象鉉爲安興僉使○再政以

朴弘陽爲副應教 李世用爲童蒙教官 初仕也 徐承輔爲成川府使 閔世鎬爲金溝縣令○三政以尹周鎮爲廣州判官○四政以尹奎錫爲潭陽府使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3월 10일(무술)>

강 召見時原任大臣以下于興政堂 左議政 朴晦壽 判府事 金興根 金左根 趙斗淳 檢校提學 金炳國 原任提學 南秉哲 原任直閣 徐有薰 檢校直閣 鄭健朝 原任直閣 金德根 直閣 李承五 原任待教 洪淳穆 趙秉協 檢校待教 徐相翊 閔奎鎬 待教 鄭範朝 益豐府院君洪在龍 永恩府院君 金汶根 興寅君最應 興宣君昱應 永平君昱 完平君昞 永明尉洪顯周 南寧尉尹宜善 吏曹判書 金學性 戶曹判書 金炳冀 兵曹判書 金輔根 漢城判尹 鄭基世 左參贊 俞章煥 右參贊 金炳德 上護軍 趙得林 李鍾愚 大護軍 金緯 姜時永 沈宜冕 任百經 平安監司 尹致定 **水原留守** 金炳喬 吏曹參判 李口 戶曹參判 金有淵 禮曹參判 李承益 兵曹參判 林肯洙 刑曹參判 趙秉學 漢城左尹 徐衡淳 右尹 金輔鉉同敦 寧金炳弼 同中樞 金穰根 江華留守 李明迪 護軍 李鼎在 趙啓昇 韓兢人 李參鉉 朴齊寅 鄭翊朝 韓啓源 洪遠燮 李章五 金永爵 金元植 金益文 成載球 俞鎮五 李承輔 金翊鎮 金永基 副總管 朴來萬 李容象 李濟道 吳顯文 任泰錫 李南軾 同中樞 李元熙 護軍 李景純 許榮 李圭徹 申命淳 李元夏 金鍾 吏曹參議 尹堉 禮曹參議 趙雲卿 兵曹參議 許傳 參知 白宗杰 刑曹參議 鄭海崙 戶曹 正郎 鄭文升 都承旨 沈承澤 左承旨 尹定善 右承旨 尹滋惠 左副承旨 南鍾順 同副承旨 尹秉鼎 記事官 趙秉鈺 姜國馨 別兼春秋 金翼鉉 記事官 趙熙一

목 敎曰時原任大臣閣臣國舅宗親儀賓政府西壁二品以上六曹長官監董堂卽入侍在院承史同爲入侍 ○晦壽曰承命入侍御眞仰瞻乎予曰大臣以次仰瞻而諸宰中有眼視不明者着鏡仰瞻可也予曰承史同爲仰瞻可也晦壽等以次仰瞻訖晦壽曰絳紗袍本上綃後尤爲極盡而軍服本亦好矣予曰有所標題果皆仰瞻乎晦壽曰亦已仰瞻矣予曰領府事何不來耶晦壽曰聞以積氣愆和不得入瞻云矣予曰老人筋力安得不然乎晦壽曰還御既有成命似緣此闕狹窄之故而命令愆遽日字忙迫修改之節必多窘速矣予曰刑聖朝亦多臨御此闕予不以狹窄爲嫌而日氣漸熱東闕過夏似勝於此闕故也日字則果甚促迫矣晦壽曰此闕果是英廟朝五十年治平之所也而差備諸處恐嫌淺露不如東闕之深嚴矣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4월 18일(병자)>

강 **水原留守** 金炳喬陳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4월 19일(정축)>

강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목 該曹啓言**水原** 柳興祿獄事乍揮木枝必無大過之理忽着要害明是無妄之事其在不蔽合傳惟輕請上裁從之又啓言雲山 崔雲京獄事網巾裂破之說莫掩雉鳴之迹腰帶弔掛之舉專出免脫之計寧憲胡至此極憤惋寧欲無言請連加訊推期於輸款允之又啓言免山 金昌俊獄事死者生時之言明指赤成檢時衆人之招多歸昌俊成獄十年正干尙疑其在哀矜合傳惟輕請上裁從之又啓言永同 鄭雲行獄事躬自三踢是豈班民之操行命絕一縷可哀常女之無告事事兇殘節節痛惋請嚴加訊推期於償命允之又啓言安州 金到坤獄事沛者舉彼脚顛者撲此膝顛在沛上沛受顛築因勢而致易地則然揆以眚災合置罪疑請上裁從之又啓言龍岡 任宗涉獄事破鼎釜而猶不快心燒家舍而如彼逞兇磨拳擦掌死在當日踢亂揮脚冤抱九原請連加訊推期於輸款允之又啓言鐵山 河果男獄事已經兩檢復行再查一正一千再變再換今若更查寧不復變是謂疑案宜傳輕典請上裁從之又啓言高陽 鄭周伯獄事奮踢胸膛毒藥頤頰四體投地一縷遽斷情迹盡綻凶招亦服請嚴加刑訊期於償代允之又啓言恩律韓用巨獄事盡力揮脫隨氣顛跌遽作波

頭之魂判非推而納諸忽發人溺之聲忍欲立而視之既有自他之分合施疑輕之典請上裁從之又啓言龍川 盧甫信獄事若其捫胸作痛之狀乃是被搗緊傷之驗法文雖曰無痕致命太涉虛妄爰辭中說話不足準信檢案上事端若是起疑其在服念合傳惟輕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7월 27일(계축)>

강 命龍仁縣均穀加下六百石零準報又以七百石劃付取耗應納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洪在喆所報則枚舉龍仁縣令 洪鳳周牒呈以爲華城校吏料米例以本縣均穀中逐年輸送而原穀本來不敷自甲寅到今加下合爲六百二十九石零若不及今變通畢竟無邑乃已上項加下米以道內所在均廳穀中準折劃報後亦爲限七百石加送該縣俾作取耗應納之資爲辭矣華城支放之均耗輸納既有定式矣今不可廢却然而甲寅加下之初若爲請得則取耗排用豈有加下之理乎就道內均穀中六百石零準報後又以七百石劃付本縣之意請分付該道及該廳允之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8월 26일(임오)>

강 命花梁 注文僉使中一窠屬之華營俾作將校自辟

목 水原留守 金炳喬啓言總理營設施諸般軍制與京營無異且以供護陵園所之地營屬之舉行比諸他營不啻倍蓰而將士支放自來殘薄軍校之齎鬱積有年所松營 沁都及守禦廳將校皆有邊將自辟之窠而獨於本營尙無是例其在一視之政合有通變之舉今若依他營例花梁 注文僉使中一窠屬之本營俾作將校自辟窠則足何爲酬勞慰悅之道事係官方不敢擅便下詢大臣兵判處之恐好敢此仰達予曰大臣兵判之意何如領議政 鄭元容曰久勤減窠雖云可悶留營自辟果多他例花梁 注文兩窠中一屬華營亦好矣行兵曹判書 李鍾愚曰花梁注文兩鎮中一窠移屬總理營則兵曹失久勤窠固所難愼第他營已行之例而獨總理營則無之軍校之積年齎苑亦不可不念其在一視之政似有變通之方臣無容更達矣批以大臣兵判之意亦如此依所奏施行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9월 14일(기해)>

강 備局以華城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炳喬災實狀啓則新舊災六百五十結七十一負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地形與人力雖或不齊旱播與水種俱可謂稍稔新災二百豈云過濫竝與舊頃而依所請準劃推徵防塞請亦爲許施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10월 6일(신유)>

강 以金泳根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10월 28일(계미)>

강 水原留守 金泳根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11월 4일(무자)>

강 命花梁僉使殿最令喬桐依前舉行

목 兵曹判書 李鍾愚啓言因水原前留守 金炳喬筵奏花梁 注文僉使中一窠華營將校中自辟事蒙允矣聞花梁處在華營近地云以此爲定待瓜滿自辟殿最句管令喬桐依前舉行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11월 10일(갑오)>

▣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觀來頭勤慢處之○後錄 (…)
水原監牧官 劉俊祐所管二牧場庚申籍付馬一百二十四匹今生馬十七匹合馬一百四十一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四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九十八匹內壯雌馬五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六匹今生馬十七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12월 30일(계미)>

▣ 有政 吏曹參議 李升洙進

▣ 以洪在鳳爲延安府使 宋謙洙爲慈山府使 李教昌爲昌城府使 鄭彥述爲雲峯縣監○再政以洪祐健爲同春秋 李承緯爲金山郡守 金奭根爲任實縣監○老人職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同知 朴蕃鎮 金宗禮 安道源 南海重 李時豐 李漢永 參判 徐膺淳 僉知 申益文 僉使 金潤大 李熙晶 金弘源 金慶得 兵使 李容鉉 萬戶 趙洹 金弼柱 黃始清監役徐有偉 府使 李仁泳 牧使 李在稼 縣令 崔膺憲 引儀 高在昇 五衛將張啓豐守衛官尹光馥士庶秩權燭等三人京畿朝官秩嘉善權思恒士庶秩唐致益等三人忠清道士庶秩尹琬等二十三人全羅道朝官秩府使 趙鎮溥 巡將 金宇哲士庶秩姜履璜等九十九人慶尙道朝官秩嘉善金芑公 金玗億通政金永順士庶秩黃道致等四十七人江原道朝官秩嘉善崔弘濂 玄膺斗 方興德士庶秩金致珏等四十六人黃海道朝官秩通政吳鳳仁士庶秩李慶哲等十一人平安道朝官秩嘉善金有才折衝金光洙士庶秩康聖來等九十七人咸鏡道朝官秩萬戶 金達嫻 僉使 尹錫哲 石成瑨士庶秩文錫耆等一百五十九人**水原府**朝官秩折衝朴思訥 廣州府士庶秩金濟文等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竝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漢城 府通政權道進 忠清道通政張東燁 全羅道通政金義相 邢學周 慶尙道通政趙城熙 江原道嘉善車季孫 徐膺天通政宋昌祿閑良李德得 平安道通政李光濂 崔宗伯 咸鏡道嘉善張斗平 嚴宗禮通政李光植 李允德 南鵬達以上十六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1월 3일(병술)>

▣ 宗廟都提調以下親祭時亞獻官以下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 因宗廟都提調以下別單敎曰都提調 金興根 內下豹皮一令賜給提調 尹致秀 熟馬一匹賜給令南鎬重 吳達善 直長 權用直 奉事 李國寧竝陞絃因親祭時別單敎曰亞獻官 領議政 金左根 終獻官 南寧尉尹宜善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進幣贊爵官 行吏曹判書 徐有薰 薦俎官 判敦寧 金學性 禮儀使禮曹判書 徐戴淳各熟馬一匹賜給奠幣贊爵官 吏曹參議 李升洙堂上執禮 行副護軍 沈舜澤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典祀官 奉常正 李民熙 廟司令 南鎬重 宮闈令尙膳 韓宗範 李容河 金振和尚醢 尹衡殷 盧致和 崔昇賢堂下執禮副司果 金勉根 執尊 副司果 韓致容 兵曹正郎 鄭煥翼 副司果 李源弼 副修撰 黃仁夏 副司果 李基鎬 副校理 韓敦源 副司果 金直淵 軍資正 柳光睦 副應敎 張龍達 宗簿正 姜晉奎 副司果 金昌秀 修撰 洪必謨 副司果 睦仁會 修撰 曹殷承 掌令 俞晚源 副修撰 趙用夏 大祝 司僕正 李承五 副司果 朴弘陽 趙性敎 任承準 朴履道 金元性 吳俊泳 李心宰 申錫季 尹宇錫 校理 金翼鉉 副司果 李後善 尹泰健 應敎 閔奎鎬 副司果 尹相說 待敎 鄭範朝 祝史 副司果 沈東臣 李彙濬 正言 南宗斗 副司果 鄭漢朝 鄭顯德 尹致和 掌令 朴齊淵 副司果 李鵬純 李珪永 趙秉鈺 李能燮 李泰翼 李晚松 李基正 兵曹正郎 鄭稷朝 副司果 張世容 齋郎 正言 韓龍敎 副司果 申克休 趙璟淳 副司正 李浚贊 沈相漢 李冕光 金炳翊 黃正淵 趙榮夏 蔡東述 趙成夏 捧俎官 戶曹正郎 李□ 漢城主簿 鄭夔和 繕工奉事 朴承顯 司饗奉事 李炯 司圃直長 宋進洙 義盈直長 金秀煥 戶曹佐郎 洪淳永 工曹正郎 金善根 敦寧判官 趙秉璋 忠勳

都事 鄭基年 尙衣僉正 李恒翼 西部都事 趙歧淳 漢城判官 具然翼 軍資判官 李裕憲 禮賓主簿 趙興林 戶曹佐郎 鄭舒朝 掌牲令 典牲判官 金獻根 協律郎 掌樂正 李奎夏 盥洗位 兵曹佐郎 朱寅降 李道南 爵洗位 禮曹正郎 金持懋 司藝 金宗洽 亞終獻盥洗位 禮曹佐郎 陳秉燮 贊者 假引儀 安喆榮 安泌 謁者 兼引儀 李兢在 郭炫 贊儀 假引儀 玄緯 李源春 祭監 監察 鄭翊祖 李摺九 七祀獻官 司饗僉正 李相佑 祝史 禮曹佐郎 李東旭 齋郎 內資奉事 金鴻達 功臣獻官 漢城庶尹 李俊英 祝史 兵曹正郎 卓景秀 齋郎 禮賓直長 鄭在周 各兒馬一匹 賜給香陪官 校書校理 權宗憲 祭文正書 忠儀 洪鍾萬 其餘事知守僕員役樂工等 竝依例判下 施賞○因尊號都監別單教曰 都提調 領議政 金左根 提調 兼戶曹判書 金炳冀 各內下大豹皮一令 賜給工曹判書 徐憲淳 禮曹判書 徐戴淳 都廳應教 閔奎鎬 副司果 朴弘陽 竝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李□ 持平 尹致琮 工曹正郎 金善根 繕工副正 趙應和 禁府都事 李鶴鎮 敬陵令 林喬鎮 副司果 朴最壽 李承穆 李世翼 李秉教 尹宗儀 嚴錫謙 朴齊琬 俞致中 洪承祖 李鎬肅 別工作 繕工奉事 朴承顯 竝陞敍監造官 廣興 直長 鄭基陽 司勇 宋教熙 金觀秀 趙龍夏 洪在善 崔奭根 竝陞六純祖大王 玉冊文製述官 知事 金炳國 金寶篆 文書寫官 領敦寧 洪在龍 各內下大豹皮一令 賜給玉冊文書寫官 行上護軍 趙得林 樂章文製述官 行上議軍 鄭基世 各內下大豹皮一令 賜給純元王后 玉冊文製述官 廣州留守 南秉哲 書寫官 判敦寧 金學性 樂章文製述官 行大護軍 申錫禧 各內下豹皮一令 賜給金寶篆 文書寫官 領敦寧 金汶根 內下豹皮一令 賜給純祖大王 讀玉冊官 行護軍 韓啓源 金寶官 左尹 金翊鎮 各內下鹿皮一令 賜給捧玉冊官 副司果 申錫季 李後善 舉玉冊案執事 刑曹正郎 成載璋 敦寧判官 趙秉璋 褥席執事 繕工副正 趙應和 舉讀玉冊案執事 禁府都事 朴顯陽 軍資判官 李裕憲 褥席執事 忠勳都事 鄭基年 捧金寶官 副應教 張龍達 副司果 黃仁夏 舉金寶案執事 戶曹佐郎 鄭舒朝 掌樂主簿 洪祐龍 褥席執事 司樂奉事 金獻鎮 舉讀金寶案執事 司圍直長 宋進洙 繕工副奉事 徐相鉦 褥席執事 司饗僉正 李相佑 各兒馬一匹 賜給純元王后 讀玉冊官 禮曹參判 朴永輔 讀金寶官 行護軍 趙啓昇 各內下鹿皮一令 賜給捧玉冊官 兵曹正郎 鄭煥翼 副司果 吳俊泳 舉玉冊案執事 刑曹佐郎 金靖鎮 趙翊在 褥席執事 工曹正郎 洪祐明 舉讀玉冊案執事 漢城主簿 尹永善 司饗主簿 洪漢鍾 褥席執事 司導僉正 李稷鉉 捧金寶官 副司果 鄭顯德 韓致容 舉金寶案執事 漢城主簿 鄭夔和 廣興令 尹泰亨 褥席執事 司僕主簿 李喆淵 舉讀金寶案執事 活人別提 呂賢燮 司饗直長 尹致愚 褥席執事 繕工奉事 朴承顯 堂下執禮 副司果 尹相說 左通禮 金始遠 右通禮 玄基濬 贊儀 趙秉塔 東西唱引儀 李義豐 假引儀 安泌 代致詞官 假引儀 安泌 各兒馬一匹 賜給禮儀使 禮曹判書 徐戴淳 熟馬一匹 賜給堂上執禮 行副護軍 沈舜澤 半熟馬一匹 賜給別看役前縣令 朴麟源 前縣監 吳仁杓 司譯教授 秦繼煥 擇日官 **水原監牧官** 劉俊祐 竝守令 除授別看役前學官 徐大輔 陞六牌將 田弘圭 等五人 竝加資 李鳳麟 等五人 盡員全宅仁 等五人 竝賞加金善鏞 等三人 牌將姜泰鉉 等十四人 右職調用 金鳳鎮 等六人 寫字官 彭繼容 并外職調用 崔健植 等三人 竝差備待令 差下劉漢翼 盡員尹錫永 等三人 牌將朴重根 等二人 竝邊將除授盡員吳精淳 等二人 竝實官調用 政院 禮房書吏池應鉉 林學曾 并帖加親上致詞陪進官 承文判校 朴鎬源 其餘計士 奏時官 錄事員役捕校事知守僕忠贊衛樂工工匠 竝依判下 施賞又教曰 玉冊差備柳賁然 金寶差備宋喜哲 加資資窮內下鹿皮一令 賜給玉冊差備鄭泰吉 李相利 李相寬 金寶差備尹淇浩 金喜吉 宮闈令盧致和 祭侍 金在寬 鄭之薰 尙傳 安倬榮 竝加資 金寶差備姜元基 加資資窮代加玉冊差備申世亨 禹文教 金永錫 安裕寬 案差備吳吉善 趙弘璧 金世應 鄭致坤 褥席差備金應吉 崔昌夏 讀玉冊案差備金義錠 金應圭 褥席差備李正植 李基完 趙寬順 金漢達 案差備李泰協 鄭泰升 申鏞熙 金斗翼 褥差備韓倣弦 金寬器 讀寶案差備盧應淳 禹應範 褥席差備金基碩 宋相玟 謁者 安應鎮 竝兒馬一匹 賜給○教曰 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無得疊授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1월 11일(갑오)>

강 水原留守 金泳根疏辭新資仍乞遞居留之任賜批

목 疏略曰臣於陪京重寄奉有寵命勉強癯朽惟虞債癯迺以賤齒已滿七癯推恩爰有常典進臣爲輔國階區區震懼若將災及義在固讓具牘干冒伏乞寢還新秩仍將見叨之任劃賜鐫免批以卿其勿辭益勉保釐之責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1월 16일(기해)>

강 命回榜人前府使 李元緒花牌依例成給

목 兵曹啓言回榜人水原府居前府使 李元緒不由本營直受花牌次呈狀臣曹故考諸榜目則今年回榜果的實矣事當還下送自本營狀聞後舉行而老人之事有不可遲待似此之人成給花牌亦有已例今亦依例請成給允之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2월 4일(정사)>

강 水原留守 金泳根上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3월 14일(병신)>

강 許施華城軍布錢一千六百兩作還充補之請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泳根狀啓則以爲本府軍丁除却流絶與應頃餘者無幾軍布替徵便是勒奉支放所需有難蠲減參量民情每結只以一兩式均排以奉而不足猶爲一千六百餘兩以外帑庫封不動錢限一萬五千兩作還於兩湖盡分取耗勿入停蕩每年歲入可爲一千五百兩以此充補於軍錢事請令廟堂稟旨矣以此作還補彼橫斂誠爲權宜之政依狀請許施至於結排一款此非遽議請置之允之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3월 23일(을사)>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鄭範朝于熙政堂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此去華城雖不遠之地而多日潦水之餘果何如乎範朝曰近日大雨之後多有川漲難涉處矣予曰農形亦何如乎範朝曰久旱之餘潦雨太過里土沙汰處爲多而雖自今卽爲晴曝則農功可善哉矣予曰今日日氣果爲晴曝爲農甚幸矣範朝曰然矣予曰大臣諸節近來何如乎範朝曰今當潦濕之時長在靡寧中矣素以宿暑之崇每值庚熱頗有愆度而近年則衰老益甚比前尤爲不逮矣予曰向以總裁官辭免事有所陳筭而亦言病狀矣年紀既高安得不然乎雖少年此時則果難無病矣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6월 28일(기묘)>

강 釐整廳以三政釐整節目及冊子啓

목 該廳啓言三政釐整節目併昨下冊子哀合以入伏候上裁 (…)
○水原時起田畝六千一百八十四結每結二兩式一萬二千三百六十八兩內一年應下耗四百二十石每石三兩式一千二百六十兩 果川等五邑條色落條一千三百兩雜費二百兩合二千七百六十兩餘九千六百八兩實留還一萬四千四百二十八石每石三兩式四萬三千二百八十四兩分三年收捧內下錢二千兩合四萬五千二百八十四兩內恒留大米一萬二千石每石五兩式六萬兩黃豆三千石每石二兩五錢式七千五百兩合六萬七千五百兩分三年作穀不足二萬二千二百十六兩 (…)
○總計結餘錢四萬二千七百十四兩第一年上納均廳自第二年每年二十萬二千七百十四兩上納均廳還餘錢四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七兩三錢三分第一年上納均廳第二年第三年每年三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七兩三錢三分上納均廳別置秩湖西二萬兩湖南三萬兩嶺南三萬兩海西二萬兩關西三萬兩關東一萬兩關北二萬兩合錢十六萬兩儲留穀秩京畿大米三萬石黃

豆一萬五千石正租三萬石湖西大米六萬石黃豆一萬五千石正租六萬石湖南大米十三萬五千石黃豆三萬石正租九萬石嶺南大米十六萬二千石黃豆三萬三千石正租十二萬石海西大米四萬五千石小米九萬石黃豆一萬五千石關西小米二十七萬石黃豆六萬石關東大米一萬五千石小米一萬五千石黃豆一萬五千石關北小米十二萬石黃豆一萬五千石**水原** 廣州 開城 江華大米一萬二千石黃豆三千石○上納第一年結餘錢四萬二千七百十四兩還餘四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七兩三錢三分合四十五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兩三錢三分第二年第三年各結餘錢二十萬二千七百十四兩還餘錢三十六萬五千六百四十七兩三錢三分合五十六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兩三錢三分式第四年以後每年結餘錢二十萬二千七百十四兩各道別置隨所用充給次上納均廳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윤8월 8일(무자)>

강 命守禦營前排軍等施賞

목 口敎曰守禦營前排軍自本營依**華城**例施賞次知敎鍊官二人各內下筒筒一部賜給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9월 22일(신미)>

강 劃下**水原府**事目災外七百結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泳根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九百六結六十五負特許劃下事畿農非不成稔而尺寸之朽往往有之事目災外七百結請特劃允之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9월 23일(임신)>

강 命**水原判官** 李純翼 載寧郡守 南秉善相換

목 吏曹以純翼身病呈狀啓請罷黜敎以載寧郡守令該曹口傳相換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10월 13일(임진)>

강 命**水原府**都會待明年合設

목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泳根狀啓則本府公都會當於歲前設行而適有身病未得舉行待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試期過限退行多例請依狀請待明年合設允之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12월 13일(경인)>

강 太僕進各牧場馬畜數交

목 (…)**水原監牧官** 前任白南斗時任金壽永 所管二牧場辛酉籍付馬九十八匹前任所報今生馬八匹時任所報今生馬八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所報故失馬二十四 (…)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12월 30일(정미)>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金翊鎭 兵曹判書 金炳學進

목 以李正魯爲校理○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前折衝崔相燁 李明燦通訓李民耆通政南尙敎 申應模嘉義金時燁折衝全弘植 李學愚 金取勳 嘉義 金尙鉉嘉善孟昌大折衝金翼信 鄭民行宣略金震伋士庶秩幼學申千遜等四人士族婦女李明集妻鄭氏內侍秩通訓李再晷 京畿士庶秩幼學趙文錫等三十五人**水原**朝官秩折衝李信道閑良李明泰等三人廣州士庶秩安享重 江華朝官秩前折衝李春英 崔達煥通政姜麗周士庶秩幼學全思德等四人開城朝官秩前折衝朴宗漢 白弼臣士庶秩幼學黃潤泰等八人公忠道朝官秩前通訓申在東通政南舜朝 白夏鎭折衝朴敏憲士庶秩權基陽等二十五人士族婦女李載文妻金氏慶尙道朝官秩前折衝金在善 權達準 權在轅士庶秩幼學元道興一百二十一人士族婦女金

聲華妻禹氏等十七人全羅道朝官秩前嘉義辛興直 李鍾基通政趙鎮溥士庶秩幼學梁元錫等八十四人江原道士庶秩幼學崔浩元等八十一人黃海道士庶秩幼學鄭煥錫等二十人平安道士庶秩幼學洪宗喆等二百人咸鏡道士庶秩幼學姜汝深等一百八十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並直超崇政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1월 3일(경술)>

강 水原留守 金泳根上疏請往省先隴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1월 8일(을묘)>

강 命今春八道四都都試並與停退條設行水原都試別驍士之次列校之次一人許付會試

목 備局啓言三政釐秣之會民事方劇冠蓋相望何可以徵調之事重煩民力乎今春八道四都水陸諸操巡歷巡點並姑停止官門聚點堤堰赴役等事依近例舉行各樣都試並與停退條而設行之意分付全羅兵營稟啓過期不來請從重推考允之又啓曰水原留守 金泳根狀啓以爲本營別驍士列校春秋都試每以之次人只令施賞武士齋鬱此後則依他營例別驍士之次列校之次一人式許付會試請令廟堂稟旨矣請依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1월 11일(무오)>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洪鍾應進

목 以鄭翊朝爲兵曹參判 李敦榮爲判義禁 南秉吉爲江原監司 金樂文爲三和府使 具然泓爲定平府使敎曰江原監司 南秉吉 水原留守相換○再政以洪在喆爲右參贊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4월 15일(신묘)>

강 水原留守 南秉吉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4월 18일(갑오)>

강 水原留守 南秉吉上疏辭職賜批

목 疏略曰臣猥以非才冒據分司求解一念寤寐結轡近值節候之交攸素患血症乘時闖肆宛轉床茲刀圭是事且臣有情理之絕可悲者臣惟有兄弟相依不幸遭割半之慟悼恨弼中病氣越添臣母年逾七耄遽當逆理日夜哭泣氣力凜綴苟非臣強病而相慰則孰爲之寬譬第當會下之時執紼臨壙卽至情之所不可已者雖不敢以古賢以服去官之義援而仰請而以病以情判不當蟠泊蹲仍自歸於瘠曠之科伏乞亟遞臣見帶之任私情獲伸焉批以卿其勿辭往來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8월 8일(임오)>

강 備局以水原府災實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南秉吉災實狀啓則事目災十結外不足災九百三十九結七十二負四束特許加割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早耕收穫足以失此補彼則雖把束之微尤宜斟酌量而一境災總稍過分數以六百結割下使之精俟推徵防塞請依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9월 26일(경오)>

강 命水原餉穀中一千石移補於放料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南秉吉狀啓則以爲本府番米本色還捧所捧錢邊一并蕩減則不可不某樣充補而外帑庫歲入錢三千兩昨冬釐整時移割嶺南準此數給代事請令廟堂稟處矣軍米之分數代錢旣出於便民之政而營屬之值此歉歲代錢無以準漸踊之穀事勢良然而封樁耗之移割嶺南者今難猝乍間還推以來姑先以本營餉穀中一千石移補於放料此穀卽逐年添補者不幾年當充數請以此意行會允之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10월 1일(갑술)>

(5) 고종

▣ 命新造命召密符傳授舊頒符牌退壙奉安及本院燒火依例爲之

▣ 政院啓言命召密符左右捕將 大將牌傳令牌今已畢造封入矣應受之員宜卽牌招分授而領議政金左根 左議政 趙斗淳 兵曹判書 徐戴淳 禁衛大將 許榮 御營大將 任泰瑛 摠戎使 金炳冀 左捕將 許榮 右捕將 任泰瑛方在闕中自前有直傳之規今亦依例傳授訓練大將 金炳國卽爲牌招水原留守 南秉吉 廣州留守 李源命 開城留守 金翊鎭今方上京亦在闕中一體傳授兵曹 摘奸牌一部都摠府摘奸牌二部亦皆畢造矣依前例自本院頒布諸道監司 統制使 兵水使 防禦使所授密符亦依例宣傳官持標信下送而傳授新符收來舊符事體至重所往各處成送有旨且送舊左隻使之合符後收來諭書亦依當初所授次第改書安寶使院吏齋傳各司各道舊頒符牌當竝爲收聚而左右捕將 大將牌 兵曹 都摠府摘奸牌之御押安刻者依已例還入大內因山時出付都監與標信諸符一體奉安于退壙各司符牌既伏承仍用之命而至於問安牌及捕將傳令牌例自本院燒火矣今番則何以爲之允之教以依例爲之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월 10일(임자)>

▣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 楊州兼監牧官本寺判官 金普根所管一牧場馬二十一匹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金希尙所管馬六百四十七匹江華長峯島兼監牧官長峯島萬戶 前任李漢榮時任尹昌業 所管一牧場馬二百二十四匹南陽監牧官 前任卞相圭時任李建翼 所管馬一百六十四匹仁川兼監牧官永宗僉使 李鍾武所管一牧場馬一百七十七匹水原監牧官 高泳鎭所管二牧場馬七十九匹興陽監牧官 金敷性所管馬六百五十七匹順天監牧官 閔龍吉所管四牧場馬一百四十四匹羅州監牧官 俞承柱所管三牧場馬二百八十三匹珍島監牧官 金濟根所管一牧場馬四百八十四匹晉州巨濟等監牧官 沈正耆所管二牧場馬六百九十九匹蔚山長鬐等監牧官 具命禧所管二牧場馬五百八十七匹東萊兼監牧官多大僉使金泰郁所管一牧場馬六百九十二匹長淵兼監牧官白翎僉使 申善浩所管一牧場馬一百七十六匹海州康翎甕津等兼監牧官登山僉使 全有衍所管二牧場馬三百匹豐川殷栗等兼監牧官椒島僉使 許雲老所管二牧場馬三百九十三匹鐵山宣川等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 趙昌濂所管三牧場馬五千七百四十七匹咸興永興洪原文川等監牧官 劉俊祐所管三牧場馬九十四匹端川兼監牧官端川府使 鄭健植所管一牧場馬八十三匹穩城兼監牧官穩城府使 李奎會所管一牧場馬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七匹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월 10일(임자)>

▣ 許施水原支放不足劃下之請

▣ 備局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南秉吉狀啓則以爲營屬支放不足每年爲三千兩某樣錢限一萬兩趁今劃下立本取殖外帑庫每年封椿錢一千六百兩亦許取用事請令廟堂稟處矣年例耗作既入於蕩還之中則支調不繼勢固容然且無從他彌縫之道年前本司別置錢中南漢山城貸來七千兩使之移劃之意分付該營本營外帑封椿錢一千六百兩亦許取用請以爲立本分排之地允之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월 21일(계해)>

▣ 水原留守 南秉吉上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2월 11일(임오)>

▣ 許施華營支放錢作穀於海西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南秉吉狀啓則以爲本營支放所需立本取殖次錢一萬兩作穀於嶺南名以甲子外帑穀盡分取耗勿入停蕩則每年耗條一千兩可爲永久充補之方令廟堂措辭分付於該道云矣此不可不變通者而三南則年前釐整時穀摠無得加減事已爲著式行會矣依狀請作穀於海西穀名石數盡分取耗勿入停蕩等節并依施之意請分付該道道臣允之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2월 21일(임진)>

【강】 命癸亥庭試直赴陳試人鄭纘重等勿施

【목】 兵曹啓言鄭纘重等無緣不赴委折關問該道守臣及帥臣後稟處事草記蒙允後關問矣卽接平安兵使吳吉善 公忠兵使 沈宜豐 水原留守 南秉吉 公忠監司 李秉文 慶尙監司 徐憲淳回移則鄭纘重遭暮服未過葬張興宅 李升榮 李閏植崔禎憲身病不赴云許辰官不赴委折關問該帥臣矣尙不報來以致稟處遲滯北兵使 李南軾推考不赴委折請星火回移以爲稟處之地允之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2월 21일(임진)>

【강】 命瑞興府使 鄭基命 華城判官 李鼎謨相換

【목】 吏曹以基命親病呈狀啓請改差允之教以華城判官相換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2월 29일(경자)>

【강】 命各邑院祠所屬結摠保額斯速啓聞

【목】 教曰各邑所在書院鄉祠生祠及所屬結摠保額消詳登聞事慈教行會今至數朔江華 水原 廣州雖已啓聞其餘尙無動靜其在舉行稽忽極矣各該道臣及留守竝從重推考斯速啓聞事自廟堂更爲關飭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6월 7일(병자)>

【강】 命水原 江華兩都都會使之追設付之會試

【목】 議政府啓言辛酉以後陞學公都會之許赴慶科會試特出於慈聖廣慶之慈衷矣水原 江華兩都未及設行條使之追設付之今番會試事請知委允之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8월 10일(무인)>

【강】 議政府以水原 廣州災實狀覆啓

【목】 該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南秉吉災實狀啓則新舊災八百三十三結零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如今均登之年設有小小得失不當以災傷論而所請災摠終涉夥多五百結劃下以爲精俵之地推徵防塞請依施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金炳冀災實狀啓則新舊災二百九十五結零特許準劃癸酉庚辰排捧還依前仍停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早早雖妨移秧晚霜益驗食實所請災摠終涉夥多以一百九十結劃下使之均俵癸庚排捧還依狀請請仍停允之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0월 2일(기사)>

【강】 水原留守 南秉吉上疏乞遞賜批

【목】 疏略曰臣待罪分司今將歲再周矣自惟非才實無以堪當其任而素善疾病以藥餌爲命通朝所共知也保釐之際責任何如而爲臣養病之坊一任其虛糜哉伏望亟遞臣居留之職批以卿其勿辭益勉保釐之責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0월 3일(경오)>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前任金希尙時任趙基俊 所管二牧場癸亥籍付馬六百四十七匹前任金希尙所報今生馬五十四匹故失馬七匹長峯島兼監牧官 尹昌業所管一牧場癸亥籍付馬二百二十四匹今生馬十三匹故失馬十三匹**南陽監牧官** 前任李建翼時任李載先 所管五牧場癸亥籍付馬一百六十四匹自楊州牧場還放馬八匹前任李建翼所報今生馬十五匹時任李載先所報今生馬十三匹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二十一匹仁川兼監牧官永宗僉使 趙義豐所管一牧場癸亥籍付馬一百十七匹自楊州牧場還放馬三匹今生馬十四匹封進馬一匹分養捉給馬一匹故失馬二匹**水原監牧官** 前任高泳鎮時任白聖愚 所管一牧場癸亥籍付馬七十九匹自楊州牧場還放馬五匹前任高泳鎮所報今生馬十一匹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八匹興陽監牧官 金敦性所管九牧場癸亥籍付馬六百五十七匹今生馬七十八匹封進馬五匹故失馬六十八匹順天監牧官 前任閔龍吉時任李秉悌 所管四牧場癸亥籍付馬一百四十四匹前任閔龍吉所報今生馬十二匹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十七匹羅州監牧官 俞承柱所管三牧場癸亥籍付馬二百八十三匹今生馬三十七匹封進馬三匹故失馬二十四匹珍島監牧官 前任金濟根時任李奎達所管一牧場癸亥籍付馬四百八十四匹前任金濟根所報今生馬四十四匹封進馬三匹故失馬三十六匹晉州巨濟等監牧官 前任沈正耆時任閔龍吉 所管二牧場癸亥籍付馬六百十九匹前任沈正耆所報今生馬一百一十一匹封進馬四匹故失馬一百四十四匹蔚山長鬐等監牧官 前任具命禧時任徐仁宇 所管二牧場癸亥籍付馬五百八十七匹前任具命禧所報今生馬七十四匹封進馬四匹故失馬七十四匹東萊兼監牧官多大浦僉使 金泰郁所管一牧場癸亥籍付馬六百九十二匹今生馬五十一匹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九匹長淵兼監牧官白翎僉使 申善浩所管一牧場癸亥籍付馬一百七十六匹今生馬十四匹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一匹海州康翎甕津等兼監牧官登山僉使 前任金有衍時任鄭仁旭 所管二牧場癸亥籍付馬三百匹前任金有衍所報今生馬十二匹時任鄭仁旭所報今生馬十四匹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三十四匹豐川殷栗等兼監牧官椒島僉使 李鼎緒所管二牧場癸亥籍付馬三百九十三匹今生馬三十五匹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一匹鐵山宣川等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 前任趙昌濂時任崔光崙 所管三牧場癸亥籍付馬五千七百四十七匹前任趙昌濂所報今生馬二百八十七匹時任崔光崙所報今生馬一百三十五匹封進馬三匹故失馬十七匹咸興永興洪原文川等監牧官 劉俊祐所管三牧場癸亥籍付馬九十四匹今生馬十三匹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七匹端川兼監牧官端川府使 徐光復所管一牧場癸亥籍付馬八十三匹今生馬十六匹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十六匹穩城兼監牧官穩城府使 尹永夏所管一牧場癸亥籍付馬九十四匹今生馬八匹代徵馬二匹故失馬八匹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萬二千七十五匹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2월 29일(병신)>

강 推老職抄啓違格各該道守臣

목 吏曹啓言考見諸道老職狀啓則**水原府**折衝朴允澤 金星厚 崔宗祿 田載淳 開城府折衝李錫華 俱未經實職而以朝官書啓公忠道前營將蔡光臣 全羅道前府使 趙鎮溥俱以朝官年八十已蒙恩資前五衛將 金宇赫以朝官混入於士庶秩應資老人抄啓法意何等審愼而如是書啓有違格例各該道守臣竝推考上項諸人加資請置之允之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월 3일(기해)>

강 以李裕元爲**華城留守**

목 敎曰**華城留守**有闕之代李判府事爲之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2월 26일(임진)>

강 命安城郡守 鄭基命解由勿拘

목 吏曹啓言昨日政**水原判官** 鄭基命 安城郡守相換而方在前任瑞興府使時解由未出中矣臣之嚟

然不察不勝惶恐原單子請勿施教以勿拘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3월 18일(계축)>

㉔ 命平澤等邑泥生處執稅令廟堂從長稟處

㉔ 公忠監司 申億狀啓以爲平澤縣監 韓致肇牒呈內本縣西北兩面近接水原年年潮落水原日關田平澤日縮田未蒙頃舊災爲一百二十餘結之多縣監執量案泛影尺較字號計卜數則泥生而屬之水原數甚不少步推形址則設邑之初定界宛然非但土地見縮人民竝失今若以泥生於水原者因其舊堤限還屬本縣則結無欠縮邑有復舊以水原言之今此泥生皆入於國結上納元摠則猶可水原本無上納都歸冗費則本縣元結之見失依舊界還屬平澤 德山郡守 曹演承牒呈內本郡居等非芳串兩面處在沿海浦地逐年浦落全坪數百石落殆無完土其中十九結三十七負二束庫元是宣禧宮有土免稅而亦爲陳頃者也及其泥生還起之後宣禧宮陳處還起者自東寧尉官買得隨起收稅爲九十五結八十三負五束元買得十九結三十七負二束屬之宮納其餘七十六結四十六負三束屬之國結事理當然又於道用面黃金坪於義宮庄土本非免賦稅也應納公稅者也丙午舍音導掌輩橫奪民庄膏腴畝三四十石落仍作舊災者爲二十一結十一負七束矣設或宮所屬畝公稅則自當應納謂以舊陳從中僞頃以致本邑災摠之緣此增加豈非事而乖當乎今此兩邑所報出於舊災搜括之意竝令廟堂稟處教以泥生處還屬舊界卽是法典也元結之賜牌外加執稅亦是禁法也令廟堂從長稟處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4월 11일(을해)>

㉔ 命時囚尹致遠嚴刑遠配

㉔ 義禁府啓言洪州營將 尹致遠原情以爲干涉詞訟事未嘗有一番捉囚則何從侵虐索賄人命自裁事昨冬水原捕校捉一賊漢而賊漢義父河龍周奪賊中路任其逃去之後自水原關飭舉行嚴急則河漢恐恟仍爲自裁平民誤捉事校卒跟捕火賊之際憑作此弊不察之罪在所甘受云所當請刑而曾經宣傳官請除刑議處教以囚供發明雖有其說道啓明的不可仍置嚴刑一次遠地定配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4월 18일(임오)>

㉔ 召見時原任大臣以下于幕次 領府事 鄭元容 奉朝賀 金興根 領敦寧 金左根 都提調 趙斗淳 判敦寧 李景在 水原留守 李裕元 都提調 左議政 金炳學 提調 金炳冀 金炳國 李敦榮 任泰英 許榮 李景夏 副提調 李載冕 趙寧夏 趙成夏 漢城判尹 申觀浩

㉔ 教曰時原任大臣金奉朝賀 營建都監堂上漢城 判尹入侍予曰奉朝賀近來筋力何如金興根曰衰耗轉甚視聽行步俱極不利矣予曰京鄉衆民自願赴役其集如雲矣鄭元容曰果然矣此闕工役民情所祝願故樂爲之赴役古所謂庶民子來民忘其勞者也民心卽天心也其間疏濬之役不至多日而衆力倍功溝池及礎砌舊址皆露工費比初料多所省減此尤喜幸矣予曰天意人心若是皆同矣興根曰臣之入見此闕已五十餘年基址尊嚴正大自昔稱極古重建有命今已始役誠是慶幸矣予曰如此良民近何爲使在於塗炭中也慈聖下教以爲見今民情何異於文王之民乎善爲導率則豈不比隆成周乎元容曰慈教萬萬欽仰矣斯民也三代之所共由而行也近日生民困萃之狀卽臣等及司牧者之不能隨事對揚之罪也予曰旣不善導率則從今以後務盡懷保之政可也趙斗淳曰今見衆民之赴役臣心尤切愧慙如此良民置之塗炭皆臣等之罪也予曰營建之方斯速舉行也斗淳曰宮殿材木尙未克備當因勢董督矣金炳學曰庶民子來必當不日成之矣予曰今將臨觀役處矣大臣以下隨行可也諸大臣皆見役民之狀乎元容曰果皆誠心歡樂磬鼓不勝民情大可見矣予曰民心之良善本自如此而今日尤可見矣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4월 25일(기축)>

강 命平澤等邑泥生處田結使之還屬湖西舊災着意糾正

목 議政府啓言以平澤 德山泥生處舊災搜括令廟堂稟處事命下矣此疆浦落彼界泥生地勢所使田制自在平澤之還推事理爲當以水原不過帳外浮結關問該營使之永屬平澤 德山 宣禧宮有土免稅陳處還起十九結零外隨起收稅之七十二結零及於義宮庄應納公稅中舍音導掌輩之冒稱舊災不納公稅之二十一結零一竝還實以兩邑事推之湖西舊災名色爲近萬結迨此查起之時着意糾正期有實効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4월 26일(경인)>

강 判府事兼水原留守 李裕元上疏請泥生處還屬賜批

목 疏略曰卽伏見政府關下者則本府泥生處還屬平澤事奉教行會矣此是本營之所係重則不得不畢陳顛末與我正廟朝深軫軍民之貧薄以內帑錢設置各屯載錄及營案迄今恪守不替而宿城屯卽一也本府宿城面與平澤 稷山接界去戊午本營及摠戎廳錢三千八百兩將吏等出力錢四千九百七十兩零與平澤定界打量作畝帳內十四結零劃給該縣二十五石十斗落付摠戎廳其餘作爲營府支放之需往在庚寅因繡單各其尺量而所謂甲子後泥生乃是浦水衝破本府地境越邊泥生反爲日生也其時守臣啓聞旋即還寢己未又因籌關一準量案區別去乙卯判下文蹟稟定廟堂申明舊規而今謂帳外浮結還屬平澤幾結劃給則元非從結執摠矣若爲一平縣捐一營屯非獨無義諸縣接踵復起矣此非加執之稅無異賜牌之土則何可自阻於仁覆之天仰稟東朝亟賜裁處俾舊式無缺焉批以此實出於守經之論豈不欲還寢而但平澤濱海小邑也無論本事來歷之如何以晉楚之大分屬滕薛不害爲朝家一視之政卿其諒之須勿堅執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5월 4일(무술)>

강 以趙得林爲水原留守 備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5월 13일(정미)>

강 命平澤泥生處定界待秋成舉行

목 議政府啓言頃因成命華城接界平澤泥生處還屬平澤矣卽見水原留守 趙得林所報則以爲見今農節方張畦塍相混姑待秋成踏量定界爲辭矣農時之無以踏量事勢誠然待秋成斯速舉行之意請行會允之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5월 27일(신유)>

강 營建都監以景福宮各殿各門上樑文製述官 書寫官別單書入啓

목 上樑文製述官 康寧殿 領府事 鄭元容 交泰殿 奉朝賀 金興根 延生殿 領敦寧 金左根 慶成殿 判敦寧 李景在 光化門 判府事 李裕元 建春門 奉朝賀 尹定鉉 神武門 水原留守 趙得林 迎秋門 大護軍 姜時永 書寫官 康寧殿 興寅君最應 交泰殿 永平君昱 延生殿 東寧尉金賢根 慶成殿 南寧尉尹宜善 光化門 大護軍 申錫禧 建春門 上護軍 徐憲淳 神武門 大護軍 李源命 迎秋門 大司憲 趙然昌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6월 20일(계축)>

강 給陽川 水原等邑漂頽戶恤典

목 京畿監司 俞致善以今月十一日之雨陽川縣民家漂頽六十戶人物壓死十名馳啓教以民家之漂頽

人命之壓死若是夥多俱爲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壓死人等如有生前身還布拉蕩滅漂頽戶卽爲結構
奠接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弊事廟堂措辭分付○**水原留守** 趙得林以今番潦水民家漂頽九十四戶馳啓
教以民家之頽壓若是夥多極爲矜慘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卽爲結構奠接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弊事廟堂
措辭分付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7월 19일(신사)>

강 **水原留守** 趙得林上疏請往省先壠仍陳妻葬移緬批許從便往來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7월 20일(임오)>

강 命壽進寶酌銘帖各處奉藏領府事以下各一件賜給

목 敎曰壽進寶酌銘帖宗府內閣 政院 翰苑 玉堂各一件奉藏領府事 鄭元容 奉朝賀 金興根 領敦
寧 金左根 領議政 趙斗淳 判敦寧 李景在 判府事 李裕元 左議政 金炳學 興寅君 永平君昱 東
寧尉 金賢根 南寧尉尹宜善 宗正卿 李敦榮 李圭徹 李景純 李槩重 李寅奭 李周喆 李容殷 李
景夏 李根永 李承輔 李寅夔 李載元 李南轅 李升洙 李世輔 李鍾淳 原任提學 金炳翼 尹定鉉
檢校提學 金炳國 提學 金學性 原任提學 金輔根 鄭基世 原任直提學 金大根 曹錫雨 金炳德 申
錫禧 李埵 金炳沚 檢校直提學 金炳地 原任直提學 金輔鉉 原任直閣 吳取善 金德根 鄭健朝 李
淳翼 李喬翼 檢校直閣 李承五 直閣 李世用 原任待敎 趙鳳夏 尹滋憲 趙秉協 徐相翊 檢校待敎
閔奎鎬 鄭範朝 趙成夏 趙寧夏 李載冕 左承旨 金鼎鎬 右承旨 南鍾順 左副承旨 尹秉鼎 右副
承旨 李源珪 同副承旨 李教獻 注書 李裕承 嚴世永 別兼春秋 洪遠植 趙定燮 洪鍾學 李昌鎬
趙康夏 典翰 李根秀 應敎 李冕光 副應敎 南一愚 校理 申錫年 趙然友 副校理 洪淳學 金奭鎮
修撰 李教鉉 任孝直 副修撰 李承阜 金錫輔 大護軍 李興敏 朴珪壽 副護軍 金世鎬 金泰郁前假
注書 高景峻 兼春秋 安翊豐 **水原留守** 趙得林 京畿監司 俞致善 平安監司 洪祐吉 咸鏡監司 金
有淵 慶尙監司 李參鉉 全羅監司 趙在應公忠監司 申櫜 黃海監司 洪淳穆 江原監司 朴承輝各一
件賜給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7월 20일(임오)>

강 命**水原**泥生處還付平澤舉行與否令政府知入

목 敎曰向以平澤浦落**水原**泥生處依舊界還付平澤事有所下敎矣尙無啓聞其間舉行與否更令政府發
關該道知入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8월 29일(신유)>

강 召見問候承旨 曹錫元于熙政堂

목 敎曰問候承旨入侍○曹錫元曰臣承命馳進**水原府** 大院君行次所問候則安寧矣予曰諸節何如錫
元曰諸節皆平順一行亦無頗矣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8월 30일(임술)>

강 命鮒魚進封自明年令三營進排

목 **水原留守** 趙得林狀啓以爲本府**西屯**所產鮒魚今夏潦浸屯築潰決魚種絕乏來頭封進必致狼狽早
卽變通令廟堂稟旨分付敎以自明年爲始各室三尾式令三營輪回進排事著爲定式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9월 5일(정묘)>

강 許施水原工役處賑濟米劃下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得林狀啓則以爲今夏潦水本府西北屯潰決而北屯間卽始役將爲了畢西屯水門石築脫落屯底田畓之汰覆遍境行宮諸處及城堞橋梁之頽塌此皆修繕而役處浩大物力姑難假量本營賑濟米中二千石特爲劃下俾補工役之需請令廟堂稟處矣今其修築不容少緩賑濟米雖是不虞之需不宜膠守常例請依所請許令取用竝與城堞橋梁使之繕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9월 6일(무진)>

강 議政府以水原災實狀覆啓

목 政府啓言水原留守 趙得林災實狀啓以爲事目災三十結外不足災一千六百五十九結零特許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事目災外九百七十結加劃以爲均俵之地推與徵防塞請依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9월 26일(무자)>

강 大王大妃殿命華城府修城庫錢三千兩移劃賑恤

목 大王大妃殿敕曰昨於畿湖 兩南略有示意之舉而華城之偏被懷襄又其一也哀彼失農之民將何以無飢無寒乎念之惻怛寤寐靡弛本府修城庫錢三千兩特許移劃量其被災淺深分等賑恤俾一夫一婦毋或有蕩析流離之患事自廟堂措辭分付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0월 19일(경술)>

강 水原殿宮城屯修築時留守 趙得林 判官 柳承根施賞有差

목 水原留守 趙得林狀啓以爲殿宮城堞西北屯修築時監董以下酬勞之賞令該曹稟處事敕以留守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判官內下鹿皮一令賜給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0월 25일(병진)>

강 命水原中軍 沈永奎特爲加資

목 水原留守 趙得林狀啓以爲中軍沈永奎詰戎調盜威惠竝行修城節材勞苦不憚合有褒賞令該曹稟處事敕以如是勤勞聞極嘉尙特爲加資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0월 25일(병진)>

강 命水原公都會待明秋合設

목 因議政府啓稟有是命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1월 11일(임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白聖愚所管二牧場甲子籍付馬七十六匹今生馬十一匹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八匹(…)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2월 10일(신축)>

강 命牛禁畿營及廣州 水原等處關飭

목 議政府啓言向以牛禁事有所筵奏提飭而連聞部字內尙有未撤之私庖郊垆外尙有恣行之牛賊徒煩

朝令至於廣州 水原等地自是私屠之窩窟而畿營所不管法司 捕廳所不到亭堠之間惟宰相續夫禁屠殺所以重農功也況國有大役陸運之力專藉車夫又況值此歲時一毫放過萬萬非令尙惟行之義也先自法司 兩捕廳各別探索隨所捉直施刑配畿營及廣州 水原等處另行關飭萬一有如前不悛之弊則自當責有所歸請以此行會允之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2월 24일(을묘)>

강 以趙獻永爲水原留守

목 敎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知敦寧 趙獻永除授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2월 27일(무오)>

강 水原留守 趙獻永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2월 29일(경신)>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閔泳緯 兵曹判書 李圭徹進

목 以權膺善爲副修撰 李景純爲知敦寧 李世輔爲 兵曹參判 李宜翼爲判義禁 金德根爲右尹 鄭志鉉爲宣川府使 洪定周爲同敦寧 金逸淵爲同知 李邦鉉爲公忠兵使○老職人下批資憲任百秀前正徐有象幼學鄭驥奎 裴冕燮 金誨魯已上侍從臣父年七十各加一資漢城府朝官秩崇政李灋重前承旨柳榮河 金逸淵前牧使 金有喜前主簿 李義周前別將 高行喆前僉使 金著敬前五衛將 安宗錄 護軍許懋前僉使 安榮前忠壯將姜世興前曹司衛將 洪定周前萬戶 景載郁 金俊喆 中官 金應海等三人京畿朝官秩前五衛將 南述曾 前經歷 申命翼士庶秩資憲金寬國等二十五人水原府士庶秩幼學崔聖範 江華府士庶秩閑良李胤福 開城府朝官秩前分監役朴瑄 全象謙前五衛將 崔重浩士庶秩幼學曹宅祐等二人公忠道士庶秩幼學權命憲等十九人全羅道朝官秩前縣監 鄭彥述士庶秩幼學金箕福等八十五人慶尙道朝官秩前五衛將 崔崙祖士庶秩幼學金鶴林等七十二人江原道朝官秩前正言 金宗虎士庶秩幼學崔重伯等九十五人黃海道朝官秩前僉使 李鼎祺士庶秩幼學姜漢祚等十人平安道朝官秩前參奉 朴宗璧士庶秩幼學金基華等一百三十人咸鏡道朝官秩前僉使 康漢喆前權管 李德臣士庶秩通政趙閔三等一百四十人已上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中官 金寬國 楊根通政韓錫朝 連山通政李致榮 大邱通政鄭東協 崔海文 密陽嘉義崔崙宗 河東幼學崔寬得 龍宮嘉義尹商國通政朴春秀 權峻民 宜寧幼學沈漢兌 山淸通政金學振 全州通政金道赫 金道孫 綾州通政文峻 南原通政陳嫻 潭陽通政李嘉鉉 金堤嘉義金基邦 益山通政金亨奎幼學朴賜浩 谷城通政權鳳準 申在轍 任實通政徐應大折衝林枝榮 同福通政金斗之 淮陽通政金麗洙 成川通政安宗富 德川通政金有采 价川通政石宗紀 碧潼通政金天德已上三十人竝加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월 3일(계해)>

강 命水原府查逋庫封條依京營門例毋敢挪用著爲定式

목 水原留守 趙得林狀啓以爲臣於昨夏到營後取考各庫錢穀簿則逋欠居多留貯枵罄故按簿查逋今所捧錢爲二萬一千兩若任他吏手則挪貸欠縮之弊必復如前所捧中一萬五千兩封樁于臣營外帑庫如非朝令俾無敢擅用本營餉穀自來不敷緩急所需排比無路故餘錢六千兩移作餉米二千石依式分留庫封錢及餉作米典守磨勘之節待歲末啓聞施行之意著爲定式敎以今此措劃實爲經遠之策而但庫封條若自本營挪貸擅用則必將如前枵蕩一依京營門例不由廟堂則毋敢挪用著爲定式之意自政府措辭知悉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월 3일(계해)>

강 健陵 顯隆園仁陵 獻陵親祭日子命以二月十八日定行

목 敎曰當詣健陵 顯隆園親祭華寧殿酌獻禮仍詣仁陵親祭獻陵親祭矣日子來月念前擇入○禮曹啓言幸行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來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俱吉云以何日定行事敎以十八日定行○兵曹幸行時軍令二月十八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果川縣行宮晝停自闕門三十里 肆觀坪凝鑒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果川縣行宮晝停所四十里十九日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九十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 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二十日肆觀坪凝鑒軒少駐果川縣行宮晝停自華城宿所四十里 仁陵展謁自果川縣行宮晝停所二十里親祭獻陵展謁親祭齋室經宿二十一日還詣僧房坪晝停自仁陵二十里當日還宮自僧房坪晝停所二十里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월 4일(갑자)>

강 命華城留守 趙獻永不日辭朝

목 議政府啓言幸行成命舉行多端調恤又急此時久曠極爲可悶新除授華城留守請使之不日辭朝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월 4일(갑자)>

강 哲宗大王 御眞祇送時侍衛軍兵依戊戌年例磨鍊

목 兵曹啓言來二月初四日哲宗大王 御眞 弘化門外祇送時侍衛軍兵當爲磨鍊而庚申年御眞奉詣華城日敦化門祇送時禁軍入直環衛軍則內外各營入直馬步軍訓將 都領環衛戊戌年影幀奉還塔源殿日敦化門外祇送時禁將都領環衛今番則何以爲之敎以依戊戌年例磨鍊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월 26일(병술)>

강 命兵曹判書 李圭徹 水原留守 趙獻永竝百官加親授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4월 27일(을묘)>

강 獻陵 仁陵祭物復舊舉行命收議于時原任大臣與禮堂

목 敎曰獻陵 仁陵忌辰節享祭物依華城例自分寺進排已有年所而以其一衣帶所限不無審愼有此變通矣第念宣陵 靖陵程途來往亦有值漲阻涉之慮而享需則何嘗不自京陪進乎不可不復舊舉行一體定典發遣曹卽收議于時原任大臣與禮堂以來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5월 20일(무인)>

강 命藥院副提調 姜蘭馨 尙衣院副提調 鄭海尙相換 獻陵 仁陵祭物命自京陪進復舊定典

목 禮曹啓言獻陵 仁陵祭物依華城例分寺進排已有年所而宣陵 靖陵程途來往有值漲阻涉之慮享需則復舊舉行一體定典事問議于時原任大臣禮堂則領府事 鄭元容以爲己未年以廣州各陵寢祭需依華城例設分寺事卽臣之仰請收議於大臣禮堂而因批旨只行於獻仁兩陵寢祭矣今此聖敎出於復舊之義本是常行之典也臣無容他見云領敦寧 金左根 判府事 趙斗淳 判敦寧 李景在竝病未獻議左議政 金炳學 以爲獻陵 仁陵享需分寺進排行之有年矣伏念潦水渡涉一也而宣陵 靖陵祭物既自京陪進則今此下詢以復舊典也伏候上裁云參判 黃鍾顯以爲獻仁兩陵寢祭物分寺進排自己未行之今此下詢復舊之義也伏候上裁云參議 鄭顯德以爲享需之自京陪進本是恒例而聖敎出於復舊臣無容他見云秉吉以爲獻陵 仁陵祭物之分寺進排所以審愼而宣陵 靖陵享需既自京陪進值漲阻涉之慮則一也今復舊定典

恐合事宜臣無容他見矣獻議如此請上裁教以大臣禮堂之議如此依此施行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5월 21일(기묘)>

강 命華城中軍李承駿特爲仍任

목 政府啓言華城中軍昨已內移矣除拜屬耳迎送可悶前中軍李承駿請特爲仍任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6월 27일(갑인)>

강 命出站支勅華城 廣州分平舉行定式

목 議政府啓言畿邑之分當支勅典式攸在而廣州亦其一也十許年來或停免或還屬概因隨時變通之政而每於移定之時畿內排站不無窘絀之患自今勅行爲始廣州府出站請求爲定式教以華城 廣州分半舉行事定式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8월 3일(기축)>

강 命水原精抄軍五百名廣州別破陣二百名楊州東伍軍一百名竝付禁衛營將臣統領節制

목 議政府啓言都巡撫使行將出師京城戒嚴尤不可疏虞水原精抄軍五百名廣州別破陣二百名楊州東伍軍一百名竝徵付禁衛營令該營將臣統領節制軍糧自各其營邑專當舉行公穀會減事請三懸鈴知委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9월 9일(을축)>

강 命行護軍 蔡東健 開城府安撫使差下給馬下送

목 議政府啓言松都處在水路不遠之地此時防守不可疏忽行護軍 蔡東健 安撫使差下給馬罔夜下送與守臣商議備禦隘口之意請分付允之又啓言永宗僉使纔已赴任矣火速馳往於新沁留所住處使之合力收合克圖制變之策本鎮則令土中軍堅加防守事請分付允之又啓言水原精抄軍五百名徵付禁衛營事已有啓稟知委而聞總戎陣軍數無多云請使之卽速往赴於楊花津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9월 15일(신미)>

강 命水原精抄軍不合者還下送該中軍李承駿請罪安恕

목 總戎廳啓言來付臣營陣水原精抄軍五百名一一點考則二百八十六名僅合軍伍其餘二百十四名舉皆疲癯無以留陣不合軍竝還下送不勤抄上之水原中軍 李承駿不可無警其罪狀請令攸司稟處教以允之請罪一款安恕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9월 18일(갑술)>

강 總戎廳以中軍李元熙率軍校旗鼓沿江防守次發送啓

목 該廳啓言臣營中軍李元熙率本廳將校七員標下軍六十五名禁營將校一員標下軍三十名御營將校一員牙兵三十一名廣州別破陣十五名水原精抄軍一百十五名及略干旗鼓沿江防守巡檢次發送又啓言儒生李正弼 姜回 金相夔俱合參謀軍機竝以參謀士差下請使之赴陣允之又啓言本廳哨官 朴勝賢改差以出身朴台鎮差下使之赴陣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3일(무자)>

강 議政府以水原災實狀覆啓

목 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獻永災實狀啓則新舊災八百二結五十三負三束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

明秋防塞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農形優爲大穰之年而雖有如干所損不當以災傷論矣所請結總殆涉夥多以五百結劃下使之均俵推奴防塞依已例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8일(계사)>

강 京畿監司 俞致善以異船七隻水原 楓島前洋留碇啓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14일(기해)>

강 命水原留守 趙獻永施以越俸之典洋舶形止卽速啓聞

목 議政府啓言洋舶之碇住水原 楓島已有畿伯狀聞矣嗣後去留宜有華留馳啓而于今幾日尙無動靜揆以邊情萬萬疏忽該守臣姑先施以越俸之典洋舶形止卽速啓聞之意請星火知委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15일(경자)>

강 京畿監司 俞致善以洋舶七隻退去西海不知所向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南陽府使 鄭泰好所報則洋舶七隻留碇於水原 楓島前洋終不退去之由已爲馳報而接見西如堤面濟扶島把守將手本則洋舶七隻今月十五日申時退去西海不知所向云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16일(신축)>

강 命幼學李載純口傳付軍職使之承候於大妃殿水原留守 趙獻永以惶恐待罪啓

목 狀啓以爲洋舶碇留形止茫未覺察不勝惶恐待罪事教以勿待罪另飭瞭望以聞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17일(임인)>

강 水原留守 趙獻永上疏辭職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24일(기유)>

강 以李景夏爲水原留守 申觀浩爲訓將 申命淳爲總戎使

목 敎曰水原留守之代李景夏爲之訓將之代申觀浩爲之總戎使之代刑曹判書 申命淳爲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24일(기유)>

강 水原留守 李景夏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27일(임자)>

강 命鑄事令度支舉行處所禁衛營爲之

목 議政府啓言當百錢鼓鑄事詢於時原任大臣本府諸堂矣領府事 鄭元容 領敦寧 金左根病未獻議判府事 趙斗淳以爲歷代錢法通變多出於不獲已自夫當十當百以至當千蓋嘗有權宜行之之時而其行之久暫且置輕重大小驟易之際民或不便而不信則其弊也惑而闕無已則姑試以當十觀其流通隨順徐議其可繼此先其輕以驗其重者也第毋論當十當百用功簡而爲利甚鉅游手盜鑄將日獲倍蓰之息非誅戮所能禁止此臣之所深慮也伏候上裁云判敦寧 李景在病未獻議右議政 柳厚祚以爲制國用量入爲出古今天下之常理憂虞纔經公費日滋國計之艱絀民生之困瘁莫今時若宜先講究其裕財紓力之策而

通變更張之間利害便否係焉又或有損於公私事計則不無窒礙難行之端顧乏經濟夙宵憂懼左揆之請鑄當百錢實是證古酌今之訐謨也歷代泉貨之或輕或重各因時措之宜周景王鑄大錢皇明丘濬 衍義補著子母相權輕重並行之論漢昭烈用直百錢平物價實府庫此皆可援之規而第其流布通行雖責於有司臣措處出入節用竄在乎克軫大易所謂理財之方國用可贍民產可資臣無容他見惟願博詢而裁處云判府 事金炳國 護軍 金炳弼以爲既有臣兄所奏博詢裁處云知事 洪在喆 廣州留守 閔致久 知敦寧李圭徹 右贊成 鄭基世 上護軍 徐戴淳 金炳喬 徐憲淳 任百秀 韓啓源 左參贊 申觀浩 兵曹判書 金炳湛 大護軍 南秉吉 李顯稷 李根友 金炳雲 申錫禧 尹教成 李興敏 洪淳穆 申命淳 水原留守 李景夏 知宗正卿 李周喆 李東鉉 李承輔 李鳳周 禮曹判書 尹正求 刑曹判書 崔遇亨 護軍 林肯洙 金永爵 宗正卿 李邦鉉等以爲今此大僚所奏當百錢鼓鑄之議蓋出於隨時措宜之意也以臣瘡廢昏耗豈有他見惟願博詢裁處云判宗正卿 李敦榮 知事 李宜翼 趙然昌 上護軍 韓正教 大護軍 李垺曹錫雨 金益文 南性教 朴齊韶 右參贊 吳取善 知宗正卿 李載元 都承旨 閔致庠 護軍 金輔鉉 靈善君朴永輔 同知 申應朝等以爲目下財用之匱乏非不爲念而臣素昧理財民情之便否有不敢質對惟願博詢處之云上護軍 金學性以爲經用窘絀着手無處苟有裕國便民之方固當講究行之鑄用重錢利固莫專如吳蜀宋元之際當千當百或十或五之類是已然皆權宜之不獲已也蓋鑄錢古則費十取九挽近十而取十二今此當百之制費之至少取之太多利竇自開民必容奸貨泉有增物易翔貴若先以當五或當十之制幾年試行利於用而民不受病則稍重其制恐好而不敢質對其便否博詢裁處云大護軍 徐衡淳以爲幣輕則物衆利專則奸生以臣庸淺不敢臆對云大護軍 金世均以爲值茲經費甚絀恐合講究以裕國便民之策而大僚之請鑄誠不得已也詢及諸臣又所以慎重也周之大錢蜀之直百吳之當千皇明之或十或五皆因時制宜者而丘濬論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流行雖同輕重懸殊矣民情狃於古俗難與慮始則其所通用必先示信然後國以行之民不病之此在有司者施措之如何以臣庸見不敢質對博詢裁處云收議今已齊到竝爲書入教以鑄事僉議如此令度支專管舉行處所禁衛營爲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1월 6일(신유)>

강 命京畿今秋糴穀全數椿留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俞致善狀啓則以爲還穀畢糴之後除減各樣用下今秋軍餉及代錢收捧條則各穀竝耗實數米爲三萬餘石零太爲三千四百七十餘石零牟麥爲一千六十餘石零竝全數椿留以俟不恒之資至於明年應用耗條則以本營某樣措辦錢三萬兩均排區劃竝與今秋代捧錢五千八百兩如例還分待明秋責糴用於應下以其剩餘統合元總自再明年半留半分歲以爲常總廳 水原 廣州 開城四衙門穀則自明年竝耗費合錢四千四百餘兩零每於本營歲入中區劃以爲恒式各邑所在四衙穀逐年滋耗陞作戶曹穀事請令廟堂稟處矣三萬包之全數椿留實爲緩急之備而自明年應用耗條已有所措辦均派者則一年二年可見經遠之策竝與四衙門穀而依狀請許施大抵還穀之典守不但爲守令之責亦在道臣操束之如何若以此多彼少或許移去移來則吏奸易生弊源可滋從今以往春糴秋糴毋令移轉設有不得不衰益之時道臣據實狀聞後施行之意著爲定式繼自巡營間三朔委送褊裨反閱考準消詳報來報府時褊裨姓名一體懸錄而若或指虛謂實以欠爲完現發於日後本府摘奸則該守令重勘在所不已而道臣亦難免不飭之失請以此申飭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2월 14일(기해)>

강 命水原都試退行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則本營今年秋等都試當爲設行而連值事故不得舉行待明春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事勢既已如此依狀請請退行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2월 30일(을묘)>

강 태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白聖愚所管二牧場乙丑籍付馬七十八匹今生馬十四合馬八十八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十二匹內壯雌馬二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匹今生馬十四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2월 30일(을묘)>

강 命華城都會收券上送令泮長考試

목 議政府啓言華城都會兩年條合設於今春自本府依江華例收券上送于成均館使之考試出榜而文衡未差之時試題與試取令泮長主管之意著爲定式如值武臣之留後三都并依此例舉行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1월 20일(을해)>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洪淳穆 兵曹判書 金炳滋進

목 以洪萬燮爲副應教 李沆應爲司義禁 趙寧夏爲同春秋 尹永夏爲昌原府使 元世煥爲全羅右水使○再政以李晚者爲校理 金學性爲分內醫提調 韓弼教爲金浦郡守 趙義復爲水原中軍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3월 7일(신유)>

강 公忠道暗行御史 洪澈周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判官 柳承根政懷綜詳才多通鍊濕束有方訟決無冤 (…)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4월 21일(갑진)>

강 命水原判官 柳承根仍任

목 吏曹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則以爲本府判官 柳承根昨年饑戶救急自備米八十餘石今春西屯補築捐助錢三百餘兩如此良手民恐或失今當瓜熟宜有展仍之典以副願借之望令該曹稟處矣守臣狀辭既如此請姑爲仍任允之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5월 5일(정사)>

강 全羅道暗行御史 尹滋承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判官 柳承根恩荷特仍政多均惠 (…)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6월 5일(정해)>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朴齊寬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監牧官 姜禹石誠勤所到牧民稱頌 (…)水原留守 李景夏鎮撫之保障增重聚帶之風流多暇中軍尹喜秀莅職有綜詳之譽兼管多慈惠之政判官 柳承根發政施惠克著循良之譽蠲廉補弊佇見蘇完之美 (…)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9월 17일(정묘)>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朴齊寬書啓回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御史 朴齊寬書啓則仁川府使 趙雲涉免稅結之自下添價朦未覺察還分米之從中偷食亦不禁防前等時戶鷄價之折半減給者還爲責納利川府使 張漢干囑橫行政失條理吏戶數遞事多翻覆軍糧米之濫捧結價錢之加斂四載尸素三政解弛加平郡守 金瑋往會於退吏之葬既失體貌作番

於衆民之汙自犯法禁三邑守令罷黜坡州前牧使 趙義豐軍糧收捧殆無節限元定外加捧爲五十石饒民處貸用錢三百兩自巡營還爲推給俱係非理南陽前府使 鄭泰好願納錢潛捧者洪珪等處合爲三千六十兩盡歸私用邸吏役價米之不足元結九百七結零每結加捧一兩四錢式合錢一千二百六十九兩零內四百八十兩以不足條充納巡營二百四十兩自邑加給剩餘五百四十九兩零亦爲該色之乾沒民怨喧騰軍糧米濫捧末梢還給時斗量剩餘數雖不多亦歸私用通津前府使 愼哉芝洋擾時柴木折草責捧民間別下錢二千兩糜費於汗漫私用官廳加下殆近五百兩仍不報給其餘法外之事非止一二砥平前縣監 俞致道 朴佑學等處任賂錢三百兩俞致玉處訟賂錢八十兩孟祖述等處勒貸錢一百三十兩結價收捧之際元價外每結一兩式加斂四百兩歸屬不明人言喧藉陰竹前縣監 金恂根 宋一祿債訟四百兩徵出於李守業處仍歸私橐乙丑查出災二十九結五十負五束每結代錢二十一兩徵捧於該書員合錢六百十九兩六錢五分不爲分俵盡下雜用金源植等處勒貸錢一千八百兩以爲賑救之資雖曰歸屬自在民譴不息迎華前察訪 朴濱鋪稱以公役進排郵舍修理驛位畚無難放賣遞歸時給錢豎碑聽聞可駭五邑前任守令一驛前察訪不可以已遞而勿論竝令該府拿問處之安城郡守 李承老昨秋砲手抄上也吏校輩之索賂存拔村間騷擾安應祿與其族五福因分財爭訟也三千五百兩徵出於五福處一千八百兩仍歸私橐金國瑞等處訟賂錢合爲四百二十兩乙丑條田大同米中三百五十五石每石加捧三兩莫察該色之偷弄有此結民之冤徵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問處之積城縣監 趙雲柱吏逋還之盡刷雖祛宿瘼軍糧米之加排莫察奸弊從重推考楊州牧使 林翰洙一念靡懈於夙宵三政俱舉於前後既荷褒賞實績有難盡記常存惠恤衆情惟恐或失砥平縣監 鄭箕錫廉約自持官廚乏甘旨之養勤孜爲治政堂少優閒之暇簿牒之裁決各得其宜逋帳之收刷不有餘力捐殘廩而修械克盡陰兩之責減貧戶而分還均排窮春之糧三政俱舉一境咸治居全省之最楊根前郡守 朴孝憲結價之減定民頌舉切於邑村市弊之親監商譽猶傳於道路巡坪課農時得田父之欣悅進階決訟有若家人之曉諭兩載之視任未久一境之遺愛尙多高陽前郡守 閔台鎬不勞鞭撻而清刷近萬金吏逋更整升解而均分數千石城餉昨秋防守之昨飛輓不撓於村閭今夏移遞之日攀遮相續於道路 驪州牧使 金翼鉉廉明自持恩威竝行派任窠而定肩次捐廩捧而革痼弊訴牒不滯於門而剖判若流頌碑相望於道而稱譽方蔚坡州牧使 柳院城餉穀之精捧民多頌惠鍊武亭之重建邑有改觀軍器修補時捐廩自備爲一千兩圖報之誠尤爲嘉尙喬桐府使 李根永纔經劫撓之後克盡撫綏之方廩況米四十石之蠲蕩窮民之蒙惠不少別破陣一百名之抄設每月之課試必勤金浦前郡守 尹永夏昨秋洋擾時軍卒犒饋資送等費皆自官擔當錢爲五百兩之多營造運木七十餘株輸納時以需米分給以爲曳夫之糧實惠尤著民頌猶多高陽前前郡守 高奭鉉恬雅之規謹慎爲政減城餉而捧代錢查邑結而補元帳聽訟則直而不撓矯瘼也勤而靡懈輿頌方蔚遺愛可驗如此茂著之績合施褒獎之舉楊州牧使 林翰洙 砥平縣監 鄭箕錫似當施以璽書表裏之典楊根前郡守 朴孝憲 高陽前郡守 閔台鎬似當施以陞敘調用之典驪州牧使 金翼鉉 坡州牧使 柳院 喬桐府使 李根永似當施以熟馬賜給之典金浦前郡守 尹永夏 高陽前前郡守 高奭鉉似當施以兒馬 賜給之典係干恩賞請上裁監司 李宜翼廉約素著一省之窮民賴安號令不出於門闔列邑之奸吏自戢廣州留守 閔致久體重之地不得論列水原留守 李景夏勳庸已著威望遠暨樓櫓之保障增重喪帶之風流多暇開城留守 金壽鉉兩載爲尹一反前政養其威重濟以廉明機務繁劇而剗理若無事民物殷富而鎮服也有方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開城前留守 李承輔繡啓臚列若是狼藉守臣體重不敢循例論斷令廟堂稟處至於褫裨中李思協 李南輪慫恿幹旋罪難容貸令攸司勘罪竝從之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9월 19일(기사)>

강 政府以水原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該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災實狀啓則新舊災七百九十一結七十二負零特許準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年事雖不無小得失秋候調和各穀俱得善就矣所請災結有涉夥多只以舊災四百二十八結零劃下今災名色一竝置之推徵防塞請依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10월 11일(경인)>

㉔ 命華城判官 柳承根 廣州判官 鄭基命相換

㉕ 없음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12월 12일(신묘)>

㉔ 命水原公都會與都試待明年設行

㉕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則本府儒生公都會適值判官遞易不得舉行待明年合設本營別驍士及列校都試而連值事故不得舉行待明春合設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事勢如此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12월 27일(병오)>

㉔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㉕ 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趙基衡所管二牧場丙寅籍付馬七百八十七匹今生馬五十九匹內故失馬八匹江華長峯島兼監牧官長峯島別將 前任朴晚燁時任姜振龍 所管一牧場丙寅籍付馬三百三十七匹今生馬十二匹南陽監牧官 朴喜靖所管五牧場丙寅籍付馬一百五十二匹今生馬二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四匹故失馬十七匹仁川兼監牧官永宗僉使 申孝哲所管一牧場丙寅籍付馬一百四十二匹今生馬十二匹內封進馬一匹分養捉給馬一匹故失馬二匹水原監牧官 前任白聖愚時任姜禹石所管二牧場丙寅籍付馬六十二匹今生馬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九匹興陽監牧官 前任李時喆時任李禹銓 所管九牧場丙寅籍付馬六百五十七匹今生馬七十六匹內封進馬五匹故失馬六十五匹順天監牧官 李秉悌所管四牧場丙寅籍付馬一百一匹今生馬九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十五匹羅州監牧官 李海準所管三牧場丙寅籍付馬二百八十三匹今生馬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三匹故失馬二十七匹珍島兼監牧官珍島府使 趙存興所管一牧場丙寅籍付馬四百七十四匹今生馬三十八匹內封進馬三匹故失馬二十五匹晉州巨濟等監牧官 閔龍吉所管二牧場丙寅籍付馬六百一十九匹今生馬一百二十九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一百五十六匹蔚山長鬐等監牧官 趙致中所管二牧場丙寅籍付馬五百六十二匹今生馬六十七匹內封進馬四匹故失馬六十七匹東萊兼監牧官多大浦僉使 前任許奎時任金箕赫 所管一牧場丙寅籍付馬八百二十三匹今生馬七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二十四匹長淵兼監牧官白翎僉使 鄭雲參所管一牧場丙寅籍付馬一百九十四匹今生馬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三匹海州康翎甕津等兼監牧官登山僉使 前任姜命準時任金基銑 所管二牧場丙寅籍付馬二百九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二十一匹豐川殷栗等兼監牧官椒島僉使 前任李健熙時任金鎮國 所管二牧場丙寅籍付馬五百匹今生馬四十九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四匹鐵山宣川等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 金鼎澳所管三牧場丙寅籍付馬六千九百八十九匹今生馬四百四十五匹內封進馬三匹故失馬九匹咸興永興洪原文川等監牧官 金承根所管三牧場丙寅籍付馬九十九匹今生馬十一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八匹端川兼監牧官端川府使 前任柳昌魯時任李承渥 所管一牧場丙寅籍付馬七十九匹今生馬九匹內故失馬九匹穩城兼監牧官穩城府使 前任李教應時任鄭濟旻 所管一牧場丙寅籍付馬九十二匹今生馬十四匹內故失馬二匹已上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12월 30일(기유)>

㉔ 判下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令

㉕ 三月十三日出宮龍驤鳳臺亭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自關門二十三里 肆觀坪 擬鑾軒少駐華城行宮宿所自始興行宮晝停所四十里十四日健陵展謁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八十三里親祭顯隆園展謁親

祭還詣華城 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十五日行宮宿所十六日肆覲評 凝鑾軒少駐始興縣行宮晝停當日還宮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월 25일(갑술)>

강 命迎華察訪 徐有康特加一瓜仍任守令待窠調用

목 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以爲迎華察訪 徐有康位畚刷還人無怨言馬數責立驛戶將完瓜限不遠蔚有惜去特加仍任令該曹稟處教以聞甚嘉尙特加一瓜仍任守令待窠調用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7일(을묘)>

강 命水原捕校 車元植賞加徐永學帖加口教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13일(신유)>

강 詣華城行宮

목 具軍服乘輿出協陽門至仁政門降輿乘馬至敦化門外少駐至始興行宮晝停所下馬入大次少頃出次乘馬至華城行宮宿所下馬入大次宿衛如常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13일(신유)>

강 命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待令于華城行宮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13일(신유)>

강 詣健陵 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

목 具軍服乘馬至健陵作門外下馬乘輿入大次展謁時至改具翼善冠 黻袍 烏犀帶 黑皮靴乘輿至紅門外降輿詣版位展拜陵上奉審訖入小次親祭時至行禮如儀還入小次辭陵禮時至詣辭陵位行禮訖出紅箭門外乘輿至顯隆園行禮如上儀改具軍服乘馬至華城行宮下馬入大次改具翼善冠 袞袍乘輿至華寧殿降輿入齋殿望殿禮時至詣望殿禮位展拜陞詣殿內奉審訖還入齋殿酌獻禮時至行禮如儀還入齋殿少頃乘輿至行宮降輿入大次宿衛如常教曰健陵 顯隆園親祭時終獻官以下華寧殿酌獻禮時提調以下別單書入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14일(임술)>

강 健陵 顯隆園親祭時終獻官以下華寧殿酌獻禮時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教曰親祭時終獻官 領議政 金炳學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 禮曹判書 曹錫雨 典祀官 奉常正 李喆 執禮 司成 洪遠植 大祝 獻納 鄭漢朝竝加資陵司 參奉 金允植 園司 參奉 徐再淳 竝陞六其餘諸執事竝兒馬一匹賜給健陵令 孟浩述 顯隆園令 兪兌煥竝陞敍酌獻禮時兼提調 水原留守 李景夏內下虎皮一令賜給兼令 水原判官 鄭基命陞敍兼衛將 水原中軍 尹喜秀內下筒箇一部賜給守門將金容九 崔愚錫竝陞六其餘諸執事竝兒馬一匹賜給左右通禮 贊儀東西唱引儀 奉禮守僕員役等竝依判下施賞○ 吏曹以大祝 鄭漢朝未經準職啓稟教以勿拘○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14일(임술)>

강 命夜操時諸事水原留守依定式舉行精抄軍並付夜操

목 口敎曰夜操時一應諸事水原留守依定式舉行精抄軍調用並付夜操事畢後如前環衛參現服色甲冑爲之參現後還着軍服自東將臺還詣行宮時訓禁兩將各率步軍一哨爲先後廂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14일(임술)>

강 命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入侍水原留守同爲入侍于華城行宮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15일(계해)>

강 秋曹以猥濫擊錚原情勿施啓

목 該曹啓言取考猥濫擊錚人等原情則原州幼學李禹範爲其父啓淳殺獄稱冤事也斷案既成慶州良人金鶴得爲其父千鍊殺獄稱冤事也雖未登聞爰辭模糊有難行查豐德良人具曾魯爲其父之淵 開城幼學具本學爲其父滋德並定配請放事也罪名俱重高陽幼學李洙復爲其父兢善 海南幼學任思潤爲其父駟喜並伸雪事也事係慎重平山幼學朴淇永爲其父章錫 江華童蒙具壽男爲其父星喜並復科事也水原幼學朴孝在其母崔氏貞烈卓異乞令旌閭事也錚籲違式橫城幼學李在乾爲其父鳳容宣薦被削乞令復薦事也爰辭煩屑西部前巡將 張碩燐宗統歸正事也保寧幼學金壽萬宗統卞正事也白川幼學金鍾澹校案入錄事也長興幼學安孝煥雜役勿侵事也忠州幼學權命應爲其先祖墓碣改立事也呼籲俱爲屑越水原女僧修慈非但不書寺名諺書尤極無嚴寶城幼學任咏山訟稱冤事也而捧供時不爲待令以上原情請並勿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18일(병인)>

강 命華城今春官門聚點停止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則今春官門聚點以幸行相值姑不得舉行而馬步軍兵已經點閱於參陣時則不必疊行特爲停止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依狀請停止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25일(계유)>

강 許施華城別驍士及列校都試待秋合設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則別驍士及列校昨秋今春都試當爲設行而連值事故不得舉行待今秋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事勢如此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3월 29일(정축)>

강 永宗接戰將卒施賞有差

목 政府啓言永宗出戰及接戰將卒論賞之道自廟堂從長稟處事命下矣軍官金鍾華優窠邊將待窠差送巡軍將李載弘土中軍李輔能別武士李炳斗 金演培 敎鍊官 徐鼎弼並賞加幼學鄭基胤郎塔成給下吏姜龍浚 金元植並帖加別武士秋萬錫等十四人各木二疋別武士金喆謹等一百七十五人各木一疋請令惠廳題給允之軍官金鍾華 水原監牧官除授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윤4월 8일(을묘)>

강 禮曹以幸行時上言覆啓

목 該曹啓言今番幸行時各道儒生等上言中京畿幼學權南奎等爲其十世祖贈右相 愍壬辰忠勳請錄勳賜諡其八世祖贈大司憲 大有丙子忠義請旌表仍施不祧之典事幼學洪在璿等爲加平幼學宋桂柱孝

行褒揚事幼學吳翰秀等爲陽城幼學金哲雄孝行褒揚事安城良人韓載天等爲其父景鎮孝行旌閭事水原府幼學李周榮等爲其祖贈童蒙教官 觀學孝行旌閭事公忠道天安幼學李直模爲其父泰魯孝行旌閭事幼學李雲鳴等爲故都事 鄭龜錫請隱卒崇報之典事幼學蔡東翼等爲天安故攝戶長金仁壽孝行及其妻李召史烈行旌閭事江原道進士李啓泌等爲寧越故學生南圭攝孝行其妻鄭氏烈行其子鈴孝行褒揚事黃海道平山 長城都正十二代孫幼學李世圭爲長城都正依三宗臣已施之例施以爵諡事全羅道羅州幼學鄭護烈爲其七代祖訓鍊院主簿 鄭之說忠孝旌褒事南原幼學李秉潤爲其父碩根孝行旌褒事幼學李喜錫爲其祖母河氏烈行旌閭事幼學金得鎔等爲萬頃士人李秀馨孝行旌閭事幼學安良煥等爲綾州故學生吳興大孝行旌閭事幼學趙廷訥等爲順天孝子許纘孝行請旌贈事幼學李炳采等爲綾州故判官金仁甲 義甲 仁甲子時燁忠節其後裔國禎 顯益孝行旌閭事幼學崔箕秀等爲和順故學生林時泰 時啓 時敏 時震 時儒 時益 時若七從兄弟忠節旌閭事幼學宋奎采等爲金堤 李光秀孝行旌閭事幼學高潤鎮等爲務安故學生魯明周 翊周兄弟及翊周妻吳氏烈行褒揚事幼學金光淵等爲臨陂故學生金鼎祐其子德鋼其孫之璜曾孫驥 會駢四世六孝旌閭事進士文學仁等爲沃溝 田井祿家四世八孝烈旌褒事幼學李箕五等爲寶城 鄭恒福妻河召史孝烈褒揚事進士朴龍壽等爲康津 金鍾 金鍛孝行其母尹氏其婦尹氏烈行褒揚事幼學安永重等爲扶安 金彩相孝行其弟祐相妻朴氏烈行旌閭事萬頃幼學李樓李志友等以咸安李氏移籍順天事慶尙道幼學金振遠爲其祖世建從祖光來父致鳳再從嫂朴氏烈行請旌閭事尙州幼學吳泰口等爲其先祖碧城君致雲壬辰功勳贈職事平安道碧潼 金桂榮等爲其九代祖熙俊 紀俊忠節七代祖鳳曆忠節贈職事或以子孫請褒其祖先或其實績有所模糊或其干請亦涉猥雜請竝爲勿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4월 9일(정해)>

강 公忠監司 閔致庠以異樣船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德山郡作變之匪類十九日朝水自九萬浦行船而船中有我國衣冠者二名必是邪類垂時隨去留泊天安宅洞前浦當日亥時移泊本郡下坪里後浦而浦戶不過四五之孤村也彼漢十餘名乘夜攔入奪去若干什物初無傷人等事二十日辰時直向洪州行擔島與大船會泊夕水退泊于水原汝雄巖外洋二十一日午後向往南陽延興海云若不直入京畿必向海西故文移于 京畿海西觀察使處使之先事預防蓋此洋泊東西閃忽八邑報牒雖若疑眩只是一船而已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4월 23일(신축)>

강 京畿監司 李宜翼以異船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異樣船一隻二十六日未時吹起烟氣自八尾島下來過南陽靈興島 水原楓島後洋公忠道允金島直向西南大洋而杳無形疏不知其所向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4월 28일(병오)>

강 命罪人孫京老等押送公忠水營臬警廉和信令華營厚賞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所報則邪徒輸款者今皆決處而所謂孫京老向於九萬浦洋船來泊時登彼異船蹈舞之狀渠既自服金良吉賊醜下陸要尋汲水處而彷徨則請瓢代汲廉和信本以農民見良吉之代汲受錢飛身揪打一場亂嚷船中諸醜怒目睚眦擲以塊鐵幸不見中所忠憤合有示意爲辭矣綢繆和應跳舞救渴覆載之所不容晷刻之所難貸罪人孫京老 金良吉押送公忠水營臬警廉和信義憤所激志氣可尙令華營從厚施賞未捉諸漢刻期跟捕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5월 29일(을사)>

▣ 命水原在囚罪人李永中押送公忠水營大會軍民梟首警衆

▣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所報則在囚罪人李永中自是邪徒之渠魁而向於九萬浦洋船來泊時往觀酬酌之狀一一輸款如此凶譎之漢不敢遽爾擅斷云矣染邪而交通醜類此已爲萬戮而有餘誅矣況洋舶之滋擾也此問彼答情節凶悖罪人李永中押送公忠水營大會軍民請梟首警衆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6월 18일(갑자)>

▣ 命戶判諸將臣酬賞

▣ 敎曰法宮營建甫四十朔頃而今已移御矣三百年未遑之事有此告成曷勝喜幸猶有工役之未及畢處則都監不可撤罷而戶判諸將臣左右捕將之幾多年逐日勤勞何可無示意之舉乎酬賞之典不必遲待別單兼戶曹判書 金炳國子壻弟侄中勿拘年紀瓜近教官作窠調用訓練大將 申櫨 水原留守 李景夏 禁衛大將 李周喆 統制使 李顯稷 鎭撫使 李容熙 右捕將 李元熙 左捕將 李鍾承竝加資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7월 2일(정축)>

▣ 知事 申櫨 知敦寧 李周喆 水原留守 李景夏疏辭新資竝賜例批

▣ 없음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7월 4일(기묘)>

▣ 命水原留守 李景夏 北兵使 鄭岐源竝仍任

▣ 議政府啓言華留李景夏箇滿矣此帥臣之終始茂績已多入聞而且念營建木物之需用是府者尙有未畢處此時遞易委屬可悶請限麥秋仍任又啓言北關鄭岐源加年之限今又滿矣此帥臣茂著之績蔚有軍民之誦此時遞易不可無存商者請更加一年仍任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8월 6일(경술)>

▣ 命御營大將 都提調兼察

▣ 政院啓言御將 金鍵以掃墳事水原地今方出去矣所佩命召何以爲之而將兵之任不可一刻無總察之人何以爲之敎以仍佩往來都提調 兼察從事官發牌聽傳敎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9월 24일(무술)>

▣ 命水原府新災置之舊災課歲付之軍需推徵防塞依施

▣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災實狀啓則新舊災合七百四十一結十二負一束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耕播不愆其期收穫終占有秋似此十成之年安有災傷之可論乎所請新災置之雖以舊災言之惠不及民利自歸吏其所痛惋孰甚於此舊災四百二十八結零自今爲始課歲付之軍需以爲支放之資請推徵防塞依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9월 25일(기해)>

▣ 命廣留 金輔根新災置之舊災依華城之例付之軍需排捧還依前仍停

▣ 議政府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金輔根災實狀啓則新舊災三百十五結四十六負八束特許準劃癸酉庚辰排捧還依前仍停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旱澇無甚痒稼早晚各穀均占大登則所謂災結不當舉論新災置之雖以舊災言之果能這這及民乎此亦一依華城已施之例課歲付之軍需排捧還爲紓民力有難責徵請依前仍停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9월 27일(신축)>

강 京畿暗行御史 鄭順朝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監牧官 金鍾華心固誠謹馬亦蕃庶 (…)水原府留守 李景夏威望宿著不令而猶行保障增鞏有恃而無虞益以素規之確乎難撓自致闔境之肅然知戢均沿路運木之雇對揚惠澤懲閭里隱屏之奸嚴立科條居留體重只舉其概中軍尹喜秀管務而訟民稱平譏訶而邪類屏跡但冊客于預頗有瑣謗越境推捉不無取怨判官 鄭基命廉雅之規既成一初鍊達之體出自屢典令行必信市無淆雜之貨奸無不察倉有精捧之效 (…)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0월 15일(무오)>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鄭順朝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鄭順朝書啓則竹山前府使 鄭亨基性本使氣醉輒做妄周歲行令率多斂怨而資罵鎮日聽訟無非橫題而誤決賄賂公行瑣謗狼藉第以最著者言之西三面朴陽采山訟時納賂錢六百兩白巖場李士永處稱以賊贓橫徵錢六十兩邑吏李夏源永賣畚還退時訟賂錢二百兩今春官需米二百四十石內一百四十石以元定例十一兩五錢先捧其餘一百石以十三兩五錢則每石加捧二兩合二百兩都結剩餘中昨秋繡衣查出五千六百八十一兩零掣弊於洞布及軍器修補者卽丙寅條而今番成冊之報來也移錄於丁卯條者計在隱匿未免綻露及其盤問現納用下冊子而虛張名目彌縫其數苟若應用應下則丙寅以何錢區別雖有結價之稍減前之五千五百之剩今何無餘也吏招既爲自報本事仍歸欺罔而其所歸屬終不分明令該府拿問處之通津府使 白樂善姦猾之徒恣行欺蔽民邑之弊漸成滋蔓藉曰生澁之致難免不察之失富平府使 徐光斗倉奸遺察差欠剛核門訟多滯或緣衰邁安山郡守 南世元壅弊多由於柔善事爲或欠於商量振威縣令 宋秉瓚信人如已縱橫邊幅之不修遇事多滯或慮振刷之無望上頃四邑守令竝推考安城郡守 鄭箕錫廉明卽其素履通鍊出於幹局向在夏初麥嶺之艱爲念漠北米貴之弊貸給三千兩錢於境內諸民使自貿取一齊輸運此係良工之苦心可爲貧民之實惠永平前郡守 李憲綱念餉還轉輸之勞籌報獲準於詳定憫沿農極備之災官需之減捧於市直館宇改葺軍械修補一出於自備以若殘廢無計清帳至於斥賣私土充其加下龍仁縣令 朴容珉聽訟則曲直立判臨事則干囑不行捐金矯弊惠績既洽陽智縣監 李憲文繕廩以廩餘措劃得宜設場於邑底貿遷從便都結革罷賣出公心果川縣監 李秉悌閱庫查逋猾胥服其摘發着標派錢愚氓憚於挾雜巡倉而量斛穀無耗縮黠隸而束薪弊法備責積城縣監 趙雲柱手察結案躬檢糶分倉舍改建時一百餘兩軍糧馱運時七十兩軍器修補時四百餘兩俱出自備陰竹縣監 金斗河精糶平稅吏自畏法勸學課農民皆樂業無衣者給資未葬者助需調恤備摯捐廩不尠上頃七邑前後守令著績既如此似當竝施陞敘調用之典監司 李宜翼 廣州留守 金輔根 水原留守 李景夏 開城留守 徐衡淳 繡啓列論俱甚推獎矣道臣守臣竝是體重今姑勿論其餘前後守令經歷判官 察訪 等績乏優異疵無顯著請竝置之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0월 17일(경신)>

강 慶尙左道暗行御史 成彝鎬進書啓

목 書啓以爲監司 吳取善爲臣姊壻嫌在應避慶州府尹 俞錫煥軍械則修舊而備新廩捐之數至爲二千四百十四兩零市販之行用無礙社捧之董飭趁限安東府使 柳芝榮社還所分之私錢四千兩爲念民情捐廩一千七百兩徵吏八百兩更爲分給其見前參奉驥榮亦爲樂爲之助辦出一千五百兩準數追分又出租一百石私賙貧戶惟此爲民恤民可謂是兄是弟及其秋糶繼又精捧此爲實惠之績前府使 李教鉉雖已封庫今已身故自在勿論大邱判官 宋泰鎮頽戶之顧助也軍械之修繕也質米救急也公廩修葺也社斛造備也寺弊矯揉也爲三千三百九十兩至於社還耗條二千二百八十兩憫其分給之過時有此捐當銳計其數至爲五千六百七十兩之多差倭油菴紙例使僧徒給本價浮納而此是不恒上下價小費多最爲殘僧難保

之端捐出五百兩付之錢庫使該吏每年取殖隨用浮納則本價米不當疊下會減前判官 趙熙弼各公錢之以當百純捧之令認若文具公錢之零數外加捧葉錢木邊條之本色無難捧葉所捧葉錢之數只依查簿所發而計之則合爲二千六百六十兩加下錢三千一百餘兩既無當葉區劃則葉錢暗捧自在其中至於家僮出處閤舍換執各公錢榷買物件陸續輸送于水原社還錢則當初先分雖有私錢混雜之弊換給之令最先到時知委民間還收換來則更無公私相雜之患而追分者太半是私錢民言狼藉蔚山府使 高奭鉉本之安詳濟以柔克春徭薄斂深軫民情夏甦精捧頗多頌聲諭市勤幹飭社趁勘寧海府使 金亨集簿書親閱而吏奸莫售弊瘼克祛而民頌方蔚社別了勘必趁期限令甲奉行始終靡懈密陽府使 李承臣莅任未久姑無施措前府使 俞致長各該掌之無難葉捧至於七千七百九十兩零以邸債言之則別差收刷色分歧刻督惟葉是捧至於六千九百八十四兩之多而竝計當百所捧一千一百三十兩合爲八千一百十四兩零此皆出於漕倉船主輩債帳故除奪稅米至於領運差員報營行查之舉漕屬邑色餘米及除留米代錢之退斥當百甚至於棍治破碎計專在於捧葉似此無憚之類不可晷刻暫留故不得已封庫 (…)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1월 8일(신사)>

강 命水原中軍 尹喜秀 德津萬戶 趙文珏竝限一瓜仍任

목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則中軍尹喜秀戢竊盜而竊發無聞鋤邪類而邪種幾盡瓜限在即衆咸惜去請仍任又啓言觀此鎮撫使 李容熙狀啓則德津萬戶 趙文珏赴防在於經擾之後吏卒渙散鎮樣凋弊該萬戶招集散卒一防賴安鎮舍修葺之役專任責成而瓜期不遠請特爲仍任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1월 28일(신축)>

강 許施華城公都會待明年合設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則本府儒生公都會待明年合設事令廟堂稟處分付矣事勢如此請依狀請退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2월 26일(기사)>

강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前任姜禹石時任金種華 所管二牧場丁卯籍付馬六十二匹前任姜禹石所報今生馬五匹時任金種華所報今生馬五四合馬七十二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姜禹石所報故失馬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十四匹內壯雌馬三十一匹 (…)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2월 29일(임진)>

강 命初九日行南壇祭香祝親傳還入攝儀改書下水原留守 李景夏上疏辭職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2월 7일(기유)>

강 命華城留守之代知宗正卿 李載元除授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2월 7일(기유)>

강 命仁川之率軍防守各別選擇罔夜起送

목 三軍府啓言仁川之率軍防守才已啓稟矣廣州別破陣五十名水原精抄軍五十名各別選擇爲先罔夜起送而繼後援急之道隨機應變軍餉就本邑社倉穀中請量宜入用事分付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3월 16일(무자)>

강 命永宗 仁川軍竝卽解送

목 三軍府啓言番舶雖已遠去其在戒嚴之道不可遽爾解兵而第念此時軍民之久駐實有妨農之慮永宗徵赴軍卒竝卽徹送使之烽燧相應應援以時土兵姑待近地俾無疏虞之患廣州 水原軍之往赴仁川者亦爲一體解送而本邑防守之節另加團束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3월 23일(을미)>

강 命水原中軍 尹喜秀 德津萬戶 趙文珏竝限一瓜仍任

목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李景夏狀啓則中軍尹喜秀戢竊盜而竊發無聞鋤邪類而邪種幾盡瓜限在即衆咸惜去請仍任又啓言觀此鎮撫使 李容熙狀啓則德津萬戶 趙文珏赴防在於經擾之後吏卒渙散鎮樣凋弊該萬戶招集散卒一防賴安鎮舍修葺之役專任責成而瓜期不遠請特爲仍任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2월 4일(정미)>

강 命水原還餉各庫難刷之數蕩減

목 水原留守 李載元以還餉挪貸便成舊逋徒擁虛簿有欠典守措劃之方令廟堂稟處馳啓教以挪貸之數爲一萬六千餘兩之多非但此營內而各營各司外而各道各營無不如此泛稱挪貸畢竟鬼錄者此爲分憂典守之道乎言之及此深庸慨歎各庫難刷之數依狀請蕩減而此非一二人所犯則其時治績推以可知如或有善政立碑者竝卽理置以爲後來者之戒亦自廟堂捧甘各營各司行會四都八道將此辭意揭壁鑑戒使之知懼知恥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5월 22일(계사)>

강 開圻諸道殿最

목 公忠監司 閔致庠啓本清風府使 李憲綱勘稅何愆營舍多怨下瑞山郡守 尹禹鉉治固優如勸哉剛確青山縣監 丁大林既勤求蒨益勉束薪竝中○慶尙監司 吳取善啓本金山郡守 尹庚鎮檢胡頊報警是援例聞慶縣監 李國寧鄰檢何頃治固自如竝中咸昌縣監 尹獻采前評由疏今檢胡頊軍威縣監 李容恢俗頑吏猾果然難治竝下○咸鏡監司 李興敏啓本鍾城府使 具明鉉訪非盡信事或駭聽中利原縣監 李奎一病實妨公勢難容私下○江原監司 趙龜夏啓本楊口縣監 李秉民 查覈必躬是爲治理下○全羅監司 徐相鼎啓本南原府使 趙命教弊到絲棼政勞裒補和順縣監 沈能璿可禳純愨宜勉振刷竝中青巖察訪 梁濟浩益勉小心中○全羅右水使 鄭煥升啓本多慶浦萬戶 安正民姑寬姑恕宜戒宜慎黔浦萬戶 金洛殷松政非輕益勉益勉竝中○水原留守 李載元啓本守門將李鶴來持身不謹下○北兵使 鄭歧源啓本茂山萬戶 康基錫兩載事爲無一可稱中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6월 15일(을묘)>

강 照勘時囚尹喜秀

목 義禁府啓言前水原中軍 尹喜秀原情以爲本府發配罪人直到付成給事有此淑問惶恐遲晚云矣所當請刑而曾經宣傳官請除刑推議處允之又啓言向前尹喜秀不有定式擅許直到法意所在有難全恕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尹喜秀照律笞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6월 27일(정묘)>

강 水原留守 李載元以外帑庫封樁自各該道來納馳啓

【목】 狀啓以爲臣營句管各道穀作錢卽外帑庫封樁而判下定式送差人年例推來矣挽近差人輩中間乾沒未能趁期封入自今秋爲始依京營上納例自各該道定生吏每年十二月內準數來納而貫繩馱價以原錢中除給或有過限愆納則該色吏自臣營捉囚嚴督之意發關各道定式計料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7월 16일(병술)>

【강】 許施水原留守本營句管各道作錢自該道來納之請

【목】 領議政 金炳學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狀啓則本營句管各道穀作錢差人推來之際中間乾沒未能趁期從今爲始自各該道定色吏來納定式事請令廟堂稟處矣差人之弊由來既久而莫重公貨一任耗縮是豈制置之義乎請依狀辭許施從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7월 29일(기해)>

【강】 命水原府軍物釐正令三軍府稟處

【목】 兵曹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狀啓啓下者則本府重記所載軍物器皿或朽敗而僅存形體或出用而破傷闕失徒懷審愼仍舊贍傳則未免不實之責一從時存重記恐合事體令該曹稟處爲辭矣軍物釐正自臣曹不敢擅便請令三軍府稟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8월 21일(경신)>

【강】 命水原府軍物釐正

【목】 三軍府啓言卽見兵曹草記則水原府軍物釐正請令三軍府稟處矣傳掌重記若無區別爽實甚矣請依狀請俾爲釐正允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8월 22일(신유)>

【강】 命留守上京時中軍代領周察

【목】 三軍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所報則本府拱護重地處在要衝若當留守上京之時則關係軍務專委中軍代領周察恐合方便爲辭矣凡係軍務無往不緊且急焉而每值守臣之因公上京率不免愆滯之歸者不可但以疏虞言今其空營時中軍代領周察甚合事體依報辭許施外此廣州 開城 兩都亦不宜異同一體定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9월 27일(을미)>

【강】 命水原災結置之推奴徵債防塞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災實狀啓則新災四百六十二結五十七負零特許劃下舊災四百二十八結五十四負零到底改量從實出稅計料而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似此康年宜無災頤之可言是所以地部事目之初不頒下者也所請災結置之由來川浦之未及還稅者一一查括期復元總推奴徵債請依所請防塞允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10월 3일(신축)>

【강】 行進講于慈慶殿 講官 趙性教 承旨 尹相定 玉堂 金裕行 假注書 李鳳德 兼春秋 白時範 別兼春秋 朴定陽

【목】 講孟子○予曰孟子以後程朱能繼道統乎講官 趙性教曰漢有董仲舒卓越諸子而至宋則兩程及朱夫子有以接孟子之統矣予曰後誰有繼之者乎性教曰元之許衡明之薛瑄俱以學術聞於後我東則鄭圃隱爲道學之祖也予曰圃隱卽東方道學之宗而誰有繼之乎性教曰圃隱傳之金叔滋 叔滋傳之子宗直號

佔俸齋 佔俸齋傳之金宏弼號寒暄堂臣之先祖文正公臣受業於寒暄堂闡明道學爲東方大賢也予曰靜庵之後退溪 栗谷果同時而沙溪亦同其時耶性教曰退溪 栗谷則同時而栗谷少後於退溪 沙溪稍後於栗谷而我朝崇儒重道群賢輩出矣予曰靜庵於講官爲幾代祖乎性教曰臣之十一代祖也予曰講官是祀孫乎性教曰臣再從侄爲祀孫而在昔正廟朝特念祀孫建置屋子於水原府內子孫世居矣予曰靜庵於中廟朝爲小人所斥乎性教曰際遇中廟挽回三代之治不幸爲哀貞 景舟之徒所誣謫居綾州卒受後命矣予曰從祀文廟在於何時乎性教曰仁宗朝復官宣祖朝贈賜諡萬曆庚戌從祀聖廟矣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12월 2일(기해)>

강 命水原府正軍接濟之需以本營外帑封樁排用

목 三軍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收啓則以爲本府馬步軍各在屬邑徵調未免失機以府下居民抄出二百名禿城亦抄五十名新作正軍而接濟之需大院位洞燭事狀特下錢四萬兩亦以本營外帑庫封不動錢一萬二千兩竝爲排用設立形止鱗次登聞爲辭矣拱護重地府下民之抄作正軍徵調可免失機而至於接濟之需蒙有特劃之隆施竝與外帑封樁請許令排用期有實效允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12월 8일(을사)>

강 許施水原府查結添補軍需之請

목 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狀啓則本府查得結合七百七十九結八十六負零爲先充補於當年災四百六十二結五十七負零及流來舊陳四百二十八結五十四負零則餘在舊陳爲一百一十一結三十一負零而上項結取收卽營用與將士支放以外之物自明年永爲劃下添補於新募正軍二百五十名接濟之需令廟堂稟處矣漏稅查得至於此多誠爲萬幸竝依狀請施行舊陳連加詳覈期於盡充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12월 16일(계축)>

강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金鍾華所管二牧場戊辰籍付馬六十四匹今生馬十四匹加現馬十四匹合馬八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馬竝六十七匹內壯雌馬二十九匹 (…)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12월 29일(병인)>

강 點下吏兵批別歲抄

목 吏批被謫蒙放秋前牧使 李恒翼前府使 閔世鎬竝職牒還授奪告身秩前府使 鄭亨基 閔宗鎬 李源一前郡守 洪鍾勳前縣監 李秉民前校檢 金載獻前察訪 鄭壽龍竝減一等罷職秩前牧使 李恒翼 閔世鎬竝敍用永不敍用秩前牧使 李恒翼蕩滌敍用居中秩報恩郡守 趙東淳 高原郡守 楚徵明 盈德縣監 鄭仲愚 堤川縣監 尹賢求 泰川縣監 金秉淵 庇仁縣監 林衡鎭 鐵山府使 洪運燮 銀溪察訪 李秉淵 童蒙教官 趙東奭 中學訓導 金在鼎 東學訓導 朴鳳軫 西學訓導 李東相 南學訓導崔德明竝蕩滌居下秩前府使 李憲綱 李承臣前郡守 尹冕求 李象恂 鄭根源前縣監 李容恢 尹獻采 李奎一 李載益 李應駿 金性翼竝蕩滌敍用兵批奪告身秩前萬戶 金潤植前昌德宮衛將 金宜休減一等前萬戶 趙景祿職牒還授罷職秩前中軍趙義升前別將 金弼元竝敍用居中秩碧潼 僉使 安在默前萬戶 安正民黔毛浦萬戶 金洛殷 廢茂山萬戶 康基錫竝蕩滌前華寧殿守門將 尹光軾蕩滌敍用植松萬戶 金秀雄前萬戶 梁大龍 姜鳳瑞 水原監牧官 金鍾華 南陽監牧官 南芝熙順天監牧官 洪若弼 羅州監牧官徐大輔竝蕩滌居下秩前別將 申道赫前權管 安穉竝蕩滌敍用○教曰吏兵批別歲抄點下者依例捧傳旨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월 1일(정묘)>

강 命水原判官 鄭基命仍任

목 吏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李載元狀啓則本府判官 鄭基命三政釐整今其旁午瓜期在前已熟之地有難遞改今姑仍任令該曹稟處矣請姑爲仍任允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월 15일(신사)>

강 判下兵曹 獻陵 仁陵 健陵 顯隆園幸行時軍兵磨鍊及軍令

목 因該曹草記教以訓局步軍三哨馬軍二哨訓將率領爲先廂禁營步軍三哨兩營騎士各一番禁將率領爲後廂禁軍二番爲之總使率御營旗鼓與三營餘軍留都留營依例爲之別抄軍一哨領付於中央陣又以回鑾時侍衛磨鍊啓稟教以今番則待令于崇禮門先廂頭局行陣別驍士一番爲之還宮時闕下解送○軍令三月十一日出宮龍驤鳳翥亭少駐僧房坪晝停自闕門二十里 獻陵展拜親祭自僧房坪晝停所二十里以上四十里 仁陵展拜親祭仍爲經宿十二日果川縣行宮晝停自宿所二十里 華城行宮宿所自果川縣行宮晝停所四十里以上一百里十三日健陵展拜親祭自華城宿所二十里以上一百二十里 顯隆園展謁親祭還詣華城 華寧殿展拜親行酌獻禮行宮宿所十四日仍爲經宿十五日果川縣行宮晝停自華城宿所四十里 龍驤鳳翥亭少駐當日還宮自果川行宮晝停所三十里以上七十里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2월 1일(정유)>

강 華寧殿 御眞還安時各差備官命兒馬賜給

목 水原留守 李載元以華寧殿修改後御眞還安時各差備官開錄馳啓教以攝通禮迎華道察訪 徐有康雲劍差備前府使 尹弘大前營將金泰衡陽傘差備前郡守 曹錫七 繖扇差備前虞候 李宅緒前守門將申鳳休 日傘差備前武兼 黃宗秀 水晶杖差備前守門將曹秉天 金鉞斧差備前守門將李鍾培 別看役前中軍朴熙景各兒馬一匹賜給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2월 13일(기유)>

강 府大夫人行次命遣原任待教 趙慶鎬問候

목 教曰府大夫人行次于華城矣遣原任待教 趙慶鎬先爲問候以來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1일(정축)>

강 詣華城經宿

목 具軍服乘輿至降輿所降輿乘馬至果川行宮下馬入大次教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待令于水原交龜亭乘馬至華城行宮宿所下馬入大次教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待令于華城行宮又教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待令于陵所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2일(무인)>

강 命水原留守 李載元加資

목 教曰水原留守 李載元特爲加資令該曹口傳下批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2일(무인)>

강 命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還宮時待令于交龜亭判下親祭時賞典別單

목 因別單教曰獻陵親祭時亞獻官 判府事 李裕元 終獻官 判敦寧 李最應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 禮曹判書 崔遇亨 執禮 校理 金亮淵 大祝 掌樂正 李宅應并加資陵司參奉 李載永陞六典祀

官 副司果 權仁斗 執尊 宗親府正金性均 祝史 副修撰 朴顯陽 齋郎 兵曹正郎 徐相敦 贊者引儀 李熙藻 安喆榮 謁者 兼引儀 金用鍊 安亨植 贊引 假引儀 徐玄輔 朴敦壽 祭監 監察 朴鳳煥 李商新各兒馬一匹賜給本陵直長 李以斗陞敍參奉 李載永陞六仁陵親祭時終獻官 領議政 金炳學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 禮曹判書 崔遇亨 執禮 校理 金亮淵 大祝 掌樂正 李宅應并加資陵司參奉趙景夏陞六典祀官 副司果 權以斗 執尊 宗親府正金性均 祝史 副修撰 朴顯陽 齋郎 兵曹正郎 徐相敦 贊者 引儀 李熙藻 安喆榮 謁者 兼引儀 金用鍊 安亨植 贊引 假引儀 徐玄輔 朴敦壽 祭監 監察 朴鳳煥 李商新 香陪官 校書判校 韓兢烈 祭文正書忠義柳令均 左通禮 李晚耆 右通禮 李泰翼 贊儀 朴齊性東西唱引儀 李熙藻 安喆榮奉禮兼引儀 李漢鎮各兒馬一匹賜給本陵令李璠夏陞敍參奉趙景夏陞六其餘守僕員役守護軍等并依判下施賞健陵親祭時終獻官 判府事 李裕元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 禮曹判書 崔遇亨 典祀官 奉常正 金善柱 執禮 副司果 趙恒教 大祝 修撰 朴弘壽并加資陵司參奉 尹致珥陞六執尊 宗親府正金性均 祝史 副修撰 朴顯陽 齋郎 兵曹正郎 徐相敦 贊者 引儀 李熙藻 安喆榮 謁者 兼引儀 金用鍊 安亨植 贊引 假引儀 徐玄輔 朴敦壽 祭監 監察 朴鳳煥 李商新各兒馬一匹賜給本陵令尹秉準陞敍參奉 尹致珥陞六顯隆園親祭時亞獻官 判府事 李裕元 終獻官 領議政 金炳學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贊禮 禮曹判書 崔遇亨 典祀官 奉常正 金善柱 執禮 副司果 趙恒教 大祝 修撰 朴弘壽并加資園司參奉 朴鳳彬陞六執尊 宗親府正金性均 祝史 副修撰 朴顯陽 齋郎 兵曹正郎 徐相敦 贊者 引儀 李熙藻 安喆榮 謁者 兼引儀 金用鍊 安亨植 贊引 假引儀 徐玄輔 朴敦壽 祭監 監察 朴鳳煥 李商新 香陪官 校書判校 韓兢烈 祭文正書忠義柳令均 左通禮 李晚耆 右通禮 李泰翼 贊儀 朴齊性東西唱引儀 李熙藻 安喆榮奉禮兼引儀 李漢鎮各兒馬一匹賜給本園令朴受晚陞敍參奉 朴鳳彬陞六其餘守僕員役守護軍等并考例施賞華寧殿酌獻禮時贊禮 禮曹判書 崔遇亨 典祀官 奉常正 金善柱 執禮 副司果 趙恒教 大祝 修撰 朴弘壽并加資殿司令 鄭基命 執尊 宗親府正金性均 盥洗 位兵曹正郎 金秉鍵 佐郎 李徽圭 爵洗位 兵曹佐郎 韓錫奎 持平 李冕柱 贊者 引儀 李熙藻 安喆榮 謁者 兼引儀 金用鍊 安亨植 贊引 假引儀 徐玄輔 朴敦壽 祭監 監察 朴鳳煥 李商新各兒馬一匹賜給兼提調 水原留守 李載元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兼令水原判官 鄭基命 兒馬一匹賜給兼衛將水原中軍 金箕錫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守門將李鶴來 尹泰榮竝陞六香陪官 校書判校 韓兢烈 祭文正書忠義柳令均 左通禮 李晚耆 右通禮 李泰翼 贊儀 朴齊性東西唱引儀 李熙藻 安喆榮奉禮 兼引儀 李漢鎮各兒馬一匹賜給其餘守僕員役等并考例施賞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3일(기묘)>

28 詣健陵 顯隆園展謁親享仍詣華寧殿行酌獻禮

목 具軍服乘馬至健陵作門外下馬乘輿至大次前降輿入大次展謁時至改具翼善冠 黻袍 烏犀帶 黑皮靴至紅箭門降輿詣版位行四拜禮至陵上奉審訖入大次祭時至詣版位行四拜禮詣神位前三上香獻爵大祝 修撰 朴弘壽 讀祝訖降復位亞獻官 大院君 終獻官 判府事 李裕元 行禮如儀予還復位行四拜禮行望燎禮畢入小次辭陵禮時至詣辭陵位行四拜禮還出紅箭門外乘輿至顯隆園詣版位行再拜禮詣神位前三上香獻爵大祝 修撰 朴弘壽 讀祝訖降復位入小次亞獻官 判府事 李裕元 終獻官 領議政 金炳學 行禮如儀行望燎禮畢行再拜禮還入小次辭園禮時至行禮如儀還出紅箭門外乘輿至大次前降輿入大次改具軍服乘輿至降輿所降輿乘馬至華城行宮下馬入大次改具翼善冠 袞袍乘輿至華寧殿降輿所降輿入齋殿詣望殿禮位行四拜禮仍詣殿內奉審還入齋殿酌獻禮時至詣神位前三上香獻酌大祝 修撰 朴弘壽 讀祝訖降復位行四拜禮行望燎禮畢乘輿至大門外還詣行宮入大次教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待令于華城行宮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3일(기묘)>

강 經宿于華城行宮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4일(경진)>

강 召見京畿監司 朴永輔于華城行宮

목 敎曰京畿監司率各務差使員入侍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5일(신사)>

강 行召對于華城行宮 召見時原任大臣 承旨 李裕承 閣臣 李世用 玉堂 李起鎬 金性均 假注書 黃普淵 別兼春秋 趙秉鎬 判府事 李裕元 領議政 金炳學

목 敎曰召對爲之時原任大臣同爲入侍講通鑑 判府事 李裕元曰今日召對至召臣等獲觀盛舉下情榮耀矣領議政 金炳學曰行宮召對仰見勤學之盛而列聖朝動駕之時玉堂陪從卽爲召對而然則非特行宮雖在路次亦有召對之時今日盛舉實爲繼述之美臣不勝攢頌萬萬裕元曰在前幸行時晝停所亦多行之使儒臣隨駕講侍之重有如是矣之奏曰今日還宮退定卽事勢之不得已而明日清佳回鑾泰平則萬姓軍民皆當權祝矣予下御製詩敎曰此是正廟朝板上韻也大臣承史閣臣儒臣賡進昨者承候官已有所賡進之命矣承旨 李裕承奉御製傳于裕元 裕元敬奉讀訖奏曰雲漢宵回情實俱備萬萬欽頌矣炳學曰賡進何時進呈乎予曰回鑾前畢進可也裕元曰幸行時御製賡進尤爲盛舉也臣於年前陪扈此地有未老間亭賡進詩刻板尙存而今又承命賡進不勝與榮之幸矣予曰未老間亭刻板曾已見之也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5일(신사)>

강 還宮

목 具軍服乘馬至果川行宮下馬入大次敎曰自華城行宮至崇禮門外捧上言仍出次乘馬入崇禮門由光化門 崇陽門還內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6일(임오)>

강 水原留守 李載元疏辭新資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9일(을유)>

강 命水原府查結錢米封不動永爲定式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狀啓則本府先查得結爲七百七十九結零已於昨冬狀聞而伊後查執又爲十一結零充補於舊陳餘在一百一十一結零中而連加詳覈隨起執稅盡充計料所捧錢米則亦爲劃下添補於新募正軍接濟之需前後查結錢米新募正軍各項支放用餘錢米每年終朔米則作錢并與零餘錢移送外帑庫作爲封不動查結出稅之錢米依此例次次添入封不動永爲定式恐合事宜竝令廟堂稟處矣先查漏結既至此多追櫛執稅亦甚可幸接濟之添補用餘之作錢繼此而次次封椿請依狀請許施以爲定式允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5월 26일(신묘)>

강 大院君府大夫人溫陽行次時命水原留守陪行

목 敎曰今番大院君府大夫人溫陽 德山行次時水原留守 李載元陪行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8월 9일(계묘)>

강 召見北兵使 金箕錫于紫薇堂

목 敎曰下直樞帥入侍○予曰善爲下去實心對揚可也箕錫曰謹當實心對揚矣予曰前在水原中軍時治績已所聞知而北營異於他營接隣於彼地逼近於我界善爲區畫鎮撫軍民可也箕錫曰謹當殫誠對揚矣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8월 29일(계해)>

강 政府以華城 關西災實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災實狀啓則今年新災一百八十九結三十一負零依昨年例就新執結中充補劃下流來舊陳未查括餘在九十九結四十六負零亦將查起期於盡充計料而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新災數既不多新結充補依施餘在舊陳繼卽查起一一復總推徵防塞請依所請許施允之又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韓啓源分等狀啓則平壤等十三邑置之稍實順安等十九邑置之次泰川等十二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限四分一權減鎮堡給代不足條戶結排斂中區劃事也其一陳田火田還加起執總依近例停免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屯田從實執總其中內閣屯土之在於清北者別遣摘奸俾無冤徵事也其一新設城餉半分耗條排用於東津支放及營下砲手設料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分等依此施行後錄諸條不第已例然也俱係便民之政竝依施內閣屯土之俾無濫徵自有年年申飭更加查摘請毋或貽弊之意行會允之敎以內閣屯土濫徵之弊年年有之終未歸正民隱日甚此何道理也自箕營各別查摘以安其民後啓聞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0월 16일(무신)>

강 命水原判官 鄭基命仍任

목 吏曹因水原留守 李載元狀啓覆啓以爲本府判官 鄭基命特蒙仍任之命見今仍限不遠闔境士民及吏校卒隸咸惜其去千百來訴治績既著民願如此請特許仍任事令該曹稟處守臣狀辭既如此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윤10월 18일(경진)>

강 命水原留守 李載元特爲仍任

목 議政府啓言華城留守 簡滿在近矣此守臣莅任以來陵園殿廡修繕之役誠心克殫陰雨桑土綢繆之備精彩俱新逋藪則莫不剔刷出隱則舉皆調恤許多施措蔚然可紀境內大小民人吏校奴令軍卒等齊訴本府咸願久留請特爲仍任允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0월 22일(갑인)>

강 許施水原府公都會都試退行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載元狀啓則本府公都會待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許施允之又啓言本營秋等都試待明春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辭許令退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2월 23일(갑신)>

강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蓄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前任金鍾華時任李尙鎮 所管二牧場已已籍付馬六十七匹前任金鍾華所報今生馬五匹時任李尙鎮所報今生馬五匹合馬七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金鍾華所報故失馬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十二匹內壯雌馬三十一匹 (…)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2월 29일(경인)>

강 以申錫禧爲水原留守 廟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1월 3일(계사)>

강 水原留守 申錫禧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1월 5일(을미)>

강 判下兵曹 長陵幸行時隨駕軍兵磨鍊草記

목 因該曹草記教以依戊辰華城幸行時例磨鍊而後廂御將爲之禁營步軍二哨以御營步軍二哨換爲隨駕別抄軍一哨領付中央陣留都禁將爲之○軍令二月十八日出宮黔巖碑閣所少駐高陽行宮晝停四十六里 汾水院少駐坡州行宮宿所四十里十九日碑立巨里少駐長陵展謁三十四里以上一百二十里親祭還詣碑立巨里少駐坡州行宮宿所二十日汾水院少駐高陽行宮晝停黔巖碑閣所少駐還宮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1월 6일(병신)>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洪殷謨于思政殿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園寢與殿內諸處果無別頃而太平耶殷謨曰陵園寢殿內皆爲安寧而至於莎草亦無蹲縮處矣予曰所經地雖不遠矣農形何如殷謨曰年麥皆已收刈登場雖未目睹周詢于老農則皆云豐穰矣至於早稻亦皆方茂今年之有秋足以望矣予曰水原所經地亦然否殷謨曰與近畿一樣矣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5월 21일(경술)>

강 命濟州貢馬依數擇去

목 司僕寺啓言謹依下教濟州貢馬平年三十四式年五十四除送鎮撫營事命下矣自今年爲始送人于水原府依數擇去之意請分付鎮撫使允之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5월 27일(병진)>

강 水原留守 申錫禧疏陳病狀乞遞檢校之銜賜批許之

목 批以實病既如此所辭檢校之銜依施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5월 30일(기미)>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李承輔 參判 趙寅熙 參議 金益■ 兵曹判書 姜滄進

목 敎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又敎曰皇朝人忠臣清白吏軍功人子孫西北松都人各別收用又敎曰書狀官新錄中擬入○吏批以尹永善爲麻田郡守 李宅鎬爲河東府使 趙夔熙 爲義興縣監 鄭匡始爲水原判官 鄭基曾爲谷城縣監 申樂熙爲价川郡守 李奎浩爲宣川府使 李龍憲爲德源府使 張龍河爲機張縣監 金弘灌爲三水府使 洪在錫爲禮安縣監 李秉旭爲漣川縣監 李鍾懿爲順川郡守 金演壽爲司成 鄭泌爲興海郡守 金箕瑞爲雲峯縣監 趙義春爲南海縣令○敎曰望簡遲滯之吏兵判推考○以李寅命爲大司憲 寅命及金元植 俞致崇竝新通也 趙興教爲大司諫 興教及金昌秀 李赫準竝新通也敎曰望簡遲滯之吏兵判從重推考○以趙性教爲冬至兼謝恩使 李建弼爲副使朴 鳳彬爲書狀

官 曹錫萬爲執義 錫萬及崔弘周 趙性鶴竝新通也 白仁行爲司諫 仁行及金持懋 李冕柱竝新通也 吳麟泳爲獻納 金光秀 李晚由爲掌令 金容圭爲正言 容圭及尹相賢 南湜竝新通也 洪贊燮 金尙萊爲持平 贊燮及李是德 李載龜 元寅恒 尹基周竝新通也 柳宗植爲正言 宗植及任尙鎬 張錫休竝新通也 李奎鶴爲朔州府使 李東鉉爲長湍縣監 俞鎮學爲注書 宋廷和爲知義禁 申學休爲北部都事 朴永軾爲貞陵參奉 閔星勳爲宣陵參奉 孫相駿爲順陵參奉 李輔仁爲靖陵參奉 李鶴年爲景陵參奉 韓鎮宅爲禮賓參奉 李範疇爲典獄參奉 學休 以下竝初仕也 兵批以邊晉圭爲洪州營將 吳耆善爲清州營將 李炳鎬爲公山營將 李鍾健爲京畿中軍 李熙晟爲江原中軍 晉圭以下竝新資也 鄭澤源爲惠山僉使 康祐鎮爲加德僉使 李翰榮爲訓練正 白南益 李鳳憲竝新通也 洪坰爲副總管 李源逸爲北評事 姜健欽爲同知 金鉉洙 鄭塾爲守門將 朴容元 李圭昇爲宣傳官 李載驥爲武兼 金喜集 李尙泰爲部將 孫泰憲 安宅舜 康錫憲 金秉南爲守門將 韓範履爲平南權管 李儒必爲羅暎權管 田學仲爲甲巖權管 洪昇厚爲吾村權管 黃虎連爲安原權管 金璟熙 爲栗浦權管 李天龍爲龜洞權管 胡永得爲廟洞權管 鉉洙以下竝初仕也 教曰 守令邊將初仕人皆令明日待令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7월 1일(기축)>

㉔ 大妃殿進御桂附理中湯依前方一貼命製入榻教也 政府以水原 廣州災實狀覆啓

㉕ 政府啓言卽見大原留守 申錫禧災實狀啓則新舊災二百九十七結四負三束特許劃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矣三農就緒百穀用成是誠大有之年所請災結置之舊陳期於查括以復元總推徵防塞請依施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鄭基世災實狀啓則新災二十九結九十八負一束特許準劃流來舊災餘在七十四結五負七束連加搜括隨起出稅計料而癸酉庚辰排捧還依已例仍停事請令廟堂稟旨矣夏澇雖經耕耘順時大同逢吉傳稱康年所請災結置之舊災查括另加爬櫛期於復總癸庚排捧還請依前仍停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10월 17일(갑술)>

㉔ 許施水原 廣州 湖西 永宗公都會都試火砲科退設之請

㉕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申錫禧狀啓則本府公都會連值事故本營別驍士及列校秋等都試火砲科竝限內不得舉行待明春合設事竝請令廟堂稟旨矣請依所請許施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鄭基世狀啓則各樣都試竝待明春合設儒生公都會一體退行事請令廟堂稟旨矣請依狀請使之退行又啓言卽見忠清監司 金炳始狀啓則儒生公都會覆試庚午辛未兩年條特許待明秋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矣請依狀請退行又啓言卽見永宗僉使 李秉淑狀啓則防營禦邊兩營軍官武士等都試與火砲科退行明秋事請令廟堂稟處矣請依狀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10월 25일(임오)>

㉔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㉕ (…)水原監牧官 李尙鎮所管二牧場庚午籍付馬七十二匹今生馬十一匹合馬八十三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三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十九匹內壯雌馬三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四匹今生馬十一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12월 30일(을유)>

㉔ 判下兵曹 文廟釋奠親行時隨駕軍兵磨鍊及幸行時開城留守率旗鼓與馬步軍出待迎接待信箭解嚴草記

㉕ 因該曹草記教以御將率訓局旗鼓與馬軍二哨步軍三哨爲先廂禁營步軍三哨訓局馬軍一哨兩營騎

士各一番禁將率領爲後廂禁軍二番隨駕別抄軍一哨領付中央陣總使率訓局餘軍二哨及御營步軍一哨騎士一番留陣餘軍留營置之○又草記齊陵 厚陵幸行時開城留守率旗鼓與該營步軍三哨馬軍一哨依華城例出待板門坪迎接後先廂頭局相連作行而陵所宿所與先後廂軍兵一體環衛回鑾時到板門坪待信箭解嚴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월 15일(경자)>

강 命水原中軍 朴承儒統制中軍金永求仍任

목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申錫禧狀啓則中軍朴承儒糾慝有方竊發不警鋤邪無赦醜穢永絕分餉均抄丁精而行且箇滿群情惜去合有仍任之典又啓言觀此統制使 蔡東健狀啓則中軍金永求三載居官茂著實績而本營專制一面都統三方事務率多未了軍民去益願借限一瓜仍任竝令該曹稟處矣請依狀請施行俾責成效竝從之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5월 3일(병술)>

강 許施花梁鎮移住靈興之請

목 三軍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申錫禧狀啓則南陽府所在花梁鎮係是本營管轄而鎮樣凋弊疏虞莫甚該府所管靈興島與花梁鎮相距爲數十里原係大阜島所屬牧場今若罷牧設鎮使花梁鎮將移住靈興則與該府掎角捍沁都隘口事請令稟處矣此焉鎮樣甚弊彼焉地形有勝則將此移彼可以鎮邊而固圉罷牧移鎮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5월 14일(정유)>

강 賓廳陳啓請潤根父子亟施緣坐之律賜批 領議政 金炳學 右議政 洪淳穆 判敦寧 興寅君李最應 兼禮曹判書 金學性 廣州留守 鄭基世 知宗正卿 李承輔 判義禁 趙秉昌 上護軍 趙秉徽 右贊成 曹錫雨 漢城判尹 李景夏 上護軍 金世均 刑曹判書 朴珪壽 水原留守 申錫禧 知三軍府事 李容熙 寧豐君 崔遇亨 知訓鍊 鄭岐源 大護軍 李參鉉 金益文 知宗正卿 李章濂 知敦寧 金壽鉉 大護軍 李裕膺 沈承澤 吏曹判書 趙基應 右參贊 趙性教 兵曹判書 姜滄 知三軍府事 任商準 工曹判書 金元植 知義禁 李建弼 護軍 徐相鼎 行大司成 曹錫興 宗正卿 李寅命 護軍 朴來萬 俞錫煥 金基績 同義禁 李鶴榮 兵曹參判 尹滋承 護軍 趙采夏 左尹 白樂貞 護軍 尹善應 安昌君 權容燮 右尹 韓敦源 刑曹參判 鄭泰好 豐春君趙者永 護軍 李玄翼 宗正卿 李寅高 戶曹參判 成彝鎬 護軍 金益容 禮曹參判 趙慶鎬 護軍 李啓魯

목 炳學等啓言噫彼潤賊卽窮古之劇惡大慙也天討挾施既伏大辟則若父若子應坐之律自周官制刑暨于國朝五百年典常則然蓋以大逆之支屬故也今我殿下克推好生之德遽議惟輕之典此賊一門卽虺蜮種子斷不當畧刻容貸於覆載之間伏願時軫王章之快伸廷議之莫遏亟施潤賊支屬緣坐之律批以刑政卽金石之典也予亦知不容低昂於其間而至於今番事其在大辟應坐之律不無淺深之可言所以斟酌者存俄筵已悉諭矣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5월 18일(신축)>

강 命迎華察訪 李熙藻一瓜仍任

목 吏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申錫禧狀啓以爲迎華察訪 李熙藻三載居官一念奉公驛戶復蘇郵籍無缺殘局庶望就完第綠滿箇益切願借特許限一瓜仍任事令該曹稟處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6월 19일(임신)>

강 營建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曰(…)上樑文製述官 水原留守 申錫禧 書寫官 忠淸監司 金炳始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懸板書寫官 水原留守 申錫禧內下虎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水原留守 申錫禧內下虎皮一令賜給(…)明陵丁字閣上樑文製述官 水原留守 申錫禧 書寫官 右參贊 趙性教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丕闡堂 上樑文製述官 水原留守 申錫禧 書寫官 行禮曹判書 李承輔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9월 16일(정유)>

강 禮曹判書 知宗正卿 李承輔等以影幀神輦今二十一日水原府晝停振威縣宿所馳啓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9월 22일(계묘)>

강 政府以京畿年分狀水原災實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金在顯年分狀啓則三等則劑不爲舉論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處矣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依已例全數捧留本邑附近民之自願輸納者依施耗條并代錢輸送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及守總兩營北抄牙兵身米依已例代錢收捧事也其一各衙各宮屯土勿拘定總從實收稅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防塞事也百穀用成一路惟均三等之不爲分劑寔著嘉貺也若其後錄諸條便民之政請依狀請許施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申錫禧災實狀啓則新災不爲舉論流來舊災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亦將查起期於盡充計料而推奴徵債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石水斗泥自是宜穀山雨海風亦既順候克成穡事宜無執災若乃流來舊陳期於復總推徵防塞請依所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0월 17일(무진)>

강 以閔升鎬爲水原留守 廟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1월 17일(무술)>

강 水原留守 閔升鎬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1월 19일(경자)>

강 社稷 景慕宮臘享大祭香祝親傳攝儀改書下許施水原都試及砲科待明春合設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閔升鎬狀啓則本營別驍士列校今秋都試及火砲科當爲設行而前守臣連值事故不得舉行且今歲暮姑爲停止待明春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退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2월 17일(정묘)>

강 賓廳陳啓請尊號賜批 判府事 李裕元 領議政 洪淳穆 右議政 韓啓源 行判敦寧 李最應 南寧尉尹宜善 判中樞府事 金炳翼 行知中樞府事 金學性 申櫨 行廣州留守 鄭基世 知宗正卿 李昇應 李承輔 行吏曹判書 趙秉昌 行禮曹判書 趙秉徽 行刑曹判書 金炳滋 右贊成 曹錫雨 知宗正卿 李周喆 行戶曹判書 金世均 行上護軍 俞鎮五 行大護軍 申錫禧 金炳地 左參贊 徐衡淳 行大司憲 李豐翼 知敦寧 金元植 知三軍府事 李容熙 任商準 行大護軍 林肯洙 金有淵 兵曹判書 閔致庠 工曹判書 鄭健朝 寧豐君崔遇亨 知訓練 鄭岐源 知宗正卿 李章濂 李會淳 行大護軍 李裕膺

李源命 水原留守 閔升鎬 行大護軍 沈承澤 金益文 俞致善 朴齊韶 趙基應 趙龜夏 俞致崇 判尹 洪鍾雲 右尹 洪兢周 行護軍 趙寧夏 宗正卿 李升洙 李寅命 李敦應 李沈應 李明應 李載冕 李鳳儀 李寅高 李邦鉉 李容儀 兵曹參判 朴來萬 禮曹參判 金學初 戶曹參判 趙耆永 工曹參判 金炳淵開城留守 韓敦源 同敦寧 洪淳大 行護軍 鄭海尙 徐承輔 趙寅熙 朴齊寅 徐堂輔 徐相鼎 沈舜澤 趙敬夏 趙成夏 尹滋承 尹宗善 金基纘 金尙鉉 姜蘭馨 鄭基會 徐臣輔 尹秉鼎 金益容 任應準 黃鍾顯 鄭順朝 李玄翼 尹滋惠 成載玉 韓敬源 趙采夏 李炳教 鄭範朝 吳顯文 許燭 鄭周應 李熙昇 李敏庠 洪坊 金翊鎭 李鶴榮 李夏泳 趙義豐 申正熙 申泰善 白樂貞 鄭雲龜 吳晉泳 趙慶鎬 趙義復 沈宜豐 李顯祐 曹錫興 任興準 尹應善

목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2월 18일(무진)>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産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後錄 (…)
水原監牧官 李尙鎭所管二牧場辛未籍付馬七十九匹今生馬十四匹合馬八十九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十八匹內壯雌馬三十一匹一年應孳産馬九匹今生馬十四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2월 30일(경진)>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趙秉昌 兵曹判書 閔致庠進

목 以洪鍾雲爲大司憲 宋泰鉉爲假監役 初仕也 洪祐慶爲清州牧使再政以李龍雨爲修撰 權思健爲假監役 初仕也 李泰鎭爲居昌府使 姜穎秀爲珍山郡守 李晚昇爲咸昌縣監○老職人下批漢城府 朝官秩前令 朴宗鎭前承旨 睦仁培前正 李秉殷前五衛將 方弼奎 李德熙 徐仁淳前縣監 鄭胄錫 掌令 金學秀 經歷 成載瑀前僉使 趙祥麟 姜秀榮 李東根 洪大薰前萬戶 張忠國前府使 趙果永前同知 金秀淵 廉允行前僉知 朴聖禧士庶秩南宗極等二人京畿朝官秩前縣監 李壽東 趙錫麟士庶秩柳朔拂等三十八人水原府士庶秩韓用汲等二人廣州府朝官秩前僉知 鄭翰東前萬戶 金在珣士庶秩李圭賢 江華府士庶秩梁文洙等四人忠清道朝官秩前水使 李德熙前僉知 梁達教 金百奎士庶秩朴貞鉉等十七人統營士庶秩姜得文 全羅道士庶秩金顯丞等七十四人黃海道士庶秩金基泰等十四人江原道士庶秩金顯權等九十三人平安道朝官秩都正 韓致益前五衛將 安思淑士庶秩石尙奎等一百三十八人咸鏡道朝官秩前守門將梁昌允前僉使 金尙洛士庶秩金聲琬等一百二十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京畿通政朴文榮 全羅道通政白斗鎭 金相汶 金鯉洌 黃海道通政鄭煥錫 江原道通政金重權 洪處浣 李魯甲嘉善文千長平安道通政宋時亨 楊宗赫幼學李哲雄 咸鏡道通政趙萬秀 宋大景 廉繼煥 金應天 申大川以上十七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월 2일(임오)>

강 命産室廳三提調自明日竝直承候官別入直初六日爲之

목 産室廳啓言三提調自明日依例竝直本院承候官 興寅君李最應 水原留守 閔升鎬 宗正卿 李載冕直赴李載兢 司勇 李載阮請別入直于差備近處教以允之承候官別入直初六日爲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월 29일(기유)>

강 水原留守 閔升鎬以親病陳疏乞遞賜批

목 批以情勢雖如此除拜未幾何可輕遞卿其勿辭救護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월 29일(기유)>

강 行進講于慈慶殿 講官 李承輔 承旨 趙定熙 玉堂 魚允中 假注書白奎燮兼春秋 康炳迪 別兼春秋 李根命

목 講詩傳○予曰誠寧大君祠宇之役果何以爲之乎承輔曰姑俟快爲解土方將經始而本孫家無幹事看檢者可悶矣予曰若無主幹之人則祠宇之後不成模樣矣本派支孫亦無可合任事者乎承輔曰以臣所見言之不無三數人可堪者而相居絕遠實多相妨處矣予曰本孫若是零星乎承輔曰諸大君派中誠寧派最爲數小而零替矣予曰本孫既無任事之人而講官既擔着此事須善爲指揮也承輔曰謹當依下教奉行而臣既不得躬檢故將送解事人及可信工匠輩以爲始後而又使地方官擇定勤實吏校以爲董役矣予曰本孫何如是寢微乎承輔曰誠寧大君十四歲早卒以安平大君派立后而誠寧夫人卽成三問之侄女也其後六臣之獄安平大君亦被禍誠寧夫人以成氏之故亦散配故更以孝寧大君派繼后所以後孫極其零替殘微矣予曰成氏夫人亦連坐乎承輔曰成氏乃成三問之侄女也且安平大君之子立后於誠寧而亦入六臣之獄故似因此收連矣成氏未及伸冤之故成氏死後不得立主誠寧大君祠版以單位奉安矣至英廟朝始蒙伸冤而立主合櫬云矣予曰成氏既出嫁且大君夫人而有此編配至於不得立主此是國朝未遑之事何至此境乎承輔曰久遠之事未知緣何致此而似是未遑之事也予曰成三問之兄弟爲誰也承輔曰其姓名未及記得矣予曰六臣之子孫有之乎承輔曰六臣被禍後惟獨朴彭年有血孫其餘無后矣予曰朴彭年子孫誰也承輔曰其子孫多居大邱地而前承旨 文鉉今永同縣監 珽鉉皆是朴彭年後孫也予曰其餘五人無後乎承輔曰然矣六臣之墓在於鷺梁津頭至今稱六臣墓峴卽華城輦路之傍而塚傍皆有表石墓所守護則朴氏竝爲之六臣書院亦在此地矣予曰六臣之墓同在一處而夫人之墓合口乎承輔曰皆非合口而六臣夫人下落未得詳知矣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2월 5일(갑인)>

강 命産室廳都提調以下別單書入

목 因別單敎曰都提調 右議政 韓啓源廐馬一匹面給提調 行禮曹判書 趙秉徽 副提調 行都承旨 朴齊寅竝加資別入直興寅君李最應廐馬一匹面給水原留守 閔升鎬 宗正卿 李載晃各熟馬一匹面給司勇 李載阮直赴李載兢各兒馬一匹賜給捲草官 行大護軍 趙龜夏加資別兼春秋 朴定陽陞敍注書鄭元和陞六待令醫官 李漢慶 朴時永 全東嫻并守令除授李命錫移差內醫隨闕陞實別掌務官 邊應翼 李兢柱竝外職調用別入直御醫 李慶年 議藥同參 鄭禮秀 御醫 李重植 鍼醫 李章恒 議藥同參 李海昌 掌務官 鄭在英 李章嫻竝相當職調用鍼醫 彭繼述加資議藥同參 洪翼普 監牧官待窠差送內醫 金激等六人各兒馬一匹賜給捲草陪進內膳奉事 金顯澤兒馬一匹賜給清道次知部將 金箕濬 金健秀各上弦弓一張賜給東西唱引儀 朴鍾元 副司果 崔在淵竝外職陞敍待令寫字官 白善榮實官調用畫員白禧培姑付實官待窠陞實待令日官 教授 崔道淵前正 金濟正 泛鐵官前判官 金在奎竝相當職調用待令奏時官 趙漢鼎六品職調用朴一遠加資其餘司謁 司鑰別監飯監員役醫女下隸等竝依判下施賞又敎曰中宮殿承傳色 梁重吉 李敏和竝加資資窮代加節里全應奎 李敏五 掌務 元宜亨李東礪竝加資差備鄭致坤 李時協 金基萬 張宜德 孫永佑 宋宜俊各兒馬一匹賜給又敎曰産室廳次知梁重吉 承傳色 韓濬明 李敏和竝加資資窮代加從事官 元宜亨 李敏五竝加資又敎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2월 19일(무진)>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洪殷謨于慈慶殿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忌辰日卽寒食日也其於祝文中措辭兼行乎殷謨曰因以合設精禋矣予曰

何時將事而何時離發乎比前早回則以其日長而然耶殷謨曰三更後監祭而因爲發行直抵水原府而待天明前進仍復趨行故復命果爲差早矣予曰所經處牟麥果何如耶殷謨曰臣之所見麥形將有有年之占而快勝於年前矣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3월 9일(정해)>

강 命進爵時參班

목 口敎曰判宗正卿 興寅君判宗正卿 永平君李景應 知宗正卿 完平君李昇應李宗正卿 副司果李載純 李載惠直赴李載兢 副司勇 李載阮前府使 李載先 南寧尉尹宜善 錦綾尉朴泳孝 判府事 金炳冀 上護軍 金炳沚 知宗正卿 李景夏 戶曹判書 金世均 大護軍 金炳地守判府事 金壽鉉 水原留守 閔升鎬 漢城判尹 朴齊寅 行護軍 趙寧夏 趙成夏 趙敬夏 吏曹參議 洪承億 副護軍 金奭鎮 趙秉轍 李乾夏 副司果 尹用求 金德均 別兼春秋 金明鎮 副司果 俞鎮學 尙衣僉正 金胤鉉前縣監 洪蘭燮 司果 趙秉允前教官 洪淳馨進爵時參班事分付又口敎曰今番進爵時左命婦首班以貞夫人洪氏爲之右命婦首班以貞夫人李氏爲之事分付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3월 27일(을사)>

강 許施水原府兩等都試待秋合設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閔升鎬狀啓則本營別驍士列校昨秋今春兩等都試連值事故不得舉行待秋合設事請令廟堂稟處矣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4월 4일(임자)>

강 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曰都提調領府事 李裕元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提調 行禮曹判書 趙秉徽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行戶曹判書 金世均 工曹判書 鄭健朝竝加資宗正卿 李載冕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都廳宗府正權膺善 司僕正 李龍雨竝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徐雲輔 禮曹佐郎 劉元植 工曹佐郎 權在禹 掌樂僉正 洪善周 司宰僉正 朴孝憲 宗府主簿 李哲應竝陞鉞監造官 副司勇 李啓冕 趙性鎬 李臣容 韓鎮庠 鄭昶朝 李能宇竝陞六別工作 繕工奉事 韓翊明陞鉞大殿玉冊文製述官 領府事 李裕元 書寫官 宗正卿 李載冕 玉寶篆文書寫官 右議政 韓啓源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樂章文製述官 吏曹判書 申錫禧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大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 領議政 洪淳穆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護軍 趙成夏內下豹皮一令賜給玉寶篆文書寫官 行判敦寧 李最應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樂章文製述官 行大護軍 朴珪壽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 左議政 姜滌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大護軍 洪鍾雲 玉寶篆文書寫官 行大護軍 嚴錫鼎各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樂章文製述官 行禮曹判書 趙秉徽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 行判府事 金炳冀內下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大護軍 金炳雲 玉寶篆文書寫官 知宗正卿 李昇應 樂章文製述官 行上護軍 趙秉昌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中官殿玉冊文製述官 知事 金學性 書寫官 水原留守 閔升鎬內下豹皮一令賜給玉寶篆文書寫官 行戶曹判書 金世均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樂章文製述官 寧豐君崔遇亨內下虎皮一令賜給大殿捧玉冊官 副校理 李鑣永 副司果 洪健植 舉玉冊案執事 忠勳都事 金鳳洙 中部都事 任奎鎬 褥席執事 漢城主簿 李鍾德 舉讀玉冊案執事 敦寧主簿 金秀升 褥席執事 典牲直長 趙玄夏 捧玉寶官 修撰 金明鎮 直閣姜贊 舉玉寶案執事 司僕主簿 朴齊敬 尙衣直長 李載復 褥席執事 司饗主簿 李師在 舉讀玉寶案執事 義盈主簿 李肇秀 褥席執事 掌樂主簿 金永文 大王大妃殿捧玉冊官 副司果 朴容大 金德均 舉玉冊案執事 司僕主簿 李容準 西部都事 朴寅陽 褥席執事 司導奉事 徐明淳 舉讀玉冊案執事 司饗奉事 尹致祖 褥席執事 繕工副奉事 柳令均

捧玉寶官 司成 朴顯陽 典翰 洪萬植 舉玉寶案執事 副司果 李源一 義盈直長 南廷翊 褥席執事 濟用奉事 宋在和 舉讀 玉寶案執事 戶曹正郎 金奭鉉 褥席執事 典牲副奉事 李象坤 王大妃殿捧玉冊官 副校理 朴齊臧 副司果 李舜儀 舉玉冊案執事 儀賓都事 鄭基泰 繕工監後朴齊昇 褥席執事 繕工奉事 鄭基雨 舉讀玉冊案執事 敦寧判官 李敏泰 褥席執事 南部都事 任憲準 捧玉寶官 副應教 張時杓 副修撰 李晚滢 舉玉寶案執事 漢城判官 金養均 敦寧參奉 趙爰夏 褥席執事 繕工監役 沈東纘 舉讀玉寶案執事 刑曹佐郎 鄭晃時 褥席執事 司圃直長 姜敦 大妃殿捧玉冊官 修撰 魚允中 兵曹正郎 閔泳商 舉玉冊案執事 刑曹正郎 尹象儀 繕工假監役 閔觀鎬 褥席執事 禁府都事 尹滋善 舉讀玉冊案執事 副司果 趙鶴永 褥席執事 禁府都事 金益健 捧玉寶官 副司果 姜文馨 李載純 舉玉寶案執事 濟用判官 俞鎮龜 繕工假監役 李□ 褥席執事 禁府都事 宋圭復 舉讀玉寶案執事 造紙別提 金商礪 褥席執事 東部都事于大肇 中宮殿捧玉冊官 副司果 尹用求 李載惠 舉玉冊案執事 工曹正郎 金鳳集 繕工奉事 韓翊明 褥席執事 掌樂僉正 洪善周 舉讀玉冊 案執事 司宰直長 閔泳稷 褥席執事 工曹佐郎 權在禹 捧玉寶官 副司果 權昌洙 李晚燾 舉玉寶案執事 工曹正郎 趙東奭 司宰奉事 閔斗鎬 褥席執事 工曹佐郎 姜文永 舉讀玉寶案執事 童蒙教官 趙容熙 褥席執事 繕工監役 柳沂秀 各兒馬一匹賜給左通禮 李晚由 右通禮 朴定鉉 竝加資贊儀 金用鍊 東西唱引儀 朴鍾元 黃鼎周 代致詞官 假引儀 李鼎善 奉禮兼引儀 權有善 禮貌官 假引儀 方漢哲 李鼎善 各兒馬一匹賜給致詞官 朴遇賢 閔義泰 吳壽煥 竝陞六別看役 姜潤 吳慶錫 竝守令待窠 擬入玄濟昇優窠 守令待窠 移遷徐相民 陞六告由文正書忠義趙秉玉 香陪官 朴鍾滢 各上弦弓一張賜給擇日官 李秉洪 劉俊祐 竝該衙門高品付料奏時官 朴一遠等三人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寫字官 李鍾觀等十三人畫員 金濟民 玉冊 補劃寫字官 金成鉉等五人填金畫員 徐興源等五人玉寶篆文補劃畫員 李宅均等五人竝本衙門高品付料計士 李裕熙等三人竝該衙門高品付料其餘牌將員役樂工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4월 18일(병인)>

경 命水原砲科優等特爲許施

목 兵曹啓言砲科優等卽是劃數之居首者也沒技之規既定以貫三中而今此水原砲科狀啓中鳥銃試以一巡既有貫三中此是優等亦是沒技又以之次劃者置之優等有違試規原狀啓還下送使之請改修正上送教以今番則初有之事特爲許施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8월 17일(계사)>

경 行進講于慈慶殿 講官 趙性教 承旨 鄭謙植 玉堂 閔泳穆 假注書 李萬教 兼春秋 金顯默 別兼春秋 金明鎭

목 講詩傳○予曰講官爲燕行幾次性教曰己巳年以副使一次入燕矣予曰向聞朴珪壽所奏則中原十三省近爲十八省云果然耶性教曰中原地方上自禹貢九州歷代沿革不可殫記而迄今幅員益廣大至爲十八省矣予曰回匪餘黨尚未除去云果得聞之乎性教曰臣之奉使時亦聞有回匪之警近亦往往作鬧云矣予曰講官爲先賢後孫事事審有詳明故予有所詢問也性教曰臣材識淺薄尤昧於博古不能仰對萬一深切惶慙矣予曰先正於卿爲幾世祖乎性教曰在臣爲十一代祖而遠事中宗朝矣予曰拜大司憲三日男女異路云果然否性教曰男女異路果載於國史與家乘矣予曰先正於文廟配享爲第幾次乎性教曰我朝陞廡以世次爲先後故文敬公金宏弼居先文獻公鄭汝昌次之臣先祖爲第三位矣予曰先正何時被禍而其時名賢又有誰某耶性教曰在中宗朝己卯袁貞景舟之徒構作北門之禍而其時大司成 金湜 沖庵金淨 訥齋朴詳同時被禍領議政 鄭光弼扶護士林亦爲己卯名賢其最著者八賢其餘被禍名流多至屢百事蹟昭載己卯錄矣予曰陞廡先正之後孫無時可以瞻拜於東西廡乎性教曰無時則不得瞻拜而或因大小科

謁聖釋菜享官時則可得瞻拜矣予曰予嘗仰慕先聖念念在茲寫出文廟位版圖一本揭之殿壁以寓如見之誠仍下示圖本性教雙擎展覽起伏奏曰殿下慕聖之誠迥出尋常是可見夫子在座顏曾後先聖學之高明光大尤可以仰揣實我東方無彊之休矣予曰我朝先正文廟從享爲幾人乎性教曰陞廡爲十二矣泳穆曰文敬公金宏弼 文獻公鄭汝昌 文正公趙光祖 文元公李彥迪 文純公李滉初以五賢從祀其後文成公李珣 文簡公成渾 文元公金長生 文正公宋時烈 文正公宋浚吉 文純公朴世采次第陞廡而文正公金麟厚於正廟時從享矣予曰新羅時從享先正不過二人矣性教曰然矣泳穆曰弘儒候薛聰 文昌候崔致遠卽新羅人文成公安裕 文忠公鄭夢周卽高麗人蓋東方文明之化至我朝而盛故賢人輩出矣予曰七十二弟子皆爲配享乎性教曰從享聖廟非但及門諸弟而已凡歷代有功於斯文者皆爲從祀矣予曰考覽論語則子貢 閔子騫姓名與位版不同矣性教曰子貢姓段木名賜 閔子騫姓閔名損 子貢 子騫卽其字也論語中諸弟多以字書之矣予曰七十二弟子之後孫或有出居我東者乎性教曰未之聞也予曰文廟從享先正皆有百世不祧之典乎性教曰然矣予曰講官非靜庵祠孫乎性教曰臣之再從姪別檢臣鍾純爲祠孫矣予曰祠孫家在何處 性教曰世居水原府內而粵在正廟朝以祠宇頽圯特命改建以賜矣予曰正廟朝崇賢之德萬萬欽仰矣性教曰爲後孫至于今感泣不已而臣之從姪鍾純且於聖上庚午水原幸行時特蒙初仕調用之恩典矣予曰先正墓所在於何邑性教曰墓所在於水原東門外數里龍仁地深谷里而賜額書院亦在深谷矣予曰思齋慕齋之弟乎性教曰然矣泳穆曰思齋名定國卽慕齋金安國之弟矣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8월 28일(갑진)>

㉓ 行進講于慈慶殿 講官 金世均 承旨 李龍雨 玉堂 朴齊喊 假注書 李教夏 兼春秋 朴鳳軫 別兼春秋 金明鎭

㉔ 講詩傳○予曰秋雨頻注似有妨於收穫爲民事可悶世均曰收穫似未及了畢則此時頻雨誠悶然矣予曰嶺南 海西水災之餘也尤爲關念似有給災矣世均曰聖念及此不勝欽仰而自聞西南被災心常惴惴近聞科儒所傳則比來日候調和穀實成熟可得桑榆之收云爲之甚幸矣予曰今年穡事可謂俗稱穴農矣世均曰所聞誠然而統言之則近於豐稔矣予曰諸邑必多報災處矣世均曰至於報災秋成之後各邑報于巡營 道伯啓聞而廟堂回啓矣予曰卿曾按嶺藩必詳災減之規也世均曰臣曾待罪嶺南故略有領會且以政府有司亦嘗參聞矣予曰卿今公事堂上乎世均曰有司四員中以加資之最下者爲公事堂上而臣於尊歸都監猥蒙恩資故雖尙帶有司之任公事則移屬於他有司矣予曰公事堂上今屬於誰乎世均曰新差有司鄭健朝爲公事堂上矣予曰諸堂上中卿居第幾乎世均曰首有司是趙秉徽也臣爲第二其次趙秉昌又其次鄭健朝也予曰五禮便考圖式今纔出草第爲考閱也仍命下冊子五卷世均跪受奉閱予曰此是五禮儀續五禮儀 五禮便考諸冊中參考者而又有古圖式一本藏在內府者摹畫一依此本圖說多有文意未暢處且內殿服色異於外殿有難詳言故不得不有以俗稱書之者矣世均曰內殿法服朝臣尤未敢知制度而聖念深軫儀式攸重睿裁若是該備誠萬萬欽誦之至而圖說中書以俗稱恐不得不然矣予曰古圖年久蠹傷難於考證而第無軍服之圖似是正廟朝以前所圖成者也世均曰孝廟朝定御駕輜時服色聖教略曰曾見大明會典武士衣袖僅容其臂良以戎服取輕捷也我國帖裏絲笠拘束動作仍命以翼善冠 袞龍袍無分於輿輜至於軍服正廟朝華城幸行時所御故 華寧殿 御眞所御乃軍服矣予曰憲宗朝丙午以前只以華城幸行時用軍服矣世均曰曾伏聞陵行時服色若以依華幸例有命則例用軍服以是推之始自華城園幸時也世均考閱圖書奏曰萬機之暇今茲纂輯皆出御定是爲萬世法式不勝欽仰矣予曰此不過援古參今先圖後說而出送後須欄商存拔好矣世均曰五禮便考只登今制其當只入今制乎抑爲觀古制而竝入乎予曰觀舊式而竝存之好矣世均曰五禮便考儀注全用今制而文昭殿儀注數條爲存國初儀節而書入矣予曰大明會典之規亦可參互而內殿冠制必是大明之制也世均曰似有大明之制矣世祖朝自皇朝欽賜內殿冠而後使行時詳問其進御之制矣予曰首飾中廣飾則親迎時用之矣世均曰廣飾之制尤是今始奉見矣私家之婚亦有新婦之首飾況王妃親迎似當有盛制矣予曰大髻圍髻兩飾難便於模寫只錄其名於

圖序而蓋如外殿之翼善冠若具圓衫則必加是飾也唐古衣內殿間安及眞殿參拜時用之矣世均曰私家婚時亦有唐衣云者矣尙衣院文蹟有頭鬚之制或入於圖式乎予曰似非法服且首飾多有稱號則似是古今異稱者矣而古圖則或以彩施之矣世均曰此本當鍔梓則難以施彩而自內別置本則依古規設彩以備考證恐好矣予曰印本模畫不必全事倣此小者仍模前樣大者則更出本好矣世均曰謹當依下教奉行而此本畫法果極精微矣予曰古制胸御用五爪世子用四爪世孫用三爪矣世均曰誠然矣予曰朝臣胸襟今制只有鶴虎之別矣世均曰以大典通編舊制觀之則非徒鶴虎又有鷹鷂熊羆而今則只以鶴虎雙單辨其文武與堂上堂下誠簡便矣予曰蟒龍衣袖狹如近日小周衣樣但袖之中間稍廣而曾有孝廟所御一件奉置眞殿移安廳矣世均曰此是皇明所賜而至今奉藏欽仰欽仰矣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8월 29일(을사)>

강 命武科參榜人金信赫削科移法司嚴勘紅牌令政院燒火

목 兵曹啓言今番武科殿試後金信赫爲名者冒赴參榜之說有所入聞故自臣曹查實則水原別武士金信赫昨年本營都試初試入格未赴會試今年改名泰赫又參本營都試初試而殿試時求禮居金姓人得聞金信赫占有兩次初試冒稱信赫應試入格而參榜後改名彰淳至受紅牌科試事體何等嚴重而冒赴他人之初試至於參榜且爲改名以眩事實者萬萬痛駭爲先削科殿試榜目中金信赫拔去付標以入而其罪狀移法司照律嚴勘以彰淳名所授紅牌令政院燒火雖以金泰赫言之他人之以渠名冒赴豈曰不知難免符同之科請亦爲勘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2일(정미)>

강 命水原判官 鄭匡始仍任

목 吏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閔升鎬狀啓則本府判官 鄭匡始素心廉直爲治慈諒倉奸斂手村窮息肩剖訟則條理不紊斷事則規劃得宜三載居官衆務畢舉今當瓜期在邇借寇民情一境同然姑爲仍任令該曹稟處矣守臣狀辭旣如此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4일(기유)>

강 吏曹判書 金炳冀陳疏自引賜批

목 疏略曰臣無能無似屢叨選部而母論大小去處都不省要領早晚債敗理必立俟果於水原判官請仍覆啓也致有漏落至伏承改書以入之命喉院論啓卽其事體之不容已者也聖度天大不賜何問滿心惶蹙短牘自劾伏乞勘臣當律焉批以不必爲引卿其勿辭焉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5일(경술)>

강 命水原留守 閔升鎬 兵曹判書 閔致庠相換

목 敎曰水原留守 兵曹判書相換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10일(경술)>

강 行進講于慈慶殿 知經筵 許傳 承旨 徐承輔 玉堂 張原相 假注書 申一永 兼春秋 金顯默 別兼春秋 金明鎭

목 講詩傳○予曰以新兵判受符爲急斯速交龜後乘駟上來事已爲下諭而本兵重任也不可多日虛曠申飭新華留使之斯速交龜可也承輔曰筵退後謹當申飭新華留使之斯速交龜而自有陳疏等節次則似未可一二日內爲之矣予曰或有當日陳疏之例也承輔曰未能詳知其例矣予曰交龜於何處乎水原有交龜亭而不必此亭或有京中爲之耶承輔曰或三軍府 南大門外爲之矣予曰然矣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11일(병진)>

강 水原留守 閱致庠疏辭居留新命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12일(정사)>

강 推前水原留守 閱升鎬

목 政院啓言密符親納例也而前水原留守 閱升鎬 謂有身病使其褊裨替納事甚未安請推考允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18일(계해)>

강 召見奉審閣臣 尹滋惠于慈慶殿

목 華寧殿奉審後入來也○予曰殿內陵上園上皆爲安寧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滋惠曰殿內陵上園上俱爲安寧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頗矣予曰殿內行閣或無頗圯處耶滋惠曰行閣若雨漏則隨時修改故無頗圯處矣予曰昨日風雨甚乖何以作行而能無沾濕耶滋惠曰陵園奉審後退抵齋室則風雨始作幸免沾濕矣予曰京中雷電以雨未知水原果何如耶滋惠曰雷電不至大作或雨或雹而風勢則甚矣予曰將事於何時乎滋惠曰三更量將事矣予曰眞殿茶禮每於平朝行禮而華寧殿則三更將事與眞殿有異也滋惠曰眞殿則茶禮也而華寧殿則用享禮也故有異矣予曰新留守當爲獻官着何服而行禮諸般儀節何如耶滋惠曰獻官及諸執事皆着祭服而儀節與廟宮享儀同矣香祝則水原判宮以典祀官陪進而留守 祇受矣予曰享儀與南殿相同矣滋惠曰然矣予曰將事後卽爲發行耶滋惠曰將事後少頃發行至果川則始開東矣予曰近日頻雨江水得無漲乎滋惠曰津涉時見有微漲意矣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22일(정묘)>

강 召見奉審閣臣 尹滋惠于慈慶殿

목 華寧殿奉審後入來也○予曰殿內陵上園上皆爲安寧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滋惠曰殿內陵上園上俱爲安寧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頗矣予曰殿內行閣或無頗圯處耶滋惠曰行閣若雨漏則隨時修改故無頗圯處矣予曰昨日風雨甚乖何以作行而能無沾濕耶滋惠曰陵園奉審後退抵齋室則風雨始作幸免沾濕矣予曰京中雷電以雨未知水原果何如耶滋惠曰雷電不至大作或雨或雹而風勢則甚矣予曰將事於何時乎滋惠曰三更量將事矣予曰眞殿茶禮每於平朝行禮而華寧殿則三更將事與眞殿有異也滋惠曰眞殿則茶禮也而華寧殿則用享禮也故有異矣予曰新留守當爲獻官着何服而行禮諸般儀節何如耶滋惠曰獻官及諸執事皆着祭服而儀節與廟宮享儀同矣香祝則水原判宮以典祀官陪進而留守 祇受矣予曰享儀與南殿相同矣滋惠曰然矣予曰將事後卽爲發行耶滋惠曰將事後少頃發行至果川則始開東矣予曰近日頻雨江水得無漲乎滋惠曰津涉時見有微漲意矣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22일(정묘)>

강 政府以華城災實狀覆啓

목 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閱致庠災實狀啓則新災六十結二十四負二束特許準劃流來舊災餘在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亦將查起期於盡充計料而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新災六十結零特許準劃以紓民力舊災查起之仍無舉論是豈重國結之道乎自明年嚴飭執總推奴徵債之防塞實係便民之政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0월 19일(갑오)>

㉔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㉔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後錄 (…)
水原監牧官 李尙鎮所管二牧場壬申籍付馬七十四今生馬十一匹合馬八十一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十三匹內壯雌馬三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四匹今生馬十一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2월 23일(정유)>

㉔ 健陵齋室改建命令本府舉行

㉔ 戶曹判書 金世均啓言卽伏見水原留守 閱致庠狀啓啓下者則以爲健陵齋室改建之節令該曹照例舉行為辭矣謹考臚錄則憲宗丁酉該留守臣徐有渠以陵園所修理之役設都監外依松都 廣州例自該府筦千庫從便舉行之意筵稟蒙允而其後癸卯戶曹判書臣李輝正因陵園所之碑閣丁字閣齋室修理事又有所筵奏以今番則自戶曹舉行此後則一遵丁酉定式自本府舉行而華寧殿齋室一體舉行定式事承批矣今則謹依癸卯筵教令本府請舉行從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2월 24일(무술)>

㉔ 命水原公都會待明年合設

㉔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閱致庠狀啓則公都會姑爲停止待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2월 30일(갑진)>

㉔ 召見前鎮撫使 金善弼于重熙堂

㉔ 遞來也○予曰善爲上來而自鎮撫營離發爲幾日乎善弼曰無事上來而經一宿矣予曰鎮撫營草創未幾今則軍政果皆釐正乎善弼曰何敢言修舉而臣則殫竭爲之矣軍額今已排備雖有緩急果可無慮乎仍奏曰新設爲三千三百名而本是烏合之卒也臣在任三年另加操鍊矣予曰三千三百軍皆新設則其前無軍額乎善弼曰其前只有東伍軍矣予曰然則新設軍前東伍軍統計爲幾許名乎善弼曰東伍軍本不過四五百名而以民戶名把亦無料布不足備數於軍額矣予曰砲糧一年應入幾許善弼曰三萬石矣予曰三千軍可以支放乎善弼曰然矣予曰本營形便可以詳悉乎善弼曰臣於本營新設前曾爲江華中軍及以鎮撫中軍陞拜鎮撫使故略有涉歷矣予曰三次在任自當詳知形便而何處險隘而何處虛疏耶善弼曰西北果險隘而東南則自古有城郭矣予曰以舟揖來往言之西北邊之爲慮得無加於東南乎善弼曰西北海中有草塹不利行舟而年前洋賊竝從東南入犯故東南浦沿新築土堰以爲防軍隱蔽之所矣予曰摘奸之回閱其圖形則果善爲之也善弼曰昨年春改築城於舊址而障之矣予曰在何津近處乎善弼曰始自龍津鎮至濟物鎮而止矣予曰延袤爲幾里乎善弼曰城廣爲三千餘把未可以里計之矣予曰以石堅築乎善弼曰下以石築上以爲女堞制度如京城之舊築有間間餘存處矣予曰別無民弊乎善弼曰別無民瘼而本無還穀辛未以後洞布亦無之矣予曰無還則何以爲之乎善弼曰丙寅軍糧餘米二千五百石仍留爲別餉穀而亦不取耗只每年秋成後改色而儲置矣予曰如是則果無民弊矣善弼曰以其無弊故丙寅渙散之後民復聚集戶口反有增於昔日矣予曰戶口爲幾許而所增亦幾許耶善弼曰本爲五六千戶而新增可爲千餘戶矣予曰昨秋農形何如善弼曰昨年初有大登之望及至成熟稍減然猶爲豐年矣予曰見今春候尙旱而牟麥善立苗乎善弼曰牟麥果善立苗而江華秋牟甚稀多種春牟故近日春耕方盛矣予曰秋牟何爲不種乎善弼曰秋牟必多糞治然後善熟而島民惰農故不能多種矣予曰丙寅洋擾後各殿冊寶果於何處移奉乎善弼曰其時入于燒燼中矣予曰史庫實錄何以移奉乎善弼曰鼎足山城所奉實錄其時埋奉于淨地追後還安矣予曰交龜 通津府爲之乎善弼曰然矣予曰喬桐 永宗亦無弊乎善弼曰府鎮俱爲凋殘喬桐則統禦

營移屬本營之後尤極蕭條矣予曰摘奸之回聞有二十八宿物形之新造者此有何法意乎善弼曰二十八宿各有方位而我國則造一幅旗合畫者故臣果隨其方位各造物形欲令軍校辨其方位而已更無他深意矣予曰在前亦有隨方位各插之法乎善弼曰古法本自如是而我國軍制果未曾有之矣予曰砲糧三萬石數爻果無加減乎善弼曰此是新設劃付者自有定數更無加減矣予曰奉足木布數幾何善弼曰木四百八十同布二十一同矣予曰足可以放料矣善弼曰布則間年軍服次分給矣予曰布則數少似然而此從何道來耶善弼曰此是江原道所納者也予曰一年來木之放下剩餘爲幾何善弼曰剩餘米一千三百餘石木爲九十餘同矣予曰錢數幾何善弼曰九萬八千兩矣予曰自何處劃來乎善弼曰各道所來而儲置砲糧倉又有軍需庫各處錢十一萬兩儲置而砲糧倉乃新設者也予曰其外無他物劃納者乎善弼曰錢穀木布外更無他來納者矣予曰軍器所需鍊物何以措劃乎善弼曰黃海道有正鍊一千斤來納者矣予曰城內公廨皆新建而行宮及萬寧殿 長寧殿 外奎章閣未及重建而至於各留營亦何以爲之乎善弼曰公廨營建時財力窘絀殿閣諸處所皆未及重建矣予曰長寧殿 萬寧殿圖式或有載於邑誌者乎善弼曰邑誌只有文字所錄而無圖式矣予曰兩處尚有舊址乎善弼曰長寧殿遺址臣謹已築石爲臺以表之萬寧殿古址未詳在何處矣予曰萬寧殿久已無之而但有傳說故也善弼曰然矣予曰大成殿不爲改建乎善弼曰洋擾時惟大成殿得全故不爲改建矣予曰城內周廻何如善弼曰周廻可爲十五里矣予曰與華城何如善弼曰似不及華城而與南漢相等矣予曰鼎足山城大小周廻何如善弼曰鼎足山城甚狹小周廻可爲五里而內奉史庫有一殘刹及別將所住處本無民戶別將本以船頭浦守將移住於此矣予曰 船頭浦之爲要害不及鼎足山城而然乎善弼曰然矣予曰草芝 德津 廣城諸鎮其關隘皆不及鼎足山城乎善弼曰果不及鼎足矣諸鎮若有數百軍兵則可以防守而只有五六殘卒甚爲疏虞矣予曰可謂瞭望將矣仍教曰江華誠海防之最重處也善弼曰三南 兩西無處不通此誠咽喉之地也予曰鎮撫中軍兼守城將乎善弼曰中軍所帶乃守城將即修築之職也與守城之銜一般矣予曰所帶三千三百兵果皆鍊習可爲緩急之用乎善弼曰三年之間教習砲放每朔試放賞格錢爲六百兩而居首者得十鎰故果皆善放三發六中者多且渠輩與洋賊不欲共戴一天賊若更來期於盡殲故雖不教而自然善習至於農民亦皆能砲放矣予曰軍民無不砲放則可以善爲防守甚可幸也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월 26일(경오)>

㉔ 命進御加味地黃湯自今日五貼式日次製入榻教也行藥房入診及次對於重熙堂 都提調 朴珪壽提調 朴齊寅 副提調 閔奎鎬

㉕ 日次請診也○予命醫官入診李重植等診候訖奏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珪壽曰湯劑別無議定者乎重植等曰湯劑則當以近日進御加味地黃湯加減議定矣珪壽曰臣於向筵以湯劑自藥院製進之意仰奏矣使醫官議定方文以爲製進之地恐好矣予曰地黃湯方文醫官已所詳知出去議定自今每日次五貼式製進可也唐藥材今既復設可以製進湯劑也珪壽曰然矣領議政 李裕元曰地黃湯果爲補元之良劑也予曰鄭領府事故相金思穆及故重臣李義甲皆至大耋而平日常服地黃湯云矣裕元曰果然矣仍奏曰臣於日前過蒙恩禮不勝惶悚如此異數古大臣或有之而臣之所蒙被猶有過之尤爲之所未有也予曰古大臣或有御札賜批而英廟朝亦或有之矣向於筵席既以切勿辭巽之意面諭於卿矣日前再疏實出意慮之外誠慨然也卿未隆老之前予必不捨矣裕元曰臣屢承下教之下猥入文字以俟嚴罪乃反爲要寵之階今若更事煩瀆則是重要恩寵人臣之極罪誠有所不敢矣予曰大臣常言年老而尙可以數十年作相矣裕元曰臣雖老矣豈昧鞠躬盡瘁之義而去就無間於效忠也予曰去就果無間於此而時相則尤有異矣裕元曰英廟朝大臣有許令致仕者臣之旁祖臣台佐與都令之先祖同日致仕矣予曰於都令爲幾代祖乎奎鎬曰臣之五代祖也予曰予見枚卜錄國朝大臣三百三十有餘人致仕者爲十餘人大臣致仕之罕有可知矣裕元曰果然而臣家則爲大官而休致者最多矣予曰卿家文忠公亦不致仕矣裕元曰其時當壬辰後以國家多事故不得休退矣予曰宣祖朝後尙在相府而其始拜相也時年四十三歲乎裕元曰然矣而在相府似爲二

十一年矣予曰古亦有二十八年爲時相者矣裕元曰金克成爲相最久時有三十年身佩安危之語矣予曰相職豈可數遞不可不久任也裕元曰古之大臣多有與僚相分勞之事正廟朝洪樂性爲領相 徐命善爲左相廟務使左相裁處矣予曰此是稀有之事也裕元曰臣在左相時亦承命替當稟處矣予曰適然之事也裕元曰古相臣李元翼在領相時臣先祖文忠公爲左相 領相老病乞遞未蒙允許左相啓曰領相既老且病若得蒙遞則病可痊差云廟務臣當擔着矣許遞領相俾得調病恐好云云古者大臣亦有如此之時豈非美談乎予曰爲國之故不避少嫌也裕元曰然矣珪壽日古之大臣誠切憂國故領相先祖文忠乃有如此仰請之事其爲國事不憚擔任之勞可知矣今領相則既非衰病精力過人而乃有此分勞之語其視文忠當日之事未知何如臣竊慨然矣予笑曰右相之言好矣裕元曰右相之言此乃古人吁咈之義也予曰領相精力雖三十年後當此廟務綽有餘矣予言至斯卿豈不擔着乎不知予心重爲可慨也裕元曰下教如此去益抑菟矣予曰大臣座次至嚴云果如何耶裕元曰相府古規果截嚴矣予曰右位大臣以左右相在時任而下位大臣之曾經領相者重卜則如何乎裕元曰若然則雖右相陞付領相重卜大臣付右相矣予曰如此事在於何時乎裕元曰臣曾見故相 鄭元容爲領相矣故相趙寅永 權敦仁竝重卜則趙相爲領鄭相爲左權相爲右矣予曰此皆曾經領相人也裕元曰批教甚盛武臣皆當聳聽矣予曰今之武臣有馬夫而亦不能善騎其不習武事可知矣裕元曰今訓將有弓馬之才各技皆能爲之矣予曰張志恒嘗善於御馬矣裕元曰具仁室善騎馬亦善着鐵矣予曰何時功臣乎裕元曰臣先祖文忠公之幕賓仁祖朝功臣也予曰中國自牽之法我國果難行之矣裕元曰中國則無論貴賤皆能自牽矣予曰大明皇帝亦嘗親自控馭乎裕元曰皇明事未知而臣曾見道光皇帝親執繮轡矣予曰古者別軍職宣傳官皆能善騎馬今則無一人能騎馬者也知宗正卿 李景夏曰恬嬉成習自暴自棄之致也爲之不能者未之有也予曰訓將之言誠然矣裕元曰憲宗朝嘗於幸行時因雨前路橋梁暴漲命宣傳官走馬往審之宣傳官皆不能馳馬惟有一人承命疾馳往來其時臣以翰林隨駕所目覩者也予曰似是丙午幸行時事也又教曰射御則文武皆當習之也裕元曰射御居六藝之中文臣亦豈可不習乎予曰 仁祖時置扈衛本有三廳以勳戚爲大將矣裕元曰以其宿衛重任故必用勳戚而大臣則每以首相爲之矣正廟朝有革罷之論上特爲大臣器具不逮故不罷之矣予曰兵曹別置幾何兵曹判書徐相鼎曰每於年終木布各十同錢五千兩式別置而見今時在木七十同布八十二同錢則清錢罷後姑無儲留者也裕元曰訓將曾經兵判可以詳知矣景夏曰不恒上下年各不同或用少則有剩用多則不足而甲子以前每患窘絀甲子以後不緊員役之除減不少用度亦隨撙節每年所剩比前不少矣予曰各司皆有別置乎裕元曰各司皆有別置此因故領相 趙寅永所奏而行之仍爲政府別置者也予曰訓局爲幾何乎景夏曰木邊雖有數三十同時存而錢邊則只有清錢今屬無用矣予曰戶曹與政府別置爲幾何戶曹判書 金世均曰戶曹所儲政府別置錢不過六千餘兩而既是清錢則今屬無用矣予曰木布幾何世均曰只有布二十同而已矣裕元曰錢穀衙門皆有別置而自清錢罷後盡爲無用之物只有虛簿待歲末自當經紀矣予曰別置雖有文簿而年終後始可知之木布則有之矣予曰總府本是三軍府而近日便作閒司揀弊事果善爲之矣事勢聞甚凋殘故向日有所教矣裕元曰總管本是將兵之任矣予曰大君王子有兼此位者大臣亦似爲之矣仍教曰總府標旗有之矣裕元曰標旗內藥房隨之標旗外百官班以辨內外矣珪壽曰在後正應玄武鎮北之義故白質黑緣此其象也裕元曰玄武旗外又有纛旗上應列宿其色黑此亦類於玄武而兵書大將止則在左行則在右者是我國兵學指南卽出於紀效新書矣予曰纛旗閱武與試射時見之矣予曰此亦有餘剩矣裕元曰此事非但於公貨有剩餘在邊民爲大益可謂公私兩幸矣予曰綸綍 日省錄修正時檢書官等有勞云兼檢書官中未及六品職者待窠付職區處可也裕元曰兼檢書官隨其有勞而區處誠好矣吏曹判書 趙基應曰一人間已區處而謹當次次區處矣予曰鎮撫使下去時有所酬酢而今其狀啓入來而該營軍若皆精兵則好矣裕元曰兵在精不在多在御之而已予曰其狀啓中有錢與軍器請劃之辭皆得措給則好矣裕元曰錢則已送萬兩而樓柱木百株亦請之戶曹無儲置東茆以借送分付戶曹矣予曰戶曹儲置材木之多少如何世均曰前日所儲已是不敷而昨冬修理時如干材木已多入用以至窓箭木亦皆盡用故今方措備矣予曰大闕修理錢二十萬兩已爲劃下則材木先爲區處可也世均曰近因錢政之苟艱江原道貿

木條之出給亦不滿二萬兩矣謹當稍待錢政之紓力次第加給使之質木矣予曰火藥鳥銃鎮撫使亦請之矣裕元曰姑未見狀啓而聞亦請之云此果猝難下送當商量處之矣予曰聞該營軍制分爲左右部部各有二司云矣裕元曰此京營之制也景夏曰沁營軍制客戶流入者亦多編伍本土元居者素多簽括主客之勢不相親乎今欲以部司之制團束則猝難釐正矣予曰軍心不相孚則此亦無軍同矣景夏曰惟在立科團束之如何矣予曰三千三百卒若果鍊習則不下於兩營矣裕元曰三千兵馬之合聚一處無如沁營矣予曰昨年別軍職宣傳官摘奸之回聞之則其軍多頑拒云何可用之乎裕元曰各處之人聚會故似然尤在鍊習和合矣予曰不合規模而然不如京營矣裕元曰訓練都監三百年尙有規模未成處沁營則幾年之間何可入彀中乎予曰何爲而然耶裕元曰營號尙不出推以可知矣予曰然則三營皆同乎景夏曰京各營設置久遠團束鍊熟不可比之新設之營而禁御兩營則歲入與軍數少無異同訓局則比兩營凡百倍徒操鍊之方稍有勝焉而尙稱都監姑無營號之定矣予曰曾見通史則南北軍皆異矣南北之兵隨其風土習尙異宜軍制亦不同也裕元曰馬步軍之所用有異對敵專用步軍馬軍在後專用於衝突之時山野之兵其用亦各異矣予曰何故也裕元曰長於海上者驅之於峽則勝長於窄者驅之於廣則敗其技習皆有所長而然矣予曰騎步軍亦迥別疾行步軍爲長衝突馬軍爲勝矣裕元曰臣聞灣府東萊事情則果多爲悶者管稅廳包稅補經用者近百萬兩而無路可辦商賈失利故也東萊雖無目下之急虞憂甚多矣予曰東萊近果如何乎裕元曰萊伯到任屬耳姑未得聞其詳而倭人贈給物種多有損傷者當爲改色云倭館則倭商雖多來留館守倭則無多云矣予曰倭商果多來乎館守倭與商賈倭有異否訓導則何如耶裕元曰館守倭與倭商有異而訓導則萊伯下去時筵教臣亦聞之矣尙無請罪之啓則無顯著之罪可知而差送已爲多年今姑改差後日若有現發之罪則懲治何難乎予曰其代當自譯院爲之而倭學中差送乎裕元曰收其公議當擇送可合者矣予曰萬東廟圖式第三本爲新制度乎裕元曰然矣本道道臣講磨制度作圖以上者也予曰見其圖式則新制與舊制無異極爲詳備矣其中進德門號置之爲好進德本是取書院進修之義而到今改建廟宇則其門名似不襯當如大報壇洌泉門之稱則好矣裕元曰然矣珪壽曰見其圖式進德門在於一隅不在正面之地未知地勢有拘而然矣且號稱進德似本是書院之門今若移建於正面以爲廟之外大門而萬東廟三字正廟朝御筆也本揭於何門臣未能知矣今以此扁揭之外大門恐好矣予曰外三門移建爲別大門而二層門樓置之一依宗廟社稷大門爲制則尊敬之義無以加之大報壇朝宗門似如廟社門矣裕元曰聖教至當矣珪壽曰如此則尊敬之義無以加之聖教至當矣予曰萬東廟額字果極絕大曾於皇壇展拜時奉玩矣或有榻本乎裕元曰懸板上來時臣曾以水原留守舉行而制度甚大矣予曰萬東廟扁額舊揭於何門乎裕元曰臣前日未得奉審不能詳知矣珪壽曰扁額向來移奉於皇壇時臣以禮判舉行而見其長廣極大似聞萬東廟前專爲揭扁之地別建一門如西郊之迎恩門而揭之云未知內中外三門之中爲何門矣予曰登筵諸臣中如有曾前奉審之人則奏之可也世均曰臣於四十年前暫時奉審則今固依稀記得而懸板揭於廟宇矣予曰戶判之言如此似必如各殿閣懸板矣今此新建門名當製下何有早晚乎仍教曰廟宇爲十間矣兩皇位何以奉安於五間乎裕元曰其制度尊嚴故似如是矣珪壽曰觀此圖式有合於禮經宮室之制蓋古禮正寢正中爲室左右爲房又左右爲夾室前稱前堂而其左右稱東序西序當初建廟必是依仿禮經而爲屋矣予曰夾室必如宗廟左右夾室之制矣裕元曰然矣予曰廟中設位惟有日月屏乎裕元曰聞畫日月於壁上云矣珪壽曰皇位奉安似於室中而曾聞作位板也只以小板子臨祀時書揭紙榜行祭後奉燒紙榜而還藏其板云矣予曰大報壇亦以紙榜行之右相亦曾書寫矣珪壽曰臣曾於親祭時書寫舉行矣予曰廟宇當有守僕守護之節間架不得不如是而圖式果甚詳矣裕元曰第三本證古參今矣予曰發關該道臣時以此筵說行會可也裕元曰當依下教奉行矣予曰鎮撫營狀請事自本營可爲者則爲之自京營爲之者則措處以給好矣裕元曰可以施行者施之矣予曰京營門中何營門規制成樣乎裕元曰禁衛營規制最勝矣予曰當初都監取食於戶曹矣三手糧之制與今江華砲糧相似而軍總所食果無未厚之歎矣景夏曰三手米及木布錢皆自戶曹捧上第應訓局所用實由戶判亦兼訓局提調之致也而將卒支放僅僅塗抹其他需用每患不贍矣予曰三手糧歲入爲幾何世均曰三手糧所捧米不過三萬數千餘石故雖以錢木所捧參互計之訓局

接濟若只以三手糧言之實有太不足矣予曰鎮撫營劃送近十二萬兩其中十餘萬兩卽管稅廳蓼稅錢移去者也裕元曰非但沁營所去處甚多矣予曰糧餉廳所捧如何世均曰糧餉廳田土多是沒入之物而近來霏澤旁流舉皆還出給餘者無幾然旗幟緞屬曾用雲峴宮所下而前戶判臣金炳國節用區劃作屯土者不少臣則爲作屯土合新舊所儲者八千兩矣今屬無用比年所捧錢不過萬餘兩穀不過七百餘石木不過六同穀邊則雖僅僅應用錢木太半不足故每以戶曹錢木移送需用矣予曰糧餉廳會計入覽則甚爲不敷只爲一屬司也裕元曰旗幟皆備於此而爲都監戶曹 屬司故都提調提調臣及戶判兼之矣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3월 20일(임술)>

㉔ 行日講于重熙堂 日講官 閔致庠 承旨 趙熙一 玉堂 朴齊喊 假注書 李喜元 史官 金弘集 沈相萬

㉕ 講詩傳○予曰日前見生進榜日則講官之子亦參榜矣致庠曰以蒙駭而偶爾得參不勝榮悚矣予曰年今幾何而讀何書做何文乎致庠曰年爲十六而所讀則七書中易書外皆已課讀做工則未免古風之類矣予曰已聞其才質有可取矣致庠曰愚蒙未舉無足長短而頗近於質實之姿矣予曰卿既經兵判本曹歲入中除應用而亦有剩餘乎致庠曰臣之遞任後曹用如何未能詳知而其時則若無意外上下年例支放外剩餘錢爲二萬餘兩木爲百餘同矣予曰然則似無苟艱而曾前則何如乎致庠曰臣於本曹曾經參議 參知而其時事勢甚爲艱窘至有堂郎驅價追封之舉各司員役之朔下亦未能當月上下而近年多有變通今至歲計有餘之境矣予曰清錢革罷後華城事勢不至艱窘乎致庠曰華營各庫則或有歲剩儲留陵園所各樣修改幸行時多少舉行皆責於此而俱以清錢並軍餉錢未分條入於革罷者合爲五萬四千餘兩營用支調以當年應入中未及捧上者次第收刷以爲塗抹之方而健陵齋室改建之所入亦近三千金此爲意外所用甚爲苟艱矣予曰齋室改建已爲訖役乎致庠曰齋室舊制爲十二間故今亦依此間數改建間已畢役日前始爲狀聞而財力則既無戶曹劃下故以各庫錢推移入用將待歲末磨勘時區別以報於議政府計矣予曰華寧殿 御眞二本俱自顯隆園移奉于此殿乎致庠曰御眞小本曾奉于園所齋室矣庚申以後宙合樓所奉大本一體移奉于行宮之維與宅矣營建此殿後大本則展奉小本奉安于櫃子而大小本俱是軍服本矣予曰予亦曾已奉審而本府奉審則何以爲之耶致庠曰五日奉審外又有四孟朔大奉審若有故則退行而留守與判官中軍同爲舉行矣予曰本府結總爲幾許而結價何如乎致庠曰結總合爲七千餘結除其永陳雜項則實總爲五千餘結而結價自本府量其當年農形磨鍊報來則留守或爲減削定出然歉年無過十五兩雖大豐勿減十兩聞有正廟朝受教而近年定價每爲十二三兩內外矣予曰每結所納只是米條乎致庠曰百負爲一結米與錢各以五十負納之更無布木所納有異於他道而錢米亦無上納於戶惠廳者只自本營盡入於各樣應用矣予曰本府吏額爲幾何乎致庠曰爲九十名矣予曰此是正廟朝時所定額數乎致庠曰然矣而中年加增十名旋即減削還爲九十名皆有料布與京各司胥吏一般矣予曰忠清監營則吏額爲幾許乎致庠曰營吏爲近百名土吏亦爲五六十名而營吏則以外邑解事之吏無定數附案分以六房輪回立番土吏卽是本邑之吏而輪差各庫色吏以爲聊賴之資然外道吏輩本無料布也故侵漁民間不一其端營邑雖爲嚴束傍穿側出之弊無以盡祛矣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5월 1일(임인)>

㉔ 行日講于重熙堂日講官閔致庠承旨李正魯玉堂李□假注書朴周陽史官金弘集沈相萬

㉕ 講詩傳○予曰水原農形近日雨後果無所損乎致庠曰臣間未還營而連爲修啓詳問農形則秋牟已盡刈取有異於春牟春牟亦未免爲雨所損而水田則雖高燥之地盡爲移秧此後日候連得調順則似無妨於秋成矣予曰頻雨未霽便成霖潦矣致庠曰今年潦災比節序太早矣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5월 13일(갑인)>

강 改差晉州牧使 閔昌植 水原判官 鄭匡始 恩津縣監 趙鍾弼

목 昌植等以親病呈狀吏曹啓請改差也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5월 15일(병진)>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趙秉鈺 兵曹判書 徐相鼎進

목 以尹泰經爲同敦寧 金益文爲知經筵 李泰鎮爲晉州牧使 李秀殷爲水原判官 尹象儀爲恩津縣監 李會正爲知春秋 林肯洙爲藝文提學 姜駿秀爲居昌府使 李種永爲楊口縣令○教曰軍威縣監之代勿拘常格各別擇差又教曰金山郡守之代勿拘常格各別擇差○以李晚蒼爲軍威縣監 徐相祖爲金山郡守○教曰丹陽郡守之代未準朔守令中擬入○以任泰準爲丹陽郡守 金英植爲原州判官○教曰龍仁縣令之代勿拘常格各別擇差○以鄭箕錫爲龍仁縣令 趙龍夏爲延安府使 李秉奭爲白川郡守 李鶴來爲寶城郡守 李秀永爲同福縣監 金有淵 鄭文升爲知事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5월 16일(정사)>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金永壽于重熙堂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當此潦雨之時無或有頗處乎永壽曰以潦雨之時故尤爲詳細奉審果無蹲縮滲漏處矣予曰何時將事乎永壽曰園所無更漏故未可準的而假量爲三更初將事矣予曰將事時亦雨作乎昨夜大雨想必遠近同然何時還發乎永壽曰將事時雨亦不止故月廊行禮將事後大雨暴霖而自園所卽發纔到華城北門外爲漲水所阻不能前進待天明更發亦不得趨程矣予曰江流必多漲溢兩邊水沈至及何地乎永壽曰臣進去時渡鷺梁津則江流無至大漲矣還來時路由銅雀津而自從僧房坪下道路上乘舟至于沙場店舍前到泊水路恰爲二十餘里矣予曰然則便若無邊之海矣沿江人民得無受害乎永壽曰沿江人家及田地自多沈沒矣予曰沿路農形何如永壽曰畝穀則移秧盡畢牟麥則雖曰年豐近以潦雨之頻數自多傷損矣予曰江流浩大則上下一行無事盡渡而他船亦多往來者乎永壽曰幸無大風故一行無事渡江他舟楫亦無慮往來矣予曰今番之行可知其辛苦也永壽曰有何辛苦之敢言乎惟以復命之差晚不勝惶悚矣予曰勢固然也有何惶悚乎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5월 21일(임술)>

강 行藥院入診于誠正閣仍召見安胎使 金翊鎭 都提調 李裕元 提調 吳取善 副提調 金炳始

목 盛熱詣診也○安胎後入來也○裕元曰每於別問安時元子宮問候矣近日則日益岐嶷矣予曰善長而近日則翻身動作稍能知人矣予命醫官入診李慶年等診候訖奏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予曰近日夜熱難堪矣裕元曰臣去夜甚熱故不知門開而宿宮中保護之地豈或有疏虞而此時將攝甚難矣予曰醫官中有庚戌生己巳生之人甚貴矣特施加資好矣裕元曰堂上醫官授資本無損益於頒祿之節今此聖教果曠絕矣予曰以此分付銓曹可也仍教曰兩醫司官生幾人乎裕元曰四百餘人矣予曰如是而一窠分差可矜矣裕元曰譯員雲監中每年節使時入送譯員同廳有兩人入送之例矣予曰然則如是爲之好矣裕元曰以把守軍服色拱備向有清錢十萬兩劃下而今又加劃十萬兩可以計用云矣予可之仍教曰把守軍初磨鍊記訓局稟於閤門而有變通處故欲懸註以下矣裕元曰先有別單後有節目冊矣予曰舟橋司雜卜米剩餘近於九百石矣裕元曰事皆有餘地上下俱便九百石不必盡數入用矣予曰其中有不知歸屬而消融者想必多矣裕元曰此不無消融之慮而用於頒料者亦有之矣予曰鎮撫營木數幾許同乎裕元曰留庫二百餘同矣予曰摘奸之回聞之則木則近爲百同米則千有餘石矣裕元曰沁都錢木猶可取用保障之地糧米不必取用有剩則積置本營以作不虞之備好矣又奏曰君父之前陳生財之說極涉未安而廣東木青花出稅補於經用好矣予曰欲如何用之乎裕元曰受置戶惠廳有公用則廟堂勾檢用之自上或有入用處則亦可以入用矣予曰如是磨鍊好矣仍教曰卽今山林只爲一人乎裕元曰任憲晦一人矣予曰一人在於喪中而

甲子以後無山林之抄選矣近來作故山林有可稱者乎裕元曰近來山林趙秉德學行超異矣予曰趙秉德誰家之族乎裕元曰故奉朝賀 斗淳之族矣予曰曾經何官乎裕元曰曾爲參議矣予曰何爲而位不過堂上乎裕元曰近日山林不爲行公故難於加資而每於身後追施恩典蓋崇獎儒道乃王政之大者也予曰古之山林多有出仕者矣裕元曰臣之六代祖世弼以山林曾經監司守令而謚文敬年前承不祧之典矣予曰祀孫誰也裕元曰李裕承爲長派矣予曰卿文敬公之第幾派乎裕元曰臣則第二派矣予曰惠廳 襦衣給代剩木爲十有餘同乎裕元曰似是十五同而未詳矣予曰各營門木邊放下似不足矣裕元曰木邊與錢邊有賞每每不足矣予曰向日所奏之節惠二儒賢果年代久遠之人矣裕元曰成近默則近來之人而李夢奎 李維泰卽仁宗朝肅宗朝名賢其子孫微微其道學高明不能褒揚矣子孫今居忠清道云矣予曰卿所奏三儒賢事其時不能準許者欲考見其事蹟非有他意也竝依奏施之可也裕元曰考見史冊崇儒之事種種有之則上下俱光下之所奏豈或挾邪而然也上之許施又豈有不燭之理哉予曰我國還結太半不足何也裕元曰還穀之蠲蕩結總之災減有減無復所以國計日以艱絀矣予曰卿言果然矣裕元曰今此訓局區劃如是苟艱若大於此之事何可爲之乎予曰卿言誠然矣訓局別單正書入之耶裕元曰更爲修正以入則啓下後始爲節目矣予曰訟者法司之所係而自捕廳或有決處者云捕廳賊情所係之處也於民訟有何關也哉裕元曰自捕廳或有決處者欺人取物與官屬輩偷弄公穀與賊情無異故或有捕治矣予曰民訟可以申飭者也判尹民訟善爲決處云矣取善曰伏承下教極爲惶悚臣年老無以堪當惟伏望體諒矣予曰此判尹可以久任矣裕元曰久任亦可爲之曾經數處藩任皆善爲之矣取善曰職任不輕以臣老病筋力聰明不足不能堪承矣予曰是謙讓矣裕元曰今有禁奢侈之令而都民歡忭自廿日嚴禁似有實效矣予曰予着苧縵衣果便好矣裕元曰憲宗朝常着苧縵衣亦不極細矣予曰冠服裏衣紗縵用之亦無妨矣裕元曰朝士吏胥下隸許着苧衣馬夫驅役等賤人細苧皆禁之吏胥以下不得着道袍之意出令矣予曰果好矣裕元曰士庶亦禁絀衣而短衣一件不得不許矣予曰武藝廳軍服冬而用木夏而用布不用苧布矣裕元曰我國之苧禁自古有之今此令式亦復舊矣予曰常賤之服侈於朝士甚可怪矣裕元曰法令嚴立則自可禁之臣分付於法司曰雖掖屬宮隸大官家奴隨捉來告矣予曰此果好矣分付也自上禁之則下必效矣裕元曰聖教誠然矣上行下效古人之法矣予曰炎程善爲往返耶翊鎮曰歡忭之極不知行役之勞而往返矣予曰予聞沿路貽弊之端多有除之者云矣翊鎮曰沿邑凋殘廚傳之弊甚悶故例行之事多有除減矣予曰胎峯何如翊鎮曰周覽胎峯體勢則佳麗吉祥以凡眼看之果爲極吉矣仍奏曰此基址卽田班河班所居之地而其田番與園林亦在此中矣予曰此是邑民之田番與園林則給價買之甚好而何以則好也翊鎮曰令道伯量宜除給似好矣裕元曰此果盛德事也當自雲監發關該道矣予曰植木亦使道臣舉行何如乎裕元曰此亦使道臣從便舉行之意發關矣翊鎮曰待其秋成發關恐好矣予曰安胎下去沿路欲示意如何爲之則好耶裕元曰此不可無之事也自上出傳教乎予曰自廟堂發關問其弊瘼好矣裕元曰京畿 廣州 水原 湖西當發關而沿路店幕近處錫役似好矣予曰此固予意也仍命內侍搜出安胎所圖形授于承旨 金炳翊 炳翊受而開置裕元前裕元覽訖炳翊還納圖形予曰沿路農形何如翊鎮曰今番潦水田穀雖多受害處畝穀則別無受損矣從此雨暘均適則可占大有之望矣

<일성록, 高宗11년(1874) 6월 13일(갑신)>

강 行藥院入診于誠正閣 都提調 李裕元 提調 吳取善 副提調 金炳始

목 日次請診也○予命醫官入診李慶年等診候訖奏曰脈候左右三部調均矣予曰雨事多日不霽得無痒稼之慮乎裕元曰苦待開霽而尙此支離爲穡事甚悶然仍奏曰近日老炎益甚元子子宮氣候若何予曰間經水痘而恰如正痘自五月爲始極其平順今已出場矣裕元曰外間流傳之語未詳故下情方切憧憧矣今伏承下教萬萬慶忭矣取善曰元子子宮水痘順經慶祝無比矣炳始曰此誠莫大之慶也予曰大臣曾爲產室廳都相其慶幸之心尤當自別也裕元曰水痘雖異於正痘平順過復藥院亦不承聞未得有一次問安此誠稀有之慶也予曰如經水痘則或有不爲正痘者乎裕元曰或有之矣予曰予亦水痘數三年後經正痘而大抵

水痘亦或有班痕矣裕元曰此當有告布之節而考例舉行似好矣仍奏曰臣若早已承則宜與諸大臣率禮堂請對而今始承教先以榻教頒教諸般儀節令該曹草記舉行為宜矣予曰雖奏之所奏之外凡干事並置之切勿張大也裕元曰水痘稱慶曾有辛酉之例而其時大臣引各殿宮水痘有告布等事仰奏則今番稱慶無疑矣予曰今番入診兒醫亦有效勞當入於別單而當有下教矣裕元曰若有藥院別單書入之命則臣除拜在於平復之後法當不入矣予曰曾見辛酉年例見發表與落痂時前後都相並入別單矣予曰小兒醫李章赫術業甚精明矣裕元曰果精明矣予曰凡醫術試可然後方知其淺深矣裕元曰向日公退之時聞有仁川府來呈瑞龜而臣則雖未得見果是稀有之祥也予曰昨見高時鴻疏則以此事至有設科飾慶之請而適然之事不必如是也裕元曰此疏之稱瑞亦無怪矣予曰龜形甚大長可一丈有餘廣亦如之伸頭則恰為二丈許而假量一間屋子之內不可容兩龜矣龜大之說於古聞之今始見其大矣裕元曰古之瑞應圖云德化湛漬漁獵以時則出又曰王道無偏無黨厚用者舊則出今此禎祥莫非我殿下治化及物之致矣予曰異則異矣而有何治化之可稱歟未必不由於大臣夾贊之效也裕元曰自古瑞應專在於君德之所致未聞人臣輔導之功也予曰龜有千年者乎裕元曰龜千年遊於蓮葉之上而若至千年則形體似還少矣予曰或云龜化為龍云有之乎裕元曰未知在何書而蓋此瑞在於三代之時而我東則罕聞之矣予曰孝宗朝藩館住駕時親見大龜云矣裕元曰果在寧陵誌矣予曰寫字官 李海龍有筆名而以入燕時功勞封君云然乎裕元曰此是丁應泰卞誣奏文時事也予曰入燕時此人有所書者矣裕元曰卞誣時多有疑阻昏夜每多書寫種種有受困之事此人擡眼臨紙如雙燭照映不錯一字云事載李文忠廷龜文集矣予曰每見古昔盛時果有功之人矣裕元曰人物之輩出多在於宣廟盛際矣予曰李海龍是卿之先祖文忠公時人乎裕元曰然矣其時上使卽臣先祖文忠公也副使卽李廷龜也書狀卽黃汝一也予曰其子孫誰也裕元曰黃汝一卽關東平海人號以海月者臣之先祖亦嘗以文章推詡矣其後屬甚零替今無立朝者也予曰李海龍之子孫入屬譯院云教誨一窠加設差給好矣裕元曰教誨是渠輩之名器也正廟朝受教有之加設於例不可待窠出時差給甚好矣予曰當出於何時乎裕元曰明年五六月間當出一窠矣若有意外窠則當先為區處而明年臣雖不在此任以此意預為分付則孰不奉行乎予曰卿之此任何可遞免於明年之內耶予曰教誨為幾窠乎裕元曰為二十三員矣予曰醫官中或有年老而未及加資之人乎裕元曰醫官則雖資窮只受本祿而姑未聞有自願之人矣然如欲幾人加資則惟在處分之如何也予曰似或有之故試問者也裕元曰堂上譯官雖資窮者本無受祿之例其陞資不必惜之矣予曰醫官何為有祿譯官何為無祿乎裕元曰醫官職在保護且多貧寒所以定其堂上堂下祿窠分而別之雖陞崇資只受本祿更不加多矣予曰果然矣予曰把守軍設始後不可無信蹟矣印與條間刻給行用何如乎統長廳亦有印矣依前例為之似好也裕元曰此則無傷而統長廳所在非印也卽條也條者圖書之謂也把守軍如有條則以所字刻之不必裕以營字矣外間辭說雖未一一入聞而臣豈敢有聞而不告乎臣每以達耳之言仰達而退還不勝惶悚矣予曰卿言出於忠告予豈有厭聽之理哉此本非張大之意也裕元曰如刻條則誰可掌而用之乎予曰今番把守軍使訓將主管印則入置闕內無妨也裕元曰印則使禮曹造入而令訓將主管果好矣予曰造印欲出傳教何如乎裕元曰此非出傳教之事只使政院分付禮曹似好矣予曰林示中多有不用之古印信古亦多造印信也裕元曰此是古物也今雖無用善為典守誠美事矣予曰禁軍額數古則為千名乎裕元曰聞為七百名矣予曰近來又為減數為六百名矣扈衛廳亦不可無而何以則成樣乎裕元曰此廳自來凋殘然軍官試射條若加數則為好而此亦財力不敷今不可遽議也予曰內閣卿是曾經之地也向見案冊則多是家世文宰之望也裕元曰以其極選之故非徒受教定式之積成券軸至於閣中物種異於他司有別置庫置紙地筆墨其置簿冊曰閣吏某置簿一件內入或者入鑑乎予曰未得見之矣予曰提學多以文衡先生為之故黃景源 李晚秀為之矣其時閣臣為幾人乎裕元曰未可記得而無幾人矣予曰大臣閣職以後又出幾人乎裕元曰臣於近年不管閣務未能詳知矣予曰閣臣本非多出之窠矣裕元曰待教則前考例以曾經翰注之人參圈而直閣則以曾經銓郎備望矣後為圈閣矣予曰今則為幾人乎裕元曰今則員數雖多如有可為之人則亦何可不為乎予曰銓郎是古人名官矣裕元曰卽所謂紅點銓郎是也予曰何時革之乎裕元曰此是自望之窠而英廟時以紛競之故

乍革之正廟初乍設旋罷矣予曰其時則然而仍革可惜也予曰近來里巷罕聞讀書之聲云誠可歎也裕元曰士子秋冬則課讀經史春夏則製述詩賦而近來則漸不如前矣予曰予亦豈可曰勤學而如此做去將無文任可爲之人矣裕元曰振作文風惟在自上導率之如何也予曰何以振作乎裕元曰頻設應製而試士則雖不必番番出科亦可爲勸獎之一道矣予曰古者館學儒生應製一月之內數三次設行而英廟時只以步輦數數動駕於成均館招接儒生而課試矣正廟時則設科後亦有面試之時矣裕元曰然矣集春門爲謁聖而建之矣予曰雨勢不止可悶裕元曰田穀已多受損而畓穀亦有爲害之慮矣然從今雨暘適宜以至秋節日候暄暖亦退霜信則尚可收榆之望矣予曰安胎使下去時沿路詢瘼蠲災事已爲行會乎裕元曰已關飭於沿路諸邑矣予曰胎封處卽龜項洞卵山也裕元曰聞 安胎使復命日靈龜適至而胎封地名之符合龜字事不偶然矣予曰果異矣胎封之行所經地方爲幾邑乎裕元曰自始興至水原 振威 平澤 結城等地矣予曰大臣顏色何爲少損乎裕元曰近日暑崇長在彌留矣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6월 20일(신묘)>

㉔ 召見奉審閣臣 李鎬翼于誠正閣

㉔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園上太平碑閣丁字閣亦無頃乎鎬翼曰然矣予曰殿內安寧乎鎬翼曰然矣予曰間經大雨果無滲漏處乎鎬翼曰無滲漏處矣予曰何時行事而仍卽還發耶鎬翼曰三更量行事而留待天明始發行矣予曰行事時得無雨乎鎬翼曰無雨矣予曰江流必大漲矣渡涉得無難乎鎬翼曰昨日發行時自堂峴乘舟溯流而上到龍驤鳳翥亭下始登陸矣予曰水至鳳翥亭前何處乎鎬翼曰水至三門階下矣予曰今日則中路不逢雨乎鎬翼曰今日已時量有微雨可濕人矣予曰來時沍漲譬昨何如乎鎬翼曰可減二丈許矣予曰一行皆無頃善還否鎬翼曰無頃往還矣予曰沿路民家無頽壓之患乎鎬翼曰別無頽壓處矣予曰水原則農形果無大損否鎬翼曰水原禾穀以臣所見頗有豐登矣予曰始興 果川何如乎鎬翼曰臣去時路由始興歸時由果川而始興亦近於豐果川則浦沿田土多有潰缺受損處矣予曰國有第一以豐年爲願矣鎬翼曰聖教切當矣古語曰民以食爲天者正謂此也第近日市直漸高鄉外亦然矣予曰市直果至幾何鎬翼曰市直市升一升爲四錢餘矣予曰市直果高果已聞之矣京中則日間市直或得稍下乎鎬翼曰臣今方入城姑未詳聞矣予曰承旨則有聞乎承旨 趙肅夏曰京中市直亦爲高騰而從今日氣連好則自當漸下矣予曰市人凡於物價一番高騰未復減歇此惡習也鎬翼曰此亦人心所致也若有方便之道以爲懲勵則好矣然人心卽天心亦不可強爲操制也市人利析秋毫但以高價爲事此則奸猾之致也予曰市人奸猾至此甚可痛也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6월 28일(기해)>

㉔ 召見時原任大臣閣臣 承史 玉堂及宗親儀賓于觀物軒 行都承旨 金炳始 左承旨 趙康夏 右承旨 金奎弘 左副承旨 李正魯 右副承旨 趙肅夏 同副承旨 閔泳穆 記注官 沈相學 李教夏 記事官 金弘集 沈相萬 別兼春秋 金鶴鎮 徐正淳 李根命 金永哲領議政李裕元 領敦寧 洪淳穆 右議政 朴珪壽 原任提學 金學性 金大根 李承輔 提學 金炳德 原任直提學 金炳滋 李載元 李埰 金炳地 檢校直提學 金輔鉉 趙寧夏 李載冕 原任直提學 韓敬源 檢校直提學 李鎬俊 趙慶鎬 尹滋惠 直提學 閔奎鎬 鄭範朝 原任直閣 鄭健朝 金始淵 檢校直閣 李喬翼 原任直閣 李淳翼 李承純 檢校直閣 金永壽 李鎬翼 姜贊 直閣 尹用求 原任待教 趙鳳夏 李秉文 洪承億 徐相翊 金演壽 韓耆東 待教 李載兢 應教 洪健植 副應教 徐胄淳 校理 金玉均 副校理 尹升求 李能華 修撰 金九鉉 副修撰 鄭匡始 判宗正卿 興寅君李最應 南寧尉尹宜善 行上護軍 趙秉徽 行戶曹判書 金世均 知宗正卿 李景夏 行上護軍 李豐翼 知三軍府事 李容熙 右參贊 徐衡淳 知三軍府事 鄭岐源 金善弼 工曹判書 趙龜夏 行大護軍 李源命 知事 申櫨 行大護軍 鄭天和 金炳雲 洪祐吉 金益文 宋廷和 金壽鉉 刑曹判書 金在顯 行大護軍 金有淵 沈承澤 嚴錫鼎 水原留守 閔致庠 吏曹判書

趙基應 行大護軍 林肯洙 任商準 蔡東健 俞致崇 知宗正卿 李寅應 禮曹判書 洪鍾雲 行大護軍 許傳 尹堉 判尹 金翊鎭 行大護軍 姜蘭馨 李根弼知 三軍府事梁憲洙 知宗正卿 李會正 同知 許燭 宗正卿 李鍾承 李寅命 李升洙 同知 李時敏 行護軍 申佐模 朴來萬 金基纘 開城留守 韓敦源 左尹 金學初 行護軍 成載玉 李熙昇 沈舜澤 趙義元 成載瑗 趙熙哲 金尙鉉 俞錫煥 洪淳大 徐承輔 宗正卿 李敦應 刑曹參判 鄭基會 行護軍 李鶴榮 趙寅熙 宗正卿 李沆應 行護軍 洪兢周 戶曹參判 尹滋承 工曹參判 林喜鎭 行護軍 金箕錫 申桓 宗正卿 李容直 行護軍 金炳淵 吳夏泳 同知 李膺宇 行護軍 徐臣輔 申泰運 尹善應 南廷益 鄭順朝 任應準 李海庠 趙台顯 李祉秀 申櫨 鄭完默 具春喜 鄭雲龜 豐春君趙耆永 行護軍 李玄翼 宗正卿 李寅高 李珪永 行護軍 李炳教 金益容 俞喊煥 同敦寧 南廷龍 行護軍 趙敬夏 睦仁培 趙秉式 洪遠植 金鶴根 兵曹參判 申道熙 行護軍 李敦相

목 予曰卿等近前詳瞻也裕元曰姿表日就岐嶷不勝欣忭矣淳穆曰口門疑滿地閣豐盈實是壽祿無彊之吉徵矣珪壽曰日候尚熱諸臣擁立恐傷薰氣下情未安矣裕元曰景雲鳳凰爭先覩之爲快群情安得不然也淳穆曰傳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今我殿下有之伏不勝萬萬忭祝矣裕元曰美哉方面福祿可享無疆矣淳穆曰骨格氣像迥殊凡常而方面自昔稱上吉矣珪壽曰自古帝王蓋多方面史稱宋太祖方面大耳明太祖像亦曾仰觀方面矣裕元曰面如同字田字則必貴之像故相書亦稱之固知諸福之自臻而亦惟在於求福不回敷德政於臣庶之間導和氣於上下之際以爲燕翼之謨矣予曰卿言果美矣仍教曰千歲曆印役誰掌其職乎裕元曰雲監館生矣予曰進排官當有賞典乎裕元曰舊例或加資級而此館生已資窮矣予曰或有其子孫乎裕元曰似有之矣予曰俄者賜饌矣果領受乎裕元曰已飽德矣予曰此時之雨果不妨農乎裕元曰比候頗調豐聲穰穰若非冷雨則無損稼之慮矣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7월 25일(을축)>

강 水原留守 閔致庠上疏請往省先隴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9월 22일(신유)>

강 政府以華城 南城 海西災實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留守 閔致庠狀啓則新災一百七十七結九十三負一束特許劃下流來舊災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亦將查起期於盡充計料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年形守臣之所知則狀請災結必有斟量特許準劃流來舊陳之初不舉論有違朝飭使之待春更查推徵防塞請依施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李埈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舊災七十一結五十八負連加查括隨起執稅計料而本府軍餉及各衙門今秋當捧各穀竝耗期於臘前畢捧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新災之舉論則年形雖曰大登守臣之精實執總推以可知至若舊陳之查括餉穀之收捧勿以樂歲而少忽另飭之意請分付允之又啓言黃海前監司 閔台鎬狀啓瑞興等九邑置之尤甚鳳山等七邑置之次載寧等七邑置之稍實各樣災三千八百六十四結十七負七束特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還總中小米限折半以相當穀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訓禁御三營結作米以錢代納事也其一海州 平山 鳳山 司饗院納保米白川 掌樂院納保米依已例每石二兩式上納事也其一延安等五邑均廳免稅米太依已例以詳定執錢上納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今年穡事縱有彼此之別比之三南可謂樂歲而向日以災結事奉承筵教已有行會其在對揚之道不可一例濫許分等依此磨鍊畚限四百結劃下綿田災他道之所無而獨於海西有之係是流來之例不宜全然減削一百結特爲頒給使之精約分俵三營結作米軍需所重置之外他諸條俱爲便民之政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0월 6일(을해)>

강 京畿暗行御史 姜文馨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監牧官 李楹重莅雖屬耳牧有高蹄 (…)水原留守 閱致庠餉需措劃之宜不令而行訓旅綢繆之策有備無患坐鎮殆同於雪山風流庶被於江漢居留體重只舉其概 (…)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0월 24일(계사)>

강 忠淸右道暗行御史 朴容大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判官 李秀殷捧稅極精束吏又嚴半載之績已著一境之譽方蔚 (…)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1월 3일(임인)>

강 中批以閱致庠爲戶曹判書 宋近洙爲水原留守

목 敎曰戶判有關之代水原留守 閱致庠除授又敎曰水原留守有關之代輔養官 宋近洙除授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1월 7일(병오)>

강 水原留守 宋近洙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1월 10일(기유)>

강 行次對於熙政堂

목 領議政 李裕元曰登筵稍久諸節問不以乖候有愆乎予曰調將問果難適矣裕元曰近日朝霧甚不宜而冬日之寒卽是常候也予曰果然矣裕元曰妄陳懋實之義既已承批矣陳腐之說無足有概而實心爲政實政及於民則治化之盛將可見矣予曰卿言果善矣予曰巫覡之弊近甚都城亦然惑人志糜人財爲害有如是矣裕元曰聖學高明則此弊自熄臣所以仰勉者此也予曰私屠之弊予亦欲言之矣近聞諸道繡衣之言則外邑多有此弊云甚可駭歎雖以京城言之庖廚夥多令法司另加嚴禁可也懸房定數爲幾處乎裕元曰二十三懸房而法司堂上今方登筵面承此敎而今此諸堂皆是善爲之人必當痛禁而懸房則元數外竝爲革罷乎予曰禁屠者全爲農事非爲牛畜而認以爲不必禁惟屠無藝民何以業農乎予亦隨聞當爲嚴處而大臣另飭痛禁期有實效二十三懸房外一切禁斷也裕元曰謹依聖敎而牛疫近熾農民甚艱安得不嚴禁乎今此下敎萬萬惶悚矣裕元曰延安將何以爲邑矣國計雖甚窘邑弊豈可不念乎予曰邑勢旣如此則何無存恤之政乎予曰民困於營屬有此生弊也裕元曰毋論某營廬爲弊於生民一般故民願如此矣予曰許多積滯不無抑鬱合有此收用之方也裕元曰問于兵曹則此等稱屈者爲千餘人之多云矣予曰向日相見禮時任山林屢次敦諭竟不上來甚庸悵歎今又加禮延召其肯上來耶裕元曰今番禮召未知其上來與否而向者則臣亦已料其難回遐心矣予曰任山林有子乎裕元曰臣則未能詳知而傳諭史官方在此矣假注書 崔鼎獻曰有子三人其長子纔十二歲其餘皆幼矣予曰有侄乎鼎獻曰聞居牙山地而名則不知矣吏曹判書 趙基應曰其侄有之而年過三十云矣予曰知其名乎基應曰其名則不知矣予曰聞其家甚貧矣裕元曰所居屋子僅爲六七間其貧可知而猶有書冊之多儲云矣予曰山林宜多書冊矣裕元曰殿下求道之念禮賢之衷可以仰揣而草野林樊之士蓄書篤學爲上所推重如此我殿下若存心學問博閱方冊則群下之觀聽亦當如何哉殿下存心於學問故欲致山林於朝如無學問之心則山林何以有概於聖衷乎予曰念其家貧欲示意於其侄矣予曰諭善上來時行資似難自辦自監營備送之意關諭似好矣基應曰山林延見治世之盛事有國之大政也予曰純祖時多有山林登筵之人憲廟時亦延見洪山林大臣見之否裕元曰華城幸行時直閣臣金始淵傳諭偕來待于紅箭門外遣史官更爲傳諭入侍如大臣之晉接其時憲廟方具軍服而以道袍延見問爲學之道矣予曰待士之禮宜加此服矣山林入來朝廷必皆慰滿矣裕元曰朝臣中如

有學問道術者皆士類也非獨謂冠儒赴學者之稱也予曰然矣裕元曰俄以萬東廟事仰奏時有未所盡達者矣祭享時守令若前期詣齋則不無曠官之弊云矣予曰何以則可耶裕元曰當退議仰達矣予曰在呂致齋前一日進去似無妨廟社祭官便是當日來會矣裕元曰以此議定果便矣又奏曰萬東廟懸板書本間已奉審而字劃純正矣予曰此板比前頗小而第其御筆二字有所未安欲一博詢矣裕元曰懸板之尚未奉去臣未知何故今承此教始知其由而下教極爲至當甚盛甚盛予曰懸板下送時承旨 閣臣中例當陪往矣裕元曰然矣予曰未知舊板亦書御筆二字而似書朝鮮國王未能詳記朴判府事其時禮判則得見矣裕元曰臣亦見舊板而日久未能詳憶矣予曰御筆二字果未穩當刊去無妨矣裕元曰謹當退議諸大臣後登筵仰奏矣予曰他書之藏雖書御筆二字固無礙而此板則將揭於廟內者故有所壓尊之嫌矣裕元曰聖教果切當矣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1월 15일(갑인)>

㉔ 政府以黃海道御史 趙秉弼別單覆啓

㉔ 議政府啓言卽見黃海道暗行御史 趙秉弼別單則其一各邑查起未免白徵勿使虛錄從實抄執事也從實執抄申明舊規其一延安虛結三百餘結之已蒙限年權減者外六百餘結一體權減免山虛結三十餘結長連虛結二百餘結亦爲除減事也延安虛結因前道臣所奏已有筵稟停稅免山 長連等結使之查括充補其一金川所納大興城餉依癸丑年例特爲下捧事也纔已筵稟置之此亦勿論其一軍布代錢令廟堂稟處事也軍需許代事體不輕置之其一各驛濫把仍把以馬換輻貫勒徵位土權賣等弊一切禁革事也畜變爲輻輻隨以錢至於位土之權賣令道臣詳查釐正其一直路五邑使行時卜馱每匹以二百斤秤定卜馬數則先自譯官手本時毋得濫數本道及關西所謂落後軍官草料一切嚴禁譯員卜馱一從定式施行事也一依定式一竝勿施之意分付三道及松灣兩處其一長淵府大青小青兩島設置一鎮將料況支放以本島華城收稅條劃付其不足以社穀耗酌給作爲海營自辟事也本營既有龍媒鎮自辟窠則足可慰悅將士置之其一長淵 陞作防營事也不必汲汲設營姑俟更探處之其一椒島 太僕寺所納馬匹排年條許令除減濫捧情費嚴禁事也排納之條已經稟處而情費濫捧事亦依春間筵奏請令本寺禁斷允之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1월 19일(무오)>

㉔ 有政 吏曹判書 趙基應 參議 李淳翼進

㉔ 以任憲晦爲大司憲 憲晦及金尙鉉 鄭順朝竝新通也 鄭海崙爲大司諫 閔昌植 鄭匡始竝新通也 權益洙爲執義 李肇信 李晚滢竝新通也 李鳳德爲司諫 鳳德及尹時榮 吳尙鉉竝新通也 吳麟泳 韓國輔爲掌令 全洪教 文俊永爲持平 俊永及金昌一 盧德純竝新通也 朴鍾善爲獻納 鍾善及趙基衡 姜周用竝新通也 鄭顯英 李載龜爲正言 顯英及李濟承 柳冕鎬竝新通也 李晚運爲兵曹參判 金世均爲知經筵 李炳教爲同經筵 金炳德爲弘文提學 李秉文爲知春秋 金蘊淳爲水原判官 徐弘淳爲鎮安縣監 任憲晦單付祭酒○教曰密陽府使之代勿拘常格各別擇差○再政以洪淳大爲吏曹參判 淳大及尹滋承 林喜鎭 金炳始 李玄翼 趙敬夏竝新通也 李周夏爲密陽府使 吳敬善爲載寧郡守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1월 27일(병인)>

㉔ 召見奉審閣臣 趙慶鎬于熙政堂

㉔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園上與殿內俱爲太平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慶鎬曰太平矣予曰何時行祀乎慶鎬曰二更量行祀矣予曰留宿華城而發行乎慶鎬曰經享後卽爲發行到果川小憩始天明矣予曰江水堅合乎慶鎬曰去時由鷺梁乘水而渡來時則船渡銅雀津矣予曰氷程作行得無難乎慶鎬曰果氷滑難行矣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2월 15일(갑신)>

강 全羅右道御史 嚴世永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留守 宋近洙荷重宸簡心之寄倚毗斯隆任分司保釐之責地望尤別守臣體重只舉其概水原 中軍趙義贊將家規度良吏治體水原判官 金蘊淳老成之治已驗屢典之績清嚴之規方頌新莅之政 (…)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2월 16일(을유)>

강 吏曹以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嚴世永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嚴世永書啓則以爲泰仁縣監 趙中植渾厚近於徒善振刷欠於爲政任吏奸弄皆認以幹能衙客出入莫察乎欺蔽還各穀七千三百餘石民庫錢四千一百餘兩盡入三班之逋欠將成一邑之痼瘼稅木軍木價之比隣邑濫定者各爲三兩零令該府拿問處之靈巖前郡守 具然軾吏習豪橫少欠操束之方客子出入難免貽累之端高敞前縣監 李秉奭砲料四千金措辦雖有勤勵之效捐廩六百金虛錄難掩沽術之跡高山前縣監 李秉敦詞訟每多遺察公納從以愆滯上項三邑前任守令竝推考珍島府使 具永植包還革弊民喜陽春之化捐廩修堞邑有陰雨之備循良之治斯其爲最珍山郡守 姜穎秀清錢六千兩之措劃捐廩爲多官需五百兩之減給蒙惠不少治績既茂著合有激勸之舉上項兩邑守令似當竝施陞敘調用之典全州前判官 元世澈廨宇之修葺不煩民力還弊之矯革莫容吏奸惠孚闔境情見遮路礪山前府使 任百源劣米之替當軍器之別備軍錢之抹弊館宇之修改支站之捐助合爲九千餘兩之多惠既著於成效情可見於去思古阜前郡守 閔喆鎬任窠絕干囑之路詞訟有剖拆之明沃溝前縣監 李源進洞布掇弊劣米上納軍物修繕清錢措劃前後捐廩數爲夥多龍安前縣監 李定會陳結查頃民有息肩之望窮戶賑給邑興有脚之謠薄廩不惜遺愛未已興德前縣監 李周彥明於聽斷舊冤得伸校宮之改建優數捐補軍需之修備實心措辦前後捐廩四千七百餘兩上項六邑前任守令似當竝施兒馬賜給之典係干恩賞上裁監司 趙性教前監司 李鎬俊沿路忠清監司 成彝鎬 水原留守 宋近洙繡啓論列俱甚推獎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守令察訪及沿路守令察訪等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其外樞帥中軍虞侯營將邊將監牧官請令兵曹稟處從之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2월 22일(신묘)>

강 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呂圭益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判官 金蘊淳湖績已有稔聞畿治亦多新譽 (…)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2월 29일(무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後錄 (…)水原監牧官 前任李尙鎮時任李楹重 所管二牧場癸酉籍付馬七十三匹加現馬一匹前任李尙鎮所報今生馬五匹時任李楹重所報今生馬六匹合馬八十五匹內封進馬一匹前任李尙鎮所報故失馬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十八匹內壯雌馬三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匹今生馬十一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2월 29일(무술)>

강 召見時原任大臣戶禮判于誠正閣 領府事 李裕元 領敦寧 金炳學 判府事 洪淳穆 朴珪壽 左議政 李最應 右議政 金炳國 禮曹判書 洪祐吉 右承旨 金奎弘 假注書 韓炳洙 記事官 金弘集 沈相萬

【**목**】 政院啓言時原任大臣戶禮判依下教來待矣教以入侍○予曰鄭勉洙疏誠無前之事極爲痛駭矣裕元曰此皆臣之罪也予曰此事予亦知之大臣曾買於趙心泰家者也華城幸行時果見於路傍矣以此不近理之事誣斥大臣豈有如許悖謨乎裕元曰聖度包容至此臣今日登筵更以何顏仰對我殿下乎臣自今以往皆殿下所賜之日也予曰大臣處義誠爲過當矣裕元曰下教如此不勝惶悚矣最應曰俄伏承戶禮判同爲來待下教而戶判適出城值門限未及登筵矣予曰下教前出城未及聞知而然歟最應曰然矣予曰俄見冬至使諺書狀啓則皇上崩逝云不勝驚愕諸般措備不可不趁早講定也裕元曰狀啓謄報臣等亦見之而皇上晏駕之報極爲驚愕諸般措備之趁早稟定甚好矣予曰皇上崩逝似是痘症也裕元曰似是痘後添症矣炳學曰狀啓有云天花此是痘症之謂也裕元曰彼人最所忌痘症也予曰彼地痘症何爲如是耶裕元曰似因其風土氣質而然也予曰新皇帝已登極云矣裕元曰然矣予曰新皇帝年紀今爲幾何裕元曰未能詳知矣予曰新皇帝卽醇親王之子云醇親王乃道光之子而咸豐之第幾弟乎炳學曰醇親王聞是咸豐之第七弟云矣裕元曰醇親王 道光之子也故新皇以光緒改元似謂承道光統緒也予曰誠然矣予曰勅使可於何時出來乎炳國曰回還若值霖雨之時彼地途路難以通涉則勅行似當慮此而趁三月間出來矣裕元曰成服後派勅過公除後始上馬則似於二月內出來矣予曰我國使臣何時入去耶裕元曰待 勅使入京後卽爲拜表矣臣待罪灣府多經勅行或有牌文出來後勅使有故則有更派之時或中路有故則以瀋陽官員派送之時所以遲速未可預度矣予曰其時勅行果何耶裕元曰道光時矣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월 4일(임인)>

【**강**】 水原留守 宋近洙上疏乞遞宮銜賜批許之

【**목**】 教曰左賓客有闕之代前望單子入之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월 5일(계묘)>

【**강**】 副護軍 李承澤疏斥領府事 李裕元

【**목**】 疏略曰臣於目下事有不容泯默者茲敢出位冒陳惟殿下垂察焉昨冬前掌令 孫永老疏斥領府事 李裕元其所論列蔑有餘地集千古宵小極惡罪戾叢萃一身繼又前正言 鄭勉洙以華城碑石事有所論彈臣取見其自明之疏則始言乙卯買得於趙心泰家恩賜之物又言乙丑考見文蹟則有石懸在記簿前後之言何若是乖刺果是趙家恩賜之物則何爲懸在記簿而十年之後始知爲公納乎此石之作爲墓碑兩邑之人丁寧目見焉敢誣也蓋此碑之移運也本土之士作詩譏斥遠近傳誦知其萬目之莫掩衆口之難防暗斲蠹惡之他石冒稱移來之本碑埋置邱隴之下及其眞贋之綻露也急於粧撰乃敢曰不用而仍置屬之本營此所謂欺人之不足而至於欺天者也無嚴無憚胡至此極無論事之有無言之虛實雖微末庶官遭此彈駁固當悚慙縮伏自訟愆尤之不暇彼居具瞻之地其位望何如而憑托恩諡之頻繁揚揚復入晏然若無故者然苟有一分彝性寧容若是伏乞聖明淵然深思明示好惡以爲礪廉防而警具僚焉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월 12일(경술)>

【**강**】 命水原支勅元定邑依癸丑例施行

【**목**】 水原留守 宋近洙以支勅一款還屬元定邑富平事令廟堂稟處馳啓教以依癸丑節目例施行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월 20일(무오)>

【**강**】 水原留守 宋近洙上疏請遞賓客之銜賜批

【**목**】 疏略曰臣方待罪華南而又叨賓客之銜繼伏奉恩教以居留異於道伯仍令兼帶感惶震惕顛倒肅命退而思之居留稍異藩任而猶爲外官也賓客雖非實銜而自是內職也臣今內外兼縉恬若固有莫重官制自臣壞了實非義分之所敢自安將臣所帶宮銜亟命遞改批以不必以無例如是爲言也卿其勿辭兼帶行公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2월 29일(정유)>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李鎬俊于熙政堂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予曰陵上園上與殿內皆爲太平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頃乎鎬俊曰俱是安寧矣予曰何時行事乎鎬俊曰四更量行事矣予曰留宿水原而來乎鎬俊曰行到水原府少憩而來矣予曰何處遇雨乎鎬俊曰自水原冒雨離發矣予曰此雨頗多路必泥滑也鎬俊曰今日之雨江水纔添矣予曰水生幾何乎鎬俊曰江流不至過漲比常時少添矣予曰所率皆無頃渡涉乎鎬俊曰皆無事渡涉矣予曰春牟皆生而當此播種之時頻雨或不爲害否鎬俊曰春牟善生可占大有而今日以前之雨不至於過矣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3월 9일(병오)>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李世用于熙政堂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園所陵上俱爲泰平乎世用曰泰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皆無頃乎世用曰雨水頻仍恐有滲漏之慮故詳細奉審則無頃矣予曰殿內亦泰平乎世用曰殿內亦爲泰平矣予曰何時行祀乎世用曰園所無更漏假量爲三更將事矣予曰何時離發而何處止宿乎世用曰將事後卽當登途而今日復命則一也沿路火具之弊亦不可不念故抵宿於水原府早卽發行矣予曰移秧何以爲之而年麥幾爲登場乎世用曰畚則以時雨之周洽雖鹵瘠盡爲移秧秋年盡刈春年正黃以今所見實爲豐徵矣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5월 21일(정사)>

강 武衛所以景福宮四殿堂上樑文製述官 書寫官實預差懸板書寫官別單書入啓

목 交泰殿上梁文製述官 領中樞府事 李裕元預差 水原留守 宋近洙 書寫官 行知中樞府事 金學性預差行大護軍 趙基應懸板書寫官 廣州留守 李埰 慈慶殿上梁文製述官 領敦寧府事 金炳學預差奉朝賀 李敦宇 書寫官 行上護軍 金世均預差吏曹判書 金在顯懸板書寫官 知宗正卿 李會正紫薇堂上梁文製述官 判中樞府事 朴珪壽預差行上護軍 金炳湜 書寫官 知宗正卿 李承輔預差行大護軍 李源命懸板書寫官 行大護軍 李根弼 麟趾堂上梁文製述官 判中樞府事 洪淳穆預差行上護軍 吳取善 書寫官 行上護軍 鄭基世預差 行大護軍 金炳雲懸板書寫官 行大護軍 趙龜夏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6월 3일(무진)>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洪承億于萬慶殿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園上太平乎承億曰太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無頃乎承億曰無頃矣予曰殿內太平乎承億曰太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無滲漏處乎承億曰無滲漏處而左右岡無空缺處松楸茂密比前尤勝矣予曰何時行事乎承億曰將事之時較諸城內更鼓則似爲三更量矣予曰行事後歷入水原而來耶承億曰罷享後卽爲發行不入水原而抵果川則天始明矣予曰入來如其早可知其早發也仍教曰江水之漲何如承億曰去時由鷺梁江回路渡銅雀津而今雖落漲尙爲一丈之深矣予曰農形何如承億曰以今所見果豐徵矣予曰此雨別無害農而輿論何如承億曰若多日連注則恐有損稼之慮而以今所見實優洽矣予曰道路不至泥濘否承億曰果甚滑矣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6월 28일(계사)>

강 水原留守 宋近洙陳疏乞遞賓客兼銜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7월 10일(갑진)>

강 命華城行宮修葺時以清錢變通始役

목 左議政 李最應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宋近洙狀啓則西屯堤垆之役所入物力既是支放條則不可不急先報下且今行宮以下諸處修葺而時日爲急特以某樣錢劃下事請令廟堂稟處矣以今事勢無財可劃就本營所在清錢中限二萬兩變通以爲始役事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7월 29일(계해)>

강 水原留守 宋近洙上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8월 12일(병자)>

강 命華城城廨修葺物力以本營餘在清錢三萬兩劃用

목 議政府啓言向以華城城廨修葺物力以本營所在清錢劃給矣卽見該留守 宋近洙所報則前劃盡用工役中撤事勢之悶急有不可不念以該營餘在清錢三萬兩隨所入劃用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9월 18일(신해)>

강 命任實縣監 閔斗鎬 水原判官相換

목 吏曹以斗鎬親病啓請改差教以水原判官金蘊淳相換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9월 30일(계해)>

강 政府以水原府災實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宋近洙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流來舊災餘在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亦將查起期於盡充計料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似此大有之歲宜無檢災而至若舊陳之查括一遵朝飭期於復總推徵防塞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0월 5일(무진)>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金永哲于修政殿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園上與殿內俱爲太平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永哲曰太平矣予曰何時行祀乎永哲曰二更量行祀矣予曰回路亦入華城乎永哲曰經享後卽爲發行到果川小憩而天始明矣予曰江水堅合乎永哲曰去時由鷺梁乘冰而渡來時則船渡銅雀津矣予曰兩津相距不遠而其能乘冰而船渡乎永哲曰銅雀津是淺灘故冰未堅合時頗或破冰行船矣予曰沿路雪積幾何乎永哲曰近日果無大雪路傍別無所積矣予曰華城支供果何如乎永哲曰比前則雖云稍減無甚所損矣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2월 15일(무인)>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李楹重所管二牧場甲戌籍付馬七十八匹今生馬十一匹合馬八十九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七十九匹內壯雌馬三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匹今生馬十一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2월 29일(임진)>

강 重推水原留守 宋近洙推承旨 朴容大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宋近洙狀啓則異船去留形止之初一日亥時到付者以子時填書日時誤

錯殊涉失審從重推考捧納承旨請亦爲推考允之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월 3일(을미)>

강 水原留守 宋近洙陳疏自引賜批

목 疏略曰臣於日前據報修啓時辰錯誤致有廟奏臣之昏謬於是乎益著矣事係邊報罰止問備不敢以倖迨而自恕乞施勘律以重邊務批以既問備矣何必爲引卿其勿辭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월 8일(경자)>

강 推水原留守 宋近洙 楊根郡守 徐臣輔

목 因賀箋不封也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월 23일(을묘)>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金興均于德善堂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園上俱爲太平乎興均曰俱是安寧矣予曰碑閣丁字閣竝無頃乎興均曰安寧矣予曰殿內安寧乎興均曰安寧予曰何時將事乎興均曰三更量將事矣予曰所經處春耕何如耶興均曰方今始耕矣予曰今春似甚旱而果無民間惜乾之憂乎興均曰民情不無憫旱而不至過急矣予曰歷入水原府而來乎興均曰然矣予曰將事後卽爲離發乎興均曰仍卽還發矣予曰牟麥何如耶興均曰方播耕矣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3월 9일(신축)>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李鎬俊于德善堂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果爲泰平乎鎬俊曰泰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亦爲無頃乎鎬俊曰無頃矣予曰園上殿內俱爲泰平乎鎬俊曰果泰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殿內無滲漏處乎鎬俊曰詳細奉審則一無滲漏處矣予曰何時將事而何時發行乎鎬俊曰四更量將事而卽爲發行到水原府則日始明矣予曰向日之雨雖曰晚時沿路農形似有蘇醒之望耶鎬俊曰田穀與已爲移秋者果有登稔之望而經雨後移秧者若爲退霜則或可結實矣予曰來往時冒雨行路且泥濘必多勞頓矣鎬俊曰二十六日離發行到遲遲臺逢驟雨而近日之雨乃是大旱之餘故道路不甚泥濘矣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6월 28일(정사)>

강 以朴珪壽爲水原留守

목 敎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朴判府事爲之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8월 9일(정유)>

강 命水原判官 閔斗鎬 載寧郡守 尹口相煥

목 京畿監司 李載元狀啓以爲水原判官 閔斗鎬卽臣之同壻在法當遞令該曹照例稟處敎以載寧郡守 尹口相煥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8월 9일(정유)>

강 璿源譜略修改時校正堂上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曰校正堂上領宗正卿領議政 李最應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判宗正卿 李景應 李昇應 李敦宇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李景宇內下豹皮一令賜給知宗正卿 李載元 李彙重 李東鉉 李南軾 李

寅應 李會正 李秉文 李南轅 李升洙 宗正卿 李鍾承 李寅命 李寅高 李敦應 李沆應 李義根 李徹宇 李載冕 李鳳儀 李鍾浩 李容直 李明應 李珪永 李起鏞 李俊英 竝熟馬一匹賜給跋文製述官 判府事兼水原留守 朴珪壽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有司堂上判宗正卿 李昇應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知宗正卿 李載元 宗正卿 李載冕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監印堂上宗正卿 李明應 國朝御牒 書寫官 宗正卿 李珪永 宗府正 李載純 竝加資典籤 南廷顯 典簿 申泰鼎 主簿 金鳳鎬 竝陞敘直長 朴永軾前直長 趙寬在 參奉 李仁宇 忠義 李會元兼郎廳李秉台前兼郎廳李晚沼郎廳李載洪各兒馬一匹賜給別看役 吏文學官 李倬淵守門將 李周赫 竝相當職調用寫字官 金季永右職調用崔仁植瓜近察訪作窠擬入李斗赫加資畫員白禧培以其弟譯院等第調用其餘寫字官畫員唱準 日官 錄事員役工匠等 竝依壬辰年例施賞又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9월 10일(정묘)>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洪淳馨于麟趾堂

목 華寧殿奉審後入來也○予曰殿內陵上園上俱爲太平乎淳馨曰果太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淳馨曰果無頗矣予曰華寧殿祭享何時將事而發行乎淳馨曰將事時以京中言之似爲三更量而發行以其風勢自然遲滯待天明離發矣予曰昨夕風寒頗緊必有難堪也淳馨曰然矣予曰秋耕之時如是不雨民事爲之可悶淳馨曰近來秋旱又甚麥農亦不無其害而以臣所經之地言之陳畝爲三分二今年秋收萬不成樣國計民憂萬萬遑汲矣予曰農形既如此當有賑恤之典而言念民事實爲憧憧也淳馨曰果甚憧憧矣予曰以風勢之大作江水渡涉之時得無難便者乎淳馨曰去時路由鷺梁來時則渡自銅雀而風濤大漲果難乘船矣予曰來時尤有難便者也淳馨曰今日之風甚乖江水之邊至於揚沙矣予曰水原農形尤爲赤地而漢南亦然云民情之關念不啻憧憧矣淳馨曰三南 京畿歉荒之中華城最甚至於秋耕方此待雨而顧今雨意漠然臣之所見亦不勝遑悶矣予曰水原地近或下雪云乎淳馨曰臣則未及聞矣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9월 22일(기묘)>

강 許施水原災實加劃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珪壽災實狀啓則事目災一百結外不足災三千四百十三結八十三負六束特爲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春夏之膏澤甚闕圭壁屢薦山沿之耕播俱愆籌車遂空今此災結之數至過元總之半一境之歉荒可以推知而且況大僚所陳事體不輕請竝與推徵防塞而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9월 29일(병술)>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閔泳穆于萬慶殿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園上殿內俱爲泰平乎泳穆曰泰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泳穆曰無頗矣予曰華寧殿 御眞櫝奉小本閣臣奉審之時或展奉奉審耶泳穆曰曾無展奉之規故今臣之行亦未得奉審矣予曰以閣臣奉審之行爲幾次乎泳穆曰水原奉審則今番初承命矣予曰日前之雨得無害於牟麥乎泳穆曰雨後不寒聞甚無害云矣予曰雪爲雨融則牟麥似被凍矣泳穆曰前雪未盡融雨後又微雪故田疇之間覆雪尙厚矣予曰去時路甚泥濘矣泳穆曰不甚泥濘矣予曰雨後江水尙堅渡涉不艱乎泳穆曰去時路由鷺梁乘冰回時路由銅雀津以船渡之矣予曰銅雀津旣船渡則鷺梁何以乘冰耶泳穆曰鷺梁山陰水深故冰腹完堅銅雀津則淺灘水迅冰不堅合故矣予曰閣臣之行乘船利涉而其他行人亦不病涉耶泳穆曰皆船渡不艱險矣予曰何時可解冰耶泳穆曰雨水在於正月旬前伊時似可解矣予曰將事在何時而何時還到華城耶泳穆曰遵自前將事之時而以京言之則爲二更量過享後卽爲復路四更餘抵華城矣予曰今日早還必曉行也泳穆曰程路不邇或恐復命之遲緩曉卽發行矣予曰來時日氣甚寒得無勞

苦否泳穆曰幸不嚴寒往還無事矣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2월 15일(신축)>

강 命水原留守密符遣史官傳授

목 政院啓言密符既改造矣水原留守 朴珪壽 廣州留守 尹滋惠 開城留守 洪承億 江華留守 李喬翼 總戎使 趙義復竝即命招傳授諭書依初授安寶傳授舊符收自本院燒火教以水原留守密符遣史官傳授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2월 16일(임인)>

강 水原留守 朴珪壽疏陳病狀仍辭居留之任賜批許副

목 批以愼節之若是彌留曷勝萬奉慮居留本非劇任則不必以曠務有此辭巽而以卿公耳之心災歲憂民恐不無添損之慮茲以許副卿其安心調理亟復平常是所望也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2월 26일(임자)>

강 以金炳地爲水原留守 廟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2월 26일(임자)>

강 命補賑人李就榮守令待窠差送金器胤六品職調用

목 議政府啓言水原補賑人瑞興進士李就榮納錢二萬兩廣州補賑人安邊幼學金器胤納錢一萬兩其在激勸之道合有施賞事兩留俱有修啓矣生靈告飢兩人出義捐財願補極庸嘉尙依已例李就榮先付加設六品職守令待窠差送金器胤 六品職調用請示勸獎之意允之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2월 26일(임자)>

강 水原留守 金炳地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2월 28일(갑인)>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前任李楡重時任李鎬冕 所管二牧場乙亥籍付馬七十九匹前任李楡重所報今生六匹李鎬冕所報今生六匹合九十一匹內封進一匹李楡重所報故失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八十五匹內壯雌三十六匹一年應孳十一匹今生十二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2월 30일(병진)>

강 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曰都提調 李最應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行戶曹判書 閔致庠 水原留守 金炳地 禮曹判書徐堂輔都廳文學 金九鉉 副應敎 鄭寅性竝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徐雲輔 禮曹正郎 柳龍誦 工曹正郎 李承耆 掌樂僉正 鄭基曾 司僕判官 李用一 副司果 尹秀東 李源興 金正秀 鄭仲愚 任實縣監具然翼 別工作 繕工主簿 鄭日愚竝陞敍監造官 敦寧參奉 趙駿鎬 廣興奉事 曹慶承 洪晃周 副司勇 金炳憲 李圭善 閔致駿 金奎喜 沈性澤 沈裕慶 李胤沼 鄭履源 軍資奉事 尹詮竝陞六追上尊號時玉冊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炳學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戶曹判書 閔致庠樂章文 製述官

行上護軍 鄭基世各熟馬一匹賜給金寶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洪淳穆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禮儀使禮曹判書 徐堂輔 熟馬一匹賜給堂上執禮 副護軍 朴鳳彬 半熟馬一匹賜給堂下執禮 副司果 趙龍鎬兒馬一匹賜給大祝 副司果 朴憲陽讀玉冊官 漢城左尹 林翰洙讀金寶官行護軍 任孝準竝加資捧玉冊官 兵曹正郎 趙忠熙 執義 洪大重舉玉冊案執事儀賓都事 趙容熙 掌苑別提 趙寬在 褥席執事 禁府都事 崔翰周舉讀玉冊案執事戶曹佐郎 李載哲 尙衣直長 趙溶熙 褥席執事 忠勳都事 南廷翊捧金寶官副校理 李範九 副司果 金宗漢舉金寶案執事刑曹正郎李德來戶曹佐郎 孫相駿 褥席執事 副司果 申錫完舉讀金寶案執事刑曹正郎 趙弼永 佐郎 李淵九 褥席執事 禁府都事 金益相各兒馬一匹賜給加上尊號時玉冊文製述官 領府事 李裕元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大護軍 趙成夏樂章文製述官 行吏曹判書 金輔鉉各熟馬一匹賜給玉寶篆文書寫官 右議政 金炳國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捧玉冊官 司僕正 趙東弼 副司果 鄭元夏舉玉冊案執事工曹正郎 洪顯昇 典牲直長 朴泳教 褥席執事 司僕僉正 趙端鎬捧玉寶官 校理 柳口 副司果 李正來舉玉寶案執事童蒙教官 李貞植 司甕直長 林炳翼 褥席執事 義盈直長 鄭奎和各兒馬一匹賜給別看役前府使 姜潤前判官 方天鋪前郎廳南廷煥竝守令待窠首先擬入軍器判官 安膺浩陞敍前直長 李璨 寫字官 金季永竝外職除授崔在禧右職調用劉漢翼 監牧官待窠擬入奏時官 李國鉉 李憲益六品職調用其餘計士 奏時官 日官寫字官盡員錄事 捕校員役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教曰進表裏濟用監提調 趙成夏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左通禮 李肇信 右通禮 吳尙鉉捧箋文官 禮曹佐郎 盧德龍 展教官 禮曹正郎 吳仁泰 佐郎 吳鎮東 宣箋官 校理 李喜元 展箋官 兵曹佐郎 李友燁 李明源各兒馬一匹賜給捧表裏官濟用主簿 鄭應夔 奉事 李龍和 贊儀 朴鍾元東唱引儀 金用鍊 代致詞官 假引儀 洪禧錫各上弦弓一張賜給西唱引儀 方漢哲守令除授其餘奏時官 寫字官畫員員役守僕樂工竝依判下施賞○教曰進表裏濟用監提調 趙成夏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左通禮 李肇信 右通禮 吳尙鉉捧箋文官 禮曹正郎 洪義麟 展教官 禮曹正郎 吳仁泰 佐郎 吳鎮東 宣箋官 校理 李喜元 展箋官 兵曹佐郎 李友燁 李明源各兒馬一匹賜給捧表裏官濟用主簿 鄭應夔 奉事 李龍和 致詞官 承文副正字 李斗陽 金性默 柳琰箋文陪進官 判校 申泰皐奉香官車驥衡正書忠義金教成 贊儀 朴鍾元東唱引儀 金用鍊代致詞假引儀 洪禧錫各上弦弓一張賜給西唱引儀 方漢哲守令除授寫字官 李兢鉉右職調用崔 健植 監牧官除授康載欽外職除授其餘奏時官 寫字官畫員員役樂工等竝依判下施賞○教曰翼宗大王追上尊號時玉冊差備石泰元 韓珩和金寶差備鄭之良 河浚浩竝加資資窮令內府調用玉冊差備朱完基加資金商吉案差備崔鳳曄 康載範褥席差備鄭弘周讀玉冊案差備洪基一褥席差備朴春說金寶差備金浩純 金翼中案差備金德和 金秉燁褥席差備吳道益讀寶案差備朴勉夏褥席差備孔載文以上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時 玉冊差備李敏榮 金在寬 玉寶差備周鍾德 李定國 尙傳 金圭復竝加資資窮令內府調用玉冊差備金義澤加資朴基溫案差備許峻 李吉龍褥席差備鄭致寬讀冊案差備金漢翼褥席差備趙秉德 玉寶差備金貞鉉 文世顯案差備沈恩和 柳昌億褥席差備韓孝基讀寶案差備李澤振褥席差備金弘齋以上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陳賀時承傳色 金圭復 李裕鼎竝加資資窮代加薛里 鄭琦和掌務李正植加資薛里文世顯掌務沈恩和差備姜文璨高龍鎮王用股 金弘齋 韓孝箕 李澤振各木一疋布一疋大妃殿稱慶陳賀時承傳色 金圭錫 李用善竝加資薛里 姜世鼎 孫錫範掌務金沃鎮沈能和竝令內府陞敍差備趙錫胤加資金時文 鄭基容 朴弘雲 金弘淳 金浩純各長弓一張賜給大王大妃殿稱慶陳賀時龍洞宮次知金圭復加資資窮代加其餘司鑰 飯監員役等竝依判下施賞○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教曰今日政賞典下批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월 8일(갑자)>

28 命海西社倉米二萬石參酌分割立本條六萬兩本廳上納錢中除留該道

40 議政府啓言都下艱食畿內賑救末由措辦故發關海西就社倉米二萬石船運以來矣畿營限五千石加

劃水原 廣州 江華各五百石分割以送其餘一萬三千五百石竝屬惠廳參酌排給於貢市上下而諸處分割之節亦令該廳句檢舉行嗣後立本條六萬兩以本廳上納錢中除留該道形止報府之意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2월 29일(을묘)>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金永壽于迎春軒

목 健陵奉審後復命也○予曰陵上園上與殿內皆太平乎永壽曰太平矣予曰何時將事而何時發行乎永壽曰三更初將事仍即發行抵華城經夜而今日趁早登程矣予曰沿路所經處麥農何如永壽曰探聞農家之說則秋牟以昨秋旱甚之故播種後自多枯損如干着根者到今春始盛而春牟則播種者無不萌芽日前之雨及時足潤故尤多長養若從此而雨暘調均則庶有大登之望云矣予曰向來之雨其果慰洽耶永壽曰雨雖不多爲麥適宜所以市直自雨後稍減若雨澤一是調和則穀價隨以益減可免遑汲之憂矣予曰穀價比都下何如永壽曰與京市一般而近日所減不過幾許分矣予曰道路餓殍何如永壽曰自陵所距京百里之內路傍所見則流丐餓殍不甚夥多而歉歲民情自矜憐之色矣予曰安得不然乎水原被災尤甚處也民必益飢而若到麥秋則足可紓力乎永壽曰顧今專恃者惟麥農一事也麥秋後則似可稍稍保生矣予曰麥是農之大者也有麥然後可作秋農矣永壽曰然矣是故年形先占於麥農矣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3월 9일(을축)>

강 命咸平幼學李景寅六品職調用

목 議政府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金炳地所報則賑資艱拙之際咸平幼學李景寅捐納一萬兩極爲嘉尚俾蒙褒賞之典爲辭矣捐補施賞已例且多令該曹六品職加設調用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4월 16일(신축)>

강 召見奉審閣臣 李承純于迎春軒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園上陵上俱爲泰平乎承純曰泰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亦皆無頗乎承純曰無頗矣予曰殿內亦安寧乎承純曰安寧矣予曰何時行事乎承純曰三更量將事矣予曰留宿於水原府乎承純曰到水原府秣馬後卽爲離發矣予曰諸處牟麥皆爲登場乎承純曰盡已收入矣予曰禾穀盡爲移秧乎承純曰盡爲移秧而庶有豐登之望矣予曰近日雨勢頗頻得無太過否承純曰時雨周洽姑不至過多矣予曰麥果大登云耶承純曰聞諸野老之言則無前大稔云矣予曰雨後江水不甚漲溢乎承純曰頗有漲水矣予曰來往時路經何邑乎承純曰下去時由始興而上來時則由果川矣予曰江水漲溢則行船得無難乎承純曰不甚艱矣予曰所經道路想必多水而銅雀津比鷺梁何如承純曰以添流論之鷺梁比銅雀愈漲矣予曰日氣甚熱去來必難矣承純曰日氣果熱而往返無事矣予曰下去時直向園上乎承純曰到水原府秣馬後進向園上矣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5월 21일(을해)>

강 命水原中軍 李奎顏限一瓜仍任

목 兵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金炳地狀啓則中軍李奎顏糾慝分賑詰戎刷逋限一瓜仍任事令該曹稟處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8월 5일(정해)>

강 命賑廳畢賑狀啓中守令各人施賞

목 賑恤廳啓言京畿 三南 水原 廣州 江華 統營畢賑狀啓啓下政府守令及各人請賞令賑廳稟處事

草記蒙允矣諸處賑餘穀區處依狀請施行守令捐廩士民出義褒賞之典令該曹考例稟處各人自本道施賞依道啓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8월 13일(을미)>

강 政府以關西災實分等狀華城災實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金尙鉉災實分等狀啓則平壤等八邑置之稍實祥原等三十二邑置之次嘉山等四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各邑鎭帳外火田四分一權減鎭堡給代不足條戶結分排區劃事也其一陳田還初起執總依近例停免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屯田從實執總其中內閣屯土之在於清北者別遣摘奸不至冤徵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似此康年若以災損特不過尺寸之朽矣三等分劑自有斟量依施外他諸條請竝準其所請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炳地狀啓則新災一百六十三結八十六負零特許準劃流來舊陳未及充補之九十九結四十六負零期於查起盡充而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稿事告登民憂獲紓新災準劃舊陳查充依狀辭施行推徵防塞請許施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0월 7일(무자)>

강 水原留守 金炳地以彼人下陸懇請指路馳啓

목 狀啓以爲今月十一日未時量向入九花島前洋之異樣船一隻同日申時量來碇于古溫浦前洋之由已爲馳啓而續接本府判官兼任迎華察訪 李忠淵牒呈則勞問次馳進之路到葛潭面石塘巨里而今月十二日辰時到付古溫浦瞭望將校李斗鉉書吏洪在南馳告內今月十一日黃昏彼從船一隻來泊于本浦故問何處船隻則答云日本國人而其中東萊通事一人出示該府指路公文與彼人十二名一齊下陸問此處地名及何邑所屬人口戶數與去京城及水原里數爲幾許里京城及南陽地界向何去了云而又有測水等事稱云前有貴國約條則開港測水次來到而懇請明日指路故方欲將船指路計料彼人還乘其船旋入于二帆船留碇處而東萊府 通事姓名朴琪淙彼公事隨員五人中二人姓名外務九等屬住永辰妥通辦武田邦太郎船格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0월 13일(갑오)>

강 水原留守 金炳地以彼從船止歇馳啓

목 狀啓以爲今月十四日酉時量彼從船二隻自三洞浦口來泊于古溫浦書示以我等爲風波不得歸船故今夜此所願一宿十七字故定給一處所仍許止歇供給夕飯而人數爲二十一名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0월 16일(정유)>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金演壽于熙政堂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園上與殿內俱爲太平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演壽曰太平矣予曰何時將事何時發還而如是早還乎演壽曰二更量行祀卽發矣予曰回路歷入華城乎演壽曰然矣予曰所經沿路兩麥何如今年則雪不多下是可欠矣演壽曰向雪洽滿過來處所見麥苗青生而問近處人則將有占豐之徵云矣予曰畿內雪獨小乎演壽曰然矣予曰江水堅合往返皆乘冰乎演壽曰然矣予曰今年冰凝比前稍厚云人行可無慮而藏冰亦好矣演壽曰冰果厚凝矣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2월 15일(을미)>

강 許施華城公都會及都試與火砲科退行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炳地狀啓則本府公都會連值事故不得舉行待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

稟旨分付矣依狀辭請施行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炳地狀啓則本營別驍士及列校今秋冬等都試與火砲科連值事故不得舉行待明春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許退行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2월 24일(갑진)>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李鎬冕所管二牧場丙子籍付馬八十五匹今生十二匹合九十七匹內封進一匹故失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八十四匹內壯雌三十三匹一年應孳十四匹今生十二匹加報二匹(…)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2월 30일(경술)>

강 召見奉審閣臣 趙同熙及京畿暗行御史 李鑣永于熙政堂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復命也○予曰陵上園上果爲太平而碑閣丁字閣亦無頗殿內俱爲太平乎同熙曰俱爲太平矣予曰春雨頻繁殿閣果無頗乎同熙曰無頗矣予曰何時將事而何時發行乎同熙曰三更量將事而因爲發行矣予曰將事時似未及雨也同熙曰然矣予曰來時歷入水原府乎同熙曰暫爲歷入矣予曰今日雨澤如此所經處麥農何如而春耕亦就緒乎同熙曰沿路之麥事可占有年而耕播亦可無慮矣予曰道路難以跋涉故如是乘暮乎同熙曰泥濘險艱復命差暮矣予曰屢月行役果善爲往返乎鑣永曰王靈攸暨無事往返矣予曰書啓與別單今已詳見而此外無他弊瘼乎鑣永曰啓單外亦不無如干弊瘼而此則足爲自營邑矯揉者矣予曰改量爲之可乎鑣永曰改量至爲數百年之久而今若更爲改量則自無吏輩之隱結民間之冤徵矣予曰漣川知是土瘠之甚也鑣永曰全省內最是土瘠中許多名目之虛卜疊徵亦爲該民之痛瘼矣已陳於別單中而量案散逸考正無據至於都結雖非經法若蒙處分則大爲斯民之惠澤矣予曰京畿土瘠而此處尤然也鑣永曰誠然矣予曰量案散逸最難考驗也鑣永曰實無以考驗矣予曰江華鎮江山各面加結何如是乎鑣永曰聽於民間則百餘年前三面有罰稅名色以三十年爲限者迄今冤徵云而取考本府文簿則罰稅之瓶始無所可據而是爲修城所收用者矣予曰此是以罰暫爲之事也留守亦知治規而豈可如是乎鑣永曰似是因循謬例矣加稅十四斗內臣減給四斗而其餘十斗以詳定代錢收捧永爲定式亦斯民之大願也予曰修城所百餘年前何所需用乎鑣永曰未克詳知矣予曰砲糧米創出後無本土徵稅乎鑣永曰砲糧卽各道所納而亦有本土徵稅矣予曰然則有結稅而又有此砲糧乎鑣永曰誠然矣予曰軍額多闕云信然乎鑣永曰近者本府軍額以三千砲士爲最而隨闕填代別無欠闕矣予曰所聞則有之云矣鑣永曰至若幾箇名闕額則或有未及充代之時矣予曰作還永寢可乎鑣永曰作還是錢還而若蒙永寢則大爲惠政矣予曰眞痼瘼也鑣永曰還弊之痼瘼莫甚於此矣予曰分還時見之乎不完石之居半與吏輩作奸果何如耶鑣永曰分還之庭略有參見而至於斛量之精濫不無該吏之奸弄矣予曰此等事或有措處乎鑣永曰隨其輕重而懲治矣予曰廣州 北坊 月谷二面還穀糶糶於水原倉可乎鑣永曰詳陳於別單而五面內北坊 月谷 聲串三面距 栗木倉俱是最遠而惟獨聲串一面依舊糶糶於水原倉其在北坊 月谷豈非向隅之嘆乎予曰此是肆觀坪近處乎鑣永曰似稍遠矣予曰然則此何處也鑣永曰水原府也予曰此非水原之東乎鑣永曰似是東北間矣予曰冰雪之時渠輩必難行步也鑣永曰往還之間至爲三四日矣予曰其間冗費似亦必多也鑣永曰所受還穀不過爲往還盤費矣予曰如是得無向隅之嘆乎五面皆然則已一面獨然則豈不謂之抑鬱乎鑣永曰誠然矣予曰守令上京則每不趁卽下去何故也鑣永曰初無呈由於巡營故從便往來之致也予曰此亦弊也鑣永曰守令是近民之官而不可一日曠務也予曰守令豈可遠其民乎鑣永曰聖教至當矣予曰濫把驛馬前後申飭截嚴而終不知戢乎鑣永曰前後朝令不啻截嚴而尙有此弊矣予曰如是嚴飭則可有實效而別出一副規模然後乃可以防弊又有他方略乎鑣永曰別加嚴飭之外似無他方略矣予曰驛田何如是賣買乎鑣永曰殘驛貧卒急於緊用所由而此弊甚於濫把矣予曰其弊在於先既賣食則後何支保乎鑣永曰誠然矣予曰觀此經行孝烈之卓異誠是詳細採探也鑣永曰以臣

愚昧誠難鑑別而只以的知無疑者略有所陳矣予曰此別單中褒舉者皆前所未聞者也朝家之未及聞知而旌異者還爲欠典也鑣永曰聖教至及於此不勝欽仰矣予曰江華前經歷可謂有勞無賞也鑣永曰是有一鄉之公議矣予曰丙寅年亦不入於褒薦中耶鑣永曰不入於本營啓薦故尚未蒙恩賞矣予曰麻田崇義殿事尚不歸正乎鑣永曰至有訴狀因探事實則既有宣廟朝判教及禮曹謄錄故已具於別單矣予曰如此歸正然後王氏子孫亦可頌其治然也鑣永曰似然矣予曰守令治績誰爲最乎鑣永曰前振威縣令臣李勝宇 **南陽府使**臣洪南周 通津府使臣李奎遠 始興縣令臣金炳怡是爲優異矣予曰坡州前牧使 李樂熙干犯錢穀如是夥多乎鑣永曰煮硝錢之挪用係是法外矣予曰豐德前府使 李文永以其古家子孫似不當如是而乃反至此甚爲駭然也鑣永曰專由懦弱而最其賑政都歸該色奸弄甚有不均之嘆矣予曰賑政不善爲之則民其可堪乎鑣永曰聖教至當矣臣查徵於該吏而補弊於民間矣予曰善爲之也鑣永曰亦不足爲萬一之補弊也予曰加平前郡守 徐弘淳既已封庫者而作宰者若皆如此則民何以全生乎鑣永曰誠如聖教矣予曰受賂勒徵之外未知又有何事否也其爲治推此可知也鑣永曰誠然矣予曰非但贓污其於凡百事務亦必多不善也鑣永曰已陳於書啓中矣予曰安山郡守 李稷鉉改建蓮堂此果何爲也鑣永曰蓮堂未知何爲而聽於役民不無其謗矣予曰無論某邑倖下吏奸弄則其邑難堪也鑣永曰守令必剛明然後吏奸可察矣予曰始興前縣令 李起錫加下何如是夥多乎鑣永曰以若殘邑誠爲夥多矣予曰李起錫今作何官乎鑣永曰貶遞後無任矣予曰開城前留守如此仁善而裨將欺蔽之罪狀甚痛憤也鑣永曰以一箇幕裨誠甚痛駭矣予曰若能以察則幕裨與吏胥豈可慢忽乎鑣永曰誠然矣予曰留守政事固善矣而此等作奸由於懦弱所致也鑣永曰不善於率人之致也予曰幕裨之贓至此亦是初有之事也鑣永曰似然矣予曰幕裨之贓或使之徵捧乎鑣永曰未有徵捧矣予曰往返首尾爲幾月乎鑣永曰爲九朔矣予曰初往沿海諸邑次入依峽列郡則此是無常往來乎抑亦各各行之乎鑣永曰次第行之而或再往或三往矣予曰初去陽川坼見封書乎鑣永曰渡楊花津而開見矣予曰何處修正書啓與別單而入來乎鑣永曰修正啓單於古靈 普光寺矣予曰此是何地耶是寺名耶鑣永曰古靈卽山名矣予曰此是何邑境乎鑣永曰普光寺是楊州邑境而又轉到京城外十里許奉元寺矣予曰取次收拾以來故如是乘暮耶鑣永曰誠然矣予曰仁川移邑事報狀於政府云似已聞之而形果見之乎鑣永曰見之矣予曰民願皆如此乎鑣永曰民願則未聞矣予曰然則雖不移設亦無妨耶鑣永曰似然矣予曰欲移處距時邑幾何而是上京之路北邊耶鑣永曰相距爲十里許而自濟物浦上京之路則爲北邊矣予曰踰一山峴則是大路耶鑣永曰大路在前而上京則路由星峴矣予曰是踰星峴處乎鑣永曰是然矣予曰今之邑從海邊入去而欲移設處則稍遠乎鑣永曰移邑云云處稍近海邊而時邑基似低陷欲移處是高險矣予曰今之邑基地勢低陷欲移處則高險而然也鑣永曰然矣予曰入見江華則臺池軍械果何如乎鑣永曰有所過見而姑無毀傷處矣予曰蓋不如設施之初乎鑣永曰臣於設施之初未見矣予曰江華軍校輩無高下分等云然乎鑣永曰亦有等分矣予曰校卒則無之別饒土有之云乎鑣永曰校卒亦有之矣予曰三千三百名盡存焉乎鑣永曰雖未點考而考其軍案則別無闕額矣予曰今則徵稅外又以砲糧用之乎鑣永曰砲糧是各道所納而本土自有三千餘結徵稅矣予曰若三千餘結似無苟艱矣鑣永曰四都中廣州等地則不過三千餘結而此稍加矣予曰廣州則二千結江華則三千結乎鑣永曰雖未的知其零數而舉其成數矣予曰假量廣州則幾何而江華則幾何乎鑣永曰廣州則去年每結價十四兩餘江華則錢米參半收捧矣予曰江華外城修築之前防禦反勝今乃不然云而城則完固乎鑣永曰城是海門阨口則亦爲防禦之益固而城堞姑無傷處矣予曰每於各邑封庫時何處爲之乎鑣永曰露蹤於官舍而封庫矣予曰出道時亦皆如之乎鑣永曰亦然矣予曰封庫時則與守令不相見面而尋常出道時則皆相見乎鑣永曰封庫後則其在事面不可相接而外他露蹤時則相見矣予曰出道時乘夕以入而午間則不爲乎鑣永曰臣則或夜或晝矣予曰乘晝爲之則嫌其見面故不爲云否乎鑣永曰或云然矣予曰出道幾邑乎鑣永曰十一邑矣予曰何處何處乎鑣永曰開城府 加平郡 楊州牧 坡州牧 **水原府** 安城郡 廣州府 驪州牧 仁川府 江華府 金浦郡矣予曰楊州前牧使 申泰運耄昏而然乎鑣永曰是然矣予曰年齒既耄冊客從以蔽聰豈不然乎鑣永曰專由冊室之欺蔽矣予曰過境之後云者守令姑未下去

之時已爲經過云者乎鑣永曰是然矣予曰非以全道言之但指其邑而已也鑣永曰休行修啓之際若有赴任者則過境云云矣予曰京畿則入城前畿則一也鑣永曰是然矣予曰暫行處亦多乎鑣永曰或有之而行止無常矣予曰或有留宿處乎鑣永曰或有多日留宿處矣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3월 9일(기미)>

京畿暗行御史 李鑣永進書啓別單

書啓以爲 (…)水原監牧官 李鎬旻牧政既就職事無欠 (…)水原留守 金炳地恬簡素規寬嚴竝行既補賑資捐千金廩俸均被實惠無一民流散請得給代隸卒咸賴蠲蕩收布窮民益頌五邑憚鎮一境安堵中軍李奎顏補賑寔出於字恤刷逋無煩於徵督恩仍一苾譽播衆口 (…)
○別單以爲道內元帳付田畝結總爲八萬六千九十餘結內除却陳雜頃及各樣免稅則時起執稅不過四萬六千四百五十餘結矣所謂陳雜頃中浦落之泥生閒土之起墾無邑不然其數必多吏緣爲奸專事隱匿民多冒耕不念首實正供日浚而月耗殘戶無土而有稅結政之紊亂孰甚於此乎臣意則特令各邑行尋改量這這執總則非但國計之有補大爲民隱之究惠請令廟堂稟處一漣川一境結弊之成痼最甚於省內一結兩稅之中豆太粟米之出不一而足而加之以虛卜疊徵則厥民常懷疑眩該吏不無幻弄上納因是積滯衆情舉懷幽鬱大同之論皆云都結然後民邑之勢可免胥溺之患蓋此都結雖非經法事係民邑有難虛徐請令廟堂稟處一江華府鎮江山牧場舊基仁定 吉祥 佛恩三面民人等所納元定之結稅外又有加稅米十六斗疊徵者此未知瓶於何時而近自該營或一二斗減給或錢米間分捧而乍行旋寢邇來恒定之米尙爲十四斗之多此係該民切骨之瘼也呼冤之彼情雖甚可矜襲謬之久例亦難猝革臣於露踪日量減四斗然而該民之意猶有欲然矣其餘十斗自茲以往使之詳定代捧庶爲斯民蘇救之政請令廟堂發關該府留臣放爲定式一道內還總爲五萬四千九十五石零內除其賑用穀立本還錢九千三百二石零停退條則實當捧未合爲四萬四千七百九十二石零而春秋糶糴之際色庫之偷弄任掌之操縱在在皆然殆無限節或摘發巨魁而鋤治或關飭守宰而禁斷而錢還爲弊大關民隱春夏之交分給三兩幾朔之間督納一石新米舊還一時竝輸則水程行勞尙矣勿論窮節資糧將焉幾何臣意則作還一款自今永寢使此畿民以爲息肩之地恐好請令廟堂稟處一廣州還總比他最多以萬六千包分七八千家大戶所受常爲七八石小戶所受每至二三石此爲廣民難支之端矣且以五面而當初五面之糶糶於水原倉今爲百餘年亶爲便民易運之事也向在癸丑自本府別設栗木倉於西門外而四面則糶糶於栗木倉 幹串一面則依舊糶糶於水原倉矣五面內義谷 旺倫二面則距栗木倉稍近無礙而幹串 北坊月谷三面距栗木倉或九十里或百里也幹串則從其便易依舊糶糶於水原倉惟獨北坊 月谷二面偏被苦害一視之下豈無向隅之歎乎臣意則廣州 北坊 月谷二面還穀亦如前糶糶於水原倉於公於私恐合便宜請令廟堂發關該府留臣以爲依前施行一畿邑守令之曠官便成謬例因作常事是豈分憂百里之本意也哉雖曰僻地閒局亦非無所爲也以至微端細節莫非有所慎也奈之何官府視以旅舍公決聽於私第居官之時統計一年未滿幾旬而糶糶精濫每以鄉所代監軍結緩急只依該色舉行於是乎民瘼轉甚而莫能矯揉吏奸漸長而無以摘發至若詞訟切急者阻於道路而末由口訴至冤者徒抱題牒而罕見躬查七事難以振作百度從以解弛臣意則從今以往依他道守宰例必使呈由單於巡營移粘文於吏曹而不得已之公行及所共知之實故外勿許給由恐合事宜請令廟堂稟定一各驛之漸致凋敗職由於戶首爭奪而京居無賴之輩敢生牟利之計圖出郵官之帖文勒奪外站之位土喂馬於京第而冒稱願文收穫於鄉村而自作戶首僻路闕乘傳命其何迅速殘卒失業站戶漸至離散況是元驛屬之專委馬位法意自在今此閒雜類之橫出占據胸臆叵測此等弊端別加查得還給原戶然後庶爲支保之效濫把濫騎邦禁截嚴而公行焉加執私往者借乘馬匹無解羈之時隸卒無息食之暇若不嚴禁渙散乃已位土預賣之弊近多尤甚假量一斗落番則將此一二年之穀出先給三四兩之價錢又有永賭地名色每百兩以黃祖四石酌定則雖幾劫年還報本錢之前年年酬給則及其私穫之時籌車盡歸於他人斗升不入於原戶因此而各驛凋殘列站蕭索從今以後此等買賣者查實嚴繩知而掩置之郵丞亦爲論勘則弊源可祛驛樣可

蘇竝請令廟堂行關另餘以杜後弊一加平幼學金平默自幼穎悟篤志學問用工則明於義理進業則主於知行不以窮陋易其操惟以剛毅守其志安貧抱經至老靡懈似此碩儒正合需用水原幼學李容壽素抱才譔博洽經史知識之精明發於文辭操行之雅飭著於鄉黨沈淪鄉曲誠爲可惜水原故學生崔聖益自齠齡時孝於父母及長惟有其母而爲人傭雇以其飯供其母而自啜菜粥以其衣供其母而自着弊垢雖至歉荒之歲甘旨溫清之節未嘗有一日不適不稱焉其母常患脚腫屢年沈綿及其疾劇夜輒稽首祝天乞以身代夢見神人有曰腫處吮之則可效云翻然覺得自其日吮之不廢晝夜至爲三年之久而脚腫竟得差完鄉黨感歎咸曰崔孝子其母以天年終而哀毀幾至減性喪葬求合禮制自鄉中至有儒狀請褒而似此卓行合施表旌之典廣州故學生沈文舟早孤而事母孝東雇西賃不廢甘旨之供採山釣水能繼滋味之極而適在他鄉得聞母病之報罔夜歸家之路有虎隨行及門始去而母病勿藥卽差隣里咸歎靈異其後母病方其委劇而祝天嘗糞及其殞絕而斷指乘血復延七日之命矣一鄉俱稱其孝感公議愈久而益彰以此篤行亦合施旌閭之典竝下該曹稟處一江華前經歷 閔致斗器局宏深志氣磊落常自舊義之人而丙寅辛未兩年洋擾時以助防將把守於通津屯兵於廣城又於乙亥年以別將捍衛於草芝不避矢石積苦戰陣論其功勳則當不在人下而同時從軍諸人或特拜守令或調用初仕而惟此一人獨漏本營之薦啓未蒙褒賞之盛典聽於境內物議齷齪一麻田郡 崇義殿卽高麗太祖及三王妥享之所也我朝所以繼絕存亡之義而使其正派子孫差其殿監世奉其祀矣至于王績無后而自朝家更求王氏中多子人欲爲主祀之際王希貫是全州而只以姓同生圖占計冒貫開城因爲殿監也王氏正派中王勳痛匪類之奉祀欲卞別其宗統而再呈上言時則宣廟朝戊子年也自該曹取考王氏帳籍則王希之冒貫冒襲旣分明矣因削王希之官爵而傳曰王勳旣麗太祖正派若是昭然特令王勳爲崇義殿監奉前朝之祀卽仍致祭于麗太祖文略曰支派浸遠久爲僞冒不歆匪類慨如不祭爰擇賢孫卞白宗系別僞存眞永世無替庚寅年又諭祭王勳文略曰別僞存眞立監于麻春秋尸鬯永饗苾芬從茲以往王勳子孫世襲爲殿監者代爲十一之遠歲爲屢百之久矣昔之殿監今爲參奉而差出之際自開城府薦望于吏曹也忽於年前王希之後孫師熙又誣圖薦望至差參奉伊時王勳後孫前參奉 王在基等奉宣廟朝判教與禮曹謄錄往卞于開城府而竟未歸正尙此抱訴蓋宣廟朝致攸文實是千百年不易之典也彼王師熙又不悛乃祖之舊習不遵朝家之處分若是圖占冒襲者奚止王氏宗派之紊亂亦非朝家繼存之本意也臣意則謹依宣廟朝判教必以高麗太祖正派苗裔世襲奉祀繼差本職恐合事體請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3월 9일(기미)>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李鑣永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李鑣永書啓則加平前郡守 徐弘淳 繡啓旣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楊州前牧使 申泰運專由冊室之蔽聽以致闔境之醜謗請推考坡州前牧使 李樂熙以言還政則二十石之自官挪用只以三兩充代六十石之所親許施亦以八兩捧納災俵亦或不均賑政隨乃生奸煮硝錢一千一百十五兩惟意私用罷職安山郡守 李稷鉉賑政之疏忽莫甚民不救飢結稅之收刷偏酷吏多侵虐大同價之不齊官需價之非歇各倉還之濫捧一境憂歎永平郡守 金東嫻賁緣猾吏之幹旋專事饒民之威脅鄙吝滋長醜謗喧騰竝罷黜金浦郡守 李重允賑穀有漏飢戶需米無減春價結政均排未曉巡營之掾弊徵捧多條專任該色之幻弄延口察訪 方孝鄰馬戶改差時趙國信五十兩金北成二十兩李文化十兩吏房 金殷周三十兩京主人處四百兩兵吏一百兩責納有此犯略合施當勘竝罷黜令該府拿處豐德前府使 李文永災結之容奸賑穀之乾沒專由吏胥之幹旋亦多冊客之欺蔽不可以遞歸勿論始興前縣令 李起錫觴政太濫刑杖無度山麓勒奪冊客占葬由吏及尉色處加下爲一千三百兩陽城前縣監 趙秉業賑政存拔專任該色之手富戶貸納實無救濟之效百結免稅捧時價而歸屬不明上項三邑前任守令竝拿處振威前縣令 李勝宇捐七百金薄捧先施調急均八九巡公賑已無遺漏變通幾許石剩穀蠲蕩千餘金收布飢戶之全災免稅之及田無非良算治最全省合施陞敘係干恩賞不敢擅便監司 尹滋惠 廣州留守 李載元 水原留

守 金炳地 開城留守 沈履澤 江華前 留守 李喬翼繡啓論列俱甚推獎道守臣體重勿論開城前留守 洪承億繡啓臚列難免不察之失守臣體重令廟堂稟處其餘前後守令經歷 判官 察訪等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其外樞帥中軍邊將監牧官請令兵曹稟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3월 12일(임술)>

장 吏曹以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沈東臣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沈東臣書啓則綾州前牧使 金度根 光陽前縣監 趙漢益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光州牧使 南鎬元願助錢之賑政後排徵縱諉公納之先充結戶斂之官屬輩料賴盍念民論之不愜重推樂安前郡守 李熙春賑資之千兩虛勘吏任之謬例是襲大同米之停退不捧致有船主呼訴砲保木之高價濫排盍察軍色取剩令該府拿處龍潭前縣令 李鍾德徒事威猛輕重無別於酷杖全事貪饕巨細都歸於私橐民家燒燼不過一百十二戶而以二百三戶瞞報及內帑特下之日三百二十五兩隱匿營廉綻露饒民勒徵爲八千三百二十六兩零內四千一百十七兩零自歸私用道先生賻儀錢五十兩營廉客別給錢九十兩邸債出給錢二百五十七兩蔘價報給錢一百二十四兩何關於成造下記而憑營濫下以差任捧賂言之座首金時欽一百五十兩丁漢明一百兩都書員文宅奎二百兩高錫元一百兩戶房 姜文九一百兩都倉色陸宇鎮一百兩姜文弘一百兩兵房 李斗弘七十兩二南面任鄭仁集二百兩官奴高仁龍陞吏案仍差官廳色捧賂五百兩下吏文聖奎勒徵五百兩 安聖善三百兩上合錢六千五百三十七兩零賑餘穀之作錢入用復戶結之濫價取剩許多所犯不可以已遞勿論求禮前縣監 鄭寅台處事自生狐疑見物每多狼貪乙亥作夫時公兄都吏勒捧七百兩丙子吏任派房時差任勒捧一千兩都吏高滢柱五百兩金容湜唱夫帖下勒捧一千兩內四百兩出給唱夫六百兩歸之私橐潭陽 鄭會國稱以族譜所入勒捧一千兩內三百兩出給紹介人七百兩歸之私橐吳漢國二百兩谷城兼官時吏房 權鎮衡三百兩校儒朴萬浩 黃正中三百兩 朴基泰差出官廳別監至於使令降定勒捧五百兩又陞差校任加捧三百兩朴在夾差官廳別監一百五十兩又陞差座首加捧一百兩鄭五大差大同別監三百兩金洛珍差校任一百兩李士長一百五十兩金永祚二百兩金棋煥二百兩鄭五大一百兩崔任秀一百兩李化日五十兩上合六千五百五十兩似此貪雪之習不可以已遞勿論雲峯前縣監 尙禹鉉政令每多顛倒邑事以至潰裂鄭昌權一千兩朴在基三百兩李彥宇二百兩金啓喜四百四十兩徐相銓四百兩李時五三百兩金文汝三百兩鄭昌烈五百兩魯光佑一百兩林君益一百二十兩李景儀一百兩座首金宗淑謂之仍任勒捧五十兩臨歸時又以崔奎煥差出座首一百五十兩吏房 朴炯鎮八百兩隨陪金始煜五十兩上合四千八百十兩似此貪鄙合施當勸上項三邑前任守令請竝令該府拿勘長興府使 洪在鼎還弊革謬災俵從精前後捐惠錢合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二兩零惠澤浹心仁聲播口如此優異之績合有褒賞似當施以陞敘調用而係干恩賞不敢擅便請上裁監司李敦相沿路忠清 監司 李明應 京畿監司 尹滋惠 水原留守 金炳地俱甚推獎而道守臣體重勿論其餘本道守令察訪及沿路守令察訪績疵無著請竝置之其外樞帥虞候營將中軍邊將監牧官請令兵曹稟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4월 6일(임술)>

장 忠清右道暗行御史 李建昌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水原判官 尹口屢典諳鍊之手一念勤孜之政 (…)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4월 14일(계사)>

장 命信川郡守 李商應 水原判官 尹口相換

목 商應以身病呈狀吏曹啓請改差教以水原判官 尹口相換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5월 6일(을묘)>

강 差下守陵侍陵官及宗戚執事

목 敎曰守陵官 完平君李昇應差下又敎曰侍陵官 李允亨差下又敎曰永平君李景應 完平君李昇應 南寧尉尹宜善 錦陵尉朴泳孝 上護軍 金炳湛 廣州留守 李載元 行吏曹判書 朴齊寅 水原留守 金炳地 知敦寧 金壽鉉 知宗正卿 李載冕 行護軍 韓應國前參判 洪承億 行護軍 朴齊寬 副護軍 李載兢 兵曹參議 李載純 谷山府使 李載完 副護軍 尹用求 金德均 閔義軾 李承純 左副承旨 金奭鎮 同副承旨 金興均 定州牧使 趙臣熙 舒川郡守 韓應弼前郡守 李純翼 和順縣監 金胤鉉 廣興令李承緯前令李承紀前判官 李憲夔 敦寧參奉 南世祐前參奉 洪蘭燮進士李應宰幼學金昇均 李寅植 李載寬 李完植 南承祐 閔容國竝宗戚執事差下襲斂時入參又敎曰幼學金昇均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冠帶常仕又敎曰進士李應宰幼學李寅植 李完植 南承祐 閔容國竝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冠帶常仕又敎曰幼學李載寬令該曹口傳付軍職冠帶常仕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5월 12일(신유)>

강 召見全羅右道暗行御史 魚允中于誠正閣

목 復命也○(…)仍敎曰靈光 童蒙 金永順及臨陂徐光表皆生存乎允中曰生存矣予曰極爲嘉尙矣仍敎曰今番命送御史欲知歎餘民生之困瘁也近果還集而樂業乎允中曰聖敎若是懇摯南民可以永賴至澤矣而右沿一帶諸邑俱經酷歎十室九空而餘民近果還集歌詠聖澤矣予曰農形何如也允中曰果爲大登矣予曰沿路邑別無臧否之可論乎允中曰安敢飾辭仰對乎沿路則不能詳廉而只探大體之善否矣予曰還穀糴糶之間多換給之弊云果無此弊乎允中曰元還近無糴糶之實社還則果無此弊矣予曰沿路農形亦何如也允中曰亦爲大登矣予曰古之御史有以稿稈裹進者矣允中曰今無此等弊之可以仰達者矣予曰湖南惜乾云農形何如沿路亦何如乎允中曰聖化普洽雨暘適宜矣予曰何日入湖南境何日過湖南境乎允中曰前年八月入境而去月二十二日過境矣予曰何邑則暗行出道何邑則明行路文而爲幾邑乎允中曰出道爲三邑明行爲九邑矣予曰露蹤邑爲有文簿查覈之事乎允中曰然矣予曰住何處修正書啓乎允中曰在水源地矣予曰邑底乎允中曰山寺而名曰萬儀寺矣予曰取靜僻而然乎允中曰然矣予曰罔極之報何處承聞乎允中曰在全州聞之而日月淹滯今於哀遠中始爲復命萬萬惶悚矣予曰事勢不得不然矣予曰今日自山寺入來乎允中曰然矣予曰江水不甚大漲乎允中曰不至大漲矣予曰碧波亭往見乎允中曰見之矣予曰形勝何如而開港處又有一處亦爲往見乎允中曰此不過暫時積炭而不便於開港矣又有金魚島之說而在於左道故臣不得往見矣予曰自碧波亭爲幾里乎允中曰似過二三百里矣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6월 16일(갑오)>

강 吏曹以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魚允中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全羅左道暗行御史 魚允中書啓則全州前判官 權用圭 古阜前郡守 李秀殷 靈光前郡守 李起鎬等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臨陂縣令 李喬榮觀其施爲惜無束吏之政公納多愆迄無振刷之望賑簿則營邑措備錢五千三百十兩零內一千九百四十九兩零賑資下在錢三千三百六十一兩零內二千三十三兩零免稅結五百五十六兩舊砲保步兵木上納懸錄社米七百二十八石零內三百七十四石零十巡分賑下在米三百五十三石零內二百四十一石零漕復驛復移納六十二石作錢立本懸錄粧撰而免稅結舊砲保漕復驛復何關於賑資追後免稅結米中二百二十九石零每石十兩二千二百九十四兩零移減於丁丑春等軍布懸錄相計於賑餘移納條而免稅米每石四十兩高價責納於丁丑春夏之間而上納則每石不過五兩一石取剩爲三十五兩則雖未準奉軍布之充補不過取剩之數而猶有餘數五百兩之官捐雖諉下記未勘實無所捐之蹟丙子稅米之尙今未勘雖稱民力未敷丁丑大同之春不開捧實由奸吏之莫察在得之戒罔念溺職之責難辭罷黜沃溝前縣監 閔種洙事皆決於吏手惠不及於民間捐廩

補賑報營登啓者爲一千七百八十五兩而救急條七百餘兩以民願納分給公賑條一千兩以需米四十九石價帖給該吏追後社米不足徵捧條二千二十兩中一體推入竝充歸橐印蹟昭然吏招丁寧不可以貶遞勿論務安前縣監 吳長善取考賑簿則營劃錢四千餘兩中三千六百四十一兩營邸役價區劃而此皆舊債或災結難捧之數不能直請勿施被制於營屬恬然受之益山社米亦不卽運泊以此而七巡闕賑不可以罷勿論上項兩邑前任守令竝罷職高敞前縣監柳敦秀二百石權貸饒戶雖因裝發之急二千金僞補賑資敢侈虛張之數加下不報爲四千三十兩咸平前縣監 趙璋熙丙子春捧稅米中三千三百二十七石二月日每石代錢十二兩收捧及於夏末米直翔高後有難勒給船主稱以添錢一萬七千一百六十七兩零橫徵於民結社米九百九十五石擅自移充稅米及於立本之日只以三兩派給不可以遞勿論上項兩邑前任守令竝令該府拿處金溝前縣令 李喆在弊冊悍奴任自生弊亂鄉猾胥無不逞謀孽不自作人尙有言推考海南前縣監金演奎身故勿論茂長縣監 成大永災政則營俵災每結四十四負外私執災簿另行查括以五十負準俵賑政則抄飢分賑先捐三金流丐拯活又爲千金社耗作自備條爲四百二十兩需直則各邑所捧或三十兩或四五十減定二十四兩而亦未嘗先捧民賴以安堵似此實績甲於半省似當施以陞敘調用之典係干恩賞不敢擅便上裁監司 李敦相前監司 鄭範朝沿路忠清監司 李明應 水原留守 金炳地繡啓俱甚推獎道守臣體重勿論其餘本道沿路守令察訪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其外樞帥中軍虞侯營將邊將監牧官請令兵曹稟處從之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6월 20일(무술)>

강 命華城公都會兼留守考試

목 議政府啓言華城公都會當設行而新除守臣見在北藩若待上來試取則覆試之前恐有未及之慮令兼留守請考試允之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1월 17일(신유)>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閔泳煥于重熙堂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園上俱爲太平而殿內安寧乎泳煥曰俱爲太平矣予曰何時將事而何時發行乎泳煥曰三更量將事仍卽發行抵華城經夜鷄鳴時登程矣予曰沿路麥農果何如泳煥曰雨澤果洽牟麥俱爲登青庶可占豐徵矣予曰雨勢連日不絕則江或漲溢路亦泥濘想有多艱而往來從何路乎泳煥曰去時則路由始興縣來時則路由果川縣而無事往還矣予曰春雨頻繁殿閣無頃乎泳煥曰果皆無頃而終日之雨至於將事時則不雨矣予曰此地則雨勢連注而將事時不雨誠是異事也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3월 9일(계축)>

강 華城留守 金世均以倭人供饋物種回謝物種成冊上送馳啓

목 狀啓以爲本府判官 李商應今二十七日戌時牒呈內判官身病猝發萬無動作之路故別定將支持供饋物種與單子入送于彼船矣回告內當日申時到泊于彼船因其通事入于船中先言地方官來留浦邊適有身病未得躬來勞問之由仍爲傳致物種則彼中一人轉告公使後始爲捧入矣以公使之言稱曰感荷亦有所謝之物故受之以來而船樣則長可五十餘把廣可八九把高則浮水假量爲三丈旗號則白質紅心供給物種與倭人回謝物種并爲修成冊上送而將吏等入去時所騎船隻彼以三四日貫用之意屢屢懇請故船隻定將吏執送而彼從船則或一二隻或三隻無常往來于洪州 南陽 陽城 平蘄等界而不可一一馳報云聞判官身病非輕未可久留故不得不姑令還邑以中軍代行之意發甘知委而倭人供饋與回謝物種成冊上送于議政府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윤3월 29일(임인)>

㉔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隨員淺山船向往于德山等地馳啓

㉔ 狀啓以爲即接本府中軍具完植今初一日未時牒呈則大船二隻終夜懸燈平明滅燭姑無動移而去月二十九日隨員淺山借去船隻之時同爲騎船之本浦民人中有識字白仲汝指路人金元吉當日午後始爲還來故詳細探問則所告內二十九日發船之後所見島嶼與浦邊人家這這詰問或圖畫或書錄直抵稷山桂陽浦到泊而自稷山官家有勞問之事而嚴禁雜人逐出渠等之致這問事無以知得日暮時招致渠等而言曰汝則自此還去可也云而路需次出給常平錢二兩故有難違拒依數之即乘小船今纔還來而彼人則隨員淺山云者一人姓名不知二人及東萊通事河哥一人合四人率沙格六名仍騎本浦船向往于德山等地云云而三十日發船下去則伊後事亦未知之云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2일(을사)>

㉕ 忠清監司 李明應以彼人問答馳啓

㉕ 狀啓以爲即接洪州牧使 金善根牒呈內本州內島前洋來泊異樣船二隻瞭望次今二十四日馳往內島日暮海冥不得瞭察該島洞任瞭望將吏等所告內二十三日午時異樣三帆船一隻二帆船一隻留碇於本島前洋水原地佳仁島下而從船二隻同日午時往于本島近地津頭彼人數十名一時下陸責立指路沙工一名則津民恐恟不肯渠自搜得金順甫一人載船而先此楓島載來指路人李先直放還後彼船往牙山界留宿一夜還去元船金順甫尚不放還二十四日午時從船二隻又爲來到于內島一則彼人三名下陸汲水一則彼人九名及萊校河桂祿竝爲下陸見井水而上紅下白旗一面插于內島西峯白旗一面建于津頭後峯仍即回泊于元船其翌天明登高瞭望則彼元船二隻留碇處雖云本島前洋前洋之收稅專管於水原而所泊處亦係水原 桃李島及佳仁島間則實非本州境而俄頃從船一隻來泊于內島彼人一名及萊校河桂祿訪入牧使所次彼人先爲脫帽施禮故牧使亦揖答禮問是何國人而那時離發滄溟萬里無恙到此彼曰俺是日本人而今月初九日自釜山發船駕海幸今無恙問姓名爲誰彼書以外務省語學生徒阿比留祐作十二字又請牧使職銜而能解我音故書以語諭則請其書示故不得已書給職姓名後語以弊邑之境惟止陸壤而既問貴船來泊故今茲委來彼答曰甚感盛意俺等昨年測水猶未得開港處今來此地先始測水建旗於山爲其看水之淺深塗炭於巖爲其行船之標識而貴國人每多疑恟拔棄之弊幸須操節禁斷我問元船何爲二隻而船中所在人姓名云何彼曰二帆是公使船三帆是兵船而帆雖二船最大也公使員一則近藤眞鋤一則奧義制一則石幡貞一則中野許太郎餘未盡記弊國之法公使有行則兵船例隨也我問測水雖緣開港公使亦有甚事彼曰使事甚多不一其端也仍勸一盃酒則彼乃飲半而即起曰同伴在船相佇後當更來云而去使人覘後則彼與萊校同登島西高峯坐立指點而彼之從船方泊峯下舟中之人約莫數十名仍與同舟向往沔川西院浦矣牧使留住本島云鱗次到付洪州牧使牒呈內今二十六日卯時彼火輪從船率無輪從船二隻隨潮而來一隻溯向水上一隻來泊島邊而火輪從船還向元船所在處萊校河桂祿率彼一人而來于牧使所次點頭施禮後披衣摺中一片小紙舉示乃代理公使隨行中村庄次郎也能解我語如例寒暄故我問君是何州居生人隨公使來此乎彼曰俺之生國即對馬州也字登號松景年今二十五自少學貴國言語也我曰馬州人之謂其島稱國已見於古之通信日記而馬州本是我國最邇歲受米布情義自別君能知之乎彼頗不好曰馬州雖近於貴國而地界各殊今以公言言之不謂日本馬州將稱朝鮮馬州可乎我曰古昔無異朝鮮也彼曰公之家在何地我曰京城外五十里漢江也未幾萊校朴載源又率彼三人入來一人在先二人鍾後在先者見庄次郎之在座相與啁啾仍即入房舉帽而禮我亦對揖問姓名則庄次郎索紙筆書示海軍少佐 山崎景則又言曰此公軍艦艦長在庭二人乃海軍不足問也我亦書職姓名以示則山崎景則仍向庄次郎疊疊而語鴉舌呢喃未可了解庄次郎乃謂我曰艦長今以公委來接應感謝感謝若有購求物種必另念爲托云我曰鄉谷凡百一無所存雖微細之物必求於邑治而程里太遠甚問第當隨力圖之庄次郎曰測水時建旗專爲占山之高低以標看水之淺深昨自我船望見則貴國之民登山拔旗臥而更豎此若離其跬步則當初立標已左矣因此測水漸晚豈非貴我貽弊昨欲捉執其人以請治罪而姑

嫌張大幸加嚴禁我曰愚民應必欲詳見旗幅之何如有此拔而更建另當禁斷也庄次郎曰俺今所請者即船隻也元船食水告乏廣求近地亦無好泉曩於楓島過時試飲長流之潤味頗僅可將欲送人汲來甕罍自元船備給而俺之從船俱小願得貴國中船則當給厚賞且小艇一隻將載菜校往看水骨隱浦爲計竝須速圖云云我曰此時船隻皆以採漁出海似難如意當問於津夫隨得另副矣景則使庄次郎傳問曰洪州地方有何所產我曰野地也居民只是業農無他物產故弊邑本無商販之人也庄次郎曰貴國紙屬以壯紙爲上品而甚多乎我曰壯紙云者即稍厚之品而此亦遠地所產也曾聞貴國杉原紙品最好聞於他邦何爲求紙乎庄次郎曰弊國紙產之地非一而杉原美濃紙亦云好楮也我問貴艦二隻一是何船一是何船也庄次郎曰二帆最大者公使船三帆稍小者軍艦也公使船花房義質爲上价其下隨員近藤眞鋤奧義制石幡貞諸人軍艦爲護公使而來也於焉之頃雨勢頗霍日又近午我以燒酒數盃熟鷄二首饋食則或飲或喫而菜校言內庄次郎自元艦食前下來今雨如此則肚飢頗甚轉請一孟飯云則彼既先懇實難恕却且昨年水營來泊時亦有不得已饋飯之事故飯半器各給二人則甘喫稱謝山崎景則以渠携來琉璃小壺酒答禮故拒而不受則頗有怒意姑爲受置彼乃告別而去而彼所請二隻船若仍不施則葛藤是慮故將以明朝得送計料云矣接慰護送之節觀機善處動靜如何速加探察之意申飭題送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2일(을사)>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大船姑無移動小船向往于洪州內島馳啓

목 狀啓以爲續接本府中軍具完植今初四日巳時牒呈則初三日亥時彼三帆大船中放起火七枝又有小小火光環船炫耀聞如擊金之聲終夜不絕平明乃止而大船二隻姑無移動初四日辰時彼小船二隻起煙往來於兩大船矣仍向洪州內島云○又狀啓以爲同日戌時牒呈內當日午時兩隻船竝還入大船小船二隻又爲出來到本浦前洋彼人三十四名及東萊通事 朴元八云者竝下陸即至初二日旗葉豎立處請鋪網席一立於山麓之上一隅列立旗竹三面俱是西洋木白質紅心頭上所戴氈屬身上所着上永盡爲脫去十七名式分文南北手持圓如西瓜樣之布裹者一隅或擲或蹴以首爭奪透出旗外爲勝負或二名式拱抱環立作爲十餘隊而外有二名前走後逐頃刻間前走者避入隊內則一名忽焉出來走逐如常不失隊伍或鍊風才或角觥或超踊或疾走互相勝氣便是花郎才人之獻謔矣適見觀市回還之民持魚鰕等屬生民魚八尾小鰕四斗以常平錢給價七兩買得後還拔旗竹三面同日酉時一齊下船還入大船而通事言令日即彼入爲其遊戲破寂而下陸云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5일(무신)>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下陸馳啓

목 狀啓以爲續接本府中軍具完植牒呈則當日巳時彼小船二隻自大船出來彼人準作川本一名及外他四名下陸牛隻陳鷄鷄卵魚菜等屬多多貿給之意懇請於守直將吏故牛隻今當農節有難買給陳鷄鷄卵魚菜番番受價似嫌廉義且有彼求無厭之慮姑以塞責之意陳鷄十五首鷄卵一百五十箇菜屬一把將吏等不言價準作川本言不必如是價何不報云故好辭牢拒則竟以常平錢十一兩投諸港口沙岸還爲下船而下船之時潮退無以行船則將吏處懇請引船抵于浦港而洞民下去之間謂以遲滯推擠將校顛仆浦泥當場光景蔑視莫甚行船中流之際逢着浦民之捕魚者生民魚二尾鱒魚七尾以常平錢給價二兩九錢七分買得同日未時還入大船彼人連日下陸浦民恐有他慮年少家屬之送他里者間或有之故多般曉諭使之安堵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6일(기유)>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下陸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即接中軍具完植牒呈則大船二隻依前留碇初六日辰時彼小船四隻出往洪州內島界還入

大船午時我國二帆船一隻自洪州界下來直抵彼人三帆大船會合又有我國二帆船一隻亦自洪州界直抵彼人二帆大船會合先來我國船出向洪州界而去後來我國船出向南陽立波島界而去彼小船一隻直到本浦前洋彼人準作川本等十三名下陸饌物等屬買去之意懇請於守直將校鱸鱔魚合九尾菜蔬四把太二升收聚以給則以常平錢給價四兩五錢五分買去而準作川本言內俄者南陽上流出去之本土二帆船即前日借去之船而自禮德山地今始回還即爲出送云云洪州界出去之本土二帆船渠亦不知其何處來云我國船之如是來往事甚疑怪使守直將吏輩詳細探問而彼人與前日出來之東萊通事終不實陳情跡又於戌時彼人十二名下陸恣意入村請留宿不得已定給家舍以鷄魚等屬備夕飯使之安頓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8일(신해)>

ㄱ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下陸賈勇馳啓

ㄴ 狀啓以爲即接本府中軍具完植今初八日酉時牒呈則其日辰時小船二隻自大船出各插白質紅心旗一面直到本浦後洋彼人大石又三即云者等二十四名身帶環刀手持烏銃竝下陸到山麓稍高處設洋木揮帳請設網席四立吹小小鑼叭樣子四名式作伍合十六名周行山脊二里有餘縱橫追逐或伏或立或徐行或疾走連放烏銃 銃聲不絕過一時刻後會帳下喫午飯而以鉛鐵新畫貫革一坐中黑邊白長爲二尺餘廣爲一尺餘立於山麓下浦港邊大巖之上限一百二十餘步外五名式作伍列立連放烏銃二名則隱身巖石之後中貫則舉紅旗中邊則舉紅白黑三色連幅旗又一時刻後乃止懇請於守直將吏小牛一隻定價三十兩即爲宰屠頭皮足與內胞還給而減價五兩瓶魚三尾蘇魚十級定價五錢八分以常平錢出給則將吏等以不受屢言彼人終始不聽且請於本浦土別將以津船盡載牛肉揮帳 貫革 申時還爲下船入于大船云連日下陸之餘各持銃刀似爲賈勇故連續馳報之意題送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0일(계축)>

ㄱ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下陸馳啓

ㄴ 狀啓以爲續接中軍具完植初九日牒呈則彼人中野許多郎等三名下來請酒飯故略備以給十一名則自峯臺轉向雙阜山登高持千里鏡照見四面山川持筆墨書錄本府土津面甕浦及振威邑名又畫長安面山川地形後向將吏而言曰回還之路夕飯二床具饌以來云云故以鷄菜等屬精備夕飯矣酉時還到本浦沙場鋪席列坐喫飯欲給價錢將吏等固辭彼人謂以表情倭紙七張精錡水三創寶丹藥二瓶南草一塊錢一兩五錢出給竝還向大船而去東萊通事處詳問則花房義質 近藤眞鋤與其隨從出來云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1일(갑인)>

ㄱ 忠淸監司 李明應以彼人下陸馳啓

ㄴ 狀啓以爲續接平薪僉使 玄殷泰牒呈內本鎮城九尾後洋水原地高樓浦前洋泛在二隻日本船接應緣於風雨未得施給今初五日午時自彼船五六從船一時出來近百名倭類跳下作隊各持銃劔荷一棺槨即抵山巔此是昨日未葬之屍身也追聞官隸等所告則成墳時彼類各以烏銃無數亂放成墳上植一松木前立一白紙旗旗號曰大日本國海軍一等木土城野卯兵衛之靈且立一木牌前書曰大日本國海軍一等木土城之墓下設一小盤盤上置酒米鹽乾柿 柑子菰菜乾蕨塚左右以毛松雜植申時發船抵彼二帆大船一人前導即浦邊問答能通我國語之中野許多郎也諸條陳問則與昨日酬酢無差船內外造飾之樣難以枚舉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3일(병진)>

ㄱ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下陸馳啓

ㄴ 狀啓以爲即接判官 李商應今十二日牒呈則彼人二大船依前留碇午時從船三隻到泊本浦中野許

多郎等五十三名及通事 朴元八河敬立竝爲下陸到山麓設揮帳或拱抱環立或前走後逐或立旗爭其先拔或數三名或四五名遍行村里其中阿比留祐能爲我國言者竟至判官所住處入坐房中請書給職姓名故不得已書給且彼人轉向陽智村後山持千里鏡周視山川隨卽圖畫每逢飛禽輒爲放砲戌時潮退不能行船請止宿故定房舍饋夕飯彼人連日下陸行止無常攔入人家閭里騷擾十三日丑時彼等一齊入去于大船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4일(정사)>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下陸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判官 李商應今十三日牒呈則午時彼人十九名下陸到本浦後麓持鏡四照以帖冊隨見圖畫而請鷄與鷄卵魚物質給故鷄七首卵百箇蘇魚一級得給則常平錢六兩九錢給價後還入大船辦察官玄昔運今日巳時乘船入被船留碇處又狀啓以爲續接判官牒呈則十三日戌時玄昔運回到本浦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5일(무오)>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所送氈與扇上送政府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判官 李商應十四日牒呈則彼從船三隻一向陽城界一向南陽界一隻來泊本浦彼人八名下陸往陽智村後山鷺鷥放砲捉得而來請鷄魚故鷄七首鷄卵七十箇民魚四尾鱸魚二尾得給則以常平錢十兩八錢給價後紅氈一部圓扇五柄送于判官曰日前饋飯以此回謝云還爲登船云氈與扇玆以封上于議政府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6일(기미)>

강 忠淸監司 李明應以彼人下陸馳啓

목 狀啓以爲續接洪州牧使 金善根牒呈內今初十日彼火輪船一隻無輪從船二隻直往沔川 福介浦轉向該津上流英雄巖屢回測水同日午時量從船一隻來泊內島彼入十二名萊校朴載源下陸汲井生鷄九首鷄卵四十六箇請贖故求給矣鷄價四兩九錢五分卵價一兩一錢七分以常平傳送於井水載去船回便十一日彼從船二隻自津頭越津處稷山二千浦至水原 明巾浦或測水或看山而回去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7일(경신)>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將由陸上京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判官 李商應今十五日牒呈則彼人六名與通事一名下陸後從船則仍卽回送于大船而二帆船亦卽向往南陽界而下陸之海津三雄及能爲我國言者淺山到辦察官所住處言以我等今將從陸過水原抵京城云答以測水時或登陟察形便雖有約條至於由陸上京既有通津一路則今此煩說大非事體況送還本船以絕歸路期欲作行者誠是無謂守土之官豈可許施乎彼曰水原作路亦有關於開港形便之周察我等既因公使知委不可遲滯云而直欲前往故答以爾等雖藉公使知委守土之官未承朝令則決不可許送矣相持無益宜卽借騎我船還歸本船云爾則彼曰我等事勢之有進無退不待說明而地方官必因此修報京司則第念事勢限四日留連此浦以俟方便然四日之後不計本邑許施有無期於登程云仍以禮曹所納花房義質書一封請先爲傳納而又以謄本一張使辦察官及地方官見之故竝爲上送彼人六名及通事一名姑爲定給房屋供饋留歇云禮曹所送花房義質書竝謄本封上于議政府○花房義質書照會者開港事件本官既會同講修官指定仁川 元山二處據該官所稱仁川開港舉朝野難之望更撰他所本官曰我政府連年派測量船探全羅 忠淸 京畿三道海岸而無有適宜地於是始以仁川濟物浦指定而輒以地近京城拒之夫近京開港嫌他日致我國人來往乎然兩國已既結約親睦情同一家故近京開港情誼易慣徹事務便妥辦是爲兩國所尤企望或以民庶趨之城市凋弊爲嫌乎互市本意在通濟有無京城人聚

物阜近之開港百貨流通利源疏達民累殷富豈有凋弊之端況他日不幸遇歲凶歉可粒米回漕賑恤立辦若夫以地當要吭起見邊備以爲不可乎開港之地無論何國必有武備可以防外寇遏內訌則通商得安全加之我船舶往來無間可以絕他國虎視眈眈之憂則邊防有加民物日滋其如是則仁川開港在貴國有益無損也明矣而貴政府不容之徒與講修官接議其大局未知所歸結蓋講修官之設爲議細節目大綱未立其將何講修乎本官將援據條規明日與閣下面議以講定二處開港大局請有刻期示其所爲是照會敬具
○明治十二年六月廿三日○代理公使 花房義質○禮曹判書 沈舜澤閣下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7일(경신)>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問答馳啓

목 狀啓以爲判官 李商應今十九日牒呈內辦察官玄昔運接見彼倭問答記粘後上送而辦察官往仁川次當日午時離發彼人六名姑爲止留云問答記謄書封上于議政府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20일(계해)>

강 伴接官洪祐昌以古溫浦船上所留彼人入來館所啓

목 該官啓言差備譯官來言古溫浦船上所留彼人中隨員一名通辯一人護衛兵四人自水原由陸今日申時入來館所云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30일(계유)>

강 命水原判官 李商應 仁川府使 林百鉉竝姑令戴罪舉行

목 因水原留守 金世均 商應罪狀令攸司稟處狀啓及京畿監司 趙寅熙百鉉罷黜狀啓竝教以當此農務方殷之時迎送之弊不可不念特爲安恕姑令戴罪舉行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5월 7일(경진)>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金演壽于重熙堂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園上陵上殿內俱爲泰平乎演壽曰俱爲安寧矣予曰碑閣丁字閣無頃乎演壽曰俱爲無頃矣予曰何時將事乎演壽曰二更量矣予曰將事時不雨乎演壽曰幸不雨矣予曰雨甚支離殿內碑閣丁字閣無滲漏處乎演壽曰俱無滲漏處矣予曰潦水如此其無害於農形乎演壽曰潦水雖如此幸不瀑注故臣所覩處無潰決之患問於農夫則今此潦水別無害於農作云而移秧已畢初耘方張田穀亦皆善爲立種野有豐聲之騰矣予曰牟麥皆爲收穫而年事亦有大登之望乎演壽曰已爲收穫皆云豐登矣予曰甚幸甚幸矣演壽曰然矣予曰潦水漲溢得無乘船往來之難乎演壽曰去時自龍山 堂峴乘船溯而下驚梁來時自僧房店前乘船而泊于龍山 堂峴下陸矣予曰何時發行乎演壽曰將事後卽抵水原府秣馬界川縣中火而行船之際自然遲滯今始復命不勝惶悚萬萬矣予曰相距頗遠事勢固然矣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5월 21일(갑오)>

강 給水原 錦山 宣川等邑類壓戶恤典

목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本府民家類壓一百七十三戶馳啓教以當此窮鄙民家之漂類若是夥多聞甚驚慘元恤典外別加顧助結構奠接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弊事廟堂措辭關飭○全羅監司沈 履澤以五月二十五日之雨錦山郡民家全類七十六戶人物壓死六名馳啓教以民家之漂類人命之壓死聞甚驚慘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壓死人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滅漂類戶結構奠接之方廟堂措辭分付○平安監司 閔泳緯以去月十四日暴雨宣川府民家全類五十七戶人物壓死一名馳啓教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結構奠接俾無一民失所棲遑之弊事廟堂措辭分付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7월 13일(을유)>

강 以鄭基世爲水原留守 廟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8월 17일(무오)>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鄭範朝于重熙堂

목 華寧殿奉審後入來也○予曰殿內陵上園上俱爲泰平乎範朝曰泰平矣予曰碑閣丁字閣亦無頃乎範朝曰無頃矣予曰何時將事何時離發乎範朝曰三更量將事而未明離發矣予曰沿路收穫皆登場乎範朝曰沿路所經盡爲登場矣予曰水原年成果何如乎範朝曰水邊則多有 成川浦落而統一境論之可謂豐登大勝於近邑年成云矣予曰今年年成果何如耶範朝曰水邊處無處不受損云矣予曰城廩多有頽圯處云果然否範朝曰其間自營親爲看審則城堞間頽圯而姑未頽圯者若到解凍時則又必頽圯矣如螺閣外雖僅存內頽中填先舉疏除之役當費衆力最是南門城邊水門上板石支城處傾頽陷下淤塞水道城府居民今夏長霖以水爲患云開春後此役不得不先爲經紀矣予曰然矣範朝曰城堞姑無此患而隨以傾頽勢所必然矣予曰旣爲年久安得不然範朝曰然矣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9월 22일(임진)>

강 水原留守 鄭基世上疏請叔父歸葬之暇批許從便往來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9월 28일(무술)>

강 政府以水原 廣州災實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鄭基世災實狀啓則新災一百七十二結零特令劃下流來奮陳未及充補之九十九結零期於查起盡充計料而推奴徵債限明秋勿爲舉論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三朔浸霪近年罕覩晚候均適穡事稍勝而所請災結守臣必有裁度特爲準劃奮陳查充推徵防禁竝依狀請請施行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閔泳穆災實狀啓則新奮災一百四十五結零特許準劃本府軍餉及各衙門穀竝耗如例準奉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水旱之種優遊旣殊峽野之農得失或錯除却流來川沙則新災不過爲七十四結零特爲準劃奮陳則查櫛復總餉穀則按簿準奉之意請竝分付竝允之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10월 3일(계묘)>

강 命水原 龍珠寺修葺空名帖成給

목 領議政 李最應啓言卽見內需司所報則以爲水原龍珠寺設置事體與他有異而見今數百間屋宇隨處頽圯依已例修補物力從便劃給爲辭矣此寺旣爲所重而設則修葺之方實合顧念且有已例空名帖限三百張成給請鳩財始役從之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11월 15일(갑신)>

강 許施京畿水原公都會停退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昨冬以京畿水原公都會試請退事俱有道守臣稟啓矣有故停退多有其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월 20일(무자)>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前任李鎬冕時任柳完根 所管二牧場戊寅籍付馬八十九匹前任李鎬冕所報今生六匹時任柳完根所報今生六匹合一百一匹內封進一匹前任李鎬冕所報故失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並八十三匹內壯雌三十四匹一年應孳十四匹今生十二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월 21일(기축)>

강 命水原判官 李商應仍任

목 吏曹啓言觀此水原留守 鄭基世狀啓則本府判官 李商應三載居官衆務畢舉今當箇滿願借民情一境同然特爲仍任事請令該曹稟處守臣狀辭既如此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9월 3일(무진)>

강 政府以華城年分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鄭基世年分狀啓則流來舊陳未及充補之九十九結四十六負零期於查起盡充計料而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自春徂秋無微滂乍嘆之爲痒而全境占得均稔罕有之上瑞也舊陳之查充推徵之防塞請並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0월 7일(임인)>

강 水原留守 鄭基世以進善 金洛鉉附奏馳啓

목 狀啓以爲敬奉聖批往諭于本府進善 金洛鉉所住處則以爲臣於日前猥從縣道冒控血懇恭俟斥退不意聖批諭之以招徠責之以訓迪臣誠恟恟莫知所以致此也伏聞春宮邸下間日開講此誠臣民之大慶也臣豈無先觀之願乎竊念一時之公論甚嚴後世之清議可畏何敢抗顏而浼名器哉惟願亟收前後恩命仍治臣違違之罪云矣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0월 16일(신해)>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鄭海崙 兵曹判書 李載冕進

목 敎曰慶山縣令之代勿拘常格各別擇差○以李教夏爲執義 尹祖榮爲司諫 金永惠爲獻納金性默爲持平 黃學秀爲正言 姜友馨爲校理 李載兢爲同敦寧 趙濟華爲兵曹參判 任孝準爲同經筵 李秀永爲慶山縣令 閔泳穆爲知義禁 鄭完默爲京畿水使 尹錫五爲忠清兵使 李敏宇爲水原中軍 魚秉玩 李容鎬爲守門將 秉玩 容鎬並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2월 16일(기유)>

강 許施京畿水原 江華公都會並待明秋設行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金輔鉉狀啓則本道儒生公都會固當設行而歲色垂窮舉子之來往易致窘急待明秋設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科試雖有所重事勢不無難便待明秋設行之意請分付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鄭基世狀啓則本府公都會別曉士及列校今秋等都試依例歲前設行而連值事故在京未還待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歲色垂暮事勢有礙請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江華留守 金永壽狀啓則本府儒生公都會及武士秋等都試並當設行而歲除迫近許多舉子之齎糧來往易致窘急都試以明秋合設公都會亦待明秋設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當迫歲勢必窘蹙都會都試請並依狀請退行並允之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2월 23일(병진)>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柳完根所管二牧場己卯籍付馬八十三匹今生馬十一匹合馬九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八十四匹內壯雌馬三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十四匹今生馬十一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2월 30일(계해)>

강 秋曹以擊錚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取考擊錚人等原情則晉州 鄭煥宇 鎭岑 李元陽山訟稱冤事興陽 黃義米 肅川 車淳元 固城 崔祥右 萬頃 申基五 海州 吳義善 同福 吳效述爲其父孝行旌褒事任實 金榮穉爲其曾祖孝行旌褒事祥原 金承學爲其祖母孝烈旌褒事海州丁元燮爲其祖母貞烈旌褒事晉州 金正現爲其七代祖孝行旌褒事丹城 鄭禹鎭 海州 呂萬燮爲其祖孝行旌褒事丹城 金琫爲其八代祖忠節旌褒事海州 洪性淵爲其祖母孝烈旌褒事固城 宋啓澤爲其母孝烈旌褒事靈光 梁成默爲其祖其父孝行旌褒事草溪 金錫鳳爲其先祖忠節贈事懷德 宋炳宇爲其祖孝行贈事全州 朴煥綺爲其父孝行贈事也或擊錚於定所之外或狀辭亦多違格竝原情勿施楊州俞氏爲其夫復讎事也殺獄償代不容少緩斯速捉得詳查狀聞後稟處宜寧 姜鳳淳爲其先祖忠節贈事寶城 孫榮基爲其先祖三世忠節贈事咸昌 金永植爲其先祖三世孝行贈事也竝令吏曹稟處全州 李準鎬 全州 尹相喆 水原 崔錫九爲其祖孝行旌褒事延安 崔聖天 木川 金宗允爲其父孝行旌褒事也竝令禮曹稟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4월 14일(을사)>

강 命水原留守 鄭基世限一瓜仍任

목 議政府啓言華留纔已報瓜矣三載之治體益重一境之民情咸安似此保釐之地宜久彌展厥效請更限一瓜仍任允之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6월 25일(을묘)>

강 命京畿監司 金輔鉉 水原留守 鄭基世限一瓜仍任遞判義禁 趙寧夏 同義禁 趙秉式以金在顯 李教寅 代之

목 因金吾堂上再牌啓辭教以竝許遞前望單子入之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7월 5일(을축)>

강 水原留守 鄭基世陳疏病狀之遞賜批

목 批以瓜仍未幾何可遞解卿其勿辭益勉保釐之責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9월 7일(병신)>

강 命江華公都會自今秋爲始八額試取

목 左議政 金炳國啓言卽見江華留守 李載元狀啓則本府儒生公都會解額不過四人水原 廣州 開城 則各至八人而比諸三都若是懸殊闔境齎鬱依三都八額例施行事請令廟堂稟處矣本府之凡百制置固不讓於三都則都會取額之較三都偏少都實有抑鬱請自今秋爲始特以八額試取事著式施行從之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9월 27일(병진)>

강 命水原舊陳之查起推徵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鄭基世年分狀啓則流來舊陳未及充補之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來期於

查起盡充計料而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霖潦所經未免少損晚候甚適酒點均熟至有災政之不論實爲民事之大幸舊陳之查起推徵之防塞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10월 3일(임술)>

강 賓廳陳啓請李載先夫正典刑賜不允批 領敦寧 洪淳穆 奉朝賀 姜滄 領府事 李最應 左議政 金炳國 南寧尉尹宜善 錦陵尉朴泳孝 判府事 申櫨 經理事 金輔鉉 閔謙鎬 判宗正卿 李景夏 水原留守 鄭基世 上護軍 李源命 戶曹判書 洪祐吉 經理司 金炳德 尹滋德兵曹判 書趙寧夏 工曹判書 金炳始 經理事 閔台鎬 知敦寧 沈舜澤 左參贊 李寅高 大護軍 曹錫輿 李鎬俊 韓敦源 右參贊 金壽鉉 禮曹判書 閔泳穆 大護軍 任商準 南廷順 鄭範朝 尹秉鼎 李敦相 趙慶鎬 申正熙 刑曹判書 李寅應 知義禁 金箕錫 知宗正卿 李寅命 廣州留守 沈履澤 守判府事 洪鍾軒 知宗正卿 李明應 護軍 金聲根 徐璟淳 金鶴根 李教獻 李喬翼 金昌熙 李鶴榮 李玄翼 李廷龍 趙秉式 趙康夏 張錫龍 俞晚源 朴容大 尹用求 趙準永 金永哲 金元性 韓圭稷 嚴世永 李元會 宗正卿 李邦鉉 護軍 趙熙一 左尹 金永穆 刑曹參判 吳俊泳 仁昌君李冕榮 禮曹參判 尹成鎭 宗正卿 李乾夏 李應夏 經理事 金弘集 戶曹參判 金益容 同敦寧 尹宇善 吏曹參判 朴齊寬 護軍 李炳教 兵曹參判 洪徹周 鈴春君尹榮信 工曹參判 李承純 經理事 閔泳翊 副總管 具完植 李奎顏 徐珩淳 護軍 金奭鎭

목 合啓以爲噫嘻痛矣今此鞠獄逆節振古所未有之變也舉國臣民莫不張膽沫血以俟天討之亟行而乃於罪人李載先酌處之命相顧愕眙不勝憂歎之至噫彼載先夙被悖親之澤反懷讎國之心締結凶黨綱繆陰圖會夜造謀情跡極其慳隱約日募兵證招亦其的確是諸賊之根柢也窩窟也鬼蜮匿影梟獍逞惡人紀既斃天誅自干盤詰之下百喙難容輿憤所在萬戮猶輕此而或一日假息於覆載之間則其可曰國有三尺乎我聖上好生之德全保之仁臣等固欽仰萬萬而周官八議之法惟曰議之而自有其辟戴紀三宥之義雖曰宥之而終亦無及蓋國家刑法與國人共之不得以低昂於其間故恩有不可以掩義私亦不可以廢公也況未竟鞠事而徑勘亂本但治脅從而不得巨魁則履霜之禍萌無以折矣伏莽之危機無以息矣思之及此懷然憂懼而求對未對衷情益激退次賓廳疾聲聯籲伏願聖上廓揮乾斷亟收成命更令王府如法鞠覈夫正典刑使王章不墜亂賊知懼焉批以今此處分豈但爲全保而然也以鞠庭所招觀之多有爽實無異狂易失性則貌稽辭聽之際卿等亦當諒悉矣每於此等酌處特施惟輕亦事理之當然卿等其諒之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10월 26일(을유)>

강 水原判官 李商應以書筵官 金洛鉉附奏馳啓

목 狀啓以爲震邸就傳筵賓月正諫吉是國家大慶臣名忝朝籍豈無橋門觀聽之願但以筵銜千萬不當寧犯違慢之罪不敢爲進身之計也伏願亟收召命治臣違傲之罪云矣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12월 18일(병자)>

강 許施水原 江華都試待明春退行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鄭基世狀啓則本營別驍士及列校今秋等都試連值事故未得設行而待明春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施行又啓言卽見江華留守 李載元狀啓則本營武士等昨今兩年都試當爲設行而歲除迫催待明春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請依狀請退行竝從之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12월 26일(갑신)>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 水原監牧官 柳完根所管二牧場庚辰籍付馬八十四今生十一匹合九十一匹內封進一匹故失

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七十五匹內壯雌三十一匹一年應孳九匹今生十一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12월 29일(정해)>

강 兼水原留守 鄭基世 行護軍 閔泳奎疏辭新資竝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2월 28일(갑신)>

강 水原留守 鄭基世上疏辭職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5월 23일(무신)>

강 以閔台鎬爲水原留守

목 敎曰水原留守之代左贊成 閔台鎬除授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5월 23일(무신)>

강 命水原留守 閔台鎬 贊成特爲仍帶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5월 23일(무신)>

강 命平安監司 金炳德 水原留守 閔泳緯相換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0월 1일(갑인)>

강 許施京畿 華城 關西 關北災實分等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洪祐昌災實分等狀啓則豐德等十八邑鎮實之尤甚楊州等十八邑實之次新災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五結零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處矣其一尤甚十八邑鎮當捧還只抄災民等之當納特姑停退待明秋收捧事也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依已例全數捧留本邑附近民之自願輸納者依願許施耗條竝以代錢輸送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及守總兩營壯抄牙兵身米依已例代錢收捧事也其一各衙門各宮房屯土勿拘定總從實收稅事也旱災最酷於畿農歉荒已判於野獲此乃在所當念幽隱事目外三千八百結加劃使之精實依給而分等必有商度依施還穀停退恩教已降自當奉而行之城餉之本邑捧留當此艱窘之會合有寬紓之政特爲許施其餘諸條多有已例請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水原前留守 閔泳緯狀啓則新災二千九十三結零特令劃下流來舊陳未及充補之九十九結零期於查括盡充計料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所請災結保釐之地必有深察民隱而然特許準劃舊陳之查充推徵之防塞請竝依狀辭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咸鏡前監司 金有淵狀啓則安邊等十三邑實之稍實利原等七邑實之次端川等四邑實之尤甚利原等六邑浦落四百二十九結零特許停稅待還起復總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嗣歲種糧窮春接濟惟糴是特故趁早間倉另加督捧事也其一新還當捧中限折半以相當穀準折代捧事也其一北青 利原 端川 吉州等四邑災民等所納新還限折半特爲停退事也一省之年成既有優遜三等之分劑必存斟酌量依施六邑浦落結民隱攸關不容不軫念限三年許令停稅至若還穀停退事纔有特旨自當舉行餘外諸條俱係便民之政請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平安前監司 金炳德狀啓則平壤等二十一邑實之稍實永柔等二十邑實之次肅川等三邑實之尤甚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四分一權減鎮堡給代不足條戶結分排

區劃事也其一陳田火田還加起執總依近例停免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屯土從實執總其中內閣屯土之在於清北者別遣摘奸不至冤徵事也其一甚尤邑被災面里所納城餉限折半停退待明秋收捧事也今年穡事縱被旱損全省土宜素向田種況晚候均適稍得幾分成就矣分等必有酌量依施城餉法意雖有攸重窮蔀民情亦所當念竝與諸條而諸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0월 12일(을축)>

강 命前任水原留守先爲交龜後替符於兼留守處

목 議政府啓言新除授平安監司 閔泳緯以前任水原留守勢將先爲交龜後方赴西藩請使之替符於兼留守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0월 14일(정묘)>

강 中批以洪祐昌爲水原留守 金宏集爲京畿監司

목 敕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京畿監司 洪祐昌除授京畿監司有闕之代護軍金宏集除授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0월 24일(정축)>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尹相萬進

목 以趙南軾爲修撰 李秉文爲禮曹判書 鄭範朝爲判義禁 趙敬夏爲內醫提調單付領議政 世子師洪淳穆 水原留守 洪祐昌 京畿監司 金宏集以李根明爲假監役 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0월 24일(정축)>

강 許施沁都 華城公都會退行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即見江華留守 金允植狀啓則本府儒生公都會及武士等都試竝當設行而見今歲除迫近催科方張許學子之齎糧來往易致窘急之慮都試以明春合設公都會待明秋設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儒武試藝今當歲暮此非其時請依狀請退行允之又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洪祐昌狀啓則本府公都會當於歲前設行而連值事故不得舉行姑爲停止侍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當歲暮雪深水程多士赴試在所當念請依狀請退行允之又啓言即見京畿監司 金宏集狀啓則本道儒生公都會同當設行而今當歲色垂窮舉子來往易致窘急待明秋設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歲色已暮多士之水程赴試合有爲念請依請退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2월 28일(경진)>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柳完根所報二牧場辛巳籍付馬七十五匹今生馬十四匹合馬八十五匹內封進馬一匹別封進馬十四匹故失馬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十九匹內壯雌馬三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匹生馬十四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2월 30일(임오)>

강 命水原府賑資人金斗泰初仕加設單付

목 議政府啓言即見水原留守 洪祐昌所報則茂朱居進士金斗泰納錢六千兩願補賑資以遐鄉之人有此出義宜施賞獎之典爲辭矣該府酷被歉荒賑政旁午以若所儲還穀牽補不得之際有此出義捐助誠甚嘉尙合施朝家激獎之典相當初仕從其願請加設單付事分付銓曹允之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4월 6일(병진)>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李建昌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李建昌書啓則南陽前府使 尹雄烈政由惡客權委猾胥兩年查隱減結之後果剩存之安歸二島松馱貿馬之外復濫排之何名滿案之捧債旋復盡念官政之顛倒買鹽之抑價勒定遂開浦戶之痼瘼云令該府拿問處之陰竹縣監 李敏性家近爲弊倉捧之作輟無常吏奸不戢稅納之幻弄多端場市之加設果何依據刑獄之濫用難免邂逅云罷黜朔寧前郡守 李章赫適值都結還稅之際莫念疲氓重斂之弊官況先添果何名色斛制濫入初無分數由吏壅蔽訟案反覆於俄頃邸役幻弄債懲紛紜於村邑砥平前縣監 申錫完結價濫定大過時直任債之些捧多起物議久留而政無可譽貶遞而民曰固當云上項兩邑守令竝罷職長湍前府使 李寅晚重囚任便殊失照檢分災不均或致嘖言豐德前府使 韓聖根吏奸之恣行邑弊之莫救實由欠察何必責備第其舉措之錯難免物議之疵龍仁前縣令 崔光紳政委奸猾莫念查逋之重事歸闇昧難免獲謗之多云上項三邑前任守令從重推考麻田郡守 王景說勅需糜費無乃吏奸之不察公堂喧呼未免民望之有虧云推考監司 金弘集 廣州前留守 趙慶鎬 水原留守 洪祐昌 開城前留守 洪淳馨 江華留守 金允植繙啓論列俱是推獎而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前後守令經歷 判官 察訪等既乏優異之績亦無顯著之疵云竝置之其外樞帥中軍邊將等令兵曹稟處奏御文字何等審慎而開城前留守 趙敬夏只以前留守上登書啓該御史 李建昌請推考允之教以南陽府使 尹雄烈 陰竹縣監 李敏性既無條列之贓曾有可紀之勞竝特令戴罪舉行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5월 8일(정해)>

강 拿處始興縣令 趙容九

목 刑曹啓言卽接始興縣令 趙容九所報則本曹發配蝟島充軍罪人李昌龍押到本邑故別定將差護送前站矣纔到水原地境冒昏逃躲云矣莫重承傳罪人致此闕失揆以法紀萬萬駭然該縣令令該府拿處領去將差令本道照律嚴繩在逃配囚分付左右捕廳刻期詞捉亦令畿營各鎮營發捕待捉得請施以當律允之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5월 25일(갑진)>

강 政府以京畿暗行御史 李建昌別單覆啓

목 該府啓言卽見京畿暗行御史 李建昌別單則其一守令曠官甚於貪官頻換數遞又莫近日若分付銓曹各別擇差久任責成令道臣更加申飭俾不得如前曠官事也畿邑守令之不得曠官前後朝飭不啻截嚴而猶爲汗漫離次殆至邑不爲邑自今如有無故留京令道臣啓聞請勘至於擇差久任亦爲分付銓曹其一加下一款卽近來通患而經年閱歲不報者多令廟堂警飭各營各邑前後加下餘在竝定期收刷事也守令加下覈實收刷令飭既嚴而沆無有聞別般督捧更不得如前玩揭其一上納情費已有減省而田稅中加升作紙等名色依元納收捧且到京用費都無所減或自今創出或依他添設上納之觀望延拖尤爲悚悶令廟堂分付道臣各邑情費竝依前施行以爲永久無弊事也上納情費既有減省廳新式頒諸中外惟當遵行而已則今於京畿邑依前施行是未免爲銷刻之嫌而若乃前無而今有者令道臣詳查歸正其一逋吏懲創公納收刷卽第一款事而吏習不懲慢法覬恩守令則惟爲蕩逋之計都結取剩詳定排捧等說無難干請雖以竹山 陽智等諸處觀之逋魁亡命無法可施令廟堂分付道臣其在逃者廣行調捕期於就法都結詳定更不敢煩請事也吏逋收刷因其邑勢民情雖不得已往往許以詳代畢竟用律無聞焉則其何以懲畏法紀乎嚴飭道臣斯速舉行其一各項免稅結價昨年則以各國酬應與賑資再次加取竝與前價合爲十九兩而論以常年反重於他稅令廟堂分付道臣免剩之昨年加條自今停革所謂營屬補弊條免結剩錢今年已自該營推入補賑而無端取剩吏隸添賴事甚不韙永爲革罷事也免稅取剩卽爲耗條給代既有定式則其或因事增價一時不得已之舉也更不得添劃之意依繙單施行其一廣州還弊難以毛舉而第其尤甚之吏屬和賣

班村契防令守臣嚴立科條痛革謬弊事也本州還弊自是痼癘而既有多小釐正則自當依此施行而吏屬和賣班村契防尤當爬櫛立法者令守臣痛革謬習其一松都移劃譯院錢二萬八千兩無以遲待參圃加稅收捧之意發令而賣買已畢辦納無路紳士諸人會議貸充加稅卽爲革罷矣譯院移劃錢待舒力施行後令守臣一一還報於貸納諸人事也參稅之從他充補卽權宜之政譯院隨其舒力自當劃補其一水原戶布采邊之不以斛捧別造大斗戶戶分捧者以官斗作斛精捧查得剩結疊結及庫錢剩下諸條以爲殘戶蕩布之給代而此係逐年所入則自今秋以此排減於各戶布而本府受料各人各色煩多合有減冗竝令守臣措處田政則每結二分米一分錢而班弊滋甚吏奸層生自今以半米半錢分排而錢則參互豐歉確定不易之數事也戶米之斛捧戶布之給代已有繡單措處而每結米錢收捧之際班弊吏奸低昂不均錢米參半錢數恒定之節確立規模該府部曲之受料煩多亦令精核俾勿濫觴其一楊州防役庫卽儲置移劃者而近有軍錢上納預挪虛留之弊以各樣復結之既罷仍劃與冒錄疊出者一一查出限四年排捧掇弊矣令道臣申飭施行本牧田政既無上納則四年掇弊後復戶陞總仍付元結以補防役事也庫債矯揉田政陞總依繡單施行其一長湍補庫不過詳定中五百餘兩移入而公用歲加結價隨高年前自監營劃給免稅二百結而有名無實庫債結價無一蠲減故已令還推補用於當年詳定排日中令道臣申飭遵行事也孔路弊邑庫債結價必有所排用則令道臣量宜措處其一南陽府雜役每結六斗收捧二入官庫一入民庫則其所費用宜責官庫而前道臣之罷官庫而爲民庫者弊所當念故一依丙寅已例無論官庫民庫合爲一庫仍稱官庫其所不足自官報給事成出節目令道臣申飭施行結役錢一兩收捧卽大阜島砲料條而吏習濫滑給料無實使該府今年結役錢勿爲收捧砲米姑爲停止令廟堂分付道臣 大阜島砲料永爲革罷事也官庫民庫之合爲一庫既有繡關行會而大阜砲料名色實是島戶之難支自今革罷實合事宜以此知委本道其一驪州舊陳結二百餘結自本牧更起還捧而邑用中砲軍支放戶布蠲代等條姑爲勿論其餘則推入減都給之價而十八兩之依前發令不啻過重以每結十六兩爲定其所給代仍以舊陳結條年年施行之意令廟堂稟處事也結價之或增或減斟酌輕重有所給代繡論容有其言而此不可懸度硬定者令道臣量宜措處其一高陽田政有民結結役結兩名色民結不過十兩結役結爲十七兩矣班戶吏屬則稅以民結殘民無告者稅以結役而該郡本無三稅只歸邑用合有變通自今竝爲革罷混同均排役約定價依都結例施行之意令道臣稟處事也民結役結之異稅事甚無謂自今勿爲區別使之混同均排其一松都 分教官分監役令守臣各別擇差借銜則勿爲開路分奉事 直長之年前加設卽爲前銜人落仕最久在任遭故甄復之窠而橫翔捷出疏苑無效亦令守臣從公收拾事也分教官監役之擇差借銜之勿爲開路分奉事 直長之加設甄復俱係收拾物情大爲慰悅之意分付守臣俾圖申明定規其一吏任肩次典式攸在而每多毀劃之弊令道守臣一遵定規毋得違越各邑守令處一體嚴飭事也吏任肩次一遵前後飭教施行事知委營邑其一道內賊類必多他道踰越者令廟堂分付 道臣雍容講究三道接界諸邑以民堡例設行多置鎗礮場市店幕殊常之類不得容接四鎮營將曠官之弊亦爲嚴飭京校之侵擾良民者摘發懲處勤於捕獲者無論京校邑校從厚施賞事也火賊搜索朝飭截嚴而三道接界諸邑依民堡例多置鎗礮營邑爛商措處而曠官之營將別般論勘侵擾京校摘發用法其勤於捕獲者當有隨所聞論賞其一負商名色卽京鄉募散之類而近來成群無弊不生令道臣嚴飭各邑其作弊者隨現懲勘尤甚者施以治盜之律事也負商之爲弊於京鄉不可勝紀令道臣嚴飭各邑懲勘其尤甚者永杜後弊其一各邑濫稅之仍存者令廟堂分付道臣一一革罷京差人輩作弊者別般懲處事也濫稅革罷已有朝飭而其所無名之捧稅京差之作弊竝別般痛禁其一各驛痼弊無處不然申飭各驛位土還屬後復有賣買者嚴查痛禁京願立定數外抑奪者竝令刷還于該驛京外各行之騎馬濫把例錢勒徵之弊令道臣更加申明雖秩高使行直爲論啓所屬下隸別般懲處七站撥所之馬卒仰賴不過惠聽朔料而所謂京債主每每全奪若固有之亦令道臣稟處揆債一併勿施事也有站而無馬有戶而無土其何以支保殘驛乎所謂京願立名色尤爲無據令道臣申飭各驛可還者還之可禁者禁之以私債而全奪受料嚴飭痛革公行濫把貽弊隨聞論啓下屬誅求到底禁斷其一加平前縣監 李淵翼 安城參奉 鄭基夏 驪州前參奉 李福永篤學行義合有特異之典松都幼學金憲基以孝行贈承旨而嘗受業於贈吏判 趙有善貤贈之後憲基

之未蒙加贈士論齋苑令守臣探登聞後令該曹稟處事也學行採訪中三人俱是固窮讀書者則分付銓曹以爲收用而贈承旨 金憲基一鄉人士常有稱頌令守臣請撫實登聞允之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6월 2일(경술)>

강 點下吏兵批歲抄

목 吏批被謫蒙放秩前持平 趙尙學刊削秩前知義禁 徐衡淳前同義禁 南廷龍 趙濟華前承旨 閔丙奭 金永惠竝職牒還授職牒還授秩前兵曹正郎 李臣燁罷職秩前免山縣監 閔泳悅前巨濟府使 尹泳奎前慶尙監司 尹滋承前昌平縣令 任德準前坡州牧使 吳胤泳前朔寧郡守 李章赫前羅州牧使 閔璟鎬前東萊府使 金善根前海南縣監 閔泳完竝敍用○兵批奪告身秩前黃海兵虞侯 李載駿減一等罷職秩前**水原中軍** 任興準前金甲島萬戶 林溫相前明月萬戶 金文株前江原中軍 洪鍾善竝敍用○教曰吏兵批歲抄點下者依例捧傳旨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6월 25일(계유)>

강 吏曹以湖南及嶺南右道暗行御史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全羅道暗行御史 朴泳教書啓則前前監司 李秉文 長興前前府使 尹□ 光陽前縣監 李周永 興德前縣監 李秉世 泰仁前縣監 李定植等段已有處分更無可論南原前府使 沈宜斗 咸平前縣監 權在禹等段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靈光前郡守 金羽均段既有道查之命今姑勿論長興前府使 李鶴來段身故勿論礪山前府使 金宜柄段罔念正供之莫重敢生肥己之慾大同米偷弄爲五百六十石萬頃前前縣令 白南高段挾船主而虛誣僞報幸臭載而乘時圖利前後捧賂錢合爲五千六百兩南平前縣監 張熙段都結冒下及加斂取用錢合爲八千三百七十五兩求禮前前縣監 柳翊衡段貪饕無厭已係難道之孽殺越于貨況犯罔赦之科似此不法合施重勘上項四邑前任守令竝爲先罷職令該府拿問嚴勘靈巖前郡守 沈宜哲段無事不賂一何貪饕之甚作孽難追已有貶罷之舉金溝前前縣令 金思國段社作錢之加斂歸屬無處斗監考亦賂差巨細不遺上項兩邑前任守令竝罷職益山前郡守 申泰鼎段捧結斂而由吏脫逋民獨何辜加還耗而倉色排弊官自任怨金堤前郡守 李渭在段逋還之立本斯急縱屬有邑之先務結斂之措劃失宜乃致亂民之滋擾淳昌前郡守 洪岐周段恣行結頭之加斂民多受害創出任賂之謬例吏亦生弊沃溝前縣監 金鳳鎬段敗船之查覈不慎賄賂恣下民庫之用下無節聚斂多端咸悅前縣監 林澈洙段沙格納闔閭之米安免公穀之欠縮任窠視優數之賂至有吏奴之語逼上項五邑前任守令竝令該府拿問處之羅州前牧使 閔璟鎬段任賂倍加吏逋由是滋多用度太濫公貨自爾虧欠長水前前縣監 李周儀段政皆決於吏鄉清濁無失賂全歸於囊橐凡務錯亂上項兩邑前任守令竝從重推考珍島前府使 洪疇燮段悖僭作弊干囑行公奸吏參權政令多錯錦山前郡守 金世基段第兼政鮮克有終而浮謗未免在得茂長縣 監洪鍾觀段莫察奸猾之欺孽豈自作不無僮伺之欲謗所以興上項三邑前後守令竝推考監司 金聲根前監司 趙康夏沿賂忠清監司 南一祐 **水原留守** 洪祐昌段繡啓論列俱甚推獎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沿路守令察訪等段績乏優異庶無顯著竝置之其外樞帥 中軍虞候營將邊將監牧官令兵曹請稟處允之又啓言觀此慶尙右道暗行御史 李鑣永書啓則昌原前前府使 梁柱顯 晉州前牧使 尹弘善 河東前府使 李鳳鎬 咸陽前郡守 金永文 南海前縣監 田世鎮等段已有處分更無可論固城前前府使 李秉翼 泗川前前縣監 柳青秀等段已經勘處勿論漆原前前縣監 李相德 熊川前縣監 李建溥等段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晉州前前牧使 申錫游段勒捧錢合爲六千七百七十二兩四錢五分贓汚至此瑣謗喧傳星州前牧使 洪秉僖段前後贓犯之七千餘金猶屬細故兩年結剩之數萬餘兩是爲大關善山前府使 金鳳洙段構罪暗捧木價高執合爲七千四百兩及其遞移加下條二千餘兩以任債移錄於由吏聽於吏民亦多瑣謗巨濟前前府使 尹錫元段捧賂錢合爲三千九百五十兩內賑資等用下餘在一千七百五十九兩八錢六分歸屬無處難免營私昆陽前郡守 申宅熙段知緣奸吏之斡旋未免醜

謗之喧聞贓污錢合爲六千四百二十兩實難參恕前前郡守 李相惠段偏聽吏鄉之奸猾不厭營私之鄙瑣捧賂錢合爲六千一百五十兩陝川前郡守 洪恩燮段訟賂任債錢合爲六千八百三十兩及其遞歸民庫錢加下二千四百三十九兩尤是而致民擾之根由聽之於民邑尙多怨謗鎮海前縣監 申正遠段以質味之習行貪鄙之政在任廿餘朔之間犯贓八千兩之多自如前察訪 金鏞賢段一念貪鄙所犯贓污合爲七千八百九十兩上項八邑前任守令一驛前任察訪竝爲先罷職令該府門問嚴勘昌原府使 崔致永段前後沙工之差出不無瑣謗近者民庫之督斂又何藉托從重推考宜寧縣監 閔泳學段漕船之致敗倘察奸情吏房之改差何多瑣謗推考監司 趙康夏前監司 尹滋承沿路京畿監司 金弘集 廣州留守 朴泳孝段繡啓論列俱甚推獎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及沿路守令 察訪等段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其外樞帥中軍虞候營將邊將監牧官等令兵曹請稟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7월 1일(기묘)>

ㄱ 命今番幸行時侍衛依辛巳年例隨駕

ㄴ 兵曹啓言在前幸行當日回鑾時侍衛例爲全數磨鍊而辛巳年秋幸時兵曹堂上郎廳各二員五衛將四員隨駕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依辛巳年例隨駕又啓言總戎使 弘化門外留陣矣率何營軍兵留陣乎教以禁營餘軍一哨該營中軍待領又啓言獻陵幸行時廣州東伍步軍或六哨或三哨中軍代領陵所洞口外聚待留守只率前排出待境上導駕後率領環衛而大駕還詣晝停所時留守依前導駕中軍代領軍兵待信箭解嚴矣今番則以幾哨舉行乎教以秋事方殷此時聚待極爲可悶置之留守只率前排導駕又啓言舟師軍物以大小間稟旨排立而近年連以小軍物舉行矣今番則以何軍物排立乎教以大軍物排立又啓言十里外斥候伏兵傳言軍華城 廣州府各隨地方舉行矣今亦請依此舉行允之又啓言先廂步軍一哨除出晝停所作門矣今亦請依此舉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7월 16일(갑오)>

ㄱ 吏曹以忠清左右道暗行御史別單覆啓

ㄴ 該曹啓言觀此忠清左道暗行御史 柳口書啓則鎮川前縣監 趙秉升 堤川前前縣監 鄭在範等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溫陽前郡守 曹鎮億身爲命吏聽訟不公乃使無辜羸弱至於抱鬱隕斃事雖遂往謗猶狼藉燕岐前縣監 李秀元公錢加下一千四百兩諸吏名下勒使擔當捐補餘數八百兩督飭已屢尙不準納自有犯科之難恕不可以已遞而勿論上項前任兩邑守令竝令該府拿問處之天安前郡守 李鳳鉉數萬餘之逋藪未刷公納多愆千七百之債帳不報吏弊轉痼黃磡前縣監 韓昌錫加下不報吏謗難免任窠以賂醜聲不無上項前任兩邑守令竝令重推考報恩前郡守 金好謙稅木之添價雖緣公納之欠縮戶布之濫排其奈巡營之減削概觀官政之施爲不無吏胥之壅蔽溫陽郡守 洪祐龍疑獄之先斷難免其疏忽之失木川前縣監 李啓夏軍保畝之發賣立本利條便設歸屬軍布無以充補上項前後三邑守令竝推考監司南一祐沿路水原留守 洪祐昌繡啓論列俱甚推獎道臣守令體重今姑勿論前監司 李承五繡啓臚列若是狼藉道臣體重自臣曹不能循例論斷令廟堂稟處褊裒衷相範不可置而勿論令攸司勘罪其餘本道守令察訪及沿路守令等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其外閩帥 虞候營將等令兵曹稟處奏御文字何等審慎而青山前縣監 尹昌燮之昌字誤書以應字當該御史請推考允之又啓言忠清右道暗行御史 李容鎬書啓則藍浦前縣監 李教元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德山前郡守 李廷珪 結城前縣監 鄭泌鉉 魯城前縣監 宋熙斗等直指既已封庫臚列若是狼藉竝令該府拿問嚴勘扶餘前縣監 尹應燮任役之纔遞施復意實有求加下之借名相除事甚無據賂捧懲贖難免遺謗海美前縣監 金應銓詞訟之納賂頗有餘謗上項前任兩邑守令竝從重推考舒川前郡守 申錫淵技贖之許多鄉帖之頗甚雖云公用之有歸尙多不急之冗費聽諸物論不無遺謗推考監司 南一祐沿路京畿監司 金弘集 水原留守 洪祐昌繡啓論列俱甚推獎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沿路守令察訪等績之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其外閩帥中軍營將

虞候邊將等請令兵曹稟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8월 7일(갑인)>

강 許施水原都試廣州公都會待明年合設之請

목 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洪祐昌 廣州留守 南廷順狀啓則以爲本營本府都試都會當爲設行而值此窮乏事勢有礙歲色垂暮士難齊赴竝待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依狀請退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12월 16일(임술)>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柳完根所管二牧場壬午籍付馬五十九匹今生十四合六十九匹內封進一匹故失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五十七匹內壯雌二十九匹一年應孳九匹今生十四 (…)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12월 30일(병자)>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趙秉世進

목 以鄭寅星 林義相爲校理 李範祖爲副校理 鄭匡淵爲修撰 吳炳文爲副修撰○再政以趙秉大任宅準尹玉成爲假監役 秉大以下初仕也老職人下批上護軍 尹滋承幼學池翼龍全智鍊以上侍從臣父年七十各加一資前兵使 元世煥口帥臣父加一資漢城府朝官秩坡光君尹宗儀 行護軍 洪秉緯前兵使 沈宜豐 李奎憲前都正 閔世鎬 李敏敬李敏銖韓義教 李秉義 尹涑 李濟元前同知 金漢珣前五衛將 鄭基泰 金尙燦 金義禎 崔岱 朴慶煥 李命學 李鍾黃 洪憲燮 趙炳道 李成圭 丁振教 李義修 李鳳信前僉知 尹顯培 俞致範 李德禧 金有衍通政朴成遠 李弼秀 姜翼煥 金載允折衝宋丙秀 金在聲前監役曹喜承前都事 李教淵前守衛官 宋德相前守門將李春英士庶秩幼學溫範吉等十八人中官金禎秀等四人京畿朝官秩通政韓秉元 副護軍 李基達嘉善李益昇折衝姜允欽等三人士庶秩幼學李聖泰等五人閑良朴甘丁等十三人水原朝官秩通政洪甸前五衛將 卞東圭 江華朝官秩通政金啓浩等四人士庶秩閑良金萬燁 忠清道士庶秩幼學韓八三等二人慶尙道士庶秩幼學趙良根等四人驛史姜孟宅等三人閑良李福來 全羅道朝官秩通政李東燦士庶秩幼學崔俊豐等十五人黃海道朝官秩通政韓光麟等三人士庶秩士人魯聖模 江原道朝官秩資憲朴翰東通政沈口等三人折衝宋泰亨士庶秩幼學金時舜等二十八人閑良李京伊良人朴定根等四人以上朝官年八十士庶年九十各加一資士族婦女九十以上秩孺人朴氏等四人依法典封爵淑夫人元氏依法典從夫職前參議 金在權前營將吳致永前僉知 李相玉朝官年九十幼學金景煥等三人年九十依定式加一資百歲老人秩江原道嘉善咸澤權 咸鏡道通政朱權相 羅顯述 吳一賢 金明運以上五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월 2일(무인)>

강 命左營監督 李祖淵右營監督兼察

목 政院啓言右營監督 尹泰駿以左承旨 水原府 今方奉命出去矣將兵之任不可一刻無總察之人何以爲之教以左營監督兼察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월 26일(임인)>

강 命左營監督 李祖淵右營監督兼察

목 政院啓言右營監督 尹泰駿以左承旨 水原府 今方奉命出去矣將兵之任不可一刻無總察之人何以爲之教以左營監督兼察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2월 20일(병인)>

강 駐津大員南廷哲從縣道上疏陳勉賜批

목 疏略曰臣猥膺重寄恐不負荷蓋外交一事實屬素昧其何以口絡中東周旋和好哉夫爲國之道有二曰內治也曰外交也內治者外交之本外交者內治之餘也殿下增修德政加節財用抑臣在津之日得有以與中州士大夫相慶則臣之志願畢矣臣到水原旅舍草疏上進伏惟垂察焉批以陳勉切實可見憂愛之誠當體念矣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3월 27일(임인)>

강 方外儒生金炳肅等疏請兩所闕里祠復享賜批

목 疏略曰夫子之影幀六本而三本奉安於水原 闕里祠三本奉安於魯城 闕里祠而辛未撤享之後子孫齋鬱士林咨嗟矣廟宇依存則無有嫌於復建之煩屑幀像依安則不有涉於更奉之違越伏乞亟降兩所闕里祠復享之命以明斯道之大焉批以其於事體何可建撤無常乎已有前批更勿煩疏退修學業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4월 7일(신해)>

강 館學儒生姜永典等疏請魯城 水原 闕里祠復享賜批

목 疏略曰魯城 水原兩所闕里祠卽我孔夫子影幀奉安之地也魯城之闕里 肅廟之創建也水原之闕里 正宗之創建也粵自辛未撤享之後廟宇頽圯庭草荒蕪行路指點莫不咨嗟而臣等近伏見方外儒生疏批略曰其於事體何可建撤無常乎以殿下之聖明雖曾前未遑之典今當創始而況已行之禮哉伏乞特降兩祠復享之音以闡朝家右文之盛焉批以朝家之慕聖尊賢何嘗不及於儒林而然乎既撤復建徒涉屑越更勿煩說知悉退去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4월 12일(병진)>

강 方外幼學金淳喜等疏請兩所闕里祠復享賜批

목 疏略曰我東之有魯邑華城無異於泰山之阜昌平之閭而粵自撤享之後魯邑之聖像依安於壁上華城之影幀權奉於校中伏願殿下特光荃衷包容蕘說其於兩所闕里祠復其影幀之享批以已有前日之批勿煩爾等退修學業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윤5월 1일(갑진)>

강 以金箕錫爲水原留守 廟薦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0월 12일(계미)>

강 命金箕錫 李奎遠當日辭朝

목 敎曰水原留守 金箕錫使之當日辭朝密符以前留守所佩仍佩又敎曰海防總管 李奎遠使之當日辭朝密符以前總管所佩仍佩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0월 20일(신묘)>

강 命水原留守欽差幫辦北洋大臣迎候護行

목 敎曰欽差幫辦北洋大臣不日出來云水原留守出待南陽境上迎候護行事令政院有旨成送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1월 7일(정미)>

▣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 (…)水原監牧官 柳完根所管二牧場癸未籍付馬五十七匹今生十四合六十七匹內封進一匹故失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六十一匹內壯雌三十二匹一年應孳九匹今生十四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2월 30일(경자)>

▣ 以金箕錫爲右營使

▣ 敎曰右營使有闕之代水原留守 金箕錫除授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1월 10일(경술)>

▣ 以李憲植爲水原留守 閔丙奭爲承旨

▣ 敎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都承旨 李憲植除授又敎曰都承旨有闕之代前望單子入之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1월 11일(신해)>

▣ 命李載元 李憲植廐馬一匹面給

▣ 敎曰判宗正卿 李載元 水原留守 李憲植逐日秋候廐馬一匹面給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2월 25일(을미)>

▣ 命水原判官 閔泳國仍任襄陽府使 李徽宰 金浦郡守 李建膺相換

▣ 吏曹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憲植狀啓則判官 閔泳國廉直慈諒群情惜去姑爲仍任俾責終效爲辭矣守臣狀辭如此請姑仍任允之又以徽宰病難還官啓請罷黜敎以金浦郡守 李建膺相換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3월 24일(계해)>

▣ 命親軍西營使倣水原留守之兼京營例磨鍊

▣ 敎曰親軍西營既已設寔矣營使倣水原留守之兼壯勇外使古規該道道臣例兼下批凡於軍制一依京營例磨鍊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5월 12일(경술)>

▣ 水原留守 李憲植以南陽府使 李鍾緒罷黜馳啓

▣ 狀啓以爲南陽府使 李鍾緒職在土官推捉其色吏視若弁髦包容悖吏慢不捉送事理所在不可仍置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6월 21일(무자)>

▣ 許施廣州 水原災結劃下之請

▣ 議政府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閔致序狀啓則以爲新舊災一百八結五負五束特許準劃本府軍餉及各衙門今秋當捧各穀竝耗準捧而災民紓力之方依近例施行事請令廟堂稟旨矣久嘆而圭璧屢舉長潦而穗穎卒瘁年形近歉民事告悶所請災總必有斟量特許準劃餉穀從長措處之意請分付允之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憲植狀啓則以爲新災三百三十三結二十一負二束特令劃下流來舊陳未充補之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期於查起盡充計料請令廟堂稟旨矣旱澇相乘沿野俱病縱非闔境之全歉自有災總之當俵依所請特爲準許請使之精實派給允之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10월 17일(임오)>

▣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 (…)水原監牧官 柳完根所管二牧場甲申籍付馬六十一匹今生十四合七十一匹內封進二匹故失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並五十五匹內壯雌三十一匹一年應孳九匹今生十四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12월 30일(갑오)>

▣ 有政 吏曹判書 金壽鉉進

▣ 以洪淳肯爲修撰 李承九爲副修撰 尹成鎭爲同敦寧 魚允中爲左尹 具然泓爲右尹 李容元 白南益爲同義禁 金永輔 鄭弘善 蔡圭秉爲假監役 永輔以下初仕也 李允用爲管城將 姜日馨爲獻納 徐丙斗 爲戶曹參判○老職人下批大護軍 趙鳳夏 韓敬源 護軍 林翰洙 德源府使 鄭顯奭 沔川郡守 金寅根幼學吳在哲 李東植 李口以上侍從臣父年七十各加一資判書 李源命 護軍 趙在淳 兵使 白樂賢 副護軍 李彙承 朴齊淵 李南會前水使 柳瓚前參議 徐丙斗前都正 任百薰 丁大林 金京河 李廷器 李來重 洪正謨 尹弼求 李教善 閔種洙 尹滋命 李憲綱 王錫綏 吳致箕 吳勉秀前僉使 許奎 李宅緒 金箕浩 李泰熙 許熾 副護軍 成涑前五衛將 李祚榮 金兢鉉 朴東燁 南啓宇 劉淵錫 徐毅淳前假監役鄭範洛前參奉 徐鍾淳前學官 朴基德 韓處裕前教官 裴尙文 參奉 盧尙殷 副司果 朴在暎 副司勇 柳遠聞士庶秩幼學全在喜等十三人京畿朝官秩嘉義李龍米等六人士庶秩閑良許道吉等三十一人江華府朝官秩通政劉漢九士庶秩閑良劉敬老等六人水原府朝官秩折衝芮利祚 廣州府朝官秩同知 具載行等三人士庶秩幼學許燦 忠清道士庶秩幼學張米煥等十一人全羅道朝官秩通政洪秉幹等五人士庶秩幼學趙鎮璣等二十九人進士丁若永 江原道士庶秩幼學 申鴻集等九十人貢生咸銑弘 黃海道朝官秩通政崔載範等二人士庶秩幼學張道元等八人以上朝官年八十士庶年九十各加一資士族婦女九十以上孺人盧氏姜氏並依法典封爵邑百歲老人秩慶尙道通政池象範 朴清壽 咸鏡道幼學崔賢大等四人並直超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고종23년(1886) 1월 2일(병신)>

▣ 命昌原府使 尙稷鉉 水原中軍 權用哲相換求禮縣監 金在夏 藍浦縣監 李敏集相換龍岡縣令 尹瀾 扶安縣監 金奎升相換

▣ 在夏等以身病呈狀吏曹啓請罷黜教以藍浦縣 監李敏集相換又教以扶安縣監 金奎升相換
<일성록, 고종23년(1886) 6월 2일(갑자)>

▣ 以李奎性爲水原中軍 閔京鎬爲南陽府使 趙東萬爲江陵府使

▣ 教曰水原中軍有闕之代南陽府使 李奎性除授令該曹口傳下批使之除朝辭赴任又教曰南陽府使有闕之代副護軍 閔京鎬除授又教曰江陵 府使有闕之代戶曹參議 趙東萬除授
<일성록, 고종23년(1886) 7월 11일(임인)>

▣ 政府以水原 廣州年分災結狀覆啓

▣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李憲植年分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流來舊結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期於畫括查克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雨暘時若先占降康之兆肥潤均稔尤驗逢吉之年至若舊陳之查克連加檢飭期於準總推徵防塞請依施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金允植年分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流來成川例入新災一百七結五十負三束連加查克計科而本府軍餉各衙門今秋當捧各穀並耗歲前準奉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趁東作而風調雨洽迨西成而露滋霜晚棲畝焉多黍多稌登場焉沸簞滿車似此大同之康年宜無可執之災總至若舊陳之查克餉還之準捧依狀請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3년(1886) 10월 21일(경진)>

강 許施水原留守 李憲植限一瓜仍任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華留纔報瓜矣此守臣殫心施措自有厥效而役簿未勘冬務旁午際茲遞易亦係可念水原留守 李憲植請限一瓜特爲仍任允之

<일성록, 고종23년(1886) 11월 4일(계사)>

강 召見奉審閣臣 尹用求于興福殿

목 仁陵奉審後入來也○予曰陵上泰平乎用求曰安寧矣予曰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用求曰無頗矣予曰何時將事乎用求曰三更量將事矣予曰沿路雨雪亦如城闔否用求曰亦如城闔而甚利於牟麥矣予曰此路異於水原作路依例從西冰庫乎用求曰必從西冰庫而或由松坡矣

<일성록, 고종23년(1886) 11월 13일(임인)>

강 拿勘李周興等

목 京畿監司 金明鎮狀啓以爲各陵園亂斫犯葬起墾有此無前之變癸未以後丙戌春至各年春秋奉審假承旨與地方官坡州牧使 李周興 尹弘大 沈宜弘 閔相能 長湍府使 李東鉉 李應辰 任尙鎬 李寅晚 玄濟普 豐德府使 李文永 朴蘭壽 楊州牧使 申泰運 申錫年 李泰鎮 趙榮夏 朴鼎和 尹成鎮 朴熙房 林淳憲 竹山府使 李東洙 方天鏞 南陽府使 趙義純 利川府使 李兢柱 通津府使徐珩淳沈憲之 富平府使 許璉等其在奉審之地矇然失檢之罪固難參恕開城 廣州 水原各該留守例爲奉審則既非臣營之管轄不得一體現告教以并令該府拿問勘處不審之當該守臣令政院捧現告一體拿問勘處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1월 30일(무오)>

강 命昌原府使 水原中軍依喬桐 會寧例以嘉善排擬

목 領議政 沈舜澤啓言喬桐之作防營 會寧之兼監理武臣晉階之路塞而不通衆論愈鬱臣意則昌原府使水原中軍二窠依喬桐 會寧例以嘉善排擬若以堂上兵使除拜使之陞資則庶或爲疏鬱之政下詢時原任大臣銓官將臣請處之批以此是疏鬱不必詢問依所奏爲之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2월 15일(계유)>

강 以李憲植爲全羅監司 尹滋惠爲水原留守

목 敕曰全羅監司有闕之代水原留守 李憲植除授 水原留守之代上護軍 尹滋惠除授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3월 3일(신묘)>

강 水原留守 尹滋惠疏辭新除居留之任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3월 7일(을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鄭基會進

목 以趙文永爲大司憲 金裕行爲大司諫 呂圭亨爲執義 任大準爲司諫 李商新 池錫永爲掌令宋榮大爲獻納 李龍鎰 權泰植爲持平 趙鎮高 李義鳳爲正言 趙吉夏爲副修撰 李寅悅爲同敦寧 金箕台爲昆陽郡守 吳錫泳爲水原判官 洪學周爲副應教 李圭應爲木川縣監 吳宏默爲旌善郡守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3월 23일(신해)>

강 겸 水原留守 尹滋德疏辭新資賜例批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7월 22일(정축)>

강 許施廣州 水原 關西災結劃下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洪鍾軒年分狀啓則新舊災一百十二結五負零特許準劃本府軍餉各衙門今秋當捧各穀竝耗準捧而災民紓力之方依近例從便施行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嘆餘一需優洽三農論以闔境可稱康年而所請災總除却舊陳不過今夏未付之若干而已特爲準劃餉捧之節並依所請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尹滋德年分狀啓則新災四百四十四結二十五負特許劃下由來舊陳未及充補之九十九結四十六負零期於查充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始切望霓之歎終獲興雲之澤早晏之種雖難碩茂沃瘠之地自致勝遜所請災總特許準劃舊陳之查充推奴之防塞竝依狀請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南廷哲分等狀啓則尤甚名色不爲舉論平壤等十九邑寘之稍實義州等二十五邑寘之之次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四分一權減鎮堡給代不足條戶結分排從便區劃事也其一陳田火田還加起執總依近例停免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屯田從實執總其中內閣屯土別遣摘奸不至冤徵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惜乾之餘甘澍普洽逢秋以後清旭連佳今觀尤甚之不論可驗年成之均同分劑必有裁量竝與附陳諸條而依狀請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10월 11일(갑오)>

강 太僕寺獻馬畜數爻

목 (…)
水原監牧官 李命錫所管二牧場丙戌籍付馬五十三匹今生馬十四匹合馬六十三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十五匹內壯雌馬二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匹今生馬十四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12월 30일(임자)>

강 加上尊號都監以各差備官望啓

목 大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 行知事 金在顯預差行大護軍 鄭基會 書寫官 行大護軍 金晚植預差行大護軍 金益容玉寶篆文書寫官 行大護軍 洪祐昌預差行大護軍 尹宇善樂章文製述官 協辦內務府事 趙康夏預差判尹 金昌熙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 水原留守 尹滋德預差知宗正卿 李載完書寫官 廣州留守 洪鍾軒預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 趙秉式玉寶篆文書寫官 行大護軍 金壽鉉預差電報總辦 洪澈周樂章文製述官 督辦內務府事 沈履澤預差協辦內務府事 閔種默大殿玉冊文製述官 領議政 沈舜澤預差督辦內務府事 金永壽 書寫官 行大護軍 李承五預差行大護軍 李淳翼玉寶篆文書寫官 左議政金弘集預差判宗正卿 李載元樂章文製述官 行兵曹判書 閔應植預差行上護軍 尹秉鼎中宮殿玉冊文製述官 奉朝賀 金尙鉉預差行上護軍 曹錫興 書寫官 禮曹判書 閔泳煥預差行大護軍 吳俊泳玉寶篆文書寫官 行吏曹判書 李秉文預差工曹判書 李喬翼樂章文製述官 行戶曹判書 鄭範朝預差右參贊 鄭海崙 都廳 金永迪 鄭閔朝 監造官 金近植 黃哲淵 洪祐奭 金炳軾 金永駿 趙學永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1월 18일(경오)>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李秉文 兵曹判書 閔應植進

목 敎曰皇朝人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落仕最久人各別收用事分付兩銓又敎曰雖非親政注書依

例陞六又教曰庇仁縣監 鄭志植 熊川縣監 鄭英默 求禮縣監 申用均竝內禁將除授又教曰今日政遷轉守令勿拘常格各別擇差未準朔中通融擬入○吏批以趙元植爲梁山郡守宋 秉弼爲庇仁縣監 金炳休爲懷德縣監 秦石濂爲殷栗縣監 金奭熙爲順興府使 朴齊恂爲抱川縣監 柳德魯爲全義縣監 丁喜燮爲熊川縣監 宋秉琮爲唐津縣監 柳台衡爲蔚珍縣監 王性濬爲豐基郡守 安昌烈爲榮川縣監 李寅冕爲高城郡守 徐丙壽爲奉化縣監 金炳肅爲寧越府使 徐相隣爲朔寧郡守 鄭東箕爲聞慶縣令 鄭恒朝爲定山縣監 黃浩直爲丹城縣監 申台善爲比安縣監 趙奭永爲懷仁縣監 趙爰夏爲金川郡守 朴齊文爲高原郡守 李建鎬爲鐵山府使 李興權爲漆原縣監 鄭峻永爲仁同府使 朴受綱爲連川縣監 鄭南周爲平海郡守 李秉德爲興海郡守 權驥老爲求禮縣監 沈宜奎 崔翼瑞爲正言 姜明奎爲同敦寧 金翼濟 李性默爲持平 申定均 宋秉宙爲掌令 李商新爲獻納 洪淳馨爲大司憲 閔宗植爲大司諫 尹昌燮爲應教 朴彝陽爲副應教 朴益東爲校理 徐公淳爲執義 朴淇鍾爲司諫 朴蘭壽 閔正植 趙昌夏爲同經筵 金宗圭爲大司成 尹吉求 李喜元新通也 吳正默爲咸昌郡守 金世基爲吏曹正郎 閔泳達爲司成 閔丙承爲吏曹參議 尹弘善 俞致益 南肅熙 尹命燮 鄭寅學竝新通也教曰望簡遲滯之吏兵判推考○以黃瑛爲昭慶園守奉官 高敬中爲永懷園守奉官 趙重夏爲禁府都事 金炳軾爲恭陵參奉 李容九爲章陵參奉李教秀爲溫陵參奉 金建漢爲南部都事 佶容德爲假監役 韓纘殷爲義陵參奉 韓處薰爲和陵參奉 瑛以下初仕也以鄭夏源爲同知 柳冀先爲晉州營將 韓昌履爲清州營將 李圭桓爲京畿中軍 李圭選爲按撫中軍 閔寬植爲南虞候 朴永道爲開城中軍 冀先以新資也下教曰望簡遲滯之吏兵判從重推考○以張基濂 李彰夏爲訓練副正柳寅衡爲神光僉使 洪必裕爲訓戎僉使 洪祐相爲左副率 李敏中爲水原中軍 李大植爲惠山僉使 朴明和爲宣傳官 李秉哲 具然膺爲別營哨官 張教憲 趙英中 崔尙觀爲部將 林啓賢 崔九永爲守門將 明和以下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1월 29일(신사)>

㉔ 命陳賀時各差備及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㉕ 因陳賀時各差備以下別單教以師領議政 沈舜澤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 (….) 玉寶篆文書寫官 行大護軍 洪祐昌加資樂章文製述官 協辦內務府事 趙康夏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兼水原留守 尹滋惠 書寫官 廣州留守 洪鍾軒玉寶篆文書寫官 行大護軍 金壽鉉樂章文製述官 督辦內務府事 沈履澤各熟馬一匹賜給 (….)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3월 13일(갑자)>

㉔ 重建所以交泰殿 康寧殿 麟趾堂 紫薇堂上樑吉日今月十五日未時推擇上樑文製述官 書寫官別單書入啓

㉕ 交泰殿上樑文製述官 判府事 金炳始預差水原留守 尹滋惠 書寫官 判敦寧 閔應植預差上護軍 李秉文懸板書寫官 知宗正卿 李載元 康寧殿上樑文製述官 奉朝賀 李裕元預差知事 金在顯 書寫官 督辦內務府事 沈履澤預差大護軍 李淳翼懸板書寫官 兼都承旨 金聲根 麟趾堂 上樑文製述官 領府事 宋近洙預差協辦內務府事 閔種默 書寫官 上護軍 曹錫輿預差督辦交涉通商事務趙秉式懸板書寫官 大護軍 金昌熙 紫薇堂上樑文製述官 領議政 沈舜澤預差協辦內務府事 趙康夏 書寫官 協辦內務府事 閔泳煥預差大護軍 韓敬源懸板書寫官 工曹判書 李裕承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4월 12일(계사)>

㉔ 奉朝賀 金尙鉉疏薦衡園之才賜批

㉕ 疏略曰臣於衡園病廢難進矣聖念曲加矜恤特降疏薦之命感激居先繼以惶恐以臣所知大護軍 韓章錫 水原留守 尹滋惠 判敦寧 金永壽文識地望實合是選謹以此三人應薦以進伏乞下此章於都堂

使之圈點以備聖裁批以所薦令都堂會圈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8월 26일(을사)>

▣ 命金尙鉉等追榮移施李昌濂推恩移施

▣ 領議政 沈舜澤啓言奉朝賀 金尙鉉 協辦內務府事 金聲根 行護軍 趙鍾弼 行右承旨 李命宰 行護軍 金在殷 水原中軍 李敏中當爲追榮而所后家無所施漢城少尹 金鶴鎮曾經二品職當爲追榮而所后家無可施行護軍 李昌濂當爲推恩而所后家無可施請并依近例移施其本生從之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10월 8일(병술)>

▣ 政府以水原 廣州 關西災實狀覆啓

▣ 本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尹滋惠年分狀啓則新災四十九結十九負特令劃下流來舊陳未及充補之九十九結四十六負零期於查起盡充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久切望霓之情至有薦璧之舉甘霖之均洽斯捷枯苗之勃興可喜統論一境足稱少康所請災給特許準劃推徵防塞請依施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洪鍾軒年分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流來成川之查括未充一百六結七十二負零特許準劃本府軍餉及各衙門今秋當捧各穀并耗歲前準捧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早餘一霈大慰三農霜信且晚秋候甚均今視檢災之不論可驗闔境之既同至若舊陳之俵給餉穀之準捧請依狀辭施行又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閔泳駿分等狀啓則順安等七邑寘之稍實平壤等二十四邑寘之次義州 等十三邑寘之尤甚後錄諸條并請今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四分一權減鎮堡給代不足條戶結分排從便區劃事也其一陳田火田還加起執總依近例停免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屯田從實執總其中內閣屯土別遣摘奸不至冤徵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尤嘆乃諸道之通患巨浸何本省之偏災恩恤攸暨幽明可感分劑膺有斟裁附陳亦多已例請并依狀辭許施并允之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10월 17일(을미)>

▣ 許施京圻 水原 廣州公都會待明秋合設之請

▣ 議政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吳俊泳 水原留守 尹滋惠 廣州留守 洪鍾軒狀啓則儒生公都會連值事故待明年合設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并請依狀辭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12월 26일(계묘)>

▣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數爰啓日後錄今年牧政孳息段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段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更觀前頭勤慢處之○後錄 (…)水原監牧官 李命錫所管二牧場丁亥籍付馬五十五匹今生馬八匹合馬六十三匹內封進馬二匹故失馬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五十四匹內壯雌馬二十三匹一年應孳產七匹今生馬八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12월 29일(병오)>

▣ 以金弘集爲水原留守 南廷哲爲承旨 金昌熙爲大司憲金明圭爲大司諫 廷哲前望也昌熙以下添書也

▣ 敕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金判府事爲之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3월 25일(경오)>

장 許施水原府春都試待秋合設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前留守 尹滋德狀啓則今春都試當爲設行而連值事故待秋合設事爲辭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3월 28일(계유)>

장 召見奉審閣臣 李容泰于萬慶殿

목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予曰園上陵上俱爲太平乎容泰曰果安寧矣予曰何時行事乎容泰曰三更量矣予曰何時發行而留住何處乎容泰曰將事後卽發夜深到華城府未幾天明卽爲登程矣予曰久旱之餘沿路雨澤何如容泰曰曠渴餘三四日甘澍雖未滂洽見又連日釀雨農形勃然興作矣予曰漢江以南雨澤與農形稍勝於江北云果然耶容泰曰江以南方多移秧之處所見果如所聞似有占豐之望矣予曰道由漢江乎容泰曰渡銅雀津由果川往來矣予曰祈雨祭已設行而雨事尙未洽霍甚爲悶然容泰曰今日之雨亦自曉至午雨意方釀矣予曰冒雨而來耶容泰曰然矣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5월 21일(병인)>

장 命水原中軍擇差下送諭留守勿待罪

목 水原留守 金弘集狀啓以爲本府城內無賴輩數百名乘夜作挐打破人家似此無前變怪出於營下臣不勝惶恐俟勘此時彈壓緝補之責專在中軍而本府中軍尹泳奎辭朝許久病不赴任爲先罷黜雖以判官言之事出之後不能趁卽息閑揆以事體固當論罷當此有事之時不可一日無官姑令戴罪舉行請令廟堂稟旨施行教以聞極驚駭緣何起鬧雖姑未詳此地所重尤異於他而乃敢有此猖獗之舉民習之無嚴無憚胡至於此首倡之漢另議捉得嚴覈得情餘外屯聚者曉飭退送使之各自安堵中軍令該曹口傳各別擇差使之當日下送卿其勿待罪事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0월 17일(기축)>

장 以李敏臯爲水原中軍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0월 17일(기축)>

장 許施黃海道襍稅撤罷水原府災結準劃推徵防塞廣州府陳結準劃餉穀準捧全羅道公都會待明秋合設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吳俊泳狀啓則道內各邑民弊之尤甚者卽宮房各衙門分稅與營邑無名襍稅是已物價日漸刁騰商路幾乎阻絕營邑所管襍稅今方次第釐革而各處所分稅亦一體撤罷以矯痼弊若其既關公需不宜混革者自本府區別知委於該道臣處爲辭矣請依施允之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弘集所報則事目災二十結外不足災一百三十四結八十六負八束特爲加劃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山海互錯沃瘠各殊風霜所經優遜不侔統論闔境足稱康年大寮所陳事體自別災結之準劃推徵之防塞竝依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閔泳韶年分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流來成川之查括未充結一百六結四十負二束特許準劃本府軍餉及各衙門今秋當捧各穀竝耗歲前準捧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因旱而播注或愆得雨而沃瘠互均既無災總之可執宜稱年形之稍康陳結之準劃餉穀之當捧竝依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全羅監司 金奎弘狀啓則本道昨今兩年公都會當爲設行而大歉之餘學子齎糧在所當念待明秋合設事爲辭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0월 26일(무술)>

강 命水原中軍戴罪舉行留守勿待罪

목 留守 金弘集狀啓以爲首倡罪人李興完逃走不善監之本府中軍李敏臯爲先罷黜其罪狀令該府拿處失飭之罪臣方惶恐俟勘教以此時遞易亦係急務中軍李敏臯特爲分揀姑令戴罪舉行在逃罪人期於捉得卿其勿待罪事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1월 2일(갑진)>

강 命水原府作拏事勘斷後登聞

목 留守 金弘集狀啓以爲本府無賴輩作拏事查覈登聞而第以前承旨 金命基前郡守 尹守榮言之苟究當場之激變實由平日之斂怨貽羞朝列莫此爲甚其罪狀令王府拿問處之事竝請令廟堂稟處教以愚頑之類無憚作鬧誠極痛惋而今既究覈區別輕重則又何待稟覆卿須依跋辭勘斷後登聞事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1월 14일(병진)>

강 判府事 金弘集陳疏自劾賜批

목 疏略曰臣猥奉恩命保釐華城今已三閱序矣顧臣器量素乏於鎮物政理未足以化俗日者莠民之擾出而兩日之間滿城波蕩風鶴時警池魚亦殃此誠設邑後所未有之一劫運也臣既爲民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而消亂於未萌時適在京又不能臨機彈壓而止亂於已形一則臣罪二則臣罪奏讞之後要因逃獄監守失飭尙稽刑章重貽九重之憂此尤臣之大罪也覈事旁午未敢言私今始露章自劾伏乞聖慈亟降威罰治臣之罪更簡威望夙著者待節鎮撫俾斯民草面從善偕底大道則在國事誠爲幸甚而臣之願畢矣批以頑從干犯才已行查以法矣道齊彈壓目下急務而巽章忽至誠亦意外如是爲引萬萬過當益勉保釐庸副倚毗是予厚望也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1월 16일(무오)>

강 許施水原府公都會待明年合設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金弘集狀啓則本府公都會當爲設行而連值事故在京未還待明年合設事爲辭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2월 25일(병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李命錫所管二牧場戊子籍付五十四匹今生九匹合六十三匹內故失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並五十一匹內壯雌二十六匹一年應孳八匹今生九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2월 30일(신축)>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李鑣永 兵曹判書 閔泳煥進

목 以李道權爲同敦寧 李明憲爲鎭川縣監 金弘祖爲昌寧縣監 南啓友爲英陽縣監 許注爲泗川縣監 白應洙爲殷栗縣監 高明喆爲旌義縣監蔡奎常爲慶尙右兵使 具然昌爲水原中軍 尹喜秀爲同訓鍊 閔泳采 安奎復爲禁府都事 鄭重鉉爲長陵參奉 河應運 朴仁根 安順極 白三應爲懿寧園守奉官 泳采以下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1월 28일(기사)>

강 因山時陵所晝停所扈衛軍及設布帳命水原 廣州 春川 總禦營舉行

목 兵曹啓言今此大行大王大妃因山時扈衛軍當爲磨鍊而謹考膳錄則陵所七百名晝停所四百名或二

百名以畿邑束伍軍舉行晝停所或因下教置之而丁丑年陵所七百名晝停所二百名總戎廳舉行丁巳年陵所五百名以水原 廣州舉行晝停所以前後射隊扈衛矣今番則各以幾哨磨鍊乎教以水原 廣州 春川束伍軍各三百名除出陵所七百名晝停所二百名舉行又啓言因山時設布帳當爲磨鍊而謹考謄錄則陵所布帳 廣州舉行晝停所京營門舉行而丁巳年陵所布帳 廣州舉行晝停所布帳置之矣今番則何以爲之教以陵所水原 廣州 春川合力舉行晝停所總禦營舉行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5월 19일(정해)>

강 敦寧府 忠勳府 水原府進香于殯殿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6월 7일(을사)>

강 水原留守 金弘集疏辭保釐之任賜批勉副

목 批以分司間務嘉績孔多予方仰成豈容遞解而卿之苦懇若是勤摯所辭保釐之任不得已勉副卿其諒之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10월 6일(임인)>

강 以金炳始爲水原留守 沈舜澤爲親軍都提調

목 敎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金判府事爲之又敎曰親軍都提調有闕之代領議政爲之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10월 7일(계묘)>

강 許施水原府災結劃下及箕營習操停免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前留守 金弘集年分狀啓則新災六十二結四十一負零特許劃下舊陳未及充補九十九結四十六負零期於查起盡充推收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大僚所陳事體不輕竝依狀請請施行允之內務府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閔丙奭狀啓則本營作隊左右列軍兵冬三朔入防習操自是已例而年形雖僅免敷軍伍尙多闕額特許停免事爲辭矣民情宜念已例且多依狀辭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10월 11일(정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趙秉式進

목 敎曰今日政遷轉守令勿拘常格各別擇差○以徐正淳爲刑曹判書 李載完爲判尹 鄭基會爲判義禁 申奭熙爲知義禁 李暉 金鶴鎮爲同義禁 金在容爲刑曹參判 權用哲爲左尹 林後養爲右尹 朴勝吉爲應教 勝吉及鄭日永 俞鎮弼竝新通也 李範昌爲副應教 範昌及朴喜容 李□竝新通也 尹泰興爲校理 金中植爲修撰 李峻鎔爲大司成 直擬也 金稷鉉爲晉州牧使 徐相隣爲黃州牧使爲鍾大爲端川府使 閔致憲爲靈光郡守 金裕成爲永興府使 宋淳赫爲平昌郡守 金奎升爲清州判官 閔泳憲爲藍浦縣監 趙享龍爲開寧縣監 方廷佑爲積城縣監 朴世秉爲順興府使 閔泳肅爲水原判官 李承純爲成川府使 林時益爲高靈縣監 李承載爲北青府使 金永迪爲順天府使 洪用觀爲永川郡守 金星演爲稷山縣監 金甲圭爲安州牧使 李徹愚爲江陵府使 李承泌爲原州判官 朴奎遠爲唐津縣監 申慶秀爲綏陵參奉 金赫淳爲睿陵參奉 徐丙後 鄭基鑄爲禁府都事 李教哲 李東燮 金達善爲昭寧園守奉官 慶秀以下初任也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10월 14일(경술)>

강 以尹榮信爲水原留守

【목】 敎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鈴春君尹榮信除授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10월 24일(경신)>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李命錫所管二牧場已丑籍付馬五十一匹今生馬九匹合馬六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五十一匹內一年應孳產馬七匹今生馬九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12월 30일(을축)>

【강】 命閔丙星 朴齊普令廟堂稟處

【목】 水原留守 尹榮信狀啓以爲顯隆園外火巢作挈罪人等明查登聞該參奉 閔丙星苟究當場之激變實由平日之斂怨況又濫斫如彼夥多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敎以令廟堂稟處○江原監司 李源逸狀啓以爲高城郡兼任杆城郡守 朴齊普事在兼邑不能先期撫安愚頑之民擅殺人命無以捉得狀頭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敎以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6월 23일(을묘)>

【강】 拿處參奉 閔丙星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尹榮信啓本則園軍作挈情節定查官嚴覈各人取招登聞而判付令 廟堂稟處事命下矣法網漸益墮壞俗習雖曰悖頑至於今茲園官事已極矣設有可冤控實訴籲何患無道而罔念所重之地恐動無賴之徒破轎扯衣綁縛官員郎亘古所無之變也金俊基憾其汰任潛伺替直之機脅以毀家先唱聚黨之聲乘時指揮者渠也當場凌逼者渠也首唱之日捨渠伊誰行查之前知幾漏網尤爲憤惋另飭詞捕亟施梟警後啓聞朴振尙始參出直之探報難掩綢繆迫到起鬧之衆會自歸干涉嚴刑遠惡島限已身定配其諸囚分等懲礪酌放事竝分付守臣該 參奉 閔丙星激變實由自作犯斫大係不法請令該府拿問重勘允之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6월 27일(무오)>

【강】 以金商惠爲執義 宋世憲爲工曹判書 李耕植爲忠清監司 趙秉式爲黃海監司 韓章錫爲京畿監司 李源逸爲咸鏡監司 尹榮信爲江原監司 閔泳商爲水原留守 金炳選爲內禁將

【목】 敎曰臺諫有闕之代前望單子入之○敎曰工曹判書有闕之代忠清監司 宋世憲除授○敎曰忠清監司有闕之代黃海監司 李耕植除授黃海監司之代京畿監司 趙秉式除授京畿監司之代咸鏡監司 韓章錫除授咸鏡監司之代江原監司 李源逸除授江原監司之代水原留守 尹榮信除授 水原留守之代知中樞府事 閔泳商除授○敎曰通津府使 金炳選 內禁將除授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9월 19일(경진)>

【강】 重推翰林 金德洙

【목】 政院啓言水原留守 閔泳商因促敎辭朝而敎書屢度催促尙不撰進揆以事體萬萬駭忽不卽知委於知製敎之當該藝文館官員不可無警從重推考原敎書請使之卽爲撰進允之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10월 5일(병신)>

【강】 兼水原留守 閔泳商上疏請告廟恩賜批許從便往來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10월 12일(계묘)>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吳益泳 兵曹判書 閔泳韶進

목 以朴箕陽爲副應教 李根春爲副修撰 姜文馨爲同經筵 朴齊純爲戶曹參判 趙敬夏爲判義禁 洪圭爲知義禁 趙秉弼 李昌濂爲同義禁 安時任爲同敦寧 晉榮旭 金鴻達 李圭琬 李承壽 李秉淳 崔濟九 安龍洽 李禹淳 李丙筠 李鳳朝 沈魯健 李在教 李秉龜爲假監役 榮旭以下竝初仕也 閔丙漢爲義州府尹 廟薦也 朴在愼爲通津府使 鄭熙悅爲果川縣監 許鉦爲麻田郡守○兵批以李重七爲同知 李基楨爲守門將 基楨初仕也 李敏阜爲水原中軍 李奎演爲訓戎僉使 具然韶爲忠州營將 徐丙權爲全州 營將金滢桓爲尙州營將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10월 21일(임자)>

강 政府以華城 廣州年分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前留守 尹榮信年分狀啓則抽俵一款不爲舉論由來舊陳未及充補之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期於查起盡充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廟堂稟旨矣曰雨曰暘休徵咸若于原于濕穡事豐登似此康年奚論災總至若舊陳之查括推懲之防塞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金奭鎮年分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流來成川之查括未充一百六結五負二束特許準劃本府軍餉及各衙門今秋當捧爲穀竝耗歲前準捧事請廟堂稟旨矣淒風所過縱有痒稼肅霜既退幸獲食實年形均同民事多幸流來陳結之例俵當秋餉還之按捧請竝依狀辭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10월 24일(을묘)>

강 政院以皇曆各營各司頒賜啓

목 政院啓言今此皇曆京畿監營二件一件營上一件勅使所經邑分上黃海監營二件一件營上一件勅使所經邑分上平安監營四件一件營上三件勅使所經邑分上水原府 開城府 春川府 江華府 廣州府 江原監營 忠清監營 全羅監營 慶尙監營 咸鏡監營按撫營各一件營上事自本院依例成有旨下送京各司應爲頒賜二十六件亦爲依例頒賜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12월 25일(을묘)>

강 許施江華府公都會水原府公都會及火炮科待明年合設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江華留守 趙東冕狀啓則本啓公都會當爲設行而見今歲除不遠催科方張待明秋合設事請令廟堂分付矣歲色垂暮事勢有妨請依狀請退行允之又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閔泳商狀啓則本啓公都會及都試火炮科當爲設行而年值事故不得舉行姑爲停止待明秋合設事請令廟堂分付矣事勢既如此請依狀請退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12월 30일(경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水原監牧官 李命錫所管二牧場庚寅籍付馬五十一匹今生馬十四匹合馬六十一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十三匹內壯雌馬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匹今生馬十四匹加報四匹 (…)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12월 30일(경신)>

강 尊號都監以宣祖大王 懿仁王后 仁穆王后 玉冊文 製述官樂章文製述官 金寶篆文書寫官別單書入啓

㉔ 宣祖大王 玉冊文製述官 判府事 沈舜澤預差知事 李鎬俊 書寫官 大護軍 李裕承預差行護軍 尹容善樂章文製述官 知事 金永壽預差知宗正卿 李載完 金寶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金弘集預差完平君李昇應 懿仁王后 玉冊文製述官 右議政 鄭範朝預差吏曹判書 李承五 書寫官 戶曹判書 朴定陽預差刑曹判書 申獻求樂章文製述官 兵曹判書 閔泳韶預差大司憲 徐正淳 金寶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趙秉世預差上護軍 金壽鉉 仁穆王后 玉冊文製述官 京畿監司 韓章錫預差大護軍 李淳翼 書寫官 協辦內務府事 趙秉鎬預差行護軍 金世基樂章文製述官 上護軍 鄭基世預差右參贊 李敦夏 金寶篆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閔泳商預差上護軍 趙敬夏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2월 14일(계묘)>

㉕ 仁穆王后 金寶篆文命正本入刻

㉔ 尊號都監以仁穆王后 金寶篆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閔泳商書出正副本謹此封進以備睿裁後入格之意啓稟教以正本入刻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3월 14일(임신)>

㉖ 水原府 鄉校大成殿修改命從便卜日設行

㉔ 禮曹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閔泳商移文則鄉校大成殿及東西廡參漏修改不容少緩告由移還安祭香祝自本曹啓稟下送云矣修改時先告事由移還安祭香祝令該司照例磨鍊下送從便卜日設行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3월 30일(무자)>

㉗ 有政 吏曹參判 金商圭進

㉔ 教曰兔山縣監之代勿拘常格各別擇差○吏批啓言安州牧使 水原判官 今當差出而物衆地大素稱難治他道有聲績未準朔守令請竝擬允之○以李龍和爲同敦寧 黃耆淵爲同義禁 洪鍾大爲同經筵 李淳翼爲藝文提學 李胄榮爲同春秋 金永夔爲崇陵參奉 李健鎔爲康陵參奉 尹滋益爲靖陵參奉 金炳夔爲東部都事 永夔以下初仕也 閔泳肅爲安州牧使 李建斗爲寧海府使 張楠爲天安郡守 張道鎮爲价川郡守 金命濟爲蔚珍 縣監 趙在河爲唐津縣監 金奎興爲軍威縣監 金雲培爲兔山縣監 金均基爲雲峯縣監 沈能弼爲水原判官 鄭致季爲咸昌縣監 金鍾鳴爲醴川郡守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4월 10일(무술)>

㉘ 追上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㉔ 因別單教曰都提調 領敦寧 金炳始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行大護軍 鄭海崙 李僖魯 戶曹判書 朴定陽 都廳副司果 李種元 朴齊聖竝加資郎廳戶曹佐郎 朴憲陽 禮曹正郎 金載善 長興主簿 鄭海季 司僕判官 權灝 濟用主簿 宋胄憲 司僕僉正 金應漢 別工作監役 閔忠植竝陞敍監造官 副司勇 李倬 李寅友 成奭永 韓秉會 李弘來 鄭升朝閔廷植李一寧 金鴻鎮 趙秉旭 李健植 金奎應竝陞六宣祖大王 玉冊文製述官 判府事 沈舜澤 金寶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金弘集各廐馬一匹面給玉冊文書寫官 行大護軍 李裕承內下虎皮一令賜給樂章文製述官 知事 金永壽內下豹皮一令賜給懿仁王后 玉冊文製述官 右議政 鄭範朝 金寶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趙秉世各廐馬一匹面給玉冊文書寫官 戶曹判書 朴定陽 樂章文製述官 行兵曹判書 閔泳韶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仁穆王后 玉冊文製述官 京畿監司韓章錫 熟馬一匹面給書寫官 協辦內務府事 趙秉鎬 樂章文製述官 督辦內務府事 鄭基會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金寶篆文書寫官 水原留守 閔泳商內下豹皮一令賜給讀玉冊官 行護軍 尹容善 讀金寶官 行護軍 趙鍾弼竝加資捧玉冊官 副司果 南光熙 沈遠翼 李舜夏 尹承弼

副校理 李根教 洪祐相 捧金寶官 副司果 鄭冕錫 李棠 掌樂正 鄭翰謨 副司果 崔昌溥 李範贊 尹達榮 舉案執事 禁府都事 李世卿 李昌夏 平市令 李承周 濟用判官 閔東燦 禁府都事 安志承 戶曹正郎朴憲陽 司僕主簿 沈相燦 假監役 尹喜培 徐采淳 尙瑞別提 朴鳳來 掌樂正 朴駿彬 戶曹正郎 李敏正 刑曹正郎 徐相洛 機器司事 朴教陽 忠勳都事 宋昌老 假監役 丁大植 東部都事 李範壽 司甕判官 洪鍾益 交涉主事 朴時秉 廣興令 沈宜迪 機器司事 趙漢哲 漢城主簿 趙重夏 機器司事 朴馨來 統衛軍司馬 朴鍾夏 褥席執事 永禧殿令 姜斗欽 戶曹佐郎 沈宜憲 刑曹正郎 金裕定 尙衣別提 李源商 工曹佐郎 徐丙學 禁府都事 姜敏熙 工曹正郎 元世洵 漢城判官 閔在鎬 軍資判官李健內務主事 南命熙 機器司事 李會元 任應鎬各兒馬一匹賜給贊儀使 禮曹參判 金炳翊堂上執禮 副護軍 金喆熙堂下執禮 副司果 宋鍾億 大祝 副應教 權瀟竝加資別看役 安山郡守 姜健外職陞敘前郡守 安學柱許用邊地履歷其餘擇日官 計士 寫字官盡員領陪部將 捕校 錄事員役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5월 2일(기미)>

강 政府以華城府園軍作鬧查覈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閔泳商啓本則園軍作鬧首倡查覈論跋令廟堂稟處矣首倡所歸囚供指的特判乃降營覈更徹金容圭士族落鄉而苟善勅躬人誰敢侮信之愚蠢激發竟滔悖類主張肇由自取情節已露嚴刑遠惡島限已身定配勿揀赦前尹興萬之脅逼馬希孫李元用之手犯干分蔑紀胡至此極竝嚴刑島配朴振尙昨覆啓勘以島配依此施行朴允石參酌懲勵請其餘并放送事分付守臣允之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5월 14일(신미)>

강 水原留守 閔泳商疏辭樂章文製述官賜批

목 批以典禮所重卿不宜如是固辭矣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윤6월 3일(기미)>

강 水原留守 閔泳商再疏辭樂章製述之任賜批

목 批以向批已悉卿亦宜有裁量勿辭撰進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윤6월 11일(정묘)>

강 吏曹以忠清道暗行御史 李重夏 全羅道暗行御史 李冕相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忠清道暗行御史 李重夏書啓則海美前縣監 尹亨大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平澤前縣監 趙榮元客滿公堂那無干囑之弊民罹訟庭或有瑣屑之怨自請願留尙多餘謗唐津前縣監 黃夔仁校儒衙客無事不參奸吏猾校謂時可乘民多橫罹政有偏聽清安前縣監 吳友善既昏且耗公納無振刷之望如夢若寐邑務至廢閣之境成歡前察訪 金弼鉉馬無停鞍之暇民有懲錢之怨最甚凋弊盍念撫恤上項三邑前任守令一驛察訪竝只罷職公州前判官 閔致純奸吏見寵難無偏聽之弊衙客附囑或有橫罹之冤沃川前郡守 李寬植弊由奸猾一何偏聽政因壅蔽亦或醜謗林川郡守 李泰鉉才局素短令甲不行偷賣公穀奸吏犯法結城縣監 李敏秀遽欲稅規之變通衆訴喧聒揆以事面未免施措之失當上項四邑前任守令竝只從重推考永春前縣監 金昌學民事縱云捱過公用未免鄙瑣金井察訪 劉漢翼久曠還任政急各站之撫恤積弊成痼宜禁殘吏之侵索上項一邑前任守令一驛察訪竝只推考黃澗前縣監 朴顯陽新舊公納早完爲五十州最前後邑瘼措補近二千金多重建官舍無一分民斂厚捐薄廩妙運良算邑樣一新鄰頌亦蔚考績哀然一省之首似當施以加資之典臣曹不敢擅便令廟堂稟處泰安府使 李鳳鎬罷養戶而精捧稅斛頌騰街路捐廩捧而替當戶希惠洽材閭校宮勸學營廨葺頽前後捐廩爲二萬五千兩似當施

以熟馬賜給之典公州判官 宋秉琮積逋焚亂之蔽克力搜剔千石舊稅之磨勘邑事稍整萬餘金廩況捐充公納始完闔境安堵輿頌方蔚溫陽郡守 徐晚輔公納則不待月當而畢勘民斂則盡以官廩而自當賑資添補社還立本戶希減給前後捐捧合爲三萬金木川前縣監趙性熹廿八朔在官毫無民斂三千金捐廩優補公納政賴廉清舉切悵失上項三邑前任守令竝只合施陞敘調用之典平澤縣監 金蘭圭奉公謹慎處事詳明春戶希中一千五百兩捐廩減給以若薄況爲民實心藍浦縣監 閔泳憲禁衙客而絕囑公庭如水恤民隱而去瘼窮鄙安堵罷從征之稅商賈皆悅救冤罹之囚道路咸頌石城前縣監 金命洙刷逋稅納無一條餘滯恤窮薄廩近千金捐助督刷鄰邑收逋爲二十餘萬茂績實著稷山縣監 金炳怡多年舊納次第清帳各項滯務雍容就緒雇牛充數既救民瘼戶希立本舉頌官惠由來積弊之局賴有一新之效上項四邑前任守令似當施以兒馬賜給之典竝只係于恩賞臣曹不敢擅便上裁監司 趙秉式沿路水原留守 閔泳商繡啓論列俱甚推獎道臣 帥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及沿路守令察訪等績了優異疵無顯著竝只置之其外統禦使 水使營將中軍虞侯邊將等令兵曹稟處奏御文字何等審慎而忠州牧使 李種弼之種字誤書以鍾字當該御史請推考從之又啓言觀此全羅道暗行御史 李冕相書啓則光陽前前縣監 金斗鉉 長水前前縣監 李憲恩等俱經勘罷竝只今姑勿論礪山前前府使 金源植跡起畢微恩荷曠絕宜其圖報踰於人乃反肆虐無餘地贓近二萬已是難恕命傷三人玆有重勘雲峯前前縣監 吳萬善賂門大開不關東西南北拾政忍行奚論上下貧饒一念揣摩無非肥己百計剝割何恤呼庚三政俱廢一境咸怨贓雖不過五千餘兩不可以已遞而勿論上頃兩邑前任守令竝只令該府拿問嚴勘咸平前縣監 李周弼訟非賂錢則不成勒奪農牛百餘專出肥己加捧需價五兩不念窮歲捧私債姜民不免杖下之魂任房之改差惟視賄之多少似此貪鄙之無厭不可以已遞而勿論萬項縣令 任璨鎬愆納屢歲未聞振刷居官周年全沒施措一任冊客宜有怨咨三遞吏房上頃兩邑前任守令竝只爲先罷黜令該府拿問處之南原前府使 趙南軾斂屢萬肥一已不無人言之過當谷城前前縣監 李建膺加下七千金之請貸饒民能無怨言賑資三千金之歸私飢者何以糊口遞任雖久論警宜施上頃兩邑前任守令竝只令該府拿問處之玉果前縣監 吳友善莫曰柔能制剛嗟猾吏無所知戢抑亦惠不知政窮民何其保懷坐若塑於木偶渾是半生醉夢事皆決於策客能無四方駭聽龍安前縣監 金明熙結役價之濫排復倉錢之作奸曾不爲愧齋任賂之換差饒民祖之勒貸何不勵廉井邑前前縣監 尹相耆值荒歲而欲罪歲懷保也安撫也少不留神爲民困而反害民勒貸也勸分也抑亦何意求禮前縣監 李熙九穿利竇而不錯毫釐坐公堂而屢失體貌青巖前察訪 金隣善馬官非聽訟之地乃敢送卒而捉班驛奴有定屬之人胡爲壓良而爲賤上頃四邑前任守令一驛察訪竝只罷職萬頃前前縣令 李漢膺民憂方切於菜黃不思保懷何忍誅求從重推考咸悅前縣監 俞廷濬惠澤不究徒善無補於治猾吏未懲偏信有害於政樊樹前察訪 李日彥驛長胡爲頻差惟視賂錢之數馬政易致多闕徒擁驛簿之虛上頃一邑前任守令一驛前任察訪竝只推考光州牧使 閔璫鎬查公結報鄉債三十七萬一朝祛積年痼根念民情頗流戶五百餘家屢世蒙今日之惠政顧治績最著於優異宜恩典特施於褒嘉似當施以加資之典臣曹不敢擅便令廟堂稟處綾州前牧使 金升集重修學院多士有苑典之譽特捐薄廩飢民無顛連之患春有脚於百里綾城載陽夜識氣於雙南官門如水靈光前前郡守 宋道淳荒值戊歲減結米六百捧需米一百六十殆列邑之所無賑設已春捐官廩二千活飢口八千零餘於古人而罕有古阜前郡守 徐綺輔浼廩況一萬而欲放鵬古有是否捐吏債三千而替納騎今所罕焉上頃三邑前任守令竝只熟馬賜給之典長興前前府使 閔致駿興學焉勸稼焉施惠遍十八坊恤饑也矯弊也捐廩爲萬二千淳昌郡守 尹秉觀特捐二千兩俾充已結之納一境賴安爲治四五年克體丙枕之憂三政不紊咸悅前前縣監 洪秉燾排戶減斂量希徵軍民以安業逐畝檢災平斛捧稅胥吏莫敢售奸五榜之謠相誇來何暮也萬傘之名爭繡去益思焉似此循良之治宜有褒嘉之典谷城前縣監 李熙夏弊掇八面惠及各廳伊官政之可驗傘張萬人碑高數尺庶民之情相孚上頃四邑前後守令竝只合施以陞敘調用之典南原府使 閔烈烈官錢之臥車舒力痛拔六八坊痼根結役之排巡定程不勞十萬金湊輻茂朱府使 閔致純價木必精督納必亟既見事簡而台成來葛也勤束濕也嚴所以民懷而吏憚務安前縣監 金五絃抄戶恤窮寬稅限麥字字與頌萬人之傘高張在於口碑一境之謠尙苑任實前縣監

申槲賑資之捐廩補用至六百餘金飢民賴活需米之比直減奉爲二十七兩廉聲播勝上項四邑前後守令竝合施兒馬賜給之典係于恩賞臣曹不敢擅便上裁監司 閔正植沿路忠清監司 趙秉式 水原留守 閔泳商繡啓論列俱甚推獎道臣 帥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本道及沿路守令察訪等績乏優異疵無顯等竝只置之其外廼帥 中軍虞候營將邊將監牧官等令兵曹稟處奏御文字何等審慎而玉果前縣監 吳友善善字誤書以泳字當該御史請推考從之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윤6월 11일(정묘)>

강 上號都監以玉冊文製述官 書寫官 樂章文製述官 金寶篆文書寫官及都廳監造官別單啓
목 翼宗大王 玉冊文製述官 領府事 宋近洙預差奉朝賀 金在顯 書寫官 江華留守 趙東冕預差大護軍 李承純 樂章文製述官 水原留守 閔泳商預差知宗正卿 李載冕 金寶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金弘集預差上護軍 徐衡淳 神貞王后 玉冊文製述官 判府事 鄭範朝預差知事 李鎬俊 書寫官 行上護軍 金奎弘預差大護軍 李乾夏 樂章文製述官 上護軍 李淳翼預差大護軍 鄭海崙金寶篆文書寫官知事 趙敬夏預差右參贊 洪鍾軒 大殿玉冊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炳始預差上護軍 閔應植 書寫官 協辦內務府事 趙秉鎬預差行大護軍 李裕承 樂章文製述官 行禮曹判書 閔泳駿預差左參贊 金聲根 玉寶篆文書寫官 判府事 趙秉世預差行戶曹判書 朴定陽 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官 京畿監司 韓章錫預差咸鏡監司 徐正淳 書寫官 開城留守 洪淳馨預差趙鍾弼 樂章文製述官 督辦交涉事務閔種默預差大護軍 李敦夏 玉寶篆文書寫官 知宗正卿 李明應預差大護軍 李僖魯中宮殿玉冊文製述官 知事 金永壽預差行吏曹判書 李承五 書寫官 督辦內務府事 李憲植預差大護軍 吳俊泳 樂章文製述官 行兵曹判書 閔泳韶預差行工曹判書 鄭基會 玉寶篆文書寫官 上護軍 金壽鉉預差知敦寧 尹用求都廳李根教 鄭萬朝 監造官 李範學 鄭台源 李世永 趙秉澄 李倬 申養哲○該都監啓言別看役 安山郡守 姜澣 永平郡守 方天鏞前僉正 李應完 金井察訪 劉漢翼前委員金相愚前郡守 安學柱 申錫賢前五衛將 李興善差下請使之看役允之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6월 24일(경술)>

강 太僕以濟州貢馬分給與實納啓

목 司僕寺以濟州年例進上馬三百十八匹內十七匹中路故失十五匹到本寺故失十四匹水原府別驍士五匹江華府別驍士十五匹京畿監營撥站三十一匹統衛營二十五匹壯衛營十六匹總禦營十二匹兵曹軍馬分給除實納馬一百七十二匹禾毛色別單書入啓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7월 3일(무자)>

강 重推鎭川縣監 鄭寅亮等拿處靈巖郡守 李鼎植

목 司僕等啓言濟州牧出來貢馬沿路不謹護送以致故失之多該地方官靈巖郡守 李鼎植令該府拿問處之故失數少之地方官鎭川縣監 鄭寅亮 咸平縣監 金澤秀 古阜郡守 趙秉甲 萬頃前縣令 任燦鎬 咸悅縣監 金炳洙 林川郡守 李泰鉉 鴻山縣監 李秀殷 新昌縣監 俞起濬 平澤縣監 金蘭圭 水原判官 沈能弼 始興縣令 宋圭晉 淳昌郡守 尹秉觀 竹山府使 朴準鎔不善擇封之濟州牧使 李奎遠竝請從重推考允之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7월 6일(신묘)>

강 水原留守 閔泳商上疏請往省先壠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7월 20일(을사)>

강 命前僉使 申定均免爲庶人

목 水原留守 閔泳商以前僉使 申定均身爲朝官留接賊黨饋給食物雖無同參仍賊之舉難免竊盜窩主之律其罪狀令攸司稟處馳啓教以此不可以朝官論永刊仕籍免爲庶人令本府嚴查處斷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12월 24일(무인)>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
水原監牧官 李命錫所管二牧場辛卯籍付馬五十三匹今生馬九匹合馬六十二匹內故失馬八匹封進馬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五十三匹內壯雌馬二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匹今生馬九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12월 30일(갑신)>

강 命海西 大小靑兩島帳籍移屬華營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閔泳商所報則海西 大小靑兩島 正廟朝設屯募民蠲除襍役移屬本營使旗牌官別武士輪回屯監統率島民而戶不過百餘而僅以漁採資生矣牟利輩嗾囑白翎 鎮符同官隸橫侵不一自營屢次禁飭愈往愈甚竟至渙散之境其所杜斃安接之方惟在移籍一款云矣兩島處在極西大洋之中壤土之斥鹵民物之凋殘已所悶憐而蓋其設屯募民亦由朝家深算矣奈其鎮屬之侵索恣橫罔有限節衷彼無告殘氓抱狀呼屈棲遑道路誠甚可矜此宜有趁速通變之方從今以往兩島帳籍請移屬華營允之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2월 1일(갑인)>

강 命吏曹參議 李垠鎔譴罷內務主事 朴璿拿勘

목 政院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閔泳商狀啓則健陵忌辰祭齋郎 內務主事 朴璿初不待令至有顯隆園參奉替行之舉云祀典所重極爲驚悚當該齋郎所當重勘當該吏曹堂上請從重推考教以祀典所重果何如而不卽填差以致替行之境極爲駭歎當該堂上施以譴罷之典當該齋郎拿問重勘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3월 9일(신묘)>

강 御勤政殿行養老宴召見時原任大臣耆社堂上

목 具翼善冠 袞龍袍乘輿出思政門詣勤政殿降輿陞座時原任大臣群老及士庶人行禮訖予命群老就位樂師唱樂章訖時原任大臣群老以下散花進小膳大膳予舉爵時原任大臣群老以下行酒七遍撤饌如儀行禮訖仍命時原任大臣入侍予曰今日此舉卽三百年繼述之初有事也優老曠典莫此爲盛而見朝野耆耆之同爲會參尤庸稀貴可謂仁壽之域矣領議政 沈舜澤曰今此盛舉尤是繼述之事也只切攢頌矣又命耆社堂上進前予曰此宴適追列聖善養之盛典而慰饗耆耆者也扶杖進參得無筋力之勞乎上護軍 徐衡淳曰臣幸際睿孝及老之養特蒙聖德既醉且飽不勝蹈忭將此耆耆諸壽獻于聖上予曰大小耆耆之同參已極慰喜而卿等齊祝亦曠世稀事更以此壽獻于東宮予今有所製詩卿等須各賡進獻壽東宮又命九十以上人進前司謁引黃基常一人而進予曰姓名誰年幾何居何地乎基常曰居在水原而年今九十一歲矣予曰此慰耆耆之謙也爾能瞻盛儀而受宜饌乎基常曰特蒙聖德善爲醉飽矣予曰有子若孫幾八而爾其朝官乎基常曰身爲士庶而有二子二孫矣予曰爾先有顯祖爲誰爾子有朝官者乎基常曰臣之子無朝官矣基常之子鍾成進前扶其父而奏曰故開國功臣黃希碩卽臣之十七代祖也○降座乘輿還內○王世子隨詣陪還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3월 20일(임인)>

강 水原留守 閔泳奎上疏乞遞賜批許之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3월 21일(계묘)>

강 以閔泳奎爲水原留守 李耕植爲京畿監司

목 敎曰水原留守有闕之代京畿監司 閔泳奎除授京畿監司之代行護軍 李耕植除授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3월 22일(갑진)>

강 行次對於含元殿

목 次對也○領議政 沈舜澤曰連見兩湖道臣電報則詭誕之徒日益嘯聚兩湖之間立旗相應其跡叵測云不可以曉諭而歸化者也顧今預防之責惟在乎團束防守更爲發關知委期於不日解送後登聞何如予曰此必蚩氓之愚蠢沒覺愍不畏法而然誠極痛惋引類聚黨其意安在此不可尋常玩愒總理大臣會議時原任將臣兵判亟圖其鋤治之方左議政 趙秉世曰兩湖之間妖誕之徒聚而不散南來傳說愈往致騷而仙泄度日無所籌策是豈如是之時乎軍制團束餉穀儲峙不容少緩而惟其列邑守宰之不擇其人亂民詭徒未嘗不由於是矣豈非守宰之充一己之慾而貽一國之害者耶且今緩急所恃實在畿湖守令而平日官之於民情志不孚號令不行宜其早行罷譴以法從事而廟飭有日道啓未聞豈有如許國體乎將臣此奏更爲發關於各道道臣一一糾覈不日登聞斷之以法予曰如欲愛民必先懲貪所奏切實嚴加提飭兵者不可一日無備而顧今昇平日久不爲養兵今聞錦營 清營可謂全無矣完營亦無兵乎右議政 鄭範朝曰完營亦然矣予曰只右文而不修戎事果不可矣範朝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何可不修乎予曰到今事勢將何以處置乎舜澤曰聞魚允中以都御史承命下去云曉諭歸化則幸矣不然則安得不剿除乎予曰前之命送御史郎其意也範朝曰往在壬戌晉擾特降綸音則便是申諭也如是而尚梗則聲罪嚴討不可緩矣予曰然則差以宣諭使乎宣撫使乎魚允中已下去仍差可乎差送他人可乎舜澤曰壬戌年以宣撫使差下而嶺南 李參鉉 湖南 趙龜夏矣今亦依例以宣撫使爲稱似宜矣予曰仍差似好矣舜澤曰宣撫使差下事筵退後當爲電報而此銜異於御史有專制之權然後可以便宜措處矣予曰節制何以爲之而雖調兵亦可爲之乎舜澤曰發兵有符信此則監兵使之責而宣撫使可以商議爲之矣予曰不可無專制之權守令臧否亦不可不廉察以慰民情若有不法則監司狀聞節度使以下直斷爲宜矣舜澤曰此敎亦當先爲電報矣予曰向時清州兵丁移置於總制營餘數尚存清州 而器械竝皆仍置矣舜澤曰既有器械且有餘兵猶幸矣予曰要衝之地凡幾路乎舜澤曰水原 龍仁是直路也沁營 箕營 兩營兵丁先爲派駐水原 龍仁等地京軍觀勢調用爲好矣予曰京軍姑不可派送矣借用他國兵亦有各國之例也然而何必借兵耶舜澤曰此則不可矣若用之則軍餉不得不自我國進排矣予曰中國曾有借用英國兵之事矣範朝曰豈可效中國乎予曰非欲借各國也清兵可用故言之矣範朝曰清兵借用雖異於各國而曷若初不借之爲好乎予曰布諭後不散則可以剿討者剿討可以安集者安集廟堂會議而亦議於時原任將臣原任大臣自當入參也範朝曰若剿討則如何爲之乎予曰殲厥巨魁則自當解散矣範朝曰沿路幾倖中振威縣令不堪勝任可擇差矣予曰當擇差矣嶺南則防守之地烏嶺 秋風嶺何處爲勝乎舜澤曰兩嶺俱是緊阨也嶺兵亦令防守可也予曰團束鋤治之方善爲會議也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3월 25일(정미)>

강 命沁營兵丁出駐水原餉穀以本營公穀中取用

목 內務府啓言要衝防守纔有稟旨蒙允矣沁營兵丁三百名出駐水原與本營兵協力防守餉穀以本營公穀中取用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3월 28일(경술)>

강 命出駐兵丁解送

목 敎曰華城出駐江華兵丁解送事分付總制使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4월 6일(무오)>

강 강 없음

목 敎曰出駐華城沁營將卒以下別單書入使該營使犒饋後以聞又敎曰清州兵營將卒使該帥臣犒饋施賞後啓聞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4월 14일(병인)>

강 顯隆園獻官命推移填差

목 吏曹啓言今此端午祭顯隆園獻官 水原留守都差而留守 閔泳商有身病不參何以爲之敎以推移轉差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5월 2일(계미)>

강 政府以水原 廣州 關西 關北年分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閔泳奎年分狀啓則倭災一款不足舉論流來舊陳未及充補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期於查括盡充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淒風冷雨縱謂瘁稼清旭晚霜竟獲收榆歲功告成實關農夫之大慶災結無頃可認闔境之均同若其舊陳之查充推徵之防塞請依狀辭許施允之又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尹榮信年分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流來成川之查括未充一百五結三十七負三束特許準劃本府軍餉及各衙門今秋當捧各穀竝耗歲前準捧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耕耘之節連獲甘雨滋潤之喜賴粟之際猝被淒風寒冷之害較挈沃瘠雖未滿初料截補長短庶不失康年由來舊陳之例倭今秋各穀之當糴請依狀辭許施允之又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閔丙奭年分狀啓則稍實各邑不爲舉論安州等二十五邑置之次平壤等二十二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四分權減鎮堡給代不足條戶結分排從便區劃也其一陳田火田還起執總依近例停免也其一一道內城餉十萬石中四萬石收聚上送其餘六萬石依例準捧於四山城而道里險遠勞費倍甚捧留平倉各其應留條外明春還捧省特許平捧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也風土專尚旱種沿峽酷被水警年形卒瘁民憂方棘今觀稍實之不論可驗全省之攸同三等分劑自有裁度附錄俱存寬紓竝依此請許施允之又啓言卽見按撫使 閔種默分等狀啓則鏡城等六邑置之稍實富寧等六邑置之次吉州等二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明川以南進捧吏依近例停止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禁事也春而火耕水耨俱得善就秋之雨冷風勁終有差損若其較短挈長優可免歎而遇豐分劑必存參酌附陳亦由軫恤并依狀辭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11월 16일(갑신)>

강 水原留守 閔泳奎東疏請往省先壠批許從便往來兵曹判書 李承五陳疏自引賜批

목 疏略曰夫有職者詣公必肅例也而臣以內務兼銜昨趨侍衛之列未肅徑退至有喉院問備之舉臣雖視然不恤當如物議何哉循常細節猶尙不稱之如此況所帶中權國之重任也以是人責是職無異強僇而負千鈞其不愆誤顛路者幾希上念國體下恤臣分滿心惶慙竊敢短章自列亟遞臣職仍治臣未盡勸之律焉批以既已問備何必爲引卿其勿辭行公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3월 4일(신사)>

강 遞校理 李明植 副校理 李載現 同訓鍊 南致源以李文永爲同訓鍊 徐丙懋爲全羅兵使
목 敎曰有實故玉堂并許遞前望單子入之又敎曰同訓鍊許遞前望單子入之又敎曰全羅兵使之代水原中軍 徐丙懋除授使之不日下送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4월 12일(무오)>

강 命水原中軍之代令該曹口傳擇差
목 敎曰水原中軍有闕之代令該曹口傳各別擇差催促下送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4월 13일(기미)>

강 以徐珩淳爲水原中軍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4월 14일(경신)>

강 以閔泳奎爲兵曹判書 趙秉稷爲水原留守
목 敎曰兵曹判書有闕之代水原留守 閔泳奎除授水原留守之代外務督辦 趙秉稷除授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5월 22일(무술)>

강 命水原留守 趙秉稷下直前牌招授符仍令交龜 口敎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6월 4일(기유)>

강 命水原留守 趙秉稷不日辭朝
목 敎曰水原留守不日辭朝其間交涉事務協辦 金嘉鎮署理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6월 24일(기사)>

강 命江華留守依水原留守例下直前交龜 口敎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7월 7일(신축)>

강 水原留守 趙秉稷以本判官 沈能弼罪狀馳啓
목 狀啓以爲本判官 沈能弼性本昏慵政多做錯人命既已殺傷賊錢若是綻露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9월 13일(병술)>

강 政府以守令議薦望啓
목 議政府啓言守令多窳當爲差出故臣當日會同各衙門大臣議薦單望請聖鑑施行從之○以鄭寅燮爲仁川府使 安鍾憲爲蔚山府使 尹泌爲茂長縣監 李應烈爲鐵原府使 洪岐周爲瑞興府使 李敏阜爲鳳山郡守 李載觀爲水原判官 徐相元爲庇仁縣監 徐相洛爲江東縣監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9월 14일(정해)>

강 命水原判官 沈能弼贓錢不日徵捧還給諸民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秉稷狀本啓下者則該府判官 沈能弼既已罷黜而臚列犯贓錢三萬八千二十兩不日徵捧下送該府還給諸民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9월 15일(무자)>

강 命水原判官 沈能弼派員押上

목 義禁司啓言水原留守 趙秉稷狀啓內人命致傷贓錢綻露之本判官 沈能弼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矣請令該守臣派員押上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9월 16일(기축)>

강 照律時囚沈能弼勘放鄭寅和

목 義禁司啓言水原判官 沈能弼問目辭緣惶恐遲晚爲辭矣竊念人命殺傷贓錢綻露不可以囚供有所容恕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肇慶廟令 鄭寅和照律杖一百收贖請公罪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9월 19일(임진)>

강 照勘時囚沈能弼

목 義禁司啓言水原判官 沈能弼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請流三千里定配所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9월 20일(계사)>

강 巡撫營以匪魁金鼎鉉等梟首警衆啓

목 該營啓言水原匪魁金鼎鉉安承寬嘯聚徒黨騷亂梗化故自臣營捉上當日使中軍許進出往南筏院并梟首警衆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10월 4일(정미)>

강 許施水原留守推徵防塞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秉稷災實狀啓則新災一款不爲舉論流來舊陳九十九結四十六負六束期於查括劃允許料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望雲霓而輒慰農情退晚霜而克成穡事棲畝則多黍多稌登場焉滿篝滿車以此降康之呈祥宜無執災之可論至若流來舊陳繼卽查起於復總推徵防塞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10월 29일(임신)>

강 命華營執事 嚴泰永邊將差送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趙秉稷狀啓則擒納東學魁首之本營執事 嚴泰永施賞當否令該衙門稟處爲辭矣冒險突圍獲納匪魁極爲嘉尙其在激勸合有褒當嚴泰永善地邊將作窠差送所率牙兵令該守臣從厚施賞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11월 11일(계미)>

강 各陵園奉審及獻官命例差

목 宮內府奏言享官之臨時差送每患苟艱合有變通例差之式各陵園墓春秋奉審自今爲始令各該地方官及附近邑倅差送健元陵 仁陵 綏陵 景陵 睿陵忌辰祭獻官依前以二品官差送健陵忌辰祭獻官以水原留守請差送允之

<일성록, 고종32년(1895) 1월 29일(신축)>

ㄱ 召見總理大臣 朴定陽及新差守令于長安堂 安東府使 金奭中 東萊府使 池錫永 聞慶府使 申喆熙 青松府使 南惟熙 珍島府使 李璵 水原判官 鄭喬 春川判官 李台珽 江華判官 洪鍾萱 公州判官 韓澤履 海州判官 南敦源 原州判官 李宗植 平壤庶尹 徐九淳 禮安縣監 安世中

ㄴ 受勅入侍也○定陽曰學識謏寡機事暗昧而特蒙千載之恩遇歷敷清要蔑效涓埃之報恒自兢惕若隕淵谷矣況此新除之銜外內百務叢集一身判非如臣駑駿之姿所可濫叨者也伏乞亟寢成命以重公哭焉朕曰朕於卿之賢能已熟試之矣當此之時家國殷夏非卿則誰可堪膺朕之特簡良有以也卿不必陳疏辭免諒予至意定陽曰能不敢比於輔相之攸爲而文識謏劣外務疏迂百無一稱而何以擔着臣無怙侍今日所仰望者惟陛下而匪才重任俾不得疏辭微衷皇惑于何控訴乎朕曰君父一體有懷無隱亦豈非君臣間恩義之交摯乎內部大臣 朴泳孝曰聖教若是懇至臣亦當勸勉出仕使群僚寅協庶務畢舉矣○命新差守令進前朕曰昨年南擾以後民心未定爾等下去之後善爲措處而身爲上官惕念奉職也奭中等曰聖教切當矣

<일성록, 고종32년(1895) 5월 8일(무인)>

ㄱ 裁下監留廢止件及地方制度改正件

ㄴ 勅令第九十七號○第一條京畿道 忠清道 慶尙道 全羅道 江原道 黃海道 平安道 咸鏡南道之監營 咸鏡北道之按撫營及開城 江華 廣州水原春川留守府各該觀察使 按撫使並留守以下之官職廢止事○第二條從來監營按撫營及留守府所屬兵弁及記錄帳簿土地家屋金錢來穀其他一切物件依別定規程付托其指定官司事○第三條本令自開國五百四年閏五月一日施行事勅令第九十八號○第一條全國分爲二十三所之行政區域置左開各府事○漢城府 漢城 仁川府 仁川濟州浦 忠州府 忠州 洪州府 洪州 公州府 公州 全州府 全州 南原府 南原 羅州府 羅州 濟州府 濟州 晉州府 晉州 東萊府 東萊釜山 大邱府 大邱 安東府 安東 江陵府 江陵 春川府 春川 開城府 開城 海州府 海州 平壤府 平壤 義州府 義州 江界府 江界 咸興府 咸興 甲山府 甲山 鏡城府 鏡城 ○第二條前條外從來牧使郡縣名稱及府尹 牧使 府使 郡守 庶尹 判官 縣令 縣監官名盡廢而邑稱以郡稱之邑官長姓名以郡守稱之事○第三條各府管轄區域如左事○漢城 漢城郡 楊州郡 廣州郡 積城郡 抱川郡 永平郡 加平郡 漣川郡 高陽郡 坡州郡 交河郡 仁川府 仁川郡 金浦郡 富平郡 陽川郡 始興郡 安山郡 果川郡 水原郡 (…)

<일성록, 고종32년(1895) 5월 26일(병신)>

ㄱ 內部以郡守任免奏大臣朴定陽

ㄴ 該部以松禾郡守 趙重軾請願奏免也○松禾郡守 李觀夏 石城郡守 徐周輔 長淵郡守 鄭喬 水原郡守 徐相集 高山郡守 趙性奭 扶安郡守 韓在益 長連郡守 金龍鉉 黃磬郡守 尹寓善 興海郡守 尹榮夔

<일성록, 고종32년(1895) 7월 29일(정묘)>

ㄱ 內部 軍部以郡守及尉官任免奏 內部大臣 朴定陽 軍部大臣 安駟壽

ㄴ 內部以長連郡守 金龍鉉 金溝郡守 吳鼎善 水原郡守 徐相集請願奏免也○軍部以馬兵第二隊附李瑄會請願奏免也○內部奏任新溪郡守邊錫胤臨陂郡守 金疇鎬 水原郡守 李載觀 興德郡守 安吉壽 高原郡守 鄭秉灝 洪原郡守 金鴻翼 咸平郡守 李錫珪 金溝郡守 趙重應 溫陽郡守 朴夏陽 長連郡守 洪祐龍 沃溝郡守 俞致眞 安義郡守 朴基福○軍部奏任副尉補訓練第一隊副官 李祖鉉

參尉補 訓練第一聯隊附林炳一 參尉補 訓練第一隊附李熙德 參尉補 訓練第三隊附申恒雨 崔喜錫 參尉 李大珪 參尉補 馬兵第二隊附成俊鎬

<일성록, 고종32년(1895) 8월 10일(무인)>

강 內部以郡守任免奏 大臣署理協辦 俞吉濬

목 該部以水原郡守 李載觀 密陽郡守 權用哲請願奏免也○蔚山郡守 尹泳翰 固城郡守 鄭濟斌 泳翰敍奏任四等濟斌敍六等也

<일성록, 고종32년(1895) 9월 28일(을축)>

강 內部以郡守敍任奏 大臣署理協辦 俞吉濬

목 水原郡守 徐珩淳 敍奏任三等也

<일성록, 고종32년(1895) 10월 14일(신사)>

강 裁下地方制度官制俸給經費改正件地方官吏職制所關件地方官吏事務章程地方官廳俸給經費支給規程

목 勅令第三十六號第一條全國二十三府以十三道改正而各道賓觀察使其首府位寔如第一表官吏及經費如第二表事第一表道位寔京畿 水原 忠清北道 忠州 南道 公州 全羅北道 全州 南道 光州 慶尙北道 大邱 南道 晉州 黃海道 海州 平安南道 平壤 北道 定州 江原道 春川 咸鏡南道 咸興 北道 鏡城○第二表官名年俸觀察使 一人二千元月俸一百六十六元零 主事 六人一千二百九十六元月俸十八元 總巡 二人三百八十四元月俸十六元 巡檢 三十人二千一百六十元月俸六元 書記十人九百六十元月俸八元 通引 四人一百九十二元月給四元 使令 十五人七百二十元月給四元 使傭 使僮 各八人五百六十六元月給三元廳費一千一百五十五元旅費一千二元廳舍修理費八十五元合計一萬五百三十元○第二條漢城五署區域特寔一府以判尹管理府廳位置則仍舊前漢城府而官吏經費如左表事官名年俸判尹 一人二千元月俸一百六十六元零 少尹 一人六百元月俸五十元 主事 五人一千二百元月俸二十元 書記 四人三百八十四元月俸八元 使令 六人二百八十八元月給四元廳使四人一百九十二元月給四元 使傭 二人七十二元月給三元廳費五百十元旅費一百二十元廳舍修理費五十元合計五千四百十六元○第三條廣州 開城 江華 仁川 東萊 德源 慶興則寔以府尹官吏經費如左表事官名年俸府尹 一人一千二百元月俸百元 鄉長 一人七十二元月俸六元 巡校 八人三百八十四元月俸四元 首書記 一人九十六元月俸八元書記八人五百七十六元月俸六元 通引 三人一百八元月給三元巡卒八人二百八十八元月給三元 使令 十人三百六十元月給三元 使傭 五人一百八十元月給三元 使僮 四人一百四十四元月給三元客舍直鄉校直各一人二十四元月給一元享祀費一百元廳費二百五十元旅費九十元廳舍修理費五十元合計三千九百二十二元○第四條濟州則寔牧使而官吏經費如左表事官名年俸牧使 一人一千五百元月俸一百二十五元 主事 二人三百六十元月俸十五元 巡校 八人三百八十四元月俸四元書記八人五百七十六元月俸六元 通引 四人一百四十四元月給四元 使令 八人二百八十八元月給三元 使傭 四人一百四十四元月給三元 使僮 三人一百八元月給三元客舍直鄉校直各一人二十四元月給一元享祀費一百元廳費一百五十元廳舍修理費九十元合計三千九百六十八元○第五條十三道之所管各郡以五等分定仍舊郡守管轄區域如第一表而官吏經費如第二表事第一表京畿 三十八郡一等 廣州府 開城府 江華府 仁川府 二等 水原郡 三等 驪州郡 (…)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6월 25일(기축)>

㉔ 裁下郵遞司官制改正件及職員俸給令

㉕ 勅令第四十二號郵遞司官制○第一條郵遞司屬之農商工部大臣管理掌郵遞所關一切事務事○第二條郵遞司分以一二等位寘之區域如左事一等司 漢城 仁川 元山 釜山 平壤 全州 開城 公州 義州 大邱 鏡城 二等司 水原 忠州 洪州 南原 羅州 清州 晉州 安東 江陵 春川 海州 江界 咸興 甲山 但郵遞司之管轄區域及支司設寘農商工部大臣以部令定之事○第三條郵遞司寘左開職員事司長主事○第四條司長委任承農商工部大臣 協辦之命而受通信局長之指揮監督掌理司內一切事務事○第五條主事判任承上官之指揮從事於郵遞事務事○第六條司長每司寘一人而充以郵遞法規及事務鍊熟之員事但二等司則現今間勿置司長以主事代辦司長之事務事○第七條主事則漢城司十五人以下其外一等司則三人以下二等司則二人爲定而充以郵遞學習員事○附則第八條區域之各地方內郵遞司循次設寘之時則農商工部大臣以部令定其施行日期事○第九條本令自頒布日施行事○第十條自本令施行日開國五百四年勅令第一百二十五號郵遞司官制及本年勅令第十號郵遞司官制中改正之施行件并廢止事勅令第四十三號郵遞司職員俸給令○第一條郵遞司職員俸給如左事一等司司長月俸四十元主事月俸二十元二等司司長月俸三十元主事月俸二十元附則第二條本令自頒布日施行事○第三條自本令頒布日開國五百四年勅令第一百二十六號郵遞司技手補俸給之施行件廢止事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6월 26일(경인)>

㉔ 內部以各郡守任免奏大臣朴定陽

㉕ 該部以水原郡守 徐珩淳 清安郡守 金基肇 陝川郡守 孫庚鉉 利原郡守 李起泓 慈城郡守 具達祖 熙川郡守 慶光國請願奏免也○長淵郡守 尹喆圭 南陽郡守 尹成求 定山郡守 朴鴻陽 熙川郡守 趙夏植 慈城郡守 金採榮 稷山郡守 沈宜肅 居昌郡守 趙重燁 水原郡守 李吉夏 沔川郡守 閔述鎬 陝川郡守 李宰夏 知禮郡守 金蘭圭 藍浦郡守 鄭寅夏 陽智郡守 吳應善 清河郡守 李寅兢 旌善郡守 柳暉 盈德郡守 任永鎬 軍威郡守 趙東始 利原郡守 尹命五 清安郡守 具鳳祖 喆圭 敍奏任三等成求以下敍五等吉夏以下敍六等也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9월 8일(경자)>

㉔ 宮內府以山陵提調 金宗漢 掌禮院卿 趙秉式看審狀啓奏

㉕ 本府奏言山陵提調 金宗漢 掌禮院卿 趙秉式狀啓以爲臣等轉向南道之由前已馳啓到水原府詣健陵 顯隆園奉審後仍詣龍珠寺後麓寘簿處看審仍詣禿城轉進筆峯云云兩處看審後轉向金浦云矣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10월 2일(계해)>

㉔ 召見奉審閣臣 金炳禹于行在所

㉕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朕曰陵上園上殿內俱爲太平乎炳禹曰太平矣朕曰碑閣丁字閣無滲漏頗虧乎炳禹曰無矣朕曰何時將事乎炳禹曰三更量將事矣朕曰以何路作行乎炳禹曰由銅雀津矣朕曰兩雪頻仍道路泥濘何以作行而旋即猝寒麥根似多凍寒之慮矣炳禹曰所經雪泥果爲難行而麥根有凍慮矣朕曰水原府本是雄邑而近日則營樣比前留守在時想有大不如矣炳禹曰果然矣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12월 15일(을해)>

㉔ 內部以各郡守任免奏大臣南廷哲

㉕ 該部以開寧郡守 金弼鉉 珍島郡守 白胤基 三水郡守 柳完秀 靈巖郡守 鄭元成 會寧郡守 朴舜斌 鎭海郡守 韓秉會 忠州郡守 鄭基鳳 蔚珍郡守 李謙濟 魯城郡守 金靖圭 加平郡守 鄭志喆 昌原郡守 權鳳圭 新寧郡守 吳麟燮 長鬐郡守 柳喬榮 全州郡守 李鶴林 咸平郡守 李錫珪 安山

郡守 徐敏淳 水原郡守 李吉夏 金城郡守 康塔九 鎭川郡守 李泰來等請願奏免也○順天郡守 李謙濟 忠州 郡守 徐相肅 靈巖郡守 金中鉉 珍島郡守 李秉奎 加平郡守 南廷綺 龍川郡守 安桓 龜城郡守 吳一泳 鎭海郡守 金錫泳 蔚珍郡守 韓仁教 三水郡守 蔡圭昇 金城郡守 韓秉會 新寧郡守 鄭志喆 咸平郡守 徐敏淳 全州郡守 李吉夏 水原郡守 金靖圭 丹陽郡守 姜教錫 開寧郡守 具翊鉉 萬頃郡守 李重翼 昌原郡守 李塔教 鎭川郡守 李正烈 魯城郡守 文鳳梧 安山郡守 蔡東根 長鬐郡守 李敦行 金堤郡守 李錫珪 謙濟敍奏任三等相肅以下敍四等桓以下敍五等秉會以下敍六等也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3월 5일(갑오)>

㉔ 京畿觀察使 吳益泳陳疏自引賜批

㉕ 疏略曰府下居洪正植今春欲葬其母而孤了忒甚無人看護竊念巡檢職是保護民人者故臣府巡檢二人發送護葬矣及其回還以爲洪山南邊近二百步地有府下前縣監臣尹龍大母塚自尹家多發民丁至於逐喪云所謂民丁俱是臣府下浮浪悖類也捉致幾漢略懲悖習矣尹龍大以此含憾出沒京鄉做出虛無之說靡所不至故欲問其由使巡檢捉其奴子矣該巡檢被打尹家故使之捉來其毆打巡檢之人則報以毆打者卽尹龍大之子躬自犯手故來待云被打之巡檢亦還來矣不必深究使之自外退送而已尹龍大之弟象大 稱以其侄被打於巡檢幾至死境構訴於高等裁判所使漢城裁判所檢事試補 咸台永下來水原查覈之際至有臣呼來之舉臣雖無似其職則勅任也一檢事初無奏本恣意至此朝綱由臣掃地無餘矣臣平日施措苟能見孚於人豈有是也自顧慚惡無地自容伏乞亟遞臣所帶之職仍治溺職之罪以爲如臣殘劣者戎焉批以訟理曲直何能自辨卿不必如是爲引也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5월 12일(경자)>

㉔ 裁下各道地方兵增置件

㉕ 勅令第二十二號各道地方兵增置件○第一條各道所在驛土及廢止之各營邑鎭堡所屬屯砲等公土各項殖利錢一體調查各道要害處設置地方兵而位置則分以八處隊號則從地方稱以某某地方隊 如水原 原州隊之類事○第二條各地方隊編制則略倣親衛鎭衛隊規例而將校及兵額餉料劃一規正事○第三條各地方隊位置及將校兵卒之額數依左開之第一表事○第四條各地方隊將校及兵卒之俸給給料則依左開之第二表事○第五條各地方隊經常費金額則依左開之第三表事○第六條地方隊位置外如有緊要之區域則自該道地方隊量宜隨時分置事○第七條本令自頒布日施行事○第一表二表三表并略地名 水原 原州 公州 安東 光州 黃州 安州 鍾城 官等俸給參領 各一七十七元月俸 正尉 各二四十六元月俸 副尉 各三三十四元月俸 參尉 各四 軍司 各一二十八元月俸 正校 各三十九元月俸 副校 各八十七元月俸 參校 各十五元月俸兵卒各六百番一石落給料代服裝費 將官 二千三百十五元被服費 下士以下七千二百八十一元六十錢經雜費二萬七千五百十九元七十九錢已上合計三十五萬二千一百十五元六十錢番四千八百石落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5월 15일(계묘)>

㉔ 召見奉審閣臣 尹德榮于清穆齋

㉕ 顯隆園奉審後入來也○朕曰園上陵上殿內皆爲安寧乎德榮曰俱爲安寧矣朕曰碑閣丁字閣無頃乎德榮曰俱爲無頃矣朕曰何時將事乎德榮曰三更量將事矣朕曰殿內碑閣丁字閣無滲漏處乎德榮曰殿內碑閣丁字閣則無滲漏處而健陵陵上曲牆西邊少有頽圯處矣朕曰自掌禮院申飭從速修補也德榮曰齋官今日當報于掌禮院從近修築云矣朕曰將事後來宿于何地乎德榮曰監祭後卽發抵水原邑內而宿矣朕曰往還路由何處乎德榮曰皆由銅雀津矣朕曰近日雖頻雨猶未洽沿路農形果何如乎德榮曰移秧

今過半而雖已移處不無旱騷矣朕曰何至有旱騷乎德榮曰沿路所聞惟畿內久不雨云矣朕曰牟麥果豐登而皆爲收穫乎德榮曰已爲收穫而皆云豐登矣朕曰爲民事甚幸也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5월 21일(기유)>

강 軍部以領尉官任免奏 大臣署理 沈相薰

목 該部以平壤鎮衛隊大隊長 金有鉉親衛第一聯隊第三大隊附金炳道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大隊長 具然恒 江華地方隊大隊長 徐廷圭 清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容觀 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副官 金箕璜 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附金由鼎 親衛第四大隊副官 徐丙善 親衛第四大隊附沈弘澤 梁在浩 親衛第五大隊附李哲和 海州地方隊附朴文教 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附咸斗炳 徐廷祐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金長玉 親衛第四大隊附俞致燮奏請休免也○參領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大隊長 閔泳玉 參領補 平壤 鎮衛隊大隊長 具然恒 參領補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鄭騏澤 參領補原州地方隊大隊長 權用哲 參領補公州地方隊大隊長 具永祖 參領補安東地方隊大隊長 徐廷圭 參領補安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容觀 參領補光州地方隊大隊長 禹冀鼎 參領補鍾城地方隊大隊長 申林 參領補清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漢膺 參領補江華地方隊大隊長 李奎曾 參領補黃州地方隊大隊長 趙存禹 副尉補親衛一聯隊一大隊副官 金由鼎 副尉補 親衛一聯隊一大隊附朴文教 李哲和 參尉補 親衛一聯隊一大隊附梁在浩 參尉補 親衛一聯隊三大隊附宋學洙 副尉補親衛四大隊副官 沈弘澤 副尉補 親衛四大隊附徐丙善 參尉補 海州地方隊附黃浙 參尉補 水原地方隊附俞致燮 參尉補 原州地方隊附咸斗炳 副尉補 公州地方隊附李福炯 正尉補安東地方隊中隊長 崔永學 副尉補 光州地方隊附金箕璜 參尉補 黃州地方隊附白南福 副尉補 妥州地方隊附徐廷祐 參尉補 鍾城地方隊附金長玉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5월 24일(임자)>

강 免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鄭騏澤

목 軍部奏請休職也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6월 18일(병자)>

강 軍部以領尉官敍任奏大臣署理沈相薰

목 參領補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南廷植 正尉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三大隊中隊長 安泰承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三大隊附金道鉉 副尉 李漢甲 李克善 申錫溶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6월 19일(정축)>

강 軍部以尉官任免奏 署理大臣 沈相薰

목 該部以官房長 安駿玉請願奏免也○副尉補 水原地方隊附金貞澤 副尉補 原州地方隊附李元來 副尉補 公州地方隊附韓益相 副尉補 光州地方隊附李敏箕 副尉補 安東地方隊附李運永副尉補黃州地方隊附趙義鳳 副尉補 鍾城地方隊附韓熙悅 參領補 大臣官房長 朱錫冕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7월 20일(정미)>

강 軍部以領尉官任免奏大臣署理南廷哲

목 該部以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中隊長 李龍漢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中隊長 洪眞吉 金鴻權 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附李敏會 李漢昌 徐榮祚 梁在浩 柳冀元 黃重植 李圭祐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金完弼 潘敦植 李相駿 林炳一 沈宜雲 親衛第一聯隊第三大隊附金昌俊 宋學洙 親衛第

一聯隊第一大隊大隊長 李南熙 黃州地方隊大隊長 趙存禹 鍾城地方隊附金長玉 大邱地方隊附尹錫源 清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鍾觀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大隊長 閔泳玉 清州地方隊 附崔漢永 黃州地方隊大隊長 申性均奏請休免也○二等軍司 金泰進 參領補侍衛第二大隊大隊長 申性均 副尉補侍衛第二大隊副官 沈弘澤 一等軍司補侍衛第二大隊餉官 李承弼 張錫祚 正尉補侍衛第二大隊中隊長 李龍漢 洪眞吉 姜漢駿 李惠淳 申泰根 副尉補 侍衛茅二大隊附李敏會 李漢昌 徐榮祚 李基豹 金昌錫 金道鉉 金演著 林漢相 參尉補 侍衛第二大隊附梁在浩 柳冀元 黃重植 金基建 沈宜雲 洪秉壽 文熙善 全成權 劉基善 金浚模 李敏稷 宋學洙 參尉補侍衛第二大隊旗官金昌俊 正尉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中隊長 金命煥 閔弘植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附崔榮準 安大亨 李漢肯 鄭禹錫 徐丙善 林相初 金龜性 韓性鎮 參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附李世永 正尉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中隊長 李恒魯 金元桂 李龍儀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安錫溶 吳景根 安奎承 參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李鍾郁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三大隊附申謙熙 參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三大隊附金完弼 正尉補 固城地方隊中隊長 金鴻權 參領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大隊長 朴箕陽 參領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大隊長 張基濂 二等軍司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餉官 金顯大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柳昇東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權鍾樂 南相弼 參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朴文秉 李日善 正尉補水原地方隊中隊長 洪淳明 參尉補 水原地方隊附安昌鎬 參尉補 大邱地方隊附李大熙 參尉補 公州地方隊附李益永 權龜仁 副尉補 光州地方隊附潘敦植 李相駿 副尉補 安州地方隊附林炳一 崔漢永 副尉補 安東地方隊附李哲煥 金鎮喬 參尉補 原州地方隊附崔丙赫 金長玉 參尉補 黃州地方隊附李載翰 李圭祐 參尉補 清州地方隊附李鍾善 參尉補 鍾城地方隊附尹錫麟 參領補黃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鍾觀 參領補清州地方隊大隊長 閔泳玉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9월 5일(신묘)>

강 軍部以尉官休職奏

목 該部以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南相弼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李日善 大邱地方隊附李大熙 清州地方隊附李鍾善 安東地方隊附金鎮喬 李哲煥 公州地方隊附李益承 權龜仁 水原地方隊附安昌鎬 原州地方隊附崔丙赫 黃州地方隊附李載翰 鍾城地方隊附尹錫麟奏請休職也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9월 21일(정미)>

강 軍部以尉官任免奏大臣李鍾健

목 該府以侍衛第一大隊餉官 秦學純 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中隊長 金命煥 水原地方隊中隊長 洪淳明 北清地方隊附李志孝 光州地方隊附潘敦植 李相駿 安州地方隊附林炳一 鍾城地方隊 附韓熙烈 固城地方隊附鄭斗源 海州地方隊附咸錫允 原州地方隊附金長玉 黃州地方隊附白南福 李圭祐 侍衛第二大隊附衛第一大隊餉官 金道鉉 參尉補侍衛第二大隊 金道鉉奏請免職也○二等軍司補侍衛附金教翊 正尉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中隊長 秦學純 正尉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三大隊中隊長 金命煥 參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一大隊附李象宇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咸錫允 白南福 參尉補 親衛第一聯隊第二大隊附李興均 參尉補親衛第一聯隊第三大隊附鄭斗源 正尉補大邱地方隊中隊長 洪淳明 參尉補 大邱地方隊附金長玉 副尉補 固城地方隊附李相駿 副尉補 清州地方隊附李圭祐 副尉補 北清地方隊附韓熙烈 副尉補 黃州地方隊附林炳一 副尉補 海州地方隊附潘敦植 副尉補 鍾城地方隊附李志孝 參尉補 鍾城地方隊附趙弘璉 副尉 劉基善 劉冀元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9월 23일(기유)>

㉔ 裁下臨時郵遞規則

㉔ 勅令第四十三號臨時郵遞規則○第一條國內郵遞現今間姑未普通開設故臨時郵遞規則另定事○第二條自郵遞司所在地限二十里外稱以郵遞區外而臨時郵遞創設事○第三條臨時郵遞區域則參互各該道所管各府郡間道里形便劃定其各區分內劃定線路每日或間二日遞送臨時郵遞物而區域之界分及日子之期限依左表事○每日發送直路○漢城 開城間 高陽 坡州 漢城 春川間 加平 漢城 水原間 果川 水原 公州間 振威 公州 水原間 天安 稷山 公州 全州間 魯城 恩津 洪州 (…)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11월 30일(을묘)>

㉔ 裁下臨時郵遞規則中改正件

㉔ 勅令第八號第三條中別表如左改正事每日發送直路漢城 開城間 高陽 坡州 漢城 春川間加平 漢城 水原間果川 水原 公州間振威 清州 安城間鎮川 公州 水原間 天安 稷山 公州 全州間 魯城 恩津 洪州 (…)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3월 13일(병신)>

㉔ 裁下臨時郵遞規則中改正件

㉔ 勅令第十七號○第三條別表漢城郵遞司所管區域及開城郵遞司所管區域如左改正事○漢城郵遞司所管二府二十一郡○間一日發送直路漢城 開城間 高陽 坡州 漢城 鐵原間漣川 漢城 春川間 加平 漢城 水原間果川間二日發送一路 始興 安山 二路 陽川 副平 金浦 通津 江華 喬桐 三路 交河四路 楊州 積城 麻田 朔寧 五路 抱川 永平 六路 廣州 楊根 砥平 開城郵遞司所管二郡○每日發送直路開城 漢城間長湍間二日發送一路豐德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4월 22일(갑진)>

㉔ 軍部以領尉官任免奏大臣閔泳綺

㉔ 該部以侍衛一聯二大隊大隊長 李南熙 親衛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張基濂 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申宅熙 軍部大臣官房員金顯兌 軍務局軍事課員 朴善斌 親衛一聯一大隊中隊長 鄭泰奭 親衛一聯三大隊中隊長 金命煥 親衛一聯旗官 咸殷俊 親衛一聯二大隊附咸錫允 親衛一聯三大隊附白鶴鎮 申謙熙 李範漢 公州地方隊附李福炯 全州鎮衛大隊附朴勝俊 北青地方隊參尉 張鶴允奏請休免也○參領補侍衛第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張基濂 參領補侍衛第一聯二大隊大隊長 李鍾林 參領補親衛第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金昇圭 參領補 李南熙 參領補親衛第一聯三大隊大隊長 光州地方隊大隊長 申宅熙 參領補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尹喆圭 正尉補侍衛第一聯二大隊中隊長 鄭泰奭 正尉補軍部大臣官房員 朴齊七正尉補軍務局馬政課員 金顯兌 正尉補侍衛第一聯二大隊中隊長 金命煥 正尉補黃州地方隊中隊長 朴善斌 正尉補光州地方隊中隊長 柳昇東 副尉補親衛第一聯三大隊副官 申謙熙 副尉補侍衛第一聯武器主管 白鶴鎮 參尉補侍衛第一聯旗官 沈宜雲 副尉補親衛第一聯旗官 咸錫允 副尉補侍衛第一聯二大隊附李範漢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二大隊附朴浩善 咸殷俊 洪祐馨 副尉補 親衛第一聯三大隊附李福炯 參尉補 親衛第一聯三大隊附李奎翼 金泰元 參尉補全州鎮衛大隊附李在漢 參尉補 公州地方隊附柳琬 參尉補 北青地方隊附朴勝俊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4월 22일(갑진)>

㉔ 前主事 康洪大陳疏辨明李容翊賜批

㉔ 疏略曰凡於天下人孰無過改則爲善今所謂獨立會人彰人前過逐出大臣萬人瞻聆語逼至尊十字衙

街呼漢元老竊伏想就中或有沒覺者聞風以從或有謀陷者伺隙而起有此悖妄之說又有此虛無之說大抵會人常稱曰二千萬口皆爲同胞若有一人之所失則乃二千萬口之失也逐出大臣嘗曰一人之辱也乃一朝廷之辱也是可曰民習乎竊伏念會人之衆未必盡善也參會之徐載弼倘非甲午以前之賊國家之罪魁安駟壽亦非昨日之會長耶南樞貪贓之尹雄烈會中緣何以掩匿其過水原惹鬧之鄭喬恬不知愧而扼腕於會中甲申竄配之安寧洙冒居司法之委員拍掌而裁人長短者舉何面目也此豈非怨已則昏責人之明者乎且以前局長李容翊事言之誤聽雜人之言起此不當之訟其誣陷之說曰爲南兵使時符同本郡鄉人趙鳳元趙基堯勒捧鄉錢又有黃金轎之事云蓋樞職只管軍務不關於民邑事也而已至於鄉斂之事有何干涉乎本郡鄉案更修事趙鳳元等發論每名十兩五錢式收刷爲計自本郡力不能壓民乃有鄉鬧故所爲鄉斂錢卽爲勿施焉本郡人張丙哲者受囑於鄉任將出黃金龍頭轎之事雖至舉烽火之境乃到拿覈王府之場妥當無根之說張漢卽爲逃躲以鄉斂一事監兵使俱爲定配勘處已爲蕩滌罪案今忽有惹起前事則豈有一事再勘之理乎其曰永興府使時藥九代錢萬餘兩賣鄉任立本且該開礦處田畝價不給而勒掘云蓋藥九錢事該郡本無藥丸錢乃有藥丸庫也自幾十年以來藥庫所任輩暗自弄奸藥丸盡歸烏有故監任處逐年徵捧爲四千餘兩立本於民間尙有民頌矣鄉帖之說民冤之事實出虛無孟浪且田畝價不給云者凡於採金田土賣買之事都在於別將稅監德隊之所管自官但收稅金而已實有是事民何不呈官乎此亦虛誕無據之說其曰錢貨不造元貨只造銅貨有害於通商物價騰踊云蓋元貨之不造以資本之不足姑未爲造先爲銅貨之造者是也以若無根之說不當之事把作四五條件構虛捏無論說於協會呈訴於法部引人前過陷人不辜皆非光明正大之事伏惟陛下以雨露之滋蕩滌滓穢日月之明昭赦白過雷霆之威制斷強梗尺朽之材瑕疵之玉皆棄短而取長凡諸含生蓄氣之類包容於恢廓寬如之度內大赦維新之化足與天地神人相孚咸而所謂忠君愛國之士念體下之仁詔下政府及會館勿追既往之過而各勉自新之道政府責成之臣勿復會民任意論斷裁處以重朝體以安朝臣雖有裁可已下之公文乞寢成命使左右無猜疑內外無嫌避共泳於陽春無私之澤焉批以所陳甚猥屑也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8월 19일(경자)>

강 軍部以領官任免奏大臣沈相薰

목 該部以侍衛一聯二大隊大隊長 李學均 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尹喆圭奏請免職也○參領補侍衛一聯第二大隊大隊長 尹喆圭 參領補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李南熙 參領補武官學校長 李學均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8월 22일(계묘)>

강 軍部以尉官休職奏大臣署理俞箕煥

목 該部以水原地方隊附金貞澤奏請休職也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9월 18일(무진)>

강 軍部以領尉官任免奏大臣署理俞箕煥

목 該部以砲工局工兵課員 趙信和 全州鎮衛大隊大隊長 李泰鉉 鍾城地方隊大隊長 申林 鍾城地方隊附 李志孝 經理局長 白樂均 經理局第一課長 張華植 經理局第二課長 李起泓 經理局第二課員 宋文燮 侍衛一聯二大隊大隊長 尹喆圭 親衛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張基濂 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李南熙 侍衛一聯一大隊附金盛根 海州地方隊附尹元求奏請休免也○副尉 安宗煥 三等監督補 經理局長補 張華植 三等監督補經理局第一課長 李起泓 三等監督補經理局第二課長 宋文燮 二等軍司補經理局第二課員 俞兢煥 副尉補砲工局工兵課員 金盛根 參領補侍衛一聯二大隊大隊長 金明濟 參領補親衛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尹喆圭 參領補全州鎮衛隊大隊長 李南熙 參領補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張基濂 參領補黃州地方隊大隊長 白樂均 參領補鍾城地方隊大隊長 吳成默 參尉補 侍衛

一聯一大隊附李東燮 尹元求 參尉補親衛一聯三大隊附 李基南 參尉補 全州鎮衛隊大隊附李在漢 參尉補 鍾城地方隊附金珥根 參尉補 海州地方隊附吳義善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9월 23일(계유)>

강 軍部以領尉官任免奏大臣署理趙東潤

목 該部以固城地方隊大隊長 李命夏 安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容觀 軍務局軍事課長 具永祖 侍衛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李基東 親衛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尹喆圭 公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敏承 江華地方隊大隊長 李奎曾 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張基濂 侍衛一聯二大隊附朴興燁奏請休免也○參領補軍務局軍事課長 權用國 參領補侍衛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具永祖 參領補 親衛一聯一大隊大隊長 洪眞吉 參領補固城地方隊大隊長 李敏承 參領補江華地方隊大隊長 張基濂 參領補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李基東 參領補公州地方隊大隊長 尹喆圭 參領補安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奎曾 正尉補侍衛一聯一大隊中隊長 金演著 副尉補 侍衛一聯二大隊附朴興燁 參尉補 侍衛一聯一大隊附崔洛周 一等軍司 金參進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9월 28일(무인)>

강 軍部以領官任免奏 大臣署理 李鍾健

목 該部以親衛一聯三大隊大隊長 梁性煥 公州地方隊大隊長 尹喆圭奏請免職也○參領補親衛一聯三大隊大隊長 尹喆圭 參領補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梁性煥 參領補公州地方隊大隊長 白樂均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10월 10일(경인)>

강 軍部以領官任免奏 大臣署理 趙東潤

목 該部以軍務局軍事課長 權用國 全州鎮衛隊大隊長 李南熙 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梁性煥奏請免職也○副領補侍衛一聯隊長 權用國 參領補軍務局軍事課長 梁性煥 參領補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李南熙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10월 11일(신묘)>

강 軍部以尉官任免奏大臣署理李鍾健

목 該部以親衛一聯二大隊餉官 柳炳詢 親衛一聯二大隊中隊長 崔榮準 親衛一聯三大隊中隊長 李承弼 侍衛一聯二大隊附徐榮祚侍衛一聯一大隊附李東燮 尹元求 親衛一聯一大隊附閔用基 親衛一聯二大隊附李載規 親衛一聯三大隊附李章默 海州地方隊附潘敦植奏請休免也○正尉補親衛一聯二大隊中隊長 徐榮祚 正尉補親衛一聯三大隊中隊長 崔榮準 副尉補侍尉一聯二大隊附朴有泰 參尉補侍衛一聯一大隊附閔用基 睦永錫 參尉補親衛一聯一大隊附李東燮 參尉補親衛一聯二大隊附李章默 參尉補親衛一聯三大隊附李載規 參尉補海州地方隊附尹元求 副尉補水原地方隊附潘敦植 一等軍司 補親衛一聯二大隊餉官 李承弼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10월 16일(병신)>

강 免海州地方隊大隊長 閔敼鎬等

목 軍部以海州地方隊大隊長 閔敼鎬 水原地方隊大隊長 李南熙 原州地方隊大隊長 尹喆圭 公州地方隊大隊長白樂均 安東地方隊大隊長 徐廷圭 光州地方隊大隊長 成夏永 黃州地方隊大隊長 鄭益鎔 安州地方隊大隊長 李奎曾 鍾城地方隊大隊長 吳成默奏請休職也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11월 5일(갑인)>

강 軍部以領尉官休免及敍任奏大臣閔丙奭

목 該部以大邱地方隊大隊長 李周永 江華地方隊大隊長 張基濂 中隊長 安奎承 軍務局馬政課員 金南軾 軍司課員 朴齊七 親衛第一聯一大隊中隊長 秦學純 淸州地方隊中隊長 李龍儀 侍衛第一聯二大隊附金浚模 親衛第一聯二大隊附朴文教三大隊附金麟奎 平壤鎮衛大隊副官 周時駿大隊附申恒雨 江華地方隊附姜大欽 水原地方隊附潘敦植 侍衛第一聯一大隊附崔洛周 親衛第一聯一大隊附李用夏三大隊附洪秉壽 公州地方隊附柳玩奏請休職及免職也○參領補大邱地方隊大隊長 張基濂 參領補江華地方隊大隊長 尹喆圭 正尉 高允永 正尉補親衛第一聯一大隊中隊長朴齊七 正尉補海州地方隊中隊長 安奎承 正尉補江華地方隊中隊長 李龍儀 正尉補淸州地方隊中隊長 秦學純 正尉補水原地方隊中隊長 潘敦植 正尉補公州地方隊中隊長 姜大欽 正尉補原州地方隊中隊長 朴文教 正尉補安州地方隊中隊長 金麟奎 副尉補軍務局軍事課員 崔洛周 副尉補侍衛第一聯二大隊附金道鉉 副尉補親衛第一聯二大隊附申恒雨 副尉補第三大隊附周時駿 副尉補平壤鎮衛隊附黃淅 金庸瑞 副官 朴基治 副尉補水原地方隊附 鄭漢鎔 參尉補軍務局馬政課員 尹濟普 參尉補親衛第一聯一大隊附洪秉壽 參尉補第二大隊附柳玩 參尉補二大隊附李用夏 參尉補侍衛第一聯一大隊附金炳道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11월 7일(병진)>

강 勅令第二號○第一條全國各道府或郡重要之

목 地方設置鎮衛大隊及地方大隊專任地方鎮撫及邊境守備事○第二條鎮衛隊地方隊之位置則照前仍置於十六處隊號則從各其地方稱某某鎮衛大隊某某地方大隊 平壤鎮衛大隊 水原地方大隊之類事(…)○第一位置表鎮衛大隊 全州 平壤 地方大隊 水原 淸州 公州 光州 大邱 安東 北青 江華 固城 海州 黃州 安州 原州 鍾城 第二定員表大隊本部大隊長一人參領副官一人副尉餉官一人 二三等軍司 副校一人(…)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12월 4일(계미)>

강 內部以郡守任免奏 大臣署理 閔丙漢

목 該部以甲山郡守 金河聲 靈巖郡守 金中鉉 旌義 郡守 康仁鎬 金浦郡守 崔基柱請願奏免也○會寧郡守 趙秉聖 驪州郡守 洪秉惠 甲山郡守 姜燦熙 咸安郡守 李秉翊 大邱郡守 金榮浩 价川郡守 尹泳翰 金浦郡守 張允煥 羅州郡守 李鎬奭 恩津郡守 金一鉉 結城郡守 尹奎善 豐川郡守 玄興澤 淸道郡守 鄭寅琥 水原郡守 李範善 靈巖郡守 沈相翊 慶州郡守 趙儀顯 沃川郡守 李啓弼 平壤郡守 洪淳旭 砥平郡守 李載夏 南平郡守 李根洪 原州郡守 申炳休 鴻山郡守 閔泳善 青松郡守 張承遠 海南郡守 金容圭 榮川郡守 尹錫禎 信川郡守 趙秉吉 平海郡守 權秉稷 龍宮郡守 金相一 蔚珍郡守 李台珽 泰仁郡守 金靖圭 堤川郡守 閔泳琬 槐山郡守 沈相倫 蔚山郡守 正夷永 旌義郡守 金在鏞 安邊郡守 崔基柱 果川郡守 姜相驥 順安郡守 趙昌植 陰城郡守 徐彰輔 淸州郡守 鄭道源 狼川郡守 金斗熙 博川郡守 趙昌均 金城郡守 南廷薰 南陽郡守 徐相鶴 義城郡守 洪赫周 青陽郡守 李建鎔 沔川郡守 李惠用 草溪郡守 閔東赫 慈仁郡守 呂永弼 秉聖以下敍奏任三等秉翊以下敍四等寅琥以下敍五等容圭以下敍六等也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12월 27일(병오)>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金德漢于咸寧殿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朕曰陵上園上俱爲泰平乎德漢曰俱爲泰平矣朕曰碑閣丁字閣亦無頗乎德漢

曰俱爲無頃矣朕曰何時將事乎德漢曰三更量將事矣朕曰健陵丁字閣階礎石向聞有頃云果否德漢曰以臣所覩無頃矣朕曰殿內碑閣丁字閣無滲漏處乎德漢曰殿內碑閣丁字閣果無滲漏處矣朕曰將事後來宿子何處乎德漢曰監祭後卽發抵水原邑內而宿矣朕曰往還路由何處乎德漢曰皆由銅雀津矣朕曰近日得無旱暵而雨麥果何如云也德漢曰日前之雨頗有助於雨麥將有占豐之望云矣朕曰雨得無少乎德漢曰郊外比諸都下則稍多云矣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3월 9일(병진)>

㉔ 召見奉審宰臣于咸寧殿 議政 尹容善 宗正院卿 李載完 掌禮院卿 趙定熙 營建廳堂上李鎬翼 掌院少卿 李載崑

㉕ 肇慶壇奉審後入來也○朕曰日氣蒸熱似是東風太過之致也容善曰然矣朕曰奉審宰臣進前載崑進前朕曰廟殿奉審則果安寧而壇役告竣極爲慶幸已詳覽書奏而未竣之役尙有幾何載崑曰壇役已俊而碑閣方治木石齋室方爲土役矣朕曰壇所役屬不其太少乎守護之節似疏忽也載崑曰宗正院奏下節目中既有十二名定奪故臣不敢加設而書員守僕等名日雖曰分掌其實俱以山直兼帶則守護之節似無疏忽矣朕曰外他更無別般事件而廟殿別無修改處乎載崑曰廟殿俱有應下修理費而觀察使去年已盡修補今無可修改處矣朕曰疑似處相距幾何其下又有如墳形云乎載崑曰上墓下墓相距十七尺而其間又有三疑似處矣 司空公以下十五世墓地不載於譜略則今此塋域之中不敢動土雖草萊木根不敢拔出矣朕曰相距形止何如乎載崑以手作形如品字如聯珠形曰如是如是矣朕曰垓字內廣狹何如乎載崑曰周回過數十里矣朕曰民塚尙有未掘移者云及今不移或無日後憑藉之弊乎載崑曰林李兩姓七塚尙在俱過十世以上而曾在正廟朝蒙恩安徐故今亦呼訴於宮內府使該道臣查報上來矣此在聖上處分如何而若又蒙安徐則渠亦土民也當世世感頌何敢有踵習之弊乎朕曰豐德 齊厚陵 驪州 英寧陵 水原 健陵 顯隆園字內亦或有民塚而雖雜草雜木豈可使之私占犯斫乎載崑曰設官禁護必無私占之弊矣朕曰慶基殿前碑材留存似有待於今日事甚稀有也載崑曰誠甚稀異矣朕曰豐沛記蹟今不可無而若豎碑於肇慶壇傍則似爲無妨卿等以爲何如容善曰豐沛記蹟自在其中矣載崑曰最初臣所奏別單有判付下者而臣未及奉覽故今番荐有論奏只涉煩屑不勝惶悚矣 (…)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6월 4일(경진)>

㉔ 特進官 徐相祖陳疏請宮園追崇賜批

㉕ 疏略曰夫有往必有復有屈必有伸此天理人事之常也猗我莊獻世子睿姿卓越令聞夙彰孝事英考贊弘功於舜攝篤生正宗綿寶籙於啓賢受命代理至于十四年之久矣正廟以天縱之聖有準海之孝每以闕宮之廟樂未稱至痛在心至於起居飲食不御華味南面無樂爲教所以不受徽號若窮無歸聖意所在可以仰揣而爲當日臣子者抑塞痛冤當何如哉噫追崇之尙闕乃國家未遑之典也卽臣民無窮之恨也謹按惠慶宮撰下冊子有曰正廟曰元子誕生若至甲子年當十五可以傳位而傳位後予奉慈宮移御華城則景慕宮未行之典當有獲伸之道矣予則親承英廟下教不敢不遵雖極痛冤亦一義理也今日諸臣從余義理不敢舉議亦義理也他日諸臣從新王義理奉承行之亦義理也義理本無一定而隨時合宜是謂義理也且親製顯隆園誌文有曰有待於錫胤而托重得遂誕報之大願至祝嗚呼痛矣庚申天崩之後典禮至重世故多端鄭重趑趄至于今學國大同之情無由洩矣今此義理炳如日星孰敢異議於其間哉議者或以爲前日所未行者今乃陳請爲說則有不然者肅廟朝復端宗位號也在於數百年之後又或以爲有礙於宗統爲說則有不然者成廟朝有追崇德宗之例同昭穆爲一世禮多可據矣臣之曾祖文獻公臣有隣昔在正廟久被密通稔承精微之聖意臣之祖文貞公臣俊輔亦蒙眷受自布衣昵侍左右已多見聞矣至哲宗乙卯年八十有六以正廟之舊臣疏請正宗大王追上尊號此乃平生苦心血誠不忍泯默者也伏乞聖明廓揮乾斷下臣此章詢議在廷諸僚亟舉莊獻世子追王之禮繼行正宗大王尊號之典誕宣昔年未遑之事快伸臣庶齎鬱

之冤不勝泣祝焉批以此我正廟不忍言不敢言之事也朕小子嘗伏讀英廟御書金滕銘肝篇有曰孰是金莊千秋予悔望思之臺嗚呼聖意之惻怛百世興感而卿以卿家人世守義理爰有稽微有此建請事固不偶而惟朕平日之志若有待於今日矣此係莫重莫慎之典禮也今當收議矣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6월 27일(계묘)>

강 召見奉審閣臣 韓相鶴于咸寧殿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朕曰陵上園上俱爲安寧乎相鶴曰俱爲安寧矣朕曰碑閣丁字閣亦俱無頃或無滲漏處耶相鶴曰俱爲無頃而竝無滲漏處矣朕曰殿內亦爲安寧或無滲漏處耶相鶴曰安寧而無滲漏處矣朕曰或無可修理處耶相鶴曰顯隆園鴛鴦臺頽圯處昨年已爲修理以外更無修理處矣朕曰何時將事乎相鶴曰三更量將事矣朕曰來往由何路耶相鶴曰由 銅雀津矣朕曰水原行宮似多頽圯矣相鶴曰不至於甚矣朕曰沿路農形何如相鶴曰以今所見果是豐年矣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6월 28일(갑진)>

강 召見奉審掌禮少卿 吳正根于大猷齋

목 華寧殿奉審後入來也○正根曰臣承命陪奉正祖宣皇帝御眞標題二十三日到水原府奉安于華寧殿二十四日曉頭告由祭將事安寧當日巽時臣與本道觀察使 李載克率粧續人奉審仍行御眞標題貼付改安之禮馳詣隆陵 健陵奉審矣朕曰殿內安寧陵上俱爲泰平碑閣丁字閣亦爲無頃耶正根曰安寧矣朕曰標題亦安寧貼付乎正根曰安寧矣朕曰御眞之本想必大而如前者眞殿奉安本耶正根曰然矣朕曰御眞軍服之本矣正根曰然矣朕曰御眞小本奉安于唐家內何邊耶正根曰奉安于前左矣朕曰禮堂就座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9월 14일(기미)>

강 停水原地方隊副尉 俞致燮職

목 元帥府奏言卽接水原地方隊大隊長署理 潘敦植報告則小隊長 俞致燮私用兵丁干涉民事致損隊體爲辭矣軍規所在不可仍置該小隊長俞 致燮請停職懲戒允之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9월 21일(병인)>

강 元帥府以領尉官任免奏 檢査局長 李學均

목 該部以侍衛一聯隊長 金昇圭 侍衛一大隊長 李基東二大隊長 具永祖奏請休免也○副領補侍衛一聯隊長 李基東 參領補侍衛一聯一大隊長 具永祖 參領補二大隊長 金振濤 正尉 李熙斗 李基豹 副尉 李東暉 李海元 朴有豐 閔用基 參尉補水原地方隊附白昌基 參尉補鍾城地方隊附羅奉吉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10월 6일(경진)>

강 召見分秘書丞 趙應顯于咸寧殿

목 隆陵奉審後入來也○朕曰舊主理安趁時行事否應顯曰既有定時何可違乎朕曰列邑舉行疏忽窘塞多端云果然否應顯曰舉行何敢疏忽而新式以後邑無旅費窘塞勢固然矣朕曰停宿水原否應顯曰然矣朕曰若停宿始興則似不及時也朕曰沿路舉行節次凡百儀文一一詳載錄于秘書院日記以備日後憑考也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10월 12일(병술)>

강 內部以郡守任免奏大臣李乾夏

목 該部以昌城郡守 柳澧烈 任實郡守 李禹珪 新昌郡守 李璋烈 江陵郡守 俞起濬 盈德郡守 權

鍾哲 惠州郡守 宋鍾冕 洪州郡守 李錫珪 韓山郡守 沈健澤 恩津郡守 金一鉉 水原郡守 李範善 楊根郡守 閔泳奭 求禮郡守 李寅聲 宣川郡守 趙胤熙 高原郡守 高永喆 臨陂郡守 李玄植請願奏免也○ 宣川郡守 金完秀 星州郡守 金東萬 慶州郡守 金天洙 谷城郡守 吳用善 扶餘郡守 金一鉉 龍仁郡守 俞鎮哲 扶安郡守 俞起濬 玉果郡守 姜斗欽 光州郡守 宋鍾冕 洪州郡守 趙命鎬 公州郡守 沈健澤 咸陽郡守 李倫軾 茂長郡守 申佐熙 恩津郡守 李範善 開寧郡守 李寅聲 黃州郡守 趙胤熙 麻田郡守 高永喆 洪州郡守 尹龜榮 宜寧郡守 朴基昌 任實郡守 宋準憲 錦山郡守 李孝植 臨陂郡守 李璋烈 新昌郡守 李廷冕 江陵郡守 金炳漢 丹陽郡守 權鍾哲 盈德郡守 黃觀秀 蔚山郡守 朴炳淑北青郡守 尹憲燮 昌城郡守 金思稷 振威郡守 李敦承 忠州郡守 崔文煥 永春郡守 閔泳一 寶城郡守 閔泳奭 楊根郡守 李洛應 井邑郡守 沈選澤 長城郡守 李錫珪 韓山郡守 金間煥 庇仁郡守 洪淳甲 水原郡守 金容鎮 蔚珍郡守 李圭穆 端川郡守 李賢在 連山郡守 具翊鉉 求禮郡守 李敦行 長鬐郡守 鄭崙永 高敞郡守 張烈 洪原郡守 洪在周 鏡城郡守 崔齊極 高原郡守 鄭旼永 固城郡守 曹有承 完秀敍奏任二等東萬敍三等天洙以下敍四等鎮哲以下敍五等準憲以下敍六等也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12월 16일(기축)>

㉔ 元帥府以領尉官任免奏 軍務局總長 李鍾健

㉕ 該府以副尉 李載翰奏請免懲戒也○該府以親衛第一聯二大隊參領 金振濤 江界鎮衛隊正尉 金由鼎 副尉 李大珪 平壤鎮衛隊正尉 金元桂 水原地方隊正尉 潘敦植 江華地方隊副尉 金思稷 固城地方隊副尉 李相駿奏請休免也○參領補北青鎮衛隊大隊長 李秉武 一等軍司補北青鎮衛隊餉官 李秉濬 正尉補北青鎮衛隊中隊長韓熙烈金重鉉 金由鼎 李相駿 副尉補 此青鎮衛隊附沈赫之 崔喜錫 俞致燮 參尉補 北青鎮衛隊附金商說 朴莊和 趙基高 朴勝駿 姜熙圭 張然昌 張行遠 崔丙赫 宋完淳 金徹濟 鄭圭朝 張明根 閔夏植 參領補鍾城鎮衛隊大隊長 金元桂 一等軍司補鏡城鎮衛隊餉官 吳甲善 正尉補鏡城鎮衛隊中隊長 元世祿 成暢基 金思稷 潘敦植 副尉補 鏡城鎮衛隊附禹南圭 參尉補 鏡城鎮衛隊附趙弘璉 羅泳薰 朴容俊 宋淳鎮 金永澤 金尙默 金琮鉉 吳哲泳 安敦榮 洪彥杓 洪淳孝 康漢弼 邊永斗鄭敏和正尉補水原地方隊中隊長 閔泳宰 正尉補江界鎮衛隊中隊長 李大珪

<일성록, 광무4년(1900) 6월 26일(병신)>

㉔ 裁下鎮衛聯隊編制件

㉕ 勅令第二十六號鎮衛聯隊編制件○第一條全國各道府或郡重要之地方設置鎮衛聯隊而地方鎮撫及邊境守備使之專任事○第二條鎮衛聯隊位置分實於五處事○第三條各鎮衛聯隊以三大隊編成事○第四條各鎮衛聯隊兵卒額數及餉料經費使之劃一定之事○第五條各鎮衛聯隊位置及隊號依左開第一表事○第六條各鎮衛聯隊職員及兵卒額數依左開第二表事○第七條各鎮衛聯隊將校兵卒之俸給給料依左開第三表事○第八條各鎮衛聯隊經費依左開第四表事○第九條光武三年勅令第二號鎮衛隊地方隊編制改正件本年勅令第二十二號平安北道 咸鏡南北道 鎮衛大隊設實件并廢止事○第十條本令自頒布日施行事○第一位置表隊號區域 鎮衛第一聯一大隊 京畿江華 第二大隊 仁川 第三大隊 黃海道黃州 鎮衛第一聯一大隊 京畿水原 第二大隊 忠清北道清州 第三大隊 全羅北道全州 鎮衛第三聯一大隊 慶尙北道大邱 第二大隊 慶尙南道鎮南 第三大隊蔚山鎮衛第四聯一大隊 平安南道平壤 第二大隊 平安北道義州 第三大隊江界 鎮衛第五聯一大隊 咸鏡南道德源 第二大隊北青第三大隊 咸鏡北道鍾城 ○第二職員表聯隊本部職名官等聯隊長 正領或副領 一人副官 正尉 一人武器 副尉或參尉 一人旗官 副尉或參尉 一人附下士正校 副校 參校各一人○大隊附官

等職名 參領 大隊長 一人軍司 一二三等餉官 二人副尉 副官 一人正尉 中隊長 五人副參尉 小隊長 二十人正校六人副參校七十三人兵卒九百人○曲號隊任名人員副校一人曲號手十人鼓手十人○第三俸給表官等給額正領一百六元二十五錢副領九十一元八十錢參領七十七元三十五錢正尉 一等軍司 四十六元七十五錢副尉 二等軍司 三十四元參尉 三等軍司 二十八元五錢正校九元副校七元五十錢參校六元五十錢兵卒三元○第四經費表一聯隊本部經費四千五百十七元一大隊經費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元二十錢一聯隊總計三十八萬二百七十九元六十錢

<일성록, 광무4년(1900) 6월 29일(기해)>

강 裁下電報司郵遞司官制

목 勅令第二十七號電報司官制第一條電報司通信院總辦之所屬管理而掌電報業務之執行事○第二條電報司以總司及一等司 二等司分之而其位置如左事總司 漢城 一等司 仁川 元山 釜山 三和 務安 全州 平壤 義州 沃溝 昌原 城津 鏡城 慶興 會寧 二等司 公州 大邱 開城 海州 金城 重山 安州 咸興 殷山 忠州 洪州 南原 羅州 濟州 晉州 固城 安東 江陵 春川 江界 甲山 博川 原州 北青 寧邊 但支司設置以通信院總辦院令定之事○第三條電報司實左開職員事司長 奏任 技師 奏任 主事 判任○第四條司長每司各一人定員而以諳鍊於電報校術之人員充之而承通信院總辦之命令掌理司內一體事務監督所屬職員事但現今間事務稍閒之司則不實司長以主事代辦其事務事○第五條漢城電報總司置技師二人以下以諳鍊於電報技術之人員充之而承上官之命令從事於電機所關之技術事○第六條主事則以總司十五人以下一等司三人以下二等司二人以下定員而以電務學員充之從上官之指揮從事於電機所關之庶務事但司務劇繁現額職員未由幹當之境過則該司可得增置主事一二人事○第七條區域之各地方電報司循次設實之時則通信院總辦以院令定其施行日期事○附則第八條開國五百五年勅令第三十二號電報司官制及開國五百六年勅令第二十三號電報司官制中改正件及光武元年勅令第三十九號電報司官制中改正件及光武二年勅令第九號電報司官制中改正件及光武三年勅令第二十四號電報司官制中改正件及同年勅令第三十六號電報司官制中改正件并廢止事○第九條本令自頒布日施行事勅令第二十八號郵遞司官制第一條郵遞司通信院總辦之所屬管理而掌郵遞業務之執行事○第二條郵遞司以總司及一等司 二等司分之而其位置如左事總司 漢城 一等司 仁川 釜山 元山 平壤 全州 開城 公州 義州 大邱 慶興 三和 務安 沃溝 昌原 城津 二等司 水原 忠州 洪州 南原 尙州 晉州 安東 江陵 春川 海州 江界 咸興 光州 寧邊 定州 鏡城 鐵原 清州 安城 北青 濟州 羅州 甲山 金城 但各郵遞司之管轄區域及支司設置則通信院總辦以院令定之事○第三條郵遞司實左開職員事司長奏任主事判任○第四條司長每司以各一人定員而以諳鍊於郵遞法規及事務之人充之承通信院總辦之命令掌理司內一切事務監督所屬職員事但現今間則二等司不實司長以主事代辦其事務事○第五條主事以總司十七人以下一等司三人以下二等司又支司二人以下定員而以郵務學習員充之承上官之指揮從事於郵遞事務事○第六條區域之各地方郵遞司循次設實之時則通信院總辦定其施行日期事○附則第七條本令自頒布日施行事○第八條自本令施行日開國五百五年勅令第四十二號郵遞司官制改正件及開國五百六年勅令第十七號郵遞司官制中改正件及光武元年勅令第三十四號郵遞司官制中改正件及光武二年勅令第七十號郵遞司官制中改正件及光武三年勅令第二十五號郵遞司官制中改正件及光武四年勅令第二號郵遞司官制中改正件并廢止事

<일성록, 광무4년(1900) 6월 29일(기해)>

강 召見各道觀察使于咸寧殿 全羅南道觀察使 趙鍾弼 平安北道觀察使 李道宰 忠清北道觀察使 尹容植 平安南道觀察使 尹相衍 黃海道觀察使 尹吉求 江原道觀察使 宋錫冕

呂 辭陞也○朕曰新式以後招見觀察今是初事觀風察俗古非不重而現今民生困瘁比前尤甚觀察之任尤當簡拔所以召見面勅也諸觀察體朕至意實心做治期有實效也鍾弼曰臣以不才猥膺重命兩道視務已視蔑效向已陳章仰籲幸蒙恩諒將退伏鄉廬感頌天恩不意特簡之命又及臣身惶凜顛隕罔知攸措矣道宰曰臣亦曾任湖臬債溺甚多每自訟愆今此恩命萬不勝堪再疏丐免未蒙恩諒伏切悶隘況今西路有事決非如臣庸愚所可彷彿未知何以仰對特簡之聖意萬萬憂悚容植曰臣本爲人庸鈍才識空疏方面重任萬難承當今此勅諭之下將未知何以對揚尤切惶凜矣相衍曰臣才本庸陋識且淺短凡常聞職猶難承當而況方面重任不知將何對揚只切憧憧矣吉求曰臣以不似之才曾於丙申承命觀察開城雖不過數朔已試蔑效卽淵鑑之所燭也今此艱虞之時又縻重任陳疏而未蒙恩諒冒沒承膺憧憧之念晝宵未懈也錫晃曰臣待罪度支有年于茲未呈寸效而又叨觀察之除命恩榮逾分感惶益切今此詔旨頒下以來群黎百姓皆思見德化之盛則以若臣之湫劣實無以對揚聖意之萬萬所以不勝惶懼再奉催促之恩勅惟惶分義來遑陳私而第將迅赴臣於到任之後過有未便於民而歸冤于上之事則雖奉勅之府部訓令斷莫敢舉行矣終恐不免猥越茲不敢不先奏此由朕曰章程之外何可施行也鍾弼曰臣向承財政詔勅矣今面承勅諭矣只切憧憧而曾於水原錯誤不少今此新命尤切萬萬悚凜矣朕曰觀察之權與前有異矣鍾弼曰然矣朕曰與前日府尹何如道宰曰更張以後觀察之權減削無餘不及前日府尹遠矣吉求曰與內部局長及軍部隊長相爲照會而威權太輕故民之視觀察與郡守無異矣道宰曰近日觀察無狀啓之例上下之情難通宜有以變通矣朕曰觀察若卽爲狀啓則有妨於內部之權此亦難處矣吉求曰下情之不得導達亦甚難處矣朕曰聞外國開化以後有新舊式互用參酌之例云矣道宰曰外國之例臣雖未詳其舊章之善者百世率由可也或法久與生不得不變通者量損益以爲利國便民可矣朕曰六臘褒貶以外有不職之守令則亦有論勘之例乎鍾弼曰有之矣朕曰褒貶上中下觀察不得卽書故或有相反之弊守令以此少憚矣吉求曰然矣朕曰聞於全州奉審之臣則近日外道凡百比前稍成樣矣道宰曰甲午以前營邑間營權太重用作威害民故更張之初懲羹太甚裁捐其權今則全無威儀使民無畏憚矣朕曰自政府合有變通矣前有兵馬水軍節度之兼任而亦有束伍之軍矣今則全無兵權矣吉求曰前日則凡道內軍政觀察專爲管領矣道宰曰不但觀察至於守令亦有兵符矣今則觀察守令并無軍權所謂郡守之守字誠無義諦矣朕曰現今清匪如彼西憂方深募兵設備之節另圖方便也道宰曰臣以白面書生素昧軍政安敢擔荷重寄乎朕曰卿是副將也兼帶司令之任則似便於召募矣相衍曰不但北道 南道亦有清騷矣吉求曰黃海道亦然矣朕曰平壤外城不可使外國人居之矣幸須善爲措處勿使箕聖遺蹟小有泯威也相行曰謹當察心奉承矣朕曰抄兵之節何以爲之乎道宰曰漢趙充國曰願至金城圖上方略臣未諳西路形便不敢遽對然新設隊未成軍之前沿邊各郡山砲手募集編制以備陰雨似好矣朕曰江界山砲甚可用云而甲午以後罷之乎否道宰曰甲午以前邊郡各有砲隊今則廢止已久大抵西邊風氣强悍若節制有方則可成勁旅矣朕曰然則一邊設新隊一邊設土團何如道宰曰募集土團果是禦邊良策而餉費籌辦最難矣朕曰自京必有措處而北關事亦可慮也鍾弼曰三南亦有水路陰雨之備不可心緩矣朕曰全州 安東 光州 大邱 固城皆是要害蔚山 雲峯亦皆要害處矣鍾弼曰然矣雲峯曾是我太祖高皇帝戰勝處矣朕曰見之乎鍾弼曰未及見之矣朕曰曾是我太祖高皇帝破阿只拔都而其地有戰勝碑矣道宰曰然矣而臣於年前奉審碑閣矣朕曰卿等善爲下去而至於西道綢繆善爲方略也道宰曰夙宵憧憧未知何以報答矣朕曰江界開拓果在何年厚昌 慈城等地設邑時鄭周應下去矣鍾弼曰以察邊使下去矣道宰曰厚昌雖云開拓秦蕪未闢民戶稀少猝難成樣朕曰不可使空虛且越邊居民務爲勞徠安集之方也錫晃曰北道亦有此等事而往前欲入籍捧稅徒使民心騷擾今若猝地招來恐致紛拿以淺慮姑爲徐徐爲恐好矣朕曰然矣西道亦有之云而柳麟錫業已赦罪而現居彼地云矣道宰曰臣亦聞之而但彼地愚民實無叛心困於地方官貪虐之政不得已流接他境豈其樂爲乎今其親戚墳墓皆在本境若設法存恤結以恩信庶可有還集之望矣朕曰寧邊之抵塞雖遠必巡視可也道宰曰此時觀察宜以時巡邊而沿邊守令必擇文武兼備者乃可防堵亦可勞徠矣朕曰何時不簡拔守令至於今日尤當極擇矣道宰曰臣之屢瀆丐免極爲惶悚而西事綦重實非如臣病劣可堪伏願更擇才誠兼備之

臣任之朕曰當此艱虞不可辭免矣道宰曰臣何敢以夷險較量去就乎實情如此不敢擔勞矣朕曰屢屢爲言徒損事體須卽下去也仍勅曰軍部報告將何以爲之乎道宰曰軍事卽報元帥府似可矣朕曰前日西營設兵時監司兼帶營使也鍾弼曰閔應植爲箕伯時也道宰曰兵養所以衛民衛民所以衛國若兵養而害民先搖其本也朕曰善保民是善衛國也道宰曰然矣朕曰水原事聞其奉審之臣則公廨近多頽圯不得成樣云矣鍾弼曰漸多頽圯矣而財政未敷不能以時修補故也朕曰近日觀察或當騷擾之時全無保護之人云矣道宰曰然矣朕曰巡檢幾何鍾弼曰三十名矣朕曰海州隊則中隊長視務乎吉求曰然矣海西西教較他道尤有甚焉爲人民者一入其教成群作黨多有駭悖之舉抗拒官令每難懲戢云極爲關慮也朕曰西教亦有勒入弊云而三南 兩西亦皆有之云矣鍾弼曰近日西教無處無之矣朕曰平壤外城達西教堂云矣相衍曰有之矣朕曰清匪當善爲防禦而若有清人良民之避兵而來者將何以處之乎道宰曰此事果甚難處彼地良民若避兵而來則交隣之誼不可逆遏若任恣行內地而無檢束則慮有成群作鬧之端要之善爲方略使不矢所可以弭亂矣朕曰曾聞甲午後我國人民入清者清國分給銀十兩式於每名使之一朔俟接之矣今日待清之道亦云難矣道宰曰西路穀貴財絀無以拯拯甚是憂悶矣朕曰照會于清國瀋陽總督勿使教民渡來而若有持兵來者當以兵擊逐之意通知何如耶道宰曰自外部照會使彼地方官預防之地似爲上策也吉求曰清國避亂之民非但自陸出來之可慮海西沿海諸郡亦既無從輪船出來者乎此亦不可不預爲商量處也

<일성록, 광무4년(1900) 7월 8일(정미)>

㉔ 裁下宮內府官制中改正件

㉔ 布達第六十八號第二十六條宮內府所屬職員中肇慶廟 慶基殿 華寧殿職員如左增設事肇慶廟慶基殿提調一人全羅北道觀察使例兼衛將一人該地方鎮衛隊大隊長例兼華寧殿提調一人京畿觀察使例兼令一人水原郡守例兼衛將一人該地方鎮衛隊大隊長例兼

<일성록, 광무4년(1900) 10월 2일(경자)>

㉔ 召見摠護使原任議政以下于咸寧殿 摠護使 沈舜澤 特進官 尹容善 宮內府大臣署理尹定求 山陵都監提調 閔應植 金永穆 趙定熙 掌禮院卿李根秀 內部大臣 李乾夏

㉔ 山陵看審後入來也○舜澤 承候訖朕曰今雨可謂知時之雨而所來者似適中矣舜澤曰早餘甘霖適未適晴足以慰洽民情矣仍奏曰學部大臣病未登筵待令于外切爲惶悚矣朕曰其於實故何哉今番之行乃是三次看審則其山勢結局果合上吉益好於前日所見耶舜澤曰三看審之日日氣時明周看四山龍虎均適案對端正開斥當局美秀文明前有補土之色極好臣氣耗眼眩不能遠眺而其峯巒之羅列外助者亦多拱吉相地官等之言皆曰上上吉地云爾則擇得吉岡誠爲萬幸也朕曰山勢長遠乎舜澤曰全局拱回可謂盡美而樹木蓊蔚不得通眺若樹木鮮少則尤當開豁文明矣朕曰昨年以運不合之致停止而蓋年運合吉與山地得吉孰爲尤善舜澤曰吉地尤好矣朕曰私家則年運雖不合或有不拘而葬之者乎舜澤曰運不合則雖私家亦所難爲而或不拘而爲之者以其幾年後還移之意也則年運不可不觀而舊陵作甕家又經今年極爲罔措矣朕曰事勢所致奈何此去金各爲幾許里容善曰爲五十里矣朕曰西五陵中弘陵爲稍遠耶容善曰弘陵爲三十里矣朕曰禧孝陵於諸陵爲稍遠耶舜澤曰睿陵爲遠矣然陵所當擇吉岡既得吉地則何論遠近也若豐德 水原 驪州則爲一百七八十里而驪州爲最遠矣朕曰松都於齊陵爲幾里舜澤曰爲四十里矣朕曰然則山地只可取吉而已也舜澤曰封標日及各擇日令掌禮院磨鍊而使觀象所擇吉以爲舉行何如朕曰今日內爲之可也舜澤曰自今日摠護使之職姑無視務下鄉治病後當上來恐未知如何朕曰近來大臣之從便往來亦有往例趙特進既如是矣調病上來未爲不可而此去所住不甚遠乎舜澤曰相距不甚爲遠若有公故卽當上未而奏本則使一堂上爲之矣又奏曰曾以敦寧院謂之五上司而更張以後爲宮內府屬司有事則反爲報告揆以事體俱不合宜且本院官員之職任依前無減而下隸之任使者不

過土工二名雇員二名使令二名則許多事務何以酬應也至於譜閣所重自別不可暫虛則自今更依舊例各設院規以爲事面得當恐好矣朕曰現今各司規例全無舊樣今不可猝復舊制而當令宮內府與政府會議爲之也舜澤曰昨日看審之行兼擇齋室基址則距陵所稍遠矣朕曰齋基不遠不近適中爲好而曾聞山下有蓮地云而近果何如舜澤曰聞於趙家則墓前有池頻爲填塞修築則必有靈驗古之無學亦曰鑿池則有利填塞則不利云矣朕曰趙時進年老必詳知其山之來歷矣於趙家今爲幾代云耶舜澤曰爲十六代而卽古文剛公末生之墳也朕曰池在正案前云耶定熙曰在前而近於白虎也朕曰頻爲填塞不以石築故耶永穆曰在於正路右偏而石築亦難矣朕曰然則此池不可不鑿令都監舉行以爲石築可也

<일성록, 광무5년(1901) 3월 10일(병자)>

강 命濟州出駐隊演操次待令

목 詔曰濟州出駐江華隊水原隊演操次二十六日陰曆十一日 大安門內待令侍衛陪衛入直磨鍊

<일성록, 광무5년(1901) 5월 7일(신미)>

강 詣大安門內行江華 水原隊演操

목 없음

<일성록, 광무5년(1901) 5월 11일(을해)>

강 命江華 水原鎮衛隊將卒別單書入

목 詔曰招上巡哨江華水原鎮衛隊將卒別單書入

<일성록, 광무5년(1901) 5월 12일(병자)>

강 命招上江華隊水原隊使之還下送

목 없음

<일성록, 광무5년(1901) 5월 17일(신사)>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水原郡守 金容鎮 豐川郡守 尹甯求 英陽郡守 丁憲燮 固城郡守 張吉相 郭山郡守 尹義淳 玄風郡守 河在鳩 比安郡守 尹起晉官以尹甯求任水原郡守 丁憲燮任豐川郡守 張吉相任英陽郡守 李海成任固城郡守 尹義淳任玄風郡守 河在鳩任庇安郡守 尹起晉任郭山郡守

<일성록, 광무5년(1901) 11월 28일(경인)>

강 放時囚申宅熙

목 元帥府檢査局奏以參領 申宅熙 水原地方隊遞任時遺在錢既已清納請放免也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1월 20일(신사)>

강 拿水原前郡守 金靖圭 咸陽前郡守 李倫軾

목 因法部以公錢愆納奏拿也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1월 29일(경인)>

강 惠民院以鄭台燁 廉今祿 金炳澤義捐助恤付職酬效奏

목 該院奏以水原郡居鄭台燁該近七十五戶戶給米一斗一百四十二戶戶給租五斗又以貸錢分排米合

七十五斗租合七百十斗錢合三萬二千兩優數助恤廉今祿盡賣其土辦備數千金買穀於遠近飢戶十餘飢口百餘月三施惠以麥秋爲限茂朱郡居金炳澤本郡戶錢五千九百四十兩自願擔當窮鄙四千均霑其惠云論其義捐合施褒賞竝以相當窠付職請以酬其效勅以令中樞院調用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3월 3일(계해)>

강 召見奉審閣臣 申性均于咸寧殿

목 隆陵奉審後入來也○朕曰陵上殿內俱爲安寧乎性均曰俱爲安寧矣朕曰碑閣丁字閣亦皆無頗乎性均曰皆爲無頗而碑石則磨淨奉安于甕家矣朕曰何時將事乎性均曰三更量將事矣朕曰旱氣無至太甚乎性均曰沿路所見頗有旱氣若繼此而雨則似不晚時矣仍奏曰今番聞隆陵齋官緊急事情則正祖皇帝特設**筵千庫**爲其本陵需用而自移屬內藏院 後本陵各項需用全沒計策守僕員役輩將至渙散之境則來頭享祀時舉行難免惶悚之意屢屢懇言故緣由仰達矣朕曰**筵千庫**非**華城府**所屬耶性均曰爲陵付府隨告施用亦是遺教云而間因**華城**變改後入付掌禮院未幾旋付觀察府年前又因飭教永付本陵以爲舉行矣今則屬於內藏院云矣朕曰然則宮內大臣與內藏院卿爛商措處之意分付可也性均曰謹當奉教矣朕曰**華寧殿**守直處兵丁今爲入居而守僕輩甚爲難便云果然耶性均曰守僕輩自失處所後果多不便云矣朕曰**洛南軒**行閣中有幾間而略爲修理可以居處而相距則何如云耶性均曰不甚相遠而若得各處則似甚便宜矣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5월 21일(경진)>

강 放時囚玄濟昶 金靖圭 趙命鎬 李種元 柳錫膺

목 法部奏以濟昶告發吳聖模 安明善所犯情節掀露無餘告發人請放免允之又以靖圭 **水原郡**與泰仁郡在任時收捧公錢并爲考尺命鎬躬無所犯供辭文簿初無相左不必苛責種元 忠州郡守 赴任初流來舊逋設方另刷上納考尺未畢刷條傳掌於署理郡守絕無歸責之理錫膺 瑞興郡在任時收刷公錢次拘留宋在鳳經一宵放送矣以受刑折脚舉訴拿審初無施刑亦無凌虐証於醫師之診察請一并放免允之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6월 11일(기해)>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水原郡守** 尹寧求 南平郡守 洪鳳杓 茂長郡守 李昌翼 古阜郡守 閔憲植 鰲川郡守 徐丙益 淮陽郡守 沈在淑 高城郡守 曹奉承 文義郡守 全炳宇 金山郡守 朴炳翌 豐基郡守 李海成大靜郡守 金一鉉 平澤郡守 南萬里 礪山郡守 閔晉鎬 鴻山郡守 洪祐奭 新溪郡守 尹致祚 遂安郡守 李義德 長鬐郡守 李章鎔 咸悅郡守 文昌錫 咸從郡守 金志鵬 南海郡守 李秉翊 巨濟郡守 韓應奎 鎭海郡守 金容培 高敞郡守 金奎鉉 益山郡守 吳弘默官以尹錫仁任濟州牧使 李純應任德山郡守 金基潤任長湍郡守 金鍾仁任豐基郡守 趙錫晉任永春郡守 安中植任通津郡守 李圭白任喬桐郡守 李起完任昌城郡守 尹寧求任寧邊郡守 金珪鉉任**水原郡守** 吳弘默任平澤郡守 李秉翊任巨濟郡守 徐寅淳任果川郡守 徐丙益任文義郡守 全炳宇任益山郡守 沈在淑任高城郡守 高運河任淮陽郡守 朴炳翌任高靈郡守 李海成任金山郡守 南萬里任大靜郡守 金一鉉任鰲川郡守 洪祐奭任礪山郡守 閔晉鎬任鴻山郡守 尹致祚任遂安郡守 李義德任新溪郡守 姜鳳元任寧越郡守 宋鍾冕任安東郡守 韓應圭任鎭海郡守 金容培任高敞郡守 金奎鉉任咸從郡守 權明浩任南海郡守 李章鎔任咸悅郡守 文昌錫任長鬐郡守 李昌翼任古阜郡守 閔憲植任南平郡守 洪鳳杓任茂長郡守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6월 23일(신해)>

강 召見議政 李根命于咸寧殿

【목】受勅也○根命曰臣於中書之職豈或萬一稱當而自被謬恩以疾病難強才智不逮屢暴疏奏而未蒙體諒又值事會廻旋不得電勉趨承惶慙悶隘罔知攸達此時此任其人賢否關係尤何如而如臣蒙蒞譴劣何可一日冒據也哉伏願劃收新命以重國事焉朕曰朕之注意於卿者久矣而且今廟務積滯朝夕而待卿者尤急切卿豈可辭巽望卿補朕不逮弘濟時艱根命曰臣愚無所知識乃敢以所嘗聞者數陳之矣凡天下萬事辨於義與利之間而已義是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慾之私也昔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王所謂利富國強兵之類也以後世觀之惠王之所問是欲富強之術是欲有爲之君而孟子對以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夫既富強矣則國何以危哉蓋先私利而後公義則民將無廉恥矣民無廉恥則其將無所畏憚無所不爲矣國富矣而兵疆矣而必將危殆矣金穀如山無所用兵戈如林無所恃爲國之要惟得民心而已民樂其業不患於衣食則廉恥之心生矣廉恥之心生而嚮上忠愛之心油然而生矣故曰富而教之又曰藏財於民民富而國富矣民心悅而趨於嚮上則國安得不治哉今日朝廷上下所宜交修而共貞者亦惟在於祛一私字私意祛而公道行則百廢俱興庶績其凝雍熙邕隆之化庶幾可致伏願陛下留心省察焉朕曰卿之所陳言簡而意該爲治之要無出於此朕當佩服矣至今廟務積滯非開化非守舊而上下膠守攻利多致艱憂卿須益勉匡弼之責根命曰臣知識淺短果難堪任矣朕曰自水原何時上來耶根命曰二十四日上來矣朕曰印信已爲傳授乎根命曰新觀察昨日受勅故卽爲傳授矣朕曰箋文亦何以爲之乎根命曰其封進與否臣姑未聞而追箋亦有其例矣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12월 30일(경술)>

【강】元帥府以大邱隊兵額照前仍實清州 水原等隊并改編制奏

【목】元帥府軍務局奏言臣局以清州隊所屬安東駐隊移屬於大邱隊大邱隊兵中一百名減額其經費劃送于清州隊新抄一百名以充安東隊闕額之意奏蒙裁下而卽接慶尙北道觀察使 李鏞永所報則以爲伏聞有大邱隊兵一百名減額之報云隊兵之增減非觀察使之句檢然竊有所不得不舉實仰陳者現今連年荐歉之餘人心不淑剪剝金種種報急之際彈壓鎮撫發巡剿除賴此鎮隊兵士之設養而顧今慶北物衆地大四百兵卒猶望增實而鎮壓況又減其額數乎一減紳商人民惟患減額物議喧騰故茲敢冒悚報吉大邱隊兵依前勿解之地伏望云矣該觀察使所陳不啻切當以該隊形便言之夥然額數遽難解放該隊兵額照前仍實與安東駐隊合爲五百名清州隊則以水原隊所屬公州駐隊附屬爲四百名并改編制水原隊則待新預美立款加抄一百名以充公州隊闕額何如允之

<일성록, 광무7년(1903) 윤5월 1일(갑신)>

【강】地契衙門以前量務監理 李鍾大令法部照律懲辦奏

【목】該衙門奏言水原 龍仁兩郡在前量地衙門已經行量而其時量地結數濫增之意兩郡郡報民訴還至做錯確有可據則勢將更量歸正故該費額一萬兩認准劃撥而曾前打量之監理與派員不應無警責事現接度支部照覆矣前量務監理 李鍾大職在董率不能公平致有民冤揆以事體萬萬駭然請令法部照律懲辦其時所耗量費懲捧於當該監理俾充公貨允之

<일성록, 광무7년(1903) 8월 5일(병진)>

【강】召見奉審閣臣 尹吉求于咸寧殿

【목】隆陵奉審後入來也○朕曰何時焚香乎吉求曰前享祀時焚香矣朕曰今冬雪多似有益於秋耕矣吉求曰沿路農夫之言麥農之豐徵云矣朕曰往來從何路乎吉求曰往來皆由鐵路矣朕曰乘鐵路則下車於何處乎吉求曰水原南門外梅山矣朕曰幾時來往乎吉求曰午時乘車申時到迫矣朕曰梅山於陵上相距幾里乎吉求 曰不過十里矣

<일성록, 광무7년(1903) 12월 15일(갑자)>

강 免金靖圭 朴來勳懲戒

목 議政府奏以靖圭以水原郡守在任時及泰仁郡守在任時以公錢未納事免官來勳以長淵郡守在任時公錢未納事免官矣該員等已準納公錢請免懲戒允之

<일성록, 광무9년(1905) 3월 13일(병술)>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江華府尹 尹喆圭 水原郡守 金珏鉉 果川郡守 徐寅淳 宣川郡守 白樂三官以崔錫敏任內部警務局長

<일성록, 광무9년(1905) 6월 9일(신해)>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定平郡守 金容培 懷仁郡守 金世濟 平昌郡守 張鴻植 三水郡守 李敏重 禮安郡守 趙珪熙 臨陂郡守 宋鍾冕 濟州郡守 李重翼 安山郡守 沈相瑜 黃州郡守 趙胤熙 玉果郡守 具源模 始興郡守 金漢睦 吉州郡守 李翼鎬 鍾城郡守 朱哲濬 茂山郡守 池昌翰 公州郡守 閔泳會 德山郡守 李純應 牙山郡守 李秉協 海美郡守 李寬鍾 保寧郡守 任百瑛 恩津郡守 金商基 竹山郡守 李源商 綾州郡守 洪鳳杓 萬頃郡守 鄭寅義 錦山郡守 白樂亨 官以鄭鳳時任內部參書官 安學柱任江華府尹 金東鎰任果川郡守 李完鎔任水原郡守 李虎榮任玉果郡守 尹鉞任 三水郡守 李冕永任牙山郡守 李永植任鍾城郡守 鄭喬任濟州郡守 金膺模任吉州郡守 金商五任懷仁郡守 南廷冕任竹山郡守 鄭寅獻任鐵山郡守 朴龍勳任綾州郡守 李建宇任萬頃郡守 朴元教任黃州郡守

<일성록, 광무9년(1905) 9월 11일(신사)>

강 從二品李敬夏等上疏請邊以中 慶胤兩世贈諡事賜批

목 疏略曰故扈聖宣武功臣贈吏曹參判 邊以中暨其允子贈吏曹參議 邊慶胤其道學忠義可謂百世師也以中受業于先正臣李珥 成渾之門得闡性理之源造詣淵邃李珥特加敬重至有起余之嘆及其釋褐立朝故相臣 朴淳言于朝曰今朝廷得人方擬大用及淳去而蹉跎不調李珥 成渾常惜其才而嘆世道焉其所著家禮攷徵一書深得朱子之旨而爲諸賢之所歎賞此其道學之大略也及壬辰之變三都失守列郡瓦解以中亟陳禦寇圖存之策一爲召募使三爲調度御史再爲督運使水原之戰陽川之捷斬獲甚多創火車以之轉運軍需以之衝突賊壘分與都元師 權慄以助軍勢權慄 幸州之捷實賴火車之力也錄扈聖一等宣武二等此其忠義之大略也其子慶胤早服庭訓受業于成渾之門渾甚器重之曰老夫衣鉢之託在茲矣及渾卒師事文元公臣金長生 長生待以畏友嘗與人論理氣之辨主一而二二而一之義爲之著說而明之金長生見之大加稱賞性至孝常以早喪所生爲至痛所後母曹氏年迫九耄色養備至及丁憂執喪踰制晚年退守桑梓與鄉中父老設鄉憲春秋講禮讀法以孝悌禮讓相勉鄉俗蔚然宣廟朝登第因黨論被斥光海初應求言上疏請進賢退邪嚴宮禁清朝廷語多觸忤至被削黜此皆兩臣之實錄也今距兩臣之世三百有餘載而遺風餘韻尙有存者獨恨夫朝家崇報之典猶有未盡者其在樹風激勸之方未免缺典伏乞皇上特垂鑑諒亟命有司加贈崇秩并賜美諡使天下之人知所激勸而興起焉批以疏辭令禮式院稟處

<일성록, 광무9년(1905) 10월 15일(갑인)>

강 放金奇濟

목 軍部奏言被告金奇濟案件審查則卷煙十箱詐取轉賣綻露被捉且在水原 江華兩隊尉官時所逋公貨間經囚督今爲清勘則無容更論然詐取之科在所難免而欽奉一月二十七日敕典請免罪放釋允之

<일성록, 광무10년(1906) 12월 23일(을유)>

강 召見太醫院都提調 李根命于重明殿 侍從卿 李道宰 侍從武官長 李鍾健

목 受勅也○朕曰日寒如此節序宜然矣根命曰然矣仍奏曰足部靡寧之候近日平復如常乎朕曰終是有餘崇矣根命曰隆陵失火之變萬萬驚悚臣於詣閣時始爲伏聞而延燒幾何與於陵上遠近未及詳聞朕曰日人吸捲煙致此失火延燒至曲牆內而惟不犯陵上以有屏風石之故也當初用屏風石寔出正廟深謀遠慮矣根命曰陵上安寧猶爲萬幸洪陵石儀依隆陵制度爲之而石品不好每以爲患隆陵則石品亦堅完矣朕曰未知其時取石於何處矣根命曰未敢詳知而隆陵近地亦有鷲峯採石處矣鍾健曰鷲峯石品不下於江華石而近日日人私採以賣云矣朕曰鷲峯於陵所遠近何如而非火巢內乎鍾健曰西屯近地而於陵所稍遠亦非火巢內矣根命曰臣於年前待罪觀察使時屢次奉審則隆陵陵上蹲縮年久漸甚因循未遑修改實爲未安矣朕曰然乎明春改蒔時宜爲修改矣奉審之行由鐵路往返則明日可復命乎根命曰鐵路作行則明日可回還而梅山停車場以後陸行倉卒無接應恐難處矣朕曰然矣往時水原爲有器具處而今則無以責備然不可無先有知委矣仍命宮內府先爲電報于觀察府使之準備接應何如朕曰觀察府與梅山距陵所遠近何如根命曰俱爲二十里許似不甚有遠近矣

<일성록, 광무10년(1906) 12월 29일(신묘)>

강 法部以韓昌履 朴日成放釋金守奉擬律奏

목 該部奏言隆陵令 韓昌履守僕朴日成山直金守奉等拿致審查則昌履供稱渠以令入直而歲暮正朝兩次祭需陪進次馳往分奉常司陪奉祭物回還之路忽聞陵上失火之急報馳往看審則曲牆前後莎草燒盡無餘故查問於入番山直輩則以爲日本人二名以遊覽次潛上陵上口吸捲煙偶落火種致有此變云日成供稱以祭物陪進次入于水原邑云守奉供稱當日守直于殿內而日人上陵之時不能禁止致有此變云而該日人二名趁卽押交于水原理事廳仍爲移送京城理事廳矣守奉行將擬律昌履 日成參究情跡別無可罪之端請并放免允之

<일성록, 광무11년(1907) 2월 13일(갑술)>

강 解金大鎭 奉常提調以李完鎔爲奉常提調

목 詔曰從二品金大鎭解奉常司提調又詔曰命水原郡守 李完鎔爲奉常司提調

<일성록, 광무11년(1907) 5월 27일(정사)>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報恩郡守 沈相珏 長連郡守 金裕定 石城郡守 金憲洙 砥平郡守 李漢用 春川郡守 李明來 潭陽郡守 金炳鶴官以李虎榮任潭陽郡守李思弼任玉果郡守 李鍾林任安邊郡守 李圭鎔任安州郡守 吳泰根任泰川郡守 金鴻主任春川郡守 徐丙肅任水原郡守姜泰顯任石城郡守 趙漢哲任陽城郡守 韓光河任麻田郡守 金泰植任砥平郡守 尹相翊任明川郡守 朴喜宅任長連郡守 申泰完任報恩郡守

<일성록, 광무11년(1907) 6월 1일(경신)>

강 照律時囚李鍾郁

목 軍部奏以鍾郁在任清州隊餉官時公貨犯逋錢爲六百二十餘圓也商民處憑公挪貸條爲四百九十九圓故嚴囚督納以其家勢赤立萬無徵出之道以水原郡台村面所在被告家產什物發訓該郡執行斥賣矣以偽造畚倦事綻露被捉陳供及書類明確則自有當律然欽奉赦典免罪放釋恐合妥當而公貨一款不容

不處斷依公貨公逋處斷例第三條請處役五年批以換以流配

<일성록, 융희1년(1907) 7월 21일(경술)>

강 裁下法部補職奏

목 以洪在祺補大審院判事 渡邊勇次郎補晉州區裁判所檢事 渡邊助治郎補仁川區裁判所檢事 栗原忠恕補羅州區裁判所判事 山內璞補春川區裁判所判事 青柳四郎補水原區裁判所判事 石川信重補義州區裁判所檢事 千賀順市補元山區裁判所檢事 遠藤裕補光州地方裁判所檢事 堀尾文太郎補寧邊區裁判所判事

<일성록, 융희2년(1908) 11월 23일(무오)>

강 裁下法部補職奏

목 以田中亨補淸州區裁判所判事 氏野德太郎補釜山區裁判所檢事 小林茂 楊孝健補義州區裁判所判事 志水高次郎補全州區裁判所檢事 竹村昌計 朴準性補平壤區裁判所判事 洪祐夔補淸州區裁判所判事 沈遠明補水原區裁判所判事

<일성록, 융희2년(1908) 11월 27일(임술)>

강 裁下内部 度支部任免奏

목 永春郡守 趙興元免以文昌奎爲嘉山郡守 徐丙肅爲南陽郡守 李復榮爲永平郡守 羅基貞爲始興郡守 金寬鉉爲水原郡守 金裕定 權道相爲財務署財務官 姜元魯爲懷德郡守

<일성록, 융희3년(1909) 3월 22일(신사)>

강 裁下法部補職奏

목 以安田繁太郎補鏡城區裁判所判事 大宅伊敏 補水原區裁判所判事 原正鼎補京城區裁判所判事

<일성록, 융희3년(1909) 9월 25일(무자)>

강 敍李熙斗等勳

목 親衛府武官陸軍參將勳二等李熙斗 親衛府武官陸軍參將勳三等趙性根 親衛府附砲兵正領勳三等魚潭 東宮武官步兵參領勳四等金應善 侍從武官步兵參領勳五等申羽均前警務官勳四等嚴夏永 憲兵隊派遣步兵正尉勳六等張寅根 金泰元特陞賜太極章預備騎兵副領勳四等尹致賊特陞敍勳三等 親衛府副官工兵參領勳五等金基元 憲兵隊派遣騎兵參領勳五等朴榮喆前步兵正領勳五等盧伯麟特陞敍勳四等親衛府附步兵副領 全永憲 親衛府附砲兵參領 朴斗榮前步兵參領 李甲前騎兵參領 柳東說 水原郡守 前步兵正尉 金寬鉉前警務官 康鉉祐特敍勳五等前警務官 朴允五前步兵正尉 柳哲永前步兵副尉 黃學秀 近衛步兵中隊長 柳冀聖預備副尉禹鍾鉉前參尉 張泰鎮 李範承 憲兵隊派遣步兵參尉 朴東元前步兵正尉 劉康烈特敍勳六等各賜八卦章

<일성록, 융희3년(1909) 10월 28일(신유)>

강 仍賜勅語于親耕式陪觀水原農林學校職員

목 農商工部大臣 趙重應宣布也○勅語曰爾等은親耕호는意를體호야益히農林學業을勤勵成就호야他日農林業의發達호는事에資케함을勉호라

<일성록, 융희4년(1910) 5월 5일(경오)>

II. 남양(南陽)

(1) 정조

강 命南陽府拯活人命沙工林潛昌賞加教旨卽爲成送

목 京畿監司 徐龍輔狀啓以爲南陽府使 李翼晉牒呈內去十一月初五日本府大阜 靈興島護送別將 林元春文報內城役所上納石灰六百五十石所載忠清道平薪鎮兵般一隻十月二十八日到本島前洋猝 遇大風船隻漂盪騎般監官沙格等十六名并在揜沒之際本島護送沙工林潛昌見其危急之狀冒風撐般 極力拯活十六名船人一時濟活石灰所載船隻不至致敗云兵般沙工崔大岳騎船監官池興龍格軍鄭中 太等所告內若非潛昌冒萬死拯救於大洋風濤之中則幾爲魚腹之鬼云石灰船一隻十六人命極救之狀 果爲的實其在激勸之道不可無褒賞之舉請令該曹稟處教以何待回啓卽爲成送教旨

<일성록, 정조18년(1794) 12월 8일(신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士庶秩嘉善朴泰望等二人 (…)南陽 以上竝加資婦女封爵如例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월 2일(을유)>

강 配朴聖泰于南陽府

목 義禁府啓言前承旨 朴聖泰畿沿定配事承傳矣聖泰 京畿 南陽府定配依例發遣府書吏請押送允 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5일(정해)>

강 放朴聖泰

목 京畿監司 徐有防以前承旨 朴聖泰 南陽府到配馳啓教曰與臺諫有異飭已施矣放送事回諭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8일(경인)>

강 命南陽與華城接界處操弓之類別爲試取八邑植木校吏軍人等許赴武科初試其中連爲赴役者除初 試

목 教曰南陽地與本府鳩浦接界處運輸之際必多勞民該里操弓之類初試畢場後別爲捧單柳葉箭一巡 試取貫二中以上修正榜目上送則當分等付殿試及初試矣八邑植木校吏軍人等亦令許赴於初試而規 矩則依初試規矩試取其中連爲赴役者除初試依鳩浦民例爲之事卽令整理所兵曹知悉行會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1일(계해)>

강 赦八路徒流

목 京畿監司 徐龍輔啓本放秩朔寧 崔昌孫 刑曹所管義 禁府啓言京畿啓目中南陽府所管罪人只有仍 秩三人他餘罪人等請令刑曹稟處允之教以喬桐 柳興源 高行儉 朔寧 元弼新放刑曹啓言京畿啓目 中南陽府所管未到配所罪人三陟府 魚用圭罪關私掘不可輕議仍置之意請分付道臣允之教以永宗 金 弘器 抱川 金漢星 振威 權漢玉 龍仁 郭思儀 漣川 朴乃玉 南陽 樂鉉 竹山 李英春等竝放事分 付同罪之一放一漏者待諸道文書畢回啓卿以意見論理草記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2월 13일(을축)>

㉔ 與宴領議政以下施賞有差

㉔ 敕曰奉觴長樂之堂置酒洛南之軒敬斟北斗拜獻南山翌又徠爾群老于階于庭飽以慈德今夕以永下既進華封之祝上豈惜箕疇之錫乎老人領議政 洪樂性以下年七十以上及六十一歲人各賜帛一匹仍予黃紬以佐鳩杖之繫本府與宴者各加一資漢高之於豐沛 光武之於南陽猶以湯沐邑特賜之復國史書之傳以爲美事矧茲華城爲地鑾蹕之所駐臨珠邱之所奉安陪我慈宮而至夾路觀者堵牆如也瞻旄之喜就日之誠處處衢謠萬口同辭若在于今不別施惠澤將何以大慰是地父老子弟前此已給復外園底居民特加二年城內外居民加一年及人之老先此四者先王推恩之仁政也今行以其時則流虹回甲之年陽春布惠之序慈候康寧縟儀順成榮光所被山川增輝於是乎仰體慈心誕敷洪恩耆老已惠養矣文武已試閱矣惟彼衣鶉形鵠者獨阻於同樂均歡之中則豈所以對揚天休之意明日御新豐樓頒米于四民賑民分命承宣就道里稍遠坊曲發廩以饋之此時之饘斯藁斯填壑而爲擊壤秋毫皆慈宮之賜民雖不識不知豈不欣欣然相告舍洪恩而頌慈德南山北斗之祝亦如予今日之心乎因此思之仁政在乎推之而已孟子所謂舉斯心加諸彼者是已今以華城一府推之一道可知一道而推之七道兩都可知矣今茲施惠只及於華城一府而不及八道兩都只行於今年一年而不行千年萬年是豈曰推之云乎整理所之設古豈有之哉誠欲祛煩而省弊錙銖不籍於經用上馬而內府供給中馬而從官盤纏下馬而軍馬輿徒之糗糧芻豆皆令整理所辦出此所以十萬緡錢之另行拮據者也以若數爰較若策應猶慮夫不足而鑾輿將旋水衡有贏與其歸之大農爲數月之用曷若覃施諸路稱此數作爲穀物名之曰乙卯整理穀分置三百州縣計年取剩衍而至幾萬萬包俾邦內黎庶咸被慈覆藏之無盡傳之悠久又以是穀耕之種之收之獲之以公以私如京如坻則推之義大矣哉愛親莫尚於順志順志莫尚於廣恩咨爾有司之臣知予至意明聽恪遵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3일(을미)>

㉔ 慈宮施賞于整理堂郎以下有差

㉔ 初九日晝停鸞梁站時堂上沈頤之 徐有防 李時秀 徐有大 尹行恁各禾紬一疋賜給徐龍輔胸背繡一件賜給本站郎廳洪守榮禾紬二疋賜給書吏崔道植等二人各綿紬一疋賜給都廳書吏 張雲翼等六人綿紬二疋都給曹允植 張世執各綿紬一疋賜給○宿所始興站時堂上沈頤之 徐有防 李時秀 徐有大 徐龍輔 尹行恁各囊子一部賜給本站郎廳洪大榮禾紬二疋賜給書吏李厚根等三人各綿紬二疋賜給都廳書吏 張雲翼等六人綿紬四疋都給本縣待令將校十一人色吏十五人各木一疋自本所出給○初十日晝停肆觀坪站時本站郎廳李潞秀禾紬二疋賜給書吏盧守一等二人各綿紬二疋賜給都廳書吏 張雲翼等六人綿紬二疋都給待令廣州將校色吏合十二人各木一疋賜給○次園所站時本站郎廳具膺禾紬一疋賜給書吏金致德等二人各紬一疋賜給都廳書吏 張雲翼等六人紬一疋都給園令具膺 任希厚各繡枕一部賜給監官二人各紬一疋賜給京守僕六人各木一疋賜給鄉守僕四人各木一疋扇子一柄帽子一立賜給守護軍五十名各木一疋扇子一柄賜給山直七十名員役四名各木一疋賜給植木差使員 南陽府使 李翼晉 振威縣令 吳在斗 龍仁縣監 徐理修 陽城縣監 鄭柱 安山郡守 趙重瞻各緞囊一部賜給植木差使員 曹允植柳綠廣紬冠帶次一疋藍紬一疋單鶴胸背一雙賜給張世執藍阿浪綃天翼次一疋紬一疋賜給監官盧大喆藍生紬一疋木一疋賜給衛將李益鉉等二人各黃囊一部賜給員役三人各木一疋賜給僧總攝 獅駟木一疋胡椒五升賜給有料僧哲學等三十名各扇子一柄胡椒 二升賜給僧戒洪等三十五名各胡椒二升賜給○十六日還宮後總理大臣 右議政 蔡濟恭粉紅雙紋綃一疋藍輕光紬二疋賜給堂上沈頤之 徐有防 李時秀各粉紅雙紋綃一疋藍輕光紬二疋賜給徐有大藍雲紋紗一疋藍生紬一疋賜給徐龍輔 雙鶴胸背一雙賜給尹行恁柳綠甲紗一疋藍雲紋紗一疋賜給郎廳洪守榮草綠生紬一疋藍紬一疋賜給具膺 洪大榮 李潞秀各草綠雙紋綃一疋藍紬一疋賜給金龍淳草綠熟綃一疋藍紬一疋賜給監官卞世義 洪樂佐各藍熟綃一疋紬一疋賜給書吏張雲翼等十六人各木一疋扇子二柄賜給書寫一人庫直三名使令五名文書直三名各木一疋扇子一柄賜給使喚軍九名各布一疋賜給將校鄭道

寬等十一人各木一疋布一疋賜給牢子二十名各木一疋賜給卜馱四名各布一疋賜給巡令手三十二名各木一疋賜給卜直三名各布一疋賜給燈籠軍十三名各木一疋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윤2월 16일(무술)>

강 以整理穀分俵于八道三都

목 三都八道乙卯整理穀設置節目曰整理所區劃錢十萬三千六十一兩內幸行時各項用下爲六萬三千六十一兩華城設屯物力爲一萬兩耽羅賑資爲一萬兩時在爲二萬兩謹奉聖教就其數分排於八道三都使之派分列邑換作穀物以乙卯整理穀稱號京畿二千兩湖 西湖 南關西各三千二百兩嶺南四千兩華城 關東 海西 關北各一千兩松沁兩都各二百兩自本所定校吏次次把驛下送一各該道臣較量邑治大小均排作穀後邑名石數使之開錄狀聞旬管則備局有司堂上爲之逐年糶雜並耗會錄每歲末以實數狀聞三都亦令依此舉行一設施此穀分置三百州縣出於廣敷慈恩咸被民庶以至億萬斯年藏之無盡傳之悠久之聖意則其所重不可比論於儲置餉還等穀物斂散之除或售吏奸歲儉之時混置停減則該守令比還穀虧欠律加等論勘不飭之道臣亦爲論罪其中虛實自備局發遣郎廳這這摘奸俾無一分疎虞之弊一整理穀所重何如則逐年糶雜耗上生耗穀與歲增慮或生弊限七年準四萬石永作原穀後每年所殖耗條則華城留守既兼整理使以此劃給俾作行宮整理之用一整理穀不可與各衙門穀相混一倉之內別峙一庫揭標識之給還之時曉諭別分使婦孺之賤咸知升斗之微皆出慈恩而耕穫之除亦知此穀之異於他穀一未盡條件追後磨鍊 (…)
竹山 南陽各租八十石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4일(을해)>

강 設置華城直路撥站仍給壯營錢一萬兩太僕馬十五疋

목 稟事閣臣 徐龍輔啓言臣於待罪畿藩時自京營站至華城一依西道例置撥傳命事伏承筵教矣臣與新使及各其守宰往復爛商既定道里且占基址其所分站立馬之節不容少緩所入財力限一萬兩措辦然後方可設施請令廟堂趁卽區劃使之舉行從之教以係是爲華城行宮設置之舉則自有所重且爲驛馬之弊則雖用經費亦可而華城凡事既不煩經用此亦豈可異同乎壯勇內營錢萬兩劃給以爲趁今設置之地又啓言設撥之初自官預爲備給馬疋而其後則亦當依西路例以每月儲置錢中隨頃改主矣目今設站不遠馬疋當爲備給而臣曾聞太僕前提學言則平薪牧場馬之分送於南陽等諸處者其數不啻夥然云母論平薪分送馬與本牧元在馬另擇其健實能走者限十五疋取用而若或長於馱載短於能走則與太僕左右綱卜馬中已經馴養者換用實爲彼此兩便之道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3월 29일(경진)>

강 內閣進新印豐沛 賓興錄

목 書凡三編自 定陵酌獻摛院詢議至于躋享禮成養老試士前後事實以次該載繼以御製聯 韻總爲第一編關北儒武榜目及試券分爲二三 編內閣活印以進教曰豐沛 賓興錄內入粉唐紙二件毛面紙一件京造紙二件白紙五十五件西庫粉唐紙三件毛面紙四件京造紙三件白紙四十件時原任大臣領議政 洪樂性 領敦寧 金履素 時原任閣臣 原任提學 左議政 俞彥鎬 右議政 蔡濟恭 奉朝賀 金鍾秀 原任直提學 領府事 金憲 原任提學 鄭民始 提學 沈煥之 檢校直提學 徐有防 原任直提學 徐浩修 徐鼎修 檢校直提學 金載瓚 原任直提學 徐龍輔 鄭大容 檢校直閣 李晚秀 金勉柱 原任直閣 尹行恁 檢校直閣 徐榮輔 南公轍 原任直閣 金祖淳 直閣 李始源 原任待教 沈象奎 檢校待教 徐有矩 原任待教 李存秀各白紙一件奉命大臣原任直提學 判府事 李秉模 禮曹判書閔鍾顯都承旨 李祖源 史官 趙萬元本道監司 趙宗鉉各白紙一件試官 弘文提學 徐有隣 左承旨 李益運儀軌堂上沈頤之 李時秀 李家煥 趙鎮賓都廳郎廳 洪守榮 謄錄郎廳 金近淳 安廷善 嚴耆 曹錫中 黃基天 李勉昇

姜浚欽 李東萬各白紙一件永興府使 李漢興 咸興判官 南麟耆 會寧府使 崔景岳 定陵酌獻禮時大祝 北青府使 崔守忱 祝史 和陵參奉 金光學 執事 本陵參奉 李顯祿 贊者 端川府使 李鴻德 謁者 高原郡守 尹相重 咸興 本宮告由祭大祝 洪原縣監 尹悌東 贊者定平府使 吳載衍 永興 本宮奉安兼別大祭齋郎 安邊府使 任希厚 謁者 文川郡守 尹寅基各白紙一件永興 本宮咸興 本官各白紙一件營坐邑坐各白紙一件北兵營 南兵營 永興 吉州 鏡城 慶源 會寧 鍾城 穩城 北青 安邊 慶興 富寧 德原 定平 端川 三水 甲山 明川 茂山 長津 文川 高原 洪原 利城各白紙一件內閣 外奎章閣 政院弘文館外閣 成均館 禮曹 水原 五處史庫各白紙一件賦二下咸興進士魏光肇三上永興幼學金履重 咸興幼學鄭益勳 林鳴鶴 韓喆濟 永興幼學車宗文 二中咸興幼學尹忠植 魏迪喆 朴東采 洪翼浩 朴稽源 朱重山 金九念 李若洙 韓百祿 文聖復 林智謙 永興幼學黃格祖 趙應敦 金處恒 鐵箭居首永興忠義申德彬 咸興土官金鉉九柳葉箭居首咸興閑良金應海 永興 親騎衛 朴仁協各白紙一件北道文蔭武時仕前銜在京人軍資正 吳泰彥前掌令 李聖輪 禮曹正郎 李聞遠 典籍 朱重翁 學諭 許鐫前假注書 金就強 思陵令 南溟學前府使 魏光翼 康陵令 李彥熙 監察 廉隅人 禁府都事 南陽履 齊陵令 南陽龍前郡守 張齊斗前察訪 崔極齊前縣監 張宅基前五衛將 金夢彩 巡將 李次東 訓練主簿 金成鉉前主簿 韓亨祚前忠翊將 金衡祚 武兼 李宗蕃 金福祥守門將姜箕煥前五衛將金成大前察訪 高殷泰前僉使 朴光采守門將李益純前萬戶 張載衡前權管 吳一源 胡昌祚各白紙一件咸興 永興 兩本宮別差二人檢書官 成海應 李旭秀 寫字官 李命藝前別差太命喆前同知 柳明杓 閣吏 劉相祐 唱準廳各白紙一件 賜給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5월 7일(정사)>

강 配武藝別監 全邦佐于通津府 統長 金重輝于南陽府

목 把門不勤之罪也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5월 22일(임신)>

강 定總戎廳二部四司各四哨之制

목 總戎使 徐龍輔啓言本廳前營南陽東伍二十哨本以左右部左右司各五哨爲例而安山四哨亦入其中今於本郡東伍移屬華城府之後一司五哨之內減此四哨只存一哨者不成軍制就其餘存十六哨之中通融磨鍊南陽東伍十哨內八哨屬之左部左右司餘二哨及果川二哨屬之右部左司始興三哨及陽川一哨屬之右司可以爲二部四司各四哨之制恐合事宜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7일(병술)>

강 諸道以舊還蕩減穀數馳啓

목 (…)京畿驪州 丁酉條舊還各穀三千一百六石十三斗零 南陽 丁酉條舊還各穀六百八十石一斗二升六合零 竹山 丁酉條舊還各穀二百四十二石三斗三升九合零 利川 丁酉條舊還各穀二千四百十四石十四斗九升三合零 陽城 丁酉條舊還各穀三百五十九石十一斗五升三合零 陰竹 丁酉條舊還各穀八百六十八石五升七合已上舊還蕩減各穀七千六百七十一石十四斗七升一合零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6월 29일(무신)>

강 命廣州府鎮管利川等七邑屬之驪州其餘諸邑還屬原定討捕營仍命廣州中軍依禿城 大興 江華例掌治兵治盜龍仁等邑之曾爲華城協守將者更屬各鎮便否令廟堂指一以聞廣州防營之代置之

목 京畿監司 徐有防啓言廣州今已分司該府鎮管 利川 竹山 楊根 砥平 果川 陽智 陰竹等七邑依庚午年例還屬驪州至於討捕使 楊州近又設置恐不必移定他邑今姑置之而第此楊州 討捕營新設之

時各鎮營所管諸邑量其道里遠近有所移屬者今則管下諸邑固宜還屬於原定討捕之營抱川 永平 加平 楊根 砥平 利川 龍仁等七邑屬之楊州鎮營坡州 豐德 高陽 交河 喬桐 積城 麻田 漣川 朔寧等九邑屬之長湍鎮營通津 富平 仁川安山金浦 陽川 振威 始興 果川等九邑屬之南陽鎮營以爲依前管轄恐爲便好矣從之教以其前出鎮時有營將名色故衙門多而民弊鉅今番則只依禿城 大興 江華例中軍掌治兵兼掌治盜則無營將之名而有討捕之實討捕營之移送與否非所可論龍仁等邑之曾爲華城協守將者今不必更爲分屬於各鎮營管下乎此一款亦令廟堂問于曾經華留及守使人指一草記又啓言道內曾有四防營而水原 廣州今已竝作分司矣年前水原分司時防營初定於南陽而旋即中止今番之廣州防營之代亦當依此置之而事係官方請令該曹稟處教以別設防營近於時屈舉羸大抵防營無用莫甚何必稟處置之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8월 19일(정유)>

㉔ 頒慈宮周甲志喜廣載軸

㉔ 先是命內閣臣印進御極以後廣載詩先以慈宮華城進饌時御製先後唱樂章七言四律及諸臣廣韻將臺閣武時御製五律諸臣廣韻洛南軒養老時御製七絕及諸臣廣韻慈宮周甲誕辰進饌時御製先後唱樂章五言四律諸臣廣韻編成一冊以生生字印進至是工告訖教以新印慈宮周甲誕辰廣載軸華城 奉壽堂進饌廣載軸將臺閣武廣載軸洛南軒養老廣載軸合編狀紙三十件內入一件整理 (…)
植木守令 廣州府尹 徐美修 南陽府使 李翼晉 安山郡守 趙重 膽始興縣令 洪景厚 振威縣令 吳在斗 果川縣監 金履裕 陽城縣監 鄭柱 龍仁縣監 徐理修各一件賜給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9월 15일(계해)>

㉔ 海南縣監 安策疏陳民瘼賜批令廟堂稟處

㉔ 疏略曰本縣處在兵水兩營之間土地廣斥而瘠薄人民鮮少而貧殘賦役煩重生理艱乏雖在豐登之歲每當催科之日擔負之他不少留難徵隣徵族無歲無之且如今年新經大無死亡過多十室九空非但目下所見極爲矜慘至於前頭策應其勢末由以言乎田政則本縣水田之無種子未播者爲四百四十八結零故往復營門已爲停當而至於旱田則前陳未頃置之勿論無種不耕今春尤多上平下平滿目萑葦查陳之訴逐日盈庭而事係難慎未敢輕議故臣與面任輩遍審摘奸只從今年陳廢處略略抄出則合爲三百九十五結零旱田給災既無其例臣不敢唐突陳請以速妄率之誅而無種子未起墾既異於惰農之不服田畝其中亦多因死亡而陳荒處則許多無主之稅幾死僅生之民將何以白地當納乎若不隨事曲庇別般撫摩則子遺餘生難以支保此不可不變通者也以言乎籍政則本縣元戶五千九百七十八戶內除各樣頃戶則受還民實數爲三千一百十五戶而壬癸之毒癘甲寅之大歉流亡物故其數甚多絕戶爲九百八十八戶死亡爲二千三百五十五口方當受單之時實無充數之道此不可不變通者也以言乎軍政則本縣軍額五千一百九十二名內今年逃故一千一百二十八名三驛及宮屯頃給亦爲九十一名通計闕額爲一千二百十九名而充額無路一身兩役便同前例黃口白骨看作常事提携冤呼景色愁慘臣雖欲奉承德意僅守令典各項勘報皆有期限左思右量實無方便此不可不變通者也以言乎糴政則本縣還上今年當捧米租太八千六百八石八斗六升零去年停退米租太一萬二千八十六石四斗一升零合以計之并耗爲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四石五升零量其穀簿計其民戶則一戶所納爲七石四斗六升零遍審農形細量民勢則萬無準捧之道而流亡物故又是受還中民也到今指徵無處勢將責納于生存之民其勢必將流散而後已此不可不變通者也以言乎上納則庚戌六月前縣監 尹芮基在任時本縣火同米并船價一千四百四十八石二斗所載船隻致敗於京畿 南陽地而欲爲自下彌縫不卽狀聞辛亥六月因本道道臣 鄭民始移文子畿營自畿營枚舉事實一一筵稟批旨內此事係是有旨前所犯一依湖西 泰安事守令論罪姑捨在囚監色沙格并放送拯劣米及臭載穀物區處一依有旨爲之其餘往復決處可也事傳教則此便是已狀聞者而上司不爲區處營

門不爲舉論其後自惠廳七百石米虛錄於本縣大同儲置會案其餘亦尙在未納中事面之苟艱法意之壞損已無可言而仍成本縣無窮之弊又於癸丑前縣監 鄭杆在任時上納五船虧欠米合爲八百三十八石而三百四十六石以邑米追後上納一百九十二石十三斗一升以船人等所犯已爲當納在未納米爲二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而促關連下故欲爲徵捧於船人則當初逢載時舟司營門之題辭本官成給之文蹟昭然明白極口稱冤欲爲徵捧於監色則皆是至貧之類雖日施椎剝之政實無徵出之勢以致莫重上納經歲延拖其可成說乎此亦不可不變通者也凡此五條弊端俱係不可不卽速變通者而營門則未敢擅便上司則不小顧藉督責成風官民俱困百爾思之計無奈何又若花源牧場在於本縣境內而死亡亦多牧子無幾難支之狀實爲矜惻事係民情竝此附陳伏乞令廟堂及時變通俾海隅蒼生得蒙終始之澤批以所陳民隱呼燭看詳許令廟堂明日粘啓稟處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9일(병술)>

강 命別驍士直赴事依總戎使狀請施行

목 總戎使 徐龍輔狀啓以爲別驍士都試直赴一窠加給之舉宜軫坡州 南陽 長湍三邑均霑之道而第伏念武技之優劣相懸入格之多寡各殊有或一邑之中俱占二窠兩邑之全然闕榜則此而偏重彼而向隅在所當慮自今年都試爲始設有優等二人俱出一邑直赴一窠以居首人施行其餘一窠則以兩邑武士中矢數最多者施行俾蒙均平之澤實合事宜令該曹稟處教以依狀請施行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0월 20일(정유)>

강 命海南大同吳載及虧欠米區處更爲論理草記

목 備局啓言頃因海南縣監 安策上疏回啓有庚戌吳載虛錄及癸丑虧欠米事令該廳該曹決處報來後草記之命卽見惠廳 戶曹所報則庚戌吳載穀事惠廳納已酉條海南大同八百石均廳納二百石所載船庚戌吳載於南陽境而南陽 海南兩邑倅面議畿營以改色上納之意自願擔當不爲登聞又因該邑報請改色米中七百石移割儲置其餘二百三十五石零竝船價條屢度關飭尙不上納云癸丑米虧欠事癸丑條該邑稅大同情雜費不爲磨鍊惠廳 戶曹納中竝元穀虧欠合爲八百三十餘石而戶曹納一百三十石零惠廳納二百九十八石至今猶未盡納云矣庚戌吳載之時該倅之以改色擔當者蓋出於免罪之計而改色既難措辦則復爲彌縫之計請換儲置之名而辛亥因畿伯所奏守令及在囚沙格以有旨前事竝蒙特教恩典仍有拯劣米及穀物區處一依有旨爲之之命庚戌該倅既蒙恩有今不敢更爲請勘而吳載穀物則年條雖久當初舉行既異常規該廳之不欲竝論於年久之拯劣者事勢固然嚴飭道臣該邑庚戌吳載穀依當年條拯劣米例趁卽收捧上納正供事體本自嚴重雜費諸條亦是法典所在而癸丑稅穀則雜費條不爲磨鍊以致元穀之欠縮該邑事誠極寒心伊時自戶曹雖已請勘虧欠穀物之猶有未盡上納云者亦極可駭今若以年久或許闊狹則大關後弊請待解凍卽爲準納事一體嚴飭道臣教以急於免罪不恤民隱之守令倅因赦令而置之勿論之科無辜小民既有疊徵之苦又當勒捧之事其爲無義莫甚於此更爲論理草記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1월 17일(갑자)>

강 司僕寺以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別單啓

목 別單京畿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前任張忠顯時任李源培 所管三牧場甲寅籍付馬五百六十一匹今生馬九十九匹合六百六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九匹故失馬六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八十二匹內壯雌馬三百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九十一匹今生馬九十九匹加報八匹 長峯兼監牧官 長峯島萬戶 羅太乙所管一牧場甲寅籍付馬三十九匹今生馬五匹合四十四匹內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十二匹內壯雌馬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匹今生馬五匹加報一匹 南陽監牧官 金達瑞所管五牧場甲寅籍付馬三百三十九匹平薪移來馬二百五十三匹加現

馬三四今生馬九十一匹合六百八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六匹故失馬一百五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十四匹內壯雌馬二百七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二匹今生馬九十一匹加報九匹 仁川兼監牧官永宗僉使 前任曹翰振時任吳載衡 所管二牧場甲寅籍付馬一百五十九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合一百八十八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九匹內壯雌馬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七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加報二匹 **水原陽城等監牧官** 李鼎吉所管二牧場甲寅籍付馬一百三十四匹**平新**移來馬六十四匹今生馬三十三匹合二百二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二匹故失馬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五匹內壯雌馬一百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六匹今生馬三十三匹不足三匹○忠清道瑞山罷牧三牧場所放馬五百三十八匹內**南陽**牧場移送馬二百五十三匹**水原**牧場移送馬六十四匹故失馬二百二十五匹除實在無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16일(계사)>

간 行都政于春塘臺 吏曹判書 沈煥之 參判 黃昇源 參議 朴宗甲 正郎 李運行 權峻 洪秉臣 佐郎 宋知濂 申絢 李海清 兵曹判書 李得臣 參判 徐有大 參議 金祖淳 參知 梁周翊 正郎 南達孫 鄭取成 李翊模 呂駿永 佐郎 崔履亨 李重蓮 李敬心 李燾進

목 吏批以李性重爲蔚山府使 沈達爲連山縣監 徐謙淳爲洪川縣監 徐有臣爲大司憲 李尙度爲大司諫 韓光近 尹長烈新通也 崔烜爲司諫 沈銖 金孝眞陞品也 韓興裕爲掌令 權恩浩爲松禾縣監○因伊川府使望筒教曰卽欲用之而未果已自挾冊之時待其一闌豈可任其潦倒乎軍資正 韓用和此窠擬入事分付○教曰在外諫長許遞○以李顯宅爲吉州牧使 吳文常爲**南陽府使** 韓用和爲伊川府使 柳相斗爲郭山郡守 洪望禧爲海美縣監 宋煥章爲咸陽郡守 鄭尙愚爲大司諫 李采爲忠州牧使 趙榮儉爲龍川府使 鄭殷祥爲加平郡守 安必濟爲平海郡守 任希存爲春川府使 (…)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20일(정유)>

간 罷**南陽府使** 吳文常職以田義顯代之口傳也

목 文常登筵時履歷不善癸對教以罷職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

<일성록, 정조19년(1795) 12월 21일(무술)>

간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士庶秩資憲金時漢等八人 (…)
(…) 以上年滿百歲者皆超崇政其餘各以次加階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일(기유)>

간 命**南陽府**老人官敎闕失者令畿伯及捕將限十日覓納仍命更成敎旨安寶下送

목 京畿監司 金文淳狀啓以爲卽接**南陽府使**田義顯牒呈則應資老人官敎八張今月初三日本府邸吏逢授於本府將校洪禧龜處使之費往而曉頭到青坡近處竝與他物件爲賊所失云矣莫重敎旨之中路見失萬萬驚駭今方往復捕廳期於捉得而老人之事有不可知**南陽**九十老人正憲金時漢資憲金載好嘉義崔有得嘉善金世重 李振興 李振柱 金銀錫 崔尙伯加資官敎令該曹更爲成送將校禧龜自臣營嚴勘計料敎以若能嚴明束濕豈有是乎該府使所當重勘特以絜短之意十分參酌而莫重安寶敎旨豈可任其闕失乎卿與捕將限十日限前覓納後狀啓或草記萬一愆限卿與捕將難免其責以此知悉事回諭敎旨卽令政院安寶下送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6일(계축)>

㉔ 命南陽老人教旨竊去者退限捉納

㉕ 承旨 李肇源啓言向來南陽老人加資教旨見失事令畿營 捕廳限十日譏調捉納而今已限滿尙無動靜誠極未安請京畿監司與左右捕將並推考教以退限二十日期於捉納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18일(을축)>

㉔ 由華城行宮進發御遲遲臺下御製詩一篇命隨駕留都諸臣賡韻

㉕ 卯正初刻具軍服乘馬以出左議政 蔡濟恭 右議政 尹蓍東進前問候予曰關雨留一日少慰予瞻依之思而仰念殿宮企待行又不敢緩古人所謂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正予今日懷事也出左翊門 新豐樓由左右軍營前路出長安門過大有坪至萬石渠駐蹕予謂承旨曰昔我往矣載馳載驅今我來思行道遲遲有誰會予心乎予又曰爾等聞空石山事乎無石之地生出無量堅石盡爲築城之需而石爲之空則山名空石默有前定不已奇乎過如意洞眞木亭觀吉野至遲遲峴設帘幕于臺上下馬陞座口拈五言律一篇且以小序弁之命閣臣書之序曰廿日何日來省象設履茲濡露孺慕彌切還次華城關雨停蹕夷猶適願坐且明發歷駐遲遲之臺行行路轉而陟岵之思耿然如結瞻望久之志感以一律詩曰晨昏不盡慕此日又華城霏霖寢園雨徘徊齋殿情若爲三夜宿猶有七分成矯首遲遲路梧雲望裏生又命書小識于詩後曰昔年溫幸時駕過本府而服色例用軍服伊時有影幀草本而色渝不敢移模近來園幸服色之用軍服者亦此意而圖寫御眞藏于園所齋殿以寓瞻依之思第三句及之仍教諸臣曰庚辰溫幸御軍服在於儀注摸寫一本亦以其時服色而每以未及移摸耿耿于中己酉以後園幸必用軍服蓋出於追述之意而年前摸御眞二本一則以謁廟時服色藏于閤宮 望廟樓一則以軍服藏之園所齋殿以寓一分瞻依之思今行值昔年誕日遲遲不發之際一雨又如會事更駐一日事亦不偶然每年輦路必御是臺徘徊增感而今行尤有異焉茲成一律以志感第三句猶有七分成者卽實際語也隨駕諸臣留都百官一體賡進而只押城字餘三句隨意拈進仍命承旨 林濟遠詳錄筵說一通輪示賡韻諸臣而隨駕官皆令於駕到始興後賡進留都百官則還宮後賡進隨駕(…) ○植木各邑水原判官 洪元燮 廣州判官 金履鎬 南陽府使 田義顯 安山郡守 趙重瞻 振威縣令 吳在斗 龍仁縣監 丁遇泰 果川縣監 金履裕 陽城縣監 鄭柱(…)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월 24일(신미)>

㉔ 命水原留守 趙心泰園所外南山補土時九邑民人赴役二日依植木例計日給糧查拔殘獨等當拔之戶仍飭水原府 廣州府 畿營以始役完役日子陸續登聞役所凡事植木差員專當看檢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臣正月二十八日與植木九邑守令本府判官 洪元燮 廣州判官 金履鎬 南陽府使 田義顯 安山郡守 趙重瞻 安城郡守植木差使員 曹允植 龍仁縣令 丁遇泰 振威縣令 吳在斗 果川縣監 金履裕 陽城縣監 鄭柱及植木差使員 張世紈等會同于外南山 鳳鳥峯下尺量其沙汰處山脊內外橫廣爲二千五百六十步自 鳳鳥峯之南至上南山西脊下端屬之水原 果川 安山 南陽等四邑自鳳鳥峯之東至中南山南邊下麓屬之廣州 安城 陽城 振威 龍仁等五邑而隨其民丁多寡定其經界大小大略自五百步次次遞減至于二百一二十步限界立標此其分授之假令而論其役處長短錯雜難易懸殊恐不可以役丁多少步數遠近硬定其工役之均齊及其實役時淺深闊狹從便相議期於完築之意各該守令處爛加商確至於率丁赴役今既涓吉開土而近日風寒尙峭擬待來月初旬前後土脈融解次第始役之意一體約束教曰近日風寒卿等又爲予代勞矣卿等之勞姑置之九邑民人之勞力何可一刻弛心依筵教役二日先從附近面出用計日給糧依植木例而殘獨戶及應在當拔之戶亦皆查拔期於竭誠對揚之意本府留守及廣州留守 京畿監司處下諭始役完役日子本府主管登聞而廣留畿伯亦當陸續陳聞此意並令知悉役所凡事植木差員專當看檢事一體下諭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일(정축)>

【가】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外補築形止及募軍數爰植木株數馳啓

【목】該監司狀啓以爲卽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自今十一日至十三日連爲董役後募軍數爰補築形止植木株數並區別修報茲以後錄馳啓後十一日水原募軍二百五十名自鳳鳥峯南第一麓東邊第二麓西邊補土長四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二百七株廣州募軍二百名初境一巷補土長四十步廣二十五步植松三千二百株南陽募軍一百十名初境一巷補土長十步廣五十步植松六百株安城募軍九十名初境補土長二十八步廣三十步植松二百五十株安山募軍一百名初境補土長四十一步廣四十六步植松三百四十株振威募軍九十七名初境一巷補土長十三步廣七十步植松三百六十株龍仁募軍九十六名初境一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十步果川募軍五十名自初境一巷至第二巷補土長五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九百二十四株陽城募軍九十二名初境一巷補土長六十步廣二十八步十二日水原募軍二百八十名自第二麓西邊補土長四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二千一百株廣州募軍二百名一巷補土長六十步廣十二步植松一千八百株南陽募軍二百四十五名第二巷補土長五步廣五十步植松五百五十株安城募軍一百五十名長谷一巷補土長十九步廣二十步植松一千七百株安山募軍一百二十名一巷補土長五十二步廣四十七步植松九百二十二株振威募軍一百二十名一巷補土長十五步廣六十步植松七百二十株龍仁募軍一百名二巷補土長三十五步廣八步植松五百株果川募軍一百四十名第二巷補土長十二步廣二十步植松一千五百八株陽城募軍一百十六名第二巷補土長二十步廣十五步植松九百十株十三日水原募軍二百九十四名鳳鳥峯第三麓補土長九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二千九百三十株廣州募軍二百名僧軍一百名第三巷補土長七十步廣十步植松三千八百株南陽募軍二百九十三名第三巷補土長十五步廣三十步植松五百二十株安城募軍一百六十八名自二巷至三巷補土長二十步廣四十步植松一千五百株安山募軍一百六十七名三巷補土長七十三步廣十二步植松一千五百株振威募軍二百十二名長谷第三巷補土長二十三步廣五十步植松一千三百五十五株龍仁募軍一百三十四名自射亭洞三巷補土長四十六步廣八步植松一千三百四十二株果川募軍一百四十名第四巷補土長五十步廣十五步植松八百株陽城募軍一百六十七名第三巷補土長十二步廣八步植松一千五百株都合募軍四千四百三十一名植松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八株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16일(임진)>

【가】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植木形止馳啓

【목】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外補土處自十四日至十七日連爲董役後募軍數爰補土步數植木株數區別修報而十五日則因雨停役十八日則自丑時始雨至辰時終不開霽亦不付役云補土植木募軍數爰並後錄馳啓十四日水原募軍二百四十七名鳳鳥峯南第一麓西邊補土長三十步廣二十步植松二千二百二株廣州募軍二百名鳳鳥峯西邊第三巷左脊補土長二十五步廣八步植松三千七百五十株南陽募軍二百二十七名上南山北邊朝陽谷第三巷補土長十五步廣三十步植松四百一十一株安城募軍一百三十二名上南山東邊第四巷補土長二十二步廣五十步植松八百株安山募軍一百六十七名上南山南邊第三巷右脊補土長二十步廣四十步植松一千三十株振威募軍一百十五名上南山東邊第四巷補土長十七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一千五百三十二株龍仁募軍五十五名寺洞東邊第一巷補土長三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一千二百十二株果川募軍九十七名鳥谷第五巷補土長二十五步廣二十步植松八百二十株陽城募軍八十三名中南山外麓第三巷石脊補土長九步廣十一步植松三百八十三株十六日水原募軍二百五十九名鳳鳥峯南一麓陽谷峴西邊二麓器皿洞東邊補土各長十五步廣十步植松三千三百株廣州募軍二百二十名初境甲谷一脊補土長六十步廣十二步植松二千三百株南陽募軍二百十三名朝陽谷中境第四巷補土長八步廣三十五步植松五百八十株安城募軍一百一十二名上南山東邊第一麓四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四十步植松一千八百六十四株安山募軍八十七名上南

山外面南邊第二麓一巷半補土長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二百十株振威募軍一百三十四名中南山外麓第五巷補土長十五步廣四十步植松二千二百五十株龍仁募軍七十五名射亭谷第二麓補土長二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一千六百五十株果川募軍一百六名鳳鳥峯北邊第五巷補土長三十四步廣十五步植松一千六百六十七株陽城募軍七十二名中南山第三巷補土長七步廣十五步植松八百四十株十七日水原募軍二百九名鳳鳥峯南第一麓陽谷峴西邊補土長四十五步廣五十步植松一千九百八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二十名初境甲谷一處補土長六十步廣八步植松三千二百株南陽募軍二百四十三名中境朝陽谷第六巷補土長三十五步廣四十七步植松一千八百十株安城募軍一百一十二名上南山東邊第一麓四巷左脊補土長二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一千四百二十株安山募軍一百四十七名上南山外面南邊第三麓一巷半補土長五步廣六十八步植松一千二百十二株振威募軍一百六十七名上南山東邊第二麓二巷補土長十七步廣四十三步植松三千七百十二株龍仁募軍三百四十名梯木峙第二麓補土長二十七步廣五十步植松八千二百八十株果川募軍三百五十名鳥谷第五巷補土長五十步廣四十步植松四千三百六十三株陽城募軍六十二名中南山外麓寺洞第四巷補土長七步廣十三步植松六百三十株都合募軍四千四百五十一名植松五萬三千四百八株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21일(정유)>

㉔ 命京畿監司 金文淳薦舉狀本以休紙還給捧納承旨 尹光普遞差仍命跋辭溢美後復如前廟堂直爲草記嚴處

㉕ 該監司狀啓以爲草野才行搜訪事前後飭教不啻諄復今此十行絲綸又若是勤摯其在按道之列者曷敢不式克欽承悉心搜訪以副朝家側陋旁求之聖意也臣祇奉明命夙夜祇懼以關以面申飭守宰凡有才學有行誼而淪伏草萊固窮讀書之士搜訪報來後臣亦多歧探撫循名考實就其中飭躬砥行鄉黨延譽者三人姓名開錄于左驪州幼學李友信年二十五守靜而博學行誼純篤至於文詞亦稱華瞻領議政 奎五代孫楊州幼學朴壽煥年三十五杜門講禮飭躬自修不但士林推詡隣里亦皆延譽諡善 聖源孫楊根幼學李義轍年六十三耿介之操樸實之工老而采篤眞是固窮讀書之士縣監 顯慶孫教以跋尾溢美飭禁何如則雖片言隻字焉敢放意循舊竝與才行題評殊欠慙實之意況是政修正之本乎喉院無言道臣何責當該捧納承旨常時不能檢飭之知申遞差狀啓以休紙還給該道道伯則問備歇矣過此到任屬耳此後更有一毫近似者何待特教直爲草記嚴慶事令廟堂知悉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23일(기해)>

㉔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植木形止馳啓

㉕ 該監司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外補土役事陽城所授處今二十三日畢役云緣由馳啓又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自今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連爲董役後募軍數爰補土步數植木株數區別修報而果川及安城所授役處又於今二十四日畢役云三日付役補土植木募軍數爰錄後馳啓二十二日水原募軍二百六十三名北漢僧軍五十一名鳳鳥峯 器皿洞二處補土長三十步廣二十步植松四千五百二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中境寺洞二處補土長八十五步廣十二步植松一萬二千六百株南陽募軍二百五十六名初境西麓第三巷四巷補土長十五步廣五十三步植松五千一百二十二株安城募軍一百五十四名自上南山第二麓三麓四巷至七巷補土長八步廣四十七步植松三千四百五十七株安山募軍二百四十六名上南山第二麓上端一巷半補土長一步廣九十七步植松三千七百四十五株振威募軍一百四十七名中南山外麓第十巷十一巷十二巷補土長三十八步廣七十步植松三千七百二十株畢役龍仁募軍一百七十名自幘基谷 決斷峙補土長三十步廣五十步植松六千九百七十五株畢役果川募軍三百九十一名自水原終境至果川初境第四巷補土長四十步廣二十步植松五千四百八十九株陽城募軍一百八名中南山外麓寺洞第五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十五

步植松一千二百五十株二十三日水原募軍三百五十九名鳳鳥峯西麓南麓補土長四十步廣十七步植松五千七百十六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清溪寺僧軍十七名中境寺洞二處補土長九十五步廣十五步植松一萬五千八百株南陽募軍二百三十五名初境西麓第五巷六巷補土長十五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五千二十三株安城募軍一百三十一名自上南山第四麓五麓七巷至十二巷補土長十一步廣二十步植松四千八百四十八株安山募軍二百四十七名上南山外面西邊第三麓二巷半補土長一步廣八十三步植松四千八百七十六株振威募軍一百六十五名安山界移付役處補土長二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二千七百七十株龍仁募軍二百九十名決斷峙 安山界移付役處補土長二十八步廣三十步植松六千七百六十六株果川 募軍二百九十八名初境下端補土長一百二十步廣五步植松三千八百六十一株陽城募軍一百八名中南山外麓下端補土長十五步廣二十步植松九百七十株畢役二十四日水原募軍三百六十六名北漢僧軍八十三名鳳鳥峯南麓西麓補土長六十步廣三十步植松九千四百四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清溪寺僧軍十七名中境寺洞二處補土長九十五步廣二十步植松一萬一千四百八十株南陽募軍二百三十七名初境西麓七岡八岡補土長十五步廣五十三步植松五千四十株安城募軍一百五十七名上南山邊下端補土長七步廣九十五步植松六千三百八十八株畢安山募軍二百四十二名上南山外面西邊第四麓二巷土長一步半廣一百十五步植松五千五百三十一株振威募軍一百八十五名安山界移付役處補土長二十二步廣五十四步植松三千七百九十八株龍仁募軍一百三十名安山界移付役處補土長十二步廣十五步植松八千三百八十五株果川募軍二百九十八名初境下端補土長十三步廣三十步植松二千六百三十株畢役都合募軍六千一百一名植松十五萬一百二十株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26일(임인)>

경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形止馳啓

목 該監司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外補土役事南陽所授役處今二十五日畢役自下南山至石串下山南山北內外汰落處趁此時補土完役在所不已陽城 振威 龍仁 安城等四邑纔已次第告畢今二十七日爲始以此四邑移付董役又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安山所授役處今二十六日畢役陽城 振威 龍仁 安城等四地今日爲始始役於下南山 安城則昨夕因華城府甘結移付於宅溪下處雨勢至今日卯時終不開霽故竝與未畢水原 廣州兩邑而姑爲停役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27일(계묘)>

경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補土植木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外補土處自今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連爲董役後三日付役形止區別修報故補土步數植木株數募軍數爰竝後錄馳啓二十五日水原募軍五百五十九名鳳鳥峯西麓南麓補土長九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一萬二千六百三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終境寺洞二處補土長一百二十步廣二十步植松一萬六千二百株南陽募軍五十一名初境西麓第九岡補土長三步廣二十步植松一百八十株畢役安山募軍一百九十名上南山西邊第五麓一巷半補土長二步廣一百六十七步植松六千一百八十五株振威 募軍一百九十名安山界移付役處自上南山西外麓第三脊至六脊補土長十八步廣四十步植松四千二百五十株畢役龍仁募軍八十名安山界移付役處上南山西麓補土長十步廣八十八步植松四千五百六十株畢役二十六日水原募軍六百七十六名自鳳鳥峯南麓第一麓二麓至西麓補土長一百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五千四百五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寺洞三處補土長一百二十步廣二十二步植松五千六百八十株安山募軍一百六十一名上南山外面西邊第五麓下端一巷半補土長一步半廣三十八步植松二千三百八十二株畢役二十八日水原募軍五百三十二名鳳鳥峯西麓補土長一百五十步廣五十步植松七千六百三十二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寺洞間補土被莎植松三百四十株南陽募軍一百三十五名禦侮峴植松二千七百五十株安城募軍八十二名匠人募

軍五十四名宅溪第二巷補土振威募軍六十八名鷹鳥峯初境第一巷及火巢防川補土長五步廣三十步植松八百六十株龍仁募軍八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 植松五千四百十四株陽城募軍三十名鳳鳥峯 振威終境補土長十步廣十二步植松二百二十株都合募軍三千六百四十三名植松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三株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2월 30일(계묘)>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及各處補土形止馳啓

該監司狀啓以爲連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園所外南山各處補土役事廣州所接處今二十九日午時畢役故仍爲移付始役於古西門西池水原所授處亦於二十九日畢役後移付彦發峴 鷹峯峴南陽則禦侮峴 果川則古西門西池草峰下安山則臥牛峴竝各分授付役云緣由馳啓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3월 3일(기유)>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及各處補土形止馳啓

該監司狀啓以爲園所外南山及各處補土事水原 廣州 安城 果川四邑竝皆撤還之由纔已馳啓而卽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自今初二日至初四日董役形止區別修報故三日付役募軍植木數爰後錄馳啓後初二日水原募軍四百十五名下南山東邊八處補土被莎植松二萬一百株廣州募軍一百五十名臥牛峴補築植松三千三百三十株南陽募軍一百八十七名自洪範山至天馬山補土植松三千一百三十二株 安城募軍四十七名匠人募軍五十名買土軍十八名宅溪二巷三巷下邊補築長二十六步上下闊各九步安山募軍三十七名古西門外臥牛峴植松一千三百七十七株振威募軍一百三十名鷹峯峴補土植松四千九百七十株畢役撤還龍仁募軍八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五千八百五十七株果川募軍四百三十名草峯植松五千九百二十二株雜木五百二十株陽城募軍一百二十五名鷹峯峴 石串峙植松八千六百四十五株初三日水原募軍三百八十四名下南山東南邊九處補土被莎植松一萬八千五十株廣州募軍一百五十名臥牛峴補土植松一千四百十株雜木六百三十株南陽募軍七十八名自禦侮峴至洪範山 天馬山補土植松二百十三株未畢役撤還安城募軍六十四名匠人募軍五十名買土軍四十名宅溪第一巷補土長二十七步上闊九步下闊九步深一丈安山募軍八十九名古而門外臥牛峴植松二千九百五十五株畢役撤還龍仁募軍八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四千九百九十株畢役撤還果川募軍十名草峯植松二百十株陽城募軍五十三名鷹峯峴 石串峙植松三百二十株畢役撤還初四日水原募軍四百二十九名下南山東南邊中南山南北上下端補土植松一萬四千二百株廣州募軍三百名臥牛峴補築植松六千七百三十株雜木一千四百八十五株畢役撤還安城募軍二百七名匠人募軍六十名買土軍三十八名宅溪第一巷二巷三巷補土長五十三步上下闊各九步果川募軍四百五十三名草峯補土植松三千六百十三株雜木一百四十株畢役撤還都合募軍四千一百一十一名所植松木十萬四千九百五十四株雜木二千九百八十五株始與所授鷹峯峴自初二日至初三日募軍二百九十五名植松五千三百八十八株畢役撤還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3월 6일(임자)>

京畿監司 金文淳以園所外南山及各處補土植松形止馳啓

該監司狀啓以爲卽接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所報則自去月二十九日至今月初一日九邑付役形止區別修報續接始與縣令 金思義所報則本縣所授城隍山植木處自去月二十日至今月初一日付役募軍植松都數牒報而今方連爲董役九邑募軍植松數爰及始與募軍植木數爰竝開錄馳啓二月二十九日水原募軍四百五十名鳳鳥峯西麓間間補土被莎植松三萬一千四百五十株畢役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終境寺洞間間補土被莎植松二千三百六十株同日右西門外移付募軍二百五十名臥牛峴火巢補築植

松七千六百五十株南陽募軍二百五十名禦侮峴北麓金堂巖後植松五千八百十三株安城募軍四十五名匠人募軍四十五名宅溪第二巷補土長七步上闊九步下闊九步深二丈安山募軍一百二十三名自古西門外路下至臥牛峴植松二千二百六十五株振威募軍一百八十八名鷹峯峴東至二巷三巷補土長六十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三千七百四十株龍仁募軍九十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七千二十六株果川募軍一百六十九名自西池村邊至草峰植松三千九百九十三株陽城募軍一百十五名鷹峯峴 石串峙第一巷二巷補土長三十步廣四十五步植松三千五百株三十日水原募軍三百九十八名項強洞南脊補土植松一萬三百二十株廣州募軍二百五十名古西門外初境臥牛峴火巢補築植松八千一百六十五株南陽募軍二百五十八名自禦侮峴至洪範山補土植松五千七百三十二株安城募軍四十五名匠人募軍四十五名宅溪第二巷補土長十步上闊九步下闊九步深一丈安山募軍一百七十九名自古西門外下至臥牛峴植松六千三百七十株振威募軍一百九十三名鷹峯峴東至第四巷五巷補土長六十三步廣一百五十步植松四千五百十二株龍仁募軍八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八千二百七十三株果川募軍一百五十名西池村至草峯植松三千五百五十株陽城募軍一百二十五名鷹峯峴 石串峙植松五千六百四十株三月初一日水原募軍三百七十七名項強洞南脊八處補土被莎植松二萬一千株畢役廣州募軍一百五十名臥牛峴補築植松六千四百三十株南陽募軍二百二十三名禦侮峴西麓至洪範山南麓植松四千一百一十二株安城募軍七十七名匠人募軍五十名買土軍三十七名宅溪第三巷補土長九步闊七步深一丈安山募軍二百三十九名古西門外臥牛峴植松七千二百二十九株振威募軍一百三十三名鷹峯峴第六巷至九巷補土長六十步廣一百五十步植松四千一百一十五株龍仁募軍九十五名下南山 石串峙植松六千一百六十四株果川募軍二百九十八名西池村至草峯植松四千八百三十九株雜木一千一百二十株陽城募軍一百二十五名鷹峯峴 石串峙植松八千四百五十株都合募軍五千二百五十九名植松十八萬二千六百九十八株雜木一千一百二十株始興所授城隍山自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初一日募軍二千三十名植松二萬六千九百三十七株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3월 17일(계해)>

㉔ 園所外南山補土及植木董役守令以下施賞有差仍命此後植木以定例堂上與內營提調勾管舉行著爲式

㉕ 敕曰園所外南山役處期以十年者告完於三十日內此皆列邑諸倅誠心董役之效豈不嘉尙地方官水原判官 洪元燮準職除授南陽府使 田義顯 廣州判官 金履鎬 安城郡守 曹允植 安山郡守 趙重瞻 龍仁縣令 丁遇泰 振威縣令 吳在斗 始興縣令 金思義 果川縣監 金履裕 陽城縣監 鄭柱竝陞敘其餘裨鄉校吏以下依判下分等舉行而今番渠輩效勞倍於年例植木宜有別般施賞之舉豈比壬子已例乎各邑枝吏分三等一等帖加二三等自各該邑米綿分等施賞而應受人後錄狀聞事下諭于本府留守又敕曰年年播植歲以爲課而今年則除却十邑所植近百萬株園令差員等所監植又近數十萬株橡實播種亦然都數爲七百餘石其在爲所重醺其勞之道不可無記念之舉令李根曾有陞敘承傳今番則右職調用令金履銓 差使員 安城郡守 曹允植以該邑看役論賞勿論加德僉使 張世紈加資奉安閣衛將 金孝元賞加南陽人折衝金守昌八年赴役其勞無比同知加設口傳擬入其餘牌將校吏員役使喚軍人等令兵曹內營各該營依判下分等施賞後草記或狀聞事分付因此而有定式者播植係是年年爲之之事而似此舉行主管無所定例堂上與內營提舉勾管舉行事亦爲分付○別單園令率守護軍五十名案山直七十名自二月十一日始役三十日畢役植松木六萬二千八百八十二株經界自草峯上左右葛峴後至星皇山北麓上端中端南麓下端栗木二千八百六株自齋室東牆後至谷村上下柳木三百六十三株星皇山植木初終境環植播種三月初四日始役初九日畢役各陵輸來橡實三百五十一石十四斗上林橡實二十石六斗齋室橡實二十五石龍珠寺橡實七石合四百四石五斗華城松子六石安邊松子八斗天城松子五斗金仁厚松子一斗合六石十四斗稷二石經界自草峯 古西門 星皇山南麓北麓東麓植木處園軍募軍僧軍播植

內下楓實二斗齋室近處龍虎內邊播植安邊 栢子八斗齋室東牆外注秧星州 栢子十斗華城注秧令李根園幸時已有陞敍右職調用令金履銓陞敍監植衛將金孝元賞加巡山監官崔俊起等四人各木布各一匹員役金元浹等六人各木布各一匹本營知穀官嘉善崔命喆等四人各木布各一匹南陽人折衝金壽昌帖加守護軍五十名各布一匹米一斗案山直七十名各木一匹米一斗差使員 加德僉使 張世執植松三萬四百八十二株經界自星皇山主峯左右至北麓上端檜木一百五十六株柳木三百四十二株松木一百六十五株自迫觀橋左右至迫瞻峴監植本營知穀官折衝千圭錫等三人各木布各一匹總戎廳敍鍊官折衝申嘯自該營施賞植木監官嘉善盧大喆木布各一匹舉行書吏朴東仁自外營考例施賞本營軍士池泰寬等十二人各木二匹安天得等七人陞一斗訓練都監軍士權福燁等四人自各該營考例施賞加德及唱奴元男木布各一匹僧軍植松木三萬五千八百三十五株經界自大皇橋初頭至水鐵店後麓中端柳木一百三十四株植松初終境本寺青龍內邊監植壯勇衛嘉善金百鍊木布各一匹御營廳將校嘉善金龜鼎自該營施賞總攝僧正憲 哲學等二人各木一匹胡椒五升僧嘉義 豐一等三人各木一匹胡椒二升僧軍七十九名各米一斗錢一兩鶯梁別將 黃壽海率本鎮牙兵植松四萬五千一百六十二株雜木一千五百株經界自星皇山東麓上端至水鐵店後麓別將 黃壽海木一匹監植御營廳別武士折衝安德恒木布各一匹本鎮牌將旗牌官 安時興等二人各木一匹書記張師漢等六人各布一匹植木軍一百十六名各米二斗都合植松十七萬四千五百二十六株栗木二千八百六株柳木八百三十九株雜木一千五百株檜木一百五十六株橡實四百四石五斗松子六石十四斗栢子一石三斗楓實二斗稷二石米八十三石三斗六升錢二百五十六兩五錢四分 (…)

○南陽府初次分受境界自上南山西北外麓振威加分受界至下端終境二月十一日始役二十五日畢役合十五日內二日雨下停役實役十三日上端闊一百十步中端闊一百三步下端闊三百二十一步初境長二百八十三步終境長二百十步周回九百二十四步募軍一千七百八十三名編結三百七十一層再火分受自上南山禦侮峴至古西門 洪範山 天馬峯等處補土植木二月二十八日始役三月初四日畢役實役七日募軍一千九十八名編結一百七十一層以上二處合募軍二千八百八十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七百二十兩二錢五分米三十八石六斗二升賞格錢十兩八錢七分編結五百四十二層抹木三千五百二十七介空石二千一百八十六立松枝三百二十七同松枝價錢二十九兩四錢三分植松五萬七百八十一抹內質松二千四百六十四株價錢二十四兩四錢出身王修自願植松三千株播種橡實二十三石錢七百八十四兩九錢五分米三十八石六斗二升座首通政洪允德望僉知○始興縣星皇山補土古西門土城西麓鷹峯 露積峯東麓等處植木二月十六日始役三月初三日畢役實役十五日半募軍二千五百六十三名每名每日雇價錢二錢五分米二升式合錢六百二十一兩五錢五分米三十三石一斗六升內一百六十名半日雇價上下抹木三百八十二介松枝二十五束松枝價錢二錢五分植松四萬二十四株內質松六千九十三株價錢六十兩九錢三分以上錢六百八十二兩七錢三分米三十三石一斗六升都以上募軍三萬九千八百九十二名內一百六十名半日雇價上下合雇價錢九千九百五十三兩八錢賞格錢十兩八錢七分糧米五百三十石十二斗四升匠人廩人官隸僧軍一千五百九十七名糧米二十一石四斗四升編結五千四百九十三層抹木五萬五百八十六介內質用一萬六千七百三十八介價錢三百八十五兩四錢空石二萬九百八立松枝五千三百五十二同二十九束松枝價錢四百四十七兩六分植松七十五萬七千一百八十八株內質松三十四萬四千九百二十九株價錢二千七百四十五兩一錢六分王修自願植松三千株植雜木七千二百二十五株播種橡實二百四十二石皮稷十石草種四石莎草四十五萬一千七百張錢一萬三千五百四十二兩二錢九分米五百五十二石一斗八升○外南山補土植木軍丁替當人嘉善張世弘居威從折衝崔宅正居京嘉善金振九居載寧 金頤晏居京以上四人各軍四千名五衛將作窠擬入嘉善李泰益居松都軍二千名李永晔居全州 閔以顯居振威 李養暉居義州 朴重信居全州 李華蕃居京崔恒柱居全州 金處仁居義城 金鳳翼居京金鼎禹居金化 韓光祚居松都 申奎夏居陰竹 金鎮澤居平壤 廉景允居金化 崔昌大居安城金貴亨居全州 方允謙居安城 金樂澄居松都 李仁默居稷山 金時弘居南陽前僉使 李東源居丹陽以上二十人各軍一千二百名空闕衛

將次收用追榮後減下東源效勞亦多忠壯將作窠擬入嘉善趙和璧居公州 李德純 金元大 崔重煥居京羅致綸居水原 李岳齡居京李雲江居金化 崔敬瞻居鐵山 高德考居水原 崔宅謙居京崔世載居廣州 鄭允恒居安城以上十二人各軍一千名空闕衛將加設單付追榮後減下前縣監 李宗魯居京出身咸汝績居東萊閑良韓後良居平壤以上三人各軍四百名賞加雇馬軍林致成居龍仁閑良尹得臣居安城 禁衛軍金五興居龍仁以上三人各軍二百四十名免役帖加御營軍金桂甲軍官金義弼居安山官奴民永奴仁玉居安城以上四人各軍二百名桂甲 義弼帖加民永 仁玉免役嘉善林驗芑通政林光世 林遇春 申道洽 林福尙 林判謙 金仁成 林士澄 崔泰興 洪得明 金福得居南陽 咸德重 咸春興 李漢福 車德民 李彥忠居安城 朴尙殷 朴漢源居鎮川 金敬弼居全州 朴起得居陽城 金逢哲居全州 柳復文 李景儀居京折衝文 世亨 李春興居安山 金漢一 金始一居金化前哨官 李景春 烽臺監官 宋允福居龍仁 展力副尉 片得載居安山幼學李慶吾居始興閑良李德中 金聖雲 朴三順居龍仁 金千起 崔五得居陽城 朴時采居公州 柳學允居振威 朴俊源居鎮川 金發福 金世澄 印景希 趙福善 趙大元 趙德希 金永大 白京順 曹允澤 趙完興居安城 梁宗源居報恩 孫聖漣 朴成彬居京具允福居松都 韓厚相 朴俊植 鄭德重 李以佛 金驗尙 金三澄 平順泰 李貴金 李世寬 朴克儀 金有福 李致道 朴存福 張春福居安山 林德千 申俊文 林業奉 崔宗福 金春芳 申厚浚 林福之 林黑孫 金昌輝 林承奉 申厚發 金判同 林三得 金守得 權得均 金允山 申有土居南陽 郭興大居果川 文星燁 文星輝 姜信任 金儀得居始興雇馬軍李彥植 禁衛軍李尙芑標下軍高沙邑土里居龍仁以上九十二人各軍一百二十名竝帖加閑良鄭得元居京以上一人軍一百名帖加嘉善時五衛將 張挺居 平壤軍一千二百名令兵判招見後道內可合處收用前禁衛哨官 李鎮忠居陽城軍一千一百五十四名以全春君家人曾爲宣薦本邑軍丁專當渠父看役云登科已近三十年令兵判招見身手草記都以上軍七萬五千七百五十四名出身王修居南陽植松三千株加資 (…)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3월 24일(경오)>

將仕郎 愼信上疏賜批

疏略曰我國家百年昇平一世亨泰至於戎務二字不無因循苟且之歎今當我聖上側席虛襟之辰敢以戎務八條爲獻一曰都城之築雉今以都城地形觀之則背北山之險跨南山之固雖峽關劍閣不可以加此而獨於南門外及東門外兩處稍爲低平難於捍禦平居無事未嘗念及於綢繆一有不幸則城池人民倉廩器械委而去之其爲識者之恥恨當如何哉臣謹按中國城制每五十垧設一雉垧即今之女牆雉即今之曲城雉出城外四五丈左右多置穴眼賊附左城則從左穴射賊附右城則從右穴射故中國之城多處乎平原曠野而賊不敢逼者賴有此耳今我國都城南北依險處不足爲慮而若東南門外稍低處則因其地形爲築凸城左右鑿出砲穴上建敵樓相距五六百步大砲中藏鐵丸大如鳥卵者數斗賊若來集城外砲丸從兩邊交發無論千兵萬馬雖金石將皆糜碎賊雖有雲梯衝車將安施哉若是則他堞雖無守兵只使數十人守砲樓足矣此非臣獨見故相臣 柳成龍啓請於當時而未及施行者也議者若曰東南門外沿城多是民家難毀撤云爾則此有不然者間五六百步則所當毀者將無幾何且城下多是草萊小戶雖厚價買所費亦無幾何況爲萬世不拔之基則此二少委折有不可以盡拘矣二曰西南之防虛臣竊伏見我國地形西至于關西南至于嶺南東而爲九邑北而爲六鎮高山大川縱橫綉錯雄府巨鎮羅列碁布京師處其中左控右環古所謂天府者也然顧而爲憂者西南一隅是已若南陽 安山 仁川 金浦 通津等邑皆岸大海波濤之出沒潮汐之往來水路所通風帆所踔不可際涯其距京城不過爲六七十里平原大陸朝發夕至顧今我國家邦運亨泰雖知萬萬無他慮而設有不幸桀黠跋扈者闖發乎疆場夕抵浦上曉逼城下則國家將何以拒之耶高麗時倭寇屢梗而忠清 京畿等沿海道多見暴掠者以有水路之易通也以近事觀之丁未春訛言一興仁川富平等沿海邑莫不靡散者以無關防之可恃而然也臣故曰西南一隅不可不置防禦而西南一邑惟仁川於海門最爲要衝於京城最爲直路擇武臣中有威權者一人使守仁川而特畀西南防禦之任仍統旁邑而

招集境內丁壯之士增置軍校益習馳射其城池器械糧餉等節亦令從長區處則亦足爲保障之一策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4월 24일(기해)>

㉔ 命來詣關外諸臣退去二提學 沈煥之二直提學 李晚秀付金吾郎處之

㉕ 敎曰有下敎於畿伯請對之時諸承旨請對時雖曰口傳必已聞知則豈可來詣關外乎來詣欲爲請對乎欲爲陳箚乎欲爲呈疏乎焉有下敎爲名而將信將疑之事乎不在多言斯速退去大臣自當還第而二提學之謂以本職吏判 祭官填差事入於禁標內云萬萬駭然二直提學謂以自鄉上來亦入禁標雖與無端犯禁有異不可仍置付之金吾郎處之 煥之曾呈焚黃辭單未及辭朝晚秀返自南陽省掃之行命煥之卽爲發行晚秀亦令還爲下去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4월 29일(갑진)>

㉔ 頒賜御定奎章全韻于中外命公私押韻準此義例仍禁御諱諱稱字音中間竝諱之習

㉕ 敎曰御定奎章全韻 內閣印出進呈內閣 玉堂 藏書閣 尊經閣 政院 禮曹起居注室五處史庫四學分藏而時原任大臣閣臣卿宰侍從各邑鄉校賜額書院分頒我東韻書之彙以三韻別置入聲有非韻本四聲之義而不押增韻與入聲亦不曉通韻叶音之格魯莽莫甚所以博據廣證命編是書者也此後公私押韻準此韻書義例式令事分付京外掌試之司卽予苦心在於矯俗正習是書之編豈特專爲諧音比聲政欲一洗謠僞之陋近年印本書冊御諱之刪劃所見甚駭然屢勤飭教不卽復古甚至諱稱字音中間竝諱之因循而無非可以矯正之端自今似此習俗一切嚴禁韻書今日爲始行用事亦令內閣知悉○我東韻書之最先出者卽三韻通考遵行已久爲操觚者之章程但其取字狹少訓註疏略已非該括博約之書又以四聲爲三韻名實殊舛金濟謙成孝基雖加增補亦不過稍廣舊文而已崔世珍之通解朴性源之通釋其於音切頗致詳備而乃若字挾註略彙以三韻別置入聲有失韻本四聲之義一也此蓋我東科詩不押入聲故因襲陋規便剔入聲一韻於三韻之外冗贅無歸屬之科其紕繆可嗤有如是不足以爲學官之令式藝苑之範則予嘗留意是正命檢書官 李德懋取諸家韻書博據廣證詮次一部全韻以平上去入比類諧音增爲四格編字次第倣古韻書字母爲次之法以諺書翻切按序排定其文又增於增補其解特詳於諸家而其一字之諸韻互見者同字而音義各殊者華音東音之逐字異讀者標以傍識之匡以圈加之諺註以分析之一字互見四聲者平聲標○上聲標●去聲標■入聲標●一字互見他韻者註部首字加匡一韻而字同音意異者註以諺音加匡東音則同而華音母義異者標以小圈訓別義而書華音加匡華音則遵正音之字母叶通解之諺翻東音則辨以七音律以字母各字之下以諺書分註華東亦各加匡又取吳氏韻補楊氏古音邵氏韻略若干叶音按韻抄附寧略無濫蓋謹之也至於通韻之辨有若聚訟而證之古樂府杜韓詩最有可據以次附于各韻之下比成書又命閣臣 李晚秀 尹行恁 徐榮輔 南公轍前承旨 李家煥 李書九 外閣校理 成大中 檢書官 柳得恭 朴齊家校其譌謬甲寅冬下內閣命家煥與德懋弟功懋及其子光蔡重爲校對繕寫大小兩本鈐之梓至乙卯八月功告完藏其板于內閣至是印布中外○四都八道鄉校秩水原府 開城府 江華府 廣州府 京畿 三十四官 忠清道 五十四官 全羅道 五十六官 慶尙道 七十一官 黃海道 二十三官 江原道 二十六官 咸鏡道 二十四官 平安道 四十二官合三百三十四官各白紙大本一件○賜額書院秩(…) ○南陽 龍栢祠 安谷祠(…) 合二百六十二處各白紙大本一件(…)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8월 11일(계미)>

㉔ 命館閣諸臣分撰華城宮閣樓亭諸處上梁文

㉕ (…) ○角巾臺上樑文三龜協兆新邑奠食墨之野百雉騰賀高臺跨偃虹之門功既告成時若有待竊惟華城天作之地寔爲仙寢月遊之鄉物阜民殷遙管數十州節制山萃水複宛似八百國會同若古漢扶風

遺規關防壯三輔之勢迨茲周灤水移奉神祇護萬年之岡翠華空山尙想鶴馭之曾過香火靈殿長瞻龍旂之親承惟此城邑之移占蓋倣湯沐之別設神籌默運工不煩於水衡地利允臧功實遇於土國關鍵設險不啻七里之郭五里之城井閭肇基居然三年成都二年成邑瞻喬山之松柏鳳翥鸞停儼古社之粉榆鷄鳴犬吠乃就新城之上特置小樓于東在義和暘谷之方度以土集取安石東山之義名曰角巾粉堞遙抱月之形山容左峙麗譙拱連雲之勢野色前臨用處則大纛高牙暇日則輕裘緩帶歌管飾勝率多南陽之富豪弓馬爭能半是茂陵之遊俠八達之光氣蔥鬱繞仙園而長留一鎮之體勢崇嚴衛上都而益鞏奚但保障之增重抑亦流峙之改觀有蔚乎其深焉廣陵諸峯之林壑其豁然而平者柳川九曲之桑麻帆船隱映於簾櫳平攬一幅纖縠雲煙起滅於朝暮遙挹千朵芙蓉疇野蒼茫從古稱生穀之土郵亭錯莫至今說駐軍之墟始知大邑名都之中必有月榭風楹之勝創下宇上棟之制飾繁華於觀瞻處五路三劇之衝溱輪蹄於都會南樓翫月識雅量於登臨北門留觴增國威於談笑虹霓載屹既殫般倖之才燕雀交飛宜申張老之祝兒郎偉拋樑東天設金湯氣勢雄堂上平臨滄海闊扶桑先見日輪紅兒郎偉拋樑西太平笙管鬧芳堤春城却似新豐路鷄犬千家翠柳齊兒郎偉拋樑南象設崇岡瑞氣涵萬世靈符藏吉地驪龍擎出火珠三兒郎偉拋樑北洛陽城闕瞻宸極濛濛細雨柳榆陰半和農謳歌聖德兒郎偉拋樑上花峯春色引仙仗東風吹到天香來知是雲車貯鬱鬱兒郎偉拋樑下臺高欲挽銀河瀉漢南士女樂昇平一關風謠登二雅伏願上樑之後鎖鑰彌固樓臺不驚園樹有降露之祥佇見衍百祿之運臺隍迎出日之瑞舉祝光四表之休前弘文館提學 金載瓚製進(…)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0일(임자)>

㉔ 命幸行時沿路伏兵每處各減三名

㉕ 廣州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兵曹移文內今此幸行時華城 安山境內斥堠伏兵令內營稟旨知委外營使之徵發廣州 南陽 富平 金浦 始興 果川 陽川境內斥堠伏兵總戎使 廣州留守 江華留守所屬東伍步軍依園幸時例除出整齊臨時請出標信兵符徵發事判下矣本府境內斥堠四處每處軍各三名式伏兵四處每處軍各十三名式領率牌將磨鍊整待教以依此舉行而伏兵每處各減三名事回諭總戎廳 鎮撫營一體分付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4일(병진)>

㉔ 命今番幸行時駕過鷗浦後始依園幸例舉行

㉕ 定例堂上李時秀啓言今番動駕時凡諸舉行華城境以前依陵幸例華城境以後依園幸例爲之事曾已稟定而安山以後道路暫過華城境至鷗浦小住處則乃是南陽境不無眩於舉行之慮大駕過鷗浦後始依園幸例舉行事請更爲知委從之教以預爲分付隨駕各司各營知此意俾無犯科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15일(정사)>

㉔ 陪行御史 柳耕進書啓召見于誠正閣

㉕ 予問畊曰金浦郡守事果何如畊曰今番舉行誠爲駭然而以其治績言之亦不事事民怨載路可知其不治矣○畊書啓以爲果川縣監 金履裕治道則役處不過二里許雇軍則只以附近里每名給價一錢五分一無漏落三日告訖別無他聞始興縣令 金思義道路修治初八日爲始初以田夫赴役半日撤罷因不給價自翌日使役民戶而雇價每日每名以一錢五分定給躬察役夫之勤實加給二分而自本縣終境至陽川初境一里許因以始興民夫二日董役原價外加給五分雖曰以他民役他境準給雇價別無怨言橋梁木則無論大中小每箇給價五分而輸運牛貫竝給三分立苗牟田入於治道至爲五處而不過一二頃而止陽川縣令 吳泰彥各面民夫或赴道路之修治或赴橋梁之造築而始役初日以其晚赴每名給錢一錢間用田夫自一田至五田各出一夫一體赴役雇價則每日每名給一錢五分橋梁木則區別大小將以定價而尙不出給衙

舍修理該縣令今春損廩重葺幾皆了當而未及處則今番亦用近面民丁而價則一如他役間浦橋役所入
亂把子每浮給價一錢推用民間或自官買取柁束使役夫織成把子莎草材木之輸來牛貫無論遠近句檢
官以三分酌定面給路邊田畝或有一二畝渾入之弊而各穀已盡收穫別無所損金浦郡守 具允德董一邑
之民赴各處之役或捨近而之遠或自西而至東存拔任其監色檢束若無主者民言紛然雇價則一如陽川
之例而十日于役只給八日之價橋梁之造衙舍之用斫取材木元無定數作筏而下用民而曳已極狼藉橋
役垂畢餘材尚多宣言給價而實無受者路傍立苗牟田亦有數處渾入地勢則似然雖以今夏拯米事言之
五百六十七石零每石監營折定爲三兩七錢而以五兩四錢分定稱以今番役價之辦給猝地督捧怨聲載
路富平府使 趙象存始役第五日該府使周行道路躬自看審而持錢隨之民丁每名只給一錢而其中亦有
漏落之怨繙行出道翌日每名始給一錢五分前日未給之價亦爲準數出給而把子所用亂草每駄五錢式
質用材瓦輸運時牛貫或給錢一錢或給米三升而邑內役使牛隻幾爲四匹全不給價以致不均之謗材
木則未能量入非但濫斫之爲弊價本或謾本主不願或言從後定價而以目下所聞見尙無所給處雖以役
夫言之官治太柔面任恣意一洞十四戶受賂全頃民有偏苦之歎路邊立種牟田二三處犯境不過數畝仁
川府使 李衡弼則沿路幾爲二十里而以九面之民較其遠近更日赴役外四面用二日之力內五面用四日
之力而始役初日只給半日雇價八分其後則準給一錢五分而躬自董飭以錢以酒賞以勸之橋梁木則分
大中小計價以給而多爲七八分小爲二三分重林橋役所用空石二百六十餘立每戶二立式收捧民間而
初不給價空石分定既有其邑則濫徵民戶不無人言安山郡守 趙重瞻以六面之民路傍三面全力於治道
其他三面分排於衙舍葺理橋梁修築材瓦輸運之役初日則給一錢其後八日董給六日之價貸用民錢至
爲二百金之多而材木價亦不備給巡檢道路之時以物力之姑未辦得遍諭民人全爲目前彌縫之計村民
有故出他者勒令雇人替役校任之有拘顏私者密通先期伐木既多不均之患亦有偏苦之怨沿路牟田之
立苗處間有犯畝廣州判官 金履鎬以其路邊附近民戶使之治道造橋而自始役日運米於役所每名五升
式分給已有成規橋梁木量其所入不至濫斫而價本則姑無定數立苗牟田數三處入於治道而因其地勢
南陽府使 田義顯則一里治道役處無多只以附近民丁修治而雇價則一依他邑例餘無入聞者**水原判官**
洪元燮道路橋梁各出五田夫而或有元不赴役者或有連日使役者不無偏苦之民言而始役初日則每名
給錢一錢給米二升自翌日定給五升米而間有未及受者專由於所掌監色緩於成冊之修報道路之最難
處自官別爲募軍分牌修治將校輩則在在結幕各給糧饌炊具仍以宿食不相離次嚴防村閭之作弊秋牟
田亦有數處犯邊而不至大段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9월 21일(계해)>

강 命溫幸陪從人畿內年九十人李世傑 趙興馥 同知單付湖西百歲人徐豆金 僉知單付兩道年八十人帖加年七十以上人各米三斗年六十以下人各米二斗分給

목 敎曰庚辰年溫宮陪從人今春搜訪分等有記錄之舉而外方則畿湖兩道成冊今始齊到其中京畿年九十人抱川監官正憲李世傑 通津將校正憲趙興馥加資實同知單付令畿伯問其當爲追榮者文移該曹追榮後減下忠清道 保寧年近百歲人徐豆金單付僉知亦依京人例單代追榮其餘吏鄉以下京畿年八十四十二人忠清道年八十二十七人帖加成給畿湖年七十以上人等各米三斗年六十以下人各米二斗分給事分付畿伯既承筵敎自當依此舉行而錦伯則令戶判錄送筵敎仍令定例堂上行會 (…)

○船艙所檢飭次知 竹山將校安禧中年七十四時嘉善 黃萬益年七十二時折衝 黃龍瑞年七十一以上各司 依幕次知 林必遂年七十御幕諸事檢飭 **南陽將校**鄭東賢年七十時通政 (…)

○侍講院問安官支持次知 **南陽**色吏趙再興年七十四軍兵炊飯柴次知 徐有成年七十三時嘉善 (…)

○監司依幕次知 朴聖大年六十七軍馬折草次知 李枝山年六十六 駕轎假家次知 李百齡 年六十一 司僕人夫供饋次知 **南陽**監官 尹宙彬年六十八軍兵炊飯柴次知 竹山監官 安希璧年六十二安渭榮年六十二以上造橋次知 仁川監官 金元恒年六十驛馬折草次知 金浦監官 公二言年六十三船隻領付 朴道楹年六十三 司僕

兵曹馬喂養次知 金升斗年六十一 都總府依幕次知 安山監官 朴敏秀年六十七造橋次知 安城監官 金世文年六十八薛福命年六十三徐百恒年六十三李時裕年六十二申錫彬年六十二盧時大年六十一 吳平年六十以上造橋次知 振威監官 朴成太年六十七各差備馬喂養次知 李東彬年六十三裴德官年六十二 以上造橋次知 陰竹監官 韓潤成年六十八時嘉善 (…)

○大殿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竹山色吏尹殷弼年六十四御幕諸事檢飭 黃應大年六十二依幕次知 **南陽**色吏洪輔宗年六十八時嘉善 (…)

○驛人馬供饋次知 **南陽**色吏裴三福年五十九中宮殿問安中使支持次知 高陽色吏李震邦年五十九時通政○造橋次知 趙元迪年五十八船隻領付 麻田色吏鄭賢佐年五十九時嘉善 (…)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0월 24일(병신)>

㉔ 齊咨官 金在洙以彼中聞見報于備局

㉕ 手本以爲小人九月初七日入柵緣由既已手本入柵後連日趨程本月二十九日無弊到北京卽日與通官 太平保 大使 吳元壽偕詣禮部主客司呈納咨文入接於南小館十月初一日曉頭與通官 太平保繼文詣午門前領時憲書一百零一本二十日詣禮部主客司領賞二十三日又詣精膳司領宴二十九日受領時憲書回咨一度小人一行給口糧咨一度領賞咨一度卽日自北京離發十一月初五日抵山海關一行卜物依例照數無弊出關小通事 朴道根中路得病故刷馬驅人鳳翽 鳳鳴 麟甲 廷允 仁光 浩哲 允楫等先爲出送彼地事情則十月初六日卽新皇帝萬壽聖節而上無旨意下亦不敢提奏慶賀諸節一位置之只令在京諸臣恭行三跪九叩頭禮而止內庭所頒時憲書則猶以乾隆六十二年年號而秘不傳說五月二十日太上皇與新皇帝幸熱河山庄避暑白露節後卽爲回鑾駐駕于圓明園十月初十日始爲入京兩湖之役尙未討平湖南之苗匪則太學士 福康安 總督 和琳 福寧 姜晟等領兵進討相拒歲餘以其地理之未諳不得制勝之策今年夏秋之交購得詞謀使之前導和琳等督兵前進屢戰屢勝直搗賊巢連獲其頭目石三保 石代噶等餘黨大懼走匿山峪阻險爲守終不肯降故官軍追趕圍住亦多殺獲不出今年內似皆底平湖北之教匪則俱是民家而因飢滋擾者也號其黨曰白蓮稱其魁曰教主多用邪法煽惑愚民四出抄掠 湖北當陽 孝感等數十縣無不被其蹂躪太學士 孫士毅將軍明亮 舒亮 總督 惠齡 成德等分兵征討間有俘獲未得大捷八月十二日惠齡 成德等與賊交戰大敗賊衆進薄賊壘燒其寒棚擒其巨魁張正謨 劉洪鐸等賊黨勢孤四散逃竄故官軍追捕殺戮今已七八分平定亦當非久掃清云云教匪之一支賊黨間道徑出進圍河南省**南陽府**唐縣殺害長吏抄掠居民警報甚急皇帝特命副都統 台布統領京營兵二千行牧直隸 山東等省兵八千前去救應而官軍纔入河南界賊聞風逃走官軍則駐筈於湖北交界處以備不虞此等事情係是軍機極其秘諱傳聞不一故多般詳探則大略若此兩湖捷書購得謄本各一度煩不付呈小人復命日呈納計料福康安 孫士毅 和琳等受瘡成病相繼病歿皇帝聞甚悼惜各賜內帑銀一萬兩贈康安 和琳爵一等公使子孫世襲敕建康安 和琳廟於湖南特賜御額以酬其勞皇帝憫念湖民之因賊滋擾不得遂生特下慰諭之旨意今年應征之賊盡行豁免皇帝命湖南總督 姜晟等修築近苗州縣之城池盡牧土司苗民之兵器一竝燒燬新皇帝登極之初例有駕幸瀋陽拜謁先陵之規以兩湖之役未盡告功故俟其平復當有東巡之旨意年事則關內關外俱是豐登而西南諸省亦皆七八分年成云矣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1월 19일(경신)>

㉔ 命各道牧場所養馬數爰別單此後以啓目爲之賞罰亦爲區別以聞著爲式

㉕ 司僕寺別單 (…)**南陽監牧官** 金達瑞所管五牧場乙卯籍付馬五百十四匹今生馬九十七匹合馬六百一十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八匹故失馬九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一匹內壯雌馬二百九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九匹今生馬九十七匹加報八匹 (…)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2월 17일(무자)>

강 命南陽府使 田義顯臭載船逐送該郡之罪拿問嚴勘其代擇差

목 忠淸監司 林濟遠狀啓以爲瑞山郡守 俞岳柱牒呈內今十二月初二日南陽府使移文內貴郡大同米所載船一隻十一月十七日到本府靈興島前洋遇風沈水而距貴郡水路不過爲一日程故執捉五船分載輸送云而本郡距南陽母論水陸恰爲三四日程而謂以一日程者已不成說且稅穀沈水在於去十七日而今初二月始爲論移者亦是意外船隻今初九日來泊不得已分給民間而給此腐傷之穀如數準徵有所不忍拯米一石以十斗磨鍊三百六十八石十斗使民改納每石五斗不足條一百八十四石五斗郡守自當計料云近來稅船臭載之後地方官與裝載官欲免生事從便改色者大爲弊端年前飭教果何如而今此南陽府之勒令還送萬萬可駭通編中拯劣改色米之限以距本官一日程者蓋以路不甚遠民不甚病故也而低仰法意闊狹程站淹過數十日還送屢百里外以致全船腐傷決不可以他道守令而不論請當該地方官田義顯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瑞山郡守 俞岳柱貨載晚時難免不飭之責亦爲罷黜騎船監色及沙格等逗留中間之罪竝自臣營嚴懲教以稅船臭載處潛自私和之弊嚴加禁飭則渠焉敢怕其落仕不畏朝令乎臭載船隻逐送該郡使該郡之民又當疊徵之若如渠無形者不可罷黜而止南陽府使 田義顯令該府嚴覈重勘其代口傳擇差待下批當日辭朝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2월 22일(계사)>

강 以白師謹爲南陽府使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0년(1796) 12월 22일(계사)>

강 京外老職人加資下批

목 (…)南陽 士庶政李嘉善 趙尙柱通政李德春等二人 (…)南陽 已上朝官年八十士庶年九十竝加一資士庶百歲以上竝超崇政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2일(계묘)>

강 詣顯隆園行親祭

목 具軍服乘馬出中陽門 左翊門 新豐樓至左右軍營鍾街前路教承旨曰廣州留守及各邑差使員皆參享班乎承旨 李益運對以無例予曰陵園幸行隣陵諸執事皆爲參班古例卽然自今爲始使之參班由八達門到安寧里前路召見植木差使員 果川縣監 金履裕 始興縣監 金思義 安山郡守 李魯在 振威縣令 尹應鉉 陽城縣監 吳慶元 廣州判官 金履鎬 南陽府使曰師謹予曰外南山役處今則何如而植木後所見亦何如履裕等曰役處完固而植木亦皆蓊鬱成林矣予教思義 履裕曰動駕時待令兩邑軍已令各其邑試射放而不但有賞典當出科舉試官備二員然後可以舉行始興試所則始興倅爲上試官 果川倅爲參試官 果川試所則相換爲上副試官而月課一次代分日試取別單以啓予又曰安山 龍仁燈籠軍城丁軍試射放已爲下教於華留試取頒賞後卽爲解送也至萬年堤教承旨曰左邊一麓有土皮脫落處令植木守令補土之意招入守僕分付也至齋室下馬入奉安閣少頃入齋室閣臣等行御眞大奉審如儀少頃予具翼善冠 黻袍烏犀帶詣園所陞自東階就版位再拜仍詣神位前上香獻酌訖還就版位再拜行亞獻禮終獻禮如儀 亞獻官 左議政 蔡濟恭 終獻官 光恩副尉金箕性 予詣園上奉審拱趨三周于象設內外仍命園司趙用鎭及別看役 龍仁縣監 丁遇泰進前教曰陵園之制雖或虛左未嘗同封而予則情理有所自別故爲日後欲不常例灰隔只限蔓石覆釜形以上初不用石灰左邊卽是全地而闌干石或有微隙何也遇泰 曰石物用力於右邊故左邊亦不得不然矣予曰闌干屏風等石雖有先朝禁令而以予無不用極之意不得遵守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30일(신미)>

강 周諗局內還詣行宮

목 還御小次改具軍服宣飯於諸臣予步出紅箭門乘馬由萬年堤上歷水由坪至鳳朝峯下下馬周覽命華城判官 洪元燮進前指北麓植木教曰此麓則何邑所植也元燮曰安山所掌植木而踰此麓則南陽所植矣少頃乘馬踰一峴卽鳳朝峯中腰也駐馬周覽八邑植木由南山外至西發峴下馬少憩教安城郡守 曹允植曰此峴植木何邑爲之允植曰辛亥年臣待罪振威時所植也予曰陽城境沙石之山何以則善爲植木耶華城留守 趙心泰曰略爲鑿去沙石以土補之植松其上而姑未及茁長矣少頃乘馬自萬年堤下由龍珠寺後路登城隍山下馬御幕次宣飯於諸臣予曰昨年幾皆巡審今日則欲自此還行宮矣兵曹判書 李得臣曰今日所經歷道路無不高截欬仄而聖體若是勞動不勝區區伏慮矣予曰巡山之行係是不可已故亦不知疲矣仍乘馬由鵲峴路出安寧里後路至上柳川立馬教益運曰燈契貢人待令耶益運曰待令於八達門矣予曰大駕過後燈竿次次收取還納行宮後龍仁 安山燈軍卽爲還送事分付益運曰燈之代炬其法甚便而其費甚省矣予曰其人貢物磨鍊時加給空名十數者出於朝家軫念之意而作爲貢人聊賴之資故凡於陵園幸行東至石串西至弘濟院南至江頭皆不給炬價使之自備而園幸時則特念貽弊最不多入猶不下四五百柄蓋植炬之法左右路傍兩兩對立而近以省費之意斜對分立左植則減右右植則減左約入三百柄故以質租條三百兩出給還宮時以出宮時所用之有餘只給一百五十兩作爲定式今亦依此遵行否益運曰然矣予曰露梁以後則以燈代炬其法果好初年所入爲三千餘兩翌年減三分之二一番造置用之屢年及其限滿始乃改備比炬之費十減七八且炬則速蕪而燈則耐明炬則每炬用一人而燈則三燈用一人此亦燈法之便好者也自今年物力有別船區劃之道而今番欲不用雇軍自露梁至始興則用露梁牙兵及始興果川鄉軍自華城行宮至柳川則用安山 龍仁鄉軍而給食價矣整理堂上以雇價之多入爲難欲以雇軍鄉軍參半用之而大抵所入多不出三千兩則雖非鄉軍亦可支用矣入八達門 新豐樓 左翊門 中陽門還行宮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월 30일(신미)>

강 行今春園所植木賞典

목 今春植木自二月二十九日始役三月十九日畢役園令率守護軍五十名案山直七十名植松木五萬四千七百九十四株經界自宅溪西南邊萬年堤上龍珠寺三巨里內青龍中腰內邊逶迤至第三青龍下端文侍郎後麓左右中南山下南山內邊下端柳木七十五株迫觀橋西邊路左右間二補植今金履珪 趙用鎭陞敍監植壯勇衛折衝李珍國 四年邊將除授壯勇衛折衝林百春 五年久勤不遠內下筒箇一部軍服次衛將前僉使 李泰協復職調用衛將出身崔俊起巡山監官盧致鳳 李仁興 李春光各木布一匹南陽人嘉善金壽昌木布各一匹帽子二立員役金元浹 金在勤 李得龍 盧完喆 崔茂鉉各木布一匹守護軍五十名各布一匹米一斗案山直七十名各木一匹米一斗 (…)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3월 24일(갑자)>

강 冬至使 首譯 鄭思賢進聞見事件

목 一太上皇帝筋力尙强精神猶旺行不扶腋坐不傾倚不用鑿鑿而夜視細字能辨殿外聲音每日必點燈視朝諸大臣及各部尙書以下次第進前各陳公事而自嗣皇帝登極以後侍坐於太上皇帝前大小公事先稟於嗣皇帝小事則嗣皇帝親決之大事則嗣皇帝稟于太上皇帝太上皇帝問嗣皇帝所見之如何同則仍使決之不同則教而處決一康熙皇帝陵寢在薊州謂之東陵 雍正皇帝陵寢在易州謂之西陵去年十二月太上皇帝下諭曰朕萬歲之後山陵欲侍先帝則於東陵自遠心甚不忍此後如宗廟昭穆之義朕歸于東陵嗣皇帝歸于西陵一東一西世世相次永以爲式一皇后稟性悍戾自前已有不賢之名登極以後一年之內慘殺宮女者六人正月初病故之說傳播藉藉故細細探問則果得重病正月十四日用外省醫者之藥漸二

差好而蓋其不賢之故因其病而有此謠言云一前年苗匪作亂於湖南白蓮僞教作賊于湖北轉至南陽唐鄧之間官兵追討皆幾生獲賊首今則湖南之賊盡平湖北之賊亦幾平定而以賊首逃走猶有餘黨之故尙今屯兵圍守所徵關東等諸處兵皆罷遣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3월 24일(갑자)>

㉔ 命楊州捕校依南陽等邑例給料

㉕ 京畿監司 李在學啓言楊州以近京大邑戢盜之政尤當加意而捕校舉皆貧殘殆不成樣廣州兼討捕之時捕校皆有料米矣自移設楊州之後尙不磨鍊使彼貧校無料應役已涉可矜而雖以道內事例言之南陽 竹山 長湍等諸鎮營皆有捕校料米之應下者則楊州捕校亦當一例給料請依他邑例照數會減之意知委賑廳且料米今既分紛則捕校之任不必厭避自本邑以勤幹有根着者隨窠擇差俾有戢盜之實效事申飭本邑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3월 30일(경오)>

㉔ 命秋曹罪人趙漢說畿沿充軍

㉕ 因都囚徒有是命○該曹以趙漢說 南陽府充軍啓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3월 30일(경오)>

㉔ 罷水原判官 洪元燮 南陽府使 白師謹職仍命牙山臬載漕船船格等移送南陽府推覈

㉕ 水原留守 趙心泰狀啓以爲本府判官 洪元燮牒報內判官在古溫浦三日阻風今月初二日泊二背島初三日牙山倉致敗漕船船主沙格等爲先取招則船主吳好千所告渠等騎牙山倉語字漕船所載七邑稅穀米爲五百四十九石二斗太爲二百五十石十三斗依事目添載本縣禁衛作米十石及清州免稅米一百六十石加升雜費米太竝九石五斗去月二十四日過古溫浦至南陽枉池前洋日已昏黑風雨大作同行七隻船住泊浦口渠船則稍後二帳場未能同泊仍爲下碇至三更風勢轉急檣摧杉坼碇索亦絕出沒漂轉不知所向杉板漸碎仍爲傾覆渠等十八人或抱帆席或按板木或乘帆竹爲風所驅終夜盪漾天明後見泊於立波島則島中男女六七人出來救活而徒中七人竟至渰死四人屍身拯得於板索交纏之中二人屍身終無去處渠子次芑同入渰死父子不能相救情理尤爲痛迫云故遣座首將吏等搜覓所敗穀物於立波島近洋則東南邊七里許草嶼之上見有委積之穀故極力鉤拯米爲四百八十六石太爲七石而此島距貢津倉不過一站水則其所改色自是該縣所當故直爲輸致於牙山貢津倉而致敗境界則最初南陽府報辭中枉池前洋逢風漂失云者與今各人等招辭果爲脗合而該府追後所報忽以立波島前致敗專歸本府有若推諉者然本府之境止於桃李島而伊日護送船之無恙指路日暮前過桃李島者深夜退漂已非意慮之所及且非瞭望之所暨桃李島以西卽南陽境而自桃李至枉池前洋四十里漕船之留碇止泊在枉池二帳場前洋昏夜致敗仍以漂失則南陽之曰非我境誠是意外云矣推以事理致敗初在枉池覆沒終歸立波以此作爲肯綮兩邑爲說竟未歸一自臣營有難具格修啓覆沒既在本境則其在重漕轉之道恐不敢容恕本府判官 洪元燮罪狀令該曹稟處船主等不畏漕轉法禁不憚差員操束獨自落後致此敗沒者不無故犯之跡嚴刑得情不容少緩未拯米二百四十九石零太二百四十六石零及未搜得屍身三口連加督飭期於畢拯教以彼界此疆是豈推諉之事乎當該判官罷職事回諭○京畿監司 李在學狀啓以爲漕船致敗皆以穀物沈覆人命漂出之處定爲地方自是不易之常法而今以該判官所報及船格等諸招觀之穀物拯得沙格漂出俱在二背島二背島乃是水原地則致敗地方不待兩言而決該府移文中南陽當爲敗船地方弊府當爲覆沒地方云者尤有莫曉者敗船卽是覆沒覆沒卽是敗船不可分作兩件事而今乃區而別之定爲兩地方者考諸法典實所未見若以南陽謂之漂失地方猶或爲可謂之敗船地方則恐不成說沙格取招敗米鉤拯等事水原判官既以地方官不得辭避如例舉行則狀聞一款亦當自該府如例爲之而移文中自貴營按例修

啓云者甚爲訝惑若是臣營所當修啓者其所舉行豈待該府之移文爲哉水原境敗船之事不可自臣營違例修啓嗣後狀聞等節自該府具格舉行之意今方回移教以此疆彼界是豈推諉之事乎當該府使罷職事回諭○教曰牙山臭載漕船船格等移送南陽府推覈事分付畿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4월 9일(기묘)>

장 有政 吏曹判書 李秉鼎 兵曹判書 權▣進

목 以朴鍾淳爲修撰 李義甲爲副修撰 沈煥之爲知敦寧 金尙集爲工曹判書 李晩秀爲禮曹參判 蔡濟恭爲軍器都提調 金憲爲司僕提調 李彥敬爲南陽府使 李魯春爲利川府使 金思義爲水原判官 崔夢岳爲知事 尹在明爲都總管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4월 13일(계미)>

장 頒賜鄉禮合編于中外

목 先是乙卯慈宮週甲慶辰下綸音令京外修明鄉飲之禮以致勸孝廣敬之義又命閣臣等哀集歷代鄉飲之儀以備觀覽會大臣有言鄉飲鄉約不可偏廢予以爲鄉約但可行之於一鄉而若自朝家立法頒行則古今異宜易致蔑效而有弊大臣力請頒行遂命竝錄鄉約又以冠昏禮卽先王造端正始之義而鄉曲之中書籍未備命以士冠士昏撮附編末釐爲三編第一鄉飲其次鄉射鄉約其次士冠士昏三月二十四日閣臣等編進賜名鄉禮合編令鑄字所以丁酉字開印至是工告訖教曰鄉禮合編內入五十件西庫三十件華城行宮五件內閣十件玉堂二件春坊五件漢城府二件外奎章閣 五處史庫 政院堂后外閣 成均館四學議政府 備邊司 六曹 五部各坊八道監營 四都 留守營三百三十州縣及鄉校書院華城五十二面各頒一件時原任大臣閣臣師傅諡善時任玉堂校正禮堂抄啓文臣 檢書官命除繕寫抄啓文臣近來懸吐及校正書寫等役與聞諸臣各一件賜給 水原府 梅谷書院 開城府 崧陽書院 花谷書院 江華 府忠烈祠 廣州府 明臯書院 顯節祠 呂州 大老祠 楊州 道峯書院 石室書院 淸節祠 坡州 坡山書院 紫雲書院 長湍 臨江書院 豐德 龜巖書院 仁川 鶴山書院 南陽龍栢祠 (….) 各一件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6월 2일(신미)>

장 有政 吏曹判書 金載瓚 參議 魚用謙進

목 以宋民載爲大司諫 民載 李普天 朴長高竝新通也 沈奎魯爲司諫 趙壤鎮爲持平 壤鎮 蔡趾永姜世揆竝新通也 尹心約爲永柔縣令 平山府使 李景溟 南陽府使 李彥敬相換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윤6월 3일(신축)>

장 判下京畿獄案一度湖南獄案六度湖西獄案一度關西獄案一度命南陽囚洪有土里取服償命咸平囚丁載德 扶安囚金宅周減死定配求禮囚柳秀坤刑放益山囚楊敍欽刑配珍山囚朴贊儀杖放務安囚丁就儉依道啓決處仍命秋判 權▣施以譴削之典結城囚朴三卜獄事更付亞堂十分究理寧遠囚朴尙七獄事待新判堂出仕回啓

목 京畿監司 李在學狀啓以爲南陽罪人洪有土里刃刺其妻張召史當日致死丙辰八月十六日囚初檢傷處仰面胸膛下心坎右邊有刃刺一處腸胃露出刃竅橫長五寸六分廣二寸屍親張起周招內渠妹出嫁洪有土里處生二子而夫妻情誼不能稠密有土里又得一女作妾甲寅年間棄其本妻率妾往接于京中矣今年七月率妾還來與渠妹同居一室間有口舌相爭之端矣今十四日渠妹身死云故十五日來到入來之路聞傳說則渠妹爲其夫被刺致死云蒼黃來見則已爲小斂解斂詳視則心坎果有刃刺腸胃迸出云正犯洪有土里招內申寅年率渠母與花妻移去京中而渠母病勢沈綿今年七月下來避接於外三寸家渠與花妻同爲入接於渠妻所居家而母病漸重問諸卜筮則祈禱祠堂爲吉云渠謂渠妻曰十五日當行祈禱所入

諸具十四日備待云矣伊日黃昏來到渠家則渠妻不在故使鄰居鄭召史招來問祈禱諸具何以爲之云則渠妻多發不恭說話所見駭痛渠不勝其憤拳打耳頰五次渠妻益肆惡曰吾之性命卽決今日云云而暗室無知之間以刀自刺其胸仆臥房中故奪其刀子出房投擲云看證鄭召史招內洪有土里使渠招其妻與子渠招來其妻於其媳三寸家則有土里與其妻同入房中略有相詰之聲矣俄已有土里妻疾聲殺人之言凡爲三次聞極驚駭卽入房中則黑暗不卞何狀而有土里稚子出去請來族屬而其中金昌福言內張召史已爲被刺致死云故渠驚遑出來云安召史招內渠與有土里爲異姓五寸伊日往其家則有土里與其妻相詰數次拳打仍跨腹上則張召史急聲救人而有土里直爲刺殺云洪有土里花妻趙召史招內渠與張召史同居一室別無相詰之事十四日以春役不善有數語詰責渠往媳母避接所其後事端別無參見云初檢官 **南陽前府使** 田義顯結辭內洪有土里之設心戕殺如是兇毒鄭安兩召史目見其被刺丁寧納招則今此獄情毫無可疑實因以被刺致死懸錄正犯以 洪有土里懸錄論其根因則有土里沈惑花妻常蓄慍怒於本妻至於因機刺殺之舉則趙召史招中其所陰嗾雖箇箇發明由我之律亦在罔赦云覆檢官 安山前郡守 趙重瞻結辭與初檢同第九次同推時正犯洪有土里招內渠與母相依爲命而渠妻張召史爲人悍毒與渠母常常言詰多有不恭之事渠母不欲同居始爲移避矣移居後母病漸重故還歸本土則張召史見渠母下來肆發憤毒辱說無比渠以祈禱祠堂事言于張召史備待諸具而無一備待故詰責其故則張召史高聲發惡末乃向渠母詆辱百倍於前實非爲人子所可忍聞故憤痛之心激發於中毆打五六次猶未快心暗室昏黑之中搜覓可打之物所用小刀適入手中直刺張召史肚腹卽地致命果爲的實云此獄則以夫妻倫紀之大變也手刃割腹情節之極兇也詞證具備情犯畢露而敢以死中求生之計一直歸之於其妻之自刺今於獄老之後又出奸計始以刺殺承款而乃曰其妻詆辱其母故不勝憤而殺之云果如渠供則自初何無一言而況其母不在同室本事由於禱神則詆辱之說寧有無端犯及之理乎蓋律文中毆死有罪妻妾條有從輕之文故云渠必有所知得以爲此說也似此絕悖至兇之類不卽償命以其飾詐之招及有持疑於用律則非所以慰幽冤而伸常法罪人洪有土里另加嚴訊施以當律斷不可已趙女則使其夫乖亂家道者卽渠也使正妻終至此境者亦渠也而既無眞贓之見發惟期取服而乃已則一獄併斃不無其慮勘以次律恐爲合宜(…) ○刑曹啓言臣於此獄覆啓也就考原案中行兇節次致命根因只論其斷可償命而若其倫綱上勵風懲惡之義則未色約略舉論傷痕中部位之重歇手勢之左右亦未及考據法文詳備論列矣判付誨責之下臣誠惶慄慄至今靡措今於道臣查啓中亦陳傷處初不起疑之由道啓曹讞率難免泛忽之科而大抵此獄之兇惡無比斷宜置法今不可以文案中些少疏漏有所容議於本獄情節請罪人朴尙七亟令取服斯速償命查案中可原之原字誤書以厚字孰肯之孰字誤書以熟字此兩字係是判付中辭教而不能審慎誤謄啓本者大是不察請該道臣從重推考允之教以先問者特嚴獄理也設使獄理歸一前此似此之獄自有如許之決然則此囚較之於已前已決之五十餘案果同乎異乎亦果浮於彼而繫於彼不當用五十餘度已決之已例乎比之**南陽** 洪有土里之獄淺深亦果何如待新判堂出仕諸堂各具意見回啓飭已施查官削仕分揀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7월 19일(병술)>

간 命都政中加出引儀望筒勿施推前吏曹判書 鄭民始

목 右議政 李秉模啓言都政中**南陽監牧官** 白東鉦以加出引儀移差則其窠自在勿補而誤爲差代請引儀望筒勿施前吏曹判書 鄭民始推考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7월 20일(정해)>

간 命總戎中軍以年富者差代

목 總戎使 金持默以**南陽** 始興 果川 陽川四邑境斥堠伏兵調發事標信兵符合符憑驗後舉行形止馳啓教以今番留陣時卿當巡察宮牆而卿年老依今春幸行時例令中軍代行中軍亦年老以年富者差代事

回諭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7일(계묘)>

㉔ 御洛南軒行本府武士試射召見左議政 蔡濟恭 壯勇內使鄭民始外使徐有隣 御營大將 趙心泰 京畿監司 李在學 南陽府使 李景溟 廣州判官 金啓濂 龍仁縣令 丁遇泰 振威縣令 尹應鉉 陽城縣監 吳慶元 帳殿試官 壯勇內使鄭民始外使徐有隣 壯勇前把總 李格 東將臺 試官前外使趙心泰 禿城中軍金燁親軍衛別將 金益彬

㉕ 具軍服陞座壯勇外使跪啓升旗仍開場命試官行禮除之教曰今日試射依內試例爲之洛南軒親臨處所則試官內外使及堂上官一員爲之 東將臺則前外使及禿城中軍親軍衛別將內營將官二員進去仍命城內外武士試取於東將臺園底武士帳殿試取入格以一中以上舉行予教民始曰場外柳樹下陰翳處多有代射者云環衛哨官一人率鄉軍作門於其傍以爲外打點之地好矣予教濟恭曰聞卿於中秋夜登西將臺云然否濟恭曰伊日夜登東將臺翌夜又登西將臺月色甚好矣予曰老人筋力無難於登陟否濟恭曰空心墩諸處亦爲登覽層梯迥回制度甚奇巧矣予曰此皆李儒敬所爲而俱是不緊用工處矣濟恭曰登其上便於覘賊亦不害爲城堞美制矣予謂守令等曰如有民弊其各陳達景溟曰待罪未久不能詳知而六千戶之民軍丁則爲五千人此爲可悶矣予曰軍丁之弊到處皆然誠爲難處矣啓濂等皆曰別無民弊矣予教遇泰曰龍仁隨駕軍皆令作統知之耶鄉軍所在邑倅許爾等以此言及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㉔ 御射于得中亭

㉕ 予射貫革五巡貫二中邊七中命壯勇內外使畿伯御將皆入射予教畿伯 李在學曰今番行幸過十邑金浦則蕩減舊還安山亦當如之而仁富以下諸邑當何以爲之耶承旨 李益運曰南陽府使則以爲舊還之請減非筵奏之事故不敢陳達於下詢之時云矣內使鄭民始曰近來外邑有因傳教停退條仍未捧條而竝稱舊還舊還名色亦甚不分明略略減給似好矣予曰還之取耗皆出於民取於民亦已多矣何靳減給舊還乎畿伯出去各邑實數考出以待也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㉔ 命陽川縣舊還最久年條蕩滌富平 安山舊還最久年條蕩滌當年還耗特除仁川 南陽 始興 果川 廣州舊還無論遠近燒券水原鷗浦舊還亦爲燒券還耗蕩滌輦路禾穀踐踏處折給所出之數儒生應製校卒試射放依昨年下教舉行

㉕ 教曰今因章陵展拜幸於一歲中再謁園寢而路出果川 始興 金浦 富平 仁川 安山 廣州 南陽 水原 凡爲十邑以吾民望幸之心豈容使之徒瞻羽旄畫站宿站召問邑中父老只過地方之邑召問邑宰或因民人之言付之道臣稟處或因守宰之奏許令廟堂回啓而金浦初當宿站於先朝甲寅之後民人等拔例另施陽川亦有錫惠之舉而老人加資亦依筵教施行舊還最久年條蕩減富平 安山舊還最久一年條蕩滌當年還耗特除仁川 南陽雖曰輦路邑卽初見羽旄之地也所過處民人所負舊還之載於還簿者無論遠近令地方官抄出聚會民人曉諭後燒券始興 果川 廣州不可獨漏況有初過之處亦豈異同出還宮時輦路民人之所負舊還燒券依仁川 南陽例爲之其中水原則鷗浦亦爲初過之輦路而已西以後民人等自多偏勞舊還則焚券還耗則蕩滌以示特爲軫念之意輦路地方禾穀或有踐踏處令該道折給所出之數事令廟堂行會儒生應製校卒試射放依昨年下教舉行事亦爲分付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㉔ 命鷗浦之南陽接界地新還一體除耗

【목】京畿監司 李在學啓言今此蠲惠之澤普被十邑民情想必鼓舞而水原鷗浦之民亦蒙舊還焚券新還除耗之恩矣鷗浦乃是水原 南陽接界之地而南陽地方亦入於今番輦路故仰達矣泛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18일(갑인)>

【강】判下上言八十四度于各該司

【목】(…) ○漢城府啓言 (…)
又啓言 通津幼學李昌震上言以爲渠以茂山君悰子孫居本府六代祖秋溪君五代祖青城君兩代墳墓在於南陽府數百年守護禁養矣南陽 洪漢慶及吏屬洪守江兩漢偷葬三冢於渠先祖兩代墳單青龍單白虎百步內至近地故渠訴本官則前府使 李翼晉親審形止後督其卽掘則兩漢以明年二月掘移之意納俦音矣兩漢終始頗拒丙辰秋更以此呈訴本官及營門尙今未掘而又重以昨年下吏張弘尙 金日云金爲名漢俱爲偷埋於案山壓臨百餘步之地崇品宗親墳墓四山至近之地殆成北邙之狀伏乞洪漢慶等四漢偷葬之罪亟施重律諸冢卽地掘移云矣崇品宗親墳墓與他自別而洪漢慶 洪守江之不有官決無意掘移者已極無狀張弘尙 金日云金俱以吏隸之賤又爲偷葬於案山壓臨之地者尤涉可駭請令地方官一一摘奸誠如上言則並爲督掘之意分付道臣又啓言交河幼學申師權上言以爲渠八代祖葬于本郡八代以下連爲繼葬守護禁養者數百年之久矣山下俞漢天偷埋六冢而犯墳毀砌夷墳剝碑埋床石推石人渠家墓位田畝稱以買得僞造文券作爲已物渠二十餘年奔走營邑僅掘其六冢而墓位田畝則漢天父子延拖不給故辛亥甲寅兩年冒死天聽而前後訟官俱是漢天之親切聽其指揮構捏今年二月又爲上言伏蒙別般查處之判下而監司 李在學置渠落科矣漢天偷埋之冢既先掘去則盜賣位田之次第推尋事理當然伏乞俞漢天挾勢冒法之罪及渠先山作變之罪依律刑配後墓位田畝與所埋床石特爲推給云矣偷埋六冢既皆掘去則今此上言不過位畝一款而今春判下之後道臣查決渠既見落則又爲號籲極涉猥越請置之 (…)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8월 20일(병진)>

【강】考下十邑儒生應製試券施賞有差

【목】先是章陵幸行時駕過十邑儒生命待題下應製以自古新豐猶舊豐爲華城賦題置酒洛南軒宴群老六十一歲以上爲詩題遲遲臺爲銘題萬折毋忘立馬峯爲廣州賦題駕過南漢命詞臣大書已亥駐蹕於東門巖石之上爲詩題枕戈亭爲銘題民富政平斯可矣誰能更續武城絃爲富平 賦題題石湖佳亭別業圖爲詩題桂陽山爲頌題何處訪隆中爲南陽賦題龍栢山祠諸葛武侯爲詩題躬耕南陽爲贊題儼非中有隱淪才爲仁川賦題陞紫燕島以備西海關防爲詩題凌虛臺爲銘題生居最說安山好況復穰穰大有年爲安山賦題奉使南京取錢塘紅種之號曰蓮城爲詩題平近樓爲銘題港連楊子仍漕舶波湧金輪更水樓爲金浦賦題移金陵郡爲詩題掘浦爲論題爲看四野黃雲色一舍陽川小駐兵爲陽川賦題仙遊峯題砥柱爲詩題孔巖爲銘題山川氣自好民物運方昌爲始興賦題夜抵始興縣見大星降人家往視之爲詩題觀感亭爲銘題南充父老慣相迎爲果川賦題登冠岳山頂上北望名其臺曰念主爲詩題龍驤鳳翥亭爲銘題令十邑守令齋往試取至是各邑倅收券上來親考以下 (…)
南陽賦三下一幼學鄭獻猷 許赴監試會試三下幼學李聖元等四人各大本奎章全韻一件次上幼學柳宗濟等七人各小本奎章全韻一件詩三下幼學吳成章 許赴監試會試草三下幼學李思玄等二人各大本奎章全韻一件次上幼學李廷直等八人各小本奎章全韻一件贊草三下幼學崔義教 許赴監試會試次上幼學蔡弘仁 小本奎章全韻一件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9월 12일(무인)>

【강】命駕過十邑校卒試射放格人施賞有差

【목】敎曰今番幸行時駕過十邑校卒試射放時廣州將校閑良池得永 柳葉箭邊四中直赴殿試前別將梁宗海 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會試富平將校閑良金鼎三 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會試○別單水原將校 守堞

軍官出身金再鍾貫一中邊一中出身李萬實邊二中各米三斗知穀官嘉善崔致驥等二人竝貫一中各米二斗前銜出身白光信等十二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捕卒文德金 鳥銃邊二中米二斗右司右哨軍朴者斤丕等二名竝貫一中中司左哨軍金於仁老美等七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廣州將校閑良池得永 柳葉箭邊四中直赴殿試前別將 梁宗海邊三中直赴會試司果 鄭之仁等二人竝貫一中邊一中閑良姜弼柱等五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李始天等二人竝貫一中折衝柳涑等八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姜順得 鳥銃貫一中邊一中米二斗李順得等三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富平將校閑良金鼎三 柳葉箭邊三中直赴會試折衝金時成等二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出身金宗才貫一中閑良朴春燁等五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安希福鳥銃貫一中千米奉等八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南陽將校司果 朴漢輝等三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閑良白慶恒等二人竝貫一中折衝洪允德等十一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池龍成 鳥銃邊二中米二斗姜德成貫一金斗土里等五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仁川將校閑良朴就大 柳葉箭邊二中米三斗金好千貫一中司果 河道淑等八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金巨福 鳥銃邊一中米一斗金浦將校閑良金快福等二人柳葉箭貫一中邊一中朴宗億等五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李福介等七人竝貫一中出身趙才奉等三十八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高長孫等二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安山將校閑良金光世 柳葉箭邊二中米三斗金才文貫一中李世大等十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姜次丕 鳥銃貫一中石福丕等三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陽川將校閑良金順才 柳葉箭貫一中邊一金慶文等二人竝邊二中各米三斗李信輝等六人竝貫一中文春興等十三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田興福等二名鳥銃竝貫一中池興大 等二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始興將校閑良金慶文等二人柳葉箭竝貫一中韓一大等十二人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金福述 鳥銃貫一中邊一中米二斗林老迪等五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果川將校折衝金光宇等五人柳葉箭竝邊一中各米二斗軍兵良人柳所獨等三人鳥銃竝邊二中各米二斗金光福貫一中裴完才等七名竝邊一中各米一斗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9월 17일(계미)>

강 以始興 果川隸水原府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啓言水原處在安山 龍仁 振威 始興 果川之間則其在四面拱護之道只屬安山 龍仁 振威而不屬始興 果川已非環繞協守之意總戎廳屬始興 果川越水原而隸於南陽亦涉不便今若以始興 果川屬之水原一作北城協守將一作通衢遊兵將若其軍總則南陽仍屬總廳而本邑束伍十哨陽川束伍一哨合爲十一哨又以南陽壯抄一哨充補與坡州 長湍同爲十二哨守禦廳親牙兵卽大將親率而不爲入屬於城堞排立之列則多寡別無定數雖減五哨尙餘八哨且見今畿內軍丁加定五哨納米軍亦必難便直爲減數以來左右部所屬牙兵三哨把下二十餘名此則入於五營之衛者勢難闕伍以三田渡鎮軍官二百五十人鎮牙兵二哨之不入於城堞排立而只納身米者中分作牙兵把下軍屬之左右部收米則仍屬本鎮龍仁 果川親牙兵旣已減來則不可獨置其屯田亦爲移屬而各屯所收各穀八哨牙兵收米竝以守禦廳每年移納本營錢中依此數劃給米穀作錢條使之來納本營則別無給代難便之端總廳屬安山 始興壯抄二哨移來之代 三營將各色標下輜重軍多寡不一若依京營門例量宜存減則可得二百五十四名以此移作壯抄二哨而仍令收米三斗則可無給代之事左部壯抄十三哨中一哨移付南陽二哨移付水原而三營標下之除出者當爲二哨則左部比右部減一哨若就各哨中或若干減數或軍需保中移錄以備十三哨似好竝以此分付守總兩營 水原前屬龍仁等三邑協守軍爲十二哨今屬始興 果川束伍五哨安山始興壯抄二哨龍仁等三邑守廳牙兵八哨合二十七哨足爲一營五司之軍此則自外營團束磨鍊定制施行何如從之又啓言始興 果川旣已移屬外營總廳所在兩邑兵符左隻請令政院收取領下外營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9월 24일(경인)>

강 命總戎廳壯抄移屬外營者今年身米依前收捧標下軍移作壯抄者自明年收捧身米

목 總戎使 **趙心泰**啓言本廳束伍五哨壯抄二哨移屬**外營**之後以他各樣保軍及標下軍謹當依啓下舉條推移充代以準每營將二部四司各三哨之制而其中**南陽** 安山 始興所在壯抄三哨自來收身米支放者而今年身米既是移屬前當納者依前收捧標下軍移作壯抄二哨則不可不明年爲始依他壯抄例收捧身米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0월 4일(기해)>

강 命總廳屬邑及關北 嶺南都試居首沒技之次人等依例直赴

목 兵曹啓言總戎廳所屬**南陽** 坡州 長湍別驍士都試時**南陽**閑良洪櫺居首坡州閑良劉光國居首北兵營所屬茂山以北六邑親騎衛都試時閑良李成彩居首趙顯章 申會得 騎薊沒技馬兵都試時閑良李春奉居首朱洛謙之次慶尙監營左右列別武士都試時出身金億左列居首閑良姜德潤右列居首閑良殷遇亨 柳葉箭沒技閑良權重斤 金百鍊 片箭沒技閑良蔡德七 金晟贊 金■ 騎薊沒技矣居首及沒技人似當依法典直赴殿試之次人亦當直赴會試而係干恩典請上裁慶尙監營左列居首出身金億亦依法典禁御兩營哨官窠備擬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21년(1797) 11월 7일(임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士庶嘉善金尙彬等二人 (…)
(…) 以上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월 2일(정묘)>

강 判下上言七十三度于各該司

목 : (…)
○漢城府啓言 (…)
又啓言保寧幼學趙斗鎮上言以爲渠六代祖承旨 元範墳山在於**南陽府**而南省老偷葬於至近之地故連呈營邑雖有囚奴之舉南省老隱避不現已爲十八年之久去七月又爲呈訴於本府則有彼隻來待之題而南省老方在外邑守宰無以速之訟庭乞命掘移云以其外任不得速之訟庭者殊非訟體趁卽決處之意請分付道臣允之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2월 6일(경자)>

강 勘放金吾時囚

목 義禁府啓言 (…)
又啓言監軍李貞坤更招以爲渠愚迷無識猶知御牌之重大王府之體面而當夜監軍之路急於欲見在囚之同官冒入請見莫非渠死期將迫之致前此納供不能直陳有此更招尤是萬死無惜之罪云既有嚴問取招之命請上裁教以不知御牌之所重如許宣傳官將焉用之杖則收贖畿沿充軍又啓言李貞坤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迫奪**南陽府**充軍發遣府羅將押送配所允之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3월 23일(정해)>

강 命**南陽府**充軍罪人李貞坤移充訓局 別騎隊令訓將課訓兵書待講陣達通後草記

목 因貞坤到配狀啓教以所爲雖極駭然都是不識所致置之海曲之間聞見那由長得名以充軍則京鄉無異矣移充訓局 別騎隊令訓將課訓兵書待講陣突誦習陣日試令執操又待其達通後草記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3월 27일(신묘)>

강 命植木諸邑中**南陽府使** 李景溟他邑守令相換

목 景溟年老也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4월 11일(을사)>

㉔ 園所植木時園官徐直修等以下施賞有差

㉕ 二月十三日始役三月初四日畢役園令率守護軍五十名案山直七十名植松木六萬九千二百三十四株經界自迫觀橋初頭宅溪西南邊逶迤至萬年堤間間補植自古西門上端內邊逶迤至棧道峴禦侮峴舊鄉校基青龍東邊台峯外禁養界環植李木二千三百七十九株齋室近處大皇橋以下諸處環植栗木三千八百二十三株皇橋洞諸處環植柳木五百三十五株棧道峴禦侮峴內邊環植令徐直修 宋厚淵今番以階役陞敍代給兒馬一疋監植衛將前僉使 李泰協 禁軍將 口傳擬入衛將閑良盧致鳳巡山監官折衝金孝元出身崔俊起閑良李仁興閑良李春光加出監官出身金宗祿等各木布各一疋南陽人嘉善金壽昌木布各一疋帽子二立書員金元浹等二人自外營考例施賞守僕金在勤等四人各木布各一疋以上外帑庫庫直金漢濟自外營考例施賞守護軍五十名各布一疋米一斗案山直七十名各木一疋米一斗今番拾蟲時效勞米一斗代錢一兩分給木山直十名各布一疋今番拾蟲時別有使役錢一兩加給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4월 28일(임술)>

㉔ 園所拾蟲人等施賞有差

㉕ 是月初十日始園所拾蟲之役壯勇外使 徐有隣狀啓以爲火巢加定後境界闊大植木各邑字內分授轉不分明臣與園官及兩差員十邑守令會同植木處所定界立標白花山內邊主峯 葛峴內邊至第二白虎青龍授園軍自古西門外西北邊第三白虎舊鄉校基至葛峴北麓草峯 臥牛峴 棧道峴東西麓授廣州自棧道峴南邊內外至禦侮峴 金堂巖 道古山 石磚峴授安山自洪範山北標石東邊至防築洞北麓授果川自防築洞北麓脊至洪範山佛堂上脊鷹峯嶺標石授南陽自鳳鳥峯內外至上中下南山內外授水原自鉢峴路下內邊至項江洞路東至石串文侍郎補土處授振威自鉢峴路下西標石至項江洞路下老山里授陽城自星皇山內邊西麓至箕笠洞宅溪內外授僧軍自眞場內外鵲峴箕笠洞下端安寧 防築洞授安城自星皇山東北麓兄弟井至水沃店後麓大皇橋 皇橋洞授龍仁自星皇山西麓內外至培養峴北麓花山北麓授始興教曰分授境界比前闊大如本府之大治所謂官隸難以派及況外此殘邑乎若非用民力必也雇軍丁其爲民邑之弊當如何哉莫如直以實入從實首實眞箇官隸只給糧資眞箇雇軍竝給雇價實爲務實之政以此意嚴飭本府判官及各該守令等俾各依此舉行而一有違越從後現發於繡衣之行自守臣難免違令之責又教有隣曰日熱如此而拾蟲之役將始言念各邑守宰往來林木之中衝突負暄冒蟄生繭其狀也長如在目其勢也宛若在己何況殘邑吏隸校卒之春而植役夏而拾役秋而構役役年年偏苦者而曹而曹之效力至此尤不能暫釋此皆朝家所欲躬履而親檢之事也委之守臣尙有靡及之懷如十邑守宰十邑吏隸校卒之科外役力豈無軫念之舉乎今不別製濟衆丹一千錠廣濟丹三千錠清心元一百丸分給守宰等處濟衆丹三千錠香蒿散四百帖分給吏隸校卒等處卿其祇受後膳出此傳令頒示十邑守宰俾知爲所重之思暨于渠輩 差使員兩人中除安城倅濟衆丹一百錠廣濟丹三十錠清心元十丸給之園官頒給之數如之園屬處濟衆丹五百錠香蒿散五十帖僧軍處濟衆丹二百錠香蒿散五十帖亦爲分給又別定內營知穀官一人率勤幹將校六人植木習知軍四十一名各給糧資藥物與守宰分力各邑守宰率來下隸糧米依例上下饌價加數磨鍊竝與甘醬 艮醬分給其下屬之居在道里稍遠者竝皆還送又以內營將校等督飭各邑有若檢飭下來者令外使嚴束而就各邑字內中最難拾而最遲滯處都授境界以念日爲限各邑守令等二十日平明一竝還送本府判官使之翌日還官其外未盡拾處齋郎及植木差員眼同與京牌將等看檢爲之○工既告訖該留守其別單以上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4월 28일(임술)>

㉔ 改差萬頃縣令 尹厚東 南陽府使 宋鎭

㉕ 教以萬頃縣令 尹厚東改差令該曹口傳擇差待下批當日辭朝又教以新除授江陵府使 李景溟除朝

辭下去未赴任南陽府使 宋鎡當此漕稅船陸續過境之時一刻曠官極爲可憫今姑改差卽令該曹口傳差出待下批當日辭朝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12일(을해)>

ㄱ 以金守基爲南陽府使 宋益休爲礪山府使 鄭觀輝爲萬頃縣令 盈德縣令 李潞秀 陰竹縣監 安命遠相換并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12일(을해)>

ㄱ 召見下直守令于熙政堂 金堤郡守 金相穆 南陽府使 金守基 礪山府使 宋益休 萬頃縣令 鄭觀輝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12일(을해)>

ㄱ 命南陽囚洪有土里仍推令地方官嚴飭其族屬諸人周窮恤飢

목 刑曹啓言南陽囚洪有土里獄事就議大臣則右議政 李秉模以爲設使張女眞如渠最後之招不孝於其姑如許兇毒之舉豈所忍爲乎具格處斷恐不可已臣等以爲此獄其刺心露腸痕損凶慘曳髮跨腹參證明的殺越何限而此等凶獍曾所罕有大抵殺妻之案類多原恕者今此張女之禱具未辦不過薄物細故有土里之毒手故逞元非邂逅罪犯蠱於花妻積成憎惡始以反目之嫌終滅結髮之倫以情以犯無一分可原之端更加各別嚴刑期於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教以前此夫殺妻之獄多傳生科者非忽於重倫償死者所以慰見殺者之齋冤而夫也不良妄犯手勢又使其夫隨而坐死則死者果快於心乎否乎且或有乳下所產則其情狀尤合垂念不得不略行屈法之政而有土里則家蓄花妻妻乃被刃昨年成獄也花妻則限死痛治正犯則不用他例今豈可以時月稍久有所關狹使之仍推觀於檢案可知族類之衆無依之母若子果能周窮賙飢乎所謂族屬之 權管 別將諸人等令地方官招致嚴飭俾刑法惠政竝行不悖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22일(을유)>

ㄱ 飭廟堂代播事招問畿伯以舉行形止嶺伯亦招見講究仍以原州 木麥七百石劃給畿營

목 因備邊司坐起進不進單子教以昨日自朝至夜之霈然滂沱近日雨澤水深幾過數寸萬萬幸甚而必有後時處則勸令代播豈在於得雨前後招問畿伯以其間舉行形止嶺伯亦爲招見於籌坐詳細講究事傳于籌司坐起進去大臣○備局啓言代播事爛加講確則京畿監司 李在學以爲近日得雨之後移秧方張來月初旬前已移未移始可判斷而以今所料必多有未移處故宜播之穀使各邑預爲料量以報待其齊到可知其容入數爰勿論某樣穀自本邑可以覓給者則固當臨時覓給而木麥各邑留庫之數如南陽 安山 振威 安城 陽城 陽智等邑則初無一石故酌量分排或從水路或從附近次次移轉爲計而道內留庫都數爲三千六百餘石其數本自不敷其中五百石移送於水原則以三千石分排於三十三邑甚有不足之患原州 木麥留庫既多以一千石區劃之意今方論報廟堂自廟堂發關知委則卽當行會於水上各邑覓船運來以爲分排移送之道云矣慶尙監司 李義綱以爲本道各邑所在木麥以會付觀之雖爲一萬四千餘石而難期其本色留庫且程道之遠近轉移之便否亦不得遙度今方傳令於留營吏使假都事星火知委於各邑境內代播處較量其未移之多少木麥本色之實數移轉之程途修成冊報來于到界所以爲分排代播云矣嶺南舉行事勢誠然待其赴任舉行形止論報之意另加面飭畿營之以原州 木麥爲請不必遲待其論報且關東木麥本其土宜之穀原州 木麥其數亦優水原三百石區劃外七白石加區劃發關使之備待待該道往復隨卽裝送該邑所需如或因此不足則附近邑所在木麥次次移用之意請一體分付允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27일(경인)>

강 行次對及藥院入診于熙政堂召見慶尙監司 李義綱 河陽縣監 鄭冕綏

목 以備邊司坐起進不進單子教以次對仍爲來會○藥院日次請診義綱等辭陞也○右議政 李秉模曰伏見講學廳草記則元子宮講學方以古鏡重磨方爲之睿學之日就臣不勝欣忭矣予曰此是先正李文純之所編也列聖以來無不表章尊閣而先朝亦用之經筵用之泮儒之月三講今方日熱欲從簡約故先講是書且取間以游泳之義或參以詩歌矣秉模以整理穀事稟處予曰此事之當初起端何等嚴截而畢竟收殺若或歇後則寧有如許國綱李亨元之前此眷庇何如委寄何如而今番事眞所謂自批其頰忠信重祿卽是養廉之意如渠之屢典營邑者借使所犯不至於不法亦有甚於他人之不法況以繡啓觀之亦多有不法之狀者乎今則本事既已變通親問之舉姑不欲爲之而圍籬之律焉可追也萬一納供之際漫漶則施威嚴問斷不可已矣予曰所謂別備名色出而均役給代以後着手無處凡係爲民弊蠲減不得不覓給其代處或用別備條其實則近於所謂羨餘既有備置畢竟取用至登於公家文字寧有如許體貌況又創出無於前之別別備名色乎此則自廟堂嚴飭痛華可也秉模曰箭串牧場留放之數漸多而本寺所屬草場甚爲狹窄六宮草場便同一場而所屬各異無以通同放牧臣意則以此草場屬之本寺似好矣予曰六宮草場之出屬司僕名色豈不正大而但出屬之後下輩之奸弊既難嚴防則畢竟盡歸於起墾此所以趙趙者也且牧場與拜峯鎮相近不無相較之端云鎮將之兼監牧果何如邪秉模曰若以兼監牧成爲定式則誠多便好之端且無相妨之弊矣予曰本營提舉則以爲如何民始曰鎮土既難同屬於牧場則已多掣礙之端鎮軍且是本營正軍亦不可兼屬於牧子則雖有兼監牧之名亦難保其有實效矣予曰本寺二提舉之所見亦何如李時秀曰其在事勢兼管誠爲便好而必使牧場凡事皆屬於鎮將鎮將賞罰本寺主管然後方爲便當矣予曰拜峯設鎮蓋以曾奉園寢之地事體自別不可曠置且其地勢亦有關於形便矣今此兼管既云便好以別將 兼內乘稍尊其地望則以鎮以牧可以兩不相妨而其於管束下屬亦似勝於兼監牧矣秉模曰如是則添一冗官而地望之稍尊似未必有益於實效矣民始曰欲兼牧政則須居場內方可以管領而本鎮在於場外此亦爲掣礙之端矣予曰大將亦陳所見壯勇大將 **趙心泰**曰臣亦與提調無異見本鎮所管既成軍制坐處凡節有難移易矣予曰近來馬政何如秉模曰昨臘以後南陽所納爲五十餘匹今年半歲之內馬生亦爲六十餘匹矣予曰大抵牧場之近頗修舉亦爲可幸而苟究其修明之策雖不能爲斗浦 蠡島之水朴排必使環朴排四面之地都執田土俱隸牧場如私田八家之同養公田衆心成城以固看護則誠好矣而今雖不能如是年來修築之節則專賴故右相之力矣秉模曰修明之政如復古規則豈不好矣而卒難議到矣予曰兼監之論今日卒難決定更加爛商後草記稟處好矣予曰今番雨澤列邑各異來頭年事將成穴農矣秉模曰已爲移秧處則將有善成之望矣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5월 29일(임진)>

강 京畿監司 李在學狀啓以爲代播事既是裕民食關

목 曠土之道則非但未移之畝庫凡於陳荒之土皆當廣播故申明知委於各邑而種子木麥或取本邑公私之儲或給隣近移轉之穀隨處起墾趁時播種而畝庫之沮洳處則以民情之不願不令強播就其高燥處一一代播其外陳田及邱隴阡陌等處之播種者石數多少雖各不同而通計其數倍多於畝庫今此代播處既將蠲稅則虛實相蒙之弊難保其必無故申飭守令使之躬行看審待其立苗更爲逐庫摘奸高燥畝代播陳田阡陌等處播種數爻逐邑條別開錄於後喬梧永宗則境內畝庫盡爲移秧而以環海卑濕之地無木麥可播處故不得播移○後楊州高燥畝代播木麥五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一百六十石驪州高燥畝代播木麥二十六石稷十三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四石坡州高燥畝代播木麥三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五十六石長湍高燥畝代播木麥五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一百三十四石富平高燥畝代播木麥四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五石仁川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六十石竹山高燥畝代

播木麥五十四石太七石豆四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五石**南陽**高燥畝代播木麥十石太五石豆二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四十二石利川高燥畝代播木麥三十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一百三十石豐德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九十一石通津高燥畝代播木麥八石太一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一石高陽高燥畝代播木麥七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六十一石安山高燥畝代播木麥三石太三石豆一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五十石加平高燥畝代播木麥五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六石安城高燥畝代播木麥一百四十石太三十一石豆十六石黍三石稷一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七石麻田高燥畝代播木麥八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五石金浦高燥畝代播木麥一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四石楊根高燥畝代播木麥十一石稷六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二石朔寧高燥畝代播木麥四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六石交河高燥畝代播木麥一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六十一石陽川高燥畝代播木麥三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石永平高燥畝代播木麥四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三石振威高燥畝代播木麥十五石太二十一石豆二十六石稷十五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九十七石龍仁高燥畝代播木麥六十六石太三石豆三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六十九石始興高燥畝代播木麥十石太十四石豆四石稷三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一百二十二石陽城高燥畝代播木麥九十七石太二十石豆十四石稷三石黍一石陽智高燥畝代播木麥二十五石太四石豆四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六石陰竹高燥畝代播木麥三十七石太二石豆一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二十四石抱川高燥畝代播木麥四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七石積城高燥畝代播木麥一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十五石漣川高燥畝代播木麥二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四石果川高燥畝代播木麥七石太十三石豆四石稷十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六十五石砥平高燥畝代播木麥四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一百一石已上高燥畝代播各穀八百五十八石內木麥六百石太一百二十四石豆七十九石稷五十一石黍四石陳田及阡陌等處播種木麥一千五百九十九石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6월 29일(일간지 없음)>

㉔ 命敬陵國舅左議政 西原府院君韓公確 **南陽府**夫人洪氏墓遣承旨致祭奉祀孫令該曹調用昌陵國舅領議政 上黨府院君韓公明澮 黃驪府夫人閔氏墓右議政 清川府院君韓公伯倫 西河府夫人任氏墓一體施酌清川奉祀孫直長 韓啓重本陵令擬差月山大君與仁城 齊安兩大君顯肅貴主墓竝政祭明淑貴主墓涓吉修築仍許其後孫行祭而今日致祭兩陵親祭時亞獻官 左議政 李秉模 終獻官 光恩副尉金箕性各賜熟馬一匹贊禮 趙尙鎮賜半熟馬一匹執禮 李翊模 大祝 鄭東觀 禮房承旨南 公輟竝加資敬陵陵官 李復鉉 曹晦鎮 昌陵陵官 金洛一 朴宗維竝陞六已陞六者陞敘月山大君奉祀孫前令李憲圭 陵官陞敘之代復職擬入

㉕ 教曰恭惟我德宗大王本支熾昌基萬年之磐泰惟我睿宗大王制作崑煥垂百世之章程謳歌獄訟之咸歸清廟生民之庸作功烈配乎天地聲明範乎金石積慶凝祥聖繼神承式至今重熙累洽寶籙无彊以至銀波濤潢源遠而流長朱干玉戚禮備而樂具環東土方數千里稍有血氣之倫莫不推王業之所由撫邦命之維新晉切於戲不忘之思顧小子適遇是歲蕉甲遂差穀朝祇謁敬陵悽愴焄蒿之際於昭陟降洋洋庭止愁然如復見焉仍詣昌陵行禮采增永慕況我成廟聖孝出天丕光簡策千載之下尙有感咽而流涕者其敢不以成廟之心爲心泝究春陵之盛疏休寧觀津之舊闕乎敬陵國舅左議政 西原府院君襄節韓公確威聯王室勲業蓋世十九奉旨朝京師天子美其風儀特拜奉議大夫光祿寺少卿而其詞頭曰稟敦實之姿懷誠懇之志及英陵光御奉誥命爲皇華上价而來歷事五朝遂躋三事而同氣二人一爲成祖文皇帝麗妃一爲宣宗章皇帝恭愍夫人江沱樛木之詠著於風謠在本朝爲濯龍之賢在皇朝有貫魚之美而恭愍入選之舊甲又在是歲民亦不偶其主祀者久不霑祿大是闕典欠事令該曹卽爲調用聞其衣履之藏在斗尾江上後人因其謚而各其地**南陽府**夫人洪氏之墓在楊州遣承旨致祭昌陵國舅領議政 上黨府院君忠成韓公明澮 黃驪府夫人閔氏 右議政 清川府院君襄惠韓公伯倫 西河府夫人任氏墓一體施酌而安順聖后禮陟之

舊甲又屆宜有別施恩澤之典清川奉祀孫直長 韓啓重六品職遷轉本陵令擬差月山大君籍尊泰雍志高延魚而偏荷成廟友于之德璜聲玉潤藹然被於江湖風月之間我朝固多賢宗英而月山爲最與仁城齊安兩大君顯肅貴主墓竝用親綴侑詞設祭以告之明淑貴王因成廟命陪葬於敬陵局內而塋域年久頽圯香火亦闕云依思陵例卽令涓吉修築仍許其後孫使之行祭祭文製下今日致祭兩陵親祭之日推施恩賞以尊事面當用定陵攝享時例亞獻官議政府左議政 李秉模 終獻官 光恩副尉金箕性竝熟馬一匹面給贊禮 禮曹判書 趙尙鎮 半熟馬一匹賜給執禮 司憲府執義 李翊模 大祝 副司果 鄭東觀 禮房承旨南公轍竝加資典祀官 奉常寺正 金晦彬 判官 李東植陞敍執尊 弘文館副校理 朴吉源 齋郎 弘文館校理 金近淳 祝史 副司果 洪秀晚 司憲府監察 尹濟弘 林周喆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引儀各加一資敬陵陵官 李復鉉 曹晦振 昌陵陵官 金洛一 朴宗維竝陞六已陞六者陞敍本道觀察使 李在學加資地方官高陽郡守 徐有沂準職除授京鄉事知守僕各一人帖加守僕及守護軍考例施賞月山大君奉祀孫前令李憲圭 陵官陞敍之代復職擬入是歲是舉蓋欲仰述我成廟孝思也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8월 29일(경신)>

㉔ 秋曹 京兆以擊錚人原情啓

㉔ 刑曹啓言 (…)**南陽**童蒙 洪杰包爲其父有土里殺獄請放事也有土里之本獄手勢憐毒用意兇穽毫無可原之端才經疏決仍命同推則縱子鳴金尤極猥越原情勿施 (…)**教**以**南陽** 洪杰包則獄情果似無疑曾有酬應於參判卿之以該房承宣執筆之時而與判三堂更取原案以前此同一地處屈法之比例較看然後別具意見論理回啓 (…)**又啓言****南陽** 洪有土里獄事則前此殺妻之獄多蒙原有者或以死者之罪著淫悖或以殺時之迹涉邂逅參量情法使之無憾於幽明之際者寔出於聖人樹教之微意而若此獄則禱具未辦元非大過手刃故殺情又絕兇及其屢經刑訊證具辭窮則乃以不孝之目勒加抱冤之魂其用心之兇譎尤無可言有不可比議於他獄原情之例此而闊狹流弊難防依前同推之意請分付道臣 竹山 李寶夫獄事則京外捕校殺越之獄間或有捕卒之助勢加功者此獄則鐵鞭亂打手勢之兇內岸匿埋用意尤憐以情以跡斷當以寶夫爲元犯惟彼隨行之捕卒特不過目覩而指證而已該道之勘以干犯儘有意見今於獄案已具之後不可以其妻之鳴訴更有致疑於首從更加嚴刑期於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教**以依卿等議施行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9월 1일(신유)>

㉔ 命左議政 西原府院君襄節公韓確 **南陽府**夫人洪氏墓致祭初六日爲之領議政 上黨府院君忠成公韓明澮 黃驪府夫人閔氏墓致祭十五日爲之右議政 清川府院君襄惠公韓伯倫 西河府夫人任氏墓致祭初四日爲之

㉔ **教**曰皇明光祿少卿本朝靖難佐翼功臣議政府左議政 西原府院君襄節公韓確 **南陽府**夫人洪氏墓致祭初六日爲之承旨則左承旨進去靖難佐翼翊戴佐理功臣議政府領議政四道都體察使上黨府院君忠成公韓明澮 黃驪府夫人閔氏墓致祭十五日爲之承旨則右承進去去翊戴佐理功臣議政府右議政清川府院君襄惠公韓伯倫 西河府夫人任氏墓致祭初四日爲之承旨則右副承旨進去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9월 2일(임술)>

㉔ 命定配罪人蘇采得放送**南陽** 洪有土里依前同推竹山 李寶夫加刑得情京囚李錫趾 申思良令新判堂稟處廣州囚金京申嚴訊得情

㉔ 刑曹啓言 (…)**又啓言****南陽府** 洪有土里獄事獄情之無疑前後道啓曹讞已成鐵案有不可比議於他獄原情之例依前同推之意分付道臣 竹山府 李寶夫之獄事今於獄案已具之後不可以其妻之鳴訴更有致疑於首從更加嚴刑期於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教**以依卿等議施行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9월 7일(정묘)>

강 命總戎廳屬呂及慶尙監營都試居首沒技人施賞有差

목 兵曹啓言總戎廳屬南陽 坡州 長湍三鎮別驍士都試時南陽居首別驍士閑良金景雲 長湍居首別驍士閑良安柏似當依法典直赴殿試請上裁從之又啓言慶尙監營左右列別武士都試時出身具明允左列居首閑良朴履正右列居首閑良崔弘鎭 片箭沒技履正 弘鎭似當依定式直赴殿試請上裁明允 禁御兩營哨官窠備擬之意請分付從之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1월 2일(신유)>

강 司僕寺以箭串及各道牧場馬留放數爰啓命白翎僉使 李星會汰去晉州監牧官 安載述賞典依前牧官例施行群頭賞加推忠清水使 具明遠

목 該寺啓言箭串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而孳息雖有加數故失至於此多臣等惶恐俟勘當該郎廳所當請以重勘而前任僉正 朴宗厚今已遞職判官 韓大裕方有牧場舉行之事難責生手請姑令戴罪供職更觀日後勤慢處之○箭串牧場看檢郎廳前任僉正 朴宗厚時任僉正 宋煥章 判官 韓大裕 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二百一十一匹自江華移放壯雌馬四十四匹壯雄馬二十四匹自南陽移放壯雌馬八十四匹自仁川移放壯雌馬十六匹自本寺移放壯雄馬一匹自北道移放壯雌馬六匹壯雄馬三四匹今生馬六十九匹合馬四百五十四匹內故失馬二百三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十八匹內壯雌馬一百六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十八匹今生馬六十九匹加報二十一匹允之敎以郎廳等則更觀前頭與兼內乘當有賞罰卿等各別嚴飭又啓言各道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晉州監牧官 安載述則孳產加報之數至於二百五十五匹之多着意看養殊甚嘉尙年前監牧官 申大復以孳產加報之功差送弊牧牧官蘇弊後直除道內善地守令該群頭亦依法典賞加特差衛將事奉承傳敎申大復即除羅州監牧官群頭賞加後亦差衛將今此該監牧官 安載述之加報既若是夥然則其在激勸之道竝與群頭宜有各別施賞之舉而事係恩典請上裁長峯兼監牧官 李禧福 水原監牧官 全宗周等則或以孳少或以故多既已貶遞請姑爲勿論○京畿江華兼監牧官草芝僉使 前任李彥晉時任片匡輝 所管三牧場丁已籍付馬五百一十八匹今生馬九十四匹合馬六百八匹內封進馬二匹箭串移放次別關提出壯雌馬四十四匹壯雄馬二十四匹故失馬七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七十二匹內壯雌馬二百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十六匹今生馬九十四匹加報二十四匹 長峯兼監牧官 長峯島萬戶 李禧福所管一牧場丁已籍付馬四十七匹今生馬六匹合馬五十三匹內故失馬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十六匹內壯雌馬二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匹今生馬六匹準 南陽監牧官 白東鈺所管五牧場丁已籍付馬五百四十二匹今生馬一百一十四匹合馬六百五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箭串移放次別關提出壯雌馬八十四匹故失馬五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一十一匹內壯雌馬二百三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十九匹今生馬一百一十四匹加報四十一匹 (…)

<일성록, 정조22년(1798) 12월 17일(병오)>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士庶嘉義金益齡通政車億萬等五人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월 2일(신유)>

강 命時囚南陽龍保放

목 囚囚單敎以保放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2월 2일(경인)>

강迎接都監以三道迎勅差使員排定啓

목 該都監啓言即接遠接使移文則三道各務差使員修成冊上送故曆書以入○京畿各站各務差使員護行大將 竹山府使 韓光迪一路都差使員 **南陽府使** 金守基奉勅差使員二礪峴僉使 朴師憲 白峙僉使 金重麗 重麗預差也陪勅差使員 積城縣監 李彥熙迎逢軍牢旗手差使員 砥平縣監 咸正禧擡扛人夫緣裝陪差使員 桃源察訪 鄭煥恭內軍物軍威軍差使員 漣川縣監 李聖濂 軍威軍若除減則只內軍物舉行騎卜馬差使員 遠接使人馬差使員以上延曙察訪 韓光烈上勅人馬步從羅將差使員 平邱察訪 韓昇裕 副勅人馬步從羅將差使員 迎華 察訪 李元膺 臨津船槍差使員本津別將 金希文道路橋梁差使員各其地方官弘濟院站上勅支應檢飭差使員站都差使員以上楊州牧使 徐榮輔 副勅支應檢飭差使員 果川縣監 金鋼內禁亂差使員 始興縣令 尹守翼外禁亂差使員 龍仁縣令 丁遇泰自弘濟院館門至沙峴傳語差使員 陰竹縣監 李敬簡 碧蹄站上勅支應檢飭差使員 廣州判官 朴彬源副勅支應檢飭差使員 富平府使 曹翬振站都差使員 高陽郡守 尹行直內禁亂差使員 加平郡守 柳秉均外禁亂差使員 陽智縣監 金孝秀 馬山站上勅支應檢飭差使員 驪州牧使 閔昌嫻 副勅支應檢飭差使員 **南陽府使** 金守基站都差使員 坡州牧使 李近胄內禁亂差使員 抱川縣監 李觀城外禁亂差使員 利川府使 李最源 梧木站上勅支應檢飭差使員 通津府使 趙光鉉 副勅支應差使員站都差使員以上長湍府使 趙義鎮內禁亂差使員 金浦郡守 柳肅之外禁亂差使員 豐德府使 鄭亮采 政府行弘濟院迎飭時都差使員 楊根郡守 鄭東榦人馬差使員 慶安察訪 張相吾留京差使員 重林察訪車信用 黃海道護行大將兼外禁亂差使員 長淵縣監 具絳一路都差使員 豐川府使 李民秀陪勅差使員 康翎縣監 崔祥岳擡扛雜物差使員 善績僉使 金成集內軍物軍威人夫刷馬緣裝載兼差使員 赫山僉使 千圭錫奉勅差使員 東梁僉使 林日尙夫馬兩具步從羅將兼差使員 青丹察訪 金永勉 金郊察訪 李夢龍 麒麟察訪 韓永建上副勅支應內禁亂兼差使員各其支持官館舍假家道路橋梁炬燵長性兼差使員各其地方官平安道清北一所自義州至宣川 義州站 迎慰使 宣川府使 柳師模護行大將兼外禁亂差使員 龍川府使 吳載重 都差使員 龜城府使 李鴻德內軍物兼賜物擡扛差使員 順川郡守 洪枸外軍物兼雜物擡扛差使員 清城僉使 申洞陪物差使員 泰川縣監 鄭殷祥奉勅差使員 天摩僉使智承祚安義僉使 金鳳斗 清北二所自宣川至安州 定州站 迎慰使 肅川府使 任長源 護行大將兼外禁亂差使員 龍川府使 吳載重 都差使員 龜城府使 李鴻德內軍物兼賜物擡扛差使員 熙川郡守 金儀祥外軍物兼雜物擡扛差使員 清城僉使 申洞陪勅差使員 郭山郡守 吳鎮奎 奉勅差使員 西林僉使 劉珣 老江僉使 林百春 清南自安州至中和 安州站 迎慰使 楚山府使 宋祥濂 平壤站 迎慰使 慈山府使 李儒慶 護行大將兼外禁亂差使員 三和府使 李東善 都差使員 定州牧使 李漣內軍物兼賜物擡扛差使員 咸從府使 尹範益外軍物兼雜物擡扛差使員 祥原郡守 沈擇之陪勅差使員 孟山縣監 閔亨默奉勅差使員 廣梁僉使 韓鴻賢 寧城僉使 成鴻規 清南北夫馬差使員 大同察訪 李安默一道道路橋梁差使員各其地方官一上副勅支應及內禁亂差使員各其支持官一義州站上勅支應及內禁亂差使員 朔州府使 元定一 中江 小西江 鴨綠江 古津江過涉差使員以義州境邊將差定一大定江 清川江 大同江過涉差使員各其地方官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2월 15일(계묘)>

강 命時囚金復根等分揀徐有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高城前郡守 金復根原情以爲渠於辛亥十二月赴任本郡則海弊釐正已在赴任之前故一遵新節目奉行定式屬耳在任不久別質等事實無所犯而不能別般矯揉溺職之罪在所難追云歙谷前縣令 **南陽**龍原情以爲渠於乙卯八月待罪本縣一依辛亥海弊釐正節目奉以舉行至於官需魚物貿用於本縣海夫者亦不無弊渠則貿用於他津場市以杜官屬之奸竇邑各廳之私徵於本津者每年爲九十兩零

而一竝革罷本邑多士之春秋會集時受食魚物亦令除減以官用戶鷄代給海夫之還接者新來者爲二十八名隨其來接以廩米助給俾爲奠居之地而未有別般釐革之事至登道啓莫非不善居官之致無所逃罪云請金復根 南陽龍等竝刑推得情教以依同罪誣囚勘律草記又啓言金復根 南陽龍等觀其所供則海弊釐正後俱無卜定別質之事云依同罪尹守翼等已勘之例竝分揀放送又啓言前南兵使 徐有秉口招以爲待罪南兵營時厚州新創公廨之畢後適在其時本鎮僉使畢役報狀內枚舉效勞者二人一則土着將校一則渠之神將李亨熙報來而營闕幕裨若當此等之役則或有狀聞請賞之謬例故果爲襲謬修啓以致賞加之濫蒙奏御之不實罪合萬殞云所當請刑而曾經闕帥且有捧口招以聞之命請上裁教以爲先論理議處又啓言徐有秉觀其所供編裨之濫請賞加一款或稱該鎮枚報或稱該營謬例漫漶爲說誠極可駭方其經營創建之時該營幕屬既無入往監董之事云則鎮牒所謂效勞二字初非可論苟無該營之指使豈有該鎮之報來乎欲爲憑公營私之計諉以鎮報取襲謬例冒舉不干之裨肆然登聞揆以法網節節痛駭請以此照律允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2월 19일(계묘)>

강 園所植木時董役人等施賞有差

목 植木自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十六日畢役園令率守護軍五十名案山直七十名植松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四株經界自古西門內逶迤至蜂基禦侮峴北麓下端棧道峴北麓下端第二白虎下端第三青龍內上邊谷深處至下端平原處植李一萬八百五十株經界自明堂西邊舊鄉校前大內王橋左右第三青龍谷村植柳三百六十株 萬年堤東邊令李英紹 趙學春今番係是小植木而株數則過四萬日子則近三十日所當論賞而除拜屬耳內下春秋一件紙筆墨賜給監植壯勇衛 嘉善安德恒 筒箇一部弓一張木一匹衛將前縣監 申百祿陞敍衛將司果 李仁興 筒箇一部弓一張巡山監官出身金聲遠閑良李春光等三人除本仕外營教練官出身金宗祿各木一匹布一匹守護軍五十名各布一匹米一斗代錢一兩案山直七十名各木一匹木山直十名各布一匹南陽人嘉善金守昌木一匹布一匹帽二立書員金元浹等二人守僕金在勤等四人庫直金漢濟各木一匹布一匹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3월 18일(병자)>

강 八道四都以輪疾死亡數爰馳啓

목 (…)南陽府 三百七十二口 (…)八道四都都已上死亡十二萬三千二百七十六口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3월 30일(무자)>

강 命諸道監兵水使及守令邊將兼銜依別單施行

목 兵曹啓言諸道監兵水使及守令邊將有兼銜者使之一一報來一通謄書別單啓下後仍爲添書於望單及教旨事前已筵稟定式關問諸道矣今纔齊到故別單書入而自今以後職銜以此施行之意請分付諸道別單水原府留守兼壯勇外使 (…)○富平府使兼南陽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 鎮撫營前營將○竹山府使兼驪州鎮營兵馬同僉節制使後營將守禦廳後營將討捕使○南陽府使兼南陽鎮兵馬僉節制使 左營將 總戎廳前營將討捕吏○利川府使兼驪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前營將○仁川府使兼南陽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長湍府使兼長湍鎮 兵馬僉節制使右營將總戎廳後營將討捕使○豐德府使兼長湍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 鎮撫營右營將○通津府使兼南陽鎮管兵馬司僉節制使 鎮撫營 左營將○楊根郡守兼驪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加平郡守兼楊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安山郡守兼南陽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華西衛將○朔寧郡守兼長湍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安城郡守兼南陽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高陽郡守兼楊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麻田郡守兼長湍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金浦郡守兼南陽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交河郡守兼楊州鎮管兵馬同僉節制使○永平縣令兼楊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

○龍仁縣令兼南陽鎮管兵馬節制都尉蒼龍衛將○振威縣令兼南陽鎮管兵馬節制都尉八達衛將○陽川縣令兼南陽鎮管兵馬節制都尉○始興縣令兼南陽鎮管兵馬節制都尉協守衛將○砥平縣監兼驪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抱川縣監兼楊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積城縣監兼楊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果川縣監兼驪州鎮管兵馬節制都尉 長安衛將○連川縣監兼長湍鎮 管兵馬節制都尉○陽城縣監兼南陽鎮管兵馬節制都尉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4월 9일(정유)>

강 行都政 吏曹判書 金文淳 參議 李魯春 兵曹判書 李在學 參判 朴基正 參議 朴奎淳 參知 閔昌懋進

목 敎曰守令初仕擇擬中朝人忠臣軍功子孫松都 西北人調用道啓繡啓純褒守令等亦爲拔例收用事分付兩銓 (…)
敎曰山林外在外臺諫許遞與未差之代今日政差代又敎曰未肅拜臺諫許遞今政差代以趙得永爲副校理 朴思弼爲定山縣監 閔台懋爲吏曹參判 黃載鼎爲順陵參奉 李希延爲恭陵參奉 金熙臣爲懿陵 參奉 洪履鼐爲莊陵參奉 成時柱爲東部都事 具駿遠 朴昌壽爲禮賓參奉 南陽進爲和陵參奉 尹宅烈爲順康園守奉官 希延以下竝初仕也 鄭景祚爲執義 鄭澣爲掌令 李埈 任燦爲持平 燦及嚴思彥 尹行達新通敎曰今聞政廳徵稟仕滿參奉未及序陞者有一窠云爲先付軍職待窠陞擬其代參奉差代事分付兵批以金履載爲北評事 邊得讓爲知事 李尙度 閔台懋爲副總管 金樂淳爲廣州中軍 申大觀爲黃海水使○因平安中軍望筒敎以雖是虞候資歷及朔數太淺以久屈與可合人中擬入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6월 19일(병오)>

강 命京畿監司 徐鼎修推考南陽府使 金守基罷黜安城郡守 金相儼中考施行

목 吏曹啓言今日本曹開拆坐起時考見京畿褒貶啓本則南陽府使 金守基以浮謗姑略爲目安城郡守 金相儼以勛哉剛克爲目則俱宜置中考而置諸上考殊無嚴明殿最之意請該道臣推考金守基罷黜金相儼中考施行允之敎以其代口傳差出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7월 11일(정묘)>

강 以李哲爲南陽府使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7월 11일(정묘)>

강 判下上言一百十四度于各該司

목 漢城府啓言觀此許鎮上言則 (…)
又啓言南陽幼學李徵厚上言以爲渠之祖母墳山在於龍仁地百餘年守護矣今年三月山下居李朋錫偷葬其父於渠之祖母墳山唇前三十三步之內山下居外孫欲爲禁斷則結縛而坐半日之內掩土而去故渠訴龍仁官則摘奸後依法典當掘之意嚴囚定日矣朋錫彼月此月至于今終不掘去蓋偷葬謀主者卽朋錫之三寸叔晉州兵使而散財聚黨有此勒奪之舉又於晉營赴任之路入見龍仁本官懇囑緩頰而本官據理不聽則不敢更售奸計潛送私人於渠之庶子喆運處啗之以利曰此訟若緩則晉州佐幕中可食數千金之窠卽當割差云渠豈忍爲庶子賣先山乎此訟已捧俸音後道臣之飭本官之督非不嚴截而朋錫恃勢蔑法延拖不掘者專由於不爲嚴刑而然伏乞刻期掘移云果如上言則李朋錫落訟俸音之後非但不爲掘移或圖囑本官終不遂計則又以差送佐幕萬端誘引其庶子者尤非士夫之所忍爲者雖然一邊之言有不可取信請分付道臣各別明覈決給敎以分付道臣親執嚴查狀聞所謂晉州兵使姓名竝爲嚴刑現推一一捧直招狀聞地方官若能彈壓則許多上言豈可偏在於該邑乎其委折

亦令道臣查啓時論理措語稟決之意分付近來習俗沒却模稜甚至山訟尤倍甚所謂分付道臣從公決給之請諸道道臣看作例語故前既回啓者後復呼冤此後已爲覆啓決給者更或登聞先自該道道臣玩愒之罪本府論罪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2일(무신)>

㉔ 刑曹以擊錚人原情啓

㉔ 該曹啓言 (…) 刑曹 啓言取考猥濫擊錚人原情則南陽童蒙 洪傑褒爲其父有土里殺獄稱冤事也觀於檢案手勢之至兇用意之至憊非比他獄而前後已經覆啓有諸般必殺之跡無一分可原之端而尙今抵賴已極兇寧今又縱子鳴金尤萬萬痛惡原情勿施傑褒不可以爲父訟冤每每曲恕考律科罪廣州李召史爲其夫張最甲殺獄稱冤事也此獄傷處明的詞證俱備已成鐵案無容更議原情勿施 (…) 清州幼學申鼎模爲其父訟冤事也渠父若樞之所犯已著於臺章儒疏罪止薄竄特出於曠絕之恩則在渠道理固當縮伏俟勘而未過數年稱以訟冤變幻事實縱子鳴金極涉無嚴原情置之竝允之教以南陽 洪傑褒獄情無容更議傳生一款非所可論而似此之案多有拔例屈法者以其夫爲妻綱綱紀自有尊卑之別況殺人償死所以雪彼之冤而殺妻之獄又殺其夫彼先死者必不以代殺爲幸此獄則手勢用意尤極絕悖姑不決處遣曹郎問于大臣 (…) 又啓言南陽 洪有土里獄情發遣曹郎問議于大臣則左議政 李秉模以爲以夫殺妻之獄多蒙傳生之特恩而必皆反復於情跡之淺深參互於倫法之輕重要使死者安所天之本理紓入地之幽鬱費造化於屈法弼彝教於扶倫而至於此獄不順厥母既無可執之明驗未備祭具元非必殺之極罪略無顧憚肆然行兇姑無論死者之心如何卽其情理之絕悖宜莫逃於三尺倫綱重處法或可以甄屈法紀嚴時倫亦不爲無扶以臣淺見不敢爲輕重之論云右議政 李時秀以爲常漠之於妻也乘怒毆打自是例習苟使事出無情跡有可原則雖或邂逅固宜參恕而今此洪有土里三年棄置可知恩義之已絕一朝除去顯有手勢之莫掩跨腹剗刃極其兇毒鄰婆族媼參證既具恐難以夫妻之異於他人遽議傳輕之典云大臣之議如此請上裁教以依大臣議施行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2일(무신)>

㉔ 命佐命功臣嫡長未付忠義者卽付草記其中義安大君長孫令李宗恢守令與陞敍間令吏判招見後除授晉山府院君 河崙長孫河龍彬 參奉調用上黨君李佇 鷺山君辛克禮後孫各別搜訪漢府君趙英茂長孫守衛官 趙明漢待其遞來先付諭書忠義待窠收用未錄名諸家隨訪付忠義義安大君墓晉山墓遣承旨致祭上黨漢山鷺山墓遣禮官致祭

㉔ 忠勳府啓言依下教太宗朝佐命功臣三十八人嫡長孫時存人及未錄名區別列錄別單書入○時存秩晉山府院君 河崙嫡長孫忠義衛河龍彬 漢山府院君趙英茂嫡長孫守衛官 趙明漢 鷄林君李來嫡長孫幼學李觀國 義安大君和嫡長孫令李宗恢 完山府院君李天祐嫡長孫忠義衛李宜夏 昌寧府院君成石璘嫡長孫幼學成有完 青海君李之蘭嫡長孫幼學李禧錫 添城君尹抵嫡長孫幼學尹命世 坡平君尹坤嫡長孫幼學尹禎厚錦川府院君朴嘗嫡長孫幼學朴齊山 平陽君朴錫命嫡長孫忠義衛朴世忠 吉昌君權近嫡長孫忠義衛權祐 漢平府院君趙涓嫡長孫幼學趙貴壽 鷄林君李升商嫡長孫忠義衛李完璧 利城君徐愈嫡長孫幼學徐俊豐山君沈龜齡嫡長孫前縣監 沈斗漢 礪山府院君宋居信嫡長孫幼學宋景明贈同知中樞院事 金德生嫡長孫忠義衛金琦未錄名秩上黨君李佇 鷺山君辛克禮 完川君淑 義城君金英烈 長興府院君馬天牧 漢川府院君趙溫 鐵城府院君李原 星山府院君李稷 文城府院君柳亮 平陽府院君金承霍 麻城君徐益 南陽君洪恕 添原府院君尹子當 蓮城君金定卿 長川府院君李從茂 水陽君李膺 谷山府院君延嗣 宗沔城府院君韓珪 熙川君金宇 越川君文彬教以佐命功臣嫡長十八家已錄名中九家嫡長之未付忠義者卽付草記其中義安大君贈諡襄昭公嫡長孫令李宗恢令吏判招見可合百里則除百里只可陞敍則卽爲陞敍晉山府院君 領議政 文忠公河崙嫡長孫忠義衛河龍

彬當窠參奉待窠調用上黨君景肅公李佇 鷲山君辛克禮亦一等功臣也其後孫未及錄名云卿其各別搜訪草記漢山府院君趙英茂開國功臣爲三等定社功臣爲一等佐命功臣又爲一等嫡長孫守衛官 趙明漢待其遞來先付諭書忠義待窠收用未錄名二十家中二家先命搜訪餘亦隨訪付忠義義安大君墓一等功臣河文忠公墓遣承旨卜日致祭祭文當親撰而此外一等上黨漢山鷲山墓遣禮官致祭○忠勳府啓言已錄名嫡長中未付忠義人幼學李觀國 成有完 李禧錫 尹命世 朴齊山 尹禎厚 趙貴壽徐俊宋景明等九人先爲竝付忠義衛上黨君李佇 鷲山君辛克禮後孫今方廣加搜訪矣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4일(경술)>

강 命南陽府使 李皙 坡州牧使 李近冑相換

목 壯勇營提調 鄭民始啓言本營大比較當次矣鄉軍所在邑試官下送之際不無廚傳之弊南陽府使李皙既是前銜將官且經防禦使請令該曹與坡州牧使口傳相換以爲從便舉行從之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8월 27일(계축)>

강 義禁府以時囚任薺 南陽府克軍啓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9월 20일(을해)>

강 命南陽府充軍罪人任薺罪名蕩滌

목 없음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1월 22일(병자)>

강 配時囚李卿尹于南陽府

목 義禁府啓言時囚罪人李卿尹嚴加照律事命下矣李卿尹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蔚珍縣徒三年定配發遣府羅將押送配所教以蔚珍之民何堪乎以花梁定配所發配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2월 17일(경자)>

강 命長淵前監牧官 梁垓 李星會 晉州前監牧官 安載述拿問珍島監牧官 黃井彥重推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産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孳息則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異或減元式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不必舉論故失馬則 (…)
南陽監牧官秦泳所管五牧場戊午籍付馬五百一十一匹
今生馬八十六匹合馬五百九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十四匹故失馬八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四匹內壯雌馬二百四十二匹一年應孳産馬七十二匹今生馬八十六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정조23년(1799) 12월 19일(임인)>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南陽府 土庶秩嘉善鄭希根等二人 (…)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2일(을묘)>

강 命故相臣 李福源墓地免稅

목 前宣惠廳堂上 鄭民始啓言故相臣 李福源墳墓在於南陽府而坐地既係元帳每年未免納稅云大臣山地之不得入陳恐有欠於優禮之道令該曹許以入陳似合事宜矣教以然則免稅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7일(경오)>

㉔ 命迎華驛許貸公貨事及驛屬復戶米移付稍近邑海門站 康福站馬位田收稅付之本驛開川站移設事竝令廟堂稟處

㉕ 迎華察訪 李元膺所懷本驛新設之後坐於土地之尠少生理未免淡薄雖自昨年因朝令耕食北屯若干田畝而終涉苟艱各樣公貨中三千兩限十年許貸每年以三百兩還報則十年內可以盡報而庶爲聊賴之道驛屬所受食復戶米多在遠邑亦難輸來補糧就其最遠邑移付稍近邑則在元數別無加減在渠輩實爲資益此在惠廳從便移付之如何而已南陽海門站 安城康福站俱是僻路別無使星往來兩站馬戶移付本驛之後餘在猶爲五戶此姑權罷位田則收稅付之本驛以補公用至於陽城開川站移設振威邑內事先定馬位畝相換始可以移設擬與該地方官爛商便宜後更議於本府及巡營以爲稟處之地而既伏承下詢竝此仰達矣教以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7일(경오)>

㉔ 迎接都監以館內守直房守房子各差備別單啓

㉕ 迎接都監啓言勅使在館時館門把守及館內守直房守房子各差備等依昨年勅行時釐正名數舉行別單書入○館所把守及館內守直房守房子各差備別單舊東門訓局將校一人禁軍二人訓局砲手四名小西門 訓局將校一人禁軍二人訓局砲手四名外南門 訓局將校一人禁軍二人訓局砲手四名內南門 禁營將校一人禁軍二人禁衛軍二名宴三門禁營將校一人禁軍二人禁衛軍四名南井門 禁營將校一人禁軍二人禁衛 軍四名內小西門 禁營將校一人禁軍二人禁衛軍二名新東門御營將校一人御營軍二名山亭有廳軍官二人旗房有廳軍官二人禁火禁軍二人雨傘差備禁軍二人頭目宴廳禁軍二人上勅房守一名房子二名三等八名房守三名房子三名副勅房守一名房子二名三等六名房守二名房子二名一大通官房守一名房子一名三等一名房守一名房子一名二大通官房守一名以上二十一名訓局砲手次知將校二人房子一名三等一名房守一名房子一名別大通官房守一名房子一名三等一名房守一名房子一名一次通官房守一名房子一名三等一名房守一名房子一名二次通官房守一名房子一名三等一名房守一名房子一名押扛直一名御室直二名以上十八名禁衛軍次知將校二人日傘差備二名門外待令雨傘差備五名門外待令以上七名御營軍次知將校一人廚房汲水軍二名上勅房溫埃兼廁間直二名沐浴汲水軍二名以上六名訓局砲手次知將校一人上馬臺三名門外待令通官溫埃兼廁間直二名頭目廁間直一名以上六名 禁衛軍次知將校一人傳漏軍二名鞍籠軍三名門外待令鞍子直一名以上六名御營軍次知將校一人館外環圍軍三十名訓局砲手考察將校三人轎子軍二十名衛軍門外待令上副勅 譯官隨率一名捲帳譯官等隨率一名掌務譯官隨率一名堂上譯官隨率一名以上四名各其率人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1월 19일(임신)>

㉔ 命迎華察訪 李元膺所懷中公貨三千兩許貸事驛屬復戶米移劃近邑事南陽 安城位田稅補用事竝依施陽城開川站移設事置之

㉕ 領議政 李秉模啓言迎華察訪 李元膺所懷批旨內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取見其所懷則以爲本驛新設之後土地鮮少生理淡薄各樣公貨中三千兩限十年許貸每年三百兩還報則庶爲聊賴之道驛屬所受食復戶米多在遠邑移付稍近邑則實爲資益此在惠廳從便移付之如何南陽海門站安城康福站馬戶移付本驛之後餘在爲五戶此姑權罷位田收稅付之本驛以補公用至於陽城開川站移設振威邑內事擬與地方官及本府巡營爛商稟處云矣該驛新設之後凡百尚未就緒土地之鮮少尤宜軫念而今此三千兩許貸歲報三百兩之請足爲目下掄弊之策華城公貨有五千餘兩歲儲之錢就此以三千兩許貸限以十年以爲準報之地驛屬所受復戶米之移劃近邑事在惠廳別無損益各該邑似亦無大利害從附近移付之意分

付惠廳 **南陽**海門站 安城康福站馬戶既已移付本驛則餘在五戶之權罷位稅之補用事理當然亦爲依施開川站移設事位土相換之前有難輕議故昨年繙啓覆奏時亦已仰陳請今姑置之從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2월 27일(경술)>

강 京畿監司 徐鼎修以利川等邑應資人馳啓

목 狀啓以爲楊州等二十一邑朝官士庶應資老人前已也啓而利川等十四邑鎮應參之人今纔齊報故更爲馳啓○利川府已經僉樞秩僉知 李斗源庶人秩良人李寅燮等三十八人長湍府朝官秩前權管 高重泰 全世恒可合僉樞秩幼學南道亨 禹仁述 李鵬嶺 柳瑛 徐敬緒通德郎沈海郁 李華植庶人秩良人安震華等五十七人竹山府可合僉樞秩幼學尹就三 尹道益 安聖一 朴聖宗庶人秩良人李允贊等四十三人**南陽府**可合僉樞秩幼學朴思千 洪以瑞 洪尙敏庶人秩良人李益堽等七十五人楊根郡可合僉樞秩幼學李達培 柳鎮世 李義綱 金載文庶人秩良人宋厚明等五十人朔寧郡朝官秩前萬戶 李春燮庶人秩良人朴爾世等十四人安城郡可合僉樞秩幼學俞彦慶李景淵庶人秩良人金鎰等四十七人始興縣可合僉樞秩幼學元弘謙庶人秩良人金濬等二十八人振威縣朝官秩前權管 權大衡庶人秩良人朴世良等二十五人陽川縣可合僉樞秩幼學許治庶人秩良人朴時成等十五人龍仁縣可合僉樞秩朝奉金碣幼學李壽宗 宋國采 朴重讓 李濟業 趙時稷通德郎尹迎辰 禹順宗 朴德春庶人秩良人丁弘載等二十七人陽城縣可合僉樞秩幼學李彦塾 林德敏 鄭璉 柳弼興 陳九星通德郎李尙鼎庶人秩良人李尙儀等四十一人陰竹縣 可合僉樞秩通德郎柳時春庶人秩良人柳鳳逸等四十八人永宗鎮庶人秩良人崔聖福等三人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7일(기미)>

강 給各部顏戶恤典

목 漢城府啓言卽接各部官員所報則今番雨水民家顏壓處摘奸後全家顏壓與完少顏多及完多顏少中三間小戶之當入恤典者完多顏少之不當入恤典者區別報來故列錄書入恤典秩南部 御營軍張啓興家五間全顏出身韓益彬家二間良人崔廷燁家一間顏壓西部金召史家三間幼學李得賢家二間閑良李晉甲家二間訓局軍張重齡家三間良人金光宅家一間北部閑良朴在絢家二間顏壓勿論秩南部 訓局軍裴順道家半間訓局軍羅英喆家一間御營軍文泰昌家一間顏壓西部閑良韓光玉家一間閑良金麗海家一間幼學李圭家一間金召史家二間訓局軍朴興昌家二間姜召史家二間幼學李泰年家一間閑良徐雲慶家一間幼學李正圭家半間顏壓北部閑良李命祉家一間前縣監 **南陽**龍家二間顏壓教以恤典令該廳卽爲分給事分付前縣監 **南陽**龍拔例題給又別單恤典秩北部幼學李發家二間全顏西部閑良任必賢家四間訓局軍金正祐家二間**壯勇軍**趙尙麟家二間閑良姜春起家五間半**壯勇軍**朴東秀家二間李召史家四間顏壓南部折衝林泰根家一間顏壓勿論秩西部 金德禧家一間書吏李英家一間幼學朴著源家一間顏壓南部出身金光錫家三間顏壓北部出身朴成根家二間閑良崔伯謙家一間幼學金照家三間尹召史家三間軍官承光烈家三間顏壓東部良人徐春得家二間良人尹者斤福家二間顏壓教以恤典令該廳卽爲分給事分付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14일(병인)>

강 判下上言一百三十三度于各該司

목 (….) 又啓言西部居草土朴宗正上言以爲渠之親山今初八日新占於加平郡葛峴地而爲山下頑民之所迫逐將不得保有邱墓蓋此山卽渠之姨母舊墳也去十月間渠姨弟申大疇爲營親葬新占此地破土始役之日山下居常漢鄭道成率其子侄族屬持杖挾石登山禁葬稱以其父冢相望處云云大疇以其不當禁而強來沮事欲爲呈官則渠輩自知理屈懇請私和遂以勿禁之意成手標而去大疇遂停訟而過葬五六

日後道成忽背前約乘夜私掘出置路邊有爵秩夫人之葬肆然犯手民習絕悖地方官卽報營門仍將道成三父子及族黨之造謀干犯者依營題嚴刑取招則道成之次子光銀也分輕重勘律而光銀則今正月定配於南陽大疇欲爲還葬而適得他山移葬其親被掘處置標故渠知鄭漢輩理屈見落又是營邑之定田分而歸諸申氏渠以父母兩山移葬之意乞得此山於大疇今月初四日始役而招致道成溫諭同山之誼則道成無意順從其子光銀到配踰月遇赦還歸者以起訟次入官地方官略施杖罰渠得安葬或介人偵探則渠輩爲言轉益凶慘甚至匿棺不給之說肆發於渠輩之口渠兄弟聞此不忍聞之說結幕守直於墓側偕往匍匐道成之門終始不見驅逐墓直不得守護誠極叵測以新占處言之則於其父冢越一壑作一岡官尺量爲四十三步而非壓脈非破腦非階砌而渠何敢生意禁斷乞蒙天恩使渠既骨之兩親得以安厝於九地之下云蓋此葬地既越岡壑又非壓脈破腦而鄭道成等之非理禁斷合謀作變觀於前事萬萬惴惴則朴宗正預先疑慮無或爲怪今以未然認爲將然有此呼籲極甚屑越請上言置之允之 (…)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3월 22일(갑술)>

ㄱ 配前忠州牧使 安廷鐸于南陽府仍命自今下官之貶下者讐言反詈治校則惡談相加推捉公兄防報不送如右三件罪過者依投印律請勘事分付

ㄴ 義禁府啓言忠州前牧使 安廷鐸原情以爲禁屠法意自來嚴截而本州強班頑民素不畏戢犯者相續面報查至爲其懲後不得已收贖其數乃至一千五百三十九兩躬往營門面議區處之道大抵本州處在嶺南孔路進上齋來時每勒驅民牛遞輸於陰竹九十里之地非但民弊事面惶悚故以四百兩買牛二十隻散給邑內農民使之輪回載運本州田案幾盡磨破字號卜數無從憑據賦稅不均小民受困故欲爲改膳於營上件而民結收斂雖有其例恐反貽弊較量其財力以一千二十五兩除置之意相對酬酢則道臣言下許可謂以善處故以餘數一百十四兩成報狀納于營門矣三月巡到時忽捉入刑吏數以私自收贖有若初不面議者然事甚訝惑而牛隻已盡備立田案有難中止物力猶患不足矣四月初自營門盡索贖緩事涉財利不可持難故以盡數上送之意還報念間以營吏私通列錄知委贖緩中牛價四百兩除之其餘一千二十五兩內分送於四處書院者爲六百五十兩劃給於鎮營者爲二百兩檢律營吏者爲一百七十五兩矣渠以爲書院事體極其尊敬今以分給檢律營吏之物一例分送者恐涉未安更爲參量之意文移矣卽發秘關推論公兄故渠以爲罪在牧使不必替治無罪之吏明白論勘事卽爲牒報蓋收捧之數成冊現在面議之言論報之狀道臣所知非敢誣也本事葛藤專由於贖緩無論所用之公與私以此一款營邑相持竞速道啓之登徹律以私用無躬自悼無面可顯云請刑推得情教以厥緩用處之渠之用於私與道伯之用於書院兩者之涇渭揭厲都無論有國之堂陛如人之有上中下三焦萬有一各相奪倫於爲國爲人何哉貶下者以讐言反詈治校則以惡談相加以至上營之推捉公兄防報不送而其漸不可長此囚則畿沿徒配自今下官之如右三倖罪過者依投印律受教定式直請令攸司依受教律勘斷事分付諸道營闕仍載受教又啓言安廷鐸 京畿南陽府徒三年定配請押送允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윤4월 12일(갑자)>

ㄱ 召見來待諸臣于便殿 水原留守 徐有隣 行護軍 李書九 司僕正 洪元燮 命華城所屬五邑穀物換作戶曹常平等穀依通編法取耗以補本官公用

ㄴ 壯勇外使 徐有隣所啓安山 始興 振威 龍仁 果川等五邑各樣軍兵移屬管轄之後簽額之除減雜費之蠲革名編卒伍者竝受其賜且因各衙門身役之都納華城邑弊民瘼十祛八九而第緣代頃磨勘領付點閱之時將吏官隸之往來幾乎相續又自昨年移屬南陽餉租穀物去就多泮渙簿書期會無異巡營軍兵收斂既有禁條傳關錢租殆不相當而係是無前之役不可專責於下屬則無論多少疏數所謂雇價糧資舉皆自官助給而衛將之種種公行不在其中冗費之昔無今有者日計雖似零星歲會不啻夥多五邑之來付華城若將蒙幘幘之惠沾潤之澤而今乃未免於相反以其大綱領之出於卒伍受賜民邑祛弊爲守令者

言其樂不言其苦而細究裏面則薄俸殘廩誠有難繼之慮揆以事情合有通變而留臺外營實無財貨派及之道竊伏念五邑俱以民多穀少之邑還穀之狀請加分無歲無之就其加分耗條參量分數以贍官用則軍務之去來穀簿之關由冗費之自官出者庶不窘乏而垂之悠久有備無違則軍兵收斂之弊可期永杜矣傳關錢租之用可免再徵矣今若以微細而忽之煩瀆而置之一年二年轉至生弊則甚非所以仰體我聖上事關華城務從便好之德意古人制法必將戶曹穀常賑穀幾分耗付之本官者實在於軫念此等處需用而養廉之意實寓其間矣又況加分不同於原分公用亦異於私用酌量派分不至猥屑安山等五邑所在加分耗中租各限一百石特爲許劃恐合事宜請下詢廟堂處之教以句管堂上亦陳意見華城句管堂上李書九曰加分取耗本非經法五邑穀總不敷姑未及通作半分如華城之例而聖教每以一區井田之義必欲次第釐正俾作四方之準則今若以加分耗名色又爲需用之資則雖有違越於施措之本意五邑事情既如此從他變通亦無其路勢將以權宜之道姑且行之矣教以今聞華留之言五邑事勢必當如此爲軍民之舉反使邑倅邑吏替受其弊此豈試軍總合爲一統還穀只欲半分以寓井田先試一區之本意乎五邑穀物換作戶曹常平等穀取耗規例一依通編施行則不煩加分耗而自可掬弊近來舉措中似甚正當此雖小事其號則大矣以此知悉舉行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윤4월 17일(기사)>

강 命珍島牧場稅穀致敗於京畿地方者令道臣依他道例具格狀聞嚴飭鉤拯

목 司僕寺提調 徐龍輔啓言卽接京畿監司 徐鼎修移文枚舉南陽府使 李近胄牒呈以爲司僕寺納珍島牧場收稅穀所載船一隻到本府倉島下地界逢風致敗云矣敗船之報聞極驚心牧場屯穀與田稅大同有異拯米改色雖不得舉論曾在丁亥因故相金致仁所奏本官之親審鉤拯道臣之嚴覈狀聞竝依稅大同例舉行事已有出舉條定式行會其後湖西 湖南地界適有臭載皆已依定式具格舉行而至於京畿地方幸無此例難於創行云本寺屯稅事體自別故相筵奏亦有深量湖西 湖南之所已行之者不宜異同於畿內今亦依定式卽爲具格狀聞而漂失穀物嚴飭鉤拯之意請分付道臣從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5월 5일(병술)>

강 命珍島監牧官 黃井彦罷黜南陽府使 李近胄拿處

목 司僕者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徐鼎修狀啓則枚舉南陽府使 李近胄牒呈以爲珍島牧場稅穀所載船到本府倉島下地界逢風致敗格軍一名落水渰死敗船材木及木花 青竹等物間間漂泊於本府靈興島而穀物無一鉤拯渰死人屍體亦未尋得色吏沙格等姑爲嚴囚本府令司僕寺稟處云矣船隻致敗既在大洋人物渰死又爲的實則雖不可直歸之於故敗而木花 青竹既多漂到則穀物渰沒必在不遠而闕朔鉤尋無一拯得云者極涉可疑色吏沙格等一依稅大同臭載例三年牢囚十次加刑卽是定式所載爲先各別嚴訊期於得情之意分付道臣海濤雖曰深險風勢雖曰猛急苟使船隻完固沙格鍊習則豈至於若是逢敗而今以渠等所招推之放船於迅風之中致敗於俄頃之間可知其船隻之不完固沙格之不鍊習該牧官不善檢飭之罪在所難免珍島監牧官 黃井彦依例罷黜本寺穀物臭載之時本官之親審鉤拯道臣之嚴覈狀聞等事既有廟堂之定式知委則去月十七日致敗之船今月初十日始爲進往看審者揆以法意誠極駭然地方官南陽府使 李近胄請令該府拿處允之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5월 25일(병오)>

강 命南陽囚李春成加刑決放

목 水原留守 徐有隣狀啓以爲祇受傳令內近於本府移送南陽之殺獄聞有李春成之案而春成愚蠢莫甚且與其妻本無不和之可言特其家間事端不能隨處宛轉之致以苦主所目見而納招者言之可知其百般聲罪千般衝動無所不至也愚蠢之漢爲其所聲罪衝動一時性發至於下手而初非不和之間則豈有欲

害之心本是愚騃之漢則亦豈能分別生死於造次憤怒之際乎一言以蔽之曰使春成起怒者非春成自爲也使春成下手者非春成自爲也而畢竟春成曳棄於橋邊而初不掇活者亦非春成之自爲也至於其妹之犯手與否觀於檢案終無可執之證畿伯亦以此有筵奏故專撥別論道伯意見如果然矣須即疏決俾無滯囚宜當者蓋此李春成獄事不無參恕審克之端而殺獄體重囚推屬耳姑不敢舉論於狀聞疏釋之科矣今下傳令內辭意若是勤摯春成之情罪李女之事實俱莫逃於淵鑑之下而畿伯筵奏誠有意見其在仰體之道不容仍置故謹取獄案刪繁撮要尾付愚見以俟處分令該曹稟處○**南陽府**殺獄罪人李春成踢殺金召史庚申閏四月初四日囚**水原府**獄同月十三日移囚**南陽府**獄受刑一次初檢官始興縣令 李潢 覆檢官**南陽府使** 李近胄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李春成懸錄屍親朴召史招內致死人即渠女息而丁巳年間出嫁於李春成處夫婦之間別無不和之端于今四年而渠女以針線之生疏種種被責頻來留渠家矣再昨年二月渠女生男於渠家則渠之媳母來見之後渠女抱兒往媳家不過旬日旋即還送者不啻屢次與渠媳母媳妹頗不得志故心甚悶憐率來渠母子矣去四月二十九日春成來宿渠家翌日食後還去而春成之母忽送小童渠之孫兒率來爲言故渠問曰母子何不並招只索幼兒乎小童答以爲母則勿招只以幼兒抱來爲言云故答以爲慮觸風待差當送云矣少頃春成之母率其子與春成之叔母丁召史而來春成叔母向渠女言曰今日與我偕往媳家云云故渠心甚喜之使女息將欲隨往之際春成母謂春成曰今日則汝妻去就必爲決斷而去爲言則春成入廚索刀割出渠之所着衣一幅而給渠女曰此是手悅自今爲始永絕夫婦之義云故渠攬春成之裾而責曰吾女既無失行之事有何可棄之端而給此手悅耶云則春成不答向渠女勒令受去而渠女抵死不受但乞無罪則春成一不聽從末乃手打足踢無所不至渠女一縷奄奄但乞活我而春成怒氣不息又一場踢打幾至昏絕之境後春成與其母始乃還歸故渠果以寧死於媳家之意使渠夫四寸金福伊負送于春成之外三寸叔安太金家所謂太金即當初居媒之人也太金仍爲負去于春成家則春成之母憤然突出以渠頭撞觸太金之胸而太金仍即解置于渠家虛間旋爲出去則春成又執渠女之頭髮曳出路上投之橋邊晏然還歸則春成外四寸安夫億同亦爲參見負置于春成家而今月初二日夕後仍爲殞命云正犯李春成招內渠妻金召史年少性毒少不如意則每每逃去渠家故居常戒飭終不聽施昨年十二月渠以**壯勇鄉軍**上番今年三月下番還家則渠妻尙在其本家傭賃井臼等節老母獨當爲之不勝悶迫去月三十日與渠母及三寸叔母同往渠家欲爲率來則多般發惡終不聽施故以回聽生恟之計劃出手悅給之則一向發惡亦不肯受反罵渠曰有何他女必欲屬意而忽欲棄我耶仍爲執渠投地翻身或撞其頭或推其胸一場光景極爲惡毒故與渠母相率還家後聞之則渠之妻父母負送渠妻于渠之外三寸安太金家云云矣其翌即初一日黃昏後外叔親自負來故憤痛之餘又切責渠妻以爲汝既不欲事吾家母子如汝之人不欲置家仍即負棄於路上轎邊歸家夫如是者即欲抑其悍毒以爲改過也渠則住宿於夫億同家而渠母矜憐之呼安夫億同旋即負來如是之際夜頗深矣渠母與渠妹同宿一房當夜睡甘後渠母因兒啼聲而覺呼渠妻則不在傍而房門且開矣渠母出索則已掛項結死于廚中云看證丁召史招內渠於李春成爲三寸叔母去月三十日聞春成與其母往于渠之妻家渠亦同往謂春成妻曰今日與吾同往汝之媳家爲好云云則春成妻答以爲既欲率去何不去也云而隨渠出門之際春成母以爲如此子婦率去焉用仍挽春成妻之手而還入庭中渠則不爲隨入而佇立於門前矣不移時間房中十分喧譁故渠入見則春成果與渠妻爭鬪至有手悅之割出而男授女不受之光景春成妻以手自推其胸無數發惡故渠叱責春成曰手悅何等重大而有此舉措何其悖惡也云云之際春成數次足踢其妻之下體故渠又責其無識而以手一打渠頰仍執渠手出來與春成之母仍爲還歸云看證安夫億同招內安太金負置金女於春成家則春成跟後入來欲打其妻故渠挽止而歸家矣不移時忽有咆喝之聲而春成之母謂渠曰春成負其妻棄置路中而巡邏已發人不肯從汝既親戚則爲我負來云云故渠果往見則厥女不省人事委身路中手摩四肢四肢如冰而手按胸膛只有微溫故僅得扶持負置房中仍爲還家則春成亦來宿渠家矣翌曉春成之弟來傳金女致命之計於其兄春成云矣斷獄之法莫嚴於殺越苟可以不用意三字遽加參恕則償命之獄十無一二在他人固不可容易議到而至於夫之於妻三綱所係必從用意不用意區別理會然後可使情與法兩得其宜今

此李春成與其妻金召史粵自結髮之初元無反目之事既及四載又生一子恩固重矣情亦深矣不幸事端起於家內難言之地便當焦仲卿境界欲留則妨礙多端欲逐則繾綣不忍無寧先割手帨而示意後加足踢而勘罪以解婆姑小姑之怒冀倖其少垂哀憐俾得以如舊婚媾而亦無奈乎落落難合矣若其踢勢之當着於要害即不幸之又不幸耳春成豈用意哉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禮經所載勢不可留也雍容逐送不害爲兩便之道而無識常漢固難責之以此等禮節則舉措乖悖雖萬萬駭痛究其本情亦云憾矣臣於成獄之初將此鄭重殺費商量而第其負來時曳置橋邊不之抹活者決非人情之所可忍故竊不勝其憤惋斷然置之於法使之如例同推矣曳置一事之迫於不得已而初非出於春成之所自爲已入於日月之俯燭而畿伯亦有所探得奏達者即此一事既知其非出於春成之所自爲則臣之所憤惋者渙然氷釋矣今何可以成獄之在於臣手執拗不改乎當初事端專由於其叔春成若傳生則李召史之替當其罪無所不可而原其根因參以供招慫慂設計在逐而不在殺情雖截惡法無當律南陽府囚推罪人李春成特以惟輕之典更加各別嚴刑二次竝前受刑準三次後遠地定配本府在囚罪人李召史既施二次之刑加刑一次懲勵放送恐不至於失刑之歸教以該府論理甚有意見依此即爲決放之意令政院專撥回諭究其本論其跡所謂小姑之所爲切可惡定配則以妹替甥到配後亦令配所官加刑於厥女報來後狀聞事一體回諭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5월 25일(병오)>

28 命南陽府使 李近胄附過還任

4 因近胄囚單子教以該道既不知定式則各邑之不知勢也課農之時不可曠官姑屬之令前使之附過還任遍踏渠掌內原隰竭誠勸飭一畝一頃莫或陳荒而萬一不勤勘罪當加倍以此嚴飭放送

<일성록, 정조24년(1800) 5월 28일(기유)>

(2) 순조

강 判下金吾各道放未放覆啓

목 義禁府啓月忠淸道放秩稷山 尹夔欽 海美 鄭觀采 靑山 李石求等段既因先朝特教則道臣之直置放秩難免不審之失當該道臣重推尹夔欽等竝置仍秩他餘罪人請令刑曹稟處又啓日京畿定配罪人南陽 安廷鐸既因先朝特教則不敢輕議有釋置之他與罪人請令刑曹稟處又啓日咸鏡道定配罪人未放秩竝依啓施行他餘罪人請令刑曹稟處又啓日慶尙道定配罪人彦陽 金履載段先朝處分何等截嚴而遽置稟秩極爲駭然該道臣已有處分而金履載置之仍秩他餘罪人請令刑曹稟處又啓日全羅道定配罪人靈光 韓與裕既因先朝特教不敢輕議有釋置之仍秩他餘罪人請令刑曹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11일(신유)>

강 放韓興裕 安廷鐸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靈光定配罪人韓興裕 南陽定配罪人安廷鐸俱以報辭之侵侮上官照律定配矣方當大赦或不無參恕之端請竝放送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18일(무진)>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金載瓚 兵曹判書 金祖淳進

목 以李儒慶爲承旨 金近淳爲應教 尹益烈爲修撰 李漸運爲坡州牧使 俞漢敦爲善山府使 李勉齊爲靑松府使 朴趾源爲襄陽府使 李汝節爲長津府使 柳肅之爲泰安郡守 金履禮爲德川郡守 申奭相爲定山縣監 閔宗懋爲慈仁縣監 柳得源爲延日縣監 尹仁基爲茂山縣監 李義文爲扶安縣監 洪章煥爲長淵縣監 鄭忠達爲會寧府使 李馨秀爲南陽府使 趙鎮球爲錦山郡守 朴宗敬爲豐基郡守 徐有悌爲沔川郡守 沈公權爲龍潭縣令 李永翼爲殷山縣監 尹五榮爲陽智縣監再政以梁周翊爲順天府使三政以朴民淳爲江西縣令 申翼顯爲高靈縣監四政以李鼎揆 申鳳朝爲承旨 金基彦爲德山縣監 閔台懋爲吏曹參判 沈象奎爲參議○以副總管望簡教曰老病總管許遞今日政差出○以李近胄爲忠淸水使 安策爲北評事 南公轍爲副總管 李漄爲忠淸兵使 李基讓爲副總管 李書九爲都總管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8월 18일(무진)>

강 命南陽府使開政差出

목 京畿監司 徐鼎修以南陽府使 李馨秀遭母表馳啓教以政官待開門牌招開政差出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9월 14일(계사)>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尹行恁 兵曹判書 金祖淳

목 因政官違牌啓辭教以亞銓在閣中使之開政差出守令當日辭朝○以金秀臣爲持平 李東萬 鄭取成爲正言 洪受浩爲副校理 具得魯爲修撰 韓用龜爲同經筵 申大尹爲南陽府使 李膺福爲甲山府使 鄭尙愚爲副總管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9월 15일(갑오)>

강 稅割付

목 戶曹判書 李書九啓言守侍陵官以下宣飯米太以附近邑田稅割給事載在定例故方以龍仁 安山 振威 南陽等邑田稅磨鍊割付使之直納而在前自京倉輸送時陵所下屬輩點退濫捧爲弊多端倉屬猶不能支堪云爾則外邑直納之際其所誅求尤當軫念行用斛斗以臣曹所在鑰斛斗較正下送俾爲從弦捧上

母或科外侵漁事出舉條申飭而四邑田稅輸納之期似在歲末至月臘月兩朔條則以華城某樣穀爲先推移以送後從便充報恐合事宜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1월 20일(무술)>

강 分揀尹致永 洪勉謙

목 義禁府啓言假注書 尹致永原情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又啓言南陽監牧官 洪勉謙原情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竝教以分揀放送

<일성록, 순조0년(1800) 12월 21일(기사)>

강 命南陽等三邑牟還作租代捧

목 領議政 沈煥之啓言此京畿監司 李祖承狀啓也南陽府使 申大尹 長湍府使 具綜 楊根郡守 鄭周誠牒呈以爲三邑牟還自來數多果不無民弊而況今麥事失稔本色準捧實無其路今若換作代捧則於公別無所損於民大爲舒力上頃南陽府會付牟七百七十一石零楊根郡會付牟一千石作租長湍府營賑耳牟一千一百七十八石零作稷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依所請竝作租待秋準折代捧之意請一體分付從之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5월 25일(경자)>

강 行藥院入診于熙政堂 都提調 徐龍輔 提調 金觀柱 副提調 尹光普

목 日次請診也○予命醫官入診置之龍輔曰令醫官仰瞻眼候議定當洗之方似好矣予曰置之龍輔曰雖不別議他藥而如鹽湯之屬時時進洗似好矣予曰此則間或試之而亦爲不便矣龍輔曰內局 蛇油丸每年自外邑輪定製進矣再昨年則春川昨年則江華以當次封進而今年則南陽爲當次矣南陽是新定邑而自分定以後雖值當次之年連有勿捧之教此藥初非緊用之劑特爲不虞之備則今年該邑亦依近例姑許勿捧似好伏未知何如予曰今年亦爲勿捧

<일성록, 순조1년(1801) 7월 10일(갑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書九進

목 以趙萬元爲執義 金日柱爲掌令 李永老爲修撰 宋應圭 姜浚欽爲副修撰 申百祿爲竹山府使 元永胄爲慶興府使○再政以朴宗京爲副應教 南陽進爲純陵參奉 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4월 3일(계묘)>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金義淳進

목 以金垓爲執義 任希遠爲南陽府使 趙厚鎮爲全州判官 洪履猷爲鴻山縣監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4월 16일(병진)>

강 開坼京外殿最

목 敎曰吏兵房承旨持褒貶啓本入侍 ○京畿監司 李始源啓本南陽府使 任希遠詳愼畏法治在其中加平郡守 柳秉均浮謗難信檢報或疏始興縣令 尹象圭治既漸練報胡稍稽楊智縣監 尹五榮治固有績檢或違式抱川縣監 李玄謙政無可疵報太欠商并中陽川縣監 吳在鎮防檢已疏聽斷未瑩下忠清監司 曹錫中啓本清風府使 趙榮慶微謗奚信熟手自恢燕岐縣監 尹商欽瓜期已報鄉奸何濫藍浦縣監 李敬簡或疑固滯實見懿勤扶餘縣監 李興運撫摩既勤剛副宜勉青陽縣監 趙鎮坤實心以做小柔何傷懷仁縣監 金箕熙廉聲起敬檢報惜疏并中報恩縣監 沈來永戢頑剽弊正須剛果下慶尙監司 南公轍啓本密

陽府使 朴宗羽吏或弄文偶失照檢順興府使 韓大裕體例間事不宜闊略眞寶縣監 李爲彬客有招謗謝遣則好靈山縣監 尹永烈白首初邑疏務本色熊川縣監張趾元爲軫數遞姑恕多謗安義縣監 韓啓重非不周通稍欠簡整并中奉化縣監 柳相斗房嬖衙客誤政者多昌寧縣監 朴喆源謗之所萃愛而莫助并下全羅監司 韓用龜啓本臨陂縣令 李鍾淑役不擾民事或襲謬并中沃溝縣監 李章王柔善之政奸猾之幸下黃海監司 朴宗來啓本康翎縣監 崔祥岳已著勤實盡戒辭氣中江原監司 申獻朝啓本平海郡守 李喆懋賑則有譽訟何無決中楊口縣監 李英裕財聚民散雖與爲呂下咸鏡監司 李義弼啓本鏡城判官 具晉行倉擁虛簿民受實病永興府使 崔守魯蒲蘆雖敏業榆難收德源府使 安思默何畏彼隣不恤吾民利原縣監 李箕材發奸既勤檢報何疏并中高原郡守 李協怨豈無由謗亦有招下平安監司 金勉柱啓本鐵山府使 柳相穆治優字恤訟欠明斷价川郡守 金植倉奸既摘婪怨盡察郭山郡守 權珖邑弊店瘼果能盡革永柔縣令 李民植做治彌勤引嫌或過泰川縣監 鄭殷祥治效已著報辭盡審魚川察訪 金元黜盡念訾謗并中

<일성록, 순조2년(1802) 6월 15일(갑인)>

강 召見書狀官 閔命懋于熙政堂

목 復命也○予曰無事往還乎命懋曰好爲往還矣予曰彼國無事乎命懋曰目下所見則朝野晏然矣予曰勅使何時渡江云耶命懋曰小臣發行時聞之則彼若按站作行則十三日間渡江而聞中路阻於淖濘不得趨程云矣臣到義州聞之則十六日似渡江矣承旨 沈象奎曰中路別勞問使以道內守令承旨借銜以送而今番則分付遠接使從便差送似好矣予曰依此爲之象奎曰御帖奉往前以禁軍資送矣御帖事體至重今番則迎慰使上京陪行似好矣予曰今番亦定禁軍以送可也象奎曰聞**南陽府使**上京云使之資往似甚便矣予曰然則以**南陽府使**資往可也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윤2월 18일(계미)>

강 兵曹判書 趙鎮寬疏陳社庫樂造成之難仍請裁處賜批

목 疏略曰伏以社庫樂器毀缺及今繕完此誠不容緩之舉也臣猥忝敦匠按簿考例竊有仰陳者記昔英廟甲子仁政門火延及於殿庭鍾口改造之役實在於仲冬於是掌禮之臣有以當寒採玉爲難者蓋此磬材惟產於**南陽**山谷中穴而取之深者往往至數十丈天寒土硬其功倍之凍玉性栗十難全一而加以以煨鐵而藉之揚湯而磨之猶且費日多而致精則未易也伊時聖教若曰此時採玉何可爲耶待明春可也今日之事節屆寒沍適與之相符而石役最難曾前造成每費三朔以外今雖刻日董督不及於臘辛有事之日則曷若且待開春採之力揀精治盡其誠之爲美且善也皇壇樂創造之命厥惟在甲子前三年春耳一二大臣有以俟秋舉行爲奏者又請以文廟樂移用之其言豈若僉同乎今若遵北苑之已例稽南陸之不時姑以樂院金石之用於風雲壇山川位者權宜進用於差退數朔之間其於誠禮恐無欠闕伏願俯詢大臣亟賜裁處焉批以疏辭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순조3년(1803) 11월 8일(기해)>

강 純陵陵上修改時監董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地方官咸興判官 尹光心 逢授官 洪原縣監 金商雨竝陞敍各務都檢察前郎廳李岳彬加資本陵奉事 **南陽**進 參奉 金錠竝陞六守僕奏時香盤僧考側施賞看役咸興前同知 韓舜民前察訪 韓民獻嘉善申維嶽加資領役將校色吏匠募等考例施賞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5월 5일(계사)>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金達淳 參判 金勉柱 兵曹判書 曹允大 參判 任希存 參議 朴瑞源 參知

尹涵進

목 敎曰守令之善治與不治由於初仕之擇與不擇初仕守令各別擇差事分付兩銓又敎曰忠臣清白吏子孫松都 西北人依例收用先朝承傳人亦爲各別收用又敎曰山林外臺諫竝許遞今日政差出○吏批以朴宗羽爲晉州牧使 李萬源爲 南原府使 吳應常爲坡州牧使 許溟爲昌城府使 鄭宅休爲鐵山府使 宋守淵爲海州判官 尹益烈爲慶州府尹 朴宗慶爲驪州牧使 李永夏爲密陽府使 俞漢宰爲瑞興府使 尹光時爲沔川郡守 安虞爲積城縣監 權思漢爲泗川縣監 尹義東爲玉果縣監 魚在瓚爲永同縣監 李翊會爲任實縣監 具命翼爲寶城郡守 洪義臣爲承旨 任希存爲安岳郡守 徐興輔爲載寧郡守 申紘爲順川郡守 徐龍輔爲冬至兼謝恩正使 宋銓爲副使 元在明爲書狀官 朴宗澈爲長鬐縣監 李堯憲爲寧邊府使 李海愚爲南陽府使 成範鎮爲長湍府使 成致鳳爲豐德府使 李勉兢爲兵曹參判 柳命源爲碧潼郡守 李石求爲慶興府使 趙拓壤爲穩城府使 任聖尹爲三水府使 徐邁修爲右參贊 申大顯爲同義禁 韓用龜爲同成均 趙應鉉爲仁同縣監 金漢弼爲濟州判官 成東一爲橫城縣監 尹孝達爲機張縣監 成鼎鎮爲昌原府使 洪赫爲麟蹄縣監 尹鎰爲青山縣監 李奎昇爲孟山縣監 姜彝正爲大司諫 金孝秀爲執義 韓興裕爲司諫 柳台佐 李海清爲掌令 洪大浩 洪百儀爲持平 愼性眞爲獻納 洪遇燮 洪義俊爲正言 尹光顏爲吏曹參議 李相璜爲大司成 趙鎮寬爲禮曹判書 **健陵**修改都監提調 趙鎮寬單付以李漢鎮爲假監役 洪秉直爲寧陵參奉 權口爲禧陵參奉 申羽漢 李尙進爲禮賓參奉 李學溥爲莊陵參奉 趙學典爲宣陵參奉 李道在爲永禧殿參奉 鄭晏爲靖陵參奉 漢鎮以下竝初仕也○兵批因景福將改差草記敎以衛將亦受點之職批墨未乾今此改差萬萬駭然卿則從重推考此草記幼施○以金箕性爲都總管 李勉植爲訓練正 柳相燁爲永宗僉使申啓文爲白翎僉使 李奭培爲釜山僉使 張東源爲阿耳僉使 李勉植爲大興中軍 李亨謙爲尙州營將 申純爲晉州營將 黃勉基爲大丘營將 李東鉉爲咸鏡中軍 勉植以下竝新資也 洪明浩爲知事 具得魯爲北評事 具綜 李閔彬 尹郁烈爲宣傳官 李儒烈 尹敬烈 韓亨祿爲部將 片聖蕃爲守門將丁若晦爲東道參軍 綜以下竝初仕也○敎曰今日政新除守令皆令一兩日內辭朝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7월 10일(병신)>

강 命故郡守 柳增萬等復薦

목 備邊司啓言因兵曹上言回啓有令廟堂稟處之命矣取見其上言則前武兼 柳孝臣以其父故渭原郡守增萬在任時災結事父子俱爲被削於宣薦其子已爲復薦其父尙未復薦云矣先朝既有昭晰之敎爵秩如舊乃於身故之後尙在削薦之中前宣傳官 具載肅以其父故南陽府使統在任時公貨逋負之罪竄配而父子竝拔薦伊後因特恩罪名蕩滌尙未復薦云矣當其被謫雖有依例削薦而其後恩敎惻怛罪名蕩滌則身故已久之後竝與其子而尙在被削之中揆諸事理宜有軫念請竝付該廳使之復薦允之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9월 19일(을사)>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黃昇源 參議 林漢浩進

목 以尹東晚爲永興府使 金百彬爲南陽府使

<일성록, 순조4년(1804) 11월 12일(정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通政吳光福等五人 (…)南陽 以上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월 2일(정해)>

강 命永宗鎮軍校久勤與楊坡等五邑輪回差送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金達淳報辭則枚舉永宗前防禦使 柳相燁牒呈以爲本鎮以兼統水陸之防營與沁都爲咽喉又況設置行在之所則所重自別而第其軍校久勤之設獨爲見漏激勸之方反不若楊州長湍 南陽 竹山 坡州等邑今於坡州本有之窠輪回差擬則在銓曹別無所損在本鎮大有所益而慰悅激勸之方兩得其宜爲辭矣本鎮以海防重地軍校輩勸獎收用之道宜無異同於他邑而今若但以坡州久勤窠輪差則不無偏係之歎與楊坡等五邑輪回差送之意請分付該曹允之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3월 13일(정유)>

【강】 命南陽等七邑會付牟還中換色代捧事依狀請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金達淳狀啓則備陳南陽等七邑牟還數多民邑俱弊之狀仍以爲會付牟中南陽六百石安城一千五百石楊根九百石陽城一千石果川四百四十九石并作租安山六百二十五石準折作太加平二百石作粟事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該道牟還元總最多參以邑弊民情不可無變通之道今此換色代捧亦多有已行之例請依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5월 17일(경자)>

【강】 召見領敦寧 金祖淳于誠正閣

【목】 予曰健陵 莎草何如乎祖淳曰莎草今則着根堅固更無他慮矣予曰健陵來龍補土之役今番則已完役否祖淳曰補土則因其本形略以土石補築而蓋以莎草今則形體宛然工役堅緻若使初見人見之則難辨天作與人作矣外案陽山及內外露積峯則役處浩大幸得垂畢而自山下望之則有鬱然之勢無脫落之處內案山則石串籠巖之沙汰處不至大段而其土脈或有小小頽落處不可不略加修築故仍以如干役軍隨處補築而大抵今番之役幸得堅完雖值雨潦之時似無後慮矣至於民塚則或有年久無主者而皆在於不見之處矣予曰有何他事之可奏者乎祖淳曰今番工役時京鄉看役輩莫不殫誠盡力而其中牌將安德恒前後効勞甚多陵官以兼監役盡心董役園官亦多效勞矣予曰園官誰也祖淳曰參奉 林昇運矣予曰陵官以下監董人姓名別單書入可也祖淳曰臣以顯隆園齋室改建事與園官相議則本齋室牆內足有變通之道物力則不必劃出於經費有從他區劃之道而齋室事體自別不可自下擅便故敢此仰達矣予曰後日留守登筵時當下教矣祖淳曰今則冬節已屆勢將待明春改建物力則軍保錢中推移以用似好而當待下教舉行矣又奏曰植木事先以松樹三四萬株種植於緊急處而大抵種樹之方冬不如春松子及橡實待明春解凍後更議種植似好矣又奏曰凡土役之處當春和解凍之節則土脈易至融解且植木蓋莎之處難保無浮疏之慮莫如用人踏蹴以致堅固而不必別用役軍待明春使陵園軍合力踏蹴之地似好矣又奏曰先朝時華城行幸每在於每年正月故始興輦路有掃雪軍來赴者矣今則行幸既無正月內定期則許多田夫之各自四五十里外每歲來赴者往來之際爲弊不少合有軫念之道故敢此仰達矣予曰與留守往復相議爲之可也祖淳曰南陽人金守昌自己酉年自願植木先朝有滿十年提稟之受教矣至庚申年已滿十年而尙未登奏其後植木時渠每自願赴役殫竭監董而今番役事時亦爲來赴矣予曰其爲人何如祖淳曰其爲人則蠢蠢無知純實可尙而勤幹工役効勞極多既有提稟之受教故敢此仰達矣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0월 9일(무자)>

【강】 推漢城判尹 李集斗拿處西部令 南陽進重推承旨 任厚常

【목】 政院啓言昨日漢城府單子龍山坊民家失火與連燒誤換先後致勤下教當該堂上推考警責部官請推外無他罰何以爲之教以失火先後京兆尤加詳審則如是誤換萬萬未安堂上推考部官令該府拿問嚴處不察捧入在所難免爾則姑先從重推考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1월 16일(을축)>

강 勘放金吾囚金啓淵等

목 義禁府啓言專經文臣金啓淵 洪祐燮 李鎭嵩 李鼎鎰 孔胤恒 辛碩林 安裕 金秀鍾 朴孝臣 俞理煥 徐永輔 金用默 李基栽 李永昆 鄭元容 李潞 陳錫周 韓兢履 趙瑱鎭等原情俱以爲不能講習自犯居不之科云依定式推考罪各答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私罪施行允之教以有功者功減一等有議者議減一等功議者各減一等又啓言西部令 南陽進原情以爲渠昧格例只知被燒民家之合爲五間失火與延燒形止誤換先後至於修報之舉不能詳審之罪實無所逃云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教以民家失火尤所致愼則如是誤換誠極可駭而生疏所致容有可恕申飭放送又啓言守門將徐纘修原情以爲莫重守直之地不能審愼擅離直所之罪在所難追云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教以附過放送又啓言宣傳官 金星翼原情以爲愚迷生疏扈衛軍官之一例除出未及舉行至於更請標信之舉罪合萬殞云泛稱遲晚所當請刑而宣傳官勿爲請刑請議處教以雖關師律除拜屬耳未免生疏以公罪勘放又以金星翼杖一百公罪收贖放送啓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1월 20일(기사)>

강 命京畿壬子條舊還難捧者蕩減

목 領議政 徐邁修啓言頃因京畿監司 徐滢修狀啓本道奮還以壬子條收捧之意覆啓行會矣卽見該監司狀啓以爲壬子奮還雖不過二千餘石只在南陽等三邑之故每年當捧數頗夥然且壬子于今十有四年流亡絕戶村村相望而數邑未捧似不過四五百石內外依丙辰年例如蒙從便分數之特恩則就其難捧之類可以宣布朝令仍許停督事請令廟堂稟處矣三邑奮還未捧不過四五百石既無指徵之處則宜有關狹之道故敢達矣教以既有大臣筵奏蕩減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2월 15일(갑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而總以論之其數不多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李惟鐸所管五牧場甲子籍付馬五百八十一匹今生馬一百一匹合馬六百八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四匹故失馬七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百五匹內壯雌馬二百八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五匹今生馬一百一匹加報十六匹 (…)

<일성록, 순조5년(1805) 12월 19일(무술)>

강 金吾以鄭東觀等投畀啓

목 義禁府啓言鄭東觀 富平府 金啓濂 南陽府 呂東植 通津府 金相休 仁川府 李勉求 安山郡竝投畀押送配所允之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2월 5일(계미)>

강 判下擊錚人等原情

목 (…)
○刑曹啓言如此無嚴之類不可不嚴懲考律重勘之意請分付守臣允之又狀啓以爲南陽 洪傑褒原情以爲渠父有土里丙辰八月分渠祖母之病方有所禱而渠母或有不潔欠誠之舉矣渠父責其不然則渠母不忍憤毒懷刃自斃而渠內舅謂以殺死告官構陷云令該曹稟處 (…)
漢城府啓言 (…)
又啓言水原留守 趙鎭寬狀啓內南陽 金大聲原情以爲渠築室十二間居生己未年前求禮縣監 洪景運葬其母於家後給價十兩故作舍於洪景運墳山四百餘步之外而昨年老母身死仍爲掩埋於新築家後矣洪景運威脅洞民卽令掘去而洞民盡逃則捉致洞中婦女開拓墳冢幾至露棺云私掘自有當律告官勘處可也而

無難擊錚請分付守臣大聲嚴治懲勸犯掘者如法照勘允之 (…)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2월 23일(신축)>

ㄱ 命金吾以時囚崔禹鉉定配趙觀鎮等放送前縣監 洪景運拿囚啓

ㄴ 義禁府啓言崔禹鉉功減一等告身盡行追奪原州牧由原驛徒二年半定配押送配所允之又啓言趙觀鎮功議各減一等減徒加杖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放送又啓言安景興杖八十以公罪收贖放送○水原留守 趙鎮寬狀啓以爲今番健陵幸行時南陽居金大聲以渠母冢見掘於前求禮縣監 洪景運事駕前擊錚自本府依例捧供馳啓而原告與山地俱在南陽故私掘委折及當禁與否發關該府詳查報來矣卽見所報則當初景運既無村婦招集之事又無棺槨拓出之舉而大聲先自毀莎村民繼以平墳則謂以景運之脅迫所致則可也而大聲原情中至若捉致婦女拓墳出棺等說都歸誣罔渠之母冢處在村後前因村民之等訴至納徭音則固當卽地掘移而徒事延拖今乃藉口於景運無難擊錚者尤萬萬駭痛金大聲則刑推一次後渠之母冢卽爲掘移之意更爲嚴捧徭音且以洪景運言之不待官決迫令掘移已難免威脅之科而藉曰不掘止於陵夷使之陵夷非渠而誰既是前朝官則請令該府拿處○義禁府啓言洪景運今方待命拿囚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3월 18일(병인)>

ㄱ 命金吾囚洪養默等議處

ㄴ 義禁府啓言牙山兼任溫陽郡守 洪養默原情以爲今此漕船致敗卽水原府境卽爲馳進董飭鉤拯至於沙格取招事無論遠近境界既異則臭載地方之擔當查實自是事例況與同道隣境有異則會同取招有違格式不得舉行拯米分給事拯輒受去勢多掣礙論報本道待題舉行之際自爾遲滯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求禮前縣監 洪景運原情以爲渠母墳在於南陽 西面矣去年九月山下居民金大聲乘夜偷葬其母於渠母墳單白虎坐立俱見之地而渠伊時待罪求禮任所未及呈官且以壓逼大村之故曾因村民之齊訴本官累納徭音而終不掘去渠遞歸後招致大聲俾令掘去則渠亦自知理屈及當官徭音限日手自持鍬披莎毀墳者專由於村民之齊倡初非渠之威脅而乃敢以威脅拓墳等說構捏誣罔奸狀綻露於水原府查啓則渠更何敢費辭自明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奉常判官 李允謙原情以爲渠老父年迫七耄猝得奇疾症形危篤渠無他兄弟涕泣扶將元陵享帖適到此際私情萬無一時離舍之望不得已坐犯罪戾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允之又啓言瓦署別提李惟遠原情以爲愚迷所致咫尺天陛事事顛錯恭俟重勘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4월 12일(기축)>

ㄱ 命南陽府使 金百彬待命拿囚

ㄴ 因義禁府拿來草記有是命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5월 27일(갑술)>

ㄱ 命金吾囚尹熾議處柳命源等照律

ㄴ 義禁府啓言咸悅縣監 尹熾原情以爲所領船隻遭惡風飄蕩暑字船則退泊於泰安地所斤鎮前洋又遭暴風致敗於同郡貫松里前洋貢字船則同時漂風入於南陽地升黃島中洋又逢寧風覆沒人物三名渰死萬殞難贖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柳命源江邊糴弊之邑尤當謹守常法而托以流逋之仍反恣意加分至於五千餘石之多金基彦外民庫名色雖與元庫差間其所濫下而自歸私用者至於一千八百兩白東修賣鄉差任多至四百三十餘人賂錢之入已亦爲一千四百餘兩俱難免重勘請并以此照律允之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5월 27일(갑술)>

【강】命水原囚韓興福 溫陽 尙得 延豐 都友錫 忠州 金應呂嚴訊取服德山 吳俊卜 鄭儀得獄事議大臣稟處

【목】先是水原留守 趙鎮寬狀啓以爲本府韓興福足踢吳萬北翌日致死乙丑七月十七日囚初檢官 始興縣令 趙儀達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韓興福懸錄覆檢官 南陽府使 金百彬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謹按此獄則兄弟作黨單身難敵毒拳亂踢左曳右摔況其受傷之所乃是要緊經宿乃死猶云持久且以痕損言之傷處狼藉殘毒無比而渠乃百計掉脫強引不可引之人言言粧撰節節巧惡伊日光景趙漢之公眼如彼當場事實朴童之證言若此渠安得免正犯之律乎至若其兄孝曾同惡相濟情跡可痛而首從既分元犯無兩故減用次律已自臣營遠地決配韓興福依前訊推嚴覈償命斷無可疑至是刑曹啓言痕損既如是慘毒詞證又如彼明的援引不當情狀狡隱對質語窮眞贓掀露似此寧悖係是殺變之所罕請嚴訊取服○先是公忠監司 朴崙壽狀啓以爲溫陽私奴尙得刃刺李彥水第十二日致死甲子三月十七日囚初檢官 溫陽郡守 李晚祥檢狀實因以被刺致死懸錄正犯以尙得懸錄覆檢官 新昌前縣監 朴孝德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謹案此獄則三年蓄憾一朝逞憤猝發佩刀直刺要害究其情跡至兇且慘或稱誤觸或誘染患而窘遁之說節節綻露嚴刑輸款期於償命斷不可已延豐 都友錫足踢陰菴芑第三日致死甲子九月二十九日囚初檢官 延豐縣監 金宗壽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都友錫懸錄覆檢官 槐山前郡守 李得養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謹案此獄痕損則極其緊重明證則兩人俱在致命則三日不踰雖以兇身掉脫之心無辭粧撰不敢抵賴及捧遲晚忽復變辭尤極兇狡如式訊推期於償命忠州 金應呂驅打鄭哲奉翌日致死乙丑九月初三日囚初檢官 忠州牧使 洪元燮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金應呂懸錄覆檢官 延豐縣監 金宗壽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謹案此獄則起鬧無人之夜渾身綻裂流血縱橫路邊尖硬之石毒打起猛田中蹂躪之地血滴未乾五六次石打之說渠既自服嚴刑輸款期於償命德山 吳俊卜驅踢金召史第九日致死庚申二月十六日囚初檢官 德山縣監 朴民淳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吳俊卜懸錄覆檢官 洪州 前牧使 李濟萬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謹案此獄則曹讞道查轉生疑端七年訊推尙未得情若其最可疑者其子入訴官庭其母跟到官門真有重傷之崇則何無一言之告乎若以舊案之難於摸索置之償命之科一向嚴訊則恐非審克之政德山 鄭儀得試放烏銃中丸金召史翌日致死乙丑十月二十八日囚初檢官 德山前縣監 沈景文檢狀實因以中丸致死懸錄正犯以鄭儀得懸錄覆檢官 海美縣監金口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謹案此獄則挾銃者儀得中丸者金女而兩年入雇未有睚眦之怨且金女臨死之言戒勿告官是我之數云者亦可見平日情誼之自別杵鐵自落有異故犯有審克之道恭俟處分至是刑曹啓言尙得獄事憾在批頰怨深次骨猝然拔刀而刺其意已在於必殺限內致命終由金毒之潛肆更加嚴訊期於取服都友錫獄事雖以兇身求生之心猶有推庭首實之招則已知自孽之難遁又何末梢之變辭嚴飭推官斯速取服之意分付道臣 金應呂獄事三處痕損若是狼藉當夜殞絕理所必至嚴訊取服并允之又啓言吳俊卜獄事道臣論列深得審克之義請上裁鄭儀得獄事金女之死由於儀得之試銃而原其情則有恩無怨有何欲殺之心乎金女臨死之說明知儀得之無情故也此等獄案宜照律文中過失殺傷條請上裁并教以議于大臣稟處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5월 29일(병자)>

【강】命湖南漕船致敗地方官拿處差員監色等勘罪

【목】戶曹 訓鍊都監啓言京畿監司 金履度狀啓以爲廣興倉 糧餉廳等處所納合米九百十八石十二斗零太二百六十六石零所載全羅道聖堂倉漕船一隻去月二十九日漂到南陽境昇荒島全船覆沒格軍三名滄死而拯得米爲七百九石未拯米爲二百九石十二斗零拯得太爲二十一石未拯太爲二百四十五石零所拯米太分給於本府民人等處後拯劣米太區別修成冊上送云矣滄死屍體無一搜得臭載穀物幾半未拯則考之法典有難容貸參以情跡亦甚疑訝在囚各人等更加嚴覈期於輸情領運差使員 咸悅縣監

尹燦前此已令該府拿問定罪更不論勘護送地方官南陽府使 金百彬拿問勘處本道領護差使員 寅火堡萬戶 韓時大拿致巡營從重嚴棍該府水護任掌令該道嚴刑懲礪水原府水護任掌令該府嚴治懲礪所拯穀物改色分俵已爲報來并與米太待秋成代錢收捧上送渰死屍體各別搜拯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6월 1일(정축)>

강 命時囚金百彬議處尹燦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金百彬原情以爲渠以顯隆園局內拾蟲事進去又差寧陵 享官因詣陵所得聞咸悅縣 聖堂倉漕船一隻臭載於本府昇荒島云而此島本非漕船往來之路亦非傳授交付之船則護送之節實難預度舉行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允之又啓言時囚尹燦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敘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6월 3일(기묘)>

강 命時囚李宅觀議處金百彬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大靜前縣監 李宅觀原情以爲渠自在任所重得風痰之症矣領率漂人涉海交付於海南官而舊症添劇還任無望故不得已具由馳報于濟州牧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南陽府使 金百彬漕船臭載雖出於因公出他之時常時不能檢飭之罪在所難免請以此照律允之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6월 5일(신사)>

강 命金吾囚鄭觀綏等放送李燮議處李宅觀等照律金百彬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檢閱 鄭觀綏原情以爲渠猝得暑癘以致差晚來待云時任史官勿爲請刑請議處兼春秋廬口 鄭宗顯等原情以爲渠等未能趁早來待惶恐遲晚云請刑推得情教以并放送又啓言瑞山前郡守李燮原情以爲甲子條還簿中以未捧爲已捧者至於二千石之多此乃逋吏積年掩覆者也渠赴任後沒數畢捧而後甲寅戊午兩年舊還未捧條合二千石零又自營門飭關督捧而此則皆是奸吏猾奴之隱逋也前郡守 金尙堉亦因營關徵捧而升斗未收至被嚴勸者也事在十年之前捧之不得越至于今其中民名之在錄者爲先刻期了當指徵無處者分排族里必欲準捧乃已而八百石先捧之後適值貶下而歸莫重公穀既有未捧之數不職之罪焉道當律云曾經侍從勿爲請刑請議處又啓言大靜前縣監 李宅觀身爲耽羅守宰因公越海投狀徑還雖緣病故難道擅行請以此照律又啓言康津前縣監 李周顯他島近例自成襲謬既非創行則有難專責而操束之過有違常例請以此照律又啓言南陽府使 金百彬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敘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6월 15일(신묘)>

강 刑曹以科場犯科儒生安最良等勘律啓

목 該曹啓言監試初試時挾冊儒生京居幼學安最良 尹璫 韓光鈺 姜元永 鄭時哲 柳煥 成退默 李稷初 黃漢一 水原 李元龜 庇仁 李錫衡 南陽 宋寅奎 永興 朱重烈 殷栗 朴履綱 仁川 李圭大 李永祚 楊州 金達仁 洪翼臣 金命天 安奎 李在達 蔡永秀遂安楊濟益 丁載榮 羅州 柳光龍 錦山 梁伯河 廣州 金龜錫 李勉忠 李道新 竹山 崔楨周 淮陽 李仁培 驪州 權恂 陽城 元鼎 通津 趙秉心 李峻秀 安山 李在助 平壤 李弼周 忠州 洪範周 李章延 堤川 金養文 洪錫模 黃澗 安柄周 開城 金振國等并停二舉事分付禮曹攔入鍾城進士朱光謙 興陽縣 春川生員洪元九 河東府并邊遠充軍順天 崔之翰 仁川 鄭宇周 谷山 劉澤權 朴以淳 高陽 申光範 廣州 愼昌周等或行止殊常或照訖相左隨從攔入降定水軍令兵曹定配所押送京居計士 李惟恭前書題吳得賓前監牧官 金泰行 寫字官 金榮幼學朴孝眞 李尙由 池應瑞 李楨心 朴致鑑前書吏李泰遠 交河 林光固 礪山 金漢哲

積城 李應吉 遂安 李培元 江西 全得敏 瑞興 郭恒敏 安岳 柳光杓 果川 崔守仁 加平 金希賢 忠州 申光燮 楊州 柳順之 成川 李在實 李松念 清安 金美東俱以隨從被捉而或能文筆或考籍無疑或有童蒙鄉儒可闊狹者上項諸人并自臣曹從輕重懲礪放送鐵原 權正宇雖以進士權寔被捉而考諸榜目及帳籍俱無進士權寔則事無可執不必論勘楊州進士李 顯周其子在達既勘罪而其父則多般查實合有參恕之端請并分揀放送允之○兵曹啓言監試初試時攔入儒生崔之翰 洪州牧 鄭宇周 泰安郡申光範 長連縣 愼昌周 甕津府 劉澤權 三和府 朴以淳 宣川府水軍充定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9월 5일(기유)>

경 開折京外殿最

목 敎曰吏兵房承旨持褒貶啓本入侍○戶曹判書 徐榮輔啓本正郎 徐應輔貶坐不參中○禮曹判書曹允大啓本南學敎授 徐能輔貶坐不參中○京畿監司 金履度啓本**南陽府使** 金百彬淳謹可貴浮謗何至加平郡守 洪義眞事貴綜密咎在眞率金浦郡守 李儒亨務勝損體詳決優足陽智縣監 申錫鈞治貴盡分警在細故漣川縣監 柳英喆爲治雖著示警在微竝中○公忠監司 趙德潤啓本瑞山郡守 鄭煥宗治固殫誠報何違式堤川縣監 朴和源理事甚詳稽報差欠扶餘縣監 李魯謙 旣嚴且明浮謗奚致恩津縣監 李頤淳心切求葛戒在束薪竝中○慶尙監司 尹光顏啓本順興府使 權漢緯治固盡誠病或妨務巨濟府使 權煥所失既多難以屢恕軍威縣監 李希廷可喜惻愍宜勉佩弦英陽縣監 南建九勤於求治姑恕生疏黃山察訪李瑛事或欠察竝中梁山郡守 俞鉉章柔難戢猾事多駭聽下○全羅監司 沈象奎啓本寶城郡守 權師億勉哉剛核喜其質實咸悅縣監 尹熾以柔而治知仁於過青嚴察訪 洪達勛詳或近瑣竝中○咸鏡監司 李晚秀啓本慶興府使徐翼淳苛矣撫字疏於禁防中○平安監司 李勉兢啓本寧遠郡守 金鼎基治固精約事或生疏中崇靈殿參奉 金彪老累月曠直下○江華留守 尹序東啓本史庫參奉 劉鳳舒公坐不參是以有警中崔啓宗言病太數闕直何多濟物萬戶 方大勳始勤終怠箇滿之故竝下○統制使 李漣啓本玉浦萬戶 洪觀浩瞭船失着雖瓜宜警加背梁萬戶 李仁郁松禁之忽瓜熟之故竝中○全羅水使 柳相亮啓本會寧浦萬戶 崔昌郁禁養宜勉撫摩可尙中○北兵使 柳文植啓本叟下僉使 金宗觀奉職雖勤猾校宜飭美錢僉使 崔胃教志在飭邊報或損體阿吾地萬戶 金象鎰以其瓜近奉職或忽防垣萬戶 李再周到鎮屬耳細疵宜略竝中撫夷萬戶 申之翰勒買牛馬橫歛米布下○南兵使 崔東岳啓本神方仇非萬戶 沈範祖勒買民蔘不無怨聲中○平安兵使 鄭觀采啓本牛峴僉使 韓德弼蔘還兩政俱無可稱小坡兒權管 張之良邊禁漸懈臨歸之故楸仇非權管 金聖寬非無惠政濫杖宜警雲頭里權管 李世詰事或可取病奈妨務竝中彌串僉使 金百鍊穀何增價且忽邊禁青水萬戶 姜熙文舊還侵徵一鎮騷擾竝下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12월 15일(무자)>

경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今年孳產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異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并姑置之更觀來頭動慢處之允之 ○後錄 (…)**南陽監牧官** 李惟鐸所管五牧場乙丑籍付馬六百五十四今生馬九十六匹合馬七百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三四匹故失馬九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確馬并五百九十八匹內壯雌馬二百八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五匹今生馬九十六匹加報十二匹 (…)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12월 19일(임진)>

경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趙得永 參議 金著根 正郎 南達孫權○李沆 佐郎 柳鎮澤 李英植柳藻兵曹判書 韓晚裕 參知 尹孝寬 正郎 李海清 韓用儀 趙直永 洪祐燮 佐郎盧○金洛龍 李希祖 崔鴻晉進

목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12월 20일(계사)>

강 戶曹 賑恤廳以貧寒宗室子女婚葬扶助別單啓

목 戶曹別單廣陵君挺子密春君煥子西淸君煜女東興君燾子密林君爚子凝善君熾女原春 副守 梔子西陽君燁子南陽君煥子洛春君堧女婚各米一石木二疋錢四兩 ○賑恤廳別單靈愼君滢女月林君櫓子月善君口子靈川君埜子花城君棹子婦齊昌君徹子密林君燾女韓陽君楹子河恩君垧子琅玕君輝子興溪君柚子葬各米一石木二疋錢四兩

<일성록, 순조6년(1806) 12월 29일(임인)>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嘉善金鼎弼折衝申德柱通政金種尙等八人幼學韓德光閑良金敬文等四人良人崔彭得(…) 以上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월 3일(을사)>

강 命故領府事 朴宗岳妻金氏衣資食物加數輸送令郎官存問西部令 南陽進拿處

목 漢城府啓言卽接西部都事 李文遠所報則故領中樞府事 朴宗岳妻貞敬夫人金氏今年爲七十二當入於歲饌抄啓而因本家單子之今始來呈歲首別單未免遺漏云該部之當初漏報事勢雖或無怪舉行難免疏忽當該部官請令該府拿問處之歲饌令該曹考例題給允之教以衣資食物加數輸送仍令郎官存問以來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월 15일(정사)>

강 命金吾囚權瑞應等議處金弼鉉勘放

목 義禁府啓言懷德縣監 權瑞應原情以爲應資老人報營時右贊成 宋煥箕今年爲八十而本家不爲修單以來故未及周察惶懼震越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西部令 南陽進原情以爲老人歲饌抄報之後故相臣家始爲修單故追報該府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漢江祭守門護軍 金弼鉉照律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월 20일(임술)>

강 命金吾囚權瑞應等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懷德縣監 權瑞應儒賢朝家之所敬禮而竟致遺漏於應資之報不可以未及周察有所寬恕請以此照律允之又啓言西部令 南陽進歲饌抄報待其送單雖是前例而不早察飭殊涉疏忽請以此照律允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월 21일(계해)>

강 金吾以時囚權瑞應 南陽進保放啓

목 瑞應等有身病也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월 21일(계해)>

강 放時囚吳聖麟勘南陽進等命趙恒存等議處李元八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 (…)南陽進照律答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2월 13일(을유)>

강 宣傳官 柳成達以安山等邑海溢被災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臣自通津等邑轉向安山郡則被鹹沓爲三百六十四石十二斗落堤堰潰缺處爲一千三百三十三把內折半則已爲完築而其餘今方修築民家頽壓爲八戶而該郡守 宋畊玉每戶題給空石十立租一石已爲結構鹽盆漂沒爲四十六庫漁船破碎爲七隻廣州 聲串面處在安山 **南陽**兩界之間而被鹹沓石數則面任不爲假量只計諸堰之潰缺者爲三十一處人物渰死爲七名而元恤典外該府已有所顧助次往**南陽府**則被鹹沓爲一千四百六十三石八斗落堤堰潰缺處爲四千六百八十二把內折半已爲完築折半今方始役鹽盆沈沒爲一百十二庫船隻漂矣爲四隻次往**水原府**則四十五面內被災爲二十面而被鹹田沓合爲二千四百二十二石十八斗落內三分一已爲修築三分二今方始役而至於垵堰潰缺把數則初不假量臣所歷覽形止者爲九面而至若佳士串面三島里則已有承傳摘奸故不爲躬審而被傷條件一體開錄人物渰死爲五名民家頽壓爲六十戶漂失爲四十三戶空戶爲六十六戶鹽盆沈沒爲十庫永無形址者爲十一庫漁箭毀破爲十二處而今方修補振威十三面內沿海二面陽城十八面內沿海三面壤接**華城**犬牙相錯故一體詳審則振威縣城南古頭兩面被鹹沓爲二百三十一石十四斗落堤堰潰缺把數不爲假量而至於古頭面江西里垵堰潰缺至近千把中有匯陷一處水深三丈仍成海道潮汐出入故該縣令 朴榮壽已有所題給空石及役糧而比諸所經諸堰役處浩大不啻倍蓰而且值該守之就理及時董役主管無人故臣題給三百立空石與面軍以爲趁卽完築之意留鄉所處面飭人家頽壓爲四戶而該縣令助給六斗米一兩錢十立空石煙戶之役竝爲頃給被災民人等則煙戶之役一竝蠲減陽城縣被鹹沓爲六十六石十五斗落鹽盆漂沒六庫漁箭毀破一庫人家頽壓五戶而該縣監 鄭文容每戶助給一石租煙戶之役亦爲頃給大抵十六邑被災形止有淺深緊歇之殊而取考諸邑執災成冊參以臣所經歷處目擊則當初執災時只執堰沓之被災者而稍高陸沓之鹹水乍過處初不執災且聞老農之言則往在甲午二月海溢爲災而其時則幸因春雨頻仍清水洗滌不至爲災今番則被災後一直亢旱播種立苗恐無其望擁馬遮路成群呼訴以所見言之秋麥間多凍損春粳早不立苗而鹹水所過之處舉皆鹽花如霜猝難耕作兼以許多鹽盆亦幾蕩敗浦戶生涯實爲矜閔臣謹依聖教另加慰諭俾各安業之意一一布告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3월 10일(임자)>

강 命京畿 湖南粳還換作事竝依道臣狀請施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金履度狀啓則以爲**南陽**等八邑粳還過多會付粳中**南陽**五百石喬桐一千石竹山五百石通津二千石楊根七百石龍仁一千石竝作租安山六百二十五石作太朔寧四百石作粟待秋收捧事請令廟堂稟處矣粳還換作之請未嘗斬許者蓋諒其土宜與民願也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又啓言卽見全羅監司 李肇源狀啓則以爲光州常賑皮粳一萬五千石靈光八千石特許作租待秋收捧錦山私備太一千石亦許以租還作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換作之數雖似過多在公則粳與租本無優劣在民則可爲紓力之道請竝依狀請待秋作租允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5월 6일(정미)>

강 命**水原**囚朴成輝獄事更加詳覈狀聞稟處

목 先是**水原前留守** 趙鎮寬狀啓以爲因本府安召史爲其夫朴成輝獄事擊錚原情令本道查實事判下矣臣泝考文案則本府殺獄罪人朴成輝膝染金寬石第四日致死乙丑六月初一日移囚龍仁縣丙寅三月二十四日移囚振威縣 初檢官 龍仁縣令 俞漢石檢狀實因以醉飽病患致死懸錄朴成輝以被告懸錄覆檢官 振威前縣令 朴宗雨檢狀實因被告與初檢同三檢官 **南陽府使**金百彬檢狀實因以被膝築致死懸

錄正犯以朴成輝懸錄四檢官 竹山前府使 李尙烈檢狀實因正犯與三檢同今此安召史之原情雖是太半粧撰而其所稱冤亦不是異事大抵被死人金寬石因索酒始與渠起鬪而起鬪後則渠夫朴成輝合力毆打卽其事理之必然而敢稱成輝適出場市不得目見云者情雖急於袒罪難逃於誣罔但其所稱寬石惡疾之狀不可不謂實際語臣自莅任之後實於此獄不能無疑訝之端成輝之毆打的實而寬石之惡瘡垂死亦一府之所共知也終致隕命未知其專由於被打其疑一也以痕損言之則再檢以前實無顯露及其三檢始有胸膛右邊紫黯之說時當五晦盛熱之際距其死日殆近一望則屍體之日久變動卽亦律文之所載此果爲致死之實因乎再檢無所概見忽於三檢始爲發露乎其疑二也凡殺獄成案與否都在覆檢而若或拖至三檢則此於罪囚實爲生死結局常情莫不欲挨過此限以圖生路故世間許多殺獄絕無有三檢時自服者而此囚則乃於三檢忽然自服而四檢以後則一直牢諱此出常情之外其或於三檢時施威太嚴以致如此乎其疑三也安召史乃是元犯之妻則所當隱諱之不暇而忽於三檢明證其夫毆打寬石之狀此豈人情天理之所當乎其疑四也殺獄獄之重者苟有毫末之疑不可直歸之償命故成獄經歲不敢置於錄啓中亦嘗以此議於前守臣金文淳則亦不以臣見爲全無所據臣意則終未見其明的之案若因此事端置之罪疑之科不害爲審克之方而既已登徹便同錄啓臣不敢擅便令該曹稟處恐未知如何而安召史苟有爲夫乞命之意則當初成獄時又何忍自證其夫之死案乎自臣營嚴懲以礪末俗至是刑曹啓言此獄當初之四檢成獄已屬疑端守臣之四條起疑亦有所據而既因安女鳴冤至令本府查實則只就文案溯考論列而已未經查究其在重獄體之道不可以此遽然奏當且脈錄傷痕之有無初覆檢相同三四檢相同而未行五檢則譬如賭博互勝者之無宗局靡所適從惟當取徵於參證而金光臣則自初立證於成輝之無犯而三四檢時竝無更招歸一之事金光臣 朴道永 金千石皆言救解寬石而三人之招一不互引者亦屬可疑之端安召史之三檢時忽證其夫之罪而四檢時又復發明者亦宜詰問而并皆置而不論則獄案之疏漏可以推知以此以彼不可不一番行查請分付守臣更加詳覈論理狀聞後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6월 20일(경인)>

강 判下京外擊錚人等原情

목 刑曹啓言 (…)
又狀啓以爲本府居李世光原情以爲渠七世先山俱在於南陽禾尺面昨年正月墓下居洪楸爲名人偷葬其兄於渠曾祖墳階砌下故卽呈營邑摘奸得訟四次捧俵定日督掘而終不掘去亟令營府公決云請令該府稟處教以令該府查實稟處事回諭 (…)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9월 3일(신축)>

강 命承旨 朴宗薰遞差院吏定配閣吏科治

목 敎曰公事出納何等至重筵席奏語亦當重慎而閒漫公事猶不當泛看況至於科舉試取之事乎近來政院專事任便之習不舉惟允之職今此榜目之不書判付又不頒布以致兵判之筵奏事雖微細實則至大以至重之科榜尙今不下以至慎之奏語初不詳審兵判雖有所失莫非政院之不飭亦觀紀綱之掃地昨日陞殿閣臣若聞兵判之筵奏所當搜訪於內閣所下傳教軸則何故始乃今日得於內閣中乎伊日該房承旨爲先遞差院吏出付刑曹勿拘齋日卽爲開坐其罪查實以啓去月十七日已下公事尙今遲滯於內閣 閣吏令攸司從重科治○刑曹啓言政院書吏 丁文九原情以爲渠以當該院吏去月十七日武科榜目啓下之後徑先傳給於內閣未卽推給於兵曹以致至今遲滯之境云請上裁教以至重之榜目遲滯謂之不下者專由於政院之所失院吏豈足責然不可謂之無罪畿邑定配又啓言丁文九 南陽府 定配卽爲押送又啓言內閣書吏 羅文圭原情以爲莫重公事不能趁卽還送於政院至於此境云請自臣曹考律勘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9월 7일(을사)>

강 水原留守 洪明浩以擊錚人李世光 金相義事查實馳啓

목 該留守狀啓以爲因本府李世光擊錚原情有令該府查實稟處之命矣訟隻山地俱在南陽故發關於該府使 李顯默處使之詳查報來矣所報以爲洪楸兄塚卽李世光曾祖山階砌下十步之內而洪楸之前後落訟非止一再而終不掘去故更加嚴督已爲掘移云又狀啓以爲因本府金相義擊錚原情有令該府查實啓稟之命矣訟隻山地俱在龍仁故發關於該縣令 俞漢石處使之詳查報來矣所報以爲李建永前既逼葬於金塚而落訟掘移繼又移埋於此麓而復此訟爭李云買得金曰還退而李哥之買得只是白文諺手記而已金哥之還退明有踏印侑音論以文書李當落訟審其山形金必禁葬云山地既係當禁還退又此明白則李塚督掘無容更議故嚴飭題送使之定限掘移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9월 24일(임술)>

강 京畿監司 金履度以擊錚人鄭柱事查實馳啓

목 該監司狀啓以爲因擊錚人鄭柱原情畿伯決處事判下矣詳查牒報之意知委於地方官矣卽接南陽府使 李顯默牒呈則姜仁鐵之衿得諺錄年條筆跡俱有依據鄭柱所謂贖良牌紙節疑眩無足取信漢每母子女五口竝令依衿記次知後鄭柱所納僞牌卽爲爻周奴婢背主厥罪何如而瞰仁鐵之在遠乘鳳達之作故造作文跡疑亂訟理誣罔事情驚動天聽究厥情節不可但以痛惋論鄭柱從重嚴勘之意發關知委於南陽府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0월 2일(경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爻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今年孳產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異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并姑置之允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任柳本學時任趙明益 所管五牧場丙寅籍付馬五百九十八匹柳本學所報今生馬五十二匹趙明益所報今生馬五十四匹合馬七百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柳本學所報故失馬四十五匹趙明益所報故失馬四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百一匹內壯雌馬二百八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六匹今生馬一百二匹加報十六匹 (…)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2월 22일(기축)>

강 賑恤廳以貧寒宗室子女葬扶助別單啓

목 別單原興君煦子驪平副令煇子花恩君口子南陽君煥子婦光陽副守梓女光春君捲女葬各米一石木二疋錢四兩

<일성록, 순조7년(1807) 12월 29일(병신)>

400.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通政金東明閑良朴叢根良人洪金奉等七人 (…)南陽 以上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1월 2일(기해)>

강 戶曹 惠廳以嶺南漕船致敗差員地方官及監色等勘罪啓

목 該曹該廳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金在昌狀啓則枚舉南陽府使 李顯默牒報以爲密陽 梁山 金海 固城 漆原 玄風 靈山等邑米合八百六十七石零太合一百九十六石零所載後漕倉月字船一隻五月十二日致敗於本府靈興島崙伐浦拯得米太并不完石米八百四十六石改斛量實四百七十九石零太一百六石改斛量實六十三石零而人無一名之渰沒穀無一包之乾卸已拯米縮爲三百六十石零太縮爲四十三石此又可疑而三月十三日發船者今始到南陽境已違期限與法禁隨處遲留任自分石纔到畿沿用情故

敗之狀明若觀火船漢輩終不直招尤極痛惡敗船色吏沙工船格等一併枷囚水護監色沙工等一體囚禁
 齊浦萬戶 韓昌懌則身為差員十九隻漕船作綜上來何等難愼處而及到安興無端遲滯并與五隻船而落
 後至有一隻之沈沒而初不問知為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地方官南陽府使 李顯默則該邑既是內洋
 初境審愼宜倍他邑指路護送未免疏忽及其拯出時雖因身病替送鄉所極為駭然罪狀亦令攸司稟處實
 米太五百四十石零依定式分給於該府民人等處而拯乾劣米太區別修成冊上送於各該司令各該衙門
 稟處云此船臭載自初至終節節可疑先後裝發之遠近諸船無不齊到京江已盡上納而該倉各船外洋逗
 遛既至三朔乃於內浦潮淺之險境乘夜疾發失綜獨行竟致一船之全沒而騎船諸人既曰亂躑下水游泳
 以出則水之稍淺風之稍息可以推知而無一石乾卸云者是豈成說而米太已拯又若是箇箇不完欠縮至
 於此多則用情故敗之狀昭不可掩在囚各人等更加嚴刑期於輸情領運差使員 齊浦萬戶 韓昌懌依狀
 請為先罷黜其罪狀令該府拿問處之敗船地方官南陽府使 李顯默依定式罷職水護監色等依定式嚴刑
 定配所拯穀物既已改色分俵并與劣米太代秋成代錢收捧上送而衙門區別穀數成冊修報之意請分付
 允之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윤5월 7일(임신)>

장 有政 吏曹判書 南公轍進

목 以申綱為南陽府使 鄭宗顯為木川縣監 李光斗為龍安縣監 李永紹為昌陵參奉 永紹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윤5월 9일(갑술)>

장 京畿監司 金在昌狀罷交河郡守 鄭昌耆 德浦僉使 申映

목 狀啓以為順天府稅船一隻到交河郡盤石浦致敗而該郡守 鄭昌耆牒報云以稅船既至通津還飄交
 河故先後或爽疑信轉生往復之間亦不無拯穀之差遲莫重稅米之沈水晷刻可悶而臭載四日穀名石數
 今始報來以致修啓之遲滯交河 郡守 鄭昌耆為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又狀啓以為即接南陽府使
 李顯默所報則慶尙道後漕倉漕船一隻今月十二日到本府崧伐島致敗云臭載今已六日而穀名石數差
 使員尙無報來以致修啓之遲延本道差使員 德浦鎮僉使 申映為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當初所載
 穀名石數待該府使成冊報來登聞計料○因義禁府 申映拿來草記教以待待命拿囚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5월 18일(계축)>

장 御涵仁亭行都政 吏曹判書 南公轍 參判 朴崙壽 參議 洪奭周 正郎 李惟采 愼宜學 柳遠鳴
 佐郎 李箕淵 梁奭觀 林東鎮 兵曹判書 金履翼 參判 尹致性 參議 南履翼 參知 鄭景祚 正郎 趙
 民和 李昌心 朴慶九 佐郎 孫錫祉 金秉淵 姜學濬李口進

목 教曰生民之苦樂專在於守令之擇差守令苟非其人難忘宵旰之憂任字恤之責是以每當都政飭教之
 屢煩非一非再兩銓之對揚未聞實效今番則毋得如前泛忽以思朝家憂民之意且以初任言之擇差之教
 每下而殆成文具之例科亦關紀綱之一端亦為惕念舉行毋使前後飭教歸於無實事申明分付○教曰忠
 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落仕最久人各別收用事分付兩銓○教曰入侍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
 教曰行步遲緩舉止失措當該吏曹郎廳事過役捧現告令該府拿問處之○教曰行步遲緩當該兵曹郎廳
 事過後並令該府拿問處之○教曰新除授臺諫竝待下批牌招察任○教曰望筒遲滯吏兵批銓官為先從
 重推考○教曰軍士房承旨做錯非細從重推考○教曰望筒遲滯政官從重推考望筒遲滯不飭之承旨亦
 為從重推考○承旨 金宗善 啓言吏批望筒入啓之際做錯非細請當該政官推考從之○吏批以 (…)
 (…)

<일성록, 순조8년(1808) 6월 21일(을묘)>

【考】義禁府啓言（…）又啓言忠義 韓光臣原情以爲渠本以南陽之人前年猥忝忠義始營數間屋於孔德里 朴寅秀田庫則寅秀蔑視孤弱誣訴秋曹使令五名埋伏并出脅勒驅迫衣冠盡裂結縛毆打無所不至因本府移文蒙放隨駕後勒成罪案草記移囚於王府 秋曹 吏隸之結縛毆打前所未聞而反以被打樣構誣於該曹且以寅秀禁斷築室言之強占人田地云云無論田主有無生居築室勿令禁斷昭在法典而違法禁斷已極無嚴金啓祿卽渠同室之人而見渠推捉之狀迫後偕來同被構誣竟至嚴杖囚曹寧不痛愧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譯】備局啓言即見京畿監司 金在昌災實分等狀啓則分等不爲舉論仍以爲地部所劃二百結外不足災三千八百二十結八十一負五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道內各邑各驛北漢 平倉移轉餉穀特許捧留本邑臨津 長山 大興移轉米捧留本邑待明秋還納本所耗條每石以五兩代錢輸送而如有附近之民自願直納者亦爲許施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依近例米每石五兩太每石一兩八錢折定輸納事也其一南陽 交河拯米太限明秋停退事也其一各邑還穀昨年代捧之還作本色者仍爲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各邑還穀昨年代捧之還作本色者仍爲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漣川稷五千石加平稷一千石以錢代納使之移貿於穀少邑或作本色或以精實穀準折換作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今年本道穡事未免穴農不可硬定其差勝最劣之分則稍實尤甚之不爲分等道啓所論必有斟酌而至於災結以事日所劃雖有太不足之慮既無尤甚之處則加請之數幾與慘歉之歲相等者終涉稍過而畿甸事體與他自別朝家軫恤多用特例事目外加劃三千三百結則較之昨年所劃幾加千結論以年事分數庶足稱當使之均一分排無或有冤漏之弊後錄諸條中北漢 平倉移轉餉穀之捧留本邑雖有昨年特許之舉而不但城餉體重若以些少爲弊輒許逐年捧留則大非當初事目嚴防勿許之本意此一款置之臨津 長山 大興移轉米之捧留本邑耗條之代錢輸送雖曰均是軍餉失稔民力馱輸之弊亦所當念與自願直納者亦爲許施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依近例折錢輸納事南陽 交河拯米太之限明秋停退事各邑還穀昨年代捧之當爲還作者仍爲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漣川 加平稷代錢移貿或作本色或準折換作事推奴徵債防塞事多有已施之例亦出便民之意請竝依狀請施行允之（…）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今年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而數不爲多當罰一款姑置之允之○後錄(…)南陽監牧官 趙明益所管五牧場丁卯籍付馬六百一匹今生馬一百匹合馬七百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提合■四匹■九十六匹除■■■■雌■■■五百九十九匹內壯雌馬二百七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四匹今生馬一百匹加報十六匹(…)

– 1008 –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通政崔處高幼學洪慤良人李聖昌等五人 (…)南陽 朝官士庶各加一資 (…)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1월 2일(임술)>

강 判下擊錚原情于秋曹

목 刑曹啓言 (…)南陽童蒙 洪寬興爲其父有土里殺獄稱冤事也其父所犯之凶慘非他獄之可比而錄啓已至多年則縱其二子迭相呼籲極爲無嚴原情勿施嚴飭放送 (…)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2월 18일(무신)>

강 命南陽府使 申綱仍任

목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金在昌狀啓則以爲南陽府使 申綱移拜城津僉使矣本府以沿海海盜邑凡係接應與他有異此時遞易誠爲可悶姑爲仍任事令該曹稟處云道臣狀聞既如此請仍任允之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2월 30일(경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南公轍 參議 李好敏進

목 以韓耆裕爲獻納 金魯應爲校理 尹久東爲副校理 申澈爲修撰 徐長輔爲副修撰 金啓洛爲刑曹判書 朴崙壽爲判尹 李文會爲左尹 吳淵常爲南陽府使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4월 25일(갑인)>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南公轍 參判 林漢浩 兵曹判書 金義淳 參判 李文會 參議 吳翰源 參知韓始裕進

목 敎曰在外及未肅拜臺諫竝許遞今日政差出 (…)南陽府使 李吉會爲明川府使 李宗祥爲博川郡守 李東冕爲副修撰 洪善謨爲永禧殿參奉 李英模爲孝陵參奉 吳鼎秀爲光陵參奉 權徹爲厚陵參奉 朴宗喜爲顯隆園參奉 李種祐爲溫陵參奉 南履默爲顯陵參奉 宋奎熙爲童蒙敎官 善謨以下竝初仕也 (…)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7월 11일(기사)>

강 命龍仁囚金道治 南陽囚鄭昌祿 楊州囚李云得 羅州囚吳順甲 南原囚房今龍仍推驪州囚李順玆楊州囚金好孫議大臣稟處

목 畿監司 金在昌狀啓以爲 (…)南陽罪人鄭昌祿刃刺尹興道七日致死丁卯九月初四日依例檢驗初檢官 南陽前府使 李顯默報辭實因以被刃致死懸錄正犯以鄭昌祿懸錄覆檢官 振威前縣令 朴榮壽報辭實因正犯與初檢同 (…)南陽罪人鄭昌祿獄事則其妻雖曰與興道潛奸既非登時所捉則何嘗近似於執賊而殺心殺手之若是凶慘自有殺獄之所未有逼妻溺死甥姪妹屍渠乃還沈一獄兩命行凶狼藉有不可晷刻假息斷以三尺無容更疑 (…)南陽 鄭昌祿獄事則一獄兩屍一則威逼一則手犯未見眞贓而殺之是爲斷案竟至溺死而又沈亦是斷案論以獄情更無他議嚴訊取服 (…)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9월 14일(신미)>

강 命廣州府加劃災五百結零餉還尤甚面尤甚里三分一之次里之次面尤甚里四分一尤甚面稍實里之次面之次里五分一停退代捧等分依狀請許施

목 備局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韓用鐸災實分等狀啓則以爲上道六面置之稍實中道十一面置之次下道四面置之尤甚仍以爲代播蠲稅未付全不掛鎌流來覆沙等合災爲八百八十一結四十七負七束地部

劃下三十結外不足災八百五十一結四十七負七束特許加劃本府軍餉及各衙門各穀今年當捧尤甚面尤甚里折半尤甚面之次里之次面尤甚里三分一尤甚面稍實里之次面之次里稍實面尤甚里四分一停退至於代捧本府已有從便準折之例亦依停退等分量宜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下道四面被災偏酷若不如例賑實無濟活之策更當料量迫于登聞計料并請令廟堂稟處矣本府穡事雖勝於水原 南陽而惟其下道四面近海沿江受災之甚殆無異於南水兩邑分等之置諸尤甚果是實際至於中上道之或山野相半或山多野少處以其田穀之稍優不可謂以全歉而若其畚農則與下道便是魯衛守臣之舉原結分數請災必有所斟量者在而但不滿三千之結今請近千結之災不但於前無例抑亦在今猶過第代播則既有蠲稅之令一從成冊所報四十九結八十負六束準數許劃此外未付及舊頃合爲五百五十九結零許劃以四百五十一結零則與代播合當爲五百結零矣以此排比庶可均俵而至於晚移則既爲移種不至全荒不可并舉於給災之總此則勿論餉還事體本府比他尤重停退一款另當致慎尤甚面尤甚里三分一尤甚面之次里之次面尤甚里四分一尤甚面稍實里之次面之次里五分一許令停退稍實面則既入稍實勿論代捧則一從停退等分依所請使之量宜準折代捧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9월 22일(기묘)>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今年孳產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異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請竝姑置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趙明益所管五牧場戊辰籍付馬五百九十九匹今生馬九十七匹合馬六百九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五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百三十六匹內壯雌馬二百七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三匹今生馬九十七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순조9년(1809) 12월 22일(정미)>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 南陽 嘉善裴三謙折衝金弼興通政金相倫等四人良人韓仁載 (…) 以上朝官年八十士庶年九十人各加一資參下官及士庶未受資秩者直超通政 (…) 百歲老人南陽嘉善鄭希根 (…) 以上直超崇政單付同樞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월 2일(정사)>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南履翼進

목 以李集斗爲判義禁 李尙烈爲南陽府使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5월 26일(기묘)>

강 兩都留守四道道臣以畢賑馳啓

목 (…) ○京畿監司 金在昌狀啓以爲大抵去年被災雖有尤甚之次之名而尤甚之邑災實各異之次之邑面里不同實無彼此之殊故之次喬桐等九邑與尤甚十一邑一體設賑而第其抄飢時已有分等多寡之別各鎮之在災邑者隨其各該邑分等依穀開賑各驛驛卒疲殘最甚居在賑邑之類竝令該邑一例付賑朝家劃下常賑穀四千石營賑穀三千四百石別會穀二萬石壬戌租一萬五千石合各穀四萬二千四百石內小米二百石租一萬石移劃水原府實賑穀三萬二千二百石內下錢三千兩胡椒 丹木代錢一千三百兩作穀一千四百七十石三斗零空名帖九百張作穀三千七百四十一石五斗賑邑守令自備穀一千一百八石二斗零分賑時鹽醬薑薑及移轉邑船馬貴與簸揚斗量縮依例竝錄於賑資中合各穀爲三萬八千五百十九石十斗零而飢民口數則元賑十三巡別賑一巡合十四巡都數爲三十八萬七千八百八十九口分賑穀物爲三萬三千四百七十二石九斗零餘在各穀爲五千四十七石一斗零還爲會錄於營賑穀飢民穀物數

爰開錄于左都成冊修送備邊司 賑恤廳 楊根郡良人金景運以租包出力救急於窮民其志可尙懸錄於該呂末端令該廳稟處○後錄元賑秩尤甚呂鎮驪州牧 十四巡飢民三萬九千九百四十二口各穀二千九百二十四石七斗零 利川府 十三巡飢民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七口各穀一千七百三石六斗零內府使金明鎮自備穀一百六十二石十斗零 **南陽府** 十四巡飢民五萬三千二百七十六口各穀三千六百四石二斗零內府使徐春輔自備穀三百七十五石七斗零 (…)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5월 27일(경진)>

강 飭各道年分事目隱匿違越之弊

목 戶曹啓言今年年分事目取考各道狀啓參以所聞就議大臣磨鍊以入而謹就諸道狀聞中災形論之則畿甸 驪州等呂之潮漲幸卽疏濬**南陽**等呂之海溢或致災損而上流農形近峽秋事幾盡善成**水原府**之堰垵潰決廣州府之濱海沈墊既非全坪之災補築代播尙可收穫 (…)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8월 17일(기해)>

강 命京畿災實分等依備局覆啓施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權常愼災實分等狀啓則**南陽**等四呂置之尤甚驪州等二十三呂鎮置之之次楊州等八呂置之稍實仍以爲事目災四百結外不足災四千三百七十九結八十七負七束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南陽**尤甚面里去年停捧停退條全數仍停外此差勝面里停捧條四分之一徵捧停退條五分之一徵捧仁川等三呂尤甚面里去年停捧條四分之一徵捧停退條五分之一徵捧之次面里停捧條三分之一徵捧停退條四分之一徵捧驪州等二十三呂鎮尤甚面里去年停捧條折半徵捧停退條三分之一徵捧之次面里停捧條三分二徵捧停退條折半徵捧楊州等八呂停捧條勿論停退條三分二徵捧事也其一還穀**南陽**尤甚面里三分一外此差勝面里四分之一停退仁川等三呂尤甚面里四分之一之次面里五分之一停退待明秋還奉事也其一還餉尤甚呂之尤甚面里三分一尤甚呂之之次面里之次呂之尤甚面里四分之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昨年代捧還穀仍爲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捧留本呂而亦依他呂還餉例分數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北漢平倉餉米無得捧留之意既有年前定奪不敢援例仰請事也其一各年舊還姑許勿捧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依例以米每石五兩太每石二兩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守總兩營 守堞軍官壯抄牙兵等身米依近例每斗以四錢代錢收納各樣軍官之自前納米者一體代捧事也其一各衙門所納各樣身布目今民勢實難竝督昨年停退條尤甚呂之尤甚戶全數尤甚呂之之次戶之次呂之尤甚戶折半仍停待明秋準捧事也其一拯米太竝許停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今年畿農豐處未必純豐而災處多被酷災以災較豐則災分數居多而至如漢南沿呂之濱海各面始病於旱旱再傷於海溢又爲卒瘁於七月之風**南陽**等數呂間多舉一坪全災之處道臣之呂則分等災則加請顧其勢蓋不得不然所請分等依施災結則近五千結之請劃終欠節約元劃下四百結外更以三千四百七十九結加劃與元劃合爲三千八百餘結使之以此均依昨年餉還冬初因道啓退限者謂之停退歲末以特教許停者謂之停捧無論停退停捧俱是昨年當捧則今年畢納無容更議而但今尤甚四呂則**南陽**民勢尤在於十分地頭見今瘡痍必至渙散尤甚差勝面分數徵捧之請依施仁川等三呂尤甚面里停捧條三分之一徵捧停退條四分之一徵捧之次面里停捧條折半徵捧停退條三分之一徵捧驪州等二十三呂鎮尤甚面里停捧停退兩條竝三分二徵捧之次面停捧條四分三徵捧停退條全數徵捧楊州等八呂既是稍實停捧停退全數徵捧昨年新還則**南陽**及仁川等三呂之分數請停尤甚之次呂之準折代捧俱非過當之請昨年代捧之仍爲代捧其勢似然大興 臨津 長山城餉之捧留本呂穀物之分數代捧卽是昨年已施者竝爲依施北漢城餉尤甚四呂依昨年例捧留本呂之次呂則雖使之準納而災民之直輸山倉爲弊宜念竝令收納于平倉而稍實呂則勿論舊還當於稍實之次呂分數徵捧而各衙門穀全在於喬桐 喬桐雖是之次呂屢歲經歉之餘亦難舉論依兩湖例仍停禁御兩營 江都

留餉米太依昨年例代錢守總兩營各樣軍官壯抄牙兵身米納米亦令代錢各衙門停退身布尤甚之次邑分等分戶分數仍停拯米太停退推奴徵債防塞請竝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0월 20일(신축)>

【강】京畿監司 權常愼陳疏請事目災外四千三百七十九結零及停捧停退條之仍停竝準前日所請賜批
【목】疏略曰年分俵災民國大政有過不及公私俱病故臣懼或失當詳察於巡路參互於邑報鎔銖較爭前日仰請之四千七百八十結零實非有毫分過濫矣廟堂回啓有云本道最多之災莫過於壬子甲寅次之爲辛亥而辛亥爲四千餘結若以今年災上比辛亥總則失之於過矣元劃下四百結外更以三千四百七十九結零加劃與元劃合爲三千八百餘結使之以此均俵其所減刪至於九百結之多假使今年歉形差別於辛亥辛亥則始雖旱潦終獲晚稻之食實則執災之不甚夥然自有其由而況在庚戌大登之後公私蓄積足以資給民情之緩急不可與今年較論若以近年比總則癸亥失稔不若今年而事目災一千一百八十結外加劃爲四千七十結災總多寡隨歲不同顧今積儲蕩然稅額耗縮掌國計者焦慮罔措臣雖萬萬無似何敢以一分過中之請爲小民倖恩而罔念國計耶第今年農形總一道言之則差勝於昨年而至若南陽 仁川等四邑之慘歉全荒更有甚焉海溢江浸風枯蠱損無災不備無穀不傷雖在屢豐之後已有莫保之形況纔經大賑瘡痍甫起民情之遑汲無異於窮春而營邑之救濟有難於去年蓋去年則稍裕之戶猶有陳穀之蓋藏貧殘之民亦有粒粟之借丐而朝家所以賑拯之方靡條不舉故一路生齒幸免捐瘠而今年則庫儲板蕩創疊俱罄官乏奠濟之資民懷渙散之心爲今之計惟當政慤寬紓凡所便民備盡其方使此嗷嗷之類不至流散至如驪州等二十三邑鎮則多半是昨年災邑今秋歉形又與仁川等邑不甚懸殊之次之目強名區別若其尤甚面里則與尤甚邑之之次面里毫無優劣楊州等八邑則其亦強名稍實無異於之次邑之之次面里臣於停捧停退條之仰請仍停也之次之於尤甚稍實之於之次各有分概逐條停雖使準請其於齊民之望不能塞十分之一矣見今俵災捧糴一時爲急而邑宰則束手而停俵窮民則聚首而呼冤災糴俱妨了當無期以殿下如傷之聖德值去歲無前之災荒帑捐數千稅鑄萬結活畿甸生靈於魚喁之中而未施終始之惠則九仞一簣可惜虧功伏乞將臣此疏出付有司使之參互啓本從長講確臣所請事目災外四千三百七十九結八十七負七束準數劃下尤甚之次稍實邑停捧停退條之仍停者竝準所請則臣謹當一一均俵略略蠲停使此一方民庶知朝家懷保之澤批以疏辭令廟堂如有採施者從其所請施行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1월 6일(정사)>

【강】許劃京畿加請災結四百結

【목】備局啓言京畿監司 權常愼上疏備陳諸邑被災之民情仍以爲本道災結元劃四百結外加劃爲三千四百七十九結零其所減削至於九百結之多束手停俵誠爲罔措準數劃下尤甚之次稍實邑停捧停退條之仍停者竝準所請爲辭矣道臣之請災請退雖知其各悉民情務從稱停而災結則朝家許劃不得不參以當年穡事較之各年災總十分裁定俾或無過不及之歎故果以辛亥比總略加撙節而今此疏陳若是懇至可見其必有所迫不獲已者更以四百結許劃至於停退則南陽一邑既準所請自仁川等三邑以下各有分數之減蓋本道元穀幾盡入於賑資及停退而餘者無多明春分還已憂其莫可塗抹若或不幸有嗣歲之用則決知其更無可措矣然而只爲目下之難捧一例準施則來後之憂不但如今日之民情而已況前所從施者未嘗不優乎一依前回啓施行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1월 7일(무오)>

【강】改差南陽府使 李尙烈

【목】吏曹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權常愼狀啓則以爲南陽一府屢歲失稔之餘至於昨今兩年酷被歉荒民情遑汲殆無餘地而昨年因廟堂筵稟凡於部內守令中隨邑務之閑劇量人器之當否勿計資級勿拘格例可

換則狀聞相換可罪則具由論啓之意有所行會矣南陽府使 李尙烈志雖切於愛民病或妨於處劇安山則數面災傷雖爲可悶自是小邑官無切急之弊或有安堵之望而郡守 韓樂裕剗理之才素著聲績通鍊之手可期蘇瘼兩邑守令特令相換云矣今此道臣所請出於災邑蘇弊而南陽係是堂上窠雖有勿拘格例之廟堂筵奏此不過自京差送而非謂道內相換之事況以堂下換差堂上窠或有破格差擬之時亦無可據之例相換一款置之南陽府使 李尙烈以病妨處劇爲辭則雖換小邑可知其難強請改差允之○敎曰南陽府使口傳各別擇差明日下午送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1월 22일(계유)>

강 以金處漢爲南陽府使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1월 22일(계유)>

강 遞副總管 金處漢 鄭學畊 尹序東 兪漢謨 吳泰賢以吳載熙 閔命嫻 趙萬元 金銑 鄭晚錫代之

목 處漢移拜南陽府使 學畊差祭序東與泰賢相避漢謨 泰賢在外總府以放榜時無以備員侍衛令政院稟旨變通口傳差出啓稟敎以許遞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1월 23일(갑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則論賞一款不必舉論其所論勘當以元牧之實總較諸今年留放之數額至於蔚山則遺失爲四百四十八匹內前監牧官 李寅英在任時遺失爲一百四十八匹金亨遠在任時遺失爲一百九十四匹李英繪在任時遺失爲一百六匹該牧牧馬元總爲一千二百八十五匹內虧欠之數乃至四百四十八匹之多遺失馬則雖令依法文徵價上納各年牧官等居職時畏罪掩置今因時牧官之論報有此現發當該前監牧官 李寅英 金亨遠 李英繪等請竝令該府拿問重勘允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任趙明益時任李泳 所管五牧場已已籍付馬六百三十六匹前任趙明益所報今生馬五十二匹時任李泳所報今生馬五十二匹合馬七百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前任趙明益所報故失馬二十一匹時任李泳所報故失馬三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百七十五匹內壯雌馬二百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七匹今生馬一百四匹加報十七匹 (…)

<일성록, 순조10년(1810) 12월 25일(을사)>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折衝前別將 鄭復良通政洪應龜良人朴二尙 (…)南陽 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1월 2일(임자)>

강 判下秋曹擊錚回啓

목 刑曹啓言 (…)南陽 又啓言陰竹童蒙 李惟一原情以爲渠父東普昨年八月以赴舉次與忠州士人兪農柱徒步上京憩于竹山加佐洞路傍矣不知自何來牛隻無轡而立在其傍傍人皆曰朝者嶺南牛商驅去許多牛隻而過此必是其牛之逸來者也騎去傳給牛商似好云故渠父與兪農柱或騎或步每逢來人輒問前路牛商過去遠近矣忽有數人自後跟到不問曲直先以鐵鞭毒打渠父因以紅索緊縛曰吾是竹山捕校 金喆得也汝騎不着鞍之牛必是牛盜因縛入陽智邑店渠父與兪農柱備言實狀女輩往探云則喆得終不回聽連施惡刑入竹山府則討捕兵房李奉長自外嚴棍仍施周牢即日致死渠以必復父讎泣訴于道臣巡路則即地嚴關移囚李奉長於楊根官金喆得於南陽府將爲嚴查施以當律矣南陽府使 李尙烈不戢刑瑣受

賂於喆得使之逃躲伏乞先自在獄之奉長快施當律仍命捕廳八道鎮營捉得喆得亟施當律云請上裁教以言涉煩張情則可矜論理稟處事分付該道 (…)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3월 12일(경신)>

강 仍任南陽府使 金處漢

목 左議政 金載瓚啓言南陽府使 金處漢移拜黃海兵使矣南陽兩年尤甚今又設賑本倅之此時遞易實爲可悶該府使請仍任前職從之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3월 22일(경자)>

강 命京畿 湖南民弊筭本令廟堂稟處

목 京畿監司 權常愼筭本以爲今畿輔難支之弊有二曰民多穀少曰民少軍多也大抵京畿一路比古則禹貢之甸服漢家之三輔制隆上都勢控八路奧自列聖朝其所撫摩異於他道而土本瘠薄且挾江海一有水旱則被災偏多荷擔呼號況且輪蹄委輸於京師冠蓋傍午於道路除非山僻數邑皆受沿路之弊哀此畿民何以爲生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特言民止於畿者示其重也顧今畿甸當荐歉之餘民皆赤立其所仰哺專在於春糴而道內穀大縮於賑後排巡給種邑邑告乏不待麥嶺已有顛連之慮麥既不登則民命將近止矣道內還總戶曹 常賑廳半分衙門秋各穀二十七萬六千四百四十石而舊還仍停停退未捧合五萬八千五百石零以其餘者折半分給則數不過十萬六千七十餘石營賑穀江都米等盡分衙門秋各穀十萬六千八百三十餘石統計當分之數則爲二十一萬二千九百石零道內民戶計十一萬四千六百餘而人口則四十七萬三千七十餘以若穀包較此民戶一戶所受僅爲一石十三斗而以口計之則人各六斗兒弱不入焉雖在豐稔之時種糧皆仰於還糴而分給每患其艱乏若復不幸而歲歉冬糴難捧春賑將設則嗷嗷之民將何仰哺況有一事爲列邑切急之憂而不可不及今通變者即常賑穀加下也常賑廳所管穀漸至耗縮而各項應下則依舊浩繁列邑之以加下懸錄者多至千餘石少或爲五六百石姑以他衙門穀取貸用下故留庫則徒擁虛簿分糴則無路排比差過數年如千庫儲必將盡入於加下而無復着手之地此臣所謂民多穀少者也他道則以還穀之多爲病本道則以還穀之少爲憂朝家哀益之政合施於此等處矣亟命有司按簿商度移粟移質備豫區劃使畿甸列邑免於穀少之患而許多含生望哺安堵則實爲邦畿民止之本矣北漢 城餉似若有補於還穀之少而轉輸之際民情慘矜風高浪悍水運則沈路遠坂峻陸運則顛千辛萬艱相與含淚一斗三升又何加捧耗外加捧雖出於爲倉屬聊賴之地而十四邑之民冤切骨亦不可不念況且捧糴色如玉白而斗幾近廿及其分糴粒皆腐紅而斗不滿十蓄新還舊餉例即然而納白受紅民怨如何若令該廳另加察飭糴無濫溢糴參新舊加捧謬例亦稍省減則殘民之命庶可支保矣軍丁之苟艱何道不然而畿邑則班戶最多民習日渝占便投托看作逋藪江華府之壯義旅開城府之別牙兵應役收布素稱輕歇故隣邑閑丁陸續投入長湍 豐德偏受其害各陵寢守護軍元保皆有定例案付兒弱者蓋出於陵軍子枝隨闕填代之意而奸僞日滋舊法轉渝連姻疏戚冒稱子姪互相掩蔽莫敢查櫛如楊州 高陽等諸邑虛伍疊役職由於是若自今爲始陵軍子枝中兒弱懸錄無過二人每於都案修正之時自齋所別送一件於地方官以爲簽丁憑準之資則庶爲戢奸之要矣禁御兩營軍列邑率多虛額每當上番臨急換定點閱團束已極騷擾赴番之期多值春夏家計之優者上番而失農貧者下番而無食流丐道路景色愁絕如朔寧小邑禁御軍總至於二百四十名之多故當番之歲闔境大擾逃亡相續宿衛徵番關係至重何敢遽議於闊狹之方而邑勢民情誠萬萬悶迫矣此臣所謂民少軍多者也至若田政之紊錯八路之通患而非一朝一夕之故改量已久陳起相混官不審覆吏容爲奸豪富之家良田冒陳貧殘之民白地納稅量後陳田之以新起代充減稅自是法典而陳處未嘗懸頭起處無不執卜稅額無加於把束隱結徒歸於吏橐一番查檢惟在朝家之施措第惟任土作貢卽三代之遺制而無土貢稅乃仁政之不忍浦落江浸未蒙蠲頃者謂之舊初不而白地徵稅豐德 交河坡州 長湍 南陽 安山 富平 陽川 通津等邑皆有此患水田浸落報災或頃而旱田載案給災無例故如

陽川 長湍沿浦之田汰落無形而依舊責稅徵及姻戚浦田之家婚嫁不通其所疾痛有不忍言量田正界雖不可造次議到而似此等處合有蠲惠之政矣凡此數事皆畿民之大瘼亟祛而不可緩者也伏乞俯垂鑑諒教以京畿尤異於他道令廟堂稟處先自京畿俾有實效 (…)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4월 22일(기사)>

장 備局以畿伯災實分等狀請諸條覆啓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權常愼災實分等狀啓則喬桐等十七邑鎮置之尤甚楊州等十三邑置之之次驪州等二邑置之稍實仍以爲地部所劃災三百結外不足災七千三百五十八結零特許加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已已停退停捧條無論尤甚之次稍實邑竝許仍停事也其一尤甚南陽等四邑庚午停退穀仍停待明秋收捧事也其一年各邑麴作租竝許仍停待明年麥秋本色還捧事也其一昨年尤甚之次邑所納各衙門已已身布實難新舊竝督姑許仍停待明秋徵捧事也其一還穀尤甚邑限三分之次邑及稍實邑之尤甚面里限四分之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而昨年尤甚之次邑代捧者仍前代捧竝令待明秋還作本色事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依昨年例捧留本邑亦依他還餉例分數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北漢餉米之捧留極涉重難恭俟處分事也其一各年舊還姑許勿捧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依已例以錢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守總兩營軍官牙兵等身米依例以每斗四錢代錢收納各樣軍宮之自前納米者一體代錢事也其一拯米太并許停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今年畿農及到滌傷大違所期而今則特以荐歉之故民情倍爲艱急道臣分等果有斟量依所啓施行本道災結已已固當別論而挽近最多無如甲寅亦不滿五千餘結今此七千餘結加請果爲過多凡請災劃災必爲比總蓋出於重災政恤民勢之意而有不可率意加減今年則比甲寅總少減分數以四千結加劃俾爲均排之地已已舊還分等仍停已許於遇歉諸道今難異同而民情則果難竝捧尤甚邑三分二之次邑折半稍實邑三分一停退庚午還卽是昨年應捧不可與舊還一例較論只令尤甚邑折半特停當年麴作租當於秋後以租準捧而今又請退還作本麴雖緣難捧之故而若請以麴作租租未捧而旋請以租作麴者事面難免不審道臣推考本麴則待麥秋準捧昨年尤甚之次邑各衙門已已身布特令仍停新還代捧已許於他道此亦依所請分數許代大興等三處山餉尤甚邑全數之次邑折半依前捧留而量宜代穀稍實邑置之至於北漢餉還年前帥臣已爲筵奏防塞且異全歉之歲不可每歲輕議使之準納本所已已以前舊還已已條已令許停竝爲待明年退限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依例代錢守總 軍官牙兵身米以每斗四錢之例許令代送各樣軍官納米亦令代錢拯米太停捧及推徵防塞請一體許施允之教以依此爲之俾無爲民之弊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10월 9일(갑인)>

장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產或加元式而既不超倫論賞一款不必舉論故失則羅州爲最多而本牧牧馬元總七百七十九匹內故失爲二百二匹欠縮爲一百十三匹身爲掌牧之官不能盡心攻駒虧欠故失之數若是夥多欠縮雖令分年徵立不可以已遞而勿論當該前監牧官 李重晉請令該府拿問重勘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李泳所管五牧場庚午籍付馬一百七十六匹今生馬一百五匹合馬一百八十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九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百七十七匹內壯雌馬二百九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九匹今生馬一百五匹加報十六匹 (…)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12월 20일(갑자)>

장 以金處漢爲慈山府使 金熾爲宣川府使 柳相弼爲价川郡守 李運植爲博川郡守

목 備局啓言慈山府使 申在明受由上京故此時本邑比他邑尤爲緊重使之即刻還官則謂有身病不卽發行以致經宿者萬萬駭然爲先罷黜其罪狀令該府拿問嚴勘其代以南陽府使 金處漢移差使之卽爲辭

朝請給馬下送允之敎以除朝辭赴任又啓言平安監司密啓中論勘諸守令竝當差代以送宣川府使 金熾
价川郡守 柳相弼 博川 郡守 李運植竝差下使之當日辭朝請給馬下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12월 24일(무진)>

강 兼召募使申鴻周 徐春輔 吳毅常 金處漢 金熾單付以鄭來升爲南陽府使

목 備局啓言南陽府使 金處漢移拜之代以在京無故人極擇口傳差出使之當日辭朝請催促赴任允之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12월 24일(무진)>

강 賑廳以貧寒宗室子女葬顧恤別單啓

목 別單光原君楨 南陽君煥 鎭川君松 光春君棧 全恩君墩子銀溪君楔 茂林君塘 雲城君楮 廣陵君燧雲溪令槐坡平副正漿女西平君橈 鎭川君松 光原君楨二子婦全恩君墩雲溪令槐子婦葬各米一石木二疋錢四兩

<일성록, 순조11년(1811) 12월 29일(계유)>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嘉善金昌南等二人通政金弘毅等六人良人朴處仁 (…)
(…) 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1월 2일(병자)>

강 飭各邑稅納過限之弊

목 戶曹啓言本曹各樣稅納皆有定式月限或過則草記論勘載在法典矣鳳山郡庚午條別收錢不以監色領納替付邸吏至有許多未收高山庚午條屯稅係是給代所需全數未納各宮房之畿甸辛未條免稅中麻田 加平則尙今全數未納南陽 長湍則或折半或三分一未收分數上納者論其未收則雖是一套當此大歉或有分數之差殊不無參恕之可論請令本道嚴飭各該邑趁卽準納至於全未納兩邑及別收屯稅未收邑守令之莫重公稅經年延拖萬萬駭然分付各該道臣當該守令指名現告令該府拿問處之各項未收則自本道刻期督捧上納本曹免稅則自本曹依定式移送各該宮房允之敎以稅納事體至重竝以此意各別嚴飭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1월 27일(신축)>

강 京畿監司 權常愼陳疏請災邑稅納姑令停止官門聚點待秋舉行賜批

목 疏略曰蓋此畿甸一路卽京師根本之地而比年以來荐被歉荒遑急之形顛連之患倍有甚於己巳大賑之年統論於一道之內粗能免凶者不過四五邑其餘則無往非議賑之處而區區愚見竊以爲拯濟災民其術亦多苟能方便措置撫摩得宜則庶不至於流離填壑之境故設賑之請止於四五邑鎭此臣之積費裁量務從精約非謂其災形民情足以自全也不意西土有警羣情大擾荷擔而立者在在相望甚至於宰耕牛飯種糧蕩析家產壞了恒心强者或聚而爲盜弱者皆坐而待死聽聞之危怖景色之愁慘日甚一日莫可收拾近幸賊警稍緩人心暫定而春序才半饑愁轉甚民間之瓶罌如洗官庫之積儲蕩然還賑之資排比無路盡劉之憂不在於兩西之下思之及此凜然心寒何幸聖念如傷曲察民隱尤甚邑各樣公納特令停退繼以有之次楊州牧公納待秋之命誠不勝欽仰攢祝而第伏念今日之勢如人患腫如腫將膿苟不能先扶眞元但以鍼砭從事則膿潰而氣益脫氣脫而命將近矣故善醫腫者必汲汲於補元之劑善醫國者必先事於根本之地然則西土之變肢末之腫也畿甸之病眞元之關也緩急輕重之別不難審定而畿甸病且甚矣眞元亦已敗矣若不急投以大補之劑以回其元則雖有扁倉十輩無以善後此臣所以仰屋太息者也卽伏見傳教

下者海西三稅竝令停納軫窮恤災之至意如是惻怛若使臣早陳畿民危迫之形以有概於聖心則今日曠絕之澤必有一視之惠而有懷不陳使此根本之地反居肢末之後臣罪於此無以自贖謹就列邑中最切急最悶迫處量其可行者而條陳之長湍 坡州以沿西孔路之邑被昨年無前之災官民俱困百弊蝟集況又西警以後軍行應接邑力已竭而大小公行冠蓋旁午疲於應命村里繹騷傷心慘目若經亂離如不別般慰恤無以底定豐德 朔寧 漣川與海西諸郡壤地相接豐漣兩邑雖不設賑歉形孔酷殆無餘地朔寧則是賑邑而海西流民負戴相續人心一倍驚騷村落爲之蕭然索賦徵稅勢同刮龜通津 加平則民勢萬萬危迫一邑之中賑口居半南陽 仁川 富平則三年荐歉闔境遑遑窮春資活專仰公穀各樣稅賦責以辦納則散四之患迫在目下矣今此十邑災荒最甚於一道艱窮有加於海西施於海西之惠十邑不與則災民向隅之歎已無可言而在朝家重本之意恐有乖於先後之別耳三稅之納無非正供而田稅則所重尤別結錢則辦納稍異於穀物庶有一分可爲之勢臣不敢比同於海西以爲仰請而至於大同則每結之收三倍於田稅今若強督於顛頤瀕死之類畢竟事勢恐是行不得之政伏乞特降明旨長湍等十邑大同姑令停納待秋成收捧則近畿邑幾萬生靈皆將脫死爲生蹈舞於方春布德之化曷不休哉尤甚邑公納待秋事臣謹將聖教知委列邑布諭德意窮鄙殘氓顛祝之狀宛在目中第惟抱川等之次十三邑被災淺深與尤甚邑不甚相遠而陵寢多奉之地邦畿根本之邑朝家所以優恤迥出尋常各衙門所納番布未納者則就其最窮難奉之類特令住催以示廣覆之惠而俾災民均被惠澤則誠畿民回甦之幾也至如詰戎之政最爲今日之急務習操之停免亦出望外聚點之設行在所不已而第探列邑民情則聚點與習操語其勞雖或有間貽其弊亦且不些官點幾費四五日之功修械齎糧或過百餘文之用此時窮民一文之錢有艱於樂歲十緡之金況畿內衆命前頭生活之道專靠於耨耕則遽費東作之日於官門往來之路豈不大可悶哉若令各該營姑爲停止待秋舉行則實爲便民務農之一端下詢大臣處之千萬幸甚批以卿之敷陳深得道臣爲民國之意令廟堂卽爲分付該道依此施行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2월 18일(신유)>

ㄱ 金吾以謀逆同參罪人光友 友文正刑啓

ㄴ 義禁府啓言罪人光友年二十八結案以爲渠根脚則父宗魯生存父之父世泰故母辛召史生存母之父宇復故父母胎生於京畿楊州牧長興面隨父母長養入籍居生於仁川府多所面行兇節次則渠本以鄉曲之賤孽甘作凶徒之瓜牙凶如振采事以父師鍾一 友文結爲黨友欲輸軍糧訪米主而下去南陽 此皆振采之妖言謠說而無不受其指使到處隨從街市間凶言與聞於鍾一之座而聽若尋常搭紳家火攻相議於鍾一之處而同歸爛漫此皆振采之經營排布與鍾一 友文無不綢繆和應打成一團兇謀逆節盡露無餘謀逆同參的實遲晚罪不待時凌遲處死罪人友文年三十二結案以爲渠根脚則父普源父之父鎮琛母慎召史母之父之儉竝故父母胎生於北部城山里隨父母長養入籍居生於西部桃洞行兇節次則渠跡本卑微性又奸黠投身於一賊甘作瓜牙許心於振逆結爲兄弟托鍾一於振采謂之可用薦振采於鍾一稱有神術兩賊之兇謀逆節無不和應無不參涉峙糧餉師則願聞其排布埋藥將家則預知其設施屢違舉事之日子則責其愆期至於街市兇言讖緯誕說是何等至妖至僭極兇極悖而與振一輩綢繆謀議爛漫同歸謀逆同參的實遲晚罪不待時凌遲處死又啓言謀逆同參罪人光友 友文當日西小門外不待時凌遲處死又啓言謀逆同參罪人友文 光友既已承服正刑其父母妻妾子女祖孫兄弟姊妹子之妻妾伯叔父兄弟之子年歲姓名存沒居住令漢城府考出帳籍亦爲分付五部及各該道應坐諸人一一查出成冊牒報後依律舉行而籍沒家產破家瀝澤降邑號罷守令等事請令各該司奉承傳舉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3월 28일(경자)>

ㄱ 備局以廣州府 京畿 海西災實分等覆啓

ㄴ 備邊司啓言卽見廣州留守 金義淳災實分等狀啓則以爲今年穡事統以論之可謂免歉而未付全災

及流來舊覆沙之入於元災者合爲九十三結二十九負地部劃下二十結外不足災七十三結二十九負特許加劃事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本府舊災自是年例應頃而至於新災六十結終涉過多加請七十結無以準許無論新舊災事目頒下外六十三結零請加劃允之又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存秀災實分等狀啓則楊州等十二邑鎮置之稍實南陽等十二邑置之次喬桐等十一邑置之尤甚仍以爲事目災二百五十結外不足災四千十四結六十二負八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今年畿農較諸道最優可謂戊辰後初有之歲也但濱海諸邑漢北數郡偏彼旱災間多慘歉而隔坪之地得失相半未或有舉一邑全棄者然而存歉之餘民窮方棘道啓之置諸尤甚蓋出於不得不爾三等所陳依此施行災結則已已後最多總卽是辛未五千結而今年穡事絕異於辛未則今此加請之數終涉過多不足災三千結特爲許劃其一新還尤甚邑尤甚面三分之一之次面及之次邑尤甚面四分之一停退竝待明秋還捧事也新還停退既不許於他道置之其一辛未停退還穀之次邑之次面折半仍停尤甚面與尤甚諸邑一竝仍停事也昨年停退卽是新還而新還既不得許停置之其一舊還稍實十二邑鎮已巳條仁川庚午條期於準捧之次邑稍實面已巳庚午條折半仍停之次邑尤甚之次面與尤甚邑一竝仍停已巳以前舊還無論三等邑一竝仍停事也舊還只於尤甚之次邑依道啓分等仍停已巳前舊還竝三等邑停退其一各軍門各衙門軍布身布昨年以前停退條竝仍停昨冬停退今春住催者稍實邑折半仍停尤甚之次邑竝許仍停事也只於尤甚邑折半仍停之次邑勿論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依已例以錢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已於守臣狀請不得許施今無容更議其一守總兩營守牒軍官及壯抄牙兵等身米依近例每斗以四錢許令代納各樣軍兵之諸般納米者一體代錢事也只於尤甚邑依近例代錢以捧稍實之次邑勿論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捧留本邑待秋還納本所而臨津 長山亦從民願近鎮者納于本鎮近邑者納于本邑北漢 平倉餉穀中應納邑中金浦 通津 積城三邑捧留本邑待明秋還納事也大興等三處城餉從民願許納本邑而近鎮者勿論北漢餉穀金浦等三邑果皆全歉限折半捧留邑倉其一北漢餉穀中高陽年例應受及昨年加請條合四千五百石內三千石使之依例備納一千五百石以明年分給條中預受樣移施待明秋準納山倉事也高陽所受城餉四千五百石中一千五百石卽元分外加請者移施於明秋應納條施行其一今春大同停退尤甚邑中豐德等五邑以詳定價代錢而惟正之供不可錢納移施計減於本道明春劃下儲置條事也大同法意至嚴置之其一道內戶籍軍案待明秋磨勘事也畿甸旣爲免歉使之限內磨勘其一喬桐最是無前慘歉待開倉以近邑先捧穀限數千石入送以爲解冰前賑濟之資計料而豐德被災無異喬桐兩邑還上限折半停退待明秋收捧今年身布亦許停退豐德兩面成樣處依他尤甚邑例身布則勿許停退事也喬桐連二年大無舉一島將空不可不拔例存恤當年還布特令折半停退豐德則勿論其一通津等沿海三邑拯劣米太依近例竝許停退事也拯米退捧已施於他道二體施行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請亦爲許施允之又啓言卽見黃海監司 韓用鐸災實分等狀啓則海州等十一邑鎮置之尤甚文化等十一邑置之次瑞興等三邑置之稍實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五百結外不足畚災九千五十九結十七負五束綿田災四千五百六十結八十三負八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歲前救急春後開賑追後登聞爲辭矣本道穡事陳荒居多不待旱災已判失稔而況自六月一直亢暵海坪山菑受災尤酷而幸以野洞良田稍能成就及到登場之後折長補短則比昨年非不差勝而民力之困反甚於昨年蓋西警猝發東作俱廢饑疫相仍今又秋事失望望哺無處此所以道啓之說道民隱遑遑如不及者也三等所陳各有攸當竝依狀請施行災結之加請雖出於曲軫民情而公家賦田之制必以比總作爲繩尺溯考六十年災總不過七千餘結此乃極災之歲最高之總而至於昨年劃下卽前所未有者也今此所請竝計綿災又過昨年者至於五千結之多此不但過多而已到今準施尤非可議畚災五千結綿災二千結特爲許劃其一昨年停退還無論三等邑一竝仍停延安等四邑新還折半停退平山四坊金川六坊兔山四坊新溪三坊遂安五坊信川四坊豐川四坊長淵六坊黃州六坊與延白等災面無異新還竝三分之一停退事也昨年還仍停之請關西外未嘗許於他道而本道民勢果亞於關西特令停退新還則延白 海谷四邑各樣公納前已許停不可不另施別例三分之一停退金川 豐川長淵等三邑尤甚坊四分之一停退之次邑勿論其一豆太租稷毋論三等邑折半以他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

作本色事也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稍實邑四分一許令相當穀準折代捧其一延安 白川癸甲舊還軍米錢布竝姑仍停事也竝許仍停其一各軍門各衙門軍錢布保米太尤甚邑尤甚面折半之次面三分一稍實面四分一之次邑尤甚面三分一之次面及稍實邑尤甚面四分一停退而錢布限以麥秋保太依二兩定式以錢代納限以麥秋保米限以明秋平山四坊免山四坊新溪三坊遂安五坊信川四坊 黃州六坊停退之數依尤甚邑尤甚面例施行事即昨年之所不許置之今年田農之歉豆太最甚保太特許代捧竝與兩軍門保米只尤甚邑麥秋後及期收納訓局保米與軍布無異置之而稍實之次邑竝勿論其一均廳納稅米太依準定價以錢代捧事無論之次尤甚邑依所請許施其一各宮房各司火稅依昨年例令該邑從實執卜上納事也其一兵營添餉條文山位羅兩鎮火粟自今以後從實執卜勿爲比總隨所捧添餉事也各宮各司火稅及兵營添餉穀兩鎮火粟竝令各該邑從實執卜其一長山以北十一邑稅米依昨年例以錢上納事也今年分依昨年例特爲許施後勿援例之意亦爲分付其一各司耗條作錢依昨年例以穀捧留事也各司耗條非經費則給代也雖值停退之時無得停退法意至嚴所請置之其一金川所管大興山城餉還竝與留庫條許捧於郡倉待明秋還約山城事也本邑既入尤甚災民實難轉輸姑令捧留本邑其一牙兵入防依近例停止事也其一尤甚之次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請竝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10월 7일(병오)>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則論賞一款不必舉論其所論勘當以元牧之實總較其孳產與故失之多少咸與前監牧官 李命圭牧馬元總二百五十九匹內孳產爲九匹故失爲九十三匹之多身爲掌牧之官不能盡心攻駒產則既若是數少故失則又若是夥然李命圭令該府拿問處之馬籍之春秋磨勘自有其限而鐵山秋等馬總尙今不報雖曰兼牧循例舉行無難愆期兼監牧官宣沙浦僉使 安德恒罪狀請令該府拿問勘處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前任李堽時任崔選基 所管五牧場辛未籍付馬六百七十七匹前任李堽所報今生馬五十四匹時任崔選基所報今生馬四十九匹合馬七百八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前任李堽故失馬五十四匹時任崔選基所報故失馬四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百七十三匹內壯雌馬二百八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六匹今生馬一百三匹加報十七匹 (…)

목

<일성록, 순조12년(1812) 12월 26일(을축)>

有政 吏曹判書 金義淳 兵曹判書 徐榮輔進

以李相璜爲大司憲 李德升爲持平 趙璟鎮爲正言 金箕殷爲弼善 金孝建爲判尹 李相璜爲謝恩正使 金啓洛爲知敦寧 朴宗薰 徐能輔爲副總管 洪致範爲**南陽府使** 鄭來升爲慶尙左水使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1월 7일(을해)>

御映花堂行西北別付料軍官試射 試官 任聖說 李櫨

政院以今春西北別付料試射何日爲之啓稟教以今日春塘臺爲之○具翼善冠 袞龍袍乘輿出協陽門入靑陽門詣春塘臺降輿陞座少頃乘輿出靑陽門入協陽門還內○試記西北別付料軍官柳葉箭一巡入格清北閑良李益茂 邊四中 清南閑良盧性詹 貫一中邊二中竝直赴殿試清北閑良金麟鶴 邊三中弓箭各一部嘉善金鳳魯閑良徐正輝 北關閑良蔡雲豐 以上邊二中折衝許晉閑良李元景 以上貫一中各上弦弓一張清北閑良韓光熙 清南折衝金學初 北關折衝崔宅禮出身李義臣閑良金啓彦 金兢履申光碩 **南陽**健 金鼎履 南關出身金履祉 李應彬閑良姜錫璜 鄭東信 以下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賜給未付料軍官柳葉箭一巡入格北關嘉善張翼軫加資南關閑良趙顯牧 以上貫一中邊二中直赴殿試高處相 貫一中邊一中 清北閑良林正愼 北關閑良金常元 以上邊二中各上弦弓一張清北閑良申大範

黃致堅 朴春英 金仁瑞 淸南閑良李學漸 北關出身金潤澤閑良李世華 南關折衝韓宗顯出身金尙任
以上邊一中各箭竹一百箇賜給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3월 1일(무진)>

강 給南陽府渰死人恤典

목 京畿監司 李存秀狀啓以爲南陽府船人表三同等三十一人漁採次出往本府召忽島後洋逢風船破
船人金汝彬等二十二名渰沒教以許多人物之一時渰死極爲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如有生前身還布
竝蕩減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8월 12일(병오)>

강 遞修撰 柳鼎養 副修撰 林處鎮以姜世白 高廷鳳代之

목 鼎養在南陽地處鎮在石城地本館啓請乘駟上來事下諭教以并許遞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9월 24일(정해)>

강 命京畿災實分等依狀請施行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存秀災實分等狀啓則通津等十二邑置之尤甚楊州等十七邑鎮置之
次加平等六邑置之稍實仍以爲地部劃下災二百五十結外不足災三千八百七十二結四十負八束特令
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處矣道內各邑庚午以前還布及去年尤甚諸邑辛未還布竝姑仍停已巳舊
還及已巳以前舊還竝許仍停事也其一還穀之米租當納者尤甚之次邑折半稍實邑三分一以相當田穀
準折代捧竝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喬桐昨年停退還布仍停事也其一北漢平倉城餉所納邑中尤甚
通津等九邑餉米竝許捧留本邑待明秋還納本所而附近邑民之願納本所者依願許之耗米則依近例代
錢輸送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依已例以錢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守總兩營壯抄牙兵
及各樣軍官等身米依近例每斗以四錢代捧事也其一長湍等五邑田結條所納大同米特許田米代納事
也其一南陽等四邑拯劣米太依近例仍停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道臣分等必有所十分裁
量依所請施行災結加請之數比之已巳不過爲三之一可謂精約事目外不足災三千八百七十二結零特
爲加劃舊還舊布之與新還竝督以今民力萬無拮据之望竝依所請仍停還穀之請代固難斬許而稍實邑
之竝請代捧差過分數只就尤甚之次邑特許折半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喬桐荐歉昨年還布之停退乃是
拔例軫恤之意而今欲準捧則海島民情易致繹騷特爲仍停通津等九邑餉米依昨年折半捧留本邑待明
秋還納本所大興等三處城餉依近例捧留本邑待明秋還納本所而近民之自願直納耗米之以錢代送亦
爲許施以除災民遠輸之弊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依所請以錢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守總兩營諸色身米
及各樣納米依昨年例只於尤甚邑代錢以捧稍實之次邑勿論長湍等五邑大同之田米代納係是惟正之
供事體至重置之南陽等四邑拯劣米太仍停事推奴徵債事請竝依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10월 14일(정미)>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論賞一款不必舉論而其所論勘以昨年元牧之實總較諸當年留放
之數額江華牧馬元總四百九十七匹內故失爲一百六十九匹牧政申飭法意何如而身爲掌牧之官不能
盡心攻駒故失夥多元總漸縮馬籍之春秋磨鍊自有其限而豐川則秋等馬總尙今不報留放數額無以詳
知故以春等所報仍爲錄啓雖曰兼牧循例舉行無難愆期自致犯科當該兼監牧官 草芝前僉使 徐在元
椒島僉使 金壽玉請令該府竝拿問勘處允之(…) 南陽監 牧官 崔選基所管五牧場壬申籍付馬六百
七十三匹今生馬一百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一百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

馬竝六百六十六匹內壯雌馬二百八十四一年應孳產馬八十四匹今生馬一百匹加報十六匹 (…)

<일성록, 순조13년(1813) 12월 25일(무오)>

강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士庶秩良人張春福等五人 (…)
以上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1월 3일(을축)>

강 京畿監司 李存秀以積城前縣監 **南陽**進罪狀馳啓

목 狀啓以爲積城前縣監 **南陽**進在任時因昨年麥事失稔本縣麩還無以本色準捧縷縷面議於臣營還穀代錢雖非糴法該邑民情實無本色責納之路各邑如有公用加下則他邑穀移劃充報自是法例積城縣三百六十二石零移劃坡州牧俾報常賑穀加下該縣以準數輸送樣亦已磨勘於昨秋會案矣卽接積城縣監 **南陽**進所報則昨夏坡州牧移劃麩三百六十二石零中二百石雖以代錢出給一百六十二石零尙不輸送連有坡州牧文移故查考麩還文簿則無非虛錄而昨夏以無處徵捧不得準數出給只於會案以準數輸送樣磨勘矣今雖欲更爲徵捧輸送其勢末由代錢收捧以報坡州之加下者已是方便之道準數移送樣既已磨勘於積城會案今已經年而坡州則尙未準數受去不得報加下之穀今欲更徵於積城則還簿胡亂指徵無處云到今觀之當初代錢之請已出彌縫之計不爲準數輸送於坡州虛減於積城穀簿者萬萬駭然該縣前縣監 **南陽**進不可以已遞置而勿論其罪狀令攸司稟處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4월 7일(무진)>

강 命時囚尹尙度等照律洪遇變酌放**南陽**進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尹尙度謹依判付內辭意令該曹詳查報來矣卽接禮曹判書 金著根牒呈以爲莫重行查不可關問而止故發遣本曹郎廳摘奸其形止則郎廳稟目內與本園別檢眼同躬審偷斫處則自園上踰內青龍小麓下相距無過四百餘步自齋室亦不過百餘步以四標論之則本園誌四標條有曰東信城君墓連境處奉永寺在於未及連境處而偷斫木根又在於奉永寺基址則火巢之內的實無疑云觀此所報該囚之掩諱形止漫漶納供綻露無餘身爲守直難免故犯之罪請以此照律又啓言姜彙鈺觀此所供促行意在省弊施威跡非開釁而臨事不能審慎之罪在所難免請以此照律竝允之又啓言洪遇變觀此囚供不係勾管難責體統別無論罪之端宜有酌放之道請上裁從之又啓言積城前縣監 **南陽**進原情以爲昨年積城麥農失稔當捧牟還萬無收捧之道面議監營幸以周便之方許報坡州之常賑加下故原數三百六十二石內二百石代錢則先爲輸送該牧其餘則督捧輸送計矣該牧回移以爲此乃今秋作租之錢期限甚促民不願受待秋以租輸送而渠適值瓜遞不得以代租輸送只以未納之數成出案冊以置而雖不得具由報營該縣何不待秋收租如數輸送乎伊後兩邑旋皆遞歸致有該倅之論報苟是虛錄則豈敢以百餘石穀物虛名成案作爲他日之大罪案乎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4월 12일(계유)>

강 命時囚金炳文等議處尹尙度勘配

목 義禁府啓言咸悅縣監 金炳文兩船之臭載雖緣於船隻之質鈍落後遭風而致敗則其不善領護之失在所難免請以此照律又啓言積城前縣監 **南陽**進稟營移劃之穀既未準數於輸送虛勘於還簿竟使營門不知而終爲新官所發則虛實相蒙簿書淆亂之罪在所難免請以此照律又啓言穩城前府使 李基鼎還穀之散委馬匹之貿來既已自服則數爻多寡不必覈論至於剩穀則雖曰不敢用道啓如彼丁寧論其所犯難追重勘請以此照律又啓言鍾城前府使 姜彙鈺諸條論列謂無所犯逐段發明而至若官用多出襲謬公穀那移法意何如則邑規有無初非可論道臣查啓若是丁寧則襲謬與那移俱係法外以此以彼難免重勘請

以此照律竝允之又啓言前守奉官 尹尙度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三年定配私罪施行允之敎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5월 2일(임진)>

㉔ 命楊州牧殺獄罪人成貴奉嚴訊輸款

㉔ 先是京畿監司 李存秀狀啓以爲楊州牧 成貴奉毆打趙召史當日致死庚午九月初二日囚初檢官積城縣監 南陽進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成貴奉懸錄覆檢官 漣川縣監 尹善大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始因娣姒之爭鬭竟成嫂叔之殺越於是乎從弟爲屍親從兄爲凶身而同堂骨肉之義蔑如夫爲正犯妻爲干連而爲夫爭死之說無聞殺變之外有關風化尤不勝痛惡而爭豆拔菁所爭微細踏項撞胸舉搆凶悖實因則六處痕損極爲慘毒詞證則三箇公眼不啻明的已自初檢之招便同輸款更加嚴刑取服償命斷不可已○刑曹啓言此獄則聽悍妻譖間之說犯風化莫大之變踏項撞胸致死當日四寸之間兄爲凶身弟爲屍親一室之內夫爲正犯妻爲干連叔殺其嫂變怪無前請分付道臣嚴加訊推期於輸款允之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5월 6일(병신)>

㉔ 命時囚李勉植等議處李基鼎等勘放

㉔ 義禁府啓言 (….) 又啓言穩城前府使 李基鼎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流三千里定配私罪施行又啓言積城前縣監 南陽進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 (….)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5월 22일(임자)>

㉔ 點下吏兵批歲抄

㉔ 吏批被謫蒙放秩府使 申善應 李大遠 權連 吳毅常 韓義運 崔信燁 縣監 具明源 朴祖壽 白慶楷竝職牒還授罷職秩判義禁 李集斗 同義禁 申澈 兼引儀 李希翀 牧使 洪遇燮 李章紹 府使 崔信燁 李大遠 吳毅常 縣令 李在奎 柳遠鳴 縣監 朴祖壽 白慶楷 閔師膺 李潞秀 金致龍 李身敬 趙鎮壽竝敍用奪告身秩英陵令 南泰德 府使 趙恩錫 吳毅常 郡守 沈能稷 金文基 柳觀海 判官 吳慶源 縣監 咸正禧 李身敬 察訪 李勉玄竝職牒還授縣監 白慶楷 南陽進竝減一等職牒還授秩主簿 申潞 牧使 李宜秀 府使 李魯新 權煥 郡守 金文基 權師億竝敍用○兵批被謫蒙放秩僉使 宋光洙 削職秩捕將 鄭學畊竝職牒還授罷職秩僉使 鄭彥恒 高玉衡 趙國蘭 萬戶 李完植竝敍用奪告身秩守門將盧翼燁 僉使 李寬彬 洪禧龜 鄭彥恒竝減一等 僉使 鄭宅休職牒還授職牒還授秩中軍金鼎基 沈公燁 僉使 金遇喆竝敍用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6월 1일(경신)>

㉔ 京畿監司 朴宗薰以竹山等邑逋穀限年排捧馳啓

㉔ 狀啓以爲道內各邑逋穀使之查櫛報來矣竹山府使 李源祖 麻田兼任積城縣監 南達孫 楊根郡守 權□ 陽城縣監 李鉉 積城縣監 南達孫 陽智縣監 朴性來 砥平縣監 洪履龜等查報今纔齊到故逋穀年條數爰更加考覈始逋以後各年守令姓名開錄于後就考逋數則其中數三邑比諸元學條或有加數而前道臣筵奏只舉大數各該邑查報明有條列略相出入勢所固然故竝從實數懸錄守令現告中居官數朔未及經年而遞者既未勘簿竝不舉論竹山府三千四百石五斗零麻田郡三千九百四石十三斗零限五年排捧楊根郡一萬二千一百六石九斗零陽城縣五千五百石零積城縣八千一百石十一斗零陽智縣五千四百五十五石十斗零砥平縣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石十三斗零限七年排捧俾殘邑得以紓力積逋得以準充恐未知何如犯逋各人中石數最多者依關辭當施極律而前此道內逋吏千石以上者已施絕島爲

奴之典矣今此查報中最多石者皆是千石內外亦當以絕島爲奴勘斷其餘犯逋諸人隨其石數多少分輕重照法嚴處計料竝令廟堂稟處○後竹山前府使 閔致愼 庚午始逋各穀一千九百七十五石零 鄭滄辛未逋一千九百二石十四斗零時任李源祖 壬申捧六百七十二石一斗零癸酉捧七百九十一石十斗零麻田前郡守 李□ 己巳逋七百十六石十三斗零 尹守晚 庚午捧四百五十石九斗零逋二千六百八十五斗零辛未捧六百八十三石十斗零逋八百六十六石八斗零壬申捧四百六十二石七斗零逋七百二十五石七斗零 李儒燁 癸酉捧一千二百五十五石三斗零查逋七百二十七石十三斗零 楊根前郡守 李教源 乙丑在逋一百八十石丙寅逋四十三石零丁卯捧一百石十斗零逋九百九十九石零 金載謙 戊辰捧十一石三斗零逋二千四百三十八石十二斗零己巳捧四百四十五石八斗零逋七百三十六石十四斗零 宋畊玉 庚午捧五百九十一石七斗零逋九百六十八石三斗零辛未捧三百七十七石十斗零逋四千九百十四石十一斗零 鄭度采 癸酉因道啓已經拿勘時任權□ 癸酉捧一千二百七十石十三斗零 陽城前縣監 鄭在中 戊辰逋四百三十九石八斗零 徐孺修 己巳捧五百二十三石八斗零逋三千四百三十四石十三斗零庚午捧六百五十四石九斗零逋二千五百七十五石十四斗零辛未捧一十七百三十三石十二斗零逋二十四百二石九斗零壬申捧一十三百三十四石九斗零逋二千五百八石零 李重鉉 癸酉捧三千三百七十五石十斗零逋一百二十三石四斗零 積城前縣監 任希彥 丁卯查逋四千八百三十一石 **南陽**進 庚午捧七百五十石辛未逋一十三百九十二石五斗零時任南達孫 癸酉捧七百四十一石一斗零 陽智前縣監 申錫耆 己巳逋九百四十八石十斗零 李是鉉 庚午逋一千八百十石九斗零辛未逋八百十二石七斗零 康達秀 壬申逋一千一百八石四斗零 砥平前縣監 南履正 丁卯逋一千二百五十六石四斗零 南迪老 戊辰逋二千三百十七石八斗零己巳逋四百六十九石六斗零庚午逋一千六百三十四石六斗零辛未逋一千三十六石九斗零 趙鎮衡 壬申逋五百八石七斗零 閔師膺 癸酉逋五百八十八石七斗零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8월 8일(병인)>

장 拿處竹山前府使 鄭滄等

목 義禁府啓言即見京畿監司 朴宗薰狀啓則竹山庚午府使 閔致愼辛未府使 鄭滄壬申癸酉府使 李源祖 麻田己巳郡守 李□庚午辛未壬申郡守 尹守晚癸酉郡守 李儒燁 楊根乙丑丙寅丁卯郡守 李教源戊辰己巳郡守 金載謙庚午辛未郡守 宋畊玉壬申郡守 鄭度采癸酉郡守 權□ 陽城戊辰縣監 鄭在中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縣監 徐孺修癸酉縣監 李重鉉 積城丁卯縣監 任希彥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縣監 **南陽**進癸酉縣監 南達孫 陽智己巳縣監 申錫耆庚午辛未縣監 李是鉉壬申縣監 康達秀癸酉縣監 朴性來 砥平丁卯縣監 南履正戊辰己巳庚午辛未縣監 南迪老壬申縣監 趙鎮衡癸酉縣監 閔師膺指名現告矣鄭滄 李源祖 尹守晚 李儒燁 李教源 鄭度采 鄭在中徐孺修**南陽**進 申錫耆 南迪老 趙鎮衡 閔師膺今方待命拿囚李□下去鐵原地李是鉉下去**水原地**康達秀下去德源地金載謙以長水縣監時在任所權□ 南達孫 朴性來俱在任所依例竝拿來李重鉉遭其母喪下去陽城地依法典給暇過葬後拿囚閔致愼 宋畊玉 任希彥 南履正竝已身故云罪名請勿論允之教以待待命拿囚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8월 10일(무진)>

장 命坡州牧使 **南陽府使**開政差出

목 京畿監司 朴宗薰狀啓以爲坡州牧使 柳漢源政無頭緒吏校恣橫弊局無望蘇掾**南陽府使** 洪致範衰憤不振政多顛錯災民舉懷渙散竝罷黜其代令該曹擇差下送○備局啓言兩邑本以積弊之邑且當尤甚之災暫曠爲悶請政官牌招開政擇差催促下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10월 30일(정해)>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肇源進

목 以金基厚爲戶曹參判 吳淵常爲知義禁 趙萬元 爲同經筵 徐奎輔爲敦寧參奉 鄭世翼爲童蒙教官 奎輔 世翼初仕也 朴友淵爲坡州牧使 李儒秀爲南陽府使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10월 30일(정해)>

강 江華留守 朴宗京以南陽府賑資船致敗馳啓

목 狀啓以爲本月初五日夕水南陽府賑資小米二十石唐米二十石稷米六十石春粳一百石合各穀二百石所載船一隻到龍津前洋龍堂墩下簾風大作仍爲致敗而船格俱得生活穀物盡數漂沒故發遣將校眼同該鎮將設機鉤拯則小米爲九石唐米爲十石春粳爲四十四石賑穀臭載聞甚驚駭連加拯出之意嚴飭題送而該鎮將不善指路之責在所難免故該萬戶 朴東信自臣營拿致嚴棍微勵計料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12월 13일(기사)>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論賞一款不必舉論而其所論勘以昨年元放之實總較諸當年留放之數額則豐川欠縮爲二百五十二匹興陽欠縮爲四十八匹豐川前監牧官 朴理漢在任時欠縮爲四十五匹姜漢範在任時欠縮爲五十八匹李喜福在任時欠縮爲七十五匹金百鍊在任時欠縮爲七十四匹興陽前監牧官 李尙進在任時欠縮爲四十八匹豐川牧馬元總不過三百三十四而虧欠之數乃至二百五十二匹之多事之駭然莫此爲甚折半徵立折半遺失雖令依法文折價上納各年牧官居職時畏罪掩置今因時 牧官之論報有此現發豐川欠縮當該前監牧官 李喜福金百鍊等前已身故竝勿論其餘朴理漢 姜漢範等令該府拿問重勘興陽牧馬元總九百八匹內四十八匹之欠縮不可無罪欠縮之數徵立當該前監牧官 李尙進請令該府拿問處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崔選基所管五牧場癸酉籍付馬六百六十六匹今生馬九十九匹內封進馬二匹本寺捉立馬十四各邑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一百二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六百二十一匹內壯雌馬二百七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八十一匹今生馬九十九匹加報十八匹 (…)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12월 22일(무인)>

강 點下吏兵批歲抄

목 吏批削職秩前牧使 洪遇燮職牒還授罷職不敘秩前應教洪起燮 校理 朴孝成 李堉 副校理 金鑣 副修撰 姜浚欽以上竝敘用罷職秩前學正 尹師殷 博士 韓發翼 朴榮顯 牧使 李鼎會 朴宗和 柳漢源 府使 李彬 李義淵 洪致範 郡守 柳基常 李達模 縣令 韓百源 李思謙 李溶 縣監 鄭東晏 羅元野 李近植 李昇明 金仁柱 成永愚 朴性來以上竝敘用奪告身秩前郡守 柳觀海令南泰德以上竝職牒還授府使 吳毅常 李彬 李義淵 尹彥喆 金守淵郡守李□ 縣監 白慶楷 **南陽**進以上減一等府使 鄭淦 郡守 李教源 縣監 鄭存中 趙鎮衡 李重鉉以上職牒還授職牒還授秩前府使 趙恩陽 申善應 李大遠 權遠 吳毅常 韓義運 崔信燁 郡守 沈能稷 金文基 縣監 咸正禧 具明源 朴祖壽 白慶楷 察訪 李勉玄以上敘用○兵批罷職秩前大護軍 韓大順 護軍 鄭性默營將李邦翊 李圭男中軍金最行 虞候 田德顯 僉使 閔植 萬戶 康綆 趙汝謙 金思鉉 田昌奎 成宜潤 監牧官 金鼎豪以上竝敘用奪告身秩前巡將 沈公綽營將李邦翊守門將盧翼燁守直官王孝疇 僉使 李寬彬 洪喜龜 鄭彥恒 金德禹 趙國蘭以上減一等職牒還授秩前僉使 鄭宅休 宋光洙以上并敘用

<일성록, 순조14년(1814) 12월 26일(임오)>

강 點下吏兵批歲抄

ㄱ 吏批奪告身秩前縣監 白慶楷職牒還給前縣監 **南陽**進前府使 李義淵 尹彥喆 金守淵 李彬以上減一等職牒還授秩前郡守 柳觀海 李教源前縣監 李重鉉 鄭在中 趙鎮衡 李身敬前府使 鄭漳前令南泰德以上敍用罷職秩前府使 金守淵 李謙會 李運忠 鄭煥宗前縣監 金義友 李裕慶 李光植前郡守 趙鎮翊前察訪 韓錫倫前奉事 洪龍圭以上敍用居中秩縣令 尹夔欽 閔致和前縣令 宋之廉 郡守李鍾英 金時和 縣監 尹大東 李在謙 金炳文 李寅會 李馥秀 朴慶德 尹弘圭前縣監 朴宗林 牧使金箕憲 府使 李周豐 權聖祐 尹彝鉉前令南正和并蕩滌居下秩前縣監 李光葵 趙學典白師健安載述 金鎮前縣令 李宗明 李九會前察訪 金載一前府使 徐有鳳并蕩滌○兵批奪告身秩前僉使 洪禧龜 鄭彥恒以上減一等前守門將盧翼燁職牒還授前僉使 金德禹 趙國蘭前營將李邦翊前巡將 沈公綽前守直官王孝疇前哨官 金樂豐前監牧官 李尙進 朴理漢 姜漢範以上減一等職牒還授秩前僉使 李寬彬敍用罷職秩前兵使 李馨秀前虞候 元永嵩前僉使 李在倫 鄭翊臣前萬戶 朴東信 康漢信以上敍用居中秩副司直 尹致鼎 李泰淳 李彥淳 高廷鳳 李允行 李廷璞文燦圭李宗烈 李履熙 尹奎應 沈普永 鄭來成 李周禎 金鍾文 朴光錫 李志容 洪聖肇 吳鵬南 朱重翁 崔致翼 李龜雲 朴來謙 鄭進明 趙台榮 李鼎秉 閔鼎秀 沈能燮 張龍八 洪光一 鄭繼忠 李基禎 李曙 朴聞遠 金致福 辛碩林 申綽 蔡趾永 宣傳官 李光龍 僉使 白泳鎮 李邦榮 李萬柱 康鵬來 金應三 萬戶 裴完敬 孫大彥 金篆 金鎮秋 姜熙文 金殷澤 別將 金慶學 崔廷瑞 柳漢傑竝蕩滌居下秩僉使 朴禎模 朴處儉 宋興運 趙重明 萬戶 金以伋 車益渙 尹行成 別將 金尙任 權管 全啓彥 劉思國竝蕩滌○教曰吏兵批歲抄點下者依例捧傳旨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월 6일(임진)>

ㄱ 點下吏兵批別歲抄

ㄱ 吏曹以在前頒赦時有別歲抄書入之例啓稟教以書入○兵曹以在前別歲抄時居中書入之例啓稟教以書入○吏批奪告身秩府使 李義淵 尹彥喆 金守淵 李彬 判官 吳慶元 郡守 李□ 縣監 **南陽**進以上竝職牒還授罷職秩大司憲 韓用鐸 掌令 金世忠 獻納 朴鳴和 正言 金敬淵 趙奎昇 府使 安櫓以上竝敍用職牒還授秩縣監 白慶楷敍用○兵批被謫蒙放秩宣傳官 朴應浩職牒還授奪告身秩巡將 沈公綽守直官王孝疇 營將 李邦翊 僉使 洪禧龜 金德禹 趙國蘭職牒還授秩哨官 金樂豐 僉使 鄭彥恒 監牧官 李尙進 朴理漢 姜漢範以上竝減一等削職秩宣傳官 朴應浩職牒還授職牒還授秩守門將盧翼燁敍用居中秩副司直 權漢緯蕩滌○教曰吏兵批別歲抄點下者依例捧傳旨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월 16일(임인)>

ㄱ 點下吏兵批歲抄

ㄱ 吏批被謫蒙放秩縣監 權就一 引儀 南會英 察訪 吉賢範 府使 李基鼎職牒還授秩縣監 **南陽**進郡守 李□竝蕩滌敍用罷職秩府使 李基鼎 宋文晦 牧使 金守基 金箕憲 縣監 權就一 申光軾 安光貞 郡守 趙咸永 朴善浩 李憲祖 宋仁載 李馨秀 察訪 吉賢範罷職不敍秩應教 趙琮鎮 校理 沈鈺趙萬永修撰 兪理煥 李奎鉉 徐憲輔竝敍用奪告身秩府使 尹彥喆 金守淵 李彬 李義淵 李基鼎 參奉 宋啓栢 牧使 洪養默 判官 徐有永 縣監 尹尙圭 李光植 李魯集 崔秀俊竝減一等○兵批被謫蒙放秩監軍徐章輔 別將 金處漢 僉使 李翼鉉 韓國良守直官王相說 五衛將 林述祚部將趙濟建 張啓豐 李道英 陳環職牒還授秩僉使 洪禧龜 金德禹 趙國蘭營將李邦翊 巡將 沈公綽守直官王孝疇竝蕩滌敍用罷職秩僉使 李翼鉉 韓國良 廉極台 別將 金相述 金鼎煥 萬戶 黃命祖 水使 柳命源竝敍用奪告身秩僉使 鄭彥恒 鄭義鎮 哨官 金樂豐 監牧官 李尙進 朴理漢 姜漢範守直官黃胤部將姜四哲竝減一等○教曰吏兵批歲抄點下者依例捧傳旨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6월 1일(을묘)>

【강】有政 吏曹參判 金魯敬 兵曹判書 南公轍進

【목】以金履陽爲吏曹判書 履陽及韓用鐸竝新通 尹序東爲大司諫 金用默爲掌令 朴綺壽爲副應教 朴台壽爲校理 金敬淵爲副校理 尹應大爲修撰 洪義瑾 趙璟鎮爲副修撰 朴崙壽爲左參贊 鄭尙愚爲禮曹判書 金在昌爲知敦寧 金履陽爲知經筵 **景慕宮**提調 金蒼根爲知春秋 南公轍爲左賓客 朴宗來趙德潤爲知事 尹序東 金啓河 李元植爲副總管 鄭東晏爲翊贊 俞秉柱爲侍直 李義碩爲洗馬 義碩初仕也 李石求爲黃海兵使 吳文常爲慶尙右兵使 李儒秀爲全羅左水使 李載弘爲忠清水使○再政以李同淳爲正言 朴宗來爲右賓客 李度謹爲中部都事 度謹初仕也 李濟和爲**南陽府使** 柳成達爲寶城郡守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6월 20일(갑술)>

【강】命京畿監司 朴宗薰重推還餉未捧各邑守令依事日施行

【목】備局啓言頃以京畿還餉未捧守令邊將令道臣一從石數多寡分三等啓聞之意草記行會矣卽見該監司 朴宗薰狀啓則以爲餉穀未捧居末龍仁縣令 金萬鍾居二安山前郡守 尹亨植居三坡州牧使 朴友淵 始興縣令 趙澣 果川縣監 金基常 驪州牧使 金愚淳 利川府使 徐興輔 振威縣令 黃基翼 交河郡守 洪秉翼 安城前郡守 朴宗敬 陽智前縣監 洪允謨 豐德前府使 李遇 楊州前牧使 洪大淵 加平前郡守 趙鎮翊 陰竹前縣監 安載述 高陽郡守 洪世周 仁川縣監 鄭性愚 漣川縣監 金義友 **南陽前府使** 李儒秀 竹山前府使 李源祖 楊根郡守 權□ 永宗前僉使 白泳鎮 陽川縣令 尹夔欽 長湍府使 李德鉉還穀未捧居末利川府使 徐興輔居二驪州牧使 金愚淳居三龍仁縣令 金萬鍾 陰竹前縣監 安載述 安城前郡守 朴宗敬 楊州前牧使 洪大淵 陽智前前縣監 洪允謨 竹山前府使 李源祖 **南陽前府使** 李儒秀 漣川前縣監 金義友 豐德前府使 李遇 交河郡守 洪秉翼 砥平縣監 洪履龜 陽城縣監 李鉉 高陽郡守 洪世周 通津前府使 鄭宅升 加平前郡守 趙鎮翊 坡州牧使 朴友淵 仁川縣監 鄭性愚 安山前郡守 尹亨植 始興縣令 趙澣 長湍府使 李德鉉 振威縣令 黃基翼 抱川縣 監尹大東 陽川縣令 尹夔欽 楊根郡守 權□ 果川縣監 金基常 永宗前僉使 白泳鎮 德浦僉使 文禧福等罪狀竝令廟堂稟處而安山前郡守 尹亨植身故不得請勘爲辭矣還餉未捧之多本道爲最甚道臣從重推考各邑守令今已分等請依事日施行之意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7월 13일(병신)>

【강】命賊魁李應吉等五名施一律李大哲等二名施以次律

【목】左右捕盜廳啓言罪人李應吉初招以爲渠胎生於龍仁 上東面泉谷里仍爲居生從事業武改名光吉 渠父棠及母姜召史俱爲生存渠弟佑吉 三吉 永吉同居一村壬申春設置**水鐵店**無賴之類常聚七八十名今年七月分所親廣州 捕校 沈宗鎮逢見渠於本邑金領場市力勸渠曰君是班家外邑校民無不敬畏雖接賊漢牟利可以掩跡肥已云故渠樂從其言則同月晦間沈宗鎮以賊漢 宋之彭 崔漢甲 金億萬 陳甲辰 千得伊 金寶獨 鄭春得等七名送于渠家約以每朔輸送三十兩情債爲言故果爲接置同心行賊分贓用之而行賊處則渠主掌指使偷竊牛犢至於四十餘隻而衝火放砲作賊處則陽智及龍仁而又於八月二十日夜聚會宋之彭等醉飽談話之際之彭以爲今年若又歉荒則世無法網縣邑必有定州之事以吾徒黨襲擊陽智容易次犯龍仁轉轉取邑成事不難其時渠爲大將云爾則崔漢甲以爲以汝無識殆不近似吾當爲將云而兩漢推稱渠曰汝多有意見當爲都元帥 之彭又言率來利川所在同黨十餘名云故渠答以店漢徒黨皆吾隨從固當惟令是從吾外七寸新門外居姜先達 致煥之姪子清安居姜生善文多謀且吾妻娒原州排阿味居元宜鎮有文有智竝定謀士明年春舉事襲取陽智 龍仁等邑至犯京城之後姜致煥爲大將同黨諸人分等爲監司守令吾則爲監司之上云云得置軍器事則家中所在破銃二柄添給價錢換取完銃

於再昨年龍仁軍器色吏之父處火藥一斤三兩買得於昨年龍仁軍器色吏處而環刀等物欲使渠家所在治匠等造成姜致煥年前兩次來往渠家今年四月二日來宿而去元宜鎮則今年正月四月各來留一朔七月又爲來留十日而去凶謀則未及提說凶圖先爲綻露萬戮猶輕云宋之彭初招以爲渠胎生泰仁十二歲上京乞食庚午九月贅居龍仁柳器匠家昨年正月以賊漢捉入華城今年三月捉入竹山今七月捉入廣州時捕校 沈宗鎮盡取贓物私自放釋仍爲指送李應吉家行賊村間衝火放砲於陽智 龍仁掠奪衣器牛隻偷竊種蔘盡給應吉今八月二十日應吉釀酒屠牛招集渠等醉飽酬酢之際應吉曰以吾徒黨劫掠小小陽智容易云故渠曰當其時吾爲先將云爾則漢甲曰汝則庸才吾當爲先將如是爭詰之時應吉曰爾等無識常漢無能爲也吾當爲都元帥而軍器則奪取縣邑官庫其外不足從多貿取而又以在家治匠使之造成以渠外戚姜先達之侄子爲謀士以姜先達爲大將明年三四月間舉事先擊陽智 龍仁次取各邑成事後以渠爲兵使 漢甲千得爲守令億萬爲察訪渠弟等爲政亟云云渠亦以招來利川所在同黨十五人爲說而應吉種種往來於新門外姜先達家持來錢財而去使渠弟等要請姜哥應吉之父亦往京中五六日後下來渠目覩云崔漢甲初招以爲渠胎生於稷山移接龍仁以柳器匠爲業矣今年正月與賊漢宋之彭被捉華城八月初與賊黨千得伊等同聽廣州 捕校 沈宗鎮之言往于李應吉家與應吉三兄弟及同黨諸漢到處作賊放砲衝火而今八月二十日夜應吉設置酒肉聚會渠等醉飽戲談之際應吉曰吾輩劫掠而後無行賊處則當先掠小邑云故渠曰吾輩雖爲行盜若犯官庫則未免死境云爾則應吉曰吾雖於五千兵馬中少無忌憚汝等但從吾後云故渠曰汝有何手段敢出此言且軍器等物從何得用乎應吉曰烏銃則先爲收聚於龍仁十二面民家環刀槍弓等屬當爲造用襲擊官庫奪取軍器聚集軍兵以攻大邑以渠外戚姜先達之侄子爲謀士渠爲都元帥成事後姜先達爲監司 宋之彭爲兵使渠爲守令等說果爲聽之云千得伊招內渠胎生於龍仁仍爲居生柳器匠爲業矣今年七月以賊漢被捉於廣州甘聽捕校 沈宗鎮之言轉往李應吉家與應吉兄弟同黨諸漢放砲衝火陽智諸處作賊分用八月二十日夜聚會飲酒酬酢等說與諸招同金億萬招內渠胎生廣州爲人雇奴今年正月以賊漢被捉水原三月七月又爲被捉竹山 廣州因捕校 沈宗鎮指示直往李應吉家隨應吉兄弟同黨諸漢衝火放砲行賊分食八月應吉家夜會飲酒酬酢渠亦聽聞云李大哲招內渠胎生於龍仁仍爲居生水鐵店漢爲業矣今七月爲賊漢等威脅隨往諸處作賊八月應吉家酒肉招集飲酒酬酢之說渠亦在坐聞知而已別無所答之辭云李富興招內渠胎生龍仁水鐵店漢爲業今八月爲賊漢等威脅投入賊黨作賊分食行賊之路應吉曰朝鮮吾無可畏之事以吾徒黨行賊於竹山內谷文時浪李大將宅劫奪錢穀雜物仍襲陽智奪取軍器又犯龍仁 水原 南陽聚會軍兵向入京城云故渠則不過耳聽云鄭春得招內渠以竹山胎生浮浪無依出沒京鄉行賊被捉捕廳今年七月因廣州 捕校 沈宗鎮言尋往李應吉家與賊徒偷竊錢穀牛隻而食之應吉弟佑吉欲爲劫奪渠妻故八月率妻往竹山九月復往應吉家則諸賊多有厭逐之意未卽他往仍爲被捉賊漢等凶謀作奸之事全然不知云李應吉更招內店漢之無慮七八十名事則鐵脈豐盛之時實役助役殆近五六十名各處鼎商亦不下數十名故也被捉宋之彭等五六名外皆是東西南北之漢他無同謀指使之人次次取邑成事不難之說果是渠所發而先自陽智次及龍仁 南陽 水原等邑圖占一道渠弟光三爲監司 宋之彭爲大將崔漢甲爲兵使 金億萬 李大哲 鄭春得 千得伊爲守令渠爲都元帥成事之後仍爲一道領袖之說皆是醉後狂言姜致煥之侄居在清安者卽渠嫡外八寸也原州排阿味元宜鎮卽渠之妻嫡甥而別無智謀略有文筆故欲爲謀士而明年春間舉事之說亦醉後狂言姜哥之兩次歷宿元哥之一朔來留初無此等酬酢之說又無渠往來姜哥之家取來錢財之事云賊魁應吉與諸賊漢連施周牢到底盤覈各其所供終歸一辭之同然別無隱情之可究蓋其行賊情節極其狼藉而結連捕校月給緡錢募集店匠巧營巢窟多備牛酒有似犒饋明火放砲恣行打劫可驚可愕非一非再此已亂民之殺無赦者而至於八月廿日夜群盜齊會互相問答之言至凶絕悖萬副猶輕是豈尋常竊發之徒所可萌心而發口者衆招同然一辭自服既非醉漢之狂談可見包藏之已久則雖無文字之見捉醞釀之可執凶謀悖說之同席唱和槍劍銃丸之潛蓄私造無非眞贓斷案臣等謹依下教就議于大臣則領議政 金載瓚在外左議政 韓用龜 右議政 金思穆以爲賊徒之凶言悖說固已萬萬驚痛而只有酬酢既無端緒則恐未必

自京用律上項李應吉 宋之彭 崔漢甲 金億萬 千得伊等五名合施一律竝爲押送于地方官龍仁縣使竹山府 討捕使大張軍威聚會民人依律梟首李大哲 李富興房外路邊俱聽凶謀而別無同參之跡施以次律賊魁應吉父子兄弟及未捕同黨亦令討捕營一一搜捉另加鉤詰果有共謀之斷案則亦用以一律廣州 捕校 沈宗鎮亦令該府斯速讞捕依律勘斷其餘各分輕重嚴刑遠配爲宜云請以此意分付京畿監司廣州留守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0월 25일(병자)>

강 賑廳以貧寒宗室子女葬時扶助別單啓

목 別單光興君禧女光雲君禧女鶴林君煥子婦密春君煥子南陽君煥子子婦又子婦西溪君煥女又女又女礪恩君梅女昌溪君櫟女新溪君櫟子子婦礪昌君神女元陽君旻子婦又子婦原溪君口女又子河清君壕子婦雲峯君松子西平君橈子又子子婦驪平副守 煥子婦光春君橈子原平君燮女花平君機子婦陽平君橈子花陽君樞子婦又子婦又子婦鎮川君松子全春君培子子婦又子子婦又女全恩君墩子婦東恩君樽子光陽副守 棹子婦安恩君煥女坡春君穆女安原君煥女安春君彬子婦又子婦光春君橈子安昌君煥子韓陽君楹子子婦光雲君禧女葬需米各一石木各二疋錢各四兩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2월 29일(기묘)>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朴煥所管五牧場甲戌籍付馬六百二十一匹今生馬九十四匹合馬七百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匹本寺捉立馬十四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八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百十三匹內壯雌馬二百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八匹今生馬九十四匹加報十六匹 (…)

<일성록, 순조15년(1815) 12월 29일(기묘)>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金履陽 參判 尹序東 兵曹判書 朴崙壽 參議 鄭景祚進

목 敎曰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拔例收用事分付兩銓○敎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敎曰生民休戚專係於守令守令之治不治亦在於初仕之善擇今番都政另加對揚俾有實效事分付兩銓○吏批以鄭觀綏爲吏曹參議 徐俊輔 金道根 朴宗琦竝新通 閔致成爲長興府使 韓忠裕爲永春縣監 李憲周爲義興縣監 鄭弘相爲興海郡守 金原淳爲藍浦縣監 李鳳秀爲宜寧縣監 李奎憲爲玉果縣監 沈魯崇爲魯城縣監 具應和爲价川縣監 朴宗喜爲德川郡守因德川郡守望單敎以德川郡守與華判相換以韓道裕爲興德縣監 田百寧爲大靜縣監 李漢非爲長鬐縣監 洪命周爲楚山府使 命周新資也 李濟和爲鍾城府使 咸正禧爲寧遠郡守 李存敬爲富寧府使 徐俊輔爲成川府使 權煥爲漆谷府使 柳畊 趙貞喆爲承旨李克豐爲南陽府使 具載龍爲鐵山縣監 洪遇燮爲同經筵 遇燮及趙鐘永 尹益烈竝新通 金啓溫爲大司諫 啓溫及申在植 李止淵竝新通 金熙華爲執義 李游夏爲司諫 游夏及鄭度采 權煥竝新通姜學濬 金啓淵爲掌令 李魯新爲獻納 魯新及尹尙烈 南吉寬竝新通 金永範 李相遠爲持平 永範相遠及鄭鴻慶 姜必魯 李彥輔竝新通 鄭東逸 朴齊一爲正言 俞應煥爲弼善 趙民和爲應敎 李堉爲校理 李奎鉉爲修撰 金敬淵 朴升鉉爲副修撰敎曰春坊未差之代前望單子入之待下批牌招察任以李鍾穆爲弼善 李時在爲禧陵參奉 李章培爲厚陵參奉 李文容爲莊陵參奉 趙益源爲永陵參奉 南太淳爲長陵參奉 尹復誼爲明陵參奉 閔致文爲貞陵參奉 金在新爲顯陵參奉 李鍾仁爲靖陵參奉 元錫圭爲光陵參奉 金箕明爲南部都事 申大應爲禮賓參奉 金時讓爲智陵參奉 宋啓穆爲童蒙敎官 閔文燦爲假引儀 時在以下竝初仕也 水原判官 金履祐 德川郡守 朴宗喜相換○兵批以朴

宗來爲知事 曹允遂爲副總管 金宅善爲副率 趙存慶爲公州營將 沈能完爲尙州營將 李鎭國爲順天營將 田德顯爲全州營將 李完植爲平安中軍 存慶以下新資也 南建中爲多大浦僉使 李應會爲薪島僉使 閔修顯爲厚州僉使 李近植爲惠山僉使 韓成履爲副率 李鐵求爲全羅兵使 宋啓栢爲副率 元永貞 李奎五 李溟游 趙台和爲宣傳官 趙心錫爲武兼 沈正書 李琇 孫宗壽 金樂朋爲部將 金光漢 韓昌默 李昌植 張仁源 徐育輔爲守門將 李鍾完爲小農權管 權善祐爲舊口坡知權管 張商說爲甲巖權管 永貞以下竝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2월 22일(병신)>

장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 朴煥所管五牧場籍付馬六百十三匹今生馬九十七匹封進馬二匹分養馬五匹故失馬九十五匹壯雌馬二百五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五匹今生馬九十七匹加報二十二匹 (…)

<일성록, 순조16년(1816) 12월 22일(병신)>

장 老職人下批

목 (…)**南陽** 士庶秩良人崔險尙 (…)
以上朝官士庶各加一資婦女封爵 (…)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1월 2일(병오)>

장 還宮

목 敎曰**健陵** 陵官以下**顯隆園**園官以下**華寧殿守門將**以下別單書入又命本府儒武試取時軍兵一體砲放○具軍服乘馬出行宮由**長安門**至**肆觀坪**行宮少駐乘馬至**始興縣行宮**晝停召見京畿監司 李魯益及各務差使員 道路橋梁差使員 **南陽府使** 李克豐地方官始興縣令 趙澍 果川縣監 金在三 乘馬出行宮詣**龍驤鳳臺亭**少頃乘輿出門外降輿乘馬渡舟橋由崇禮門入敦化門 協陽門還內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2월 28일(임인)>

장 判下京外擊錚原情于秋曹及京兆

목 刑曹啓言擊錚罪人 (…)**南陽**幼學李英益爲其宗物推尋事也事係微細原情勿施嚴飭放送 (…)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9월 9일(경술)>

장 判下幸行時上言于各該司

목 吏曹啓言觀此各人等上言則京外幼學李會謙等以爲故參判 李時楷當南漢危急之時與鄭雷卿諸臣偕膺督戰臨危應變而獨未蒙恩請降褒贈之典忠原幼學尹廣烈等以爲故參議 趙順生與金宗瑞 皇甫仁 鄭榮三相同被慘禍與六臣一而二者也請許贈爵贈諡之恩龍潭幼學安纘仁等以爲故士人高啓春具詢二人龍蛇之變負五聖位版入南漢山城者在丙子亂一人也在壬辰亂一人也請下贈職之典京外儒生李載重等以爲贈副提學 蔡聖龜當丙子之亂節義炳烺而獨未與褒揚之典請加贈秩仍議節惠之典慶尙道儒生李鼎基等以爲故副護軍 趙遵道當丙子虜騎之陷京城也糾合義旅指日西上爲爭死之計願蒙贈爵之典今此呼籲俱在四件外依大臣覆奏請竝置之果川幼學韓象彦以爲渠父憶年今八十三往在乙卯**華城**幸行時乙卯生之在**華城**等五邑者皆蒙恩資渠父獨漏願蒙一視之恩士庶年八十除一階事載法典韓憶請施以郎階帖成給之典**南陽**通德郎權鼎三以爲渠父折衝聖鎮今年爲八十歲歲首當爲加資而見漏於本道抄啓中未蒙一視之澤 楊州 內官 孫景文以爲渠養父通訓金起瑞今年爲八十歲當爲加資而見漏於本官所報請令該曹按例施行矣請竝分付各該道臣使之詳細登聞後稟處竝允之 (…)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9월 26일(정묘)>

강 惠廳 訓局以咸平縣漕船致敗監色等勘罪啓

목 該廳該營啓言京畿監司 李魯益狀啓以爲咸平縣甲戌丙子條宣惠廳 於義宮 訓練都監納米太一千三百三十三石十三斗零所載法聖倉柰字漕船一隻九月二十二日到南陽靈興島前洋致敗而拯米太五百九十八石三斗零分給於民間船價米中四十三石以代錢受用未拯及斛欠米太拯乾劣區別成冊修送各該司此船之逢風觸嶼事勢似然未拯與斛欠若是夥多實有疑端監色沙格等因推得情斷不可已水護監色既無前站交付之文又是深夜不知之中雖不可以不善指護論斷而致敗出於掌內自臣營科治該府使 李克豐全船臭載既在地方令該廳依事目稟處云矣發船前四十餘石之代錢受用極爲駭痛未拯與斛欠若是夥然安得免故敗之律乎請拘囚各人等更加嚴刑期於輸款船漢犯用及未拯米太依例分徵地方官今姑安徐改色與劣米太代錢收捧上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10월 26일(병신)>

강 開拆京畿監司 洪遇燮殿最啓本

목 永平縣令 林昇運政或周通民則愁怨中南陽府使 李克豐政委首鄉害及小民重林察訪 李震寬奈多疵謗竝下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12월 17일(병술)>

강 司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收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今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後錄楊州監牧官 (…)南陽監牧官 前任朴煥時任李重根 所管五牧場丙子籍付馬六百八匹前任朴煥所報今生馬四十五匹加現馬十四時任李重根所報今生馬四十三匹合馬七百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各邑分養捉給馬五匹前任朴煥所報故失馬一百二十四匹時任李重根所報故失馬四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百三十三匹內壯雌馬二百三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一匹今生馬八十八匹加報十七匹 (…)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12월 22일(신묘)>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李好敏 參判 趙萬元 參議 權丕應兵曹判書 李肇源 參議 韓義運 參知朴孝成進>

목 敎曰生民休戚專係於守令守令之治不治亦在初仕之擇不擇每當都政歸於例飭未見實效誠爲寒心今番則勿以文具着實對揚俾有實效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亦爲各別收用事分付兩銓○吏批以鄭尙愚爲內醫提調 俞漢寔爲尙州牧使 趙原永爲楊根郡守 金履禎爲聞慶縣監 俞漢純爲江華經歷 柳聖魯爲明川府使 權虎秉爲興海郡守 趙國仁爲平昌郡守 柳光濂爲光陽縣監 沈象奎爲知經筵 吳致奎爲光陽縣令 趙敏永爲鎭川縣監 鄭東晚爲晉州牧使 李儒燁爲吉州牧使 徐有僔爲蔚山府使 李升淵爲木川縣監朴宗濂爲懷仁縣監 尹定鎭爲杆城郡守 朴榮遂爲郭山縣監 元永象爲茂山府使 許溶爲三水府使 任百觀爲甲山府使 成東一爲漆谷府使 李文馨爲蔚珍縣令 鄭繼周爲穩城府使 權中履爲高靈縣監 李愚在爲慶州府尹 李近植爲長湍府使 朴基豐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순조17년(1817) 12월 27일(병신)>

강 命麗朝第四陵詳覈狀啓詢大臣草記金聲斗更爲嚴刑得情

목 開城留守 趙鐘永狀啓以爲王之民上言中列名諸人散在於京畿及三南其中王之民則京居故爲狀

頭而金履彈卽金履坦也壬申年已爲身故今番掘移之塚卽是履坦之葬而其子聲斗與王之民便成兩隻矣 (…)

王之民所告內此是金履坦入葬時自此轉下者云故問於役夫等處其中一漢之言獨無相左他漢則所答模糊其下數十步許又有釘治石材二十餘箇在於田間而王之民所告內以爲皆是階砌石而始爲金履坦之匿埋矣今三月初三日自率役丁開發其處云王之民所告內又以爲甲戌冬拾得甃石六片於石槨處近傍逢授於該洞民安奉得家云故持來看閱則果是甃石而王之民所告內以爲甲戌十二月矣弟世方及麻田 南陽等所居同宗四人來尋此處拾得欄干石破折者三節藏置於安奉得處而奉得則各處麗陵守護軍故招來各陵軍示以其石受出逢授手記而今二月渠爲念於蹕路鳴冤手無所執專爲下來留其二石推出一石運置於京中安姓土人家至今猶存而此洞所留二石則見失未推尤極憤惋云故各陵守護軍一依捉來親執盤問則陵軍安奉得所告內以爲渠於甲戌年十二月入城買米而歸家則面目不知之王班四人從人三名列坐而招致陵軍等出示石塊瓦礫甃石等物曰汝等知此石之爲何石乎葛悅金答曰此是熟石云則王班責之曰此乃欄干石而汝豈不知乎此是陵上所排之石云云而所謂欄干石三塊逢授於渠故審視則有如石杵之破折者一塊長可八寸一塊長可五寸一塊亦長可四五寸并與瓦礫甃石等物而積置於渠家陵軍八名處分授樣書出一張諺書不忘記又爲申托曰來頭有還推之日着實看守云云而去矣 (…)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3월 30일(정묘)>

㉔ 拿處公清水使 李周鳳 南陽府使 朴基豐等

㉔ 右議政 南公轍啓言卽見統制使 徐春輔狀啓則以爲漂人護送差員所斤僉使 車仁鳳初不領護擅離歸家其罪狀該水使雖已請勘而管下鎮將無憚至此常時不飭之失在所難免且事關邊政當卽專報而去月二十八日之報始於本月十五日因便到營誠極駭忽該水使 李周鳳罪狀請令廟堂稟處矣鎮將雖已請勘邊政之因便報營亦甚疏忽請該水使 李周鳳拿問處之又啓言頃以畿邑照訖始不精捧末乃準三式存拔之各該守令捧現告報來之意草記行會矣卽見京畿監司 洪遇變所報則以爲南陽府使 朴基豐 安山郡守 李憲圭 楊根郡守 朴宗恒 麻田郡守 金民柱 砥平縣監 李兢德以應講儒生皆以三式存拔爲辭矣講儒之以三式存減不但有齷齪之歎係是令式之外請當該守令竝拿問處之竝從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9월 10일(을사)>

㉔ 判下擊錚原情于秋曹

㉔ 刑曹啓言幸行時猥濫擊錚人 (…)

又啓言南陽幼學金永祚原情以爲渠父光祿之外四寸白師信以無恒心行事叵測而以丙午年間債給六百兩錢於矣父樣僞造手記誣造本官則官亦知白哥之虛謊嚴辭斥退而自官解喻矣父曰切戚之間見彼流丐之狀略以奮斗割給使之奉祭奠居之地故不敢違拒官決以奮斗落許給白哥則不受而還徵土價不卽備給則仍此爲嫌矣千萬意外白師信出於華城府賊招以六百兩債給於矣父移文本府誘捉矣父數朔周牢命在頃刻伏乞行查於南陽府使渠父不作獄中之冤魂云請上裁教以令本道詳查稟處又啓言梁山李氏原情以爲矣夫柳東培勢素貧窶弓師李春成處袴得奮三斗落及農牛一隻乙亥春放賣計活之際三斗落則媳叔柳文植處捧價四十五兩牛隻則他人處捧價八兩三兩則出給四寸五十兩則果爲用下矣李春成無子女身死之後媳叔妻安召史稱冤矣夫曰如干農土牛隻皆是親家之物而見奪於媳叔之故又辱及於先世哀此一身寧不若死而無知遂結項致死其同生安弼柱不問致死之委折卽入官庭以渠妹被摔曳於矣夫之由奔告至此三檢矣夫今爲正犯寧不冤痛哉伏乞亟賜處分云請上裁教以令本道論理稟處又啓言全州幼學柳大一原情以爲渠先塋在於本州東一面而去年益山居鄭元孫偷埋其父於礙逼處故往呈于兼官益山郡自官定給使令督掘而元孫失捕故矣子復與將校偕到元孫所居村近處則元孫母仆臥於田中曰官差携手困迫吾將代入自當云云翌日元孫被髮入來其族諸鄭隨至先縛使令曰此是元犯又指矣弟二人曰本事由汝一併捉去云故怪問其事實則答云元

孫母被打而死矣及夫檢驗也以矣子潤爲正犯致死女胸膈傷痕歸之於矣子足踢至於成獄豈不至冤開致死金女粗有班名見官差之驅迫自顛自仆其勢必然而及其搜捕復急則自縊致命而歸罪無辜之矣子伏乞到底窮覈得脫冤厄云請上裁教以令本道詳查稟處 (…)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9월 14일(기유)>

강 命時囚趙台榮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洪陽前縣監 趙台榮原情以爲大同米三千石零太一百八十石已爲上納而其餘未捧千餘石連加嚴督而民勢未由及期故次次收捧幾盡裝載方爲發船而至有道啓論列云公州前判官 柳仁根原情以爲稅納未捧爲二百三十石之多雖緣民勢之艱之難免奉公之稽忽云禮山縣監 鄭時簡原情以爲本邑田稅大同餘在四百二十五石民力已竭自然延拖未卽裝發而船發過境後遲滯果在於色吏船人輩駕海幼弄之致非渠所可詳知云德山前縣監 金錫喜原情以爲裝發之後海運遲速非邑倅所可遙制而況九月十三日江華府過去狀已爲啓下船隻亦已到江今方入倉則九月初六日道啓中以尙無終境過去爲渠罪者實未覺得其何所據云趙台榮則曾經侍從勿爲請刑而柳仁根 鄭時簡 金錫喜等請竝刑推得情允之教以柳仁根 鄭時簡 金錫喜等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南陽府使 朴基豐原情以爲今番照訖講自京兆考籍關辭極爲嚴截故本府儒生中無籍冒講者略爲查拔云安山郡守 李憲圭原情以爲儒生捧講時關飭截嚴故查實其無籍冒講者略爲查拔而已云楊根郡守 朴宗恒原情以爲今番照訖捧講時考籍赴學自是經法故無籍儒生等果爲考出不許赴講云麻田郡守 金民柱原情以爲今番照訖講時自京兆有考籍之飭故果以無籍冒講之儒略有查拔云砥平縣監 李兢德原情以爲或慮他邑落講者圖籍來講而或有冒錄雜亂之慮故就考丙子式以爲憑準而已云朴基豐則曾經闕帥勿爲請刑李憲圭 朴宗恒 金民柱 李兢德等請刑推得情允之教以李憲圭 朴宗恒 金民柱 李兢德等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所斤僉使 車仁鳳原情以爲六月十七日異國船一隻漂到本鎮掌內故馳進摘奸報營而繼有水路還送之關故七月二十日因風勢卽爲發送而渠則九十老母病勢危劇故馳往一見竟遭不起而罪難追於擅行云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9월 18일(계축)>

강 命時囚朴基豐等勘放李孝述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朴基豐 安山郡守 李憲圭 楊根郡守 朴宗恒 麻田郡守 金民柱 砥平縣監 李兢德等照律各答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私罪施行又啓言洪陽前縣監 趙台榮 公州前判官 柳仁根 禮山前縣監 鄭時簡等照律各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德山前縣監 金錫喜照律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又啓言所斤前僉使 車仁鳳照律杖八十徒二年定配以喪前所犯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竝允之教以竝功減一等又啓言李孝述讀奏笏記自有節次而臨急顛錯難免不審請以此照律允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9월 21일(병진)>

강 給德積鎮渰死人恤典

목 京畿監司 洪遇燮以德積鎮居民金昌業等十五名賣柴次騎船往于南陽俱爲渰死馳啓教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恤渰死人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減事廟堂措辭分付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11월 18일(임자)>

강 命永川定配罪人李女宥放茂山囚金洛興依前訊推水原中軍 李復淵拿勘

목 刑曹啓言永川郡定配罪人李女原案無的執道查有可據同配之妯娌先已蒙宥則參酌疏放恐不至失刑請上裁從之又啓言茂山殺獄罪人金洛興獄事詞證不備檢案多眩昨秋回啓不可遽議傳生之論誠出

於難愼之意而今此道啓以一如前見未有更查爲言請依前訊推之意分付允之又啓言南陽 金光祿事則白師信之行賊跡已著矣其於光祿雖曰近戚必欲逞憾欲徵烏有之錢呈營呈邑又於鎮營而誣招其所設心前後一串分付守臣申飭鎮營限死嚴杖照律遠配至於金光祿之發語不遜其子永祚之告君失實不可無罪依查啓懲治捕廳之設所以治賊而爲民也平民之橫罹買贓之脫空豈或不知而一言觸怒數朔拘囚衆民齊訴亦不聽施該中軍請令攸司拿問嚴勘允之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12월 13일(병자)>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 李重根所管五牧場籍付馬五百三十三匹今生馬八十四匹封進馬二四分養馬五匹故失馬十四匹壯雌馬二百三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四匹今生馬八十四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순조18년(1818) 12월 21일(갑신)>

강 以李乘運爲南陽府使 韓益相爲鏡城判官

목 京畿監司 趙鍾永 咸鏡監司 鄭尙愚以南陽府使 朴基豐 鏡城判官 任鼎常身病沈重罷黜馳啓竝教以令該曹口傳差出催促下送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7월 27일(정해)>

강 備局以京畿監司 趙鍾永各營支放穀請劃狀覆啓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趙鍾永所報則以爲長湍所在松營米及北漢米入於辛未未捧自今年除耗排捧南陽所在總廳米及華城兼濟租喬桐水營租入於己已停退蕩滅而耗條皆是支放所需故自各該營依前責納長湍排捧松營米耗一百二十九石零北漢米耗二十四石零南陽停減總廳米并今年耗一百八十六石零兼濟租并今年耗一百七十九石零水營租并今年耗十九石零依他邑已例并以某衙門穀準折給代爲辭矣以今本道穀簿實無以從長區劃松營則自今年爲始本穀準捧間就本府加分耗中使之每年取用至於總廳及華城 喬桐所管耗條數既零星自各該營方便區處姑勿責納於該邑之意請分付又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趙鍾永所報則以爲本營句管營還巡雇穀廣州所納華城校吏料米防營所管軍餉等穀并入於坡州等邑排捧中而此係取耗支放者今年見縮耗折租合四百六十五石零依已例以某衙門穀區劃給代長湍所在防營句管米五百六石亦入於除耗排捧中耗條一體給代爲辭矣依已例以加分耗劃給而如有不足請以本道所在備局所管別會穀耗條取用并允之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12월 2일(경인)>

강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牟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請處之○後錄楊州監牧官 (…)南陽監牧官 前任李重根時任慶邦運 所管五牧場籍付馬五百二十六匹前任李重根所報今生馬四十三匹時任慶邦運所報今生馬四十二匹合馬六百一十一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五匹李重根所報故失馬三十七匹慶邦運所報故失馬四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五百二十六匹內壯雌馬二百四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三匹今生馬八十五匹加報十二匹 (…)

<일성록, 순조19년(1819) 12월 25일(계축)>

강 命時囚李春熙議處具載重勘放

ㄴ 義禁府啓言坡州前牧使 李春熙原情以爲丁丑秋加報災三千結則執災報營之際或有自營門減災之例云故渠果爲依前加報營門無所減削而準下則加報三十結區處無路故其時面議營門設置本邑募馬十四而每匹以三十兩出給各人合三百兩成置節目尙今應役戊寅秋加報災十一結八十四負二束則亦有自營門災減之慮如前加報矣亦無減削準下故本邑羅卒軍服與旗幟修補之時加報災結錢一百兩出給執事廳以爲添補於軍服旗幟價其時用下之數尙在於該廳謄錄故今於自營門行查之日兩年色吏亦有以實納供之招今若以當初抄災襲謬濫報爲罪則固所甘受而全然歸之於私用則實爲曖昧以常賑加下移劃作錢事言之常賑粃四千九百八十九石十三斗六升零以安城 **南陽 花梁** 富平 漣川 楊州 仁川等七邑鎮區劃而各邑穀價不齊安城則每石以九錢作錢**南陽 花梁**則每石以一兩二錢五分作錢仁川則以一兩五分作錢富平則以一兩一錢作錢漣川則以一兩五分作錢楊州則以本色領民受來以上合作錢之數乃爲四千八百八兩而六月初二日定送將校及下隸等五人至九月十四日始爲輸來則以馬貫論之自列邑至坡州洽爲三日程四千八百兩輸運駄價已過一百五十兩下隸之四朔食價與雇價雜費亦爲五百餘兩至於楊州則以本穀領民受來之時監色庫子使喚等往來各項雜費不以本色除減乃以各邑作錢中二十七兩計除後其時所用下記尙今昭在今乃只以一百四十八兩九錢零除其馬貫食價雜費五百八十餘兩歸之私橐者亦甚冤枉儲置米九十石則戊寅會減爲三百五十石故就其中九十石渠果爲推用於大同色吏處而其時儲置米收捧於民間者價爲六兩七錢故以此收捧軍米九十石此實非立本而本邑每當使行出來之時以下駄價米已有貸下於大同色吏之例故亦爲依前貸下軍需米一百十七石出庫發賣事則尤萬萬曖昧自軍需庫有應下排朔條一百三十餘石故戊寅夏間果爲推來移置官廳後以爲逐朔補用之需而隨其用餘從市價發賣以用至於還米一百十七石則實非出庫發賣者而本邑以孔路殘邑他無措手之道只有軍需庫所納各邑耗作錢故每每以此推貸而三年之內所負還錢合爲一百十七石故兩年竝耗合一百五十餘石以奴名載錄於還案中昨冬捧糴時已爲收殺則剩餘一款莫知其何據編裨作奸事果未能覺察不知亦罪渠何敢發明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又啓言具載重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竝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20년(1820) 2월 6일(임진)>

ㄱ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ㄴ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收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任慶邦運時任安載述 所管五牧場籍付馬五百二十六匹慶邦運所報今生馬四十三匹安載述所報故失馬四十二匹封進馬二匹分養馬五匹慶邦運所報故失馬四十五匹安載述所報故失馬四十四匹壯雌馬二百三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一匹今生馬八十五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순조20년(1820) 12월 22일(갑진)>

ㄱ 老職人下批

ㄴ (…)**百歲老人**秩坡州通政南天芑 長湍通政金震貴 李福尙 **南陽**嘉善朴興辰楊根通政金保鉉 陰竹資憲李福淳 安東業武金極老 晉州通政全命益 寧海嘉善趙日國 仁同通政朴芑金 草溪嘉善車仁孫 固城折衝朴得輝 義城通政權德玄 義興嘉善金鍊白驛吏片德必 寶城通政李千材 靈巖通政朴昌運 珍島折衝金春起 光陽通政金振玉 寧邊嘉善韓俊三通政朴重采 成川通政金俊萬 昌城折衝鄭道興 楚山通政姜時海 安北通政吳尙泰 定原嘉善朴敏秀通政金東日 甕津折衝韓九日 載寧通政玄泰三 江陵嘉善金德述 三陟通政崔命興 寧越嘉善金慶輝平海通政黃潤成 原州通政裴自興 蔚珍通政田重福 金化嘉善韓太奉 咸興通政姜渭良 北青通政申泰星 邊日成 端川嘉善金泰煥 吉州通政李元福 會寧通政朴汝淑已上四十二人并加崇政單付同知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1월 2일(갑인)>

강 重推京畿監司 韓兢履罷黜坡州牧使 李忠運 朔寧郡守 趙雲成

목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韓兢履狀啓則坡州 朔寧弊至難醫今年穡事又居尤甚而坡州牧使 李忠運差欠振刷朔寧郡守 趙雲成遜於理劇兩邑矯弊實無其望南陽府使 李乘運政合盤錯砥平縣監 趙基復才優剏理南弊砥瘼幾至修舉南陽府使 李乘運與坡州牧使 李忠運相換砥平縣監 趙基復與朔寧郡守 趙雲成相換事令該曹稟處矣邑瘼之難易守令之能否非按察之臣不能詳知故年前雖有災邑守令之許令量才互換此乃不過一時權宜之政又因臺疏廟堂以毋得輒請覆奏蒙允則今此狀請係是定式之外守令黜陟專係監司而蘇弊無望之守令不能嚴加黜陟有此因循請換揆以事體極涉未安當該道臣從重推考狀啓內辭緣勿施兩邑守令或欠振刷或遜理劇既已登諸狀聞則積弊之局不可仍置坡州牧使 李忠運 朔寧郡守 趙雲成請竝罷黜允之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10월 10일(정해)>

강 京畿監司 韓兢履陳疏自引賜批

목 疏略曰積弊痼瘼無邑不然而南陽 砥平等邑以弊弊之局幸得良手今幾就緒至若坡州之軍需庫朔寧之補民庫素糴徒擁虛簿生民益困繁繇若非盤錯之器實無矯揉之望而今此兩邑之倅詳明慈諒雖有餘裕振刷更張難責成效臣於是竊有所商量者存焉既蘇之局遵守爲易已試之才先後無間今若移換兩得其宜然年前嶺南道臣察推之事臣亦知之矣固不敢遽然議到於此而特以災歲異於常年邑弊失今莫球不自料度妄恃已見乃以四邑相換事有所仰請矣及伏見該曹回啓下者以守令之不能嚴加黜陟有此因循請換至有問備之舉竝與兩倅而請罷臣滿心惶惑不知措躬之所也乞遞臣職仍治臣罪以爲不嚴黜陟者戒焉批以相換非無其事則卿之請之無怪該曹之回啓亦經論也何必以此爲引乎卿其勿辭行公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10월 13일(경인)>

강 命鏡城囚崔星慶具格捧遲晚谷山 金尙元等訊推取服平山李潤鴻等施以次律

목 (….) ○刑曹啓言痛父非命目見讎人當下結果自首檢庭以怨報怨命無可償京畿監司 韓兢履狀啓以爲南陽府金召史爲其父白光碩殺獄事擊錚而令本道查實事判下矣定查官推覈則白光碩膝觸李聖儉當下致死此獄則光碩之於聖儉平時情好本無嫌怨當日笑罵又非憤怒舉孃爲戲不善謔也以老爲責匪伊教也無倫之醉談似鬪非鬪漫應之手勢若假若眞無情之拳忽及於喉部匪意之膝自觸於心坎而於此亦有可疑者人身長短本不迥殊安有手既及喉而膝又撞胸者乎柴扉顛仆看證自在則喉部之黯紫固由於觸拳而心坎之微紅必緣於顛扉若果如此而歸之光碩之繁犯則寧不冤乎所以檢跋有原情之論查官發傳生之議而臣又考之文案參以事理情有可恕付之惟輕之典恐不害爲欽恤之政 (….)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10월 20일(정유)>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金魯敬 參判 金履載 兵曹判書 韓致應 參議 李東煥進

목 敎曰生民休戚專係於守令守令之治不治亦在於初仕之擇不擇每當都政歸於例飭今番則勿以文具視之精白對揚俾有實效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拔例收用事分付兩銓又敎曰恭陵參奉 申熙今日政六品調用○吏批以洪義臣爲大司憲 義臣及權常愼 南履翼竝新通 俞應煥爲大司諫 應煥及柳台佐 李德鉉并新通 鄭禮容爲執義 禮容及金喆遠 鄭時善并新通 趙璟鎮爲司諫 璟鎮及洪義弼 李渭達并新通 申溥 金仁和爲掌令 溥仁和及禹夏哲 柳可均 金樂禮 全性有并新通 姜世揆爲獻納 世揆及愼必復 孔胤恒并新通 金尙元 金瑩爲掌令 尙元瑩及張鳳周 閔祖榮 朴熙輔 鄭光默并新通 韓弘教 李冕植爲正言 冕植及崔致憲 崔昇羽并新通 姜世白 爲應敎 洪學淵 朴基宏新通 李彥淳爲

副應教 尹命圭爲校理 任天常 趙璟鎮爲副校理 朴齊聞 金蘭淳爲修撰 任俊常爲副修撰 洪冕燮爲輔德 冕燮及李龜雲新通 李在鶴爲文學 在鶴及朴宗璜 金遇順并新通 李家淳爲說書 家淳及李憲璋 李應信并新通 朴鳴和爲弼善 鳴和及金裕憲 金周默并新通 金逸淵爲司書 逸淵及鄭東煥 嚴燾并新通 李文會爲同經筵 金愚淳 金啓河新通 鄭晚錫爲知敦寧 洪奭周爲刑曹參判 洪義俊爲承旨 俞理煥爲司諫 沈鈺新通 申緯爲兵曹參判 李相璜爲判義禁 朴宗璜爲司書 李春英爲右尹 金元根爲黃州牧使 洪時濟爲安州牧使 李仁達爲 坡州牧使 李潞爲慶州府尹 趙經鎮爲江界府使 李載亨爲甲山府使 李得馨爲南陽府使 韓耆裕爲春川府使 林必榮爲龜城府使 李勉植爲伊川府使 申錫朋爲明川府使 鄭東勉爲清道郡守 南錫中爲平海郡守 趙彝錫爲渭原郡守 李秉達爲寧遠郡守 沈應奎爲水原判官 原州判官 洪世周 洪州牧使 李義溫相換李晦淵爲新溪縣令 李吉運爲歙谷縣令 韓成履爲開寧縣監 韓光善爲高靈縣監 宋啓洙爲谷城縣監 洪彥謨爲扶安縣監 宋欽命爲扶餘縣監 成禹圭爲延豐縣監 金吳淳爲 青陽縣監 鄭晉錫爲和順縣監 李鍾振爲長鬐縣監 成建鎮爲彥陽縣監 李濟元爲利原縣監 李憲三爲假監役 金用淳爲北部都事 李若源爲西部都事 金在敬爲明陵參奉 崔崐重爲恭陵參奉 吳彝良爲純陵參奉 宋禹錫爲順康園守奉官 李元普 吳慶億 李鍾岱爲假引儀 憲三以下并初仕也○兵批以鄭尙愚爲知事 申綱爲副總管 柳相亮爲訓練都正 鄭學畊爲左捕將 金善一 李煥奎爲訓練副正 蔡光臣 李命權 李膺緒并新通 趙存中爲內禁將 李儒遠爲清州營將 具錫朋爲尙州營將 李昇淵爲順天營將尹永培爲大興中軍 金思運爲羅州營將 存中以下并新資也 柳基常爲薪島僉使 李亨權爲惠山僉使 蔡翼永爲釜山僉使 金相宇爲多大僉使 基常以下并履歷也閔致奎柳亮源 權載秉 李肇淵 李承模 南永老爲宣傳官 李顯城爲武兼 李承祖 洪範祖 李樂沼 許灝 金履元 李南老爲部將金大喆 金鎮豐 朴尙律爲守門將柳相立爲小農權管 致奎以下并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12월 28일(갑진)>

㉔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㉕ 該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 安載述所管五牧場庚辰籍付馬五百十九匹今生馬八十六匹合馬六百五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六匹故失馬八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五百十二匹內壯雌馬二百四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四匹今生馬八十六匹加報十二匹 (…)

<일성록, 순조21년(1821) 12월 28일(갑진)>

㉔ 京畿暗行御史 朴齊聞進書啓別單

㉕ 書啓以爲高陽郡守 鄭淵始則 (…)南陽府使 李得馨則莅纔六朔民譽已著各浦之誅求痛禁惠先漁戶兩稅之捧納得宜不煩官差前府使 李乘運則三載居官一心肥己膏血陰浚小民罔不疾首利竇傍穿奸吏緣而染指上年十二月遞歸之時各庫加下爲一千三百餘兩而彌縫無路乃以官廳雜役米在條九十二石九斗一升五合每石九兩合八百三十五兩四錢九分稱以從時價執錢以充而該色則以此米依大同例每石九兩三錢合錢八百六十一兩二錢七分捧上計其加數錢則每石三錢合二十七兩七錢八分此民間所當納也昨年本邑年事旣以豐年例磨勘則一石米之九兩錢不翅爲過濫之價該色之三錢又從而加之而以大同名色督徵於窮春則民怨之刺骨勢所必至丁丑年咸平大同一船沈破於本邑大阜島前洋而拯劣米三百十五石四斗八升四合七夕太六石七斗四合三夕依例分給於各面庚辰年自均役廳以代錢米每石二兩五錢收捧上納之意知委本邑捧上時米太每石各加一錢盡數收捧則事當依本廳知委卽爲上納不然則還爲分給民間至今留置終無發落大是異事其中一百七十二兩九錢七分則入於官用其餘六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姑付民庫間爲該色輩分用殖利之資新官到任後除舊官所用外艱辛收合封留以待上司知會莫重惟正之穀旣捧之後初不上納而無難犯手者未知有何所據自己犯用已是大駭而餘付吏手使之殖利者尤爲法外勅需米七百六十九石四斗三升四合內一百四十五石四斗三升四合以

糖米代捧六百二十四石代錢每石四兩五錢合錢二千八百八兩內九百十三兩五錢米二百十石代錢每石四兩三錢五分上納于巡營及廣州九百八兩六錢米三百二十石十二斗代錢詳定例支勅會減三百三十三兩六錢米一百一十一石三斗代錢詳定例分給一百四十四兩五錢七分付之民庫而餘錢爲五百七兩七錢二分還穀中本倉租五百二十八石十四斗四升四合新倉租三百五十六石六斗五升二合合租八百八十五石五斗九升六合代錢每石一兩六錢五分合一千四百六十兩九錢一分內一千三百四兩四錢一分租八百六十九石五斗一升六合代錢每石一兩五錢上納于各司十九兩二錢七分租十六石八升零代錢每石一兩二錢分給七兩二錢二分付之民庫而餘錢爲一百三十兩一分本倉米一百九十一石六斗四升八合新倉米六十一石十一斗八升九合合米二百五十三石三斗三升七合代錢每石四石五錢合一千二十五兩五錢六分內四百二十四兩七錢五分米一百四石十三斗一升四合代錢上納于各司一百五十五兩七錢六分付之民庫而餘錢爲四百四十五兩五分右三項餘錢都合一千八十二兩七錢八分則終無下落本邑東西合十四面內東七面亦間間有鹽盆而西七面四方都是鹽盆通一年買賣之鹽不知爲幾十萬石 **太皇**等五島鹽盆亦多其所島民生利專藉於是而稱以民庫蕩竭不可支保創出分稅名色質鹽一石者納稅一分十石則一錢百石則一兩千石則十兩以此推之一年之內幾千兩收斂於商賈其輩之呼冤已無可言而至於五島則鹽每石特稅五分小或愆納杖囚相續京鄉鹽商畏其五分之稅一不投足是以五島中鹽戶無以資生不得已鹽每石四分自當以納畢竟付之民庫者爲六百四十兩付之鄉校者爲四十兩付之龍柏祠者爲二十六兩付之安谷書院者爲十六兩一百三十三兩則漕船護送時船隻及監色處給九十兩則官隸往來各島時供饋次給合錢九百十五兩民間喧傳之說則以爲環一境鹽石買賣之數雖以假量計之每石一分之稅不下爲數三千兩則今此九百十五兩之外屬之何處以其各處分排而言之民庫則許多官用之責應易致蕩竭則六百四十兩之劃付補用容或有說至於校院祠之八十二兩是何名色護漕監色之一百三十三兩亦無已例且又官隸各島之往來何必以九十兩供饋忽創新規永貽後弊雖在本邑民人猶爲切骨況彼他方商賈詎無稱冤印置節目蓋出塗飾之意事係收斂終歸貪虐之科營耗米四十石司倉色例爲輸納而每遭點退無利甚夥捧還時使還民每石耗一斗五升內一斗九合三夕以本色納四升七夕以代錢四分別納合錢二百四十兩內二百兩付之司倉色以爲營耗米備納之資四十兩蟹進上添補以給報營成節目大抵還上捧納之際合夕增損予奪惟在庫色掌握以其所失微細故民亦不爲甚爭而積以計之則其數不些然則四升七夕之四分名色雖別其實白納所謂節目卽庚辰反貼於營門者則昨年更爲磨鍊恣意追付安有當初論報反貼之意哉卽此一款巧狀綻露列邑所無之例創而行之則民怨之狼藉勢所必然牧吏申舜鳳之推錢於各人何關於官而托以營廉勒成罪案至於發配之境又使其無辜之查頓金萬謙潛徵其錢私推錢之族徵已是法外既徵之後則出給各人事理當然而名雖出給終無實效民間所傳則以爲深信南班之暗喉陰圖營門之廉甘鍛鍊成案非罪而陷人勒徵富查非理而肥己當初捉來申吏之際及夫移徵金哥之時校卒之恐嚇一島鼎沸賄賂之公行衆口難掩粧撰印蹟後慮雖甚周密柳勒成罪設始未免巧虐邑寡崔召史之身死後貲產何關於官而誘以自願勒成文案至於屬公之境果是無主之財而眞箇自願之事則臣之露跡於本邑也呈單願推豈有是理畢竟畚二十一斗零落只以一百五十兩斥賣出給於蟹進上面里而俾爲殖利擔當進上之費莫重進上乃以非理之財添補者揆以事面萬萬寒心外此私養木之斫伐出浦時煩民力而不給價漂流柱之拯出告官後信奸鄉而勒徵錢等鄙瑣行事煩不枚舉而上項諸條俱爲不法且係貪污不可以已遞而勿論其罪狀令攸司稟處始興縣令 趙濟明則規本謹約政甚慈諒誠切願治民多稱譽四載殘邑屢經大役及期竣事官民無弊 (…)

南陽監牧官 安載述則職事既閒曠不爲弊 (…)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6월 17일(기미)>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朴齊聞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朴齊聞書啓則長湍前府使 白泓鎮 御史既已封庫其罪狀請令攸司

稟處更無可論南陽前府使 李乘運 振威前縣令 宋啓根 漣川縣監 徐有殷及該邑前後倅則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而李乘運 宋啓根其所臚列俱係不法竝令該府拿問嚴處徐有殷還穀七千餘石之流來虛勘已是法外庚辰本色分給條不報營門擅自代捧以歇價者尤極妄錯庚辰以後便是無還之邑糶糶法意可謂蕩然爲先罷黜竝與前倅之虛錄磨勘者令該府拿問處之 (…)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6월 19일(신유)>

㉔ 命時囚洪哲謨等議處

㉔ 義禁府啓言 (…)
又啓言南陽前府使 李乘運原情以爲官廳在條米每石九兩執錢事則本邑需米一百二十石與大同一例收捧同價取用而以今年正月之時價視他邑大同之磨鍊則每石九兩猶爲稍歇拯劣米代錢一百七十二兩零取用事則因均廳關每石二兩五錢代錢收捧矣未及上納仍爲遞歸而由吏處有加下錢百餘兩以上納錢換報當其上納之時卽爲報給則今無可論勅需米執錢中餘錢五百七兩七錢零事則勅米六百二十四石代錢每石四兩五錢合二千八百八兩各處上納與分給區處而今謂以支勅米價詳定例區處五百七兩七錢零歸之於餘錢而會減之文簿昭在一按可燭還租執錢中餘錢一百三十兩事則各司上納租八百六十九石五斗一升零每石一錢五分馱價與人情雜費條除合爲一百三十兩還米執錢中餘錢四百四十五兩零事則昨冬耗條執錢時市絕質販米穀極貴爭納代錢錢捧加數爲一百四十八石五斗二升零每石四兩零合錢六百兩八錢內四百四十五兩零以詳定價三兩春間民分次傳掌新官而餘錢一百五十五兩七錢零則劃報民庫加下四百四十五兩零之傳掌而分給者亦歸於餘錢中右項餘錢下落若是分明而謂之終無下落鹽盆稅及石子價設始事則蒞任之初民庫加下已爲三千三百餘兩而昨大役又爲千餘兩若不變通勢將斂民庸是爲懼聚會一鄉講求則皆言盆稅之復設所謂盆稅卽三十年前創設之事而中間廢格矣竊以爲非但本邑之昔有他道鹽邑亦有通行之例故論報營門定其稅錢收納民庫其稅錢爲四百十八兩而至於大阜島則不給石子價島民稱冤故分付鹽商等應給石子價使之從略酌定則一年都數爲四百二十兩二百兩出給島民二百二十兩付之民庫而當捧之數鹽商輩無不知之則縱欲加捧而乾沒其勢末由三千兩假量之說有何所據營納耗米變通事則營納四十石本是還米而務擇其精故每以二石之米春作一石之納一經該色輒逋四十餘石蒞任以後四千餘石積逋已盡完充而此弊不祛則吏逋將復如前故論報巡營以巡營穀民納條中每一石內十四斗五升零則以元米磨鍊四升零則以耗米磨鍊耗米則極其精春使之營納此則各邑之通規也依例定式而兩條分納難保無弊故更爲磨鍊每石價五兩合四十石代錢二百兩則出給該色使之營納餘錢四十兩則充給民戶年例徵納之蟹價實出爲民除弊之意牧吏申舜權推錢事則當初因巡營秘關論列申漢勒奪民錢行惡島中之罪仍令嚴刑詳覈故查實於各島民人則勒取之錢爲八百餘兩申漢則先已勘配元錢則一一還徵分給後以各人受錢手標粘報巡營則罪案之勒成與否分給虛實一按可燭崔寡女畜庫事則厥女與其同生入庭呈訴以渠畜庫願納民庫同生子侄身布煙役永爲頃給云而事甚疑怪查問其委折則渠之族屬僞造畜券欲爲盜賣與其無端見失母寧納官而頃役云故依自願屬之民庫蟹價上納每年白斂民難支保故斥賣其畜捧價一百五十兩出給民間使之立本取殖永除白斂之弊私養木斫伐事則所謂眞櫟木適有官用出給價本質來一株於鳳林寺後漂流木徵錢事則龍柏院儒因島民之隱匿漂木而果有爲院役徵錢之事云故院儒卽施責罰厥錢四十兩卽爲徵給於島民上項諸條若歸之於不法之科則誠萬萬曖昧亟令本道逐條詳查若有一毫所犯焉追當律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 (…)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7월 6일(무인)>

㉔ 命時囚徐俊輔等照律金彦格定配

㉔ 義禁府啓言 (…)
又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李愚在查啓則以爲南陽前府使 李乘運雜役米則遞歸時不卽區處而及其混秩大同春價自高於冬價則不無較計市直之嫌拯米錢之自官貸用殊甚苟且而民庫

貸下文蹟既詳新官收捧上納已畢則殖利一款恐非可疑勅米元還之代捧準價分給詳定已違糴法而取剩裁作如恐不及但知補瘼之爲急罔念公穀之所重有關後弊難免其罪剩錢一千八十二兩零詳查歸屬則其中四百四十四兩零此非剩餘乃是元還中加執而新舊傳掌文蹟昭然外此實剩爲六百三十七兩零內四百五十四兩之移付民庫措備者冊子分明一百八十三兩零之除給雜費色落者衆供同然而各有段落有難直斷以無歸屬之科而至於營耗米之區別代捧不無添徵之擾鹽盆稅則爲報民庫之積債創出營門之節目意雖出於矯瘼事實涉於輕遽各浦收稅既有應入則自官加斂似非可議而鹽石貿遷自無定數則該色染指實有其弊牧吏錢則既有營關自當舉行而替徵嚴督之際一烏鼎沸自致怨謗之喧騰崔女雀之屬公無論自願與否本領不正則藉曰補瘼難免非理私養木之不給雇價不可謂之逮下漂流柱之橫徵價錢適未及於察奸竝令攸司稟處云拯米錢之自官貸用雖甚苟且而民庫之文蹟詳載新官之上納已畢有不可專歸之於官之犯用吏輩殖利之科私養木之不給雇價漂流柱之橫徵價錢是亦不察之失雜役米之渾入大同以捧高價罔念終涉於料理勅還米之準價代捧詳定分給但知專意於救瘼至如鹽稅之創設縱爲邑弊之牽補而一則不知公穀之爲重一則不恤商稅之濫徵中吏錢之還徵雖因營關崔女雀之屬公雖從自願而六百兩之替徵嚴督安得無烏民之騷擾廿斗耕之作錢防斂亦歸於事面之苟艱請以此照律(…)又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李愚在查啓則以爲振威前縣令 宋啓根結錢之別置衙軒不過兩年而上納之不至愆期既有諸招則自官混用果無明證由吏加下之一千六百餘兩則謂之私錢辛巳收殺之一千三百餘石則稱以流逋蕩產轉貸以應官用卽是行不得之事則難保其無犯於公貨南陽移劃米之任自乾沒泰孫移錄租之出於指揮參究裏面必有歸屬加下既至一千六百餘兩而還錢三百二十餘兩自由吏推移進排云爾則官雖認以私債吏豈不犯公物乎且以還案中由吏名下及所謂分錄條言之丁丑之掩匿而戊寅之綻露己卯之所納而庚辰之忽加租爲一千四百七十石八斗米爲一百七十六石八斗七升者藉曰舊逋其來無漸苟非官用何遽至此孔路殘邑策應雖繁若能量入而爲出束吏而嚴防則豈有繡啓所論移逋由吏之目乎此與躬犯煞有間焉而畢竟所負難免其責加下之七百還報諸招丁寧巨逋之全數完納還案自在則所負公穀之徵出一款恐無可議竝令攸司稟處云各樣公錢收置衙軒雖防該吏之偷弄干涉私用之混雜而上納不至愆期囚供以此稱冤而由吏加下之一千六百餘兩策應豈盡私貸辛巳收殺之一千三百餘石負逋豈盡渠用況南陽移劃米之任自乾沒泰孫移錄租之出於指揮俱有該吏之招由吏還逋中三百二十三兩零之爲進排於官用推移於還錢由吏亦不得終諱則貸用私債囚供雖極發明冒犯公物吏招既多丁寧揆以經法不可參恕請以此照律又啓言金彥格照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以失覺察減三等杖八十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二年定配私罪施行竝允之又啓言金彥格 伊川府定配押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8월 11일(임자)>

장 承旨 朴齊聞陳疏自引賜批

목 疏略曰臣於向日猥忝亨官之列自犯稽慢之罪而按法之地特以親年許贖臣心懷蹙久而深切不意銀臺特點忽下於蟄伏訟愆之中恩敍繼降噫臣是何人荷此異恩伊時同罪諸人尙編謫籍而臣獨倖道豈不有欠於聖世綜核之政也且臣於春間猥膺持斧之命以迎華察訪 金文禹事至煩廟堂之請查論責蓋其所聞不同故一褒一貶各隨其見則若以其所長掩其所短誠非淺慮之攸及至若長湍 陽川兩邑倖罪狀在於書啓則今不必追究苛評而不但印簿吏招之可據既是當面自服而粧撰爰辭敢售欺罔之計至請行查欲爲掉脫之階者究厥所爲有甚於在官不法而畢竟道查而脫空府讞而從輕將何以謝湍陽兩邑之民亦何以服振威 南陽二罪倖之心哉於此而臣之不職辱命之罪尤無所逃乞收臣新授資秩仍勘臣前後罪負焉批以從前繡啓之似此落空者不知爲幾人而未聞爲繡衣者以必伸已說爲稱今不必張皇如此勿辭察職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10월 27일(무진)>

장 左參贊 李義甲陳疏請勘賜批

【목】 疏略曰承旨 朴齊聞之疏以長湍前府使 白泓鎮 陽川前縣令 李度明之勘律至謂府識從輕繼之曰何以謝湍陽之民何以服振威 **南陽**二罪倖之心臣不勝惡蹙之至二倖罪狀之有無道臣既行按查而馳啓臣於是擬律而定罪金吾斷獄體例即然今此承宣之疏語有若臣枉法出入俱從輕典者然可輕而論重可重而論輕此之謂低昂一有於斯廷尉之當全失況復緣臣輕勘無以慰謝民情厭服人心則苟擬厥罪合置何辟乞下司敗議臣當被之罪批以法應如此卿豈低昂今此自卞殊欠老成之體也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11월 1일(신미)>

【강】 京畿監司 李愚在陳疏自卞賜批

【목】 疏略曰伏見同副承旨 朴齊聞疏本則以向日長湍 陽川兩邑前倖之罪狀查啓事謂之以畢竟道查而脫空又曰何以謝湍陽兩邑之民何以服振威 **南陽**二罪倖之心夫行查之體考據文簿參互證招虛實枉直就本事辨析而已今此兩邑前倖事考之文簿不啻丁寧參諸證招俱無疑眩臣反覆鉤覈之後乃敢據實而馳啓其脫空與不脫空查案在耳臣何與焉而承宣之疏則有若自臣用意使之掉脫而落空者然承命按查事體自別奏御文字敬謹何如而臣果若一毫容護使有罪之二倖掉脫落空竟追邦憲則顧臣誣罔罪將何居乞遞臣所叨之職批以不見前判金吾疏批乎何須多卞也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11월 4일(갑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前任安載述時任李昌植所管五牧場辛巳籍付馬五百十二匹安載述所報今生馬八十四匹合馬五百九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本寺捉立馬二十四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一百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五十四匹內壯雌馬二百三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七十一匹今生馬八十四匹加報九匹 (…)

<일성록, 순조22년(1822) 12월 25일(을축)>

【강】 給全州等邑漂壓戶恤典

【목】 全羅監司 朴綺壽狀啓以爲去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九日雨水全州 益山 金堤 扶安 龍安 咸悅 同福 **南陽** 潭陽 和順 谷城 茂長 羅州 光州 南平 綾州 靈巖 求禮 順天 光陽 樂安 長興 古阜 康津等二十四邑潦水凡監田畝被傷在在皆然而人物壓死爲十名民家漂壓爲七百三十四戶之多俱極驚慘恤典竝依例題給教以許多民戶之方農漂壓聞甚驚慘元恤典外別加顧助結構奠接之方亦令優助壓死人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減事廟堂措辭分付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7월 7일(계유)>

【강】 伊川府使 李命運 **南陽府使** 李得馨相換口傳也

【목】 吏曹以命運畿邑相換事允下而前任果川縣監解由未出啓稟教以勿拘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10월 6일(신축)>

【강】 備局以京畿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即見京畿監司 李愚在災實分等狀啓則喬桐等三邑鎮置之尤甚**南陽**等七邑置之之次楊州等二十四邑置之稍實仍以爲事日災四百結外不足災四千四百四十八結五十負五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尤甚邑鎮新還限三分一停退四分一相當穀準折代捧事也其一尤甚之次邑鎮辛巳壬午停退還餉全數仍停稍實邑壬午停退條仍停事也其一辛巳壬午還餉代捧穀竝仍前代捧事也其一通津所在總廳 平倉移轉米捧留本邑耗條則代錢輸納事也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

穀竝許捧留本邑附近民之自願輸納本所者依願許施耗條代錢輸納本所事也其一辛巳停退各衙門軍布尤甚邑鎮全數仍停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以錢代捧事也其一守總兩營壯抄牙兵各樣軍官等身米每斗四錢代捧事也其一沿海各邑拯劣米太仍停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防塞事也分等依狀請施行今年畿農沿海各邑若爾傷損則所請災結有欠稱停元劃外二千六百結加劃使之均俵尤甚與慘歉之歲有異則新還停退非所可論只許四分一準折代捧昨年停退條無論三等邑竝令準捧辛巳條稍實邑折半收捧代捧穀之連年仍代將有穀簿漸紊稍實邑兩年條竝還作本色之次邑只令昨年條仍代總廳餉米該邑事勢與沔歟無異特許捧留耗條使之本邑輸納各處餉穀捧留本邑與近民之直納耗條之代錢竝爲準施軍布營需闕用可悶各年舊布許令仍停而辛巳條則尤甚邑外竝令準納禁御所管江都留餉守總所納各樣身米竝許以錢代捧拯劣米太仍停推奴徵債防塞請亦爲許施允之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10월 14일(기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 李昌植所管五牧場壬午籍付馬四百五十四匹今生馬八十四匹合馬五百三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八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百四十三匹內壯雌馬二百二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十八匹今生馬八十四匹加報十二匹 (…)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12월 21일(을묘)>

강 賑恤廳以貧寒宗室葬時顧恤別單啓

목 別單花陽君樞 鶴林君煥 西溪君燾琅琨君燾安原君煥 順義君煥 光恩君煥 順悌君煥子女葬各需米一石木二疋錢四兩西溪君 琅琨君 廣陵君燾 **南陽**君煥 雲城君樞 安川君煥子婦葬各需米一石木二疋錢四兩

<일성록, 순조23년(1823) 12월 29일(계해)>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 李昌植所管五牧場癸未籍付馬四百四十三匹今生馬七十五匹合馬五百一十八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一百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四百二匹內壯雌馬一百九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八匹今生馬七十五匹加報十七匹 (…)

<일성록, 순조24년(1824) 12월 21일(기묘)>

강 秋曹以上言擊錚回啓

목 刑曹啓言 (…)**又啓言南陽**童蒙 洪紀成原情以爲渠父快京橫罹冤獄滯囚三載氣息奄奄乞令明加按查放釋云本獄姑未登聞請令道臣詳查狀聞後稟處 (…)

<일성록, 순조25년(1825) 2월 21일(기묘)>

강 給**南陽府**燒戶恤典

목 京畿監司 朴宗琦以**南陽府**民家失火十六戶延燒馳啓教以許多民戶之當農失所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

<일성록, 순조25년(1825) 3월 10일(정유)>

강 秋曹以擊錚及審理案覆啓

목 京畿監司 朴宗琦狀啓以爲**南陽**童蒙洪紀成爲其父快京殺獄事擊錚而令本道查實事判下矣定查

官推覈則快京縊打皮召史致死而此獄則凶身之執而鳴冤者曰皮女之服毒自縊也然其夫其子豈見服毒自縊而坐視不救乎其所謂檢官之偏聽渠供之誣服都屬虛罔而縱子鳴金去益狡惡依法償命斷不可已該曹啓言此獄縊項承款看證丁寧敢以檢庭所無之說縱子鳴冤尤極凶頑正犯洪快京請依前訊推又狀啓以爲南陽良女宋召史爲其夫金成文殺獄事擊錚而令本道查實事判下矣定查官推覈則成文毆打金判得致死而此獄則實因明的斷案牢確喉下索痕不爲向上櫟上塵土依舊不亂則非縊明矣乃於苦主物故之後縱妻呼籲極其狡惡查庭粧撰尤爲凶獰嚴訊償命斷不可已刑曹啓言此獄則縛之驅之造謀先犯而敢以自縊折項等說變幻事實縱妻鳴冤尤極狡譎正犯金成文請連加訊推又啓言京囚徐致文毆踢朴鍾甲致死甲申八月囚初覆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徐致文懸錄此獄則鄉隣有鬪挺身擔着毒手交加左缺盆骨傷痕圍過二寸此是當下必死之處而口合無過十日之法文究其情節參以實因償命一款無容更議請如法訊推並允之

<일성록, 순조25년(1825) 5월 16일(임인)>

㉔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㉔ 該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 金禮振所管五牧場甲申籍付馬四百二匹今生馬七十四合馬四百七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一百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三百六十三匹內壯雌馬一百七十四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一匹今生馬七十四加報十九匹 (…)

<일성록, 순조25년(1825) 12월 21일(계유)>

㉔ 命南陽府使 李命運限畢賑仍任

㉔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朴宗琦狀啓則以爲道內南陽當此歉荒歲後開賑而該府使瓜限在近限畢賑仍任爲辭矣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순조25년(1825) 12월 29일(신사)>

㉔ 京畿暗行御史 權馥進書啓別單

㉔ 書啓以爲 (…)南陽府使 李命運東吏也嚴撫民以慈給糶則親審簸揚分賑則躬行監視賑餘作還條小米移納窮民之大同此爲實惠 (…)迎華察訪 南建中本之綜詳濟以廉謹矯揉有力驛弊革舊撫養得宜郵卒知惠楊州監牧官 尹義寬七年在任勤勞最多牧場犯耕未能痛禁弊雖久遠難免襲謬之罪水原監牧官 崔選基災田徵稅或有民怨之端南陽監牧官 金禮振週歲居牧職事無曠水使 李升權以喬桐府使已有論列者不敢更煩中軍李存敬幕府優閑毀譽無聞永宗僉使 韓應浩新到私賑鎮民騰頌月致廩肉耆老懷惠德浦僉使 姜濟璜秋糶春賑頗有譽聲草芝僉使 洪麗一牧吏減額以祛民弊鎮舍改觀自辦村力遠人效勞合有嘉獎月串僉使 趙鳳仁糶糴稱平鎮卒頌惠注文島僉使 金鎮璧農糧種租隨乏助給一島之民賴以安業 (…)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6월 11일(신유)>

㉔ 命南陽府使 李命運仍任前縣令 金益哲守令除授遞右副賓客 李龍秀

㉔ 教曰右副賓客許遞今日政差出

<일성록, 순조26년(1826) 6월 25일(을해)>

㉔ 勘放時囚洪麗一等

㉔ 義禁府啓言南陽監牧官 洪麗一 晉州監牧官 徐命鐸等各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允之教以洪麗一功減一等徐命鐸功議各減一等又啓言宣傳官 李光龍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

允之教以功減一等又啓言前引儀 徐有晃杖八十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2월 13일(기미)>

강 秋曹以幸行時上言擊錚回達

목 刑曹達言 (…) 又達言南陽宋召史原情以爲渠夫金聖文 橫罹於金判得獄事九載訊推乞令詳覈放釋云自縊被勒在所詳覈更查狀達後請稟處又達言咸興金召史原情以爲同里居金道老味以渠夫船業資生斬賣漁船則其父憤其行事足踢致死而畢竟殺獄之日歸之渠夫姜渭鍊生出無期乞令疏放云爰辭如此請更令詳查稟處 (…)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4월 10일(을묘)>

강 令楊州囚洪邊大等訊推得情

목 京畿監司 徐長輔狀達以爲楊州 洪邊大獄事更查登聞後稟處事判下矣比獄則傷痕不至爲深重詞證亦無所參看故曹覆起疑更請道查寔出於審克之義而定查官究覈則今此查報頗得其詳蓋其兇悖之洪漢衰弱之李哥互相爭詰轉至層激只有重物撲地之一聲更無死者叫苦之他語則可知其顛撲而旋即氣塞被打而未能出聲矣且兩次奉打之說始出於今番查招則其所兩打云者安知非因其氣塞惟意亂打乎設如渠言只是兩打打則打矣死則死矣取服償命斷不可已令該曹稟處○刑曹達言此獄則詞證檢案蓋多疏漏月前覆達有所起疑今見道查別無釋疑而但兇身以兩次拳打始有自服而一拳一脚便致命之法文果可依據依法償命在所難違正犯洪邊大訊推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又狀達以爲果川幼學梁得信爲其子與碩殺獄事擊錚而令本道詳查事判下矣定查官推覈則此獄初覆兩檢眞贓畢露道查曹讞鐵案已具乃敢使其父肆然鳴金以捧手記等說欺罔天聽者究厥情跡尤極兇穽令該曹稟處○刑曹達言此獄則腦後之傷痕端的有驗鑿子之器仗比對無差在獄時勒捧手記呈營後便歸虛套而今欲爲病死之左契其言也極謊其計也極拙正犯梁興碩嚴訊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又狀達以爲南陽宋召史爲其夫金成文殺獄事擊錚而令本道詳查事判下矣定查官推覈則此獄大抵縊痕之不上櫟塵之不亂決非自縊之跡項頸之紫黯頭部之環轉必是打折之狀況其傷處在於左邊則彼以右打此而左受即此獄明驗之斷案也又於苦主緊證已死之後較以前日所無之一片手記忽納查庭再招欲售疑眩之計極爲狡惡訊推償命斷不可已令該曹稟處○刑曹達言此獄則頃部之環轉形如搖鈴聲如碎礫則明是被打折項之症而敢以死中求生之計遽做自縊之說縱妻鳴錚屍親之成標俱是前日所無而忽地做出節節誣罔萬萬兇狡正犯金成文訊推輸款之意請分付道臣 咸鏡監司 金啓河狀達以爲咸興金召史爲其夫韓渭鍊殺獄事擊錚而令本道詳查事判下矣定查官推覈則此獄所以稱冤者渠以富漢給債於致死人金道老味父子使之漁捉料利資生聞漁船來泊求買一貼魚則道老味語多悖戾其父一男叱責其子仍以煙竹先打頭部繼又足踢背脇仍爲致死云而敢以此等說納招者究厥所爲則屍親金一男身死之後敢爲死中求生之計縱妻鳴金有若橫罹者然萬萬痛惡如前訊推期於取服令該曹稟處○刑曹達言此獄則口門骨垢實因明的腦額杖打詞證俱備而布機打額皮綻見血兇身檢招亦不得掩諱則眞贓畢露斷案已具做出推諉之說要作掉脫之計謂以金一男之足踢背脇而背脇竝無痕損則其所稱冤徒歸虛謊之科正犯姜渭鍊訊推得情之意請分付道臣竝準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윤5월 7일(신해)>

강 許施華城府留庫租加分之請

목 備局達言即見水原留守 金相休狀達則本府還 餉留庫中租米太合三千四百六十八石及屬邑所在南漢餉租二千四百五十七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麥嶺艱食民事宜念本府及屬邑加分請竝依狀請數爰許施依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5월 16일(신묘)>

강 令華城留守 金迪根申飭視務

목 令曰華留既佩符到營而不爲修啓則其不視務推此可知揆以紀綱萬萬寒心爲先從重推考此後則無敢如是之意自政院嚴加申飭更勿以此等事煩稟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6월 16일(경인)>

강 令華城留守 金迪根箋文追封進

목 令曰賀箋封進何等重大事則華留之無故不行者何事也前後申飭何如則誕辰候班何不進參乎事極寒心自政院各別嚴飭箋文追于封進此後候班亦爲進參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6월 19일(계사)>

강 令玉冊所用玉片定差員監採

목 上號都監達言今此上號時玉冊玉寶所用玉片所當發遣監造官下去南陽採取以用而不無廚傳之弊依近例分付京畿監司別定差使員限八十塊監採卽速上送請以爲及時入用之地依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7월 28일(신미)>

강 秋曹以幸行時擊錚原情覆達

목 刑曹達言西部幼學李顯翼原情以爲渠先祖母淑儀 南陽洪氏墓所位田見失常塚犯葬云請令漢城府稟處又達言長湍幼學李希廉原情以爲京居洪持榮偷葬於渠十世祖山腦上云請令漢城府稟處 (…)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10월 4일(병자)>

강 令三都支放不足條以三南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穀耗折米劃給

목 備局達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丙戌耗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已成年例華城則以湖南 松都則以嶺南 廣州則以湖西加分耗及備局句管各名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依之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10월 9일(신사)>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達

목 司僕寺達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處則論賞一款不必舉論而江華牧馬元總三百三十六匹內虧欠之數乃至一百二十八匹之多前前兼監牧官 晉學喆 洪麗一等請竝令該府拿問處之準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前任金禮振時任崔相一 所管五牧場馬四百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七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三百六十三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六匹今生馬七十二匹加報十六匹 (…)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12월 20일(신묘)>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及順天前監收官南石老等論罪啓

목 該寺啓言 (…)
南陽監牧官 金禮振所管五牧場乙酉籍付馬三百六十三匹今生馬六十五匹合馬四百二十八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五匹故失馬五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三百六十八匹內壯雌馬一百八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四匹今生馬六十五匹加報十一匹 (…)

<일성록, 순조27년(1827) 12월 27일(갑술)>

강 隨詣華城幸行

목 具軍服乘輿出重華門至協陽門降輿步過仁政門外乘輿出敦化門東挾門降輿入幕次大駕至祇迎還入幕次少頃乘馬出崇禮門渡舟橋至龍驤鳳翥亭降馬入幄次少頃乘輿出東挾門降輿乘駕轎至始興縣行宮降轎入幄次少頃乘駕轎至遲遲臺降轎乘馬入長安門至新豐門外降馬乘輿入維興門行宮經宿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2월 22일(임진)>

강 設道科于鄉校

목 以華城父老尙說先王遺澤爲賦題○令曰入格儒生明日待令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2월 24일(갑오)>

강 還宮

목 具軍服乘輿出新豐門降輿乘轎至遲遲臺下令曰華城一府所重自別一草一木無非我先朝精力所到處而邇來凡百有漸不如古之歎卿其着意保釐且飭本官使之隨處盡心而雖以植木言之往往有稀疏處此亦益加種植也仍令曰年七十以上三十九四十歲人各賜米三斗肉二斤入格儒生中未及施賞者自本府詳細頒下之意已有所下令着實舉行也仍詣碑閣周覽訖乘駕轎至始興行宮門外降轎乘輿入行宮少頃具軍服乘輿出行宮門外降輿乘馬至南關王廟門外降馬乘輿入小次少頃至拜位行禮詣廟內奉審訖還入幕次時至具甲冑盥帨以出贊禮趙鍾永前引詣拜位西向立行四拜禮詣神座前三上香執幣獻幣執爵獻爵大祝訓鍊正徐萬淳讀祝訖還復位行四拜禮詣望燎位燎訖還入幕次令曰諸司預備具軍服乘輿出廟東挾門外降輿乘馬由崇禮門至敦化門降馬乘輿至仁政門降輿少過協陽門外乘輿由建陽門貳極門入重華門還內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2월 25일(을미)>

강 判下各該司原情及擊錚上言回達

목 令曰觀此南原童蒙黃河清之原情則其母孝烈已有兩朝褒揚之命云令道臣卽速行會詳查登聞也又令曰此上言中報恩幼學權基振威幼學崔文哲安山幼學元永仁水原出身文世祿俱以山訟事稱冤令道臣詳查狀聞也又令曰觀此平山童蒙李遠昌上言則淑徽宮宮監之濫捧稅事稱冤令道臣詳查狀聞又令曰觀此襄陽幼學金有浩等原情則淑靜宮田畝在於本縣而宮監輩侵漁之弊稱冤矣令道臣更查登聞又令曰此原情中瑞山居李春芳華城幼學李周新砥平幼學李殷緒全州幼學金學俊晉州幼學金鑑等廣州幼學金興衛羅州李燦國牙山居李明哲等交河幼學金在默利川幼學安慶福等瑞興幼學李億等長湍幼學李景祿交河幼學李八松等俱以軍役事稱冤令道臣詳查狀聞又令曰此上言中永興幼學李元植積城幼學黃載雲牙山居李潤福永同居李尙渭等白川幼學李光雲俱以軍役事稱冤令道臣詳查狀聞又令曰此原情中抱川幼學李漢龜長湍幼學李相猷竹山幼學鄭匡周長湍幼學康正璿通津幼學李勉益中部良人李春得松都幼學具弘鼎水原幼學朴慶權金川幼學高景欽忠州良人金占大陽城幼學李溪夏陰竹幼學禹光宅漣川幼學李昇鎮舊豐德寡女尹召史俱以山訟稱冤令道臣詳查狀聞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8일(정미)>

강 令水原西北屯以常民將吏卒隸許其耕作

목 因水原府校吏等詢瘼別單令以華城一府卽我先大王經始之地而昔日之顧恤愛護果何如此別單自

廟堂從長稟處俾有實效至於西北屯設始卽爲一府裕食之道則班戶之廣占作弊者誠極駭惋從今以後班戶則一切禁斷惟以常民將吏卒隸許其耕作之意成節目施行事分付華城留守處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12일(신해)>

강 備局以水原府校吏等詢瘼別單覆達

목 備邊司達言水原府校吏等詢瘼別單自廟堂從長稟處事令下矣取見別單則其一平薪鎮軍錢土稅既屬本府僉使亦依各道各營例許令本府自辟事也事體不可遽議置之其一楓島人民則自來屬之本府土稅則自南陽 大阜牧官收捧而稅納增加島民漸散自今本島土稅亦屬本府以爲島民奠接之地事也該島土稅之當初定稅謂之皮穀五六石而末乃添加厥數倍蓰云倍蓰於五六石則不過爲十餘石內外島民之漸至渙散者或過實且數爻極其零星亦置之其一蠲補庫二千兩自乙巳放債取殖於將吏而四十餘年之間人多散亡便成鬼錄侵鄰侵族弊痼難醫上項本錢依辛巳年例蕩減利條亦爲從長給貸事也本庫殖利前貸已成鬼錄當捧每患侵徵吏民難支勢所使然而至於蕩債給代亦非輕議令守臣從長論報更爲稟處其一本府各廩設始蓋出於爲居民之盛德而挽近凋殘廩空人散奠接沒策方營貿取生苧曝白以賣京廩亂廩特許勿禁以爲華民生利之一助事也生苧曝白事自京廩民聊賴之資則奪此與彼非但有礙事面一視之政不可輕許置之至於西北屯之班戶作弊判下令旨不啻嚴重已自本司行關該府矣成節目舉行後形止卽爲狀達之意請分付守臣處依之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3월 19일(무오)>

강 召見判府事 李存秀以下于攸好軒 判府事 李存秀 繕工監提調 金履喬 禮曹判書 趙鍾永 觀象監提調 朴宗薰

목 章陵修改後入來也○存秀曰陵上莎草太半蹲縮所當隨處修補而恐有新舊不均之慮一新改封屏風石以年久之致間有罅隙處若補以新石則事涉未安故以油灰從便填補矣余曰罅隙處爲幾許存秀曰不過三四指許矣余曰何時畢役乎存秀曰昨日申時量訖役矣余曰本陵幸行在於何時乎存秀曰先朝丁巳八月華城幸行時展謁矣余曰卿於其時隨駕乎存秀曰其時臣以顯隆園典祀官先詣回鑾時陪往本陵矣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4월 14일(계미)>

강 令華城幼學李章植等原情令本府詳查

목 義禁府以鳴錚罪人李章植等二人移送秋曹達令以原情捧入又因華城幼學李章植原情令以本府詳查以達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7월 7일(을사)>

강 令華城 廣州 松都以各穀中折米劃給

목 備邊司達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蕩債結代穀六百石廣州 句管關西 湖西穀見縮條丁亥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區劃矣華城則以關西慈城補城穀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湖南 備局句管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海西勅需穀耗作條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依之

<일성록, 순조28년(1828) 10월 26일(임진)>

강 令漂民出送咨文撰出轉致北京

목 承文院達言請曆齋咨官務令頒朔前數日抵京事禮部咨文出來矣今番齋咨官之到京既在於九月二十九日則猶趁頒朔前而彼咨以遲延爲辭此不可循例答送以當該齋咨官爲先革職嗣後則另加申飭之

意別撰回咨至於華城漂民出送咨文以來頭奉表稱謝之意撰出回咨竝爲正書安寶後定禁軍騎發下送于灣府請以爲轉致北京之地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월 7일(임인)>

강 令皇太后尊號進賀以有方物磨鍊外此謝恩以無方物入送伸謝咨文撰出下送灣府使之先通禮部

목 承文院達言皇太后加上尊號進賀以有方物磨鍊外此詔書順付謝恩賜物謝恩使臣參宴謝恩濟州漂民出送謝恩海南漂民出送謝恩竝以無方物入送而待節使復命以奉表伸謝之意撰出咨文定禁軍下送灣府使之先通禮部 華城漂民出送謝恩先通稱謝咨已送於禮部矣請此亦以無方物入送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3월 15일(기유)>

강 許施華城還餉加分之請

목 備局達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狀達則本府還餉自來不敷而當此農時民情違汲留庫條中租太合三千六百八十二石零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請依狀請數爰加分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4월 20일(계미)>

강 令時囚李象祖放送趙道洽等勘放

목 義禁府達言前直長 李象祖原情以爲渠十三代祖新宗君墳墓在於廣州石雲里而渠八代祖領議政文忠公臣景奭墳山亦在於局內仍爲世葬守護矣昨年四月日鄭禮東爲名人欲爲偷葬於大臣墓所單案對衝之地渠欲爲始訟禁葬則禮東自知理屈卽即散去矣同年五月日華城居李頤新卽又偷葬於鄭禮東擬葬之地渠同派諸族起訟於龍仁官之日渠祖本生庶姪秉遠非議政先祖子孫而其父塚距 頤新偷葬處尤爲切逼故別爲呈狀龍仁縣令 李憲三誘以與渠有世嫌而不許聽訟自巡營移訟於始興官始興縣令趙雲象謂以與渠有戚分避嫌不肯如是之際已迫嚴冬決訟無期及至十一月初一日從叔秉遠果爲自掘李頤新兄塚而自現於龍仁官渠則在京初不下去之於京鄉營邑之所已悉李頤新必欲以指使之目歸之於渠者以渠爲議政先祖宗孫也故必欲挫抑更葬舊墳之計也龍仁縣令既以世嫌初不聽訟而及至李頤新誣渠來訴之日杖問秉遠至於五十度之多勒捧指使之招遂以報營因請移訟既欲移訟則法外杖問未知何故既施杖問則指使之招豈非勒捧乎蓋此私掘一款渠所深恥大臣墓所事體自別單案壓臨法在必禁呈邑呈營若未掘去則雖上達天聽依法從事以重事面豈肯募人奮拳半夜行椎埋之事云李象祖當初禁李頤新之葬者象祖爲其先祖故相臣 景奭墳山對案而禁之李秉遠則爲其親山迫近而禁之畢竟私掘之舉出於秉遠而秉遠非故相臣後孫則李頤新鳴冤辭意謂受指使於象祖者有不襯着且畿營查達以爲象祖之指使果無明證云而今此爰辭與營邑行查俱無差爽別無更問之端此囚請放送又達言德浦前僉使 趙道洽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又達言中官 崔喜鎮照律答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私罪施行竝準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5월 23일(병진)>

강 命南陽府使 李命運 楊州牧使除授

목 敕曰南陽府使 李命運既有牧使承令楊州牧使除授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6월 30일(임진)>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李道在進

목 落點以李游夏爲副校理 尹致秀爲文學 趙鶴年爲司書 申道顯爲南海縣令代點以李民植爲南陽府使 鄭鴻觀爲橫城縣監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6월 30일(임진)>

강 許施湖南留庫穀加分之請

목 備局達言卽見全羅監司 趙寅永狀達則以爲本道應加分折米七千石乃是年例取耗劃送於華城及兵營以爲支放給代之需者留庫中各穀限一萬石特許加分事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係是年例取耗需用者依狀請施行雖曰加分已成應式每請稟處還涉煩屑此後則直爲加分只令磨勘中縣錄事請分付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7월 6일(무술)>

강 令時四全允淡等議處金箕明等照律洪義翼等勘放

목 義禁府達言公州 連山兼官鎮岑縣監 全允淡原情以爲今六月二十四日連山兼官馳往該縣查考其稅米太未捧之數則合爲二百九十石零而星火嚴督所捧米八十五石零太八十五石零已爲裝發而仍爲還官七月十七日新縣監到任則渠之該縣兼官舉行只爲十三日而同月二十五日差定公州兼官故馳往該牧查考其稅米未捧之數則爲二千二百二十餘石故嚴加督捧所捧米爲二百五十餘石八月初四日新官到任則渠爲該牧兼官合爲八日而既帶兼任自有一日之責則其間未準捧之罪無辭可供云泰安郡守權穰原情以爲渠於七月十六日始到本郡兼任瑞山而該郡大同米未捧爲六百餘石馳往督捧則賑餘窮民終始拒納旬日之內所捧僅爲七十餘石以致裝載之過限云連山縣監 洪明厚原情以爲渠之赴任在於七月十七日則限前餘日爲十三日賑餘窮民收納極難以致裝發之遲滯難免不職之罪云全允淡 洪明厚等竝刑推得情權穰曾經侍從請議處準之令以全允淡等竝除刑推議處又達言延祐宮 大祝 崔漢翼原情以爲渠於月前新遭妻喪方營求山掩土之際見差順陵秋夕祭官過享後仍往坡州先隴轉向南陽地自費十數日之間又爲填差於延祐宮秋享大祝而看山行色本無定處莫重差祭茫然不知致此淑問之舉云曾經侍從請議處準之又達言金箕明漕船裝發許久延拖揆以法意誠極可駭不可以十日兼官五百包之收捧置而勿論宋持膺大同米限內未克收捧以致裝載之尙今遲滯該邑本倅終難免通編中過限之律不可以遞任之在於六月未捧之僅過百包有所參恕請竝以此照律又達言公州前判官 洪義翼 新昌前縣監 李博鉉照律各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瑞山兼官泰安前郡守 王道常照律笞四十收贖附過還職竝私罪施行又達言金甲島萬戶 金興喆照律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竝準之令以洪義翼 李博鉉竝功議各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8월 29일(경인)>

강 令前後直赴殿試人今番慶科放榜時一體放榜兵曹以幼學崔成烈等上言勿施達

목 該曹達言京居幼學崔成烈 楊州幼學趙繼漢 利川幼學鄭龍河 華城幼學梁鍾達 古阜幼學李昌求 濟州居民張千得 幽谷驛人金宗仁 咸興幼學金義明等上言達下本曹而限內不爲現身竝依定式勿施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9월 5일(병신)>

강 許施水原 廣州 松都支放不足條給代之請

목 備局達言水原句管各道穀見縮條今年耗米一千二百二十五石零債給代穀六百石廣州句管關西湖西穀見縮條戊子耗米三百二十石零松都句管關西穀今年耗代條二千石自各該府報請給代矣各營支放不足條之從他代劃已成年例華城則以湖南所在本司句管穀會錄耗中折米劃給廣州則以嶺南加分耗會錄條中折米劃給松都則以海西勅需穀耗作條中折米劃給請使之取用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9월 23일(갑인)>

강 許施水原府所請諸條

【呂】 備局達言卽見水原留守 朴周壽狀達則以爲本府設施規模典守方略非不詳密而歲久弊生或有昔便今否此羸彼縮雖不可一一矯揉至於賑穀名色有邑之不可無者而本府則本無賑穀若值設賑不無苟艱之弊且別驍士馬價之每年上下實是難支之端不可不釐正而外此亦有略加變通者條列于後竝請令廟堂稟令分付矣其一湖南所在本營米二百五十六石零卽丙戌內下賑資錢相換作穀者仍置該道名以華城賑穀依前取耗事也其一果川縣帑米餘在條三十一石零添付於該縣所在別置米竝與別置本米一千一百九十八石零自明春爲始一體取耗移作賑穀事也其一別置米一百石租一百七十五石太二百石之每年添付還餉者自今爲始移作賑穀或值還餉減縮之時則就賑穀中除出幾石還付還餉而報備局舉行事也其一外帑庫米歲入雖有豐歉加減除却應下與幸行時軍兵盤纏及賞資則猶多剩餘陳腐換色不無爲弊自今爲始以三百石定數恒留其餘則移作賑穀事也其一內侍復戶結所出米辛已以後儲蓄合一百二十石零亦爲移作賑穀而每歲所捧十五石逐年添付事也其一移作賑穀之後若以還分例分給民間則不無災歲蕩減之慮每年折半以各庫新捧米中相換改色雖暫時不得虛留事也其一賑穀卽災歲救民之需而若入停蕩必致減縮湖南及果川所在米竝勿舉論於停蕩之意發關兩道道臣處本府所在米一體依此定式事也其一外帑庫歲入錢條較之用下每患不足而修城貯置兩庫歲入稍裕自今以後幸行時軍兵盤纏及犒饋條移用於貯置庫且就貯置庫捧上中二千兩修城庫捧上中一千兩合三千兩每年十月移送外帑庫以爲逐年封不動而如非特教無得擅用於本庫之意永爲定式每於正月修成冊一件上送承政院一件上送備邊司事也其一別驍士馬價每以親軍衛減番保錢給代上下而所捧較所下太不相當自今馬價上下之規永爲革罷貢馬上來時每年二十四匹依前狀聞執留以爲出給之地事也其一蠲補庫放債錢今已年久徵隣徵族爲校吏竊摸上項放債錢二千兩特爲蕩減利條之需用於本庫者以本府劃屬宮結還出稅條中每年二百餘兩給代事也各樣米之合錄賑穀兩庫錢之移作封椿備水旱而需緩急將有來後之效見無窒礙之端竝依施而勿許停蕩成冊磨勘與每年折半改色亦竝依狀請施行別驍士馬價之入不當出者歲不免貽害於貯置庫貨一年二年誠有難繼之歎貢馬上來時若許定數執留則庶可爲直補矯揉之政公債之隨連隨蕩有不可遽議所以有前此回達而今此所陳以指徵無處害及隣族爲辭仍請蕩本給代而此是以本府之貨救本府之瘼者亦不必靳持請一體許施依之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2월 21일(신사)>

【呂】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交達

【呂】 該寺達言 (…)南陽監牧官 前任崔相一時任李章漢 所管五牧場戊子籍付馬三百六十四匹前任崔相一所報加現馬一匹今生馬六十八匹合馬四百二十九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五匹前任崔相一所報故失馬六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五十六匹內壯雌馬一百七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三匹今生馬六十八匹加報十五匹 (…)

<일성록, 순조29년(1829) 12월 27일(정해)>

【呂】 令牙山等三邑浦邊地水原府募民事關問于湖西 華城 道守臣後投托民戶竝還屬各該邑

【呂】 右議政 鄭晚錫達言小臣今番行所過邑有民弊之切苦者故敢達矣牙山 平澤 稷山等地方皆沿海邊與水原界隔一浦而浦水廣可十餘里以北屬於水原以南屬於牙平稷三邑自是設邑時定界而忽於七八年前水原指其三邑浦邊之空曠處謂以水原浦落之越邊泥生於是三邑之民逐年移住頗免本邑納布之重役投托水原私募之歇役疆界自削軍丁漸縮雖以牙山一邑言之以移去頗役者爲四百八十餘名之多則可謂軍丁耗縮之尾閭矣且其地斥鹵元無把束之起墾故移住之民莫不稼耕於本邑樵採於本邑而方其秋熟之時憑藉其他官之民拒納本邑之稅是豈成說乎其害竝及於未移居之民故民人輩成群來訴而各邑守宰亦以爲言此不可不趁速矯揉而難以一邊之言遽議變通令籌司關問于湖西 華城 道守臣後所謂泥生處及投托民戶請竝還屬各該本邑從之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2월 25일(갑신)>

▣ 判下各道上言原情

☞ (…)
○義禁府達言尹行恁事己巳鳴冤特下伸雪之命而繼因相筭還寢則到今有難遽議請置之準之西江幼學李祖夏原情以爲渠曾祖商輅冤死於丙申獄渠祖兄弟坐配遠地幸蒙我先大王大德渠祖兄弟次第放還渠從曾大夫義明疏通時先大王筵教有曰商輅風色等語自底觸諱逆則非矣乙卯春華城幸行時特命渠祖入對惠嬪邸下而上教縷縷昭晰至有姑俟夫雪之命不幸遭庚申弓劍之痛蓋渠曾祖以屢次辭婚之事積忤於賊臣國榮適值鞫獄方張挾摘書札句語竟置極典渠祖抱此至冤去甲戌八月元陵幸行時號訴於法駕之前判付若曰商輅事先朝洞燭其無罪故將欲伸雪之聖意屢示於昔日此人鳴冤是矣李商輅特爲伸雪罪名蕩滌不幸人言峻發連請還收而聖批不允答兩司聯筭若曰李商輅事先朝本意予不知而孰知之害於義理之事豈敢爲之先朝未及之事而爲之勿爲爭執之事而爭之向國而先朝之事與聖意不知而爲之者豈有如許人事道理勿煩答大臣筭子若曰李商輅事先朝洞燭欲爲伸雪之聖意屢示於昔年今因其鳴冤蕩滌罪名是先朝未及之事而爲之勿爲爭執爲教不意同月二十五日大臣筵奏以明義錄中人張皇罪案直請還收竟至反汗雖以明義錄言之自先朝時原情而寬恕者不止爲一二人而獨於曾祖依舊還錄於丹籍者尤豈不至冤乎伏乞依甲戌初下傳教特雪渠曾祖罪名令以稟處○刑曹達言此非臣曹所管請令義禁府稟處準之 (…)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3월 6일(갑오)>

▣ 判下各道上言原情

☞ (…)
義禁府達言 (…)
南陽幼學安命濟原情以爲渠六代祖墳墓在於公州反浦面而本邑權吏朴文賢白虎偷埋山下土豪李忠善腦後逼葬故渠舉狀本官則朴文賢符同李忠善締結摘奸將校謗告官庭反置渠於落科伏乞竝使親審摘奸照法即掘 (…)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3월 6일(갑오)>

▣ 有政 吏曹參判 徐鼎輔進

☞ 以趙寅永爲同敦寧 尹心圭爲弼善 李重根爲漆谷府使 崔昆重爲比安縣監 李能淵爲義興縣監趙然大爲新寧縣監○教曰南陽府使 漆谷府使 相換○再政漆谷府使 李重根 南陽府使 李民植相換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윤4월 12일(기해)>

▣ 京兆以木川縣 金致根等山訟事覆啓

☞ 公忠監司 朴齊聞狀啓以爲因刑曹關木川縣 金致根山訟事定查官推覈則金鼎養祖父山距金致根母山五百二十五步坐立俱不見而金鼎養庶九寸時穆母塚在於金致根母山腦後七步之地金鼎養庶十寸兄塚在於金致根母山左邊三步之地設使金致根用山雖爲金鼎養禁養處渠山之相距如彼闊遠無所礙逼則以禁養而禁人之葬誠是法理之外惟彼鼎養敢生廣占之奸計貪嗾愚蠹之庶叔暗埋朽骨於壓近之處必欲逼辱而禁逐究其設心做計陰譎叵測莫此甚矣當初起訟渠既對卡而及其奸情現露之後粧出時稷乞借之說欲爲掩遮逃罪之計尤極巧惡以法以情偷埋兩塚在所當掘○刑曹啓言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稟處允之○漢城府啓言金鼎養之奸狀已悉於道查偷埋兩塚依狀請督掘允之又狀啓以爲因刑曹關南陽府 安命濟山訟事定查官推覈則安命濟六代祖母墳墓在於公州單白虎坐立俱見處本邑吏朴文賢偷葬破腦壓臨處山下土豪李忠善移來渠三代舊塚而偷埋也 安命濟之必欲掘去者卽是李朴四塚而自李忠善母山及祖母山距安命濟六代祖母山步數遠不過九十步近則爲二十五步俱在腦脈壓逼坐立俱見李忠善弟山又在十五步傍近處有如雙墳朴恒鎮祖父母山在於案山單白虎八十九步之地坐立

俱見而子孫遠在孤孑數十年廢省墓道荒涼認以古塚迭相入葬容或無怪而三塚禁葬既有戊申之文狀命濟祖父之連年來護供招亦有可據居在山下之人豈或有全然不知之理此與屢世失傳之古塚有異腦脈龍虎俱係切逼揆以法理在所當掘○刑曹啓言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稟處○漢城府啓言道查論決既甚明的依狀請掘移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6월 25일(신해)>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故失則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竝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請處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李章漢所管五牧場已丑籍付馬三百五十六匹今生馬六十八匹合馬四百二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提給馬五匹故失馬七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三百四十六匹內壯雌馬一百七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三匹今生馬六十八匹加報十五匹 (…)

<일성록, 순조30년(1830) 12월 21일(을사)>

강 命長湍囚申鈐等嚴訊取服通津金召史等施以次律

목 刑曹啓言長湍 申鈐獄事則執奸醉酗本非死罪乘憤手勢顯有殺心非渠婢夫而況異邂逅諉諸從嫂而敢欲漫漶三尺至嚴百喙難容請更加嚴訊又啓言陽城 吳載寅獄事則奪錢使酒激成甘心之端擲板投履實爲行兇之具兩檢再查衆招一口請連加訊推又啓言楊州 咸完石獄事則隨往喪所裂破殮具已非冒姓者可爲結縛老嫗恣施悖學莫掩甘心之眞贓請連訊取服又啓言長湍李宗伊獄事所爭不過數文之錢可怒必非十分之境而瞥眼風波火滅繁折一聲哀告二處傷損情固難明犯則的實請加訊輸款又啓言坡州 鄭三豐獄事則手刃而往預蓄殺心背後而刺已露眞贓請嚴訊取服又啓言楊州 呂季得獄事則先欺伴而奪柴由責已而荷杖兇心所發毒踢隨至以若要害有此的證請依前訊推期於輸款又啓言竹山 鄭殷石獄事則積憤於受侮激怒於助勢既逞毒於周福更甘心於死者使七尺無病之身作一夜非命之鬼舉措兇悖因證具備不可以本事之微細渠招之漫漶有足起疑請嚴訊輸款又啓言**南陽** 金成文獄事則蓄憾於劫奸之計挑憤於徵貲之說而縊痕不匝樑塵無滾明爲假勒之狀頭部自搖皮裡有聲的是折項之症請如前訊推期於得情竝允之又啓言通津金召史獄事則以女褊性見子被打先擠胸膛勢或無怪兩兒滾鬪一場扶擠或撞或觸俱非異事而金女則終始發明看證則無他公眼道決曹讞終未免摸索硬定而遽置償命恐涉不辜之殺此等疑獄當以寧失之義付之惟輕之典請特貸一縷施以次律又啓言抱川 韓者斤喆獄事則致命既因於鬪毆成案且由於詞證而初面無宿昔之怨先犯在意慮之表出爾反爾必至之勢有心無心初非可論兩漢滾團一人先死安知不生者死而死者生乎正犯所招中渠之被打有浮於好吉者未嘗非實際語道查之幸與不幸之論已是存疑之意至於脈錄之與醉死法文相符云者尤見審慎之義則請特貸一縷降施次律竝從之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1월 20일(갑술)>

강 江華留守 李若愚陳疏乞暇賜批許之

목 疏略曰臣生母墳在於廣州而地理未協幸占一新兆於**南陽**之地方營移窆躬往哭臨而符節縻身不敢擅離許臣往還之暇俾伸至情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5월 12일(계해)>

강 命時囚李重根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李重根原情以爲今月初二日聞連山 林川兩邑大同船一隻致敗於本府境罔

夜馳進則船隻因獐風所驅不由護送之路橫到永宗境還到于本府大阜島後洋竟爲風濤所覆鈎拯米一千六十八石分給民間今以地方官致有此置對之境云別軍職請議處又啓言固城縣令 李顯稷原情以爲罪囚逃失雖在於因公曠官之日未能趁限捉得焉這溺職之罪云宣傳官請議處竝允之又啓言黃澗縣監徐世輔原情以爲渠人既懦劣邑又殘弱無賴之輩恣行劫牢擅殺重囚而倉卒之際寡不敵衆無以捍禦不職之罪焉敢自這云請刑推得情又啓言蝟前僉使 金翼信原情以爲各邑鎮稅船護送之法各有境界而蝟島之於古群山水路一百里內五十里以南蝟島掌內五十里以北古群山掌內今此左漕倉地字船自靈光地作鯨上來故依例護送于古群山掌內後受差員踏印標文粘報監營矣船隻致敗於群山後大洋故該倉差員亦以古群山地界一邊報營移文該鎮而該僉使圖脫爲謀瞞報營門推諉於蝟島事實如此云請刑推得情竝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8월 28일(정미)>

강 命延慶墓香炭位土以三道起壘處劃付

목 禮曹啓言延慶墓香炭位土因齋官之報差遣墓監詳探形便則南陽地翻浦自草里有可合起壘處慶州地東海面內東面有可合起壘處云劃付墓所差送墓監使之踏驗起壘而延安地米山面二里三里所在田畝百餘石落其里民人等納勞願付於墓所亦爲劃付收稅請以補香炭需允之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9월 6일(을묘)>

강 命時囚李憲綱保放李元普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李憲綱墓所火巢內松木偷斫至於六十餘株之多萬萬驚悚墓官不能禁戢之罪自有其律而昨年已爲定界禮曹仍卽下帖豈有追後分界之法理乎今以當日巡審分界前斫痕等說張皇發明者尤爲可駭而供辭既如此則臣府無直斷本律之例令該曹查實草記後準法照律而此囚則查實問請依例保放允之又啓言迎華前察訪 李元普原情以爲身爲兼官未能檢飭下吏大臣行次時舉行不謹之致致有此淑問之舉惶恐遲晚云請刑推得情又啓言林川郡守 金應根原情以爲伏見畿營狀啓惠廳草記則以前月南陽府致敗船事竝請本郡遇數添載之罪矣本郡大同米五百石則自京司分定發關使之添載於連山縣執籌之船則在於實載數內而其餘藥材價兵曹納禁衛營納及各樣船價浮加等米合二百六十九石零此爲添載之穀而自舟橋創設以後特軫船人輩聊賴之方右項名色之竝載稅船便成不易之例非但裝載列邑之無處不然無船然而雖以今年春間言之本道道臣以民情事勢之不得不然更無變通之意因事端論報於舟橋司渠亦爲依例舉行既有違於通編所載則焉這當律云請刑推得情竝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9월 16일(을축)>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 李章漢所管五牧場庚寅籍付馬三百四十六匹今生馬七十四合馬四百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五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三百五十二匹內壯雌馬一百八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五匹今生馬七十四加報十五匹 (…)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12월 21일(기해)>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沈能岳 參判 權敦仁 兵曹判書 金迫根 參議 李渭達 參知 洪祐燮進

목 敎曰每年兩大政臨政之飭豈爲文具而然爲國之要治民爲本治民之術用人爲本初仕不擇則守令不可擇守令不擇則民生受病故也兩銓之臣苟欲對揚則莫先於厥公而搜才以此飭諭兩銓至於忠臣清白吏子孫軍功西北松都人收用亦無以例飭視之盡心舉行事一體分付又敎曰藝文提學 玉堂 春坊竝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敎曰山林外臺諫竝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敎曰雖非親政上下番注書及尙瑞院官員依例

陞六○吏批以洪奭周爲知敦寧 徐耕輔爲同敦寧 徐能輔爲左副賓客 朴周壽爲判尹 鄭基一爲右尹 徐有渠 爲刑曹判書 徐憲淳爲禮曹參判 李志淵爲兵曹參判 蔡弘遠爲工曹參判 洪奭周爲藝文提學 金鑄爲大司成 鑄及李穆淵 尹聲大竝新通 李正者爲應教 李寅弼爲副應教 林永洙爲校理 李應信爲副校理 閔泰鏞爲修撰 李敦榮爲副修撰 徐有素爲輔德 有素及趙庭和 洪永觀竝新通 李義肇爲兼輔德 黃基安爲弼善 基安及任百能 鄭琦和竝新通 趙斗淳爲兼弼善 鄭口爲文學 李敦榮爲兼文學 任百經爲司書 韓鎮尿爲兼司書 尹致定爲說書 致定及趙徽林 沈承澤竝新通 李謙在爲兼說書 李寅臯所通 李彥淳爲大司諫 南達孫爲司諫 李寅教 爲獻納 寅教及崔致憲新通 李勉祐 鄭象樞爲正言 象樞及李羽采 金漢益竝新通 李益文爲執義 益文及安孝述 徐洛淳竝新通 羅台晟 李炫章爲掌令 台晟及韓夢奎 盧尙義竝新通 高萬九 李鎮默爲持平 鎮默及金在榮 白時亨竝新通 沈漢永爲坡州牧使 李燭爲咸從府使 柳季麟爲春川府使 金喆遠爲寧越府使 李顯夔爲竹山府使 張洛賢爲南陽府使 沈能驥爲仁同府使 趙鎮敏爲大邱判官 姜在浩爲興海郡守 李元夏爲順川郡守 徐灝淳爲安城郡守 金相順爲鳳山郡守 洪疇爲瑞山郡守 趙亨復爲榮川郡守 金最秀爲金浦郡守 李寅亮爲三登縣令 徐永淳爲興陽縣監 宋欽成爲青陽縣監 尹義烈爲洪原縣監 李南軾爲康翎縣監 申懿爲青山縣監 洪翼周爲鎮川縣監 姜彝文爲新昌縣監 李台升爲陽智縣監 鄭鶴濟爲陽德縣監 權達準爲奉化縣監 沈能淑爲泰仁縣監 徐胤輔爲魯城縣監 崔粹俊爲熊川縣監 李憲百爲松禾縣監 鄭周應爲光陽縣監 李熙耆爲山青縣監 權載大爲禮山縣監 鄭澤友爲稷山縣監 尹日善爲德山縣監 金鎮國爲貞陵參奉 李秉植爲穆陵參奉 宋觀洙爲章陵參奉 任序常爲順陵參奉 尹英培 爲敬陵參奉 金佐鉉爲徽陵參奉 金魯兢爲永陵參奉 林迥鎮爲永禧殿參奉 吳慶興爲慶基殿參奉 尹應圭爲顯隆園參奉 宋在胤爲徵慶園參奉 金觀進爲昭寧園守奉官 金萬根爲東部都事 李繼在爲典獄參奉 沈憲賢爲假引儀竝初仕也 兵批以徐有渠爲都總管 金箕祖 李寅熙爲訓鍊副正 李敏性 鄭煥章竝新通 吳顯文爲公州營將 俞應煥爲慶州營將 柳翊魯爲京畿中軍 韓元植爲平安中軍 尹商大爲江原中軍 徐相奎爲訓戎僉使 李秉達爲法聖僉使 李鍾憲爲宣傳官 趙錫喆 曹炳奎 呂東星 曹衡振 徐燦進爲部將 李漢英 宋重協 鄭慶基 安義錫 洪聖涵爲守門將 白采洙 李熙廷 張有亨 朴承健爲武兼 李在明爲西道參軍 李忠求爲同仁權管 李命瑞爲舊口波知權管 李度蕃爲軋原權管 鍾憲以下初仕也

<일성록, 순조31년(1831) 12월 25일(계묘)>

 京兆以擊錚原情覆啓

목 (…)
刑曹啓言南陽 李翼魯冤情以爲渠十二代祖安陽君諡恭懷公臣忭卽成宗大王第三男而當燕山君朝謫死于濟州 中宗大王朝特命復官贈諡返葬于楊州眞官面群場里封植守護弱子殘孫僅僅世傳矣乙酉年渠繼宗統年幼未往省至戊子始往省則累累四塚列在腦後與階前故驚問墓直則壬午年後不知何許人乘夜偷葬永絕形跡云故渠累度呈官自官跟捕而終未捉得累度呈營至有狀聞官之題而首尾四年邈無期望親王子墳山百步內禁葬載在國典而以厥漢之逃避尙此未掘伏乞特軫親王子墳山所重之自別亟令營邑掘去四塚云矣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稟處允之 (…)
○刑曹啓言果川 趙廷龍原情以爲渠七代祖都承旨仁後之墓及高祖母曾祖母之墳山在於南陽府而上年二月本府居洪文錫偷葬其父及其弟於都承旨墳前五十步之地而至於渠曾祖母墳則直是破墳逼葬故卽呈本府圖尺則不滿三步官題屢次督掘營決又復至嚴而文錫全無掘去之意而自知理屈終不免掘則遂乃做出不忍言之言以渠曾祖母墳謂之古塚前官處決內先掘趙哥塚見其誌石後洪哥兩塚終當掘去云此豈成說乎以一已私慾欲奪人三世之葬地天下寧有是耶伏乞俯察渠至冤之狀卽令掘去其二塚事係是山訟請令漢城府稟處允之 ○漢城府啓言營邑既置洪文錫於落科云爾則又何有反訟之墳以狀民之稱冤有難遙度請令道臣詳查決給更無紛紜之弊允之 (…)

<일성록, 순조32년(1832) 2월 25일(임인)>

강 給恩津等邑漂頽戶及淹壓死人恤典

목 公忠監司 洪義瑾以恩津縣民家三百九十七戶漂頽人物二名淹死公州牧一百六十六戶漂頽人物一名淹死平澤縣四十七戶懷德縣五十九戶文義縣八十三戶漂頽人物一名淹死連山縣四十一戶魯城縣四十七戶漂頽人物一名淹死石城縣五十七戶林川郡三十一戶扶餘縣三十三戶定山縣三十一戶鎭岑縣二十一戶漂頽人物一名壓死鴻山縣十五戶舒山郡十三戶清安縣八戶全義縣八戶漂頽人物一名壓死德山縣三戶頽壓人物一名壓死天安郡六戶懷仁縣五戶青山縣七戶漂頽人物三名淹死清風郡人物二名庇仁縣人物一名淹死燕岐縣二戶韓山郡三戶結城縣一戶稷山縣五戶大興郡一戶沔川郡一戶漂頽馳啓教以列邑被災固已慮之而恩津一面之編被懷襄其遑遑失所之狀極爲驚慘原恤典外別加顧助俾得卽爲結構依舊奠接無一流散之患而淹死壓死人生前還布竝令蕩減事分付○京畿監司 李義準以南陽府民家十戶加平郡三十八戶漂頽坡州牧七十八戶頽壓人物一名淹死陽川縣六十八戶頽壓人物三名淹死始興縣六十五戶高陽郡一百五十八戶漂頽富平府二十八戶交河郡三十九戶陰竹縣五十五戶頽壓馳啓教以昨見錦伯狀啓列邑被災夥然纔已判下矣又見畿伯狀聞民戶之漂頽人物之淹死又若是過多極爲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奠接之方廟堂嚴飭措辭無一人渙散之弊淹死人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減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32년(1832) 7월 24일(무진)>

강 給陽城等邑頽戶及淹死人恤典

목 京畿監司 李義準以陽城民家十二戶南陽三十七戶楊州六十三戶漂頽人物四名淹死馳啓教以聞甚矜惻漂頽戶別加顧助趁爲結構無使棲遑失所之歎淹死人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減事分付

<일성록, 순조32년(1832) 8월 24일(무술)>

강 禮曹以延慶墓香炭位土劃付啓

목 該曹啓言延慶墓香炭位土望定處使之執卜則京畿 南陽地大阜島火田爲二結零慶尙道慶州地東海面火田爲四十八結零江原道淮陽地長楊面火田爲十七結零橫城地甲川面火田爲十結零楊口地北面火田爲三結零修成冊今纔齊報矣依例劃付本墓所

<일성록, 순조32년(1832) 9월 21일(갑자)>

강 命金益振 僉使作窠差送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義準所報則南陽大阜島居折衝金益振納錢二千兩自願補賑云矣二千緡錢較諸穀物本色雖曰有間論以島居產業此亦不些事極嘉尙合施優異俾有聞風興起之類金益振請令該曹善地瓜果近僉使作窠差送允之

<일성록, 순조32년(1832) 10월 20일(임술)>

강 太僕進今年各牧場馬畜數交

목 (…)南陽監牧官 金懋所管五牧場辛卯籍付馬三百五十二匹加現馬二十六匹今生馬六十六匹合馬四百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八十六匹 (…)

<일성록, 순조32년(1832) 12월 19일(신유)>

강 召見回還冬至使于興政堂 上使徐耗輔 副使 尹致謙 書狀官 金景善 書狀官 金景善 首譯 金相淳進聞見別單

【목】 書狀官別單一 (…) ○首譯別單一戶部奏自道光十年至十二年三月各省軍需賑恤河工所用銀子多至二千萬餘兩目下雖無銀乏之患不可無先事之慮請各項所用務從節約各州縣欠逋飭令趁期上納一協辦 大學士富俊奏請近日奢靡成習服色僭越宜飭各該衙門嚴加緝拿去奢尚儉云皇帝降諭曰此是申明舊典則宜無不可而若專事禁捕則適足以開惡徒告訐之風啓吏胥擾累之弊此豈王政之所可行者乎當須化之以漸決不可一味馳驟束縛一北京民人尹老須傳習离卦教自稱南陽佛蕭老尤傳習大乘教神奇其說煽惑愚氓徒衆各爲數千人延及三省皇帝聞甚大怒捉尹蕭兩賊皆令凌遲處斬平時不能禁飭之地方官一竝重繩一昨年入夏以後雨澤不敷皇帝屢降責躬之諭求言審刑等政靡不用極素服徒步禱于天地宗社將近十次遣諸親王于山川風雲龍王等處虔誠祈禱六月二十八日行大雩禮而終未得雨秋節以後大雨跨朔終成大無一皇帝以都下米直高騰八旗親兵雖免飢餒特出內帑銀二十四萬兩分給而每一名銀僅爲三兩一再昨年皇子薨逝之後全貴妃生一子昨年春間祥妃生一子十月瑞妃又生一子今爲三子而皆不免襁褓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4월 2일(임인)>

【강】 水原留守 徐俊輔以金堤郡稅船致敗境界啓

【목】 狀啓以爲今見楓島領護別將監官所報則金堤郡田稅船一隻今月初三日夕水本府境無事護送後受其手標矣初五日南陽府升黃島居民輩多載致敗船人來泊故問其委折則沙格輩言內今初四日風波中致敗監色二人渰死沙格十二名艱辛圖生而致敗境界之爲何處蒼黃中未能的知故水原境何日過去與否探知次來到云故以今初三日夕水無事領送之意曉諭後還送于升黃島云矣本府境無事護送而既受該邑監色之標文則今此致敗不在於本府境內故論報惠廳不爲舉論而受標既是丁寧則來言似必推諉故以此意文移京畿監營矣自畿營以方飭南陽府使使之進去敗船所云其在共濟之道不可專委於南陽故判官馳往眼同南陽府使卽速鉤拯若其境界則以拯米鉤出處爲歸之意題送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4월 23일(계해)>

【강】 京畿監司 鄭基善以南陽府使 張洛賢 水原判官 朴鎬壽罪狀馳啓

【목】 狀啓以爲金堤郡稅穀船致敗地方行查報來之意關飭於南陽府使 水原判官亦以花梁僉使定差使員馳進於楓島摘奸查報矣觀於諸報水界則有盈滿一嶼之限致敗則在楓倉兩島之間不過指點然疑之臆論而迄無究竟不可以水界之易於疑眩大洋之難於鉤拯有所參怨南陽府使 張洛賢 水原判官 朴鎬壽罪狀並令攸司稟處而安山郡守 金原淳別定差使員眼同行查別加鉤拯定界馳報之意發關嚴飭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4월 26일(병인)>

【강】 命時囚南履炯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義州前府尹 南履炯原情以爲歲幣見失雖在於渡江之後不能檢飭於事前致此偷竊於慮外莫非渠溺職之罪云曾經侍從請議處又啓言南陽府使 張洛賢原情以爲稅船致敗在於兩邑之間而穀物既無所拯地界不得的定事係莫重先報巡營義在共濟同往鉤拯而衆招之無所別白自致報辭之模糊大洋之難容人力未免拯穀之稽滯不可以事勢之使然而有所自怨云水原判官 朴鎬壽原情以爲金堤郡稅穀船無事過境形止受標文卽報于本營及京司矣自畿營以致敗穀與南陽府使同爲拯出之意有所關飭故馳進遍鉤竟無所拯至於致敗地方既有行查不必更辨云矣臬載未拯事極悚悶朴鎬壽則刑推得情張洛賢則別軍職請議處並允之教以朴鎬壽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5월 12일(임오)>

【강】 勘放時囚南履炯等

【목】 義禁府啓言義州前府尹 南履炯照律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南陽府使 張洛賢 水原判
宜 朴鎬壽照律各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竝允之教以履炯洛賢功減一等鎬壽功議各減一等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5월 14일(갑신)>

【강】 命京畿監司 鄭基善重推元狀啓還下送更查

【목】 戶曹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鄭基善狀啓則枚舉金堤郡稅穀致敗事跋尾有曰地方官南陽府使事當依
例論勘而今番境界之執定律以經法終末的確又曰該府使以拘拯稽緩已經攸司勘律末乃以竝令各該
衙門稟處爲辭矣稅船臭載事體甚重而四月初四日致敗者初十日報營初十日發關行查者拖到二十七
日始乃狀聞者舉行稽緩再次狀啓中有曰遇風雖在水原境臭載宜在南陽地云則今此具格狀啓遣辭又
復模糊本道之未決定者各該衙門又將何所憑據而稟處乎且以水原護送監色言之地方既未決定則不
善指護之罪亦不宜獨免而懲治一款全不舉論者未免有疏漏之歎二名人命之渰死事非尋常而前後狀
辭一不概及勘合陳省既云闕失則其姓名及騎船與否必多疑端而初不文移該邑詳探其眞僞只憑沙格
口招至以名不知李哥金哥謄諸奏御文字中者尤係不審該道道臣從重推考元狀啓還下送使之逐條更
查請以爲稟處之地允之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5월 18일(무자)>

【강】 惠廳以漕船致敗狀覆啓

【목】 該廳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鄭基善啓本則枚舉南陽府使 張洛賢牒呈以爲金堤郡 均役廳納免稅米
八十石太九石廣興倉納糙米六百六十八石太一百十七石別營納三手糧米一百九十九石免稅三手糧
米二十石訓練都監納保米三石內需司納米二十四石畿營納復戶米一石合米九百九十五石太一百二
十六石所載船一隻去三月十九日自該郡海倉浦發船上來四月初四日致敗各人等招辭文移金堤郡矣
該郡回移內所載穀數則廣興倉納糙米六百六十八石十四斗一升零船價米一百三十三石人情米八十
十三斗七升零役價米二十六石十一斗三升零加升米十三石五斗六升零斛上米十三石五斗六升零江
價米三石五斗一升零斛上米十七石十二斗五升零馬夫色掌役價米一石八斗四升零三手米一百九十
九石四斗五升零船價米三十九石人情米二石九斗八升零斛上米三石十四斗七升零斛上米五石四斗
七升零免稅三手米二十石七斗四升零船價米四石人情米四斗零斛上米六斗一升零斛上米八斗一升
零黃荳一百十七石船價太二十三石人情米一石八斗四升役價米四石十斗二升加升太二石五斗一升
斛上太二石五斗一升江價太八斗七升零斛上太三石一斗八升馬夫色掌役價太四斗零戶曹納作役米
七石作紙米二石均役廳納免稅米六十四石四斗七升零糙米十五石八斗八升零船價米十四石江價米
一斗零人情米三斗一升零加升米四斗六升零役價米九斗三升零廳作紙米七斗八升零戶曹作役米一
石四斗五升零作紙米一石四斗五升零黃荳九石四斗三升零船價太一石十二斗江價太七升零人情米
一斗八升零加升太二斗八升零役價米五斗六升零廳作紙米二斗八升零戶曹作役米七斗零作紙米七
斗零內需司納米二十四石七斗七升零船價米四石京畿監營納驛保米一石一斗六升訓練都監納軍餉
保米三石船價米十三斗五升網空石價米一石監色糧米一石合米一千三百十三石十一斗一升零黃豆
一百五十九石十四斗七升零乘船監官李弼煥色吏金有采等逢授上送而裝發事體何等嚴重該監色焉
敢不爲乘船監色二人之同時乘船的實無疑緣由牒報矣大洋行船本自危懼而猛風忽起虐浪激盪帆席
先倒船尾繼折全船覆沒人命渰死則有不可斷以用意之科而渠以船漢風氣水勢必無不知之理而舉帆
於風潮而不能調停放船於洶濤而竟至覆沒原其情則縱非故敗究其跡則不可無罪矣致敗沙格等嚴囚
南陽府獄依例訊推本府水護監色則船漂失路無暇指護參以事勢容或無怪而其在懲後之道亦不可無
警自臣營從重科治地方官南陽府使 張洛賢則事當論勘矣稅船致敗後執其地官罪其長吏卽出於重法
例嚴事目之意而今番境界之執定既在大洋之中不分兩邑之交鉤拯末由標識無所雖不得不姑就船格

指點之說參以查官臆論之報敗船地方屬之該府而區區愚見竊以爲執界不以經法例勘恐屬罪疑反非朝家慎刑政嚴漕法之道故修啓本意即以該守令論罪當否仰請該衙門稟處而已初未嘗以本道所未定界界請質於京司矣該曹回啓至請問備揆以舉行誠極悚惶而今雖更查無異前見地方官論罪一款更令該衙門稟處水護監色則地方既屬於南陽懲治不及於水原矣渰死監色之拯未拯則自初發關於沿海各邑使之披拯而修啓前後姑無拯得之報未拯修啓本無其例狀辭之不能概及自是事勢之不免矣當初修啓之遲滯雖緣於沒拯之多費日子屢查之洽過旬望舉行之稽緩已不勝悚悶而監色姓名乘船虛實更欲遲待該道之回移則又不知遲却幾箇日月故先從沙格之口招依例狀聞矣曹覈論列罪著不審尤極慚悚靡所自容該道移文今始來到而實監色乘船既云無疑所載米太元上納實數無所差爽令各該衙門稟處矣今此臬載外面驟看雖似符合於法典之文而細究形迹不無可疑船覆之處無所指的屢度究覈終欠明白其疑一也遍海鉤拯既至多日而千餘石穀物無一粒所得其疑二也沙格則雖曰慣於泅泳全數生活二名監色之獨爲渰沒者竝與屍體而亦未拯得其疑三也近來船漢輩奸僞百出之中適值穀價高踊之時冒死犯科難保必無在囚各人更加嚴刑期於得情斷不可已致敗地方官之依事日論罪法意有在不容濶狹矣前後道啓雖以南陽爲歸而始云罪疑終曰臆論以若模糊摸索之語有難遽勘於當律更待嚴查得情後稟處恐合事宜今姑置之水原護送監色則未過渠之地方經受手標而歸則其不善指護可以推知今不可以致敗處之定於他界有所容貸南陽護送監色則敗船既云出於掌內又有昇荒島居民持船拯救之事而藉口於先來船領護一任其漂蕩失路者未免爲窘辭粧撰竝令該道從重懲治未拯穀物分徵成冊爲先修正上送以爲憑處之地事內刀竝以分付而亦令各該衙門稟處之意既自戶曹覆啓蒙允矣本廳穀物宜無異同一體施行之意分付而他餘穀物請令該衙門稟處允之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8월 13일(신해)>

京畿暗行御史 李是遠進書啓別單

書啓 (…)南陽府使 張洛賢均倭把束吏奸莫售厚給粥糧饑口無漏捕校不出外村而詰盜之政自舉官需特許減價而益下之惠愈懋一境安堵萬口成碑 (…)水原監牧官 金宗運幸無大過且觀來效南陽監牧官 金懋職事無闕不足論其細疵水使 李東膺以喬桐府使已有論列前水使 李鼎會過於長厚短於覺察船政不修而漏裨欺蔽賑惠未究而監色濁亂 (…)宜一驪州防役廳即他邑之民庫當初每結斂租十七斗中間以每結三兩爲定式除出官用等諸般名色其餘則移送該庫以爲用下之資若使撙節則可以支用而不恒上下之外又有追磨鍊名色濫觴之弊遂成庫債挽近以來使該色吏先進排而後償利一年用下中又計當給之利息積年因仍至於四千七百餘兩則前牧使 閔致成之疏請矯揉不爲無見然惟剝飢民以挾該庫積久之弊實非懷保之先務溯究弊源非因歲入之不足專由用下之無節今以庫儲之枵然又加結斂折定以每結十五兩則除出上納與官用其外當屬於該廳者爲一萬一千一百餘兩驪民膏血其將盡入於民庫既不能量入爲出而隨弊隨挾則安可以有限之民結供此無已之加斂既以矯揉自任則措劃之際宜加審慎使莫重國結再次濫斂之物區處消詳着落分明則或可爲原恕之論所謂節目全沒頭緒該庫蘇弊未及講定而官需衙祿等諸般添價名色不正又有隱伏中間無所歸宿之四千十兩九錢一分文簿殷亂莫掩泥默之跡所當一併出給濫捧之稅於各民處以爲目前延活之助而該庫加下必將爲日後厲民之階則因其已斂之物略爲蘇挾之道恐合便宜故籌量一年之出入新定畫一之定例每結二兩還給外四千七百餘兩則還報前後加下一千九百六十餘兩則仍留本庫以爲自昨年十月至今年九月用下之資以杜先進排之弊而十月以後則防役錢之新捧可以繼用定例之際過加刻核則又恐祛弊而生弊故務從優厚以爲經遠之圖如是酌定之後所謂追磨鍊名色嚴加禁斷以此恪遵恐或有一分之效而民庫濫下之弊專由於官長之看作私物犯用於定例之外從今以後有民庫之如驪州 南陽等諸邑皆令歲終勘簿於巡營令道臣嚴飭舉行一朔寧郡田總釐正及油清價結斂革罷事也田畝結數自有年分大概之定法稅穀捧納亦有惠廳頒降之實數以稅較結莫不吻合而本郡大概原稅田一千一百二十八結七十八負三束畝二百

二十九結九十八負合田畝一千三百五十八結七十六負三束而取考乙酉以前所謂卦斂時自邑捧上實總則田一千一百六十二結六十七負六束畝一百六十五結九十八負七束合田畝一千三百二十八結六十六負三束較諸大概有三十結十負不足之數丙戌因繡單革罷卦斂後庚寅至邑捧實總則田一千一百九十一結三十負三束畝二百二十結二十六負五束合田畝一千四百一十一結五十六負八束較諸大概有五十二結八十負五束餘剩之數乙酉以前縮結之委折今無可考之文蹟丙戌剩結之所以然則查簿之際端緒自露蓋本郡久遠之謬例有續陳田名色之隨起捧稅者則丙戌罷卦之後設有原總之不足亦可以此充數故繡單所謂不無區處可以充補者似亦指此而其時本官知委各面里初次六月傳令田則依乙酉舊結畝則一依量案所載無論陳起抑勒分排使之準納畝總之猝加者至於五十四結二十七負八束而八月追傳令又以各里陳田後錄出送則田陳之還起者亦爲二十八結六十二負七束則既充三十結零不足之數尚有五十二結零剩餘該郡處在山峽田多畝少考之大概可知其懸絕而又有反畝爲田處則即今之田太半是舊日之畝故田總日增畝總日縮則畝陳五十四結零之還復於一年之內卽是行不得之政而又有陳田督稅之舉則樹木成林而白地抑配隙插未而全廳還實驟聞於外間者以爲隱結略知其裏面者以爲加總其爲切骨之痼瘼有甚於卦斂苟不略加矯揉則無以可解倒懸之急而改量釐正不可遽議亦有別生弊端之慮故臣於露跡之日謹以大概田畝總一千三百五十八結七十六負三束仍舊排定於七面四十一里而所謂五十二結八十負五束加總之數逐面逐里分數查減知委於結民處俾知當納之數以杜該色及里任輩中間舞弄之弊雖非經常之法恐或有救急之效該郡油清價之排結卽是自來謬規也丁亥年間因本邑報牒有巡營釐正之題而其時本官到任屬耳未及詳探民瘼而只以營題有自邑善處之語故詢於邑人則無識奸鄉輩又唱結斂之說遂以每結一斗排捧於七面因成謬例巡營之本意既以結斂之不當使之釐正則復行結斂全不成說所謂油清價既有詳定權復中八十結價一百六十兩劃給則疊徵於民結萬萬不當已令革罷上項兩件事一依釐正之節目無或變改恐合事 (…)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10월 2일(기해)>

강 太僕進今年各牧場馬畜數爻

목 (…)**南陽監牧官** 金懋所管五牧場壬辰籍付馬三百五十二匹今生馬六十六匹合馬四百十八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六十二匹 (…)

<일성록, 순조33년(1833) 12월 22일(무오)>

강 備局以京畿 湖西 海西暗行御史別單覆啓

목 備局啓言 (…)
其一驪州防役廳卽他邑民庫也所謂迫磨鍊名色嚴加禁斷從今以後有民庫之如驪州 **南陽**等諸邑皆令歲終勘簿於巡營事也民庫出入之磨勘於巡營亦有他道已例此則付之道臣量宜裁處 (…)

<일성록, 순조34년(1834) 2월 3일(무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洪奭周 兵曹判書 沈能岳進

목 以金履鍾爲舒川郡守 李埈爲沃溝縣監 洪應燮爲**南陽府使** 李惟時爲通津府使 李義權爲黃海水使 宋應龍爲校理 徐萬淳爲同春秋 任文白爲安邊府使 趙秉憲爲靈光郡守 金宜淳爲禮安縣監 沈有祖爲永宗僉使○諡號望故左議政 金思穆 敬獻 夙夜儆戒嚮忠內德 翼獻 思慮深遠上同 孝靖 五宗安之寬樂令終卒吏曹判書 趙得永 文忠 勤學好問事君盡節 忠肅 上同執心決斷 文翼 上同思慮深遠 韓用鐸 靖獻 恭已鮮言嚮忠內德 貞敏 廉約自守應事有功 孝憲 能養能恭行善可紀 金鍾正 清獻 避遠不義嚮忠內德 貞簡 清白自守正直無邪 定獻 統行不爽上同 戶曹判書 李台重 文敬 勤學好文夙夜儆戒 文簡 上同一德不懈 忠獻 事君盡節嚮忠內德 禮曹判書 李鼎輔 文簡 勤學好文

一德不懈 文獻 上同博聞多能 文敏 上同應事有功 刑曹判書 丁範祖 文憲 博聞多見行善可紀 文靖 上同寬樂令終孝安慈惠愛親好和不爭 工曹判書 鄭枋 孝憲 慈惠愛親行善可紀 翼獻 思慮深遠嚮忠內德 翼貞 上同廉約自守 奉朝賀 金履翼 簡獻 正直無邪嚮忠內德 肅憲 剛德克就行善可紀 孝毅 慈惠愛親剛而能斷 判敦寧 柳復明貞簡廉約自守一德不懈 肅簡 執心決斷上同 翼靖 思慮深遠寬樂令終 左參贊 朴宗德 孝憲 慈惠愛親行善可紀 孝靖 上同寬樂令終 憲肅 上同執心決斷 大司憲 朴宗京 貞簡 廉約自守平易不訾 景憲 由義而濟行善可紀 孝憲 慈惠愛親上同 知事 李普溫 孝僖 慈惠愛親小心畏忌 靖孝 寬樂令終上同 靖僖 竝上同 安春君彬 孝端 慈惠愛親守禮執義 孝敏 上同好古不怠 貞僖 廉約自守小心恭慎 刑曹判書 申大顯 孝毅 慈惠愛親剛而能斷 孝靖 上同寬樂令終 景翼 由義而濟思慮深遠 李海愚 貞敏 廉約自守應事有功 襄靖 甲冑有勞寬樂今終靖武上同折衝禦侮贈吏曹判書 金駟孫文愍博聞多見使民悲傷 文靖 上同仕不躁進 愍憲 上同行善可紀 黃暹 貞翼 清白守節思慮深遠 景僖 由義而濟小心恭慎 孝敏 五宗安之應事有功 柳雲龍 文獻 博學多聞夙夜恭事 文靖 上同寬樂令終 孝簡 慈惠愛親正直無邪贈左贊成 朴崇元 忠靖 事君盡節寬樂令終 忠僖 上同小心恭慎 貞敏 清白自節應事有功贈兵曹判書 申景裕 景毅 由義而濟剛而能斷 貞翼 廉約自節思慮深遠 孝僖 五宗安之小心恭慎 白光彥 忠愍 事君盡節使民悲傷 忠壯 上同死於原野 襄愍 甲冑有勞上同 柳孝源 武肅 折衝禦侮執心決斷 襄景 甲冑有勞由義而濟 景毅 上同剛而能斷高麗中樞院事朴門壽 忠顯 不事二君行見中外 忠毅 上同剛而能斷 孝憲 慈惠愛親行善可紀高麗贊成事崔濩 忠翼 事君盡節思慮深遠 忠肅 上同執心決斷 貞僖 清白守節小心恭慎高麗德寧府尹 張安世 忠貞 事君盡節清白自守 忠康 上同源流淵通 孝憲 五宗安之行善可紀竝首望落點

<일성록, 순조34년(1834) 5월 30일(갑오)>

㉔ 東闕營建都監提調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營建都監提調 趙萬永田十五結奴婢四口賜給○因營建都監別單敎曰提調兼戶曹判書 趙萬永今已資窮子壻中一人初仕調用郎廳正郎 李衡在 李穆遠竝守令作窠差送熙政堂 上樑文製述官 左議政 洪奭周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大護軍 李翊會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大造殿上樑文製述官 右議政 朴宗薰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廣州留守 金履載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澄光樓 上樑文製述官 判府事 李止淵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大護軍 徐耕輔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讀上樑文官副校理 趙秉憲 粧弓一張賜給司香官 兵曹佐郎 許結 典籍 尹孟烈 執事 兵曹佐郎 具行益 典籍 白海運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大造殿懸板書寫官 大護軍 李翊會 熙政堂懸板書寫官前判書 金迪根 澄光樓懸板書寫官 領議政 沈象奎 景薰閣懸板書寫官兼戶曹判書 趙萬永 玉華堂懸板書寫官 咸鏡監司 曹鳳振 隆慶軒懸板書寫官 **水原留守** 李光文 興福軒懸板書寫官 大護軍 徐耕輔 養心閣懸板書寫官 永明尉洪顯周 通明殿懸板書寫官 右議政 朴宗薰 景春殿懸板書寫官 廣州留守 金履載 養和堂懸板書寫官 大護軍 朴周壽 歡慶殿懸板書寫官 行都承旨 申緯 涵仁亭懸板書寫官 奉朝賀 金履陽 迎春軒懸板書寫官 奉朝賀 南公轍 延禧堂懸板書寫官前監司 權敦仁各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別看役 **南陽府使** 洪應燮前縣監 姜彝五竝加資贊笏 贊儀 李鍾岱等七人竝依辛卯例施賞看役安順吉 金再興竝善地邊將作窠差送都牌將朴道性 孫大亨竝邊將作窠差送牌將金舜明等十一人竝賞加各所牌將金繼雄等六人竝邊將除授韓仁喆等十五人竝內下筒箇一部賜給寫字官 李東鉉等五人竝賞加書吏李進榮等三人木手邊首李春得等二十九名竝帖加計士 擇日官 奏時官畫員衛將員役工匠看役待令等竝依辛卯例施賞又敎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순조34년(1834) 5월 30일(갑오)>

(3) 헌종

장 太僕進各牧場馬畜數爰

목 (…)南陽監牧官 前任金懋時任宋之奎 所管五牧場癸巳籍付馬三百五十四匹前任金懋所報今生馬三十五匹時任宋之奎所報今生馬三十二匹合馬四百七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馬捉給馬三匹前任金懋所報故失馬三十一匹時任宋之奎所報故失馬四十四匹 (…)

<일성록, 헌종0년(1834) 12월 22일(임자)>

장 推京畿監司 金道喜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金道喜狀啓則今十三日之雨抱川民家十六戶盡爲漂流男女壓死爲二十一名矣民命淪沒至於此多其爲恻矜實倍尋常別恤典之題給生前身還布之蕩減既有他邑已施之例使之一體舉行漂流之戶雖不甚夥係是全一村竝入於汰落則不可無拔例顧恤公私各樣稅役亦令特爲蠲免幾死之十一名另給救療之資月前海溢之後喬桐一邑漂頽淪溺之數爰自該營先爲修啓而南陽等七邑鎮受傷形止待水退摘奸登聞之意亦既措辭於狀啓中矣今已跨朔尙無皐白民事所關亦豈容如是稽滯該道臣推考請使之卽速登聞允之

<일성록, 헌종1년(1835) 윤6월 19일(정축)>

장 命通津 金浦 永宗漂頽戶恤典竝依喬沁例施行其外諸邑頽壓戶元恤典外別加顧助

목 備局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金道喜狀啓則去月十六日海溢南陽等七邑鎮被災形止及今月初二日海溢陽城被災形止并爲撫實登聞矣其中通津金浦 永宗漂頽之戶比他較多而通津則人命淪溺又復夥然俱不可無拔例蠲恤之典死亡人之身還布蕩減被災戶之各樣稅役蠲免并依喬沁已施之例一體舉行其外諸邑頽壓之戶亦於元恤典外別加顧助以爲延活奠接之地鹽井之毀沒船隻之破碎者亦令區別減稅俾無白徵之冤漁夫船人之不知去處者使之搜訪如果的知其淪溺則恤典亦卽依他例施行田畝受損民憂溢目潰決之堰各別修築沈覆之地着意壅關自各其邑鎮給糧助力另加勸督毋令歸於永棄之意請竝分付允之

<일성록, 헌종1년(1835) 윤6월 24일(임오)>

장 太僕進各牧場馬畜數爰

목 南陽監牧官 宋之奎所管五牧場甲午籍付馬三百四十一匹今生馬六十五匹合馬四百六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四十七匹

<일성록, 헌종1년(1835) 12월 20일(갑술)>

장 命京畿監司 金道喜推考靈巖郡守 鄭驪源 南陽府使 洪應燮拿勘

목 宣惠廳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金道喜狀啓則枚舉南陽府使 洪應燮牒呈以爲全羅道靈巖郡 宣惠廳御營廳 京畿監營等處所納乙未條合米一千四百八十九石九斗零所載舟橋船一隻五月十五日夜遇風致敗於本府靈巖島前洋昌島 甲竹島之間致敗處所不得執定臭載穀物亦無所拯故拯乾劣不爲區別而大抵致敗指點既無定處閱數旬鉤拯至及他境無一包所得稱以霧暗魂迷蒼黃未記云者尤不成說人命之都得生出穀物之全沒無拯終涉可疑用情故敗實所莫掩該船監色沙格等嚴訊得情斷不可已本府護送別將監色等則雖非指護之不謹後弊所關不可不嚴懲自臣營科治穀主官靈巖郡守 鄭驪源則稅穀裝載之無過千石騎船監色之不許代送自有法禁而今其一百八十餘石濫載與假色吏代送俱係違法難免其責地方官南陽府使 洪應燮則致敗指點屢變其處護送失宜雖難強責沙格船械之迫後漂到亦是臭載

之地方揆以法例不可無警竝令各該衙門稟處云矣稅船致敗之涉於可疑從前何限而未有若此駭惋者雖在大洋猝值風雨逐年駕海水路慣熟致敗處所寧有不辨之理而初則指南指北屢變其招末乃諉以霧暗魂迷終不的告者其恣意作奸偷弄故敗之跡明若觀火裝載後到處逗遛行船之冒夜衝霧事未前有尤極痛惡此不如律勘斷則將無以重國穀戢奸弊道臣之不爲嚴覈得情依法處斷而循例狀聞終欠核實爲先推考警責使之到底盤詰期於取服施以當律穀主官靈巖郡守 鄭驪源則元穀濫載假吏代送俱違法禁事甚可駭地方官南陽府使 洪應燮則敗船既在境內不勤護送而初不留意鈎覈只憑船漢之亂招遽然報營亦不可無警竝令該府拿勘水護別將監色科治事依狀請施行衙門區別穀數成冊待更覈報來之意分付他餘穀物請令該衙門稟處允之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6월 17일(기사)>

강 命時囚洪應燮等議處田栽五等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洪應燮原情以爲今此靈巖運船既係霧夜行船末由瞭望則護送一款初非可論及其致敗之後沙格屢變其招終莫知處所鈎拯已遍境內竟不得包穀則致敗之在於本邑地界亦未敢的定既不能到底鈎覈得其奸狀何敢費辭發明云請刑推得情又啓言前縣監 李時學原情以爲渠爲親求山置塚於振威地山下居民姜宗玉謂以渠山近處恣意掘去方此營窆之際狼狽無限故招致姜漢以爲依前置築之地而至若壓腦置標也縛致宗玉也笞杖拘囚也威喝責賂也四條都是姜宗玉誣辭呈訴云請刑推得情竝允之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田栽五出宮時喧聒狼藉而身爲禁喧不能察飭溺職之罪在所難免請以此照律又啓言金能淳班族女人勒加醜名竟致自裁欺瞞報營俱有道啓不可以囚供之發明有難輕勘請以此照律李時學埋標民山反托掘去已是法外用刑私門亦係不法請以此照律竝允之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6월 22일(갑술)>

강 勘處時囚田栽五等

목 義禁府啓言禁喧郎廳 田栽五照律笞四十收贖私罪施行又啓言南陽府使 洪應燮依本律罷黜勘放竝允之又啓言清安前縣監 金能淳照律杖八十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二年定配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6월 22일(갑술)>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金箕殷 參議 李敦榮 兵曹判書 鄭元容進

목 大王大妃殿教曰日前筵中以都政之申飭無效不飭爲言矣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 松都人軍功人收用之言每都政爲之而未見有別般對揚之實今番則第欲觀何以爲之矣以此意分付兩銓○教曰玉堂 臺諫并許遞今日都政差出 ○遞校理 金逸淵 金在田 副校理 黃浩民 鄭德和 修撰 宋應龍 宋尙玉 副修撰 沈宜升 金洙根 大司憲 金鑑 執義 李集運 掌令 李源一 李秉德 持平 朴來萬 韓啓源 大司諫 申緯 司諫 朴時源 趙啓昇 正言 李魯確 金永基○教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吏批以洪夷周爲實錄總裁官 洪義瑾爲同經筵 鄭基一爲禮曹參判 李景在爲刑曹參判 申在植爲冬至兼謝恩正使 李魯集爲副使鄭德和爲書狀官 曹鳳振爲知經筵 趙斗淳爲同義禁 宋稚圭爲大司憲 金鼎元爲執義 李佑伯 金聖默爲掌令 聖默 任泰潛 卜來相新通也 韓升烈 許結爲持平 黃晦英 崔岡鎮 白師坤新通也 尹尙圭爲大司諫 尹致謙 鄭東煥新通也 具定默爲司諫 李光載爲獻納 金德喜 朴承輝爲正言 德喜 曹錫亨 沈東奎 李基周 徐冕淳新通也 李明迪 趙然春爲校理 金洙根 洪在喆爲副校理 金在田 趙得林爲修撰 李埈 徐元淳爲副修撰 申禹模爲慶基殿參奉 李肇永爲齊陵參奉 宋正熙爲英陵參奉 李鍾祥爲莊陵參奉 韓鎮寓爲思陵參奉 鄭老容爲 敬陵參奉 沈明奎爲康陵參奉 南綱中爲章陵參奉 趙道林爲健陵參奉 申命準爲典獄參奉 李啓潤爲禮賓參奉 禹模以下初

仕也 趙鎮敏爲光州牧使 申在翼爲忠州牧使 李衡遠爲仁川府使 李彙寧爲密陽府使 沈宜晉爲襄陽府使 尹永培爲鐵原府使 洪明燮爲延安府使 許嘯爲甲山府使 李能權爲長津府使 任泰淳爲三和府使 李敏德爲竹山府使 李秉吉爲慶興府使 崔弘德爲南陽府使 趙存卿爲肅川府使 李祖馨爲鍾城府使 朴來益爲長興府使 李己鎮爲德原府使 李光龍爲 穩城府使 尹滋畊爲安邊府使 金樂壽爲雲山郡守 李瀾爲麻田郡守 洪秉道爲榮川郡守 金益根爲沔川郡守 李相佑爲益山郡守 白珩洙爲順川郡守 李行儉爲博川郡守 具廷鉉爲碧潼郡守 金在厚爲陝川郡守 李明學爲高原郡守 南象淳爲瑞山郡守 金驪書爲梁山郡守 徐麟淳爲順安縣令 金芸淳爲龍仁縣令 李憲在爲洪川縣監 李集周爲扶餘縣監 韓容鼎爲陽城縣監 鄭天和爲陰竹縣監 沈能容爲高山縣監 趙揆永爲新寧縣監 元東爲萬頃縣令 尹致誠爲松禾縣監 李憲炯爲 比安縣監 洪獻謨爲丹城縣監 金權爲殷栗縣監○兵批以宋晃載爲知事 李元夏爲訓練正 李熙遠新通也 俞鎮五爲北評事 李南輔 趙存一 鄭蓋東爲宣傳官 柳琰爲武兼 邊啓煥 高時弼 李以復 姜仁得 宋重協爲部將 李秉稷 李再英 朴在浹 李尙烈爲守門將 李憲奎爲西道參軍 李鍾協爲備邊郎 鄭啓行爲甲巖權管 南輔以下初仕也 沈漢永爲全羅兵使 申命源爲永宗僉使 鄭邦采爲阿耳僉使 任泰錫爲忠州營將 南錫中爲晉州營將 李南軾爲江華中軍 李重榮爲咸鏡中軍 李完敏爲京畿中軍 泰錫 以下新資也

<일성록, 현종2년(1836) 6월 25일(정축)>

강 命時囚具載龍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永宗僉使 具載龍原情以爲嶺南左倉漕船二隻致敗於仁川 永宗 南陽三邑之交八尾島大洋而一船當處覆沒一船漂流不知去處因差使員之移文多率船隻鉤拯於沙格等所指處治過數十日終無一包所拯若其飄湊船板遺散穀物拯拾於一萬浦而一萬浦既是渠所管地方則更何敢自明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又啓言 礪山前府使 李熙吉原情以爲渠亡父年迫八十素患痰火之症忽地添篤於仕所無他兄弟問醫尋藥不得不躬自當之而醫家隔在一浦未滿一舍之地故未暇他顧水路往來自犯越境之罪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竝允之又啓言領運差使員 齊浦萬戶 崔相燁原情以爲二十餘石加數乃是沙格糧米人情雜費等物而各道漕船通行之例則此與元穀添載有異而不幸至於致敗之境不謹之罪在所難免云地方官洪州牧使 金鑠原情以爲漕船致敗既在境內拯米實數誤報一石不善護送之罪不能審慎之失在所難免云請竝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현종2년(1836) 7월 12일(계사)>

강 備局以京畿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金道喜分等狀啓則尤甚名色不爲舉論楊州等二十六邑鎮置之次長湍等八邑置之稱實仍以爲事目災二百結外不足災三千四百七十六結三十負五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矣其一昨年停退還餉之次邑二百石以上仍停稍實邑四百石以上三分一仍停未滿二百石者無論兩等邑竝準捧事也其一新還稍實邑四分之一次邑三分一以相當穀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北漢 平倉餉穀之次邑四分三捧留本邑耗條依已例每石五兩輸送事也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捧留本邑附近之民自願輸納本所都依願許施耗條依已例代錢輸送事也其一守總兩營牙兵軍官身米依已例每斗四錢代錢輸送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代錢奴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壬癸兩年停退軍布及辛巳以前各年薦布竝許仍停事也其一沿海各邑拯劣米太竝姑停待明秋捧納事也其一南陽 永宗在囚敗船罪人移送原籍官事也其一各邑所在各衙門各宮房屯土從實收稅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今歲畿甸之農始有大登之望晚後風湧雖愆初料短長相補不失中熟觀於尤甚名色之不爲舉論亦足驗其災損之不深道啓分等必有斟量依狀請施行災結加請之數雖似稍顛除却流來舊災之加減不得者則當年新災不滿二千結不必更加剋削元劃外不足災三千四百七十

六結零特許準劃糶糶法意至爲嚴重昨年停退便是新還如今免歉之歲不宜曲循仍停而之次邑中積被荐歉民勢艱棘亦所當念道啓之以二百石內外爲或停或捧之限者恐欠核實令道臣詳細區別就其不得不關狹處更定分數啓聞以爲量宜許停之地稍實邑則不當竝論而四百石以上只有兩邑又是荐歉者亦令依之次邑例更加區別以啓代捧則與停退稍異許令依請施行城餉所重不宜逐年捧留而歉餘民力亦難不恤依狀請四分一本色輸納其餘則皆許捧留本邑耗條係是支放所需自非大歉之年曾無代錢之例使之本色輸送大興等三處餉穀皆許捧留本邑附近之民從自願直納耗條代錢輸送守總兩營諸色身米及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之以錢代捧竝爲依施壬癸停退之軍布連年仍停誠甚可悶目下民勢亦難責之以新舊竝督與辛巳以前各年舊布一竝許停拯劣米太之限明秋停退各屯土之從實收稅敗船罪人之移送原籍官俱多各年已行之例竝與推奴徵債請一體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10월 9일(기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牧失則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并如置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宋之奎所管五牧場乙未籍付馬三百五十四匹今生馬六十七匹合馬四百二十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四十六匹除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三百六十九匹內壯雌馬一百八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五匹今生馬六十七匹加報十二匹 (…)

<일성록, 헌종2년(1836) 12월 29일(무인)>

강 惠廳 禁御營以漕船致敗狀覆啓

목 該廳該營啓言京畿監司 李光正狀啓以爲惠廳 禁御營等處所納合米一千四百六十五石零太二石九斗零所載忠清道韓山郡漕船一隻五月三十日漂到**南陽**靈興島淤洩前浦致敗以千有四百餘石重載之船不敗於大洋竟能掛着於潮落泥洳之地人命免於湮沒穀物只爲沾濕亦云幸矣大抵一船所載無過千石漕法莫嚴而元穀濫載爲一百七十六石之多則沙格輩只貪船價誠極可痛水沈穀畢移之後總計勘合實數則元欠縮爲一百十五石零稱以雜費擅自犯用云者已極巧惡分給時斛欠米爲一百十六石之多究厥罪狀有難容貸監色沙格等如法訊推地方官**南陽府使** 崔弘德稅船沈穀既在掌內難道當律穀主官韓山郡守 徐有準穀物之濫載監色之代送俱係法外不可無警該府水護監色等自臣營從重科治云矣監色沙格輩之上納前犯用外此斛欠數亦不少作奸情節卽此難掩在囚諸漢更加嚴刑期於得情地方官穀主官竝令該府拿問犯用及斛欠米如法懲捧水護監色各別懲治已拯穀物既改色分俵竝與劣米太而待秋成代錢上納衙門區別穀數成冊修報之意請竝分付允之

<일성록, 헌종3년(1837) 6월 29일(을해)>

강 命時囚崔弘德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崔弘德原情以爲韓山郡大同船自忠清道安興鎮失鴟如瓢搖蕩於大洋爲風所驅橫泊潮落浦露粘着港口船隻見保於泥面穀物自在於船腹蓋緣石數之加載雨水之滲入卜重不浮而然事在本境焉敢曰不知別軍職請除刑推議處允之

<일성록, 헌종3년(1837) 7월 5일(경진)>

강 勘放時囚崔弘德等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崔弘德照律笞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公州判官 李聞榮照律杖八十收贖奪告身三等私罪施行允之教以竝功減一等

<일성록, 현종3년(1837) 7월 11일(병술)>

☞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姑置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前任李彥懋時任韓用圭 所管五牧場丙申籍付馬三百六十九匹前任李彥懋所報今生馬三十六匹時任韓用圭所報今生馬三十五匹合馬四百四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前任李彥懋所報故失馬三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三百七十四匹內壯雌馬一百九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七匹今生馬七十一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현종3년(1837) 12월 30일(계유)>

☞ 開圻京外殿最

☞ 京畿監司 洪學淵啓本**南陽府使** 崔弘德吏民俱怨闔境嗷嗷陰竹縣監 尹義寬觀於報辭可知爲政竝下坡州牧使 閔哲非無長處盡察鄙謗中○忠清監司 趙冀永啓本泰安郡守 洪大赫擦改月日欲掩見瞞結城縣監 韓義新治奚暇論謗非無由竝下堤川縣監 尹應圭督逋宜嚴敷惠固優延豐縣監 李象信訟引他道謗由情外稷山縣監 沈能恪別無訾謗損體宜警竝中○全羅監司 李憲球啓本淳昌郡守 洪升淵需胡濫價事多損體大靜縣監 安允璟役既違法戒又在衰并下全州判官 洪益謨御衆理劇宜其勵圖南原府使 宋文熙約固鮮失衰則易倦茂朱府使 朴宗有志存愛恤澤不下究寶城郡守 趙義元局弊俗頑須大着力珍島郡守 金在七謗既有因監苾猶評錦山郡守 趙最永蘇瘼是期懇免何屢臨陂縣令 鄭在容浦弊盡察稅政頗公萬頃縣令 元東東濕宜嚴固已殫竭并中○江原監司 洪稚圭啓本原州判官 林迥鎮吏民怨咨群情如沸麟蹄縣監 趙箕淳到此何誤按事得已并下平陵察訪 吳命集宜念迎送中○黃海監司 鄭基一啓本豐川府使 金永默始若有爲終知無奈下信川郡守 李憲猷均糶有譽失囚宜警康翎縣監 韓哲浩報何欠商治自殫誠并中○咸鏡監司 徐耕輔啓本德源府使 李熙鐵語失宜警治績可尙中○統制使 李鼎會啓本天城萬戶金福曾勿以瓜熟或忽松政中○平安兵使 李寬奎啓本古城僉使 崔允和呈營褒譽事多駭安吾老梁萬戶 金大鉉浪飲閭里損體何多并下伐登萬戶 金聲茂鎮守之責邊飭宜警幕嶺萬戶 張之能莫以苾近宜勉鷹獵平南萬戶 李承奉奉職頗勤宜勉倉奸鹿洞權管 李承玕人本深懦能期蘇瘼并中○北兵使 任聖臯啓本豐山萬戶 韓一英誠非不切事有難恕下芟下僉使 盧潤鎮已至箇滿何求赫譽撫夷萬戶 金弘錫始慮生疏終能勵精并中○黃海兵使 金相順啓本大峴別將吳信範謗胡多聞不報難恕文城僉使 韓弼秀充伍賙窮其奈許斫竝下○忠清水使 金鍵啓本所斤萬戶朴宗樞奚忽松禁宜警倉逋中○全羅左水使 任泰淳啓本蛇渡僉使 林仁喆苾期不遠盡勉終譽中○全羅右水使 趙德永啓本馬島萬戶 李命喜謗豈盡信佇觀來頭黔毛萬戶 朴昌燮所積誠勤何拘細節竝中

<일성록, 현종4년(1838) 6월 15일(갑신)>

☞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沈能岳 參議 金鼎集 兵曹判書 朴岐壽進

☞ 敎曰臺諫 玉堂竝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敎曰在外 總管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敎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吏批以趙秉鉉爲禮曹判書 朴綺壽爲弘文提學 知經筵 徐英淳爲左尹 尹聲大爲兵曹參判 金興根 李敦榮爲同經筵 興根 敦榮及徐箕淳 徐英淳 李魯秉新通也 金炳朝爲同春秋趙然春爲應教金德喜爲副應教 德喜及韓宓履 權大肯新通也 吳致淳 金穰根爲校理 金英根 鄭薰爲副校理 韓宓履 林基洙爲修撰 金大坤 任百經爲副修撰 宋冕載爲大司憲 金德喜 金在榮 金在浩爲掌令 德喜尋遞拜副應教以在榮代之李繪九爲執義 鄭煥義 李東迪新通也 李鳳純 趙民植爲持平 李濟達 李宗秉新通也 柳致明爲大司諫 李寅教新通也 成好謙爲司諫 好謙及金圭瑞 陸仁培新通也 尹教成 曹錫雨爲正言 錫雨及李凝祥 柳興吉 徐有薰 申泰運新通也 鄭在鑑爲獻納 在鑑

及金學敏 李佑伯新通也 李志淵爲左參贊 李義準爲冬至正使 尹秉烈爲副使 李時在爲書狀官 李定鉉爲坡州牧使 尹喜柱爲河東府使 崔漢翼爲南陽府使 朴敬鎮爲礪山府使 李昇淵爲龜城府使 李勉大爲豐川府使 鄭夏應爲德源府使 李基碩爲明川府使 徐容輔爲瑞興府使 南駿應爲南原府使 李義升爲茂朱府使 南勉教爲順興府使 尹穰爲遂安郡守 李埈爲泰安郡守 李昌在爲淳昌郡守 具性喜爲靈巖郡守 李容在爲安城郡守 李炳斗爲高城郡守 李正夏爲加平郡守 閔魯行爲金浦郡守 元錫周爲平昌郡守 鄭龜容爲杆城郡守 金龍根爲陝川郡守 徐克輔爲珍島郡守 金最秀爲平壤庶尹 金在厚爲原州判官 金敬鎮爲金溝縣令 趙台淳爲義城縣令 尹致麟爲臨陂縣令 孔彥周爲萬頃縣令 元錫九爲康翎縣監 南衡老爲橫城縣監 姜在勉爲奉化縣監 鄭貴龍爲大靜縣監 林孝謙爲眞寶縣監 李亮祚爲陰竹縣監 沈能恕爲泰川縣監 金斗明爲慈仁縣監 金箕淳爲麟蹄縣監 趙鎮文爲谷城縣監 李儒增爲興德縣監 朴來鼎爲鴻山縣監 宋持學爲南平縣監 朴醇壽爲昌寧縣監 洪義人爲三嘉縣監 李台鉉爲和順縣監 尹致翼爲靈山縣監 閔致敍爲安義縣監 成近壽爲抱川縣監 李義書爲開寧縣監 李敏根爲結城縣監 洪義宣爲泗川縣監 李鍾武爲求禮縣監 李基英爲英陵參奉 鄭世臣爲思陵參奉 趙冕鎬爲敬陵參奉 金永爵爲靖陵參奉 趙徹林爲康陵參奉 金夔淵爲健陵參奉 元榦爲禮賓參奉 李彥周爲假引儀 基英以下初仕也 蔡臣永 洪載顯 李灌夏爲活人別提 臣永等落仕最久人載顯 灌夏副末望受點也兵批以李翊會爲知事 鄭鴻慶 李升權爲副總管 李時愚爲北評事 李觀熙爲訓練副正 元世顯 趙兢錫新通也 金春敍爲全州營將 李熙永爲江原中軍 申命洪爲大興中軍 鄭驪源爲羅州營將 李容駿爲安東營將 柳相朝爲北虞候 春敍以下新資也 柳相鼎爲滿浦僉使 成載詔爲安興僉使 金守寬爲加德僉使 尹錫九爲宣傳官 金尙奎 李綺年爲武兼 成郁奎 李寅秀 金箕弘爲部將車宗範 洪義龍 張養祿爲守門將洪祐 錫爲四道參軍 俞鎮國爲同仁權管 鄭碩彥爲甲巖權管 錫九以下初仕也 李震寬 池若淵 李亨默爲武兼 震寬等落仕最久人若淵 亨默副末望受點也因活人別提 武兼望筒大王大妃敎曰副末望蒙點人加設例施行後日政實職區處事分付東西銓

<일성록, 헌종4년(1838) 6월 25일(갑오)>

28 備局以京畿 關西災實分等狀覆啓

4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洪學淵分等狀啓則坡州等十六邑置之尤甚楊州等十五邑鎮置之次朔寧等三邑置之稍實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而抄饑賑與執災等節追後登聞爲辭矣其一新還餉尤甚邑尤甚面里折半尤甚邑之次面里之次邑尤甚面里三分一尤甚邑稍實面里之次邑之次面里稍實邑尤甚面里四分一停退事也其一當捧還尤甚邑三分二之次邑及稍實邑尤甚面里折半之次面里三分一以相當穀準折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各樣軍布尤甚邑折半之次邑三分一停退待明秋收捧壬辰癸巳停退條及辛巳以前各年舊布三等邑竝許仍停事也其一北漢平倉城餉尤甚之次邑全數捧留耗條代錢輸送事也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竝許捧留本邑亦令分數代捧而附近民之自願輸納者依願施行耗條代錢輸送事也其一禁御兩營 江都留餉米太以錢代捧待明秋還作本色事也其一守總兩營壯抄牙兵軍官等身米每斗四錢以錢代捧事也其一各衙門各宮房屯土從實收稅事也其一沿海各邑拯劣米太今年條以錢代捧甲午以後各年條竝許仍停事也其一高陽 南陽敗船罪人移送原籍官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分等依狀請施行新還請停若使今冬應捧未準必至明春排巡難繼賑揀之外農民將何所恃而一道全歉如數督納實所矜悶而所請分數稍涉過多尤甚邑尤甚面里三分一之次面里之次邑尤甚面里四分一特許停退以爲紓力之地相當穀之準折代捧雖不必斷持各軍布之分等請停例有可據惠當特施與各年舊布仍停事一體許之而新軍布則以尤甚邑三分一之次邑四分一施行城餉轉輸北漢事勢實難全數邑留依昨年例許令四分一捧留各邑耗條係是支放之需竝令本色輸納楊州則今年當納卽是元總四分一無足更爲分數使之如數上城其餘諸條皆是歉歲恒有之例竝依狀請施行而其中敗船罪人等囚推屬耳不可遽然移送請置之允之又啓言卽見平安監司 鄭基善分等狀啓則平

壤等十邑置之稍實永柔等二十七邑置之次德川等五邑置之尤甚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旨分付而各邑租簿待其齊報迨後登聞爲辭矣其一各邑鎮帳外火田限四分一權減各鎮屬給代不足條以各鎮間年儲留穀及營別置穀從便區劃事也其一陳田火田還加起執總姑許停免事也其一各宮房各衙門及奎章閣所屬屯土從實執總事也其一當捧還穀毋論尤甚之次邑尤甚面里折半以相當穀準折代捧事也其一楚山查逋未捧穀二千四十九石待明秋準捧事也其一尤甚邑限明秋勿定配所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本道穡事非不曰少康而始之以旱乾終焉有電霜之患晚後災形稍違始料今此三等分劑必有斟量依狀請施行各邑鎮火田之四分一權減各鎮屬給代之儲留穀區劃陳火田之執總停免各樣屯土之從實執稅便是年例姑爲依施還穀代捧有違糴法而被災之地亦難以本色責捧楚山還逋之課年仍停大是可悶而本府既係尤甚民勢似難強督竝與配所勿定推徵防塞而請一體許施允之

<일성록, 헌종4년(1838) 9월 21일(기미)>

강 太僕進今年各牧場馬畜數爰

목 (…)**南陽監牧官** 韓用圭所管五牧場丁酉籍付馬三百七十四匹今生馬七十一匹合馬四百四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六十五匹 (…)

<일성록, 헌종4년(1838) 12월 20일(정해)>

강 秋曹以擊錚人等原情勿施啓

목 該曹啓言八月十一日衛外擊錚人原情南部童蒙全孫伊爲其兄成喆殺獄稱冤事也屢經審理已成鐵案清道良人玄普喆爲其父禹圭殺獄稱冤事也道啓曹讞斷案昭在松禾良女李召史其夫吳宗燾以微逋事橫罹滯獄乞令放釋事也呈訴營邑何所不可而敢以微細之事無難鳴錚極涉無嚴竝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南陽**良人安學文爲其父榮臣定配請放事也今春赦典與渠同配之洪益喜已蒙恩宥則其所稱冤容或無怪參酌放送**南陽**良人洪浩善爲其父晉龜定配請放事也**南陽**良人金昌錫爲其父聲遠定配請放事也忠州童蒙安山伊爲其父仁儀定配請放事也淳昌私奴列已爲其上典楊讞祖定配請放事也中部良女安召史爲其子閔英祿定配請放事也或罪犯稍重或到配屬耳竝原情勿施申飭放送義州將士金大璞等辛壬西警時本州義士二百餘人多有軍功依壬辰年例特許鄉大夫事也事係干恩跡涉猥屑請原情勿施嚴飭放送允之

<일성록, 헌종5년(1839) 8월 15일(무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故失或減元摠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姑置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任得常所管五牧場戊戌籍付馬三百七十四匹今生馬七十一匹合馬四百四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六十九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馬竝三百七十四匹內壯雌馬一百八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六匹今生馬七十一匹加報十五匹 (…)

<일성록, 헌종5년(1839) 12월 29일(신묘)>

강 京畿監司 李奎鉉以**南陽府使** 金緯罷黜馳啓

목 狀啓以爲田稅上納申飭事**南陽府**吏鄉發關推捉則該府使 金緯強以爲引營關不爲舉行揆以事體有難容恕不得已罷黜本邑以弊局久曠滯務可悶其代令該曹各別擇催促下送教以今日政差出不多日內下送

<일성록, 헌종6년(1840) 5월 11일(경자)>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權敦仁進

목 以李根友 趙雲澈 李源庚爲承旨 李晉翼爲應教 尹聲大爲同經筵 李謙在爲南陽府使 李顯榮爲伊川府使 申在貞爲樂安郡守 洪永圭爲校理

<일성록, 헌종6년(1840) 5월 11일(경자)>

강 秋曹以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今月十六日幸行時衛外擊錚人等原情取考則西部良女李召史爲其子金萬得殺獄稱冤事也中部童蒙李義豐爲其父鎮倫殺獄稱冤事也南部童蒙金順喆爲其兄寬興殺獄稱冤事也童蒙崔命吉爲其父慶孫殺獄稱冤事也童蒙李巖回爲其父光道殺獄稱冤事也西部童蒙鄭哲伊爲其父者斤孫殺獄稱冤事也南部童蒙孫大賢爲其父啓福殺獄稱冤事也童蒙全孫伊爲其兄成喆殺獄稱冤事也西部良人池昌心爲其父有源殺獄稱冤事也東部童蒙金順芑爲其父應俊殺獄稱冤事也或獄已年久自成鐵案或實因無疑定決屬耳竝原情勿施吉州私奴端川金爲其上典金長命定配請放事也忠州良人安山伊爲其父仁儀定配請放事也南陽良人金昌錫爲其父聲遠定配請放事也良人洪浩善爲其父晉龜定配請放事也西部崔氏爲其夫李馨重定配請放事也以罪編配乃敢籲冤極涉猥越竝原情勿施三嘉幼學金斗杓等雜役稱冤事也碧潼幼學金元珀田莊還推事也昌原良人朴春三 馬山浦都賈禁斷事也瑣屑煩籲無嚴極矣竝原情勿施嚴刑懲勵放送朔寧幼學金載坤等爲其本邑朴齋顯妻金氏孝烈旌褒事也係是四件事外原情勿施橫城幼學鄭履采一名兩爰辭係是法外一則旌孝之請而一則胡辭亂說初非原情之體段極涉荒雜原情勿施考律重勘南部幼學洪祐吉爲其父定周職牒還給事也事係隄防有難遽議原情勿施北部童蒙吳芑夢爲其父成得殺獄稱冤事也良女盧召史爲其夫金千鎰殺獄稱冤事也爰辭不無稱冤請竝詳考原案更爲稟處光陽良人林枝煥爲其子小成殺獄稱冤事也本獄姑未登聞請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報恩良人李夢致爲其妻子復讐事也一邊之言有難準信請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헌종6년(1840) 9월 19일(병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姑置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任得常所管五牧場己亥籍付馬三百七十四今生馬六十六匹合馬四百三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八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三百四十九匹內壯雌馬一百八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四匹今生馬六十六匹加報十二匹 (…)

<일성록, 헌종6년(1840) 12월 30일(병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金蘭淳進

목 敎曰兩司諸臺竝許遞政官牌招開政○以金東健爲吏曹參判 李啓朝爲吏曹參議 李憲球爲大司憲 李竣祐爲大司諫 李繪九爲執義 李莊緒爲司諫 李埈 俞象煥爲掌令 李亨泰 金震休爲持平 趙道淳爲獻納 洪仁秀 朴敦默爲正言 閔晉鏞爲南陽府使 李圭鉉爲大興縣監 安允沆爲大靜縣監 南秉哲爲應教 金應均爲副校理 尹穰爲修撰 權敦仁爲工曹判書

<일성록, 헌종7년(1841) 7월 24일(병자)>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李濟達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南陽府使 閔晉鏞防校卒出村之弊既絕誅求念浦戶質納之苦只遵恒式 (…)迎華察訪 李顯養觀於報辭可知其詳前察訪 成載益駟不減價站是有賴慶安察訪 朴光立可喜

質實不殫勞苦重林察訪 李景春到郵未幾認弊已詳前察訪 朴宗炯今既貶歸不必臚列楊州監牧官 南正吉可喜慈詳一心奉公**水原監牧官** 金仁述攻駒頗勤牧卒無怨**南陽監牧官** 安鼎錫浦免橫徵鹽戶有賴水使 徐相五以喬桐府使已有論列中軍具性喜慕府自是少事治績別無可論永宗僉使 李燭小島殘局爲治何難而全不着念自至取怨今春造船時體材木及糧米綿布工匠役價本有壽司例劃及本鎮買鹽錢四百兩例下則似無不數而買鹽錢二百三十五兩與民貸錢六十兩無端取用造船木八十株劃下內九株及末端木無難發賣合錢四百二十七兩模糊作名爛用無餘待變軍官及防營軍官額外加設五十名每名一兩收捧而昨秋巡點時闕錢四十七兩創例督納昨年營還租二百七十一石六斗每石以一兩六錢作錢三百二十五兩九分以詳定價上納三十五兩八分以營邑色落條除餘在錢七十四兩八分歸屬不明昨年島農稍稔還租一石時價不滿詳定元數則加作四錢便是勤徵於民昨冬謂有官用收納魚物價於浦民今春以後聞有繡行始以八十五兩汲汲出給以爲掩迹島畜至少官庖弊多忽自前春托以禊房每年收斂民錢七十二兩年租各一百八十斗付之肉直以爲官用進排許多病民之政不可置而勿論 (…)

<일성록, 현종8년(1842) 7월 22일(무진)>

강 慶尙右道暗行御史 金基纘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監司 李景在臨事必愼務得稱停發令惟信確不撓改斷獄盡審克之義而有冤必伸作牟無加排之數而守法惟勤道臣體重只舉其概統制使 李應植差任則一遵公平干囑不行檢下則竝施恩威愛憎無偏汰奸校之作弊一營威服斥親裨之招謗群疑始釋山田稅之蠲蕩該民無冤徵之患軍倉斛之削減沿邑有輕捧之效移穀輸納之時另禁營屬之誅求漁稅收來之際洞察防監之濫雜修戰艦造旗幟而自備居多繕公廨建譙樓而民力不煩松政之糾察甚嚴島絕潛斫之路公貨之典守惟謹庫防虛留之弊前統制使 李升權 南海曲浦倉庚子元移轉米五百三十九石六斗四升每石七兩二錢從時價作錢合三千八百八十三兩八錢零內一千六百十八兩二錢零則每石三兩立本剩錢二千二百六十五兩五錢零而八百四十兩入於私用而其餘歸屬不明加區劃米一百五十石每石五兩作錢合爲七百五十兩內以元詳定價立本零錢三百兩亦歸私用南海船民處烙給封山之松而船漢之憑藉濫斫殆過數百株新造十六隻大船而封山幾至童濯軍倉斛子無端改造而體樣比前加大沿邑移轉所入夥多而時帥始爲改削烈忠祠龍虎左右案對遠近之地數百年來許民入葬纍纍之塚不計其數此帥到營之後勿計步數無論緊歇以掘爲主有主之塚則勒令掘移無主之塚則竝爲削平其時光景極其慘絕臣於潛行之時看審形止則其中果多礙逼之地而其外或爲數千步或爲萬餘步或在越海踰山十許里之地而假使所掘之塚皆是當禁之地十分審愼未可輕易削掘何況其不當禁之地而年久者最多乎以若至柔善之人作此大不忍之事爲此帥不勝咄歎之地前統制使 李鼎會第緣衙客之濁亂以致任賂之招謗稍厚之窠非錢不差如山城中軍處決價五百兩而及其捧上之時具利錢一百兩合六百兩竝爲責納丁酉年尙州移轉米四百四十四石每石十兩五錢從時價作錢合錢四千六百六十二兩仍爲取用昌原移轉米三百六石八斗一升零租一百一十一石一斗六升零太一石四升零竝自該邑收捧本色出付**南陽**之人直爲輸送京第戊戌年尙州移轉米八百十六石每石六兩二錢從時價作錢合五千五十九兩二錢亦爲取用謂以將士支放之不足而請得軍錢米三千石那移取用仍無歸屬移穀軍米係是軍需而又值歉歲或高價放賣或本色輸去大是法外不可以已遞置而勿論

<일성록, 현종8년(1842) 8월 26일(임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爻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爻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姑置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任安鼎錫時任申錫範 所管五牧場辛丑籍付馬三百四十一匹前任安鼎錫所報今生馬六十七匹合馬四百八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前任安

鼎錫所報故失馬六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三百三十七匹內壯雌馬一百七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三匹今生馬六十七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헌종8년(1842) 12월 29일(계묘)>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李光正 參判 洪在喆 兵曹判書 朴岐壽進

목 敎曰生民休戚專係於守令之治不治今番則勿以視同例飭各別擇差俾有實效○敎曰忠臣清白吏皇朝人子孫軍功人及西北松都人加意收用事分付○敎曰遐土窮鄉亦多有經行之士弓馬之技可合收用者而每都政提飭都歸文具今番則各別對揚事分付兩銓○敎曰都承旨 右承旨 同副承旨並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敎曰臺諫 玉堂並許遞今日政差出○敎曰今番直宿時醫官賞典與三都監看役以下相地官等賞典另爲舉行○敎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敎曰呈告京兆堂上許遞今日政差出○敎曰向因臺疏聞金文正公祀孫年長今日政初任擬入○吏批以曹錫亨爲吏曹參議 李裕元爲掌樂正金應均爲應敎 韓啓源爲校理 俞錫煥爲副校理 沈承澤爲修撰 閔致成爲大司憲 李時愚爲執義 韓升烈爲司諫 高萬九 李廷憲爲掌令 沈膺泰爲校理 李濟達爲副校理 金益文爲修撰閔致文爲左尹 宋持養爲大司諫 白弘洙 金觀燮爲持平 姜斗煥爲獻納 李景在 李源祚 趙龜夏爲承旨 源祚 龜夏新通也 李啓朝爲同經筵 啓朝 閔致文 韓鎮庭新通也敎曰望簡遲滯吏曹判書推考又敎曰吏曹判書推考又敎曰望簡遲滯吏判推考又敎曰望簡遲滯吏曹判書推考○以趙道淳 鄭基世爲副修撰 金獻淳爲安城郡守 徐士淳爲歙谷縣令 徐慶輔爲懷德縣監 劉錫爲鎮岑縣監 李冕熙爲龜城府使 柳冀重爲定平府使 李埆爲長淵縣監 金漢雋爲南陽府使 李應謙爲鍾城府使 李教益爲三水府使 具性喜爲甲山府使 鄭泰東爲肅川府使 李行潤爲富寧府使 李鼎相爲高原郡守 趙義純爲興陽縣監 洪奎永爲海南縣監 南正吉爲龍仁縣令 鄭夏應爲金海府使 任弘模爲中和府使 金鎮右爲玄風縣監 具得祿爲保寧縣監 南秉哲爲安島郡守 朴承儒爲光陽縣監 吳鼎周爲熊川縣監 李宗秉爲順天府使 金敬鉉爲江東監令 朴承輝爲康津縣監○敎曰吏曹判書從重推考以李暎爲假監役 金曾鉉爲健元陵參奉 姜漢喆爲齊陵參奉 崔胤洙爲英陵參奉 金聲九爲莊陵 參奉 李鼎寅爲明陵參奉 金著中爲惠陵參奉 韓體範爲淑陵參奉 李攀麟爲純陵參奉 金長遠爲順康園守奉官 朴鍾元 閔華鏞 李亨烈爲假引儀 暎以下初仕也兵批以趙冀永爲事事李宅熙爲順天營將 呂東冕爲清州營將 李熙麟爲京畿中軍 李根永爲江原中軍 張鉉德爲平安兵虞候 宅熙以下新資也 姜漢過爲滿浦僉使 李珣秀爲口坡知僉使 權載秉爲新島僉使 金宅基爲京畿水使○敎曰望簡遲滯兵判推考又敎曰兵判推○以李明熙爲宣傳官 元世禧 趙萬赫 高濟渙 金善慶 李寅熙爲武兼 李璜周 金正求 李行圭 李鍾龍 趙秉學 金啓淵爲部將柳鶴珪 崔洪賢 金敬祿 張度相 金翊衍 金禹鉉守門將張錫鎔爲東道參軍 明熙以下初仕也敎曰守令邊將初仕人皆令明日待令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12월 26일(갑자)>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置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宜 前任申錫範時任方禹敍 所管五牧場壬寅籍付馬三百三十七匹前任申錫範 所報今生馬三十二匹時任方禹敍所報今生馬三十一匹合馬四百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前任申錫範所報故失馬三十三匹時任方禹敍所報故失馬三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三百三十四匹內壯雌馬七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十四匹今生馬六十三匹加報九匹 (…)

<일성록, 헌종9년(1843) 12월 29일(정묘)>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姑置之允之
○後錄 (…)**南陽監牧官** 李圭大所管五牧場癸卯籍付馬三百三十四匹今生馬六十二匹合馬三百九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故失馬六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三百二十五匹內壯雌馬一百六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十八匹今生馬六十二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헌종10년(1844) 12월 30일(임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朴永元 兵曹判書 趙冀永進

【목】 以朴來萬爲校理 李景在爲刑曹參判 李圭紡爲右尹 柳相鼎爲**南陽府使** 沈樂臣爲京畿水使

<일성록, 헌종11년(1845) 2월 6일(정유)>

【강】 命時囚柳相鼎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柳相鼎原情以爲稅船致敗既在掌內不善護送無辭發明格軍渰死事登時馳報卽其例也翌日生還亦云倖矣船漢等屢加盤問而至於刑訊曾無擅行之例云矣曾經關帥請除刑推議處允之又啓言鎮海前縣監鄭匡一原情以爲渠待罪該縣時有成再彥等以前官論罷謂渠有功收斂民間至於攘奪公納故渠稟于巡營始爲刑推而既有面稟不爲更報云矣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헌종11년(1845) 11월 9일(병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金興根進

【목】 以金鼎均爲大司憲 李鼎臣爲大司諫 李寅奭爲執義 朴商壽 俞錫煥爲掌令 姜冕圭 張仁遠爲持平 權謙爲獻納 李維謙 李鼎信爲正言 金鐸爲工曹參判 李志淵爲判義禁 趙亨復爲同春秋 朴齊賓爲中部都事 初仕也 韓兢人爲安山郡敬差官李 倫敍爲**南陽府使**○再政以趙鳳夏爲副應教 洪在重爲副校理

<일성록, 헌종11년(1845) 11월 26일(계미)>

【강】 司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諸元總或多或少賞典一款請姑置允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任李圭大時任宋東培 所管五牧場甲辰籍付馬三百二十五匹前任李圭大所報今生馬二十九匹時任宋學培所報今生馬二十六匹合馬三百八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四匹前任李圭大所報故失馬七十八匹時任宋學培所報故失馬二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七十一匹內壯雌馬一百四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十五匹今生馬五十五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헌종11년(1845) 12월 29일(병진)>

【강】 備局以八道四都民邑弊瘼覆啓

【목】 備邊司啓言卽見京畿前監司 李啓朝狀啓則其一北漢城餉米甲寅添分條七千七百九十八石零及元移轉條六千一百七十石盡數捧留於各其邑每石元耗一斗五升及春三升秋一斗折半條代錢輸送總廳永久定例事也城餉法意固有所重而畿民受弊舉至難保此不可不一番釐革而未詳北漢事勢先使該廳就餉耗捧下之數條條區別修成冊報來更爲從長稟處其一道內壬辰旱田災更自壬寅限五年減稅而永失形址無以墾闢還起外餘災五百九十六結永爲減稅事也旱田給災本非經法則蠲稅已是格外退限又出曲念而限滿之前遽請永頒該道臣推考待明秋到底查括這還實之意嚴加申飭其一**南陽**濱海之邑居民煮鹽資生而近來京外牟利之輩藉托官房各營門口文地稅討索無節捧甘另飭永社此弊事也依所請甘飭而近日此弊非但**南陽**一鹽井而已亦爲關飭各道如有似此非法擾民者自該道該邑嚴繩痛禁

隨即論報本司如是關飭之後又復別歧及聞則道臣守宰竝爲論勘之意知委其一楊州牧場畜產漸多草枯之時舉皆逸出吃損禾粟民受其害莫如稍減匹數令本寺變通事也第令該司從長論稟允之教以牧場事既已革罷不須學論 (…)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4월 28일(계축)>

장 命總衛營別驍士都試依總戎廳定式爲之

목 該營啓言本營屬南陽 坡州 長湍 三鎮營別驍士都試初抄自各其邑試取入格試記今已齊到故今十一日都試設行於新營而在前總戎廳時依筵稟定式以柳葉箭 片箭合試後居首二人抄啓矣請依此舉行教以依此爲之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11월 10일(신묘)>

장 給南陽府滄戶恤典

목 京畿監司 李鼎臣狀啓以爲德積鎮居民曹德秀船隻載石花往內浦而去月二十一日到南陽境王駐頭前洋遇風覆沒格軍九名滄死教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滅未拯屍身期於拯得之意廟堂措辭分付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11월 26일(정미)>

장 開坼京畿褒貶啓本

목 京畿監司 李鼎臣啓本南陽府使 李倫敍謗豈盡信偏固難揉積城縣監 崔肇祖事或生疏竝見來效竝中長湍府使 申命沆徵族推債民豈無怨下○水使 吳顯文啓本德浦僉使 金昌壽志則願治事或欠商中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12월 21일(임신)>

장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洪敬謨 參議 尹定鉉 兵曹判書 徐憲淳進

목 敎曰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皇朝人子孫及軍功人加意收用又敎曰守令初仕之每都目申飭便成文具未見實效豈勝慨歎昨日既有筵飭今番各別對揚事分付兩銓又敎曰遷陵都監及眞殿增修時別單賞典今日政各別收用事分付兩銓又敎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竝陞六又敎曰臺諫 玉堂竝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敎曰永平郡守 金元植 延安府使 鄭始容相換又敎曰楊州牧場革罷時未及區處矣且有承傳前監牧官 吳昌烈今日政守令擬入又敎曰司果 金亂鉉今日政實職擬入○吏批以成遂默爲大司憲 遂默及李景在 李敦榮并新通也 尹積爲大司諫 積及洪祐順 金穰根竝新通也 沈宜冕爲執義 宜冕及朴商壽 朴承輝竝新通也 申佐模爲司諫 佐模及朴長輿 朴龍九竝新通也 鄭□ 羅漢基爲掌令 金履喆 李東韻竝新通也 金世均爲獻納 李裕元爲應教 韓啓源爲副應教 洪翼燮 朴承輝爲校理 沈承澤 申泰運爲副校理 洪祐健 李寅奭爲修撰 朴來萬 李敦英爲副修撰 李敦榮 金鼎集爲同經筵 趙秉駿爲同義禁 朴顯圭爲黃州牧使 吳肯默爲襄陽府使 尹致膺爲善山府使 趙用夏爲咸從府使 金應均爲北青府使 尹正鎮爲南陽府使 李容象爲穩城府使 李定鉉爲會寧府使 趙奎年爲海州判官 李源弼爲公州判官 金佐鉉爲全州判官 鄭冕朝爲咸興判官 權永圭爲益山郡守 安孝根爲通川郡守 趙鎮常爲寧遠郡守 徐兢輔爲陝川郡守 李東喬爲金山郡守 李宓熙爲順川郡守 李圭憲爲樂安郡守 許煜爲嘉山郡守 洪載謨爲珍島郡守 柳之瀾爲平海郡守 洪衡謨爲文化縣令 朴泰浩爲昌平縣 令李殷榮爲平澤縣監 金序教爲扶餘縣監 宋一成爲禮山縣監 金曾鉉爲黃洞縣監 權大澈爲軍威縣監 吳昌烈爲果川縣監 沈明奎爲魯城縣監 尹肯鎮爲鎮安縣監 權涑爲谷城縣監 鄭錫朝爲務安縣監 趙能夏爲長水縣監 閔致鳳爲長湍縣監 安時燦爲興德縣監 李維謙爲殷栗縣監 李東洙爲長鬐縣監 申命

衍爲結城縣監 申命濩爲積城縣監 趙兢淳爲咸昌縣監 趙基晉爲鬼山縣監○兵批以興宣君昞應 尹致定爲副總管 鄭喆東爲洪州營將 徐相稷爲平安中軍 金聲九爲咸鏡 中軍申奭浩爲江原中軍 金駿喜爲南虞侯 竝新資也 具聖魯爲惠山僉使 李民璜爲口波知僉使○以具載龍爲北兵使 備薦也教曰更鼓已深都政姑罷待明朝爲之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12월 22일(계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宋學培所管五牧場乙巳籍付馬二百七十一匹今生馬五十五匹內封進二匹分養三四故失四十五匹除實留放竝二百七十六匹內壯雌馬一百五十五匹一年應孳產四十六匹今生五十五匹 (…)

<일성록, 헌종12년(1846) 12월 29일(경진)>

강 還宮

목 具軍服乘轎出行宮門至汾水院少駐所降轎入次少頃出次乘馬至高陽郡行宮門外降馬入次召見京畿監司各務差使員 京畿監司 李鼎臣 **南陽府使** 尹正鎮 竹山縣監 金華淳 高陽郡守 林泰洙 交河郡守 李胤愚 陽智縣監 鄭元弼 振威縣令 趙秉性 重林察訪 吳道敬 平邱察訪 崔宗震 予曰今番幸行果無民斃乎鼎臣曰今此幸行特蒙聖恩凡係役民皆以儲置米會減無一貽斃之事此外更無民斃之可以仰奏矣予曰綏陵植木今果何如鼎臣曰楊州守內前後所植今爲七萬餘株臣兩次奉審詳細周察則楊州所植中枯損爲四分之一三營所植中枯損爲三分之一蓋昨冬移植後卽因土凍不能盡生而然也今番植木尤着念爲之其緊要處幾盡種植不至數年可以成樣矣今因幸行相植姑爲畢役而如欲廣植今亦多矣紅箭門內青龍邊沮洳處有之華陽亭及箭串橋望見處亦有之待今秋當爲更役而非特松木以雜木參植亦似好矣雖曲牆外訓局字內亦有可以加植處自臣營從當種植矣予曰大木之移植者能盡生乎鼎臣曰昨冬楊牧躬自檢察大木長二三丈者浮土二間許善爲移植今多生之者云矣予曰此後亦各別申飭可矣鼎臣曰謹當各別申飭而今所枯損處亦當追後補植矣予曰仁陵植木亦不周密非特年例植木申飭陵官使之加植可矣鼎臣曰亦當申飭地方官各別爲之矣少頃出次乘轎至黔巖畫停所降轎入次少頃出次乘馬至祿礪峴乘輿踰峴仍降輿乘轎至崇禮門外降轎乘馬入崇禮門由敦化門入協陽門還內

<일성록, 헌종13년(1847) 2월 23일(계유)>

강 推訓鍊大將 李惟秀 禁衛大將 任聖臯 **南陽府使** 尹正鎮

목 右議政 朴晦壽啓言惟秀 聖臯謂有身病來詣朝房俱不登筵雖未知實病之如何事體所在誠極未安請竝推考從之○又啓言卽聞**南陽府使** 尹正鎮以假承旨 西道各陵園奉審歸路身病猝重英陵 寧陵奉審萬無時日內起動舉行之望云雖緣實病而莫重奉審如是遲滯極涉未安該府使 尹正鎮姑先推考請更以道內秩高守令假承旨差下卽爲舉行從之

<일성록, 헌종13년(1847) 3월 30일(기해)>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韓鎮庭 兵曹判書 金左根進

목 教曰寧邊府使以武臣擇擬○以金樂壽爲司諫 朴商壽爲修撰 趙亨復爲右尹 申錫愚爲楊州牧使 白殷鎮爲寧邊府使 鄭德和爲**南陽府使** 李玄功爲驪州牧使 李嘉愚 徐箕淳爲知事○再政以李時在爲同知 朴履命爲守門將初仕也

<일성록, 헌종13년(1847) 4월 14일(임술)>

강 戶曹 惠廳以漕船致敗狀覆啓

목 該曹該廳啓言京畿監司 李鼎臣狀啓以爲戶曹 惠廳等處所納合米八百九十九石零太一百七十九石二斗零所載慶尙道後漕倉漕船一隻六月三十日到南陽境全船覆沒米準拯太六十石二斗零未拯故所拯米太依法典改量添剩分給後拯劣區別成冊上使監色沙工等自臣營從重科治本道領護差使員 長峯萬戶 金致殷亦自臣營拿致懲勸該倉領運差使員 薺浦萬戶 全載完 不勤領護之罪在所難免地方官南陽府使 鄭德和揆以法例恐難全恕請竝令各該衙門稟處矣監官沙格如法勘處地方官鄭德和非但船敗之在於掌內滄屍之拯與不拯初不舉論有違格例爲先從重推考領運差使員 全載完不能操束竟致沈覆令本道巡營嚴棍懲治領護差使員懲碼及監色沙工等科治竝依狀請施行所拯穀物既已分俵竝與劣米太待秋成代錢上納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헌종13년(1847) 7월 15일(임술)>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任宋學培時任彭在義所管五牧場丙午籍付馬二百七十六匹今生馬五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四匹故失馬五十四匹除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七十二匹內壯雌馬一百四十九匹一年應孳產四十五匹今生五十五匹 (…)

<일성록, 헌종13년(1847) 12월 30일(을해)>

강 命南陽校屬久勤每都目報仕

목 總衛大將 徐憲淳啓言本營屬坡州 南陽 長湍三鎮營當初設始之時特軫校屬之無料舉行各設哨官 知穀官久勤兩窠三鎮每都目各一人遷轉矣粵在庚戌南陽久勤中一窠移付竹山兩邑間都目報仕故該校齋鬱已多年所南陽久勤依坡長兩鎮例每都目報仕竹山依前間都目施行恐合事宜矣從之

<일성록, 헌종14년(1848) 6월 10일(임자)>

강 有政

목 以尹埈爲副校理 李啓朝爲知春秋 南秉哲爲全羅監司○再政以鄭基聞爲假監役 金用鉉爲宣陵參奉 朴岱壽爲永陵參奉 基聞以下竝初仕也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資憲鄭仁重嘉義姜鳳一嘉善沈有祖 金允采折衝崔宇玉 李大榮通訓李憲英宣略朴成赫 金光轍 申榮基 梅漢福 朴景鄰 徐有行士庶秩閑良高重坤 京畿朝官秩前慶熙將文成彩前萬戶 金尙壽士庶秩閑良李昌郁等七十三人江華府士庶秩閑良咸春載等二人水原府士庶秩閑良崔震大等二人開城府朝官秩前慶熙將 劉健士庶秩通德郎趙常根 忠清道士庶秩幼學李宜植等四十七人慶尙道士庶秩生員金義壽等八十九人全羅道朝官秩前五衛將 宋維新 尹明赫 金基圭 崔東烈士庶秩幼學張士德等一百五十八人黃海道士庶秩士人李昌義等二十二人江原道士庶秩幼學方億哲等九十九人咸鏡道朝官秩前權管 蔡宗郁張翼心士庶秩幼學金昌現等一百四十五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持平 韓錫祉前五衛將 金仁弼前縣監 裴化鳳士庶秩幼學崔仁成等一百四十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慶州通政申復萬 安東嘉善鄭順太 昌原通政黃處坤 朴晉國 林西福 晉州通政吳允宗 居昌通政方允元 草溪通政池晚興 永川驛吏金致九 咸安通政金昊大 陝川通政金光衍 李東範 義興嘉善張興大通政都奉才 機張嘉善尹啓光 漆原幼學車益道 光州通政金致永幼學金重海 潭陽通政 朴龍得 宋室 寶城通政姜致亨 淳昌折衝崔東烈嘉善金錫鼎 高山通政金順命 谷山通政金明彥 三陟通政金聖復 洪川嘉善金光哲 北青通政林達麟 金成集 李光彬 端川通政廉載漢 白應采 吉州通政金百連 韓始活 韓潤協 明川嘉善徐

光珍 鏡城嘉善李原泰通政金迪世 朴尙龍 厚州通政崔一崙 龜城通政金大慶 龍川通政文龍麟 李宗極 德川嘉善李致京 順安通政李在輝 金龍澤以上四十六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六十一歲人秩護軍 趙存中 **南陽府使** 鄭德和 副護軍黃活民鄭誠一 李是遠 李孝淳 李經在 申大膺 李敏德 白能洙 副司果 朴敷默 副校理 柳興吉 雲山郡守 李冕植 副司直 金持泰 金輦 司僕主簿 徐承淳 星州牧使 金基默以上各加一資

<일성록, 현종15년(1849) 1월 2일(신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趙鶴年進

목 以尹埈爲副校理 李啓朝爲知春秋 南秉哲爲全羅監司○再政以鄭基聞爲假監役 金用鉉爲宣陵參奉 朴岱壽爲永陵參奉 基聞以下竝初仕也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資憲鄭仁重嘉義姜鳳一嘉善沈有祖 金允采折衝崔宇玉 李大榮通訓李憲英宣略朴成赫 金光轍 申榮基 梅漢福 朴景鄰 徐有行 士庶秩閑良高重坤 京畿朝官秩前慶熙將 文成彩前萬戶 金尙壽士庶秩閑良李昌郁等七十三人江華府士庶秩閑良咸春載等二人**水原府**士庶秩閑良崔震大等二人開城府朝官秩前慶熙將 劉健士庶秩通德郎趙常根 忠清道士庶秩幼學李宜植等四十七人慶尙道士庶秩生員金義壽等八十九人全羅道朝官秩前五衛將 宋維新 尹明赫 金基圭 崔東烈士庶秩幼學張士德等一百五十八人黃海道士庶秩士人李昌義等二十二江原道士庶秩幼學方億哲等九十九人咸鏡道朝官秩前權管 蔡宗郁張翼心士庶秩幼學金昌現等一百四十五人平安道朝官秩前持平 韓錫祉前五衛將 金仁弼前縣監 裴化鳳士庶秩幼學崔仁成等一百四十二人以上朝官士庶人各加一資婦女封爵百歲老人秩慶州通政申復萬 安東嘉善鄭順太 昌原通政黃處坤 朴晉國 林西福 晉州通政吳允宗 居昌通政方允元 草溪通政池晚興 永川驛吏金致九 咸安通政金昊大 陝川通政金光衍 李東範 義興嘉善張興大通政都奉才 機張嘉善尹啓先 漆原幼學車益道 光州通政金致永幼學金重海 潭陽通政 朴龍得 宋室 寶城通政姜致亨 淳昌折衝崔東烈嘉善金錫鼎 高山通政金順命 谷山通政金明彥 三陟通政全聖復 洪川嘉善金光哲 北青通政林達麟 金成集 李光彬 端川通政廉載漢 白應采 吉州通政金百連 韓始浩 韓潤協 明川嘉善徐光珍 鏡城嘉善李京泰通政金迪世 朴尙龍 厚州通政崔一崙 龜城通政金大慶 龍川通政文龍麟 李宗極 德川嘉善李致京 順安通政李在輝 金龍澤以上四十六人竝直超崇政單付同知○六十一歲人秩護軍 趙存中 **南陽府使** 鄭德和 副護軍黃浩民鄭誠一 李是遠 李孝淳 李經在 申大膺 李敏德 白能洙 副司果 朴敷默 副校理 柳興吉 雲山郡守 李冕植 副司直 金待泰 金輦 司僕主簿 徐承淳 星州牧使 金箕默以上各加一資

<일성록, 현종15년(1849) 1월 2일(신미)>

(4) 철종

㉔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李若愚 參議 洪永圭 兵曹判書 尹定鉉進

㉕ 大王大妃殿敎曰日前賓對守令愼擇之意言于大臣而振拔淹滯恢張公道何時不當然而今番都政主上一初大政此時國勢岌岌民生困瘁不可謂平常無事之時若有一分向國之心者不待申飭固當對揚守令初仕各別擇差無負今日爲民惓惓之意忠臣清白吏皇朝人子孫西北松都人及軍功人另加收用使積屈之人遠方人材無向隅之歎事分付兩銓○以尹致容爲忠州牧使 李彙載爲清風府使 崔遇亨爲大興郡守 任五常爲通川郡守 洪衡謨爲錦山郡守 崔瑗爲光州牧使 李胤愚爲安城郡守 李源一爲龍仁縣令 朴承圭爲稷山縣監 李秉植爲永同縣監 徐兢輔爲茂朱府使 李忠翼爲文化縣令 姜義永爲慶山縣令 金左根爲右參贊 洪鍾英爲同經筵 趙鶴年爲藝文提學 金東選爲陝川郡守 李根榮爲昌平縣監 金長遠爲懷仁縣監 李啓朝爲冬至兼謝恩正使韓正教爲副使 沈膺泰爲書狀官 徐堂輔爲北評事 申命澈爲咸從府使 趙萬赫爲咸安郡守 洪秉周爲雲山郡守 任勉常爲熊川縣監 張日煥爲咸平縣監 金元植爲應教 李承輔爲副應教 吉顯範爲持平 李貞夏 許恂爲正言 李啓朝爲大司憲 金穰根爲大司諫 洪義宗爲執義 朴龍九爲司諫 李啓哲爲掌令 權用正爲廣州判官 申應模爲鏡城判官 申錫疇爲谷城縣監 金炳喬爲南原縣監 鄭口爲校理 朴商壽 鄭錫朝爲副校理 南鍾三 李參鉉爲修撰 尹致麟爲利川府使 申命廉爲鎮岑 縣監 許榮爲慶源府使 申在儉爲茂山府使 鄭基承爲報恩郡守 李鍾浩爲校理 李鼎信爲副修撰 金曾鉉爲槐山郡守 高濟渙爲寶城郡守 鄭濟成爲熙川郡守 吳鼎周爲藍浦縣監 邊漢圭爲迎日縣監 姜鳳羽爲高敞縣監 洪翊周爲黃澗縣監 朴興壽爲知禮縣監 李儒增爲南陽府使 李有新爲昆陽郡守 鄭燾爲竹山縣監 尹行敬爲結城縣監 洪永錫爲雲峯縣監 李綺年爲興陽縣監 趙然昌爲順天府使 李憲度爲假監役 初仕也 洪吉謨爲平山府使 朴奎瑞爲慈仁縣監 鄭日復爲宣川府使 李根永爲昌城府使 金炳翼爲大司成 炳翼及李晉翼 李源命新通也 洪淳穆爲司成 權醮爲靈光郡守 金益文爲成川府使 南世本爲童蒙教官 洪祐賢爲假監役 鄭順朝爲健陵參奉 韓教源爲齊陵參奉 趙然三爲貞陵參奉 李敦學爲厚陵參奉 成著默爲徽陵參奉 任華準爲昌陵參奉 李彙政爲順陵參奉 徐元輔爲泰陵參奉 鄭尙朝爲章陵參奉 李止遠爲長陵參奉 尹泰喆爲獻陵參奉 韓鵬履爲崇陵參奉 宋大熙爲懿陵參奉 李容學爲惠陵參奉 趙秉立爲仁陵參奉 金友根爲徽慶園參奉 李悅爲智陵參奉 趙秉儉 馬駿八爲禮賓參奉 李恒愚爲典獄參奉 李仲淵 李宗赫 金光錫爲假引儀 世本以下竝初仕也兵批以金左根 安光直 李敦榮爲知事 徐相岳爲尙州營將 吳吉善爲洪州營將 趙用夏爲順天營將 白樂聞爲公州營將 趙義復爲京畿中軍 金明鉉爲江原中軍 相岳以下竝新資也 孫海振爲高嶺僉使 白樂莘爲訓練正 樂莘及金正求 李完熙新通也 李鳳周爲白翎僉使 許燭爲城津僉使 李義象爲薪島僉使 朴奎昱爲口波知僉使 朴敬鎮爲加里浦僉使 李義臣爲上土 僉使 李健熙 李鍾承爲訓練副正 健熙 鍾承及李鶴緒 鄭頤源 張昌煥 任興模新通也 鄭歧源爲全羅右水使 呂東冕爲群山僉使 李鍾晉 李南輯 李周源 李冕周 閔大鎬 朴熙秉爲宣傳官 尹行弼 李明權 李晉純 李秉夏 尹善交 梁柱甲爲武兼 吳宅善 元用熙 朴榮愚 李命九爲部將 洪學祖 金敬澤 鄭宗鉉 愼永天 李翰鎮 金鼎夏 魏鍾晟 龍煥彩 朴瀾壽 宋顯益爲守門將王宗鎬爲同仁權管 鍾晉以下竝初仕也敎曰守令邊將初仕人待下敎來待

<일성록, 철종0년(1849) 7월 25일(경신)>

㉔ 命時囚李儒增等議處李應輔等分揀放送

㉕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李儒增原情以爲兩邑三船暮夜恣行忽遇風濤致敗已肇於大洋漂到適在於境內此固耳目之所不到人力之所不能水護指路可謂疾雷之不及云曾經宣傳官請議處又啓言遂安前郡守 李義昌原情以爲李龍之致命事始因擬差勅監實無結稅預捧而誣陷呈營終乃官庭詬罵凌蔑犯科

故施以杖問二十度其後出入如常酗酒肆惡忽然中風其子問醫用藥明證昭在而竟至十三日身故此非杖斃云曾經總郎請議處竝允之又啓言中官 李應輔 元永貞原情以爲莫重傳命致有誤傳萬死無惜云長番內侍請議處教以竝分揀放送

<일성록, 철종0년(1849) 10월 4일(무진)>

강 戶曹 惠廳 訓局 禁營以漕船致敗覆啓

목 戶曹 惠廳 訓局 禁營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金箕晚狀啓則以爲海南縣 惠廳 禁營明禮宮納合米一千四百七十六石十三斗零所載船一隻及惠廳 禁營納合米一千五百二十五石零所載船一隻礪山府廣興倉各宮房訓局 禁營納米太合一千三百三石零所載船一隻合三隻八月二十八日到南陽境致敗而海南大同所載船二隻竝已準數拯出礪山田稅米太中拯出米三百六十石太一石改斛分俵而未拯米太九百四十二石零矣海南兩船準拯無欠監色沙格之初無容奸庶可推知礪山一隻未拯穀物殆過半數三十八石米犯用之招一百六十三兩錢之從陸上送云者縱有疑似之跡人物渰死極其慘惻而三船稅穀竟致一時傾覆者極爲無嚴各該邑監色沙格等竝嚴囚南陽府訊推得情穀主官海南縣監 張龍達 礪山府使 崔弘德數外濫載難免其責地方官南陽府使 李儒增臭載境內有難全恕拯米之乍分旋捧亦關民情待明秋收捧上納恐合便宜竝令各該衙門稟處云矣稅大同三船之一時竝敗者究厥所爲極爲痛惡不可以大洋致敗人物渰死有所參恕在囚各人竝嚴刑得情礪山 臨陂 扶安 金堤之監載晚裝俱違法式元載官礪山府使 崔弘德從重推考添載三邑守令指名現告亦竝從重推考地方官南陽府使 李儒增船漂雖致半夜臭載既在掌內報辭中景祐宮之祐字以福字書之者極涉疏忽令該府拿問處之船人犯用米三十八石卽爲徵捧上送拯劣米太如非設賑邑則勿許停退事既有丁亥定式卽爲代錢收捧上送之意請一體分付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0년(1849) 10월 4일(무진)>

강 勘放時囚李儒增配李義昌于橫城縣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李儒增照律笞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又啓言遂安前郡守 李義昌照律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三年定配私罪施行允之竝教以功議各減一等又啓言李義昌 橫城縣徒二年定配所請依例押送允之

<일성록, 철종0년(1849) 10월 6일(경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比諸元總或多或少賞罰更觀來頭請置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彭在義所管五牧場戊申籍付馬二百四十八匹今生馬四十七匹合馬二百九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四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四十四匹內壯雌馬一百三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十四匹今生馬四十七匹加報七匹 (…)

<일성록, 철종0년(1849) 12월 30일(계사)>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李圭祐 兵曹判書 尹定鉉進

목 以徐有薰爲同經筵 金鑣爲鳳山郡守 趙奎年爲殷栗縣監 鄭夏應爲全羅兵使○再政以李嘉愚爲右參贊 李肇淵爲全羅左水使○老職人下批漢城府朝官秩前同知 嚴性簡 金珪 金遇澗 金得龜 鄭運河 鄭尙璣前兵使 李忠運前水使 李熙章前營將金履昇前中軍洪義書前僉使 許橘前縣監 任百謙前萬戶 韓廷秀士庶秩黃仁烜等二人水原府朝官秩前副正 (…)

<일성록, 철종1년(1850) 1월 2일(을미)>

강 開圻京外殿最

목 京畿監司 洪祐喆啓本南陽府使 李儒增 海俗愚 蠱良手亦勞安山郡守 鄭道和可喜勤儉益勉剛克竝中○忠清監司 趙得林啓本禮山縣監嚴錫謙屏謁是善評治則取藍浦縣監 吳鼎周可惜衰頽適會岌嶮竝中全義縣監 俞莘煥斂實無名贖是何辜下○全羅監司 南秉哲啓本肇慶廟別檢 李熙采袖牌駭聽潭陽府使 金老淳屢或爲責大體則好靈光郡守 權謙見欺狡人何損子產萬頃縣令 李亨寬病實難強治何暇論竝中○慶尙監司 徐箕淳啓本靈山縣監 趙秉錡積是勤孜差欠察謬熊川縣監 任勉常察弊或疏恤民可積竝中鎮海縣監 李厚坤老固何尤奈此不省自如察訪 金鳳梧瑣謗甚多竝下○江原監司 李謙在啓本 平陵察訪 朴行壽奈此曠久中○黃海監司 徐戴淳啓本遂安郡守 李繪九大夫爲政期望益厚中新溪縣令 朴希淳詳察之政事多煩瑣下○平安監司 洪鍾應啓本楚山府使 任泰昇治有勳矣謗何至也嘉山郡守 李鷹周年少氣銳莫憂治郡渭原郡守 徐相稷治聲果最歸思何切順川郡守 張厚植視事旣明宜屏邑客順安縣令 金胤鉉吏治早成試聞暫警竝中博川郡守 李胄遠妖嬖干政邑事可知陽德縣監 李膺漢冗官高枕吏客爲政竝下○咸鏡監司 徐有薰啓本利原縣監 柳相濂 少欠剛克治實殫誠中鍾城府使 李熙永瑣謗胡至不畏入畏下○江華留守 黃浩民啓本廣城別將 柳延祚益謹領護責效來頭中○統制使 柳基常啓本南村別將 金吉煥積勞而得小心以過中長木別將 王春說莫曰滿瓜胡爲減布下○平安監司 洪鍾應啓本慈母別將 張鳳翰下山而醫在鎮如客中○平安兵使 趙元錫啓本滿浦僉使 李熙吉第一治法在不撓民從浦萬戶 黃翼勳謗豈盡信政姑無疵大吉號里權管 胡允臣持身謹畏始曰盡職竝中上土僉使 李義臣收稅行獵事多駭聽下○南兵使 吳顯文啓本口波知僉使 朴奎昱治固無疵其於病何雙青權管 姜希尙瓜雖報矣難恕做錯竝中

<일성록, 철종1년(1850) 6월 15일(을해)>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趙冀永 參判 尹致定 兵曹判書 趙斗淳進

목 (….) ○吏批 (….) 成永龜爲南陽府使 (….) 金在聲爲顯隆園參奉 (….)

<일성록, 철종1년(1850) 6월 26일(병술)>

강 命時囚洪選容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兼任始興縣令 洪選容原情以爲全羅道 光陽 順天稅船之致敗雖在於泰安方耳島而沙格之漂出既在於南陽府境云身爲兼任豈敢曰不知乎吾老梁堡前萬戶 柳錫熙原情以爲道啓雖云流亡民已勘之逋而所負權景一者逃接江界家且饒足則豈可曰流亡哉無緣分排於時存民以後無一包捧納則何必曰已勘權景一所負折米二百八十五石文簿尙在何可以勒徵計料元總會付中移錄他邑捧上則豈能有染指之道哉只緣景一之誣訴至登道啓莫非渠昏謬之致請竝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철종1년(1850) 11월 8일(병신)>

강 勘放時囚洪選容等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兼任始興縣令 洪選容照律笞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吾老梁堡前萬戶 柳錫熙照律杖七十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一年半定配私罪施行允之竝教以功減一等

<일성록, 철종1년(1850) 11월 11일(기해)>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少賞罰一款請更觀來頭處之允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玄鎰所管五牧場己酉籍付馬二百四十四匹今生馬四十三匹內封進二四分養

三四故失六十二匹除實留放竝二百二十四內壯雌馬一百十六匹一年應孳產三十五匹今生四十三匹(…)

<일성록, 철종1년(1850) 12월 30일(정해)>

㉔ 京畿 暗行御史 柳晏進書啓別單

㉔ 書啓以爲(…) **南陽府使** 成永龜聽訟審慎立落無怨依災均平把束不漏前府使 李儒增魚物之貿務從省略鹽井之稅或違恒式長短互見於治跡毀譽相半於衆口前府使 鄭德和還穀之斗分實爲本邑之謬例始爲計石而洞分編戶有均受之惠(…) **南陽監牧官** 玄鑑職事無闕**水原監牧官** 朴最秀稅無橫徵芻有預料水使 柳永魯前水使 吳致賢前水使 金相宇以喬桐府使已有論列中軍白樂贊治績別無可論永宗僉使 尹守鳳嚴明濟慈諒之惠德浦僉使 李根晦殘鎮積弊還政爲最**德積僉使** 吳允植赴任未幾他無可論注文僉吏黃守敏到鎮未幾無所入聞**花梁僉使** 禹弘濬除拜一朔他無可論月申僉使 姜完碩防戍不懈草芝僉使 趙濟渙殘鎮支保賴此淳勤白峙僉使 朴宗炯鎮將之才綽有餘裕礪峴僉使 張奭祚奉公恪勤濟物萬戶 李宜相小心鎮戍前例是依寅火堡萬戶 趙鎮赫老實之人龍津萬戶 朴景煥赴任在邇德津萬戶 梁雲奎御下也平長峯萬戶 洪師問防軍收布無一所犯文殊山別將 金亨鎮捧還精平臨津渡別將 韓弘璘還弊能察長山別將 林載晔鎮還病弊實難遽革三田渡別將 金永駿莅鎮無弊楊花渡別將 趙性善別無入聞漢江渡別將 劉兌得無可稱評鷺梁渡別將 李元亨鎮卒顯望**水原留守** 金蘭淳裘帶閒雅簿牒簡靜中軍鄭寅基村無鼠竊里不獐吠前中軍尹明儉嚴束校卒判官 趙然明災結之各封分俵可見綜詳廣州留守 金學性清嚴自持夙著望峻而德邵威惠交濟乃見吏憚而民懷中軍蔡光臣無可論評判官 權用正糶糴躬檢還戶頌精平之政開城留守 李是遠吏安民懷實副輿望大興中軍 趙存弼守牒奉餉咸得其宜經歷 具鍾祿綜核爲治營屬畏憚江華留守 黃浩民還太之代捧需米之廉價稱頌膾炙中軍李主容毀譽無聞前中軍鄭冕榮猾校之弄奸閒客之作弊取謗寔多經歷 成載璜來效有望(…)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3월 29일(병진)>

㉔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柳晏書啓覆啓

㉔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柳晏書啓則陽智前縣監 崔鏤繡啓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坡州牧使 李吉求 平倉米之餘錢取用都書員處謂有餘剩勒奪入用所犯狼藉爲先罷黜令該府拿處驪州前前牧使 李奎憲補逋條與各庫錢移貸犯用及其遞歸勒令移錄於由吏名下因爲公逋喬桐前府使 吳致賢賄賂公行於冊幕長湍前府使 具性喜大同則執高價而挪用徵番則抄饒戶而捧賂通津前府使 具春喜戊申移來免稅稱以民庫補斃瞞報巡營上納餘米捧上錢全數取用災結不爲分俵從中偷食利川府使 沈碩奎每結防役徭加數分排付於官用高陽前前郡守 金孝求加下作還移錄吏名上項六邑前後守令竝令該府拿處安山郡守 李學愚營納生蟹高價代捧而請減於巡營五貼價仍不出給前郡守 鄭道和奸鄉猾吏與之締結陽川前縣監 韓用濬政或損體抱川前縣監 金秉熙田太畝米不辨稅法上項四邑前後守令竝重推**南陽前府使** 李伯增空帖夥多胡爲然也交河前前郡守 成載琬頑吏未盡殫壓龍仁前縣監 趙復林聽訟或偏低平縣監 李啓弘稍欠剛克陰竹縣監 徐士淳宜勉從寬上項五邑前後守令竝推考麻田郡守 洪在應勸課農棄村閭無流離之民綢繆升斗倉廩有充完之穀似此優異之績可謂全省之最仁川府使 金在成事必親執吏莫售奸令不煩擾民自安業似此茂績亦可謂不易得之良手上項兩邑守令之實惠茂績如是優異則合有褒獎洪在應施以陞敘調用之典金在成施以兒馬賜給之典係干恩賞臣曹不敢擅便請上裁監司 洪祐喆郡邑想望其風采前監司 金箕晚輿頌猶切於息肩**水原留守** 金蘭淳裘帶閒雅簿牒簡靜廣州留守 金學性威惠交濟吏憚民懷開城留守 李是遠吏安民懷實副輿望江華留守 黃浩民需米廉價稱頌膾炙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前後守令經歷 察訪既乏優績亦無顯疵置之闕帥中軍邊將監牧官令兵曹稟處竹山縣監誤以府使書啓奏御文字何等審慎有此誤書不可無警當該御史 柳

晏請推考從之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4월 2일(무오)>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嘉愚進

목 以曹栢承爲南陽府使 李象秀爲假監役 初仕也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5월 17일(계묘)>

강 秋曹以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목 該曹啓言取考各人等原情則 (...) 南陽幼學洪舜瑞以爲其族叔致九奪宗奪財乞令明查正倫事也一邊之言有難準信而誠如爰辭則有關風化令各該道嚴查懲治 (...)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윤8월 21일(갑진)>

강 命南陽府使 洪吉謨除朝辭舉行

목 嘉禮都監啓言別看役 洪吉謨以平山府使與南陽府使相換矣見今役事旁午期限甚迫而若使之如例歷辭動費日子則恐有未及之慮請除朝辭舉行允之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9월 14일(병인)>

강 判下嘉禮都監都提調以下及尙衣提調以下別單

목 因別單敎曰 (...) 南陽府使 洪吉謨看役牌將賈行健竝加資南命治等五人竝賞加裴鳳文邊將除授輦輿造成牌將劉順哲都廳守直捕校 崔宗秀等八人竝帖加擇日官 李秉洪外職調用陳賀時宣敎官副司果 尹禹錫加資展敎官 兵曹正郎 金文煥 佐郎 吳相昱 宣箋官 副修撰 李維謙 展箋官 典籍 金始遠 林昞默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致詞箋文陪進官 判校 趙禮根 兒馬一匹賜給其餘計士 擇日官 奏時官 寫字官盡員錄事 司鑰 別監員役 忠贊衛工匠樂工等竝依壬戌年例施賞 (...)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9월 29일(신사)>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姑置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玄鎰所管五牧場庚戌籍付馬二百二十四匹今生馬四十二匹合馬二百六十二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五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二百六匹內壯雌馬一百一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三十三匹今生馬四十二匹加報九匹 (...)

<일성록, 철종2년(1851) 12월 30일(신해)>

강 秋曹以猥濫擊錚原情勿施啓

목 刑曹啓言取考三月十五日擊錚人等原情則南部 全世興爲其父殺獄稱冤事也屢度審理斷案自在南陽 洪敬祿爲其奪宗乞令釐正事也換名迭籲事係猥屑中部趙召史爲其子定配請放事也洪州 李昌周爲其父定配請放事也所犯俱爲繁重竝原情勿施咸悅裴赫轍軍役稱冤事也日前鳴冤又此煩籲民習可駭原情勿施請嚴勘懲勵允之又啓言三月二十日擊錚人中泮民金碩奎爲其父定配稱冤事也發配未幾水原奴啓春爲其上典閔載晉復科事也事係干恩竝原情勿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3월 21일(신미)>

강 秋曹以擊錚人李繼周原情覆啓洪景祿等原情勿施啓

【목】 刑曹啓言濟州幼學李繼周以瑤派後裔軍役稱冤事也既有列聖朝受教請令本道詳查允之南陽 洪景祿爲其構誣奪宗事也大靜 姜必儉見黜儒案事也洪州 李昌周爲其父定配事也事係猥雜竝原情勿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4월 19일(기해)>

【강】 御眞圖寫時監董閣臣 尙衣提調以下別單書入

【목】 敎曰檢校直提學 金炳冀 直提學 南秉哲 檢校待敎 金炳國各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尙衣提調 領敦寧 金汶根內下大虎皮一令賜給兵曹參判 金炳冀 副提調 行都承旨 鄭基世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前副提調 行左承旨 洪祐喆 右副承旨 陸仁培竝日淺勿論監董郎廳戶曹正郎 李時敏 尙衣僉正黃鍾林竝陸絃前僉正 權涑日淺勿論別看役前府使 姜彝五守令除授前萬戶 金箕斗前主簿 文世赫竝相當職調用南陽府使 洪吉謨待瓜滿守令除授贊儀 趙秉璿東西唱引儀 曹百承 李完在 引接 假引儀朴齊英 黃鼎周竝依丙午年例施賞畫員李漢喆近窠善地監牧官作窠差送金夏鍾 趙重默竝邊將除授朴基駿 李亨祿竝以其子實官待窠付祿白英培 白殷培竝永付司果 寫字官 李載煥以其子永付司果繪粧人方允謙令該院拔例收用韓弘迪令該院實官調用金興燁令該營調用金德寬從願免賤日官 崔道淵 李秉洪 閣監 崔圭煥 統長 李得祿 李完豐各長弓一張賜給閣吏 劉在建等四人戶曹書吏 金永基小木匠金錫昌竝帖加其餘計士牌將檢律寫字官畫員奏時官 典樂樂師樂工別監看役武藝廳員役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又敎曰御眞圖寫時看役中官 鄭喜常 石泰元 柳賁然 宋喜哲竝加資資窮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又敎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8월 11일(기축)>

【강】 秋曹以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목】 該曹啓言取考原情則 (…)南陽童蒙 洪景祿爲其父致九爲宗人舜瑞奪宗奪財乞令卞正事也一邊之言有難準信令本道詳查決處 (…)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9월 6일(계축)>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任玄鎰時任徐七輔 所管五牧場辛亥籍付馬二百六匹前任玄鎰所報今生馬二十五匹時任徐七輔所報今生馬十九匹合馬二百四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前任玄鎰所報故失馬三十五匹時任徐七輔所報故失馬二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八十一匹內壯雌馬九十六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九匹今生馬三十九匹加報十四 (…)

<일성록, 철종3년(1852) 12월 30일(을사)>

【강】 太廟親祭時亞獻官以下上號都監堂郎以下陳賀時各差備官施賞有差

【목】 因親祭時亞獻官以下別單敎曰 (…)南陽府使 金寶篆文書寫官 昌寧尉金炳疇內下虎皮一令賜給別看役通津府使 姜彝五 洪吉謨 軍器判官 文世赫資憲邊植竝守令除授東西唱引儀 李榕 曹百承竝外職除授代致詞官 假引儀 金載熙陸絃親上致詞陪進官 承文正字 金炳垣 兒馬一匹賜給計士金學善等三人竝令該曹高品付料宗廟都提調左議政 李憲球 熟馬一匹面給提調大護軍 李魯秉 熟馬一匹賜給令 李晉在 閔致序竝陸絃直長申 錫喜 副奉事 林喜鎮竝陸六其餘腰彩輦 領陪部將 忠贊衛 寫字官 畫員 計士 錄事牌將捕校員役樂工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 (…)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월 8일(계축)>

강 秋曹以京畿審理案覆啓

목 京畿監司 徐左輔狀啓以爲楊州 安宗秀以木叉壓宋召史折脚第七日致死乙巳三月十七日囚 初檢官 楊州前牧使 金洙根檢狀實因以折脚致死懸錄正犯以安宗秀懸錄覆檢官 陽川前縣令 羅啓南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以言乎傷損則渾身殆無完膚縱曰一脚折傷猶倖七日生存其在按法之地難道償命之律而不意喪禍謂由咀呪之致無識閹宦易信喧傳之說宿憤彌中按住不得惟彼宋女之殞身可謂自取顧此安寺之下手或非故殺而獄體至重請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咀呪埋妖眞贓無稽反接折脚兇身自服藉無必殺之心焉這當償之律臣於待罪本道時參以兩檢考其衆招已成斷案無容更議今於年久之後誣罔天聽必欲掉脫尤極兇獰正犯安宗秀依前訊推期於取服之意請分付道臣允之又狀啓以爲安山金召史刃刺柳甲孫第五日致死庚戌七月二十五日囚初檢官 安山郡守 李學愚檢狀實因以刃傷致死懸錄正犯以金召史懸錄覆檢官 **南陽前府使** 成永龜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傷痕既在於左肋則脰合用右手之文衆招具備於兩檢則可謂無貳辭之案而接籬同居既無平常時嫌怨揮鎌偶觸至有將死者質言設或藉手而刺之豈眞用心而殺者其在欽恤合施參量請令該曹稟處○刑曹啓言此獄則兩檢脰合兇招自服語其事則往日無構怨而道啓傳生非不審克曹讞守經當存獄體正犯金召史依前訊推之意請分付道臣允之又狀啓以爲富平 韓宗文足踢徐召史當下致死壬子八月二十五日囚初檢官 富平府使 徐用輔檢狀實因以被踢致死縣錄正犯以韓宗文懸錄覆檢官 始興縣令 李審在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猛踢所加殘縷遽殞哀彼徐女爲所天而急難不顧一身利害卽地致命三尺至嚴在法當償依前訊推期於得情○刑曹啓言此獄則當場衛夫實出急難可爲得其死所移怒老婦不分要害何爲必欲甘心數次足踢兇身自服已成斷案合施當律正犯韓宗文期於輸款之意請分付道臣允之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6월 2일(을해)>

강 秋曹以衛外擊錚人等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取考原情則 (…)**南陽**幼學洪舜 瑞爲其位土文券還推事也開城**影殿**守僕申佑丕等爲其所業庖肆復設事也事甚屑越竝原情勿施慶源驛馬戶首朴仁京等爲其馬位田許耕事也事係驛弊令本道查決輸城驛民姜宗管馬位田給及身役釐正事也 (…)**南陽**童蒙洪景祿宗統歸正事也竝令本道查決 (…)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8월 20일(임진)>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爻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爻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姑置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金敬舜所管五牧場壬子籍付馬一百八十一匹今生馬三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三匹除實留放一百八十三匹內壯雌馬九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九匹今生馬三十七匹加報八匹 (…)

<일성록, 철종4년(1853) 12월 30일(경자)>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尹定鉉進

목 敎曰法司堂上有闕之代政官牌招開政○吏批 以尹秉鼎爲掌令 徐英淳爲刑曹判書 成原默爲知經筵 金始淵爲同春秋 趙秉和爲恭陵參奉 李基爲全羅都事 洪吉謨爲鐵原府使○再政以李容殷爲副校理 金輔鉉爲**南陽府使** 吳宅善爲德源府使○三政以金炳滄爲勢義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1월 22일(임술)>

강 給南陽府漂顏戶恤典

목 京畿監司 徐左輔以南陽府民家二十三戶漂顏馳啓教以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助結構奠接之方廟堂措辭分付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7월 17일(갑인)>

강 秋曹以猥濫擊錚原情勿施啓

목 刑曹啓言取考擊錚人等原情則(…)南陽良人韓德裕鹽稅加斂稱冤事也請令本道嚴加禁斷(…)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8월 27일(계해)>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姑置之○後錄(…)南陽監牧官前任金敬舜時任朴在誠所管五牧場癸丑籍付馬一百八十三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五十三匹除實留放一百五十九匹內壯雄馬九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七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加報七匹(…)

<일성록, 철종5년(1854) 12월 30일(갑자)>

강 秋曹以猥濫擊錚原情勿施啓

목 刑曹啓言取考猥濫擊錚人等原情則(…)南陽黃順吉爲其父義信殺獄稱冤事也(…)南陽洪景祿其宗人舜瑞恃頑奪宗乞令卞正事也更令道臣決處後狀聞(…)南陽安山等民趙義權等鹽舶稅錢官屬濫捧乞令禁斷事也四件外微細之事不呈營邑至煩天聽民習可駭原情勿施請懲礪放送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3월 7일(기사)>

강 秋曹以擊錚人原情覆啓

목 刑曹啓言今月十一日幸行時衛外擊錚人楊州洪百榮爲其祖麟漢仲理事也放逐之處分截嚴而連事鳴冤極爲駿惋原情勿施廣州魚在升爲其子謁連殺獄稱冤事也雲山金弼文爲其父淳德殺獄稱冤事也慈山尹碩仁爲其父仲文殺獄稱冤事也獄具案成已有前啓文川朴命澤爲其父起鴻德配請放事也平壤金以濟爲其父景祚定配請放事也寧越私奴菴男爲其上典嚴應鉉定配請放事也所坐非輕赦典不遠平山宋鎮國宗統卞正事也南陽安山民人趙義權等鹽稅稱冤事也北青李弘默田結還推事也江華李啓善等垆稅稱冤事也前以猥褻仰請勿施而爲日未幾復申前說有此煩瀆揆以民習俱極駭然竝原情勿施懲治放送積城郭召史爲其夫鄭公輔殺獄稱冤而捧供日不爲待令請依定式勿施金山童蒙朴俊基爲其父最潤定配請放事也寧越幼學朴永夏爲其父命圭定配請放事也濟州幼學洪在斗爲其父錫祐定配請放事也當初所坐俱爲深重原州幼學韓致章爲其侄鎮壁鎮斗定配請放事也爰辭縱或稱冤到配未滿一歲竝原情勿施昌原幼學金致康等本府故學生林星立孝行卓異乞令旌褒事也懷德幼學姜浩其六代祖節有壬辰軍功乞令贈褒事也事係干恩洪州愼氏其子韓龍教拔去於水原應製居首乞令復榜事也處分屬耳有難遽議昌平僧大彥等本邑龍興寺重建時加用錢兩數甚夥多乞令掾弊事也猥屑莫甚竝原情勿施湖南去毛匠奴一善等爲全州屠漢輩侵漁乞令禁斷事也四件外濫越之罪且置勿論渠以至賤之類敢售籲天之討究厥所爲萬萬痛駭請令道臣各別嚴刑以懲頑習黃州良女鄭召史爲其夫李善獮殺獄稱冤事也爰辭若是稱冤詳考原案更爲稟處平壤良人李龍麟爲其兄龍信殺獄稱冤事也爰辭若是稱冤請令本道查聞後稟處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3월 13일(을해)>

장 有政 吏曹參議 金應均進

목 以李經在爲大司憲 閔致庠爲副應教 金鎮衡爲修撰 李啓朝爲判尹 申大膺爲南陽府使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3월 24일(병술)>

장 命山陵都監提調及京畿監司勿罪兩邑守令拿處

목 該都監提調 尹致秀等狀啓以爲石灰積置處雨水所滲自然失火四百餘石竝入燒燼幸不蔓延而常時之不謹蓋覆致此延燒惶恐待罪石灰假家預爲分定於畿邑二月已爲發關其間屢關飭於分定之南陽安城兩邑矣于今三朔尙不來造未及藏置兩邑舉行不可但以稽緩言該守令請捧現告拿問勘處教以卿等勿待罪京畿監司 李埉狀啓以爲山陵所灰假家已於二月發關分定於南陽安城而連又督飭使之前期造待矣始於昨日僅爲造成而蓋覆之節未能厚鋪至於值雨滲漏燒燼石灰之境揆以舉行萬萬稽忽南陽府使 申大膺 安城郡守 尹滋膺罪狀竝令攸司稟處臣旣不善檢飭惶恐待罪教以勿待罪事回諭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4월 19일(신해)>

장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목 京畿監司 李埉狀啓以爲南陽 黃儀信折項申元大第八日致死甲寅八月初二日囚初檢官 始興縣令 李審在檢狀實因以折項致死懸錄正犯以黃儀信懸錄覆檢官 果川縣監 金禹鉉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攢干他人之鹽籌雖出客氣所使頓忘同隣之酒伴遽至毒手相加項骨旣傷猶幸近旬之延縲頸部不仁倘或因風之添崇強力行步之狀豈眞無病臨死結冤之言尤爲絕悲雖欲遊辭而掉脫其奈衆招之明的又啓以爲果川 崔快吉毆打李漢甲第二日致死甲寅二月二十三日囚初檢官 果川縣監 金禹鉉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以崔快吉懸錄覆檢官 陽川縣令 丁大植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地在莽蒼變出昏黑而共打之狀旣已自服先犯之日亦有所歸斷案於是乎成正干於是乎判矣漢甲果是道路上行劫全崔眞箇暮夜中逢盜只急防身而遮截郡計下手之緊歇以單身劫伴行常理已是可疑無一人證當場誑招何可盡信又啓以爲高陽 元昌文毆踢朴召史當日致死甲寅四月二十六日囚初檢官 高陽郡守 李正鉉檢狀實因以自勒致死懸錄被告以元昌文懸錄覆檢官 交河郡守 金商一檢狀實因以毆打致死懸錄正犯以元昌文懸錄三檢官 通津府使 朴承儒檢狀實因正犯與覆檢同此獄則挾悖弟而嘯聚群黨稱假校而勦勦一村乘其外虛闖入內庭詬辱驅迫之無所不至摔曳毆打之罔有其極不待人命之殞絕其凌名分逼婦女之罪固已難貸於一律矣況乎要害傷損之狼藉檢案昭著僂僂情狀之慘忍證招俱的戕殺旣在當下變怪實出無前○該曹啓言黃儀信則醉氣激憤額角先打毒手任摔項頸隨折乃使五旬無病之身竟作八日難瞑之魂出入如常乃是圖脫之說初覆執固難免必償之律請連加嚴訊又啓言崔快吉自謂被劫無證無鄰同是喫驚乃咬乃踢妻母暫爲留置經宵痛苦里任使之率往出洞命殞請嚴訊取服又啓言元昌文兄弟作黨計雖急於推失男女有別罪又犯於凌分牽臂摔裳受辱罔有其極踢背築膝被傷乃是至要參究情跡乖常莫甚所犯兇慝必償乃已請連加嚴訊又啓言廣州 魚謁連膝觸張義千當日致死己酉六月初五日囚此獄則摔腰而沛其勢上仆立膝而臥不覺仰觸腎岸微浮僅延數時喉語甚慘斷送一縷請依前訊推又啓言沃川 朴成達足踢朴希卜當日致死癸丑十一月初一日囚此獄則三次毒踢看證分明數處癰瘡分寸闊大請依前嚴訊又啓言忠州 石萬得以煙竹戳池東鍊右眼眶第十三日致死庚戌五月初八日囚此獄則以情以跡犯是旣妄曰毆曰誤死固不幸請依前訊推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4월 25일(정사)>

장 命時囚申大膺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申大膺原情以爲石灰失火在於假家畢役之際而莅任屬耳未及操飭云安城郡守 尹滋膺原情以爲假家之未及早成石灰失火實緣民邑事力之不逮云申大膺曾經待從請除刑推尹滋膺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統制使 李圭徹原情以爲渠當前人所未當之繡論上以辱君命下以墜家聲惶隕震越不知攸達云曾經闕帥請除刑推議處允之又啓言義城前縣令 李在稼原情以爲渠流來舊逋未得準捧云洪翰周原情以爲各倉文簿之紊亂遂成流來之痼瘼而渠待罪本邑在於三數間遞易之後每當秋糴輒加一番矯革而初無吏奴間名下所逋蓋緣文書初不傳掌虧欠莫究端緒今此道查所錄各穀數爰至於六萬七千五百餘石之多必是庚戌以後五年之間耗上加耗之致也渠洩任三年既不能沒數盡捧云閱致萬原情以爲渠以己酉十二月除拜本職翌年正月正值分糴之時取閱還總巡視倉儲則數皆虛錄穀無可分初以六萬六千餘石排擬於六千餘結之田略爲矯抹之方而各穀之流來懸錄於民吏名下者則隨其生存劃即準捧其餘元還則欲徵於民而爲不食之穀爲念民情不可白徵欲徵於吏而無名可憑故不得準捧云李鼎民原情以爲渠壬子七月赴莅本縣則邑務之最痼者還弊也爲先查實還簿到底採探實無可分之穀又無可徵之處其弊專出於秩反二字所謂秩反者每當開倉時陳久未捧之數鳩聚作結元穀則自下偷食乃以陳還代充其弊久矣壬子捧糴時查出陳還中作奸條一萬一千餘石永爲除減秩反成冊一竝爰周且當年所捧爲三千五百石竝繡衣之所秩知也掩逋爲罪實涉曖昧云李在稼年過七十法不當請刑洪翰周 閱致萬 李鼎民請並刑推得情允之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4월 29일(신유)>

강 勘放時囚李在稼等

목 義禁府啓言義城前縣令 李在稼 洪翰周 閱致萬 李鼎民照律各杖一百收贖竝徒三年定配李在稼以其年七十三依律文收贖竝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議各減一等○又啓言統制使 李圭徹照律杖一百收贖流三千里定配**南陽府使** 申大膺 安城郡守 尹滋膺照律各笞五十收贖附過還職竝私罪施行允之教以李圭徹 尹滋膺功議各減一等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5월 3일(갑자)>

강 司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收政孳息或加元式而既不超等故失或減元總而數不爲多賞罰一款請姑置之允之(…)
南陽監牧官 朴在誠所管五牧場甲寅籍付馬一百五十九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合馬一百九十三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四匹故失馬三十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五十二匹內壯雌馬八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加報十匹 (…)

<일성록, 철종6년(1855) 12월 29일(무오)>

강 開坼京外殿最

목 京畿監司 李源命啓本長瑞府使 鄭濟成謗瑣猶恕弊痼曷醫**南陽府使** 申大膺責重分憂癯或緣衰安山郡守 李圭昌屏客察奸治非不優陰竹縣監 元絳政或太嚴治固無疵竝中積城縣監 金性奎結役疊徵愚民何辜下忠清監司 李謙在啓本泰安郡守 吳致永報或欠商治自有方黃澗縣監 成載璿浮謗奚信政固務實連山縣監 姜薰報何不審治姑無疵保寧縣監 李九東性本自是治固尙剛竝中清安縣監 趙永鎬毛髮俱病良手無奈下全羅監司 金炳喬啓本扶安縣監 洪兢周 學士之政稍欠簡精同福縣監 金商礪報或欠商治規則好濟原察訪 安時協益勉小心竝中龍潭縣令 李承沼柔善疏放過於分數咸平縣監 趙然天邑弊民瘼難望振刷竝下慶尙監司 申錫愚啓本草溪郡守 金尙奎鄰檢移病在例宜警金山郡守 徐敬淳院囂盡鎮民頌則蔚山清縣監 尹致養盡戒既衰以卒初譽靈山縣監 李魯翼幹辦之才嗟或枉用泗川縣監 金秉遠 積逋苟完宜圖善後竝中 密陽府使 鄭老容胥猾弊劇匪柔可濟龍宮縣監 朴宗琰事

或駭聽計急監謗竝下江原監司 李公翼啓本通川郡守 李鳳九果是熟手檢何爲疏平康縣監 尹泰亨治果醇謹須加戢束祥雲察訪 金秉周浮謗何信竝中寧越府使 柳興奎以其恬雅盍筋吏鄉平海郡守 吳奎煥志固矯揉謗奈多瑣銀溪察訪 白時殷胡不檢束竝下黃海監司 金淵根啓本新溪縣令 鄭基聞柔能制剛治尙束濕松禾縣監 李東根政無所蔽杖愼或濫竝中平安監司 金鼎集啓本江界府使 李在鶴隔遠之地傳聞易爽中嘉山郡守 鄭夏源如在竿頭果難着手博川郡守 尹致殷曾謂殫誠尙勉終譽竝下咸鏡監司 李是遠啓本鐘城府使 鄭喆東邊塞弊局髮短心長中甲山府使 李恒坤銅器之饋鑄錯非細利原縣監 朴永喜百度委靡愛而莫助居山察訪 李根成無望理禁竝下統制使 金翰喆啓本唐浦萬戶 韓致成勿謂箇滿始勤終怠中慶尙左水使 李信泳啓本豆毛浦萬戶 趙豐周鎮無劇弊克圖惠究中全羅右水使 金永求啓本荏子島僉使 金聖奎浮謗奚信勤孜其政於蘭萬戶 池應泉柔或過剛心固願治竝中多慶浦萬戶 陳景祥臨歸鄙瑣民怨浪藉下江原監司 李公翼啓本三涉營將李玄璣昧律宜警詞盜果勤中黃海水使 金箕祖啓本水虞候 梁漢樾縱不責備實難強病中平安兵使 徐相五啓本古城僉使 林昶蕃治雖無疵病實難強天摩僉使 金逸駿至殘至弊難成鎮樣竝中大吉號里權管 胡瑜錠民狀邑查罪著難恕下南兵使 李敏教啓本梨洞萬戶 鄭宗達言實相孚可以治鎮中北兵使 任泰錫啓本撫夷萬戶 元永鵬細過奚論可貴質實朱乙溫堡萬戶 朴繼七以若老鍊益察還弊森森坡萬戶 李寅教餉穀未完積年痼弊竝中永達萬戶 金履鎬胡爲取恕可畏者民寶化堡權管 金光業雖欲振刷奈此衰病竝下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6월 15일(경자)>

28 御春塘臺試儒生應製仍行都政 吏曹判書 李鶴秀 參判 李晉翼 兵曹判書 洪說謨進

40 具翼善冠 哀龍袍乘輿出協陽門由青陽門至春塘臺降輿陞座試官以下行禮訖以受茲介福爲賦題入門七千三百五十二人收券四千一百二十五人教曰別雲劍 兵總府堂上堂上閣臣入侍承旨堂上對讀官竝讀券官加差下堂下閣臣入直玉堂竝對讀官加差下使之分考又教曰今番武試以柳葉箭三中四分以上取技○行科次教曰儒生應製賦居首三下一幼學安騏泳三下二幼學李鵬純竝直赴殿試之次次上幼學鄭有淳 朴齊永 金思哲 李容元 李秉浩竝直赴監試會試榜末之次次上進士尹滋弘生員李廷玉幼學李容萬 副司果 趙秉燮幼學李承喬竝直赴會試之次次上幼學鄭達源業幼金炳洛幼學尹秉喆 任百謹 趙在秉 李炳聲 朴泰鎮 沈樂會竝直赴監試會試之次次上進士李九翼等八十人竝奎章全韻一件賜給又教曰入格儒生明日待令又教曰同副承旨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教曰幼學徐相億今日政參奉擬入又教曰呈告法司堂上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教曰呈告泮長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教曰臺諫 玉堂竝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教曰在外吏曹參議許遞今日政差出又教曰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又教曰皇朝人忠臣清白吏子孫西北松都人軍功人及落仕最久人竝各別調用事分付兩銓又教曰在外經筵許遞今日政差出○吏批以朴麟夏爲承旨 李彙承 尹定善 宋欽翼 柳泰東竝新通也 李定在爲密陽府使 宋秉一爲龍潭縣令 尹滋命爲清安縣監 尹孝善爲松禾縣監 梁成鎮爲積城縣監 申憶爲鏡城判官 洪選容爲咸平縣監 李祖欽爲清風府使 洪薰謨爲韓山郡守 趙性教爲沔川郡守 朴璜進爲安山郡守 李止遠爲金浦郡守 金友根爲山淸縣監 沈勳澤爲平康縣監 金用鉉爲黃澗縣監 任時準爲清河縣監 金炳德爲吏曹參議 洪祐賢爲楊根郡守 李胤秀爲龍宮縣監 李承洛爲禮山縣監 尹義爲三登縣令 李熙懋爲靈巖郡守 李舜器爲博川郡守 李達和爲泗川縣監 姜民鎬爲利原縣監 徐戴淳爲冬至兼謝恩正使 任百經爲副使 李容佐爲書狀官 南秉吉爲大司成 秉吉以下趙秉緯 朴昇壽竝新通也 金濟肯爲保寧縣監 南履輪爲獻納 李時夏 奇文鉉爲校理 成彝鎬 李徹宰爲副校理 吳致箕爲通川郡守 朴蘭壽爲扶安縣監 趙文顯爲甲山府使 元榮爲茂山府使 李謙周爲鍾城府使 金顯一爲安峽縣監 趙然興爲同經筵 趙鎮達爲長湍府使 李奎奭爲嘉山郡守 洪佑錫爲平海郡守 金德興 林仁洙爲掌令 德興新通也 金翊鎮爲南陽府使 金鎮祐爲寧越府使 趙秉燮爲大司憲 李樂重爲大司諫 李容翼爲遂安郡守 李玄文爲執義 金錫模爲司諫 李徹宰爲校理 南秉哲爲知經筵 金鉞 睦仁會爲修撰 朴惇壽 朴孝正爲副修

撰 李珪永 李基鎬爲持平 徐臣輔 李翊相爲正言 金完植爲應教 李載元爲副應教 李正秉爲河陽縣監 朴熙秉爲結城縣監 林準相爲魯城縣監 李熙訥爲草溪郡守 南鎬重 李琦鉉爲假監役 趙準夏爲永禧殿參奉 徐太淳爲健元陵參奉 金思默爲厚陵參奉 金鳳鎬爲莊陵參奉 徐相億爲孝陵參奉 宋夏老爲敬陵參奉 成在半爲思陵參奉 金亨集爲穆陵參奉 洪肯謨爲惠陵參奉 權錫耆爲翼陵參奉 李信翼爲元陵參奉 沈廷奎爲綏陵參奉 李種信爲景陵參奉 安洵爲典獄參奉 李馨愚爲假引儀 鎬重以下竝初仕也○兵批以林浩榮爲爲訓戎僉使 李容象爲全羅兵使 徐鶴淳爲北評事 洪顯參爲釜山僉使 李教昌爲高嶺僉使 姜集爲洪州營將 趙存澈爲江原中軍 申命義爲尙州營將 洪鳳周爲羅州營將 張昌煥爲清州營將 金箕錫爲安東營將 姜集以下竝新資也 田慶俊 金東奭爲宣傳官 李道林 李敏奎爲部將 車載麟爲守門將 慶俊以下竝初仕也 教曰守令邊將初仕人明日待令又教曰還宮自內爲之矣該房知悉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6월 25일(경술)>

ㄱ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ㄴ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馬畜數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元總或多或少賞罰姑置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朴在誠所管五牧場乙卯籍付馬一百五十二匹今生馬三十三匹合馬一百八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三四故失馬三十二匹除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八匹內壯雌馬七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三匹今生馬三十三匹加報十四 (…)

<일성록, 철종7년(1856) 12월 30일(계축)>

ㄱ 有政 吏曹參議 金翊鎭 兵曹判書 趙秉夔進

ㄴ 以沈承澤爲刑曹參判 鄭始容爲右尹 金泳根爲同義禁 趙奎年爲楊州牧使 權用脩爲**南陽府使** 任惇常爲寶城郡守 金炳國爲都總管 李豐翼爲副總管○再政以李公翼爲同經筵 尹龜永爲注書 權友容爲通津府使 李秉禮爲義城縣令○三政以金奭均爲長興府使○四政以申泰道爲咸陽郡守○五政以韓敦源爲牙山縣監 洪圭爲宣傳官 初仕也 任商準爲滿浦僉使 李承駿爲釜山僉使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윤5월 16일(병신)>

645.

ㄱ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ㄴ 刑曹啓言楊州 金成孫足踢李福祿第三日致死甲午十一月初八日因此獄則枉疑其盜益雖激於被誣彼醉不減踢何至於辦殺情或可原跡實難貸正犯金成祿依前訊推**南陽** 黃儀信折項申大元第八日致死甲寅八月初二日因此獄則執髻顛仆已莫掩其證眼擡頂傾欹尤可驗於檢錄死無他崇誰任其咎縱非必殺之心終無可原之端正犯黃儀信依前訊推坡州 李仁永刀刺金宗哲當下致死甲寅六月初四日因此獄則七次被掘不思自反之義九處行刺作此必洩之舉何其惑也吁亦僭矣均是爲先豈獨有可原之情死非其辜尤不啻當償之案正犯李仁永另加嚴訊期於輸款禮山 李擇奎膝壓金四大當下致死辛亥十一月初四日因此獄則醉漢何足深較毒手無難相加縛打縱諉以示警壓踏豈非其辦殺徑埋滅跡已是知罪之賊久病崇瘡無非飾誣之辭斷案既成當律焉追正犯李擇奎連訊取服忠州 金桂毆打成尙文第六日致死辛巳正月初四日因此獄則以檢而殆無完膚以證而莫掩衆目事由則不過薄物細故舉措則何其窮兇絕僭又況援兄誘侄之供重以敦倫敗常之罪斷案已久屢讞無異正犯金桂連加嚴訊得情密陽 宋云福膝築金召史第三日致死丙戌五月初五日因此獄則檢驗昭著詞證的確殺心有無何暇與論依法償代寧容更議正犯宋云福依前訊推三陟 李太宗踢殺咸召史庚戌三月初四日因此獄則渠爲前第雖出於爲侄替憤彼既負荊何獨於其母移怒被傷非止一處致命不逾數刻何其狠毒無以容貸正犯李太宗連訊取服密陽

李化根勒殺朴尙正卽日致死丙午閏五月初九日因此獄則縊勒被自尙可變幻爲說頭腦穿破是足頃刻致命樹下戟手縱無確證巖間血衣獨非眞贓故殺之情跡絕憯責償則晷刻是急特以一室同惡諸囚緘口之故尙此僥倖專事誣罔去益狡快決難饒貸正犯李化根嚴訊得情與海 金岳景錘打李魯石翌日致死甲寅九月十九日因此獄則衆捧之場渠獨荷錘隨之十手所指咸曰總角卽兮檢無完膚奚論其輕重繁慢證非公眼猶不能掩護扶抑錚嶸敢欲推諉鐵案莫可移易正犯金岳景另訊取服潭陽 南碩麟足踢尹得海翌日致死戊寅正月十五日因此獄則土豪肆虐屠場起鬧草莽掩跡履齒成傷衆證明白眞贓畢露諉以酒後頑不取服正犯南碩麟依前同推按律償命全州 沈達孫毆打馬得河當下致死庚寅九月二十日因此獄則變出昏夜之中始滋九疑犯此迷天之罪焉道三章神目如電兇跡盡露敢以看證無人尙此抵賴不服久貸頑縷曷慰幽冤正犯沈達孫另訊取服卽速償命寧遠 金萬石毆打李學甫第九日致死壬子六月二十日因此獄則其妹浪死縱有孔懷至情乃舅橫殞豈無對頭冤家兩屍之被自互換再籲之誣罔無嚴不待多卞在所必償正犯金萬石連加訊推北青 全治東毆打金尙德第二日致死己亥十二月十二日因此獄則賭場輸錢遽成鬪鬩之塔店壁掛檠仍作殺越之器哀彼客土無主三魂幸有同伴公證三眼檢案自歸明的兇計不容暗售正犯金治東取服償命吉州 鄭應律毆打金大應第二日致死乙巳八月二十六日因此獄則初因淫醜之事竟成殺越之禍第其捍衛之本心反涉瘴毒又此竄伏之妙目的是首犯況茲受傷之部位在於必死奈此責償之法文係是莫嚴正犯鄭應律依前嚴訊期於取服之意竝請分付道臣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윤5월 22일(임인)>

강 命南陽府使 權用脩以閒僻邑相換

목 吏曹以用脩親病萬無赴任啓請改差教以大臣愼節未知如何而以閒僻邑相換俾便奉養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윤5월 27일(정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金輔根 參議 金翊鎮進

목 以黃浩民爲大司憲 李珽爲大司諫 姜長煥爲執義 朴在皞爲司諫 孟魯述 魏鍾善爲掌令 李承德 金壽侃爲持平 壽侃 趙光淳竝新通也 洪兢周爲獻納 宋秉觀 李守曾爲 正言 曹錫元爲應教 成載球爲副應教 俞喊煥 李時夏爲校理 金宗泰 嚴敦永爲副校理 金學初 李容佐爲修撰 尹致賢 趙翼東爲副修撰 金炳國爲判尹 鄭最朝爲知春秋 林象鉉爲長湍府使 李晉純爲龜城府使 李興洙爲鎭海縣監 南陽府使 權用脩 伊川府使 嚴錫鼎相換○再政以洪鍾應爲左參贊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6월 1일(경술)>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洪鍾雲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南陽府使 嚴錫鼎庭訟招柔善之譏 (…)南陽監牧官 彭繼憲別無所聞中軍李秉漢自是閒官 (…)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1월 18일(을미)>

강 吏兵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洪鍾雲書啓覆啓

목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洪鍾雲書啓則長湍前府使 鄭濟成 龍仁前縣令 金命根既請令攸司稟處更無可論坡州牧使 金善恒段束濕全不尙嚴割決未能存體積弊之局振刷難望楊根郡守 洪祐賢民訟則先問吏胥情爲難悉簽丁則不辨男女呼訴自至慶安察訪 鄭昌休差任之際浮謗易招上項兩邑守令一驛察訪竝罷黜竹山前府使 朴性秀訟牒專任鄉所甚至刑具之出給稅納必差捕校便同賊律之束縛罷黜高陽郡守 李源植還耗代蕩錢及還錢儲置植炬拔戶債竝歸私橐雜技受贖多發官隸以若十室殘

邑有此數千眞賊爲先罷黜令該府拿處坡州前牧使 李周膺民情便若相忘吏奸矇未覺察上城之餉穀增數何失措處之宜造橋之營劃濫費難免私用之嫌竹山前府使 李鍾應陵園役時營劃及邑備餘錢七百五十八兩歸之私橐幸行時進排所入報營劃下而又以四百七十五兩疊下於陵役進排條中歸屬不明安山前郡守 李圭昌免稅與元結價餘錢一千三百三十八兩沒入私橐官行雜費混下於犒廳者亦爲一百八十七兩陰竹前縣監 李琬泮人之怙勢放債村民之因訟納賂有駭瞻聆前前縣監 元絳以勒捧言之金大福等處七百七十兩以訟賂言之李士淳等處一百五十兩姜老得處田畝價四百兩勒奪不耐椎剝至或自裁其命加下二千餘金一不報給吏民無不受毒上項五邑前仕守令竝令該府拿處**南陽府使** 嚴錫鼎庭訟招柔善譏金浦前郡守 李止遠觴政多損體之時束吏非濫杖之可懲交河前郡守 張漢吏奸莫察債簿未勘朔寧郡守 李勉翼吏頑不戢倉奸未察安城前郡守 尹滋膺本郡殖利錢爲補逋而設也入下於諸般用度諉以謬例跡涉不明上項五邑前後守令竝推考抱川縣監 金禹鉉軍布中虛額錢四百金既施持捐之政陵役時不足錢三百兩亦殫自備之誠餉米均分火粟減捧公納雍容收刷簽伍查實填代實爲一省之最低平前縣監 金學禮民知赤心所推軍無白骨稱冤千金捐廩十室字撫閭里播頌似此茂績合施褒獎之舉金禹錫似當陞敘調用金學禮似當兒馬賜給請竝上裁監司 李晉翼寬以御下確乎守法民隱究惠公用節愛**水原留守** 洪在龍體重之地不得論列廣州留守 洪說謨威望坐廳嚴明周察保障修葺公役措劃開城留守 洪鍾序聽於輿論何敢阿私江華留守 李宜翼端嚴副望保釐盡職茂績克著群情可見道帥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前後守令察訪 經歷 判官績乏優異疵無顯著竝置之闕帥中軍邊將監牧官令兵曹稟處奏御文字何等審慎而**迎華察訪** 趙運杓之運字誤書以雲字不可無警當該御史請推考竝從之○兵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洪鍾雲書啓則**德積僉使** 鄭光澈衙奴橫恣村婦脅取遂使殘民涉海投訴念其情冤實難全恕爲先罷黜令該府拿處文殊別將 池有鳳濫捧船價不察橫斂罷職注文僉使 玄得柔還穀嚴飭精捧鎮譙自備新葺魚鹽蠲減貧乏調恤喪民多致賻之資病卒勤投劑之惠其在激勸之政似當施以右職調用係千恩賞請上裁其餘闕帥中軍邊將監牧官等別無優績亦無顯疵請竝置之從之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1월 20일(정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尹致秀進

목 以閔泳緯爲大司諫 李義晉爲司諫 申直謨 孫相駟竝新通也 睦仁會爲獻納 洪必謨 李彙濬竝新通也 李根弼 黃慎默爲正言 洪鍾雲爲應教 李京鎬爲校理 韓鎮庭爲知經筵 金炳喬爲分內醫提調 金寅根爲南部都事 初仕也 李濟達爲**南陽府使** 金炳陶爲林川郡守 徐有先爲韓山郡守 李魯翼爲天安郡守 金胄鉉爲金川郡 李勉在爲龍潭縣令 李熙虎爲蔚珍縣令 吳聖善爲黃洞縣監 李奎英爲清安縣監 徐麟嚇爲庇仁縣監 鄭元弼爲文化縣監○再政以李勉愚 李裕爽爲修撰 崔翼鳳爲昌平縣監 金永應爲順安縣令李彙重爲靈山縣監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2월 12일(기미)>

강 太僕以各道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該寺啓言 (…)**南陽監牧官** 前任朴在誠時任彭繼憲 所管五牧場丙辰籍付馬一百四十八匹前任朴在誠所報今生馬十七匹時任彭繼憲所報今生馬十二匹合馬一百七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前任朴在誠所報故失馬十七匹時任彭繼憲所報故失馬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五匹內壯雌馬七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加報八匹 (…)

<일성록, 철종8년(1857) 12월 30일(정축)>

강 以鄭天和爲**南陽府使**

목 京畿監司 金大根以**南陽府使** 李濟達身死馳啓教以令該曹口傳差出催促下送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4월 19일(갑자)>

강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목 該曹啓言 (…)**南陽** 黃儀信折項申元大第八日致死甲寅八月初二日因此獄則兩家眷屬各自挽解一場光景不無明證往鄰賭博既又脚戲之言觀出門移步是豈項折之所爲被傷不知痛在何處觸風無怪更添他崇似此疑案係非必殺積城 鄭鑑錫殺元德日第十四日致死乙卯正月二十四日因此獄則醉方劇於始鬪怒忽移於傍救排紛反爲添紛本心縱非殺心奈此速獄之地胡無公服之證恐難以足踢之自供必謂其首從之無誤似此然疑終涉審慎 (…)**淳昌** 金宗石毆打屠漢好傑當下致死甲寅二月二十日囚初檢官 淳昌郡守 金教性檢狀實因以被打致死懸錄干連金宗石懸錄覆檢官 任實縣監 金性根檢狀實因干連與初檢同初查官 潭陽府使 洪在應 覆查官 咸悅縣監 徐敬淳 三查官 **南陽府使** 洪在兢 四查官 南平縣監 朴齊寅以金宗石正犯論斷此獄則兩檢之干連屢查爲正犯是渠自服無他公證誘到無人之空谷恣行強盜之惡習移屍掩跡尤極兇譎請令該曹稟處該曹啓言此獄則盜牛屠牛同是暴漢負債督債變出殺越舉杯含毒以拳石而直打運稿覆屍遂空谷之掩置始也看證之無人奸計遮鎌終焉四查之得情斷案成鐵請竝嚴訊取服竝允之已上新錄 (…)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2월 29일(경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姑置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前任彭繼憲前任朴漢英時任方孝涵所管五牧場丁已籍付馬一百四十五匹前前任彭繼憲所報今生馬十五匹前任朴漢英所報今生馬十三匹合馬一百七十三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前前任彭繼憲所報故失馬八匹前任朴漢英所報故失馬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五十二匹內壯雌馬六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加報九匹 (…)

<일성록, 철종9년(1858) 12월 30일(신미)>

강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목 該曹啓言 (…)**南陽** 趙士官刺殺金召史當日致死戊午四月初十日囚初檢官 安山郡守 朴璜進檢狀實因以被刺致死懸錄正犯以趙士官懸錄覆檢官 陽川懸令尹程檢狀實因正犯與初檢同此獄則戕殺之跡畢露無餘傷倫之罪尤係難貸罔念嫂叔之誼作此凶悖之舉以椎以刀不計器仗或打或刺不分要害有十分必殺之心無一毫可原之端如法成獄期於償命 (…)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월 26일(정유)>

강 命**南陽府使** 鄭天和罷黜令該府拿勘

목 禮曹啓言昨秋因**南陽府使** 鄭天和執頃狀啓翼陵丁字閣殿內神門上椽木平交臺蓋板竝朽傷事自本曹以待春修改事回啓蒙允故今春寒食節享兼告由修改之意更爲啓下後本陵參奉許有所下帖矣伏見參奉所報則昨夏自戶曹有頃處盡爲修葺無一朽傷報來矣齋官之報雖是明的而其審慎之道不可率爾論勘故遣郎廳更爲奉審則無頃果如齋官所報矣該府使之奉審報頃有何依據春秋奉審何等審慎而若是相左萬萬驚悚該府使爲先罷黜其罪狀請令該府拿問勘處允之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2월 21일(임술)>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洪鍾序進

【목】 以金應均 李晉翼爲知義禁 金益文爲同義禁 新資也 趙秉恒爲同經筵 洪說謨爲弘文提學 朴性秀爲南陽府使 徐有薰爲判義禁 李圭徹爲刑曹參判 朴載緯 愼擇仁爲山陵參奉 金靖鎮爲東部都事 載緯以下竝初仕也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2월 23일(갑자)>

【강】 命時囚尹濟成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守門將尹濟成原情以爲渠供職無狀標信未下之前有此朦然許出溺職之罪無辭可供惶恐遲晚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南陽府使 鄭天和原情以爲渠供職無狀翼陵丁字閣有頃處昨夏已爲修改而昨秋奉審時混入於各陵執頃記中莫非昏謬不審之失惶恐遲晚曾經侍從請除刑推議處允之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2월 25일(병인)>

【강】 命時囚尹濟成等照律

【목】 義禁府啓言守門將尹濟成當日留門雖緣外司官之入來不待標信徑先許出南陽府使 鄭天和奉審啓聞何等重大而不能審愼有此錯誤竝請以此照律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2월 27일(무진)>

【강】 勅放時囚尹濟成等

【목】 義禁府啓言守門將尹濟成答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敍私罪施行南陽前府使 鄭天和杖八十收贖告身盡行追奪徒二年定配私罪施行竝允之教以功各減一等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2월 28일(기사)>

【강】 戶曹 惠廳 禁營以湖南漕船致敗狀覆啓

【목】 戶曹 惠廳 禁營啓言京畿監司 金炳雲狀啓以爲順天府稅大同均廳 內需司所納米合一千三百九十一石零所載船一隻丙辰六月二十七日到南陽府 大阜島仙才浦致敗靈巖郡稅大同軍資監 廣興倉別營宣禧宮 司圍署 禁衛營兵曹所納米合一千六百二十一石零所載船一隻丙辰五月二十七日到南陽倉島致敗而致敗罪人等刑訊究覈今則囚繫已滿三年云色監沙格等移送原藉官未拯穀物別音分徵卽爲上納穀數成冊爲先修正上送之意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9월 16일(임오)>

【강】 開坼京外殿最

【목】 京畿監司 金炳雲啓本楊州牧使 申萬休大夫新政有累家近坡州牧使 鄭晚教以若地望胡爲失錯竹山府使 曹柏承未成完局徒費精力并中南陽府使 朴性秀及今對投病可期療桃源察訪 任學淵如何坦率竝下 (…)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2월 15일(경술)>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李鍾愚 參議 趙秉學 兵曹判書 徐憲淳進

【목】 (…) ○吏批 (…) 李九翼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2월 24일(기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司僕寺啓言今年牧政既無超等則論賞一款不必舉論而馬籍之春秋磨勘自有其限至於蔚山則秋等馬總尙今不報留放數額無以詳知故以春等所報錄啓而掌馬之地無難愆期自致犯科事體駭然當該監牧官 洪冀錫請令該府拿問處之○後錄 (…)
南陽監牧官 尹弘源所管五牧場戊午籍付馬一百五十二匹今生馬四十五匹合馬一百九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一百七十五匹內壯雌馬六十四匹 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四十五匹加報二十六匹 (…)

<일성록, 철종10년(1859) 12월 30일(을축)>

【강】秋曹以猥濫擊錚原情勿施啓

【목】刑曹啓言取考今番幸行時猥濫擊錚人原情則載寧俞召史平山 申天應 忠州 安吉孫 鳳山金應石 **南陽** 趙萬奉竝殺獄稱冤而不待審理覆啓徑先呼籲竝原情勿施安州 裴賢奉謂有復讎敢以荒雜之說諺書原情肆然鳴錚揆以法綱萬萬駭痛考律刑配以懲頑習**水原**押來金召史山訟稱冤而初無原情所納不得捧供扶安 金敏洙復讎事靈巖皇甫誦山訟稱冤而捧供時不爲待令請依定式勿施又啓言北部 李浩燮以祭位結數勿罷事擊錚於三處之外請依定式勿施竝允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윤3월 4일(무술)>

【강】全羅監司 林肯洙以光州牧使 鄭基三身死馳啓 秋曹以擊錚原情覆啓

【목】刑曹啓言擊錚人原情**水原**童蒙 宋漢城爲其父吉伊 端川良人金夢日爲其父宗權 東部良女金召吏爲其夫文昌玉 高敞童蒙林業成爲其父章煥 青陽幼學李景龍爲其父卜汝 橫城幼學郭夫默爲其父采紀 東部良女洪召史爲其夫李興文海州良女鄭召史爲其夫金洛瑞竝定配請放事也或罪名深重或到配屬耳竝原情勿施扶安良人辛再潤爲其父彥三 開城童蒙朴順成爲其父道恒定配請放事也或同罪已爲蒙宥或所坐稍輕竝放送公州幼學李寬平以 濬派後裔**水原**幼學安思杰以文成公裕後裔竝軍後稱冤事也長興幼學金台律等以文簡公淨後裔驛役稱冤事也泰安幼學朴東植以密山君仲孫後裔鏡城幼學方周協以懷德君龍後裔任實幼學廉錫煥等以曲城伯悌臣後裔信川幼學金元培等以忠毅公文起後裔竝軍後稱冤事也元培等軍役頗下儒案入參事也四件外呼籲竝考律勘處而 濬派後裔功勳名賢子孫勿侵軍伍雜役忠毅公子孫之頃役許鄉既有 列聖朝受教令各該道守臣詳查頃給參錄儒案咸興幼學金泰鎮等鄉任復舊事也大丘四驛民人金德連等驛弊稱冤事也誠如爰辭無怪呼冤令本道從長決處興海幼學鄭壽權所業漁箭爲李敦哲勒奪乞令還推事也可呈營邑而呼籲無嚴請考例勘處允之又啓言咸興幼學魏秉源以其父鍾衡爲李磐石被打致死乞令道臣決處伸雪事也請令本道詳查狀聞後稟處允之又啓言取考猥濫擊錚人等原情則**南陽** 趙萬奉爲其叔士官殺獄稱冤事鐵原 金善季爲其五代祖重器伸雪事海美 韓鎮淮爲其九代祖孝純復官事果川 李道勉爲其父器修復科事西部 朴芝壽世傳畚稅依舊收捧事也頃請勿施而復申前說極涉屑越坡州 朴有鼎爲其父慶善其弟有豐定配請放事也罪關罔赦罰止島配於渠感幸而肆然鳴籲極爲駭惋三嘉 安時允爲其母趙氏烈行旌褒事茂長 金琮煥爲其先祖麟渾忠節馳贈事也事係千恩羅州 廉宗善爲崔龍性等誣陷敗譜蕩家嚴懲還推事也呼籲猥屑原情竝請勿施允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윤3월 12일(병오)>

【강】命**南陽府使**口傳差出催促下送

【목】京畿監司 金炳雲以**南陽府使** 李九翼遭父喪馳啓教以令該曹口傳差出催促下送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윤3월 15일(기유)>

강 以洪愼圭爲南陽府使 李景純爲兵曹參判 竝口傳也判下兵曹 太廟夏享親行時軍兵磨鍊草記

목 因該曹草記教以訓局步軍三哨馬軍二哨訓將率領爲先廂訓局步軍二哨馬軍一哨兩營騎士各一番御將率領爲後廂禁軍二番爲之留陣留營置之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윤3월 16일(경술)>

강 改差南陽府使 洪愼圭

목 愼圭以親病呈狀吏曹啓請改差教以口傳差出催促下送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4월 21일(을유)>

강 以朴薺文爲南陽府使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4월 22일(병술)>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羅州牧馬故失爲一百二十三匹矣身爲掌牧之官不能盡心致此漸縮萬萬駭然當該監牧官 姜愚成請令該府拿處允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前任尹弘源時任卞相圭 所管五牧場己未籍付馬一百七十五匹前任尹弘源所報今生馬二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弘源所報故失馬二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四匹內壯雌馬六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十九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加報七匹 (…)

<일성록, 철종11년(1860) 12월 30일(기축)>

강 開坼京外殿最

목 (…)○京畿監司 洪在喆啓本竹山府使 洪義祿處事固敏緝盜或疏金浦郡守 宋禹錫所積誠勤益勉綜嚴積城縣監 李炳龍呂殘民困節嗜則好平邱察訪 李胤鎮小失薄警竝中南陽府使 朴薺文縱欲庇覆末由振刷漣川縣監 李完在濫觴損體餘不索言竝下 (…)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6월 15일(임신)>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金學性 參判 趙在應 兵曹判書 金鋪根進

목 (…)○吏批 (…)李東洙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6월 24일(신사)>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觀來頭勤慢處之○後錄 (…)南陽監牧官 卞相圭所管五牧場庚申籍付馬一百七十四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合馬二百三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二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六匹內壯雌馬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二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加報七匹 (…)

<일성록, 철종12년(1861) 12월 30일(계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謙在 兵曹判書 金大根進

목 (…)○以洪徹周爲獻納 金秉周爲持平 李鼎在爲同成均 趙得林爲分內醫提調 李志謙爲南陽

府使 (…)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9월 2일(신해)>

강 命上納未納中米邊二百石錢邊一千兩以上三十邑待畢捧竝令攸司拿勘其餘未納諸邑一體嚴飭

목 上護軍 李景在啓言凡屬上納俱有程限而大同與結錢尤是土稅所出惟正之供也雖愚蠢貧殘之民皆知限內準納則必無民間未捧而經歲愆納看作茶飯如非守令犯用明是該色輩乾沒雖無躬犯初不察飭任其乾沒厥失何居論以法紀萬萬駭然就年久未納中米邊二百石以上錢邊一千兩以上京畿之坡州 南陽 竹山 通津 陽城 龍仁 抱川 積城 湖西之忠州 洪州 西原 淸風 扶餘 結城 堤川 淸安 湖南之羅州長城 靈光 全州 咸平 嶺南之尙州 晉州 星州 仁同 靑松 咸陽 龍宮 海西之 延安 信川合三十邑使之十月內準納而既往稽滯亦不可置而勿論待畢捧竝令攸司拿問勘罪其餘未納諸邑一體嚴飭期於限內準納如復過限草記重勘之意請行會從之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9월 5일(갑인)>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李謙在 參議 俞晟煥 兵曹判書 金大根進

목 (…)
○吏批 (…)
○申應朝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12월 20일(정유)>

강 太僕進各牧場馬畜數爰

목 (…)
南陽監牧官 卞相圭所管五牧場辛酉籍付馬一百七十六匹今生馬二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十八匹 (…)

<일성록, 철종13년(1862) 12월 30일(정미)>

강 改差南陽府使 申應朝 永柔縣令 尹容善

목 應朝 容善俱以親病呈狀吏曹啓請改差也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2월 6일(임오)>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李興敏進

목 以鄭翊朝爲大司憲 柳芝榮爲大司諫 趙昌和爲正言 李容殷爲戶曹參判 沈膺泰爲同經筵 洪醇厚爲懿陵參奉 初仕也 林翰洙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2월 7일(계미)>

강 罷黜上納愆滯之十九邑時倅重推四道道臣

목 宣惠廳啓言上納愆滯莫近日若筵奏廟飭批旨鄭重而嗣後所納未免塞責又自春初關督題飭不啻屢矣而各邑許多未納雖難彈舉最尤甚處言之湖西之忠州 西原 洪州 槐山 堤川 嶺南之永川 固城 密陽 龍宮 仁同 湖南之羅州 順川 靈光 京畿之竹山 陽城 南陽 長湍 朔寧 漣川各有年條積久者本數之夥多者上頃十九邑時倅爲先罷黜前等之可以同勘者令各該道臣捧現告拿勘四道道臣亦爲重推其餘各邑更展二朔之限使之準納如復過限請竝施先罷後拿之典允之

<일성록, 철종14년(1863) 5월 21일(병인)>

(5) 고종

강 태僕寺以各牧場馬畜數交啓

목 (…)南陽監牧官 前任卞相圭時任李建翼 所管馬一百六十四 (…)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월 10일(임자)>

강 命楊州牧使 成彝鎬 南陽府使 林翰洙相換

목 吏曹以彝鎬身病呈狀啓請罷黜教以南陽府使相換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3월 20일(경신)>

강 命南陽京倉主人金聖運絶島充軍

목 議政府啓言頃者前畿伯 韓正教報籌司牧學南陽前倅林翰朱牒呈以爲己未大同未二百三十三石京倉主人金聖運受去而一百八十一石尙今不納拖到幾年僅僅所捧爲一千八十六兩特許代錢上納矣公穀之以錢代納謬例也而不但近有一二邑特施而已前倅之徵辦此數亦不無煞費心力處特爲許施所謂京倉主人金聖運偷弄乾沒至爲六年之久斷當以法從事而雖曰代錢既有所納出付軍門回示後令秋曹限死嚴刑絶島限已身充軍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5월 23일(임술)>

강 命南陽大同船主金聖運 尹永寬更加嚴處以入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同趙在應所報則牧學南陽府使 成彝鎬牒呈以爲本邑辛酉條大同米二百七十七石零壬戌九月出給西江居尹永寬矣只以三十六石上納而餘米二百四十一石零拖至四年尙今未納其間所捧錢僅爲一千四百四十餘兩而無他責納之道特許詳定代捧爲辭矣公穀之恣意犯用而畢竟良策惟代錢一款而已若此不已戶惠衙門其將無一包穀入庫法網如是何弊不滋第尹漢事勢既無本色準納之道雖不得已用金聖運例許令代錢捧納而出付軍門回示後移送秋曹嚴刑二次遠惡島限已身充軍公穀出給何等審愼而致此消滯不免爲轉轉苟且之舉其時守令令該府請拿問定罪教以公穀之恣意犯用者許其代錢卽不失公物之意而然也名以船主準捧於民而畢竟以詳定磨勘看作能事寧有如許法令今此刑配大失刑政金 聖運雖已照律今又有尹永寬則不可以充軍而止右項兩漢之置一律斷不已也更加嚴處以入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9월 5일(계묘)>

강 分揀時囚李志謙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前府使 李志謙原情以爲公穀出給何等審愼而供職無狀辛酉條出給江主人尹永寬矣至有乾沒之境莫重上納不能審愼之失泛稱遲晚無辭可供云教以雖有不審之失既以準數載船而中間乾沒則何有責備於守令都是紀綱所在切切痛駭守令論罪特爲分揀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9월 7일(을사)>

강 命晉州牧使 金箕絢特爲加資南陽府使相換

목 吏曹以箕絢身病啓請罷黜教以此倅之前後治績雖西漢之循良亦無過此而三十年爲治其所效勞亦既多矣如此良吏不可無示意又不可使無故淹滯特爲加資南陽府使相換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0월 22일(기축)>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監牧官 前任李建翼時任李載先 所管五牧場癸亥籍付馬一百六十四自 (…)

<일성록, 고종1년(1864) 12월 29일(병신)>

강 召見全羅監司 趙在應于觀物軒

목 辭陞也○大王大妃殿曰卿曾經畿伯道內民情守令治績何如在應曰民情還弊成痼向來狀啓尚未蒙處分守令治績豈可盡謂循良而別無侵虐之弊其中治績最著者楊州牧使 林翰洙 坡州牧使 柳映 南陽府使 金箕綯 長湍府使 魚在淵皆已蒙褒賞之典其實績則淵鑑之所俯燭大王大妃殿曰曾已示意矣在應曰通津府使 梁柱台莅任不過半載邑瘼盡革永杜吏通公廨改觀不費民力積弊之邑便成完局陽智縣監 文學元到底愛民動以圖報矢心諸般公納無少愆滯治聲頗多矣大王大妃殿曰諸守令治績萬萬嘉尙在應曰此莫非慈聖殿下暨聖上爲民若保之盛德輒下提飭之教所以諸守宰之政致此風草之偃也仍教曰方伯守令實心務績是乃分憂之道也在應曰慈教切當矣大王大妃殿曰完伯今日下直乎在應曰已爲下直矣大王大妃殿曰道內民生休戚一一周察俾有實績勿務苞苴等節報答冲王委寄之意在應曰慈教如是鄭重懇惻豈無萬分一殫竭之心而臣才具淺短曾在畿甸已試蔑效且湖南劇務非比畿甸未知將何以對揚不勝悚悶而飭教之下當悉心奉行矣大王大妃殿曰盛熱之時無撓下夫善爲道行也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윤5월 10일(계유)>

강 給楊州 洪川等邑顏壓戶恤典

목 京畿監司 俞致善以今番潦雨楊州 南陽 楊根 安山等邑民家顏壓八百十九戶人物壓死二十二名馳啓教以民家之漂顏人命之壓死惻然驚心靡所止屆結構之方埋瘞之節營邑爛加商確俾無一民毗離之患事廟堂各別措辭分付○江原監司 朴承輝以去月初九日之雨洪川 春川等邑民家顏壓三百五十三戶人物淪死十名馳啓教以民家漂顏人命淪死若是夥多聞甚驚慘元恤典外別加顧助淪死人如有生前身還布竝蕩滅結構奠接之方廟堂各別措辭關飭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8월 8일(경자)>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監牧官 金東赫所管五牧場甲子籍付馬一百七十四今生馬二十九匹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三十一匹 (…)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2월 10일(신축)>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宜翼 參判 鄭健朝 兵曹判書 金炳冀進

목 以趙獻永爲知敦寧 金德根爲同敦寧 趙秉恒爲左尹 吳吉善爲右尹 柳厚祚爲弘文提學 李敏和爲東部都事 趙錫龍爲南部都事 敏和以下竝初仕也 丁大植爲黃州牧使 鄭泰好爲南陽府使 趙熙弼爲鎮安縣監 李果重爲結城縣監○再政以任泰成爲典獄參奉 初仕也 閔世鎬爲長城府使

<일성록, 고종2년(1865) 12월 16일(정미)>

강 秋曹以李昌善移配啓

목 刑曹啓言李昌善爲名漢藉犯宮差出沒島陸怙勢虐民罪係罔赦自臣曹卽其地發配於南陽府到配狀已爲啓下而究其所犯不可配置於近畿邑故更爲移定配所於南海縣請令畿營卽爲押送允之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9월 2일(무오)>

강 京畿監司 俞致善以洋舶七隻退去西海不知所向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南陽府使 鄭泰好所報則洋船七隻留碇於水原 楓島前洋終不退去之由已爲馳報而接見西如堤面濟扶島把守將手本則洋船七隻今月十五日申時退去西海不知所向云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0월 16일(신축)>

강 命瑞山郡守 鄭在箕戴罪舉行南陽府使 鄭泰好推考

목 宣惠廳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俞致善狀啓則公忠道 瑞山郡大同船一隻到南陽府致敗云穀主官 瑞山郡守 鄭在箕不念程限之攸重挖到暮秋所謂裝發船非完固穀不準載俱係法外其罪狀令攸司拿問處之地方官南陽府使 鄭泰好臭載既在掌內護送之際不能先事存飭難免其責請推考允之教以拿處置之戴罪舉行事回諭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1월 15일(경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監牧官 金東赫所管五牧場乙丑籍付馬一百六十三匹今生馬二十七匹合馬一百九十四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三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五十二匹內壯雌馬六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一匹今生馬二十七匹加報六匹 (…)

<일성록, 고종3년(1866) 12월 30일(을묘)>

강 惠廳以湖西漕船致敗狀覆啓

목 該廳啓言京畿監司 李宜翼狀啓以爲惠廳所納米五百二十四石所載公忠道 洪州牧大同船一隻去月初五日到南陽盈滿嶼全船覆沒而無底大洋船沒曠日泥沙宣濘漸爲沈積鉤極一款非所擬議未拯穀物分徵成冊修正上使而今此臭載疑眩莫測敗船之處既有指點多日廣搜許多物件無一見拯無邊滄海猝值風浪穀既難救人何得全賃船分載監色不騎參理究跡節節疑訝諺標穀數較諸勘合既不相符漂到棹鴟謂之信跡誰知其眞符同作奸鳥可發明色吏沙格等期於得情依律勘處穀主官 金鶴根賃船或緣事勢監色初不同騎不可無警地方官鄭泰好搜撈多方終無鉤拯雖緣巨浸有難全恕本府水護監色謂以當日必無稅船之上來初不瞭望事關後弊自臣營從重科治竝請令該廳稟處矣地是熟路人本副梢兩船齊發一全一敗不可全諉於幸與不幸且其穀數參以公文私記太有相左穀包則一無所拯船材亦全不見形雖曰深溟殆不成說乃以何來漂到之折傷棹鴟藉作信跡者節節疑眩毫無可原之端在囚諸漢日加嚴刑必得輸款施以當律穀主官 監色之一不領騎有難全恕緘辭推考地方官非但臭載掌內不能到底鉤拯推考水護監色科治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4월 9일(임진)>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洪淳穆 兵曹判書 金炳滋進

목 (…)朴有鵬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4월 10일(계사)>

강 以洪澈周爲吏曹參議 添書也 俞致善爲知敦寧 中批也 趙性教 鄭泰好爲承旨

목 教曰吏曹參議有闕之代前望入之又教曰在外知敦寧許遞行都承旨 俞致善除授又教曰都承旨有闕之代前望入之又教曰承旨有闕之代前望入之○政院以泰好前任南陽府使解由未出啓稟教以勿拘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5월 7일(기미)>

강 京畿暗行御史 朴齊寬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南陽府使** 朴有鵬衙舍修理方有捐廩之舉還戶均分足爲窮茆之惠臨事審愼既無剖決之差誤爲民矯揉略有施措之可論前府使 鄭泰好律已恬簡尺寸不失處事綜明巨細無遺而願納時潛捧各人錢合爲三千六百兩而盡歸私用稱以邸吏役米價之不足元結九百七結零每結加捧一兩四錢合一千二百六十九兩內四百八十兩以不足條充納巡營二百四十兩自邑加給未知有何委折而五百四十九兩零亦爲該色之乾沒佯若不知民怨喧騰軍糧米濫捧民間末梢還給時斗量剩餘爲六石而亦歸私用不可以已遞而置之 (…)**南陽監牧官** 朴喜靖慈諒其人優於牧事中軍趙存昱幕務既閒無事可評 (…)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9월 17일(정묘)>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朴齊寬書啓回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御史 朴齊寬書啓則 (…)**南陽前府使** 鄭泰好願納錢潛捧者洪珪等處合爲三千六十兩盡歸私用邸吏役價米之不足元結九百七結零每結加捧一兩四錢式合錢一千二百六十九兩零內四百八十兩以不足條充納巡營二百四十兩自邑加給剩餘五百四十九兩零亦爲該色之乾沒民怨喧騰軍糧米濫捧末梢還給時斗量剩餘數雖不多亦歸私用通 (…)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9월 19일(기사)>

강 命時囚鄭泰好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前府使** 鄭泰好原情以爲繡論中願納錢三千六十兩盡歸私用云者未知何所持執而昨秋因軍務之辦備支勅之需用捐官廩而充數者爲一千八百兩貸民錢還報者爲一千三百兩則其曰願納其曰私用俱不近理不須多辨而至若四民等願納渠自直納初不經官則其曰潛捧云者尤不成說矣邸役米價段今年四月初八日依營題發令而初十日遞任則錢條之捧納與否該色之乾沒有無初非渠之所知萬目所覩衆論自在云曾經侍從請除刑推議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10월 24일(계묘)>

강 勘放時囚鄭泰好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前府使** 鄭泰好杖一百收贖告身盡行追奪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議各減一等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10월 25일(갑진)>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監牧官** 朴喜靖所管五牧場丙寅籍付馬一百五十二匹今生馬二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四故失馬十七匹 (…)

<일성록, 고종4년(1867) 12월 30일(기유)>

강 命**南陽府**將校久勤一窠復舊施行

목 總戎使 李圭徹啓言即接本廳屬前營將**南陽府使** 朴有鵬所報則以爲本府將校之久勤一窠不知爲幾百年而輿在二去庚戌本府久勤一窠移屬於竹山府而以此本府每都目遷轉者與竹山府間次第報仕諸校恒所齎鬱中間還屬本府又於乙丑援其中變之例與竹山府間次之意定式則竹山府之昔無今有雖曰幸矣在本府豈不冤抑乎請使之復舊施行從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월 25일(갑술)>

강 金吾以鞠廳罪人在誼 身達 複等不待時斬啓

목 罪人在誼年六十一結案根脚段父宅達父矣父承薰母洪召史母矣父樂教竝故胎生於旌善移居南陽入籍居生行凶節次段孽孽遺種全沒蓋愆之思陰沴賊性甘犯濟惡之凶平日作用無非違聖而背經同堂傳習盡是遺親而負國宿處難忘薰染有所法禁罔畏悖戾滋甚訪克可而恬受十戎看作茶飯寄夏祥而團做一堆與同飲食茫世亨之交密則至於領洗而作號高主教之率來也乃敢越境而犯界漏網之魚雖或假息鬪泥之獸終難掩跡起廢後斷棄之說妄矣棹脫之話櫛嚴鞫下掀發之狀殆若托出於和盤天理孔昭王章焉追究厥罪犯萬戮猶輕烏可免謀背潛從之律乎謀叛不道的實遲晚不待時斬罪人身達年七十六結案根脚段父承薰父矣父東郁母丁召史母矣父載遠竝故胎生於西部盤石坊移居仁川地入籍居生行凶節次段以辛酉覆轍之餘孽經己亥漏網而假息乖沴之性與生俱生沿襲之書所學何學世惡之相與濟而狼狽易種邦憲之瞽不畏而龍蛇難化淫朋醜類通呼吸於重溟之外妖子悖侄成窩窟於一室之內三年通喪不行於家滅倫敗常是豈人理七耄老物尙戀宿處堅振告解如誦已言道馬之作號思寬之交密猶屬薄物細故詭秘之跡指目已久沈惑之狀情節早露究厥負犯宜伏常刑造妖書妖言傳用惑衆的實遲晚不待時斬罪人複年五十六結案根脚段父口父矣父相問母李召史母矣父世寬竝故胎生於楊根移居于會洞入籍居生行凶節次段陰慝之氣鍾於腸肚凶狼之然發於面目不畏邦憲甘犯莫嚴之科罔懲家禍復蹈已覆之轍崇信者邪教講習者邪書安敦之開門教授而請業則積有年所敬一之渡海潛來而禮拜若喜從天降無父無君禽獸之所不若是兄是弟梟獍之與同歸凶如鍾三帛恣爲締結之黨逆如喆增而顯有交通之跡前後情節掀露無餘畏罪背教之說荒誕無徵作文斥邪之語狡惡尤極捕廳之招案已鐵鞫庭之責供如印其窮凶絕惡之罪萬戮猶輕造妖書妖言傳用惑衆的實遲晚不待時斬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윤4월 7일(갑인)>

강 京畿監司 李宜翼以異船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見仁川 南陽 富平 安山等邑牒報則三帆異樣船一隻自南而來霎時間過八尾島留碇于永宗要鉤嶼前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4월 22일(경자)>

강 公忠監司 閔致庠以異樣船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德山郡作變之匪類十九日朝水自九萬浦行船而船中有我國衣冠者二名必是邪類垂時隨去留泊天安宅洞前浦當日亥時移泊本郡下坪里後浦而浦戶不過四五之孤村也彼漢十餘名乘夜攔入奪去若干什物初無傷人等事二十日辰時直向洪州行擔島與大船會泊夕水退泊于水原汝雄巖外洋二十一日午後向往南陽延興海云若不直入京畿必向海西故文移于 京畿海西觀察使處使之先事預防蓋此洋泊東西閃忽八邑報牒雖若疑眩只是一船而已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4월 23일(신축)>

강 吏曹參議 鄭泰好陳疏自列乞遞新除三銓之任賜批

목 疏略曰臣於年前待罪南陽時值海防有虞民事多艱志切圖報才乏適用無非僨誤惟譴是俟果於繡啓之微名登臚列苟使臣做治得當人言奚以至此自顧其罪嶺海猶輕迺蒙聖度天大略施薄勘家居優遊懺悔既往進塗一念灰冷已久頃因慶會恩紱遽降今又三銓除旨華誥臨宣臣恟悅懷惕不省措躬之所直指論斷事體不輕陟罰臧否國典攸重若使有罪者自居無罪其於懲勸之政得無盤乎開政有命牌望路阻竟未免章皇出肅放倒昌披然而分義則粗已伸矣在臣廉防終難晏然伏乞勘臣未勘之罪仍命選府永刊仕藉俾爲居官不職者戒焉批以向列繡論卽事體而然矣今何更言爾其勿辭察職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윤4월 23일(경오)>

강 京畿監司 李宜翼以異船形止馳啓

목 狀啓以爲異樣船一隻二十六日未時吹起烟氣自八尾島下來過南陽靈興島 水原楓島後洋公忠道允金島直向西南大洋而杳無形疏不知其所向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4월 28일(병오)>

강 命南陽 坡州 長湍別驍士都試以宣部薦閑良復舊例應試

목 總戎廳啓言本廳屬南陽 坡州 長湍別驍士都試專以部薦閑良應試爲四十年之久宣薦閑良之齎鬱稱冤甚多至有該邑論報之舉殊欠朝家講武之本意自今爲始三鎮營別驍士都試以宣部薦閑良復舊例通用應試而原居人外若或冒赴之弊有所現發當者施以科場作奸之律該守令啓罷之意請定式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7월 6일(신사)>

강 京畿暗行御史 鄭順朝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南陽府使 朴有鵬軍械之一新修改也館宇校官廨舍之繕葺也前後捐補爲數千兩之多復設後倉而稅戶免轉輸之勞近移邑場而貨路有流通之方 (…)南陽監牧官 朴喜靖馴而無擾理在牧民中軍李宅鉉以若器局惜置閒務 (…)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0월 15일(무오)>

강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監牧官 朴喜靖所管五牧場丁卯籍付馬一百五十七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合馬一百八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三四故失馬二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五十七匹內壯雌馬七十四匹 (…)

<일성록, 고종5년(1868) 12월 29일(임신)>

강 命南陽府使 朴有鵬姑爲仍任

목 吏曹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李宜翼狀啓則南陽府使 朴有鵬三載爲政一念圖治瓜期將近民皆願借特爲仍任令該曹稟處矣道臣狀辭既如此請姑爲仍任允之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6월 18일(무오)>

강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監牧官 南之熙所管五牧場戊辰籍付馬一百五十七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合馬一百八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三四故失馬三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馬竝一百四十九匹內壯雌馬六十七匹 (…)

<일성록, 고종6년(1869) 12월 29일(병인)>

강 點下吏兵批別歲抄

목 吏批被謫蒙放秋前牧使 李恒翼前府使 閔世鎬竝職牒還授奪告身秩前府使 鄭亨基 閔宗鎬 李源一前郡守 洪鍾勳前縣監 李秉民前校檢 金載獻前察訪 鄭壽龍竝減一等罷職秩前牧使 李恒翼 閔世鎬竝敘用永不敘用秩前牧使 李恒翼蕩滌敘用居中秩報恩郡守 趙東淳 高原郡守 楚徵明 盈德縣監 鄭仲愚 堤川縣監 尹賢求 泰川縣監 金秉淵 庇仁縣監 林衡鎭 鐵山府使 洪運燮 銀溪察訪

李秉淵 童蒙教官 趙東奭 中學訓導 金在鼎 東學訓導 朴鳳軫 西學訓導 李東相 南學訓導 崔德明 竝蕩滌居下秩前府使 李憲綱 李承臣前郡守 尹冕求 李象恂 鄭根源前縣監 李容恢 尹獻采 李奎一 李載益 李應駿 金性翼竝蕩滌敍用兵批奪告身秩前萬戶 金潤植前昌德宮衛將 金宜休減一等前萬戶 趙景祿職牒還授罷職秩前中軍趙義升前別將 金弼元竝敍用居中秩碧潼 僉使 安在默前萬戶 安正民黔毛浦萬戶 金洛殷 廢茂山萬戶 康基錫竝蕩滌前華寧殿守門將 尹光軾蕩滌敍用植松萬戶 金秀雄前萬戶 梁大龍 姜鳳瑞 水原監牧官 金鍾華 南陽監牧官 南芝熙順天監牧官 洪若弼 羅州監牧官徐大輔竝蕩滌居下秩前別將 申道赫前權管 安櫟竝蕩滌敍用○教曰吏兵批別歲抄點下者依例捧傳旨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월 1일(정묘)>

강 以李載先爲南陽府使

목 教曰別軍職李載先 南陽府使除授令該曹口傳下批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7일(계미)>

강 刑曹以今幸行時上言擊錚勿施啓

목 該曹啓言今此幸行時上言人南陽幼學洪大永爲其兄大一殺獄事谷山良女宋召史爲其夫張得福殺獄事也爰辭罔圖全州良女朴召史爲其夫韓永三定配請放事也罪犯深重竝勿施又啓言衛外擊錚人原州 副正字 李舜範爲其父啓淳殺獄事也斷案已成金城良女李召史爲其子李根成殺獄事鳳山 童蒙尹奉鉉爲其父學善殺獄事海州童蒙 崔德文爲其父允三殺獄事平山良人徐漢景爲其弟漢甲殺獄事寧邊 童蒙 李哲成 爲其父柏心殺獄事平壤良女金召史爲其夫金泰國殺獄事龍岡幼學金資坤爲其父處恒殺獄事爰辭謊雜果川童蒙 閔福伊爲其父億鉉定配請放事開城良人孫有教爲其父尙俊定配請放事罪犯不輕并勿施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3월 19일(을유)>

강 罷黜南陽府使 李載先

목 載先以身病呈狀吏曹啓請罷黜也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4월 3일(기해)>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任百秀 參判 李寅命 參議 趙慶鎬 兵曹判書 李景夏進

목 以權承稷爲獻納 徐奭輔爲副修撰 姜洌爲弘文提學 李承輔爲知經筵 鄭順朝爲南陽府使 徐相鉦爲江華判官 鄭友鉉爲扶安縣監 金獻鎮爲金浦郡守 閔定鎬爲南平縣監 宋熙正爲副總管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4월 3일(기해)>

강 命南陽銃手依各兵營都試例每秋試取優等一人付之別饒事都試榜末

목 總戎使 李周喆啓言卽接本廳屬前營將南陽府使 鄭順朝所報則以爲本府處在海防咽喉之地其所備豫之策尤係自別故方募銃手百名以爲鍊習得力之地而有賞則勇赴人情之固然依各兵營都試優等直赴殿試之例每秋試取優等一人付之別驍士都試榜末爲辭矣若許以一科之名募得百人之力海防有恃軍制得宜故敢達矣從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6월 29일(갑자)>

강 命京畿五邑營將之銜竝減下

목 領議政 金炳學啓言各道之置五鎮營卽一營五司之制也京畿則利川爲前營將南陽爲左營將楊州爲中營將長湍爲右營將竹山爲後營將是爲五營矣其後利川 楊州 竹山移屬守禦廳 南陽 長湍移屬總戎廳則在畿營無所職掌虛帶名號實涉無謂以上五邑京畿營將之銜請竝減下從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윤10월 10일(임신)>

강 命南陽 坡州 長湍部薦閑良依舊應試

목 總戎使 李周喆啓言臣廳屬南陽 坡州 長湍別驍士都試年前以宣薦閑良之稱寃因南陽前府使 朴有鵬論報宣部薦閑良通同應試之意草記蒙允矣自宣薦閑良應試之後部薦閑良不肯赴試以今番都試言之長湍武士至於闕榜之境誠非勸獎之本意依舊例只以三邑部薦閑良應試之意請定式施行從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윤10월 10일(임신)>

강 行進講于慈慶殿 講官 朴永輔 承旨 李萬植 玉堂 洪鍾大 假注書 李熙主 兼春秋 朴齊用 尹相殷

목 講孟子○予曰向於筵中聞畿甸七八邑等地民皆頌頌云自雲峴宮有所賑資之下給者間爲賙恤否講官 朴永輔曰今年畿內穡事西北告歉而近西七八邑尤爲赤地賑救無策方此憂悶向自雲峴宮特下錢一萬五千兩俾爲賑資誠切攢頌之至以此換穀當先自歲前救急而爲始矣予曰伊後恤民之道就議廟堂善爲救濟期於安堵之地可也永輔曰謹當殫竭力以圖對揚而目下恤民之大要惟在災糴兩政設賑雖在於七八邑給災則不可不竝及於之次幾邑若蒙三千結劃下庶可略略分俵至於糴政亦蒙處分災民可以無死亡流離之患矣予曰爲三千結然後可以救濟乎就議廟堂可也予曰道內善治守令爲幾人乎永輔曰善治守令中安城郡守 鄭箕錫 交河郡守 趙龍夏已於今春別薦入啓而其後有治績者南陽府使 鄭順朝嚴明爲治廉白自持設砲埋鹽捐廩旣優驪州牧使 李寅應照物鑑明見事風生繕廨查結咸有績砥平縣監 李貞夏周通綜密嚴明勤勵繕廨鉅役不擾而就抱川縣監 任泰準完逋釐邑捐俸惠民半載居官萬口騰頌此四倅皆近日善治之尤著者也予曰四倅之治績非特四邑之幸卽朝廷之幸甚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0월 24일(병진)>

강 命驪州牧使 李寅應 南陽府使 鄭順朝特爲加資砥平縣監 李貞夏 抱川縣監 任泰準陞品遷轉

목 敎曰四倅之如是治績非特四邑之幸甚卽朝廷之幸甚驪州牧使 李寅應 南陽府使 鄭順朝特爲加資砥平縣監 李貞夏 抱川縣監 任泰準陞品遷轉無礙調用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0월 24일(병진)>

강 命崔錫基更爲查實

목 訓鍊都監啓言罪人崔錫基取招則本以京居戊辰年移居南陽地以米商資生矣忽於今初五左右邊捕校來示公文因爲被捉而伊時下鄉在於二十日毆打鬪場在於二十四日身既不在果無參涉云矣毆打與逃躲委折屢度盤覈終始抵賴究厥罪狀尤極痛惡罪人崔錫基請還爲嚴囚恭俟處分敎以一邊之言不可準信與別監更爲查實以聞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1월 10일(신축)>

강 命陽城前五衛將 徐有源永刊仕籍嚴刑一次遠惡地定配

목 京畿監司 朴永輔狀啓以爲陽城居前五衛將 徐有源素性悍毒結縛官差橫行場市詬罵官長其在懲惡習杜後弊之道不可仍置其罪狀令攸司稟處敎以武斷禁飭之前後朝令何等截嚴而此輩終不知戢凌蔑官長又使無辜殘氓莫能支保者究其罪狀萬萬痛惡徐有源永刊仕籍後令南陽府使開坐於該邑場市

嚴刑一次遠惡地定配勿干赦前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1월 19일(경술)>

㉔ 遞承旨 鄭順朝以王庭揚代之尋遞庭揚以曹殷承代之

㉕ 政院以順朝時在南陽府任所啓請下諭教以許遞前望入之又以庭揚時在谷山府任所啓請下諭教以許遞前望入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2월 21일(임오)>

㉔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趙秉徽 參議 李容學 兵曹判書 李景夏進

㉕ 教曰雖非親政注書 尙瑞院官員依例陞六又教曰皇朝人于孫西北松都人各別收用吏批以趙熙奭爲報恩郡守 蔡奎鳳爲漆谷府使 李舜宰爲昌寧縣監 金祖憲爲杆城郡守 李冕鎬爲明川府使 宋熙成爲新溪縣令 鄭海周爲懷仁縣監 李教俊爲仁同府使 金疇鎬爲高城郡守 崔志臣爲郭山郡守 李鶴來爲同福縣監 具義祖爲昆陽郡守 尹宗儀爲沃溝縣監 李純謙爲清河縣監 金駿求 爲長連縣監 李東奭爲高敞縣監教曰望筒遲滯之吏兵判推考以李稷鉉爲江陵府使 俞鎮五爲知敦寧 李敦應 趙成夏爲同成均 李沂在爲清風府使 李熙訥爲泰安府使 安在麟爲獻納 在麟及南宮鉀 權炫竝新通也 尹善佐爲豐基郡守 金泰煥爲持平 泰煥及張錫默新通也 閔泳緯爲大司憲 鮮于潑爲大司諫 潑及李秉惠竝命喆楚新通也 李秀萬爲正言 秀萬及金永穆 吳泳麟竝新通也 申轍求爲南陽府使 李冕榮爲谷山府使 李在敬爲寧越府使 嚴世永爲遂安郡守教曰望筒遲滯之吏兵判推考以朴海哲爲司諫 成夏慶金國顯爲掌令 李鳳憲爲洪原縣監 權泳夏爲大司成 泳夏及姜夏奎 朴文鉉竝新通也 王景說爲新昌縣監 奇觀鉉爲持平 觀鉉及權昌洙新通也 金明鎮爲正言 明鎮及李建昌 朴容大竝新通也 金演壽爲注書教曰望筒遲滯之吏兵判從重推考以李啓夏爲宗親府參奉 朴寅陽爲永禧殿參奉 黃浩惠爲思陵參奉 李啓斗爲光陵參奉 趙龍鎬爲長陵參奉 金秀薰爲徽陵參奉 任龜鎬爲懿陵參奉 啓夏以下竝初仕也兵批以李普憲爲白翎僉使 吳耆善爲安東營將申鼎熙爲忠州營將 韓弘烈爲全州營將 韓用臣爲三陟營將申明均爲黃海中軍 李鍾健爲訓練正 鍾健及吳胤泳 李翰榮竝新通也 具天喜 趙靖顯爲宣傳官 李載驥 尹吉憲爲武兼 柳冀春 李圭泰 金箕台 李秉昇爲部將 金重孝 吳常默 崔鳳賢 金洪斗 金箕淳爲守門將李秉濤爲慶基殿守門將金承祚爲小吉號里權管 李仲善爲大坡兒權管 天喜以下竝初仕也教曰守令邊將初仕人皆令明日待令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2월 24일(을유)>

㉔ 命出身鄭熙永初仕調用

㉕ 三軍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朴永輔所報則因南陽府使 鄭順朝牒呈以爲本府出身鄭熙永挺身自願修補軍物云矣戎器繕葺係是大政而今其誠心出義不可無嘉獎出身鄭熙永請初仕待窠調用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2월 25일(병술)>

㉔ 太僕寺以各牧場馬蓄數爰啓

㉕ (…)南陽監牧 官前任南之熙時任李秉德 所管五牧場已已籍付馬一百四十九匹前任南之熙所報今生馬二十七匹合馬一百七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五十三匹內壯雌馬七十三匹 (…)

<일성록, 고종7년(1870) 12월 29일(경인)>

강 命異樣船問情解事譯官令該院擇定下送

목 議政府啓言異樣船之逗留內洋已多日矣昨見 畿營狀啓則南陽府使行將問情云未知何國船之因何事來泊而此不可不詳問委折解事譯官令該院擇定幾人請除下直下送允之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4월 10일(기사)>

강 命安驥泳 南陽府使差下當日下送

목 三軍府啓言南陽府使 申轍求聞有身病矣沿海戒嚴之地有難強令察任今姑遞改其代副護軍 安驥泳差下令該曹口傳下批請使之當日下送允之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5월 1일(경인)>

강 命大阜島設鎮差出鎮將監牧官革罷

목 領議政 金炳學啓言南陽 大阜島與沁都 永宗竝峙又與八尾月尾相錯關防要衝實繫緊重而以其牧馬之地全昧禦賊之方匪類出沒之際疏虞莫甚今若以牧變鎮以鎮兼牧團束軍制操飭馬政則竝行不悖一舉兩得設鎮差出鎮將以大阜島僉使下批中軍履歷施行南陽監牧官革罷仍作僉使之兼管而時牧官遞付京職事請分付銓曹從之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5월 25일(갑인)>

강 命南陽大阜島鎮將減下因屬本府

목 領議政 金炳學啓言南陽大阜島以海門要衝去處居民惟知牧場之事全昧備禦之方此時疏虞實多深慮故向有設鎮之舉而第念建置糜費與始料不同且近島移屬之後不無掣礙之端鎮將減下該島因屬本府依甕津 泰安例隨其風高風和府使移駐而官舍仍舊修葺器械自府措劃本府砲兵一百名移用防守隘口將卒支放之資就 牧官稟況中磨鍊大阜島所屬諸島亦移屬該府諸島中各鎮單需依前還給而本倅兼管牧官文武交差各別慎擇請爲謹瞭望重海防之地批以設鎮移駐間俾圖邊圉之策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7월 20일(무신)>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前前任監牧官 李秉德前任大阜島僉使 韓用善時任安驥泳 所管五牧場庚午籍付馬一百五十三匹前前任監牧官 李秉德所報今生馬十五匹時任安驥泳所報今生馬十三匹合馬一百八十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前前任監牧官 李秉德所報故失馬十七匹時任安驥泳所報故失馬十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九匹內壯雌馬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今生馬二十八匹馬二十一匹加報七匹 (…)

<일성록, 고종8년(1871) 12월 30일(을유)>

강 許施花梁鎮移住靈輿之請

목 三軍府啓言卽見水原留守 申錫禧狀啓則南陽府所在花梁鎮係是本營管轄而鎮樣凋弊疏虞莫甚該府所管靈輿島與花梁鎮相距爲數十里原係大阜島所屬牧場今若罷牧設鎮使花梁鎮將移住靈輿則與該府掎角捍沁都隘口事請令稟處矣此焉鎮樣甚弊彼焉地形有勝則將此移彼可以鎮邊而固圉罷牧移鎮請依狀請許施允之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5월 14일(정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趙秉昌 兵曹參議 韓緞奎進

【목】 以金澈祐爲假監役 初仕也 趙漢益爲江東縣令○府院君於仙追封 (…)南陽副正 李義贈南陽君 (…)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2월 4일(갑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後錄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安驥泳所管五牧場辛未籍付馬一百四十九匹今生兒二十六匹合馬一百七十五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四匹故失馬二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四十九匹內壯雌馬七十四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一匹今年生馬三十六匹加報五匹 (…)

<일성록, 고종9년(1872) 12월 30일(경진)>

【강】 行進講于慈慶殿 講官 李承輔 承旨 趙定熙 玉堂 李舜儀 假注書 李萬教 兼春秋 金喈 別兼春秋 金明鎮

【목】 講詩傳○予曰誠寧大君祠宇間已造成乎承輔曰居在三四十里之外故凡事不如躬自董飭役事自然差遲今始垂訖此月內庶可了畢來月間將擇日還奉祠版而宗孫所居屋子亦新構將次第告訖矣予曰爲幾許間乎承輔曰爲十餘間矣予曰蓋瓦乎承輔曰祠宇以瓦蓋之本家以草蓋之矣予曰蓋草不如蓋瓦矣承輔曰鄉谷穀草不貴故苫蓋不甚爲難矣若蓋瓦則財力有不足之慮故也香火之需如干田土亦爲買置而祭器床卓等物亦以準備待畢役下送計矣予曰田土秋收爲幾何乎承輔曰今年秋收後可以詳知而假量爲數十餘石矣予曰以此何以奉香火乎承輔曰誠寧宗孫只是母子二人矣勤力其中則庶可捱過而烏得免艱絀之歎乎予曰宗孫兒近則受學云乎承輔曰昨冬筵教後以力學之意通之矣近聞篤實學文家間雖有事故一不顧見專心於學業云矣予曰此兒年紀今年爲幾何乎承輔曰今年爲十五歲矣予曰顧其年紀今雖學業足可成就矣承輔曰勿爲放過雖曰今如就學優可成工矣因此而又有仰奏者今春講筵以六臣事下詢時臣以河緯地姓貫以晉州仰對矣近聞朴彭年後孫之言則河緯地姓貫非晉州的是丹溪云而丹溪卽丹城古號而丹城 晉州卽其隣邑也古或合爲一邑而謂之丹溪耶未可詳知也南陽古號是唐城而有南陽洪姓唐城洪姓則河氏之姓貫安知不亦如此乎予曰六臣中朴彭年血孫有之詳知而五臣亦有旁孫乎承輔曰只有朴彭年 血孫而其外五人則只有旁孫云而其時相臣 皇甫仁 金宗瑞 鄭某三人中皇甫仁子孫有無未及詳知金宗瑞 鄭某後孫皆有之云矣予曰金宗瑞 鄭某子孫居在何處乎承輔曰臣雖未知某孫居某地而多居於畿湖之間云矣予曰其時宗室亦有如六臣者矣承輔曰安平大君 錦城大君和義君 漢南君諸人皆如六臣事矣和義君舊基卽孝昌園而正宗朝移建祠宇於越岡而新占孝昌園矣予曰和義君祠宇在於孝昌園何邊乎承輔曰在於東南間咫尺之岡也予曰和義君 祀孫誰耶承輔曰其名字則臣果忘之而年前初仕近經監察今則年老解官矣予曰年今幾何乎承輔曰七十餘歲云矣今年卽端宗登極元年之舊甲故三相六臣子孫及諸宗英後孫追慕起感倍於他年云矣予曰端宗登極之月日詳知乎承輔曰未及記憶而六臣事蹟詳載於莊陵誌矣予曰其冊子誰果作之乎承輔曰朴彭年後孫印刊矣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5월 21일(무술)>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金炳冀 參議 吳俊泳 兵曹判書 閔致庠進

【목】 (…)李容儀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윤6월 17일(계사)>

【강】 命靈巖郡守 具然軾姑令戴罪舉行

【목】 戶曹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金在顯狀啓則枚舉南陽府使 李容儀牒呈內全羅道靈巖郡大同所載船到南原府 靈興島前洋致敗而連加鉤拯竟無形跡仍爲撤拯穀主官 靈巖郡守 具然軾請令該府拿問勘處教以此時守令之拿勘有妨於秋務特爲安恕姑令戴罪舉行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7월 24일(경오)>

【강】 左議政 姜滄陳筭請暇賜批

【목】 筭略曰臣之父母墳山今將移葬於南陽地臨期下往安厝即人子情理之所不可已追榮後當行焚黃亦國典之所許也敢望特賜恩由以伸至情焉批以營緬請暇情理攸展卿其從便往來仍命遣史官傳諭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20일(을축)>

【강】 秋曹以各道殺獄案覆啓

【목】 該曹啓言水原 李裕龍獄事按痕參證雖成鐵案執跡論心巧值冤果其在欽恤合有審克請上裁從之又啓言南陽 洪汝天獄事乘醉惹鬧遞至致命有難全恕請依前訊推允之又啓言清州 金老成獄事再撞二踢既有首實之明的衆證一辭更無口招之異同請訊推得情允之又啓言公州 金世用獄事醉脚踢胸證招分明而第其痛勢少減之餘耘田灌水鄰人立證食瓜添症家備納供道啓之煞有可原云者儘有意見請上裁從之又啓言海州 崔景三獄事淫女招夫不待渡江之楫義妹稱甥遞生竊鐵之疑倒懸非必死之刑實因無的證之文爲父訟冤容或無怪請上裁從之又啓言 松禾 康學道獄事猛蹴連至三番縲命遞隕一夜損痕莫掩證招明的請另加訊推允之又啓言白川 姜學三獄事悍校禁技拳毆足踢怯氓遽死腎浮卵縮請訊推得情允之又啓言信川 李宗化獄事花田捉人跡涉奸偷木棒亂打罪歸首犯獄情無疑請依前訊推允之又啓言黃州 李明希獄事昏夜突入或近无妄冤果當着意不必殺道啓存商儘有意見請上裁從之又啓言平壤 金泰國獄事醉場便成鬪場好意幻做惡意足猛腰虛傷著證備請訊推得情允之又啓言龜城 鄭召史獄事淫寡偷漢轉增猜恚悍姑戕甥尤係倫理請訊推得情允之又啓言寧邊 李柏心獄事據腹毆踢當夜隕命而飲酒既登里狀初檢不爲試釵其在欽恤合施審克請上裁從之又啓言龜城 孔升煥獄事三錢微物便成厲階一錘猛打遽隕當夜請另訊得情允之又啓言寧邊 吳海達獄事三生佳約頓妄結髮之誼半夜猛斧遽有折頭之冤夫妻和樂既出屍親之招過誤殺人初非戕害之心道啓參量似合審克請上裁從之又啓言慈山 崔應洛獄事或游或泳始因兒童之戲一出一洊實異強弱之勢道啓知無欲殺云者深得審克請上裁從之又啓言永川 柳致權獄事魏廁捲簾或有張祿之逋踪禁盜發塚豈認吳芮之骨相獄請多眩罪疑唯輕請上裁從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9월 22일(정묘)>

【강】 宣惠廳以嶺南空漕船致敗狀覆啓

【목】 該廳啓言觀此京畿監司 金在顯狀啓則枚舉南陽府使 李容儀牒呈以爲慶尙道後漕倉張字空漕船一隻上納後回還之路到本府靈興島弁嶼致敗而格軍一名渰死矣該船沙格等處問目取招牒呈而亦既無所載穀物又有渰死人命則縱不可致疑於故敗漕船法意嚴重固當嚴訊而別無情節之更覈則多人滯囚亦所當念竝移送該道以爲勘處令該衙門稟處而敗船雜物卽爲推去拯埋格軍知委屍親之意竝移文該道道臣矣人既慣水船不載穀則設有意外之風濤隨波維制容有其術而竟使全船任其破敗者所爲痛駭該監色之由陸徑歸亦係罔赦不可以人命渰死有所容貸同敗船格軍等押送本道竝與徑歸諸漢嚴刑得情勘處敗船木物既在畿內自本廳依例屬公船隻段依事日生徵改造之意請分付嶺南道臣允之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0월 6일(신사)>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産多寡牧養數爰啓目後錄而今年牧政孳息則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則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允之○後錄 (…)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前任安驥泳時任李容儀 所管五牧場壬申籍付馬一百四十九匹前任安驥泳所報今生馬十四匹時任李容儀所報今生馬十四匹合馬一百七十七匹內封進馬二四分養捉給馬三匹前任安驥泳所報故失馬九匹時任李容儀所報故失馬六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一百五十七匹內壯雌馬七十五匹一年應孳産馬二十二匹今生馬二十八匹加報六匹 (…)

<일성록, 고종10년(1873) 12월 23일(정유)>

【강】命忠州牧使 南廷顯罷黜伊川府使 朴定陽 **南陽府使** 李容儀相換

【목】廷顯 元陽俱以身病呈狀吏曹啓請罷黜允之敎以伊川府使 朴元陽 **南陽府使** 李容儀相換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월 19일(계해)>

【강】召見下直守令初仕人于重熙堂 **南陽府使** 朴元陽 樂安郡守 李奎鳳 南海縣令 李容復 徽陵參奉 宋道淳

【목】予曰特爲召見申飭而送之悉心對揚可也元陽曰謹當悉心對揚矣奎鳳等曰恪謹奉公矣予曰治績之善否自當入聞而既以恪謹奉公爲奏則固不必更飭矣仍敎曰爾於先正爲幾代孫乎道淳曰十代孫也予曰先正祠版在何地乎道淳曰在忠清道懷德地矣予曰年今幾何道淳曰十八歲矣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월 26일(경오)>

【강】秋曹以科場作梗儒生趙鍾夏更查啓

【목】該曹啓言科場作梗儒生趙鍾夏更爲嚴查以聞事命下矣施威嚴聞則所供內伊日光景已達前招而留接於倉洞 趙元植家與**南陽** 鄭致卿同接入場而實無同謀作梗所知者惟鄭致卿一人云矣居在**南陽**故發關畿營期於捉上一體勘律而既伏承更查之命故嚴覈以入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3월 29일(신미)>

【강】秋曹以科場作梗儒生趙鍾夏 鄭致卿面質啓

【목】該曹啓言科場作梗儒生趙鍾夏所招鄭致卿自**南陽府**今纔捉上故到底嚴查則所供內今番監試果爲一所入場而年今七十有七矣懇乞入格之際忽地起鬧滿場騷擾恐懼避身何暇以若老病之物甘作悖舉之事乎一辭發明矣與鍾夏面質則嚴查之場聽言稽貌無非鍾夏之誣訴究厥心情尤極痛惋用刑問姑爲嚴囚致卿不無參恕之端而不敢擅便一體仍囚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4월 5일(정축)>

【강】中批以朴元陽爲副總管

【목】敎曰總管有闕之代**南陽府使** 朴元陽除授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7월 15일(을묘)>

【강】以鄭洛鎔爲**南陽府使**

【목】敎曰**南陽府使**有闕之代令該曹口傳各別擇差不日下送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7월 15일(을묘)>

【강】行次對于熙政堂

【목】 領議政 李裕元曰元子宮輔養官及諭善相見禮已有擇日舉行之命下情不勝慶祝矣近日元子宮亦爲一樣安過乎予曰安過矣輔養官差出前例爲然蓋自中宗朝後有之矣 (….) 世均曰近來南陽地二十里間破船亦爲三十九隻之多而所拯者不過一千四百石云初若準數裝載則所拯者何可若是之少哉予曰此則或不無故破之患矣 (….)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9월 20일(기미)>

【강】 京畿暗行御史 姜文馨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 南陽府使 鄭洛鎔莅才屬耳民方拭目府使 朴元陽恩蒙移任志益勵治斛量必精而公納無滯詞訟克簡而民譽尙蔚 (….)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0월 24일(계사)>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牧養數爰啓日後錄今年牧政孳息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更觀來頭勤慢處之○後錄 (….) 南陽兼監牧官 南陽府使 前任朴元陽時任鄭洛鎔 所管五牧場癸酉籍付馬一百五十七匹前任朴元陽所報今生馬十五匹時任鄭洛鎔所報今生馬十四匹合馬一百八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前任朴元陽所報故失馬九匹時任鄭洛鎔所報故失馬四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六十八匹內壯雌馬七十七匹今年應孳產馬二十三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加報六匹 (….)

<일성록, 고종11년(1874) 12월 29일(무술)>

【강】 命長湍府使 姜潤 南陽府使 鄭洛鎔相換

【목】 冊禮都監啓言本都監別看役 姜潤所帶長湍府使以支勅邑職務相妨聞邑守令該曹口傳相換請使之專意舉行允之教以南陽府使相換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월 30일(무진)>

【강】 冊禮正使以下及各該司堂郎施賞有差

【목】 因正副使以下別單敕曰正使 領議政 李裕元鞍具馬一匹面給副使 右贊成 金大根 熟馬一匹面給都監都提調領議政 李裕元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行工曹判書 李豐翼 禮曹判書 洪祐吉 戶曹判書 閔致庠各熟馬一匹面給都廳兼弼善 李鎬翼 副司果 趙宇熙竝加資郎廳戶曹正郎 徐雲輔 禮曹佐郎 嚴錫瓘 工曹正郎 趙性鎬 繕工副正 洪善周 漢城庶尹 朴孝憲 敦寧判官 柳進徽竝陞敍監造官 司勇 趙秉度 南岐元 沈能肅 洗馬 金五鉉 司勇 李浩植 尹成勳 別工作 繕工主簿 魚秉璫竝陞六敍命執事戶曹正郎 徐雲輔 繕工副正 洪善周 學案執事 刑曹正郎 徐再淳 漢城主簿 李建膺 褥席執事 長興奉事 趙章教竹冊執事司僕僉正 李容準 敦寧判官 柳進徽 學案執事 漢城主簿 趙鍾純 掌樂主簿 任奎錫 褥席執事 內資直長 趙寬在玉印執事漢城庶尹 朴孝憲 軍資判官 金益承 學案執事 戶曹佐郎 俞致益 工曹正郎 趙性鎬 褥席執事 繕工副奉事 金龜根 學讀冊案執事 忠勳都事 南廷翊 工曹正郎 李教象 褥席執事 內資奉事 尹滋祿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敍命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炳學 書寫官 左議政 李最應竹冊文製述官領議政 李裕元 書寫官 判敦寧 尹宜善敍命二字箋文書寫官 奉朝賀 李敦宇玉印箋文書寫官 右議政 金炳國各熟馬一匹面給師李裕元傳李最應各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貳師 李敦宇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左賓客 宋近洙 右賓客 金炳德 左副賓客 洪祐吉 右副賓客 閔致庠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贊善 任憲晦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輔德 李起鏞 兼輔德 閔泳穆依壬申年例捧傳旨弼善 李胄榮 兼文學 李鎬翼 文學 韓章錫 兼文學 金九鉉 司書 趙

鍾弼 兼司書 朴憲陽 說書 朴斗陽兼說書沈相學竝準職左翊衛 尹宗儀 右翊衛 李喬榮 左司禦 李憲植 右司禦 金永應 左翊贊 朴齊文 右翊贊 柳教祚 左衛率 李淵翼 右衛率 朴世秉 左副率 金應漢 右副率 鄭元世 左侍直 金炳休 右侍直 宋鍾五 左洗馬 金五鉉 右洗馬 徐公淳竝右職輔養官 李敦宇 宋近洙 金炳德 左諭善 任憲晦各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右諭善 閔泳穆內下大鹿皮一令賜給各差備官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左通禮 姜文馨 右通禮 朴容大竝加資相禮 柳口依壬申年例捧傳旨贊儀 朴鍾元 掌儀 崔在淵竝守令待窠首先窠擬入東西唱引儀 閔致億 察訪待窠首先擬入安亨植引接 假引儀 權世圭 玄景運依壬申年例施賞別看役 **南陽府使** 姜潤內下生皮筒筒一部賜給前五衛將 金載禹前判官 方天鏞竝守令待窠首先擬入副司果 李惇奎守令待窠擬入守門將張泓奎陞六司正 崔相默 譯院等第調用擇日官 李秉洪守令待窠首先擬入朴應祚該衙門高品付料奏時官 安貞植池運舟各上弦弓一張賜給朴晁奎加資金樂集 監牧官待窠首先擬入其餘計士 寫字官畫負負役樂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又因各該司郎官別單教曰戶曹 版籍司郎廳 金奭鉉 徐雲輔 前例房郎廳 金奭鉉 別例房郎廳 徐雲輔 工曹郎廳 李教象 趙性鎬 吳宅善 佐郎 金東韻 金世基 宋圭復 內資奉事 尹滋祿 內膳直長 鄭應夔 義盈奉事 李鼎宇司導前奉事 李啓夏 司圃直長 李輔仁前直長 金顯澤司宰前奉事 李鶴年 濟用主夫 安權 長興奉事 趙章教 掌苑別提 盧炳稷 李晦愚 奉事 趙鍾愚 東水庫別提 姜澣 別檢 趙正熙 西水庫別提 李容哲 別檢 李東宇竝依庚申年例其餘計士員役等竝依判下施賞○教曰監膳提調 行護軍 金基纘 副提調 同副承旨 閔昌植各內下鹿皮一令賜給郎廳奉事 金奎洛前直長 俞致益依庚申年例其餘員役等竝依判下施賞又教曰別軍職李鍾承 李教獻 李奎奭 白樂貞 申正熙 金泰郁 申奭熙 吳永運 李載先 李敏臯 沈遠澤 申肯鉉 梁柱顯 徐光承 任原鎬 王昌鎬 許璉 吳聖模 尹興求 李允用 李兢鎔 李奎大 尹光翼 金鴻求 尹昌根 李恒儀 李承白 李載旭 李清烈 韓鎮行 尹泳奎 李章憲 柳冀命 崔丙斗 李錫珪竝依壬申年例爲之又教曰兼長番內官柳賁然鄭之良金圭復 柳載賢 李孝元 李漢容 文有用 朴奎鉉 承言色 內官 李敏榮 黃胤明各兒馬一匹賜給挾侍李敏和 黃胤明舉行既多特爲加資資窮者代加兼薛里 內官 徐相圭 金洛亨兼掌務內官 李昌根 朴珪植兼差備內官 金鍊熙 金魯鉉 朴鍾祿 吳秉直 金德和 金鍾淳 李敏五 李東礪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尙傳 李敏榮教命差備石泰元 金奎復竹冊差備梁重吉 鄭之良玉印差備官 柳賁然朴光錫達字差備文有用擔筒筒差備朴奎鉉各兒馬一匹賜給其餘司鑰 別監等依判下施賞○因尙方別單教曰提調 行兵曹判書 李載元內下虎皮一令賜給行護軍 趙敬夏 副提調 行都承旨 金炳始各內下鹿皮一令賜給僉正 李恒信 主簿 洪在能 金龜洛 別提 金準永直長李道權各上弦弓一張賜給計士 李容九等二人竝別提除授其餘員役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又因陳賀時差備官別單教曰宣教官 洪萬植加資展教官 兵曹正郎 姜永壽 兵曹佐郎 金鼎燮 宣箋官 司成 李肇信 展箋官 禮曹佐郎 吳斗映 兵曹佐郎 崔奭奎各兒馬一匹賜給左通禮 姜文馨 右通禮 朴容大竝加資贊儀朴鍾元階下典儀 崔在淵東西唱引儀 安亨植 閔致億 代致詞官 假引儀 崔光駿 宣箋目官 兼引儀 李鼎善致詞箋文陪進官承文著作白奎燮香官朴應晁 忠義衛 李尙浩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奏時官 朴一遠加資金勉孺監牧官待窠首先擬入其餘員役樂工竝依判下施賞又教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毋得疊授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2월 20일(무자)>

㉔ 差下景福宮 別看役 姜潤等

㉕ 戶曹啓言景福宮三殿閣重建時**南陽府使** 姜潤 武衛所監官金載禹 司譯院前參奉 吳慶默軍器寺主簿 張泓奎守門將金信默 別看役差下請使之舉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3월 23일(경신)>

㉖ 命**南陽府使** 姜潤罷黜安徐

【목】京畿監司 閔台鎬狀啓以爲卽接南陽府使 姜潤所報則異樣船一隻二十六日自楓島後洋泛來合五隻同泊于道里島矣此時邊報何等迅急而相距百里文牒馳報若是遲滯且異船之帆竹數乏無區別揆以舉行尤爲稽忽該府使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教以邊報之如是稽忽萬萬可駭而此時遞任亦不可不念罷黜安徐姑令戴罪舉行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2월 28일(신묘)>

【개】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姜潤所管五牧場甲戌籍付馬一百六十八匹今生馬三十四合馬一百九十八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四匹故失馬二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並一百七十四匹內壯雌馬七十八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三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加報七匹 (…)

<일성록, 고종12년(1875) 12월 29일(임진)>

【개】京畿監司 閔台鎬以楓島所泊倭船問情馳啓

【목】狀啓以爲卽接南陽府使 姜潤所報則今初二日府使持饋遺物種擇定將吏冒險馳往楓島上流所泊三帆船住碇處使人先通地方官特物目來此之意仍問何國船則彼曰大日本帝國軍艦也曰緣何事來此乎曰僕惟傳語者而不知何緣由也曰然則此意告于船中所管人如何曰地方官既來云一一問情則大概知之矣彼人還入船中有頃下來我船曰官長與下人三名登船餘人勿許入船事船長致意云故府使率下吏三名登船則別有一譯前導止于一所曰此船長接賓處也始有二倭繼入定坐後一倭手傳名帖乃是外務大丞 宮本小一也至其遠來問其來意則彼曰大人此行豈是朝廷所命乎曰否也我係地方官而先此委到耳彼稱感謝曰我船將往于江華而初行之致水路未熟暫止于此問貴船幾時發行乎往江華果居何意曰此是已有通報于貴朝廷之事而發船卽我曆明治八年一月初旬而在貴國曆十二月念後也曰然則黑田在船乎曰在于他船而又有副大臣一人同爲騎船耳曰副大臣姓名云何曰井上馨也俱係一品之官黑田則管理陸軍省地方幾爲貴國之半而參議 內閣號稱勅任官我兩人卽奏任官此前對馬島主之職也而數日間往于江華則我兩人中一人似可下陸與江華留守對話矣曰彼位姓名云何曰大臣外我輩共是五人期欲查知其姓名乎曰願叩之其一倭起去拾紙手書五人以示而此倭卽外務權大丞森山茂也問大臣之來必有義諦或可聞耶曰我國凡務與前有異交隣之際亦有所變更則不得不有此行而大抵無他卽爲修好也若非此等大事則以若貴大臣何可出境乎曰三百餘年和好之誼更有何別般修好也曰裏面事情我等不能揣知也此去江華幾里曰水路二百餘里彼曰此船自南極至此容費一日半日各船人數幾何曰未可詳知而概各五百名內外也仍爲勸茶勸煙及果子彼問貴國主上殿下體候若何曰聖體萬康曰大院君氣候如何朝廷官官員舉皆太平曰俱爲安寧彼曰今我此來貽勞非細甚不安也曰何足過念彼曰饋遺物種深領盛意而冒受極未安敢茲還納矣曰如此不腆之物有此厚謝極爲愧赧幸望哂領曰自有糧饌之備不必貽憂矣曰雖知如此地方官之奉法舉行有難廢却矣曰後次之來當隨賜隨領也數日間似有朝廷所送問情官之來也曰然則必使直臨此船之地至好他船多擾不如此船之穩耳曰黑田或可面見否曰貴朝廷大臣來臨後始可接面外萬無是理矣曰昨今兩日出去二隻船果去何地曰轉向于江華境欲尺水之淺深而先去也語率卽欲起身彼曰欲賞船中物容則謹當指揮各所矣府使許之譯倭前導處處指示至於軍器所在而小無所隱銃及環刀列立者各爲百餘柄一邊有線倍之可容十斗者累累掛置故問此何物曰軍服也每軍各持銃刀及此物概船上人數似未滿二百名其外雜物實難爲目而船上左右置大砲各三門正中臥置大砲承之以盤機砲長量爲一丈有斗腹高及於臍下而一倭出示砲九長可一尺圓經可爲半尺矣府使還收饋物回棹顧盼則二帆船一隻又爲出去卽申時量也彼人職姓名記粘連牒呈云矣彼人職姓名記上送于議政府緣由馳啓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월 4일(병신)>

강 江華留守 趙秉式以倭船問情馳啓

목 狀啓以爲初三日即接南邊水路問情官本府判官 朴齊近馳報內判官與軍官高永周偕入彼船問情後出來以其答話件記後錄馳報矣以騰出開錄于後馳啓問向聞我國萊府傳報則日本國船去月二十八日間將向斃境云矣貴船果日本國船耶當此嚴冬遠涉大洋一行平穩而亦無柴糧匱乏之患耶答我船是大日本帝國軍艦孟春艦而艦長即海軍少佐笠間廣盾也因我國派出特命全權辦理大臣 黑田清隆將去貴國京城會艦南陽府灣唐津浦而先使該艦測量水路矣一行俱爲泰平所乏者只是飲水而已柴糧實無不足之患然厚意則感謝云云又問爾船中人名爲幾何而更無他國人耶答船中俱是日本人而數爰九十一人內艦長一人士官十二名海兵十名水兵六十八名也將欲下陸汲水未知何處有水乎答以草芝境內有水而幾人將欲下陸汲水耶彼答曰將使從船二隻限十五人領去汲水云云故指府吏二名曰當使此人輩指該汲水云云又問因甚事來此而何日還去耶彼答曰自今日至再明日限三日內尺量海水查揣深淺然後更爲下往唐津浦導特命全權辦理大臣所乘公事船一隻與其餘四隻船以來而并此船則爲六隻矣至於甚事云云在於公事船到泊後與貴朝廷商確之如何而吾們只是保護公事船而已初未詳知雖知之不必言之云云又問來當何泊乎彼答曰待此船回報然後在於公事船之止於止處何可質言云云又問今此酬答人見居何官而姓甚名誰彼答曰外務省 譯官 阿比留祐作矣彼譯倭仍以艦長言欲爲請入渠之居處木室以致感謝之意故不能排却勉隨入則坐定寒暄後斟酒勸飲故舉盃仍置曰厚意雖感而本不飲酒云云彼又問此去江華爲幾里自江華而去京城又爲幾里乎答云江華則爲百餘里自江華距京城爲二百餘里所謂艦長使該譯傳語曰今此勞問極爲感謝將於貴官還去之後下陸致謝云云答曰汲水猶可說也至於致謝揆以格例大爲不可更勿以此掛念爲好仍謂彼輩曰此船雖至此境即我國內洋也我國法意外國船艦不許闖入內洋須勿更爲潮上爲好云云彼答曰此亦在於公事船上來後進退之如何果非吾們之所可質對云云彼曰欲得野菜及鷄魚而見有貴國常平錢以此給價云云答曰柔遠之誼寧以些少之物至於賣買乎彼又曰欲爲空給此是前例乎又或因貴國朝令然乎答曰奚暇有朝令亦豈有前例乎其在柔遠之誼不可以給價彼笑以點頭此外別無可問之端故仍與作別而還歸本船船樣長可三十把廣可四五把水上浮高爲一丈半內白外黑船板厚以木尺近爲一尺船上有三帆竹及鐵煙筩二坐連爲起煙旗標則白質紅心船中汴物大砲五坐而諸船銃鉤與器皿難以殫記人樣皆剃頭與鬚形貌俊秀者居多衣服皆黑氈窄縫頭戴恰似黑漆盒樣而前有小簷皆以金銀爲飾外他房屋排設炫煌服目難以收舉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월 4일(병신)>

강 江華留守 趙秉式以倭人渰沒拯尸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十六日戌時森山茂書封以彼兵士二名渰沒事亟請另飭南陽 仁川各地方期於拯尸云故方發關各邑期於拯給計料原書開錄于左○原書以爲江華府留守 趙秉式貴下茲昨九日我大臣分遣兵員偶誤失纜覆舟內失兩名多方撈索不得切望貴府速將此事告知南陽 仁川等各地方若有流尸漂至請即示知應即派員就該地領尸若其營葬等事就時相商該弁姓名服容另單開具以便按照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월 17일(기유)>

강 四殿堂修改時武衛提調 戶曹判書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敎以提調 行大護軍 金輔鉉 戶曹判書 閔致庠 從事官 兵曹郎廳 李憲植竝加資戶曹正郎 徐雲輔守令待窠首先擬入交泰殿上樑文製述官 領府事 李裕元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上護軍 金炳湍懸板書寫官 左參贊 李埈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讀上樑文官副司果 黃益秀兒馬一匹賜給司香官 典籍 嚴錫瓏 禮曹佐郎 吳斗暎執事長陵令 朴慶壽 工曹正郎 金永謨各上弦弓一張賜給慈慶殿上樑文製述官 領敦寧 金炳學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上護軍 金世均懸板書寫官

咸鏡監司 李會正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讀上樑文官副修撰 金允植兒馬一匹賜給司香官 直講 張仁澤前直講 車琪厚執事司甕主簿 丁大肇各上弦弓一張賜給紫薇堂上樑文製述官 行判府事 朴珪壽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大護軍 李源命懸板書寫官 黃海監司 李根弼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讀上樑文官行副護軍 李胃榮兒馬一匹賜給司香官 刑曹佐郎 崔應鉦 典籍 金敬義執事刑曹正郎 申興均 青陽縣監 李淵翼各弦弓一張賜給麟趾堂上樑文製述官 行判府事 洪淳穆內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書寫官 行上護軍 鄭基世懸板書寫官 行大護軍 趙龜夏各內下虎皮一令賜給讀上樑文官行副護軍 申泰觀兒馬一匹賜給司香官 禮曹正郎 吳仁泰 兵曹正郎 姜永壽執事漢城判官 任奎鎬金化縣監鄭匡淵各上弦弓一張賜給別看役 **南陽府使** 姜潤內下生皮筒筒一部賜給前同知 金載禹 司譯前奉事 吳慶然 軍器主簿 張泓奎 軍器判官 安膺浩 司譯前判官 方天鏞竝守令待窠擬入前守門將金信默六品職待窠首先擬入其餘看役牌將計士待令捕校員役工匠等竝依判下施賞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4월 1일(임술)>

강 差下別看役 姜潤等

목 戶曹啓言璿源殿 五峯屏 牧丹屏入排時別看役 **南陽府使** 姜潤前五衛將 金載禹 軍器主簿 張泓奎差下請使之舉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윤5월 15일(을해)>

강 眞殿修理時戶曹判書以下施賞有差

목 敎曰眞殿修理時戶曹判書 閔致庠加資正郎 徐雲輔陞敍別看役 **南陽府使** 姜潤特爲許用邊地履歷前五衛將 金載禹守令待窠首先擬入軍器寺主簿 張泓奎五品職調用計士 李承赫 崔錫肇 李時漢竝別提除授牌將資憲禹昌臣加資折衝李繼懿資憲朴永春令本所拔例施賞畫員朴鏞燮 察訪待窠首先擬入其餘畫員役工匠等竝令本所與戶曹從優施賞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윤5월 27일(정해)>

강 命**南陽府使**各別擇差不日下送

목 議政府啓言**南陽府使**纔已內移矣此時瘼曠實屬可悶令該曹勿拘常格口傳各別擇差請使之不日下送允之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8월 20일(무신)>

강 以洪南周爲**南陽府使**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8월 20일(무신)>

강 政府以京畿災實分等狀覆啓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司 李載元災實分等狀啓則稍實名色不爲舉論坡州等十九邑鎮置之尤甚楊州等十六邑置之之次新災一萬二百四十八結二十負二束特許準劃後錄諸條竝請令廟堂稟處矣其一尤甚中**南陽**等十二邑鎮還餉身布只抄災民等之當納特姑停退待明秋收捧事也其一大興 臨津 長山等餉穀依已例全數捧留本邑附近民之自願輸納者依願依施耗條竝以代錢輸送事也其一禁御兩營江都留餉米太及守總兩營壯抄牙兵身米依已例代錢收捧事也其一各衙門各宮房屯土勿拘定總從實收稅事也其一推奴徵債限明秋防塞事也早魃攸虐潞沔俱被焦涸霜信遽從場圃幾至蕭索狀本中縱稱壬癸之歎原野間自有甲乙之殊如今之年檢災之政比諸常歲尤愼且難矣民隱不可不恤國計亦不可不

念所以邑報則道臣量減之道啓則廟堂裁定之者此也事目外五千結加割使之精實俵給分等必有商度依施還布之停退餉穀之平留當此艱窘之會合有寬紓之政特爲許施其餘諸條多有已例請依狀請施行允之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9월 28일(을유)>

㉔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交啓

㉔ (…)**南陽兼監牧官 南陽府使** 前任姜潤時任洪南周 所管五牧場乙亥籍付馬一百七十四姜潤所報今生二十一匹洪南周所報今生十七匹合二百八匹內封進二四分養捉給三匹姜潤所報故失十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一百八十五匹內壯雌八十二匹一年應孳二十四匹今生三十八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고종13년(1876) 12월 30일(병진)>

㉔ 下勸農綸音于八道四都

㉔ 敎曰邦之本在民民之本在稼穡周告五教民食爲重禹敘九疇農政是急此皆古昔聖王御邦裕民之先務也然而地利之饒瘠不同民情之勤怠有異上之人苟不能導率勸懲則下之人易緩於趨事赴功肆以相墳衍辨十壤而均其土宜簡鋤耨頒五種而齊其民力天降屢豐之瑞國有經費之贍俾萬姓仰事俯育安生樂業德教以之而洋溢風俗以之而熙皞夫何挽近以來三政俱紊九蓄不敷以前歲旱乾之災遂致叵域饑饉之患瓶罍皆罄朝不能慮夕杼柚俱空寒無以卒歲公藏之蕩然而不遑暇恤私儲之掃如而尤可哀痛白屋急庚癸之呼九重勞乙丙之憂方春議賑縱曰荒政之少補終歲昏勞其奈窮茆之咨怨宵旰興惕錦玉靡安逮茲天駟東指土牛送寒一年之計自今伊始堯曆之授時夏諺之省耕其可援乎惟農力穡而有秋凡事備預則無患來鉅錢鑄其果董治溝澮堤堰其果修完官租之徵索饒戶之假貸亦果及時而寬惠歟末技之妨務遊食之妨功亦已取次而矯變歟此係大小字牧暨黎獻之矢心而對揚共力而興作咨爾有衆咸聽予誥體予至意勞徠郡縣亟懋龔渤海之績行視原野宜宣召**南陽**之化不勤舊畬者董之用威多致粟帛者嘉而有賞徂隰徂畛而十千維耦求倉求箱而萬億及秭使百室皆盈而四窮有養則此誠古所謂三登之瑞而俾我民國共享泰平豈不休哉豈不樂哉萬里之遠如階十行之諭如綸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都承旨 尹秉鼎製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월 1일(정사)>

㉔ 設推鞠于本府 領敦寧 金炳學 判府事 洪淳穆 領議政 李最應 右議政 金炳國 判義禁 鄭基世 知義禁 金箕錫 同義禁 申正熙 金益容 承旨 朴容大 持平 李集鎬 獻納 鄭元夏 問事郎廳 兵曹正郎 趙忠熙 副司果 李建昌 修撰 鄭元和 副司果 閔種默 金宗漢 金喆熙 李喜元 宗府正 尹祖榮 別刑房都事 朴海聞 崔翰周 文書色都事 韓鎮泰 李晚沼

㉔ 敎曰推鞠爲之○罪人秉淵 啓豐捧遲晚○罪人 秉淵啓豐捧結案○罪人秉淵年五十三渠父光鉉父矣父圭母安召史母矣父百源竝故父母以胎生於槐山地移居于聞慶地入籍居生而行凶節次則渠本以梟獍之性久蓄鬼蜮之情結導賢爲神交經營十載仗春晚爲義子奔走四方形家氣脈之勝謂之已點相術聲音之詡充然自負謂錢財不可以暫紬派官牌而掌庫謂器服不可以猝辦峙戎物而待時求神埋戊演妖法於護身聚眾團丁包凶圖於搬舍渭水**南陽**之只曰不敢承當既出將心天府赦倉之自稱先據形便尤是愿計凶腸悖肚醞釀有素捕供鞠招掀露無餘萬死無惜既妖喙之所自服三尺難道宜嚴誅之所亟加窮天地亘萬古所未有之極惡大慝謀反大逆不道的實遲晚罪不待時凌遲處死○罪人啓豐年四十八渠父允亨父矣父彰雲竝故母卞召史生存母矣父鳳來故父母以胎生於槐山地移居于聞慶地入籍居生而知情不告節次則渠賦性絕惡行已叵測秉淵之極凶結爲心腹導賢之至慝接其腸肚湖嶺隱僻之地既搬運而

相隨器服妖僭之物亦造成而備豫前後討索之擔當千金不惜終始陰秘之參聽一心相通甚至掌庫之受牌取其根窩之斷案悖謀逆節綢繆有年捕供鞠招次第掀露百喙難容萬戮猶輕知情不告的實遲晚罪不待時斬○教曰推鞠撤罷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6월 9일(계사)>

강 兩司聯筭請亟寢成命賜批 大司憲 李升洙 司諫 權鍾祿 掌令 洪淳馨 持平李集鎬獻納 鄭元夏
목 聯筭略曰秉淵結導賢爲神交盤結而醞釀視春晚爲義子奔走而使令氣脈先點之語乃敢誇張相術自負之心亦極叵測使婢掌庫莫掩至狡之計造戎私峙顯有稱亂之跡求神埋戊將欲何爲搬舍團丁夙抱不軌至若渭水南陽之說天府赦倉之據尤是慳慳似此大逆不道之賊決不可孥戮而止啓豐逆如秉淵而心腹爲交凶如導賢而腸肚相連搬移隱僻若形影之相隨造備器服又綢繆而和應千金不惜情極難測一心相議許慳包藏與秉淵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豈可只誅其身而上李英俊渠之姓名既出賊招而以病染之故雖不得刑訊一不盤覈施以鳥配恐有乖於鞠體臣等謂秉淵之亟施适雲已施之律啓豐之加施孥戮之典斷不可已而鳥配罪人李英俊更令王府設鞠得情快正邦憲焉批以今番鞠獄既已稱停酌處不必以加律煩請矣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6월 10일(갑오)>

강 水原留守 金炳地以彼人下陸懇請指路馳啓

목 狀啓以爲今月十一日未時量向入九花島前洋之異樣船一隻同日申時量來碇于古溫浦前洋之由已爲馳啓而續接本府判官兼任迎華察訪 李忠淵牒呈則勞問次馳進之路到葛潭面石塘巨里而今月十二日辰時到付古溫浦瞭望將校李斗鉉書吏洪在南馳告內今月十一日黃昏彼從船一隻來泊于本浦故問何處船隻則答云日本國人而其中東萊通事一人出示該府指路公文與彼人十二名一齊下陸問此處地名及何邑所屬人口戶數與去京城及水原里數爲幾許里京城及南陽地界向何去了云而又有測水等事稱云前有貴國約條則開港測水次來到而懇請明日指路故方欲將船指路計料彼人還乘其船旋入于二帆船留碇處而東萊府 通事姓名朴琪淙彼公事隨員五人中二人姓名外務九等屬住永辰妥通辦武田邦太郎船格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0월 13일(갑오)>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洪南周所管五牧場丙子籍付馬一百八十五匹今生三十二匹合二百十七匹內封進二匹分養捉給三匹故失三十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並一百七十五匹內壯雌七十三匹一年應孳二十二匹今生三十二匹加報十四 (…)

<일성록, 고종14년(1877) 12월 30일(경술)>

강 召見奉審閣臣 趙同熙及京畿暗行御史 李鑣永于熙政堂

목 健陵奉審後入來也○復命也 (…)
予曰丙寅年亦不入於褒薦中耶鑣永曰不入於本營啓薦故尚未蒙恩賞矣予曰麻田崇義殿事尚不歸正乎鑣永曰至有訴狀因探事實則既有宣廟朝判教及禮曹謄錄故已具於別單矣予曰如此歸正然後王氏子孫亦可頌其治然也鑣永曰似然矣予曰守令治績誰爲最乎鑣永曰前振威縣令臣李勝宇 南陽府使臣洪南周 通津府使臣李奎遠 始興縣令臣金炳怡是爲優異矣予曰坡州前牧使 李樂熙干犯錢穀如是夥多乎鑣永曰煮硝錢之挪用係是法外矣予曰豐德前府使 李文永以其古家子孫似不當如是而乃反至此甚爲駭然也鑣永曰專由懦弱而最其賑政都歸該色奸弄甚有不均之嘆矣予曰賑政不善爲之則民其可堪乎鑣永曰聖教至當矣臣查徵於該吏而補弊於民間矣予曰

善爲之也鑣永曰亦不足爲萬一之補弊也 (…)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3월 9일(기미)>

장 京畿暗行御史 李鑣永進書啓別單

목 書啓以爲 (…)**南陽府使** 洪南周賑資之捐補既多以錢以穀官需之捧價至歇於陸於島送米於漏賑貧士助需於遭疾喪家戶布蠲減不少案牒剖決無滯 (…)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3월 9일(기미)>

장 有政 吏曹判書 閔致庠 兵曹判書 李載元進

목 敎曰慶尙右兵使有闕之代**南陽府使** 趙義贊擬入○以鄭淳爲副校理 鄭順朝爲同經筵 李鎬性爲左司禦 俞炳應爲武兼 金哲範爲部將 張源珪爲守門將 炳應以下竝初仕也 趙義贊爲慶尙右兵使 李秉淑爲**南陽府使**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10월 24일()>

장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前前任洪南周前任趙義贊時任李秉淑 所管五牧場丁丑籍付馬一百七十五匹洪南周所報今生十五匹趙義贊所報今生十二匹合二百二匹內封進二匹分養捉給三匹洪南周所報故失十六匹趙義贊所報故失八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一百七十三匹內壯雌七十四一年應孳二十一匹今生二十七匹加報六匹 (…)

<일성록, 고종15년(1878) 12월 29일(갑진)>

장 命罪人金漢根 金商淇移送秋曹

목 右捕廳啓言謹依臣廳草記批旨在囚偽造御寶罪人金漢根 金商淇屢度嚴覈則金漢根所招內不勝困窮昨春模篆造寶於家在硯石而恐於渠母之禁斷移置於所親金學官 商淇家衛將敎旨偽踏行賣而昨冬南洞居徐祥輔處捧三兩許賣昨秋海州居名不知吳哥處捧五兩許賣美洞居名不知李先達處衛將敎旨三件未捧價而出給昨臘一件敎旨亦以李先達處捧五兩許賣昨春二件敎旨**南陽**居名不知韓哥處因李先達居間捧五兩許賣昨臘一件敎旨持往楊州 李敬成家請賣不得而空還等情節納款無餘金商淇所招內與金漢根年久親愛矣忽於昨春漢根來言曰渠母見此偽寶嚴責禁斷云藏置偽寶於渠家衛將敎旨屢次來踏以去尋常視之不能察禁愚迷之致衛將敎旨一件渠亦成出許給渠墓直朴聖哲處而此外更無可供云矣金漢根 金商淇嚴囚臣廳以待處分敎以竝移送秋曹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1월 20일(갑자)>

장 **華城留守** 金世均以倭人供饋物種回謝物種成冊上送馳啓

목 狀啓以爲本府判官 李商應今二十七日戌時牒呈內判官身病猝發萬無動作之路故別定將吏持供饋物種與單子入送于彼船矣回告內當日申時到泊于彼船因其通事入于船中先言地方官來留浦邊適有身病未得躬來勞問之由仍爲傳致物種則彼中一人轉告公使後始爲捧入矣以公使之言稱曰感荷亦有所謝之物故受之以來而船樣則長可五十餘把廣可八九把高則浮水假量爲三丈旗號則白質紅心供給物種與彼人回謝物種并爲修成冊上送而將吏等入去時所騎船隻彼以三四日貫用之意屢懇請故船隻定將吏執送而彼從船則或一二隻或三隻無常往來于洪州 **南陽** 陽城 **平薪**等界而不可一一馳報云聞判官身病非輕未可久留故不得不姑令還邑以中軍代行之意發甘知委而彼人供饋與回謝物種成冊上送于議政府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윤3월 29일(임인)>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下陸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中軍具完植牒呈則大船二隻依前留碇初六日辰時彼小船四隻出往洪州內島界還入大船午時我國二帆船一隻自洪州界下來直抵彼人三帆大船會合又有我國二帆船一隻亦自洪州界直抵彼人二帆大船會合先來我國船出向洪州界而去後來我國船出向南陽立波島界而去彼小船一隻直到本浦前洋彼人準作川本等十三名下陸饋物等屬買去之意懇請於守直將校鱸鱔魚合九尾菜蔬四把太二升收聚以給則以常平錢給價四兩五錢五分買去而準作川本言內俄者南陽上流出去之本土二帆船卽前日借去之船而自禮德山地今始回還卽爲出送云云洪州界出去之本土二帆船渠亦不知其何處來云我國船之如是來往事甚疑怪使守直將吏輩詳細探問而彼人與前日出來之東萊通事終不實陳情跡又於戌時彼人十二名下陸恣意入村請留宿不得已定給家舍以鷄魚等屬備夕飯使之安頓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8일(신해)>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所送氈與扇上送政府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判官 李商應十四日牒呈則彼從船三隻一向陽城界一向南陽界一隻來泊本浦彼人八名下陸往陽智村後山鷺鷥放砲捉得而來請鷄魚故鷄七首鷄卵七十箇民魚四尾鱸魚二尾得給則以常平錢十兩八錢給價後紅氈一部圓扇五柄送于判官曰日前饋飯以此回謝云還爲登船云氈與扇玆以封上于議政府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6일(기미)>

강 水原留守 金世均以彼人將由陸上京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卽接判官 李商應今十五日牒呈則彼人六名與通事一名下陸後從船則仍卽回送于大船而二帆船亦卽向往南陽界而下陸之海津三雄及能爲我國言者淺山到辦察官所住處言以我等今將從陸過水原抵京城云答以測水時或登陟察形便雖有約條至於由陸上京既有通津一路則今此煩說大非事體況送還本船以絕歸路期欲作行者誠是無謂守土之官豈可許施乎彼曰水原作路亦有關於開港形便之周察我等既因公使知委不可遲滯云而直欲前往故答以爾等雖藉公使知委守土之官未承朝令則決不可許送矣相持無益宜卽借騎我船還歸本船云爾則彼曰我等事勢之有進無退不待說明而地方官必因此修報京司則第念事勢限四日留連此浦以俟方便然四日之後不計本邑許施有無期於登程云仍以禮曹所納花房義質書一封請先爲傳納而又以謄本一張使辦察官及地方官見之故竝爲上送彼人六名及通事一名姑爲定給房屋供饋留歇云禮曹所送花房義質書竝謄本封上于議政府○花房義質書照會者開港事件本官既會同講修官指定仁川 元山二處據該官所稱仁川開港舉朝野難之望更撰他所本官曰我政府連年派測量船探全羅 忠清 京畿三道海岸而無有適宜地於是始以仁川濟物浦指定而輒以地近京城拒之夫近京開港嫌他日致我國人來住乎然兩國已既結約親睦情同一家故近京開港情誼易慣徹事務便妥辦是爲兩國所尤企望或以民庶趨之城市凋弊爲嫌乎互市本意在通濟有無京城人聚物阜近之開港百貨流通利源疏達民累殷富豈有凋弊之端況他日不幸遇歲凶歉可粒米回漕賑恤立辦若夫以地當要吭起見邊備以爲不可乎開港之地無論何國必有武備可以防外寇遏內訌則通商得安全加之我船舶往來無間可以絕他國虎視眈眈之憂則邊防有加民物日滋其如是則仁川開港在貴國有益無損也明矣而貴政府不容之徒與講修官接議其大局未知所歸結蓋講修官之設爲議細節目大綱未立其將何講修乎本官將援據條規明日與閣下面議以講定二處開港大局請有刻期示其所爲是照會敬具○明治十二年六月廿三日○代理公使 花房義質○禮曹判書 沈舜澤閣下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17일(경신)>

강 仁川府使 林百鉉以彼人下陸請治病閭舍馳啓

목 狀啓以爲異樣三帆船一隻今十七日自南陽境上來留碇於先到二帆船所住處今十九日彼三帆鳳翔艦所騎海軍少主計野村貞信副島信陽通辭大石又三郎等率從者二十四名下陸於濟物津請之曰本艦所騎從人中五名方在身病海洋之中治療難便病者同爲載來津頭閭舍中容膝一處借給則從便調治云臣以好言防遮渠等終始固執答以啓稟後舉行之意曉諭還送而有難擅便請令廟堂稟旨分付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4월 20일(계해)>

강 南陽府 社稷神室移還安祭香祝命照例下送

목 禮曹啓言即接京畿監司 趙寅熙移文則以爲南陽府 社稷神室年久朽傷今番雨水竟爲頽壓神位奉安于他公廨移還安祭以今二十日擇定而營建待快晴舉行計料移還安香祝自本曹照例磨鍊下送云香祝幣令該司照例下送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6월 18일(경신)>

강 開坼京外殿最

목 京畿監司 金輔鉉啓本南陽府使 李秉淑細或遺察政則懋實中 (…)

<일성록, 고종16년(1879) 12월 15일(갑인)>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李秉淑所管五牧場戊寅籍付馬一百七十三匹今生二十五匹合一百九十八匹內封進二匹分養捉給三匹故失二十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一百七十二匹內壯雌八十四一年應孳二十四匹今生二十五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월 21일(기축)>

강 都政下批 吏曹判書 宋近洙 參判 李正魯 兵曹判書 金炳德進

목 (…) ○以 (…) 趙義純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월 30일(무술)>

강 命奉常寺 濟用監貢價依舊例上下

목 議政府啓言貢人詢瘼所懷啓下本府矣取見其所懷則奉常寺貢人等以爲貢物石數一萬三千石而自丙寅隨用勘合以後每年無利夥多以今事勢責應無路勘合一款時依丙寅以前例上下事也挽近各貢事勢之難支可謂弩末竿頭至於此貢則享需進排尤爲綦重而勘合則刪減最多應下則積壓未受尙能依式措備繼而無乏合有別般矯揉之澤該貢貢價從今以往時依舊例上下以爲支保之地事分付戶惠廳 濟用監貢人等以爲各項物種進排浩多而隨用勘合之後遺在加用不得相計年年負債勢難支保事也該貢所管物種每年有加用者有遺在者而其用其在不得相計則債負之夥多勢所必致自今遺在加用互相通計照舊規施行毋至呼冤鹽契貢人等以爲受價本以純米而代錢上下便成近例物價倍蓰浮費尤多轉至蕩敗就近畿鹽產邑南陽 仁川 安山等地從略收稅以爲補用事也此是至殘之貢也以其所受應其所供誠行不得者而產鹽邑之收稅補用苟且之政也不當舉議貢價依舊以純米上下請俾爲一分紓力之道允之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7월 21일(정해)>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 趙義純所管五牧場己卯籍付馬一百七十二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合馬二百一匹內封進馬二匹分養捉給馬三匹故失馬二十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七十三匹內壯雌馬八十九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七匹今生馬二十九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17년(1880) 12월 30일(계해)>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閔泳奎進

목 敎曰安義縣監之代司甕僉正 趙章鎬擬入又敎曰茂長縣監之代勿拘常格各別擇差又敎曰韓山郡守之代未準朔守令中擬入○以李亮和爲兵曹參判 金允植爲領選使 尹雄烈爲**南陽府使** 尹致聃爲順天府使 沈宜哲爲靈巖郡守 洪鍾觀爲茂長縣監 趙禧永爲韓山郡守 趙章鎬爲安義縣監 俞進源爲文義縣令 金容元爲永禧殿參奉 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윤7월 15일(을사)>

강 分揀韓聖根 尹雄烈 鄭應夔等

목 吏曹啓言鞠廳罪人韓聖根所帶通津府使 尹雄烈所帶**南陽府使** 鄭應夔所帶中部令之任不可仍置請竝汰去敎以既已脫空竝分揀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10월 2일(신유)>

강 命**南陽府使** 尹雄烈嚴飭下送

목 雄烈以身病呈狀吏曹啓請罷黜敎以申飭之下豈敢如是更爲嚴飭下送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10월 13일(임신)>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前任趙義純時任尹雄烈 所管五牧場庚辰籍付馬一百七十三匹前任趙義純所報今生十六匹時任尹雄烈所報今生十五匹合二百四匹內封進二匹分養捉給三匹前任趙義純所報故失十一匹時任尹雄烈所報故失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一百八十六匹內壯雌八十六匹一年應孳二十六匹今生三十一匹加報五匹 (…)

<일성록, 고종18년(1881) 12월 29일(정해)>

강 遞慶州府尹 金德均 驪州牧使 閔斗鎬 豐德府使 韓聖根 **南陽府使** 尹雄烈

목 德均 斗鎬以親病呈狀吏曹啓請改差聖根 雄烈以身病呈狀又啓請罷黜也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6월 18일(임신)>

강 以鄭顯奭爲慶州府尹 金元性爲驪州牧使 任孝準爲豐德府使 李命宰爲**南陽府使**

목 敎曰慶州府尹之代副護軍 鄭顯奭除授驪州牧使之代護軍 金元性除授豐德府使之代任孝準除授**南陽府使**之代副護軍 李命宰除授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6월 18일(임신)>

강 命**南陽府使** 李命宰特爲安徐

목 京畿監司 洪祐昌狀啓以爲陳奏使誤以大副官報來之**南陽府使** 李命宰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臣亦惶恐待罪敎以此時迎送之弊不可不念特爲安徐卿其勿待罪事回諭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9월 8일(신묘)>

강 迎接官以今日午時英國領事官好二率艦長一人從人一名清人三名出去南陽 馬山浦啓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9월 12일(을미)>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洪英植進

목 敎曰永興府使之代南陽府使 李命宰除授南陽府使之代前府使 尹雄烈還授又敎曰益山郡守之代龍潭縣令 金炳怡除授龍潭縣令之代前中軍宋仁瓚除授又敎曰前縣監 李秉綸 假引儀 李春珽六品職擬入○以朴泳孝爲判尹 金奭鎮爲左尹 鄭洛鎔爲右尹 申泰鼎爲寧海府使 洪秉憲爲咸安郡守 柳止鎬爲杆城郡守 李載哲爲新昌縣監 李肯漢爲樂安郡守 金永鳳 蔡相弼爲假監役 永鳳以下竝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2월 29일(신사)>

강 太僕以各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前任尹雄烈時任李命宰 所管五牧場辛巳籍付馬一百八十六匹前任尹雄烈所報今生馬十六匹時任李命宰所報今生馬十四匹合馬二百十六匹內封進馬二匹別封進馬十四分養捉給馬三匹前任尹雄烈所報故失馬四匹時任李命宰所報故失馬七匹遺失馬五十五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一百三十五匹內壯雌馬六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二十四匹今生馬三十四匹加報十四匹 (…)

<일성록, 고종19년(1882) 12월 30일(임오)>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閔泳穆 兵曹判書 韓敬源進

목 以趙寧夏爲弘文提學 趙卿植 朴慶弘 鄭貴朝爲假監役 竝初仕也 金喆熙爲南陽府使 徐夔淳爲谷山府使兵批以徐相龜爲同知 梁柱星爲慶尙左水使 李應烈爲鐵原府使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3월 17일(정유)>

강 中批以朴泳孝爲廣州留守 鄭騏澤爲平安兵使 尹雄烈爲南兵使 朴齊賊爲仁川府使 尹祖榮爲安邊府使 趙秉稷爲北青府使 徐胄淳爲順天府使

목 敎曰廣州留守有闕之代錦陵尉朴泳孝除授又敎曰兵安平使有闕之代南兵使 鄭騏澤除授南兵使之代南陽府使 尹雄烈除授又敎曰仁川府 使有闕之代安邊府使 朴齊賊除授安邊府使之代北青府使 尹祖榮除授北青府使之代行護軍 趙秉稷除授順天府使有闕之代谷山府使 徐胄淳除授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3월 17일(정유)>

강 吏曹以京畿暗行御史 李建昌書啓覆啓

목 該曹啓言觀此京畿暗行御史 李建昌書啓則南陽前府使 尹雄烈政由惡客權委猾胥兩年查隱滅結之後果剩存之安歸二島松馱貿馬之外復濫排之何名滿案之捧債旋復盍念官政之顛倒買鹽之抑價勒定遂開浦戶之痼瘼云令該府拿問處之陰竹縣監 李敏性家近爲弊倉捧之作輟無常吏奸不戢稅納之幻弄多端場市之加設果何依據刑獄之濫用難免邂逅云罷黜朔寧前郡守 李章赫適值都結還稅之際莫念疲氓重斂之弊官況先添果何名色斛制濫入初無分數由吏壅蔽訟案反覆於俄頃邸役幻弄價懲紛紜於村邑砥平前縣監 申錫完結價濫定大過時直任債之些捧多起物議久留而政無可譽貶遞而民曰固當云上項兩邑守令竝罷職長湍前府使 李寅晚重囚任便殊失照檢分災不均或致嘖言豐德前府使 韓聖根

吏奸之恣行邑弊之莫救實由欠察何必責備第其舉措之錯難免物議之疵龍仁前縣令 崔光紳政委奸猾莫念查逮之重事歸闇昧難免獲謗之多云上項三邑前任守令從重推考麻田郡守 王景說勅需糜費無乃吏奸之不察公堂喧呼未免民望之有虧云推考監司 金弘集 廣州前留守 趙慶鎬 水原留守 洪祐昌 開城前留守 洪淳馨 江華留守 金允植繙啓論列俱是推獎而道臣守臣體重今姑勿論其餘前後守令經歷 判官 察訪等既乏優異之績亦無顯著之疵云竝置之其外樞帥中軍邊將等令兵曹稟處奏御文字何等審慎而開城前留守 趙敬夏只以前留守至登書啓該御史 李建昌請推考允之教以南陽府使 尹雄烈 陰竹縣監 李敏性既無條列之贓曾有可紀之勞竝特令戴罪舉行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5월 8일(정해)>

강 政府以京畿暗行御史 李建昌別單覆啓

목 該府啓言卽見京畿暗行御史 李建昌別單則其一 (….) 其一南陽府雜役每結六斗收捧二入官庫一入民庫則其所費用宜責官庫而前道臣之罷官庫而爲民庫者弊所當念故一依丙寅已例無論官庫民庫合爲一庫仍稱官庫其所不足自官報給事成出節目令道臣申飭施行結役錢一兩收捧卽大阜島砲料條而吏習濫滑給料無實使該府今年結役錢勿爲收捧砲米姑爲停止令廟堂分付道臣 大阜島砲料水爲革罷事也官庫民庫之合爲一庫既有繙關行會而大阜砲料名色實是島戶之難支自今革罷實合事宜以此知委本道 (….)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6월 2일(경술)>

강 命南兵使 尹雄烈勿待罪事回諭

목 南兵使 尹雄烈狀啓以爲前任南陽府使時不能實心奉公事多舛錯至登繙啓伏不勝惶恐待罪事教以勿待罪事回諭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6월 22일(경오)>

강 以李周夏爲星州牧使 金喆熙爲黃州牧使 吳慶然爲南陽府使

목 教曰星州牧使之代令該曹口傳各別擇差不日下送又教曰黃州牧使之代南陽府使 金喆熙除授南陽府使之代前知事 吳慶然除授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8월 8일(을묘)>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前任金喆熙時任吳慶然 所管五牧場壬午籍付馬一百三十五匹金喆熙所報今生十四匹吳慶然所報今生十四合一百五十五匹內封進二四分養捉給三匹金喆熙所報故失四匹吳慶然所報故失七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一百三十九匹內壯雌四十九匹一年應孳十五匹今生二十四匹加報五匹 (….)

<일성록, 고종20년(1883) 12월 30일(병자)>

강 判敦寧 閔泳穆疏東防務賜批

목 疏略曰今夫畿沿險阻天設必守之地而防務伊始百爲草創臣嘗蚤夜憂懼思其事宜大凡防海之制遮截水面專仗舟師而今之所轄只是陸軍殊涉疏虞臣謂沿界水軍許聽海防節制然后水陸之備方爲俱完喬桐處在孤島統禦之稱徒名無實且於海防爲屬體制相礙其水軍節制隨時沿革往例非一參酌變通恐於機宜爲妥南陽之大阜島介於靈興 德積爲輪舶往來之衝環九島近千戶民慣於行水就要害設臺安砲與靈興 德積成犄角之勢另爲一鎮置別將自臣衙門辟差專聽節制廨宇吏卒尙有牧官時所置可以仍用

無煩支調而兵備庶全沿邑砲軍原額一千八百七十可堪操兵者僅三分之二其餘伙夫廝徒亦不可闕也建置營房蒐集械器組練之方次第而舉而總理之砲牙兵守禦之別破陣鎮撫之新練兵自各支給教習已有成制今不必變動致擾惟以時操飭實合便宜畿沿一面水程則西由豐德南由通津陸路則仁川之濟物港南陽之馬山浦皆距京直路海口控扼可付沁營專當陸地守備海防現住富平其豐德 南陽宜更有兩枝紮隘呼應聯絡而兵分勢弱兵家所忌也無已則就二處另團土勇各二三隊擇有識慮習兵事者久任該呂方便訓練易於緩急得力古者兵出於賦故無養兵之費後世變爲長征轉輸供給悉資縣官事勢則然沿防兵士將吏大略二千人以事日所畫八百餘石社耗六千兩支不得一月衆情疑貳亟宜定制言兵者皆曰餉源其出有本即可常繼乞勅所司計量國課劃付歲額優當軍實兵既足食惟上所令矣且瞻餉莫如屯田而屯田必須閒地今仁川 南陽長峯等地牧場馬群幾空土皆沃衍可墾牧場或移或罷許於其地營屯所屬結總亦竝移付捐不急資實用洵可爲兩益之政而營陣之間餉資雖給器械衣裝輜重之費歲計不些如不生財有道輒致軍用缺乏漁鹽船三稅前蒙劃付而征收不敷各宮免稅自畿營取剩曾有其例而望定結之在外道者尙多一併屬之京畿通計前後剩數定式公用外悉劃海防歲以爲常經用無所加費儲胥可以資給不害民不傷財莫如此便也伏幸細垂乙覽如其可採許令廟堂詳覆施行批以所陳諸條乃防務之切急者也令廟堂稟處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4월 14일(무오)>

강 命海防衙門 海西 湖西水軍一體節制德積 德浦 注文 靈興 四鎮令畿營句管南陽 長峯等牧官竝減下

목 議政府啓言統禦使減下畿沿水軍移屬海防海西 湖西水軍使之一體節制德積等四鎮殿最令 畿營句管南陽 長峯 仁川 牧官請竝減下允之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윤5월 3일(병오)>

강 命龍川府使 梁弼煥 南陽府使 吳慶然相換防踏僉使 趙快福 德積僉使禹昌培相換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윤5월 5일(무신)>

강 命水原留守欽差幫辦北洋大臣迎候護行

목 敎曰欽差幫辦北洋大臣不日出來云水原留守出待南陽境上迎候護行事令政院有旨成送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1월 7일(정미)>

강 以崔鳳九爲南陽府使 口傳也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2월 12일(임오)>

강 以洪承穆爲輔德 崔鳳九爲谷山府使

목 敎曰輔德有闕之代前望單子入之又敎曰谷山 府使之代南陽府使 崔鳳九除授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2월 22일(임진)>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李鎬俊進

목 以李憲周爲同敦寧 趙文永爲同經筵 李鍾緒爲南陽府使再政以朴敦壽李炳學朴奎浩爲假監役 李範升爲童蒙教官 竝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2월 22일(임진)>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南陽府使** 前前任吳慶然前任梁弼煥 所管五牧場癸未籍付馬一百三十九匹 吳慶然所報今生十三匹梁弼煥所報今生六匹合一百五十八匹內封進二匹分養捉給三匹梁弼煥所報 遺失三十三匹故失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一百十八匹內壯雌四十四匹一年應孳十三匹今生 十九匹加報六匹 (…)

<일성록, 고종21년(1884) 12월 30일(경자)>

강 命**南陽**詳代特加一年

목 議政府啓言畿內幾邑之結稅詳定宣由於不獲已之政而**南陽**一邑課歲策應極其浩繁合有軫念大同 之詳代只以今年條施行事請分付允之教以**南陽**之策應浩繁朝家之稔悉者也詳代特加一年以示恤民 之意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3월 23일(임술)>

강 命畿甸許代邑之時價代納就議廟堂

목 宣惠廳啓言近來畿甸幾邑之限年請代雖出於恤民目下經費之窘絀亦涉可悶驪州 **南陽**外許代各 邑竝令以時價代納請以爲一分牽補教以就議廟堂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4월 6일(갑술)>

강 命魚允中施以譴削之典

목 議政府啓言頃因畿伯狀請竹山等七邑結稅限年詳代之意覆啓蒙允而卽見惠廳草記驪州 **南陽**外 許代各邑竝以時價代納爲辭矣國計艱絀熟不憂悶然而軫念窮蔀亦由不容不已者則廟堂斟量豈下於 掌賦之臣而該廳之直請區別擅自存拔事體乖損莫此爲甚該堂上魚允中請施以譴削之典允之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4월 6일(갑술)>

강 **水原留守** 李憲植以**南陽府使** 李鍾緒罷黜馳啓

목 狀啓以爲**南陽府使** 李鍾緒職在土官推捉其色吏視若弁髦包容悖吏慢不捉送事理所在不可仍置 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6월 21일(무자)>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鄭夏源進

목 口敎曰下等守令今日政差出事分付○以李命宰爲大司成 閔相能爲**南陽府使** 鄭沃爲萬頃縣令 趙義聞爲興德縣監再政以洪祐昌爲知經筵 崔駟永爲順康園守奉官 金賢栻 柳喜用爲假監役 駟永 以下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6월 21일(무자)>

강 命鄭洛鎔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親軍別營兵房 鄭洛鎔原情辭緣泛稱遲晚所當請刑而曾經閹帥勿爲請刑載在法典除 刑請議處允之又啓言**南陽府使** 李鍾緒原情辭緣泛稱遲晚所當請刑而曾經宣傳官勿爲請刑載在法典 除刑請議處允之又啓言前監役韓用德原情辭緣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7월 7일(계묘)>

강 京畿監司 朴齊寬以南陽府使 閔相能等罪狀馳啓

목 狀啓以爲進上馳駱乳牛愆納之南陽府使 閔相能 仁川府使 嚴世永 竹山府使 趙存斗 利川府使 李章赫 交河郡守 鄭寅壽爲先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事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12월 15일(기묘)>

강 命南陽府使 閔相能 仁川府使 嚴世永 竹山府使 趙存斗 利川府使 李章赫 交河郡守 鄭寅壽 竝分揀

목 敎曰此時迎送之弊不可不念駱牛不善舉行之守令竝分揀姑令戴罪舉行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12월 25일(기묘)>

강 命坡州牧使 李奎性 南陽府使 閔相能相換

목 없음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12월 25일(기묘)>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大阜島 僉使趙存億所管五牧場甲申籍付馬一百十八匹今生五四合一百二十三匹內分養捉給四匹海防營捉給八十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三十七匹內壯雌十三匹一年應孳四匹今生七匹加報一匹

<일성록, 고종22년(1885) 12월 30일(갑오)>

강 以李奎性爲水原中軍 閔京鎬爲南陽府使 趙東萬爲江陵府使

목 敎曰水原中軍 有闕之代南陽府使 李奎性除授令該曹口傳下批使之除朝辭赴任又敎曰南陽府使 有闕之代副護軍 閔京鎬除授又敎曰江陵 府使有闕之代戶曹參議 趙東萬除授

<일성록, 고종23년(1886) 7월 11일(임인)>

강 拿勘李周興等

목 京畿監司 金明鎭狀啓以爲各陵園亂斫犯葬起壘有此無前之變癸未以後丙戌春至各年春秋奉審假承旨與地方官坡州牧使 李周興 尹弘大 沈宜弘 閔相能 長湍府使 李東鉉 李應辰 任尙鎬 李寅晚 玄濟普 豐德府使 李文永 朴蘭壽 楊州牧使 申泰運 申錫年 李泰鎭 趙榮夏 朴鼎和 尹成鎭 朴熙房 林淳憲 竹山府使 李東洙 方天鏞 南陽府使 趙義純 利川府使 李兢柱 通津府使徐珩淳沈憲之 富平府使 許璉等其在奉審之地朦然失檢之罪固難參恕開城 廣州 水原各該留守例爲奉審則既非臣營之管轄不得一體現告敎以并令該府拿問勘處不審之當該守臣令政院捧現告一體拿問勘處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1월 30일(무오)>

강 命時囚李恩植等議處

목 義禁府啓言玄風縣監 李恩植原情以爲渠於乙酉五月赴任考其連簿壬癸兩年漕逋之欠縮實數合爲七千八百十七兩而六朔之頃捧刷爲六千九百七十兩未刷八百五十餘兩故方欲畢刷之際不意都御史關文來到逋魁金好仁卽爲放送仍差船主形止馳報非徒關辭之截嚴從人率驛卒打開獄門威脅奪去當場光景莫可相抗故權差船主當日馳進營下具由詳稟至若繡所的未知留何不卽報由繡啓中謂有都

御史關文不爲報由擅自放送仍差船主以至逃躲竟使莫刷是何乖常之舉不得已封罷云云究其擅放仍差寔出於在下之不得自由也莫重稅納豈有稽緩嚴囚逋魁焉有擅釋之理乎繡啓臚列無往非渠所遭之抑冤當事之不幸也泛稱遲晚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南陽府使 趙義純原情以爲奉審者過去之行既非素諳諸弊爲其見瞞誠爲容易不能周察自歸溺職通津府使 沈憲之原情以爲乙酉秋西南道陵園奉審事體慎重而不能檢察焉追溺職之科并泛稱遲晚義純曾經闕帥勿爲請刑議處允之憲之請刑推得情教以除刑推議處又啓言景陵寒食典祀官兼大祝 李起東原情以爲忽於今日十三日夕以景陵寒食典祀官趁不待令遽承嚴旨始探其委折則當初改付標以渠名填差享帖初不來到漠然不知以至此境典祀至重若見享帖豈敢偃處在家自陷於重辟乎泛稱遲晚曾經侍從請勿爲請刑議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3월 17일(을사)>

강 以鄭煥翼 李範晉爲同春秋 李教植爲定州牧使 閔京鎬爲順天府使

목 敎曰副護軍 鄭煥翼 順天府使 李範晉 同春秋除授又敎曰定州牧使之代北青府 李教植除授又敎曰順天府使之代南陽府使 閔京鎬除授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10월 25일(무신)>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洪承五進

목 敎曰龍安縣監 柳鶴增 敦寧都正除授又敎曰仕滿初仕今日政差出○以尹□爲應敎 許□ 俞鎮沃爲修撰 崔殷敎爲同敦寧 金禎植爲熙川郡守 鄭承鉉爲副修撰 閔正植爲同義禁 曹秉武爲龍安縣監 閔致憲爲南陽府使再政以趙秉聖爲持平 金益容爲知經筵 金裕成爲司成 李僖魯爲刑曹參判 朴用元爲副校理 李源中爲北青府使 金轍秀 金率鉉爲禁府都事 李彥鎔爲徽慶園參奉 閔泳善爲昭慶園守奉官 柳道絳爲永懷園守奉官 轍秀以下初仕也 守判府事 趙秉世 英德俄義法五國參贊官 李容泰竝單付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10월 25일(무신)>

강 太僕寺獻馬畜數爻

목 (…)南陽兼監牧官火阜島僉使 李奎鴻所管二牧場丙戌籍付馬三十七匹今生馬五匹合馬四十二匹內封進馬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四十一匹內壯雌馬十七匹一年應孳產馬五匹今生馬五匹準 (…)

<일성록, 고종24년(1887) 12월 30일(임자)>

강 命海防營所屬邑鎮前後營屬邑鎮兵符移送總禦營中營屬邑鎮兵符移送守禦營

목 政院啓言前海防營所屬十一邑鎮前後營將屬七邑鎮兵符移送總禦營中營將屬四邑兵符移送守禦營事內務府節目啓下矣南陽 陽川 長湍 麻田 朔寧 漣川 大阜島兵符總禦使 李鍾健牌招傳授坡州 高陽 交河 積城兵符廣州留守 洪鍾軒既已上京請一體牌招傳授允之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10월 16일(갑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爻啓

목 司僕寺啓言各道牧場所放馬畜產多寡數爻啓日後錄今年牧政孳息段比諸元式或加或減故失段較其元總或多或少賞罰一款今姑置之更觀前頭勤慢處之○後錄 (…)南陽兼監牧官 大阜島僉使 前任李道咸時任申泰休 所管二牧場丁亥籍付馬四十一匹前任李道咸所報今生馬三匹時任申泰休所報今生馬三匹合馬四十七匹內封進馬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并四十六匹內壯雌馬十七匹一年

應孳產馬五匹今生馬六匹加報一匹 (…)

<일성록, 고종25년(1888) 12월 29일(병오)>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金裕 行兵曹判書 閔泳煥進

목 (…)
○以(…) 閔泳綺爲南陽府使 (…)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월 19일(을축)>

강 京畿監司 趙東冕以南陽府使 閔泳綺等罷黜馳啓

목 狀啓以爲依宣惠廳關道內各邑新舊稅未納中抄其尤甚南陽府使 閔泳綺 陽城縣監 李寅兢 抱川縣監 洪鍾喜 陽智縣監 全良默竝罷黜其罪狀令攸司稟處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9월 15일(무오)>

강 議處閔泳綺等照勘張錫祚 鄭泰昇等

목 義禁府啓言南陽府使 閔泳綺 陽智縣監 全良默原情泛稱遲晚泳綺 別軍職勿請刑在法典議處良默請刑推得情教以全良默除刑推議處又啓言尙瑞別提 張錫祚 典設別提 洪祐德禁直既闕難免重勘竝照律笞四十收贖請私罪施行允之教以功減一等又啓言慶熙宮守直內官 鄭泰昇 李基永 衛將 金佑烈守直不謹致此回祿供雖分疏難免參恕竝以此照律杖八十收贖請私罪施行教以鄭泰昇 李基永功減一等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9월 18일(신유)>

강 以閔泳綺爲總禦營兵房 安鼎玉爲南陽府使 泳綺口傳也

목 敎曰南陽府使有闕之代同訓練 安鼎玉除授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2월 24일(을미)>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
南陽兼監牧官 大阜島僉使 閔致憲所管二牧場戊子籍付四十六匹春等所報今生三匹秋等不報合四十九匹內封進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竝四十八匹內壯雌二十一匹一年應孳六匹今生三四不足三四 (…)

<일성록, 고종26년(1889) 12월 30일(신축)>

강 以李容泰爲南陽府使

목 敎曰南陽府使有闕之代副護軍 李容泰除授又敎曰南陽府使 李容泰除下直下送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9월 18일(을유)>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
南陽兼監牧官 大阜島 僉使 閔致憲所管二牧場己丑籍付馬四十八匹今生馬六匹合馬五十四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二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五十一匹內壯雌馬十五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匹今生馬一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27년(1890) 12월 30일(을축)>

강 差下內務參議 李容泰

【목】 敎曰南陽府使 李容泰 內務參議差下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3월 6일(경오)>

【강】 太僕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 大阜島僉使 閔致憲所管二牧場庚寅籍付馬五十一匹今生馬七匹合馬五十八匹內封進馬一匹故失馬三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惟雄馬竝五十四匹內壯雌馬十二匹一年應孳產馬四匹今生馬八匹加報四匹 (…)

<일성록, 고종28년(1891) 12월 30일(경신)>

【강】 改差壯衛營領官安駟壽

【목】 該營以駟壽身病啓請改差也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4월 28일(병진)>

【강】 有政 吏曹參議 金炳秀進

【목】 敎曰今日政遷轉守令勿拘常格各別擇差○以申斗會爲同敦寧 趙定熙爲兵曹參判 李根秀爲右尹 姜贊爲左尹 李正魯爲同義禁 金升集爲定州牧使 安駟壽爲富平府使 朴準鎔爲竹山府使 金容觀爲蔚珍縣監 閔泳厚爲黃澗縣監 林時益 爲禮安縣監 李宜貞爲河陽縣監○再政以金宗圭爲知春秋 李容泰爲長興府使 趙漢根爲昆陽郡守 吳榮錫爲鏡城判官 李容德爲新寧縣監 金惠鎮爲高靈縣監 金興基爲穆陵參奉○三政以徐綺輔爲驪州牧使 李鎬冕爲南陽府使 趙秉甲爲古阜郡守 閔泳純爲永柔縣令 李遇永爲雲山郡守 趙重夏爲義興縣監 李鳳寧爲洪川縣監 閔泳雲爲高山縣監 尹濬爲木川縣監 韓宗英爲昌平縣監 興基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4월 28일(병진)>

【강】 英陵 寧陵局內補土監董命禮堂進去

【목】 禮曹啓言英陵 寧陵補土吉日推擇矣頃處俱係緊要事役極甚浩大該牧使 李鎬冕移拜南陽府使新牧使 徐綺輔以前任古阜郡守姑未赴任監董無人依前例臣曹堂上郎廳請進去監董允之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5월 8일(을축)>

【강】 太僕寺以各道牧場馬畜數爰啓

【목】 (…)南陽兼監牧官 大阜島 僉使 閔致憲 所管二牧場辛卯籍付馬五十四匹今生馬八匹合爲六十二匹內封進馬一匹除今年實留放壯兒雌雄馬竝六十一匹內壯雌馬二十一匹一年應孳產馬六匹今生馬八匹加報二匹 (…)

<일성록, 고종29년(1892) 12월 30일(갑신)>

【강】 命統禦營移設於南陽府稱以海沿總制使

【목】 敎曰防禦之制惟當隨時之宜因地之便而諸道雖有陸軍之設置沿海要衝疏虞莫甚忠清兵營凡所規制竝復舊例統禦營移設於南陽府稱之以海沿總制使制置接濟之方令新除總制使就議總理大臣成節目以入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1월 26일(경술)>

【강】 命南陽府使及大阜島差代令內務府稟處

【목】 經理廳啓言本廳屬前營將南陽府使及管下大阜島今既革屬總制營則宜有差代之舉請令內務府稟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2월 18일(신미)>

【강】 有政 吏曹判書 沈相薰進

【목】 敎曰今日政遷轉守令勿拘常格各別擇差○以李裕宰爲副校理 金鳳秀爲同敦寧 金蘊淳爲判義禁 申獻求爲知義禁 尹昌燮 愼錫九爲同義禁 金德洙爲大司成 李載完爲藝文提學 徐丙善爲楊州牧使 金奎升爲清州牧使 李承麟爲南陽判官 洪善燮爲文義縣令 姜澣爲交河郡守 趙誠熙爲咸陽郡守 金炳琬爲江西縣令 沈宜平爲永同縣監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2월 19일(임신)>

【강】 命坡州 長湍以左右營將施行前中後營將姑爲減下

【목】 內務府啓言即見經理廳草記則南陽及大阜島差代之舉稟處事允下矣畿內各邑各有原屬管轄則革彼移此必多難便不可不因時通變該廳所管坡州 長湍以左右營將施行前中後營將姑爲減下曾前南陽管下陽川請移屬坡州允之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2월 27일(경진)>

【강】 有政 吏曹參判 李根命進

【목】 敎曰今日政遷轉守令勿拘常格各別擇差○以閔象鉉爲校理 尹宇善爲工曹判書 張錫龍爲知義禁 朴海寬爲同敦寧 趙熙一爲左尹 尹昌燮爲右尹 金昌烈爲慶州府尹 金綺秀爲洪州牧使 趙爰夏爲利川府使 權國鉉爲龍川府使 權豐植爲咸平縣監 鄭寅亮爲龍宮縣監 安昌壽爲永平郡守 李秀殷爲長連縣監 沈宜廸爲振威縣令 高龍鉉爲豐德府使 李承麟爲鴻山縣監 任稭宰爲南陽府使 高□爲長湍府使 閔丙河爲昌寧縣監 李明宇爲恩津縣監 鄭寅鎮爲牙山縣監 宋秉弼爲丹陽郡守 李徽翼爲思陵參奉 李根中爲禁府都事 徽翼 根中初仕也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3월 26일(무신)>

【강】 命總制營軍需以忠清各邑免稅中換劃

【목】 總制營啓言頃因內務府啓下節目前統禦營所管各官房免稅移付臣營以補軍需矣南陽及舊 安山免稅外實結以忠清道各邑所在免稅中換劃請取剩需用允之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10월 1일(기유)>

【강】 許施安山邑免稅結移劃之請

【목】 宣惠廳提調 閔泳駿奏言臣以惠局事有所仰稟矣肅廟朝癸巳北漢山城制奠後仍置平倉于彰義門外儲穀募民者以京城密邇之地有山谷荒僻之慮畿甸十一邑大司米該守令領民自納而自本廳用舊蓄新以爲緩急需之備而今自總制營以南陽及舊安山免賦稅外實納以忠清 道各邑所在免稅結中換用事有所草記而蒙允矣安山即自納之邑也今以免稅結沒劃則捧賦見縮勢所必至當初設倉事體自別此邑所劃免稅結若令移劃於自納以外之邑則本廳有蓄積之依舊該營無取剩之掣礙請以此變通允之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10월 12일(경신)>

【강】 許施沁營公都會增選之請

【목】 議政府啓言總制使 閔應植以南陽 安山今付本營而多士齊訴就本府公都會詩賦講各一窠增選著

式事請令廟堂稟處矣事係科規極涉難愼而今此狀聞宣由變通自今爲始製述二窠講一窠著式試選事請分付允之

<일성록, 고종30년(1893) 11월 17일(을미)>

강 命南陽府還屬畿營

목 議政府啓言總制營今既革罷南陽府還屬畿營請使之管轄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6월 27일(임신)>

강 以李裕承爲吏曹判書 鄭顯奭爲黃海監司 申泰熙爲南陽府使 泰熙口傳也

목 敎曰吏曹判書有闕之代前望單子入之又敎曰黃海監司有闕之代就議廟堂各別差下口傳擬入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6월 27일(임신)>

강 命南陽府民擾根因盤覈登聞

목 議政府啓言卽見京畿監司狀啓則南陽府民擾又作雖未知緣何起擾而爲守宰者苟無所失安有此無前之變乎以亂民輩言之設有抱冤之端豈無控訴之道而曳縛官長勒奪印符犯分干紀莫此爲甚痛惋之極合有大懲創不可只令道查而止吏曹參議 李泰容 按覈使差下卽速下送起擾根因築底盤覈登聞請稟覆酌處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6월 27일(임신)>

강 命南陽府使勿拘常格各別擇差

목 因京畿監司 洪淳馨 南陽府使 任稭宰罷黜事馳啓敎以勿拘常格各別擇差當日給馬下送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6월 27일(임신)>

강 命前府使 任稭宰拿囚

목 敎曰前南陽府使 任稭宰發遣府都事具格拿來南間囚○議政府啓言卽見南陽府按覈使 李泰容啓本則臚列諸犯首從請令廟堂稟處矣挽近吏治不臧民俗多頑外邑之擾往往入聞而豈意畿甸之內乃有此蔑分干犯之者乎鄭寅國輪通激衆綢繆和應莫掩其跡而曾經蔭官隱身不待以重案之未備令道臣拿致嚴覈斯速登聞李君玉深憾乃父牢刑其作亂黨之前茅歐縛命吏無所不至罪實先犯亦既承款令南陽鎮大會軍民梟首警衆崔元寧之發論黃益才之奪印合施行律而俱爲在逃期於捉得核實後嚴刑遠配其餘諸罪人竝令分輕重酌處前府使 任稭宰恣意徵斂已屬無藝縱酒酷杖又何過度失印符被桎梏辱朝列莫此爲甚令王府拿問嚴勘鹽稅之救弊還穀之完總覈使措處得宜竝依此施行事請分付道臣允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7월 15일(기유)>

강 命前府使 任稭宰通衢嚴刑後施以島配之典

목 敎曰黜貪懲虐何時不嚴而迨此更張之初尤宜申明舊典前南陽府使 任稭宰令義禁司知事通衢開坐嚴刑一次後施以遠惡島定配當日押送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7월 27일(신유)>

강 命鄭寅植嚴刑一次遠地定配

목 議政府啓言以南陽民授罪人鄭寅植令道臣嚴覈登聞事啓下矣卽見該道臣查啓下者鄭寅植間已自現而供稱始於輪通之來只送一奴及其起擾之時適出遠鄉今此橫罹皆出於李君玉之招云囚供之專事

發明雖甚痛惋卞質無路不得不傳諸罪疑之典鄭寅植既經蔭職矣京畿監司 洪淳馨暫加義禁司知事使之開坐營庭嚴刑一次請遠地定配從之

<일성록, 고종31년(1894) 7월 28일(임술)>

㉔ 裁下監留廢止件及地方制度改正件

㉔ 勅令第九十七號○第一條京畿道 忠清道 慶尙道 全羅道 江原道 黃海道 平安道 咸鏡南道之監營 咸鏡北道之按撫營及開城 江華 廣州水原春川留守府各該觀察使 按撫使並留守以下之官職廢止事○第二條從來監營按撫營及留守府所屬兵弁及記錄帳簿土地家屋金錢來穀其他一切物件依別定規程付托其指定官司事○第三條本令自開國五百四年閏五月一日施行事勅令第九十八號○第一條全國分爲二十三所之行政區域置左開各府事○漢城府 漢城 仁川府 仁川濟物浦 忠州府 忠州 洪州府 洪州 公州府 公州 全州府 全州 南原府 南原 羅州府 羅州 濟州府 濟州 晉州府 晉州 東萊府 東萊釜山 大邱府 大邱 安東府 安東 江陵府 江陵 春川府 春川 開城府 開城 海州府 海州 平壤府 平壤 義州府 義州 江界府 江界 咸興府 咸興 甲山府 甲山 鏡城府 鏡城 ○第二條前條外從來牧使郡縣名稱及府尹 牧使 府使 郡守 庶尹 判官 縣令 縣監官名盡廢而邑稱以郡稱之邑官長姓名以郡守稱之事○第三條各府管轄區域如左事○漢城 漢城郡 楊州郡 廣州郡 積城郡 抱川郡 永平郡 加平郡 漣川郡 高陽郡 坡州郡 交河郡 仁川府 仁川郡 金浦郡 富平郡 陽川郡 始興郡 安山郡 果川郡 水原郡 南陽郡 江華郡 喬桐郡通津郡 忠州府 忠州郡 陰城郡 延豐郡 槐山郡 堤川郡 淸風郡 永春郡 丹陽郡 鎭川郡 淸安郡 驪州郡 龍仁郡 竹山郡 陰竹郡 利川郡 陽智郡 原州郡 旌善郡 平昌郡 寧越郡 洪州府 洪州郡 結城郡 德山郡 韓山郡 舒川郡 庇仁郡 藍浦郡 保寧郡 林川郡 鴻山郡 瑞山郡 海美郡 唐津郡 沔川郡 泰安郡 大興郡 青陽郡 禮山郡 新昌郡 溫陽郡 牙山郡 定山郡 公州府 公州郡 燕岐郡 恩津郡 連山郡 石城郡 扶餘郡 魯城郡 沃川郡 文義郡 懷德郡 鎭岑郡 平澤郡 報恩郡 懷仁郡 永同郡 青山郡 黃磎郡 淸州郡 全義郡 木川郡 天安郡 稷山郡 安城郡 振威郡 陽城郡 珍山郡 錦山郡 全州府 全州郡 礪山郡 高山郡 臨陂郡 咸悅郡 沃溝郡 龍安郡 益山郡 扶安郡 萬頃郡 金堤郡 金溝郡 古阜郡 興德郡 井邑郡 泰仁郡 長城郡 高敞郡 茂長郡 靈光郡 南原府 南原郡 求禮郡 雲峯郡 谷城郡 順天郡 光陽郡 任實郡 鎭安郡 潭陽郡 淳昌郡 玉果郡 龍潭郡 昌平郡 茂朱郡 長水郡 羅州府 羅州郡 珍島郡海南郡康津郡 長興郡 興陽郡 寶城郡 靈巖郡 務安郡 咸平郡 綾州郡 和順郡 同福郡 光州郡 南平郡 樂安郡 濟州府 濟州郡 大靜郡 旌義郡 晉州府 晉州郡 固城郡 鎭海郡 泗川郡 昆陽郡 南海郡 丹城郡 山淸郡 河東郡 居昌郡 安義郡 咸陽郡 陝川郡 草溪郡 三嘉郡 宜寧郡 漆原郡 咸安郡 昌原郡 熊川郡 金海郡 東萊府 東萊郡 梁山郡 機張郡 蔚山郡 彦陽郡 慶州郡 延日郡 長鬐郡 興海郡 巨濟郡 大邱府 大邱郡 慶山郡 漆谷郡 仁同郡 星州郡 知禮郡 高靈郡 善山郡 開寧郡 金山郡 義城郡 義興郡 軍威郡 比安郡 密陽郡 淸道郡 永川郡 慈仁郡 新寧郡 河陽郡 昌寧郡 靈山郡 玄風郡 安東府 安東郡 青松郡 眞寶郡 英陽郡 盈德郡 寧海郡 淸河郡 榮川郡 禮安郡 奉化郡 順興郡 豐基郡 咸昌郡 龍宮郡 醴泉郡 尙州郡 江陵府 江陵郡 蔚珍郡 平海郡 三陟郡 高城郡 杆城郡 通川郡 歙谷郡 襄陽郡 春川府 春川郡 楊口郡 洪川郡 麟蹄郡 橫城郡 鐵原郡 平康郡 金化郡 狼川郡淮陽郡金城郡 楊根郡 砥平郡 開城府 開城郡 豐德郡 朔寧郡 麻田郡 長湍郡 伊川郡 安峽郡 兔山郡 平山郡 金川郡 遂安郡 谷山郡 新溪郡 海州府 海州郡 延安郡 白川郡 甕津郡 康翎郡 長淵郡 松禾郡 豐川郡 安岳郡 長連郡 殷栗郡 載寧郡 信川郡 文化郡 瑞興郡 鳳山郡 平壤府 平壤郡 安州郡 肅川郡 順安郡 龍岡郡 永柔郡 甑山郡 咸從郡 三和郡 慈山郡 江西郡 德川郡 寧遠郡 熙川郡 孟山郡 寧邊郡 雲山郡 順川郡 殷山郡 成川郡 陽德郡 三登郡 江東郡 祥原郡 中和郡 黃州郡 義州府 義州郡 昌城郡 碧潼郡 朔州郡 龍川郡 鐵山郡 宣川

郡 郭山郡 定山郡 嘉山郡 博川郡 泰川郡 龜城郡 江界府 江界郡 厚昌郡 慈城郡 楚山郡 渭原郡 長津郡 咸興府 咸興郡 定平郡 永興郡 高原郡 文川郡 德源郡 安邊郡 端川郡 利原郡 北青郡 洪原郡 甲山府 甲山郡 三水郡 鏡城府 鏡城郡 富寧郡 吉州郡 明川郡 慶源郡 慶興郡 穩城郡 鍾城郡 會寧郡 茂山郡 (…)

<일성록, 고종32년(1895) 5월 26일(병신)>

강 內部以郡守敍任奏大臣朴定陽

목 該部以順興郡守 尹錫五 南陽郡守 申泰熙 北青郡守 李源兢 珍島郡守 李璵請願奏免也○北青郡守 趙善永 順興郡守 鄭夏默 珍島郡守 白胤基 南陽郡守 盧泰愚 永川郡守 許炆 甑山郡守 南啓述 陽城郡守 鄭德和 白川郡守 尹胄榮 善永以下敍奏任五等啓述以下敍六等也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3월 22일(정사)>

강 裁下地方制度官制俸給經費改正件地方官吏職制所關件地方官吏事務章程地方官廳俸給經費支給規程

목 勅令第三十六號第一條全國二十三府以十三道改正而各道眞觀察使其首府位眞如第一表官吏及經費如第二表事第一表道位眞京畿 水原 忠清北道 忠州 南道 公州 全羅北道 全州 南道 光州 慶尙北道 大邱 南道 晉州 黃海道 海州 平安南道 平壤 北道 定州 江原道 春川 咸鏡南道 咸興 北道 鏡城 (…)
○第五條十三道之所管各郡以五等分定仍舊郡守管轄區域如第一表而官吏經費如第二表事第一表京畿 三十八郡一等 廣州府 開城府 江華府 仁川府 二等 水原郡 三等 驪州郡 楊州郡 長湍郡 通津郡 四等 坡州郡 利川郡 富平郡 南陽郡 豐德郡 抱川郡 竹山郡 楊根郡 安山郡 朔寧郡 安城郡 高陽郡 金浦郡 永平郡 麻田郡 交河郡 加平郡 龍仁郡 陰竹郡 振威郡 陽川郡 始興郡 砥平郡 積城郡 果川郡 漣川郡 陽智郡 陽城郡 喬桐郡 忠清北道 十七郡一等 (…)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6월 25일(기축)>

강 內部以各郡守任免奏大臣朴定陽

목 該部以水原郡守 徐珩淳 清安郡守 金基肇 陝川郡守 孫庚鉉 利原郡守 李起泓 慈城郡守 具達祖 熙川郡守 慶光國請願奏免也○長淵郡守 尹喆圭 南陽郡守 尹成求 定山郡守 朴鴻陽 熙川郡守 趙夏植 慈城郡守 金採榮 稷山郡守 沈宜肅 居昌郡守 趙重燁 水原郡守 李吉夏 沔川郡守 閔述鎬 陝川郡守 李宰夏 知禮郡守 金蘭圭 藍浦郡守 鄭寅夏 陽智郡守 吳應善 清河郡守 李寅兢 旌善郡守 柳暉 盈德郡守 任永鎬 軍威郡守 趙東始 利原郡守 尹命五 清安郡守 具鳳祖 喆圭 敍奏任三等成求以下敍五等吉夏以下敍六等也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9월 8일(경자)>

강 免藍浦郡守 柳志淵等本官

목 內部因各該道觀察使論報以藍浦郡守 柳志淵 定山郡守 尹甲炳 沔川郡守 劉濟南 南陽郡守 盧泰愚 陽智郡守 林昌洙 長淵郡守 廉仲模 盈德郡守 姜鳳欽 清河郡守 張雲澤 居昌郡守 金鳳洙 稷山郡守 白性洙等奏請免本官也

<일성록, 건양1년(1896) 9월 8일(경자)>

강 勅令第三十二號府郡之別巡校與廳使增設事

【**목**】 第一條京畿管下開城府 江華府增設巡校廳 使驪州 **南陽** 果川郡加設巡校而該巡校合竝該府郡原額巡校稱以別巡校但擔任事務則依本年七月三日第二十六號勅令施行增設額數與經費如序第一表及郡第二表事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8월 16일(계유)>

【**㉔**】 裁下臨時郵遞規則

【**목**】 勅令第四十三號臨時郵遞規則○第一條國內郵遞現今間姑未普通開設故臨時郵遞規則另定事○第二條自郵遞司所在地限二十里外稱以郵遞區外而臨時郵遞創設事○第三條臨時郵遞區域則參互各該道所管各府郡間道里形便劃定其各區分內劃定線路每日或間二日遞送臨時郵遞物而區域之界分及日子之期限依左表事○每日發送直路○漢城 開城間 高陽 坡州 漢城 春川間 加平 漢城 **水原**間 果川 **水原** 公州間 振威 公州 **水原**間 天安 稷山 公州 全州間 魯城 恩津 洪州 公州間 大興 全州 公州間 礪山 南原 公州間 淳昌 南原 晉州間 雲峯 晉州 南原間 丹城 山淸 咸陽 光州 南原間 潭陽 尙州 忠州間 咸昌 聞慶 大邱 釜山間 淸道 釜山 大邱間 密陽 開城 漢城間 長湍 海州 開城間 延安 開城 平壤間 金川 平山 瑞興 鳳山 黃州 平壤 寧邊間 順安 肅川 平壤 開城間 中和 定州 義州間 郭山 宣川 定州 寧邊間 嘉山 寧邊 江界間 熙川 義州 定州間 龍川 鐵山 春川 金城間 狼川 春川 江陵間 洪川 橫城 原州 金城 漢城間 金化 金城 元山間 淮陽 元山 咸興間 文川 高原 咸興 元山間 定平 永興 咸興 鏡城間 北靑 利原 端川 鏡城 咸興間 明川 吉州 間二日發送一路 始興 安山 **南陽** 全義 木川 禮山 溫陽 牙山 平澤 新昌 金溝 泰仁 井邑 古阜 扶安 泗川 固城 鎭海 巨濟 南平 羅州 務安 咸平 任實 長水 智島 靈光 茂長 興德 高敞 長城 延豐 淸風 丹陽 永春 淸州 淸安 龍宮 安東 禮安 奉化 榮川 順興 豐基 釀泉 慶山 慈仁 慶州 長鬐 延日 永川 河陽 機張 蔚山 彥陽 梁山 豐德 白川 兔山 新溪 谷山 遂安 祥原 三登 陽德 成川 江東 龜城 雲山 渭原 楚山 朔州 昌城 碧潼 楊口 麟蹄 三陟 蔚珍 平海 平康 伊川 安峽 鐵原 安邊 三水 甲山 富寧 會寧 茂山 慶源 穩城 鍾城 長津 二路 陽川 富平 金浦 通津 江華 喬桐 龍仁 陽智 利川 驪州 陰竹 竹山 安城 陽城 定山 扶餘 林川 石城 德山 沔川 唐津 瑞山 泰安 海美 高山 珍山 錦山 茂朱 龍潭 鎭安 求禮 昆陽 河東 南海 昌平 玉果 谷城 陰城 鎭川 懷仁 沃川 永同 黃磎 靑山 善山 開寧 金山 知禮 玄風 高靈 星州 金海 熊川 昌原 積城 麻田 漣川 朔寧 載寧 安岳 長連 文化 信川 慈山 殷山 孟山 寧遠 德川 价川 順川 博川 泰川 旌善 寧越 平昌 三路 交河 燕岐 文義 懷德 鎭岑 連山 靑陽 鴻山 韓山 舒川 庇仁 藍浦 保寧 結城 金堤 萬頃 沃溝 臨陂 咸悅 龍安 益山 三嘉 草溪 陝川 居昌 安義 綾州 實城 興陽 樂安 順大 鹿水 突山 光陽 同福 禍山 報恩 仁同 比安 軍威 義城 義興 松禾 殷栗 豐川 長湍 甕津 康翎 永桑 甑山 咸從 龍岡 江西 襄陽 杆城 高城 通川 歙谷 四路 楊州 抱川 永平 和順 長興 康津 莞島 海南 珍島 靈巖 新寧 靑松 眞寶 英陽 寧海 盈德 淸河 興海 五路 廣州 楊根 砥平 但農商工部大臣從事務之使宜區域或日子可得臨時改正事 (…)

<일성록, 광무1년(1897) 11월 30일(을묘)>

【**㉔**】 裁下臨時郵遞規則中改正件

【**목**】 勅令第八號第三條中別表如左改正事每日發送直路漢城 開城間 高陽 坡州 漢城 春川間加平 漢城 **水原**間果川 **水原** 公州間振威 淸州 安城間鎭川 公州 **水原**間 天安 稷山 公州 全州間 魯城 恩津 洪州 公州間大興 全州 公州間礪山 南原 光州間淳昌 南原 晉州間雲峯 晉州 南原間 丹城 山淸 咸陽 光州 南原 間 潭陽 尙州 忠州間 咸昌 聞慶 安東 尙州間 醴泉 龍宮 大邱 釜山間 淸道 大邱 尙州間漆谷 釜山 大邱間密陽 開城 漢城間 長湍 海州 開城間延安 開城 平壤

間 金川 平山 黃州 瑞興 鳳山 平壤 寧邊間 順安 肅川 安州 平壤 開城間 中和 三和 平壤間 龍岡 江西 定州 義州間 郭山 宣川 定州 平壤間 嘉山 安州遞傳交換 義州 定州間 龍川 鐵山 寧邊 平壤間遞傳交換 安州 寧邊 江界間 熙川 春川 江陵間 洪川 橫城 原州 鐵原 元山間 平康 元山 咸興間 文川 高原 咸興 元山間 定平 永興 北青 咸興間 洪原 北青 鏡城間 利原 端川 鏡城 北青間 明川 吉州 間二日發送一路 始興 **南陽** 清安 木川 長水 泰仁 井邑 古阜 安山 陽城 全義 任實 金溝 扶安 泗川 固城 鎮海 巨濟 南平 羅州 咸平 靈光 延豐 楸山 陰城 鎮川 善山 開寧 金山 知禮 義城 慶山 慈仁 慶州 長鬐 延日 永川 河陽 機張 蔚山 彥陽 梁山 豐德 白川 免山 新溪 谷山 遂安 祥原 三登 陽德 成川 江東 咸從 甌山 龜城 朔州 昌城 雲山 渭原 楚山 楊口 麟蹄 三陟 蔚珍 平海 金化 金城 淮陽 安邊 長津 甲山 三水 富寧 會寧 禮山 溫陽 牙山 茂山 慶源 穩城 鍾城 平澤 新昌 二路 陽川 金浦 江華 龍仁 利川 陰竹 文義 報恩 富平 通津 喬桐 陽智 竹山 驪州 懷仁 青山 黃磎 永同 扶餘 石城 沔川 瑞山 海美 高山 珍山 錦山 茂朱 龍潭 鎮安 求禮 沃川 定山 林川 德山 唐津 泰安 昆陽 河東 南海 長城 高敞 興德 智島 清風 丹陽 永春 提川 青松眞賓英陽 金海 熊川 昌原 玄風 高靈 星州 積城 麻田 漣川 朔寧 載寧 安岳 長連 文化 信川 慈山 殷山 孟山 寧遠 德川 价川 順川 博川 泰川 旌善 寧越 平昌 慈城 厚昌 狼川 金化 安岐 伊川 三路 交河 文義 懷德 青陽 鴻山 韓山 燕岐 鎮岑 連山 舒川 庇仁 藍浦 保寧 結城 金堤 咸悅 三嘉 草溪 陝川 昌平 玉果 谷城 禮安 奉化 順興 萬頃 沃溝 臨陂 龍安 居昌 安義 益山 豐基 榮川 仁同 比安 軍威 義興 松禾 殷栗 豐川 長淵 甕津 通川 康翎 永柔 襄陽 杆城 高城 歙谷 四路 楊州 抱川 永平 漆原 咸安 綾州 宜寧 昌寧 靈山 昌原 寶城 興陽 樂安 順天 麗水 突山 光陽 同福 新寧 寧海 盈德 清河 興海 五路 廣州 楊根 砥平 和順 長興 康津 莞島 海南 珍島 靈巖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3월 13일(병신)>

강 宮內府以園丘壇役所別監董別單奏

목 六品李琦 **南陽郡守** 金斗熙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8월 26일(정미)>

강 內部以郡守任免奏 大臣署理 閔丙漢

목 該部以甲山郡守 金河聲 靈巖郡守 金中鉉 旌義 郡守 康仁鎬 金浦郡守 崔基柱請願奏免也 ○會寧郡守 趙秉聖 驪州郡守 洪秉惠 甲山郡守 姜燦熙 咸安郡守 李秉翊 大邱郡守 金榮浩 价川郡守 尹泳翰 金浦郡守 張允煥 羅州郡守 李鎬奭 恩津郡守 金一鉉 結城郡守 尹奎善 豐川郡守 玄興澤 清道郡守 鄭寅琥 **水原郡守** 李範善 靈巖郡守 沈相翊 慶州郡守 趙儀顯 沃川郡守 李啓弼 平壤郡守 洪淳旭 砥平郡守 李載夏 南平郡守 李根洪 原州郡守 申炳休 鴻山郡守 閔泳善 青松郡守 張承遠 海南郡守 金容圭 榮川郡守 尹錫禎 信川郡守 趙秉吉 平海郡守 權秉稷 龍宮郡守 金相一 蔚珍郡守 李台珽 泰仁郡守 金靖圭 堤川郡守 閔泳琬 槐山郡守 沈相倫 蔚山郡守 正奭永 旌義郡守 金在鏞 安邊郡守 崔基柱 果川郡守 姜相驥 順安郡守 趙昌植 陰城郡守 徐彰輔 清州郡守 鄭道源 狼川郡守 金斗熙 博川郡守 趙昌均 金城郡守 南廷薰 **南陽郡守** 徐相鶴 義城郡守 洪赫周 青陽郡守 李建鎔 沔川郡守 李惠用 草溪郡守 閔東嫻 慈仁郡守 呂永弼 秉聖以下敍奏任三等秉翊以下敍四等寅琥以下敍五等容圭以下敍六等也

<일성록, 광무2년(1898) 12월 27일(병오)>

강 景孝殿神榻改修殿陞修理時監董堂上以下施賞有差

국 因別單詔以監董 宮內府大臣署理協辦 尹定求 宗正院卿 李載純 宮內府特進官 尹用求 軍部大臣署理 閔丙奭 度支部大臣 閔泳綺 軍部大臣 沈相薰從一品趙秉鎬各熟馬一匹面給營繕司長朴容大加資別監董 會計院檢查課長 吳顯著 宮內參書官 申泰茂從三品崔翼瑞六品崔基柱四品成冕鎬 **南陽郡守** 金斗熙 副尉 金重圭 參尉 金泰元 內部技師 沈宜碩 侍從 閔康鎬 崔秉周 正尉 李重元 古阜郡守 安吉壽 韓山郡守 尹寓善六品鄭永斗 法部參書官 皮相範五品尹奎燮 法部參書官 朴熙鎮六品安駿玉正三品閔泳璇 內部地方局長 鄭駿時五品禹恒鼎六品鄭寅漢四品金聲鎮從三品李贊熙 農商工部技師 吳承根四品李秉膺六品尹泌六品洪正燮六品洪世泳六品 李吉善六品趙文桓六品劉漢稷五品宋泰鉉 副尉 金光洙 度支部會計局長 申廷植 軍部技師 洪鍾起 正尉 朴齊七 參領 韓鎮昌五品趙鼎允 農商工部技師 尹邦鉉 二等軍司 白南信六品崔學燁 玄風郡守 洪弼周 軍部經理局長二等監督 張華植六品朴永晚 法部參書官 權在運 永興郡守 李允在 茂朱郡守 閔述鎬五品金憲文 法部檢事 金正穆五品金光照 中樞院議官 朴炳翌 茂長郡守 李熙夏 學部參書官 洪禹觀四品閔致純 長城郡守 金星圭六品趙禮錫 長湍郡守 金永準 參領申泰休參將 白性基 交涉局長 李應翼四品李熙源 三和港警務官 盧元植 度支部財務官 金兌聲并加資度支部財務官 韓在鎮陞一等九品李祖承九品吳達泳九品田錫元九品李鍾烈九品尹茂善 駐筭英德義參書官 高義敬 營繕司主事 李鍾雲 宮內府參書官 李龍珪 外國語學校副教官 李漢應 宮內府參理官 金祚鉉九品金永達 正尉 金龍三 漢城師範學校副教官 李龍相九品金熙東 外國語學校副教官 金南植 東萊監理署主事 南麟熙八品閔丙星九品趙鍾燮九品金成浩九品 金弼熙九品金晉圭九品金孝益 農商工部主事 韓基準九品朴海愚并陞六度支部財務官 李容九 營繕司技師 金完植各兒馬一匹賜給營繕司主事 崔元章陞一等營繕司主事 宋啓昌陞敍以上光武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5월 7일(계축)>

강 命致祭祭文令文任撰進

국 詔曰朕承先志典禮將舉其爲同慶幽明奚殊追念往昔感懷曷已肅嬪林氏祠宇遣完順君致祭恩信君 **南陽** 郡夫人祠宇遣清安君致祭祭文令文任撰進○詔曰景慕殿追崇典禮將舉朕懷興感曷有其已貴人朴氏 祠版遣完順君致祭恩彦君 恩全君內外祠版遣秘書丞致祭祭文令文任撰進○詔曰遇慶贈爵深切興感清衍公主 光恩尉金箕性內外祠版 清璿公主 興恩尉鄭在和內外祠版 清瑾翁主 唐恩尉洪益惇內外祠版遣秘書丞致祭祭文令文任撰進

<일성록, 광무3년(1899) 8월 17일(임진)>

강 內部以郡守任免奏大臣李乾夏

국 該部以羅州郡守 李鎬奭 永川郡守 姜永瑞 咸平 郡守 慶龍重 晉州郡守 尹寓善 清州郡守 金命洙 尙州郡守 李漢膺 瑞山郡守 李基奭 茂朱郡守 李夏燮 長淵郡守 徐彰輔 昌寧郡守 李元熙 恩津郡守 李範善 海南郡守 馬駿榮 韓山郡守 金閔煥 伊川郡守 李喬永 **南陽郡守** 徐相鶴 蔚珍郡守 李圭穆 蔚山郡守 朴炳淑 交河郡守 黃兢淵 咸昌郡守 金大鎭 咸悅郡守 丁憲燮 扶安郡守 俞起濬 盈德郡守 黃觀秀 林川郡守 金容範 長湍郡守 尹豐禎 咸興郡守 李俊相 竹山郡守 洪惠周 臨陂郡守 李秉奎 麗水郡守 崔正益 洪川郡守 尹龜榮請願奏免也○清州郡守 李漢膺 江界郡守 權用哲 晉州郡守 鄭佑默 洪川郡守 崔正益 延安郡守 金東萬 星州郡守 李鎬奭 羅州郡守 金天洙 恩津郡守 馬駿榮 竹山郡守 李秉奎 慶州郡守 朴炳翌 永川郡守 鄭寅國 尙州郡守 金命洙 昌寧郡守 李範善 益山郡守 李完鎔 同福郡守 趙漢鏞 咸昌郡守 丁憲燮 盈德郡守 俞起濬 安義郡守 金容範 咸興郡守 權益相 富平郡守 尹豐禎 長湍郡守 尹肅榮 雲山郡守 朴齊聖 振威郡守 趙重翊 慶源郡守 陳洪九 麗水郡守 尹龜榮 海南郡守 李海崙 密陽郡守權相文靈巖郡守 朴源

明 襄陽郡守 李龜榮 三陟郡守 崔允鼎 康津郡守 姜永瑞 安東郡守 姜濩 庇仁郡守 慶龍重 陰城郡守 李基奭 瑞山郡守 李夏燮 茂朱郡守 閔泳復 懷仁郡守 徐彰輔 長淵郡守 朴來勳 河陽郡守 李元熙 定山郡守 金閔煥 蔚山郡守 李圭穆 陽城郡守 黃兢淵 交河郡守 金大鎭 咸悅郡守 李疇 字 扶安郡守 黃觀秀 林川郡守 李俊相 臨陂郡守 洪惠周 蔚珍郡守 朴炳淑 韓山郡守 李喬永 伊川郡守 徐相鳳 **南陽郡守** 閔舜鎬 青山郡守 金益慶 機張郡守 李承在 漢膺敍奏任二等用哲以下敍三等鎬奭以下敍四等炳翌以下敍五等相文以下敍六等也

<일성록, 광무4년(1900) 10월 17일(을묘)>

강 影楨陪進大臣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詔以咸鏡南道觀察使 金宗漢 熟馬一匹賜給分侍從 永興郡守 李允在 德源府尹 尹致昊 洪原郡守 洪在周六品朱城九品張錫恒九品金賢澤分侍御甲山郡守 金佐鳳 安邊郡守 崔基柱前郡守 李永徽五品金鐸六品韓錫珣九品元鼎協攝左掌禮兼太僕司官 咸興郡守 李俊相各兒馬一匹賜給出納大祝 文川郡守 李斗淵 長津郡守 朴逸憲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香爐 香盒差備北青郡守 尹憲燮道路差使員 利原郡守 金潤鉉禁喧禁亂差使員 定平郡守 金昌燮各兒馬一匹賜給江原道觀察使 鄭日永 熟馬一匹賜給分侍從 春川郡守 權直相 淮陽郡守 朴用憲 伊川郡守 李喬永 杆城郡守 李鼎夏分侍御三陟郡守 李龜榮平昌郡守 洪在英 襄陽郡守 趙觀顯 高城郡守 許鎬各兒馬一匹賜給出納大祝 通川郡守 金鳳善 平康郡守 金泳圭各半熟馬一匹賜給攝左掌禮兼太僕司官 楊口郡守 李源商 香爐 香盒差備麟蹄郡守 鄭基恒道路兼禁喧禁亂差使員 安峽郡守 許梅各兒馬一匹賜給京畿觀察使 趙鍾弼 熟馬一匹賜給分侍從 廣州府尹 鄭寅奭 江華府尹 韓麟鎬 加平郡守 趙準熙 安山郡守 南啓述分侍御坡州郡守 李弼永 朔寧郡守 甲性均陽川郡守 權世圭 果川郡守 姜相驥攝左掌禮兼太僕司官楊根郡守 李洛應各兒馬一匹賜給出納大祝 始興郡守 李丙儀 **南陽郡守** 徐相鶴各半熟馬一匹賜給香爐 香盒差備陽智郡守 申容均道路差使員 陰竹郡守 李秉德禁喧禁亂差使員 麻田郡守 高永喆各兒馬一匹賜給以上六月四日

<일성록, 광무4년(1900) 11월 8일(을해)>

강 裁下沿海地方砲臺設置件

목 勅令第七號沿海地方之砲臺設置件○第一條全國地方府或郡要塞海岸設置砲臺防守海口事○第二條砲臺隨海岸之地形一位或二位建築事○第三條砲臺建築之地方依左開別表事○第四條本令自頒布日施行事○砲臺設置區域別表京畿 仁川府海岸**南陽郡大阜島** 江華府海岸 忠清南道 唐津郡松島 保寧郡前水營 泰安郡安興島 全羅北道 沃溝府古郡山 扶安郡遞山 全羅南道 海南郡海岸珍島郡海岸莞島郡海岸麗水郡海岸 突山郡海岸巨文島 智島郡孤下島 慶尙北道 延日郡海岸 慶尙南道 鎭海郡海岸巨濟郡海岸南海郡海岸鎭南郡海岸昌原府 **馬山浦** 東萊府 絕影島 黃海道 豐川郡海岸甕津郡海岸海州郡海岸 平安北道 義州郡鴨綠江岸 咸鏡南道 永興郡海岸定平郡海岸 咸鏡北道 慶興府雄基

<일성록, 광무5년(1901) 1월 18일(을유)>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長鬐郡守 張漢基 康津郡守 姜永瑞 永川郡守 李章鎔 長興郡守 李憲翼 南原郡守 權直相 居昌郡守 金商弼 長湍郡守 徐相璟 洪川郡守 金永季 軍威郡守 俞果煥 樂安郡守 安翊煥 燕岐郡守 李範紹 寶城郡守 李長植 原州郡守 崔允鼎 咸平郡守 金相一 古阜郡守 尹肅榮 橫城郡守 朴周憲 陽城郡守 申容均 平澤郡守 金祺中 同福郡守 鄭觀喜 長水郡守 魚允文 牙山郡守

趙秉哲 **南陽郡守** 閔舜鎬 遂安郡守 申性均 晉州郡守 鄭佑默 善山郡守 黃演秀 英陽郡守 張吉相 固城郡守 李海成 沃川郡守 洪祐奭 文化郡守 具範書 開寧郡守 金炳驥 定州郡守 李義惠 淸風郡守 崔洪錫 朔寧郡守 曹有承 甲山郡守 康洪道 北青郡守 李根豐 楊根郡守 崔英根 果川郡守 姜相驥 龍仁郡守 金寧漢 寧越郡守 李寅兢 龍宮郡守 金進洙 振威郡守 趙重翊 甕津郡守 具然浩 泗川郡守 李梓奎 莞島郡守 金善一 禮山郡守 徐載雨 槐山郡守 安淇鎔 玉果郡守 李根湘 任實郡守 具源謨 旌善郡守 沈吉朮 井邑郡守 玄萊 知禮郡守 李根榮 陰竹郡守 尹奎善 河陽郡守 李孝植 黃澗郡守 閔明植 沔川郡守 金鴻圭 新昌郡守 鄭岍求 新寧郡守 吳惠根 交河郡守 韓聖會 永同郡守 李惠用 嘉山郡守 劉興龍 大靜郡守 許口 鍾城郡守 康昌魯 濟州郡守 金昌鎬 兔山郡守 金容培 高城郡守 金建漢 康津郡守 曹奉承 彦陽郡守 朴瑋煥 延豐郡守 李承在 盈德郡守 孫基稷 仁同郡守 李寅聲 尙禮郡守 金一鉉 珍山郡守 李載憲 谷山郡守 崔基柱 成川郡守 金奎圭 草溪郡守 閔泳原 延安郡守 申泰哲 官以嚴健永任內部參書官 姜永瑞任長興郡守 李秀龍任南原郡守 李憲翼任康津郡守 權直相任軍威郡守 金商弼任泗川郡守 金炳鵷任連山郡守 徐相璟任比安郡守 金秉燮任長湍郡守 具章會任渭原郡守 兪果煥任洪川郡守 張漢基任盈德郡守 安翊煥任萬頃郡守 李範紹任新寧郡守 尹英烈任燕岐郡守 李鍾斗任安城郡守 崔允鼎任居昌郡守 沈健澤任靈光郡守 李長植任公州郡守 徐廷喆任寶城郡守 閔憲植任古阜郡守 尹肅榮任咸平郡守 蔡奎昇任龍川郡守 申容均任橫城郡守 金祺中任同福郡守 鄭觀喜任長水郡守 魚允文任牙山郡守 趙秉哲任懷德郡守 閔舜鎬任樂安郡守 申性均任定州郡守 李康年任**南陽郡守** (…)

<일성록, 광무5년(1901) 1월 28일(기축)>

강 陪從大臣以下施賞有差

목 因別單詔以陪從大臣宮內府特進官 趙秉世廐馬一匹面給掌禮院卿 李源逸 熟馬一匹賜給別監 董 中樞院議官 姜漣 別看役 度支部財務官 張浩鎭各兒馬一匹賜給漢城府判尹 張華植 半熟馬一匹賜給少尹 河圭一 主事 金宇鉉原任別軍職從二品李達圭各兒馬一匹賜給李根濬加資正三品崔丙斗 兒馬一匹賜給原任左侍御六品 洪龜杓加資沈璋燮各兒馬一匹賜給九品具鳳會 金然尙 李容汶 李容春并陞六左侍御朴兢來 兒馬一匹賜給六品李圭執加資柳錫疇右侍御李漢應 沈義澤 柳錫憲具然稷分侍御柳冀南 李裕泰 韓澤履各兒馬一匹賜給吳熙哲 朴魯賢 具容祖并陞六京畿觀察使 李根命 熟馬一匹賜給御眞執事官加平郡守 趙準熙 半熟馬一匹賜給安山郡守 沈相瑜加資分侍御 豐德郡守 朴準禹 振威郡守 申錫賢 **南陽郡守** 李康年 通津郡守 安中植 陰竹郡守 李範壽 漣川郡守 李梓奎假太僕 司官陽智郡守 李承玉 假通禮 始興郡守 金永 雲寶劍差備六品李興魯九品金正惠 李根昌 朴宜鉉各兒馬一匹賜給睿眞執事官 (…)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9월 4일(신유)>

강 拿**南陽郡守** 李康年

목 因法部以郡民告訴奏拿也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9월 14일(신미)>

강 免**南陽郡守** 李康年官

목 內部奏以該員濫杖郡民致死不可仍置請免官也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10월 30일(병진)>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晉州郡守 金炳億 公州郡守 柳喬榮 蔚珍郡守 沈憲澤 淳昌郡守 李根洪 星州郡守 申勝休 江陵郡守 李鳳植 保寧郡守 鄭瓚朝 鬱島郡守 裴李周官以李瑑教任晉州郡守 李根洪任金海郡守 趙重觀任淳昌郡守 金甲洙任星州郡守 趙準熙任公州郡守 金學植任加平郡守 李源斗任韓山郡守 朴岾陽任江陵郡守 尹宇榮任蔚珍郡守 任百溶任保寧郡守 張浩鎮任南陽郡守 洪鍾宇任濟州牧使 李敏濟任延豐郡守 沈興澤任鬱島郡守

<일성록, 광무6년(1902) 12월 28일(갑인)>

【강】 判下西京豐慶宮 御眞睿眞奉安時陪從大臣以下別單

【목】 詔曰陪從大臣議政 李根命廐馬一匹面給兼掌禮卿 趙鼎九 兼秘書卿 李載克 侍講院詹事 尹口并加資秘書郎 許萬弼 兒馬一匹賜給侍從官 趙南益陞六執事官 侍讀 白義行加資洪在斗陞六寶釧差備 江東郡守 張好民 中和郡守 白應龍各 兒馬一匹賜給侍從 姜鳳朝 分侍從 金龜禧 金商五 金履洙各兒馬一匹賜給李華鎮 文榮增并陞六兼侍從 趙弘均加資崔泰煥陞六分侍御 博川郡守 許口 龜山郡守 朴準成各兒馬一匹賜給金濟元 柳廷桓 李允宰 金炳鎬 金龜相 朴承元 崔烈 朴在澈 金鼎潤 朴仁奎 侍從院主事 金龍浩 分主事 金斗學并陞六假太僕 嘉山郡守 金鎮謨 兒馬一匹賜給假通禮 黃永煥陞六別陪從正三品崔在鵬 農商工部參書官 徐丙肅 平壤監理 申大均前郡守 朴義洙前縣監 玉昌鎬禁亂差使員平壤 郡守 彭翰周龍亭差備 張永翰香亭差備 朴準弼各兒馬一匹賜給警務官 金潤榮陞一等豐慶宮總巡 文弘燮 金汶植并陞六侍讀 鄭容默 安泰鎮 侍從 李鳳魯并加資分侍從 金景浩 朴亨澈各兒馬一匹賜給尹應彬陞六兼侍從 金澤瑞加資崔完植 兒馬一匹賜給分侍御 龜城郡守 閔泳勳 慈城郡守 具章會六品金鳳曾各兒馬一匹賜給金高鉉 閔禎植 金豐鉉解于口金夢鉉并陞六金士吉 侍從院主事 金興潤各兒馬一匹賜給兼主事 車載中陞六假太僕 寧邊郡守 尹寧求 兒馬一匹賜給假相禮 電報局主事 李鳳鍾陞六別陪從南陽郡守 張浩鎮 慈山郡守 鄭鳳時 祥原郡守 李承周 咸從郡守 安翊煥禁亂差使員安州郡守 姜斗欽各兒馬一匹賜給龍亭差備 全錫英香亭差備 黃秉俊并陞六警務官 劉永烈陞一等平壤觀察府總巡 洪炳殷途路摘奸平壤市場總巡 史宗紀并陞六平南觀察府總巡 許德 兒馬一匹賜給太極殿別檢 金庭植 參奉 黃業并陞一等電話差備 崔益煥奏時主事 韓應錫各兒馬一匹賜給太極殿司鑰 朴道煥相當職調用其餘員役并依判下施賞 (...)

<일성록, 광무7년(1903) 10월 22일(임신)>

【강】 行遷奠下玄宮

【목】 攝儀也○山陵都監提調 特進官 朴定陽 李起鎬 弘文學士 金鶴鎮 及長生殿都提調 議政 李根命 帥工作先詣退墳圻開外梓宮假下隅板整齊以待議政 李根命跪奏曰議政臣根命謹以吉辰啓櫨宮尙傳帥諸內侍陞撤櫨宮畢議政帥昇梓宮官捧梓宮從欄干平床上陞輜儀仗前導百官皆哭從至隧道閣以有輪平床捧梓宮覆以素錦褚進安於退墳方木橫杠上去素錦褚奉審解裹用輜輻安於退墳內輪舉上去棺衣議政盥手捧巾拭梓宮 尙傳爲之乃覆以棺衣三重取銘旌寘於其上時至議政帥昇梓宮官等捧入梓宮安於外梓宮內內侍再整棺衣銘旌令平正議政捧哀冊函奠於退墳之西次捧玉帛函奠於哀冊之南國葬都監提調 贊議 成岐運 掌禮卿 趙定熙 特進官 金宗漢 帥其屬以黼黻 黻畫樹於梓宮兩旁撤去輪舉及輜輻百官哭盡哀四拜訖山陵提調及長生殿提調帥其屬取外梓宮正下隅板合之議政監封標玄宮門 議政覆土九鍤山陵都監帥工作築灰如式捧明器服玩入退墳各藏於石函中下磁誌埋於陵南近地石坎之北除地於玄宮之左觀象監祠后土如禮○誌文曰我憲宗體健繼極中正光大至聖廣德弘運章化經文緯武明仁哲孝大王繼妃有疾不豫以祭卯十一月十五日辰時昇遐于慶運宮之壽仁堂春秋七十三臣伏奉幽誌製述之命仍下御撰行錄若曰大行明憲太后姓洪氏系出南陽以高麗功臣三重太師

殷悅爲鼻祖簪組蟬聯勲業烜赫入本朝有觀察使贈領議政 南寧府院君春卿三傳而有觀察使 贈左贊成 命元 贊成生觀察使贈領議政諡忠壯處厚兩世俱以文章節義著于世忠壯曾孫大司憲贈吏曹判書諡文簡 啓廸辛壬罹慘禍義理忠節備載史策蒙不祧之典於太后爲五世祖 (…)

<일성록, 광무8년(1904) 1월 29일(무신)>

강 特敍閔丙奭等勳

목 詔曰議政府贊政勳二等閔丙奭歷試恂謹特陞敍勳一等賜八卦章軍部大臣 閔泳綺有往年特異之勞元帥府檢査局總長 玄暎運屢試勤幹特敍勳二等賜太極章通信院總辦勳三等閔商鎬頗多勤勞正二品勳三等閔炯植往日之勞愈思愈嘉并特陞敍勳二等賜太極章禮式院副長 閔泳璘有勞可紀特敍勳三等賜太極章鐵道院副總裁 崔榮夏正三品閔泳壽俱有往年可紀之勞并特敍勳三等賜八卦章 南陽郡守 張浩鎭 會計院出納課長 吳仁善 陸軍參尉 金明善俱有往年效勞并特敍勳四等賜太極章

<일성록, 광무8년(1904) 8월 14일(경신)>

강 差下國葬都監別看役

목 摠護使奏以農商工部參書官 金禧錫 內部會計局長 李容復 南陽郡守 張浩鎭請差下國葬都監別看役從之

<일성록, 광무8년(1904) 9월 29일(갑진)>

강 免甲山前郡守 李根豐 新溪前郡守 尹泰善 利原前郡守 崔禹洛 南陽前郡守 李康年懲戒

목 內部以根豐屢飭而終不還官以致久曠泰善以增稅事激成民擾禹洛擅移職役舉措駭妄康年本郡民濫杖致死并免官矣追究情跡容有可恕奏免懲戒也

<일성록, 광무8년(1904) 12월 29일(계유)>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南陽郡守 張浩鎭 陽城郡守 具章會 舒川郡守 閔健植 順天郡守 趙鍾緒 德山郡守 金澤基官以愈致稷任德山郡守 李漢翊任珍山郡守 鄭泰魯任陽城郡守 徐丙益任新昌郡守 慶必永任文義郡守 趙東潛任泰安郡守 柳鳳根任德山郡守 方漢德任南陽郡守 南相七任龍安郡守金亨斗任延豐郡守 金正基任益山郡守 李鍾奭任舒川郡守 李時宰任金堤郡守 李承宇任順天郡守

<일성록, 광무10년(1906) 2월 14일(신해)>

강 拿南陽郡守 方漢德

목 因法部以有刑事上審査事奏拿也

<일성록, 광무10년(1906) 9월 7일(신축)>

강 差下內熟設監董

목 宮內府奏以從二品李容世 度支部理財局長 李濬相從二品朴昌善 洪正燮 南陽郡守 方漢德從二品張浩鎭正三品嚴錫祚 內藏司出納課長嚴 柱承六品安永錫 趙泰鈺 崔英澤并內熟設監董差下使之舉行允之

<일성록, 광무10년(1906) 11월 20일(계축)>

강 判下嘉禮都監都提調以下別單

목 詔曰都提調 宮內府特進官 閔泳奎 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 內部大臣 李址鎔 宮內府特進官 李胄榮 掌禮院卿 金思轍 都廳 奎章閣待制 趙善九侍講院侍讀 李秉韶并加資郎廳 奉常司典事 朴宗珩六品閔容植 沈晁澤 趙範夏 李淵哲 嚴柱萬并守令除授監造官九品李能世 洪承稷 李宇振 農商工部主事 朴明緒九品趙海元 南相漢并陞六別工作 營繕司主事 金成鎭 趙秉億并陞一級金冊文製述官 宮內府特進官 閔泳奎 書寫官 中樞院議長 閔種默金寶篆文書寫官 宮內府特進官 趙秉鎬 各半熟馬一匹面給禮貌官 掌禮院主事 李峻秀 郭章鉉並陞一級監董 內藏司檢查課長 李容復 別監董正三品尹奎燮 金商彥本房監董 正三品李源昇 尹升善六品洪祐逸 卓熙承並加資別監董 經理院參政課長 李健嫻 兒馬一匹賜給正三品李載潤 吳慶善六品崔榮圭正三品金永模 金貞澤 金鎭宇 六品沈宜鎬 寫字官嘉善尹應奎六品趙弼格 司勇 朴致玉 金漢哲并加資金冊北漆學部主事 白萬奭 金寶補割掌禮院主事 朴鏞薰 儀註正書宮內府官房主事 白萬甲并陞一級玉帶造成所監董 姜有馨 相當職調用織造所看役正三品崔鳳煥六品洪鍾復 韓東秀并加資九品文在仁 洪鍾九 李光喜 李宜奭 鄭東協李 明華并陞六造器所監董從二品朴昌善 **南陽郡守** 方漢德看役正三品金重燮六品全道瀚并加資牌將前判官 盧漢駿出身金孝植并相當職調用畫員正三品蔡龍臣加資六品洪義煥 兒馬一匹賜給六品崔漢謙 高在成 李殷會并加資銀役所監董正三品姜在喜 洪世昌并相當職調用正三品洪在祺六品金命基並加資內熟設所監董從二品朴昌善加資帝室會計審查局參書官 金禧錫陞一級從二品李容世 **南陽郡守** 方漢德從二品洪正燮 張浩鎭 度支部理財局長 李濬相正三品嚴錫祚 內藏司出納課長 嚴柱承六品安永錫 趙泰珏 崔英澤并加資禁飭頒床侍從武官 張世喬加資李會臣 兒馬一匹賜給 (…)
 <일성록, 광무10년(1906) 12월 14일(병자)>

강 依內部依免奏

목 依願免**南陽郡守** 方漢德 黃州郡守 韓澤履官

<일성록, 광무11년(1907) 4월 23일(계미)>

강 依內部任免奏

목 依願免內部書記官 石鎭衡官以趙濟桓任內部會計局長 權輔相 趙聲九 金裕曾任內部書記官 洪在祺任務安府尹 金寅欽任尙州郡守 崔鉉達任大邱郡守 韓貞奎任黃州郡守 權道相任奉化郡守 權泰容任長興郡守 鄭熙悅任寧邊郡守具然壽任鬱島郡守 鄭鍾振任雲峯郡守 鄭元謨任楊根郡守 安琦善任天安郡守 鄭璟洙任江華郡守 李東成任渭原郡守 金永汶任井邑郡守 鄭瓚朝任安峽郡守 李漢用任麟蹄郡守 金得鍊任**南陽郡守** 金商燮任漆谷郡守 廉圭桓任加平郡守 金璣泳任甲山郡守 沈宜性任坡州郡守 李升采任殷栗郡守 李台珽任江陵郡守 秦尙彥任咸平郡守 鄭肯朝任莞島郡守 劉文卿任端川郡守 金相高任警務廳監獄署長 柳冀亮任警務廳警務官

<일성록, 광무11년(1907) 5월 17일(정미)>

강 裁下內部任免奏

목 咸悅郡守 徐廷喆 歙谷郡守 申泰健 朔寧郡守 崔俊泓 宜寧郡守 李年夏免以申載永爲楊州郡守 陸源學爲堤川郡守 李晁翼爲杆城郡守 李源喆爲陽城郡守 申澤永爲平康郡守 朴齊範爲興海郡守 李益采爲醴泉郡守 李淵會爲求禮郡守 鄭秉岐爲陽德郡守 洪祐亨爲孟山郡守 徐相八爲新溪郡守 安德塔爲安東郡守 尹泌爲洪州郡守 徐相德爲鰲川郡守 金碩桓爲延豐郡守 趙興元 爲永春郡守 辛龍鎭爲聞慶郡守 李宜珥爲漣川郡守 崔斗榮爲永平郡守 崔恒錫爲高陽郡守 金寬鉉爲**南陽郡守** 俞鳳煥爲龍宮郡守康口昇爲青松郡守 李命健爲平海郡守 吳維泳爲金城郡守 姜昌熙爲麟蹄郡

守 李克烈爲楊口郡守 申佐均爲鳳山郡守 李承七爲谷山郡守 金潤昌爲長城郡守 李宅珪爲原州郡守 李秉和爲永興郡守 李琦爲 慶州郡守 魯秉默爲茂山郡守 李庸植爲高原郡守 李鍾協爲南海郡守 李紹鍾爲咸安郡守 梁鳳濟爲寧邊郡守 梁在萬爲嘉山郡守 李章瑑爲咸陽郡守 權重瓚爲朔州郡守 李臣穆爲山淸郡守 李元錫爲梁山郡守 趙東善爲金浦郡守 徐晦輔爲忠州郡守 林淵相爲永同郡守 沈奎澤爲槐山郡守 姜元魯爲舒川郡守 洪鍾懋爲金溝郡守 柳基泳爲殷山郡守 玄濟復爲陝川郡守 李海盛爲海南郡守 朴準成爲鎮安郡守 姜華錫爲淳昌郡守 姜鴻大爲江西郡守 梁在騫爲居昌郡守 高義駿爲鎮南郡守 任昌宰爲延日郡守 朴一陽爲金山郡守 梁弘默爲淸道郡守 鄭鎰鎔爲金海郡守 文台源爲朔寧郡守 徐丙潤爲珍島郡守 李思弼爲同福郡守 李思喆爲韓山郡守 金宇植爲錦山郡守 李瓚永爲靈山郡守 丁大有爲懷德郡守 金重演爲密陽郡守 柳成烈爲晉州郡守 洪在箕爲陽川郡守

<일성록, 융희1년(1907) 12월 31일(갑인)>

ㄱ 召見京畿觀察使 金思默等

ㄴ 開城行在所陞見也○京畿觀察使 金思默 江原道觀察使 李圭完 京畿道書記官 鹽川一太郎 警視 飯田章 李邦協 事務官 金漢陸 仁川府尹 金潤晶 開城郡守 朴宇鉉 江華郡守 韓永福 長湍郡守 李奭宰 坡州郡守 洪禹觀 通津郡守 沈鍾舜 金浦郡守 趙東善 豐德郡守 李允鍾 高陽郡守 崔恒錫 交河郡守 尹夔燮 積城郡守 盧炳稷 朔寧郡守 文台源 漣川郡守 金東鎰 麻田郡守 王羽淳 喬桐郡守 郭燦 安山郡守 趙重恩 南陽郡守 金寬鉉 警視 宮館貞一 度支部技師 富家正義 財務官 閔泳五 區裁判所判事 北條久清 尹學榮 囑托齊藤金祐 警部 楠木茂作 從二品 李健燮 金容觀 尹致昊 崔文鉉 秦成濂 韓教序 正三品 金民鏞 金麗煌 高俊慶 崔在烈 朴性浩 金鎮九 梁在璣 孔應奎 金永吉 尹鎮亨 李鍾林 崔象貞 河鎰 韓教學 崔象永 劉元杓 薛寶錫 朴昌植 崔鳴烈 金澄植 梁錫埰 崔永烈 朴昌魯 朴杓 金舜龍 孫鳳祥 日本國陸軍步兵中尉 二見源次郎 古賀要六 川浪清吉 憲兵中尉 鈴木喜代三 開城郵便局長 成田新太郎 開城日本居留民總代長 野普會議長 近藤賢吉 開城驛長 光永喜太郎 米國宣教師 크라우 開城日本人小學校長 守屋達成 第一銀行開城出張所主任 弓場重榮 度支部司稅局長 鈴木穆 漢城財務監督局長 小林重愛 國婦人會地方課長 仁川府尹 金潤晶妻

<일성록, 융희3년(1909) 2월 3일(갑오)>

ㄱ 裁下內部 度支部任免奏

ㄴ 永春郡守 趙興元 免以文昌奎爲嘉山郡守 徐丙肅爲南陽郡守 李復榮爲永平郡守 羅基貞爲始興郡守 金寬鉉爲水原郡守 金裕定 權道相爲財務署財務官 姜元魯爲懷德郡守

<일성록, 융희3년(1909) 3월 22일(신사)>

연구진

연구책임	● 최성환 / 수원학연구센터 연구위원
연구원	● 이동인 / 수원학연구센터 연구원
연구보조원	● 양지선 / 단국대학교 강사
연구보조원	● 나영훈 /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박사수료
연구보조원	● 최문수 /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박사과정
연구보조원	● 최덕환 /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박사과정
연구보조원	● 이진걸 / 수원시정연구원 연구원

이 보고서의 내용은 연구진 개인의 견해로서
수원시의 정책과는 다를 수도 있습니다.

전근대 수원 자료집

발행인 손혁재
발행일 2015년 3월 6일
발행처 수원시정연구원
(443-810) 경기도 수원시 영통구 매영로 345번길111
전화 031-220-8001 팩스 031-220-8000

비매품 ISBN 979-11-85686-32-5

본 출판물의 판권은 수원시정연구원에 속합니다.